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全译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一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1813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目　　录

前言……………………………………………………………（1）

游名山路线图……………………………………………………（1）

游天台山日记　浙江台州府……………………………………（2）

游雁宕山日记　浙江温州府　…………………………………（15）

游白岳山日记　徽州府休宁县　………………………………（26）

游黄山日记　徽州府　…………………………………………（35）

游武彝山日记　福建建宁府崇安县　…………………………（50）

游庐山日记　江西九江府

山之阴为九江府，山之阳为南康府　……（65）

游黄山日记　后　………………………………………………（80）

游九鲤湖日记　福建兴化府仙游县　…………………………（89）

游嵩山日记　河南河南府登封县………………………………（101）

游太华山日记　陕西西安府华阴县……………………………（121）

游太和山日记　湖广襄阳府均州………………………………（131）

闽游路线图………………………………………………………（144）

闽游日记　前……………………………………………………（145）

闽游日记　后……………………………………………………（161）

游天台山日记　后………………………………………………（180）

游雁宕山日记　后………………………………………………（193）

游五台山日记　山西太原府五台县……………………………（213）

游恒山日记　山西大同府浑源州………………………………（224）

浙游路线图………………………………………………………（235）

浙游日记…………………………………………………………（236）

江右游路线图……………………………………………………（283）

江右游日记……………………………………………………（284）

楚游路线图…………………………………………………（425）

楚游日记……………………………………………………（426）

粤西游路线图一……………………………………………（654）

粤西游日记一…………………………………………………（655）

粤西游路线图二……………………………………………（861）

粤西游日记二…………………………………………………（862）

粤西游路线图三 ……………………………………………（1055）

粤西游日记三 …………………………………………………（1056）

粤西游日记四 …………………………………………………（1236）

黔游路线图 …………………………………………………（1433）

黔游日记一 ……………………………………………………（1434）

黔游日记二 ……………………………………………………（1517）

滇游路线图一 ………………………………………………（1570）

滇游日记一 ……………………………………………………（1571）

游太华山记 ……………………………………………（1572）

滇中花木记 ……………………………………………（1582）

游颜洞记 ………………………………………………（1584）

随笔二则 ………………………………………………（1590）

滇游日记二 ……………………………………………………（1599）

滇游日记三 ……………………………………………………（1664）

盘江考 …………………………………………………（1760）

滇游路线图二 ………………………………………………（1772）

滇游日记四 ……………………………………………………（1773）

滇游路线图三 ………………………………………………（1884）

滇游日记五 ……………………………………………………（1885）

滇游日记六 ……………………………………………………（1957）

滇游日记七 ……………………………………………………（2042）

滇游日记八 ………………………………………………… (2121)
滇游路线图四 ………………………………………… (2232)
滇游日记九 ………………………………………………… (2233)
滇游日记十 ………………………………………………… (2331)
滇游日记十一 ……………………………………………… (2407)
永昌志略 ……………………………………………… (2470)
近腾诸彝说略 ………………………………………… (2474)
滇游日记十二 ……………………………………………… (2477)
滇游日记十三 ……………………………………………… (2568)
鸡山志目 ……………………………………………… (2593)
鸡山志略一 …………………………………………… (2596)
鸡山志略二 …………………………………………… (2602)
丽江纪略 ……………………………………………… (2609)
法王缘起 ……………………………………………… (2610)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 (2613)

前　　言

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所著的《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闪光的瑰宝。它的手稿，在当时就被人们争相传阅、抄录，被誉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世间真文字，大文字”。除了我国古代的类书、丛书，作为单一的著作，没有第二部书能像《徐霞客游记》这样涉及到如此广阔的科学领域，包括如此丰富的科学内容，具有这么多方面的科学价值，这正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广大读者介绍的。

《徐霞客游记》是导游手册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587 年 1 月 5 日）。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毅然放弃仕途，寄情山水，游遍全国名山大川、海隅边陲。东边渡海到落迦山，西至腾冲西境，北游盘山，南达广东罗浮山。他游遍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司，足迹遍及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可能还到了四川。

我国古代著名的旅行家不少，但他们多系封建国家派遣，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封建国家资助；或为求法朝山，出于宗教的需要；也有的经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甘冒“蛮烟瘴雨”。徐霞客出于对祖国山河强烈的热爱，以地理研究为己任，没有政治和宗教的目的，毕生从事旅行考察，他是我国古代难得的专业旅行家。由于得不到封建国家资助，霞客的旅游条件特别艰苦，靠变卖家产，沿途求友告贷来解决游资。有时身无半文，被迫卖掉衣裙，才换得一顿饱饭。在江南各省以船行为主，在广西亦间骑马或乘滑竿，在云南、贵州山岭重叠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几乎全是步行。他住破屋顶寒风，卧石洞受蚊叮虫咬，甚至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风餐露宿。他跋山涉水，求源探尾，日夜兼程，踏泥泞，下溶洞，滑陡坡，跌深潭，三次被盗，多次绝粮。艰苦生活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从二十二岁踏上旅途，游程越来越远，观察的内容也越加丰富。崇祯九年(1636)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光辉的一次远游。历时四年，游遍了祖国的南方各省。长期野外生活的劳累和瘴毒损害了他的健康，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重返云南鸡足山时，全身俱发疹块，后来“两足俱废”，丧失了旅游能力，被丽江木土官派滑竿护送，经湖北黄冈再乘船回家。霞客返乡后仅半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641 年 3 月 8 日)与世长辞，只活了五十六岁，为旅游考察献出了生命。徐霞客的故居、晴山堂和墓地在江阴市马镇南旸岐村，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纪念馆，为千百万人缅怀凭吊。

徐霞客健于旅游，也善于旅游。他追求的是不问道里、不计行期的“万里遐征”，而不是一般人的“有方之游”。打听到哪里风景好，立即奔赴那里；了解到几条路中哪条最陡最险，即决心选择最险的间道攀登；听说哪里豺虎出没，人迹罕至，越要循虎迹、追蟒踪，亲自去看看。他不知疲倦，从不满足，总是以求全的精神，力求“峰峰手摩足抉”，发现更多的胜景；在一组风景中，也力求游遍每

个部分。有时走错了路，又累又饿，但毫不悔恨，反为意外发现新景而庆幸。凡遇漏游的地方，必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补游。匆匆走过的地方，总设法重游，必尽兴方罢。很多名山的姿色常因时间、气候的变化而变化，他总是反复体察欣赏，选择不同的季节，三游四游。有时白天刚游完一遍，晚上皓月当空，又兴冲冲重游一遍。“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这是霞客旅游经验的总结。骑则走马观花，不及细看，人多同游则分心，皆不能集中精力探索大自然的奥秘。霞客经常一主一仆，徒步跋涉，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一边体察欣赏，一边思索记录，度过了他有意义的一生。

徐霞客不仅能到别人所不能到的地方，以他的游踪之广为人们称颂，而且还能写别人所不能写的内容。他走过数不清的弯路和错路，有的地方三误三返才找到，有的风景就在他身边而失之交臂，苦于缺乏既了解风景又熟悉路径的理想的向导，深感导游的重要性，“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可以说，《徐霞客游记》就是他有鉴于此而献给后世旅游同好的一部导游指南。在我国古代游记中，有的多辑录文字材料，与实际出入较大；有的为进行文学加工而致失真，或仅选取某些侧面描述，读者无法知道全豹；有的系短篇小品，份量单薄；有的是数年甚至数十年后追记，线条较粗，难以反映原貌。《徐霞客游记》比这些都高出一筹，它以翔实可信受到人们普遍的赞誉。游记要真实就得观察细致，记录及时，描述准确，这是霞客遵循的标准。他日必有记，虽然经过一天旅途的劳累，晚上还挑灯作记，有的一天所记即长达两三千字。有时在途中走走停停，边走边依岩作记。偶因旅途安排太紧，或晚上没有书写条件，也必抓紧在两三天内补记。《徐霞客游记》也远远超过地方志中对风景名胜的目录式的枯燥罗列，它对每个风景区的位置、特点、各风景点的分布、地形变化、交通路线、游程安排等皆有记录，既引人入胜，又真实可靠，便于后人踵其步畅游。它不仅导游风景名胜，还给读者

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文物古迹、传说故事、风情习俗等情况，内容充实丰富。

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有六十多万字，全文当不止此数。在我国古代旅行家中，霞客所记录的风景点是最多的；对西南地区的名山幽洞，古代游探最全者也推霞客。广西、云南那些“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棘霾蔓锁”的胜景，有不少连地方志都未提及。霞客锐于搜寻边疆的风景奇胜，第一次把它们全面地公诸于世，且品评殿最，描绘了它们的风景特点。至今人们常游的胜景，不过是霞客记录的一小部分。有的因交通不便，仍然人迹罕至；有的虽近在城郊，亦未及开发；有的因年代久远，地理环境变迁，已渐湮废。

徐霞客既是游人，也是这些风景的主人。他关心祖国大好河山的建设，对很多旅游胜地提出了开发、修建、使用、保护的方案。他选景不囿于传统的陈说，最反对八景、十景“俱八寸三分帽子”的滥竽充数。主张实事求是，风景胜地，景不厌多；“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不必凑数。他反对湮灭历史遗迹的做法，认为智者应“追远而创其祠”，愚者才“最新而掩其迹”，新建屋舍应保护文物古迹，突出历史特点。他提出要尽量保持名山面目，风景区建设应该借景而不能掩景。最好不要在洞中建轩阁，穿岩应保持前后通明的特点，适于观景的地方只可略为施栏设几，建筑不要妨碍瞻眺。他主张改善游览路线，歧路不能多，要让游人渐入佳景。可以凿通两岩间的片石，也可建桥连接溪两岸的风景，方便人们游览地势悬绝的风景点。他多次提出不能把风景区糟踏为牛宫马栈，臭秽不堪，呼吁司道严禁。这些设计思想，对今天仍可借鉴。徐霞客是开发建设祖国风景名胜的古代设计师。

《徐霞客游记》是伟大旅行家徐霞客给我们留下的旅游实录，是他一生进行旅游活动的丰碑。它为千百万热心的旅行者提供了一部选胜登临的绝好的导游手册，为广大人民了解祖国的大好河

山提供了神游条件。我们只有把风景遍布的美丽祖国开发和建设成一个大花园，才无愧于徐霞客和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徐霞客游记》是地学百科全书

徐霞客最大的贡献在地学方面。他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早年重点解剖名山地区，后来详记旅途沿线情况，观察范围逐渐扩大；晚年则以布政司辖境为单位，全面考察了南方各省。为了系统观察自然，他经常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不留空白，也少走重复路线，采取扫描式的旅行路线，正如他自己归纳的："计离乡三载，陟大脊而东西度之，不啻如织矣。"他每到一地，必尽量登高，便于观察地形，了解山河大势；对水道则穷源探尾，随流跟踪；对山脉则"行周其四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观察。

《徐霞客游记》内容丰富多采，可算我国古代的地学百科全书。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有十方面。

一、地貌。霞客所经过的地方，地形复杂，千变万化，但他都作了翔实、准确的记录。从《徐霞客游记》中，我们看到了起伏的群山，低矮的丘陵，平展的坝子，狭窄的坞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云南称山间盆地为"坝子"，霞客对于云南各个坝子的记载，不但描绘其形状，用里距说明其大小，还准确地抓住了各个坝子的特点。如右甸坝子（今昌宁），"四面山环不甚高"，"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非狭嵌"，"甸中之水东向而破其凑峡"，这是典型的山间盆地。顺宁坝子（今凤庆）则系倾斜状的一长坞。枯柯坝子（今保山柯街）则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南北带坳的低热河谷。

二、岩溶。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对岩溶地貌的

研究。他系统考察了从湖南到滇东磅礴数千里的石灰岩溶蚀地貌，对其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由于发育不同而出现的地区差异等，作了科学的说明，对峰林、岩洞、天生桥、盘洼、眢井、天池等各种岩溶现象加以定名，并作了详细记录。他深入考察的岩洞达一百多个，《游记》中记录的岩洞则更多。他对每个岩洞的考察力求准确全面。如他深入观察和描述了桂林七星岩的大小、深浅、洞内的复杂结构、洞的外部情况，近代科学技术实测的结果，证明他的记录十分精确。徐霞客比欧洲最早描述和考察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早150年，比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罗曼要早二百多年。《徐霞客游记》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

三、江河。霞客很重视江河源流的考察，他对旅游路线的安排，有些也与此有关。在滇东、滇南探寻南北盘江的源流，到元谋、丽江详细调查了金沙江，后转到顺宁(今云南凤庆)、云州(今云南云县)，又专门了解澜沧江的流向。霞客考察记录了南方各省的大量水道。他破除陈说，弄清了三分石系石分三岐，虽水分三方流，但皆入湘江，与两广无涉。他冲破了《禹贡》“岷山导江”的传统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他还辨明了枯柯河西入潞江而不入澜沧江，碧溪江即漾濞河下游，龙川江即麓川江等。他纠正了《明一统志》关于西南地区水道的许多错误，但由于当时条件和他的行踪的限制，对北盘江江源和南盘江流向、阳江是否流入澜沧江等，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水文。霞客注意到江河水量的涨缩，颜色的变化，江面的宽窄，水流的急缓。一些河流他数次跨越，每次都有记录，且对不同季节各段的变化进行对比，这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些河流的历史情况甚为可贵。霞客也对沿途的泉、瀑进行考察，在贵州考察了大量变为伏流的河道，在云南考察了遍布各地的大小湖泊和龙潭。他还对河流的流速与流程的关系、河水的侵蚀作用、喷泉发生的原因等，作了科学的解释。

五、地热。明末以前记载温泉情况最详的书，恐怕要数《徐霞客游记》。霞客重点考察了云南遍布的温泉群。他不是简单罗列温泉的名称和位置，还记载了水温、水质和各个温泉的特点，对罕见的沸泉、气泉作了生动的描述，并记录了利用地热提取硫磺和硝矾的经验。霞客描述了腾冲火山群的分布和外貌，还根据当地人讲述，记录了明代一次火山爆发的经过和引起的巨大变化，为人们研究我国近期火山活动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六、气象。霞客出游，十分关心气象。他万里西游，犹如一座流动的气象站，从长江口到滇西，坚持了三年完整的气象观察，详记每天气象的变化。《徐霞客游记》保存了我国古代最详细的气象观察记录。霞客提出“山谷川原，候同气异”的正确结论，多处谈到气候和植物及农作物的关系。他注意到海拔和气温的关系，山高则冷，“夏不废炉”，“日色皎然，而寒气如故”。他重视地理位置及太阳对气温的作用，“冬夏寒暑之候，南北不分，而两广之燠，皆以近日故也。试观一雨即寒，深夜即寒，岂非以无日耶？其非关地气可知”。他记录了营兵们论及滇东的气象规律，罗平“盖与师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东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霞客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认识明末我国部分地区的历史气候，他对影响气象诸要素的探讨，反映了我国古代气象研究的水平。

七、物产。《徐霞客游记》所载物产甚多，包括林木、花卉、药材、动物、矿物等等。观察之余，还“折其枝，图其叶”，沿途采集标本。霞客有《滇中花木记》专篇记云南名花，其实《游记》中述及西南花木者，比该篇所记多数十倍，霞客笔下的西南边疆简直是一座百花园。霞客对各地特有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征、用途、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他也向读者详细介绍了玛瑙、大理石、翠生石、鸡葼等若干奇珍异物。《游记》记动物不多，但也有精辟的概括，如：“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其西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

八、政区。明代的行政区划，《明一统志》等已有系统记载，霞客没有必要重复，但《徐霞客游记》里仍有不少政治地理资料。对重要行政中心或军事要地，如衡阳、柳州、壶关、三里城等，则记其险要地形、城墙、城市布局；对一些边远州县，则详记沿革、辖境、四至、治所状况及相对位置；对明以前的某些重要设治和古城址，也偶有考订。霞客比较重视治所和辖境。治所有变迁的，则详细介绍其迁徙或发展情况，如嵩明州、昆阳州、南丹卫、桂林府等。凡所经各政区接界点的村寨，皆注明其隶属关系，可据以知道各省、府、州、县的管辖范围。三乡县的设立，大罗卫城的位置等，皆补他书所未备。它如明初至明末一些政区辖境的变化，卫所与府县辖境的交错，云贵两省界线的伸缩，确定政区界线的依据等，都有明确的记录，可据以校补《明一统志》及《明史·地理志》的缺略和错误。

九、交通。霞客对自己的游踪，包括方位、路线、程站、里距，记载都很详尽，可当一份明末交通里程表。他常随马帮旅行，对西南地区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马帮描述尤为具体。很多时候他虽走间道，也仍然交代了大道的走法，对各省间的交通干道，则多作专门介绍。霞客的旅游路线，还反映了明末南方各省河流的通航情况，水运路线及规模，船的形制及大小，运输物资及一些重要航道的繁忙景象。对南盘江和滇池航运的记录，更属难得。霞客还记录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桥梁，诸如铁索桥、石拱桥、亭桥、木桥、独木桥、藤桥、浮桥等等，不但记下桥的名称及位置，而且描述了桥的形状、结构、规模、性能等各方面情况，对北盘江铁索桥、澜沧江铁索桥、龙川江藤桥记载尤详，保留了古代建桥的技术资料。

十、地名。《徐霞客游记》收录了明末大量的聚落名称，并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地理环境，详载其位置、分布状况、规模及特点。霞客注意了地名含义的解释，为今天我们弄清一些地名的来源和含义提供了依据。各地方音差别，录记用字不同，都增加了地名的混乱，霞客曾多次提到询问地名时闹的笑话，书中也还有一些地名录音

不准或用字不当。霞客研究了地名混乱的原因，批评金齿卫、澜沧卫等设治名称“名实悖戾”。也探讨了地名命名的原则，以保山石花洞为例，他认为“石花名颇佳，而志称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他还提出处理重名问题的办法。《徐霞客游记》反映了明代的地名知识和他对地名的研究成果，霞客留给后世的这份宝贵的地名遗产，将会在现代地名学研究中发挥作用。

《徐霞客游记》的可贵，还在于它是实地调查的真实记录。霞客调查的对象遍及各行各业，有樵夫、牧童、农民、商人、行脚僧、旅客等等。亲闻还必亲见，有的内容虽听别人介绍了，但未亲见，仍不放心，必加注说明。《游记》中根据自己落实的程度，用“即”、“疑”、“闻”等字严格区分哪些系亲自游过；哪些是过而未登，缺乏研究；哪些是闻而未至，只听说过。没有到的则注明“惜未至”，从不以假乱真。霞客对各种地记及前代地理著作十分重视，但又不轻信文献资料。他随身携带《明一统志》，又沿途广泛搜访地记、方志，将实地观察和文献记录认真核对，订正了文献记录中不少错误。霞客有着精确的数量观念，也十分注意量的记录，道路远近，洞穴大小，都经过他实测，详记具体数字。这些情况说明：《徐霞客游记》的记录翔实可靠，准确具体，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象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二十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给徐霞客以很高的评价。《徐霞客游记》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霞客总结了我国古代地学研究的成果，不仅记载的深度和广度超过前人，而且作了一些科学的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前我国的地学水平，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当然，以一个人毕生的精力，要搞清一个伟大国家的全部地理状况是不可能的。《徐霞客游记》中存在的某些错误和不足，无损于这部名著的光辉。

《徐霞客游记》是历史实录

明代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记载明末的资料也不少。但多偏重统治阶级上层的活动和北方的情况，反映南方广大地区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却太少。徐霞客在明亡前夕社会大动荡的岁月，举步遐征，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耳闻目染，使他了解到国史、邸报不可能反映的社会底层的生活情状。霞客对朝政不满，以及他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同情，使他有可能把当时的社会实际忠实地记录下来。因此，《徐霞客游记》也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历史著作，是后人认识明末社会情况的最直接的信史，它的丰富而可靠的内容应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徐霞客游记》犹如一幅明末风俗画的长卷，从东往西，展现了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疆千姿万态的社会生活，生动真实，绚丽多彩。它所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主要有以下十类。

一、农业。《徐霞客游记》记载了各地的农作物优良品种，稻、麦、荞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分布地域，农时节令，耕作制度及一些特殊的农业生产工具。对各地的水利设施，如堤坝、沟渠、喷泉，竖木或砌石的空中引水渡槽，兴安灵渠"以箔阻水"，云南"因泉为田"，保山坝子缘山引水的"号塘"等，皆有记载。

二、手工业。霞客记载了明末的造纸业、碾碓业、榨油业等手工业，对采矿业的描述最为突出。霞客经过或提及的矿山不少，详记者如广西的南丹厂，云南的南北衙、明光六厂、炉塘厂、安宁盐井等，内容涉及这些矿的位置、地形、生产情况、技术特点及街市盛况，详略不一。对湖南耒水运煤的繁忙景象及东川铜矿的马帮运输亦有所及。

三、商业。《徐霞客游记》对各地的农村集市均有记录，包括“趁墟”(赶街)的时间，交换的物产，繁荣的程度，还详记了米价、油价。对特殊的街子如大理三月街，商业比较繁荣的集镇如黄草坝(今贵州兴义)等则作了详细的描述。我们从该书中还知道当时湘江沿岸有大量“以鱼苗货四方者”，贵州可用盐作等价交换物，腾冲境内有天旱即移街址的风俗。

四、民族。我国西南边疆在历史上一直是民族众多的地区，霞客旅游经过了瑶、壮、苗、布依、仡佬、彝、纳西、白、回、傣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对这些民族的衣食住行、生产情况、风俗习惯、民族语言等都作了详细描述。《游记》述及的还有茶山彝、傈僳、古宗、吐蕃等族。难得的是，书中既不是干巴巴的概念，又很少嘲笑的语调。《徐霞客游记》是研究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

五、政治。明末的政治状况，在《徐霞客游记》中也有反映。吏治黑暗，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翰苑中正人一空”。军备不振，卫所制度废弛，屯军所剩无几，而且生活困苦，很多要地已无人守卫。土司糜烂，粤西诸土司互相残杀，贵州水西安氏、滇南普名胜自立一方，州县残破，人民受苦。邻国常在边境侵扰，“交彝”使得我国人民民不聊生，边境人民常被索物、掠卖为奴或杀害。这些预示着明王朝即将面临“荆棘铜驼”的覆亡境地，霞客常为此慨叹不已。

六、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霞客就其所见，在《游记》中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也有揭露。衡阳的桂王，烧香拜佛的寺庙规模很大，“八庵联络”，“吹诵之声相闻”。桂林的靖江王，念经礼忏，“花焰交作，声震城谷”，独占风景胜地独秀峰，霞客多次请求，也没有被允登峰揽胜。云南的黔国公沐氏，庄田遍全省，甚至云南府城边的滇池水面，也被圈为“沐府鱼池”，建成雕梁画栋的水上别墅。在柳州，“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烦”，不得不填塞罗池，使统治阶级没有游乐的地方，希望能少一些劳民伤财的活动。在大理，由于统治阶级搜括大理石，使整村的石工逃亡，“止余环堵数十围”。

七、人民生活。《徐霞客游记》反映了城乡广大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情态，不但记录杭州府(今浙江杭州)、衡州府(今湖南衡阳)、桂林府(今广西桂林)、云南府(今云南昆明)等大城市，也记录了大量中小城镇及广大农村的生活，对人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春节、上元、端阳、七夕、中秋等节日，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更可贵的是霞客不像帮闲文人粉饰太平盛世，而是如实反映了明末严酷的社会现实。强丐索钱的贵族王孙，趁人之危的和尚，窃物阻行的店主，嫚亵索客的老板娘，见官府即逃的群众，因形势险恶而闭门绝客的村居，比比皆是。《游记》描述的不是天国，名山胜景都经过眼泪洗涤。杭州灵隐寺“苦于游丐之喧污”。柳州城郊的洞府胜地，成了病人托命的场所。安宁温泉的石洞，也是“囚发赤身”编草鞋彝族的居室。苍山背面的玉皇阁，有老人每日登山至石洞中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终年在劳苦艰险中度过。

八、农民起义。明末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不乏记载，但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很少。《徐霞客游记》透露了长江以南农民起义的线索。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下，南方也不是统治者稳定的安乐窝，经常有小股农民军出没，行踪不定，十分活跃。“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有盗杀掠”。九嶷山区的农民起义军有和尚、木匠等参加，还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曾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在宜章县境，“有盗百四十人自上乡来，由司东至龙村，取径道向广东，谓土人无恐，尔不足扰也”。广西东南部，有“流贼”七八十人，“縻诸妇女富人，刻期索赎，不至者辄杀之”。明派土司兵镇压，土司兵却先给起义军报讯，结果“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起义军的力量震憾了明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讹传衡、永为流寇所围”，广西省城桂林戒严，衡阳甚至发生深夜“盗穴西城”的险情。

九、宗教。霞客出游多住寺庙，与僧侣交往甚密，因而对各地佛寺、道观的记载特别详尽。纵览《徐霞客游记》，可使读者对明末宗教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霞客对佛教怀有好感，他的思想也受到

佛教的影响，有着唯心主义的成份，但他并不持宗教偏见，为之掩恶扬善。他记录了不少人遁入空门的社会原因，写出了各寺庙宗派之间的矛盾，记载了僧侣中大量的好人，也刻画了那些披着袈裟趋炎附势、趁人之危、敲诈钱财的“髡徒”的狞恶嘴脸。《徐霞客游记》关于宗教方面的丰富内容，已经引起近人的重视，《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引录甚多。陈垣先生指出：“今欲考滇黔静室及僧徒生活，《霞客游记》为最佳史料”。

十、文物。霞客酷爱碑刻文物，旅途中参观了大量碑刻，搜集了不少拓片。他常用简陋的工具自己拓碑，在桂林为雇人拓碑延误了很多时日，在融县（今广西融水）真仙岩，因搜览诸碑从梯子上跌下来，“眉膝皆损”。《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很多碑刻线索，以九疑山、桂林、真仙岩、鸡足山等地最详，有的甚至抄录全文。霞客也录记了不少他亲见的历史文物，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及雨铜观音像、鸡足山铜殿、剑川金华山天王像、晋宁石将军等。霞客沿途凭吊先贤，调查并记录了诸葛亮、元结、颜真卿、柳宗元、苏轼、陆游、范成大、朱熹、朱元璋、朱允炆、张宗琏、王骥、杨升庵、李元阳、曹学佺等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的故居、坟墓、题刻和其他遗迹。

徐霞客修撰了鸡足山的第一部志书《鸡山志》，他提出的修志原则对后世史家很有启发。霞客一生旅游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历史，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他不能回避当时的社会现实，并随其游程把它们记录下来。因此，对很多历史问题的叙述显得零散，详略不一，且不可能系统全面地交代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这是我们不应苛求的。当然，《徐霞客游记》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历史记录，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称农民起义为“流寇”，视农民起义军为仇敌；对少数民族称“苗子”、“猓猓”等，充满大民族主义情绪。

《徐霞客游记》是文学名著

徐霞客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徐霞客游记》及诗作三十七首。《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原载《江阴县志》,也被后人收入《徐霞客游记》。他的著作目录散见于《徐霞客游记》和朋友的记叙中的还有不少,但绝大部分已散佚。《赠鸡足山僧妙行七律二首》手迹近年被发现,原件藏云南省博物馆。另有《山中逸趣跋》系据霞客篆文手迹摹刻,现亦藏云南省博物馆。

徐霞客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名山游记成为写景的佳作,被古今的游记选本多次收入。记麻叶洞探险、湘江遇盗、南宁与静闻诀别、鸡足山顾仆逃跑诸篇,情节生动,层次跌宕,描写细腻,情深意切,是叙事性散文的名篇。《随笔二则》、《近腾诸彝说略》等专篇,揭露大胆,议论中肯,切中时弊,成为他的议论文的代表作。《江源考》、《盘江考》逻辑性强,结构严谨,是考证文章的典范。“我欲倒骑玉龙背,峰巅群鹤共翩翩。”霞客的诗是他高洁人格的写照,当时即以“词意高妙,备极诸长”受到黄道周等名家的赞赏。

古今游记不外两类。多数皆重文学塑造,借景抒情或议论,为了使景物典型化,竟至移景换形,张冠李戴,虽成文学名篇,但与描述的对象相差很大,几乎到了失真的地步。这类作品一经和风景实际对照,往往使人失望。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虽然烩炙人口,也因此遭到徐霞客的批评。《徐霞客游记》则属另外一类。它重视写实,力求准确、生动地再现祖国山河,让多姿的山光水色直接和读者见面。这类游记虽然不强调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然而却和名山大川同样受到人们的热爱,与壮美的山河永存。

在诸多游记中，大量的只能算小品，而《徐霞客游记》当推长篇巨著，其所记时日之多，篇幅之浩大，内容之宏富，皆为古今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早称赞过："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为了容纳众多的性质各异的内容，适应巨大的篇幅，《徐霞客游记》在体例上分为四种情况，即日记正文，这是游记的主干；文中偶有说明，用小字夹注；还有一些综述性质的专条，补充交代当地的风土、物产、人物、历史，或综括山、水、地形，或作为某一段游程的提要，附在各天日记之后，个别的穿插在正文当中，可说是游记正文的发展和补充；有些地区形成较独立的专文，如《永昌志略》、《丽江纪略》、《法王缘起》等，集中反映某一地区的历史或现状，是对该地区综合研究的成果，也可说是注说和专条的扩大，与游记正文联系起来，更便于阅读。前者按游程发展，采用日记体裁，用时间把众多的景物和事件贯串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纵的线索。后三者虽然范围不同，规模各异，但都对重要问题展开，进行横的典型解剖。纵横交织，详略互补，构成了独特的"徐霞客游记体"，丰富和发展了宋代以来的日记体游记，在游记写法中独树一帜。

以描绘大自然为己任的《徐霞客游记》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真、细、活、热四个字。它不是文人雅士的矫揉造作，无虚拟之词，无雕饰之痕，语言真实朴素，文笔清新流畅，以真切、质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给游记出了难题，《徐霞客游记》正是以全面描述复杂的自然环境取胜。它长于用工笔画的细腻手法，对大自然进行详尽的摹写。山重水复、丘峄起伏的变化，在霞客笔下变得条理分明，分寸适度，他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了近人用航测地貌图才能表达清楚的各种地理要素的复杂的空间关系。霞客也注意在文章的剪裁上下功夫，因此虽然描述细致，却并不显得庞杂繁冗。不得不重复的游程，记述时则各有详略，互为补充，使读者不感到重复累赘；有时详述复杂地形以后，又殿以概括的交代，以便形成完整的概念；一些戏剧性强的情节，则预埋伏笔，先牵住读

者。游记穿插一些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增加了名山胜景的历史文化色彩，使文笔显得生动、活跃，对读者有吸引力。霞客善用拟人拟物的手法，通过形象的比喻，使高山、怪石、幽洞、清风、流水都具有了生命，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霞客善用“然”字作词尾状物，使所描绘的景物形象突出；常用四字一句的段落写景，中夹骈偶对句，也常使用叠字，使文章增加了铿锵的音律，富有诗的韵味。有时还适当穿插对话，或清脆的鹤鸣，轰崖倒峡的瀑声，呼啸的松涛，空谷的回响，用音响点缀画幅。霞客笔下的风景具有动态，读者犹如身历其境，与山灵呼应，亲睹形骸，声气相通。霞客满怀对祖国的热爱，把炽热的感情倾泻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也灌注到《游记》的字里行间，他不是引导人们去寻觅避世的仙山琼阁，而是向读者介绍人间的锦绣山河。《游记》采用第一人称，更便于直接抒发感情，几乎时时听得到他忧国忧民的心声在呼喊，处处能看到他对祖国山河热爱的激情在燃烧。三百多年来，霞客正是通过《徐霞客游记》，用对祖国炽热的爱火，燃起多少代人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激励他们为祖国的壮丽山河去献身。

《徐霞客游记》也是用文学笔调写作科学著作的典范。我国古代大量的科学著作，多是罗列若干互不相干的条目，文字枯燥；近代有的科学著作，为了吸引读者，又编造虚幻的内容，脱离实际，降低了科学价值。《徐霞客游记》既忠实于科学真实，又进行了认真的艺术加工。它把丰富多采的地学和史学内容，统一到各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烂的画面，再随作者的游踪逐步展开，一步一奇，引人入胜。它避免说教和空洞的阐述理论，使读者不觉得枯燥乏味，却在文学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了解自然，接受科学知识。《徐霞客游记》把科学著作和文学著作融合为一，把准确的科学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对科普读物的写作是极好的借鉴。

《徐霞客游记》的版本

《徐霞客游记》在霞客生前未及整理成定本。霞客病中曾将《游记》托付给季梦良(字会明)整理,逝世后,先由王忠纫手校,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由季梦良初次编定。虽经季氏"遍搜遗帙","因地分集",但已有残缺。丁丑年(1637)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一日霞客在南宁的日记,仅剩季梦良在乱帙中翻得的一则。戊寅年(1638)十一月十二日至月底霞客游武定、元谋并穷金沙江,以及己卯年(1639)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初九日初到永昌的日记,此时已缺。清兵入关,顺治二年(乙酉,1645)《游记》又遭兵燹,《滇游日记》首册散佚。以后又经季梦良再次整理。由于该书的重要价值,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和喜爱,流传甚广。从霞客逝世到正式付梓,中间经历了 135 年,可考的抄本有十数种,散佚或未见书目的当比此数多得多。早期抄本的特点是各人"多以己意"大量删削,以致"文残简错,句乱字讹",不少本子愈来愈失真。

《徐霞客游记》的版本虽多,但传世的抄本不外两大系统。

第一类的祖本被认为是李寄本。李寄字介立,为霞客第四子,因育于某氏,故从母姓李,取名寄。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李寄访得曹骏甫本、史夏隆本,把其中的《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数篇补入《滇游日记》。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四十九年(庚寅,1710)杨名时曾进行过认真校录。杨名时(1660~1736)字宾实,号凝斋,谥文定,霞客同乡,曾在云南做过官,后官至礼部尚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徐霞客游记》的抄本,分十二卷,装订为八册,涂改甚多,被认为是杨名时抄本。北京图书馆藏十册十二卷《徐霞客游记》,亦是杨名时校录本的抄本。收入四库全书

者，即杨名时整理本，凡十二卷，每卷又分上下。乾隆年间，陈泓（字体静）又搜集诸家抄本详为校订，陈泓抄本也是较可信的本子，现藏上海图书馆。这一类本子都是名家校订，整理工作认真，分目合理，誉写中的讹误较少；但名家自认好心的斧削，对《游记》作了大量删削窜改，与原著面貌有较大的出入。

《徐霞客游记》版本的另一个系统，以北京图书馆收藏、近年被发现的《徐霞客西游记》为代表。所收日记起自崇祯九年（1636）九月十九日，止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七日，包括霞客万里遐征中的《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几部分，共 938 页，约 28 万字，装订为五册，每册卷首有游程提纲，全书卷首有季梦良序。经鉴定被认为是季梦良整理本，即徐霞客的族兄徐仲昭（名遵汤）交给钱谦益，钱又推荐给毛晋准备出版的《游记》，这是可信的。该本没有经过文人的删抹，让人们有可能认识这部伟大著作的细节和文字风格、写作特点。但这是一个残本，缺名山游记及《黔游日记》、《滇游日记》。它也不是原本，而是季梦良整理本的重抄本。由于抄誉的人水平不高，又未经认真校对，因此文字上的讹误不少，有脱落、衍文，甚至有很多错别字，而且也对个别片断的文字作过省并。大概这些弱点成了这个本子未能付梓的原因，长期秘不示人，因而这个系统的版本极少，过去的影响也不大。徐建极抄本也属这一系统。徐建极为霞客之孙，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该本先后为邓之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收藏，近年谭先生又交给邓先生的家属邓克。该本起自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七日，迄于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十四日，内容包括《黔游日记》和《滇游日记》，今存第六册，第八册，第九册分上下，第十册分上下，共六册。未分卷，每册前有游程提纲。缺第七册即滇游首册，亦无《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诸篇。则徐建极本成书时间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李寄重新补入此数篇以前。

两个系统的本子各有长短，一类简而全，一类详而残，两类版本的缺陷互相交错，两类版本的优点互相补充。通过杨本、陈本可以认识《游记》的概貌，而季抄本、徐建极本却可以了解《游记》的细部；再用它们互校，又可以纠正许多讹误，填补多处脱漏，这样就可以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最早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是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字筠峪）。他根据杨、陈两个抄本和徐建极抄本互相校勘补充，调整篇目，删去游程提纲，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第一次雕板付印。因此，乾隆本的文字内容除个别生活琐事记述稍略外，其他与徐建极本完全一致；而比四库全书本却详得多。乾隆初刻本吸取了两大系统的优点，使两个系统各自发展的本子第一次汇合，出现了比较接近徐霞客原著面貌的本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徐镇没有看到季抄本，合璧的工作只做了一半，因此出现了乾隆初刻本前半部和后半部体例不一，内容详略悬殊、文字风格不同的情况。乾隆刻本《徐霞客游记》的正式出版，起到了统一版本的作用，长期以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以后大量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多据乾隆本翻刻，增减变化甚微。嘉庆十一年（1806）冬，同邑人水心斋叶廷甲（字保堂）得到全部雕板，再次用杨本、陈本讎勘，用徐氏旧板改补，并增辑补编，把徐霞客的遗诗、诸友题赠等附上，于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再版。咸丰二年（壬子，1852）印本，卷首有霞客像，系吴冠英自京师摹归，由承培元作赞，“补梓游记简端”，为至今所见最早的霞客画像，诸书所印霞客像多源于此。光绪七年（1881）有瘦影山房刻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集成图书公司排印本。民国年间，出过《徐霞客游记》的十数种版本，有扫叶山房石印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等，且多集中在二三十年代。1928 年由于文江主持，据叶本进行了初步标点，编入霞客的全部家祠丛刻《晴山堂帖》，并附《徐霞客先生年谱》和徐霞客旅行路线图三十六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对《游记》的整理又前进了一步，但仍局限在乾隆刻本范围内。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利用新发现的季梦良整理本《徐霞客西游记》补乾隆本前半部的缺略，解决了徐镇未完成的工作，在这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重新出现了全书比较接近徐霞客原著面貌的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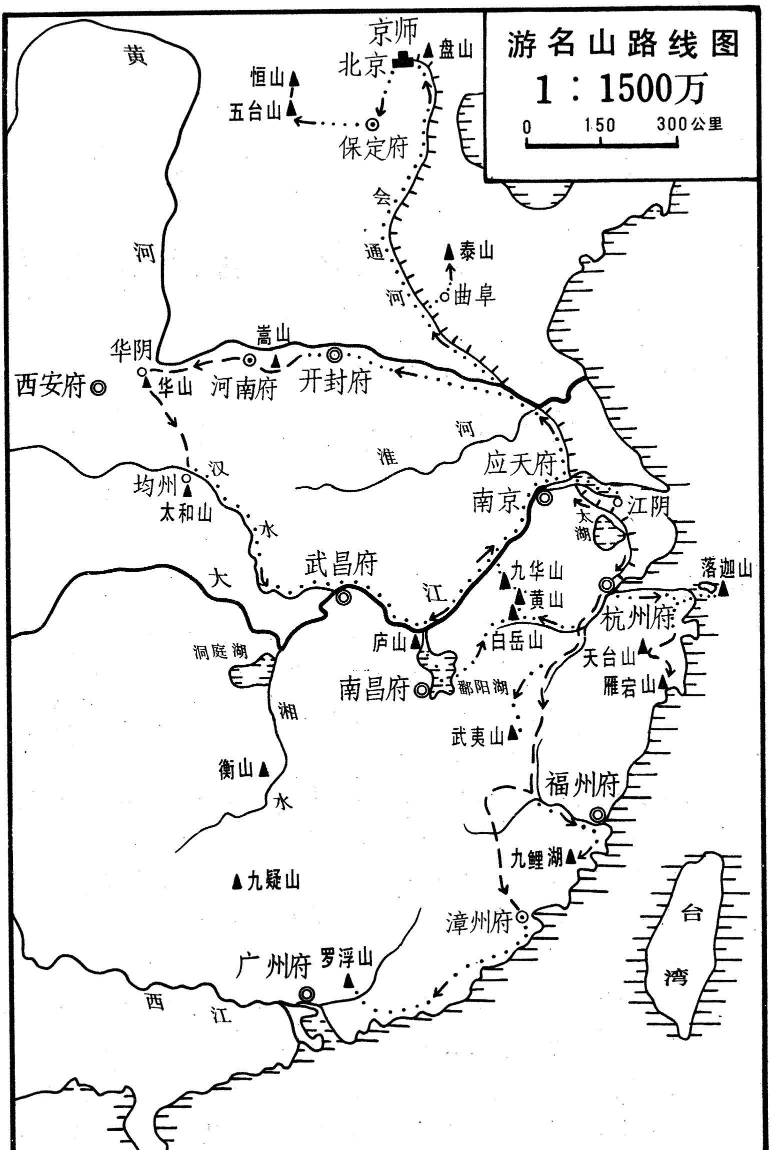
《徐霞客游记》所反映的时代，距今已有三个多世纪。在这段时间内，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社会生活、政区设置、地名称谓等都发生了变化，提供条件帮助人们读懂这部名著成为学术界的迫切任务。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从1976年底开始整理《徐霞客游记》，在北京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用乾隆初刻本和季梦良抄本互补，并用各种抄本和印本参校，尽量恢复《游记》的原貌。间有散佚或未尽的内容，则适当补充资料。用简化字横排并加注释的《徐霞客游记校注》，1985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由于他的关心和促进，《徐霞客游记全译》的工作1991年得以提到日程。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了《徐霞客游记外编、补编》，鼎文书局出版了《徐霞客游记》，特别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渊阁藏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其中史部地理类所收的《徐霞客游记》，系两江总督采进“杨名时所重加编定者”，为进一步提高《游记》的版本质量创造了条件。《全译》本为方便读者和排印，正文内不再用方括号，如欲了解用乾隆本校补的情况，可查阅《校注》本。个别由整理者补的字，仍用圆括号标出；相应的译文亦如此。原文中小字夹注的译文，字体改同正文，但加方括号区别。注释包括难字词及历史背景、历史地理、人物、民族、名物、制度、宗教等方面，侧重古今对照。今译分别由下列先生担任：《名山游记》为李惠铨、文明元，《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为陈庆江，《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为李兴和，《滇游日记》一至七为文明元，《滇游日记》八为李惠铨、李兴和，《滇游日记》九至十三为李兴和。徐霞客旅游路线图由戴顺德清绘。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对《徐霞客游记》的兴趣

大增，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和研究越来越广泛。我们愿尽力给更多的关心《徐霞客游记》的读者提供方便，做一点铺路工作。经过历史长河的磨砺，相信《徐霞客游记》的灿烂光华会与日俱增！

朱惠荣

1994年7月于昆明


游名山路线图
1：1500万
0 150 300公里
京师
北京
盘山
恒山
五台山
保定府
会
通
河
泰山
曲阜
黄
河
华阴
嵩山
西安府
华山
河南府
开封府
淮
河
汉
水
均州
太和山
应天府
南京
江阴
太
湖
武昌府
大
江
九华山
黄山
落迦山
杭州府
洞庭湖
庐山
白岳山
天台山
雁宕山
南昌府
鄱阳湖
湘
武夷山
衡山
水
福州府
九鲤湖
九疑山
漳州府
台
湾
广州府
罗浮山
西
江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天台山[1]日记[2]浙江台州府[3]

【题解】

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霞客到浙江旅游,先游洛伽山(普陀山),惜未见游记。以后循海南行,第一次游览天台山和雁宕山,同行者有僧人莲舟。《游天台山日记》就是他这次游天台山留下来的游记。

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北,为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徐霞客于三月的最末一天自宁海县城起行,四月初一日进入天台县境,四月初九日离开天台山。他登华顶峰,观石梁飞瀑,欣赏断桥三曲瀑布及珠帘水,游寒岩、明岩、鸣玉涧,眺览琼台、双阙,登赤城,沿途到了天封、万年、国清、方广诸寺。"泉声山色,往复创变","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多姿多彩的景色使徐霞客倾倒。"几不欲卧","喜不成寐",反映出他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这篇游记清丽感人的描述,把我们带进了天台胜景。文中指出:"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这是徐霞客早年地理考察的重要结论,他已注意到地形、气候和植物生长的关系。

【原文】

癸丑之三月晦[④] 自宁海[⑤]出西门[⑥]。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⑦]。闻此地於菟夹道[⑧]，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焉[⑨]。

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自奉化来[⑩]，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霁，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苦。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⑪]。行五里，过筋竹岭[⑫]。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阊门盆中物也。又三十余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坳中[⑬]，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初二日 饭后，雨始止。遂越潦攀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⑭]。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盖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 晨起，果日光烨烨[⑮]，决策向顶。上数里，至华顶庵；又三里，将近顶，为太白堂，俱无可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甃塞其门[⑯]，大为叹

惋。复上至太白，循路登绝顶[17]。荒草靡靡，山高风冽，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

仍下华顶庵，过池边小桥，越三岭。溪回山合，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慊所望[18]。二十里，过上方广，至石梁，礼佛昙花亭，不暇细观飞瀑。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沿涧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迸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阈[19]，水从坳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但循级而下，宛转处为曲所遮，不能一望尽收。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汩汩。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缘崖，莲舟不能从。暝色四下[20]，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

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昙花亭，石梁即在亭外[21]。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隤，百丈不止。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还。过昙花，入上方广寺。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为下寺僧促饭，乃去。饭后，十五里，抵万年寺，登藏经阁。阁两重，有南北经两藏。寺前后多古杉，悉三人围，鹤巢于上，传声嘹呖[22]，亦山中一清响也。是

日，余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国清去万年四十里，中过龙王堂[23]。每下一岭，余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远！日暮，入国清[24]，与云峰相见，如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步至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

初五日　有雨色，不顾，取寒、明两岩道，由寺向西门觅骑。骑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头，雨止，骑去。二里，入山，峰萦水映，木秀石奇，意甚乐之。一溪从东阳来，势甚急，大若曹娥[25]。四顾无筏，负奴背而涉。深过于膝，移渡一涧，几一时。三里，至明岩。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26]，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苁于上[27]，恰与左岩相对，可称奇绝。出八寸关，复上一岩，亦左向。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浅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数丈，上岐立如两人，僧指为寒山、拾得云。入寺。饭后云阴溃散，新月在天，人在回崖顶上，对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　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视空中，洞穴甚多。岩半有一洞，阔八十步，深百余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从石隘仰登。岩坳有两石对耸，下分上连，为鹊桥，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还

饭僧舍，觅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内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处处不绝。已至一山嘴，石壁直竖涧底，涧深流驶，旁无余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趾，逼身而过，神魄为动。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莽行曲路中，日已堕，竟无宿处，乃复问至坪头潭[28]。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反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夹，有馆曰桃花坞。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飞泉自上来注，为鸣玉涧。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大抵胜在寒、明两岩间。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坳泻下，势甚纵横。出饭馆中，循坞东南行[29]，越两岭，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去数里，访知在山顶。与云峰循路攀援，始达其巅。下视峭削环转，一如桃源，而翠壁万丈过之。峰头中断，即为双阙[30]；双阙所夹而环者，即为琼台。台三面绝壁，后转即连双阙。余在对阙，日暮不及复登，然胜已一日尽矣[31]。遂下山，从赤城后还国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　离国清，从山后五里登赤城[32]。赤城山顶圆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岩穴为僧舍凌杂，尽掩天趣。所谓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俱无甚奇。

【注释】

①天台山：又省称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北，有华顶、赤城、琼台、桃源、寒岩、明岩诸胜景，以石梁飞瀑最著名。天台山为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有隋朝创建的国清寺。

②《游天台山日记》、《游雁宕山日记》、《游白岳山日记》、《游黄山日记》、《游武彝山日记》、《游庐山日记》、《游黄山日记后》、《游九鲤湖日记》诸篇，皆在乾隆刻本第一册上。

③台州府：省称台郡，治临海，即今浙江临海市。

④癸丑：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　晦(huì 会)：中历每月的末一天。

⑤宁海：明为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宁海县。

⑥自海宁出西门句：霞客自家至宁海路线，《游记》未载。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霞客自述："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还过此中，陟华顶万八千丈之巅，东看大、小龙湫，以及石门、仙都，是在癸丑。"则在 1613 年游天台前，曾经绍兴府、宁波府游落迦山。落迦山又作洛伽山，因《华严经》有善财参观音于普陀洛伽之说而得名。今为普陀山东南的一个小岛，面积仅 0.34 平方公里，环岛一周约 2 公里，与普陀山合称普陀洛迦山。普陀山又称小白华、梅岭、为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一岛，系霞客游踪最东处。有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千步沙、潮音洞、梵音洞、南天门等胜景，最高峰白华顶海拔 291 米，自麓及巅有石磴七百余级。该山被传为观音菩萨道场，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又是旅游避暑胜地，近已开有从宁波到普陀的旅游客轮，可直达岛上。

⑦梁隍山：今作梁皇，在宁海县西南境的公路边。

⑧於菟(wū tú 污图)：老虎的别称。

⑨遂止宿焉：原无"焉"字，据四库本补。

⑩奉化：明为县，隶宁波府，即今浙江奉化县。

⑪莲舟：江阴迎福寺僧人。　上人：对僧人的尊称。佛家把人分为四种，即粗人、浊人、中间人、上人。认为内有德智、外有胜行的人，为在上之人，故称上人。

⑫筋竹岭：应即今金岭，在宁海、天台两县界上。

⑬坳(ào 奥)：山间洼下的地方。

⑭天封寺：今仍称天封，在天台县东北境。

⑮烨(yè 叶)烨：火焰很盛。

⑯甃(zhòu 咒)：砌。

⑰绝顶：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境，为天台山绝顶，海拔 1098 米。峰下有善兴寺，即华顶寺。 太白：即太白堂，相传为李白读书处。

⑱慊(qiè 切)：满足。

⑲阈：(yù 域)：门坎。

⑳暝(míng 冥)色：夜色。

㉑梁：桥。石梁：在中方广。山腰有衔接两山的天然石梁，长约 7 米，中央隆起如龟背，狭处仅半尺左右。水有两源，东为金溪，西为大兴坑溪，合流后自梁底向下飞坠。

㉒嘹呖(liáo lì 辽历)：形容声音响亮而清远。

㉓龙王堂：今作龙皇堂，在天台县北境。

㉔国清：国清寺，在天台县城北 3.5 公里的天台山麓。寺周五峰环峙，双涧绕流，环境清幽。古迹甚多，有隋塔、隋梅、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墓、寒拾亭、丰干桥、明铸释迦牟尼坐像等。

㉕东阳：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浙江东阳县。 一溪即始丰溪，今名同。曹娥：今仍名曹娥江，源自天台山北麓，往北流经新昌、嵊县、上虞入杭州湾。

㉖寒山、拾得：唐代二僧。寒山曾隐居天台山寒岩，往还于天台山国清寺，和拾得友好，善作诗，有《寒山子集》二卷。拾得原是孤儿，由国清寺僧丰干收养为僧，故名拾得。亦能诗，有《丰干拾得诗》一卷。后人常以寒山、拾得并称，尊为“和合二仙”。

㉗蓊苁(wēng cōng 翁从)：草木茂盛。

㉘坪头潭：即今平镇，在天台县西境，始丰溪北岸。

㉙坞(wù 悟)：四面高中间低的山洼。

㉚阙(què 确)：古代宫殿、祠庙、陵墓前面的建筑物。先筑高台，上修楼观，通常左右各一，中央缺而为道，故称“阙”或“双阙”。此处形容天然峰崖如一对阙楼，故得名“双阙”。

㉛然胜已一日尽矣：四库本作“然胜已一日兼收”。“一日”，上海中华图书馆印本作“一目”，似较合文意。

㉜赤城：为天台山支阜，在天台县西北 3.5 公里，高 339 米。上有石洞 12 个，以紫云洞和玉京洞最著名，山顶有赤城塔。

【译文】

癸丑年三月三十日　从宁海县城西门出城。天空阴云尽散，阳光明媚，人的心情、山中的景物，都有喜悦之态。走过三十里路，到达梁隍山。听说此地猛虎夹道，一个月间就伤害数十行人。于是，只好停宿于旅舍。

四月初一日　早上一直下雨。前行十五里，路旁有岔道，勒马从西面向天台山进发，天色逐渐转晴。又走了十里路，抵达松门岭下。山高路滑，只好舍弃骑马，步行前进。从奉化来的道路，虽然经过数重山岭，都是顺着山麓；到这里后，无论迂回、曲折或临水、登高，都在大山脊上面。雨后新晴，秀美的山色中叮咚的流泉声随处可闻，反复地变化出新的景观，绿树丛中怒放的红杜鹃花相互辉映，令人忘却了攀登跋涉的辛苦。又前行十五里路，在筋竹庵里休息、用饭。山顶上到处都种有麦子。从筋竹岭向南走，就是通往国清寺的大路。恰好有国清寺僧人云峰同桌吃饭。他说：从这条路到石梁，山险岭峻，路途漫长，不方便携带行李。不如轻装前往，而让担夫将重的行李先担去国清寺等待。我同意他的建议，让担夫挑着行李随云峰先去清国寺，我则与莲舟上人一起从石梁道上动身前行。走过五里路，翻越过筋竹岭。山岭近旁很多又老又矮的松树，变形的树干弯弯曲曲，树根松叶青绿秀丽，好像城里人家盆景中栽种的奇异清秀的松树桩。又走三十多里，才抵达弥陀庵。在高峻的山岭里爬上爬下，深山里很荒凉寂静。〔害怕猛虎躲藏草木中伤人，所以路边的草木都被放火烧掉了。〕泉水轰鸣，劲风动地，山路上没有其他旅行的人，显得荒凉而漫长。弥陀庵坐落在万山坳中，恰巧正当中途，行人可在此用饭或住宿。

初二日　吃完饭后，雨才停止。于是越过路上的积水，攀登山岭，溪流、山岩越来越显得清澈、幽静。走完二十里路，傍晚时抵达天封寺。睡卧床上，还惦念着明晨登攀峰顶的事，若有缘份则雨停天朗，因为连日来都是晚上雨后转晴，并没有一天是天亮时晴朗。

五更时从梦中醒来，听仆人说，满天都是明亮的星星，喜欢得无法再入睡。

初三日　清晨起床，果然见阳光如火光一般闪耀，于是决策向山顶前进。向上攀爬数里山路，到达华顶庵。再走三里，到达太白堂，已快要接近华顶峰了，而沿途都没有值得观赏的景物。听说太白堂左下方有黄经洞可游览，于是从小路走。二里路后，俯身看见一块很突出的大石头，感到很是秀丽华美。临近一看，是一位发僧在黄经洞前构的庵，恐怕风从洞里吹出来，就用石头砌塞洞门，我不由大为感叹而惋惜。于是只好重新往上走，到达太白堂，然后顺山路登上天台山绝顶华顶峰。峰顶上，四处的荒草被劲风吹得纷纷倒伏，峰高因而寒风凛冽，草上结的霜约有一寸多厚。而回顾峰下四周的山峦上，美丽的鲜花与碧玉般的绿树，远远望去觉得非常玲珑明晰。山脚下山花盛开，峰顶上反而不开花，大概是因为高处寒冷所造成的。

沿旧路下山到华顶庵，经过池边的小桥，翻越三座山岭。溪水潆洄，山峦重重，树木丛生繁密，岩石光采焕发，转过一个地方就有另一处奇景，使观赏愿望得到很大的满足。走完二十里路，经过上方广，到达石梁，在昙花亭敬佛，已无暇去仔细观赏石梁飞瀑的奇景。往下走到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然觉得它似乎从天际倾泻下来一样。听说断桥、珠帘水尤其是著名胜景，僧人说吃过饭再去还来得及往返，于是由仙筏桥先去山后。翻过一座山岭，顺着溪涧走八九里，就见流水形成瀑布从石门飞泻而下，回旋流转，经过三道溪湾。最上面的层次是断桥，有两块巨石倾斜而相结联，溪水迸流两石之间，浪花飞溅，汇合后流转入潭；中间的层次，两巨石相对峙有如窄门，溪水为窄门所约束，流势很汹涌；最下面的层次，潭的出口很宽阔，而溪水倾泻处有如受到门槛阻隔，只能从低洼的地方斜涌而下。三台瀑布每台都高达数丈，各级的景观都很神奇，但溪流顺台级而下流，弯转的地方被溪湾所遮掩，不能一览无余。又一

里多路，就是珠帘水，溪水倾泻而下的地方很平坦宽阔，水的流势因此缓和、散漫，汩汩流水弥漫潭内。我光着脚跳进草莽之中，攀援树木，沿着山崖前行，弄得莲舟上人不能跟随。夜色四处降下时，才返回。在仙筏桥上停下脚步，在朦胧的夜色中观赏如彩虹的天然石桥，瀑布水花飞溅有如喷雪一样的奇妙景观，几乎使人不想去睡。

初四日　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广袤的群山一片墨绿。顾不上吃早餐，就沿着仙筏桥登上昙花亭，石桥即在昙花亭外。石桥宽一尺多，长达三丈，架在两山坳之间。两般飞瀑从亭左边流来，至桥边汇合成一股急流向下飞坠，形成瀑布，响声有如雷声轰鸣，如河堤坍塌，瀑布高达百丈以上。我从石桥上走过去，向下俯视深潭，不禁毛骨悚然。走过石桥，就被前面的大石所阻隔，不能由此去前山，于是返回原路走。经过昙花亭，进入上方广寺。顺着寺前的溪水，再爬上阻隔前山的大石上面，坐下来观赏石桥。因为下方广寺的僧人摧促去用饭，于是起身离开。吃过饭后，走十五里路，抵达万年寺，登上藏经阁。阁有两层，存有南北佛经两藏。万年寺寺前寺后有很多古老的杉树，都是三人围的粗干，鹤群在树上筑巢，传来的鹤鸣声响亮而清远，也是深山中的一种清雅的响声。这天，我原想去桐柏宫，寻觅琼台、双阙胜景，因路途中有许多使人迷惑的错道，于是改变计划去国清寺。国清寺离万年寺有四十里路，途中经过龙王堂。每走下一座山岭，我都以为已走到平地上，等到连接走下好几重山岭，下坡的态势还远没有停止，这才开始领悟到华顶峰之高，似乎离天已经不远了！傍晚时分，才进入国清寺，与云峰和尚相见，就像遇见久别的知心故友，于是和他商量游览探奇的先后顺序。云峰和尚说："风景名胜没有比得过寒岩、明岩两处幽险的，虽然路程遥远一些，但可以骑马去。先游览寒岩、明岩，然后步行到桃源洞，抵达桐柏宫，那么翠壁、赤城栖霞两处胜景，也可以一览尽收了。"

初五日　虽有下雨的迹象，也顾不及了。选择了去寒岩、明岩的道路，由国清寺去西门寻找乘骑。乘马来到，雨也下来了。雨中

走完五十里路后到达步头，雨停了，乘马也打发走了。步行二里路后，进入山中，山峰倒映在潆绕流动的溪水之中，树木秀丽，岩石奇异，心情因此而很快乐。一条溪水从东阳流来，水势很湍急，流量大小与曹娥江相似。四处一看没有竹筏可以渡人，只好由仆人背着涉水过溪。溪水深过膝盖，渡过一条溪涧，将近花去一个时辰。又走三里路，到达明岩。明岩是寒山、拾得两位高僧隐居之地，两座山迂回曲折，即《大明一统志》所记述的八寸关。进入八寸关，则四围的陡峭石壁有如城墙。最后面有一山洞，深有数丈，宽处能容纳数百人。山洞外面，左边有两座石岩，都悬在半壁间；右边有石笋高耸，顶头与石壁高相等，而相去仅有一线之地。石笋顶上青松和紫色的花蕊生长茂盛，恰好与左边的两座石岩相对峙，可以称得上是奇绝之景观了。走出八寸关，再登上一座石岩，也是方向朝左。来的时候，仰望就像相隔一线缝隙，待攀登到石岩顶上，才看清它很宽敞，可容纳数百人。石岩中间有一口井，叫仙人井，较浅，但井水不会枯竭。石岩外又有一奇特的石头，有数丈之高，上部分开成两部分，就像两个站立的人，当地和尚指点为寒山、拾得的化身。回到寺里。晚饭后，阴云散尽，一弯新月挂在碧空，人站立回崖顶上，对着满天月色，连岩壁上也洒满明亮的月光。

初六日　凌晨从寺里出发，走六七里路后到达寒岩。石壁笔直向上有如刀劈一般，仰视空中，有很多洞穴。岩壁半中腰有一洞穴，宽八十步，深一百多步，洞内平坦而明亮。顺着石岩右边走，从岩石的狭窄小道向上攀登。山岩的低洼处有两块岩石相对耸立，下部分开而上部相连，即是所谓的鹊桥，可以与上方广寺的石桥互争奇异，但少了飞溅的瀑布直泻这一景色罢了。返回僧人的住处用饭，然后找到竹筏渡过一溪流，顺溪流走到山下。这一带都是峭壁巉崖，荒草盘结、树枝下垂，有很多海棠树、紫荆藤，浓荫倒映溪中，更增添景色的优美。香风飘来的地方，玉兰花、芬芳的香草，处处都有，没有穷尽。已走到一山嘴处，岩壁笔直插到涧底，涧水深而湍

急，四旁没有可行走的多余地方。岩壁上凿有石孔用来通行，石孔仅仅能容下半只脚，身体贴近岩壁而过，使人惊心动魄。从寒岩走出十五里路到达步头，从小路再去桃源洞。桃源洞在护国寺旁，而护国寺的庙宇已成废墟，问当地人都很茫然，没有人知道。跟随云峰和尚在草木丛生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太阳已经落山，竟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于是再问路，终于到达坪头潭。从坪头潭到步头仅有二十里路，现在从小路走，反而迂回三十多里，才得以住宿下来。确实是桃源洞误人了。

初七日　从坪头潭开始，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中行走三十多里路，渡过溪水进入五台山。又前行四五里，山口渐渐狭窄，有一处房舍，叫“桃花坞”。顺着深潭边前行，潭中的水清澈、碧蓝，飞溅的山泉水从上注入潭中，叫作鸣玉涧。涧水顺着山流转，人则顺着涧水边走。涧两旁的山都是裸露的岩石，攒簇的山峦到处夹杂着翠绿的树木，凡是眼睛看到的都是可观赏的景致，景致的优美大体上都在寒岩、明岩这两岩之间。涧水穷尽处，路也就消失了。一条瀑布从山坳间倾泻而下，态势非常奔放。饭后，从桃花坞出来，顺着山洼向东南方走，翻越两座山岭，去寻觅所说的“琼台”、“双阙”两处胜景，竟然没有人知道。走出数里路，才访知在山顶上。与云峰和尚顺山路攀援而上，才到达山巅。向下俯视那陡峭逼削而环转的山岩，完全就像桃源洞的景致，而布满翠绿树木的万丈岩壁则超过了桃源洞的险峻。山峰之顶中间被断隔分开，就是所谓的“双阙”；夹在双阙正中间的环形石台，就是琼台。琼台的三面都是绝壁，后转就与双阙相连结。我已经站在对阙之上，天黑了来不及再爬上琼台。然而，优美的景致已被我一眼全饱览尽了。于是下山，从赤城的后面返回国清寺，总计旅程三十里。

初八日　离开国清寺，从山后走五里路后登上赤城。赤城山顶上圆形的岩壁耸起，很特别，看起来像一座城，而岩石的颜色微微发红。岩洞都成了和尚们的宿舍，被侵扰得非常的杂乱，天然的景

趣完全被掩盖掉。所说的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都没有什么很奇特的地方。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雁宕山日记[1]浙江温州府[2]

【题解】

《游雁宕山日记》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霞客第一次游雁宕山的游记。

雁宕山今作雁荡山,在浙江乐清县,为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徐霞客游天台山后,从黄岩进入雁山。四月十一日登灵峰洞,十二日游灵岩,盛赞龙鼻洞和天聪洞的奇绝,十三日观赏大龙湫飞瀑,至此,雁山三绝皆被霞客游遍。十四日,徐霞客又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雁湖,用足布“悬崖垂空”而下,“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显示了他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精神。十五日告别雁山,往乐清县城。雁宕山面积宽广,景色多样。《游记》用清新简洁的笔法,全面铺叙了众多景点的布局,胜景纷陈,丰富而不杂乱,反映出徐霞客在写景方面的高超技巧。

【原文】

自初九日别台山,初十日抵黄岩[3]。日已西,出南门,

步行三十里[4]，宿于八岙[5]。

十一日　二十里，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又二十里，饭大荆驿[6]。南涉一溪，见西峰上缀圆石，奴辈指为两头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过章家楼，始见老僧真面目：袈衣秃顶，宛然兀立，高可百尺[7]。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向为老僧所掩耳。自章楼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门东向，门口一梁，自顶斜插于地，如飞虹下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高敞空豁。坐顷之，下山。由右麓逾谢公岭[8]，渡一涧，循涧西行，即灵峰道也[9]。一转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如笔之卓，如幞之欹。洞有口如卷幕者[10]，潭有碧如澄靛者。双鸾、五老，接翼联肩。如此里许，抵灵峰寺。循寺侧登灵峰洞。峰中空，特立寺后，侧有隙可入。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窅然平台圆敞[11]，中有罗汉诸像[12]。坐玩至暝色，返寺。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返旧路，抵谢公岭下。南过响岩，五里，至净名寺路口。入觅水帘谷，乃两崖相夹，水从崖顶飘下也。出谷五里，至灵岩寺。绝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辟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为屏霞嶂。嶂顶齐而色紫[13]，高数百丈，阔亦称之。嶂之最南，左为展旗峰，右为天柱峰。嶂之右胁介于天柱者，先为龙鼻水。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似灵峰洞而小。穴内石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绀润泽[14]，颇有鳞爪之状。

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西南为独秀峰，小于天柱，而高锐不相下。独秀之下为卓笔峰，高半独秀，锐亦如之两峰。南坳轰然下泻者，小龙湫也。隔龙湫与独秀相对者，玉女峰也。顶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过双鸾，即极于天柱。双鸾止两峰并起，峰际有“僧拜石”，袈裟伛偻，肖矣。由嶂之左胁，介于展旗者，先为安禅谷，谷即屏霞之下岩。东南为石屏风，形如屏霞，高阔各得其半，正插屏霞尽处，屏风顶有“蟾蜍石”，与嶂侧“玉龟”相向。屏风南去，展旗侧褶中，有径直上，磴级尽处。石阈限之。俯阈而窥，下临无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圆穴，侧有一长穴，光自穴中射入，别有一境，是为天聪洞，则嶂左第一奇也。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而小龙湫下流，经天柱、展旗，桥跨其上，山门临之。桥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顶珠峰在展旗之上。此又灵岩之外观也[15]。

十三日　出山门，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参差，流霞映彩。高而展者，为板嶂岩。岩下危立而尖夹者，为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鸟道盘折[16]，逾坳右转，溪流汤汤[17]，涧底石平如砥。沿涧深入，约去灵岩十余里，过常云峰，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剪刀之北，重岩陡起，是名连云峰。从此环绕回合，岩穷矣。龙湫之瀑[18]，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19]，相传为

诺讵那观泉之所[20]。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21]，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遂冒雨至常云峰，由峰半道松洞外，攀绝磴三里，趋白云庵。人空庵圮，一道人在草莽中，见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隐[22]，卧床数十年，尚能与客谈笑。余见四山云雨凄凄，不能不为明晨忧也。

十四日　天忽晴朗，乃强清隐徒为导。清隐谓湖中草满，已成芜田，徒复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顶。余意至顶，湖可坐得，于是人捉一杖，跻攀深草中[23]，一步一喘，数里，始历高巅。四望白云，迷漫一色，平铺峰下。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不辨海陆。然海中玉环一抹[24]，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内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翠崖环绕，更胜灵岩。但谷幽境绝，惟闻水声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峦累累，下伏如丘垤[25]，惟东峰昂然独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

导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须越三尖。余从之，及越一尖，路已绝；再越一尖，而所登顶已有天半。自念《志》云[26]："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辙而东，望东峰之高者趋之，莲舟疲不能从。由旧路下，余与二奴东越二岭，人迹绝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

峰尽处，一石如劈，向惧石锋撩人，至是且无锋置足矣！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布四条[27]，悬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岩下斗深百丈[28]，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陟。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出险，还云静庵，日已渐西。主仆衣履俱敝，寻湖之兴衰矣。遂别而下，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　寺后觅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条，大可径寸，柔不中杖[29]，老柯斩伐殆尽矣！遂从岐度四十九盘，一路遵海而南，逾窑岙岭，往乐清[30]。

【注释】

①雁宕山：省称雁山，今作雁荡山。“宕”同“荡”，为积水长草的洼地。山中有荡，据传秋雁归时多宿此，故名。雁宕山在浙江温州市辖境，蟠跨瓯江南北，平阳县以西的为南雁宕山，中雁宕山在乐清县西部，北雁宕山在乐清县东北，古称“东瓯三雁”。北雁宕山面积最大，风景最佳，有102峰、14嶂、64岩、46洞、18瀑、10谷等。主峰百岗尖，海拔1057米。共530多个景点，游览面积达450平方公里，分灵峰、灵岩、大龙湫、雁湖、显胜门等景区，胜景多集中在南部，灵峰、灵岩、大龙湫为雁荡风景三绝。近年又新开发了仙桥及羊角洞景区。徐霞客所记指北雁荡山。

②温州府：治永嘉县，即今浙江温州市。

③黄岩：明为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黄岩县。

④步行三十里：原无“步行”二字，据四库本补。

⑤岙(ào 奥)：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对山间平地的称呼。

⑥大荆驿：今仍作大荆，在乐清县东北隅。

⑦百尺：四库本作“百丈”。

⑧谢公岭：在乐清县东北，通往雁荡山的路上。相传晋代著名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曾到这里游览过，故名。岭上有落屐亭，亦为纪念谢灵运而建。

⑨灵峰：高约270米，与右边的倚天峰相合如掌，称合掌峰、夫妻峰。峰前有灵峰寺，峰下有巨大的观音洞，即《游记》中所称灵峰洞。洞口有天王殿，洞内倚岩建有楼房十层，顶层为观音殿，有观音及十八罗汉像。附近还有南、北碧霄洞、苦竹洞、凤凰洞、长春洞、将军洞等，极洞府之胜。

⑩卓：直立。　幞(fú 伏)：古代男子的头巾，又称幞头。　幕：高挂的帷帐。

⑪窅(yǎo 杳)然：深远。

⑫罗汉：梵文音译“阿罗汉”的略称，为小乘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指断绝嗜欲、解脱烦恼、不受生死轮回影响、受人敬仰崇拜的圣人。佛教寺院常有十八罗汉或五百罗汉的塑像。

⑬嶂(zhàng 障)：高险如屏障的山。

⑭绀(gàn 干)：红青色。

⑮灵岩：壁立干霄，状如屏风，亦称屏霞嶂。前为灵岩寺，寺前天柱、展旗两峰相对，称南天门，卧龙溪从中穿出。周围群峰环拥。

⑯鸟道：《华阳国志》：“鸟道四百里，以其险绝，兽犹无蹊，特上有飞鸟之道耳。”形容道路险绝。

⑰汤(shāng 商)汤：大水急流的样子。

⑱龙湫：此指大龙湫，在马鞍岭西4公里，水从高约190米的连云峰上飞坠潭中，为著名大瀑布。湫(qiū 秋)，水潭。瀑布下为深潭。

⑲堂：四方而高的建筑。

⑳诺讵那：罗汉名，又作诺矩罗。相传诺矩那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代僧人贯修《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句，即指此景。

㉑廉(lián)纤：细雨。

㉒道人：修道的人，此处指和尚。

㉓跻(jī 绩)：登。

㉔玉环：明代称玉环山，即乐清县东海中的玉环岛，现为浙江省玉环县。

㉕丘垤(dié 迭):小土堆。

㉖《志》:指《大明一统志》。下同。

㉗足布:裹脚布。

㉘斗:通“陡”。下同。

㉙中(zhòng 众):合,符合要求。

㉚乐清:明为县,隶温州府,即今浙江乐清县。

【译文】

自初九日离别天台山,初十日抵达黄岩。太阳已偏西,从南门走出三十里,歇宿于八岙的旅舍。

十一日　走过二十里路,登上盘山岭。遥望雁宕山的那些山峰,就像木芙蓉直插蓝天,片片花瓣般的景色扑进人的眼里。又前行二十里路,在大荆驿用饭。向南渡过一条溪水,见西边的山峰上点缀着一块圆石,奴仆们认定是两头陀岩,我则怀疑即是老僧岩,但又不很像。走了五里路,经过章家楼,才看清楚老僧岩的真实面目。穿着袈裟,头上秃顶,形象逼真地直立着,高约百尺。其侧边又有岩石像一小孩童弯腰曲背地跟随在后面,不过平时被老僧所遮掩罢了。从章家楼走出二里路,在山半腰处找到石梁洞。洞门东向,洞门口有一石桥,从洞顶斜插于地上,有如飞虹下垂。由石桥侧面的缝隙中一层一层地拾级而上,上面高而宽敞、空阔。坐下休息了好一会,才下山而去。由右边的山麓越过谢公岭,渡过一条溪涧,顺着溪涧岸向西走,就是去灵峰的道路。刚一转过山腋,就见两边的岩壁陡峭笔立,直亘云天,险峰重重叠叠,形态万千,有的像刀削般直立,有的像群峰簇拥,有的像并列的竹笋,有的像挺拔的灵芝,有的像笔一般直立,有的像头巾一样倾斜。山洞洞口有的像卷起的帷帐,水潭有的碧绿得像澄清的蓝靛一般。双鸾峰如羽翼相接的双飞鸾,五老峰酷似五位联肩并行的老翁。走过景致如此幽奇的一里多路,到达灵峰寺。顺灵峰寺侧的山道登上灵峰洞。灵峰中部是空的,

很特异地耸立于灵峰寺后，其侧面有缝隙可以进入。从缝隙处走过数十级石磴，直达窝顶上，深远处的平台方圆而宽敞，其中有十八罗汉等塑像。坐在平台上玩赏景色，直到暮色降临才返回灵峰寺。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侧山脚去寻觅碧霄洞。返回原路走，到达谢公岭下。从南边经过响岩，走五里路，到净名寺路口。再走进去寻觅水帘岩，所谓水帘岩，就是两崖相夹，流水从崖顶上飘落而下。走出水帘谷五里路，就到了灵岩寺。这里四面围合着绝壁，摩天劈地，通过曲折的小道进去，仿佛是另外开辟出来的一个广阔世界。灵岩寺位居其中间，南向，背后则是屏霞嶂。屏霞嶂顶部平而整齐，岩石呈紫色，高有数百丈，宽与高相称。屏霞嶂的最高处，左面是展旗峰，右面是天柱峰。介于屏霞嶂右胁与天柱峰当中的地方，最先看见的是龙鼻水。龙鼻水的出水洞穴，从岩石缝隙一直向上，像灵峰洞，但小一些。洞穴内岩石的颜色都呈黄紫色，唯独缝隙口有石纹一缕是青红色而又湿润，很像龙鳞龙爪的形状，从洞顶部连贯到洞底，落下的一端很像人的鼻子，鼻尖端的石孔可以容纳手指，水就从石孔内滴下来，注入石盆中。这就是屏霞嶂右边的第一奇景了。屏霞嶂西南面是独秀峰，比天柱峰小，但高度和岩石的尖锐却不相上下。独秀峰之下是卓笔峰，高度有独秀峰的一半，岩石的锋锐却与两峰一般。南面的山坳间，轰然向下飞泻的，就是小龙湫瀑布了。隔小龙湫瀑布与独秀峰相对的，是玉女峰。玉女峰顶开满鲜艳的春花，很像是插在玉女发髻上的装饰。从此经过双鸾峰，即以天柱峰为尽头。双鸾峰仅止有两座山峰并列耸起，峰际有“僧拜石”，身穿袈裟，伛偻着躯体的样子，很像老僧人。由屏霞嶂的左胁，介于展旗峰的中间地方，最前是安禅谷，安禅谷即屏霞嶂的下岩。东南面是石屏风，形状相似屏霞嶂，高度、宽处各为屏霞嶂的一半，正好插在屏霞嶂的尽头处。石屏风峰顶有“蟾蜍石”，与屏霞嶂侧面的“玉龟石”相对。从石屏风向南去，展旗峰侧面的褶皱中，有小径一直通向峰顶上，石磴级的尽头处，有石门坎阻隔着。俯身石

门坎而窥看，下临似乎看不到地，头顶上嵌镶着高高的天空。展旗峰外有两个圆孔，侧面有一个长孔，亮光从孔中射进来，别有一种境界，这就是天聪洞，是屏霞嶂左方的第一奇景。尖峰与高山重重叠叠，左右回环相对，奇异精巧的景致层出不穷，真不愧为天下奇观！而小龙湫瀑布的水向下流，流经天柱峰、展旗峰，有石桥横跨溪流之上，灵岩寺的山门则面对石桥。石桥外面，可看见含珠岩在天柱峰麓，顶珠峰则在展旗峰之上。这又是灵岩寺的外观了。

十三日　从灵岩寺山门出来，顺山麓向右走，一路上只见山崖、岩壁参差不齐，流霞与山间的色彩相辉映。高峻而顶部平展的，是板嶂岩。板嶂岩下耸立而又尖又窄狭的，是小剪刀峰。再往前，重重叠叠的山岩之上，一座亭亭玉立的山峰直插云天，那就是观音岩。观音岩侧面则是马鞍岭横亘在前方。险要的山道盘旋、曲折，越过山坳向右转，有溪流浩浩荡荡，山涧底部的石头平坦得像细磨刀石。沿着山涧深处前进，大约离开灵岩寺十余里，经过常云峰，就见大剪刀峰介立于涧旁。大剪刀峰北面，重岩陡然耸起，它的名称叫连云峰。从这里，山环水绕，峰回壁合，岩崖穷尽了。大龙湫瀑布的流水，轰然下泻，直捣潭中。山岩的态势开展而陡峭，而流水没有河床承受，于是腾空飘荡而下，顿时令人目眩而心有恐惧。水潭上方建有庙堂，相传是诺讵那罗汉观赏流泉的地方。从庙堂后面沿石级直上，有座建在岩壁上的亭榭犹如鸟儿展翅一般。面对瀑布踞坐着观赏了很久，才走下山岩回到庵中吃饭。蒙蒙细雨下个不止，然而我的心神早已飞到雁湖山顶。于是，冒雨到达常云峰，从常云峰半腰的道松洞外，攀登非常陡险的石磴有三里之多，奔赴白云庵。人已空而庵已坍塌，一个和尚在草莽中，见有客人到来，望了望就离开了。再进入一里路，有云静庵，于是在此投宿。清隐和尚已病卧在床数十年，还能与客人谈笑。我见四周山峰乌云笼罩，细雨不止，凄凉寒冷，不能不为明天早晨的旅程担忧。

十四日　天忽然间晴朗起来，于是强请清隐和尚的徒弟作向

导。清隐说，雁湖中长满了草，已变成荒芜之田，白白的到此，再没有其他可去之处，但可以送我到峰顶。我想，只要到达峰顶，便可得以游览雁湖。于是每人手握一根拐杖，在深草中攀登，一步一喘地走了数里路，才到达高峰之巅。四下一望，白云弥漫，一片白色平铺山峰下面。各座山峰就像云海中的朵朵鲜花，仅只露出一点峰顶，阳光辉映在峰顶之上，这景致就好像盛冰的玉壶、清净洁白的瑶台神仙世界一般，让人不能辨别哪是云海、哪是山川陆地！然而，那云海中的玉环山有如轻微的一抹飘带，似乎可以俯身去拾起来。向北远望，山坳中岩壁削立，里面石笋茂盛繁密，参差不一。三面有布满绿树的山崖环绕，景致更比灵岩寺优美。但山谷幽深而境地非常陡险，只听见潺潺的流水声，无法辨别出是从什么地方传来。遥望四周，峰峦累累，低伏的有如小土堆，又有东面的山峰昂然独自向上高耸，最东边的常云峰，还能够与之相当。

当向导的和尚告退时，指点说雁湖在西面中部的一山峰上，还需要翻越三道尖山。我听从向导的话，等到翻越过一座尖山，路已绝断；再越过一座尖山，一看所要登临的山顶，已经在天的中间。自己想，《大明一统志》说："雁荡在山顶，龙湫瀑布的流水，就是从雁荡而来。"现在山的地势逐渐下降，而上龙湫的山涧，却是从东面的高峰发脉，距离这里已隔开两道山谷。于是改变行走路线向东走，望着东面诸峰中的高峻山峰趋赴。莲舟和尚感到疲劳，不能跟上我。由原路向下走，我与两个奴仆向东越过两座山岭，人迹完全消失了。接着，前面的山越来越高，山脊越来越狭窄，两边相夹的岩壁直立，使人感到像在刀背上行走。而且石片的棱角、锋芒非常突出，每越过一道山脊，即遇到一座陡峭的山峰，都是从如刀剑般锋利的石片的缝隙中攀援而上。就像这样地攀越了多次，但见所经境地难以容足，又怎么能容纳下一个湖泊呢？接着就是高峰的尽头处，一座石壁如刀劈一般陡峭，我一向惧怕石片锋利逼人，而到这里已经是没有锋利的石片可以放置脚了！在山崖上踌躇再三，不敢再由原

来的小道返回。俯瞰南面的岩壁上有一石级，于是叫奴仆们脱下四条裹脚布接成布绳，从悬崖上悬空垂下，先让一奴仆顺布缒下去，我第二个跟从他缒下，想着可以找到攀缓的路。等下到石级处，仅仅能容纳脚，再没有多余的地方。遥望岩壁下面，非常陡峭，深有百丈，想要设法再攀援上去，而上面的岩石嵌在空中三丈多高的地方，不能飞越登高上去。手拉布绳试着往上攀登，布绳被凸突的锋利石头所紧勒，忽然中断。重新把布绳续接好使它悬空，竭尽全力挽布绳腾空跳跃，得以再次攀登到上面的岩石上。脱离险境，回到云静庵时，太阳已渐渐西坠。主人及奴仆们的衣服和鞋子全都弄得破敝不堪，寻觅雁湖的兴致大为衰落。于是，告别清隐师徒下山，再次到龙湫瀑布。而溪水积攒了雨水后，怒涛奔腾，倾泻而下，态势变幻极大，瀑布如喷雪，声大如雷轰鸣，水势比昨天增大一倍。一直坐到天黑才出山门，南行四里路，宿歇于能仁寺。

十五日　在能仁寺后寻觅到方竹好几把，竹细如树枝。竹林中新长的竹条，大的径围可达一寸，比较柔软，不适合做手杖，而老的竹杖已经砍伐殆尽了！于是，从岔道度过四十九盘岭，一路顺着东海边向南行，翻越窑岙岭，往乐清县而去。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白岳山日记[1]徽州府[2]休宁县[3]

【题解】

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出游今安徽、福建的白岳山、黄山、武彝山。《游白岳山日记》是徐霞客这次游白岳山的日记。

白岳山即今齐云山,在安徽休宁县。这年正月二十六日,徐霞客出休宁县西门,至二月初一日皆在白岳山。先游览东部的齐云岩景区,历天门、珠帘水、榔梅庵、太素宫、文昌阁、舍身崖诸胜,并眺览三姑峰、五老峰、紫霄崖。后经西天门、双溪街游览了西部的石桥岩景区,观石桥飞虹、龙涎泉,登棋盘石,游观音岩,寻龙井。在山上阻雪数日,冰、雪、霰、雾迭现,为这次旅游增添了情趣。对这些,霞客均有生动的描绘。

万历四十六年(1618)徐霞客重游白岳山,但未见游记。

【原文】

丙辰岁,余同浔阳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出西门。其溪自祁门县来[4],经白岳,循县而南,至梅

口，会郡溪入浙[5]。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6]。过桥，依山麓十里，至岩下已暮[7]。登山五里，借庙中灯，冒雪蹑冰[8]，二里，过天门，里许，入榔梅庵。路经天门、珠帘之胜，俱不暇辨，但闻树间冰响铮铮。入庵后，大霰作，浔阳与奴子俱后。余独卧山房，夜听水声屋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　起视满山冰花玉树，迷漫一色。坐楼中，适浔阳并奴至，乃登太素宫。宫北向，玄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色黧黑[9]。像成于宋，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庙御制也[10]。左右为王灵官、赵元帅殿，俱雄丽。背倚玉屏[11]，前临香炉峰。峰突起数十丈，如覆钟，未游台、宕者或奇之。出庙左，至舍身崖，转而上为紫玉屏，再西为紫霄崖[12]，俱危耸杰起。再西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据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颇似笔架。

返榔梅，循夜来路，下天梯。则石崖三面为围，上覆下嵌，绝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飞落其外，为珠帘水。嵌之深处，为罗汉洞，外开内伏，深且十五里，东南通南渡。崖尽处为天门。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间，高爽飞突，正如阊阖[13]。门外乔楠中峙，蟠青丛翠。门内石崖一带，珠帘飞洒，奇为第一。返宿庵中，访五井、桥崖之胜，羽士汪伯化[14]，约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　梦中闻人言大雪，促奴起视，弥山漫谷矣。余强卧。巳刻，同伯化蹑屐，二里，复抵文昌阁。览地天一色，虽阻游五井，更益奇观。

二十九日　奴子报："云开，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来所未睹，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饭。饭已，大雪复至，飞积盈尺。偶步楼前，则香炉峰正峙其前。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为余谈九井、桥岩、傅岩诸胜。

三十日　雪甚，兼雾浓，咫尺不辨。伯化携酒至舍身崖，饮睇元阁。阁在崖侧，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峰峦灭影，近若香炉峰，亦不能见。

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开，已而大朗。浔阳以足裂留庵中。余急同伯化蹑西天门而下。十里，过双溪街，山势已开。五里，山复渐合，溪环石映，倍有佳趣。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桥岩[15]。桥侧外岩，高亘如白岳之紫霄。岩下俱因岩为殿。山石皆紫，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头垂空尺余，水下滴，曰龙涎泉，颇如雁宕龙鼻水。岩之右，一山横跨而中空，即石桥也。飞虹垂蛛[16]，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对其上，众峰环侍，较胜齐云天门。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两山间；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灵幻矣！穿桥而入，里许，为内岩。上有飞泉飘洒，中有僧斋，颇胜。

还饭于外岩。觅导循崖左下。灌莽中两山夹涧，路棘雪迷，行甚艰。导者劝余趋傅岩，不必向观音岩。余恐不能兼棋盘、龙井之胜，不许。行二里，得涧一泓[17]，深碧无底，亦"龙井"也。又三里，崖绝涧穷，悬瀑忽自山坳挂下数丈，

亦此中奇境。转而上跻，行山脊二里，则棋盘石高峙山巅，形如擎菌，大且数围。登之，积雪如玉。回望傅岩，屼嵲云际[18]。由彼抵棋盘亦近，悔不从导者。石旁有文殊庵，竹石清映。转东而南，二里，越岭二重，山半得观音岩。禅院清整，然无奇景，尤悔觌面失傅岩也[19]。仍越岭东下深坑，石涧四合，时有深潭，大为渊，小如臼，皆云"龙井"，不能别其孰为"五"，孰为"九"。凡三里，石岩中石脉隐隐，导者指其一为青龙，一为白龙，余笑颔之[20]。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横石跨之，颇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请速循涧觅大龙井。忽遇僧自黄山来，云："出此即大溪，行将何观？"遂返。

里余，从别径向漆树园。行巉石乱流间，返照映深木，一往幽丽。三里，跻其巅，余以为高埒齐云[21]，及望之，则文昌阁犹巍然也。五老峰正对阁而起，五老之东为独耸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门，五老之西为展旗峰，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桥。余向出西天门，今自芙蓉桥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犹殢日色[22]，遂先登，则落照正在五老间。归庵，已晚餐矣。相与追述所历，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为僧所阻，亦数也！

【注释】

①白岳山：在安徽休宁县城西 15 公里，今通称齐云山。周百余里，从天门而入，有 36 峰，72 崖，洞、泉遍布，以齐云岩、石桥岩、廊岩、白岳岭最胜。《游记》所称白岳山系指今齐云山全境。

②徽州府：治歙县，即今安徽歙(shè 设)县。《游记》中又称徽郡。

③休宁县：原无此三字，据四库本补。休宁，明为县，隶徽州府，即今安徽休宁县。

④丙辰岁：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　祁门县：隶徽州府，即今安徽祁门县。

⑤浙：即浙溪水，即今率水，为新安江上游。此处入浙之溪明代称吉阳水，即今横江。

⑥南渡：今作兰渡，在休宁县稍西，横江南岸。

⑦岩下：应即今岩前，又称岩脚，在休宁县西隅，横江南岸。

⑧蹑(niè 聂)：踩。

⑨黧(lí 黎)：黑里带黄的颜色。

⑩世庙御制：皇帝死后，特立名号于太庙，立室奉祀，因有庙号，为已死皇帝的代称。世庙即明世宗朱厚熜。御(yù 玉)，对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

⑪玉屏：应即齐云岩，又称云岩，在白岳岭西北。左一峰称石鼓，右一峰称石钟。其下原有太素宫，四周有五老峰、三姑峰、天门诸胜。

⑫紫霄崖：崖前有紫驼峰，酷似骆驼。崖下昔有玉虚宫，又称紫霄宫，今存明代画家唐寅撰书《紫霄宫玄帝碑铭》。

⑬阊阖(chāng hé 昌合)：传说中的天门。

⑭羽士：又称羽人，为传说中的仙人。因道士多求成仙飞升，故道士亦别称羽士。

⑮石桥岩：在白岳岭西，原名岐山，有石门寺、大龙宫、天泉岩诸景。大龙宫有石龙口喷泉水，天泉岩泉水四时不绝。

⑯蝀(dōng 东)：即蝃蝀，为虹的别称。

⑰泓(hóng 洪)：深水。

⑱屼嵲(wù niè 兀聂)：高耸。

⑲觌(dí 敌)：相见。

⑳颔(hàn 汗)之：微微点头，表示理会、赞同。

㉑埒(liè 列)：同等。

㉒殢(tì 替)：滞留。

【译文】

丙辰年，我同浔阳的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一起到徽州府休宁县。走出县城西门。那条溪水从祁门县流来，经过白岳山，顺着县城向南流，到梅口后汇合郡溪水流入浙溪水。沿着溪流而上行，走二十里路，到达南渡。经过一座桥，依顺山麓走十里路，到达岩下时已是傍晚。登山走五里路，借用庙里的灯笼，冒着漫天雪花，踩着一路冰棱，走二里路，经过天门，再走一里左右，就进入榔梅庵中。路途中经过天门、珠帘两地胜景，都没有闲暇去辨别观赏，仅止听到树林中冰棱坠落时铮铮的响声。走过榔梅庵后，一场大冰雹从天而降，而浔阳叔翁与奴仆僮子都还在后面。我一个人独自躺在山房中的床上，一整夜都听到屋檐的滴水声，竟然不能入睡。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后，但见满山都是冰花玉树，天地迷漫着一色的银白。坐在楼中，恰好浔阳叔翁并奴仆都到了，于是一同登上太素宫。太素宫北向，传说玄帝的塑像乃是百鸟衔来泥土所塑成，脸色黧黑。塑像完成于宋代，大殿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新建而成，庭院中的碑文，是明世宗皇帝亲自下令制作的。左右两边是祀祭王灵官、赵公元帅的殿堂，都很雄伟壮丽。太素宫背倚玉屏似的齐云岩，前临香炉峰。香炉峰耸起有数十丈高，像只倒覆的钟，没有游览过天台山、雁宕山的人有的对它感到很神奇。从庙的左面出来，到了舍身崖，踅转而上，就是紫玉屏，再西边是紫霄崖，都高耸而特别突起。再往西是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则据立其前。五老峰像五位老人并肩而立，不怎么陡峭，倒很像一个笔架。

返回榔梅庵，顺着夜里走的来路，走下天梯。但见三面被石崖所包围，上有石崖覆盖，下面则镶嵌于石崖中间，非常像走廊。沿着石崖前行，泉水飞落于石崖外面，就是珠帘水胜景。嵌在石崖深处的，是罗汉洞，洞外开阔而洞内低矮，纵深却有十五里，东南方向可通南渡。石崖穷尽处就是天门。崖石中间是空洞，人在洞中出入，感到高阔气爽而飞檐突兀，正像传说中的天门。天门外，高大的楠

树当中峙立，青松蟠曲，绿树丛丛。天门内的石崖一带，珠帘水飞洒而下，为第一奇景。返回榔梅庵歇宿，寻问五井、桥崖的胜景情况，道士汪伯化邀约我明天早晨与他同行。

二十八日 睡梦中听见有人说下大雪，催促奴仆起床查看，白雪已满山遍谷了。我勉强卧床。上午巳刻时分，同汪伯化穿好鞋上路，走二里路，又抵达文昌阁。看天地间茫茫一片白色，虽然五井胜景的游览被阻，但这更加增添了奇景之观。

二十九日 奴仆报告说："云已散开，太阳光已浮现在树林梢端了。"我急忙披好衣服起床，只见蓝天一色，是半个月以来所没有见到过的好天气，然而寒威还非常的厉害。于是催促汪伯化一同用饭。吃完饭，大雪又重新下起来，飞雪积起来超过一尺厚。偶尔走到楼前，只见香炉峰正正的峙立于前方。楼后走出一位叫程振华的道士，为我讲述九井、桥岩、傅岩各处胜景的情况。

三十日 雪下得更大，兼有浓雾弥漫，使人咫尺之间不能辨别方向。汪伯化带着酒至舍身崖，在睇元阁里共饮赏雪。睇元阁在山崖侧面，冰柱一根根从崖上下垂，长的竟然有一丈。峰峦的影像都已消失于雪雾之中，像香炉峰这样距离很近的，人也不能看见它的影像。

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彩散开，接着天空大大晴朗起来。浔阳叔翁因为脚被冻裂，无法行走而留歇于榔梅庵中。我急着同汪伯化顺着西天门而下行。走了十里路，经过双溪街，山势已显得开阔。又走五里路，山势重又渐渐的合拢，溪水环绕，山石倒映溪水中，使愉快的游兴倍增。走完三里路，由山溪口顺着小路进去，翻越过一座山，经过二里路，到达石桥岩。石桥岩侧面的外岩，高峻绵延有如白岳山的紫霄岩。外岩下，都是利用岩石作为殿堂。山岩的颜色都是紫的，唯独只有一条蜿蜒的青色石龙在里面，龙头垂突有一尺多高，水从龙口往下滴淌，叫作龙涎泉，很像雁宕山的龙鼻水。外岩的右面，一座山横跨而过，山的中间是空的，这就是石桥了。石桥似彩

虹飞架，下面空的地方恰好像半月。坐在石桥下面，隔山还有一山突耸起来，拱对石桥之上，四周有很多山峰环围，景致比齐云山天门更美。就是天台山的石梁，也只是一巨石架在两山之间；而这里以一座山高架两边，中间一半是空的，更是灵巧奇幻了！穿过石桥，走了一里多路，就是内岩。内岩上有飞泉飘洒，中间还有僧人供给斋饭，真是在佳境之中。

返回外岩吃饭。寻觅到一位向导，得以顺着山崖的左边下山。灌木草莽中的两座山之间夹有一条溪涧，道路难走，加上漫天大雪迷漫，行走非常艰难。向导劝我去傅岩，不必去观音岩。我担心不能兼顾游览棋盘、龙井的胜景，没有应允。走了二里路，看到溪涧中有一潭深水，碧绿得像是深而无底，也像是“龙井”了。又走三里路，山崖和山涧都已穷尽了，高悬的瀑布忽然从山坳间飞挂下来数丈，也是此中奇异的胜境。踅转而往上攀登，在山脊口行走二里路，就见棋盘石高高的峙立于山顶，形状像往上托起的一朵菌，大有好几围。登上棋盘石，上面覆盖的积雪就像洁白的玉。回头看傅岩，高耸于云际。由傅岩到棋盘石距离也很近，后悔没有听从向导的话。棋盘石旁有座文殊庵，庵中的翠竹碧绿、山石清秀，相互辉映。转向东再朝南走二里路，翻越两座山岭，在山腰处见到观音岩。观音岩禅院清净整洁，然而并没有什么奇异的景观。特别后悔的是已看到傅岩却失去了游览傅岩的良机。仍旧翻越山岭朝东方走下深坑，石涧四周有山崖围合，不时有深水潭，大的是渊，小的有如杵臼，都说是“龙井”，不能分别出哪处是“五龙井”，哪一处是“九龙井”。往前总共又走了三里路，石岩中石脉隐隐约约，向导指其中之一处说是“青龙”，指另一处说是“白龙”，我微笑着点头。又在乱崖中间看见一块石头嵌在崖壁，悬垂空中，有水往下流注，外面有横石跨越，很像天台山的石梁。道士汪伯化因为天色近晚，请求我迅速顺着山涧寻觅大龙井。忽然遇到从黄山归来的一位和尚，说：“走出这里就是大溪，还要去观赏什么景致？”于是返回。

走过一里多路，从其他小路向漆树园前进。在巉石乱流间奔走，夕阳反照着深邃的树林，非常幽静而瑰丽。走完三里路，攀登上漆树园的山顶，我原以为其山高峻可与齐云山相等，等到仔细一看，则文昌阁还算是很巍峨的。五老峰正对着文昌阁耸起，它的东面是独耸寨，顺着独耸寨的山坳出来，称为西天门；五老峰的西面是展旗峰，由展旗峰下渡过溪水，叫芙蓉桥。我过去从西天门出来，现在从芙蓉桥进入。我看见三姑岩的旁边，还滞留着夕阳的光辉，于是先登而上，见那西下的夕阳正在五老峰之间冉冉下坠。回归榔梅庵时，已经是吃晚餐的时候了。相互追述这一天的经历，才知道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足趾都已经触及到了，却为和尚所阻止而不能游览，这也是天数了！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黄山日记[1]徽州府

【题解】

《游黄山日记》是徐霞客第一次登黄山的游记。

黄山在今安徽省南部，为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游白岳山后，于二月初三日到汤口。在黄山九天，浴汤池后从南往北登山，历祥符寺、慈光寺、天门，登平天矼、狮子峰，游狮子林、接引崖，直到松谷庵。由原路下山，十一日出汤口。

徐霞客游黄山时，大雪已封山三月，游兴不为所阻。"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倾侧崊岈，兀兀欲动。""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沿途他详记气象变化；应用比较方法抓住每个山川景物的特点；留心观察黄山奇松，正确阐明了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最后详析了黄山周围各水的源流。

【原文】

初二日　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桥。渡

大溪，循别溪，依山北行。十里，两山峭逼如门，溪为之束。越而下，平畴颇广。二十里，为猪坑。由小路登虎岭，路甚峻。十里，至岭。五里，越其麓。北望黄山诸峰，片片可掇[②]。又三里，为古楼坳。溪甚阔，水涨无梁，木片弥布一溪[③]，涉之甚难。二里，宿高桥。

初三日　随樵者行，久之，越岭二重。下而复上，又越一重。两岭俱峻，曰双岭。共十五里，过江村[④]。二十里，抵汤口[⑤]，香溪、温泉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渐上，雪且没趾。五里，抵祥符寺[⑥]。汤泉在隔溪[⑦]，遂俱解衣赴汤池。池前临溪，后倚壁，三面石甃，上环石如桥。汤深三尺，时凝寒未解，而汤气郁然[⑧]，水泡池底汩汩起，气本香洌[⑨]。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⑩]，以汤口、焦村孔道[⑪]，浴者太杂遝也[⑫]。浴毕，返寺。僧挥印引登莲花庵，蹑雪循涧以上。涧水三转，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龙潭；再上而停涵石间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药臼”，曰“药铫”。宛转随溪，群峰环耸，木石掩映。如此一里，得一庵，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炉及钟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为。遂返寺宿。

初四日　兀坐听雪溜竟日[⑬]。

初五日　云气甚恶，余强卧至午起。挥印言慈光寺颇近，令其徒引。过汤池，仰见一崖，中悬鸟道，两旁泉泻如练。余即从此攀跻上，泉光云气，撩绕衣裾。已转而右，则茅庵上下，磬韵香烟，穿石而出，即慈光寺也[⑭]。寺旧名硃

砂庵。比丘为余言[15]:"山顶诸静室,径为雪封者两月。今早遣人送粮,山半雪没腰而返。"余兴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被卧。

初六日　天色甚朗。觅导者各携筇上山,过慈光寺。从左上,石峰环夹,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疏木茸茸中,仰见群峰盘结[16],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冈,则莲花、云门诸峰,争奇竞秀,若为天都拥卫者。由此而入,绝巘危崖[17],尽皆怪松悬结。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鬣[18],盘根虬干[19],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间,冉冉僧一群从天而下[20],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觅粮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诸庵,俱已下山,后海山路尚未通,惟莲花洞可行耳。"已而从天都峰侧攀而上,透峰罅而下,东转即莲花洞路也。余急于光明顶、石笋矼之胜[21],遂循莲花峰而北。上下数次,至天门。两壁夹立,中阔摩肩,高数十丈,仰面而度,阴森悚骨。其内积雪更深,凿冰上跻,过此得平顶,即所谓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峰,至平天矼。矼之兀突独耸者,为光明顶[22]。由矼而下,即所谓后海也。盖平天矼阳为前海,阴为后海,乃极高处,四面皆峻坞,此独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莲花二峰最峻,其阳属徽之歙,其阴属宁之太平[23]。

余至平天矼。欲望光明顶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24]，遂入矼后一庵。庵僧俱踞石向阳。主僧曰智空，见客色饥，先以粥饷。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谓余曰："公有余力，可先登光明顶而后中食，则今日犹可抵石笋矼，宿是师处矣。"余如言登顶，则天都、莲花并肩其前，翠微、三海门环绕于后，下瞰绝壁峭岫，罗列坞中，即丞相原也。顶前一石，伏而复起，势若中断，独悬坞中，上有怪松盘盖。余侧身攀踞其上，而浔阳踞大顶相对，各夸胜绝。

下入庵，黄粱已熟。饭后，北向过一岭，踯躅菁莽中，入一庵，曰狮子林[25]，即智空所指宿处。主僧霞光，已待我庵前矣。遂指庵北二峰曰："公可先了此胜。"从之。俯窥其阴，则乱峰列岫，争奇并起。循之西，崖忽中断，架木连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谓接引崖也[26]。度崖，穿石罅而上，乱石危缀间，构木为石，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窥更雄胜耳。下崖，循而东，里许，为石笋矼。矼脊斜亘，两夹悬坞中，乱峰森罗，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窥者。矼侧一峰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27]，正与接引崖对瞰，峰回岫转，顿改前观。

下峰，则落照拥树，谓明晴可卜，踊跃归庵。霞光设茶，引登前楼。西望碧痕一缕，余疑山影。僧谓："山影夜望甚近，此当是云气。"余默然，知为雨兆也。

初七日　四山雾合。少顷，庵之东北已开，西南腻

甚[28]，若以庵为界者，即狮子峰亦在时出时没间。晨餐后，由接引崖践雪下。坞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干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结，蟠翠三丈余，其根穿石上下，几与峰等，所谓“扰龙松”是也。

攀玩移时，望狮子峰已出，遂杖而西。是峰在庵西南，为案山。二里，蹑其巅，则三面拔立坞中，其下森峰列岫，自石笋、接引两坞迤逦至此[29]，环结又成一胜。登眺间，沉雾渐爽[30]，急由石笋矼北转而下，正昨日峰头所望森阴径也。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纤，或直或欹，与身穿绕而过。俯窥辗顾，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31]。

行五里，左峰腋一窦透明[32]，曰“天窗”。又前，峰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状，则“僧坐石”也。下五里，径稍夷[33]，循涧而行。忽前涧乱石纵横，路为之塞。越石久之，一阙新崩，片片欲堕，始得路。仰视峰顶，黄痕一方，中间绿字宛然可辨，是谓“天牌”，亦谓“仙人榜”。又前，鲤鱼石；又前，白龙池。共十五里，一茅出涧边，为松谷庵旧基。再五里，循溪东西行，又过五水，则松谷庵矣。再循溪下，溪边香气袭人，则一梅亭亭正发，山寒稽雪[34]，至是始芳。抵青龙潭，一泓深碧，更会两溪，比白龙潭势既雄壮，而大石磊落，奔流乱注，远近群峰环拱，亦佳境也[35]。还餐松谷，往宿旧庵。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询之，须下岭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县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　拟寻石笋奥境，竟为天夺，浓雾迷漫。抵狮

子林，风愈大，雾亦愈厚。余急欲趋炼丹台，遂转西南。三里，为雾所迷，偶得一庵，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　逾午少霁。庵僧慈明，甚夸西南一带峰岫不减石笋矼，有“秃颀朝天[36]”、“达摩面壁”诸名。余拉浔阳蹈乱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诸峦，南向即丹台诸坞，大抵可与狮峰竞驾，未得比肩石笋也。雨踵至，急返庵。

初十日　晨雨如注，午少停。策杖二里，过飞来峰，此平天矼之西北岭也。其阳坞中，峰壁森峭，正与丹台环绕[37]。二里，抵台。一峰西垂，顶颇平伏。三面壁翠合沓[38]，前一小峰起坞中，其外则翠微峰、三海门蹄股拱峙。登眺久之。东南一里，绕出平天矼下。雨复大至，急下天门。两崖隘肩，崖额飞泉，俱从人顶泼下。出天门，危崖悬叠，路缘崖半，比后海一带森峰峭壁，又转一境。“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转酷肖，来时忽不及察，今行雨中，颇稔其异[39]，询之始知。已趋大悲庵，由其旁复趋一庵，宿悟空上人处。

十一日　上百步云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倾侧嵚岈，兀兀欲动[40]，前下时以雪掩其险，至此骨意俱悚。上云梯，即登莲花峰道。又下转，由峰侧而入，即文殊院、莲花洞道也。以雨不止，乃下山，入汤院，复浴。由汤口出，二十里抵芳村，十五里抵东潭，溪涨不能渡而止。黄山之流，如松谷、焦村，俱北出太平；即南流如汤口，亦北转太平入江；惟汤口西有流，至芳村而巨，南趋岩镇，至府西北与绩溪会[41]。

【注释】

①黄山：原名黟山，唐天宝后改今名。相传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同在此炼丹，故名黄山，亦称黄岳。位于安徽黄山市南，面积约154平方公里。黄山烟云翻飞浩瀚，如浪卷重山，絮掩深谷，因称黄海。以中部的平天矼光明顶为界，其北称后海，其南称前海。今又称以东为东海，以西为西海，光明顶周围为天海。黄山风景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最著名。近年加修了公路，又修通了从芜湖经过黄山边的铁路，交通颇便。

②掇（duō 多）：拾取。

③弥（mí 迷）：遍。

④村：原作“邨”。《游记》中邨、村同用，今全作“村”。江村：今作岗村，在黄山以南，沅溪右侧。

⑤汤口：今名同，在黄山南缘的公路边，是进入黄山的门户。

⑥祥符寺：后文又称汤寺。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遗址在今黄山管理处的礼堂附近。

⑦汤：热水。汤泉：即黄山温泉，又称朱砂泉。海拔630米，以含重碳酸为主，水温42℃，每小时出水量48吨，设有温泉浴室和游泳池。这里是黄山旅游的起点，各种服务设施齐备。

⑧郁（yù）然：水汽旺盛的样子。

⑨冽（liè 列）：清。

⑩盘山：在今天津蓟县西北12公里，主峰挂月峰海拔864米。有上中下三盘，下盘以水胜，中盘以石胜，上盘以松胜。上有五峰，又称东五台。曾被誉为“京东第一名胜”。后来，霞客亦曾亲至盘山。陈仁锡跋黄道周《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诗说：“霞客游甚奇，无如盘山一游。予归自宣锦，憩山海，……有盘山焉，竟数日不能去。……归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剑及云中，无何而勇至。”霞客游盘山的时间，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考证为崇祯二年（1629）。

⑪焦村：今名同，在黄山西侧。从汤口越黄山到焦村，是过去徽州到池州的要道。

⑫杂遝（tà 踏）：众多而杂乱。

⑬兀（wù 误）坐：枯坐。

⑭慈光寺：旧名硃砂庵，万历时敕封护国慈光寺，曾极盛一时。解放后建为宾馆，称慈光阁。

⑮比丘：系梵文音译，意为乞士，因初期在形式上以乞食为生而得名，指已受具足戒的男性，俗称和尚。

⑯群峰盘结：黄山有36大峰，即炼丹峰、天都峰、青鸾峰、钵盂峰、紫石峰、紫云峰、清潭峰、桃花峰、云门峰、浮丘峰、云际峰、圣泉峰、硃砂峰、莲花峰、容成峰、石人峰、石柱峰、松林峰、石床峰、云外峰、丹霞峰、石门峰、棋石峰、狮子峰、仙人峰、上升峰、仙都峰、轩辕峰、望仙峰、布水峰、叠障峰、翠微峰、九龙峰、芙蓉峰、飞龙峰、采石峰。另有36小峰，不具列。

⑰巘（yǎn 演）：大小成两截的山。

⑱鬣（liè 列）：松针。

⑲虬（qiú 求）：为传说中的一种龙，常用来比喻树木枝干盘曲的怪状。

⑳冉冉：慢慢地。

㉑矼（gāng 扛）：又作“杠”，即石桥。

㉒光明顶：在黄山中部，海拔1840米，顶上今有黄山气象站。

㉓宁：即宁国府，治宣城，即今安徽宣城县。 太平：明为县，隶宁国府，治今安徽黄山市东境、麻河西岸的仙源镇。

㉔枵（xiāo 消）：空虚。腹甚枵：肚子很饥饿。

㉕狮子林：黄山北部有狮子峰，形如卧地的雄狮，狮首有丹霞峰，腰有清凉台，尾有曙光亭。狮子张口处有寺庙称狮子林，后毁，原址在今北海宾馆处。

㉖接引崖：应即今始信峰。

㉗壑（hè 贺）：山沟。

㉘腻（nì 匿）：凝滞。

㉙迤逦（yǐ li 以里）：曲折连绵。逦又作“迾”。

㉚爽：开朗。

㉛悚（sǒng 耸）：恐惧。

㉜窦（dòu 豆）：孔穴。

㉝夷（yí）：平坦。

㉞稽（jī 积）：留止。

㉟抵青龙潭句：黄山北部松谷溪中有五个龙潭，即青龙、乌龙、黄龙、白龙、油龙。五潭颜色各异，深浅不同。松谷庵就在附近。

㊱秃颅：无发为秃，秃颅即和尚。

㊲丹台：即炼丹台，在黄山中部炼丹峰下。峰上有石室，室内有炼丹灶，峰

前即炼丹台，颇宽平，台下有炼丹源，隔谷有晒药岩。

㊳合沓（tà 踏）：重叠。

㊴稔（rěn 忍）：熟悉。

㊵谽岈（hán yà 含亚）：中间空而深阔。　兀（wù）兀：高耸特出。

㊶黄山之流句：松谷之水源自黄山往北流，即今凄溪河。焦村之水源自黄山往西流，再折北，即今秧溪河。汤口之流亦往北，即今麻河。汤口西之流明称新安江，今又称西溪。绩溪从绩溪县来，明代称为杨之水，即今练江。岩镇应即今岩寺，在歙县西境。

【译文】

初二日　从白岳山下山，走十里路，顺着山麓向西，抵达南溪桥。渡过大溪，顺着别溪水，沿着山麓向北走。走十里路，就见两座山陡削而逼近像两扇门，溪水被它所约束。越过两山向下走，眼前平坦的田畴很宽广。走二十里路，就是猪坑。从小路攀登虎岭，路很险峻。又走十里路，到达虎岭。走完五里路，越过虎岭山麓。向北看，黄山的各座山峰，小如片片山石，似乎可以拾取。又走三里路，就是古楼坳。溪水很宽阔，溪水暴涨而又没有桥梁，木片遍布一条溪水，赤足涉过溪水很艰难。二里后，在高桥歇宿。

初三日　随着樵夫一同走，走了很久，翻越过两座山岭。下山后再重新爬上另一山，又翻越过一座山岭。两座山岭都很险峻，叫双岭。总共走了十五里，经过江村。走二十里路后，到达汤口，是香溪、温泉各条溪水所流出的地方。趕转方向而进入山里，沿着溪水逐渐上山，雪埋没了脚趾。走五里路，抵达祥符寺。温泉就在隔溪可见处，于是大家都解衣脱鞋到温水池里洗澡。温泉池前临溪水，后倚岩壁，三面都用石头镶砌，上面环架着石条就像桥一样。温泉水深三尺，当时冬寒还没有解除，而温水气很旺盛，水泡从池子底部汩汩冒起来，气味原本就很清香。黄贞父说黄山的温泉不及盘山好，是因为汤口、焦村是交通孔道，来洗浴的人太多太杂。洗浴完毕，返回祥符寺。挥印和尚引导我们登山去莲花庵，顺着山涧、踏着

积雪而上山。涧水三次转弯，往下流注入深深的一潭水中，那潭就叫白龙潭；再上的一处，山涧水在石头间的涵洞停歇，那涵洞叫丹井。丹井旁有石头突起，叫“药臼”，叫“药铫”。随着溪水宛转前行，四周有耸立的群峰环绕，树林与山石相互掩映。在这样的景致里走了一里路，找到一座寺庵，印我和尚因他事外出，我们不能进入庵堂歇憩。只见庵堂中的香炉及钟、鼓架，都是用天然的古树根雕凿而成。于是返回祥符寺住宿。

初四日　整天枯坐着听雪滑动的声音。

初五日　阴云、寒气很险恶，我强制自己睡在床上，到中午才起床。挥印和尚说慈光寺很近，叫他的徒弟引导我们去游览。经过温泉池，仰身见一山崖，其中间悬着艰险的小道，小道两旁倾泻而下的泉水就像雪白的绢匹。我就从这里攀登上去，泉水的闪光与云气，在衣服前后撩绕。后来转向右走，就见茅草寺庵上下，磬钹的声音与袅袅而起的香烟，穿越石头散发出来，这就是慈光寺。慈光寺旧名硃砂庵。和尚对我说：“山顶上的各处静室，其道路被积雪封闭已两个月时间。今早派遣人送去粮食，因山半腰积雪厚达人腰，无法通过而返回。”我的兴致受到极大阻碍，就从大道走了二里路下山，回到住所，拉过棉被睡觉。

初六日　天色很晴朗。寻觅到一位向导，各自拿着筇竹杖上山，经过慈光寺。从左面往上攀登，石峰环绕相夹，其中的石级被积雪覆盖得平平坦坦，一眼望去就像白玉一般。稀疏的树木披满茸茸的雪花，在其中仰视黄山群峰盘根错节，唯独天都峰巍然挺立于群峰之上。往上走数里路，石级越来越险峻，积雪越来越深，那些背阴的地方雪已冻结成冰，坚硬而溜滑，不容脚踩稳。我独自一人前进，拿着竹杖凿冰，挖出一个孔放置前脚，再凿一个孔，以移动后脚。跟从我的人都沿用这一方法得以通过。往上走到平冈，看见莲花峰、云门峰等各座山峰争奇竞秀，就像是替天都峰作护卫。从这里进去，无论是极陡峭的山，或是高峻的石崖上，全都是怪异的松树悬

空盘结，高的不超过一丈，矮的仅有几寸，平顶上的松树松针很短，盘根错节而枝干弯曲如虬，越是短粗的越是老松，越是矮小的越是怪异，不意这奇山中又有此种奇异的品种呵！在奇松怪石交相辉映之间，一群和尚仿佛是从天而降，向我们慢慢走来，都合起掌说："被雪阻隔在山中已三个月，现在因为寻觅粮食勉强走到这里。诸公为什么得以上山来？"又说："我们前海各庵的僧人，都已下山；后海的山路尚未通行，只有莲花洞的路可以走了。"后来，就从天都峰侧面攀援而上，穿过山峰缝隙下山，向东转就是去莲花洞的路了。我急切地想游览光明顶、石笋矼的胜景，于是顺着莲花峰向北走，上上下下好几次，到达天门。天门两边有刀削般陡直的石壁相夹，中间宽仅能摩肩而行，高则数十丈，仰面向上度量，阴森得令人毛骨悚然。天门里积雪更深，凿出冰洞而向上攀登，走过这里就到平顶，就是人们所说的前海了。从这里再登上一峰，到达平天矼。平天矼上独耸而突兀的地方，是光明顶。从平天矼向下走，就是所谓的后海了。大约平天矼的南面是前海，北面是后海，就是最高的地方，四面都是险峻的凹地，唯独这里有如平地。前海的前面，天都、莲花两座山峰最高峻，它南面属于徽州府的歙县，它的北面属于宁国府的太平县。

我到平天矼时，很想朝光明顶攀登而上。山路已走了三十里，肚子感到很饥饿，于是走进平天矼后面的一座庵里。庵里的和尚都坐在石头上面朝南方。主持和尚名叫智空，看见客人饥饿的神色，先用稀饭款待。并且说："刚出来的太阳太明亮，恐怕以后不是长久的晴天气候。"于是指着一位和尚对我说："徐公如果有余力，可以先登览光明顶而后再吃中饭，那今天还可以抵达石笋矼，晚上在这位禅师处歇宿。"我照他所说的登上光明顶，只见天都、莲花两峰在前方并肩而立，翠微、三海门在后面环绕，向下鸟瞰，极陡峭的山崖和峻峭的山岭，罗列于大山坞中，那就是丞相原了。光明顶前的一巨石，低伏一段后又重新峙立，其势就如中断一样，孤独地悬空于

山坞中，石上有怪异的松树盘根错节地覆盖着。我侧身攀登到巨石上坐着，浔阳叔翁则坐在光明大顶上与我相对，各自夸耀景致的极为优美。

走下光明顶进入庵里，黄粱米饭已做熟了。饭后，向北走，经过一座山岭，在草木茂盛的林莽中徘徊，走进一座庵中，庵名叫狮子林，就是智空所指点的歇宿之处。狮子林的主持和尚霞光，已在庵前等待我了。他指着庵北面的两座山峰说："徐公可以先行了结这处胜景的游览。"我听从他的话。俯身窥视两山峰的北面，只见峰峦众多、山岭并列，一起耸立着争相显示奇异。顺着两峰往西走，山崖忽然中断，架设木桥将两边连通，上面有一棵松树，可以攀引着越过木桥，即是所谓的接引崖了。过了接引崖。穿过石岩缝隙向上攀登。乱石间连缀的地方很危险，以木料作石梁相架，也可以在其中行走，然而不如坐在岩石上往下窥探，景致更壮丽。走下接引崖，顺小路往东行一里多路，就是石笋矼。石笋矼山脊倾斜连绵，两夹崖壁悬于山坞中，乱峰森罗万象，它西边的一面就是在接引崖上所窥视的地方。石笋矼侧面一山峰突起，上面很多奇石怪松。登上山峰顶，俯瞰山谷中，正好与接引崖对视，峰回山转，顿改前观。

走下山峰，只见夕阳拥围着松树，以为明天的晴朗是可以预卜了，不由得跳跃欢呼着赶回狮子林庵。霞光主持准备好茶水，引导我登上前楼。向西眺望，天边有一缕碧绿色的痕迹。我怀疑是山峰的阴影。霞光和尚说："山影夜晚看起来很近，这应当是云气。"我一下子沉默无语，知道这是要下雨的预兆了。

初七日　四周的山都被雾掩合成一体了。一会儿，庵东北面的雾已经散开，而西南方的雾还很浓腻，如果以庵为分界处，就是很近的狮子峰也在雾中时现时没。早餐后，由接引崖踏着积雪下山。山坞半腰上一座山峰突起，峰上有棵松树挣裂开石头而出，粗大的树干却高不到二尺，向斜面沿伸，弯曲盘结，翠绿的枝叶曲折环绕有三丈多长，树根上上下下穿过石岩，其长度几乎与山峰之高相

等，这就是所谓的“扰龙松”了。

攀登游玩了一段时间，看看已走出狮子峰，于是拄着手杖往西走。这座山峰在狮子林庵的西南方，叫案山。走二里路后，登上案山之巅，三面拔地而起峙立山坞中，山下面是森罗万象的峰峦和众多的山岭，从石笋矼、接引崖两处山坞曲折连绵到这里，环绕盘结又形成一处胜景。登高远眺之间，浓雾渐渐轻爽开朗，急忙从石笋矼北面踅转而下，正是昨天在峰顶所看见的阴森道路了。群峰有的很高有的很低，有的巨大有的纤小，有的峭直有的倾斜，行进其中往往察身穿绕而过。俯仰窥视，辗转回顾，每走一步都产生新奇的感觉；但是山谷深而积雪厚，每走一步都有一种恐惧。

走了五里路，见左边山峰腋部有一孔穴透出光明，称作“天窗”。又前行，山峰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的形状，则是“僧坐石”了。往下走五里路，道路稍稍平坦，顺着山涧水前行。忽然前面山涧中乱石纵横，路为之阻塞。越过乱石走了很久，见到新崩开的一个缺口，片片石壁似乎就要堕落，才重新找到行路。仰视峰顶，有黄色的一方痕迹，中间绿色的字宛然可辨认，这就叫“天牌”，也叫作“仙人榜”。又前行，到鲤鱼石；再往前行，是白龙池。总计走了十五里路，一座茅庐出现在涧水边，这是松谷庵的旧址。再走五里路，顺着溪水边向东西方向走，又渡过五条溪水，就到达松谷庵了。再顺着溪水往下走，溪边阵阵香气袭人，是一棵亭亭玉立的梅树正在开花，山谷严寒到处积雪，到这里才开始有花香芬芳。抵达青龙潭，这是一泓深得碧绿的水，又汇合了两条溪水，比之白龙潭，气势既雄壮，又有突兀的大石，奔流的溪水向潭中乱注，远处近处的群峰环卫着，也是一处优美的景观。回到松谷庵吃晚饭，在松谷庵旧址的茅庐里住宿。我初到松谷庵时，猜测已经是平地，等到这里询问人，说是还必须走下二重山岭，二十里山路后方能够找到平地，到太平县共有三十五里路云云。

初八日　准备去寻觅石笋矼的奥秘之境，不料竟然被上天所

剥夺。浓雾迷漫山野，抵达狮子林时，风更大，雾也愈加浓厚。我急切想要疾趋炼丹台，于是转向西南方向。走三里路，被浓雾迷失了道路，偶然得见一庵，就进入庵里。大雨下起来，于是只好在此住宿。

初九日　过了中午，天气稍稍晴朗。庵里的和尚慈明，很夸奖庵西南一带的山峰岩洞，认为不减石笋矼的险奇，有“秃颅朝天”、“达摩面壁”诸名胜可供游览。我拉着浔阳叔翁踏过乱流来到山谷之中，向北走就是翠微峰等各峰峦，向南走就是炼丹台等各山坞，景致大体上可与狮子峰并驾齐驱，而不能与石笋矼比肩一致了。雨接踵而至，我们急忙返回庵中。

初十日　早晨，大雨如注，中午时稍为停了一会。拄手杖走二里路，经过飞来峰，这是平天矼西北面的山岭。飞来峰南面的山坞中，山峰壁立陡峭，正好与炼丹台相互环绕。二里路后，抵达炼丹台。向西垂的一座山峰，峰顶很平坦，三面有青翠绿树覆盖的岩壁重重叠叠，前面一座小峰峦突起于山坞中，山坞外则是翠微峰、三海门像脚与腿一般地环卫峙立着。登上峰顶四处眺望了很久。向东南方走一里路，从天平矼下绕出来。大雨重又下起来，急忙走下天门。两旁狭隘得仅有肩宽，崖顶上的飞泉，都是从人头上泼下来。走出天门，高耸的山崖悬空重叠，道路沿着山崖半腰延伸，比之后海一带森严的山峰、陡峭的岩壁，又转变为另一种境地。“海螺石”就在岩崖旁边，宛转的形态非常像只海螺。来的时候忽略了，来不及仔细观察，现在在雨中行走，倒很熟悉它奇异之处，这是询问别人后才知道的。后来去大悲庵，从大悲庵旁又再去另一庵，在悟空上人处宿歇。

十一日　登上百步云梯。百步云梯的石磴很陡，似乎一直插入了蓝天，爬石磴时脚趾几乎触到脸腮，而且石磴的石条倾斜、中间空隙很大，高凸突兀，似乎在动。先前下山时因积雪掩盖了它的险要，到现在看清了不觉毛骨和心里都一齐恐惧起来。上完百步云

梯，随即登上去莲花峰的路。又向下转，由莲花峰侧面前进，就是通向文殊院、莲花洞的路了。因为雨一直不停，于是下山，进温泉院里，再次沐浴。由汤口出来，行二十里路抵达芳村，走十五里抵达东潭，溪水暴涨不能过渡而停下来。黄山的溪流，如松谷溪、焦村溪，都是向北流出太平县；即便向南流的汤口溪，也向北转，流到太平县后再流向长江；唯独汤口西边有条溪流，到芳村而成巨流，向南流去岩镇，到徽州府西北面与绩溪会合。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武彝山日记[1]福建建宁府崇安县

【题解】

《游武彝山日记》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游武彝山的游记。

武彝山又作武夷山，在福建崇安县。徐霞客游白岳山、黄山后，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游武彝山。先溯九曲溪舟行，抵六曲，登陆上大隐屏、天游峰，往西游小桃源、鼓子岩、灵峰，至狮子岩复乘舟由九曲顺流下，至四曲再登陆，觅大藏、小藏诸峰及一线天、会真观、换骨岩、水帘洞、杜辖岩等，至赤石街下舟返崇安。此行以舟行为主，舟上观，陆上探，巧妙安排，水陆兼顾，尽兴游赏。徐霞客此行不但寻幽揽胜，而且记录了船棺葬、张仙遗蜕、徐仙遗蜕、紫阳书院、御茶园等武彝山区的文物古迹。

【原文】

二月二十一日[2]　出崇安南门[3]，觅舟。西北一溪自分水关，东北一溪自温岭关，合注于县南，通郡、省而入海。

顺流三十里，见溪边一峰横欹，一峰独耸。余咤而瞩目，则欹者幔亭峰，耸者大王峰也④。峰南一溪，东向而入大溪者，即武彝溪也⑤。冲祐宫傍峰临溪。余欲先抵九曲，然后顺流探历，遂舍宫不登，逆流而进。流甚驶⑥，舟子跣行溪间以挽舟⑦。第一曲，右为幔亭峰、大王峰，左为狮子峰、观音岩。而溪右之濒水者曰水光石，上题刻殆遍。二曲之右为铁板嶂、翰墨岩，左为兜鍪峰、玉女峰。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间有三孔，作"品"字状。三曲右为会仙岩，左为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数孔，乱插木板如机杼⑧。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号曰"架壑舟"⑨。四曲右为钓鱼台、希真岩，左为鸡栖岩、晏仙岩。鸡栖岩半有洞，外隘中宏，横插木板，宛然埘埭⑩。下一潭深碧，为卧龙潭。其右大隐屏、接笋峰，左更衣台、天柱峰者，五曲也。文公书院正在大隐屏下。抵六曲，右为仙掌岩、天游峰，左为晚对峰、响声岩。回望隐屏、天游之间，危梯飞阁悬其上，不胜神往。而舟亦以溜急不得进⑪，还泊曹家石。

登陆入云窝⑫，排云穿石，俱从乱崖中宛转得路。窝后即接笋峰。峰骈附于大隐屏，其腰横两截痕，故曰"接笋"。循其侧石隘，跻磴数层，四山环翠，中留隙地如掌者，为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为接笋峰，口北为仙掌岩。仙掌之东为天游，天游之南为大隐屏。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⑬，外无磴道，独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从其中攀跻登隐屏，至绝壁处，悬大木为梯，贴壁直竖云

间。梯凡三接，级共八十一。级尽，有铁索横系山腰，下凿坎受足。攀索转峰而西，夹壁中有冈介其间[14]，若垂尾，凿磴以登，即隐屏顶也。有亭有竹，四面悬崖，凭空下眺，真仙凡复隔[15]。仍悬梯下，至茶洞。仰视所登之处，崭然在云汉[16]。

隘口北崖即仙掌岩。岩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长盈丈者数十行。循崖北上至岭，落照侵松，山光水曲，交加入览。南转，行夹谷中。谷尽，忽透出峰头，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游峰矣[17]。是峰处九曲之中，不临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环之。东望为大王峰，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环之。南望为更衣台，南之近者，则大隐屏诸峰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环之。西望为三教峰，西之近者，则天壶诸峰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环之。惟北向无溪，而山从水帘诸山层叠而来，至此中悬。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见绝壁干霄，泉从侧间泻下，初不知其上有峰可憩。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立台上，望落日半规[18]，远近峰峦，青紫万状。台后为天游观。亟辞去，抵舟已入瞑矣。

二十二日　登涯[19]，辞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则左涯也。第七曲右为三仰峰、天壶峰，左为城高岩。三仰之下为小桃源，崩崖堆错，外成石门。由门伛偻而入，有地一区，四山环绕，中有平畦曲涧，围以苍松翠竹，鸡声人语，俱在翠微中。出门而西，即为北廊岩，岩顶

即为天壶峰。其对岸之城高岩矗然独上，四旁峭削如城。岩顶有庵，亦悬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为鼓楼岩、鼓子岩，左为大廪石、海蚱石。余过鼓楼岩之西，折而北行坞中，攀援上峰顶，两石兀立如鼓，鼓子岩也。岩高亘亦如城，岩下深坳一带如廊，架屋横栏其内，曰鼓子庵。仰望岩上，乱穴中多木板横插。转岩之后，壁间一洞更深敞，曰吴公洞。洞下梯已毁，不能登。望三教峰而趋，缘山越磴，深木蓊苁其上。抵峰，有亭缀其旁，可东眺鼓楼、鼓子诸胜。山头三峰，石骨挺然并矗。从石罅间蹑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门，两崖夹峙，壁立参天，中通一线，上下尺余，人行其间，毛骨阴悚。盖三峰攒立，此其两峰之罅；其侧尚有两罅，无此整削。

已下山，转至山后，一峰与猫儿石相对峙，盘亘亦如鼓子，为灵峰之白云洞。至峰头，从石罅中累级而上，两壁夹立，颇似黄山之天门。级穷，迤逦至岩下，因岩架屋，亦如鼓子。登楼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来，分而环之，至曲复合为一。洲外两山渐开，九曲已尽。是岩在九曲尽处，重岩回叠，地甚幽爽。岩北尽处，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绝壁，壁间横坳仅一线，须伏身蛇行，盘壁而度，乃可入。余即从壁坳行；已而坳渐低，壁渐危，则就而伛楼；愈低愈狭，则膝行蛇伏，至坳转处，上下仅悬七寸，阔止尺五。坳外壁深万仞。余匍匐以进，胸背相摩，盘旋久之，得度其险。岩果轩敞层叠，有斧凿置于中，欲开道而未就也。

半晌，返前岩。更至后岩，方构新室，亦幽敞可爱。出向九曲溪，则狮子岩在焉。

循溪而返，隔溪观八曲之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岩，种种神飞。复泊舟，由云窝入茶洞，穹窿窈窕[20]。再至矣，再不能去！已由云窝左转，入伏羲洞，洞颇阴森。左出大隐屏之阳，即紫阳书院[21]，谒先生庙像。顺流鼓棹，两崖苍翠纷飞，翻恨舟行之速。已过天柱峰、更衣台，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茶园登岸[22]，欲绕出金鸡岩之上，迷荆丛棘，不得路。乃从岩后大道东行，冀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诸峰，复不得。透出溪旁，已在玉女峰下。欲从此寻一线天，徬徨无可问，而舟泊金鸡洞下，迥不相闻。乃沿溪觅路，迤逦大藏、小藏之麓。一带峭壁高骞[23]，砂碛崩壅，土人多植茶其上。从茗柯中行[24]，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谓"仙学堂"、"藏仙窟"，俱不暇辨。

已至架壑舟，仰见虚舟宛然，较前溪中所见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渐穷。向荆棘中扪壁而上[25]，还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两崖对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来受，亦游客初至者，约余返更衣台，同览一线天、虎啸岩诸胜。过余泊舟处，并棹顺流而下，欲上幔亭，问大王峰。抵一曲之水光石，约舟待溪口，余复登涯，少入，至止止庵。望庵后有路可上，遂趋之，得一岩，僧诵经其中，乃禅岩也。登峰之路，尚在止止庵西。仍下庵前西转，登山二里许，抵峰下，从乱箐中寻登仙

石。石旁峰突起，作仰企状，鹤模石在峰壁罅间，霜翎朱顶，裂纹如绘。旁路穷，有梯悬绝壁间，蹑而上，摇摇欲堕。梯穷得一岩，则张仙遗蜕也[26]。岩在峰半，觅徐仙岩，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寻别道，又不可得；蹑石则峭壁无阶，投莽则深密莫辨。佣夫在前，得断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顾，趋就之，复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悬棘，乱坠而下，得道已在万年宫右[27]。趋入宫，宫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峰顶久不能到，惟张岩梯在。峰顶六梯及徐岩梯俱已朽坏。徐仙蜕已移入会真庙矣。"出宫右转，过会真庙。庙前大枫扶疏[28]，荫数亩，围数十抱。别羽士，归舟。

二十三日　登陆，觅换骨岩、水帘洞诸胜。命移舟十里，候于赤石街，余乃入会真观，谒武彝君及徐仙遗蜕[29]。出庙，循幔亭东麓北行二里，见幔亭峰后三峰骈立，异而问之，三姑峰也。换骨岩即在其旁，望之趋。登山里许，飞流汩然下泻。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从壁半突出，疏竹掩映，殊有佳致。然业已上登，不及返顾，遂从三姑又上半里，抵换骨岩，岩即幔亭峰后崖也。岩前有庵。从岩后悬梯两层，更登一岩。岩不甚深，而环绕山巅如叠嶂。土人新以木板循岩为室，曲直高下，随岩宛转。循岩隙攀跻而上，几至幔亭之顶，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峰麓，绕出其后，复从旧路下，至前所瞰突泉处。从此越岭，即水帘洞路；从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余前从上瞰，未尽其妙，至是复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为碓，有梯架之，凿壁为

沟以引泉。余循梯攀壁，至突泉下。其坳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从上壁堕坳中，复从坳中溢而下堕。坳之上下四旁，无处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下壁循竹间路，越岭三重，从山腰约行七里，乃下坞。穿石门而上，半里，即水帘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从岩顶堕下。岩既雄扩，泉亦高散，千条万缕，悬空倾泻，亦大观也！其岩高矗上突，故岩下构室数重，而飞泉犹落槛外。

先在途闻睹阁寨颇奇[30]，道流指余仍旧路，越山可至。余出石门，爱坞溪之胜，误走赤石街道。途人指从此度小桥而南，亦可往。从之，登山入一隘，两山夹之，内有岩有室，题额乃“杜辖岩”，土人讹为睹阁耳。再入，又得一岩，有曲槛悬楼，望赤石街甚近。遂从旧道，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则赤石街大溪也[31]。下舟，挂帆二十里，返崇安。

【注释】

①武彝山：亦作武夷山，为我国著名风景区。在崇安县城南15公里，为海拔600米左右的一片低山，方圆60公里，有36峰布列在武彝溪两岸。红色砂岩构成奇特的丹霞地貌。碧水丹山，交相辉映，溪水清碧，湾环九曲，两岸峰岩位移形换。乘竹筏游武彝溪，可兼山水之胜。武彝山也是我国重点自然保护区。

②二月二十一日：此次入闽路线，《江右游日记》曾说“两过广信”，于铅山县又追叙：“此余昔年假道分水关趋幔亭处。”霞客游黄山后，即经江西东部，取道广信、铅山，过分水关入福建崇安。游武彝山的时间在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

③崇安县：隶建宁府，即今福建崇安县。

④大王峰：又名天柱峰，雄踞在武彝溪口，是进入武彝山的第一峰，有木

梯和岩壁踏脚石孔可攀到峰顶。

⑤大溪：明代又称崇溪，即今崇阳溪。 武彝溪：明代又称九曲溪、清溪，发源于三保山，经星村入武彝山，盘折九曲，约 7.5 公里，到武彝宫前汇入崇溪。

⑥驶(shǐ)：马快跑。

⑦舟子：船夫。 跣(xiǎn 洗)：光着脚。

⑧机杼(zhù 助)：织布机。

⑨架壑舟：又称“架壑船”、“船棺”、“仙船”、“仙脱”、“仙函”等，为古代当地的一种葬具，俗称船棺葬、崖墓。葬具似船，用整木凿成，存放于悬崖隙洞人迹难到的地方。1978 年福建省博物馆在北山白岩距谷底 51 米的洞内取下船棺一具，经 C^{14} 测定，距今已三千四百余年。

⑩埘(shí 时)：墙壁上挖洞做成的鸡巢。 榤(jié 杰)：鸡栖的小木桩。

⑪溜(liù)：急流。

⑫云窝：在五曲接笋峰和六曲仙掌峰间，新建有八亭散布冈头或溪边，还有盘山石径往来诸胜。

⑬攒(cuán)凑：凑集。

⑭冈(gāng)：山脊。

⑮敻(xiòng)：远。

⑯崭(zhǎn 斩)然：高峻。《游记》中有的地方作“崭崭”。

⑰天游峰：在五曲隐屏峰后，绝顶有览亭可供凭眺。分上天游和下天游，天游观在下天游。

⑱规：圆形。

⑲涯(yá 牙)：水边。

⑳穹窿(qióng lóng 穷隆)：长曲。 窈窕(yǎo tiǎo 杳挑)：深远。

㉑紫阳书院：紫阳为山名，在安徽歙县南，宋代朱松读书其上。其子朱熹长期在崇安读书讲学的地方，因称紫阳书屋，后人建紫阳书院，即前述文公书院。朱熹死后谥“文”，人称朱文公。

㉒御茶园：在武彝山四曲溪南，为元代官府督制贡茶处，大德六年(1302)创建，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罢废。武彝山向以产茶著称，乌龙茶亦产于此，宋蔡君谟评论此茶味超过北苑龙团。今盛产岩茶，尤以“大红袍”最名贵。

㉓高骞(qiān 千)：高昂着头。

㉔茗(míng 名):茶的通称。 柯:树枝。

㉕扪(mén 门):执持,抚摸。

㉖蜕(tuì 退):虫类脱下来的皮。遗蜕:道家称尸解为蜕质,后因以蜕为死的讳称。遗蜕即尸体。

㉗万年宫:前称冲祐宫,此称万年宫,俗称武夷宫,在武彝山武彝溪口,大王峰麓,为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现存道院一座。

㉘扶疏:繁茂。

㉙武彝君:武彝山因有神人武彝君所居而得名。武彝名著于汉代,相传武彝君于八月十五日上山,置幔亭,化虹桥,大会乡人宴饮。

㉚途:《游记》多作"塗",通"途",即道路。今皆作"途"。

㉛赤石街:今仍作赤石,在崇安县南境,崇溪与武彝溪的汇口处。

【译文】

二月二十一日　走出崇安县南城门,寻觅乘坐的船。西北面一条溪水从分水关流来,东北面一条溪水从温岭关流来,汇合后流注于县南,通过郡、省而流入大海。船顺流而下三十里,见溪边一座山峰横斜,一座山峰独立高耸。我感到惊咤而很注意,那横斜的就是幔亭峰,高耸的就是大王峰了。山峰南面有一条溪流,向东而流入大溪的,就是武彝溪了。冲祐宫背面依傍山峰,前临溪水。我想先抵达九曲,然后顺溪流探胜历奇,于是舍弃冲祐宫而不登其门,逆流而进。流水很急,纤夫们赤脚行走于溪流之间以挽船前进。第一曲,右边是幔亭峰、大王峰,左边是狮子峰、观音岩。而溪流右边濒临溪水的叫水光石的,上面几乎遍满题诗、刻字。二曲的右边是铁板嶂、翰墨岩,左边是兜鍪峰、玉女峰。而铁板嶂的旁边,崖壁陡峭笔立,其间有三个孔穴,作"品"字形状。三曲的右边是会仙岩,左边是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峰壁立千仞,崖顶端有数处孔穴,其中像织布机一样乱插着许多木板。一只小船斜架在孔穴口木板的末端,名号叫"架壑舟"(即悬棺)。四曲的右边是钓鱼台、希真岩,左边是鸡栖岩、晏仙岩。鸡栖岩半腰处有石洞,外面狭隘而其中宽宏,横插着

的木板，仿佛是鸡巢中鸡栖息的木桩。岩下有一潭水，水深而碧蓝，是卧龙潭。它的右边有大隐屏、接笋峰，左边有更衣台、天柱峰的，就是五曲了。文公书院正好在大隐屏峰下面。抵达六曲时，见右边有仙掌岩、天游峰，左边是晚对峰、响声岩。回头眺望大隐屏、天游峰之间，只见高峻的石梯、飞檐斗阁悬挂山峰之上，不由得非常神往。而我所乘游的船也因为急流汹涌而不能驶进去，只好返还曹家石停泊。

登上陆地进入云窝，排开云彩穿过石岩，都是从散乱的岩崖中间展转寻觅才找到路。云窝的后面就是接笋峰。接笋峰并列并依附于大隐屏，它的峰腰横向显出分为两截的痕迹，所以叫"接笋峰"。顺着它侧面的石岩隘口，攀登上好几级石磴，远远看见的四面被翠绿的山峦环绕，中间留有空隙地有如手掌一样的地方，就是茶洞。茶洞口从西面进入，洞口南面是接笋峰，北面是仙掌岩。仙掌岩的东面是天游峰，天游峰的南面是大隐屏。各座山峰的上部都极其陡峭，而下部又很凑集，外面没有石磴路，唯独西部有一道缝隙相通，比之天台山的明岩更为奇特雄伟。从山峰中间攀登，登上大隐屏，到极陡峭的山崖处，悬架大木作梯子，紧贴着岩壁直竖云彩之间。木梯用三根大木相接起来，共有八十一级。梯级穷尽，有铁链索横系于山腰处，下面凿有石坎供脚踩踏。攀援着铁链索向西面顺着山峰转，两边岩壁之中有山脊介于其间，好像下垂的尾巴，凿有石磴用以登高，就是大隐屏的峰顶了。峰顶有亭子，有翠竹，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凭空向下眺望，真正是仙境和凡界相隔遥远。仍旧从悬架的木梯上下来，到达茶洞。仰望所攀登上去的地方，高峻得似乎在天河之中。

隘口北面的石崖就是仙掌岩。岩壁屹立溪边，雄伟而阔展，岩壁中间有斑痕像人的手掌，长度超过一丈的有数十行。顺着山崖从北面攀登而上，到达岭上，夕阳光侵染着松林，山光秀丽，溪水曲折，交相辉映，非常中看。向南转，在狭窄的山谷中行走。山谷穷尽，

忽然透现出一座山峰头顶，三面都是陡壁峭立，峰顶上建有亭子，那就是天游峰了。这天游峰处于九曲溪的中央，但不濒临溪水，而九曲的溪流从三面环绕着它。向东眺望是大王峰，有一曲至三曲的溪流环绕它。向南眺望是更衣台，南边最接近的，就是大隐屏等各座山峰，四曲至六曲的溪流环绕着它们。向西眺望是三教峰，西边最接近的，则是天壶峰等各座山峰，七曲至九曲的溪流环绕着它们。仅有北面向来没有溪流，而山峦从水帘峰等各座山岭层层叠叠延伸而来，到这里中悬起来。此前我所俯身鸟瞰的地方，就是茶洞了。从茶洞仰身远眺，但见陡峭的岩壁直插云霄，泉水从侧面岩石间倾泻而下，开始时不知道它上面还有山峰可以游览歇憩。如果想不亲临九曲溪而能够尽览九曲溪的优美胜景，这山峰当然应该是第一峰了。站立峰台上，远望那半圆形的正在西沉的落日，远处近处的无数峰峦，显出青色、紫色万千景象。峰台后面是天游观。我急忙辞别而去，回到游船时已经是黄昏了。

二十二日　登上水边，辞别仙掌岩向西走。我所顺着走的，乃是溪流的右岸，隔溪则是左岩。第七曲的右边是三仰峰、天壶峰，左边是城高岩。三仰峰下是小桃源，崩裂的山崖、错落的岩堆，在外边形成一道石门。由石门弯曲着腰背进入，有一片地，四周山峦环绕，中间有平坦的田畦和弯曲的涧水，苍松翠竹围护着庭院，鸡鸣声、人语声，都在青山中回荡。走出石门向西行，就是北廊岩，北廊岩顶即是天壶峰。它对岸的城高岩高高地耸立着独立天上，四旁峭壁有如刀削，就像是城墙。城高岩顶上有座庵，也是悬架木梯可以攀登的，因为隔着溪水而没有去到。第八曲的右边是鼓楼岩、鼓子岩，左边是大廪石、海蚱石。我经过鼓楼岩的西面，踅转而向北，行走于山坞之中，攀援而登上峰顶，有两块岩子直立着，很像鼓，这就是鼓子岩了。鼓子岩的高度和横宽也像城高岩一般，岩下的深山坳就像一条长廊，建盖有房屋横栏在山坳里，叫作鼓子庵。仰望岩上面，在散乱的洞穴中有许多木板横插着。转到岩子后面，岩壁间有一洞穴更

是深而宽敞，叫作吴公洞。吴公洞下面的木梯已经毁坏，不能登上去。望着三教峰而奔去，沿着山翻越石磴，山野上深深的树林生长很茂盛。抵达三教峰，在山峰旁建有亭子点缀景色，向东可以眺望鼓楼峰、鼓子岩各处胜景。山顶有三座山峰，石岩骨架高挺，并排耸立。从石岩的缝隙间踏石磴而登高，石崖旁有一座亭子。穿过亭子进入石门，两崖壁对峙，中间很狭窄，崖壁高耸参天，中间仅有一线通道，上下仅一尺多宽，人在其间行走，不由感到阴森、毛骨悚然。大概三座山峰簇攒而立，这是其中两座山峰间的缝隙；其侧边还有两道缝隙，但没有这样整齐壁削。

随后下山，转到山后面，看见一座山峰与猫儿石相对峙立，盘旋而绵延也像鼓子岩一样，这是灵峰的白云洞。到达峰顶，从石岩缝隙中连续地沿石级而往上登，两边峙立的崖壁相夹很狭窄，与黄山的天门很相似。走完石级，顺着曲折连绵的山道到达石岩下面。利用岩石架设房屋，情况也像鼓子岩一样。登上高楼向南眺望，九曲上游，有片小洲屹立于溪水中，溪水从西方流来，至此分流而将小洲四面环绕，到九曲处重新合流为一股溪水。小洲外有两座山逐渐开阔，至此九曲已经到尽头。这岩就在九曲的尽头处，岩壁重叠回环，地方很是幽静清爽。岩北面的尽头处，更有一岩尤其奇异：上下都是很陡削的石壁，石壁间横凹的地方仅一线宽，必须低伏身体像蛇一样爬行，盘绕着石壁而越过去，才可以进入。我就从壁凹处爬行，不久凹处渐渐低矮，石壁渐渐险要，于是就势而弯腰曲背；岩壁凹处愈低矮越狭窄，于是像蛇一样伏贴着用膝盖爬行，到壁坳转弯的地方，上下悬隔仅有七寸，宽只有一尺五。壁凹外面，岩壁深达万仞。我匍匐前进，胸部背部与岩石相摩擦，盘旋了很久时间，才得以越过那险要。石岩果然高大宽敞，层层叠叠，其间有斧凿的痕迹，是想要开凿道路而没有完成。过了半晌，返回到前岩。又重新回到后岩，刚刚构筑好的新房屋，也很幽静、宽敞而令人喜爱。出来走向九曲溪，就见狮子岩在那里。

顺着溪流返回，隔溪观赏八曲的人面石、七曲的城高岩，种种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再次停泊游船，从云窝进入茶洞，深远而幽长曲折，第二次到了这里，令人再也不能离去！随即又由云窝向左转，进入伏羲洞，洞里很阴森。从左边出来，到达大隐屏峰的南面，进入紫阳书院，拜谒朱熹先生的塑像。顺溪流飞快划船，溪两岸苍翠的山崖纷纷如飞船掠过，反过来倒怨恨船行走得太迅速。随后过天柱峰、更衣岩，在四曲南岸水边停泊好游船。从御茶园上岸，想绕道出去，登金鸡岩顶，丛生的荆棘漫山遍野，使人迷惑，找不到路。于是从金鸡岩后面的大道向东行走，希望有岔路可以攀登大藏、小藏各座山峰，又没有找到路。穿过山岩来到溪边时，已置身于玉女峰之下了。想从这里寻找一线天，徬徨再三而无人可以问路，而游船又停泊在金鸡洞下面，相距很近而互不相闻。于是沿着溪岸寻觅道路，在大藏峰、小藏峰麓迤逦而行。这一带峭壁高耸，沙石有的壅塞，有的崩塌，当地人在上面种植了许多茶树。从茶树枝叶中前行，从岩壁上俯瞰深溪水，往上仰视陡峭的高崖，所说的"仙学堂"、"藏仙窟"等景致，都没有闲暇来加以辨别观赏。

随后走到有架壑舟(即悬棺)的地方，仰望半悬于虚空的架壑舟，非常逼真，较以前乘游船漂流于溪水中所看见的更为完全。大藏峰西边的路，渐渐穷尽了。走向荆棘丛中，扳附着岩壁朝上攀登，回头俯瞰大藏峰西边岩壁上，亦有一架壑舟，但是两崖壁相对屹立，不能够到达那里。急然见一条游船从二曲逆流到达，急忙下山招呼船过来。那乘舟人把船划靠岸接我上船，他也是刚来此地的游客，邀约我返回更衣岩，一同游览一线天、虎啸岩各处胜景。经过我停泊游船的地方，两只船一同顺溪流而下，计划攀登幔亭峰，探寻大王峰。抵达一曲的水光石，约定游船在溪口等待。我再登上岸边，稍向前行，到了止止庵。看见庵后有路，于是快步上路而去，到一石岩，其中有僧人在念诵佛经，这就是禅岩了。登大王峰的路，还在止止庵的西面。仍然下来到止止庵前，向西方转，登上山走二里多路，

抵达大王峰下，从乱箐沟中寻觅登仙石。登仙石旁山峰突兀而起，现出仰首企盼的形状；鹤模石在山峰岩壁的缝隙之间，霜一样的白色翎羽，红色的头，裂开的自然纹路有如绘的画。旁边的路已经穷尽，有木梯悬架在陡峭的崖壁之间，踩着梯子向上登，梯子摇摇欲坠。爬完梯子后登上一座山岩，乃是张仙遗体存放处。山岩在山峰的半腰上。寻觅徐仙岩，四面都是石壁，不可以通过。走下梯子重新寻找其他道路，又没有找到。要攀涉石岩则都是峭壁，没有石阶；投身荆棘、草莽又深又密，不能辨别方向。雇来的挑夫走在前面，找到中断的石磴，就大叫说找到了路。我不顾衣服被荆棘、乱石撕裂，疾跑过去，靠拢他，结果又不能往前走。太阳已经西沉，于是用手攀悬着荆棘，胡乱悬空坠落下来，找到道路时已在万年宫右边了。快步走入万年宫里，万年宫很森严、宽敞。道士迎着我说："大王峰顶很久以前就不能上去了，只有上张仙岩的梯子还在。上峰顶的六级梯子及上徐仙岩的梯子，都已腐朽破坏。徐仙的遗体已经移入到会真庙里了。"走出万年宫向右转，经过会真庙。庙前的大枫树生长十分繁茂，浓荫有数亩地宽，树围有数十抱粗。告别道士，回到游船中。

二十三日　登上陆岸，寻觅换骨岩、水帘洞各处胜景。命令游船移动十里路，在赤石街等候。我于是进入会真观，拜谒武彝君神像及徐仙遗体。走出会真庙，顺着幔亭峰东麓向北走二里路，看见幔亭峰后有三座山峰并排屹立，因其奇异而询问于人，原来是三姑峰。换骨岩就在三姑峰旁边，我望着换骨岩而疾走。登上山有一里多路，就见飞流汩汩地往下倾泻。俯身鸟瞰下面，也有高耸的岩壁，清泉水从岩壁的半腰处奔突流出，附近有稀疏的竹林相映，令人有非常好的兴致。然而业已登上三姑峰，来不及返回光顾，于是从三姑峰又再上行半里路，抵达换骨岩，换骨岩就是幔亭峰的后崖，换骨岩前面有座庵。从换骨岩后面架设的两层悬梯，又登上另外一悬岩。悬岩不很深邃，环绕着山巅有如叠嶂。当地人用木板沿岩壁修

筑房屋，有的弯曲，有的笔直，有的高，有的低矮，都是顺着蜿转的岩壁修筑。沿着岩壁缝隙攀登而上，几乎要到幔亭峰的顶了，因为道路被阻塞而停止。返回到三姑峰麓，从峰后绕出来，再从旧路下山，到达先前俯瞰奔突的流泉的地方。从这里越过山岭，就是通向水帘洞的路；从这里下去，就是奔突的泉水流出来的岩壁。我先前从上鸟瞰，未能观赏尽它的妙处。到现在再来到它下面，仰望奔突的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边有农夫引泉水冲动石碓，有梯子架设岩壁上，凿开岩壁成为一条沟，用来引导泉水。我顺着梯子攀登上岩壁，来到奔突的泉水的下面。那坳凹仅有二丈宽，上下都是高耸的岩壁，泉水从上面的岩壁坠落坳凹中，满溢后再从坳凹向下坠落。坳凹的上下及四方，无处不是水，而中央有一块石头突起来，人可以坐在上面。在石头上坐了很久，才爬下岩壁，顺着竹林间的小路，翻越过三重山岭，从山腰处大约走了七里路，才下来到山坞中。穿过石门而上，半里路后，就到水帘洞。千仞山崖高耸，上部外突，下部凹嵌，泉水从山崖顶上落下来。山岩既雄伟宽阔，泉水也是从很高的地方散漫地倾落，形成千条万缕的细小水柱，悬空向下倾泻，也是一大观呵！那山岩高高耸立而上部外突，所以山岩下构筑有房屋数重，而飞流直下的泉水，还落在房屋栏杆之外。

先前在路途上所说睹阁寨很奇险，道士指点我仍然从旧路走，越过山岭就可以到达。我走出石门，很喜爱山坞、溪流的优美胜景，因而误走了去赤石街的路。路人指点说，从这里走过小桥向南走，也可以去到。我听从他的话，登上山进入一山隘，旁边有两山相夹，山隘里有山岩又有房屋，题额是“杜辖岩”，当地人讹称为睹阁寨了。再进入去，又遇到一山岩，有曲槛和高悬的楼房，望见赤石街很近。于是从旧路走三里路，渡过一溪，再走一里路，就是赤石街大溪了。下游船，挂帆行船二十里路，返回崇安。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庐山日记[1]江西九江府

山之阴为九江府，
山之阳为南康府[2]。

【题解】

万历四十六年(1618)徐霞客溯长江水行，在九江登陆，游今江西、安徽境内的庐山、白岳山、黄山、九华山。《游庐山日记》是他这次游庐山留下来的游记。

庐山在江西省北部，为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徐霞客于八月十八日到九江，次日从北麓登山，同游者有族兄雷门、白夫。二十三日从南麓的开先寺别庐山。在山上五日，游遍各主要胜景。他为历险探奇，舍大道不走，取道石门涧，攀百丈梯到天池，“上攀下蹑，磴穷则挽藤，藤绝置木梯以上”；为登庐山绝顶汉阳峰，“攀茅拉棘”；为考察三叠泉，“从涧中乱石行，圆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他两游石门，绕路遍历五老峰，对很多胜景，往往从不同角度反复观赏，务求“全收其胜”。徐霞客旅游探险的精神和精细考察的方法，令人叹为观止！

【原文】

戊午，余同兄雷门[3]、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4]。易小舟，沿江南入龙开河，二十里，泊李裁缝堰。登陆，五里，过西林寺，至东林寺[5]。寺当庐山之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之外廓。中有大溪，自东而西[6]，驿路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孔道[7]。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规模甚大，正殿夷毁，右为三笑堂。

十九日　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广济桥，始舍官道，沿溪东向行。又二里，溪回山合，雾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问之，由此东上为天池大道，南转登石门，为天池寺之侧径。余稔知石门之奇，路险莫能上，遂倩其人为导，约二兄径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过报国寺，从碧条香蔼中攀陟五里[8]，仰见浓雾中双石屼立[9]，即石门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复有二石峰对峙。路宛转峰罅，下瞰绝涧诸峰，在铁船峰旁，俱从涧底矗耸直上，离立咫尺[10]，争雄竞秀，而层烟叠翠，澄映四外。其下喷雪奔雷，腾空震荡，耳目为之狂喜。门内对峰倚壁，都结层楼危阙。徽人邹昌明、毕贯之新建精庐[11]，僧容成焚修其间。从庵后小径，复出石门一重，俱从石崖上，上攀下蹑，磴穷则挽藤，藤绝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狮子岩。岩下有静室。越岭，路颇平。再上里许，得大道，即自郡城南来者。历级而登，殿已当前，以雾故不辨。逼之，而朱楹彩栋，则天池寺也[12]，盖毁而新建者。由右庑侧登聚仙亭[13]，亭前一崖突出，下临无

地，曰文殊台。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侧岐路东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东二里，为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升仙台[14]；北折而东，曰佛手岩[15]。升仙台三面壁立，四旁多乔松，高帝御制周颠仙庙碑在其顶，石亭覆之，制甚古。佛手岩穹然轩峙，深可五六丈，岩端石岐横出，故称“佛手”。循岩侧庵右行，崖石两层，突出深坞，上平下仄，访仙台遗址也。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16]。竹林为匡庐幻境[17]，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18]，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三山[19]，何论竹林？还出佛手岩，由大路东抵大林寺。寺四面峰环，前抱一溪。溪上树大三人围，非桧非杉，枝头着子累累，传为宝树，来自西域，向有二株，为风雨拔去其一矣[20]。

二十日　晨雾尽收。出天池，趋文殊台。四壁万仞，俯视铁船峰，正如飞舄[21]。山北诸山，伏如聚螘[22]。匡湖洋洋山麓，长江带之，远及天际。因再为石门游，三里，度昨所过险处，至则容成方持贝叶出迎[23]，喜甚，导余历览诸峰。上至神龙宫右，折而下，入神龙宫。奔涧鸣雷，松竹荫映，山峡中奥寂境也。循旧路抵天池下，从岐径东南行十里，升降于层峰幽涧；无径不竹，无阴不松，则金竹坪也。诸峰隐护，幽倍天池，旷则逊之。复南三里，登莲花峰侧，雾复大作。是峰为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则左翼也。峰顶丛石嶙峋，雾隙中时作窥人态，以雾不及登。

越岭东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谋尽汉阳之胜。汉阳为

庐山最高顶，此坪则为僧庐之最高者。坪之阴，水俱北流从九江；其阳[24]，水俱南下属南康[25]。余疑坪去汉阳当不远，僧言中隔桃花峰，尚有十里遥。出寺，雾渐解。从山坞西南行，循桃花峰东转，过晒谷石，越岭南下，复上则汉阳峰也。先是遇一僧，谓峰顶无可托宿，宜投慧灯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峰顶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方，东向越岭，转而西南，即汉阳峰之阳也。一径循山，重嶂幽寂，非复人世。里许，蓊然竹丛中得一龛[26]，有僧短发覆额，破衲赤足者[27]，即慧灯也，方挑水磨腐。竹内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灯远来者。复有赤脚短发僧从崖间下，问之，乃云南鸡足山僧。灯有徒，结茅于内，其僧历悬崖访之，方返耳。余即拉一僧为导，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悬梯以度，一茅如慧灯龛。僧本山下民家，亦以慕灯居此。至是而上仰汉阳，下俯绝壁，与世复隔矣。暝色已合，归宿灯龛。灯煮腐相饷，前指路僧亦至。灯半月一腐，必自己出，必遍及其徒。徒亦自至，来僧其一也。

二十一日　别灯，从龛后小径直跻汉阳峰[28]。攀茅拉棘，二里，至峰顶。南瞰鄱湖，水天浩荡。东瞻湖口[29]，西盼建昌，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旧路，向五老峰。汉阳、五老，俱匡庐南面之山，如两角相向，而犁头尖界于中，退于后，故两峰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绕犁头尖后，出其左胁，北转始达五老峰，自汉阳计之，且三十

里。余始至岭角，望峰顶坦夷，莫详五老面目。及至峰顶，风高水绝，寂无居者。因遍历五老峰，始知是山之阴，一冈连属；阳则山从绝顶平剖，列为五枝，凭空下坠者万仞，外无重冈叠嶂之蔽，际目甚宽[30]。然彼此相望，则五峰排列自掩，一览不能兼收；惟登一峰，则两旁无底。峰峰各奇不少让，真雄旷之极观也！

仍下二里，至岭角。北行山坞中，里许，入方广寺，为五老新刹[31]。僧知觉甚稔三叠之胜[32]，言道路极艰，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穷，渡涧。随涧东西行，鸣流下注乱石，两山夹之，丛竹修枝，郁葱上下，时时仰见飞石，突缀其间，转入转佳。既而涧旁路亦穷，从涧中乱石行，圆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绿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倾泻于上，流者喷雪，停者毓黛[33]。又里许，为大绿水潭。水势至此将堕，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乱耸，回互逼立，下瞰无底，但闻轰雷倒峡之声，心怖目眩，泉不知从何坠去也。于是涧中路亦穷，乃西向登峰。峰前石台鹊起，四瞰层壁，阴森逼侧。泉为所蔽，不得见，必至对面峭壁间，方能全收其胜。乃循山冈，从北东转。二里，出对崖，下瞰，则一级、二级、三级之泉，始依次悉见。其坞中一壁，有洞如门者二，僧辄指为竹林寺门云。顷之，北风自湖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旧路，至绿水潭。详观之，上有洞翕然下坠[34]。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门之一。"然洞本石罅夹起，内横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无底止。出，溯溪而行，抵

方广，已昏黑。

二十二日　出寺，南渡溪，抵犁头尖之阳。东转下山，十里，至楞伽院侧。遥望山左胁，一瀑从空飞坠，环映青紫，夭矫滉漾[35]，亦一雄观。五里，过栖贤寺，山势至此始就平。以急于三峡涧，未之入。里许，至三峡涧，涧石夹立成峡，怒流冲激而来，为峡所束，回奔倒涌，轰振山谷。桥悬两岩石上，俯瞰深峡中，迸珠戛玉[36]。过桥，从岐路东向，越岭趋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峰之阳，山田高下，点错民居。横历坡陀[37]，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峰下，为白鹤观。又东北行三里，抵白鹿洞[38]，亦五老峰前一山坞也。环山带溪，乔松错落。出洞，由大道行，为开先道。盖庐山形势，犁头尖居中而少逊，栖贤寺实中处焉；五老左突，下即白鹿洞；右峙者，则鹤鸣峰也，开先寺当其前。于是西向循山，横过白鹿、栖贤之大道，十五里，经万松寺，陟一岭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则开先寺也[39]。从殿后登楼眺瀑，一缕垂垂，尚在五里外，半为山树所翳，倾泻之势，不及楞伽道中所见。惟双剑崭崭众峰间，有芙蓉插天之态；香炉一峰，直山头圆阜耳。从楼侧西下壑，涧流铿然泻出峡石，即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隐不复见，而峡水汇为龙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于殿西之鹤峰堂。

二十三日　由寺后侧径登山。越涧盘岭，宛转山半。隔峰复见一瀑，并挂瀑布之东，即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峰，绝顶为文殊台。孤峰拔起，四望无倚，顶有文殊塔。对

崖削立万仞，瀑布轰轰下坠，与台仅隔一涧，自巅至底，一目殆无不尽。不登此台，不悉此瀑之胜。下台，循山冈西北溯溪，即瀑布上流也。一径忽入，山回谷抱，则黄岩寺据双剑峰下。越涧再上，得黄石岩。岩石飞突，平覆如砥。岩侧茅阁方丈，幽雅出尘。阁外修竹数竿，拂群峰而上，与山花霜叶，映配峰际。鄱湖一点[40]，正当窗牖。纵步溪石间，观断崖夹壁之胜。仍饭开先，遂别去。

【注释】

①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略呈椭圆形。高踞长江南岸，可东瞰鄱阳湖，为我国著名风景胜地。山上多巉崖峭壁，奇花异树，云雾变幻不定，气候凉爽宜人。尤以水胜，多飞瀑、溪涧，亦有深潭、平湖。山上建有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文化宫、疗养院等，并有环山公路联系各风景点，交通颇便。

②山之阴为九江府，山之阳为南康府：乾隆本无。此话正确反映了明代庐山的隶属关系，据叶本补。

③雷门：名应震，霞客族兄，与霞客同岁，曾任兵马司指挥，能诗善游。

④九江：明为九江府，治德化，即今江西九江市。位于长江南岸，南至庐山仅36公里，有登山公路可直达山上旅游中心牯岭镇。

⑤东林寺：在庐山西北麓，东晋高僧慧远创建，为佛教净土宗发祥地。唐代高僧鉴真曾到过东林寺。现虎溪桥、三笑堂等皆能看到。 西林寺：距东林寺不远，尚存一座唐代六面七层古塔。

⑥自东而西："东"，四库本同。叶本、丁本作"南"。

⑦建昌：明为县，隶南康府，治今江西永修县西北的艾城。

⑧陟(zhì 质)：登高。

⑨屼(wù 兀)立：高耸秃立。

⑩咫(zhǐ 止)：古代称八寸为咫。咫尺：距离很近。

⑪精庐：旧时书斋、学舍、集生徒讲学的地方皆称精庐或精舍。后亦用以

称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的地方，成为寺院的异名。

⑫天池寺：明代又改名护国寺，覆以铁瓦，受到特别尊崇，日军占领时被毁。即今庐山大天池。山上有一方池，池水终年不涸。池旁长亭即为天池寺原址，附近还有天池塔、天心台等遗迹，寺西平台即文殊台。

⑬庑（wǔ 武）：堂下周围的廊屋。

⑭白鹿升仙台：今名御碑亭，在仙人洞西北锦绣峰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石碑今存，高约 4 米，覆以石亭。

⑮佛手岩：岩石参差，像人手伸出，因名。中有“一滴泉”，终年滴水不断。清代为道士主持，改祀吕洞宾，因改称仙人洞。至今仍称仙人洞。

⑯竹林寺：仅有竹林小径称“仙路”，石上刻“竹林寺”三字，但四周无寺，此即传说中的“竹林隐寺”。

⑰匡庐：即庐山。相传周时有匡俗兄弟七人在山上隐居，周威烈王派使者来访，匡氏兄弟早已离去，仅存所住草庐，故名匡庐，又称庐山为匡山。

⑱钟梵声：佛寺敲钟敬佛诵经的声音。

⑲海上三山：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以黄金、白银为宫阙，亦称三岛。因山形似壶，故又名三壶，即方壶、蓬壶、瀛壶。此处泛指虚幻飘渺的仙景。

⑳溪上树大句：古树今存，俗称三宝树。孔雀杉二株，笔立于众树之上，高约 40 米；银杏一株，枝桠伸得低而宽。旁边石上有刻记：“晋僧昙诜手植婆罗宝树。”

㉑舄（xì 戏）：古代一种复底鞋。飞舄：指神仙来去。

㉒螘：“蚁”的本字。

㉓贝叶：即贝多树叶。形如棕榈，产于印度，云南西双版纳也有。其叶可当纸，佛教徒常用以写经，故亦称佛经为贝叶。

㉔阴阳：古人习惯称山的北面为阴，南面为阳。相反，水的南面称阴，北面称阳。

㉕南康：明为府，治星子，即今江西星子县。

㉖龛（kān 刊）：供有佛像的小屋。

㉗衲（nà 纳）：原意为缝补。但僧徒的衣服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因以“衲”为僧衣的代称。

㉘汉阳峰：为区别于附近的小汉阳峰，通称大汉阳峰，为庐山最高峰，海

拔 1474 米。峰顶有石砌的汉阳台。

㉙湖口：明为县，隶九江府，即今江西湖口县。

㉚际目：视野。

㉛刹（chà 岔）：梵语“刹多罗”的省音译，原为佛塔顶部的装饰，亦称相轮，后则通称佛寺为刹。

㉜三叠之胜：即今三叠泉瀑布。在庐山东谷会仙亭旁，泉下即观音洞，洞下即绿水潭，潭畔岩上刻“竹影疑踪”。

㉝毓：同“育”，生。 黛（dài 代）：深青色。

㉞翕（xī 息）：敛缩。

㉟夭矫：屈曲而有气势的样子。

㊱迸（bèng 蹦）：溅射。 戛（jiá 颊）：打击。迸珠戛玉，形如珠溅射，声如击玉响。

㊲坡：一作“陂”，山旁称坡。 陀（tuó 驼）：岩际称陀。坡陀：不平坦。

㊳白鹿洞：唐代江州刺史李渤曾在这里读书，并随身养一白鹿，因此得名白鹿洞。宋代设书院，与睢阳、嵩阳、岳麓并名，为当时著名的书院。朱熹知南康军，也在这里聚徒讲学。历代屡有修建。

㊴开先寺：在庐山南麓鹤鸣峰下，创建于南唐。1707 年康熙敕书“秀峰寺”，因改名。解放前遭破坏。近年重建了漱玉亭、碑亭等，历代名人碑刻甚多。

㊵鄱湖：为鄱阳湖的省称。鄱阳湖现有面积 3976 平方公里，湖面海拔 21 米，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译文】

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十八日 我同族兄雷门、白夫到九江。换乘小船，沿长江向南航行，进入龙开河，行驶二十里水路，在李裁缝堰停泊。登上陆地，走五里路，经过西林寺，到达东林寺。东林寺正对庐山的北面，南方面对庐山，北边倚靠着东林山。东林山不很高，是庐山的外廓。山中有条大溪，从东向西流，中间有驿路作为分界，是九江到建昌的要道。东林寺前门面临溪水，进门是虎溪桥，规模很大，正殿已经毁坏，夷为平地，右边是三笑堂。

十九日 走出东林寺，顺山麓向西南方行走。走五里路，跨越

广济桥，开始舍弃官道，沿溪岸向东走。又走二里路，溪流迂回，山峦四合，雾色浓厚有如霏霏小雨。有一人站立溪口边，问他路，得知由这里向东上山为天池大路，向南转登上石门，是天池寺侧面的小路。我很熟知石门风景的奇异，路很险要没法攀爬上去，于是请那人做我的向导，相约二位兄长自己到天池寺等待。于是向南渡过两条小溪，经过报国寺，从青绿色的石条阶上，在芬芳的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仰望浓雾中有一对石峰高耸兀立，那就是石门了。一路上由石岩缝隙中进入，又有两座石峰相对着屹立。路在石峰缝隙中宛转曲折，往下俯瞰陡峻的山涧旁的那些山峰，在铁船峰旁的，都从山涧底高耸屹立，直上云天，并立的山峰距离不过咫尺，争雄竞秀，而层层云烟在重叠的翠峰间缭绕，澄映于四面山峦之外。山峰下汹涌的涧水，浪如喷雪，声如奔雷，腾空起伏，震荡山谷，人的耳、目因为这些景色而狂喜过望。石门内对立的双峰倚靠着岩壁，都构筑有层楼高屋。徽州人邹昌明、毕贯之新修建了精庐，僧人容成在其中焚香修斋醮。从庵后的小路，又走过一道石门。都是在石崖上上下攀踏，石磴穷尽则手挽藤条攀援，完全没有藤条的地方则安置木梯登上去。这样走了二里路，到达狮子岩。狮子岩下修建有静室。翻越山岭，路很平坦。再往上走一里多路，找到了大道，就是从郡城南面来的那条。经过石阶而向上走，一座大殿已在眼前，因为雾浓的缘故，从远处辨认不清。逼近它看，只见红的柱子、彩漆的栋梁，这就是天池寺了，大概是毁坏后新建盖起来的。从右边的廊房侧面登上聚仙亭，亭前面有一山崖向外突出来，面向下看，见不到地，叫作文殊台。走出天池寺，从大路左面登上披霞亭。由披霞亭侧面的岔路向东爬上山脊，行走三里路，由这里向东再走二里路，就是大林寺；由这里折向北面往西，叫作白鹿升仙台；折向北面再往东，叫作佛手岩。白鹿升仙台三面岩壁直立，四旁有很多高大的松树，高皇帝（朱元璋）御制的《周颠仙庙碑》在山岩顶上，有石亭覆盖它，形制很古朴。佛手岩穹隆而高高地屹立着，深有五六丈，岩前端的岩

石横岔向前伸出，所以称之为“佛手岩”。顺着佛手岩侧面的庵向右走，山崖的岩石有两层从深坞中突出来，上层平坦，下层逼仄，是访仙台遗址。台后面的岩石上写着“竹林寺”三个字，竹林寺是庐山中的梦幻境地，可望而不可即；台前面，每当风雨之中，时时会听见佛寺的敲钟声、敬佛诵经声，所以因此而当作访仙台。当时刚好云雾迷漫，即使是山坞中的景色，也像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一样，又何必再论说竹林寺呢？返回来走出佛手岩，从大路往东走，抵达大林寺。大林寺四面山峰环卫，寺前面有一条溪水环抱。溪岸上有棵大树，树粗有三人围，不像是桧也不像是杉树，枝头结满了累累果实。传说这是宝树，来自西域，原来有两棵，其中一棵已被暴风雨拔倒毁去了。

二十日　清晨，雾气完全收敛起来。走出天池寺，奔向文殊台。四面的岩壁高达万仞，从上俯看铁船峰，好像一只飞鳥，正好可供神仙来去乘坐。山北面的各座山峦，低矮得就像聚集一处的蚂蚁。匡湖边洋洋数十里山麓，与长江仅有一衣带的距离，而江水却远流到天际。因此第二次作石门之游，走三里路，越过昨天所经过的险要地方，到的时候僧人容成正拿着佛经出来迎接，很高兴，引导我一一游览各山峰。上行到神龙宫右边，转身向下走，进入神龙宫。奔流的山涧水声有如雷鸣，松树竹林相互荫映，这是山峡之中奥秘而寂静的境域。沿着旧路抵达天池寺下，从岔路向东南方行走十里路，在层叠的山峰、幽深的山涧之间登上爬下；没有哪条路上没有竹林，没有哪处北坡没有松树，这就是金竹坪了。各山峰隐隐相护，幽深比天池寺多一倍，而宽旷却稍逊于天池寺。又向南走三里路，登上莲花峰侧面，雾气再次大作。莲花峰是天池寺的界山，对金竹坪说则是左翼了，峰顶上嶙峋的岩石丛，在雾气的空隙中不时地作出窥视人的神态。因雾迷漫，不能登上峰顶。

越过山岭向东走二里路，到达仰天坪，因而计划游览尽汉阳峰的所有风景名胜。汉阳峰是庐山的最高顶，这仰天坪则是僧人庐舍

的最高之处。仰天坪的北面，溪水都向北流，从属于九江府；仰天坪的南面，溪水都向南方下淌，归属于南康府。我怀疑仰天坪离汉阳峰应当不会很远，僧人说中间隔着桃花峰，尚有十里路之遥。走出寺门，雾渐渐散开。从山坞的西南面走，顺着桃花峰向东转，经过晒谷石，越过山岭向南下去，再往上走就是汉阳峰了。先是遇到一位僧人，说是汉阳峰顶没有可以托宿之处，最宜投宿慧灯和尚的僧舍，并因此指点道路。未到峰顶二里路时，落日光辉映照满山，于是照僧人所说的，向东越过山岭，转而向西南，就是汉阳峰的南面了。一条小径顺山延伸，层峦叠嶂，幽深寂静，仿佛不再是人世间。走一里多路，在茂盛的竹丛中找到一间供有佛像的小屋，有位和尚短头发覆盖前额，穿着破烂僧衣，打赤脚，这就是慧灯和尚，正在挑水磨豆腐。竹丛中还有和尚三四人，身着整洁的衣鞋揖让待客，他们都是慕名慧灯从远处来的。又有赤脚、短发和尚从山崖间走下来，问他，原来是云南鸡足山的和尚。慧灯有徒弟，构筑茅屋在山里，那位和尚走过悬崖去拜访他，方才返回来。我就拉着一位和尚作为向导，攀援半里路，到慧灯徒弟的住所。石壁陡峭笔削，架悬梯度过去，一间茅屋就像慧灯和尚的那间小屋。这和尚本来是山下的百姓人家，也是因为仰慕慧灯而居住这里的。到了这里，向上仰望汉阳峰，往下俯瞰悬崖绝壁，真是与人世远远隔离了。夜色已经合拢，返归慧灯的小屋歇宿。慧灯和尚煮好豆腐相款待，先前指点道路的和尚也到了。慧灯和尚半个月磨一次豆腐，必定由自己亲自做出来，必定款待遍他所有的徒弟。他的徒弟也自己来吃，来的和尚即其中的一位。

二十一日　告别慧灯和尚，从小屋后的小路直接攀登汉阳峰。攀援茅草、手拉荆棘地向上攀登二里路，到达汉阳峰顶。从南鸟瞰鄱阳湖，浩荡的湖水仿佛与天相连。东面远望湖口县，西面遥看建昌，各座山历历在目，没有哪一座不像失去了倚仗一样低头服输。只有北面的桃花峰，是诸山中铮铮者可与汉阳峰并肩，然而它昂首

耸立逼近霄汉，这是它最美的地方了。下山走了二里路，沿着旧路，向五老峰前进。汉阳峰、五老峰，都是庐山南面的山，有如两支角相对，而犁头尖则介于两者中间，退到后面，所以两座山峰相望很近。路都必须仍旧到金竹坪，绕过犁头尖后面，从它的左侧出来，向北转，才能到达五老峰，从汉阳开始计算路程，已有三十里。我刚到岭角，遥望峰顶很平坦，不详悉五老峰的面目。等到到达峰顶，只见风很猛烈，没有流水，空寂而无人居住。因游历遍五老峰，才知道这山的北面，一冈相互连属；山的南面，则是从山绝顶平剖，分成五支，从空中下坠万仞，非常高险，其外没有重冈叠嶂的遮蔽，视野非常宽广。然而五座山峰排列一线，自己互相遮掩，一望不能兼收五峰；只能登上一峰，而峰两旁似乎无底！座座山峰各有奇险景观，相互不稍逊色，真是雄伟宽扩的最高景观！

仍然下山，二里路后到达岭角。向北走，在山坞中行进，约一里路后，进入方广寺，是五老峰新建的佛寺。知觉和尚非常熟悉三叠泉瀑布胜景，说是道路极其艰难，摧促我快走。向北行走一里路，道路已穷尽，渡过涧水。随涧岸向东西方向走，哗哗流淌的涧水下注于乱石之中，两边有山夹峙，丛竹及长树枝，上上下下葱葱郁郁；时时仰望见露出的岩石如在绿色中飞动，点缀在山间；越进入，胜景越美好。接着，涧岸旁的路也穷尽了，只好从涧中的乱石中往前行走，圆的石头滑脚，尖的石头刺破鞋子。就这样往前走了三里，找到绿水潭。一泓很深的碧水，其上有汹涌澎湃的涧流倾泻而下，奔流的水有如喷雪，溅起阵阵雪白的水花；停留于潭中的水，是深青色的。又走过一里多路，就是大绿水潭。流水的态势，至此将要下坠，流量比前大一倍，汹涌澎湃也益加厉害。潭前的峭壁无规则的耸立，回环着相互逼近峙立。往下鸟瞰，似乎无底，只听到轰雷般似乎要震倒峡谷的响声，心里恐惧，眼光昏花，不知道泉水从什么地方坠去。到这里，涧中的路也穷尽了，于是向西面攀登山峰。峰前石台依势崛起，俯看四周层层崖壁，显得阴森而狭窄。泉水为崖石所

掩蔽，无法看见，一定要到对面的峭壁之间，方能够全部看清其胜景。于是沿着山冈，从北向东转。二里路后，走到对面峭壁上，往下俯视，则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的流泉情景，才依次全部看清楚。那山坞中一崖壁上，有像门大小的洞二个，知觉和尚就指着它说是竹林寺的大门。过了一会儿，北风从湖口吹上来，寒冷使人战粟起来，急忙返归旧路，到达绿水塘。详细地观察绿水潭，看见上面有洞敛缩着往下坠。知觉和尚引导我进入其中，说："这也是竹林寺三门之一。"然而洞本来是石缝隙相夹而起，其内横通有如"十"字，南北通明透亮，往西进入好像没有底似的。出洞，沿溪岸而行，抵达方广寺时，天已昏黑。

二十二日 走出方广寺，从南面渡过溪水，抵达犁头尖的南面。向东转下山，走十里路，到达楞伽院侧面。遥望山左侧半腰，一瀑布从空飞坠而下，环映出四周的青青紫紫，滉漾中显出一种屈曲的气势，也是一雄丽景观。走五里路，经过栖贤寺，山势至此开始趋向平缓，因为急于三峡涧的游览，未进入栖贤寺。一里路多，到达三峡涧。涧由石壁夹立形成峡口，汹涌的水流冲激而来，为峡口所约束，奔腾回旋，汹涌激荡，轰鸣声震荡山谷。一桥悬架两边的岩石上，在桥上俯视深峡中，激荡的流水有如珍珠溅射，声有如敲击玉响。过桥后，从岔路向东，翻越山岭奔向白鹿洞。道路都出现在五老峰的南面，山田高下不一，民居错落散布。横行经过的路很不平坦，仰望层峦叠嶂的地方还有三里。直接进入山峰之下，是白鹤观。又向东北方向行走三里，抵达白鹿洞，这里也是五老峰前的一处山坞。环山的溪流有如带子，高大的松树错落山间。走出白鹿洞，由大道上走，这是通往开先寺的道路。大概庐山的形势，犁头尖处于中间而稍稍偏一些，栖贤寺实际上正处于中间地区，五老峰向左突出，其下即是白鹿洞；右边峙立的，则是鹤鸣峰了，开先寺正当其前。于是向西面，沿着山，横穿过通往白鹿洞、栖贤寺的大道，走十五里，经过万松寺，登上一岭而后下山，巍然南向的那座山寺，就是

开先寺了。从大殿后面登楼远眺瀑布，一缕垂垂向下的水帘，还在五里路之外，一半为山树所遮蔽，倾泻而下的态势，不及楞伽道中所看见的壮丽。只有双剑峰在众峰中间显得特别高峻，有芙蓉插天的态势；香炉峰那一座山峰，挺直而山头形成圆形的土山丘。从楼侧向西面走下山沟，涧溪流水铿然地泻出峡石口，此即是瀑布的下流。到这里，瀑布反而隐蔽不复能看见，而峡石口的流水汇聚为龙潭，澄澈得能映出人的心境和眼睛。坐在石头上很久时间，四山都已沉入夜色，才返回到殿西之鹤峰堂歇宿。

二十三日　由开先寺后的侧边小路上登山。越过溪涧，盘旋于山岭，在山半宛转前行。隔着山峰又看见另一瀑布，并挂在瀑布东面的，就是马尾泉了。走过五里路，攀登上一座尖山峰，其绝顶为文殊台。一座孤峰拔地而起，四面无有倚靠，峰顶有文殊塔。对面的崖岩削立，高达万仞，瀑布发出轰轰的响声向下坠落，与文殊台仅仅相隔一涧，从崖巅到崖底，一眼几乎看不尽。不登临这文殊台，就不尽知这瀑布的胜景之妙。走下文殊台，沿着山冈的西北面追溯溪流，即是瀑布的上流。一条小路忽然伸入，山回谷抱，黄岩寺正高踞在双剑峰下。越过溪涧再向上攀登，得以到达黄石岩。岩石有的奇异突兀，有的平覆如磨刀石。岩侧的茅草阁方丈，幽雅脱离尘世。阁外面有修竹数竿，在群峰之上轻轻摆动，与山花、秋天的霜叶，辉映相配于山峰之间。远眺鄱阳湖一片，正对着窗户。在溪涧、岩石间放开步伐游览，观赏断崖、夹壁的种种景致。仍然在开先寺用饭，饭后告别而去。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黄山日记后

【题解】

《游黄山日记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徐霞客重游黄山的游记。

这年徐霞客游庐山和白岳山后，于九月初四日由汤口上山，仍从南往北经硃砂庵、石门、文殊院、平天矼、石笋矼，至狮子林，折往东南观牌楼石，登仙灯洞，过丞相原、九龙潭，初六日经苦竹滩向太平县。后来往北就近游九华山，惜未见游记。

徐霞客此行勇敢地登上了天都峰和莲花峰，详记了他历险登顶的经过。天都、莲花两峰的高低，旧时向无定论，诸书多谓天都高于莲花。徐霞客通过自己的考察，明确指出莲花峰是黄山的最高峰，与今天测量的结果完全一致。

【原文】

戊午九月初三日　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桥。从小桥右下，陡甚，即旧向黄山路也。七十里，宿江村。

初四日　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扶杖望硃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①]，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

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②]，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③]。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涌。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④]，莲花可登而路遥。只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余不从，决意游天都。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余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

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5]，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6]，止文殊院。

初五日　平明，从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岈然。其下莲花洞正与前坑石笋对峙，一坞幽然。别澄源，下山至前岐路侧，向莲花峰而趋。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将下百步云梯，有路可直跻莲花峰[7]。既陟而磴绝，疑而复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莲花道也！"乃从石坡侧度石隙。径小而峻，峰顶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从其中叠级直上，级穷洞转，屈曲奇诡，如下上楼阁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庐，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则前呼道之僧至矣。僧号凌虚，结茅于此者，遂与把臂陟顶。顶上一石，悬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巅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盖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诸峰上，四面岩壁环耸，遇朝阳霁色，鲜映层发，令人狂叫欲舞。

久之，返茅庵，凌虚出粥相饷，啜一盂，乃下。至岐路侧，过大悲顶，上天门。三里，至炼丹台。循台嘴而下，观玉屏风[8]、三海门诸峰，悉从深坞中壁立起。其丹台一冈中垂，颇无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坞中峰峦错耸，上下周映，非此不尽瞻眺之奇耳。还过平天矼，下后海，入智空庵，别

焉。三里，下狮子林，趋石笋矼，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瞰坞中峰石回攒，藻缋满眼[9]，始觉匡庐石门，或具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闳博富丽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坞中，阴阴觉有异。复至冈上尖峰侧，践流石，援棘草，随坑而下，愈下愈深，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目尽也。日暮，返狮子林。

初六日　别霞光，从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岭，霞光复至。因余欲观牌楼石，恐白沙庵无指者[10]，追来为导。遂同上岭，指岭右隔坡，有石丛立，下分上并，即牌楼石也。余欲逾坑溯涧，直造其下。僧谓："棘迷路绝，必不能行。若从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复上此岭；若欲从仙灯而往，不若即由此岭东向。"余从之，循岭脊行。岭横亘天都、莲花之北，狭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峰夹映。岭尽北下，仰瞻右峰罗汉石，圆头秃顶，俨然二僧也。下至坑中，逾涧以上，共四里，登仙灯洞。洞南向，正对天都之阴。僧架阁连板于外，而内犹穹然，天趣未尽刊也[11]。复南下三里，过丞相原[12]，山间一夹地耳。其庵颇整，四顾无奇，竟不入。复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渐下。涧中泉声沸然，从石间九级下泻，每级一下有潭渊碧，所谓九龙潭也[13]。黄山无悬流飞瀑，惟此耳。又下五里，过苦竹滩[14]，转循太平县路，向东北行[15]。

【注释】

①石门：应指今云巢洞。清人王灼《黄山纪游》载："有巨石当路，而中空如门，累石为磴，其间可数十级，题之曰'云巢'。"

②文殊院：在天都、莲花两峰间，左有狮石，右有象石，后毁于火。今在原址建宾馆，名玉屏楼。

③擥(lǎn 览)：同"揽"，持、握。

④天都：天都峰，海拔 1810 米。峰顶有一巨石耸立，高数十丈，有石级可登。顶部略呈长方形，长约十步，宽约五步，刻有"登峰造极"四字。

⑤峤(jiào 较)：尖而高的山。

⑥栈(zhàn 站)：即栈道。在峭岩陡壁上，傍山凿孔、架木连阁修成的道路，又称阁道。

⑦莲花峰：为黄山最高峰，海拔 1860 米。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为黄山三大主峰。

⑧玉屏风：应即玉屏峰，为黄山 36 小峰之一。

⑨藻(zǎo 早)：文采。 缋：同"绘"，彩画。

⑩白沙岭：在云谷寺西北，云谷寺通往皮蓬的途中。 白沙庵：在白沙岭畔的岔路口，附近有入胜亭。

⑪刊：削除。

⑫丞相原：在钵盂峰下，相传南宋右丞相程元凤曾在此读书，故名。明代改名云谷寺。为从东路登山要道，南面入口石刻甚多。寺址已建为宾馆。

⑬九龙潭：黄山东隅罗汉峰与香炉峰之间，有飞流九折，称九龙瀑。一折一潭，亦有九潭，称九龙潭。

⑭苦竹滩：即今歙县苦竹溪，在汤口东北的公路边。

⑮转循句：太平县近年改为黄山市，在黄山以北。霞客到太平县后的游踪，《游记》缺。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登九华而望五老，则戊午也。"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西南，当太平县西北，霞客到太平县后游九华山，由此可以得到证明，登九华山与黄山同在一年。九华山面积 100 余平方公里，99 峰，其中九峰最为雄伟，故名九子山，主峰十王峰海拔 1342 米。九华山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为地藏菩萨道场，现存化城寺、月身宝殿等古刹，百岁宫还有无瑕禅师的肉身坐像。

【译文】

戊午年九月初三日　从白岳山榔梅庵出来，到桃源桥。顺小桥右侧下山，很陡，就是原来去黄山所走的路。行程七十里，在江村住宿。

初四日　行十五里，到汤口。又走五里，到达汤寺，在汤池沐浴。手拄拐杖、遥望着硃砂庵攀登。十里，登上黄泥冈。刚才云雾笼罩的群峰渐渐地显露出来，也渐渐地落在我的拐杖下。转进石门，从天都峰侧面穿越而下，于是天都、莲花两座峰顶，都秀丽地突出在天空中。路边有一条岔路往东上，是我从前没走过的，于是往前顺岔路直上，几乎上到天都峰侧面。又往北上，在石缝中穿行。一片片石峰夹着路耸起，路在石峰之间弯来转去，阻塞的地方被凿开，陡峭的地方修出阶梯，断裂的地方搭木通过，悬空处安置梯子连接。往下俯瞰，壑谷峻峭、阴森，枫树和松树相互夹杂，五彩嫔纷，像图画、锦绣一样灿烂。于是想到游黄山应是有生以来的奇览，却还有如此的奇异景致前次没有探寻过，这一次重游真是既痛快又惭愧啊！

这时仆人都因山路险阻而落在后面，我也停下来不朝上走；而一路的奇景，不知不觉地吸引我独自前往。登上峰头后，一座庙如鸟翅张开，名文殊院，也是我前年想攀登而没有登的地方。左边是天都峰，右边是莲花峰，背靠玉屏峰，莲花、天都两峰的秀美山色，近得似乎可以伸手揽住。环顾四周，奇峰高下错落排列，壑谷众多而纵横交叉，真是黄山上最绝妙的胜景。如果不是第二次到黄山，哪里会知道黄山竟有如此奇妙的景色呢？巧遇云游僧人澄源也登上此峰，于是游兴更为高涨。过了中午，仆人们才来到。站在文珠院前，指着天都、莲花两峰点评。庵中的僧人说："天都峰虽然离得近，却没有路上去；莲花峰有路上去，路程却很远。只宜从近处观赏天都峰，明天攀登莲花峰顶。"我不听，决心游览天都峰。和澄源、仆人一齐从原路下到峡谷。到达天都峰侧，顺着流石像蛇一样地爬行

而上。抓扯草木荆棘攀援，石块丛密而起就从中穿越，石崖陡斜则扒崖而行。每当遇到手脚无着落的之处，必然是澄源先爬上去再伸手接我。一想到上去已经如此艰难，就想到又怎么下来呢？最终什么也不顾了。经历了数次危险，终于登上了天都峰顶。峰顶上只有一块耸起数十丈高的岩石，澄源在岩石旁边寻找、观察，发现石阶，便扶持着我攀登。万座山峰无一不低伏在脚下，唯独莲花峰能与之抗衡。此时浓雾忽起忽止，每当一阵浓雾飘来，就是对面都看不见。眺望莲花诸峰，大多笼罩在云雾之中。只有在天都峰上，我走到前面，云雾则落在身后；我越到右侧，云雾便从左侧升起。顶上还有横枝弯曲、主干挺拔的松树；柏树的枝干虽然有手臂粗，却全都平贴在岩石上，像苔藓一样。山高风大，雾气来去不定。往下看群峰，有时露出碧绿色的尖顶，有时又淹没为银色的云海。再眺望山下，则是阳光明亮，是另外一个世界。夜色渐渐临近，于是把脚朝前伸出去，用手在后面据地，坐着往下滑行。滑到最险要的地方，澄源便肩、手并用地接住我。穿过惊险地段，下到山坳时，暮色已经降临。又顺着峡谷越过栈道而上，到文殊院住宿。

初五日　天一亮，从天都峰山坳中往北下二里路，石壁森严。壁下的莲花洞正正和洞前的石笋对峙，整个小山坞十分幽雅。和澄源告别后下山，来到昨天有岔道的路边，向莲花峰奔去。一路上沿陡壁往西行，一共两上两下，快要下到百步云梯，有路可以直登莲花峰。向上攀登后，石阶却断了，怀疑有误而又往下走。隔壁峰上一位僧人高呼道："这正是上莲花峰的路！"于是从石坡旁边穿越石缝。山路狭窄而陡峻，峰顶上全是巨石鼎立，巨石之中中空如室，从其中层叠的石阶直上，石阶尽头处山洞转向，弯弯曲曲，奇异非常，如同在楼阁中上上下下，忘却了这里的地势高出天外。走了一里，见一茅屋傍靠在石缝间。正犹疑着想再往上登，先前高呼的僧人来到了。僧人法号凌虚，是盖此茅屋的人，于是和凌虚手挽手、共同攀登顶峰。顶上的一块巨石，隔开二丈宽，僧人取来梯子才度过去。莲

花峰顶十分开阔，环顾四周澄碧的天空，即使天都峰也俯首屈居了。大体上莲花峰位于黄山正中，独自高出众峰之上，四面岩壁环抱耸立，遇上云雾散尽、朝阳当空的晴朗天气，层层山峦映照、焕发着清新的色彩，景致美得令人狂叫起舞。

过了很久，返回茅屋，凌虚端出粥款待，喝了一碗，然后下山。走到岔路边，经过大悲顶，登上天门。三里，到炼丹台，沿着台嘴而下，看到玉屏峰、三海门等众山峰，全都从深谷中壁立而起。炼舟台山冈居中低垂，并不十分奇异险峻，只是俯视青山之背，山谷中峰峦交错耸立，上下四周相互映衬，不在冈上就不能尽情眺望这些奇景。返回的路上经过平天矼，下到后海，进智空僧人的庵中，和智空告别。行三里，到狮子林，朝石笋矼奔去，来到前年所登过的尖峰上。傍靠松树坐下，俯瞰山谷中峰石环绕簇拥，彩画般的景色尽收眼底，才觉得庐山石门有的只具备一种景致，有的欠缺某一方面，不如这里宏大、广博、丰富和壮丽！坐了一阵，登上接引崖，往下朝坞中眺望。山坞阴森，让人觉得不同寻常。又来到冈上尖峰侧边，踩着流石，拉着荆棘杂草，顺坑而下，愈下愈深，群峰互相掩蔽，不能一目了然。太阳落山时，返回狮子林。

初六日　和僧人霞光告别，顺山坑去丞相原。往下走七里，到白沙岭，霞光僧人又来到。因为我想去观览牌楼石，霞光担心白沙庵没人指路，追来为我作向导。于是一同登白沙岭，霞光指着岭右边隔壁的山坡，坡上丛石耸立，丛石下部分离、上部并连，这就是牌楼石。我想越过坑谷、溯涧沟而上，直达牌楼石下。霞光说："荆棘遍布，根本没有路，肯定不能走。如果顺着坑谷直下丞相原，不必再登白沙岭；如果想从仙灯洞前往，不如就沿白沙岭往东走。"我听从他的话，沿着岭脊走。白沙岭横贯在天都峰、莲花峰的北面，十分狭窄，旁侧无法落脚，南北都有高大的山峰夹峙映衬。到岭尽头处往北下，抬头看右边的罗汉石峰，圆头秃顶，像两位僧人。下到坑谷中，越过沟涧而上，一共走四里，登上仙灯洞。洞口朝南，正对天都

峰的北面。僧人在洞外架起木板阁道和洞相连，而洞内仍然深穹，天然的情趣没有被完全破坏。又往南下三里，经过丞相原。丞相原是山中一块狭小的平地而已。这里的庵很工整，一看四周没有奇特之处，没进去。又往南沿山腰行，五里，慢慢下山。洞中泉声沸腾，泉水从岩石中分九级往下泻，每一级飞泉下面都有碧绿色的深潭，这就是所说的九龙潭。黄山中没有飞流的瀑布，唯一的一处便是这里。又下五里，经过苦竹滩，转向去太平县的路，往东北行。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九鲤湖日记[①]福建兴化府仙游县[②]

【题解】

《游九鲤湖日记》是泰昌元年(1620)徐霞客游江郎山、九鲤湖、石竹山的游记。

徐霞客于这年五月初六日起程,同行者为族叔芳若,途经浙江、福建两省,共用了63天。五月二十三日过浙江江山县,从远到近,“移步换形”,详细欣赏了江郎山。六月初八、初九两天,游福建仙游县九鲤湖。六月十一日游福建福清县的石竹山。三处胜景各具特点,《游记》的描述亦各不相同。对江郎山的描写,重在形的变化;石竹山则写山上景物;对九鲤湖,则浓墨重彩,情景交融,详细描绘水瀑的变化。徐霞客赞美九鲤湖“微体皆具”,集中了各式瀑布的特点,《游九鲤湖日记》也成为描写瀑布的名篇。

【原文】

浙、闽之游旧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若罗浮[③]、衡岳,次也。至越[④]之五泄[⑤]、闽之

九漈，又次也。然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衡湘可以假道，不必专游。计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庚申午节后一日[6]，期芳若叔父启行，正枫亭荔枝新熟时也[7]。

二十三日 始过江山[8]之青湖[9]。山渐合，东支多危峰峭嶂，西伏不起。悬望东支尽处，其南一峰特耸，摩云插天，势欲飞动。问之，即江郎山也[10]。望而趋，二十里，过石门街[11]。渐趋渐近，忽裂而为二，转而为三；已复半岐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则又上锐下敛，若断而复连者，移步换形，与云同幻矣！夫雁宕灵峰，黄山石笋，森立峭拔，已为瑰观；然俱在深谷中，诸峰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即缙云鼎湖[12]，穹然独起，势更伟峻；但步虚山即峙于旁，各不相降，远望若与为一。不若此峰特出众山之上，自为变幻，而各尽其奇也。

六月初七日 抵兴化府[13]。

初八日 出莆郡西门，西北行五里，登岭，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数岭矣。莒溪即九漈下流。过莒溪公馆，二里，由石步过溪[14]。又二里，一侧径西向山坳，北复有一磴，可转上山。时山深日酷，路绝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鲤湖之水，历九漈而下，上跻必有奇境，遂趋石磴道。芳叔与奴辈惮高陟，皆以为误。顷之，境渐塞，彼益以为误，而余行益励。既而愈上愈高，杳无所极，烈日铄铄[15]，余亦自苦倦矣。数里，跻岭头，以为绝顶也；转而西山之上，高峰复有

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畴荡荡，正似武陵误入，不复知在万峰顶上也。中道有亭，西来为仙游道，东即余所行。南过通仙桥，越小岭而下，为公馆，为钟鼓楼之蓬莱石，则雷轰漈在焉。涧出蓬莱石旁，其底石平如砺，水漫流石面，匀如铺縠。少下，而平者多洼，其间圆穴，为灶，为臼，为樽，为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遗也[16]。平流至此，忽下堕湖中，如万马初发，诚有雷霆之势，则第一漈之奇也[17]。九仙祠即峙其西，前临鲤湖。湖不甚浩荡，而澄碧一泓，于万山之上，围青漾翠，造物之酝灵亦异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诸胜。梅洞在祠侧，驾大石而成者，有罅成门。透而上，旧有九仙阁，祠前旧有水晶宫，今俱圮。当祠而隔湖下坠，则二漈至九漈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漈，急与芳叔返。曰："今夕当淡神休力，静晤九仙。劳心目以奇胜，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莱石，跣足步涧中。石濑平旷[18]，清流轻浅，十洲三岛[19]，竟褰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悬峰顶，俯挹平湖，神情俱朗，静中沨沨[20]，时触雷漈声。是夜祈梦祠中。

初九日　辞九仙，下穷九漈。九漈去鲤湖且数里，三漈而下，久已道绝。数月前，莆田祭酒尧俞[21]，令陆善开复鸟道，直通九漈，出莒溪。悔昨不由侧径溯漈而上，乃纡从大道，坐失此奇。遂束装改途，竟出九漈。瀑布为第二漈，在湖之南，正与九仙祠相对。湖穷而水由此飞堕深峡，峡石如劈，两崖壁立万仞。水初出湖，为石所扼，势不得出，

怒从空坠，飞喷冲激，水石各极雄观。再下为第三漈之珠帘泉，景与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观澜。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从此上下岭涧，盘折峡中。峡壁上覆下宽，珠帘之水，从正面坠下；玉箸之水，从旁霭沸溢。两泉并悬，峡壁下削，铁障四围，上与天并，玉龙双舞，下极潭际。潭水深泓澄碧，虽小于鲤湖，而峻壁环锁，瀑流交映，集奇撮胜，惟此为最！所谓第四漈也。

初至涧底，芳叔急于出峡，坐待峡口[22]，不复入。余独缘涧石而进，踞潭边石上，仰视双瀑从空夭矫，崖石上覆如瓮口。旭日正在崖端，与颓波突浪，掩晕流辉。俯仰应接，不能舍去。循涧复下，忽两峡削起，一水斜回，涧右之路已穷。左望有木板飞架危矶断磴间[23]，乱流而渡，可以攀跻。遂涉涧从左，则五漈之石门矣。两崖至是，壁凑仅容一线，欲合不合，欲开不开，下涌奔泉，上碍云影。人缘陟其间，如猕猿然[24]，阴风吹之，凛凛欲堕。盖自四漈来，山深路绝，幽峭已极，惟闻泉声鸟语耳。

出五漈，山势渐开。涧右危嶂屏列，左而飞凤峰回翔对之，乱流绕其下，或为澄潭，或为倒峡。若六漈之五星，七漈之飞凤，八漈之棋盘石，九漈之将军岩，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带云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岂必刻迹而求乎？盖水乘峡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颓石，斜插为岩，横架为室，层叠成楼，屈曲成洞；悬则瀑，环则流，潴则泉；皆可坐可卧，可倚可濯，荫竹木而弄云烟。数里之间，目不能移，

足不能前者竟日。每下一处，见有别穴，必穿岩通隙而入，曲达旁疏，不可一境穷也！若水之或悬或渟[25]，或翼飞叠注，即匡庐三叠、雁宕龙湫，各以一长擅胜，未若此山微体皆具也。

出九漈，沿涧依山转，东向五里，始有耕云樵石之家，然见人至，未有不惊讶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

初十日　过蒜岭驿，至榆溪[26]。闻横路驿西十里，有石竹山[27]，岩石最胜，亦为九仙祈梦所。闽有“春游石竹，秋游鲤湖”语，虽未合其时，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兴遂行。以横路去此尚十五里，乃宿榆溪。

十一日　至波黎铺，即从小路为石竹游[28]。西向山五里，越一小岭。又五里，渡溪，即石竹南麓。循麓西转，仰见峰顶丛崖，如攒如劈。西北行久之，有楼傍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颇峻，遂短衣历级而上。磴路曲折，木石阴翳，虬枝老藤，盘结危石。欹崖之上，啼猿上下，应答不绝。忽有亭突踞危石，拔迥凌虚[29]，无与为对。亭当山之半。再折，石级巍然直上，级穷，则飞岩檐覆垂半空。再上两折，入石洞侧门，出即九仙阁，轩敞雅洁。左为僧庐，俱倚山凌空，可徙倚凭眺。阁后五六峭峰离立，高皆数十丈，每峰各去二三尺。峰罅石壁如削成，路屈曲罅中，可透漏各峰之顶。松偃藤延，纵目成胜。僧供茗芳逸，山所产也。侧径下，至垂岩，路左更有一径。余曰：“此必有异。”从之，果一石洞

嵌空立。穿洞而下，即至半山亭。下山，出横路而返[30]。

是游也，为日六十有三，历省二，经县十九，府十一，游名山者三。

【注释】

①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东北约13公里。相传汉武帝时，有何氏九仙在此骑鲤升天，故名。今仍为著名风景区。湖在万山之巅，瀑布分九漈，一为雷轰漈，二为瀑布漈，三为珠帘漈，四为玉柱漈（《游记》作"玉箸"），五为石门漈，六为五星漈，七为飞凤漈，八为棋盘漈，九为将军漈，以前四漈景色最佳。

②仙游县：隶兴化府，即今福建仙游县。

③罗浮：又称东樵山，在广东博罗县境东江之滨。罗山在东，绝顶飞云顶海拔1,282米。西有浮山，传为蓬莱一山，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称罗浮。中有石梁相连，称铁桥。该山为道教名山，相传东晋葛洪在此炼丹。南汉时曾在山中建天华宫。山体灵秀，泉瀑甚多。至今仍有冲虚观、葛洪炼丹灶、洗药池等遗迹。

④越：浙江省的简称。浙江为古越国地，因此得名。越国中心会稽，在今浙江绍兴。

⑤泄(xiè)：瀑布。五泄：在今浙江诸暨县西北约30公里。瀑布从山巅奔泻而下，凡五级，景色各异，汇为五泄溪，有五泄寺，为游览胜地。

⑥午节：即端午节，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

⑦枫亭：明代曾设枫亭市巡检司。今名同，在仙游县东南隅。

⑧江山：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浙江江山县。

⑨青湖：在江山县南，今又作清湖。

⑩江郎山：一名金纯山、须郎山，在江山县城东南25公里，传有江氏兄弟三人登巅化石，故名。山高824米，三石峰直插天穹，俗呼为三爿(pán 盘)石。山半有岩，山下有泉。

⑪石门街：今仍称石门，在江山县南境。

⑫缙云：明为县，隶处州府，即今浙江缙云县。缙云县城东8公里的缙云山，亦称仙都山，为风景胜地，好溪两岸10公里范围内，胜景不绝，尤以鼎湖

峰最著。鼎湖峰又名玉笋峰，东靠步虚山，西临好溪水，高168米。峰顶有湖，故称鼎湖。

⑬兴化府：治莆田，故又称莆郡，即今福建莆田县。

⑭由石步过溪：诸本皆作“由石上步过溪”，九日记有“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此处当衍“上”字，据改。

⑮铄：通“烁”。烁烁：光芒闪动的样子。四库本、叶本作“烈日薰铄”。

⑯九仙：《大清一统志》：“何氏九仙，其世代莫可考。兄弟九人居仙游东北山中修道，因名其山曰九仙山。又居湖侧炼丹，丹成，各乘赤鲤仙去，名其湖曰九鲤湖。”《兴化府志》谓时在西汉元狩年间。

⑰漈(jì 祭)：福建、江西一带方言称瀑布为漈。

⑱濑(lài 赖)：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

⑲十洲：指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 三岛：指蓬丘岛、方丈岛、昆仑岛。十洲三岛皆古代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此处比喻仙境一样的遍布水中的沙洲和小岛。

⑳沨沨(fēng 风)：水声。

㉑祭酒：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后亦以泛称年长或位尊者。祭酒亦学官名，即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的主管官。

㉒坐待峡口：原作“坐视峡口”，据四库本、陈本、丁本改。

㉓矶(jī 机)：水边突出的岩石。

㉔猕(mí 弥)猿：猴的一种，亦称恒河猴，群居山林中，喧哗好闹，采食野果、野菜等。我国南方各省皆有。

㉕渟(tíng 亭)：水积聚而不流通。

㉖榆溪：今作渔溪，在福建福清县南境的公路边。

㉗石竹山：徐镇《辨讹》称：“石所山，诸本作石竹，非。”乾隆本、四库本皆作“石所山”。《九鲤湖志》载：“按徐筠峪作《霞客游记辨讹》，改‘石竹’为‘石所’，不知霞客所游，正福清之石竹，非仙游之石所也。筠峪未之考耳，特正之。”宁抄本亦为“石竹山”。据此改回。下同。

㉘石竹山：在福清县横路驿西，传为林玄光炼丹、骑虎、升天之地。无患溪蛇行山麓，中一小山酷似一鱼称仙鲤山，上有九仙阁、紫云洞等胜景。

㉙拔迥(jiǒng 炯)：挺拔高远。

㉚横路：《读史方舆纪要》作宏路驿，即今宏路，在福清县治稍西的交通要

道上。

【译文】

去浙江、福建旅游已是过去的事了。我的愿望是游四川峨眉山和广西桂林，以及太华山、恒山等名山；至于出游罗浮山、衡山，则是下一步的计划。去浙江五泄、福建九漈，又是再下一步的计划。但是去四川、广西和陕西关中等地，因为母亲年迈、路程遥远，不能立即出游；衡山、湘江等地，可以在路过的时候游，不必专程旅游。考虑去近处，最好就是经过江郎山、三石，然后到九漈。于是在庚申年(泰昌元年，1620)端午节的第二天，和叔父芳若按期启程出游，这时正是枫亭市巡检司一带荔枝刚刚成熟的季节。

二十三日　开始经过江山县的青湖。山峦渐渐重合，东边大多是陡直的山峰，十分峻峭，犹如屏障；西边的山不高，缓缓地低伏着。远眺东边山峦尽头处，南部有一座高峰特别突出，直插云天，那气势似乎要振飞。一问，就是江郎山。盯着江郎山朝前赶，走了二十里，过石门街。越行离山越近，山忽然分为两座，再变成三座；不一会，山头又一分为二，直直地向下剖去；靠近山，则又是山头尖锐、下面收敛，像要断开、却又相连，人一移动脚步，山形便变换，是与云彩一起变化啊！雁宕山有灵峰，黄山有石笋，丛密、峻峭、挺立，已经是瑰丽的景观，但都位于深山峡谷，众多的山峰互相掩映，反而失掉了各自的“奇”。至于缙云县的鼎湖峰，独立高耸，气势更加伟峻；只是步虚山就峙立在旁边，两山不相上下，远望好像是一座山，比不上这江郎山突出于众峰之上，姿态万千，并尽显其奇。

六月初七日　到达兴化府。

初八日　从兴化府城西门出发，往西北行五里，攀登山岭，四十里，到莒溪，一路上上下了不止数座山岭。莒溪是九漈的下游。经过莒溪公馆，行二里，从石步渡过溪水。又走二里，一条小路往西伸向山坳，北边又有一条石阶道，可以绕上山。这时山岭深邃、太阳酷

热，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估计九鲤湖的水顺着九漈而下，往上攀登定有奇境，于是从石阶道走。芳叔和仆人害怕登高，都认为走错了。不久，四周渐渐狭窄，他们更以为走错了，我却越走越振奋。很快就愈上愈高，路深远得没有尽头，烈日炎炎，我自己也劳累疲倦了。数里，登上岭头，以为是最高顶峰；折转到西山上，还有高过此岭一倍的山峰。沿着山岭来回曲折行走，三里，平坦的田地空旷广远，正好像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故事一样，不再知道是在万座峰顶之上。途中有亭，从西边伸来的是去仙游县的路，东边就是我所走的路。往南经过通仙桥，翻越小岭向下走，是公馆，有钟鼓楼的蓬莱石，而雷轰漈也在这里。涧水从蓬莱石旁边流出，底下的石头像磨石一样平，水从石面上漫流而过，匀称得如同铺了一层绉纱。稍稍往下，平滑的底部出现许多洼坑，洼坑之中的圆孔，分别称为灶、臼、樽、井，都用"丹"字来命名，是九鲤仙的遗迹。涧水平缓地流到这里，突然往下堕落到湖中，犹如万马初发，确实有雷霆万钧之势，这就是九漈中第一级瀑布奇观。九仙祠就建立在瀑布西边，前对九鲤湖。湖水不甚浩荡，但在万山中显出一片清澈碧蓝，绿树围绕、清波荡漾，大自然造物的神化灵奇真是太奇异了！九仙祠右边有石鼓、元珠、古梅洞等胜境。古梅洞在祠旁边，大石架空而成，石上的缝隙形成门。穿石缝往上走，原来有九仙阁，九仙祠前原来有水晶宫，现在都毁坏了。正对九仙祠并隔着九鲤湖往下坠落的水，就是第二级到第九级的瀑布。我顺着九鲤湖右边走，已经到了第三级瀑布，急忙和芳叔一齐返回。我说："今晚应当清静心神、休息体力，静候九仙托梦。烦劳心力目力游览奇观胜景之事，暂且等到明天吧。"回到九仙祠，去蓬莱石，光着脚在涧中行走。涧底平旷，水清而浅，轻轻流淌，遍布水中的沙洲小岛如仙境一样，撩起衣襟就越过去了。晚上坐在祠前，初升的月亮正悬挂在峰顶上，低头俯视平静的湖水，眼前的景色和自己的心情都非常好，寂静中只有沨沨的水声，不时地还听到雷漈瀑布的声响。这一夜在祠中祈祷九仙

托梦。

初九日　离开九仙祠，往下探游九漈的尽头。九漈距离九鲤湖大约数里，从第三级瀑布往下走，路已经断了很久。几个月前，国子监祭酒、莆田县人尧俞，命令陆善修复，开通这险峻的山路，直达九漈，从莒溪出去。后悔昨天没有从侧边的小路溯瀑布而上，而绕道顺大路走，失掉了观览这一奇景的机会。于是整理行装改道而行，直接从九漈出去。第二漈就叫瀑布，在九鲤湖的南边，正好与九仙祠相对。湖尽头处水就向深谷飞坠下去，深谷如同被刀劈开，两边的山崖像墙壁一样陡立，高达万丈。水一从湖里流出，便被岩石阻拦，水势不能畅通，汹涌的水流从空中坠落，浪花飞溅、水珠喷洒，水和石都显得极其雄伟壮观。再下去是第三漈珠帘泉，景致和瀑布相同。右边的山崖上有亭子，叫观澜亭。一块名叫天然坐的石头，也有亭覆盖。从这里上岭下涧，在峡谷中曲折行走。峡谷两边的山壁上面倾覆、下面宽阔，珠帘瀑布泉从正面坠落下来，玉箸泉瀑布从旁边水雾腾腾地涌出。两股瀑布并列悬挂，峡谷两壁往下陡削，四周都是铁壁般的山崖，山高得齐天，两道瀑布像玉龙飞舞，往下倾入潭中。潭水极深，碧绿清澄，虽然比九鲤湖小，但四周峭壁环绕，瀑布交相辉映，奇景荟萃，只有这里风景最佳！是所说的第四漈。

刚到涧底，芳叔忙着走出峡谷，在峡谷口坐着等我，没有再进来。我独自沿着涧底的石道前进，到潭边坐在石头上，抬头注视两道瀑布在空中矫健而有气势地飞流，崖石上部倾覆得如同瓮口。旭日正好升到崖石顶端，和坠落的水波、腾跃的浪珠，互相掩映、五光十色。我俯视仰视而应接不暇，舍不得离去。顺山涧再往下走，峡谷两边突然陡峭起来，一股溪水弯斜流淌，山涧右边的路已经断了。向左边看去，只见木板架在陡岩上的残阶之间，横渡溪流，就可以攀越。于是涉过涧从左边走，是第五漈——石门。两边的山崖在这里向中间紧靠，只能容下一线天，要合不合，要开不开，下面山泉

汹涌奔腾，上面云遮雾盖。人在中间攀援，如同猕猴一般，寒风吹来，人阴冷得几乎要掉下去。大致从第四漈以来，山谷深邃，道路断绝，幽深陡峭到了极点，只听得到泉水声和鸟鸣声。

走出第五漈，山势渐渐开阔。山涧右边的陡崖如同屏障排列，左边的飞凤峰盘旋飞翔而对，水流纵横交错地环绕在下面，有的是清澈的水潭，有的倒映出峡谷。至于第六漈五星，第七漈飞凤，第八漈棋盘石，第九漈将军岩，都是按顺序得名。既然这一带云蒸霞蔚，所以情趣在山水之中得到，哪里还有必要刻意追求一景一物的形迹呢？大致水凭借峡谷的形势伸展，洒脱自得，毫无约束，水流两旁崩塌的山崖巨石，斜插的就是岩岸，横架的为石室，层叠的则像石楼，曲折弯转的成石洞；飞悬空中的则为瀑布，绕石环流的则为小溪，积聚起来的则为清泉；山石都可以坐卧休息，泉流都能靠近洗涤，竹木成荫而云霞烟雾拨弄。数里之间的美景，让人一整天都目不斜视，流连忘返。每下到一处，看见有另外的洞穴，我一定穿过岩缝进去，洞穴曲折旁达，不能一下子穷尽其中的妙境。至于水流，有的悬挂山崖，有的汇聚一起，有的如鸟翅腾飞，叠水喷注，即使是庐山三叠泉瀑布，雁宕山龙湫瀑布，只能各凭一个特点取胜，不像这座山，局部和整体的风光都完美无缺。

从九漈出来，顺山涧靠着山转，往东走五里，才有人家在白云飘荡的山上耕种、打柴，而他们看到有人来到，都感十分惊讶。又走五里，到达莒溪的石步，从来时的路出去。

初十日　经过蒜岭驿，到达榆溪。听说横路驿西边十里处，有石竹山，山上的岩石最为有名，也是九仙祈祷、做梦的地方。福建流传着“春天游石竹山，秋天游九鲤湖”的话，现在游石竹山虽然与最佳节令不相合，但是不能当面错过游这一胜境的机会。于是乘兴出游。因为横路驿距离榆溪还有十五里，就在榆溪住宿。

十一日　到波黎铺后，就从小路去游石竹山。往西朝着山走五里，越过一座小岭。又走五里，横渡溪水，就到石竹山南麓。沿着山

麓往西转，抬头看见峰顶上崖石丛丛，如攒聚、如刀劈。往西北走了很久，有座楼背靠山、面朝西，这就是登山道。石阶很陡，于是身着短衣沿石阶而上。石阶弯转曲折，树阴遮蔽，弯曲如龙的树干老藤盘绕在陡峭倾斜的岩石上，猿猴上下跳跃，啼叫声不断。忽见峭石上有座亭子，挺拔高远，凌空而立，没有什么和它相对。亭位于山腰。再转石阶陡上，石阶尽头处，飞起的岩石像屋檐一样覆盖在半空中。又往上转两道弯，从石洞侧门进去，一出洞就是九仙阁，阁高大宽敞、雅致整洁。左边为僧人住房，都是靠山凌空而建，可以徘徊远望。阁后有五六座峻峭的山峰各自耸立，都高达数十丈，每座峰之间相距二三尺，间隙如同用刀劈出来的一样，道路曲折地从缝隙间穿过，可以穿行到各座山峰顶上。松树卧伏，老藤蔓延，目光所到之处都是胜景。僧人送来香味四溢的茶，是山中出产的。从旁边的小路下山，到陡岩，路左边另有一条小路。我说："从这里去肯定有奇异的景致。"于是顺小路走，果然有一个石洞镶嵌在山腰。从洞中穿下去，就到了半山亭。下山，到横路驿后返回家乡。

这次出游，一共是六十三天，跨越两个省，经过十九个县、十一个府，游历了三座名山。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嵩山[1]日记[2]河南河南府登封县[3]

【题解】

天启三年(1623)徐霞客北游嵩山、华山、太和山。《游嵩山日记》是徐霞客在河南嵩山一带旅行的游记。

徐霞客于二月初一日离家,陆行经徐州、开封等地。十九日至郑州黄宗店,参观圣僧池,后过密县游天仙院。二十日进入登封县境,二十四日离开少林寺,在嵩山历时五天。二十五日至伊阙,参观龙门石窟。

嵩山为五岳之首,历史遗存遍布。徐霞客以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岳庙、嵩阳宫、崇福宫、启母石、少林寺、初祖洞等,《游嵩山日记》是徐霞客名山游记中记录文物古迹最多的篇章。北方缺水,徐霞客对沿途的环境状况尤为关注,对石淙、卢岩瀑布、龙潭沟等备加称赞。他登太室绝顶后,选择了最险的路线,“目不使旁瞬,足不容求息”,滑溜下山。他勇攀少室绝顶,遇“斩绝不可度”的地方,则“解衣从之”。他是一位不畏艰险的旅游探险家。

【原文】

余髫年[4]蓄五岳志[5]，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拟历襄、郧，扪太华，由剑阁连云栈[6]，为峨眉先导[7]；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犹属有方之游。第沿江溯流，旷日持久，不若陆行舟返，为时较速。乃陆行汝、邓间[8]，路与陕、汴略相当[9]，可以兼尽嵩、华，朝宗太岳[10]。遂以癸亥仲春朔，决策从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郑州之黄宗店[11]。由店右登石坡，看圣僧池。清泉一涵[12]，渟碧山半。山下深涧交叠，涸无滴水。下坡行涧底，随香炉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攒立如覆鼎，众山环之，秀色娟娟媚人。涧底乱石一壑，作紫玉色。两崖石壁宛转，色较缜润[13]；想清流汪注时，喷珠泄黛，当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岭。又五里，入密县界，望嵩山尚在六十里外。从岐路东南二十五里，过密县[14]，抵天仙院。院祀天仙，云黄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后中庭，相传三女蜕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干，鼎耸霄汉，肤如凝脂，洁逾傅粉，蟠枝虬曲，绿鬣舞风，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观也[15]！周以石栏。一轩临北[16]，轩中题咏绝盛。徘徊久之，下观滴水。涧至此忽下跌，一崖上覆，水滴历其下[17]。还密，仍抵西门。三十五里，入登封界，曰耿店[18]。南向为石淙道，遂税驾焉[19]。

二十日　从小径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冈乱垄。久之，得一溪。渡溪，南行冈脊中，下瞰则石淙在望矣。余入自大梁[20]，平衍广漠，古称“陆海”，地以得泉为难，泉以得石尤

难。近嵩始睹蜿蜒众峰，于是北流有景、须诸溪，南流有颍水，然皆盘伏土碛中。独登封东南三十里为石淙，乃嵩山东谷之流，将下入于颍。一路陂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冈山峡间，有当关扼险之势。水沁入胁下，从此水石融和，绮变万端。绕水之两崖，则为鹄立，为雁行；踞中央者，则为饮兕[21]，为卧虎。低则屿，高则台，愈高，则石之去水也愈远，乃又空其中而为窟，为洞。揆崖之隔[22]，以寻尺计[23]，竟水之过，以数丈计，水行其中，石峙于上，为态为色，为肤为骨，备极妍丽。不意黄茅白苇中，顿令人一洗尘目也[24]！

登陇[25]，西行十里，为告成镇[26]，古告成县地。测景台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为岳庙[27]。入东华门时，日已下舂[28]，余心艳卢岩，即从庙东北循山行。越陂陀数重，十里，转而入山，得卢岩寺。寺外数武[29]，即有流铿然下坠石峡中。两旁峡色，氤氲成霞。溯流造寺后，峡底矗崖，环如半规，上覆下削。飞泉堕空而下，舞绡曳练[30]，霏微散满一谷，可当武彝之水帘。盖此中以得水为奇，而水复得石，石复能助水不尼水[31]，又能令水飞行，则比武彝为尤胜也[32]。徘徊其下，僧梵音以茶点饷。急返岳庙，已昏黑。

二十一日　晨，谒岳帝。出殿，东向太室绝顶。按嵩当天地之中，祀秩为五岳首，故称嵩高。与少室并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两室相望如双眉，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厉称尊，俨若负扆[33]。自翠微以上，连崖横亘，列者如屏，展

者如旗，故更觉岩岩。崇封始自上古，汉武以嵩呼之异，特加祀邑。宋时逼近京畿[34]，典礼大备。至今绝顶犹传铁梁桥、避暑寨之名。当盛之时，固可想见矣。

太室东南一支，曰黄盖峰。峰下即岳庙，规制宏壮。庭中碑石矗立，皆宋、辽以来者。登岳正道，乃在万岁峰下，当太室正南。余昨趋卢岩时，先过东峰，道中见峰峦秀出，中裂如门，或指为金峰玉女沟，从此亦有路登顶，乃觅樵预期为导，今遂从此上。近秀出处，路渐折避之，险绝不能径越也。北就土山，一缕仅容攀跻，约二十里，遂越东峰，已转出裂门之上。西度狭脊，望绝顶行。是日浓云如泼墨，余不为止。至是岚气愈沉，稍开则下瞰绝壁重崖，如列绡削玉，合则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门。上下皆石崖重叠，路多积雪。导者指峻绝处为大铁梁桥。折而西，又三里，绕峰南下，得登高岩。凡岩幽者多不畅，畅者又少回藏映带之致。此岩上倚层崖，下临绝壑，洞门重峦拥护，左右环倚台嶂。初入，有洞岈然，洞壁斜透；穿行数武，崖忽中断五尺，莫可着趾。导者故老樵，狷捷如猿猴[35]，侧身跃过对崖，取木二枝，横架为阁道。既度，则岩穹然上覆，中有乳泉、丹灶、石榻诸胜。从岩侧跻而上，更得一台，三面悬绝壑中。导者曰："下可瞰登封，远及箕、颍[36]。"时浓雾四塞，都无所见。出岩，转北二里，得白鹤观址。址在山坪，去险就夷，孤松挺立有旷致。又北上三里，始跻绝顶[37]，有真武庙三楹。侧一井，甚莹，曰御井，宋真宗避暑所浚也[38]。

饭真武庙中。问下山道，导者曰："正道从万岁峰抵麓二十里。若从西沟悬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极险峻。"余色喜，谓嵩无奇，以无险耳。亟从之，遂策杖前。始犹依岩凌石，披丛条以降。既而从两石峡溜中直下，仰望夹崖逼天。先是峰顶雾滴如雨，至此渐开，景亦渐奇。然皆垂沟脱磴，无论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势愈壮，一峡穷，复转一峡。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峡，抵平地，得正道。过无极洞[39]，西越岭，趋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40]。寺有金莲花，为特产，他处所无。山雨忽来，遂借榻僧寮[41]。其东石峰夹峙，每月初生，正从峡中出，所称"嵩门待月"也。计余所下之峡，即在其上，今坐对之，只觉云气出没，安知身自此中来也。

二十二日　出山，东行五里，抵嵩阳宫废址[42]。惟三将军柏郁然如山，汉所封也；大者围七人，中者五，小者三。柏之北，有室三楹，祠二程先生[43]。柏之西，有旧殿石柱一，大半没于土，上多宋人题名，可辨者为范阳祖无择、上谷寇武仲及苏才翁数人而已[44]。柏之西南，雄碑杰然，四面刻蛟螭甚精[45]。右则为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书也[46]。又东二里，过崇福宫故址[47]，又名万寿宫，为宋宰相提点处。又东为启母石[48]，大如数间屋，侧有一平石如砥。又东八里，还饭岳庙，看宋、元碑。

西八里，入登封县[49]。西五里，从小径西北行。又五里，入会善寺[50]，"茶榜"在其西小轩内，元刻也。后有一石碑仆

墙下，为唐贞元《戒坛记》[51]，汝州刺史陆长源撰文，河南陆郢书。又西为戒坛废址，石上刻镂极精工，俱断委草砾。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52]。折而西南，为少林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二十三日　云气俱尽。入正殿，礼佛毕，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绝顶，高与太室等，而峰峦峭拔，负"九鼎莲花"之名。俯环其后者为九乳峰，蜿蜒东接太室，其阴则少林寺在焉[53]。寺甚整丽，庭中新旧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夹墀二松[54]，高伟而整，如有尺度。少室横峙于前，仰不能见顶，游者如面墙而立，辄谓少室以远胜。余昨暮入寺，即问少室道，俱谓雪深道绝，必无往。凡登山以晴朗为佳。余登太室，云气弥漫，或以为仙灵见拒[55]，不知此山魁梧，正须止露半面。若少室工于掩映，虽微云岂宜点滓？今则霁甚，适逢其会，乌可阻也！乃从寺南渡涧登山，六七里，得二祖庵[56]。山至此忽截然土尽而石，石崖下坠成坑。坑半有泉，突石飞下，亦以"珠帘"名之。余策杖独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达。其岩雄拓不如卢岩，而深峭过之。岩下深潭泓碧，僵雪四积。再上，至炼丹台。三面孤悬，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幽之屐，从未有抵此者。过此皆从石脊仰攀直跻，两旁危崖万仞，石脊悬其间，殆无寸土，手与足代匮而后得升[57]。凡七里，始跻大峰。峰势宽衍，向之危石，又截然忽尽为土。从草棘中莽莽南上，约五里，遂凌南寨顶，屏翳之土始尽。南寨实少室北顶，自少林言之，为南寨云。盖

其顶中裂，横界南北，北顶若展屏，南顶列戟峙，其前相去仅寻丈，中为深崖，直下如剖。两崖夹中，坑底特起一峰，高出诸峰上，所谓摘星台也，为少室中央[58]。绝顶与北崖离倚，彼此斩绝不可度。俯瞩其下，一丝相属。余解衣从之，登其上，则南顶之九峰森立于前，北顶之半壁横障于后，东西皆深坑，俯不见底，罡风乍至[59]，几假翰飞去[60]。

从南寨东北转，下土山，忽见虎迹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庵，击石炊所携米为粥，啜三四碗，饥渴霍然去。倩庵僧为引龙潭道。下一峰，峰脊渐窄，土石间出，棘蔓翳之，悬枝以行，忽石削万丈，势不可度。转而上跻，望峰势蜿蜒处趋下，而石削复如前。往复不啻数里，乃迂过一坳，又五里而道出，则龙潭沟也。仰望前迷路处，危崖欹石，俱在万仞峭壁上。流泉喷薄其中，崖石之阴森崭巉者，俱散成霞绮。峡夹涧转，两崖静室如蜂房燕垒。凡五里，一龙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规以丈。又经二龙潭，遂出峡，宿少林寺。

二十四日　从寺西北行，过甘露台，又过初祖庵。北四里，上五乳峰，探初祖洞。洞深二丈，阔杀之，达摩九年面壁处也[61]。洞门下临寺，面对少室。地无泉，故无栖者。下至初祖庵[62]，庵中供达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质黑章，俨然西僧立像[63]。中殿六祖手植柏[64]，大已三人围，碑言自广东置钵中携至者。夹墀二松亚少林。少林松柏俱修伟，不似岳庙偃仆盘曲[65]，此松亦然。下至甘露台，土阜矗起，

上有藏经殿。下台，历殿三重，碑碣散布[66]，目不暇接。后为千佛殿，雄丽罕匹。出饭瑞光上人舍。策骑趋登封道，过轘辕岭[67]，宿大屯。

二十五日　西南行五十里，山冈忽断，即伊阙也[68]。伊水南来经其下，深可浮数石舟。伊阙连冈，东西横亘，水上编木桥之。渡而西，崖更危耸。一山皆劈为崖，满崖镌佛其上。大洞数十，高皆数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顶，顶俱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内。虽尺寸之肤，无不满者，望之不可数计[69]。洞左，泉自山流下，汇为方池，余泻入伊川。山高不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绝，为此地所难。伊阙摩肩接毂[70]，为楚、豫大道，西北历关陕。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注释】

①嵩山：又称嵩岳、玄岳、中岳，为五岳之首。分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部分，以少林河为界，太室山如大屏风横亘在登封县北，少室山如一朵巨莲，耸峙在登封县西。古时称石洞为石室，该山有石洞，故称为“室”。嵩山被誉为“文物之乡”，东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北魏时建的嵩岳寺塔，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庙宇、碑刻、古树荟萃。

②《游嵩山日记》、《游太华山日记》、《游太和山日记》、《闽游日记前》、《闽游日记后》、《游天台山日记后》、《游雁宕山日记后》、《游五台山日记》、《游恒山日记》诸篇，皆在乾隆刻本第一册下。

③河南府：治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市。

④髫(tiáo 条)：小孩子头上下垂的短发。髫年：幼年。

⑤五岳：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历代封建帝王为维护其统治，讹传这些山为群神所居，对它们进行封禅、祭祀。五岳制度始于汉武帝，但所指五岳，历代曾有变化。明代五岳为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

⑥剑阁：今四川省北部有剑门山，横亘100余公里，有72峰绵延起伏，形

若利剑，主峰大剑山在剑阁县北。峭壁中断处，两崖相峙如门，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为中原入川必经的险道。

⑦峨眉：即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山市西南。俗称“峨眉天下秀”，山峰如螓首蛾眉，故名。有大峨、中峨、小峨，一般游览范围为大峨。主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从山脚到山顶有山道50余公里，从报国寺入山，沿途有伏虎寺、清音阁、万年寺、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等胜景，最高处为金顶，可观云海、日出、“佛光”。该山传为普贤菩萨道场，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山中动植物种类丰富，至今还有群猴戏人。

⑧汝：即汝州，治今河南临汝。　邓：即邓州，隶南阳府，即今河南邓县。

⑨陕：即陕州，隶河南府，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稍西。　汴：唐置汴州，五代梁、晋、汉、周及北宋定都于此，称汴京。明代置开封府，为河南布政司治所，但仍以“汴”为其别称。即今河南开封市。

⑩朝宗：古代诸侯朝见天子，春见称朝，夏见称宗。此处比喻对嵩山的尊崇，为朝谒的意思。

⑪郑州：隶开封府，即今河南郑州市。

⑫涵(hán 含)：包含。此处作名词，一涵即一潭。

⑬缜(zhěn 诊)润：细致而润泽。

⑭密县：隶开封府禹州，即今河南密县。

⑮洵(xún 旬)：实在，真正。

⑯轩(xuān 宣)：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

⑰滴历：同“滴沥”，水稀疏下滴。

⑱耿店：今分路处为卢店。登封——卢店——告成公路为20公里。

⑲税：通“脱”。税(tuō)驾：停宿，休息。

⑳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在今开封市，称大梁，后世相沿即称开封为大梁。

㉑兕(sì 四)：古代对雌性犀牛的称呼。

㉒揆(kuí 奎)：估计。

㉓寻(xún 旬)：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㉔竟水句：此即嵩山八景之一的石淙会饮，在告成东门外沿石淙河前行三公里处。石淙河从北往南汇入颍河，在此汇积成潭，河边怪石嶙峋，摩崖题刻甚多，被赞为“千仞壑”、“石淙涧”、“水营山阵”、“小桂林”，为河南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㉕陇(lǒng 拢):通"垄",田中高地。

㉖告成镇:从战国至唐初皆称阳城,武则天时将封嵩山,改阳城为告成。唐以后废,故称"古告成县地"。今又作部城,属登封县。相传周代就在此建立了测景台,至今仍有周公庙,庙内有"圭"、"表",原为土圭,唐代南宫说仿周公旧制,换为石座石表,俗称"周公测景台"。其北是元代郭守敬建的观星台,高 9.64 米,上为长方形,下为正方形,台面东西长 13.7 米、南北宽 9.9 米,为砖石结构。台上四周有栏墙,有南向小室,台北有两个对称的踏道口可以上下。北壁中间砌成垂直凹槽,凹槽下方为南北向水轨,由三十六方青石连成,长 31.196 米,中间刻有两条平行水槽,俗称"量天尺"。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古代天文学遗迹之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㉗岳庙:即中岳庙,在今登封县城东 4 公里的公路边。面积十余万平方米,共十一进,长达 1.3 里,现有明清建筑四百余间,是五岳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东华门现称中华门,原系木牌坊,现为砖瓦结构的歇山式牌坊。中华门前有汉代石刻翁仲一对,正南五百米处即为汉代太室阙。庙后倚黄盖峰,峰顶有两层八角琉璃亭。每年农历三月和十月均有庙会,进行贸易的帐篷密布庙前广场及田中,附近省县来者云集。

㉘下舂:日落时。

㉙武:步。

㉚绡(xiāo 霄):生丝织物。 练(liàn):煮熟的白绢。

㉛尼(nǐ):阻止。

㉜又能句:卢崖瀑布今存,为三叠,上折常隐在云雾里,下折掩在深壑中,通常所见者为中折。瀑如白练悬空,该峰亦因此称悬练峰。

㉝扆(yǐ 以):画斧的屏风。天子见诸侯时,背依画斧的屏风南向而立,因称负扆。

㉞京畿(jī 机):国都及其附近的地方。

㉟狷(juàn 绢)捷:敏捷。

㊱远及箕、颍:箕指箕山,颍指颍水,皆在登封县东南。颍水今称颍河,往东南注入淮河。

㊲又北上句:太室山有三十六峰,即太白、望都、观香、积翠、立隼、独秀、玉女、玉人、虎头、玉镜、子晋、会仙、河带、玉柱、卧龙、胜观、万岁、老翁、元龟、

华盖、石幔、凤凰、桂轮、三鹤、起云、金壶、松涛、狮子、遇圣、浮丘、周道、黄盖、悬练、鸡鸣、青童、春震。绝顶峻极峰海拔1440米。

㊳宋真宗：北宋皇帝，名赵恒，共在位25年，时为997～1022年。

㊴无极洞：即今老君洞，有道院一所。原奉太极、皇极，因称无极洞。

㊵法皇寺：应作“法王寺”。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仅比洛阳白马寺晚三年，是嵩山最古的寺院。寺后有塔数座，高者达40余米，为方形密檐式砖塔，唐代建筑。嵩门待月亦嵩山八景之一。

㊶僧寮(liáo 辽)：和尚住的小屋。

㊷嵩阳宫废址：在登封城北2.5公里。北魏时为嵩阳寺，隋代为嵩阳观，唐高宗曾以此为行宫。宋至道三年(997)赐名太室书院，景祐二年(1035)重修，赐额更名为嵩阳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现为登封师范学校。三将军柏今存二株，皆不甚高，大将军柏躯干斜依，腰围约6米，二将军柏腰围近15米，中空，散为若干枝，系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游嵩山时所封，为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唐碑即指《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李林甫撰文，徐浩书，天宝三年刻立，高8米多，现用三棵大木柱支撑着，为嵩山最大的石碑。

㊸二程：指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曾在此讲过学。

㊹范阳：历史上曾数次以范阳为名设置郡县，治所也有变迁。唐天宝年间设范阳郡，唐代后期有范阳节度使，皆在今北京城西南。唐初置范阳县，治今河北涿县，历为涿州治所，至明初废入涿州。 上谷：战国、秦、汉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隋、唐亦置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

㊺螭(chī 吃)：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色黄，古代建筑常用它的形状作装饰。

㊻八分书：书法体的一种。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王次仲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字二分，取八分，别成一格，故称八分书。

㊼崇福宫：在万岁峰南麓，汉代建万岁观，宋时改名崇福宫，相传司马光曾在此写过《资治通鉴》。现为养鸡场，古碑仆卧地上，大石柱础犹存，当年著名的太乙泉水，现用水管引入围墙内饮用。

㊽启母石：今存。从轮廓看，平石系从主石上崩下来的，上平滑。两石间有碑一块，为隆庆三年监察御史蒋机立。其南稍远处有东汉延光二年(123)立启母阙，用长方形石条砌成，分东西两半，有石雕屋顶，现存篆书铭文及雕刻的

画像60余幅。

㊾登封县：隶河南府，即今河南登封县。旧城在今县治西南部，主要街道作“十”字，部分城墙遗迹尚存。

㊿会善寺：今存，大殿为元代建筑。该寺为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出家的地方，寺西山坡上即为一行创建的戒坛遗址，今残存刻有金刚像的石柱一根。寺东山坡上有塔三座，其中一座为六角锥体五级彩色琉璃塔。

(51)贞元：唐德宗年号，共二十年，时在785～804年。

(52)郭店：今名同，在登封县西北，登封到偃师的公路旁。

(53)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面，背倚五乳峰，少林河从寺前流过，距登封城13公里，有公路相通。该寺始建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在此首传禅宗，少林寺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且以传授少林派拳术著称。常住院面积三万多平方米，1928年军阀石友三放火烧寺，保存至今者主要有方丈，达摩亭，千佛殿的五百罗汉朝逐卢，白衣殿的少林拳谱、十三和尚救唐王、紧那罗御红巾等壁画，还有三百余品碑刻和金属铸器。寺西有墓塔220多座，层级、大小不同，形态万千，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塔林。

(54)墀(chí 迟)：台阶上面的空地。

(55)仙灵见拒：四库本作“山灵见拒”。

(56)二祖庵：二祖即慧可，二祖庵在少林寺西南四公里的钵盂峰上。有古井四眼，俗称“卓锡泉”。南上里许即炼魔台，又称觅心台，为远眺风景的好地方。

(57)代匮(kuì 愧)：备缺乏以为代。手与足代匮：脚不够用而以手帮助。

(58)少室：少室山，有三十六峰。南寨即今御寨山，为少室山绝顶，海拔1405米。

(59)罡(gāng 刚)风：亦作“刚风”，即高空的强风。

(60)翰(hàn 旱)：天鸡红色的羽毛。

(61)达摩：菩提达摩的简称。相传为南天竺人，南朝宋末航海到广州，梁武帝迎至金陵，与谈佛理。后往北魏，住嵩山少林寺，被认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

(62)初祖庵：宋时少林寺僧徒为纪念禅宗初祖达摩修造的，今存大殿和千佛阁。古柏亦无恙，高二十多米，胸围四米余。

(63)俨然西僧立像：“西僧”，四库本作“番僧”，陈本作“胡僧”。

(64)六祖：指慧能，唐代僧人。本姓卢，生于南海新兴(今属广东)，为中国佛

教禅宗的实际创立者，被尊为禅宗第六祖。他的一派为禅宗南宗，传承很广，为禅宗正系。

㉟偃仆：仰而倒称偃，伏而覆为仆。

⑯碑碣：人工竖立的刻有文字的石头，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文告用。方者称碑，圆者称碣。

⑰轘辕岭：在登封西北，有轘辕关，石径崎岖，长坡数里，地势险要，为许昌到洛阳的交通要道，公路今仍从此经过。

⑱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南12公里。青山对峙，形如门阙，伊水经其间，从南往北流，故称伊阙。《明史·地理志》：洛阳"西南有阙塞山，亦曰阙口山，亦曰伊阙山，俗曰龙门山。"

⑲一山皆劈为崖句：此即著名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断续大规模营造达四百多年。现存窟龛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造像题记三千六百多块。主要洞窟在河西，以唐代所凿奉先寺佛像为最大。香山寺和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墓在河东。河上新建有水泥大桥相连。

⑳毂(gǔ 古)：车轮中心有窟窿可以插轴的部分。摩肩接毂：人肩挤摩，车毂碰接，比喻其繁盛。

【译文】

我幼年时便怀有登览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的志愿，玄岳嵩山的名气在五岳之上，仰慕之心更切。很久以来就打算经过襄阳府、郧阳府，亲临华山，再过剑阁关的连云栈，以此为攀登峨眉山的前站；但因为母亲年纪大而改变计划，不得不先游武当山，还是属于不失孝道的出游。只是沿长江溯流而上，多费时日、时间拖得久，不如从陆路去、水路返回，所需时间较短。从汝州、邓州之间的陆路走，路程与走陕州、开封府相同，却可以将嵩山、华山两处都游完，然后朝拜泰山。于是决定首先去嵩山，在癸亥年(天启三年，1623)二月初一动身。走了十九天，抵达河南开封府郑州的黄宗店。沿黄宗店右边登石坡，观看圣僧池。一潭清澈的泉水，汇聚在半山腰，如碧玉一般。山下深涧纵横交错、高低重

叠，涧中干涸，没有一滴水。下坡后从涧底走，顺着香炉山曲折地往南行。香炉山的形状是三座尖峰挨得很近，如同倒置的鼎，众多的峰峦环绕，景色秀丽迷人。涧底散乱的石头布满沟壑，显现出紫玉色。两岸的崖壁宛转，崖石质地细密、色感润泽；想像清澄的流水从涧中倾泻而过时，水珠喷溅、绿波翻涌，又该是何等的景致啊！走十里，登上石佛岭。又走五里，进入密县境，遥望嵩山，还在六十里以外。从岔路往东南走二十五里，过密县县治，到达天仙院。天仙院祭祀黄帝的三女儿天仙。白松矗立在祠堂后面的庭院中，相传三女儿是在白松下蜕变成仙的。松树有四人围抱粗，一棵树根分出三棵枝干，三干鼎立，高耸入云，树皮柔滑得好似凝固的脂肪，比涂过粉还要洁净，松枝弯弯曲曲、如同虬龙，绿色的松针迎风飞舞，昂首挺胸，亭亭玉立在半空中，真是奇观啊！松树周围有石栏。一道长廊正对北方，廊中题有很多诗词楹联。我在长廊中逗留了很长时间，才下去观看滴水。山涧到这里突然下陷，一块崖石从上面覆盖，水从崖石上往下滴。返回密县，仍然到城西门。行三十五里，进入登封县境的耿店。往南是去石淙的路，于是在耿店停宿。

二十日　从小路往南走二十五里，沿途都是土冈和不规则的高地。走了很久，才看到一条溪水。渡过溪水，往南从冈梁上行走，往下俯瞰就看到了石淙。我自从进入开封府，地势平坦舒展、宽阔无边，古人称之为“陆海”。平地上难以有泉水，有了泉水又难以有岩石。走近嵩山开始看到蜿蜒起伏的众多山峰，北边有景溪、须溪等河流，南边有颍水，但这些河流都盘绕隐伏在土堆沙滩中。只有登封县东南三十里的石淙河，是嵩山东面山谷中的流水，将往下流入颍水。一路上地形高低不平、弯转曲折，水都在地面下流，流到这里忽然遇到形状峥嵘的巨石。巨石突立在高高的山冈和峡谷之间，有一夫当关、扼险制要的气势。水浸泡到巨石胁下，从此水石交融，形态峭丽，变化万端。流水环绕的两岸崖石，像天鹅延颈而立，又像大雁成行而飞；矗立在水中的岩石，则犹如犀牛饮水、猛虎卧伏。低

矮的形成小岛，高大的形成平台，岩石越高大，则距离水面越远，却又中空而形成石窟和石洞。估计每块岩石的间隔，要以八尺计算，水流最大时的水面，要以数丈计算。水在山崖中间流淌，岩石峙立水上，石态水色，如肤如骨，景致极其妍丽。想不到茅草芦苇之中，竟令人顿时眼目一新。

登上田中高地，往西走十里，是告成镇，古代告成县所在地。测景台在镇北。往西北走二十五里，到中岳庙。进入东华门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心中想往着去卢岩寺，就从中岳庙东北沿山行。越过数道高低不平的坡地，走十里，转进山，到达卢岩寺。寺外几步远之处，就有铿然作响的流水坠入石峡中。峡谷两边的山色，雾气弥漫，蕴为云霞。溯流上到寺后，峡谷底部陡崖矗立，如半圆环绕，上部倾覆，下部凹削。飞流的泉水从空中直泻而下，仿佛丝绸凌空飘舞，细雨般的水珠洒满山谷，和武彝山的水帘洞不相上下。因此山以有水为奇，而水又得岩石映衬，岩石又能助水而不是阻水，从而使得泉水飞流，于是大大胜过武彝山了。在瀑布下徘徊，僧人梵音用茶点款待我们。急忙返回中岳庙，天已经昏黑。

二十一日　早晨，祭拜嵩山之神岳帝。走出大殿，向东攀登太室山绝顶。据考证，嵩山位于天地正中，祭祀的顺序为五岳之首，所以称为嵩高。嵩山和少室山并排峙立，山下洞窟很多，所以又名太室山。太室山、少室山远看犹如双眉并列，但少室山嶙峋，而太室山雄厉、独居尊位，俨然像背靠屏风的帝王。从翠色弥漫的山脚而上，连绵的山崖横亘不断，好似排列的屏风、伸展的旗帜，因此更觉得高峻威严。尊崇、祭祀嵩山从远古就开始了，汉武帝因为嵩山山呼“万岁”的奇异，特别增加了奉祀岳神的嵩高邑。宋朝因嵩山靠近京城附近，祭山的典礼十分完备。至今绝顶上还留下铁梁桥、避暑寨的名称。当时的盛况，完全可以想见。

太室山东南的一支山脉，名黄盖峰。峰脚就是中岳庙，庙的规模宏伟壮观。庭院中碑刻林立，都是宋、辽以来的题刻。登嵩山的

正道是在万岁峰下，位于太室山正南方。我昨天奔向卢岩寺时，首先经过东峰，途中看见峰峦秀丽突出，中部裂开如同门扇，有人指着说是金峰玉女沟，顺沟也有路登上绝顶，于是寻找打柴的人，约好作向导，今天就从这里上绝顶。走近秀峰突出处，山路渐渐断开，险要到了极点，不可能直接越过去。往北靠土山走，路窄得好像一根线，只容向上攀爬，大约二十里路，才越过东峰，不久转到裂门上面。往西翻越狭窄的山脊，看着绝顶往前走。这一天，浓黑的云如同用墨染过，我没有因此停步。此时雾气越来越阴沉，稍稍晴开时就可以朝下俯视到绝壁重崖，似丝织品罗列、玉石剖开；云雾聚合时，则如同在大海中前进。五里，到达天门峰。上下都是重叠的石崖，路上积雪很多。向导指着最陡峻的地方，称为大铁梁桥。转向西走，又三里，绕着山峰往南下，到登高岩。大凡幽深处山岩多数不畅通，畅通处岩石又缺少曲折、隐蔽以及互相映衬的景致。此岩上靠层层山崖，下临陡峭的深壑，洞门重山簇拥，左右环靠平台及屏障般的山峰。一上登高岩，就有又深又大的洞穴，洞壁斜穿；在洞中穿行数步，山崖忽然从中断开五尺，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向导是当地的老樵夫，敏捷得好似猿猴，侧身跳到断崖对面，取来两枝树干，横架在断崖上形成阁道。过了断崖，拱形的岩石高高覆盖在上方，当中有乳泉、丹灶、石榻等名胜。从岩边攀登而上，另外又有一平台，三面悬空在极深的沟壑中。向导说："往下可以俯视登封县，远处看得到箕山、颍水。"当时四周浓雾迷漫，什么都看不见。走出登高岩，转北行二里，到白鹤观遗址。遗址在山间平地上，远离险峻而靠近平坦的地方，独自挺立着一棵松树，有一种旷达的情趣。又往北上三里，才登上绝顶，顶上有真武庙，分为三列。旁边有一口井，井水十分清莹，名御井，是宋真宗到顶上避暑时开掘的。

在真武庙中吃饭。询问下山的路，向导说："正道顺万岁峰下到山脚，有二十里。如果顺西沟悬空滑行而下，可以省掉一半的路程，但是道路极其险峻。"我面露喜色，原来认为嵩山不奇，因为没有险

峻之处。赶忙跟随向导，拄着手杖往前走。开始还傍靠着岩石穿越，拨开丛密的草木往下走。接着就从两石峡中滑行直下，仰望夹在两旁的崖壁几乎逼近天际。在这之前，峰顶上的雾气像雨一样往下滴，下到这里雾气渐渐散开，景色也渐渐奇异。但一直是垂直的沟谷，没有石阶，不要说不能行走，而且无法停留下来。越往下滑，崖壁的气势愈壮观，下完一道峡谷，又转入另一道峡谷。我的眼睛不敢斜视，我的脚不能止住。就这样下了十里，才走出峡谷，到达平地，上了正道。经过无极洞，往西翻越山岭，在草丛中急行，五里，到法皇寺。寺里有金莲花，是本地特产，其它地方没有。山雨忽然降临，于是在僧人的小屋留宿。寺东石峰对峙，每当月亮初升时，正好照在峡谷中间，是所谓的“嵩山待月”。想来我先前所下的峡谷，就在这道峡谷上面，现在面对面地坐下来，只觉得上面云气出没，哪里知道自己是从中下来的呢。

二十二日　出了山，往东行五里，到达荒废的嵩阳宫遗址。遗址上只郁郁葱葱、岿然如山的三棵将军柏，这是汉朝封的名称；大的一棵有七人围抱粗，中等的要五人围抱，小的三人围抱。柏树北边，有三排房屋，祭祀程颐、程颢两位先生。柏树西边，有一根旧殿石柱，大半截埋在土中，上面有很多宋代人的题名，可以分辨出来的有范阳人祖无择、上谷人寇武仲和苏才翁等数人。柏树西南，是石碑雄伟巨大，四面雕刻的龙形装饰图非常精致。右边是块唐代的石碑，碑文为裴迥撰写，徐浩用八分书书写。又往东走二里，经过崇福宫旧址，崇福宫又叫万寿宫，是宋朝宰相提点官处。再东边是启母石，有几间屋那么大，旁边有一块像磨刀石一样的平石。又往东走八里，回到中岳庙吃饭，观看宋代、元代的碑刻。

往西走八里，进入登封县。再往西走五里，顺小路往西北行。又五里，到会善寺，“茶榜”碑刻在寺中西边小屋里，是元代刻的。背后有一块石碑倒在墙脚，是唐朝贞元年间(785～804)刻的《戒坛记》，碑文为汝州刺史陆长源撰写，河南人陆郢书写。再西边是荒废的戒

坛遗址，石上的雕刻极其精致工整，但都残缺不齐地扔在荒草碎石之中。往西南行五里，出到大路上，又走十里，到达郭店。转向西南走，是去少林寺的路。五里，进入少林寺，在僧人瑞光房中住宿。

二十三日　云雾完全散去。进正殿，拜完佛后攀登南寨。南寨是少室山绝顶，高度与太室山相等，但峰峦陡峭挺拔，享有“九鼎莲花”的盛名。低环在少室山后的是九乳峰，峰峦向东蜿蜒伸去，和太室山相连，少室山北面就是少林寺。少林寺十分庄严华丽，庭院中新旧碑刻森林般地排列成行，都很完好。台阶两侧的两棵松树，高大雄壮而且整齐，如同用尺量裁过一样。少室山横障在寺前，抬头看不到山顶，游人像面对墙壁而立，于是就认为少室山的景致，以远看为好。我昨天傍晚进寺时，就打听登少室山的路，都说雪深路断，肯定去不了。一般情况，在晴朗的天气登山最好。我登太室山时，云烟雾气弥漫，有人认为是山神拒绝游客，却不知道太室山雄伟高大，恰好只需露出半面。如果少室山的优美之处在于山石云雾互相掩映，那么，虽然是薄薄的云彩，山色又怎能被遮蔽呢？今天则十分晴朗，巧遇这样的机会，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登山呢！于是从寺南渡过山涧登山，走六七里，到达二祖庵。到这里山忽然明显没有土而全是石头，石崖往下坠落，形成深坑。坑的半中腰有泉，泉水越过岩石，飞速下泻，也用“珠帘”命名。我拄着拐杖独自往前走，愈下去愈没有路，很久才到崖底。其岩比不上卢岩雄伟开阔，但幽深峻峭则超过卢岩。岩下一潭碧绿的清泉，四周积雪板结。又往上走，到炼丹台。台三面悬空，一面斜靠青翠的崖壁，台上有亭，名小有天，游人的足迹，从来没到过这里。从这里过去都是顺石脊抬着头直直往上攀登，两旁陡岩高万仞，石脊悬挂在陡崖之中，几乎没有一寸土，手足竭尽全力地交替使用，才能升登。一共七里，才登上大峰。大峰的地势宽阔平坦，刚才都是陡直的岩石，现在又突然全是土。从草丛荆棘中莽撞地往南上，大约五里，就登上南寨顶，屏蔽在岩石上的土到这里完全消失。南寨其实是少室山北顶，就少林寺而

言，才是南寨。原来少室山顶从中裂开，横断为南北两部分，北顶像屏风伸展，南顶像利刃排列峙立，两座山顶前沿相距仅八尺到一丈，中间是深谷，陡直下陷如同用刀剖开一样。两边山崖相夹，从底部奇特地耸起一座山峰，高出众峰之上，就是所说的摘星台，为少室山的正中央。绝顶和北部山崖若即若离，彼此间断开不能越过。低头看绝顶下面，只有很少的一点和北崖相连。我脱掉衣服顺着走，登上绝顶，南顶的九峰森林般地峙立在前面，北顶的半壁屏障横列在后面，东西两面都是深坑，低头看不见底，狂风忽然刮来，令人几乎想像羽毛那样乘风飞去。

沿南寨往东北转，下土山，忽然看见有升那么大的老虎足迹。在草丛中行五六里，到茅庵，用打火石取火，把带来的米煮成粥，喝了三四碗，饥渴迅速消失。请庵中的僧人指引去龙潭的路。下一座峰，峰脊渐渐狭窄，土石交互出现，荆棘藤蔓覆盖，抓着树枝荡着行走，岩石忽然耸立万丈，必定过不去。转向上攀，从峰势蜿蜒处往下走，但岩石又像前面一样陡然突立。来来回回不止数里，才迂绕过一道山坳，又走五里后才有路，是龙潭沟。仰望刚才迷路之处，陡峭的崖壁、倾斜的岩石，都在万仞高的绝壁上。清流从中喷涌，高峻阴森的崖石，都披上了云霞。峡谷夹着山涧转，两边崖上的静室如同蜂房燕窝一样。共走了五里，一处幽静碧绿的龙潭，深得无法丈量。又经过两处龙潭，于是走出峡谷，住在少林寺。

二十四日　从寺西边往北行，经过甘露台，又经过初祖庵。往北四里，登上五乳峰，探游初祖洞。洞有二丈深，宽不到二丈，是达摩面壁九年的地方。洞门下对少林寺，正对少室山。地下没有泉水，所以没人居住。往下到初祖庵，庵中供奉着达摩影石。影石不到三尺高，白色的石质、黑色的花纹，俨然一幅胡僧站立的图像。中殿六祖慧能亲手种的柏树，已经有三人围抱粗了，碑文记载说，树是慧能放在钵中从广东带到这里来的。台阶两侧的两棵松树不如少林寺的松树。少林寺的松柏都是挺拔雄伟，不像中岳庙的仰倒、仆伏

而盘曲，这里的松柏也是直立的。下到甘露台，土山矗立，山上有藏经殿。从甘露台下去，经过三层殿宇，各种碑刻遍布，令人目不暇接。后面有千佛殿，其雄壮华丽的建筑，很少有比得上的。出殿到僧人瑞光房中吃饭。鞭赶着马走上登封的大路，经过轘辕岭，在大屯住宿。

二十五日　往西南行五十里，山冈忽然被劈断，这就是伊阙山。伊水从南边流来经过山下，水的深度可以通行载重数石的船。伊阙山相连的山冈，从东往西横贯，伊水上架有木桥。渡水到西岸，崖壁更加陡削、高耸。一座山都劈成崖壁，整个崖壁上全部雕刻有佛像。有几十个大洞，高达数十丈。大洞外峭壁直插山顶，顶上又凿有小洞，洞中都雕刻有佛像。即使是一尺一寸大小的表层，也都雕满了，看上去无法计算。山洞左边，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汇聚成方池，其余的泻入伊水。伊阙山高不过百丈，却有源源不断的淙淙清流，这在当地很难得。山前人挤着人，车挨着车，是湖北、河南通往西北陕西关中的大路。我从这里取道去西岳华山。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太华山日记[1]陕西西安府华阴县[2]

【题解】

《游太华山日记》是天启三年(1623)徐霞客游太华山在陕西境内沿途的游记。

徐霞客于二月的最末一天进入潼关,到华山北麓的西岳庙,三月初三日下华山,过华阴县。初四日进入洛南县境。初七日至龙驹寨,从此取丹江水路,初十日出陕西界。

太华山即今华山,为五岳之一的西岳,以险绝著称。徐霞客经玉泉院、莎罗宫、青柯坪,历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苍龙岭等险道,游遍华山顶上五峰,对华山的形势和景物作了准确的描述。该篇虽名《游太华山日记》,但所记不止华山一地一景。这是徐霞客第一次逐日完整记述一个省的游程,他已不局限于旅游名山,开始了系统观察自然和描述自然。该篇记载了陕西东南部的山形地貌、水道源流、州县辖境、水陆交通、关隘险阻,兼及作物、花果等,内容丰富,文字洗炼,记述准确。

【原文】

二月晦　入潼关，三十五里，乃税驾西岳庙[③]。黄河从朔漠南下[④]，至潼关[⑤]，折而东。关正当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连华岳，惟此一线为东西大道，以百雉锁之[⑥]。舍此而北，必渡黄河，南必趋武关，而华岳以南，峭壁层崖，无可度者。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屼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见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峰秀绝，而东西拥攒诸峰，俱片削层悬。惟北面时有土冈，至此尽脱山骨，竞发为极胜处。

三月初一日　入谒西岳神，登万寿阁。向岳南趋十五里，入云台观。觅导于十方庵。由峪口入[⑦]，两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当其左[⑧]。循溪随峪行十里，为莎萝宫，路始峻。又十里，为青柯坪[⑨]，路少坦。五里，过寥阳桥，路遂绝。攀锁上千尺幢[⑩]，再上百尺峡。从崖左转，上老君犁沟，过猢狲岭[⑪]。去青柯五里，有峰北悬深崖中，三面绝壁，则白云峰也。舍之南，上苍龙岭[⑫]，过日月岩。去犁沟又五里，始上三峰足。望东峰侧而上，谒玉女祠[⑬]，入迎阳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乃以余晷上东峰[⑭]，昏返洞。

初二日　从南峰北麓上峰顶，悬南崖而下，观避静处。复上，直跻峰绝顶[⑮]。上有小孔，道士指为仰天池。旁有黑龙潭。从西下，复上西峰。峰上石耸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叶。旁有玉井甚深[⑯]，以阁掩其上，不知何故。还饭于迎阳。上东峰，悬南崖而下，一小台峙绝壑中，是为棋盘

台。既上，别道士，从旧径下，观白云峰，圣母殿在焉。下至莎萝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庵。出青柯坪，左上有柸渡庵、毛女祠；出莎萝坪，右上有上方峰；皆华之支峰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初三日　行十五里，入岳庙。西五里，出华阴西门[17]，从小径西南二十里，入泓峪，即华山之西第三峪也。两崖参天而起，夹立甚隘，水奔流其间。循涧南行，倏而东折[18]，倏而西转。盖山壁片削，俱犬牙错入，行从牙罅中，宛转如江行调舱然。二十里，宿于木柸。自岳庙来，四十五里矣。

初四日　行十里，山峪既穷，遂上泓岭。十里，蹑其巅。北望太华，兀立天表。东瞻一峰，嵯峨特异，土人云赛华山。始悟西南三十里有少华，即此山矣[19]。南下十里，有溪从东南注西北，是为华阳川[20]。溯川东行十里，南登秦岭，为华阴、洛南界。上下共五里。又十里为黄螺铺[21]。循溪东南下，三十里，抵杨氏城[22]。

初五日　行二十里，出石门[23]，山始开。又七里，折而东南，入隔凡峪；西南二十里即洛南县峪[24]。东南三里，越岭，行峪中。十里出山，则洛水自西而东，即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复上岭，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来入洛。溯之入，十五里，为景村[25]。山复开，始见稻畦。过此仍溯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树沟。山空日暮，借宿山家。

自岳庙至木柸，俱西南行，过华阳川则东南矣。华阳

而南，溪渐大，山渐开，然对面之峰峥峥也[26]。下秦岭，至杨氏城，两崖忽开忽合，一时互见，又不比木枉峪中，两崖壁立，有回曲无开合也。

初六日 越岭两重，凡二十五里，饭坞底岔。其西行道，即向洛南者。又东南十里，入商州界[27]，去洛南七十余里矣。又二十五里，上仓龙岭[28]。蜿蜒行岭上，两溪屈曲夹之。五里，下岭，两溪适合。随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于峪口。

初七日 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于东[29]，循之行十里，龙驹寨。寨东去武关九十里[30]，西向商州，即陕省间道[31]，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经武关之南，历胡村，至小江口入汉者也[32]。遂趋觅舟。甫定[33]，雨大注，终日不休，舟不行。

初八日 舟子以贩盐故，久乃行。雨后，怒溪如奔马，两山夹之，曲折萦回，轰雷入地之险，与建溪无异。已而雨复至。午抵影石滩[34]，雨大作，遂泊于小影石滩。

初九日 行四十里，过龙关[35]。五十里，北一溪来注，则武关之流也[36]。其地北去武关四十里，盖商州南境矣。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浓桃艳李，泛光欲舞，出坐船头，不觉欲仙也。又八十里，日才下午，榜人以所带盐化迁柴竹[37]，屡止不进。夜宿于山涯之下。

初十日 五十里，下莲滩。大浪扑入舟中，倾囊倒箧，

无不沾濡[38]。二十里,过百姓滩,有峰突立溪右,崖为水所摧,岌岌欲堕[39]。出蜀西楼[40],山峡少开,已入南阳[41]淅川境[42],为秦、豫界[43]。三十里,过胡村。四十里,抵石庙湾,登涯投店。东南去均州,上太和,盖一百三十里云。

【注释】

①太华山:即华山,远望如花擎空,因名。因其西有少华山,故称太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属秦岭东段,北临渭河平原,高出众山,壁立千仞,以险绝著称。主峰有三:东峰又名朝阳峰,南峰又名落雁峰,西峰又名莲花峰。北峰、中峰也很著名。北峰又名云台峰,即《游记》所称白云峰。中峰又名玉女峰。

②西安府:为陕西布政司治所,即今陕西西安市。明代城墙、门楼、钟楼、鼓楼等,至今保存完好,为明城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西岳庙:在华阴县东 1.5 公里的岳镇东端,亦称华阴庙,建筑宏伟,庙内碑刻很多。

④朔(shuò)漠:北方沙漠之地。

⑤潼关:历史上的潼关,即《游记》中所描述的潼关,在今风陵渡对岸的黄河边,陕西潼关县的港口。因修三门峡水库,潼关县治迁至吴村。

⑥百雉(zhì):雉为古代计算城墙的单位,以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左传》:"都城过百雉。"此处所用百雉,即指长而高大的城墙。

⑦峪(yù 玉):北方称呼山谷为峪。

⑧玉泉院:今名同,在华山北麓谷口,为登华山必经之路。

⑨青柯坪:在华山谷道尽头,是上山途中唯一比较平坦的地方,有东道院和通仙观可憩息食宿。

⑩锁:铁链。 千尺幢(chuáng 床):今名同,为华山咽喉。两面峭壁,当中一条狭隘的石缝,中间凿出陡峻的踏步,两边挂着铁链供游人拉牵。接近幢顶处有铁板可以启闭。

⑪老君犁沟:东为绝壁,西为深壑,自上而下,共 570 余级。相传老子修道时,见人们开山凿道不易,便驱其乘牛一夜犁成此道,故名。 猢狲岭:即猢狲

愁。崖壁陡峭，传说以前从华山水帘洞出来的猿猴，每到此即返回，连它们也难于通过，故名。

⑫苍龙岭：今名同，为登华山最险的地段。系一条狭而且长的山脊，南北长达 1500 米，踏步狭处仅尺许，两旁为深谷，游人必须牵住铁链前进。

⑬玉女祠：在中峰玉女峰。

⑭晷(guǐ 轨)：原意为日影。古人测日影以定时刻，故又引申为时间。余晷即剩余的时间。

⑮直跻句：南峰为华山绝顶，海拔 2160 米。峰顶有老君洞，洞北有泉，冬夏不竭，称仰天池。

⑯玉井：玉井不在西峰上，“旁有玉井甚深”前疑有脱文。今华山顶玉女、莲花、落雁峰间的山谷中有镇岳宫，宫前即为玉井，其上筑楼。

⑰华阴：明为县、隶西安府华州，即今陕西华阴县，在陇海铁路线上。

⑱倏(shū 叔)：极快地。倏而：忽而。

⑲少华：少华山，今名同，在华县城东南五公里，比太华山低小。有三峰，西为独秀峰，中为玉女峰，东为半截山。

⑳华阳川：今仍称华阳，在华阴县西南隅。

㉑黄螺铺：今又作黄龙铺，在洛南县西北隅。

㉒杨氏城：今作杨城，在渭南县北境，石门河东岸。

㉓石门：今名同，在洛南县北境。

㉔洛南县：隶西安府商州，即今陕西洛南县。

㉕景村：今名同，在洛南县东南境。

㉖峥(zhēng 争)嵘：高峻。

㉗商州：隶西安府，即今陕西商县。

㉘仓龙岭：即今蟒岭。疑“仓龙”为“苍龙”。

㉙此大溪明代称丹水，即今丹江。

㉚龙驹寨：隶商州。今名同，为陕西丹凤县治。　武关：今名同，在陕西丹凤县东隅，有公路经过。

㉛间(jiàn 建)道：偏僻但是捷直的小路。

㉜小江口：今称江口，在湖北均县丹江汇入汉水处。

㉝甫(fǔ 府)：方才。

㉞影石滩：即今月日滩，在丹凤县稍南。

㉟龙关：即今竹林关，在丹凤县南境，银花河汇入丹江处。

㊱武关之流：即今武关河。

㊲榜(bàng)：即棹，摇船的工具。榜人：摇船的人。

㊳沾濡(rú 如)：被水沾湿。

㊴岌(jí 极)岌：山高峻危险的样子。

㊵蜀西楼：今作梳洗楼，在商南县东南隅。

㊶南阳：明置南阳府，治南阳，即今河南南阳市。

㊷淅川：成化六年(1470)析内乡县地置淅川县，隶南阳府，治所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境，丹江北岸的老城，今亦称淅川。

㊸秦：陕西省的简称。 豫：河南省的简称。

【译文】

二月底　进入潼关，走了三十五里，就在西岳庙停宿。黄河从北方沙漠地带往南奔流，到潼关后转向东流。潼关正好位于狭窄、险要的黄河、华山口，北边俯瞰黄河水，南边和华山相连接，只有潼关这狭窄的通道是横贯东西的大路，由长而高大的城墙封锁着。如果不走潼关往北去，就必须横渡黄河，往南则必须从武关走，而华山以南，崖壁层叠陡峭，没有路穿越。还没进入潼关时，在百里之外就看见华山突兀高出云上；等入了潼关，华山反而被低冈小山遮蔽了。走了二十里，一抬头，忽然看到一座座美如荷花的华山山峰，原来已经直达华山下。华山不仅落雁、朝阳、莲花三峰秀美无比，而且聚集、簇拥在东西两边的众峰，也都是刀削层悬的石片。只有北面不时出现的土冈，到此时才完全露出岩石，争相显示最美的景色。

三月初一日　进庙拜西岳华山之神，登上万寿阁。朝华山南面走十五里，进云台观。在十方庵找到向导。从山谷口往里走，两边山崖壁立，一股溪水在山谷中流淌，玉泉院位于溪水左岸。跟着溪流沿山谷行走十里，到莎萝宫，道路开始陡峻。又走十里，到青柯坪，道路稍显平坦。走五里，过寥阳桥后，路就断了。攀援铁链登上千尺幢，再上到百尺峡。顺崖往左转，登上老君犁沟，越过猢狲岭。

距离青柯坪五里处，有座山峰悬立在北面的深谷中，山峰三面全是绝壁，这就是白云峰。我放弃白云峰而往南走，登上苍龙岭，经过日月岩。距离老君犁沟又五里，开始登三峰足。看着东峰侧边往上走，到玉女祠谒拜，进入迎阳洞。一个姓李的道士，留我住下来。于是用剩下的时间攀登东峰，天黑才回到迎阳洞。

初二日　从南峰北麓登上峰顶，顺南面山崖悬空坠落而下，观看避静处。又上山，直登南峰绝顶。顶上有个小洞，道士指名为仰天池。旁边有黑龙潭。从西面下山，又登上西峰。峰上岩石耸立，有荷叶般的石片覆盖在岩石上。旁边有很深的玉井，井上盖有阁楼，不知为什么这样。返回迎阳洞吃饭。登上东峰，从南面山崖悬空坠落而下，有一座小平台峙立在极陡的壑谷中，这就是棋盘台。登峰顶后，和道士告别，从原路下山，观览白云峰，圣母殿就建在那里。下到莎萝坪，暮色逼人，急忙走出山谷，摸黑行三里，在十方庵住宿。出青柯坪往左上去，有柸渡庵、毛女洞；出莎萝坪往右上去，有上方峰；全是华山的支峰。路都很陡峻，因天黑来不及攀登。

初三日　行十五里，到岳庙。往西走五里，从华阴县城西门出去，顺小路往西南走二十里，进入泓峪，这是华山西边的第三座山谷。山谷两边的崖壁参天而起，夹谷而立，十分狭窄，溪水在谷中奔流。沿山涧往南行，一会转向东，一会转向西。因岩壁像石片，互相犬牙交错，道路在石片缝中穿行，转来转去，人如在弯曲的江上行船，要不断调整航向一样。走二十里，在木柸住宿。从岳庙出来，已经走了四十五里。

初四日　行十里，走完山谷后，就登泓岭。十里，上到泓岭顶。往北望太华山，高高的耸入天际。往东看到一座山峰，山势高峻得特别出众，当地人说是赛华山。我才醒悟到西南三十里有少华山，指的就是这座山了。往南下十里，有条溪水从东南向西北流淌，这是华阳川。溯川流往东走十里，往南攀登秦岭，进入华阴县、洛南县境。一上一下共五里。又走十里到黄螺铺。顺着溪水往东南下，走

三十里，到达杨氏城。

初五日　行二十里，出了石门，山才开阔。又走七里，转向东南，进入隔凡峪。从此往西南二十里，就是洛南县城所在的山谷。往东南三里，越过山岭，在山谷中行走。十里，出了山，而洛水从西向东流，就是在河南所渡河水的上游。渡过洛水后又上岭，名田家原。走五里，下到山谷中，有水从南边流来注入洛水。溯水流往里走，十五里，到景村。山又开阔起来，开始看得见稻田。过景村后仍然溯流而行，进入南峪，往南行五里，到草树沟。山上空荡荡的，太阳又落山了，在山里人家借宿。

从岳庙到木柸，一直往西南走，过了华阳川则往东南走。从华阳川往南，水渐渐大了，山渐渐开阔，然而对面的山峰则十分高峻。下秦岭，到杨氏城。两旁的山崖忽然分开，忽然又合拢，分合在短时间内交错出现，又和木柸的山谷不一样，那里两边的山崖壁立，有迂回曲折而没有分开合拢的景观。

初六日　翻越两重岭，一共走了二十五里，到坞底岔吃饭。坞底岔往西去的路，通向洛南县。我又往东南走十里，进入商州境，距离洛南县有七十多里。又走二十五里，登上仓龙岭。在曲折蜿蜒的岭上行走，两边是弯弯曲曲的溪流。走五里，下岭，两条溪水恰巧汇合。跟着溪流在老君峪中行走，十里，天已傍晚，雨忽然降落，在老君峪口投宿。

初七日　行五里，走出山谷。一条大溪从西向东流，沿溪走十里，到龙驹寨。寨东边距离武关九十里，西边通商州，是去陕西的小路，路上来往的骡马、商人、货物，不比潼关大路上的逊色。溪流中的板船，可以承受五石重量。溪水从商州西边流到这里，经过武关后往南流，过胡村，到小江口汇入汉水。于是寻找船。刚刚定好船只，天下起大雨，一整天没停，船不能航行。

初八日　船夫因为贩卖盐，很久后才启航。大雨之后，溪流水势盛大，如万马奔腾，夹在两边的山崖之中，曲折盘旋，响如雷鸣地

流入险要地段，和建溪没有什么不同。不一会，天又下起了雨。下午到达影石滩，雨大下起来，于是停泊在小影石滩。

初九日　航行四十里，经过龙关。五十里，一条溪水从北边流入，是武关的河流。这里往北距离武关四十里，是商州南部边境。此时浮云散尽，丽日当空，雾气笼罩的山峰层峦叠障，争相秀美。奔腾的水流推动航船，两岸盛开的桃花、李花浓淡相间，沐浴在阳光中，像在翩翩起舞，走出船舱到船头坐下，不觉飘飘欲仙。又航行八十里，时间才到下午，摇船的人用所带的盐交换柴、竹，多次停船不行。当夜住宿在山下水边。

初十日　航行五十里，到莲滩。大浪打进船舱，口袋、箱柜倒斜，全都被水打湿了。航行二十里，过百姓滩，河右岸突立着山峰，峰崖被水流冲击，岌岌欲堕。船出了蜀西楼，山谷稍稍开阔，不久便驶入南阳府的淅川县境，为陕西、河南两省的分界处。船行三十里，过胡村。四十里，到达石庙湾，上岸找旅店投宿。这里东南距离均州，上太和山，约一百三十里。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太和山日记[1]湖广襄阳府均州[2]

【题解】

《游太和山日记》是天启三年(1623)徐霞客游太和山留下来的游记。

太和山即武当山,在今湖北丹江口市。徐霞客于三月十一日进入湖广境,十二日往南抵均州,十三日登山,沿途游遇真宫、紫霄宫、南岩、太和宫、五龙宫,览滴水、仙侣、凌虚诸岩,登绝顶天柱峰金顶,十五日下山,仍返至北麓草店。以后越二十四日,取汉水、长江舟行,于四月初九日抵家,结束了这次河南、陕西、湖北的长途旅行。

徐霞客不但记录了受到明代皇室尊崇的宫观建筑"规制宏整",也揭露统治者"需索香金,不啻御夺"的行为。他对山上植被保存完好印象深刻,对珍稀树种榔梅更有详尽的记述。他把嵩山、华山、太和山地区的植被和气候进行对比,指出不同地域植被的水平差异、平原山地间植被的垂直差异及社会因素对森林保护的影响,从各方面探讨"山谷川原,候同气异"的道理。

【原文】

十一日　登仙猿岭。十余里，有枯溪小桥，为郧县境[③]，乃河南、湖广界。东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见所自来，而下流淙淙，地又属淅川。盖二县界址相错，依山溪曲折，路经其间故也。五里，越一小岭，仍为郧县境。岭下有玉泉观、龙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东北，盖自郧中来者。渡溪，南上九里冈，经其脊而下，为蟠桃岭。溯溪行坞中十里，为葛九沟。又十里，登土地岭，岭南则均州境。自此连逾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④]，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但途中蹊径狭，行人稀，且闻虎暴，日方下舂，竟止坞中曹家店[⑤]。

十二日　行五里，上火龙岭。下岭随流出峡，四十里，下行头冈。十五里，抵红粉渡，汉水汪然西来，涯下苍壁悬空，清流绕面。循汉东行，抵均州[⑥]。静乐宫当州之中，踞城之半，规制宏整。停行李于南城外，定计明晨登山。

十三日　骑而南趋，石道平敞。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东注，即太和下流入汉者。越桥为迎恩宫，西向。前有碑大书“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阳笔[⑦]，书法飞动，当亦第一。又十里，过草店[⑧]，襄阳来道，亦至此合。路渐西向，过遇真宫[⑨]，越两隘下，入坞中。从此西行数里，为趋玉虚道[⑩]；南跻上岭，则走紫霄间道也。登岭。自草店至此，共十里，为回龙观[⑪]。望岳顶青紫插天，然相去尚五十里。满山

乔木夹道，密布上下，如行绿幕中。

从此沿山行，下而复上，共二十里，过太子坡[12]。又下入坞中，有石梁跨溪，是为九渡涧下流[13]。上为平台十八盘，即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左入溪，即溯九渡涧，向琼台观及八仙罗公院诸路也。峻登十里，则紫霄宫在焉[14]。紫霄前临禹迹池，背倚展旗峰，层台杰殿，高敞特异。入殿瞻谒。由殿右上跻，直造展旗峰之西[15]。峰畔有太子洞、七星岩，俱不暇问。共五里，过南岩之南天门。舍之西，度岭，谒榔仙祠。祠与南岩对峙，前有榔树特大，无寸肤，赤干耸立，纤芽未发。旁多榔梅树[16]，亦高耸，花色深浅如桃杏，蒂垂丝作海棠状。梅与榔本山中两种，相传玄帝插梅寄榔，成此异种云。

共五里，过虎头岩。又三里，抵斜桥。突峰悬崖，屡屡而是，径多循峰隙上。五里，至三天门，过朝天宫，皆石级曲折上跻，两旁以铁柱悬索。由三天门而二天门、一天门，率取径峰坳间，悬级直上。路虽陡峻，而石级既整，栏索钩连，不似华山悬空飞度也。太和宫在三天门内。日将晡[17]，竭力造金顶，所谓天柱峰也。山顶众峰，皆如覆钟峙鼎，离离攒立；天柱中悬，独出众峰之表，四旁崭绝。峰顶平处，纵横止及寻丈。金殿峙其上[18]，中奉玄帝及四将，炉案俱具，悉以金为之。督以一千户[19]、一提点[20]，需索香金，不啻御夺。余入叩匆匆，而门已阖，遂下宿太和宫[21]。

十四日　更衣上金顶。瞻叩毕，天宇澄朗，下瞰诸峰，

近者鹄峙[22]，远者罗列，诚天真奥区也[23]！遂从三天门之右小径下峡中。此径无级无索，乱峰离立，路穿其间，迥觉幽胜。三里余，抵蜡烛峰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为蜡烛涧。循涧右行三里余，峰随山转，下见平丘中开，为上琼台观。其旁榔梅数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绚烂岩际。地既幽绝，景复殊异。余求榔梅实，观中道士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前有人携出三四枚，道流株连破家者数人[24]。"余不信，求之益力，出数枚畀余，皆已黝烂，且订无令人知。及趋中琼台，余复求之，主观仍辞谢弗有。因念由下琼台而出，可往玉虚岩，便失南岩、紫霄，奈何得一失二，不若仍由旧径上，至路旁泉溢处，左越蜡烛峰，去南岩应较近。忽后有追呼者，则中琼台小黄冠以师命促余返[25]。主观握手曰[26]："以渴求珍植，幸得两枚，少慰公怀。但一泄于人，罪立至矣。"出而视之，形侔金橘[27]，漉以蜂液[28]，金相玉质，非凡品也。珍谢别去。复上三里余，直造蜡烛峰坳中。峰参差廉利[29]，人影中度，兀兀欲动。既度，循崖宛转，连越数重。峰头土石，往往随地异色。既而闻梵颂声，则仰见峰顶遥遥上悬，已出朝天宫右矣。仍上八里，造南岩之南天门，趋谒正殿。右转入殿后，崇崖嵌空，如悬廊复道，蜿蜒山半，下临无际，是名南岩[30]，亦名紫霄岩，为三十六岩之最，天柱峰正当其面。自岩还至殿左，历级坞中，数抱松杉，连阴挺秀。层台孤悬，高峰四眺，是名飞升台。暮返宫，贿其小徒，复得榔梅六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

十五日　从南天门宫左趋雷公洞。洞在悬崖间。余欲返紫霄，由太子岩历不二庵，抵五龙。舆者谓迂曲不便[31]，不若由南岩下竹笆桥，可览滴水岩、仙侣岩诸胜。乃从北天门下，一径阴森，滴水、仙侣二岩，俱在路左，飞崖上突，泉滴沥于中，中可容室，皆祠真武[32]。至竹笆桥，始有流泉声，然不随涧行。乃依山越岭，一路多突石危岩，间错于乱茜丛翠中[33]，时时放榔梅花，映耀远近。

过白云、仙龟诸岩，共二十余里，循级直下涧底，则青羊桥也。涧即竹笆桥下流，两崖蓊葱蔽日，清流延回，桥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视碧落[34]，宛若瓮口。度桥，直上攒天岭。五里，抵五龙宫[35]，规制与紫霄、南岩相伯仲。殿后登山里许，转入坞中，得自然庵。已还至殿右，折下坞中，二里，得凌虚岩。岩倚重峦，临绝壑，面对桃源洞诸山，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图画，为希夷习静处[36]。前有传经台，孤瞰壑中，可与飞升作匹。还过殿左，登榔梅台，即下山至草店。

华山四面皆石壁，故峰麓无乔枝异干；直至峰顶，则松柏多合三人围者；松悉五鬣，实大如莲，间有未堕者，采食之，鲜香殊绝。太和则四山环抱，百里内密树森罗，蔽日参天；至近山数十里内，则异杉老柏合三人抱者，连络山坞，盖国禁也。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独三将军树巍然杰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气异。余出嵩、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关，则驿

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过坞底岔，复见杏花；出龙驹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忽忆日已清明，不胜景物悴情[37]。遂自草店，越二十四日，浴佛后一日抵家[38]。以太和榔梅为老母寿[39]。

【注释】

①太和山：即武当山，相传真武曾修炼于此，为道教名山，亦以传授武当派拳术著称。明永乐中尊为太岳，亦称玄岳。在湖北丹江口市南境，有72峰、36岩、24洞、11洞、10池、9井等自然风景。明初殿宇规模甚大，现基本保持明初形成的建筑体系，有太和、南岩、紫霄、遇真、玉虚、五龙等六宫，复真、元和二观，铜铸的金殿颇具特色。全山游程达60公里。

②湖广：为明代十三布政司之一，辖境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地，布政司治所武昌府，即今湖北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 襄阳府：治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的襄阳，城墙今存。

③郧县：明统治者在残酷镇压了规模巨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后，于成化十二年(1476)设郧阳府，辖郧县、房县、竹山、竹溪、上津、郧西、保康等七县，治郧县，即今湖北郧县。

④畦(qí 齐)：田园中划分的小区。

⑤曹家店：今名同，在丹江口市北隅。

⑥均州：隶襄阳府，因武当山而著名，附郭县原名武当县，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境、汉水南岸的关门岩，修建丹江口水库时迁走。

⑦米襄阳：即米芾(fú 福)(1051～1107)，宋代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后迁樊城，后又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米芾的居地与襄阳城隔河相对，抬头即可欣赏汉水的烟波和重叠的山峦，这样的环境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帮助，故世称“米襄阳”。米芾善长书画，多用水墨点染，独创风格，人称“米氏云山”。他的儿子米友仁发展其画法，形成米派。今襄樊市米姓后人很多，还有米庄。米公祠在樊城西隅，珍藏有数十块米芾书法碑刻，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⑧草店：今名同，在丹江口市西境，铁路北侧。

⑨遇真宫：在武当山北麓，武当山大门石制玄岳坊南一公里，殿内供张三丰坐像。

⑩玉虚：玉虚宫，是武当山建筑群中最大的宫城之一，玉带河萦回，红墙环绕，碑亭高耸。据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曾在此扎营，至今仍称老营宫。襄渝铁路从旁边经过，并有老营宫站。

⑪回龙观：应即今元和观，系由老路上山必经之地。

⑫太子坡：即复真观，今存，为登金顶的孔道。

⑬九渡涧：又称剑河。河上桥名天津桥，又称剑河桥，系三孔石桥，建于明永乐年间。

⑭紫霄宫：背倚展旗峰，为武当山保存较完整的宫观之一，有龙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殿、父母殿，两侧有东宫、西宫，崇台依山迭砌，殿宇雄，环境幽。

⑮造(zào)：到，往。

⑯榔梅：果名。《襄阳志》："榔梅在太和山。相传真武折梅枝寄榔树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开果结。'后竟如其言。今树尚存。"

⑰晡(bū)：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通常指黄昏。

⑱金殿：武当山绝顶天柱峰海拔1612米，金殿即建在天柱峰顶，俗称金顶，为永乐十四年(1416)建。高5.54米，宽4.4米，深3.15米，共三间，包括其中神像、几案、供器，全为铜铸鎏金，仿木结构，分件铸造装配。为我国古建筑中的珍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殿下山腰绕石城一周，名紫金城，长1.5公里，开四门。

⑲千户：金初置，为世袭武官，元、明相沿。明代卫所兵制设有千户所，驻守要地，统兵1120人，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统隶于卫。千户为一所的长官。

⑳提点：宋、元以来所设的官名，寓有提举、检点之意。明代仅有神乐观提点，管理道士。清代废。

㉑太和宫：在武当山天柱峰腰紫金城南天门外。转展殿内存元大德十一年(1307)铸的铜殿一座，系永乐十四年从天柱峰顶移此。

㉒鹄(hú 胡)：俗名天鹅。鹄峙，形容周围诸峰如天鹅引颈屹立恭候。

㉓天真：未受人世礼俗影响的大自然的原貌。　奥区：中心、腹地。

㉔道流：道士。

㉕黄冠:道士所戴束发的冠为黄色,因此道士又别称黄冠。

㉖观(guàn 贯):道教的庙宇,即道观。大道观称道宫,比宫、观小者称道院。

㉗侔(móu 牟):相同,齐等。

㉘漉(lù 鹿):渗。

㉙廉(lián)利:棱角锋利。

㉚南岩:上为危崖,下临深壑,为武当山中风景最美的一岩。现存元代建的天乙真庆宫,梁柱门窗全用石砌,仿木结构,故又称石殿。明建南天门亦存。

㉛舆(yú 俞):肩舆,俗称轿子。舆者即轿夫。

㉜真武:原称玄武,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它的形象为龟或龟蛇合体。后为道教所信奉,宣称他是古净乐国王的太子,在武当山修炼成仙。宋时因避讳,改玄为真,并尊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

㉝茜(qiàn 欠):多年生蔓草,茎有刺,初秋开小黄花。根红色,可做染料,亦可供药用。

㉞碧落:道家称天空为碧落。

㉟五龙宫:在武当山天柱峰以北。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称五龙祠,历代皆重建。近代已大部被毁,现仅存宫门、红墙、碑亭、古井、泉池。

㊱希夷:即陈抟(?～989),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后唐末举进士不第,隐居于武当山。太平兴国中出山,宋太宗甚看重,赐号希夷先生。

㊲悴(cuì 粹):忧伤。

㊳浴佛日:相传中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生日,佛寺常于此日设会诵经,并用香水洗浴佛像,故称这一天为浴佛节。浴佛后一日即中历四月初九日。

㊴寿:用物献给长者祝寿。

【译文】

十一日　攀登仙猿岭。走了十多里,到枯溪小桥,属于郧县境,是河南、湖广布政司的分界处。往东走五里,有一片澄澈的池水,名青泉,不见水源从哪里流来,却见下游淙淙流淌。这地方又属于淅川县了。因为郧县、淅川两县边界互相交错,依照山势、溪流曲折划

分，所以道路在两县之间穿行。走五里，翻过一道小岭，仍然属于郧县境。岭下有玉皇观、龙潭寺。一股溪水滔滔不绝地从西南往东北奔流，大概是郧县中部流过来的。渡过溪水，往南登九里冈，越过冈脊往下走，为蟠桃岭。溯溪水沿山坞行十里，为葛九沟。又走十里，攀登土地岭，岭南边是均州境。从这里接连不断地翻山越岭，沿途桃花、李花缤纷，山花盛开在道路两旁，景色异常幽雅、艳丽。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溪流两岸的一块块稻田，高低分布得如同鱼鳞一样整齐，和山西、陕西一带的稻田不一样。只是途中所走的小路很狭窄，行人稀少，而且听说有老虎害人，太阳正要落山，于是就在坞中的曹家店住宿。

十二日　行五里，登上火龙岭。下岭后顺着水流走出峡谷，四十里，下到行头冈。又走十五里，抵达红粉渡，汉水水势浩瀚地从西边流来，岸边苍壁悬空，清流环绕。沿汉水往东走，到达均州。静乐宫位于州城正中，占据了一半城，规模宏大、建筑庄严。把行李放在南城外，决定明天早晨登山。

十三日　骑马往南急行，石头路平坦宽敞。走三十里，越过一座石桥，桥下的水从西向东流，就是从太和山流入汉水的溪流。过桥后是迎恩宫，宫门向西。前面有一块书写着“第一山”三个大字的石碑，是襄阳人米芾的手笔，书法飞扬灵活，应当也是天下第一。又走十里，经过草店，从襄阳伸来的路，也在这里会合。道路渐渐朝西走，经过遇真宫，越过两处险要的地方往下走，进入山坞。从这里往西行数里，是去玉虚宫的路；往南向上登岭，则是去紫霄宫的小路。登岭。从草店到这里，一共走十里，为回龙观。遥望山顶，呈一片青紫色，插入云天，但相距还有五十里。满山都是高大的树木，夹在道路两旁，密布山上山下，上山如同在绿幕中穿行。

从这里沿山行走，下了又上，一共二十里，经过太子坡。又下到坞中，有座石桥横跨溪水，这是九渡涧的下游。往上为平台十八盘，就是去紫霄宫、攀登太和山的大路；往左边顺溪水往里走，就是溯

九渡涧，到琼台观和八仙罗公院等处的路。攀登了十里陡峻的山路，就到紫霄宫所在地。紫霄宫前面正对禹迹池，背后傍靠展旗峰，平台层叠，殿宇非凡，特别高大宽敞。进殿观览、祭拜。从殿右往上攀，直接上到展旗峰的西面。峰附近有太子洞、七星岩，都没有时间光顾。一共走五里，经过南岩的南天门。放弃游南天门而往西走，越过岭，到榔仙祠谒拜。榔仙祠和南岩正对而峙，祠前有棵特别高大的榔树，一点树皮也没有，光滑地耸立着，没发一丝芽。旁边有很多榔梅树，也都高高耸立，榔梅花的颜色和桃花杏花一样深浅，垂丝的花蒂则是海棠花形状。梅树和榔树本来是山中的两种树，相传真武帝折梅花寄生在榔树上，形成了榔梅这奇异的树种。

共走五晨，经过虎头岩。又三里，到斜桥。陡峰悬崖，屡屡皆是，道路大多沿着峰崖之间的缝隙而上。走五里，来到三天门，过朝天宫，都是石阶路曲折地往上伸，两旁有铁柱悬索。从三天门到二天门，再到一天门，路大多取道山峰间的坳地，陡梯直上。路虽然陡峻，但石阶很整齐，有栏索牵引，不像登华山那样悬空飞越。太和宫在三天门内。接近黄昏时，我竭尽全力登金顶，就是所说的天柱峰。顶上众多的山峰，都如同钟倒置、鼎峙立一般，成行成列地汇聚在一起；天柱峰悬立在正中，独自突出于众峰之上，四周特别险峻。峰顶上有块平地，长宽都只有八尺到一丈。金殿峙立在平地上，殿中供奉真武帝及其四将，香炉几案都很齐备，全部用金铸造。朝廷设一个千户、一个提点在此监督，索取香金，这无异于巧取豪夺。我匆匆忙忙想进殿叩拜，但殿门已关，于是下到太和宫住宿。

十四日　换衣服登金顶。游览叩拜完毕时，天空澄碧晴朗，往下俯瞰众峰，近处的好似天鹅引颈屹立，远处的层层排列，实在是大自然幽深玄妙的中心。于是沿三天门右边的小路下到峡谷中。这条小路没有石阶，也没有拦索，山峰散乱无序地各自耸立，小路在山峰间穿行，令人觉得特别幽雅。走了三里多，来到蜡烛峰右侧，涓涓泉水从小路旁溢出，下去是蜡烛涧。沿涧右岸行三里多，峰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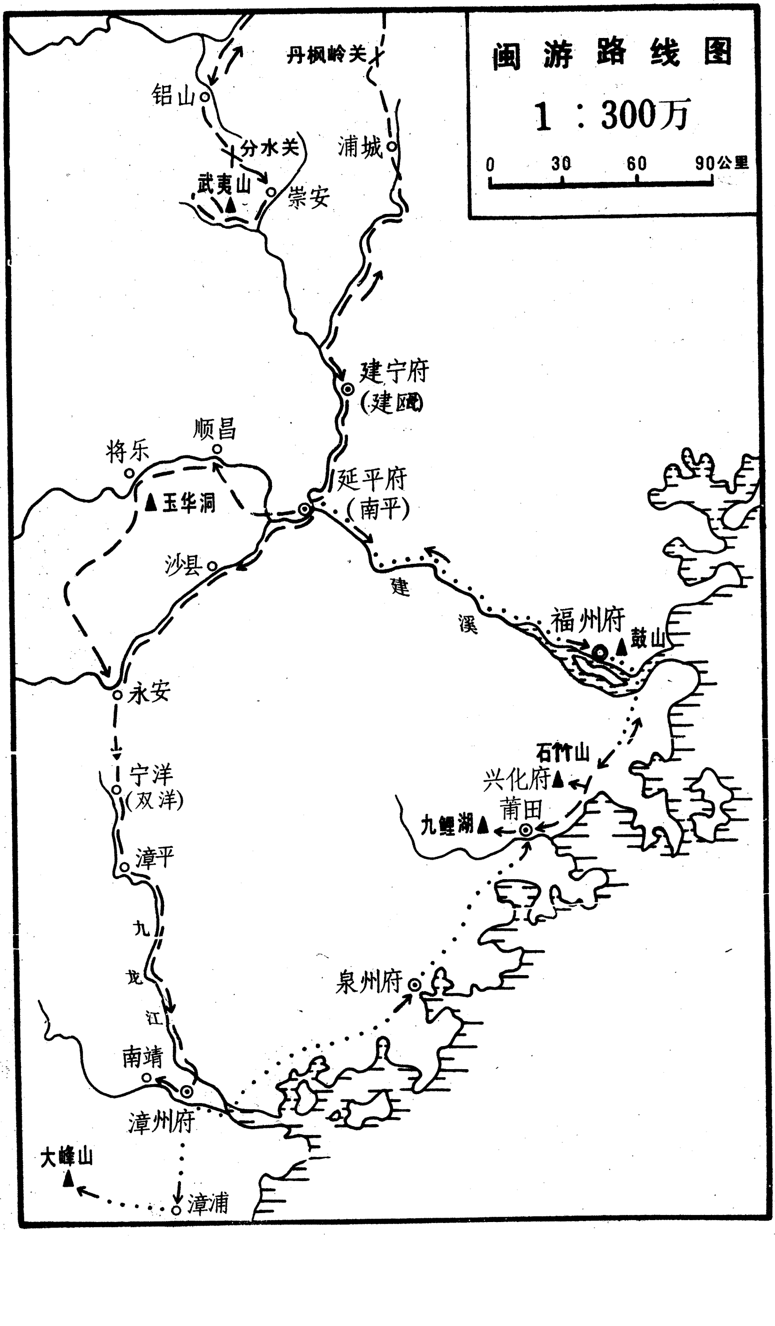
山转，再下就看见平整的山丘中有一块开阔地，是上琼台观。观旁边的几株榔梅，都有一人围抱那么粗大，满树榔梅花竞相开放，花色映照山冈，使山岩边绚丽灿烂。这地方幽雅到了极点，景物又特别不同寻常。我求要榔梅的果实，观中的道士闭口不敢答应。过了一会才说："这是禁物。从前有人带出去三四枚，有数名道士因此受株连而家破败。"我不相信，索求得更起劲，道士取出几枚送我，都已变黑腐坏，而且叮嘱不要让人知道。等走到中琼台观时，我又索要榔梅果实，观主仍然辞谢，说没有。因为考虑到从下琼台观走出去，能去玉虚岩，便不能去南岩、紫霄宫，为什么要得一失二呢，不如仍然从原路上去，走到路旁泉水溢出的地方，往左翻越蜡烛峰，距离南岩应当比较近。忽然后面有人呼叫追赶，原来是中琼台观的小道士奉师傅命令，催我返回去。观主握着我的手说："您渴求的珍贵树种，幸好有两枚，可以稍稍满足您的愿望。只是一旦泄露出去，罪马上就降临了。"拿出来后仔细观看，形状和金橘相同，渗出蜂蜜一样的液汁，金的外表、玉的质地，不是一般的物品。我真诚地道谢然后离去。又往上走三里多，直达蜡烛峰山坳中。山峰高低不齐，棱角锋利，人在峰间穿越，影影绰绰，仿佛山峰在晃动。穿越蜡烛峰后，沿着山崖转来转去，接连越过数重山崖。峰顶上的土、石，处处随地势变幻颜色。不一会听见教徒诵读经文的声音，于是抬头一看，峰顶悬立在遥远的上空，已经出到朝天宫右侧了。仍旧往上走，八里，到达南岩的南天门，赶忙去正殿祭拜。往右转到正殿背后，高峻的崖石镶嵌在空中，如同长廊悬空、阁道凌空，弯弯曲曲地延伸在山腰，下临无底的深壑，这就是南岩，也叫紫霄岩，是武当山三十六岩中最美的，天柱峰正好屹立在对面。从南岩返回到正殿左侧，顺着石阶在坞中走，有棵几人围抱粗的松杉，枝叶遮天蔽日，挺拔秀丽。一座平台孤悬而立，向四周眺望高峰，这是飞升台。傍晚回到朝天宫。用财物收买小道士，又得到六枚榔梅。第二天再去索要，没能要到。

十五日　从南天门宫往左直奔雷公洞。洞在悬崖中间。我想返回紫霄岩，由太子岩经过不二庵，到达五龙宫。抬轿的人说迂回绕路不方便，不如从南岩下竹笆桥，可以观赏滴水岩、仙侣岩等胜景。于是从北天门往下走，一条阴森的小路，滴水岩、仙侣岩两景，都在小路左侧，悬崖向上飞突，泉水滴沥崖中，悬崖中能容下静室，供奉的都是真武帝。下到竹笆桥，开始听到泉水流淌的声音，但路不顺山涧行。于是靠着山走，翻越山岭，一路上多是突起的石头、高高的岩石，杂乱的分布在繁茂的草木丛中，不时有开放的榔梅花，绚丽的色彩映照远近。

经过白云岩、仙龟岩等处，一共走了二十多里，顺石阶一直下到涧底，就是青羊桥。涧水就是竹笆桥水的下游，两岸山崖上草木繁盛、树荫蔽日，长长的清流弯弯曲曲，一座桥横跨在上面，不知道涧水流到什么地方。抬头仰望天空，形状如同瓮口一般。过了桥，径直登上攒天岭。走五里，抵达五龙宫，宫殿的规模和格式与紫霄宫、南岩相仿。从宫殿背后登山，走一里多，转进山坞，到自然庵。不久返回五龙宫殿右面，转下坞中，走两里，到凌虚岩。凌虚岩背靠重重山峦，面临极深的沟壑，正对桃源洞众山峰，满山嘉树特别茂密，紫色翠色互相辉映，犹如图画，是希夷先生修炼的地方。前面有传经台，孤零零地俯视深壑，可以和飞升台相媲美。返回时经过五龙宫殿左面，攀登榔梅台，于是下山到达草店。

华山四周都是石壁，所以山脚没有高大奇特的树木；一直上到峰顶，则松柏大多有三人围抱粗；松树全是五针松，松子和莲子一般大，间或遇到没掉落的松果，采下来吃，鲜味、香味都特别好。太和山则是四面群山环抱，百里以内茂盛的森林丛密分布，大树遮天蔽日、高耸入云；靠近太和山的数十里范围内，三人围抱粗的奇异杉树和老柏树，连续不断地长满山坞，是因为朝廷禁止砍伐。嵩山、少室山之间，从平缓的山脚上到绝顶，树木被砍伐得所剩无遗，只有三棵将军树巍然耸立着。山峰、峡谷、河川、平原各种地势，季节

相同而天气物象不一样。我从嵩山、少室山出来时，才看到田里麦苗青青；到了陕州，杏树刚刚开花，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摆，十分动人；进入潼关，大路平坦，高大的杨树立在道路两旁，梨树、李树高低不齐；等到转到泓峪，却是层层的冰冻积雪遍布山谷沟涧，真是春风不度的地方啊。经过坞底岔时，又看到杏花开放；从龙驹寨出去，桃红柳绿，所到之处一片春色。忽然想起已到清明时节，不由触景生情。于是从草店启程，经过二十四天，在浴佛节第二天到家。用太和山的榔梅为老母亲祝寿。



闽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丹枫岭关
铅山
分水关
浦城
武夷山
崇安
建宁府
(建瓯)
顺昌
将乐
延平府
(南平)
玉华洞
沙县
建
溪
福州府
鼓山
永安
宁洋
(双洋)
石竹山
兴化府
莆田
九鲤湖
漳平
九
龙
江
泉州府
南靖
漳州府
大峰山
漳浦

徐霞客游记全译

闽游日记[1]前

【题解】

徐霞客曾五次游福建。第一次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见《游武彝山日记》。第二次为泰昌元年(1620),见《游九鲤湖日记》。第三次为崇祯元年(1628),先游福建,后到广东游罗浮山,见《闽游日记前》。第四次为崇祯三年(1630),见《闽游日记后》。第五次为崇祯六年(1633),仅见黄道周的诗文,游程不详。

《闽游日记前》是徐霞客第三次游福建的旅游日记。崇祯元年(1628)二月二十日离家,三月十二日登丹枫岭入福建界。至浦城游金斗山,以后取水路船行,经建宁(今建瓯县)至延平(今南平市)登陆,绕道顺昌、将乐、永安,游玉华洞。又从宁洋下舟,过华封后舍舟逾岭,复水陆兼程到漳州,四月初五日至南靖。

徐霞客系统考察了福建各主要水道的急缓、水量和通航情况,得出“程愈迫则流愈急”、“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也愈烈的结论。他注意考察省县的境域范围,肯定了以分水岭为界的原则,“随山奠川,固当如此建置”。他还记录了“闽中以雪为奇,

得之春末为尤奇”，“泉、兴海盗为梗”等明末的气候异常和社会问题。

【原文】

崇祯改元[②]戊辰之仲春[③]，发兴为闽、广游。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为入闽登陆道。十五里，出石门街，与江郎为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峡口[④]，已暮。又行十五里，宿于山坑。

十二日　二十里，登仙霞岭。三十五里，登丹枫岭[⑤]，岭南即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岭而来，乃江西永丰道，去永丰尚八十里。循溪折而东，八里至梨岭麓，四里登其巅，前六里，宿于九牧[⑥]。

十三日　三十五里，过岭，饭于仙阳[⑦]。仙阳岭不甚高，而山鹃丽日，颇可爱。饭后得舆，三十里抵浦城[⑧]，日未晡也。时道路俱传泉、兴海盗为梗[⑨]，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亦久蓄玉华之兴，遂觅延平舟。

十四日　舟发四十里，至观前[⑩]。舟子省家早泊[⑪]，余遂过浮桥，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乔松艳草，幽袭人裾。过三亭，入玄帝宫，由殿后登岭。兀兀中悬，四山环拱，重流带之，风烟欲暝，步步惜别！

十五日　辨色即行[⑫]。悬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矶。风雨彻旦[⑬]，溪喧如雷。

十六日　六十里，至双溪口[⑭]，与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宁郡[⑮]。雨不止。

十七日　水涨数丈，同舟俱阁不行[16]。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17]。四十里，太平驿，四十里，大横驿[18]，过如飞鸟。三十里，黯淡滩，水势奔涌。余昔游鲤湖过此，但见穹石嶙峋，舟穿其间，初不谓险；今则白波山立，石悉没形，险倍昔时。十里，至延平[19]。

十八日　余以轻装出西门，为玉华洞游。南渡溪，令奴携行囊由沙县上水，至永安相待。余陆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将乐之水从西来，沙县之水从南来，至此合流[20]，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连铺，乃瓯宁、南平、顺昌三县之界[21]。

十九日　五里，越白沙岭，是为顺昌境[22]。又二十五里，抵县。县临水际，邵武之水从西来，通光泽[23]；归化之水从南来[24]，俱会城之东南隅。隔水望城，如溪堤带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五里至将乐境，乃杨龟山故里也[25]。又十五里，为高滩铺[26]。阴霾尽舒，碧空如濯，旭日耀芒，群峰积雪，有如环玉。闽中以雪为奇，得之春末为尤奇。村氓市媪，俱曝日提炉[27]；而余赤足腾踔[28]，良大快也！二十五里，宿于山涧渡之村家。

二十里　渡山涧，溯大溪南行。两山成门曰莒峡。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莒峡铺，山始开。又十里，入将乐[29]。出南关，渡溪而南，东折入山，登滕岭。南三里，为玉华洞[30]。先是，过滕岭即望东南两峰耸立，翠壁嶙峋，迥与诸峰分形异色。抵其麓，一尾横曳，回护洞门。门在山坳

间，不甚轩豁[31]，而森碧上交，清流出其下，不觉神骨俱冷。山半有明台庵，洞后门所经。余时未饭，复出道左登岭。石磴萦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顿开，庵当其中。饭于庵，仍下至洞前门，觅善导者。乃碎斫松节置竹篓中，导者肩负之，手提铁络，置松燃火，烬辄益之。初入，历级而下者数尺，即流所从出也。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数四，倏隘倏穹，倏上倏下，石色或白或黄，石骨或悬或竖，惟"荔枝柱"、"风泪烛"、"幔天帐"、"达摩渡江"、"仙人田"、"葡萄伞"、"仙钟"、"仙鼓"最肖。沿流既穷，悬级而上，是称"九重楼"。遥望空濛[32]，忽曙色欲来，所谓"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与张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33]。盖洞门斜启，玄朗映彻，犹未睹天碧也。从侧岭仰瞩，得洞门一隙，直受圆明。其洞口由高而坠，弘含奇瑰，亦与张公同。第张公森悬诡丽者，俱罗于受明之处；此洞眩巧争奇，遍布幽奥，而辟户更拓。两洞同异，正在伯仲间也。拾级上达洞顶，则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赪肤[34]，实出张公所未备。下山即为田塍。四山环锁，水出无路，汩然中坠，盖即洞间之流，此所从入也。复登山半，过明台庵。庵僧曰："是山石骨棱厉，透露处层层有削玉裁云态，苦为草树所翳，故游者知洞而不知峰。"遂导余上拾鸟道，下披蒙茸，得星窟焉。三面削壁丛悬，下坠数丈。窟旁有野橘三株，垂实累累。从山腰右转一二里，忽两山交脊处，棘翳四塞，中有石磴齿齿，萦回于悬崖夹石间。仰望峰顶，一笋森森独秀。遂由洞后穹崖之上，再历石门，

下浴庵中，宿焉。

二十一日　仍至将乐南门，取永安道。

二十四日　始至永安[35]，舟奴犹未至。

二十五日　坐待奴于永安旅舍。乃市顺昌酒，浮白楼下[36]。忽呼声不绝，则延平奴也。遂定明日早行计。

二十六日　循城溯溪，东南二十里，转而南二十五里，登大泄岭，岧峣行云雾中[37]。如是十五里，得平阪[38]，曰林田[39]。时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两溪自南来，东浑赤如血，西则一川含绿，至此合流。

二十七日　溯赤溪行。久之，舍赤溪，溯澄溪。共二十里，渡坑源上下桥，登马山岭。转上转高，雾亦转重，正如昨登大泄岭时也。五里，透其巅[40]，为宁洋界。下五里，饭于岭头。时旭日将中，万峰若引镜照面。回望上岭，已不可睹，而下方众岫骈列，无不献形履下。盖马山绝顶，峰峦自相亏蔽，至此始廓然为南标。询之土人，宁洋未设县时，此犹属永安；今则岭北水俱北者属延平，岭南水俱南者属漳州。随山奠川，固当如此建置也。其地南去宁洋三十里，西为本郡之龙岩，东为延平之大田云[41]。下山十里，始从坑行。渡溪桥而南，大溪遂东去。逾岭，复随西来小溪南行，二十里，抵宁洋东郭[42]。绕城北而西，则前之大溪经城南来，恰与小溪会，始胜舟[43]。

二十八日　将南下，传盗警，舟不发者两日。

四月初一日　平明，舟始前，溪从山峡中悬流南下。

十余里，一峰突而西，横绝溪间，水避而西，复从东折，势如建瓴[44]，曰石嘴滩。乱石丛立，中开一门，仅容舟。舟从门坠，高下丈余，余势屈曲，复高下数丈，较之黯淡诸滩，大小虽殊悬，险更倍之也。众舟至此，俱鳞次以下。每下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缆前后倒曳之，须时乃放。过此，山峡危逼，复嶂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云也。三十里，过馆头，为漳平界。一峰又东突，流复环东西折，曰溜水滩。峰连嶂合，飞涛一缕，直舟从云汉[45]，身挟龙湫矣。已而山势少开，二十余里，为石壁滩。其石自南而突，与流相扼，流不为却，捣击之势，险与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东北来合；再下，夹溪复自东北来合，溪流遂大，势亦平。又东二十里，则漳平县也[46]。

宁洋之溪[47]，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浦城至闽安入海[48]，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况梨岭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马岭，不及四百里而峻，是二岭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宜咏于此。

初二日　下华封舟。行数里，山势复合，重滩叠溜[49]，若建溪之太平、黯淡者，不胜数也。六十里，抵华封[50]，北溪至此皆从石脊悬泻[51]，舟楫不能过，遂舍舟逾岭。凡水惟滥觞之始[52]，不能浮槎[53]。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黄河之三门集津[54]，舟不能上下。然汉、唐挽漕[55]，缆迹犹存；未若华封，自古及今，竟无问津之时。拟沿流穷其险处，而居人惟

知逾岭，无能为导。

初三日　登岭，十里至岭巅，则溪水复自西来，下循山麓，俯瞰只一衣带水耳[56]。又五里，则隤然直下[57]，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58]。西南陆行三十里[59]，即漳郡；顺流东南二十里，为江东渡，乃兴、泉东来驿道也[60]；又顺流六十里，则出海澄入海焉[61]。

初四日　舆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门[62]。访叔司理[63]，则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中出南门，下夜船往南靖。

初五日　晓始达南靖[64]，以溯流迂曲也。溪自南平来，至南靖六十里，势与西溪同其浩荡，经漳郡南门，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两溪谁执牛耳也[65]？

【注释】

①闽(mǐn 敏)：福建省的简称。秦设闽中郡，治冶县(今福建福州市)。该省最大的河流又称闽江。因此该省简称闽。

②改元：中国古代新的皇帝即位，都要更改年号。明代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检即位，改年号为崇祯，时在戊辰，即 1628 年。因清代雍正皇帝名胤祯，乾隆本避讳作“崇正”。

③仲春：中历二月。

④峡口：今名同，在浙江江山县南境。

⑤丹枫岭：又省称枫岭，霞客所过即今浙江、福建界上的枫岭关，现公路仍从此经过。

⑥九牧：今名同，在福建浦城县北隅的公路旁。

⑦仙阳：今名同，在浦城县北境的公路旁。

⑧浦城：明为县，隶建宁府，即今福建浦城县。

⑨泉：即泉州府，治晋江，即今泉州市。　兴：即兴化府，治莆田，即今莆田县。

⑩观前：今名同，在浦城县南境，南浦溪与临江溪的汇口处。

⑪省(xǐng 醒)：探望。

⑫辨色：指天微明，刚可辨色。

⑬彻旦：通宵达旦。

⑭双溪口：应在今建瓯县北隅的丰乐，位于南浦溪与崇阳溪汇口处。

⑮建宁郡：即建宁府，有建安和瓯宁两附郭县，后府改为县，合称建瓯，即今建瓯县。明代无郡，《游记》中常称府为“郡”。

⑯阁：通“搁”，即搁浅、停船。

⑰附：搭乘。

⑱大横驿：今仍称大横，在南平市东北隅，建溪西岸。

⑲延平：明置府，治南平，即今南平市。

⑳将乐之水句：霞客所经应即今沙溪口，在富屯溪与沙溪汇合处，位于今南平市西隅。

㉑三县之界：原误作“三里县界”，据四库本、叶本改。

㉒顺昌县：隶延平府，即今顺昌县，但治所在富屯溪西岸。

㉓邵武：明置府，治邵武，即今邵武县。 光泽：明为县。隶邵武府，即今光泽县。邵武之水即西溪，又称紫云溪，即今富屯溪。

㉔归化：成化七年(1471)以清流县的明溪镇置归化县，隶汀州府，即今明溪县。此水为将溪，又称大溪，即今金溪。明时以归化县境往北流入将溪之水为将溪主源。

㉕杨龟山：即杨时(1053～1135)，将乐人，字中立，别号杨龟山。杨为熙宁进士，学于程颢、程颐，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晚年著书讲学，人称龟山先生。著作有《杨龟山先生集》。

㉖高滩铺：即今高塘，又作高唐，在将乐县东境，金溪南岸。

㉗氓(méng 萌)：居住在郊野的老百姓。 媪(ǎo 袄)：年老的妇人。 曝(pù 铺)：晒。

㉘腾踔：原作“飞腾”，据四库本改。踔(zhuō)，远腾貌。

㉙将乐：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将乐县。

㉚玉华洞：“洞”后原衍“道”字，据四库本删。玉华洞在将乐城东南 9 公里，有两条甬道，全长约 7 公里，由藏禾洞、雷公洞、果子洞、溪源洞、黄泥洞、白云洞等六洞组成，内有阴河三条。

㉛轩豁(xuān huò 宣霍):开朗。

㉜空濛:细雨迷茫的样子。

㉝张公洞:相传汉代张道陵在此修道,唐代张果老在此隐居,故名。在江苏宜兴县东南湖㳇(fù 父)镇附近,有海王厅、洞中洞等胜景,为游览胜地。

㉞赪(chēng 撑):红色。

㉟永安: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永安市。

㊱浮:罚人饮酒。 白:饮完举杯告白。此处浮白泛指饮酒。

㊲岧峣(tiáo yáo 条尧):山高峻的样子。

㊳阪(bǎn 板):山坡。

㊴林田:今名同,在永安县南隅。

㊵透:通过,穿过。

㊶龙岩:明为县,隶漳州府,即今龙岩县。 大田:嘉靖十五年(1536)置县,隶延平府,即今大田县。

㊷宁洋:本为龙岩县东西洋巡检司,嘉靖四十五年(1566)改置县,隶漳州府,治今漳平县北境的双洋。

㊸胜:胜任,载得起。胜舟:通航。

㊹建:覆。 瓴(líng 玲):古代一种装水的瓶子。建瓴,从高处翻倒瓶里的水,形容其向下之势很容易。

㊺云汉:天河。

㊻漳平县:隶漳州府,即今漳平县。

㊼宁洋之溪:明称东洋溪,即今双洋溪。建溪:明代通称闽江北源为建溪。

㊽闽安:即闽安镇。今仍称闽安,在福州市东隅,闽江北岸,马尾镇与亭江镇之间。

㊾溜(liù):水流。

㊿华封:即今华安县治。

51北溪:明代亦称九龙江,即今九龙江。

52滥:水漫溢: 觞(shāng 商):古代的酒器。滥觞:形容江河源流甚微,仅能漫溢一觞。

53槎(chá 茶):用竹木编成的筏。

54三门:黄河中游著名峡谷之一,在今三门峡市与山西平陆县间。河床中有坚硬的岩岛将水道分成三股急流,北称“人门”,中称“神门”,南称“鬼门”。

解放后在此建成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㉟挽漕(cáo 曹):利用水道转运粮食。

㊱一衣带水:水道只有一条衣带那样狭窄。

㊲隤(kuì 溃):坠落。

㊳西溪:今仍称西溪,又称龙江,为九龙江支流,从西向东经漳州至江东渡以南入九龙江。霞客在江东渡以北二十里就已登陆取道漳州,则此处"西溪"疑为"溪口"之误。溪口在长泰县长泰溪(今称龙津溪)入龙江处,明时称溪口,曾设巡检司。

㊴三十里:四库本作二十里。

㊵江东渡:即今江东,在龙海县北境,九龙江东岸,有通泉州的公路经过。 驿(yì 译)道:古代为驿马、传车通行而开辟的交通大道。

㊶海澄: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龙溪县的靖海馆置县,隶漳州府,治所在今龙海县稍东南,现仍称海澄。解放后改名龙海县,县治迁到石码。

㊷漳:即漳州府,治龙溪,即今漳州市。

㊸司理:即司理参军,为宋代置于各府州掌狱讼的官。元明时各府置推官一人,掌勘问刑狱,但相沿仍称推官为司理。霞客族叔徐日升,字华祝,天启乙丑进士,当时在漳州府为推官。

㊹晓始句:原脱"始"字,据四库本补。 南靖:明为县,隶漳州府,治今南靖县东隅的靖城,在西溪北岸。

㊺执牛耳:古时诸侯歃血为盟,割牛耳取血,盛于珠盘,由主盟者执拿,因称主盟者为执牛耳。后泛指在某一方面为主或居领导地位的为执牛耳。《闽游日记》开始说:"崇祯改元(戊辰)之仲春,发兴为闽、广游。"霞客这次游程到南靖并未结束。此后又访黄石斋于漳浦墓次,再从漳浦徒步游访郑鄤于广东,登罗浮山,携山中梅树归。

【译文】

崇祯皇帝改年号的那年(崇祯元年,1628)二月,我萌发出游福建、广东的兴致。二十日,才动身启程。三月十一日,到达江山县的青湖,是沿进入福建省的陆路走的。十五里,从石门街出去,和江郎山相遇,就像老朋友又见面一样。走十五里,来到峡口,已是傍晚。

又走十五里，在山坑住宿。

十二日 走二十里，登上仙霞岭。走三十五里，登上丹枫岭，岭南是福建境。又走七里，西边有条路越过山岭后伸过来，这是去江西省永丰县的路，距离永丰县还有八十里。沿着溪流转向东，走八里到达梨岭麓，又走四里登上岭顶，往前走六里，在九牧住宿。

十三日 走三十五里，越过山岭，在仙阳吃饭。仙阳岭不太高，但杜鹃花盛开，阳光明媚，十分可爱。饭后乘车，行三十里到达浦城县，时间还早，没到黄昏。当时一路上都传着泉州府、兴化府有海盗作梗，应当经过延平府去永安县。我也很久以来就怀有游玉华洞的兴致，于是寻找去延平府的船。

十四日 乘船行四十里，到达观前。因船夫回家探望而早早停船，我于是渡过浮桥，顺着溪流往左登金斗山。石阶道很整齐，松树高大，花草艳丽，幽香袭人。经过三亭，进入玄帝宫，从正殿背后登岭。山岭高高突起、悬立在正中，四周被山峰环抱簇拥，一道道溪水如玉带一般，山间雾霭升起，天色将晚，我依依不舍地离去。

十五日 天微微亮就启航。水流汹涌，船浆摇动，航行一百二十里，在水边岩石下停泊。风雨通宵达旦，河流喧腾好似雷鸣。

十六日 航行六十里，到达双溪口，溪水与崇安县的河流汇合。又航行五十五里，到达建宁郡。雨没停。

十七日 河水涨起数丈，同行的船只都不启航。上午来了一只三板舟，于是搭乘三板舟启程。航行四十里，到太平驿，又四十里，到大横驿，一路上船像鸟似地一飞而过。三十里，到黯淡滩，水势奔腾汹涌。我以前游九鲤湖时经过此地，只见巨大的岩石相对而立，船从中间穿过，并不觉得险峻；现在则是波涛泛白，山峰矗立，岩石全被河水淹没，地势比从前加倍险峻。航行十里，到达延平府。

十八日 我从府城西门轻装出发，去游览玉华洞。往南渡过溪后，让奴仆带着行李从沙县走水路，到永安县等待。我从陆路走，四十里，渡过沙溪往西。将乐县的河水从西边流来，沙县的河水从南

边流来，在沙溪口合流后，也如建溪之水在延平汇合一样。往南转进山，走六十里，在三连铺住宿，三连铺是瓯宁、南平、顺昌三县的分界处。

十九日　走五里，翻越白沙岭，这里已经是顺昌县境内。又走二十五里，到达顺昌县城。县城靠近水边，邵武府的溪水从西边流来，流到光泽县；归化县的溪水从南边流来，都在县城东南边会合。隔溪眺望县城，溪堤如同衣带似地环绕流水。跟随溪水往南行三十里，到达杜源，忽然飘起手掌大的雪片。走十五里进入将乐县境，是杨龟山先生的故乡。又走十五里，到高滩铺。云雾散尽，浅蓝色的天空清澈如洗，旭日闪耀光芒，群峰积雪霭霭，犹如戴着环玉。福建以下雪为奇，在春末下雪就更加令人惊异。村里的百姓和市里的老年妇女，都晒太阳或提着火炉烤火；而我却光着脚奔跑，真是太痛快了！走二十五里，在山涧渡的农民家住宿。

二十日　渡过山涧，沿大溪溯流南行。两边的山形成门户，名莒峡。溪边的崖壁不能落脚，于是沿山腰行。十里，走出莒峡铺，山谷才开阔起来。又走十里，进入将乐县。从南关出去，渡过溪水往南走，往东转进山，登滕岭。往南三里，是玉华洞。在这之前，一过滕岭就看到东南边有两座山峰耸立，苍翠的岩壁怪石嶙峋，形态、色彩都和其它众峰迥然不同。抵达峰麓，山峰象一条尾巴似的横拖过去，袒护着洞门。洞门在山坳间，不十分高敞开阔，但葱翠的树木交错在顶上，底下淌出清清的水流，禁不住使人感到凉意。山腰有明台庵，是去玉华洞后门要经过的地方。此时我还没吃饭，又离开道路往左边登岭。石阶被松树萦绕，穿石阶三里，芙蓉花一般的青山顿时开阔起来，明台庵位于正中。在庵中吃饭后，仍然下到玉华洞前门，寻找到好向导。于是砍碎松节放到竹篓中，向导背着，手提铁丝编的照明器具，把松节放在里面燃烧，燃完后又添加。一进洞，顺阶梯下去好几尺，就到了水流淌出的地方。弯转曲折地溯流前进，四次从木板上渡过，山洞忽而狭窄，忽而高敞，道路一会从上，

一会从下，岩石色彩有白有黄，石柱或是悬挂空中，或是竖在地上，而“荔枝柱”、“风泪烛”、“幔天帐”、“达摩渡江”、“仙人田”、“葡萄伞”、“仙钟”、“仙鼓”等景物最形象。跟随水流走到尽头，攀登陡悬的石级而上，这景名“九重楼”。遥望迷茫的洞中，忽然有一种黎明的天色的感觉，这就是“五更天”的景象了。玉华洞走到这里最为奇妙，恰好和江苏省宜兴县的张公洞一样，从黑暗转向光明。大概因为洞门斜开，黑暗中亮光从洞口映透进来。但却看不到蓝色的天空。顺洞壁边侧抬头看，看到一丝洞门，阳光直接射到洞口。其洞口从高处往下坠，宽大而含瑰丽奇特之处，也和张公洞相同。只是张公洞森然、陡峭、奇异、瑰丽的景物，都列在光亮之处；而玉华洞眩妙精巧、争相献奇，幽深之中景物遍布，并且洞门更加开阔。比较两洞景物的异同高低，真是不相上下。沿着石级上到洞顶，高大的山崖陡峭如削，直插云天，左右两侧像翡翠一样，青色赤色相间，实在是张公洞所不具备的。下山就是田埂。四周群山环绕，水流没有出路，急速地从中坠落，大概玉华洞中的水流，就是从这里坠入的。又登到山腰，经过明台庵。庵中的僧人说：“这座山岩石棱角分明，十分峻峭，凡是岩石外露之处，都有犹如雕凿玉石、裁剪云朵般的峻美形态，可惜被草丛树木遮蔽，所以游人只知道游玉华洞，却不知游览山峰。”于是带着我找到游山的小路，披开茂密的草丛往下走，来到星窟。星窟三面刀削一样的崖壁丛聚悬立，往下坠陷达数丈深。窟旁有三棵野橘树，垂挂着累累的果实。从山腰上往右转一二里，忽然看到两座山脊交合的地方，四周荆棘覆盖，中间有齿状的石阶梯，盘旋往复于悬崖和狭窄的岩石之间。抬头眺望峰顶，一枝竹笋般的山峰高耸独秀。于是从洞后高大的山崖上，第二次经过石门，下到明台庵中沐浴，在庵中住宿。

二十一日　又回到将乐县城南门，取道去永安县。

二十四日　才到永安县，而乘船的奴仆还没到达。

二十五日　在永安县旅舍中闲坐等待奴仆，于是买来顺昌酒，

在楼下饮。忽然听到不断的呼叫声，是从延平府分道而行的奴仆到了。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启程。

二十六日　沿县城溯溪而行，往东南走二十里，转向南走二十五里，登大泄岭，在高峻的云雾山中行走。像这样一直走了十五里，才到平缓的山坡，名林田。这时正当下午，雨下得很大，完全不能行走。林田有两条从南边流来的溪水，东边的溪水像血一样浑赤，西边的则是一股碧绿的清流，两溪流到林田汇合。

二十七日　溯赤色的溪水而行。过了一段时间，离开赤溪，溯澄溪而行。一共走二十里，渡过坑源上下桥，登马山岭。山路越转越高，雾气也越转越浓，完全和昨天登大泄岭时一样。五里，穿过马山岭顶，是宁洋县边界。往下走五里，在岭头吃饭。此时旭日即将升到正中，万座山峰沐浴在阳光下如同用镜子照面。回头遥望上面的山岭，已经看不到了，而下面群峰并列，千姿百态无不呈现在脚下。因为马山岭的最高顶上，峰峦自身互相掩蔽，下到这里才在空阔中成为南部最高峰。向当地人询问，知道没设宁洋县时，这地方还属于永安县；如今则是岭北的水以及北边隶属于延平府，岭南的水以及南边隶属漳州。随山的方位确定河流的归属，设置本来就应当如此。这里南边距离宁洋县三十里，西边为漳州府的龙岩县，东边是延平府的大田县。下山十里，开始顺坑凹的地方走。渡过溪桥往南走，大溪则向东流去。翻过岭，又随着西边流来的小溪往南行，二十里，到达宁洋县的东外城。绕着城北往西走，就看到先前渡过的大溪经城南流来，恰好与小溪汇合，于是通航。

二十八日　准备南下，传来有强盗的警报，船停航两天。

四月初一日　天一亮，船便启航，溪流顺山谷倾泻南下。航行了十多里，一座山峰向西突立，横断溪流，水避开山峰往西流，然后又朝东转去，水势犹如从高处倾倒瓶水，这里名石嘴滩。一丛丛的乱石耸立，中间开通一道门宽的航线，仅能容一只船通过。船顺着门道坠下去，落差高达一丈多，其余的河道水势曲折，又有数丈的

落差，和黯淡滩等险滩相比较，虽然水势大小悬殊，但却加倍的险峻。众多的船只航行到这里，都像鱼鳞一样地排列起来依次而下。每当一只船通过时，船上的人都下船上岸，共同用缆绳前前后后地倒拉着船，必须到时才能放开。过了此滩后，山谷高耸而狭窄，重叠的山峰直插云天，溪流曲折破壁而下，真好似劈开青山，穿过云雾一样。航行三十里，过了馆头，进入漳平县境。又有一座山峰向东突起，溪流又绕东往西转，这里名溜水滩。层峦叠嶂之中，一缕腾飞的波涛，载着船只如同从天河中直落而下，将旅客都置身于飞瀑之中了。不一会山势逐渐开阔，船行二十多里，到石壁滩。这里岩石向南面突起，与水流相阻扼，水流不因此退却，形成冲击的气势，险象和石嘴滩、溜水滩一样而成为第三处险滩。从石壁滩下去，从东北流来一股溪水汇入；再往下，夹溪又从东北流来汇合，溪流渐渐扩大，水势也慢慢平缓。又往东航行二十里，则到漳平县。

宁洋县的溪流，河道陡悬，水流迅急，是建溪的十倍。因为从浦城县流到闽安镇入海，有八百多里的流程；从宁洋县流到海澄入海，仅三百多里；流程愈短，则流速愈急。何况从梨岭下到延平府，不到五百里；而从延平府上到马山岭，不到四百里但却很高，这样看来两座山的高度相差不大。高度既然相差无几，但水声如雷，水势之险入海里程却短，原因应当就在于此。

初二日　乘到华封的船。航行数里后，山势又合拢起来，险滩重重、急流叠起，像建溪太平滩、黯淡滩一样的河道，多得不能一一列举。行六十里，到达华封县，北溪流到这里便沿着石脊悬空倾泻而下，船不能通行，于是下船翻越山岭。凡是河流，源流都很微小，不能浮起竹筏，如果通航后，到下游反而受阻，只有黄河的三门集津，船只不能上下。然而汉代、唐代利用黄河水道转运粮食，缆绳的遗迹还保存着；不像华封县，从古至今，竟然从没有通航的时候。我计划沿着河流穷究河道中的惊险地方，但居住在这里的人只知道翻越山岭，不能为我作向导。

初三日　登岭，走十里到岭巅，而溪水又从西边流来，在下面沿山麓流，低头俯视，水道只有一条衣带那么宽。又走了五里，就直直地往下坠落，又走两里，来到溪水边。乘船行八十里，到达西溪。从陆地上往西南行三十里，就是鄣州府；顺溪流往东南行二十里，为江东渡，是从东边兴化府、泉州府过来的驿道；再顺溪流行六十里，就能出海澄县入海。

初四日　乘车行二十里，进入漳州府城的北门。拜访在这里担任推官的族叔，他在南靖县办公，距离府城有三十里。于是冒雨从府城南门出发，乘夜船前往南靖县。

初五日　拂晓才到达南靖县，因为溯流而行，航道迂回曲折。溪水从南平县流来，到南靖县有六十里，水势和西溪一样浩荡，流经漳州府城南门，也流到海澄县入海。不知道漳州的得名，是哪条溪起了主要作用？

徐霞客游记全译

闽游日记后

【题解】

《闽游日记后》是徐霞客第四次游福建的游记。

徐霞客于崇祯三年(1630)七月十七日启行，三十日过江山青湖，舍舟登陆。八月初二日入福建浦城，十九日抵漳州。这次旅游路线基本与第三次游闽的一致，只是南平至永安段从沙溪船行。这次新游览的景点有浙江、福建间的浮盖山，游白花岩、龙洞，登浮盖绝顶。在永安游桃源洞，盛赞“一线天”之奇。过华封，沿流穷九龙江石滩最险处。这些风景藏在深山，很难探历。“余闻白花岩益喜，即迂道且趋之，况其近也！”“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徐霞客的探险精神跃然纸上。两次游闽虽路线相同，但前后详略互补，重点突出，不重复累赘。

【原文】

庚午春，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拟是年暂止游屐，而漳南之使络绎于道，叔祖念莪翁，高年冒暑，坐促于家，遂

以七月十七日启行。二十一日至武林[1]。二十四日渡钱唐[2]，波平不縠[3]，如履平地。二十八日至龙游[4]，觅得青湖舟，去衢尚二十里，泊于樟树潭[5]。

三十日　过江山，抵青湖，乃舍舟登陆。循溪觅胜，得石崖于北渚。崖临回澜，澄潭漱其址，隙缀茂树，石色青碧，森森有芙蓉出水态。僧结槛依之，颇觉幽胜。余踞坐石上，有刘对予者，一见如故，因为余言："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岩石奇诡，探幽之屐，不可不一过。"余欣然返寓，已下午，不成行。

八月初一日　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见。先拟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岭，宿于宝安桥[6]。

初二日　登仙霞，越小竿岭，近雾已收，惟远峰漫不可见。又十里，饭于二十八都[7]。其地东南有浮盖山，跨浙、闽、江西三省，衢、处、信、宁四府之境[8]，危峙仙霞、犁岭间[9]，为诸峰冠。枫岭西垂，毕岭东障，梨岭则其南案也；怪石拿云，飞霞削翠。余每南过小竿，北逾梨岭，遥瞻丰采，辄为神往。既饭，兴不能遏，遍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枫岭而上，为大道而远；由二十八都溪桥之左越岭，经白花岩上，道小而近。"余闻白花岩益喜，即迂道且趋之，况其近也！遂越桥南行数十步，即由左小路登岭。三里下岭，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转入南坞，即浮盖山北麓村也。分溪错岭，竹木清幽，里号金竹云。度木桥，由业纸者篱门

入，取小级而登。初皆田畦高叠，渐渐直跻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星罗，松竹与石争隙。已入胜地，竹深石转，中峙一庵，即白花岩也。僧指其后山绝顶，峦石甚奇。庵之右冈环转而左，为里山庵。由里山越高冈两重转下，山之阳则大寺也。右有梨尖顶，左有石龙洞，前瞰梨岭，可俯而挟矣。余乃从其右，二里，憩里山庵。里山至大寺约七里，路小而峻。先跻一冈，约二里，冈势北垂。越其东，坞下水皆东流，即浦城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冈，循其左而上，是谓狮峰。雾重路塞，舍之。逾冈西下，复转南上，二里，又越一冈，其左亦可上狮峰，右即可登龙洞顶。乃南向直下，约二里，抵大寺。石痕竹影，白花岩正得其具体，而峰峦环列，此真独胜。雨阻寺中者两日。

初四日　冒雨为龙洞游。同导僧砍木通道，攀乱碛而上。雾滃棘铦[10]，芾石笼崖[11]，狞恶如奇鬼。穿簇透峡，窈窕者，益之诡而藏其险；屼嵲者，益之险而敛其高。如是二里，树底睨峭崿[12]。攀踞其内，右有夹壁，离立仅尺，上下如一，似所谓"一线天"者，不知其即通顶所由也。乃爇火篝灯[13]，匍匐入一罅。罅夹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线天，第外则顶开而明，此则上合而暗。初入，其合处犹通窍一二，深入则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竖夹中，高仅三尺，两旁贴于洞壁。洞既束肩，石复当胸，无可攀践，逾之甚艰。再入，两壁愈夹，肩不能容。侧身而进，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导

僧援之。既登，僧复不能下，脱衣宛转久之，乃下。余犹侧伫石上，亦脱衣奋力，僧从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内壁少舒可平肩，水较泓深，所称龙池也。仰睇其上[14]，高不见顶，而石龙从夹壁尽处悬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黄，而此石独白，石理粗砺成鳞甲[15]，遂以“龙”神之。挑灯遍瞩而出。石隘处上逼下碍，入时自上悬身而坠，其势犹顺，出则自下侧身以透，胸与背既贴切于两壁，而膝复不能屈伸，石质刺肤，前后莫可悬接，每度一人，急之愈固，几恐其与石为一也。既出，欢若更生，而岚气忽澄，登霄在望。由明峡前行，芟莽开荆[16]，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层叠，如重楼复阁，其中燥爽明透。

徘徊久之，复上跻重崖，二里，登绝顶，为浮盖最高处。踞石而坐，西北雾顿开，下视金竹里以东，崩坑坠谷，层层如碧玉轻绡，远近万状；惟顶以南，尚郁伏未出。循西岭而下，乃知此峰为浮盖最东。由此而西，蜿蜒数峰，再伏再起，极于叠石庵，乃为西隅，再下为白花岩矣。既连越二峰，即里山趋寺之第三冈也。时余每过一峰，辄一峰开霁，西峰诸石，俱各为披露。西峰尽，又越两峰，峰俱有石层叠。又一峰南向居中，前耸二石，一斜而尖，是名“犁头尖石”。二石高数十丈，堪为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缀叠石数块，承以石盘，如坐嵌空处，俱可徙倚。此峰南下一支，石多嶙峋，所称“双笋石人”，攒列寺右者，皆其派也。峰后散为五峰，回环离立，中藏一坪可庐，亦高峰所罕得者。又西

越两峰，为浮盖中顶，皆盘石累叠而成，下者为盘，上者为盖，或数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复平列数石，上下俱成叠台双阙，“浮盖仙坛”，洵不诬称矣。其石高削无级，不便攀跻。登其巅，群峰尽出。山顶之石，四旁有苔，如发下垂，嫩绿浮烟，娟然可爱[17]。西望叠石、石仙诸胜，尚隔三四峰，而日已过午，遂还饭寺中。别之南下，十里即大道，已在梨岭之麓。登岭，过九牧，宿渔梁下街[18]。

初五日　下浦城舟，凡四日抵延平郡。

初十日　复逆流上永安溪，泊榕溪[19]。其地为南平[20]、沙县之中，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溪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涨，故顺逆皆迟。

十一日　舟曲随山西南行，乱石峥屶，奔流悬迅。二十里，舟为石触，榜人以竹丝绵纸包片木掩而钉之，止涌而已。又十里，溪右一山，瞰溪如伏狮，额有崖两重，阁临其上，崖下圆石高数丈，突立溪中。于是折而东，又十里，月下上一滩，泊于旧县[21]。

十二日　山稍开，西北二十里，抵沙县[22]。城南临大溪，雉堞及肩，即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两旁为轮，关水以舂。西十里，南折入山间。右山石骨巉削，而左山夹处，有泉落坳隙如玉箸。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23]。其地路通尤溪[24]。东有山曰里丰，为一邑之望。昨舟过伏狮崖，即望而见之，今绕其西而南向。

十三日　西南二十里，渐入山，又二十五里，至双口。

遂折而西北行，五里，至横双口。溪右一水自北来，永安之溪自南来，至此合。其北来之溪，舟通岩前可七十里[25]。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凌铺。

十四日　行永安境中，始闻猿声。南四十里为巩川[26]。上大滩十里，东南行，忽望见溪右峰石突兀。既而直逼其下，则突兀者转为参差，为崩削，俱盘亘壁立，为峰为岩，为屏为柱，次第而见。中一峰壁削到底，或大书其上，曰“凌霄”。于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争胜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较诡异，而更有出左溪上者，则桃源涧也。其峰排突溪南，上逼层汉，而下瞰回溪，峰底深裂，流泉迸下，仰其上，曲槛飞栏，遥带不一，急停舟登焉。

循涧而入，两崖仅裂一罅，竹影逼溪内。得桥渡涧再上，有门曰“长春圃”。亟趋之，则溪南之峰，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路旁一石，方平如砥。时暮色满山，路纵横不可辨，乃入大士殿，得道人为导。随之北，即循崖经文昌阁，转越两亭，俱悬崖缀壁。从此折入峭夹间，其隙仅分一线，上劈山巅，远透山北，中不能容肩，凿之乃受，累级斜上，直贯其中。余所见“一线天”数处，武彝、黄山、浮盖，曾未见若此之大而逼、远而整者。既而得天一方，四峰攒列。透隙而上，一石方整，曰棋坪。中复得一台，一树当空，根盘于上。有飞桥架两崖间，上下壁削，悬空而度，峰攒石裂，岈然成洞[27]，曰环玉。出洞，复由棋坪侧历西坞而上，得一井，水甚甘冽。跻峰北隅，有亭甚豁，第北溪下绕，

反以逼仄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汇为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绝顶，一八角亭冠其上。复从西路下山，出倚云关，则石磴垂绝，罅间一下百丈。盖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线为暗磴，百丈为明梯，游者以梯下而一线上，始尽奇概，舍此别无可阶也。

还至大士殿，昏黑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燃火，送之溪旁，孤灯穿绿坞，几若阴房磷火。道人云："由长春圃二里，有不尘馆，旁又有一百丈岩，皆有胜可游。"余颔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与奴辈并力刺舟[28]。幸滩无石，月渐朗，二鼓，泊废石梁下。行二十里，去永安止二里。

十五日　抵城西桥下，桥已毁。而大溪自西来[29]，桥下之溪自南来，依然余游玉华时也。绕城西而南，溯南来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长倩。溪出山右，路循山左，乃舍溪登岭。越岭两重，西南过溪桥，五里，南过溪鸣桥。又五里，直凌西南山角，以为已穷绝顶，其上乃更复穹然。不复上，循山半而南，纡折翠微间，俯瞰山底，溪回屈曲，惟闻吼怒声，而深不见水。盖峻峦削岫，错立如交牙，水漱其根，上皆丛树，行者惟见翠葆浮空[30]，非闻水声，几以为一山也。久之，偶于树隙稍露回湍，浑赤如血。又五里与赤溪遇，又五里止于林田。

十六日　沿山二里[31]，有峰自南直下。峰东有小溪，西为大溪，俱北会林田，而注于大煞岭西者。渡小溪，循峰南上，共五里，至下桥。逶迤南跻，又八里，得上桥。一涧飞

空，悬桥而度，两旁高峰插天。度桥，路愈峻，十里，从山峡中直跻两高峰之南，登岭巅。回视两高峰已在履下，计其崇峻，大煞、浮盖当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里，抵宁洋县。

十七日　下舟达华封。

十八日　上午始抵陆。渐登山阪，溪从右去，以滩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过山麓，又五里，跨华封绝顶，溪从其下折而西去。遥望西数里外，滩石重叠，水势腾激，至有一滩纯石中断而不见水者，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32]？乃北下三里，得村一坞，以为去溪不远。沿坞西行里许，欲临溪，不得路，始从蔗畦中下。蔗穷，又有蔓植者，花如豆，细荚未成。复践蔓行，土流沙削不受履[33]，方藉蔓为级，未几蔓穷，皆荆棘藤刺，丛不能入。初侧身投足，不辨高下，时时陷石坎，挂树杪[34]。既忽得一横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滩声震耳，谓前所望中断之险，必当其处。时大道直西去，通吴镇、罗埠。觅下溪之路，久不得，见一小路伏丛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犹有路影，未几下皆积叶，高尺许，蛛网翳之；上则棘莽蒙密，钩发悬股，百计难脱；比脱，则悬涧注溪，危石叠嵌而下。石皆累空间，登其上，始复见溪，而石不受足，转堕深莽。余计不得前，乃即从涧水中攀石践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间屋，侧立溪南，溪北复有崩崖壅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块，冲捣莫容，跃隙而下，下即升降悬绝，倒涌逆卷，崖为之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

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泻之势，险无逾此。久之，溯大溪，践乱石，山转处溪田层缀，从之，始得路。循而西转，过所踞溪石二里许，滩声复沸如前，则又一危矶也。西二里，得小路，随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见前不可下之滩，即在其上流，而岭头所望纯石中断之滩，即在其下流。此嘴中悬两滩间，非至此，则两滩几有遁形矣。逾岭下舟。明日，抵漳州司理署。

【注释】

①庚午：明崇祯三年，1630 年。 武林：杭州的别称，因其西的武林山得名。

②钱唐：即钱塘，今钱塘江。

③波平不縠："不"，陈本作"冰"。 縠(hú 胡)：有绉纹的纱。此处作皱解。

④龙游：明为县，隶衢州府，治所在今浙江衢县东隅，衢江南岸的龙游。

⑤漳树潭：今名同，亦称漳潭，在衢县稍东，衢江南岸。

⑥宝安桥：今作保安，在浙江江山县南境。

⑦二十八都：今名同，在江山县西南隅。

⑧衢：衢州府，浙江最西的一个府，辖境大体为今衢州市所辖各县。 处：处州府，浙江西南的一个府，辖境大体即今丽水地区。 信：广信府，江西最东的一个府，大体为今上饶地区的东南半。 宁：建宁府，福建最北的一个府，大体为今建阳地区的东北半。

⑨犁岭：文中犁、梨互用，但从对于"犁头尖石"的描述，以形得名，此字均应为"犁"。

⑩滃(wěng 蓊)：云气四起的样子。 铦(xiān 先)：锋利。

⑪芾(fèi 费)：小。

⑫睨(nì 腻)：斜着眼看。 崿(è 愕)：山崖。

⑬爇(ruò 若)：点燃。 篝(gōu 沟)：竹笼。篝灯：用竹笼罩着灯光。

⑭睇(dì 弟)：眯着眼睛斜看。

⑮砺(lì 厉):粗糙的磨刀石。

⑯芟(shān 山):割草。

⑰娟(juān 涓)然:秀美的样子。

⑱渔梁下街:今仍称渔梁,在浦城县北境九牧与仙阳间。

⑲永安溪:即沙溪,明代又称太史溪。　榕溪:今作涌溪,在沙县东北境,沙溪北岸。

⑳南平:延平府附郭县,即今南平市。

㉑旧县:今作古县,在沙县县城东南,沙溪北岸。

㉒沙县:隶延平府,即今沙县。

㉓洋口:今作洋口仔,在三明市东隅,沙溪南岸。

㉔尤溪: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尤溪县。

㉕双口:应即今莘口,在三明市西境,沙溪南岸。　横双口:即今黄砂,在三明市西境,沙溪北岸。其北来之溪应为归化溪,源自归化县,今名横塘溪。岩前:今名同,在三明市西北境。　北来之水应为归化溪,源自归化县,今称渔塘溪。

㉖巩川:今作贡川,在永安县北隅,沙溪西岸。

㉗岈然成洞:此即桃源洞,在今福建永安县城北 10 公里的燕溪畔。峰顶有通天亭、风洞、象鼻岩、阆风台等。一线天长 120 米,甚为壮观。山脚为栟榈潭。

㉘刺(cì 次)舟:撑船。

㉙大溪:指九龙溪。

㉚葆(bǎo 保):盖。翠葆,指绿树丛。

㉛沿山二里:四库本作“沿山三里”。

㉜交臂:胳膊碰胳膊,指距离很近,擦肩而过。交臂失之:已遇良机而又当面错过。

㉝土流沙削不受履:“土”原作“上”,据四库本改。

㉞杪(miǎo 秒):树枝的细梢。

【译文】

庚午年(崇祯三年,1630)春季,任漳州府推官的族叔催促我们

去他的官署。我计划今年暂时停止出游，但漳州的使者不断地来请，叔祖念莪翁，年岁已高，还冒着酷暑，来家中坐着催促，于是在七月十七日启程出发。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二十四日渡钱唐江，水面平静，不起波浪，犹如走平地。二十八日到达龙游县，找到去青湖的船，距离衢县还有二十里，船在樟树潭停泊。

三十日　过了江山县，抵达青湖，于是下船上岸。顺着溪流寻访名胜，在北边的小洲上有石崖。石崖面临荡漾的水波，澄澈的潭水冲刷着石崖底部，石缝中长着茂盛的树木，石色青翠碧绿，高高耸立有荷花露出水面的恣态。僧人傍靠石崖建盖房屋，感觉十分幽雅、美好。我盘坐在石头上，遇到一个叫刘对予的人，互相一见如故，他于是对我说："江山县北二十里处有左坑，那里岩石非常神奇诡谲，探寻幽深的旅行，不能不去那里一次。"我十分愉快地回到住处，已是下午，没能启程。

八月初一日　冒着雨行走三十里。一路上眺望江郎山片状的岩石，咫尺不能看见。打算先到江郎山下，等走到路口，发现不行。翻山坑岭，在宝安桥住下。

初二日　登上仙霞岭，越过小竿岭，近处的云雾已收敛散开，只是远处的山峰还模糊不明、看不清楚。又走了十里，在二十八都吃饭。这里东南边的浮盖山，跨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以及衢州、处州、广信、建宁四府的辖境，高高耸立在仙霞岭、犁岭之间，为群峰之首。枫岭从西边垂下去，毕岭像屏障一样横在东边，犁岭则是浮盖山的南案；浮盖山乱石林立，直冲云霄，云霞飞舞，翠峰陡峭。我每次往南经过小竿岭、往北翻越犁岭时，遥望浮盖山的风采，总是为之神往。饭后，我遏制不住登浮盖山的兴致，四处询问登山的路。有一个牧人说："顺丹枫岭攀登，是大路，但路程远；从二十八都的溪桥左边翻越山岭，经过白花岩上去，是小路，但路程近。"我听到要过白花岩更加高兴，即使绕路也要去，更何况是近路呢！于是过桥后往南走数十步，便从左边的小路登岭。上三里后下岭，转向

南走，渡过一条溪，又走三里，转进南坞，到了浮盖山北麓的村庄。溪水分流、岭冈错落，竹木清新幽静，村庄的名称叫金竹里。过木桥，从造纸人的篱笆门进去，沿小石阶攀登。一开始都是层层叠起的田畦，渐渐地直上陡崖。又攀登了五里，众多而杂乱的巨石星罗棋布，和松树、竹子争占地皮。已经进入胜境区，竹林幽深，山石回转，当中峙立着一座庵，就是白花岩。僧人指点白花岩后山的绝顶，峰峦山石非常奇特。庵右边的山冈环绕到左边，有里山庵。沿里山越过两重高冈然后转下山的南面便是大寺。寺右边有梨尖顶，左边有石龙洞，在寺前俯视犁岭，仿佛弯下身去胳膊就能夹住。我于是从寺右边走，二里，在里山庵休息。从里山到大寺约有七里，山路狭窄而且陡。先登一座冈，大约走了二里，冈势北垂。越过冈东，坞下的水都向东流，就是蒲城县的分界。又往南上一里，越过一座冈，沿冈的左侧而上，就是狮峰。雾气重重，山路阻塞，没有去登狮峰。越过冈往西下，又转朝南上，二里，又越过一座冈，从冈左边也可以登上狮峰，从右边则可以登上龙洞顶。却向南一直下，大约二里，来到大寺。岩石上竹影掩映，是白花岩所特有的景致；而群峰环绕、山峦排列，则确实是这里独有的胜景。被雨阻拦在大寺中两日。

初四日　冒雨去游龙洞。和当向导的僧人一道，砍树开路，在乱石堆中攀越而上。云雾四起，荆棘刺人，小石块遍布山崖，形态狰狞、丑恶，犹如奇鬼。在石块簇簇堆积的峡谷中穿行而过，形态窈窕美好的石头，为峡谷增添了奇异而掩藏了峡谷的险恶；形态陡峭高耸的，则增添了险象而掩饰了高峻。这样的路有两里，在树荫底下斜视峻峭的山崖。登坐上去，右边有狭窄的山谷，两边相隔只有一尺，上下一样窄，很像所谓的“一线天”景观，不知道这就是山顶要过的通道。于是点燃灯笼，匍匐着进入一条石缝。石缝狭窄，两边的岩石耸立，也像外边的一线天，只是外面的一线天顶上敞开而明亮，这条石缝上面合拢而昏暗。刚进去时，上面合拢着的地方还有一两处孔透亮，深入进去则完全黑了。下面是流水的沙底，沾湿了

脚但路平坦。途中有一片石块，像舌头往上吐一样，直立在狭窄的石洞正中，高度只有三尺，但两边紧贴洞壁。洞壁已经紧靠双肩，石片又挡在胸前，几乎不能攀行，十分艰难地越过去了。再深入进去，两边的洞壁越狭窄，双肩平行就容不下。侧着身子前进，又有石片像先前那样阻塞在狭隘的洞口，高度则是先前石片的一倍。我登不上去，当向导的僧人拉着我上。登上去之后，僧人也下不去了，他脱掉外衣转来转去绕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下去。我仍然侧着身子站在石上，便也脱掉外衣，奋力而下，僧人在石下扶住我，得以继续深入。里边洞壁稍微宽舒一点，可以平肩行走，水也比较深，被称为龙池。抬头眯眼斜看上面，高得看不见顶，只有石龙从狭窄的洞壁尽头悬崖上直直伸下来。洞中的石头都是赭黄色的，但唯独这石头是白色的，石头纹理如同粗糙的磨刀石，形成鱼鳞状，于是就用“龙”来神化这岩石。提起灯笼看遍景物然后出去。石洞狭窄处上面逼拢而下面有石障碍，进来时从上面悬空身子往下坠，情形还较顺利，出去时则从下面侧着身子穿越而过，胸和背已经贴紧在两边的洞壁上，而膝盖还是不能伸缩运动，石头直刺皮肤，前后谁也不能紧接着，每一个人越过时，越着急，就贴得越牢固，几乎担心要和石头融为一体了。出来后，高兴得如同重获新生，而山中的雾气忽然散尽，要攀登的绝顶也遥遥在望。从明亮的峡谷中往前走，割去荒草，拨开荆棘，不到半里，又有一个洞。洞壁全是层层叠叠的巨石，如楼阁重叠，洞中干燥、爽朗、明亮、穿透。

在洞中逗留了很长时间，又往上攀登重叠的山崖，二里，登上绝顶，为浮盖山的最高处。盘坐在岩石上，西北边的云雾顿时散开，往下看金竹里以东，石坑崩塌、山谷深坠，一层层像碧玉堆砌、绸缎轻绕，远处近处恣态万千；只有绝顶以南，还隐蔽着不露出来。沿着西边的山岭往下走，才知道这座峰是浮盖山最东部。从这里往西，曲折连绵的群峰，两次低伏两次耸起，到叠石庵为尽头处，是浮盖山的西部边沿，再下去是白花岩了。不久接连翻过两座山峰，是从

里山到大寺的第三道冈。当我每翻越一座峰时，这座峰就晴朗开了，西边峰上众多的岩石，都尽情地各自显露。走完西边的山峰，又翻过两座峰，峰上都有层叠的岩石。又有一座朝南位于正中的山峰，峰前耸立着两块岩石，一块斜而尖，名叫"犁头尖石"。两块岩石高达数十丈，称得上是江郎山的支派，而且岩石下面都连缀有数块层叠的石头，下面像石盘承托。假如坐到嵌空的地方，都会留连不想走。这座山峰往南延伸的一道支脉，岩石大多嶙峋，被称为"双笋石人"，聚集排列在大寺右边的峰峦，都是它的支派。山峰背后分散为五座峰，五座峰环围而分开耸立，中间藏有一块能建盖房屋的平地，也堪称高峰上罕见的地势。又往西越过两座峰，为浮盖山的中顶，全是巨石层层堆积而形成的，底部的像盘，顶部的像盖，有的是数块石头扛一块石头，有的又是一块石头上平横列着数块石头，上下都形成叠台双阙。取名为"浮盖仙坛"，确实不是诬称啊。这些巨石高峻，没有石阶，不利于攀登。登到顶上，群峰全部浮现出来。山顶上的石头，四周都长有青苔，如同头发一样地往下垂，嫩绿的颜色仿佛漂浮的青烟，秀美可爱。往西遥望叠石、石仙等名胜，还隔着三四座山峰，但时间已经过了中午，于是返回寺中吃饭。告别大寺后往南下，走十里就是大路，已经到犁岭山麓了。登岭，经过九牧，在渔梁下街住宿。

初五日　从浦城县乘船，一共四天到达延平府。

初十日　又逆流沿永安溪而上，船在榕溪停泊。这地方位于南平县、沙县的中间，距离两县都是六十里。在这之前，浦城县的溪水小，而永安溪水暴涨，所以船顺流、逆流都慢。

十一日　船顺着山往西南曲折地航行，两岸乱石高峻险恶，奔腾的溪水急速流淌。航行了二十里，船撞在石上，划船人用竹丝、绵纸包住木片钉在撞破的地方，止住溪水涌进船来罢了。又航行十里，溪右岸有一座山，像卧伏的雄狮一样俯视溪流，山顶上有两层崖石，崖上建有阁，崖下几丈高的圆石，突立在溪流中间。于是船转

头向东航行，又十里，船在月光下驶上一滩，在旧县停泊。

十二日　山谷逐渐开阔，往西北航行二十里，到达沙县。沙县城南临大溪，齐肩的城墙也就是溪边的崖壁。溪中停放着很多大船，两旁是水轮，控制溪水以便舂捣。往西航行四十里，转南驶入山谷中间。右边的山岩石突起，形状峻峭，而左边的峡谷中，有股像玉筷一样的泉水落入山坳缝隙。又往西南航行二十里，在洋口停泊。洋口有通往尤溪县的路。东边有里丰山，是这一带最有名的山。昨天船驶过伏狮崖时，就遥望到这座山了，今天则环绕山的西部向南航行。

十三日　往西南航行二十里，渐渐进入山区，又航行二十五里，到双口。于是转头往西北航行，五里，到横双口。溪流右边有一股水从北边流来，永安溪从南边流来，都流到横双口汇合。顺那条北边流来的溪水，船航行到岩前大约还有七十里。又航行五里便进入永安县境内，名新凌铺。

十四日　在永安县境内航行，开始听到猿声啼鸣。往南行四十里到巩川。驶上大滩航行十里，往东南航行，忽然看到溪流右岸石峰突兀。不一会，船直接驶到石峰下面，于是突兀的石峰变得高低错落了，形成崩塌陡削的山崖、石壁，都盘绕相连而壁立，有的形成山峰，有的形成岩石，有的像屏风，有的像柱子，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当中的一座山峰峰壁直削到底，有人在壁上题写了“凌霄”两个大字。从这里开始，溪流左岸的奇异风光，也好像要和右岸山峰比美似地的涌出。不久船转向西北航行，溪流左岸的山崖比较奇异，然而还有更比溪左奇异的地方，这就是桃源涧。那里的山峰一排排地突立在溪流南边，往上直逼云天，而往下则俯视着曲折的溪流，峰底深深地裂开，泉水奔流而下，仰望峰上，弯弯曲曲的栏杆悬在空中，长长地、高低不一地围绕着，急忙停船攀登。

沿着山涧往里走，两边山崖之间仅裂出一条缝隙，竹影映在溪中。找到桥渡过山涧又往上走，有道门，名“长春圃”。我急急忙忙

朝前奔去，溪流南边的山峰，也就是我先前抬头眺望的地方，已经在门北边了。于是往北上，路旁有一块石头，方正、平滑，像磨刀石一样。此时暮色笼罩了山峰，道路纵横交错，分辨不清，于是进入大士殿，找到道士作向导。跟随道士往北走，就沿着山崖，过了文昌阁，转来转去地越过两个亭，都是在连绵不断的悬崖绝壁上行走。从这里进入又高又陡的夹缝中，缝隙只有一条线那样宽窄，往上直劈山顶，远处通向山北，缝中容不下平肩而过，便凿开崖壁让人通过，层层叠叠的石阶斜伸上去，直通夹缝中。我见过数处"一线天"景观，如武夷山、黄山、浮盖山等，但从未见过像这样巨大而狭窄、深远而工整的"一线天"。不久就看到一方天空，四周山峰凑集耸列。穿越缝隙而上，有一块整齐的方形石，名棋坪。途中又看到一座台，一棵树立在空中，树根盘绕在台上。有座桥飞架在两边山崖之间，上下都是陡峭的崖壁，从桥上悬空过去，群峰凑集、石壁裂开，形成很深很大的洞，名环玉。从洞中出来，又沿棋坪侧边穿越西坞而上，有一口井，井水十分清甜。登上山峰北边，有亭，非常开阔，只是环绕在峰下的北溪，反而因为紧靠山脚而不能俯视到。从这里往左下，又有一片泉水汇聚成池塘，因为天晚而来不及去。于是往南登上绝顶，一座八角亭立在顶上最高处。又顺西边的路下山，出到倚云关，于是笔直的石阶，从石壁的裂缝中垂下去百丈。原来这座山峰四周陡峭如同刀削，只有作为暗梯的一线天和作为明梯的百丈石阶两条路，游人顺明梯下山而从一线天上山，才能游遍这非同寻常的奇观，放弃此道就没别的路了。

返回到大士殿，天黑得无法出门。道士让他的徒弟砍碎木头点起火，送我到溪旁，一盏孤灯穿过绿色山坞，几乎有点像墓地的磷火。道士说："从长春圃走二里，有不尘馆，旁边还有一道百丈岩，都是值得游览的胜景。"我点头赞同。回到船上，催船夫夜航，船夫不同意，于是我和奴仆合力撑船。幸好滩中没有岩石，月色渐渐明朗，二更天时，在一座废石桥下停泊。航行了二十里，距离永安县城只

有二里了。

十五日　来到永安县城西的桥下，桥已经毁坏。而大溪从西边流来，桥下的溪从南边流来，依然是我游玉华洞时的情景。绕着城西往南走，顺着南边流来的溪水溯流而行，五十里，到长倩。溪水从右边流出来，道路沿山左边走，于是离开溪水攀登山岭。越过两道岭，往西南过溪桥，走五里，往南过溪鸣桥。又走五里，直接登上西南山角，以为已经穷尽了绝顶，上面则还有更高的山。不再往上走，顺山腰往南行，盘旋在青翠的山间，俯瞰山底，溪涧曲折环绕山脚，只听到波涛的怒吼声，却深得看不见水。原来峻峭的山峦与陡削的山峰，互相交错耸立如牙，溪水冲刷着峰峦底部，上边都是丛密的树木，游人只看见空中绿树丛丛，要不是听到水声，几乎以为是一座山呢。走了很久，偶尔从树隙中稍稍露出一点曲折的溪流，水色浑得像血一样红。又走五里和赤溪相遇，又走五里，在林田住宿。

十六日　沿山走二里，有座峰从南边直直延伸下来。山峰东边有条小溪，西边则是大溪，都往北流到林田汇合，然后注入大煞岭西边。渡过小溪，顺着山峰往南上，一共五里，到下桥。盘旋曲折地往南攀登，又行八里，到上桥。一道涧水飞流，吊桥高架，两旁的高峰插向云天。过了桥，路更陡，走了十里，从山谷中直上两座高峰南部，登上岭巅。回头看两座高峰已在脚下，估计此岭高峻，大煞岭、浮盖山都应当在它之下。往南下三十五里，到达宁洋县。

十七日　乘船到华封。

十八日　上午才到达，上岸。渐渐地登上山坡，溪水从右边流去，因为滩高石阻，船不能往前航行。走十里，过了山麓，又走五里，越过华封的最高处，溪水从下面转向西去。遥望西边数里之外，河滩上岩石层层叠叠，水势奔腾激荡，流到一片全是岩石的河滩时便被隔断而看不见了，这是峡谷中最险要的地方。我想起以前因为受雨阻挡而没能去到，为什么今天已遇良机而又失之交臂呢？于是往

北下三里，在坞中有一个村庄，以为离溪水不远了。沿着山坞往西走了一里左右，想临近溪水，找不到路，于是从甘蔗田中往下走。走完蔗田，眼前又是一片蔓生植物，花像豆蔻，细小的果荚还未长成。又踩着藤蔓走，土松沙倾不能落脚，正好凭借藤蔓作台阶，没多久藤蔓没了，到处都是荆棘刺藤，茂密得无法往里走。一开始我侧着身子走，分辨不出地势高低，时时地陷进石坎，被树枝树梢挂住。不久忽然看到一条溪横在前面，大路沿着溪流延伸。往西走三里，俯瞰近在眼前的溪流，滩声震耳，我认为先前遥望的溪流中断的险滩，必定就在这里了。这时大路直直往西伸去，通往吴镇、罗埠。我寻找下溪边的路，很长时间都没找到，看见一条小路隐藏在茂密的荆棘中，就匍匐着顺小路走。一开始还有点路的影子，没多久，脚下全是堆积的树叶，有一尺多高，蜘蛛网蒙在树叶上；上面则是密密麻麻的荆棘杂草，钩住头发、刺进大腿，真是有一百条计谋也难逃脱；等到逃脱时，则是涧水悬空注入溪中，陡岩层叠镶嵌而下。岩石都层叠在空间，登上岩石，才又看见溪流，但岩石上不能立足，转身摔下茂密的荒草中。我估计不能前进了，便立即从涧水中攀越岩石，踩着流水走，于是来到溪中的岩石上。这块岩石有一百间房屋那么大，侧立在溪流南边，溪流北边又被崩塌的山崖堵塞。溪水避开南边的巨石后，往北冲向崩塌的山崖，水不能冲开障碍流过去，只好跃入缝隙而下，下去就是高低悬绝的地势，水流倒涌、波涛逆卷，山崖都因此而倒塌，船怎么可能通行呢？我盘坐在巨石上，又攀越到突立在溪中的岩石上坐下，望着眼前的溪水往西流去，一泻千里之势，险要得几乎没有哪一处能超过。坐了很久，溯大溪而行，践踏着乱石，山转弯处溪边田地层层连接，顺田地走，才走到正路上。沿路往西转，过了我所盘坐的溪中石二里左右，滩声又像前面一样的沸腾，溪中则又有一块高高的矶石了。往西走二里，有小路，顺山脊直直俯视着溪流而下，才看见先前下不去的险滩，就在溪流的上游，而在岭头所看到的完全被岩石中断了溪流的险滩，则在下游。

这山嘴正好悬立在两处险滩之间，如果不到这里，那么两处险滩几乎还隐蔽不露真面目呢。越过岭后乘船出发。明天，就到漳州府司理署了。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天台山日记后

【题解】

崇祯五年(1632)徐霞客到浙江,偕族兄徐仲昭又两次游天台山和雁宕山。《游天台山日记后》是徐霞客第二次和第三次游天台山的游记。

徐霞客于这年三月十四日从宁海西行,踏上入天台山的大道。重游天台山,兴致仍很浓,头天晚上登华顶赏月,“归寺已更余”,第二天五鼓又登顶观日出,“衣履尽湿,还炙衣寺中”。这次补游了过去未到的大悲寺、高明寺、石笋及螺蛳潭。二十日,游毕抵天台县城。

徐霞客游雁宕山后,第三次游天台山。四月十六日从天台县城北上,游中岩、桐柏宫,登琼台观仙人座,十七日经坪头潭,游寒岩、明岩、鹊桥、龙须洞、灵芝石等胜景,“尽天台以西之胜”。十八日往北游桃源,“冒雨拨棘而上”,于丛莽中寻层瀑,游秀溪,入万年寺,以后北经会墅、斑竹出境。至此,徐霞客搜览天台胜景殆尽。他自己回忆说:二十年前“未深穷其窟奥”,至今“高深俱无遗胜矣”。通

过反复考察，梳理了天台山一带的水系，为我们保留了徐霞客地理考察的成果。

【原文】

壬申三月十四日　自宁海发骑，四十五里，宿岔路口。其东南十五里为桑洲驿[①]，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门岭，为入天台道。

十五日　渡水母溪，登松门岭，过玉爱山，共三十里，饭于筋竹岭庵，其地为宁海、天台界。陟山冈三十余里，寂无人烟，昔弥陀庵亦废。下一岭，丛山杳冥中，得村家，瀹茗饮石上[②]。又十余里，逾岭而入天封寺。寺在华顶峰下，为天台幽绝处。却骑[③]，同僧无馀上华顶寺，宿净因房，月色明莹。其地去顶尚三里，余乘月独上，误登东峰之望海尖，西转，始得路至华顶。归寺已更余矣。

十六日　五鼓，乘月上华顶，观日出。衣履尽湿，还炙衣寺中。从寺右逾一岭，南下十里，至分水岭。岭西之水出石梁，岭东之水出天封。循溪北转，水石渐幽。又十里，过上方广寺，抵昙花亭，观石梁奇丽，若初识者。

十七日　仍出分水岭，南十里，登察岭。岭甚高，与华顶分南北界。西下至龙王堂，其地为诸道交会处。南十里，至寒风阙。又南下十里，至银地岭，有智者塔已废。左转得大悲寺，寺旁有石，为智者拜经台[④]。寺僧恒如为炊饭，乃分行囊从国清下至县，余与仲昭兄以轻装东下高明寺[⑤]。寺为无量讲师复建，右有幽溪，溪侧诸胜曰圆通洞、松风

阁、灵响岩。

十八日　仲昭坐圆通洞，寺僧导余探石笋之奇。循溪东下，抵螺溪。溯溪北上，两崖峭石夹立，树巅飞瀑纷纷。践石蹑流，七里，山回溪坠，已至石笋峰底，仰面峰莫辨，以右崖掩之也。从崖侧逾隙而下，反出石笋之上，始见一石矗立涧中，涧水下捣其根，悬而为瀑，亦水石奇胜处也。循溪北转，两崖愈峭，下汇为潭，是为螺蛳潭，上壁立而下渊深。攀崖侧悬藤，踞石遥睇其内。潭上石壁中劈为四，歧若交衢，然潭水下薄，不能窥其涯涘[6]。最内两崖之上，一石横嵌，俨若飞梁。梁内飞瀑自上坠潭中，高与石梁等。四旁重崖回映，可望而不可即，非石梁所能齐也。闻其上有“仙人鞋”，在寒风阙之左，可逾岭而至。雨骤，不成行，还憩松风阁。

二十日　抵天台县[7]。

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乃尽天台以西之胜。北七里，至赤城麓，仰视丹霞层亘，浮屠标其巅[8]，兀立于重岚攒翠间。上一里，至中岩，岩中佛庐新整，不复似昔时凋敝。时急于琼台、双阙，不暇再蹑上岩，遂西越一岭，由小路七里，出落马桥。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左登岭五里，上桐柏山。越岭而北，得平畴一围，群峰环绕，若另辟一天。桐柏宫正当其中，惟中殿仅存，夷、齐二石像尚在右室[9]，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黄冠久无住此者，群农见游客至，俱停耕来讯，遂挟一人为导。西三里，越二小岭，下

层崖中，登琼台焉[10]。一峰突瞰重坑，三面俱危崖回绕。崖右之溪，从西北万山中直捣峰下，是为百丈崖。崖根涧水至琼台脚下，一泓深碧如黛[11]，是名百丈龙潭。峰前复起一峰，卓立如柱，高与四围之崖等，即琼台也。台后倚百丈崖，前即双阙对峙，层崖外绕，旁绝附丽。登台者从北峰悬坠而下，度坳脊处咫尺，复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削石流沙间，趾无所着也。从台端再攀历南下，有石突起，窟其中为龛，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琼台之奇，在中悬绝壑，积翠四绕。双阙亦其外绕中对峙之崖，非由涧底再上，不能登也。忆余二十年前，同云峰自桃源来，溯其外涧入，未深穷其窟奥。今始俯瞰于崖端，高深俱无遗胜矣。饭桐柏宫，仍下山麓，南从小径渡溪，十里，出天台、关岭之官道。复南入小径，隙行十里，路左一峰兀立若天柱，问知为青山茁。又溯南来之溪十里，宿于坪头潭之旅舍。

十七日　由坪头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陈氏。渡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陟小岭二重，又六里，重溪回合中，忽石岩高峙，其南即寒岩，东即明岩也。令僮先驰，炊于明岩寺，余辈遂南向寒岩。路左俱悬崖盘列，中有一洞岈然。洞前石兔蹲伏，口耳俱备。路右即大溪萦回，中一石突出如擎盖，心颇异之。既入寺，向僧索龙须洞、灵芝石，即此也。寒岩在寺后，宏敞有余，玲珑未足。由洞右一穴上[12]，视鹊桥而出。由旧路一里，右入龙须洞。路为莽棘所翳，上跻里许，如历九霄。其洞圆耸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颇似雁宕

之石梁，而梁顶有泉中洒，与宝冠之芭蕉洞如出一冶。下山，仍至旧路口，东溯小溪，南转入明岩寺。寺在岩中，石崖四面环之，止东面八寸关通路一线。寺后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笋突起，虽不及灵岩之雄伟，亦具体而微矣。饭后，由故道骑而驰三十里，返坪头潭。又北二十五里，过大溪，即西从关岭来者，是为三茅。又北五里，越小涧二重，直抵北山下，入护国寺宿焉。

十八日 晨，急诣桃源[13]。桃源在护国东二里，西去桐柏仅八里。昨游桐柏时，留为还登万年之道，故先寒、明。及抵护国，知其西有秀溪，由此入万年，更可收九里坑之胜，于是又特趋桃源。初由涧口入里许，得金桥潭。由此而上，两山愈束，翠壁穹崖，层累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穷，瀑布数丈，由左崖泻溪中。余昔来瀑下，路穷莫可上，仰视穹崖北峙，溪左右双鬟诸峰娟娟攒立，岚翠交流，几不能去。今忽从右崖丛莽中，寻得石径层叠，遂不及呼仲昭，冒雨拨棘而上。磴级既尽，复叠石横栈，度崖之左，已出瀑上。更溯之入，直抵北岩下，蹊磴俱绝，两瀑自岩左右分道下。遥睇岩左犹有遗磴，从之，则向有累石为桥于左瀑上者，桥已中断，不能度。睇瀑之上流，从东北夹壁中来，止容一线，可践流而入。计其胜不若右岩之瀑，乃还，从大石间向西北上跻，抵峡窟下，得重潭甚厉，四面俱直薄峡底，无可缘陟。第从潭中西望，见石峡之内复有石峡，瀑布之上更悬瀑布，皆从西北杳冥中来，至此缤纷乱

坠于回崖削壁之上，岚光掩映，石色欲飞。久之，还出层瀑下。仲昭以觅路未得，方独坐观瀑，遂同返护国。闻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慈云、通元二寺，入万年，路较近；特以秀溪胜，故饭后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流三里，渐转而东向，是为九里坑。坑既穷，一瀑破东崖下坠，其上乱峰森立，路无可上。由西岭攀跻，绕出其北，回瞰瀑背，石门双插，内有龙潭在焉。又东北上数里，逾岭，山坪忽开，五峰围拱，中得万年寺，去护国三十里矣。万年为天台西境，正与天封相对，石梁当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饭于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后高岭。又向西升陟岭角者十里，乃至腾空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14]。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多，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斑竹旅舍。

天台之溪，余所见者：正东为水母溪[15]；察岭东北，华顶之南，有分水岭，不甚高；西流为石梁，东流过天封，绕摘星岭而东，出松门岭，由宁海而注于海。正南为寒风阙之溪，下至国清寺，会寺东佛陇之水，由城西而入大溪者也。国清之东为螺溪，发源于仙人鞋，下坠为螺蛳潭，出与幽溪会，由城东而入大溪者也[16]；又东有楢溪诸水，余屐未经。国清之西，其大者为瀑布水，水从龙王堂西流，过桐柏为女梭溪，前经三潭，坠为瀑布，则清溪之源也；又西为琼台、双阙之水，其源当发于万年寺东南，东过罗汉岭，下深

坑而汇为百丈崖之龙潭，绕琼台而出，会于青溪者也；又西为桃源之水，其上流有重瀑，东西交注，其源当出通元左右，未能穷也；又西为秀溪之水，其源出万年寺之岭，西下为龙潭瀑布，西流为九里坑，出秀溪东南而去。诸溪自青溪以西，俱东南流入大溪。又正西有关岭、王渡诸溪，余屐亦未经；从此再北有会墅岭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于新昌⑰；再北有福溪、罗木溪，皆出天台阴，而西为新昌大溪⑱，亦余屐未经者矣。

【注释】

①壬申：崇祯五年，1632年。 岔路口：今作岔路。 桑洲驿：今作桑洲。皆在浙江宁海县南境的公路边。

②瀹(yuè 岳)：煮。

③却(què 确)骑：下马。

④智者：为天台大师智顗(yǐ 以)的别号。智者本姓陈，字德安，南朝陈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建草庵讲经十年，发展了法华宗，天台山遂成为该派的中心，故号天台宗，为中国佛教十宗之一。隋初被迎至扬州，授晋王菩萨戒品，立法号，晋王尊他为“智者”，人称“智者大师”。

⑤高明寺：始建于唐代，近年又重修。寺旁溪上一石横架，下承四石，自成一洞，即圆通洞。

⑥薄(bó 博)：迫近。 涯涘(yá sì 牙肆)：水的边际。

⑦天台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天台县。

⑧浮屠：梵语“窣堵波”的误译，意即佛塔。

⑨夷、齐：即伯夷、叔齐，为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武王灭商后，他们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⑩琼台：形似马鞍，台上有石形似椅子，称“仙人座”。琼台夜月为天台八景之一。

⑪黛(dài 代)：深青色。

⑫由洞右一穴上：原脱“穴”字，据四库本补。

⑬诣(yì 异)：往赴。

⑭会墅：今作回山，在天台山西北，今新昌县西南隅。

⑮水母溪：即上白溪，从西往东流入三门湾。

⑯大溪：即始丰溪，东南流入台州湾。

⑰从此再北句：此数水从南往北流，汇为澄潭江，为曹娥江中源。

⑱新昌大溪：即今新昌江，从南往北流，为曹娥江东源。

【译文】

壬申年三月十四日　从宁海县骑马出发，走了四十五里，在岔路口住宿。岔路口东南十五里为桑州驿，是去台州府的路；西南十里到松门岭，是进天台山的路。

十五日　渡过水母溪，攀登松门岭，越过玉爱山，一共走了三十里，在筋竹岭庵吃饭，这里是宁海县和天台县的分界处。登山冈三十多里，一路上空无人烟，从前的弥陀庵也荒废了。下了一道岭，在幽深的丛山中找到一户农家，煮茶让我们坐在石上饮。又走了十多里，翻越山岭进入天封寺。天封寺在华顶峰下，是天台山最幽静的地方。下了马，和僧人无馀一同登上华顶寺，在净因和尚的房中住宿，这天晚上月光十分明亮晶莹。华顶寺距离峰顶还有三里，我趁着月光独自上顶，误登上东边的望海尖山峰，往西转，才找到路登上华顶峰峰顶。返回到华顶寺时已经一更多了。

十六日　五更天时，趁着月光登上华顶峰，观看日出。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返回寺中烤干。顺着华顶寺右边翻越一座岭，往南下十里，来到分水岭。分水岭西边的水从石梁流出，东边的水从天封寺流出。沿着溪水往北转，水渐渐深了，岩石渐渐陡了。又走十里，经过上方广寺，到达昙花亭，观赏奇丽的石梁景观，仿佛第一次看到似的新奇。

十七日　仍然从分水岭出去，往南走十里，登上察岭。察岭很高，和华顶峰分别形成南北界线。往西下到龙王堂，这里是各条道

路交会的地方。往南走十里，到寒风阙。又往南下十里，到银地岭，这里的智者塔已经被废弃了。往左转，进入大悲寺，寺旁边有块岩石，传说是智者大师的拜经台。寺里的僧人恒如为我们做饭吃，于是分出行李，让其他人从国清寺下到天台县，我和族兄徐仲昭便得以轻装往东下高明寺。高明寺是无量法师重建的，寺右有幽溪，幽溪两岸有圆通洞、松风阁、灵响岩等风景名胜。

十八日　徐仲昭在圆通洞坐着。寺里的僧人带我去探寻奇异的石笋峰。沿幽溪往东下，来到螺溪。溯流往北上，两岸悬崖峭石耸立，树梢、崖顶上瀑布纷纷。踩着崖石沿溪流前进，七里，山峦曲折环绕、溪水顺山势往下泻，已经到了石笋峰底，抬头却看不清石笋峰，因为右边的崖壁挡住了视线。从崖壁边的缝隙中穿越而下，反而走出到石笋峰上面，于是看到一块岩石矗立在山涧中，涧中的水往下冲捣岩石根部，然后腾空而起形成瀑布，也是一处水石奇异的胜境。沿着溪水往北转，两岸的崖壁越来越陡，崖壁下面有水汇积成潭，这就是螺蛳潭，上面崖石壁立，而下面则深不可测。从崖石侧边攀援悬挂的藤条而上，盘坐在崖石上远远地看螺蛳潭内。潭上的石壁从中间分成四块，裂隙像交叉的道路一样，而潭水往裂隙下流，看不到潭的边际。最里边的两块崖石上，横嵌着一块石头，很像悬空的桥梁。横石内瀑布从崖石上坠落到潭中，瀑布的高度和石梁相等。四周山崖层峦叠嶂盘绕映衬，可望而不可即，这景致却不是石梁风景所能比的。听说上面有“仙人鞋”的名胜，在寒风阙的左边，翻过岭就可以去。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没去成，返回松风阁休息。

二十日　到达天台县。

到四月十六日从雁宕山返回来时，才遍游了天台山西部的胜景。往北走七里，来到赤城山麓，抬头仰望，一层层红色的山崖，山顶上挺拔的佛塔，突立在层层云霞和茂密的树木中。往上行一里，来到中岩，岩上的佛寺重新修过，不再像从前那样破旧衰败。此时

我急于去琼台、双阙，来不及再攀登上岩，于是往西越过一座岭，沿着小路走了七里，出到落马桥。又走十五里，往西北来到瀑布山，从左边登岭，走五里，登上桐柏山。翻越山岭往北走，看到有一片平地，平地四周群峰环绕，仿佛是另外开辟的一块天地。桐柏宫就位于这片平地正中，但只剩下中殿了，伯夷、叔齐的两尊石像还存放在右室中，雕刻风格古朴，是唐朝以前的遗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道士在这里住了，一群农民看见有游客来，都停止耕种前来讯问，于是拉住其中一人当向导。往西走三里，越过两座小岭，下到层叠的山崖中，就登上了琼台。一座山峰突起来俯瞰深坑，三面都盘绕着陡峭的崖石。崖石右侧的溪水，从西北边万山之中直冲峰下，这峰名百丈崖。崖底的涧水流到琼台脚下，一池清水又深又绿，这就叫百丈龙潭。百丈崖前又耸起一座山峰，犹如柱子似的高高耸立，高度和四周的山崖相同，这就是琼台了。琼台背靠百丈崖，前面则和双阙对峙，层叠的山崖向外环绕，琼台四周没有任何依附物。登琼台的人要从北峰悬坠而下，越过看似近在咫尺的山坳山脊，再攀援树枝、抬头往上升登，完全是在陡峭的岩石和流沙之间攀登，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顺着琼台边缘第二次攀爬过去往南下，有一块突起的岩石，岩石中间凹陷进去，如同专门雕琢劈削的神龛一样，取名仙人座。琼台的奇异之处，就在于悬空在十分陡峻的壑谷中，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树木。双阙也是琼台外围之中和琼台对峙的山崖，不从涧底再上，也不能登上去。回想起二十年前，我和云峰和尚一齐从桃源过来，溯双阙的外涧而入，没能深入穷探这里的神奇奥妙。这一次才得以从崖顶上俯瞰，高处、深处的景色都没有遗漏了。在桐柏宫吃饭后，仍然下到山麓，往南顺小路走，渡过溪流，走十里，出到天台县、关岭的大路上。又往南走小路，在狭窄的山缝中走了十里，小路左侧有一座山峰像天柱般高高耸立，问后才知道名青山茁。又溯南边流来的溪水走了十里，在坪头潭的旅舍住宿。

十七日　从坪头潭往西南行八里，到江司陈家。渡过溪水往左

走，又八里，往南转进山。登了两座小岭，又走六里，在盘绕回环的道道溪水之间，忽见岩石高高耸立，南边的就是寒岩，东边的就是明岩。让仆人朝前快走，到明岩寺做饭。我们一行人则往南去寒岩。道路左边全是陡崖盘绕排列，崖中有一个很高大的洞。洞前蹲伏着石兔，石兔的嘴和耳朵都是完整的。道路右边则是大溪曲折环流，当中突起一块岩石形状像举着的盖子，我心里感到很诧异。进入寒岩寺后，向僧人询问龙须洞、灵芝石，就是刚才所看到的洞、石了。寒岩在寺背后，岩上的洞宏伟宽敞有余，小巧玲珑不足。从洞右的一个洞穴上去，观览鹊桥后出来。顺原路走一里，往右进入龙须洞。道路被荒草、荆棘所遮蔽，往上攀登一里左右，犹如上了九重天。龙须洞洞顶圆耸，明亮空阔，洞口斜靠着一块岩石，很像雁宕山的石梁，只是石梁顶上有泉水从正中飞洒下来，和宝冠寺的芭蕉洞好像同出一辙。下山，仍然走到原路路口，往东溯小溪而上，往南转进明岩寺。明岩寺在岩石正中，四面石崖环绕，只有东面八寸关有一条线一样狭窄的通道。寺后的山洞景物美好的地方不止一处，洞右有石笋突起，石笋虽然赶不上灵芝石那么雄伟，但形态也是很得体、很精致的。饭后，顺原路骑马急行三十里，返回坪头潭。又往北走二十五里，渡过大溪，就是从西边关岭过来的路，这里名三茅。又往北走五里，越过两道小涧，直达北山下，到护国寺中住宿。

十八日　早晨，急着赶到桃源。桃源在护国寺东边二里处，往西距离桐柏宫只有八里。昨天游览桐柏宫时，留下桃源作为返回去登万年寺时顺路游的地方，所以先去寒岩和明岩。等到了护国寺，才知道护国寺西边有秀溪，沿着秀溪进万年寺，还可以观赏九里坑名胜，于是又专门奔赴桃源。刚从涧口往里走了一里左右，便到金桥潭。从金桥潭往上走，两边的山挨得越来越近，苍翠的绝壁、穹隆高耸的悬崖，层层叠叠，曲折盘绕，一条溪水从中穿过。溯溪流而上，转了三次，走到溪水尽头，数丈高的瀑布从左边的悬崖上冲泻到溪中。我从前来到瀑布下面时，道路断绝，不能上去，抬头仰望，

穹隆的悬崖峙立在北边，溪流左右两边，双髻等众山峰妩媚地簇拥而立，山中的云雾和青翠的树木互相交融，几乎让人不忍离去。这一次忽然从右边崖石间的荒草丛中，找到一条石块堆砌的小路，于是来不及招呼徐仲昭，冒雨拨开荒草荆棘而上。一级级石阶走完了，又堆砌石块横接栈道，登到左边的崖石上，便出到瀑布上面了。又溯瀑布水深入进去，直达北岩下，溪水、石阶都断了，两股瀑布从岩石左右分流而下。遥望岩石左边还残留有石阶，从石阶上走过去，则是从前堆砌石块搭桥的左瀑布上面，桥已经断了，不能过去。遥望瀑布上游，从东北狭窄的崖壁中流来，壁缝窄得如同一线，可以踩着水流而入。估计里边的景物比不上右边岩石的瀑布，于是返回去，从大石块中往西北方攀登，到达峡窟下，看到一个十分阴森的深潭，四周的崖壁直逼峡底，无路可以攀缘。只能从潭中往西远看，见石峡里边还套着石峡，瀑布上面另外悬挂着瀑布，潭水全都从西北幽暗的山中流来，流到这里后乱纷纷地坠落在曲折盘旋的悬崖峭壁上，在雾气和阳光的掩映之下，呈现出岩石欲飞的景色。过了很久，返回去，出到层层瀑布下面。徐仲昭因为没找到路，正独自坐着观赏瀑布，于是一同返回护国寺。听说桃源的溪口，也有路上到慈云寺、通元寺，再去万年寺，路程较近；只是因为秀溪风光独特，所以饭后仍然取道去秀溪。往西行四里，往北转进溪水流域，溯溪流走了三里，渐渐地转向东走，这里名九里坑。九里坑尽头处，有一股瀑布劈开东崖往下坠落，上面乱峰森林般的耸立，没有路通上去。沿着西岭攀登，绕到瀑布北面，回头观看瀑布背面，两块岩石像门一样插立在那里，里边有龙潭。又往东北攀登数里，越过岭，山中忽然辟开一块平地，五座山峰围着平地拱立，中间是万年寺，这里距离护国寺有三十里。万年寺在天台山的西境，正好和天封寺相对，石梁瀑布位于两寺之中。万年寺中古杉很多。在寺中吃饭。又往西北走三里，翻越寺后的高岭。又往西攀登岭角十里，于是到腾空山。朝牛牯岭下去，三里到达山脚。又往西越过三道小岭，一共

走了十五里，出到会墅。大路从南边伸来，看到天姥山在内的众多山峰，都已经穿越而过，以为会墅就是平地了。又往西北下了三里，山水渐渐汇成溪流，沿着溪岸走五里，在斑竹的旅舍住宿。

天台山的溪流，我所看见的有：正东面的是水母溪；察岭东北，华顶峰南边，有分水岭，不太高；水母溪往西流形成石梁瀑布，往东流过天封寺，绕着摘星岭往东流，流出松门岭，从宁海县注入大海。正南面是寒风阙的溪流，往下流到国清寺，和寺东佛陇的水会合，从天台县城西流入大溪。国清寺东边是螺溪，溪水发源于仙人鞋，往下坠入螺蛳潭，再流出去与幽溪会合，从县城东南流入大溪；东边还有楢溪等水，我的足迹没有去到。国清寺的西边，大的是瀑布水，水顺着龙王堂往西流，流过桐柏山时名女梭溪，往前流经三个水潭，然后坠落下去形成瀑布，是清溪的上源；再往西边还有琼台、双阙的溪水，这溪应当是发源于万年寺东南，往东流过罗汉岭，注入深坑而汇集成百丈崖的龙潭，潭水环绕琼台流出，和青溪会合；再往西是桃源的溪水，溪水上游有双重瀑布，东西交汇而流，源头应当在通元寺左右，没能穷究；再往西边是秀溪水，秀溪水发源于万年寺所在的岭，往西流下去为龙潭瀑布，再往西流为九里坑，流到秀溪后往东南流去。各条溪水从青溪以西，都往东南注入大溪。另外，正西面的关岭、王渡等溪流，我的足迹也没到达；从这里再往北有会墅岭的各条溪流，也是正西面的河流，往西北流入新昌县；再往北有福溪、罗木溪，都发源于天台山北面，然后往西流汇成新昌大溪，也是我没有到过的地方。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雁宕山日记后

【题解】

崇祯五年(1632)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徐霞客第二次游雁宕山,但无详记。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日第三次游雁宕山。《游雁宕山日记后》就是徐霞客第三次游雁宕山的游记。

这次由于时间充裕,徐霞客游遍了雁山诸胜。他考察了天聪洞,登山脊得睹鹿群,冒雨穷南阁,到了雁山北麓的显圣门景区。为了细搜详索,"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无处着足,"辄垂藤下",有时冒雨,"衣履沾透"。他终于找到了僻处西隅的雁湖,搞清雁湖的水"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订正了《明一统志》的错误。他详析了雁宕山地区的山水大势,把雁宕山分为东外谷、东内谷、西内谷、西外谷、北谷、南阁、北阁等部分。

【原文】

余与仲昭兄游天台[①],为壬申三月[②]。至四月二十八日,达黄岩,再访雁山。觅骑出南门,循方山十里,折而西

南行，三十里，逾秀岭，饭于岩前铺。五里，为乐清界，五里，上盘山岭。西南云雾中，隐隐露芙蓉一簇，雁山也。十里，郑家岭，十里，大荆驿。渡石门涧，新雨溪涨，水及马腹。五里，宿于章家楼，是为雁山之东外谷。章氏盛时，建楼以憩山游之屐，今旅肆寥落[③]，犹存其名。

二十九日 西入山，望老僧岩而趋。二里，过其麓。又二里，北渡溪，上石梁洞。仍还至溪旁，西二里，逾谢公岭。岭以内是为东内谷。岭下有溪自北来，夹溪皆重岩怪峰，突兀无寸土，雕镂百态[④]。渡溪，北折里许，入灵峰寺。峰峰奇峭，离立满前。寺后一峰独耸，中裂一罅，上透其顶，是名灵峰洞。蹑千级而上，石台重整，洞中罗汉像俱更新。下饭寺中。同僧自照胆潭越溪左，观风洞。洞仅半规，风蓬蓬出射数步外。遂从溪左历探崖间诸洞。还寺，雨大至，余乃赤足持伞溯溪北上。将抵真济寺，山深雾黑，茫无所睹，乃还过溪东，入碧霄洞，守愚上人精舍在焉。余觉其有异，令僮还招仲昭，亦践流而至，恨相见之晚。薄暮，返宿灵峰。

三十日 冒雨循流，西折二里，一溪自西北来合，其势愈大。渡溪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净名寺。雨益甚，云雾中仰见两崖，重岩夹立，层叠而上，莫辨层次。衣履沾透，益深穷西谷，中有水帘谷、维摩石室、说法台诸胜。二里，至响岩。岩右有二洞，飞瀑罩其外，余从榛莽中履险以登。其洞一名龙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岩突出，若露台然，可栈而通也。出洞，返眺响岩之上，一石侧耳附峰

头，为“听诗叟”。又西二里，入灵岩。自灵峰西转，皆崇岩连嶂，一开而为净名，一罍直入，所称一线天也；再开而为灵岩，叠嶂回环，寺当其中。

五月朔[5] 仲昭与余同登天聪洞。洞中东望圆洞二，北望长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峭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复下至寺中，负梯破莽，率僮逾别坞，直抵圆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则斫木横嵌夹石间，践木以升；复不及，则以绳引梯悬石隙之树。梯穷济以木，木穷济以梯，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遂入圆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语。复如法蹑长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龙湫之下，欲寻剑泉，不可得。踞石碛而坐，仰视回嶂逼天，峭峰倒插，飞流挂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西过小剪刀峰，又过铁板嶂。嶂方展如屏，高插层岩之上，下开一隙如门，惟云气出没，阻绝人迹。又过观音岩，路渐西，岩渐拓，为犁尖，复与常云并峙。常云南下，跌而复起，为戴辰峰。其跌处有坳，曰马鞍岭，内谷之东西分者，以是岭为界。从灵岩至马鞍岭凡四里，而崇峦屼嵲，应接不暇。逾岭，日色渐薄崦嵫[6]。二里，西过大龙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

初二日 从寺后坞觅方竹，无佳者。上有昙花庵，颇幽寂。出寺右，观燕尾泉，即溪流自龙湫来者，分二股落石间，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龙湫溪口。更西二里，由连云嶂入，大剪刀峰矗然立涧中，两崖石壁回合，大龙湫之水从天下坠。坐看不足亭，前对龙湫，后揖剪刀，身在四山

中也。出连云嶂，逾华岩岭，共二里，入罗汉寺。寺久废，卧云师近新之。卧云年八十余，其相与飞来石罗汉相似，开山巨手也。余邀师穷顶，师许同上常云，而雁湖反在其西，由石门寺为便。时已下午，以常云期之后日，遂与其徒西逾东岭，至西外谷，共四里，过石门寺废址。随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来合，即凌云、宝冠诸水也，二水合而南入海。乃更溯西来之溪，宿于凌云寺。寺在含珠峰下，孤峰插天，忽裂而为二，自顶至踵，仅离咫尺，中含一圆石如珠，尤奇绝。循溪北入石夹，即梅雨潭也。飞瀑自绝壁下激，甚雄壮，不似空濛雨色而已。

初三日　仍东行三里，溯溪北入石门，停担于黄氏墓堂。历级北上雁湖顶，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渐伏，海屿来前[⑦]。愈上，海辄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东北最高处迤逦西来，播为四支[⑧]，皆易石而土。四支之脊，隐隐隆起，其夹处汇而成洼者三，每洼中复有脊，南北横贯，中分为两，总计之，不止六洼矣。洼中积水成芜[⑨]，青青弥望[⑩]，所称雁湖也[⑪]。而水之分堕于南者，或自石门，或出凌云之梅雨，或为宝冠之飞瀑；其北堕者，则宕阴诸水也，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云。既逾冈，南望大海，北瞰南阁之溪，皆远近无蔽，惟东峰尚高出云表。余欲从西北别下宝冠，重岩积莽，莫可寄足。复寻旧路下石门，西过凌云，从含珠峰外二里，依涧访宝冠寺。寺在西谷绝坞中，已久废，其最深处，石崖回合，磴道俱绝。一洞高悬崖足，斜

石倚门。门分为二，轩豁透爽，飞泉中洒。内多芭蕉，颇似闽之美人蕉；外则新篺高下[12]，渐已成林。至洞，闻瀑声如雷，而崖石回掩，杳不可得见。乃下山涉溪，回望洞之右胁，崖卷成罅，瀑从罅中直坠，下捣于圆坳，复跃出坳成溪去。其高亚龙湫，较似壮胜，故非宕山第二流也。东出故道，宿罗汉寺。

初四日　早，望常云峰白云濛翳，然不为阻，促卧云同上。东逾华岩二里，由连云嶂之左，道松洞之右，跻级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峰已在屐底。一里，山回溪出，龙湫上流也。渡溪，过白云、云外二庐，又北入云静庵。庵庐与登山径，修整俱异昔时。卧云令其徒采笋炊饭。既饭，诸峰云气倏尽，仲昭留坐庵中，余同卧云直跻东峰。又二里，渐闻水声，则大龙湫从卷崖中泻下。水出绝顶之南、常云之北，夹坞中即其源也。溯水而上，二里，水声渐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绝顶，南出分为两支，东支为观音岩，西支为常云峰，此其过脉处也。正脊之东为吴家坑。其峰之回列者，近为铁板嶂，再绕为灵岩，又再绕为净名，又再绕为灵峰，外为谢公岭而尽。脊之西，其坑即龙湫背。其峰之回列者，近为龙湫之对崖，再绕为芙蓉峰，又再绕为凌云，又再绕为宝冠，上为李家山而止。此雁山之南面诸峰也。而观音、常云二峰，正当其中，已伏杖履下，惟北峰若负扆然，犹屏立于后。北上二里，一脊平峙，狭如垣墙，两端昂起，北颓然直下，即为南阁溪横流界，不若南面之环互矣。

余从东巅跻西顶，倏踯躅声大起，则骇鹿数十头也。其北一峰，中剖若斧劈，中则石笋参差，乱崖森立，深杳无底。鹿皆奔堕其中，想有陨堑者。诸僧至，复以石片掷之，声如裂帛，半晌始沉，鹿益啼号不止。从此再西，则石脊中断，峰亦渐下，西北眺雁湖，愈远愈下。余二十年前探雁湖，东觅高峰，为断崖所阻，悬绠而下[13]，即此处也。昔历其西，今东出其上，无有遗憾矣。返下云静庵，循溪至大龙湫上，下瞰湫底龙潭，圆转夹崖间，水从卷壁坠潭，跃而下喷，光怪不可迫视。遂逾溪西上，南出龙湫之对崖，历两峰而南，其岭即石门东，罗汉之西，南出为芙蓉峰，又南下为东岭者也。芙蓉峰圆亘特立，在罗汉寺西南隅。既至其下，始得路。东达于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初五日　别卧云出罗汉寺，循溪一里，至龙湫溪口。凡四里，逾马鞍而下。北望观音峰下，有石壘若门[14]，层列非一。仲昭已前向灵岩。余挟一僮北抵峰下，循樵路西转二里，直抵观音、常云之麓，始知二峰上虽遥峙，其下石壁连亘成城。又循崖东跻里许，出石壘之上，丛木密荫，不能下窥。崖端盘石如擎盖，上平如砥，其下四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复下循石壘而入，层崖悬裂，皆可壘而通也。壘外一峰特起，薄齐片云，圆顶拱袖，高若老僧岩，俨若小儿拱立。出路隅，居多吴氏，有吴应岳者留余餐。余挟之溯溪入，即绝顶所望吴家坑溪也，在铁板、观音之间。欲上溪左黄崖层洞，崖在铁板嶂之西，洞在崖之左，若上下二层者。

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洞又在悬崖间，无可下也。乃循崖东行，又得一石罍，望其上，层叠可入，计非构木悬梯不能登。从此下一小峰，曰莺嘴岩，与吴别。东过铁板嶂下，见其中石罍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亟溯流入，抵洞下，乱石窒塞，而崖左有路直上，凿坎悬崖间，垂藤可攀。遂奋勇上，衣碍则解衣，杖碍则弃杖，凡直上一崖，复横历一崖，如是者再，又栈木为桥者再，遂入石罍中。石对峙如门，中宽广，得累级以升。又入石门两重，仰睇其上，石壁环立，青天一围，中悬如井。壁穷，透入洞中。洞底日光透处有木梯，猱升其上[15]，若楼阁然。从阁左转，复得平墟[16]，后即铁板嶂高列，东西危崖环绕，南面石罍下伏，轩敞回合，真仙灵所宅矣！内有茅屋一楹，虚无人居。隙地上多茶树，故坎石置梯，往来其间耳。下至溪旁，有居民。遂越小剪刀峰而东，二里，入灵岩，与仲昭会。

初六日　挟灵岩僧为屏霞嶂之游。由龙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穹路绝，有梯倚崖端，盖烧炭者所遗。缘梯出其上，三巨石横叠两崖间，内覆石成室，跨其外者为仙桥。其室空明幽敞，蔽于重岩之侧，虽无铁板嶂、石门之奇瑰攒合，而幽邃自成一天[17]。复透洞左上，攀藤历栈，遂出屏霞嶂之中层，盖龙鼻顶也。崖端亦宽垲可庐[18]，后嶂犹上倚霄汉，嶂右有岩外覆，飞泉落其前。由右复攀跻崖石，几造嶂顶，为削石所阻。其侧石隙一缕，草木缘附，可以着足，遂随之下。崖间多修藤垂蔓，各

采而携之。当石削不受树，树尽不受履处，辄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冈者五重，降升不止数里，始下临绝涧，即小龙湫上游也。其涧发源雁顶之东南，右即铁板，左即屏霞，二嶂中坠为绝壑，重崖亏蔽，上下无径，非悬絙不能飞度也。入涧，践石随流，东行里许，大石横踞涧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捣，两旁峭壁皆斗立，行者路绝。乃缚木为梯升崖端，复缒入前涧下流[19]，则横石之下，穹然中空，可树十丈旗。水从石后建瓴下注，汇潭漾碧，倏然沁人[20]。左右两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即龙湫下坠处也。余两次索剑泉，寺僧辄云："在龙湫上，人力鲜达"。今仍杳然，知沦没已久。欲从此横下两峰，遂可由仙桥达石室，乃斫木缚梯，盘绝巘者数四，俯视独秀、双鸾诸峰，近在屐底。既逼仙桥，隔崖中断，日已西，疲甚，乃返觅前辙，复经屏霞侧石室返寺，携囊过净名，投宿灵峰。

初七日　溯寺前溪，观南碧霄冈，轩爽无他奇。又三里，西转，望真济寺在溪北坞中。是溪西由断崖破峡而来，峡南峰为"五马朝天"，峥嵘尤甚。两旁逼仄石蹊，内无居民，棘茅塞路。行里许，甚艰，不可穷历。北过真济寺，寺僻居北谷，游屐不到。寺右溯小溪三里，登马家山岭，路甚峻。登巅，望雁顶棱簇如莲花状，北瞰南阁，已在屐底。飞舄而下，四里余，得新庵，弛担于中，溯南阁溪，探宕阴诸胜[21]。南阁溪发源雁山西北之箬袅岭[22]，去此三十余里，与永嘉分界[23]。由岭而南，可通芙蓉[24]，入乐清；由岭而西，走

枫林[25]，则入瓯郡道也[26]。溪南即雁山之阴，山势崇拓，竹木蓊茸，不露南面巉嶙态[27]。溪北大山，自箬袅迤逦而来，皆层崖怪峰，变换阖辟[28]，与云雾争幻，至阁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阁来会，俱东下石门潭。门内平畴千亩，居人皆以石门为户牖，此阁所由名[29]，而南北则分以溪也。南阁有章恭毅宅，西入有石佛洞、散水岩、洞仙岩诸胜。北阁有白岩寺旧址，更西有王子晋仙桥为尤奇[30]。余冒雨穷南阁，先经恭毅宅，聚族甚盛。溯溪五里，过犁头庵，南即石佛洞，以路芜不能入。西十里至庄坞[31]，夹溪居民皆叶姓。散水岩在北坞中，石崖横亘，飞瀑悬流，岩左登岭有小庵。时暮雨，土人留宿庄坞，具言洞仙院之胜。

初八日　雨未止。西溯溪行三里，山涧愈幽。随溪转而北，又二里，隔溪小径破云磴而入。东渡溪从之，忽峰回溪转，深入谷中，则烟峦历乱。峰从庄坞之后连亘至此，又开一隙，现此瑰异。执土人问之，曰："此小纂厝也，洞仙尚在其外大溪上流。"复出而渡溪，里许，有溪自东来入，即洞仙坞溪矣。渡大溪，溯小溪东上，其中峰峦茅舍，与前无异。洞仙即在其内崖，倚峰北向，层篁翳之[32]。乃破莽跻石隙而入，初甚隘，最上渐宽。仍南出庄坞，东还犁头庵，终不得石佛洞道。遂出过南阁，访子晋仙桥，在北阁底尚二十里。念仲昭在新庵甚近，还晤庵中。日已晡，竟不及为北阁游，东趋大荆而归。

【注释】

①仲昭:徐仲昭,名遵汤,为霞客远族兄,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应天副车。

②壬申:为崇祯五年,1632年。霞客曾三游台、宕,第一次在1613年,第二、第三次皆集中在1632年。后两次游踪,《游记》有缺略。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系二游雁宕山,《游记》注明,但无详记。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行踪,《游记》缺载。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考证,此时霞客在临海县小寒山访陈函辉。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日为三游雁荡山,即《游雁宕山日记后》所载。《游天台山日记后》则集中了霞客三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第二次游天台山和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第三次游天台山的旅途实录。

③肆(sì 四):店铺。

④镂(lòu 漏):雕刻。

⑤朔(shuò 烁):中历每月初一。

⑥崦嵫(yān zī 淹兹):山名,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境,古人常用以指日落的地方。日薄崦嵫:日已西下。

⑦屿(yǔ 与):水中的小山。

⑧播(bō 波):分散。

⑨芜(wú 无):众草茂生的地方。

⑩弥(mí 迷)望:视野所及之处。

⑪雁湖:又称平湖,在雁湖岗顶,海拔850米左右。秋雁归时,多栖宿于此,故名。原有北、中、东三湖,方可十里,中湖较大。今淤塞只余一小水塘,面积600平方米,水深1.5米。

⑫箨(tuò 唾):竹笋上一片一片的皮。

⑬绠(gěng 梗):原为汲水桶上的绳索,此处泛指绳索。

⑭璺:本日记乾隆本皆作"壁",从四库本改。璺(wèn 问),玉器陶瓷等器物破裂而未分离,引申为裂口。

⑮猱(náo 挠):猿的一种,身体便捷,善于攀援。

⑯墟(xū 虚):大丘。

⑰邃(suì 遂):深远。

⑱垲(kǎi 凯):地势高而干燥。

⑲缒(zhuì 坠):用绳子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送。

⑳翛(xiāo 消):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㉑宕阴诸胜:在雁宕山北部,即今显胜门景区,有石佛洞、散水岩、仙人桥、仙姑洞等胜景。

㉒箬(ruò 若):竹子的一种,叶宽大,可编竹笠,又可用来包粽子。

㉓永嘉:温州府附郭县,治今温州市,与今永嘉县不同点。

㉔芙蓉:今名同,在乐清县北境,雁荡山南麓。

㉕枫林:今名同,在永嘉县北境,岭水溪东岸。

㉖瓯(ōu 欧)郡:浙江温州府位于瓯江南岸,故别称瓯郡。

㉗巀嵲(jié niè 截臬):山高峻的样子。

㉘阖(hé 合):关闭。　辟(pì):开启。

㉙阁:东向开的侧门。

㉚王子晋:姓姬,名晋。周灵王的太子。好吹笙,游伊、洛间,传说被浮丘生接引上嵩山,后乘白鹤到缑氏山上,数日而去。仙桥在北阁仙亭山脊,山崖中断,石桥横跨其上,形如龟背,长约100米,宽约20米,山北有小路可攀至桥上,相传王子晋曾乘鹤吹笙于此。

㉛庄坞:今作庄屋,在乐清县北境。

㉜篁(huáng 皇):竹林。

【译文】

我和族兄徐仲昭游天台山时,是壬申年(崇祯五年,1632)三月。到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黄岩县,又第二次游雁宕山。找到马后从县城南门骑马出发,沿方山行十里,转向西南行,三十里,翻越秀岭,在岩前铺吃饭。走五里,进入乐清县境内,又走五里,登上盘山岭。西南边的云雾之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一簇荷花似的山峰,那就是雁宕山。走十里,名郑家岭,又走十里,名大荆驿。渡过石门涧,因刚下过雨、溪水猛涨,水淹到马腹。又走五里,在章家楼住宿,章家楼在雁宕山的东外谷。章家兴盛的时代,专门建楼给登山的游客休息,如今旅馆空虚,店铺衰落,只有章家楼的名称还照旧保存。

二十九日　往西进雁宕山,眺望着老僧岩朝前赶。行二里,经过老僧岩山麓。又行二里,往北渡过溪水;登上石梁洞。从石梁洞

又返回到溪旁，往西走二里，翻越谢公岭。谢公岭以内被称为东内谷。岭下有一条从北边流来的溪水，溪水两岸全是重叠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石峰，峰岩光秃秃地高耸着，上面连一寸泥土也没有，但却像雕刻过一样千姿百态。渡过溪水，往北转，走一里多，进入灵峰寺。一座座奇异陡峭的山峰，各自独立地布满寺前。寺后一座山峰单独耸起，山峰正中裂开一道缝隙，往上通到峰顶，这就是灵峰洞。踏着千级石阶而上，石台十分整齐，洞中的罗汉塑像都更新过了。从灵峰洞下到灵峰寺中吃饭。同僧人沿照胆潭越到溪水左岸，去观览风洞。风洞口只是半圆形，洞内的风蓬蓬地吹出洞数步之外。于是沿着溪水左岸一一地探寻崖上的各个洞穴。返回灵峰寺后，下起了大雨，我便光着脚撑起伞溯溪水往北上。快要到真济寺时，山谷深邃，云雾浓黑，茫然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于是返回来走到溪水东面，进入碧霄洞，高僧守愚的精舍就在这里。我觉得守愚不同常人，让仆人回去叫徐仲昭来，他也踩着水而来，与守愚有相见恨晚之感。将近傍晚时，返回灵峰寺住宿。

三十日　冒雨沿溪流走，往西转二里，一条溪水从西北流过来汇合，水势越加大了。渡过溪流往西走，又溯溪流往西北行，三里，进了净名寺，雨更加大了，抬头看笼罩在云雾中的两边山崖，重重岩石相对而立，层层往上叠起，但分不清层次。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却更要往深处去穷究西谷，谷中有水帘谷、维摩石室、说法台等名胜。走了二里，来到响岩。响岩右边有二个洞，飞流的瀑布罩住了洞门，我从丛密的荆棘荒草中冒险攀登。两个洞一个叫龙王洞，另一个叫三台洞。在两洞的前面，有块突出的岩石，像露天的舞台一样，可以从栈道上过去。走出洞后，返回的路上眺望响岩上面，有一块石头像人侧着耳朵贴在峰头上，取名为“听诗叟”石。又往西走二里，进入灵岩寺。从灵峰寺往西转，一路都是高大的岩石连成屏障，屏障裂开的第一处是净名寺，有一条缝隙径直深入进去，所以称为一线天；屏障裂开的第二处就是灵岩寺，层峦叠嶂回旋环绕，灵岩

寺位于正中。

五月初一日　徐仲昭和我一同登上天聪洞。在洞中往东望去有两个圆洞，往北望去有一个长洞，都是透亮通明的洞，只是洞壁陡峭地直立而下，道路隔绝，无法行走。我于是又下到灵岩寺中，扛起梯子往草丛中穿行，率领仆人从另一道山坞越过去，直达圆洞下面，搭起梯子就往上登；梯子到不了洞口，就砍来树枝横插在岩石夹缝中，再踩着树枝而上；还是没到洞口，就用绳索把梯子吊上来，悬挂在石缝中的树上。爬完梯子就踩着树枝而上，树枝踩完了又爬梯子，梯子、树枝都不能用了，则把绳索拴挂到树上，拉着绳索攀登，终于进到了圆洞中，呼唤徐仲昭，两人相望而语。我又用同样的方法登入长洞后才下山，已经到中午了。往西走到小龙湫下面，想探寻剑泉，没有找到。盘坐在沙石堆上，抬头仰望，回旋高峻的险峰逼近天际，陡峭的山峰往下倒插，飞流悬挂在峰峦上，真像从九天之上飘曳而下的丝帛。往西走过小剪刀峰，又经过铁板嶂。铁板嶂呈方形，伸展如同屏风，高高地插在层叠的岩石上面，下面裂开一道像门一样的缝隙，只有云气在缝隙中出没，人迹断绝。又从观音岩经过，道路渐渐往西去，岩壁渐渐拓开，这是犁尖峰，还是和常云峰并排峙立。从常云峰往南下，地势下跌后再次高起，名戴辰峰。下跌处有山坳，名马鞍岭，雁宕山东、西内谷的区分，就是以马鞍岭为界。从灵岩寺到马鞍岭一共四里路程，但高大的山峦却耸立不断，让人应接不暇。越过马鞍岭，太阳渐渐西下。走二里，往西经过大龙湫溪口，又走二里，往西南进入能仁寺住宿。

初二日　顺着能仁寺后的山坞寻找方竹，没有好的。往上去有昙花庵，很幽静。从寺右出来，观览燕尾泉，燕尾泉就是从大龙湫流来的溪水，分成二股落入石中，所以取名燕尾。又往北溯流走两里，往西进入大龙湫溪口。再往西走二里，顺连云嶂进去，大剪刀峰矗然耸立在涧中，两边山崖石壁环绕，大龙湫的水从天而降。坐在不足亭中环视周围，前面正对大龙湫，后面拱起大剪刀峰，我置身在

四周群山的包围中了。走出连云嶂，翻越华岩岭，一共走了二里，进入罗汉寺。罗汉寺荒废了很久，卧云法师最近才使它焕然一新。卧云有八十多岁了，他的相貌和飞来石罗汉相似，是雁宕山的开山巨手。我邀约法师一齐穷究山顶，法师答应一同登常云峰，因为雁湖反而在罗汉寺西，从石门寺去更为方便。此时已是下午，便把登常云峰的日子定在后天，然后和法师的徒弟往西越过东岭，来到西外谷，一共走了四里，经过石门寺遗址。顺着溪水往西下一里，有一条溪从西边流来汇合，就是凌云寺和宝冠寺的溪流了，两股溪水汇合后往南流入海。于是又溯从西边来的溪水行走，在凌云寺住宿。凌云寺建在含珠峰下，含珠峰独自插入云天后，忽然又裂开成两峰，裂隙从头到脚，相隔仅咫尺宽，其中含着一块像珠一样圆的石头，显得特别奇妙绝伦。沿溪水往北走进石夹缝，就是梅雨潭了。飞泻的瀑布从险峻的陡壁上往下冲击，气势十分雄伟壮观，和雨色迷茫的景致并不相似啊。

初三日　仍然往东行三里，溯溪流往北进入石门寺，把行李担停放在黄氏墓堂。沿着石阶一级一级地往北登雁湖顶，道路不算很陡。一直往上走了二里，对面的山渐渐低伏，海中的小山浮现在前面。越往上走，海就离脚下越近。又往上走了四里，终于翻过山脊。山从东北边最高处曲折连绵地往西延伸，分为四道支脉，都由石山变成土山。四道支脉的山梁，隐隐约约隆起，支脉与支脉之间形成三处洼地，每处洼地中又有山脊，从南向北横贯，把洼地从中间一分为二，总起来计算，不止六处洼地了。洼中积着水，形成丛草繁生的地方，视野所到之处，一片青翠碧绿，这就是所说的雁湖。雁湖往南分流下堕的水，有的从石门寺流出，有的从凌云寺的梅雨潭流出，有的形成宝冠寺的飞瀑；往北分流下堕的水，则是雁宕山北面的各条溪水，都和大龙湫的水风马牛不相及。翻过山冈后，往南眺望大海，往北俯瞰南阁溪，远近都没有任何遮挡，唯有东峰还是高出天外。我想往西北另找一条路下宝冠寺，但岩石重叠、荒草茂密，

完全没有落脚的地方。又寻找原路下到石门寺，往西经过凌云寺，沿含珠峰往外走二里，顺着山涧去探访宝冠寺。宝冠寺在西谷深坞中，已经荒废了很久，山坞最深处，崖石环绕，石阶和道路都没有。一个洞高高地挂在悬崖脚下，倾斜的岩石紧靠洞门。门分成两边，高大、宽阔、透亮、清爽，瀑布从其中飞洒而下。内有很多芭蕉，形状很像福建省的美人蕉；外面则有刚刚长出的竹笋，高高低低地已经渐渐地形成竹林。来到洞口，只听到瀑布声如雷灌耳，但洞中崖石曲折掩蔽，又很深，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下山，渡过溪水，回头眺望洞的右侧凹处，崖石翻卷，形成裂缝，瀑布从裂缝中垂直坠落，往下冲向圆形的坳地，然后又从坳地中跃起，形成溪水流去。瀑布的高度亚于大龙湫，但比较起来，这瀑布壮观处似乎更胜一筹，所以不能说只是雁宕山第二瀑布。从原路往东出去，在罗汉寺住宿。

初四日　一清早，远看常云峰上白云茫茫，什么也看不清楚，但却不因此而止步不前，催促卧云一同登山。往东越过华岩走了二里，便从连云嶂的左侧、道松洞的右侧，踏着石阶往西上，一共上了三里，俯瞰剪刀峰，已经在脚底。走一里，山峦回旋，溪水流出，这是大龙湫的上游。渡过溪水，经过白云庐和云外庐，又往北进入云静庵。云静庵、白云庐、云外庐以及山路都修整过，和从前不一样了。卧云叫他的徒弟采来竹笋做饭。吃过饭后，各山峰上的云气突然散尽，徐仲昭留在静云庵中休息，我和卧云一同直上东峰。又上了二里，渐渐听到水声，是大龙湫从卷崖中往下泻落。大龙湫水从雁宕山绝顶南面、常云峰的北面流出，两峰之间的山坞就是它的发源地。溯大龙湫水而上，二里，水声渐渐微弱。又走二里，越过山脊。这道山脊北靠雁宕山绝顶，南面分成两支延伸，东边的一支是观音岩，西边的一支是常云峰，这里正是两支山脉分开延伸的地方。正中山脊的东部是吴家坑。那回环绕列的山峰，近处是铁板嶂，第二层环绕处是灵岩寺，再绕出去是净名寺，再绕去又是灵峰寺，最外层尽头处是谢公岭。山脊西部，那坑凹处就是大龙湫背后，那回环

绕列的山峰，近处是与大龙湫相对的山崖，第二层环绕处是芙蓉峰，再绕出去是凌云寺，又再绕为宝冠寺，最后到李家山为止。这些就是雁宕山南部众山峰的概貌。而观音岩和常云峰，正好位于群峰之中，都已经低伏在我的杖下、脚下了，只有北峰像帝王背靠的屏风，仍然屏立在后面。往北上二里，一座山脊平行峙立，狭窄得如同一道墙，两端高高昂起，北面像崩塌一样地直落下去，就是南阁溪横着流过去的分界，不像南面那样回环交错。我从东顶往西顶攀登，突然响起一阵来回走动的声音，原来是受到惊骇的几十头鹿。鹿群北边有一座山峰，像被斧头从中剖开一样，中间是参差不齐的石笋，乱石林立、崖壁阴森，深邃得看不到底。鹿群全向其中奔下去，想来有的鹿跌进了堑沟中。众僧人来到，又用石片扔下去，只听到响起一阵如同布帛撕裂的声音，好一阵才沉静下去，鹿群更加不住的啼鸣。从这里再往西走，石脊就从中断开了，山峰也渐渐地低下去，往西北眺望雁湖，距离越远、位置就越低。我二十年前探寻雁湖，往东寻找高峰，被断绝的崖壁阻止，于是坠着绳索而下，坠下来的地方就是这里。从前游历了雁湖西部，这一次往东出到雁湖高处，再也没有遗憾了。往下返回静云庵，顺溪流走到大龙湫边，往下俯视湫底的龙潭，圆圆地环绕在山崖夹缝之间，水从卷壁上坠入潭中，腾跃、喷洒着水花而下，光怪陆离，不能近看。于是越过溪水往西走，往南出到大龙湫正对的山崖上，越过两座山峰往南走，那座岭就是石门寺东边，罗汉寺西边，往南伸出去形成芙蓉峰，再往南延伸为东岭的山岭。芙蓉峰圆圆地耸立在罗汉寺西南边。来到芙蓉峰下，才有正路。往东走到罗汉寺时，太阳已经偏西，徐仲昭也先回到寺中了。

初五日　和卧云告别后出了罗汉寺，沿着溪岸走一里，来到大龙湫溪口。一共走了四里，越过马鞍岭，然后下去。往北远望观音峰下，石壁上裂出像门一样的石隙，层层排列，不止一道。徐仲昭已经朝前去灵岩寺了。我带着一个仆人往北来到观音峰下，沿着砍柴

的小路往西转二里，直达观音峰、常云峰的山脚，才知道这两座山峰虽然山顶遥遥对峙，但山脚的石壁却是连贯的，如同一道墙壁。又顺着崖壁东面往上攀登了一里多，走出到石隙上面，林木丛生、树荫密蔽，不能往下看。崖壁顶有块如同盖子高举一样的巨石，巨石上面和磨石一样平滑，而下面四周都是空的。在巨石上面坐了很久，又往下沿着石缝往里走，崖壁上层层裂开的石缝，都可以摸索着走通。石缝外面有一座山峰挺拔耸立，逼近云层，山峰形状为圆顶拱袖，有老僧岩那么高，很像一个拱手而立的小儿。出到路边，有很多姓吴的人家住在这里，有个叫吴应岳的留我吃饭。我拉着他一齐溯溪流往里走，就是在绝顶上远远看到的吴家坑溪，位置在铁板嶂和观音岩之间。我准备攀登溪水左岸的黄崖层洞，黄崖位于铁板嶂西，洞在黄崖左侧，像分成上下两层一样。来到崖下，上不去，从崖上出去，洞又悬挂在崖壁间，没有路下去。于是顺崖往东行，又找到一道石缝，仰望石缝上面，层层叠叠的可以深入，但估计不搭木悬梯就上不去。从这里下一座小峰，名莺嘴岩，和吴应岳告别。往东经过铁板嶂下，看见其中的石缝更大，下面好像有溪水从洞中流出来。我急忙溯流往里走，来到洞下，乱石堵塞，但左边的岩壁有路直直上去，是凿在崖壁间的石坎，扯着藤条可以攀登。于是奋勇往上攀登，衣服碍事就脱掉衣服，手杖碍事就扔掉手杖，凡是直上一道崖，就又横穿一道崖，像这样走了两回，又两次穿过桥一样的栈道，于是才进到石缝中。两旁的岩石好像门相对，当中很宽广，能够顺着层叠的石阶攀登。又往里穿过两道石门，抬头斜视上面，石壁环形耸立，围住一块青天，中间像深陷的井。走完石壁，穿入洞中。洞底阳光透亮的地方有木梯，像猿猴似地从木梯爬上去，如同登楼阁一样。从洞左边转过去，又到了平缓的大丘，后面是高高耸列的铁板嶂，东西两面陡崖环绕，南面石缝遍布的岩石低伏，山丘宽大开阔，曲折盘旋，真是神仙居住的好地方啊！里面有一排茅屋，空空的没人居住，空地上有很多茶树，所以凿石坎搭梯子，往来于石洞、

山丘之间。下到溪旁，有人居住了。于是翻越小剪刀峰往东走，二里，进灵岩寺，与徐仲昭会合。

初六日　邀约灵岩寺的僧人去游屏霞嶂。从龙鼻洞右边攀越石缝而上，半里，看到一个很奇妙的洞。又上半里，崖壁高耸道路断绝，有梯子靠着崖边，大概是烧炭人留下来的。爬梯子走到崖上，三块巨石横着层叠在两座山崖之间，内部搭石成屋，跨在外部的是仙桥。石屋空旷明亮、幽静宽敞，隐蔽在重叠的岩石侧边，虽然不如铁板嶂、石门那样聚集了奇丽的景色，但幽静深远，自成一片天地。又穿洞往左上，攀援藤条，越过栈道，就出到屏霞嶂的中层，大概是龙鼻洞顶。崖端也很宽阔，地势高而干燥，可以建房居住，背后的屏霞嶂仍然往上连接云天，屏霞障右有岩石往外覆盖，瀑布落在岩石前面。从右边又攀登崖石，快到屏霞嶂顶时，被陡峭的岩石所阻拦。岩石侧边有一缕石缝，草木顺着石缝生长，可以落脚，于是从石缝下去。崖壁间悬挂着很多长藤蔓草，都能够抓采和拉扯。当行到岩石陡峭而没有树、没有树则无法落脚的地方时，就垂挂着藤蔓而下。像这样往西穿越了五重石冈，升降了不止数里，才下到最深的涧中，就是小龙湫上游。涧水发源于雁宕山顶东南，右边是铁板嶂，左边是屏霞嶂，两嶂之中坠陷为十分陡峻的壑谷，重重叠叠的崖壁掩蔽了山谷，上下都没有路，如果不用绳索悬空而度就无法穿越。进入涧中，踩着岩石随水流走，往东走了一里左右，一块巨石横挡在涧中，水流不过去，直捣石下的洞穴，两旁的峭壁都陡直地耸立着，行人无路可走。于是捆扎树木作为梯子爬上崖端，又坠到巨石前面的涧水下游，而横挡沟涧的巨石下面，中间是十分高大的空洞，可以树立十丈高的旗帜。水从巨石背后居高临下地往下倾注，汇集成碧波荡漾的深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气势给人以清新、爽朗的感觉。左右两边的崖壁上，都有洞高高对峙。从这往前走，就是小龙湫落下去的地方。我两次寻求剑泉，寺中的僧人总是说："在龙湫上面，人力很少能到达。"这次仍然杳无音信，知道已经消失了很

久。准备从这里横穿两座山峰而下，就可能经过仙桥到达石室，于是砍树木捆成梯子，四次盘旋陡峰，俯视独秀、双鸾等峰，近在脚下。已经离仙桥很近了，被隔着的山崖从中断开，太阳已偏西，感到十分疲劳，于是寻找原路返回，又从屏霞嶂侧边经过石室返回灵岩寺，携带行李过了净名寺，到灵峰寺投宿。

初七日　溯灵峰寺前的溪流而上，观赏南碧霄冈，冈高大开阔，没有其它新奇的地方。又走三里，往西转，看到真济寺位于溪北的山坞中。这条溪从西边沿断崖破峡流来，峡谷南面的峰名“五马朝天”，山势显得特别高峻。峡谷两边的小路十分狭窄，谷中没人居住，荆棘茅草堵塞道路。走了一里左右，走得非常艰难，不能一一穷究峡谷风光。往北过真济寺，寺位于偏僻的北面山谷中，游人的足迹很少去到。从寺右溯小溪走了三里，攀登马家山岭，山路很陡。登上岭顶，遥望雁宕山顶峰岩石棱角分明，簇拥成莲花形状，往北俯瞰南阁，已经落在脚下了。脚步飞快地下山，四里多，到一座新庵，把行李放在庵中，溯南阁溪而上，探访雁宕山北面的各处胜景。南阁溪发源于雁宕山西北的箬袅岭，距离这里三十多里，和永嘉县分界。沿岭往南去，可以通到芙蓉，进入乐清县境，沿岭往西去，从枫林走，则是去温州府的路。溪水南边就是雁宕山的北面，山势高耸开拓，竹林树木茂密，但显不出山南面那种高峻的形态。溪水北边的大山，从箬袅岭曲折连绵地延伸过来，都是层崖叠石和奇异之峰，山势分开合拢、变化莫测，和云雾竞相争奇，一直到南阁而止。雁宕山北面还有一条溪水，从北阁流来与南阁溪会合后，一齐往东流下石门潭。石门内有上千亩平整的良田，住在这里的都把石门作为门户，这就是“石门”名称的来由，而南北则是以溪水划分。南阁有章恭毅宅，往西深入有石佛洞、散水岩、洞仙岩等名胜。北阁有白岩寺旧址，再往西有王子晋仙桥，尤为奇特。我冒雨穷尽南阁，先过章恭毅宅，聚居这里的家族十分兴盛。溯溪走五里，经过犁头庵，往南就是石佛洞，因道路荒草丛生而不能进去。往西走十里到庄坞，

住在溪流两岸的人都姓叶。散水岩在北边坞中,石崖横贯,瀑布悬空飞流,往岩左登上岭,有座小庵。此时天色已晚,又下雨,当地人留我住在庄坞,详细地谈论洞仙院的胜景。

初八日　雨没停。往西溯溪走了二里,山涧越来越深。尾随溪流转向北走,又二里,溪对岸有条小路,穿过直通云霄的石阶深入进去。往东渡过溪从小路走,忽然山峰环绕、溪水倒流,往里进到山谷中,则是云烟笼罩的山峦凌乱分散。山峰从庄坞背后连绵不断地延伸到这里,又敞开一道空隙,显现出这瑰丽奇异的景色。拉住当地人询问,当地人说:"这里名小纂厝,洞仙院还在小纂厝外的大溪上游。"又走出去渡过溪流,走了一里左右,有条小溪从东边流来汇合,就是洞仙坞的溪流了。渡过大溪,溯小溪往东上,溪谷中峰峦茅屋掩映,和先前没有什么不同。洞仙院就在溪谷内崖壁上,背靠山峰、面向北,被层层的竹林掩蔽着,于是穿越杂草,从石缝中攀登而上,石缝一开始很狭窄,最上面渐渐宽阔。仍然往南出到庄坞,往东返回犁头庵,最终没有找到去石佛洞的路。于是从犁头庵出来,经过南阁,询问王子晋仙桥,得知在北阁底,还有二十里路程。想到这里离徐仲昭所在的新庵很近了,就回庵和他相会。天色已黄昏,最终没来得及去游北阁,往东奔赴大荆驿然后返程。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五台山日记[1] 山西太原府五台县[2]

【题解】

崇祯六年(1633)徐霞客北上入都，以后到山西游五台山和恒山，绕了一圈返回北京。《游五台山日记》就是这年徐霞客游五台山留下来的游记。

五台山在山西省五台与繁峙两县间，为我国佛教名山。徐霞客于七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途经保定，八月初四日过阜平县，初五日进入山西界。五台山的范围较大，各台间的距离也较远。徐霞客用四天时间，游遍南、西、中、北四台。他详记了山川大势，山中特殊的气候，"非神力不能运"的建筑，"天花菜"等特产。他记录了形状特殊的清凉石，终年不化的"万年冰"，由于季节性的冰冻与解冻交替作用而形成的"龙翻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地貌学资料。

【原文】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出都为五台游[3]。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关[4]。山自唐县来[5]，至唐河始密，至黄葵渐开[6]，

势不甚穹窿矣。从阜平西南过石梁，西北诸峰复嵱嵷起[7]。循溪左北行八里，小溪自西来注，乃舍大溪，溯西溪北转，山峡渐束。又七里，饭于太子铺[8]。北行十五里，溪声忽至。回顾右崖，石壁数十仞，中坳如削瓜直下。上亦有坳，乃瀑布所从溢者，今天旱无瀑，瀑痕犹在削坳间。离涧二三尺，泉从坳间细孔泛滥出，下遂成流。再上，逾鞍子岭。岭上四眺，北坞颇开，东北、西北，高峰对峙，俱如仙掌插天，惟直北一隙少杀[9]。复有远山横其外，即龙泉关也，去此尚四十里。岭下有水从西南来，初随之北行，已而溪从东峡中去。复逾一小岭，则大溪从西北来[10]，其势甚壮，亦从东南峡中去，当即与西南之溪合流出阜平北者。余初过阜平，舍大溪而西，以为西溪即龙泉之水也，不谓西溪乃出鞍子岭坳壁，逾岭而复与大溪之上流遇，大溪则出自龙泉者。溪有石梁曰万年[11]，过之，溯流望西北高峰而趋。十里，逼峰下，为小山所掩，反不睹嶙峋之势。转北行，向所望东北高峰，瞻之愈出，趋之愈近，峭削之姿，遥遥逐人，二十里之间，劳于应接。是峰名五岩寨，又名吴王寨，有老僧庐其上。已而东北峰下，溪流溢出，与龙泉大溪会，土人构石梁于上，非龙关道所经。从桥左北行八里，时遇崩崖矗立溪上。又二里，重城当隘口，为龙泉关[12]。

初五日　进南关，出东关。北行十里，路渐上，山渐奇，泉声渐微。既而石路陡绝，两崖巍峰峭壁，合沓攒奇，山树与石竞丽错绮，不复知升陟之烦也。如是五里，崖逼

处复设石关二重。又直上五里，登长城岭绝顶。回望远峰，极高者亦伏足下，两旁近峰拥护，惟南来一线有山隙，彻目百里。岭之上，巍楼雄峙，即龙泉上关也。关内古松一株，枝耸叶茂，干云俊物[13]。关之西，即为山西五台县界。下岭甚平，不及所上十之一。十三里，为旧路岭，已在平地。有溪自西南来，至此随山向西北去，行亦从之。十里，五台水自西北来会[14]，合流注滹沱河。乃循西北溪数里，为天池庄[15]。北向坞中二十里，过白头庵村，去南台止二十里，四顾山谷，犹不可得其仿佛。又西北二里，路左为白云寺[16]。由其前南折，攀跻四里，折上三里，至千佛洞，乃登台间道。又折而西行，三里宿。

初六日　风怒起，滴水皆冰。风止日出，如火珠涌吐翠叶中。循山半西南行，四里，逾岭，始望南台在前。再上为灯寺[17]，由此路渐峻。十里，登南台绝顶，有文殊舍利塔[18]。北面诸台环列，惟东南、西南少有隙地。正南，古南台在其下[19]，远则盂县诸山屏峙[20]，而东与龙泉峥嵘接势。从台右道而下，途甚夷，可骑。循西岭西北行十五里，为金阁岭[21]。又循山左西北下，五里，抵清凉石[22]。寺宇幽丽，高下如图画。有石为芝形，纵横各九步，上可立四百人，面平而下锐，属于下石者无几。从西北历栈拾级而上，十二里，抵马跑泉。泉在路隅山窝间，石隙仅容半蹄，水从中溢出，窝亦平敞可寺，而马跑寺反在泉侧一里外。又平下八里，宿于狮子窠[23]。

初七日　西北行十里，度化度桥。一峰从中台下，两旁流泉淙淙，幽靓迥绝[24]。复度其右涧之桥，循山西向而上，路欹甚[25]。又十里，登西台之顶。日映诸峰，一一献态呈奇。其西面，近则闭魔岩，远则雁门关[26]，历历可俯而挈也[27]。闭魔岩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盘亘，层累而上，为此中奇处。入叩佛龛，即从台北下，三里，为八功德水。寺北面，左为维摩阁[28]，阁下二石耸起，阁架于上，阁柱长短，随石参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为万佛阁，佛俱金碧旃檀[29]，罗列辉映，不啻万尊。前有阁二重，俱三层，其周庐环阁亦三层，中架复道[30]，往来空中。当此万山艰险，非神力不能运此。从寺东北行，五里，至大道，又十里，至中台。望东台、南台，俱在五六十里外，而南台外之龙泉，反若更近，惟西台、北台，相与连属。时风清日丽，山开列如须眉。余先趋台之南，登龙翻石。其地乱石数万，涌起峰头，下临绝坞，中悬独耸，言是文殊放光摄影处。从台北直下者四里，阴崖悬冰数百丈，曰“万年冰”。其坞中亦有结庐者。初寒无几，台间冰雪，种种而是。闻雪下于七月二十七日，正余出都时也。行四里，北上澡浴池。又北上十里，宿于北台[31]。北台比诸台较峻，余乘日色，周眺寺外。及入寺，日落而风大作。

初八日　老僧石堂送余，历指诸山曰：“北台之下，东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坞曰台湾[32]，此诸台环列之概也。其正东稍北，有浮青特锐者，恒山也。正西稍南，有连岚一

抹者，雁门也。直南诸山，南台之外，惟龙泉为独雄。直北俯内外二边，诸山如蓓蕾，惟兹山之北护，峭削层叠，嵯峨之势，独露一斑。此北台历览之概也。此去东台四十里，华岩岭在其中。若探北岳，不若竟由岭北下，可省四十里登降。”余颔之。别而东，直下者八里，平下者十二里，抵华岩岭㉝。由北坞下十里，始夷。一涧自北，一涧自西，两涧合而群峰凑，深壑中“一壶天”也。循涧东北行二十里，曰野子场㉞。南自白头庵至此，数十里内生天花菜㉟，出此则绝种矣。由此，两崖屏列鼎峙，雄峭万状，如是者十里。石崖悬绝中，层阁杰起，则悬空寺也，石壁尤奇。此为北台外护山，不从此出，几不得台山神理云。

【注释】

①五台山：又省称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与繁峙县东南。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台，故称五台。东台称望海峰，南台称锦绣峰，西台称挂月峰，北台称叶斗峰，中台称翠岩峰。五座山峰环抱，绕周达 250 公里，五峰之外称台外，五峰之内为平坞，称台内。山中气候凉爽，九月积雪，四月解冻，故又称清凉山。该山传为文殊菩萨道场，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合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现台内有寺庙 39 座，台外有寺庙 8 座，其中显通寺、菩萨顶、塔院寺、罗睺寺、殊像寺合称五台山五大禅寺，砖、石、木材、金属结构的殿堂、楼阁、宝塔、牌坊俱备，历史和艺术价值甚高。

②太原府：为明代山西布政司的治所，治阳曲，即今山西太原市。　五台县：隶太原府代州，即今山西五台县。

③癸酉：崇祯六年，1633 年。　都：指明代首都京师，在今北京市。

④阜平：明为县，隶真定府，即今河北阜平县。

⑤唐县：隶保定府，即今河北唐县。

⑥黄葵：今作王快，在阜平东境，唐河北岸，附近有王快水库。

⑦嵱嵷(yǒng sǒng 勇耸)：上下众多的样子。

⑧太子铺：今名同，在阜平县稍西，沙河西面。

⑨杀：减少，收束。

⑩大溪：明代称沙河，即今大沙河。

⑪石梁：石桥。

⑫龙泉关：今名同，在阜平县西隅，有上下二关。下关在东，上关在西，相距 20 里。

⑬干云俊物：四库本、叶本作"秀拔干云"。

⑭有溪句：此溪为清水河。 五台水：又称台山河、虒阳河。二水汇合后仍称清水河。

⑮天池庄：今名同，在五台县东南境，台河右岸。

⑯白云寺：在白头庵北，今黄土嘴村附近。

⑰灯寺：即金灯寺，在南台东北麓，与白云寺隔塔地村相对。

⑱文殊：为梵文"文殊师利"的略称，意即"妙吉祥"、"妙德"，为佛教菩萨之一。五台山传为文殊道场，有关文殊的传说甚多。

⑲古今所指五台的位置，不同时期曾有变化。此古南台在"台南二里"。更古的南台，则在今中台。

⑳盂县：隶太原府，即今山西盂县。

㉑金阁岭：位于由太原入五台山必经的路上。岭畔今存金阁寺，距台怀镇 15 公里。阁内有高 17 米的观音铜像，各殿满布塑像近千尊。

㉒清凉石：此石又称文殊床。附近有清凉寺、清凉谷等。

㉓窠(kē 棵)：鸟兽昆虫栖息的巢穴。 狮子窠：在五台山台怀镇西南 10 公里的山腰，即文殊寺，俗称狮子窝。现仅存琉璃塔一座，八角十三级，高 35 米，塔身镶嵌佛像万尊，故又称万佛塔。塔中空，可登至五层。

㉔靓(jìng)：通"静"。

㉕攲(qī 欺)：倾侧不平。

㉖闭魔岩：又作秘魔岩，有秘魔寺。在今繁峙县岩头村东北，为西路进台通道。 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

㉗挈(qiè 切)：提。

㉘维摩：系梵文音译的略称，意为"净名"或"无垢称"。佛经中说他是释迦

牟尼同时代的人，长于辩才。

㉙旃（zhān 毡）檀：即檀香，梵语译作旃檀。

㉚复道：高楼之间或山岩险要处架空的通道。因上下皆有道，故称复道。

㉛北台：五台之中，以北台顶最高，海拔 3058 米。

㉜台湾：即今台怀镇，在五台县城东北 120 公里，为游览五台山的中心，有公路可达。很多寺庙都集中在这里。每年中历六月，一年一度的五台山骡马大会也在这里举行，附近农民及各省旅客云集，进行以骡马为主的交易，同时尽情游览。

㉝华岩岭：四库本作"华严岭"，为由北面进入五台山的门户。

㉞野子场：今作野子厂，在繁峙县东南境，伯强附近。

㉟天花菜：《清凉志》载："菌类，生于柴木，台山佳品也。"至今仍为五台山特产，称台山香蘑，简称台蘑。西南地区甚多，详《黔游日记一》戊寅四月十七日记。《滇略·产略》亦载菌类说："蒙榆山中亦产天花，而土人不识，谓之八担柴。"

【译文】

癸酉年七月二十八日，从首都出发去游览五台山。到八月初四日，来到阜平县南关。山从唐县伸来，延伸到唐河开始密集，到黄葵又渐渐敞开，山势不太高大。从阜平县往西南走过石桥，西北众多的山峰又高低起伏地耸起来。沿着溪流左岸往北行八里，有条小溪从西边流来注入，于是离开大溪，溯西边的小溪往北转，山谷渐渐狭窄。又走了七里，在太子铺吃饭。往北行十五里，忽然听到溪流声。回头看右边的山崖，数十丈高的石壁，中间的坳像削瓜一样的直直下去。崖上面也有坳，是瀑布所流经的地方，今年天旱没有水，但瀑布冲泻的痕迹仍留在削坳之间。离涧底二三尺，泉水从坳间的小孔中泛滥而出，往下汇成溪流。再往上走，越过鞍子岭。在岭上眺望四周，北面的山坞比较开阔，东北、西北，高峰对峙，山峰都像直插云天的仙人巨掌，只有正北的一隙山坞稍微差一些。再远处还有山横贯在群峰之外，那就是龙泉关，距离这里还有四十里。岭下

有股从西南流来的溪水，我开始顺着溪水往北走，不久溪水从东边峡谷中流走。我又翻过一座小岭，就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大溪，水势很壮观，也是从东南峡谷中流走，想来应该是和西南流来的小溪汇合，然后流出阜平县北。我当初经过阜平县时，离开大溪往西走，以为西边的溪流是龙泉关流来的，没有想到溪水却是出自于鞍子岭坳壁，我翻过岭后又与大溪的上游相遇，大溪才是从龙泉关流出的。溪流上的石桥名万年，过了桥，溯溪流，遥望着西北的高峰奔赶。行十里，直达高峰下，峰被小山掩映，反而看不见那山石重叠、高低不平的气势。转朝北走，刚才所看到东北边的高峰，越看越突出，趋之越近，那高峻陡峭的形态，像远远地追随人而来似的，二十里路程之间，都忙于观赏应接。这座峰名五岩寨，又名吴王寨，有个老僧人在峰上居住。不久来到东北边的高峰下，溪水往外流淌，和龙泉关流来的大溪会合，当地人在溪上搭有石桥，但不是去龙泉关要过的路。从石桥左边行八里，不时地遇到崩塌的崖石矗立在溪边。又走二里，一座重镇位于关隘口，这就是龙泉关。

初五日　往南进入龙泉关，往东出关。往北行十里，道路渐渐向上延伸，山峰渐渐奇异，泉水声渐渐消失。不久，陡峭的道路断绝，路两边的山崖峰高壁峭，重重叠叠，奇景聚集，山中的树木和岩石争奇斗艳，交错如绵绣，让人再也感不到登山的烦劳了。在这样的美景中走了五里，崖石狭窄处还设有两道石关。又直直往上走了五里，登上长城岭绝顶。回头眺望远处的山峰，最高的也低伏在脚下，两旁近处的山峰簇拥而来，只有南部山中有一线缝隙，从缝隙中放眼看可达百里。长城岭上，高楼雄壮地耸立着，是龙泉上关。关内有一棵古松，树干高耸、枝叶茂盛，是高触云霄、秀美出众的物种。龙泉上关西面，就是山西省五台县境。下岭的路很平，坡度不到上岭时的十分之一。走十三里，名旧路岭，已经到平地了。有条溪水从西南流来，流到这里顺着山往西北流去，我也跟着走。十里，五台水从西北流来会合，合流之后注入滹沱河。于是往西北沿着水

走了几里，到天池庄。往北在坞中走二十里，经过白头庵村，距离南台只有二十里了，环视山谷四周，还看不出相似天台山的形貌。又往西北走二里，道路左侧为白云寺。从寺前往南转，往上攀登四里，转来转去地上了三里，来到千佛洞，这是登五台山的小路。又转向西行，走三里住宿。

初六日　狂风怒号，滴水成冰。风停日出，太阳像火球一样从青翠的山林中喷薄而出。沿着山腰往西南行，四里，翻越山岭，才看到南台就在前面。再上去是灯寺，从这里开始，山路渐渐陡峻起来。走十里，登上南台绝顶，顶上有文殊菩萨的舍利塔。北面，其它各台环抱耸列，只有东南、西南稍微有空隙处。正南面，古南台位于下面，远处则盂县的群山如屏障般地峙立着，并且东端还和龙泉关高峻的峰峦山势连接。顺着南台右侧的道路下去，地势很平坦，可以骑马。沿着西岭往西北行十五里，名金阁岭。又沿着金阁岭左侧往西北下，行五里，来到清凉石。清凉寺庙宇深幽，环境秀丽，高低错落，美如图画。有一块灵芝形的石头，长宽都是九步，上面可以站四百个人，上面平整但下面收缩，和下面石头相连的部分不多。从西北边穿越栈道沿着石阶往上走，十二里，到达跑马泉。跑马泉在路边的山窝中间，石缝只能容下半只马蹄，泉水从石缝中溢出，山窝则平坦宽敞，可以建盖寺庙，但跑马寺反而建在泉旁边一里之外。又平缓地下了八里，在狮子窠住宿。

初七日　往西北行十里，过化度桥。一座山峰从中台延伸下来，山峰两边流着淙淙的泉水，景色幽静到了极点。又越过山峰右涧上的桥，沿着山峰往西而上，山路十分倾斜不平。又走十里，登上西台顶。阳光辉映下的群峰，一一地呈现出美好的恣态和奇异的风貌。西台西面，近处是闭魔岩，远处是雁门关，座座山峰都历历在目，仿佛府身就可以抓住。闭魔岩在四十里外，山上全是盘旋横贯的陡崖，层层叠叠地堆砌上去，成为这山中的奇特之处。进寺叩拜佛像后，就顺着台北往下走，三里，到八功德水。寺北面，左边是维

摩阁，阁下面耸立着两块石头，阁就盖在石头上，阁柱的长短，随石头高低而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完全不用柱子。正中是万佛阁，佛像都是檀香木的，色彩金碧辉煌，层层排列而互相映衬，不止一万尊。万佛阁前有两排阁楼，都是三层高，阁楼周围环绕的房屋楼阁也都是三层的，各阁楼之中架有上下通道，人从空中来来往往。在这艰难险阻的万山之中，要不是神力，又怎能将楼阁建在这里呢！顺着寺往东北走，五里，来到大路上，又走十里，到达中台。遥望东台、南台，都在五六十里以外，但南台之外的龙泉关，反而像离得更近，因为西台、北台，都和龙泉关的山脉相连。这时风清日丽，两边的山像眉毛分开而列。我先去中台南面，登上龙翻石。这里布满几万块乱石，堆积成峰头，下面是很深的山坞，峰头悬空耸立，传说是文殊菩萨放光显身影的地方。从中台往北直直下了四里，阴森的崖壁上悬挂着几百丈冰，名“万年冰”。这道坞中也有人家居住。刚刚寒冷还没几天，五台山中的冰雪竟已有如此种种的形态。听说是七月二十七日下的雪，正是我从京城出发的日子。行四里，往北登上澡浴池。又往北上十里，在北台住宿。北台比其它各台都陡峻，我趁着日光，到寺外眺望四周。等进到寺中，太阳落山而刮起大风。

初八日　老僧人石堂送我出来，他指着一座座山峰说：“北台下面，东台西面，中台正中，南台北面，有山坞名叫台湾，这是众台环绕的概貌。这里正东稍北，有座特别尖锐的青山，那就是恒山。正西稍南，有和云雾相连的山峰，是雁门关一带的山峰。一直向南延伸的群山，除南台之外，只有龙泉关独自称雄。直直往北俯视内、外两边，群山都如同花蕾，只有这座山从北面护着群山，陡峭层叠，高峻的山势，由此可以独见一斑。这是全面观看北台的概貌。这里距离东台四十里，华岩岭在途中。如果探访北岳恒山，不如直接沿华岩岭往北下，可以省掉上下四十里的路程。”我点头同意，和石堂告别后往东走，陡直地下了八里，平缓地下了十二里，来到华岩岭。沿北坞往下走十里，才到平路。一道涧沟从北伸来，一道从西伸来，两

道涧沟合拢后群峰凑集，成为高山深壑中的“一壶天”名胜。沿涧沟往东北行二十里，名野子场。从南边的白头庵一直到这里，数十里以内都长着天花菜，从这里出去则绝种了。从这里开始，两旁的山崖屏障般地排列、鼎足似地耸立，雄壮、峻峭，千姿百态，在这样的景观中走了十里。石崖绝壁之中，有层层楼阁突起，那是悬空寺，石壁特别奇异。这是北台外围的护山，不从这条路出五台山，几乎体会不到五台山的神奇啊。

徐霞客游记全译

游恒山日记[1]山西大同府浑源州[2]

【题解】

《游恒山日记》是崇祯六年(1633)徐霞客旅游恒山的游记。

恒山在今山西浑源县,明代列为五岳之一的北岳。徐霞客八月初八日离五台山赴恒山,初九日入浑源州境,初十日游龙山及悬空寺,十一日登恒山绝顶,返途北至浑源州。徐霞客在旅途中观察细致,描述详尽。他详析了龙泉、五台、恒山一带山势雁形排列的特点及缓峭高低、土石变化。他指出"是山土山无树,石山则有,北向俱石,故树皆在北",概括了植物与坡向、地表组成物质的关系。他记述了关隘形势及交通路线,从阁道遗迹探寻水位的变化,还重视浑源煤田的采掘情况。

【原文】

去北台七十里,山始豁然,曰东底山。台山北尽,即属繁峙界矣[3]。

初九日　出南山。大溪从山中俱来者，别而西去。余北驰平陆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台山十之四，其长缭绕如垣[4]，东带平邢，西接雁门[5]。横而径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沙河即为沙河堡[6]。依山瞰流，砖甃高整[7]。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为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北路口[8]，为大同东道。余从堡后登山，东北数里，至峡口，有水自北而南，即下注沙河者也。循水入峡，与流屈曲，荒谷绝人。数里，义兴寨。数里，朱家坊。又数里，至葫芦嘴[9]。舍涧登山，循嘴而上，地复成坞，溪流北行，为浑源界。又数里，为土岭[10]，去州尚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里矣，遂止居民同姓家[11]。

初十日　循南来之涧北去三里，有涧自西来合，共东北折而去。余溯西涧入，又一涧自北来，遂从其西登岭，道甚峻。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转，又北跻而上者五六里，登峰两重，造其巅，是名箭筸岭。自沙河登山涉涧，盘旋山谷，所值皆土魁荒阜[12]；不意至此而忽跻穹窿，然岭南犹复阿蒙也[13]。一逾岭北，瞰东西峰连壁隤，翠蜚丹流[14]。其盘空环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树；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树之色不一也，而错综又成合锦。石得树而嵯峨倾嵌者，幕以藻绘而愈奇[15]；树得石而平铺倒蟠者，缘以突兀而尤古。如此五十里，直下至阬底[16]，则奔泉一壑，自南注北，遂与之俱出坞口，是名龙峪口，堡临之。村居颇盛，皆植梅杏，成林蔽麓。既出谷，复得平陆。其北又有外界山环之，

长亦自东而西，东去浑源州三十里，西去应州七十里[17]。龙峪之临外界，高卑远近，一如东底山之视沙河、峡口诸山也。于是沿山东向，望峪之东，山愈嶙嶒斗峭，问知为龙山[18]。龙山之名，旧著于山西，而不知与恒岳比肩；至是既西涉其阃域[19]，又北览其面目，从不意中得之，可当五台桑榆之收矣[20]。东行十里，为龙山大云寺，寺南面向山。

又东十里，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恒山之麓，遂折而从之，去山麓尚十里。望其山两峰亘峙，车骑接轸[21]，破壁而出，乃大同入倒马、紫荆大道也[22]。循之抵山下，两崖壁立，一涧中流，透罅而入，逼仄如无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阙双峰，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拟之也。时清流未泛，行即溯涧。不知何年两崖俱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下排列，想水溢时插木为阁道者，今废已久，仅存二木悬架高处，犹栋梁之巨擘也[23]。三转，峡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层楼高悬，曲榭斜倚[24]，望之如蜃吐重台者[25]，悬空寺也[26]。五台北壑亦有悬空寺，拟此未能具体[27]。仰之神飞，鼓勇独登。入则楼阁高下，槛路屈曲。崖既矗削，为天下巨观，而寺之点缀，兼能尽胜。依岩结构，而不为岩石累者，仅此。而僧寮位置适序，凡客坐禅龛[28]，明窗暖榻，寻丈之间，肃然中雅。既下，又行峡中者三四转，则洞门豁然，峦壑掩映，若别有一天者。又一里，涧[29]东有门榜三重[30]，高列阜上，其下石级数百层承之，则北岳恒山庙之山门也。去庙尚十里，左右皆土山层叠，岳顶杳不可见。止门侧土人

家，为明日登顶计。

十一日　风翳净尽，澄碧如洗。策杖登岳，面东而上，土冈浅阜，无攀跻劳。盖山自龙泉来，凡三重。惟龙泉一重峭削在内，而关以外反土脊平旷；五台一重虽崇峻，而骨石耸拔，俱在东底山一带出峪之处；其第三重自峡口入山而北，西极龙山之顶，东至恒岳之阳，亦皆藏锋敛锷[31]，一临北面，则峰峰陡削，悉现岩岩本色。一里转北，山皆煤炭，不深凿即可得。又一里，则土石皆赤，有虬松离立道旁，亭曰望仙。又三里，则崖石渐起，松影筛阴，是名虎风口。于是石路萦回，始循崖乘峭而上。三里，有杰坊曰"朔方第一山[32]"，内则官廨厨井俱备。坊右东向拾级上，崖半为寝宫[33]，宫北为飞石窟，相传真定府[34]恒山从此飞去[35]。再上，则北岳殿也。上负绝壁，下临官廨，殿下云级插天，庑门上下，穹碑森立[36]。从殿右上，有石窟倚而室之，曰会仙台。台中像群仙，环列无隙。余时欲跻危崖，登绝顶。还过岳殿东，望两崖断处，中垂草莽者千尺，为登顶间道，遂解衣攀蹑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绝顶，犹杰然天半，而满山短树蒙密，槎桠枯竹[37]，但能钩衣刺领，攀践辄断折，用力虽勤，若堕洪涛，汩汩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尽，始登其顶[38]。时日色澄丽，俯瞰山北，崩崖乱坠，杂树密翳。是山土山无树，石山则有；北向俱石，故树皆在北。浑源州城一方，即在山麓，北瞰隔山一重，苍茫无际；南惟龙泉，西惟五台，青青与此作伍；近则龙山西亘，支峰东连，

若比肩连袂，下扼沙漠者。既而下西峰，寻前入峡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东顾，有一人飘摇于上，因复上其处问之，指东南松柏间。望而趋，乃上时寝宫后危崖顶。未几，果得径，南经松柏林。先从顶上望，松柏葱青，如蒜叶草茎，至此则合抱参天，虎风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㊴。从崖隙直下，恰在寝宫之右，即飞石窟也，视余前上隘，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五里，由悬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浑源州西关外㊵。

【注释】

①恒山：在山西浑源县东南，原称玄岳、紫岳、阴岳，明代列为五岳之一，始称北岳恒山。今有朝殿、会仙府、九天宫等建筑。

②大同府：治大同，即今山西大同市。

③繁峙：明为县，隶太原府代州，即今山西繁峙。五台和繁峙县界古今有变化，依今地图，西台以北已属繁峙县。

④垣（yuán 原）：矮墙。

⑤平邢：即今平型关，在山西繁峙、灵丘二县界上。　雁门：即今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

⑥沙河：指滹沱河上游。沙河堡，今作砂河，在繁峙县东境，滹沱河北岸。

⑦甃（zhòu 昼）：以砖砌物皆称甃。

⑧小石口：今名同，在应县东南。其东北有大石口。　北路口：今作北楼口，在大石口东北。

⑨义兴寨：在砂河东北。　朱家坊：在义兴寨北。　葫芦嘴：在朱家坊东北。以上皆属繁峙县。

⑩土岭：今名同，在浑源县南隅。

⑪止：栖止、居住。

⑫土魁（kuí 奎）：土堆。

⑬阿蒙：三国时鲁肃称吕蒙为阿蒙，说："三日不见，非复吴下阿蒙矣。"此

处借用，有依然故态之意。

⑭蜚：通“飞”。

⑮幕：覆盖。　藻（zǎo 澡）绘：文采。

⑯阬（gāng 冈）：大土山。

⑰应州：隶大同府，治今山西应县。

⑱龙山：亦称封龙山，在今浑源县西南 40 里，顶峰称萱草坡，风景甚佳。金末，元好问、李治、张德辉曾到这里游览，时称“龙山三老”。

⑲阃（kǔn 捆）：特指郭门的门槛。阃域：内境。

⑳桑榆（yú 鱼）：皆植物。日落时，阳光尚留桑榆上，故借为西方之称。《后汉书》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桑榆之收，比喻为弥补缺憾。

㉑轸（zhěn 诊）：车后的横木。车骑接轸：车马络绎不绝。

㉒倒马：即倒马关，今名同，在河北唐县北隅，唐河南岸。　紫荆：即紫荆关，今名同，在河北易县西部，拒马河南岸。明时，倒马、紫荆与居庸合称内三关。

㉓擘（bò 薄）：大拇指。巨擘，比喻其杰出于众，如大指不同于其他指头。

㉔榭（xiè 谢）：建在高土台上的敞屋。

㉕蜃（shèn 肾）吐重台：即蜃景。由于气温在垂直方向上的剧烈变化，使空气密度的垂直分布随之显著变化，不同密度的大气层对于光线产生折射，把远处景物反映到天空或地面而形成幻景，在沿海或沙漠地带有时能看到，故称海市蜃楼，《游记》中又称“蜃云”。蜃即蛤蜊，古人误认大蜃能吐气为楼台，故称蜃气。

㉖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一直保存到现在。在浑源县城南 5 公里，浑源县城至恒山的途中。从半山崖上用木柱支撑建起楼阁，彷佛悬在空中。高低错落的殿宇再用栈道或天桥连结，给人以迷宫仙景般的感觉。

㉗拟：摹拟，比拟。　具体：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齐备。拟此未能具体：与恒山这个悬空寺相比，还不算齐备。

㉘禅龛（chán kān 蝉刊）：供佛的小屋。

㉙涧：现从悬空寺到恒山，途经恒山水库，系解放后拦浑河源的唐峪河修成，为恒山风景增色不少。

㉚榜（bǎng）：匾额。门榜：悬挂有匾额的大门。

㉛锋：刀的刃端。 锷(è 萼)：刃旁。

㉜朔(shuò)方：北方。

㉝寝宫：宫即庙，寝宫即寝庙。古代的宗庙有庙和寝两部分，前殿称庙，后殿称寝，合称寝庙。

㉞真定府：治真定，即今河北正定。

㉟恒山：真定府恒山在真定府属曲阳县，即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又称河北恒山、常山、大茂山，明以前以此为五岳之一的北岳。传说最初北岳在今恒山，尧曾建岳庙于此，每年都巡视到这里。舜时，有一年行至今曲阳西北部，因大雪封山无法前进，忽然一块大石飞落地面，知是从恒山飞来，后来就把恒山迁到今曲阳，在那里另建岳庙。因此浑源恒山上留有飞石窟。

㊱穹(qióng 穷)碑：很高的石碑。

㊲楂桠(chá yā 茶押)：枝桠歧出。

㊳始登其顶：恒山绝顶称天峰岭，海拔 2017 米。从北岳殿到绝顶有东西两条路，东路捷直，但小道绝险。霞客系从东路间道登顶。

㊴不啻(chì 赤)：不止。

㊵浑源州：隶大同府，即今山西浑源县。

【译文】

离开北台七十里，山谷才开阔起来，名东底山。五台山北边尽头处，就隶属于繁峙县境了。

初九日 走出南山。从山中一齐出来的大溪，和我分道往西流去。我往北在平地上急行，遥望平地外部的山峦，高度不到五台山的十分之四，长长的像矮墙一样地缭绕平地，东边和平邢连接，西边和雁门连接。横穿平地十五里，往北走到山麓，渡过沙河就是沙河堡。沙河堡傍靠山麓，俯瞰河流，砖砌的围墙又高又整齐。从沙河堡往西北走七十里，出到小石口，是大同府西边的大路；直直往北走六十里，出到北路口，是大同府东边的大路。我从堡后登山，往东北走了几里，来到峡口，有股水从北往南流，流下去就注入沙河。沿水流走进峡谷，路随着流水弯转曲折，峡谷荒凉，空无人烟。走了

数里，到兴义寨。又走数里，到朱家坊。再走数里，到葫芦嘴。离开沟涧登山，沿山嘴而上，地势又变成山坞，随溪流往北行，进入浑源州境。又走数里，到土岭，土岭距离州城还有六十里，西南距离沙河，一共有五十里了。于是在土岭一户和我同姓的居民家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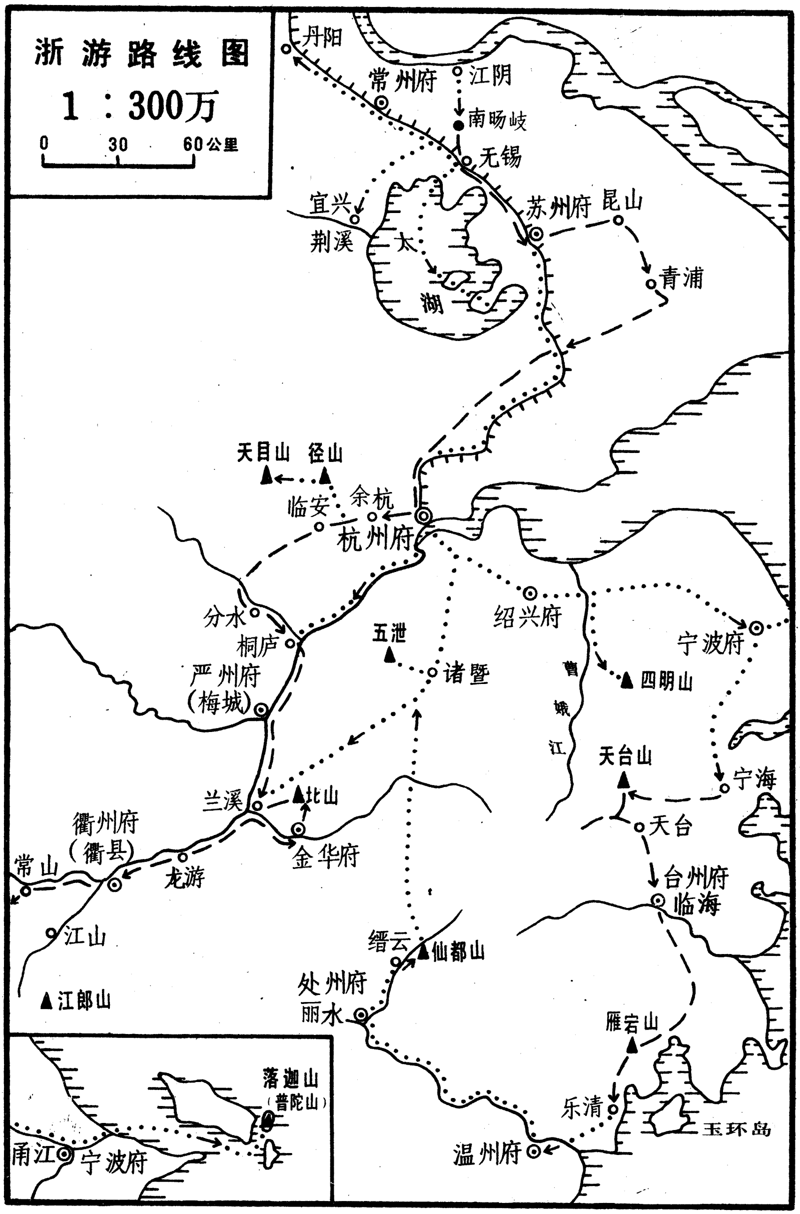
初十日　顺着从南伸来的沟涧往北走了三里，有道沟涧从西伸来会合，然后一齐朝东北转去。我溯西边的沟涧往里走，又有一道沟涧从北伸来，于是从沟涧西边登岭，路很陡。往北直直上了六七里，往西转，又往北攀登，然后上五六里，登越两重山峰，直达峰顶，峰名箭筸岭。从沙河开始登山涉涧，在山谷中盘旋前进，所经过的都是土堆荒山；想不到到这里地势突然升高、山岭突然高大，只是岭南仍然是故态依旧。一翻到岭北，俯瞰东西两边，峰峦连绵，崖壁崩塌，红色、绿色交相辉映。那盘绕映照空中的，都是岩石；而岩石上又都有树；岩石的色彩是一致的，但自然形态与纹理又各得其妙；树木的颜色不一致，但各种颜色互相交错，又如同织成的彩色锦缎。岩石上有树而且高峻斜插，就像覆盖着一层美丽的幕布，因而愈发奇妙；生长在岩石上而平直躺着或盘曲倒挂的树，由于山势高峻而更加显得古雅。在这样的景致中走了五十里，一直下到大土山底，沟壑中有一股奔流的泉水，从南往北流，于是随着泉水一齐出到坞口，这里名龙峪口，有堡对着。村庄比较大，家家都种植梅树、杏树，形成果林掩映的山麓。走出山谷后，又到了平地。平地北部外围还有群山环绕，长长的也从东向西延伸，平地东边距离浑源州三十里，西边距离应州七十里。龙峪口所对着的外界，高的远、低的近，完全和在东底山看沙河、峡口的群山相同。于是沿山往东走，远看龙峪口东边，山势更加高峻陡峭，询问后得知是龙山。龙山的名称，旧书写着在山西省，却不知原来是和恒山并肩相靠；走到这里时已经从西边越过了龙山内境，又从北面观览了龙山的风貌，在无意之中得以游龙山，可以算做游五台山所得到的意外收获。往东行十里，到龙山大云寺，寺朝南对着山。

又往东走了十里，有条大路通向西北，直达恒山山麓，于是转头从大路走，距离恒山麓还有十里。遥望恒山两边山峰横贯对峙，路上车马络绎不绝，穿山而过，原来这条路是从大同府到倒马关、紫荆关的大路。沿大路来到恒山下，两旁崖壁耸立，一条涧水从中流过，穿行在缝隙一样的峡谷中而往里走，狭窄得好象没有地方可通，山涧弯弯曲曲、崖壁高高低低，完全是深远幽雅的景色，伊阙两山相对的风光，武夷山回环旋转九曲的溪水，都不能和这里的景色相比。此时清澈的溪流还没涨水，可以溯溪流从涧中行走。不知哪一年在两边崖壁都凿了石坎，有四五尺宽，近一丈深，上上下下地排列着，想来是涨水时插木头修栈道用的，至今已经废弃了很久，只剩下两根木头悬空架在高处，是像柱子一样的大木料。转了三次后，峡谷越来越窄，崖壁越来越高。西边崖壁的半腰，层层叠叠的楼阁悬在高空，弯转曲折，建在高土谷上的敞屋斜靠山崖，看上去像海市蜃楼中重叠的亭台，这是悬空寺。五台山北面的壑谷中也有悬空寺，但和这里的相比就不能算完备了。抬头观看令人神往，鼓足勇气独自攀登。进寺后则是楼阁高低错落，围着栏杆的路弯转曲折。崖壁已经十分高峻陡峭，称得上天下大观了，再加上有悬空寺点缀，使原来的胜景更完美无缺。傍靠岩壁建盖楼阁，却能不受岩石的限制，只有悬空寺啊。而且僧人住的房屋位置次第适当，凡是接待来客的地方和供奉佛像的小屋，窗户明净、卧榻温暖，在小小的范围内，显得庄严肃穆，舒适幽雅。从悬空寺下来后，又在峡谷中转了三四道弯，于是峡谷口豁然开阔，峰峦壑谷互相掩映，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又走了一里，涧东面有三道悬挂着匾额的大门，高高地排列在大山上，门下有几百级石阶和门相连，这是北岳恒山庙的山门。距离庙还有十里，左右两边都是层叠的土山，北岳顶还遥远得看不见。在山门旁边当地人的家中住宿，为明天攀登北岳顶作准备。

十一日　风吹过后，云雾散尽。拄着手杖攀登北岳，朝东往上

走，土冈是低缓的山丘，没有攀登的劳累。大体上山脉从龙泉关延伸过来，一共有三重，只有龙泉关这一重关山势陡峭尖削，而关外反而是平坦宽阔的泥土山脊；五台山这一重虽然高峻，但矗立挺拔的岩石，都在东底山一带山谷出口处；第三重顺峡谷口延伸到山中然后往北去，西边到龙山顶为尽头，东边到恒山南面，也都像不露锋刃的刀剑一样收敛，一到北面，则每一峰都陡峭，全部显露出高峻的本来面目。走一里后往北转，山中都是煤炭，不用深挖就可以采得。又走一里，于是土石都变为赤色，盘曲得像虬龙一般的松树一棵一棵地立在路旁，有望仙亭。又走三里，则崖石渐渐突起，松影如同从筛孔中透下来一样，这里名虎风口。从这里开始，石头路曲折盘旋，于是沿着山崖迎着峭壁而上。三里，有一块特大的牌坊，坊上题名“朔方第一山”，坊内的官署里厨房水井都齐备。坊右往东顺台阶上去，山崖半腰有寝宫，寝宫北是飞石窟，相传真定府的恒山是从这里飞去的。再上去，则是北岳殿了。殿上靠绝壁，下临官署，殿前的石阶直通云天，正殿两侧的房门上下，高大的石碑林立。从殿右上去，有石窟傍靠着大殿而被建成房屋，名会仙台。台中群仙的塑像，把石屋环列得没有一点空隙。我这时打算上陡崖，登绝顶。返下来时经过北岳殿东，远看两座山崖的断裂处，中间下垂千尺，杂草丛生，这是登绝顶的小路，于是脱掉外衣，攀扯践踏着杂草往上登。二里，出到陡崖上面，抬头眺望绝顶，仍然还高高地耸立在半空中，而满山矮树稠密，歧出的枝条枯竹，只会钩住衣服、刺破脖颈，一攀扯践踏就折断了，我虽然辛勤地用力攀登，却像落进汹涌的浪涛之中一样，只听到汩汩水声而不能越出去。我益发鼓足勇气而上，很久才走完荆棘矮树地带，于是登上了北岳绝顶。这时天色清朗而明丽，俯瞰恒山北边，崩塌的崖壁任意往下坠陷，杂草树丛稠密地覆盖着。这里的山是土山没有树，石山上却有树；北边都是石山，所以树木都长在北边。浑源州城一带，就在山麓，往北看下去隔着一重山，苍茫一片，看不到边际；南边是龙泉关，西边是五台

山，一片青翠的山峰与恒山相伴；近处是往西横贯的龙山，龙山的支脉往东伸去，和东边的山峰肩并肩、袖挨袖地紧密相连，阻扼住下面的沙漠。不久下到西边的山峰，寻找先前进入峡谷时的陡崖，往下看只见茫茫一片，不敢下。忽然间回头向东看，有一个人轻快的走在上面，于是我又上去向他询问，他指向东南的松柏间。我朝着松柏奔过去，是上来时寝宫背后的陡崖顶。没多久，果然找到小路，往南穿过松柏林。先前我在绝顶上眺望，青翠的松柏好像蒜叶草茎一样细小，到这里才知是两人合抱粗的参天大树，和虎风口的松柏相比，不止大百倍呢。顺崖缝直下，恰好在寝宫右侧，就是飞石窟，仔细看我先前所登的狭窄险要之处，中间只相隔着一块崖石啊。下山五里，从悬空寺的陡崖出山。又走十五里，到达浑源州西关外。



浙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公里
丹阳
常州府
江阴
南旸岐
无锡
宜兴
荆溪
太
湖
苏州府
昆山
青浦
天目山
径山
临安
余杭
杭州府
分水
桐庐
严州府
(梅城)
五泄
诸暨
绍兴府
曹
娥
江
四明山
宁波府
天台山
宁海
天台
台州府
临海
兰溪
北山
金华府
衢州府
(衢县)
龙游
常山
江山
江郎山
缙云
仙都山
处州府
丽水
雁宕山
乐清
温州府
玉环岛
落迦山
(普陀山)
甬江
宁波府

徐霞客游记全译

浙游日记①

【题解】

崇祯九年(1636),年届五十的徐霞客踏上旅途,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壮烈的一次“万里遐征”,同行者有静闻和尚,还有仆人顾行和王二。《浙游日记》就是记录他这次旅游和地理考察的最初一段路程的游记,包括南直隶和浙江省。

这段游程主要取水路。九月十九日,徐霞客乘醉放舟,行色壮豪。为了与徐仲昭、王孝先、王忠纫、陈含晖、陈继儒等友人晤别并筹备这次旅行,取“东迂之道”,途经无锡县、苏州府、昆山县(皆在今江苏省境),又经青浦县到佘山(今皆属上海市),“至是为西行之始”。以后进入浙江境,经西塘、王江泾、乌镇、连市、新市、塘栖等到杭州府。又西到余杭县弃舟步行,经临安县、新城县(今富阳县西境),本想考察浙西山区的淳安等县。但王二逃走,霞客“不便于陆”,只得“仍就水道”,在唐家拱下舟,顺分水江东下,至桐庐县往南转溯富春江,又经严州府(今建德县)、兰溪县、金华府,转西经龙游县、衢州府,十月十六日抵常山县西境。

浙江省是徐霞客多次旅游过的地方，这次霞客虽为途经赶路，仍游兴甚浓。在杭州登宝石山巅，游飞来峰及灵隐寺附近诸名胜，在富阳游览了洞山，在金华畅游了北山诸洞，在兰溪又游了六洞山。沿途山清水秀、风光明丽的景色，在《徐霞客游记》中多有记述。

【原文】

丙子九月十九日　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②]，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昭兄于土渎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③]。

二十日　天未明，抵锡邑[④]。比晓，先令人知会王孝先，自往看王受时，已他出。即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亦归。余已醉，复同孝先酌于受时处。孝先以顾东曙家书附橐中。时东曙为苍梧道[⑤]，其乃郎伯昌所寄也。饮至深夜，乃入舟。

二十一日　入看孝先，复小酌。上午发舟，暮过虎丘[⑥]，泊于半塘。

二十二日　早为仲昭市竹椅于半塘[⑦]。午过看文文老乃郎，并买物阊门。晚过葑门看含晖兄[⑧]。一见辄涕泪交颐[⑨]，不觉为之恻然。盖含晖遁迹吴门且十五年[⑩]，余与仲昭屡访之。虽播迁之余[⑪]，继以家荡子死，犹能风骚自遣；而兹则大异于前，以其孙之剥削无已，而继之以逆也。因复同小酌余舟，为余作与诸楚玙书[⑫]，诸为横州守。夜半乃

别。

二十三日　复至阊门取染䌷裱帖。上午发舟。七十里，晚至昆山[13]。又十余里，出内村，下青洋江，绝江而渡，泊于江东之小桥渡侧。

二十四日　五鼓行。二十里至绿葭浜[14]，天始明。午过青浦[15]。下午抵佘山北[16]，因与静闻登陆，取道山中之塔凹而南。先过一坏圃，则八年前中秋歌舞之地，所谓施子野之别墅也。是年，子野绣圃征歌甫就，眉公同余过访，极其妖艳。不三年，余同长卿过，复寻其胜，则人亡琴在，已有易主之感。已售兵郎王念生[17]。而今则断榭零垣，三顿而三改其观，沧桑之变如此。越塔凹，则寺已无门，惟大钟犹悬树间，而山南徐氏别墅亦已转属。因急趋眉公顽仙庐。眉公远望客至[18]，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眉公欲为余作一书寄鸡足二僧，一号弘辩，一号安仁。强为少留，遂不发舟。

【注释】

①《浙游日记》和《江右游日记》皆在乾隆刻本第二册上。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一册包括此两部分，但未分目，有提纲云："丙子九月十九日，自家起身。由锡邑、姑苏、昆山、青浦至浙江杭州。历余杭、临安、桐庐、金华、兰溪、西安、衢州、常山诸郡县，由是入江西。历玉山、广信、铅山、弋阳、安仁、金溪、建昌、新城、南丰、宜黄、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永新诸郡县，丁丑正月初十日至芳子树下止。吉安访张侯后裔。"

②丙子：崇祯九年，1636年。　黄石斋（1585～1646）：即黄道周。字幼平、幼玄，号石斋，又号若斋、又螭，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

进右中允。因上疏忤旨，先被斥为民，后又下狱。清兵入关，坚持反清斗争。先为南京福王政权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福王政权亡，又拥福建唐王政权，为武英殿大学士，自请带义兵九千余人，至婺源与清兵战，兵败被执杀于江宁。精天文历数，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人称石斋先生。霞客对石斋十分尊崇，曾多次亲访。

③静闻：江阴迎福寺僧，曾刺血写《法华经》，愿供于鸡足山。与霞客同游天台山的莲舟即为静闻之师。

④锡邑：即无锡，明为县，与江阴同属常州府，即今江苏无锡市。邑(yì)，县的别称。

⑤苍梧道：此处丁丑二月十二日作“苍梧道”，丁丑八月十五日作“郁林道”。此兵道以驻地命名。先驻郁林，故称郁林道；后迁苍梧，则称苍梧道。霞客亲至郁林，弄清了该道迁治更名的情况，在丁丑七月二十七日记中作了说明。

⑥虎丘：苏州市北郊的一座小山，为著名风景区，向称“吴中第一名胜”。那里原是春秋时吴国的行政中心，传说吴王阖闾生前曾在上面修建望海楼，死后亦葬于此山，剑池就是吴王的墓地和埋三千名剑殉葬的地方。山上还有纪念孙武的孙武子亭，阖闾试验干将名剑的试剑石等。山上高耸的虎丘塔，始建于959年，高54米，七级八面砖塔，为五代时期长江流域砖塔的代表作。

⑦早：季抄本皆作“蚤”。下同。

⑧阊(chāng 昌)门：在苏州旧城西面最北一道城门。　葑(fēng 封)门：苏州旧城东面最南一道城门。

⑨颐(yí 夷)：下巴。

⑩遁(dùn 顿)迹：隐居。　吴门：苏州的别称。

⑪播迁：流离迁徙。

⑫诸楚玙：丁丑八月十五日记作“诸楚馀”。

⑬昆山：明为县，隶苏州府，即今江苏昆山县。

⑭浜(bāng 邦)：绝潢断港谓之浜。浜即小河沟，多用于地名。绿葭浜：今仍称绿葭，在昆山县东南境，吴淞江北岸。

⑮青浦：明为县，隶松江府，即今上海市青浦县。

⑯佘山：季抄本作“余山”，有误。今仍称佘山，在上海市松江县北隅。

⑰兵郎：即兵部侍郎，为兵部的副长官。

⑱眉公：即陈继儒，华亭人，比霞客大二十九岁。

【译文】

丙子年九月十九日　我早就打算到西边旅游，拖延了两年，眼看年岁渐老，疾病也将缠身，必定难以再推迟了。想等黄石斋先生来会一面，但石翁音信杳无；想与仲昭兄握手话别，而他又不南来这里。昨晚赶去土渎庄和仲昭兄会面。今日正准备出门，恰好杜若叔来，我和他一同饮酒到子夜时分，然后乘醉上船出发。和我同行的是静闻禅师。

二十日　天没有亮就抵达无锡县城。等到天明，先让人去通报王孝先，我自己去看望王受时，但他外出了。于是去探访王忠纫。忠纫留我饮酒到中午，这时王孝先到来，不久，王受时也回来了。我已经醉了，又与王孝先一起到王受时处饮酒。王孝先将顾东曙的家信放在我的行李袋中，〔当时顾东曙在苍梧道任职，这家信是他儿子顾伯昌寄给他的。〕饮到深夜，才回船中。

二十一日　进城去看望王孝先，又和他一块喝酒。上午开船，傍晚经过虎丘，停泊在半塘。

二十二日　早上为仲昭在半塘购买竹椅。中午去探望文文老的儿子，并到阊门购置物品。晚上从葑门进城去看望含晖兄。一见面他就泪流满面，我内心禁不住生出怜悯之情。含晖在苏州隐居了将近十五年，我和仲昭曾多次探访过他。虽然在流离迁徙之后，接着又倾家荡产，儿子死亡，但是他仍然能吟诗作文，自我排遣。然而此时却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原因是他孙子对他盘剥无度，加之又忤逆不孝。于是又一起到我的船中喝酒，他为我写了给诸楚玙的信，〔诸楚玙为横州知州。〕到半夜才分别。

二十三日　又到阊门去取所染的粗绸和所裱的书帖。上午开船，行七十里，天黑时到昆山县。又行十多里，从内村出来，下青洋江，横江而渡，停泊在江东面的小桥渡旁。

二十四日　五更时出发。行二十里到绿葭浜，天才亮。中午经过青浦县。下午抵达佘山北面，于是与静闻登陆，取道山中的塔凹向南走。先经过一个荒废了的园圃，这是八年前中秋节唱歌跳舞的地方，人称施子野的别墅。那年，施子野刚刚精心营造好园圃，征聘了一些唱歌的人，陈眉公同我来探访，景致极其优美动人。不到三年，我和长卿来这里重新探寻那园圃旧日的风光情趣，却物是人非，已经有易主之感。〔已经卖给兵部侍郎王念生。〕如今则只剩得断榭残墙。我三次在这里停留，而每次的面貌各不相同，沧桑的变化如此之大！越过塔凹，却见到寺已经没有门了，只有大钟仍然悬挂在树间，山南部的徐氏别墅也已经换了主人。于是急忙前往陈眉公的顽仙庐。眉公远远地望见有客人来，先是赶忙避开；询问后知道是我，又走出来，挽着我的手走进他隐居的树林中，饮酒直到深夜。我打算告别时，眉公说要为我写一封信给鸡足山的两位僧人〔一个叫弘辩，一个叫安仁〕，硬要我稍作停留，因此没有开船。

【原文】

二十五日　清晨，眉公已为余作二僧书，且修以仪。复留早膳，为书王忠纫乃堂寿诗二纸[1]，又以红香米写经大士馈余。上午始行。盖前犹东迂之道，而至是为西行之始也。三里，过仁山。又西北三里，过天马山。又西三里，过横山。又西二里，过小昆山[2]。又西三里入泖湖[3]，绝流而西，掠泖寺而过。寺在中流，重台杰阁，方浮屠五层，辉映层波，亦泽国之一胜也。西入庆安桥，十里为章练塘[4]。其地为长洲南境[5]，亦万家之市也。又西十里为蒋家湾，已属嘉善[6]。贪晚行，为听蟹群舟所惊，亟入丁家宅而泊[7]。在嘉善北三十六里，即尚书改亭公之故里。

二十六日　过二荡，十五里为西塘[8]，亦大镇也，天始明。西十里为下圩荡，又南过二荡，西五里为唐母村，始有桑。又西南十三里为王江泾[9]，其市愈盛。直西二十余里，出澜溪之中。西南十里为前马头[10]，又十里为师姑桥[11]。又八里，日尚未薄崦嵫，而计程去乌镇尚二十里，戒于萑苻[12]，泊于十八里桥北之吴店村浜。其地属吴江[13]。

二十七日　平明行，二十里抵乌镇[14]，入叩程尚甫。尚甫方游虎埠，两郎出晤。捐橐中资[15]，酬其昔年书价，遂行。西南十八里，连市。又十八里，寒山桥[16]。又十八里，新市[17]。又十五里，曹村，未晚而泊。

二十八日　南行二十五里，至唐栖[18]，风甚利。五十里，入北新关。又七里，抵棕木场[19]，甫过午。令僮子入杭城[20]，往曹木上解元家，询黄石翁行旆，犹未北至。时木上亦往南雍[21]，无从讯。因作书舟中，投其家，为返舟，计此后行踪修阻，无便鸿也[22]。晚过昭庆，复宿于舟。

【注释】

①堂：即内堂，指母亲。

②仁山：即辰山。辰山、天马山、横山、小昆山，皆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北境，按顺序从北往西南排列。

③泖（mǎo 卯）湖：即今泖河，又称拦路港，为黄浦江上游。

④章练塘：今名同，亦作练塘，在青浦县南境。

⑤长洲：明时与吴县同为苏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⑥嘉善：明为县，隶嘉兴府，即今浙江嘉善县。

⑦丁家宅：今作丁宅、丁册，在嘉善东北隅。

⑧西塘：今名同，在嘉善北境。

⑨泾(jīng 经)：沟渎，多用作地名。王江泾：今名同，在嘉兴市北隅，运河西岸。

⑩前马头：今作钱码头，在嘉兴市西北隅。

⑪师姑桥：今作思古桥，在嘉兴市西北隅。

⑫萑苻(huán pú 环葡)：原为水泽名，在古郑国境，盗贼经常在泽中抢人，后因称盗贼出没的地方为萑苻。

⑬吴江：明为县，隶苏州府，即今江苏吴江县。

⑭乌镇：今名同，在浙江桐乡县北隅。

⑮资：季抄本多作"赀"，钱财，下同。

⑯连市：今作练市，在湖州市东南隅。　寒山桥：今作含山，在湖州市东南隅。

⑰新市：今名同，在德清县东北隅。

⑱唐栖：今作塘栖，在余杭县北隅。

⑲棕木场：今作松木场，在杭州市区西北隅。

⑳杭城：即杭州府城，为浙江布政司治所，即今浙江杭州市。

㉑南雍：明朝南京国子监亦称南雍，言其为南京的辟雍。

㉒便鸿：指鸿雁传书的故事，即传递书信的方便条件。

【译文】

二十五日　清晨，眉公为我写好了给两位僧人的信，并且置备了礼物送给我。又留我们用早餐，书写了二幅给王忠纫母亲祝寿的诗帖，又把用红香米书写的佛经和所画的观音像赠送给我。上午才出发。在这之前的行程仍是向东绕道，而到了这里才算往西旅行的开始。船行三里，经过仁山。又往西北三里，经过天马山。又向西三里，经过横山。又向西两里，经过小昆山。又朝西行三里进入泖湖，船向西横流而渡，从泖寺旁驶过。泖寺位于水流中央，重台高阁，五层高的方形佛塔与波光相辉映，也是水乡中的一处名胜。往西到庆安桥，行十里到章练塘。〔这里是长洲县南境，也是万户人家的集市。〕又往西行十里为蒋家湾，它已经属于嘉善县。因为贪图夜

晚航行，被听蟹的众船只惊骇，便赶快划到丁家宅停泊下来。〔丁家宅在嘉善县北面三十六里，它就是尚书改亭公的故乡。〕

二十六日　接连驶过两荡，行十五里为西塘，它也是一个大镇，这时天才亮。往西十里为下圩荡，又向南经过两荡，再往西行五里为唐母村，这里才有桑树。又向西南行十三里为王江泾，集市更加繁盛。一直向西航行二十多里，进入澜溪中。从澜溪向西南行十里为前马头，又过十里为师姑桥。又行八里，太阳尚未落山，但估计离乌镇还有二十里路程，为防备盗贼，便停泊在十八里桥北面的吴店村浜。〔这个地方隶属吴江县。〕

二十七日　天亮时出发，行二十里抵达乌镇，下船去拜望程尚甫。程尚甫正好游览虎埠去了，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我拿出衣袋中的钱，偿还前些年欠他家的书费，便走了。向西南航行十八里，到连市。又行十八里，到寒山桥。再行十八里，到新市。又行十五里，到曹村，天未晚就停泊了。

二十八日　从曹村往南行二十五里，到唐栖，风向很利于航行。行五十里，入北新关。又行七里，抵达棕木场，才过中午。我叫僮子进杭州城，到曹木上解元家询问黄石斋的行踪，石翁仍没有从南方回来，当时曹木上也到南京国子监去了，无从打听黄石斋的消息。于是在船中写了封信，投到他家中后，返回船中。这样做，是考虑到今后我行踪遥远，道路险阻，没有方便的通信条件。晚上经过昭庆寺，又住宿在船中。

【原文】

二十九日　复作寄仲昭兄与陈木叔全公书[①]。静闻往游净慈、吴山[②]。是日复宿于舟。

三十日　早入城，市参寄归。午下舟，省行李之重者付归。余同静闻渡湖入涌金门，市铜炊、竹筒诸行具。晚从

朝天门[3]趋昭庆[4]，浴而宿焉。是日复借湛融师银十两，以益游资。

十月初一日　晴爽殊甚，而西北风颇厉。余同静闻登宝石山巅[5]。巨石堆架者为落星石。西峰突石尤屼嵲，南望湖光江影，北眺皋亭、德清诸山[6]，东瞰杭城万灶，靡不历历。下山五里，过岳王坟[7]。十里至飞来峰[8]，饭于市，即入峰下诸洞。大约其峰自枫木岭东来，屏列灵隐之前，至此峰尽骨露；石皆嵌空玲珑，骈列三洞；洞俱透漏穿错，不作深杳之状。昔黥于杨髡之刊凿[9]，今苦于游丐之喧污；而是时独诸丐寂然，山间石爽，毫无声闻之溷，若山洗其骨，而天洗其容者。余遍历其下，复各扪其巅。洞顶灵石攒空，怪树搏影，跨坐其上，不减群玉山头也。其峰昔属灵隐，今为张氏所有矣。下山涉涧，即为灵隐[10]。有一老僧，拥衲默坐中台，仰受日精，久不一瞬。已入法轮殿，殿东新构罗汉殿，止得五百之半，其半尚待西构也。是日，独此寺丽妇两三群，接踵而至，流香转艳，与老僧之坐日忘空，同一奇遇矣。为徘徊久之。下午，由包园西登枫树岭，下至上天竺，出中、下二天竺。复循下天竺后，西循后山，得"三生石"，不特骨态嶙峋，而肤色亦清润。度其处，正灵隐面屏之南麓也，自此东尽飞来，独擅灵秀矣。自下天竺五里，出毛家步渡湖[11]，日色已落西山，抵昭庆昏黑矣。

【注释】

①陈木叔(1590～1646):即陈函辉,字木叔,自号小寒山子,浙江临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曾作靖江令。与霞客过往甚密。清兵入台州府,自缢于云峰山寺。

②净慈:寺庙,在西湖南岸南屏山麓。　吴山:今名同,在杭州市区南隅。

③涌金门:在西湖东岸,今杭州市涌金路西口。　朝天门:南宋皇宫前御道上的门,在今杭州市中山路北段。

④昭庆:杭州旧寺庙,今不存。原址在西湖东北岸今少年宫。

⑤宝石山:在西湖北岸。山上的宝俶塔始建于五代吴越,今塔为1933年重建。

⑥德清:明为县,隶湖州府,即今德清县。

⑦岳王坟:即南宋爱国名将岳飞墓。1140年,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被狱卒草葬于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1162年始被孝宗敕葬于西湖西北岸栖霞岭下的今址。墓边有岳飞奏稿的碑刻,墓前有四个用生铁铸成的秦桧夫妇等人的跪像。

⑧飞来峰:飞来峰麓有三洞,即金光洞(又名青林洞、射旭洞)、龙泓洞(又名通天洞)、呼猿洞,加上山麓溪边的多处造像,保存至今有五代至元的三百多尊造像,是杭州附近规模最大的造像群。

⑨髡(kūn 坤):对和尚的鄙称。杨髡,据呼猿洞造像题记,即元代人连琏真加。他被授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凭借元世祖忽必烈的宠信,霸占良田,掠夺民财,盗掘陵墓,杀害平民,受人美女财物不计其数。1292年在呼猿洞造像三尊,题记说:"端为祝延皇帝圣寿万岁,阔阔真妃寿龄绵远,甘木罗太子、帖木厄太子筭千秋,文武百官常居禄位,祈保自身世寿延长,福基永固,子孙昌盛,如意吉祥者。"

⑩灵隐:灵隐寺,在飞来峰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为禅宗五山之一。至今保留有五代吴越时两座八面九层的石塔,北宋开宝二年(969)建的两座经幢。还有一尊释迦牟尼像,高19.6米,用24块香樟木雕成,气势雄伟。

⑪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今名同,从南往北,依次排列在灵隐寺南,有石板路可通,茂林修竹,环境幽静。　毛家步:应即今茅家埠,在灵隐以东,西湖西岸。但距今湖岸已有一段距离。

【译文】

二十九日　我又写了寄给仲昭兄和陈木叔的信。静闻去游览净慈寺和吴山。这天晚上还是住在船中。

三十日　清早进城，买了些参托人捎回家。中午回到船中，又将行李中那些重的让船带回家。我和静闻渡过湖进入涌金门，购置铜锅、竹筒等旅行用具。晚上从朝天门赶往昭庆寺，洗过澡就睡了。这天又向湛融师借了十两银子，用来添补旅游费用。

十月初一日　天气异常晴朗，但西北风刮得很猛。我同静闻登上宝石山顶。大石块堆砌叠架的地方为落星石。西面的山峰石头突立，特别高耸，向南遥望湖光江影，往北远眺皋亭、德清等山，朝东俯瞰杭州城的万家烟火，无不清晰可辨。下了山走五里，经过岳王坟。十里到飞来峰，在街市上吃了饭，就进入飞来峰下面的几个洞游览。大约这座山峰从枫木岭向东延伸过来，如屏风横列在灵隐寺的前面，到此处峰脉终止，石头裸露出来；那石头都是中空玲珑的，有并列的三个洞，各洞都交错贯通，不显出幽深的样子。这地方以前遭杨和尚的刊凿破坏，如今又遭到流浪的乞丐们的喧噪污染，而唯独此时众乞丐声息全无，山间的石头清朗明秀，四周毫无一点混杂的声音，宛若青山洗涤了它们的内部，蓝天擦洗了它们的外观一样。我游遍了洞下各处，又分别攀上山巅。洞顶上灵奇的石头钻天聚立，怪异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着婆娑的倩影，跨跃到上边坐着，并不比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头逊色。〔洞所在的山峰以前属于灵隐寺，现在属一个姓张的所有。〕下了山涉过涧水，就是灵隐寺。有个老和尚，裹着僧衣静静地坐在寺前的平台中央，仰面沐浴日光，许久不眨一次眼睛。随后我进入法轮殿，它的东边正在新建罗汉殿，只塑了五百罗汉的一半，另一半还要等在西面建房塑造。这一天，唯独这寺有两三群妖艳美丽的妇人接连来到，胭脂的香味四下飘飞，美艳的容色到处显现，这与老和尚静静坐在太阳下望着天空，同样都是奇遇。为此，我在寺内徘徊了许久。下午，从包园往西登

上枫木岭，下到上天竺，转出中天竺和下天竺。又顺下天竺后面，向西沿着后山，找到“三生石”，它不只石骨的形态嶙峋，而且外色也清秀滋润。我估量这里正是灵隐寺对面屏风般横障着的山峰的南麓，从这里往东到飞来峰尽头，山石景物最为灵奇秀丽。从下天竺出来走五里，过了毛家步后渡湖，这时太阳已落西山，回到昭庆寺天色已经昏黑。

【原文】

初二日 上午，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①]。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②]。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③]。访何孝廉朴庵，先一日已入杭城矣。

初三日 自余杭南门桥得担夫，出西门，沿苕溪北岸行[④]。十里，丁桥铺。又十里，渡马桥，则余杭、临安之界也。其北可达径山[⑤]。又二里为青山[⑥]，居市甚盛。溪山渐合，又有二尖峰屏峙。一名紫薇，一名大山。十五里，山势复开。至十锦亭，一路从亭北西去者，于潜[⑦]、徽州道也；从亭南西去者，即临安道也。从亭西南又一里，一石梁横跨溪上，曰长桥。越桥而南又一里，入临安东关[⑧]。出西关，土城甚低，县廨颓隘[⑨]。外为吕家巷，阛阓反差盛于城。又二里为皇潭[⑩]，其阛阓与吕家巷同。其西路分南北，北者亦于潜之道，南者新城道也。已而复循山向西南行，又八里为高坎[⑪]，始通排[⑫]。又三里，南入臮柳坞，复入山隘。五里为下圩桥[⑬]。由桥南溯溪西上，二里为全张，一村皆张氏之房也。走分水者，以新岭为间道，以全张为迂道。余闻新岭路

隘而无托宿，遂宿于全张之白玉庵。僧意，余杭人也。闻余好游，深夜篝灯瀹茗，为余谈其游日本事甚详。

初四日　鸡鸣作饭，昧爽西行。二里，过桥，折而南又六里，上干坞岭。其岭甚坦夷，盖于潜之山西来过脉，东西皆崇山峻岭，独此峡中凹。过脊处止丈余，南北叠塍而下，皆成稻畦。北流至下圩桥，由青山入苕；南流至沙宕，由新城入浙⑭，不意平陀遂分两水。其山过东遂插天而起，曰五尖山。五尖之东北即新岭矣。循其西麓，又五里过唐家桥，则新城北界也。白石崖山障其南。遂循水西南行，五里为华龙桥⑮，有水自西坞来合。过桥，南越一小岭，二里至沙宕，前有一石梁跨涧，曰赵安桥，则入新城道也。由桥北西溯一涧，沿三九山北麓而入后叶坞⑯。“三九”之名，以东则从赵安桥南至朱村，北则从赵安桥西南至白粉墙，南则从白粉墙东南至朱村，三面皆九里也。由后叶坞九里至白粉墙，为三九山北来之脊。其脊亦甚坦夷，东流者由后叶出赵安桥，西流者由李王桥合朱村，此“三九”所以名山，亦以水绕无余也。白粉墙之西二里，为罗村桥⑰，有水自北来，有路亦歧而北，则新城道也。循水南行里许，为钵盂桥，有水西自龙门龛来。龛有四仙传道岭，在桥西四里，乃于潜境。由桥北即转而东，里余复折而南。其地东为三九，西为洞山，环坞一区，东西皆石峰嶙峋，黑如点漆，丹枫黄杏，翠竹青松，间错如绣，水之透壁而下者，洗石如雪，今虽久旱无溜，而黑崖白峡，处处如悬匹练，心甚异之。二

里，渡李王桥，遂至洞山之东麓。急置行李于吴氏先祠。令僮觅炊店，不得。有吴姓者二人至，一为余炊，一为赠烛游洞，余以鱼公书扇答之。洞山者，自龙门龛南迤逦东来，其石棱锐纹叠。东南山半开二洞，正瞰桥下。余遂同静闻西向蹑山。

沿小涧而上，石皆峡蹲壑透，清流漱之，淙淙有声。涧两旁石片涌出田畦中，侧者成塍，突者成台，竹树透石而出，枝耸石上而不见其根，干压石巅而不见其窦。再上，忽一大石当涧而立，端方无倚，而纹细如波縠之旋风，最为灵异。再上，修竹中有新建睢阳庙，雪峰之龛在焉。一名灵隐庵。庵后危壁倚空，叠屏耸翠，屏之南即明洞也。如轩斯启，其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之分窗，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连卷也。中有一柱，上不至檐，檐下亦垂一石，下不至柱，上下相对，所不接者不盈咫。柱旁有树高撑，至檐端辄逊而外曲，翠色拂岩而上，黑石得之益章[18]。再南即为幽洞。二洞并启，中间石壁，色轻红若桃花。洞口高悬，内若桥门之覆空，得呼声辄传响不绝，盖其内空峒无底也。廿丈之内[19]，忽一转而北，一转而南。北者为干洞，拾级而上，如登櫋蹑阁[20]。三十丈后，又转而南，辟一小阁，颇觉幽异。南者为水洞，一转即仙田成畦，塍界层层，水满其中，不流不涸。人从塍上曲折而入，约廿丈，忽闻水声潺潺。透一小门而入，见一小溪自南来，至此破壑下坠，宛转无底，但闻其声。循溪而南，又过一峡。仍透小门而入，须

从水中行，乃短衣去袜，溯水蹑流。又三十丈，中有石，俱倒垂若莲花，下卷若象鼻者，平沙隘门，忽束忽敞。正如荆溪白鹤洞[21]，而白鹤潜伏山麓，得水为易，此洞高辟山巅，兼水尤奇耳。再入，则石洞既尽，汇水一方，水不甚深，又不知汇者何来，坠者何去也。及出洞，半日之间，已若隔世。

下山，饭于吴祠。乃溯南来之溪，二里至太平桥。桥西为高氏，桥东为吴氏，亦李王桥之吴氏之派也，亦有先祠甚宏畅。时日色甚高，因担夫家近，欲归宿，托言马岭无宿店，遂止祠中。是日行仅三十五里，而所游二洞，以无意得之，岂不幸哉！是晚风吼云屯，达旦而止。

【注释】

①女儿桥：今名同，在余杭县南隅，余杭塘河北岸。

②仓前：今名同，在余杭县西境。

③余杭：明为县，隶杭州府，治今余杭县西境的余杭。为区别于余杭今县（治临平），其治所现称旧余杭。

④苕溪：浙江北部有东苕溪、西苕溪、南苕溪。此处苕溪指今南苕溪。

⑤径山：在余杭县西隅，因山有长5公里许的东西二径，盘折上达天目山而得名。有凌霄、御爱、天显、堆珠等7峰，以凌霄峰最灵秀。有径山寺遗迹。

⑥青山：今名同，在临安县东隅，南苕溪南岸。

⑦于潜：明为县，隶杭州府，治今临安县中部的于潜镇。

⑧临安：明为县，隶杭州府，即今临安县。

⑨廨（xiè 械）：官署，官吏办事的地方。

⑩皇渾：今作横渾，在临安县城西郊。

⑪高坎：今名同，在临安县南境，公路旁。

⑫排：用竹木编排的简易筏子。

⑬下圩桥：今作夏禹桥，在临安县南境。

⑭新城：明为县，隶杭州府，治所在今富阳县西境的新登，又称城阳，在松溪与葛溪汇口处。　浙：即浙江，自古至明皆称浙江，明代又称钱塘江，为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因该水得名，亦简称浙。

⑮华龙桥：今作化龙，在临安县南隅的公路线上。

⑯后叶坞：今作后源坞，在富阳县西隅。

⑰罗村桥：今作罗宅桥，在富阳县西隅，后源坞稍南。

⑱章：同“彰”。益章：愈加显著。

⑲廿（niàn 念）：二十。

⑳橉（lìn 吝）：门槛。

㉑荆溪：今名同，在江苏省南部，从西向东经过宜兴县城，流入太湖。人们亦以荆溪作宜兴的别称。

【译文】

初二日　上午，从棕木场出发，五里出观音关。往西十里，到女儿桥。又十里，到老人铺。又五里，到仓前。又十里，住宿在余杭县城外的溪水南岸。去朴庵探访何孝廉，不想他已在前一天到杭州城去了。

初三日　在余杭县城南门桥雇到担夫，出城西门，沿苕溪北岸行。十里，到丁桥铺。又走十里，渡马桥，它是余杭、临安两县的交界处。它的北面可以通到径山。又走两里为青山，民居市集非常繁盛。到此处苕溪与山峦逐渐靠近，前方又有两座尖峰如屏风一样耸立着。〔一座叫紫薇峰，一座叫大山。〕又行十五里，山势重新开阔。到十锦亭，一条路从亭北面向西而去，是通往于潜县、徽州府的路；从亭南面向西而去的，就是到临安县的路。从十锦亭往西南又走一里，有一条石梁横架在溪水上，称为长桥。越过桥往南又行一里，进入临安县东关。出了西关，〔土筑的城墙很低矮，县衙署破败狭窄。〕外面是吕家巷，街市的繁盛反而不比城内差。又走两里到皇潭，街市的情形与吕家巷一样。皇潭西面道路分为南北两条，往北的也是

通往于潜县的路，向南的是通往新城县的路。接着，我们又顺山向西南行，走八里到高坎，水流从这里以下才可以航行竹木筏。又走三里，向南进了枭柳坞，于是重新进入山隘中。五里到下圩桥。从桥南溯溪流西上，走两里为全张村，一村的人都是张姓家族。到分水县去，从新岭走是小路，从全张村走为绕路。我听说从新岭走的那条路狭窄而且没有投宿的地方，便投宿在全张村的白玉庵。庵中僧人名叫意，是余杭县人。他听说我爱好旅游，就深夜挑灯煮茶，给我非常详细地讲了他游历日本的事。

初四日　鸡叫时起来做饭，黎明就向西出发。走两里，越过一座桥，折往南又走六里，上了干坞岭。此岭很平坦，是于潜县山西面延伸过来的山脉。东西两边都是崇山峻岭，只有这中间的山峡低凹。过脉的地方只有一丈多宽，南北两面的梯田一层层向下延展，都是稻田。北面的水流到下圩桥，由青山汇入苕溪；南面的水流到沙宕，由新城县注入浙江，我不曾想到这低平的山冈竟然分隔开两边的水流。山脉延伸到东面便插天而起，叫五尖山。〔五尖山的东北就是新岭了。〕沿着五尖山西麓，又走五里越过唐家桥，则是新城县的北界了。白石崖山横障在唐家桥的南面。于是顺水流向西南行，走五里为华龙桥，有一条水从西面山坞中流来交汇。跨过桥，向南翻越一座小岭，再走两里到沙宕村，村前面有一条石桥横架在涧流上，叫赵安桥，它是到新城县的通道。从桥北面往西溯一条涧流，沿三九山北麓进到后叶坞。“三九”的得名，是因为东面从赵安桥南到朱村，北面从赵安桥西南到白粉墙，南面从白粉墙东南到朱村，三面都是九里路。从后叶坞到白粉墙的九里之间，是三九山从北面延伸过来的山脊。那条山脊也很平坦，东边的水由后叶坞流出赵安桥，西边的水从李王桥流到朱村与另一条水汇合，之所以用“三九”来称呼这座山，也是因为水流环绕它四周的缘故。白粉墙西面两里，为罗村桥，有条水流从北面流来，有条路也是岔向北去，那是去新城县的路。顺水往南走一里左右，为钵盂桥，有一条水从西面的

龙门龛流来交汇。龙门龛有座四仙传道岭，位于钵盂桥西面四里，属于于潜县境。由桥北面就转向东走，一里多以后又折向南。这里东边为三九山，西边为洞山，中间形成一片圆形山坞，东西两面都是嶙峋的石峰，岩石黑得像涂了漆，丹枫黄杏与翠竹青松错落装点在其间，犹如锦绣一般，水流穿过石壁飞流直下，把石头冲刷得像雪一样白，现在虽然久旱无水流，但黑色的崖壁，白色的峡谷，处处如悬挂着洁白的绢帛，我心中感到很是惊异。走两里，跨过李王桥，便到了洞山的东麓。急忙将行李放在吴家的祖先祠堂中。叫僮子去找做饭的地方和旅店，没有找到。后有两个姓吴的人来到，一个给我们做饭，一个送我们蜡烛用以游览岩洞，我用鱼公题写字画的扇子酬谢了他们。洞山从龙门龛南面曲折地往东延伸过来，山中的石头棱角锋锐，痕印重叠。它东南边半山腰有两个洞，正好瞰临李王桥下一带。于是我同静闻向西登山。

沿着一条小水涧向上爬，石头都像蹲在山峡穿出沟壑一样，清澈的流水冲刷在上面，发出淙淙的声响。水涧两旁石片从田畦中冒出来，斜着的成了田埂，凸起的形成平台，翠竹绿树穿破石头向上生长，枝叶伸展在石头上边而见不到树根，树干覆盖了石头顶端而见不到空隙。再往上走，忽然见到一块大石头立在水涧当中，方方正正，周围无支撑，上面纤细的石纹如旋风吹皱的水波，最灵巧怪异。再继续向上，修长的竹丛中有座新建的睢阳庙，雪峰的遗体就存放在这里。〔它又称灵隐庵。〕庵后高大的石壁插天而起，好似重叠的屏风堆青耸翠，屏风的南面就是明洞。此洞如同一个轩阁敞开着，外面五根石柱交错排列，正如四明山的分窗，只是四明山的石头颜色差，不像这里成列的石柱的末端倒卷起来。中间有一根石柱，上没有抵到洞檐，而洞檐也垂吊下一块石头，还没有接到石柱，上下相对，间隔不到一尺。石柱旁边有一棵树高大笔直，到洞檐则低曲而向外伸，青翠的树色自下而上映染石壁，黑色的石崖被映衬得更加显著。再往南就是幽洞。两个洞并列敞开着，中间隔着石壁，

石壁呈淡红色，若桃花一般。洞口高悬，里面如同倾覆的桥门，一有呼喊声传到就不停地回响，这是因为洞内空阔无底的缘故。进洞后不超过二十丈，忽然一边折往北，一边折向南。北边的是干洞，拾级而上，恰如踏着门槛登上楼阁。进去三十丈以后，又折朝南面，那里建有一座小阁楼，让人感到特别幽静。南边的是水洞，一拐进去便是一块块的仙田、一层层的田埂，水流浸满田畦中，不外溢也不干涸。人从田埂上曲折地绕进去，大约二十丈后，忽然听到水声潺潺。穿过一个小石门进去，看见一条小溪从南面流来，到此处捣入深沟向下坠流，屈曲而见不到底，只能听到水声。顺小溪往南，又越过一个峡谷。仍旧穿过一个小石门往里走，因为必须从水中经过，所以便挽起衣裤脱掉袜子，逆流涉水。又走三十丈，溪流中石头丛生，它们都似莲花一样倒垂着，下端如象鼻一般卷曲，平缓的流沙，狭窄的山门，忽而局促，忽而敞开。这水洞正如荆溪的白鹤洞，但白鹤洞隐藏在山麓，容易获得水，此洞生在高高的山顶而同样有水，这是尤为奇特的。再进去，石洞已到尽头，那里汇积了一潭水，水不很深，又不知道这水从何处汇来，向下坠落到哪里去。等出洞来，觉得半日之间，恍若隔世。

下山后，在吴家祠堂吃了饭。然后便溯南面来的溪水，走两里到了太平桥。桥西居住的是姓高的人家，桥东是姓吴的人家，他们也是李王桥吴姓家族的分支，同样建有宽阔明亮的祖先祠堂。当时太阳仍高悬在天空，但因为担夫家离此地近，想回家住宿，便借口说马岭没有住宿的旅店，所以就停在祠堂中。这天仅走了三十五里，然而所游览的两个洞，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岂不幸运！这天夜晚风吼云集，直到天亮才停止。

【原文】

初五日　鸡再鸣，令僮起炊。炊熟而归宿之担夫至，长随夫王二已逃矣。饭后又转觅一夫，久之后行。南二里，

上马岭，约里许达其巅。岭以北属新城，水亦出新城。岭南则属于潜，县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应渚埠出分水县。下马岭，南二里为内楮村坞，又一里为外楮村坞，从此而南，家家以楮为业[①]。随山坞西南七里，过兑口桥，岐分南北，北达于潜可四十里，南抵应渚埠十八里。兑口之水北自于潜，马岭之水东来，合而南去，路亦随之。八里，过板桥。桥下水自西坞来，与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达于潜及昌化。又南五里为保安坪[②]。又一里为玉涧桥，桥甚新整，居市亦盛，又名排石。山始大开。又东二里，止于唐家拱。其地在应渚埠北二里[③]，原无市肆，担夫以应埠之舟下桐庐者，必北曲而经此，遂止于溪畔。久之得桐庐舟。盖应渚埠为于潜南界，溪之南即隶分水，于潜之水北经玉涧桥，昌化之水西自麻汊埠[④]，俱会于应渚，而水势始大。顾玉涧桥而上，已不胜舟，麻汊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于潜水固不敌昌化也。时日已中，无肆觅米，欲觅之应埠，而舟不能待，遂趁之行。下舟东南行十里，为分水县[⑤]。县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东南去，其西虽山势豁达，惟陆路八十里达于淳安[⑥]。余初欲从之行，为王奴遁去，不便于陆，仍就水道，反向东南行矣。去分水东南二十里为头铺。又十里为焦山，居市颇盛。已暮，不能买米，借舟人余米而炊。舟子顺流夜桨，五十里，旧县[⑦]，夜过半矣。

初六日　鸡再鸣，鼓舟，晓出浙江，已桐庐城下矣[⑧]。令僮子起买米。仍附其舟，十五里至滩上。米舟百艘，皆泊

而待剥，余舟遂停。亟索饭，饭毕得一舟，别附而去，时已上午。又二里过清私口，又三里，入七里笼。东北风甚利，偶假寐，已过严矶[9]。四十里，乌石关。又十里，止于东关之逆旅[10]。

初七日　雾漫不辨咫尺，舟人饭而后行，上午复霁。七十里，至香头已暮。香头，山北之大村落也，张、叶诸姓，簪缨颇盛[11]。月明风利，二十里，泊于兰溪[12]。

初八日　早登浮桥，桥内外诸舡鳞次[13]，以勤王师自衢将至，封桥聚舟，不听上下也。遂以行囊令顾仆守之南门旅肆中，余与静闻俱为金华三洞游[14]。盖金华之山，横峙东西，郡城在其阳，浦江在其北，西垂尽处则为兰溪，东则义乌也[15]。婺水东南从永康经郡之南门，而西北抵兰溪与衢江合[16]。余初欲陆行，见溪中有舟溯流而东，遂附之。水流沙岸中，四山俱远，丹枫疏密，斗锦裁霞，映叠尤异。然北山突兀天表，若负扆然，而背之东南行。问："三洞何在？"则曰："在北。"问："郡城何在？"则曰："在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陆行半日，便可从中道而入，而时已从舟，无及矣。四十五里至小溪，已暮，月色如洗。又十五里登陆，投宿下马头之旅肆，以深夜闭门不纳。遇一王姓者，号敬川，高桥埠人。将乘月归，见客无投宿处，因引至金华西门外，同宿于逆旅。

【注释】

①楮(chǔ 楚):原为构树。树高大,叶似桑,多涩毛,皮可制纸,故纸亦称楮。

②保安坪:今作保安,在桐庐县北隅。

③应渚埠:今作印渚,在桐庐县北隅。

④昌化:明为县,隶杭州府。今仍名昌化,在临安县西境。 麻汊埠:今作麻车埠,在临安县南隅。于潜之水称紫溪;昌化之水称柳溪,今称天目溪。

⑤分水县:隶严州府,治所在今桐庐县北境,分水江西岸的分水镇。

⑥淳安:明为县,隶严州府,治所在今淳安县治排岭稍西北。

⑦旧县:今名同,在桐庐县城稍西。唐贞观二十年(646)至开元二十六年(738)为桐庐县治,因名。

⑧桐庐:明为县,隶严州府,即今桐庐县。自印渚埠至桐庐,所行水道明代称桐溪,即今分水江。

⑨严矶:即严子陵钓台。相传东汉名士严光(字子陵)隐居耕钓于此。山腰有两座磐石濒江屹立,称东、西钓台,建有石坊、石亭等。

⑩止于东关之逆旅:季抄本如此,有脱漏,应为严州府东关。明代严州府治建德,在今建德县东境的梅城,即新安江与兰江汇口处。

⑪簪(zān):古人用来别住发髻或把冠连在头发上的长针。 缨(yīng):古人帽子上系在颔下的带子。二者都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旧因以为做官者的代称。

⑫兰溪: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兰溪市。

⑬舡(xiāng 乡):船。

⑭金华三洞:金华北面有北山,亦称金华山,海拔 1310 米。上有东玉壶、西玉壶两大水源,从山顶分流下注。北山为金华附近著名风景区,以双龙洞、冰壶洞、朝真洞最著,向称"金华三洞"。还有讲堂洞(白衣洞)、智者寺、鹿田寺等胜迹。今已辟有公路可达。

⑮浦江: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浦江县。 义乌: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义乌县。

⑯永康: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永康县。 婺(wù 务)水:明代又称南溪、永康溪。今永康至金华段称武义水,金华至兰溪段称金华江。 衢江:明代又称信安江,即今衢江。

【译文】

初五日　鸡叫第二遍时叫僮仆起床烧火做饭。饭做熟时回家住宿的挑夫来到，但准备长途跟随我的担夫王二已经逃走了。饭后又辗转雇了一个担夫，许久后才出发。向南两里，上了马岭，大约一里左右到达马岭顶上。马岭以北隶属新城县，水也流往新城县。马岭以南却隶属于潜县，县城在岭西北五十里，水经应渚埠流到分水县。下了马岭，往南走两里为内楮村坞，又过一里为外楮村坞，从此处往南，家家户户以种植构树造纸为业。顺山坞向西南走七里，跨过兑口桥，路便分为南北两条，北边那条到于潜县城约有四十里，往南的到应渚埠有十八里。兑口桥下的水从北面于潜县流来，马岭的水从东边流来，汇合后向南流去，路也顺河延伸。走了八里，越过板桥。桥下的水从西面山坞中流来，与前面所傍的水流交汇，溯水向西走，道路能够通到于潜县和昌化县。又向南走五里为保安坪。又行一里为玉涧桥，〔桥很新很整洁，房舍集市也繁盛。此处又叫排石。〕山势到这里才大为开阔。又向东走两里，在唐家拱停留。唐家拱在应渚埠北面两里处，原本没有集市店铺，因担夫认为从应渚埠下桐庐县的船，一定要往北绕经过这里，所以就停在溪岸。过了许久，找到一只到桐庐县的船。应渚埠是于潜县的南界，溪南面就隶属分水县，于潜县的水往北流经玉涧桥，昌化县的水从西面麻汊埠流来，都在应渚埠汇合，因而水势才大起来。只是玉涧桥以上，已经不能行船，而麻汊埠以上，小船可直达昌化县城，于潜县来的水流显然不如昌化县的大。当时已是中午，因为无店铺买米，想去应埠买，但船不愿等待，于是只好随船走。上船向东南行十里，就是分水县。县城位于溪流西岸。分水县原本只有一股水向东南流去，县城以西虽然山势开阔，但只有陆路，走八十里到淳安县。我开初想从陆路走，因为姓王的奴仆逃去，从陆路不方便，所以仍然走水路，反过来向东南方向走。离开分水县城往东南二十里为头铺。又行十里为焦山，房舍集市较为繁盛。这时已到傍晚，因为不能下船买米，

便借了同船人的余米做饭吃。夜色中船夫顺流荡桨，行五十里到达旧县，已是半夜了。

初六日　鸡叫第二遍时开船，天明时驶出浙江，已到达桐庐城下了。我叫僮仆下船去买了些米。仍旧搭乘那只船，航行十五里到滩上。上百艘米船都停泊在此处，等着分载转运，于是我们的船停泊下来。我赶忙找饭吃，饭后另外找到一船，便换乘此船而行，这时已是上午。又行了两里，经过清私口；又行三里，进入七里笼。东北风很便利航行，我偶尔打一会瞌睡，船就已经过了严矶。四十里后到乌石关。又行十里，停下来住宿在严州府东关的旅店中。

初七日　大雾迷漫，咫尺不辨，船夫吃了饭后开船，到上午雾气又散开。行七十里，到达香头时已是傍晚。〔香头是山北面的一个大村落，村内张、叶等姓人中，做官的很多。〕月明风顺，又行了二十里，停泊在兰溪县城。

初八日　早晨登上浮桥观览，见桥内外众多船只像鱼鳞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是因为出兵援救朝廷的军队将要从衢州府来到，所以封锁浮桥，堵拦船只，不让它们自由上下。于是将行李交给顾仆看守，等候在县城南门旅店中，我和静闻一起去游览金华三洞。金华山东西横耸，府城在它的南面，浦江县在它的北面，西边尽头处是兰溪县，东面则是义乌县。婺水从东南面的永康县流来，经过府城南门，流向西北到兰溪县与衢江汇合。我开初想走陆路，见溪流中有船溯流向东，便搭乘上去。溪水流淌在沙堤中间，四周山峰都离得很远，丹红的枫叶疏密有致，像与锦缎媲美，又像是用彩霞剪裁的，辉映重叠，十分艳丽奇异。北山高耸天外，犹如在背后立起的一道倚天屏障，我们的船背着它向东南方向行。向旁人询问："三洞在哪里？"回答说："在北面。"又问："府城在何处？"却回答说："在南面。"这才清楚去三洞不必到府城，若从陆路走半日，便可从半路折进去，但当时已经坐上船，来不及了。行四十五里到达小溪，已是傍晚，月色清新如洗。又行十五里后登陆，到下马头的旅店中

投宿，但因夜深旅店闭门不接纳。后遇到一个姓王的〔他的号叫敬川，是高桥埠人〕准备乘月回去，看见客人无投宿处，他便带我们到金华府西门外，一同住宿在旅店中。

【原文】

初九日　早起，天色如洗，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①]。县前如水，盖县君初物故也[②]。为歙人项人龙，辛未进士。五日之内，与父与子三人俱死于痢。又东上苏坊岭，岭颇平，阛阓夹之。东下为四牌坊，自苏坊至此，街肆颇盛，南去即郡治矣。与王敬川同入歙人面肆[③]。面甚佳，因一人兼两人馔。

仍出西门，即循城西北行，王犹依依，久之乃别。遂有冈陇高下，十里至罗店[④]。问三洞何在，则曰西；见尖峰前倚，则在东。因执土人详询之，曰："北山之半为鹿田寺。其东下之脉，南峙为芙蓉峰，即尖峰也，为郡龙之所由；萃其西下之脉，南结为三洞，三洞之西即兰溪界矣。"时欲由三洞返兰溪，恐东有余胜，遂望芙蓉而趋。自罗店东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峰之西，乃北山南麓之首刹也，今已凋落。而殿中犹有一碑，乃宋陆务观为智者大师重建兹寺所撰[⑤]，而字即其手书。碑阴又镌务观与智者手牍数篇。碑楷牍行，俱有风致，恨无拓工，不能得一通为快。寺东又有芙蓉庵，有路可登芙蓉峰。余以峰虽尖圆，高不及北山之半，遂舍之。仍由智者寺西北登岭，升陟峰坞，五里得清景庵[⑥]。庵僧道修留饭，复引余由北坞登杨家山。山为北山南

下之第二层，再下则芙蓉为第三层矣。绕其西，从两山夹中北透而上，东为杨家山，有居民数十家；西为白望山，为仙人望白鹿处。约共七里，则北山上倚于后，杨家山排列于前，中开平坞，巨石铺突，有因累级为台者，种竹列舍，为朱开府之山庄也。朱名大典。其东北石累累愈多，大者如狮象，小者如鹿豕，俱蹲伏平莽中，是为石浪，即初平叱石成羊处[7]，岂今复化为石耶？石上即为鹿田寺，寺以玉女驱鹿耕田得名。殿前有石形似者，名驯鹿石。此寺其来已久，后为诸宦所蚕食，而郡公张朝瑞海州人[8]，创殿存羊，屠赤水有《游纪》刻其间。余至已下午，问斗鸡岩在其东，即同静闻二里东过山桥。山桥东下一里，两峰横夹，涧出其中，峰石皆片片排空赴涧，形若鸡冠怒起，溪流奔跃其下，亦一胜矣。由岩东下数里，为赤松宫，乃郡城东门所入之道，盖芙蓉峰之东坑也。

斗鸡岩上有樵者赵姓居之，指北山之巅有棋盘石，石后有西玉壶水从石下注，旱时取以为雩祝[9]，极著灵验。时日已下舂，与静闻亟从蓁[10]莽中攀援而上[11]。上久之，忽闻呼声，盖赵樵见余误而西，复指东从积莽中行。约直蹑者二里，始至石畔。石前有平台，后耸叠块，中列室一楹，塑仙像于中，即此山之主。像后石室下有水一盆，盖即雩祝之水也。然其上尚有涧，泠泠从山顶而下。时日已欲堕，因溯流再跻，则石峡如门，水从中出，门上更得平壑，则所称西玉壶矣。闻其东尚有东玉壶，皆山头出水之壑。西玉壶

之水，南下者由棋盘石而潜溢于三洞，北下者从里水源而出兰溪之北；东玉壶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宫而出金华，东下者出义乌，北下者出浦江，盖亦一郡分流之脊云。玉壶昔又名盘泉，分耸于上者，今又称为三望尖，文之者为金星峰，总之所谓北山也。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滉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继辉[12]，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13]，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14]！

徘徊久之，仍下二里，至盘石。又从莽棘中下二里，至斗鸡岩。赵樵闻声，启户而出，亦以为居山以来所未有也。复西上一里至山桥，又西二里至鹿田寺。僧瑞峰、从闻以余辈久不至，方分路遥呼，声震山谷。入寺，浴而就卧。

初十日　鸡鸣起饭，天色已曙。瑞峰为余束炬数枚，与从闻分肩以从，从朱庄后西行一里[15]，北而登岭。岭甚峻，约一里，有石耸突峰头。由石畔循北山而东，可达玉壶；由石畔逾峰而北，即朝真洞矣。洞门在高峰之上，西向穹然，下临深壑，壑中居舍环聚，恍疑避秦，不知从何而入。询之，即双龙洞外居人也。

盖北山自玉壶西来，中支至此而尽，后复生一支，西走兰溪。后支之层分而南者，一环而为龙洞坞，再环而为

讲堂坞，三环而为玲珑岩坞，而金华之界，于是乎尽。玲珑岩之西，又环而为钮坑，则兰溪之东界矣；再环而为白坑，三环而为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于是乎尽。后支层绕中支，中支西尽，颓然下坠：一坠而朝真辟焉，其洞高峙而底燥；再坠而冰壶洼焉，其洞深奥而水中悬；三坠而双龙窍焉，其洞变幻而水平流。所谓三洞也，洞门俱西向，层累而下，各去里许，而山势崭绝，俯瞰仰视，各不相见，而洞中之水，实层注焉。中支既尽，南下之脉复再起而为白望山，东与杨家山骈列于北山之前，而为鹿田门户者也。

朝真洞门轩豁，内洞稍洼而下。秉烛深入，左有一穴如夹室，宛转从之，夹穷而有水滴沥，然隙底仍燥，不知水从何去也。出夹室，直穷洞底，则巨石高下，仰眺愈穹，俯瞰愈深。从石隙攀跻下坠，复得巨夹，忽有光一缕自天而下。盖洞顶高盘千丈[16]，石隙一规，下逗天光，宛如半月，幽暗中得之，不啻明珠宝炬矣。既出内洞，其左复有两洞，下洞所入无几，上洞宛转亦如夹室，右有悬窍，下窥无底，想即内洞之深坠处也。

出洞，仍从突石峰头南下，里许，折而西北，又里许，得冰壶洞，盖朝真下坠之次重矣。洞门仰如张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滚滚不见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其咽喉，忽闻水声轰轰。愈秉炬从之，则洞之中央，一瀑从空下坠，冰花玉屑，从黑暗处耀成洁采。水坠石中，复不知从何流去。复秉炬四穷，其深陷逾于朝真，而屈曲不及也。

出洞，直下里许，得双龙洞。洞辟两门，瑞峰曰："此洞初止一门。其南向者，乃万历间水倾崖石而成者。"一南向，一西向，俱为外洞。轩旷宏爽，如广厦高穹，阊阖四启，非复曲房夹室之观。而石筋夭矫，石乳下垂，作种种奇形异状，此"双龙"之名所由起。中有两碑最古，一立者，镌"双龙洞"三字，一仆者，镌"冰壶洞"三字，俱用燥笔作飞白之形⑰，而不著姓名，必非近代物也。流水自洞后穿内门西出，经外洞而去。俯视其所出处，低覆仅余尺五，正如洞庭左衽之墟，须帖地而入，第彼下以土，此下以水为异耳。瑞峰为余借浴盆于潘姥家⑱，姥居洞口。姥饷以茶果。乃解衣置盆中，赤身伏水推盆而进隘。隘五六丈，辄穹然高广，一石板平庋洞中，离地数尺，大数十丈，薄仅数寸。其左则石乳下垂，色润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其下分门剖隙，宛转玲珑。溯水再进，水窦愈伏，无可容入矣。窦侧石畔一窍如注，孔大仅容指，水从中出，以口承之，甘冷殊异，约内洞之深广更甚于外洞也。要之，朝真以一隙天光为奇，冰壶以万斛珠玑为异，而双龙则外有二门，中悬重幄，水陆兼奇，幽明凑异者矣。

出洞，日色已中，潘姥为炊黄粱以待。感其意而餐之，报之以杭伞一把。乃别二僧，西逾一岭。岭西复成一坞，由坞北入，仍转而东，去双龙约五里矣。又上山半里而得讲堂洞焉。其洞亦有二门，一西北向，一西南向，轩爽高洁，亢出双龙洞之上，幽无双龙洞之黯，真可居可憩之地。昔

为刘孝标挥麈处[19]，今则塑白衣大士于中。盖即北山后支南下第一岭，其阳回环三洞，而阴又辟成此洞也。岭下坞中，居民以烧石为业，其涧涸而无底流，居人俱登山汲水于讲堂之上。渡涧，复西逾第二岭，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二层也。下岭，其坞甚逼，然涧中有流淙淙北来。又渡而西，再循岭北上，磴辟流涌，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三层也。外隘而中转，是名玲珑岩，去讲堂又约六里矣。坞中居室鳞次，自成洞壑，晋人桃源不是过。转而西，逾其岭，则兰溪界也。下岭为钮坑，亦有居人数十家。又逾一岭曰思山祠，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四层也，去玲珑岩西又约六里矣。时日已将坠，问洞源寺路，或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岭，循涧南趋五里，暮至白坑。居人颇多，亦俱烧石。又西逾石塔岭，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五层也。洞源寺即在岭后高峰之北，从此岭穿径而上仅里许，而其正路在山前下洞之旁。盖此地亦有三洞，下为水源洞，一名涌雪。上为上洞，一名白云。中为紫云洞，而其地总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洞。而寺与水源洞异地，由岭上径道抵寺，故前曰五里；由水源洞下岭复上，故前曰十数里。时昏黑不辨山路，无可询问，竟循大路下山。已见一径西岐而下，强静闻从之。久而不得寺，只见石窑满前，径路纷错。正徬徨间，望见一灯隐隐，亟投之，则水舂也。其人曰："此地即水源，由此坞北过洪桥，循右岭而上，可三里即上洞寺矣。"以深夜难行，欲止宿其中。其人曰："月色如昼，至此

山径亦无他岐，不妨行也。”始悟上洞寺在北山第五层之阴。乃溯溪西北至洪桥，自白坑来约四里矣。渡桥北，蹑岭而上里余，转而东又里余，始得寺，强投宿焉。始闻僧有言灵洞者，因忆赵相国有“六洞灵山”诸刻，岂即是耶？竟未悉而卧。

十一日　平明起，僧已出。余过前殿，读黄贞父碑，始知所称“六洞”者[20]，以金华之“三洞”与此中之“三洞”，总而得六也。出殿，则赵相国之祠正当其前，有崇楼杰阁，集、记中所称灵洞山房者是也。余艳之久矣[21]，今竟以不意得之，山果灵于作合耶！乃不待晨餐，与静闻从寺后蹑磴北上，先寻白云洞。洞在寺北二里。

一里至岭头，逾岭而北，岭凹忽盘旋下洼如盂磬。披莽从之，一洞岈然，下坠深黑，意即所云白云而疑其隘。忽有樵者过顶上，仰而问之，曰：“白云尚在北。此洞窗也。”乃复上，北行。两山夹中，又回环而成一洼，大且百丈，深数十丈，螺旋而下，而中竟无水；倘置水其中，即仙游鲤湖矣。然即无水，余所见山顶四环而无隙泻者，仅此也。又下，从岐左西转山夹，则白云洞在焉。洞门北向，门顶一石横裂成梁，架于其前，从洞仰视，宛然鹊桥之横空也。入洞，转而左，渐下渐黑，有门穹然，内若甚深，外有石屏遥峙。从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数十步，洞愈宽广，第无灯炬，四顾无所见，乃返步而出。出至穹门之内，初入黑甚者，至此光定，已历历可睹。乃复转屏出洞，逾岭而还。饭而出

寺，仍旧路西下，二里至洪桥。未渡，复从桥左人居后半里上紫云洞。洞门西向，洞既高亢，上下平整。中有垂柱四五枚，分门列户，界为内外两重。琼窗翠幄，处处皆是，亦敞亦奥，肤色俱胜。洞之北隅复通一奥，宛转深入，以无炬而返。下渡洪桥，循涧而东，山石半削，髡为危壁。其下石窑柴积，纵横塞路，即夜来无问津处也。渡石梁，水源洞即在其侧。洞门南向，正跨涧上。洞口垂石缤纷，中有一柱，自下属上，若擎之而起；其上嵌空纷纶，复辟一窦，幻作海蜃状。洞内上下分二层。下层即水涧所从出，涧水已涸，出洞数步，即有水溢于涧中，盖为水碓引出洞侧也。上层由洞门蹑蹬而上，渐入渐下，既下而空广愈觉无极，闻水声甚远，以无炬不及穷。

出坐洞口擎柱内，观石态古幻。念两日之间，于金华得四洞，于兰溪又得四洞，昔以六洞凑灵，余且以八洞尽胜，安得不就此一为殿最！双龙第一，水源第二，讲堂第三，紫霞第四，朝真第五，冰壶第六，白云第七，洞窗第八，此由金华八洞而等第之。若夫新城之墟，聿有洞山，两洞齐启，左明右暗，明览云霞，暗分水陆，其中仙田每每，塍叠波平，琼户重重，隘分窦转，以斯洞之有余，补洞窗之不足，法彼入此，当在双龙、水源之间，非他洞之所得侔也。品第久之，始与静闻别洞源而去。过夜来问津之舂，循西岭出坞，西南行十五里，而达于兰溪之南关。

入旅肆，顾仆犹未饭，亟饭而觅舟。时因援师之北，方

籍舟以待，而师久不至。忽有一舟自北来，亟附之，乃布舟也。其意犹未行，而籍舟者复至，乃刺舟。五里，泊于横山头。

【注释】

①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此应即上一日的“西门外”宿处，但不是兰溪县西门。乾隆本、四库本上一日记：“抵金华西门外”，此即金华西门。因出此门往西北即可到达兰溪县城，故俗称兰溪门或兰溪西门。金华，明置为府，附郭县亦称金华，此“县”即指金华县。

②物故：物即殁，音没。物故即亡故，死亡。

③歙：即歙（shè 设）县，徽州府附郭县，今安徽歙县。

④罗店：今名同，又作罗甸，在金华市北隅，金华至兰溪的公路旁。

⑤陆务观（1125～1210）：即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担任过川陕安抚使王炎的幕府，一生坚持抗金。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⑥清景庵：乾隆本、四库本作“清隐庵”。

⑦即初平句：相传有丹溪人黄初平，十五岁时上山放羊，遇道士引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回家。其兄初起上山找到他，问：“羊在哪里？”初平回答：“近在山东。”看时只见白石累累。初平叱喊：“羊起！”石皆变成羊群。因此，凡形如羊的石头俗称“叱石”。《粤西游日记四》戊寅年三月十一日亦有关于叱石的描述。

⑧海州：隶淮安府，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的海州镇。

⑨雩（yú 于）祝：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

⑩蓁（zhēn 真）：通“榛”，荆棘。

⑪攀：季抄本多作“扳”，据乾隆本改。下同。

⑫魄（pò）：月始生或将灭时的微光。皓（hào 号）魄：明月。

⑬酾（zhī 尸）酒：斟酒。

⑭太虚：太空，高天。

⑮从朱庄后西行一里：季抄本作“从朱庄后西行一一里”，因转页衍“一”

字。“朱庄”，乾隆本、四库本作“朱墅”。

⑯盖洞顶高盘千丈：“千丈”，乾隆本、四库本作“千尺”。

⑰飞白：中国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作，笔画枯槁而中空，汉魏宫阙多用此体。

⑱姥（mǔ 母）：老妇人。

⑲麈：季抄本误为“尘”，不从。麈（zhǔ 主）：兽名，亦称驼鹿，即今所称四不象。古时用麈尾为拂尘，故称拂尘为麈。晋人清谈常挥麈尾为谈助，故挥麈即闲居谈论。

⑳六洞：六洞山，在兰溪市东南，为金华北山余脉。多石灰岩溶洞，以有涌雪、白云、紫云、呵呵、无底、漏斗六洞得名，又名灵洞山、上洞山。近年又发现更大的玉露洞。

㉑艳（yàn）：艳羡。

【译文】

初九日　早早起来，天色异常清新，与王敬川一道进了兰溪县西门，随即经过县衙前。县衙前人流如水，这是县长官刚去世的缘故。〔县长官为歙县人，叫项人龙，是辛未年（1631）的进士。五天内，他和他父亲以及儿子三人都死于痢疾。〕又往东上了苏坊岭，此岭很平缓，街市夹在两边。往东下去是四牌坊，从苏坊到这里，街道店铺很繁盛，向南走就是府城了。与王敬川一起进了歙县人开的面馆，面很精美，因而一人吃了两人的量。

仍然出了西门，而后就顺城墙向西北走，王敬川依旧恋恋不舍，过了好久我们才分别。一路上山冈丘垅高低不平，走十里到罗店。打听三洞在何处，人们就告诉说在西面；见一座尖峰向前倾出，却是在东面。于是拉住一个当地人详细询问，他说：“北山的半山腰为鹿田寺。北山向东延伸下去的山脉，折向南高高耸起，为芙蓉峰，也就是那座尖峰，它是府城主山脉的起始处；北山向西延伸下去的山脉，聚拢在一起，转往南盘结而生成三洞，三洞西面就是兰溪县界了。”当时想从三洞返回兰溪县，但恐怕东面有其它胜景，便朝着

芙蓉峰走去。从罗店往东北走五里，见到智者寺。此寺坐落在芙蓉峰西面，是北山南麓的首寺，现已破败零落。但殿中仍保留有一块碑，上面刻的是宋代陆游为智者大师重建此寺撰写的碑记，并且碑字就是陆游亲手写的。碑的背面还刻有几篇陆游给智者的手稿。碑记的字体是楷书而手稿是行书，都有独特风韵，遗憾的是没有拓印的工匠，不能够拓印到一份以满足心愿。寺东又有一座芙蓉庵，并且有路可登芙蓉峰。我因见芙蓉峰虽然尖圆，但高度不到北山的一半，便不再攀爬。依旧由智者寺往西北攀登山岭，一路上峰顶，下山坞，走五里见到清景庵。庵中僧人道修留我们吃了饭，又带我们从北面的山坞登上杨家山。杨家山是北山向南延伸下来的第二层，再往下是芙蓉峰，为第三层。我们绕着杨家山西面，从两山中间往北穿上去，〔东边为杨家山，山上有几十家居民；西边是白望山，是传说中仙人望白鹿的地方。〕大约共爬了七里，就见到北山向上斜耸在后面，杨家山排列在前方，中间形成平坦的山坞，山坞中大石头横铺竖凸，有人就此用石头砌成台基，在上面种竹建房，这便是朱开府的山庄。〔朱开府名叫朱大典。〕山庄东北边石头堆积得更多，大的像狮子、大象，小的似马鹿、小猪，全都蹲伏在平地间草丛中，这是石浪，即传说中黄初平大声呵叱石头从而使其变成羊的地方，难道如今它们又变为石头了吗？石头上就是鹿田寺，它因传说有玉女驱赶着鹿在这里耕田而得名。殿前有一块石头形态似鹿，叫驯鹿石。此寺由来已久，后被一些官宦逐渐侵占，知府张朝瑞〔海州人〕创建殿宇从而保存了石羊群，屠赤水有一篇《游纪》镌刻在殿中。我到殿中时已是下午，询问后得知斗鸡岩在殿东，便同静闻往东走二里跨过山桥。从山桥往东下去一里，两座山峰横夹着，一条涧水从中流出，山峰上的石头一片片都凌空飞出，像是要奔赴沟涧中似的，形态宛若鸡冠怒起，涧流奔腾在下面，也是一处优美的自然景观。由斗鸡岩向东往下走几里，为赤松宫，它是进入府城东门的道路，位于芙蓉峰东面的山谷中。

斗鸡岩上有一个姓赵的打柴人居住着，他说，北山山顶上有棋盘石，石后有一股西玉壶水从石峡中往下流，天旱时汲取此水祭祀求雨，极为灵验。当时太阳已傍西山，我和静闻赶忙从荆棘丛草中攀援而上。往上爬了许久，忽然听到呼喊声，原来是姓赵的打柴人见我们误走朝西，重新指点我们往东从茂密的草木中走。大约直登两里，才到达棋盘石边。棋盘石的前面有一个平台，后面高高地堆着石块，中间有一间屋子，屋中塑着神仙像，它就是此山山神。塑像后边的石室下面有一盆水，那大概就是用来祭祀求雨的。然而上面还有山涧水，清澈有声地从山顶上淌下来。当时太阳已快落下山去，于是溯流再往上登，石峡如门，水从石峡中流出来，石峡门以上又见到一条平缓的沟谷，它就是所称的玉壶了。听说东面还有东玉壶，它们都是山头上出水的沟谷。西玉壶的水，流下南面从棋盘石下渗到三洞中，流下北边从里水源流出兰溪县的北面；东玉壶的水，流下南面的经赤松宫流出金华府，流下东面的淌到义乌县，流下北面的淌到浦江县，大概此处也是全府中的一个分水岭。西玉壶原来又叫盘泉，耸立在上面的分支山峰，如今又称为三望尖，雅称为金星峰，总起来就是所说的北山。刚攀到峰头时，正当落日沉入深潭，见峰下恰好有一片水光承着落日，汪洋弥漫，我想那就是衢江从西面流来的一个弯道。夕阳已坠下山去，明月接着照耀大地，天地间万籁俱寂，一碧如洗，我俩真像是用玉壶水洗涤了骨髓，觉得体态身影都不同了，回想人世间忙忙碌碌，谁又知道有如此的清光照耀呢！即便有人登楼呐喊，临江举杯，比起我们这独登万山绝顶，道路断绝，景象远异于人间的情形来，何只天地之别！纵使山中的精灵和怪兽成群结队地亲近我，也不足以惧怕，何况它们寂然不动。我们是与太空同游啊！

徜徉了许久，仍然往下走二里，到棋盘石。又从草丛荆棘中走两里，到斗鸡岩。姓赵的打柴人闻声开门出来，他也以为像我俩这样是他住在山中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又向西朝上走一里到山桥，

再朝西走两里到鹿田寺。僧人瑞峰、从闻因我们长久不回来，正分头遥呼，喊声震动山谷。进了寺，洗浴后就去睡。

初十日　鸡叫时起来吃饭，天空已露出曙光。瑞峰替我们扎了几支火把，与从闻分扛着随我们一起走，从朱庄后往西行一里，向北登上山岭。那岭很峻峭，约走一里，有一块石头高高突立在峰头上。从那石头旁边顺北山向东，可达玉壶；从那石头旁边越过山峰往北，就是朝真洞了。洞门在高高的山峰上面，朝西边高高隆起，下临深谷，谷中房舍环绕聚集，恍然间让人怀疑他们就是为躲避秦朝统治而居住到桃花源的人，不知他们是从哪里进到里边的。询问后得知他们就是双龙洞外面的居民。

大略北山从玉壶向西延伸过来，中支到此处结束，后面又生成一支，向西绵延到兰溪县。后支分为数重向南曲伸，第一重环绕而形成龙洞坞，第二重环绕而形成讲堂坞，第三重环绕而形成玲珑岩坞，金华府的界限，到这里为止。玲珑岩西面，又环绕而形成钮坑，它是兰溪县的东界；又环绕而形成白坑，第三重环绕而形成水源洞，高崖巨壑，也到此结束。后支层层环绕中支，中支到西面尽头处，便向下坠陷：坠陷的第一层上形成朝真洞，洞耸立在高处，因而洞底干燥；坠陷的第二层是位于低洼处的冰壶洞，此洞深邃，有水从洞顶流下来；第三层坠陷处是双龙洞，洞中景象变幻而有水平缓地流淌着。所说的三洞，洞门都朝西，各洞层叠向下，相距一里左右，但山势险峻，不论俯瞰仰视，都看不见，而洞中的水，实际上是层层往下流的。中支到尽头后，向南延伸下去的山脉又再度隆起而成为白望山，它与东面的杨家山并列在北山的前面，成为鹿田寺的门户。

朝真洞洞门开敞宽阔，里面逐渐向下低陷。持着烛火进到深处，左边有一个孔穴，如同夹室，顺着它曲折向前，夹缝尽头处有水往下滴，然而缝隙底部仍然是干燥的，不知水流到哪儿去了。出了夹室，直探寻到洞底，洞底上大石头高低错落，仰眺愈加穹隆，俯瞰

愈加深邃。从石头缝隙间或上攀或下坠,又见到一个巨大夹孔,忽然有一缕光线从天空中照下来。原来洞顶高高盘踞在千百丈之上,圆形的一个小石孔从下面招引来日光,宛若一弯新月,幽暗中见到这一片光亮,无异于明珠宝炬了。走出内洞,左边又有两个洞,下洞延伸进去不多远,上洞也如夹室一样曲折,右边有一个悬空的孔穴,从孔穴中向下窥视幽深无底,我猜想那里就是内洞坠陷的最深处。

出了朝真洞,仍然从那石头突立的峰头往南朝下走,一里左右后折向西北,又走一里左右见到冰壶洞,它位于从朝真洞向下坠陷的第二层山间。洞口仰朝上如同张开的嘴巴,我们先向里投进拐杖扔下火把,只听得到滚滚的声音而见不到底;于是攀着石头间的缝隙凌空进到洞口深处,忽然听到水声轰轰作响。手持火把寻着水声再往里走,见洞的中央,有条瀑布从中泻落,流水溅起的冰花玉屑,在黑暗中闪耀出洁白的光彩。水泻落在石头间,又不知从何处流走。又持着火把游尽四周,发现它深陷超过朝真洞,但弯转曲折却不如朝真洞。

出了冰壶洞,直向下走一里左右,见到双龙洞。此洞有两个洞门,〔瑞峰说:“此洞原来只有一门。朝着南面的那个,是万历年间水流冲倒崖石而形成的。”〕一个朝南,一个朝西,都是外洞的门。这个洞空阔宏畅,如宽大的楼房高高隆起,门窗四开,不再是曲房夹室的景象。洞内石条卷曲而有气势,石钟乳一个个向下悬吊着,呈现出种种奇形异状,“双龙”的名称由此而来。洞中有两块碑,最为古老,一块竖立着,刻有“双龙洞”三字,一块倒卧着,刻有“冰壶洞”三字,全都是用燥笔写成的飞白大字,但没有落姓名,必定不是近代的遗物。流水从洞后穿过内门向西流出,经过外洞流出去。俯视水流出去的地方,岩石低低地覆盖在上面,仅余下一尺五左右的孔隙,正如洞庭东山的孔穴,必须身体贴着地下才能进去,不同的只是那里下面是土而这里下面是水。瑞峰替我们到姓潘的老妇人家

借来了浴盆,〔潘老妇人居住在洞口外。〕她还送了些茶果给我们。于是我脱了衣服放在盆中,赤身凫水推着盆进入隘口。隘口长五六丈,后面则高穹广阔,一块石板平架在空中,离地数尺,大有几十丈,薄得仅有几寸。它的左面有石钟乳向下垂吊着,色泽光润形态多变,如若玉柱和作为仪仗用的华贵旗帜,纵横排列在洞中。它的下面分出小门裂开缝隙,小门内缝隙曲折,石头玲珑。溯水再进去,过水的小洞更加低伏,无法容身体通过。小洞侧面石头旁边的一个小孔中有水流涌出来,孔大仅能容指,水从其中流出来,我用口接了些尝,觉得异常甘甜清凉,这大概因为内洞比外洞更加深广。扼要地说,朝真洞以一个孔隙漏下天光为奇,冰壶洞以瀑布溅起无数珠玉为异,而双龙洞则外面有两个门,中间悬着重重石帐幕,水中陆上都奇异,暗处明处都不同寻常。

出双龙洞来,太阳已到中天,潘老妇人做好了黄小米饭等着我们。我们感谢她的好意,吃了饭,送一把杭州伞酬谢了她。这才告别两位僧人,向西翻越一座山岭。岭西面又形成一个山坞,从山坞北面进去,仍折往东走,这时离开双龙洞约有五里远了。又上山半里见到讲堂洞。此洞也有两个门,一个朝向西北面,一个朝向西南面,高畅宽阔而洁净,位置高出双龙洞,但没有双龙洞那么黑暗幽深,真是可以居住又可以休息的地方。这里以前曾是刘孝标闲居清谈的处所,如今塑了白衣观音像在洞中。洞所在的山岭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一岭,岭的南面盘绕着三洞,而北面又生成此洞。岭下山坞中的居民以烧制石灰为业,山坞中的山涧干涸而没有水流,居民都登山到讲堂洞的上面取水。过了山涧,又向西翻越第二座山岭,它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二层。下了岭,岭下的山坞很狭窄,然而山沟中有水从北面淙淙流来。又渡过沟水往西,再顺着山岭往北朝上爬,石磴一级级向上铺筑,流水从两旁涌出,这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三层。山岭外面狭窄而里面曲折旋绕的地方,叫玲珑岩,它距离讲堂洞又约有六里。岩下山坞中房

舍密集，自成一块天地，晋人桃花源的幽静奇美也不过如此。转向西，翻过这道山岭，就是兰溪县界。下了岭是钮坑，也有几十家居民住着。又翻越一座山岭，叫思山祠岭，它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四层，距离玲珑岩西面又约有六里了。当时日已将落，询问去洞源寺的里程，有人说十里，有人说五里。赶紧下岭，顺山涧往南急速走五里，天黑时到达白坑。此村居民很多，也都是以烧制石灰为业。又向西翻越石塔岭，它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五层。洞源寺就在岭后边高峰的北面，顺山岭穿越小路上去仅有一里左右，正路在山前下洞旁边。此地也有三个洞，下边的为水源洞，〔又叫涌雪洞。〕上边的为上洞，〔又称白云洞。〕中间的为紫云洞，而这地方总的又以"水源"为名，所以同一个寺或称水源寺，或叫上洞寺。寺与水源洞在不同地方，由岭上的小路去寺路程短，所以前面有人说五里；从水源洞下了岭再上到寺路程远，因而前面有人说有十几里。当时夜色昏黑辨不清山路，又无处询问，竟然顺着大路下了山。随后见一条小路往西面岔下去，我硬要静闻跟我从这条小路走。走了许久而没有寺，只见前面到处是石灰窑，山路杂乱交错。正在徬徨时，望见一灯隐约闪亮，赶忙奔过去，原来是一个水碓房。那主人说："此地就是水源，从这个山坞向北越过洪桥，顺右边山岭上去，约三里就是上洞寺了。"因为深夜中难以行走，本想停下来住在水碓房中。那人说："月色明如白昼，到这里后山路也不再有岔道，不妨继续走。"这时才清楚上洞寺在北山第五层的北面。于是溯溪流向西北到达洪桥，从白坑过来大约四里了。过到桥北面，往岭上登一里多，转向东又走一里多，才找到寺，并强行投宿寺中。在寺中才听到有僧人谈到灵洞，联想到赵相国有"六洞灵山"等刻石，难道就是这里吗？竟然未弄清楚就睡了。

十一日　天大亮时起床，僧人已经外出。我经过前殿，读了黄贞父撰写的碑文，才知道所称的"六洞"，是把金华的"三洞"与此处的"三洞"合起来得六。出殿来，赵相国的祠堂正好在前面，祠堂建

有高大的楼阁，赵相国文集、杂记中所称的灵洞山房就是这里。我早就艳羡它了，如今竟然意外地发现它，青山作合人意果真显灵啊！于是不等吃早餐，便和静闻从寺后踏着石磴往北上去，先去寻觅白云洞。〔此洞在寺北面二里。〕

一里后到达岭头，翻过岭往北走，岭凹忽然盘旋下陷，如同盂、磬。披开丛草走下去，是一个深邃的石洞，它向下坠陷，黑不见底，我心想这就是所说的白云洞，但因为它狭窄而又有些怀疑。忽然，有一个打柴人路过洞顶，仰面向他询问，他说："白云洞还在北边。这是洞窗。"于是又上到上面，继续往北走。两山夹峙之间，又曲折环绕而形成一片洼地，宽广近百丈，深几十丈，呈螺旋状向下陷落，但洼地中竟然无水；倘若灌水到里边，就成为仙游县的鲤湖了。不过即使无水，我所见过的山顶四周环绕而无孔穴泻水的洼地，仅这一处。又向下，从岔路左边向西转往山峡中，白云洞就在那里。洞门向北，门顶部有一块石头横向裂开，形成石桥，架在前方，从洞口仰视，宛然是一座鹊桥横在空中。进了洞，转往左边走，渐往下渐黑暗，有个石门高高隆起，里面好像很深，外面有石屏风遥遥对峙。黑暗中用拐杖探着地走进去几十步，洞更加宽广，只是没有灯火，四顾什么都看不见，这才往回走出来。出到隆起的石门内，原先进去感到很黑暗的景物，由于光线稳定下来，已一一可见。于是又转过石屏风出了洞，翻过岭回到寺中。饭后出了寺，沿着来路往西下山，走二里到了洪桥。没有过桥，又从桥左面住户后走半里上到紫云洞。洞门向西，洞既高广又上下平整。中间有四五根向下垂悬的石柱，分门列户，将洞隔为内外两层。洞内奇石如琼玉翡翠，有的如窗户，有的如帐幔，到处都是，洞中宽敞而又深邃，岩石的外表及色彩都十分美。洞的北角又通向一个幽密的石穴，曲折地进去，因无火把照路而返回。下山跨过洪桥，顺山沟往东走，山上的石头被挖削了一半，凿成危耸的石壁。山下烧石灰窑用的柴纵横堆积着，堵塞了道路，这里便是昨夜来时无处问路的地方。越过石桥，水源洞就

在侧面。洞门向南，正好跨在山涧上。洞口交错杂乱地悬吊着些石头，其中有一根石柱，从下连到上，像是被托举起来的一样；洞口上面缀着众多玲珑小巧的石头，又通着一个小洞，幻化出海市蜃楼般的景象。洞内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就是山涧水流出去的地方，涧中水已经干涸，但出了洞几步，就有水溢到涧中，这大概是因为水流被水碓引出到洞侧面的缘故。上层由洞门口踩着石磴上去，渐往里走渐向下，下去后愈加觉得空阔无边，听到很远处有水声，但因无火把不能穷究。

出洞来坐在洞口那仿佛是被托举起来的石柱内侧，观赏岩石古老奇幻的形态。想两天当中，在金华游览了四个洞，在兰溪又游览了四个洞。以前认为六个洞个个灵异，如今我更认为八个洞尽都奇美，那么怎能不就此评出个优劣呢！双龙洞第一，水源洞第二，讲堂洞第三，紫霞洞第四，朝真洞第五，冰壶洞第六，白云洞第七，洞窗第八，这是就金华府八个洞分的等级。若是新城境内，有个洞山，山上两洞并排，左洞明亮而右洞黑暗，明洞可以观览云霞，暗洞又分水洞陆洞，洞中仙田片片，田埂层叠，波平水静，琼玉般的窗户一重重，隘门分立，孔穴曲折，用它的长处补洞窗的不足，反过来也如此，那么它们应当排在双龙洞和水源洞之间，不是其它洞所能相比的。品评了许久，才与静闻离开洞源而去。经过昨夜来时问路的水碓房，顺西面山岭出了山坞，向西南行十五里，抵达兰溪县的南关。

进到旅店，顾仆还未吃饭，于是急忙吃了饭去找船。当时因为救援的军队要北上，正征借船只等待着，然而军队久不到来。忽然有一只船从北面来，便赶忙去搭乘，这是一只运布的船。船夫本还不想走，但借船的人又来到，这才撑船，行了五里，停泊在横山头。

【原文】

十二日　平明发舟。二十里，溪之南为青草坑。其地属汤溪[①]。时日已中，水涸舟重，咫尺不前。又十五里，至裘家

堰，舟人觅剥舟同泊焉[②]。是夜微雨，东风颇厉。

十三日　天明，云气复开。舟人起布一舱付剥舟，风已转利。二十里至胡镇[③]，又二十里至龙游，日才下午。候换剥舟，遂泊。

十四日　天明，诸附舟者，以舟行迟滞，俱索舟价登陆去，舟轻且宽，虽迟不以为恨也。早雾既收，远山四辟，但风稍转逆，不能驱帆上碛耳。四十五里，安仁[④]。为龙游、西安界[⑤]。又十里，泊于杨村。去衢州尚二十五里。是日共行五十五里，追及先行舟同泊，始知迟者不独此舟也。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

十五日　昧爽[⑥]，连上二滩。援师既撤，货舟涌下，而沙港涩隘，上下捱挤，前苦舟少，兹苦舟多，行路之难如此！十里，过漳树潭，至鸡鸣山。轻帆溯流，十五里至衢州[⑦]，将及午矣。过浮桥，又南三里，遂西入常山溪口[⑧]。风正帆悬，又二里，过花椒山，两岸橘绿枫丹，令人应接不暇。又十里，转而北行。又五里，为黄埠街[⑨]。橘奴千树[⑩]，筐篚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余甫登买橘，舟贪风利，复挂帆而西。五里，日没。乘月十里，泊于沟溪滩之上[⑪]。其西即为常山界。

十六日　旭日鲜朗，东风愈急。晨起，过焦堰，山回溪转，已在常山境上。盖西安多橘，常山多山；西安草木明艳，常山则山树黯然矣。溯流四十五里，过午抵常山[⑫]，风

帆之力也。登岸觅夫于东门。径城里许，出西门。十里，辛家铺，山径萧条，无一民舍。又五里，得荒舍数家，日已西沉，恐前无宿处，遂止其间。地名十五里⑬。

【注释】

①汤溪：明为县，隶金华府，治今金华县西境的汤溪镇。

②剥舟：卸货的船。

③胡镇：明代又称胡头镇，设巡检司，隶龙游县。今仍名湖镇，在龙游县东隅，衢江南岸。

④安仁：今名同，在衢县东境，衢江南岸。

⑤西安：为衢州府附郭县，治今衢县。

⑥昧(mèi)：昏暗。爽(shǔang)：明朗。昧爽，明暗相杂，天将亮未亮的时候，即黎明。

⑦衢州：明置衢州府，治西安，即今衢县。

⑧常山溪：明代又称西溪，今称常山港。 港：与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

⑨黄埠街：今作航埠，在衢县西境，常山港南岸。

⑩橘奴：种植用以售卖果实的橘树，别称橘奴。

⑪沟溪滩：今名沟溪，在衢县西隅。

⑫常山：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常山县。

⑬十五里：今名同，在常山县西境，浙江至江西的公路旁。

【译文】

十二日　天大亮时开船，行二十里，溪流的南岸为青草坑。〔这里属汤溪县。〕当时已中午，水流干涸，船只沉重，往前划一尺都困难。又行十五里，到裘家堰，船夫找了艘卸货的船一同停泊下来。这天夜里下着小雨，东风刮得很猛。

十三日　天亮后，云雾又散开。船夫取了一舱布交给卸货的船，这时风向已转得利于航行。行二十里到胡镇，又行二十里到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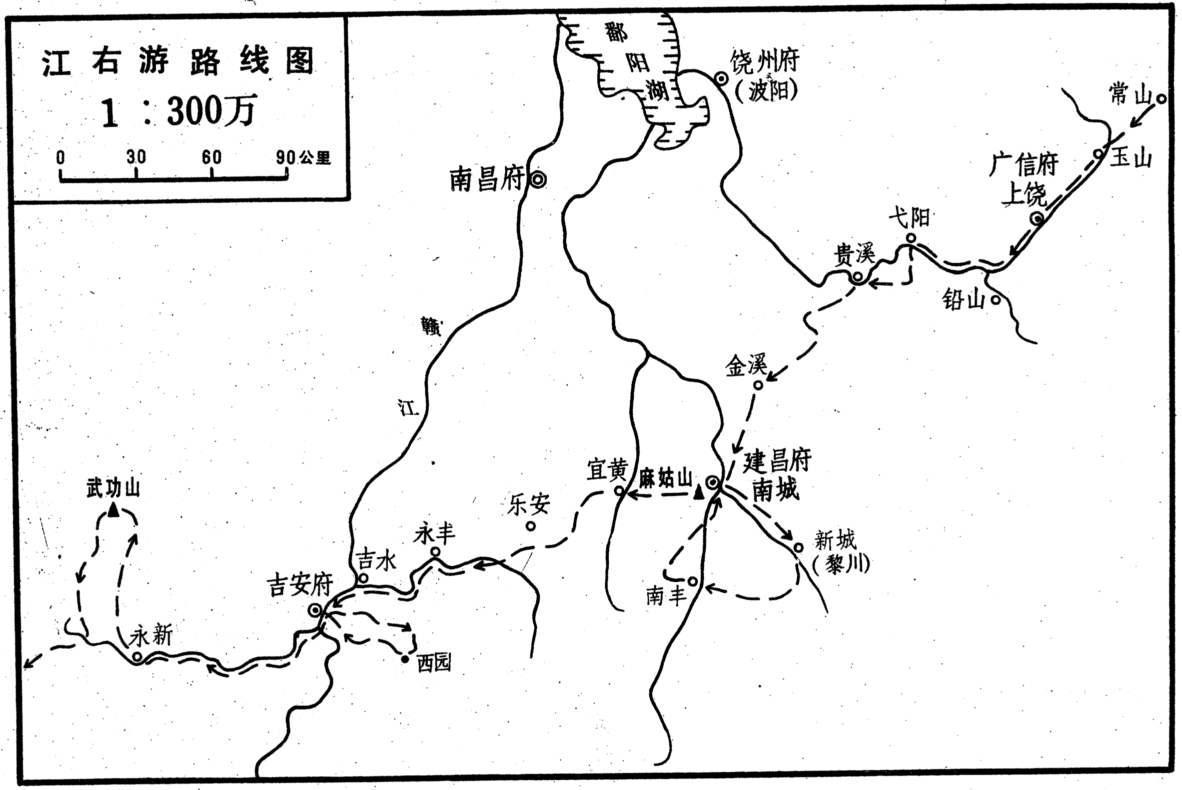
游县，这时才下午。因为等着换卸货的船，便停泊下来。

十四日　天亮时，其他乘船的旅客因为船航行迟缓，都纷纷索要回船钱登陆而去，船负荷减轻而且宽敞了，所以虽然迟缓但不感觉遗憾。晨雾已经散尽，四周山峦远离，只是风稍微变得逆向，遇到浅水的沙石处船不能驶过去。行四十五里，到安仁。〔为龙游、西安两县交界地。〕又行十里，停泊在杨村。〔距离衢州还有二十五里。〕这天共行五十五里，追上了先出发的船一同停泊，这才知道迟缓的不只是此船。江水清澈，月儿皎洁，水天一片空阔，觉得此时所有的忧虑、杂念都不再存在，全身心与周围的村庄、树木、人物一起熔合了，完全成了一块水晶，直感到肌肤中无空隙，不留有一点渣滓，眼前的景物都有灵性一般地飞跃。

十五日　黎明时接连上了两个沙滩。救援的军队撤走后，货船蜂拥而下，但沙港滞涩狭窄，以至上下挤靠，先前苦于船少，此时却苦于船多，行路竟是如此艰难啊！行十里，过了漳树潭，到鸡鸣山。轻便的船溯流而行，十五里后到衢州府，这时已将近中午了。船航过浮桥，又向南三里，便折向西进入常山溪口。风向很正，船帆高悬，又行两里，经过花椒山，两岸橘树青绿，枫叶彤红，令人应接不暇。又航十里，转向北行。又过五里，为黄埠街。那地方有千万棵橘树，家家的箩筐都装满橘子，来购买橘子的船像鱼鳞一样排满河中。我刚登岸买橘，船夫贪图风顺，又挂帆向西航行。行五里，太阳落下山去。乘着月色又行十里，停泊在沟溪滩的上边。〔停泊处的西面就是常山县界。〕

十六日　旭日鲜艳明亮，东风刮得更急。早晨起来，船航过焦堰，山峦回环，溪流曲绕，已在常山县境航行。大体说来，西安县多橘，常山县多山；西安县草木明秀艳丽，常山县则山石树木黯然失色。溯流航行四十五里，过了中午就抵达常山县城，这是因为船帆得风力的推助。我登上岸在城东门雇了担夫。穿过城中一里左右，出了西门。走十里，到辛家铺，山路萧条，没有一所民居。又走五里，

见到几家荒凉的房舍，太阳已西沉，恐怕往前走没有住宿处，便停在这里。〔地名叫十五里。〕


江右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鄱阳湖
饶州府
（波阳）
常山
玉山
广信府
上饶
弋阳
贵溪
铅山
南昌府
赣江
金溪
建昌府
南城
宜黄
麻姑山
乐安
新城
（黎川）
南丰
永丰
吉水
吉安府
西园
武功山
永新

徐霞客游记全译

江右游日记[1]

【题解】

《江右游日记》是徐霞客旅游江西省的游记。

崇祯九年(1636)十月十七日,徐霞客进入江西玉山县。往西经广信府(今上饶市)及铅山、弋阳、贵溪、金溪等县,到建昌府(今南城县)后,在新城(今黎川县)、南丰县境转了一圈。又从建昌府出发,往西经宜黄、乐安、永丰、吉水等县到吉安府,再西经永新县,于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十日进入湖南。

当年徐霞客所经的多数府县都通舟楫,为了寻胜探幽,他却往往弃舟步行。途中曾"骤发脓疮,行动俱妨",有时又足痛。在赣江上,遇棍徒洗劫舟船,险些把他的行李抢走。但江西人热情好客,每见霞客徘徊路口,即主动招待歇宿,建昌的夏调御,在吉安为官的徐复生,都给了他热情帮助。

徐霞客沿途游览了叫岩、龟峰、龙虎山、上清街、麻姑山、仙岩、石蛩、青原寺、梅田洞等风景名胜,又勇攀会仙峰、军峰山、武功山绝顶,遍游武功山一带的香炉峰、石城洞、石门寺诸名胜。《江右游

日记》把他对江西省名山胜景的热爱带给了读者，令人神往。徐霞客慕江西省人物之盛，沿途访名人旧居及遗踪，“凭吊久之”，专程访张宗琏后裔，觅寓并赞赏著名的白鹭书院。

【原文】

丙子十月十七日[2]　鸡鸣起饭，再鸣而行。五里，蒋莲铺，月色皎甚。转而南行，山势复簇，始有村居。又五里，白石湾，晓日甫升。又五里，白石铺[3]。仍转西行，又七里，草萍公馆[4]，为常山、玉山两县界，昔有驿，今已革矣。又西三里，即南龙北度之脊也。其脉南自江山县二十七都之小竿岭，西转江西永丰东界[5]，迤逦至此。南北俱圆峙一峰，而度处伏而不高，亦束而不阔。脊西即有一涧南流，下流已入鄱阳矣。涧西累石为门，南北俱属于山[6]，是为东西分界。又十里为古城铺[7]，转而南行，渐出山矣。又五里，为金鸡洞岭。仍转而西，又五里，山塘铺，山遂大豁。又十里，东津桥，石梁高跨溪上。其水自北南流，其山高耸若负扆，然在玉山县北三十里外[8]。盖自草萍北度，即西峙此山，一名大岭，一名三清山。山之阴即为饶之德兴[9]，东北即为徽之婺源[10]，东即为衢之开化[11]、常山，盖浙、直[12]、豫章三面之水[13]，俱于此分焉。余昔从竭埠出裘里，乃取道其东南谷中者也。渡桥西五里，由玉山东门入[14]，里许，出西门。城中荒落殊甚，而西城外市肆聚焉，以下水之埠在也[15]。东津桥之水，绕城南而西，至此胜舟。时已下午，水涸无长舟可附，得小舟至府，遂倩之行。二十里而暮，舟人乘月鼓棹夜行。

三十里，过沙溪[16]。又五十里，泊于广信之南门[17]，甫三鼓也。沙溪市肆甚盛，小舟次河下者百余艇[18]，夹岸水舂之声不绝，然闻其地多盗，月中见有揭而涉溪者，不能无戒心。广信西二十里有石桥濑溪，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参霄竞秀，俱不及登。

十八日　早起，仍觅其舟至铅山之河口。余初拟由广信北游灵山，且闻其地北山寺丛林甚盛，欲往一观。因骤发脓疮，行动俱妨，以其为河口舟，遂倩之行，两过广信俱不及停也。郡城横带溪北，雉堞不甚雄峻，而城外居市遥控，亦山城之大聚落也。城东有灵溪[19]，则灵山之水所泄；城西有永丰溪，则永丰之流所注。西南下三十里，有峰圆亘，色赭崖盘，名曰仙来山。初过其下，犹卧未起，及过二十里潭，至马鞍山之下，回望见之，已不及登矣。自仙来至雷打石，二十里之内，石山界溪左右，俱如覆釜伏牛，或断或续，不特形绝崆峒，并无波皱文，至纤土寸茎，亦不能受。至山断沙回处，霜痕枫色，映村庐而出，石隙若经一番点缀者。又二十里，过旁罗，南望鹅峰，峭削天际，此昔余假道分水关而趋幔亭之处[20]，转盼已二十年矣[21]。人寿几何，江山如昨，能不令人有秉烛之思耶！又二十里抵铅山河口[22]，日已下舂，因流平风逆也。河口有水自东南分水关发源，经铅山县[23]，至此入大溪，市肆甚众，在大溪之左，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

十九日　晨餐后，觅贵溪舡。甚隘，待附舟者，久而后

三十里，过沙溪[16]。又五十里，泊于广信之南门[17]，甫三鼓也。沙溪市肆甚盛，小舟次河下者百余艇[18]，夹岸水舂之声不绝，然闻其地多盗，月中见有揭而涉溪者，不能无戒心。广信西二十里有石桥濒溪，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参霄竞秀，俱不及登。

十八日　早起，仍觅其舟至铅山之河口。余初拟由广信北游灵山，且闻其地北山寺丛林甚盛，欲往一观。因骤发脓疮，行动俱妨，以其为河口舟，遂倩之行，两过广信俱不及停也。郡城横带溪北，雉堞不甚雄峻，而城外居市遥控，亦山城之大聚落也。城东有灵溪[19]，则灵山之水所泄；城西有永丰溪，则永丰之流所注。西南下三十里，有峰圆亘，色赭崖盘，名曰仙来山。初过其下，犹卧未起，及过二十里潭，至马鞍山之下，回望见之，已不及登矣。自仙来至雷打石，二十里之内，石山界溪左右，俱如覆釜伏牛，或断或续，不特形绝崆峒，并无波皱文，至纤土寸茎，亦不能受。至山断沙回处，霜痕枫色，映村庐而出，石隙若经一番点缀者。又二十里，过旁罗，南望鹅峰，峭削天际，此昔余假道分水关而趋幔亭之处[20]，转盼已二十年矣[21]。人寿几何，江山如昨，能不令人有秉烛之思耶！又二十里抵铅山河口[22]，日已下舂，因流平风逆也。河口有水自东南分水关发源，经铅山县[23]，至此入大溪，市肆甚众，在大溪之左，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

十九日　晨餐后，觅贵溪舡。甚隘，待附舟者，久而后

行。是早密云四布，时有零雨。三十里[24]，西至叫岩。濒溪石崖盘突，下插深潭，澄碧如靛，上开横窦，回亘峰腰，穿穴内彻，如行廊阁道，窗棂户牖都辨。崖上悬书“渔翁隐次”四大字，崖右即有石磴吸波。急呼舟子停舟而上。列石纵横，穿一隙而绕其后，见一径成蹊，遂溯源入壑。其后众峰环亘，积翠交加，心知已误，更欲穷源。壑转峰回，居人多截坞为池种鱼。绕麓一山家，庐云巢翠，恍有幽趣。亟投而问之，则其地已属兴安[25]。其前对之山圆亘而起者，曰团鸡石岭，是为铅山之西界。团鸡之西即叫岩寺也。叫岩前临大溪，渔隐崖突于左，又一崖对突于右。右崖之前，一圆峰兀立溪中，正如扬子之金、焦[26]，浔阳之小孤[27]，而此更圆整，所称印山也。寺后岩石中虚，两旁回突，庋以一轩，即为叫岩。岩为寺蔽，景之佳旷，在渔隐不在此也[28]。叫岩西十里为弋阳界，又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整，上有梵宇，不知其名，以棹急不及登，盖亦奇境也。又三十里，日已下舂，西南渐霁，遥望一峰孤插天际，询之知为龟岩，在弋阳南十五里。余心艳之，而舟已觅贵溪者，不能中止。又十里至弋阳东关[29]，遂以行李托静闻随舟去，余与顾仆留东关外逆旅，为明日龟岩之行。夜半风吼雨作。

二十日　早起，雨不止。平明持盖行[30]，入弋阳东门。其城南临溪上，溪至此稍逊而南，濒城乃复浚支流为濠，下流复与溪合。雨中过县前，又西至西南门，遇一龟岩人舒姓者欲归，遂随之出城。过壕梁[31]，三里，渡大溪。溪南有

塔，乃弋阳之水口也。自是俱从山冈行，陀石高下，俱成块而无纹，纤土不受也。时雨愈甚，淋漓雨中，望龟峰杳不可睹。忽睹路口一峰，具体而小，疑即夜来插天诱余者，询之知为羊角峤，其去龟峰尚五里也。比至，遥望一峰中剖如门。已而，门之南忽岐出片石如圭，即天柱峰也。及抵其处，路忽南去。转而东入，先过一堰，堰南汇水一池，即放生池也。池水浸两崖足[32]。循崖左凿石成栈，即展旗峰也。上危壁而下澄潭，潭尽，竹树扶疏，掩映一壑，两崖飞瀑交注，如玉龙乱舞，皆雨师山灵合而竞幻者也。既入，忽见南崖最高处，一窍通明，若耳之附颅，疑为白云所凝，最近而知其为石隙。及抵方丈，则庭中人立而起者不一，为云气氤氲，隐现不定。时雨势弥甚，衣履沾透，贯心上人急解衣代更，爇火就炙，心知众峰之奇，不能拨云驱雾矣。是日竟日夜雨，为作《五缘诗》。晚卧于振衣台下之静室中。

【注释】

①江右：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故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称江东。我国古代习惯从北往南看，则东在左，西在右，故江东又称江左。江西省在江之右，故称江右。明代江西布政司治所在南昌府，即今南昌市。

②丙子：崇祯九年，1636 年十月十七日；原仅“十七日”三字，为统一体例，便于阅读，年月系整理者所加。

③白石铺：今仍称白石，在浙江常山县西南隅。

④草萍：乾隆本作“草坪”。

⑤永丰：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广丰县。广丰县治今仍称永丰。

⑥南北俱属于山：沪本疑“山”字上夺“玉”字。

⑦古城铺：今仍称古城，在玉山县东北隅。

㉛壕(háo 豪):护城河。壕梁:护城河上的桥。

㉜池水浸两崖足:原作"池水两浸崖足",据后文改。

【译文】

丙子年十月十七日　鸡叫头遍时起床吃饭,叫第二遍时出发。走五里,到蒋莲铺,月色特别皎洁。折向南行,山峦又簇拥在周围,并开始有村庄。又走五里,到白石湾,太阳才升起。又走五里,到白石铺。仍转向西行,又走了七里,到草萍公馆,这里是常山、玉山两县交界处,以前设有驿站,如今已经撤销。又往西三里,就是南面的主山脉往北越的山脊。这条山脉从南边江山县二十七都的小篁岭,转往西到江西永丰县东界,再曲折绵延到此处。山脊的南北部都耸立着一座圆形的山峰,但山脊低伏而不高,并且也狭窄而不宽阔。山脊西面就有一条山沟水向南流,下游一直流入鄱阳湖。山沟西面用石头累砌成门,门的南北两边都连着山,是东西的分界线。又走十里为古城铺,然后折往南,逐渐出了山。又走五里,为金鸡洞岭。仍旧转向西,又走五里,到山塘铺,山势便大为开阔。又走十里,到东津桥,一座石桥高高横架在溪流上。桥下的水自北流往南,桥后的山高高耸立,像是在后面立起一道倚天屏障,然而那山远在玉山县北面三十里外。大约山脉从草萍往北越过后,便在西面耸起为此山,〔它一名大岭,又叫三清山。〕山的北面就是饶州府的德兴县,东北面就是徽州府的婺源县,东面就是衢州府的开化县和常山县,浙江、南直隶、江西三面的水,都是从此山分流的。我从前从埸埠到裘里,就是取道它的东南山谷中。越过桥向西走五里,由东门进入玉山县城,一里左右,出了西门。城中荒凉衰败得很,而西城外的市集店铺聚集,因为船舶的下水码头在那里。东津桥来的水,绕过城南往西流,到此处便能够行船。当时已下午,河水干枯没有大船可搭乘,找到一只到府城去的小船,便请求船夫开船。行二十里天黑下来,船夫乘月荡浆夜航。行三十里,经过沙溪。又行五十里,停泊在

广信县城南门外，这时才三更。沙溪的集市店铺很繁盛，停泊在河中的小船有一百多艘，河两岸水碓的声响此伏彼起，然而听说这地方盗贼多，月色中见有人挽起衣裳渡过溪流，所以不能无防备之心。〔广信县西二十里有座石桥濒临溪流，下游又有一棵九股松，一根树干分出九股枝杈，枝叶耸入云霄，争相竞秀，但都来不及登临了。〕

十八日　早晨起来，仍然找到昨天乘的那只船坐到铅山县的河口。我原打算从广信向北游览灵山，并且听说灵山北山寺庙宇兴盛，想前往一观。因骤然生脓疮，一切行动都受妨碍，而这船是到河口去的，于是请求船夫开船，这样就两次经过广信都没能停留。广信府城呈带状横向坐落在溪流北岸，城墙上排列如齿的矮墙不很雄峻，城外的房舍集市与它遥相控扼，也是山城中的一个大村落。城东有条灵溪，是灵山的水泄流的河道；城西有条永丰溪，永丰县的水流注其中。往西南下航三十里，有座山峰呈圆状横亘，颜色赤褐，崖壁盘曲，名叫仙来山。起初船经过山下时，我仍躺着没有起来，等过了二十里潭，到马鞍山下，回头望见，已经来不及去攀登了。从仙来山到雷打石，二十里内，石山分立在溪流左右两岸，一座座都像翻盖着的锅，卧伏的牛，或断开或相连，不仅形态独特空灵，并且表面平滑无褶皱，以至丝毫泥土和极短小的树草茎杆都没有。到了石山断开有泥沙的地方，霜的痕印和枫叶的颜色掩映村舍，呈现在眼前，石头的缝隙间像是经过了一番点缀。又行二十里，经过旁罗，向南眺望鹅峰，尖峭陡直地耸立在天际，这里就是以前我经过分水关前往幔亭的出发地，转眼已经二十年了。岁月流逝，江山依旧，怎能不令人产生秉烛思旧的念头呢！又行二十里，到达铅山县河口，太阳已经下山，因为水流平缓风又逆向所以才这样慢。河口有条水从东南的分水关发源，流经铅山县城，到此处汇入大溪。县城里买卖店铺很多，排列在大溪的左岸，这是因为两溪汇合在此可以航行载重量大的船只的缘故。

十九日　早餐后，找到去贵溪县的船，船舱很窄。因等候其他乘客，许久后才出发。这天早上天空布满云彩，不时飘落零星小雨。行三十里，往西到达叫岩。濒临溪流的石崖盘曲突兀，下插深潭，潭水清澈碧绿如靛，崖间有横向的孔穴，曲折横贯在山峰半腰，孔穴穿透岩石通到里面，如同走廊阁道，门窗都依稀可辨。崖上写着“渔翁隐次”四个大字，崖的右侧就有石磴映照出溪中流波。我急忙叫船夫停下船来，攀援而上。石头纵横排列，穿过一条石缝绕到后面，看到一条山路，于是沿山路往上进入深谷中。深谷后面众多山峰连绵环绕，树草丛密交错，我心里知道已经走错了路，却更加想探寻到山路尽头。沟壑曲折山峰盘绕，许多居民切断山坞砌起池塘养鱼。坐落在山脚的一户山村人家，房屋在山间云霞和树木翠色中，隐约间显出幽趣。赶忙过去打探，则那里已属于兴安县。房屋前面对着的呈圆形横亘而耸起的山，叫团鸡石岭，它是铅山县的西界。团鸡石岭的西面就是叫岩寺。叫岩前面濒临大溪，渔隐崖高耸在左边，又有一座山崖与它对着，高耸在右边。右边山崖的前面，有一座圆形山峰直立在溪中，正如扬子江中的金山、焦山和浔阳江中的小孤山，但此峰更为浑圆齐整，它就是所称的印山。叫岩寺后面的岩石中间是空的，两旁回环突兀，岩间架着一轩，这就是叫岩。叫岩被叫岩寺掩蔽着，美好空阔的景致在渔隐崖而不在这里。叫岩往西十里为弋阳县界，那里又有座方形的山屹立在溪流右岸，如同列置着一道齐整的屏风，山上有佛宇，但不知名称，因为船急于向前航行来不及攀登，大概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又行三十里，太阳已落山，西南方云雾逐渐散尽，远远望去，一座孤峰高插天际，询问后知道是龟岩，它在弋阳县南边十五里。我心中艳羡龟岩，但已找了到贵溪县去的船，不能中途停止。又行十里到弋阳县东关，于是把行李交托给静闻随船先去，我和顾仆停留在东关外旅店中，为的是明日到龟岩去游览。半夜时狂风怒吼，下起了雨。

二十日　早晨起来，雨下个不停。天大亮时打着雨伞出了旅

店，进入弋阳县城东门内。县城南临溪流，溪流到这里稍微折向南，于是濒临城墙又开挖了一条支流作为城濠，它的下游又与溪流汇合。雨中经过县衙前，又往西到西南门，遇到一个姓舒的龟岩人打算回家，便跟随他出了城。越过护城河上的桥，走三里，渡过大溪。溪南岸有座塔，这里是弋阳县的水口。从这里起都是在山冈间走，石头高高低低，都是整块整块的，没有花纹，没有丝毫的泥土。这时雨下得更大，从淋漓的雨幕中眺望龟峰，杳不可见。忽然看见路口有座山峰，形状如同龟峰，只是小一些，我怀疑它就是昨晚所见的那高插在天际诱我心动的山峰，询问后知道它是羊角峤，离龟峰还有五里远。等到了山峰前，远远望去，一座山峰中间破裂开，如一道门。随后见石门的南面忽然岔出一片石块，如同圭玉，那里就是天柱峰。等到了那片石块处，路忽然折向南去。我转往东进去，先经过一座拦水坝，坝南面汇积了一池水，它就是放生池。池水浸没了两边的崖脚。沿着山崖的左边，有一条凿开石壁筑成的栈道，这里就是展旗峰。上面是高耸的崖壁，下面是清澈的水潭，潭的尽头，竹子树木枝叶茂盛，疏密有致，掩映满整个山谷，山谷两边崖壁上飞瀑交注，如同玉龙乱舞，这些都是雨师山灵一起显示的奇幻景象。进入山谷，忽然看见南边山崖的最高处，有个通着光亮的孔穴，就像耳朵依附在头颅上，我先疑心它是凝滞的一片白云，走到最近处才知道是一条石缝。等抵达寺中方丈，见庭院中有人站立，有人起身，因为云气氤氲，人影忽隐忽现。这时雨势更大，我的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贯心上人急忙脱下他的衣服给我换上，烧着火让我们烘烤。我深知这里众峰很奇异，然而不能拨开云朵驱散雾气看个究竟啊！这一天雨从早到晚一直下着，为此我作了一首《五缘诗》。晚上睡在振衣台下的静室中。

【原文】

二十一日　早起，寒甚，雨气渐收，众峰俱出，惟寺东

南绝顶尚有云气。与贯心晨餐毕，即出方丈中庭[1]，指点诸胜。盖正南而独高者为寨顶，顶又有石如鹦嘴，又名鹦嘴峰，今又名为老人峰。上特出一圆顶，从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为“老人”者以此。上振衣台平视，则其峰渐分为二；由双剑下窥，则顶若一叶缀起。其北下之脊，一起而为罗汉，再起而为鹦哥，三起而为净瓶，为北下最高脊，四起而为观音，亦峭。此为中支，北与展旗为对者也，楠木殿因之。从南顶而西，最峭削者为龟峰、双剑峰[2]。龟峰三石攒起，兀立峰头，与双剑并列，而高顶有叠石，如龟三叠，为一山之主名。峰下裂隙分南北者为一线天，东西者为摩尼洞，其后即为四声谷。从其侧一呼，则声传宛转凡四，盖以峰东水帘谷石崖回环其上故也。峰东最高者即寨顶，西之最近者为含龟峰，其下即寨顶、含龟分脊处，而龟峰、双剑峭插于上，为含龟所掩，故其隙或显或合；合则并成一障，时亦陡露空明，昨遂疑为白云耳。双剑亦与龟峰并立，龟峰三剖其下而上合，双剑两岐其顶而本连。其南有大书“壁立万仞”者，指寨顶而言也。款已剥落，云是朱晦庵。此二峰为西南过脊之中，东北与香盒峰为对者也，而旧寺之向因之。从西而北，联屏障于左者，一为含龟峰，其下即为振衣台，平石中悬屏下，乃道登摩尼、一线天者也。二为明星峰，北接双鳌，南联含龟，在正西峰为最高。其上有窍若星。三为双鳌峰，峰北下插澄潭，即入谷所经放生池南崖也。此三峰环峙于谷西，而寨顶之脉西北尽

于此。从南顶而东，最回环者为城垛峰、围屏峰，此为东南层绕之后，西北与双鳌峰为对者也。从东而北，列嶙峋于右者，覆者为斩顶峰，尖者为象牙峰，踞者为狮子峰。此联翩于谷东，而寨顶之脉，东北转于此，又从北而骈立为案焉。平而突者为香盒峰也。幻而起者灵芝峰也，即方丈静室所向。斜而张者展旗峰也，东昂西下，南北壁立，南插澄潭，即入谷之凿栈于下者。此三峰排拱于谷北，而寨顶之脉西南尽于此[③]。此俱谷之内者也。

若谷之外，展旗之北为天柱峰，即昨遥望开岐如圭者，旁又为狗儿峰[④]。狮子之南为卓笔峰。围屏峰之南，深壑中有棋盘石。寨顶之南又有朝帽峰。峰独高，孤立寨顶后，余从弋阳东舟中遥见者即此，近为诸峰所掩。又寨顶、朝帽间，则为接引峰。寨顶之西有画笔峰，盖寨顶北下者，既为罗汉诸峰，其南回西绕，列成屏嶂，反出龟峰之后者，此是也。岩上有泉，是名水帘洞。此俱谷之外者也。

其谷四面峰攒，独成洞窟。惟西向一峡，两崖壁立，水从中出，路亦从之。其南从龟峰之下，西从狮子峰之侧[⑤]，北从香盒、天柱之间，皆逾峰跻隙而后得度，真霄壤间一灵胜矣。其中观音峰一枝，自寨顶北坠，分为二谷：西则方丈静室所托，最后为振衣台、摩尼洞之路；东则榛莽深翳。

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围屏峰、城垛峰之下，仰视"饿虎赶羊"诸石，何酷肖也。使芟夷深莽，叠级置梯，必有灵关再辟，奥胜莫殚者[⑥]。惜石乱棘深，无能再入。出，循狮子

峰之北，逾岭南转，所谓轿顶、象牙诸峰，从其外西向视之，又俱夹叠而起。中悬一峰，恍若卓笔，有咄咄书空之状[7]，名之曰卓笔峰，不虚也，不经此不见也。峰之下俱石冈高亘。其东又有石峰一枝，自寨顶环而北，西与轿顶、象牙诸峰，又环成一谷。余从石冈直南披其底，复以石乱棘深而出。因西逾象牙、狮子之间，其脊敧削，几无容足，回瞰内谷，真别有天地矣。此东外谷之第一层也。

复循外岭东行，南转二里，直披寨顶之后，是为棋盘石。一大石穹立谷中，上平如砥，镌其四旁，可踞可憩。想其地昔有考槃，今成关莽，未必神仙之遗也。其西南为朝帽峰，西北为寨顶，盖即围屏峰之后也。其外峰一枝，自朝帽峰下复环而北，又成一谷，但其山俱参差环立，不复如内二枝俱石骨削成者矣。此东外谷之第二层也。

寨顶、朝帽之间，峰脊度处，一石南向而立，高数十丈，孤悬峰头，俨若翁仲[8]，或称为接引峰，或称为石人峰。从棋盘石望之不觉神飞，疑从此可跻绝顶，遂披棘直穷岭下，则悬崖削石，无可攀跻也。仍从旧路至狮峰，过香盒峰，登灵芝峰，望天柱、狗儿二峰，直立北谷中。盖展旗与其北一峰又环成一谷，此北外谷也。

既而从展旗之西南，直东上其巅。东南眺朝帽峰之东，又分立一石，亦如接引，而接引则隐不可见；南眺叠龟、双剑，俱若一壁回环，无复寸隙也。下峰，从夹栈西出，循潭外南行[9]，出双鳌、明星、含龟之后，东视三峰，其背俱

垂土可上。舍而更南，东入即水帘之径，逾叠龟、双剑，即下振衣谷中之道也。更舍而南，见有道东上，知为寨顶无疑矣。贾勇而登，二里，西视叠龟、双剑已在足下，始知已出水帘上。下视谷中，三面回环如玦，惟北面正对龟峰、双剑，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见所从。此南外谷之第一层也。

循崖端再上，已而舍左从右，则见东南冈上，乱石涌起，有若双芝骈立，盘大茎小，下复并蒂，中有穿孔，其上飞舞成形，应接不暇。又上一里，既登一顶，复舍右从左，穿石隙而上，转而东南行，其顶更穹然也。其北复另起一顶，两顶夹而成峡，东南始于过脊，西北溢于水帘，山遂剖为两界，而过脊之度其东南者，一石如梁，横两顶之间，梁尽而轰崖削起，决无登理。踞脊上回瞰南谷，崩隤直下，不见其底，但见东西对崖，悬岚倒翠，不知从何而入。此南外谷之第二层也。

久之，觅路欲返，忽见峡北之顶，有石如凿级自峡中直上者，因详视峡南石上，亦复有级如之，始知其路不从脊而从峡也。盖其寨为昔人盘踞之处，故梯险凿空，今路为草没，而石迹未泐。遂循级北下峡中，复自峡攀级北上，一里，复东登再高处，极其东南，则恍与接引比肩，朝帽觌面矣。惟朝帽东离立之石，自隐不见，而朝帽则四面孤悬，必无可登。而接引之界于其中者，已立悬脊之上，两旁俱轰石错块，不特下不能上，即上亦不能下。其北下之谷即

棋盘，其南下之谷即朝帽南来之脉所环而成者，亦不知其从何而入。此南外谷之第三层也。

独西无外谷。乃绝顶之北，东分为围屏、城垛，西分为鹦口；然其异，下仰则穹然见奇，上瞰反窅绝难尽也。时日色已暮，从绝顶四里下山。东向入至双剑、叠龟之下，见有路可入水帘洞，第昏黑莫辨，亟逾岭入方丈焉。

二十二日　晨起，为贯心书《五缘诗》及《龟峰》五言二首、《赠别》七言一首。晨餐后，复逾振衣台，上至叠龟峰之下，再穿一线而东，复北过四声谷。盖四声谷之壁，有一隙东南向，内皆大石叠架，若累级悬梯，便成楼阁，可通西北。而出其西北为摩尼洞，正下临方丈，平挹观音、净瓶、狮子诸峰。遂下岭，西南循外谷入水帘洞。其处三面环崖，回亘自天，而北与龟、剑二峰为对，泉从崖东飘坠，飞珠卷雪，为此中绝胜。盖龟峰峦嶂之奇，雁宕所无，但詘水观耳。此谷独飞珠卷雪，在深谷尤异。但其洞虽与泉对，而洼伏崖末为恨。顾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标举也。时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霁色忽开，日采丽崖光水，徘徊不能去。久之，再饭于寺，别贯心行。

仍从崖栈西出，十里，排前。五里，过状元桥北之分路亭，其南路乃由桥而至黄源窑者，从其西行十五里至留口[10]，暮涉其溪。溪西即为贵溪界，其溪自黄源来，至此入大溪，而市肆俱在溪西，乃投宿焉。自排前至留口，回望龟峰，只见朝帽峰俨若一羊角插天，此西向之望也，与弋阳

东面之望不殊纤毫，第此处转见一石人亭亭在旁更为异耳。

【注释】

①方丈：《维摩诘经》说，维摩诘的居处，室方一丈，能广容大众。后因称佛教寺院里长老或住持居住的地方为方丈。　中庭：厅堂的正中。

②龟峰：在弋阳县南十余里，有三十二峰，皆如笋笏林立，峭不可攀。中峰有巨石如龟形，故名龟峰。今仍为著名游览胜地。

③而寨顶之脉西南尽于此："西南"，陈本、四库本作"东北"，乾隆本作"西北"，丁本从"东北"。

④狗儿峰：乾隆本、四库本作"犬子峰"。

⑤西从狮子峰之侧："西"，乾隆本、四库本作"东"。

⑥殚(dān 丹)：竭尽。莫殚：不尽。

⑦咄(duō)咄：表示惊诧的叹词，用以形容使人惊讶的事物。

⑧翁仲：传说有阮翁仲身达一丈三尺，异于常人，秦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即称铜像、石像为翁仲。

⑨循潭外南行："潭"，乾隆本、四库本作"放生池"。

⑩留口：今作流口，在弋阳县西隅，信江东南岸。

【译文】

二十一日　早晨起来，天冷得很，雨气渐渐散开，众峰都露了出来，只有寺东南的最高顶还有云气。和贯心吃完早餐，便走出方丈正厅堂，指点各处胜景。正南面高出周围山峰的为寨顶，它顶部又有石头如同鹦鹉嘴，所以又叫鹦嘴峰，如今又称为老人峰。峰顶上特冒出一个圆顶，从下面望上去，像个面朝南面的老和尚，袈裟逼真，取名为"老人"的原因就在于此。上到振衣台平视，那山峰逐渐分成两个；从双剑峰向下窥视，则那圆顶宛若一片叶子连着。寨顶向北延伸下去的山脊，第一个耸起的山峰为罗汉峰，第二个耸

起的山峰为鹦哥峰，第三个耸起的山峰为净瓶峰，它是往北延伸下去的最高山脊，第四个耸起的山峰为观音峰，它也同样峻峭。这是中支，和北面的展旗峰对峙着，楠木殿建造在这山上。从南面的寨顶往西，最峻峭陡直的是龟峰、双剑峰。龟峰上三个紧相聚集的石头高耸起，直立在峰头，它与双剑峰并列着，而高高的峰顶上有重叠的大石头，如三只灵龟重叠，因此龟峰成为整座山的主名。龟峰下石头南北裂开的形成一线天景观，而东西分开的是摩尼洞，洞后就是四声谷。从谷侧呼喊一声，声音就会回响四次，这是因为龟峰东面的水帘谷石崖曲折环绕在它上面的缘故。龟峰东面最高的就是寨顶，西面最近的是含龟峰，含龟峰下面就是寨顶和含龟峰分脊的地方，而龟峰、双剑峰尖峭地插立在上面，因为被含龟峰所掩蔽，所以龟峰下那条石缝看上去或显或合；合在一起就形成一道屏障，有时突然分开露出天空，因而昨天便怀疑是一片白云。双剑峰也和龟峰并立着，龟峰下部有三处破裂开而上部合并在一起，双剑峰顶上分为两支而下面相连。这两峰南面有一处写着“壁立万仞”四个大字，那是指寨顶而言。字迹已经剥落，据说是朱晦庵书写的。这两峰处在寨顶往西南穿越过去的山脊的中部，和东北面的香盒峰对峙着，以前的寺庙一向构筑在此处。由西向北，联成一线而在左边构成一道屏障的，首先是含龟峰，它下面就是振衣台。振衣台是从屏风般的崖壁中部悬空伸出去的平坦的石头，是登摩尼洞、一线天的道路所经处。第二个是明星峰，它北面接着双鳌峰，南面与含龟峰相联，在正西面的山峰中是最高的。峰上有个小孔若像星星。第三个是双鳌峰，峰北面的石崖向下插入清澈的潭水中，它就是昨天进入山谷后所经过的放生池南边的山崖。这三座山峰环绕耸立在四声谷西面，寨顶的山脉往西北延伸到这三座山峰尽头处结束。从南面的寨顶往东，最曲折环绕的是城垛峰、围屏峰，它们就是东南面层层环绕的山峰后面的、与西北面的双鳌峰对峙着的那两座峰。从东向北，排列在右边的嶙峋的山峰，顶上如有顶盖遮蔽的是

轿顶峰，尖耸的是象牙峰，蹲伏的是狮子峰。它们连绵起伏横亘在四声谷的东面，寨顶的山脉东北面由此转向，又在北面并排耸立起些山峰，成为案山。平坦而向上突起的是香盒峰，形态变幻而耸起的是灵芝峰，它就是方丈的静室所对着的山峰。倾斜伸展的是展旗峰，它东边高昂西边低矮，南北两面崖壁直立，南面的崖壁插入清澈的潭水中，这就是我进来时的山谷中那座在下面凿开石头修成栈道的崖壁。这三座山峰排列环绕在四声谷的北面，寨顶的山脉西南面到此结束。这些都是四声谷里面的山峰。

若是四声谷的外面，展旗峰的北面为天柱峰，它就是昨天远远看去岔出圭玉一样的石片的那山峰，它旁边又是狗儿峰。狮子峰的南面为卓笔峰。围屏峰的南面，深谷中有块棋盘石。寨顶的南面又有朝帽峰。此峰高出其它山峰，孤零零耸立在寨顶后面，我在弋阳县东面从船中远远看见的就是此峰，到了近处它被众峰遮掩着。另外，寨顶和朝帽峰之间，则是接引峰。寨顶的西面有座画笔峰，大约寨顶往北延伸下去的山脉，是罗汉峰等山峰，它们折往南绕向西，排列成一道屏障，而绕到龟峰后面耸出的，就是画笔峰。画笔峰岩石上有条泉，称为水帘洞。这些都是四声谷外面的山峰。

这个谷四面山峰丛聚，中间单独形成洞穴。唯独朝着西面有一个山峡，两边崖壁直立，水从中间流出去，路也顺山峡走。从南面的龟峰下边、西面的狮子峰侧面、北面的香盒峰和天柱峰之间，都要翻越山峰攀着石缝才能进出山谷，真是天地间的一处灵奇优美的地方。其中观音峰那一支，从寨顶往北向下延伸，分为两个山谷：西面的就是方丈的静室坐落在其间的那个，最末端是上振衣台、摩尼洞的路；东面被芜杂丛生的草木厚厚地遮蔽着。

我拄着拐杖披开荆棘从东面山谷进去，直抵围屏峰、城垛峰下面，仰视"饿虎赶羊"等众多石头，形象是多么逼真啊！假若铲除掉长得很高的丛草，一级级铺起石磴，搭起梯子，到达上面，一定有如同灵关再现和僻静优美的景致连续不尽的一些地方。可惜石头杂

乱荆棘很深，无法再进去。走出山谷，顺着狮子峰的北面，翻过山岭转往南，向西看去，所说的轿顶、象牙等各山峰又都互相夹峙重叠而耸起。中间倒悬着一座山峰，仿佛一支直立的笔，看上去有咄咄向空中书写的态势，称它叫卓笔峰是不错的，不经过这里就见不到它。卓笔峰下面尽是些石冈高高地横贯着。它的东面又有一座石峰，从寨顶环绕向北，与西面的轿顶、象牙等众山峰又环绕而形成一个山谷。我从石冈间一直向南穿行到石峰的底下，又是因为石头杂乱荆棘很深而退出来。于是向西翻越象牙峰、狮子峰之间的山脊，那山脊倾斜陡直，几乎无法立脚，在山脊上回首俯瞰内谷，真是别有天地。这是东外谷的第一层。

又顺四声谷外面的山岭往东走，折往南行两里，直穿到寨顶的后面，那里是棋盘石。一块大石头高高地拱立在山谷中，上面平滑得如同磨刀石，四周经过凿削，可盘坐可休息。我寻思这里以前曾有人隐居，如今成了与周围隔绝、杂草丛生的地方，未必是什么神仙的遗迹。它的西南边为朝帽峰，西北边为寨顶，它大概就位于围屏峰的后面。它外面有一支山脉，从朝帽峰下面又环绕向北，另外形成一个山谷，只是那座山峰高低起伏，环绕耸立在山谷外，不再像里面的两支山脉都是由裸露的石头、直立的崖壁构成。这是东外谷的第二层。

寨顶峰、朝帽峰之间，峰脊穿越过去的地方，有块石头向南矗立着，高有几十丈，孤零零地悬在峰头上，俨然是一尊石像，它或称为接引峰，或称为石人峰。从棋盘石处眺望那石峰，不觉神思飞扬，我怀疑从棋盘石可以攀登到最高处，便劈开荆棘一直探寻到峰下面，然而面前却是悬崖削石，无可攀登。仍旧从原路回到狮子峰，经过香盒峰，登上灵芝峰，从灵芝峰上望去，天柱、狗儿两座山峰直立在北边的山谷中。大概展旗峰与它北面的一座山峰又环绕形成一个山谷，这是北外谷。

随即，从展旗峰的西南面，直往东登上峰顶。向东南眺望，朝帽

峰的东面，又分立着一块石头，也如同接引峰一样，而接引峰却被遮蔽着看不到；向南眺望，叠龟、双剑两座山峰都像是曲折环绕的一整块大石壁，不再露出一丝缝隙。走下展旗峰，从崖壁间的栈道向西出来，顺着那个水潭外侧向南行，到了双鳌峰、明星峰和含龟峰的后面，向东朝三座山峰上望去，它们的背面都附着有泥土，可以爬上去。我放弃爬山而再往南走，朝东边进去就是到水帘洞的路，翻过叠龟、双剑两座山峰就是下到振衣谷中的路。我又放弃而继续往南走，看见有条路往东面上去，心想必定是到寨顶的路无疑了。我鼓足勇气向上攀登，爬了两里，向西一看，叠龟峰和双剑峰已经在脚下，这才知道已经到了水帘洞山谷上。向下俯视谷中，东、西、南三面呈半环形，如同一块玦玉，只有北面正对着龟峰和双剑峰，谷西面有条山峡通到外面，然而山峰草木掩映中看不见那山峡在哪里。这是南外谷的第一层。

顺着山崖边缘再向上爬，旋即抛开左边从右边攀登，便看见东南面的山冈上，乱石涌起，有两块石头若两棵灵芝并立，顶盘大茎杆小，下面似并蒂，中间有个孔。灵芝石以上，石头形态横飞纵舞，让人看了有应接不暇的感觉。再往上攀一里，登上一顶后，又抛开右边从左边攀爬，穿过石缝上去，折向东南边走，山顶更加穹隆。它的北面又另外耸起一顶，两顶夹峙，形成一个山峡，这山峡从东南面山脊越过去的地方开始，延伸到西北的水帘洞，山被剖成两崖，而越往东南面的山脊上，有块石头如同桥梁，横架在两顶间，石梁延伸到尽头，崩裂的崖壁笔直耸起，决无攀登的可能。坐在山脊上回首俯瞰南边的山谷，一直向下塌落坠陷，见不到底，只看得到东西两边山崖对峙，山崖上雾气悬空缭绕翠色倒染，不知道从何处进入山谷中。这是南外谷的第二层。

过了许久，想寻找道路返下山，忽然看见山峡北面的峰顶上，有岩石像被凿出的石磴一样直伸峰顶，于是详细观察山峡南面的石头上，也有同样的石磴，这才知道路不是从山脊上而是从山峡中

走。大概这个寨以前有人盘踞着，所以在险峻的山崖上凌空凿出了石阶梯，如今路被草隐没，但石磴并没有被破坏。于是顺石磴往北走下山峡，又从山峡中攀着石磴往北上去，一里，又往东登上一个更高处，走到它的最东南边，便恍若有与接引峰肩并着肩，和朝帽峰面对着面的感觉。只有朝帽峰东面那块分立的石头，被遮隐着看不见，而朝帽峰四面孤悬，决不可能登上去。隔在中间的接引峰，已经耸立在高而陡的山脊上，两旁都是崩裂的大石头交错叠压，不仅是不可能登上去，而且就是登上去也不可能下来。它北面下去就是棋盘石山谷，南面下去就是朝帽峰向南延伸过来的山脉环绕形成的山谷，也不知道是从何处进入山谷中。这是南外谷的第三层。

唯独西面无外谷。而最高顶端的北面，东边分为围屏峰、城垛峰，西边分出鹦口峰；然而奇异的是，从下面仰望上去高高隆起显出奇幻的景象，从上面俯瞰下来反倒深陷而绝难观览到它的全貌。当时天色已晚，我从最高顶上往下走四里下了山。朝东边进到双剑峰、叠龟峰的下面，看见有路可以进入水帘洞，只是天色昏黑，不辨方向，于是疾速翻过山岭回到方丈。

二十二日　早晨起来，为贯心书写《五缘诗》、《龟峰》两首五言诗以及一首七言诗《赠别》。早餐后，又翻过振衣台，上到叠龟峰下面，再穿过一线天向东走，又往北经过四声谷。大概四声谷的四周崖壁中，有条夹缝向着东南，夹缝内全是大石头叠压堆架着，假若累砌石磴，悬空架梯，便成了楼阁，顺着它可以通往山谷西北面。而出了四声谷西北为摩尼洞，那里正下临方丈，和观音峰、净瓶峰、狮子峰等众山峰对平。于是走下岭，朝西南顺外谷进入水帘洞。那地方山崖环绕着三面，从高空回旋而下，北面对着龟峰和双剑峰，泉水从山崖的东面飘落下坠，有如飞珠卷雪，是这地方风景最优美之处。大略龟峰山峦的奇异，是雁宕山所没有的，只是水的景象比不上罢了。而这个山谷中瀑布飞珠卷雪，处在深谷间，尤为奇异。洞虽然和泉水对着，遗憾的是洞只是低低地隐藏在崖壁底端。环顾山

谷中，高耸的崖壁四面相连接，本身就已经可以称为洞，不一定要用一个真正的洞穴来表明。当时北风舞动着泉流，水流凌空飘飞喷洒，声响形态都不同寻常。忽然间，天空晴开，眼前是太阳的光辉、壮美的崖壁、明亮耀眼的水流，我徜徉谷中舍不得离去。过了许久，再次到寺中吃了饭，然后告别了贯心出发。

仍旧从崖壁间的栈道往西出来，走十里，到排前。又走五里，经过状元桥北面的分路亭，亭南面的路就是经过状元桥到黄源窑去的，我们从亭西面走十五里到达留口，天黑时涉水渡过村旁的溪流。溪流西面就是贵溪县界，这条溪流从黄源窑流来，到此处汇入一条大溪中，而集市店铺都在溪西面，于是投宿到店铺中。从排前到留口的路中，回首遥望龟峰的各山峰，只见朝帽峰俨若一只羊角插向天空，这是从西面望时所看到的形态，与从弋阳县东面望时所呈现出的形态分毫不差，只是转身从这个地方遥望，又看见一座岩石如人亭亭玉立在朝帽峰旁，更加奇异罢了。

【原文】

二十三日　晨起，渡大溪之北，复西向行。八里，将至贵溪城，忽见溪南一桥门架空，以为城门与卷梁皆无此高跨之理。执途人而问之，知为仙人桥，乃石架两山间，非砖砌所成也。大异之，即欲渡，无梁。亟趋二里，入贵溪东关[①]，二里至玉井头，觅静闻于逆旅，犹未晨餐也。亟索饭，同出西南门，渡溪而南即建昌道矣。为定车一辆，期明晨早发，即东向欲赴仙桥。逆旅主人舒龙山曰："此中南山之胜非一。由正南门而过中坊渡一里，即为象山，又名挂榜山，乃陆象山之遗迹也[②]，仰止亭在焉。其西南二里为五面峰，上有佛宇，峰下有一线天，亦此中之最胜也。其南一里

为西华山，则环亘而上，俱仙庐之所托矣。其北二里为小隐岩，即旧名打虎岩者也。出小隐二里为仙桥，乃悬空架壑而成者。此溪南诸胜之概也。然五面峰之西，即有溪自南而北入大溪，此中无渡舟，必仍北渡而再渡中坊。”予时已勃勃，兴不可转，遂令龙山归，而问道于路隅。于是南经张真人墓。碑乃元时敕赵松雪撰而书者，刳山为壁，环碑于中。又一里，越一小桥，由旁岐东向溪，溪流直逼五面峰下。盖此溪发源于江湖山，自花桥而下即通舟楫[③]，六十里，西北至罗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为通闽间道[④]，其所北转皆纸炭之类也。适有两舟舣溪畔[⑤]，而无舟人；旋有一人至，呼之渡，辄为刺舟。过溪而东一里，由峰西北入其隘中，始知其山皆石崖盘峙，中剖而开，并夹而起，远近不一，离立同形。随路抵穹岩之下，拾级而上，得一台，缀两崖如掌。其南下之级，直垂涧底；其西上之级，直绕山巅。余意南下者为一线天，西上者为五面峰也。先跻峰，攀磴里许而至绝顶，则南瞰西华，东瞰夹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顾。然山雨忽来，僧人留点，踉跄下山。复从前磴南下一线天，则两崖并夹而上，直南即从峰顶下剖者，是为直峡。路至夹中忽转而东，穿坠石之隙，复得横峡。俱上下壁立，曲直线分，抵东而复出一坞，若非复人世矣。由坞而南，望两崖穹岩盘窦，往往而是。最南抵西华，以已从五面峰瞰视，遂不复登。

仍转出一线天，北逾一岭，二里，转而东，入小隐岩。

岩亦一山东西环转，南连北豁，皆上穹下逊，裂成平窍，可庐而憩。岩后有宋人洪驹父书云："宣和某年由徐岩而上[⑥]，二里，复得射虎岩。"余忆徐岩之名，前由弋阳舟中已知其为余家物，而至此忽忘不及觉，壁间书若为提撕者[⑦]，亟出岩询之，无一能知其处。已而再闻有称峨嵋，在小隐东南三里者，余意其为徐岩之更名也，亟从之。遂由罗塘之大道，过一岭，始北转入山，竹树深茜[⑧]，岩石高穹，但为释人架屋叠墙[⑨]，无复本来面目，且知其非徐岩也。甫欲下，雨复大至，时已过午，遂饭岩中。既饭，雨止。问仙桥之道，适有一知者曰："此有间道。循山而东，穿坞北去，四里可至。"从之。路甚荒僻，或隐或现，或岐而东西无定，几成迷津。久之逾一山，忽见砻然高驾者[⑩]，甚近也。及下谷而趋，复茫不可得，盖望之虽近，而隔崖分坞，转盼易向，倅不易遇矣[⑪]。既而直抵其下，盖一石高跨峰凹，上环如卷，中辟成门，两端石盘下柱，梁面平整如台，正如砌造而成。梁之东，可循崖而登其上；梁之西，有一石相去三丈余，轰踞其旁，若人之坐守者然。余先至桥下，仰视其顶，高穹圆整不啻数十丈；及登步其上，修广平直，驾虹役鹊之巧，恐不追此也[⑫]。从其西二里，将抵象山，问所云徐岩，终不可得。后遇一老翁曰："余舍后南入即是。旧名徐岩，今为朝真宫，乃鬼谷修道处[⑬]，今荒没矣。非明晨不可觅，今已暮，姑过而问象山可也。"余以明晨将发，遂强静闻南望一山峡而入。始犹有路，渐入渐灭，两崖甚深。不顾莽刺，直穷

其底，则石夹尽处，隘不容足。时渐昏黑，踯躅荆刺中，出谷已不辨路矣，盖此乃象山东之第三坞也。望其西又有一坞，入之不得路；时闻人声高呼，既久，知路在西，乃得入。则谷左高崖盘亘，一入即有深岩，外垂飞瀑。二僧俱新至托宿，问之，亦不知其为徐岩与否，当即所称朝真宫矣。此乃象山东之第二层也。从暗中出，复西而南寻象山，其地虽暗而路可循，两崖前突，中坞不深而峻，当其中有坊峙焉。其内有堂两重，祠位在前而室圮，后则未圮而中空。穿而入，闻崖间人语声，亟蹑级寻之，有户依岩窦间，一人持火出，乃守祠杨姓者，引余从崖右登仰止亭。亭高悬崖际，嵌空环映，仰高峰而俯幽壑，令人徙倚忘返[14]。杨姓者以昏黑既久，街鼓已动，恐舟渡无人，暗中扶余二里，送至中坊渡头。为余言，其父年已八十有八，尚健啖而善饭，盖孝而有礼者云。呼隔溪渡舟，渡入南关，里余，抵舒肆而宿。

是游也，从壁间而得徐岩之名，从昏黑而遍三谷之迹，溪南诸胜一览无余，而仙桥、一线一奇，又可以冠生平者，不独为此中之最也。

【注释】

①贵溪：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贵溪县。

②陆象山：(1139～1193)即陆九渊，字子静，金谿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曾知荆门军，后回乡讲学，听者云集。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

③花桥：今名同，在贵溪县南境，西溪河源。　舟楫：船只。

④入溪句：此溪明时称须溪，即今西溪河。

⑤舣(yǐ 蚁)：停船在岸边。

⑥宣和：北宋徽宗年号，时在1119～1125年，共七年。

⑦提撕：原为拉的意思，引申为提醒。

⑧茜(qiàn 欠)：草盛的样子。

⑨释人：佛教为释迦牟尼所创立，故佛教又称为释教。僧尼称为释人、释子，意即释迦的弟子。

⑩砻：通"拱"。下同。

⑪倅(cuì)：通"猝"，突然。

⑫迨(dài)：及，到。

⑬鬼谷：即鬼谷子，相传为战国时楚人，隐于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持身之术和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

⑭徙(xǐ)倚：流连不去。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来，渡过大溪北面，又向西行。走八里，将到贵溪城时，忽然看见溪南面有个桥门凌空横架，我想城门和卷梁都没有如此这般高高横跨在两边的。拉住路上的人询问，才知道是仙人桥，它是用石头架在两山间形成的，不是砖块砌成的。我觉得大为奇异，便想渡过溪观览，但溪上没有桥梁。赶紧疾走二里，进入贵溪东关，又走两里，到玉井头，在旅店中找到静闻，他还没有吃早餐。于是急忙找吃的，和静闻一道出了西南门，从西南门渡过溪往南去就是到建昌府的路了。在西南门预订了一辆车，约定明天早晨出发，就往东走，想前往仙桥。旅店主人舒龙山说："这地方南面山中的胜景不只一处。从正南门经过中坊渡走一里，就是象山，又叫挂榜山，陆象山的遗迹仰止亭就在山上。象山西南边两里为五面峰，峰上有佛教寺庙，峰下有一线天，也是这地方中风景最优美的处所之一。五面峰南面一里为西华山，此山自下盘旋而上，都是些道士的居室构筑在上面。五面峰北面两里为小隐岩，它就是以前称为打虎岩的地方。出了小隐岩走两里为仙桥，它是悬空架在深谷上

而形成的。这些是溪流南各处风景名胜地的大概情形。然而五面峰的西面，就有一条溪水自南向北汇入大溪，那里没有摆渡的船，必须仍然回到北边再次从中坊渡渡河。”这时我已经兴致勃发，不可逆转，便让舒龙山回去，而我到路边去打探道路。随后向南经过张真人墓。墓碑是元朝时皇帝诏令赵松雪撰作并书写的，碑是挖开山石，凿成环形壁而凿成的。又走一里，越过一座小桥，从桥头岔路往东向溪边走，那溪直逼五面峰下。大概此溪发源于江湖山，从花桥以下就可航船，行六十里，往西北到罗塘，又二十里到此处，沿溪流航行，是通往福建的近路，沿溪往北转运的都是纸炭之类的物品。我们到溪边时刚好有两只船停在岸边，但没有船夫。随后有一人来到，叫他为我们摆渡，他立即把船划了过来。过了溪向东走一里，从五面峰西北面进入山隘中，这才知道此山尽是石崖盘结对峙，中间破裂开，并排耸立，间隔远近不一，但对立着的形态相同。顺着路抵达穹隆的岩石下面，拾级而上，见到个石台，石台上连缀着两块手掌似的石崖。从石台向南下去的石阶，直垂山沟底部；向西上去的石阶，直绕到山巅。我心想，从南面下去就是一线天，从西面上去就是五面峰。我们先登五面峰，攀着石磴往上爬一里左右就到了最高处，于是向南俯瞰西华山，向东俯瞰夹立的石壁，向西俯瞰南边的溪流，向北俯瞰贵溪城池，都在一指手、一回头间。然而忽然下起了山雨，僧人留我们吃了点心，我们便跌跌撞撞地下了山。仍旧从前面走过的石磴往南下到一线天，那里两边石崖并排夹峙，向上矗立，直通南边的山峡就是从峰顶往下裂开的那个，这是直峡。路到了夹壁中忽然折向东，穿过向下悬坠着的石头间的缝隙，又见到了横峡。横峡上下都是直立的石壁，弯处直处两边都仅隔一线，抵达横峡东面尽头后又进入一个山坞，让人觉得仿佛不再是人世间了！由山坞向南走，望见两边的山崖上，穹隆的岩石和曲折迂回的洞穴，到处都是。山坞的最南端抵达西华山，因为已经从五面峰上俯瞰过它的景象，便不再登山。

仍然往回走，出了一线天，向北翻越一座山岭，走两里，折向东，进入小隐岩。这岩也是整座山自东向西环转，南面相连而北面豁缺，岩石都是上面穹隆而下面内缩，裂分成平直的洞穴，可以在其中建房休息。岩后面有宋代人洪驹父书写的一段文字："宣和某某年我由徐岩往上走，两里后，又到射虎岩。"回想徐岩这个名称，前些日子在驶往弋阳县的船上已经得知与我家有关，而到了这地方忽然忘记没能想起来，崖壁间的文字像是专门提醒我似的，于是赶忙出岩来询问，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在何处。旋即又听说有座称为峨嵋岩的，在小隐岩东南面三里，我心中以为它是徐岩的另一个名，便急忙前往。于是从到罗塘去的大道上，翻过一座岭，这才往北转进山中，山上竹子树木高大茂盛，岩石高高隆起，但因佛家子弟在岩间架构房屋累砌墙壁，那岩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而且我弄清了它不是徐岩。刚想下山，大雨又下起来，当时已过中午，于是在岩中吃饭。吃完饭，雨停下来。询问到仙桥的路，正好有个知道的人告诉说："从这里去有条小路。顺山向东走，然后穿过山坞向北，四里就可到达。"我们按那人所说的而行。路非常荒僻，忽隐忽现，或者不时地岔向东西两边，几乎成了迷津。走了许久，越过一座山，忽然看见一座高高拱架的天然石桥，离得很近。等下到山谷中前往时，又看不清它在哪里。这大概是因为望着虽然近，但中间隔着石崖、山坞，转眼间方向变换了，一下子不容易发现。不久，直抵达石桥下，一块大石头高高横跨在两边山峰低凹处，上部环拱，如同圆筒，中间辟成门洞，两端的石头盘曲而下形成桥柱，石桥顶部平整如台，正如人工累砌建造而成的。从石桥的东面，可以顺崖壁登到它的顶上；石桥西面，有一块石头相距三丈多，高高地盘踞在桥旁边，如同一个坐在那里守护石桥的人。我先到桥下，仰视桥顶高高隆起，圆而齐整，距地面不下几十丈；等登上桥漫步，就觉得桥修长宽广，平坦笔直，那横贯空中的长虹和织女在七夕驱使喜鹊搭起的仙桥，恐怕都比不上这座石桥。向西走两里，快要到象山时，打听所

说的徐岩，终究没有结果。后遇到一个老翁，他告诉说："从我住房后面往南进去就是。以前叫徐岩，如今是朝真宫，它是鬼谷子修道的地方，现在已经荒废湮没了。不等到明天早晨找不到那里，今天已经天晚，姑且过去探问象山的一些情况还可以。"我因打算明天早晨要出发，便强迫静闻和我一道向南朝着一个山峡走进去。开始时还有路，逐渐进去路就逐渐消失，两边的山崖都很幽深。我们不顾丛草荆棘，直下到峡底，两边石崖相夹的尽头处，狭窄得立不下脚。当时天逐渐黑下来，我们步履艰难地从荆棘中往回走，走出山谷已经辩不清路了，大概这是象山东面的第三个山坞。看到西面又有一个山坞，走过去却没有找到进去的路；这时听到有人高声呼喊，过了好久，才知道路在西面，于是得以进入山坞中。山谷的左边高高的山崖盘曲连绵，一进去就有一个幽深的岩洞，岩洞外面挂着飞瀑。岩洞中的两个僧人都是新到这里托宿的，向他们打听，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是否是徐岩，我想应该就是所称的朝真宫了。这是象山东面的第二层。从黑暗走出山谷，又往西而后折向南探寻象山，那地方虽然黑暗中但有路可循，象山的两座石崖向前伸突出来，中间的山坞不深但四周峻峭，山坞中间耸立着一个牌坊。牌坊以内有个分为前后两重的祠堂，祠位在前堂但房屋已坍塌，后堂未坍塌但里面是空的。穿过祠堂往里走，听到崖壁间有人的讲话声，赶忙踏着石级找上去，原来有户人家住在岩洞中。有一人拿着火把走出来，他是守护祠堂的人，姓杨，他领我从崖壁右边登上仰止亭。此亭高悬在崖壁边缘，四面空透，青山环映，在亭上仰头可以观览高峻的山峰，俯首可以窥视幽深的沟谷，令人流连忘返。姓杨的因为天黑已久，街上的更鼓已经敲过，担心渡口无人摆渡，便搀扶着我在黑暗中走了两里，送我们到达中坊渡渡口边。他告诉我，他父亲已经八十八岁，但饭量还很好。我想他大概是个孝顺而知礼的人。我们喊了溪流对岸的船将我们摆渡到南关，又走一里多，抵达舒家旅店休息。

这此游览，从崖壁间发现了徐岩这个名称，在昏黑中足迹踏遍了三个峡谷，溪南面的各处胜景一览无余，而其中的仙桥、一线天两处奇观，又可以说是平生所游胜景中最绝妙的，不止是这地方的最佳风景名胜。

【原文】

二十四日　晨餐后，仍渡西南门大溪候车夫，久之发，已上午矣。南十里，新田铺[①]。其处山势渐开，正在西华山之南，回望诸岩突兀，俱并成一山，只有高下，无复剖裂之痕矣。又十里，饭于联桂铺。又二十里，过马鞍山为横石铺，于是复入山谷。又四里，逾一岭，下宿于申命地。其地南对应天山，为张真人上清宫入山始境，其曰“申命”者，正对“应天”而言也。

是夜，逆旅主人乌姓为余言：“此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而西去仙岩只二十里，若既至上清而去仙岩，亦二十里。不若即由此向仙岩而后上清也。”余善之，遂定计，明日分静闻同车一辆待我于上清，余以轻囊同顾仆西从间道向仙岩。主人复言：“仙岩之西十五里有马祖岩。在安仁界。其岩甚胜，但先趋仙岩亦复稍迂，不若竟赴马祖，转而东，由仙岩、龙虎以尽上清为最便。”余益善之。

二十五日　平明，饭而发。雨丝丝下，不为止。遂别静闻，彼驱而南，余趋而西。四里，至章源。四里，过一小岭，至桃源。又过一小岭，二里至石底。过水二重，俱有桥，三里，至连塘[②]。过一小岭，二里，过一桥。又二里，铁垆坂。又

三里，过香炉峰。其峰回亘三叠，南面直剖而下，中有一凹，结佛庐于上。时雨大作，竟不及登。香炉峰西即为安仁东界，于是又涉饶州境矣[3]。三里，简堂源。过一里，雨狂甚，衣内外淋漓。三里，过新岩脚，而不知岩之在上也。从其东峡穿而北入，见其西崖下俱有横亘之岩，飞瀑交洒于上，心知已误，因避雨岩间，剖橘柚为午餐。已而令顾仆先探其北，不见影响。复还探其南，见南崖有户掩竹间，以为是无误矣，亟出而趋其上。岩虽高敞，盘亘山半，然石粗窍直，无宛转玲珑之致。时已知其为新岩，非旧岩也，且岩僧虽具餐，观其意惟恐客不去，余遂亟出，趋下山。又踯躅雨中，西一里，转而北入山峡。峡口巨石磊落，高下盘峙，深树古藤，笼罩其上，甚有雅致。由峡而入，其崖东西并峙，北连南豁，豁处即峡口，而连处其底也。马祖岩在左崖之半，即新岩背。其横裂一窍亦大约如新岩，而僧分两房，其狗窦猪栏，牛宫马栈，填塞更满。余由峡底登岩南上，时雨未已，由岩下行，玉溜交舞于外，玉帘环映于前，仰视重岩叠窦之上，栏栅连空，以为妙极。及登之，则秽臭不可向迩[4]，皆其畜埘之所，而容身之地，面墙环堵，黑暗如狱矣。时余衣甚湿，日且就昏，其南房方聚众作法，拒客不纳，北房亦尤而效之，求一卧不可得。彷徨既久，寒冽殊甚，强索卧石龛之间。令僮以所赍米具就炊[5]，始辞无薪，既以细米易，而成粥竟不见粒米也。

二十六日　平明起，再以米炊，彼仍以细米易，姑餐

而即行。仍从北连处下，令顾仆先出峡门之口，余独转上西崖。其岩亦横裂如马祖，而无其深，然亦无其填塞诸秽趣也。从岩畔直趋而南，路断处辄为开凿，既竭岩端，崖壁峻立，不可下瞰，忽有洞透峡而出。既越洞西，遂分两道，一道循崖而北，一道循崖而南，两崖并夹，遂成一线。线中东崖之下，复裂为岩，亦横如马祖，而清净幽渺，忽有霄壤之异。岩外之崖，与对崖俱下坠百仞，上插千尺，俱不合如咫，而中亦横裂，邃若重楼。惟极北则豁然，以为可通外境，而豁处天光既辟，地险弥悬，削崖穹壁，莫可下上，洵自然之幽阻，非所称别有天地者耶？复还至洞门分道处，仰其上层，飞石平出，可以上登而又高无可攀。从其南道转峰侧而上，则飞阁高悬，莫可攀跻，另辟一境矣。时顾仆候余峡下已久，乃穿透腹之洞，仍东出崖端，欲觅道下峡口，不可得；循旧沿崖抵北连处下，则顾仆见余久不出，复疾呼而至矣。遂与同出峡口，东南四里，过南吉岭。遥望东面乱山横翠，骈耸其北者，为排衙石，最高；欹突其南者，为仙岩，最秀；而近瞰岭下，一石尖插平畴，四面削起者，为碣石，最峭。下岭，即见大溪自东而来，直逼岭脚。其溪发源泸溪[6]，由上清而下。乃从溪北溯溪，东南四里，至碣石下。则其石仰望穹然，虽渐展而阔，然削立愈甚，有孤柱撑天之状。其下有碣石村，是为安仁东南界；渡溪南为沥水，山溪上居民数十家，于是复属贵溪矣。又东五里，直抵排衙石之西，是为渔塘。渔塘居民以造粗纸为业，其地东

临大溪。循溪西南行一里，为蔡坊渡[7]，遂止宿焉。

二十七日　蔡坊渡溪东一里，龙虎观[8]。观后一里，水帘洞。南出山五里，兰车渡。三里，南镇宫。北行东转一里，渡溪即上清街[9]，其街甚长。东一里，真人府。南渡溪五里，越一岭，曰胡墅。西南七里，曰石冈山，金谿县东界也，是入抚州境。又三里曰淳塘，又五里曰孔坊[10]，俱江姓，宿。

二十八日　由孔坊三里，郑陀岭。七里，连洋铺。十里，葛坊[11]。十里，青田铺。有石梁水，出邓埠[12]。十里，茅田，即往抚州道。下一岭为五里桥[13]，水始西向许湾，桥南有庵，旁有阁，为迎送之所。东南入金谿城[14]。城径二里，由东出西，其北门为抚州道[15]。城外东北为黄尖岭，即出金处，志所称金窟山。在城东五里。其西为茵陈岭，有冈西走，即五里北分水之冈矣。金窟山之东南，环绕城南者，曰朱干山。即翠云山，翠云寺在焉。今名朱干。自金窟、茵陈，北东南三面环城，所云“锦绣谷”也。惟西南少缺，小水沿朱干西去，而下许湾始胜舟云。朱干之南有山高耸，亦自东北绕而南，为刘阳寨、牟漈岭，其东为泸溪，西为金谿之大塘山，疑即志所称梅峰也。又南为七宝山。

二十九日　发自大塘。对大塘者，东为牟漈顶大山也。南十里为南岳铺，又西南十里为贾源[16]，又五里为清江源。沿江西南，五里为后车铺[17]，饭。又南十里为界山岭。一名韩婆寨。下岭二里，为泸溪分道。又二里为大坪头，水始南流。又四里为横坂铺。五里，七星桥。又五里，潭树桥[18]。

十里，梧桐隘。揭阳无渡，到建昌东门宿[19]。

（十一月初一日缺）

【注释】

①新田铺：今仍名新田，在贵溪县治稍南，西溪河西岸。

②连塘：今作莲塘，在贵溪县西隅。

③安仁：明为县，隶饶州府，治今余江县北的锦江镇。　饶州：明置饶州府，治鄱阳，即今波阳县。

④向迩（ěr 尔）：接近。

⑤僮（tóng）：童仆。　赍（jī 迹）：旅行人携带衣食等物。

⑥泸溪：明为县，隶建昌府，治今资溪县。此大溪明代亦称泸溪，下游称白塔河，今仍称白塔河。

⑦渔塘：今名同，又称毕家。　蔡坊渡：今仍作蔡坊。皆在贵溪县西隅，白塔河西岸。

⑧龙虎观：龙虎山三面悬崖，前有一小山，环境独特，风光秀丽。西晋永嘉年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第四代孙张盛，自汉中移居此。今尚可寻觅龙虎观、七重天、仙女散花、栈道等遗迹及摩崖石刻。

⑨上清街：今为镇，在贵溪县西南隅，鹰厦铁路线西，白塔河东岸。有上清宫和天师府。上清宫为历代张天师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祀奉道教教祖太上老君的地方，有福地门、九曲巷、下马亭、午朝门、钟楼、玉门殿、东隐院等建筑。天师府为历代张天师住地，占地 5 万多平方米，有房舍 5 百余间，分头门、二门、三门、前厅、正厅等，层层叠叠，以甬道贯道，龙柱金壁，雕梁画栋，院内古木参天。

⑩孔坊：今名同，在金溪县东隅。

⑪葛坊：今名同，在金溪县东北境。

⑫青田铺：应即今石良溪，其水为白塔河支流，明代称石梁水。汇入白塔河处即邓埠，今作邓家埠，为余江县治。

⑬五里桥：今名同，在金溪县治稍北的公路旁。

⑭金谿：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金溪县。

⑮抚州：明置抚州府，治临川，即今抚州市。

⑯贾源：今名同，在金溪县南境。

⑰后车铺：今称后车何家，在金溪县南隅，芦河南岸。

⑱潭树桥：今作潭市桥，又称徐家，在南城县北境的公路线上。

⑲建昌：明置建昌府，治南城，即今南城县。

【译文】

二十四日　早餐后，仍然渡过西南门外的大溪等候车夫，许久后才出发，已经上午了。往南十里，到新田铺。那里山势渐渐开阔，正处西华山的南面，回首望去，众岩突兀，全都连成了一座山，只有高低的差别，不再有破裂分开的痕印了。又行十里，在联桂铺吃饭。又走二十里，过了马鞍山为横石铺，从横石铺后又进入山谷中。又走四里，翻越一座山岭，下了岭投宿在申命地。那地方南面对着应天山，是进山到张真人上清宫去的起始处，它之所以叫“申命”，正是相对于“应天”而言的。

这天夜里，姓乌的旅店主人告诉我：“这里南面到上清宫二十五里，而西面到仙岩只有二十里，假若到上清宫后再去仙岩，也有二十里。不如就从这里前往仙岩然后再去上清宫。”我很赞同他说的，于是定下计划，明天让静闻坐一辆车到上清宫等我，我和顾仆轻装向西从小路到仙岩。旅店主人又说：“仙岩西面十五里有个马祖岩。〔在安仁县界内。〕马祖岩景致极佳，假若先奔赴仙岩后又到马祖岩也同样略有些迂曲，不如直接到马祖岩去，然后折向东，由仙岩、龙虎岩最后游览上清宫最为方便。”我更加赞同这个建议。

二十五日　天大亮时，吃了饭就出发。满天濛濛细雨，一直不停。告别了静闻，他往南行，我朝西走。四里，到章源。又走四里，翻过一座小山岭，到桃源。又翻过一座小山岭，走二里到石底。渡过两条水流，水流上都架有桥，走三里，到连塘。翻过一座小山岭，走二里，越过一座桥。又走二里，到铁垆板。又走三里，过香炉峰。这座山峰呈三层旋绕，南面从上直往下破裂开，中间有一块凹下去

的地方，上面构筑了僧人的小屋。当时雨下得很大，竟然没能攀登。香炉峰的西面就是安仁县东界，从这里起又步入饶州府境内了。走三里，到简堂源。走一里，雨下得很猛，内外衣服都被淋透了。又走三里，经过新岩脚，然而不知道岩就在路上面。从新岩东面的山峡往北穿越，见此岩西面的崖壁下都是横亘的岩石，岩石上飞瀑交洒，心想已经走错了路，于是到岩石间去避雨，并剥开橘子、柚子当午餐吃。旋即叫顾仆先到岩北面探寻，但没有任何消息。他又回往南面探寻，见到南面山崖间有户人家掩映在竹丛中，我以为那是马祖岩无误了，赶忙走出避雨的地方登上山崖。那岩洞虽然高而宽敞，盘亘在半山间，然而石质粗糙，洞穴平直，缺少曲折玲珑的意态。这时已经弄清它是新岩，不是旧岩，并且看出居住在岩洞间的僧人虽然备了餐，但又唯恐客人不离开的样子，于是我们赶忙出了岩洞，迅速奔下山。又在雨中时走时停地往西行一里，折往北进入山峡中。山峡入口处众多大石头杂沓地堆叠着，自高处到低处盘结耸立，深树古藤笼罩在上面，很是雅致。由峡口进去，东西两边崖壁对峙，山峡的北端山崖连接而南端敞开，敞开处就是峡口，而山崖连接处是峡底。马祖岩在左边山崖的半山腰，即新岩的反背。崖壁间横向裂开一个洞，也大略如同新岩的那个洞一样，僧人分住在两间房子中，岩洞中狗窝、猪栏、牛圈、马棚，填塞得满满的。我从峡底往南向上攀登此岩，当时雨未停止，从岩下行走，洁玉般的水流交相飞舞在岩外，洁玉般的水帘环绕辉映在眼前，仰视重叠的岩洞上面，栅栏飞架在空中，以为必定美妙至极。等登上去，却肮脏腐臭得不可接近，几乎都是些牛马猪鸡的栖息处所，而人居住的地方，狭小简陋，黑暗得如同地狱。当时我衣服很湿，而且天将要黑下来，岩洞南边的房子中正汇集众人作法术，拒绝接纳客人，北边的房子也是一样，要找一个躺卧的地方都不可能。徘徊了许久，寒冷得要命，硬是要了一个石龛躺卧在其间。叫童仆用随身带来的米和炊具去生火做饭，僧人先是推辞说没有柴禾，后又用细米换了我们的米，

而煮成粥后竟然见不到一颗米粒！

二十六日　天大亮时起来，又拿米做饭，那僧人仍用细米调换，我们将就着吃了些就出发。仍然从山峡北端的山崖连接处下来，我让顾仆先走出峡门口，自己一个人转往西登上山崖。岩洞也如马祖岩一样横向裂开，但没有马祖岩深，不过也没有马祖岩那样各种污秽之物到处填塞的情景。我从岩洞边一直奔向南面，路断绝的地方崖壁被凿开，到了岩的边缘处，崖壁高峻陡直，不可往下俯瞰，忽然有个洞贯通山峡显露出来。越过那洞的西面后，路便分成两条，一条顺山崖往北去，一条顺山崖往南去，两边崖壁夹峙，中间便形成了一条线。那条线中间的东边崖壁下面，又破裂开形成岩洞，它也如马祖岩一样呈横向，然而清新洁净，深邃幽远，我忽然觉得两者间有天壤之别。岩洞外面的崖壁与对面的崖壁，都下坠百丈，上插千尺，两边相隔仅有咫尺，而且都是横向裂开，如重重高楼一样深邃。只有最北面很开阔，我以为可以通往外面的地方，但那敞开处虽然露出天空的光明，地势却更加高峻险要，陡峭穹隆的崖壁，不可下走和上攀，实在是大自然中非常僻静险要的一处地方，而这不就是所说的“别有洞天”的那种地方吗？又回到洞门口分路处，仰头观看洞的上层，凌空飞突的岩石平平地伸出去，人可以站立到上面而又因太高无法攀援。我从洞南边的路转到山峰侧面往上爬，飞阁高悬，不可攀登，另外形成了一块天地。当时顾仆已经在山峡下边等了我许久，于是穿过那个贯通山崖内部的洞，仍然往东到了山崖边缘，想寻找道路下到峡口，然而没有找到路；顺来时的路沿山崖抵达北端山崖连接处时，顾仆见我许久未走出山峡，又大声地连连呼喊着找了过来。于是和顾仆一同出了峡口，往东南走四里，经过南吉岭。遥望岭东面，乱山横翠，那并列耸立在北面的，是排衙石，它最为高峻；那倾斜突立在南面的，是仙岩，最为秀丽；而从近处俯瞰岭下，那尖峭地插立在平坦的田块中，四面笔直向上耸起的，是碣石，最为峻峭。走下南吉岭，就看见一条大溪从东面流

来，直逼岭脚。这条溪发源于泸溪县，经过上清街往下流。于是从溪北岸溯溪流，向东南走四里，到达碣石下面。仰望这块石头高大穹隆，虽然它向上逐渐伸展而变得宽阔，然而却更加陡直，显出孤柱撑天的态势。它下面有个碣石村，此村在安仁县的东南边界；渡过溪往南走为沥水，这条山溪的岸上住着几十家居民，从这个村庄开始又属于贵溪县地。又往东走五里，直抵达排衙石的西面，这里是渔塘村，村中的居民以造粗纸为业，村子的东面濒临一条大溪。顺大溪向西南行一里，为蔡坊渡，于是停下来投宿在这里。

二十七日　从蔡坊渡渡过溪水往东走一里，为龙虎观。从观后走一里，为水帘洞。往南出了山走五里，为兰车渡。再走三里，为南镇宫。往北而后折向东走一里，渡过溪水便是上清街，那街道很长。往东走一里，为真人府。往南渡过溪水走五里，翻越一座山岭，那岭叫胡墅岭。往西南走七里，叫石冈山，它是金谿县的东界，从这里便进入了抚州府境内。又走三里叫淳塘，又走五里叫孔坊，村中居民都姓江，这天就投宿在这里。

二十八日　从孔坊走三里，为郑陀岭。七里为连洋铺。十里为葛坊。十里为青田铺。〔有一条石梁水，流往邓埠。〕十里为茅田，这里就是到抚州府的路。下一座岭为五里桥，从此处起水才向西流往许湾，桥南有座庵，庵旁边有个阁，是人们迎来送往的场所。再往东南走，进入金谿城。城东西长两里，我们由东往西走出城，城北门是到抚州府去的路。城外东北面为黄尖岭，它就是出产金子的地方，志书上所称的金窟山。〔在城东面五里〕黄尖岭的西面是茵陈岭，茵陈岭的一条山冈往西延伸，是五里桥北面的分水山冈。位于金窟山东南边、环绕在城南面的，叫朱干山。〔即翠云山，翠云寺就在这座山上。如今称朱干山。〕金窟山、茵陈岭从北、东、南三面环绕县城，就是所说的“锦绣谷”。只有县城西南面略微缺开些，一条小水沿朱干山麓向西流去，流下许湾桥才能够航船。朱干山的南面有山峰高高耸立，也是从东北绕往南面去，那是刘阳寨牟滁岭，它的东面为

泸溪，西面是金谿县的大塘山，我怀疑就是志书上所称的梅峰。〔再往南为七宝山〕

二十九日　从大塘出发。对着大塘的，东面是牟泺顶大山。往南走十里为南岳铺，又往西南走十里为贾源，又走五里为清江源。沿江流往西南走，五里为后车铺，在那里吃饭。又往南十里为界山岭。〔又叫韩婆寨。〕下了岭走二里为到泸溪县和建昌府的分路处。又走二里为大坪头，从这里水才流往南。又走四里为横坂铺。又走五里为七星桥。又走五里为潭树桥。再走十里为梧桐隘。揭阳没有渡口，到建昌府东门才投宿。

（十一月初一日缺）

【原文】

十一月初二日　出建昌南门，西行二里至麻姑山足①。上山二里，半山亭，有卧瀑。又一里半，喷雪亭，双瀑。麻姑以水胜，而诎于峰峦②。半山亭之上，有水横骞，如卧龙蜿蜒。上至喷雪，则悬瀑落峰间，一若匹练下垂，一若玉箸分泻。分泻者，交萦石隙，珠络纵横，亦不止于两，但远眺则成两瀑耳。既坠，仍合为一，复如卧龙斜骞出峡去。但上之悬坠止二百尺，不能与雁宕、匡庐争胜。又一里，连泄五级，上有二潭甚深，旧亭新盖，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见，各自争奇。螺转环连，雪英四出；此可一目而尽，为少逊耳。又半里，龙门峡，上有桥。两崖夹立，泉捣中壑，不敢下视；架桥俯瞰于上，又变容与为雄壮观。龙门而上，溪平山绕，自成洞天，不复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麻姑坛、仙都观。左有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西上岭十里，逾

篾竹岭，为丹霞洞。又上一里，为王仙岭，最高。西下二里，张坊。西左坳中为华严庵，宿。

初三日　王仙岭东下一岭为丹霞洞。又逾篾竹岭西坳中，南上越两山，东南共五里为飞炉峰，有小石炉方尺，自军峰山南飞至。其地南为军峰，北接麻姑，东瞰盱江，西极芙蓉，盖在五老峰之西，阳华峰之西北矣。（已下缺）

初四　出建昌东门，过太平桥南行，循溪五六里，折而西一里，出从姑之南，上天柱峰，见山顶两石并起如双髻者。北向登其岩，曰飞鳌峰。岩前曰长春阁。阁之东有堂曰“鳌峰深处”，为罗先生讲学之所。其后飞突而出，倒书曰“印空”。下有方池，名曰玉冷泉。从东上天际亭，亭后凿石悬梯而上，有洞。洞口隘如斗，蛇伏乃入，其中高穹而宽。此天柱之南隅也。出洞，仍下石级，沿崖从西登。天柱、鳌峰之间，有台一掌，上眺层崖，下临绝壁，竹拂石门，树悬崖隙，为云岩台。从其上西穿峰峡，架木崖间，曰双玉楼。再西，一石欲坠未坠，两峡并起，上下离立，若中剖而分者，曰一线天。此鳌峰之北隅也。一线既尽，峡转而北，有平石二片，一方一圆，横庋峡内，曰蹁跹石。此二峰者，从天柱之西，鳌峰之北，又起二峰，高杀于鳌峰、天柱，而附丽成奇者也。其东一峰，即南与鳌峰夹成一线、又与西峰夹庋蹁跹者。西峰之西，又有片石横架成台，其东西俱可蹁跹云。从蹁跹石东践一动石③，梯东峰而上，其顶南架梁于一线，遂出鳌峰之巅，东凿级以跻，遂凌天柱之表。于

是北瞰郡城，琉璃映日；西瞻麻峤，翡翠插天。时天霁，明爽殊甚。从此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临，片石夹立，上有古梅一株，曰“屏风石”。天柱北裂一隙，上有悬台可跻而坐，曰“滴水崖”。内有石窦，直上三丈，正与南隅悬崖之洞相对。此天柱之北隅也。从此东下，又得穹崖一层，曰读书台，今为竹影庵。从其南攀石而登，曰梅花岩，石隙东向，可卧可憩。此天柱东隅之下层也。飞鳌之西有斗姆阁，其侧有蟾窟石④，下嵌为窝，上突为台，亦可趺可啸。此飞鳌西隅之下层也。（已下有缺）

是日，建昌遇夏调御、丘士章。

【注释】

①麻姑山：在南城县西南，有仙羊、五老、万寿、秦人、葛仙、逍遥等峰，有瀑有池，以水取胜。山顶有古坛，相传麻姑得道于此，还有仙都观、会仙亭等胜迹，为道教名山。麻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仙，传为建昌人，手指象鸟爪，能掷米成珠，自言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旧时，或许又将变为平地。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她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西王母祝寿，称“麻姑献寿”。

②诎（qū 屈）：短缩。

③从踟跌石东践一动石：“东”，乾隆本、四库本作“北”。

④蟾窟石：乾隆本、四库本作“蟾蜍”。

【译文】

十一月初二日　走出建昌府南门，往西行二里，到达麻姑山脚。上山二里，到半山亭，亭旁边有一条卧瀑。又往上爬一里半，为喷雪亭，那里有两条瀑布。麻姑山以水的景观为最优美，而差在峰

峦的峻秀方面。半山亭上，有条水流横贯在山间，如一条卧龙蜿蜒。上到喷雪亭，却见高悬的瀑布泻落在山峰间，一条如像一匹洁白的绢帛往下垂挂着，另一条好似一束白玉筷子向下分泻。分泻下来的那条瀑布交注萦流在石头缝隙间，交织成一个纵横的网络。瀑布也不只两处，只是从远处眺望成两条而已。它们坠落以后，仍然汇合为一股水流，同样如一条卧龙斜贯出峡。但是瀑布上下悬坠的高度只有两百尺，不能和雁宕山、匡庐山的瀑布争优胜。又往上一里，瀑流连续向下坠落五层，瀑流上面有两个很深的潭，潭边的旧亭子新修了一番，可以称为“五泄亭”。五层瀑布各不相见，各自争奇。瀑布螺旋环连，雪花四溅；在亭子上可以尽览五层瀑布的景象，因为这里略比瀑布顶端低一些。又往上半里，到龙门峡，峡上有桥。两边崖壁夹立，泉流捣入中间的深谷中，人不敢往下看；架了桥在桥上俯瞰，水势又变得雄伟壮观。沿龙门而上，溪流平缓，山峦环绕，自成一片幽静奇异的天地，让人不再感觉到置身在高山上面。又往上半里，到达麻姑坛和仙都观。左边有棵大夫松，已经枯死；右边有口通海井。往西上岭十里，翻过篾竹岭，为丹霞洞。又往上一里，为王仙岭，它最高峻。往西朝下走二里，为张坊。张坊西面左边山坳中为华严庵，于是投宿在庵中。

初三日　从王仙岭东面走下一座山岭为丹霞洞。又翻过篾竹岭西面的山坳，向南往上越过两座山，再往东南共走五里为飞炉峰，峰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石炉，传说它是从军峰山南面飞来的。那地方南边为军峰山，北边接着麻姑山，向东可以远望盱江，向西可以尽览芙容峰，大略在五老峰的西面、阳华峰的西北面。（以下缺）

初四日　出了建昌府东门，越过太平桥往南行，顺溪流走五六里，又折向西走一里，出了从姑峰南面，攀上天柱峰，看见一座顶上两块石头并列耸起，如同双髻的山峰。向北登上那山峰间的岩石，为飞鳌峰。岩前面有个阁叫长春阁。阁的东面有个堂，匾额上写着

“鳌峰深处”四个字，是罗先生讲学的处所。堂后面岩石飞突而出，岩上倒写着“印空”两个字。岩石下有一个方形池子，名叫玉冷泉。我从玉冷泉东面上到天际亭，亭后凿开石壁修筑了一悬空的石阶梯，顺石阶梯爬上去，有一个洞。洞口狭窄如斗，我像蛇一样卧伏着才钻了进去，洞中高穹宽阔。此洞处天柱峰的南隅。出了洞，仍然沿石磴下来，顺着山崖从西面攀登。天柱峰和鳌峰之间，有个手掌似的平台，上眺层崖，下临绝壁，翠竹轻拂石门，绿树悬立在崖缝间，这是云岩台。从云岩台上往西穿越山峰间的峡谷，崖壁间架着一座木楼，叫双玉楼。再往西，峡谷顶上有一块石头将坠未坠，两边的崖壁并排耸起，上下崖石并立，如同从中间破裂而分开的一样，叫一线天。这里处鳌峰的北隅。过了一线天，峡谷转往北，有两片平整的石块，一方一圆，横置在峡谷内，称为蹦跌石。此二峰，即从天柱峰西面、鳌峰北面又耸起的两座山峰，高不如鳌峰和天柱峰，但由于它们的映衬，加之有一线天、蹦跌石两处景观，也变得奇丽峻秀。其中东面的山峰，就是与南面的鳌峰夹峙而形成一线天、又与西面的山峰相夹而横卧着蹦跌石的那座。西面那座山峰的西边，又有一块石头横架成台，这座山峰东西两面的石头都可以称为蹦跌石。从蹦跌石东面踏着一块摇动着的石头，向东面那座山峰攀上去，峰顶南端一线天之上架有桥梁，越过桥便到了鳌峰峰顶；峰顶东面凿有石阶梯，沿阶梯登上去，便到了天柱峰峰顶。从天柱峰顶上向北俯瞰建昌府城，琉璃瓦辉映着阳光；往西观看麻峤峰，翡翠色的峰峦直插云天。当时天空云气稀薄，异常明朗。从峰顶上往北下到峰北面，穹隆的山崖下临深谷，一块大石头耸立在山崖对面，上面有一棵古梅，这块大石头叫“屏风石”。天柱峰北面裂开一条夹缝，夹缝中有一个虚悬着的平台，可以攀到上面去坐着，它叫“滴水崖”。滴水崖内有个石洞，直通向上，有三丈深，正好与峰南隅悬在崖壁间的那个洞对着。这是天柱峰的北隅。从这里往东下去，又见到一层穹隆的山崖，叫读书台，如今上面建有竹影庵。从读书台南

面攀着石头登上去，叫梅花岩，岩间石缝朝着东，石缝内可以睡卧可以休息。这是天柱峰东隅的下层。飞鳌峰的西面有个斗姆阁，它的侧面有个蟾窟石，这石的下面如蟾蜍张着口形成石窝，上面向外凸出形成平台，台上也可以双足交叠而坐，可以放声长啸。这是飞鳌峰西隅的下层。(以下有缺文)。

这天在建昌府遇到夏调御、丘士章。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别丘、夏。二里，仍出大路南。十里，登一岭，曰杨源岭。下岭，东则大溪自南而北，渡溪二里，曰东界山铺，去府已二十里。于是循溪东行，五里，曰大洋，三里，曰界下。众舟鳞次溪中，以上流有石箭滩，重舟不能上下，俱泊此以待交兑者也。其北多益府王墓[①]。再上二里，即石箭滩，乱石填塞，溪流甚急。其西为凌霄峰，亭亭独上，有佛宇焉。自杨源来，山势回合，而凌霄独高，过此山渐开，亦渐伏矣。又三里，溪南一山逊于凌霄，而尖峭过之，曰八仙过腿。上有石耸起，颇异众山，以无渡不及登。又七里为硝石铺，去府已四十里矣。市肆甚长，南、东两溪至此合流，南来者为新城之溪，东北者为杉关之水。东溪舟抵五福尚四十里，至杉关尚陆行三十里[②]，则江、闽分界[③]。南溪则六十里而舟抵新城。新城之陆路，自硝石东渡东溪桥而南，为铁仙岩[④]。其处山俱纯石，如钟堆釜覆，北半俱斩峭为崖，屏立平畴间。由崖隙而上，两崖之间潴水成溪，崖插溪底。凿栈以入，又一水自东注，亦纯石插

底，隘不容足。架梁南渡，又转一桥，西渡大溪，遂蹑山峡而上，则飞岩高穹东向而出，髡徒法宣依岩结阁，种竹于外，亦幽亦敞。时日已欲坠，拟假榻于中，而髡奴逐客甚急[5]，形于声色。遂出，仍渡峡桥，见有石级西上，遂蹑之登。盘旋山顶，两度过脊，皆深坑断峡，回亘纵横，或水或涸，想霖雨时靡非深浸也。时日已落崦嵫，下山二里，仍西，宿硝石东溪桥之南。

初六日　早起，闻有言觉海寺之胜者。平明，南趋二里，则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即铁仙以西之第二重也。盖硝石之南[6]，其山皆块石堆簇，南则交互盘错，斩若截堵，峰峰皆然，以铁仙为中；而西则两突而尽于南溪之左；即觉海寺前。东则两突而至于止止岩之东，再东则山转而南矣。入觉海，见山在其前，即出而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溪涓涓北流，时有小舟自新城来。既南行，崖尽，有峡东下，盖南北两崖对峙其来峡，其度脊处反在西濒溪之上。余见其峡深沉，遂蹑山级，东向直登其巅。其巅有东西两台[7]。自西而东，路尽莫前。下瞰乱壑纵横，峡形屈曲枝分，汇水成潭，分曹叠泻，疑即所云金龟湖也。而二峰东下无路，但见东峡有水有径，疑即铁仙。仍从旧路下，至溪东两崖对峡处，即从崖下东入峡中。渐下渐湿，遂东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韩公桥来，渡之入山。东北三里，大石岩。五里，韩公桥。三里，双同槽。南二里，紫云岩。西一里，渡溪为夫子岩。返出紫云，一里至响石岩，又登岭一里至竺

岫[8]。

初七日　竺岫渡桥，东南三里，舒坑岭。又三里，缅湾。又六里，陈坊。陈坊有溪自北南流，盖自泸溪而下东溪者也。越桥而东上一岭，又下而复上，曰铁湾岭。共三里，下岭为钱家湾。又随东溪二里至黄源桥[9]。渡溪而南一里，过黄湾岭。南六里，长行岭。下岭为连家湾，是为新城西北界。连家湾出冈为周家隘，即新城入郡官道。又西十里，百顺铺[10]。又三里上分水岭。先是自百顺西至周家隘，有小水西流，余以为入南溪者；及登分水，而后知犹北入东溪者也。又五里，过沙路岭。又五里过一桥，其水自高学坡来[11]，五六里越桥而南，即与南大溪遇。又二里，东为观音崖，西为仙居院[12]，两崖束溪如门，门以内澄潭甚深。又三里，入新城北门[13]，出西门。石门不甚壮，而阛阓颇盛。出门渡石梁，则日峰山当梁瞰溪。越桥即南随溪行。已折西南，登白石岭。十里，过文江桥，始复与大溪遇，溪流至此已不胜舟矣。于是多随溪，西南过竹山，山亦峭特自异，上有竹仙院。又十里，周舍。周舍之南，路折而东，有潭偃水，颇觉汪洋，即文江之上流也。十五里，宿于石瓶冈，去城二十五里，去福山十五里[14]。

（八日缺）

【注释】

①益府王墓：成化二十三年(1487)建益王府于今南城县。王墓在今南城县外源村北。

②杉关：今名同，在黎川县东北隅，江西、福建两省界上。

③江、闽分界：本作"闽、楚分界"，据乾隆本改。

④铁仙岩：此处原作"铸仙岩"。初六日记为"铁仙"，据改。

⑤髡(kūn 坤)：剃去头发。髡徒、髡奴，皆系对和尚的鄙称。

⑥盖硝石之南："之南"，乾隆本作"以东"。

⑦其巅句：季抄本初六日记至此止，注"已下缺"。

⑧竺岫：今作竺油，在南城县东境。

⑨黄源桥：今仍作黄源，在黎川县西北隅的公路边。

⑩又西十里，百顺铺：依地望，疑"西"为"东"字之误。百顺铺：今仍称百顺，在黎川县北境。

⑪高学坡："学"疑为"觉"字之误。"高觉坡"即"高脚坡"。

⑫仙居院：乾隆本、四库本作"山居院"。

⑬新城：明为县，隶建昌府，治今黎川县。新城之水称黎水，即今黎滩河。

⑭福山：在今黎川县南四十里，延袤数十里，有箫曲、会仙、云门诸峰相映。会仙峰海拔1355米，箫曲峰今亦称莲花峰，海拔1494米。原名覆船山，唐天宝年间改名南城山，唐懿宗赐名福船山，宋真宗时去船字称福山。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辞别了丘、夏两人。走二里，仍然到了大路南面。十里，登上一座山岭，叫杨源岭。下了岭，东面有条大溪自南往北流，渡过溪走二里，为东界山铺，这里离开府城已经有二十里。从这里沿着溪向东，行五里，叫大洋，又走三里，叫界下。众多船只像鱼鳞一样排列在溪中，这是因为溪流上游有个石箭滩，载重量大的船只不能上航和下行，都停泊在这里等待兑换货物。溪北面有许多益王府的陵墓。再往上游行二里，就是石箭滩，滩中乱石填塞，流水很急。滩的西面是凌霄峰，一座孤峰高耸，有佛教寺庙建在山峰间。从杨源岭过来，山势曲折环绕相互交合，而唯独凌霄峰高高耸立，过了此峰，山峦逐渐分开，也逐渐低伏了。又走三里，溪南面有一座山，它低于凌霄峰但比凌霄峰尖峭，叫八仙过腿山。山上有石头高

高耸起，与众山很不相同，因为没有摆渡的船而未能攀登。又走七里为硝石铺，这里离开府城已经四十里了。硝石铺的集市店铺延伸得很长，南面、东面两条溪流在此汇合，南面的那条是从新城县流来的，东北面的那条是从杉关流来的。从东面的溪流中乘船抵达五福还有四十里，从五福到杉关走陆路还有三十里。杉关那里就是江西、福建两省的分界。从南面的溪中乘船走则六十里就到新城县。到新城县去的陆路上，从硝石铺东面跨过东溪桥往南，是铁仙岩。那里满山都是清一色的石头，如同钟堆叠着、锅翻盖着。北面半个山都是齐斩斩的峻峭的山崖，像屏风一样插立在平坦的田间。我从山崖的缝隙往上爬，两边崖壁中间水流汇聚形成一溪，崖壁直插溪底。沿着在崖壁上凿出的栈道走进去，又有一股水从东面流入，也是清一色的石头插入水底，那栈道窄得立不下脚。往南越过架在那股水上的桥，又转过另一桥，向西渡过大的那条溪流，便顺着山峡往上爬，高大穹隆的岩石向东伸出，和尚法宣背靠岩石建了阁，在阁外种植了竹子，显得又幽静又宽敞。当时太阳已快要落山，我打算借宿在阁中，然而那和尚非常急迫地驱赶着客人，并且显露在声色中。于是走出阁，仍然越过山峡中那座桥，看见有石阶梯向西延伸上去，便踏着石阶梯登上了山顶。我在山顶上徘徊流连，两次跨越山脊穿越过去的地方，下面都是深坑断峡，纵横交错，曲折绵亘，或者积水，或者干涸，我猜想多雨时节无不都是些深水沟塘。当时太阳已经落山，我朝山下走二里，仍旧转往西面，投宿在硝石铺东溪桥的南边。

初六日　早晨起来，听到有人谈论觉海寺景致的优美。天大亮后，快速地往南走二里，就到了南溪的左边。寺也很古老，它前面就是铁仙岩以西山峦的第二重。硝石铺的南面，各山上都是石块堆叠聚集，南边的山峰盘绕交错，如断开的墙壁一样齐斩，座座山峰都如此，铁仙岩位于中间；而西边的山峰则两处突起，延伸到硝石铺南面溪流的左边而终止；〔即觉海寺前面。〕东边的山峰两处突起而

延伸到止止岩的东面结束，再往东山就折向南了。走进觉海寺，见山在寺前面，就出了寺顺崖壁登上山崖的西面，往下俯瞰，南面溪水涓涓向北流去，当时正好有只小船从新城方向来。随后往南行，崖壁尽头，有个山峡向东延伸下去，大概因为南北两侧山崖对峙在从东边过来的山峡的两边，所以山脊穿越过去的地方反而在西边濒临溪流的上面。我见那山峡深深地往下陷，便踩着山间石磴，向东直登到山峡顶上。峡顶上有东西两个平台，我自西向东走到道路尽头处，不能再向前。向下俯瞰，乱壑纵横，山峡曲折而像树一样分出枝杈，水流汇集成潭，潭水分成几股层层往下倾泻，我怀疑这就是所说的金龟湖。然而两个山峰的东面无路下去，只见到东面山峡中有水有路，我怀疑那里就是铁仙岩。仍然从原路往下走，到了溪东面两侧山崖隔峡对峙处，即从山崖下向东进入山峡中。渐往下走道路渐湿，便往东北走了三里到达小港口。有条水从韩公桥流来，我渡过水进入山中。往东北走三里，到大石岩。又走五里，到韩公桥。再走三里，到双同槽。折往南二里，到紫云岩。又折往西一里，渡过溪水到夫子岩。返出紫云岩，走一里到响石岩，又登上一座山岭，走一里到竺岫。

初七日　从竺岫越过桥，往东南走三里，到舒坑岭。又走三里，到缅湾。又走六里，到陈坊。陈坊有条溪水自北往南流，它大概是从泸溪县流下来而汇入东溪的一条溪水。越过溪上的桥向东登上一座山岭，又下了此岭而登上另一座山岭，那岭叫铁湾岭。共走三里，下了铁湾岭为钱家湾。又顺东溪走二里到黄源桥。渡过东溪往南一里，经过黄湾岭。再往南六里，翻越长行岭。下了岭为连家湾，这里是新城县的西北界。从连家湾走出山冈为周家隘，这里是新城县到建昌府的官道。又往东十里，到百顺铺。又走三里，登上分水岭。原先，从百顺铺往西到周家隘的路上，见到一条小水西流，我以为它是流入南溪中的，等登上分水岭，才知道它仍是往北流入东溪中的。又走五里，经过沙路岭。又走五里跨过一座桥，桥下的水从

高觉坡流来，五六里后越过一座桥往南走，就和南面的大溪相遇。又走二里，东面为观音崖，西面为仙居院，两边山崖紧夹着溪流，如同一道门，门以内澄澈的潭水很深。又走三里，进入新城县北门，从西门出了城。石砌的城门不很宏大，但街市较为繁盛。走出城西门跨越石桥，就见日峰山对着石桥，下临溪流。过了桥就往南沿溪流行。随后折向西南，攀登白石岭。十里后跨过文江桥，才又与大溪相遇，溪流到这里已不能行船了。从这里起多是沿溪走，往西南经过竹山，此山也是峻峭独特不同于其它山，山上有个竹仙院。又走十里，到周舍。周舍的南边，路折往东去，有个潭潴聚水流，很让人觉得宽广无际，它就是文江的上游水流。又走十五里，投宿在石瓶冈，此地离新城县城二十五里，离福山十五里。

（初八日缺）

【原文】

初九日　写十二诗付昆石上人，已上午矣。即从草塘左循崖南下[①]，路甚微削，伏深草中，或隐或现。直下三里，则溪自箫曲之后直从东南，与外层巨山夹而成者。盖此山即闽界，其东北度而为箫曲，西北度而为应感峰、会仙峰，两腋溪流夹而西去，犹属新城也。箫曲南溪之上，有居民数家，艺山种姜芋茶竹为业，地名坂铺[②]。由此渡溪，东南上岭一里，则平转山腰。又南二里，复直上山顶。又二里，南下而东上，至应感岩[③]。其岩西向，巨壑矗峭[④]，环成一窝，置室于中，自下望之，真凭虚缀壁也。石崖之顶尚高一里，崖僧留饭后，即从崖侧蹑蹬而登，以为诸峰莫高于此；既登而后知会仙之更高于众也。应感二峰连起，东属于大

山，其属处过脊甚峭。北流之水出于坂铺，南流之水即从会仙峰北向而去，自应感、会仙西流之水止此。余盖从应感南下三里，过此一水复南上，则会仙北属大山之脊也。脊东之水西出会仙之南，其南又有大山，东北而属于应感后之大山，夹此水西去，其中坞落为九坊，乃新城之五十一都地[5]。对会仙之山名迷阳洞，南即为邵武之建宁[6]，其大山东南为泰宁[7]，其西南为建昌之广昌[8]，则会仙南之大山，乃南龙北来东转之处也。自过脊至会仙，望之甚近，而连逾四峰皆峭刻。其下乱壑纵横，汇水成潭，疑所云金龟湖即此水也[9]。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会仙绝顶，则东界大山俱出其下，无论箫曲、应感矣。自会仙西至南丰百里，东南抵建宁县亦百里。其界有侧家斜在迷阳洞南[10]，为大山寥绝处。

初十日　由会仙峰西下，十里过溪，即应感西南溪也。又五里为官公坳。又五里，下埔。应感溪自东而西，会仙南溪自南而北，俱会于下埔而北去。自下埔而上，悬崖瀑布，随处而是，亦俱会于下埔。路由下埔南而西，逾一岭，五里为黄舍。又西南逾二岭，五里至章村[11]，山始大开，始有聚落阛阓。有水自南而北，源自建宁县邱家岭，去章村南十五里，又五十五里始抵建宁云。西五里至容田，又西三里过长江岭。又三里，乌石。有卷石桥。又二里，上坪。随溪西南四里，有大溪自西南向东北，复溯之。西三里，过木桥，溯北来小溪，渡小石桥，北上岭。三里，为茶坞坳。又

西三里，为何木岭。越岭，西南二里，宿梅源。

十一日　东方乍白，自梅源溯小流西上一岭。路应度谷梅源至黄婆三十里，黄婆至县三十里。而西，因歇店主人言，竟从北直上岭。三里，逾岭北，天渐明，问之途人，始知其误。乃从岭侧径道转而南，越岭两重，共四里得一村坞，询之，曰："此岭即南丰界也。岭北水下新城，岭南下永丰[12]，但随小水南行一里，可得大道。"从之，至漈上坞始与梅源大道合。其处平畴一环，四山绕壑，以为下土矣。已而流忽下坠，捣级而下，最下遂成一瀑，乃知五泄、麻姑之名，以幸而独著也。是名漈山灶，去梅源始五里，余迂作十里行矣。水上人家为"漈上"，水下人家为"漈下"。又五里，夏家桥，又五里，尼始坳[13]，途中有两小水自北来合。又五里，乾昌桥，已胜筏。又五里，沧浪桥。又五里，黄婆桥。有一溪自北来，桥架北溪上，水自桥南出，与漈上之水合，共下南山去；而陆路由北岭入山，迂回岭上。北行五里，曰藏石岭。又三里，又过一溪，亦自北而南。越而西，二里，为思久铺。铺有小桥，桥下细流始西向行，路复随之。五里，西至来陂桥。又一溪颇大，自北来会，同过桥下，而漈上大溪亦自南来会，遂同注而北。又一里，溪之东有狮山，西有象山，狮山石独突兀，而象山半为斧斤所凿。二山紧束水口，架石梁其中，曰石家桥，溪自桥下俱北去，路自桥上西向府。渡桥一里，又有小溪自南而北，亦有石梁跨其上。又三里，上艾家岭。又十里至南丰[14]，入城东门。三里，出西门，

则盱江自西南抵西门，绕南门而北转，经东门而北下，想与滁上之水会于城北之下流也。西门外濒溪岸，则石突溪崖，凿道其间，架佛阁于上。濒江带城，甚可眺望，以行急不及登。又西五里，一溪自北来，渡其桥；军峰溪自西来[15]，即溯之行。有数家在溪上，曰三江口，想即二溪与盱江合，故名也。

十二日　东方甫白，从三江西渡溪，循左路行，路渐微。六七里，日出，入山口，居舍一二家，去路颇遥。先是，有言三江再进十里，有山口可宿者，余既讶其近，又疑其居者之寡。连逾二岭，三里，遇来人询之，曰："错矣！正道在南，从三江渡溪已误也。"指余南循小路转。盖其岭西北为吴抗，东南为东坑，去三江已十里矣。乃从南转下一坑，得居民复指上岭，共五里，至后阿。从其西北小路直上二里，则一小庙当路岐。从庙西北平循山半阴崖而行，又二里而至一山过脊处，南北俱有路，而西向登岭一路独仄，遂蹑之行。既登一峰，即转入山峡。其峡有溪在下，自西而东，东口破壁而下；绾口一峰，西南半壁，直倾至底，石骨如削铁；路在其对崖。循峡阴西入，自过脊登岭至此，共三里[16]。一石飞突南崖，瞰溪撑日，日光溪影，俱为浮动。溪中大石矗立，其西两崖逼竖如门，水从崖中坠壁而下，潆回大石而出，盖军峰东溪源也。崖下新架一桥。渡而北，又登岭半里，山回水聚，得岐路入一庵，名龙塘庵。有道人曰："西有龙潭，路棘不可入。"得茗，食点数枚。出庵，从左渡

小溪，遂复直上岭。二里[17]，复循山北阴崖而行，屡有飞涧从山巅坠下，路横越涧上流者五六次，下复成溪。又三里[18]，得横木栈崖。又二里，直转军峰之北，仰望峰顶犹刺天也，有石涧自峰顶悬凹而下，盖北溪之源矣。

渡溪二百步，复上一岭，始与北来大路合，遂高南向峰顶，而上无重峰之隔矣。自东北路口西上一里，至北岭度脊处，有空屋三间，中有绳床土灶而无人居，其西下为宜黄之道，东即所从来大道也。自此南上，凿蹬叠级，次第间出，蹈空而上，道甚修广，则进贤金父母所助而成者[19]。金名廷璧。自此愈上愈高，风气寒厉，与会仙异矣。自分道处至绝顶，悉直上无曲坠，共四千三百步，抵军峰巅[20]。登顶下望，五六尖峰自西南片片成队而来，乃闽中来脉也。至绝顶之南，圆亘为着棋峰，亭亭峭削，非他峰所及。盖自南丰来，从车盘岭南面上，不及北道之辟；然经着棋峰栈石转崖，度西峡中，蹑蹬攀隙，路甚奇险。余从北道望见之，恨不亲历。北起为绝顶，则石屋中浮丘、王、郭三仙像共列焉[21]。其北度之脉，则空室处。其北又起一峰，直走而为王仙峰，东下而为麻姑，东北下而为云盖，以结建昌者也。自着棋峰夹中望，下有洞穹然，攀箐挂石而下，日尚下午，至洞已渐落虞渊[22]，亟仍攀蹑而上，观落日焉。

【注释】

①草塘：乾隆本、四库本作“草堂”。

②坂铺：乾隆本、四库本作“板铺”。

③应感岩：原作“应城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本日记季抄本忽作“应感峰”，忽作“感应峰”，今据乾隆本统一为“应感峰”。

④巨壑矗峭：“矗”，季抄本多作“轰”，据乾隆本改，下同。

⑤乃新城之五十一都地：“地”，原作“也”，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建宁：明为县，隶福建邵武府，即今福建建宁县。

⑦泰宁：原作“太宁”，从《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改。泰宁，明为县，隶福建邵武府，即今福建泰宁县。

⑧广昌：明为县，隶建昌府，即今广昌县。

⑨疑所云句：季抄本初九日记至此止，原注“已下缺”。

⑩其界有侧家斜在迷阳洞南：陈本作“其侧有数家斜界迷阳洞南”。丁本作“其界有数家斜在迷阳洞南”。

⑪章村：今作樟村，在黎川县南境。

⑫永丰：永丰即今永丰县，明时隶吉安府，与新城、南丰悬隔甚远。疑“永丰”为“南丰”之误。

⑬尼始坳：疑为“尼姑坳”。

⑭南丰：明为县，隶建昌府，即今南丰县。

⑮军峰溪：原作“又一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共三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共二千七百步”。

⑰二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六百步”。

⑱又三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又九百步”。

⑲进贤：明为县，隶南昌府，即今进贤县。

⑳军峰山：今名同，在南丰、宜黄两县界上，海拔1761米。

㉑三仙：浮丘指仙人浮丘公，王仙指仙人王子乔，郭仙或即葛洪。

㉒虞(yú于)渊：神话传说中日落的地方。日落虞渊指天色黄昏。

【译文】

初九日　给昆石上人写了十二首诗，便已经到上午了。于是从草塘左面顺山崖往南朝下走，路很细小而且陡直，隐没在深草丛中，或隐或现。直往下三里，有条溪从箫曲峰后面一直自东南方流过来，这是箫曲峰与它外层的大山夹峙而形成的。大概这大山就是

福建省省界，它往东北延伸而形成箫曲峰，往西北延伸而形成应感峰、会仙峰，两条溪夹在山的两侧而向西流去，溪流仍属于新城县。箫曲峰南面的溪岸上，有几家居民，他们以在山上种植姜、芋、茶、竹等为业，地名叫坂铺。从坂铺渡过溪，往东南朝岭上走一里，就平平地绕到了山腰。再往南二里，又直往上爬到山顶。又走二里，往南面下了山而往东上，到应感岩。岩洞朝向西边，下面是长而宽的深谷，崖壁高耸峻峭，壁上形成个圆状洞穴，洞穴中建有室屋，从下面望上去，真像悬空补缀在崖壁上似的。石崖的顶端还高在岩洞一里以上，居住在崖间的僧人留我们吃饭后，我们便从崖侧踩着石磴往上登，当时以为周围其它山峰都没有此峰高；登上峰顶后才知道会仙峰更高于众峰。应感峰的两个山峰接连耸起，东面和福建省界的那座大山连着，连接处山脊越过来的地方很陡峭。山脊北面的水流往坂铺，南面的水就从会仙峰向北流去，从应感、会仙两峰流往西面的水到山脊为止。我大约从应感峰南面朝下走了三里，渡过那一条水后又往南向上爬，就到了会仙峰北面和福建省界的那座大山相连的山脊处。山脊东面的水往西面绕流出会仙峰的南边，此水的南面又有一座大山，它往东北延伸而与应感峰后面的大山连接，又与会仙峰夹在此水的两边，水流向西流去。两山间的山坞中坐落着的村子为九坊，属于新城县的五十一都地。对着会仙峰的山叫迷阳洞山，山的南面就是邵武府的建宁县，东南面为泰宁县，西南面为建昌府的广昌县，会仙峰南面的这座大山，是南面的主山脉往北延伸过来而折往东去的地方。从作为福建省界的那座大山的山脊越过来的地方到会仙峰之间，望过去很近，却要接连翻越四座山峰，峰峰都峻峭陡直。山脊下面乱壑纵横，水流汇集成潭，我怀疑所说的金龟湖就是这潭水。四下四上，又走四里便登上会仙峰最高顶，东面的大山都低伏在它下面，更不用说箫曲峰、应感峰了。从会仙峰往西到南丰县有一百里，往东南抵达建宁县也是一百里。分界处有几户人家呈斜向坐落在迷阳洞南边，偏僻荒凉，是与外界隔绝

的地方。

初十日　从会仙峰往西朝下走，十里后渡过一条溪水，它就是从应感峰西南面流来的那条。又走五里，为官公坳。又走五里，到下埔。从应感峰西南面流来的溪水自东而西，从会仙峰南面流来的溪水自南而北，都汇合在下埔而往北流去。从下埔以上，悬崖间的瀑布到处可见，也都汇合在下埔。路从下埔南面往西走，翻过一座岭，行五里为黄舍。又往西南翻越两座岭，走五里到章村，山才远离开，才有村落街市。有条水从南向北流，它发源于建宁县邱家岭，流经章村南面十五里的地方，又流五十五里到达建宁县。往西走五里到容田，又往西三里经过长江岭。又走三里，到乌石。〔那里有座卷石桥。〕又走二里，到上坪。顺一条溪往西南走四里，有条大溪自西南向东北流，又溯流而行。往西三里，过一木桥，溯从北面来的一条小溪走，跨过一座小石桥，往北上了岭。走三里，为茶坞坳。又往西三里，为何木岭。越过岭，往西南走二里，投宿在梅源。

十一日　东方刚白，就从梅源溯一条小水流往西上了一座岭。路本应越过山谷〔从梅源到黄婆有三十里，从黄婆到县城有三十里。〕往西走，因听了歇店主人的话，竟然从北面直往岭上走。三里后翻到岭北，天逐渐亮开，向过路的人打听，才知道路走错了。于是从岭侧的小路折往南，越过两重岭，共走四里见到一个有村子坐落在的山坞，向村人询问，回答说："这座岭就是南丰县界。岭北的水流下新城县，岭南的水流下南丰县，只须顺着小水往南行一里，就可以见到大路。"我们按那人所说的走，到漈上坞才与从梅源来的大路相合。那地方是片圆形而平坦的田地，四周山环沟绕，我以为是地势低下的地方了。随后见水流忽然向下坠落，从一层层石台坎上冲泻而下，最下面便形成一条瀑布，这才知道五泄、麻姑的名字，是因为幸运才独自闻名。此地名叫漈山灶，距离梅源才五里，我们却绕了十里。水流上面居住的人家称为"漈上"，水流下面居住的人家称为"漈下"。顺水流又走五里，到夏家桥，又走五里，到尼姑坳，

途中有两条小水从北面来汇合。又走五里，到乾昌桥，溪中已能够行船。又走五里，到沧浪桥。又走五里，到黄婆桥。有条溪流从北面流来，溪上架有桥，水从桥南面出来便与�星上坞流来的水汇合，共同流下南山中去，而陆路由北面山岭进入山中，在岭上曲折盘绕。往北行五里，叫藏石岭。再走三里，又渡过一条小溪，它也是自北向南流。越过溪水后往西走二里，为思久铺。那里有座小桥，桥下的细流才往西流，路又傍溪而去。走五里，往西到了来陂桥。又有一条溪水比较大，从北面流来相汇，一同流过桥下；而潨上坞流来的大溪也从南面流来，汇合后一同流往北去。又走一里，溪水的东面有座狮山，西面有座象山，狮山上的石头分立突兀，而象山的一半已被刀斧凿削过。两山紧夹着水口，一座石桥横架在两端，它叫石家桥，溪水从桥下向北流，路从桥上往西朝府城去。越过桥一里，又有条小溪自南往北流，也有石桥架在溪上。又走三里上了艾家岭。又走十里，到南丰县，进入城东门内。三里，出了城西门，便见盱江自西南面流到西门外，又绕流到南门外而后向北折，经东门外而往北流去，我猜想它与潨上坞来的溪水在城北面的下游处汇合。西门外溪岸边的山崖上，怪石突兀，崖壁间凿出道路，上面建有佛阁。那山崖濒临溪流，屏绕城池，远望上去景色十分美好，但因为行程急而来不及攀登。又往西走五里，有条溪水从北面流来，我们越过溪上的桥；军峰溪从西面流来，于是溯溪走。有几户人家住在溪岸边，地名叫三江口，我猜想就是两条溪水与盱江在此汇合，所以叫这个名。

十二日　东方刚白，就从三江口往西渡过溪流，顺左边的道路前行，越走路越小。走了六七里，太阳升起，进入一个山口，有一两户人家住在离路较远的山上。原先，有人说从三江口往前走十里，有个叫山口的地方可以投宿，我既因为这里离三江口路近而感到诧异，又怀疑居民太少。接连越过两座山岭，走三里遇到对面来的一个人，向他询问，他说："路走错了！正路在南面，从三江口渡溪就

已经错了。"他指给我往南边顺小路转往正道。大概那岭的西北面为吴坑，东南面为东坑，距离三江口已经有十里远了。于是从南面转下一个深谷中，遇到当地居民，他又指给我们上岭的路，共走五里，到后阿。从后阿西北面的小路直往上走二里，有一小座庙立在岔路边。从庙西北面平平地顺着山半腰的北侧山崖而行，又走二里到达一座山的山脊穿越过来的地方，山脊的南北边都有路，而往西攀登山岭的一条路最狭窄，于是便沿着那条路走。刚登上一座山峰，就转进山峡中。那山峡下面有一条溪水，自西向东流，到东面峡口处破壁而下；峡口盘结着一座山峰，它的西南半壁直向下斜插到底，崖壁上尖峭如骨的石头如削铁一般；道路在山峰对面的崖壁间。我们顺着山峡北面往西进去，从山脊穿越过来的地方登上山岭到这里，共三里路。有一块石头从山峡南面的崖壁上飞突出来，下临溪流，上撑天日，日光溪影都同时在它的上下飘浮晃动。溪中有块大石头矗立着，它的西面两座山崖紧相迫近而向上直立起，如同一道门，水流从中间的石壁上坠落下去，潆绕那大石头周围而后流出去。这水大概是军峰山东面溪流的源头。山崖下新架着一座桥。越过桥到了北面，又登上岭半里，山峦回环水流汇聚。见到一条岔路通到一座庵中，那庵叫龙塘庵。有个道人说："庵西面有个龙潭，但路中荆棘丛生，不可能进去。"我们得到庵中道人给的一些茶水，于是吃了些点心。出了庵，从左面渡过一条小溪，便又直往上攀登山岭。爬了二里，又顺山北面的北侧山崖而行，不时有飞洒的山涧水从山顶坠落下来，道路五六次从山涧水上横越过，到了下面涧水又汇流成溪。又走三里，见到一根横木架在山崖间。又走二里，直转到军峰山的北面，仰望峰顶犹如刺穿了青天一般，有一条山涧水从峰顶顺着凹陷处悬流下来，它大概是军峰山北面的溪流的源头。

渡过溪走二百步，又上了一岭，道路才与北面来的大路交合，于是往南向着高高的军峰山顶爬去，而上面不再有层层峰峦的阻隔了。从军峰山东北路口处往西朝上走一里，到达军峰山北面山岭

的山脊越过来的地方，有三间空屋子，屋中有绳床土灶但无人居住，从空屋西面下去是到宜黄县的路，东面就是上来时所走的路。从此处往南朝上走，人工修凿出的级级石磴，次第涌出，从半空中攀越而上，石阶路很长很宽，它是进贤县一个姓金的人的父母资助而修成的。〔那姓金的名叫金廷璧。〕从石阶路上越往上走地势越高，并且气流寒冷，与会仙峰不一样。从分路处到军峰山的最高顶端，尽是一直往上，没有弯曲和向下折的地方，共走四千三百步，抵达军峰山山顶。登上山顶往下望，五六座尖耸的山峰从西南方向连绵不断成队地奔涌过来，那是从福建省内延伸来的山脉。它们到了军峰山最高顶端的南面，形成圆形横贯的着棋峰，它高峻陡削，不是别的山峰所能比得上的。大略从南丰县来，自车盘岭南面上军峰山，不如北面的道路那样通畅；然而经过着棋峰上山，则必须走石栈，绕崖壁，穿越山峰西面的峡谷，踩着石磴攀着石头间的缝隙而上，道路非常奇险。我从北面道路中望见着棋峰上那条路，后悔没能亲历。军峰山顶的北部耸起为最高峰，石屋中列置着浮丘、王、郭三个仙人的像。最高顶往北越过去的山脉，就是有三间空屋子的地方。那里往北又耸起一峰，它一直向北绵延而成为王仙峰，向东延伸下去而成为麻姑山，向东北延伸下去而成为云盖山，从而与建昌府城的山交错盘结在一起。从着棋峰的山峡中望过去，峰下有个洞高高隆起，攀着竹木抓着石块往下行时，还是下午，到那洞时天色已经黄昏，于是赶忙仍旧攀着草木踩着崖石上到山顶，观看落日景象。

【原文】

十三日 (缺)白赤丸如轮，平升玉盘之上，遥望日下，白气平铺天末，上有翠尖数点，则会仙诸峰也。仍从顶北下，十里，至空屋岐路处①，遂不从东而从西下，里许而得

混元观，则军峰之北下观也。其地已属抚之宜黄。闻山南车盘来道亦有下观云。循水北下，两山排闼，水泻其中，无甚悬突飞洄之态。又下五里，始至涧底，此军峰直北之水也。既下山，境始开。又山一层横列于外，则鱼牙山也。又有一水自西南来，此军峰西壑之水，至此与北涧会。循水东北又五里，过袈裟石。绾两涧之口，水出其间，百家之聚在其外，曰墟上。又有一水亦自西南来会，则鱼牙山之水也，与大溪合而北，西转下宜黄，为宜黄之源云。自墟上东北岐，路溯一小溪，十里至东源。东向上岭，三里而登其上，曰板岭。其水西流入宜，东南流入丰，东北流亦入宜，盖军峰北下之脊也。越岭而东，一里，复得坪焉。山溪潆洄，数家倚之，曰章岭。竟坞一里，水东出峡间，下坠深坑，有路随之，想走南丰道也。其水东南去，必出南丰，则章岭一隙其为南丰属明矣。水口坠坑处，北有一径亦渐下北坑，则走下村道矣。亦渐有溪北自下村出七里坑，达枫林而下宜黄，则下村以北又俱宜黄之属。是水口北行一径，即板岭东度之脊也，但其脊甚平而狭，过时不觉耳。下脊，北五里，至下村。又北二里，水入山夹中，两山逼束甚隘，而长水倾底，路潆山半，山有凹凸，路亦随之，名曰十八排，即七里坑也。已而下坑渡涧，复得平坞，始有人居，已明月在中流矣。又北二里，水复破峡而出。又一里，出峡，是为枫林内村。又一里，山开水转，而西度小桥，是为枫林，一名陈坊。乃宿。

十四日　平明饭，行，即从小桥循小溪北上。盖枫林大溪西下宜黄，而小溪则北自南源分水而来者也[2]。溯北上五里，入南湾坳，上分水岭，南为宜黄，北为南城，西南境逾岭为南源。五里至八角庄，为洪氏山庄。有水东下，舍之。北上黄沙岭，二里逾岭，下巾儿滌，水亦东下，又舍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栏寨门，平行岭上，为李家岭。又一里，始下，下一里，则磁龟在焉[3]。磁龟者，罗圭峰玘之所居也[4]，在南城西南九十里，据李文正《东阳记》，北阻芙蓉，西阸连珠峰，南望军峰，东则灵峰迤逦。有石在溪桥之下，而不甚肖；其溪亦不甚大；自西而东，夹溪而宅，甚富，皆罗氏也。问有花园坑，景亦没，无可观。遂东北逾岭而下，溪自东南下坑中，路不能从也。东下三里，山峡少开。又循一水，有桥跨之，曰云阳桥，水亦东南下，又舍之。东逾一岭，又二里，曰乘龙坳，水亦南下。复东上二里，曰鹅腰岭。平行岭上又二里，而下一里，曰钼源[5]，其水始东行。始至磁龟，以为平地，至此历级而降，共十里而至歪排，皆循东下，始知磁龟犹在众山之心，众山之顶也。歪排以上多坠峡奔崖之流[6]，但为居民造粗纸，濯水如滓，失飞练悬珠之胜。然钼源小水已如此，不知磁龟以东诸东南注鳌者，其必有垂虹界瀑之奇，恨路不能从何。出歪排，其南山坞始开，水亦南去。又东逾黄土岭，共三里，则下岐东行平畴中。五里，一溪自西北东去，有桥架其上，曰游真观前桥。又东五里，则盱江自东南而北。是时日才下午，不得舟，宿

于溪西之路东，其溪之东即新丰大市也⑦。

十五日　路东不得舟，遂仍从陆。右江左山，于是纯北行矣。六里，为大安桥。又三十里，则从姑望在，入郡南门矣。

十六日　过东门大桥，即从桥端南下。随沙岸，丛竹夹道，乔松拂云，江流雉堞右映，深树密箐左护，是曰中洲。有道观，今改为佛宇。前二石将军古甚，刘文恭铉为之记，因程南云盱人⑧，与刘同在翰苑故也。是日再醉于夏调御处⑨。

十七日　静闻随二担从麻源大路先往宜黄，余作钱、陈、刘诸书。是晚榻于调御斋中。

【注释】

①至空屋岐路处："空屋"乾隆本、四库本作"岭脊"。

②南源：今名同，在宜黄县东隅。

③磁龟：今作磁奎，在南城县西南隅。

④玘：季抄本作"圮"，不从。玘(qǐ 起)，玉名。罗玘，南城人，成化末乡试第一，举进士，授编修，后迁南京太常、南京吏部右侍郎，人称圭峰先生。

⑤钼源："源"，乾隆本作"原"。

⑥歪排：季抄本"排"、"徘"互用。以下两处"徘"，据乾隆本统一作"排"。

⑦新丰：今名同，在南城县南境。盱江东岸。

⑧盱(xū 虚)：建昌府因有盱江流贯，故亦称该府为"盱"，盱江亦因流经建昌府，又称建昌江。

⑨是日再醉于夏调御处："再"，季抄本作，"在"，不从。

【译文】

十三日 （有缺文）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缓缓升起在玉盘似的天幕上，遥望太阳底下，白色的云气平铺天际，云气上面耸出几个青翠的峰尖，那就是会仙等山峰。仍从军峰山顶北面下山，走十里，到有空屋子和路分岔的地方，便不从东边而从西边下去，一里左右到混元观，它就是军峰山北面的下观。那里已经属于抚州府的宜黄县。听说军峰山南面从车盘岭来的路上也有个下观。顺水流往北下去，两山对耸如门，水从中间倾泻出来，然而没有多少山石悬空突立和水流飘坠潆回的景象。又往下走五里，才到达山涧底，这是军峰山正北面的水流。下了山，地势才开阔，远处又横列着一层山岭，那是鱼牙山。又有一条水从西南面流来，这是军峰山西南山谷中流来的，到这里便和北面流下来的山涧水汇合。顺水流往东北又走五里，经过袈裟石。它盘结在两条山涧水交汇的水口处，水从石头中间流出，有一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它外侧，叫墟上。又有一条水也从西南边流来汇合，那是鱼牙山的水，它与大溪汇合后往北流，然后折往西流下宜黄县，为宜黄水的上源。从墟上岔向东北，溯一条小溪而行，十里到东源。往东爬上山岭，三里登上岭头，那岭叫板岭。板岭的水西面的流入宜黄县，东南面的流入南丰县，东北面的也流入宜黄县，大概它是军峰山往北延伸下来的山岭的岭脊。越过板岭往东一里，又见到一块平地。山溪绕流在平地周围，有几户人家居住在其间，地名叫章岭。从平坦的山坞中直走一里，水往东面流出山峡，向下坠入深谷中，有路沿水流而去，我想那是到南丰县的路。那条水往东南流去，一定是流到南丰县，那么章岭这块狭长平地属于南丰县是很明显的了。水流坠入谷中的水口的北面，有条山路也是渐渐下到北面的山谷中，那就是去下村的道路了。同样渐渐有溪流从北面的下村流出七里坑，再流到枫林而后流下宜黄，这样下村以北又都是宜黄县的辖地。这条从水口往北走的路，就是板岭往东边越过来的岭脊，只不过它很平坦而狭窄，

经过时不觉得罢了。下了岭脊，往北走五里，到下村。又往北走二里，水流入山峡中，两山紧夹，中间很狭窄，而长带似的水流斜贯向峡底，道路盘绕在山半腰，山时而凹陷时而凸起，路也随山势延伸，地名叫十八排，即七里坑。不久下到谷中渡过山沟水，又见到一个平坦的山坞，这才有人家居住，旋即，明月倒映在流水中了。又往北二里，水流又破峡而出。又走一里，出了山峡，这里是枫林内村。又走一里，山峦分开，水流曲绕，往西经过一座小桥，就是枫林，〔又叫陈坊。〕于是便投宿在村中。

十四日 天大亮时吃饭，出发后，就从小桥处沿着小溪北上。大概枫林的大溪向西流下宜黄，而小溪却是从北面的南源分流来的。溯溪往北走五里，进入南湾坳，登上分水岭，岭南面为宜黄县，岭北面为南城县，西南方翻过一座山岭为南源。走五里到八角庄，〔这是一个洪姓人的山庄。〕有条水往东面流下，我们没有顺水走。往北上了黄沙岭，二里后翻过岭，下到巾儿漈，那里的水也是往东流下，我们仍没有顺水走。往北溯一条小水，行三里，登上栏寨门，然后从岭上平平地向前走，那岭为李家岭。又走一里，才往下，下行一里，到磁龟。磁龟是罗玘（圭峰）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南城县城西南九十里，据李文正《东阳记》的记载，此地北面被芙蓉峰阻隔，西面被连珠峰障塞，向南望是军峰山，东面则是曲折连绵的灵峰。有块石头在溪流的桥下边，但不很象龟；那溪也不很大；自西向东，溪两岸房屋相连，家家都很富裕，居民都姓罗。打听到有个花园坑，景物也已堙废，没有可观赏的。于是往东北越岭而下，溪流从东南流下深谷中，路不能顺溪走。往东下去三里，山峡稍微变得开阔些。又顺着一条水而行，水流上有座桥横架着，叫云阳桥，桥以下水也流下东南方，我们又没有顺水走。往东越过一座山岭，又走二里，叫乘龙坳，水流也是流下南面去。又往东朝上走二里，叫鹅腰岭。从岭上平平地又走二里，而后下行一里，叫钮源，此处水才往东流。刚到磁龟时，以为那里是平地，到此处逐级向下走，共十里到歪排，而

且都是沿东面下行，这才知道磁龟仍然在众山环拱之中，仍然在众山顶上。歪排以上有不少倾坠于峡谷中、奔泻在崖壁上的水流，只是因为附近居民造粗纸，水被污染得污黑脏秽，失去了飞练悬珠的优美景象。钼源来的小水流已是这样，却不知磁龟以东往东南流注沟谷中的那些水流情形如何，我想一定有彩虹垂挂、飞瀑相间倾泻那样的奇景，遗憾的是不能沿着这些水流走。出了歪排，它南面的山坞才开阔起来，水也往南流去。又往东翻越黄土岭，共走三里，下到岔路中，往东从平坦的田野中走。五里，一条溪水从西北折往东去，有座桥架在溪水上，叫游真观前桥。又往东五里，盱江从东南流往北去。这时才下午，没有找到船只，于是投宿在溪水西岸的路东村，溪水的东岸就是新丰大市。

十五日　在路东没有找到船，于是仍从陆路走。右面是江左面是山，从这里起尽是直向北走。行六里，为大安桥。又行十三里，已经可以望见从姑山，随后进了建昌府南门。

十六日　跨过东门大桥，就从桥端南下。沿着沙岸走，丛密的竹子夹在路侧，高大的松树拂掠着云彩，城墙上排列如齿的矮墙倒映在右边江流中，左面有深树密箐拦护，这是中洲。原来有座道观，如今改为佛寺。寺前的两尊石将军像很古老，刘铉（文恭）为它们作了记，这是因为程南云是建昌府人，与刘铉共同在翰林院供职。这天再次在夏调御处喝醉酒。

十七日　静闻随同两个担夫从麻源大路先往宜黄县，我给钱、陈、刘等写信。这晚住宿在夏调御的书房中。

【原文】

十八日　别调御诸君。十五里，午至麻姑坛。又西二里，坞穷。循南山上，又二里转出五老西南，是为五老坳。于是循北山上，又二里为篾竹岭，越岭二里为丹霞洞，又

西上一里为王仙岭，越岭又西一里为张村，皆前所历之道也。于是又西平行山半，四里，逾朱君岭，复沿山半行。深竹密树，弥山绘谷，红叶朱英，缀映沉绿中，曰鞋山。五里，石坪。山环一谷，随水峡而入，中甚圆整[1]，万山之上，得此一龛，亦隐居之所，惜为行道踏破云帏耳。居民数十家，以造纸为业。自石坪复登岭，岭峻而长，共五里始达岭头，即芙蓉东过之脊也。脊二重，俱狭若堵墙，东西连属。脊南为南城属[2]，下有龙潭古刹在深坑中，道小不及下。脊北为临川属[3]。度脊而西即芙蓉山[4]，自南而北高亘于众山之上。其山之东则临川、南城之界，西则宜黄属矣。循山之东北又上里许，山开一箐东北向，是为芙蓉庵，昔祠三仙，其今僧西庵葺为佛宇，遂宿其中。

十九日　从庵侧左登，皆小径，直跻一里，出峰上。又平行峰顶，北最高处为三仙石。登其上，东眺黄仙峰，已不能比肩；南眺军峰，直欲竞峻；芙蓉之南，有陈峰山在十里内，高杀于芙蓉，而削峭形似，盖芙蓉之来脉也。凭眺久之，从峰北小径西下里许，与石坪西来之大道合[5]。又下五里，忽路分南北。始欲从南，既念大路在北，宜从北行，遂转而北，始有高篁丛木。又西下一里，始有壑居塍垅，名曰烂泥田。复逾岭西下一里，更循岭而登二里，直蹑峰头，名曰揭烛尖。又名避暑营。从尖西南下二里，是为南坑。有涧自东南来，四山环绕，中开一壑，水口紧束，湾环北去。有潘、吴二姓绾水口而居[6]，独一高门背水朝尖，雄据一坞之

胜。随水出其后，数转而出，一里，有水自北而来，二水合而南，路随之。一里，转而西，共八里，西逼高峰，有水自南来会，合而北去，有桥跨之，曰港口桥[7]。循左麓而北，又转西行，北渡溪，共五里，得大坞，曰上坪。过上坪石梁，水注而北，路西折登山，迤逦而上，五里至杉木岭。逾岭下二里，山坞紧逼，有故家宅，其中曰君山[8]，皆黄氏也。饭而出隘，五岭上矮岭[9]。逾岭共五里，出杨坊[10]，南行为杭阴，乃宜邑巨聚。西行七里，宿车上。

二十日　鸡再鸣，自车上载月西行，即与大溪遇。想即墟上之溪，自南而北者，发源军峰，经杭阴至此[11]。已而溪直南下，路西入山。又五里，登岭。又三里，逶迤至岭隘，有屋跨其间，曰黄岭。下岭二里，大溪复自南来。渡溪，天始明，山始大开。随溪西北行五里，有塔立溪口小山上，塔之西北即宜黄城也。又有一大溪西南自东壁巡司来[12]，直抵城东，有长木桥之；水遂北与东溪合，有大石桥架其上，曰贯虹；再北，则一小溪循城西北而东入大溪，亦有桥跨其上，曰丰乐。

是日抵宜黄东门贯虹桥之旅肆，觅得静闻，始出，亟呼饭饭。静闻与之北，过丰乐桥，上狮子岩。岩回盘两层，兀立三溪会合之北冲，大溪由此北下抚州者也。已而西经城北，至新城北门。北一里，过黄备桥。又西北一里，北入山，得仙岩。岩高峙若列锦层，上穹下逼[13]，其西垂忽透壁为门，穿石而入，则众山内闷，若另一世界。而是岩甚薄，

不特南面壁立，而北面穹覆更奇，其穿透之隙，正如虔之通天岩[14]，亦景之最奇者也。三里，仍入城之北门。盖是城东濒溪为旧城，而西城新辟，一城附其外，缭绕诸峰，因之高下。经城三里，出南门。循东壁南来之溪西南行，五里，过四应山之东麓。又十五里，有小峰兀立溪上作狰狞之状，其内有谭襄敏墓焉[15]。又二里，过玉泉山下，山屏立路右若负扆，仰瞻峭拔，有小庐架崖半。欲从之，时膝以早行，忽肿痛不能升。又随大溪南行三里，有小溪自西来注，即石蛩之下流也[16]，始舍大溪溯小溪，折而西入三里而得石蛩寺。寺新创，颇宏整。寺北有矗崖立溪上，半自山顶平剖而下，其南突兀之峰犹多，与之对峙为门，而石蛩之岭正中悬其间，而寺倚其东麓。仰望之，只见峰顶立石轰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以足痛不及登蛩。

二十一日　晨餐后，亟登蛩。是峰东西横跨，若飞梁天半，较贵溪之仙桥，高与大俱倍之[17]，而从此西眺，只得其端，从寺北转入峡中，是为万人缘。谭襄敏初得此寺，欲废为墓，感奇梦而止。今谭墓在玉泉山东北，宅墓诸坊一时俱倒，后嗣亦不振。寺始为僧赎而兴复焉。僧以其地胜，故以为万人巨冢，甃石甚壮。地在寺北，左则崖，右则寺也。由万人缘南向而登，仰见竹影浮飏，一峰中穿高迥。透石入，南瞰乱峰兀突，溪声山色，另作光响，非复人世。于是出桥南，还眺飞梁之上，石痕横叠，有缀庐嵌室，无路可登。徘徊久之，一山鹤冲飞而去，响传疏竹间，令人不能去。盖是桥之南，其内石原裂

两层，自下而上，不离不合，隙俱尺许。由隙攀跻而上，可达其上层，而隙夹逼仄，转身不能伸曲，手足无可攀蹑，且以足痛未痊，怅怅还寺。问道寺僧，僧云："从桥内裂隙而登蹑甚难。必去衣脱履，止可及其上层，而从上垂绠，始可引入中层。"僧言如此，余实不能从也，乃于石碧饭而行。五里，由小路抵玉泉山下，遂历级直登。其山甚峻，屏立溪之西北，上半俱穹崖削壁，僧守原叠级凿崖，架庐峰侧一悬峰上[18]。三面凭空，后复离大山石崖者丈许，下隔深崖峡。时庐新构，三面俱半壁，而寂不见人。余方赏其虚圆无碍，凭半壁而看后崖。久之，一人运土至，询之，曰："僧以后壁未全，将甃而塞之也。"问僧何在，曰："业从山下跻级登矣！"因坐候其至，为之画曰[19]："汝虑北风吹神像，何不以木为龛坐，护置室中，而空其后壁，正可透引山色。造物之悬设此峰，与尔之绾架此屋，皆此意也。必甃而塞之，失此初心矣。"僧颔之，引余观所谓玉泉者。有停泓一穴[20]，在庐侧石灶之畔，云三仙卓锡而出者，而不知仙之不杖锡也[21]。下玉泉，三里，出襄敏墓前。又随溪一里，由小路从山北行，盖绕出玉泉山之东北也。最北又有马头山，突兀独甚，在路左。过白沙岭，望西峰尖亘特甚，折而东之，是为北华山。山顶佛宇被灾，有僧募饭至，索而食之。下山二里，入南门，北登凤凰山。其山兀立城之东北，城即因之，北面峭削，不烦雉堞也。下山，出北水关，抵逆旅已昏黑矣。

【注释】

①中甚圆整:“圆”,季抄本皆作“员”。

②南城:建昌府附郭县,即今南城县。

③临川:抚州府附郭县,治今抚州市,辖境包有今抚州市与临川县。

④芙蓉山:今名同,在南城、宜黄两县界上,海拔1175米。

⑤与石坪西来之大道合:“石坪”,原作“西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绾(wǎn宛):控扼。

⑦港口桥:今仍称港口。在今宜黄县东。

⑧君山:今同名。在今宜黄县东。

⑨五岭上矮岭:“五岭”,为“五里”之误。

⑩杨坊:今同名,在今宜黄县东。

⑪杭阴:乾隆本作“坑阴”,据季抄本上一日记改。杭阴今作棠阴,在宜黄县东境的公路旁。

⑫宜黄: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宜黄县。　东壁巡司:今作东陂,在宜黄县南境。此大溪明代称宜黄水,今名同。

⑬岩高峙若列锦层,上穹下逼:“锦层”,乾隆本、四库本作“锦屏”。“下逼”,乾隆本、四库本作“下通”。

⑭正如虔之通天岩:“虔”原作“度”,乾隆本作“处”,据四库全书本改。今江西赣州市为古虔州。通天岩在赣州市西北10公里,包括通天岩、忘归岩、同心岩、翠微岩,以大型石龛造像群著称,林木参天,风景秀丽,为著名风景游览地。

⑮谭襄敏:即谭纶(1520～1577),字子理,宜黄人,官台州知府,海道副使、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与戚继光大破倭寇,共事齐名,人称“谭戚”。后历抚陕西、四川,总督两广、蓟辽、保定,官至兵部尚书,谥襄敏。

⑯石虹:乾隆本、四库本作“石砻”。“虹”、“砻”皆通“拱”。石砻在西南地区称天生桥。

⑰较贵溪之仙桥,高与大俱倍之:原缺“仙”字,空一格,据十月二十三日贵溪日记补“仙”字。

⑱一悬峰上:乾隆本、四库本作“一峰悬上”,属下句。

⑲画:通“划”,谋划。

⑳有停泓一穴:“有”,原作“在”,不从。

㉑仙:古代道家所想象的超出人世、长生不死的人。

【译文】

十八日　辞别了夏调御等各位。走十五里，中午到达麻姑坛。又往西二里，走到山坞尽头。顺南山往上走，又行二里转出五老峰西南面，这里是五老坳。从坳中顺北山往上爬，又走二里为篾竹岭，越过岭二里为丹霞洞，又往西上一里为王仙岭，越过岭又往西走一里为张村，这一段都是前些日子走过的路。从张村又往西沿半山腰平平地走，四里，翻过朱君岭，又沿着半山腰走。深竹密树，长满山间，将山谷装点得如一幅彩画，红的叶，红的花，点缀掩映在深绿丛中，这山叫鞋山。走五里，到石坪。山峦环绕着一个山谷，沿水峡进去，谷中地形圆而齐整，千万座山岭之上，得到如此一块地方，也可作隐居的处所了，可惜这如云中帐幕的地方被来往的道路踏破了。谷中住着几十户人家，以造纸为业。从石坪起又攀山岭，那岭险峻而且长，共走五里才到达岭头，它是芙蓉峰往东穿越过来的山脊。山脊有两层，都窄得如一堵墙，东西相连。山脊南面为南城县属地，脊下有座龙潭古寺，因为在深谷中，道路小，未能下去。山脊北面为临川县属地。越过山脊向西就是芙蓉山，它自南向北高高地绵亘在众山上面。芙蓉山的东面就是临川县和南城县的交界处，西面则是宜黄县的属地。顺芙蓉山的东北面又往上走一里左右，山中裂开一条浅而窄的坑谷，朝向东北面，这就是芙蓉庵的所在处，庵中原来供奉三个仙人，如今僧人将西庵修葺为佛寺，于是住宿在寺内。

十九日　从庵左侧往上攀登，都是小路，直往上一里，到达峰顶上。又从峰顶上平平地走，峰顶北面最高处为三仙石。登上三仙石，向东眺望黄仙峰，已不能和我所站的地方比高低；向南眺望军峰，像是要与此山比险峻似的；芙蓉山的南面，有座陈峰山，相距在十里以内，它没有芙蓉山高，但陡峭险峻，与芙蓉山相似，它是芙蓉山的来脉。站在高处眺望了许久，从峰北面的小路往西朝下走一里左右，路就与从石坪向西过来的大路汇合。又下行五里，路忽然分往南北两头。开初想从南边走，随即想到大路在北边，应从北边走，

于是折往北，山间这才有高竹丛林。又往西下行一里，山谷中开始有民户居住，有高低分布的田地，地名叫烂泥田。又翻越一座山岭往西下行一里，再顺山岭攀登二里，直登上一个峰头，叫揭烛尖，〔又称避暑营。〕从揭烛尖西南朝下走二里，为南坑。有条山涧水从东南方流来，四面山峦环绕，中间是一块谷地，水口处山峰紧夹，河湾向北环绕而去。有姓潘和姓吴的两家人扼水口而居，只有一扇高大的门背向水流朝着揭烛尖，这两户人家雄踞高处，成了整个山坞中的优美景观。沿水流走出那两户人家的后面，又转了几个弯出了山坞，一里后，有条水从北面流来，两水汇合而往南流，路沿水走。行一里，折往西，共走八里，往西逼近一座高峰，有条水从南面流来交汇，然后流往北，有座桥横架在水流上，叫港口桥。沿山峰左麓往北行，又折往西，往北渡过溪水，共五里，见到个大山坞，叫上坪。越过上坪的石梁，水往北流去，路折向西面山上，曲折地向上爬，共五里到杉木岭。翻过岭头向下走二里，山坞狭窄，中间有些官宦人家的住宅，居中的那幢名叫君山，全村都是姓黄的人家。吃过饭走出山隘，行五里登上矮岭。越过岭共走五里，出了杨坊，从杨坊往南行为杭阴，那是宜黄县的一个大村落。从杨坊往西行七里，投宿在车上。

二十日　鸡叫第二遍时，顶着明月从车上往西走，就与一条大溪相遇。我想它就是墟上那条从南往北流的溪水，它发源于军峰，经杭阴流到此处。随后溪水直往南流去，而路向西进入山中。又走五里，登上一座山岭。又爬三里，曲折地到达岭隘上，有间屋子在岭隘上，这岭叫黄岭。下了岭二里，一条大溪又从南面流来。渡过溪水，天才明，山才远远地分隔开。沿溪水往西北走五里，有座塔矗立在溪口的小山上，塔的西北面就是宜黄城。又有一条大溪从西南的东壁巡检司流来，直抵县城东边，有根长木头横在溪上成为桥梁；溪水就流往北方与东溪汇合，有座大石桥架在东溪上，叫贯虹桥；再往北，一条小溪顺城西北往东流入大溪，也有座桥架在溪上，叫

丰乐桥。

这天抵达宜黄县城东门外贯虹桥边的旅店，找到静闻时，他刚好出门来，急忙喊住他吃了饭。饭后，静闻和我往北走，跨过丰乐桥，攀上狮子岩。此岩盘绕两层，直立在三条溪流汇合处的北边山冲里，大溪就是由这山冲里往北流下抚州府去的。旋即往西经过城北，到新城北门。往北走一里，跨过黄备桥。又往西北走一里，向北进入山中，见到仙岩。这岩高高耸立，如同排列着一层层锦绣，上边穹隆下边狭窄，忽然见到岩西边崖壁的下端是贯通的，形成石门，穿过石门进去，众山掩映，极其幽静，像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岩很薄，不只南面耸立如壁，而且北面穹隆遮掩，更加奇异，那贯穿崖壁的缝隙，正如赣州府的通天岩，也是自然景观中最奇妙的。从仙岩下来走三里，仍进入城北门。大概这座城东面濒临溪流的是旧城，而西面的城是新营造的，它外面还有一重城墙，那外城墙依众山峰的地势环绕，高低起伏。经过城三里，出了城南门。沿东壁巡检司南面来的溪水往西南行，五里后经过四应山东麓。又走十五里，有座小山峰直立在溪岸边，显出狰狞的形态，山中有谭襄敏的墓。又走二里，经过玉泉山下，这山屏风般立在路右边，如在路后立起一道高大的屏障，仰望上去高峻陡直，有间小屋架在崖壁半中腰。本想登山，但我的膝部因为早行的缘故，忽然肿痛得不能抬高。又沿大溪往南行三里，有条小溪从西面流来注入大溪中，它就是石蛩那条溪水的下游，我们这才离开大溪溯小溪而行，折往西进去三里到了石蛩寺。寺是新建的，很宏大整洁。寺北有座陡峭的山崖立在溪岸上，它从山顶往下平平地破裂为两半，它南面还有好多高耸的山峰与它对峙着形成门，石蛩寺所在山岭正好悬立在中间，而寺就背靠在岭的东麓。仰望岭上，只见峰顶立着崩裂开的大石头，而不知道石头中间是空的。这晚宿在寺中，因为脚痛未能攀登石蛩寺。

二十一日　早餐后，赶忙攀登石蛩寺。石蛩寺所在的山峰横跨东西，如同半空中飞架着的桥梁，与贵溪县的仙桥相比，高和大都

有两倍，而从寺中向西眺望，只能看见它的一端。从寺北面转进山峡中，为万人缘。〔谭襄敏起初据有此寺，想废弃寺改为墓地，因为有感于一个奇异的梦，才没有这样做。如今谭襄敏的墓在玉泉山东北面，墓穴和众多碑坊都已倒塌，他的后代也不兴旺。寺这才被僧人赎回并加以修复。寺中僧人因为此地环境佳妙，就把它辟为一块万人大墓地，累砌的石块十分壮观。墓地在寺北面，左边是山崖，右边就是寺。〕由万人缘向南攀登，仰见竹影摇曳，一座山峰中间通着洞，矗立在很远的高处。从石中间穿进去，向南俯瞰，乱峰突兀。溪声和山色，显出另一种景象，仿佛不再是人世间。从此处走出石桥南面，回头眺望那飞架的石梁上面，石纹纵横交叠，连缀镶嵌着小屋，没有路可以登上去。徘徊了许久，一只山鹤直往上疾飞而去，响声传遍稀疏的竹丛间，让人舍不得离去。这座石桥的南边，内侧的石头原来是裂成两层的，从下层到上层之间，离得不远也没合在一起，中间的缝隙都有一尺左右。从缝隙中攀上去，可到达上层，然而缝隙狭窄，身体不能转动伸屈，手脚没有可以攀援踩踏的地方，而且因为脚痛未好，所以就怅然若失地回到了寺中。向寺中僧人打听路，僧人说："从桥内侧裂开的缝隙攀登很难。一定得脱掉衣服鞋子，并且只可以到达上层，然后从上层垂下绳索，才可以顺绳索滑入中层。"僧人如此说，我是实在不能如此做的，于是在石蛩寺吃了饭就走了。行五里，由小路抵达玉泉山下，便拾级直往上登。此山很峻峭，屏风般耸立在溪流西北边，它的上半部都是穹隆的高崖陡直的石壁，僧人守原在崖壁间凿出一级级石磴，架了间小屋在山顶侧面一个悬空的山峰上。小屋三面凌空，后面又距离大山的石崖一丈左右，下面是高崖深峡。当时小屋刚刚新建，三面都才砌起一半墙壁，但静悄悄不见一人。我欣赏小屋的这种三面虚空浑然无碍的状态，靠着半截墙壁观看屋后的石崖。许久后，有个人运土上来，我问他何故，他说："僧人因为后壁还缺着半截，打算将它砌满。"问他那僧在何处，回答说："已经从山下沿石磴登上来了。"于是我坐着

等候他来到，为他谋划道："你若担心北风吹着神像，何不用木材制成佛龛，将神像放置在当中，而空着小屋的后壁，正好可以让山中景色全都映照进来。造物主悬空架设这座山峰和你控扼峰头构筑此屋，本意都是如此。假使把它砌满而堵塞起来，就不是原来的意愿了。"僧人点头表示赞同，又领我观看所说的玉泉。有一潭不流动的深水，在小屋边的石灶旁，传说是因为有三个仙人用锡杖捅地涌出来的，然而殊不知仙人是不用锡杖的。下了玉泉山，走三里，出了谭襄敏墓前。又顺溪走一里，由小路从玉泉山北面行，大约已绕出了它的东北面。玉泉山的最北边又有座马头山，突兀独耸，位于路左边。经过白沙岭，望见西面有座山峰特别尖峭地横亘着，折往东面，这是北华山。山顶的佛寺遭了灾，有僧人讨饭回来，我们索要了些吃了。下了山二里，进入宜黄县南门，然后往北攀登凤凰山。这山直立在城东北，城墙就是就着山势修筑的，因为北面山势峻峭陡直，所以不再需要修筑城墙上的矮墙。下了山，走出北水关，回到旅店已经天黑了。

【原文】

二十二日　由北城外历凤凰山北麓，经北门，二里，过黄备桥。桥架曹溪之上。西北行十里，溯溪至元口。又五里至官庄前，西南渡溪，又十里至陈坊[1]。北渡小木桥，为曹山寺道。遂令顾仆同担夫西至乐安之流坑，余与静闻携被襆，渡桥沿小溪入。五里，为狮子口。由回龙洞而入山隘，即曹山也。其内环峰凹辟，平畴一围，地圆整如砥，山环绕如城，水流其间。自回龙口而南下陈坊，又东下宜黄，交锁曲折，亦此中一洞天，为丹霞、麻姑之类也。初以何王二氏名何王山，后加"草"、加"点"，名荷玉山。唐本寂禅师

礼曹溪回，始易名曹山。宋赐额宝积寺，毁于嘉靖丙戌[2]，基田俱属缙绅。兹有名僧曰观心，将兴复焉。观心，宜黄人，向驻锡丰城[3]，通儒释之渊微，兼诗文之玄著。余一至，即有针芥之合[4]，设供篝灯，谈至丙夜[5]，犹不肯就寝，曰："恨相见之晚也。"先是，余午至，留饭后即谓余曰："知君志在烟霞，此中尚有异境，曹山旧迹，不足观也。"

二十三日　早闻雨声。饭而别观心，出曹山，而雨丝丝下。三里至陈坊木桥，仍西从大道。溯溪二里，过鹏风桥。溪南自山来，路西折逾小岭。又三里，复西渡溪之上流，曰接龙桥。盖溪自曹山后岭北山峡而来，南下而转至鹏风桥者，此流尚细，而宜黄，崇仁之界[6]，因逾接龙桥而西，即为崇之东南境。从此入山共三里，逾大霍岭，直逼龙骨山下。又二里，逾骨岭，水犹东注。又三里，下幞头岭，水始西流。又四里至纯乡，则一溪自南而北矣。渡溪桥是为纯乡村，有居民颇众。随水西二里，北下为崇仁道。南循小水一里，西登干冈岭，岭颇峻，逾岭而下，纯西南行矣。十里，至廖庄桥，有溪自南而北，其大与纯乡之溪并，东北流，当与纯溪同下崇仁者也。又西五里，过练树桥，桥跨巴溪之上[7]。又西过坳上，盖南来之脉北过相山者也。其东水下练树桥为小巴溪，西水下双溪桥为大巴溪，俱合于罕浒，北即峙为相山，高峙朱碧街之北。再西即为芙蓉山。芙蓉尖峭而相山屏列，俱崇仁西南之巨擘也。自练树桥又五里而至朱碧街。其他在崇仁南百余里，南五十里为大华

山，西南三十里为乐安县[8]。

二十四日　昧爽，从朱碧西南行，月正中天[9]。二里为双溪桥。二小溪，一自东北，一自西北，俱会于桥北；透桥东南去。路从西南，又一里为玄坛庙桥。其水自西而东，乃芙蓉西南之流，当亦东会双溪而下罕浒入巴溪者也。过溪南一里，越雷公岭，有溪自南而西北去。下岭即东南溯溪，一里为雷公场，又南三里为深坑。又东南二里为石脑，上有桥曰昆阳桥。又南三里曰双湛桥，又二里曰赵桥，又五里曰横冈，又五里越一岭，曰赵公岭。自石脑来十五里，其岭坦而长，盖东自华盖山度脊，而西经乐安，而北转进贤，为江西省城之脉也。岭北水绕雷公而西北下崇仁，岭南水由大陂而下永丰、吉水者也。下岭，山隘渐辟，其内坞曰白麻插，水虽西流乐安、永丰，而地犹属崇仁；其外冈曰崇仁仙观，则乐安之界也。由白麻插循左山东南行，三里至大坪墅，转而东向入山。又二里，东至一天门，有涧西注石桥下，从此遂蹑级上登。一里至旧一天门，有二小溪，一自东南，一自东北，合于石屋之上。从此俱峻坂悬级。又七里至二天门，遂两度过脊之坂，俱狭若堵墙。于是东北绕三峰之阴，共七里而登华盖之顶[10]，谒三仙焉。盖华盖三峰并列，而中峰稍逊，西为着棋，东为华盖。路由西峰而登，其阳甚削，故取道于阴。华盖之上，诸道房如峰窝驾空，簇绕仙殿，旁无余地，无可眺舒。饭于道士陈云所房，亟登着棋，四眺形胜。其北正与相山对，而西南则中华山欲与颉

顽[11]，东与南俱有崇嶂，而道士不能名，然皆不能与华盖抗也。其山在崇仁南百二十里，东去宜黄亦百二十里，西去乐安止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丰，东南至宁都则二百余里焉[12]。余自建昌，宜取道磁龟，则直西而至；自宜黄，宜取道石砻从云封寺，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则迂而北，环而西，转而东向入山，然取道虽迂五十里，而得北游曹山洞石，亦不为恨也。下山十五里，至三天门，渡石桥而南，遂西南向落日趋。五里过崇仙观。又三里越韬岭，是为乐安界。又西南三里，渡一溪桥。又四里，溪西转出大陂，溪中乱石平铺，千横万叠，水碎飞活转，如冰花玉屑。时日已暮，遂宿大陂[13]。

二十五日　是日为冬至，早寒殊甚，日出始行。西南五里为药腊。又五里为曾田[14]，其处村居甚盛，而曾氏为最，家庙祀宗圣公[15]。从此转而南，渡溪入山，乃中华山之西北麓支山也。中华在华盖西南三十里，从药腊来循其阴西行，至是乃越而转其西北。又三里为馒头山，见溪边横石临流，因与静闻箕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即穿其下也。及起而行，回顾溪流正透石而出，始知其为架壑之石也。余之从乐安道，初览其《志》，知其城西四十里有天生石梁[16]，其侧有石转运，故欣然欲往；至是路已南，不及西向，以为与石桥无缘；而不意复得此石，虽溪小石低，已见“天生”一斑。且其东北亦有石悬竖道旁，上如卓锥，下细若茎，恐亦石桥转运之类矣。又南一里为黄汉[17]。又南逾一小岭，一

里为简上，为中华之西南谷矣。从此婉转山坑，渐次而登，五里，上荷树岭，上有瞻云亭。盖岭之东北为中华，岭之西南为雪华，此其过脉之脊云。逾岭南下二里，至坑底，有小溪，一自东北，一自西北，会而南。三里，出源里桥，又三里则大溪自东而西，渡长桥至溪南，是为流坑[18]。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大溪之水东五十里自郎岭而来，又东过大树岭，为宁都界，合太华、中华东南之水至此，西八里至乌江，又合黄漠之水南下永丰焉。是日午至流坑，水涸无舟，又西八里，宿于乌江溪南之茶园。

二十六日　因候舟停逆旅。急索饭，即渡溪桥北上会仙峰。其峰在大溪之北，黄漠溪之西，盖两溪交会，而是山独峙其下流，与雪华山东西夹黄漠溪入大溪之口者也。峰高耸突兀倍于雪华，而阳多石骨嶙峋，于此中独为峻拔。其西南则豁然，溪流放注永丰之境也。由溪北从东小径西上，五里而至会仙峰。按志止有仙女峰，在乐安南六十里，而今土人讹为会仙云；然其为三仙之迹则无异矣。是峰孤悬，四眺无所不见。老僧怀莪为余言："北四十里为乐安，西南六十里为永丰，直西为新淦[19]，直东为宁都。其东北最远者为太华山，其次为中华，又次为雪华，三华俱在东北。而乐安之北有西华，兀立云雾之间，为江省过脉，尖拔特甚，盖从太华西北渡赵公岭而特起者也。"由会仙而上，更西北一里，其石巑岏，上多鹃花红艳，但不甚高，亦冬时一

异也。由会仙南面石磴而下，至山半甫有石泉一泓，由其山峭拔无水泉，故山下之溪亦多涸辙耳。下山五里，至溪旁，其南即为牛田[20]、水南[21]，其北为乌江，其东为茶园，余所停屐处也。午返，舟犹不行，遂止宿焉。

余自常山来，所经县治无不通舟，惟金谿、乐安，通舟之流，俱在四五十里外。

【注释】

①官庄前：今作官仓前。　陈坊：今名同。皆在宜黄县西隅。

②嘉靖丙戌：嘉靖五年，1526年。

③丰城：明为县，隶南昌府，即今丰城县。

④针芥之合：磁石能引针，琥珀能拾芥，因用以比喻性情契合为针芥之合。

⑤丙夜：古代计时，一夜五更，又称五夜，即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亦称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丙夜即三更，亦即通常说的半夜。

⑥崇仁：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崇仁县。

⑦巴溪：即今宝塘水。

⑧乐安县：隶抚州府，即今乐安县。

⑨中天：正当天空之中，天顶。

⑩华盖山：形如宝盖，又称宝盖山。今称大王山，海拔1137米。

⑪颉颃（xié háng 邪杭）：不相上下。

⑫宁都：明为县，隶赣州府，即今宁都县。

⑬大陂：今作带陂，在乐安县南境，增田稍东。

⑭曾田：今作增田，在乐安县南境的公路边。

⑮宗圣公：即孔子的弟子曾参。元文宗封曾子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时罢封爵，只称宗圣。

⑯知其城西四十里有天生石梁：乾隆本、四库本作“闻城西十里有天生桥”。

⑰黄汉：据本日及二十六日记，疑为“黄漠”。

⑱流坑：今名同，在乐安县西南境，恩江南岸。

⑲新淦（gàn 干）：明为县，隶临江府，即今新干县。

⑳牛田：今名同，在恩江北岸。

㉑水南：今名同，在恩江南岸，与牛田遥对。牛田、水南皆在今乐安县西南隅。

【译文】

二十二日　由北城外顺凤凰山北麓而行，经过北门，走二里，越过黄备桥。〔此桥架在曹溪上。〕往西北行十里，溯一条溪流到了元口。又走五里到官庄前，往西南渡过溪流，又走十里到陈坊。从陈坊往北越过小木桥，是去曹山寺的路。于是叫顾仆同担夫往西先到乐安县的流坑等候，我和静闻携带着被袋，越过桥沿小溪进去。走五里，为狮子口。由回龙洞进入山隘中，就是曹山。山里峰峦回环，中间凹陷，形成一块平地，平地圆而齐整，如同磨刀石，山峰环绕在周围好似一道城墙，水流淌在其间。从回龙洞口往南下到陈坊，又东下宜黄县城，交错盘结，也别有洞天，如同丹霞山、麻姑山一样。最初因为何、王两姓居住在此地而叫何王山，后分别加了“草”字头和一点，名叫荷玉山。唐代本寂禅师到曹溪礼拜回来后，才改名为曹山，宋朝赐给“宝积寺”的匾额，明嘉靖丙戌年被毁坏，寺基和田产都转属官宦。现有个名僧叫观心，打算兴复寺庙。观心是宜黄人，以前住留在丰城县，精通儒佛两家的高深义理，又懂得诗词文章的奥妙。我一到曹山，就与他性情契合，晚上他准备了夜点，挑灯与我长谈到三更，还不肯就寝，他说：“遗憾的是我俩相见太晚了。”这之前，我中午到达时，他留我们吃饭后就对我说：“我知道您的志向在于游历烟云霞雨、名山胜水，这地方还有风景更奇异的境地，曹山的旧时遗迹，不值得观览。”

二十三日　清早听到雨声。饭后辞别观心，走出曹山，丝丝细

雨不停地下着。走三里到陈坊木桥，仍旧往西顺大路行。溯溪走二里，越过鹏风桥。溪从南面山中流来，路折往西翻越一座小山岭。又走三里，又往西越过那条溪水的上游，溪上的桥叫接龙桥。此溪大概就是从曹山后边山岭北面的山峡中流出来，南下折到鹏风桥的那条，此处水流还细小，但它是宜黄县和崇仁县的分界，于是跨过接龙桥往西，就是崇仁县的东南境了。从这里进入山中共三里，越过大霍岭，直逼龙骨山下。又走二里，翻过龙骨岭，水仍然流往东。又走三里，下了幞头岭，水才往西流。又走四里到纯乡，见一条溪水从南往北流来。越过溪上的桥就是纯乡村，村中居民很多。沿溪水西行二里，往北下去是到崇仁县城的路。向南顺一条小水走一里，往西登上干冈岭，此岭很峻峭，越岭而下，就是一直向西南方向行了。走十里，到廖庄桥，有条溪水自南往北流，大处和纯乡的那条一样，它往东北流去，应当是和纯溪一同流下崇仁县去的。又往西五里，跨过练树桥，桥横架在巴溪上。又往西经过坳上，它大概是南来的山脉往北延伸到相山间的地方。山坳东面的水流下练树桥后为小巴溪，西面的水流下双溪桥后为大巴溪，它们汇合在罕浒，山坳北面就耸起为相山，它高耸在朱碧街北边。再往西就是芙蓉山。芙容山尖峭而相山如屏障横列，它们都是崇仁县西南境的大山。从练树桥又走五里为朱碧街。此地在崇仁县城南边一百多里，南边五十里为大华山，西南边三十里为乐安县城。

二十四日　黎明时，从朱碧街往西南行，明月当空。走二里为双溪桥。有两条小溪，一条从东北来，一条从西北来，汇合在桥北面，穿过桥往东南流去。路从桥西南走。又行一里为玄坛庙桥。桥下的水自西往东流，它是芙容山西南面的水，应当也是流往东汇合双溪而流下罕浒注入巴溪的水流。渡过溪往南一里，翻越雷公岭，有条溪水从南往西北流去。下了岭便溯溪往东南走，一里为雷公场，又往南三里为深坑。又往东南走二里为石脑，石脑上面有座桥叫昆阳桥。又往南走三里叫双湛桥，又走二里叫赵桥，又走五里叫

横冈，又走五里翻越一座山岭，那岭叫赵公岭。从石脑过来的十五里中，山岭平坦而且长，岭脊大概从东面的华盖山越过来，往西经过乐安县，又往北折入进贤县，成为江西省城主山脉。岭北的水绕过雷公岭往西北流下崇仁县，岭南的水从大陂流下永丰、吉安两县。走下岭，山隘逐渐开阔，山隘中的山坞叫白麻插，坞中的水虽往西流入乐安县和永丰县，但地仍隶属崇仁县；山隘外的山冈叫崇仁仙观，它是乐安县的县界。从白麻插顺左边的山往东南走，三里到大坪墅，然后折往东进入山中。又走二里，往东到达一天门，有条山涧水向西注入一座石桥下，从此处起便踏着石级往上登。爬一里到达旧一天门，有两条小溪，一条从东南流来，一条从东北流来，汇合在石屋子上边。从此处起都是在陡峻的山坡上悬置石磴。又攀七里到二天门，于是两次越过山脊穿越过去的山坡，那山坡都窄得如一堵墙。过山坡后往东北绕着三座山峰的北面而行，共七里登上山顶，在山顶拜谒了三仙的像。华盖山三座山峰并列，中间那座稍低，西面为着棋峰，东面为华盖峰。上山顶的路从西面那座山峰攀登，它的南面很陡，所以我们取道北面。华盖峰上，众多道士住的小屋如同蜂窝架在空中，簇绕着仙殿，旁边无空地，没办法舒心地远眺。在道士陈云所的房中吃了饭，便赶忙登上着棋峰，四下眺望周围山川胜迹。它北面与相山对着，西南面则像是要和中华山抗衡，东面与南面都有高峻的屏障似的山峰，道士不能说出它们的名称，但它们都不能与华盖山比高低。此山在崇仁县南一百二十里，东面距宜黄县也是一百二十里，西面离乐安县只有三十里，往西南去一百里到永丰县，往东南到宁都县却有二百多里。我从建昌府来，应取道磁龟，那就可以直往西到达此处；从宜黄县城来，应取道石蛩从云封寺走，也可以直往西到达这里；现由朱碧街走，则折往北面，绕往西面，才转往东进入山中，然而所走道路虽然绕了五十里，但能够往北游览曹山的洞穴峰石，也不算遗憾。朝山下走十五里，到三天门，越过石桥往南，便向西南朝着落日的方向急奔。五里经过崇仙

观。又走三里翻过韬岭，那里是乐安县界。又往西南走三里，越过溪上的一座桥。又走四里，溪流向西绕出大陂，溪中乱石平铺，千横万叠，溪水碎飞活转，如冰花玉屑。当时已经傍晚，于是投宿在大陂。

二十五日　这天是冬至，早晨异常寒冷，太阳出来后才出发。往西南走五里为药腊。又走五里为曾田，那里村庄中居民很多，而姓曾的最多，曾氏祖庙中祭祀宗圣公曾参。从曾田转往南，渡过溪水进入山中，那山是中华山西北麓的一个分支。中华山在华盖山西南三十里，从药腊来顺着它的北面往西行，到这里才越过山转到它的西北面。又走三里为馒头山，见溪边横卧着的石头下临水流，于是和静闻屈膝张足坐到那石头上，但不知道溪流就是从石头下面穿出去的。等起身出发，回头见溪流正好穿过石头流出来，才知石头是横架在沟谷上的。我之所以从乐安县走，是因开初阅览县志时，得知县城西面四十里有座天生石桥，它侧面有块石头循环旋转，所以欣然想前往观看；到这里路已走朝南面，未能向西走，以为与石桥无缘了；而未想到又见着此石，虽溪流细小石头低矮，但已见到“天生”桥的一斑。而且它东北面也有块石头悬立在路旁，上部如直立的锥子，下部纤细若茎杆，恐怕也和那石桥侧边循环旋转的石头是一类。又往南一里为黄漠。又往南越过一座小岭，走一里为简上，这里已是中华山的西南山谷。从此处起曲折地从山谷中绕行，逐渐往上攀登，五里上到荷树岭，岭上有个瞻云亭。大概此岭的东北为中华山，西南为雪华山，此处是两山的山脉经过的山脊。越过岭往南下行二里，到达谷底，有两条小溪，一条从东北来，一条从西北来，汇合后流往南。走三里，出了源里桥。又走三里，有条大溪自东往西流，跨过溪上的长木桥到了南岸，为流坑。此处街市纵横，是个有万家居民的市镇，其中董姓是大姓，市镇中有个五桂坊。大溪从东面五十里的郎岭流来，又流过东面的大树岭，成为宁都县界，然后汇合太华山、中华山东南面的水流到此，向西流八里到乌

江，又汇合黄漠的水向南流下永丰县。这天中午到流坑时，溪中水流干涸没有船只，又往西行八里，投宿在乌江溪南面的茶园。

二十六日　因等候船只停在旅店中。急忙搞饭吃后，就越过溪上的桥往北攀上会仙峰。此峰在大溪的北面、黄漠溪的西面，两条溪流交汇，它耸立在汇流处的下游，与雪华山夹峙在黄漠溪汇入大溪处的东西两边。会仙峰高耸突兀，超过雪华山一倍，南面多石骨嶙峋，在这里是最峻峭挺拔的。山峰的西南面却很开阔，溪流通畅地奔流入永丰县境。由溪北岸从峰东面的小路往西上去，五里便到会仙峰。按志书记载，只有座仙女峰，在乐安县南面六十里，如今当地人误为会仙峰；然而它是保存有三仙遗迹之地的说法却是一样的。此峰孤峰高悬，四处眺望无所不见。老僧董怀莪对我说："它北面四十里为乐安县，西南面六十里为永丰县，正西边为新淦县，正东边为宁都县。它东北面最远的是太华山，其次为中华山，最近的是雪华山、三华山，都在东北面。而乐安县北面有座西华山，兀立在云雾间，为江西省山脉经过的地方，特别尖峭挺拔，大概是从太华山西北越过赵公岭而特起的一座山。"从会仙峰往上，再往西北走一里，山间石头高大尖峭，并生长着许多正开得红艳的杜鹃花，但不很高，这也是寒冬时节的一个奇异景观了。从会仙峰南面的石磴往下走，到半山中石头间才有一汪泉水，因此山高峻挺拔没有流水潭泉，所以山下的溪流也多是干涸见底的。下山五里，到溪岸边，南面就是牛田、水南，北面为乌江，东面是茶园，即我们停留住宿的地方。中午返回旅店，船仍不开，于是住下来。

我从常山县来，所经县城无不通船，只有金谿、乐安两县，通船的水流都在县城外四五十里的地方。

【原文】

二十七日　舟发乌江，三十里，丰陂宿。

二十八日　十里，将军。二十里，永丰宿[①]。

二十九日　自永丰西南五里放舟，又三十五里北郊[2]。吉水界。二十五里，亦名乌江[3]。又十里，下黄宿。

三十日　早行。二十里，凤凰桥。溪右崖上有凤眼石，溪左为熊右御史概所居。又五里抵官材石，溪左一山崖石嶙峋，曰仙女排驾。遂绕吉水东门[4]，转南门、西门、北门，而与赣水合。盖三面绕吉水者为恩江，由永丰来。赣水止径北门。

十二月初一日　先晚雨丝丝下，中夜愈甚，遂无意留吉水。入城问张侯后裔[5]。有张君重、伯起父子居南门内，隔晚托顾仆言，与张同宗，欲一晤，因冒雨造其家云。盖张乃世科而无登第者，故后附于侯族，而实非同派。君重之曾祖名峻，嘉靖间云亦别驾吾常，有遗墨在家云，曾附祀张侯之庙，为二张祠。此一时附托之言。按张侯无在郡之祠，其在吾邑者，嘉靖时被毁已久，何从而二之？更为余言：侯之后人居西园[6]，在城南五六十里，亦文昌乡也；族虽众，无读书者，即子衿亦无一人[7]。余因慨然！时雨滂沱，以舟人待已久，遂冒雨下舟，盖此中已三月无雨矣。时舟已移北门赣江上，由北门入至南门之张氏，仍出北门。下舟已上午，遂西南溯赣江行。十里，挟天马山之西。十里，过小洲头，东有大、小洲二重，西则长冈逶迤，有塔与小洲夹江相对。至是雨止日出。又十里，转挟螺子山之东，而泊于梅林渡，去吉郡尚十里。既暮，零雨复至。螺子，吉郡水口之第一山也。

吉水东大而高者，曰东山，即仁山也。太平山在其内，又近而附城，曰龙华寺。寺甚古，今方修葺，有邹南皋先生祠[8]。佛殿前东一碑，为韩熙载撰，徐铉八行书[9]。盖即太平西下之垅，南北回环，琐成一坞，而寺在中央。吉水西为天马山，在恩、赣二江夹脊中[10]。北为玉笥山，即峡山之界[11]，赣江下流所经也。南为巽峰，尖峭特立，乃南皋先生堆加而峻者，为本县之文笔峰。建昌人言军峰为吉水文笔，因此峰而误也，大小迥绝矣。

初二日　黎明甫挂帆，忽有顺水舟叱咤而至，掀篷逼舟，痛殴舟人而缚之，盖此间棍徒托言解官银，而以拿舟吓诈舟人也。势如狼虎，舟中三十人，视舟子如搏羊，竟欲以余囊过其舟，以余舟下省。然彼所移入舟者，俱铺盖铃串之物，而竟不见银扛，即果解银，亦无中道之理。余谕其此间去吉郡甚近，何不同至郡，以舟畀汝。其人闻言，咆哮愈甚，竟欲顺流挟舟去。余乘其近涯，一跃登岸，亟觅地方王姓者，梅林保长也。呼而追之，始得放舟。余行李初已被移，见余登陆，乃仍畀还；而舟子所有，悉为抄洗，一舟荡然矣。又十里，饭毕，抵吉安郡[12]。已过白鹭洲之西，而舟人欲泊南关；余久闻白鹭书院之胜[13]，仍返舟东泊其下，觅寓于书院中净土庵。是日雨丝丝不止，余入游城中，颇寥寂。出南门，见有大街濒江，直西属神冈山，十里阛阓，不减金阊也[14]。

【注释】

①永丰：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永丰县。

②北郊：即今八江，在永丰县西隅、恩江南岸。

③乌江：今名同，在吉水县东境，恩江北岸。此江亦名乌江。

④吉水：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吉水县。

⑤张侯：即张宗琏，吉水人，永乐进士，曾参加修《永乐大典》，授刑部主事、左中允、大理寺丞。录囚广东，多所平反。清军福建，民以不扰。后奏事忤旨，谪为常州同知。性淡泊，上任不带妻子，病危请医生来，室内尚无灯烛。天启四年(1624)，霞客曾奉母命重修张宗琏庙于江阴城北的君山。

⑥西园：原作"西团"，据十二月十三日记改。

⑦衿(jīn 巾)：衣领。《诗经·郑风》有"青青子衿"。子衿即学子穿的青领的衣服，因此又以子衿或青衿称读书人。明清科举时代亦专指秀才。

⑧邹南皋：即邹元标，吉水人。九岁即通五经，万历进士。张居正代首辅期间，因抗疏切谏，遭廷杖，谪戍极边。张居正死，召为吏科给事中。后归家乡讲学三十年。天启初还朝，拜左都御史。后连疏请归，寻被削夺。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⑨韩熙载(902～970)：字叔言，潍州北海人，五代南唐重臣，官至兵部尚书、中书侍郎。以文章著称，《宋史·南唐世家》说："熙载善为文，江东士人、道释载金帛以求铭志碑记者不绝。" 徐铉(917～992)：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官至南唐吏部尚书。十岁即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著有《方舆记》、《岁时广记》等。

⑩在恩、赣二江夹脊中："恩"原作"息"，据十一月三十日记改。恩江即乌江，今仍称乌江。

⑪峡山：依地望应为峡江。明置峡江县，属临江府，即今峡江县。

⑫吉安：明置吉安府，治庐陵，即今吉安市。

⑬白鹭书院：南宋时，知吉州江万里于白鹭洲建书院，因名白鹭书院，为宋代著名书院之一。文天祥曾在此读过书。至今仍为吉安市胜景。有风月楼高耸，雕梁画栋。站在书院顶端，可尽览赣江景色。

⑭金阊：苏州城西阊门外旧有金阊亭，故苏州亦别称金阊。

【译文】

二十七日　船从乌江出发，行三十里，到丰陂住宿。

二十八日　行十里，到将军村。又行二十里，到永丰县城住宿。

二十九日　从永丰县城西南五里处开船，又行三十五里到北郊。〔在吉水县界。〕又行二十五里，也叫乌江。再行十里，到下黄住宿。

三十日　清早出发。行二十里，到凤凰桥。溪右边山崖上有个凤眼石，溪左边是熊概右御史住过的地方。又行五里抵官材石，溪左岸一座山上崖石嶙峋，叫仙女排驾山。我们绕过吉水县城东门，转到南门、西门和北门，一条水流与赣水汇合。环绕吉水县城三面的是恩江，〔它从永丰县流来。〕赣水只经过北门。

十二月初一日　前半夜细雨不停地下着，到半夜雨势更大，于是打消了在吉水停留的念头。进城去探访张侯的后裔。有叫张君重、张伯起的两父子，居住在城南门内，昨晚托顾仆传话给我，说他家与张侯是同一宗族，想与我会一面，因而我冒雨造访他家。大概张君重家是几代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考中的，所以后来就附会说是张侯家族，而实际上不是同一族系。张君重的曾祖名叫张峻，说什么嘉靖年间也曾在我的家乡常州府任过通判，有遗作保存在他家中，张峻曾被附带祭祀于张侯的庙中，成为二张祠。这是一时的附托之言。据查考，张侯在吉安府无祠堂，而在我家乡江阴县城中的祠堂，嘉靖时已经被毁了许久，从何而来的二张祠？他们又对我说：张侯的后代居住在西园，位于县城南五六十里，也是一个人文兴盛的地方；家族中人口虽多，但没有读书的，即便是秀才也没有一个。我于是感慨不已。当时大雨滂沱，因船夫已等待许久，便冒雨回到船中，这地方大约已三个月没下雨了。当时船已经移到北门外赣江上，先我是从北门进城到南门的张家，现仍由北门出城。回到船中已是上午，于是往西南溯赣江行。十里，绕到天马山的西面。又行十里，经过小洲头，东面有大小两个沙洲，西面是长长的山冈

蜿蜒绵亘，有座塔与小洲夹江相对。到此处雨停日出。又行十里，折绕到螺子山的东面，停泊在梅林渡，此处离吉安府城还有十里。傍晚后，又下起了零星小雨。螺子山是吉安府水口的第一座山。

吉水县城东面大而高的山，叫东山，即仁山。太平山在它的内侧，又往近处靠近城的地方，叫龙华寺。寺很古老，如今正在修缮，里面有邹南皋先生的祠堂。佛殿前面东侧有块碑，碑文是韩熙载撰、徐铉书写的，共八行。大概太平山向西延伸而下的低矮山冈，自南向北曲折环绕，围成一个山坞，而寺位于山坞的中央。吉水县西面为天马山，它在恩、赣两江相夹的山脊中。北面为玉笥山，即峡江地界，是赣江下流所经过的地方。南面为巽峰，它尖峭独耸，是邹南皋先生堆加后才变得高峻的，为本县的文笔峰。建昌人说军峰是吉水县的文笔峰，这是由此峰导致的讹误，两峰的大小差别极大。

初二日　黎明才挂帆出发，忽然有只船顺水而来，船上的人大声吆喝着，掀开我们的船篷强行索要船只，并痛打了船夫，把他绑起来，他们大概是此地的一些无赖之徒，借口说要解送官府银两，需要征借船只，吓唬诈骗船夫。他们势如虎狼，我们船中的三十个人，看船夫如同在虎狼群中挣扎逃命的羊羔。他们竟然想将我的袋子搬到他们船中，将我所乘的这只船驶下省城。然而那帮人移到船中来的，都是铺盖铃串之类的东西，竟然不见贵重的金银物品，我想即便真的是解送银两，也没有中途上船的道理。我告诉那帮人，这里离吉安府很近，何不一同到府城，再将船给你们。他们听后，更加咆哮不已，竟然想顺流挟持船只而去。我乘船靠近岸之机，一纵身登上岸，赶忙找到当地一个姓王的人，他是梅林的保长。我们呼喊着追上去，那帮人才放行了船只。我的行李起初已被移动，见我登陆，才又拿回来；但船夫的所有物件，都被抄掠抢劫去了，整只船被洗劫一空。又行十里，吃完饭后，抵达吉安府。已经过了白鹭洲的西面，而船夫想停泊到南关去；我早就听说过白鹭书院的胜迹，

所以仍叫船返回东边，停泊在书院下，在书院中的净土庵找了个寓所。这天，丝丝细雨下个不停，我进城游览，城中十分寂静。走出城南门，看见有条大街濒临江流，直往西连着神冈山，十里街市，不比苏州逊色。

【原文】

初三日 中夜雨滂沱。晨餐后，即由南关外西向神冈。时雨细路泞，举步不前，半日且行且止，市物未得其半，因还至其寓。是日书院中为郡侯季考，余出时诸士毕集，及返而各已散矣①。郡侯即家复生，是日季考不亲至，诸生颇失望。

初四日 雨。入游城中，出止白鹭洲。

初五日 入城拜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取药煮酒，由西门出，街市甚盛。已由南门大街欲上神冈，复行不及也。

初六日 卧雪鹭洲。

初七日 卧雪鹭洲。下午霁，入城。由东门出，至大觉庵，已在梅林对江，不及返螺子。

初八日 由鹭洲后渡梅林，五里。又东北十里，大洲。乃东十里入山，登洲岭，乃南山北度之脊，因西通大洲，故云。从岭直上五里，天狱山。下直南十里，宿南山下坑中季道人家。

初九日 东十里，出山口曰五十都。东南十里，过施坊。大家甚盛。入山五里，直抵嵩华山西麓，曰虎浮②，拜萧氏。其外包山一重，即与施坊为界者也，东北从嵩华过脉，

今凿而烧灰，西面有洞云庵向施坊焉。

初十日　登嵩华山，上下俱十里。

十一日　游洞云。由北脊来时，由南峡口大路入，往返俱六里。

十二日　晨餐于萧处，上午始行。循嵩华而南五里，镜坊澎。东为嵩华南走之支，北转而高峙者名香炉峰，其支盖于查埠止十里也。又南五里登分水岭，逾岭东下五里为带源③，大魁④王艮所发处也⑤。由带源随水东行五里，出水口之峡，南入山。三里为燕山，其处山低岭小，居民萧氏，俱筑山为塘以蓄水，水边盛放。复逾小岭而南，三里，过罗源桥，复与带溪水遇，盖其水出峡东行，循山南转至此。度桥而南，山始大开，又五里宿于水北⑥。

十三日　由水北度桥，直南五里，渡泸溪桥，是为夏朗，即刘大魁名俨发迹处也。又南五里，为西园张氏，是日在其家。下午，淮河自罗坡来。

十四日　雨雪。淮河同乃郎携酒来。是晚二巫归。

十五日　霁，风寒甚。晚往西山。

十六日　张氏公祠宴。

十七日　五教祠宴。

【注释】

①及返而各已散矣："及"，原作"板"，从沪本改。

②施坊：今作施家边。　虎浮：今作古富。皆在赣江以东吉水县南境。

③带源：今名同，在吉水县南境，古富以东。

④大魁(kuí 葵):科举制度中称殿试一甲第一名为大魁。大魁亦即状元。

⑤王艮(? ~1402):字敬止,吉水人,建文时任修撰,参与修《太祖实录》等。燕王兵进迫南京,艮与妻子诀别,饮鸩死。

⑥水北:在今吉水县南境,泷江北岸,与水南相对。

【译文】

初三日　半夜时大雨滂沱。早餐后,便由南关外往西面向神冈山走去。当时天下着细雨,道路泥泞,我举步不前,半日中走走停停,所要买的物品没买到一半,于是回到寓所。这天书院中由府长官主持季度末考试,我出书院时童生毕集,等返回时已经各自散去了,府长官就是我的本家复生,这天进行季度末考试他未亲自到场,众童生很失望。

初四日　天下着雨。我进城游览,出城来停留在白鹭洲。

初五日　进城去拜访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去取酒曲回来煮酒,由西门出城,西门外街市非常繁盛。已经从南门大街上想上神冈山,又来不及去。

初六日　躺卧在雪鹭洲。

初七日　躺卧在雪鹭洲。下午天气放晴,我进入城中。从东门走出城,到了大觉庵,那里已经在梅林的对岸,来不及返回螺子山。

初八日　从雪鹭洲后渡江到梅林,共五里路。又往东北走十里,到大洲。于是向东十里进了山,往洲岭上攀登,这岭是南山向北延伸的山脊,因它西通大洲,所以叫这个名。从岭间直往上爬五里,到天狱山。从山上直往南朝下走十里,投宿在南山下深谷中的季道人家。

初九日　往东十里,走出山口叫五十都。又往东南走十里,经过施坊。〔此处大户人家很多。〕进山五里,直抵嵩华山西麓叫虎浮的地方,拜访一个姓萧的人。虎浮外围环绕着一重山峦,它就是此处与施坊的界山,山脉从东北面的嵩华山越过,如今山中的石头被

凿来烧石灰，它的西面有个洞云庵，朝向施坊。

初十日　攀登嵩华山，上去和下来都是十里路程。

十一日　游览洞云庵。从庵北面山脊上来的时候，是由南峡口的大路进入庵中的，往返都是六里路。

十二日　在萧家吃早餐，上午方出发。顺嵩华山往南走五里，到镜坊澎。此地东面是嵩华山向南延伸的分支，折往北面而高高耸起的叫香炉峰，它的分支延伸到查埠大概只有十里。又往南五里登上分水岭，越过岭头往东下行五里为带源，它是状元王艮的发迹处。从带源沿水流往东行五里，出了水口处的山峡，往南走进山。走三里为燕山，那里山低岭小，居民姓萧，家家依山筑起池塘用来蓄水，很多水流从池塘边上漫溢出去。又越过一座小山岭往南，走三里，跨过罗源桥，又与带溪水相遇，大概带溪水出了山峡往东流，然后顺山折往南流到此处。过了桥往南走，山峦才远离开，又走五里投宿在水北。

十三日　从水北越过桥，直向南走五里，越过泸溪桥即为夏朗，是刘状元〔名叫刘俨〕发迹的地方。又往南走五里，为张家居住的西园，这天我呆在张家。下午，淮河从罗坡来到西园。

十四日　雨雪交加。淮河和他儿子携酒来到我住处一道畅饮。这晚张二巫回到家。

十五日　天气晴开，但寒风刺骨。晚上前往西山。

十六日　在张氏公祠赴宴。

十七日　在五教祠赴宴。

【原文】

十八日　饭于其远处。上午起身，由夏朗之西、西华山之东小径北迂，五里西转，循西华之北西行，十里，富源。其西有三狮锁水口。又西二里为泷头，彭大魁教发迹

处也，溪至此折而南入山。又五里为潇泷，溪束两山间，如冲崖破峡，两岸石骨壁立，有突出溪中者，为“瑞石飞霞”，峡中有八景焉。由泷溪三里，出百里贤关，谓杨救贫云“百里有贤人出也”。又西北二里为第二关，亦有崖石危亘溪左。又西北三里，出罗潭，为第三关。过是山始开，其溪北去，是为查埠。又西北五里后与溪遇，渡而北，宿于罗家埠[①]。

十九日　昧爽行。十里，复循西岩山之南而行，三里为值夏。西八里，逾孟堂坳，则赣江南来，为泷洋入处[②]。又二里，张家渡，乃趁小舟顺流北下。十里，有市在江左，曰永和[③]，其北涯有道，可径往青原。乃令张氏送者一人，名其远，张侯之近支。随舟竟往白鹭；而余同张二巫及静闻，登北涯随山东北行。五里，入两山之间。又一里，有溪转峡而出。渡溪南转，石山当户，清涧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④]。主僧本寂留饭于其寮，亦甚幽静。盖寺为七祖旧刹[⑤]，而后沦于书院，本寂以立禅恢复，尽迁诸书院于山外，而中构杰阁，犹未毕工也。寺后为七祖塔，前有黄荆树甚古，乃七祖誓而为记者。初入山，不过东西两山之夹耳；至北坞转入而南，亦但觉水石清异，涧壑潆回；及登塔院，下瞰寺基，更觉中洋开整，四山凑合。其坞内外两重，内坞宽而密，外坞曲而长，外以移书院，内以供佛宇，若天造地设者。余以为从来已久，而本寂一晤，辄言其兴复之由，始自丙寅、丁卯之间[⑥]。盖是寺久为书院，而邹南皋、郭青螺二老欲两存

之，迎本寂主其事。本寂力言，禅刹与书院必不两立，持说甚坚，始得迁书院于外，而寺田之复遂如破竹矣。寺前有溪，由寺东南深壑中来，至寺前汇于翠屏之下。翠屏为水所蚀，山骨嶙峋，层叠耸出，老树悬缀其上，下映清流，景色万状。寺左循流而上，山夹甚峻，而坞曲甚长，曲折而入十里，抵黄鲇岭。坞中之田，皆寺僧所耕而有者。入口为寺之龙虎两砂，回锁隘甚，但知有寺，不复知寺后复有此坞也。余自翠屏下循流攀涧，宛转其间，进进不已，觉水春菜圃，种种不复人间。久之，日渐西，乃登山逾岭，仍由五笑亭入寺。别立禅即本寂出山，渡溪桥，循外重案山之南五里，越而西，遂西北行十里，渡赣江，已暮烟横渚，不辨江城灯火矣。又三里，同二张宿于白鹭洲。

二十日　同张二巫、静闻过城西北二里，入白燕山。山本小垅，乃天华之余支，寺僧建竖，适有白燕来翔，故以为名。还由西门入，至北门，过黄御史园，门扃不入。黄名宪卿，魏珰事废。又北入田中丞园。田名仰。园外旧坊巍然，即文襄周公之所居也[7]，鲁灵光尚复见此，令人有山斗之想[8]。日暮寒烟，凭吊久之，乃出昌富门，入白鹭宿。

二十一日　张氏子有书办于郡上[9]，房者曰启文，沽酒邀酌。遂与二巫、静闻由西城外南过铁佛桥，八里，南登神冈山顶。其山在吉安城南十五里，安福、永新之江所由入大江处。山之南旧有刘府君庙，刘名竺，陈、梁时以曲江侯为吉安郡守，保良疾奸，绰有神政，没而为神，故尊其庙曰神冈，宋

封为利惠王。下临安、永小江。遂由庙左转神冈东麓，北随赣江十五里，至吉安南城之螺川驿。又三里，暮，入白鹭。

白鹭洲，首自南关之西，尾径东关，横亘江中，首伏而尾高。书院创于高处，前铸大铁犀以压水，连建三坊，一曰名臣，二曰忠节，三曰理学。坊内两旁排列号馆，为诸生肄业之所。九县与郡学共十所，每所楼六楹。其内由桥门而进，正堂曰正学堂，中楼曰明德堂；后阁三层，下列诸贤神位，中曰“天开紫气”，上曰“云章阁”。楼回环而阁杰耸，较之白鹿，迥然大观也。是院创于宋，至世庙时郡守汪□受始扩而大之。熹庙时[⑩]为魏珰所毁[⑪]，惟楼阁未尽撤。至崇祯初，郡守林一□仍鼎复旧观焉。

二十三日　在复生署中自宴。

二十四日　复生婿吴基美设宴。基美即余甥。

【注释】

①罗家埠：今名同，又称富滩，在吉水县南隅，泷江北岸。

②值夏：今名同，在吉安县东隅，泷江南岸。　洋：水多且盛。南方一些省称江为洋。

③张家渡：今名同，在吉水县西南隅，泷江汇入赣江处。　永和：今名同，在吉安县东隅，赣江西岸。

④青原寺：在青原山上。山在吉安市东南15公里，赣江东岸，林木葱郁，多山溪和瀑布，有虎跑泉、卓锡泉、雷泉等，为著名游览胜地。青原寺在青原山上，为禅宗七祖道场，元末毁，明初重建。有祖关、净居寺（又称大庙）、七祖塔、飞来塔、待日桥、钓鱼台、五笑亭等。

⑤七祖：河津神会禅师于天宝四载（745）入京，著《显宗记》，订禅宗的南

北两宗，被推为禅宗七祖。

⑥丙寅、丁卯之间：即天启六年至天启七年，1626年～1627年。

⑦周公：即周忱，吉水人，永乐进士，任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在任二十二年，他的很多建议皆著为令，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谥文襄。

⑧山斗：即泰山北斗，古人常用比喻所尊崇仰慕的人。

⑨书办：各级官府管案牍文书者的通称。

⑩熹庙：即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间共七年，时为1620～1627年。

⑪珰(dāng 当)：原是汉代宦官充武职者帽子上用黄金做的饰物，后来即以珰为宦官的代称。魏珰即明代宦官魏忠贤(1568～1627)。

【译文】

十八日　在张其远处吃饭。上午起身，从夏朗西面、嵩华山东面的小路往北绕行，五里后折向西，顺西华山的北面往西行，走十里，到富源。富源西边有三个石狮子盘踞在水口处。又往西二里为泷头，它是状元彭教的发迹处，溪流到此折往南流入山中。又走五里为潇泷，溪流被夹在两山间，如冲开山崖捣破山峡向外流泻一般，两岸峭峻如骨的石头耸立如壁，有向溪中飞突出来的，那是“瑞石飞霞”景点，山峡中共有八景。顺泷溪走三里，出了百里贤关，据说它是因杨救贫说过的“相隔百里就会有贤能人士出现”这句话而得名。又往西北走二里为第二关，也有崖石高高横贯在溪流左岸上。又往西北走三里，出了罗潭，为第三关。越过关后山峦才远离开。泷溪流往北去，此处为查埠。又往西北走五里后与溪流相遇，渡过溪水到北岸，投宿在罗家埠。

十九日　黎明时出发。走十里，又顺西岩山的南面而行，三里到值夏。往西走八里，越过孟堂坳，就见赣江从南面流来，这里是泷洋汇入赣江处。又走二里，到张家渡，便搭乘小船顺流北下。行十里，有个集市位于江左岸，叫永和，它北面江边有条道路，可直通青原。于是让送我的张家人〔名叫其远，是张侯的近支。〕随船直接去白鹭洲；而我同张二巫以及静闻，登上江北岸顺山往东北行。五里，

进入两山中间。又走一里，有条溪水曲折地流出山峡。渡过溪水折往南，见石山正对门户耸起，清涧环绕沟壑流淌，青原寺朝向西面屹立着。寺中主僧本寂留我们在他的小屋中吃了饭，那小屋也特别幽静。此寺是七祖先前住留过的庙宇，后被书院占用，本寂因为兴复禅宗而将原来的地方恢复为寺宇，把各书院全迁到山外，在寺中构筑高阁，但还未完工。寺后面是七祖塔，塔前有棵很古老的黄荆树，它是七祖立誓后把誓言刻记在上面的那棵树。初入山时，不过是东西两山间的一个峡谷罢了；到从北面山坞转向南进来的地方，也只是觉得流水山石清新奇异，山涧深谷曲折绕旋；等登上塔院，向下俯瞰寺基，更觉得中间这片展开的平地开阔齐整，四面山峦聚合。那山坞分为内外两重，内坞宽阔而幽静，外坞曲折而绵长，外坞用来移置书院，内坞用来供奉佛宇，若如天造地设的一般。我原以为此种格局由来已久，但与本寂一见面，他就说他兴复寺庙，是从丙寅、丁卯年间开始的。大概此寺长久沦为书院之地，而邹南皋、郭青螺二老想让寺庙和书院并存，恭迎来本寂主管内中事务。本寂极力陈说，禅寺和书院定然不能并存在同一地，因他很坚决地坚持他的主张，才得以将书院迁到外坞，而寺院田地的恢复由此便如破竹般顺利无阻了。寺前有条溪流，它从寺东南的深谷中流来，到寺前面汇合在翠屏崖下。翠屏崖被水剥蚀，山石峭峻如骨，层叠耸出，老树悬空缀在崖壁上，倒映在下面清澈的水流中，景色变幻万端。从寺左边顺流而上，两边山峦夹峙，非常峻峭，而山坞曲折延伸得很长，蜿蜒地往里走十里，抵达黄鲇岭。山坞中的田，都是青原寺的僧人耕种和所有的。山坞的入口处是青原寺墓地的龙虎两砂，它们曲折盘错，相距很窄，原先我只知道有寺庙，不知道寺后又有这个山坞。我从翠屏崖下顺着水流攀越山涧，曲折地行进在山坞间，不停地往里进去，觉得水春菜圃等各种各类不再是人间的景物。过了许久，太阳渐渐西下，这才登上山翻过岭，仍然由五笑亭进入寺中。辞别了立禅〔即本寂〕走出青原山，跨过溪上的桥，顺外层案山的南面

走五里，越过山到了西面，便往西北行十里，横渡赣江，这时傍晚的烟霭已经笼罩了江中的小沙洲，分辨不清江流城池和灯火了。又行三里，同张二巫、张其远一道住宿在白鹭洲。

二十日　和张二巫、静闻穿过城中往西北走二里，进入白燕山中。此山本是一条小土冈，是天华山的余支，寺中僧人在山上建盖屋阁时，正好有白燕来此盘旋飞舞，因而就用白燕为名。回来时由西门入城，到北门，经过黄御史园，园门关闭着没有进去。〔黄御史名叫黄宪卿，因为牵连魏宦官的事被免官。〕又往北进入田中丞园。〔田中丞名叫田仰。〕园外旧牌坊巍然犹存，它就是文襄周公的故居，周文襄的遗迹还能在此处出现，令人不禁产生出他如同泰山北斗一样值得人们尊崇仰慕的想法。天色已晚，寒烟四起，在坊前凭吊了许久，便走出昌富门，回到白鹭洲住宿。

二十一日　张家的儿子有一个在府衙中当书办，他妻子叫启文，这天买了酒邀请我们去喝。然后便与张二巫、静闻从西城外往南越过铁佛桥，走八里，向南登上神冈山顶。此山在吉安府城南边十五里安福县、永新县来的江流汇入大江处。山的南边原来有座刘府君的庙，〔刘府君名叫刘竺，陈、梁时以曲江侯的身份担任吉安郡守，他保护贤良憎恶奸邪，有许多神奇的政绩，去世后成为神，所以他的庙所在的地方被尊崇为神冈，宋代时他被追封为利惠王。〕它下临安福县、永新县流来的小江。我们就由庙左边转到神冈山东麓，往北顺赣江走十五里，到达吉安府南城外的螺川驿。又走三里，傍晚时，回到白鹭洲。

白鹭洲的洲头从府城南关的西面开始，尾部经过东关，横亘在赣江中，洲头低伏而洲尾高起。书院创办在洲中高处，前面用铁铸造大犀牛用来镇服水流。书院中接连建有三个坊，第一个叫名臣坊，第二个叫忠节坊，第三个叫理学坊。坊以内两旁排列着号馆，是生徒们修习学业的处所。九县的县学和府学，共十所，每所有六间房子。号馆往里，从桥门进去，正堂叫

正学堂，中间的楼叫明德堂；后面的阁为三层，下层列置着各位圣贤的牌位，中层的匾额上写着“天开紫气”，上层的匾额上写着“云章阁”。楼阁回环而高耸，比起白鹿书院来，要壮观得多。此书院创办于宋朝，到本朝世宗时知府汪□受才进行扩建，规模更大。熹宗时被宦官魏忠贤毁坏，只有楼阁未完全拆除。到崇祯初年，知府林一□仍旧尽可能地在原址恢复了书院的原貌。

二十三日　在复生的官署中独自喝酒吃饭。

二十四日　复生的女婿吴基美设宴款待我们。〔吴基美就是我外甥。〕

【原文】

二十五日　张侯后裔以二像入署。上午，别复生，以舆送入永新舟，即往觅静闻，已往大觉寺。及至已暮，遂泊螺川驿前。

二十六日　舟人市菜，晨餐始行。十里，至神冈山下，乃西入小江。风色颇顺，又西二十五里，三江口。一江自西北来者，为安福江；一江自西南来者，为永新江①。舟溯永新江西南行，至是始有滩。又十五里，泊于横江渡②。是日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　昧爽发舟。二十里，廖仙岩。有石崖瞰江，南面已为泰和界，其北俱庐陵境也③。自是舟时转北向行，盖山溪虽自西来，而屈曲南北也。十里，永阳④，庐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之南岸，犹十里而始属泰和，以舟曲而北耳。又十五里，北过狼湖，乃山坞村居，非湖也。居民尹

姓，有舡百艘，俱捕鱼湖襄间为业。又十五里，泊于止阳渡，[5]，有村在江之北岸。是日行六十里，两日共行百里，永新之中也。先是复生以山溪多曲，欲以二骑、二担夫送至茶陵界；余自入署，见天辄酿雪，意欲从舟，复生乃索舟，并以二夫为操舟助。至是朔风劲甚，二夫纤荷屦从水中，余甚悯其寒，辄犒以酒资。下午，浓云渐开，日色亦朗，风之力也。

二十八日　昧爽，纤而行，寒甚。二十里，敖城[6]，始转而南。挂篷五里，上黄坝滩。复北折，遂入两山峡间。五里，枕头石。转而西，仍挂帆行，三里，上黄牛滩，十八滩从此始矣。滩之上为纷丝潭，潭水深碧，两崖突束如门，至此始有夹峙之崖，激湍之石。又七里，上二滩，为周原[7]，山中洋壑少开，村落倚之，皆以货薪为业者也。又五里为画角滩，十八滩中之最长者。又五里为坪上，则庐陵、永新之界也。两县分界在坪上之东，舟泊于坪上之西。

【注释】

①安福江：明代亦称泸水，即今泸水。　永新江：明代亦称禾水，即今禾水。

②横江渡：今名横江，在吉安县南境，禾水东岸。

③泰和：多处原作“太和”，据《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改。下同。泰和，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泰和县。　庐陵：为吉安府附郭县，在今吉安市。

④永阳：今名同，在吉安县南隅，禾水北岸。

⑤止阳渡：今作指阳，在吉安县西南境，禾水南岸。

⑥敖城：今名同，在吉安县西南境，禾水北岸。

⑦周原：今作洲源，在吉安县西隅，禾水稍北。

【译文】

二十五日　张侯的后裔将两张肖像送入府衙门中。上午，辞别复生，复生雇轿子送我到了去永新县的船中，我便去找静闻，但他已去了大觉寺。等他回来时天色已晚，于是停泊在螺川驿前。

二十六日　船夫去买菜，早餐后才出发，行十里，到达神冈山下，这才往西驶进小江中。风势很顺，又往西行二十五里，到三江口。一江从西北流来，那是安福江；一江从西南流来，那是永新江。船溯永新江往西南行，到此处江中才有滩。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横江渡。这天共行了五十里。

二十七日　黎明时开船。行二十里，到廖仙岩。有座石崖濒临江流，南面已经是泰和县地界，而北面都是庐陵县境。从此处起船不时地折往北行，这大概是因为山溪虽然大方向上是从西面流来，但却时常折向南北两面。行十里，到永阳，它是庐陵县的一个大集市，位于江北岸；然而江的南岸，还要过十里才属于泰和县，这是因船只顺江往北绕行的缘故。又行十五里，往北经过狼湖，它是山坞中的一个村落，不是湖泊。居民姓尹，有上百艘船只，全都是以在湖襄间捕鱼为业。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止阳渡，有个村庄位于江北岸。这天行了六十里，两天共行了一百多里，到了吉安府至永新县的中间。原先复生因为山溪弯道多，打算用两匹马、雇两个担夫送我们到茶陵州界；我自从到了府衙门，见天空一直在酝酿着风雪，心里便想乘船走，于是复生找了船只，并请了两个男子帮助驾驭船只。到此处北风刮得很猛，那两人经常下到水中牵拉或扛抬船只，我很同情他们那寒冷的样子，每每犒赏给他们一些酒钱。下午，浓云渐渐散开，天空也逐渐亮开，这是风的功劳啊！

二十八日　黎明时，用纤索拉着船出发，气候很寒冷。行二十里，到敖城，才折往南。挂帆航行五里，上黄坝滩。又折往北，便进

入两山间的峡谷中。行五里，到枕头石。折向西面，仍挂帆航行，三里后上黄牛滩，十八滩就从此滩开始。黄牛滩往上为纷丝潭，潭水深绿，两边山崖突立夹耸如同门一样，到此处江岸才有夹峙的山崖，江中也才有阻遏水流从而使水流变得湍急腾涌的石头。又行七里，上了两个滩，为周原，山间展开的山谷稍微开阔了些，有村庄倚山坐落在谷中，居民都以卖柴禾为业。又行五里为画角滩，它是十八滩中最长的。又行五里为坪上，它就是庐陵、永新两县的交界处。两县的分界在坪上的东边，我们的船停泊在坪上的西边。

【原文】

二十九日　昧爽行。二十里，桥面，上旧有桥跨溪南北，今已圮，惟乱石堆截溪流。又五里为还古。望溪南大山横亘，下有二小峰拔地兀立，心觉其奇。问之，舟人曰："高山名义山，土人所谓上天梁也，虽大而无奇；小峰曰梅田洞，洞即在山之麓。"余夙慕梅田之胜，亟索饭登涯，令舟子随舟候于永新①。余同静闻由还古南行五里，至梅田山下②，则峰皆丛石耸叠，无纤土蒙翳其间，真亭亭出水莲也。山麓有龙姓者居之。东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洞尽处与西北诸面，俱为烧灰者铁削火淬，玲珑之质，十去其七矣。

东向第一洞在穹崖下，洞左一突石障其侧。由洞门入，穹然而高，十数丈后，洞顶忽盘空而起，四围俱削壁下垂，如悬帛万丈，牵绡回幄，从天而下者。其上复嘘窦嵌空，结蜃成阁，中有一窍直透山顶，天光直落洞底，日影斜射上层，仰而望之，若有仙灵游戏其上者，恨无十丈梯，凌

空置身其间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螺之室，透瓣之门，伏兽垂幢，不可枚举。而正洞垂门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擎，剖门为二：正门在左，直透洞光；旁门在右，暗中由别窦入，至第四门之内而合。再入至第五门，约已半里，而洞门穹直，光犹遥射。至此路忽转左，再入一门，黑暗一无所睹，但觉空洞之声，比明处更宏远耳。欲出索炬再入，既还步，所睹比入时更显，垂乳列柱，种种满前，应接不暇，不自觉其足之不前也。洞之南不十步，又得一洞，亦直北而入，最后亦转而左，即昏黑不可辨，较之第一洞，正具体而微，然洞中瑰异宏丽之状，十不及一二也。既出，见洞之右壁，一隙岈然若门。侧身而入，其门高五六尺，而阔仅尺五，上下二旁，方正如从绳挈矩，而槛桔之形，宛然斫削而成者。其内石色亦与外洞殊异，圆窦如月，侧隙如圭，玲珑曲折，止可蛇游猿倒而入。有风蓬蓬然从圆窦出，而忽昏黑一无所见，乃蛇退而返。出洞而南不十步，再得第三洞，则穹然两门，一东向，一南向，名合掌洞。中亦穹然明朗。初直北入，既而转右。转处有石柱洁白如削玉，上垂而为宝盖，绡围珠络，形甚瑰异。从此东折渐昏黑，两旁壁亦渐狭，而其上甚高，亦以无火故，不能烛其上层，而下则狭者复渐低，不能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蜚云之石，俱受大斧烈焰之剥肤矣。

仍从山下转而北，见其耸峭之胜，而四顾俱无径路。仍过东北龙氏居，折而西，遇一人引入后洞。是洞在山之

北，甫入洞，亦有一洞窍上透山顶，其内直南入，亦高穹明敞。当洞之中，一石柱斜骞于内，作曲折之状，曰石树。其下有石棋盘，上有数圆子如未收者。俗谓“棋残子未收”。后更有平突如牛心、如马肺者，有下昂首而上、上垂乳而下者，欲接而又不接者。其内西转，云可通前洞而出，以黑暗无灯，且无导者，姑出洞外。

时连游四洞，日已下舂，既不及觅炬再入，而洞外石片嶙峋，又觉空中浮动，益无暇俯幽抉閟矣。遂与静闻由石瓣中攀崖蹈隙而上。下瞰诸悬石，若削若缀，静闻心动不能从，而山下居人亦群呼无路不可登；余犹宛转峰头，与静闻各踞一石，出所携胡饼啖之，度已日暮，不及觅炊所也。既而下山，则山之西北隅，其焚削之惨，与东南无异矣。乃西过一涧，五里，入西山。循水口而入，又二里登将军坳，又二里下至西岭角，遂从大道西南行。五里，则大溪自南而来，绕永新城东北而去，有浮桥横架其上，过桥即永新之东关矣[3]。时余舟自还古转而北去，乃折而南，迂曲甚多，且溯流逆上，尚不能至，乃入游城中，抵暮乃出，舟已泊浮桥下矣。

永新东二十里高山曰义山，横亘而南，为泰和、龙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为茶陵州界。南岭最高者曰岭背，名七姬岭[4]，去城五十里，乃通永宁、龙泉道也[5]。永新之溪西自麻田来，至城下，绕城之南，转绕其东而北去。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东向

来，一水自永宁北向来[6]，合于麻田。

【注释】

①令舟子随舟候于永新："舟子"，乾隆本作"奴"，四库本作"仆"。

②梅田：今名同，在永新县治稍东。

③永新：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永新县。

④七姬岭：《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作"七溪岭"。今亦称七溪岭。

⑤永宁：明为县，隶吉安府，治今宁冈县东北境的新城。　龙泉：明为县，隶吉安府，治今遂川县。

⑥一水自永宁北向来："永宁"，季抄本作"水宁"，乾隆本作"永新"，皆有误。

【译文】

二十九日　黎明时开船。行二十里，到桥面，溪上原来有座桥南北横跨，如今桥已毁坏，只有些乱石堆积着，堵截了溪流。又走五里为还古。望见溪流南边有座大山横亘着，下面有两座小山峰拔地直立，心中觉得很奇特。向旁人询问，船夫说："那高山名叫义山，就是当地人所称的上天梁，它虽然高大但没有奇异处；小的山峰叫梅田洞山，洞就在山麓。"我早就仰慕梅田洞的优美景观，于是赶忙吃了饭登上岸，叫船夫连同他的船到永新县城去等候。我和静闻从还古往南走五里，到达梅田山下，见山峰间到处石头纵横，高耸重叠，没有毫粒泥土覆盖在其间，真像是亭亭出水的莲花。山麓有一家姓龙的人居住着。朝向东面有三个洞，朝向北面有一个洞，只有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面洞尽头处和西北等各面，都被烧石灰的用铁具凿削、用柴火熏烤，石质的玲珑程度失掉了十分之七。

朝向东面的第一洞在穹隆的崖壁下面，洞左侧有一块突立的石头遮挡着。从洞门进去，穹隆而高深，走十几丈后，洞顶一下子向高空盘旋而起，四周尽是刀削般的石壁向下垂悬，如同悬挂着千万

丈帛布，围着薄纱帐幕，从天上飘洒下来。上面又张开些小洞，高悬在半空中，小洞中仿佛吐出蜃气幻化成楼阁，其中有个孔穴直通山顶，天光直泻到洞底，日影斜射入洞的上层，仰头望去，像是有仙人和神灵在上面游玩戏耍，遗憾的是没有一架十丈的梯子，以便攀登上去凌空置身于其间。由此往北进去，左右两边都有如螺一样回旋的石屋子，露出似花瓣的石门，如卧伏的怪兽和垂悬的仪仗旗帜的石块石壁，更是不可枚举。正洞内低垂着五重门，第三重门中有根擎天石柱将门分成两道：正门在左边，洞中光线直射进来；侧门在右边，黑暗中我们从门侧边的小洞进了第三重门，到第四重门内时与正洞合在一起。再往里进到第五重门时，大约已经进洞半里远了，然而因为洞门高穹，洞内平直，光线还能远远地射进来。到此处路忽然折往左边，再走进一个门，里面黑暗得什么都看不见，只是觉得那空阔的洞中回荡的声响，比明亮处更加宏亮悠远而已。想出洞来寻找火把重新进洞游览，待往回走时，所看到的比进来时更加清晰，垂吊着的钟乳石、纵横列置的石柱等各种奇异景象布满眼前，让人应接不暇，不知不觉脚步不再向前移动。此洞南面不足十步的远方，又有一洞，也是一直向北走进去，最后同样是折往左边，就黑暗得分辨不清景物，比起第一洞来，形态正好相同而只是小了些，然而洞中瑰丽奇异宏大多姿的景象，赶不上第一洞的十分之一二。出洞后，见洞右边的崖壁间，有条幽深的石缝，如同一道门。侧身而入，那门高有五六尺，而宽仅有一尺五，上下和左右两旁，方正得如同用墨线弹过、用曲尺量过似的，而石门槛的形状，宛若斧劈刀削而成的。石缝里面，石头的色泽也和外洞的大不一样，圆形的小洞如同月亮，倾斜的缝隙如同圭玉，到处玲珑曲折，只有像蛇游动或像猿猴倒挂在树枝崖壁间那样才能进到里边。有股风篷篷地从圆形的小洞中吹出来，而后里面忽然黑暗得什么都看不见，我这才如蛇一样后退，返了出来。出了此洞往南不到十步，又有第三洞，它有高高隆起的两个门，一个朝向东，一个朝向南，〔名叫合掌洞。〕

洞中也是高穹而明朗。开始时一直往北进去，随后折向右边。转折处有根石柱洁白得如同磨削过的玉石，石柱顶部倒垂着，形成一个宝盖，周围缀满珠丝一样的细石条，如用绡织成的，形态非常瑰丽奇异。从此处折往东逐渐变得黑暗，两旁石壁间的间隙也逐渐变得狭窄，但上边很高，也因为没有火把，不能照到洞的上层，而下面狭窄处又逐渐低陷下去，以至于不能容身而返出了洞。从此洞往南，凌空飞入云间的石头，都遭受了大斧、烈焰的凿削烧灼。

仍然从山下折往山北，虽看见了山北面岩石高耸峻峭的优美景象，但四下里看都没有路。仍旧经过山东北面的龙家住所旁，折往西走，遇到一人领我进了后洞。此洞在山的北面，刚进洞，也是有个孔穴上通山顶，从孔穴以内直往南进去，同样高高隆起而明亮宽敞。洞的中央，有根石柱斜矗着，呈现出曲折的状态，叫石树。石树下有个石棋盘，盘上有几颗像是没有收起来的圆圆的石棋子。〔通常说“棋残子未收”〕它们的后面更有许多石块，有的如牛心、如马肺，有的从下昂首向上、有的从上垂乳而下，有的将要相连接而又没有连接着。再往里，洞折往西面，说是可以通前洞出去，因黑暗无灯火，而且没有引路的，便姑且出了洞。

当时接连游览了四个洞，太阳已经快落山，既来不及找寻火把重新入洞，而洞外石片嶙峋，又让人觉得空中仿佛有物浮动，这就更加无暇返身俯探幽暗的石洞、穿进那些关闭着的石门石窗内了。于是和静闻从如花瓣的石中攀着崖壁踩着石缝爬到上面。往下俯瞰那些悬坠着的石头，若刀削般陡滑，若连缀在崖壁上的一样，静闻心中动摇不能跟随我继续攀爬，而山下居民也一齐呼喊说没有路，不可以攀登；我还是曲折地登上了峰头，和静闻各自踞守一块石头，拿出随身带的烧饼来吃，因为已经天晚，估计来不及找寻做饭的地方。随即下了山，山的西北隅被烧灼凿削的惨状情景，与东南面没有差别。于是往西跨过一条山涧，走五里，进入西面山中。顺水口处进去，又走二里登上将军坳，再走二里下到西边岭角，便从

大路往西南走。行五里，有条大溪从南面流来，绕过永新城东北面而流去，有座浮桥横架在溪流上，跨过桥就是永新县城的东关了。这时我所乘的那只船因为从还古折往北去，才又折向南，绕折得太多，并且是溯流上行，所以还未能到达县城；于是我进城游览，到天黑才出城来，这时船已经停泊在浮桥下了。

永新县城东面二十里的高山叫义山，它向南横贯，是泰和、龙泉两县的分界。西面四十里的高山叫禾山，为茶陵州界。南面的山岭最高的叫岭背，正式的名称为七溪岭，它距离县城五十里，是通往永宁、龙泉两县的路。永新溪从西面的麻田流来，到了城下，绕过城南，又绕折到城东而后往北流去。麻田离城二十里，一条溪水从路江向东流来，一条溪水从永宁县向北流来，汇合在麻田。

【原文】

三十日　永新令闵及申以遏籴闭浮桥[1]，且以封印[2]，谩许开关而竟不至[3]。上午，舟人代为觅轿不得，遂无志永宁，而谋径趋路江。乃以二夫、一舟人分担行李，入东门，出南门，溯溪而西。七里，有小溪南自七姬岭来入。又西三里，大溪自西南破壁而出，路自西北沿山而入。又三里，西上草墅岭。三里，越岭而下为枫树，复与大溪遇。路由枫树西北越合口岭，八里至黄杨。溯溪而西，山径始大开，又七里，李田[4]。去路江尚二十里。日才下午，以除夕恐居停不便，即早觅托宿处，而旅店俱不能容。予方徬徨路口，有儒服者过而问曰：“君且南都人耶？余亦将南往留都[5]，岂可使贤者露处于我土地！”揖其族人，主□其家。余问其姓，曰

"刘。"且曰："吾兄亦在南都，故吾欲往。"盖指肩吾刘礼部也，名元震。始知刘为永新人，而兹其里闬云[6]。余以行李前往，遂同赴其族刘怀素家。其居甚宽整，乃村居之隐者，而非旅肆也。问肩吾所居，相去尚五里，遂不及与前所遇者晤。是日止行三十五里，因市酒肉犒所从三夫，而主人以村醪饮余[7]，竟忘逆旅之苦。但彻夜不闻一炮爆竹声，山乡之寥寂，真另一天地也。晚看落日，北望高山甚近，问之，即禾山也。

丁丑正月初一日 晓起，晴丽殊甚。问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趋武功百二十里，遂令静闻同三夫先以行李往路江，余同顾仆挈被直北入山。其山不甚高，而土色甚赤。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为山上刘家。北抵厚堂寺，越一小岭，始见平畴，水田漠漠。乃随流东北行五里，西北转，溯溪入山。此溪乃禾山东北之水，其流甚大，余自永城西行，未见有大水南向入溪者，当由山上刘家之东入永城下流者也。北过青堂岭西下，复得平畴一坞，是为十二都。西溯溪入龙门坑[8]，溪水从两山峡中破石崖下捣，连泄三四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上两崖石皆飞突相向。入其内，复得平畴，是为禾山寺。寺南对禾山之五老峰，而寺所倚者，乃禾山北支复起之山也，有双重石高峙寺后山上。盖禾山乃寺西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峰，最为耸拔。余撮其大概云："双童后倚，五老前揖。"二山即禾山、五老。夹凹中有罗汉洞，闻不甚深，寺僧乐庵以积香出供，且留

为罗汉、五老之游。余急于武功，恐明日穷日力不能至，请留为归途探历，遂别乐庵，北登十里坳。其岭升陟共十里而遥，登岭时，西望寺后山巅，双重骈立，峰若侧耳耦语然。越岭北下，山复成坞，水由东峡破山去，坞中居室鳞比，是名铁径[9]。复从其北越一岭而下，五里，再得平畴，是名严堂，其水南从岭西下铁径者也。由严堂北五里，上鸡公坳，又名双顶。其岭甚高，岭南之水南自铁径东去，岭北之水则自陈山从北溪出南乡，鸡公之北即为安福界[10]。下岭五里至陈山[11]，日已暮，得李翁及泉留宿焉。翁方七十，真深山高隐也。

初二日　晨餐后，北向行。其南来之水，从东向破山去，又有北来之水，至此同入而东，路遂溯流北上。盖陈山东西俱崇山夹峙，而南北开洋成坞，四面之山俱搏空溃壑，上则亏蔽天日，下则奔坠峭削，非复人世所有矣。五里，宛转至岭上。转而东，复循山北度岭脊，名庙山坳，又名常冲岭。其西有峰名乔家山，石势嵯峨，顶有若屏列、若人立者，诸山之中，此其翘楚云[12]。北下三里，有石崖兀突溪左，上有纯石横竖，作劈翅回翔之状，水从峰根坠空而下者数十丈。但路从右行，崖畔丛茅蒙茸，不能下窥，徒闻捣空振谷之声而已。下此始见山峡中田塍环壑，又二里始得居民三四家，是曰卢子泷。一溪自西南山峡中来，与南来常冲之溪合而北去，泷北一冈横障溪前，若为当关。溪转而西，环冈而北，遂西北去。路始舍涧，北过一冈。又五

里，下至平畴，山始大开成南北两界，是曰台上塘前，而卢子泷之溪，复自西转而东，遂成大溪，东由洋溪与平田之溪合。乃渡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复入山峡，三里至泥坡岭麓，得一夫肩行李。五里，北越岭而下，又得平畴一壑，是曰十八都。又三里，有大溪亦自西而东，乃源从钱山洞北至此者，平田桥跨之。度平田桥北上相公岭，从此迢遥直上，俱望翠微，循云崖。五里，有路从东来合，又直上十里，盘陟岭头，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闻路下淙淙声，觅莽间一窦出泉，掬饮之。山坳得居落，为十九都门家坊。坊西一峰甚峻，即相公岭所望而欲登者，正东北与香炉峰对峙，为武功南案。日犹下午，恐前路崎岖，姑留余力而止宿焉。主人王姓，其母年九十矣。

【注释】

①籴(dí)：买进粮食。遏籴：阻止受灾的邻县来买粮食。

②封印：停止办公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除夕官府封印，不复签押，新正三日始开。"

③谩(mán 蛮)：欺骗。

④李田：今作澧田，在永新县西境。

⑤留都：明初洪武、建文时建都南京，即今江苏南京市。自成祖北迁后，皇帝常驻北京，则南京又称留都。

⑥闬(hàn 汗)：巷门。里闬，乡里。

⑦村醪(láo 劳)：农村制的汁滓混合的酒酿或浊酒。

⑧龙门坑：今作龙门，在永新县西北境。

⑨铁径：今作铁镜，在永新县西北隅。

⑩安福：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安福县。

⑪陈山：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南隅。

⑫翘(qiáo 桥)楚：最好的。

【译文】

三十日　永新县令闵〔及申〕为了阻止受灾的邻县来买粮食，关了浮桥。他哄骗人们答应开关，而以过年停办公事为理由，自己竟然不来。上午，船夫替我们去找轿子但没有找到，于是无意再去永宁县，而打算直接奔赴路江。于是用两个担夫、一个船夫分别挑着行李，进入城东门，出城南门，溯溪往西行。走七里，有条小溪从南面的七溪岭流来汇入溪中。又往西走三里，一条大溪从西南破壁而出，路从西北沿山延伸。又走三里，往西上了草墅岭。三里后，越过岭往下走为枫树，又与大溪相遇。路从枫树西北翻越合口岭，走八里到黄杨。从黄杨溯溪往西行，山路才大为开阔，又走七里，到达李田。〔离路江还有二十里。〕这时才下午，因为是除夕恐怕不便寻找住所，便早早地就寻觅寄宿的地方，但旅店都不接纳。我正徘徊在路口，有个儒生打扮的人过来问道："先生您是南京人吗？我也将要南往留都南京，怎可让贤能人士在我方露宿呢！"他向同行的族人致礼，让我住到这人家。我问他贵姓，他回答说："姓刘。"并且说："我哥哥也在南京，所以我想去一趟。"他指的就是刘肩吾礼部，〔名叫刘元震。〕我这才知道刘肩吾是永新县人，此地是他的乡里。因为行李已经朝前去了，我便同他一起前往他的族人刘怀素家。住房很宽敞整洁，属于隐居者居住的村舍，而不是旅店。打听刘肩吾的故居，说相隔还有五里，这样就未能和前面遇到的他家族里边的那人会面。这天只行了三十五里，便就停下来买了些酒肉犒劳跟随我挑担的那三个男子，而姓刘的主人拿出自制酒让我品尝，以至竟然忘掉了寄居客舍的忧苦。只是整夜未听到一声爆竹响，山乡的寂寥，真是另一片天地。这晚观看落日时，往北望去，一座高山离得很近，一打听，它就是禾山。

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一日　天亮起来,天空非常晴朗明丽。询后问得知那地方西距路江二十里,从北面由禾山前往武功山一百二十里,于是让静闻同那三个男子先带着行李到路江,我和顾仆提着被子直往北进入山中。那山不很高,但土色很红。往上攀登五里,越过一条小溪又走五里,为山上刘家。再往北抵达厚堂寺,越过一座小山岭,才见到平展的田野,田野中水田密布。于是顺水往东北行五里,折往西北,溯溪走进山中。此溪是禾山东北面的溪流,水流很大,我从永城往西行,未见到有大的溪流向南注入流经永新县城的那条溪中,此溪应当是从山上刘家的东面往东流,到永城下游汇入大溪中。往北径过青堂岭,向西下去,又见到满是平坦田地的一个山坞,这是十二都。朝西面溯溪流进入龙门坑,溪水从两山间的山峡中冲破石崖向下捣泻,连续泄落而形成三四个潭。最下面的一个潭深碧如黛,潭上面两边的崖石都相互向对面飞突出去。进入坑谷内,又见到一片平坦的田野,这是禾山寺的所在处。寺的南面对着禾山的五老峰,而寺所背靠的,是禾山北支再度耸起的一座山,有双重石高高耸立在寺后面的山上。大概禾山是寺西面的主山,而五老峰是寺南面耸起的山峰,最为高耸挺拔。〔我撮取禾山寺形胜的大概归纳为:“双童石倚峙在后面,五老峰拱立在前方。”两山〔即禾山和五老峰〕相夹间的凹陷处有个罗汉洞,听说不是很深,寺中僧人乐庵端出他的饭食给我们吃,并且留我游览罗汉洞和五老峰。我急着要游武功山,担心明日全力走一天不能到达,就向他说明愿将这两个地方留作归途中探寻游历之处,然后便告别乐庵,往北攀登十里坳。那岭往上攀登起来有十里还多,登岭时,往西望见寺后面的山顶上,双重石并列耸立,两座石峰若如两人侧耳相对私语。越过岭往北下去,山中又形成山坞,水由山坞东面的山峡中破山而去,山坞中住房鳞次栉比,这里名叫铁径。又从铁径北面越过一座山岭往下走,五里,再次见到平坦的田野,这里名叫严堂,严堂的水往南从山岭西面流下铁径。从严堂往北行五里,上

了鸡公坳,它又叫双顶。那岭很高,岭南边的水从南面的铁径向东流去,岭北边的水却是从陈山由北面的溪中流出南乡。鸡公坳的北面就是安福县界。下了岭走五里到陈山,太阳已将落,得到村中李及泉翁的留宿。李翁正好七十岁,真是深山中的一个志行高尚的隐居人士。

初二日 早餐后,往北行。陈山南面流来的水,从东面破山而去,又有条从北面流来的水,到此处与它汇合而流向东去,路便溯此水往北延伸。陈山的东西两面都是高山夹峙,而南北向展开一块平地形成山坞,四周的山都是上插云空而下坠深谷,向上遮蔽天日,向下倾坠峻峭,不再像是人世间有的景象。走五里,曲折地爬到岭头上。折往东,又顺山往北越过岭脊,那岭叫庙山坳,又称常冲岭。它西面有座山峰叫乔家山,山间峰石嵯峨,山顶上有若横列的屏风、站立的人等形态的石头,在周围的众多山峰中,它是最美的。往北下去三里,有座石崖突兀溪左,崖上横叠竖插着清一色的石头,呈现出展翅盘旋的形态,水流从山峰根脚向空中倾泻下去,落差达几十丈高。只是路从右边走,崖畔白茅丛生嫩草覆地,不能窥见下面,只能听到水流向空中捣泻时所发出的震撼山谷的响声而已。走下此处才见到山峡中田块环绕着沟谷,又走二里才见到三四家居民,这地方叫卢子泷。一条溪水从西南的山峡中流来,与从南边常冲流来的溪水汇合而往北流去,泷北有条山冈横障在溪前,若像是在为村庄守护关口。溪水流到山冈前折向西,绕过山冈往北流,然后就朝西北淌去。道路这才与山沟水分开,往北越过一条山冈。又走五里,下到平坦的田野中,山才远远地分隔开,构成那片田野的南北两边界限,这里叫台上塘前,而卢子泷流来的溪水,到此处又自西折向东,于是形成一条大溪流,往东由洋溪与平田溪汇合。于是渡过溪水往北走,三里到妙山,又进入山峡中,走三里到达泥坡岭麓,在那里雇得一个男子挑行李。走五里,往北越过山岭下去,又见到一条布满平坦田块的山谷,这里叫十八都。又走三里,有

条大溪也是自西向东流，它就是从钱山洞发源而往北流到此地的溪水，平田桥横架在溪流上。越过平田桥往北上了相公岭，从此处起一路迢遥直上，眼前满是青翠掩映，顺着耸入云霄的山崖而行。走五里，有条路从东面来交合，又直往上走十里，旋绕着登上了岭头，太阳烤得人像在热锅里一般，我们干渴得要命却找不到水。许久后，听到路下边传出淙淙的水声，到深邃的草木间去寻觅，见一个小洞中流出泉水，于是用手捧来喝。而后在山坳间见到个村落，它是十九都门家坊。坊西面有座山峰很峻峭，它就是在相公岭上望见而当时想攀登的那山峰，它的正东北与香炉峰对峙，是武功山的南案。此时还是下午，但担心前面的道路崎岖难行，便姑且保留余力而停下来住宿在门家坊。投宿那家的主人姓王，他母亲年纪有九十岁了。

【原文】

初三日　晨餐后行，云气渐合，而四山无翳。三里，转而西，复循山向北，始东见大溪自香炉峰麓来，是为湘吉湾。又下岭一里，得三四家。又登岭一里，连过二脊，是为何家坊。有路从西坞下者，乃钱山之道[①]，水遂西下而东，则香炉峰之大溪也；有路从北坳上者，乃九龙之道；而正道则溯大溪东从夹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崖行，又一里，茅庵一龛在溪北，是为三仙行宫。从此渐陟崇冈，三里，直造香炉峰。其崖坳时有细流悬挂，北下大溪去。仰见峰头云影渐朗，亟上跻，忽零雨飘扬。二里至集云岩，零雨沾衣，乃入集云观少憩焉。观为葛仙翁栖真之所[②]，道流以新岁方群嬉正殿上，殿止一楹，建犹未完也。其址高倚香炉，北

向武功，前则大溪由东坞来，西向经湘吉湾而去，亦一玄都也[3]。时雨少止，得一道流欲送至山顶，遂西至九龙，乃冒雨行半里，渡老水桥，复循武功南麓行，遂上牛心岭。五里，过棋盘石，有庵在岭上。雨渐大，道流还所畀送资，弃行囊去。盖棋盘有路直北而上，五里，经石柱风洞，又五里，径达山顶，此集云登山大道也；由小径循深壑而东，乃观音崖之道。余欲兼收之，竟从山顶小径趋九龙，而道流欲仍下集云，从何家坊大路，故不合而去。余遂从小径冒雨东行。从此山支悉从山顶隤壑而下，凸者为冈，凹者为峡，路循其腰，遇冈则跻而上，遇峡则俯而下。由棋盘经第二峡，有石高十余丈竖峰侧，殊觉娉婷。其内峡中突崖丛树，望之甚异，而曲霏草塞[4]，无可着足。又循路东过三峡，其冈下由涧底横度而南，直接香炉之东。于是涧中之水遂分东西行，西即由集云而出平田，东即由观音崖而下江口[5]，皆安福东北之溪也。于是又过两峡。北望峡内俱树木蒙茸，石崖突兀，时见崖上白幌如拖瀑布，怪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然后知其地高寒，已异下方，余蹬踝雨中不觉耳。共五里，抵观音崖，盖第三冈过脊处正其中也。观音崖者，一名白法庵，为白云法师所建，而其徒隐之扩而大之。盖在武功之东南隅，其地幽僻深窈，初为山牛野兽之窝，名牛善堂；白云鼎建禅庐，有白鹦之异，故名白法佛殿。前有广池一方，亦高山所难觏者[6]。其前有尖峰为案，曰箕山，乃香炉之东又起一尖也。其地有庵而无崖，崖

即前山峡中亘石，无定名也。庵前后竹树甚盛，其前有大路直下江口，其后即登山顶之东路也。时余衣履沾透，亟换之，已不作行计。饭后雨忽止，遂别隐之，由庵东跻其后。直上二里，忽见西南云气浓勃奔驰而来，香炉、箕山倏忽被掩，益厉顾仆竭蹶上跻。又一里，已达庵后绝顶，而浓雾弥漫，下瞰白云及过脊诸冈峡，纤毫石可影响[7]，幸霾而不雨。又二里，抵山顶茅庵中，有道者二人，止行囊于中。三石卷殿即在其上，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叩礼，遂返宿茅庵。是夜风声屡吼，以为已转西北，可幸晴，及明而弥漫如故。

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8]。正南为香炉峰，香炉西即门家坊尖峰，东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炉高悬独耸，并列武功南，若棖门然[9]。其顶有路四达：由正南者，自风洞石柱，下至棋盘、集云，经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为大道，余所从入山者也；由东南者，自观音崖下至江口，达安福；由东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为萍乡界，下至山口达萍乡[10]；由西北者，自九龙抵攸县；由西南者，自九龙下钱山，抵茶陵州，为四境云。

初四日　闻风霾未开，僵卧久之。晨餐后方起，雾影倏开倏合。因从正道下，欲觅风洞石柱。直下者三里，渐见两旁山俱茅脊，无崖岫之奇，远见香炉峰顶亦时出时没，而半山犹浓雾如故。意风洞石柱尚在二三里下，恐一时难

觅，且疑道流装点之言，即觅得亦无奇，遂乘未雨，仍返山顶，再饭茅庵，先往九龙[11]。乃从山脊西行，初犹弥漫，已而渐开。三里稍下，度一脊，忽雾影中望见中峰之北矗崖崭柱，上刺层霄，下插九地，所谓千丈崖。百崖丛峙回环，高下不一，凹凸掩映。隤北而下，如门如阙，如幢如楼，直坠壑底，皆密树蒙茸，平铺其下。然雾犹时时笼罩，及身至其侧，雾复倏开，若先之笼，故为掩袖之避，而后之开，又巧为献笑之迎者。盖武功屏列，东、西、中共起三峰，而中峰最高，纯石，南面犹突兀而已，北则极悬崖回崿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即由此而雾不收，不几谓武功无奇胜哉！共三里，过中岭之西，连度二脊，其狭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崭削无底，环突多奇，脊上双崖重剖如门，下隤至重壑。由此通道而下，可尽北崖诸胜，而惜乎山高路绝，无能至者。又西复下而上，是为西峰。其山与东峰无异，不若中峰之石骨棱嶒矣。又五里，过野猪洼。西峰尽处，得石崖突出，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闻其上尚有金鸡洞，未之入也。于是山分两支，路行其中。又西稍下四里，至九龙寺。寺当武功之西垂，崇山至此忽开坞成围，中有平壑，水带西出峡桥，坠崖而下，乃神庙时宁州禅师所开[12]，与白云之开观音崖，东西并建者。然观音崖开爽下临，九龙幽奥中敞，形势固不若九龙之端密也。若以地势论，九龙虽稍下于顶，其高反在观音崖之上多矣。寺中僧分东西两寮，昔年南昌王特进山至此，今其规模尚整。西

寮僧留宿，余见　已渐开，强别之。出寺，西越溪口桥，溪从南下。复西越一岭，又过一小溪，二溪合而南坠谷中。溪坠于东，路坠于西，俱垂南直下。五里为紫竹林，僧寮倚危湍修竹间，幽爽兼得，亦精蓝之妙境也⑬。从山上望此，犹在重雾中；渐下渐开，而破壁飞流，有倒峡悬崖湍之势。又十里而至卢台，或从溪右，或从溪左，循度不一，靡不在轰雷倒雪中。但涧崖危耸，竹树翳密，悬坠不能下窥，及至渡涧，又复平流处矣。出峡至卢台，始有平畴一壑，乱流交涌畦间，行履沾濡。思先日过相公岭，求滴水不得；此处地高于彼，而石山縈绕，遂成沃泽。盖武功之东垂，其山乃一脊排支分派；武功之西垂，其山乃众峰耸石攒崖，土石之势既殊，故燥润之分亦异也。夹溪四五家，俱环堵离立，欲投托宿，各以新岁宴客辞，方徘徊路旁，有人一群从东村过西家，正所宴客也。中一少年见余无宿处，亲从各家为觅所栖，乃引至东村宴过者，唐姓家。得留止焉。是日行三十里。

【注释】

①钱山：今名同，在安福县西隅。

②葛仙翁：即葛玄（164～244），葛洪的从祖父，丹阳句容人（今江苏句容），三国时吴的方士。

③玄都：神仙所居的地方。

④曲霏草塞：四库本、丁本作“石滑草塞”。

⑤江口：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境。

⑥亦高山所难觏者：原脱“觏”字，据四库本补。觏（goù 构）：遇见。

⑦纤毫石可影响："石"，疑为"无"。

⑧武功山：今名同，蜿蜒在安福、莲花与萍乡界上。前为香炉峰，后为九龙山，连接泸潇山（又作罗霄山）。中间三峰并列，最高峰为白鹤峰，海拔1918米。东隅有观音崖，西垂有九龙寺。

⑨棂（líng 灵）门：即棂星门。通常在学宫孔庙及一些道观前的大门皆称棂星门。

⑩萍乡：明为县，隶袁州府，即今萍乡市。

⑪遂乘未雨，仍返山顶，再饭茅庵，先往九龙：原脱"乘未雨"、"先往九龙"数字，据四库本补。

⑫神庙：即明神宗朱翊钧，共在位四十八年，时为1572～1620年。

⑬精蓝：又作净蓝，即伽蓝，为梵语"僧伽蓝摩"的省音译，意为"众园"或"僧院"，为佛教寺院的通称。

【译文】

初三日　早餐后出发，天空中云气渐渐聚拢，但四周的山峦没有被遮蔽。走了三里，折往西面，又顺山向北行，才看见东面有条大溪从香炉峰麓流来，这里是湘吉湾。又走下岭一里，见到三四户人家。又朝岭上攀登一里，接连越过两座山脊，这里是何家坊。有条路从村西边山坞中下去，那是到钱山的路，水流顺山坞向西流下去而后折向东，它就是香炉峰流来的大溪；有条路从村北山坳朝上延伸，那是去九龙的路；而上武功山的正路是溯大溪往东从两山间走。二里后，渡过溪流顺南边的山崖而行，又走一里，有间小茅屋立在溪北岸，这是三仙行宫。从此处起渐渐向高峻的山冈上攀爬，三里后，直抵香炉峰。香炉峰的崖壁上、山坳间不时有细流悬挂着，向北流下大溪。仰头看见峰头上云影逐渐疏朗，便赶忙向上攀登，忽然间零星的小雨又飘飞起来。爬二里到达集云岩，零星的雨水打湿了衣服，于是进入集云观稍作休息。此观是葛仙翁为养身进行修炼的处所，这一天因为是新年佳节道徒们正成群地在正殿上嬉闹，那殿只有一根前柱，还未营建完毕。观址高高地背靠着香炉峰，北面

朝着武功山，前方则是大溪从东面山坞中流来，向西经湘吉湾而流去，也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好地方。这时雨稍微停了些，遇到个道徒想送我们到山顶，于是往西到了九龙，便冒雨行半里，跨过老水桥，再顺武功山南麓而行，就上了牛心岭。五里后，经过棋盘石，〔有小庙在岭上。〕这时雨渐渐大了起来，那道徒归还了我们给他的送路费，丢下行李袋离去。有路从棋盘石直往北上去，五里后，经过石柱风洞，又过五里，便直达武功山山项，这是从集云观登山的大路；从棋盘石由小路顺深谷向东去，是从观音崖登山的路。我想兼顾两条路上的风光，竟然从山顶的小路直奔九龙，而那道徒想仍然下到集云观，从何家坊大路走，所以他和我意见不合而离去。于是我冒雨从小路往东行。从此处起山的支脉尽都是从山顶向深谷中倾坠而下，凸起处形成山冈，凹伏处形成山峡，道路顺着山腰延伸，遇山冈就攀登而上，遇山峡便俯身下行。从棋盘石向东经过第二个山峡时，有块十几丈高的石头直立在山峰侧边，让人觉得形态优美。那石头以内的山峡中石崖突兀树木丛生，看上去很奇异，但道路弯曲，大雨飞洒，草木塞路，无处可以着足。又沿路往东经过第三个山峡，峡间的山冈从路下面的山涧向南横越过去，径直到香炉峰的东面。从这条山冈起，山涧中的水便向东西两边分流，流往西的就是从集云观而流出平田的那条，流往东的就是从观音崖而流下江口的那条，它们都是安福东北的溪流。从此处后又经过两峡。向北望去，山峡内尽是树木丛草掩蔽，石崖突兀，不时地见到崖壁上仿佛挂着白色的布幔，如同向下垂悬着的瀑布，奇怪的是没有飞洒流动的态势，仔细观察欣赏，原来它们都已经结成冰了。这才知道这地方高而寒冷，已经不同于下边的地方了，只是我们小步慢行在雨中，不曾感觉到而已。共走五里，抵达观音崖，大概第三冈的冈脊穿越过去的地方正好是它的中部。观音崖又叫白法庵，是白云法师创建的，他的徒弟隐之进行了扩建而使庵的规模更大。此庵位于武功山的东南隅，地处深山之中，幽隐偏僻，原先是山牛野兽栖息的处

所，名叫牛善堂；白云创建佛寺时，出现了白鹦飞来此地的奇异景象，所以取名叫白法佛殿。殿前有个宽大的水池，这也是高山中难遇见的。庵前方有座尖耸的山峰成为案山，叫箕山，是香炉峰的东面又耸起来的一座尖峰。那里实际上有庵无崖，崖就是前面经过的山峡中绵亘的石壁，没有固定的名称。庵的前后翠竹绿树非常茂盛，前面有条大路直下江口，后面就是登武功山山顶的东路。当时我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赶忙更换掉，已经不作再往前走的打算。饭后雨忽然停了，于是辞别隐之，从庵东登上庵后的路。直往上二里，忽然看见西南方云雾翻滚奔涌而来，香炉峰、箕山倏忽间就被遮掩了，于是更加激励已经精疲力竭的顾仆一颠一蹶地往上登。又登一里，已到达白法庵后面的最高顶端，然而浓雾弥漫，往下俯瞰白云所建的庙宇以及山脊从中穿越过去的众多山冈山峡，见不到丝毫影子，听不到丁点儿声响，幸好天空虽然阴霾但不下雨。又走二里，抵达武功山山顶的茅庵中，茅庵内有两个道人，我们将行李停放在其中。三石卷殿就在那茅庵的上边，但虽在咫尺间而辨不清。道人领我进到殿中行了礼，我便返回来住宿在茅庵中。这天夜里好多次狂风怒吼，我以为风向已转为西北，天气可期望变晴，等到天亮却发现浓雾弥漫如故。

武功山若一道屏障东西横列着。它的正南面为香炉峰，香炉峰的西面就是门家坊的那座尖峰，而香炉峰的东面就是箕峰。三座山峰都峻峭陡削，而香炉峰高悬独耸，它们并列在武功山的南面，若像武功山的棂星门一样。山顶上有道路通往四方：由正南面去的一条，从风洞石柱下到棋盘石、集云观，经过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是一条大路，它就是我入山所走的那条；由东南面去的一条，从观音崖下到江口，通到安福县；由东北面去的一条，二里后出雷打石，又往前一里就是萍乡县界，然后下到山口通到萍乡县；由西北面去的一条，从九龙抵达攸县；由西南面去的一条，从九龙下钱山，抵达茶陵州。这就是武

功山四方的境域。

初四日　听说天上的阴霾未散，我便静静地躺了许久。早餐后才起来，雾影忽开忽合。于是从正路下山，想去探寻风洞石柱。直往下三里，逐渐见到两旁的山都在茅草丛中露出脊梁，没有崖壁峰峦的奇秀，远远看见香炉峰顶也时出时没，而它的半山仍然和先前一样浓雾弥漫。我心想风洞石柱还在二三里以下的地方，恐怕一时难以寻找到，并且怀疑道徒所讲的是些敷衍塞责的话，即便寻着了也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景象，便乘没有下雨，仍旧返回山顶，再次在那间茅庵中吃了饭，准备先去九龙。这才从山脊上往西行，开初山中仍然是雾气弥漫，不久就渐渐散开。三里后略微向下走了一些，越过一条山脊，忽然从雾影中看见武功山中峰的北面有矗立的山崖、高峻的石柱，它们向上刺入层层云霄，往下插进深深的地府，这就是所说的千丈崖。成百座山崖丛密地耸立着，交错盘绕，高低不一，凹陷的山洼和突凸的峰石相互掩映。往北直向下走，到处如门如阙，如幢如楼，直下到谷地，尽都是丛密的树木、纷乱的杂草平平地铺在深谷中。然而雾气还时时笼罩着山崖，等走到它们的侧边时，雾又忽然散开，好像先前的笼罩，是女人故意用衣袖遮面以回避客人，而后面的散开，又像是用心装出笑脸欢迎客人。大概武功山若屏障横列着，东面、西面和中间共耸起三座山峰，而中峰最高，峰上纯是石头，南面只是山崖突兀而已，北面却是极尽了山崖悬空直立、曲折盘绕的奇美。假使不由此处而是从正路走，假使由此处走而雾气不散开，不是就要说武功山没有奇异优美的景观了吗？共走三里，经过武功山中间一座山岭的西面，接连越过两座山脊，它们都狭窄得仅有一尺五宽。到此处南北都是石崖，而北边的石崖尤其高峻陡削，它们深插无底，盘绕突兀，有许多奇异的景观，山脊上有两座崖壁层层破裂开，如同门一样，向下倾坠到重重深谷中。从那两座崖壁处向下凿通道路，就可以览尽山脊北崖的各处胜景，但可惜的是山高路绝，没有能到达那些山崖间游览的人。又往西，依

然是先下后上，这里是武功山的西峰。西峰与东峰无差异，不像中峰那样石崖高峻突兀、条块分明。又走五里，经过野猪洼。在西峰尽头处，看到一座石崖突出来，下面可以容纳四五个人，它叫二仙洞。听说它上面还有个金鸡洞，我没有进去。从二仙洞起山分成两支，路从中间通过。又沿着略微下倾的路往西走四里，到九龙寺。此寺在武功山的西陲，高峻的山岭到了此处忽然向四周分开，围成山坞，中间有块平坦的谷地，水流绕着谷地往西面流出山峡口处的桥，向山崖间倾泻下去。寺是神宗时宁州禅师创建的，与白云创建观音崖，是分别在山的东西两边同时进行的。然而观音崖地势开阔畅爽居高临下，九龙寺地势幽深宽阔，观音崖的地理形势固然不如九龙寺那样既正而又幽静隐秘。若以地势来论，九龙寺虽然稍低于山顶，但它的高度反而在观音崖之上许多。寺中的僧人分住在东西两间小屋中，前些年南昌王曾特意进山到此拜佛，如今寺庙僧房的规模依然齐整。西面房中的僧人留我们住宿，我见雾气已经逐渐散开，便坚决地和他们告别。走出寺，往西越过溪口桥，溪从南面流下。再往西越过一座山岭，又渡过一条小溪，两条溪水汇合而往南倾坠到山谷中。溪从东面倾泻，道路从西面下插，都是直往南面下去。走五里为紫竹林，有间僧人居住的小屋坐落在高处的急流修竹间，清幽和高爽兼得，也算得是佛教寺院的一处美妙所在。从山上远望此处，还是被掩蔽在重重云雾中；渐朝下走云雾渐散开，而此处破裂的崖壁上水流飞泻，有崖壁上的急流高悬在倒竖的山峡间那样一种态势。又走十里到卢台，一路间或从溪右走，或从溪左行，路线不一，但无不是行走在如巨雷轰响的水声中和似雪花倒溅的白浪间。只是水流在高高的山崖间，被翠竹绿树掩蔽，不能窥见到水流的形态和气势，等到渡过山涧水，又已经是水流平缓的地方了。走出山峡到达卢台，才有布满平坦田块的谷地，纷乱的水流交错从田畦间涌出，我们的行装鞋子都被打湿。回想起前天过相公岭时，要一滴水都不能找到；此处地势高于那里，但石山间溪水环绕，

于是成了水流灌注的洼地。这大概是因为武功山东陲的山是一条主脊分出若干支脉，而武功山西陲的山是众多山峰各各分立，山峰上石头突兀崖壁并矗。泥土、石头的情形既然不同，所以干燥湿润的状况也就有差异了。溪两崖住着四五户人家，房屋呈环状离立着，想投到其中的一家住宿，但各家都以新年要宴请宾客的理由推辞了。正徘徊在路旁时，有一群人从东面村中走到村西去，他们正是被宴请的客人。其中一个少年见我没有住宿处，亲自到各家，为我找栖身的处所，把我带到东村已经宴请过客人的一家，〔这家人姓唐。〕这才得以留宿下来。这天行了三十里。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雾犹翳山顶。乃东南越一岭，五里下至平畴，是为大陂。居民数家，自成一壑。一小溪自东北来，乃何家坊之流也，卢台之溪自北来，又有沙盘头之溪自西北来，同会而出陈钱口。两山如门，路亦随之。出口即十八都平田，东向大洋也[①]。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陈钱，上陂之水自西而去车江，二水合而东经钱山下平田者也。路由车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复入山。已渡溪南，复上门楼岭，五里越岭，复与溪会。过平坞又二里，有一峰当溪之中，其南北各有一溪，潆峰前而合，是为月溪上流。路从峰之南溪而入，其南有石兰冲，颇突兀。又三里登祝高岭，岭北之水下安福，岭南之水下永新。又平行岭上二里，下岭东南行二里，过石洞北，乃西南登一小山，山石色润而形巉。由石隙下瞰，一窟四环，有门当隙中，内有精蓝，后有深洞，洞名石城。洞外石崖四亘，崖有隙东向，庵即倚之。

庵北向，洞在其左，门东北向，而门为僧闭无可入。从石上俯而呼，久之乃得入，因命僧炊饭，而余入洞，欲出为石门寺之行也。循级而下，颇似阳羡张公洞门[②]，而大过之。洞中高穹与张公并，而深广倍之。其中一冈横间，内外分两重，外重有巨石分列门口如台。当台之中，两石笋耸立而起。其左右列者，北崖有石柱矗立，大倍于笋，而色甚古穆，从石底高擎，上属洞顶。旁有隙，可环柱转。柱根涌起处，有石环捧，若植之盘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进，又有一大柱，下若莲花，围叠成柱；上如宝幢，擎盖属顶；旁亦有隙可循转。柱之左另环一窍，支洞益穹。及出，饭后见洞甚奇，索炬不能，复与顾仆再入细搜之。出已暮矣，遂宿庵中。

石城洞初名石廊；南陂刘元卿开建精蓝于洞口石窟中，改名书林；今又名石城，以洞外石崖四亘若城垣也。

【注释】

①东向大洋也："东"，本作"西"，据陈本、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阳羡：古县名，秦置，治今江苏宜兴县南。六朝时移治今宜兴。此用阳羡代称明代宜兴。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雾气仍然遮蔽着山顶。于是往东南翻越一座山岭，走五里下到平坦的田野中，这里是大陂。此处住着几家居民，自成一个和外界相对隔绝的幽深谷地。一条小溪从东北面流来，那

是何家坊流来的溪流，卢台的溪水从北面流来，又有条从沙盘头来的溪水自西北面流来，它们汇合而流出陈钱口。两山对耸如门，路也沿溪流而去。出了陈钱口就是十八都平田，它东面对着一块宽展的大平地。大陂来的水自北而流出陈钱口，上陂来的水自西而流到车江，两条溪水汇合而往东经过钱山流下平田。路从车江沿西面的溪水走，五里后到上陂，又进入山中。随后，渡过溪水到南面，又上了门楼岭，爬五里越过岭，又与溪水相遇。过了一个平坦的山坞又走二里，有座山峰立在溪流中，山峰的南北两面各有一条溪流，它们绕流到山峰前面而汇合，这是月溪的上游。路沿山峰南面的那条溪流进入山中，溪的南面有个石兰冲，山崖很是突兀。又走三里，登上祝高岭，岭北的水流下安福县，岭南的水流下永新县。又从岭头上平平地行二里，然后走下岭往东南行二里，过了石洞的北面，便朝西南攀上一座小山，山间的石头色泽温润但形态高险峻峭。从石缝中往下俯瞰，有个四面环绕的石窟，石窟中有道门对着石缝，门里面有佛家庙宇，庙宇后有个深洞，那洞叫石城洞。洞外石崖环亘四周，石崖间有条缝隙朝向东面，佛庵就背靠着石崖。那庵朝向北面，石城洞在它的左边，洞门向着东北方，但石窟中的门被僧人关闭着无法进去。从石头上俯身呼喊，许久才得以进入石窟内，于是叫僧人烧火做饭，而我进入石城洞中游览，想争取时间出来后作石门寺的旅行。进洞门后沿着石磴而下，很类似阳羡张公洞的洞门，然而大处超过张公洞。洞中高高隆起的状态与张公洞相同，但深度宽度有张公洞的两倍。洞的中央有条石冈横隔着，将洞分为内外两重，外重有些大石头分别排在洞门口，如同一个平台。平台的中央，耸立起两根石笋。排列在石笋左右的，石台北面边缘处是一根石柱矗立着，它有石笋两倍大，而颜色十分古朴凝重，它从洞底向上高高擎起，上面连接着洞顶。石柱旁有条缝隙，可绕着石柱转。石柱根部冒出的地方，有些石头在周围环绕承托着，它们像是栽种在盘子中似的。石柱旁边有个支洞。曲折地往北再进去，又有一根大石

柱，下面如莲花环绕堆叠形成柱子；石柱的上部如同作为仪仗用的华贵的旗帜，顶盖连接着洞顶；这根石柱旁边也有缝隙，可绕着石柱转。大石柱的左边另外环绕着一个小洞，那支洞更加穹隆。等走出洞，吃了饭，见洞非常奇异，未能找到火把，又与顾仆再次进入洞中细细探寻。出洞来已经傍晚了，于是住在庵中。

石城洞原先名叫石廊洞；南陂人刘元卿在洞口石窟中创建佛寺后，改名书林洞；如今又叫石城洞，因为洞外石崖环亘四周若像城墙。

【原文】

初六日　晨起，雾仍密翳。晨餐毕，别僧宝林出，而雨忽至；仍返庵中，坐久之，雨止乃行。由洞门南越一岭，五里，其处西为西云山，东为佛子岭之西垂，望见东面一山中剖若门，意路且南向，无由一近观。又二里至树林，忽渡桥，路转而东。又一里，正取道断山间，乃即东向洋溪大道也①。盖自祝高岭而南，山分东西二界，中开大洋②，直南抵汤渡。其自断山之东，山又分南北二界，中开大洋，东抵洋溪。而武功南面与石门山之北，彼此相对，中又横架祝高至儿坡一层，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陈钱口之水，由钱山、平田会于洋溪；南洋西自断山至路口，水始东下，合石门东麓卢子垅之水，由塘前而会于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胜舟而入安福。初望断山甚逼削，及入之，平平无奇，是名错了坳，其南即路口西下之水所出。由坳入即东南行，三里为午口。南上岭，山峡片石森立，色黑质秀如英石③。又二里，一小峰尖圆特立，土人号为天子地。乃

东逾一岭，共五里，为铜坑。浓雾复霾，坑之上，即路口南来初起之脊也。由此南向黑雾中五里，忽闻溪声如沸，已循危崖峭壁上行，始觉转入山峡中也。雾中下瞰，峭石屏立溪上，沉黑逼仄，然不能详也。已而竹影当前，犬声出户，遂得石门寺，乃入而炊。问石门之奇，尚在山顶五里而遥，时雾霾甚，四顾一无所见，念未即开霁，余欲餐后即行。见签板在案，因诀之大士。得七签④，其由云："赦恩天下遍行周，敕旨源源出罪尤，好向此中求善果，莫将心境别谋求。"余曰："大士知我且留我，晴必矣。"遂留寺中。已而雨大作，见一行冲泥而入寺者，衣履淋漓，盖即路口之刘，以是日赴馆于此，此庵乃其所护持开创者。初见余，甚落落⑤，既而同向火，语次大合。师名刘仲珏，号二玉；弟名刘古心，字若孩。迨暮，二玉以榻让余，余乃拉若孩同榻焉。若孩年甫冠，旦婚未半月，辄入山从师，亦可嘉也。

初七日　平明，闻言天色大霁者，余犹疑诸人故以此嘲余，乃起果然。亟索饭，恐雾湿未晞⑥，候日高乃行。僧青香携火具，而刘二玉挈壶以行。迨下山，日色已过下午矣。予欲行，二玉曰："从此南逾岭，下白沙五里，又十五里而至梁上，始有就宿处。日色如此，万万不能及。"必欲拉余至其家。余从之，遂由旧路下，未及铜坑即北向去，共十里而抵其家，正在路口庙背过脊之中⑦。入门已昏黑，呼酒痛饮，更余乃就寝。其父号舞雩，其兄弟四人。

初八日　二玉父子割牲设醴，必欲再留一日，俟其弟

叔璿归，时往钱山岳家。以骑送余。余苦求别，迨午乃行。西南向石门北麓行，即向所入天子地处也。五里，有小流自铜坑北麓西北注山峡间，忽有乱石蜿蜒。得一石横卧涧上，流淙淙透其下，匪直跨流之石，抑其石玲珑若云片偃卧，但流微梁伏，若园亭中物，巧而不钜耳。过此，石错立山头，俱黝然其色，岈然其形，其地在天子地之旁，与向入山所经片峙之石连峰共脉也。又五里，逾冈而得大涧，即铜坑下流，是为南村。有一峰兀立涧北，是为洞仙岩。逾涧南循西麓行，其西为竺高南下之大洋，南村之南即为永新界。又五里遂与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涧东自劳芳坳来[8]，坳在禾山绝顶西，北与石门南来之峰连列者。渡之而南，即为梁上。复南五里，连逾东来二涧，过青塘墅。又二里暮，宿于西塘之王姓家。

初九日　晨餐后，南行。西逾一北来之涧，即前东来之涧转而南者。共六七里，至汤家渡，始与大溪遇。此溪发源于祝高南，合南下所经诸涧，盘旋西山麓，至此东转始胜舟。渡溪南行，又五里为桥上。其处有元阳观、元阳洞，洞外列三门，内可深入，以不知竟去。前溪复自北而南。仍渡溪东，乃东向逾山，四里为太和，又四里逾一岭，已转行高石坳之南矣。小岭西为东阁坪，东为坑头冲，由坑南下二里，则大溪西自中坊东来。路随之东入山峡，又二里为龙山[9]，数家倚溪上。循溪东去，崖石飞突，如蹲狮奋虎，高瞰溪上。路出其下，滩石涌激上危崖，而飞沫殊为壮观。三

里，山峡渐开，溪路出峡，南北廓然。又二里，溪转而南，有大路逾冈而东者，由李田入邑之路也；随溪南下者，路江道也。于是北望豁然无碍，见禾山高穹其北，与李田之望禾山无异也。始知劳芳岭之东，又分一支起为禾山；从劳芳排列南至高石坳者，禾山西环之支，非即一山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与龙山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随之。五里至龙田⑩，溪转东行，溪上居肆较多他处。渡溪，循溪南岸东向行。三里，溪环东北，路折东南，又三里，溪自北来复与路遇，是为路江⑪。先是与静闻约，居停于贺东溪家，至路江问之，则前一里外所过者是；乃复抵贺，则初一日静闻先至路江，遂止于刘心川处；于是复转路江。此里余之间，凡三往返而与静闻遇。

【注释】

①洋溪：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南境。

②洋：广的意思，即平洋大坝子。湖南、江西一带称山间展开的宽阔平地为洋。

③色黑质秀如英石："秀"，原作"峭"，据乾隆本改。英石，广东英德县特产的石头，上有峰峦岩洞，以皱瘦透秀皆备为最好，石色有微青、灰黑、浅绿、纯白数种。远销各地，供装点假山用。

④签(qiān)：旧时寺庙中所备以供向神佛卜问吉凶的竹片。竹上编列号数，按号以诗语回答卜者。

⑤落落：孤独而不遇合。

⑥晞(xī 希)：干。

⑦路口：今名同，在莲花县东北隅，石门山北麓。

⑧劳芳坳：元月初九日记作"牢芳"。依其地望，应即今良坊，在莲花县东

北隅。

⑨龙山：今作龙山口，在莲花县东南隅，禾水上游北岸。

⑩龙田：今仍作龙田，在永新县西隅，禾水上游东岸。

⑪路江：依地望应在今永新县西境、禾水上游南岸两水汇合处的湖田。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来，雾气仍然浓密地遮蔽着山野。吃完早餐，告别僧人宝林走出庵中，雨忽然来临；于是仍然返回庵中，坐了许久，雨停后才出发。从石窟洞的门南面翻越一座山岭，走了五里，那里西面为西云山，东面是佛子岭的西陲，在那里望见东面有座山从中间破裂开，如同门一样。心想，路将向南边而去，不可能顺路走到近处作一次观览了。又走两里到一片树林边，忽然，越过一座桥，道路便转往东面。又走一里，路正好从那断裂开的山间经过，它就是向东通往洋溪的大路。大略从祝高岭往南，山分向东西两边，中间展开一块非常宽阔的平地，直往南抵到汤渡。从那座断裂开的山的东面起，山又分向南北两边，中间展开一块宽阔的平地，往东抵达洋溪。而武功山南面与石门山的北面，彼此相对，中间又横架着祝高岭至儿坡一层山岭，于是便分别形成南北两块宽阔的大平地。北面那块大平地中的水从它西面的上陂来，汇合陈钱口来的水，经过钱山、平田在洋溪汇合；南面那块大平地中的水从西面那座断裂开的山开始，到路口水流才往东面流下去，然后汇合石门山东麓卢子垅的水，经过塘前在洋溪汇合。两溪合流后叫洋岔溪，从此才能够航行船只，流入安福县城。起初望见那断裂开的山时，觉得很狭窄，山崖很陡直，等进入断开处，却发现平平无奇，这里名叫错了坳，它南面就是路口往西流下去的水所流出的地方。从错了坳进去就往东南行，走三里为午口。往南走上山岭，见山峡中一块块石头丛密地耸插着，石色青黑石质优良，如同英德县特产的石头。又走两里，一座小山峰尖峭而呈圆状，非常引人注目地耸立着，当地人称它为

天子地。往东翻越一座山岭，共走五里，为铜坑。这时浓雾弥漫，天空又布满阴霾。铜坑的上面，就是从路口往南延伸而来的山最初耸起的山脊。从此处往南，在浓黑的雾气中走了五里，忽然听到沸腾的溪流声，随即，顺着高崖峭壁往上走，这才发觉转进了山峡中。从雾中向下俯瞰，高而陡峻的石头屏障似地立在溪流上边，颜色深黑，十分狭窄，不能详细看清具体情形。随后，竹影呈现在眼前，狗叫的声音从门中传出，这就是石门寺，于是进到寺中烧火做饭。探问到石门的奇景，还在山顶五里多远的地方，当时雾气、阴霾很浓密，四处探望一无所见，心想浓雾倘若未散开，我吃了饭后就出发。看见签板就放在案桌上，于是祈求大士决断。抽签后得到七签，签语说："赦臣民恩天下到处行救济，却原来皇敕圣旨源源出罪显过失，好生向我佛界求得那善果，切莫将心境把别物来谋取。"我看签后说道："大士知道我的心性并且留我，天气必将变晴。"于是便停留在寺中。随即风雨大作，见一行人从泥地中冲入寺内，衣服鞋子上雨水直往下淌，他们就是路口的刘家人，选择在这天前来此处的书塾中，此庵就是他家护助支持而创建的。他们刚见到我时，显出与我合不来的样子，随后一同烤火，慢慢谈得很投机。老师名叫刘仲珏，别号刘二玉；弟子名叫刘古心，表字若孩。到晚上，二玉将他的床铺让给我，我就拉了若孩同床睡眠。〔若孩年龄才二十，并且新婚不足半月，就进山从师学习学业，真是可以嘉勉。〕

初七日　天大亮后，听到有人说天气已晴，我还怀疑是众人故意用这话嘲弄我，等起来观看天气果真已经放晴。于是急忙吃饭，又担心雾气潮湿未干，直等到太阳升起好高才出发。僧人青香携带着生火器材，而刘二玉提了个壶一同前行。等到走下山，已经是下午了。我想往前走，二玉说："从此处往南翻过山岭，下到白沙有五里，又走十五里到达梁上，才有投宿处。天色已晚，万万不可能赶到那地方。"说完，一定要拉我到他家去。我顺从了他，由原路往下走。还没到铜坑就折向北去，共走十里便到他家，他家正好在路口那庙

的背后、山脊的中间。走进他家门，天已经黑了，二玉叫他的家人拿了酒来痛饮，直到一更多时才去就寝。〔二玉他父亲的别号叫舞雩，二玉有四个兄弟。〕

初八日　二玉父子俩杀牲摆酒，一定要留我再住一日，说等他弟弟叔瓒回家后〔当时叔瓒去了钱山他岳丈家。〕用马送我走。我苦苦向他们求别，到午时才出发。往西南朝石门山的北麓行，那里就是前两天进到天子地所经过的地方。走五里，有一条小水从铜坑北麓往西北流入山峡中，忽见山峡中乱石曲折延伸。有一块石头横卧在涧流上，流水淙淙地穿过石下，石头不是直接横跨在水流上的，而是形态玲珑若一片云彩仰卧着；水流涓细石梁低伏，像园林亭榭中的景物一样，小巧而不太大。过了此地，石头交错地耸立山头，石色淡黑，如耸立的小山峰，这里位于天子地的旁边，和前两天入山时所经过的耸石对峙的山地是同一山脉。又走五里，翻过一座山冈便见到一条大山涧，它就是铜坑水的下游，这里是南村。有一座山峰突兀直立在涧流北边，这是洞仙岩。越过山涧南面，顺山的西麓而行，山的西面是从竺高往南延伸下来的宽阔的天平地，南村的南面就是永新县界。又走五里便与大路汇合。又走五里，一条大山涧从东面的劳芳坳流来，这坳在禾山最高顶端的西面，就是北面和石门山往南延伸过来的山峰相连而并列着的那个。渡过山涧往南走，就是梁上。又往南走五里，接连跨过从东面流来的两条涧流，过了青塘墅。又走两里，傍晚时投宿在西塘一个姓王的人家。

初九日　早餐后往南走。往西跨过一条从北面流来的涧流，它就是昨天所过的那条从东面流来后又折向南的涧流。共走了六七里，到汤家渡，才与一条大溪相遇。此溪发源于祝高岭南面，汇合了我往南走时所经过的几条涧流，环绕西山山麓，到此处折往东转才能够航行船只。渡过溪流往南行，又走五里为桥上。那里有元阳观、元阳洞，元阳洞外排列着三个门，洞内可以走进去很深，我因不知道这情况而竟然走开了。前面折往东去的那条溪流到此处又自北

向南流。仍然渡过溪水到了东面，就往东翻越山峦，走四里为太和，又走四里越过一座山岭，这时已经绕行到高石坳的南边了。小岭的西面为东阁坪，东面为坑头冲，由坑南下走两里，一条大溪从西面的中坊向东流来。路沿着溪流往东进入山峡中，又走二里为龙山，有几户人家坐落在溪岸上。顺溪往东去，崖石飞突，如蹲卧的雄狮、奋起的猛虎，高高俯视溪流。路从崖石下边通过，滩石交错而溪水涌激到高峻的崖石上，浪花飞溅，极为壮观。走三里，山峡渐渐开阔，溪流和道路出了山峡后，南北两面非常空阔。又走两里，溪流折往南，有条大路越过山冈往东而去，那是由李田入县城的路；顺溪南下的，是到路江的路。从那里向北望去，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只见禾山高高隆起，耸立在北面，与在李田望禾山没有差异。这才知道，劳芳岭的东面又分出一支耸起而成为禾山；从劳芳岭往南排列到高石坳的，是禾山环绕向西面的支脉，与禾山不是同一山。禾山西南面有溪水南流而下，到此处与龙山大溪汇合而向南流去，路也沿溪而去。走五里到龙田，溪水转往东去，溪岸上住宅店铺较多于别处。渡过溪流，顺溪南岸往东行。三里后，溪绕往东北去，路折向东南面。又走三里，溪从北面流来重与路交合，这里就是路江。原先与静闻约定，要他们留在贺东溪家等候，到路江打听，才知所过的前面一里外就是贺东溪家；于是又往回走到贺家，却得知静闻在初一那天就已到达路江，便住在刘心川处；于是又从贺家转回路江。这一里多路，我们往返共三次才与静闻相会。

【原文】

初十日　昧爽，由路江以二舆夫、二担夫西行。循西来小水，初觉山径凹豁。南有高峰曰石泥坳，永宁之界山也；北有高峰曰龙凤山，即昨所过龙山溪南之峰也，今又出其阳矣。共十里为文竺[①]，居廛颇盛[②]，一水自南来，一水

自西下，合于村南而东下路江者也。路又溯西溪而上，三里入岩壁口，南北两山甚隘，水出其间若门。二里渐扩，又五里为桥头[3]，无桥而有市[4]，永新之公馆在焉。分两道：一路直西向茶陵，一路渡溪西南向芳子树下。于是从西南道，溪流渐微，七里，过塘石，渐上陂陀。三里，登一冈，是为界头岭[5]，湖广、江西分界处也。盖崇山南自崖子垅[6]，东峙为午家山。东行者分永宁、永新之南北界，北转者至月岭下伏为唐舍[7]，为茶陵、永新界。下冈，水即西流，闻黄雩仙在其南，遂命舆人迂道由皮唐南入皮南，去界头五里矣。于是入山，又五里，南越一溪，即黄雩下流也。遂南登仙宫岭，五里，逾岭而下。望南山高插天际者，亦谓之界山，即所称石牛峰[8]，乃永宁、茶陵界也，北与仙宫夹而成坞。坞中一峰自西而来，至此卓立，下有庙宇，即黄雩也。至庙，见庙南有涧奔涌，而不见上流。往察之，则卓峰之下，一窍甚庳[9]，乱波由窍中流出，遂成滔滔之势。所称黄雩者，谓雩祝之所润济一方甚涯也。索饭于道士，复由旧路登仙宫岭。五里，逾岭北下，又北十里，与唐舍、界头之道合。下岭是为光前，又有溪自西而东者，发源崖子垅，在黄雩西北重山中。渡溪又北行三里，过崇冈。地名。又二里，复得一溪亦东向去，是名芝水，有石梁跨其上。渡梁即为芳子树下，始见大溪自东南注西北，而小舟鳞次其下矣。自界岭之西：岭下一小溪为第一重，黄雩之溪为第二重，崖子垅溪为第三重，芝水桥之溪为第四重。惟黄雩之水最

大，俱从东转西，合于小关洲之下，西至艻子树下而胜舟，至高陇而更大云。“艻子”，树名，昔有之，今无矣⑩。

【注释】

①文竺：今作文竹，在永新县西隅。

②廛（chán 蝉）：古代城市居民住的房地。

③桥头：今名同，在莲花县南隅。

④市：农村集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

⑤界头岭：应即今界化陇，在江西、湖南界上，公路从此经过。

⑥崖子垅：“垅”，原作“龙”，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

⑦唐舍：乾隆本、四库本作“塘石”。

⑧亦谓之界山，即所称石牛峰：此句乾隆本、四库本作“即午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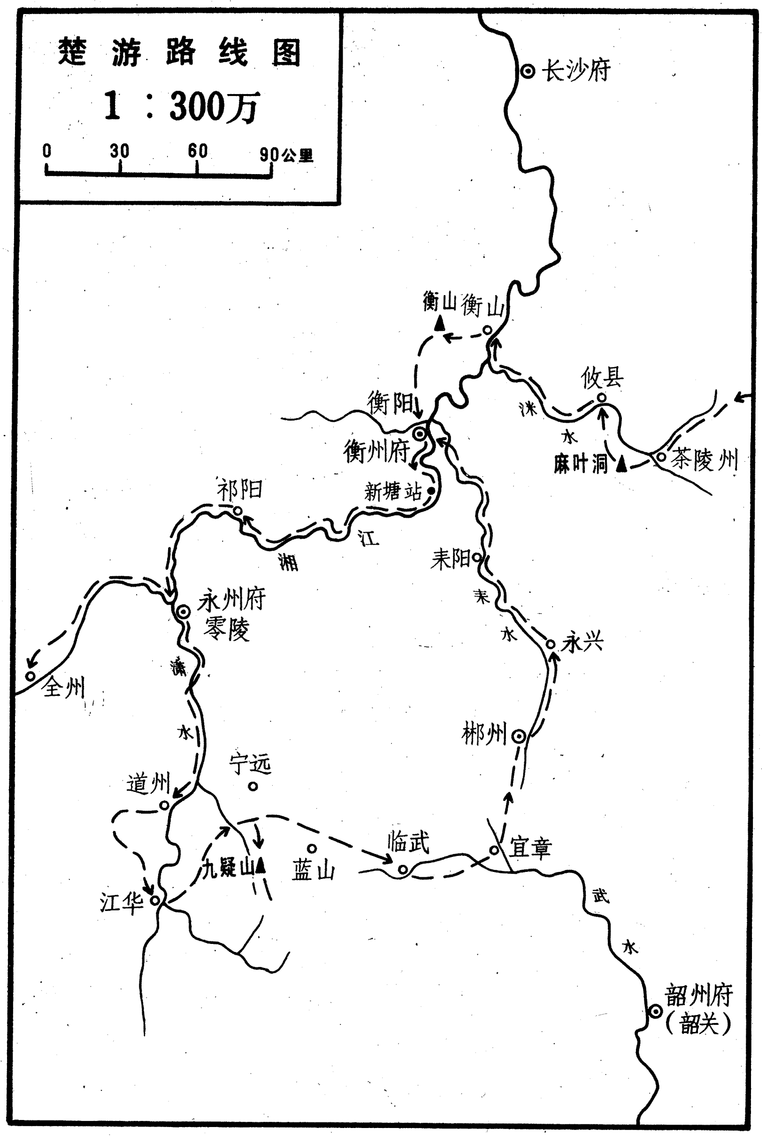
⑨庳（bēi 卑）：低矮。

⑩艻（jí 棘）子树：《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载，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至交趾，树艻木为栅，可支数十年”。热带此树甚多，作为木栅，可以经久不腐。江西境则罕见，故虽树已不存，稀有的树名仍被留传下来，转为地名。

【译文】

初十日　黎明时，雇了两个轿夫、两个挑担的从路江往西行。顺着西面流来的小溪走，起初觉得山路凹陷开阔。南面有座高峰叫石泥坳，是永宁县的界山；北面有座高峰叫龙凤山，就是昨天所经过的龙山溪南面的山峰，今天又到了它的南面。共走十里为文竺，村中房舍很多，一条水从南边来，一条水从西边来，在村南汇合后往东流下路江。路又溯西边来的溪流往上行，走三里进入岩壁口，南北两座山之间非常狭窄，水流其间，如穿过一道门。走二里后山隘逐渐向两边扩展，又走五里为桥头，这里没有桥而有集市，永新县的公馆就设在这地方。道路在桥头分成两条：一条直往西向茶陵而去，一条渡过溪流西南向艻子树下而去。从桥头起，我们从西南

的那条道走，溪流渐渐地变得涓细，走七里，过了塘石，渐渐上到倾斜而凸凹不平的山坡间。三里后，登上一座山冈，这是界头岭，是湖广、江西两省的分界处。大略崇山从南面的崖子垅蜿蜒而来，到界头岭东面耸起为午家山。午家山向东延伸的一支成为永宁县和永新县的南北界，折往北去的一支延伸到月岭低伏下来，低伏处为唐舍，它是茶陵和永新分界的地方。下了山冈，水就往西流，听说黄雩仙庙在山冈的南面，便叫众人绕道由皮唐往南进入皮南，这时离开界头已经有五里远了。从皮南进入山中，又走五里，往南越过一条溪流，它就是黄雩溪的下游。于是往南攀登仙宫岭，五里，越过岭头往下走。望见南面有座高插天际的山，它也称为界山，就是所称的石牛峰，是永宁、茶陵的分界，它与北面的仙宫岭相夹峙而形成山坞。山坞中有一座山峰从西面延伸过来，到此处高高直立起，山峰脚下有个庙宇，这就是黄雩仙庙。到了庙边，见庙南边有涧流奔涌，但却不见涧流的上游。走过去仔细观看，原来直立的山峰下有一个很低矮的小洞，纷乱的水流从小洞中流出，便形成滔滔之势。所称的黄雩仙，据说是干旱时祭祀它，天就降下雨水滋润一方土地、救助一方黎民百姓的神，很是灵验。我们向道士索要了些饭吃，又从原路攀登仙宫岭。五里，越过岭头往北下去，又往北走十里，与唐舍、界头来的道路交合。下了岭为光前，又有条溪水自西向东流，它发源于崖子垅，那地方在黄雩仙庙西北的重山中。过溪流又往北行三里，经过崇冈。〔地名。〕又走二里，又见到一条溪水也是向东流去，它叫芝水，有座石桥横跨在溪上。跨过石桥就是芳子树下，这才见到一条大溪自东南流注西北，小船像鱼鳞一样停泊在溪流中。从界岭的西面起，岭下的一条小溪为第一重，黄雩仙庙的溪水为第二重，崖子垅的溪水为第三重，芝水桥下的溪水为第四重，只有黄雩仙庙的那条水流最大。它们都是从东折往西，汇合在小关洲的下面，又往西流到芳子树下，这里能够航行船只，到了高陇水流更大。“芳子”是树的名称，此种树先前有，如今没有了。


楚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长沙府
衡山
衡山
攸县
衡阳
衡州府
洣
水
茶陵州
麻叶洞
新塘站
祁阳
湘
江
耒阳
耒
水
永州府
零陵
永兴
全州
潇
水
郴州
宁远
道州
临武
宜章
九疑山
蓝山
江华
武
水
韶州府
（韶关）

徐霞客游记全译

楚[1]游日记[2]

【题解】

《楚游日记》是徐霞客旅游湖南省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一日,徐霞客自芳子树下西行,途经茶陵州、攸县、衡山县到衡州府(今衡阳市)。又经祁阳县、永州府(今零陵县)、道州(今道县)、江华县、蓝山县、临武县、宜章县、郴州、永兴县、耒阳县,在湘南游了一圈。回到衡州府,再西溯湘江,于闰四月初七日进入广西。

徐霞客在湖南境多取水路,但水行同样危险。在湘江遇盗,行囊被焚劫无遗,连穿的衣服都没有,静闻、顾行都受伤。友人劝霞客返乡,他坚决表示"不欲变余去志",回衡阳重筹游资,继续旅行。那几天遇盗的日记,写得悲凉凄婉,是真实生活熔铸的散文名篇。在茶陵他登云阳山,从山上"坠壑滚崖","挂石投崖,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又勇钻当地人不敢进的麻叶洞,被村民们视为神异。这些都反映出徐霞客攀高探胜的决心和勇气。

徐霞客从小就怀有游遍五岳的壮志,在湖南游历南岳衡山各

景，完成了他的夙愿。他风餐露宿游九疑山，探寻有关舜的遗迹，并到三分石考察潇水源。在祁阳、永州、道州一带，他带病探寻元结、柳宗元等先贤的遗踪。徐霞客在衡阳停留的时间最长，对那里的寺庵、园林、街市记载特详。明末阶级矛盾突出，湖南也不例外，霞客在旅游途中多有记载。

【原文】

丁丑正月十一日　是日立春，天色开霁。亟饭，托静闻随行李从舟顺流至衡州，期十七日会于衡之草桥塔下，命顾仆以轻装从陆探茶陵、攸县之山。及出门，雨霏霏下。渡溪南涯，随流西行。已而溪折西北，逾一冈，共三里，复与溪遇，是为高陇[3]。于是仍逾溪北，再越两冈，共五里，至盘龙庵。有小溪北自龙头山来，越溪西去，是为巫江，乃茶陵大道；随山顺流转南去，是为小江口，乃云嵝山道。二道分于盘龙庵前。小江口即蟠龙、巫江二溪北自龙头至此，南入黄雩大溪者。云嵝山者，在茶陵东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庙初，孤舟大师开山建刹，遂成丛林。今孤舟物故，两年前虎从寺侧攫一僧去，于是僧徒星散，豺虎昼行，山田尽芜，佛宇空寂，人无入者。每从人问津，俱戒莫入。且雨雾沉霾，莫为引导。余不为阻，从盘龙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复与大溪遇。南渡小溪入山，雨沉沉益甚。从山夹小路西南二里，有大溪自北来，直逼山下，盘曲山峡，两旁石崖，水啮成矶。沿之二里，是为沙江，即云嵝溪入大溪处[4]。途遇一人持伞将远出，见余问道，曰："此路非多人不

可入，余当返家为君前驱。”余感其意，因随至其家。其人为余觅三人，各持械赍火，冒雨入山。初随溪口东入一里，望一小溪自西峡透隙出，石崖层亘，外束如门。导者曰：“此虎窟也，从来烧采之夫俱不敢入。”时雨势渐盛，遂溯大溪入，宛转二里，溪底石崎如平台，中剖一道，水由石间下，甚为丽观。于是上山，转山嘴而下，得平畴一壑，名为和尚园。四面重峰环合。平畴尽，约一里，复逾一小山，循前溪上流宛转峡中，又一里而云嵝寺在焉。山深雾黑，寂无一人，殿上金仙云冷，厨中丹灶烟空。徘徊久之，雨逾催行，遂同导者出。出溪口，导者望见一舟，亟呼而附焉。顺流飞浆，舟行甚疾。余衣履沾湿，气寒砭肌，惟炙衣之不暇，无暇问两旁崖石也。山溪纡曲，下午登舟，约四十里而暮，舟人夜行三十里，泊于东江口。

【注释】

①楚：湖广布政司辖境为楚国故地，简称楚。

②《楚游日记》：在乾隆刻本第二册下。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二册，原题“楚”，有提纲云：“丁丑正月十一自芳子树下往茶陵州、攸县。过衡山县至衡州，下永州船，遇盗。复返衡州，借资由常宁县、祁阳县，历永州至道州、抵江华县。复由临武县、郴州过耒阳县，复至衡州，再自衡州入永，仍过祁阳，闰四月初七入粤。遇盗始末。”

③丁丑：崇祯十年，1637 年。 高陇：今名同，又称高陇市，在茶陵县东北隅。

④即云嵝溪入大溪处：原作“即云嵝之西入太水处也”，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丁丑年正月十一日　这一天是立春，天气晴朗。赶紧吃了饭，委托静闻随同行李一起坐船顺流到衡州，预约本月十七日在衡州草桥塔下相会，叫顾仆携带着轻装跟随我从陆路探游茶陵州和攸县的山。等走出门，满天细雨霏霏。渡过溪流到南岸，顺流往西行。随后溪折往西北，我们越过一座山冈，共走三里，又与溪流相遇，这地方是高陇。从高陇仍旧渡过溪流到了北面，再越过两座山冈，共走五里，到盘龙庵。有条小溪从北面的龙头山流来，渡过溪流往西去，这是巫江，是到茶陵州城的大路；依山顺流转往南去，为小江口，这是到云嵝山的路。两条道路在盘龙庵前分岔。小江口就是蟠龙、巫江两溪从北面的龙头流到此处，然后往南汇入发源于黄雩仙庙的那条大溪的地方。云嵝山在茶陵州东面五十里沙江的上边，那山深幽峻峭。神宗初年，孤舟大师开山建寺，于是这里便成了众僧聚居念佛修道的地方。现今孤舟已经离世，两年前老虎从寺侧叼衔了一个僧人去，于是众僧徒四处奔散，豺狼虎豹白天出没，山中的田地全部荒芜，佛宇变得空寂，没有人再去。每当向人问起到那寺的路，都告戒我不要去。而且雨雾迷濛，阴霾浓密，没有谁肯给我们作向导。我不被这一切所阻，从盘龙庵的小路，往南沿小溪而行，两里，又与大溪相遇。往南渡过小溪进入山中，雨下得更猛。从两山间的小路往西南走两里，有条大溪自北面流来，直逼山下，曲折地绕流在山峡中，溪两旁的石崖，被水流侵蚀而形成一个个横伸斜突的矶石。沿溪走两里，为沙江，它就是云嵝山来的溪水汇入大溪的地方。路途中遇到一个人拿着伞将要远出，见我问路，就说道："这条路若不是几个人一起就不可以进去，我应当返回家为先生您作先导。"我感谢他的情意，于是跟随他到了他家。那人为我又找了三个人，每人拿着些刀棍、火把，冒雨进入山中。起先是从溪口往东进去，走一里，望见一条小溪从西南的山峡中穿流出来，石崖层层横贯，对峙如门。向导说："此地是虎穴，烧炭打柴的人都不敢进去。"

这时雨势渐大，于是溯大溪往里走，曲折地走两里，溪底石头耸峙如同平台，石台中间破裂开一条通道，水从其间流泻下去，景象很优美。从此处登上山，转过山嘴往下走，见到一片平整的谷地，名叫和尚园。谷地四面一重重山峰环绕聚合。从那片平坦的田野尽头约走一里，又翻过一座小山，顺前面所沿的那条溪流曲折地行进在山峡中，又走一里云嵝寺便到了。山峦幽深雾气浓黑，寺中静寂无一人，佛殿上如来的金身久无香火祭供而透出冷气，厨灶中早已火灭烟空。徘徊了许久，雨势更大，像是催我们快走，于是同向导出了寺。走出溪口，向导望见一只船，于是赶忙呼叫住而搭乘上。船顺流飞浆，航行得很快，我衣服鞋子全湿透了，水气寒冷，浸入肌肤，连烘烤衣服都来不及，更无暇再探问溪两旁崖石的情形。山溪迂回曲折，下午登船，约行了四十里，天就黑下来，船夫又在夜色中撑船航行三十里，停泊在东江口。

【原文】

十二日　晓寒甚。舟人由江口挽舟入郡水[①]，遂循茶陵城过东城[②]，泊于南关。入关，抵州前，将出大西门，寻紫云、云阳之胜。闻灵岩在南关外十五里，乃饮于市，复出南门，渡郡水。时微雨飘扬，朔风寒甚。东南行，陂陀高下五里，得平畴，是曰欧江。有溪自东南来[③]，遂溯之行，雾中望见其东山石突兀，心觉其异。又五里，抵山嘴溪上，是曰沙陂，以溪中有陂也。溪源在东四十里百丈潭。陂之上，其山最高者，曰会仙寨，其内穹崖裂洞，曰学堂岩。再东，山峡盘亘，中曰石梁岩，即在沙陂之上，余不知也。又东一里，乃北入峡中。一里，得碧泉岩、对狮岩，俱南向。又东逾岭而下，转而北，则灵岩在焉。以东向，曾守名才汉。又名为月

到岩云。

自会仙岩而东，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盘亘，堆环成壑，或三面回环如玦者，或两对叠如门者，或高峙成岩，或中空如洞者，每每而是。但石质粗而色赤，无透漏润泽之观，而石梁横跨，而下穹然，此中八景，当为第一。

灵岩者，其洞东向，前有亘崖，南北回环，其深数十丈，高数丈余，中有金仙，外列门户而不至于顶，洞形固不为洞掩也，为唐陈光问读书处。陈居严塘④，在洞北二十里。其后裔犹有读书岩中者。

观音现像，伏狮峰之东，回崖上有石迹成像，赭黄其色。

对狮岩者，一名小灵岩，在灵岩南岭之外。南对狮峰，上下两层，上层大而高穹，下层小而双峙。

碧泉岩者，在对狮之西，亦南向，洞深三丈，高一丈余。内有泉一缕，自洞壁半崖滴下，下有石盘承之，清冽异常，亦小洞间一名泉也。

伏虎岩，在清泉之后。

石梁岩，在沙陂会仙寨东谷。其谷乱崖分亘，攒列成坞，两转而东西横亘，下开一窦，中穹若梁，由梁下北望，别有天地，透梁而入，梁上复开崖一层，由东陂而上，直造梁中而止，登之如践层楼矣。

会仙寨，下临沙溪，上亘圆顶，如叠磨然，独出众

山，罗洪山罗名其纶，琼司理[5]。结净蓝于下，即六空上人所栖也。其师号涵虔。

学堂岩，在会仙之北，高崖间迸开一窦，云仙人授学之处。

此灵岩八景也。余至灵岩，风雨不收。先过碧泉、对狮二岩，而后入灵岩，晓霞留饭，已下午矣。适有一僧至，询为前山净侣六空也。时晓霞方理诸俗务，结苐[6]、喂猪。饭罢，即托六空为导。回途至狮峰而睹观音现像，抵沙陂而入游石梁，入其庵，而乘暮登会仙，探学堂，八景惟伏虎未至。是日雨仍空濛，而竟不妨游，六空之力也。晚即宿其方丈。

【注释】

①酃(líng 灵)水：因其流经茶陵，又称茶陵江。明代亦称洣水，今仍称洣水。

②茶陵：明置茶陵州，隶长沙府，即今茶陵县。

③有溪自东南来：此溪亦称欧江，又作沤江。《嘉庆重修一统志》长沙府山川："沤江，在茶陵州东南，源出百丈山，西北入洣。"

④严塘：今名同，在茶陵东境。

⑤琼：即琼州府，治今海口市，辖境包括今海南岛。

⑥结苐：疑为"结茅"，即编草。

【译文】

十二日　清晨非常寒冷。船夫将船从江口牵入酃水中，于是顺茶陵城驶过东城，停泊在南关。下船进了关，抵达州衙门前，打算出茶陵城大西门，去探寻紫云山、云阳山的美好风景。听说灵岩在南关外十五里，便在城中集市上喝了些酒，又走出南门，渡过酃水。当

时细雨飘飞，北风寒冷异常。往东南方向行，在倾斜不平的山坡间忽上忽下走了五里，见到一片平坦的田野，这地方叫欧江。有条溪水从东南面流来，于是溯溪而行，从雾气中望见溪东边的山上石头突兀，心里觉得那山很奇异。又走五里，抵达山嘴处的溪边，这里叫沙陂，因为溪流中有个沙石堆。溪流的源头在东面四十里的百丈潭。沙石堆边上那最高的山叫会仙寨，山中穹隆的崖壁破裂开，形成岩洞，叫学堂岩。再往东，山峡盘曲绵亘，山峡的中部叫石梁岩，它就在沙陂的上边，但我不知道。又往东走一里，便往北进入山峡中。从山峡中走一里，见到碧泉岩、对狮岩，它们都朝南面。又往东翻过山岭向下走，转往北面，就到灵岩了。因为岩朝东面，曾知州〔名叫曾才汉。〕又称为月到岩。

从会仙岩往东，山都不很高，山中都是石崖盘曲绵延，堆叠环绕形成沟谷，有的三面回环如同玦玉，有的两边对峙如同大门，有的高高耸立形成险峻的山崖，有的中间空虚如同洞穴，如此等等到处都是。只是石质粗糙而颜色赤红，没有晶莹明亮、滋润光滑的景象。而山崖间石梁横跨，石梁下崖壁穹隆，此地的八景，这应当是第一。

灵岩洞朝向东面，洞前面有座横贯的山崖，呈南北向曲折环绕。它深有几十丈，高几丈多，里面有如来佛的像。洞外列置着门窗，但那门窗没有抵到洞口顶部，所以洞形自然就不被遮掩。它是唐代时陈光问读书的地方。陈光问居住在严塘，〔严塘在这岩洞北面二十里。〕他的后裔还有到这岩洞中读书的。

观音现像在伏狮峰的东面。回旋的崖壁上有个由石头的痕印组合成的观音像，颜色为赭黄色。

对狮岩又叫小灵岩，在灵岩南面的山岭外。它南面对着狮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大而高高隆起，下层小而两个洞穴对峙。

碧泉岩在对狮岩的西面，也是朝南面，洞深三丈，高一丈多。洞内有一缕泉水从洞壁的半中腰往下滴，下面有一个石盘承接着，那泉水清冽异常，也可算是小洞中的一条名泉。

伏虎岩在清泉岩的后面。

石梁岩在沙陂会仙寨东面的山谷中。那山谷中，纷乱的山崖横贯交错，聚集排列形成山坞，山坞折了两个弯后东西横亘。山坞的崖壁下裂开个小洞，中间穹隆如同桥梁，从梁下向北望去，别有天地，穿过石梁进去，上面又裂开一层崖壁。我从东面的山坡向上爬，直攀到那石梁中间而停止，攀登起来如同登临一座重叠高耸的楼阁一样。

会仙寨下临沙溪，上面横贯着一个圆顶，如重叠的磨盘，它独自高出众山，罗洪山〔名叫罗其纶，曾经任过琼州府司理。〕在山下营建了寺宇，这就是如今六空上人栖身的地方。〔六空禅师的法号为涵虔。〕

学堂岩在会仙寨的北面，高峻的崖壁间迸裂开一个小石洞，传说是仙人传授学问的地方。

这就是灵岩八景。我到灵岩后，风雨一直不停。先经过碧泉、对狮两岩，而后进入灵岩，晓霞留我在岩中吃饭，这时已下午了。恰好有一个僧人来到岩中，询问后知道他是前面山中的净侣六空。当时晓霞正在干着一些日常的世俗事务〔编绳索、喂猪等。〕于是吃罢饭，便拜托六空作向导。往回走的途中，到狮峰便亲睹了观音现像的景观，抵沙陂便进入石梁岩游览，进了六空所居的庙庵，便乘着暮色攀登会仙寨，探游学堂岩，八景中只有伏虎岩未曾到。这一天仍然细雨迷濛，竟然没有妨碍游览，这是因为得力于六空的帮助。夜晚我就住宿在六空的方丈内。

【原文】

十三日　晨餐后寒甚，阴翳如故。别六空，仍旧路西

北行。三里至欧江，北入山，为茶陵向来道；南沿沙陂江西去，又一道也。过欧江，溪胜小舟，西北过二小岭，仍渡茶陵南关外，沿城溯江，经大西门，寻紫云、云阳诸胜。西行三里，过桥开陇，始见大江自东北来。于是越黄土坳，又三里，过新桥，雾中始露云阳半面。又三里，抵紫云山麓，是为沙江铺，大江至此直逼山下。由沙江铺西行，为攸县、安仁大道[①]。南登山，是为紫云仙。上一里，至山半为真武殿，上有观音庵，俱东北瞰来水。观音庵松岩，老僧也。予询云阳道，松岩曰："云阳山者，在紫云西十里。其顶为老君岩；云阳仙在其东峰之胁，去顶三里；赤松坛又在云阳仙之麓，去云阳仙三里。盖紫云为云阳尽处，而赤松为云阳正东之麓。由紫云之下，北顺江岸西行三里，为洪山庙，乃登顶之北道；由紫云之下，南循山麓西行四里，为赤松坛，乃登顶之东道；去顶各十里而近。二道之中有罗汉洞，在紫云之西，即由观音庵侧小径横过一里，可达其庵。由庵登顶，亦有间道可达，不必下紫云也。"余从之。遂由真武殿侧，西北度两小坳，一涧从西北来，则紫云与青莲庵即罗汉仙。后山夹而成者。水北入大江，紫云为所界断。渡涧即青莲庵，东向而出，地幽而庵净。僧号六涧，亦依依近人，坚留余饭。余亟于登岭，遂从庵后西向登山。其时浓雾犹翳山半，余不顾，攀跻直上三里，逾峰脊二重，足之所上，雾亦旋开。又上二里，则峰脊冰块满枝，寒气所结，大者如拳，小者如蛋，依枝而成，遇风而坠，俱堆积满地。其时本

峰雾气全消，山之南东二面，历历可睹，而北西二面，犹半为霾掩。酃江自东南，黄雩江自西北，盘曲甚远。始知云阳之峰，俱自西南走东北，排叠数重：紫云，其北面第一重也；青莲庵之后，余所由跻者，第二重也；云阳仙，第三重也；老君岩在其上，是为绝顶，所谓七十一峰之主也。云峰在南，余所登峰在北，两峰横列，脉从云阳仙之下度坳而起，峙为余所登第二重之顶，东走而下，由青莲庵而东，结为茶陵州治。余既登第二重绝顶，径路迷绝，西南望云峰绝顶，中隔一坞，而绝顶尚霾夙雾中。俯瞰过脊处，在峰下里许。其上隔山竹树一壑，两乳回环掩映，若天开洞府，即云阳仙无疑也。虽无路，亟直坠而下，度脊而上，共二里，逾一小坳，入云阳仙。其庵北向，登顶之路由左，上五里而至老君岩；下山之路由右，三里而至赤松坛。庵后有大石飞累，驾空透隙，竹树悬缀，极为倩叠。石间止水一泓，澄碧迥异，名曰五雷池，雩祝甚灵。层岩上突，无可攀跻，其上则黑雾密霾矣。盖第二重之顶，当风无树[2]，故冰止随枝堆积。而庵中山环峰夹，竹树蒙茸，萦雾成冰，玲珑满树，如琼花瑶谷，朔风摇之，如步摇玉珮，声叶金石。偶振坠地，如玉山之颓，有积高二三尺者，途为之阻。闻其上登跻更难。时日过下午，闻赤松坛尚在下，而庵僧楚音，误为"石洞"。余意欲登顶右后，遂从顶北下山，恐失石洞之奇，且谓稍迟可冀晴朗也[3]。索饭于庵僧镜然，遂东下山，路侧涧流泻石间，僧指为"子房炼丹池"、"捣药槽"、"仙人指

迹"诸胜，乃从赤松而附会留侯也[4]。直下三里抵赤松坛，始知赤松之非石洞也。遂宿庵中。殿颇古，中为赤松，左黄石而右子房[5]。殿前有古树，松一株，无他胜也。僧葛民亦近人。

十四日　晨起寒甚，而浓雾复合。先是，晚至赤松，即嘿祷黄石、子房神位，求假半日晴霁，为登顶之胜。至是望顶浓霾，零雨四洒，遂无复登顶之望。饭后，遂别葛民下山。循山麓北行，逾小涧二重，共四里，过紫云之麓，江从东北来，从此入峡，路亦随之。绕出云阳北麓，又二里，为洪山庙。风雨交至，遂停庙中，市薪炙衣，煨榾柮者竟日[6]。庙后有大道南登绝顶。时庙下江旁停舟数只，俱以石尤横甚[7]，不能顺流下，屡招予为明日行，余犹不能恝然[8]于云阳之顶也。

十五日　晨起，泊舟将放，招余速下舟；予见四山雾霁，遂饭而决策登山。路由庙后南向而登，三里，复有高峰北峙，道分两岐：一岐从峰南，一岐从峰西南。余初由东南行，疑为前上罗汉峡中旧道，乃向云阳仙，非迳造老君岩者，乃复转从西南道。不一里，行高峰西峡，顾仆南望峡顶有石梁飞驾，余瞻眺不及。及西上岭侧，见大江已环其西，大路乃西北下，遂望岭头南跻而上。时岭头冰叶纷披，虽无径路，余意即使路讹，可得石梁胜，亦不以为恨。及至岭上遍觅，无有飞驾之石，第见是岭之脊，东南横属高顶，其为登顶之路无疑。遂东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逾一

脊，则下瞰脊南，云阳仙已在下方矣。盖是岭东西横亘，西为绝顶北尽处，东即属于前所登云阳东第二层之岭也。于是始得路，更南向登顶，其上冰雪层积，身若从玉树中行。又一里，连过两峰，始陟最高顶。是时虽旭日藏辉，而沉霾屏伏，远近诸峰尽露真形，惟西北远峰尚存雾痕一抹。乃从峰脊南下，又一里，复过两峰，有微路“十”字界峰坳间：南上复登山顶，东由半山直上，西由山半横下。然脊北之顶虽高，而纯土无石；脊南之峰较下，而东面石崖高穹，峰笋离立。乃与顾仆置行李坳中，从南岭之东，攀崖隙而踞石笋，下瞰坞中，有茅一龛，意即老君之静室、所云老主庵者。窃计直坠将及一里，下而复上，其路既遥，况既踞石崖之顶，仰瞩俯瞰，胜亦无殊，不若逾脊从西路下，便则为秦人洞之游，不便即北去江浒觅舟，顺流亦易。乃遂从西路行。山阴冰雪拥塞，茅棘交萦，举步渐艰。二里，路绝，四顾皆茅茨为冰冻所胶结，上不能举首，下无从投足，兼茅中自时有偃宕[9]，疑为虎穴，而山中浓雾四起，瞰眺莫见，计难再下。乃复望山巅而上，冰滑草拥，随跻随坠。念岭峻草被，可脱虎口，益鼓勇直上。二里，复得登顶，北望前西下之脊，又隔二峰矣。其处岭东茅棘尽焚，岭西茅棘蔽山，皆以岭头路痕为限，若有分界者。是时岭西黑雾弥漫，岭东日影宣朗，雾欲腾冲而东，风辄驱逐而西，亦若以岭为界者。又南一里，再下二峰，岭忽乱石森列，片片若攒刃交戟，雾西攫其尖，风东捣其腨，人从其中溜足直下，强攀崖

踞坐，益觉自豪。念前有路而忽无，既雾而复雾[10]，欲下而转上，皆山灵未献此奇，故使浪游之踪，迂回其辄耳。既下石峰，坳中又得“十”字路，于是复西向下岭，俱从浓雾中行矣。始二里，冰霾而草中有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树蒙翳；又二里，则石悬树密而路绝[11]。盖前路之逾岭而西，皆茶陵人自东而来，烧山为炭，至此辄返。过此，崖穷树益深，上者不能下，下者不复上。余念所下既遥，再下三四里当及山麓，岂能复从前还跻？遂与顾仆挂石投崖，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渐闻水声遥遥，而终不知去人世远近。已而雾影忽闪，露出层峰峡谷，树色深沉。再一闪影，又见谷口两重外，有平坞可瞩。乃益揆丛历级[12]，若邓艾之下阴平[13]，坠壑滚崖，技无不殚，然皆赤手，无从裹毡也。既而忽下一悬崖，忽得枯涧，遂得践石而行。盖前之攀枝悬崖者藉树，而兜衣挂履亦树，得涧而树稍为开。既而涧复生草，草复翳涧，靡草之下，不辩其孰为石，孰为水，既难着足。或草尽石出，又棘刺勾芒，兜衣挂履如故。如是三里，下一瀑崖，微见路影在草间，然时隐时现。又一里，涧从崖间破峡而出，两崖轰峙，而北尤危峭，始见路从南崖逾岭出。又一里，得北来大道，始有村居，询其处，为窑里，盖云阳之西坞也。其地东北转洪山庙五里而遥，南至东岭十里而遥，东岭而南更五里，即秦人洞矣。时雾影渐开，遂南循山峡行。逾一小岭，五里，上枣核岭，岭俱云阳西向度而北转成峡者。下一里，渡涧，涧乃南自龙头岭下，出上清洞。傍

西麓溯涧南上半里，为络丝潭，深碧无底，两崖多叠石。又半里，复度涧，傍东麓登山。是处东为云阳之南峰，西为大岭之东嶂。大岭高并云阳，龙头岭其过脊也，其东南尽西岭，东北抵麻叶洞，西北峙五凤楼，西南为古爽冲。一溪自大岭之东北来者，乃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龙头岭北下者，乃大岭、云阳过脊处之水。二水合而北出把七。铺名。龙头岭水分南北，其南下之水，由东岭坞合秦人洞水出大罗埠。共二里，越岭得平畴，是为东岭坞。坞内水田平衍，村居稠密，东为云阳，西为大岭，北即龙头岭过脊，南为东岭回环。余始至以为平地，即下东岭，而后知犹众山之上也。循坞东又一里，宿于新庵。

【注释】

①安仁：明为县，隶衡州府，即今安仁县

②当风无树："无"疑为"舞"，因形近而误。

③冀(jì)：希望。

④赤松子：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后为道教所信奉。

⑤子房：即张良(？～前185)，字子房。韩国贵族，年青时亡匿下邳，有老人授以兵书，此老人即传说中的黄石公。后为刘邦重要谋士，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留侯。晚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学仙修道。

⑥煨(wēi 威)：盆中烧火。　榾柮(gǔ duò 骨剁)：木块。

⑦尤：甚。石尤：石头太多。

⑧恝(jiá 夹)然：淡忘不以为意。

⑨偃宕(yǎn dàng 演荡)：仰卧的石头。

⑩既雾而复雾：第二个"雾"字疑为"霾"。

⑪则石悬树密而路绝："树"，原作"路"，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⑫揆(kuí 葵):度量。

⑬邓艾(197~264):字士载,三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东北)人,初为司马属,后为魏镇西将军,与蜀将姜维相拒。263年同钟会分军灭蜀,艾所经即阴平间道。阴平道自今甘肃文县穿越岷山山脉,经四川平武、江油等县,绕出剑阁之西,直达成都,路虽险阻,但甚捷直。

【译文】

十三日　早餐后,天气很寒冷,天空云雾遮蔽如故。告别了六空,沿原路往西北行,走三里到欧江。往北进入山中,是昨天从茶陵城来时所走的路;往南沿沙陂江向西去,是到茶陵城的另一条道路。过了欧江,溪流才能够航行船只,我往西北翻过两座小山岭,仍然从茶陵城南关外渡过江流,沿城墙溯江而行,经过大西门,去探寻紫云山、云阳山的各处优美风景。往西走三里,越过一座桥后冈陇渐开,这才看见大江从东北面流来,从冈陇间越过黄土坳,又走三里,跨过新桥,云雾中隐隐露出半边云阳山。又走三里,抵达紫云山麓,为沙江铺,大江到了这里直逼山下。从沙江铺往西走,是通往攸县和安仁县的大道。从南边登山,山脚下是紫云仙。朝上走一里,到半山为真武殿,殿上有座观音庵,它们都朝东北面,下临东北面流来的水流。观音庵中的松岩,是个年纪已大的僧人。我问他到云阳山的道路,他回答说:"云阳山在紫云山西面十里。山顶为老君岩;云阳仙在老君岩半山间,离山顶有三里;赤松坛又在云阳仙的山麓,离云阳仙有三里。大概地说紫云山在云阳山尽头处,而赤松坛在云阳山正东麓。从紫云山下顺江北岸往西行三里,为洪山庙,那里是攀登山顶的北路;从紫云山下,顺山南麓往西行四里,为赤松坛,那里是攀登山顶的东路。洪山庙和赤松坛离山顶各不足十里。两条道路的中间有个罗汉洞,在紫云山的西面,从观音庵侧面的小路横穿一里,可以到达洞边的庵。从庵攀登山顶也有小路可以到达,这样就不必下紫云山了。"我按他所说的而行。于是从真武殿

侧面，往西北越过两个小山坳，见一条涧流从西北流来，它是从紫云山与青莲庵〔即罗汉仙。〕后面的山流出的。涧中水流往北汇入大江，紫云山和它西面的山峰被水流分隔开。渡过涧流就是青莲庵，它朝向东面而突出出来，地方清幽而庵中洁净。庵中僧人法号叫六涧，也是温和而易于接近，他坚决要留我吃饭。我急着登岭，于是从庵后往西攀登。当时浓雾还笼罩着半山间，我全然不顾，直往上攀登三里，翻越了两层峰脊，脚步踏上的地方，雾气也旋即散开。又往上两里，峰脊上冰块缀满枝头，那寒气凝结成的冰块，大的如拳头，小的如鸡蛋，依树枝而结成，遇来风而坠落，满地到处堆积。当时我所在的山峰雾气已经全部消散，山的南东两面，景物明晰可辨，然而北西两面，仍有一半被雾气遮掩，酃江从山东南面流来，黄雩江自西北面流来，环绕迂曲得很远。这才知道云阳山的山峰，都是自西南走向东北，排列重叠为数重：紫云山是它北面的第一重；青莲庵的后面，即我从那里登山的地方是第二重；云阳仙所在的山峰是第三重；老君岩在云阳仙上面，为山的最高顶端，它就是所说的七十一峰的主峰。云峰在南面，我所登上的山峰在北面，两峰横列，山脉从云阳仙的下面越山坳而耸起，耸为我所登山峰的第二重的最高顶端，然后向东延伸下下去，从青莲庵再往东，盘结成茶陵州城所背靠的山峰。我登上第二重的最高顶端后，道路迷失甚至断绝了，往西南眺望云峰的最高顶端，中间隔着一个山坞，而云峰的最高顶端还隐没在晨雾中。俯瞰山脊越过去的地方，在峰下一里左右。山脊那边有长满翠竹绿树的山谷，两侧的山峰如同两乳，曲折环绕而相互掩映，整个山谷若天然洞府，无疑它就是云阳仙的所在。虽无路，也赶忙直坠而下，然后越过山脊往上走，共两里，翻过一小个山坳，进入云阳仙。那庵朝北，登顶的路从庵的左边走，往上五里便到老君岩；下山的路在庵右侧，三里便到赤松坛。庵后面有大石头高高累起，飞架在空中而中间透出逢隙，竹子树木悬缀在石头上，景象极为美妙。石头中间有一潭不流动的深水，异常清澈碧

绿，名叫五雷池，天旱时祭祀求雨很灵验。一层层岩石向上突起，没办法攀登，岩石上浓雾遮掩。大概因为第二重山的顶上，树木当风起舞，所以冰块只是依附着树枝而堆积。而庵所在的山谷环绕夹峙，竹树茂密婆娑，雾气索绕在其间结成冰，便是满树玲珑，如同琼花瑶谷，北风一吹摇，便如妇女们佩带的步摇玉珮，声音和谐，如同清越的钟磬奏鸣声。冰块冰条偶尔被震动而坠落地下，便如玉石山崩塌下来，有堆积到两三尺高的，道路都被阻塞。听说庵上面登攀起来更为艰难。这时已经过了下午，听说赤松坛还在庵下边。因庵中僧人讲的是楚地音，我将“赤松”误听成了“石洞”。我本意想登上云阳山山顶右侧后，便从山顶北面下山，但又恐怕错过石洞的奇景，并且有人说稍迟一会天气可望晴朗。我向庵中僧人镜然要了些食物，便往东面下山。路侧涧流奔泻在石缝间，僧人指点着说是“子房炼丹池”、“捣药槽”、“仙人指迹”等一些名胜，这是将赤松子的传说附会于留候张良。直往下走三里抵达赤松坛，这才知道是赤松而不是石洞。于是宿在庵中。庵中的殿很古老，中间供奉赤松子，左边是黄石公，右边是张子房。殿前有一棵古松，没有其他好的景物。庵中僧人葛民也平易近人。

十四日　早晨起来，天气很寒冷，而浓雾又密布山冈。这之前，昨天晚上到赤松坛后，我就默默祈祷过黄石和子房的神位，祈求给半天的晴朗天气，为的是我能登上山顶饱览那里的优美景致。到现在望着山顶上浓雾弥漫、零星的小雨四处飞洒的样子，便不再抱有攀登山顶的希望。饭后，便告别葛民下山。顺山麓往北行，越过两条小涧，共走四里，经过紫云山山麓，江流从东北面流来，从此处流入山峡中，路也顺流而去。绕出云阳山北麓，又走两里，为洪山庙。因为风雨交加，便停留在庙中，买了些柴禾烧火烤衣服，一整天都围着火盆烤火。庙后面有条大路，沿着它往南可以登到云阳山最高顶。当时庙下面江边停着几只船，都是因为江流中石头太多，堵塞得厉害，不能顺流而下，船夫屡屡招呼我，叫我明天搭乘船走，我却

仍不能放弃游览云阳山的念头。

十五日　早晨起来，停泊的船只即将挂帆航行，招呼我赶快上船；我见四周山上的雾气已散开，便吃了饭，打定主意登山。路从庙后向南往上走，登三里，又有座高峰耸立在北面，道路分成两条：一条岔向那座高峰的南面，一条岔向它的西南面。我先是从东南面走，疑心它就是前日我上罗汉洞时所经过的山峡中的那条旧道，而实际上它是到云阳仙的路，不是径直通到老君岩的，这才又折回来从西南面那条路走。不到一里，走到那座高峰的西面山峡中，顾仆往南望见山峡顶上有一座石桥飞架在两端，我急忙眺望但未能望见。等往西上到岭侧面，看见大江已经绕流到岭西面，大路却往西北下去，于是朝岭头往南向上攀登。当时岭头上叶片似的冰块纷乱杂沓，虽然没有路，但我想，即使路走错了，只要可以寻到石梁美景，也就不感到遗憾。等到达岭上四处寻觅，没有飞架的石头，只是见到所在之岭的岭脊，往东南横连着一个高顶，我想，那高顶定是登云阳山顶的路。于是往东南越过山脊，仰头直往上爬，又走一里，再越过一山脊，往下俯瞰山脊南面，云阳仙已经在下方了。大概这座山岭东西横亘，西面为云阳山最高顶端的北面尽头处，东面就是与前面所登云阳山东边第二层山相连接的山岭。从此处开始才找到路，于是继续向南朝山顶攀登，山岭上冰雪层层堆积，身躯若像从玉树林中穿行。又走一里，接连翻过两座山峰，才登到最高顶。这时虽然旭日隐藏着它的光辉，但浓黑的阴霾消散了，远近各山峰都显露出真实形态，只有西北方远处的一座山峰还被淡淡的雾痕遮掩。于是从峰脊往南下走，又走一里，再翻过两座山峰，峰坳间有两条隐隐约约的小路，呈“十”字状交叉：往南上又是登山顶的路，东边的从半山中直往上延伸，西边的从半山腰斜伸下去。然而，峰脊北面的山顶虽然高，却纯是土，没有石头；峰脊南面的山峰较低一些，而它的东面却是石崖高高隆起，石峰石笋相对耸立。于是和顾仆将行李放在峰坳中，从峰坳南边山岭的东面，攀着崖壁间的缝隙

而上，坐在石笋间，向下俯瞰山坞中，有一间茅屋，心想它就是老君岩的静室、所说的老主庵。我私下想，直下到茅屋处有将近一里的距离，下去后又上来，路程既遥远，况且又已经坐在石崖的顶上仰视俯瞰过，四周的景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不如越过山脊从西边的路下山，方便就去游览秦人洞，不方便就往北到江边去找船顺流而下，也很容易。于是便从西边的路走。山北面冰雪壅塞，茅草荆棘交错缠绕，举步渐渐艰难。两里后路断绝了，四顾都是茅草蒺藜，被冰凌粘结着，上不能伸头，下无从投足，加之茅草丛中本来就不时有一些倒卧的石头，我怀疑这地方是虎穴，而山中又浓雾四起，俯瞰眺望一无所见，心里计议着难以再往下走。于是又朝着山顶往上爬，因为冰滑、丛草壅塞，所以一边往上登一边向下跌落。想着峰岭峻峭深草遮覆，可以脱离虎口，就更加鼓足勇气直往上爬。两里，重新登上山顶，往北回望前面从西边向下所走的那山脊，又隔着两座山峰了。那地方山岭的东面茅草荆棘全都被火烧光，山岭的西面却是茅草荆棘遮蔽着山野，并且都是以岭头上的路痕为界限，像是有条分界似的。这时岭西面黑雾弥漫，岭东面日影明朗，雾气想要翻腾冲滚到东面，风立刻将其驱逐向西面，也好像是以岭头为分界似的。又往南一里，再走下两座山峰，忽然见到峰岭上乱石林立，一片片如像刀刃合聚、戈戟交集，西面石丛的尖尖上雾气拂掠，东面石丛中烈风劲吹，人从石丛中溜足直下，又坚决攀上石崖坐在上面，更加觉得自豪。回想起前时下山先有路而忽然路断绝，雾散后又阴霾满天，想下山却又被迫转回山上的情景，都是因为山中神灵还没有呈献出这一奇景，所以故意使我放慢脚步，迂回曲折地绕圈子。下了石片林立的峰岭，到山坳中又见到呈“十”字状交叉的路，从“十”字路口往西下岭，便都是在浓雾中穿行了。开头的两里，到处是冰凌阴霾，但草丛中有路；又走两里，路变得隐微而且石头树草遮掩了路径和视线；再走两里，却是石头悬立树木茂密，道路断绝。大概前面所经过的西路，都是茶陵人从东面过来，到山中

砍柴禾烧炭走出来的，到了此处就往回走。过了此处，崖石穹隆树木更深，从上面不能下，从下面同样不能上。我想，往下走的路程已经有好远，再往下走三四里就应当到达山麓了，岂能又像前面那次一样往回登？于是与顾仆或吊在石头上或纵身跃向崖壁间，或悬在藤条上或倒钩着树枝，从虚空的崖石间坠落了几层，渐渐听到水声从遥远处传来，然而终究不知道离人世是远还是近！旋即雾影忽然闪开，露出层层山峰和峡谷，树色浓暗。雾影再一闪，又见峡谷口上的两重山崖外，有一个平坦的山坞可以看得见。于是更是揣度着草丛的深浅踩踏着石磴往下走，若像当年邓艾的军队下阴平间道一样，遇着沟谷往下坠，遇着崖壁朝下滚，什么技法都用尽了，然而我们都是赤裸着手，无从让手上裹上套子而身上披上毡子。不久，忽然下了一座悬崖，见到一条干涸的山涧，于是得以踏着石头向前走。前面攀着枝条悬空下坠借助于树，而刺穿衣服钩挂住鞋子的也是树，到了山涧中树木才稍微稀疏些，随即山涧中又生长了些草，草又遮蔽了涧底，倒伏的草丛下边，不能分辨哪是石头哪是水，很难下足。即或草没有了石头露出来，而棘刺勾芒，又像前面下山时一样戳衣挂鞋。如此这般走了三里，下了一座有瀑布悬挂的山崖，隐约见到路影在草丛间，然而时隐时现。又走一里，涧流从两边山崖间破峡而出，两边的山崖高高地对峙着，北边的尤其高峻陡峭，这才见到路从南边山崖间越过岭而出去。又走一里，见到从北面来的大路，这才开始有村庄，一打听，这地方为窑里，大略是云阳山西面的一个山坞。从窑里折往东北到洪山庙有五里多，往南到东岭有十里多，东岭往南再走五里，就是秦人洞了。当时迷雾渐渐散开，于是往南顺着山峡行。越过一座小山岭，走五里，登上枣核岭，这两岭都是云阳山向西延伸而后转往北形成山峡的山岭。朝下走一里，渡过一条涧流，那涧流从南面的龙头岭下流来，流出上清洞。依傍着岭西麓溯涧往南上行半里，为络丝潭，此潭深碧无底，两旁的山崖间堆叠着许多石头。又走半里，仍渡过涧流，依傍着岭东麓往山上

登。此处东面为云阳山的南面山峰，西面是大岭东面的一座高峻的山峰。大岭与云阳山一样高，龙头岭在大岭的山脊上，它东南面到西岭结束，东北面抵麻叶洞，西北面耸立着五凤楼峰，西南面为古爽冲。从大岭的东北面流来的一条溪水，发源于洪碧山；从龙头岭往北朝下流的一条溪水，发源于大岭、云阳山山脊，两条溪水汇合而往北流出把七。〔铺的名称。〕龙头岭的水分流往南北两面，从岭南面流下去的水，经东岭坞汇合秦人洞来的水流出大罗埠。共走两里，越过山岭到一片平坦的田野，这是东岭坞。山坞内水田平展，村落稠密，山坞的东面为云阳山，西面为大岭，北面就是龙头岭的山脊，南面是东岭曲折环绕。我刚到时以为这个山坞已经是低平的地方，待走下东岭，而后知道这山坞仍处在众山之上。顺山坞东面又走一里，投宿在新庵。

【原文】

十六日　东岭坞内居人段姓，引南行一里，登东岭，即从岭上西行。岭头多漩窝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井，或深或浅，或不见其底，是为九十九井。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一窍，辄水捣成井。窍之直者，故下坠无底；窍之曲者，故深浅随之。井虽枯而无水，然一山而随处皆是，亦一奇也。又西一里，望见西南谷中，四山环绕，漩成一大窝，亦如仰釜，釜之底有涧，涧之东西皆秦人洞也。由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处。其涧由西洞出，由东洞入，涧横界窝之中，东西长半里，中流先捣入一穴，旋透穴中东出，即自石峡中行。其峡南北皆石崖壁立，夹成横槽；水由槽中抵东洞，南向捣入洞口。洞有两门，北向，水先分

入小门，透峡下倾，人不能从。稍东而南入大门者，从众石中漫流，其势较平；第洞内水汇成潭，深浸洞之两崖，旁无余隙可入。循崖则路断，涉水则底深，惜无浮槎可觅支矶片石。惟小门之水，入峡后亦旁通大洞，其流可揭厉而入[①]。其窍宛转而披透，其窍中如轩楞别启，返瞩捣入之势[②]，亦甚奇也。西洞洞门东穹，较东洞之高峻少杀；水由洞后东向出，水亦较浅可揭。入洞五六丈，上嵌围顶，四围飞石驾空，两重如庋悬阁，得二丈梯而度其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深与东洞并，不能入矣。是日导者先至东洞，以水深难入而返，不知所谓西洞也。返五里，饭于导者家，日已午矣。其长询知洞水深，曰："误矣！此入水洞，非水所从出者。"复导予行，始抵西洞。余幸兼收之胜，岂惮往复之烦。既出西洞过东洞，共一里，逾岭东望，见东洞水所出处，复一里，南抵坞下，其水东向涌出山麓，亦如黄雩之出石下也。土人环石为陂，壅为巨潭以灌山塍。从其东，水南流出谷，路北上逾岭，共二里始达东岭之上，此由州入坞之大道也。登岭，循旧路一里，返宿导者家。

【注释】

①揭(qì 气)：水浅处提起衣裤涉水。厉(lì 例)：水深处穿着衣服涉水。

②返瞩捣入之势：原作"捣返观倒入之势"，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十六日　东岭坞内一个姓段的居民，导引我往南走一里，登上

东岭，然后便从岭上往西行。岭头上有许多水流回旋下落冲出的深水坑，如同锅仰放着，锅底都有洞穴直通向下成为井，它们有的深有的浅，有的见不到底，这地方是九十九井。这才知道这山的下面都是玲珑的石头，上有一洞，就被水冲捣成井。有的洞直下，所以下坠无底；有的洞曲折，所以深浅随情形的变化而不同。这些井虽然干枯无水，然而整座山到处都是，也是一个奇观。又往西一里，望见西南面山谷中，四面山峰环绕，水流回旋下落冲成一大个洼坑，也如一口仰放着的锅，坑底有涧流，涧的东西两边都是秦人洞。从茂密的草木中直往下走两里，到了那大洼坑处。洼坑中的涧流从秦人洞西洞流出，进入东洞中，它横界在洼坑的中间，东西长半里，流到中途先捣入一个洞穴中，旋即穿过洞穴从东面流出来，便从石峡中流走。那山峡南北两边都是耸立如壁的石崖，夹峙而形成一条横槽；水从横槽中流抵东洞，向南捣入洞口。东洞有两个门，朝向北面，有一股水先分流入小门内，透过夹壁向下倾泻，人不能随水而入。稍往东而向南流入大门内的水，从众多石头中间漫流，水势较为平缓；只是洞内水流汇聚成潭，深深地淹没了洞内的两边崖壁，旁边没有别的缝隙可以让人沿着走进去。顺崖走则道路断绝，涉水过则水太深，可惜的是没有木筏乘着进去，以便可以觅取潭水边的支矶片石。只有小门中的水，流入夹壁中后也向旁边通到大洞，那水流较浅，可以提起衣裤而走进去。那通往大洞的孔穴曲折而有缝隙漏着光，孔穴中如另有一间开着门的、有栏杆的小屋子，从那里回身观看水流捣入的态势，也很奇异。西洞的洞门朝东高高隆起，比起东洞洞门的高峻来稍逊一些；水从洞后面向东流出去，而且水也较浅可以提起衣裤走入其中。进入洞内五六丈后，上面镶嵌着围顶，四周石头凌空飞突，洞壁的第二层上如同悬空架着楼阁，若得到两丈高的梯子便可攀到上面。再往下走，水流也汇聚成潭，潭的深度与东洞中的一样，不能再进去了。这天向导先带领我到东洞，因为洞中水深难以进去，便返回了，不知道所谓的西洞。往回走五

里，在向导家吃过饭，已是中午了。那向导家的一个长者询问后得知我们所到的那个洞里面水深，便说："错了！这是入水洞，不是水从其中流出的那个洞。"于是又导引我前行，这才抵达西洞。我庆幸两个洞的优美景观都得以游览，怎怕路途往返的麻烦呢！出了西洞后经过东洞，共走一里，越过山岭往东望去，看到东洞的水流出山腹的那地方；又走一里，往南抵达山坞下，见那水从山麓向东涌出，也如黄雩江从石头下边涌出来的那样。当地人用石块砌成一个圆形的池子，堵起一大潭水用以灌溉山中的田畦。从池子的东面起，水往南流出山谷，路往北越岭而去，共走两里才到达东岭上，这是从茶陵州城进入东岭坞的大路。登上岭头，顺原路走一里，返回到向导家住宿。

【原文】

十七日　晨餐后，仍由新庵北下龙头岭，共五里，由旧路至络丝潭下。先是，余按志有"秦人三洞，而上洞惟石门不可入"之文，余既以误导兼得两洞，无从觅所谓上洞者。土人曰："络丝潭北有上清潭，其门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即有奇胜。此洞与麻叶洞俱神龙蛰处①，非惟难入，亦不敢入也。"余闻之，益喜甚。既过络丝潭，不渡涧，即傍西麓下。盖渡涧为东麓，云阳之西也，枣核故道；不渡涧为西麓，大岭、洪碧之东也，出把七道。北半里，遇樵者，引至上清潭。其洞即在路之下、涧之上，门东向，夹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二派：自洞后者，汇而不流；田洞左者，乃洞南旁窦，其出甚急。既逾洞左急流，即当伏水而入。导者止供炬爇火，无肯为前驱者。余乃解衣伏水，蛇行以进。石

隙既低而复隘，且水没其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火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余，南北横裂者亦三丈余，然俱无入处。惟直西一窦，阔尺五，高二尺，而水没其中者亦尺五，隙之余水面者，五寸而已。计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贴隙顶而入，犹半为水渍。时顾仆守衣外洞[②]，若泅水入，谁为递炬者？身可由水，炬岂能由水耶？况秦人洞水，余亦曾没膝浸服，俱温然不觉其寒[③]，而此洞水寒，与溪涧无异。而洞当风口，飕飗弥甚。风与水交逼，而火复为阻，遂舍之出。出洞，披衣犹觉周身起粟，乃爇火洞门。久之，复循西麓随水北行，已在枣核岭之西矣。

去上清三里，得麻叶洞。洞在麻叶湾，西为大岭，南为洪碧，东为云阳、枣核之支，北则枣核西垂。大岭东转，束涧下流，夹峙如门，而当门一峰，耸石屼突，为将军岭；涧捣其西，而枣核之支，西至此尽。涧西有石崖南向，环如展翅，东瞰涧中，而大岭之支，亦东至此尽。回崖之下，亦开一隙，浅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东，经崖前入于大涧。循小溪至崖之西胁乱石间，水穷于下，窍启于上，即麻叶洞也。洞口南向，大仅如斗，在石隙中转折数级而下。初觅炬倩导，亦俱以炬应，而无敢导者。曰："此中有神龙。"或曰："此中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以重资觅一人，将脱衣入，问余乃儒者，非羽士，复惊而出曰："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④]？"余乃

过前村，寄行李于其家，与顾仆各持束炬入。时村民之随至洞口数十人，樵者腰镰，耕者荷锄，妇之炊者停爨，织者投杼，童子之牧者，行人之负载者，接踵而至，皆莫能从。余两人乃以足先入，历级转窦，递炬而下，数转至洞底。洞稍宽，可以侧身矫首，乃始以炬前向。其东西裂隙，俱无入处，直北有穴，低仅一尺，阔亦如之，然其下甚燥而平。乃先以炬入，后蛇伏以进，背磨腰贴，以身后耸，乃度此内洞之第一关。其内裂隙既高，东西亦横亘，然亦无入处。又度第二关，其隘与低与前一辙，进法亦如之。既入，内层亦横裂，其西南裂者不甚深。其东北裂者，上一石坳，忽又纵裂而起，上穹下狭，高不见顶，至此石幻异形，肤理顿换，片窍俱灵。其西北之峡，渐入渐束，内夹一缝，不能容炬。转从东南之峡，仍下一坳，其底砂石平铺，如涧底洁溜，第干燥无水，不特免揭厉，且免沾污也。峡之东南尽处，乱石轰驾，若楼台层叠，由其隙皆可攀跻而上。其上石窦一缕，直透洞顶，光由隙中下射，若明星钩月，可望而不可摘也。层石之下，涧底南通，覆石低压，高仅尺许；此必前通洞外，涧所从入者，第不知昔何以涌流，今何以枯洞也，不可解矣。由层石下北循涧底入，其隘甚低，与外二关相似。稍从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转而东，若度鞍历峤。两壁石质石色，光莹欲滴，垂柱倒莲，纹若镂雕，形欲飞舞。东下一级，复值涧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5]，阔有二丈，高有丈五，覆石平如布幄，涧底坦若周行。北驰半里，下有

一石，庋出如榻[6]，楞边匀整；其上则莲花下垂，连络成帏，结成宝盖，四围垂幔，大与榻并，中圆透盘空，上穹为顶；其后西壁，玉柱圆竖，或大或小，不一其形，而色皆莹白，纹皆刻镂：此衖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两层，涧底由东北去，上洞由西北登。时余所赍火炬已去其七，恐归余莫辨，乃由前道数转而穿二隘关，抵透光处，炬恰尽矣。穿窍而出，恍若脱胎易世。洞外守视者，又增数十人，见余辈皆顶额称异[7]，以为大法术人。且云："前久候以为必堕异吻，故余辈欲入不敢，欲去不能。兹安然无恙，非神灵摄服，安能得此！"余各谢之，曰："吾守吾常，吾探吾胜耳，烦诸君久伫，何以致之！"然其洞但入处多隘，其中洁净干燥，余所见洞，俱莫能及，不知土人何以畏入乃尔！乃取行囊于前村，从将军岭出，随涧北行十余里，抵大道。其处东向把七尚七里，西向还麻止三里，余初欲从把七附舟西行，至是反溯流逆上，既非所欲，又恐把七一时无舟，天色已霁，遂从陆路西向还麻。时日已下舂，尚未饭，索酒市中。又西十里，宿于黄石铺，去茶陵西已四十里矣。是晚碧天如洗，月白霜凄，亦旅中异境，竟以行倦而卧。

黄石铺之南，即大岭北峙之峰，其石嶙峋插空，西南一峰尤甚，名五凤楼，去十里而近，即安仁道。余以早卧不及询，明日登途，知之已无及矣。

黄石西北三十里为高暑山，又有小暑山，俱在攸县东，疑即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峰渐伏。茶陵江北

曲，经高暑南麓而西，攸水在山北。是山界茶、攸两江云。

十八日　晨餐后，自黄石铺西行，霜花满地，旭日澄空。十里为丫塘铺，又十里，为珠玑铺，则攸县界矣。又西北十里，斑竹铺。又西北十里，长春铺。又十里，北度大江，即攸县之南关矣⑧。县城濒江北岸，东西两门与南门并列于江侧。茶陵之江北曲西回，攸水自安福封侯山西流南转，俱夹高暑山而下，合于县城东，由城南西去。是日一路霁甚，至长春铺，阴云复合。抵城才过午，候舟不得，遂宿学门前。亦南门。

十九日　晨餐后，阴霾不散。由攸县西门转北，遂西北登陟陂陀。十里，水涧桥，有小水自北而南。越桥而西，连上二岭，其西岭名黄山。下岭共五里，为黄山桥，有水亦自北而南，其水较大于水涧，而平洋亦大开。西行平畴三里，上牛头山。又山上行二里，曰长冈冲，下岭为清江桥。桥东赤崖如回翅，涧从北来，大与黄山桥等。桥西开洋，大亦如黄山桥，但四围皆山，不若黄山洋南北一望无际也。洋中平畴，村落相望，名漠田。又五里，西入山峡，已为衡山县界。界北诸山皆出煤，攸人用煤不用柴，乡人争输入市，不绝于路。入山，沿小溪西上，路分两岐：西北乃入山向衡小路，西南乃往太平等附舟路。于是遵西南，五里为荷叶塘。越盼儿岭，五里至龙王桥。桥下水北自小源岭来，南向而去，其居民萧姓，亦大族也。北望二十里外，小源岭

之上，有高山屏列，名曰大岭山，乃北通湘潭道[9]。过桥，西南行三里，上长岭。又西下一坞，三里，上叶公坳。又四里，下太平寺岭，则大江在其下矣。隔江即为芒洲，其地自攸县东四十五里。是日上长岭，日少开，中夜雨声滴沥，达明而止。

二十日　先晚候舟太平寺涯上，即宿泊舟间。中夜见东西两山，火光荧荧，如悬灯百尺楼上，光焰映空，疑月之升、日之坠者。既而知为夜烧。既卧，闻雨声滴沥，达旦乃止。上午得舟，遂顺流西北向山峡行。二十五里，大鹅滩。十五里，过下埠[10]，下回乡滩，险甚。过此山始开，江乃西向。行二十五里，北下横道滩，又十五里，暮宿于杨子坪之民舍。

二十一日　四鼓，月明，舟人即促下舟。二十里，至雷家埠[11]，出湘江，鸡始鸣。又东北顺流十五里，抵衡山县[12]，江流在县东城下。自南门入，过县前，出西门[13]。三里，越桐木岭，始有大松立路侧。又二里，石陂桥，始夹路有松。又五里，过九龙泉，有头巾石。又五里师姑桥，山陇始开，始见祝融北峙，然夹路之松[14]，至师姑桥而尽矣。桥下之水东南去。又五里入山，复得松。又五里，路北有"子抱母松"。大者二抱，小者分两岐。又二里，越佛子坳，又二里，上俯头岭，又一里则岳市矣[15]。过司马桥，入谒岳庙，出饭于庙前。问水帘洞在山东北隅，非登山之道；时才下午，犹及登顶，密云无翳，恐明日阴晴未卜。踌躇久之，念既上岂能复迂

道而转，遂东出岳市，即由路亭北依山转岐。初，路甚大，乃湘潭入岳之道也。东北三里，有小溪自岳东高峰来，遇樵者引入小径。三里，上山峡，望见水帘布石崖下。二里，造其处，乃瀑之泻于崖间者，可谓之“水帘”，不可谓之“洞”也。崖北石上大书“朱陵大沥洞天”，并“水帘洞”、“高山流水”诸字，皆宋、元人所书⑯，不辨其款。引者又言，其东九真洞，亦山峡间出峡之瀑也。下山又东北二里，登山循峡，逾一隘，中峰回水绕，引者以为九真矣。有樊山者至，曰：“此寿宁宫故址，乃九真下流。所云洞者，乃山环成坞，与此无异也，其地在紫盖峰之下。逾山而北尚有洞，亦山坞，渐近湘潭境。”予见日将暮，遂出山，十里，僧寮已近，还宿庙。

【注释】

①蛰（zhé 哲）：虫类伏藏。

②时顾仆守衣外洞：“外洞”，乾隆本、四库本作“洞外”。

③余亦曾没膝浸服，俱温然不觉其寒：乾隆本作“予虽没浸股膝，温然可近”。疑“服”为“股”之误。

④殉（xùn 迅）：从葬。

⑤衖：同“弄”，即小巷。

⑥榻（tà 踏）：床。

⑦顶额：以手加额，表示敬礼。

⑧攸县：隶长沙府，即今攸县。

⑨湘潭：明为县，隶长沙府，即今湘潭市。

⑩下埠：即今夏浦，在衡东县东境，洣水东岸。

⑪雷家埠：明置巡检司，今名雷溪市，隶衡东县。

⑫衡山县：隶衡州府，即今衡山县。南岳衡山：为我国五岳名山之一，在今湖南省衡山县西，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最大的为祝融、紫盖、芙蓉、石廪、天柱等五峰，祝融峰最高，海拔1290米。衡山胜景不少，有险奇的南天门，水帘洞的瀑布，幽深的方广寺、福严寺，元代修建的观日胜地望日台等。衡山亦多奇花异树，现有风景林树种达八百多种。有公路直通山上，颇便游览。

⑬西门：乾隆本、四库本作“望岳门”。

⑭然夹路之松：“松”，原作“峰”，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⑮岳市：在衡山县西境的岳庙前，即今南岳镇，为入衡山的门户。岳庙规模甚大，占地98,500平方米，共八进。

⑯皆宋、元人所书：“宋”，原作“宏”，不从。

【译文】

十七日　早餐后，仍从新庵往北下了龙头岭，共走五里，由原路到达络丝潭下。起初，我查阅到志书上有“秦人洞分三个洞，然而上洞只有石门，不可以进入里边”的记载，后来我既然因为被误导而得以游览两洞，就无从寻觅所谓的上洞。当地人说：“络丝潭北面有个上清潭，它的门很狭窄，水由门中流出，人不可能进去，若进去便有奇异优美的景观。此洞与麻叶洞都是神怪龙蛇潜伏的地方，不只是难以进去，而且也不敢进去。”我听了这话，更加欣喜异常。过了络丝潭后，不渡涧流，就依傍着岭西麓往下走。因为渡过涧流为岭的东麓，那里在云阳山的西面，就是来时所走的、经过枣核岭的那条路；不渡涧流为岭的西麓，在大岭、洪碧山的东面，是通往把七铺的路。往北半里，遇到个打柴的人，他带领我到了上清潭。那洞就在路下边、涧流上边，洞门朝东，两边相夹如同两掌相合。水从洞中出来，有两股：从洞后出来的，汇聚成潭而不流动；从洞的左边，即洞南的支洞出来的，流得很急。随后我越过洞左边的急流，就将下入水中走进洞去。向导只提供火把，没有肯当先导的。我便脱了衣服匍匐在水中像蛇一样爬着进去。石头间的缝隙既低矮又狭窄，

而且被水淹没了大半，必须身体没入水中，手举着火把平伸出水面上，才能进去。往西进去两丈，石头间的缝隙才高高地裂开一丈多，南北横向裂开的也有三丈多，然而都没有进入缝隙的通道。唯独正西面有个小洞，宽有一尺五，高两尺，然而水淹没着的部分也有一尺五，水面上剩余的缝隙不过五寸而已。我揣度若匍匐在水中爬进去，必然口鼻都被沾湿，并且我用火把探了一下，即使贴着缝隙的顶往里爬，火把仍有一半被水浸泡。当时顾仆在洞外守着衣服，若游着水进去，谁为我递火把？身体可以从水中过，火把难道能从水中过吗？况且秦人洞的水，也曾淹到我的膝盖、浸湿过大腿，都温暖不觉得寒冷，而此洞中的水寒冷，与溪涧中的没有差别。又加之洞当风口，风飕飕地刮得很猛。风与水交相侵逼，而火又成为阻止我往里进的一个因素，于是就放弃探险返身出来。出了洞披上衣服，还觉得周身起粟，于是在洞门边烧了堆火烘烤。过了好久，仍顺岭西麓随水往北行，这时已经是在枣核岭的西面了。

离开上清潭三里，找到麻叶洞。此洞在麻叶湾，西面是大岭，南面是洪碧山，东面是云阳山、枣核岭的分支，北面则是枣核岭的西边。大岭折往东延伸，夹立在涧的下游，峰岭夹峙如同门一样，对着山门有座山峰，峰上石头高耸突兀，它是将军岭；涧流捣贯将军岭的西面，而枣核岭的分支往西延伸到这里结束。涧流西面有座石崖朝南环绕，如同鸟雀展开的翅膀，向东俯瞰涧流中，大岭的分支，也往东延伸到此处而结束。回旋的石崖下，也裂开一条缝隙，但浅而不能进去。石崖前面有条小溪，自西向东流，经石崖前汇入大涧流中。我顺小溪到达石崖西侧的乱石中间，水在石崖下面流尽，一个洞穴在上面张开，这就是麻叶洞。洞口朝南，仅如斗大，在石头缝隙中转折了几层而通向下。起初找火把请向导时，当地人也都只答应提供火把，而没有敢导引我游洞的。他们说："这洞中有神龙。"有的说："这洞中有精怪。除非是有法术的人，否则不能使那精怪畏惧而顺服。"最后出重资找到一人，将要脱衣进洞时，问知我是读书人，

不是道士，又惊骇而返出来，说道："我以为你是有降服神怪法术的道士，所以想随你进去；若是读书人，我岂能以身殉葬？"我于是到前村，将行李寄在那人家中，与顾仆各持火把走进洞。当时村民跟随我们到洞口的有几十人，打柴的腰插镰刀，耕田的肩扛锄头，妇女们做饭的停止了灶上的活计，织布的将梭子抛掷在一边，还有放牧的童子、背东西的行人等等，接踵而至，但都没有跟随我们进去的。我俩于是把脚先伸进洞，然后踩着石坎，从一些小洞中绕行，互相传递着火把朝下走，折了几次后到达洞底。洞底稍微宽一些，可以侧身昂首，于是才将火把举向前。洞东西两边崖壁上裂开的缝隙都没有通道可以进去，正北有个孔穴，低矮得只有一尺，宽也是一样，然而那孔穴下很干燥而且平坦。于是先将火把伸进去，而后像蛇一样往里爬，脊背磨擦着孔穴顶部，腰部贴着孔壁，下身向后翘起，才通过了这内洞中的第一关。孔穴以内洞壁上的缝隙既高，又是东西贯通，然而也没有进入的通道。又通过第二关，它的狭窄和低矮程度与前面一关完全相同，进入里边的方法也相同。进去后，内层同样横向裂开，西南边裂开的缝隙不很深。那东北边裂开的缝隙，斜向上过了一个石坳后，忽然又纵向裂开，上面穹隆下面狭窄，高不见顶，到了此处，岩石变化出不同的形态，表层纹理顿时改换，每一片石每一个孔都显得灵异。西北面的洞峡渐往里渐狭窄，两壁夹着一条缝，窄得不能容纳火把。折往东南面的洞峡走，依然下了一个石坳，洞峡底部砂石平铺，如同涧流底一般洁净光滑，只是干燥无水，这不仅省了提起衣裤的麻烦，而且避免了水流弄湿弄脏衣服身体。洞峡的东南尽头处，乱石崩裂堆架，若楼台一样层层叠累，由石头的缝隙间都可以攀登着上去。那上面有一小条石缝，直通洞顶，光从缝隙中照射下来，宛若明亮的星星和如钩的月亮，可望而不可摘。层层叠累的石头下面，涧底通向南，覆盖的石头低低地遮压在沟涧上面，间隙仅有一尺左右高；这必定是以前通向洞外、涧流从其中淌进来的通道，只是不知从前为什么流水奔涌，如今又为

什么成了干涸的洞，真是不可理解！从层层叠累的石头下往北顺涧底进去，那狭窄的通道很低矮，与外面所经过的两个关相似。稍微从它西面一点攀上一条石头间的夹缝，先转往北而后转往东，若像翻过马鞍似的地形越过尖而高的山头一样。两壁的石质石色，光洁如玉，像是水要往下滴一样，那垂悬的石柱、倒挂的石莲花，花纹好像是雕刻的，形态像是要飞舞起来。往东走下一个石阶，又到了涧底，便已经转入隘关以内了。从这里进去是一个小石巷，宽有两丈，高有一丈五，上面覆盖的石头平得如同布篷，涧底平而宽广若像大路。往北急行半里，下面有一块石块横伸出来，如同一张床，棱边匀称整齐；它顶上石莲花下垂，纵横的石条网织成石帐，结成宝盖，四周垂悬着帐幕，与床一样大小，帐幕中间圆而贯通，向上回旋，上面穹隆形成顶；它后面的西边，一根根圆形的像是用玉石做成的石柱直立着，有的大有的小，形态各不相同，而颜色都晶莹洁白，花纹都像是雕刻的：这是小石巷中的第一奇景。又直往北半里，洞分为上下两层，涧底朝东北延伸而去，到洞上层从西北攀登。这时我们带的火把已经用掉了十分之七，恐怕回去的路途分辨不清，于是从前面所走的道路折了几次，穿过两道隘关，抵达透光处时，火把恰好燃尽了。穿过孔穴走出洞，仿佛投胎转世一般。洞外守着观看的人，此时又增加了几十个，见到我俩都将手举到额头行了礼，大称奇异，把我俩视为有大法术的得道之人。并且说："我们守候很久，以为你们必落怪物的口中，所以我等想进去看看却不敢，想离开又不能。现在你俩安然无恙，若不是神灵畏惧而顺服你们，怎能够有如此结果！"我分别道谢了各位，对他们说："我遵从我的规则行事，我探游我所喜爱的风景名胜，烦劳各位久久站立守候，这叫我用什么来表达对大家的敬意呢！"然而那洞只是入口处多一些狭窄的地方，洞中却洁净干燥，这是我所见过的洞都不能比的，不知当地人为什么那样害怕进去！于是到前村取了行李，从将军岭出来，顺山涧往北行十多里，抵达大路上。那里向东到把七铺还有七里，向西

到还麻只有三里，我开初想从把七铺搭乘船只往西行，到现在去把七铺反而是溯流上行，已经不是我所希望的，又恐怕把七铺一时间没船只，而天色已经晴开，于是从陆路向西朝还麻走。当时太阳已落山，尚未吃饭，于是在集市中弄了些酒。又往西走十里，投宿在黄石铺，离开茶陵州城向西已经四十里了。这天晚上碧空如洗，月白霜寒，也是旅行途中的一处不同寻常的住宿地，但因为走得太疲倦，倒下后就睡着了。

黄石铺的南面，就是大岭北面耸起的山峰，怪石嶙峋，直插云空，西南面的一座山峰尤其突出，名叫五凤楼峰，距此峰不足十里，就是通往安仁县城的路。我因头天晚上早早睡下，未能打听到这些，第二天踏上路途，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

黄石铺西北面三十里为高暑山，另外又有座小暑山，它们都在攸县东境，我怀疑就是司空山。两山的西面，高峻的山峰渐渐低伏下去。茶陵江折往北，经高暑山南麓流向西去，攸水在高暑山的北面。所以此山分隔了茶陵江、攸水两条江流。

十八日　早餐后，从黄石铺往西行，霜花铺满大地，旭日升起在明净的天空。十里为丫塘铺，又走十里为珠玑铺，这里便是攸县界了。又往西北走十里，到斑竹铺。又往西北走十里，到长春铺。又走十里，往北渡过大江，就是攸县的南关了。县城濒临江的北岸，东、西两个城门与南城门并列在江侧。茶陵江先折往北而后绕向西，攸水从安福县封侯山往西流而后转向南，都夹着高暑山而向下流淌，汇合在县城东边，从城南向西流去。这天一路上天气都很晴朗，到长春铺时阴云又笼罩了天空。抵达攸县县城时才过中午，因没有等到船只，便投宿在学门前。〔也是南门。〕

十九日　早餐后，阴霾不散。从攸县西门折往北，便朝西北登上倾斜不平的山坡。走十里，到水涧桥，有条小水自北往南流。越过桥往西走，接连上了两座山岭，西面的山岭叫黄山。下了岭共走五里，为黄山桥，有条水也是自北往南流，那水大于水涧桥下的那

条，山间平坦的坝子也十分开阔。往西从平坦的田野间走三里，上了牛头山。又从山上行两里，叫长冈冲，走下岭为清江桥。桥东边红色的崖壁如同回旋伸展的鸟翅，山涧水从北边流来，与黄山桥下的那条一样大。桥西一片平坦，大小也如同黄山桥的平洋，只是四周都是山，不像黄山洋南北一望无际。宽阔的平地满布田块，村落相望，地名叫漠田。又走五里，往西进入山峡，已经是衡山县界。界北面的众山中都出产煤，攸县人用煤不用柴，乡村中的人争相运煤到市场中去卖，运煤的人流不绝于路。进了山，沿一条小溪往西向上走，道路分为两条：往西北的是进山向衡山县城去的小路，往西南的是到太平寺等处搭乘船只的路。我们从分路处沿着往西南去的那条走，五里为荷叶塘。越过盼儿岭，走五里到龙王桥。桥下的水从北面的小源岭流来，向南而去，村中的居民姓萧，也是一个大家族。向北望去，二十里外，小源岭上面，有座高山如一道屏障横列着，名叫大岭山，它是北通湘潭县的路。跨过龙王桥，往西南行三里，登上长岭。又往西下到一个山坞中，走三里，上了叶公坳。又走四里，下了太平寺岭，大江就在岭下。江对岸就是芒洲，从攸县县城东面过来到芒洲有四十五里路程。这天上长岭时，太阳隐隐露了下脸，半夜雨声滴沥，到天亮停止。

二十日　头天晚上因为在太平寺旁边的江岸上等候船只，便睡在一只停泊的船中。半夜时见到东西两面山上，火光闪烁，如同将灯悬挂在百尺高的楼上，火焰映射天空，开始时我怀疑是月亮升上天空、太阳坠下山去的那种景象。随后才知道是夜间的山火。睡下后，听到雨声滴沥，直到天亮才停止。上午找到船只，于是乘船顺流往西北向山峡间行。二十五里，到大鹅滩。又行十五里，过了下埠，下回乡滩，这滩很险。过此处后山才分隔开，江流便向西流去。行二十五里，往北驶下横道滩，又行十五里，傍晚时投宿在杨子坪的村民家中。

二十一日　四更时，月色皎洁，船夫便催促上船。行二十里，到

雷家埠，驶入湘江中鸡才叫。又往东北顺流航行十五里，抵达衡山县城，江流在县东城下。我们从南门进城，经过县衙前，出了西门。走三里，翻越桐木岭，这才有高大的松树立在路侧边。又走两里，到石陂桥，路两边才有松树夹立。又走五里，过九龙泉，泉边有头巾石。又五里，到师姑桥，山峦冈垄才相互分隔开一些，这才见到祝融峰耸立在北面，然而夹立在路两边的松树，到师姑桥后便没有了。桥下的水往东南流去。又走五里进入山中，才又有松树。又走五里，路北边有所谓“子抱母松”。〔大的那棵有两抱粗，小的那棵分成两叉。〕又走两里翻过佛子坳，又走两里登上俯头岭，又走一里就是岳市了。越过司马桥，进入岳庙中拜谒，出来后在庙前吃饭。询问后得知水帘洞在衡山东北隅，不是登山的道路所经处；当时才到下午，还来得及登上山顶，见密云没有完全遮蔽天空，不知明日是阴是晴。踌躇了好半天，心想既然上到了这里岂能又绕道回去，于是往东走出岳市，便从路亭北面依山转入一条岔路中。起初，路很大，是从湘潭入衡山的道路。往东北走三里，有条小溪从衡山东面的高峰上流来，这时遇到个打柴的人领我走上小路。三里，上到山峡中，望见一条水帘铺挂在石崖下。两里后，到达那地方，原来是一股瀑布倾泻在石崖间，可以称之为“水帘”，不可以称之为“洞”。崖壁北面的石头上大大地书写着“朱陵大沥洞天”以及“水帘洞”、“高山流水”等一些字，都是宋、元时期的人书写的，但分辨不出他们的题名。引路的人又说，水帘洞东面的九真洞，也是从山峡间流泻出来的瀑布。下了山又往东北走两里，登上山顺着山峡，越过一个山隘，山隘中峰回水绕，引路的人以为就是九真洞了。有个烧山垦荒的人来到，说：“这里是寿宁宫故址，是九真洞的下游。所说的洞，是山峦环绕围成山坞，与此处没有两样，那地方在紫盖峰的下面。越过山往北走还有洞，也是山坞，那里已逐渐接近湘潭县境。”我见太阳快要落山，便出了山中，走十里，僧人的小屋已经近在眼前，于是回到庙中住下。

【原文】

二十二日　力疾登山[1]。由岳庙西度将军桥，岳庙东西皆涧。北入山一里，为紫云洞[2]，亦无洞，山前一冈当户环成耳。由此上岭一里，大石后度一脊。由络丝潭北下一岭，又循络丝上流之涧一里，为宝善堂[3]。其处涧从东西两壑来，堂前有大石如劈，西涧环石下[4]，出玉板桥，与东涧合而南。宝善界两涧中，去岳庙已五里。堂后复蹑磴一里，又循西涧岭东平行二里，为半云庵[5]。庵后渡涧西，蹑级直上二里，上一峰，为茶庵。又直上三里，逾一峰，得半山庵[6]，路甚峻。里许，路南有铁佛寺。寺后跻级一里，路两旁俱细竹蒙茸。上岭，得丹霞寺。复从寺侧北上[7]，由半山庵、丹霞侧北上，竹树交映，青翠滴衣。竹中闻泉声淙淙。自半云逾涧，全不与水遇，以为山高无水，至是闻之殊快。时欲登顶，过诸寺俱不入。由丹霞上三里，为湘南寺，又二里，南天门[8]。平行东向二里，分路。南一里，飞来船、讲经台。转至旧路，又东下半里，北度脊，西北上三里，上封寺。上封东有虎跑泉，西有卓锡泉。

二十三日　上封[9]。

二十四日　上封。

二十五日　上封。

二十六日　晴。至观音崖，再上祝融会仙桥，由不语崖西下。八里，分路。南茅坪。北二里，九龙坪，仍转路口。南一里，茅坪。东南由山半行，四里渡乱涧，至大坪分路。东

南上南天门。西南小路直上四里，为老龙池，有水一池在岭坳，不甚澄，其净室多在岭外。西南侧刀之西、雷祖之东分路。东二里，上侧刀峰。平行顶上二里，下山顶，度脊甚狭。行赤帝峰北一里，绕其东，分路。乃南由坳中东行，一里，转出天柱东，遂南下。五里，过狮子山与大路合，遂由岐路西入福严寺[10]，殿已倾，僧佛鼎谋新之。宿明道山房。

二十七日　早闻雨，餐后行少止。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之脊，转而北，循天柱西一里，上西来之脊，遂由脊上西南行，于是循华盖之东矣。一里，转华盖南，西行三里，循华盖西而北下。风雨大至，自是持盖行。北过一小坪，复上岭[11]，共一里，转而西行岭脊上。连度三脊，或循岭北，或循岭南，共三里而复上岭。于是直上二里，是为观音峰矣。由峰北树中行三里，雨始止，而沉霾殊甚。又西南下一里，得观音庵，始知路不迷。又下一里，为罗汉台。有路自北坞至者，即南沟来道。于是复南上二里，连度二脊，丛木亦尽，峰皆茅矣。既逾高顶，南下一里，得丛木一丘，是为云雾堂。中有老僧，号东窗，年九十八，犹能与客同拜起。时雾稍开，又南下一里半，得东来大路，遂转西下，又一里半至涧，渡桥而西，即方广寺[12]。寺正殿崇祯初被灾，三佛俱雨中。盖大岭之南，石廪峰分支西下，为莲花诸峰；大岭之北，云雾顶分支西下，为泉室、天台诸峰。夹而成坞，寺在其中，寺始于梁天监中[13]。水口西去，环锁甚隘，亦胜地也。宋晦庵、南轩诸迹，俱没于火。寺西有洗衲池，补衣

石在涧旁。渡水口桥，即北上山，西北登一里半，又平行一里半，得天台寺。寺有僧全撰，名僧也。适他出，其徒中立以芽茶馈。盖泉室峰又西起高顶，突为天台峰。西垂一支，环转而南，若大尾之掉，几东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仅成峡，内环一坞如一玦，在高原之上，与方广可称上下二奇。返宿方广庆禅、宁禅房[14]。

先是，余欲由南沟趋罗汉台至方广；比登古龙池，乃东上侧刀峰，误出天柱东；及宿福严，适佛鼎师通道取木，遂复辟罗汉台路。余乃得循之西行，且自天柱、华盖、观音、云雾至大坳，皆衡山来脉之脊，得一览无遗，实意中之事也。由南沟趋罗汉台亦迂，不若径登天台，然后南岳之胜乃尽。

二十八日 早起，风雨不收。宁禅、庆禅二僧固留，余强别之。庆禅送至补衲台而别。遂沿涧西行，南北两界，山俱茅秃。五里，始有石树萦溪，崖影溪声，上下交映。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峡自东南来，与方广水合流西去。北向登崖，崖下石树愈密，涧在深壑，其中有黑、白、黄三龙潭，两崖峭削，故路折而上，闻声而已，不能见也。已而平行山半，共三里，过鹅公嘴，得龙潭寺。寺在天台西峰之下，南为双髻峰。盖天台、双髻夹而西来，以成龙潭之流；潭北上即为寺，寺西为狮子峰，尖削特立，天台以西之峰，至此而尽；其南隔溪即双髻西峰，而莲花以西之峰，亦至此而尽。过九龙，犹平行山半，五里，自狮子峰南绕其西，下山又五

里，为马迹桥[15]，而衡山西面之山始尽。桥东去龙潭十里，西去湘乡界四十里[16]，西北去白高三十里[17]，南至衡阳界孟公坳五里。自马迹桥南渡一涧，涧即方广九龙水去白高者。即东南行，四里至田心。又越一小桥，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为界头也[18]。过坳又五里，有水自东北山间悬崖而下，其高数十仞，是为小响水塘，盖亦衡山之余波也。又二里，有水自北山悬崖而下，是为大响水塘。阔大过前崖，而水分两级，转下峡间，初见上级，后见下级，故觉其不及前崖飞流直下也。前即宁水桥[19]，问水从何处，始知其南由唐夫沙河而下衡州草桥。盖自马迹南五里孟公坳分衡阳、衡山界处，其水北下者，即由白高下一殒江，南下者，即由沙河下草桥，是孟公坳不特两县分界，而实衡山西来过脉也。第其坳甚平，其西来山即不甚高，故不之觉耳。始悟衡山来脉非自南来，乃由此坳东峙双髻，又东为莲花峰后山，又东起为石廪峰，始分南北二支，南为岣嵝、白石诸峰，北为云雾、观音以峙天柱。使不由西路，必谓岣嵝、白石乃其来脉矣。

由宁水桥饭而南，五里，过国清亭，逾一小岭，为穆家洞[20]。其洞回环圆整，水自东南绕至东北，乃石廪峰西南峡中水；山亦如之，而东附于衡山之西。径洞二里，复南逾一岭，一里，是为陶朱下洞，其洞甚狭，水直西去。路又南入峡，二里，复逾一岭，为陶朱中洞，其水亦西去。又南二里，上一岭，其坳甚隘，为陶朱三洞，其洞较宽于前二洞，而不

及穆洞之回环也。二里，又逾一岭，为界江，其水由东南向西北去。界江之西为大海岭。溯水南行一里，上一坳，亦甚平，乃衡之脉又西度为大海岭者。其坳北之水，即西北下唐夫；其坳南之水，即东南下横口者也。逾坳共一里，为傍塘[21]，即随水东南行。五里，为黑山，又五里，水口，两山逼凑，水由其内破壁而入，路逾其上。一里，水始出峡，路亦就夷。又一里，是为横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岣嵝之水西南来，至此而合。其地北望岣嵝[22]、白石诸峰甚近，南去衡州尚五十里，遂止宿旅店。是日共行六十里。

二十九日　早起，雨如注，乃踯躅泥途中。沿溪南行，逾一小岭，是为上梨坪。又逾一小岭，五里，是为下梨坪，复与溪遇。又循溪东南下，十里，为杨梅滩[23]，有石梁南北跨溪上，溪由梁下东去，路越梁东南行。五里入排冲，又行排冲五里，南逾青山坳。排冲者，冈自谭碧岭东南至青山，分为两支，俱西北转，两冈排闼，夹成长坞，缭绕为田，路由之入，至青山而坞穷。乃逾坳而南，陂陀高下，滑泞几不留足，而衣絮沾透，亦疲而不觉其寒。十里，下望日坳[24]，为黄沙湾，则蒸江自西南沿山而来，路遂随江东南下，又五里为草桥，即衡州府矣[25]。觅静闻，暮得之绿竹庵天母殿瑞光师处。亟投之，就火炙衣，而衡山古太坪僧融止已在焉。先是，予过古太坪，上古龙池，于山半问路静室，而融止及其师兄应庵双瞽。苦留余，余急辞去，至是已先会静闻，知余踪迹。盖融止扶应庵将南返桂林七星岩，故道出于此，

而复与之遇，亦一缘也。

绿竹庵在衡北门外华严、松萝诸庵之间。八庵连络，俱幽静明洁，呗诵之声相闻，乃藩府焚修之地[26]。盖桂王以亲藩乐善，故孜孜于禅教云。

【注释】

①疾：急速。

②紫云洞：在紫云峰下，今岳云中学校所在地。

③宝善堂：在玉板桥东南，已毁，现为农田。

④ 西涧环石下："西"，乾隆本作"两"，四库本、丁本、国学丛书本皆作"西"，据改。

⑤半云庵：1983 年拆除，遗址尚存，在巴巴岭下。

⑥半山庵：应即今半山亭。

⑦里许，路南有铁佛寺。寺后跻级一里，路两旁俱细竹蒙茸。上岭。得丹霞寺。复从寺侧北上：以上一段季抄本脱载，乾降本与四库本原在"大石启度一脊"句后，依地望及杨载田、刘惕之考证移此。"复从寺侧北上"与下句"由半山庵丹霞侧北上"有重复，想为抄誊致误，铁佛寺初名铁佛庵，丹霞寺又名五岳殿，今存，依次在半山亭与湘南寺间。

⑧南天门：以上季抄本仅"十五里，半山庵，五里，南天门。"乾隆本、四库本较详，据补。南天门距南岳镇 9 公里，有石牌坊、祖师殿、卧龙碑等。

⑨上封：《嘉庆重修一统志》衡州府寺观载："上封寺，在衡山县西北祝融峰上，旧为光天观，隋大业中始易为寺。宋《张栻集》：'上封寺门外寒松，皆拳曲拥肿，樛枝下垂，冰雪凝缀，如苍龙白凤然。'《方舆胜览》：'寺在祝融峰绝顶，早秋已冰，夏亦夹衣，木之高大者，不过六七尺，谓之矮松。上有雷池，题咏甚多。'"今上封寺仅存后殿，前殿建为招待所，寺后山顶即望日台。

⑩福严寺：今存，依山势而建，有岳神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后有拜经台，旁有古银杏。

⑪复上岭：季抄本作"复过上岭"，衍"过"字，据乾隆本、四库本删。

⑫方广寺：后已重修。右有纪念朱熹、张栻的二贤祠，前有"洗衲"等石刻。

⑬天监：南朝梁武帝年号，共十八年，时在 502～519 年。

⑭宁禅：原作“宁然”，据二十八日记改。

⑮马迹桥：今作马迹，在衡山县西隅。

⑯湘乡：明为县，隶长沙府，即今湘乡县。

⑰白高：今作白果，在衡山县北隅。

⑱界头：应即今界牌，在衡阳县东隅。

⑲宁水桥：即今银溪桥。在衡阳的县东。

⑳国清亭：今为国清寺，又作国庆。 穆家洞：今作莫家洞。以上皆在衡阳县东境。

㉑傍塘：今作伴塘，在衡阳县东隅。

㉒岣嵝（gǒu lǒu 苟楼）：衡山诸峰之一，过去曾被认为衡山主峰，因此衡山又名岣嵝山。

㉓杨梅滩：今作杨梅桥，在衡阳县东隅。

㉔望日坳：今作望城坳，在衡阳市北郊。

㉕衡州府：治衡阳，即今湖南衡阳市。

㉖呗（bèi 贝）：梵语“呗匿”的略称，意为佛教所唱的赞偈。呗诵，僧人诵唱经偈。 焚修：焚香修道。

【译文】

二十二日　奋力急速地朝山上攀登。从岳庙往西越过将军桥，岳庙的东、西两面都是山涧。往北入山一里，为紫云洞，其实也没有洞，不过是山前面的一条山冈环绕在山口处围成一个山坞罢了。由此上岭一里，从大石头后越过一条山脊。从络丝潭北面走下一岭，又顺着络丝潭上游的山涧走一里，为宝善堂。那里两条山涧水从东西两个山谷中流来，堂前有块大石头如同刀劈的一样，西边那条山涧水环绕石头下边，流出玉板桥，与东边那条山涧水汇合而往南流去。宝善堂隔在两条山涧水中间，它距离岳庙已有五里。从堂后面仍然踩着石磴朝上走一里，又顺西涧东面的山岭平行两里，为半云庵。从庵后渡到涧西边，踏着石阶直往上走两里，攀上一座山峰，为茶庵。又直往上走三里，翻越一座山峰，到半山庵，道路十分陡峻。

走了一里多，路南边有个铁佛寺。从寺后踏着石阶往上一里，路两旁尽是些纷乱的细竹。上岭，到丹霞寺。从半山庵、丹霞寺侧面往北朝上走，竹子树木交相衬映，青翠的颜色仿佛要滴落到衣服上。走在竹丛中，听到泉声淙淙。从半云庵越过山涧后，从未与水流相遇，以为山高没有水了，到此听到水声感到特别愉快。当时一心想登上山顶，经过各寺庙都没有进去。从丹霞寺往上走三里，为湘南寺，又走两里，到南天门。向东平走两里，路岔开。往南走一里，到飞来船和讲经台。转回到原路，又向东朝下走半里，往北越过山脊，再往西北朝上走三里，到达上封寺。上封寺东面有虎跑泉，西面有卓锡泉。

二十三日　在上封寺。

二十四日　在上封寺。

二十五日　在上封寺。

二十六日　天气晴朗。到了观音崖，再次登上祝融会仙桥，从不语崖往西朝下走。八里后，路岔开。〔路口南边为茅坪。〕往北走两里，到九龙坪。仍然转回路口，往南走一里，到茅坪。往东南从半山腰中走，四里后渡过纷乱的山涧水，到大坪路岔开。〔往东南去的是上南天门的路。〕从西南面的小路直往上走四里，为老龙池，有一池水在岭坳上，不很清澈。僧人的净室大多在岭外。又往西南走，到侧刀峰西面、雷祖峰东面路岔开。往东走两里，登上侧刀峰。从侧刀峰顶上平行两里，走下山顶，所越过的山脊很狭窄。从赤帝峰北面走一里，绕到峰东面，路岔开。于是往南从山坳中向东行，一里，转出天柱峰东面，便往南朝下走。走五里，过了狮子山后与大路交合，于是从岔路往西进入福严寺，〔寺中的佛殿已经倾塌，僧人佛鼎打算新建。〕住在明道山房。

二十七日　早晨听到雨声，餐后出发时稍微停了些。从寺西面顺着天柱峰南边走一里，又往西朝上走两里，越过天柱峰分朝南面的山脊，折往北，顺天柱峰西面走一里，登上从西边延伸过来的山

脊，便从山脊上往西南行，从这里起就是顺着华盖峰的东面走了。一里，转到华盖峰南面，往西走三里，顺华盖峰西面往北朝下走。这时急风骤雨来临，我撑伞而行。往北越过一小块山间平地，又上了岭，共走一里，折往西从岭脊上行。接连越过三座山脊，或者顺岭北，或者顺岭南，共走三里而又上了岭。从那岭直往上走两里，就是观音峰了。从观音峰北面的树林中行三里，雨才停下来，然而天空中阴霾仍十分浓密。又往西南朝下走一里，见到观音庵，这才知没迷路。又朝下走一里，为罗汉台。有条路从北面山坞中过来，它就是从南沟来的路。从罗汉台又往南朝上走两里，接连越过两座山脊，丛密的树木也没有了，山峰间都是些茅草。随后越过高高的山顶，往南朝下走一里，见到一座丛木生长的小山，这就是云雾堂。云雾堂中有个老僧人，法号叫东窗，年纪九十八岁，还能和客人同样地起身互行打拱作揖的礼仪。这时雾气稍微散开了些，又往南朝下走一里，见到从东面过来的大路，于是折往西下去，又走一里半到达山涧边，越过山涧上的桥到西面，就是方广寺。〔寺的正殿崇祯初年遭灾被毁，三尊佛像现都裸露在雨中。〕大略大岭的南面，石廪峰分出支脉往西延伸下去，成为莲花等山峰；大岭的北面，云雾堂所在山峰的峰顶分出支脉往西延伸下去，成为泉室、天台等山峰。它们夹峙而形成山坞，方广寺就位于山坞中，〔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山坞的水口往西过去的地方，峰峦回环交锁，很是险要狭窄，也是一处名胜之地〔宋代朱晦庵、张南轩留在寺中的各种遗迹，都毁灭于火灾中〕。寺西面有个洗衲池，补衣石则在山涧旁边。跨过水口桥，就往北上了山，向西北攀登一里半，又平走一里半，见到天台寺。寺中有个僧人叫全撰，是个有名的僧人。当时恰巧他外出了，他的徒弟中立馈赠了我一些最嫩的茶叶。大略泉室峰从西面高顶延伸而来，突起而成为天台峰。天台峰西面垂下一条支脉，它环绕而折向南面，若像一条摆动的大尾巴，几乎往东连接着天台峰向南延伸下去的那条支脉。天台峰南面两山间的水流细小，

山峡内环绕着一个山坞如同玦玉，这山坞位于高山之上，与方广寺所在的那山坞可称为上下两奇。返回方广寺宿在庆禅和宁禅的房中。

原先，我想从南沟前往罗汉台再到方广寺；等登上古龙池，却往东上了侧刀峰，错转出天柱峰东面；到宿在福严寺时，正好佛鼎禅师凿通道路取木修殿，便又辟开了到罗汉台的路。我这才得以顺着那辟开的路往西行，而且从天柱峰、华盖峰、观音峰、云雾堂所在的山峰到大坳，都是衡山来脉的峰脊，得以一览无遗，实在是心中快意的事。从南沟前往罗汉台，道路也绕，不如径直登上天台峰，这样南岳衡山的优美景致便可以览尽。

二十八日　早晨起来，风雨未停。宁禅、庆禅两位僧人坚决挽留我，我强硬地辞别了他们。庆禅送我到补衲台才与我分别。于是沿山涧往西行，南北两边，山都是光秃秃的，尽生长着些茅草。走五里，才有石崖树木萦绕在溪畔，崖影溪流，上下交相映照。又走两里，溪对岸的前山间，有个山峡自东南面延伸过来，山峡中的水与方广寺来的水汇合而流往西去。我们向北朝山崖上攀登，山崖下面石头树木更加茂密，山涧水处深谷之中，那深谷中有黑、白、黄三个龙潭，因为谷两边崖壁峻峭陡削，所以路折往上走，这样便只是听到水声而已，不能见到龙潭。随后在山半平行三里，过鹅公嘴，到龙潭寺。此寺在天台峰的西峰下，寺南面为双髻峰。大概天台峰、双髻峰夹峙而往西延伸过来，从而形成了有三个龙潭在其中的那条水流；龙潭北面山上就是寺，寺西面为狮子峰，尖削陡峭，孤峰耸立，天台峰以西的山峰，到此结束；狮子峰南面溪流对岸就是双髻峰的西峰，莲花峰以西的山峰，也到此结束。过了九龙坪，依然从半山中朝前平行，五里后，从狮子峰南面绕到峰西面，下了山又走五里，为马迹桥，衡山西面的山峦这才结束。马迹桥东距龙潭十里，西距湘乡县界四十里，西北距白高三十里，南到衡阳县界孟公坳五里。从马迹桥往南渡过一条山涧，就是从方广寺、九龙坪流往白高

去的那条。然后便往东南行，四里到田心。又越过一座小桥，走一里，登上一个低矮的山坳，我当时不知道它是往两县分界处。越过山坳又走五里，有条水流从东北面山间悬崖上倾泻下来，高有几丈，这里是小响水塘，大约这水也是衡山水流的余波。又走两里，有条水流从北面山上悬崖间倾泻下来，这里是大响水塘。水面的宽处超过前面那崖壁上的，但水分成两级折下山峡间，先看见上面的一级，然后见到下面的那级，所以觉得它不如前面崖壁上的那样飞流直下。大响水塘前面就是宁水桥，我向旁人询问桥下的水从何处流来，才知道它是往南从唐夫沙河而流下衡州城草桥。大略从马迹桥南面五里衡阳、衡山两县分界处的孟公坳起，水往北流是从白高流下一殒江，往南流是从沙河流下草桥，因此孟公坳不只是两县的分界，而实际上是衡山往西延伸而来的山脉经过的地方。只是这山坳很平，衡山往西延伸而来的山岭不很高，所以没有觉察到罢了。我这才悟出衡山的来脉不是从南面来，而是从此坳东面耸起为双髻峰，又往东为莲花峰后面的山，又往东耸起为石廪峰，这才分成南北两支，南支为岣嵝、白石等山峰，北支为云雾堂所在的山峰和观音峰，而后耸起为天柱峰。假若不从衡山西面走，必定认为岣嵝峰、白石峰就是它的来脉了。

在宁水桥吃了饭后往南走，五里，经过国清亭，然后越过一座小山岭，为穆家洞。那洞曲折环绕，圆而齐整，水流从洞的东南面绕到东北面，它就是石廪峰西南山峡中的水流；洞周围的山也是环绕盘曲，往东连接衡山的西面。过洞走两里，又往南翻越一座山岭，走一里，为陶朱下洞，那洞很狭窄，水从洞中直往西流去。道路又向南进入山峡中，走两里，又翻越一座山岭，为陶朱中洞，洞中的水也往西流去。又往南走两里，登上一座山岭，岭坳很狭窄，那地方为陶朱三洞，此洞较宽于前面的两个洞，但不如穆洞那样曲折环绕。走两里，又越过一座山岭，为界江，江水从东南向西北流去。界江的西面为大海岭。溯水往南行一里，登上一个山坳，它也很平，是衡山的山

脉又往西延伸为大海岭的那个山坳。山坳北边的水，就是往西北流下唐夫的那条；山坳南边的水，就是往东南流下横口的那条。翻过山坳共走一里，为傍塘，便沿水流往东南行。走五里，为黑山，又走五里，为水口，两山迫近，水流从中间破壁而入，道路则要翻越水流上面的山崖。一里后，水才流出山峡，路也趋平。又走一里，就是横口。傍塘、黑山的水往南流下来，岣嵝峰的水从西南流来，到此处便汇合。从此地向北眺望，岣嵝、白石等众山峰很近，它南距衡州城还有五十里，于是便停下来住宿在旅店中。这一天共行了六十里。

二十九日　早晨起来，大雨如注，于是在泥泞的道路中艰难地行走，边往前走边向后滑。沿溪往南行，越过一座小山岭，为上梨坪。又越过一座小山岭，走五里，为下梨坪，到这里又与溪流相遇。又沿溪往东南朝下走，十里，为杨梅滩，有座石桥南北横架在溪上，溪水从石桥下往东流去，路越过石桥往东南走。走五里进入排冲，又从排冲走五里，向南翻越青山坳。所谓排冲，是一条山冈从谭碧岭往东南延伸到青山后，分为两支，都折向西北，两座山冈中间如同一扇门，它们相夹而形成长长的山坞，山坞中田畴环绕，路顺山坞进去，到了青山山坞便结束了。于是翻过山坳往南走，山坡高低不平，泥浆滑溜，几乎不能立足，衣服里层的棉絮虽然湿透了，也因为疲惫而不觉得寒冷。走十里，下了望日坳，为黄沙湾，蒸江从西南面沿山而来，道路于是顺江往东南朝下走。又走五里为草桥，就到达衡州府城了。去找寻静闻，傍晚在绿竹庵天母殿瑞光禅师处见到了他。赶忙奔到瑞光禅师房中，凑近火烘烤衣服，而衡山古太坪的僧人融止这时已经在瑞光禅师的房中了。这之前，我经过古太坪，上古龙池，在半山中曾到融止的静室问路，融止和他师兄应庵〔双目失明。〕苦苦挽留我，我急着告辞而去，到现在他已经先见着静闻，所以静闻知道了我的踪迹。因为融止搀扶着应庵打算南下返回桂林七星岩，所以经过这地方，而我又与他们相遇，也是一次机缘。

绿竹庵在衡州城北门外华严、松萝等众庵之间。八个庵连

接着，各庵都幽静明亮而清洁，僧人诵经的声音相互听得到，它们是藩府焚香修道的地方。大概因为桂王以宗室受封者的身份而乐于行善，所以对于佛教中的事极为努力而不怠。

【原文】

三十日　游城外河街，泞甚。暮，返宿天母殿。

二月初一日　早饭于绿竹庵，以城市泥泞，不若山行。遂东南逾一小岭，至湘江之上。共一里，溯江至蒸水入湘处。隔江即石鼓合江亭。渡江登东岸，东南行，其地陂陀高下，四里，过把膝庵，又二里，逾把膝岭。岭南平畴扩然，望耒水自东南来，直抵湖东寺门，转而北去。湖东寺者，在把膝岭东南三里平畴中，门对耒水，万历末无怀禅师所建，后憨山亦来同栖，有静室在其间。余至，适桂府供斋，为二内官强斋而去。乃西行五里，过木子、石子二小岭，从丁家渡渡江[①]，已在衡城南门外。登崖上回雁峰，峰不甚高，东临湘水，北瞰衡城[②]，俱在足下，雁峰寺笼罩峰上无余隙焉，然多就圮者。又饭于僧之千手观音殿。乃北下街衢，淖泥没胫，一里，入南门，经四牌坊，城中阛阓与城东河市并盛。又一里，经桂府王城东，又一里，至郡衙西，又一里，出北门，遂北登石鼓山。山在临蒸驿之后、武侯庙之东，湘江在其南，蒸江在其北，山由其间度脉，东突成峰，前为禹碑亭，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其刻较前所摹望日亭碑差古，而漶漫殊甚[③]，字形与译文亦颇有异者。其后为崇业堂，再上，宣圣殿中峙焉。殿后高阁甚畅，下名回澜堂，上

名大观楼。西瞰度脊，平临衡城，与回雁南北相对，蒸、湘夹其左右，近出窗槛之下，惟东面合流处则在其后，不能全括。然三面所凭擥[4]，近而万家烟市，三水帆樯，湘江自南，蒸江自西，耒江自东南。远而岳云岭树，披映层叠，虽书院之宏伟，不及吉安白鹭大观，地则名贤乐育之区，而兼滕王、黄鹤之胜[5]，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学之所[6]。非白鹭之所得侔矣。楼后为七贤祠，祠后为生生阁。阁东向，下瞰二江蒸、湘。合流于前，耒水北入于二里外，与大观楼东西易向。盖大观踞山顶，收南北西三面之奇，而此则东尽二水同流之胜者也。又东为合江亭，其址较下而临流愈近。亭南崖侧，一隙高五尺，如合掌东向，侧肩入，中容二人，是为朱陵洞后门。求所谓"六尺鼓"不可得，亭下濒水有二石如竖碑，岂即遇乱辄鸣者耶？自登大观楼，正对落照，见黑云衔日，复有雨兆。下楼，践泥泞冒黑过青草桥，东北二里入绿竹庵。晚餐既毕，飓风怒号，达旦甫止，雨复潇潇下矣。

衡州城东面濒湘，通四门，余北西南三面鼎峙，而北为蒸水所夹。其城甚狭，盖南舒而北削云。北城外，则青草桥跨蒸水上，此桥又谓之韩桥，谓昌黎公过而始建者。然文献无征，今人但有草桥之称而已。而石鼓山界其间焉。盖城之南，回雁当其上泻；城之北，石鼓砥其下流，而潇湘循其东面，自城南抵城北，于是一合蒸，始东转西南来，再合耒焉。

蒸水者[7]，由湘之西岸入，其发源于邵阳县耶姜山[8]，东北流经衡阳北界，会唐夫、衡西三洞诸水，又东流抵望日坳为黄沙湾，出青草桥而合于石鼓东。一名草江，以青草桥故。一名沙江，以黄沙湾故。谓之蒸者，以水气如蒸也。舟由青草桥入，百里而达水福，又八十里而抵长乐。

耒水者，由湘之东岸入，其源发于郴州之耒山，西北流经永兴、耒阳界。又有郴江发源于郴之黄岑山，白豹水发源于永兴之白豹山，资兴水发源于钴锅泉，俱与耒水会。又西抵湖东寺，至耒口而合于回雁塔之南。舟向郴州、宜章者，俱由此入，过岭，下武水，入广之浈江[9]。

来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从州城东北特起垂江，为第一重；雁塔又峙于蒸水之东、耒水之北，为第二重。其来脉自岣嵝转大海岭，度青山坳，下望日坳，东南为桃花冲，即绿竹、华严诸庵所附丽高下者。又南濒江，即为雁塔，与石鼓夹峙蒸江之左右焉。

衡州之脉，南自回雁峰而北尽于石鼓，盖邵阳、常宁之间迤逦而来，东南界于湘，西北界于蒸，南岳岣嵝诸峰，乃其下流回环之脉，非同条共贯者。徐灵期谓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10]，遂以回雁为七十二峰之一，是盖未经孟公坳，不知衡山之起

于双髻也。若岳麓诸峰磅礴处，其支委固远矣。

【注释】

①丁家渡：原作“下家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北瞰衡城：“北”，原作“南”，据乾隆本改。四库本作“北瞰郡城”。

③漶（huàn 患）漫：模糊不可辨识。

④掔：通“牵”。

⑤滕王、黄鹤之胜：即滕王阁、黄鹤楼。滕王阁，在江西南昌沿江路赣江东岸，后毁，近年重建。黄鹤楼，原在湖北武昌蛇山上，1884 年毁于火，后另修了一座纯阳楼，规模远不如前，修建长江大桥时，此楼已拆。近年重建。

⑥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韩文公即韩愈（768～824），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因上疏劝谏，被贬多次，出为阳山令、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死后谥文，故称韩文公。朱晦庵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曾知南康军，恢复庐山白鹿书院。宋代著名理学家，他的理学对封建社会后期有很大的影响。死后谥文，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张南轩即张栻（1133～1180），字敬夫、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后迁于衡阳，丞相张浚之子。曾出知严州、袁州、静江府，官至右文殿修撰。南宋著名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死后谥宣。

⑦蒸水：原作“葵水”，据本日记上下文改。今仍称蒸水。

⑧邵阳县：为宝庆府附郭县，即今邵阳市。

⑨武水：又称武溪，今仍称武水，在骑田岭以南，为广东北江源。北江明代称浈（zhēn 贞）江。

⑩岳麓：又称灵麓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一，被认为衡山之足，故称岳麓。即今岳麓山，在长沙市郊，湘江西岸，海拔 297 米。山上名胜古迹甚多，风景如画，长沙全市及湘江可尽收眼底。岳麓书院在山东麓，倚山面水，现在湖南大学内，屋舍尚存。

【译文】

三十日　游览城外的河街，街道上泥浆很深很烂。傍晚时，返

回天母殿住宿。

二月初一日　早早地在绿竹庵吃了饭，因为城中街道泥泞，我想不如从山上行。于是往东南翻越一座小山岭，到达湘江边上。共走一里，溯江到了蒸水汇入湘江处。〔对岸就是石鼓合江亭。〕渡过江登上东岸，往东南行，那地方山坡高低不平，走四里，经过把膝庵，又走两里，翻过把膝岭。岭南面田畴平坦宽广，举目望去，耒水从东南方流来，直抵湖东寺门前，折往北流去。湖东寺在把膝岭东南面三里平坦的田野中，寺门对着耒水，它是万历末年无怀禅师建的，后来憨山也到寺中来与无怀一同住留，他有间静室在寺中。我到达寺中时，正遇上桂府施舍斋饭给僧人，他俩被两个宦官强行拉着去吃斋饭了。于是往西行五里，翻过木子、石子两座小山岭，从丁家渡渡过江，这里已经在衡州城南门外。攀着山崖上了回雁峰，这峰不很高，向东临眺湘水，往北俯瞰衡州城，都在脚下，雁峰寺笼罩在峰上，使峰上不再有空隙，然而寺中的殿宇许多处即将坍塌。又在僧人住的千手观音殿吃了饭。这才往北向下朝街道走去，路上污泥淹没到小腿，一里后，进入城南门，经过四牌坊，城中的街道店铺与城东的河市同样繁盛。又走一里，经过桂府王城东面，又走一里，到府衙门西面，又走一里，出了城北门，便往北登上石鼓山。这山在临蒸驿后面、武侯庙东边，湘江在山南面，蒸江在山北面，山脉从两江之间穿越而过，到东面耸成山峰，峰前为禹碑亭，大禹的《七十二字碑》就立在亭中。碑上的刻字比起前面临摹到的望日亭中碑上的字来，略微古一些，但字迹非常模糊，不可辨识，字形和解释的文字也很有一些不相同的。禹碑亭后为崇业堂，再往上走，宣圣殿矗立在中间。殿后面高耸的楼阁非常宽敞舒适，下层名叫回澜堂，上层名叫大观楼。从楼上往西俯瞰石鼓山山脊穿越过去的地方，正好平平地对着衡城，与回雁峰南北相对峙，蒸、湘两江夹在楼的左右两边，江流近得从窗户门槛下流过，只有东面两江合流处在楼的后面，不能全部观览到。然而楼的三面所凭靠的，近处是居住着千万

家人的市街，以及三条江流中来往行驶的船只，〔湘江从南面来，蒸江从西面来，耒江从东南面来。〕远处却是高山、云彩、峰岭、树木，它们相互遮蔽映衬，层层叠叠，虽然书院的宏伟，不如吉安白鹭书院那样壮观，但却是名士贤达们乐意讲学育才的一个地方，兼有滕王阁、黄鹤楼的优越之处，〔它们是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授学业的处所。〕不是白鹭书院能够比得上的。这座楼的后面为七贤祠，祠后面为生生阁。阁朝向东，往下俯瞰，两江〔蒸江、湘江。〕汇合在阁前，耒水在两江合流处北面两里外汇入，此阁与大观楼的朝向相反，大观楼朝西，此阁朝东。大略地说，大观楼雄踞山顶，囊括了南北西三面的奇观，而此阁却尽收东面两水同流的美景。又往东为合江亭，亭址所在处较为低下而更加临近江流。亭南面石崖边，有条五尺高的缝隙，如同两掌相合而朝向东面，侧着肩膀进去，里面可以容纳两个人，这是朱陵洞的后门。我寻觅所谓的“六尺鼓”，但没有找到。合江亭下靠近江水边有两块石头若如竖立着的两块碑，它们难道就是所说的遇到时世危乱便自动鸣响的那石头吗？登上大观楼时，正对着落日残辉，见太阳隐隐地藏在黑云后边，又出现了要下雨的征兆。下了楼，踩着污泥趁着夜色越过青草桥，往东北走两里进入绿竹庵。吃过晚餐后，飓风怒号，直到天亮才停止，而雨又潇潇地下了起来。

衡州城东面濒临湘江，通着四个门，余下北西南三面如鼎一样并峙，而北面被蒸水夹着。城很狭窄，大体上南部较宽展而北部窄削。北城外，青草桥横架在蒸水上，〔此桥又称为韩桥，说是昌黎先生经过此处而建立的。然而图书文籍中找不到证明，今人只有草桥的称呼而已。〕而石鼓山隔在北城与青草桥之间。城南面，回雁峰耸立在湘水岸上，城北面，石鼓山屹立在它的下游，而潇湘水顺回雁峰东面，从城南流抵城北，到城北后首先汇合蒸水，才从东面折向西南来，再汇合耒水。

蒸水从湘江西岸汇入湘江。它发源于邵阳县耶姜山，往东

北流经衡阳县北界，汇合唐夫以及衡山西面的三个洞等处来的水，又往东流抵望日坳，形成黄沙湾，然后流出青草桥而与湘江汇合在石鼓山东面。它一个名称叫草江，〔因流经青草桥的缘故。〕又有一个名称叫沙江，〔因流经黄沙湾的缘故。〕而称之为蒸江，是因为水流中的水气如蒸气般缭绕上升。船从青草桥进入江中，航行一百里便到达水福，又航行八十里而抵达长乐。

耒水从湘江的东岸汇入湘江。它发源于郴州的耒山，往西北流经永兴、耒阳两县界。又有条郴江发源于郴州的黄岑山，一条白豹水发源于永兴县的白豹山，一条资兴水发源于钴鉧泉，它们都与耒水汇合。又折往西流抵湖东寺，到耒口与湘江汇合在回雁塔的南面。到郴州、宜章县去的船，都从汇流处入水。越过山岭，下到武水中，顺武水进入广东的浈江。

来雁塔山是衡州城水流下游第二重水口处的山。石鼓山从州城东北孤零零耸起，垂立在江边，为第一重；雁塔山又耸立在蒸水的东面、耒水的北面，为第二重。它的来脉从岣嵝峰折向大海岭，越青山坳，下望日坳，往东南延伸为桃花冲，〔即绿竹、华严等各庵依地势高低列置在其间的那个山冲。〕又往南延伸到江边，便是雁塔山，它与石鼓山夹峙在蒸江的左右两边。

衡州府城的山脉，南边从回雁峰开始，北边到石鼓山结束，它大概从邵阳县、常宁县之间曲折连绵而来，东南以湘江为界，西北以蒸江为界，南岳的岣嵝等山峰，是它的尾部曲折环绕的山脉，与它不是共同贯通的一条。徐灵期说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峰为首，岳麓山为尾，这样便将回雁峰视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这大概是因为没有从孟公坳走过，不知道衡山起自于双髻峰的缘故。至于岳麓等广阔无边的各处山峰，因为是衡山支脉的末尾，固然延伸得很远了。

【原文】

初二日　早起，欲入城，并游城南花药山。雨势不止，遂返天母庵。庵在修竹中，有乔松一株当户，其外层冈回绕，竹树森郁，俱在窗槛之下，前池浸绿，仰色垂痕，后坂帏红，桃花吐艳。原名桃花冲。风雨中春光忽逗，而泥屐未周，不能无开云之望。下午，滂沱弥甚，乃拥炉瀹茗，兀坐竟日。

初三日　寒甚，而地泞天阴，顾仆病作，仍拥炉庵中，作《上封寺募文》。中夜风声复作，达旦仍(未)止雨。

初四日　雨，拥炉庵中，作完初上人《白石山精舍引》。

初五日　峭寒，酿雨。令顾仆往河街城东濒湘之街，市肆所集。觅永州船，余拥炉书《上封疏》、《精舍引》，作《书怀诗》呈瑞光。

初六日　雨止，泞甚。入城拜乡人金祥甫，因出河街。抵暮返，雨复霏霏。金乃江城金斗垣子[①]，随桂府分封至此。其弟以荆溪壶开肆东华门府墙下[②]。

初七日　上午开霁。静闻同顾仆复往河街更定永州舡。余先循庵东入桂花园。乃桂府新构庆桂堂地[③]，为赏桂之所。前列丹桂三株，皆耸干参天，接荫蔽日。其北宝珠茶五株，虽不及桂之高大，亦郁森殊匹。又东为桃花源。西自华严、天母二庵来，南北俱高岗夹峙，中层叠为池，池两旁依冈分坞，皆梵宫绀宇[④]，诸藩阉亭榭[⑤]，错出其间。桃花源之

上即桃花冲，乃岭坳也。其南之最高处新结两亭，一曰停云，又曰望江，一曰望湖，在无忧庵后修竹间。时登眺已久，乃还饭绿竹庵。复与完初再上停云，从其北逾桃花冲坳，其东冈夹成池，越池而上，即来雁塔矣。塔前为双练堂，西对石鼓，返眺蒸、湘交会，亦甚胜也。塔之南，下临湘江，有巨楼可凭眺，惜已倾圮。楼之东即为耒江北入之口，时日光已晶朗，岳云江树，尽献真形。乃趣完初觅守塔僧[6]，开扃而登塔，历五层。四眺诸峰，北惟衡岳最高，其次则西之雨母山，又次则西北之大海岭，其余皆冈陇高下，无甚峥嵘，而东南二方，固豁然无际矣。湘水自回雁北注城东，至石鼓合蒸，遂东转，经塔下，东合耒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长江一望无尽，而纡回殊足恋也。眺望久之，恐静闻觅舟已还，遂归询之，则舟之行尚在二日后也。是日颇见日影山光，入更复雨。

按雨母山在府城西一百里，乃回雁与衡城来脉，兹望之若四五十里外者，岂非雨母，乃伊山耶？恐伊山又无此峻耳。志曰："伊山在府西三十五里，乃桓伊读书处[7]。"而雨母则大舜巡狩所经，亦云云阜。余苦久雨，望之不胜曲水之想[8]。

初八日　晨起雨歇，抵午有日光，遂入城，经桂府前[9]。府在城之中，圆亘城半，朱垣碧瓦，新丽殊甚。前坊标曰"夹铺亲潢"，正门曰"端礼"。前峙二狮，其色纯白，云来自耒河内百里。其地初无此石，建府时忽开得二石笋，俱

高丈五，莹白如一，遂以为狮云。仍出南门，一里，由回雁之麓又西一里，入花药山。山不甚高，即回雁之西转回环而下府城者。诸峰如展翅舒翼，四拱成坞，寺当其中，若在围城之内，弘敞为一方之冠。盖城北之桃花冲，俱静室星联，而城南之花药山，则丛林独峙者也。寺名报恩光孝禅寺。寺后悬级直上，山顶为紫云宫，则道院也。其地高耸，可以四眺。还寺，遇锡僧觉空，兴道人。其来后余，而先至此。因少憩方丈，观宋徽宗弟表文。其弟法名琼俊，弃玉牒而游云水。时知府卢景魁之子移酌入寺，为琼俊所辱，卢收之狱中，潜书此表，令狱卒王祐入奏，徽宗为之斩景魁而官王祐。其表文与徽宗之御札如此，寺僧以为宗门一盛事。然表中称衡州为邢州，御札斩景魁，即改邢为衡，且以王祐为衡守。其说甚俚[10]，恐寺中捏造而成，非当时之实迹也。出寺，由城西过大西门、小西门，城外俱巨塘环绕，阛阓连络[11]。共七里，东北过草桥，又二里，入绿竹庵，已薄暮矣。是日雨已霁，迨中夜，雨声复作潺潺，达旦而不止。

初九日　雨势不止，促静闻与顾仆移行李舟中，而余坐待庵中。将午，雨中别瑞光，过草桥，循城东过瞻岳、潇湘、柴埠三门，入舟。候同舟者，因复入城，市鱼肉笋米诸物。大鱼每二三月水至衡山县放子，土人俱于城东江岸以布兜围其沫，养为雨苗，以大艑贩至各省[12]，皆其地所产也。过午出城，则舟以下客移他所矣。与顾仆携物匍匐雨中，循江而上，过铁楼及回雁峰下，泊舟已尽而竟不得舟。乃觅小舟，顺流

复觅而下，得之于铁楼外。盖静闻先守视于舟，舟移既不为阻，舟泊复不为觇，听我辈之呼棹而过，杂众舟中竟不一应，遂致往返也。是日雨不止，舟亦泊不行。

【注释】

①江城：霞客故乡江阴的别称。

②荆溪壶：江苏宜兴烧造的陶壶，为饮茶最好的茶具。宜兴的紫砂陶器，今仍著名。

③构：建造。

④梵(fàn 饭)：为"梵摩"的省称，意即清净、寂静。原为婆罗门教用语，被佛教沿用来称呼与佛教有关的事物。梵宫即佛教寺庙。 绀(gàn 干)：深青带红的颜色。绀宇：佛寺的别称。

⑤藩(fān 帆)：封建王朝分封在各地的诸王。 阉(yān 淹)：宦官。

⑥趣(cù 促)：催促。

⑦桓伊：东晋谯国铚县人(今安徽宿县西南)，字叔夏，小字子野，一作野王。前秦苻坚南下时，他与谢玄、谢琰大破秦军于淝水，稳定了东晋的偏安局面。后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

⑧曲水之想：古代风俗于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就水滨宴饮，举行仪式，认为可除灾去邪。魏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后人因引水环曲成渠，流觞取饮，相与为乐，称为曲水。

⑨桂：即桂端王朱常瀛。《游记》中亦称"桂藩"、"桂王"。为明神宗庶七子，1601年封王，1627年就藩衡州府。1643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下衡州，朱常瀛由永州入广西，寄居苍梧，第二年死。

⑩俚(lǐ 里)：鄙俗。

⑪阛(huán 环)：市区的墙。阓(huì 会)：市区的门。通常用阛阓指市区的街道和店铺。

⑫艑(biàn 便)：扁舟，形扁而浅的船。

【译文】

初二日　早晨起来，想进城去，并游览城南的花药山，因为雨势不止，便返回天母庵。此庵在修竹丛中，对着庵门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庵外层层山冈曲折环绕，翠竹绿树丛生繁茂，这一切都近在窗户门槛之下。庵前的池塘中浸染着绿色，仰看是青翠的山色，俯视是枝叶花草倒映在水波中的痕印；庵后山坡上一片缨红，桃花争相吐艳。〔这地方原名桃花冲。〕风雨中忽然春光如此惹人，而我沾带泥浆的足迹还未能遍游周围地方，这就令我不能没有云开雾散天气放晴的期望。下午，雨下得更大，于是围着火炉煮茶喝，终日坐着不动。

初三日　天气很寒冷，地上泥泞并且天阴，顾仆又发病，于是仍旧围着火炉坐在庵中，写作《上封寺募文》。半夜时风声又起，到天亮雨仍未停止。

初四日　天下着雨，围着火炉坐在庵中，为完初上人写作《白石山精舍引》。

初五日　天气严寒，天空中酝酿着一场雨。叫顾仆到河街〔城东濒临湘江的一条街道，是店铺集中的地方。〕寻找去永州府的船只，我围坐在火炉旁书写《上封疏》、《精舍引》，并作了《书怀诗》呈送给瑞光。

初六日　雨停了，但地上泥泞得很。进城去拜会家乡人金祥甫，顺便出城到了河街。傍晚返回庵中，雨又大下了起来。〔金祥甫是江阴人金斗垣的儿子，随同桂府被分封到此地。他弟弟开了个专门卖荆溪壶的店铺，在东华门府墙下。〕

初七日　上午云开雾散天气转晴。静闻和顾仆又到河街再次预定去永州府的船。我先顺着庵往东进到桂花园。〔这园是桂府新近营建的庆桂堂的属地，为赏桂的处所。〕园中前面排列着三棵丹桂，棵棵都是枝干高耸入云空，遮天蔽日。北面有五棵宝珠茶，它们虽不如桂树那样高大，但也葱郁繁茂，极少有比得上的。又往东为

桃花源。从西面华严、天母庵过来，南北都是高高的山冈夹峙，中间是一个个高低错落的池塘，池塘两旁依山冈之势分别形成一条条山坞，山坞中都是佛寺，藩王以及众宦官们的亭阁台榭，错落点布在其间。桃花源上面就是桃花冲，它是一个岭坳。它南面的最高处新建有两个亭子，一个叫停云亭，又叫望江亭；另一个叫望湖亭，位于无忧庵后面的修竹丛中。当时登上亭子眺望已久，便返回绿竹庵中吃饭。饭后又与完初再次登上停云亭，从亭北面越过桃花冲坳，坳东面山冈夹峙形成池塘，越过池塘往上走，就是来雁塔了。塔前面为双练堂，西面对着石鼓山，从此处回首眺望蒸江、湘江交汇的图景，也非常壮美。塔的南边，下临湘江，那里有座巨大的楼，可以登上去居高眺远，可惜那楼已经倾塌。楼的东面就是耒江往北汇入湘江的江口，当时日光已经很明朗，山岳、云彩、江流、树木，全都显现出了真实形态。于是催促完初寻找到守塔的僧人，开了塔门，朝塔上攀登，共爬了五层。从塔上向四处眺望众山峰，只有北面的衡岳最高，其次是西面的雨母山，再次是西北面的大海岭，其余都是些高低起伏的山冈山坡，没有什么高峻的峰峦，因而东南两方，自然就广阔无边了。湘水从回雁峰下往北流到城东，到石鼓山汇合蒸水，便折向东，流经塔下，往东汇合耒水而向北流去，这三条水流蜿蜒曲折，不如长江那样直泻而去一望无际，然而迂回绕流的情景很值得依恋。眺望了许久，恐怕静闻他们去找船已经回来，便返回庵中，向他们询问，得知开船的日期还在两天后。这天见到了几次太阳的影子和许多山中的景致，但进入庵中后又下起了雨。

按文献记载，雨母山在衡州府城西面一百里，是回雁峰与衡州城山脉的来脉，现望过去像是在四五十里以外的那山，难道不是雨母山，而是伊山吗？恐怕伊山又没有这样峻峭。〔志书上记载道："伊山在府城西面三十五里，是桓伊读书的地方"。而雨母山是大舜巡视天下时经过的山，也叫云阜山。苦于较长时间以来雨水不断，望着雨母山，我不再有曲水的希

冀。〕

初八日　早晨起来，雨停了，到中午有了阳光，于是进入城中，从桂府前面经过。桂府在衡州府城内，呈圆形横贯在府城的半中间，红墙碧瓦，极其新整壮丽。前面的牌坊上标着“夹辅亲潢”，正门叫“端礼”门。府门前屹立着一对石狮子，颜色纯白，据说原石来自百里外的耒河中。那地方原先没有此种石头，建府时忽然开挖得两根石笋，都是一丈五尺高，光亮洁白如同一体，于是便用来雕刻成石狮。仍旧出了城南门，走一里，然后从回雁峰麓又往西一里，进入花药山中。这山不很高，它就是回雁峰折向西又曲折环绕而向府城延伸下去的那山。众峰如同展翅舒翼，四面环拱围成山坞，寺坐落在山坞中，若如处在四周有防守的城内，寺的弘大宽敞是这地方中的第一。城北的桃花冲中，都是静室，如繁星点缀；而城南的花药山中，却是一寺独耸而众僧聚居。寺名叫报恩光孝禅寺。寺后面，悬空的石阶路直通向上，山顶为紫云宫，是个道院。那里地势高耸，可以眺望四方。回到寺内，遇到无锡县僧人觉空，〔他是兴道人。〕他比我后来，却先到达此处。于是在方丈中稍事休息，观看宋徽宗弟弟的一个奏表。宋徽宗的弟弟法名叫琼俊，他抛弃皇族的身份而云游四方。他在此寺时，知州卢景魁的儿子将酒席搬到寺中来吃，被他侮辱，于是卢景魁把他逮进狱中，他暗中写了这个奏表，叫狱卒王祐上奏朝廷，徽宗为此斩了卢景魁而给王祐加官。琼俊的奏表与徽宗的亲笔批文反映的就是这么件事，寺中僧人将它视为佛教禅宗的一件盛事。然而奏表中称衡州为邢州，徽宗斩卢景魁的批文中，就把“邢”改为“衡”，而且任命王祐为衡州知州。奏表中的文词很是不雅，恐怕是寺中僧人捏造成的，不是当时的实际事实。出了寺，从城西走，路过大西门、小西门，城外到处都是大池塘环绕，街市相连。共走七里，往东北跨过草桥，又走两里，回到绿竹庵中，已经傍晚了。这一日白天雨已经停了，到半夜，雨声又潺潺作响，到天明也不停止。

初九日　雨势不止，催促静闻与顾仆将行李搬到船中，而我坐在庵中等待。将近午时，在雨中辞别了瑞光，越过草桥，顺城东经过瞻岳、潇湘、柴埠三门，进入船中。因等候同船的其他乘客，于是重新入城，购买鱼、肉、笋、米等各种物品。〔大鱼每年二三月顺水游到衡山县境内繁殖，当地人都到城东江岸用布兜围起鱼吐出的唾液，养成鱼苗，人们用形扁而浅的大船贩到各省去卖的都是这地方产的。〕过了中午出城来到江边，却发现船因为下乘客移往别处去了。与顾仆携带着物件，在雨中竭力寻找船只，我们顺江而上，经过铁楼以及回雁峰下，已经到达所有停泊船只的尽头，然而竟然没有找到我们所搭乘的那船。于是找了只小船坐着，顺流而下又找回来，最后在铁楼外找到。静闻原先在船中看守时，船移动地方他既不阻止，停泊后又不看看外面的动静，听凭我俩在小船上呼喊而过，混杂的众多船只中竟没有一声应答，这便使得我俩来回找寻。这天雨不停，船也停泊着不起航。

【原文】

初十日　夜雨达旦。初涉潇湘，遂得身历此景，亦不以为恶。上午，雨渐止。迨暮，客至，雨散始解维。五里，泊于水府庙之下。

十一日　五更复闻雨声，天明渐霁。二十五里，南上钩栏滩，衡南首滩也，江深流缩，势不甚汹涌。转而西，又五里为东阳渡①，其北岸为琉璃厂，乃桂府烧造之窑也。又西二十里为车江②，或作汉江。其北数里外即云母山。乃折而东南行，十里为云集潭，有小山在东岸。已复南转，十里为新塘站。旧有驿，今废。又六里，泊于新塘站上流之对涯。同舟者为衡郡艾行可、石瑶庭，艾为桂府礼生③，而石本苏

人，居此已三代矣。其时日有余照，而其处止有谷舟二只，遂依之泊。已而，同上水者又五六舟，亦随泊焉。其涯上本无村落，余念石与前舱所搭徽人俱惯游江湖，而艾又本郡人，其行止余可无参与，乃听其泊。迨暮，月色颇明。余念入春以来尚未见月，及入舟前晚，则潇湘夜雨，此夕则湘浦月明，两夕之间，各擅一胜，为之跃然。已而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若幼童，又若妇女，更余不止。众舟寂然，皆不敢问。余闻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诗怜之，有"箫管孤舟悲赤壁，琵琶两袖湿青衫"之句，又有"滩惊回雁天方一，月叫杜鹃更已三"等句。然亦止虑有诈局，俟怜而纳之，即有尾其后以挟诈者，不虞其为盗也。迨二鼓，静闻心不能忍，因小解涉水登岸，静闻戒律甚严，一吐一解，必俟登涯，不入于水。呼而诘之，则童子也，年十四五，尚未受全发，诡言出王阉之门，年甫十二，王善酗酒，操大杖，故欲走避。静闻劝其归，且厚抚之，彼竟卧涯侧。比静闻登舟未久，则群盗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余时未寐，急从卧板下取匣中游资移之。越艾舱，欲从舟尾赴水，而舟尾贼方挥剑斫尾门，不得出，乃力掀篷隙，莽投之江中，复走卧处，觅衣披之。静闻、顾仆与艾、石主仆，或赤身，或拥被，俱逼聚一处。贼前从中舱，后破后门，前后刀戟乱戳，无不以赤体受之者。余念必为盗执，所持绌衣不便[4]，乃并弃之。各跪而请命，贼戳不已，遂一涌掀篷入水。入水余最后，足为竹纤所绊，竟同篷倒翻而下，首先及江底，耳鼻灌水一口，急踊

而起。幸水浅止及腰,乃逆流行江中,得邻舟间避而至,遂跃入其中。时水浸寒甚,邻客以舟人被盖余,而卧其舟,溯流而上三四里,泊于香炉山,盖已隔江矣。还望所劫舟,火光赫然,群盗齐喊一声为号而去。已而同泊诸舟俱移泊而来,有言南京相公身被四创者,余闻之暗笑其言之妄。且幸乱刃交戟之下,赤身其间,独一创不及,此实天幸。惟静闻、顾奴不知其处,然亦以为一滚入水,得免虎口,资囊可无计矣。但张侯宗琏所著《南程续记》一帙[5],乃其手笔,其家珍藏二百余年,而一入余手,遂罹此厄,能不抚膺[6]!其时舟人父子亦俱被戳,哀号于邻舟。他舟又有石瑶庭及艾仆与顾仆,俱为盗戳,赤身而来,与余同被卧,始知所谓被四创者,乃余仆也。前舱五徽人俱木客,亦有二人在邻舟,其三人不知何处。而余舱尚不见静闻,后舱则艾行可与其友曾姓者,亦无问处。余时卧稠人中,顾仆呻吟甚,余念行囊虽焚劫无遗,而所投匣资或在江底可觅。但恐天明为见者取去,欲昧爽即行,而身无寸丝,何以就岸。是晚初月甚明,及盗至,已阴云四布,迨晓,雨复霏霏。

十二日　邻舟客戴姓者,甚怜余,从身分里衣、单裤各一以畀余。余周身无一物,摸髻中犹存银耳挖一事,余素不用髻簪,此行到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返钱塘江浒[7],腰缠已尽[8],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觅舆,乃达昭庆金心月房。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及此堕江,幸有此物,发得不散,艾行可披发而行,遂至不救。一物虽微,亦天也。

遂以酬之，匆匆问其姓名而别。时顾仆赤身无蔽，余乃以所畀裤与之，而自著其里衣，然仅及腰而止。旁舟子又以衲一幅畀予，用蔽其前，乃登涯。涯犹在湘之北东岸，乃循岸北行。时同登者余及顾仆，石与艾仆并二徽客，共六人一行，俱若囚鬼。晓风砭骨，砂砾裂足，行不能前，止不能已。四里，天渐明，望所焚劫舟在隔江，上下诸舟，见诸人形状，俱不肯渡，哀号再三，无有信者。艾仆隔江呼其主，余隔江呼静闻，徽人亦呼其侣，各各相呼，无一能应。已而闻有呼予者，予知为静闻也，心窃喜曰："吾三人俱生矣。"亟欲与静闻遇。隔江土人以舟来渡余，及焚舟，望见静闻，益喜甚。于是入水而行，先觅所投竹匣。静闻望而问其故，遥谓余曰："匣在此，匣中之资已乌有矣。手摹《禹碑》及《衡州统志》犹未沾濡也。"及登岸，见静闻。焚舟中衣被竹笈犹救数件，守之沙岸之侧，怜余寒，急脱身衣以衣余。复救得余一裤一袜，俱火伤水湿，乃益取焚余炽火以炙之。其时徽客五人俱在，艾氏四人，二友一仆虽伤亦在，独艾行可竟无踪迹。其友、仆乞土人分舟沿流捱觅，余辈炙衣沙上，以候其音。时饥甚，锅具焚没无余，静闻没水取得一铁铫[⑨]，复没水取湿米，先取干米数斗，俱为艾仆取去。煮粥遍食诸难者，而后自食。迨下午，不得艾消息，徽人先附舟返衡，余同石、曾、艾仆亦得土人舟同还衡州。余意犹妄意艾先归也。土舟颇大，而操者一人，虽顺流行，不能达二十余里，至汉江已薄暮。二十里至东阳渡，已深夜。时月色再

明，乘月行三十里，抵铁楼门，已五鼓矣。艾使先返，问艾竟杳然也。

先是，静闻见余辈赤身下水，彼念经笈在篷侧，遂留，舍命乞哀，贼为之置经。及破余竹撞，见撞中俱书，悉倾弃舟底。静闻复哀求拾取，仍置破撞中，盗亦不禁。撞中乃《一统志》诸书，及文湛持、黄石斋、钱牧斋与余诸手柬，并余自著日记诸游稿。惟与刘愚公书稿失去。继开余皮厢[10]，见中有尺头，即阖置袋中携去。此厢中有眉公与丽江木公叙稿，及弘辨、安仁诸书，与苍梧道顾东曙辈家书共数十通，又有张公宗琏所著《南程续记》，乃宣德初张侯特使广东时手书，其族人珍藏二百余年，予苦求得之。外以庄定山、陈白沙字裹之，亦置书中。静闻不及知，亦不暇乞，俱为携去，不知弃置何所，真可惜也。又取余皮挂厢，中有家藏《晴山贴》六本，铁针、锡瓶、陈用卿壶，俱重物，盗入手不开，亟取袋中。破予大笥[11]，取果饼俱投舡底，而曹能始《名胜志》三本、《云南志》四本及《游记》合刻十本，俱焚讫。其艾舱诸物，亦多焚弃。独石瑶庭一竹笈竟未开[12]。贼濒行，辄放火后舱。时静闻正留其侧，俟其去，即为扑灭，而余舱口亦火起，静闻复入江取水浇之。贼闻水声，以为有人也，及见静闻，戳两创而去，而火已不可救。时诸舟俱遥避，而两谷舟犹在，呼之，彼反移远。静闻乃入江取所堕篷作筏，亟携经笈并余烬余诸物，渡至谷舟；冒火再入取艾衣、被、书、米及石瑶庭竹笈，又置篷上，再渡谷舟；及第三次，则舟已沉

矣。静闻从水底取得湿衣三四件，仍渡谷舟，而谷（舟）乘黑暗匿绸衣等物，止存布衣布被而已。静闻乃重移置沙上，谷舟亦开去。及守余辈渡江，石与艾仆见所救物，悉各认去。静闻因谓石曰："悉是君物乎？"石遂大诟静闻，谓："众人疑尔登涯引盗。谓讯哭童也。汝真不良，欲掩我之箧。"不知静闻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护此箧，以待主者，彼不为德，而反诟之。盗犹怜僧，彼更胜盗哉矣，人之无良如此！

【注释】

①东阳渡：今名同，在衡阳市南境，湘江东岸。

②车江：今名同，在衡南县中部，湘江西岸。

③礼生：祭祀时赞礼司仪的执事。

④䌷：同"绸"。䌷为大丝抽缯，粗茧织成，而绸织得细密。

⑤帙（zhì 至）：用布帛制成的包书的套子，因称书一套为一帙。

⑥罹（lí 离）：遭遇不幸的事。　膺（yīng 英）：胸。抚膺：气愤。

⑦浒（hǔ 虎）：水边。

⑧腰缠：随身携带的财物。

⑨铫（diào 调）：一种熬东西用的有柄有流的小锅。

⑩厢：同"箱"。

⑪笥（sì 饲）：装饭食或衣物的竹器，方的称笥，圆的称箪。

⑫笈（jí 及）：书箱。

【译文】

初十日　雨通宵达旦下个不停。初入潇湘江中，便得以身历此景，也不以为是坏事。上午，雨渐渐停下来。到傍晚，所等的同船乘客来到，雨散去，这才解开船缆开船。行五里，停泊在水府庙的下

边。

十一日　五更时又听到雨声，天亮后雨渐渐停下来。行二十五里，往南上了钩栏滩，它是衡州府城南面湘江上的第一滩，到这里江流变深，水面变窄，水势不很汹涌。折往西，又行五里为东阳渡，它的北岸为琉璃厂，是桂府烧造各种器皿的窑子。又往西行二十里为车江，(或写作汊江)。它北面几里以外就是云母山。而后就折往东南，行十里为云集潭，有座小山在潭东岸上。随后又转往南，行十里为新塘站。〔先前有驿站，如今已废弃。〕又行六里，停泊在新塘站上游对岸。同船的为衡州府的艾行可、石瑶庭，姓艾的是桂府祭祀时赞礼司仪的执事，而姓石的本是苏州府人，移居此地已经三代了。当时太阳还有余辉，而那地方只有两只载谷的船，于是靠拢上去停泊在一起。不久后，同是向上游航行的船又有五六条，也跟着在那里停泊下来。停泊处的岸上本无村落，但我想姓石的与前舱中搭乘的徽州府人都惯游江湖，而姓艾的又是本府人，或走或停我可以不过问干预，于是听凭船只停泊下来。等到太阳落山后，天空中月色很明亮。我回想起入春以来还未见到月亮，到前天晚上登船，潇湘江下了一夜的雨，今夜却是湘江岸边明月照耀，两夜之间，各欣赏一种江上的优美夜景，于是心中不禁为此感到愉悦。旋即忽然听到江岸边有啼哭声，像是幼童，又像是妇女，哭了一更多还未停止。众船中静悄悄的，都不敢随便询问。我听着哭声不能安睡，便在枕头上作了一首诗表达怜悯之情，诗中有"孤单单的小船上竹箫吹起赤壁的悲歌，凄楚的琵琶声令人哭湿了青衫和两袖"这样的句子，又有"险滩惊起回雁正当一更天，月下杜鹃啼叫已过半夜时"等句子。然而我也只是考虑怕会有骗人的圈套，待船上的人可怜他而收纳、理会他时，便有尾随其后挟持诈骗的人到来，没有料想到他是盗贼。到两更时，静闻心中不能抑制住怜悯的心情，于是乘涉水登岸小解的机会，〔静闻对教中的戒律遵守得很严，吐痰及解大、小便等，一定等到上岸，从不在水中进行。〕招呼询问那啼哭的人，发

现是个童子，年龄十四五岁，还没有留全发，欺诈说他是王宧官门下的人，年纪才十二，因为王宧官善酗酒，常拿重棍责罚他，因此想逃跑。静闻劝他回去，并且用好言抚慰他，而他竟然躺卧在岸边不动。等静闻登上船不久，就见一群盗贼喊叫着冲入船中，火把刀剑交错密集地落下。我当时还未睡，急忙从铺板下取出匣子中装着的旅费，转移到其他地方。我越过艾行可所在的那舱，想从船尾投入水中，而那里盗贼正挥剑砍着船尾的门，不能出去，于是用力掀起船篷，露出缝隙，莽撞地将匣子投到江中，又跑回睡卧处，找了衣服披在身上。静闻、顾仆和艾行可、石瑶庭以及他俩的仆人，或光着身，或裹着被子，都被逼到一起。船头的盗贼从中舱向后；船后的盗贼砍开船的后门往前，前后刀戟乱刺，船上的人无不是赤身露体地挨着。我想我必定要被盗贼抓住，所拿着的绸子衣服不便于行动，于是通通丢弃。大家个个跪在盗贼前请求保全性命，盗贼却砍戳个不停，于是大家一涌而起，掀起船篷跳入水中。我是最后一个入水，脚被竹船索绊着，竟然同船篷一起倒翻下去，头先触着江底，耳鼻都灌了水，才迅急向上浮起。幸好水浅，只到腰部，于是逆流从江中走，见到一只邻船为避开盗贼开了过来，便跃入那船中。当时水浸得我全身异常寒冷，那船上的一个乘客将船夫的被子盖在我身上，我便躺在船中。船逆流而上行了三四里，停泊在香炉山下，这里已经是湘江的另一岸了。回身望去，那只被抢劫的船，火光大起，众盗贼齐声喊叫一声作为信号，就离去了。随即，先前一同停泊的各船都移到香炉山下来停泊，船中有人说南京的读书人身上被刺伤四处，我听了暗笑那人所说之话的虚妄。幸运的是我赤身躲在乱刀棍剑下，竟没有被伤，这实在是天幸！只是不知道静闻、顾仆在何处，也以为他们一滚入水中，就能免于虎口，至于钱财就可不去计较了。只是张侯宗琏所著的一套《南程续记》，是他的手迹，他家珍藏了两百多年，而一到我手中，便遭此等厄运，怎能不痛惜！当时船夫父子俩也都被刺伤，在邻船上哀号着。另一只船上又有石瑶庭、艾

行可的仆人与顾仆，他们都被盗贼刺伤，光着身体来到我的船上，与我同盖一床被子躺卧，我这才知道所说的被弄伤四处的是我的仆人。原所乘那只船前舱中的五个徽州府人都是做木活的，他们中也有两个在邻船上，其余三人不知在哪里。而我那个舱中还不见静闻，后舱中则是艾行可与他的一个姓曾的朋友，也没有打听的地方。我当时躺在众人中，顾仆呻吟得很厉害，我心想行李袋虽然被焚烧抢劫得什么都不剩了，而投到江中的匣子装着的旅游费用或许在江底可以找到。只恐怕天亮后被见到的人拿了去，想黎明就前往寻找，但身上无寸丝遮掩，何以上岸？这天晚上，起初月亮很明，等盗贼来时，已经阴云四布，到天亮时，雨又霏霏地下了起来。

十二日 邻船一个姓戴的客人，很同情我，从他身上分出内衣、单层裤子各一样给了我。我全身没有一件物品，摸摸发髻中还存有一个银耳挖，〔我向来不用髻簪，此次旅行到达苏州时，想起二十年前从福建返回到钱塘江边，随身携带的财物已经用完，从发髻中摸到一枝簪，剪下一半付了饭钱，用另一半雇了一乘轿子，才到达昭庆寺金心月房。于是此次旅行换了一个耳挖，一是用来盘束头发，一是用以防备随时的需要。到此次落入江中，幸亏有这耳挖，头发得以不散开。艾行可披发而行，以至于无救。一件物品虽然微小，也会成为性命赖以保全的东西啊！〕便用它来酬谢了他，然后匆匆问了他的姓名就告别了。当时顾仆光着身没有一点衣物遮蔽，我便把姓戴的所给的裤子给了他，而自己穿着那件内衣，然而那内衣仅到腰间。旁边一只船的船夫又将一块补过补丁的布给了我，我用它遮着前面，就朝岸上登去。所登之处仍然在湘江的东北岸上，于是沿岸往北行。当时一同登岸的有我和顾仆、石瑶庭和艾行可的仆人以及两个徽州府人，一行共六人，个个都像是囚犯鬼怪。拂晓的风寒冷刺骨，碎石子划破了脚板，往前不能走，想停下又不能。走了四里，天渐渐亮开，望见那只被焚烧抢劫的船在江对面，上上下下的众多船只，看到我们这一行人的形状，都不肯为我们摆渡，再三哀

求哭喊，都没有相信的。艾行可的仆人隔着江呼叫他的主人，我隔着江呼喊静闻，徽州府人也呼喊着他们的同伴，众人各各相呼，没人一声应答。旋即听到有喊我的，我知道是静闻，心中暗喜道："我三人都还活着。"于是急着想与静闻相会。江对面的一个当地人将船划过来接我，到被焚毁的船边，望见了静闻，更加欢喜得不得了。我从那只船的残骸处入水而行，先寻找投入江中的竹匣子。静闻望见后问我为何如此，然后远远地对我说："匣子在这里，但匣中的钱物已经没有了。你亲手临摹的《禹碑》以及《衡州统志》还没有沾湿。"等登上岸，见到静闻。他从被烧的船中还救得衣服、被子、竹书箱等几件物品，守在沙岸边。他怜惜我寒冷，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给我穿上；又救得我的一条裤子一双袜子，都被火烧被水浸湿了，于是再取了些那船上仍燃烧得很旺的残火来烘烤被子、袜子。到这时，徽州府的五个乘客都在了，艾行可一行四人中，他的两个友人和一个仆人虽受伤也在，唯独艾行可竟然无踪迹。他的友人和仆人乞求当地人分别乘船沿江去一处一处挨着找寻，而我们在沙地上烘烤衣服，等候他的音讯。当时非常饥饿，但锅具或被烧毁或没入江中一样也不剩，静闻潜入水中捞到一个铁铫锅，然后再次潜入水中捞起些湿米，〔先是弄到几斗干米，但都被艾行可的仆人拿了去。〕煮了粥分给各个遭难的人吃，而后才自己吃。直等到下午，没有得到艾行可的消息，徽州府的几个人先搭乘船只返回衡州城，随后我们三人同石瑶庭、姓曾的以及艾行可的仆人也找到一只当地人的船，返回衡州城。我还假设艾行可说不定先回城了。我们所乘的那本地船很大，而驾船的只有一人，虽然是顺流下行，但不到二十几里路，到汊江就已经是傍晚了。又行二十里到东阳渡，已是深夜。当时月色更加明亮，乘月驶行三十里，抵达铁楼门，已经五更了。艾行可的仆人先返回桂府打探情况，结果艾行可竟然全无影踪。

先前，静闻见我等赤身跳入水中，他因想着佛经、书箱在船篷

侧边，便留在了船上。他舍命乞求，盗贼才丢下经书。等破开我的竹箱，盗贼见箱中尽是书籍，就全部倾倒在船底上。静闻又向盗贼哀求，拾起来仍旧放在破箱中，盗贼也不禁止。〔箱中是《大明一统志》等书籍，以及文湛持、黄石斋、钱牧斋给我的诸多亲笔信，还有我自己写作记录的许多游记手稿。只有写给刘愚公的书稿丢失了。〕接着盗贼又打开我的皮箱，见其中有块绸缎布料，便全部装在袋中抢走了。此箱中有陈眉公向丽江木公叙谈各事的信稿，以及他给弘辨、安仁的几封信件，还有苍梧道顾东曙等人的家信几十封。另外又有张公宗琏所著的《南程续记》，它是宣德初年张侯担负特别使命出使广东时亲自撰写的，他家族中的人将它珍藏了两百多年，我苦苦相求才得到它，书的外面用庄定山、陈白沙写的字幅裹着，也放在书信中间。静闻不知道这些，也无暇求讨回来，都被盗贼带了去，不知丢在何处，真可惜啊！盗贼又取了我的皮挂箱，箱中有我家私藏的《晴山帖》六本，以及铁针、锡瓶、陈用卿的壶等，都是些笨重的物件，盗贼拿到后没打开，赶忙装进袋子中。破开我的大笥，果饼都被抛到船底，而曹能始的《名胜志》三本、《云南志》四本以及《游记》的合刻本十本，都被火烧掉。艾行可舱中的各种物件，也大多被烧毁。唯独石瑶庭的一个竹书箱盗贼竟然未打开。盗贼临走时，就在后舱放了火。当时静闻正好留在旁边，等盗贼一离开，就将火扑灭，但我所在那舱的舱口也起了火，静闻便又入江取水来浇火。盗贼听到水声，以为有人来，等见到是静闻，就刺了他两下后离去，而火已经不可救。当时众船都驶到远处躲避了，但两艘运谷子的船还在，静闻向他们呼喊，他们反而移向远处。于是静闻没入江中捞取落入水中的船篷作为筏子，赶紧将佛经、书箱以及我的火烧后残留的各样物品放入筏中，渡到谷船处；又冒火再到船上取了艾行可的衣服、被子、书箱、米以及石瑶庭的竹书箱，又放在船篷上，再次渡到谷船处；等第三次返回时，船已沉了。静闻从水底捞起三四件湿衣服，仍渡回谷船处，而那谷船乘黑暗隐藏了我的绸子衣服

等物品，只剩些布衣布被而已。于是静闻重新将它们移到沙滩上，谷船也随之开走。等我们渡过江到达静闻那里时，姓石的和艾行可的仆人见到救下的物件，尽都各自认领了去。静闻于是对姓石的说："全是你的东西吗？"姓石的便大骂静闻，说："众人怀疑是你登陆引来盗贼。〔指询问啼哭的童子那件事。〕你实在是品性不良，想偷取我的箱子。"他不知道静闻为了他冒刀剑、冒寒凉、冒火、冒水，并守护这箱子，以等待主人来领取，他不感谢别人的恩德，反倒辱骂。盗贼都还同情僧人，这家伙比盗贼更狠毒啊，无良心的人就是如此！

【原文】

十三日　昧爽登涯，计无所之。思金祥甫为他乡故知，投之或可强留。候铁楼门开，乃入。急趋祥甫寓，告以遇盗始末，祥甫怆然。初欲假数十金于藩府，托祥甫担当，随托祥甫归家取还，而余辈仍了西方大愿。祥甫谓藩府无银可借，询余若归故乡，为别措以备衣装。余念遇难辄返，(缺)觅资重来，妻孥必无放行之理，不欲变余去志，仍求祥甫曲济。祥甫唯唯。

十四、十五日　俱在金寓。

十六日　金为投揭内司，约二十二始会众议助。初，祥甫谓已不能贷，欲遍求众内司共济，余颇难之。静闻谓彼久欲置四十八愿斋僧田于常住，今得众济，即贷余为西游资。俟余归，照所济之数为彼置田于寺，仍以所施诸人名立石，极为两便。余不得已，听之。

十七、十八日　俱在金寓。时余自顶至踵，无非金物，

而顾仆犹蓬首跣足，衣不蔽体，只得株守金寓。自返衡以来，亦无晴霁之日，或雨或阴，泥泞异常，不敢动移一步。

十九日　往看刘明宇，坐其楼头竟日。刘为衡故尚书刘尧诲养子[1]，少有膂力[2]，慷慨好义，尚书翁故倚重，今年已五十六，奉斋而不禁酒，闻余被难，即叩金寓余，欲为余缉盗。余谢物已去矣，即得之，亦无可为西方资。所惜者唯张侯《南程》一纪，乃其家藏二百余年物；而眉公辈所寄丽江诸书，在彼无用，在我难再遣耳[3]。刘乃立矢神前[4]，曰："金不可复，必为公复此。"余不得已，亦姑听之。

二十日　晴霁，出步柴埠门外，由铁楼门入。途中见折宝珠茶[5]，花大瓣密，其红映日；又见折千叶绯桃[6]，含苞甚大，皆桃花冲物也，拟往观之。而前晚下午，忽七门早闭，盖因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有盗杀掠也。余恐闭于城外，遂复入城，订明日同静闻往游焉。

二十一日　阴云复布，当午雨复霏霏，竟不能出游。是日南门获盗七人，招党及百，刘为余投揭捕厅。下午，刘以蕨芽为供饷余[7]，并前在天母殿所尝葵菜[8]，为素供二绝。余忆王摩诘"松下清斋折露葵"，及东坡"蕨芽初长小儿拳"，尝念此二物，可与蓴丝共成三绝[9]，而余乡俱无。及至衡，尝葵于天母殿，尝蕨于此，风味殊胜。盖葵松而脆，蕨滑而柔，各擅一胜也。是日午后，忽发风，寒甚，中夜风吼，雨不止。

二十二日　晨起，风止雨霁。上午，同静闻出瞻岳门，

越草桥，过绿竹园。桃花历乱，柳色依然，不觉有去住之感。入看瑞光不值，与其徒入桂花园，则宝珠盛开，花大如盘，殷红密瓣，万朵浮团翠之上，真一大观。徜徉久之，不复知身在患难中也。望隔溪坞内，桃花竹色，相为映带，其中有阁临流，其巅有亭新构，阁乃前游所未入，亭乃昔时所未有缀。急循级而入，感花事之芳菲，叹沧桑之倏忽。登山踞巅亭，南瞰湘流，西瞻落日，为之怃然。乃返过草桥，再登石鼓，由合江亭东下，濒江观二竖石。乃二石柱，旁支以石，上镌对联，一曰："临流欲下任公钓。"一曰："观水长吟孺子歌。"非石鼓也。两过此地，皆当落日，风景不殊，人事多错，能不兴怀！

【注释】

①尚书：明代中央行政机构六部的长官皆称尚书。

②膂(lǚ 旅)力：体力。

③遘(gòu 够)：遇。

④矢：通"誓"。

⑤宝珠茶："珠"，原作"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又见折千叶绯桃："绯"，原作"徘"，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⑦蕨芽：西南山区甚多，通称蕨苔、蕨菜，即山间野生蕨类植物的嫩芽。

⑧葵菜：即冬葵，为我国古代重要蔬菜之一。现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仍有栽培。

⑨蒪(pò 魄)丝：即苴蒪，又称蘘荷，多年生草本，叶如初生的甘蔗，根如姜芽，花为淡黄色，花穗和嫩芽可供食用。

【译文】

十三日　黎明登岸，担心无处可投奔。后心想金祥甫是他乡异

地中相识并有交往的人，投奔他或许可以勉强停留。等铁楼门一开，就走进去，急忙奔到祥甫的寓所，将遇盗的前后情形告诉了他，祥甫显出悲伤的神态。我起初想向桂王府借几十两银子，托祥甫担保，同时托祥甫回老家时到我家中取了来还给桂王府，而我则用借得的费用仍可了却旅游西部地区的心愿。然而祥甫说桂王府没有银两可借，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若回故乡，他替我另外筹集钱币备办衣服行装。我考虑到若遇难就返回家，(有缺文)找了费用重新再来，妻子儿女一定不会让我走，于是不愿改变我继续旅游的意志，依然恳求祥甫曲意周济我们，祥甫表示应允。

十四、十五日　两天都在金祥甫寓所中。

十六日　金祥甫为我们的事写了个启事送到内司。约好二十二日才会集众人商议救助。起初，祥甫说他自己不能借贷，想到处去向众内司请求共同接济，我很感到为难。静闻说他早想在常住的寺内购置一块四十八愿斋僧田，如今若得到众人救济，就将所得钱物借给我作为旅游西部地区的费用，等我回到家，按照所救济钱财的数目在寺庙中为他购置田亩，仍旧立一块碑，将各位施舍钱财者的名字刻在碑上，这样就两件事都解决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的意见。

十七、十八日　两天都在金祥甫的寓所中。当时我从头到脚，穿戴的都是金祥甫给的衣物，而顾仆仍然蓬头赤脚，衣不蔽体，所以只得呆守在金祥甫的寓所里。从返回衡州城以来，也无晴朗的一天，或下雨或天阴，泥泞异常，不敢移动一步。

十九日　去看望刘明宇，在他楼上坐了一整天。刘明宇为衡州府籍原尚书刘尧诲的养子，少年时就有很强的体力，慷慨好义，尚书老先生原先很偏爱器重他，如今他年纪已经五十六，吃素膳但不禁酒。他听说我遭了难，就到金祥甫的寓所拜访了我，想为我缉拿盗贼。我感谢他的好意，说物件已经丢了，即便重新得到，也不可以作为旅游西部地区的费用。可惜的只是张侯《南程续记》那套书，那

是他家中珍藏了两百多年的一件宝物；而陈眉公等人要我带到丽江去的各封信件，对那些盗贼没有用，对于我却难以再拥有了。刘明宇听后便在神位前立誓说："就算金银不可重得，也一定为你找回这些书和信件。"我不得已，也姑且听从他的。

二十日　天气晴朗，走出金祥甫的寓所，漫步到柴埠门外，从铁楼门进了城。途中见被折下的宝珠茶，花大瓣密，红艳映日；又见到被折下的花瓣重叠绯红的桃花，那欲开未开的花苞很大，它们都是桃花冲里的，我本来打算前去观赏花景。然而前天下午，忽然早早地就关闭了七个城门，大概是因为东安县有大盗攻临县城，祁阳县境内也有盗烧杀抢掠的缘故。我担心被关在城外，便又回城，约定第二天同静闻前往桃花冲游览。

二十一日　阴云又布满天空，正午时雨再次霏霏地下起来，我们竟不能出城到桃花冲去游览。这天城南门抓到七个盗贼，招供出他们的同伙上百人，刘明宇为我的事投了封启事到捕厅。下午，刘明宇用蕨菜款待我，这蕨菜连同前些日子在天母殿品尝的葵菜，都是蔬菜中的两种独特菜肴。我回忆起王摩诘"折取露中葵菜在松下做成素饭"，以及苏东坡"蕨芽初长出如孩童的拳头"的诗句，曾想这两样东西，可以和莼丝合在一起成为三绝，然而我家乡一样都没有。到衡州城后，在天母殿品尝了葵菜，在这里品尝了蕨菜，风味特别美。葵菜松脆，蕨菜滑嫩，各有优点。这天午后，忽然起了风，十分寒冷，到半夜狂风吼叫，雨下个不停。

二十二日　早晨起来，风止雨歇。上午，同静闻走出瞻岳门，越过草桥，从绿竹园经过。桃花纷乱，柳色依然，心中不觉涌起离去和住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慨。进入绿竹庵中去看望瑞光，但未遇到他，便与他的徒弟一道进了桂花园，园中宝珠茶花盛开，花朵大如盘碟，花色红中带黑，花瓣密集，千朵万朵浮在青绿色的圆状的树冠上，真是一个绚丽的景观。在园中忘怀地漫游了许久，不再感觉到身在患难中。举目望去，溪流对面的山坞内，鲜艳的桃花与青翠

的竹子互相映衬，桃竹丛中有个台阁，濒临溪流，山顶新建有一个亭子，台阁是前些日子游览时没有进去过的，亭子那时候还没有建。急忙沿着石阶进入山坞内，看到眼前芳菲的花朵，不禁感叹人间世事有如花开花落，瞬间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登上山坐在亭子中，向南俯瞰滔滔湘流，往西远望西沉的太阳，顿觉怅然有失。于是往回越过草桥，再次登上石鼓山，从合江亭往东朝下走，到江边观看二竖石。它其实是两根石柱，旁边用石头支撑着，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一联是："临流欲下任公钓。"另一联是："观水常吟孺子歌。"〕不是石鼓。两次经过此地，都是正当日落时候，风景没有变化，人事却多舛错，怎能不触发我的情怀！

【原文】

二十三日　碧空晴朗，欲出南郊，先出铁楼门。过艾行可家，登堂见其母，则行可尸已觅得两日矣，盖在遇难之地下流十里之云集潭也。其母言："昨亲至其地，抚尸一呼，忽眼中血迸而溅我。"呜呼，死者犹若此，生何以堪！询其所伤，云"面有两枪。"盖实为阳侯助虐，所云支解为四，皆讹传也。时其棺停于城南洪君鉴山房之侧。洪乃其友，并其亲。毕君甫适挟青乌至，盖将营葬也，遂与偕行。循回雁西麓，南越冈坞，四里而至其地。其处乱冈缭绕，间有掩关习梵之室，亦如桃花冲然，不能如其连扉接趾，而闳寂过之。洪君之室，绿竹当前，危冈环后，内有三楹，中置佛像，左为读书之所，右为僧爨之处，而前后俱有轩可憩，庭中盆花纷列，亦幽栖净界也。艾棺停于岭侧，亟同静闻披荆拜之。余诵"同是天涯遇难人，一生何堪对一死"之句，

洪、毕皆为拭泪。返抵回雁之南，有宫翼然于湘江之上，乃水府殿也。先是艾行可之弟为予言，始求兄尸不得，依其签而获之云集潭，闻之心动。至是乃入谒之，以从荆、从粤两道请决于神，而从粤大吉。时余欲从粤西入滇，被劫后，措资无所，或劝从荆州[1]，求资于奎之叔者。时奎之为荆州别驾，从此至荆州，亦须半月程，而时事不可知，故决之神。以两处贷金请决于神，而皆不能全。两处谓金与刘。余益钦服神鉴。盖此殿亦藩府新构，其神极灵也。乃觅道者，俱录其词以藏之。复北登回雁峰，饭于千手观音阁东寮，即从阁西小径下，复西入花药寺，再同觉空饭于方丈。薄暮，由南门入。是日风和日丽，为入春第一日云。

二十四日　在金寓，觉空来顾。下午独出柴埠门，市蒸酥，由铁楼入。是夜二鼓，闻城上遥呐声，明晨知盗穴西城，几被逾入，得巡者喊救集众，始散去。

二十五日　出小西门，观西城被穴处。盖衡城甚卑，而西尤敝甚，其东城则河街市房俱就城架柱，可攀而入，不待穴也。乃绕西华门，循王墙后门后宰门外肆，有白石三块欲售。其一三峰尖削如指，长二尺，洁白可爱；其一方竟尺，中有沟池田塍可畜水，但少假人工，次之；其一亦峰乳也，又次之。返金寓。

是时衡郡有倡为神农之言者，谓神农、黄帝当出世，小民翕然信之，初犹以法轮寺为窟，后遂家传而户奉之。以是日下界，察民善恶，民皆市纸焚献，一时

腾哄，市为之空。愚民之易惑如此。

二十六日　金祥甫初为予措资，展转不就。是日忽阄一会[2]，得百余金，予在寓知之，金难再辞，许假二十金，予以田租二十亩立券付之。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　俱在金寓候银，不出。

三月初一日　桂王临朝，命承奉刘及王承奉之侄设斋桃花冲施僧。静闻往投斋，晤王承奉之侄，始知前投揭议助之意，内司不爽。盖此助非余本意，今既得金物，更少贷于刘，便可西去。静闻见王意如此，不能无望。余乃议先往道州，游九疑，留静闻候助于此，余仍还后与同去，庶彼得坐俟，余得行游，为两便云。

初二日　乃促得金祥甫银，仍封置金寓，以少资随身。刘许为转借，期以今日，复不能得。予往别，且坐候之，遂不及下舟。

初三日　早出柴埠门登舟。刘明宇先以钱二千并绢布付静闻，更以糕果追予于南关外。时余舟尚泊柴埠未解维[3]，刘沿流还觅，始与余遇，复订期而别。是日风雨复作，舟子迁延，晚移南门埠而泊。

初四日　平明行，风暂止，夙雨霏霏。下午过汊江，抵云集潭，去予昔日被难处不远，而云集则艾行可沉汨之所也。风雨凄其，光景顿别，欲为《楚辞》招之，黯不成声。是晚泊于云集潭之西岸，共行六十余里。

初五日　雷雨大至。平明发舟，而风颇利。十里，过前

日畏途，沉舟犹在也。四里，过香炉山，其上有滩颇高。又二十五里，午过桂阳河口，桂阳河自南岸入湘。舂水出道州舂陵山，岿水出宁远九疑山，经桂阳西境，合流至此入湘，为常宁县界。由河口入，抵桂阳尚三百里[4]。又七里，北岸有聚落名松北[5]。又四里，泊于瓦洲夹。共行五十里。

初六日　昧爽行，雨止风息。二十里，过白坊驿[6]，聚落在江之西岸，至此已入常宁县界矣。又西南三十里，为常宁水口，其水从东岸入湘，亦如桂阳之口，而其水较小，盖常宁县治犹在江之东南也[7]。又西十五里，泊于粮船埠[8]，有数家在东岸，不成村落。是日共行六十五里。

初七日　西南行十五里，河洲驿[9]。日色影现，山冈开伏。盖自衡阳来，湘江两岸虽冈陀缭绕，而云母之外，尚无崇山杰嶂。至此地，湘之东岸为常宁界，湘江西岸为永之祁阳界，皆平陵扩然，冈阜远叠也。又三十里，过大铺[10]，于是两岸俱祁阳属矣。上九州滩，又三十里，泊归阳驿[11]。

初八日　饭后余骤疾，呻吟不已。六十里，至白水驿[12]。初拟登访戴宇完，谢其遇劫时解衣救冻之惠，至是竟不能登。是晚，舟人乘风顺，又暮行十五里，泊于石坝里，盖白水之上流也。是日共行七十五里。按志：白水山在祁阳东南二百余里，山下有泉如白练。（缺）去祁阳九十余里，又在东北。是耶，非耶？

【注释】

①荆州：明置荆州府，治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县。

②忽阄(jiū)一会：过去民间有一种互济的办法，每人每月出定额的钱，轮流归一人集中使用，称上会。以拈阄的形式决定得钱者的先后。

③解维：解开系船的缆绳，意即开船。

④桂阳：明置桂阳州，隶衡州府，即今桂阳县。桂阳河即舂陵水，今仍称舂陵水。舂水当指其北源，即发源自今新田县北部者；岿水当指其南源，即发源自今蓝山县南部者。

⑤松北：四月二十一日记作松柏，明时又称松柏市，设有巡检司。今作松柏，在常宁县东北隅，湘江南岸。

⑥白坊驿：今作柏坊，在常宁县北隅，湘江南岸。

⑦常宁县：隶衡州府，即今常宁县。

⑧粮船埠：应即今粮市，在祁东县东南隅，湘江北岸。

⑨河洲驿：今仍名河洲，在常宁县北隅，湘江南岸。

⑩大铺：今作大堡，在常宁县西北隅，湘江南岸。

⑪归阳驿：明时又称归阳市，今仍称归阳，在祁东县南隅，湘江北岸。

⑫白水驿：今仍称白水，在祁阳县南境，湘江南岸，白水与湘江汇流处的东侧。

【译文】

二十三日　天空晴朗，想出城到南郊。先出了铁楼门。经过艾行可家，进到堂屋见了他母亲，得知艾行可的尸体已经找到两天了，是在遇难处下游十里的云集潭找到的。他母亲说："昨天我亲自到那地方，抚摸着尸体一呼喊，他眼眶中忽然喷涌出血来溅到我身上。"呜呼，死了的人还如此，活着的人如何能忍受悲伤！问他伤的情形，说"脸上有两处伤。"实际上是波涛之神帮助盗贼一起伤害了他，他的肢体被分解成四大块等说法，都是讹传。当时他的棺材停放在城南洪鉴君的山房侧边。洪鉴是他的友人，并且是他的亲戚。毕君甫正巧带了个术士来到，大概将举行丧葬之事，于是便与他们一同去。顺回雁峰西麓，往南越过山冈山坞，四里就到了那地方。那里乱冈盘绕，其间有几座僧人闭门修佛的屋子，也如桃花冲一样，

虽然未能像桃花冲那样僧房众多连门接址，但幽静超过桃花冲。洪君的屋子，前面是翠绿的竹丛，后面是环绕高耸的山冈，里面有三间房，中间一间置立佛像，左边一间是读书的处所，右边一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前后都有走廊可供休息，庭中依次放着许多盆花草，也是个清幽洁净的栖息地方。艾行可的棺材停放在岭侧，我赶忙同静闻披开灌木走到棺材前下跪叩头。我读了"想先前你我同是行游远方遭遇不测之难的人，到如今一个生者何能忍受往面对死者的悲伤"的悼念诗句，洪、毕两人听了都禁不住抹泪水。返回到回雁峰的南面，有一座屋檐飞临江流之上的神庙屹立在湘江边，这是水府殿。这之前艾行可的弟弟对我说，起初他哥哥的尸体找不到，后来依殿中神签所示而在云集潭找到，我听了心被触动。到这里我便进殿拜谒神像，把从荆州府走和从粤西走两条道路交给神灵祈请裁决，结果从粤西走大为吉利。〔当时我想从粤西进入云南，被抢劫后，无处筹借费用，有人劝我从荆州府走，向奎之叔叔求借费用。当时奎之为荆州府通判，从此地到荆州府城，也需走半个月，而时事变化不可预知，所以让神替我裁决。〕我将两处借贷银两的事交给神裁决，而结果都不能成。〔两处指的是金祥甫处和刘明宇处〕由此我更加敬服神灵的无边法力。大约此殿也是桂王府新建的，殿中的神极其灵。于是我找了个道人，将签牌上的词语全部录下来收藏着。又往北登上回雁峰，在千手观音阁东面的小屋吃了饭，就从阁西边的小路往下走，重新往西到花药寺中，并再次同觉空一起吃了饭。傍晚，从南门进入城内。这天风和日丽，为入春以来气候最好的一天。

二十四日　呆在金祥甫的寓所，觉空前来拜访。下午独自走出柴埠门，买了些蒸酥，从铁楼门回到城中。这天夜里二更时，远远地听到城墙上有呐喊声，第二天早晨得知夜间有盗贼挖掘西城墙，盗贼几乎越墙而入，幸得巡逻的人发现后呼喊众人救助，盗贼才逃离开。

二十五日　走出小西门，观看西城墙上被挖掘的地方。大略地说衡城的城墙很低矮，而西城墙尤其破败，东城那一段却是河街的店铺房屋都就着城墙架立柱子，可以攀着它们就进入城内，不必要挖掘开城墙。而后我便绕过西华门，顺桂王府城墙后门〔后宰门外一家店铺中，有三块白色的石头想出售。其中一块上有三根峰棱，尖削得如手指，长两尺，洁白可爱；另有一块约一尺见方，中间图像如河渠池塘、田块、田埂，可以蓄水，但稍经人工雕凿过，不如上述那一块；还有一块也是峰乳石，又更差一些。〕返回金祥甫的寓所。

这段时期衡州府有人带头传布关于神农的流言，说神农、黄帝正降临人世，老百姓个个都很相信，开始还只是以法轮寺为流言传布的场所，后来便家家相传户户信奉。因为流言说神农、黄帝在二十五日这天下到凡间，视察民众的善事恶行，所以老百姓都买纸焚烧祭供，一时间纸价被哄抬而飞涨，市场上的纸张销售一空。愚昧的民众就是如此容易被迷惑！

二十六日　金祥甫开初为我筹措银两，反反复复都未能成。今天他上会拈阄，忽然拈中，得到百余两银钱，我在寓所中知道了这消息，金祥甫难以再推辞，答应借给我二十两，我用二十亩田租立了契据交付给他。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都在金祥甫的寓所等候银两，没有出门。

三月初一日　桂王上朝处理王府事务，命令刘承奉和王承奉的侄子在桃花冲设斋饭施舍僧人。静闻前去吃斋，见到王承奉的侄子，才知道这之前金祥甫写启事送到内司商议救助我几个的那个意向，内司没能应承。这个救助方式不是我的本意，如今既然得到金祥甫借给的银两，再向刘明宇稍微贷一些，便可往西旅游。静闻见王承奉意下如此，不能没有一点指望。于是我与静闻商议决定，我先前往道州，游历九疑山，留下静闻在此等候救助，我重新回到衡州城后与他一同走，这样他得以坐等救助，我得以出游，符合双

方各自的心愿。

初二日　这天才催到金祥甫借给的银两，我将它仍然封起来放在寓所，只随身带少量费用。刘明宇答应为我转借资金，约定今天就借到交给我，结果又不能拿到。我去与他辞别，并坐在他家中等候他，于是未来得及上船。

初三日　早早地出了柴埠门登上船。刘明宇先将两千文钱连同一些绢布交给静闻，再带着糕点果品到南关外追赶我。当时我乘的船还停泊在柴埠，没有开船，刘明宇沿江流找回来，才与我相遇，我俩又约定了见面的日期才辞别。这天风雨又起，船夫有意拖延，晚间将船划到南门埠停泊。

初四日　天亮时出发，风暂时停了，昨日以来的霏霏细雨仍不停地下着。下午经过汊江，抵达云集潭，这里离开我前些天遇难的地方不远，就是艾行可沉没的处所。风雨寒凉，风光景物顿时变了样，想依照《楚辞》句式吟诵一段悼念文为艾行可招魂，但心神沮丧说不出话。晚上停泊在云集潭西岸，这天共行了六十多里。

初五日　雷声隆隆，大雨倾注。天亮时开船，风很便于航行。十里，经过前些天遭抢劫的那段凶险可怕的路，那只沉船的残骸还在。再行四里，经过香炉山，它的上游不远处有个沙滩很高。又行二十五里，中午过了桂阳河口，桂阳河从湘江南岸汇入湘江。〔舂水源出道州舂陵山，岿水源出宁远县九疑山，流经桂阳州西境而合流，到此处汇入湘江，成为常宁县县界。从河口进入桂阳河航行，抵达桂阳州城还有三百里。〕又行七里，江北岸有个村落名叫松北。又行四里，停泊在瓦洲夹。这天共行了五十里。

初六日　黎明开船，雨不再下，风也停了。行二十里，经过白坊驿，村落位于江的西岸上，到这里已进入常宁县界了。又往西南行三十里，为常宁县来的水汇入湘江的水口，那水从东岸汇入湘江，也如同桂阳河汇入湘江的水口处一样，但它比桂阳河小。大概常宁县城还在江的东南方。又往西行十五里，停泊在粮船埠，有几家人

住在江东岸，不成村落，这天共行了六十五里。

初七日　往西南行十五里，到河洲驿。日光隐隐闪现，山冈相互分隔开并低伏下去。大概说，从衡阳县来，湘江两岸虽然山冈坡垄盘绕绵延，但云母山之外，还没见到其它高峻陡险的山。到此地，湘江的东岸为常县地界，湘江的西岸为永州府的祁阳县地界，两边都是平衍宽展的大土山，远处冈阜交错重叠。又行三十里，过大铺，从大铺以后江两岸就都是祁阳县的辖地了。上了九州滩，又行三十里，停泊在归阳驿。

初八日　饭后我骤然得病，不停地呻吟。行六十里，到白水驿。起初打算登岸去拜访戴宇完，感谢他在我遭到抢劫时解衣救冻的恩惠。现到了这里竟然不能登岸。这晚，船夫乘风顺，傍黑后又行十五里，停泊在石坝里，这是白水的上游。这天共行了七十五里。〔按照志书记载：白水山在祁阳县东南两百多里，山下有泉流，如同白练。(有缺文)距离祁阳县城有九十多里，又在县城的东北方。这记载是对还是错?〕

【原文】

初九日　昧爽，舟人放舟，余病犹甚。五十余里，下午抵祁阳[①]，遂泊焉，而余不能登。先隔晚将至白水驿，余力疾起望西天，横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转而北，已出是山之阳矣，盖即祁山也。山在湘江北，县在湘江西、祁水南[②]，相距十五里。其上流则湘自南来，循城东，抵山南转，县治实在山阳、水西。而县东临江之市颇盛，南北连峙，而西向入城尚一里。其城北则祁水西自邵阳来，东入于湘，遂同曲而东南去。

初十日　余念浯溪之胜，不可不一登，病亦稍差[③]，而

舟人以候客未发，乃力疾起。沿江市而南，五里，渡江而东，已在浯溪下矣。第所谓狮子袱者，在县南滨江二里，乃所经行地，而问之，已不可得。岂沙积流移，石亦不免沧桑耶？浯溪由东而西入于湘[4]，其流甚细。溪北三崖骈峙，西临湘江，而中崖最高，颜鲁公所书《中兴颂》高镌崖壁[5]，其侧则石镜嵌焉。石长二尺，阔尺五，一面光黑如漆，以水喷之，近而崖边亭石，远而隔江村树，历历俱照彻其间。不知从何处来，从何时置，此岂亦元次山所遗[6]，遂与颜书媲胜耶！宋陈衍云："元氏始命之意，因水以为浯溪，因山以为峿山，作室以为痦亭[7]，三吾之称，我所自也。制字从水、从山、从广，我所命也。三者之目，皆自吾焉，我所擅而有也。"崖前有亭，下临湘水，崖巅石巉簇，如芙蓉丛萼。其北亦有亭焉，今置伏魔大帝像。崖之东麓为元颜祠，祠空而隘。前有室三楹，为驻游之所，而无守者。越浯溪而东，有寺北向，是为中宫寺，即漫宅旧址也，倾颓已甚，不胜吊古之感。时余病怯行，卧崖边石上，待舟久之，恨磨崖碑拓架未彻而无拓者[8]，为之怅怅！既午舟至，又行二十里，过媳妇娘塘，江北岸有石娉婷立岩端，矫首作西望状。其下有鱼曰竹鱼，小而甚肥，八九月重一二斤，他处所无也。时余卧病舱中，与媳妇觌面而过。又十里，泊舟滴水崖而后知之，矫首东望，已隔江云几曲矣。滴水崖在江南岸，危岩亘空，江流寂然，荒村无几，不知舟人何以泊此？是日共行三十五里。

【注释】

①祁阳：明为县，隶永州府，即今祁阳县。

②县在湘江西、祁水南：原作“县在湘江南西祁水南”，“江”后衍“南”字，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③差(chài)：同“瘥”，病愈。

④浯(wú 吾)溪：在祁阳县西南五里。元结《浯溪铭序》：“溪在湘水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命曰浯溪。”

⑤颜鲁公：即颜真卿(709～785)，为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新唐书·颜真卿传》说他“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

⑥元次山：即元结(723～772)，字次山，河南鲁县人，唐代文学家，晚年为道州刺史，浯溪一带有元氏遗迹，其住屋人称漫郎宅。

⑦作室以为庯亭：“庯”，原作“唐”，据《元次山集·庯亭铭》改。下文“制字从水、从山、从广”，“广”原作“唐”，亦讹，不从。

⑧彻：通“撤”，撤除。

【译文】

初九日　黎明时，船夫开船，我仍病得很厉害。行了五十多里，下午抵达祁阳县城，船便停泊下来，而我居然不能登岸。这之前，昨晚船将到白水驿时，我竭力支撑着病体起来向西天眺望，见一山横贯如同一道屏障，从白水驿后船溯流西行，后又折往北，到祁阳县城便已经绕到那山的南面了，那山大概就是祁山。祁山在湘江北面，县城在湘江西岸、祁水南岸，山与县城相距十五里。县城的上游，湘江从南面流来，顺城东流去，抵达山下而折向南，县城实际上在祁山南面，湘江西岸。县城东边临江的集市很兴盛，南北贯连，从集市上向西进入城中还有一里。城的北面，祁水从西面的邵阳县流来，绕到城东汇入湘江，合流后便往东南绕流而去。

初十日　我心想浯溪的胜迹美景，不可不登陆一游，病也稍好了些，而且船夫因为等候其他乘客未开船，于是竭力支撑着病体起身登上岸。沿江边的集市往南，走五里，渡过江流向东过去，便已在

浯溪的下面了。听说狮子袱在县城南边离江两里远的地方，就是我已经过的地方，但四处询问，却已找不到。难道是因为泥沙淤积水流迁徙，使得石头也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吗？浯溪从东往西汇入到湘江，水流很细小。溪北面三座山崖并列耸立，西临湘江。中间的山崖最高，颜鲁公书写的《中兴颂》高高地刻在崖壁上，它的侧边镶嵌着一块石镜。那石块长两尺，宽一尺五，有一面光亮而颜色是黑的，如同用水喷在漆上，近处崖边的亭子、石头，远处江对面的村庄树木，都清晰地映射到石块上。不知这石镜是从何处弄来，何时嵌到崖壁上的，难道也是元次山遗留下来，从而与颜鲁公书写的《中心颂》相媲美的吗？宋人陈衍说："元氏起初命名的意思是：因水而命名为浯溪，因山而命名为峿山，建屋而命名为痦亭，三'吾'的名称，是我自个取的，所造的三个字分别以'水'、以'山'、以'广'作为偏旁部首，是我构想的。三样景物的名目，都是从我开始，都是属于我专有的。"山崖前有座亭子，下临湘水，山崖顶部石头高峻丛集，如同芙蓉花上丛密的萼片。山崖北面也有座亭子，如今亭中置放着伏魔大帝的塑像。山崖的东麓为元颜祠，祠中空荡荡的而且狭小。祠前有三间屋子，是供人们驻留而游览此地的处所，但没有守护的人，越过浯溪往东，有座寺朝向北面，这是中宫寺，它就是漫宅的旧址，已经倒塌得很严重，不能产生凭吊往古事迹的感慨。当时我因病怕走路，躺在山崖边的石头上，等船好长时间，遗憾的是拓印摩崖碑的架子没有撤除但没有拓工，为此感到怅然若失。已经是中午船才来到，又行二十里，经过媳妇娘塘，江北岸有块岩石，如婷婷女子立在岩端，举头做出向西望的姿势。石头下面的水中有一种鱼叫竹鱼，小而很肥，到八九月间可以长到一二斤重，其它地方没有这种鱼。当时我卧病船舱中，仅仅看了媳妇石一眼就过去了。又行十里，船停在滴水崖后才知道那石的特别，举首向东望去，已经隔着几曲江流几重云雾了。滴水崖位于江南岸，高高的岩石耸贯云空，江流静静地流淌，周围只有几个荒僻的小村子，不知船夫何以

停泊在此。这天共行了三十五里。

【原文】

十一日 平明行，二十五里，过黄杨铺，其地有巡司[①]。又四十里，泊于七里滩。是日共行六十五里。自入舟来，连日半雨半晴，曾未见皓日当空，与余病体同也。

十二日 平明发舟。二十里，过冷水滩[②]。聚落在江西岸，舟循东岸行。是日天清日丽，前所未有。一舟人俱泊舟东岸，以渡舟过江之西岸，市鱼肉诸物。余是时体亦稍苏，起坐舟尾，望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之上。盖濒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阛阓之址，以石不以土，人从崖级隙拾级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涯上人言二月间为流贼杀掠之惨，闻之骨竦。久之，市物者渡江还，舟人泊而待饭，已上午矣。忽南风大作，竟不能前，泊至下午，余病复作。薄暮风稍杀，舟乃行，五里而暮。又乘月五里，泊于区河。是晚再得大汗，寒热忽去，而心腹间终不快然。夜半忽转北风，吼震弥甚，已而挟雨益骄。是日共行三十里。

十三日 平明，风稍杀，乃行。四十里，为湘口关。人家在江东岸，湘江自西南，潇江自东南，合于其前而共北。余舟自潇入，又十里为永之西门浮桥[③]，适午耳，雨犹未全止。诸附舟者俱登涯去，余亦欲登陆遍览诸名胜，而病体不堪，遂停舟中。已而一舟从后来，遂移附其中，盖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过浮桥，泊于小西门。隔江望江西岸，石甚森幻，中有一溪自西来注，石梁跨其上，心异之。急索

粥为餐，循城而北，乃西越浮桥，则浮桥西岸，异石嘘吸灵幻。执土人问愚溪桥，即浮桥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钴鉧潭，则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始知潭即愚溪之上流，潭路从西，桥路从南也。乃遵通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时见山溪流石间。半里，过柳子祠，祠南向临溪。再西将抵茶庵，则溪自南来，抵石东转，转处其石势尤森特[4]，但亦溪湾一曲耳，无所谓潭也。石上刻“钴鉧潭”三大字，古甚，旁有诗，俱已泐不可读。从其上流求所谓小丘、小石潭，俱无能识者。按是水发源于永州南百里之鸦山[5]，有“冉”、“染”二名。一以姓，一以色。而柳子厚易之以“愚”[6]。按文求小丘，当即今之茶庵者是。在钴鉧西数十步丛丘之上，为僧元会所建，为此中鼎刹。求西山亦无知者。后读《芝山碑》，谓芝山即西山，亦非也，芝山在北远矣，当即柳子祠后圆峰高顶，今之护珠庵者是。又闻护珠、茶庵之间，有柳子崖，旧刻诗篇甚多，则是山之为西山无疑。余觅道其间，西北登山，而其崖已荒，竟不得道。乃西南绕茶庵前，复东转经钴鉧潭，至柳子祠前石步渡溪，而南越一冈，遂东转出愚溪桥上，两端架潇江之上，皆前所望异石也。因探窟踞萼，穿云肺而剖莲房，上瞰既奇，下穿尤幻，但行人至此以为溷圊[7]，污秽灵异，莫此为甚，安得司世道者一厉禁之。桥内一庵曰圆通[8]，北向俯溪，有竹木胜。时舟在隔江城下，将仍从浮桥返，有僧圆面而长须，见余盘桓久，辄来相讯。余还问其号，曰：“顽石。”问其住山，曰：“衡之九龙。”且曰：“僧即寓

愚溪南圆通庵。今已暮，何不暂止庵中。”余以舟人久待，谢而辞之，乃返。

【注释】

①黄杨铺：明置黄杨堡巡检司，今称黄阳司，在零陵县东北隅，湘江北岸。巡司：即巡检司。明清时各州县均有巡检，以武人担任，多设于距城稍远的关隘要地或交通要道，以查民情。

②冷水滩：今名同，在零陵县北境，湘江西岸，为湘桂铁路线上的大站。闰四月初一、初二日记的冷水湾，应即冷水滩。

③永：明置永州府，治零陵，即今零陵县。

④转处其石势尤森特：原作“转处甚石势尤森时”，“甚”系“其”之误，“时”系“特”之误，参考乾隆本、四库本，从沪本改。

⑤百里：原误倒为“里百”，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柳子厚：即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员外司马，在永州度过了十年(805～815)，这一带有关柳宗元的遗迹和传说甚多。

⑦溷(hùn 诨)围：厕所。

⑧圆通：乾隆本作“通圆”，据四库本及季抄本同日下文改。

【译文】

十一日　天亮时出发，行二十五里，经过黄杨铺，那地方设有巡检司。又行四十里，停泊在七里滩。这天共行了六十五里。自从从衡州上船以来，连日半雨半晴，未曾见着过明日当空的天气，与我这病体情形相同。

十二日　天亮时开船。行二十里，经过冷水滩。村落在江西岸，船顺着东岸行。这天天气晴朗，日光明丽，是前些日子所没有过的。一船的乘客都在江东岸下了船，坐渡船到西岸去购买鱼、肉等各种物品。这时，我的身体也稍稍康复了些，起来坐在船尾，向江对面望过去，村落都在石崖的上面。江边的石崖嶙峋尖峭，向下直插水底，店铺房屋的基址，在石头上而不在泥土上，人们从石崖上一层层的

缝隙间拾级往上登，真是个山水环抱中众民聚居的特殊地方。岸上的人说，二月间这地方被流窜的盗贼杀掠得很惨，我听了毛骨悚然。许久，去买物品的人渡江回到船上，而船夫仍停泊着等候吃饭，这时已上午了。忽然南风猛烈地刮了起来，船竟然不能往前航行，一直停泊到下午，我的病重新发作。傍晚风稍小了些，船才起航，行五里天便黑了。又乘月行五里，停泊在区河。这天晚上我再次出了身大汗，寒热忽然消散了，但胸腹中始终不爽适。半夜时忽然转刮北风，而且吼震得更加厉害，不久风夹杂着雨刮得更加猛烈。这天共行了三十里。

十三日　天亮后，风势稍减，于是开船。行四十里，为湘口关。这里人家分布在江东岸，湘江从西南流来，潇江从东南流来，汇合在湘口关前折往北流去。我乘的船从汇流处进入潇江，又行十里到永州府城的西门浮桥下，正好是中午，雨还未完全停。其余乘客都登岸离去，我也想登陆游览各处名胜，然而病体使得我不能行动，于是留在船中。随后有只船跟着来到，我便换乘到那船中，这是为了明天能前往道州。下午，船过了浮桥，停泊在小西门。隔江向西岸望去，见石头非常密集而且形态奇幻，石丛间有条溪水从西面流过来注入潇江，有座石桥横架在溪流上，我心中感到奇怪。于是急忙要了些粥吃了，顺城墙往北走，再转往西越过浮桥。浮桥西岸，怪异的石头仿佛在人们一呼一吸的瞬间都发生灵奇的变幻。拉了个当地人询问愚溪桥的所在，原来浮桥南岸溪水上横跨的石桥就是；钴鉧潭则直向西走半里，路边嵌着的溪就是。我这才知道钴鉧潭就是愚溪的上游，到潭的路往西行，去桥的路从南走。于是我沿着大道直往西去，路左边居民家的间隙之间，不时地见得到有山溪奔流在石丛中。走半里，经过柳子祠，祠朝南，濒临溪流。再往西快要到达茶庵的地方，则溪从南面流来，抵达石头便折向东，转折处石头尤其密集、特异，但也不过是个溪湾而已，无所谓潭。石头上刻着“钴鉧潭”三个大字，很是古旧，旁边刻有诗，然而刻诗处都顺石纹

裂开，不可再辨读。沿溪往潭的上游找寻所谓的小丘、小石潭，都没有知道的人。据查考，此水发源于永州府城南百里处的鸦山，有“冉水”和“染水”两个名称。〔一个因为姓得名，另一个因为水的颜色得名。〕而柳子厚将它的名称改为“愚溪”。根据文献记载去寻求小丘，它应当就是如今茶庵所在的地方。〔茶庵在钴鉧潭西面几十步远的丛丘上，是僧人元会创建的，是此地香火很盛的一个大寺庙。〕又找寻西山，也没有知道的人。后来读《芝山碑》，碑文说芝山就是西山，这也是错误的，芝山在北面好远的地方，应当就是柳子祠后面圆峰高顶、如今的护珠庵所在的那座山。又听说护珠庵、茶庵之间，有座柳子崖，崖上刻着许多诗篇，据此，这座山就是西山无疑。我从两庵之间找寻道路，往西北朝山上登，然而那山崖十分荒僻，竟然没有找到路。于是往西南绕回茶庵前，又转往东经过钴鉧潭，到柳子祠前踩着溪中的石磴渡过溪流，又往南越过一个山冈，转往东到愚溪桥上，桥两端飞架到潇江之上的，都是前面所曾望见的那些奇异的石头。于是我探寻于石穴中，登上花萼似的石块，穿行在一片片云层般的石丛间，漫游在莲蓬一样的石头中，从上面俯瞰已经很奇异，穿行在下面景象更是变幻多端，只是行人到此地便将其当成厕所，将灵异之地弄得污浊肮脏，没有比这更为突出的，如何才能使管理社会风气的人对此加以严厉禁止呢？愚溪桥内有个庵叫圆通庵，庵朝北高临溪流上，周围有幽竹丛木，风景优美。当时我搭乘的那只船在江对面城墙下，我正打算仍然从浮桥上返回船中时，有个圆脸长胡须的僧人见我逗留了许久，就过来探问我。我反过来询问他的法号，他回答说叫“顽石”。问他住在哪里，回答说“在衡山九龙坪”。而且对我说：“我就寄住在愚溪南面的圆通庵。现在天已经快黑，你何不暂且留在庵中。”我因为考虑到船夫等了许久，谢过他便与他辞别，然后往回走。

【原文】

十四日　余早索晨餐，仍过浮桥西，见一长者，余叩此中最胜，曰："溯江而南二里，濒江为朝阳岩。随江而北，转入山冈二里，为芝山岩。无得而三也。"余从之，先北趋芝山。循江西岸半里，至刘侍御山房[①]。讳兴秀，为余郡司李者也。由其侧北入山，越一岭，西望有亭，舍之不上。由径道北逾山冈，登其上，即见山之西北，湘水在其北而稍远，又一小水从其西来，而逼近山之东南，潇水在其东，而远近从之。潇江东岸，又有塔临江，与此山夹潇而为永之水口者也。盖北即西山北走之脉[②]，更北尽于潇、湘合流处，至此其中已三起三伏，当即志所称万石山，而郡人作记或称为陶家冲，土名。或称为芝山，似形似名。或又镌崖历亭，序谓此山即柳子厚西山，后因产芝，故易名为芝，未必然也。越岭而北，从岭上东转，前望树色掩映，石崖巑岏，知有异境。亟下崖足，仰而望之，崖巅即山巅，崖足即山足半也。其下有庵倚之，见路绕其北而上，乃不入庵而先披路[③]。遥望巅崖耸透固奇，而两旁乱石攒绕，或上或下，或起或伏，如莲萼芝房，中空外簇，随地而是。小径由其间上至崖顶，穿一石关而入。有室南向，门闭不得入，绕其南至西，复穿石峡而入焉，盖其侧有东西二门云。室止一楹，在山顶众石间。仍从其西峡下至崖足，一路竹木扶疏，玉兰铺雪，满地余香犹在。入崖下庵中，有白衣大士甚庄严，北有一小阁可憩，南有一净侣结精庐依之。门在其左，初无从知，问

而得之，犹无从进，僧忽从内启扉揖入[④]，从之。小庭侧窦，穿卧隙而上，则崖石穹然，有亭缀石端，四窗空明，花竹掩映，极其幽奥。僧号觉空，坚留瀹茗，余不能待而出。

仍从旧路，南至浮桥。闻直西四十里有寺曰石门山，最胜，以渴登朝阳岩，不及往。令顾奴从桥东溯潇放舟南上；余从桥西，仍过愚溪桥，溯潇西崖南行。一里，大道折而西南，道州道也。由岐径东南一里，则一山怒而竖石奔与江斗。逾其上，俯而东入石关，其内飞石浮空，下瞰潇水，即朝阳岩矣。其岩后通前豁，上覆重崖，下临绝壑，中可憩可倚，云帆远近，纵送其前。惜甫伫足而舟人已放舟其下，连声呼促，余不顾。崖北有石磴直下缘江，亟从之。磴西倚危崖，东逼澄江，尽处忽有洞岈然，高二丈，阔亦如之，亦东面临江，溪流自中喷玉而出，盖水洞也。洞口少入即转而南，平整轩洁，大江当其门，泉流界其内，亦可憩可濯，乃与上岩高下擅奇，水石共韵者也。入洞五六丈，即汇流满洞。洞亦西转而黑，计可揭而进，但无火炬，而舟人遥呼不已，乃出洞门。其北更有一岩，覆结奇云，下插渊黛，土人横杙架板如阁道[⑤]。然第略为施栏设几，即可以坐括水石，恐缀瓦备扃，便伤雅趣耳。徙倚久之，仍从石磴透出岩后，遂凌绝顶。其上有佛庐官阁，石间镌刻甚多，多宋、唐名迹，而急不暇读，以舟人促不已也。

下舟溯江，渐折而东，七里至香炉山。山小若髻，独峙于西岸，山江中[⑥]，乃石骨攒簇而成者。其上佳木扶摇，其

下水窍透漏。最可异者，不在江之心，三面皆沙碛环之，均至山足则决而成潭，北西南俱若界沟，然沙逊于外，而水绕其内，其东则大江之奔流矣。盖下流之沙不能从水而上，而上流之沙何以不逐流而下，岂日夜有排剔之者耶？亦理之不可解也。下午过金牛滩，其上有金牛岭，一峰尖峭而分耸，三峰斜突而横骞[7]，江流直捣其胁。至是舟始转而南，得风帆之力矣。是晚宿于庙下，舟行共五十里，陆路止二十里也。

先是，余闻永州南二十五里有澹岩之胜，欲一游焉。不意舟行五十里而问之，犹在前也。计当明晨过其下，而舟人莽不肯待。余念陆近而水远，不若听其去，而从陆蹑之，舟人乃首肯。

【注释】

①山房：山中的房屋，常用来称书室或僧舍。

②盖北即西山北走之脉："北"，乾隆本、四库本作"此"。

③披：找，揭。

④扉(fēi 非)：门扇。

⑤杙(yì 亦)：小木桩。

⑥山江中："山"疑为"出"，因形近而误。

⑦一峰尖峭而分耸，三峰斜突而横骞：乾隆本、四库本作"岭北峰尖削，南则横突三峰。"

【译文】

十四日　我早早地吃了早餐，仍旧过到浮桥西面。见到个老人，我问他这地方中最好的风景名胜地，他说："溯江往南走两里，

濒临江边处为朝阳岩。顺江往北，转进山冈中走两里，为芝山岩。此外就没有第三处了。”我按照他说的，先往北去芝山。顺江西岸走半里，到达刘侍御山房。〔刘侍御所避讳的名字叫刘兴秀，他是我家乡常州府的司理。〕从刘侍御山房侧面往北进入山中，翻越一座山岭，向西望去见到个亭子，我没有上那亭子。从小路往北翻越过山冈，登到山顶上，就见到山的西北，湘水在北面而离得稍远，又有条小水从山西面流来，逼近山的东南，潇水在山的东面，由远而近流过来。潇江东岸，又有座塔临江矗立，与这山夹峙在潇江的两边，这地方便成了永州府城的水口。大概此岭的北面就是永州府西山往北延伸之脉，它再往北结束于潇、湘两江合流处，到这里，其中已经三起三伏，所以这岭应当就是志书上所称的万石山，然而本府中的人作记，或称它为陶家冲，〔本地民间称呼。〕或称它为芝山，〔好像是对它的形状的描述，又似乎是它的名称。〕有人又在山崖间和亭子中刻了诗文，诗文序言说此山就是柳子厚所指的西山，后来因为出产灵芝，所以改名为芝山，我以为未必如此。越过岭往北，从岭上转东，向前望去，树色掩映，石崖高大峻峭，心里知道将有块特别的地方呈现在眼前。迅急下到崖脚，仰首而望，崖顶便是山顶，而崖脚处是山的半中腰。崖下有个庵倚山而立，我见有条路从庵北边盘绕而上，便不进庵而先拔开草木找到那条路。远远望去，顶端的石崖高矗空透，确实很奇特，而路两旁乱石丛集环绕，或上或下，或起或伏，如同莲花的花瓣和灵芝的花盖，中间空而外围密，到处都是。小路从乱石中直上崖顶，穿过一个石关口上去，有间屋子朝南，屋门关着不能进去，我从它的南面绕到它的西面，又穿过一个石峡便进到屋中，原来它的侧面有东、西两个门。那屋子只有一间，在山顶众石之间。我仍从那屋子西面的山峡中下到崖脚，一路间竹木扶疏，玉兰花凋零，地上像铺了一层雪，满地仍然飘着余香。进入崖下庵中，庵内有观音塑像，看上去很庄严，庵北面有个小阁可供休息，南面有个净侣傍着庵修了一间小寺庙。寺门在左边，起初我不知道，

询问后才晓得，然而仍旧不能进去。徘徊间寺中僧人忽然从里边打开门拱手请我进去，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从小庭侧面的洞穴，穿过横裂的孔隙上去，则崖石穹隆，有个亭子缀在崖石边缘，四面窗户通明透亮，周围花竹掩映，极其幽雅静僻。僧人法号叫觉空，他坚决要留我煮茶品尝，我因不能再耽搁而出了寺。

仍然从原路往南，到了浮桥边。听说正西边四十里处有座寺庙叫石门山寺，景致最佳妙，但因急切想攀登朝阳岩，便没有前往。我让顾仆从浮桥东随船溯潇水往南朝上行，我从浮桥西面，仍跨过愚溪桥，溯潇水西岸的山崖往南走。一里后，大路折向西南，那是去道州的路。我从大路岔小路往东南走一里，便见一山雄峙，山中石峰高耸倒竖像要奔入江中与滔滔的江水争斗一番一样。攀到山上，屈身往东进入一个石关口，关口内石头飞突而起，仿佛飘浮在空中，向下瞰临潇水，这就是朝阳岩了。此岩后面贯通前面畅阔，上覆盖着层层岩石，下临直落千丈的深谷，中间可坐可倚，远处近处白云似的船帆，自由自在地飘过岩前。可惜才驻足岩上，船夫就放船到了岩下，连声呼喊，催促我下山，我不理会他的呼喊。崖北面有石磴直往下通到江边，我赶忙沿石磴朝下走。那石磴西面紧挨高大的崖壁，东面迫近清澈的江流，尽头处忽然露出一个空而幽深的洞穴，洞口高两丈、宽两丈，同样是朝东对着江，有溪流如喷玉般从洞中涌出，这是个水洞。从洞口稍进去一点就拐往南，里面平整开畅洁净，大江阻隔在洞门外，泉流流淌在洞内，水不深，可以休息也可以洗濯，与山上的岩石构成了一个高下各擅奇景、水石共具独韵的整体景观。进去五六丈，水流就积满了洞中。洞也折往西而变得黑不透光，估计可以卷起衣裤往里走，但没有火把，而船夫远远地喊叫个不停，于是走出洞门。洞的北边又有一座岩，奇丽的云朵遮蔽着顶端，下面插入青黑色的深潭中，当地人在岩间横架些小木条，铺上些木板，如栈道一样。然而只需略微架些栏杆、放些小桌凳，就可以坐在上边尽览水石风光，恐怕建亭营阁铺上瓦挂上匾，会损伤观

览时的雅趣。徘徊了许久，仍从石磴穿出岩后，便登到最高顶。顶上有佛寺、官阁，岩石间镌刻的诗文字句很多，多数是宋、唐时期的名迹，但因为船夫催个不停，急着赶路没来得及读。

上船溯江而行，渐渐地折向东，七里到香炉山。那山小若发髻，孤零零地耸立在西岸边，它突出江面，是江中尖峭嶙峋的岩石堆聚而成的。山间优良的树木枝条四布，随风摇曳，山脚下有过水洞通贯外露。最可称为奇异的是，山不在江中心，三面都是沙粒沙石环绕，到山脚下却都冲汇成潭，北、西、南三面都如像有一条分界的沟谷一样，沙被水冲到沟外堆积起来，而水绕流在沟内。山的东面则是大江奔流翻腾。下游的沙固然不能逆水而上，但上游的沙何以不随水而下？难道日夜有排除积沙疏通河道的人吗？这其中的道理也是不可理解的。下午，经过金牛滩，滩岸上有座金牛岭，一座山峰尖峭而独自耸起，另有三座山峰斜突横飞，江流直捣峰侧。到此处船才转往南行，从而可以得到风力的推助了。这晚宿在庙下，从下船处到庙下，船共行了五十里，而陆路只有二十里。

这之前，我听说永州府南面二十五里有座景致优美的澹岩，想前往一游。没想到船行了五十里后而打听那岩，却还在前方。估计船应该是明日清晨经过岩下，但船夫莽撞不会停下船来等我去游岩。我考虑，陆路近而水路远，不如让船先去，我下船游岩后再从陆路去追船，船夫表示同意。

【原文】

十五日　五更闻雨声泠泠，达旦雷雨大作。不为阻，亟炊饭。五里至岩北[①]，力疾登涯，与舟人期会于双牌。双牌者，永州南五十里之铺也。永州南二十五里为岩背，陆路至此与江会。陆路从此南入山，又二十五里而至双牌；水路从此东迂溯江，又六十里而至双牌。度舟行竟日，止

可及此，余不难以病体追蹑也。岩背东北临江，从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山石忽怒涌作攫人状。已而望见两峰前突，中有云庐高敞，而西峰耸石尤异，知胜在是矣。及登之，而官舍半颓。先是望见西峰之阳，洞门高张，至是路从其侧而出，其上更见石崖攒舞，环玦东向，其下则中空成岩，容数百人，下平上穹，明奥幽爽，无逼仄昏暗之状病。其北洞底亦有垂石环转，覆楞分内外者，巨石磊砢界道[2]，石上多宋、元人题镌。黄山谷最爱此岩[3]，谓为此中第一，非以其幽而不闷，爽而不露耶？岩东穿腋窍而上，有门上透丛石之间，东瞰官舍后回谷，顿若仙凡分界。岩西南又辟一门，逾门而出其右，石壁穹然，有僧寮倚之，西眺山下平畴，另成一境，桑麻其中。有进贤江发源自西南龙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东来直逼山麓，而北入于潇。进贤江侧又有水洞，去此二里，秉炬可深入，昔人谓此洞水陆济胜，然不在一处也。按澹岩之名，昔为澹姓者所居。而旧经又云，有正实者，秦时人，遁世于此，始皇三召不赴，复尸解焉，则又何以不名周也。从僧寮循岩南东行，过前所望洞门高张处，其门虽峻，而中夹而不广，其内亦不能上通后岩也。仍冒雨东出临江，望潇江迢迢在数里外，自东而来。盖缘澹山之南，即多崇山排亘，有支分东走者，故江道东曲而避之。乃舍江南行，西遵西岭，七里至木排铺，市酒于肆，而雨渐停。又南逾一小岭，三里为阳江。其江不能胜舟，西南自大叶江、小叶江来，至此二十余里，东注于潇。其北则

所谓西岭者横亘于右，其南则曹祖山、张家冲诸峰骈立于前。又南七里，直抵张家冲之东麓，是为陈皮铺。又南三里，逾一小岭，望西山层坠而下，时现石骨，逗奇标异；已而一区凑灵，万窍逆幻。亟西披之，则石片层层，尽若鸡距龙爪，下蹲于地，又如丝瓜之囊，筋缕外络，而中悉透空；但上为蔓草所缠，无可攀跻，下为棘箐所塞，无从披入。乃南随之，见旁有隙土新薙地者[4]，辄为扪入，然每至纯石，辄复不薙。路旁一人，见余披踄久，荷笠倚锄而坐待于下。余因下问其名，曰："是为和尚岭，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是为七十二雷。"因指余前有庵在路隅，其石更胜。从之，则大道直出石壁下，其石屏插而起，上多透明之窦，飞舞之形；其下则清泉一泓，透云根而出。有庵在其南，时僧问其名，曰："出水崖[5]。"问他胜，曰："更无矣。"然仰见崖后石势骈丛，崖侧有路若丝，皆其薙地境也。贾勇从之[6]，其上石皆如卧龙翥凤[7]，出水青莲，萼丛瓣裂。转至出水崖后，觉茹吐一区[8]，包裹丛沓，而窈窕无竟。盖其处西亘七十二雷大山，从岭南列，惟东北下临官道，又出水崖障其东，北复屏和尚岭，四面外同错绮，其中怪石层朋，采艳夺眺。予乃透数峡进，东北屏崖之巅，有石高耸，若天门上开，不可慰即。耸石西南，即出水崖内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见其底，若爬梳沙蔓[9]，令石与水接，武陵渔当为移棹[10]。予历选山栖佳胜，此为第一，而九疑尤溪村口稍次云[11]。

搜剔久之，乃下。由庵侧南行二里，有溪自西南山凹来，大与阳溪似。过溪一里，东南转出山嘴，复与潇江遇。于是西南溯江三里，则双牌在焉[12]。适舟至，下舟，已下舂矣。双牌聚落亦不甚大，其西南豁然，若可远达，而舟反向南山泷中入。盖潇水南自青口与沲水合，即入山峡中，是曰泷口。北行七十里，皆连山骈峡，亏蔽天日，且水倾泻直中下，一所云“泷”也[13]。泷中有麻潭驿，属零陵[14]。驿南四十里属道州，驿北三十里属陵零。按其地即丹霞翁宅也，志云：在府南百里零陵泷下，唐永泰中有泷水令唐节[15]，去官即家于此泷，自称为丹霞翁。元结自道州过之，为作宅刻铭。然则此泷北属零陵，故谓之零陵泷。而所谓泷水县者，其即此非耶？又按志：永州南六十里有雷石镉，当泷水口，唐置。则唐时泷水之为县，非此而谁耶？时风色甚利，薄暮，乘风驱舟上滩，卷浪如雷。五里入泷，又五里泊于横口，江之东岸也，官道在西岸，为雷石镇小墅耳。

自永州至双牌，陆五十里，水倍之。双牌至道州，水陆俱由泷中行，无他道。故泷中七十里，止有顺逆分，无水陆异。出泷至道州，又陆径水曲矣。

【注释】

①岩北：此即下述“岩背”。乾隆本、四库本丁本作“岩北”，沪本统作“岩背”。

②磊砢（lěi luǒ 垒裸）：很多石头杂乱堆放。

③黄山谷：即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

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诗人,晚年曾两次受到贬谪。

④见旁有隙土新薙地者:“薙”,原作“雉”,据乾隆本改。下同。薙(tì 剃)地:除去野草。

⑤时僧问其名,曰“出水崖”: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问之僧则出水崖也。”疑“时”当作“待”。出水崖:今名同,在双牌县境,清泉寺废址尚存。

⑥贾(gǔ 古)勇:鼓足勇气。

⑦翥(zhù 铸):飞举。

⑧茹(rú 如):相连的根。

⑨爬梳:爬搔梳整。

⑩武陵渔:此即陶渊明《桃花源记》里发现桃花源的武陵渔人。“武陵渔当为移棹”,用以比喻出水崖一带风景胜过桃花源。

⑪自“其上石皆如卧龙翥凤”至此,此段季抄本甚略,仅如下两句:“其上石皆怪异,不可名状。转至出水崖后,三面削壁下嵌,惟西南丛石之隙,下洼成潭,沙汜蔓覆,不见其底,当出水崖之内壑也。”

⑫双牌:今名同,在潇水东岸,1969 年置双牌县。

⑬泷(lóng 龙):湍急的河流。南方地名常称“泷”,形象地概括了这些地方水流急险的特点。此泷今已建为双牌水库。

⑭零陵:原本误倒,据下文及《明史·地理志》改。

⑮永泰:唐代宗年号,时在 765～766 年。

【译文】

十五日　五更时听到雨声泠泠,到天亮雷雨大作。我们不为风雨所阻,赶忙弄饭吃。船行五里到岩北,我竭力支撑着病体登上岸,与船夫约定在双牌会面。双牌是永州府城南面五十里的一个驿铺。永州府南面二十五里为岩背,陆路到这里与江流合在一处。陆路从此处往南进入山中,又走二十五里便到双牌,水路从此处起向东迂回,溯江而上,又行六十里到达双牌。我估量船航行一整天只可能到达这地方,我虽然拖着病体也不难追赶上。岩背的东北面滨临潇江,我从它南面两里处往西进入山中,忽然看见山间石头林立挺拔,呈现出像要抓人的形态。随即看到两个山峰向前突出,中间有

间隐居士人住的小屋，高爽敞朗，其中西面那山峰怪石耸立尤为奇异，于是知道这地方有名胜佳迹。等登到上面，见到一所倒塌了一半的官房。先前看到西峰的南面，有个洞门高高地敞开着，路从洞门侧边绕出，到了洞上更是见到石崖丛聚挺拔，如玦玉一样环绕，有缺口朝向东边；石崖下面空敞而形成岩洞，可以容纳数百人，下边平整上边隆起，明亮深曲幽静爽敞，没有狭窄昏暗那类的缺憾。北面岩洞底部也有些盘曲环绕的石头垂立着，倾覆的石棱条将洞穴分成内外两部分，很多巨大的石头杂乱地堆放着，其中有一通道，石头上有不少宋、元时期的人的题字刻文。黄山谷最爱这个岩洞，以为它是这地方的最好的处所，这不正是因为它幽静而又不被掩蔽阻塞，明爽而又不外露吗？从岩洞东边穿过石崖侧面的石孔往上走，有石门向上通到丛密的乱石间，从那里往东俯瞰官房后面迂回曲绕的山谷，顿时间若像一条仙境和凡世的分界线。岩洞西南面又有一个石门，越过门转到洞右，石壁高高隆起，有间僧人的小屋背靠石壁而立，向西眺望山下平坦的田野，另成一种境地，田野间种植着桑麻。有条叫进贤江的水流发源于西南方的龙洞，洞离永州城往西南走有七十里。此江向东流来，直逼山麓，然后向北汇入潇江。进贤江侧面又有个水洞，离此处两里，持着火把可以进到洞深处，从前的人认为这个洞水陆景观互相映衬弥补，十分奇美，然而水洞和岩洞不在一个地方。据查考澹岩的得名，是因为此处从前是姓澹的人所居住。然而旧典籍上又说，有个名叫正实的，是秦朝时人，隐居在这里，秦始皇三次召见他他都不去，后又仙逝在此。但为何岩又不叫周岩呢？我从僧人的小屋旁顺澹岩的南边往东走，经过前面所望见的高敞的洞门处，那洞门虽然高大，但里边狭窄不宽，而且也不能往上通到后面的岩洞中去。于是仍旧冒雨东出江边，望见潇江远远地浮在几里以外，从东面流过来。大概因沿着澹山的南面，有好多高山排列横贯，其中有的分出支脉向东延伸，因此江道折往东以避开山峦。我没有朝着江走，而是转向南，然后向西顺西

岭走，七里到木排铺，在店中买了些酒，这时雨逐渐停下来。又往南越过一座小岭，走三里为阳江。那江不能航船，它从西南面大叶江、小叶江的合流处流来，自汇合处到此有二十多里，它往东汇入潇江。江北就是所谓的西岭，横亘在右边，江南是曹祖山、张家冲等众峰并排耸立在前方。又往南七里，直抵张家冲的东麓，这里为陈皮铺。又往南三里，越过一座小岭，望见西面的山层层向下坠陷，不时露出石棱石块，很奇特；随即，胜景集聚一区，数不清的孔穴中景态错综变幻。赶忙拔开草木向西过去，只见层层石片，尽都像鸡掌和龙爪，下蹲地上，又如丝瓜囊，瓜筋瓜丝缠结在外面，中间完全是空的。但石上面被蔓草所缠，无法攀登；石下被刺箐堵塞，无处可钻。于是顺南边走，见旁边有个在石缝间的泥土上翻土除草的人，就走近前，但除草的人每遇到清一色的石头，就不除掉上面的草。路旁有一人，见我在乱石杂草间行走了好久，便顶着斗笠斜靠锄把坐在下面等我。我于是下去问他这山的名称，他说："这是和尚岭，整座山都是石头。它西面的大山是七十二雷山。"并指着前面说，有个庵在路的拐角处，那里石头更为奇美。我按他说的走过去，大路直通到石壁下，石崖如屏障拔地而起，上面有许多通着光亮的孔穴，呈现出飞舞的形态；崖壁下有一潭碧水，透过云雾缭绕的崖壁根脚流出来。有个庵在石崖南边，等向僧人询问石崖的名称，他说："叫出水崖。"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胜景，回答说："再没有了。"然而我仰头看见出水崖的后面石头排列丛集，崖侧有条路细若丝线，这片地方都是那人除草所及的范围。我鼓足勇气从小路登上去，上面的石头都如卧龙、如飞凤，如露出水面的青色莲花，如丛密环列的花萼、向外分开的花瓣。转到出水崖后面，发觉眼前的地方，树根相连，鲜花绽放，枝叶花草茂密争艳，景致美好无比。这地方西面横亘着七十二雷大山，南面耸列着众多山岭，只有东北面下临官道，另外，出水崖阻隔在东面，北面又阻塞着和尚岭，四周如同交错列置着的有花纹的丝织品，而中间怪石重叠堆砌，处处光彩夺目。于是我穿过几

个山峡走进去，东北面屏风般的山崖顶上，有大石头高高拱起，如天门开在上边，但不能靠近观赏以使心意满足。那拱起的大石头的西南，就是出水崖里面的深谷，石缝中有泓清澈的潭，它三面陡削的崖壁向下深插，见不到底，假使对潭边的积沙蔓草进行清理，让石与水相连接，那么绝妙的风景将会令到了桃花源中的武陵渔人把他的小船摇到这里来。我将可供游览居息的绝妙优美境地作一番筛选比较，认为这里是第一，而九疑山尤溪村口稍次些。

搜寻赏玩了许久，才往下走。从庵侧往南行两里，有条溪水从西南面山凹中流来，与阳溪差不多大。过了溪一里，往东南转出山嘴，重新与潇江相遇。从这里往西南溯江走三里，双牌便到了。船正好来到，上了船，太阳已快落山了。双牌村落也不很大，西南方很开阔，像是可以通达很远的地方，但船反而向南面山间的泷中行驶。大概潇水从南面的青口与沲水汇合后，就流入山峡，山峡口处叫泷口。从泷口往北流七十里，两边都是山岭连绵山峡并峙，遮天蔽日而且水流直往中间倾泻而下，这是之所以称为“泷”的一个原因。泷中有个麻潭驿，〔隶属于零陵县。〕驿南的四十里隶属于道州，驿北的三十里隶属于零陵县。根据文献查考，这一湍急的河段中就是丹霞翁居住的地方。志书记载：丹霞翁的居住处在永州府南面一百里零陵泷下，唐代永泰年间，泷水县令唐节辞官后就居住在此泷中，自称为丹霞翁。元结从道州来，经过他的住处，为他的住宅作了篇铭文并刻在宅中。然而此泷的北段属于零陵县，所以称之为零陵泷。但所说的泷水县，是否就是在这地方呢？另外，按志书记载：永州府南面六十里有个雷石镐，位于泷水县水口处，是唐朝时设置的。依此，则唐代时设的泷水县不在此处又在哪里呢？当时风势很便于航行，傍晚，船夫乘风势撑船上滩，翻卷的浪涛如雷声轰鸣。行五里便进入泷中，又行了五里停泊在横口，它位于江的东岸，官道在西岸，它是雷石镇的人们游乐和过往旅客居住的一个很小的处所。

从永州府城到双牌，陆路为五十里，水路有两倍的路程。从双牌到道州城，水陆两路都是从零陵泷中走，没有其他道路。所以泷中七十里的路程，只有顺流溯流之分，没有水陆路程远近的差别。出了此泷后到道州城的路，又是陆路直而水路弯曲了。

【原文】

十六日　平明行，二十里，为麻潭驿，其地犹属零陵，而南即道州界矣。自入泷来，山势逼束，石滩悬亘，而北风利甚，卷翠激玉，宛转凌波，不觉其难，咏旧句“舡梭织峰翠，山轴卷溪绡”，《下宁洋溪中诗》。若为此地设也。其处山鹃盛开，皆在水涯岸侧，不作蔓山布谷之观，而映碧流丹，老觉有异。二十里，吴垒铺，其西南山稍逊，舟反转而东。又五里，复南转，其东北岸有石，方形叠砌，围亘山腰，东下西起，若甃而成者，岂垒之遗者耶？又十里，山势愈逼束，是为泷口。又五里，泊于将军滩。滩有峰立泷之口，若当关者然。溯流出泷，划然若另辟区宇。是夜月明达旦，入春来所未有。

十七日　平明行，水径迂曲，五里至青口。一水东自山峡中出者，宁远道也，此水最大，即潇水也；一水南自平旷中来者，道州道也，此水次之，即沲水也[1]，水小弱。乃舍潇而南溯沲。又五里为泥江口。按志有三江口，为潇、沲、营合处，问之舟人，皆不能知，岂即青口耶？但营水之合在上流耳。水西通营阳，舟上罗坪三日程，当即营水矣。又三

十里，抵道州东门[2]，绕城南，泊于南门。下午入城，自南门入，过大寺，名报恩寺。由州前抵西门。登南城回眺，乃知道州城南临江水，东南西三门俱南濒于江，惟北门在内。盖沲水自江华，掩、遨[3]二水自永明[4]，俱合于城西南十五里外，东北来，抵城西南隅，绕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若弯弓然，而城临其背。西门有濂溪水，西自月岩，翼云桥跨其上。东门亦水自北来注，流更微矣。迨暮，仍出南门，宿舟中。夜复雨。

道州附郭有四景：东有响石，即五如石。西有濂溪，北有九井，南有一木。南门外一大木卧江底。

十八日　天光莹彻，早饭登涯。由南门外循城半里，过东门，又东半里有小桥，即涍泉入江处也。桥侧江滨有石突立，状如永州愚溪桥，透漏耸削过之，分岐空腹，其隙可分瓣而入，其窦可穿瓠而透，所谓五如石也。中有一石，击之声韵幽亮，是为响石。按元次山道州诗题，石则有五如、窊樽[5]，泉则有漶、漫等七名，皆在州东，而泉经一涍而可概其余，石得五如而窊樽莫觅。屡询，一儒生云："在报恩大寺。"然元序云，在州东左湖中石山巅。石窊可樽，其上可亭，岂可移置寺中者，抑寺即昔之左湖耶？质之其人，曰："入寺自知。"乃入东门，经南门内，西过报恩寺，欲入问窊樽石，见日色丽甚，姑留为归途探质。亟出西门，南折过翼云桥，有二岐。从西二十五里为濂溪祠，又十里为月岩；从南为十里铺，又六十里为永明县；十里铺侧有华岩，

由岩下间道可出濂溪祠。余欲兼收之，遂从南行。大道两傍俱分植乔松，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丛挺竞秀，此中特见之，他所无也。自州至永明，松之夹道者七十里，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州西南冈陀高下，置道因之。而四顾崇山开远，惟西北一山最高而较近，则月岩后所倚之大山也。至十里铺东，从小径北向半里，为华岩。洞门向北，有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闻水声，而不见水。转东三丈余，复南下，则穹然深暗，不复辨光矣。时洞北有僧寮，行急不及入觅火炬，闻其内止一炬可尽，亦不必觅也。遂从寮右北向小径行。此处山小而峭，或孤峙，或两或三，连珠骈笋，皆石骨嶙峋，草木摇飏，升降宛转，如在乱云叠浪中，令人茫然，方向(莫)辨。然无大山表识，惟西北崇峰，时从山隙瞻其一面，以为依归焉。五里，横过山蹊四五里，渡一小石桥，又逾岭，得大道西去。随之二里，又北入小径，沿石山之嘴，共四里而转出平畴，则道州西来大道也⑥，又一里而濂溪祠在焉。祠北向，左为龙山，右为象山⑦，皆后山，象形，从祠后小山分支而环突于前者也。其龙山即前转嘴而出者，象山则月岩之道所由渡濂溪者也。祠环于山间而不临水，其前扩然，可容万马，乃元公所生之地，今止一二后人守其间，而旁无人焉。无从索炊，乃西行。一里，过象山，沿其北，又一里，渡濂溪。溪自月岩来，至此为象山东障，乃北走，又东至州西入沲水。从溪北溯流西行，五里而抵达村，为洪氏聚族。乃

卧而候饭，肆中无酒，转沽久之，下午始行。遂西南入山。路傍先有一峰圆锐若标，从此而乱峰渐多，若卓锥，若骈指，若列屏，俱环映于大山之东，分行逐队，牵引如蔓，皆石骨也。又五里，南转入乱山之腋。又三里，西越一岭，望见正西一山，若有白烟一脉抹横其腰者，即月岩上层所透之空明也。盖正西高山屏立，若齐天之不可阶，东下第三层而得此山，中空上蛩，下辟重门，翠微中剜，光映前山，故遥睇若白云不动。又二里，直抵月岩山下，从其东麓拾级而上，先入下岩。其岩东向，中空上连，高蛩若桥，从下望之，若虎之张吻，目光牙状，俨然可畏。复从岩上遍历诸异境，是晚宿于月岩。

【注释】

①沲(duò 舵)水：今作沱水，又称东河。

②道州：隶永州府，即今道县。

③遨：原作“邀”，据乾隆本、四库本改。掩水在西，遨水在南，合流后即今永明河。

④永明：明为县，隶永州府道州，即今江永县。

⑤窊(wā 洼)：即凹。窊樽的含义，见元结窊樽诗：“窊石堪为樽，状类不可名。”

⑥则道州西来大道也：“道州”，原作“道中”，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⑦象山：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豸山”。豸(zhì 至)：指长脊兽，如猫、虎之类，亦引申指体长无脚的虫。

【译文】

十六日　天亮时出发，行二十里为麻潭驿，这里仍然属于零陵

县，但它的南面就是道州界了。自从进入此泷以来，两边山势逼束，石滩高悬横亘，然而北风很便于航行，奔腾的江水卷翠激玉，船曲折地行进在浪尖上，不觉得航行的艰难，我曼声吟出旧时写的两句诗：“船行如梭织出峰岭上翠秀的图景，山转似轴卷起溪中薄绸般的彩画”。〔这是《下宁洋溪中诗》中的诗句。〕这仿佛是为此地而作的。这地方杜鹃花盛开，点缀了水边岸侧，虽没有呈现出漫山遍野的景象，但映碧流丹，给人的感觉非同一般。行二十里，到吴垒铺，铺的西南面山稍向里退缩，而船反而转往东。又行五里，重新转往南，江的东北岸上有些石头，呈方形堆叠着，环绕横亘在山腰上，东边下倾西边耸起，像是人工砌成的，难道是堡垒的残留部分吗？又行十里，山势更加逼束，这里便是泷口。又行五里，停泊在将军滩。滩边有座山峰屹立在泷的出口处，如守关的将士一样。溯流出了此泷，景象迥异，如另一番天地。整个夜晚月光明亮，直到天明，是入春以来从未有过的。

十七日 天亮时开船，水路迂回曲折，行五里到青口。一条水从东边的山峡中流泻出来，这是去宁远县的水路，此水最大，它就是潇水；一水从南面平坦的旷野中流来，这是去道州的水路，此水没有潇水大，它就是沲水，水势弱小。于是我们不走潇水而往南溯沲水行。又行五里为泥江口。按志书记载，有个三江口，为潇水、沲水、营水三条水流汇合处，我向船上的人打听，却都不知道，难道就是青口吗？但是营水汇入沲水处是在潇水、沲水汇合处的上游。泥江口的水西通营阳，乘船溯此水上罗坪为三天的路程，它应当就是营水了。又行三十里，抵达道州城东门，然后绕到城南，停泊在南门边。下午我到城中去，从南门入城，经过一个大寺庙，〔名叫报恩寺〕由州衙署前抵达西门。登上南城墙往回眺望，才知道道州城南临江水，东、南、西三个门都向南濒临江流，只有北门在里面。沲水从江华县流来，掩、遨两条水自永明县流来，它们都汇合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外。水从东北流来，抵达城西南隅，绕过南门到东门边，又

往东南流去，像一张弯弓一样，而城正好位于弓背上。城西门外有条濂溪水，从西面的月岩流来，翼云桥横架在溪流上。城东门外也有条水从北面流来汇入江水中，但那条水流就更加涓细了。到傍晚，我们仍然出了南门，宿在船中。夜里又下起了雨。

道州城城外附近有四景：东边有响石，〔即五如石。〕西边有濂溪，北边有九井，南边有一根很特别的木头。〔南门外有一根大木头横卧在江底。〕

十八日　天空明亮清朗，我早早地吃了饭登上岸。从南门外顺城下走半里，过了东门，又往东走半里有座小桥，这里就是涍泉入江处。桥侧面江滨有石头耸突插立，形态如同永州城外愚溪桥边那些，但比愚溪桥边的更透漏高耸陡峭，那些石头如枝干分向四处，中间是空的，可以分开花瓣似的石片走进石隙中，也可以穿过壶形的孔道进到小洞中，这就是所说的五如石。其中有块石头，一敲击就会发出和谐深远响亮的声音，这是响石。据考，元次山咏道州景物诗中所写到的，石头有五如石、窊樽石，泉有㶆、漫等七处，都在州城东。泉我游览了一个涍泉便可以大概推知其余各泉的情形，至于石我见到了五如石但窊樽石没能寻到。屡向旁人询问，一读书人告诉说："在报恩大寺内。"然而元次山诗序中说在州城东左湖中的石山顶上。既然那石窊可以当酒樽，上面可以建亭子，那么难道可以移置到寺中？抑或寺址就是先前的左湖所在地？我质询那人，他说："到了寺中自然知道。"于是到城东门，经过南门内，往西到报恩寺，想入寺打听窊樽石，见到日色很美丽，就姑且留着等到归来的途中再探问。赶忙出了西门，往南折过翼云桥，路分成两条：从西面的那条走二十五里为濂溪祠，又走十里为月岩；从南面的那条走是十里铺，然后又走六十里为永明县。十里铺侧面有座华岩，由岩下的小路可以到濂溪祠。我想两处都游览，便往南面的那条走。大道两旁都分别栽种着高大的松树，如同上南岳衡山的路一样，而此处的更加丛密。有的松树从下面分出五六根枝杈，枝干密集挺拔，争

翠竞秀，这是此地独见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从道州到永明县，松树夹道的路程有七十里，栽种者的功劳，也不比古时种植甘棠树的地方官吏的小。州城西南，山冈山坡起伏不平，修筑道路时便顺着地势。四下望去，崇山远离，只西北面的一座山最高而且离得较近，它是月岩后面背靠的大山。到十里铺东，从小路向北走半里，便为华岩。岩洞门向着北，有条小水从洞下面流出来。由洞口进去，只听到水声而不见水。折往东三丈多，又折往南朝下走，洞便变得高穹幽深黑暗，不再见到光亮了。洞北边有间僧人住的小屋，因为要急着走，来不及到那小屋中寻觅火把，听说洞内只需一支火把便可以游完，因而也不必再找火把来游。于是我从那小屋右面向北朝小路走。此处的山小而峻峭，或孤峰耸立，或两三座山相连相接，如同串起来的珠子和并立生长的竹笋，座座山上岩石尖峭嶙峋，草木摇曳飘舞，在山间曲折地朝上走或往下行，如同置身在纷乱的云层和重叠的波浪中，令人茫然，辨不出方向。然而没有大山作为标志，只有西北面有个高峰，我不时地从山间缝隙中窥望它的一面，把它作为辨别里距、方位的座标。走五里，横过四条山间小路，又五里，越过一座小石桥，又翻过一座山岭，见到大路向西而去。顺大路走两里，又往北进入小路中，沿着石山山嘴，共走四里而转到平坦的田畴间，便是道州往西来的大路经过的地方。又走一里，濂溪祠就到了。祠朝向北，左边为龙山，右边为象山，都在祠后面，形态如龙似象，从祠后的小山分支出来而环拱突兀在祠前方。龙山就是前面我从它的山嘴转出到田畴间的那山，象山则是到月岩经过濂溪的那座山。祠被山峦环抱但不临水，前方宽展，可以容纳万马奔腾。祠是周元公出生的地方，如今只有他的一两个后人守护在其中，而没有其他任何人。因为没有地方找饭吃，便往西走。一里，经过象山，沿着它的北面又走一里，渡过濂溪。濂溪从月岩流来，到此处因为被象山在东边挡住，便往北流，然后又折向东流到州城西面汇入沲水。从濂溪北岸溯流往西行，五里到达村，它是洪姓人家聚居的一

个村子。于是到一家店铺中躺下来等着吃饭，店中没有酒，到别处去买花了很长时间，下午才出发。出村后便往西南进入山中。路旁边先是有一座山峰圆而尖峭若如一支标枪，从这座山峰处起，乱峰渐多，有的若直立的锥子，有的像并列的手指，有的似横列的屏风，都绕环掩映在一座大山的东面，它们分成一行行排成一队队，如藤蔓一样互相牵引，都尖峭如骨。又走五里，往南转入乱山的内侧。又走三里，往西翻越一座山岭，望见正西边的一座山，宛若有一缕白烟横浮在山腰上，它就是月岩上层的山间穿洞露出来的天空。正西面高山若屏风般直立，仿佛和天一样高而难以攀登，往东延伸下来，第三层便是若有白烟横浮在山腰的这座山，山中间空而上面成弧形，下面形成几层石门，青翠的山冈如从中间被剜了一块，光色映照到前面的山上，所以远远看去如静止不动的白云。又走两里，直抵月岩山下，我从山东麓拾级而上，先进入下岩中。那岩洞朝向东边，中间空而上面相连，高高环拱起如桥梁，从下面望上去，如同老虎张着大口，目光以及牙齿的形状，威严可畏。我又从岩上遍游了景观奇异的地方。这晚住宿在月岩中。

【原文】

十九日　自月岩行二里，仍过所望岩如白烟处。分岐东南行，穿小石山之腋，宛转群队中。八里出山，渡大溪而东，是为洪家宅①，亦洪氏之聚族也。又东南入小土山，南向山脊行，三里而下。一里出山，有巨平岩横宕，而东一里，复南向行山坡。又二里，南上一岭。名银鸡岭。越岭而下，有村两三家。从其东又三里为武田，自月岩至武田二十里。其中聚落颇盛。再东半里，即永明之大道也。横大道而过，南沿一小平溪行一里，渡桥而东又半里，则大溪汤汤

介于前矣。是为永明掩、遨二水，是为六渡。渡江复东南行，陂陀高下，三里为小暑洞。又东逾山冈，三里得板路甚大，乃南随板路，又十里而止于板寮，盖在上都之东北矣，问所谓杨子宅、南龙，俱过矣。

二十日 从寮中东南小径，一里，出江华大道，遂南遵大道行，已为火烧铺矣。铺在道州南三十里而遥、江华北四十里而近。又行五里为营上，则江华、道州之中，而设营兵以守者也。其后有小尖峰倚之。东数里外有高峰突屼，为杨柳塘，由此遂屏亘而南，九疑当在其东矣。西南数里外，有高峰圆耸，为斜溜。其南又起一峰，为大佛岭，则石浪以后云山也。自营上而南，两旁多小峰巑岏。又五里，为高桥铺。又三里，有溪自西而东，石骨嶙峋，横卧涧中，济流漱之，宛然包园石壑也。溪上有石梁跨之，当即所谓高桥矣。又南七里，为水塘铺。自高桥来，途中村妇多觅笋箐中，余以一钱买一束，携至水塘村家煮之，与顾奴各啜二碗，鲜味殊胜，以筒藏其半而去。水塘之西，直逼斜溜，又南，斜溜、大佛岭之间，有小峰东起，若纱帽然。又五里为加佑铺[②]，则去江华十里矣。由铺南直下，从径可通浪石寺。转而东南从岭上行，共六七里而抵江华城西[③]。盖自高桥铺南，名三十里，而实二十五里也。循城下抵南门，饭于肆。又东南一里，为麻拐岩。一名回龙庵。由回龙庵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来：一自山谷中出者，其水较大，乃沲水也；一自南来者，亦通小舟，发源自上武堡。盖西界则大

佛岭、班田、嚣云诸山迤逦而南去，东界则东岭、苦马云诸峰环转而南接，独西南一坞遥开，即所谓上武堡也，其西南即为广西富川、贺县界。大小二江合于麻拐岩之南。大江东源锦田所[4]，溯流二百余里，舟行三四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舟溯流仅到白马营[5]，可五十里。然入江之口，即积石为方堰，置中流，横遏江舟，不得上下，堰内另置小舟，外有桥，横板以渡。白马营东大山曰吴望山，有秦洞甚奇，惜未至；又南始至上武堡，堡东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合出白马营，为小江上流云。乃沿南小江岸又西行三里，是为浪石寺。小江中石浪如涌，此寺之所由得名也。寺有蒋姓者成道，今肉身犹在，即所称"一刀屠"也。浪石有"一刀屠"肉身，其面肉如生。碑言姓蒋，即寺西村人。宋初，本屠者，卖肉，轻重俱一刀而就，不爽锱铢[6]。既而弃妻学道，入大佛岭洞中，坐玉柱下。久之，其母入洞寻得。拜之遂出洞，坐化于寺。后有盗欲劫江华库，过寺，以占取决，不吉。盗劫库还，遂剖其腹，取心脏而去。此亦"一刀屠"之报也。其身已髹[7]，而面尚肉，头戴香巾，身衮红褶，为儒者服，以子孙有青其衿者耳。是日止于浪石寺，但其山僧甚粗野。

二十一日　饭于浪石寺。欲往莲花洞，而僧方聚徒耕田，候行路者，久之得一人，遂由寺西遵大路行。南去山尽为上武堡，贺县界[8]。西逾大佛坳为富川道。坳去江华西十里。闻逾坳西二十里，为崇柏，即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过枇杷所[9]，在永明东南三十里，为广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即富川县治云[10]。七里，直抵大佛岭下。先是，路左有一岩，若云楞嵌垂，余疑

以为即是矣，而莲花岩尚在路右大岭之麓。乃从北岐小径入，不半里，至洞下。导者取枯竹一大捆，缚为六大炬分肩以出，由路左洞披转以入。还饭于浪石，已过午矣。乃循旧路，抵麻拐崖之西合江口，有板架江坝外为桥，乃渡而南。东南二里，至重元观，寺南一里，入狮子岩洞。出洞四里，渡小江桥，经麻拐岩，北登岭，直北行，已过东门外矣。又北逾一岭，六里，渡沲水而北，宿于江渡。

二十二日　昧爽，由江渡循东山东北行。十里为蜡树营。由此渐循山东转，五里，过鳌头源北麓。二里，至界牌[11]，又三里，过石源，又五里，过马冈源。自鳌头源突于西北，至东北马冈源，皆循山北东向行，其山南皆瑶人所居也。马冈之北，犹见沲水东曲而来，马冈之北，始见溪流自南而北[12]。又东七里，逾虎版石。自界牌而来，连过小岭，惟虎版最高。逾岭又三里，为分村，乃饭。村南大山，内有分岭。谓之"分"者，岂瑶与民分界耶？东三里，渡大溪，南自九彩源来者[13]。溪东又有山横列于南，与西来之山似。复循其北麓行七里，至四眼桥，有溪更大，自顾村来者，与分村之水，皆发于瑶境也。渡木桥，颇长，于是东登岭。其先只南面崇山，北皆支冈条下；至是北亦有山横列，路遂东行两山之间。升跻冈坳十里，抵孟桥西之彭家村，乃宿。是日共行五十里，而山路荒僻，或云六十里云。

二十三日　五鼓，雨大作。自永州来，山田苦旱，适当播种之时，至此嗷嗷已甚，乃得甘霖，达旦不休。余僵卧待

之，晨餐后始行，持盖草履，不以为苦也。东一里，望见孟桥，即由岐路南行。盖至是南列之山已尽，遂循之南转。五里，抵唐村坳[14]。坳北有小洞东向，外石嶙峋，俯而入，下有水潺潺，由南窦出，北流而去。乃停盖，坐久之。逾岭而南，有土横两山，中剖为门以适行，想为道州、宁远之分隘耶。于是连涉两三岭，俱不甚高，盖至是前南列之山转而西列，此皆其东行之支垅，而其东又有卓锥列戟之峰，攒列成队，亦自南而北，与西面之山若排闼者[15]。然第西界则崇山屏列，而东界则乱阜森罗，截然不紊耳。直南遥望两界尽处，中竖一峰，如当门之标，望之神动，惟恐路之不出其下也。过唐村坳，又五里而至大洋。道州来道亦出此。其处山势忽开，中多村落。又南二里，东渡一桥，小溪甚急。逾桥则大溪洋洋，南自九疑，北出青口，即潇水之上流矣。北望小溪入江之口，有众舟舣其侧。小舟上至鲁观[16]，去九疑四五里，潇江与母江合处。渡大溪，是为车头。又东南逾岭，共六里，为红洞。市米而饭，零雨犹未止。又东南行六里，直逼东界乱峰下，始过一小峰，巉石岩岩，东裂一窍，若云气氤氲。攀坐其间，久之雨止，遂南从小路行。四里，过一村，曰大盖。又南二里至掩口营，始与宁远南来之路合，北去宁远三十里。掩口之南，东之排岫，西之横嶂，至此凑合成门，向所望当门之标，已列为东岫之首，而西嶂东垂，亦竖一峰，北望如插屏，逼近如攒指，南转如亘垣，若与东岫分建旗鼓而出奇斗胜者。二里，出凑门之下，水亦从其中南

出，其下平畴旷然，东西成壑。于是路从西峰之南，转西向行，又三里而至路亭。路亭者，王氏所建，名应丰亭，其处旧名周家峒，王氏之居在焉。王氏，世家也，因建亭憩行者，会发乡科[17]，故遂以“路亭”为名。是日止行三十五里，计时尚早，因雨湿衣透，遂止而向薪焉。

【注释】

①洪家宅：今名同，在道县西境。

②加佑铺：乾隆本、四库本作“伽祐铺”。

③江华：明为县，隶永州府道州。明代江华县治有迁移。《嘉庆重修一统志》永州府古迹载：“明洪武二十八年，析宁远卫置右千户所于县，建城于今县治隔江之东，名镇守所城。天顺中，迁治西北五里，地名黄冈，合县所为一城，即今治也。”天顺六年(1462)以后，江华县治迁与宁远卫右千户所同城，则在今江华县西北部，沱水和萌渚水汇流处稍北的沱江镇。1955年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治设在水口镇。

④锦田所：在今码市，位于江华县东境。

⑤小江：今名西河，即萌渚水。 白马营：明时已称白芒营，因白芒岭得名。今仍作白芒营，在江华县西隅，西河东岸。

⑥爽：差失。 锱(zī 资)、铢(zhū 朱)：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不爽锱铢：不会差失一小点。

⑦髹(xiū 休)：用漆漆物。

⑧贺县：隶平乐府，治今广西贺县东南的贺街，在桂江与贺江汇口处。

⑨枇杷所：在今江永县东南隅的松柏附近。

⑩富川县：隶平乐府，即今广西富川县。

⑪界牌：今名同，在江永县东隅。

⑫马冈之北，始见溪流自南而北：“马冈之北”，疑当作“马冈之南”。

⑬九彩源：应即下面的“韭菜源”。

⑭唐村坳：乾隆本、四库本作“塘村坳”。

⑮闼(dá 达)：门屏。排闼：长排的门屏。

⑯鲁观：明置巡检司，今作鲁光，在宁远县南境。

⑰会发乡科：参加乡试考中了。

【译文】

十九日　从月岩出发走两里，仍然从前一天所望见的如有白烟横浮的那座岩石处经过。到岔路处便往东南行，穿过小石山的内侧，曲折地从乱石中间穿行。八里出了山，渡过大溪往东走，这地方为洪家宅，也是洪姓人家聚居的村庄。又往东南进入小土山中，向南从山脊上走，三里后朝山下走，一里出了山，那地方有座巨大而平滑的岩石横贯着，往东走一里，又向南朝山坡上行，又走两里，往南登上一座岭。〔名叫银鸡岭。〕越岭往下，有个两三户人家的村子。从岭东又走三里为武田，〔从月岩到武田有二十里。〕那地方村落很大。再往东半里，就是通往永明县的大道。横过大道，往南沿一条小而水流平缓的溪流行一里，越过桥向东又走半里，便见一条急流奔涌的大溪横隔在前面。这两条溪是永明县流来的掩、遨两水，路与溪交合的地方为六渡。渡过江又往东南行，山坡高低起伏倾斜不平，走三里为小暑洞。又往东翻越山冈，走三里见到一条很大的石板路，沿石板路南行，又走十里停在板寮，这里大略在上都的东北面。向旁人打听所谓的杨子宅、南龙，回答说都已经走过了。

二十日　从板寮东南的小路上走，一里，到达通往江华县的大道，往南顺大道行，这里已经是火烧铺了。此铺在道州南面三十里开外、江华县北面不足四十里的地方。又行五里为营上，它是江华县至道州的中点，设置了营房驻兵把守着。营后面有座小尖峰紧靠着。东面数里外有座山峰高峻而上面光秃秃的，这是杨柳塘，从此峰起山脉便如屏风一样向南绵亘，九疑山应当就是在它的东面了。西南面数里外，有座圆状的高峰耸起，这是斜溜。斜溜南边又耸起一座山峰，这是大佛岭，它便是石浪后面那座云雾缭绕的高山。从营上往南走，两旁有许多高峻尖峭的小山峰。又走五里，为高桥铺。

又走三里，有条溪自西向东流，尖峭嶙峋的石块石棱横卧在涧流中，大而急的水流从石上冲刷而过，宛若包园的石谷。溪上有座石桥横架着，它应当就是所说的高桥了。又往南七里，为水塘铺。从高桥来，途中有许多乡村妇女在竹林中采摘笋子，我花一钱银子买了一束，带到水塘铺村民家煮熟了，和顾仆各吃掉两碗，味道鲜美异常，然后用筒子装了剩下的一半带上离开那里。水塘铺的西面，直逼斜溜，再往南，斜溜和大佛岭之间，有座小山峰耸起在东面，若一顶纱帽一样。又走五里为加佑铺，它离江华县城有十里远。由铺南直往下走，从小路可通浪石寺。我们折往东南从岭上走，共六七里就抵达江华城西面。从高桥铺南到县城，名义上说是三十里，而实际上仅二十五里。顺城墙下绕到南门边，在店中吃了饭。又往东南走一里，为麻拐岩。〔又叫回龙庵。〕由回龙庵沿江岸向南行半里，水分成两条流来：一条从山谷中流出来，水流较大，它便是沲水；一条从南面流来，也可通小船，它发源于上武堡。大略地说，西面边界是大佛岭、班田、嚣云等众山峰向南曲折绵延而去，东面边界是东岭、苦马云等峰迂回环绕，与南面的山岭相接，唯独在遥远的西南形成一个山坞，这就是所说的上武堡，它的西南面便是广西富川、贺县两县边界。大、小两条江汇合在麻拐岩的南边。大江发源于东边的锦田所，溯流两百多里，船航行三四天就可以到达；小江发源于南边的上武堡，船只溯流航行，只能到达白马营，大约有五十里的路程。然而在进入江口的地方，有用石头累砌成的方形拦水坝，位于水流中间，横阻江中的船只，使船只不能上下，坝内另外放有小船，外面有桥，桥上横铺着木板，供来往的人们越过江流。白马营东面的大山叫吴望山，山上有个秦洞，很是奇异，可惜未能前往；从白马营又往南走，才到上武堡，堡东的大山叫冬冷山。吴望、冬冷两山的水汇合而流出白马营，为小江的上游。于是我们沿南面的小江江岸又往西行三里，到浪石寺。小江中石头密密麻麻，如起伏奔涌的波浪，寺就是由此而得名。此寺中先前有个姓蒋的人修炼成佛，

如今肉身还在，他就是所称的“一刀屠”。〔浪石寺中有“一刀屠”的肉身，他面部的肌肉如同活着的人一样。碑文中说，他姓蒋，就是寺西面村中的人。他生活在宋代初期，本是个屠宰牲畜的人，卖肉时，不论轻重都是一刀割下便一点不差。后来抛弃妻子去学道，进入大佛岭洞中，坐在玉柱下修炼。过了许久，他母亲进洞方找到他。他拜过母亲，便出了洞，从此就坐化在寺中。后有盗贼想去抢劫江华县的府库，经过此寺时，用向佛卜问的方式作出决定，结果不吉利。盗贼抢劫府库回来，便剖开他的腹，取了他的心脏而去。这也算是“一刀屠”的报应。他的身体已经漆过，然而面部还存留肌肉，头戴香巾，身穿红夹衣，一副儒士的装束，这是因为他的子孙中有读书人的缘故。〕这一天停留在浪石寺中，但寺中的山僧很是粗野。

二十一日　在浪石寺吃饭。想前往莲花洞，但寺中僧人正好集合众徒弟耕田，无人带路，我们就等候过路的人，许久后才等到一人，于是由寺西顺大路前行。〔向南而去，山峦尽头处为上武堡，那里是江华县与贺县接界的地方。往西翻越大佛坳是到富川县的路。大佛坳离开江华县往西有十里。听说越过坳往西二十里是崇柏，就是江华县与永明县的交界处；又往西二十五里，经过枇杷所，它在永明县东南面三十里，为江华县与广西省富川县的交界；再往西南三十里，便是富川县城。〕走了七里，直抵大佛岭下。这之前，路左边有座岩，若如镶嵌垂挂在那里的云楞，我怀疑它就是莲花岩了，然而莲花岩还在路右面大山岭的岭脚。于是从岔往北边的小路进去，不足半里，到达洞下。导游在竹丛中拾了一大捆枯竹，扎成六大支火把，我们分别扛在肩上走出竹林，由路左边的洞口劈开障碍物曲折地进入洞中。回到浪石寺吃饭时，已过了中午。这才顺着原路，返抵麻拐崖西面的合江口，有木板架在江坝外成为桥，于是跨过桥到了江南边。往东南走两里，到重元观寺，从寺往南走一里，进入狮子岩洞。出了洞走四里，越过小江上的桥，经过麻拐岩，向北登上山岭，直往北行，到这里已经过了江华县城东门外了。又往北翻越一

座山岭，走六里，渡过沲水到了北岸，投宿在江渡。

二十二日　黎明，由江渡沿东面的山往东北行。十里为蜡树营。由此处起渐渐顺山势转往东，五里后，经过鳌头源北麓。又走两里，到界牌，又走三里，经过石源，又走五里，经过马冈源。从突起在西北面的鳌头源到东北面的马冈源，都是顺着山的北面向东行，山的南面全是瑶族人居住的地方。在马冈源的北面，仍看到沲水从东面曲折地流来，到了马冈源的南面，才见到溪流自南而北流淌。又往东走七里，翻越虎版石岭。从界牌走来，接连越过众多小山岭，只有虎版石岭最高。越过岭又走三里，为分村，于是在村中吃饭。〔村南的大山内，有座分岭。称之为"分"的原因，难道是因为那座岭是瑶族人居住地与汉民居住地的分界吗?〕从分村往东走三里，渡过一条大溪，它是从南面的九彩源流来的。溪东边又有山横列在南面，与西面延伸过来的山相似。又顺着此山北麓走七里，到四眼桥，桥下有条溪流更大，它是从顾村流来的，与分村的水一样都是发源于瑶族人居住的区域。越过溪上很长的木桥，从溪岸往东登上山岭。原先只是南面有高大的山，北面都是从高山分出来的一条条山冈向下绵延；到此处北面也有大山横列着，因而路便向东从两山之间通过。在山冈山坳间翻爬攀越了十里，抵达孟桥西面的彭家村，这才住宿下来。这天共走了五十里，然而山路荒僻，或许有六十里。

二十三日　五更时，下起了大雨。从永州府过来，山田苦于干旱，而又正当播种时节，到此地已经听得到百姓的哀怨声。终于盼到甘霖，雨到天亮仍未停。我静静地躺着等候雨停，早餐后才出发，虽然撑着伞穿着草鞋，但不以为苦。往东走一里，望见孟桥，于是从岔路往南走。大概到这里南面耸列的山已经到尽头，于是顺山转往南。走五里，抵达唐村坳。坳北面有个小洞朝向东面，洞外岩石嶙峋，俯身进入里面，洞下面有水潺潺流淌，从南面的小孔流出洞来，向北流去。我们这才收起雨具，在洞外坐了好久。越过山岭往南走，有个土堆横在两山间，中间剖开成门，以便于通行，我猜想它是道

州和宁远县的分界。从这里起连续翻过两三座岭，都不很高，这大概是因为前面耸列在南边的山都折往西边排列的原故，这些小山岭都是山往东延伸而分出的支脉。山的东边，又有些如直立的锥、排列的戟一样的山峰，聚集而列置成队，也是自南而北纵贯，与西面的山相夹峙，像长排的门屏。然而只是西边的高山如屏风般列置，而东边的却是杂乱的土山密集地重叠着，两边截然分明而不乱。直向南远远望去，两边山峦尽头处的中间，直立着一峰，如同正对着门树起的一支标枪，望见它便使人动心，惟恐路不从它下面经过。过了唐村坳又走五里到大洋，〔从道州来的路也是从大洋走。〕这里山势忽然变得开阔，中间分布着许多村落。又往南走两里，向东跨过一座桥，桥下的小溪流得很急。过了桥便有一条水流很大的大溪，它从南面的九疑山流来，往北流出青口，它就是潇水的上游了。向北望去，小溪汇入潇江的江口处，有好多船停靠在侧边。〔小船可以溯流上航到鲁观，那里离九疑山有四五里，是潇江与母江的汇合处。〕渡过大溪，为车头。又往东南翻越山岭，共走六里，为红洞。在红洞买米做饭吃，零星的小雨还未停止。又往东南行六里，直逼东边乱峰下面，开初经过的一座小山峰，岩石高峻，东边裂开一个小洞，像是有云气在那里涌动。攀上去坐在其间，过了许久雨停下来，于是往南从小路上走。四里，经过一村，叫大盖。又往南走两里到掩口营，这才与从宁远县向南来的路相合。掩口营往北到宁远县有三十里。掩口营的南面，东边排列的峰峦和西边横障的高山，合拢而形成门，前面所望见的当门而立的标枪状的山峰，已列为东边的第一峰峦，而西边横障的高山东陲，也直立着一峰，从北面望去如插立的屏风，走近峰下看去如并拢的手指，转到南面又如横贯的墙垣，像是与东边的峰峦分别建竖旗鼓而各自出奇斗胜。两里后走出东西山合成的山门下，水也从其中往南流出，那下面平坦的田野空旷广阔，呈东西向展开形成深谷。从这里起路从西边山峰的南面折向西行，又走三里到达路亭。路亭是个姓王的人建的，名

叫应丰亭，这地方原先叫周家峒，姓王那家的住处就在此地。王家是世代为官的高门大户，因为建了这亭供行人歇脚休息，他家的人乡试中举，因而便以“路亭”为名。这天只行了三十五里，我估算时辰还早，但因为雨水浸湿了衣服，便停下来烧柴火烘烤。

【原文】

二十四日　雨止而云气蒙密。平明，由路亭西行，五里为太平营，而九疑司亦在焉。由此西北入山，多乱峰环岫，盖掩口之东峰，如排衙列戟，而此处之诸岫，如攒队合围，俱石峰森罗。中环成洞，穿一隙入，如另辟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回合，真所谓别有天地也。途中宛转之洞，卓立之峰，玲珑之石，喷雪惊涛之初涨，蒙烟沐雨之新绿，如是十里而至圣殿。圣殿者，即舜陵也。余初从路岐望之，见颓坦一二楹，而路复荒没，以为非是，遂从其东逾岭而北。二里，遇耕者而问之，已过圣殿而抵斜岩矣。遂西面登山，则穹岩东向高张，势甚宏敞。洞门有石峰中峙，界门为两，飞泉倾坠其上，若水帘然。岩之右，垂石纵横，岩底有泉悬空而下，有从垂石之端直注者，有从石窦斜喷者，众隙交乱，流亦纵横交射于一处，更一奇也。其下复开一岩，深下亦复宏峻，然不能远入也。岩后上层复开一岩，圆整高朗，若楼阁然，正对洞门中峙之峰，两瀑悬帘其前，为外岩最丽处。其下有池，潴水一方，不见所出之处，而水不盈。池之左复开一门，即岩后之下层也。由其内坠级而下，即深入之道矣。余既至外岩，即炊米为饭，为深入计。僧明宗

也，曰："此间胜迹，近则有书字岩、飞龙岩，远则有三分石。三分石不可到，二岩君当先了之，还以余晷入洞[①]，为秉烛游，不妨深夜也。"余颔之。而按志求所谓紫虚洞，则兹洞有碑称为紫霞，俗又称为斜岩，斜岩则唐薛伯高已名之，其即紫虚无疑矣。求所谓碧虚洞、玉琯岩、高士岩、天湖诸胜，俱云无之。乃随明宗为导，先探二岩。

出斜岩北行，下马蹄石，其阴两旁巉石嵯峨，叠云耸翠[②]，其内乱峰复环回成峒。盖圣殿之后，即峙为箫韶峰，箫韶之西即起为斜岩。山有岭界其间。岭北之水，西北流经宁远城，而下入于潇江，即舜源水也。岭南之水，西北流经车头，下会舜源水而出青口，即潇水也。箫韶、斜岩之南北，俱乱峰环峒，独此二峰之间，则峡而不峒，盖有岭过脊于中，北为宁远县治之脉也。马蹄石南，其峒宽整，问其名，为九疑洞。余疑圣殿、舜陵俱在岭北，而峒在岭南，益疑之。已过永福寺故址，础石犹伟，已犁为田。又南过一溪，即潇水之上流也。转而西共三里，入书字岩。岩不甚深，后有垂石夭矫，如龙翔凤翥。岩外镌"玉琯岩"三隶字，为宋人李挺祖笔。岩右镌"九疑山"三大字，为宋嘉定六年[③]知道州军事莆田方信孺笔[④]。其侧又隶刻汉蔡中郎《九疑山铭》，为宋淳祐六年[⑤]郡守潼川[⑥]李袭之属郡人李挺祖书[⑦]。盖袭之既新其宫，因镌其铭于侧，以存古迹，后人以崖有巨书，遂以"书字"名，而竟失其实。始知书字岩之即为玉琯，而此为九疑山之中也[⑧]。始知在箫韶南者为舜陵，

在玉琯岩之北者，为古舜祠。后人合祠于陵，亦如九疑司之退于太平营，沧桑之变如此。土人云：永福(寺)昔时甚盛，中有千余僧，常住田数千亩，是云永福即舜陵。称小陵云：义以玉琯、舜祠相迫，钦癸绎扰，疏请合祠于陵。今舜陵左碑，俱从永福移出。后玉琯古祠既废，意寺中得以专享，不久，寺竟芜没，可为废古之鉴。

余坐玉琯中久之，因求土人导往三分石者。土人言："去此甚远，俱瑶窟中，须得瑶人为导。然中无宿处，须携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购得一人，乃平地瑶刘姓者，期以明日晴爽乃行。不然，姑须之斜岩中。乃自玉琯还，过马蹄石之东，入飞龙岩。岩从山半陷下，内亦宽广，如斜岩外层之南岩，有石坡中悬，而无宛转之纹。岩外镌"飞龙岩"三字，岩内镌"仙楼岩"三字，俱宋人笔。

出洞，复逾马蹄石，复共三里而返斜岩。明宗乃出火炬七枚，与顾仆分携之，仍爇炬前导。始由岩左之下层捱隙历磴而下，水从岩左飞出，注与人争级，级尽路竟，水亦无有。东向而入，洞忽平广。既而石田鳞次，水满其中，遂塍上行，下遂坠成深壑。石田之右，上有石池，由池涉水，乃杨梅洞道也。舍之，仍东下洞底。既而涉一溪，其水自西而东，向洞内流。截流之后，循洞右行，路复平旷，洞愈宏阔。有大柱端立中央，直近洞顶，若人端拱者，名曰"石先生"。其东复有一小石竖立其侧，名曰"石学生"，是为教学堂。又东为吊空石，一柱自顶下垂，半空而止，其端反卷而

大。又东有石莲花、擎天柱，皆不甚雄壮。于是过烂泥河，即前所涉之下流也。其处河底泥泞，深陷及膝，少缓，足陷不能拔。于是循洞左行，左壁崖片楞楞下垂，有上飞而为盖者，有下庋而为台者，有中凹而为床、为龛者，种种各有名称，然俚不足纪也。南眺中央有一方柱，自洞底屏立而上，若巨笏然[9]。其东有一柱，亦自洞底上穹，与之并起，更高而巨。其端有一石旁坐石莲上，是为观音座。由此西下，可北绕观音座后。前烂泥河水亦绕观音座下西来，至此南折而去。洞亦转而南，愈宏崇，游者至此辄止，以水深难渡也。余强明宗渡水，水深逾膝，然无烂泥河泞甚。既渡，南向行，水流于东，路循其西，四顾石柱参差高下，白如羊脂，是为雪洞，以其色名也。又前为风洞，以其洞转风多也。既而又当南下渡河，明宗以从来导游，每岁不下百次，曾无至此者。故前遇观音座，辄抽炬竹插路为志，以便归途。时余草履已坏，跣一足行，先令顾仆携一緉备坏者[10]，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士座下，不能前而返。约所入已三里余矣。闻其水潜出广东连州[11]，恐亦臆论，大抵入潇之流，然所进周通，正无底也。还过教学堂，渡一重河，上石田，遂北入杨梅洞。先由石田涉石池，池两崖石峡如门，池水满浸其中，涉者水亦逾膝，然其下皆石底平整，四旁俱无寸土。入峡门，有大石横其隘。透隘入，复得平洞，宽平广博。其北有飞石平铺，若楼阁然，有隙下窥，则石薄如板，其下复穹然成洞，水从下层奔注而入，即前烂泥诸河

之上流也。洞中产石，圆如弹丸，而凹面有猬纹，“杨梅”之名以此。然其色本黄白，说者谓自洞中水底视，皆殷紫，此附会也。此洞所入水，即岩外四山洼注地中者。此坞东为箫韶峰，西即斜岩，南为圣殿西岭，北为马蹄石，皆廓高里降，有同釜底[12]，四面水俱潜注，第不见所入隙耳。出洞，已薄暮，烧枝炙衣，炊粥而食，遂卧岩中。终夜瀑声、雨声，杂不能辨，诘朝起视，则阴雨霏霏也。

此岩之瀑，非若他处悬崖泻峡而下，俱从覆石之底悬，穿窦下注，若漏卮然[13]。其悬于北岩上洞之前者，二瀑皆然而最大；其悬于右岩洼洞之上者，一瀑而有数窍，较之左瀑虽小，内有出自悬石之端者一，出于石底之窦而斜喷者二，此又最奇也。

二十五日　静坐岩中，寒甚。闲则观瀑，寒则煨枝，饥则炊粥，以是为竟日程。

【注释】

①余晷(guǐ 鬼)：剩余的时间。

②叠云耸翠：原缺“翠”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③嘉定：南宋宁宗年号，时在1208～1224年，共十七年。嘉定六年为1213年。

④莆田：宋代有莆田县，即今福建莆田县。

⑤淳祐：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41～1252年，共十二年。淳祐六年为1246年。

⑥潼川：南宋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明置潼川州。

⑦属：通“嘱”。

⑧九疑山：亦名苍梧山，有舜源、娥皇、女英、杞林、石城、石楼、朱明、箫

韶、桂林等九峰，一般海拔700～800米间，舜源峰最高，达1600米以上。九峰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每峰各导一溪，共有九水出于山中。徐霞客通过考察，得出“峰岫不一，不止于九”的结论。

⑨笏(hù 护)：即朝笏，古代在朝廷上大臣朝见君王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以为指画及记事之用。

⑩緉(liǎng 两)：古代计算鞋子的量名，犹如现在的双。

⑪连州：隶广州府，即今广东连县。

⑫釜(fǔ 府)：古代的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两耳，用以煮东西。

⑬漏卮(zhī 知)：渗漏的酒器。

【译文】

二十四日　雨停了但云气阴暗浓密。天亮时，由路亭往西行，五里为太平营，九疑巡检司也在这里。由此往西北入山，许多峰峦错杂环绕，大体掩口营东面的峰岭，如同衙门中官吏排列、戟戈成行；而此处的众多山峦，则如队伍合围，石峰密集分布。山中间环绕形成洞，穿过一条石头缝隙进到里边，如同另外筑起一道城墙。山不很高，但幽深而迂回绕曲，真所谓别有天地。一路中，有曲折的洞穴，直立的山峰，玲珑的岩石，惊涛卷雪般的乱石，云雨笼罩的新绿，就这样走了十里，到达圣殿。圣殿就是舜陵。开初我从岔路处见有一两间墙壁倒塌的房屋，而路又荒没，以为不是，便从它东面翻岭往北走。两里，遇到个耕田的人问他，才知已过了圣殿到斜岩了。于是往西向山上登，穹隆的岩壁朝东高高伸展，气势恢宏。岩洞门内有座石峰耸立在中间，将洞门隔成两边，飞洒的泉水倾坠在洞门上方，仿佛水帘一样。岩洞右边，纵横地垂挂着些石头，岩洞底部有泉水悬空泻下，水流有从垂挂着的石头边缘直流向下的，有从石孔中斜喷出来的，孔隙交错纷乱，水流也纵横喷射，交汇到一处，这更是一奇。此岩洞下又形成个岩洞，深深向下凹陷，也同样宏大高阔，然而不能进到深处。此岩洞后面的上层同样形成个岩洞，圆整高爽而明亮，若楼阁一般，它正对着洞门中耸起的石峰，两股瀑

布如同悬挂的帘子，喷泻在岩洞前，这是外岩景致最优美的地方。它下面有个池塘，积了一塘水，不见水的出处，也不外溢。池的左边又张开个石门，这里便是岩洞后面的下层。从门内踏着石级向下走，就是进到深处的路了。我到达外岩后，就先做饭吃，作进洞游览的打算。僧人叫明宗，他说："这地方的风景名胜，近处的有书字岩、飞龙岩，远处的有三分石。三分石今天不能到达，其余两岩先生应先游览，回来后用日落前的剩余时间再进这洞，点着烛火游览，这样就算深夜也无妨碍。"我点头表示赞同。然而我按照志书的记载去寻求所谓的紫虚洞，却发现此洞中有碑，碑文说此洞为紫霞洞，习惯上又称为斜岩，斜岩则是唐朝时薛伯高就已命名的，依此，此洞便是紫虚洞无疑了。又询问所谓的碧虚洞、玉琯岩、高士岩、天湖等名胜，明宗都说没有这些地方。于是在明宗的导引下，先去探游书字、飞龙两岩。

走出斜岩往北行，下了马蹄石。它的北面两侧岩石高峻，叠云耸翠，高峻的岩石以内乱峰又环拱回抱形成峒。大概圣殿的后面，便耸起为箫韶峰，箫韶峰的西面便耸起为斜岩。山上有座岭隔在它们之间。岭北面的水，往西北流经宁远城，下游汇入潇江，它就是舜源水。岭南面的水，往西北流经车头，再往下汇合舜源水而流出青口，这便是潇水。箫韶峰、斜岩的南北两边，都是乱峰环拱形成峒，唯独这两峰之间，却形成山峡而不是峒，这是因为有座岭的岭脊从这两峰之间越过去，往北延伸而成为宁远县城主山之脉。马蹄石南面，那峒宽阔齐整，打听它的名称，说叫九疑洞。我原就怀疑圣殿、舜陵都在岭北，而今见峒在岭南，就更加怀疑了。旋即，经过永福寺故址，柱脚下的石墩子仍然雄伟，而寺基已经被犁为耕田。又往南渡过一条溪流，它就是潇水的上游。转往西共走三里，进到书字岩。岩穴不很深，后面有石头垂悬着，屈曲而有气势，如像龙凤飞腾一般。岩穴外面用隶书刻着"玉琯岩"三字，是宋代人李挺祖的笔迹。岩穴右边刻有"九疑山"三个大字，是宋代嘉定六年主持道州军事

的莆田人方信孺书写的。它的侧面又用隶书刻着汉代蔡中郎撰写的《九疑山铭》,这是宋代淳祐六年道州刺史潼川人李袭之嘱托本州人李挺祖刻写的。大概李袭之既然新修了蔡中郎的庙,因而就将他作的这篇铭文刻在侧面,以保存古迹。后人因为崖壁上有巨大的字,便用“书字”这个名称呼此岩,因而竟然失掉了它的真实名称。这样,我才知道书字岩就是玉琯岩,而这里正是九疑山的中段;才知道在箫韶峰南面的是舜陵,在玉琯岩北面的是古舜祠。后人把舜祠合并到舜陵处,这也如同九疑巡检司北迁到太平营一样,世间事物的变迁就是如此之大。〔当地人说:永福寺原先很兴盛,有一千多僧人,寺院田产数千亩。如此说永福寺就是舜陵所在地。永福寺称为小陵,意思是因为玉琯岩和舜祠相距较近,皇家机构派人考察后认为舜祠受岩所扰,于是上疏请求将舜祠合并到舜陵处。如今舜陵左面的碑,都是从永福寺移出来的。后来玉琯岩的古祠毁坏后,原料想寺中的祠堂能够专享祭供,然而不久,寺竟然就荒芜衰废了,这可以作为毁弃古迹的一个教训。〕

我在玉琯岩中坐了好久,于是想找个当地人导引我到三分石去。当地人对我说:“三分石离此处很远,周围尽是瑶族人居住的地方,必须找瑶族人作向导才行。然而中途没有住宿处,必须携带着火把露天住宿才可以前往。”随后出重金雇到一人,是个平地瑶,姓刘,约定第二天天气晴朗就出发。如天气不好,就姑且在斜岩中等候。于是从玉琯岩往回走,经过马蹄石东面,进到飞龙岩。岩从半山腰凹陷下去,里边也同样宽广,如像斜岩外层的南岩,有个石坡悬在中间,但没有曲折纵横的石纹。岩外刻有“飞龙岩”三个字,岩内刻着“仙楼岩”三个字,都是宋代人的笔迹。

出了岩洞,又越过马蹄石,又总共走三里便回到斜岩。明宗于是拿出准备好的七支火把,与顾仆分别带着,他点燃了火把仍走在前面作向导。开始时从岩洞左边的下层钻过孔隙踩着石磴而下,水流从岩洞左边飞泻出来,向下倾注而与人争抢石磴,石磴走完了,

水也不再有。朝东往里走，洞忽然变得平而宽广。旋即一块块石田像鱼鳞一样排列着，水流灌满田中，只能从田埂上行走，石田下面便是崖壁坠陷形成深谷。石田的右上方有个石池，由池中涉水过去，是到杨梅洞的路。我们放弃了，仍旧往东朝洞底向下走。随后渡过一条溪水，那溪水自西而东向洞内流。横渡溪水后，顺着洞右走，路又变得平而宽广，洞更加宏大空阔。有一根大石柱端立在洞中央，直向上耸接近洞顶，若如两手合抱端坐着的人，名叫“石先生”；它东面又有块小石块直立在侧面，名叫“石学生”。这里是教学堂。又往东为吊空石，一根石柱从洞顶垂下来，伸到半空中，末端反卷起而粗大。再往东有石莲花、擎天柱，都不是很雄伟壮观。从石莲花、擎天柱处渡过烂泥河，它就是前面所过那条溪水的下游。所过之处河底泥泞，深陷到膝盖，稍微缓慢一些，脚便陷下去而不能拔出来。过了烂泥河顺着洞左边走，左面石壁上的崖片棱角分明，往下垂挂着，有向上飞举而如盖子的，有架置在下面如平台的，有中间凹陷而如卧床、神龛的，每块每片各有名称，然而很粗俗，不值得记录。往南眺望，洞中央有根方形石柱，若屏风从洞底向上矗立，仿佛一片巨大的朝笏。它东面有根石柱，也是从洞底向上高高矗立，与它并峙，并且更高更大。它的顶端有一石如人一般地坐在石莲花上，这是观音座。从这里往西下去，可以从北面绕到观音座后边。前面所过的烂泥河水也绕过观音座下面从西面流来，至此折向南去。洞也转往南，更加宏大高敞，游人通常到此便止步，因为水深难以渡过去。我强迫明宗渡水，水淹过膝盖，然而不像烂泥河那样泥泞。渡过水后，向南行，水在东面流，路顺水流向西延伸，四下顾盼，石柱高高低低错落插耸，颜色如羊脂一样白，这是雪洞，因为洞中石柱的颜色而得名。又往前为风洞，因为洞内曲折风大而得名。随后又应当南下渡河，但明宗因为从来作向导，每年不下百次，未曾有深入到此处的，所以先前到观音座，他就抽了根火把上的竹片插在路边作为标志，以便回程时容易认路。而当时我的草鞋已经坏

了,光着一只脚走。起先我曾叫顾仆给我随身带了一双,以备烂了替换,顾仆则因渡河水深,竟然自作主张地把鞋子放在观音座下面,这样便不能再往前走,只能返回。到此处进入洞中大约已有三里多了。听说洞中的水流到广东连州后,就流出地面,这恐怕是想当然的说法,大抵上它是流入潇江的水流,然而所进到之处,水四处通达,这正是所说的此洞无底的表现。往回经过教学堂,渡过一重河,上到石田处,便往北进入杨梅洞。先由石田涉水过了石池,池两边崖壁对峙形成门一样的石峡,水浸满池中,渡水时水也没过膝盖,然而下面都是平整的石底,四周都没有寸土。进入石峡门中,有大石头横阻在最狭窄险要之处。穿过此处往里进去,又见到个平直的洞,宽广平整宏大。洞北有飞石平铺着,若楼阁一般,石块上有缝隙,从缝隙中向下窥视,石块薄如木板,下面又高高隆起形成洞,水从下层奔流而入,那水就是前面所经过的烂泥河等各河流的上游。洞中产一种石头,圆如弹丸,凹陷下去的那面有如刺猬身上的刺一样的石纹,"杨梅"的名称由此而得。然而石头的颜色本是黄白色,传说从洞中的水底下看,都是暗紫色的,这是附会。此洞中渗流进来的水,就是岩外四周的山洼中注入地中的。此山坞东面为箫韶峰,西面就是斜岩,南面是圣殿西边的山岭,北面为马蹄石,都是外围高里边低,如同锅底,四面的水都潜注到地下,只是不见注入的孔隙而已。出洞已是傍晚,烧着树枝烘烤衣服,又煮些粥吃,便在岩中卧下。一整夜瀑声、雨声交响,混杂而不能分辨,早晨起来一看,则阴雨霏霏。

此岩中的瀑流,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悬挂在崖壁间向深峡倾泻而下,而都是从卧覆的石头底悬空而下,穿过小洞向下流泻,如有漏洞的酒器一般。悬在北岩上洞前的,两条瀑布都如上面所说,而且最大;悬在右崖洼洞上的,一条瀑布经几个小孔泻下来,比起左边的瀑布虽然小些,但瀑布从悬吊着的石头顶端流泻出一股,从石头底下的小洞中斜喷出两股,这又是最

奇特的。

二十五日　清静安闲地呆在斜岩中，天气非常寒冷。无事就观赏瀑布，冷了便烧树枝烘烤，肚饿则煮稀粥吃，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天。

【原文】

二十六日　雨仍不止。下午，持盖往圣殿，仍由来路北逾岭，稍东，转出箫韶峰之北。盖箫韶自南而北，屏峙于斜岩之前，上分两岐，北尽即为舜陵矣[①]。陵前数峰环绕，正中者上岐而为三，稍左者顶有石独耸。庙中僧指上岐者娥皇峰，独耸者为女英峰，恐未必然。盖此中古祠今殿，峰岫不一，不止于九，而九峰之名，土人亦莫能辨之矣。陵有二大树夹道，若为双阙然，其大俱四人围，庙僧呼为"珠树"，而不识其字云。结子大如指，去壳可食，谓其既枯而复荣，未必然也。两旁杪木甚巨，中亦有大四围者，寻丈而上，即分岐高耸。由二珠树中入，有屋三楹，再上一楹。上楹额云"舞干遗化"，有虞帝牌位。下三楹额云"虞帝寝殿"，列五六碑，俱世庙、神庙二朝之间者，无古迹也。二室俱敝而隘，殊为不称。问窆宫何在[②]？帝原与何侯飞升而去，向无其处也。因遍观其碑，乃诗与祝词，惟慈溪颜鲸[③]。嘉靖间学道。一碑已断，言此地即古三苗地[④]，帝之南巡苍梧，此心即"舞干羽"之心。若谓地在四岳之外，帝以髦期之年，不当有此远游，是不知大圣至公无间之心者也。盖中国诸侯，悉就四岳朝见，而南蛮荒远，故不惮以身过化。

其说似为可取。李中豁元阳引《山海经》，谓帝舜炼丹于紫霞洞，白日上升。《三洞录》谓帝舜禅位后，炼丹于此。后儒者不欲有其事，谓帝崩于苍梧之野；而道者谓其在九疑中峰。夫圣人之初，原无三教之名，圣而至于神，上天下地，乃其余事。及执儒者，三见而辨其事，不亦固哉。后其侄李恒颜宰宁远[5]，跋其后[6]，引《艺文志》载蔡邕谓舜在九疑解体而升。书曰："陟方乃死。"韩愈曰："陟，升也，谓升天也。"《零陵郡志》载道家书，谓帝厌治天下，修道九疑，后遂仙云。宁远野史《何侯记》载，负元君家九疑，修炼丹药功成，帝舜狩止其家。帝既升遐，负元君亦于七月七日升去。是兹地乃舜鼎湖，非陵寝也。且言苍梧在九疑南二百里，即崩苍梧，葬九疑亦无可疑者。唐元次山之说似未必然，其说种种姑存之。惟寝殿前除露立一碑甚巨，余意此必古碑，冒雨趋视之，乃此山昔为瑶人所据，当道剿而招抚之者。其右即为官廨，亦颓敝将倾，内有一碑已碎，而用木匡其四旁。亟读之，乃道州九疑山《永福禅寺记》，淳熙七年庚子道州司法参军长乐郑舜卿撰[7]，知湖、梧州军州事河内向子廓书。书乃八分体，遒逸殊甚。即圣殿古碑，从永福移出者，然与陵殿无与，不过好事者惜其字画之妙，而移存之耳。然此廨将圮，不几为永福之续耶？舜卿碑中有云："余去年秋从山间谒虞帝祠，求何侯之丹井、郑安期之铁臼，访成武丁于石楼，张正礼于娥皇，与萼绿华之妙想之故迹，乃了无所寄目，留永福寺齐云阁二日，桂林、万岁诸峰四顾如指，主僧意超方大兴工作，余命其堂曰彻堂。"廨后有室三楹，中置西方圣人，两头各一僧栖焉，亦荒落之甚。乃冒雨返斜岩，濯足炙衣，晚餐而卧。

【注释】

①舜陵：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他巡行四方，治理民事，挑选贤人，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传说他死在南方的苍梧，葬于九疑山。九疑山上有关舜陵的记载很早，近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就注有“帝舜”二字及显著的陵墓符号。《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圣殿当即舜庙。

②窆（biǎn 扁）宫：落葬的地方。

③慈溪：明为县，隶宁波府，治所在今宁波市西北郊的慈城。

④三苗：我国古族名，古书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即今甘肃敦煌一带。

⑤宰（zǎi）：主宰，统治。

⑥跋（bá 拔）：写在书籍或文章后面，多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的一种文体。

⑦淳熙：南宋孝宗年号，时在 1174～1189 年，共十六年。淳熙七年庚子，即 1180 年。

【译文】

二十六日　雨依然不停。下午，打着伞去圣殿，依旧从来路往北翻过岭，稍向东走，转出箫韶峰北面。箫韶峰自南而北纵贯，屏风般耸立在斜岩前，峰上部分为两支，它的北面尽头处就是舜陵。陵前环绕着几座山峰，正中峰的上部分成三支，稍靠左边的一峰顶上有石头独立耸起。庙中僧人指着上部的分支说是娥皇峰，顶上有石头独立耸起的是女英峰，恐怕未必正确。大概这地方的古舜祠和如今的舜殿，分别在不同的峰峦，峰不止九座，而九峰的名称，当地人也不能分辨清。陵墓边两棵大树夹道而立，若双阙一般，都有四人合围那么粗，庙中僧人称之为“珠树”，但他不知道字的写法。结的果实大如指头，剥掉壳可以吃，传说树本来已经干枯了，后又重新发芽开花，我想未必如此。树的两旁生长着巨大的杪木树，其中也

有四人围抱那么大的，在八尺到一丈左右以上，就分出枝杈高高耸起。由两棵珠树中间进去，有三间屋子，再往上又有一间。上面那间的门额上写着“舞干遗化”，屋中有虞帝的牌位。下面三间的门额上写着“虞帝寝殿”，屋中排列着五六块碑，都是世庙、神庙之间立的，没有古迹。两处房屋都破旧狭窄，与虞帝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询问虞帝落葬的地方在哪里，才知虞帝原来是与何侯一道成仙升天的，向来没有落葬处。于是遍观各碑，碑上刻的都是些诗和祭祀时祷告的话语，只有慈溪县人颜鲸撰的一篇碑文对虞帝的事迹叙说得较多，〔颜鲸是嘉靖年间的学道。〕这块碑已经断了，碑文中说，此地就是古代的三苗地方，虞帝南巡到苍梧，此心就是为了和平、摒弃战争而“舞干羽”的心。至于说这地方在四方部落首领管辖外，虞帝以八九十岁的高龄，不应当会作这样远距离的巡游，这是他们不知道道德完善、智能超越的虞帝有最公平而无差别的思想。中原的诸侯，统统到四方部落首领管辖的区域内朝见虞帝，而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荒凉僻远，所以他便不怕劳苦，亲自巡视，从而感化这里的民众。这种说法似乎可取。〔李中谿(元阳)摘引《山海经》，说舜帝在紫霞洞炼丹，白天升天而去。《三洞录》中说舜帝禅位后，在此地炼丹。后来儒家人士不希望有这样的事，说舜帝在苍梧的山野中去世；而道教的人说他仙世的地方在九疑山的中峰。圣人原本没有儒、道、佛三教的名目，至于圣人圣明而被尊奉成神，产生上天下地说法的争议，是圣人身后发生的事。到询问儒士，三次见面都辨别舜帝去世处所的事，这不是太固执了吗？后来他的侄子李恒颜主政宁远县，为他的文章写了跋，跋文摘引《艺文志》的记载说，蔡邕认为舜帝在九疑山去世后升了天。《尚书》中说：“舜帝陟后才死。”韩愈注释道：“陟，就是升，意思是升天”。《零陵郡志》记载道家著作中说，舜帝厌倦统治天下，到九疑山修道，后来便修炼成仙。宁远县野史《何侯记》记载：负元君家住九疑山，修炼丹药获得了成功，舜帝巡守天下，停留在他家。舜帝升天之后，负元君也在七月七日升

天去。所以此地是舜鼎湖，不是陵墓。并且说，苍梧在九疑山南面两百里，即便在苍梧去世，葬在九疑山也是无可怀疑的。唐代元次山的说法似乎未必如此。这种种说法姑且存留。〕只有陵墓正殿前的台阶边露天立着一块巨大的碑，我想这必定是古碑，于是冒雨疾奔过去观看，碑文说，此山过去被瑶族人占据，当权者征剿而招抚了他们。碑的右边就是官署，也是破败不堪即将倾塌，里面有块碑已经破碎，有人用木架子框在它的四周。我赶忙阅读，原来是道州九疑山《永福禅寺记》，它是淳熙七年庚子道州司法参军长乐县人郑舜卿撰，知湖州、梧州军州事河内县人向子廓书写的。字是汉代的隶书体，十分遒劲飘逸。它是圣殿中的古碑，是从永福寺中移出来的，然而与陵殿不相干，不过是爱多事的人爱惜碑上字画的美妙，而移出来，以便保存它罢了。但这官署快要倒塌，不是将要遭到与永福寺同样的结局吗？〔郑舜卿撰的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去年秋天翻山越岭来拜谒虞帝祠，探求何侯的丹井、郑安期的铁臼，到石楼寻访成武丁的遗迹，到娥皇峰寻访张正礼的遗迹和萼绿华生发妙想处的故迹，但全无一点踪迹，什么也没见到。后来在永福寺齐云阁停留了两天，从阁上四下看望，桂林、万岁等各山峰近在眼前，寺中主僧意超正大兴土木，我将他建的那堂命名为彻堂。”〕官署后有三间房屋，屋中置放着佛陀的塑像，两头两间内各有一个僧人住着，也是荒寂冷落得很。于是冒雨返回斜岩，洗脚烘衣，吃了晚餐就睡下。

【原文】

二十七日　雨色已止，而浓云稍开。亟饭，逾马蹄石岭，三里，抵玉琯岩之南，觅所期刘姓瑶人，欲为三分石之行。而其人以云雾未尽，未可远行，已往他所矣。复期以明日。其人虽不在，而同居一人于山中甚熟，惜患疮不能为

导，为余言：玉琯乃何侯故居、古舜祠所在，其东南山上为炼丹观故址。志言在舜庙北箫韶、杞林之间①，中有石臼，松穿臼而生，枝柯拳曲如龙。余遍询莫知其处，想郑舜卿所云访郑安期之铁臼，岂即此耶？然宋时已不可征矣。志又引《太平广记》，鲁妙典为九疑女冠，麓林道士授《大洞黄庭经》，入山十年，白日升天，而山中亦无知者。九疑洞之西，地名有鲁观，亦无余迹。舜卿碑所云玉妙，想岂即其人耶？舜卿《永福碑》又云："访成武丁于石楼。"楼亦无征矣。飞龙洞又名仙楼岩，岂即石楼之谓耶？不然，何以又有此镌也？由此东行五十里，有三石参天，水分三处，俗呼为舜公石，即三分石也。路已湮。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孤崖如髻，盘突山顶，俗呼为舜婆石。有径可达。其下有蒲江，过岭为麻江，由麻江口搭筒橹舡可达锦田。其人以所摘新茗为献。乃仍返斜岩。中道过永福故址，见其南溪流甚急，虽西下潇江，而东北南三面皆予所经，未睹来处，乃溯流寻之。则故址之左，石崖倒悬，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而其下甚深，不能入也。过马蹄石，见岭北水北流，忆昨过圣殿西岭，见岭南水南流，疑其水俱会而东去，因东趋箫韶北麓，见其水又西注者，始知此坞四面之水俱无从出，而杨梅下洞之流为烂泥河者，即此众水之沁地而入者也。两岭之间，中有釜底，凹向，名山潭。有石穴在桑坞中，僚人耕者以大石塞其穴，水终不蓄。桑园叶树千株，蚕者各赴采，乃天生而无禁者。是日仍观瀑炙薪于岩中，而云气渐开，神为之爽。因念余于此洞有缘，一停数日，而此中所历诸洞，亦不可无殿最，因按列书之为永南洞目。月岩第一，道州；紫

霞洞第二，九疑；莲花洞第三，江华；狮岩第四，江华；朝阳岩第五，永州；澹岩第六，永州；大佛岭侧岩第七，江华；玉琯岩第八，九疑；华岩第九，道州；月岩南岭水洞第十，道州；飞龙岩第十一，九疑；麻拐岩第十二，江华。又闻道州长田有中朗洞胜，不及到。此外尚有经而不胜书，胜而不及到者，不罄附于此。

二十八日　五鼓，饭而候明。仍过玉琯南觅导者。其人始起炊饭，已乃肩火具前行。即从东上杨子岭，二里登岭，上即有石，人立而起，兽蹲而龙蝘[2]，其上皆盘突。从岭上东南行坳中，地名茅窝。三里，皆奇石也。下深窝，有石崖嵌削，青玉千丈，四面交流，捣入岩洞，坠巨石而下，深不可测，是名九龟进岩，以窝中九山如龟，其水皆向岩而趋也。其岩西向，疑永福旁透崖而出者，即此水也。又东南二里，越一岭，为蟠龙峒水口。峒进东尚深，内俱高山瑶[3]。又登岭一里，为清水潭。岭侧有潭，水甚澄澈。其东下岭，韭菜原道也。又东南二里，渡牛头江。江水东自紫金原来，江两崖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艰。时以流贼出没，必假道于此，土人伐巨枝横截崖道，上下俱从树枝，或伏而穿其胯，或骑而逾其脊。渡江即东南上半边山，其东北高山为紫金原，山外即蓝山县治矣。其西南高山为空寮原[4]，再南为香炉山。空寮原山上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巅，下至山麓，若悬帛然，土人谓之“白绵细”。香炉山在玉琯岩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亚于三分石，顶有澄潭，广二三亩，其中石笋两枝，亭亭出水面三丈余，疑即志所称天湖也。第志谓在九疑麓，而此在山顶为异，若山麓则无之。由半边山上行五里，稍下为狗矢窝。于是复上，

屡度山脊，狭若板筑，屡跻山顶，下少上多，共东南五里而出鳌头山。先是积雾不开，即半边、鳌头诸山，近望不及，而身至辄现。至是南眺三分石，不知所在。顷之而浓云忽开，瞥然闪影于高峰之顶，与江山县江郎山相似。一为浙源，一为潇源，但江郎高矗山半，此悬万峰绝顶为异耳。半边、鳌头二山，其东北与紫金夹而为牛头江，西南与空寮、香炉夹而为潇源江，即三分石水。此乃两水中之脊也。二水合于玉琯东南，西下鲁观与蒲江合，始胜如叶之舟而出大洋焉。由鳌头东沿岭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烂泥河，始得水而炊，已下午矣。由烂泥河东五里逾岭，岭侧小路为冷水坳，盗之内薮也。下岭三里为高梁原，乃蓝山西境，亦盗之内薮也。此岭乃蓝山、宁远分界，在三分石之东⑤，水亦随之。余往三分石，下烂泥河，于是与高梁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岭，山花红紫斗色，自鳌头山始见山鹃蓝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种，一种大，花如山茶；一种小，花如山鹃，而艳色可爱。又枯树间蕈黄白色⑥，厚大如盘。余摘袖中，夜至三分石，以箐穿而烘之⑦，香正如香蕈。山木干霄。此中山木甚大，有独木最贵，而楠木次之。又有寿木，叶扁如侧柏，亦柏之类也。巨者围四五人，高数十丈。潇源水侧渡河处倒横一楠，大齐人眉，长三十步不止。闻二十年前，有采木之命，此岂其遗材耶！上下共五里而抵潇源水。其水东南从三分石来，至此西去，而经香炉山之东北以出鲁观者。乃绝流南渡，即上三分岭麓。其岭峻削不容足，细径伏深箐中，俯首穿箐而上，即两手挽之以移足。其时箐因夙雾淋漓，

既不能矫首其上，又不能平行其下，惟资之为垂空之缟练[8]，则甚有功焉。如是八里，始渐平。又南行岭上二里。时夙雾仍翳，望顶莫辨，而晚色渐合，遂除箐依松，得地如掌。山高无水，有火难炊。命导者砍大木积而焚之，因箐为茵，因火为帏，为度宵计。既暝，吼风大作，卷火星飞舞空中，火焰游移，倏忽奔突数丈，始以为奇观。既而雾随风阵，忽仰明星，忽成零雨，拥伞不能，拥被渐湿[9]，幸火威猛烈，足以敌之。五鼓雨甚，亦不免淋漓焉。

二十九日　天渐明，雨亦渐霁。仰见三分石，露影在指顾间，辄忍饥冲湿箐而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尚隔一峰也。度坳中小脊，复南上三里，始有巨石盘崖；昨升降处皆峻土，无块石，为导者误。出其南，又一里，东眺矗顶，已可扪而摩之，但为雾霾，不见真形，道穷磴绝。忽山雨大注，顶踵无不沾濡，乃返。过巨石崖，见其侧有线路伏深箐中，雨巨不可上，上亦不得有所见。遂从故道下，至夜来依火处，拟从直北旧路下，就溪炊米。而火为雨灭，止存余星，急觅干烬引之，荷而下山。乃误从其西，竟不得路。久之得微涧，遂炊涧中，已当午矣。踯躅莽箐中，久之，乃得抵硐，则五涧纵横，交会一处，盖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之水，而向所渡东来一溪在其最北。乃舍其一，渡其三，而留最北者未渡。循其南涯滩流而东，一里，至来时所渡处，始涉而北。从旧道至烂泥，至鳌头偶坐。闻兰香甚，觅之即在坐隅，乃携之行。至半边山，下至牛头河，暝色已合，幸已过

险，命导者从间道趋韭菜原。盖以此处有高山瑶居也。自此而南，绝无一寮[10]，直抵高梁原而后有瑶居也。初升犹土山，既入而东下，但闻水声潺潺在深壑。暗扪危级而下，又一里，过两独木桥，则见火光荧荧。亟就之，见其伏畦旁，亦不敢问。已而有茅寮一二重，呼之，一人辄秉炬出，迎归托宿焉。问其畦间诸火，则取乖者，盖瑶人以蛙为乖也。问其姓为邓，其人年及二十，谈山中事甚熟。余感其深夜迎宿，始知瑶犹存古人之厚也。亟烧枝炙衣，炊粥就枕焉。

三十日　以隔宿不寐，平明乃呼童起炊。晨餐后行，始见所谓韭菜原，在高山之底，亦若釜焉。第不知夜来所闻水声潺潺，果入洞，抑出峡也。洼中有澄潭一，甚深碧，为龙潭云。西越一山，共二里过清水潭，又一里半，过蟠龙溪口。又一里半，逾一岭，过九龟进岩。遂上岭，过茅窝，下杨子岭，共五里，抵导者家。又三里，还饭于斜洞。乃少憩洞中，以所携兰花九头花，共七枝，但叶不长耸，不如建耳[11]。栽洞中当门小峰间石台上以供佛。下午始行，北过圣殿西岭，乃西出娥皇、女英二峰间，已转而东北行，共十里，过太平营。又北五里，宿于路亭。是夕始睹落照。

九疑洞东南为玉琯岩，乃重四围中起小石峰，岩在其下，西向。有卦山在其西，正当洞门。形如葵也，又似儒巾，亦群山中特起者。其中平央，南北通达，是为古祠基、所称何侯上升处也。由此南三十里为香炉山，东南五十余里为三分石，西三十里为舜母石，又西十

里为界头分九，则江华之东界矣。

三分石，俱称其下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疑为潇水，出湖广。至其下，乃知为石分三岐耳。其下水东北者为潇源，合北、西诸水即五涧交会者。出大洋，为潇水之源。直东者自高梁原为白田江，东十五里经临江所⑫，又东二十里至蓝山县治，为岿水之源。东南者自高梁原东南十五里之大桥下锦田，西至江华县，为沲水之源。其不出两广者，以南有锦田水横流为楚、粤界也。锦田东有石鱼岭，为广东连州界，其水始东南流，入东粤耳。若广西，则上武堡之南为贺县界也。

高梁原，为宁远南界、蓝山西界，而地属于蓝，亦高山瑶也，为盗贼渊薮。二月间，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及杀掠冷水湾、博野桥诸处，皆此辈也。出入皆由牛头江，必假宿于韭菜原、蟠龙洞，而经九疑峒焉。其党约七八十人，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内有才蓄发者数人，僧两三人，即冷水坳岭上庙中僧。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韭菜原中人人能言之，而余导者亦云然。

【注释】

①在舜庙北箫韶、杞林之间："杞林"原作"祀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载九疑山九峰之一皆为"杞林"，据改。"之"原作"三"，不从。

②蝘(yǎn)：此处同"偃"，即仰面倒下。

③高山瑶：与前面所叙的平地瑶，皆瑶族支系。

④原：我国西北通常称高而平的地面为原。这里诸"原"是指半山腰的台地。

⑤在三分石之东："东"原作"唐"，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蕈(xùn 训)：伞菌一类的植物，无毒的可食。

⑦箐(jīng 精)：细竹。

⑧繘(jú 橘)练：汲水的竹绳。

⑨拥被渐湿："湿"，原作"温"，从沪本改。

⑩寮(liáo 辽)：小屋。

⑪建：指建兰，亦称秋兰，夏秋间开花，花绿黄色，有红斑或褐斑。原产我国，品种很多。

⑫三分石：海拔 1822 米，相对高差在 1100 米以上，为花岗岩体构成的高山。 临江所：今蓝山县所城。《明史·地理志》作宁溪千户所。

【译文】

二十七日 雨已经停止，浓云稍微散开了些。我们赶忙吃了饭，翻过马蹄石岭，走三里，抵达玉琯岩的南面，找寻所约定过的姓刘的瑶族人，想作三分石的旅行。但那人因为云雾未散尽，认为不可远行，已经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又定在第二天去。那人虽然不在，但与他住在一起的一个人对山中的情况很熟悉，可惜他生疮不能作向导，他对我讲：玉琯岩就是何侯的故居、古舜祠所在地，它东南面的山上为炼丹观故址。〔志书上说炼丹观故址在舜庙北面箫韶、杞林两峰之间，有个石臼，松树穿过石臼生长出来，枝杈屈曲如龙。我到处打听而不知道它的所在，我想郑舜卿所说的他要寻访的郑安期的铁臼，难道就是炼丹观故址的这个石臼吗？然而宋代时就已不可征询了。志书又摘引《太平广记》，说鲁妙典为九疑山道观中的女道士，麓林道士给她传授《大洞黄庭经》，她入山十年后，在某一白日升了天，而山中也没有知道的人。九疑洞的西边，有个地方叫鲁观，也没有其他的遗迹。郑舜卿撰的碑文中所说的玉妙，想必

就是这人吗？郑舜卿撰写的《永福碑》又说："到石楼寻访成武丁的遗迹。"这石楼也无从征询了。飞龙洞又叫仙楼岩，难道就是所称的石楼吗？不然，何以又有此雕刻呢？〕由玉琯岩往东行五十里，有三块石头高高耸入云霄，水从那里分流三处，俗称为舜公石，它就是三分石。到三分石的路已经湮没。由玉琯岩往南行三十里，有座孤崖如发髻一样，盘绕突立在山顶，俗称为舜婆石。有小路可以通到那里。〔舜婆石下有条蒲江，翻过岭为麻江，由麻江口搭乘筒榜船可达锦田。〕那人把摘来的新茶奉送了我一些，于是我仍旧返回斜岩。中途经过永福寺故址，见它南面有条溪水流得很急，这条溪虽然是往西流下潇江的，但它的东北南三面都是我已到过的，只是未游览过来处，于是溯流探寻。永福寺故址的左边，石崖倒悬，水从石崖下流出来，崖离水面三尺，但下面很深，不能下去。经过马碲石时，见到岭北的水往北流，回想起昨天经过圣殿西面的山岭时，见到岭南的水往南流，我怀疑它们都会合在一起而往东流去，于是往东疾行到箫韶峰北麓，但却见到这里的水又往西流注，这才知道这个山坞中四面流来的水都没有出处，而杨梅洞下层洞中汇流成烂泥河的水，就是这众多水流渗到地下而进入洞中去的。两座岭之间，中部有一处如锅底，向下凹陷，名叫山潭。有个石穴位于满是桑树的山坞中，在山坞中耕种的僚人用大石头堵塞石穴，但水始终不能蓄积起来。桑园中有千百棵桑树，养蚕的人各自前往采摘，它们是天然生长的没有采摘禁令。这天仍旧在斜岩中一边观瀑一边烧柴火烘烤，云气渐渐散开，精神为之爽畅。由此想到我与这个岩洞有机缘，一停留就是几天，而对于在永州府游历过的各洞，也不可不评出个高低等次，于是按位次书写出永州府南境各洞的名称。〔月岩第一，在道州；紫霞洞第二，在九疑山；莲花洞第三，在江华县；狮岩第四，在江华县；朝阳岩第五，在永州府；澹岩第六，在永州府；大佛岭侧面的岩洞第七，在江华县；玉琯岩第八，在九疑山；华岩第九，在道州；月岩南面山岭中的水洞第十，在道州，飞龙岩第十一，在九疑

山；麻拐岩第十二，在江华县。又听说道州长田有中朗洞胜景，没来得及去。此外还有些虽然经过但不值得记录或景致优美而未能游历到的，不能完全附录在此。〕

二十八日　五更时，吃了饭等着天亮，仍然过到玉琯岩南面找那导游。那人刚起来做饭，很快，他便扛了火具往前走。随即就从东面上了杨子岭，两里后登上岭头，岭头上有许多石头，有的如人站立一样耸起，有的似蹲踞的野兽、若卧伏的长龙，到处盘曲突兀。从岭上朝东南往山坳中走，〔山坳名叫茅窝。〕三里路上都是些形态奇异的石头。下到深陷的山窝中，有座石崖岩石张开，若刀削一般，青玉般的瀑布高悬千丈，从四面汇流来，捣入岩洞，从大石头上倾泻而下，深不可测。这里叫九龟进岩，因为山窝中九座山都如同乌龟，山上的水都向岩洞中流淌。这个岩洞朝向西面，我怀疑永福寺故址旁穿过崖壁流出的，就是此水。又往东南走二里，越过一座岭，为蟠龙峒水口。〔这个峒朝东边进去还很深，里面居住的都是高山瑶。〕又朝岭上登一里，为清水潭。岭侧边有个潭，水非常清澈。从潭东面下岭，是到韭菜原的路。又往东南走两里，渡牛头江。江水从东边的紫金原流来，江两边山崖上的路都很峭削，上下攀爬十分艰难。当时因为有流窜的盗贼出没，必须从这里借道走，所以当地人砍伐了些大树枝横阻在山崖间的路中，上和下都从树枝间过，或蹲伏着从树枝下穿过，或骑坐着从树枝背上越过。渡过牛头江便往东南爬上半边山，半边山东北面的高山为紫金原，〔山外就是蓝山县县城了。〕西南面的高山为空寮原，再往南为香炉山。〔空寮原山上有条白色石纹，上自山顶，下至山麓，若悬挂着的一幅帛布，当地人称它为“白绵细”。香炉山在玉琯南面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亚于三分石，顶上有个清澈的潭，宽二三亩，潭中有两枝石笋，亭亭露出水面三丈多，我怀疑这潭就是志书上所称的天湖。只是志书上说天湖在九疑山麓，而此潭在山顶，这是不同的，若说山麓则没有湖泊。〕从半边山朝上行五里，稍往下走为狗矢窝。从狗矢

窝又往上走，屡次度过山脊，但都狭窄得如一堵土墙，又屡屡从山顶上过，一路下少上多，往东南共走五里便出了鳌头山。这之前积雾未散开，即便是半边、鳌头等各山峰，到了近处都望不见，而身到山间就显现出来。等出了鳌头山，往南眺望，三分石不知在哪里。不一会，浓云忽然散去，高高的峰顶上很短暂地闪现了一下三分石的影子，与江山县的江郎山相似。一个是浙江的发源地，一个是潇江的发源地，但江郎山高高矗立在半山间，三分石却悬在众多山峰的最高顶端，这是不同之处。半边、鳌头两山，与东北面的紫金原夹峙，中间为牛头江，与西南面的空寮原和香炉山夹峙，中间为潇源江，〔即发源于三分石的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两条水中间的山脊。这两条水汇合在玉琯岩东南，往西流下鲁观与蒲江交汇后，才能航行轻便的小船，而流向宽阔的山间平坝中去。我们从鳌头山东面沿着半山腰走，两里后才往下行。三里下到烂泥河，才找到水做饭，已经是下午了。〔从烂泥河东面五里处翻越山岭，岭侧面小路经过的地方为冷水坳，是盗贼聚集的地方。下了岭走三里为高梁原，它是蓝山县的西境，也是盗贼会聚之地。这座岭是蓝山、宁运两县的分界，位于三分石东面，水也依此岭而分流。〕我到三分石，下到烂泥河中，便与去高梁原的路分道。折往西南走，又攀上一座岭，岭间各种红的、紫的野花争奇斗艳，〔从到鳌头山后才见到蓝色的山鹃花。到这里又有两种紫色的花，一种大，花朵如山茶花；另一种小，花朵如山鹃，而艳丽的颜色十分可爱。另外，枯树间长着黄白色的蕈，厚而且大如盘碟。我摘了些装在袖管中，夜里到三分石，用细竹穿起来烤熟吃，香味正如香蕈。〕树木耸入云霄。〔这地方山中的树很大，有一种叫独木的最贵重，而楠木次之。又有一种叫寿木，叶子呈扁形，如同侧柏，也属于柏树之类。树木中大的够四五人合抱，高几十丈。潇源水侧边渡河处倒横着一棵楠木，直径高到人的眉毛处，长有三十步还不止。听说二十年前，有过采伐木材的命令，这棵楠木难道是那次砍伐中遗留下来的吗？〕忽上忽下共走五里而抵达

潇源水边。这条水从东南方的三分石流来，到此处向西流去，经过香炉山的东北面而流出鲁观。于是我们向南横渡过水流，便上到三分岭麓。那岭高峻陡峭，不容置足，细小的道路隐没在深竹丛中，我们低着头从竹子中穿行而上，用两手拉着竹子以移动脚步。当时竹林间因为早晨雾未散，小水点不断往下滴，所以既不能昂起头朝上走，又不能平平地从下面通过，只有借助这些深竹作为悬空攀越的绳索，不过这倒很有功效。如此走了八里，路才渐渐平坦。又往南从岭上走了两里。这时大雾仍然浓密地遮掩着，向山顶望什么都分辨不清，而夜色渐渐合拢，于是清除掉靠松的细竹，得到巴掌大的一片空地。山高无水，有火也难以做饭。我叫导游砍了些大木头堆起来烧着，就着细竹作褥子，将火视为帐子，作过夜的打算。天黑后，大风吼叫，火星被卷起而在空中飞舞，火焰摇曳不定，倏忽间窜起几丈高，开初我把这当作奇观。旋即雾气随风阵阵涌来，忽儿仰头是明星满天，忽儿空中飘下零星小雨，撑着伞不能遮挡风雨，裹着被则被子渐被雨水打湿，幸好火势猛烈，足以抵挡风雨的袭击。五更时雨势大起来，免不了被淋了个透。

二十九日　天渐亮时，雨也渐停下。仰头看见三分石很短暂地露了一下影子，于是就忍着饥饿从潮湿的竹林中朝南而上。又朝山下走两里，才知道三分石还隔着一座山峰。越过山坳中的小山脊，又往南朝上走三里，才开始有巨大的石头环绕在山崖上；昨天上爬下行所经之处都是高峻的土坡，没有石块，被导游带错了路。到了巨石盘绕的山崖南面，又走一里，往东眺望高高矗立的山顶，仿佛已经可以摸得到，但被雾掩没，见不到它的真面目，路到尽头石磴就没有了。忽然，山中大雨倾盆，我们从头到脚都被淋透，于是往回走。经过巨石盘绕的山崖时，见侧面有条若线一样的细路隐没在深竹丛中，但雨很猛不能上去，就算上去也不能见到什么景物。于是从原路往下，到达昨天入夜后依傍着火堆躺卧的地方，打算从正北面来时的路下山，到溪边就着溪水做饭。然而火被雨浇灭了，只残

存一些火星，我们急忙找了些烧剩的干柴引着火，将火把扛着下山。但却误走朝西面，竟然没找到路。许久，见到一条细小的涧流，便在涧中烧火做饭吃，这时已经正午了。饭后极艰难而缓慢地行进在密草深竹丛中，许久才抵达一条涧流处，那里五条涧流纵横交会到一处，它们大约都是从三分石西、南、北三面流来的水，我们来时所渡的从东面流来的一条溪流在最北面。于是舍弃其中的一条，渡过三条，而留下最北面的那条没有渡。沿着涧流南边的滩流往东走，一里，到达来时渡河处，这才涉水到了北面。从原路到达烂泥河，到鳌头山时小坐了一会。坐下后闻到兰花很香，一寻找，那花就在我旁边的一个角落里，于是摘了它带着走。到了半边山，下到牛头河边，夜色已经合拢，幸好已经过了危险处。我叫导游领我们从小路直奔韭菜原，因为这地方有高山瑶居住，而从这里往南，绝无一间小屋，要直抵高梁原才有瑶族人家居住。开初往上爬时仍是土山，进了山往东朝下走，只听得深谷中水声潺潺。黑暗中摸着高而险的石磴往下走，又行一里，跨过两座独木桥，就见到微亮的火光闪烁摇曳。赶忙奔到光亮处，见火光隐伏在田畦旁边，也不敢询问。随后见到一两间茅草屋，呼喊后，就有一人打着火把出来，迎我们进了他家住下。问他田畦间那些火把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些人是到田畦间捉乖的，瑶族人称青蛙为“乖”。问后得知他姓邓，年纪二十，他谈论起山中的事来很熟悉。我感激他深夜迎我们住宿，由此我才知道瑶族人中仍保留着古人淳厚的风气。进屋后，忙着烧树枝烘烤衣服，并煮了粥，吃后就睡下。

三十日　因为前一夜没有睡着，天亮才叫顾仆起来做饭。早餐后出发，才见到所说的韭菜原，它位于高山的底部，也若像一口锅。只是未弄清昨夜所听到的那潺潺作响的流水，到底是进了洞中呢还是流出了山峡。山洼中有个清澈的水潭，很深很绿，称为龙潭。往西越过一座山，共走两里经过清水潭，又走一里半，经过蟠龙溪口。又走一里半，翻过一座岭，经过九龟进岩。于是朝岭上爬，过茅窝，

下杨子岭，共五里，抵达导游家。又走三里，返回斜洞中吃饭。在洞中稍事休息，便将途中带来的兰花〔为九头花，一共七枝，但叶片不长耸，不如建兰。〕栽在洞中对着洞门的小石峰间的石台上以供佛。下午才出发，往北越过圣殿西岭，就向西到了娥皇、女英两峰之间，随即折往东北方向走，共十里，经过太平营。又往北走五里，投宿在路亭。这天傍晚才见到落日的光辉。

九疑洞的东南面为玉琯岩，四周环绕的层层山峦中耸起一座小石峰，岩在石峰下，朝向西面。有座卦山位于它的西边，正对着洞门。〔卦山形态如茭，又好似古时读书人戴的头巾，它也是群山中耸起的一座特别的山峰。〕岩洞中平坦宽阔，南北通达，它是古舜祠的基址、所说的何侯升天之处。由此岩往南三十里为香炉山，往东南五十几里为三分石，往西三十里为舜母石，从舜母石又往西十里为界头分九，那里就是江华县的东界了。

关于三分石，都说它下面的水一条流往广东，一条流往广西，一条流下九疑山成为潇水，流出湖广。到了它下面，才知道所谓三分石是石峰分成三支耸起。三分石下面的水，东北面的是潇水源头，它汇合北面、西面各条水〔就是交汇在一起的五条涧流。〕流出宽阔的山间平地中，为潇水的源头。正东面的从高梁原起为白田江，它往东流十五里经过临江所，又往东流二十里到蓝山县城，为岿水的源头。东南面的从高梁原东南十五里的大桥处流下锦田，再往西流到江华县，为沲水的源头。这条水之所以不流到两广去，是因为南边有条锦田水横流成为湖广和广东、广西两省的界限。锦田东面有座石鱼岭，为广东连州的边界，岭上的水才往东南流入广东省。至于广西，则上武堡的南面就是贺县的边界。

高梁原为宁远县的南界、蓝山县的西界，而地隶属于蓝山县，也是高山瑶聚居的地方，为盗贼聚集的处所。二月间，窜出

永州府杀掉东安县缉捕官员，洗劫冷水湾、博野桥各地方的，都是这批人。他们出入都从牛头江走，必定在韭菜原、蟠龙洞借宿而经过九疑峒。这伙约七八十人，有二三十匹马，各种尖利的器械收集很齐备。他们中才蓄发的有几人，僧人有两三个，〔就是冷水坳岭上庙中的僧人。〕又有些做木活的外地人也加入其中。韭菜原的居民个个能讲述他们的事，我的导游也是这样说的。

【原文】

四月初一日　五鼓，雨大作，平明冒雨行。即从路亭岐而东北，随箫韶溪西岸行。三里，西望掩口东两山峡，已出其下平畴矣。于是东山渐豁，溪转而东，路亦随之。又五里，溪两旁石盘错如斗，水奔束其中，隘处如门，即架木其上以渡。既渡，循溪南岸行，又二里而抵下观[①]。巨室鳞次，大聚落也。大姓李氏居之。自路亭来，名五里，实十里而遥，雨深泥泞，俱行田畦小径间，乃市酒于肆而行。下观之西。有溪自南绕下观而东，有石梁锁其下流，水由桥下出，东与箫韶水合。其西一溪，又自应龙桥来会，三水合而胜舟，北可二十里至宁远[②]。过下观，始与箫韶水别，路转东南向。南望下观之后，千峰耸翠，亭亭若竹竿玉立，其中有最高而锐者，名吴尖山。山下有岩，窈窕如斜岩云，其内有尤村洞，其外有东角潭，皆此中绝胜处。盖峰尽干羽之遗，石俱率舞之兽，游九疑而不经此，几失其真形矣。恨未滞杖履其中，搜剔奇闷也。东南二里，有大溪南自尤村洞来，桥亭横跨其上，是为应龙桥，又名通济桥。过桥，遂南入乱峰

中。即吴尖山东来余派也。二里上地宝坪坳，于是四旁皆奇峰宛转，穿瑶房而披锦幛，转一隙复攒一峒，透一窍更露一奇，至狮象龙蛇夹路而起，与人争道，恍惚梦中曾从三岛经行，非复人世所遘也。共六里，饭于山口峒。由山口南逾一岭，共三里，有两峰夹道，争奇竞怪。峰下有小溪南向，架桥亭于其上。贪奇久憩，遇一儒冠者，家尤村之内，欲挽余还其处，为吴尖主人，余期以异日，问其姓名，为曰王璇峰云。过峡而南，始有容土负块之山。又五里，逾一岭，为大吉墅，石峰复夹道起。路东一峰，嵌空玲珑，逆悬攲裂，蜃云不足喻其巧。余望之神往，亟披荆入，皆窦隙透漏，或盘空而上，或穿腋而转，莫可穷诘，惜不能诛茅引级，以极幽玄之妙也。其西峰悬削亦然。路出其间，透隘而南，始豁然天开地旷，是为露园下。于是石峰戢影[3]，西俱崇峦峻岭，东皆回冈盘坂。南二里，遂出大路，在藕塘、界头二铺之间。又南五里，宿于界头铺，是为宁远、蓝山之界。其西之大山曰满云山，当是紫金原之背，其支东北行，界遂因之。再南为天柱山，即志所称石柱岩洞之奇者[4]。余既幸身经山口一带奇峰，又近瞻吴尖、尤村众岫，而所慕石柱，又不出二里之外，神为跃然。但足为草履所蚀，即以鞋行犹艰。而是地向来多雨，畦水溢道，鞋复不便。自永州至此，无处不苦旱，即近而路亭、下观，亦复嗷嗷[5]；而山口以南，遂充畦浸壑，岂“满云”之验耶！

初二日　余欲为石柱游。平明，雨复连绵，且足痛不

胜履，遂少停逆旅。上午雨止，乃东南行。途中问所谓石柱山岩之胜，而所遇皆行道之人，莫知所在。已而雨止路滑，四顾土人不可得，乃徘徊其间，庶几一遇。久之，遇樵者，又遇耕者，问石柱、天柱，皆以无有对。共五里，过一岭，山势大豁，是为总管庙。亟投庙中问道者，终不能知。又东南行，遥望正东有耸尖卓立，不辨其为树为石。又五里，抵颜家桥，始辨其为石峰，而非树影也。颜家桥下小水东北流去。过桥，又东南逾一小岭，遂从间道折而东向临武道。蓝山大道南行十五里至城。共四里过宝林寺，读寺前《护龙桥碑》，始知宝林山脉由北柱来。乃悟向所望若树之峰正在寺北，亦在县北。寺去县十五里，此峰在寺后恰二十里，志所称石柱，即碑所称北柱无疑矣。又东过护龙桥，桥下水南流汹涌，即颜家桥之曲而至者。随溪东行，于是北瞻石柱，其峰倩削如碧玉簪，而旁有石崖，亦兀突露奇，然较之尤村山口之峰，直得其一体，不啻微矣。又二里至下湾田，有大树峙路隅，上枝分耸，而其下盘曲堆突，大六七围，其旋窝错节之间，俱受水若洗头盆，亦树妖也。又东，路出卧石间，溪始折而南向蓝山路。乃东入冈陇二里，有路自西南横贯东北，想即蓝山趋桂阳之道矣。又东沿白帝岭行。盖界头铺山脉自满云山东北环转，峙而东起为白帝岭。故界头之南，其水俱南转蓝山，而山自界头西峙巨峰，即九疑东隅，屏立南绕，东起高岭即白帝，北列夹坞成坪，中环平央，西即蓝山县治[6]。而路循白帝山南行，屡截支岭，五

里，路转南向，又五里为雷家岭，则白帝之东南尽处也。饭于雷家岭。日未下午，而前途路杳无人，行旅俱宿，遂偕止焉。既止行，乃大霁。是日止行三十里，以足裂而早雨，前无宿处也。

初三日　中夜起，明星皎然，以为此后久晴可知。比晓，饭未毕，雨仍下矣⑦。蹬蹀泥淖中，大溪亦自蓝山曲而东至，遂循溪东行。已而溪折而南，路折而东。逾一岭，共五里，大溪复自南来，是为许家渡。渡溪东行一里，溪北向入峡，路南向入山。五里为杨梅原，一二家倚山椒，为盗焚破，零落可怜。至是雨止。又南十里，为田心铺。田心之南，径道开辟，有小溪北向去，盖自朱禾铺来者。自此路西大山，自蓝山之南南向排列，而澄溪带之；路东石峰耸秀，亦南向排列，而乔松荫之。取道于中，三里一亭，可卧可憩，不知行役之苦也。共二十里，饭于朱禾铺，是为蓝山、临武分界。更一里，过永济桥，其水东流，过东山之麓，折而北以入岿水者。又南四里为江山岭，则南大龙之脊，而水分楚、粤矣。岭西十五里曰水头，志谓武水出西山下鸬鹚石，当即其处。过脊即循水东南，四里为东村。水由峡中南去，路东南逾岭，直上一里而遥，始及岭头，盖江山岭平而为分水之脊，此岭高而无关过脉也。下岭，路益开整，路旁乔松合抱夹立。三里，始行坞中。其坞开洋成峒⑧，而四围山不甚高，东北惟东山最巍峻，西南则西山之分支南下，直抵苍梧，分粤之东西者也。三里，径坞出两石山之口，又复

开洋成峒。又三里，复出两山口。又一里，乃达埜江铺而止宿焉。南去临武尚十里。是日行六十里，既止而余体小恙⑨。

【注释】

①下观：今作下灌，在宁远县东南隅。

②宁远：明为县，隶道州，即今宁远县。

③戢(jí 集)影：匿迹。

④石柱：原作“石洞柱”，应即下称“石柱”，衍“洞”字。

⑤嗷(áo 敖)嗷：哀号声。

⑥蓝山县：隶桂阳州，即今蓝山县。

⑦雨仍下矣：“下”，原作“止”，因形近而误，依文意改。

⑧峒：四围皆山，中间有平地，这种山间小盆地如凹下去的洞，在广西、湖南、贵州多称峒。峒多是人口聚居的地方，因此峒也成为苗族、壮族、侗族等地名的泛称，如苗峒、侬峒。

⑨恙(yàng)：疾病。

【译文】

四月初一日　五更时，雨大下起来，天亮后冒雨前行。从路亭岔向东北，顺箫韶溪西岸走。三里，向西望，见掩口营东面的两山峡，已经延伸下平坦的田野中。从这里起东边的山峦渐渐开阔，溪流折往东，路也顺溪去。又走五里，溪两旁石头盘曲交错，如同在互相比斗，水奔流在紧相夹立的石头中间，狭窄处如门一样，人们便在上面架起木头以便过往。渡过溪，顺着溪南岸行，又走两里就抵达下观。此地高房大屋鳞次排列，是个大村落。〔村中居住的大姓是李氏。〕从路亭到此处，名是五里，实际上十里还多，路中水深泥泞，我们都是从田畦间的小路上走。到下观后在店铺中买了些酒才走。下观的西边，有条溪流从南面流来，绕过下观流往东去，有座石

桥镇锁在村子下游，水由桥下流出，流往东与箫韶水汇合。溪流西面有一条溪水，又从应龙桥流来相会，三条水汇合便能行船，往北航行大约二十里到宁远县城。过了下观，才离开箫韶水，路折往东南。向南望去，下观后面，千峰耸翠，一座座如竹竿一般亭亭玉立，其中有座最高最尖峭的，叫吴尖山。山下有个岩，如斜岩一般窈窕，里面有个尤村洞，外面有个东角潭，都是这里景致最优美的。山峰仿佛尽是古时遗留下来的舞蹈者手中所持的干楯、羽扇，石头都类似翩翩起舞的野兽，游览九疑山而不经过此处，几乎就观览不到山的真实形态了。遗憾的是，我没有攀到山中，探寻欣赏那些奇异的景观和幽秘的境地。往东南走两里，有条大溪从南面的尤村洞流来，有座桥横跨在溪上，桥上建有亭子，这是应龙桥，又叫通济桥。越过桥，便往南进入乱峰中。〔即吴尖山往东延伸过来的余脉。〕两里后上到地宝坪坳，从此处起四周都是奇峰曲折环绕，犹如穿过瑶房、揭开锦幛往前走，转过一条夹缝，峰岩就环列成一个峒，穿过一个孔穴，就露出一处奇景，甚至于狮象龙蛇似的岩石夹路耸起，像是要与人争路，恍若是在梦中曾经从东海中的三神山经过，不再是人世间所遇到的。共走六里，在山口峒吃饭。从山口峒往南越过一座岭，共走三里，有两座山峰夹道耸立，争奇竞异。峰下有条小溪向南流，溪上架着桥和亭子。我贪恋奇景，休息观赏了许久，后遇到个戴着儒生帽的人，家住尤村洞以内，想挽留我到他家，他是吴尖山的主人，我与他约好改天再去，向他询问姓名，他说叫王璇峰。过了山峡往南，才有覆盖着土块的山。又走五里，越过一座岭，到大吉墅，石峰又夹道耸起。路东面的一座山峰，空明玲珑，呈倒悬的形状而斜向裂开，海市蜃楼的幻景也不足以比喻它的奇妙。我望见它便神往，赶忙披荆斩棘进去，到处是通贯透光的石孔石缝，或盘绕向上，或穿过峰侧面折出去，不可探寻到尽头，只可惜不能剪除茅草，攀着石阶上去，览尽其中幽奥玄秘的妙趣。它西面的山峰也同样高悬如削。路从山峰间经过，穿过峰隘往南，才一下子变得天开地阔，

这里是露园下。从露园下起，石峰匿迹，西边尽是崇峦峻岭，东边都是迂回盘绕的山冈山坡。往南两里，便到达大路上，这里在藕塘、界头两铺之间。又往南五里，投宿在界头铺，此铺是宁远、蓝山两县的分界处。铺西面的大山叫满云山，它应当是位于紫金原的背后，它的支脉延伸向东北，县界就顺岭划分。再往南为天柱山，它就是志书上所说的有岩洞奇景的石柱山。我庆幸既亲身经过了奇峰林立的山口峒一带，又从近处观览了吴尖山和尤村洞等众多峰峦，而心中仰慕的石柱山，又不出两里以外，精神不由得为之振奋。但我的脚被草鞋磨蚀，即便换布鞋，走起来还是艰难，而此地一段时间以来雨多，田畦中的水漫溢到路上，穿布鞋更不方便。从永州府到此地，无处不苦于干旱，即使是离这里不远的路亭、下观，也听得到处于干旱困境中的百姓的哀号声；然而山口峒以南，便是雨水充满田畦淹没沟谷，这难道是称为“满云”的验证吗？

初二日　我想去游览石柱山。天亮后，绵绵的雨又下了起来，而且我的脚痛得不能穿鞋，于是在歇店中稍事停留。上午雨停后，才往东南行。在途中打听所说的石柱山岩洞胜景，但遇到的都是过路的人，没有谁知道在何处。随后雨停了，路很滑，四下张望，见不到个当地人，于是徘徊在路中，心想或许可以遇到一人。过了好久，遇到个打柴的，又遇到个耕田的，向他们探问石柱、天柱，都回答说没有。共走五里，翻过一座岭，山势变得大为开阔，这里是总管庙。赶紧奔到庙中询问道人，但终究不能得知。又往东南行，远远望见正东面有一高耸直立的尖状物，分辨不清是树还是石头。又走五里，抵达颜家桥，才辨别清是石峰而非树影。颜家桥下有条细流向东北流去。越过桥，又往东南翻过一小座岭，便从小路折往东，朝临武的路走。〔沿通往蓝山县城的大路往南走十五里，就到蓝山县城。〕共走四里经过宝林寺，读了寺前的《护龙桥碑》，才知道宝林山脉从北柱山延伸来，于是悟出先前望见的那若树一样的石峰正位于寺的北面，也在县城的北面。寺离县城十五里，此峰恰好在寺后

面二十里，志书上所说的石柱山就是碑文中所称的北柱山无疑了。又往东跨过护龙桥，桥下的水汹涌地向南流去，它就是从颜家桥下曲折地流到此处的。顺溪往东行，从这里向北远望石柱山，那石峰倩美陡峭，如同碧玉簪，它旁边有座石崖，也是高高耸起，显露出奇景美态，然而比起尤村洞、山口峒的山峰来，它仅仅具备了它们形态的一部分，不仅是小。又走两里到下湾田，有棵大树峙立在路边，上部枝杈分耸，而下部盘绕堆叠，向周围凸出，有六七人合抱那么粗，回旋状的树窝和枝干交错处，都承接了些水在里边，若像洗头盆，它也属于树妖了。又往东，路从倒卧的石头间通过，溪流这才折往南朝到蓝山县城的路流去。于是往东走进山冈土垄间，两里，有条路自西南向东北横贯，我猜想它就是蓝山县通往桂阳州的路了。又往东沿着白帝岭走。大概界头铺那里的山脉从满云山向东北方回折，到东边高高耸起成为白帝岭。所以界头铺以南，水都折向南流往蓝山县，而山从界头铺西边耸起的巨大山峰，即九疑山的东部边缘，就屏风似地屹立着而向南环绕，它东面耸起的高大山岭便是白帝岭，它的北面，排列的山岭夹着个山坞，形成一块平地，群峰外绕，中间平坦广阔，西部就是蓝山县城。道路沿白帝山南面走，途中屡屡越过分出的小山岭，走五里，路转向南，又走五里为雷家岭，它是白帝山的东南尽头处。在雷家岭吃了饭。当时还未到下午，但前面路途中空无一人，行人都投宿在雷家岭，于是我与他们一同停留在此地。停下来后，天气才放晴。这天只行了三十里，这是因为我的脚被磨破，早晨又下着雨，前方无宿处等缘故。

初三日　半夜起来，星光明亮闪烁，我以为此后久晴是可以预知的了。到拂晓，饭未吃完，雨仍旧下了起来。我们在泥泞的洼地中小步向前挪动。一条大溪也从蓝山县城折向东流来，于是沿溪向东走。随后溪折往南，路折往东。越过一座岭，共走五里，大溪又从南面流来，这里是许家渡。渡过溪往东走一里，溪向北流入山峡，路向南进入山间。走五里到杨梅原，有一两户人家背靠山顶居住，房

屋被盗贼纵火烧坏，显得零落可怜。到这里雨停了。又往南十里，为田心铺。田心铺以南，小路通畅，有条小溪向北流去，它大概是从朱禾铺流过来的。从此处起，路西面的大山从蓝山县城南面排列向南延伸而去，清澈的溪水绕流在山下；路的东面石峰高耸峻秀，也是排列向南延伸，高大的松树遮蔽在峰岭上。我们取道于两面山岭之间，走三里有个亭子，可以躺卧可以休息，走进亭，顿时不再感觉到旅途的辛苦。共走了二十里，在朱禾铺吃饭，此铺是蓝山、临武两县的分界处。再走一里，跨过永济桥，桥下的水往东流，绕过东山山麓，折往北汇入岿水。又往南走四里为江山岭，这岭是南面大山脉的山脊，岭上的水分流往楚、粤两省。岭西十五里叫水头，志书上说武水发源于西山下的鸬鹚石，应当就是那地方。越过岭脊便顺水流往东南走，四里为东村。水由山峡中向南流去，路往东南翻越山岭。直往上爬了一里还多，才到达岭头上，江山岭虽然平坦但它是分水岭脊，此岭高峻却与山脉的过延无关。下岭后，路更加通畅平直，路两边夹立着合抱的高大松树。走三里，才进到山坞中。那山坞平平地延展开去，形成一个峒，但四周的山不很高，东北方只有东山最巍峨高峻，西南方则是西山的分支向南延伸而下，直抵苍梧，划分开广东、广西两省。三里后，经过山坞走出两座石山间的山口，山口外又是宽展的平地，四周被山峦包围形成一个峒。又走三里，再次走出两山间的山口。又走一里，便抵达垫江铺而停下来投宿在那里。此铺往南到临武县城还有十里。这天行了六十里，停下来后我的身体略有些不舒服。

【原文】

初四日　予以夜卧发热，平明乃起。问知由垫江而东北十里，有龙洞甚奇，余所慕而至者，而不意即在此也。乃寄行囊于旅店，遂由小径东北行。四里，出大道，则临武北

向桂阳州路也。遵行一里，有溪自北而南，盖发于东山之下者。名斜江。渡桥，即上捱冈岭。越岭，路转纯北，复从小径西北入山，共五里而抵石门蒋氏。有山兀立，蒋氏居后洞，在山半翠微间[1]。洞门东南向，一入即见百柱千门，悬列其中，俯洼而下，则洞之外层也。从其左而上，穿列柱而入，众柱分列，复回环成洞，玲珑宛转，如曲房邃阁，列户分窗，无不透明聚隙，八窗掩映。从来所历诸洞，有此屈折者，无此明爽，有此宏丽者，无此玲珑，即此已足压倒众奇矣。时蒋氏导者还取火炬，余独探奇先至，意炬而入处，当在下洞外层之后，故不趋彼而先趋此。乃炬至，导者从左洞之后穿隙而入。连入石门数重，已转在外洞之后、下层之上矣。乃北逾石限穿隘而入，即下石池中。其水澄澈不流，两崖俱穹壁列柱，而石脚汇水不漏，池中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中卧水底，水浮其上仅尺许，践梗而行，褰裳可涉[2]。十步之外，卧梗又横若限，限外池益大，水益深，水底白石龙一条，首顶横脊而尾拖池之中，鳞甲宛然。挨崖侧又前两三步，有圆石大如斗，萼插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许，是为宝珠，紧傍龙侧，真睡龙颔下物也。珠之旁，又有一圆石大倍于珠，而中凹如臼，面与水平，色与珠共，是为珠盘。然与珠并列，未尝盛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无梗，不可涉矣。西望水洞宏广，若五亩之池，四旁石崖巑岏参错，而下不泄水，真异境也。其西北似有隙更深，恨无仙槎一叶航之耳！还从旧路出，经左洞下，至洞回望洼洞外

层，匎匒窈窕[3]。乃令顾仆先随导者下山觅酒，而独下洞底，环洞四旁，转出列柱之后。其洞果不深邃，而芝田莲幄，琼窝宝柱，上下层列，崆峒杳渺，即无内二洞之奇，亦自成一天也。此洞品第，固当在月岩上。探索久之，下山，而仆竟无觅酒处。遂遵旧路十里，还至垫江，炊饭而行，日已下舂。五里，过五里排，已望见临武矣[4]。又五里，入北门，其城上四围俱列屋如楼。入门即循城西行，过西门，门外有溪自北来，即江山岭之流与水头合而下注者也。又循城南转而东过县前，又东入徐公生祠而宿。徐名开禧，昆山人。祠尚未完，守祠二上人曰大愿、善岩。是晚，予病寒未痊，乃减晚餐，市酒磨锭药饮之。

初五日 早，令顾仆炊姜汤一大碗，重被袭衣覆之[5]，汗大注，久之乃起，觉开爽矣。乃晨餐，出南门，渡石桥，桥下溪即从西门环至者。城外居民颇盛。南一里，过邝氏居，又南二里，过迎榜桥。桥下水自西山来，北与南门溪合，过桥即为挂榜山，余初过之不觉也。从其南东上岭，逶迤而上者二里，下过一亭，又五里过深井坪，始见人家。又南二里，从路右下，是为凤头岩，即宋王淮锡称秀岩者。洞门东北向，渡桥以入。出洞，下底，抵石溪，溪流自桥即伏石间，复透隙潆崖，破洞东入。此洞即王记所云“下渡溪水，其入无穷”处也。第王从上洞而下，此则水更由外崖入。余抵水洞口，深不能渡。闻随水入洞二丈，即见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东。是山如天生桥，水达其下仅三五丈，往连州

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广，度者不觉耳。予登巅东瞰，深壑下环，峡流东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亦不能窥，所云“其入无穷”，殆臆说耳。还十里，下挂榜山南岭，仰见岭侧，洞口岈然，问樵者，曰：“洞入可通隔山。”急披襟东上，洞门圆亘，高五尺，直透而入者五丈，无曲折黑暗之苦，其底南伏而下，则卑而下洼，不能入矣。仍出，渡迎榜桥，回瞻挂榜处，石壁一帏，其色黄白杂而成章，若剖峰而平列者，但不方整，不似榜文耳。此山一枝俱石，自东北横亘西南，两头各起一峰，东北为挂榜，西南为岭头，而洞门介其中，为临武南案。西山支流经其下，北与南门水合，而绕挂榜北麓，东向而去。返过南门，见肆有戌肉⑥，乃沽而餐焉。晚宿生祠。

【注释】

①翠微：青翠隐约的山色。

②褰(qiān 牵)裳：把衣服揭起来。

③氤氲(yīn yūn 因晕)：气或光色混和动荡的样子。

④临武：明为县，隶桂阳州，即今临武县。

⑤袭(xí 习)衣：衣上加衣。

⑥戌(xū 须)：古人以十二种兽名与十二地支相配，称为十二肖属。戌属狗，戌肉即狗肉。

【译文】

初四日　我因夜间睡觉时发热，天亮才起来。打听后知道由垫江铺往东北走十里，有个龙洞很奇异，它正是我仰慕而要去游览的地方，但没想到就在此地。于是将行李寄在旅店中，便从小路往东

北走。四里，到达大路上，那条大路就是临武县向北通往桂阳州的路。沿大路行一里，有条溪水自北向南流来，它大概是发源于东山脚下的水流。〔名叫斜江。〕越过溪上的桥，便上了捱冈岭。翻过岭，路折向正北方，我们又从小路往西北进了山，共走五里，抵达石门蒋家的居住处。有座山兀立着，蒋家居住在山后的洞中，那洞位于青翠掩映的半山腰间。洞门朝向东南，一进去就见成百上千的石柱石门悬吊排列在洞中，俯身朝凹陷处走下去，就是洞的外层。从洞外层的左边往上走，穿过排列的石柱进去，众多石柱分立列置，又曲折环绕形成一个洞，此洞玲珑曲折，如密室深阁，置门分窗，无处不是缝隙透明通光，八面的窗洞相互掩映。我从来游历过的众多岩洞，有像此洞一样曲折的而又没有此洞明爽，有如此洞一样宏敞奇丽的但却没有此洞玲珑，就这些已经足以压倒众多奇异的洞穴了。当时姓蒋的导游回家取火把，我独自探寻奇观先到了此处，心想他取了火把走进来的地方，应该在下洞外层的后边，所以我没有前往那里而是先到此处。等他拿了火把，却是从左洞的后面穿过石缝进来。接连进了几重石门，便已经转在外洞的后面、下层的上面来了。于是往北越过石门槛穿过石隘进去，就下到石池中。池中的水清澈不流，两边山崖上都是高穹的崖壁、排列的石柱，水汇聚在石头根脚而不渗漏，池中的水有三四尺深。有条石梗横卧在池中间水底下，它上面的水仅有一尺左右深，踩着它走，揭起衣服就可以涉水了。十步以外，那卧在水底的石梗又若像门槛横着，门槛以外池更大，水更深，水底有条白色的石龙，头顶横在池外面的冈脊上而尾部拖在池中，鳞甲宛若真的一样。挨着崖壁侧面又往前两三步，有个圆状的石头大如斗，花萼似的石棱片插入水中，未露出水面的部分也有一尺左右，这是宝珠，它紧傍石龙侧边，真可说是睡龙下巴底下的宝物。宝珠的旁边，又有个圆状的石头大过宝珠一倍，中间凹下去如同杵臼，上部与水面一样齐，颜色与宝珠一致，这是珠盘。然而它与宝珠并列着，未尝盛着珠子。由此往前，水深达五六尺，没

有石梗，不可以进去了。向西望去，水洞宏敞广阔，若像方圆五亩的一个池子，四旁的石崖高峻尖峭，错杂插耸，而石崖脚下不漏泄水流，真是一个特殊奇异的地方。水洞的西北边似乎有一条更幽深的裂缝，遗憾的是没有只像传说中仙人乘坐的小船筏坐着荡过去！往回从原路出来，经过左洞向下走，到洞中回首遥望低洼下去的洞外层，云气氤氲，景象美好迷人。于是让顾仆先随导游下山去弄酒，而我独自下到洞底，绕着洞的四边，转出排列的石柱后面。这洞就算不幽深曲折，但芝田莲帐，琼窝宝柱，上下层层叠叠排列，空阔深远，即使无里面两个洞的奇异景象，也自成一块天地。此洞的位次，固然当在月岩之上。探寻了许久，才走下山，而顾仆竟然没有找到买酒的地方。于是顺原路走十里，回到垫江铺，做饭吃了就走，太阳已经落山。五里，经过五里排，已经望得见临武县城了。又走五里，进了城北门，城墙上四周都列置着房屋，如同楼阁。进了城门便顺着城墙向西走，经过西门，门外有条溪从北面流来，它就是江山岭的水与水头来的水汇合后往下流到这里的。又顺城墙转往南而后往东经过县衙署前，再往东进入徐公生祠，住宿下来。〔徐公名叫开禧，是昆山县人。〕祠堂尚未修建完毕，守祠的两个上人叫大愿、善岩。这天晚间，我病寒没有痊愈，于是晚餐减了些量，买了点酒磨碎锭药和着喝掉。

初五日　早晨，叫顾仆给我烧了一大碗姜汤喝掉，又盖上厚厚的被子，穿上几层衣服，满身大汗流淌，过了好久才起来，觉得精神舒爽了。于是吃了早餐，走出南门，跨过石桥，桥下的溪水就是从西门外绕流到这里的。城外居民很多。往南走一里，经过邝家住宅旁边，又往南两里，跨过迎榜桥。桥下的水从西山流来，流往北与南门边的溪水汇合，过了桥就是挂榜山，我初过桥时没发觉。从挂榜山南面往东登上岭，曲折地向上爬两里，往下经过一个亭子，又走五里经过深井坪，这才见到人家。又往南两里，从路右边下去，是凤头岩，就是宋人王淮锡称为秀岩的那岩。岩洞门朝东北面，我们跨过

桥进入洞中。出了洞，下到岩底，到达石溪边，溪流从桥下就潜入石头间，又穿过石缝潆绕石崖，冲开洞壁往东流入洞中。此洞就是王淮锡记述中所说的“往下渡过溪水，那溪水流进洞中而无尽头”处。只是王淮锡从洞上层往下走，此洞中的水却是从外面石崖下流进来。我到了水洞口，水深而不能渡过。听说随水入洞两丈，就能见到天空中的光亮，进去五丈，就可以穿过石壁出去，到山的东边。这山如同天生桥，水在山下三五丈的地方流过，到连州的大路正是通过山上，只是山高而宽广，人经过时不觉得像一座桥而已。我登上山巅向东俯瞰，深谷环绕山下，山峡中的水向东流去。近处尽是峭石林立，被丛密的草木遮蔽着，不仅不能下去，而且也不能窥视到，所说的“溪水流进洞中而无尽头”，大概只是想当然的说法而已。往回走十里，下了挂榜山南面的山岭，仰头看见岭侧面有个洞口显出深邃的样子，向一个打柴的人询问，他说：“此洞进去后可以通到对面的山”。急忙撩开衣襟往东向上爬，那洞门呈圆形环绕，高五尺，直穿洞深入五丈深，没有曲折黑暗之苦，洞底向南隐伏下去，低矮而向下凹陷，不能进到里边。仍旧出了洞，跨过迎榜桥，回头观看所谓挂榜处，有一块石壁，颜色黄白相间，条纹清晰，若像剖开而平列着的石峰，只是不方整，不像榜文而已。这座山岭上全是石头，山岭自东北横亘向西南，两头分别耸起一座山峰，东北边的是挂榜山，西南边的是岭头峰，而洞门介于中间，成为临武县城的南案。西山来的一支水经过岭头峰下，流往北与南门外的水汇合，绕过挂榜山北麓，向东流去。返回时经过南门，见店中有狗肉，便买了些吃。晚上仍宿徐公生祠。

【原文】

初六日　饭而行。出东门，五里，一山突于路北，武水亦北向至，路由山南。水北转山嘴，复东南去，路折而东

北。一里，一路直北，乃桂阳间道；一岐东北，乃宜章道也。三里至阿皮洞，武溪复北折而来，经其东北去。水西有居民数家，从此渡桥东上牛庙岭，俱寂无村落矣。逾岭下四里，为川州水凉亭。又五里，升降山谷，为桐木郎桥。桥下去水，自南而北，其发源当自秀岩穿穴之水也。桥东有古牌，大书飞白，为广福桥。其书甚遒劲，为宋桂阳军知临武县事曾晞颜所书[①]。从此南而东上一岭，又东向循山半行五里，路忽四岐，乃不东而从北。下岭，又东从山坞行五里，为牛行。牛行人烟不多，散处山谷。盖大路从四岐直东，俱高岭无人，而此为小路，便于中火耳。由牛行又东，从小径登岭。逾而下，三里，为小源，亦有村民数家。从此又东北逾二岭而下，共五里，为水下。遇一人，言："水下至凤集铺止三里，而岭荒多盗，必得送者乃可行。"余乃饭于水下村家，其人为我觅送者不得，遂东南一里，复南上小径，连逾二岭，则铺在山头矣。其铺正在岭侧脊，是为临武、宜章东西界，而铺亭颓落，寂无一家。乃东下岭，转而东北行。二里，始有村落，在小溪西。渡溪桥，而东北循水下二里，至锁石，村落甚盛。北望有大山高穹，是为麻田大岭。由锁石北上岭，三里过社山，两峰圆削峙，一尖圆而一斜突，为锁石水口。由其东下岭二里，则武溪复自北而南，路与之遇。乃循溪南东行，溪复转而北，溪北环成一坪，是为孙车坪，涯际有小舟舶焉。即从溪南转入山峡，一里，南上一岭，曰车带岭。其岭巉而荒[②]，行者俱为危言。余不顾，

直上一里半，登其巅，东望隐隐有斑黄之色，不辨其为云为山，而麻田大岭已在其北矣。下岭里半，有溪流淙淙，其侧石穴中，有泉一池，自穴顶下注，清泠百倍溪中，乃掬而饮之，以溪水盥焉。更下而东，共七里，至梅田白沙巡司[3]。武溪复北自麻田南向而下[4]，经司东而去。是日午后大霁，共行六十里，止于司侧肆中。先是，途人屡以途有不测戒余速行，余见日色尚早，何至乃尔，低逆旅，始知上午有盗，百四十人自上乡来，由司东至龙村，取径道向广东，谓土人无恐，尔不足扰也。

初七日　晨餐后乃行，以夜来体不安也。由司东渡武溪，遂东上渡头岭。东北行，直逼麻田大岭下，共三里，乃转东南，再上岭，二里而下，始就坞中行。又五里，有数十家散处山麓间，是为龙村。其北有石峰突兀路左。又东北二里，乃南向登岭，从岭上平行三里，始南下峡中，有细流自南而北，渡溪即东上岭，里半为高明铺。又下岭，又三里，为焦溪桥。焦溪在高明南，有数十(家)夹桥而居，其水自北而南。由此东南三里，逾一岭，为芹菜坪。其南有峰分突，下有层崖承之，其色斑赭杂黑，极似武彝之一体。此处四山俱青葱巉岏[5]，独此有异。又三里，逾岭，颇高。其先行岭北，可平瞻麻田、将军寨、黄岑岭诸峰；已行岭南，则南向旷然开拓，想武江直下之境矣。下岭，又北二里，有楼横路口，是为隘口。其东南山上，有塔五层，修而未竟。过隘口，循塔山之北垂，觅小径转入山坳，是为艮岩。寺向西

南，岩向西北，岩口有池一方。僧凤岩为我煮金刚笋，以醋油炒之以供粥，遂卧寺中，得一觉。下午入南镇关，至三星桥。过桥，则市肆夹道，行李杂遝，盖南下广东之大道云。桥即在城南，而南门在西，大道循城而东。已乃北过东门，又直北过演武场。其西蔓石巉巉，横卧道侧。共北十里，过牛筋洞，居民将及百家，在青岑山下。盖大山西南，初峙为麻田大岭，犹临武地。其东北再峙为将军寨。已属宜章。此最高之顶，乃东北度为高云山，有寺焉。乃北转最深处，于是始东列为黄岑。其山南北横列，其南垂即为曲折岭，又东更列一层，则青岑也，牛筋洞在其东北麓。更北行一里，为野石铺。其北石峰嵌空，蹲踞路左，即为野石岩，而始不知。问其下居人，曰："由其北小径入即是。"乃随其北垂，转出山背，乃寺场，非岩洞也。亟出，欲投宿于岩下人家，有一人当门拒客，不入纳。余见其岩石奇，以为此必岩也⑥，苦恳之，屋侧一小户中容留焉。欲从其舍后上岩，而其家俱编篱绝，须自其中舍后门出，而拒客人犹不肯容入。乃从南畔乱石中攀崖逾石而入。先登一岩，其门岈然，而内有透顶之隙，而不甚深。仰视门左，有磴埋草间，亟披荆上。西南行石径间，复得石门如合掌，其内狭而稍深，右裂旁窍，其上亦透天光，而右壁之半，一圆窍透明如镜。出峡门，更西北随磴上，则穹崖削立，上有叠石耸霄，下若展幛内敛。时渐就晚，四向觅路不得，念此即野石岩无疑。志原云"临官道旁"，非山后可知，但恨无补叠为径以穷其胜

者。乃下，就坐其庑下，而当门人已他去。已而闻中室牖内有呼客声，乃主人卧息在内也。谓："客探岩曾见仙诗否？"余以所经对。曰："未也。穹崖之右，峡门之上，尚有路可上，明日当再穷之。"时侧户主人意虽爱客，而室甚卑隘，猪圈客铺共在一处，见余意不便，叩室中妇借下余榻，而妇不应，余因就牖下求中室主人，主人许之，乃移卧具于中。中室主人起向客言："客爱游名山，此间有高云山，乃众山之顶，路由黄岑岭而上，宜章八景有'黄岑滴翠'、'白水流虹'二胜在其下，不可失也。"余颔之。

初八日　晨，觅导游高云者，其人欲余少待，上午乃得同行。余饭后复登岩上，由穹崖之东、丛郁之下，果又得路。上数步，乱石纵横，路复莫辨。乃攀逾石萼，上俱嵌空决裂，有大石高耸于外，夹成石坪，掩映愈胜，然终不得洞中诗也。徘徊久之，还至失路处，见一石穴，即在所逾石下。乃匍伏入，其内峪岈起裂，列穴旁通，宛转透石坪下，皆明朗可穿。盖前越其上，兹透其底，求所谓仙诗，竟无有也。下岩，导者未至，方拽囊就道，忽北路言，大盗二百余人自北来。主人俱奔，襁负奔避后山[7]，余与顾仆复携囊藏适所游穴中，以此处路幽莫觉，且有后穴可他走也。余伏穴中，令顾仆从穴旁窥之。初奔走纷纷，已而路寂无人。久之，复有自北而南者，乃下问之，曰："贼从章桥之上，过外岭西向黄茅矣。"乃下岩南行，则自北南来者甚众，而北去者犹踟蹰不前也[8]。途人相告，即梅前司渡河百四十名之

夥，南至天都石坪行劫。乃东从间道，北出章桥，转而西还，盖绕宜章之四郊[9]，而犹不敢竟度国门也。南从旧路一里半，低牛筋洞北，遂从小径，西南循大山行。里半，出牛筋洞之后，乃西越山峡，共五里，出峡，乃循青岑南麓行。有路差大，乃西南向县者，而黄岑之道则若断若续，惟以意拟耳。共西三里，转一冈，始与南来大道合，遂北向曲折岭。二里，直跻岭坳，其西即“白水流虹”。章水之上源，自高云山南径黄岑峒，由此出峡，布流悬石而下者也。土人即称此岭曰黄岑，然黄岑山尚北峙，此其南下支。逾岭，西北半里，即溯涧行，黄岑山高峙东北[10]，其阳环成一峒，大溪横贯之。竟峒里半，有小径北去，云可通章桥。仍溯溪西行三里，为兵马堂路口。仍溯溪北转一里，乃舍溪登岭。北上一里，西下坞中，是为藏经楼。高山四绕，小涧潆门[11]，寺甚整洁。昔为贮藏之所，近为贼劫，寺僧散去，经移高云，独一二僧闭户守焉。因炊粥其中，坐卧其中久之。下午，乃由寺左登岭，岧峣直上者二里，是为坪头岭。逾岭稍下，得坞甚幽，山帏翠叠，众壑争流，有修篁一丘，丛木交映中，静室出焉。其室修洁，而空寂无人，高山流水，窈然而已。半里，逾坞，复溯涧北上岭一里，岭穷而水不绝。此坪头而上第二岭也。水复自上坞透峡下，路透峡入，又平行坞中半里，渡涧，东北上岭。涧东自黄岑山后来，平流坞中，石坪殷红，清泉素润，色侔濯锦；出峡下泻，珠鸣玉韵，重木翳之，杳不可窥；于是绕静室西南下注，出藏经岭南，为大

章之源也。岭不甚高，不过半里，渐盘出黄岑北。其处山鹃鲜丽，光彩射目，树虽不繁，而花色绝胜，非他处可比。此坪头上第三岭也。稍过坪，又东北上一里，逾岭脊。此坪头上第四岭矣。其西石峰突如踞狮，为将军山南来东转之脉，其东则南度为黄岑山者也。逾岭北下一里，折而西北下，行深树中又一里，得高云寺。寺虽倚翠微，犹踞万峰绝顶。寺肇于隆庆五年，今渐就敝，而山门方丈，犹未全备，洵峻极之构造非易也。寺向有五十僧，为流寇所扰，止存六七僧，以耕种为业，而晨昏之梵课不废，亦此中之仅见者。主僧宝幢，颇能安客。至寺，日犹未衔山，以惫极，急浴而卧。

初九日　晨起，浓雾翳山，咫尺莫辨，问山亦无他奇，遂决策下山，东北向丛木中下。初，余意为萝棘所翳，即不能入，而身所过处，或瞻企不辜。及五里至山麓，村落数家散处坞中，问所谓坦山，皆云即此，而问所谓万华岩，皆云无之。徘徊四顾，竟无异处。但其水东下章桥，大路从之，甚迂；由此北逾虎头岭出良田，为间道，甚便。遂从村侧北上岭，岭东坳中，涧水泻大石崖而下，悬帘泄布，亦此中所仅见。一里，逾坳上，一里半，复溯流北行坞中，一里半，又逾岭而下，有溪自西而东，问之，犹东出章桥者也。渡溪，又有一溪自北来入。溯溪北行峡中，二里为大竹峒，居民数家，水自西来，想亦黄茅岭下之余波也。由大竹峒东逾大竹岭，岭为大竹山南下之脊，是为分水，东由吴溪出郴，西

由章桥入宜。上少下多。东向直下二里，是为吴溪。居民数家，散处甚敞，前章桥流贼所从而西者也。村东一里，有桥跨溪上，度桥北，上小分岭，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人场，有水颇大，北自山峒透峡而东，一峰当关扼之，水激石奋。水折而南，峰剖其西，若平削而下者，以为下必有洞壑可憩；及抵崖下，乃绝流而渡，则寂无人烟。乃北逾一冈，二里为歪里。先为廖氏，居人颇盛，有小水自北南去。乃从其村东上平岭，北行一里，其西坞中为王氏，室庐甚整。询之土人，昨流贼自章桥北小径，止于村西大山丛木中，经宿而去，想亦有所阚而不敢动也。从此东北出山坳，石道修整，十二里而抵良田⑫。自歪里雨作，至此愈甚。乃炊饭索饮于肆中。良田居市甚众，乃中道一大聚落，二月间，流寇三四百人亦群而过焉。饭后，雨不尽，止北十里，宿于万岁桥。按志，郴南有灵寿山，山有灵寿木，昔名万岁，故山下水名千秋。今有小万岁、大万岁二溪，俱有桥架其上，水俱自西而东。余以灵寿山必有胜可寻，及遍询土人，俱无可征，惟二流之易"千秋"存"万岁"耳。

【注释】

①桂阳军：宋代桂阳军在今湖南桂阳县。

②嶕（jiāo 焦）：高巅。

③梅田：今名同，在宜章县西境。

④武溪：今仍名武水。　麻田：今名同，在宜章县西隅，武水东岸。

⑤巉岏（chán yuán 蝉元）：山高而锐。

⑥以为此必岩也：疑为"以为必此岩也"。

⑦襁(qiǎng)负：用布幅把人背负在背上。

⑧蹜(sù 宿)蹜：形容举足促狭的样子。

⑨宜章：明为县，隶郴州，即今宜章县。

⑩黄岑山：即骑田岭。《明史·地理志》：郴州“南有黄岑山，与宜章县界，亦曰骑田岭，五岭之第二岭也。”

⑪小涧濛门：“涧”，原作“洞”，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⑫良田：今名同，在郴县南境。

【译文】

初六日　吃了饭后出发。走出城东门，五里，一座山突立在路北边，武水也向北流来，路从山南边延伸。水向北边转过山嘴，又往东南流去，路折往东北。一里后，一条路直朝北去，这是通往桂阳州的小路；一条路岔往东北，它是去宜章县的路。三里到阿皮洞，武溪又折往北流来，经过阿皮洞的东北面流去，溪水西面有几家居民。从此处跨过桥往东攀上牛庙岭，就都是一片荒寂，没有村落。越岭往下走四里，是川州水凉亭。又从山谷中上上下下跋涉五里，到桐木郎桥。桥下流淌的水，自南而北，它的源头应当是从秀岩穿过石穴流出来的水。桥东面有块古碑，飞白大字写着“广福桥”三字。字体非常遒劲，是宋代桂阳军临武县知县曾晞颜书写的。从此处向南而后往东登上一座岭，又向东顺半山腰走五里，路忽然岔向四个方向，于是我们不从东而从北面的路走。下了岭，又往东从山坞中走五里，为牛行。牛行人烟不多，民户散居在山谷中。大路从四条岔路中的东边那条直走，一路都是高大的山岭无人居住，我们所走的是小路，便于中途找人家烧火做饭。由牛行又往东走，从小路登上岭。越过岭下去，走三里，为小源，也有几家村民住着。从此处又往东北翻过两座岭而往下走，共五里，到水下。遇到一人，他对我们说：“水下到凤集铺只有三里，但岭间荒僻而盗贼多，一定要找得护送的人才可以走。”于是我在水下村民家吃了饭，那人为我找护送的人然而未找到，我们便往东南走，一里后，又往南从一条小路上

攀爬，接连翻过两座岭，见驿铺就在山头上。此铺正好在岭侧的山脊上，铺所在处为临武、宜章两县的东西分界地，但铺亭倾塌衰败，荒寂而无一户人家居住。于是往东走下岭，转往东北行。两里，才有村落，在小溪的西边。跨过溪上的桥，往东北顺溪水向下行两里，到锁石，这里村落很繁盛。朝北望去，有大山高高隆起，这是麻田大岭。从锁石往北登上岭，走三里经过社山，有两座圆而陡削的山峰耸立着，一座尖圆而另一座倾斜突兀，两峰相夹处为锁石的水口。从锁石水口东面朝岭下走两里，武溪又自北而南流来，路与溪水相交汇，这才沿溪南岸往东走。溪又折往北，溪北岸山水环抱形成一块平地，这是孙车坪，溪边有小船停泊着。我们便从溪南边转进山峡中，走一里，往南上了一座岭，叫车带岭。岭高而荒凉，行人都讲的是如何如何危险的话。我不顾这些，直朝上走一里半，登上岭的顶端，往东望去，远处隐隐地有斑黄色，辨不出是云还是山，而麻田大岭已经在它的北面了。朝岭下走一里半，有条溪流淙淙流淌，溪侧面的石穴中，有一池泉水，从石穴顶上流下来，清爽寒凉胜过溪中百倍，于是我捧了些池中的水喝，用溪水洗了手。再往下折朝东，共走七里，到达梅田白沙巡检司。武溪又从北面的麻田向南边流下来，经巡检司东面而去。这天午后天气大晴，共行了六十里，停在巡检司侧边的旅店中。原先，路上遇着的人屡屡说途中恐有不测，告诫我要快走，我见天色还早，心想何至于像他们说的那样，抵达旅店中，才知道上午有盗贼一百四十人从上乡来，由巡检司东面到龙村，走小路向广东去了，他们告诉当地人说不要害怕，你等老百姓不值得骚扰。

初七日　早餐后才出发，因为昨天夜里我身体不舒适。从巡检司东渡武溪，便往东上了渡头岭。朝东北走，直逼麻田大岭下，共三里，才折向东南，再次登上岭，两里后下了岭，才往山坞中走。又走了五里，有几十户人家散处在山麓间，这是龙村。村北有座石峰突兀在路左边。又往东北走两里，便向南登上一岭，从岭上平平地走

三里，才向南下到山峡中，有细流自南而北流去，渡过溪水就朝东边上了岭，一里半后到高明铺。又下了岭，再走三里，为焦溪桥。焦溪在高明铺南面，有几十户人家夹桥而居，溪水自北向南流淌。由此处往东南走三里，翻过一座岭，为芹菜坪。南面有山峰分突出来，峰下面有重叠的石崖支撑着，颜色赤褐而杂有黑色，极像武彝山的一部分。此处四周的山都是青绿色，高峻尖峭，唯独此峰显得特别。又走三里，翻越一座岭，那岭很高峻。如先从岭北走，可以平平地观览麻田、将军寨、黄岑岭等众山峰，现在已经从岭南走，则岭南空阔而向南面延展，我想它是武江直往下流经的地方。下了岭，又往北走两里，有座楼横在路口，这里为隘口。隘口东南面的山上，有座五层高的塔，正在营建而没有竣工。过隘口后，顺着塔山的北陲，寻找到小路折进山坳，这里为艮岩。寺向着西南，岩向着西北，岩口有个池子。僧人凤岩为我煮了些金刚笋，用醋和油炒了下着粥吃，便躺在寺中，睡了一觉。下午进入南镇关，到达三星桥。跨过桥，集市上店铺夹道，行李杂沓，因为此处是南下广东的大路。桥就在县城南边，而城南门在桥西面，大路顺城墙外往东延伸。随后往北过了东门，又直朝北经过演武场。演武场西面，一块块高峻尖削的青石横卧在路旁。共往北走十里，经过牛筋洞，有将近百家居民，居住在青岑山下。大山西南，首先耸起的是麻田大岭，〔此岭仍为临武县地。〕麻田大岭东北面再耸起的是将军寨。〔它已经属于宜章县。〕山的最高顶往东北延伸为高云山，山上有寺庙。高云山折往北转到最深处，才东列为黄岑山。这座山南北横列，南陲就是曲折岭，又往东再横列一层，这就是青岑山，牛筋洞在它的东北麓。再往北走一里，为野石铺。铺北面石峰玲珑，蹲立在路左边，这里就是野石岩，但开初我不知道。向岩下居民打探情况，回答说："从峰北面小路进去就是岩洞。"于是顺山峰的北陲，转出山背后，那地方是寺场，不是岩洞。赶快返出来，想投宿在岩下的居民家中，有个人挡在门口拒绝了客人，不让进去。我见这座岩石头奇异，以为此处一定是岩洞，苦苦恳

求，他家侧边的一小户才允许住留在他家。我想从他家房屋后面上岩，而他家在屋后到处编了篱笆隔绝着，必须从中间那家屋子的后门出去，但那个拒留客人的人仍不肯让我们进去。于是从岩南边的乱石中攀崖越进到岩内。先登上一个岩洞，洞门显出深邃的样子，洞内有条通到顶端的石缝，但洞不很深。仰见洞门的左边，有些石磴隐没在草丛间，便赶忙拔开荆棘往上爬。往西南走在石径间，又见到一个如双掌相合般的石门，石门内狭窄而稍深，右边裂开个小支洞，上边也露出天光，而右边石壁的半中腰，有个圆状的孔穴透明如镜。走出石峡门，再沿石磴往西北向上爬，便是穹隆的崖壁如刀削般直立着，崖壁上面有重叠的石头耸入云霄，下面若展开的帷幛向内卷起。当时渐渐临近夜晚，四下里找路但没有找到，心想此处就是野石岩无疑。志书上原记载说野石岩"临近官道旁"，由此可知不是在山后，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用石头一层层修砌成道路以便人们能穷尽此岩的优美景观。于是走下山，就坐在小屋中，而那挡门的人已经到别处去了。随即听到中间那家房间的窗户内有呼喊客人的声音，原来是主人躺在房内休息。他问道："客人探寻岩洞曾见到仙诗没有？"我将所经过的地方对他说了一遍。他听后说："你没有去到有仙诗的地方。穹隆的岩壁右边，石峡门的上面，还有路可以上去，明日应当再继续探寻到尽头。"当时侧边那户的主人虽然好客，但他家的屋子很低矮狭窄，猪圈和客人的床铺共同在一处，见我有不便的意思，他便问屋中主妇是否可在里边借我个睡觉的地方，而妇人不答应，我于是走到窗子下求中间那家屋子的主人，结果他允许了，这才把卧具搬到他家中。中间那家屋子的主人起床来向我说："客人喜好游览名山，此地有座高云山，是众山的顶端，到山上的路由黄岑岭往上走。宜章县八景中有'黄岑滴翠'、'白水流虹'两处胜景在这座山下，不可错过。"我点头表示接受他的建议。

初八日　早晨，找到个导引我游高云山的人，他要我稍候，上

午才得以一同前往。我饭后又攀到野石岩上，从穹隆的岩壁东边、丛密繁茂的树木下走，果然又找到路。往上走几步，乱石纵横，路又分辨不出来了。于是从花萼似的石头间攀越，上面都是玲珑而破裂开的石头，有些大石头高高耸立在外围，与里面的石头夹峙而形成石坪，它们相互掩映，显得愈加奇美，然而终究没能找到洞中的诗。来回地漫游了许久，回到迷失道路处，看见个石穴就在我所越过的石头下面。于是匍匐着身体爬进去，石穴内深邃幽长，纵横裂开，形成孔穴通到周围，这些孔穴曲折延伸到石坪下面，都是明朗而可穿过。总的说，前面是攀越到上面，现在是穿行在底下，寻找所谓的仙诗，竟然没有。下了岩，导游还未到，正拽起行李袋要上路，忽然北边路上传来消息说，有两百多个大盗正从北面过来。岩下人家的主人都忙着逃走，背着孩童奔到后山躲起来。我与顾仆又携着行李袋藏到刚刚游览的石穴中，因为此处道路僻静不易被发觉，而且有后穴可以跑到其他地方。我藏在石穴中，叫顾仆从石穴旁边窥视外面的动静。开初众人奔走纷纷，随即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人。过了好久，又有从北往南来的人，于是向下询问，回答说："盗贼从章桥上经过桥外的山岭西向黄茅去了。"这才下了岩往南走，这时从北往南来的人很多，而向北去的仍不敢大胆举步向前。路上的人相互传告，这些盗贼就是从梅前司渡河、有一百四十人的那伙，他们往南到天都石坪行劫。他们从东面的小路，往北出了章桥，再转回西边，差不多绕了宜章县城四郊一圈，但仍不敢直通过城门。我们往南从原路走了一里半，抵达牛筋洞北面，便从小路往西南顺大山走。一里半，转出到牛筋洞的后面，就向西穿越山峡，共五里，走出山峡，便沿青岑山的南麓往前走。有一条路比较大，是往西南到县城去的，而到黄岑岭的路却若断若续，只是猜测着走。共往西走三里，转过一条山冈，才与南面来的大路交合，于是往北向曲折岭上走。两里，直登到岭坳上，岭坳西边就是"白水流虹"处。章水的上源，自高云山往南流经黄岑峒，由此处流出山峡，分散奔涌的水流从石头上悬空泻

下形成此景。当地人就称此岭为黄岑岭，然而黄岑山还耸立在北边，此处是它向南延伸下来的支脉。越过岭，往西北走半里，就溯涧流走，黄岑山高高耸立在东北边，它南面山峦环绕，形成一个峒，一条大溪横贯峒中。走一里半到达峒的尽头，有条小路向北去，据说可通到章桥。仍旧溯溪往西行三里，到兵马堂路口。而后仍然溯溪折往北一里，才离开溪水登上岭。往北朝上走里，再向西下到山坞中，这里为藏经楼。高山环绕在四周，小涧潆洄在门前，寺庙非常整洁。它原先是贮藏佛经等物件的地方，近来被盗贼抢劫，寺中僧人多数逃散到别处去了，经书移到高云寺，只剩下一两个僧人闭门守护在寺内。于是我们在寺中煮粥吃，坐立躺卧了许久。下午才从寺左侧登岭，向高峻的岭上直上两里，为坪头岭。越过岭头稍往下走，见到个很幽静的山坞，四周帏纱似的山峦堆青叠翠，众多沟谷中溪水争流，并且有一片修竹。交相掩映的丛密树木中，有一间静室。那静室完好整洁，但里边空寂无人，周围是高山流水，显得幽远美好。走半里，穿过山坞，又溯涧往北朝岭上走一里，岭到了尽头而水流不绝。这是坪头岭以上的第二岭。水又从上面的山坞中穿过山峡流下来，路穿过山峡进去，又平平地从山坞走半里，渡过涧流，往东北上了岭。涧流从东边的黄岑山后面流来，平缓地流淌在山坞中，石坪殷红，清泉素涧，如在水中洗涤锦布一样；水流出山峡向下奔泻，发出珠鸣玉韵般的声响，重重树木遮蔽了它，幽暗而不可窥见；再往下绕过静室西南向下倾注，流出藏经岭南边，为大章水的源头。这座岭不很高，不超过半里，我们渐渐绕到黄岑山的北面。这地方山中的杜鹃花鲜艳美丽，光彩耀目，树木虽然不繁茂，花色却极其美好，不是其他地方可以比得上的。这是坪头岭以上的第三岭。稍微经过一小段平地，又往东北朝上攀一里，便翻越岭脊。这是坪头岭以上的第四岭。它西面石峰突兀如同蹲坐着的雄狮，这是将军山向南延伸而来再折往东的脉，东面则是往南穿过而成为黄岑山的一座山脉。越过岭脊往北下一里，折往西北朝下走，在深树

从中又行一里，见到高云寺。此寺虽然靠在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处，但仍旧高高雄踞在千万座山峰的最高顶端。它创建于隆庆五年(1517)，如今已渐渐破败，但是寺的大门和方丈，仍然未齐全，实在是高大建筑的营建确实是不容易。寺内先前有五十个僧人，因为被流寇侵扰，现在只留得有六七个，他们以耕种为业，而清晨和天黑时的佛经诵读并未废弃，这也是此处仅见的。主僧宝幢，很能安顿客人。到寺中时，太阳还未落山，因为疲惫至极，急忙洗浴后就睡下。

初九日　早晨起来，浓雾遮掩了山岭，咫尺间什么都不能分辨。询问后得知山间也没有其他奇异的景物，便决计下山，往东北朝丛密的树木中向下走。开初，我心想山间被萝棘遮蔽，即便有些地方不能进去，但身体经过之处，向周围观看或许不会见不到景物。等走五里到达山麓，有几户人家散处在山坞中，打听所谓的坦山，都说就是此处，而探问所谓的万华岩，都说没有。徘徊四顾，没有奇异的地方。但山坞中的水流下章桥，大路顺水而去，很曲折；由此坞往北翻越虎头岭到良田，是小路，很近便。于是便从村子侧面往北上了岭，岭东面的山坳中，涧水从大石崖上奔泻而下，若挂着的帘子散泄的布帛，也是此地所仅见的。一里，攀越到山坳上，又走一里半，重新溯流往北走到山坞中，再走一里半，又越过岭向下行，有条溪水自西向东流，一询问，它仍是往东流出章桥的溪水。渡过此溪，又有条溪水从北面流来相汇。溯溪往北从山峡中走，两里为大竹峒，这里有几家居民，水从峒西面流来，我想它也是黄茅岭下面溪水的未流。由大竹峒往东翻越大竹岭，此岭为大竹山向南延伸下来的山脊，是分水岭，〔岭东边的水由吴溪流出郴州，西边的水由章桥流入宜章县。〕一路上上的少下的多。向东直下两里，为吴溪。几家居民分散居住在一个很宽阔的地带上，昨天经过章桥的流贼就是从这里往西去的。村东面一里，有座桥横架在溪上，越过桥往北走，登上小分岭，也是上的少下的多。走两里，下到仙人场，有条

较大的水流，从北面山峒中穿过山峡向东流去，一座山峰扼踞在水边，水流腾涌、石头飞突。水折向南，它西面的山峰破裂开，若像平平切削下去的，我以为下面必定有洞壑可供休息；等低达石崖下，便横渡过水流，却是荒寂而无人烟。于是往北翻越一座山冈，走两里为歪里。此处原先是姓廖的人家居住，居民很多，有条小水自北向南流去。于是从此村东面上了平缓的山岭，往北走一里，岭西面山坞中是姓王的人家居住，房舍很整洁。询问此处居民得知，昨天流贼从章桥北面的小路来，停在村西大山的丛林中，过了一夜才离去，想必也是窥视到了什么情况而不敢行动。从此处往东北走出山坳，石头铺筑的道路通畅齐整，共走十二里抵达良田。从歪里就下起了雨到此雨势更大，于是在店中煮饭买酒。良田的住户和市场很多，是往来路途中的一个大村落，二月间，三四百个流寇也曾结队经过这里。饭后，雨没有全停，只往北走了十里，投宿在万岁桥。按志书记载，郴州南面有座灵寿山，山上产灵寿木，原先称万岁木，所以山下的水名叫千秋水。如今有小万岁、大万岁两条溪，都有桥架在溪上，水都是自西向东流。我以为灵寿山必定有名胜风景可以探寻，等问遍当地人，才知都无可征询，只是两条水改掉了“千秋”的名保存着“万岁”的称谓。

【原文】

初十日　雨虽止而泞甚。自万岁桥北行十里，为新桥铺，有路自东南来合，想桂阳县之支道也。又北十里为郴州之南关[①]。郴水东自山峡，曲至城东南隅，折而北径城之东关外，则苏仙桥横亘其上。九洞，甚宏整。至是雨复大作，余不暇入城，姑饭于溪上肆中，乃持盖为苏仙之游。随郴溪西岸行，一里，度苏仙桥，随郴溪东岸行，东北二里，溪折西北去，乃由水经东上山。入山即有穹碑，书“天下第十

八福地”。由此半里，即为乳仙宫。丛桂荫门，清流界道，有僧乘宗出迎客。余以足袜淋漓，恐污宫内，欲乘势先登山顶，与僧为明日期。僧以茶笋出饷，且曰：“白鹿洞即在宫后，可先一探。”余急从之。由宫左至宫后，则新室三楹，掩门未启，即排以入。石洞正当楹后，崖高数丈，为楹掩，俱不可见，洞门高丈六，止从楹上透光入洞耳。洞东向，皆青石迸裂，二丈之内，即成峡而入，已转东向，渐洼伏黑隘，无容匍伏矣。成峡处其西石崖倒垂，不及地者尺五，有嵌裂透漏之状，正德五年，锡邑秦太保金时[②]，以巡抚征龚福全，勒石于上。又西有一隙，侧身而进，已转南下，穿穴匍伏出岩前，则明窦也。复从楹内进洞少憩，仍至前宫别乘宗，由宫内右登岭，冒雨北上一里，即为中观。观门甚雅，中有书室，花竹翛然，乃王氏者，亦以足污未入。由观右登岭，冒雨东北上一里半，遂造其顶。有大路由东向迂入者，乃前门正道；有小路北上沉香石、飞升亭，为殿后路。余从小径上，带湿谒苏仙，僧俗谒仙者数十人，喧处于中，余向火炙衣，自适其适，不暇他问也。郴州为九仙二佛之地，若成武丁之骡冈在西城外，刘瞀之刘仙岭在东城外，佛则无量，智俨廖师也，俱不及苏仙，故不暇及之。

十一日　与众旅饭后，乃独游殿外虚堂。堂三楹，上有诗扁环列，中有额，名不雅驯，不暇记也。其堂址高，前列楼环之，正与之等。楼亦轩敞，但未施丹垩，已就欹裂。其外即为前门，殿后有寝宫玉皇阁，其下即飞升亭矣。是

早微雨，至是微雨犹零，仍持盖下山。过中观，入谒仙，觅僧遍如，不在。入王氏书室，折蔷薇一枝，下至乳源宫，供仙案间。乘宗仍留茶点，且以仙桃石馈余，余无以酬，惟劝其为吴游，冀他日备云水一供耳。宫中有天启初邑人袁子训雷州二守[3]。碑，言苏仙事甚详。言仙之母便县人，便即今永兴[4]。有浣于溪，有苔成团绕足者再四，感而成孕，生仙于汉惠帝五年五月十五[5]。母弃之后洞中，即白鹿洞。明日往视，则白鹤覆之，白鹿乳之，异而收归。长就学，师欲命名而不知其姓，令出观所遇，遇担禾者以草贯鱼而过，遂以蘇为姓[6]，而名之曰耽。尝同诸儿牧牛羊，不突不扰，因各群界之，无乱群者，诸儿又称为牛师。事母至孝，母病思鱼脍，仙往觅脍，不宿而至。母食之喜，问所从得，曰："便。"便去所居远，非两日不能返，母以为欺。曰："市脍时舅氏在旁，且询知母恙，不日且至，可验。"舅至，母始异之。后白日奉上帝命，随仙官上升于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7]。母言："儿去，吾何以养？"乃留一柜，封识甚固，曰："凡所需，扣柜可得。第必不可开。"指庭间橘及井曰："此中将大疫，以橘叶及井水愈之。"后果大验。郡人益灵异之，欲开柜一视，母从之，有只鹤冲去，此后扣柜不灵矣。母逾百岁，既卒，乡人仿佛见仙在岭哀号不已。郡守张邈往送葬，求一见仙容，为示半面，光彩射人。又垂空出只手，绿毛巨掌，见者大异。自后灵异甚多，俱不暇览。第所谓"沉香石"者，一石突山头，予初疑其无谓，而镌字甚古，字外有履迹痕，

则仙人上升遗迹也。所谓“仙桃石”者，石小如桃形，在浅土中，可锄而得之，峰顶及乳仙洞俱有，磨而服之，可已心疾，亦橘井之遗意也。传文甚长，略识一二，以征本末云。还过苏仙桥，从溪上觅便舟，舟过午始发，乃过南关，入州前，复西过行台前[8]，仍出南关。盖南关外有十字口，市肆颇盛，而城中甚寥寂。城不大，而墙亦不甚高。郴之水自东南北绕，其山则折岭横其南而不高，而高者皆非过龙之脊。

午后，下小舟，东北由苏仙桥下，顺流西北去，六十里达郴口。时暮色已上，而雨复至，恐此北晚无便舟，而所附舟连夜往程口，遂随之行。郴口则郴江自东南，耒水自正东，二水合而势始大。耒水出桂阳县南五里耒山下[9]，西北至兴宁县，胜小舟；又三十里至东江市[10]，胜大舟；又五十里乃至此。江口诸峰，俱石崖盘立，寸土无丽。志称有曹王寨，山极险峻，暮不及登，亦无路登也。舟人夜鼓棹，三十里，抵黄泥铺，雨至而泊。余从篷底窥之，外若桥门，心异，因起视，则一大石室下也。宽若数间屋，下汇为潭，外覆若环桥，四舟俱泊其内。岩外雨声潺潺[11]，四鼓乃止。雨止而行，昧爽达程口矣。乃登涯。

【注释】

①郴州：即今郴县。

②太保：明时多为勋戚、文武臣加官、赠官的虚衔，并无实职。

③雷州：明置雷州府，治海康，即今广东海康县。

④便县：西汉置便县，隶桂阳郡，治今永兴县。

⑤汉惠帝：即刘邦的儿子刘盈，在位七年，时为公元前195～前188年。惠帝五年为公元前190年。

⑥蘇：今简化为“苏”。

⑦文帝：西汉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时为公元前180～前157年。文帝三年为公元前177年。

⑧行台：即行御史台，分掌监察权。

⑨桂阳县：隶郴州，在今湖南汝城县，与明代同属湖广布政司的桂阳州有别。

⑩东江市：此处原倒误为“江东市”，应即十二日记的东江市。今仍称东江，在资兴县西境，东江东岸。

⑪岩外雨声潺潺：此句乾隆本作：“岩外雨声山色，不意梦中睹此奇境。”

【译文】

初十日　雨虽然停了但地上很泥泞。从万岁桥往北行十里，为新桥铺，有条路从东南边来交合，我猜想它是通往桂阳县的支道。又往北走十里，为郴州城的南关。郴水从东面的山峡中，曲折地流到城东南隅，折往北流经城的东关外，那里苏仙桥横贯在水流上。〔苏仙桥有九个桥孔，非常宏大齐整。〕到达城南关后雨又大下起来，我无暇进城，姑且在溪岸上的店中吃了饭，便撑着雨伞前往苏仙殿游览。沿着郴溪西岸行，一里后，跨过苏仙桥，然后沿郴溪东岸行，朝东北走两里，溪折向西北去，于是从水中经溪东面上了山。一进入山中，就有块高大的碑屹立着，碑上写着“天下第十八福地”几个字。从碑处走半里，就是乳仙宫。茂密的桂树遮蔽了门户，清清的流水流淌在路边。有个叫乘宗的僧人出来迎接客人。我因为腿脚鞋袜都打湿了在滴水，担心弄脏宫内，便想乘势先登山顶，与那僧相约明日会面。僧人端出了茶和笋子款待我们，并且说：“白鹿洞就在宫后面，可以先去一探。”我急忙按他所说的起身前往。我由宫左到了宫后，那里有三间新屋子，都闭门未开。于是我便推开门进

去，石洞正好在屋子后面，崖壁有几丈高，被屋子遮掩着，全都见不到，洞门高一丈六尺，仅从屋子上方透些光亮到洞中。洞朝向东面，里面到处是破裂开的青石，两丈以内，便形成一个峡朝里延伸，随后折向东边，洞渐渐向下凹陷而且黑暗狭窄，匍匐着身体都不可能进去了。形成峡处的西边，石崖倒垂，末端距地面一尺五，显出张口裂身透光泄物的形态，正德五年(1510)，无锡县人秦太保(金时)以巡抚身份剿龚福全，曾刻文在此石上。又往西有一条石缝，我侧身走进去，随后折往南面朝下走，穿过孔穴匍匐着身体爬出岩前，这是个透亮的小孔。我又从屋内进到洞中休息了一小会，仍旧回到前宫辞别了乘宗，从宫内右边攀登山岭，冒雨往北朝上走一里，就是中观。观门十分雅致，观中有书房，书房外鲜花翠竹悠然自在地生长着，这书房是个姓王的，我也因为脚上脏秽污浊而未进去。从中观右边攀登山岭，冒雨往东北朝上走一里半，便到达山顶。有一条从东面迎门进入苏仙殿的大路，那是殿前门的正路；有条小路往北上到沉香石、飞升亭，那是殿后面的路。我从小路上去，带着一身潮湿拜谒了苏仙像，僧侣和世俗间的人拜谒苏仙像的有几十个，喧嚷嚷会集在殿中，我烤火烘衣，自顾安适，无暇打听什么。〔郴州是九仙二佛的所在地，如成武丁的骡冈在西城外，刘瞎的刘仙岭在东城外，佛家则有无量寿佛和廖智俨大师的遗迹，它们都比不上苏仙殿，所以顾不上去探寻。〕

十一日　和众人一起吃了饭后，便独自一人游览殿外的虚堂堂分三间，上有诗匾环列，中间有门额，名称不雅驯，无闲暇记录下来。那堂的基址高，前面排列着楼房环绕着它，正好与它同样高。楼也是宽敞明亮，但未粉刷油漆，已经渐渐倾斜破裂。堂外就是苏仙殿的前门，殿后面有寝宫玉皇阁，玉皇阁下边就是飞升亭了。这天清早就下起了细雨，到现在小雨还在零星飘落，因而仍旧撑着雨伞下山。经过中观，我进去拜谒了仙人的像，寻找僧人遍如，他不在又进入王氏书房，折了一枝蔷薇，带着下到乳源宫，供在仙案间。

宗仍然留我们喝茶吃点心，并且赠送我仙桃石，我没有什么酬谢的，只有劝他作一次吴地的旅游，希望日后能为其云游备斋一供。乳源宫中有块天启初年郴州城人袁子训〔雷州同知。〕立的碑，碑文对苏仙的事迹叙述得很详尽。碑文说苏仙的母亲是便县人，〔便县就是今天的永兴县。〕有一天在溪中洗濯东西，一团青苔在她的脚上缠绕了三四圈，于是有所感应而怀孕，在汉惠帝五年五月十五日生下苏仙。她母亲将他丢在如今乳源宫后面的石洞中，〔即白鹿洞。〕第二天前去看时，却见白鹤用翅膀遮盖着他，白鹿给他哺乳，觉得奇异，便把他抱回家。长大后去上学，老师想替他取个名但不知道他的姓，叫他到屋外去，看会碰到什么，结果遇到一个挑禾苗的人用草穿了鱼走过去，于是用蘇作为姓，而名叫耽。他曾和众儿童一起放牧牛羊，他的牛羊不会胡乱冲撞混杂，于是其他各儿童将他们的牛羊都交给他看管，而同样没有乱群的，所以众儿童又称他为牛师。他侍奉母亲极为孝敬，他母亲生病想吃生鱼片，他去找寻，不到一夜就找回来。母亲吃了很欢喜，问他从哪里找到的，他说："便县城中。"便县城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很远，没有两天时间不可能返回来，因而他母亲以为是欺哄她的。他说道："买这些鱼片时，我舅舅在旁边，并且他在问知母亲您身体不适后，说不久将会来看望您，到时候就可验证。"他舅舅来后证实了他所说的，他母亲这才觉得他不同寻常。后来白日中奉上帝的命令，在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随仙官一道升了天。他母亲说："儿去了，我用什么养活自己呢？"他便留下一个柜子，封闭得很牢固，在上面作了标记，对他母亲说："凡是所需要东西，扣一下柜子就可以得到。只是一定不可打开它。"并指着庭中的橘树和水井说："这地方将会发生大瘟疫，到时用橘树叶和井水可以治愈。"后来果然大为灵验。郡中的人更加以为灵异，想打开柜子看一下，他母亲依从了，等打开柜子，有只鹤直往上飞去，这以后扣柜子就不灵了。他母亲年纪活过百岁，死后，乡里的人仿佛看见苏仙在岭上悲伤地哭个不停。郡守张邈去送葬，祈

求见一面苏仙的容貌，苏仙显现了一半面容给他看，光彩照人。又悬空伸出一只手，绿毛巨掌，见到的人大为惊异。碑文中说自此以后灵异的事很多，我都无暇观览。只是所说的“沉香石”，是突立在山头上的一块石头，开初我怀疑它没什么特别的，然而它上面刻有很古的字，字外有鞋子踩踏过的印迹，是仙人升天时的遗迹。所谓的“仙桃石”，石头小如桃形，埋在浅土中，可以用锄头挖刨到，峰顶和乳仙洞中都有，磨细后服下，可以止住心胸的病痛，这也是那橘树叶和井水的仙灵气的遗留。碑上的传文很长，我仅是略记下一二，以便征询查考事实的本末而已。往回跨过苏仙桥，从溪上找到一只轻便的小船，那船要过了午后才出发，于是经过城南关，进城到了州署前，又往西经过行台前，仍然出城到了南关。南关外有个十字口，集市店铺很繁盛，而城中却非常寂静冷落。城不大，城墙也不很高。郴水自东南向北绕流，山则有折岭横在城南，但不高，高的都不是大山脉穿越过去的山脊。

午后，上到小船中，船由东北的苏仙桥下，顺流向西北航去，行六十里达郴口。这时暮色已经降临，而雨又下了起来，担心从此处往北去因为天晚没有便利的船只，而所搭乘的小船连夜去程口，于是随船前行。郴口那里，郴江自东南流来，耒水从正东流来，两水汇合后水势才变大。耒水源出桂阳县城南面五里的耒山下，向西北流到兴宁县，便能航行小船；又流三十里到东江市，已能航行大船；再流五十里便到此处。江口处的众山峰上，都是石崖盘绕耸立，寸土未沾附。志书上说有座曹王寨山，极其险峻，因为天将黑来不及去攀登，而且也无路可登。船夫连夜摇浆，行三十里，抵达黄泥铺，因为雨来临而停泊下来。我从船篷底下窥视，外边如桥门，心中觉得奇异，于是起来看，却原来是在一间大石室下边。它像几间屋子那样宽，下边汇成潭，外面遮掩而像环拱形的桥，有四只船停泊在里边。岩洞外面雨声潺潺，到四更时才停止。雨停后就出发，拂晓抵达程口。于是登上岸。

【原文】

十二日　晨炊于程口肆中。程口者，志所称程乡水也，其地属兴宁，其水发源茶陵、酃县界[①]。舟溯流入，皆兴宁西境。十五里为郴江，又进有中远山，又名钟源。为无量佛现生地，土人夸为名山。又进，则小舟尚可溯流三日程，逾高脚岭则茶陵道矣。若兴宁县治，则自东江市而上三十里乃至也。程乡水西入郴江[②]，其处煤炭大舟鳞次，以水浅尚不能发。上午，得小煤船，遂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岩若剖，夹立江之两涯，俱纯石盘亘，倏左倏右，色间赭黑，环转一如武夷。所附舟敝甚而无炊具，余揽山水之胜，过午不觉其馁。又二十里，过永兴县[③]。县在江北，南临江岸，以岸为城，舟过速不及停。已而得一小舟，遂易之，就炊其间。饭毕，已十五里，为观音岩。岩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有石崖腾空，上覆下裂，直滨江流。初倚其足，叠阁两层，阁前有洞临流，中容数人。由阁右悬梯直上，袅空挂蛛，上接崖顶，透隙而上，覆顶之下，中嵌一龛，观世音像在焉。岩下江心，又有石狮横卧中流，昂首向岩，种种绝异。下舟又五里，有大溪自南来注，是为森口[④]。乃桂阳州龙渡以东诸水，东合白豹水，至此入耒江。又北五里，泊于柳州滩，借邻舟拖楼以宿。是晚素魄独莹[⑤]，为三月所无，而江流山色，树影墟灯，远近映合，苏东坡承天寺夜景不是过也。永兴以北，山始无回崖突石之观，第夹江逶迤耳。

十三日　平明过舟，行六十五里，过上堡市。有山在

江之南，岭上多翻砂转石，是为出锡之所。山下有市，煎炼成块，以发客焉。其地已属耒阳，盖永兴、耒阳两邑之中道也。已过江之北，登直钓岩。岩前有真武殿、观音阁，东向迎江。而洞门瞰江南向，当门石柱中垂，界为二门，若连环然。其内空阔平整。其右隅裂一窍，历磴而上，别为邃室。其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窍忽盘空而起，东进一隙，斜透天光；其内又盘空而起，若万石之钟[6]，透顶直上，天光一围，圆若明镜，下堕其中，仰而望之，直是井底观天也。是日风水俱利，下午又九十里，抵耒阳县南关[7]。耒水经耒阳城东直北而去，群山至此尽开，绕江者惟残冈断陇而已。耒阳虽有城，而居市荒寂，衙廨颓陋。由南门入，经县前，至东门登城，落日荒城，无堪极目。下城，出小东门，循城外江流，南至南关入舟。是夜，月色尤皎，假火贾舡中舱宿焉。

十四日　五鼓起，乘月过小舟，顺流而北，晨餐时已至排前，行六十里矣。小舟再前即止于新城市，新城去衡州陆路尚百里，水路尚二百余里，适有煤舟从后至，遂移入其中而炊焉。又六十里，午至新城市[8]，在江之北，阛堵甚盛，亦此中大市也，为耒阳、衡阳分界。时南风甚利，舟过新城不泊，余私喜冣日之力尚可兼程百五十里[9]。已而众舟俱止涯间，问之，则前湾风逆，恐有巨浪，欲候风止耳。时余蔬米俱尽，而囊无一文，每更一舟，辄欲速反迟，为之闷闷。以刘君所惠䌷一方，就村妇易米四筒。日下舂，舟始发。乘月随流六十里，泊于相公滩，已中夜矣，盖随流

而不棹也[10]。按：耒阳县四十里有相公山，为诸葛武侯驻兵地，今已在县西北，入衡阳境矣，滩亦以相公名，其亦武侯之遗否耶？新城之西，江忽折而南流，十五六里而始西转，故水路迂曲再倍于陆云。

十五日　昧爽行，西风转逆，云亦油然。上午甫六十里，雷雨大至，舟泊不行。既午，带雨行六十里，为前吉渡[11]，舟人之家在焉，复止不行。时雨止，见日影尚高，问陆路抵府止三十里，而水倍之，遂度西岸登陆而行。陂陀高下，沙土不泞。十里至陡林铺，则泥淖不能行矣，遂止宿。

郴东门外江滨有石攒耸，宋张舜民铭为窊樽。至窊樽之迹不见于道，而得之于此，聊以代渴。城东山下有泉，方圆十余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测，是为钴鉧泉。永州之钴鉧潭不称大观[12]，遂并此废食，然钴鉧实在于此，而柳州[13]姑借名永州[14]；窊樽实在于道，而舜民姑拟象于此耳。全州亦有钴鉧潭，亦子厚所命。

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在祁阳。愚溪为柳子厚所谪[15]，在永。濂溪为周元公所生[16]，在道州。而浯溪最胜。鲁公之磨崖，千古不朽；石镜之悬照，一丝莫遁。有此二奇，谁能鼎足！

郴之兴宁有醽醁泉[17]、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晋武帝[18]荐醽酒于太庙[19]。《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醽醁"。程水甘美出美酒，刘香云："程乡有千日酒，饮之至家而醉，昔尝置官酝于山下[20]，名曰程酒，同醽酒献

焉。”今酒品殊劣，而二泉之水，亦莫尚焉。

浯溪之“吾”有三，愚溪之“愚”有八，濂溪之“濂”有二。有三与八者，皆本地之山川亭岛也。“濂”则一其所生在道州，一其所寓在九江㉑，相去二千里矣。

元次山题朝阳岩诗：“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其岩在永州南潇水上，其时尚未合于湘。次山身履其上，岂不知之，而一时趁笔，千古遂无正之者，不几令潇、湘易位耶？

【注释】

①酃(líng)县：隶衡州府，即今酃县。

②程乡水西入郴江：“彬江”，乾隆本、四库本作“耒江”。

③永兴县：隶郴州，即今永兴县。

④森口：约今塘市附近，在永兴县北隅。桂阳州龙渡以东诸水汇为桂水，今称西河，耒江今称东江，二水在此汇合。

⑤魄：原指月亮的光，又用魄指月。亦称素魄。

⑥钟：古代容器，用以装酒浆及粮食的圆形壶。

⑦耒(lěi 垒)阳县：隶衡州府，即今耒阳县。

⑧新城市：元末明初曾为新城县，后省，于此置江东巡检司，隶衡阳县。即今新市，在耒阳县北隅。

⑨冣(jù 据)：同“聚”，积累。

⑩棹(zhào 召)：本为摇船用的工具，此为动词，作划船解。

⑪前吉渡：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前溪渡”，清代称“泉溪市”，即今泉溪，在衡南县东境，耒水东岸。

⑫不称大观：原作“不称不大观”，衍“不”字，从乾隆本、四库本删。

⑬柳州：此系指柳宗元，柳宗元因被贬官至柳州，人又称“柳柳州”。

⑭此段关于钴鉧潭的记载，乾隆本、四库本系于四月初十日记，且位置为“郴州东百余里”。《嘉庆重修一统志》郴州山川载：“钴鉧泉，在兴宁县东，源出

八面山李家洞，为资兴水之源。《舆地纪胜》：'山下有一泉，方广十余里，四旁石壁峭立，其泉深邃清澄。'"钴鉧(gǔ mǔ 古母)原作钴鉧，即熨斗。形如熨斗的水潭称钴鉧潭。郴州确有钴鉧泉，但不在"城东山下"，而在郴州所属兴宁县东面山下，距郴州城东八百余里，为资兴水源。季抄本脱"百余里"。

⑮谪(zhé 折)：古代官吏因罪而被降职或流放。

⑯周元公：即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人，因生于濂溪畔，故人称周濂溪。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为元公，宋代著名理学家。

⑰兴宁：明为县，隶郴州，在今资兴县。 醽醁(líng lù 灵录)：原为泉水名，用此水酿制的醽酒特好，后因以醽醁指美酒。

⑱晋武帝：西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时为 265～290 年。

⑲太庙：帝王的祖庙。

⑳酝(yùn 蕴)：酿酒。

㉑九江句：周敦颐晚年求知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县)，家住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因取故乡道州所居濂溪以名。宋代江州和南康军以庐山分界，山南半属南康，不属九江。

【译文】

十二日　清晨在程口的一家店铺中做饭吃。程口就是志书上所称的程乡水所在地，地属于兴宁县，水发源茶陵州和酃县交界处。船溯流航行，所经都属兴宁县西境。行十五里为郴江，又溯流进去有座中远山，〔又叫钟源山。〕是无量寿佛显现生身的地方，当地人把它夸耀为名山。再进去，小船还可溯流航行三日，然后翻过高脚岭就是通往茶陵州的路了。至于兴宁县城，从东江市往上游航行三十里就到。程乡水向西汇入郴江，汇流处运煤的大船像鱼鳞一样地排列着，这是因为水浅还不能开船。上午，我们找到一只小煤船，于是便搭乘前行。程口西北边，重叠的岩石若剖开似的，夹立在江的两边，尽都是清一色的石头盘绕亘贯在上面，一忽儿在江左，一忽儿在江右，颜色间杂有赤褐色，环绕回旋的形态完全如同武夷山的岩石。我们所搭乘的船破旧不堪而且没有炊具，我只顾观览山

水美景，过了中午都不觉得肚饿。又行二十里，经过永兴县城。县城在江北，南临江岸，以岸作为城墙，船经过时速度快来不及停留。随后另外找到一只小船，于是换乘过去，到那只小船上烧火做饭吃。吃完饭，已行了十五里，到了观音岩。此岩位于江北岸，朝西南俯临江中，有座石崖腾空飞突，上面倾覆而下边裂开，直迫近江流。先是背靠岩脚叠架了一座两层高的阁，阁前面有个洞临近江流，洞中可容纳好几人。我由阁右边悬吊着的梯子直朝上爬，那情形犹如云烟缭绕的空中挂着的彩虹连接崖顶。穿过缝隙上去，看见崖顶下边，中央位置镶嵌着一个佛龛，观世音的像就供在其中。岩下江心中，又有石狮横卧在水流中间，昂首向着岩上，总之，每处每样都极其特异。上船又行五里，有条大溪从南面流来交汇，这里是森口。这条大溪是桂阳州龙渡以东的各条水流往东汇合白豹水而形成的，到此处汇入耒江。又往北行五里，停泊在柳州滩，我借了邻船拖楼住宿。这晚月色独明，是三个月来所没有的，江流山色，树影村灯，远近辉映交合，苏东坡笔下的承天寺夜景不比这更优美。永兴县城以北，山就开始没有崖壁回绕、石头飞突的景象了，只是夹江曲折延伸而已。

十三日　天亮回到所乘船中，行六十五里，经过上堡市。有座山位于江的南边，山岭上有很多翻刨出来的矿砂和石头，这是一个出产锡的地方。山下有个市镇，在那里将矿砂煎炼成锡块，销售给购买的客户。这地方已经属于耒阳县，大略处在永兴、耒阳两县县城的中途。随后，过到江的北边，登上直钓岩。岩前面有真武殿和观音阁，它们朝向东面迎着江流。而岩洞洞门俯瞰江流，朝向南面，洞门当中垂着一根石柱，将洞门分隔成两个，若连环的一般。洞内空阔平整。洞的右角上裂开一个孔穴，经石磴攀上去，另外形成一个深邃的洞穴。洞的左角上，由大洞深入进去，有石孔忽然盘空而起，东边裂开一条缝隙，天空中的光亮从其中斜斜地透进来；它里边又有孔穴旋空而起，若如可以装万石粮食的大钟，那孔穴穿过洞

顶直通向上，天空中的一圈光亮，圆若明镜，往下泻落在其中，仰头望去，简直就是井底观天。这天风向水流都利于航行，下午又行了九十里，抵达耒阳县城南关。耒水经过耒阳城东边直向北流去，群山到此处都向周围远去，盘绕在江边的只有些残冈断陇而已。耒阳虽然有城池，但居屋集市荒凉冷落，官署倒塌简陋。我从南门进了城，经过县衙前，到东门边登上城墙，落日下荒城一座，不堪极目。下了城墙，走出小东门，沿城外江流，往南到南关，回到船中。这天夜里，月色尤其皎洁，借生着火的商船的中舱住宿。

十四日　五更时起来，乘月回到所乘的小船中，顺流向北航去，早餐时已经到达排前，行了六十里了。小船再往前就将停在新城市，新城市距衡州城陆路有一百里，水路还有两百多里，当时正好有只煤船从后面来到，于是我们移到那只煤船中做饭吃。又行六十里，中午时到达新城市，它位于江的北岸，店铺很多人口密集，也是这地方中的一个大市镇，为耒阳、衡阳两县的分界处。当时刮着南风很便利航行，船经过新城市时没有停泊，我私下欢喜，以为这天尽全力航行，还可以加倍的速度赶一百五十里的路。不久，众船只都停在了江边，一询问，原来前面江湾中风向倒逆，恐怕会起大浪，想等风停了再往前航行。当时我的菜蔬粮米都已经吃完，而衣袋中没有一文钱，每更换一只船，总是想加快速度而反倒延迟，为此心中闷闷不乐。我用刘君惠赐的一块绸布，到村中与一位妇女换了四筒米。太阳下山时，船才开。乘月顺流航行六十里，停泊在相公滩，这时已经半夜了，这是因为顺流而船夫没有摇船，速度不很快。〔据文献记载，距耒阳县城四十里有个相公山，是诸葛武侯曾经驻过兵的地方，如今的这个相公山已经在县西北进入衡阳县境处了，这里的滩也以相公为名，它是否也是武侯的遗迹呢？〕到新城市的西面，江忽然折向南流，十五六里以后才折朝西去，所以水路比陆路绕两倍。

十五日　拂晓开船，这时西风逆转，云也翻涌。上午才行了六

十里，隆隆的雷声中雨大下起来，于是船停泊下来不再向前航行。午后，冒雨航行六十里，为前吉渡，船夫的家在此地，因而又停下来不再航行。这时雨停了，我见日影还高，询问后得知从陆路抵达衡州府城只有三十里，而水路有两倍远，就跨上西岸登陆而行。山坡山冈高高低低，但沙土路不粘滑。走十里到陡林铺，却是泥泞的洼地不能行走了，于是停下来投宿在此地。

郴州城东门外江边石头丛集耸立，宋人张舜民的刻铭称之为窊樽石。至于窊樽石的遗迹我在道州没有见着，而在此地见到，姑且可以了却一下我渴求寻到窊樽石遗迹的心情。城东边的山下有一眼泉，方圆有十多里，泉旁边石壁峭立，泉水深不可测，这是钴鉧泉。永州府的钴鉧潭称不上壮观，于是连同此泉一起不被人们称道看重，然而钴鉧实际上在此处，而柳柳州是姑且借这个名称命名永州府的那个潭；窊樽石实际上在道州，而张舜民是姑且将与此处石头形态相似的道州窊樽石的名称仿用于此。〔全州也有钴鉧潭，也是柳子厚命名的。〕

永州府有三条名溪：浯溪是元次山的居住地，〔在祁阳县。〕愚溪是柳子厚被贬谪的地方，〔在永州府城。〕濂溪为周元公出生的处所，〔在道州。〕而其中浯溪的景致最优美。颜鲁公书写的刻在崖壁上的文篇，千古不朽。石镜高悬而映照远近景物，一丝不隐。有这两样奇观，谁还能与它鼎足并峙呢！

郴州的兴宁县有醽醁泉和程乡水，它们都以出产酒而闻名，一县中有这样两条水便千古独享美名。〔晋武帝曾将醽酒献到祖庙中祭供祖先。《吴都赋》中说："频频举起轻巧的酒杯，品酌那香醇的醽醁酒。"程水甘甜味美而生产美酒，刘香说："程乡有一种千日酒，饮后回到家才醉，过去曾在山下设有官方的酿酒坊，所酿的酒叫程酒，与醽醁酒一样献供到朝庭官府。"〕如今酒品特别低劣，两条泉中的水，也不再被推崇了。

浯溪的"吾"字有三个地方的名称使用，愚溪的"愚"字有

八处景物用它命名，濂溪的“濂”字有两条溪水同用。分别有三处和八处使用的“吾”、“愚”两字，各个名称所指代的都是本地方的山脉、河川、亭子、岛屿。用“濂”字命名的溪水却一条是他的出生地，在道州；一条是他为官时居住的地方，在九江府，两处相距两千里远。

元次山题朝阳岩的诗中写道：“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那岩在永州府南面潇水岸上，那里潇水尚未汇合到湘水中。元次山亲自到岩上游历，怎会不知道这呢？但他一时间不假思索地随意写下这样的诗句，千百年来便没有纠正这错误的人，这不是几乎叫潇、湘两水移位了吗？

【原文】

十六日　见明而炊，既饭犹久候而后明，盖以月光为晓也。十里至路口铺，泥泞异常，过此路复平燥可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郡南关之外。入柴埠门，抵金寓，则主人已出，而静闻宿花药未归。乃濯足偃息，旁问静闻所候内府助金，并刘明宇物，俱一无可望，盖内府以病，而刘以静闻懈弛也。既暮，静闻乃归，欣欣以听经为得意，而竟忘留日之久。且知刘与俱在讲堂，暮且他往，与静闻期明午当至讲所，不遑归也[1]。乃怅怅卧。

十七日　托金祥甫再恳内司，为静闻请命而已。与静闻同出西安门，欲候刘也。入委巷中[2]，南转二里，至千佛庵。庵在花药之后，倚冈临池，小而颇幽，有云南法师自如，升高座讲《法华》。时雨花缤纷，余随众听讲。遂饭于庵，而刘明宇竟复不至。因从庵后晤西域僧，并衡山毗卢

洞大师普观，亦以听讲至者。下午返金寓，时余已定广右舟[3]，期十八行。是晚，祥甫兄弟与史休明、陆端甫饯余于西关肆中。入更返寓，以静闻久留而不亟于从事，不免征色发声焉[4]。

十八日 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早发。余亦以未晤刘明宇，姑为迟迟。及晤刘，其意犹欲余再待如前也。迨下午，适祥甫僮驰至寓，呼余曰："王内府已括诸助，数共十二金，已期一顿应付，不烦零支也。"余直以故事视之[5]，姑令静闻明晨往促而已。

十九日 早过刘明宇，彼心虽急，而物仍莫措，惟以再待恳予，予不听也。急索所留借券，彼犹欲望下午焉。促静闻往候王，而静闻泄泄。王已出游海会、梅田等庵，因促静闻往就见之，而余与祥甫赴花药竺震上人之招。先是，竺震与静闻游，候余至，以香秫程资馈[6]，余受秫而返资。竺震匍匐再三，期一往顾。初余以十八发，固辞之。至是改期，乃往。先过千佛庵听讲毕，随竺震至花药，饭于小阁，以待静闻，憩啖甚久，薄暮入城。竺震以相送至寓，以昨所返资果固掷而去。既昏，则静闻同祥甫赍王所助游资来，共十四金[7]。王承奉为内司之首，向以赍奉入都，而其侄王桐以仪卫典仗，代任叔事。虽施者二十四人，皆其门下，而物皆王代应以给。先是，余过索刘借券，彼以措物出，竟不归焉。

【注释】

①不遑(huáng 皇):没有闲暇。

②委巷:偏僻小巷。

③广右:即广西。

④征色发声:现出怒色,高叫起来。

⑤故理:旧事。

⑥秫(shú 熟):粘高粱。

⑦金:白银作为货币的单位为两,亦称金。银一两称一金。

【译文】

十六日　见天空有光亮就起来做饭,但饭后还等了好久天才亮,这是因为误把月光当成了晓色。走十里到路口铺,路上异常泥泞。过了此地路又平坦干燥而好走。又走十里,渡过湘江,便已经到达衡州府城南关外。进入柴埠门,抵达金祥甫的寓所,却是主人已经外出,而静闻住宿在花药寺中没有回来。于是洗了脚躺下休息,从旁打听到静闻等侯的内府救助银两,以及刘明宇答应代借的钱物,都无可指望,大概内府主管是因为生病而推托,而刘明宇处是因为静闻敦促不力。傍晚,静闻才回来,他一副欣喜快乐的神态,把听人讲解佛经视为称心如意的事情,而竟然忘记了停留的时日已经很长。并且得知刘明宇与他都在讲堂听人讲经,刘明宇傍晚将要到别处去,和静闻约好明日中午到讲经处所相会,今晚无闲暇回家。于是我怅怅然躺卧下。

十七日　托金祥甫再次恳求内司给予救助,这不过是为静闻请命而已。与静闻一同走出西安门,〔因为想等候刘明宇。〕进到偏僻小巷中,折往南走两里,到达千佛庵。此庵在花药寺的后面,背靠山冈,前临水池,虽小但较幽静,有个叫自如的云南法师,登上高高的讲坛讲解《法华经》。当时落花如雨,缤纷多彩,我随众人一起听法师讲经。听完后便在庵中吃饭,而刘明宇竟然又未到。于是从庵后去会晤了西域的一个僧人以及衡山毗卢洞的大师普观,他们也

是因为听讲解佛经而来的。下午返回金祥甫的寓所，当时我已经约定好到广西的船，定在十八日走。这天晚间，金祥甫兄弟两人和史休明、陆端甫在城西关一家店中为我饯行。入更时返回寓所，因静闻久留此处而不赶紧办理有关事务，我不免对他怒形于色，高声嚷叫起来。

十八日　船夫因为同伴未到，改期到二十日早晨出发。我也因为没有与刘明宇见着面，决定姑且缓走两天。等见到刘明宇，他的意思是仍想要我再像以前一样继续等待。到下午，正好金祥甫的仆人急匆匆奔到寓所，大声对我说："王内府已经汇总了众人的救助银两，数额共十二两，已经说好一次支付，不再烦劳零支。"我只是将这与以往的事情作同样的看待，姑且叫静闻明天清晨前去催促。

十九日　清早去探访刘明宇，他的心情虽然急，但钱物仍没有筹办到，只有恳求我再等待，我却不听。我急忙索回留下的借券，而他还想指望我等到下午。催促静闻到王内府处等候他的救助银两，但静闻懈怠而行动迟缓。王内府已经外出到海会、梅田等庵游要去了，于是催静闻前去见他，而我和金祥甫去赴花药寺竺震上人的邀约。这之前，竺震与静闻交游，等我返回衡州府城时，他赠给了我一些香秫和旅途费用，我接受了香秫而把钱退还了他。竺震伏在地上再三恳求，希望我到他住地去一次。开初我定十八日出发，所以再三推辞了。现改了出发时期，于是便前往他那里。先经过千佛庵听完讲经，才随竺震到了花药寺，在一个小阁楼上吃饭，等待静闻，边休息边吃，过了许久，到傍晚时进入城中。竺震送我回寓所，将昨天我退回给他的钱连同一些果子坚决丢下而后离去。天黑后，静闻和金祥甫带着王内府资助的旅游费用到来，一共十四两。王承奉是内司首领，以前曾因为他带着进献物品进都，他侄子王桐便以仪卫典仗的职位，代理叔叔的事。虽然施舍钱物的有二十四个人，都是他的门下，但钱物都是王承奉答应代为给予的。先我曾前去刘明宇处索回借券，他因为外出筹办物品，竟然没有回家。

【原文】

二十日　黎明，舟人促下舟甚急。时静闻、祥甫往谢王并各施者，而余再往刘明宇处，刘竟未还。竺震仍入城来送，且以冻米馈余①，见余昨所嗜也。余乃冒雨登舟。久之，静闻同祥甫追至南关外，遂与祥甫挥手别，舟即解维。三十里，泊于东阳渡，犹下午也。是日阴雨霏霏，江涨浑浊，湘流又作一观。而夹岸鱼厢鳞次，盖上至白坊，下过衡山，其厢以数千计，皆承流取子，以鱼苗货四方者。每厢搉银一两②，为桂藩供用焉③。

二十一日　三十里，过新塘站。又二十里，将抵松柏，忽有人亟呼岸上，而咽不成声，则明宇所使追余者也。言明宇初肩舆来追，以身重舆迟，乃跣而驰，而令舆夫之捷足者前驱要余，刘即后至矣。欲听其匍匐来晤于松柏，心觉不安，乃与静闻登涯逆之，冀一握手别，便可仍至松柏登舟也。既登涯，追者言来时刘与期从江东岸行，乃渡而滨江行，十里至香炉山，天色已暮，而刘不至。已遇一人，知其已暂憩新塘站，而香炉山下虎声咆哮，未暮而去来屏迹，居者一两家，俱以木支扉矣。乃登山顶，宿于茅庵，卧无具，栉无梳，乃和衣而卧。

二十二日　夜半雨声大作，达旦不休，乃谋饭于庵妪而行④。始五里，由山陇中行，虽枝雨之沾衣，无泥泞之妨足。后五里，行田塍间，时方插秧，加岸壅水，泞滑殊甚。共十里至新塘站，烟雨满江来，问刘明宇，已渡江溯流去矣。

遂亦问津西渡。始溯江岸行四里，至昔时遇难处，焚舟已不见，从涯上人家问刘踪迹，皆云无之。又西一里，出大路口，得居人一家，再三询之，仍无前过者。时刘无盖，而雨甚大，意刘必未能前。余与静闻乃暂憩其家，且谋饭于妪，而令人从大道，仍还觅于渡头。既而其妪以饭出，冷甚。时衣湿体寒，见其家有酒，冀得热飞大白以敌之。及以酒至，仍不热，乃火酒也⑤。余为浮两瓯，俱留以待追者。久之，追者至，知刘既渡，即附舟上松柏，且拟更蹑予白坊驿，非速行不及。乃持盖匍匐，路俱滑塍，屡仆屡起，因令追者先趋松柏要留刘，而余同静闻更相跌，更相诟也。十五里过新桥，桥下乃湘江之支流，从松柏之北分流内地，至香炉对峰仍入于江者。过桥五里，西逾一岭，又五里，出山坞，则追者同随刘之夫携茶迎余，知刘已相待松柏肆中矣。既见，悲喜交并，亟治餐命酒。刘意犹欲挽予，候所贷物，予固辞之。时予所附广右舟今晨从此地开去，计穷日之力，当止于常宁河口，明日当止于归阳。从松柏至归阳，陆路止水路之半，竟日可达，而路泞难行；欲从白坊觅骑，非清晨不可得；乃遍觅渔舟，为夜抵白坊计。明宇转从肆中借钱百文，厚酬舟人，且欲同至白坊，而舟小不能容，及分手已昏黑矣。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有驿。余念再夜行三十里可及舟，更许厚酬，令其即行，而舟人欲返守鱼厢，强之不前，余乃坚卧其中。舟人言："适有二舟泊下流，颇似昨所过松柏官舫。"其舟乃广右送李道尊至湘潭者，一为送官

兴收典史徐姓者所乘[6]，一即余所附者。第予舟人不敢呼问，余令其刺舟往视之，曰："中夜何敢近官舫！"予心以为妄，姑漫呼顾行，三呼而得应声，始知犹待余于此也。乃刺舟过舫，而喜可知矣。

【注释】

①冻米：糯米蒸熟后再晾干即称冻米，油炸即泡涨、香酥，为佐食上茶。

②摧：通"催"，又称催征、催科，即催收赋税。

③为桂藩供用焉："藩"，原误作"济"，不从。

④妪(yù 玉)：老年妇人。

⑤大白：一种浅而小的酒杯。　火酒：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暹罗酒，以烧酒复两烧之，以檀香烧烟，薰之如漆，乃投檀香其中，蜡封埋土三年，绝去火气，乃出而饮。此烧酒之尤烈者，是曰火酒，饮一二杯，可愈积病杀虫。然广中烧酒，皆火酒也，亦曰气酒。"霞客在腾越过端午，亦得饮火酒。

⑥一为送官兴收典史徐姓者所乘："兴收"二字疑有误。

【译文】

二十日　黎明时，船夫便很急迫地催我们上船。当时静闻和金祥甫前去拜谢王内府以及各位施舍者去了，而我再次到刘明宇处，刘明宇竟然没有回来。竺震仍旧进城来送我，并且馈赠我一些冻米，因为他昨天见我喜欢吃这东西。我这才冒雨登上船。许久后，静闻和金祥甫追到南关外，于是与金祥甫挥手告别，然后船便解开缆绳出发了。行三十里，停泊在东阳渡，这时才下午。这天阴雨霏霏，江水上涨而浑浊，湘江水流又呈现为另外一种景象。江两岸的鱼厢像鱼鳞一样地排列着，大约上游到白坊，下游过了衡山县城，排列在江岸的鱼厢以数千计，它们都是用来承接水流捞取鱼子，然后养成鱼苗卖给四方买主的。每个鱼厢征收一两银子，作为桂王藩府供用。

二十一日　行三十里，经过新塘站。又行二十里，快要抵达松柏时，忽然听到岸上有人急急地呼喊着，喉头哽咽而不成声，这是刘明宇派来追赶我的人。他说刘明宇开初乘着轿子来追我，因为体重大轿子走得迟，便光着脚步行追了来，而又叫轿夫中走得快的人赶往前来拦截住我，刘明宇随后就赶到。本想听任他竭力追赶到松柏来与我会面，但心中觉得不安，于是和静闻登岸去迎他，希望握手告别后，便回到松柏登船前行。登岸后，追来的人说来时刘明宇和他约好从江东岸走，于是渡过江到东岸顺江边走，走十里到达香炉山，天色已晚，但刘明宇没有来到。随后遇到一人，得知他已经暂时在新塘站停下休息了。香炉山下虎声咆哮，天未黑就不见往来行人的踪迹，居住在此处的一两户人家，都用木杠支顶着门。于是登到山顶，宿在一间茅屋中，要睡觉而没有床铺，想梳头而无梳子，于是和衣躺下。

二十二日　半夜雨声大作，到天亮未停止，于是向屋中妇人谋食后就走了。开头的五里，从山陇中走，虽然树枝上的雨水打湿了衣服，但路上无泥浆妨碍脚下。往后的五里，行走在田坎上，当时正在插秧，田都加高了埂子阻塞水流，所以路上非常粘滑。共走十里到达新塘站，这时烟雾般的濛濛细雨满江而来，打听刘明宇，他却已经渡过江溯流离去了。于是便也打听到渡口，向西渡过江。才溯江顺江岸行走四里，就到了以前遇难的地方，那只被焚毁的船已经不见，到水边人家中探问刘明宇的踪迹，都说没有见着，又往西走一里，到达大路口，见到一户人家，再三询问，仍说没有在我们前面过去的人。当时刘明宇没有带雨伞，而雨下得很大，我心想他肯定没有走到前面。于是我和静闻暂且停歇在那户人家中，并向家中妇人谋食，而另外叫人从大路仍旧回到渡头去找寻。旋即那妇人端出饭，但冰冷得很。当时我衣服潮湿身体寒冷，见她家有酒，希望得一小杯温热的酒抵御寒气。等把酒端来，仍然不热，是火酒。我满满斟了两瓯放着，都是留着等去追刘明宇的人回来喝的。许久后，去

追寻的人回来了，得知刘明宇渡过江后，就搭乘船只上松柏去了，并且打算再追踪我到白坊驿。不快速行走就来不及在松柏遇上刘明宇了，于是我打着雨伞，竭力往前赶，道路尽是粘滑的田埂，屡屡跌倒又屡屡爬起，因而让追赶的人先疾行到松柏截留住刘明宇，而我和静闻一路上更相跌倒，更相责骂。走十五里跨过新桥，桥下的水是湘江的支流，它从松柏的北面分流往内地，到香炉山对面的山峰下仍旧汇到湘江中。过桥后走五里，往西越过一座山岭，又走五里，出了山坞，便遇到去追赶刘明宇的人和跟随刘明宇一起走的人携带着茶来迎接我们，于是得知刘明宇已经在松柏的一家店中等候着我们了。我们相见后，悲喜交加，赶忙备了餐叫了酒一同饮用。刘明宇的意下还想挽留我，等候他为我借的物品，我再三辞谢。当时我搭乘的那只到广西的船今天早晨从此地开去，估计尽力全天航行，应当停泊在常宁县河口，明日则应当停在归阳。从松柏到归阳，陆路只有水路的一半，走一整天可以到达，但路途泥泞难行；想从白坊驿找一匹马骑着走，却又非清晨而不可觅到；于是到处寻找打渔的船只，作连夜赶到白坊驿的打算。刘明宇从店中转借一百文钱，厚酬了船夫，并且想一起到白坊驿，但船只小不能容纳，到分手时天已经昏黑了。两更时分，雨停了，月亮挂上天空，这时已经抵达白坊驿，那里有个驿站。我心想再连夜走三十里就可以赶上所乘的船，便又向船夫许诺给他优厚的报酬，叫他立即往前航行，而那船夫想返回去看守鱼厢，虽强求而不愿再行，我却坚决地躺在船中不下船。船夫说：“正巧有两条船停泊在下游处，很像昨天从松柏开过去的官船。”〔那官船是从广西送李道尊到湘潭来的，一条为姓徐的送官兴收典史所乘，另一条就是我所搭乘的。〕只是我所在渔船的船夫不敢呼叫询问，我叫他撑船过去看看，他说：“半夜中怎敢靠近官船！”我心中以为他说的这些是虚妄的，姑且随意呼叫了顾行几声，却不想叫三声便听到回声，这才知道船还停在此处等候我。于是叫船夫把渔船撑向前，我们过到所乘的船上，心中的喜悦可想而

知了。

【原文】

二十三日　昧爽，浓雾迷江，舟曲北行。二十里，过大鱼塘，见两舟之被劫者，哭声甚哀，舟中杀一人，伤一人垂死。于是，余同行两舫人反谢予曰："昨不候君而前，亦当至此。至此祸其能免耶！"始舟子以候予故，为众所诟，至是亦德色焉。上午雾收日丽，下午蒸汗如雨。行共六十里，泊于河洲驿。

二十四日　昧爽行，已去衡入永矣。三十里过大铺，稍折而西行；又十里，折而北行；午热如炙，五里，复转西向焉。自大铺来，江左右复有山，如连冈接阜。江曲而左，直抵左山，而右为旋坡；江曲而右，直抵右山，而左为回陇，若更相交代者然。又二十五里，泊于归阳驿之下河口。是日共行六十里，竟日皓日如烁，亦不多见也。

二十五日　晓日莹然，放舟五里，雨忽至。又南三十五里，为河背塘[①]，又西十里，过两山隘口。又十里，是为白水，有巡司。复远峰四辟，一市中横，为一邑之大聚落云。是日共行六十里，晚而后霁，泊于小河口。小河南自山峒来，北入于湘江，小舟溯流入，可两日程，皆祁阳属也。山峒不一，所出靛、锡、杉木最广，白水市肆，俱倚此为命，不依湘江也。既泊，上觅戴明凡家[②]，谢其解衣救难之患，而明凡往永不值。

二十六日　舟人登市神福[③]，晨餐后行。连过山隘，共

三十里，上观音滩④。风雨大至，舟人泊而享馂⑤，遂止不行。深夜雨止风息，潇潇江上，殊可怀也。

【注释】

①河背塘：今作河埠塘，在祁阳县东境，湘江南岸。
②戴明凡：三月初八日记作“戴宇完”。
③神福：祀神祝福。
④观音滩：今名同，已成聚落，在祁阳县南境，湘江南岸。
⑤享馂（xiǎng jùn 响俊）：吃祀神剩下的食物。

【译文】

二十三日　拂晓，浓雾弥漫江上，船折往北航行。行二十里，经过大鱼塘，见两只船被抢劫，被抢劫者的哭声非常哀伤，船中被杀一人，伤着的一人濒临死亡。于是，与我同行的两条船上的人反过来向我道谢，说：“昨天若不等候先生您而往前走，也应当是到达此地。而到此地灾祸岂能避免！”开初，船夫因为等我的缘故，被众人斥骂，到现在也显现出自以为有恩德于别人的神色来。上午雾气散尽日光灿烂，到下午太阳烤得人汗如雨下。这天行程共六十里，停泊在河洲驿。

二十四日　拂晓开船，这时已经离开衡州府进入永州府境了。三十里后过了大铺，稍微折向西行；又行十里，折往北去；中午时热得如火烤，行五里，又折向西去。自大铺以来，江左右又都有山，如连冈接阜。江流折往左边，直抵左面的山，那么右边就是盘旋的山坡；江流湾向右边，直抵右面的山，那么左边就是曲绕的山陇，如更相交替着的一样。又行二十五里，停泊在归阳驿的下河口。这天共行了六十里。一整天烈日将大地烘烤得如同镕炼金属的炉子一般，这也是不多见的。

二十五日　晓日明丽，但行了五里，雨忽然下起来。又往南行

三十五里，为河背塘，再往西行十里，经过两山间的隘口。又行十里，为白水，设有巡检司。此地又是远处山峰环绕四周，中间横着一个集市，为县中的一个大村落。这天共行了六十里，天晚后又晴开，我们的船停泊在小河口。小河从南面山峒中流来，往北汇入湘江，小船溯流而入，大约为两天的路程，所经都是祁阳县的辖境。山峒不只一个，出产的物品以靛、锡、杪木为最丰富，白水的集市店铺，都是依赖这些作为命脉，而不靠湘江中的出产。停泊后，我上岸找到戴明凡家，感谢他在我遇难时解衣相助的恩德，但明凡到永州府城去了，没有遇上。

二十六日　船夫登岸到集市上祀神祝福，早餐后开船。接连经过几个山隘，共行三十里，上了观音滩。这时风猛刮而雨大下起来，船夫停下船品偿祀神剩下的食物，于是不再往前走。到深夜雨停了风不再刮，那风雨交加的江上景象特别令人怀恋。

【原文】

二十七日　平明行，舟多北向。二十里，抵祁阳东市，舟人复泊而市米，过午始行。不半里，江涨流横，众舟不前，遂泊于杨家坝，东市南尽处也。下午舟既泊，余乃同静闻渡杨家桥，共一里，入祁阳西门。北经四牌坊，东出东门外，又东北一里，为甘泉寺。泉一方，当寺前坡下，池方丈余，水溢其中，深仅尺许，味极淡洌，极似惠泉水[①]。城东山陇缭绕，自北而南，两层成峡，泉出其中。寺东向，倚城外第一冈。殿前楹有吾郡宋邹忠公名浩[②]，贬此地与蒋沛游。《甘泉铭碑》，张南轩名栻。从郡中蒋氏得之，跋而镌此。邹大书，而张小楷，笔势遒劲，可称二绝。其前山第二层之中，盘成一窝，则九莲庵也。旧为多宝寺，邑人陈尚书重建而

复之，中有法雨堂、藏经阁、三教堂。而藏经阁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窄衣，眉如卧蚕而中不断，疏须开张而不志文，乃陈氏得之内府而供此者[3]。今尚书虽故，而子孙犹修饰未已，视为本家香火矣。寺前环堵左绕，其中已芜，而闭户之上，有砖镌“延陵道意”四字，岂亦邹忠公之遗迹耶？而土人已莫知之，那得此字之长为糖羊也。九莲庵之山，南垂即为学宫。学在城外而又倚山，倚山而又当其南尽处，前有大池，甘泉之流，南下东绕，而注于湘。其入湘处为潇湘桥。桥之北奇石灵幻，一峰突起，为城外第二层之山。一盘而为九莲，再峙而为学宫，又从学宫之东度脉突此，为学宫青龙之砂。其前湘江从南至此，东折而去；祁江从北至此，南向入湘；而甘泉活水，又绕学前，透出南胁，而东向入湘。乃三水交会之中，故桥曰潇湘桥，亭曰潇湘亭，今改建玄华阁，庙曰潇湘庙，谓似潇、湘之合流也。庙后萼裂瓣簇，石态多奇。庙祀大舜像，谓巡守由此，然隘陋不称。峰之东北，有石梁五拱跨祁水上，曰新桥，乃东向白水道，而衡州道则不由桥而北溯祁流矣。时余欲觅工往浯溪拓《中兴摩崖颂》，工以日暮不及往，故探历诸寺。大抵甘泉古朴，九莲新整，一以存旧，一以征今焉。日暮，由江市而南，经三吾驿，即次山吾水、吾山、吾亭境也，去“山”、去“水”而独以“吾”甚是。自新桥三里，南至杨家桥，下舟已昏黑矣。是两日共行五十里，先阻雨，后阻水也。是夜水声汹汹，其势愈急。

二十八日　水涨舟泊，竟不成行。亟枵腹趋甘泉，觅拓碑者，其人已出。又从大街趋东门，从门外朱紫衙觅范姓，八角坊觅陈姓裱工，皆言水大难渡，以浯溪、阳江也。为余遍觅拓本，俱不得。复趋甘泉，则王姓拓工已归，索余重价，终不敢行，止就甘泉摹铭二纸。余先返舟中，留静闻候拓焉。

祁阳东门外大街与濒江之市，阛阓连络，市肆充牣④，且多高门大第，可与衡郡比隆。第城中寥寂，若只就东城外观，可称岩邑。

【注释】

①惠泉：很早就名扬全国，唐时即被誉为"天下第二泉"，在今江苏无锡市西隅的锡惠公园内，为风景胜地。

②邹忠公：即邹浩（1060～1111），字志完，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人，进士及第，调扬州、颖昌府教授。因上疏忤旨，被削官，羁管新州（今广东新兴）。徽宗时，官至兵、吏二部侍郎。后蔡京擅权，素忌浩，贬浩为衡州别驾。高宗时，赐谥忠，故称邹忠公。

③内府：内即皇宫，又称大内。内府原为掌库藏的官，亦通称皇宫内为内府。

④牣（rèn 认）：满。

【译文】

二十七日　天亮出发，船多是向北行。二十里后，抵达祁阳县城东边的市镇，船夫又停泊下来去买米，过了中午才开船。行不到半里，江水上涨，纵横流淌，众船不再向前航，于是停泊在杨家坝，那里是城东市镇的南面尽头处。下午，船既然已经停泊，我便和静闻上岸跨过杨家桥，共走一里，进了祁阳县城西门。向北经过四牌

坊，往东走出东门外，又朝东北走一里，为甘泉寺。有一眼泉，在寺前面的山坡下，池子方圆一丈多，泉水充满池中，深仅有一尺左右，水味极淡而冷凉，极似惠泉的水。城东面山陇缭绕，自北向南回旋，两层山陇间形成山峡，泉水就从山峡中涌出来。寺朝向东面，背靠城外的第一冈，殿前房中立有我家乡常州府中宋代人邹忠公〔名邹浩，被贬到此地后与蒋沛同游。〕书写的碑文《甘泉铭碑》。张南轩〔名张栻。〕从本府中姓蒋的人家得到这篇铭文，为它书写了跋语并且刻在此处。邹浩写的是大字体，而张南轩写的是小楷，笔势遒劲，可以称为二绝。寺前的第二层山中，盘结成一个山窝，那里是九莲庵的所在。它原先是多宝寺，县中人陈尚书重建而恢复了旧时的规模，里面有法雨堂、藏经阁和三教堂。而藏经阁中供着本朝高皇帝的像，头裹唐朝时的包巾，身穿朱红色的窄衣，眉如卧蚕而中间不断开，稀疏的胡须分扬而不加修饰，它是一个姓陈的从皇宫内得到而拿来供在这个阁中的。如今尚书虽然已经不在世，但他的子孙仍对寺庙常加修整，将其看作自家的香火。寺前的墙垣环绕向左边，墙内已经杂草丛生，而关闭着的墙门上，有块砖上刻着“延陵道意”四个字，这难道也是邹忠公的遗迹吗？但当地人已没有谁知道，确实，怎可能使这些字长久地被作为佳话流传下去呢？九莲庵所在那山的南陲就是县学堂。学堂在城外而又背靠着山，背靠着山而又位于山的南边尽头处，前面有个大池子，甘泉的常流水，往南流下而后绕过学堂的东边，注入湘江。它汇入湘江处为潇湘桥。桥的北边奇奇怪怪的石头灵异变幻，一座山峰突起，这是城外的第二层山。此山起先盘绕而为九莲庵所在的地方，再度耸起就形成学堂所背靠的山，然后山脉又从学堂的东面越过来，突立在潇湘桥北面，成为学堂的青龙砂。山前，湘江从南流到此处，折向东去；祁江从北流到此处，向南汇入湘江；而甘泉常流，又绕过学堂前，穿出山南，向东注入湘江。它是三条水流交汇处的中间部分，所以桥叫潇湘桥，亭名潇湘亭，如今亭子改建为玄华阁，庙称潇湘庙，但从称谓上看

似乎是潇、湘两水的合流处。潇湘庙后面的石头如分开的花萼、似紧簇的花瓣，形态各异。庙中祭祀着大舜的像，传说大舜巡狩时经由此处，然而庙狭窄简陋，与大舜的身份不相称。山峰的东北面，有座五孔的石桥横架在祁水上，叫新桥，它是向东到白水所经的道路，而到衡州府的路却不由桥而是往北溯祁江水流走。当时我想找一个拓工前往浯溪为我拓《中兴摩崖颂》，拓工因为天晚来不及去，所以我便去探历各寺庙。大抵说来，甘泉寺古朴，九莲庵新整，一个保存旧迹，一个可以征询今事。日落时，我从江市往南走，途经三吾驿，即元次山吾水、吾山、吾亭的所在处所，如今原来的字分别去掉"山"字旁和"水"字旁，只写作"吾"，这非常正确。从新桥走三里，往南到达杨家桥，上到船中天已经昏黑了。这两天一共行了五十里，因为先是被雨阻，后是被江水阻。这天夜里江中水声汹汹，流势更加迅急。

二十八日　江水上涨船只停泊，竟然走不成。我赶忙空腹奔到甘泉寺，寻找拓碑的人，但那人已经外出了。我又从大街上奔到城东门，从东门外朱紫衙找姓范的从八角坊找姓陈的裱工，他们都说水势大难以渡过，〔指浯溪、阳江两条水。〕替我到处去寻拓本，又都没找到。又奔回甘泉寺，则姓王的拓工已经回来，他虽然向我索要了重价，但终究不敢前去拓印，仅就甘泉寺中的铭文临摹了两页。后我先返回船中，留下静闻等候拓印。

　　祁阳城东门外的大街与临江的集市上，街道纵横相连，店铺房屋充满各处，并且有许多高门大屋，可以和衡州府城的隆盛相匹比。只是城中寥落冷寂，若只就东城外观览，可称得上是个险要的城池。

【原文】

二十九日　昧爽放舟。晓色蒸霞，层岚开藻，既而火轮涌起，腾焰飞芒，直从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观[①]，不谓

得之卧游也。五里过浯溪，摩崖在西。东溯流从西，又二十里，过媳妇塘，娉婷傍北，沿洄自南，俱从隔江矫首。所称“媳妇石”者，江边一崖，从山半削出，下插江底，其上一石特立而起，昂首西瞻，岂其良人[2]犹玉门未返耶[3]？又二十里，过二十四矶，矶数相次。又五里泊于黄杨铺。

黄杨铺已属零陵。其东即为祁阳界。其西遥望大山，名驷马山，此山已属东安[4]，则西去东安界约三十里。西北有大路通武冈州[5]，共二百四十里。黄杨有小水自西而来，石梁跨其上，名大桥。桥下通舟，入止三五里而已，不能上也。

闰四月初一日 昧爽，从黄杨铺放舟，至是始转南行。其先自祁阳来，多西向行。十五里大护滩，有涡成漩，诸流皆奔入漩中，其声如雷，盖漏卮也。又上为小护滩。又十五里为高粟市[6]，即方潋驿也。又二十里过青龙矶，矶石巉屼，横啮江流。又十里，昏黑而后抵冷水湾。下午，余病鱼腹，为减晚餐。泊西岸石涯下，水涨石没，不若前望中峥嵘也。

初二日 舟人登涯市薪菜，晨餐时乃行。雷雨大作，距午乃晴。共四十里，泊于湖口关，日尚高舂也[7]。自冷水湾来，山开天旷，目界大豁，而江两岸，啖水之石时出时没，但有所遇，无不赏心悦目。盖入祁阳界，石质即奇，石色即润；过祁阳，突兀之势，以次渐露，至此而随地涌出矣；及入湘口，则耸突盘亘者，变为峭竖回翔矣。

初三日　平明，放舟入湘口，于是去潇而专向湘矣。潇即余前入永之道，与湘交会于此。二水一东南，潇。一西南，湘。会同北去，为洞庭众流之主，界其中者即芝山之脉[8]，直走而北尽。尽处两流夹之，尖若龙尾下垂，因其脊无石中砥，故两流挫也必锐而后已。潇之东岸即湘口驿。有古潇湘祠，祀舜帝之二妃。由祠前截潇水而西，盘龙尾而入湘。湘口之中，有砂碛中悬，丛木如山，湘流分两派潆之，若龙口之含珠，上下之舟，俱从其西逼山崖而上。时因流涨，即从珠东夹港沿龙尾以进。一里，绕出珠后，即分口处也。于是西北溯全湘，若入咽喉然，其南有小水北向入湘，即芝山西麓之水，余向登岭所望而见之者也。是时潇水已清，湘水尚浊。入湘口时，有舟泊而待附，共五人焉，即前日鲤鱼塘被劫之人也。由湘口而上，多有西北之曲，滩声愈多，石崖愈奇。二十里，有斜突于右者，上层峭而下嵌空。又二十里，有平削于左者，黄斑白溜，相间成行；又有骈立于右者，与江左平剖之崖，夹江对峙，如五老比肩，愈见奇峭。转而西行五里，过军家埠。又转而南，又一山中剖卑平插江右，其下云根倒浸重波。询之，无知其名者。时落日正衔山外，舟过江东，忽峰间片穴通明，若钩月与日并悬，旋即隐蔽。由山下转而东，泊于军家埠、台盘子之间，去军家埠又五里矣。

初四日　昧爽发舟，东过挂榜崖。崖平削江左，下至水面，嵌入成潭，其上石若磨崖，色间黄白，远逾临武，外

方整而中界三分，北之前所见江左成行者[9]，无其高广。由挂榜下舟转南，行二十里，上西流滩。又十里，石溪驿[10]，已属东安矣。驿在江南岸，今已革。有东江自南而北，注于湘，市廛夹东江之两岸[11]，有大石梁跨其口，名曰复成桥。其水发源于零陵南界，舡由桥下南入，十五里为零陵界。又二十五里为东江桥[12]，其上有小河三支，通筏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即此水无疑也。石溪驿为零陵、东安分界。石溪，考本地碑文曰石期；东江，土人又谓之洪江，皆音相溷也。石期之左，有山突兀，崖下插江中，有隙北向，如重门悬峡。山之后顶为狮子洞，洞门东南向，不甚高敞。穿石窟而下一里，可透出临江门峡，惜时方水溢，其临江处既没浸中，而洞须秉炬入。先，余乘舟人泊饭市肉，一里攀山椒而上，徘徊洞门，恐舟人不余待，余亦不能待炬入洞，急返舟中。适顾仆亦市鱼鸭入舟，遂带雨行。又五里，泊于白沙洲。其对崖有石壁临江，黄白灿然满壁，崖北山巅又起一崖，西北向有庵倚之，正与余泊舟对，雨中望之神飞，恨隔江不能往也。是日共行四十里，天雨滩高，停泊不时耳。

初五日　雨彻夜达旦，晨餐乃行。十里，江南岸石崖飞突，北岸有水自北来注，曰右江口。或曰幼江。又五里，上磨盘滩、白滩埠，两岸山始峻而削。峭崖之突于右者，有飞瀑挂其腋间，虽雨壮其观，然亦不断之流也。又五里，崖之突于左，为兵书峡。崖裂成峃[13]，有石嵌缀其端，形方而色

黄白，故效颦三峡之称[14]。其西坳亦有瀑如练，而对岸江滨有圆石如盒，为果盒塘。果盒、兵书，一方一圆，一上一下，皆对而拟之者也。又西五里，为沉香崖。崖斜叠成纹，崖端高迥处叠纹忽裂，中吐两枝，一曲一直，望之木形黝色[15]，名曰沉香，不知是木是石也。其上有大树一株，正当崖顶。更有上崖一重内峙，有庵嵌其间，望之层岚耸翠，下挈遥江，真异境也。土人言："有县令欲取沉香，以巨索悬崖端大树垂人下取，忽雷雨大作，迷不可见，令惧而止。"亦漫语也[16]。过崖，舟转而南，泊于罗埠头之东岸[17]。是日止行二十五里，滩高水涨，淋雨不止也。罗埠头在江西岸，倚山临流，聚落颇盛，其地西北走东安大道也。

初六日　夜雨虽止，而江涨有声，遂止不行。西望罗埠，一水盈盈，舟渡甚艰。舟中薪尽，东岸无市处，令顾仆拾坠枝以供朝夕焉。下午，流杀风顺，乃挂帆东南行。五里，东泊于石冲湾。是夕月明山旷，烟波渺然，有西湖、南浦之思[18]。前一夕，江涨六七尺；停一日，落痕亦如之。

初七日　昧爽行，西转四里为下厂。又西一里，江南山一支自南奔而北向，又西一里，江北山一支自北奔而南来，两山夹江凑而门立，遂分楚、粤之界。两山之东，属湖广永州府东安县；两山之西，属广西桂林府全州。全州旧属永，洪武二十八年改隶广西，其界始不从水而从山。又五里为上厂。于是转而南行，共十五里，迤逦而西，为柳浦驿[19]。又南十里，为金华滩。滩左有石崖当冲，轰流崭壁，高下两绝，险胜一时。

西转八里，为夷襄河口，有水自北岸入湘。舟入二里，为夷襄[20]，大聚落也。又西二里，泊于庙头[21]。

【注释】

①泰岳：即东岳泰山，又称岱山、岱宗，在山东泰安县北。山峰峻拔，雄伟壮丽，登山总路程达九公里，要上石阶6293级，沿天梯攀登三个“十八盘”，经南天门，即可到玉皇顶。绝顶海拔1545米。山上名胜古迹甚多，泰山观日为一佳景。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皆在己酉。”霞客游泰山当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时年24岁。

②良人：丈夫。

③玉门：古关名，汉武帝时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和西南的阳关同为当时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门户，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明时已废圮。

④东安：明为县，隶永州府，辖境即今东安县，但当时治所在今紫溪，今县治所在白牙市镇。

⑤武冈州：隶宝庆府，即今武冈县。

⑥高粟市：明清时皆作高溪市，今仍称高溪市，在零陵县北境，湘江北岸。

⑦高舂：日过午后，农村正忙于舂碓，此时称高舂。

⑧芝山：原作“楚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⑨北之前所见江左成行者：“北”疑为“比”，因形近而误。

⑩石溪驿：即今石期市，在东安县南隅，湘江南岸。

⑪市廛：“廛”，季抄本作“缠”，因音同而误。市廛(chán 蝉)，商肆集中的地方。

⑫东江：今称东湘江。东江桥：今作东湘桥，在零陵县西隅，东湘江东岸。

⑬峃(xué 学)：山多大石。

⑭三峡：即长江三峡，西起四川奉节县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南津关，即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全长189公里，行船要一个白天。两岸崖壁陡峭，高出江面五百米以上，江面却宽二三百米，有的地方宽仅百米。整个三峡包括若干滩、峡和林立的峰群，雄伟壮丽。瞿塘峡有夔门雄峙，以险

峻著称。巫峡长 40 公里，幽深曲折，峭壁屏列，群峰竞秀，连绵不断，以圣泉、集仙、松峦、神女、朝云、登龙、聚鹤、翠屏、飞凤、净坛、起云、上升等巫山十二峰最著名。西陵峡包括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影峡等四个峡区，以滩多水急为特点。兵书峡在西陵峡西段，位于香溪以东长江北岸，又称兵书宝剑峡。在陡峭的岩壁上，有一块像书本的岩石，搁在一条很高的小石缝里，即“兵书”。在兵书侧面，有一块凸起的石头，像一把宝剑插入江中。

⑮黝(yǒu 友)色：微青黑色。

⑯漫语：随便说的话。

⑰罗埠头：今作禄半头，在东安县西南隅，湘江西岸。

⑱南浦：在江西南昌，有亭，为停舟的地方，也是迎送客人、接待官员的馆驿。《明一统志》南昌府：“南浦亭，在府城广润门外，下瞰南浦，今为南浦驿。”

⑲柳浦驿：今作柳铺，在广西全州东北隅，湘江西岸。

⑳夷襄：即夷襄河，今作宜湘河，在全州北境，从西向东流入湘江。聚落夷襄，今亦称宜湘河，在宜湘河北岸。

㉑庙头：今名同，在全州东北隅，湘江西岸。

【译文】

二十九日　拂晓开船。晓色中朝霞升上天空，山林间层层雾气变幻出多种色彩，随即火轮般的太阳涌起，腾焰飞芒，直从船尾缝隙射到我枕头间，泰山日出的景象，也不能和我在卧游中所见到的相比。行五里，经过浯溪，刻着文篇的崖壁在江流的西边。从东面溯流向西，又行二十里，经过媳妇塘，媳妇石娉婷依傍在江北，人们无论顺水还是溯流从它南面经过，都隔江翘首观览。所称的“媳妇石”，是江边的一座山崖从半山中刀削般伸突出来，下插到江底，山崖上有块石头独立上耸，昂首西望，难道她丈夫还未从遥远的玉门关返回家吗？又行二十里，经过二十四矶，一个个矶次第排列在江岸边。再行五里，停泊在黄杨铺。

黄杨铺已经属于零陵县。它东面就是祁阳县界。它西面远远地望得见的大山，叫驷马山，此山已经属于东安县，铺西

距东安县界约三十里。它西北边有条大路通往武冈州，路程共二百四十里。黄杨有条小水从西边流来，一座石桥横架在水流上，名叫大桥。桥下通行船只，逆流进去仅三五里而已，不能再往上航。

闰四月初一日　拂晓，从黄杨铺开船，到此处后才折往南行。〔这以前从祁阳县城过来，多是向西行。〕行十五里到大护滩，有处地方的水流形成漩涡，众流都奔入漩涡中，声如雷鸣，大略如一个渗漏的酒器。又往上为小护滩。又行十五里为高栗市，它就是方潋驿。又行二十里经过青龙矶，矶石高峭，横啮江流。又行十里，天昏黑以后抵达冷水湾。下午，我身体不适，肚腹鼓胀，为此晚餐减了量。船停泊在江西岸石崖边，江水上涨石头被淹没了些，因而江边的石头不如前次在这里所望见的那样峥嵘。

初二日　船夫登上江边集市去买柴禾菜蔬，早餐时才出发。隆隆的雷声中雨大下起来，到中午才转晴。共行了四十里，停泊在湖口关，这时太阳还高挂在天空。从冷水湾过来，山开天旷，视野大为开阔，而江的两岸，吞衔水流的石头时出时没，只要遇见，无不赏心悦目。大体上进入祁阳县地界，石头的质地就变得奇特，色泽就变得温润；过了祁阳县城，石头高耸特出的态势，依次渐渐显露出来，到此地便随地向上冒出来了；到进入湘口处，却是那些出现在前面的高耸而曲折绵延的石崖，变成为尖峭直立如盘旋飞翔的了。

初三日　天亮时，驶船进入湘口，从此处起便离开潇水而专门向湘江中航行了。潇水就是我前些时候进入永州府所走的水路，它与湘水交汇在此处。两水一条从东南来，〔即潇水。〕一条从西南来，〔即湘水。〕会同而向北流去，为洞庭湖众多水流中的主流。位于中间分隔开两条水流的，就是芝山山脉，它直往北延伸。山脉尽头处两条水流夹着它，尖得像龙尾下垂，因为山脊无中流砥柱般的石头，所以两条水流从两侧冲刷侵蚀，必然是使其变得尖细而后才停止。潇水的东岸〔即湘口驿。〕有个古潇湘祠，祭祀舜帝的两个妃子。

我们的船由祠前向西横截潇水，盘绕过龙尾似的山尾部而进入湘水。湘口的中央，有堆砂石悬立着，上面树木丛生如同山峦，湘水分成两股回旋在周围，若像龙口里含着的珠子，上下的船只，都从它西面迫近山崖航行。我们的船向上行时，因为水流上涨，就从那珠子东面的夹港沿龙尾似的山尾部而进。行一里，绕出珠子后面，这里就是分口处。从那里往西北溯湘水而行，若像进入咽喉中似的，南边有条小水向北汇入湘江，它就是芝山西麓的水，是我以前登岭瞭望时见到的那条水。这时潇水已经变清，但湘水仍然浑浊。我们的船进入湘江时，有只船停泊着等待一帮人上船搭乘，他们一共五人，就是前日子鲤鱼塘被抢劫的那些人。由湘口往上行，江流中有许多曲向西北的弯道，滩声更多，石崖更奇。行二十里，有座斜突在江右边的石崖，上边重叠陡峭而下边玲珑变幻。又行二十里，江左边有座仿佛是被平平地切削而成的山崖，上面黄色的石纹和白色的水流相间成行；又有一座并立在江右边的山崖，与江左边平平剖开的山崖夹江对峙，如同庐山五老峰并排耸立，更加显得奇异峻峭。折往西行五里，经过军家埠。再折往南行，又有一座山中间破开而低平，插立在江右，山脚倒浸在重重水波间。向旁人询问，没有知道它名称的人。这时落日正衔在山外，当船过到江面的东侧时，忽然见山峰间有一片孔穴通明透亮，那景象仿佛是弯弯的新月与日并悬，但随即就被遮蔽掉。我们的船由山下折往东，停泊在军家埠、台盘子之间，这里距离军家埠又有五里了。

初四日　拂晓开船，往东经过挂榜崖。这崖仿佛是被平平地切削而成的，立在江左边，下面接到水面，并嵌入清澈的潭中。它上面的岩石若像摩崖，颜色黄白相间，远远超过临武县的那块，外形方整而中间分成三部分，比以前见到的江左岸成行的山崖，没有更高峻宽广的了。船从挂榜崖下转往南，行二十里，上西流滩。又行十里，到石溪驿，此驿已经属于东安县了。〔驿在江南岸，现今已经革除了。〕有条叫东江的溪流自南向北汇入湘江，许多商肆夹立在东

江的两岸，有座大石桥横架在东江的江口处，名叫复成桥。这条水发源于零陵县南部边境，船由桥下往南溯流进去，行十五里为零陵县界。又行二十五里为东江桥，桥以上有三条小河，仅能通行竹木筏子而已。按志书上记载："永水源出永山，那地方在永州城西南九十里，它往北流入湘江。"永水就是此水无疑。石溪驿为零陵、东安两县分界处。石溪，考本地的碑刻和文献记载叫石期；东江，当地人又称之为洪江，这都是音相混淆而造成的。石期的左边，有座山高耸特出，石崖下插江中，崖间有条孔隙朝向北面，如同重门悬峡。山的后面顶上为狮子洞，洞门向着东南方，不很高敞。从石洞中向下穿行一里，可以穿出临江那重门悬峡似的孔隙，可惜当时正好水涨江满，山的临江处既被淹没在水流中，而洞又必须点着火把进去。起先，我趁船夫停泊下来吃饭买肉，向上攀一里到达山顶，徘徊在洞门口，因怕船夫不等我，而我也找不到火把进洞，便急忙回船中。这时正好顾仆也买了鱼和鸭回到船中，于是船冒雨往前行。又行五里，停泊在白沙洲。沙洲对面山崖上有块石壁临江，黄白两色灿然满壁，此崖北边的山顶上又耸起一座石崖，它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庵背靠石崖而立，那石崖正好和我乘坐的停泊着的船只对着，雨中望去令人神飞，遗憾的是隔着江不能前往。这天共行了四十里，这是因为天空下着雨而江涌滩高，船不时停泊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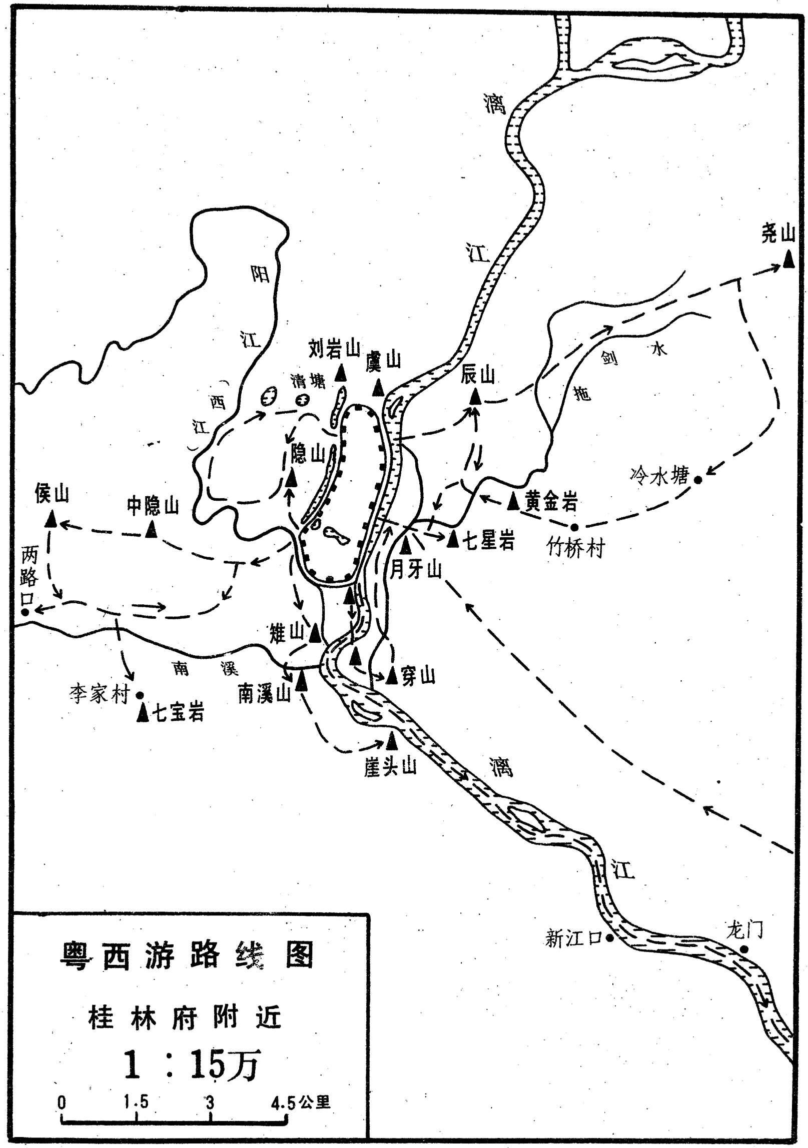
初五日　雨彻夜下着直到天亮，吃过早餐才出发。行十里，江南岸石崖飞突，北岸有水自北流来汇入江中，此处叫右江口。〔或叫幼江。〕又行五里，上了磨盘滩、白滩埠，江两岸的山才变得高峻如削。突立在江右岸的陡峭的山崖上，有条飞瀑悬挂在它的侧面崖壁间，虽然雨水使得它的景象更加雄伟壮观，然而它本身也是常流不断的瀑流。又行五里，山崖突立在江左岸的地方，为兵书峡。崖壁崩裂，形成许多大石堆叠的一座山崖，有一块石头镶嵌连缀在它的头端，形状方正而颜色黄中带白，因而便东施效颦似地仿用了长江三峡中兵书峡的名称。它西面山坳中也有一条瀑布，如同白练，而

对岸江边有一块圆形石头如同盒子，那里为果盒塘。果盒石和兵书石，一方一圆，一上一下，都是对照、比拟着果盒和兵书而起的名称。又往西行五里，为沉香崖。崖石倾斜累叠形成一条条纹路，高远的崖端处，叠纹忽然裂开，中间冒出两根枝条似的东西，一曲一直，望去如树木的形态，呈微青黑色，名叫沉香，不知是木还是石。沉香的上面有一棵大树，正好位于崖顶。又有一重山崖耸立在崖顶内，有个庵仿佛是镶嵌在那崖间似的，望上去山林中的层层雾气里耸翠叠青，往下若如拽带着遥遥的江流，真是一片奇异的境地。〔当地人说："有个县令想要取沉香，用大绳索系在崖端大树上吊着人下去取，忽然雷声隆隆，大雨倾泻，天空昏暗而见不到沉香，于是县令惧怕而停止了取沉香的行动。"我想这也是随便说的话。〕过了沉香崖，船折向南行，停泊在罗埠头的东岸。这天只行了二十五里，因为滩高水涨，雨不停地往下浇注。罗埠头在江西岸，背靠山岭前临水流，村落较大，从此地向西北走是前往东安县城的大路。

初六日　夜雨虽然停了，但江水上涨，涛声澎湃，于是船停泊着不走。向西望去，罗埠头隔着盈盈一水，舟船摆渡很艰难。船中柴禾烧完了，东岸没有买的地方，我叫顾仆拾了些树上坠落的枝子以供早晚烧火用。下午，江流减退而风向顺，这才挂帆向东南航行。行五里，往东停泊在石冲湾。这晚月光明亮，山野空阔，仿佛有烟雾笼罩着的远处江面上水波渺茫，我心中不禁又思念起西湖、南浦。〔前一天晚上，江水上涨了六七尺；雨停了一日，落痕也有六七尺。〕

初七日　拂晓开船，向西折四里为下厂。又往西行一里，江南面一座山岭自南奔向北，再往西行一里，江北面一座山岭从北奔向南来。两山夹江聚拢，犹如立起一道门，从而便划分了湖广、广西两省的界限。〔两山的东面，属湖广永州府东安县；两山的西面，属广西桂林府全州。全州从前隶属永州府，洪武二十八年(1395)改隶广西布政司，于是两省的界限才不顺水而是变为顺山。〕又行五里为上厂。从此处起船折向南行，共十五里，曲折驶向西面，到柳浦驿。

然后又往南行十里，为金华滩。滩左面有座石崖立在山冲口，轰轰作响的江流和高峻的崖壁，形成高低两绝，险峻奇美同时呈现。过了滩后折向西行八里，为夷襄河口，有一条水流从北岸汇入湘江中。船从那条水流中溯流进去两里，为夷襄，这是一个大村落。又往西行两里，停泊在庙头。



粤西游路线图

桂林府附近

1：15万

徐霞客游记全译

粤西游日记一①

【题解】

《粤西游日记一》为徐霞客旅游广西东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初八日，徐霞客从黄沙铺向西南行，途经全州、兴安县，游柳山和湘山寺，登金宝鼎，探湘江源，考察灵渠运河和严关。二十八日至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徐霞客在桂林近一个半月，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游遍桂林四周的虞山、叠彩山、伏波山、七星岩、隐山、雉岩、南溪山、崖头山、荷叶山、刘岩山、象鼻山、穿山、龙隐岩、屏风岩、中隐山、侯山、牛角岩、狮子岩等。远者又东北攀登桂林的最高峰尧山，过靖江王墓群；东南畅游漓江山水，考察阳朔附近的龙洞、来仙洞、读书岩、白鹤山，登富教山，对“碧莲玉笋世界”倍加赞美。霞客游桂林诸山的兴趣甚浓，曾两探七星岩、三上雉山；多次要求登独秀峰，因该峰处王城禁地，未能如愿，成为终身遗憾。三百多年前徐霞客对桂林附近60多个岩洞的全面考察和对各洞内部形态准确生动的描述，被国内外学术界叹为观止。桂林是今本《徐霞客游

记》记载最详的大城，记述了府城、王城、衙署、街市的布局，大量碑刻文物的位置、内容和作者，礼忏、演剧、端阳、拓碑、饮食、水灾等社会生活，展现了一幅明末桂林城市生活的生动图景。

六月初十日，徐霞客离开桂林，沿途游琴潭岩、荔枝岩、牛洞、上岩等。十一日到苏桥，“遂与桂山别”。

【原文】

丁丑闰四月初八日[②] 夜雨霏霏，四山叆叇，昧爽放舟。西行三十里，午后，分顾仆舟抵桂林，予同静闻从湘江南岸登涯，舟从北来，反曲而南，故岸在北。是为山角驿，地名黄沙[③]。西南行，大松夹道，五里，黄沙铺。东面大岭曰紫云岩，西面大岭曰白云岩。湘江在路东紫云岩西。又南三里，双桥[④]。有水自西大岭注于湘。又七里，石月铺，其西岭，曰黄花大岭。又西南五里，出山陇行平畴间。又五里，深溪铺。过铺一里，有溪自西大山东注，小石梁跨之，当即深溪也。又一里，上小岭，舍官道，深溪一十里官道至太平铺，又十里至全。右入山。西向大山行，二里，直抵山下，又二里，宿于牛头冈蒋姓家。夜大雨。

初九日 冒雨西行五里，至硥岩普润寺。寺有宋守赵彦晖诗碑，宋李时亮记。岩洞前门东向如桥，出水约三十丈；后门北向，入水约十五丈。泉自山后破石窟三级下，故曰“硥”。西入甚奥，中有立笋垂柱。出岩，西三里，有小石山兀立路旁。又西三里，张家村，村后大山曰回龙岩。南五里，冈岭高下，出平坞中西行一里，上大冲，西行半里，为

福寿庵，饭于庵。又西半里，西北上柳山，有阁。曹学佺额，为柳仲涂书院。又上为寸月亭，亦曹书。亭前为清湘书院。有魏了翁碑。此山为郡守柳开讲道处。院为林岘所建，与睢、岳、嵩、庐四书院共著⑤。其南有泉一方，中有石，题曰“虎踞石”。由此蹑岭，逾而西，一里，为慈慧庵。转北一里，为狮子岩，岩僧见性。宿狮子岩南清泉庵。

初十日　由狮子岩南下，二里，至湘山寺⑥。由寺东侧入，登大殿，寄行李。东半里，入全州西门⑦。过州前，出大南门，罗江在前。东至小南门，三江合处。约舟待于兴安。复入城，出西门至寺，登大殿，拜无量寿佛塔。无量寿佛成果于唐咸通间，《传灯录》未载，号全真，故州以全名。肉身自万历初毁，丙戌又毁，后又毁。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下寺，由寺西溯罗江一里，上卷云阁，绝壁临江。阁西为盘石，半嵌江中。绝壁有莲花一瓣，凹入壁间，白瓣黑崖；有无量指甲印石，作细点字六个。又西，一洞临江，泉由洞东裂石出，名玉龙泉。又西，有一石峰高竖如当关者，上大书“无量寿佛”四大字。共五里，又西为断桥。又西十里，度石蚬冈。石蚬，志作石燕。南为龙隐洞，小山独立江上，洞门西向。出洞而西，即为杪木渡桥⑧，宿。桥度水东自龙水出口，山耸秀夹立。

【注释】

①粤(yuè)西：广西的别称。“粤”同“越”，广东、广西本古百越族地，故别称粤。广东称粤东，广西称粤西，又合称两粤。粤西今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粤

西游日记一》在乾隆刻本第三册上。自闰四月初八至七月十七日，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三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入全州，过兴安县，抵桂林府，至阳朔县，仍返桂林。自桂林起，过洛容县，抵柳州府，过柳城县，至融县，仍返柳州。”

②乾隆本分系该日于两处。《楚游日记》尚有初八日日记一则，云：“放舟南行三十里，为黄沙铺，粤舟可直抵桂林。予欲尽全州诸山，遂止此从陆，为粤游始。”

③黄沙：今称黄沙河，在全州东北隅，湘江东岸。

④双桥：今名同，在全州东北境，湘江稍西。

⑤院为句：书院盛于宋代，有私人办的，也有官府办的，选择山林名胜为院址，作为藏书与讲学之所，不少著名学者讲学其间。明代书院仍盛，很多府州都设有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睢即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岳即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嵩即嵩山的嵩阳书院；庐即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⑥湘山寺：俗称寿佛寺，在全州城西郊。寺已圮。寺后有无量寿佛塔，高七层。山顶有飞来石，传为自罗浮山飞来。

⑦全州：隶桂林府，即今全州县。

⑧枛木渡桥：乾隆本作“桥度”，今仍称桥渡，在全州西北境。

【译文】

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初八日　夜雨霏霏，四围群山浓云笼罩，黎明开船。往西行船三十里，午后分道走，顾仆乘船到桂林，我同静闻从湘江南岸登岸〔船从北边行来，反向弯曲朝南，所以江岸在北面。〕这是山角驿，地名叫黄沙。往西南行，高大的松树夹道而立，五里，到黄沙铺。〔东面的大山岭叫紫云岩，西面的大山岭叫白云岩。〕湘江在路的东边紫云岩的西面。又往南行三里，到双桥。〔有水流自西面的大山岭注入湘江。〕又走七里，到石月铺，它西面的山岭叫黄花大岭。又往西南行五里，走出山陇行走在平坦的田野间。又走五里，到深溪铺。过铺后一里，有条溪水自西面的大山往东流注，小石桥跨在溪上，应当就是深溪了。又走一里，登上一座小岭，离开了官道，〔从深溪走官道十里到太平铺，再走十里到全

州。〕从右侧入山。向西朝着大山走，二里，直抵山下，又走二里，住宿在牛头冈姓蒋的人家。夜里下大雨。

初九日　冒雨往西行五里，到了硫岩普润寺。寺中有宋代州官赵彦晖题诗的石碑，宋代李时亮的记文。岩洞的前洞口向东，如桥一样，高出水面约三十丈；后洞口向北，浸入水中约十五丈。泉水自山后冲出石窟分三级流下，所以称为"硫"。向西进去十分深邃，洞中有竖立的石笋和下垂的石柱。出了岩洞，往西三里，有座小石山竖立在路旁。又向西三里，到张家村，村后的大山叫回龙岩。往南五里，冈峦山岭高下不一，走到平坦的山坞往西行一里，登上大冲，向西行半里，是福寿庵。在庵中吃了饭，又向西半里，往西北登上柳山，有座楼阁，是曹学佺题写的匾额，这是柳仲涂书院。又上去是寸月亭，〔也是曹学佺写的。〕亭子前边是清湘书院。〔有块魏了翁碑。此山是州官柳开讲学的场所。书院是林虵建立的，与睢阳、岳麓、嵩山、庐山四大书院一样著名。〕它的南面有一塘泉水，水中有块岩石，题为"虎踞石"。由此登岭，越岭往西，一里，是慈慧庵。转向北一里，是狮子岩，〔岩洞中的僧人叫见性。〕住宿在狮子岩南面的清泉庵。

初十日　由狮子岩往南下行，二里，到湘山寺。由寺东侧进去，登上大殿，寄放了行李。往东半里，进入全州城西门。经过州衙前，出大南门，〔罗江在城门前。〕往东到小南门，〔是三江汇合之处。〕约定船在兴安等候。再次进城，出西门到了寺中，登上大殿，拜了无量寿佛塔。〔无量寿佛在唐朝咸通年间(860～873)成正果，《传灯录》未记载，法号叫全真，因而此州用"全"来起名。肉身在万历初年毁坏，丙戌年(即万历十四年，1586)又被毁，后来又一次被毁。〕塔后有块飞来石。从塔东边走上长廊，西边有观音阁。下到寺中，由寺西溯罗江行一里，登上卷云阁，绝壁下临江流。阁西是一块盘石，一半嵌入江中。绝壁上有一朵莲花，凹入石壁间，白色的花瓣黑色的石崖；有块上有无量寿佛指甲印的岩石，写着六个细点组成的字。

又往西，一个山洞面临江流，泉水从洞东侧裂石中流出，名叫玉龙泉。再往西，有一座石峰高高竖立如同把守关口的人一样，上面写着“无量寿佛”四个大字。共行五里，又往西是断桥。又向西十里，越过石蚬冈。〔石蚬，志书写作石燕。〕南面是龙隐洞，一座小山独立在江上，洞口向西。出洞后往西走，就是杪木渡桥，住下来。桥横跨的水流往东在龙水流出河口，山峰耸秀，相对而立。

【原文】

十一日　由渡桥西北行，五里为石鼓村，又三里为白沃村，过七里冈为寨墟[①]。有大溪自四川岭出。北入峡为山川口，十里为阎家村。又五里为白竹江[②]，饭于李念嵩家。云开日丽，望见西北有山甚屼突，问之为钩挂山，其上又有金宝顶，甚奇异。始问一僧，曰：“去金宝有六十里。”复问一人，曰：“由四川岭只三十里。”时已西南向宝顶，遂还白竹桥边，溯西北江而上。五里，进峡口，两山壁立夹溪，甚峭。路沿溪西北崖上行[③]，缘崖高下屈曲，十里出峡，为南峒。闻南洞北五里洞尽，可由四川岭达宝顶。有一僧同行，曰：“四川路已没，须从打狗岭上，至大竹坪而登，始有路。”遂随之行。由溪桥度而西上岭，有瀑布在其左腋，其上峻极。共三十里至打狗凹，已暮，宿于兴龙庵，庵北高岭即金宝顶也。

十二日　由兴龙庵西上，始沿涯北转，钩挂山在其北，为本山隐而不见。三下三上，三度坳曲，共三里，逾土地坳，西望新宁江已在山麓[④]。下山五里，为大竹坪。由坪右觅导登金宝者，一人方插秧，送余二里，逾一岭，又下一里，至

大鼻山。余因寄行李于山下刘秦川家。兄弟二人俱望八[5]，妻寿同。其家惟老者在[6]，少者已出。余置行李，由村后渡溪，溯而上二里，当逾岭西登大道，误随溪直东上，二里路穷。还至中道，觅岐草中，西二里，逾岭上，得南来大道，乃从之。北二里，又登岭，又北上一里，为旧角庵基。由基后丛木中上六七里，不得道，还宿刘家。刘后有涧，其上一里，悬峡飞瀑，宛转而下，修竹回岩，更相掩映。归途采笋竹中，闻声寻壑，踏月乃返。

十三日　早饭于刘，倩刘孙为导，乃腰镰裹餐[7]，仍从村后夹涧上。一里，中道至飞瀑处，即西攀岭，路比前上更小。一里，至南来大道，乃从南大源上此者。三里，逾岭隘，一里，至角庵基。复从庵后丛中伏身蛇行入，约四里，穿丛棘如故，已乃从右崖丛中蛇行上。盖前乃从东峡直上，故不得道，然路虽异，丛棘相同。由岐又二里，从观音竹丛中行。其竹即余乡盆景中竹，但此处大如管，金宝顶上更大，而笋甚肥美。一路采笋，盈握则置路隅，以识来径。已而又见竹上多竹实，大如莲肉，小如大豆。初连枝折袖中，及返，俱脱落矣。从观音竹中上，又二里，至宝顶殿基，则石墙如环，半圮半立，而栋梁颓腐横地，止有大圣像首存石垆中[8]。时日色甫中，四山俱出。南峰之近者为钩挂山，石崖峭立，东北向若削；再南即打狗岭，再南为大帽，再南宝顶，而宝顶最高，与北相颉颃，仰望基后绝顶更高。复从丛竹中东北上，其观音竹更大而笋多，又采而携之。前采置路侧者较细，

不能尽肩，弃之。又上一里至绝顶[9]。丛密中无由四望，登树践枝，终不畅目。已而望竹浪中出一大石如台，乃梯跻其上，则群山历历。遂取饭，与静闻就裹巾中以丛竹枝拨而餐之。既而导者益丛林中采笋，而静闻采得竹菰数枚[10]，玉菌一颗，黄白俱可爱；余亦采菌数枚。从旧路下山，抵刘已昏黑，乃瀹菌煨笋而餐之。

【注释】

①寨墟：今仍作寨墟，在今州西境，山川河南岸。此从四川岭出的大溪，今称山川河。

②白竹江：今名同，在全州西北境。

③路沿溪西北崖上行："西北"，乾隆本、四库本作"东北"。

④新宁江：明称夫夷水，为资水南源，1936年在这里析置资源县。因此江从广西境北流经过湖南新宁，故称新宁江。

⑤望八：将八十岁。

⑥老者：至今云贵一些地方仍称男性老年人为"老者"。

⑦镳(biāo 标)：同"镖"，为形如矛头的兵器，可遥掷以击人，作保卫行旅之用。

⑧垆：通"炉"，此处指烧香化纸的石香炉。

⑨绝顶：指金宝顶，今作真宝顶，为五岭最西一个岭越城岭的绝顶，海拔2123米，在全州、资源两县界上。闰四月十四日记区别为"北宝顶"。

⑩竹菰(gū 姑)：亦称竹肉、竹蓐，为生在朽竹根节上的菌类，状如木耳，红色。

【译文】

十一日　由渡桥往西北行，五里是石鼓村，又走三里是白沃村，过七里冈是寨墟。〔有条大溪自四川岭中流出。〕往北进峡是山川口，行十里是阎家村。又五里是白竹江，在李念嵩家吃了饭。云

开日丽，望见西北方有座山十分突兀，问知是钩挂山，它上面又有个金宝顶，非常奇异。起初问一僧人，说："离金宝顶有六十里。"再问一个人，说："由四川岭走只有三十里。"此时已向西南朝着金宝顶走去，于是返回白竹桥边，溯西北流来的江水而上。五里，进了峡口，两旁的山墙壁样夹住溪流耸立，非常陡峭。路沿着溪流西北的山崖上行，随着山崖的高低起伏曲曲折折，十里走出峡谷，是南峒。听说从这里往北走五里洞就到了尽头，可由四川岭到达金宝顶。有一个僧人同行，说："四川岭的路已经隐没，必须从打狗岭上走，到大竹坪后登山，这才有路。"便跟随他走。由溪上的桥过去往西上岭，有条瀑布在山岭左旁，岭上极其陡峻。共行三十里来到打狗凹，已经天黑，住宿在兴龙庵，庵北的高岭就是金宝顶了。

十二日　由兴龙庵往西上山，开始时沿着溪岸向北转，〔钩挂山在它的北面，被这座山遮住了看不见。〕三次下走三度上山，三次越过山坳中的山弯，共三里，穿过土地坳，向西远望新宁江已在山麓。下山五里，是大竹坪。在坪右寻找领路登金宝顶的人，一个人正在插秧，送了我二里地，越过一道岭，又下山一里，到了大鼻山。我于是把行李寄放在山下刘秦川家中。〔兄弟二人都年近八十，妻子的寿命相同。〕他家唯有老年人在家，年轻人已出门。我安置了行李，由村后渡过溪水，溯溪而上二里，本应越岭向西登上大道，错随溪流一直往东上走，二里后路断了。返回到半路上，在草中找到岔道，往西二里，越到岭上，找到南边来的大道，便顺着大道走。往北二里，又登岭，又向北上走一里，是旧角庵的废址。由废址后的丛林中上行六七里，找不到路，回来住在刘家。刘家屋后有条山涧，它上边一里处，山峡高悬瀑布飞流，蜿蜒而下，翠竹修长，岩石回绕，更相掩映。归途中在竹林中采笋子，听到水声找到壑谷，踏着月光返回来。

十三日　在刘家吃早饭，请刘秦川的孙子当向导，于是在腰间插上飞镖裹上饭食，仍从村后狭窄的山涧上行。一里，中途到了飞

流的瀑布之处，立即向西登岭，路比前边的更小。一里，走到从南面来的大道，就是从南面大源上通此处的路。三里，穿过岭上的隘口，一里，来到角庵废址。再次从庵后丛林中伏下身体蛇行进去，约四里，穿越丛林荆棘与上次一样，不久就从右侧山崖上的丛林中蛇行而上。原来前次是从东面的峡谷中一直上来，所以找不到路，然而路虽然不同，丛林荆棘却相同。从岔道又行二里，从观音竹丛中行走。〔这种竹子就是我家乡栽在盆景中的竹子，但此处的大如箫管，金宝顶上的更大，而且竹笋十分肥美。〕一路上采摘竹笋，采满一把后便放在路旁，以便识别来时的路径。不久又见竹上有许多竹实，大的如莲子，小的如大豆。起初连枝带叶地折了装在袖中，到返回时，全部脱落了。从观音竹丛中上山，又走二里，到了宝顶殿的废址，就见石墙如环形，一半倒塌了一半竖立着，而且栋梁颓然腐朽横在地上，只有佛像的头部存留在石香炉中。此时天色刚到中午，四面群山全部显现出来。南面山峰近处的是钩挂山，石崖峭立，向东北的一面好似刀削出来的一般；再南边就是打狗岭，再往南是大帽山，再南面是金宝顶，而金宝顶最高，与北面的山峰不相上下，仰望殿基后的绝顶更高。再从竹丛中向东北上山，那里的观音竹更大而且笋多，又采了些带在身上。〔先前采了放在路边的较细，不能全部担着走，把它们扔了。〕又上走一里来到绝顶。在浓密的丛林中无从四处远望，爬上树踩着树枝看，始终不能畅快观望。随即望见竹浪中现出一块大石如像高台，便登到石上，只见群山历历在目。于是取出饭，与静闻就着裹饭的方巾采断竹枝拨着吃饭。随即向导又到竹林中去采笋，静闻采到了几个竹菰，一朵玉菌，笋黄菌白全都很可爱，我也采到几朵菌。从原路下山，来到刘家时天已经昏黑，便煮菌烤笋吃了饭。

【原文】

十四日　别刘而行。随溪西下一里，得大竹坪来道。

又三里为大源，则大鼻西峡水与村后东峡水会，置桥其上，有亭随桥数楹，桥曰潮桥。由桥以西为大源村。予往南顶，则从桥东随涧南行。里许，渡木桥，涧忽东折入山，路南出山隘。涧复坠路东破峡出，连捣三潭：上方，瀑长如布；中凹，瀑转如倾；下圆整，瀑匀成帘。下二潭俱有圆石中立承水，水坠潭作势潆回尤异。又三里，度桥为桐初，有水南自打狗岭来会，亦桥其上。二水合而西南，则又观音桥跨之。大道从观音桥西逾岭出，予从桥下随溪南。一里，水从西峡出。逾一岭出西堰，又西四里为陈墓源[①]，有瀑自东山峡中涌跃而出，与东岭溪合，有桥跨其会处，大道与水俱南。余渡桥，东跻岭而上，即涌瀑南岭也。二里，平行岭脊，北望北宝顶岿然，峡中水近，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宁江流，远从巾子岭横界南宝顶之西。其西南有峰尖突，正当陈墓水口，已而路渐出其下。二里，南下岭从坳中行。又二里，逾一小岭，一里至苏家大坪，聚居甚盛，皆苏姓也。饭于苏怀江家。下午大雨，怀江坚留，遂止其处。

十五日　过山路。坪侧大瀑破山西向出，势甚雄伟；下为大溪，西北合陈墓源出口。下午，东南上一岭，误东往大帽岭道。乃西南转六里，出南宝顶，道桃子坪。问上梁宿处，四里而是。逾岭东至新开田所，有路南下伏草中。复误出其东，历险陂三里，不辨所向。已忽得一龛，地名挂幡，去上梁五里矣。其处五里至快乐庵，又十里乃至南顶。以暮雨，遂歇龛[②]。

十六日　雨不止，滞龛中。（仅五里，）快乐庵[3]。

十七日　从定心桥下过脊处，觅莲瓣隙痕，削崖密附，旁无余径。乃从脊东隔峡望之，痕虽岈然，然上垂下削，非托庐架道处也。乃上定心石，过圣水涯，再由舍身崖登飞锡绝顶，返白云庵。宿白云庵，晤相宗师。

十八日　晨餐后，别相宗，由东路下山。一里余，则路旁峭石分列，置悬级出其间，是为天门。门外有耸石立路右，名金刚石，上大书“白云洞天”。从此历蹬而下，危峭逾于西路。西庵之名快乐，岂亦以路之坦耶！又四里，过题龙庵[4]，庵北向。先是，从观音静室遥见两人入箐棘中，问云知为掘青暑者，而不辨其为何。过题龙庵，又见两人以线络负四枚，形如小猪而肥甚，当即竹鼬也。笋根稚子，今始见之矣。大者斤许，小者半斤，索价每头二分，但活而有声，不便筐负，乃听而去。盖山中三小珍：黄鼠、柿狐、竹豚，惟竹豚未尝，而无奈其活不能携，况此时笋过而肥，且地有观音美笋，其味未必他处所能及。东下里许，南望那叉山飞瀑悬空而坠。先从宝顶即窥见，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又东下五里，左渡小溪，深竹中有寺寂然，则苦炼庵[5]。庵南向，左右各一溪自后来绕，而右溪较大，桥横其上，水从西南山腋透壁下。从庵前东南渡桥南上岭，其地竹甚大，路始分东西岐。从西岐下，始见那叉瀑北挂层崖，苦炼溪亦透空悬壑，与那叉大小高下势相颉颃。然苦炼近在对山，路沿之同下，朗朗见其捣壑势；其下山环成城，瀑垂其中，出西壁，与那叉东大溪合而东南去。见西峡中又

一瀑如线，透山而下，连泄九层，虽细而甚长。路乃转东，共三里，又一溪自西北来。渡而随之，始觉甚微，渐下渐大，遂成轰雷涌雪观。路应从溪右下，而误从溪右[6]。又二里，是为大坪。渡溪而右，入一村家问之，则在莲塘庵之下矣[7]，竹色丛郁。村妪出所炊粥羹饷，余以炙笋酬之。余自大鼻山刘家炙得观音笋，即觅一山篮背负之，路拾蕨芽、蕈菌可食之物，辄投其中，抵逆旅，即煮以供焉。于是西南渡那叉大溪，溪东北出白沙江。又西上岭，三里，饭于村家，其处乃大坪之极南也。又西南逾岭而上，二里，是为半山岭。屡渡溪，逾岭而上，八里，入望江岭。逾岭溯溪，又十里，为桐源山。南下山二里，为韭菜园。东过坳下山三里，又循一水，为小车江。随江南下四里，有桐源大溪自西来，即桐源韭菜溪，有大路亦自西来，南与小车江合而南去。路渡小车江口桥，从水右上山一里，随江而东南，路行夹江山上，极险峻。有小石山，北面平剖，纹如哥窑，而薄若片板。江绕其南，路绕其北。东北又有小溪，破峡成瀑。又东南二里始下，又一里下至江涯。稍上为木皮口，有溪自东北来入。其北峰曰不住岭。乃宿。

十九日　晨餐后，东南上岭。随江左行四里，下涉跳石江。又上岭，过车湾台，盘石共三里，出两山峡口，有坝堰水甚巨，曰上官坝。坝外一望平畴，直南抵里山限。出峡，水东南入湘，路随峡右西南下。行平畴中又一里，抵赵塘[8]。其聚族俱赵，巨姓也。村后一石山特立，曰西钟山[9]，下

俱青石峭削，上有平窝，土人方斥石叠路，建五谷大仙殿。其东峭崖上有洞可深入。时以开道伐木，反隘其路，不得攀缘而渡。又西南渡一溪桥，共四里，过弃鸡岭。又四里，出咸水，而山枣驿在焉，则官道也。咸水之南，大山横亘，曰里山限；咸水之北，崇岭重叠，曰三清界：此咸水南北之界也。咸水溪自三清界发源，流为焦川，自南宅出山，至此透桥东南罗江口入湘⑩。渡桥西南行，长松合道，夹径蔽天，极似道州永明道。十里，板山铺。又十里，石子铺。从小路折而东南，五里抵界首⑪，乃千家之市，南半属兴安，东半属全州。至界首才下午，大雨忽至，遂止不前。是日共行五十里。

【注释】

①桐初：今作铜座。 陈墓源：今作陈木源。皆在资源县东北境，越城岭西坡。

②坪侧大瀑破山以下句：此段乾隆本置于十四日“至苏家大坪”以下，但与宿苏怀江家，显系两日行踪。此段为错简，应系于十五日，为“过山路”的具体内容。 上梁：今名同，在资源县东境，越城岭西侧。

③雨不止，滞龛中：乾隆本置于十五日，亦系错简，应系于十六日。该日因雨滞龛中，后仅行五里，至快乐庵宿。

④题龙庵：乾隆本作“显龙庵”。下同。

⑤苦炼庵：原作“若冻庵”，据乾隆本改。

⑥路应从溪右下，而误从溪右：依前后文，后一“溪右”应为“溪左”。乾隆本、四库本作“路循溪北”。

⑦莲塘庵：乾隆本、四库本作“莲花庵。”

⑧赵塘：乾隆本、四库本作“白塘村”。今仍称白塘，在全州西境。

⑨西钟山：乾隆本作“金钟山”。

⑩咸水溪：今仍称咸水。 南宅、咸水：今名同，皆在全州西境。南宅在西，咸水在东。

⑪界首：今名同，在兴安县东北隅，湘江西岸。

【译文】

十四日 告别刘秦川后动身。随溪流向西下行一里，遇上从大竹坪来的路。又走三里是大源，就见大鼻山西峡的水与村后东峡的水会合，溪上建了桥，顺着桥身有几间亭子，桥叫潮桥。在桥以西是大源村。我前往南宝顶，就从桥东随山涧南行。一里左右，越过木桥，山涧忽然向东折入山去，路往南走出山隘。山涧再次下坠到路东冲破山峡流出来，一连下捣三个深潭：上面的呈方形，瀑布长如布匹；中间一个下凹，瀑布旋转如同倾倒出来一般；下边的又圆又整齐，瀑布均匀地下流如门帘。下面两个水潭都有圆石在中央竖立承接着水流，流水坠入潭中作出的潆洄旋转的姿态尤其特异。又行三里，过了桥是桐初，有水流从南边自打狗岭流来会合，也在水流上架了桥。两条水流合流后流向西南方，就见又有座观音桥跨在水流上。大道从观音桥西越岭出去，我从桥下顺溪流往南走。一里，溪水从西峡中流出去。越过一道岭来到西堰，又往西行四里是陈墓源，有瀑布从东山峡中涌跃而出，与东岭来的溪水合流，有座桥跨在它们会合之处，大道与溪流都往南去。我走过桥，向东登岭而上，这就是涌流的瀑布南面的山岭了。二里，平缓地行走在岭脊上，北望北宝顶岿然屹立，峡中的水流在近处，从打狗岭南面的山崖直逼到山下。南望新宁江江流，远远地从巾子岭横隔在南宝顶的西方。岭脊西南方有座山峰尖尖突起，正位于陈墓源的河口，不久路渐渐通到它下边。二里，往南下岭从山坳中前行。又走二里，越过一座小岭，一里来到苏家大坪，村落居民十分兴盛，都是姓苏的。在苏怀江家吃饭。下午下大雨，怀江坚决挽留，便住在他这里。

十五日 走过山路。坪侧边有大瀑布冲破山体向西流出，气势

非常雄伟；下面形成大溪，往西北在陈墓源的出口处合流。下午，向东南登上一岭，错往东走去大帽岭的路。于是向西南方转了六里，出了南宝顶，取道桃子坪。打听到上梁住宿的地方，四里路便是。越岭往东来到一处新开垦的田地，有路向南下行隐伏在草中。又一次误走到路东，经历三里险峻的山坡，辩不清方向。不久忽然遇到一个佛龛，地名叫挂幡，离上梁有五里了。此处五里路到快乐庵，再走十里才到南宝顶。因天晚下雨，就歇息在佛龛中。

十六日　雨不停，滞留在佛龛中。仅走五里，来到快乐庵。

十七日　从定心桥下行到延伸而过的山脊处，寻找莲花瓣裂隙的痕迹，陡削的山崖紧靠在一起，旁边没有别的路径。只得从山脊东面隔着峡谷远望它，裂痕虽然十分深邃，然而上边下垂下面陡削，不是庐舍依托架设道路的去处。于是登上定心石，经过圣水涯，再由舍身崖登上飞锡峰的绝顶，返回白云庵。住在白云庵会见了相宗禅师。

十八日　早餐后，告别了相宗，由东路下山。一里多，就见路旁峻峭的山石分为两列，山石之间修有悬梯，这是天门。天门外有高耸的岩石立在路右，名叫金刚石，上面写着“白云洞天”几个大字。从此地沿石磴而下，危险陡峭超过西路。西边的寺庵名叫快乐，莫非也是因为道路平坦而起的名吗？又走四里，路过题龙庵，庵门向北。〔这之前，从观音静室远远望见两个人进入山箐的荆棘丛中，询问之后知道是去挖掘青暑的人，却弄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过题龙庵时，又见两个人用线织成的网背着四只，形状如同小猪而且十分肥壮，应该就是竹鼬了。吃笋根的小子，今天这才见到你了。大的有一斤左右，小的有半斤，要价每头二分银子，但是活的而且有叫声，不方便用筐子背着走，便听任他们离开了。大体上山中有三种小型山珍：黄鼠、柿狐、竹豚，唯有竹豚未尝过，可无奈那东西是活的不能携带，何况此时竹笋发过竹豚长肥了，且此地有美味的观音竹笋，它的滋味未必是别的地方的所能赶得上的。〕往东下行一里

左右，南望那叉山飞流的瀑布悬空而坠。先前从金宝顶就窥见到了，到了此地才看清它高高的好像在九天之上。又往东下走五里，从左边渡过小溪，深竹丛中有座寺院寂静无声，就是苦炼庵。庵门向南，左右各有一溪自庵后绕来，而右边的溪流较大，桥横架在溪上，溪水从西南方山侧透过石壁流下去。从庵前向东南过桥往南上岭，此地竹子很大，路开始分为东西两条岔道。从西边的岔道下走，这才见那叉山的瀑布挂在北面的层层山崖上，苦炼溪也穿过高空悬在壑谷上，与那叉瀑布大小高矮的气势不相上下。不过苦炼溪近在对面的山上，道路沿着溪流一同下山，清清楚楚看见它捣击壑谷的威势；瀑布下的山环绕成城墙一样，瀑布下垂到其中，流出西边的崖壁，与那叉山东面的大溪合流后往东南流去。望见西面峡谷中又有一条瀑布如线一样，穿山而下，一连下泄九层，水流虽细但却非常长。路于是转向东，共走三里，又有一溪从西北流来。渡过溪后顺流而行，起初觉得溪流很小，慢慢下去渐渐大起来，终于变成轰鸣雷响雪花腾涌的景观。路应该从溪右下行，可我错从溪左走。又行二里，这是大坪。渡溪后往右走，走进一农户人家问路，则已在莲塘庵的下边了，竹子成丛，翠色葱郁。村妇拿出她烧制的稀粥和菜汤款待我，我用烤竹笋酬谢她。〔我自从在大鼻山刘家烤了观音竹笋，马上找来一个山里人用的竹篮背着它，路上拾到蕨菜芽、萱菌一类可以食用的东西，就投入篮中，抵达客舍后，立即煮来供餐。〕于是向西南渡过那叉大溪，溪水往东北方流进白沙江。又向西上岭，三里，在农户人家吃饭，此处是大坪极南之处了。又往西南越岭而上，二里，这是半山岭。多次渡溪，越岭而上，八里，走入望江岭。翻过岭溯溪行，又走十里，是桐源山。往南下山行二里，是韭菜园。向东经过山坳下山三里，又沿一条河走，是小车江。顺江南下四里，有桐源大溪自西边流来，就是流经桐源山、韭菜园的溪流，有大路也是从西边来，溪水往南与小车江合流后向南流去。路越过小车江江口的桥，从江右上山一里，顺江往东南走，路通过夹江的山

上，极险峻。有座小石山，北面平直剖开，纹路如哥窑瓷器，而且薄如成片的木板。江水绕到它南边，路绕过它的北面。东北又有条小溪，冲破山峡形成瀑布。又向东南二里开始下山，又行一里下到江边。略略上走是木皮口，有溪流自东北流来汇入。它北面的山峰叫不住岭。于是住下。

十九日　早餐后，向东南上岭。顺江左岸行四里，下水涉过跳石江。又上岭，路过车湾台，绕石山共走三里，走出两山之间的峡口，有堤坝拦水非常宽广，叫做上官坝。坝外是一望无际的平整田野，一直往南延抵里山隈。出了峡口，水往东南流入湘江，路沿峡右向西南下走。行走在平坦的田野中又一里，到达赵塘。〔这里聚族而居全姓赵，是大姓。〕村后一座石山独立，叫西钟山，下部全是陡峭削立的青石，上面有个平缓的山窝，当地人正在采石筑路，修建五谷大仙殿。殿东陡峭的山崖上有山洞可以深入。此时由于开路伐树，反而阻碍了那里的通路，不能攀缘过去。又往西南走过一座溪流上的桥，共四里，过了弃鸡岭。又是四里，到了咸水，而山枣驿就在这里，是官道了。咸水的南边，大山横亘着，叫里山隈；咸水的北面，崇山峻岭重重叠叠，叫三清界：此即咸水南北两境的情况了。咸水溪从三清界发源，流下去叫焦川，自南宅流出山，到此处穿过桥下往东南在罗江口流入湘江。过了桥往西南行，沿路是高大的松树，夹在路旁遮蔽天日，极似道州到永明的道路。十里，到板山铺。又走十里，到石子铺。从小路折向东南，五里抵达界首，是个有千户人家的集市，南半边属兴安县，东半边属全州。到界首时才是下午，大雨忽然来临，就停下不走了。这一天共走五十里。

【原文】

二十日　平明饭。溯湘江而西，五里，北向入塔儿铺，始离湘岸，已入桂林界矣。有古塔，倾圮垂尽。有光华馆，

则兴安之传舍也[①]。入兴安界，古松时断时续，不若全州之连云接嶂矣。十里，东桥铺。五里，小宅，复与湘江遇。又五里，瓦子铺[②]，又十里，至兴安万里桥[③]。桥下水绕北城西去，两岸甃石，中流平而不广，即灵渠也[④]，已为漓江，其分水处尚在东三里。过桥入北门，城墙环堵，县治寂若空门，市蔬市米，唯万里桥边数家。炊饭于塔寺。饭后，由桥北溯灵渠北岸东行，已折而稍北渡大溪，则湘水之本流也，上流已堰不通舟。既渡，又东有小溪，疏流若带，舟道从之。盖堰湘分水，既西注为漓，又东浚湘支以通舟楫，稍下复与江身合矣。支流之上，石桥曰接龙桥，桥南水湾为观音阁，已离城二里矣。又东南五里，则湘水自南来，直逼石崖下。其崖突立南向，曰狮子寨。路循寨脚东溯溪入，已东北入山七里，逾羊牯岭，抵状元峰下，内有邓家村[⑤]，俱邓丞相之遗也。村南有静室名回龙庵，遂托宿于其中。僧之号曰悟禅。

二十一日　从庵右逾小山南一里，至长冲，东逼状元峰之麓。又一里，至一尼庵，有尼焉。其夫方出耕，问登山道。先是，路人俱言，上茅塞，决不可登，独此有盲僧，反询客欲登大金峰、小金峰？盖此处山之杰出者，俱以“金峰”名之。而状元峰之左，有一峰片插，曰小金峰，亚于状元，而峭削过之。盖状元高而尖圆，此峰薄而嶙峋，故有大、小之称。二峰各有路，而草翳之。余从庵后登溪垅，直东而上，二里抵状元、翠微之间，山削草合，蛇路伏深莽中。渐

转东北三里，直上逾其东北岭坳，望见其东大山层叠，其下溪盘谷岡，即为麻川[6]；其南层山，当是海阳东渡之脊；其北大山即里山限矣；其西即县治，而西南海阳坪，其处山反藏伏也。坳北峰之下，即入九龙殿之峡。地名峡口，又曰锦霄。从坳南直跻峰顶，其峰甚狭而峭，凡七起伏，共南一里而至状元峰，则亭亭独上矣。自其上西瞰湘源，东瞰麻川，俱在足底；南俯小金峰，北俯锦霄坳岭，俱为儿孙行。但北面九峰相连，而南与小金尚隔二峰，俱峭若中断，不能飞渡，故路由其麓另上耳。闻此山为邓丞相升云处。其人不知何处，想是马殷等(僭)窃之佐[7]。土人言，其去朝数百里，夜归家而早入朝，皆在此顶。登云山下即其家，至今犹俱邓姓后。一疑其神异，遂诛而及其孥焉[8]。顶北第三峰，有方石台如舡首，飞突凌空。旧传有竹自崖端下垂拂拭，此旁箐亦有之，未见有独长而异者。坐峰顶久之，以携饭就筐分啖。已闻东南有雷声，乃下，返回龙庵。

二十二日　东行二里，过九宫桥，逾小岭，共二里至锦霄，是为峡口。麻川江自南来，北出界首，截江以渡，江深没股。麻川至此破山出，名七里峡；下又破山出，名五里峡。锦霄在其中，为陆行口。过江，溯东夹之溪入。三里，登山脊，至九龙庙，南北东皆崇山逼夹，南麓即所溯溪之北麓，溪声甚厉。遂下山，过观音阁，支流分环阁四面，惟南面石堰仅通水，东西北则舟上下俱绕之，惜阁小不称。阁东度石桥，循分支西岸，溯流一里，至分水塘。塘以巨石

横绝中流，南北连亘以断江身，只以小穴泄余波，由塘南分湘入漓；塘之北，即浚湘为支，以通湘舟于观音阁前者也。遂刺舟南渡分漓口，入分水庙。西二里，抵兴安南门。出城，西三里，抵三里桥。桥跨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焉[⑨]。宿隐山寺。

二十三日　晨起大雨，饭后少歇。桥西有金鼎山。山为老龙脊，由此至兴安，南转海阳，虽为史禄凿山分漓水，而桥下有石底，水不满尺，终不能损其大脊也。上一里至顶，顶大止丈许；惟南面群峦纷丛岗雾中，若聚米，若流火，俯瞰其出没甚近。下至三里桥西，随灵渠西南去。已而渠渐直南，路益西，路右石山丛立。雨中回眺，共十里，已透金鼎所望乱山堆叠中，穿根盘壑，多回曲，无升降。又三里为苏一坪，东有岐可达乳洞。予先西趋严关[⑩]，共二里而出隘口。东西两石山骈峙，路出其下，若门中辟，傍裂穴如圭，梯崖入其中，不甚敞，空合如莲瓣。坐观行旅，纷纷沓沓。返由苏一坪东南行一里，溯灵渠东北上，一溪东自乳洞夹注，为清水，乃东渡灵渠。四里，过大岩堰。渡堰东石桥，转入山南，小石山分岐立路口，洞岈然南向。遂西向随溪入，二里至董田，巨村。洞即在其北一里，日暮不及登，乃趋东山入隐山寺。出步寺后，见南向有洞，其门高悬，水由下出，西与乳洞北流之水合，从西北山腋破壁而出大岩堰焉。时日色尚高，亟缚炬从寺后入洞。攀石崖而上，其石

峭削，圮侧下垂，渊壁若裂，水不甚涌而浑，探其暗处，水石粗混，无可着足。出而返寺，濯足于崖外合流处，晚餐而卧。

二十四日　晨起雨不止，饭后以火炬数枚，僧负而导之。一里至董田，又北一里，至乳岩下洞、中洞、上洞[11]。雨中返寺午饭。雨愈大，遂止不行。

【注释】

①传舍：供来往行人停住的旅舍。

②瓦子铺：今名同，在兴安县治稍北的铁路边。

③兴安：明为县，隶桂林府，即今兴安县。　万里桥：在兴安县城东门外灵渠上，唐代建，是广西最古的一座石桥。桥上有亭，现已不存。

④灵渠：秦始皇为进一步统一祖国南疆，命史禄率工兴修的运河，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秦汉以后，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多取道于此。初名秦凿渠，后因漓水上游为零水，亦称零渠，唐以后又称灵渠。它用分水铧嘴分湘江水入漓，分为南北两渠，南渠注漓江，占水量十分之三，北渠注湘江，占水量十分之七。全长33公里，筑有很多斗门，顺次启门，增高水位，使船只能越过高地，既便舟楫，又利灌溉。因其技术特点，又被称为“陡河”、“埭江”。秦以后，历代共整修灵渠26次。现已成为以灌溉为主的河渠，灌溉面积达三万二千亩。

⑤邓家村：今仍名邓家，在兴安县东境。

⑥麻川：今作漠川，在兴安县东境，从南往北流入湘江。

⑦马殷(852～930)：唐末许州鄢陵人，少为木工，应募当兵，升为裨将，随军到湖南。896年自立，907年被后梁封为楚王，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割据政权之一，主要地域在今湖南省。

⑧孥(nú奴)：妻子儿女。

⑨桥跨灵渠句：这里说的是灵渠的斗门，又称陡门。塞陡工具有陡杠(大木杠)、陡脚(三根木头捆成三脚状)、陡编(用竹片交叉编成)、陡笪(dá达，用

竹篾编成，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在陡门的石穴上架起陡杠，放一排陡脚，再搁上陡编和陡笪，即可拦住水流，提高水位，船即可节节前进。箔（bó 泊）：通常指用芦苇和秫秸编成的帘子，这里专指陡编和陡笪。

⑩严关：今名同，在兴安县西 7.5 公里，灵渠边上。处于狮子、凤凰两山间，西南向，有石砌城垣一道，长 43 米，关门亦存。《明史·地理志》作"岩关"，疑误。

⑪乳岩：在今兴安县城西南 6 公里茅坪村，共三洞，下洞称喷雷洞，中洞称驻云洞，上洞称飞霞洞。

【译文】

二十日　天大亮吃饭。溯湘江往西走，五里，向北到塔儿铺，才离开湘江沿岸，已进入桂林府境内了。有座古塔，将要全部倒塌了。有个光华馆，就是兴安县的驿站旅舍了。进入兴安县境内，古松时断时续，不像全州境内那样古松一山接一山如连云天。十里，到东桥铺。五里，到小宅，再次与湘江相遇。又走五里，是瓦子铺，又是十里，到了兴安县城的万里桥。桥下的流水绕过县城北面往西流去，两岸砌着石块，河中水流平缓而且不宽，这就是灵渠了，已经是漓江，湘江与漓江的分水处还在东面三里处。过桥进入北门，城墙是环形的，县衙门寂静得好像佛寺，卖菜卖米的，仅有万里桥边的几家店铺。在塔寺中烧火做饭。饭后，从桥北溯灵渠北岸往东走，不久稍向北渡过一条大溪，就是湘江的本流了，上游已筑起堤坝不通船。渡过江后，又在东面有条小溪，稀疏的水流好像衣带，船道顺着这条小溪走。原来是筑坝使湘江分流，既往西流注成为漓江，又在东边疏通湘江的支流以便通舟船，稍微往下又与湘江主流会合了。支流之上，有座石桥叫接龙桥，桥南的水湾处是观音阁，已离县城二里了。又向东南走五里，就见湘江自南边流来，直逼到石崖下。那石崖向南突兀而立，叫狮子寨。路沿狮子寨脚向东溯溪延伸，随即往东北方入山中走七里，越过羊牯岭，到达状元峰下，里面有个邓家村，居民全是邓丞相的后人。村南有处静室叫回龙庵，便寄宿

在庵中。僧人的法号叫悟禅。

二十一日　从庵右越过小山往南走一里，来到长冲，向东逼近状元峰的山麓。又行一里，到了一座尼姑庵，有个尼姑在庵中。她丈夫正好出外耕种，打听登山的路。这以前，路上的人都说，山上茅草阻塞，决然不能上登，唯独此处有个瞎眼和尚，反而问客人想要登大金峰还是小金峰？原来此处的山凡是特异出众的，全都用“金峰”来命名。而状元峰的左侧，有一座山峰呈片状插着，叫小金峰；比状元峰小，可峻峭陡削胜过状元峰。大体上状元峰高些而且又尖又圆，此峰薄些却怪石嶙峋，故而有大、小的称呼。二峰各有路可通，不过被草遮住了道路。我从庵后登上溪畔的土垄，一直向东而上，二里抵达状元峰、翠微峰之间，山势陡削草丛密蔽，蛇形小路隐没在深草丛中。逐渐转向东北三里，直接向上越过状元峰东北的岭坳，望见它东面大山层层叠叠，山下溪流盘绕在幽深的山谷中，这就是麻川；它南面的层层山峦，应该是从海阳山向东延伸的山脊；它北面的大山便是里山限了；它的西边就是县城，而西南方是海阳坪，那地方的山反而低伏隐藏着。山坳北的山峰下，就是进入九龙殿的峡谷。〔地名叫峡口，又叫锦霄。〕从山坳南径直登上峰顶，此峰十分狭窄而且陡峭，总计上下起伏七次，共往南走一里就到了状元峰，便独自亭亭屹立在上了。从峰顶上西瞰湘江源头，东瞰麻川，全在脚底；往南俯视小金峰，向北俯瞰锦霄坳岭，都是些儿孙辈。但北面九座山峰相连，而南边与小金峰还隔着两座山峰，全很陡峭好似从中断开，不能飞渡过去，所以路要另外从山麓上去。听说此山是邓丞相升天的地方。〔这个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推想是马殷等人窃踞帝位时的辅佐官员。当地人说，他家离朝廷有数百里，夜里归家而早晨入朝，都是在这个山顶。登云山下就是他的家，至今仍全是姓邓的后人。一说有人怀疑他的神异，便遭诛杀并殃及他的妻儿。〕峰顶北面的第三座山峰，有处方形石台如像船头，飞突凌空。旧时传说有竹子从山崖顶端垂下来拂拭着，此地四旁的山箐中也

有这种竹子，未见有此等特别修长而奇异的。坐在峰顶很久，拿出携带着的饭放在一个筐子上分了吃。不久听见东南方有雷声，这才下山，返回回龙庵。

二十二日　往东行二里，走过九宫桥，越过小岭，共二里路来到锦霄，这是峡口。麻川江自南流来，往北流出界首，横江而渡，江水深没大腿。麻川江流到此地破山而出，名叫七里峡；往下又破山而出，名叫五里峡。锦霄在两段峡谷之间，是走陆路的通道口。过了江，溯东面夹谷的溪流深入。三里，登上山脊，来到九龙庙，南、北、东三面都是高山紧逼相夹，南麓就是所溯溪流北面的山麓，溪水声十分凶猛。于是下山，路过观音阁，湘江的支流分别环绕在阁的四面，只有南面是石坝仅能通过流水，阁的东、西、北三面都有船只上下来往绕着阁走，可惜阁太小不相称。从观音阁向东过了石桥，沿着分出的支流的西岸，溯流走一里，到分水塘。分水塘用巨石块横截中流，南北绵亘相连用来截断江流，只用一个小穴来排泄多余的塘水，在水塘南把湘江分流引入漓江；水塘的北面，疏挖湘江成为支流，以便使湘江的船只通到观音阁前的河道。于是撑船向南渡过分漓口，进入分水庙。西行二里，抵达兴安县城南门。出城后，往西三里，到达三里桥。桥跨灵渠上，渠水到此成为涓涓细流，渠底石骨嶙峋。此时巨舟鳞次栉比，用竹箔拦水，等待水稍深一些，就撤去竹箔放船通行。住宿在隐山寺。

二十三日　早晨起来天下大雨，饭后稍作休息。桥西有座金鼎山。此山是主脉，由此地延至兴安，往南转到海阳山，虽然被史禄凿山分流到漓江，但因桥下有石底，水不满一尺，终归不能损伤此山的主脊。上走一里来到山顶，山顶大处只有一丈左右；唯有南面成群的山峦和纷杂的丛林隐现在山间的雾气之中，如堆积在一起的米粒，似流动的火花，俯瞰它们的出没之处很近。下行到三里桥西，顺着灵渠向西南走去。不久灵渠渐渐转向正南，路越来越向西，路右的石山丛杂矗立。雨中回头眺望，共走了十里，已穿过金鼎山而

到了杂乱堆叠的群山之中，穿过山脚，盘绕在壑谷中，曲曲折折很多，没有上下。又行三里是苏一坪，东边有岔道可到达乳洞。我先要赶去严关，共走二里就出了隘口。东西两座石山对峙，路经过山下，好像中央辟开一道门，两旁裂开的洞穴形如玉圭，踩着山崖走入其中，裂穴不怎么宽敞，空合如同莲花的花瓣。坐在洞中观看过往的旅客，纷至沓来。返回来由苏一坪向东南行一里，溯灵渠往东北上行，一条溪水从东边自乳洞流来与灵渠相夹，这是清水溪，于是向东渡过灵渠。四里，经过大石堰。过了堰东的石桥，转入山南，有座小石山立在岔道分开的路口，山洞向南，十分深邃。于是向西随着溪流进去，二里到董田，是个大村子。山洞就在村北一里处，因天晚来不及上登，只好赶到东山进了隐山寺。出外在寺后散步，见到向南的地方有洞，洞口高悬，水从下边流出，往西与乳洞向北流的水合流，从西北方的山腰上冲破崖壁流到大岩堰。此时天色还早，急忙绑了火把从寺后进洞。攀着石崖而上，那崖石峻峭陡削，倒斜下垂，石壁下的深渊好像一道裂缝，水势不怎么汹涌却浑浊，探了探水中昏暗之处，水中石块粗大混杂，无处可插足。出来后返回寺中，在山崖外合流之处洗脚，吃过晚餐就睡下。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雨不停，饭后拿了几个火把，由僧人背着领路。一里路来到董田，又往北一里，到了乳岩的下洞、中洞、上洞。雨中返回寺中吃午饭。雨更大了，就住下来不再走。

【原文】

二十五日　天色霁甚，晨餐后仍向东行。一里，出山口，支峰兀立处，其上有庵，草翳无人，非观音岩也。从庵左先循其上崖而东，崖危草没，静闻不能从，令守行囊于石畔。余攀隙披窾而入①，转崖之东，则两壁裂而成门，内裁一线剖，宛转嵌漏。其内上夹参九天，或合或离，俱不过

咫尺；下夹坠九渊，或干或水，俱凭临数丈。夹半两崖俱有痕，践足而入，肩倚隔崖，足践线痕，手攀石窍，无陨坠之虑。直进五六丈[2]，夹转而东，由支峰坳脊北望，见观音崖在对崖，亦幽峭可喜。昨来时从其前盘山而转，惜未一入，今不能愈北也。下山，东南行田塍间，水漫没岸。三里，有南而北小水，急脱下衣，涉其东，溯之南。又二里，为秀塘，转而西南行，复涉溪而北，循山麓行。二里，又一涧自北山夹中出，涉其南，又循一溪西来入，即西岭之溪也。三里，越溪南，登下西岭，入口甚隘，而内有平畴，西村落焉。西南上岭，又二里而逾上西岭，岭东复得坪焉。有数家在深竹中，饭于村妪。又西南平上二里，乃东逾一坳，始东下二里，为开洲，则湘之西岸也。溯湘南行五里，复入冈陀，为东刘村。又五里为西刘村，有水自西谷东入湘。又西南三里为土桥，又二里大丰桥，俱有水东注于湘。又逾岭二里，宿于唐汇田[3]。东有大山岿然出东界上者，曰赤耳山。

二十六日　晨餐后，日色霁甚。南溯湘流二里，渡一溪为太平堡，有堡、有营兵焉。东西山至是开而成巨坞，小石峰一带，骈立湘水东。又南二里，曰刘田。又南二里，曰白龙桥。又三里，逾一小岭，曰牛栏。二里，张村。又一里至庙角[4]，饭于双泉寺，其南即灵川界[5]。又南二里，东南岐路入山，其东高峰片耸，曰白面山。又南二里，渡一桥，湘水之有桥自此。循左山行，南二里，为田心寺。又南一里，古龙王庙。又南一里，有一石峰特立东西两界之中，曰海

阳山。有海龙庵，在峰南石崖之半。海龙庵已为临桂界[6]。海龙堡在西南一里，东入山五里为季陵，西十五里，过西岭背为龙口桥，东北五里读书岩、白面山，西北十五里庙角，南五里江汇[7]。先是，望白面山南诸峭峰甚奇，问知其下有读书岩，而急于海阳，遂南入古殿，以瓦磨墨录其碑。抵海龙庵，日已薄崦嵫，急卸行李于中。乃下山，自东麓二洞门绕北至西，入龙母庙，已圮。即从流水中行，转南，水遂成汇，深者没股。庵下石崖壁立，下临深塘。由塘南水中行，转东登山。入庵，衣裈俱湿，急晚餐而卧以亵衣[8]。是庵始有佛灯。

海阳山俱崆峒贮水[9]。水门二：南平，西出甚急。东旱门二，下一二尺，即水汇其中，深者五六尺。山南水塘有细流，东源季陵亦下此。则此山尚在过脊北，水俱北流，惟为湘源也。漓源尚在海阳西西岭角[10]。

二十七日　晓起，天色仍霁，亟饭。从东北二里，田心寺，又一里，东入山，又一里，渡双溪桥。又东一里，望一尖峰而登。其峰在白面之西，高不及白面，而耸立如建标累塔，途人俱指读书岩在其半，竟望之而趋。及登岭北坳，望山下水反自北而南，其北皆山冈缭绕，疑无容留处，意水必出洞间。时锐于登山，第望高而趋，已而路断，攀崖挽棘而上。一里，透石崖之巅，心知已误，而贪于涉巅，反自快也。振衣出棘刺中，又扪崖直上，遂出其巅。东望白面，可与平揖；南揽巾子，如为对谈。久之，仍下北岭之坳，由棘

中循崖南转，扪隙践块而上，得峰腰一洞，南向岈然，其内又西裂天窟，吐纳日月，荡漾云霞，以为读书之岩必此无疑；但其内平入三四丈，辄渐隘渐不容身，而其下路复蔽塞，心以为疑。出洞门，望洞左削崖万丈，插霄临渊，上有一石飞突垂空，极似一巨鼠飞空下腾，首背宛然，然无路可扪。遂下南麓。回眺巨鼠之下，其崖悬亘，古溜间驳，疑读书岩尚当在彼，复强静闻缘旧路再登。至洞门，觅路无从，乃裂棘攀条，梯悬石而登，直至巨鼠崖之下。仰望崖下，又有二小鼠下垂，其巨鼠自下望之，睁目张牙，变成狞面，又如猫之腾空逐前二小鼠者。崖腰有一线微痕可以着足，而下仍峭壁。又东有巨擘一双作接引状[11]，手背拇指，分合都辨。至其处，山腰痕绝不可前。乃从旧路下至南麓，夸耕者已得读书岩之胜。耕者云："岩尚在岭坳之西，当从岭西下，不当从岭东上也。"乃从麓西溯涧而北，则前所涉溪果从洞中出，而非从涧来者。望读书岩在水洞上，急登之。其洞西向，高而不广，其内垂柱擎盖，骈笋悬莲，分门列户，颇幻而巧。三丈之内，即转而北下，坠深墨黑，不可俯视，岂与下水洞通耶？洞内左壁，有宋人马姓为秦景光大书"读书岩"三隶字。其下又有一洞，门张而中浅，又非出水者。水从读书岩下石穴涌出，水与口平，第见急流涌溪，不见洞门也。时已薄午，欲登白面，望之已得其梗概，恐日暮途穷，不遑升堂入室，遂遵白面西麓而南。二里，过白源山，又二里过季陵路口，始转而西。一里，随山脉登海

阳庵，饭而后行，已下午矣。

由海阳山东南过季陵东下，入堂溪桥，遂由塘南循过脊西行，一里，为海阳堡。由堡西南行，则堡前又分山一支南下，与西山夹而成两界，水俱淙淙南下矣。随下一里，则西谷中裂，水破峡而出，又罗姑与西岭夹而成流者⑫，皆为漓水源矣。越之，循水西南下三里，为江汇。于是水注而南，路转而西，遂西逾一岭，一里，登岭坳。三里，西循岭上行，忽有水自东南下捣成涧，路随之下。又一里，直坠涧底。越桥南，其水自桥下复捣峡中，路不能随。复逾岭一里，乃出山口，又西南行平畴中，二里，抵涧上。西有银烛山，尖削特耸，东南则石崖正扼水口也。乃止宿于黄姓家。

【注释】

①窾(kuǎn 款)：空处。

②直进五六丈："丈"原作"里"，据乾隆本改。

③东刘村、西刘村：今作东流、西流，在海洋河边。 唐汇田：今除谭美田，在兴安县南境，湘江源海洋河西岸。

④刘田：今作刘家。 白龙桥：今名同。 牛栏：今作溉兰。 庙角：今作庙脚。以上皆在兴安县南境，从北往南，顺序排列在公路沿线。

⑤灵川：明为县，隶桂林府，治今灵川县三街镇，

⑥临桂：桂林府附廓县，治今桂林市区。现仍有临桂县，治二塘，辖境在桂林市西邻。

⑦海龙堡：应即今海洋，在灵川县东隅。二十七日记作"海阳堡"，此处"龙"字疑误。 季陵：今作岐岭，在灵川县东隅，海洋稍乐。 西岭背：今名同，在兴安县南隅，庙角稍西。 白面山：今作白面，在灵川县东隅，岐岭稍北。 江汇：应即今江尾，在灵川县东境，海洋稍南。

⑧裈(kūn 昆)：有裆的裤子。 亵(xiè 谢)衣：内衣。

⑨崆峒：通“空洞”，山里空如大洞。

⑩漓源句：按，近代地理考察证明，漓江源在兴安县北隅的苗儿山。

⑪巨擘（bō 拨）：大手。

⑫罗姑：原作“罗始”，据乾隆本、四库本改。即今罗鼓山，在兴安、灵川两县界上。

【译文】

二十五日　天色十分晴朗，早餐后仍向东走。一里，走出山口，一座独峰突兀而立，峰上有座寺庵，深草密蔽，没有人住，不是观音岩。从庵左先沿寺庵上方的山崖往东走，山崖高耸，深草没路，静闻不能跟随，就叫他在石畔守行李。我攀着石缝钻过空处进去，转到山崖的东面，就见两面石壁裂成门，里面剖开一线，曲折通透。其上夹谷上参九霄云天，或合或离，都不过有咫尺；下夹谷坠入九重深渊，或干或湿，全都凭临数丈深。夹谷半腰上两侧的崖壁上都有裂痕，把脚踩进去，两肩紧靠分开的崖壁，脚踏着线一样的裂痕，手攀着石孔，没有坠落下去的担忧。一直进去五六丈，夹谷转向东，从独峰的坳脊往北望去，见到观音崖在对面的山崖上，也是幽深陡峭令人喜爱。昨天来时从它前面绕着山转，可惜未能进去一次，今天不能再往北走了。下山，往东南行走在田野间，水漫出来淹没了溪岸。三里，有条由南往北的小河，急忙脱了裤子，涉到河东岸，溯流往南走。又行二里，是秀塘，转向西南行，再次涉溪向北行，沿山麓走。二里路，又一条山涧从北山夹谷中流出来，涉到涧南，又顺一条西来的溪流进去，这就是源于西岭的溪流了。三里，过到溪南，登上下西岭，入口处十分狭窄，可里面有平坦的田野，西边有村落。从西南上岭，又走二里便越过上西岭，岭东又见到一块平地。有几户人家在深竹丛中，在村妇家中吃了饭。又往西南平缓地上走二里，就向东越过一个山坳，这才往东下山二里，是开洲，就是湘江的西岸了。溯湘江往南行五里，再次走入起伏的山冈间，是东刘村。又走五里是

西刘村，有水流自西边的山谷中往东流入湘江。又向西南三里是土桥，又走二里是大丰桥，两处都有水流向东注入湘江。又越岭走了二里，住宿在唐汇田。东面有座大山岿然出现在东境上的，叫赤耳山。

二十六日　早餐后，天色十分晴朗。向南溯湘江江流走二里，渡过一溪，是太平堡，有城堡，有兵营。东西两面的山到这里开阔起来，成为巨大的山坞，一列小石峰似带子一样，并立在湘江东岸。又往南二里，叫做刘田。又向南二里，叫白龙桥。又走三里，越过一道小岭，叫牛栏。二里，到张村。又一里到庙角，在双泉寺吃饭，寺南就是灵川县的辖地。又南二里，沿东南方的岔路进山，路东高峰呈片状高耸，叫做白面山。又往南行二里，过一座桥，湘江上有桥从这里开始。沿左面的山走，向南二里，是田心寺。又向南一里，到古龙王庙。又南走一里，有一座石峰独立在东面两境之中，叫做海阳山。有个海龙庵，在峰南石崖的半腰上。海龙庵已在临桂县境内。海龙堡在西南一里处，向东进山五里是季陵，往西十五里越过西岭的山背是龙口桥，往东北五里是读书岩、白面山，西北十五里是庙角，南边五里是江汇。这以前，望见白面山南面陡峭的群峰非常奇特，问知峰下有个读书岩，可急于去海阳山，便向南进入古殿中，以瓦片磨墨抄录殿中的碑文。到达海龙庵时，落日已迫近西山，急忙把行李卸在庵中。于是下山，从东麓的两个洞口绕过北面来到西麓，进入龙母庙，庙已经倒塌了。立即从流水中前行，转向南，水就汇成一股，深处淹没了大腿。庵下方石崖壁立，下临深塘。由水塘南的水中行走，转向东登山。进入庵中，衣服裤子都湿了，急忙吃了晚餐穿着内衣睡下。〔此庵才开始有佛灯。〕

海阳山山腹中全空洞贮满了水。水洞口有两个：南面的水势平缓，西边的水流出十分湍急。东面有两个旱洞口，下去一二尺，就有水汇积在洞中，深处有五六尺。山南面的水塘有条细细的水流，东面季陵的源头也下流到此处。那么此山还在延

伸而过的山脊的北面，水全往北流去，这是湘江的源头。漓江的源头还在海阳山西边的西岭角。

二十七日　拂晓起床，天色仍然晴朗，急忙吃了饭。从东北方向走二里，到田心寺，又是一里，向东进山，又一里，越过双溪桥。又往东一里，望着一座尖尖的山峰上登。这座山峰在白面山的西面，高处赶不上白面山，可耸立着如同竖起的标杆和层层相叠的高塔，路上的人都指点读书岩在这座山峰的半腰间，竟然望着它快步赶去。登到岭北的山坳，望见山下的水流反而自北往南流，水流北面都是山冈缭绕，怀疑没有水容留之处，意料水流必定是从洞中流出来的。当时急切想登山，只管望着高处赶路，很快路断了，攀着山崖抓着荆棘向上爬。一里路，钻到石崖的顶端，心知走错了路，但贪恋于爬上峰顶，反而感到很痛快。从荆棘丛中走出抖了抖衣服，又抓住石崖一直上登，便到了峰顶。东望白面山，可以和它平起平坐；向南观览巾子岭，好像是在相对交谈。很久之后，仍旧下到北岭的山坳，由荆棘中沿着山崖向南转，摸着石缝踏着石块而上，在山峰半腰找到一个山洞，洞口向南，十分深邃，洞内又在西边裂开一窟窿露出天空，吞吐日月，荡漾云霞，以为读书岩必定是这里无疑了；但洞内平平进去三四丈，就逐渐狭窄起来，容不下身，而且那下边的路又被遮蔽堵塞了，心里感到很疑惑。出了洞口，望见洞左陡削的万丈悬崖，上插云霄，下临深渊，上方有一块岩石飞突而出，垂在空中，极似一只巨鼠飞空下跃，头部背部都很逼真，然而无路可以摸到那里。于是下到南边的山麓，回头眺望巨鼠之下，那里的山崖悬空横亘，石壁间陈旧的水迹斑斑驳驳，怀疑读书岩还是应该在那里，重又强迫静闻沿原路再次上登。到了洞上，无从找到路，于是分开荆棘抓住枝条，踩着悬空的岩石往上登，直到巨鼠状的悬崖之下。仰望悬崖下方，又有两块如小鼠的岩石下垂，那只巨鼠岩从下面去望它，睁大眼睛，张着牙齿，变成狰狞的面孔，又像是猫在腾空追逐前边两只小老鼠的样子。崖壁半腰上有一线细微的裂痕可以

踏脚，而下方仍是峭壁。又在东边有块如一双巨手的岩石作出指路的姿式，手背和拇指，分开合拢的样子都可分辨出来。来到那地方，山腰上的裂痕断了不能前走。于是从原路下到南麓，向耕地的人夸耀已找到读书岩的胜境了。耕地的人说："读书岩还在山岭坳的西边，应当从岭西下去，不应该从岭东上去的。"于是从山麓向西溯山涧往北走，就见先前涉过的溪流果然从洞中流出来，而不是从山涧里流来的。望见读书岩在水洞上方，急忙登上洞。此洞向西，很高却不宽，洞内石柱下垂如伞盖高举，石笋骈列莲花悬垂，分门列户，十分奇幻而精巧。三丈之内，就向北转下去，深坠下去，墨黑一片，不可俯视，莫非是与下边的水洞相通吗？洞内左壁上，有个姓马的宋代人为秦景光写了"读书岩"三个隶书大字。字下边又有一洞，洞口大张可洞很浅，又不是出水的洞。水从读书岩下边的石穴中涌出，水与洞口平齐，只见急流涌入溪中，望不见洞口。此时已接近中午，本打算去登白面山，远望它已得知它的梗概，担心天黑找不到路，顾不上更进一步考察了，便沿着白面山西麓往南走。二里，路过白源山，又行二里经过季陵的路口，开始转向西走。一里，顺山脉登上海阳庵，吃饭之后动身，已是下午了。

从海阳山东南路过季陵向东下行，走到堂溪桥，于是由水塘南边沿延伸过去的山脊往西行，一里，是海阳堡。由海阳堡向西南行，就见堡前又分出一支山脉向南下延，与西面的山相夹而立成为两边的分界，水流全都淙淙地往南流下去了。随着水流下山一里，就见西面山谷从中裂开，水流冲破山峡流出来，又有罗姑山与西岭相夹形成的水流，都是漓江的源头。越过水流，沿着流水向西南下走三里，是江汇。到了这里水流往南流注，路转向西走，于是往西越过一岭，一里，登上岭坳。三里，向西沿着岭上走，忽然有流水自东南下捣形成山涧，路随着山涧下行。又走一里，一直下坠到涧底。过到桥南，那条水流从桥下又一次下捣到峡中，路不能再跟着它走。又翻过山岭走一里，这才走出山口，又向西南行走在平旷的田野

中，二里，抵达涧上。西边有座银烛山，尖削独耸，东南方则有石崖正好扼住河口。于是停下来住在姓黄的人家。

【原文】

二十八日 平明，饭而行。二里，西南出涧口，渡水，逾一小岭，又三里得平畴，则白爽村也。由白爽村之西复上岭，是为长冲。五里，转北坳，望西北五峰高突，顶若平台，可夺五台之名。又西五里，直抵五峰之南，乱尖叠出，十百为群，横见侧出，不可指屈。其阳即为镕村[1]，墟上聚落甚盛，不特山谷所无，亦南中所(少)见者[2]。市多鬻面、打胡麻为油者，因市面为餐，以代午饭焉。东南三十里，有灵襟洞；南二里，有阳流岩云。又西五里为上桥，有水自东北从尖山之南，西过桥下，即分为二。一南去，一西去。又西南穿石山腋，共三里，过廖村[3]。其西北有山危峙，又有尖丛亭亭，更觉层叠。问之，谓危峙者为金山，而其东尖丛者不能名焉[4]。又二里，有水自金山东腋出，堰为大塘。历堰而西，又三里，复穿石山峡而西，则诸危峰分峙叠出于前，愈离立献奇，联翩角胜矣。石峰之下，俱水汇不流，深者尺许，浅仅半尺。诸峰倒插于中，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初二大峰夹道，后又二尖峰夹道，道俱叠水中，取径峰隙，令人应接不暇。但石俱廉厉凿足，不免目有余而足不及耳。其峰曰雷劈山，以其全半也；曰万岁山，以尖圆特耸也。其间不可名者甚多。共五里，始舍水磴而就坦坡。又五里，始得平畴，为河塘村，乃就村家瀹茗避日，下舂而后行。河塘

西筑塘为道，南为平畴，秧绿云铺，北为汇水，直浸北界丛山之麓，蜚晶漾碧，令人尘胃一洗。过塘，循山南麓而西，五里，渡一石梁，遂登冈陀行。又五里，直抵两山峡中，其山南北对峙如门。北山之东垂，有石峰分岐而起，尖峭如削，其岐峰尤亭亭作搔首态，土人呼为妇女娘峰。崖半有裂隙透明，惟从正南眺之，有光一缴[5]，少转步即不可窥矣。南山之首，又有石突缀，人行其下，左右交盼，亦复应接不暇。时日色已暮，且不知顾仆下落，亟问浮桥而趋。西过大石梁，再西即浮桥矣。漓水至是已极汪洋，北自皇泽湾即虞山下。转而南，桂林省城东临其上[6]。城东北隅为驿，在皇泽湾转南之冲，其南即城也。城之临水者，东北为东镇门，南过木龙洞为就日门，再南出伏波山下为桂水门[7]，又南为行春门，又南为浮桥门。此东面临流者，自北隅南至浮桥共五门。北门在宝积、华景二山。浮桥贯江而渡，觅顾仆寓不得，遂入城，循城南去，宿于逆旅。

二十九日　从逆旅不待餐而行。遂西过都司署前[8]，又西，则靖江王府[9]之前甬也[10]。又西，则大街自北而南，乃饭于市肆。此处肉馒以韭为和，不用盐而用糖，晨粥俱以鸡肉和食，亦一奇也。又南登一楼。其楼三层，前有石梁，梁东西大水汇成大沼。自楼上俯眺，朱门粉堞，参差绿树中，湖水中涵，群峰外绕，尽括一城之胜。中层供真武像。时亟于觅顾仆，遂转遵大街北行，东过按察司前[11]，遂东出就日门。计顾仆舟自北来，当先从城北濒江觅，而南从城下北行。已而城上一山当面而

起，石脚下插江中，路之在城外者，忽穿山而透其跨下，南北岈然，真天辟关津也。西则因山为城，城以内即叠彩东隅。穿洞出，下临江潭，上盘山壁，又透腋而入，是为木龙洞。其洞亦自南穿北，高二丈，南北透门约十余里[12]。其东开窗剖隙，屡逗天光，其外濒江有路，行者或内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达。出洞，有片石夹峙，上架一穹石，其形屈曲，其色青红间错，宛具鳞鬣[13]，似非本山之石，不知何处移架于此。洞北辟而成崖，缀以飞廊，前临大江，后倚悬壁，憩眺之胜，无以逾此。廊上以木雕二龙插崖间，北压江水。廊北有庵、有院。又循城溯江北一里，过东镇门。又北过城东北隅，为东江驿。驿东向，当皇泽湾南下冲。入驿，问顾仆所附江舟，知舟泊浮桥北。出驿，北望皇泽湾，有二江舟泊山下，疑顾仆或在此舟，因令静闻往视，余暂憩路口。见城北隅，俱因山为城，因从环堵之隙，逼视其下，有一大洞北向穹然，内深邃而外旁穿。有童子方以梯探历其上，盖其附近诸户积薪贮器，俱于是托也。恐静闻返，急出待路口。久之不至，乃濒江北行觅之，直抵泊舟之山，则静闻从松阴中呼曰："山下有洞，其前有亭，其上有庵，可急往游。"余从之。先沿江登山，是为薰风亭。曹学佺附书。亭四旁多镌石留题，拂而读之，始知是为虞山，乃帝舜南游之地。其下大殿为舜祠，祠后即韶音洞，其东临江即薰风亭。亭临皇湾之上，后倚虞山之崖。刻诗甚多，惟正统藩臬[14]王骥《与同僚九日登虞山》一律颇可观。诗曰："帝德重华亘古今，虞山好

景乐登临。峰连五岭芙蓉秀，水接三湘苦竹深[15]。雨过殊方沾圣泽，风来古洞想韶音。同游正值清秋季，更把茱萸酒满斟[16]。”由亭下，西抵祠后，入韶音洞。其洞西向，高二丈，东透而出约十丈。洞东高崖崭绝，有小水汇其前，幽泽嵌壁，恍非尘世。其水自北坞南来，石梁当洞架其上，曰接龙桥。坐桥上，还眺洞门崖壁，更尽峥嵘之势。洞门左崖张西铭栻刻《韶音洞记》，字尚可摹。仍从洞内西出，乃缘磴东上，有磨崖碑[17]，刻朱紫阳所撰《舜祠记》，为张栻建祠作。乃吕好问所书，亦尚可摹，第崖高不便耳。从此上跻，有新叠石为级者，宛转石隙间，将至山顶，置静室焉，亦新构，而其僧已去。窗楞西向，户榻洒然，室不大而洁。乃与静闻解衣凭几，啖胡饼而指点西山，甚适也。久之，舜殿僧见客久上不下，乃登顶招下山待茶。余急于觅顾仆，下山竟南，循旧路，二里入就日门。从门内循城南行半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门，门以内为伏波祠，门以外为玩珠洞。由城外南行又半里，为行春门，又南半里，为浮桥门，始遇顾仆于门外肆中。时已过午，还炊饭于城内所宿逆旅。下午，大雨大至，既霁，乃迁寓于都司前赵姓家，以其处颇宽洁也。

【注释】

①鎔村：五月二十一日记作“榕村”，今作雄村，在灵川县南境。

②南中：泛指我国南部地区。

③上桥：今名同。　廖村：今称瘳家。皆在灵川县西南境。

④而其东尖丛者不能名焉：此句乾隆本为：“东丛角亭亭，更觉层叠者，龙

潭山也。”

⑤徼：通“闪”，今云贵方言仍有称徼者，形容光线一闪而过。

⑥桂林：明置桂林府，为广西布政司治，即今桂林市。洪武八年(1375)新修的桂林府城，不仅比宋元城扩大了近一半，而且奠定了现在桂林市的基础。东面滨临漓江，南抵象鼻山脚，至今阳江北岸，西至西濠东缘，北至鹦鹉山、铁封山，因山为城。全城略呈长方形，共十二门。东面滨江五门，最南的浮桥门，又称东江门，在今解放桥西。南面两门：文昌门，宁远门。宁远门又称南门，在今中山路上，南门桥北。西面四门：武胜门，《游记》多作“振武门”，又称西门，在今西城路西端；丽泽门在今丽君路东端；还有宝贤门、西清门。北面一门即安定门，又称北门，在今中山北路上，鹦鹉山和铁封山间。

⑦桂水门：原作“桂林门”，据下一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改。

⑧都司署：明代各省皆设有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管理一省的军事。都司署即都司衙门。

⑨靖江王：南宋时今桂林置为静江府，元代设静江路，但明代封在桂林的藩王作“靖江王”，芦笛岩内保留至今的“靖江王府”采山队题名可以为证。原皆作“静江王府”，从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

⑩甬(yǒng 勇)：犹“通”，即甬道，官府衙门前面居中的大道。

⑪按察司：明代各省设有提巡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管理一省的司法刑狱。

⑫南北透门约十余里：“里”疑为“丈”之讹。

⑬鬛(sāi)：通“腮”。

⑭正统：原作“正德”。王骥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终于天顺四年(1460)，与正德无涉，据改。 藩(fān 帆)：即藩台，明清时布政使的别称。 臬(niè 聂)：即臬台，明清时按察使的别称。

⑮三湘：一说指湘水的三段，湘水发源与漓水合流后称漓湘，中游与潇水合流后称潇湘，下游与蒸水合流后称蒸湘。近代多用作湘东、湘西、湘南三部分的总称，泛指湖南全省。

⑯茱萸(zhū yú 朱于)：植物名，有浓烈的香味，可入药。古人风俗，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将茱萸作囊系在身上或遍插茱萸，表示去邪辟恶。

⑰磨崖：即摩崖。在名山胜景，将天然岩石加以打磨，依山崖石壁镌刻佛经、题赞等文字，称为磨崖。

【译文】

二十八日　天大亮，吃过饭动身。二里，往西南出洞口，渡过涧水，越过一座小岭，又走三里见到平坦的田野，就是白爽村了。由白爽村的西边又上岭，这是长冲。五里，转入北边的山坳，望见西北方高高突起五座山峰，峰顶好像平台，可以夺走五台山的名字。又向西五里，径直来到五座山峰的南面，杂乱的尖峰层层叠叠显露出来，十座百座成群，横着侧着的显现出来，不能屈指计算。山南就是镕村，集市上聚居了居民十分热闹，不仅是山谷中所没有，也是南部地区少见的地方。市场上有很多卖面、榨芝麻油的人，于是买了面当饭，用来代替午饭。东南方三十里处，有个灵襟洞；南边二里，有座阳流岩。又往西行五里是上桥，有水流源自东北成群的尖山南麓，向西流过桥下，马上分为两条。〔一条向南流去，一条往西流去。〕又向西南穿过石山侧面，共走三里，路过廖村。村西北有山高高耸立，又有成群尖峰亭亭玉立，更觉得层层叠叠。打听地名，说是高高耸立的山是金山，可它东面成群的尖峰叫不出名字来。又行二里，有水流从金山东侧流出来，筑了堤坝成为大水塘。经过堤坝往西，又行三里，再穿过石山山峡往西，就有重重叠叠的险峰分别耸峙在前方，独自矗立，更献奇观，险峰延绵不断，争奇斗胜。石峰之下，都有水汇积不流，深处约一尺左右，浅的仅有半尺。群峰倒插在水中，如露出水面的青莲，亭亭玉立，笔直向上。最初有两座大石峰夹道而立，后又有两座尖峰对峙道旁，道路全垒砌在水中，取道山峰之间的空隙，令人应接不暇。但是铺路的石头全都棱角锋利直刺脚底，不免眼睛看见的有余可脚来不及避开了。其中的山峰有叫雷劈山的，因为它全然是半座山；叫万岁山的，是由于它又尖又圆独自耸立着。这中间不能叫出名字的山峰非常多。共走五里，这才离开水中的石磴而走上了平坦的坡路。又行五里，开始走到平旷的田野中，是河塘村，就到庄户人家去煮茶喝躲避烈日，日落之后才动身走路。河塘村西边修筑了堤坝作为道路，南面是平旷的田野，绿

色的稻秧像云层一样铺开，北边是汇积的塘水，一直浸泡到北面群峰山麓，飞闪着晶莹的亮光，荡漾着碧绿的水波，令人尘心一洗而空。过了水塘，顺着山的南麓往西走，五里，走过一座石桥，便登山坡而行。又行五里，一直抵达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那两座山南北对峙如同大门。北山的东垂之处，有座石峰分岔而起，尖峭如刀削一般，那座支峰尤其亭亭玉立，作出搔首弄姿的姿态，当地人称为妇女娘峰。山崖半中腰有条裂缝透出亮光，只有从正南方眺望它，才有一线闪动的光亮，略移动几步立即就看不见了。南山的山头，又有岩石突起点缀着，人走在山下，左顾右盼，又再一次应接不暇了。此时天色已晚，而且不知顾仆的下落，连忙打听浮桥后赶路。往西走过大石桥，再往西就是浮桥了。漓江流到这里水势已极其浩大，从北边自皇泽湾〔就是虞山下。〕转向南，省城桂林向东面临着江上。〔城东北隅是驿站，在皇泽湾转向南去的交通要道口，驿站南面就是城了。城面临江水的地方，东北是东镇门，往南过了木龙洞是就日门，再往南到伏波山下是桂水门，又在南边的是行春门，再南边是浮桥门。这些是在东边面临江流的城门，从城北隅往南到浮桥共有五道城门。北门在宝积、华景二山之间。〕浮桥横贯江流而渡，寻找顾仆住的寓所找不到，便进了城，顺城墙往南走去，住宿在旅店中。

二十九日　从旅店中等不及吃饭便出发。于是往西经过都司衙门前，又向西走，就是靖江王府门前的甬道了。又往西，便有条大街自北而南，就在市场上的店铺中吃了饭。〔此处的肉包子用韭菜拌和，不用盐而用糖，早晨的稀粥全用鸡肉拌和着吃，也是一种奇特的习俗。〕又向南登上一座楼。〔这座楼有三层，前边有石桥，桥东西两面有大河汇积成大水池。从楼上俯瞰，朱红的大门粉白的城墙，参差于绿树丛中，城中蓄着湖水，城外群峰环绕，全部囊括了全城的胜景。中层供着真武大帝的塑像。〕此时急于寻找顾仆，于是转向顺着大街往北走，向东路过按察使司门前，就往东出了就日门。

估计顾仆乘的船从北边来，应当先从城北濒江处找起，就自南从城墙下往北行。不久见城墙上一座山峰迎面而起，石脚下插到江中，在城墙外的道路，忽然穿过山脚下，呈南北向，十分深邃，真是天然开辟的关口呀！西边就顺着山势筑城，城墙以内就是叠彩山的东角。穿过洞出来，下方面临深深的江水，上面是盘绕的山壁，又穿过山侧进去，这就是木龙洞。此洞也是自南穿到北，高二丈，穿过南北两个洞口之间约有十多里。洞壁东侧剖裂开一些窗口和裂缝，屡屡透着天光，洞外濒江处有路，走路的人或者在内从洞中走，或者在外边由江岸上走，都可到达北边。出洞后，有片状的岩石夹峙两旁，上面有一块隆起的石头，石头的形状弯弯曲曲，石头的颜色青红错杂，宛如鱼的鳞甲和腮，似乎不是此山原有的石头，不知是从何处移来架在这里的。洞的北面辟成山崖，用飞空的长廊连接着，前临大江，后靠悬崖，休息和凭眺胜景，没有能超过这里的。〔长廊上方用木头雕成两条龙插在崖壁上，伸向北边压在江水上。长廊北面有寺庵，有寺院。〕又沿城墙溯江往北走一里，路过东镇门。又向北走过城墙东北角，是东江驿。驿站面向东，位于皇泽湾南下的要冲上。进入驿站，打听顾仆搭乘的江船，知道船停泊在浮桥北边。出驿站来，北望皇泽湾，有两艘江船停泊在山下，疑心顾仆或许在这两条船上，于是要静闻前往察看，我暂时在路口休息。见到城墙的北隅，全是依山建城，于是从环绕的城墙空隙中，逼视城下，有一个大山洞向北隆起，洞内深邃而外面有旁洞。有个儿童正用梯子爬到洞上探看，大概是附近的住户堆积柴火贮藏器物，全都寄放在洞里了。担心静闻返回来，急忙出到路口等待。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于是沿江向北寻找他，径直来到停船的山下，就听到静闻在松树林中呼叫："山下有个洞，洞前有亭子，亭子上方有寺庵，值得赶快前去游一游。"我听从了他的话。首先沿江流登山，这是薰风亭。〔是曹学佺附带题写的。〕亭子四旁有很多石刻题记，拂试后一读，才知道这是虞山，是大舜帝南游的地方。山下的大殿是舜祠，祠后就是留音

洞，洞东临江处就是薰风亭。亭子前临皇泽湾之上，后靠虞山的山崖。〔刻写的诗词很多，只有正统年间(1436～1449)藩台、臬台王骥的一首七律诗《与同僚九日登虞山》很值得观览。诗中这样写道："舜帝的道德重放光华纵贯古今，虞山上美好的风景很乐意登临。山峰连着五岭芙蓉秀丽，江水接着湘江苦竹幽深。春雨过异域浸润着圣上的恩泽，清风到古洞回想起《韶》乐的声音。同游正值清秋节，更插茱萸斟满酒。"〕从亭子上下来，往西来到舜祠后，进入韶音洞。此洞向西，高二丈，往东穿出去约有十丈。洞东高高的悬崖极其险峻，有一小股水汇积在山崖前边，幽深的水泽嵌入石壁，恍如置身仙境。那股流水自北面的山坞中往南流来，石桥正对洞口架在水上，叫做接龙桥。坐在桥上，回头眺望洞口的崖壁，更尽显崖壁的峥嵘气势。洞口左侧的崖壁上刻有张西铭〔名叫栻。〕的《韶音洞记》，字还值得摹拓。仍从洞内向西出来，便沿着石磴往东上山，有摩崖碑，刻有朱紫阳撰写的《舜祠记》，〔是为张栻修建舜祠而作的。〕是吕好问书写的，也还值得摹拓，只是崖壁太高不方便罢了。从此处上登，有新近垒石砌成的石阶，宛转在石缝之间，将要到山顶的地方，建了一处静室，也是新建的，然而静室里的僧人已经离开。窗户向西，门户卧床都自然脱俗，屋子不大却很清洁。于是与静闻脱去外衣靠着茶几，吃着烧饼指点着西面的山川，真惬意呀！很久之后，舜殿的僧人见客人上去很久不见下来，就登上山顶招呼下山款待茶水。我急于去找顾仆，下山后就往南走，沿着原路，二里路进了就日门。从城门内沿着城墙往南行半里，由伏波山下出了桂水门，〔门以内是伏波祠，门以外是玩珠洞。〕从城外往南行又是半里，是行春门，又向南半里，是浮桥门，这才在城门外的店铺中遇到了顾仆。此时已过了正午，返回到城内住宿的旅店烧饭。下午，大雨暴降，转晴之后，就搬到都司衙门前一家姓赵的人家去住，这是因为那个地方十分宽敞整洁。

【原文】

五月初一日　晨餐后，留顾仆浣衣涤被于寓。余与静闻乃北一里，抵靖江王府东华门外。其东为伏波山，其西为独秀峰。峰在藩府内，不易入也。循王城北行，又一里，登叠彩山[1]。山踞省城东北隅，山门当两峰间，乱石层叠错立，如浪痕腾涌，花萼攒簇，令人目眩，所谓“叠彩”也。门额书“北牖洞天”，亦为曹能始书[2]。按北牖为隐山六洞之名，今借以颜此，以此山在城北，且两洞俱透空成牖也[3]。其上为佛殿，殿后一洞屈曲穿山之背，其门南向，高二丈，深五丈。北透小门，忽转而东辟。前架华轩[4]，后叠层台，上塑大士像。洞前下瞰城东，江水下绕，直漱其足。洞内石门转透处，风从前洞扇入，至此愈觉凉飔逼人[5]，土人称为风洞。石门北向，当东转之上，有一石刻卧像横置窦间，迦风曲肱，偃石鼓腹，其容若笑，使人见之亦欲笑。因见其上有石板平庋，又有圆窦上透，若楼阁之层架，若窗楞之裂。急与静闻择道分趋，余从卧像上转攀石脊，静闻从观音座左伏穿旁窍，俱会于层楼之上。其处东忽开隙，远引天光，西多垂乳，近穿地肺。余复与静闻披乳房而穿肺叶，北出而瞰观音之座，已在足下。以衣置层楼隙畔，乃复还其处，从圆窦中坠下。于是东出前轩，由洞左跻磴，循垣而上，则拱极亭旧址也。由址南越洞顶，攀石磴，半里，遂登绝顶，则越王坛也，是为桂山，又名北山。其上石萼骈发，顶测有平板二方，岂即所谓“石坛”耶？志云五代时马殷所筑，有岩桂生其巅，今已

无。其前一石峰支起，或谓之四望山，当即叠彩岩。其西一石峰高与此峰并，峰半有洞高悬，望之岈然中空。亟下，仍从风洞出，寺左有轩三楹，为官府燕之所[6]。前临四望，后倚绝顶，余时倦甚，遂憩卧一觉，去羲皇真不远[7]。由寺中右坳复登西峰，一名于越山[8]。上登峰半，其洞穹然东向，透峰腰而西，径十余丈，高四丈余。由其中望之，东西洞然，洞西坠壑而下，甚险而峻。其环砖为门，上若门限，下若关隘，瞰之似非通人行者。

乃仍东下至寺右，有大路北透两峰之间。下至其麓，出一关门，其东可趋东镇，其北径达北门。乃循山西行，一里，仰见一洞倚山向北，遂拾级而登。其下先有一洞，高可丈五，而高广盘曲，亦多垂柱，界窍分岐，而土人以为马房，数马散卧于其中，令人气阻。由其左跻级更上，透洞门而入，其洞北向，以峰顶平贯为奇。而是山之洞，西又以山腰叠透为胜，外裂重门，内驾层洞，各标一异，直无穷之幻矣。既下，又西行，始见峰顶洞门西坠处，第觉危峡空悬，仰眺不得端倪[9]，其下有遥墙环之[10]，则藩府之别圃也。又西出大街，有大碑在侧，大书“桂岭”二字。转北行一里，则两山耸峡，其中雉堞为关[11]，而通启闭焉，是为北门。门在两山耸夹中，门外两旁，山俱峭拔，即为华景、宝积众胜云。出门有路，静闻前觅素食焉。

既而又南一里，过按察司，觅静闻不得。乃东从分巡司经靖藩后宰门，又东共一里，至王城东北隅，转而西向

后宰门内。靖藩方结坛礼《梁皇忏》[12]，置栏演《木兰传奇》，市酒传餐者，夹道云集，静闻果在焉。余拉之东半里，出癸水门[13]，仍抵庆真观下，觅小舟一叶，北渡入玩珠岩。岩即伏波之东麓[14]，石壁下临重江，裂隙两层，一横者下卧波上，一竖者上穹山巅。卧波上者，下石浮敞为台，上石斜骞覆之。一石柱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如莲萼倒挂，不属于下者，仅寸有余焉。是名"伏波试剑石"，盖其剑非竖劈，向横披者也。后壁上双纹若缕，红白灿然，蜿蜒相向。有圆岩三晕，恰当其首，如二龙戏珠，故旧名"玩珠"，宋张维易曰还珠。双纹之后，有隙内裂，直抵竖峡下岩；嵌梯悬级，可直蹑竖峡而上垂柱之西。石台中坼，横石以渡，更北穿小窦，下瞰重江，渊碧无底，所云伏波沉薏苡处也[15]。更南入山腹，穹然中虚，有光西转，北透前门，是其奥矣。但石色波光，俱不若外岩玲珑映彻也。徘徊久之，渡子候归再三，乃舍之登舟。鼓枻回樯[16]，濯空明而凌返照，不意身世之间有此异境也。登涯，由浮桥门入城，共里余，返赵寓。静闻取伞往观《木兰》之剧。余憩寓中，取图、志以披桂林诸可游者[17]。

【注释】

①叠彩山：又称桂山、北山、风洞山，位于桂林城北，漓江西岸，有于越、四望两山，明月、仙鹤两峰，还有风洞甚奇。今存山崖上的题刻两百多件，有诗文、题名、榜书、图画等多种形式，而且桂树成林，秋香四溢。

②曹能始：即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

(1595)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等。天启二年(1622)为广西右参议，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家居二十年，著书立说，诗文颇富，著有《石仓集》、《蜀中广记》等。后曾参加南明唐王政权，抗清失败后，入山上吊自杀。曾为霞客《秋圃晨机图》题过诗。

③牖(yǒu 有)：窗。

④轩(xuān 宣)：殿堂前的平台，前檐特起，曲椽无中梁者，称轩。

⑤飔(chā 差)：凉风。

⑥燕：通"宴"，安憩，休息。

⑦羲(xī 希)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以前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因称太古的人为羲皇上人。

⑧于越山：今仍称于越山，季抄本作"千越山"，乾隆本作"干越山"，皆有误。

⑨端倪(ní 尼)：边际。

⑩遥墙：很长的墙。乾隆本、四库本作"长垣"。

⑪雉堞(zhì dié 制牒)：城上排列如齿状的矮墙。

⑫《梁皇忏》：佛教书名。相传梁武帝初为雍州刺史时，夫人郗氏性嫉妒，后病死。武帝梦见她变为蟒蛇，特集录佛经语句，作成忏法十卷，为她忏悔罪孽，称《慈悲道场忏法》，世称《梁皇忏》。

⑬癸水门：即桂水门。

⑭伏波：即伏波山。系一孤峰，耸立在漓江西岸，山顶远眺，山腰游洞，山麓临潭，景色各异。唐时伏波山为桂林佛教胜地，至今还保存唐代摩崖造像二百多尊，和唐宋以来游人题刻一百多件。

⑮伏波：即马援(前14～49)，字文渊，陕西茂陵人，被封为伏波将军。征交趾，常煮薏苡以避瘴气。南方薏苡粒大，回军时，传说马援运了一车回来做种，遭人诽谤，诬他载回的是明珠。 薏苡(yì yǐ 意以)：俗称"药玉米"、"回回米"、"六谷米"等，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颖果椭圆形，淡褐色，有光泽。种仁可以煮吃，亦可酿酒，入药称苡仁。

⑯枻(yì 曳)：短桨。樯(qiáng 墙)：桅杆，引申为帆。

⑰披(pī)：翻阅。

【译文】

五月初一日　早餐后，留顾仆在寓所里洗衣被。我与静闻就往

北走一里，来到东华门外的靖江王府。〔门东面是伏波山，门西边是独秀峰。独秀峰在王府内，不容易进去。〕沿着王城往北行，又走一里，登上叠彩山。叠彩山雄踞在省城东北角，山门正当两座山峰之间，乱石层层叠叠，错杂矗立，如浪涛腾涌，似花萼攒聚，令人眼花，这就是所谓的“叠彩”了。山门上的匾额写着“北牖洞天”，也是曹能始书写的。〔据考察，“北牖”是隐山六洞的名字，现在借用来题写此处的匾额，这是因为此山在城北边，而且两个山洞都空而两头相通成为窗牖。〕山门上边是佛殿，殿后一个洞穴弯弯曲曲穿到山背面，洞口向南，高二丈，深五丈。往北穿过一个小门，忽然转而向东开阔起来。前边架着华美的轩廊，后面叠着层层高台，上边塑着观音菩萨的像。在洞前下瞰城东，江水下绕，直接冲刷着城脚。洞内石门转弯通过之处，风从前洞吹入，到这里愈加觉得凉风逼人，本地人称为风洞。石门向北，正当向东转的上面，有一尊石刻卧像横放在一小石洞中，卧像袈裟飘逸，鼓起肚子、曲着手臂仰卧石上，那容貌似乎在笑，使人见到他也想笑。随即看见卧像上有块石板平架着，又有个圆圆的小石洞通到上面，好像层层楼阁架着，有如窗户一样敞开。急忙与静闻找路分头赶上去，我从卧像上方转过去攀登石脊，静闻从观音坐像左侧弯腰穿过旁洞，都在层楼之上相会。此处东边忽然裂开缝隙，远远透进天光，西面有很多下垂的钟乳石，贴近钻出地面肺叶样的石笋。我又与静闻分开钟乳石穿过肺叶状的石笋，向北出来，俯瞰观音坐像，已在脚下。由于衣服放在了层楼上的裂缝旁，就再返回到那里，从小圆洞中坠下来。于是往东出到前边的轩廊，由洞左登石磴，顺着墙向上走，就到了拱极亭的旧址。由亭址往南越过洞顶，登石磴，半里，便登上了绝顶，就是越王坛了，这就是桂山，又叫北山。山顶上岩石似花萼绽放，山顶侧面有两块平整的石板，难道就是所谓的“石坛”吗？〔志书上说是五代时马殷修筑的，有岩桂树生在山顶，今天已没有了。〕山前有一石峰独立，有人把它称为四望山，应当就是叠彩岩了。它西面有一座石峰与此

峰同样高，山峰半腰有洞高悬，望去洞很空十分深邃。急忙下山，仍从风洞出来，寺左有轩廊三间，是官府休养的场所。前边面临四望山，后靠绝顶，我此时十分疲倦，就躺下睡了一觉，觉得离伏羲皇帝时代真是不远了。从寺中经过右侧的山坳再登西峰，又叫于越山。上登到山峰半腰上，那山洞十分穹隆面向东方，往西穿透山峰腰部，宽十多丈，高四丈多。由洞中往两头望去，东西两边都空荡荡的，山洞往西下坠到壑谷中，非常险峻。洞口用砖砌成环形的门，从上看像门槛，从下看如关隘，俯瞰那里似乎不是人行走的地方。

于是仍往东下到寺右，有大路向北穿过两峰之间。下到山麓，出了一道关门，由关门往东可通往东镇门，由关门向北可直达北门。于是沿山往西行，一里，抬头望见一个山洞依山向北，就沿石阶上登。洞下先有一个洞，高约一丈五，可高处宽处都弯弯曲曲，也有很多下垂的石柱，隔在洞中分出岔洞，而当地人把它当做马厩，几匹马散卧在洞中，令人喘不上气来。由洞左登石阶再向上走，穿过洞口进去，此洞向北，以平平地横贯峰顶算是它奇特之处。而这座山的洞穴，在西面又以在山腰重叠着穿过去作为它优美之处，外边裂开重重洞口，里面架起层层洞穴，各自显示出一种奇异之处，简直是变幻无穷了。下山后，又向西行，这才看见峰顶洞口向西下坠之处，只觉得高峡空悬，抬头眺望看不出头绪，山下有长长的墙垣围绕着它，是王府的园圃。又向西走上大街，有块大碑在街边，写着“桂岭”两个大字。转向北行一里，就见两旁山峰耸峙成峡谷，在中间修筑了城墙作为关口，以供过往出入，这是北门。城门在两山的耸夹之间，城门外两旁的山全都陡峭挺拔，就是华景山、宝积山诸处胜景了。出城门后有路。静闻往前走去寻找素食。

随后又向南走一里，路过按察使司，找静闻找不到。于是往东从分巡道衙门经过靖江王府的后宰门，又向东共一里，走到王府城墙的东北角，转向西走进后宰门内。靖江王府正搭起高台礼佛念诵《梁皇忏》经文，安设了围栏上演《木兰传奇》，买酒传递饮食的人，

夹道云集，静闻果然在人群中。我拉着他往东走了半里，出了癸水门，仍旧来到庆真观下，找到一艘小船，向北渡江进入玩珠岩。玩珠岩就是伏波山的东麓，石壁下临两道江流，有两层裂隙，横着的一层在山下卧在水波之上，竖着的一层向上隆起到山顶。卧在水波上的一层，脚下的岩石浮出水面成为宽敞的平台，顶上的岩石斜吊着覆盖着下方。一根石柱下垂在覆崖外边，直垂到下面的石台，如同莲花倒挂着，与下面不相连接之处的距离，只有一寸多点，这里名叫“伏波试剑石”，原来那砍下的一剑不是竖着劈，而是横向劈开的。岩洞后壁上有两条纹路如像丝带，红白相间鲜明耀眼，蜿蜒相对。有三个模模糊糊的圆孔，恰好正当它们的头顶，如二龙戏珠，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叫“玩珠”，宋代的张维改叫还珠。双纹的后边，有缝隙向内裂去，直达竖峡下面的岩石；如果砌了台阶或悬了梯子，可以直接登上竖峡就上到下垂石柱的两边。石台中裂，横石而过，再往北穿过小洞，下瞰两条江流，渊深碧绿看不见底，就是传说的伏波将军马援沉薏苡的地方了。再往南进入山腹，穹隆中空，有光线从西边转射进来，向北穿到前洞口，这是洞中的幽深之处了。但这里的石色波光，都赶不上外边的岩洞那样玲珑剔透、映照清澈了。徘徊了很久，渡船的船夫等着回去催促再三，这才离洞登船。摇桨回帆，驶舟在明澈的江水，乘着落日，意想不到人世之间有此等奇异的胜境呀！登岸后，由浮桥门进城，共一里多，返回赵家寓所。静闻取了伞前去观看《木兰传奇》的戏。我在寓所中休息，取出地图、志书来翻阅桂林各地值得游览的地方。

【原文】

初二日　晨餐后，与静闻、顾仆裹蔬粮，携卧具，东出浮桥门。渡浮桥，又东渡花桥①，从桥东即北转循山。花桥东涯有小石突临桥端，修溪缀村，东往殊逗人心目。山峙花桥东北，

其嵯峨之势，反不若东南夹道之峰，而七星岩即峙焉[②]，其去浮桥共里余耳。岩西向，其下有寿佛寺，即从寺左登山。先有亭翼然迎客，名曰摘星，则曹能始所构而书之。其上有崖横骞，仅可置足，然俯瞰城堞西山，则甚畅也。其左即为佛庐，当岩之口，入其内不知其为岩也。询寺僧岩所何在[③]，僧推后扉导余入。历级而上约三丈，洞口为庐掩黑暗；忽转而西北，豁然中开，上穹下平，中多列笋悬柱，爽朗通漏，此上洞也，是为七星岩。从其右历级下，又入下洞，是为栖霞洞。其洞宏朗雄拓，门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顶横裂一隙，有石鲤鱼从隙悬跃下向，首尾鳞鬣，使琢石为之，不能酷肖乃尔。其旁盘结蟠盖，五色灿烂。西北层台高叠，缘级而上，是为老君台。由台北向，洞若两界，西行高台之上，东循深壑之中。由台上行，入一门，直北至黑暗处，上穹无际，下陷成潭，澒洞峭裂[④]，忽变夷为险。时余先觅导者，燃松明于洞底以入洞，不由台上，故不及从，而不知其处之亦不可明也。乃下台，仍至洞底。导者携灯前趋，循台东壑中行，始见台壁攒裂绣错，备诸灵幻，更记身之自上来也。直北入一天门，石楹垂立，仅度单人。既入，则复穹然高远，其左有石栏横列，下陷深黑，杳不见底，是为獭子潭。导者言其渊深通海，未必然也。盖即老君台北向下坠处，至此则高深易位，丛辟交关，又成一境矣。其内又连进两天门，路渐转而东北，内有“花瓶插竹”、“撒网”、“弈棋”、“八仙”、“馒头”诸石，两旁善才童子，中有观音诸

像。导者行急，强留谛视，顾此失彼。然余所欲观者，不在此也。又逾崖而上，其右有潭，渊黑一如獭子潭，而宏广更过之，是名龙江[5]，其盖与獭子相通焉。又北行东转，过红毡、白毡，委裘垂毯，纹缕若织。又东过凤凰戏水，始穿一门，阴风飕飕，卷灯冽肌，盖风自洞外入，至此则逼聚而势愈大也。叠彩风洞亦然。然叠彩昔无风洞之名，而今人称之；此中昔有风洞，今无知者。出此，忽见白光一圆，内映深壑，空濛若天之欲曙。遂东出后洞，有水自洞北环流，南入洞中，想下为龙江者，小石梁跨其上，则宋相曾公布所为也[6]。度桥，拂洞口右崖，则曾公之记在焉。始知是洞昔名冷水岩，曾公帅桂[7]，搜奇置桥，始易名曾公岩。与栖霞盖一洞潜通[8]，两门各擅耳。

余伫立桥上，见涧中有浣而汲者，余询："此水从东北来[9]，可溯之以入否？"其人言："由水穴之上可深入数里，其中名胜，较之外洞，路倍而奇亦倍之。若水穴则深浅莫测，惟冬月可涉，此非其时也。"余即觅其人为导。其人乃归取松明，余随之出洞而右，得庆林观焉。以所负囊裹寄之，且托其炊黄粱以待。遂同导者入，仍由隘口东门，过凤凰戏水，抵红、白二毡，始由岐北向行。其中有弄球之狮，卷鼻之象，长颈盎背之骆驼；有土冢之祭，则猪鬣鹅掌罗列于前；有罗汉之燕[10]，则金盏银台排列于下。其高处有山神，长尺许，飞坐悬崖；其深处有佛像，仅七寸，端居半壁；菩萨之侧，禅榻一龛，正可趺跏而坐；观音座之前，法藏一

轮，若欲圆转而行。深处复有渊黑，当桥涧上流。至此导者亦不敢入，曰：“挑灯引炬，即数日不能竟，但此从无入者，况当水涨之后，其可尝不测乎？”乃返，循红白二毡、凤凰戏水而出。计前自栖霞达曾公岩，约径过者共二里，后自曾公岩入而出，约盘旋者共三里，然二洞之胜，几一网无遗矣。

出洞，饭于庆林观。望来时所见娘媳妇峰即在其东[11]，从间道趋其下，则峰下西开一窍，种圃灌园者而聚庐焉。种金系草，为吃烟药者。其北复为岩洞种种，盖曾公岩之上下左右，不一而足也。于是循七星山之南麓，北向草莽中，连入三洞。计省春当在其北，可逾岭而达，遂北望岭坳行。始有微路，里半至山顶，石骨崚嶒，不容着足，而石隙少开处，则棘刺丛翳愈难跻；然石片之奇，峰瓣之异，远望则掩映，而愈披愈出，令人心目俱眩。又里半，逾岭而下，复得凿石之级，下级而省春岩在矣。

其岩三洞排列，俱东北向。最西者骞云上飞，内深入，有石如垂肺中悬。西入南转，其洞渐黑，惜无居人，不能索炬以入，然闻内亦无奇，不必入也。洞右旁通一窍，以达中洞。居中者外深而中不能远入，洞前亦有垂楼倒龙之石。洞右又透一门以达东洞。最东者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成潭，寒碧可鉴。余令顾仆守己行囊于中洞，与静闻由洞前循崖东行。洞上耸石如人，蹲石如兽。洞东则危石亘空，仰望如劈。其下清流潆之，曰拖剑江，即癸水

也。源发尧山，自东北而抵山之北麓，乃西出葛老桥而西入漓水焉。时余转至山之东隅，仰见崖半裂窍层叠，若云嘘绡幕，连过三窍，意谓若窍内旁通，连三为一，正如叠蕊阁于中天，透琼楞于云表，此一奇也。然而未必可达，乃徘徊其下，披莽隙，梯悬崖，层累而上。既达一窍，则窍内果通中窍。第中窍卑伏，不能昂首，须从窍外横度，若台榭然，不由中奥也。既达第三窍，穿隙而入，从后有一龛，前辟一窗，窗中有玉柱中悬。柱左又有龛一圆，上有圆顶，下有平座，结跏而坐，四体恰适，即刮琢不能若此之妙。其前正对玉柱，有小乳下垂，珠泉时时一滴。余与静闻分踞柱前窗隙，下临危崖。行道者望之，无不回旋其下，有再三不能去者。已而有二村樵，仰眺久之，亦攀跻而登，谓余："此处结庐甚便，余村近此，可以不时瞻仰也。"余谓："此空中楼阁，第恨略浅而隘，若少宏深，便可停栖耳。"其人曰："中窍之上，尚有一洞甚宏。"欲为余攀跻而上，久之不能达。余乃下倚松阴，从二樵仰眺处，反眺二樵在上，攀枝觅级，终阻悬崖，无从上跻也。久之，仍西行入省春东洞内，穿入中洞，又从其西腋穿入西洞。洞多今人磨崖之刻。

出洞而西，又得一洞，洞门北向，约高五丈，内稍下，西转虽渐昏黑，而崇宏之势愈甚，以无炬莫入，此古洞也。左崖大书"五美四恶"章[12]，乃张南轩笔，遒劲完美，惜无知者，并洞亦莫辨其名，或以为会仙岩，或以为弹丸岩。拂岩壁，宋莆田陈黼题[13]，则渚岩洞也[14]，岂以洞在癸水之渚耶？

洞西拖涧水自东北直逼崖下[15]，崖愈穹削，高插霄而深嵌渊，甚雄壮也。石梁跨水西度，于是崖与水俱在路南矣。盖七星山之东北隅也[16]，是名弹丸山，自省春来共一里矣。

由其西南渡各老桥[17]，以各乡之老所建，故以为名。望崖巅有洞高悬穹，上下俱极峭削，以为即栖霞洞口也。而细谛其左，又有一崖展云架庐，与七星洞后门有异，亟东向登山。山下先有一刹，盖与寿佛寺、七星观南北鼎峙山前者也。南为七星观，东上即七星洞；中为寿佛寺，东上即栖霞洞；北为此刹，东上即朝云岩也。仰面局膝攀磴，直上者数百级，遂入朝云岩，其岩西向，在栖霞之北，从各老桥又一里矣。洞口高悬，其内北转，高穹愈甚，徽僧太虚叠磴驾阁于洞口，飞临绝壁，下瞰江城，远挹西山[18]，甚畅。第时当返照入壁，竭蹶而登[19]，喘汗交迫。甫投体叩佛，忽一僧前呼，则融止也。先是，与融止一遇于衡山太古坪，再遇于衡州绿竹庵，融止先归桂林，相期会于七星。比余至，逢人辄问，并无识者。过七星，谓已无从物色。至此忽外遇之[20]，遂停宿其岩。因问其北上高岩之道，融止曰："此岩虽高耸，虽近崖右，曾无可登之级。约其洞之南壁，与此洞之北底，相隔只丈许，若从洞内可凿窦以通，洞以外更无悬栈梯之处也。"凭栏北眺，洞为石掩，反不能近瞩，惟洒发向西山[21]，历数其诸峰耳。西山自北而南：极北为虞山，再南为东镇门山，再南为木龙风洞山，即桂山也，再南为伏波山。此城东一支也。虞山之西，极北为华景山，再南为马留山，再南为隐山，再南为侯

山、广福王山。此城西一支也。伏波、隐山之中为独秀，其南对而踞于水口者，为漓山、穿山。皆漓江以西，故曰西山云。

初三日　留朝云岩阁上，对西追录数日游记。薄暮乃别融止下山，南过寿佛寺[22]、七星观，共一里，西渡花桥，又西一里，渡浮桥，入东江门，南半里，至赵寓宿焉。

【注释】

①花桥：今名同，跨小东江上，水洞四孔，西端连接旱桥七孔，上有长屋，可避风雨，形式美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②七星岩：在桂林市东郊，漓江东岸。有七个排列得像北斗七星的残峰，总称为七星山。北面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峰组成普陀山，形如斗魁；南面的玉衡、开阳、瑶光三峰组成月牙山，形如斗柄。七星山主峰高出地面130米，其中已查明的岩洞多达15个。七星岩即在普陀山内，有八个厅堂似的石灰岩溶洞，由一条长814米的狭窄甬道连为一体，最宽处43米，最高处27米，洞内温度常在20℃左右，冬暖夏凉。依石景特点配上不同的彩色灯光，犹如飘渺的仙景。

③询寺僧岩句：《游记》中的七星岩是现在碧虚亭洞和七星岩洞的总称，入洞后有上下两层洞穴，当时上洞称七星岩，高出游览洞道十多米，下洞称栖霞洞，即今游览洞道。今七星岩有大小五个洞口，即七星岩、豆芽洞、曾公岩、上洞、交洞。曾公岩即今马平街洞口。上洞和交洞洞口系抗日战争时开凿，明代尚无。霞客从七星岩北口即今入口处入洞，向南入三天门，即今白玉长廊一带，所经獭(tǎ)子潭即今癞(lài)子潭，红毡、白毡即今金纱、银纱，再到曾公岩。又从曾公岩入洞，向东经大教场至无底深潭附近，再返从曾公岩出。

④澒：原作“倾”，乾隆本同，从四库本、丁本改。　澒(hòng 洪去)洞(tóng 同)：弥漫无际。

⑤龙江：指七星岩内的地下河。

⑥曾公布：即曾布(1035～1107)，字子宣，南丰人，官至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元丰初，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

⑦桂：即桂州。北宋置桂州，治临桂，即今桂林市。

⑧栖霞：原作“飞霞”，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⑨此水从东北来：“东北”，乾隆本作“西北”。

⑩燕：通“宴”，宴饮。

⑪娘媳妇峰：乾隆本作“搔首峰”，即四月二十八日记的“妇女娘峰”，六月初五日记作“媳妇娘峰”。

⑫“五美四恶”章：即《论语》子张问政一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⑬陈黼(fǔ 辅)：即陈谠(dǎng 党)，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 年)进士，累官兵部侍郎。

⑭渚岩洞：“渚”原作“诸”，但下文有“岂以洞在癸水之渚耶?”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亦作“渚”，据改。

⑮掩涧水：乾隆本、四库本作“掩剑水”，即前掩剑江，今称灵剑溪。

⑯东北隅：乾隆本作“西北隅”。

⑰各老桥：即前“葛老桥”，今作国老桥，跨在灵剑溪上。

⑱挹(yì 邑)：通“揖”，即拱手作揖。

⑲竭蹶(jué 决)：力竭而颠蹶。

⑳至此忽外遇之：依文意，疑脱“意”字，作“至此忽意外遇之”。

㉑洒发：抬头远望，头发散落的样子。

㉒寿佛寺：原倒误为“佛寿寺”，参照五月初二、十一日日记及乾隆本改。下同。

【译文】

初二日　早餐后，与静闻、顾仆包了蔬菜粮食，带上卧具，往东出了浮桥门。走过浮桥，又往东过了花桥，从桥东立即转向北顺着山走。〔花桥东岸有座小石峰突起下临桥头，悠长的溪流点缀着村庄，往东去非常逗惹人心目。〕山耸峙在花桥东北方，它那巍峨的气势，反而不及东南方夹道而立的山峰，然而七星岩就耸立在那里，它距浮桥共一里多路而已。岩洞向西，洞下有座寿佛寺，即刻从寺左登山。首先有座亭子飞檐凌空，如张臂迎客，名叫摘星亭，是曹能

始建造的并题写了亭名。亭子上方有石崖横向高举，仅能放脚，然而俯瞰城池西山，却十分畅快。亭子左边就是佛寺，正当岩洞的入口处，进入寺内不知寺中已是岩洞了。询问寺里的僧人七星岩在何处，和尚推开后门领我进去。顺着石阶上登约有三丈，洞口被房屋遮住又黑又暗；忽然转向西北，洞中豁然开阔起来，顶上穹隆下面平坦，洞中排列着很多石笋和悬垂的石柱，高爽清朗，通风透亮，这是上洞，这就是七星岩。从洞右侧沿石阶下走，又进入下洞，这是栖霞洞。此洞宏大明朗，雄壮开阔，洞口也是向西北，仰面眺望高得吓人。洞顶横着裂开一条裂缝，有条石鲤鱼从裂缝中向下悬跃，头尾和鳞甲鱼腮都有，即使是用石头雕琢成的，也不会如此酷似。它旁边盘结着蟠龙状的伞盖，五色灿烂。西北面层层平台高叠，沿石阶上去，这是老君台。由台上向北去，洞好像被分成两半，西边行走在高台之上，东边顺着深壑之中走去。由台上走，进入一个石门，一直往北来到黑暗之处，上方穹隆无际，下边陷成深潭，弥漫无际，陡峭深裂，平坦忽然变为险阻。当时我事先找了个导游的人，在洞底点燃松明以便进洞，导游的人不从台上走，所以来不及跟随他，却不知道此处也是不能用松明照亮的。于是走下高台，仍来到洞底。导游的人带着灯走在前面，沿着高台东面的壑谷中走，这才看见高台的石壁聚集着的裂缝似锦绣的花纹一样交错在一起，具备了各种灵妙的变幻，更使人感到是从那上面来的。一直往北进入一道天门，石柱垂立，仅能通过一个人。进去之后，就见洞更穹隆高远，左边有石栏杆横列，下边陷入深黑之中，杳然不见底，这是獭子潭。导游的人说这里极深，通着大海，未必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老君台向北下坠之处，到了这里就高深变换位置，繁空相互交错，又自成一境了。从里面一连进两道天门，路渐渐转向东北，里面有“花瓶插竹”、“撒网”、“弈棋”、“八仙”、“馒头”诸种名称的石头，两旁有善才童子，中间有观音菩萨等众神之像。导游的人走得很急，强行留住他仔细观看，顾此失彼。不过我所想要看的，不在这里。又越过石

崖上走，石崖右边有个深潭，渊深漆黑全像獭子潭一样，但大处宽处更超过它，这里名叫龙江，它大概与獭子潭是相通的。又北走后转向东，经过红毡、白毡，似悬挂的裘衣下垂的毛毯，纹缕好像是织出来的。又向东路过凤凰戏水，开始穿过一个门洞，阴风嗖嗖，吹卷灯火，冷刺肌肤，大概风是从洞外刮进来，到了这狭窄地方风势就更大了。〔叠彩山的风洞也是这样，不过叠彩山过去没有风洞的名称，而是现在的人这样称呼；此洞之中从前有风洞的名称，今天没有知道的人了。〕走出这里，忽然见有圆圆的一股白光，映照在洞内的深壑中，迷迷茫茫好像天上将要露出的曙光。于是往东出了后洞，有水流在洞北环流，往南流入洞中，料想流下去就是龙江了，小石桥跨在水流上，是宋朝丞相曾布公所修造的。越过桥，拂试洞口右侧的石崖，就见有曾公作的碑记在壁上。这才得知此洞从前名叫冷水岩，曾公治理桂林时，搜寻奇景建了桥，才改名叫曾公岩。与栖霞洞大概是一个山洞潜流相通，两个洞口各有特色罢了。

我伫立在桥上，见山涧中有个洗衣汲水的人，我问他："此条涧水从东北流来，可不可以溯流进洞去？"那人说："由水洞的上面可以深入进去几里，洞中的名胜，与外洞相比较，路远一倍但奇特的景致也多一倍。至于水洞则深浅莫测，唯有冬季的几个月可以涉水进去，此时不是适当的季节。"我马上找那人作向导。那人便回家去取松明，我跟随他出洞后往右走，找到庆林观。把背着的包裹寄放在观中，并且拜托观里人做好饭等着。于是同向导进洞，仍由隘口东面的石门，经过凤凰戏水，到达红、白二毡，这才由岔道向北行。其中有舞球的狮子，卷鼻的大象，长颈凸背的骆驼；有土坟丘前的祭坛，而猪鬃鹅掌罗列于前；有罗汉的宴饮，而金杯银座排列于下。那高处有山神，高一尺左右，飞坐在悬崖上；那深处有佛像，仅七寸高，端坐在半壁；菩萨的侧边，一个石龛中有坐禅的禅床，正可以盘腿合十而坐；观音法座之前，有一个圆形的法轮，好像要圆圆转动的样子。深处又有漆黑的深渊，位于那条有桥的山涧的上游。来到

此处向导也不敢进去，说："挑着灯笼火把引路，即使是几天也不能走到头，不过此处没有人进去过，何况正当水涨之后，怎么能去尝试这意想不到的危险呢？"只得返回来，沿着红白二毡、凤凰戏水出洞来。计算了一下，先前从栖霞洞到曾公岩，大约直线走过的路共二里，后边一次从曾公岩进去又出来，大约绕来绕去的路共三里，然而两个山洞中的优美景致，几乎一览无遗了。

出洞后，到庆林观吃饭。望见来时见到的娘媳妇峰就在庆林观东边，从小路赶到峰下，则见峰下向西裂开一个洞，种圃灌园的人家聚居在那里。〔种植金系草，是吃烟人的药。〕它北边又有种种形态的岩洞，原来曾公岩的上下左右都是岩洞，数也数不清。于是沿七星山的南麓，向北走入草莽之中，一连进了三个岩洞。估计省春岩应当在山北，可翻过山岭走到，就望着北边的岭坳走。开始时有条小路，一里半上到山顶，石骨嶙峋，不容落脚，而且石缝中稍微分开一些的地方，却有荆棘刺丛密蔽更难上登；然而石片的奇姿，花瓣状石峰的异态，远望过去则互相掩映，而且愈往前穿过去愈加层出不穷，令人心目都眩晕。又走一里半，越岭而下，又找到开凿出来的石阶，下了石阶便在省春岩了。

省春岩三个山洞排列，都朝向东北方。最西边的一个洞前飞云漫卷，深入进去，有块岩石如下垂的肺叶悬在洞中。向西进去转向南，此洞渐渐黑下来，可惜附近没有居民，不能要火把进去，不过听说里面也没有奇特之处，就不进去了。洞右侧通着一个旁洞，可到达中洞。位于中间的山洞从外看很深，却不能深入，洞前也有些如下垂的木筏倒卷的神龙样的岩石。洞右又通着一个洞口可以到达东洞。最东的一个洞垂石愈加繁多，洞旁也有裂缝，洞中有清泉下注成潭，寒冷碧绿可照人影。我命令顾仆在中洞守行李，自己与静闻由洞前沿着山崖往东走。洞上方耸立的岩石似人一样，蹲着的岩石如野兽。洞东就有高石横亘在高空，仰望如刀劈出来一般。高石下清流萦绕，叫拖剑江，〔就是癸水了。〕发源于尧山，自东北方流抵

七星山的北麓，于是向西流出葛老桥而后往西流入漓江。此时我转到山的东隅，仰面望见崖壁半中间裂开的洞穴层层叠叠，好似喷吐出的云雾和薄纱做成的帏幕，一连走过三个洞穴，心里认为若是洞内四通八达，三个洞连为一体，正如叠蕊阁架在空中，玉圭刺穿云天之外，这算是一个奇观了。然而未必能够到达，就徘徊在它下边，在草丛中有一条缝隙，就攀着悬崖，逐层而上。到达一个洞穴后，就见洞果然通到中洞。只是中洞低伏，不能抬起头，必须从洞外横着走过去，好像台榭一样，不经由洞中的深处走。来到第三个洞后，穿过裂缝进去，在后面有一个石龛，前边开了一道窗，窗洞中有玉一般的石柱悬吊在当中。石柱左侧又有一个圆形的石龛，上边有圆顶，下边有平平的座位，盘腿而坐，四肢恰好合适，既使是刀刮斧琢出来的也不能如此奇妙。座位前方正对着玉柱，有个小钟乳石垂下来，珍珠般的泉水不时滴下一滴。我与静闻分别坐在柱前的窗隙中，下临险要的山崖。道上行走的人看见我们，无不在山崖下绕来绕去，有再三徘徊不肯离去的人。不久有两个村中的樵夫，抬头眺望了很久，也攀登上来，告诉我说："在此处建盖房屋十分方便，我们村子靠近这里，可以不时前来瞻仰。"我告诉他们："这里是空中楼阁，遗憾的只是略微浅了点，窄了些，假如稍稍宽深一些，便可停下来栖身了。"那两人说："中洞的上方，还有一个洞十分宽敞。"想要帮我攀登上去，花了很长时间不能到达。我于是下山靠在松荫下，从两个樵夫抬头眺望的地方反过来眺望，两个在山上的樵夫抓着枝条找台阶，始终被悬崖阻挡住，无从上登了。很久，仍旧往西走进省春岩的东洞内，钻入中洞，又从它的西侧钻入西洞。洞里有许多当代人的摩崖石刻。

出洞后向西走，又见到一洞，洞口向北，约高五丈，洞内稍稍下洼，向西转虽然慢慢昏黑下来，可更显出高峻宏大的气势，因为没有火把无法深入，这是个古洞。左边崖壁上用大字刻着"五美四恶"的一段文章，是张南轩的手笔，遒劲完美，可惜无人知道，就连

山洞也无人能知道它的名字，有人认为是会仙岩，有的认为是弹丸岩。拂拭洞壁，读宋代莆田人陈黼的题记，却叫渚岩洞，难道是因为洞在癸水江边起的名吗？洞西拖涧水自东北流来直逼到山崖下，山崖愈加穹隆陡削，高插云霄并深嵌进深渊之中，非常雄壮。从石桥跨过江水往西走，于是山崖与江水都在路南边了。大概这是七星山的东北隅，名叫弹丸山，自省春岩走来共一里路。

由弹丸山西南走过各老桥，〔因为是各乡的父老修建的桥，因而以此作为桥名。〕望见山崖顶端有个洞高悬穹隆，上下都极其峻峭陡削，以为就是栖霞洞的洞口了。然而仔细审视它的左方，又有一座山崖，上有人在云层中建有房屋，与七星洞的后洞口有不同之处，急忙向东登山。山下先有一座寺庙，大概是与寿佛寺、七星观呈南北之势鼎立在山前的寺庙。在南边的是七星观，往东上去就是七星洞；中间的是寿佛寺，往东上山就是栖霞洞；北面的就是这座寺庙，往东上去就是朝云岩了。仰面曲膝攀登石磴，一直上去几百级，便进入了朝云岩，这个岩洞向西，在栖霞洞北边，从各老桥来又是一里了。洞口高悬，洞内向北转，更显高穹之势，徽州僧人太虚垒砌了石阶在洞口建了佛阁，飞临绝壁，下瞰江流和城池，远远地向着西山作揖，十分痛快。但只是此时正当落日余辉射入绝壁，竭尽全力跌跌撞撞地登上来，喘息汗水交加。刚刚倒身拜佛，忽然一个僧人在跟前呼叫，这是融止。这以前，与融止第一次相遇是在衡山的太古坪，再次相遇是在衡州绿竹庵，融止先一步返回桂林，互相约定在七星岩会面。等我到七星岩时，逢人就问，并没有认识他的人。过了七星岩，认为已经无法寻找到了。来到此地忽然意外遇见了他，于是就留下来住在他的岩洞中。于是询问融止向北上登高处岩洞的道路，融止说：“这个岩洞虽然高耸，虽然近在山崖右侧，未曾有可以上登的台阶。大约那个岩洞南面的洞壁，与此洞北边的洞底，相隔只有一丈左右，如果从洞内可以凿个孔通过去，洞以外再没有可以悬挂木梯的地方了。”凭栏向北远眺，岩洞被岩石挡住了，

反而不能从近处观察，唯有抬头向西山远望，历数西山诸峰而已。〔西山自北往南：极北边是虞山，再往南是东镇门所在的山，再往南是木龙洞、风洞所在的山，即桂山，再往南是伏波山。这是在城东的一支山脉。虞山的西面，极北边是华景山，再往南是马留山，再往南是隐山，再往南是侯山、广福王山。这是在城西的一支山脉。伏波山、隐山之中是独秀峰，它南边雄踞在江口相对峙的山，是漓山、穿山。都在漓江以西，所以称为西山。〕

初三日　留在朝云岩佛阁上，面对西山补记几天来的游记。傍晚时才告别融止下山，往南路过寿佛寺、七星观，共一里，向西走过花桥，又向西行一里，过了浮桥，进入东江门，往南半里，到了赵家寓所住下来。

【原文】

初四日　晨餐后，北一里，过靖江府东门，从东北角又一里，绕至北门。礼忏坛僧灵室，乃永州茶庵会源徒孙也，引余辈入藩城北门[①]。门内即池水一湾，南绕独秀山之北麓，是为月牙池。由池西南经独秀西麓，有碑夹道。西为《太平岩记》，东为《大悲尊胜》两咒。又南，独秀之西，有洞曰西岩。即太平洞。对岩有重门东向，乃佛庐也。方扃诸优于内[②]，出入甚严，盖落场时恐其不净耳。寺内为灵室师绀谷所主。有须，即永州茶庵会源之徒，藩府之礼忏扃优皆俾主之。灵室敲门引客入，即出赴忏坛。绀谷瀹茗献客，为余言："君欲登独秀，须先启王[③]，幸俟忏完，王撤宫后启之。"时王登峰时看忏坛戏台，诸宫人随之，故不便登。盖静闻先求之灵室，而灵室转言师者。期以十一日启，十二日登。乃复启重门[④]，送客

出。出门即独秀岩，乃西入岩焉。其岩南向，不甚高，岩内刻诗镂画甚多。其西裂一隙，下坠有圆洼，亦不甚深，分两重而已。岩左崖镌《西岩记》，乃元至顺间[5]记顺帝潜邸于此[6]。手刻佛像，镂石布崖，俱极精巧，时字为苔掩，不能认也。洞上篆方石，大书“太平岩”三字。夹道西碑言：西岩自元顺帝刻像，其内官镌记，后即为本朝藩封。其洞久塞，重垣闭之。嘉靖间，王见兽入其隙，遂而开之，始抉其闭而表扬焉，命曰太平岩[7]。岩右有路，可盘崖而登，时无导者，姑听之异日。

乃仍从月池西而北，出藩城。于是又西半里，过分巡。其西有宗藩，收罗诸巧石，环置户内外。余入观之，择其小者以定五枚，俟后日来取。乃从后按察司前南行大街一里，至樵楼[8]。从楼北西向行半里，穿榕树门[9]。其门北向，大树正跨其巅，巨本盘耸而上，虬根分跨而下，昔为唐、宋南门，元时拓城于外[10]，其门久塞，嘉靖乙卯，总阃周于德抉壅闭而通焉。由门南出，前即有水汇为大池。后即门顶，以巨石叠级分东西上，亦有两大榕南向，东西夹之。上建关帝殿，南面临池，甚为雄畅。殿西下，总阃建牙[11]。路从总阃西循城而南，一里，西出武胜门，乃北溯西江行[12]，一里而达隐山。

其山北倚马留诸岫，西接侯山诸峰[13]，东带城垣，南临西江，独峙坞中，不高而中空，故曰隐山。山四面有六洞环列：东为朝阳洞，寺在其下。洞口东向，下层通水，上层北辟一门，就石刻老君像，今称老君洞。山北麓下为北牖洞。

洞东石池一方，水溢麓下，汇而不流，外窦卑伏，而内甚宏深。前有庵，由庵后披隙入，洞圆整危朗，后复上盘一龛，左有一窗西辟，石柱旁列，不通水窦。其北崖之上为白雀洞，在朝阳后洞西。门北向，入甚隘，前有线隙横列，上彻天光，渐南渐下，直通水。又西为嘉莲洞，亦北向，与白雀并列。洞分东西两隙，俱南向下坠，洞内时开小穴，彼此相望，数丈辄合，内坠渊黑，亦抵水。又西过一石隙，西北有石，平庋错萼中，绝胜琼台。乃南转为夕阳。洞西向，洞口飞石，中门为两。门左一侧壑汇水，由水窦东通于内，右有曲穴北转，内甚凄暗，下坠深潭，盖南北皆与水会焉。又南转西南山麓，为南华洞。洞南向，势渐下，汇水当门，可厉入。深入则六洞同流。五洞之底，皆交连中络，惟北牖则另辟一水窦，初不由洞中通云。闻昔唐宋时，西江之水东潆榕树门，其山汇于巨浸中，是名西湖⑭，其诸纪游者俱云："乘舟载酒而入"。今则西江南下，湖变成田，沧桑之感有余，荡漾之观不足矣。

余初至朝阳寺，为东洞僧月印导，由殿后入洞，穿老君之侧上，出山北，乃西过白雀、嘉莲，皆北隅之洞也。西南转平石台，是日甫照不能停，乃南过夕阳，此西隅之洞也。又南转而东，过南华，则南隅之洞云。余欲从此涉水而入，月印言："秋冬水涸虫蛰，方可内涉；今水大，深处莫测，而蛇龙居焉，老僧不能导。请北游北牖，可炊焉。兹已逾午矣。"余从之，乃东过西湖神庙，又北转过朝阳，别月

印，逾隐山东北隅。其处石片分裂，薄若裂绡，耸若伸掌，石质之异，不可名言。有一石峰，即石池一方，下浸北麓，其内水时滴沥，声如宏钟。西入北牖庵，令顾仆就炊于庵内，余与静闻分踞北牖洞西窗上，外揽群峰，内瞰洞府。久之出，饭庵前松荫下。复由老君洞入，仍次第探焉。

南抵南华，遇一老叟曰："此内水窦旁通，虽浅深不测，而余独熟经其内。君欲入，明当引炬以佐前驱。"余欲强其即入，曰："此时不及，且未松明。"及以诘旦为期[15]。余乃南随西江之东涯，仍一里，过武胜门，西门。又南循城西一里，过宁远门。南门。由正街南渡桥，行半里，复东入岐。路循西江南分之派，行一里，抵漓山。山之东即漓江也，南有千手观音庵。从山之西麓转其北，则漓水自北，西江自西，俱直捣山下，山怒崖鹏骞，上腾下裂，以厄其冲，置磴上盘山腰，得雉岩寺[16]。时已薄暮，遂停囊岩寺。遇庠友杨子正，方读书其间，遂从其后跻石峡，同蹑青萝阁，谒玉皇像。余与子正倚阁暮谈至昏黑，乃饭岩寺而就枕焉。

初五日　是为端阳节。晨起，雨大注，念令节名山[17]，何不暂憩，乃令顾仆入城市蔬酒。余方凭槛看山，忽杨君之窗友郑君子英[18]、朱君兄弟超凡、涤俱至，盖俱读书青萝阁。上午雨止，下雉岩寺，略纪连日游辙；而携饮者至，余让之，出坐雉岩寺亭，杨、郑四君复以柬来订。当午，余就亭中，以蒲酒、雄黄自酬节意。下午，四君携酒至，复就青萝饮之。朱君有家乐，效吴腔，以为此中盛事，不知余之厌

闻也。时方禁龙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棹于山下，鼍鼓雷殷[19]，回波雪涌，殊方同俗，聊资凭吊，不觉再热。既暮，复下山，西入一洞。洞在山足，门西向，高穹而中平，上镌“乐盛洞”三字，古甚，不知何人题。前有道宫，亦就荒圮。出洞，复东循雉岩崖麓，沿江而东。其东隅有石，上自山巅，下插江中，中剜而透明，深二丈，高三丈，若辟而成户，江流自北汇其中。涉其南透崖以上，即为千手大士庵。余因濯足弄水，抵暮乃上宿雉岩。

雉岩，《一统志》以为即漓山，在城南三里。阳水南支经其北，漓水南下经其东；东有石门嵌江，西有穹洞深入，南有千手大士庵，俱列其足。雉岩寺高悬山半，北迎两江颓浪，飞槛缀崖，倒影澄碧。寺西为雉山亭，南为雉山洞。洞外即飞崖斗发，裂隙迸峡，直自巅下彻，旁有悬龙矫变，石色都异。前大石平涌为莲台。台右根与后峡相接处，下透小穴入，西向台隙，摩崖登台，则悬龙架峡，正出其上。昔有阁日青萝，今移置台端，登之不知其为台也。然胜概麇集，不以阁掩。是山正对城南，为城外第二重案山。北一里曰象鼻山水月洞，南三里曰崖头净瓶山荷叶洞，俱东逼漓江，而是山在中较高，志遂以此为漓山。范成大又以象鼻山水月洞为漓山，后人漫无适从。然二山形象颇相似。但雉岩石门，不若水月扩然巨观，故游者舍彼趋此。然以予权之，濒江午向三山[20]，不特此二山相匹，

崖头西北山脚，石亦剜空嵌水，跨成小门，其离立江水冲合中，三山俱可名漓也。

【注释】

①藩城：靖江王府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严格按照明王朝对藩王府的规制建造，是一庞大的建筑群。王城为长方形，形制规整，全用青石修砌，周围约 1.5 公里，每方各有一门，共四门。城址在桂林市中心，城墙及城门至今保存完好。王府的主要建筑承运殿早毁，但殿前的云阶玉陛和勾栏望柱保存至今。独秀峰位于王府后花园，山麓的月牙池就是当时开凿的。

②扃(jiōng)：关锁。

③启：陈述，禀告。

④启：打开。

⑤至顺：元代文宗年号，时在 1330～1332 年，共三年。

⑥顺帝潜邸句：元代曾于独秀峰建大园寺。元顺帝即位前曾居住过这里，后来他当了皇帝，便将大园寺改为万寿殿。

⑦太平岩：原作“太后岩”，据上文改。

⑧樵：同“谯”。谯(qiáo 瞧)楼：古时建筑在城门上用以了望的高楼。

⑨榕树门：为宋代古城南门，今仍称古南门。在榕湖北岸，过去因有古榕树盘生，故此门称榕树门，桂林也因此被称为榕城。其南的大池，明时称为“莲荡”、“阳塘”，即今榕湖和杉湖，现为桂林市内的风景区。

⑩元时拓城于外：“外”原作“内”，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⑪阃(kǔn 困)：特指郭门的门槛，亦以指阃外负军事专责的人，《游记》中称阃帅。总阃：乾隆本作“大将军”。 牙：通“衙”，即衙门。

⑫西江：即今阳江，又称桃花江。

⑬其山北倚马留诸岫，西接侯山诸峰：“马留”，今作“骝马山”，下同。侯山距隐山甚远，应是“西接西山诸峰”。

⑭西湖：到元代，西湖已废为田。西湖的残迹在今桂林市区西缘，隐山附近一带。

⑮诘(jié 结)旦：又作“诘朝”，意即明早。

⑯雉岩：有雉山在今桂林市区上海路南侧，桃花江南支西岸，有洞称雉

岩。雉岩寺、青罗阁等今已不存。

⑰令节：佳节。　名山：著名于世的山。

⑱窗友：同窗学习的朋友，即同学。

⑲鼍(tuó 驼)：亦称扬子鳄，皮可张鼓。鼍鼓即用鼍皮蒙的鼓。

⑳午向：南向。

【译文】

初四日　早餐后，往北走一里，过了靖江王府的东门，从东北角又走一里，绕到北门。礼佛坛的和尚灵室，是永州茶庵会源的徒孙，领着我们几个人进入王城的北门。门内就是一湾池水，南面绕着独秀山的北麓，这是月牙池。由水池西南岸经过独秀峰西麓，有石碑夹道。〔西面的是《太平岩记》，东边的是《大悲尊胜》的两段经咒。〕又向南，独秀峰的西面，有个洞叫西岩。〔就是太平洞。〕面对岩洞有重重大门向东，是佛寺。正把几位演戏的艺人关在寺内，出入十分严格，大概是担心收场时他们手脚不干净而已。寺内由灵室的师傅绀谷主持。〔有胡须，就是永州茶庵会源的徒弟，王府的礼佛、关锁艺人都由他管。〕灵室敲开门领客人进去后，立即出寺赶赴礼佛坛。绀谷烹了茶献给客人，对我说："先生想要登独秀峰，必须事先启奏王爷，希望能等到忏礼完毕，王爷撤回宫后再禀告他。"〔当时靖江王不时登峰观看礼佛坛和戏台，众宫女尾随着他，所以不便登峰。大概是静闻先向灵室央求登峰的事，而灵室又转告他师傅。〕约定在十一日启奏，十二日登峰。于是重新打开了层层大门，送客人出寺。出门就是独秀岩，就向西进入岩洞中。这个岩洞向南，不怎么高，岩洞内有很多刻诗雕画。洞西裂开一条缝，下坠之处有个圆圆的洼洞，也不怎么深，分为两层而已。岩洞左边的崖壁上刻有《西岩记》，是记载元朝至顺年间顺帝秘密居住于此的事。顺帝亲手刻的佛像，纹缕分布在崖壁上，都极为精巧，此时字被苔藓掩盖了，不能辨认。洞上方雕出一块方石，写着"太平岩"三个大字。〔夹在

路旁西边的石碑说：西岩自从元顺帝刻了佛像，他的宦官刻写了碑记，后来就成为本朝藩王的封地。此洞很久以前就堵塞起来了，用层层墙垣封闭了洞口。嘉靖年间(1522～1566)，靖江王见有野兽进入墙缝中，追逐野兽才打开了墙壁，这才挖开了洞口的堵塞物并宣扬它，命名为太平岩。〕岩洞右边有路，可以绕着山崖登上去，此时没有向导，姑且听任改日再登。

于是仍从月牙池西岸往北走，出了王城。从这里又西行半里，路过分巡道衙门。衙门西侧有家王府的族人，收集了各种各样精巧的石头，环绕在门内外放着。我进去观赏石头，选择其中小点的讲定了五块，等后天来取。于是从后面走到按察使司前由大街向南行一里，来到谯楼。从谯楼北向西行半里，穿过榕树门。城门向北，大榕树正好跨越门顶，巨大的树干曲绕着耸向上，盘曲的树根分两杈跨过下方，从前是唐、宋时朝的南门，元代向外扩城，此门便长期被堵塞起来了，嘉靖乙卯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兵周于德挖开堵塞的封墙通行。由城门往南出来，门前就有水汇积成大水池。后面就是城门顶，用巨石分在东西两边砌成台阶通上去，也有两棵大榕树朝向南方，分在东西夹住城门。门顶上建有关帝殿，向南面临池水，极为雄壮舒展。殿西侧的城墙下，总兵建了衙门。路从总兵府西面沿城墙往南走，一里，向西出了武胜门，于是向北溯西江行，一里路就到了隐山。

隐山北边紧靠马留山诸山，西边连接侯山诸峰，东边围绕着城墙，南边面临西江，独立在坞中，不高但中间却是空的，所以叫隐山。山的四面环列着六个洞：东面的是朝阳洞，朝阳寺在洞下。洞口向东，下层通着水，上层北面裂开一个洞口，就着石壁雕刻了老君像，今天称为老君洞。山北麓下的是北牖洞。洞东有一个方形石水池，池水溢到山麓下，积而不流，外洞低伏，可内洞却十分深广。洞前有座寺庵，由庵后钻过缝隙进去，山洞圆整高朗，后方上部又盘踞着一个石龛，左边有一道窗户开向西边，四旁排列着石柱，不

通水洞。它北面山崖上的是白雀洞，在朝阳洞后洞的西边。洞口向北，进去非常狭窄，前边有条线一样的裂缝横向展开，顶上透下天光，渐渐往南渐渐下走，直通到水。再往西是嘉莲洞，也是向北，与白雀洞并排。洞分为东西两道裂隙，都向南下坠，洞内不时开有小穴，彼此相望，几丈之后就合拢过来，里边坠入漆黑的深渊中，也通到水边。又往西经过一条石缝，西北边有块岩石，平架在错杂的花萼状的山崖之中，绝对胜过华美的楼台。于是往南转是夕阳洞。洞向西，洞口有块飞石，从中把洞口分为两半。洞口左边一侧的壑谷中积着水，由水洞往东通到里面，右边有个弯弯的洞穴向北转去，里边十分寒冷黑暗，下坠到深潭中，大概南北两面都与水相通。又向南转到西南山麓，是南华洞。洞向南，地势渐渐低下去，积水挡在洞口，可涉水进去。深入进去则六个山洞是同一条水流。五个山洞的底部，都有网络般的水流互相连接着，唯有北牖洞却另外辟出一个水穴，开始时并不与洞中相通。听说过去唐宋时期，西江的水在东边潆绕到榕树门，这座山汇积在巨大的湖泽之中，这里名叫西湖，许多记游记的人都说"乘船载酒进去"。今天却西江往南下移，湖泊变成农田，沧桑巨变的感慨有余，而碧波荡漾的景观不足了。

我初到朝阳寺时，是东洞的和尚月印导游，由殿后入洞，穿过老君洞的侧边上去，来到山北，于是往西经过白雀洞、嘉莲洞，都是山北隅的洞。往西南转到平石台，此时烈日正好照射不能停，就向南经过夕阳洞，这是山西隅的洞。又向南转到东，经过南华洞，便是山南隅的洞了。我打算从此涉水进洞，月印说："秋冬时节水干虫子冬眠时，才能涉水进去；现在水大，深处无法揣测，而龙蛇居住在其中，老僧我不能领路。请到北边游览北牖洞，可在那里烧饭吃。现在已过了中午了。"我听从他的话，于是往东过了西湖神庙，又向北转过朝阳洞，辞别了月印，越过隐山东北角。此处石片分裂，薄如剪开的薄纱，高耸如伸开的手掌，石质的奇特之处，无法说出名字来。有一座山峰，靠近一方形石池，下边浸泡着石峰的北麓，池内水滴

时常滴落下来，声音如宏亮的钟声。往西进入北牖庵，命令顾仆在庵内烧饭，我与静闻分别坐在北牖洞向西的窗口上，往外观览群峰，向内窥视神仙洞府。很久才出洞，在庵前的松荫下吃了饭。再次由老君洞进去，仍旧依次探历洞穴。

往南来到南华洞，遇上一个老汉说："此洞里边的水洞四通八达，虽然深浅不测，可唯独我经常经历其中。君想入洞，明天应当举着火把在前边帮你领路。"我想强逼他当即进洞，他说："此时来不及了，况且又没有松明。"马上约定明早相会。我便往南顺着西江的东岸走，仍是一里，过了武胜门，〔就是西门。〕又向南沿城墙西侧行一里，经过宁远门。〔就是南门。〕由正街向南过桥，行半里，再向东走上岔路。路沿着西江往南分出的支流走，行一里抵达漓山。漓山的东面就是漓江了，南边有个千手观音庵。从漓山的西麓转到山北，就见漓江从北边，西江自西边，都径直奔泻到山下，山峰现出怒容，崖壁似大鹏鸟飞举，上面腾空下部崩裂，扼守在两江的要冲，有石磴上绕到山腰，找到了雉岩寺。此时已是傍晚，就停息在雉岩寺。遇见了学友杨子正，正在寺中读书，于是从寺后上登石峡，一同登上青萝阁，拜谒了玉皇大帝像。我与子正凭靠在楼阁上在暮色中交谈到昏黑，这才到雉岩寺吃了饭就躺上床了。

初五日　这一天是端午节。清晨起床，大雨如注，心里想，当此佳节名山，何不暂时休息一下，便命令顾仆进城买酒菜。我正靠着栏杆观看山景，忽然杨君的同窗好友郑子英先生和朱超凡、朱超涤兄弟二位都一起到来，原来都是在青萝阁读书的。上午雨停了，下到雉岩寺，简略记了几天来的游踪；可来了些带着酒食的人，我把地方让给他们，出来坐在雉岩寺亭中，杨、郑四位先生又送请柬来预先约定。当天中午，我在亭中，独自用菖蒲酒、雄黄抚慰过节的心意。下午，四位先生带着酒来到，再迁移到青萝阁饮酒。朱君有自己家里的乐师，模仿着唱吴地的曲调，以为是此地的盛事，却不知我讨厌听到这个腔调。当时正好禁止赛龙舟，赛舟的人各自用小艇

私自到山下划，鼍皮鼓似雷鸣般咚咚响，江水波涛回旋雪花飞涌，地方不同风俗相同，姑且用来抚慰思乡之情，不觉心头再热。黄昏以后，再次下山，向西走入一个山洞。洞在山脚，洞口向西，高高隆起而洞中平坦，上面刻有“乐盛洞”三个字，非常古朴，不知是何人所题。洞前有道观，也将近荒芜倒塌。出了洞，又向东顺雉岩的崖脚，沿江向东走。雉岩东隅有石崖，上边起自山顶，下面插入江中，中部有个洞透出光亮来，深有二丈高三丈，好像是开辟而成的门户，江流从北边流来积在门中。涉水到它南面穿过石崖上去，就是千手观音庵。我于是洗脚戏水，到天黑才上到雉岩寺住下。

雉岩，《一统志》认为就是漓山，在城南三里处。阳江往南的支流流经山的北面，漓江向南下流经山的东边；东面有石门嵌入江中，西边有穹隆的山洞深入进去，南面有千手观音庵，都排列在山脚。雉岩寺高悬在半山腰，向北迎着两条江流向下奔流的浪涛，飞空的栏杆点缀在崖壁上，倒影澄彻碧绿。寺西是雉山亭，南边是雉山洞。洞外是飞崖耸立，裂隙迸成峡谷，一直从山顶下插到底，旁边有崖石呈悬龙状弯曲变化，石色都很奇异。前方巨石平地涌起成为莲台。在莲台右侧根部与后面峡谷相连之处，往下穿过一个小洞进去，向西经过平台的裂缝，手摸山崖登上平台，就见悬龙石架在峡上，正好在平台上。从前有座楼阁叫青萝阁，今天移建在平台的前端，登上它还不知道它就是高台。然而胜景聚集在一起，不会被楼阁遮挡住。这座山正对着城南，是城外的第二重案山。北边一里是象鼻山水月洞，南面三里是崖头净瓶山荷叶洞，全都朝东逼近漓江，而这座山在中间较高，志书便把此山作为漓山。范成大又把象鼻山水月洞当作漓山，后代人茫然无所适从。不过两座山的形象十分相似。但是雉岩的石门，不如水月洞那样宽阔巨大壮观，所以游玩的人都舍弃那里选择此山。不过让我来权衡二者，濒江向南的三座山，不仅与这两座山互相匹敌，而且崖头

西北面的山脚，石山也剜空嵌入水中，跨在江中成为小门，它们独自并立于江水波涛中，三座山都可起名叫漓山。

【原文】

初六日　晨餐后，作二诗别郑、杨诸君。郑君复强少留，以一诗酬赠焉。遂下山，西南一里入大道，东南一里过南溪桥。南溪之山高峙桥东，有水自西南直上逼西麓，绕山东北入漓去，石梁跨其上，即所谓南溪也。白龙洞在山椒。累级而上，洞门高涨，西向临溪，两石倒悬洞口，岂即所谓白龙者耶？洞下广列崇殿，仰望不知为洞。由殿左透级上，得璇室如层楼[①]，内有自然之龛，置千手观音。前临殿室之上，环瞻洞顶，为此洞最胜处。从此北向东转，遂成昏黑。先是，买炬山僧，僧言由洞内竟可达刘仙岩，不必仍由此洞出。及征钱篝火入，中颇宽宏多歧。先极其东隅，上跻一隙，余以为刘仙道也，竟途穷莫进。又南下一洼，则支窦傍午，上下交错，余又以为刘仙道也，山僧言："此乃护珠岩道，崄巇莫逾[②]。与其踯躅于杳黑，不若出洞平行为便。"时所赍茅炬已浪爇垂尽，乃随僧仍出白龙。下山至桥，望白龙之右复有洞盘空，而急于刘岩，遂从桥东循山南东转，则南面一崖，层突弥耸，下亦有窍旁错，时交臂而过。忽山雨复来，乃奔憩崖下，跻隙坐飞石上，出胡饼啖之。雨帘外窥，内映乳幕，仙仙乎有凌云餐霞之想。久之雨止，下岩，转岩之东，则刘仙岩在是矣。岩与白龙洞东西分向，由山南盘麓而行，相去不过一里，而避雨之岩正界其

中，有观在岩下。先入觅道士炊饭，而道枕未醒，有童子师导从观右登级。先穿门西入，旋转逾门上，复透门出，又得一岩，东南向，中置三仙焉，则刘仙与其师张平叔辈也。又左由透门之上，再度而北，又开一岩，中置仙妃，岩前悬石甚巨，当洞门，若树屏，若垂帘。刘仙篆雷符于上岩右壁，又有寇忠愍准大书，俱余所(欲)得者。予至岩，即周览各窦。询与白龙潜通处，竟不可得。乃知白龙所通，即避雨岩下窦，导僧所云护珠岩是也。时雨复连绵不止，余仍令顾仆随童子师下观[3]，觅米自炊。余出匣中手摹雷符及寇书，而石崖欹侧，石雨淋漓，抵暮而所摹无几。又令静闻抄录张、刘二仙《金丹歌》，亦未竟。又崖间镌刘仙《养气汤方》及唐少卿《遇仙记》未录，遂宿观。道士出粥以饷。中夜大雨，势若倒峡。

刘仙名景，字仲远，乃平叔弟子，各有《金丹秘歌》镌崖内[4]，又有《佘真人歌》在洞门崖上[5]，半已剥落，而《养气汤方》甚妙，唐少卿书奇，俱附镌焉。

初七日　雨滂沱不止。令顾仆炊饭观中。余与静闻冒雨登岩，各完未完之摹录。遂由玉皇祠后，寻草中伏级，向东北登山。草深雨湿，里衣沾透，而瞻顾岩石，层层犹不能已。而童子师追寻至岩中，顾不见客，高声招餐，余乃还饭寺中。饭后，道士童师导由穿云岩[6]。其岩在上岩东南绝壁下，洞口亦东南向。其洞高穹爽朗，后与左右分穿三窍，左窍旁透洞前，后与右其窍小而暗，不暗行也。洞内镌《桂林

十二岩十二洞歌》，乃宋人笔。余喜其名，欲录之，而高不可及。道士取二梯倚崖间，缘缘分录，录完出洞。洞右有文昌祠，由其前东过仙人足迹。迹在石上，比余足更长其半，而阔亦如之，深及五寸，指印分明，乃左足也。其侧石上书“仙迹”二字，“迹”字乃手指所画，而“仙”字乃凿镌成之者。由迹北上，即为仙迹岩。岩在穿云东北崖之上，在上岩东隅，洞口亦东南向，外亦高朗，置老君像焉。其内乳柱倒垂，界为两重，若堂皇之后，屏列窗棂，分内外室者。洞岩穿窦两岐，俱不深，而玲珑有余。

徘徊久之，雨霏不止，仍从仙迹石一里，抵观前。别道士童师，遂南行二里，出十里铺。铺在斗鸡西，郡往平乐大道[7]。由铺南进灵懿石坊，东向歧路，入一里，北望穿山，隔江高悬目窦，昔从北顾，今转作南瞻，空濛雨色中，得此圆明，疑是中秋半晴半雨也。再前，望崖头北隅梳妆台下[8]，飞石嵌江，剜成门阙，远望之，较水月似小，而与雉山石门，其势相似。然急流涌其中，荡漾尤异，倏忽之间，上见圆明达云，下睹方渚嵌水，瞻顾之间，奇绝未有。共一里，东至崖头庙。其山在雉山之南，乃城南第三重当午之案也。漓江西合阳江于雉山，又东会揽剑水及漓江支水于穿山[9]，奔流南下，此山当其冲。山不甚高，而屹立扼流，有当熊之势。西向祀嘉应妃，甚灵，即灵懿庙。宋嘉定间加封嘉应善利妃。其北崖有亭，为梳妆台，下即飞崖悬嵌，中剜成门处，而崖突波倾，不能下瞰，但见回浪跃澜，漩石而出，时

跫然有声耳[10]。坐久之，返庙中。由其后入一洞，其门西向。穿门历级下，其后岈然通望，有石肺垂洞中，其色正绿，叠覆田田[11]，是为荷叶洞。穿叶底透山东北，即通明之口也，漓江复潆其下。由叶前左下，东转深黑中，其势穹然，不及索炬而入。初，余自雉山僧闻荷叶洞之名，问之不得其处，至是拭崖题知之，得于意外，洞亦灵幻，不负雨中踯躅。庙中无居人，赛神携火就崖而炊[12]，前后不绝。其东北隅石崖插江，山名"净瓶"以此，须泛舟沿流观之，其上莫窥也。

仍二里出大道，傍十里铺，经白龙洞，北随溪探前所望白龙左洞，则玄岩也[13]。岩东向，洞门高耸。下峡，由南腋东入上洞；东登必由北奥，俱崇深幽邃，无炬不能遐历[14]。洞前乳柱缤纷，不减白龙。上镌"玄岩"，字甚古。出洞，饭而雨霁。五里入宁远门，南门。返寓，易衣浣污焉。

【注释】

①璇(xuán 玄)室：雕饰华丽的宫室。

②崄：同"险"。《游记》"险"亦作"崄"。 崄巇(xiǎn xī 险希)：艰险崎岖。

③童子师：粗悉法事的道童。

④镌(juān 捐)：凿刻。

⑤佘真人歌："佘"原作"俞"，据摩崖校改。

⑥道士童师导由穿云岩：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由观左登穿云岩"。据下文，此"由"疑为"游"。

⑦平乐：明置平乐府，即今平乐县。

⑧崖头：即净瓶山，在桂林市南郊，南溪山以南的漓江边。山有荷叶洞，亦称莲叶洞。

⑨又东会拖剑水及漓江支水于穿山：原作"又东会湘水于穿山"，据乾隆

本、四库本改。

⑩跫(qióng 穷):脚步声。

⑪田田:形容荷叶相连的样子。

⑫赛神:旧俗用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称迎神赛会,简称赛神。

⑬玄岩:也称元岩、观音岩。南溪山白龙洞在山腰不在山顶。白龙洞与刘仙岩不通,但与玄岩、龙脊洞却是相通的。

⑭遐(xiá 霞)历:远游。

【译文】

初六日 早餐后,作了两首诗辞别郑、杨诸君。郑君又强逼着稍作停留,用一首诗回赠给我。于是下山,向西南一里走上大道,往东南一里过了南溪桥。南溪的山高高耸立在桥东,有水流自西南流来一直向上逼近西麓,绕到山的东北流入漓江去,石桥跨在水上,就是所谓的南溪了。白龙洞在山顶。沿层层台阶上去,洞口高张着,朝向西边面临溪流,两块岩石倒悬在洞口,莫非就是所谓的白龙吗?洞下排列着许多高大的殿宇,抬头望去不知道是山洞。由殿左通过台阶上去,走到一处雕饰华丽的殿堂,如同高楼,里边有自然形成的石龛,安放着千手观音。站在前边面临殿堂之上,环顾洞顶,是此洞最优美之处。从此往北转向东,便变得昏黑下来。这之前,向山中的和尚买火把,和尚说由洞内一直走可到达刘仙岩,不必仍从此洞出来。到拿出钱买火把点亮后进洞,只见洞中十分宽阔宏大,岔洞很多。首先走到洞内东隅的尽头,上登一条裂缝,我以为是去刘仙岩的路了,路竟然断了无法前进。又向南走下一个洼坑,就见旁洞四通八达,上下交错,我又以为是去刘仙岩的路了,山上的和尚说:"这是去护珠岩的路,艰险崎岖无法通过。与其徘徊在深黑之中,不如出洞在平地走更为方便些。"此时带着的茅草火把已经白白地将要烧尽,只好跟随和尚仍然出了白龙洞。下山走到桥边,望见白龙洞的右边又有个洞盘在高空,但急着去刘仙岩,便从桥东

头沿南面的山向东转，就见南面有一座石崖，层层突起更加高耸，下边也有洞穴四处交错，时时擦肩而过。忽然山雨再次降临，便跑到石崖下休息，登上裂缝坐在飞突的岩石上，拿出烧饼来吃。向外看去是一层雨帘，里边如映照着乳白色的帏幕，仙仙然使人有腾云驾雾吞吐云霞的想法。很久雨才停，下了岩洞，转到岩洞的东边，刘仙岩就在这里了。刘仙岩与白龙洞分一个朝东，一个朝西，由山南绕着山麓走相距不超过一里，而避雨的那个岩洞正隔在当中，有个道观在岩洞下，先进去找道士做饭，可道士睡在床上未醒，有个道童领着从道观右侧登台阶上去。先穿过洞口往西进去，随即转来转去爬到洞口上方，又钻出洞，又找到一个岩洞，洞口向东南，洞中安放着三位神像，就是刘仙人与他的师傅张平叔等人了。又向左由钻出来的那个洞口的上方，再越到北边，又开有一个岩洞，洞中放置着仙妃像，洞前悬着的岩石十分巨大，挡在洞口，像竖立的屏风，似下垂的门帘。在上洞右壁刘仙人用篆字刻有雷符，又有寇忠愍公〔寇准。〕的大字，都是我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来到刘仙岩，立即遍览了各个洞穴。询问与白龙洞暗中相通之处，始终找不到。这才知道白龙洞通着的，是避雨那个岩洞的下洞，也就是导游的僧人所说的护珠岩了。此时雨又连绵不停地下起来，我仍旧命令顾仆随道童下到道观中，找米自己做饭。我拿出匣子中的纸笔亲手摹拓雷符及寇准的字，但石崖倾斜，石壁上雨水淋漓，到天黑时都没有摹好多少。又命令静闻抄录张、刘二位仙人的《金丹歌》，也没有抄完。另外崖壁间镌刻着刘仙人的《养气汤方》及唐少卿的《遇仙记》，没有抄，只好就住在道观中。道士拿出稀粥来给我们吃。半夜下大雨，雨势如山峡崩塌下来。

刘仙人名叫刘景，字仲远，是张平叔的弟子，各人都有《金丹秘歌》凿刻在崖壁上，又有《佘真人歌》在洞口的崖壁上，一半已经剥落，而《养气汤方》十分奇妙，唐少卿的字很罕见，都附带刻在壁上。

初七日 大雨滂沱不止。命令顾仆在道观中煮饭。我与静闻冒雨登上岩洞，各人完成未摹完的崖刻。于是从玉皇祠后，找到草中隐伏着的石阶，向东北登山。草深雨湿，内衣都湿透了，可环视左右的岩石，一层层的仍见不到头。而道童追寻我们来到岩洞中，四顾不见客人，高声招唤我们去用餐，我便返回寺中吃饭。饭后，道士与道童领路游穿云岩。这个岩洞在上岩东南的绝壁上，洞口也是朝东南。岩洞高高穹隆起，高爽明朗，后面与左右两边分别通着一个洞穴，共三个，左边的洞穴从旁边通到洞前，后面与右边的洞穴又小又暗，无法在黑暗中前行。洞内刻有《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是宋代人的笔迹。我喜爱它的名字，打算抄录它，可是太高够不到。道士取来两把梯子靠在崖壁上，分头顺着抄录，抄完出洞。洞右有个文昌祠，由它前面往东经过仙人足迹。脚印在岩石上，比我的脚掌还长那么一半，而且宽处也是这样，深达五寸，指头印清清楚楚，是左脚。它侧面的石头上写着"仙迹"两个字，"迹"字是用手指划出来的，可"仙"字是凿刻成的。由脚印往北上去，就是仙迹岩。岩洞在穿云岩东北的山崖之上，在上岩的东隅，洞口也是朝向东南，外边也很高大明朗，在洞中放置了老君像。洞内钟乳石柱倒垂，分隔为两层，好像是衙门大堂的后边，陈列着窗格状的屏风，分隔成内、外室的样子。洞中岩石上通着两岔洞，都不深，可玲珑小巧有余。

徘徊了很久，雨霏霏不止，仍从仙迹石走一里，到达道观前。告别了道士和道童，就向南行二里，到了十里铺。十里铺在斗鸡山西边，在府城通往平乐府的大道上。由铺南走进灵懿石坊，向东走上岔路，深入一里，朝北望穿山，隔着江流高悬着一个眼睛一样的洞穴，以前从北面看，今天转到南边观看，在这空濛雨色之中，见到这个明亮的圆洞，怀疑是在中秋节的半晴半雨之时了。再往前走，望见崖头北隅的梳妆台下，飞石嵌入江中，剜成门阙，远望它，比水月洞似乎小些，可与雉山的石门，气势相似。然而急流奔涌在石门中，荡漾之状尤其奇异，忽然之间，往上看见明亮的圆洞直达云霄，向

下看方方的小洲嵌入水中，顾盼之间，奇绝的景致从未有过。共行一里，往东来到崖头庙。此山在雉山的南面，是城南第三重正南的案山。漓江往西在雉山与阳江合流，又向东在穿山会合拖剑江及漓江的支流，往南奔流而下，此山正当江流的要冲。山不怎么高，可屹立于此扼住江流，有迎面挡熊的气势。有庙向西，供奉嘉应妃，十分灵验，就是灵懿庙。〔宋代嘉定年间(1208～1224)加封为嘉应善利妃。〕庙北的山崖上有亭子，是梳妆台，下边就是飞崖悬空下嵌，中间剜空成门洞的地方，山崖突起波涛倾注，不能往下俯瞰，只见回浪跃澜，回旋的水流从石门中旋转而出，不时发出脚步声一样的声音。坐了很久，返回庙中。由庙后进入一个洞，洞口向西。穿过洞口沿台阶下去，那后面十分深远，四处都望得见，有肺叶状的岩石垂在洞中，石色纯绿，层层叠叠覆盖下来，似荷叶相连，这就是荷叶洞。穿过荷叶底下钻到山的东北面，就是透入亮光的洞口了，漓江重又潆绕在山下。由荷叶前往左下走，向东转入漆黑之中，洞势穹隆，来不及找火把进去了。起初，我从雉山的僧人那里听到荷叶洞的名字，询问他又不知道它的位置，来到这里擦拭崖壁上的题记知道是这里，得之于意料之外，山洞也灵光变幻，不辜负在雨中来回走了一趟。庙中无人住，参加赛神的人带着火种来就着石崖烧饭，前后不断。庙东北隅的石崖插入江中，山的名字“净瓶”就是由此得名，必须乘船沿着江流观览它，在上面是无法窥视的。

仍旧二里走上大道，从十里铺旁过，经过白龙洞，向北顺着南溪去探先前所见白龙洞左边的洞，就是玄岩了。岩洞向东，洞口高耸。下到峡中，由南边的山侧向东进入上洞；向东上登必定要经由北面的深洞，全都高深幽远，没有火把不能远游。洞前的钟乳石柱缤纷交呈，不比白龙洞差。上边刻着“玄岩”，字写得十分古朴。出洞后，吃过饭后雨停了。走五里进了宁远门，〔南门。〕返回寓所，换衣服洗去污垢。

【原文】

初八日　晨餐后，市石于按察司东初旸王孙家，令顾仆先携三小者返寓，以三大者留为包夹焉。余遂同静闻里半出北门，转而东半里，北入支径，过一塘，遂登刘岩山。先有庵在山麓，洞当其后，为刘岩洞。洞门西向，东下渊黑，外置门为藏蒌之所。此岩以刘姓者名，与城南刘仙同名实异也[1]。由洞右跻危级而上，是为明月洞。其洞高缀危崖之半，上削千尺，下临重壑，洞门亦西向。僧白云架佛阁于洞门之上，层叠倚岩，有飞云缀空之势。洞在阁下，东入岈然，然昏黑莫辨，无甚奇。出洞，觅所谓望夫山。山在其北，犹掩不可睹。乃饭而下，崖半见北有支径，遂循崖少北，复见一洞西向，其门高悬，为僧伐木倒架，纵横洞前，无由上跻。方徘徊间，而白云自上望之，亟趋而下，怂恿引登。梯叠门而上，一石当门树屏，由其左透隙，则宛转玲珑；逾石脊东下，穹然直透山腹；辟门东出，外临层崖，内列堂奥，凭空下瞰，如置身云端也。洞门乳柱纵横，径窦逆裂，北有一径高穹下坠，东转昏黑，亦有门东出，暗不复下。复与白云分踞石脊之中，谈此洞灵异。昔其徒有不逞者，入洞迷昧，不知所往。白云遍觅无可得，哀求佛前。五日，复自洞侧出，言为神所缚，将置之海，以师乞免贯之[2]。然先是觅洞中数遍，不知从何出也。此间东西透豁，而有脊有门中界之。不若穿山、叠彩、中隐、南峰诸洞，扩然平通，下望明皎，内无余奥也。

下洞，别白云。仍一里，西过北门，门西峰当面起，削山为城。循其北麓转西北城角，下盘层石，上削危城。其西正马留山东度之脉；其南濒城为池，南汇与凉水洞桥新西门外。而南入阳江；其北则洼汇山塘，而东浅于虞山接龙桥下者。志所称始安峤当在其处也。志又有冷水洞，在城东，而曾公岩亦名冷水，而此又有冷水焉。凉水洞桥北，满堂皆莲花，香艳远暨，亦胜地。凉水洞在新西门外。北门在两山夹中，东西二峰峭竖而起，东峰俗呼为马鞍，西峰俗呼为真武。东峰疑即镇南峰，志言有唐人勒石，尚未觅得。西峰南麓，王阳明祠。因之为城，锁钥甚壮。然北城随山南转，故北隅甚狭，渐迤而南，则东西开扩矣。

余少憩城外西北角盘崖之上，旋入北门，西谒阳明祠。复东由大街南行，则望洞西岩之穴正当明处，若皎月高悬焉。又南，共一里，至《桂岭碑》侧[3]，西向濒城，复得一山，则华景洞在焉[4]。洞门东向，前有大池，后倚山，则亦因为西城者。洞前岩平朗，上覆外敞，其南昔有楼阁，今俱倾圮莫支，僧移就岩栖焉。岩后穿穴为门，其内峆岈，分而为三：南入者，洼暗而邃；西透者，昔穿城外，因为城门，后甃石塞而断焉；北转者，上出岩前，下履飞石，东临岩上。崖有旧镌一，为开庆元年手敕，乃畀其镇将者。开庆不知是何年号[5]，其词翰俱为可观。而下有谢表并跋，则泐不能读矣。已复出至前岩，僧言由洞左攀城而上，山之绝顶有《诸葛碑》。余从闻异之，亟西登城陴，乃循而南登，已从石䔉

从错中攀跻山顶。此顶当是宝积山。志言宝积与华景相连，上多危石怪木，当今又为卧龙山，想一山而南北异名耳。顶南荒草中有两碑，一为成化间开府孔镛撰文，一为嘉靖间阃帅俞大猷修记⑥。皆言此山昔名卧龙，故因而祀公，以公德业在天下，非以地拘也。今顶祠已废，更创山麓。从其上东俯宫衢，晚烟历历，西瞰濛渚，荷叶田田，近则马留山倒影，远则侯山诸峰列翠，虽无诸葛遗踪，亦为八桂胜地⑦。其侧崖棘中，有百合花一枝，五萼，甚钜，因连根折之，肩而下山，即为按察司后矣。薄暮，共二里，抵寓。

【注释】

①此岩以刘姓句：即刘岩山，俗称看牛山。其上刘岩洞，俗称牛洞。

②贳：通“赦”，赦免。

③《桂岭碑》：原作“桂林碑”，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④华景洞：在宝积山北，洞前有铁佛寺。　宝积山：在桂林市中山北路西侧，与叠彩山的四望山东西对峙。山南有诸葛武侯祠，俗称孔明台，故又名卧龙山。

⑤开庆：南宋理宗年号之一，时在1259年，仅一年。

⑥俞大猷（?～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负责广东地区的抗倭斗争，为抗倭名将。嘉靖二十八年（1549），又打退了安南对钦、廉等州的侵犯。后为广西总兵官，带兵镇压了韦银豹领导的农民起义，分兵七路，斩获达八千四百多人。

⑦八桂：源自《山海经》：“桂林八树，在贲隅东。”宋代以后，八桂所指范围逐步集中到广西，成为桂林府的别称，但也泛称广西为八桂。《明一统志》：“八桂，广西桂林府郡名。”“八桂堂，在桂林府治，宋范成大建。”

【译文】

初八日　早餐后，到按察使司东侧王孙朱初旸家买石头，命令

顾仆先一步带着三块小的返回寓所，把三块大的留下为我用夹板包装好。我于是同静闻走一里半出了北门，转向东行半里，向北走上岔开的小径，路过一个水塘，于是上登刘岩山。先有座寺庵在山麓，洞正位于庵后，是刘岩洞。洞口向西，往东下去是漆黑的深渊，外边安了门作为收藏蒌蒿的地方。这个岩洞是因姓刘的人得的名，与城南的刘仙岩同名而实际上是不同的。由洞右登高高的石阶上去，这是明月洞。这个洞高高点缀在高崖的半中腰，上面陡削有千尺高，下临重重深壑，洞口也是向西。白云和尚在洞口之上架设了佛阁，层层叠叠靠着岩石，有飞在云上点缀在天空的气势。洞在佛阁下，向东走进去十分深邃，但是昏黑得无法辨清东西，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出洞来，寻找所谓的望夫山。山在洞的北面，仍然被挡住不能看见。便吃了饭下山，在山崖半腰看见北边有条岔开的小径，就沿着山崖稍往北走，又见到一个山洞向西，洞口高悬，僧人砍伐树木，纵横交错地倒架在洞前，无从上登。正在徘徊之间，白云从上边望见了，连忙赶下来，鼓励并领我们上登。用梯子一层层上到洞口，一块岩石挡在洞口，像竖立的屏风；由岩石左侧穿过石缝，则弯弯曲曲玲珑精致；越过石脊向东下走，十分深广，直通到山腹之中；从东边张开的洞口出来，外边下临层层山崖，洞内罗列着深深的殿堂，凌空下瞰，如置身于云天之上。洞口钟乳石柱纵横排列，迸裂的缝隙径穿石洞，北边有一条通道，从高高隆起的崖上深坠下去，转向东洞昏黑下来，也有洞口往东出去，因为太暗不再下走。又与白云分别坐在石脊的中间，谈论此洞的灵异之处。以前他的徒弟中有个迷胡的人，进洞神智迷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白云四处寻找无法找到，在佛前哀求。五天后，那徒弟又从洞旁出来，说是被神捆绑起来，将要投入苦海，因为师傅乞求免罪才赦免了他。然而在这之前在洞中寻找了几遍，不知是从何处出来的。洞的东西两头透亮开阔，有道石脊有个石门隔在中央，不像穿山、叠彩山、中隐山、南峰各山诸洞，十分空阔，平敞相通，向下望去，明亮皎洁，里边

没有其他隐秘之处了。

由洞中下来，告别了白云。仍然走一里路，往西经过北门，城门西边的山峰迎面耸起，辟山筑起城墙。沿着山的北麓转到城墙的西北角，下面盘踞着层层岩石，上面耸立着高峻的城墙。它的西面正是马留山往东延伸的山脉；它的南面濒临城墙处是护城河，往南与凉水洞桥〔在新西门外。〕之水会流再向南流入阳江；它的北面侧低洼汇水，成为群山环绕的水塘，而东边比虞山龙桥下的水塘浅。志书所称的始安峤应当就在那个地方了。〔志书中又记有冷水洞，在城东，可曾公岩也叫冷水洞，而此处又有个冷水洞。凉水洞桥北边，满塘都是莲花，香艳远及，也是一处景色优美的地方。凉水洞在新西门外。〕北门在两座山相夹之中，东西两座山峰陡峭地竖起，〔东峰俗称为马鞍山，西峰俗称为真武岩。东峰怀疑就是镇南峰，志书上说有唐代人刻的石碑，还没有找到。西峰的南麓，有王阳明祠。〕顺着山势筑城，是军事要地，极其雄壮。不过北面的城墙随着山势转向南，所以城北隅十分狭窄，渐渐逶迤向南，则东西方向就开阔起来了。

我在城外西北角盘踞的石崖上稍作休息，随即进入北门，向西去拜谒了王阳明祠。再向东经由大街往南行，就望见洞西岩的洞穴正好位于透出亮光的地方，如皎洁的明月高悬着。又向南，共一里，来到《桂岭碑》侧边，向西走近城墙，又见到一座山，就见华景洞在这里。洞口向东，前边有个大水池，后面靠山，便也是顺着山势建西面的城墙。洞前部岩洞平坦明亮，上面有岩石覆盖着，外边宽敞，洞南从前有楼阁，今天全部倒塌了，没有任何支撑物，僧人搬到岩洞中栖身。岩洞后面穿穴为洞门，洞内十分幽深，又分为三个洞：向南进去的，低洼黑暗而深邃；往西穿去的，从前通到城外，因而作为城门，后来用石块砌起来塞断了；转向北的，往上出岩前，脚下踩着飞突的岩石，在岩洞上方向东俯视。崖壁上有旧时的刻石一块，是开庆元年皇帝的亲笔诏书，是赐给他镇守边地的大将的。开庆不知是

什么年号，诏书的词章文采都值得观赏。而下边有谢恩的奏章与跋文，却剥落得不能读了。不久又出到前边的岩洞来，和尚说从洞左沿城墙攀登上去，山的绝顶之上有《诸葛碑》。我听了他的话很惊奇，急忙往西登上城墙上的女墙，就沿着城墙往南上登，不多一会儿，从花萼般成丛错杂的岩石中攀登到山顶。〔这处山顶应该是宝积山。志书上记载宝积山与华景山相连，山上有许多高石怪树，当今又称为卧龙山，想来是一座山而南北两面名称不同罢了。〕山顶南边的荒草中有两块碑，一块是成化年间（1465～1487）开府孔镛撰写的碑文，一块是嘉靖年间总兵俞大猷撰修的碑记。都是说，此山从前名叫卧龙山，所以就在这里祭祀诸葛亮先生，因为先生的功德勋业遍天下，不能拘泥于地区。今天山顶的祠堂已经废弃了，重新建在山麓。从山顶上向东俯视宫室街道，傍晚炊烟历历在目，往西鸟瞰空濛中的小洲，荷叶田田，近处就是马留山的倒影，远处则是侯山诸峰遍环翠色，虽然没有诸葛亮的遗踪，也算是桂林府的胜地。山顶侧面山崖上的荆棘中，有一枝百合花，有五朵花，很大，因而连根折了它，扛在肩上下山来，马上就是按察使司后面了。傍晚，共走二里，到达寓所。

【原文】

初九日　余少憩寓中。上午，南自大街一里过谯楼，市扇欲书《登秀诗》赠绀谷、灵室二僧，扇无佳者。乃从县后街西入宗室廉泉园。廉泉丰仪修整，礼度谦厚，令童导游内园甚遍。园在居右，后临大塘，远山近水，映带颇盛，果树峰石，杂植其中，而亭榭则雕镂缋饰，板而无纹也。停憩久之。东南一里，过五岳观。又一里，出文昌门，乃东南门也。南溪山正对其前。转若一指，直上南过石梁，梁下即阳江

北分派[①]。即东转而行，半里，过桂林会馆，又半里，抵石山南麓[②]，则三教庵在焉。庵后为右军崖[③]，即方信孺结轩处[④]。方诗刻庵后石崖上，犹完好可拓。其山亦为漓山，今人呼为象鼻山，与雉山之漓，或彼或此，未知祖当谁左。山东南隅，亦有洞南向，即在庵旁而置栅锁，则因土人藏萎其中也[⑤]。洞不甚宽广，昔直透东北隅，今其后窍已叠石掩塞。循石崖东北，遂抵漓江。乃盘山溯行，从石崖危嵌中得一洞，北向，名南极洞。其中不甚深。出其前，直盘至西北隅，是为象鼻岩，而水月洞现焉。盖一山而皆以形象异名也。飞崖自山顶飞跨，北插中流，东西俱高剜成门，阳江从城南来，流贯而合于漓。上既空明如月，下复内外潆波，“水月”之称以此。而插江之涯，下跨于水，上属于山，中垂外掀，有卷鼻之势，“象鼻”之称又以此。水洞之南，崖半又辟陆洞。其崖亦自山顶东跨江畔，中剜圆窍，长若行廊，直透水洞之上，北踞窍口，下瞰水洞，东西交穿互映之景，真为胜绝。宋范石湖作铭勒窍壁以存[⑥]。字大小不一，半已湮泐[⑦]，此断文蚀柬，真可与范铭同珍，当觅工拓之，不可失也。时有渔舟泊洞口崖石间，因令棹余绕出洞外，复穿入洞中，兼尽水陆之观。

乃南行一里，渡漓江东岸，又二里抵穿山下。其山西与斗鸡山相对。斗鸡在刘仙岩南，崖头山北，漓江西岸濒江之山也。东西夹漓，怒冠鼓距，两山当合名斗鸡，特东山透明如圆镜，故更以穿山名之。山之西又有一峰危立，初

望之为一，抵其下，始见竖石下剖，直抵山之根，若岐若合，亭亭夹立。盖山以脆薄飞扬见奇也，土人名为荷叶山[8]，殊得之也。穿山北麓，嘉熙拖剑之水直漱崖根，循山而南，遂与漓合。余始至其北，隔溪不得渡。望崖壁危悬，洞门或明或暗，纷纷错列，即渡亦不得上。乃随溪南行，隔水东眺，则穿岩已转，不睹空明，而山侧成峰，尖若竖指矣。又以小舟东渡，出穿山南麓，北面而登。拨草寻磴，登一岩，高而倚山半，其门南向，疑即穿岩矣。而其内乳柱中悬，琼楞层叠，殊有曲折之致。由其左深入，则渐洼而黑，水汇于中。知非穿岩，乃出。由其右复攀跻而上，则崇岩旷然，平透山腹，径山十余丈，高阔俱五六丈，上若卷桥，下如甬道[9]，中无悬列之石，故一望通明。洞北崖右有镌为"空明"者。由其外攀崖东转，又开一洞，北向与穿岩并列，而后不中通，内分层窦，若以穿岩为皇堂，则此为奥室矣。其东尚有三洞门，下可望见，至此则峭削绝径。穿岩之南，其上复悬一洞，南向与穿岩叠起，而后不北透，内列重帏，若以穿岩为平台，则此为架阁矣。凭眺久之，仍由旧路东下汇水岩。将南抵山麓，复见一洞，门亦南向，而列于汇水之东。其内亦有支窍，西入而隘黑无奇。时将薄暮，遂仍西渡荷叶山下。北二里，过河舶所，溯漓江东岸，又东北行三里，渡浮桥而返寓[10]。

初十日　余憩寓中。上午，令取前留初旸所裹石，内一黑峰，多斧接痕。下午，复亲携往换，而初旸观戏王城后

门，姑以石留其家。遂同静闻以所书诗扇及岳茗赍送绀谷。比抵王城后门，时方演剧，观者拥列门阑，不得入。静闻袖扇、茗登忏坛。适绀谷在坛，更为订期十三日。余时暴日中暑甚，不欲观戏，急托阑内僧促静闻返，乃憩寓中。

【注释】

①梁下句：明初将桂林府城往南扩展，同时引阳江水由象鼻山下出口，凿通南门桥至象鼻山脚一段水道，使它成为城壕。自此阳江始有南北两派，且北派成为阳江主流。

②抵石山南麓："南"后衍"行"字，据乾隆本、四库本删。

③右军崖：乾隆本、四库本作"古云崖"。

④方信孺(1177～1222)：字孚若，福建莆田人。曾被遣三次使金，"以口舌折强敌，金人计屈情见"，信孺坚持不屈。嘉定间任广西转运使，在桂数年。著有《南海百咏集》。

⑤则因土人藏葬其中也："则因"，原倒误为"因则"。

⑥范石湖(1126～1193)：即范成大，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谥"文穆"，吴县人。曾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在广西有德政。工于诗文，主要著作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等。

⑦泐(lè 勒)：石依其纹理而裂开。湮(yān 烟)泐：裂坏磨灭。

⑧荷叶山：山上建有七级六角实心塔，今名塔山。远看如一只溯江而上的军舰，又称军舰山。

⑨甬道："甬"原作"周"，从沪本改。 甬道：此处为两旁有墙的通道。

⑩时将薄暮句：此句乾隆本、四库本作："西渡荷叶山下，北过訾家洲，度浮桥而返"。訾(zī 资)家洲，今名同，在象鼻山对岸漓江中，明代河舶所可能设在訾家洲上。

【译文】

初九日　我在寓所中稍作休息。上午，往南自大街走一里过了谯楼，买扇子打算写《登秀诗》赠给绀谷、灵室二位僧人，没有好扇

子。于是从临桂县衙的后街向西走入王族廉泉的花园。〔廉泉的体态丰满，容貌英俊整洁，礼貌气度谦逊忠厚，命令书童领路游览内园极为周遍。〕园子在居室的右方，后边临近大水塘，远山近水，互相映衬，十分优美，果树石峰，杂乱地种植在园中，可亭台楼榭却雕镂绘饰，搞得很呆板而花纹没有特点。停下休息了很久。往东南一里，过了五岳观。又一里，走出文昌门，就是东南方的城门，南溪山正面对城门前。转过好像一指宽的地方，直接上桥向南过石桥，桥下就是阳江在北边分出的支流。马上转向东行，半里，过了桂林会馆，又走半里，抵达石山南麓，就有三教庵在这里。庵后是右军崖，就是方信孺建造书斋的地方。方信孺的诗刻在庵后的石崖上，还保存完好可以摹拓。此山也是漓山，现在的人称为象鼻山，与雉山的漓山，一座在彼一座在此，不知应当偏袒谁贬低谁。山的东南隅，也有洞向南，就在庵旁，但设了栅栏加了锁，这是因为当地人在洞中收藏萎蒿。洞不怎么宽广，从前一直通到东北隅，现在它的后洞已砌上石块堵塞起来。沿石崖往东北走，便抵达漓江边。于是绕着山溯江行，在高高嵌入江中的石崖上又见到一个洞，洞口向北，名叫南极洞。洞中不怎么深。出来到洞前，一直绕到西北隅，这是象鼻岩，而水月洞出现在这里。原来这一座山便都是由于形状相象而名称不同。飞崖自山顶飞跨而下，向北插在江流之中，东西两面都高高地剜空成为石门，阳江从城南流来，从门中穿流而过又与漓江合流。上边既是中空明亮有如月亮，下边又在内外潆洄着水波，“水月”的名称就因此而得。而插入江中的石崖，下边跨在水中，上面连着山，中部下垂外侧举起，有卷起鼻子的气势，“象鼻”的名称又是因此而得。水洞的南面，石崖半中腰又开有一个陆洞。那石崖也是从山顶向东跨到江畔，中间剜成圆洞，长长的好像走廊，直通到水洞之上，向北坐在洞口，下瞰水洞，东西两面相通互相掩映的景色，真是优美绝顶。宋代范石湖作有碑铭刻在洞壁上以便存世。字的大小不一致，一半已经磨灭脱落，这一处断缺蚀坏的铭文，真与范

成大的铭记同样珍贵，应当找工匠来摹拓它，不可错过了。此时有渔舟停泊在洞口的崖石间，就叫他载着我绕出洞外，再穿进洞中，兼带尽览水陆的景观。

于是向南行船一里，渡到漓江东岸，又走二里抵达穿山下。此山与西面的斗鸡山相对。斗鸡山在刘仙岩南边，崖头山的北边，是漓江西岸濒江的山。两座山在东西两面夹住漓江，鸡冠怒张，鸡爪凸起，两座山应当合起来叫斗鸡山，只不过东面的山中空透亮如同圆圆的镜子，所以另外用穿山来命名它。山的西侧又有一座山峰矗立，乍一望以为是一座山，到达山下，才见到竖起的石峰向下剖开，直达山峰的根部，如分如合，高高地相对耸立。原来此山是以脆薄飞扬见奇的，本地人起名叫荷叶山，这是非常恰当的。穿山的北麓，嘉熙桥下流来的拖剑江水直接冲刷着山崖的根部，沿着山往南流，于是与漓江合流。我起初来到江北，隔着溪流不能渡过去。望见崖壁高悬，洞口或明或暗，纷纷错杂罗列，即使是渡过去也不能上去。于是顺着溪流往南行，隔着溪水向东眺望，就见穿岩已转换了方位，看不到中空明亮之处，而山的侧面形成峰，尖尖的好像是竖起的手指头了。又乘小船渡到东岸，来到穿山南麓，向北上登。拨开草丛找到石磴，登上一个岩洞，洞高高地斜靠在半山腰，洞口向南，怀疑就是穿岩了。而洞内钟乳石柱悬垂在当中，琼玉般的石棱条层层叠叠，颇有些曲曲折折的景致。从洞壁左侧深入进去，便渐渐下洼并黑下来，水积在其中。明白这不是穿岩，便出来。由洞右再次攀登，就见高大的岩洞十分空旷，平平地穿透山腹，径直穿过山十多丈，高处宽处都有五六丈，上方似拱桥，下边如甬道，中间没有悬挂罗列的岩石，所以一眼望去通明透亮。洞北边右侧的崖壁上凿有“空明”二字。由洞外攀着山崖向东转，又开有一洞，向北，与穿岩并列，可后部中间不通，洞内分出层层洞穴，如果把穿岩比喻为宽敞的殿堂，那么此洞就是幽深的内室了。它东边还有三个洞口，从下面可以望见，来到这里却峻峭陡削没有路。穿岩的南边，洞上又高

悬着一个洞，向南，与穿岩重叠着高张而起，可后部不向北方穿透，洞内岩石如罗列着的重重帏帐，如果把穿岩比作平台，那么此洞就是高架起来的楼阁了。凭眺了许久，仍经原路向东下到积水的岩洞。将要往南抵达山麓时，又见到一个洞，洞口也是向南，但位于积水岩洞的东面。洞内也有旁洞，向西进去后又窄又黑，无奇特之处。此时将近傍晚，于是仍然向西渡到荷叶山下。往北行二里，路过河舶所，溯漓江东岸，又向东北行三里，过浮桥后返回寓所。

初十日　我在寓所中休息。上午，叫顾仆去取前天留在朱初旸处包裹的石头，内中有一块黑峰石，有许多斧凿粘接的痕迹。下午，又亲自带着石头前去调换，可朱初旸到王城后门去看戏去了，暂且把石头留在他家。于是同静闻拿着题好诗的扇子及岳麓山的茶叶去送给绀谷。及到王城后门时，正在演戏，看戏的人拥挤在门前的栅栏前，不能进去。静闻把扇子、茶叶装在袖中登上了礼佛坛。恰巧绀谷在坛上，重新约定在十三日登峰。我此时在暴热的太阳下中暑，十分严重，不想看戏，急忙托付栅栏内的僧人催促静闻返回来，便歇息在寓所中。

【原文】

十一日　饭后出东江门，渡浮桥，共一里，过嘉熙桥[①]，问龙隐路。龙隐岩即在桥东之南崖，乃来时所过。夹路两山，北为七星，南为龙隐，其岩洞俱西向临江。七星之后穿山而东者，为曾公岩[②]，其前有峰分岐，植立路北。龙隐之后逾岭而南者，为隐真岩，其北有石端拱，俯瞰路南。此来时初入之隘，至是始得其详也。从桥上南眺，龙隐与月牙并列东崖，第月牙稍北，度桥循山，有路可通；而龙隐稍南，须从桥下涉江而上；其大道则自端拱之石南逾岭

坳，循隐真而西，又从怡云北转始达，其间又迂回里余矣。余欲并眺端拱石人，遂由桥东直趋岭下，乃南上平瞻石人。又南下，即得一大塘。由塘北循山西转，其崖石俱盘削飞突。崖有隐真岩，建阁祠。共里余，抵山之西南隅。其峰益嵯峨层叠，中空外耸，上若鹊桥悬空，心异之，知龙隐在下，始攀隙而登，上有台址，拂崖读记，则怡云亭之废迹也。由其上转罅梯空，穿石锷上跻，其石片片悬缀，侧者透峡，平者架桥，无不嵌空玲珑。既而踞坐桥下，则上覆为龛，攀历桥下，则下悬成阁，此真龙角之宫，蟾(口)之窟也。下至怡云，其右即龙隐在焉。洞门西向，高穹广衍，无奥隔之窍，而顶石平覆，若施幔布幄，有纹二缕，蜿蜒若龙，萃而为头，则悬石下垂，水滴其端，若骊珠焉[③]。此龙隐之所由其名也。其洞昔为释迦寺，僧庐甚盛，宋人之刻多萃其间[④]，后有《元祐党籍碑》，则其尤著者也[⑤]。今已废弃，寂无人居。岂释教之盛衰，抑世变之沧桑也！洞右近口，复绾台垂柱，环为层龛，内瞩重洞，外瞰深流，此为最胜。出岩，已过午矣。

仍从怡云南麓，东北逾端岭，过"拱石人"处，乃西转循街共里余，将至花桥，令顾仆北炊于朝云岩。即融止所栖处。共里余，余与静闻南沿西麓，随流历磴半里，入月牙岩[⑥]。其岩西向，与龙岩比肩而立，第此则叠石通磴，彼则断壁削崖，路分通塞耳。其岩上环如玦而西缺其口[⑦]，内不甚深而半圆半豁，形如上弦之状[⑧]，钩帘垂幌，下映清泠，

亦幽境也。既而仍由街北过七星，入寿佛寺。寺在七星观北，其后即栖霞大洞。僧空生颇雅饬，因留客。时余急于朝云之餐，遂辞。乃从其北而东蹑磴，则朝云之餐已熟，亟餐之，下午矣。

下山，北过葛老桥，东入一王孙之苑，中多果木，方建亭饬庑焉。地幽而制板，非余所欲观也。时余欲觅屏风，而遍询莫识，或有以黄金岩告者，谓去城东北五里，其道路吻合，疑即此山。及询黄金，又多指朝云下佛庐当之，谓内阉王公所建，此乃王公，非黄金也。求屏风而不得，并黄金而莫从，乃贸贸焉望东北而趋[9]。约三里，遇负担而询之，其指村北山曰："此即是矣。"此中土人鲜知其名，乃从村右北趋，问之村人，仍不知也。中犹疑信参半，及抵山东麓，则削崖平展，列嶂危悬，所云屏风，庶几不远[10]。已转北麓，则洞门如峡，自下高穹，山顶两崖，阔五丈，高十余丈。初向南平入，十丈之内，忽少转东南向，忽明穴天开，自下望之，层楼结蜃，高镜悬空，即非屏风岩，亦异境也。从此遂高跻也，又十余丈而出明穴之口。先，余一入洞，即采嫩松拭两崖，开藓剔翳，而古刻露焉。字尽得松膏之润[11]，如摹拓者然，虽蚀亦渐可辨。右崖镌"程公岩"三大字。西有记文一通，则是岩为鄱阳程公崇宁帅桂时所开[12]，而程子邻嗣为桂帅，大观四年[13]。属侯彭老为记，梵仙赵岍书之者也。志言屏风岩一名程公，至此乃憬然无疑[14]，而转讶负担指点之人所遇之奇也。乃更拭，其西又镌《壶天观铭序》，

有“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之文[15]，而后不著撰名，第复草书二行于后曰：“淳熙乙未二十八日[16]，酌别碧虚七人复过壶天观。”姓字在栖霞，必即范公无疑，又不可无栖霞一番详证矣。左崖镌张安国诗题，其字甚放逸。其西又镌《大宋磨崖碑》，为李彦弼大书深刻者。其书甚大而高，不及尽拭而读之。遂西向登级，上登穴口，其内岩顶之石，层层下垂，若云翼势空[17]，极其雄峻。将至穴口，其处少平。北奥有大石幢，盘叠至顶，圆若转轮，累若覆莲，色碧形幻，何造物之设奇若此也！是处当壶天观故址，劫尘荡尽，灵穴当悬，更觉空明不夹。出穴而西，其外山回崖转，石骨森森，下即盘峰成窝。窝底有洞北向，心颇异之，遂不及返观前洞，竟从明穴之后觅径西南下，及抵窝入洞，洞不甚深。乃即逾窝而西，有石峰骈枝并起，一为石工锤凿垂尽，一犹亭亭独立。从其东更南三里，已出葛老桥之西，于是循朝云、七星西麓，西度花桥。时方日落，市人纷言流贼薄永城，省城戒严，城门已闭。亟驰一里，过浮桥，而门犹半启，得返寓焉。

【注释】

①嘉熙桥：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花桥”，应即花桥。《嘉庆重建一统志》桂林府津梁载：天柱桥“旧名花桥，又名嘉熙。”桥东侧有石笋耸立如柱，故又名天柱桥。

②七星之后穿山而东者，为曾公岩：“七星”原作“七里”，有误，此不从。

③骊（lí 离）珠：一种珍贵的珠，传说出自深海中骊龙颔下，因称骊珠。

④萃（cuì 粹）：聚集。

⑤后有句：桂林文物甚多，保存至今的摩崖碑刻约有两千多件，有诗文、题名、书札、佛经、规约、告示、图画等，内容涉及到唐宋以来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等各方面，还保存了很多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宋代碑刻特多，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南宋时重刻的《元祐党籍碑》，至今仍保存在龙隐岩。解放后，在龙隐岩建立了桂海碑林石刻馆。

⑥月牙岩：在桂林市东郊，前临小东江。近年新建了月牙楼，月牙岩内外又建了小广寒与襟江阁，颇便眺览。端拱石人在月牙山北，一石端直峭立，高数丈，形似剑柄，今称剑柄石。

⑦玦(jué 决)：古代的一种玉器，环形而有缺口。

⑧上弦：此处系指月相。中历每月初八、九，从地球上可以看见月球西边的半圆，这时月相如弓，因称上弦。

⑨贸(mào)贸：蒙昧不明的样子。

⑩庶几(shù jī)：也许可以。

⑪松膏：墨按其原料不同分为松烟墨与油烟墨。用松煤制的称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用油烟制的称油烟墨，则姿媚而不深重。松膏即松烟墨。

⑫崇宁：北宋徽宗年号，时在1102～1106年，共五年。

⑬大观：北宋徽宗年号，时在1107～1110年，共四年。大观四年为1110年。

⑭憬(jǐng 景)然：觉悟。

⑮有“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之文：原作“有石湖居士命曰空之文”，据《广西通志》载《壶天观铭序》改。

⑯淳熙乙未：淳熙二年，1175年。

⑰云翼势空：下一日记有“云翼劈空”，疑此处“势”应作“劈”。

【译文】

十一日　饭后出了东江门，走过浮桥，共行一里，过了花桥，就打听去龙隐岩的路。龙隐岩就在桥东南面的山崖上，是来桂林时路过的地方。两座山夹路而立，北面的是七星山，南边的是龙隐山，山上的岩洞都向西临江。七星岩的后面穿过山往东去的，是曾公岩，

洞前有座支峰，独立在路北。龙隐岩的后方越过山岭往南的，是隐真岩，洞北有块岩石如正身拱手的人，俯瞰着路南。这是最初来桂林时走入的隘口，到这时才得以知道它的详情了。从桥上向南眺望，龙隐岩与月牙岩并列在东面的山崖上，只是月牙岩稍偏北些，过了桥顺着山走，有路可以通行；而龙隐岩稍偏南，必须从桥下涉过江爬上去；通往那里的大道却从如正身拱手的岩石旁往南越过岭坳，沿隐真岩往西走，又从怡云亭转向北才能到达，这中间又迂回了一里多路了。我想要一并眺望正身拱手的石人，便由桥东径直赶到岭下，于是向南上岭平视石人。又向南下走，马上见到一个大水塘。由水塘北岸沿着山向西转，那里的崖石全屈曲陡削，飞突而起。〔石崖上有隐真岩，建有楼阁祠庙。〕共一里多，到达山的西南隅。此处的山峰更加巍峨，层层叠叠，山腹中空，外形高耸，上面好像鹊桥悬在空中，心中很奇怪，明白龙隐岩就在下面，开始攀着石缝上登，上面有高台的基址，拂拭崖壁读了碑记，原来是怡云亭的废址。由亭址上方转到裂缝处，踏着空处，穿过剑刃般的岩石上登，那片片岩石悬缀着，那倾斜着的刺到峡谷对面，平卧着的架为桥梁，无不嵌入空中，玲珑剔透。随即盘腿坐在桥下，则上边下覆着成为石龛，攀援跋涉到桥上，则下边悬空成为楼阁，这真是龙角星君的宫殿，月宫中的窟穴呀！下山来到怡云亭址，它右边便是龙隐洞在那里。洞口向西，高处穹隆而起，宽处扩展开来，没有幽深隔绝的洞穴，但洞顶的岩石平滑地下覆，有如铺展开的帷幔，有两条石纹，蜿蜿蜒蜒好像游龙一样，聚集在一起成为龙头，而悬石下垂，水滴从石端滴下来，好似宝珠一般。这就是龙隐岩得名的由来了。这个洞过去是释迦寺，僧人和房舍十分兴盛，宋代人的刻石大多会集在洞壁之间，后面有《元祐党籍碑》，就是其中特别著名的碑刻。今天寺已废弃，安安静静无人居住。真是佛教的盛衰，也同人世一样沧桑巨变啊！洞右靠近洞口之处，又盘结为石台，垂挂着石柱，环绕成层层石龛，向内看去是一重重洞穴，往外俯瞰是深深的江流，这是

最优美的景致。出了岩洞，已过了中午了。

仍从怡云亭南的山麓，往东北越过端岭，经过“拱手石人”之处。于是转向西顺着街道共走一里多，将到花桥时，命令顾仆往北到朝云岩去做饭。〔就是融止栖身的地方。〕共走一里多，我与静闻向南沿着山的西麓，顺江水经过石磴行半里，走入月牙岩。这个岩洞向西，与龙隐岩并肩而立，只是这里砌通了石磴，那里却是断壁削崖，道路分为通与不通罢了。这个岩洞上部呈环状，在西边缺了一个口子，如玉玦一样，洞内不怎么深可半圆半缺，形状如上弦月的样子，似钩着的帘子垂着的布幔，下边映衬着清泠泠的水，也是一处幽静的地方。不久仍由街北过七星岩，进入寿佛寺。寺院在七星观北面，寺后就是栖霞大洞。僧人空生十分风雅谨慎，因而留客。此时我急着到朝云岩吃饭，便辞谢了。于是从寺北往东登石磴，朝云岩的饭已经熟了，连忙吃了饭，已是下午了。

下山后，向北过葛老桥，往东走入一家王孙的园子，园中果树很多，正在建造亭子修整廊庑。地点幽静可形制呆板，不是我所想要观览的地方。此时我打算寻找屏风岩，但四处打听无人认识，有人告诉我是黄金岩，说是在离城东北五里处，他说的路线吻合，怀疑就是这座山。到打听黄金岩时，又有很多人指为朝云岩下的佛寺，说是宦官王公建造的，这是王公岩，不是黄金岩了。寻找屏风岩找不到，一并连黄金岩也无从寻找，只好闷头转身望着东北方赶去。约走了三里，遇上挑担子的人便向他打听，他指着村北的山说：“这就是了。”这一带的本地人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就从村右向北赶去，向村里人打听屏风岩，仍旧不知道。途中还半信半疑，等来到山东麓时，就见陡峭的山崖平平地展开，众多屏风似的山峰高高悬起，所说的屏风岩，大概差得不远了。随即转到北麓，就见洞口好像峡谷，从下方高高穹隆而起，山顶两侧的崖壁，宽五丈，高十多丈。开始时向南平平地走进去，十丈之内，稍稍转向东南方，突然一个明亮的洞穴在天上张开，从下望它，如层层高楼结成海市蜃楼，

如明镜高悬在空中，即便不是屏风岩，也是奇异的胜境了。从这里登高，又走十多丈便出了明亮洞穴的洞口。先前，我一进洞，马上采来嫩松枝擦拭两侧的崖壁，剥开苔藓剔除蒙在上边的东西，于是古老的碑刻露了出来。字全都有松烟墨的润泽，好像摹拓过的一样，虽然剥蚀了也慢慢地可以辨认出来。右边崖壁上刻着“程公岩”三个大字。西侧有记文一块，原来这个岩洞是鄱阳人程公在崇宁年间任桂林地方长官时开辟出来的，而程子邻继任为桂林长官，〔大观四年时。〕属官侯彭老作了记文，是僧人赵岍写的碑文。志书说屏风岩又叫程公岩，到此时才醒悟过来不再疑惑，转而惊讶遇上挑担子指点的人真是神奇。于是再拂拭崖壁，它西面又刻有《壶天观铭序》，有“石湖居士把它起名叫空明之洞”的碑文，可后面不署撰写人的名字，只是又用草书在后边写了两行字，说：“淳熙乙未年二十八日，设酒宴辞别碧虚等七人又路过壶天观。”姓名在栖霞洞，必定就是范成大先生无疑了，又不能不到栖霞洞去做一番详细的考证了。左边崖壁上刻有张安国的题诗，他的字非常奔放飘逸。它的西面又刻有《大宋磨崖碑》，是李彦弼写的，大字深刻在壁上。他的字非常大而且很高，来不及全部擦拭出来读它。于是向西登石阶，上登到洞口，洞内岩洞顶上的岩石，一层层垂下来，好像云中的飞鸟排空而来，极其雄壮险峻。将到洞口时，那地方稍稍平缓些。北边深处有个大石幢，盘绕着直叠到顶，圆得好像转动的车轮，累起来好似下覆的莲花，颜色碧绿，形态奇幻，造物主是怎么创造出如此奇特的东西来的呢！此处应当是壶天观的旧址，尘世的劫难把它涤荡净尽，灵异的洞穴正中高悬，更觉得空旷明亮不感狭窄。出洞后往西走，洞外山回崖转，石骨森森，下方就是山峰环绕成山窝。山窝底部有洞向着北方，心中感到很奇异，便来不及返回去观看前洞，竟然从明亮洞穴的后边找到小径向西南下去，抵达山窝进洞后，洞不怎么深。于是立即越过山窝往西行，有石峰似骈拇指一样并排耸起，一座快被采石工用锤子凿子开采完了，一座仍独自亭亭玉立。

从山峰东边再往南走三里，已走到葛老桥的西头，于是沿着朝云岩、七星岩的西麓，往西过了花桥。此时刚刚日落，市上的人纷纷传言流贼逼近永州城，省城戒严，城门已经关闭。急忙快跑一里，过浮桥，城门还半开着，得以返回寓所。

【原文】

十二日　复二里，过初旸宗室，换得一石，令顾仆肩之，欲寄于都府街东裱工胡姓家。适大雨如注，共里余抵胡。胡亟来接，入手而石尖砉然中断[①]，余无如之奈何，姑置其家。候雨少止，遂西过都府前，又西径学宫，乃南行，共二里而出丽泽门。门外有巨塘汇水，水自西北城角马留过脊处，南抵振武门北，入阳江，自北而南，有石梁跨之，曰凉水洞桥。其梁北塘中，莲花盛开，幽香艳色，坐梁端树下眺之，令人不能去。又西南行一里，已出隐山之外。从其西度西湖桥，溯阳江北岸而西，通侯山背；而大道犹在西南，当自振武门西度定西桥。时余欲觅中隐山，久询不得，志言在城西南十里，乃转而南向行。又一里抵振武门，于是越桥西行，一里，忽见路右有山森然，有洞岈然，即北趋其下。前有古寺，拭碑读之，则西山也。

西山之胜[②]，余以为与隐山、西湖相近，先是数询之不获，然亦不知有洞也。亟舍寺趋洞，洞门南向。其东又有裂石，自峰顶下跨成门。复舍洞趋之，则其门南北豁然，亦如雉山、象鼻之中空外跨，但彼则急流中贯，此则澄潭外绕耳。然其外跨之石，其上欹叠交错，尤露奇炫异放。亦未遽

入门中，先绕其东，遂抵山北，则北向亦有洞岈然。穿洞而南，横透山腹，竟与南洞南北贯彻，第中有夹门，有垂柱，不若穿山中洞、风洞西岩一望皎然耳。然其内平整曲折，以小巧见奇，固居然一胜也。出南洞，望洞左有磴叠嵯峨中。循之北跻峰顶，则怪异之石，锷簇锋攒，中旋为平凹，长若沟洫，光滑特异。既下至南洞前，始东入石门。其门乃片石下攒，垂石上覆，中门高辟，众窍旁通，内穹一室，外启八窗，亦以小巧见奇，又一胜也。停憩久之，望其西峰，石亦耸列。从寺后西历其上，由峰崿中历级南下，出庆元伯祠。乃弘治时孝穆皇太后祠其父者。

西循大道行，又三里，由岐径北趋木陵村[3]。先是，求中隐不(得)，至此有居人朱姓者，告余曰："中隐、吕公，余俱未之闻，惟木陵村有佛子岩，其洞三层，道里相(同)，或即此岩未可知。"余颔之，遂从此岐入。西北二里，望见石峰在侯山东麓，洞门高悬。乃令顾仆就炊村氓家，余同静闻北抵岩下。其岩之东，先有二洞南向，余先入最东者，则洞敞而不深。稍西，则洞门侧裂，外垂列乳，中横一屏。屏后深峡下坠，屏东西俱有门可瞰而下。由峡中北入，其窍旁裂，渐隘而黑。乃复出，又西上入大洞。其洞南下北上，穹然高透，颇如程公岩。瞻右崖有题，亟以松枝磨拭之，则宋绍兴甲戌七月望吕愿忠题中隐山《吕公洞诗》也[4]。后署云："假守洛阳吕叔恭游中隐山无名洞，客有言：'此洞自君题，当以吕公名之。'余未敢披襟。在坐者皆曰：'当甚。'

因书五十六字镌于壁。”[5]余见之，更憬然喜，始知佛子岩之即吕公，吕公岩之即中隐也。于是北跻后穴，其内云翼劈空，叠层倒骞，与洞俱上，不作逼隘之观。而穴口高朗，更大于程公岩之后穴也。出口而北，有石磴二道，一东北下山麓，一西北跻山顶。余先从其下者，则北向之麓，皆崆峒如云嘘幔覆，外有倒石，界而为门，列而为窗，而内蜿蜒旁通，绕若行廊复道，此下洞之最幽奇者也。既而复上中洞后穴，从其左西北跻级而上，忽复得一洞。其洞北入南穹，扩然平朗，南向之中一石耸立如台，上有石佛，不知其自来，洞右有记，言此洞从前路塞莫上，一日有樵者入憩，忽睹此像，异而建之，此宋初也。佛子洞之名所由也。其前有巨石柱，如屏中峙，东西界为两门：西窍大而正，自下远眺，从窍直透北山，而东则隐焉；东窍狭而偏，其窍内东旋一龛，中圆覆而外夹如门，门上龙虎交两旁，有因而雕缋之者[6]，反失天真，则真之宫也[7]。窍外循崖东转，又辟一门，下临中洞之上，则关帝之座也。余得一佛子，而中隐、吕公岩诸迹种种毕现，诚意外之奇遇也。仍由洞北东下，穿中洞南出，再读吕公五十六字题[8]，识之以待归录。出中洞，复循山西行。又开一洞，南向与中洞并列，中存佛座、柱础，则昔时梵宇也，而内不甚宏[9]。

由其西攀磴而上，又有南向之洞，余时腹已枵然，急下山，饭于木陵氓家。氓言：“西向侯山之下，尚有铜钱岩，可透出前山；北向赵家山，亦有洞可深入；南向茶庵之西，

又有陈抟岩，颇奇。”余思诸岩不能遍历，而侯山为众峰之冠，其岩不可交臂而过。遂由中隐旧路越小桥西，共一里，登侯山东麓，抵侯山庙。庙后山麓漫衍，蹈水披丛，茫不得洞。但见有级上跻，几欲贾勇一登绝顶，而山前行者，高呼日暮不可登。第西南遥望大道之南，削峰东转，有洞东北穹焉，不知为铜钱、为陈抟，姑望之而趋。交大道南去，共一里抵其下。洞门东北向，高倚山半，而前有潴水，汇而成潭。从潭上拾级攀棘，遂入洞中。其洞乱石堆门，外高内深，历石级西南下，直坠洞底，则水涯渊然。内望有一石横突而出，若龙首腾空，下有仄崖嵌水，内有裂隙旁通。余抵龙首之下，畏仄崖峭滑，逡巡未前[10]，而从者高呼：“日暮，路险。此可莫入！”乃从之出，下山。循麓转出东南，则此山之背，似复有门，前复汇水，岂所云铜钱岩可透前山者，乃即此耶？其处西峰骈耸，无侯山之高，而峭拔过之。日暮急驰，姑留以为后日之游。共二里，南出大道，回顾其西路南夹道之山，上有一窍东西透空，亦与佛子穿岩无异，俱留为后游，不暇入。执途人而问：“前所入北向洞何名？”则架梯岩，一名石鼓洞也。时途中又纷言城门已闭，竭蹶东趋三里，过茶庵，又二里，过前木陵分岐处，已昏黑矣，度已不及入城。又三里抵振武门，犹未全掩也，侧身而入，从容抵寓。

【注释】

①硁(kēng 坑):打击石头的声音。

②西山:从记叙内容及方位看,本日所游西山系今牯牛山,与现在通常所称的西山不同。六月五日记有西峰,则指今西山的西峰。

③木陵村:六月五日记又作"穆陵村",即今睦邻村,在红铜岭西北。

④绍兴:南宋高宗年号,时在1131~1162年,共32年。绍兴甲戌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

⑤后署云句:此段乾隆本有删节,文字最少。季抄本亦非全文。兹录原文于后:"假守吕叔恭游中隐岩无名洞,坐客鄱阳朱国辅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显',欲名曰吕公岩。予未敢披襟。而刘子思、陈朝彦皆曰:'甚当。'戏书五十六字镵于石壁间。"

⑥缋(huì 汇):同"绘",指用彩色画或绣的花纹图像。

⑦则真之宫也:"宫"疑为"害",因形近而误。

⑧再读吕公五十六字题:原作"二十六字",有误,据前文改。

⑨内不甚宏以上句:指中隐山,在桂林市西5公里,有上、中、下三洞。下洞称张公洞,回环曲折,如九曲回廊。中洞称吕公岩,如大圆厅。上洞为佛子岩,象个大舞台。其后洞危崖陡壁,可凭栏远眺。

⑩逡(qūn)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译文】

十二日 又是二里路,拜访王族朱初旸,换到一块石头,命令顾仆扛着它,打算寄放在都府街东头姓胡的裱工家。恰逢大雨如注,共走一里多到了胡家。姓胡的慌忙来接石头,刚到手中石尖铿的一声断了,我拿它不知怎么办,姑且放在他家。等雨稍停后,就往西走过都指挥使司府衙前,又向西取道学宫,于是往南行,共二里便出了丽泽门。门外有个巨大的水塘积着水,塘水从城西北角马留山延过的山脊处,往南流抵振武门北,流入阳江,自北往南,有石桥跨在水上,叫凉水洞桥。此桥北边的池塘中,莲花盛开,幽香艳色,坐在桥头树下眺望过去,令人不忍离去。又向西南行一里,已走出隐山之外。从这里向西越过西湖桥,溯阳江北岸往西行,通到侯山

背面；可大道还在西南方，应当从振武门向西越过定西桥。此时我想要寻找中隐山，打听了很久找不到，志书说在城西南十里处，于是转向南行。又走一里来到振武门，于是越过桥往西行，一里，忽然见路右有座山森然直立，有个洞十分深邃，马上向北赶到山下。山前有座古寺，拂拭石碑读了碑文，就是西山了。

西山的优美之处，我认为与隐山、西湖相近，在此之前几次打听它找不到，这样也不知道有洞了。急忙放弃古寺赶去山洞，洞口向南。洞东边又有迸裂的岩石，自峰顶下跨为石门。又放弃了山洞赶到那里，就见这石门南北向豁然相通，也像雉山、象鼻山一样中间是空洞外侧跨出去，但那两处是急流从洞中穿流而过，此处却是清澄的潭水环绕在外边罢了。然而它那外跨的岩石，在洞上倾斜重叠交错在一起，尤其显露出奇特的光芒和异彩。也没有马上进入石门中，先绕到它的东面，便来到山北，北面也有山洞十分深邃。穿过洞往南走，横穿山腹，竟然与南面的山洞南北贯通，只不过中间有狭窄的石门，有下垂的石柱，不像穿山的中洞、风洞西边的岩洞那样一眼望去皎洁明亮罢了。但是洞内平整曲折，以小巧见奇，固然也是一处胜境了。走出南洞，望见洞左有石磴垒砌在巍峨的山间。顺着石磴向北登上峰顶，就见怪异之石，似刀刃剑锋一样成簇攒聚在一起，中部下旋为平坦的凹地，长长的好像沟洫，特别光滑。下到南洞前，才向东进入石门。这石门是片状的岩石往下聚集，下垂的岩石覆盖在上面，中间门洞高张，旁边通着众多小石洞，里面隆起一个石室，外边开有八个石窗，也是以小巧见奇，又是一处胜境。停下休息了很久，望见它的西峰，岩石也是高耸排列着。从寺后往西跋涉到峰上，从峰峦山崖之中经由石阶向南下山，出到庆元伯祠。〔是弘治时期(1488～1505)孝穆皇太后祭祠她父亲的祠堂。〕

往西沿着大道行，又走三里，由岔开的小径向北赶到木陵村。这以前，寻找中隐山找不到，来到此地有个姓朱的居民，告诉我说："中隐山、吕公岩，我全没有听说过，只是木陵村有个佛子岩，那洞

有三层，道路和里程相同，或许就是这个岩洞也未必可知。”我点头同意他，于是从此处的岔路进去。往西北行二里，望见有石峰在侯山东麓，洞口高悬。于是叫顾仆到村民家去做饭，我与静闻向北走到岩洞下。这个岩洞的东边，先有两个洞向着南方，我首先进入最东边的一个，就见山洞宽敞却不深。稍往西走，就见侧边裂开洞口，外面垂着许多钟乳石，中间横着一道屏风似的岩石。后面下坠成深峡，屏风石东西两侧都有洞口，可以俯瞰，往下走经由峡中向北进去，石窍在两旁裂开，渐渐变窄变黑。于是重又出来，又向西往上进入大洞。此洞南低北高，穹然隆起，高大通透，颇像程公岩。抬头望见右边石崖上有题字，急忙用松枝磨擦石壁，原来是宋朝绍兴甲戌年七月十五日吕愿忠为中隐山题写的《吕公洞诗》。后边题写道：“代理知府洛阳吕叔恭游览中隐山无名洞，宾客中有人说：‘此洞由大人题词，应该用吕公来命名它。’我不敢冒然而动。在座的人都说：‘十分恰当。’因此写了五十六个字刻在壁上。”我见了这段话，醒悟过来，更加高兴，这才明白佛子岩就是吕公岩，吕公岩就是中隐山了。于是往北登上后洞，洞内的岩石有如云层中的飞鸟凌空而来，层层叠叠倒立高举，与山洞一同向上，没有显出逼窄的景象来。而洞口高敞明亮，更比程公岩的后洞大了。出洞口往北去，有两条石磴，一条向东北下达山麓，一条往西北上登山顶。我先从那条向下的石磴走，就到了向北的山麓，山麓全是空洞，像是云气喷出帷幔下覆，外边有倒立的岩石，分隔成门，排列为窗，而里面蜿蜿蜒蜒四通八达，绕着走好像走在回廊与双层通道之中，这是下洞中最幽深奇妙的地方了。随即再上到中洞的后洞，从它左侧往西北登石阶上去，忽然又见到一洞。此洞北边深入进去，南边高高隆起，十分空旷、平坦、明亮，中央向南之处有一块岩石耸立，好像高台，上边有尊石佛，不知它是从哪里来的，〔洞右壁上有碑记，说此洞从前道路堵塞无法上去，一天有个樵夫进洞歇息，忽然间见到这尊佛的影像，十分惊异便建造了它，这是宋朝初年的事了。〕佛子洞的名字就

是由此来的。石佛前有根巨大的石柱，如屏风样屹立在中央，把东西两面分隔成两道石门：西边的石窍又大又正，从下边远望去，从窍中一直看到北面的山，可东边的却隐而不见；东边的石窍又狭又偏，此窍之内在东面旋绕出一个石龛，中间圆圆地覆盖下来而外边两旁相夹如门，门上龙虎交立两旁，有人因而把它们加以雕凿彩绘，反而失去了天然的真趣，损害了真实。从石窍外沿着崖壁向东转，又开有一个门洞，下临中洞的上方，是关帝的神座。我找到一个佛子岩，随即中隐山、吕公岩各处胜迹的种种奇观全都出现了，真是意外的奇遇呀！仍从洞北向东下走，穿过中洞往南出来，再读了吕公五十六个字的题词，把它记住以便等回去后记录下来。出了中洞，再沿着山往西行。又开有一个洞，朝向南方，与中洞并列，洞中残存有佛座、柱础，是往昔的佛寺，然而洞内不十分宽阔。

由洞西攀石往上走，又有个向南的洞，我此时已肚内空空如也，急忙下山，在木陵村村民家吃饭。村民说："向西走到侯山之下，还有个铜钱岩，可通到前山；向北到赵家山，也有洞可以深入；向南到茶庵的西边，又有个陈抟岩，十分奇妙。"我考虑各处岩洞不能遍游，而侯山在群峰之中数第一，这个岩洞不可擦肩而过。于是由中隐山的原路越到小桥西头，共走一里，登上侯山东麓，来到侯山庙。庙后的山麓上水流漫溢，踩着水分开草丛，茫然找不到洞。只见有石阶上登，差一点想要鼓足勇气一口气登上绝顶，可山前走路的人高声呼叫天晚了不可上登。只是向西南遥望大道的南面，有陡削的山峰往东转去，有山洞面朝东北高高隆起，不知是铜钱岩还是陈抟岩，姑且望着它赶去。与大道相交向南走去，共一里抵达山下。洞口朝向东北，高高依傍在半山腰，而山前有积水，汇流成深潭。从水潭上沿石阶抓住荆棘上登，就进入了洞中。这个山洞的洞口堆积着乱石，外高内深，沿石阶向西南下去，一直坠到洞底，就到了水边，潭水十分幽深。向内望去，有一块岩石横突而出，好似龙头腾空，下方有道倾斜的石崖嵌入水中，里面有条裂隙通往旁侧。我来到龙头

之下，害怕倾斜的石崖太陡太滑，犹疑不前，而此时跟随来的人高呼："天黑了，此路危险。此处可莫要进去！"只得跟随他出来，下山。沿山麓转到东南方，就是此山的山背后，似乎又有个洞口，洞前又有积水，莫不是所说的铜钱岩可以通到前山的地方，便就是此处了吗？此处西面的山峰成双耸立，没有侯山那么高，可陡峭挺拔超过侯山。天晚了急忙赶路，暂且留着作为日后游览的地方。共行二里，往南走上大道，回头望西面大路和在南边夹住道路的山，上面有一个洞穴东西两头穿空，也与佛子岩两头穿通的岩洞无异，都留作以后游览之地，来不及进去。拉住路上的人问："前面所进的北向的洞叫什么名？"原来是架梯岩，又名石鼓洞。此时途中又纷纷传说城门已关，竭力跌跌绊绊向东赶了三里路，路过茶庵，又赶了二里，经过先前到木陵村分岔的地方，天已经昏黑了，估计已来不及进城了。又行三里到达振武门，城门还没有全掩上，侧着身子进了城，从从容容来到寓所。

【原文】

十三日　早促饭，即出靖藩城北门，过独秀西庵，叩绀谷，已入内宫礼忏矣。登峰之约，复欲移之他日。余召与其徒灵室期：姑先阳朔，而后来此。乃出就日门，过木龙南洞，由其下渡江。还望木龙洞下层，复有洞滨江穿麓，潆流可爱。上江东涯，即溯江流北行，不半里，入千佛阁，乃平殿也。前有大榕一株。问所谓辰山者，自庵至渡头东街，僧俗少及长俱无一知。乃东向苍莽行，冀近山处或得一识者，如屏风岩故事。随大路东北五里，眺尧山在东，屏风岩在南，独辰山茫然无辨。一负刍者，执而问之，其人曰："余生长于此，未闻所谓辰山。无已，则东南数里有寨山角，其

岩前后相通，或即此也。”余欲从之，将东南行，忽北望一山，去路不一里，而其山穹然有洞，洞口有石当门，赭色斑烂，彪炳有异[①]。亟问何名，负刍者曰：“老虎山也。”余谓静闻：“何不先了此，而后觅辰山。”遂北由岐行一里，抵山下。有耕者，再问之，语如初。乃望高贾勇，遂先登洞口斑烂石畔，穿入跨下，其内天光自顶四射。由下北透其腹，再入重门，支峡后裂，层庋上悬，俱莫可度。返南向重门内，攀崖上跻，遂履层楼，徘徊未下。忽一人来候洞前，乃下问之，曰：“是山名老虎山，是洞名狮子口，以形也。又名黄鹂岩，以色也。山前有三洞：下曰平地，中曰道士，上曰黄鹂。”似欲为余前驱者。余出洞，见山顶石丛参错，不暇与其人语，遂循路上跻。其石片片，皆冰棱铁色。久之下岭，石棱就夷，棘道转没。方踯躅间，前候者自山下释耒趋上[②]，引余左入道士岩。岩亦南向，在黄鹂之东而稍下，所谓中洞也。洞之前壁，右镌李彦弼，左镌胡槻诗，皆赠刘升之者。升之家山下，读书洞间，故当道皆重之。拂读诗叙，始知是山之即为辰山[③]。又得辰山之不待外索，更奇甚。前得屏风岩于近山之指示，又得中隐山于时登之摹拟，若此山近人皆以为非，既登莫知其是，而数百年之遗迹，独耿然示我也，其孰提醒而孰嘿导之耶[④]？

余就岩录诗，因令顾仆随导者往其家就炊，其人欣然同去。录未竟，其人复来，候往就餐，余乃随之穿东侧门而出。其门内剖重龛，外耸峡壁。东向下山，以为其家不远，

瞻眺无近村，始知尚在东北一里外也。其人姓王名世荣，号庆宇，山四旁惟兹姓最近，为山之主。抵王氏，主人备餐加豆，且留宿焉。余见尧山渐近，拟为明日游，因俞其请⑤，而以余晷索近胜。庆宇乃肩梯束炬前导，为青珠洞游。不约而随者数十人，皆王姓。遂复趋辰山北麓。

其洞北向，裂峡上并山顶，内界两层。始向南，入十余丈，乃攀崖而上，其中穹窿而暗。稍转而西，乃竖梯向北崖上跻。既登，遂北入峡中五丈余，透出横峡。其峡东西横亘，上高俱不见顶。由东行四五丈，渐辟生光，有大石柱中悬。绕出柱西，其峡又南北竖裂：南入而临洞底，即穹窿暗顶之上也；北出而临洞门，即裂峡分层之巅也。洞门中列二柱，剖为一门二窗，延影内射，正当圆柱。余诧以为奇，而导者曰："未也。"转从横峡口，又由西行四五丈，有窍南入，甚隘。悉去衣赤体，伏地蛇伸以进。其穴长三丈，大仅如筒，又曲折而有中悬之柱，若范人之身而为之窍者⑥。时从游两人以火炬先入，余继之。半晌而度，即西坠度板，然后后入者得顶踵而入，几几乎度一人须磨捱一时矣。过隘，洞复穹然，上崇下陷，乃俯南降，垂乳纷列，迥与外异。导者曰："未也！"又西逾一梁，梁横南北若阈，下可由穴以坠，上可截梁而度。越梁西下，石乳愈奇。西洼既穷，复转北上，靡丽盈眸，弥转弥胜。盖此洞与山南之黄鹂正南北相当，而南则层叠轩朗，涤虑怡神，可以久托；北则重闷崄巇，骇心惘目，所宜暂游。洵一山皆空，其环峙分门者虽

多，无逾此二妙矣。北向开洞门者三，此为中，东西二门俱浅。

出，复东循北麓，过洞门一，不甚深。转南向而循东麓，先过高穹之洞一，又过内削三曲一⑦，又过狗头岩一，皆以高悬不入。又南过道士后峡门，又南得和合岩。其岩亦东向，内辄南裂成峡，而峡东壁上镌和、合二仙像，衣褶妙若天然，必非尘笔可就。南向者三，即平地、道士、黄鹂也。志称辰山有洞三级，第指其南耳。惟西面予未之穷。出青珠洞，过北洞一，东麓洞五，转西向而循南麓，遂入平地岩。其门南向，初入欹侧，不堪平行，侧身挨北缘东隙而上，内境既穹，外光渐闷。时火炬俱弃北隅，庆宇复欲出取，而暮色亦上，不堪栖迟，乃谢之出。亦以此洞既通中洞，已穷两端，无复中撷矣⑧。乃从山东北一里，复抵王氏。庆宇之母，已具餐相待。是夜月色甚皎，而蚊聚成雷，庆宇撤己帐供客，主仆俱得安寝。

【注释】

①彪炳：文采焕发。

②耒（lěi 垒）：即耒耜。古代耕地翻土的农具，亦以耒耜为农具的总称。

③辰山：即虎山，俗称猫儿山，在桂林市东北郊。霞客所住的王庆宇家，应即今猫儿山北面的王家碑。

④嘿（mò）：同“默”。嘿导：暗中引导。

⑤俞（yú）：犹言“然”，表示应允。

⑥范：模子。范人之身：以人的身体做模子。

⑦三曲：原作“三门”，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⑧撷(xié 协):采摘。

【译文】

十三日 早晨催着吃了饭,立即到靖江王王城的北门,探访独秀峰西面的寺庵,拜见绀谷,已进内宫礼佛去了。约定好的登峰,又想把它推到别的日子。我召唤他徒弟灵室过来与他讲定:暂且先去阳朔,然后再来此地。于是出了就日门,经过木龙洞的南洞,由洞下渡江。回头望木龙洞的下层,又有洞濒临江流穿过山麓,流水潆绕十分可爱。登上漓江东岸,立即溯江流往北行,不到半里,走入千佛阁,是单屋的佛殿。寺前有一棵大榕树。打听所谓的辰山这地方,从寺庵到渡口东街,和尚俗人老的少的全无一人知道。只好向着东方在空旷无际的原野中行走,希望在靠近山的地方或许能遇到一个知道的人,如在屏风岩发生的事一样。顺大路向东北走五里,远眺尧山在东,屏风岩在南,唯独辰山茫然无法辨认出来。见一个背草的人,拉住他问路,那人说:"我生长在此地,没听说过所谓的辰山。如有的话,那么东南几里外有个寨山角,山上的岩洞前后相通,或许就是此处了。"我打算听从他的话,将要向东南方走去,忽然望见北方有一座山,相距的路不足一里,而且那座山有洞穹然隆起,洞口有岩石挡住入口,赭色斑烂,光彩焕发,有奇异之处。连忙打听叫什么名字,背草的人说:"是老虎山"。我对静闻说:"为何不先了结了此山,然后再去找辰山。"便向北经由岔道行一里,抵达山下。有个耕地的人,再次询问他,说的话如先前那人说的一样。于是望着高处鼓足勇气,就首先登到洞口色彩斑烂的岩石旁,穿过横跨的岩石下去,见天上的亮光从洞顶上四处射下来。由下边往北穿到山腹中,两度进入两道石门,后面裂开支峡,上方悬着层层石板,都不能过去。返回到向南的重门之内,攀着石崖上登,便踏在了如层楼的岩洞上,正徘徊没有下去。忽然有一个人来等在洞前,就下去问他,回答说:"此山名叫老虎山,此洞名叫狮子口,是因为形状相似。

又叫黄鹂岩，是据颜色起名。山前有三个洞：下边的叫平地岩，中间的叫道士岩，上边的叫黄鹂岩。”似乎想要为我在前引路的样子。我出洞来，见山顶岩石成丛，参差交错，顾不上与那人说话，就顺着路登山。山顶的岩石一片片，都是冰凌样的石条，铁样的颜色。很久才下岭来，石棱没有了，变为平地，荆棘丛生的小道转而隐没了。正在徘徊之间，先前等候的那人从山下放下农具赶了上来，领我向左进入道士岩。岩洞也是向南，在黄鹂岩的东边而稍微偏低一些，就是所谓的中洞了。洞的前壁上，右边刻着李彦弼的诗，右边刻着胡槻的诗，都是赠给刘升之的。刘升之的家在山下，在洞中读书，故而当官的人都敬重他。拂拭洞壁读了诗前的序文，这才知道此山就是辰山。又一回找到辰山不必另去寻索，更是十分奇异。先前找到屏风岩是由于在近山之处有人指点，又一次找到中隐山在于登山时的揣摩思考，至于说到此山，附近的人都认为不是，登山后也不知它就是，然而几百年前的遗迹，独独明明白白地显示给我，那是谁提醒谁在默默地引导着呢？

我凑近岩壁抄诗，因而命令顾仆跟随引路的人前往他家就火烧饭，那人欣然一同前去。没有抄完，那人又来了，等候前去就餐，我就跟着他穿过东侧的石门出来。此石门内剖开重重石龛，外面耸立着峡壁。向东下山，以为他家不远，抬头眺望附近没有村庄，这才知道还在东北一里之外。〔那人姓王，名叫世荣，别号叫庆宇，山的四周唯有此姓人家最近，是这座山的主人。〕来到王家，主人准备了饭食添加了豆，并且挽留我们住宿。我见尧山渐渐接近了，准备到明天去游，因此应允了他的邀请，而因为有剩余的时间就去搜寻近处的胜境。庆宇于是肩扛梯子绑了火把在前领路，去游青珠洞。没有邀约便有几十个人跟随而来，都姓王。于是又赶到辰山北麓。

青珠洞向北，裂开的峡谷向上迸裂到山顶，洞内分隔为两层。开始时向南进去十多丈，就攀崖而上，洞中穹窿且很暗。慢慢转向西，于是竖起梯子向北面的石崖上登。登上去后，就向北走入峡中

五丈多，钻出到横着的峡谷中。此峡呈东西向横亘着，上边高得都见不到顶。往东走四五丈，慢慢开阔生出光亮来，有大石柱悬在中央。绕到石柱西侧，这里的峡谷又呈南北向纵向裂开：往南进去就面临洞底，就是穹窿黑暗的洞顶的上方了；向北出去就下临洞口，就是裂开峡谷分层的顶上了。洞口中央排列着两根石柱，把洞口剖为一道门两个窗，引进光影射入洞内，正照着圆形的石柱。我十分诧异认为很奇特，可向导说："不算。"转而从横向的峡谷口，又往西行四五丈，有洞穴往南进去，十分狭窄。脱去全部衣服赤着身体，伏在地上像蛇一样一伸一屈地前进。这个洞穴长三丈，大处仅如竹筒一样，又曲曲折折而且中间有悬垂的石柱，洞窄得如同是用人的身子作模子而成的。此时跟随游览的两个人拿着火把先进去，我紧跟着他们。半晌才过去，马上往西下坠越过平板状的坡道，这样之后后面进来的人才得以顶着脚跟进来，几几乎过一个人须要磨蹭一个时辰了。过了隘口，洞重又穹然隆起，上高下陷，于是俯身向南下降，下垂的钟乳石纷纷罗列，迥然与外边不同。向导说："不算奇异！"又往西越过一座桥，桥横架在南北好像门槛，下边可由洞穴中坠下去，桥上可横截过桥。过了桥向西下去，钟乳石愈加奇异。西边的洼地走到头后，又转向北上走，绮丽的景色充满眼中，越转进去越更优美。原来此洞与山南面的黄鹂岩正好南北相对，可南边的层层叠叠，轩敞明朗，消愁怡神，可以长时间托身；北边的却一重重隐秘幽深，艰险难行，惊心触目，只适宜作短暂的游览。确实是整座山都是空的，其中环山耸峙分出的洞口虽然很多，没有超得过这两个洞奇妙的了。向北开的洞口有三个，此洞在中间，东西两个洞都浅。

出洞后，再往东沿着北麓走，路过一个洞口，不十分深。转向南后沿着东麓走，首先路过高大穹窿的山洞一个，又经过洞内陡削的三个、曲曲折折的一个，又路过狗头岩一个，都因为悬在高处没进去。又往南路过道士岩后面的峡口，又向南找到和合岩。这个岩洞

也是向东，洞内则往南裂成峡谷，而峡谷东壁上刻有和、合二仙的像，衣服的皱褶巧妙得如同天然的一样，必定不是凡俗的画笔可以画就的。向南的岩洞有三个，就是平地岩、道士岩、黄鹂岩了。志书上称辰山的岩洞有三层，仅是指山南的洞而已。唯有西面我未穷究它。出了青珠洞，经过北面的山洞一个，东麓的洞五个，转向西后沿着南麓走，就进入平地岩。洞口向南，刚进去就倾斜下去，不能平走，侧着身子挨近北面沿东边的裂隙中上去，里面的地方既穹窿而起，外边的光亮又渐渐幽暗下来。此时火把全部丢弃在北边的角落里，庆宇想出去取，可暮色降临，不能停留得太晚，便谢过他出来。也因为此洞既然通到中洞，已经穷究了两头，不必再摘取中间了。于是从辰山往东北行一里，再次来到王家。庆宇的母亲，已备好饭相待。这天夜里月色十分皎洁，而蚊子聚集声音成雷，庆宇撤了自己的蚊帐给客人用，主仆都得以安睡。

【原文】

十四日　早餐于庆宇处，遂东行。过一聚落，又东北共三里，过矮山。其山在尧山之西，漓水之东，其北复耸一枝，如拇指之附，乃石山最北之首峰也。山南崖削立，下有白岩洞。洞门南向，三窦旁通；其内垂石，如莲叶卷覆，下多透漏，列为支门；其后少削，而下辄复平旷；转而西入数丈，仍南透天光。出洞而东，有庵两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栏猪笠于中①，此中之点缀名胜者如此！北小山之顶，一小石尖立，特起如人。山之名“矮”，以矮于众山；余见其嶙峋，欲以雅名易之，未能也。

于是东向溯小溪行，共二里，抵尧山西麓。由王坟之左渡一小石桥②，乃上山，入古石山坊，共二里，抵玉虚殿。

其处小回成坞，西向开洋，水自山后转峡而来，可润可耕，名天赐田，而土人讹为天子田。由殿右转入山后，则两山夹而成涧。乃南向溯涧半里，又逾涧东上半里，始登岭角，于是从岭上望东北最高峰而登。适得樵者，询帝尧庙所在。其人指最高峰曰："庙在此顶，今已移麓，惟存二石为识，无他可睹也。"乃益东北上，三过狭脊，三登三降。又二里，始登第一高峰，然庙址无影响，并二石亦莫辨焉。盖此中皆石峰森立，得土山反以为异，故群而称之，犹吾地皆土山而偶得一石峰也。大舜虞山已属附影，犹有《史记》苍梧之文，而放勋何与于此哉[3]！若谓声教南暨[4]，则又不独此山也。或者曰："山势岩峣[5]。"又或曰："昔为瑶人所穴。"以声音之同，遂讹为过化所及，如卧龙之诸葛，此岂三国版图哉！其山之东，石峰攒丛，有溪盘绕其间，当即大坝之上流，出于廖家村西者也。

凭眺久之，仍五里下，饭于玉虚殿。又二里，抵山麓小桥。闻其北有尧庙，乃县中移以便伏腊故事者[6]，其东南有寨山角、铁峰山，其名颇著。乃又南渡一桥，于是东南循尧山南麓而趋，将先探铁峰，遂可西南转及寨山、黄金而返也。五里，已出尧山东南坞。其南石峰森森，而东南一峰，尤铮铮屼突。余疑其为铁峰山，得两人自东来，问之，曰："铁峰在西，已逾而东矣！"余不信，曰："宁失铁峰，此铮铮者不可失也！"益东南驰松篁间，复得一小沙弥，询铁峰，曰："前即是矣！"出林，夹右转石山而南，将抵铮铮突峰之

西，忽一老者曳杖至。再询之，则夹右而转者即铁峰，其东南铮铮者乃天童观后峰，铮铮者可望而不可登，铁峰山则可登而不可入。盖铁峰颇似独秀，其下有岩洞，昔有仙留记，曰："有人开得铁峰山，真珠金宝满担担。"故先后多凿崖通窍者，及将得其门，辄坠石闭塞焉。老者指余循南麓遍探，仍返勘东麓，俱无深入容身之窍。

乃西驰一里，转入南岐。又一里抵冷水塘⑦。小桥跨流，急涌西南而去，一村依山逐涧，亦幽栖之胜，而其人不之觉也。村南石峰如屏，东西横亘，从西嘴望之，只薄若立指。从其腋东转南山之坳，则遂出山南大道。始驰而西，共三里过万洞寺，则寨山在其西矣。其地石山始开，平畴如砥，而寨山兀立其中。望其东崖，穹然壁立，悬崖之上，有室飞嵌，而不见其径。转循山南，抵山西麓，乃历级北上。当寨山西北隅，崖开一罅，上架横梁，乃逾梁入洞，贯腹而东，透出东崖，已在嵌室之内矣。余时急于东出，西洞真形俱不及细按。及透东洞，始解衣憩息，竟图托宿其间，不暇更问他胜矣。

【注释】

①笠(lì 立)：竹篾编成的笠形覆盖物。

②王坟：即明代靖江王墓群，有王墓十一座，王室墓百余座，占地近万亩。

③放勋(fǎng xūn 访薰)：唐尧的称号，一说是尧的名。

④暨(jì 既)：及，到。

⑤峣(yáo 尧)：山高的样子。尧山位于桂林东北隅，海拔 909 米，为桂林市境最高峰，也是桂林唯一的土山。

⑥伏，指夏天的伏日；腊，指冬天的腊日。古代伏腊日皆举行祭祀。后也用伏腊泛指节日。

⑦冷水塘：今名同，在桂林市东郊。

【译文】

十四日　在庆宇处吃了早餐，便往东行。路过一个村落，又向东北共走三里，路过矮山。这座山在尧山的西边，漓江的东岸，山北又耸起一座支峰，如像大拇指附着在手掌上，是石山最北边的第一座山峰。山南崖壁削立，下面有个白岩洞。洞口向南，旁边通着三个旁洞；洞内垂着岩石，如荷叶样卷覆下来，下方有许多孔隙，排列为支洞；洞后略有些陡峻，可下去后就又平敞空旷起来；转向西走进去几丈，仍然从南边透进天光。出洞后往东走，有两重寺庵，庵后又有洞十分明朗，和尚在洞中设置了牛圈和养猪的篱笆，这地方点缀名胜的东西竟然如此！北边小山的山顶，一块小石尖尖立起，好像一个人。此山名叫“矮”，是因为比群山矮；我见它山势嶙峋，想要用优雅点的名字来给它改名，没能想出来。

从这里向东溯小溪行，共二里，抵达尧山西麓。由靖江王王室墓地的左侧过一座小石桥，就上山，进入古老的石山坊，共二里，来到玉虚殿。此处环绕成小山坞，向西一面开阔，水自山后转过山峡流来，可以灌溉可以耕种，名叫天赐田，但本地人错读成天子田。由殿后转入山后，就见两座山相夹形成的山涧。于是向南溯山涧走半里，又越过山涧往东上行半里，这才登上岭角，于是从岭上望着东北方的最高峰登去。恰好遇到打柴的人，打听帝尧庙在的地方。那人指着最高峰说：“庙宇在这个山顶，现在已移到山麓，仅存留下两块石头作为标记，没有其他可看的了。”于是愈加向着东北上登，三次走过狭窄的山脊，三次上登三次下降。又行二里，才登上第一高峰，然而庙址没有痕迹，连两块石头也无法辨认出来。大概这一带都是森然耸立的石峰，见到土山反而认为很奇特，因此大家都称颂

它，就好像我家乡都是土山而偶尔见到一座石峰一样的了。大舜的虞山已属望影附会，尚且还有《史记》记载的大舜游苍梧的文章，但是唐尧何时涉足到此地的呢！如果说是声威与教化传到南方，那么又不仅仅是此山了。有人说："是山势险要高峻。"又有人说："过去是瑶人的巢穴。"由于声音相同，便误为唐尧经过教化所到的地方，如卧龙山的诸葛武侯祠，此地难道是三国的版图吗！此山的东面，石峰成丛攒聚，有溪流环绕在其间，应当就是大坝的上游，源出于廖家村西边的水流了。

凭眺了很久，仍然走了五里下山来，在玉虚殿吃了饭。又是二里，到达山麓的小桥。听说桥北有尧庙，是县里移来以便在伏腊日举行祭祀的场所，庙东南有寨山角、铁峰山，它们十分著名。就又向南走过一座桥，于是往东南沿尧山南麓快步赶去，将要先去探寻铁峰山，顺道可向西南转到寨山角、黄金岩再返回城。五里，已到了尧山东南的山坞中。山坞南面石峰森森，而东南方的一座山峰，尤其峥嵘突兀。我怀疑它就是铁峰山，遇到两个人自东边过来，问他们，回答说："铁峰山在西面，已经走过头来到东边了！"我不信，说："宁愿失去铁峰山，这座峥嵘的高山是不能错过的！"越发向着东南在松林竹丛间疾行，又遇上一个小和尚，打听铁峰山，回答说："前边就是了！"出了树林，靠右转过石山往南走，将要来到峥嵘突起的山峰的西麓，忽然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来。再次询问他，原来靠右转过来的石山就是铁峰山，那在东南方的峥嵘之山是天童观后的山峰，峥嵘之峰可望却不可登，铁峰山却可以登上去但不能进去。原来铁峰山颇有些像独秀峰，山下有个岩洞，从前有仙人留下了题记，说："有人开得铁峰山，珍珠金宝满当当。"所以先后有很多在崖壁上凿洞穴想进去的人，到将要找到石门时，总是有岩石坠下把石门堵塞住了。老人指引我沿着南麓四处探寻，仍旧返回来踏勘东麓，全无可以容身深入的洞穴。

于是向西疾行一里，转上往南的岔路。又走一里抵达冷水塘。

小桥跨过流水，急流涌向西南而去，一个村庄依山逐涧，也是幽静栖息的胜地，可村里人没有觉察到它的优美之处了。村南的石峰如像屏风，东西向横亘着，从西边的山嘴望它，只薄得如立着的手指头。从峰侧向东转到南山的山坳，便竟然出到了山南的大道上。开始向西疾行，共三里路过万洞寺，就见寨山角在它的西边了。此地石山开始开阔起来，平坦的田野如像平滑的磨刀石，可寨山角兀立在田野中。远望它的东崖，穹然壁立，悬崖之上，有石室飞嵌在上，可不见有通往那里的路径。转弯沿着山的南麓走，到达山的西麓，于是沿石阶向北上登。位于寨山角西北隅，山崖裂开一道裂缝，上边横架着桥，就走过桥进洞，横贯山腹往东走，钻出到东面的悬崖上，已在飞嵌的石室之内了。我此时急于往东出去，西面山洞的真实情形都来不及细细考察。等钻出了东面的山洞，这才脱去衣服休息，竟然考虑寄宿在洞中，顾不上再去问津别的胜景了。

【原文】

十五日　寨山洞中多蚊，无帐睡不能熟。晨起，晓日即射洞而入，余不候盥栉，辄遍观洞中。盖其洞西北东南，前后两辟，而中则通隘，仅容一人。由西麓上山腰，透入飞石下，旋转蹑其上，卷石为桥，以达洞门。门西北向，门内洞界为两，南北并列，俱平整可居。北洞之后，即通隘透腹处也，隘长三丈。既入，既宽辟为岩，悬乳垂莲，氤氲左右，而僧结屋掩其门。东岩上下，俱极崇削，惟屋左角余飞台一掌，不为屋掩。余先是中夜为蚊所驱，时出坐其上。月色当空，见平畴绕麓，稻畦溢水，致其幽旷。东岩之下，亦有深洞，第不透明。路当山麓，南转始得东上。余既晨餐，西北望黄金岩颇近，亟趋焉，不复东寻下洞也。

下山西麓，过竹桥，由村北西北行[1]，三里，抵岩之阳。其山骨立路北，上有竖石如观音，有伏石如虾蟆，土人呼为“蟆拐拜观音”。拐即蛙之土名也。自九疑瑶峒，俱以取拐为务。其下即裂为洞，洞不深而高，南北交透，前低后峻。后门之半，复有石横飞，若驾虹空中，门界为二。既内外分启，亦上下层分，映彻之景，莫此为甚，土人俱指此为黄金岩。余既得之黄公之外，又觉此洞之奇，虽中无镌刻，而心有余幸。由洞内上跻，北出驾虹之下，俯瞰北麓，拖剑江直啮其下而西去焉。踞坐久之，仍南下出洞。其右复有一洞，门亦南向高裂，其内则深入而不透，若重峡而已。已从西麓北转，山之西北，亦有一洞西向，则中穹而不深，亦不透。其对山有东向之洞，与此相向，若门庑对列。其洞则内分四支如“十”字。东北二门则外透而明，然东其所入，北乃悬崖也；西南二峡则内入而黑，然西其上奥，南乃深潭也。拖剑之水在东峰之北，抵此洞前，转北循山。当洞有桥跨之，桥内汇而为池，亦山丛水曲之奥矣。出洞，不知其名，心诧其异，见汲水池中者，姑问之。其人曰：“此洞无名。其上更有一洞，可跻而寻也。”亟从之，适雨至不为阻，披箐透崖而上。南北两石屏并立而起，微路当其中，甚峻。洞峙南屏后，门亦东向，而不甚宏。门左刻石一方，则宋人遗迹也，言此洞山回水绕，洞名黄金，为东坡居士香火院[2]。岩中东坡题额可拓，予急觅之。洞右有旧镌，上有“黄金岩”三字可辨。其下方所书，则泐剥无余矣。始知是洞为黄金，

而前乃其东峰之洞。一黄金洞而既能得土人之所不知，又能知土人之所误指，且又知其为名贤所遗；第东坡不闻至桂为可疑耳。洞内无他奇，而北转上透天光，断崖崩溜，无级可攀。乃出门左，见北屏内峡，有路上跻，第为积莽所翳，雨深蔓湿，不堪置足，余贾勇直前，静闻不能从焉。既登，转而南，则上洞也。洞门北向。门外棘蔓交络，余缕分而节断之，乃得入门。门内旁窦外通，重楼三叠，下俯甚深，上眺亦异，然其上俱无级罅可攀。谛视久之，见中洞之内，有旁窦玲珑，悬隙宛转，可穿而上，第隘而层折，四体难舒。于是脱衣赤体，蛇伸蠖曲[③]，遂出上层平庋阁上，踞洞口飞石驾梁之上，高呼静闻，久而后至，亦以前法教猱而升，乃共下焉。

时顾仆待下洞桥端甚久，既下，越桥将西趋屏风山，欲更录《程公岩记》并《壶天(观)铭序》。回望黄金岩下，其西北麓诸洞尤多，乃复越桥而西[④]，随拖剑绕山北麓，其处又得北向洞二，西向洞三，或旁透多门，或内夹深峡，一山之麓，靡不嵌空，若垂云覆翼焉。极西一洞门，亦自西北穿透东南，亦北低南峻，与东峰(缺。)午，令顾仆先炊王庆宇处，余与静闻西望屏风山而趋。将度拖剑水，望屏风、黄金两山之中，又南界一山，其下有洞北向，复迂道从之。则其洞亦旁分两门，一北一东，此山之东北隅洞也。其西有级上跻，再上而级崩路削，又有洞北向。其前有垣，其后有座，乃昔时梵宇所托，虽后左深窍可入，然暗不能穷。乃下

抵西北隅，则旁透之洞，中空之峡，又连辟焉，颇与黄金岩之西北同。而正西一洞，高穹层列，纷拿杰张，此又以雄厉见奇，非寻常窈窕窟也。土人见予久入，诧而来视，余还问其名，知为飞石洞。从此遂西度石堰，共一里入程公岩，录东崖记、铭二纸。铭乃范成大，记乃侯彭老。崖高石侧，无从缘拭，抄录甚久，有数字终不能辨。时已过午，腹中枵然，乃出岩北趋王氏。不半里，过一村，以衣质梯[5]，复肩至岩中，缘拭数字，尽录无遗。复缘拭西崖《张安国碑》，以其草书多剥，有数字不辨焉。

时已下午，于是出洞还梯，北二里，饭于王氏。王氏杀鸡为黍，待客愈隆。其母再留止宿，余急于入城，第以胡榘诗下刘居显跋未录，居显，升之乃郎。攀凳拂拭，而庆宇复负而前趋。西一里，入道士岩东峡门，穿入洞中，拭左崖，再读跋，终以剥多置。又校得胡诗三四字，乃入洞右隅之后腋，即与下洞平地岩通者。其隙始入甚隘，少进而西，则高下穹然，暗不可辨。庆宇欲取火为导，余曰："不若以余晷探外未悉之洞也。"遂仍出东峡，循东麓而北，过狗头洞。洞虽奇而名不雅，竟舍之。其北麓又有一洞，北门亦东向，外若裂罅。攀隙而上，历转三曲，遂透三窗，真窈窕之鹫宫，玲珑之鹫宇也[6]。出洞再北，即为高穹之洞。其门南向，上盘山顶，与北之青珠并。入其内，即东转而上跻，已而北转，渐上渐黑，虽崇峻自异，而透朗独悭[7]，非余之所心艳也。出洞，日已薄暮，遂别庆宇南趋二里，过屏风山西麓，

至是已周其四面矣。又三里，过七星岩，又一里，入浮桥门，浮桥共三十六舟云⑧。则离寓已三日矣。

【注释】

①由村北句：此村应即今竹桥村，在桂林市东郊，乌山里稍北。

②东坡居士：即苏轼（1036～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永州。后为黄州团练副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有《东坡集》四十卷。　香火院：施舍财物，供神拜佛的寺院。

③蠖（huò 获）：即尺蠖，为一种昆虫。它必须先弯曲身体，再向前伸，故北方称它为步曲，南方称它为造桥虫。

④乃复越桥而西：疑"西"字应为"东"字。

⑤质：抵押。

⑥鹫（jiù 就）：鹰科部分大型猛禽的通称。　鷟（zhuó 浊）：即鸑鷟，凤的别称。

⑦悭（qiān 牵）：欠缺。

⑧浮桥：跨漓江上，在桂林市东隅，其址即今解放桥。《嘉庆重修一统志》桂林府津梁载："永济浮桥，在临桂县东江门外，明正德四年（1509），抚臣陈金造舟五十，两岸植铁柱四，中贯以铁缆二，各长百余丈，后废。本朝顺治十七年重建，雍正六年修。"

【译文】

十五日　寨山角的山洞中蚊子很多，没有蚊帐不能熟睡。清晨起床，旭日就射入洞中，我等不得洗脸梳头，就遍观洞中。大体上此洞呈西北东南向，前后两头开阔，中间只通着一个狭窄的隘口，仅能容下一个人。由西麓上到山腰，钻入飞石下边，随即转而登到飞石之上，翻卷的岩石成为桥，得以通到洞口。洞口朝西北方，洞口以内山洞被分隔成两半，南北两洞并列，全都平整可以居住。北洞的后边，就是通往隘口穿透山腹之处了，隘口长三丈。进去以后，立即拓宽成为岩洞，悬挂着的钟乳石似下垂的莲花，左右云烟氤氲，但

和尚建了屋子关着屋门。东面岩洞的上下，都极其高峻陡削，唯有屋子左角余下一块手掌大的飞台，未被屋子遮挡住。我在此之前半夜被蚊子驱赶，时常出来坐在石台上。月色当空，望见平坦的田野绕着山麓，稻田溢满水，景致极为幽静空阔。东面岩洞的下边，也有个深洞，只是不透亮。路就在山麓，往南转才能向东上去。我早餐之后，望见西北方的黄金岩很近，急忙赶去那里，不再往东去寻找下洞了。

下到山的西麓，过了竹桥，由村北往西北行，三里，抵达黄金岩的南面。此山似骨头样竖立在路北，上面有块竖石很像观音，有块趴伏着的岩石好似蛤蟆，当地人称为“蟆拐拜观音”。〔拐就是青蛙的土名。从九疑山的瑶峒起，都把抓青蛙作为重要的事。〕那下边马上裂成洞，洞不深却很高，南北相通，前低后高。后洞上的半中间，又有岩石横向飞起，如彩虹架在空中，洞口被分隔成两半。内外既分别开启，上下也分层，映照通透的景致，没有比这里更优美的了，当地人都指认这里是黄金岩。我既在黄公岩之外找到它，又觉得此洞很奇特，虽然洞中没有碑刻，可心里有种出乎意料的幸运感。由洞内上登，往北出洞到了架空的彩虹之下，俯瞰北麓，拖剑江直接啃咬着山下而后向西流去。盘腿坐了很久，仍然往南下走出了洞。洞右又有一洞，洞口也是向南高高裂开，洞内深入进去却不通，好像深峡而已。不久从西麓向北转，山的西北面，也有一个洞向西，则洞中穹窿却不深，也不通。它对面的山上有个向东的洞，与此洞相对，好像大门两侧的厢房样相对排列。那个山洞里面则分出四个岔洞如像“十”字。东北两个洞口则通到外面而且明亮，然而东边的是入洞之处，北面的是悬崖；西南两边是两个峡谷，一进去便黑暗下来，然而西边的是此洞在上层的隐秘之处，南面的是深潭。拖剑江的江水在东峰的北边，流到此洞前，转向北沿着山流去。正对洞口有桥跨过江流，桥内侧积水成为水池，也是山重水曲的幽深之处了。出了山洞，不知道它的名字，心里对它的奇异之处很诧异，见到

有在水池中取水的人，姑且问问他。那人说："此洞没有名字。它上面还有一个洞，可登上去找。"急忙听从他的话，恰好雨来了也不能阻止，披开深箐穿过山崖向上登。南北两面的石屏风并立而起，中间有条小路，非常陡峻。洞位于南面的石屏风后，洞口也是向东，但不怎么宽敞。洞口左侧刻有一块方形石碑，是宋朝人的遗迹，说此洞山回水绕，洞名叫黄金岩，是东坡居士供奉香火的寺院。岩洞中苏东坡题写的匾额值得摹拓，我急忙去寻找它。洞右有旧时的刻石，上面有"黄金岩"三个字可以辨认出来。它下方所写的字，却剥蚀无存了。这才知道此洞是黄金岩，而先前的那一个是它东面山峰上的洞。找到一个黄金洞就既能得知当地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又能知道当地人误指之处，而且又知道它是古代名贤遗留下来的；只是没有听说过苏东坡到过桂林，这一点值得怀疑。洞内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可转到北面上边透进天光，断崖崩塌溜滑，没有石阶可攀。于是出到洞口左侧，看见北面石屏风内的峡谷，有路上登，只是被堆积的草丛遮住了，雨大草湿，不能落脚，我鼓足勇气一往直前，静闻不能跟随。登上去后，转向南走，就是上洞了。洞口向北。洞口外荆棘蔓草交织在一起，我一缕缕分开一节节折断它们，这才得以进洞。洞口以内旁洞外通，三层重楼，向下俯视非常深，往上眺望也很奇异，然而那上边全无石阶缝隙可以攀援。审视了很久，看见中洞之内，有个旁洞小巧玲珑，悬空的裂隙宛宛转转，可以穿上去，只是狭窄又一层层曲曲折折的，四肢难以舒展。于是脱去衣服赤裸着身体，如蛇和尺蠖一样一伸一曲地上爬，终于出到上层平架着的楼阁上，坐在洞口飞石架成的桥上，高声呼唤静闻，很久以后才到来，也用先前的方法教给他像猿猴一样登上来，这才一同下去。

此时顾仆在下洞的桥头等了很久，下来之后，走过桥将向西赶去屏风山，打算再去抄录《程公岩记》及《壶天观铭序》。回头望黄金岩下，山西北麓的各种洞穴尤其多，就又过桥往东走，顺着拖剑江绕到山的北麓，此处又找到向北的洞两个，向西的洞三个，有的旁

侧穿通有许多洞口，有的洞内夹成深峡，一座山的山麓，无处不镶嵌着空洞，好似下垂的云朵下覆的鸟翼一样。极西处的一个洞口，也是从西北穿透到东南，也是北低南高，与东峰（下缺。）中午，命令顾仆先到王庆宇处去烧饭，我与静闻向西望着屏风山赶去。将要渡过拖剑水时，望见屏风山、黄金岩两山之中，又在南面隔着一座山，山下有洞朝向北方，又再绕道望着它赶去。就见此洞也是在两旁分为两个洞口，一北一东，这是山东北隅的洞了。洞西有石阶上登，再上去却见石阶崩塌道路陡削，又有个山洞向北。洞前有墙，洞后方有佛座，是往时佛寺建宅之处，虽然后面左侧有个深窍可以进去，但很暗不能走到头。于是下山走到西北隅，就见旁通之洞，中空之峡，又接连展现出来，与黄金岩的西北麓颇有些相同。然而正西有一个洞，高高隆起，一层层排列，纷纭杂乱，高大舒展，这又是以雄壮飞扬见奇，不是平常窈窕玲珑状的洞穴了。当地人见我进洞的时间太久，觉得诧异便来探视，我返回来打听洞名，知道是飞石洞。从此便往西越过石坝，共一里进入程公岩，抄录东面石崖上的记文、铭文。〔铭文是范成大作的，记文是侯彭老写的。〕石崖又高又斜，无从攀援拂拭，抄录了很长时间，有几个字始终不能辨认。此时已过中午，肚中空空然，于是出了岩洞向北赶到王家。不到半里，经过一个村庄，用衣服抵押借了一架梯子，重又扛来岩洞中，攀上去擦拭那几个字，全部抄完没有遗漏。又攀上西面的崖壁擦拭《张安国碑》，因为它是草书多有剥落，有几个字不能辨认出来。

此时已是下午，于是出洞还了梯子，向北走二里，到王家吃饭。王家人杀了鸡作饭，款待客人愈加丰盛。他母亲再次挽留住下，我急于进城，只是因为胡槻的诗下边刘居显的跋没有抄录，〔刘居显，是刘升之的公子。〕攀着凳子拂拭，而庆宇又背着凳子在前头奔走。往西行一里，进入道士岩东峡的峡口，穿进洞中，擦拭左侧的崖壁，再读了跋文，最终由于剥落太多放弃了。又校对胡槻的诗校出三四个字，于是进入洞右隅的后侧，就是与下洞平地岩相通之处。此道

裂隙开始进去时十分狭窄，稍微进去后往西走，便上下都似苍穹一样，黑暗得不能辨认东西。庆宇想要取火来领路，我说："不如用剩余的时间去探外边没有探完的洞。"于是仍旧出了东峡，沿东麓往北走，经过狗头洞。洞虽奇特可名字不雅，竟然放弃了它。山的北麓又有一个洞，北面的洞口也是向东，外边好似裂隙。攀着裂隙上去，转过三个弯，但通着三个石窗，真是窈窕的灵鹫宫府，玲珑的凤凰殿宇呀！出洞再往北，马上就是高高隆起的山洞。洞口向南，高高地盘踞在山顶，与北面的青珠洞并列。走入洞内，马上向东转后上登，随即往北转，渐渐上去渐渐黑下来，虽然高峻自有特点，可独缺通透明朗之处，不是我心里所喜爱的地方。出了洞，天色已近傍晚，便告别庆宇向南赶了二里路，走过屏风山西麓，来到这里已遍历了山的四面了。又行三里，过了七星岩，又一里，进入浮桥门，浮桥共由三十六条船组成。则离开寓所已经三天了。

【原文】

十六日　余暂憩赵寓，作寄衡州金祥甫书，补纪游之未尽者。

十七日　雨。余再憩赵寓，作家报并祥甫书，简点所市石。是日下午，辄闭诸城门，以靖藩燔灵也。先是，数日前先礼忏、演剧于藩城后，又架三木台于府门前。有父、母及妃三灵，故三台。至是夜二鼓，遍悬白莲灯于台之四旁，置火炮花霰于台上[1]，奉灵主于中，是名"升天台"。司道官吉服奠觞[2]，王麻冕拜[3]，复易吉服再拜，后乃传火引线发炮，花焰交作，声震城谷。时合城士女喧观，诧为不数见之盛举。促余往寓目，余僵卧不起，而得之静闻者如此。

十八日　托静闻从朝云岩觅融止上人入寓。饭后，以

所寄金祥甫书及家报、石帖付之，托转致于衡，嘱祥甫再寄家中。

十九日　以行囊简付赵主人时雨。余雨中出浮桥，将附舟往阳朔。时即开之舟，挨挤不堪；姑入空舟避雨，又不即去；乃托静闻守行李于舟，余复入城。登城楼，欲觅逍遥楼旧迹，已为守城百户置家于中[4]。遂由城上南行，二里，抵文昌门。门外为五胜桥[5]，漓之支流与阳江之分派交通于下。复循城外西过宁远门，乃南越南门桥，觅摹碑者，已他出。余初期摹匠同往水月，拓陆务观、范石湖遗刻。至是失期，乃赴雉山别郑、杨诸君，以先两日二君托人来招也。比至，又晤白益之，名弘谦，真谦谦君子也。时杨君未至，余少待之，雨大至，遂坐雉岩亭。方伸纸欲书补纪游，而杨君、朱君继至，已而郑君书小序见投，而朱君之弟涤凡亦以诗贶，余交作诗答之。暮，抵水月岩西舟中，宿。

二十日　舟犹欲待附者[6]，因令顾仆再往觅拓工。遂同抵水月观洞，示所欲拓，并以纸价付之，期以阳朔游还索取所拓。是日补纪游程于舟中。舟泊五胜桥下，晚仍北移浮桥，以就众附也。是日晴丽殊甚，而暑气逼人。当午有王孙五人入舟强丐焉[7]，与之升米而去。

【注释】

①花霰（xiàn 线）：相当现在燃放的礼花。

②奠（diàn 电）：向鬼神敬献祭品。　觞（shāng 伤）：敬酒。

③麻冕（miǎn 免）：古代帝王、诸侯等的丧服。

④百户：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千户所下设有百户所，统兵120人，分为二总旗，十小旗。百户为百户所的长官。

⑤文昌门：在今文明路南端。其南的五胜桥，跨在阳江上，今称文昌桥。

⑥附者：乘船的人。

⑦丐(gài 盖)：乞讨。

【译文】

十六日　我暂时歇息在赵家寓所，写了寄给衡州金祥甫的信，补记游记未完的部分。

十七日　下雨。我再歇息在赵家寓所。写家信及给祥甫的信，检点买来的石头。这天下午，老是关闭着各道城门，是因为靖江王府祭灵。这之前的前几天就先在王城礼佛、演戏，又架了三座木台在王府门前。〔有父、母及王妃的三个灵位，所以有三座木台。〕到这天夜里二更时，在木台的四旁悬挂白色的莲灯，在台上放置了爆竹花炮，供奉灵牌于正中，这名叫“升天台”。司、道一级的官员身穿吉服敬酒祭奠，靖江王穿着麻衣麻帽跪拜，又换了吉服两次祭拜，然后就传火种点燃导火绳引发鞭炮，火花焰火并作，响声震荡城垣山谷。当时全城男女喧闹着观看，十分诧异认为是不多见的盛大举动。催促我前往观看，我僵睡床上不起，而是从静闻那里听到的情况如此。

十八日　托付静闻从朝云岩找到融止法师来到寓所中。饭后，把寄给金祥甫的信及家信、买石头的帐单交付给融止，托他转送到衡州，再嘱托祥甫寄到家中。

十九日　把行李点清托付给主人赵时雨。我在雨中走出浮桥，将要搭船前往阳朔。当时马上要开船，人挨挤不堪；暂且进入空船中避雨，又不马上离开；只好托静闻在船上守行李，我再进城去。登上城楼，想要寻找逍遥楼旧迹，已经被守城的百户在那安了家。于是由城墙上往南行，二里，抵达文昌门。门外是五胜桥，漓江的支流

与阳江的支流交汇于桥下。再沿着城外向西经过宁远门，便向南越过南门桥，寻找拓碑的人，已出门到其他地方去了。我当初与拓碑的匠人约好一同前往水月洞，去拓陆务观、范石湖遗留下的碑刻。至此失约，只有赶到雉山辞别郑、杨诸君，因为前两天二位先生托人来招唤。及来到时，又会见了白益之，〔名叫弘谦。〕真是个谦谦君子。此时杨君未来，我暂时等一等他，雨大降，便坐在雉岩亭中。刚铺开纸想要补写游记，杨君、朱君相继来到，不久郑君写了小序来赠，而朱君的兄弟超涤、超凡也拿诗相赠，我先后作了诗答赠他们。傍晚，来到水月岩西侧的船中，睡下。

二十日 船仍想要等人来搭船，因而命令顾仆再去找拓碑的工匠。于是一同来到水月洞观察岩洞，把想拓的碑刻指给他，并拿出纸钱付给他，约定在阳朔游览完返回时索取所拓的拓片。这天在船中补记游览的路程。船停泊在五胜桥下，到晚上仍旧往北移到浮桥下，以便大家就便搭乘。天气特别晴朗艳丽，可暑气逼人。当天中午有王孙五人进船来强行乞讨，给了他们一升米便离开了。

【原文】

二十一日 候附舟者，日中乃行。南过水月洞东，又南，雉山、穿山、斗鸡、刘仙、崖头诸山，皆从陆遍游者，惟斗鸡未到，今舟出斗鸡山东麓。崖头有石门净瓶胜，舟隔洲以行，不能近悉。去省已十里。又东南二十里，过龙门塘[①]，江流浩然，南有山嵯峨骈立，其中峰最高处，透明如月挂峰头，南北相透。又东五里，则横山岩屼突江右。渐转渐东北行，五里，则大墟在江右[②]，后有山自东北迤逦来，中有水口，疑即大涧榕村之流南下至此者。于是南转又五里，江右复有削崖屏立。其隔江为逗日井，亦数百家之市

也。又南五里，为碧崖，崖立江左，亦西向临江，下有庵。横山、碧崖二岩，夹江右左立，其势相等，俱不若削崖之崇扩也。碧崖之南，隔江石峰排列而起，横障南天，上分危岫，几埒巫山，下突轰崖，数逾匡老。于是扼江而东之，江流啮其北麓，怒涛翻壁，层岚倒影，赤壁、采矶[3]，失其壮丽矣。崖间一石纹，黑镂白章，俨若泛海大士，名曰沉香堂。其处南虽崇渊极致，而北岸犹夷豁，是为卖柴埠。共东五里，下寸金滩，转而南入山峡，江左右自是皆石峰巑岏[4]，争奇炫诡，靡不出人意表矣。入峡，又下斗米滩，共南五里，为南田站。百家之聚，在江东岸，当临桂、阳朔界。山至是转峡为坞，四面层围，仅受此村。过南田，山色已暮，舟人夜棹不休。江为山所托，倏东倏南[5]，盘峡透崖，二十五里，至画山，月犹未起，而山色空濛，若隐若现。又南五里，为兴平[6]。群峰至是东开一隙，数家缀江左，真山水中窟色也。月亦从东隙中出，舟乃泊而候曙，以有客欲早起赴恭城耳[7]。由此东行，有陆路通恭城。

漓江自桂林南来，两崖森壁回峰，中多洲渚分合，无翻流之石，直泻之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间，无妨夜棹；第月起稽缓，暗行明止，未免怅怅。

二十二日　鸡鸣，恭城客登陆去，即棹舟南行。晓月漾波，奇峰环棹，觉夜来幽奇之景，又翻出一段空明色相矣。南三里，为螺蛳岩。一峰盘旋上，转峙江右，盖兴平水口山也。又七里，东南出水绿村[8]，山乃敛锋。天犹未晓，乃

掩篷就寐。二十里，古祚驿[9]。又南十里，则龙头山铮铮露骨，县之四围，攒作碧莲玉笋世界矣。

阳朔县北自龙头山[10]，南抵鉴山，二峰巍峙，当漓江上下流，中有掌平之地，乃东面濒江，以岸为城，而南北属于两山，西面叠垣为雉，而南北之属亦如之。西城之外，最近者为来仙洞山，而石人、牛洞、龙洞诸山森绕焉，通省大路从之，盖陆从西而水从东也。其东南门鉴山之下，则南趋平乐，水陆之路，俱统于此。正南门路亦西北转通省道。直南则为南斗山延寿殿，今从其旁建文昌阁焉，无径他达。正北即阳朔山，层峰屏峙，东接龙头。东西城俱属于南隅，北则以山为障，竟无城，亦无门焉。而东北一门在北极宫下，仅东通江水，北抵仪安祠与读书岩而已，然俱草塞，无人行也。惟东临漓江，开三门以取水。从东南门外渡江而东，濒江之聚有白沙湾、佛力司诸处，颇有人烟云。

上午抵城，入正东门，即文庙前，从其西入县治，荒寂甚。县南半里，有桥曰"市桥双月"，八景之一也。桥下水西自龙洞入城，桥之东，飞流注壑。壑大四五丈，四面丛石盘突，是为龙潭，入而不溢。桥之南有峰巍然独耸，询之土人，名曰易山，盖即南借以为城者。其东麓为鉴山寺，亦八景之一。"鉴寺钟声。"寺南倚山临江，通道置门，是为东南门。山之西麓，为正南门。其南崖之侧，间有罅如合掌，即土人所号为雌山者也。从东南门外小磴，可至罅傍。余初登北麓，即觅道上跻，盖其山南东二面即就崖为城，惟北

面在城内，有微路级，久为莽棘所蔽。乃攀条扪隙，久之，直造峭壁之下，莽径遂绝。复从其旁蹑巉石，缘飞磴，盘旋半空，终不能达。乃下，已过午矣。时顾仆守囊于舟，期候于东南门外渡埠旁。于是南经鉴山寺，出东南门，觅舟不得，得便粥就餐于市。询知渡江而东十里，有状元山，出西门二里，有龙洞岩，为此中名胜，此外更无古迹新奇著人耳目者矣。急于觅舟，遂复入城，登鉴山寺[11]。寺倚山俯江，在翠微中，城郭得此，沈彬诗云"碧莲峰里住人家"，诚不虚矣！时午日铄金[12]，遂解衣当窗，遇一儒生以八景授。市桥双月，鉴寺钟声，龙洞仙泉，白沙渔火，碧莲波影，东岭朝霞，状元骑马，马山岚气。复北由二门觅舟，至文庙门，终不得舟。于是仍出东南门，渡江而东，一里至白沙湾，则舟人之家在焉。而舟泊其南，乃入舟解衣避暑，濯足沽醪，竟不复搜奇而就宿焉。

白沙湾在城东南二里[13]，居民颇盛，有河泊所在焉。其南有三峰并列，最东一峰曰白鹤山。江流南抵其下，曲而东北行，抱此一湾，沙土俱白，故以白沙名。其东南一溪，南自二龙桥来，北入江。溪在南三峰之东，逼白鹤西址出。溪东又有数峰，自南趋北，界溪入江口，最北者，书童山也，江以此乃东北逆转。

【注释】

①龙门塘：今仍作龙门，在漓江北岸，桂林市东隅。

②大墟：明时为广西四大墟市之一。今名同，又作大圩，在漓江转折处，灵

川县西南隅。

③赤壁：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军败曹操的战场。习惯上认为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赤壁山，近人考证应在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　采矶：即采石矶，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江面较狭，形势险要，为江防重地和古战场。

④江左右自是皆石峰巑岏："江"原作"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⑤佹(guǐ 鬼)：偶然。

⑥兴平：今作兴坪，在阳朔县北境，漓江东岸。熙平河从此汇入漓江。北距桂林53公里。

⑦恭城：明为县，隶平乐府，即今恭城县。

⑧水绿村：今作水洛，在阳朔县北境，漓江东岸。

⑨古祚驿：应即今高州，在阳朔县北境，漓江西岸。

⑩阳朔县：隶桂林府，即今阳朔县。

⑪鉴山：即通常所称碧莲峰，在阳朔县城边，漓江西岸。山麓的鉴山寺，抗日战争时被毁。近年重建为鉴山楼，并有迎江阁。通过阁四周的画窗，能眺览如画的阳朔胜景。

⑫铄(shuò 朔)：熔化。午日铄金：形容天气酷热，中午的太阳能使金属熔化。

⑬白沙湾：在阳朔城东南，漓江转一大湾。河湾岸上，遍地白沙，称白沙湾。岸上的村子也叫白沙湾村。

【译文】

二十一日　等人来搭船，日上中天才开船。往南经过水月洞东面，又向南，是雉山、穿山、斗鸡山、刘仙岩、崖头诸山，都是陆地所游之处，唯有斗鸡山未到过，今天船经过斗鸡山东麓。崖头有石门、净瓶两处胜景，船隔着小洲行走，不能接近详细观看。离省城已有十里。又往东南行船二十里，经过龙门塘，江流浩浩荡荡，南面有山巍峨并立，此山中峰最高处有亮光透出，如同明月挂在峰头，南北相通。又向东行五里，就见横山岩突兀在江右。渐渐转向东北行，五里，就见大墟在江右，后面有山从东北方逶迤而来，市中有河口，怀疑就是大涧榕村的水流向南下流至此的河口。于是转向南又行

五里，江右又有削崖屏风样矗立。那隔江之处是逗日井，也是有数百家人的集市。又向南五里，是碧崖，石崖立在江左，也是向西面临江流，下边有寺庵。横山、碧崖两座高峻的山崖，夹立在江流左右，它们的山势相等，都不如削崖那样高大。碧崖的南边隔江处石峰排列而起，横向遮挡住南面的天空，上边分出险峰，几乎与巫山相等，下部突出崩裂的石崖，每每超过庐山。石峰在这里扼住江流往东延去，江流啃咬着它的北麓，怒涛翻卷上石壁，层层雾气倒映着山影，赤壁、采石矶与之相比都失去了壮丽。崖壁间有一条石纹，黑白花纹相间，俨然似飘洋过海的观音大士，名叫沉香堂。此处南面虽然极其高峻渊深，但北岸仍然平坦开阔，这里是卖柴埠。共往东行五里，下了寸金滩，转向南驶入山峡间，江左右两岸从这里起都是突兀的石峰，争奇夸异，无不出人意外。进入峡中，又下了斗米滩，共向南五里，是南田站。是有百户人家的村落，在江东岸，位于临桂县、阳朔县的交界处。山到了这里峡谷变成了山坞，四面层层围住，仅能容纳此村。过了南田站，山色已晚，船夫夜间划船不止。江流被山体衬托，忽而往东忽而往南，绕着峡谷穿过山崖，行二十五里，来到画山，月亮还未升起，可山色空濛，若隐若现。又向南五里，是兴平。群峰至此在东面张开一道缝隙，几户人家点缀在江左岸上，真是山水中隐居的景色呀！月亮也从东面的缝隙中露出来，船便停泊下来等待天明，因为有乘客打算一早起身赶到恭城去。〔由此往东走，有陆路通到恭城去。〕

漓江自桂林往南流来，两岸的山崖石壁森立，峰峦回绕，江中有许多小洲时分时合，没有翻卷江流的岩石和直泻的急流，所以船虽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石洞穴之间，不妨害夜里行船，但是月亮升起得太迟缓，在暗中行船，月明了却停下不走，心中未免怅怅不乐。

二十二日　鸡鸣时，去恭城的乘客登陆离开了，马上划船往南行。晓月荡漾在碧波之中，奇峰环绕着小船，觉得夜里幽奇的景色，

又呈现出一片空旷明澈的景象来了。往南三里，是螺蛳岩。一座山峰盘旋而上，转峙在江右，大概是兴平的水口山。又行七里，从东南方经过水绿村，山体这才收敛了锋芒。天还未发亮，我就掩下船篷上床睡觉。二十里，到古祚驿。又向南十里，就见龙头山露出铮铮石骨，县城的四周围，山峰攒聚成碧莲玉笋的世界了。

阳朔县北面起自龙头山，南边抵达鉴山，两座山峰巍峨雄峙，正在漓江的上、下游，当中有块手掌大的平地，却东面濒江，凭借江岸筑城，而南北两面连接着两座山，西面筑墙作为城墙，而且南北两面连接山的地方也如此。城西之外，最近的地方是来仙洞山，而石人、牛洞、龙洞诸山森然环绕着，通往省城的大路经由那里，大概是陆路从西面走而水路从东边走。阳朔县城东南门的鉴山之下，是往南通向平乐府的路，水路陆路，全会聚于此。正南门的道路也是向西北转通到省城。一直往南就是南斗山延寿殿，今天在它旁边建起了文昌阁，没有路通到其他地方。正北就是阳朔山，层层山峰似屏风样耸峙，东边接着龙头山。东西两面的城墙都连接到城南隅，北面就以山作为屏障，竟然没有城墙，也无城门。而东北的一道城门在北极宫下，仅往东通到江水，往北抵达仪安祠与读书岩而已，然而全被荒草堵塞了，无人行走。唯有在东边濒临漓江处，开了三道城门以便取水。从东南门外渡江往东去，濒江的村落有白沙湾、佛力司各地，有很多人烟。

上午到达县城，进入正东门，就是文庙前，从文庙西边走入县衙，十分荒凉寂寥。县城南面半里，有座桥叫“市桥双月”，是八景之一。桥下的水流自西边龙洞岩流入城中，桥的东面，飞流注入壑谷中。壑谷大四五丈，四面成丛的岩石盘结飞突，这是龙潭，水流进去却不见溢出。桥的南边有山峰岿然独耸，向本地人打听它，名叫易山，大概就是南面借以筑城的山。它的东麓是鉴山寺，也是八景之一。〔叫“鉴寺钟声”。〕寺南面依山临江，通有道路，设置了城门，这就是东南门。山的西麓，是正南门。山南面山崖的侧边，壁间有裂

缝如像合起来的手掌，就是当地人号称为雌山的地方了。从东南门外的小石磴，可走到裂缝旁。我起初登上北麓，马上找路上登，原来此山南东两面便就着山崖筑城，唯有北面在城内，有小路石阶，长期被丛莽荆棘所遮蔽。只好攀着枝条抓住石缝走，很久，径直到达峭壁之下，丛草杂生的小径便断了。再从峭壁旁踩着高险的岩石，沿着飞空的石磴，盘旋在半空中，始终不能到达。只好下山，已过了中午了。此时顾仆在船上守行李，约定在东南门外的渡口码头旁等候。从这里往南经过鉴山寺，出了东南门，找不到船，在市场上买到些方便稀粥就餐。问知渡江后往东走十里，有座状元山，出了西门走二里，有个龙洞岩，是这一带的名胜，此外再无古迹与新奇的景色能吸引人的耳目了。急于找到船，便再次进城，登上鉴山寺。寺院靠山临江，在一片翠微之中，在城郭中能有此种景色，沈彬的诗所说的“碧莲峰里住人家”，确实不假呀！此时正午的太阳能熔化金属，便解开衣服站在窗前，遇到一位儒生把八景讲给我听。〔八景是市桥双月，鉴寺钟声，龙洞仙泉，白沙渔火，碧莲波影，东岭朝霞，状元骑马，马山岚气。〕再向北经过两道城门去找船，走到文庙门，始终找不到船。于是仍出了东南门，渡江后往东走，一里路来到白沙湾，就是船夫的家在这里。但船停泊在他家南边，于是进船脱衣避暑，洗脚买酒，居然不再去搜寻奇景就上床睡下了。

白沙湾在县城东南二里处，居民十分兴盛，有河泊所在这里。它南边有三座山峰并列，最东的一座山峰叫白鹤山。江流向南流抵山下，曲向东北流去，围抱着这一处水湾，沙土都是白色的，所以用白沙来起名。它东南方有一条溪流，在南面自二龙桥流来，往北流入漓江。溪流在南边三座山峰的东面，逼近白鹤山西面的山脚流出去。溪东又有几座山峰，自南奔向北，隔在溪流的入江口处，最北面的是书童山，江水从此处便向东北逆转而去。

【原文】

二十三日　早索晨餐，从白沙随江东北行。一里，渡江而南，出东界书童山之东。由渡口东望，江之东北岸有高峰耸立，四尖并起，障江南趋。其北一峰，又岐分支石，缀立峰头作人形，而西北拱邑，此亦东人山之一也。既渡，南抵东界东麓。陂塘高下，林木翛然，有澄心亭峙焉，可憩。又东一里，过穆山村，复渡江而东，循四尖之南麓趋出其东，山开目旷，奇致愈出。前望东北又起一峰，上分二岐，东岐矮而欹斜，若僧帽垂空，西岐高而独耸，此一山之二奇也。四尖东枝最秀，二岐西岫最雄，此两山之一致也。而回眺西南隔江，下则尖崖并削，上则双岫齐悬，此又即书童之南，群峰所幻而出者也。时循山东向，又五里已出二岐，东南逾一岭而下，是为佛力司[①]。司当江南转处，北去县十里。置行李于旅肆，问状元峰而上，犹欲东趋，居人指而西，始知即二岐之峰是也。西峰最高，故以状元名之。乃仍逾后岭，即从岭上北去，越岭北下，西一里，抵红旗峒。竟峒，西北一里抵山下，路为草没，无从得上，乃攀援踯躅，渐高渐得磴道，旋复失之，盖或翳或现，俱草之疏密为致也。西北上一里，逾山西下坳，乃东北上二里，逾山东上坳，此坳乃两峰分岐处也。从坳西北度，乱石重蔓，直抵高峰，崖畔则有洞东向焉。洞门虽高，而中不深广，内置仙妃像甚众，土人刻石于旁，言其求雨灵验，又名富教山焉。洞上悬窍两重，檐覆而出，无由得上。洞前有峰东向，即似

僧帽者。其峰亦有一洞西与兹山对，悬崖隔莽，不能兼收。坐洞内久之，东眺恭城，东南瞻平东，西南睨荔浦[2]，皆重山横亘。时欲一登高峰之顶，洞外南北俱壁立无磴，从洞南攀危崖，缘峭石，梯险踔虚，猿垂豹跃，转从峭壁之南，直抵崖前，则穹然无片隙，非复手足之力所及矣。时南山西市，雨势沛然，计上既无隙，下多灌莽，雨湿枝缪，益难着足。亟投崖而下，三里，至山足，又二里，逾岭，饭于佛力肆中。居人苏氏，世以耕读起家，以明经贡者三四人[3]。见客至，俱来聚观，言此峰悬削，曾无登路。数年前，峰侧有古木一株，其仆三人祷而后登，梯转缒级，备极其险，然止达木所，亦未登巅，然后从无问津者。下午，雨中从佛力返，共十里，仍两渡而抵白沙湾，遂憩舟中。

佛力司之南，山益开拓，内虽尚余石峰离立，而外俱绵山亘岭，碧簪玉笋之森罗，北自桂林，南尽于此。闻平乐以下，四顾皆土山，而巉厉之石，不挺于陆而藏于水矣。盖山至此而顽，水至此而险也。

二十四日　早饭白沙，即截江渡南峰下，登岸问田家洞道[4]。乃循麓东南，又转一峰，有岩高张，外有门垣。亟入之，其岩东向，轩朗平豁，上多垂乳，左后有窍，亦幽亦爽。岩中置仙像，甚潇洒，下有石碑，则县尹王之臣重开兹岩记也[5]。读记始知兹岩即土人所称田家洞，即古时所志为白鹤山者。三日求白鹤而不得，片时游一洞而两遂之，其快何如！余至阳朔即求白鹤山，人无知者；于入田家岩，知其即白

鹤也。其山东对书童山，排闼而南，内成长坞，二龙桥之水北注焉。坞中舟行六十里，可抵二龙桥。

既出白鹤，遂循北麓溯江而西，三里，入东南门。复由正南门出，置行囊于旅肆，乃携火肩炬，西北循大道向龙洞岩[6]。先一里，望见路右一山，峆岈崆峒，裂窍重重，以为即龙洞矣。途人指云："犹在北山。"乃出一石圈卷门，共一里，越小桥而东，有两洞门俱西向，一南列、一北列。其南列者为龙跃岩，地稍下，门极危朗；北洞地稍高，草塞门径。先入南洞，洞内东五丈，层陟一台，台右有窍深入洞前。左有石台、石座、石龛，可以憩思；右有乡人莫孝廉之先《开洞记》[7]，谓："北乃潜龙幽蛰之宫，此乃神龙腾跃之所，因命之曰龙跃岩。"出，由洞北登龙洞岩。

爇炬而入，洞阔丈五，高一丈，其南崖半壁，平亘如行廊；入数丈，洞乃南辟，洞顶始高。其后壁有龙影龙床，俱白石萎蕤，上覆下裂，为取石锤凿半去，所存影响而已。其下有方池一、圆池一，深五六寸，内有泉澄澈如镜，久注不泄，屡斟辄满。幽闷之宫有此灵泉，宜为八景第一也。池前又有丹灶一圆，四围环起，下剜一窍如门，宛如砌造成者。池上连叠小龛，如峰房燕窝，而俱无通道处。由左壁洼陷处伏地而入，渐入渐小，穴仅如巨管，蛇游南透五六丈后，始可屈伸。已乃得一旁裂之龛，得宛转焉。于是南明、小西各启洞天，遂达龙跃后腋。

出洞，仍半里，由圈门入，东望龙洞南列之峰，阊阖重

重，不胜登龙之企。遂由圈内渡溪东行，从棘莽沮如中[8]，又半里，抵山下。初入西向第一门，高穹如峡，内皆牛马践秽，不可容足。东入数丈，转北者愈昏黑莫穷，转南者旋明穴西透。随明蹑峡，仍西出洞门之上，盖初入洞，南上西向第二门也。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门。其洞东入，成峡如初洞，第峡下逼仄如胡同，峡上层叠如楼阁。五丈之内，下峡既尽，上悬重门，圆整如剜琢而成者。第峡壁峭削，俱无从上。与静闻百计攀跻，得上峡一层，而上层复悬亘莫达。乃出洞前，仰望洞上又连启二门，此又南上西向第四、第五门也。冀其内下与峡内重门通。静闻欲从洞外攀枝蹑缝直上，余欲从洞外觅窦寻崖另入，于是又过南上西向第六门，仰望愈高，悬崖愈削，弥望而弥不可即。又过南上西向第七门，见其石纹层层，有突而出者，可以置足，有窍而入者，可以攀指。遂覆身上蹑，凌数十级而抵洞门。洞北又夹坳竖起，高五六丈。始入上层，其夹光腻无级，无计可上。乃令顾仆下山觅树，竟欲嵌夹以登，而时无佩刀，虽有竖条，难以断取，姑漫往觅之。时静闻犹攀蹑于第五门外，度必难飞陟，因令促来并力于此。顾仆下，余独审视，其夹虽无隙级，而夹壁宛转，可以手撑足支，不虞悬坠[9]。遂耸身从之，如透井者然，皆横绷竖耸，不缘梯级也。既升夹脊，其北复隤而成峡，而穿映明透，知与前所望洞必有一通，而未审所通果属何门。因骑墙而坐，上睇洞顶，四达如穹庐；下瞰峡底，两分如璇室。因高声促静闻，久之，静闻与

顾仆后先至。顾仆所取弱枝细不堪用，而余已升脊，亦不必用，教静闻如余法登，真所谓教猱也。静闻既登，余乃从脊西南上，静闻乃从脊东北上，各搜目之所未及者，俱不能远达。于是乃从脊北下峡中北进。西上高悬一门，则第六重门也，不及上。循峡更进，转而西出，则第五门也。门有石龙，下垂三四丈，头分两岐，击之铿然。旁有一坐平庋，下临重崖，上瞩垂乳，悬龙在旁，可卧而扰也。由龙侧循崖端而北，又得一门，则第四门也。穿门东入，稍下次层，其中廓然四辟。右向东转，深黑无穷，左向西出，即前第三门之上层也。知重门若剜处即在其内，因循崖穷之，复隔一柱。转柱隙而入，门内复另环一幽，不远亦不透也。自第三门而上，连历四门，初俱跻攀无路，一入第七门，如连环贯珠，络绎层分，宛转俱透，升陟于层楼复阁之间，浅深随意，叠层凭空，此真群玉山头、蕊珠宫里也。有莫公臣者，遍题“珠明洞”三字于四、五二洞之上，此亦有心表章兹洞者。时当下午，令顾仆先趋南门逆旅，烘黄粱以待。余与静闻高憩悬龙右畔，飘然欲仙，嗒然丧我[10]，此亦人世之极遇矣。久之，仍从第六门峡内，西向攀崖以上。其门虽高张，内外俱无余地，不若四、五二门，外悬台榭，内叠楼楹也。既乃逾脊，仍南下第七门，由门外循崖复南，又得南下东向第八门[11]。其洞亦成峡，东上虽高峙，而不能旁达。洞右有大理寺丞题识[12]，然不辨其为何时何姓名也。此山西向八洞，惟南北之洞不交通，而中央四洞最高而可旁达，

较之他处一二门之贯彻，一二洞之勾连，辄揽奇誉，真霄壤矣。

南崖复北转至第一洞，乃下山循麓南行半里，有峰巍然拔地屏峙于左，有峰峭然分岐拱立于右。东者不辨为何名，西者心拟为石人，而志言石人峰在县西七里，不应若是之近，然使更有一峰，则此峰可不谓之“人”耶？既而石人之南，复突一石，若伛偻而听命者，是一是二，是人是石，其幻若此，吾又焉得而辨之！又南半里，将抵南门逆旅，见路南山半，梵宇高悬，一复新构，贾余勇登之。新构者文昌阁，再上为南斗延寿堂，以此山当邑正南，故“南斗”之也。时当午，暑极，解衣北窗，稍凉而下。饭肆中，遂入南门，抵北山，过城隍庙、报恩寺，俱东向。觅所谓“大石岩”者，乃大乘庵也，废然而下。乃东过察院，东向，临城上。北上北宸宫，以为即龙头山慈光寺也。比至，乃知为北宸。问：“龙头山何在？”云：“北门外。”问：“慈光寺何似？”云：“已久废。”问：“读书岩何托？”云：“有名而无岩，有室而无路，可无烦往也。”余不顾，亟出北门，沿江循麓，忽得殿三楹，则仪安庙也，为土人所虔事者。又北，路为草蚀，荆蔓没顶，已得颓坊敝室，则读书岩矣。亦莫孝廉之先所重建，中有曹能始学佺碑记，而旁有一碑，则嘉靖重建，引解学士缙诗曰：“阳朔县中城北寺，云是唐贤旧隐居；山空寺废无僧住，惟有石岩名读书。”观此，则寺之废不自今日矣。时殷雷催雨，急入北门，过市桥，入龙潭庵，观所谓龙潭。

石崖四丛，中洼成潭，水自市桥东注，隤坠潭中，有纳无泄，潜通城外大江也。

甫入庵，有莫姓者随余至，问："游岩乐否？"余以珠明岩夸之。曰："牛洞也。数洞相连，然不若李相公岩更胜。此间岩洞，山山有之，但少芟荆剔蔓为之表见者耳。惟李岩胜而且近，即在西门外，不可失也。"余仰见日色尚高，急别莫，曳杖出西门，觅火携具，即从岐北行，遇一小石梁，从梁边岐而西行，已绕此山东北两面矣。始知即前拔地屏峙之峰，即西与石人为对者也。既乃绕至西麓，其洞正西向石人峰，洞门之右，有镌记焉。急读之，始知其洞有来仙之名，李公为闽人李杜。更知其外列之山，有天马、石人诸名，则石人之不在七里，而即在此益征矣。李杜《来仙洞记》曰："隆庆四年长至，闽云台山人李杜至阳朔，出郭选胜，得兹山倚天而中立，其南面一窍，可逾而入也。内有巨石当门，募工凿之，如掘泥折瓦然。其中有八音、五采，千怪万奇，其外则屏风、蟠桃、石人、天马、陈抟、钟离诸峰，环列而拱向，敞朗宏深，夏凉冬燠，真足娱也。其明年大水，有巨蛟长数丈乘水而去，洞中故有专车之骨⑬，亦忽不见。邑之人异之，以余为仙人来也，名之曰来仙洞。夫余本遵伦谨业，恬淡为愉，非有缪巧仙理也，安足以驱蛟而化骨！然此山之幽奇，涵毓于开辟之初，而闷伏于亿万年之久。去邑不能一里，邑之人不知有斯洞也。一旦而是表于余，夫不言而无为，莫道于山川，而含章以贞终，以时发，是以君子贵夫需也。于稽其义，有足以觉世者矣。故为之记。门人靖藩朱经弁书。"记谓其洞南面，余时占日影，指石人似为西面，大抵西向而少兼夫南者也。入洞

东行，不甚高爽，转而南，遂昏黑。秉炬南入，有岐窍焉。由正南者，数丈辄穷；由东南者，乳窦初隘，渐入渐宏，琼葩云叶，缤纷上下。转而东北，遂成穹峡，高不见顶，其垂突蹲裂，种种开胜。深入，忽峡复下坠渊黑，不可以丈数计。以炬火星散投之，荧荧直下，久而不得其底。其左削崖不能受趾，其右乳柱分楞，窗户历历，以火炬隔崖探之，内若行廊，玲珑似可远达，惟峡上难于横度，而火炬有尽，恐深入难出，乃由旧道出洞前，录《来仙洞记》[14]。从南麓东入西门，出东南门渡口，则舟人已舣舟待，遂入舟宿。

【注释】

①佛力司：今作福利，在阳朔县东境，漓江南转处，为阳朔主要圩市之一。

②荔浦：明为县，隶平乐府，即今荔浦县。

③明经：唐时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经义。明清时用作贡生的别称。

④田家洞：今称田家河，在阳朔县城东南郊，金宝河与玉龙河汇合后流入漓江处。

⑤县尹：元代称统治一县的行政长官为县尹，明清时则称知县。

⑥龙洞岩：阳朔城西钟灵山有八洞，龙洞岩、龙跃岩、珠明洞皆为其中之一，八洞形态各异，彼此通透，洞口刻有“洞分八门，勾连曲畅”。

⑦莫孝廉：原作“莫孝塵”据本日记后文改。

⑧如：同“洳”。沮洳(jù rù)：低湿的地方。

⑨虞(yú 于)：料想、臆度。

⑩嗒(tà 榻)然丧我：心境空虚，物我皆失。

⑪又得南下东向第八门：“东”，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西”。

⑫大理寺：我国从南北朝到清代的中央审判机关，负责审核刑狱案件。其主要官吏称卿，以下按级别顺序为卿、少卿、丞。

⑬专车:占满一车。

⑭来仙洞:来仙洞、石人峰、牛洞、龙洞诸山,现都在阳朔公园内。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找早餐吃了,从白沙湾顺江往东北行。一里,渡江往南走,到了东面分界的书童山的东边。由渡口向东望,江的东北岸有高峰耸立,四个山尖并排耸起,挡住江水往南流。它北面的一座山峰,又岔出分支的岩石,缀立在峰头如人的样子,并面向西北拱手作揖,这也是东人山之一了。渡江后,往南到达东面分界山的东麓。上上下下都是池塘,林木秀美自然,有个澄心亭屹立在那里,可以歇息。又往东一里,路过穆山村,再渡江往东走,沿着四座尖峰的南麓赶到它的东面,山体开阔眼界宽广,奇异的景致愈加显现出来。望见前边东北方又突起一峰,上边分为两岔,东岔矮而倾斜,好似和尚的帽子垂在空中,西侧高而独耸,这是一座山上的两处奇景。四座尖峰中东面的支峰最秀丽,分出两岔的峰西峰最雄壮,这是两座山一致之处。回头眺望西南方隔江之处,下边则尖尖的石崖都很陡削,上面却双峰一同高悬,这又是书童山的南面,群峰变幻而出现的景观。此时沿着山向东行,又走五里已走出分为两岔的那座山,往东南越过一岭向下走,这是佛力司。佛力司正当江流向南转之处,北边距县城十里。把行李放在旅店中,问了去状元峰的路就上登,还打算往东赶,居民指向西,这才知道就是那分出两岔的山峰了。西峰最高,所以用状元来命名。于是仍越过后岭,马上从岭上往北去,越过岭向北下山,向西一里,抵达红旗峒。走遍全洞,向西北一里来到山下,路被草淹没了,无法上去,只得跌跌绊绊地攀援而上,渐渐登高渐渐找到有石磴的路,随即路又消失了,大体上一段路被遮住了一段路又显现出来,全是草丛的疏密所导致的。往西北上山一里,翻过山向西下到山坳中,就往东北上山二里,翻过山向东登上山坳,这个山坳就是两座山峰分岔的地方了。

从山坳往西北越过去，乱石重叠杂乱，一直抵达高峰，山崖侧旁就有个洞朝向东方。洞口虽高，可洞中不深也不宽，里面放置很多仙妃像，当地人在旁边刻有石碑，说向她们求雨灵验，名字又叫富教山。洞上方悬着两层洞穴，像屋檐样倾覆出来，无法能上去。洞前有座山峰向东，就是那像和尚帽子的山峰。那座山峰也有一个洞向西与此山对望，隔着悬崖丛莽，不能兼收。坐在洞内很久，向东眺望恭城县，往东南远瞻平乐府，朝西南斜视荔浦县，都有重重山峰横亘着。此时想要一气登上高峰之顶，洞外南北两面全是绝壁耸立没有石磴，从洞南攀着险峻的山崖，沿着陡峭的岩石，踏着险要之处，跳过虚空，如猿猴样垂吊着，豹子般的跳跃，转而从峭壁的南边，一直抵达悬崖半中腰，却是穹窿状没有丝毫缝隙，不再是手脚的力量所能及的了。此时南山和西面的集市上空，雨势很大，考虑上边既没有裂缝，脚下灌木草丛很多，雨水潮湿，枝条纠结，益加难以落脚。急忙跳下悬崖来下山，三里，来到山脚，又走二里，越过山岭，到佛力司旅店中吃饭。居民苏姓，世代靠种田读书起家，〔靠考明经科成为贡生的有三四人。〕见有客人来，都来聚在一起观看，讲说此峰高悬陡削，从来没有登上去的路。几年前，峰侧有一棵古树，他家的三个仆人祷告后登山，用梯子、粗绳一层层转上去，备尝那各种危险，然而只到达树在的地方，也未登上峰顶，此后从无人问津。下午，在雨中从佛力司返回来，共走十里，仍两次渡江后抵达白沙湾，便歇息在船中。

佛力司的南面，山体益加开阔，里边虽然还有残余的石峰独立，可外围都是绵亘的山岭，似碧玉簪白玉笋般地森然罗列，北边起自桂林，南面尽于此地。听说平乐府以下，四面环顾都是土山，而险峻危峭的岩石，不挺拔于陆上却藏在水中。大体上山势至此便圆浑起来，水势到此却险恶起来了。

二十四日　在白沙湾吃了早饭，立即截江横渡到南峰下，登上岸打听去田家洞的路。于是沿山麓往东南行，又转过一峰，有个岩

洞高张着，外边有门有墙。急忙走入此洞，这个岩洞向东，轩敞明朗，平坦开阔，顶上有很多下垂的钟乳石，左后方有个石窍，又幽静又明朗。岩洞中放置了神仙像，十分潇洒，像下有石碑，是县官王之臣重开这个岩洞的碑记。读了记文才知道这个岩洞就是本地人所称的田家洞，也就是古时候记载为白鹤山的地方。三天寻找白鹤山却找不到，片刻之间游览一个洞却两处都遂了心愿，那种快乐如何！〔我到阳朔后立即寻找白鹤山，人们没有知道它的；到了田家岩，知道它就是白鹤山。〕此山东对书童山，似门扇样排列向南延去，里面形成长条形的山坞，二龙桥的水流向北注入漓江。在坞中乘船行六十里，可以抵达二龙桥。

出了白鹤山之后，就沿着北麓溯江往西行，三里，走进东南门。再由正南门出来，把行李放在旅店中，于是带上火种扛着火把，往西北沿大道走向龙洞岩。起先一里路，望见路右有一座山，幽深高峻，裂开层层石窍，以为就是龙洞岩了。路上的人指点说："还在北山。"于是走出一个石圈卷门，共走一里，越过小桥往东行，有两个洞口都朝向西方，一个排列在南，一个排列在北。那排列在南的是龙跃岩，地势稍稍低下，洞口极其高峻明朗；北洞地势稍高，草丛堵塞了洞口的路。先进入南洞，洞内向东走五丈，一层层登上一个高台，高台右侧有个洞穴深入到洞前。左边有石台、石座、石龛，可以歇息遐思；右侧有本乡人莫之先孝廉写的《开洞记》，其中说："北面是神龙潜藏幽居蛰伏的龙宫，这是神龙腾跃的处所，因而把它命名为龙跃岩。"出来，由洞北登上龙洞岩。

点燃火把走进去，洞宽一丈五尺，高一丈，它南面石崖的半壁上，平坦地绵亘着如同走廊；进去几丈，洞于是向南开阔起来，洞顶开始高起来。洞后石壁上有龙影龙形石床，全是似玉竹的白色石头，上方下覆下边绽裂开来，被取石头的用锤子凿了一半去，留存下来的仅有点影子而已。它的下面有一个方池、一个圆池，深有五六寸，池内有泉水澄澈如镜，泉水长期注入却不外泄，屡次舀去总

是立刻流满。幽深隐秘的宫府有此等灵妙的泉水，应该列为八景的第一位。水池前又有一个圆形炼丹灶，四周呈环状突起，下边挖了一个孔洞如门，宛如垒砌成的灶。水池上方接连重叠着小石龛，如像蜂房燕窝，然而全然没有什么地方有通道。由左面洞壁洼陷之处伏在地上进洞，渐渐进去渐渐变小，仅如像大一点的竹管，像蛇一样游动往南钻过五六丈后，这才可以屈伸身体。不久遇到一处在旁边裂开的石龛，才能够转动身体。从这里起南明、小西各自开启为洞天，于是到达龙跃岩的后侧方。

出洞后，仍走半里，从石圈门进去，东望龙洞岩南面排列的山峰，天门重重，禁不住有登龙门的愿望。于是由圈门内渡过溪流往东行，从长满荆棘丛莽的泥沼中，又走半里，抵达山下。最初走进向西的第一个洞口，高高隆起好像峡谷，里面都是牛马践踏的污秽，不能容脚。向东进去几丈，转向北的地方愈加昏黑无法走到头，转向南的地方随即是明亮的洞穴穿透西面。顺着明亮之处登上峡谷，仍向西出到洞口之上，原来是最初入洞时南面上方向西的第二个洞口。从它外边再往南登上向西的第三个洞口。此洞向东进去后，形成峡谷与最初进去那个洞一样，只是峡谷下狭窄得如像胡同，峡上层层叠叠好似楼阁。五丈之内，下面的峡谷到头之后，上方悬着两重洞口，圆滑整齐有如挖凿而成的样子。只是峡壁峻峭陡削，都无从上去。与静闻百般谋划攀登上去，得以登上一层峡壁，可上层又悬垂横亘无法通过。于是出到洞前，仰望洞上又接连张开两个洞口，这又是往南上去向西的第四第五个洞口了。希望洞内下边与峡谷内的两重洞口相通。静闻想要从洞外攀树枝踩石缝径直上去，我打算从洞外寻找孔洞和山崖由他途进去，于是又经过南面上方向西的第六个洞口，抬头望去更加高了，悬崖更加陡削，越望而越不可走近。又经过南面上方向西的第七个洞口，见这里的石纹一层层的，有突出来的地方，可以落脚，有孔洞凹入之处，可以嵌手指攀登。于是伏下身体上登，凌空数十层才抵达洞口。洞北又有相夹的

山坳竖起，高五六丈。开始进入上层时，那峡壁光滑细腻没有台阶，无法可上。只得叫顾仆下山去找树，打算嵌在峡壁上以便上登，可当时没带佩刀，虽有竖直的枝条，难以弄断取来，姑且漫无边际地寻找树枝。此时静闻仍攀登在第五个洞口之外，估计必定难以飞登上去，因而我强行催促他下来一起在这里攀登。顾仆下山后，我独自审视，那处峡谷虽然没有缝隙和台阶，可峡壁弯弯曲曲，可以用手脚支撑着，料想悬在空中不会坠落下来。于是挺身采用这个方法，如钻出水井那样，都是横向绷紧竖直向上耸动，不必靠梯子台阶了。升上峡上的石脊，石脊北面又坠落下去成为峡谷，而穿通进去有亮光照进，知道与先前望见的洞必有一处相通，但不清楚所通之处究竟是哪个洞口。于是骑在石墙上坐下，向上斜视洞顶，四通八达好似帐篷；下瞰峡底，两侧分开如同美玉饰成的屋子。于是高声催促静闻，很久之后，静闻与顾仆先后来到了。顾仆取来的嫩树枝细得不能用，而我已登到石脊上，也不必用了，教静闻按我的方法上登，真是所谓的教猿猴了。静闻登上来后，我就从石脊向西南上走，静闻便从石脊向东北上去，各自搜寻眼睛所不能看见的地方，都不能通到远处。于是就从石脊北边下到峡中向北前进。西面上方高悬的一个洞口，就是第六洞双重的洞口了，来不及上去。顺着峡谷再向前走，转向西出来，就是第五个洞口了。洞口有石龙，下垂有三四丈，头部分为两岔，敲击它发出铿锵声。旁边有一个石座平架着，下临重重山崖，向上注视着下垂的钟乳石，悬龙在旁侧，可躺下去驯服它。由石龙侧沿着崖端往北走，又找到一个洞口，是第四个洞口。穿过洞口往东进去，稍稍下到第二层，洞中空旷，四面扩展开去。从右边向东转，深黑无底；从左边向西出来，就是先前第三个洞口的上层了。心知双重洞口如像刀挖之处就在那里边，于是顺着山崖去穷究它，又隔着一根石柱。从石柱旁的缝隙转进去，洞口内又另外环绕成一处幽境，不远也不通。从第三个洞口往上登，一连经过四个洞口，起初全然无路攀登，一进入第七个洞口，如同连

在一起的玉环穿在一起的珠子，络绎不绝，层层分开，宛宛转转地全部相通，升登如在层楼重阁之间，深浅之处随意，层层叠叠登临虚空，这真是在群玉山头、蕊珠宫里了。有莫公臣这样一个人，在第四第五个洞的上方遍处题写了“珠明洞”三个字，这也是个有心表彰宣扬此洞的人。此时正当下午，叫顾仆先一步赶到南门的旅店中，煮好饭等着。我与静闻高高地歇息在悬垂石龙的右侧，飘然欲仙，嗒然丧我，这也是人世间最快乐的时候了。许久，仍然从第六个洞口的峡谷内，向西攀石崖上来。此处洞口虽然高张着，内外都没有空余之地，不如第四第五两个洞口，外边悬石如台榭，里面叠石如楼阁。随即越过石脊，仍旧向南下到第七个洞口，由洞口外沿着山崖再往南，又找到南面下方向西的第八个洞口。此洞也形成峡谷，东面上方虽然高高耸峙，但不能旁通。洞右则有大理寺丞的题记，然而不能辨认出他是何时人姓什名谁。此山向西的八个洞，仅有南北两面的洞不相通，而中央的四个洞最高而且可以四通八达，与其他地方一两个洞口贯通，一两个山洞相连相比，这里独揽奇观、独有美名，真是天地之别了。

从南面的山崖再往北转到第一个洞，就下山沿山麓往南行半里，有座山峰巍然拔地而起如屏风屹立在左边，有座山峰峭拔地分为两岔对立在右边。在东面的辨不清叫什么名字，在西面的心里揣测是石人峰，可志书说石人峰在县城西边七里，不应像此峰这样近，然而假使另外还有一峰，那此峰能不把它称为“人”吗？紧接石人的南边，又突起一块岩石，如像弯腰曲背俯首听命的样子，是一座峰又是两座峰，是人又是石，它的变幻如此，我又怎能辨得清它！又往南半里，将抵达南门的旅店，看见路南的半山腰，佛宇高悬，有一处是重新建造的，鼓足剩余的勇气登上去。新建的是文昌阁，再上去是南斗延寿堂，因为此山位于县城正南方，所以把它叫做“南斗”了。此时正当中午，天气炎热极了，解开衣襟向着北窗，稍凉爽些便下山。在客店中吃了饭，就进了南门，到达北山，路过城隍庙、

报恩寺，都面朝东方。寻找所谓的“大石岩”这地方，却是大乘庵，颓然败兴而下。于是往东路过按察院，〔向东，高临城上。〕向北上了北宸宫，以为就是龙头山慈光寺了。及到了之后，才知是北宸宫。问道：“龙头山在哪里？”答：“在北门外。”问：“慈光寺像什么样？”答：“已荒废了很久。”问：“读书岩坐落在什么地方？”答：“有名字却没有岩洞，有房屋却没有路，可以不必麻烦前往了。”我不理会，连忙出了北门，沿江顺山麓走，忽然见到佛殿三间，就是仪安庙了，是被本地人虔诚供奉的庙宇。又向北走，路被草侵蚀了，荆棘蔓草没过头顶，不久找到坍塌的牌坊和破烂的房屋，就是读书岩了。也是莫之先孝廉所重建的，其中有曹能始学佺的碑记，而旁边有一块碑，则是嘉靖年间重立的，碑文引学士解缙的诗说：“阳朔县中城北寺，说是唐贤旧隐居；山空寺废无僧住，只有石岩名读书。”看了这首诗，知道这座寺庙的荒废不是今日的事了。此时隆隆雷声催雨，急忙进入北门，过了市桥，走入龙潭庵，观览所谓的龙潭。石崖四面成丛，中间下洼成水潭，水流从市桥往东流注而来，坠落到潭中，有流进去的没有外泄的，这潭内潜流暗通城外的大江了。

刚进庵时，有个姓莫的人跟随我来到，问我说：“游览岩洞快不快乐？”我把珠明岩向他夸赞了一番。他说：“这是牛洞。几个洞相连，但是不如李相公岩优美。这一带的岩洞，山山都有，只是少了割去荆棘剔除蔓草表彰宣扬它们的人罢了。唯有李相公岩优美而且近便，就在西门外，不可错过呀！”我抬头见天色还早，急忙告别了姓莫的，拄着手杖出了西门，找来火种带上用具，立即从岔道往北行，遇上一座小石桥，从桥边的岔路往西行，随即绕过此山的东、北两面。这才知道就是先前拔地而起似屏风样屹立着的山峰，也就是西与石人峰相对的山峰。既而绕到西麓，那个岩洞正西向着石人峰，洞口的右边，刻有碑记。急忙读了碑文，才知道此洞有来仙洞的名称，李公是福建人李杜。另外了解了洞外排列的山，有天马、石人各种名字，那么石人峰不在县城西边七里，而就在此地更加得到了

证实。〔李杜的《来仙洞记》说:“隆庆四年(1570)夏至日,福建云台山人李杜来到阳朔,出城览胜,见到此山倚天而中立,山南面有一个洞穴,可以登越进去。里边有巨石挡在洞口,招募工匠凿开此石,如同挖掘泥土折断瓦片一样。洞内有金、石、丝、竹、匏、土、草、木八音和青、黄、赤、白、黑五彩颜色的景致,千奇百怪,洞外就是屏风、蟠桃、石人、天马、陈抟、钟离诸峰,环绕排列着拱形相向,宽敞明朗,宏大幽深,夏凉冬暖,真值得欢快呀。那年的第二年发大水,有条长数丈的巨大蟒蛇乘着水势离开了洞,洞中原有能装满一车的白骨,也忽然不见了。县里的人对此事很奇怪,把我当作是仙人来了,把它起名叫来仙洞。我本来遵守人伦,谨慎行事,把清静淡泊视为快乐,并没有荒谬巧诈神仙的道理,哪里能够驱赶蛟龙并化除白骨!然而此山的幽雅奇妙,孕育于开天辟地之初,并隐秘潜伏了亿万年之久。离县城不及一里路,县里的人却不知有这个洞。一旦被我这样宣扬,不用言语也不必做什么,不用大讲山川美景,可洞内包含的秀美始终不变,只等待时机显露出来,所以正人君子贵在等待。至于稽考它的意义,这一点足以警觉世人了。故而为它作了记。弟子靖江王朱经弁书写。”〕记文说此洞西向南方,我此时观测太阳的影子,指向石人峰似乎是面向西方,大致是向西却稍微兼向南的山洞。进洞后往东走,不十分高大明亮,转向南,便昏黑下来。举着火把向南进去,有岔洞。向正南去的,几丈远就到了头;从东南去的,缀满钟乳石的洞穴起初很狭窄,渐渐进去渐渐宽敞起来,美玉般的花朵,云朵状的叶片,上下缤纷。转向东北,便成了穹窿的峡谷,高得不见顶,那些悬垂奔突蹲踞迸裂的景致,种种姿态现出胜景。深入进去,忽然峡谷又下坠到一片渊深漆黑之中,不能用丈来计数。把火把散开投下去,火花荧荧一直往下落,很久都不能见到峡底。它左边陡削的崖壁不能承受脚掌,它右边钟乳石柱分为格子状,如门窗清清楚楚,举着火把隔着悬崖探视它,里面好像走廊,玲珑小巧似乎可以通到远处,只是峡谷上方难以横度,而且火把又要

完了，担心深入进去难以出来，只有经原路出到洞前，抄录《来仙洞记》。从南麓向东进了西门，出了东南门来到渡口，就见船夫已把船泊在岸边等候，于是进船睡下。

【原文】

二十五日　自阳朔东南渡头发舟[1]，溯流碧莲峰下。由城东而北，过龙头山，自是石峰渐隐。十里，古祚驿。又十五里，始有四尖山在江左，其右亦起群尖夹江，是为水绿村。又北七里，有岩在江之西岸，门甚高敞，东向临江。由右腋深入，渐高而黑，久乃空濛，复东辟门焉。由岩左腋上登，其上前亘为台，后结一龛，有尼栖焉。不环堵，不覆屋，因台置垣，悬梯为道，甚觉轩爽。龛后复深陷成峡，昏黑。东下欲索炬深入，尼言无奇多险，固止之。而雷声复殷殷促人，时舟已先移兴平，遂出洞。由洞左循麓溯江，草深齐项，半里，达螺蛳峰下。其峰数盘而上，层累若螺蛳之形，而卓耸压于群峰，乃兴平东南水口山也。以前岩在其下，土人即指为螺蛳岩。余觉岩在螺峰之南，双岐低峰之麓，及入岩读碑，而后知其为蛟头，非螺蛳也。螺蛳以峰胜，蛟头以岩胜，螺蛳穹而上盘，蛟头垂而下络，不一山，亦不一名也。绕螺蛳又二里，及舟，入半里，少舣兴平。其地有溪自东北来，石山隙中，遥见巨岭亘列于内，即所趋恭城道也。崖上有室三楹，下临江渚，轩栏横缀，为此中所仅见，额曰“月到风来”，字亦飞逸，为熊氏书馆[2]。余闯入其中，竟不见读书人也。下舟已暮，又北二里而泊。

二十六日　昧爽发舟，西北三里，为横埠堡，又北二里为画山。其山横列江南岸，江自北来，至是西折，山受啮，半剖为削崖；有纹层络，绿树沿映，石质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上有九头，山之名“画”，以色非以形也。土语：“尧山十八面，画山九筒头[③]，有人能葬得，代代出封侯。”后地师指画山北面隔江尖峰下水绕成坪处为吉壤，土愚人辄戕其母欲葬之。是夕峰坠，石压其穴，竟不得葬，因号其处为忤逆地。余所恨者，石坠时不并毙此逆也。舟人泊舟画山下晨餐。余遂登其麓，与静闻选石踞胜，上罨彩壁，下蘸绿波，直是置身图画中也。崖壁之半，有洞北向，望之甚深，上下俱无所着足。若缘梯缀级于石纹之间，非直空中楼阁，亦画里岩栖矣。

返而登舟，又北一里，上小散滩。又北二里，上大散滩。又北七里为锣鼓滩，滩有二石象形，在东岸。其处江之西涯，有圆峰端丽；江之东涯，多危岩突兀。其山南岩窍，有水中出，缘突石飞下坠江，势同悬瀑。粤中皆石峰拔起，水随四注，无待破壑腾空。此瀑出崇窍，尤奇绝。

又北八里，过拦州[④]。西北岸一峰纯透，初望之，疑即龙门穿穴，以道里计之，始知另穿一峰，前以夜棹失之耳。舟转西北向，又三里，为冠岩[⑤]。先是江东岸崭崖，丹碧焕映，采艳画山。冠岩即在其北，山上突崖层出，俨若朝冠。北面山麓，则穹洞西向临江，水自中出，外与江通。棹舟而入，洞门甚高，而内更宏明，悉悬乳柱，惜通流之窦下伏，无从远溯。壁间在临海王宗沭题诗，号敬所，嘉靖癸丑学宪。

诗不甚佳，时属而和者数十人，吉人刘天授等。俱镌于壁。觇玩久之，棹舟出洞，望隔江群峰丛合，忆前拦州所见穿山当正对其面，惜溪回山转，并其峰亦莫能辨识。顷之，矫首北见皎然一穴，另悬江东峰半，即近在冠岩之北。急呼舟人舣舟登岸，而令其以舟候于南田站。余乃望东北峰而趋，一里，抵山腋。先践蔓凌巉，既乃伏莽穿棘，半里逾岭坳。度明穴在东，而南面之崖绝不可攀，反循崖北稍下悬级，见有叠石阻隘者，知去洞不远矣。益北下，则洞果南透。其山甚薄，上穹如合掌，中罅。北下俱巨石磊落，南则峭崖悬亘，故登洞之道不由南，而由北云。洞右复有旁门复室，外列疏楞，中悬团柱，分帏裂隙，东北弥深，似昔有居者。而洞北复时闻笑语声，谓去人境不远，以为从北取道，可近达南田。时轰雷催雨，亟出明洞。北隅则巨石之隙，多累块丛棘，宛转数处，北望一茅甚迩，而绝不可通。不得已，仍逾西坳，循前莽南下，幸雷殷而雨不至。一里，转至西北隅，又得一洞，南北横贯。其北峰之麓，自冠岩来，此为北峰。北端亦透，而不甚轩豁。仍出南门，遂西北行平畴中。禾已将秀，而槁无滴水[⑥]，时风雨忽至，余甚为幸之。其西隔江屏立者，皆穹崖削壁，陆路望之，更觉峥嵘；东则石峰离立，后托崇峦。共四里抵南田驿[⑦]，觅舟不得，遂濒江而北，又一里，乃入舟。舟人带雨夜行，又五里，泊于斗米、寸金二滩之间。中夜仰视，萤阵烛山，远近交映，以至微而成极异，合众小而现大观。余不意山之能自绘，更无

物不能绘也。

二十七日　昧爽出峡口，上寸金滩，二里至卖柴埠[8]。西面峰崖骈立，沉香堂在焉。又西北三里，其北麓有洞嵌江，舟转而东，不及入。东三里，至碧岩。其岩北向，石嘴啖江。其上削崖高悬，洞嵌其中，虽不甚深，而一楹当门，倚云迎水，帆樯拂其下，帏幄环其上，亦凭空掣远之异胜地也。于是北转五里，过豆鼓井。又西北五里，至大墟，市聚颇盛，登市蔬面。又西北五里，至横山岩。其岩东向，瞰流缀室，颇与碧岩似。右腋有窦，旁穿而南，南复辟一洞，甚宏，有门有奥。奥西上则深入昏冥，奥之南坠，皆嵌空透漏。门在坠奥东，郭然凭流，与前门比肩立。又北五里，为龙门塘。南望横山岩，西透顶峰，虽似穿石，无从上跻。又西五里，为新江口，又夜行十里而泊。

【注释】

①阳朔：世称"阳朔山水甲桂林"。确切地说，桂林山水以漓江两岸最胜。漓江水的最大含沙量约为万分之三，多年平均含沙量仅为万分之零点六，数值之低，世界少有。桂林至阳朔间90公里的漓江两岸，风景点甚多，宛如一条赏心悦目的山水画廊，集中了桂林风景山秀、水清、洞奇、石美的特点。

②书馆：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

③画山：今称九马画山。群众把峭壁上的轮廓线条想象成九匹骏马，或立或卧，或仰或俯，或奔驰，或漫饮，神态各异，宛如一幅巨大的壁画。"筒"，疑为"箇"即"个"，因形近而误。

④拦州：今作浪洲，在阳朔县北隅，漓江东岸。

⑤冠岩：又称甘岩，在桂林以南的漓江边，是地下河的一个出口，水从洞内流入漓江。岩分四洞，循序深入。船上看到的是第一洞，第二、三、四洞洞口

较低，必须枯水期才能进入。

⑥秀：指禾类植物开花。　槁(gǎo 搞)：枯干。

⑦南田驿：今作南亭，在灵川县西南隅，漓江东岸。

⑧卖柴埠：约当今明村，在灵川县西南隅，漓江西岸。

【译文】

二十五日　自阳朔东南的渡口码头开船，溯江流来到碧莲峰下。由城东往北行，经过龙头山，从这里起石峰渐渐隐去。十里，到古祚驿。又行十五里，这才有四座尖山出现在江左，江右也突起成群的尖峰夹住江流，这是水绿村。又向北行七里，有个岩洞在江的西岸，洞口十分高敞，向东临江。从右侧深入进去，逐渐高起并黑下来，很久才变得空濛一片，东边又开启了一个洞口。由岩洞的左侧上登，那上边前边横亘为平台，后面盘结成一个洞穴，有尼姑住在里边。没有围墙，不盖屋顶，就着平台建了矮墙，悬挂着梯子作为通道，觉得非常高敞明亮。洞穴后方又深陷成峡谷，昏暗一片。往东下去想要索取火把深入，尼姑说没有奇特之处，险阻很多，坚决阻止我。而且雷声又隆隆催人，此时船已先一步移到兴平，便出了洞。由洞左沿山麓溯江走，荒草深齐脖子，半里，到达螺蛳峰下。此峰分数层盘绕而上，层层堆叠好似螺蛳的形状，而且高高耸起压过群峰，是兴平东南的水口山。由于先前的那个岩洞在它下方，当地人就指认为螺蛳岩。我觉得岩洞在螺蛳峰的南面，位于分为两岔的低峰的山麓，到进岩洞读了碑文之后，这才知道它是蛟头岩，不是螺蛳岩。螺蛳峰以山峰取胜，蛟头岩以岩洞取胜，螺蛳峰隆起向上盘绕，蛟头岩低垂往下缠绕，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个名字。绕过螺蛳峰又走二里，赶上船，行半里，暂时停靠在兴平。此地有溪水自东北流来，从石山缝中，远远望见有巨大的山岭横亘着排列在里面，就是通往恭城的道路了。山崖上有三间屋子，下临江中的小洲，栏杆横横的点缀着，是这一带所仅见的，匾额上写着“月到风来”，字体

也飞舞飘逸，是熊家的私塾。我闯入私塾中，竟然不见读书的人。下船时天已晚，又往北行船二里才停泊下来。

二十六日　黎明开船，往西北三里，是横埠堡，又往北二里是画山。此山横列在漓江南岸，江水自北流来，到了此地向西折去，山体受到侵蚀，一半剖为陡削的悬崖；有石纹一层层交织在一起，绿树沿岸映衬，石质呈黄、红、青、白之色，各种色彩交错成花纹，上边有九个头，山之所以起名叫“画”，是根据颜色而不是根据形状。〔当地谚语：“尧山十八面，画山九个头，有人能葬得，代代出王侯。”后来风水先生指出，画山北面隔江的尖峰下江水环绕成平地之处是吉地，当地的一个蠢人便残杀了自己的母亲想要葬在那里。当天傍晚山峰坠落，岩石压住了那个墓穴，终于不能葬下去，因此把那地方称为忤逆地。我感到遗憾的是岩石坠落时不一起砸死这个不孝之子。〕船夫把船泊在画山下吃早餐。我于是登上画山山麓，与静闻选了块岩石盘坐在这景色优美的地方，上方覆盖着彩色的石壁，下边蘸着绿色的水波，简直是置身于图画之中了。崖壁的半中腰，有个洞向北，远望它非常深，上下都无处落脚。如果沿着石纹之间有梯子或石阶，不仅只是空中楼阁，也如置身在图画中隐居在岩穴中。

返回来登上船，又向北行一里，上了小散滩。又往北二里，上了大散滩。又往北七里是锣鼓滩，河滩上有两块岩石似大象的形状，在东岸。此处江的西岸，有座圆峰端庄秀丽；江的东岸，有很多高岩突兀。此山南面的岩洞中，有水从洞中流出，顺着突出的岩石向下飞洒坠入江中，势同悬空的瀑布。粤中都是石峰拔地而起，水顺势四处流淌，无须穿破壑谷腾空而下。此条瀑布从高高的岩洞中流出，尤其奇妙绝伦。

又向北行八里，路过拦州。西北岸上有座山峰全部穿透，开初望见它，怀疑就是龙门的穿洞，按里程来计算它，才知道是另一座穿洞的山峰，先前因为夜里行船错过了它罢了。船转向西北行，又走三里，是冠岩。这之前江东岸有高峻的山崖，红绿之色鲜明映照，

色彩的艳丽似画山。冠岩就在它的北面，山上层层石崖突出来，俨然似上朝时戴的帽子。北面的山麓，就有穹窿的洞穴向西临江，水从洞中流出来，外边与江流相通。划着船进去，洞口非常高，洞内更加宏大明朗，全部垂吊着钟乳石柱，可惜通水流的洞穴低低下伏，无从溯流远入。洞壁上有临海人王宗沭题的诗，〔别号敬所，是嘉靖癸丑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上级学官。〕诗不怎么好，当时跟着应和的有几十人，〔是吉人刘天授等人。〕全都刻在洞壁上。观览玩赏了很久，划船出洞，望见隔江处群峰聚合，回想起先前在拦州见到的有穿洞的山应当对着它的正面，可惜山回水转，连它是哪些山峰也没能辩认出来。不久，举头望见北边有一个明亮的山洞，另外悬在江东岸山峰的半山腰，就近在冠岩的北边。急忙呼叫船夫停船登岸，并叫他驾船在南田站等候。我于是望着东北方的山峰赶过去，一里，抵达山侧。起先踏着草丛登上巉岩，随即弯腰穿过丛莽荆棘，半里越过岭坳。估计那透亮的洞穴在东面，而南面的山崖悬绝不可攀，反身沿山崖往北稍稍走下悬空的石阶，见到有一处垒砌石块堵住隘口的地方，心知离洞不远了。越往北下去，就果然见山洞穿透到南面。这座山非常薄，上部隆起如像合起来的手掌，中央裂开一道缝。北面下方全是累累巨石，南面便是悬崖悬空横亘着，所以登上洞去的路不由南面而从北面了。洞右又有旁洞和重叠的石室，外边罗列着稀疏的石棱，中间悬着圆柱，裂隙似分开的帏幔，向东北进去更深，似乎从前有人居住。洞北边又不时听到笑语之声，认为距有人的地方不远了，以为从北面取道，可以就近到达南田站。此时轰轰雷声催雨，连忙出了透亮的山洞。在北隅巨石的缝隙间，有许多叠累着的石块和丛生的荆棘，曲曲折折走过几处，望见北边有一间茅屋很近，但绝对不可通行。不得已，仍旧越过西面的山坳，沿着先前走过的丛莽往南下山，幸好雷声隆隆雨却没下下来。一里路，转到西北隅，又见到一个洞，南北横向贯通。它北峰的山麓，〔从冠岩前来，这里是北峰。〕北头也穿透了，但不怎么高敞。

仍出了南面的洞口，于是往西北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稻禾已将开花，可田干枯得没有一滴水，此时风雨忽然来临，我为此感到十分庆幸。那在西面隔江屏风样矗立着的山，都是穹隆的石崖陡削的绝壁，在陆路上望它，更觉得山势峥嵘；东面就是石峰并立，后面衬托着高峻的峰峦。共走四里到达南田驿，找船没找到，就溯江往北走，又行一里，才进了船。船夫在夜色里冒雨行船，又行五里，停泊在斗米、寸金二滩之间。半夜昂首远视，萤火虫组成的军阵照亮了山峦，远近交相映照。以非常微小的身躯而构成极奇异的景象，集合众小却现出宏大的景观，我没想到山都能够自己描绘自己，那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描绘的了。

二十七日　黎明时出了峡口，上了寸金滩，二里路来到卖柴埠。西面山峰石崖并立，沉香堂在那里。又向西北行三里，山的北麓有洞嵌入江中，船转向东走，来不及进去。往东三里，到了碧岩。这个岩洞向北，石嘴饮吸着江水。它的上方削崖高悬，洞嵌在当中，虽不怎么深，可一柱正当洞口，依傍着云雾迎着江流，船帆拂拭着它的下方，帏幔般的岩石环绕在它的上方，也是临空观览远景的奇异胜地。从这里往北转去五里，路过豆豉井。又往西北行五里，到大墟，集市村落十分兴盛，登岸买蔬菜面粉。又向西北行五里，到横山岩。这个岩洞向东，俯瞰江流，点缀着石室，与碧岩很相似。右侧有个洞穴，向旁侧穿透到南边，南面又开有一个洞，十分宽大，有洞口有隐秘之处。深处西头上去就深入到昏黑幽暗之中，深处往南下坠之处，全镶嵌着空洞，通明透亮。洞口在那下坠深处的东面，十分空阔，靠临江流，与前洞口并肩而立。又往北行五里，是龙门塘。往南望横山岩，西面穿透顶峰，虽似乎是穿通的石洞，却无从往上登。又向西五里，是新江口，又在夜色中行船十里才停泊下来。

【原文】

二十八日　昧爽刺舟，亟推篷，已过崖头山。十余里，

抵水月洞北城下，令顾仆随舟往浮桥，余同静闻过文昌门外，又西抵宁远门南，过南关桥。觅拓碑者，所拓犹无几[1]，急促之。遂由宁远门入，经靖藩城后门，欲入晤绀谷，询独秀游期，而后门闭，不得入。乃循其东出东江门，命顾仆以行囊入趋赵时雨寓，而其女出痘，遂携寓对门唐葵吾处。闻融止已欲行，而石犹未取。饭后令静闻往觅之，至则已行，止留字云："待八月间来取。"殊可笑也。

二十九日　令静闻由靖藩正门入晤绀谷。余同顾仆再出宁远门促拓碑者。至是拓工始市纸携具为往拓计，余仍还寓。午暑不堪他行，惟偃憩而已。下午，静闻来述，绀谷之言甚不着意。余初拟再至省，一登独秀，即往柳州，不意登期既缓，碑拓尚迟，甚怅怅也。

三十日　余在唐寓。因连日炎威午烁，雨阵时沛，既倦山跰，复厌市行。止令静闻一往水月洞观拓碑者，下午反命，明日当移拓龙隐云。

六月初一日　在唐寓。是日暑甚，余姑憩不出。闻绀谷以焚灵事与藩王有不惬，故欲久待。而是时讹传衡、永为流寇所围[2]，藩城亦愈戒严，余遂无意候独秀之登。而拓者迁延索物，余亦不能待，惟陆务观碑二副先拓者，尾张少二字，令彼再拓，而彼复拓一付，反并去此张，及促再补，彼愈因循，遂迟吾行。

独秀山北面临池，西南二麓，余俱绕其下，西岩亦已再探，惟东麓与绝顶未登。其异于他峰者，只亭

阁耳③。

【注释】

①拓(tà 踏):把石碑或器物上的文字、图象刷印在纸上。

②流寇: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之词。

③独秀峰:在桂林市中心今王城北部正中。从西麓上山,过允升门、小谢亭遗址、南天门,历275级到达山顶。山麓有读书岩、太平岩。北麓有涌泉,建有月牙池。

【译文】

二十八日　黎明撑船,急忙推开船篷,已过了崖头山。十多里水路,抵达水月洞北的城下,命令顾仆随船前往浮桥,我同静闻经过文昌门外,又往西走到宁远门南边,过了南关桥。找到拓碑的工匠,所拓的碑帖仍然没有几张,急切地催促他。于是由宁远门进城,经过靖江王城的后门,打算进去与绀谷会面,询问游独秀峰的日期,可后门关闭着,不能进去。于是顺着王城往东出了东江门,命令顾仆拿上行李进城赶到赵时雨的寓所,但他的女儿出痘,便到他寓所对门的唐葵吾之处。听说融止已打算动身,可石头还未取来。饭后命令静闻前去找融止,到了却已经走了,只留下字条说:“等到八月间来取。”真是可笑呀。

二十九日　命令静闻由靖江王城的正门进去会见绀谷。我同顾仆再次出宁远门催促拓碑的人。到这时拓工才买来纸带上工具为前去拓碑做准备,我仍返回寓所。中午太炎热不能去别的地方,唯有躺下休息而已。下午,静闻前来述说,绀谷的话十分不在意。我起初准备再度到省城时,登一次独秀峰后,马上前往柳州,不料登峰的日期既已拖延,拓碑还要推迟,心中十分怅怅不乐。

三十日　我在唐家寓所。因为连日来午日灼灼炎热威烈,阵雨不时暴淋,既厌倦去山中跋涉,又厌烦在街市中行走。只是命令静

闻一人前去水月洞观察拓碑的人，下午回来报告，明天应该会移到龙隐岩去拓了。

六月初一日　在唐家寓所。这天异常炎热，我暂且休息不出门。听说绀谷因为焚香祭灵的事与靖江王有不快之事，所以要等待很久。可此时谣传衡州、永州已被流寇包围了，王城也更加戒严，我便无意再等着去登独秀峰。而拓碑的人拖延时间索取财物，我也不能等待下去，只是先拓好的二副陆务观的碑帖，末尾一张少了两个字，命令他再去拓，可他重拓的这一副，反而掉了一张，到催他再去补时，他愈加拖拖拉拉，终于延迟了我的行期。

独秀山北面面临池水，西南两面的山麓，我都绕着走过它们的下方，西岩也已探察了两次，唯有东麓与绝顶未登上去过。它不同于其他山峰之处，只是亭台楼阁罢了。

【原文】

初二日　令顾仆促拓工，而余同静闻再为七星、栖霞之游。由七星观左入岩洞“争奇门”，乃曹能始所书者，即登级为碧虚阁。是阁在摘星亭之左，与七星洞前一片云同向，“一片云”三字乃巡抚都御史许如兰所书，字甚古拙。而稍在其南，下登者先经焉。余昔游时急于七星，以为此轩阁不必烦屐齿，后屡经其下，见上有岩石倒垂，心艳之，至是先入焉。则其额为歙人吴国仕所题。“碧虚”之名，昔在栖霞，而今此复踵之，岂彼以亭，而此以阁耶？余啜茗其间，仰视阁为瓦掩，不见岩顶；既而转入玄武座后，以为石窟止此，而不意亦豁然透空，顶上仅高跨如梁。若去其中轩阁，则前后通映，亦穿山月岩之类，而铺瓦叠户，令人坐其内不

及知，可谓削方竹而淹断纹者矣。阁后透明之下，复垒石为垣，高与阁齐，以断出入。余讯其僧："岩中何必叠瓦？"曰："恐风雨斜侵，石髓下滴。""阁后何必堵墙？"曰："恐外多山岐，内难幽栖。"又讯："何不移阁于岩后，前虚岩为门，以通出入；后倚阁为垣，以便居守，岂不名山面目，去室襟喉，两为得之！"曰："无钱粮。"然则岩中之结构，岩后之窒塞，又枵腹画空而就者耶？又讯："垣外后山，从何取道？"曰："须南自大岩庵。"此庵即花桥北第一庵，庵僧自称为七星老庵，余向所入，见后有李彦弼碑者[1]。余颔之，遂出，仍登摘星，由一片云入七星前洞。由阁后东上数十级，得小坪，石盘其中。遂北出后洞。洞右壁外崖之上，裂窍悬葩，云楞历乱。余急解衣攀缘而上，连上重龛二层，俱有列户疏楞、莲垂幄飏之势，其北下则栖霞洞穹然西向盘空矣。洞外右壁古刻多有存者，则范文穆《大成碧虚亭铭》，并《将赴成都酌别七人》题名在焉。七人即《壶天观铭》所题名字，在栖霞者，其岁月俱为乙未二十八日。碧虚亭以唐郑冠卿入栖霞遇日华、月华二君赠诗，有"不因过去行方便，那得今朝会碧虚"之句，遂取以名亭，石湖铭中所云"名翁所命而我铭之"者也[2]。今亭已废，而新安吴公借以名南岩之阁，不若撤南阁以亭此，则南岩不掩其胜，而此名亦宾其实，岂不快哉！盖此处岩洞骈峙者三：栖霞在北，而下透山之东西；七星在中，而曲透山之西北；南岩在南，而上透山之东西。故栖霞最远而幽暗，七星内转而不彻，南岩飞架而虚明。

三窍同悬，六门各异，可谓异曲同工，其奈南岩之碧虚阁，反以人掩何！栖霞再北，又有朝云、高峙二岩，俱西向。此七星西面之洞也，其数共五。

下栖霞，少憩寿佛寺，乃过七星观，遂南入大岩庵。望南岩之后，山石丛薄，若可由庵外东北而登者。时已过午，余曰："何不了此而后中食。"余遂从庵门右草坪中上，静闻就荫山门，不能从焉。既抵山坳，草中复有石级，而右崖石上镌张孝祥《登七星山诗》，张维依韵和之[3]。共一里，再上，得坪一区，小石峰环列而拱之，薄若绡帷，秀分萼瓣。其北壁棘莽中，亦有记，磨崖为凿穴者戕损不可读[4]。盖其处西即南岩透明之窦，为僧人窒垣断之者；北即七星之顶，与余峰攒而斗列者。昔人上登七星，此其正道，而今则无问津者矣。觅道草中，有小径出东南坳中。从之，共一里，东南下山，得一岩，列众神焉，而不知其名。下山而西，则曾公岩在望矣。忽凉飙袭人[5]，赤日减烈，则阴气自洞中出也。此有玄风洞，余夙求之不得，前由栖霞入，将抵曾公，先过一隘口，忽寒风拂灯，至此又阴气薄日，信乎玄风当不外此，后来为曾公所掩耳，非二洞也。入洞，更采叶拂崖，观刘谊《曾公岩记》及陈倩等诗已，乃濯足涧水中。久之出，仰见岩右又有一洞在峰半，与列神之岩东西并峙。执入洞汲水者问之，曰："此亦有洞，已不可登。"余再问其故，其人不答去。余亟攀崖历莽而上，则洞口亦东南向如曾公岩。初由石峡入，得平展处，稍转而北，其外复有龛东

列，分楞叠牖，外透多明，内环重幄，若堂之有室焉。其后则穿门西入，门圆若圈，入其内，渐转渐深，而杳不可睹。乃转而出，甫抵洞外，则一人亦攀隙历险而至，乃庆林观道士也。见余独入，疑而踪迹之，至则曰："庆林古观，而今移门易向，遂多伤损，公必精青乌家言，乞为我指示。"余谢不敏，且问其岩何名，道者不告，强邀入观。甫下山，则静闻见余久不返，亦踵至焉。时已下舂，亟辞道者。道者送余出观前新易门，余再索其岩名，道者曰："岩实无名。昔有僧居此，皆以为不利于观，故去之而湮其路，公岂亦有意于此乎？第恐非观中所宜耳。"余始悟其踪迹之意，盖在此不在彼也，一笑与别。已，出花桥东街矣。盖此处岩洞骈峙者亦三：曾公在中，而下透于西；列神之岩在东上，而浅不旁通；庆林后岩在西上，而幽不能悉。然曾公与栖霞，前后虽分门，而中通实一洞。其北下与之同列者，又有二岩，予昔游省春，先经此，亦俱东南向。此七星山东南面之洞也，其数亦共五焉。若北麓省春三岩、会仙一洞，旁又浅洞一，乃余昔日所游者，亦俱北向。此七星山北面之洞也，其数亦共五焉。一山凡得十五洞云。既度花桥，与静闻就面肆中，以补午餐。过浮桥返唐寓，则晚餐熟矣。

【注释】

①有李彦弼碑者："彦"原作"丽"，据摩崖校改。

②铭(míng 名)：记载，镂刻。这种专门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用以称功德、申鉴戒的文体，因称铭或铭文。

③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历阳人,乾道元年(1165)出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南宋著名诗人,在桂林题刻甚多。

④戕(qiāng 枪)损:砍坏。

⑤飙(biāo 标):疾风。

【译文】

初二日　叫顾仆去催促拓工,而我同静闻再去七星岩、栖霞洞游览。由七星观左侧进入岩洞的"争奇门",字是曹能始书写的,即刻登上台阶是碧虚阁。此阁在摘星亭左方,与七星洞前的一片云同一方向,〔"一片云"三个字是巡抚都御史许如兰所写,字体十分古朴。〕而在洞稍南,下走上登的人都要先经过这里。我过去游览时急于去七星岩,认为此处轩阁不必麻烦移步前去,后来屡次经过它下方,见上面有岩石倒垂,心里喜爱它,到此时首先进去。就见它的匾额是歙县人吴国仕题写的。"碧虚"的名称,从前在栖霞洞,而今天此处又沿袭了这个名字,莫非那是用于亭子,而此处是用于楼阁吗?我在阁中饮茶,仰视楼阁被瓦片遮住了,看不见岩洞顶;随后转入玄武座后,以为石窟仅到此处,可不料也是豁然通透,顶上仅岩石高高横跨如同桥梁。如果去掉其中的轩阁,那么前后通明透亮,也是穿山、水月岩之类,但铺了瓦装上重重门窗,让人感到坐在其中不感到是岩洞,真如所说的把竹子削方来掩饰上面断裂的裂纹那样的事了。楼阁后方透进亮光之处的下方,又用石块垒砌成墙垣,高处与楼阁平齐,以阻断行人出入。我询问这里的僧人:"岩洞中何必铺瓦?"回答说:"担心风雨斜溅,石钟乳下滴。""楼阁后边何必堵上墙?"答:"担心外边山上岔路多,洞内难以隐居。"又讯问道:"为什么不把楼阁移建到岩洞后边,前边空出岩洞作为大门,以便通路出入;后面紧靠楼阁筑墙,以便居住防守,难道不是还名山的本来面目,把房屋迁离这要害之处,两者都各得其所!"答:"没有钱粮。"既然这样,岩洞中的建筑,岩洞后边的堵塞物,又是能饿着肚

子在空中画成的吗？又询问："墙外的后山，从哪里取道去？""必须往南从大岩庵走。"〔此庵就是花桥北面的第一座寺庵，庵里的僧人自称是七星老庵，我从前进去过，见到后边有李彦弼碑的地方。〕我点头同意他，于是出来，仍登上摘星亭，由一片云进入七星岩前洞。由楼阁后面往东上登几十级台阶，见到一小块平地，岩石盘绕在其中。于是向北出了后洞。洞右壁外面的山崖之上，石窍裂开，岩石如奇葩高悬，云状的石棱凌乱不堪。我急忙脱下衣服攀援而上，一连上去两层重叠着的石龛，全都有门户排列窗棂稀疏、莲花下垂帏幔飞扬的气势，它北面的下方就是栖霞洞呈穹隆状向西盘空而起了。洞外右壁上保存了些古代碑刻，有范文穆的《大成碧虚亭铭》，连同《将赴成都酌别七人》的题名都在其中。〔这七个人就是《壶天观铭》所题的名字，在栖霞洞的碑刻，它们的年月都是乙未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二十八日。〕碧虚亭因为唐代郑冠卿进入栖霞洞遇见日华、月华二君赠诗，诗中有"不因过去行方便，哪能今朝会碧虚"的句子，便拿来命名亭子，是范石湖铭文中所说的"亭子是老先生命名的而我为它作了铭文"的地方了。今天亭子已荒废，而新安人吴公借用来命名南岩的楼阁，不如撤掉南岩的楼阁来在此处建亭，那么南岩的胜景不会被遮住，而此名也就名符其实了，难道不痛快吗！大体上此处的岩洞并列的有三个：栖霞洞在北面，而在下层穿透山的东西两面；七星岩居中，而弯弯曲曲通到山的西北面；南岩在南边，而在上层穿透山的东西两面。所以栖霞洞最长而且幽暗，七星岩里面转来转去却不贯通，南岩飞架高空而且空虚明亮。三个洞穴一同高悬，六个洞口各有不同，可说是异曲同工，无奈南岩的碧虚阁，反而人为地把它掩藏起来！栖霞洞再往北，又有朝云岩、高峙岩两个岩洞，都朝向西方。这是七星岩西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共有五个。

下了栖霞洞，在寿佛寺稍作歇息，于是走过七星观，便向南进入大岩庵。远望南岩的后方，山石成丛密密层层，好像是可由庵外

往东北登上去的样子。此时已过了中午，我说："为什么不游完此地然后再吃中饭。"我于是从庵门右边的草坪中上去，静闻到山门下去遮荫，不能跟随了。抵达山坳之后，草丛中又有石阶，而右侧的崖石上刻有张孝祥的《登七星山诗》，张维依照韵脚应和他。共走一里，再往上，走到一块平地上，小石峰环列着拱卫它。石峰薄如纱帐，岩石如开放的花朵能分出花萼来。在它北壁的荆棘丛莽中，也有碑记，刻有文字的摩崖被凿洞的人破坏不能读了。大概此处西边就是南岩透出亮光的洞穴，被僧人堵墙阻断之处；北面就是七星岩的峰顶，与其他山峰攒聚在一起争斗并列的地方。从前的人上登七星岩，这是通往那里的正道，可今天却无人问津了。在草丛中找路，有条小径通到东南方的山坳中。顺着这条路走，共一里，往东南下山，见到一个岩洞，众神排列在其中，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下山后往西行，则曾公岩在望了。忽然间凉风袭人，赤日减了威烈，原来是阴凉的气流从洞中吹出来。此地有玄风洞，我过去找不到，先前由栖霞洞进去，将到达曾公岩时，先路过一个隘口，忽然寒风吹拂灯火，来到这里又阴风逼日，相信玄风洞应当不外就是此地，不过后来被曾公岩遮住罢了，不是两个洞。进了洞，又采来树叶擦拭崖壁，观览刘谊的《曾公岩记》及陈倩等人的诗，读完后，就在涧水中洗脚。很久以后出来，仰面见岩洞右边又有一个洞在山峰半中腰，与陈列神像的岩洞东西并列。拉住进洞来汲水的人打听它，说："这里也有洞，已经不能登上去。"我再问其中的缘故，那人不回答便离开了。我急忙攀着石崖经由丛莽上去，就见洞口也是朝向东南如同曾公岩。起初由石峡中进去，遇到一处平坦舒展的地方，稍稍转向北去，那外边又有石龛排列在东面，如分出窗楞，叠为窗口，外边透入多处亮光，里面岩石环绕如重重帏幔，好像堂屋里有内室一样。它后边便穿过石门向西进去，石门圆如圆圈，进入门内，渐渐转进渐渐幽深，昏暗得不能看清东西。于是转身而出，刚到洞外，就有一个人也攀着石缝历经险阻而来，是庆林观的道士。见我独自一人进

洞,怀疑而跟踪进来,来到便说:“庆林观是古道观,而今观门迁动调换了方向,于是多有损伤,尊公必定精通风水术士的理论,求您为我指点指点。”我以学识浅薄推辞,并且打听这个岩洞叫什么名字,道士不告诉,强行邀我进观。刚下山,就见静闻因见我去了很久不见返回,也尾随而来了。此时已是日落之时,急忙辞别道士。道士送我出到道观前新换的门前时,我再次追问那个岩洞的名字,道士说:“岩洞其实没有名字。从前有和尚住在这里,都认为不利于道观,所以赶走了和尚并填塞了通往那里的路,尊公莫非也是有意于此地吗?只恐怕对道观不利吧。”我这才明白了他跟踪而来的意思,原来为了这而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便笑了一笑与他告别了。不久,出到花桥以东的街上了。大体上此处的岩洞并列的也有三个:曾公岩在中间,而往下穿透到西边;陈列神像的岩洞在东面的上方,可很浅不旁通;庆林观后面的岩洞在西面的上方,却幽暗不能尽游。然而曾公岩与栖霞洞前后虽然分别有洞口,但中间相通实际上是一个洞。洞北面下方和洞并列的,又有两个岩洞,我从前游省春岩,先经过此处,也都是朝向东南。这是七星山东南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也一共是五个。至于说北麓省春岩的三个岩洞、会仙岩一个岩洞,旁边又有一个浅洞,是我昔日游历过的,也全部向北。这是七星山北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也一共是五个。一座山总共找到十五个洞。过了花桥后,与静闻到面馆补吃午餐。过了浮桥返回唐家寓所,却晚饭都熟了。

【原文】

初三日　简顾仆所促拓工《水月洞碑》[①],始见陆碑尾张上每行失拓二字,乃同静闻亲携此尾往令重拓。二里,出南门,一里,抵拓工家,坐候其饭。上午乃同往水月,手指笔画之。余与静闻乃少憩山南三教庵,录张鸣凤羽王父

所撰方、范二公《漓山祠记》。遂二里,南过雉山岩,再登青萝阁,别郑、杨诸君。欲仍过水月观所拓,而酷暑酿雨,雷声殷殷。静闻谓拓工必返午餐,不若趋其家便,遂西一里,至拓工家,则工犹未返也。于是北一里,入南门,就面肆为午餐,已下午矣。雨势垂至[2],余闻郑子英言,十字街东口肆中,有《桂故》、《桂胜》俱张鸣凤羽王辑。及《西事珥》、学宪魏濬辑,《百粤风土记》司道谢肇淛辑。诸书[3],强静闻往市焉。还由靖藩正门而南,甫抵寓而雨至。

初四日 令顾仆再往拓工家索碑。及至,则所拓者止务观前书碑三张,而此尾独无,不特前番所拓者不补,而此番所拓并失之,其人可笑如此。再令静闻往,曰:"当须之明日。"是日,余换钱市点,为起程计。

【注释】

①简:通"检"。检查,清点。

②垂(chuí)至:将至。

③《桂胜》:十六卷,以山水标目,志桂林胜概。《桂故》:八卷,分郡国、官名、先政、先献、游寓、杂志等六门,志桂林故实。二书皆明代桂林人张鸣凤撰,成书于万历年间,所记内容止于南宋。《西事珥》:八卷,明代魏濬撰,一卷讲山川地理,二卷讲风土,三卷讲时政,四卷、五卷讲故事及人物,六卷讲物产,七卷讲仙释神怪,八卷讲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百粤风土记》:一卷,明人谢肇淛撰。

【译文】

初三日 清点顾仆催促拓工拓来的《水月洞碑》,这才见陆务观碑文末尾一张上每行漏拓了两个字,于是同静闻亲自带着这末

尾一张前去叫他重拓。二里，出了南门，一里，来到拓工家，坐下等他吃饭。上午才一同前往水月洞，用手给他指出笔划。我与静闻就到山南的三教庵稍作休息，抄录张鸣凤羽王的父亲撰写的方、范二公的《漓山祠记》。于是走了二里路，往南过雉山岩，再次登上青萝阁，辞别郑、杨诸君。打算仍然前去水月洞察看拓碑的情况，可酷暑酝雨，雷声隆隆。静闻认为拓工必定回家去吃午饭了，不如赶到他家去方便，便向西一里，来到拓工家，拓工却还未回家。于是往北一里，进了南门，在面馆中吃了午餐，已是下午了。雨势将至，我听郑子英说过，十字街东口的书铺中，有《桂故》、《桂胜》〔都是张鸣凤羽王辑的。〕及《西事珥》、〔学官魏濬辑的。〕《百粤风土记》〔司道谢肇淛辑。〕诸书，强逼静闻前往购书。返回时由靖江王城正门往南走，刚到寓所雨就来了。

初四日　命令顾仆再去拓工家索取碑帖。到返来时，就见所拓的碑帖只有陆务观所写碑文的前面三张，而这末尾一张唯独没有，不仅前次所拓的不补，而且此次所拓的也一并把它漏掉了，这个人可笑如此。再次叫静闻前往。拓工说："等明天才行。"这一天，我换钱买了点心，为上路做准备。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即携具出南门，冀得所补碑，即往隐山探六洞之深奥处。及至，而碑犹未拓也。订余："今日必往，毋烦亲待。"余乃仍入南门，竟城而北，由华景之左出西清门。门在西北隅，再北则为北城门，西之山即王文成守仁祠在其南者。与之属焉。城外削崖之半，有洞西向，甚迥。时读《清秀岩记》，欲觅清秀岩，出城即渡濠坝而趋西。濠中荷叶田田[①]，花红白交映，香风艳质，遥带于青峰粉堞间，甚胜也。

有二岐，一乃循山北西行，一南从山南入峡。其循北麓者，即北门西来之大道。更有石峰突峙其北，片片若削，而下开大洞，西南向焉，与城崖西向之洞一高一下，俱崆岈诱人欲往，但知非清秀，姑取道岐南峡中。西行一里，则峡北峡南，其山俱中断若辟门，南北向，其门径路遂四交焉。径之西北，有洞南向。急觅道而登，其洞北入，愈入愈深，无他旁窦，而夹高底平，湾环以进，幽莫能测。

仍出洞，候行者问之，曰："此黑洞也。"问："清秀何在？"曰："不知。"问："旁近尚有洞几何？"曰："正西有山屏立峡中者，其下洞名牛角。西南出峡为隐山，其洞名老君。由北出峡，有塘曰清塘，东界山岩曰横洞，西南濒塘，洞名下庄。近洞惟此，无所谓清秀者。"余得清塘之名，知清秀在此，遂北转从大道出峡门。其峡门东西崖俱有小洞，无径路可登。北出临塘，则潴水一泓，浸山西北麓大道。余循大道而西，沿清塘而绕其右，疑清秀在其上，急遵之。其路南嵌崖端，北俯渊碧。既而一岐南上，余以为必清秀无疑。攀跻渐高，其磴忽没，仰望山坳并无悬窍，知非岩洞所在。乃下，随路出塘之西，其南山回坞转，别成一壑，而洞门杳然无可觅也。其地去黑洞已一里矣。

于是仍从崖端东返，复由峡门南下，竟不得登岩之径。再过黑洞前，乃西趋屏立峡中山。一里，抵屏之东北，即有洞斜骞，门东北向，其内南下，渐入渐暗，盖与黑洞虽南北异向，高下异位，而湾环而入，无异轨焉。出洞，绕屏

北而西，闻伐木声丁丁，知有樵不远，四望之，即在屏崖之半。问此洞名，亦云："牛角。"问："清秀何在？"其人谬指曰："随屏南东转，出南峡乃是。"余初闻之喜，绕西麓转南麓，则其屏南崖峭削，色俱赭黄，下有洼潴水，从山麓石崖出。崖不甚高，而中若崆峒，盖即牛角南通之穴，至此则坠成水洼也。

又东一里，抵南峡门，入北来大道。复遇一人，询之，其人曰："此南去即老君洞，不闻所谓清秀。惟北峡有清塘，其上有洞，南与黑洞通。此外无他洞。此是君来道。"余始悟屏端所指，乃误认隐山，而清秀所托，必不离北峡。时已当午，遂不暇北转，而罔南炊隐山。又一里，则隐山在望矣。仰见路西径道交加，多西北登崖者，因令顾仆先往朝阳，就庵而炊，余呼静闻遵径西北入。已而登崖蹑峤，丛石云耕[2]，透架石而入，上书"灵咸感应"四大字，知为神宇。入其洞，则隙裂成龛，香烟纸雾，氤氲其间，而中无神像，外竖竿标旗，而不辩其为何洞何神也。下山，见有以鸡酒来者，问之，知为都箓岩[3]。言其神甚灵异，而好食犬，时有犬骨满洞中。

遂南半里，抵隐山，候炊于朝阳庵。复由庵后入洞谒老君，穿上下二岩，乃出，饭庵中。僧月印力言："六洞之下，水深路阏，必不可入。"余言："邓老曾许为导。"僧曰："此亦谩言[4]，不可信而以身试也。"既饭，又半里，南过邓老所居，邓老方运斤斫木[5]，余告以来求导游之意。邓老

曰："既欲游洞，何不携松明来。余无觅处，君明晨携至，当为前驱也。"余始怅怅，问："松明从何得？"曰："须往东江门。此处多导游七星者，故市者积者俱在焉。"余复与之期，乃西过西湖桥，一里，抵小石峰下。

其峰片裂如削，中立于众峰之间，东北西之三面，俱有垣环之，而南则濒阳江，接南岭，四面俱不通。出入大路至此折而循其北麓，乃西还阳江之涯。窥其垣中，不知是何橐钥。遍绕垣外，见西北隅有逾垣之隙，从而逾之。其中荆莽四塞，止有一家在深翳中。披其东北，指小峰南麓，则磴级依然，基砌叠缀。其峰虽小，如莲瓣之间，瓣瓣有房，第云构已湮，而形迹如画。其半崖坪中有石如犀角，独耸无依，四旁多磨剔成碑，但无字如泰山，令人无从摸索耳。其后又盘空而上，片削枝攒，尤为奇幻。从其东下，崖半又裂石成岩，上镌三字，只辨其一为"东"字，而后二字，则磨拭再三，终莫得其似焉。桂林城之四隅，各有小峰特立。东有曾公岩，东有媳妇娘焉，其峰双岐而中剖；北则明月洞，西有望夫山焉，其峰片立而端拱；南则穿山岩，西有荷叶山焉，其峰窈窕中剖，而若合若分；西则西峰顶，南有兹山焉，其峰层叠中函，而若披若簇。四峰各去城一二里，以小见奇，若合筒节焉。搜剔久之，知其奇而不知其名，仍西蹈莽棘，逾垣以出。候途人问之，曰："秋儿庄。"云昔宗室有秋英之号者，结构此山为菟裘[⑥]，后展转他售，丰姓者得之，遂营为地[⑦]，父子连掇乡科，后为盗发，幸天明见棺而止，故窒垣断道云。秋儿者，即秋英之

误也。其西即阳江西来，有叠堰可渡；而南赵家山、穆陵村、中隐诸洞，隐隐在望。

循江北岸入，西一里，为狮子岩。西峰顶之西，峰尽而南突，若狮之回踞而昂首者，则狮岩山也。其西又峙一峰，高耸特立，与狮岩相夹，下有村落，是为狮岩村。其西耸之峰，有岩东向者，凭临峭石之上，中垂一柱，旁裂双楞，正东瞰狮岩之首。其岩不深，而轩夹有致，可以驾风凌烟。北转有洞北向，其门高穹，其内深坠。土人以为中通山南，而不知其道；以为旧有观址，而不知其名。拭碑读之，知为天庆岩。由级南下，中亘一壁，洞界为两，入数丈，两峡复合。其北峡之上，重门复窍，悬缀甚高，可望而不可攀焉，想登此则南通不远矣。

出洞北下，由西北行，石山从薄间，山俱林立圆耸，人行其间，松阴石影，参差掩映。又北一里，经石山西麓，见两洞比肩俱西向。辄扪棘披崖入，由南洞进五六丈，转从北洞出。其中宛转森寒，虽骄阳西射，而不觉其暑。出洞再北，仰望洞上飞崖，片片欲舞，余不觉神飞。适有过者，问之，以为王知府山。其西有林木回丛在平畴间，阳江西环之，指为王知府园[8]。而沧桑已更，山峦是而村社非，竟不悉王知府为何代何名也。余一步一转眺，将转西北隅，思其西南有坳可逾，仍还南向，从双洞之左东北而登。忽得石磴，共一里，逾其坳间，磴断径绝，乃西攀石锷而上，静闻与顾俱不能从。所攀之石，利若剑锋，簇若林笋，石断崖

隔，中俱棘刺，穿棘则身如蜂蝶，缘崖则影共猿鼯。盘岭腰而西，遂出舞空石上，而为丛棘所翳，反不若仰望之明彻焉。久之，仍下东坳，瞰其北麓陡绝难下，遂寻旧登之磴，共一里，下西麓，而绕出其北。又北过一峰，其南有支峰叠石，亦冕云异。抵其东麓，有洞东向，亟贾勇而登，中皆列神所栖，形貌狞恶。从其右内转，复得明窍，则支窦南通者也。

仍出洞，东望有一村在丛林中，时下午渴甚，望之东趋，共一里，得宋家庄焉。村居一簇，当南北两山坞间，而西则列神洞山为屏其后，东则牛角洞山为屏其前，其前皆潴水成塘，有小石梁横其上。求浆村妪，得凉水一瓢共啜之。随见其汲者东自小石崖边来，趋而视之，则石崖亦当两山之中，其西潴泉一方，自西崖出，盖即牛角洞西来之流也。其泉清泠，可漱可咽，甘沁尘胃。又东一里，即屏风中立牛角洞之山。从其南麓东趋，又一里，过北峡门，北眺西峡之半，有洞岈然，其为清秀无疑。而暮色已上，竭蹶趋城，又一里，入西清门。回顾静闻、顾仆，俱久不至，仍趁至门[⑨]，始知二人为阍者所屏[⑩]。自闻衡、永有警，即议省城止开四门，而余俱闭塞，居人以汲水不便，苦求当道，止容樵汲，而行李俱屏之四门。乃与俱出，循城而北。半里，过城外西悬之洞，其下有级可攀而登，日暮不及。遂东转，又半里入北门焉，已昏黑矣。又二里，抵唐寓。

【注释】

①濠(háo 豪):护城河。这一片从北往南连延的水面至今犹存,称西濠,系明清桂林府城西边的护城河。

②軿(píng 平):通"屏",屏蔽。

③箓(lù 录):道教的秘文秘录。

④谩(mán)言:骗人的话。

⑤运斤:挥动斧头。

⑥菟裘(tú qiú 图求):原为古邑名,春秋鲁国地,在今山东泰安东南楼德镇。鲁隐公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世因称士大夫告老退隐的处所为菟裘。

⑦地:即坟地。至今还有些地方习惯称坟地为"地"。

⑧王知府山:乾隆本、四库本作"虾笆山"。 王知府园:乾隆本、四库本作"王太守园"。

⑨趁(chèn):追赶。

⑩屏:通"摒",排除。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立即带上工具出了南门,希望得到所补的碑帖后,马上前往隐山去探察六个洞的深奥之处。及到时,碑却仍旧未拓。与我讲定:"今天一定去,不必麻烦亲自等待了。"我于是仍然进了南门,一直往北走过全城,从华景山的左侧出了西清门。城门在城的西北隅,再往北就是北城门,西面的山〔就是王文成守仁祠在它南麓的山。〕与它相连。城外削崖的半中腰,有个洞向西,非常深远。此时读了《清秀岩记》,打算去找清秀岩,出城后马上越过护城河的堤坝往西赶去。〔护城河中荷叶亭亭玉立,荷花红白之色交相映衬,香风艳骨,远远围绕在青翠的山峰和粉色的城墙之间,极其优美。〕有两条岔道,一条是沿着山的北麓往西行,一条往南从山的南麓进入峡谷。那沿着北麓走的,就是从北门往西来的大道。另外有座石峰突起耸峙在它的北面,一片片好像刀削般,而下面张开

一个大洞，朝向西南，与城墙所在山崖上向西的洞一高一低，全都十分深邃诱人想要前去，但心知不是清秀岩，姑且取道岔向南面的峡中去。往西行一里，就见峡北峡南，那山都从中断开好似开启的门洞，呈南北向，这门洞中的小径与大路四面相交。小径的西北方，有个洞向南。急忙找路往上登，此洞向北通进去，越进越深，没有其他旁洞，可夹壁高耸底部平坦，弯弯绕绕地进去，幽深不能探测。

仍然出洞来，等候过路的人问他，说："这是黑洞。"问道："清秀岩在哪里？"答："不知道。"问："近旁还有几个洞？"答："正西有座山似屏风矗立在峡中的，它下边的洞名叫牛角洞。向西南出了峡是隐山，那里的洞名叫老君洞。由北面出峡，有个水塘叫清塘，东面分界之山的岩洞叫横洞，西南方濒临塘水的洞名叫下庄岩。附近的洞只有这些，没有所谓的清秀岩这地方。"我听到清塘的名字，心知清秀岩在此地，于是转向北从大道走出峡口。这个峡口东西两面山崖上都有小洞，无直接到的路可登。向北出去面临水塘，就见积水一片，浸泡到山西北麓的大道上。我顺着大道往西走，沿着清塘绕到它的右岸，怀疑清秀岩就在那上边，急忙顺着它走。这路向南镶嵌在山崖顶端，朝北俯视着渊深的碧波。随即一条岔道往南上延伸，我以为必定是通到清秀岩无疑了。渐渐攀登到高处，那石磴突然隐没了，仰望山坳上并无高悬的洞穴，知道不是岩洞所在之处。于是下山，顺路出到水塘的西南，它南边山回坞转，另外形成一个壑谷，可洞口无影无踪不能找到。此地距黑洞已有一里路了。

于是仍从山崖顶端往东返回来，再由峡口南下，始终找不到登岩洞的小径。再次经过黑洞前，就向西赶到似屏风矗立在峡中的山去。一里，抵达屏风山的东北面，立即有个洞斜斜地高张着，洞口朝向东北，洞内往南下倾，渐渐进去渐渐暗下来，大体上与黑洞虽然一南一北方向不同，高低位置相异，可弯弯绕绕地进去，没有不同之处。出洞后，绕过屏风山北麓往西走，听到有丁丁冬冬的伐木声，知道有樵夫在不远处，四处望去，樵夫就在屏风样山崖的半中腰。

询问此洞的名字,也是说:“牛角洞。”问道:“清秀岩在哪里?”那人错指路说:“顺着屏风山向南往东转,出了南边的峡谷就是。”我起初听到这话很高兴,绕过西麓转到南麓,就见那屏风山南面的山崖陡峭峻削,石色全是赭黄色,下方有洼地积水,水从山麓的石崖上流出来。石崖不怎么高,可里边好像有空洞,大概就是牛角洞通到南边的洞穴,到这里便下陷成积水的洼地了。

又往东行一里,到达南面的峡口,走上北来的大道。又遇见一个人,向他问路,那人说:“此地往南去就是老君洞,没听说过所谓的清秀岩。唯在北面的峡谷中有个清塘,它上方有个洞,南边与黑洞相通。此外没有别的洞。这是先生来的路。”我这才醒悟过来,屏风山顶端指路的人,把这里误认为是隐山,而清秀岩所在之处,必定不会离开北面的峡谷。此时已当正午,来不及转到北边去,只好惘然若失地往南到隐山煮饭吃。又走一里,就见隐山在望了。抬头见路西边小径大道交织在一起,有很多是往西北上登山崖的路,因而叫顾仆先一步前往朝阳洞,到庵中去煮饭,我招呼静闻顺着小路向西北入山。继而登上山崖踏上山尖,成丛的岩石云层样屏蔽着,穿过架空的岩石进去,上方写着“灵威感应”四个大字,知道是神庙。走入这个洞,只见缝隙裂成石龛,香烟纸雾,弥漫缭绕于洞中,可洞中无神像,外边竖着竿子,竿顶挂着旗子,辨不清这是什么洞什么神。下山来,见有拿着鸡、酒前来的人,询问他们,知道这是都篆岩。〔说此处的神灵非常灵验,但爱吃狗肉,时常有狗骨头堆满洞中。〕

于是向南半里,到达隐山,在朝阳庵中等待煮饭吃。再由庵后进洞拜见老君,穿过上、下两个岩洞,这才出来在庵中吃饭。僧人月印竭力劝说:“六个洞的下面,水深路塞,必定不能进去。”我说:“邓老曾答应作向导。”僧人说:“这也是骗人的话,不可信以为真以身相试。”饭后,又行半里,向南去探访邓老居住的地方,邓老正在挥动斧头砍木头,我把求他作导游的来意告诉了他。邓老说:“既然想

游洞，为什么不带着松明来。我无处去找，先生明早带来，一定为您作前导。”我感到怅怅不乐，问道：“松明从哪里能得到？”答：“必得去东江门。那里有许多导游七星岩的人，所以买松明的人和积储松明的人都在那里。”我再与他约好日期，就向西走过西湖桥，一里路，抵达一座小石峰下。

此峰片片裂开如同刀削，矗立于群峰之中，东、北、西三面，都有墙环绕着它，而南面却濒临阳江，接着南岭，四面都不通。出入的大路到了这里要转弯顺着它的北麓走，然后往西返回到阳江边来。窥视那围墙里边，不知是何等的紧要处所。绕遍墙外，见墙西北角有可越过墙的裂缝，从而翻过了墙。墙内四处阻塞着荆棘丛莽，只有一个坟丘在深草密蔽之中。分开草丛走到坟东北，指向小峰南麓，就见石磴梯级依然可见，铺砌的石基重重叠叠点缀着。这座山峰虽小，如同在莲花瓣之间，瓣瓣都有莲房，只是高大壮丽的建筑物已经湮没，可形制的痕迹如画一般。它山崖半腰上的平地中有块岩石如像犀牛角，独自耸立无依无靠，四旁多被磨削成石碑，但碑上无字如同泰山的无字碑一样，令人无从探索。它的后部又盘空而上，片片石块如刀削似树枝一样攒聚在一起，尤为奇幻。从它东边下走，山崖半中间岩石又裂成岩洞，上方刻着三个字，只能辨出其中的一个是“东”字，而后边的两个字，却再三擦拭，始终不能认出像什么字。〔桂林城的四隅，各有小峰独立。东面有曾公岩，曾公岩东边有媳妇娘峰，此峰分为两岔而从中间剖开；北面是明月洞，西边有望夫山，此峰呈片状竖立而正身拱手；南面是穿山岩，西边有荷叶山，此峰窈窕秀丽中部剖开，而若即若离；西面是西峰顶，南边有此山，此峰层层叠叠中部下凹，而又似裂开又似成簇。四座山峰各自离城一二里，以小见奇，好像竹筒竹节合在一起一样。〕搜寻了很久，了解了它的奇特之处却不知它的名字，仍踩着丛莽荆棘向西走，越墙而出。等候过路人问他，说：“是秋儿庄。”讲起过去皇族中有个别号叫秋英的人，在此山大兴土木作为退隐的场所，后来辗转

卖给他人，姓丰的人买到了它，便改建为坟地，父子连中乡试，后来被盗墓贼挖开了坟，幸好天明时见到棺材便住手了，所以砌墙阻断了道路。秋儿的名字，就是秋英的误读了。它西面就是阳江从西面流来，有垒砌的堤坝可以渡过江去；而南边的赵家山、穆陵村、中隐山诸洞，隐隐约约望得见。

沿阳江北岸走进去，向西一里，是狮子岩。西峰顶的西边，山峰尽头便向南突出，好像狮子转身蹲着并昂着头的样子，这就是狮岩山了。它西边又屹立着一峰，高耸独立，与狮岩山相对夹立，下边有村落，这就是狮岩村。它西边耸立的山峰，有处向东的岩洞，凭临在陡峭的山石之上，洞中一柱下垂，两旁裂成两个石窗，正对东方俯瞰着狮岩山头。这个岩洞不深，可高低宽窄有致，可以驾风凌云。向北转有个洞向北，洞口高大穹隆，洞内深坠下去。本地人认为洞通到山的南面，但不认识洞中的路；认为有旧时道观的废址，却不知它的名字。擦拭石碑读过碑文，知道是天庆岩。由石阶往南下走，当中横亘着一道石壁，洞被分隔为两半，进去几丈，两条峡谷重又合在一起。那北边峡谷的上方，石门洞穴重重叠叠，悬缀得非常高，可望而不可登了，心想登上此处到山南就不远了。

出洞往北下山，向西北方行，在石山丛生之间，山峦林立，圆圆地耸起，人走在其间，松荫石影，参差掩映。又往北行一里，经过石山西麓，见到两个洞并肩而列，都朝向西方。就抓着荆棘分开石崖进去，由南洞进去五六丈，转而从北洞出来。洞中弯弯转转阴森寒冷，虽然骄阳西射，但不觉得天气炎热。出洞后再往北走，仰望洞上的飞崖，片片像要起舞，我不由神魂飞动。恰好有过路的人，向他打听，认为是王知府山。山西面有林木成丛回绕在平旷的田野间，阳江在西边环绕着它，过路人说是王知府园。可是沧海桑田已经改变，山峦依旧而乡村人世已非原样，竟然不能知悉王知府是哪朝人什么名字了。我一步一转身地眺望，将要转到西北隅时，考虑此山的西南有山坳可以越过去，仍返回来向南走，从双洞的左边往东北

上登。忽然间找到石磴，共一里，穿越在山坳之间，石磴小径断了，就向西攀着刀刃样的岩石往上爬，静闻与顾仆都不能跟随。所攀的岩石，锋利如剑锋，簇聚似林间的竹笋，岩石断开石崖阻隔，中间全是荆棘刺丛，穿荆棘则身体就像蜜蜂蝴蝶一般，沿着石崖走则身躯便与猿猴鼯鼠一样。绕着岭腰往西走，终于走到如飞舞在空中的岩石之上，但被成丛的荆棘遮住了，反而不如抬头仰望那样清楚透彻。停留了很久，仍然下到东面的山坳，俯瞰山的北麓陡绝难下，便找到原来上登的石磴，共一里，下到西麓，然后绕到山北面。又往北路过一座山峰，峰南有座支峰岩石叠垒，也像冠冕云朵一样奇异。走到它的东麓，有个洞向东，急忙鼓足勇气上登，洞中都是众神的栖身之所，形状相貌狰狞凶狠。从神像右边向内转进去，又见到一个透进光亮的洞穴，是旁洞通到南面的地方。

仍旧出洞，向东望去有一座村庄在丛林中，此时是下午，口渴得厉害，望着村庄往东赶去，共走一里，到了宋家庄。村子聚居成一团，位于南北两山的山坞间，而西面是有众神所在山洞的山成为屏障列于村后，东边是牛角洞山作为屏障立于村前，村前都积水成为水塘，有小石桥横在水塘上。求村妇给点水，得到一瓢凉水，几人同饮。随后见那些汲水的人从东边的小石崖边走来，赶过去观看，就见石崖也正当两山之中，石崖西侧积着一池泉水，从西面山崖上流出来，大概就是牛角洞向西流来的水流了。此泉清澈凉爽，可以漱口可以下咽，甘甜沁入满是尘垢的肠胃。又向东一里，就是如屏风中立的牛角洞山。从它的南麓向东赶路，又行一里，过了北峡的峡口，向北眺望西峡的半山腰，有个洞很深邃，那是清秀岩无疑了。可暮色已降临，竭力跌跌绊绊赶回城，又是一里，进入西清门。回头看静闻、顾仆，都很久没来到，仍赶到城门，才知两人被守门人拦住了。〔自从传闻衡州、永州有警，立即主张省城只开四道门，而其余的全部关闭。居民因为汲水不方便，苦苦请求当权的官吏，只容许打柴汲水，但行李都被挡在四道城门之外。〕只好与他们一同出城，

顺着城墙往北走。半里，经过城外悬在西边的山洞，它下方有石阶可以攀登上去，因天晚来不及登。于是往东转，又走半里进入北门，已经昏黑了。又行二里，到达唐家寓所。

【原文】

初六日　晨起，大雨如注。晨餐后，急冒雨赴南门，行街衢如涉溪涧。抵拓之家，则昨日所期仍未往拓，以墨沈翻澄支吾[①]；再促同往，又以雨湿石润，不能着纸为解。窥其意，不过迁延需索耳。及征色发声，始再期明日往取，余乃返寓。是日雨阵连绵，下午少止，迨暮而倾倒不绝，遂彻夜云。

初七日　夜雨达旦，市间水涌如决堤，令人临衢而叹河无舟也。令静闻、顾仆涉水而去索碑拓工家。余停屐寓中，览《西事珥》、《百粤风土记》。薄暮，顾仆、静闻返命。问："何以迟迟？"曰："候同往拓。"问："碑何在？"曰："仍指索钱。"此中人之狡而贪，一至于此！付之一笑而已。是日以仆去，不及午餐，迨其归执爨[②]，已并作晚供矣。

初八日　夜雨仍达旦，不及晨餐，令静闻、顾仆再以钱索碑。余独坐寓中，雨霏霏不止。上午，静闻及仆以碑至，拓法甚滥恶，然无如之何也。始就炊，晨与午不复并餐。下午整束行李，为明日早行计，而静闻、顾仆俱病。

初九日　晨起，天色暗爽，而二病俱僵卧不行，余无如之何，始躬操爨具，市犬肉，极肥白，从来所无者。以饮啖自遣而已。桂林荔枝极小而核大，仅与龙眼同形，而核大过之，五月

间熟，六月即无之，余自阳朔回省已无矣。壳色纯绿而肉甚薄，然一种甘香之气竟不减枫亭风味，龙眼则绝少矣。六月间又有所谓“黄皮”者，大亦与龙眼等，乃金柑之属，味甘酸之，其性热，不堪多食。不识然否？

【注释】

①墨沈：墨汁。

②执爨（cuàn 窜）：烧火做饭。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床，大雨如注。早餐后，急忙冒雨奔赴南门，走在街道上如涉过溪涧。来到拓工的家中，可昨天讲定的却仍未去拓，用墨汁倾翻的话来搪塞；再次催促他一同前去，他又拿雨湿石润，纸不能附着的话来辩解。推测他的意思，不过是故意拖延敲诈勒索罢了。到变脸厉声发作时，这才再次约定明天去取，我于是返回寓所。这一天淫雨阵阵连绵不断，下午稍微停了一下，到天晚时又倾盆不绝，竟下了一个通宵。

初七日　夜里下雨直到天明，街市上雨水腾涌如同决堤，让人面对街道却感叹河里无船了。叫静闻、顾仆涉水前去拓工家索取碑贴。我停息在寓所中，阅读《西事珥》、《百粤风土记》。将近傍晚，顾仆、静闻回来复命。问道：“为什么迟迟不来？”答：“等着一同去拓。”问：“碑贴在哪里？”答：“仍指望要钱。”这一带人的狡诈与贪婪，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付之一笑而已。这天因为仆人离开了，来不及吃午餐，等他归来才烧火做饭，已一并作为晚餐了。

初八日　夜雨仍通宵达旦，来不及吃早餐，命令静闻、顾仆再拿着钱去索取碑贴。我独自坐在寓所中，雨霏霏不止。上午，静闻及仆人拿着碑贴来到，拓碑的技法极其粗糙恶劣，然而拿它无可奈

何了。开始动手烧饭，早餐与午饭不再并在一起吃了。下午整理捆扎行李，为明日早晨动身做准备，但静闻、顾仆都病了。

初九日　早晨起床，天色昏暗，可两个病人都僵卧着不能走路，我对他们无可奈何，开始亲自操持炊具，〔买来狗肉，极为肥美白嫩，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用饮酒吃肉来自我消遣而已。〔桂林的荔枝极小而且核大，仅与龙眼的形状相同，可核很大，超过龙眼，五月间成熟，六月份就没有了，我从阳朔回到省城时已经没有了。外壳的颜色纯绿而且肉头非常薄，然而一种甘甜芳香的气息竟然不弱于枫亭荔枝的风味，龙眼却绝少见到了。六月间又有所谓“黄皮”的东西，大小与龙眼相同，是金柑之类的东西，味道甜中夹酸，性能燥热，不能多吃。不知对不对？〕

【原文】

初十日　早觅担夫，晨餐即行。出振武门，取柳州道。五里，西过茶庵，令顾仆同行李先趋苏桥，余拉静闻由茶庵南小径经演武场，西南二里，至琴潭岩。岩东有村，土人俱讹为陈抟。其西北大道，又有平塘街。余前游中隐山，即询而趋之，以晚不及，然第知为陈抟，不知即琴潭也。后得《桂胜》，知方信孺孚若记云[①]：“最后得清秀、玉乳、琴潭、荔枝四岩。”故初四西出，即首索清秀，几及而复失之。以下三洞，更无知者。然余已心疑陈抟之即琴潭，姑俟西行时并及之。及今抵其村，觅导者，皆以为水深不可入。已得一人，许余为导，而复欲入市，订余下午方得前驱。余颔之，闻其东南又有七宝岩，姑先趋焉。乃东南行，度一岭，共三里，又度一桥，桥下水自西而东。又南为李家村。村之

南有石峰西向巉突，有庵三楹缀其下，前有轩，已圮，而中无居者。其岩不深而峭，其地盖在南溪山白龙洞之正西，即向游白龙洞时西望群山回曲处也。时静闻病甚，憩不能行，强之还陈抟村，一步一息，三里之程逾于数里。及抵村，其人已归，余强老妪煮茶啖饵为入岩计，而令静闻卧其家待之。已而导者负松明并梯至，遂西趋小山之南，曰："请先观一水洞，然不可入也。"余从之。其门南向，水汇其内，上浸洞口，而下甚满黑，深洞中宽衍，四旁皆为水际。其左深入，嵌空岭岈，洞前左崖濒水之趾，有刻书焉，即方孚若笔也。因出洞前遍片征之，又得"琴潭"二大字，始信"陈抟"之果为音讹，而琴潭之终不以俗没矣。洞左复开一旁门，后与洞通，其不甚异②。余既得琴潭之征，意所谓荔枝者当不远。导者篝火执炬，请游幽洞。余征幽洞何名，则荔枝岩也。问："有水否？"则曰："无之。"然后知土人以为水深不可入者，指琴潭言；导者以为梯楼可深入者，指荔枝言。此中岩洞繁多，随人意所指，迹其语似多矛盾，循其实各有条理也。

出琴潭岩，沿山左潴塘而行。绕塘北转而西，洞门东向琴潭西麓者，荔枝岩也。门不甚高，既入稍下，西向进数丈，循洞底右窍入其下穴。其内不高而宽平，有方池，长丈余，阔五六尺，而深及丈，四旁甚峻，潴水甚冽。再东南转，平入数十丈，两转度低隘，右崖之半有窍，阔二尺，高一尺，内有洞，上穹下平，潴水平窍。以首入窍东望，其水广

邃，中有石蜿蜒，若龙之浮游水中。穴内南崖，有石盆一方，长二尺，阔一尺，高六七寸，平度水面，若引绳度矩，而弗之爽者。不能以身入也。仍出至洞底，少西进，又循一右窍入其上峡。其内忽庋为两层：下穴如队，少西转，辄止；上穴如楼，以梯上跻，内复列柱分楞。穿楞少西，遂下南峡中。平入数十丈，又南旋成龛，龛外洞顶有石痕二缕，分络夭矫，而交其端。仍出，度梯下至洞底，又循一左窍入其上峡，则层壁累垂，悬莲嵌柱，纷缀壁间，可披痕蹈瓣而登也。大抵此洞以幽閟见奇而深入，在右水窍之侧，有小石块如弹丸，而痕多磊落，其色玄黄，形如荔枝，洞名以此，正似九疑之杨梅，不足异也。

出洞，由琴潭之北共一里，仍至其村，已下午矣。携静闻西北由间道共二里，抵平塘街。其西石峰峭甚，夹立如门，南峰山顶忽有窍透腹，明若展镜。余向从中隐寻铜钱岩不得，晚趋西门，曾过而神飞，兹再经其下，不胜跃跃。问之，皆云无路可登。会静闻病不能前，有卖浆者在路旁，亦向从中隐来，曾与之询穿岩之胜者。其人曰："有岐路在道旁打油坊后，可扪而入，东南转至一古庙，可登山而上也。"余乃以行李挂其桁间③，并令静闻卧茅下以待，曳杖遂行。过打油者家问之，则仍云岩无可登，其居旁亦无径可入。余回眺其后，有蛇道伏草间，遂披篱穿隙，随山麓东行。转而南向，将抵古庙，见有路西上，遂从之。始扪级，既乃梯崖。崖之削者，有石纹锋利，履足不脱，拈指不滑；崖

之觉者[4]，有枝虬倒垂，足可蹑藤，指可攀杪。惟崖穷跸峡[5]，棘蔓填拥，没顶牵足，钩距纷纷，如蹈弱水，如蹈重围，淬不能出[6]。乃置伞插杖于石穴，而纯用力于指足，久之，抵丛石崖下。其上回狮舞象，翥凤腾龙，分形萃怪，排列缤纷。计透明之穴已与比肩，乃横涉而北逾，转逾出峰头，俯瞰嵌崖削窟，反在其下，而下亦有高呼路误，指余下践之级者。余感其意，随之下，竟不得所置伞杖处。呼者乃二牧翁，疑余不得下而怜之者，余下谢之。其人指登崖之道尚在古庙南，盖其岩当从崖后转入，不能从崖东入也。余言伞置崖间，复循上时道觅之。未几，闻平塘街小儿呼噪声，已而有数十人呼山下者，声甚急，余初不知其为余，迨获伞下而后知之。下至古庙侧，则其人俱执枪挟矢，疑余为伏莽而询之者[7]。余告以游岩之故，皆不之信。乃解衣示之，且曰："余有囊寄路口卖浆者茅中，汝可往而简也。"众乃渐散。余仍从古庙南历磴披棘上。遂西南转出山后坳间，眺其南，一峰枝起，顶竖一石，高数丈。予所见石峰缀立，雁岩翔鸾，龟峰灵芝，及此地笋石骈发，未有灵怪至此者。度已出岩后，而遥瞻石壁之下，犹未见洞门。忽下有童子，复高声呼误，言不及登者。时日已坠西峰，而棘蔓当前，度不可及，且静闻在茅店，其主人将去，恐无投宿，乃亟随之下，则此童已飏而去，不知其为怜为疑，将何属者？乃仍转北麓，出打油坊后，则卖浆主人将负所铺张为返家计。余取桁间挂物，随其人东趋平塘街求托宿处。其人言：

“家隘不能容。”为余转觅邻居以下榻，而躬为执爨，且觅其宗人，令明晨导游焉。是暮，蕴隆出极[8]，而静闻病甚，顾仆乍分。迨晚餐后，出坐当衢明月下，而清风徐来，洒然众峰间，听诸村妇蛮歌谑浪[9]，亦是群玉峰头一异境也。

【注释】

①方信孺：“孺”原作“儒”，从方信孺条注改。

②其不甚异：乾隆本、四库本作“中多列柱垂葩，嵌空虚皮。”

③桁(héng 衡)：梁上的横木。

④崖之觉者：“觉”疑为“舋”，意即罅隙。

⑤跋(bá 拔)：踩踏。

⑥淬：通“卒”，终。

⑦伏莽：潜匿的盗匪。

⑧蕴(yùn 运)：通“煴”，闷热。　隆：即隆隆，雷的声音。

⑨蛮歌：指壮族农村对歌。　谑(xuè 血)浪：开玩笑的声浪。

【译文】

初十日　清早找到挑夫，早餐后立即动身。出了振武门，走上去柳州的路。五里，往西经过茶庵，叫顾仆同行李先赶到苏桥，我拉着静闻由茶庵南边的小径途经演武场，向西南二里，来到琴潭岩。岩洞东边有个村庄，当地人都错读为“陈抟”。它西北面的大道，又有个平塘街。我以前游中隐山时，就打听这个地方而后赶去那里，由于天晚来不及走到，然而只知道是陈抟岩，不知道就是琴潭岩了。后来得到了《桂胜》，知道方信孺孚若的题记说：“最后见到清秀、玉乳、琴潭、荔枝四岩。”所以初四那天往西出游时，便首先寻找清秀岩，几乎走到却又错过了。以下三个洞，更没有知道的人。不过我已疑心陈抟岩就是琴潭岩，姑且等到西行时一并到那里。至今天来到这个村子时，寻找向导，都认为水深不能进去。随后找到一

个人，答应为我作向导，可又打算进城去，与我约定下午才能领路。我点头同意了他，听说这里的东南方又有处七宝岩，姑且先赶去那里。于是向东南行，越过一座岭，共三里，又越过一座桥，桥下的水自西往东流。又往南是李家村。村子的南边有座石峰，面向西方，高峻突兀，有三间寺庵点缀在峰下，前边有轩，已坍塌，而庵中无人居住。这里的岩洞不深但很陡峭，此地大概在南溪山白龙洞的正西，就是从前游白龙洞时望见西面群山曲绕之处了。此时静闻病得厉害，坐下歇息不能行走，强逼他返回陈抟村，走一步歇一歇，三里的路程胜过走几里。到村里时，那人已经回来，我强逼老妇人煮茶吃点心为进洞做准备，并叫静闻躺在她家等我。不久向导扛着松明与梯子到来，就向西赶到小山的南麓，向导说："请先去观看一个水洞，但是不能进去。"我听从他。水洞洞口向南，水积在洞内，上边浸到洞口，而下边十分溢满深黑，深洞之中宽敞低平，四旁都临水。由洞左深入进去，嵌入空中十分深邃，洞前左侧濒水的石崖根部，有刻写的字，是方孚若的手笔。于是出到洞前遍处察看，又找到"琴潭"两个大字，才相信了"陈抟"果然是音读错所致，但琴潭到底没有因为世俗而湮没。洞左又开有一个旁洞口，后边与此洞相通，其中没什么特点。我得到琴潭的证据后，料想所谓的荔枝岩的地方应当不远了。向导点燃火执着火把，请求去游深洞。我追问此深洞叫什么名字，就是荔枝岩了。问道："有水没有？"却答道："无水。"这样之后明白了当地人认为水深不能进去的洞，说的是琴潭岩；向导认为用楼梯可以深入的洞，说的是荔枝岩。这一带的岩洞繁多，随人意所指，追究他们的话似乎矛盾很多，考察岩洞的实情却都各有千秋。

走出琴潭岩，沿着山左的积水塘走。绕过水塘北边转向西，洞口向东朝着琴潭岩西麓的，是荔枝岩。洞口不十分高，进去后略略向下倾，向西前进数丈，沿洞底右侧的石窍进入它的下洞。那里面不高却宽阔平坦，有个方形水池，长一丈多，宽五六尺，而深处达一

丈，四旁十分陡峻，积水非常凉。再向东南转去，平缓地进去几十丈，两次转过低矮的隘口，右边崖壁的半中腰有个石窍，宽二尺，高一尺，里边有洞，上边隆起下面平坦，积水与石窍口平齐。把头探入石窍中向东望，那积水广阔深远，当中有岩石蜿蜿蜒蜒，好似龙浮游在水中。洞穴内南面的石崖，有一个方形石盆，长二尺，宽一尺，高六七寸，平地量一量水面，好像是用墨线直尺制成，毫厘不差。身体不能进去。仍出到洞底，略往西进去，又沿着一个右侧的石窍进到它上面的峡谷。峡内忽然架成两层：下面的洞穴如队列，稍向西转，便到了头；上边的洞穴像楼阁，用梯子爬上去，里面又排列着石柱分成石窗。穿过石窗稍往西走，便下到南面的峡中。水平深入数十丈，又在南边旋成一个石龛，石龛外的洞顶有两条石痕，分别缠绕屈伸，而它们的顶端交织在一起。仍旧出来，爬梯子下到洞底，又沿着一个左边的石窍进到它上面的峡谷，就见层层石壁叠累下垂，悬垂的莲花，嵌空的石柱，纷纷点缀在壁间，可以分开石痕踩着莲瓣上登。大体上此洞以幽深隐秘见奇而且深邃，在右边贮水石窍的侧边，有些小石块如同弹丸，而且石痕众多杂沓，石色玄黄，形状如像荔枝，洞名是由此得来的，正好像九疑山的杨梅洞一样，不值得惊异。

出洞后，从琴潭岩的北边共走一里，仍来到那个村子，已是下午了。带着静闻向西北由近道共行二里，来到平塘街。此地西面石峰非常陡峭，夹立如门，南峰的山顶忽然有洞穴穿透山腹，明亮得好像平展的镜子。我先前在中隐山找铜钱岩找不到，晚上赶去西门，曾经路过而神魂飞舞，此番再次经过它下边，禁不住跃跃欲试。向路人打听，都说无路可登。恰巧静闻病得不能前走，在路旁有个卖水的人，也是从前从中隐山来，曾向他打听过穿岩胜景的人。那人说："有岔路在大道旁打油坊的后面，可以摸着进去，往东南转到一座古庙，就可登山上去了。"我于是把行李挂在檩子上，并叫静闻躺在茅屋下等着，我拄着手杖便走。路过打油人的家，向他打听，却

仍是说岩洞无路可登，他的住处旁也无小径可以入山。我回头眺望屋后，有条蛇形小道伏在草丛间，就分开篱笆钻出篱笆缝，顺着山麓往东行。转而向南走，将到古庙时，见有路向西上去，便沿着这条路走。开始时摸着石阶爬，随后踏着石崖登。石崖陡峭之处，有锋利的石纹，脚踩上去不会脱，手抓住不会滑；石崖高大竖立之处，有枝条盘曲倒垂，脚可以踩着藤条，手可以攀住树梢。唯有石崖走尽涉过峡谷，荆棘蔓草填塞抱成团，没过头顶扯住脚下，似钩子剑戟一样乱纷纷，如踩在弱水之上，像蹈进重围之中，始终不能出来。只得放下雨伞把手杖插在石穴中，而把全部力量用在手脚上，很长时间，抵达成丛的石崖下。石崖上岩石如狮子回头，大象舞动，凤凰飞翔，神龙升腾，分为不同形态，荟萃着各种怪兽，缤纷排列。估计透亮的洞穴已与我并肩而立，便横向往北跋涉，转过去越到峰头，俯瞰深嵌的山崖和陡削的石窟，反而在脚下，而且下边也有人高呼路走错了，给我指点下山的台阶。我感激他们的好意，顺着他们指点的路下来，竟然找不到放雨伞和手杖的地方。呼叫的人是两位放牧的老翁，是怀疑我不能下山而同情我的人，我下来后谢过了他们。那两人指点说登上山崖的路还在古庙南边，原来那个岩洞应当从山崖后转进去，不能从山崖东面进去。我说伞放在石崖之间，又沿着上山时的路去找伞。不多时，听见平塘街小孩的呼叫喧哗声，随即有数十人在山下呼叫，声音十分急切，我开始不知他们是为了我，及拿到伞下山之后才知道。下到古庙侧边，就见那些人都握着刀枪带着弓箭，怀疑我是伏在草丛中的强盗而来讯问我。我把游岩洞的缘故相告，都不信我的话。只好解开衣服给他们查看，并说："我有行李寄放在路口卖水人的茅屋中，你们可前去检查一下。"众人这才渐渐散去。我仍从古庙南经由石磴分开荆棘上山。于是往西南转出到山后的山坳间，眺望它的南边，一座石峰岔出，顶上竖着一块岩石，高数丈。我所见过的缀立的石峰，雁岩的翔鸾峰，龟峰的灵芝峰，以及此地竹笋状并列开放的石峰，没有奇妙怪异如像这

般的。估计已到了岩洞后方，可遥望石壁之下，仍不见洞口。忽然山下有个儿童，又高声呼叫路错了，说来不及登上去了。此时太阳已坠入西峰，而荆棘蔓草挡在前面，估计不能登到了，况且静闻在那茅草店铺中，店主人即将离开，恐怕无处投宿，只好听他的话连忙下山，却见这个儿童已扬长而去，不知他是同情还是怀疑，究竟属于何者？于是仍转到北麓，出到打油坊的后边，就见卖水的店主人正要背着他摆设的东西作回家的打算。我取了檩子上挂着的物品，跟随那人向东赶到平塘街寻找投宿之处。那人说："家窄不能容纳。"替我转寻邻居家住下，并亲自为我烧火做饭，而且找来他的族人，叫明早领我游览。这天傍晚，闷热到极点，雷声隆隆，而静闻病得十分严重，顾仆突然分手。到晚餐后，出门坐在当街的明月之下，而清风徐徐吹来，潇潇洒洒身在群峰之间，听着众村姑唱山歌对开玩笑，也是在这群玉峰头的一个奇异境遇。

【原文】

十一日　晨起，静闻犹卧，余令主宿者炊饭，即先过卖浆者家，同其宗人南抵古庙南登山。导者扬镳斩棘，共一里，抵山西南坳。从石隙再登一二步，即望见洞门西南向。又攀石崖数十步，即入洞焉。盖其门前向东北，后向西南，中则直透，无屈曲峻嶒之掩隔。导者谓兹洞曰榜岩洞，兹山曰枫木山。下山，仍过古庙，遂南由田塍中渡西来小涧，水自两路口西塘迤逦东穿山麓，即南溪发源也。共东南一里，入石岩洞。其门西北向，后门东北向，其中幽朗曲折，后门右崖，有架虚之台，盘空之盖，皆窗楞旁透，可憩可读。由后洞出，北一里，仍抵平塘街。街北有石峰巑岏若屏，东隅有岩东向，是为社岩。外浅而不深，土人奉社神于

中。导者又指其西北，有石峰中立，山下南北俱有汇塘，北塘之上，岩口高列，南塘之侧，穴门下伏，其内洞腹潜通，水道中贯，是名架梯岩，又名石鼓洞，盖即予前觅铜钱岩不得而南入之者。导者言之，而不知余之已游；余昔游之，而不知洞之何名。今得闻所未闻，更胜见所未见矣。

于是还饭于宿处，强静闻力疾行。西二里，经两山之峡。峡北山则巍然负扆，下为广福王庙；峡南山则森然北拱，其东有岩焉。门东向，当门有石塔，甚整而虚其中，塔后不甚崇宏。由其右穴入，渐入渐隘而黑，有狼兵数人调守于此，就岩爨寝焉。岩门外，右有旧镌磨崖，泐不可读。乃下，西出峡门，是为两路口[①]。市肆夹路。西北循山，为义宁道[②]；西南循山，为永福道。余就西南行，不一里，静闻从而后，俟之不至。望路东有岩西向，拨棘探之，岩不深而门异。下瞰静闻，犹然不见其过；欲返觅，又恐前行。姑急追之，又迟待之，执前后至者询焉，俱茫然无指，实为欲前欲却。久之，又西行四里，路右有小峰，如佛掌高擎，下合而上岐，下束而上展，于众峰中尤示灵怪。其南又骈峙两山，束而成峡，路由其中。峡南之峰，其东层裂两岩，转盼间，觉上岩透明。亟南向趋之，只下岩可入，而上岩悬叠莫登，乃入下岩。岩中列柱牵帷，界而为峡，剖而为窗，曲折明朗，转透其后，则亦横贯山腹者也。以为由后窍西出，可反跻上岩透处，而后窍上下俱削，旁无可攀。乃仍东出洞前，见东北隅石颇坎坷，姑攀隙而登，遂达上层。则前后二门，

俱与下岩并列；门内乳幄莲柱，左右环转以达后门，数丈之内，纡折无竟。前门一台，正对东北佛掌峰。凭后门龛牖，遥瞰近视，岩外之收揽既奇，岩内之绾结亦异，诚胜境也。予所见粤中重楼之胜，此为第一。

既而下山，不知静闻之或前或后，姑西向行。又见大路之左，复有岩北向，登之亦浅而不深，此亦峡南之山也。其在峡北者，西向亦有二洞层列，洞门上下，所悬亦无几，而俱石色赭黄，若独为之标异者。一出峡门，则汇水直浸两峡之西，中叠石为堤，以亘水面，旁皆巨浸，无从渡水一登赭岩。既又闻有八字岩，亦不能至。遂由石道西向行汇水中。又望其西峰之东崖壁高亘，上悬三洞，相去各二十余丈，俱东向骈列，分南、北、中焉。其山在汇水西南，与东峡南峰东西夹塘成汇。遥睇崖端，俱有微痕，自南而北，可以上跻，惟北洞则崭然悬绝，若不可阶焉。途中行人见余趋岩，皆伫呼莫前，姑缓行堤间。俟前后行人少间，视堤西草径，循水遵南麓而行，虽静闻之前后，俱不暇计。已而抵南洞之下，仰睇无级。仍以攀崖梯隙之法，猿升猱跃而上，遂入南洞，则洞门甚崇，其内崆峒宏峻，规模迥异。稍下，一岐由右入，转而西南，渐觉昏黑，莫究厥底；一岐由左入，不五丈，忽一门西透山后，返照炳焉；一门北通中洞，曲景穿焉。于是先西向披后岩，洞门高与东埒，上下俱悬崖陟绝，可瞰而不可下。遥望西南对山，有洞亦若覆梁，而门广中邃，曰牛洞，东向暗黑而不知其涯。仍入内，旋北向

上中洞，洞内北转而东透。先探其北，转至洞门，有石内庋，架为两层，上叠为阁，倒向洞内，下裂为门，直嵌壁间，盖即所望之北洞矣。至此则兹洞之旁通曲达，既极崇宏，复多曲折，既饶旷达，复备幽奇，余所观旁穿之胜，此为最矣。仍入中洞之内，东临洞门，门愈高穹，下则其外路绝崖轰，遂仍返其中，循南洞而出焉。始知是三洞者，外则分门，内俱连窍，南洞其门户也，北洞其奥窟也，中洞则左右逢原，内外共贯，何岩洞之灵异，出人意表如此！

于是仍由旧级下，共一里，北出大道，亟西行。循南山北麓而西，三里，越一平坡，其南北岩洞甚多，不暇详步。岐而南为通城墟。墟房累累，小若鸽户，列若峰房，虚而无人，以俟趁墟者[3]。从墟又南一里，是为上岩后洞。余循西路登岩，门北向，前临深塘。入其内，扩然崇宏，峡分左右。右峡下坠，已浚为渊，水潴其底，石壁东西夹之，峻不可下。其底南眺沉沉，壁西之崖，回覆渊上，予所驻足下瞰者；壁东则绝壁之下，骈通二穴，若环桥连亘，水通其中，不知所往；北则石壁自洞顶下插渊底，壁半裂柱成隙，泉淙淙隙端下注。出右峡，由左峡上入，蹲石当门，中耸为台，台上一顶柱直挂洞顶。路从两旁入，其西复有石崖，由洞北突而南，若塞门焉，与洞之南壁夹而成罅。路循崖西出，转绕崖后，外穹为门，门下横阈，而上多垂檐。踞门阈而坐，门外峡复峭峙，两旁多倒悬下攫之石，若龙爪猿臂，纷拿其门，俯仰双绝。出洞，循其东麓，复开一门，东向内

注，下滴水空声，转南渐黑，当即通后洞环桥水穴者。而下洞门之南，则上岩村村居萃焉。村后叠石开径，曲折而上，是为上岩前洞。其门东向，高齐后洞肩，深折不及。前有神庐，侧有台址。有村学究聚群蒙于台上[4]。由台直跻洞后，迸窦成龛，垂石如距：有垂至地下离一线者，有中悬四旁忽卷者，有柱立轮囷其中者[5]，有爪攫分出其岐者。其东南对山有泉源，曰龙泉云。

下台端，仍出后洞塘北，西北行一里，入东来大道。又二里，为高桥，石梁颇整。越桥西南，石山渐开，北眺遥山连接，自西而东，则古田[6]、义宁西来老龙矣。又七里为山蚤铺，其四旁虽间出土阜，而石峰尤屼突焉。又西南八里，为马岭墟。其日当市，余至已下午，墟既散，而纷然俱就饮啜浆矣。始于墟间及静闻，复与之饭。又西南二里，至缭江桥，越桥为缭江铺，于是山俱连阜回冈，无复石峰峥峥矣。又南八里为焉石铺，乃西入山坞。二里转而西南，又十里为苏桥[7]，为洛青江上流，水始舍桂入柳去，予遂与桂山别。桥西是为苏桥之堡。入东门，抵南门，时顾仆已先抵此一日，卧南门内逆旅中。是晚蕴隆之极，与二病人俱殊益闷闷。幸已得舟，无妨明日行计也。

【注释】

①两路口：今称路口，在桂林市西隅，公路和铁路皆从近旁经过。

②义宁：明为县，隶桂林府永宁州，治今临桂县五通。

③墟(xū 虚)：岭南一带的农村定期集市。赶集的地方，有人则满，无人则

虚，而岭南集市满时少，虚时多，故称为虚，或作墟、圩、墟市。一般三日一次，定期赶集，称为趁墟。赶集的日子称为墟期。平时搭盖供墟市交易用的一排排小屋称为墟房。很多定期趁墟的地名，亦以“墟”字为词尾命名。

④蒙(méng)：即蒙童，正进行启蒙教育的儿童。

⑤轮囷(qūn 逡)：高大的样子。

⑥古田：明有古田县，时在1381～1571年间，后改为永宁州，又有古田所与州同城。治所先在今永福县北境寿城稍南的旧县，1482年移至今寿城。

⑦苏桥：今名同，在永福县东北境，洛清江东岸。

【译文】

十一日　清晨起床，静闻还躺着，我叫寄宿的这家主人烧饭，马上先去拜访卖水人的家，同他的族人向南来到古庙南登山。向导扬起飞镖斩断荆棘，共走一里，到达山西南的山坳。从石缝中再登一两步，立即望见洞口朝向西南。又攀着石崖走了几十步，马上进入了洞中。大体上前洞口朝向东北，后洞口朝向西南，中间则径直穿透，没有曲折突起之处的遮挡和阻隔。向导告诉说此洞叫榜岩洞，此山叫枫木山。下山，仍走过古庙，于是向南由田野中渡过西面流来的小涧，涧水自两路口西边的水塘逶迤往东穿过山麓，就是南溪的源头了。共往东南行一里，进入石岩洞。洞口向西北，后洞口向东北，洞中幽静明朗，曲曲折折，后洞口右边的山崖上，有架空的平台，盘旋在空中的顶盖，旁边都通有窗棂，可以歇息可以读书。由后洞出来，向北走一里，仍抵达平塘街。街北有座石峰突兀好像屏风，东隅有岩洞向东，这是社岩。外边浅而不深，当地人在洞中供奉土地神。向导又指着它的西北方，有座石峰当中而立，山下南北都有积水塘，北边水塘的上方，岩洞口高列，南面水塘的侧边，洞穴口低伏，它们里面山洞暗中相通，水道从中流贯而过，这里名叫架梯岩，又叫石鼓洞，原来就是我前次寻找铜钱岩未找到却向南走进去的洞。向导介绍着它，却不知我已游览过它；我从前游览它时，却不知洞叫什么名字。今天得以闻所未闻，更胜于见所未见了。

于是返回住宿处吃饭，静闻尽力带病上路。向西二里，经过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峡谷北面的山巍然而立似屏风，下边是广福王庙；峡谷南面的山森然向北拱立，它东边有个岩洞。洞口向东，正当洞口有座石塔，十分整齐而塔中是空的，塔后面不怎么高大宏伟。由塔右的洞穴进去，逐渐进去慢慢变得又窄又黑，有几个土司兵调守在此地，就着岩洞在里边煮饭睡觉。岩洞口之外，右边有旧时刻的摩崖，剥落不可读。于是下去，向西走出峡口，这里是两路口。街市中店铺夹路。往西北沿着山走，是去义宁县的路；向西南顺着山走，是通永福县的路。我踏上往西南的路，不到一里，静闻在后面就跟不上了。望见路东有个岩洞向西，拨开荆棘去探洞，洞不深可洞口很奇特。下瞰静闻，仍然不见他走过；想要返回去找，又担心他走到了前边。姑且急忙去追赶他，又等了他很长时间，拉着前后来到的人打听，都茫然不知所指，实在是又想前进又想后退。许久，又往西行四里，路右边有座小峰，如佛掌高高举起，下部合拢而上面分岔，下面紧束而上边舒展，在群峰中尤其显得神奇怪异。它南边又并立着两座山，束拢来形成峡谷，路经由峡中。峡南面的山峰，它的东边分层裂开两个岩洞，转眼间，觉得在上的洞透出亮光。急忙向南赶到那里，只有下洞可以进去，而上洞层层叠叠悬在高处无法上登，只好进入下洞。洞中排着石柱挂着石帏幔，分隔为峡谷，剖成石窗，曲折明朗，钻进去转到洞的后边，却也是横贯山腹的洞。以为由后洞向西出去，可以返回来登到上洞穿通之处，可后洞上下都如刀削，旁边无处可攀。于是仍向东出到洞前，见东北隅的岩石坑坑洼洼，姑且攀着石缝上登，竟然到达了上层。就见前后两个洞口，都与下洞并列；洞口内帏幔状的钟乳石，莲花状的石柱，分在左右环绕着直达后洞口，几丈之内，曲曲折折没有尽头。前洞口有一平台，正对东北方佛掌样的山峰。凭靠在后洞口石龛石窗间，远瞰近视，洞外收入眼底的景色既已奇异，洞内盘结着的钟乳石也很奇特，真正是胜境。我在粤中所见过的重楼胜境，这里算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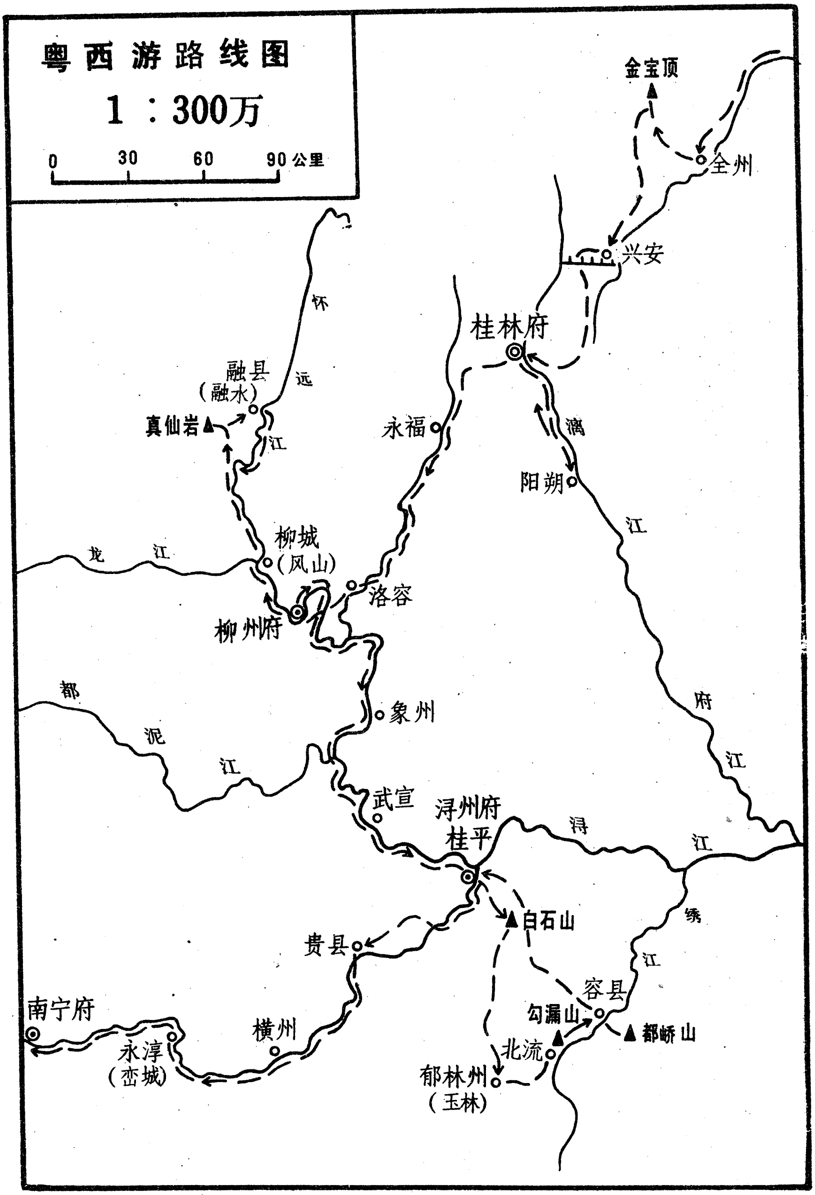
不久下山，不知静闻是在前还是在后，姑且向西走。又见大路在左边，又有岩洞朝向北方，登上洞也是浅而不深，这也是峡谷南面的山。那在峡谷北面的山，向西处也有两个洞分层排列，洞口一上一下，悬隔之处也不多远，但岩石的颜色全是赭黄色，好像单独为它们标新立异的模样。一走出峡口，就有积水直浸到两侧峡谷的西边，当中垒石筑成堤坝，以便横截水面，旁边都是巨大的水泽，无从渡水去登一次赭黄色的岩洞。随即又听说有个八字岩，也不能去到。于是经由石头路向西行走在积水中。又望见水西山峰的东崖高高横亘着，壁上悬着三个洞，相距各有二十余丈，都向东并列，分为南、北、中。那座山在积水的西南，与东面山峡的南峰东西相夹形成积水塘。遥视崖顶，都有微小的石痕，自南往北，可以上登，唯有北洞却在特别高峻的悬崖绝壁上，似乎不能登上去。途中的行人见我向岩洞赶去，都站下高呼不要前去，暂且在堤上慢慢走。等到前后行人少些的间隙，看着堤西边草丛中的小径，顺着水边沿南麓走，即使静闻是在前还是在后，全都无暇顾及。不久抵达南洞之下，仰视没有台阶。仍然用攀石崖踏裂隙的方法，似猿猴上登猴子跳跃一样往上爬，终于进入南洞。洞口十分高大，洞内空旷宏大十分险峻，规模迥然不同。稍稍下走，一个岔洞由右边进去，转向西南，渐渐觉得昏黑，无法穷究洞底；一个岔洞向左边进去，不足五丈，忽见一个洞口向西通到山后，光线反照进来，十分明亮；一个洞口往北通到中洞，曲射的光影穿透到那里。于是先向西钻入后洞，洞口高处与东洞相等，上下都是悬崖，上登的路断了，可以俯瞰却不能下去。遥望西南方对面的山，有个洞也像下覆的桥梁，而洞口宽阔洞中深邃，叫做牛洞，朝向东方，黑暗得不知洞底。仍进到洞内，随即向北上到中洞，洞内往北转去穿透东面。先探它的北面，转到洞口，有岩石在内架着，分成两层，上面叠架成楼阁，倒向洞内，下边裂成门洞，直直地镶嵌在崖壁上，原来就是望见的北洞了。到了这里就见到弯弯曲曲四通八达的旁洞，既极其高大，又多环绕曲折，既空

旷豁达，又幽雅奇绝，我所观赏过的旁通的胜景，这里是最好的了。仍进入中洞之内，东临洞口，洞口愈加高高隆起，下边洞外则是路断崖崩，只得仍返回洞中，沿着南洞出来。这才知道这三个洞，外面虽分几个洞口，里面的洞穴都连着，南洞是它的门户，北洞是它深处的洞窟，中洞则左右逢源，内外连贯在一起，为何岩洞的神奇怪异如此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于是仍由来时的台阶下山，共走一里，向北出到大道上，急忙往西行。沿南山的北麓往西走，三里，越过一个平坡，平坡南北两面的岩洞非常多，无暇四处走到。沿岔路往南走是通城墟。墟上房屋层层叠叠，小得像鸽笼，好似蜂房排列着，空而无人，以等待赶集的人。从墟上又向南走一里，这是上岩后洞。我沿着西边的路登上岩洞，洞口向北，前临深塘。进入洞内，空旷高大，分为左右两个峡谷。右边的峡谷向下深坠，已经疏浚为深潭，水积在峡底，石壁在东西两面夹着它，高得无法下去。向南眺望，峡底黑沉沉的，石壁西面的山崖，环绕着下覆在深渊之上，这是我所停脚下瞰的地方；石壁东面却在绝壁之下，双双通着两个洞穴，好像环形的桥相连横亘着，水通到洞穴中，不知流往哪里；北面便是石壁自洞顶下插到深潭底部，石壁半中腰石柱裂开一条缝，泉水淙淙地从缝隙下端往下流注。出了右峡，由左峡往上进去，洞口蹲着一块岩石挡住去路，中央耸成高台，高台上方一根顶柱垂直挂在洞顶。路从两旁进去，它西侧又有石崖，由洞北突向洞南，好像要堵住洞口一样，与洞的南壁夹成一条裂缝。路沿着石崖向西出去，转弯绕到石崖后，外边隆起成为洞口，洞下岩石横着如门槛，而上方岩石下垂如飞檐。盘腿坐在石槛上，洞口外的峡谷重又峻峭耸峙，两旁多有倒悬下垂的岩石，好似龙爪猿臂，纷纭杂乱地挡住洞口，一俯一仰都双双绝妙。出洞来，顺着山的东麓走，又见一个洞口张着，朝向东方，洞内下洼，向下滴水发出空荡荡的声音，转向南渐渐黑下来，应当就是通往后洞环形桥样水洞的地方。而下洞洞口的南边，就是上岩村的村庄房

屋聚集在那里了。村后垒砌石块开了一条小径，曲折向上，这是上岩前洞。洞口向东，高处与后洞平肩相等，深处和曲折之处赶不上。洞前有神庙，侧边有处台基。有个乡村的读书人聚了一群蒙童在台上。由高台一直上登到洞后，洞穴迸裂成石龛，下垂的岩石似鸡爪：有下垂到地下相离仅有一线的，有中央悬垂四旁忽然上卷的，有柱子状高大地立在洞中的，有爪子样下分出脚趾的。它东南方相对的山上有泉水，叫做龙泉。

下了高台的前端，仍然出到后洞水塘的北边，向西北行一里，走上东来的大道。又走二里，是高桥，石桥十分整齐。越过桥往西南行，石山渐渐退开，往北眺望，远山连接，自西往东延伸，就是古田所、义宁县往西来的主脉了。又行七里是山蚤铺，它的四旁虽然间或出现土山，而石峰更加突兀了。又向西南走八里，是马岭墟。这天正当赶集，我到时已是下午，集市已经散了，而人们都纷纷就着店铺饮茶喝酒。这才在集市上赶上静闻，再与他吃了饭。又向西南行二里，来到缭江桥，过了桥是缭江铺，到了这里，山全是土山，山冈相连回绕，不再有峥嵘的石峰了。又向南八里是焉石铺，于是往西走入山坞。二里后转向西南，又行十里是苏桥，是洛青江的上游，水流开始离开桂林流入柳州府去，我于是与桂林的群山告别了。桥西是苏桥的城堡。走入东门，来到南门，此时顾仆已先一天到达此地，躺在南门内的旅店中。这天晚上极其闷热，雷声隆隆，我与两个病人都觉得特别郁闷。幸好已找到船，不妨碍明天动身的计划。



粤西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金宝顶
全州
兴安
桂林府
漓
江
阳朔
府
江
怀
远
江
融县
（融水）
真仙岩
永福
柳城
（风山）
龙
江
洛容
柳州府
象州
都
泥
江
武宣
浔州府
桂平
浔
江
白石山
贵县
绣
江
容县
勾漏山
都峤山
北流
郁林州
（玉林）
南宁府
永淳
（峦城）
横州

徐霞客游记全译

粤西游日记二①

【题解】

《粤西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广西北部及东南部的日记。

崇祯十年(1637)六月十二日徐霞客登舟，经永福县、洛容县至柳州府，又往北经柳城县至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返柳州，继续南下，过象州及武宣县，到浔州府(今桂平县)。从陆路往郁林州、北流县、容县绕了一圈，回浔州府。再取郁江水行，经贵县、横州、永淳县(在今横县西境)，八月二十三日抵南宁府。以后皆在南宁府，但日记缺佚，整理者季梦良在乱帙中仅找到九月初九日登罗秀山一则。

这是徐霞客万里遐征中又一段最困难的时期。静闻、顾行在临离桂林时都生了病，“奄奄垂毙”。霞客“因两病人僵卧两处，忧心忡忡，进退未知所适从”，既要照顾病人，又坚持地理考察和旅游。在柳州游立鱼山，谒柳侯庙，凭吊柳宗元遗迹。在融水畅游真仙岩，从巨蛇身上跨过，或坐在木盆中浮水钻洞；为了搜览碑刻，梯滑人坠，“眉膝皆损”。过大藤峡，考察农民起义军利用过的险要地形。游勾

漏、白石、都峤三山，考订葛洪行踪。游宝华山，访建文皇帝遗迹。沿途重视各河的考察，深入进行各地喀斯特地貌的比较研究，也记录了“流贼”活动的情况，为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原文】

丁丑六月十二日　晨餐后登舟，顺流而南，曲折西转，二十里，小江口，为永福界。又二十里，过永福县②。县城在北岸，舟人小泊而市蔬。又西南三十五里，下兰麻滩。其滩悬涌殊甚，上有兰麻岭，行者亦甚逼仄焉。又二十里，下陟滩为理定③，其城在江北岸。又十五里而暮。又十五里，泊于新安铺④。

十三日　昧爽行四十里，上午过旧街⑤，已入柳州之洛容界矣，街在江北岸。又四十里，午过牛排。又四十里，下午抵洛容县南门⑥。县虽有城，而市肆荒落，城中草房数十家，县门惟有老妪居焉。旧洛容县在今城北八十里，其地抵柳州府一百三十里。今为新县，西南抵柳州五十里。水须三日溯柳江乃至。是晚宿于舟中。预定马为静闻行计。

十四日　昧爽起饭，觅担夫肩筐囊，倩马驼静闻，由南门外绕城而西。静闻甫登骑，辄滚而下。顾仆随静(闻)、担夫先去，余携骑返换，再易而再不能行。计欲以车行，众谓车之屼嵲甚于马，且升降坡岭，必须下车扶挽，益为不便。乃以重价觅肩舆三人，餍其欲而后行⑦，已上午矣。余先独行，拟前铺待之，虑轿速余不能踵其后也。共一里，过西门，西越一桥而西，即升陟坡坂。四顾皆回冈复岭，荒草

连绵，惟路南隔冈有山尖耸，露石骨焉。跡荒莽共十八里，逾高岭，回望静闻轿犹不至。下岭又西南二里，为高岭铺，始有茅舍数家，名孟村。时静闻犹未至，姑憩铺肆待之。久之乃来，则其惫弥甚。于是复西一里，乃南折而登岭，迤逦南上，共四里，抵南寨山之西，则柳江逼其西崖矣。乃西向下，舟人舣舟以渡。有小溪自南寨破壑[8]，西注柳江，曰山门冲。江之东为洛容界，江之西为马平界[9]。登西岸，循山濒江南向行，是为马鹿堡[10]。东望隔江，石崖横亘其上，南寨山分枝耸干，亭亭露奇。共五里，乃西向逾坳入，则石峰森立，夹道如双阙。其南峰曰罗山，山顶北向有洞，斜骞侧裂，旁开两门，而仰眺无跻攀路，西麓又有洞骈峙焉。其北峰曰李冯山，而南面峭削尤甚[11]。又二里，双阙之西，有小峰当央而立[12]，曰独秀峰。

行者共憩树下，候静闻舆不至。问后至者，言途中并无肩舆，心甚惶惑。然回眺罗山西麓之洞，心异之。同憩者言："从其南麓转山之东，有罗洞岩焉，东面有坊，可望而趋也。"余闻之益心异，仰视日色尚未令昃[13]，遂从岐东南披宿草行[14]。一里，抵罗山西南角，山头丛石叠架，侧窦如圭，横穴如梁。从此转而南，东循其南麓，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高少逊于北巅，而面背正相值也。东南望一小山濒江，山之南隅，石剖成罅，上至峰顶，复连而为门。其时山雨忽来，草深没肩，不虞上之倾注，而转苦旁之淋漓矣。转山之东，共约一里，遂逾坳北入，一坪中开，自成函盖。右

峰之北，有巨石斜叠而起，高数十丈，俨若一人北向端拱，衣褶古甚。左崖之北，有双门坠峡而下，内洞北向，深削成渊，底有伏流澄澈，两旁俱峭壁数十丈，南进窅然不知其宗。北抵洞口，壁立斩绝，上有横石高二尺，栏洞口如阈，可坐瞰其底，无能逾险下坠，亦无虞失足陨越也。阈之左壁，有悬绠数十丈，圈而系之壁间，余疑好事者引端悬崖以游洞底者。惜余独行无偶，不能以身为辘轳，汲此幽闷也。既北出峡门上，复西眺西峰，有道直上，果有石坊焉。亟趋之，石坊之后，有洞东向，正遥临端拱石人，坊上书"第一仙区"，而不署洞名。洞内则列门设锁，门之上复横栅为栏，从门隙内窥，洞甚崆峒，而路无由入。乃攀栅践壁逾门端入，则洞高而平，宽而朗，中无佛像，有匡床、木几，遗管城、墨池焉[15]。探其左，则北转渐黑而隘；穷其右，则西上愈邃而昏。余冀后有透明处，摸索久之不得。出，仍逾门上栅，至洞前。见洞右有路西上，拨草攀隙而登，上蹑石崖数重，则径穷莫前，乃洞中剪薪道也。山雨复大至，乃据危石倚穹崖而坐待之。忽下见洞北坪间翠碧茸茸，心讶此间草色独异，岂新禾沐雨而然耶？未几，则圆绕如规 五色交映，平铺四壑，自上望之，如步帐回合，倏忽影灭。雨止乃下，仍从石坊逾南坳，共二里，转是山西麓。先入一洞，其门西向，竖若合掌，内洼以下，左转而西进，黑不可扪；右转而东下，水不可穷，乃峻逼之崖，非窈窕之宫也。出洞又北，即向时大道所望之洞。洞门亦西向，连叠两重。洞外有

大石，横卧当门，若置阈焉，峻不可逾。北有隘，侧身以入，即为下洞。洞中有石中悬，复间为两门，南北并列。先从南门入，稍洼而下，其南壁峻裂斜骞，非攀跻可及；其北崖有隙，穿悬石之后，通北门之内焉。其内亦下坠，而东入洞底，水声汩汩，与南洞右转之底，下穴潜通。由北门出，仰视上层，石如荷叶下覆，虚悬无从上跻。复从南门之侧，左穿外窍，得一旁龛。龛外有峡对峙，相距尺五，其上南即龛顶尽处，北即覆叶之端。从峡中手攀足撑，遂从虚而凌其上。则上层之洞，东入不深，而返照逼之，不可向迩；惟洞北裂崖成窦，环柱通门，石质忽灵，乳然转异；攀隙西透，崖转南向，连开二楹，下跨重楼，上悬飞乳，内不深而宛转有余，上不属而飞凌无碍。岩之以凭虚驾空为奇者，阳朔珠明之外，此其最矣。

坐憩久之，仍以前法下。出洞前横阈，复西北入大道，一里抵独秀峰下。又西向而驰五六里，遇来者，问无乘肩舆僧，止有一卧牛车僧。始知舆人之故迟其行，窥静闻可愚，欲私以牛车代易也。其处北望有两尖峰亭亭夹立，南望则群峰森绕，中有石缀出峰头，纤幻殊甚，而不辨其名。又西五六里，则柳江自南而北，即郡城东绕之滨矣。江东之南山，有楼阁高悬翠微，为黄氏书馆。即壬戌会魁黄启元[16]。时急于追静闻，遂西渡江，登涯即阛阓连络，从委巷二里入柳州城[17]。东门以内，反寥寂焉。西过郡治，得顾仆所止寓，而静闻莫可踪迹。即出南门，随途人辄问之，有见有

不见者。仍过东门，绕城而北，由唐二贤祠蹑之开元寺。知由寺而出，不知何往，寺僧言："此惟千佛楼、三官堂为接众之所，须从此觅。"乃出寺，由其东即北趋，里余而得千佛楼，已暮矣。问之僧，无有也。又西趋三官堂。入门，众言有僧内入，余以为是矣；抵僧栖，则仍乌有。急出，复南抵开元东，再询之途人，止一汲者言，曾遇之江边。问："江边有何庵？"曰："有天妃庙。"暗中东北行，又一里，则庙在焉。入庙与静闻遇。盖舆人以牛车代舆，而车不渡江，止以一人随携行李，而又欲重索静闻之资，惟恐与余遇，故迂历城外荒庙中，竟以囊被诒僧抵钱付去⑱。静闻虽病，何愚至此！时庙僧以饭饷，余、舆同卧庙北野室中⑲，四壁俱竹篱零落，月明达旦。

【注释】

①《粤西游日记二》：在乾隆刻本第三册下。

②永福县：隶桂林府永宁州，即今永福县。

③理定：今作里定，在鹿寨县北隅。

④新安铺：今作西岸，在鹿寨县北境，洛清江西岸。

⑤旧街：今名同，在鹿寨县北境，洛江与洛清江汇口外。

⑥洛容县：隶柳州府，治今鹿寨县西部的洛容。

⑦餍（yàn 厌）其欲：尽量让他们吃饱。

⑧南寨：今名同，在鹿寨县西南隅，柳江东岸。

⑨马平：柳州府附郭县，治今柳州市。

⑩马鹿堡：今仍称马鹿，在柳州市东隅，柳江西岸，有公路经过。

⑪而南面峭削尤甚："南"，原作"来"，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⑫当央：当中。

⑬昃(zè 仄):太阳西斜。

⑭宿草:隔年的深草。

⑮匡床:方正而安适的床。 管城:即管城子、管城侯,为毛笔的别称。墨池:磨墨的砚台。

⑯魁(kuí 奎):第一。科举考试时,各省举人到京会考称为会试,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或会魁。

⑰柳州:明置柳州府,治马平,即今柳州市。

⑱诒(yí 夷):通"贻",遗留。

⑲野室:村舍。

【译文】

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六月十二日 早餐后登船,顺流往南行,曲曲折折向西转,二十里,到小江口,是永福县的辖境。又行二十里,路过永福县。县城在北岸,船夫临时停船去买菜。又向西南行船三十五里,下了兰麻滩。这个河滩悬浪腾涌得特别厉害,河岸上有兰麻岭,行路的人也感到这里非常狭窄。又行二十里,下了陟滩是理定,理定城在江北岸。又行十五里天便黑下来了。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新安铺。

十三日 黎明行船四十里,上午经过旧街,已进入柳州府洛容县的境内了,街在江北岸。又行四十里,中午过了牛排。又行四十里,下午抵达洛容县的南门。县虽然有城,可街市店铺荒凉冷落,城中有草房数十家,县城门唯有一个老妇人住在里面。〔旧的洛容县在今天县城北边八十里,那地方到柳州府有一百三十里。今天的是新县城,向西南到柳州五十里。水路须溯柳江走三天才到。〕晚上住在船上。预定了马匹为静闻上路做准备。

十四日 黎明起床吃饭,找来挑夫担着筐子包袱,让马驮着静闻,由南门外绕过城往西走。静闻刚一登上坐骑,马上翻滚而下。顾仆跟随静闻、挑夫先离开,我带着坐骑返回来调换,换了两次马可两次都不能走。打算乘车走,大家认为车子上下颠簸甚于马,而且

上坡下岭时，必须下车来扶着拉着，更为不便。只得用重金找来三个人抬轿子，让他们尽量吃饱后上路，已是上午了。我独自先走，打算在前边的驿站等他们，是担忧轿子走得快我不能跟在它后面走。共走一里，路过西门，向西越过一座桥往西行，立即上登斜坡。四面环顾都是环绕的冈峦重叠的山岭，荒草连绵，唯有路南隔着山冈处有座山尖尖耸起，露出锋利的石棱来。跋涉在荒原草莽中共十八里，翻越一座高岭，回头望去静闻的轿子还没来。下岭又向西南行二里，是高岭铺，这才有茅屋数家，名叫孟村。此时静闻仍未来到，暂且歇在店铺中等他。过了很久他才来到，却见他疲惫得更加厉害。于是再向西一里，就折向南登岭，曲曲折折向南上爬，共四里，到达南寨山之西，就见柳江逼近它西面的山崖了。于是往西下去，船夫停船靠岸渡过江。有条小溪自南寨冲出壑谷，向西注入柳江，叫做山门冲。江的东岸是洛容县的辖境，江的西岸是马平县的属地。登上西岸，顺着山势濒江向南行，这是马鹿堡。隔江往东望去，石崖横亘在江上，南寨山分出支脉，主峰耸立，亭亭玉立露出奇秀。共行五里，就向西越过山坳入山，就见石峰森然矗立，夹在道路两边好像双阙。那南面的山峰叫罗山，山顶向北处有个斜斜的山洞，旁边开有两个洞口，可抬头远眺没有可攀登上去的路，西麓又有洞并列在那里。那北面的山峰叫李冯山，而南面尤其峻峭陡削得厉害。又走二里，双阙的西边，有座小峰当中而立，叫做独秀峰。

与走路的人一同在树下休息，等候静闻的轿子，不见来到。询问后面走来的人，说途中并无轿子，心里十分惶惑。不过回头眺望罗山西麓的山洞，心里觉得它很奇异。一同休息的人说："从罗山南麓转到山的东面，有个罗洞岩在那里，东面有座牌坊，可望着山走去。"我听了这话心里越加觉得奇异，仰面看天色太阳还未偏西，于是从岔路向东南分开积年深草前行。一里，抵达罗山的西南角，山头成丛的岩石叠架着，侧上的洞穴如玉圭，横卧的洞穴如桥梁。从此处转向南，往东沿山的南麓走，望见北边半山腰也有个洞向南，

高处稍低于北山的山顶，可前后正好互相面对着。往东南望去一座小山濒临江流，山的南隅，岩石剖成裂隙，上边裂到峰顶，又连成门洞。此时山雨忽然来临，草深没过肩头，不担忧雨水倾注，却反而为身旁草上淋漓的雨水而苦恼了。转到山的东麓，约共走一里，便越过山坳向北进去，一块平地在当中铺开，自然形成盒盖样的地形。右侧山峰的北面，有块巨石斜斜地叠架而起，高数十丈，俨然一个人向北端端正正拱着手，衣服上的褶皱十分古朴。左边山崖的北面，有两个洞口向下坠入峡中，里边的洞向北，深削成深渊，底下有伏流清彻透明，两旁都是几十丈深的峭壁，往南伸展进去深远得不知通往何处。向北来到洞口，石壁耸立悬绝，上边有块横卧的岩石，高二尺，挡在洞口如像门槛，可坐下来俯瞰深渊底部，不能越过险阻下坠，也不必担忧越过去失足坠落下去了。门槛的左壁上，有根几十丈长的粗绳悬挂着，绕成圈系在石壁上，我怀疑是好事的人从悬崖顶端引下来去游览洞底的绳子。可惜我独自一人走路没有同伴，不能用身体来当做辘轳，到这个幽深隐秘的地方去汲水了。向北出到峡口之上，又向西眺望西峰，有路一直上去，果然有座石牌坊在那里。急忙赶到那儿，石牌坊的后面，有个洞向东，正远远面对着正身拱手的石人，牌坊上写着“第一仙区”，但没写洞名。洞内却安了门设了锁，门的上方又横着栅栏作为护栏，从门缝中向内窥视，洞中非常空阔，可无路可以进去。只得攀着栅栏踩着石壁越过门头进去，就见洞又高大又平坦，宽敞而明朗，洞中无佛像，有方床、木几，留有毛笔、砚台。探测它的左边，就转向北去逐渐变得又黑又窄；穷究它的右侧，却越往西上去就愈加深邃昏暗。我希望后面有透光的地方，摸索了很久找不到。出来，仍翻过门上的栅栏，来到洞前。见洞右有路向西上去，拨开草丛攀着石缝而登，上登数重石崖，则小径到了头无法前进，是洞中人砍柴火的小道。山雨又狂至，只得靠着高岩倚着穹隆的山崖坐着等雨停。忽然见到下边山洞北面的平地上翠色绿茸茸的，心中诧异这里的草颜色为什么唯独

不同，莫非是新栽的禾苗淋雨后才这样的吗？不多久，就见绕成圆圈如同圆规，五色交映，平铺在四周的壑谷上，从上边望它，如像帏幕环绕合拢来，倏忽之间光影幻灭了。雨停了才下来，仍由石牌坊越过南边的山坳，共走二里，转到这座山的西麓。先走进一个洞，洞口向西，竖立着好像合起的手掌，洞内洼下去，左转后往西进去，黑得摸不到东西；向右转后往东下走，有水走不到头，是陡峻逼窄的石崖，不是幽深优美的宫室。出洞又往北走，就到了前些时候在大道上望见的洞。洞口也是向西，一连重叠着两层。洞外有块大石头，横卧着挡住洞口，像设置的门槛一样，陡峻不可翻越。北面有个隘口，侧着身子才能进去，这便是下洞。洞中有岩石悬在中央，又隔成两个洞口，南北并列。先从南边的洞口进去，慢慢低洼而下，它南面石壁上陡峻的裂口斜举着，不是攀登能到达的；它北面的石崖上有缝隙，穿到悬垂的岩石后边，通到北洞的里面。北洞内也是向下坠，而向东走入洞底，水声潺潺，与南洞向右转的洞底，下面有洞穴暗中相通。由北洞口出来，仰视上层，岩石如荷叶下覆，悬在虚空中无从上登。再从南洞口的侧边，向左穿过外边的石窍，找到一个开在旁边的石龛。石龛外有峡谷对峙，峡壁相距一尺五，峡谷上方南面就是石龛顶的尽头，北面就是下覆荷叶的顶端。从峡谷中用手攀用脚撑，终于从虚空中登到峡顶之上。就见上层的洞，往东进去不深，可反射的光线逼射着它，不可接近；唯有洞北的石崖裂成洞穴，环列的石柱通到洞口，岩石的质地忽然美妙起来，像乳汁一样变得不同寻常；攀着缝隙向西钻进去，石崖转向南，一连开出两间石室，下面高跨如重楼，上边悬着高飞的钟乳石，里面不深可曲折有余，上不相连而飞凌高空无遮无碍。岩洞以凌驾虚空为奇的，除阳朔珠明洞之外，这里是最奇妙的了。

坐下休息了很久，仍用先前的方法下来。出了洞前横着的门槛，再往西北走上大道，一里路抵达独秀峰下。又向西疾行了五六里，遇到过来的人，向他打听，没见乘轿子的和尚，只有一个躺在牛

车上的僧人。这才明白轿夫故意慢慢走的原因，是窥探出静闻可以愚弄，打算私下用牛车来替换轿子。此处往北望去，有两座相夹的尖峰亭亭玉立，南望则见群峰森然环绕，其中有岩石点缀露出峰头，极为纤巧变幻，但辨不出它的名字。又向西走五六里，就见柳江自南往北流，就是绕到府城东面的江滨了。江东的南山，有楼阁高悬在青翠的山色之中，是黄氏书馆。〔就是壬戌年（天启二年，1622）会试第一名的黄启元。〕此时急于去追静闻，便向西渡江，登岸后就有街市连接，从曲折的小巷中走二里进柳州城。东门以内，反而寂静了。往西路过府衙，找到顾仆投宿的寓所，但却无法找到静闻的踪迹。立刻出了南门，沿途见人便打听静闻的消息，有人见到有人没见到。仍然经过东门，绕着城往北走，由唐二贤祠追踪到开元寺。知道静闻由寺中出去，不知去了哪里，寺中僧人说："此地唯有千佛楼、三官堂是接待众人的场所，必须到那里去寻找。"于是出了寺，由寺东马上向北赶去，一里多后找到了千佛楼，已是傍晚了。向僧人打听静闻，没有啊。又向西赶到三官堂。进门后，众人说有和尚进里面去了，我以为是了；到了僧房，却仍然没有。急忙出来，又向南走到开元寺东边，再次向过路人打听静闻，只有一个汲水的人说，曾经在江边遇见过静闻。我问："江边有什么寺庵？"答道："有个天妃庙。"在黑暗中往东北行，又一里，便见寺庙在那里了。进庙后与静闻相遇。原来轿夫用牛车来顶替轿子，而车子没有渡江，只派一个人带着行李随行，而且又想重重勒索静闻的钱财，惟恐与我相遇，故意绕到城外的荒庙中，竟然把静闻的包袱被盖拿给寺中僧人抵为食宿费，然后离去。静闻虽然生病，怎么愚蠢到这个地步！此时庙中的僧人拿饭来吃了，我躺在庙北野外的小屋里，四面墙壁都是零零落落的竹篱笆，月光一直亮到天明。

【原文】

十五日　昧爽起，无梳具，乃亟趋入城寓，而静闻犹

卧庙中。初拟令顾仆出候，并携囊同入，而顾仆亦卧不能起，余竟日坐楼头俟之，顾仆复卧竟日，不及出游焉。是日暑甚，余因两病人僵卧两处，忧心忡忡，进退未知所适从，聊追忆两三日桂西程纪，迨晚而卧。

十六日　顾仆未起，余欲自往迎静闻。顾仆强起行，余并付钱赎静闻囊被。迨上午归，静闻不至而庙僧至焉。言昨日静闻病少瘥，至夜愈甚，今奄奄垂毙，亟须以舆迎之。余谓病既甚，益不可移，劝僧少留，余当出视，并携医就治也。僧怏怏去。余不待午餐，出东门，过唐二贤祠，由其内西转，为柳侯庙[①]，《柳侯碑》在其前，乃苏子瞻书，韩文公诗。其后则柳墓也。余按《一统志》，柳州止有刘蕡墓，而不及子厚，何也？容考之。急趋天妃视静闻，则形变语谵[②]，尽失常度。始问之，不能言，继而详讯，始知昨果少瘥，晚觅菖蒲、雄黄服之，遂大委顿[③]，盖蕴热之极而又服此温热之药，其性悍烈，宜其及此。余数日前阅《西事珥》，载此中人有食饮端午菖蒲酒，一家俱毙者，方以为戒。而静闻病中服此，其不即毙亦天幸也。余欲以益元散解之，恐其不信。乃二里入北门，觅医董姓者出诊之。医言无伤，服药即愈。乃复随之抵医寓，见所治剂俱旁杂无要。余携至城寓，另觅益元散，并药剂令顾仆传致之，谕以医意，先服益元，随煎剂以服。迨暮，顾仆返，知服益元后病势少杀矣。

十七日　中夜雷声殷殷，迨晓而雨。晨餐后，令顾仆出探静闻病，已渐解。既午雨止，湿蒸未已。匡坐寓中，倦

于出焉。

柳郡三面距江，故曰壶城。江自北来，复折而北去，南环而宽，北夹而束，有壶之形焉，子厚所谓“江流曲似九回肠”也。其城颇峻，而东郭之聚庐反密于城中，黄翰简、龙天卿之第俱在焉。龙名文光。黄翰简名启元，壬戌进士，父名化。由乡科任广东平远令，平盗有功，进佥宪[4]。母夫人许氏，以贞烈死平远[5]，有颛祠[6]。余昔闻之文相公湛持，言其夫人死于平远城围之上，而近阅《西事珥》，则言其死于会昌[7]，其地既异，则事亦有分。此其所居，有祠在罗池东。（缺）当俟考之。翰简二子俱乡科。

十八日　因顾仆病不能炊，余就粥肆中，即出东门观静闻。一里，北过二贤祠，东过开元寺，又共一里，抵天妃庙，则静闻病虽少痊，而形神犹非故吾也。余初意欲畀钱庙僧，令买绿豆杂米作糜[8]，以芽菜鲜姜为供。问前所畀，竟不买米，俱市粉饼食。余恐蹈前辙，遂弗与，拟自买畀之，而静闻与庙僧交以言侵余。此方病者不信药而信鬼，僧不斋食而肉食，故僧以大脯惑静闻[9]，而静闻信之。僧谓彼所恃不在药而在食。静闻谓予不惜其命而惜钱，盖犹惑病狂之言也。余乃还，过开元寺入瞻焉。

寺为唐古刹，虽大而无他胜。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余

嘱再索几纸，其人欣然曰："此易耳。即为公发硎出一石拓[10]，乃新摹而才镌之者。"问："旧碑何在？"曰："已碎裂。今番不似前之剥而不全。"余甚惋惜，谢其新拓，只携旧者一纸并韩辞二大纸去。询罗池所在，曰："从祠右大街北行，从委巷东入即是。然已在人家环堵中，未易觅也。"余从之。北向大街行半里，不得；东入巷再询之，土人初俱云不知。最后有悟者，曰："岂谓'罗池夜月'耶？此景已久湮灭，不可见矣。"余问何故，曰："大江东南有灯台山，魄悬台上而影浸池中，为此中绝景。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烦，抛石聚垢，池为半塞，影遂不耀，觅之无可观也。"余求一见，其人引余穿屋角垣隙，进一侧门，则有池一湾，水甚污浊，其南有废址两重，尚余峻垣半角，想即昔时亭馆所托也。东岸龙眼二株，极高大，郁倩垂实，正累累焉。度其地当即柳祠之后，祠即昔之罗池庙，柳侯之所神栖焉者。今池已不能为神有，况欲其以景存耶？

凭吊久之，还饭于寓。乃出小南门，问融县舟，欲为明日行计。始知府城北门明日为墟期，墟散舟归，沙弓便舟鳞次而待焉。乃循江东向大南门渡江。江之南，稍西为马鞍山，最高而两端并耸，为府之案山；稍东为屏风山，形伏而端方；其东北为灯台山，则又高而扼江北转者也。马鞍之西，尖峰峭耸，为立鱼山[11]。其山特起如鱼之立，然南复有山映之，非近出其下不能辨。既渡，余即询仙奕岩，居人无知者。西南一里至立鱼山，而后知其东之相对者，即仙

奕岩也。岩在马鞍之西麓，居人止知为马鞍，不知为仙奕，实无二山也。立鱼当宾州大道，在城之西南隅。由东北蹑级盘崖而登，岩门东向，踞山之半。门外右上复旁裂一龛，若悬窝缀阁，内置山神；门外左下拾级数层，又另裂一窍，若双崖夹壁，高穹直入，内供大士。入岩之门，如张巨吻，其中宽平整朗，顶石倒书“南来兹穴”四大字，西蜀杨芳笔也。门外又有诗碑。内列神位甚多，后通两窍，一南一北，穿腹西入，皆小若剜窦。先由南窍进，内忽穹然，高盘竖裂。西复有门透山之西，其中崇彻窈窕，内列三清巨像。后门逾阈而出，西临绝壑，遥瞻西南群峰开绕，延揽甚扩。由门侧右穿峡窍以下，复有洞，门西向。其内不高而宽，有一石柱中悬，杂置神像环倚之，柱后有穴，即前洞所通之北窍也。乃知是山透腹环转，中空外达，八面玲珑，即桂林诸洞所不多见也。由门内左循岩壁而上，洞横南北，势愈高盘。洞顶五穴剜空，仰而望之，恍若明星共曜[12]。其下东开一峡，前达僧栖，置门下键[13]，不通行焉。稍南，西转下峡，复西透一门，前亦下临西壑。由门左转而入，其内下坠成峡，直进东底，深峻不可下。由其上扪崖透腋，又南出一门。其门南向，前有一小峰枝起，与大峰骈立坳。由其间攀崖梯石，直蹑立鱼之巅焉。盖是洞透漏山腹，东开二门，西开三门，南开一门，其顶悬而侧裂者，复十有余穴，开夹而趣括无穷，曲折而境深莫闷，真异界矣。复由诸洞宛转出前洞，从门右历级南上，少憩僧庐。东瞰山下，有塘汇水一方，中

洼而内沁，不知何出；其东北所对者，即马鞍山之西北麓，仙奕岩在焉；其东南所对者，乃马鞍山西南枝峰，又有寿星岩焉。遥望其后重岩回复，当马鞍之奥境，非一览可尽。时日已下春，雨复连绵，余欲再候静闻，并仙奕岩俱留为后游。下山一里，复渡南门，又东北三里，携豆蔬抵天妃殿，而静闻与僧相侵弥甚；欲以钱赎被，而主僧复避不即至。余乃不顾而返，亟入城，已门将下键矣。昏黑抵寓，不得晚餐而卧。

十九日　凌晨而起，雨势甚沛，早出北门观墟市，而街衢雨溢成渠，墟不全集。上午还饭于寓。计留钱米绿豆，令顾仆往送静闻，而静闻已至。其病犹未全脱，而被褋之属俱弃之天妃庙，只身而来。余阴嘱寓主人，同顾仆留栖焉。余乃挈囊出西南门，得沙弓小舟一舱，遂附之，而同舟者俱明晨行，竟宿沙际。

【注释】

①柳侯：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人，因此人称柳河东。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815～819年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因此人称柳柳州。他在柳州期间，释放奴婢，组织群众打井、种竹、植树。他死后，虽然灵柩运回葬于长安郊区的栖凤原，但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停放灵柩的地方修建了衣冠墓；在他经常游憩的罗池边修建了罗池庙，后又改为柳侯祠；在他"手种黄柑二百株"的地方建了柑香亭。这些古迹，一直保存至今，皆包入柳州市柳侯公园内。

②语谵(zhān 占)：病中神态不清时胡言乱语。

③委顿：极度疲困。

④佥(qiān 签)宪：明代都察院置左、右佥都御史，位次于副都御史，通称

佥院，敬称佥宪。

⑤平远：明为县，隶潮州府，治所在今广东平远县北的仁居。

⑥颛(zhuān)：通“专”。

⑦会昌：明为县，隶赣州府，即今江西会昌县。

⑧糜(mí 迷)：粥。

⑨餔(bǔ 补)：食。大餔：大吃油荤。

⑩发：打磨。　硎(xíng 刑)：磨刀石。

⑪立鱼山：又称石鱼山，今称鱼峰山，在柳州市区南隅，为著名风景区。传说歌仙刘三姐从此乘鱼上天，山上建有刘三姐对歌亭，洞内有刘三姐石像，至今常有群众来此对歌。

⑫曜(yào 耀)：照耀。

⑬键(jiàn 建)：门上的横插。

【译文】

十五日　黎明起床，没有梳洗的用具，于是急忙赶入城中的寓所，而静闻仍躺在庙中。起初打算让顾仆出城去侍候，并带着行李一同进城，可顾仆也躺着不能起床，我终日坐在楼上守候他，顾仆又躺了一整天，顾不上出游了。这一天热得厉害，我因为两个病人僵卧在两个地方，忧心忡忡，不知该进还是该退，无所适从，姑且追忆近两三天桂林以西的游程，作了日记，到晚上才躺下。

十六日　顾仆未起床，我想自己前去接静闻。顾仆勉强起床出行，我一并付了钱去赎静闻的包袱被盖。直到上午归来时，静闻没来而庙里的僧人却来了。说是昨天静闻的病稍稍痊愈，到夜间病得更严重了，现在已奄奄待毙，须要赶快用车去接他。我认为既然病得厉害，益加不可搬动，劝和尚稍留些时候，我将出城去探视，并带医生去医治。和尚怏怏不乐地走了。我不等吃午餐，出了东门，经过唐二贤祠，由祠堂内往西转，是柳侯庙，〔《柳侯碑》在庙前，是苏东坡书写的，韩愈的诗。〕庙后就是柳宗元的墓了。〔我查对《一统志》，柳州只记有刘蕡墓，却没有谈及柳子厚，为什么呢？容我考证

一下。〕急忙赶到天妃庙探视静闻，就见他容貌改变，说着胡话，完全失去常态。起初问他话，不能回答，继而详细询问，才知道昨天果然病痊愈了些，晚上找来菖蒲、雄黄服下去，便感到极度疲困，大概是体内郁积着极度的燥热却又服了这种温热之药，药性悍烈，难怪他到此地步。〔我几天前读《西事珥》，记载这一带有人饮了端午节的菖蒲酒，一家人全毙命的，正以此为戒。而静闻病中服下这种东西，他不立即丧命也算是万幸了。〕我想用益元散解药性，担心他不相信。于是行二里进了北门，找到姓董的医生出城为他诊治。医生说没有妨碍，服药后就会痊愈。于是又随医生来到他的寓所，见他治病的药剂全都旁杂不切要害。我把药带到城中的寓所，另外找来益元散，连同药剂命令顾仆转交给静闻，把医生的意思告诉他，先服益元散，随后煎药给他服下。到天黑时，顾仆返回来，知道服益元散后病势稍微减轻了。

十七日　半夜雷声隆隆，至拂晓时才下雨。早餐后，命令顾仆出城去探望静闻的病，已渐渐缓解。中午雨停之后，天气湿热如蒸。端坐在寓所中，倦于出游了。

柳州府城三面环江，所以称为壶城。柳江自北面流来，又折向北流去，南面环城之处宽阔，北面两道江流相夹并紧束在一起，有着茶壶一样的形态，正是柳子厚所说的“江流曲似九回肠”。它的城墙十分高峻，而东边外城聚居的房屋反而比城中密集，黄翰简、龙天卿的府第都在那里。〔龙天卿名叫文光。〕黄翰简〔名叫启元。〕是壬戌年的进士，父亲〔名叫化。〕由于中乡试出任广东平远县县令，平定盗贼有功，提升为佥宪。母亲许夫人，因为贞烈死在平远县，有专门的祠堂。我从前从文湛持相公那里听说过这事，说他的夫人死在平远县被围的城墙上，可是近来读《西事珥》，却是说她死在会昌县，她死的地点既然不同，那么事迹也应有所区别。此地是她的居住地，有祠堂在罗池东面。(缺)这事有待考证。〔黄翰简的两个儿子都中

了乡试。〕

十八日　因顾仆生病不能烧饭，我到店铺中吃了稀粥，立即出东门去看望静闻。一里路，往北路过二贤祠，往东路过开元寺，又共走一里，来到天妃庙，就见静闻的病虽然少许痊愈了些，但容貌精神仍不是原来的样子。我起初打算把钱给庙里的和尚，要他买些绿豆杂米来作粥，用豆芽菜和鲜姜作菜给静闻吃。追问先前给的钱，竟然不买米，都买成面饼来吃。我害怕重蹈覆辙，便没有给钱，准备自己买来给他，可静闻与庙里的和尚交相用难听话来伤害我。〔这地方的病人不信医药却信鬼神，和尚不吃斋却吃肉，所以和尚用吃大油大荤来鼓惑静闻，而静闻却相信了他。和尚说他的病靠的不在于药物而在于食物。静闻说我不爱惜他的性命却吝惜钱财，大概仍是惑于病中的疯话。〕我只得回来，路过开元寺进去瞻仰。

寺院是唐代的古刹，规模虽大却无其他胜迹。又向西路过唐二贤祠找到拓碑人的家，买了两张他拓的苏东坡写的韩愈的辞。再找其他拓片，见有一张柳宗元书写的《罗池题石》，笔锋遒劲而刻工古朴，虽然后边已经剥落，可原先的形制宛然在目。我嘱托再找出几张来，那人欣然说："这容易。马上为尊公用磨刀石打磨出一块石碑来拓，是新近摹拓并才雕刻好的碑。"我问："旧碑在哪里?"答："已经碎裂。今天这次不像以前的剥落不全了。"我十分惋惜，辞谢了他的新拓片，只带着一张旧的和两大张韩愈的辞离开了。打听罗池所在的地方，说："从祠堂右边的大街往北走，从曲折的小巷中向东进去就是。但是已在人家的围墙中了，不容易找到。"我听从他的话。向北经大街行半里，找不到；向东走进小巷再问人，当地人起初都说不知道。最后有人醒悟过来，说："莫非是说'罗池夜月'吗？此景已湮没了很久，不能见到了。"我问是什么缘故，说："大江东南方有个灯台山，月光高悬台上而月影浸在池中，是这里绝妙的美景。本地人苦于官府游玩宴饮的烦扰，抛石块堆垃圾，水池被填塞了一半，月影便不再闪耀，找到它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请他带我去

那里，那人领我穿过屋角的墙缝，进了一道侧门，就见有一池水，非常污浊，水池南边有两层废弃的房址，还剩下高墙的半个角落，想来便是旧时亭台楼馆所在之处了。东岸有两棵龙眼树，极高大，葱郁秀美，垂挂着果实，正累累结果。估计此地应当就是柳侯祠的后方，祠堂就是从前的罗池庙，柳侯的神位居住在那里的地方。今天水池已不能为神灵拥有，何况想要它靠景色保存下来吗？

凭吊了很久，回到寓所吃了饭。于是出了小南门，打听去融县的船，打算为明天上路做准备。这才知道府城北门明天是赶集天，集市散后船返回时，到沙弓的便船鳞次栉比地等待着。于是顺江向东到大南门渡江。江的南岸，稍西一些是马鞍山，最高处而且两端并排耸立的，是府城的案山；稍东一些是屏风山，形状低伏而端端正正；它的东北面是灯台山，就是又高并扼住江流往北转去的山了。马鞍山的西边，尖峰陡峭耸立，是立鱼山。那山独自耸起如鱼一样竖立着，然而南面又有山映衬着它，不走近它下边是不能分辨出的。渡江后，我立即打听仙奕岩，居民没有知道的。向西南一里走到立鱼山，然后知道了它东面与之相对的山，就是仙奕岩了。仙奕岩在马鞍山的西麓，居民只知是马鞍山，不知是仙奕岩，实际上不是两座山。立鱼山正当去宾州的大道上，在城的西南隅。从东北麓踏着石阶绕着山崖上登，洞口向东，盘踞在半山腰。洞口外右上方又在旁边裂开一个石龛，好像高悬的鸟窝缀空的楼阁，里面放着山神；洞口外左侧下去几层石阶，又另外裂开一个石窍，好像双层的山崖夹层的绝壁，高高隆起一直进去，里面供着观音大士。进入岩洞口，如张开的巨口，其中宽敞平坦，整洁明亮，洞顶的岩石上倒写着“南来兹穴”四个大字，是四川杨芳的手笔。〔洞口外又有题着诗的石碑。〕洞内排列着的神位很多，后边通有两个石窍，一南一北，穿过山腹向西进去，都是小得像刀挖出的孔洞。先由南边的石窍进去，里边忽然穹然隆起，高高弯曲着竖直裂开。西边又有个洞口穿透到山的西面，其中高深幽远，里面陈列着三清的巨像。从后

洞口越过石门槛出来，西边面临绝谷，遥望西南方群峰回绕开去，延伸得很广。由洞口侧边往右穿过峡谷中的石窍下来，又有个洞，洞口向西。洞内不高却宽，有一根石柱悬在中央，神像杂乱地放着呈环形背靠石柱，柱后有个洞穴，就是前洞通着的靠北的石窍了。这才知道了这座山弯弯转转穿透山腹，中间是空心的，外边四通八达，八面玲珑，就是在桂林诸洞中也不多见了。由洞口内左侧沿着岩壁往上走，洞横成南北向，洞势愈加高高隆起。洞顶有五个挖空的洞穴，抬头去望它们，仿佛明星在一同闪耀。它下方东面张开一条峡谷，往前直达僧人的住处，安了门下了门闩，不能通行。稍向南走，往西转下峡谷，又向西钻出一个洞口，前边也是下临西面的壑谷。由洞口向左转进去，那里边下坠成峡，一直迸裂到东面的洞底，深峻不能下去。由峡上抓着石崖钻到侧边，又向南出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向南，前方有座小峰分支耸起，与主峰并立形成山坳。由它们之间攀着山崖踩着岩石，径直登上立鱼山的峰顶。原来这个洞穿透了山腹，东面开有两个洞口，西面开了三个洞口，南面开有一个洞口，山顶高悬并斜向裂开之处，又有十多个洞穴，有宽有窄而包含了无穷的趣味，曲曲折折而境界幽深却不闭塞，真正是奇异的地方啊！又经由诸洞辗转出了前洞，从洞口右侧沿石阶向南上走，在僧房中少许休息一下。往东俯瞰山下，有水塘积了一片水，中间下洼而浸入地里，不知从哪里流出去；它东北相对的山，就是马鞍山的西北麓，仙奕岩在那里；它东南相对的山，是马鞍山西南的支峰，又有个寿星岩在那里。遥望它的后面，重重岩石回绕环复在马鞍山腹地，不是一眼可以观尽的。此时已是太阳西下之时，雨又连绵不绝地下起来，我想再去问候静闻，连同仙奕岩全都留着日后来游。下山走一里，再渡江到南门，又往东北行三里，带上豆子蔬菜来到天妃殿，可静闻与和尚交相伤害我更加厉害；想用钱赎回被盖，而主事的和尚又躲避起来不马上来。我只好不理会返回来，急忙进城，城门已将要下门闩了。在昏黑中来到寓所，没吃到晚餐便躺下

了。

十九日　凌晨便起床，雨势非常大，早早出了北门观看集市，可街道中雨水溢成了沟渠，集市没有全部聚集起来。上午回到寓所吃饭。计划留下些钱、米、绿豆，命令顾仆前去送给静闻，可静闻已经来到了。他的病仍未痊愈，但被盖包袱之类都丢弃在天妃庙，只身前来。我暗中嘱托寓所的主人，同顾仆留下住在这里。我于是带上行李出了西南门，找到一艘去沙弓的小船，便搭乘此船，但同船的人都要明天早晨才动身，竟然住宿在沙滩边。

【原文】

二十日　候诸行者，上午始发舟。循城西而北溯柳江，过西门，城稍逊而内，遂不滨江云。江之西，鹅山亭亭，独立旷野中，若为标焉。再北，江东岸犹多编茅瞰水之家，其下水涯，稻舟鳞次，俱带梗而束者，诸妇就水次称而市焉，俱从柳城、融县顺流而下者也。又北二十里，晚泊古陵堡[①]，在江西岸。

自柳州府西北，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迤逦间，忽石峰数十，挺立成队，峭削森罗，或隐或现。所异于阳朔、桂林者，彼则四顾皆石峰，无一土山相杂；此则如锥处囊中，犹觉有脱颖之异耳[②]。

柳江西北上，两涯多森削之石，虽石不当关，滩不倒壑，而芙蓉倩水之态，不若阳朔江中俱回崖突壑壁，亦不若洛容江中俱悬滩荒碛也。

此处余所历者，其江有三，俱不若建溪之险。阳朔之漓水，虽流有多滩，而中无一石，两旁时时轰崖

缀壁，扼掣江流，而群峰逶迤夹之，此江行之最胜者；洛容之洛青，滩悬波涌，岸无凌波之石，山皆连茅之坡，此江行之最下者；柳城之柳江，滩既平流，涯多森石，危峦倒岫，时与土山相为出没，此界于阳朔、洛容之间，而为江行之中者也。

二十一日　昧爽行。二十里，上午过杉岭，江右尖峰叠出。又三十里，下午抵柳城县[3]。自城北溯怀远江而入，又十里，泊于古旧县[4]。此古县治也，在江北岸。是日暑甚，舟中如炙。

柳城县在江东岸，孤城寥寂，有石崖在城南，西突瞰江，此地濒流峭壁，所见惟此。城西江道分而为二。自西来者，庆远江也，其源一出天河县为龙江[5]，一出贵州都匀司为乌泥江，经忻城北入龙江，合流到此[6]；自北来者，怀远江也，其源一出贵州平越府，一出黎平府，流经怀远、融县至此[7]。二江合而为柳江，所谓黔江也。下流经柳州府，历象州，而与郁江合于浔。

今分浔州、南宁、太平三府为左江道，以郁江为左也；分柳州、庆远、思恩为右江道，以黔江为右也。然郁江上流又有左、右二江，则以富州之南盘为右，广源之丽江为左也，二江合于南宁西之合江镇，古之左右二江指此，而今则以黔、郁分耳。

南盘自富州径田州，至南宁合江镇合丽江，是为

右江。北盘自普安经忻城，至庆远合龙江，是为乌泥江[8]。下为黔江，经柳、象至浔州合郁，亦为右江。是南、北二盘在广右俱为右江，但合非一处耳。《云南志》以为二盘分流千里，至合江镇合焉，则误以南宁之左、右二江俱为盘江，而不知南盘之无关于丽江水，北盘之不出于合江镇也。

二十二日　平明发舟。西北二十里，午过大堡[9]，在江东岸。是日暑雨时作，蒸燠殊甚，舟人鼓棹，时行时止，故竟日之力，所行无几。下午又十五里，大雨倾盆，舟中水可掬，依野岸泊。既暮雨止，复行五里而歇。

二十三日　昧爽，西北行十五里，过草墟，有山突立江右，上盘危岩，下亘峭壁。其地鱼甚贱。十里，马头[10]，江左山崖危亘，其内遥峰森列，攒簇天半。于是舟转东行，十里复北，五里，下午抵沙弓[11]，融县南界也，江之西南即为罗城县东界[12]。沙弓，水滨聚落，北至融五十里，西至罗城亦然，西望隔江群峰攒处，皆罗城道中所由也。是晚即宿舟中。

二十四日　昧爽，仍附原舟向和睦墟。先是沙弓人言："明日为和睦墟期，墟散有融县归舟，附之甚便。"而原舟亦欲往墟买米，故仍附之行。和睦去沙弓十里，水陆所共由也。舟自沙弓西即转而东北行，一里，有江自西北来，舞阳江也[13]，内滩石甚险。又直东四里，始转而北，又五里为和睦墟[14]。荒墟无茅舍，就高萑草[15]，日初而聚，未午而

散，问舟不得。久之，得一荷盐归者，乃附行囊与之偕行。始东北行一里，有小溪自西而东。越溪而北，上下陂陀，皆荒草靡靡，远山四绕。又四里过黄花岭，始有随坞之田。直北行五里，过古营，其田皆营中所屯也。又北五里，越一小溪为高桥，有秦姓者之居在峒中。北下一里为大溪，有水自西而东，有堰堰之，其深及膝，此中水之大者，第不通舟耳。又北五里，大道直北向县，而荷行李者陆姓，家于东梁西北，遂由此岐而西北行。二里，上鸡笼岭，其坳甚峻，西有大山突兀，曰古东山。山北东隅为东梁，县中大道所径也。西北隅为东阳⑯，亦山中聚落也，而陆姓者聚居于其北坞对山之下，越鸡笼共西北三里，而抵其家。去真仙岩尚十里，去县十五里。时甫逾午，而溽暑疲极⑰，遂止其处。

【注释】

①古陵堡：原作“古城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今仍作古林，在柳江县东北隅，柳江西岸。

②颖（yǐng 影）：尖端。此句比喻好的东西终能自显突出。

③柳城县：隶柳州府，治今柳城县南部的凤山。

④旧县：今名同，在柳城县南境。

⑤天河县：隶庆远府，明时治所累迁，自 1591 年迁至今罗城县天河镇。

⑥合流到此以上句：庆远江明时亦称龙江，今仍称龙江。流经天河县者，今称天河，从北往南在宜山县注入龙江。龙江主源从当时广西属的荔波来，明时称劳村江，今称打狗河；经今河池县境称为金城江；至明代柳城县治与怀远江合。对于龙江，戊寅年三月初十日记有精详的叙述。乌泥江又称都泥江，即今红水河，从贵州来，但不源自都匀司，亦不经都匀府；虽经忻城，但并未北至庆远入龙江。这两点，霞客在七月十九日记中已有校正。

⑦怀远江：明时亦称潭江。　融江：今仍称融江。融江源明时称古州江，即今都柳江。

⑧北盘江句：这是霞客对两盘江最早的认识。这些观点后来已校正，此不足据。南盘与富州无涉，北盘亦不至庆远合龙江。

⑨大堡："堡"读"埔"音，今作大埔，为柳城县治。

⑩马头：今作码头，在柳城县北隅，融江东岸。

⑪沙弓：今作沙巩，在融水县南隅，融江东岸转折处。

⑫罗城县：隶柳州府，即今罗城县。

⑬舞阳江：明时又作"武阳江"，即今牛鼻河。

⑭和睦墟：今名同，在融水县南隅，融江北岸。

⑮蓷(tuī 推)：芦苇。

⑯古营：今作古型。　高桥：今名同。　东阳：今名同。皆在融水县南境，古营最南，高桥稍北，东阳最北。

⑰溽(rù 褥)暑：盛夏又湿又热的气候。

【译文】

二十日　等候诸位上路的人，上午才开船。沿城西往北溯柳江而行，经过西门，城墙稍向内退进去，竟然不濒临江流。江的西岸上，鹅山亭亭玉立，独立在旷野中，好像是标杆一样。再往北，江东岸仍有很多茅草编成俯瞰江水的人家，茅屋下方的水边，载稻谷的船鳞次栉比，全是带着稻梗捆成束的，许多妇女就在水边称了卖，都是从柳城、融县顺流而下的船。又向北行船二十里，晚上停泊在古陵堡，在江西岸。

自柳州府往西北行，两岸的山土山石山间隔着出现，土山逶迤之间，忽然有石峰数十座，挺立成队，陡峭峻削，森然罗列，或隐或现。所不同于阳朔、桂林的地方是那里四面环顾都是石峰，无一处土山相杂；此地即如同锥子装在囊中，仍然觉得有脱颖而出的奇异之处罢了。

沿柳江往西北上行，两岸有许多森然削立的岩石，虽然岩

石不挡在关口上，河滩没有倒立成壑谷，却有芙蓉出秀水的姿态，不像阳朔的江中全是回亘的山崖突起的壑谷绝壁，也不像洛容的江中全是高悬的河滩荒凉的沙石滩。

此处我所经历过的地方，江流有三条，都不如建溪险要。阳朔的漓江，虽然江流中有许多河滩，可其中没有一处是石滩，两旁时时有崩裂的山崖连缀着的石壁，扼住江流，而群峰透迤夹住江流，这是江中行船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洛容县的洛青江，河滩高悬波涛汹涌，岸上无凌波之石，山全是茅草连接的山坡，这是江中行船景色最差的地方；柳城县的柳江，河滩既与水流平齐，岸上有许多森立的岩石，险峻的山峦倒悬的山峰，不时与土山交替出没，这是介于阳朔、洛容之间，是江中行船景色中等的地方了。

二十一日　黎明开船。行二十里，上午经过杉岭，江右尖峰层层叠叠出现。又行船三十里，下午抵达柳城县。从城北溯怀远江进去，又行十里，停泊在古旧县。〔这里是古时的县城，在江北岸。〕这一天非常炎热，在船中如被火烤。

柳城县在江东岸，一座孤城寥落寂静，有石崖在城南，向西突出俯瞰江流，此地濒临江流的峭壁，所见过的仅有此处。城西河道分为两条。自西边流来的，是庆远江，它的源头一是出自天河县称为龙江，一是出自贵州都匀长官司称为乌泥江，流经忻城县北境流入龙江，合流后流到此地；自北面流来的，是怀远江，它的源头一条出自贵州平越府，一条出自黎平府，流经怀远县、融县到此地。二江合流后称为柳江，就是所谓的黔江了。往下流经柳州府，经过象州，而后与郁江合流汇入浔江。

今天划分出浔州、南宁、太平三府设为左江道，是把郁江视为左了；分出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设为右江道，是把黔江视为右了。然而郁江的上游又有左、右二江，那么是把富州的

南盘江视为右，广源的丽江视为左了，二江合流于南宁西面的合江镇，古代的左、右二江是指这两条，而今天却是根据黔江、郁江来划分了。

南盘江自富州取道田州，流至南宁合江镇会合丽江，这是右江。北盘江自普安流经忻城，流至庆远会合龙江，这是乌泥江。往下流是黔江，经过柳州、象州至浔州会合郁江，也是右江。这样南、北两条盘江在广西都是右江，不过是合流不在一个地方罢了。《云南志》认为两条盘江分流在千里之外，到合江镇合流，那是错把南宁府的左、右二江都当作盘江，却不知南盘江与丽江无关，北盘江不流到合江镇。

二十二日 天亮开船。往西北行船二十里，中午经过大堡，在江东岸。这一天热雨不时发作，热气蒸腾闷热得十分厉害，船夫摇桨，时走时停，所以终日的力量，所走的路不多。下午又行十五里，大雨倾盆而下，船中的雨水可用手捧起来，靠在野外的江岸边停泊下来。傍晚雨停以后，又行船五里才停歇下来。

二十三日 黎明，往西北行十五里，经过草墟，有座山突立在江右，上面盘结着危岩，下边横亘着峭壁。此地的鱼非常便宜。十里路，到马头，江左岸山崖高高横亘着，山内远处山峰森然罗列，攒聚簇拥到半天高。从这里船转向东行，十里后又往北行，五里，下午到达沙弓，是融县南境了，江的西南面就是罗城县的东境。沙弓，是个江边的村落，往北到融县有五十里，向西到罗城也是这么远，往西望去隔着江流群峰攒聚之处，都是去罗城的途中所经过的地方。这天晚上就住宿在船中。

二十四日 黎明，仍旧搭乘原来的船去和睦墟。这之前沙弓人说："明日是和睦墟的赶集日，集市散后有融县来返回去的船，搭这种船十分方便。"而且原来乘的船也要去集市上买米，所以仍搭乘这艘船去。和睦墟距沙弓有十里，是水路陆路都共同经过的地方。船从沙弓西边马上转向东北行，一里，有条江自西北流来，是舞阳

江，江中石滩极险。又一直往东行四里，开始转向北，又行五里是和睦墟。荒野中的集市没有茅屋，就着高处的芦苇茅草，太阳初升时便聚在一起，不到中午就散了，找不到船。很久之后，遇到一个挑盐回去的人，就把行李让他附带挑着与他一同走。开初往东北行一里，有条小溪自西流向东。越过溪流往北走，上下都是斜坡，荒草低伏，远山四面环绕。又走四里越过黄花岭，开始有沿着山坞的田。一直往北行五里，路过古营，那些田都是兵营中屯垦的。又向北走五里，越过一条小溪是高桥，有姓秦的人家住在山洞中。向北下走一里是大溪，有溪水自西流向东，有堤坝拦住溪流，水深及膝，是这一带水流大的了，只是不通船罢了。又向北行五里，大道一直往北通向县城，可挑行李的人姓陆，家在东梁的西北，于是由此岔路往西北走。二里，登上鸡笼岭，这里的山坳十分陡峻，西边有突兀的大山，叫古东山。山北面的东隅是东梁，是去县里的大道经过之处。西北隅是东阳，也是山中的村落，而姓陆的人家聚居在东阳北面山坞相对的山下，越过鸡笼岭共向西北走三里，便到了他家。距真仙岩还有十里，离县城十五里。此时刚过了中午，但又潮湿又闷热，疲倦极了，便停在了他那里。

【原文】

二十五日　平明起饭，陆氏子仍为肩囊送行。先隔晚，望其北山，有岩洞剨然上下层叠[①]。余晚浴后欲独往一探，而稻畦水溢，不便于行；及是导者欲取径道行，路出于其下，余乃从田间水道越畦而登之。岩有二门，俱南向，东西并列，相去数丈，土人名为读学岩。外幛骈崖，中通横穴，若复道行空，蜃楼内朗，垂莲倒柱，钩连旁映，轩爽玲珑，可庐可憩，不以隘迫为病也。其西又有小石峰特起田

间，旁无延附，亦有门东向，遂并越水畦入之。初入觉峡逼无奇，穿门西进，罅进“十”字，西既透明，南北俱裂窍，土人架木窍间，若欲为悬阁以居者，但宛转轩迴，不若前岩之远可舒眺而近可退藏也。甫出洞，导者言：“西去一二里，有赤龙岩奇甚，胜当与老君洞等，惜无知者，君好奇，何不迓道观之！”余昨从和睦墟即屡问融中奇胜，自老君洞外更有何景，导者与诸土人俱云无有，盖彼皆以庵栖为胜，而不复知有山石之异也。至是，其人见余所好在此，始以其说进。余奖劳之，令即趋赤龙。于是不北向山坳，而西循溪塍，里余遂抵岩下。其岩北向，高穹山半，所倚之山，即陆氏所居之后岭，自西横列至此，而东下陆村者也。洞前北突两峰，若龙虎然，而洞当其中，高旷宏远，底平而上穹，门之中有石台两重界其间，洞后列柱分楞，别成圭门璇室。洞中直入数丈，脊稍隆起，遂成仙田每每，中贮水焉。更入则渐洼渐黑，导者云：“其内门束如窦，只平身入，既入乃复廓然透别窍焉。”恨不从家携炬，得一穷其奥也。山前有溪自西来，分两派，而东萦陆氏之居，又东抵东梁，而北汇安灵潭，为灵寿溪之上流云。下山，越溪而北向，望北山有洞剨然骈列。涉水畦而攀其上，其洞门南向，虽高穹侧裂，而中乃下旋如坠螺。由门外右跻，复飞嵌悬崖，凭踞则有余，深栖则不足，乃下。盖此山正与赤龙岩南北相向，其与读学岩则东西户列者也。北趋间道，正由此山、读学两峰中。此山之东隅，复开两岩，其门皆东向，名钟洞

岩：在北者，其岩不深峻，若竖钟而剖其半，中列神像；在南者，峡门甚高，层窦叠见，而内入不深，上透无级。所入下层之洞，当门即巨柱中悬，环转而出，无余地矣。乃下，直北趋，共二里，越一脊。脊之北为百步塘，四面尖峰环列，中开平壑一围，广漠低洼，下有溺水。塘之西北为古鼎，东北为羊膈山，东南为东梁，西南为此脊。越脊，循岩转又一里，其山分突三峰，北向百步而列。西一峰，山半洞门西向，有牧者憩歌于中，余不及登；中与东二峰前抱中环，有陆氏冢焉，北向古鼎以为案者也。中峰有洞东向，洞门层倚若重楼；东峰有洞西向，岩石下插如象鼻。余先登东峰西向之洞。其洞北进横峡，南骞斜窦，而有石上自山巅，下嵌峡底，四面可绕而出，所云象鼻者也。但其内浅而不深，不堪为栖托之所。次登中峰东向之洞。其洞北窍下裂，南牖上悬，有石飞架其间，外若垂楞，中可透扃，上牖有石台前突，憩卧甚适，唯峻不如象鼻，而夹曲过之，所恨者亦不深广耳。既下，乃直北径百步塘。二里，越塘之北，先有一小溪自西而北，自古鼎来，横涉而过；又有一大溪自南而北，即赤龙岩前水，东过东梁至此。二水合而北行，有石梁横渡，于是东西俱骈峰成峡，溪流其中，是为灵寿溪。又北一里，溪汇为潭，是为安灵潭，神龙之所窟也。又北一里，当面有山横列，峰半剨然开张洞口，余以为真仙岩矣。至则路转西麓，遂东行环绕其北，则此山之后复有洞焉，不知与南向开张者中通否也？时望真仙岩之山尚在

其北，北即安灵溪水流入真仙后洞处。遂竭蹶东循其麓，姑留此洞以俟后探焉。东出山，又北转一里，则与东梁之大道会。峰转溪回，始见真仙洞门，穹然东北高悬，溪流从中北出，前有大石梁二道骈圈溪上。越梁而西，乃南向入洞焉。洞门圆迥，如半月高穹，中剜一山之半。其内水陆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回流中贯。由北畔陆崖入数丈，崖叠而起，中壁横拓，复分二道。壁之西有窍南入，而僧栖倚之；壁之东南，溯溪岸入其奥扃，则巨柱中悬，上缀珠旒宝络，下环白象、青牛，稍后则老君危然，须眉皓洁，晏坐而对之，皆玉乳之所融结，而洞之所以得名也。其后则堂皇忽闷，曲户旋分，千门万牖，乳态愈极缤纷，以无炬未及入。其下则溪汇为渊，前趋峡壁，激石轰雷。其隔溪东崖，南与老君对者，溪上平耸为台，后倚危壁，为下层；北与僧栖对者，层阁高悬，外复疏明，为上层，但非鹊桥不能度。后覆重崖，穿云逗日，疑其内别有天地。

方徘徊延伫，而僧栖中有二客见余独入而久不出，同僧参慧入而问焉。遂出憩其栖，将已过午，参慧以饭饷余及陆。既而二客与陆俱别去，参慧亦欲入市，余乃随之。北一里，过下廓②，少憩广化寺。寺古而半圮。又北，则大江在东，自北而南，即潭江，北自怀远③、大融南来者；小江在西，自西而东，(即)菜邕江，西自丹江桥绕老人岩，至此东入江。二水交流下廓两旁，道当其中。又一里，渡菜邕桥，又北半里，入融之南关焉④。南关之外，与下廓犹居市相

望，而城以内则寥落转甚。大江北来，绕城东而南，至下廓遂东南去。其水不回拱，所以萧条日甚耶？既问老人岩道，复从下廓之北，循小江西南行[⑤]。既西抵一峰，见其石势叠耸，遂披棘登之。至石崖下，乃回削千仞，无池旁窦[⑥]，乃下。路当北溯溪岸，余误而南入山峡，其峡乃老人岩之南枝，又与南山夹而成者。南山北麓，有石磴盘山而上。其下有石窦一圆，潴水泓然，有僧方汲。急趋而问之，始知其上为独胜岩，而非老人岩也，去下廓西南一里矣。余始上探独胜。其岩北向，高缀峰头，僧庐塞其门，入其下，不知为岩也。时暑气如灼，有三士人避暑其间，留余少憩。觇其庐后有小穴焉，因穿穴入。其内复开窍一龛，稍洼而下，外列垂幛，变有裂隙成楞者，但为僧庐掩映，不得明光耳。独胜北有鲤鱼岩，即古弹子岩。闻乳柱甚丰，不及往。下山，日色犹未薄崦嵫，乃复东北一里，出下廓，又西北溯小溪一里，抵老人岩山下。其下有洞东向，余急于上跻，姑置之。遂西向拾级上，两崖对束，磴悬其间，取道甚胜。已透入一隘门，上镌"寿星岩"三字，甚古。门之上，转而北上，则岩之前门也。盖其岩一洞两门，前门东南向，下瞰下廓，后门东北向[⑦]，下瞰融城，乃石崖高跨而东突，洞透其下，前后相去不遥，亦穿岩之类，而前后俱置佛龛障之，遂今空明顿失。时前岩僧方剖瓜，遂以相饷。急从庐侧转入后岩，始仰见盘空之顶，而后岩僧方樵而未返，门闭无由入。时日暮雷殷，姑与前岩僧期为后游，遂下山；则后岩僧亦归，余

不能复上矣。指小径，仍从独胜东峰披蔓草行，二里乃暮，抵真仙。夜雨适来，参慧为炊粥以供。宿岩中，蚊聚如雷，与溪声同彻夜焉。

【注释】

①剨(huò 豁)：破裂声。

②下廓：今名同，在融水县南郊。

③怀远：明为县，隶柳州府，治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境的老堡。

④融：即融县，又称大融，隶柳州府，即今融水苗族自治县。

⑤循小江西南行："小江"，乾隆本作"莱邕江"。四库本作"蔡邕江"。

⑥无池旁窦："池"，疑为"他"。

⑦后门东北向："东北"，原作"东南"，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二十五日　天大亮起床吃饭，陆家的儿子依然为我肩扛行李送行。先前，隔着夜色望这里的北山，见有岩洞豁然分为上下两层叠在一起。我晚上洗澡后想独自前去探察一下，可稻田中的水满溢出来，不便走路；到此时向导想选直路走，路经过它下方，我便从田间浸在水中的小道穿越稻田登上岩洞。岩洞有两个洞口，都朝南，东西并列，相距数丈，当地人起名叫读学岩。洞外有并立的山崖作为屏障，洞中通着横向的洞穴，好似双层通道行走在高空，如海市蜃楼，里面明朗，悬垂的莲花倒立的石柱似钩子状连接着，四旁掩映，高大明亮，玲珑精巧，可以居住可以歇息，不因为狭窄而成为它的缺点。它西面又有小石峰独耸在田间，四旁无延伸的山，也有个洞口向东，便一并穿过水田进入洞中。起初进去觉得狭窄没有奇特之处，穿过洞口向西进去，石缝迸裂成"十"字形，西面既透入亮光，南北又都裂成石窍，当地人在石窍中架了木头，好像打算建成悬空的楼阁以便居住的样子，只是弯弯转转又高又深，不如前边那个岩

洞那样，远处可以纵目眺望而近处能够退隐藏身。刚走出洞，向导说："往西去一二里路，有个赤龙岩非常奇特，优美之处应当与老君洞相等，可惜没有人知道，先生好奇，为何不绕道去观览它！"我昨天从和睦墟起就屡次打听融县境内的奇异胜景，除老君洞外还有什么胜景，向导和许多当地人都说没有，大概是他们都把寺庵所在之处作为胜景，却不再知道有山石的奇妙了。到了这里，那人见我喜爱山水，这才把他的建议献出来。我奖励慰劳了他，命令立即赶去赤龙岩。于是不向北边山坳走，而往西沿着小溪的土埂走，一里多就到了岩洞下。这个岩洞向北，高高隆起在半山腰，背靠的山，就是陆家居住之处后面的山岭，是从西面横列到此，而后向东下延到陆村的山。洞前北边突起两座山峰，好似龙虎一样，而洞正当两峰之中，高大空旷宏伟深远，底部平坦而上面穹隆，洞口的中央有两层石台隔在当中，洞后面分别排列着石柱和石棱条，另外形成玉圭样的门洞和美玉装饰的石室。洞中一直进去数丈，石脊稍稍隆起，便成了肥美的仙田，田中贮着水。再深入进去就逐渐下洼渐渐黑下来，向导说："那里边的洞口束拢来如像一个孔洞，只能躺平身子进去，进去后便又空阔起来通到别的洞穴中去了。"悔恨没从家中带来火把，得以一气穷究它的幽深之处了。山前有溪水自西流来，分为两条支流，而后往东萦绕陆家的居住地，又向东流抵东梁，而后向北汇入安灵潭，是灵寿溪的上游。下山，越过溪流向北走，望见北山有洞豁然并列。涉过水田攀上岩洞，这个洞口向南，虽然高大穹隆斜着裂开，可洞口却向下旋绕如同下坠的螺蛳。由洞口外向右上登，又有飞嵌的悬崖，靠着观赏还可以，长久停留在此就没有必要，于是下来。大体上此山正与赤龙岩南北相对，它与读学岩却是东西并肩排列的。向北抄近路，正经由这座山和读学岩两峰之中。此山的东隅，又张开两个岩洞，洞口都向东，名叫钟洞岩：在北面的，那岩洞不深峻，如竖立的铜钟却剖掉了一半，里边排列着神像；在南边的，峡谷样的洞口十分高，现出层层叠叠的石窦，可进入洞内不

深，上方穿通着没有台阶。我进入的下层之洞，正对洞口就有巨大的石柱悬在中央，环绕着转出来，没有空余的地方了。于是下山，一直向北赶，共走二里，翻越一条山脊。山脊的北面是百步塘，四面尖峰环列，中间环绕成一个开阔平坦的壑谷，广漠低洼，下边淹着水。水塘的西北是古鼎，东北是羊膈山，东南是东梁，西南是这条山脊。越过山脊，沿着高峻的山崖又转了一里，此山分别突起三座山峰，向着北面的百步塘排列。西边的一座山峰，半山腰有洞口向西，有牧人在洞中歇息唱歌，我来不及登；中间与东边的两座山峰向前环抱中间呈环形，有陆家的坟地在那里，是北边向着古鼎把它作为案山的地方。中峰有洞向东，洞口层层相依好似重叠的高楼；东峰有洞向西，岩石下插如象鼻。我先登上东峰向西的洞。此洞北面迸裂成横向的峡谷，南面高挂着斜斜的洞穴，并有岩石上边起自山顶，往下嵌入峡底，四面可以绕着出去，就是所说的如象鼻的地方了。但它里边浅而不深，不能作为居住寄身的场所。接着上登中峰向东的洞。此洞北面有石窍下裂，南边有石窗上悬，有岩石飞架其间，外看好似下垂的窗棂，中间可像门扇一样穿过，上面的石窗处有石台向前突出去，躺下休息十分舒服，唯有陡峻不如象鼻，可狭窄曲折却超过它，所遗憾的也是不深广罢了。下山后，就一直往北边的小路经过百步塘。二里，穿越到水塘的北边，先有一条小溪自西往北流，从古鼎流来，横向涉水过去；又有一条大溪自南流向北，就是赤龙岩山前的溪水，向东流过东梁来到此地。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北流去，有座石桥横渡过去，到这里东西都是并列的山峰夹成峡谷，溪水流经峡中，这是灵寿溪。又向北一里，溪水汇成水潭，这是安灵潭，是神龙的窟穴。又向北一里，迎面有山横列，山峰半腰豁然张开洞口，我以为是真仙岩了。走到后路却转向西麓，就向东走环绕到山北，就见此山的后面又有个洞，不知与向南张开的洞中间是否相通呢？此时远望真仙岩所在的山还在它的北面，北面就是安灵溪水流入真仙岩后洞的地方。于是尽力跌跌绊绊向东沿着山麓走，姑且

留下此洞等以后来探察了。向东走出山，又往北转一里，就与东梁来的大道会合。峰转溪回，这才见到真仙岩的洞口，在东北方穹然高悬，溪流从洞中向北流出，洞前有两座大石桥双双围在溪上。越过桥往西走，就向南进了洞。洞口浑圆，如半个月亮高高隆起，在当中剜去整座山的一半。洞内水陆平均分为两半，北半边是高出水面的石崖平坦宽敞，南半边是回旋的流水流贯洞中。经由北岸陆路石崖走进去几丈，石崖叠垒而起，中央的石壁横向拓展开来，又分为两条路。石壁的西侧有洞穴向南深入，而僧房在这里；石壁的东南侧，溯溪岸进入洞中幽深锁闭之处，就见巨大的石柱悬在当中，上边的如连缀着玉珠串和宝石缨络，下边的如环列着白象、青牛，稍后些的如老君端坐着，胡须眉毛皎洁，安然坐着面对石柱，都是白玉样的钟乳石溶解凝结成的，而且是岩洞之所以得名的原因了。这里的后面雄伟的殿堂却忽然幽闭起来，曲曲折折旋绕着分出许多门户，千门万窗，钟乳石愈加极尽缤纷之态，因为没有火把顾不上深入进去。它的下边溪水汇成深渊，向前奔流到峡壁，冲激着岩石发出轰雷般的响声。那隔着溪流东面的石崖上，南面与老君相对之处，溪上平平地耸成平台，后边紧靠危壁，是下层；北面与僧房相对的地方，层层楼阁高悬，外边透进淡淡的亮光，是上层，但没有鹊桥是不能过去的。后面下覆着重重石崖，穿破云天逗弄红日，怀疑那里面别有天地。

正在徘徊翘首伫立之时，而僧房中有二位客人见我独自一人入洞却长久不见出去，同僧人参慧一起进来探问。于是出来在僧房中歇息，将已过中午，参慧拿饭来给我和姓陆的吃了。不久二位客人与姓陆的都辞别离开了，参慧也打算去市中，我就随他一起去。向北走一里，路过下廓，在广化寺稍作休息。寺院古旧有一半倒塌了。又往北行，就见大江在东方，自北流向南，就是潭江，是从北方自怀远、大融往南流来的；一条小江在西面，自西流向东，就是莱邕江，从西方自丹江桥绕过老人岩，至此向东流入潭江，两条江水交

叉在下廓两旁流过，道路正当两江之中。又一里，过了莱邕桥，又向北半里，进入融县的南关。南关之外，与下廓仍居室街市相望，可城墙以内却转而十分冷落。大江自北而来，绕过城东往南去，流至下廓便向东南流去。莫非是江水没有环绕，所以此城就萧条日甚一日吗?打听了去老人岩的路后，再从下廓的北边，顺着小江往西南行。向西抵达一座山峰后，见此峰石势层叠高耸，便分开荆棘登上去。来到石崖下，就见曲折陡削有千仞之高，无其他旁洞，只好下来。路应当向北溯溪岸走，我误往南走入山峡，此峡是老人岩南面的支脉，又与南山相夹而成的。南山的北麓，有石磴绕着山往上去。山下有一个圆形石穴，积了水又深又广，有和尚正在汲水。急忙赶过去问他，这才知道山上是独胜岩，而不是老人岩，距下廓西南方有一里了。我这才上山去探独胜岩。这个岩洞向北，高高缀在峰头，僧房堵塞了洞口，走入洞下，不知是岩洞了。此时暑气如火灼，有三个读书人在洞中避暑，挽留我稍微休息一下。偷偷观察到僧房后有个小洞穴，于是穿过洞穴进去。那里边又裂成一个石龛样的石窍，略微洼下去，外边排列着下垂的帏幔，也有裂缝裂成窗户样的地方，只是被僧房挡住了光照，得不到明亮的光线而已。独胜岩北面有鲤鱼岩，就是古代的弹子岩。听说钟乳石柱非常多，来不及前去。下了山，太阳还没有逼近西山，便再往东北行一里，来到下廓，又向西北溯小溪行一里，抵达老人岩山下。山下有个洞向东，我急于上登，暂且放过它。于是向西沿石级上走，两侧的山崖相对束拢来，石磴悬在两面山崖之间，道路经过这样的地方十分优美。不久钻入一个隘口，上面刻着“寿星岩”三个字，十分古奥。隘口之上，转向北上去，就是岩洞的前洞口了。原来这个岩洞一个洞有两个洞口，前洞口朝向东南，下瞰下廓，后洞口朝向东北，下瞰融县县城，而石崖高跨向东突出去，洞穿透石崖之下，前后相距不远，也是穿岩之类，可前后都设置了佛龛遮住了洞口，竟使通明透亮的景致顿时丧失了。此时前洞的僧人正在剖西瓜，便拿来送给我吃。急忙从僧房侧边转

入后洞，这才抬头见到盘结在空中的山顶，但后洞的僧人正去打柴还未返回，门关着无从进去。此时天色已晚雷声隆隆，姑且与前洞的僧人约定日后来游览，便下了山；就见后洞的僧人也归来了，我不能再上去了。朝着小径，仍从独胜岩的东峰拨开蔓生的草丛走，二里路天就黑下来，到达真仙岩。夜雨恰好来临，参慧为我煮了粥来吃。住宿在岩洞中，蚊子群聚声音如雷，与溪水声一同响了个通宵。

【原文】

二十六日　憩息真仙洞中者竟日。参慧出市中。余拂岩中题识读之，为录其一二可备考者。

《真仙岩记游》　嘉熙戊戌正月二十有三日[①]，零陵唐容约延平黄宜卿、建安田传震等数人，早自平寨门出行。群山杳蔼间，夹道梅花盛开，清香袭人。二里许，至玉华岩。岩纵可十丈，横半之，无他奇瑰，而明洁可爱。东南诸峰当其前，间见层出，不移席而可以远眺望。乃具饭。饭已，循旧径过香山，历老人岩下。稍折而西，渡舟江桥[②]，顷之至弹子岩。洞口平夷，坐百客不啻。少憩，酒三行，始秉炬以进，过若堂殿者三四。火所照耀，上下四方，皆滴乳流注，千奇万怪，惆心骇目，不可正视。有如人立，如兽蹲，如蛟蛇结蟠，如波涛汹涌，又有如仙佛之端严，鬼神之狞恶，如柱，如剑，如棋局，如钟鼓铃铎[③]，考击之有声[④]。布地皆小石，正圆如弹丸，此岩之所以得名也。其间玲珑穿穴，大率全山皆空，不可穷极，相与惊叹，得未曾有。遂出

至西峰岩，所见比弹子同，尤加奇而岩稍窄。盘薄久之，乃转而东南，驰至真仙岩而休焉。仰瞻苍崖，上与云气接，划然天开，高朗轩豁，溪流贯其间，潺潺有声，东西石壁峭拔，广袤数十亩，弹子、西峰所见，往往皆具。老君晏坐其奥，须眉皓洁，如塑如画，迨造物者之所设施，岂偶然也耶！回视先所夸诩者[5]，恍然自失矣。正如初入富商巨贾之家，珠玑宝贝，充栋盈室，把玩恋嫪[6]，殆不能去。而忽登王公大人之居，宫室广大，位置森然，而珍台异馆，洞房曲户，百好备足，而富商巨贾之所有，固亦在其间也。人之言曰："观于海者难为水。"予亦曰："游于真仙者难为岩。"于是书于岩口，以识兹游之盛。

洞间勒记甚多，而此文纪诸胜为详，录之。

宋绍兴丁巳融守胡邦用《真仙岩诗叙》[7]

融州真仙岩[8]，耆旧相传，老君南游至融岭[9]，语人曰："此洞天之绝胜也。山石巑岏，溪流清邃，不复西度流沙，我当隐焉。"一夕身化为石，匪雕匪镌，太质具焉。匪垩匪雘[10]，太素著焉[11]。丹灶履迹，炳然在焉[12]。霓旌云幢，交相映焉。有泉湍激，空山(缺)尝以金丹投于其中，使饮之者咸得延寿，故号寿溪。东流十余里，入一村曰灵寿，其民皆享高年，间有三见甲子者[13]。余被命出守，穷文考古，询访土俗，遂得仙迹之祥，皆非图经所载，故作诗以纪之，书其始末，勒石以

示来者。诗曰：岭南地势富山川，不似应改“谁似”。仙岩胜概全；石璞浑成尘外像，寿溪直彻洞中天。醮坛风细迎秋月[14]，丹灶云轻压瘴烟；散步使人名利泯，欲求微妙养三田[15]。

荆南龚大器《春题真仙洞八景》[16]

天柱石星　嵯峨盘地轴，错落布琼玖；风吹紫霞散，荧荧灿星斗。

龙泉珠月　冰轮碾碧天，流光下丹井；惊起骊龙眠，腾骧弄塞影。

鹤岩旭日　仙人跨白鹤，飘飖下九垓；矫羽扶桑上，万里日边来。

牛渚暝烟　朝发函关道，暮入湘水边；一声铁笛起，吹落万峰烟。

寒淙飞玉　悬崖三千尺，寒泉漱玉飞；奔流下沧海，群山断翠微。

碧洞流虹　丹洞连海门，流水数千里；石梁卧波心，隐隐螮蝀起。

群峰来秀　青山望不极，白云渺何处；郁郁秀色来，遥看峰头树。

万象朝真　真象两无言，物情如影响；回看大始前，无真亦无象。

二十七日　憩息真仙洞中。有拓碑者，以司道命来拓《党籍碑》[17]。午有邑佐同其乡人来宴。余摩拭诸碑不辍，得

韩忠献王所书《画鹘行》，并黄山谷书二方，皆其后人宦此而勒之者。

【注释】

①嘉熙：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37～1240年，共四年。嘉熙戊戌为嘉熙二年，1238年。

②舟江桥：沪本作“丹江桥”。

③铃：金属制成的乐器，形似钟而小。　铎（duó 夺）：古代金属制成的一种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

④考：即“敲”。

⑤诩（xǔ 许）：说大话。

⑥恋嫪（lào 烙）：留恋。

⑦绍兴丁巳：绍兴七年，1137年。

⑧融州：宋代有融州，即今融水苗族自治县。

⑨老君：即老子，又叫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后来，道教信奉老聃为教祖，并把他神化，称“太上老君”，简称“老君”。相传融水县真仙岩即为太上老君升天的胜地。

⑩垩（è 饿）：用土粉刷。　雘（huò 获）：好的彩色。匪垩匪雘，不刷泥土，不施彩饰。

⑪太素：形成天地的素质。

⑫炳然：十分显著。

⑬甲子：古人以干支相配纪年，甲居十天干首位，子居十二地支首位，自甲子至癸亥，刚好六十年轮完一遍，称六十甲子。“三见甲子”即经历三轮甲子，活到180岁。

⑭醮（jiào 叫）坛：僧道为祛除灾祸而设的道场。

⑮田：即丹田。道家称人身上修炼内丹的地方为丹田，认为丹田有三处，在脐下者为下丹田，在心下者为中丹田，在两眉间者为上丹田。合称为“三田。”

⑯荆南：唐方镇名，大体包有今湖北、湖南及四川的一部分，五代时十国

之一亦称荆南，治所皆在荆州(今湖北江陵)。

⑰《党籍碑》:即《元祐党籍碑》，是研究宋代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原刻于1105年，系蔡京手书。第二年，宋徽宗下诏毁碑，原碑无存。此碑系1211年沈晔根据家藏旧拓本重刻，至今仍存，为该碑全国仅存的两块之一。

【译文】

二十六日　整天在真仙洞中休息。参慧出洞去市中。我拂拭洞中的题辞阅读，因而抄录了其中的一二段可备参考的。

《真仙岩记游》　嘉熙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零陵唐容邀约延平人黄宜卿、建安人田传震等几人，清早自平寨门出游。在群山杳渺烟霭之间，夹道梅花盛开，清香袭人。约二里路，来到玉华岩。岩洞纵深约有十丈，横处有一半，没有别的奇异瑰丽之处，但明洁可爱。东南方诸峰正当洞前，断断续续层层叠叠地展现出来，不必移动座位就可以向远处眺望。于是准备了饭食。吃完饭，顺着原路经过香山，历经老人岩下。略折向西，越过舟江桥，顷刻来到弹子岩。洞口平坦，不止可坐成百的游客。稍作歇息，轮流斟了三遍酒，这才举着火把进去，走过好像殿堂的地方有三四处。火光照耀之处，上下四方，都是下滴的石乳四处流淌，千奇百怪，惊心骇目，不可正视。有的如人站立，如野兽蹲踞，如蛟龙蟒蛇扭结成盘，如波涛汹涌，又有的如仙佛一样端庄威严，似鬼神样狰狞凶恶，如柱子，如长剑，如棋盘，如钟鼓铃铎，敲击它们铿锵有声。遍地都是小石子，正圆如同弹丸，这就是岩洞之所以得名的原因了。其间玲珑剔透四处有洞穴，大略整座山都是空的，不可穷尽，我们相互惊叹这些未曾见过的景象。于是出洞来到西峰岩，见到的东西与弹子岩相同，更加奇异而岩洞稍窄些。盘桓了很久，这才转向东南，疾行到真仙岩去休息。仰望苍翠的山崖，上面与云气相接，天空划然分开，高大明朗，轩敞开阔，溪水流贯洞中，潺潺有声，东

西石壁陡峭挺拔，长宽有数十亩，在弹子岩、西峰岩所见的景致，这里种种都具备。老君安然坐在洞中深处，胡须眉毛皎洁，如雕塑似画像，大概是造物主的创造物，难道是偶然的吗！回头看先前所夸耀的话，恍然大悟是自己失言了。正如最初进入富商巨贾的家里，珠玑宝贝，充斥屋宇堆满家室，握住玩赏留恋不舍，几乎不能离去。可忽然登上王公大人的居室，宫室广大，地位森严显赫，而且珍奇的楼台奇异的馆阁，幽室深户，千百种美好之处都齐备充足，而富商巨贾所拥有的东西，固然也就在其中了。人们有句话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我也说："游于真仙岩者难为岩。"于是写在岩洞口，用来记载这次出游的盛况。

洞中雕刻的碑记非常多，但这篇文章记载各处胜境较为详细，抄录了它。

宋绍兴丁巳年融州知州胡邦用《真仙岩诗叙》

融州真仙岩，年高德重的人相传，老君南游到融岭，对人说："这是洞天之中绝顶优美之处。山石巍峨，溪流清幽，不再往西涉过沙漠，我将隐居在这里。"一天夜里身体变成石头，不用雕不用凿，构成万物的本体完备了。不必粉饰不必彩绘，形成天地的素质显露了。炼丹灶鞋子印，十分显著地留在那里。彩虹般的旌旗云彩状的旗帜，在这里交相辉映。有湍急的泉水，穿空山腹（下缺。）曾经把金丹投入溪中，使饮水的人都得以延寿，所以称作寿溪。往东流去十多里，流入一个村庄叫灵寿村，村民都高寿，间或有见到三轮甲子的人。我肩负使命出京镇守，探究文物考察古迹，询问查访当地风俗，终于得到了神仙遗迹的详情，都不是图书经典上记载的内容，故而作诗来纪念它，写了它的始末，刻在石碑上以便给后人观看。诗云：岭南的地势富山川，不似〔应该改为"谁似"。〕真仙岩胜景全；璞石浑然而成世外像，寿溪径直贯通洞中天。祭坛风细迎秋月，

丹灶云轻压瘴烟；闭步使人名利灭，想求微妙养三田。

荆南龚大器《春题真仙洞八景》

天柱石星　巍峨盘绕着地轴，错落散布着美玉；风吹紫色云霞散，荧荧闪光星斗灿。

龙泉珠月　冰轮碾过碧蓝天，流光下坠炼丹井；惊起黑龙千年眠，骏马奔腾戏月影。

鹤岩旭日　仙人胯下乘白鹤，飘飘摇摇下九州；举翅飞上扶桑树，万里之外日边来。

牛渚暝烟　清晨出了函关道，日暮已到湘江边；一声铁笛鸣响起，吹落万峰云和烟。

寒淙飞玉　悬崖高挂三千尺，寒泉飞漱溅白玉；奔流直下入沧海，群山斩断隔葱翠。

碧洞流虹　丹洞潜通连海口，流水奔泻数千里；石桥横跨卧波心，隐隐看似彩虹起。

群峰来秀　远望青山不到头，悠悠白云飘何处；郁郁秀色奔眼底，遥看青青峰头树。

万象朝真　真象两者皆无言，万物人情如影响；回头去看大始前，既无真来也无象。

二十七日　歇息在真仙洞中。有来拓碑的人，是奉司道的命令来拓《党籍碑》。中午有县里的属吏同他的同乡前来宴饮。我谨慎小心地擦拭各处的碑文，找到韩忠献王所写的《画鹘行》，以及黄山谷写的两块碑，都是他们的子孙在此地当官而把它们刻在这里的。

【原文】

二十八日　参慧束炬导游真仙后暗洞。始由天柱老君像后入，皆溪西崖之陆洞也。洞至此千柱层列，百窦纷披，前之崇宏，忽为窈窕，前之雄旷，忽为玲珑，宛转奥隙，

靡不穷搜。石下有巨蛇横卧，以火烛之，不见首尾，然伏而不动。逾而入，复逾而出，竟如故也。然此奥虽幽邃，犹溪西一隅，时时由其隙东瞰溪流，冀得一当，而终未能下涉。即出，回顾溪窦，内透天光，对崖旁通明穴，益觉神飞不能已。遂托参慧入市觅筏倩舟，以为入洞计。参慧复爇炬引予，由岩前左石下，北入深穴。穴虽幽深，无乳柱幻空，然下多龙脊，盘错交伏，鳞爪宛然，亦一奇也。出洞，参慧即往觅舟。既而念参慧虽去，恐不能遽得，不若躬往图之，且以了老人、香山诸胜。乃复出洞，北遵大道行。已而西望山峡间，峰峦耸异。适有老农至，询知其内有刘公岩，以草深无导者，乃从下廓南先趋老人岩。共二里至其下，遂先入下岩。岩门东向，其内广而不甚崇。时近午郁蒸，入之即清凉心骨。其西北有窍，深入渐暗，不能竟。闻秉炬以进，其径甚远，然幽伏不必穷也。从门左仍跻石峡，上抵前岩，转透后岩。其内结阁架庐，尽踞洞口，惟阁西则留余地以为焚爨之所，前有台一方，上就石笋镌象焉。由此再西入，石窦渐隘而暗，爇炬探之，侧身而入，悬级而坠，皆甚逼仄，无他奇也。出就阁前凭眺，则上下悬崖峭绝，莱邕江西来潆其北麓，自分自合，抵岩下而北转临城。大江当其前，环城聚其下，渺然如天表飞仙。其直北即为香山，为八景之一。就窗中令道人指示所从道，遂下山。绝流渡莱邕江，水浅不及膝。遂溯江北行，望其西江所从来处，峰峦瑰异，内有鸡场洞。几随路而西，一里，遇一僧荷薪来，问之，始知

香山尚在东北也。乃转从草径循北山之东麓，一里抵香山。于是西向登级，有庙在两山坳间，其神为梁、吴二侯。径寂而殿森，赤暑中萧萧令人毛悚。闻其神甚灵异，然庙无碑刻，不知其肇于何代，显以何功也。始余欲就饭香山，既至而后知庙虚无人。遂东北逾一桥，过演武场，南共一里，即入西门，寥寂殊甚，东抵县前饭焉。出南门，欲觅药市纸，俱不能得。遇医者询之，曰："此中猪腰子、山豆根俱出罗城。所云不死草者，乃挂兰，悬空不槁，乃草不死，非能不死人也。"为之一笑。又南过下廓，遇樵者，令其觅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许之。先是，余屡觅之居人，俱云："此地无筏，而舟为陂阻，无由入洞，须数人负之以趋。"不意此二人独漫许之，余心不以为然。然窃计岩中有遗构，可以结桴浮水[①]，但木巨不能自移，还将与参慧图之。既抵岩，则参慧已归，亦云觅舟不得，惟觅人结桴为便，意与余合，余更幸入洞有机，欣然就卧。

二十九日　晨起，余促参慧觅结桴者，未行而所期樵者群呼而至，谓予曰："已入洞否？"余应以待舟。樵者曰："舟不能至。若联木为桴，余辈从水中挟之以入，便与舟同。"余令参慧即以觅人钱畀之。其人群而负木入溪，伐竹为筏。顷间联桴已就，复以岩中大梯架其上，上更置木盆。余乃踞坐盆中，架足梯上。诸人前者纤引，旁者篙挟，后者肩耸，遇深渊辄浮水引之，遥不能引，辄浮水挟之。始由洞口溯流，仰瞩洞顶，益觉穹峻，两崖石壁劈翠夹琼，渐进渐

异，前望洞内天光遥遥，层门复窦，交映左右。从澄澜回涌中破空濛而入，诵谪仙“流水杳然[②]”、“别有天地”句，若为余此日而亲道之也。既入重门，崆峒上涵，渊黛下潴，两旁俱有层窦盘空上嵌，荡映幌漾，回睇身之所入，与前之所向，明光皎然，彼此照耀，人耶仙耶，何以至此耶，俱不自知之矣！挟桴者欲从其中爇炬登崖，以穷旁窍，余令先溯流出后洞，以穷明窦。乃复浮水引桴，遂抵洞门。其门西南向，吸川饮壑，溪破石而下。桴抵石为所格，不能入溪，乃舍桴践石而出洞，又割然一天也。溪石坎坷，不能置踵，望左崖有悬级在伏莽中，乃援莽蹑空而上[③]。不数十步，辄得蹊径。四望平畴中围，众峰环簇，即余昔来横道北岩之东北隅也，第来时大道尚在南耳。乃随山左东过一小坳，计转其前，即双梁以东大道，从小径北跻山椒，即老君座对崖旁透之穴，俱可按方而求。而挟桴者俱候余仍游洞内，乃返而登桴，顺流入洞，仍抵中扃[④]。视东西两旁俱有穴可登，而西崖穴高难登，且前游暗洞，已仿佛近之，而东崖则穴竞门纷，曾未一历，遂爇炬东入。其上垂乳成幄，环柱分门，与老君座后暗洞之胜丝毫无异。从其内穿隙透窍，多有旁穴，上引天光，外逗云影，知其东透山肤甚薄，第穴小窦悬，不容人迹，漫为出入耳。从其侧宛转而北出，已在老君对崖之下层，其处有金星石、龙田诸迹，因崖为台，下临溪流。上有石阈圜池[⑤]，岂昔亦有结榭以居，架飞梁以渡者耶？其后壁大镌“寿山福(地)”四大字，法甚古异，不辨其

为何人笔。再出即为对崖之上层，其上亦列柱纵横，明窍外透，但石崖峻隔，与此层既不相通。仍引桴下浮，欲从溪中再上，而溪崖亦悬嵌，无由上跻。计其取道，当从洞前南转，抵小坳之东北，跻山椒而后可入；洞中非架飞梁，不能上也。乃从桴更入洞，其下水口旁洞俱浅隘，无他异。始绝流引桴，还登东崖，诸人解桴撤木，运归旧处。余急呼其中一黠者[6]，携余炬，令导为刘公洞游。

北遵大道半里，即西南转入小岐，向山峡中，依前老农所指示行；导者虽屡樵其处，不识谁为刘公岩也。又二里，抵山下。望一洞在南山，东向而卑伏；一洞在南山，北向而高骞；一洞在北山中突之峰，东向而浅列。方莫知适从，忽闻牧者咳嗽声，遥呼而询之，则北向高骞者是。亟披莽从之。其人见余所携炬一束，哂曰："入此洞须得炬数枚乃可竟。此一炬何济？"余始信此洞之深邃，而恨所携之炬少也。伏莽中石磴隐隐，随之而跻，洞门巨石前横。从石隙入，崖石上大镌"西峰之岩"四字，为宝祐三年李桂高书[7]。其前又有碑记二方，其一不可读，其一为绍定元年太守刘继祖重开此岩[8]，而桂林司理参军饶某记而并书者也。其记大约云：桂西灵异之气多钟于山川，故真仙为天下第一，而曰老人者次之，曰玉华、弹子者又次之，而西峰岩则与真仙相颉颃，而近始开之。余始知此洞之名为刘公者以此，而更信此洞之始，其开道建阁，极一时之丽。而今乃荒塞至此，益慨融之昔何以盛，今何以衰耶！入洞，内甚宽敞，先爇炬由其后右畔

入，则乳柱交络，户窦环转，不数丈而出。又从其后左畔入，则乳柱宏壮，门窦峻峡，数丈之后，愈转愈廓，宝幢玉笋，左右森罗，升降曲折，杳不可穷，亦不可记。其时恐火炬易尽，蝎蹶前趋，尝脔而出[9]，不知蔗境更当何如也[10]。唐容《真仙镌记》谓："西峰岩比弹子同于加奇而稍窄。"所云"窄"者，岂以洞门巨石亏蔽目前，未悉其宫墙之宏邃耶？下山，西望北山中突东向之洞，其外虽浅而石态氤氲，门若双列，中必相通。亟趋其下，则崖悬无路。时导者已先归，见余徘徊仰眺，复还至，引入南麓小洞。其门南向而浅，与上岩不通。盖上岩危瞰峰半，遥望甚异而近眺无奇，且路绝莫援，不得不为却步。既东行，回首再顾，则氤氲之状，复脉脉系人。仍强导者还图攀跻，导者乃芟翳级石，猿攀以登。余亦仿而随之，遂历其上。则削壁层悬，虽两崖并列，而中不相通，外复浅甚，盖徒有玲珑之质，而未通窈窕之关，始兴尽而返。仍东南二里，抵真仙岩。时适当午，遂憩岩中，搜览诸碑于巨石间，而梯为石滑，与之俱坠，眉膝皆损焉[11]。

真仙岩中明夹可栖，寂静无尘，惟泉声轰轰不绝，幽处有蛇，不为害，而蚊蚋甚多，令人不能寐。廿八中夜，闻有声甚宏，若老人謦咳然，久而不绝。早起询之，乃大虫鸣也。头大于身，夜潜穴中，然惟此夕作声，余寂然。

【注释】

①桴(fú 扶):小筏子。

②谪(zhé 折)仙:指唐代诗人李白。

③蹠(zhí 直):同"跖",脚底板。

④扃(jiōng):门户。

⑤圊(qīng 青)池:厕所。

⑥黠(xiá 侠):聪慧。

⑦宝祐: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53～1258年,共六年,宝祐三年为1255年。

⑧绍定: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28～1233年,共六年。绍定元年为1228年。

⑨脔(luán 峦):切成小块的肉。尝脔而出,只尝了切下来的一小块肉,没有能吃完整个猪就离开了。

⑩蔗境:源自《晋书》,顾恺之每食甘蔗,先吃末梢,渐吃近根部,越吃越甜,渐入佳境。通常即以蔗境称最后得到的佳境。

⑪损:伤。

【译文】

二十八日　参慧捆了火把导游真仙岩后面的暗洞。开始时由擎天柱老君像后进去,都是溪西石崖陆上的洞。洞到此千柱层层排列,成百的洞穴纷纷裂开,前边的高大,忽然变为窈窕之状,前边的雄伟空旷,忽然变得玲珑小巧,弯弯转转幽深的缝隙,没有不尽量搜寻穷尽的。岩石下有条巨蛇横卧着,用火照它,不见首尾,但伏着不动。跨过蛇进去,又越过它出来,居然如故。不过这个隐秘之处虽然幽深,仍只是溪西的一个角落,时时从石缝中东瞰溪流,希望找到一处适当的地方,但始终不能下涉。出来后,回头看溪水流过的洞穴,里面透出天光,对面石崖旁通着一个透亮的洞穴,越觉得神魂飞动不能自已。便托付参慧去市中帮助寻找木筏小船,为进洞作打算。参慧又点燃火把领着我,由洞前左边的岩石下去,向北进

入深穴。穴中虽幽深，没有钟乳石柱在空中变幻，但下边有很多龙一样的石脊，盘绕交错地伏着，鳞甲爪子十分逼真，也是一处奇景。出洞后，参慧立即去找船。随即考虑参慧虽然去了，恐怕不能马上找到，不如亲自去找船，并且去了结老人岩、香山诸处胜境。于是又出洞，向北顺大道走。不久望见西方山峡间，峰峦耸立很奇特。恰好有个老农来到，打听后知道那里面有刘公岩，因为草深没有向导，只好从下廓南先赶到老人岩。共二里来到它下边，便先进入下洞。洞口向东，洞内宽却不怎么高。此时将近中午，郁闷如蒸，进洞后立感清凉沁入心骨。它的西北有个石窍，深入进去渐渐暗下来，不能走到头。听说举着火把进去，那路非常远，不过幽暗低伏不必走到头。从洞口左边仍登上石峡，往上走到前洞，转弯穿到后洞。洞内架设了楼阁房屋，全盘踞在洞口，唯有阁西留有空余的地方作为烧火做饭的场所，前边有一个方台，上边就着石笋雕刻了佛像。由此再往西进去，石穴慢慢变得又窄又暗，点燃火把探看，侧身进去，高悬的石阶往下坠，都十分狭窄，没有其他奇特之处。出来到楼阁前凭眺，就见上下悬崖陡绝，莱邕江自西流来潆洄在山的北麓，自然分开又自然合流，流抵岩洞下便向北转到县城。大江位于山前，环形的城池聚在山下，飘飘渺渺的样子如同天外的飞仙。它的正北方就是香山，是八景之一。凑近窗口令道士指点去香山的路，便下了山。截流渡过莱邕江，水浅不到膝。于是溯江往北行，望见它西面江水流来之处，峰峦瑰丽奇异，山中有鸡场洞。几乎顺路往西去，走了一里，遇上一个和尚挑着薪柴走来，向他打听，才知道香山还在东北。于是转而从草丛中的小径沿北山的东麓，一里走到香山。从这里向西登石阶，有庙在两山的山坳间，庙中的神是梁、吴二侯。小径荒寂而殿堂阴森，赤日炎热之中阴风飕飕令人毛骨悚然。听说这神非常灵验，可是庙中无碑刻，不知它肇始于哪个朝代，是凭什么功劳显赫的。起初我打算到香山吃饭，来到之后才知庙中空虚无人。只好往东北越过一座桥，经过演武场，向南共走一里，马上进入

西门，十分冷落荒寂，往东来到县衙前吃了饭。出了南门，想要找药买纸，都不能得到。遇见一个医生向他打听，说："这一带的猪腰子、山豆根都出产在罗城。所说的不死草是挂兰，悬在空中不会枯槁，是草不死，不是能让人不死。"为此付之一笑。又向南路过下廓，遇上打柴人，命令他们去找船进真仙岩，二人慨然应允了。这之前，我多次向居民找船，都是说："此地没有木筏，而船被山坡隔着，无法进洞，须要几个人扛着船走过去。"意想不到唯独这两人很随便地就答应下来，我心里边不以为然。但是私下盘算岩洞中有遗弃的建筑物，可以造小木筏浮水进去，但木料巨大不能独自移动，还将与参慧谋划这事。抵达岩洞后，参慧已归来，也说船找不到，唯有找人来造小木筏方便些，意思与我相合，我更庆幸入洞有了机会，欣然就寝。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我催促参慧去找造木筏的人，未动身而昨天约定的樵夫成群呼唤着来了，告诉我说："已进了洞没有？"我回答他们在等船。樵夫说："船不能到这里。如果用木头连接成木筏，我们这些人从水中在两旁拉着进去，便与船一样了。"我命令参慧立即把找人的钱给他们。这些人成群地扛着木头跳入溪中，砍来竹子造成木筏。顷刻间连结的木筏已经造成，又把岩洞中的大梯子架在木筏上，上边再放上木盆。我就坐在盆中，把脚架在梯子上。众人在前边的用绳子拉，在旁边的用竹篙夹持，在后边的用肩头推，遇到深水就浮在水上拉木筏，太远不能拉，就浮水在两旁推木筏。开始时由洞口溯流而入，仰望洞顶，益发觉得穹隆高峻，两侧山崖的石壁如劈开的翡翠夹着的美玉，慢慢进去渐渐异样起来，望前边洞内天光远远的，层层石门重重洞穴，交映在左右。从澄澈回旋汹涌的大浪中冲破空濛进去，诵读着谪仙李白"流水杳然"、"别有天地"的诗句，好像是为我今日而亲自吟咏出来的诗一样。进入重重石门之后，上方涵着空空的山洞，下边积着青黑色的深渊，两旁都有层层洞穴盘结在高空镶嵌在石壁上，水波荡漾映照，回头看自己

进来的地方，与前方向着的地方，光明皎洁，彼此照耀，是人呢还是神仙呢，为了什么来到这里的呢，全都不知道了！扶着木筏的人想从半路上点燃火把登上石崖，去穷究旁洞，我命令先溯流出后洞，去探究明洞。于是又浮水拖着木筏，终于到达洞口。洞口向西南，吸进河流饮进壑谷，溪流冲破石崖而下。木筏划到石崖下被挡住，不能进入溪中，只好舍弃木筏踩着石崖出了洞，又是豁然一个天地了。溪水中石头坎坷不平，不能落脚，望见左边山崖上有高悬的石阶在倒伏的草莽中，就抓住草丛踏着高空上登。不到数十步，便找到小径。四面望去中央是一围平野，群峰呈环状簇拥着，就是我先前来时横在路北边岩洞的东北隅了，只不过来时大道还在南面罢了。于是顺着山的左侧往东走过一个小山坳，估计转到它前面，就是两座桥以东的大道，从小径向北登上山顶，就老君神座对面石崖上往旁侧穿透的洞穴，全都可按方位求出来。可扶木筏的人都等着我仍去游洞内，只得返回来登上木筏，顺流入洞，仍来到中间的门洞。看看东西两旁都有洞穴可登，但西侧石崖上的洞穴高难登，况且先前游暗洞时，已仿佛走近这里了，而东侧石崖上则洞穴争逐石门纷纭，未曾走过一次，便点亮火把向东进去。顶上悬垂的钟乳石形成帏幔，环列的石柱分隔成石门，与老君神座后面暗洞的胜景丝毫无异。从那里边穿缝隙钻石窍，有许多旁洞，上面引入天光，外边逗引着云彩的影子，心知这里往东穿透山的表层十分薄，只是石穴小孔洞高悬，不容人走，只好漫无目的地出入几处而已。从它侧边弯弯转转往北出来，已在老君对面石崖的下层，此处有金星石、龙田诸种胜迹，就着石崖筑为平台，下临溪流。上面有石门槛和粪池，莫非从前也有建房居住，架飞桥渡过来的人吗？它后方的石壁上大大地刻着“寿山福地”四个大字，笔法十分古怪，辨不出它是什么人的笔迹。再出去就是对面石崖的上层，那上边也纵横排列着石柱，透亮的洞穴通到外边，但石崖陡峻隔断了，与此层完全不相通。仍拖着木筏下浮，打算从溪中再上去，可溪边的石崖也悬绝嵌入水

中，无从上登。估计到那里经由的路径，应当从洞前往南转，到达小山坳的东北方，登上山顶然后才能进去；洞中如不是架起飞桥，是不能上去的。于是随着木筏再次入洞，溪流下水口旁的洞都浅窄，没有别的奇特之处。这才拉着木筏横过溪流，返回来登上东面的石崖，众人解开木筏拆散了木头，运回原处。我急忙叫住其中一个聪慧的人，带上剩余的火把，命令他领路去游刘公洞。

向北顺大道行半里，立即往西南转入岔开的小路，向着山峡中，依照先前老农指点的路线走；向导虽常在此处打柴，但不认识哪里是刘公岩。又二里，抵达山下。望见一个洞在南山，朝向东方，低伏着；一个在南山，朝向北方，高挂着；一个洞在北山中央突起的山峰上，向着东方，浅浅地排列着。正在不知往哪里去时，忽然听到有牧人的咳嗽声，远远呼叫着向他问路，原来向北高挂着的洞是刘公岩。急忙拨开草丛从那里走去。那人见我仅带着一束火把，讥笑说："进此洞须得几束火把才可走到头。这一束火把顶什么用？"我这才相信此洞之深邃，而悔恨带来的火把少了。倒伏的草丛中石磴隐隐约约，顺着石磴上登，洞口有巨石横在前边。从石缝中进去，石崖上大大地刻着"西峰之岩"四个字，是宝祐三年李桂高书写的。它前边又有两块碑记，其中之一不可读，其中一块是绍定元年知府刘继祖重新开辟这个岩洞，而桂林司理参军饶某人作记文并书写的碑刻。〔此碑记大约是说：桂林以西神奇优美的自然现象大多集中于山水，所以真仙岩是天下第一，而称做老人岩的次于它，叫玉华岩、弹子岩的又次一等，可西峰岩却与真仙岩不相上下，近来才开辟了它。〕我这才知道此洞的名字叫刘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而且更相信此洞刚开辟时，开路建阁，一时间极其壮丽。然而今天竟然荒凉闭塞到这种地步，益加感慨融县的昔日是为什么繁盛，而今天是由于什么衰微的呢！入洞后，里面十分宽敞，先点燃火把由洞后右侧进去，就见钟乳石柱交缠，门户样的洞穴弯弯转转，不到数丈便出来了。又从洞后左侧进去，就见钟乳石柱宏伟壮丽，门洞状的

洞穴形成陡峻的峡谷，几丈之后，越转进去越宽阔，宝幢玉笋，在左右森然罗列，升降曲折，杳渺不可穷尽，也不能记住。此时担心火把容易燃尽，竭力跌跌绊绊往前赶，就是所谓的浅尝辄止，不知最后的佳境更将如何。唐容的《真仙镌记》说："西峰岩与弹子岩相比，相同之处更加奇异可稍微窄了些。"所说的"窄"，难道是因为洞口被巨石遮蔽了眼前，未详尽了解它宫墙内的宏大深邃么？下山来，西望北山在中央突起向东的洞，它外边虽浅可岩石的姿态云烟氤氲，洞口好像是双双并列，中间必定相通。急忙赶到它下边，却见悬崖无路。此时向导已先回去了，见我徘徊仰视，又返回来，领我进入南麓的小洞。洞口向南而且浅，与上洞不通。原来上洞高高俯瞰在山峰半腰上，远望很奇特，可近看无奇，况且路断了无处攀援，不得不为之却步。往东走了之后，回头再看，则见云烟氤氲之状，又脉脉含情系人心弦。再次强迫向导返回来设法攀登，向导这才割去障蔽的草丛踏着岩石，猿猴样地攀登上去。我也模仿着跟随他走，终于爬到那上面。就见峭壁层层悬绝，虽然两洞的崖壁并列，可中间不相通，外边又非常浅，原来是徒有小巧玲珑的本质，却没有幽深之处相通的通道，这才尽兴而返。仍然往东南行二里，抵达真仙岩。此时恰当正午，便停息在岩洞中，在巨石间搜览诸碑，爬梯子时因为石头滑，人与梯子一同跌落，眉头和膝盖都受了伤。

真仙岩中明亮紧凑可以居住，寂静无尘，唯有泉水声轰轰隆隆不断，幽暗处有蛇，不伤害人，但蚊子非常多，让人不能安睡。二十八日半夜，听见有声音极为洪亮，好像老年人咳嗽一样，很长时间不停。早晨起床后打听此事，却是大虫叫。这种大虫头大过身子，夜间潜入洞中，不过仅在这天夜里发出声响，其他时候都安安静静。

【原文】

七月初一日　早起，以跌伤故，姑暂憩岩中。而昨晚

所捶山谷碑犹在石间，未上墨沈，恐为日烁，强攀崖拓之。甫竟而参慧呼赴晨餐，余乃去而留碑候燥，亟餐而下，已为人揭去。先是，余拓左崖上《老君像碑》，越宿候干，亦遂乌有①。至是两番失之，不胜怅怅。盖此中无纸，前因司道檄县属僧道携纸来岩拓《元祐党籍》，余转市其连四陆张。拓者为吏所监督，欲候《党籍碑》完，方能为余拓韩忠献大碑，故栖迟以待。余先以余闲取一纸分拓此碑，而屡成虚费。然碑可再拓，而纸不可再得，惟坐候拓者完忠献大碑而已，是日僧道期明日完道碑，初三日乃得为余拓，而韩碑大，两侧不能着脚，余先运木横架焉。

初二日　是日为县城墟期，余以候拓淹留②，欲姑入市观墟；出洞而后知天雨，洞中溪声相溷，晴雨不辨。乃还洞，再拓黄碑。下午仍憩岩中。

初三日　早雾，上午乃霁。坐洞中候拓碑者。久之至，则县仍续发纸命拓，复既期初四焉。余乃出洞，往觅对崖明窍之径。东越洞前石梁，遂循山南转而西，径伏草中，时不能见；乃抵后山过脊，竟不得西向登崖之径；乃践棘攀石，莽然跻山半觅之，皆石崖嵯峨，无窍可入。度其处似过，而南乃悬崖，复下。忽有二农过其前，亟趋询之，则果尚在北也。依所指西北上，则莽棘中果有一窍，止容一身，然下坠甚深，俯而瞰之，下深三丈余，即北崖僧栖所对望处也。已闻拓碑僧道笑语声，但崖峻而下悬，不能投虚而坠。眺视久之，见左壁有竖隙，虽直上无容足攀指处，而隙

两旁相去尺五，可以臂绷而足撑。乃稍下，左转向隙，而转处石皆下垂，无上岐，圆滑不受攀践，磨腹而过，若鸟之摩空，猿之踔虚，似非手足之灵所能及也。既至隙中，撑支其内，无指痕安能移足，无足衔安能悬身。两臂两足，如胶钉者然，一动将溜而下。然即欲不动，而撑久力竭，势必自溜。不若乘其势而蹲股以就之，迨溜将及地，辄猛力一撑，遂免颠顿。此法亦势穷而后得之，非可尝试者也！既下，则岩宽四五丈，中平而下临深溪，前列柱缀楞如勾栏然，恐人之失足深崖，而设以护之者。岩内四围环壁，有卷舒活泼之意，似雕镂而非雕镂所能及者。前既与西崖罨映，后复得洞顶双明，从其中遥顾溪之两端，其出入处俱一望皎然，收一洞之大全，为众妙之独擅。真仙为天下第一，宋张孝祥题："天下第一真仙之岩。"而此又真仙之第一也。岩右崖前一石平突溪上，若跏趺之座，上有垂乳滴溜，正当其端，而端为溜滴，白莹如玉，少洼而承之，何啻仙掌之露盘也！由其侧攀崖而北，又连门两龛，内俱明洁无纤污，而右壁回嵌，色态交异，皆如初坠者。其前崖上，亦有一柱旁溪而起，中复纤圆若指，上抵洞顶，复结为幢络，散为蛟龙，绕纤指下垂，环而夭矫者数缕，皆有水滴其端。其内近龛处，复有一石圆起三尺，光莹如瓶卣[3]，以手拍之，声若宏钟，其旁倒悬之石，声韵皆然，而此则以突竖而异耳。此三洞者，内不相通而外成联璧，既有溪以间道，复有窍以疏明，既无散漫之滴乱洒洞中，又有垂空之乳恰当户外，卧云壑

而枕溪流，无以逾此！此溪东上层之崖也。其南与下层并峙之崖相隔无几，而中有石壁下插溪根，无能外渡。稍内有隙南入，门曲折而内宛转，倒垂之龙，交缪纵横。冀其中通南崖，而尚有片石之隔，若凿而通之，取道于此，从下层台畔结浮桥以渡老君座后，既可以兼上下两崖之胜，而宛转中通，无假道于外，以免投空之险，真济胜之妙术也。时余虽随下溜其中，计上跻无援，隔溪呼僧栖中拓碑者，乞其授索垂崖，庶可挽之而上。而拓者不识外转之道，漫欲以长梯涉溪。而溪既难越，梯长不及崖之半，即越溪亦不能下。徬徨久之，拟候岩僧参慧归，觅道授索。予过午犹未饭，反覆环眺，其下见竖隙，虽无可攀援，而其侧覆崖反有凹孔，但上瞰不得见，而下跻或可因。遂耸身从之，若鸟斯翼，不觉已出阱而透井，其喜可知也。仍从莽中下山，一里，由石梁转入岩而饭焉。下午，以衣裈积垢④，就溪浣濯，遂抵暮。

初四日　拓碑者晨至，以余碑未了，及午乃竟，即往呈县。复约厥明焉。余待之甚闷。闻西南十里古鼎山，有龙岩高悬，铁旗新辟，且可从真仙后溯灵寿上流。欲以下午探古鼎铁旗岩，新开者，而拓者既去，参慧未归，姑守囊岩中，遂不得行。

初五日　吴道与镜禅之徒始至，为拓韩碑。其碑甚大，而石斜列，余先列木横架，然犹分三层拓，以横架中碍，必拓一层解架，而后可再拓也。然所拓甚草率，而字大

镌浅，半为漫漶，余为之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而终有数字不全。会拓者以余纸拓《元祐党籍》，此碑为宋知军沈畤所刻。以其祖亦与名籍中也，故以家本刊此，与桂龙隐岩所刊同。但龙隐镌崖而大，此镌碑而整。《老君洞图》与《像》。下午，僧道乃去，余润色韩碑抵暮。

【注释】

①乌有：没有。

②淹留：停留。

③卣（yǒu 友）：古代青铜酒器，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

④裈（kūn 坤）：有裆的裤子，以别于无裆的套裤而言。

【译文】

七月初一日　清早起床，由于跌伤的缘故，暂且歇息在岩洞中。而昨晚所捶的黄山谷的碑帖还在石壁上，未上墨汁，怕被日晒，勉强攀上石崖去拓。刚拓完而参慧呼唤前去吃早餐，我便离开而留下碑帖等候干燥，慌忙吃了饭下来，已被人揭去。这之前，我拓左侧崖壁上的《老君像碑》，过了一夜等待干燥，也竟然没有了。到此时两次丢失拓片，禁不住怅怅不乐。原来这一带缺纸，先前因司道发文书命县属的和尚道士带着纸来岩洞中拓《元祐党籍碑》，我辗转买了六张连四纸。拓碑的人被官吏监督着，要等《党籍碑》拓完，才能为我拓韩忠献的大碑，所以长时间住下等待。我先在空闲时拿一张纸分别摩拓此碑，可屡次白白浪费。不过碑可以再拓，而纸却不能再找到，唯有坐等拓碑的人来拓完韩忠献的大碑而已。这一天和尚道士约定明日拓完司道要的碑，初三日才能为我拓，而韩忠献的碑大，两侧不能落脚，我事先搬木头横架在这里。

初二日　这天是县城的赶集日，我因为等着拓碑滞留下来，想

姑且进城去观看集市；出洞后才知天下着雨，〔洞中溪水声相混，晴天雨天分辨不出。〕只好返回洞中，再去拓黄山谷的碑。下午仍停息在洞中。

初三日　早晨下雾，上午才晴开。坐在洞中等拓碑的人。很久才来到，县里却仍又继续发纸来命令拓碑，又约定初四之后，我就出了洞，去找对面石崖上透亮石窍的路径。向东越过洞前的石桥，便沿着山南向西转，小径伏在草中，时常不能看见；等走到后山延过的山脊时，竟然找不到向西登崖的小径；只得踩着荆棘抓着岩石，莽莽撞撞地登到半山腰找洞，都是巍峨的石崖，无洞穴可入。推测此处似乎走过了，而南边是悬崖，又下山来。忽然有两个农民路过山前，急忙赶去询问他们，则果然还在北边。依照指点的路向西北上走，就见草丛荆棘中果然有一个洞穴，只容得下一个身子，可下坠十分深，俯身下瞰洞中，下面深三丈多，就是北面石崖僧房对望之处了。不久听见拓碑的和尚道士的说笑声，但崖壁陡峻而下面悬空，不能投身虚空坠落下去。眺望了很久，见左侧石壁上有条竖的裂隙，虽然笔直向上没有落脚抓指的地方，可裂隙两旁相距一尺五，可用手臂绷紧并用脚撑住。于是慢慢下去，往左转向裂隙，可转过去之处岩石都向下垂，没有向上的分岔之处，圆滑不能承受攀踏，擦着肚子过去，好像飞鸟擦过天空，猿猴跳越虚空一样，似乎不是灵巧的手脚所能及的了。来到裂隙中后，支撑在那里边，没有手抓的裂痕怎能动脚，没有容足之处哪能悬吊身体。双手双脚，如胶粘钉钉一般，动一动就将滑下去。然而即便想不动，可撑久了力气用尽，势必自己滑下去。不如乘下滑之势用大腿下蹲接近地面，及将滑到地面时，马上猛力一撑，终于免于跌倒，这种方法也是穷途末路后才想到的，不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方法呀！下去后，就见洞宽四五丈，中央平坦而下临深溪，前方排列着石柱点缀着窗棂如像栏杆的样子，像是担心人失足跌入深崖，而设立以保护游人一样。洞内四周环绕石壁，有卷曲舒展活泼的意趣，好似雕镂而成却不是雕

镂所能及的。前方既与西面的石崖互相掩映,后边洞顶又有一双明洞,从其中远看溪流的两头,溪流的出入处都是一眼望去皎洁明亮,收揽了整个洞的全部景观,独自拥有众多的奇妙之处。真仙岩是天下第一,〔宋代张孝祥题道:“天下第一真仙之岩。”〕而此处又是真仙岩中的第一了。洞右石崖前有一块岩石平平地突出到溪上,好像盘腿打坐的座位,上方有下垂的钟乳石滴下水滴,正当它的顶端,而顶端被水滴下滴,洁白晶莹如玉,微微下洼承接着水滴,何止是仙人掌中承接甘露的盘子呢!由它侧边攀石崖往北走,又有门连在一起的两个石龛,里面全很明洁没有丝毫污迹,可右侧石壁旋绕着嵌进去,颜色与形态交相变异,都如最初下坠之处。它前边的石崖上,也有一根石柱依傍着溪流耸起,中段又纤细圆滑如同手指,上达洞顶,又盘结成帏帐与缨络,散开成蛟龙,绕着如纤细的手指处下垂,环形而屈曲的几缕,在它们的尖端都有水滴下滴。那里面靠近石龛之处,又有一块岩石圆圆凸起三尺,光洁晶莹如瓶卣,用手拍击它,声音好似宏钟,它旁边倒悬的岩石,声音都这样,而这块岩石却由于突起竖立着而显出异彩罢了。这三个洞,里边不相通而外边却成为联在一起的玉环,既有溪流在中间作为通道,又有洞穴透入明光,既无散漫的水滴乱洒在洞中,又有垂在高空的钟乳石恰好正当门外,卧在云雾缭绕的壑谷中,而头枕着溪流,没有地方能超过此处!这是溪流东面上层的石崖。它的南边与下层对峙的石崖相隔不多,可中间有石壁下插到溪底,不能渡到外面。稍内些有裂隙往南进去,裂口曲曲折折而里边弯弯转转,倒垂的石龙,交相纵横扭结。希望这当中有通到南面的石崖,但还有一片岩石隔着,如果凿通这里,从这里取道,从下层的石台畔架浮桥渡到老君神座后边,既可以兼收上下两层石崖的胜景,而且中间弯弯转转通着,不必绕道于外,以免从高空跳下的危险,真是有利于胜境的妙法了。此时我虽顺势下滑到洞中,考虑上登无处可攀,隔着溪流呼叫僧房中拓碑的人,请求他们给条绳子垂下崖壁来,或许可挽着绳子

上去。可拓碑的人不认识外面转进来的路，徒劳无益地想用长梯涉过溪水。但溪流既难越过，梯子的长度又不到崖壁的一半，即使是越过溪流也不能下去。彷徨了很久，打算等洞中的僧人参慧归来，找路抛给绳子。我过了中午还未吃饭，反复环视，在它下边见有竖直的裂隙，虽无处可攀援，但它侧面下覆的石崖上反而有凹孔，只是从上俯瞰不能见到，而从下上登或者可以依赖它们。于是从那里耸动身体，好像鸟劈动翅膀，不知不觉，已钻出了深井，那种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了。仍从丛莽中下山，一里路，由石桥转入洞中吃饭。下午，因为衣裤积满了污垢，就着溪水清洗，居然到了傍晚。

初四日　拓碑人早晨来到，是因为剩余的碑未拓完，到中午才完工，立即前去呈送给县里，再次约定在明天。我等待他们十分烦闷。听说西南十里有处古鼎山，有座龙岩高悬，铁旗岩新近开辟，而且可从真仙岩后溯灵寿溪的上游。打算下午去探古鼎山铁旗岩，〔新开辟的洞。〕可拓碑人既已离去，参慧又未归，姑且在洞中守行李，终于不能出行。

初五日　吴道士与镜禅的徒弟这才来到，为我拓韩忠献的碑。此碑极大，而石壁斜斜地排列着，我事先排了木头横架起来，但仍要分三层拓，由于横着的架子在中间妨碍着，必得拓完一层就解开架子，然后才能再拓。然而他们拓的十分草率，且字大刻得又浅，一半漫漶了，我为他们挖去污点填补空缺，整天都在润饰拓片，但始终有几字不全。会聚拓碑人用剩余的纸拓《元祐党籍碑》、〔此碑是宋代知军沈暐所刻。因为他的祖先也被列入名册之中，故而用家传的本子刻了此碑，与桂林龙隐岩刻的相同。但龙隐岩是刻在崖壁上而且字大，此处是刻碑而字迹工整。〕《老君洞图》与《老君像碑》。下午，和尚道士这才离开，我润饰韩忠献碑的拓片直到天黑。

【原文】

初六日　洞中事完，余欲一探铁旗岩，遂为行计。而

是日雨复沛然，余不顾，晨餐即行。一里，过来时横列之北洞，又半里，抵横列之南洞，雨势弥大。余犹欲一登南洞，乃攀丛披茅，冒雨而上。连抵二崖下，竟不得洞。雨倾盆下注，乃倚崖避之。益不止，顶踵淋漓，崖不能久倚，遂去盖拄伞为杖，攀茅为絙，复冒雨下。盖其洞尚东，余所跻者在西，下望则了然，而近觅则茫不得见耳。又冒雨一里，南过安灵潭。又半里，西渡溪，乃从岐西向山坳。半里，逾坳而西，路渐大，雨渐杀。透山峡而出，共一里，南逾小桥，即来时横涉小溪上源也。则仰望桥南山半，有洞北向，有路可登，亟从之。洞入颇深，而无他岐，土人制纸于中，纸质甚粗，而池灶烘具皆依岩而备。中虽无人，知去古鼎不远，乃就其中绞衣去水。下山，循麓再西，则村居鳞次，称山中聚落之盛焉。问所谓铁旗岩者，居人指在西北峰半。又半里，抵其峰之东南，见峰腰岩罅层出，余以为是矣。左右觅路不得，为往返者数四，既乃又西，始见山半洞悬于上，阁倚于前，而左右终不得路。复往返久之，得垂钓童子为之前导。盖其径即在山下，入处为水淹草覆，故茫无可辨。稍上即得层级，有大木横偃级旁，上丛木耳，下结灵芝，时急于入岩，不及细简。及抵岩，则岩门双掩，以绳绾扣，知僧人不在，而雨犹沛，为之排扉以入。其岩南向，正与百步塘南之陆垅山相对。盖岩前古鼎村之山峙于左，沸水岩之山峙于右，岩悬山半，洞口圆通，而阁衔于内。其内不甚宽广，丛列神像，右转宏扩而暗然，数丈之内，亦回环无他岐入

矣。洞内之观虽乏奇瑰，而洞之胜，颇饶罨映。铁旗之名，其以峰著，非以洞著耶！环视僧之爨具，在右转洞中，而卧帐设于前阁。因登其上，脱衣绞水而悬之窗间，取僧所留衣掩体以俟之。过午，望见山下一僧，戴笠拨茅而登，既久不至，则采耳盈筐[①]，故迟迟耳。初至，以余擅启其闭，辞色甚倨[②]。余告以远来遇雨，不得不入以待餔。初辞以无米且无薪，余先窥其盎有夙储，不直折之而穿，强其必炊。既炊，余就与语，语遂合，不特炊米供饭，且瀹耳为蔬，更觅薪炙衣焉。其僧好作禅语。楚人。既饭，酬以钱，复不纳。时雨渐止，余因问龙岩所在。僧初住山，误以沸水岩为龙岩，指余西南入。余初不知，从之。半里至其下，山下有水穴东北向，潴水甚满，而内声崆峒，其东复然，盖其下皆中空，而水满潴之。然余所闻龙岩在山半，因望高而跻。其山上岐两峰，中削千仞，西有浅穴在削崖之下，东有夹罅在侧峰之侧，践棘披搜，终无危岩贮水。乃下，然犹不知其岩之为沸水不为龙岩也。东半里，趋古鼎村[③]。望村后山南向洞开，一高峡上穹，一圆窍并峙。私念此奇不可失，即从岐东上。上穹者，如楼梯内升，而前有一垂石当门，东透为台，下从台前南入并峙之窍；圆窍者，如圜室内剜，而内有一突石中踞。此时亦犹以沸水为龙岩，不复知此地可别觅龙岩也。既下，仍由村北旧路过小桥，则溪水暴涨，桥没水底者二尺余，以伞拄测以渡。念此小溪如此，若灵寿石堰，涨高势涌，必难东渡。适有土人取笋归古鼎，问之，曰：“大溪

诚难涉，然亦不必涉。逾岭抵溪，即随溪北下，所涉者止一小溪，即可绕出老君洞左。”余闻之喜甚。盖不特可以避涉，而且可以得安灵以北入洞源流，正余意中事，遂从之。逾坳，抵来所涉安灵西堰，则水势汹涌，洵非揭厉所及。乃即随溪左北行，里半，近隔溪横列之南洞，溪遂西转。又环西面一独峰，从其西麓转北，东向以趋老君后洞焉。路至是俱覆深茅间，莫测影响，惟望峰按向而趋。共二里，见灵寿大溪已东去，不能为余阻；而西山夹中，又有一小溪西来注之，其上有堰可涉。然挟涨势骄，以投鞭可渡之区，不免有望洋濡足之叹。踌躇半晌，既济而日已西沉，遂循溪而东。盖此处有径，乃北经刘公岩出下廓大道者，按方计里，迂曲甚多；时暮色已上，谓已在洞后，从其左越坳而下，即可达洞前，即无路，攀茅践棘，不过里许，乃竭蹶趋之。其坳皆悬石层嵌，藤刺交络，陷身没顶，手足莫施，如倾荡洪涛中，汩汩终无出理。计欲反辄刘公岩，已瞑莫能及，此时无论虎狼蛇虺，凡飞走之族，一能胜予。幸棘刺中翳，反似鸿蒙未凿[4]，或伏穿其跨下，或蹂踔其翳端，久之竟出坳脊。俯而攀棘滚崖，益觉昏暗中下坠无恐。既乃出洞左蔬畦中，始得达洞，则参慧已下楗支扉矣[5]。呼而启扉，再以入洞，反若更生焉。

【注释】

①耳：木耳

②倨(jù)：傲慢。

③古鼎村：今作古顶，在融水县东南隅，融江西岸。

④鸿蒙：宇宙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⑤楗(jiàn 健)：门上关插的木条，横的称关，竖的称楗。

【译文】

初六日　洞中事完毕，我想去探一探铁旗岩，便为出行做准备。可这一天雨又倾盆而下，我不顾，早餐后就动身。一里，路过来时横列的北洞，又走半里，抵达横列的南洞，雨势更大了。我仍想登一次南洞，便攀着树丛分开茅草，冒雨而上。一连到达两道山崖下边，竟然找不到洞。雨倾盆下注，只好靠着崖壁避雨。雨益发不停，头顶脚跟雨水淋漓，石崖不能长久靠着，便去掉伞盖拄着雨伞当做拐杖，抓住茅草作为绳子，又冒雨下山。原来那洞还在东边，我登上去的地方在西面，从下边望去一目了然，可在近处寻找却茫然不可见了。又冒雨行一里，向南路过安灵潭。又走半里，向西渡过溪流，就从岔道往西向着山坳走。半里，越过山坳往西行，路渐渐宽起来，雨慢慢减弱。穿过山峡出来，共一里，向南越过小桥，就是来时横涉过的小溪的上游了。仰望桥南的山腰上，有个洞向北，有路可登，急忙顺着路走。洞进去很深，没有别的岔洞，本地人在洞中造纸，纸质十分粗糙，可水池炉灶烘烤的器具全都齐备地安置在洞中。洞中虽无人，但心知距古鼎山已不远，便就在洞中扭去衣服上的水。下山后，沿山麓再往西走，就见村庄房屋鳞次栉比，称得上是山中村落的盛况。打听所谓铁旗岩的地方，居民指点在西北山峰的半腰上。又行半里，到达这座山峰的东南麓，见到山腰上岩石裂隙层层现出，我以为是了。在左右找不到路，为此往返了四次。随即就又往西走，才见半山腰洞高悬在上，楼阁紧靠在前，但在左右始终找不到路。再往返了很久，遇到个钓鱼的儿童为我在前领路。原来那小径就在山下，入口处被水淹没草丛覆盖着，所以茫然不能辨认出来。略上走马上遇到层层石阶，有大树横卧在石阶旁，上面丛生着

木耳，下边结着灵芝，当时急于进洞，来不及细细查看。及到岩洞时，却见岩洞的门双双掩着，用绳子结了个扣，知道僧人不在，可雨仍在倾泻，为此推开门进去。这个岩洞向南，正与百步塘南面的陆垅山相对。大体上岩洞前方古鼎村所在之山矗立在左边，沸水岩所在之山屹立于右边，岩洞悬在山腰上，洞口圆圆的无阻碍，而楼阁排列于内。洞内不怎么宽广，成群排列着神像，向右转去宏大开阔却很昏暗，几丈之内，也就回环曲折没有别的岔洞可入了。洞内的景观虽缺乏奇伟的瑰丽，可洞中的景致，颇富有掩映的情趣。铁旗的名字，那是以山峰著称的，不是以洞著名的！环视僧人的炊具，在向右转的洞中，而卧具蚊帐设在前边的阁中。因而登上楼阁，脱去衣服绞水并挂在窗口上，取来和尚留下的衣服遮身以等待他。过了中午，望见山下有一个和尚，戴着斗笠拨开茅草上登，随后很久不到，原来是采木耳装满了竹筐，所以迟迟不到。初到时，因为我擅自开了他关着的门，语言脸色都十分傲慢。我告诉他因为远道而来遇上下雨，不得不进来等着给饭吃。起初他用无米又无柴来推辞，我事先窥见他的瓦瓮里有平素储藏着的粮食，不直说揭穿他，强逼他必得烧饭。做饭之后，我凑过去与他讲话，话一说便合拍，不但煮米供饭吃，而且煮木耳作菜，又找来木柴烤衣服。〔这个和尚爱讲充满禅理的话。是楚人。〕吃过饭，拿钱酬谢他，又不接受。此时雨慢慢停了，我因而打听了龙岩所在之处。这个和尚刚住进山里，错把沸水岩当作龙岩，指点我往西南进山。我起初不知道，按他的话走，半里路来到山下，山下有个水洞朝向东北，积水非常满，而洞内水声空洞洞的，山东面又是这样，大概山下中间都是空的，而水满满的积在里边。不过我听说龙岩在半山腰，因而望着高处上登。此山上面岔出两峰，中间陡削高千仞，西面在削崖之下有个浅穴，东面在侧峰的侧面有道夹缝，踩着荆棘拨开搜寻，始终没有贮着水的高洞。只好下山，但仍不知这个岩洞是沸水岩不是龙岩。往东半里，赶到古鼎村。望见村子后山上有向南张开的洞，一个又高又窄上边

隆起，一个圆窍并峙，私下想来这处奇景不可错过，立即从岔道向东上山。上边隆起的洞，里面如楼梯一样上升，而洞前有一块下垂的岩石挡在洞口，向东穿过去是平台，下去从平台前往南就进入并峙的圆窍；圆窍里边，如内中挖空的圆屋子，而洞内有一块突起的岩石盘踞在中央。此时也仍把沸水岩当作龙岩，不再知道此地可找到别的龙岩了。下山后，仍由村北的原路过小桥，就见溪水暴涨，桥身淹没在水下有二尺多，用伞拄着探测深浅才得以渡过来。心想这条小溪如此，如是灵寿溪的石坝，水流高涨水势汹涌，必定难以涉到东面。适好有当地人拿了竹笋回归古鼎村，向他打听，答："大溪确实难涉过去，不过也不必涉水。越过岭走到溪边，立即顺溪流往北下走，要涉的只是一条小溪，就可绕到老君洞的左边。"我听到这话十分欢喜。原来不但可以避免涉水，而且可以找到安灵潭以北流入洞中的源流，正是我心意中的事，便按他的话走。越过山坳，到达来时涉过的安灵潭西侧的堤坝，就见水势汹涌，实在不是揭起衣服所能涉过去的。于是马上顺溪左往北行，一里半，走近隔溪横列的南洞，溪流于是向西转去。又环绕西面一座独立的山峰，从它的西麓转到北面，向东便能赶到老君岩后洞了。路到了这里全部覆盖在深深的茅草间，无法测知虚实，唯有望着山峰根据方位赶路。共行二里，见灵寿大溪已向东流去，不能阻挡我了；可西山夹谷中，又有一条小溪从西流来注入灵寿溪，溪上有坝可涉过去。然而溪水仗着涨势骄横，在投鞭于溪就可断流而过的地方，不免有浸湿鞋子望洋兴叹之感。踌躇了半响，涉过溪流后太阳已西沉，便沿溪流往东走。原来此处有小径，是往北经刘公岩通到去下廓的大道的路，按方位估计里程，迂回得太多；此时暮色已经上来，我以为已在洞后，从它左侧越过山坳下走，马上可到达洞前，即便无路，攀着茅草踏着荆棘，不过一里路左右，便尽力跌跌撞撞地往前赶路。那山坳都是悬石层层深嵌，藤条刺棘交缠，陷下身子没过头顶，手脚无法施展，如倾斜漂荡在洪水波涛之中，似湍急的水流终归没有走出去的办法。

打算返回刘公岩，天已昏黑无法赶到，此时无论是虎狼毒蛇，凡是会飞能走的族类，一概能胜过我。幸好刺棘在中间障蔽着，反而似未开凿的宇宙一片混沌，或者趴下穿过它的胯下，或者似猿猴样跳过那屏障的顶端，很久之后居然出到了坳脊上。俯身抓住荆棘滚下山崖，益发觉得在昏暗中下坠没有恐惧之感。不久到了洞左的菜地中，这才得以来到岩洞，参慧却已放下门闩撑住了门。呼叫后开了门，再次得以入洞，反而觉得好像是再生了一样。

【原文】

初七日　参慧早赴斋坛，余以衣濡未干，自炊自炙于岩中。而是日雨淋漓不止，将午稍间，乃趋城南讯舟，更入城补衣焉。是早有三舟已发，计须就其处俟之，盖舟从怀远来，非可预拟，而本地之舟则不时发也。薄暮乃返洞取囊，以就城南逆旅[1]，而参慧犹未返岩，不及与别，为留钱畀其徒而去。是日七夕，此方人即以当中元[2]，益不知乞巧，只知报先，亦一方之厚道也。其时雨阵时作，江水暴涨，余为沽酒漫酌，迨夜拥葛而卧[3]，雨透茅滴沥，卧具俱湿。

初八日　雨势愈急，江涨弥甚。早得一舟，亟携囊下待；久之，其主者至，舟甚隘，势难并处，余乃复负囊还旅肆。是午水势垂垂，逾涯拍岸，市人见其略长刻增[4]，多移栖高原以避之。余坐对江流滔滔，大木连株蔽江而下，分阵漩涡，若战舰之争先。土人多以小舟截其零枝，顷刻满载；又以长索系其巨干，随其势下至漩湾处，始掣入洄溜，泄之涯间。涯人谓："庐且不保[5]，何有于薪？"舟人谓："余

因水为利，不若汝之胥溺[6]。"交相笑也。

初九日　夜雨复间作，达旦少止，而水弥涨。余仍得一小舟，坐其间，泊城南吊桥下。其桥高二丈，桥下水西北自演武场来，初涸不成流，至是倏而淩岸，倏而逾梁，人人有产蛙沉灶之虑。过午，主舟者至，则都司促表差也。又有本邑差以独木舟四，缀其两旁，以赴郡焉，乃郡徵取以载卤者[7]。其舟虽小，得此四舟，若添两翼。下午发舟，东南行，已转西南，二十里，有山突立江右，乃西自古东山逾鸡笼坳而东抵于此者。又二十里为高街，有百家之聚在江右。又五里，为芙蓉山亘其东南，有百家之聚在江左。又西南五里为和睦墟。又西十里过舞阳江口[8]。晚泊于沙弓，水且及街衢，尽失来时之砂碛悬崖矣。

初十日　昧爽放舟。一十五里，马头。五里，杨城，舟泊而待承差取供给于驿[9]。其江之西北有崖濒江，盖东与马头对者也。抵午始放舟。五里，草墟，十五里，罗岩[10]。村在江左，岩在江右。其岩层突沓斑驳，五色灿然。南崖稍低，有石芝偃峰顶，有洞匏剜崖半，当亦有胜可寻，而来时以暑雨掩篷，去复仅隔江遥睇，崖间猿鹤，能不笑人耶！又五里杨柳[11]，又五里大堡，又十五里旧县，又五里古城，又五里白沙湾[12]。江北有尖峰，两角分东西起，峭拔特甚，其南丛山即县治所倚也。江至白沙又曲而南，又十里，下午抵柳城县西门。龙江西至庆远来会。按志，县治西有穿山，而治西平临江渚，地且无山，安得有"穿"？又按，城北有笔

架、文笔峰，而不得其据。遍询土人，有识者指城西南隔江峭峰丛立者为笔架、文笔，又言其巅有洞中透，穿山当亦即此。然方隅与志不合，而志既各标，兹何以并萃耶？承差复往驿中，余坐待甚久，泊多行少，不意顺流之疾，淹留乃尔！既暮，差至，促舟人夜行，遂得补日之不足焉。南二里，江之左为峦拦山，削崖截江，为县地南障；江之右即峭峰丛立，土人所指为笔架、穿山者，而透明之穴终无从瞩。棹月顺流，瞬息十五里，转而东北行。又五里，有山兀耸江东岸，排列而南，江亦随之南折，滩声轰轰，如殷雷不绝，是为倒催滩。岂山反插而水逆流，故谓之“倒”，而交并逼促，故谓之“催”耶？其时波光山影，月色滩声，为之掩映，所云挟飞仙者非欤！又南十五里为古陵，又二十里为皇泽墟，西与鹅山隔山相向矣。又南三里抵柳州府，泊其南门，城鼓犹初下也。

【注释】

①逆旅：旅店。

②七夕、中元：皆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指中历七月七日晚上，传说这时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妇女多于这天晚上陈设瓜果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中元节在中历七月十五日，群众习惯于这天晚上追祀祖先。

③蒭(chú)：同“刍”，草。

④市人见其略长刻增：“略”，沪本疑为“晷”，可从。

⑤庐：小屋。

⑥胥(xū 虚)：等待。溺(nì 泥)：淹没。

⑦徼(yāo 腰)：拦截。 卤(lǔ 鲁)：盐卤。

⑧舞阳江：“舞”原作“無”，据六月二十四日记改。

⑨承差：官署中一般吏役的通称，也称“经承”。

⑩罗岩：今作洛崖，在柳城县稍西，融江西岸。

⑪杨柳：今名同，在柳城县北郊，融江东岸。

⑫古城：今名同，在柳城县南境，融江东岸，浦河汇入融江处。　白沙湾：今作白沙，在柳城县南境，融江东岸。

【译文】

初七日　参慧一早赶去念经做法事，我由于衣服潮湿未干，在岩洞中自己烧饭独自烤火。可这一天雨下得淋漓不止，将近中午时稍微间断了一下，于是赶到城南打听船，再进城去补衣服。这天早晨有三条船已开走，估计必须到此处等船，大致船从怀远驶来，不能预先计划，而本地的船却不定时发船。傍晚才返回洞中取行李，以便住到城南的旅店中，可参慧还未返回洞中，来不及与他道别，为此留了些钱给他徒弟便离开了。这天是七夕，这地方的人就拿它当中元节，更不知乞巧，只知祭祖，也是这一方厚道淳朴的风俗了。此时阵雨不时发作，江水暴涨，我因而买酒来漫不经心地喝下，到夜里抱着干草便躺下了，雨水透过茅屋顶滴下来，铺盖全湿了。

初八日　雨势更急，江水涨得更猛。早上找到一只船，连忙带着行李下去等；很久之后，船主人到了，船很窄，情势难以共处，我只得又背着行李回旅店。这天中午水势浩浩淼淼，越过岸边拍打着江岸，街市中人见水位上涨刻度增高，多移居到地势高的原野上去避洪水。我坐着面对滔滔江流，大树连根带叶布满江面流下来，分成队列打着漩涡，好像战舰一样争先恐后。当地人大多用小船拦截其中的零散枝叶，顷刻就装满一船；又用长绳系住那大树干，顺水势下到水湾漩流之处，方才拖入回旋的水流，把树拉到岸边。岸边的人说：“房屋都将保不住，要柴火有什么用？”船上的人说：“我趁水势得到好处，不像你们等着被淹。”相互都笑了。

初九日　夜里雨又断断续续地下起来，到天明慢慢停了，可江

水更加上涨。我仍然找到一条小船，坐在船中，停泊在城南吊桥下。此桥高二丈，桥下水从西北方自演武场流来，起初干涸不成流，到这里倏地越过江岸，倏地漫过了桥，人人都有炉灶沉入水底生出青蛙的忧虑。过了中午，主管船只的人来了，是都指挥使司催促奏表的差役。又有本县的差役用四条独木舟，连缀在小船两旁，以便赶赴府城，是府里发公文取来装载盐卤的船。那船虽小，得到这四条独木舟，好像添了两个翅膀。下午开船，往东南行，不久转向西南，二十里，有座山突立在江右，是自西边古东山越过鸡笼坳而后往东延到此地的山。又行船二十里是高街，有个百户人家的村落在江右。又行五里，是芙蓉山横亘在江流的东南，有个百户人家的村落在江左。又向西南行五里是和睦墟。又向西十里过了舞阳江口。晚上停泊在沙弓，江水将要漫到街道上，完全失去了来时满是沙石浅滩的悬崖了。

初十日　黎明开船。行十五里，到马头。五里，到杨城，船停下来等差役去驿站取给养。此处江的西北有山崖濒临江流，大致是在东面与马头相对的山。到中午才开船。五里，到草墟，十五里，到罗岩。村子在江左，罗岩在江右。那岩石层层突起杂沓斑驳，五色灿烂。南面的石崖稍低，有灵芝状的岩石倒卧在峰顶，山崖半腰有个山洞似葫芦样剜空，应当也有胜景可以探寻，但来时因为炎热天下雨掩着船篷，去的时候又仅能隔江远远斜视，山崖间的猿猴白鹤，能不讥笑人吗！又行五里到杨柳，又行五里是大堡，又是十五里为旧县，又行五里到古城，又五里到白沙湾。江北有座尖峰，两个尖角分在东西两头突起，特别陡峭挺拔，它南边成丛的山峦就是县城紧靠的地方了。江水流到白沙湾又曲向南，又行十里，下午抵达柳城县西门，龙江从西边流到庆远前来会合。根据志书，县城西边有座穿山，但县城西面地势平坦濒临江中的小洲，地上尚且无山，哪能有“穿”？又按，城北有笔架峰、文笔峰，可找不到它的根据。问遍当地人，有认识的人指出城西南隔江山峰陡峭成丛矗立之处是笔架

峰、文笔峰，又说峰顶有洞从山腹中穿透，穿山应当也就是此处。但是方位与志书不相符，而且志书既然各自标出，这里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呢？差役再次前往驿站中去，我坐等了很久，停泊的时候多行船的时间少，想不到顺流而快行的常理到这时滞留如此！天黑后，差役来了，催促船夫夜间行船，于是得以补足白天的不足了。向南二里，江的左岸是峦拦山，陡削的山崖横截江流，是县城在南边的屏障；江的右岸就是成丛峭立的山峰，是当地人指认为笔架峰、穿山的地方，然而透亮光的洞穴始终无从看到。顺流月夜划船，瞬息就是十五里，转向东北行。又行五里，有座山突兀耸立在江东岸，排列着往南延伸，江流也随山势向南折，河滩水声轰轰，如隆隆雷声不绝于耳，这是倒催滩。莫非是山反插而水逆流，所以把它标为“倒”，而互相依傍逼近，故而把它叫做“催”吗？此时波光山影，月色滩声，为它们衬托，所说的挟飞仙遨游的事没有啊！又往南十五里是古陵，又行二十里是皇泽墟，西面与鹅山隔山相望了。又南行三里抵达柳州府，停泊在府城南门，城中更鼓还刚刚敲响。

【原文】

十一日　早入西南门，抵朱寓，则静闻与顾仆病犹未痊也。往返二十日，冀俱有起色，而顾仆削弱尤甚，为之怅然。

十二日　出东门，投刺谒王翰简之子罗源公①，名唐国，以乡荐任罗源令②。其弟上春官下第③，犹未归。以疾辞。还从北门入。下午出南门，沿江询往浔州舡，以中元节无有行者。

十三日　早，从南门渡江，循马鞍山北麓西行，折而南，循其西麓，由西南坞中登山。石级草没，湿滑不能投

足。附郭名岩，其荒芜乃尔，何怪深崖绝谷耶！仙奕岩在山半削崖下，其门西向，正与立鱼山对，只隔山下平壑中一潭，其岩内逼如合掌，深止丈余，中坐仙像，两崖镌题满壁。岩外右有石端耸，其上迸裂成纹，参差不齐，虽可登憩，而以为黑肌赤脉，分十八道可奕，似未为确；左有崖上削，大篆"钓台"二字，江遥潭隘，何堪羡鱼。盖博不及魏叔卿之台，钓不及严子陵之矶，惟登憩崖右石端，平揖立鱼。岩中梵音磬响[④]，飘然天钧，振溢山谷也。崖左有级东南上，又裂一岩，形与仙奕同，西南向。中砌石为座，后有穴下坠，颇深而隘。右有两圆穴，大仅如筒，而中外透漏，第隘不能入其下。东南抵坳中，又迸一岩，亦浅隘不足观。盖仙奕三岩，齐列山半，俱相伯仲而已。既西下山麓还望，复得一岩，亦西向，正在中岩之下。其岩亦浅隘，中昔有碑，今止存其趺。岩上覆有三圆岩，若梅花之瓣，惜飘零其二，不成五。出岩前，有石平砥如枰，而赤纹纵横，亦未之有。岩右有石窟如峡，北透通明，其中开朗可憩。而有病夫卧其前，已蠕蠕不能屈伸。荒谷断崖，樵牧不至，而斯人托命于此，可哀亦可敬也！出岩，西盘一山嘴，转其东南，山半有洞西南向。乃践棘而登，洞门岈然，其中高穹而上，深坠而下，纵横成峡，层叠为楼，不甚宽宏，而以危峻逼裂见奇者也。入门，有石突门右，蹲踞若牛而青其色，其背复高突一石，圆若老人之首。先是，立鱼僧指其处有寿星岩，必即此矣。但所指尚在东南黄崖悬削处，盖黄崖西面与立鱼

对，而此则侧隐于北，当时未见耳。由突石之左悬级下坠，西出突石之下，则下坠渊削，而上级虚悬，皆峭裂不通行。东入峡道中，湾环而进，忽得天光上映，仰睇若层楼空架，而两崖上覆下嵌，无由跖虚上跻。第遥见光映处，内门规列，高悬夹崖之端，外户楞分，另透前山之上，其顶平若覆帷，恨不能牵绡一登，怅怅而出。

更下山而东，仰见北山之半，复有一门南向，计其处当即前洞光映所通也。见其下俱回崖层亘，乃稍东，循崖端西北而上，逾下崖，抵中崖，而上崖悬绝不得上。复从前道下，更东循崖角西北登上崖。沿崖西陟，则洞前三面皆危壁倚空，惟此一线盘崖可通。前有平石如露台，内旋室方丈，四壁俱环柱骈枝，细若镂丝垂络，联布密嵌，而顶平如幕，下平如砥。西北内通一门，下临深峡，果即前所仰望透空处也。若断塞所登一线盘崖，从峡中设梯以上，此岩高朗如阁，正巢栖穴处之妙境矣。坐憩久之，仍循崖端东南下，其南复有山鹊起。从两山夹中取道而东，可出马鞍之东隅，而中塞无路；循南山西麓取道而南，可抵上龙潭，乃往来大道也。从西麓仰眺山半，悬崖穹拓，黄斑赭影，轰然西向，欲一登无路。循山南行，有微径从草中东上，倾即翳没。竭蹶上登，得一门，外虽穹然，而内仅如合掌，无可深入。望黄赭轰削处，已在其北，而崖嘴间隔，不可盘陟。复下至山麓，再从莽中望崖而登，久之抵轰崖下。其崖危削数千尺，上覆下嵌，若垂空之云，亘接天半。每当平削

处，时裂孔一方，中多纷纶奇诡，第琐碎不能深入[⑤]。循崖下北行，上有飞突之崖，下有累架之石，升降石罅中，虽无窈窕之门，如度凌虚之榭，亦足奇也。

时日已过午，下山欲南寻上龙潭，计无从得饭；而东向峡中，循马鞍东麓，即傍郭循江，既易得食，而又可窥屏风、登台，兼尽王氏山房诸胜，且取道两山间，更惬所愿也。乃披莽而东，见两崖石皆巉嵌，丛翠翳之，神愈飞动。既而得艺蔬之畦。又东一里，得北来大道。截大道横过，东去一里得聚落，则郡东门之对江渡也。于是濒江南岸倚屏风山北麓东行，其处村居连络。一里，抵登台山，居聚愈稠。江为山扼，土人谓登台山巅有三虎，夜辄下山啖猪犬。民居环山麓而崖峻，虎得负隅，莫敢撄焉。转而北去，路从山南绕其东麓而北。闻其处有杨文广洞，甚深杳，从江底潜通府堂，今其洞已塞，土人莫能指导，仅人人言之而已。登台之北又一里，有山横列三峰，其阴即王氏山房所倚，余昔从洛容来，从其北麓渡江者也。兹从南至，望见南麓有洞骈列，路当出其东隅，而遥闻洞前人声沸然，乃迂而西北至其下，则村氓之群社于野庙者也。洞在庙北半里，南向岈然。其山倒石虚悬，内裂三峡，外通三门，宛转回合而不甚深扩，然石青润而穴旁通，亦不意中所难得者。出洞，望西峰之阳，复有一岩南向，乃涉洼从之。适有妇负刍自北坳来，问东西二洞何名，曰："东洞名蛮王，西洞浅而无名，然中有蛇穴之。"问："北坳可达王氏山房？"曰："北坳乃樵径，无

岐可通；大路从东麓而遥，小径缘西坡而近，然晚辄有虎，须急行。”余乃上西洞。洞门亦南向，而中果浅，皆赭赤之石，下无旁通之窍，何以穴蛇？内高五六尺，复有石板平庋，虚悬不能上。而石板中央有孔一圆，如井栏中剜，下适有突石，践石透孔，颈项恰出孔上，如罪人之囊三木者[6]，然耸肩束臂，可自此上跃也。但其上亦不宽奥，不堪舒憩。遂下，从西坡小径下山，循西麓而北逾一冈，竹坞蓊丛。里余而得一茅舍，东倚山麓，西临江坡。坡上密箐蔽空，连麓交荫，道出其下，如行空翠穴中，不复知有西烁之日也。一里，北抵姚埠[7]，即东门渡也。其上村居数十家。由村后南向登，上即王氏山房。时日已昃。余先每入一岩，辄以所携龙眼、饼饵箕踞啖之，故至此而后索餐，得粥四瓯，饭与茶兼利之矣。遂南入竹坞中，筤筜万个[8]，森森俱碧玉翔烟，觉尘嚣之气俱尽。已而上山，石磴甚峻，西缘南折，穿榕树根中，透其跨下。其树小于桂林之榕树门，而一横跨街衢，一侧倚崖半，穿根透隙则同也。已又东上，过一庋石片下，石去地五六尺，崖旁平庋出，薄齐架板，则山房在焉。小楼三楹横列洞前，北临绝壑，西瞻市堞纵横，北眺江流奔衍，东指马鹿、罗洞诸山，分行突翠，一览无遁形。楼后即洞，洞高不为楼掩，中置西方诸像，而僧则托栖楼中，若为洞门锁钥者。盖王氏昔读书于此，今则以为僧庐，而名东林洞焉。洞后西、东分两窍：西窍从南入，稍转而东，渐黑隘，不堪深入；东窍从南入，转而东忽透明焉。逾东阈而出，巨石迸裂

成两罅：一罅北透则石丛，而平台中悬，可以远眺；一罅东下则崖削，而茅阁虚嵌，可以潜栖。四旁皆耸石云嘘[9]，飞翠鸾舞，幽幻险烁，壶中之透别有天，世外之栖杳无地，非若他山透腹而出，一览即尽也。既而还至前洞，望渡舟甫去西岸。乃从洞东南跻岭上，石磴危峻，所望愈扩，遂南瞰登台焉。久之下山，则渡舟适至，遂由东门，共二里返寓。

十四日　在柳寓。

十五日　在柳寓。

十六日　作一书与王翰简之子罗源公。促静闻往天妃庙赎所当被，竟不得。

十七日　以书投王罗源，不俟其回书，即携行李下舟。过午，雨如注。既而复从南门入抵北门，市土药于朱医士，得山豆根、猪腰子、天竺黄、水萝葡、兔金藤诸药各少许，下舟已昏黑矣。

【注释】

①刺(cì 次)：名帖。

②罗源：明为县，隶福州府，即今福建罗源县。　令：战国、秦汉以来，县的行政长官称令。明代改称知县，但仍相沿别称令。

③春官：礼部又称春官。科举考试的会试，由礼部主试，故参加会试又称为“上春官”。

④磬(qìng 庆)：佛寺中的法器，一种状如云板，一种为钵形，铜制。

⑤第琐碎不能深入：“琐碎”，乾隆本、四库本作“琐隘”。

⑥囊三木：古时加在罪犯颈项和手上、脚上的刑具，更以物蒙覆罪犯的头。又称“三木囊头”。

⑦姚埠：今作窑埠，在柳州市东郊，柳江东岸。

⑧筤(láng 郎):即苍筤,幼竹。 筜(dāng 当):即筼筜,大竹。
⑨嘘(xū 虚):慢慢地吐气。

【译文】

十一日 早晨进入西南门,来到朱家寓所,就见静闻与顾仆的病仍未痊愈。往返二十日,希望他们都有起色,而顾仆尤其瘦削虚弱,为此心中怅然不乐。

十二日 出了东门,投递名帖拜见王翰简的儿子罗源公,〔名字叫王唐国,因为中乡试出任罗源县令。他的弟弟参加会试落第,还未归来。〕用生病推辞了。返回来从北门进城。下午出了南门,沿江打听去浔州的船,因为过中元节没有上路的人。

十三日 清早,从南门渡江,沿马鞍山北麓向西行,折向南,顺着山的西麓走,由西南方的山坞中登山。石阶没在草中,又湿又滑不能下脚。城郭附近的著名岩洞,荒芜如此,怎么怪得了深崖绝谷呢!仙奕岩在山半腰的削崖下,洞口向西,正与立鱼山相对,只隔着山下平敞的壑谷中的一个水潭。此岩洞内狭窄得如同合起来的手掌,深处只有一丈多,正中坐着神仙像,两侧石崖上刻着满壁的题记。洞外右边有岩石端端正正地耸起,石上迸裂成花纹,参差不齐,虽可登上去休息,但认为它是黑色的肌肤红色的脉络,分为十八道线,可以下棋,似乎不确实;左边有石崖上削,用大篆写着“钓台”二字,江流遥远水潭狭小,怎能想钓鱼!这里下棋赶不上魏叔卿的高台,钓鱼比不过严子陵的钓鱼台,唯有登上山崖右侧岩石顶上歇息,平对着立鱼山作揖。岩洞中的诵经声和钟磬的响声,飘飘然似天宫的仙乐,震荡洋溢在山谷间。石崖左侧有石阶向东南上去,又裂开一个岩洞,形状与仙奕岩相同,朝向西南。中央用石块砌成基座,后面有洞穴下坠,很深很窄。右边有两个圆穴,大处仅如竹筒,可里外透亮漏风,只是太窄不能进入到那下面。往东南走到山坳中,又迸裂开一个岩洞,也是又浅又窄不值得观览。大体上仙奕岩

有三个洞，齐齐地排列在山腰，都不相上下而已。向西下到山麓后回身望去，又见到一个洞，也是向西，正在中洞之下。此洞也是又浅又窄，洞中从前有碑，今天只存留下碑座。洞上方下覆有三块圆形岩石，好似梅花的花瓣，可惜飘落了其他的两瓣，不成五瓣。出到洞前，有块平得如磨刀石样的岩石很像棋盘，而且红色花纹纵横交错，也是不曾有过的东西，岩石右方有个石窟如像峡谷，通向北边透出亮光，其中开阔明朗可以歇息。可是有个病人躺在它前边，已蠕蠕而动不能屈伸了。在荒凉的山谷断绝的石崖之中，樵夫牧人来不到，可此人把性命托付在此，值得同情也值得敬重呀！出了岩洞，往西绕过一个山嘴，转到山东南麓，山腰有个洞朝向西南。于是踩着荆棘上登，洞口样子十分深邃，洞中向上高高隆起，往下深坠，纵横交错形成峡谷，层层叠叠成为楼台，不怎么宽大，却是以高险陡峻逼窄迸裂见奇的山洞。进入洞口，有岩石突立洞口右侧，蹲卧着好像牛而颜色是青的，它背上又高高突起一石，圆得像老人的头。这之前，立鱼山的僧人指点此处有个寿星岩，必定就是这里了。但他指的地方还在东南方黄色石崖悬绝陡削之处，大概是黄色石崖在西面与立鱼山相对，而此地却在侧边隐藏于北面，当时未见到罢了。由突出之石左边高悬的石阶下坠，向西来到突出的岩石下边，就见下边陷成陡削的深渊，而上面石阶悬在虚空中，全然峭拔绽裂不能通行。往东走入峡中的道路上，弯弯绕绕地前进，忽然天光在上方照射进来，仰面斜视好像层层高楼架在空中，而两侧的石崖上面覆盖下来下边深嵌地中，无从踏着虚空上登。只是远远见到亮光照射之处，里面排列着圆圆的洞口，高悬在狭窄的石崖顶端，外边分出门窗，另外穿透到前山之上，洞顶平得如下覆的帏幔，恨不能拉着绳索登上，只好闷闷不乐地出来。

再下山往东走，抬头见北山的半中腰，又有一个洞口向南，估计那里应当就是前边那个洞亮光照射通着的地方了。见它下边都是回绕的山崖层层横亘着，便稍向东走，沿崖外端往西北上登，越

过下层山崖，来到中间一层山崖，可上层山崖悬绝不能上去。又从先前的路线下来，再往东沿崖角向西北登上上层山崖。沿山崖向西上登，就见洞前三面都是高壁刺天，唯有此一线绕着山崖可以通行。前边有个平台如像露天舞台，洞内是一个方方一丈的石室，四壁都环绕着石柱和并列的枝条，细得好似镂刻出的丝束和下垂的缨络，联贯铺开密实镶嵌，但洞顶平得如同幕布，下边平得好似磨刀石。西北面的深处通着一个洞口，下临深峡，果然就是先前抬头望见透出天空之处了。假如阻断登上来的那一线曲折的山崖，从峡中架梯子上来，此洞高悬明朗如像楼阁，正是避世隐居的绝妙场所了。坐着休息了很久，仍沿山崖顶端向东南下山，它南面又有座山趁势奋起。从两山相夹中取道往东走，可以出到马鞍山的东隅，但中段阻塞无路；沿南山的西麓取道往南走，可到达上龙潭，是行人往来的大道。从西麓仰望山腰，悬崖穹隆宽阔，满是黄色赭红色的斑影，巍然向西，想登一次却无路。顺山往南行，有毛毛路从草丛中往东上去，顷刻就湮没了。竭力跌跌绊绊上登，找到一个洞口，外边虽穹然隆起，但洞内仅如合起的手掌，不能深入。望见黄红色崩裂陡削之处，已在它的北面，但山崖的尖嘴从中间隔断，不能绕着上登。再下到山麓，又从草莽中望着山崖上登，很久之后才到了崩裂的山崖下边。此处山崖高削有数千尺，上边下覆下面深嵌，如垂在空中的云彩，绵亘连接到半空中。每当有一平削之处，时常裂开一个孔洞，其中有许多纷纭奇异之状，但只是细小繁多不能深入。沿山崖下往北行，上方有飞突之崖，下边有重重叠叠架起来的岩石，在石缝中爬上爬下，虽然没有幽深的洞口，如越过凌空的台榭，也算得上是不寻常的了。

此时日色已过中午，下山想向南去找上龙潭，考虑无法找到饭吃；而向东经由峡中，沿马鞍山东麓走，就能靠近城郭顺江而行，既容易得到食物，且又可窥视屏风山、登台山，兼而游王氏山房诸处胜景，况且取道两山之间，更满足了我的心愿。于是拨开丛莽往东

行，见两侧石崖都高险深嵌，成丛的翠色遮盖着山石，神魂愈加飞动。随即遇上种菜的菜地。又向东一里，遇上北来的大道。横截大道而过，往东去一里见到村落，是府城东门对面江边的渡口。从这里濒临江流南岸紧傍屏风山北麓往东行，此处村庄居屋连接不断。一里路，抵达登台山，居民聚居得愈加稠密。江流被山扼住，〔当地人声称登台山顶有三只老虎，夜里总是下山来吞食猪狗。民房环绕山麓而山崖陡峻，老虎得以依仗险要的山势，无人敢触犯它。〕转向北流去，路从山南绕到山的东麓往北走。听说此处有个杨文广洞，非常深邃，从江底潜通到府衙的大堂，今天此洞已堵塞，当地人无人能指路领路，只是人人这样说而已。登台山的北面又走一里，有座山横列着三座山峰，山北就是王氏山房依傍之处，是我以前从洛容县来，从它的北麓渡江的地方。这次从南面来到，望见南麓有洞并列，路应当出到它的东隅，但远远听见洞前人声鼎沸，便绕道向西北来到洞下，原来是村民成群在野外庙宇中祭祀土地神。洞在庙北半里处，朝向南方，样子十分深邃。那山倒石虚悬，洞内裂成三条峡谷，外边通有三个洞口，弯弯转转回绕着却不怎么深广，然而石色青润而洞穴四通八达，也是不意之中所难得的了。出洞来，望见西峰的南面，又有一个岩洞向南，便涉过洼地走向那里。恰好有个妇女背着草从北面山坳中走来，打听东西两个洞叫什么名字，答："东洞名叫蛮王洞，西洞浅而无名，但洞中有蛇筑了巢穴。"问："北边的山坳可否到达王氏山房？"答："北面山坳中是打柴的小径，没有岔路可通；大路从东麓走但远，小径沿西面的山坡走要近些，但晚上常有老虎，必须快走。"我于是登上西洞。洞口也是向南，而洞中果然浅，都是赭红色的岩石，下边没有旁通的洞穴，用什么来做蛇的巢穴？洞内高五六尺，又有石板平架着，悬在虚空不能上去。可石板中央有一圆孔，如井栏一样在中央剜空，下边恰好有块突起的岩石，踩着石头穿入圆孔，脖子正好钻出圆孔上边，如犯人戴着木枷的样子，不过耸起肩紧束手臂，可从此处跃上去。但那上面也不

宽深，不能舒展身体歇息。于是下来，从西面山坡的小径下山，沿西麓往北越过一道山冈，坞中竹林成丛郁郁葱葱。一里多路便见到一间茅屋，东面紧靠山麓，西边面临江岸的坡地。坡地上密布的竹林遮蔽了天空，连到山麓树荫相接，道路途径树荫下，如像行走在高空的翡翠洞穴之中，不再知道有西晒的烈日了。一里，向北抵达姚埠，就是东门的渡口。渡口上有村庄民居数十家。由村后向南登山，上面就是王氏山房。此时日已西斜。我先前每进入一个岩洞，总是拿出带着的龙眼、糕饼盘腿坐下吃，所以到此地后才找饭吃，得到四小盆稀粥，饭与茶的好处兼而得之了。于是往南走入布满竹林的山坞中，大小竹子千万株，竹影森森全是碧玉飞烟，觉得尘世间纷扰喧嚣的气息全消失了。随即上山，石磴很陡，往西顺着走向南折过去，穿过榕树根中，钻过它的胯下。〔这棵树比桂林榕树门的小，然而一棵横跨在街市中，一棵斜靠在山崖半中腰，根部穿洞却是相同的。〕随后又向东上走，经过一块平架的石片下边，石片离地面五六尺，在山崖侧旁平架出来，薄处与作木架的木板相等，王氏山房就在这里。小楼三间横列在洞前，北边下临悬绝的壑谷，远望西面纵横的街市城墙，眺望北方江流奔泻，东面指点马鹿、罗洞诸山，分成行列苍翠突起，一览无余。楼后就是洞，洞高未被楼遮住，洞中放着许多佛像，而僧人却寄宿在楼中，好像是守护山洞大门的锁和钥匙。原来是王氏从前在此读书，今天却成了僧房，并起名叫东林洞了。洞后西、东两面分出两个洞穴：西边的洞穴从南面进去，渐渐转向东，慢慢变得又黑又窄，不能深入；东边的洞穴从南面进去，转向东忽然透入亮光来。越过东边的石门槛出洞来，巨石迸裂成两条裂缝：一条石缝裂透北边则岩石成丛，而中间悬着平台，可以远眺；一条石缝往东下裂则崖壁陡削，而茅草建成的楼阁嵌在虚空中，可以隐居。四旁都是高耸的岩石吐着云气，翠色翻飞鸾凤起舞，幽寂奇幻，险峻闪烁，钻入酒壶中就别有洞天，世外的仙境杳然无处可寻，如果不是穿透别座山的山腹出来，看一眼就完了。不久返回到前

洞，望见渡船刚离开西岸。于是从洞前向东南登到岭上，石磴险峻，望得见的地方更广阔，终于向南俯瞰到登台山了。很久才下山，就见渡船适好来到，就经由东门，共走二里返回寓所。

十四日　在柳家寓所。

十五日　在柳家寓所。

十六日　写了一封给王翰简之子罗源公的信。催促静闻去天妃庙赎取抵押的被盖，竟然要不来。

十七日　把信投递给王罗源，不等他的回信，立即带上行李下船。过了中午，大雨如注。随后再从南门进城走到北门，向朱医士买了些草药，买到山豆根、猪腰子、天竺黄、水萝葡、兔金藤各种药材各有一些，下船时天已昏黑了。

【原文】

十八日[①]　晨餐后放舟。十里，石狗湾。有小山在江左，江稍曲而东北。小山之东为龙船山，又西南为夹道双山，此北门陆路所出也。由石狗湾五里，为油闸[②]，江始转而东。又东北十里为罗沟。向正东行者五里，始转而南，十里为山门冲[③]，即昔日洛容来渡江处也。江东为南寨山西麓，石崖回返，下嵌江流；江西岸为马鹿堡。又南十里为罗峒。前有山突兀坪中，有罅南裂，上连下透如石门。其巅又有一圆石突缀于上，若一僧倚崖南向，肩与崖齐，而上露其头颅，下透其腰背。余昔在罗山南已东望而见之，今复西眺，盖水陆兼收之矣。又南五里，诸峰森丛江右，石崖回亘，亦犹山门之列于江左者，而其上复有石森列，若立而伛偻，若坐而箕踞者。舟人谓此处有“八仙对奕”，岂即此

耶？至此江稍转西南，其东岸有聚落曰鸡腊[4]，乃柳州东南陆路大道也。道侧有溪自西来入，于是舟转东行。五里，转而南，有崖悬突江左，层累叠嵌，光采离奇。眺其东，有尖峰弯竖，形若牛角。既而东转五里，江北聚落出焉，名曰犁冲[5]。盖山脉北自牛角尖直下，江流环其东、南、西三面，中成盘涯，若犁之尖，故名。忽转而北，又五里，直抵牛角山下。复转东去，北山松桧森然，名曰罗坟。遥闻滩声如雷，久之始至，则悬流回瀑，一泻数里，是曰横旋滩[6]。自犁冲北转至此，破壁而出，建瓴而下，又共五里矣。东南下滩五里，山渐开伏，又十里，稍折而东北，又东十里，三江口[7]。洛青江自东北来注，有聚落在柳江北、洛青西，昔有巡司并驿，今移贾江矣。时日已西衔山半，遂泊。

十九日　舟人因蚊蚋甚多，乘月放舟中流，听其随波去。五鼓抵贾江[8]，市聚在东岸，其上连室颇盛，其下复有滩。下滩，舟稍泊，既曙乃行。二十里，象州[9]，在江东岸。自犁冲来，石山渐隐，土山渐开，唯贾江之下有崖特立江左，江转而西，山形下削上突，岂即志所谓“象台”耶？象州城在江东岸，濒江岸颇高，西门城垣因之，州即在其内。州廨内外，多茅舍萧条，其东即洼而下，居民之庐托焉。西门外隔江即为象山。山土而不高，土人曰：“春月有云气，望若象形，纷走其上，即之则散，故名。”其北岸有石蹲伏山头，谓“猫儿石”也，颇觉宛然。舟泊，市蔬米，濒午乃发。十里，转而西，有崖峙江左。又西十里，过大容堡[10]，转而西南行，

两岸始扩然无山。又五里，转而东南行。又十里，都泥江自西南来会，其水浑浊如黄河之流，既入而澄波为之改色。江东北岸有小山，北面分耸两岐，西突兀而东尖峭，正与都泥入江之口相对，若为建标以识者。又东南十五里，折而西北，旋转西南。又十里，乃东下大滩，一泻五里，曰菱角滩。下滩五里，日薄崦嵫，又十五里，泊于泷村[11]。在江北岸。

都泥江者，乃北盘之水，发源曲靖东山之北[12]，经七星关抵普安之盘山[13]，由泗城而下迁江[14]，历宾州、来宾而出于此[15]。溯流之舟，抵迁江而止。盖上流即土司蛮峒，人不敢入；而水多悬流穿穴，不由地中，故人鲜谙其源流者[16]。又按庆远忻城有乌泥江，由县西六里北合龙江。询之土人，咸谓忻城无与龙江北合水口，疑即都泥南下迁江者。盖迁江、忻城南北接壤，“乌泥”、“都泥”声音相合，恐非二水。若乌泥果北出龙江，必亦贵州之流，惜未至忻城一勘其迹耳。若此江则的为北盘之委，《西事珥》指为乌泥，似以二水为混，未详核之也。

二十日　昧爽放舟，五里下一滩，曰大鹭滩，江右石峰复骈列而出。又南五里，为武宣县西门[17]。县城在江之左，亦犹象州之西临江渚也。但隔江西岸之山，卓立岐分，引队而南，岩皆奇诡，若垂首引顶，伛偻比肩，种种怪异。志谓“县西有仙人山，南有仙岩山”，当即所望诸异峰也，

不似象州西山以云气得名也。其附舟去五人，复更四人，舟人泊而待之，上午乃发。南五里，江折而东，又五里，乃东南折而去，两岸复扩然。又十五里，有溪自西来注。又东南十里，为勒马堡[18]，堡江左，过此即为浔州之桂平界矣[19]。又南十里，两岸山渐合，又五里为横石矶。有石自江右山麓横突江中，急流倒涌，遂极澒洞之势。盖两崖皆连山逼束，至此为入峡之始。又南五里，转而东南二十里，江左涯辟一坪，是为碧滩，设堡置戍，为峡中之界，名镇峡堡焉[20]。又东南十里，两岸山势高耸，独冠诸峰，时有石峰悬峙。江至是转而东，其南回东转处，江左瞰流之石，有大书镌石者，土人指为韩都宪留题，然舟疾不能辨也。又东北二十里，有小溪自北破壁而出，其内深峻屈曲，如夹堵墙。又东为大藤峡，大江南北两崖，俱有石突江中。云昔有巨藤横跨江上，故南北两山之贼，此追彼窜，彼得藉为津梁，而我不能施其威武。自韩公雍破贼而断之，易名断藤峡[21]。过断藤五里，下弩滩[22]，遂南出峡口。有水自东来注，曰小江口。其水由武靖州来[23]，至此，合并西南下，势甚涌急，盖出峡而恣其放逸也。北自横石矶入峡，南至弩滩而出，其中山势回逼，正如道州之泷江，严陵之七里泷。但此峡相去六七十里，始入为东西峡，中转为南北峡，中无居庐，丛木亏蔽，两旁为瑶、僮窟宅，故易于为暴。使伐木开道，因泉置屯，则亦丹崖、钓台胜概所丽矣。今碧滩之上置镇峡堡，声势甚孤，恐怠玩之后，不足以震慑戎心也。出峡，又西南循

山下，十五里抵浔州府[24]。已暮，泊于大北门。

大藤峡东抵府约三百余里，乃漓、柳二江之夹中也。两江瑶贼昔甚猖獗，屡征之后，今两江晏然。当其猖獗时，贼东西相结，盖其中有力山焉。东助府江[25]，西援藤峡，互相窜伏，所谓狡兔之三窟也。王新建讨定之后，当有布置，俟考之。

二十一日　隔晚泊浔州大北门税厂下。夜半风雨大作，五更雨止，而风势震撼不休，晨餐后乃杀。乃登涯入大北门。南行半里，转而东一里，过府前，又半里，抵四牌坊。折而南半里，出大南门，则郁江自西南来，绕城而东北，至小北门与黔江合而东北去，下平南[26]达梧州[27]者。下定寓南门驿前。乃登小北门城埤[28]，望二江交合处，有洲当其中，其江虽北去，旋转而东南下苍梧也[29]。循埤西行，望西山屼嵲出云表，下瞰城隅，上有石纵横，土人指其处有寺，当即志所称三清岩也。其后山即大藤峡。时以舍馆未定，不遑命屐，姑下舟觅夫，担行囊置南门外逆旅。静闻从而后，遍觅不得，下午乃至。薄暮仍雨。

【注释】

①本作“丁丑七月十八日”。自本日起至九月初九日记，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四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静闻死南宁崇善寺。自柳州府起，往象州、浔州桂平县、陆川县、郁林州、北流县、容县、贵县、横州、永淳县、南宁府、新宁州、太平府、太平州、安平州、恩城州、龙英州、下雷州、胡润寨、向武州、镇远州、佶伦州、都结州。”此提纲有误，霞客足迹未到陆川。

②油闸：今作油榨，在柳州市北境，柳江南岸。

③山门冲：今作三门江，在柳州市东隅，柳江西岸。

④鸡腊：今作鸡喇，在柳州市南境，柳江西岸。

⑤犁冲：今作立冲，在柳江县东北隅，柳江东岸转折处。

⑥横旋滩：原作“横拉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⑦三江口：明为江口镇。今作江口，在鹿寨县南隅。

⑧贾江：贾（yǔn 允）通“陨”。贾江即今运江，在象州北隅，运江汇入柳江处。乾隆本作“宾江”，不从。

⑨象州：隶柳州府，即今象州。

⑩大容堡：今作大仁，在武宣县北隅，柳江南岸。

⑪泷村：今作陇村，在武宣县北境，黔江北岸。

⑫发源曲靖东山之北：陈本、乾隆本皆作“发源杨林海子”，应为整理者窜入。北盘发源杨林海子，系霞客到交水后误信龚起潜之说。《粤西游日记四》戊寅二月十五日记还提到北盘江“自曲靖东山发源”，此处陈本、乾隆本有误。

⑬七星关：今名同，在贵州毕节县西隅的公路边，鸭池河源于此附近，而与北盘江无涉。

⑭迁江：明为县，隶柳州府宾州。今名同，在来宾县西境，红水河南岸，清水江与红水河汇流处。

⑮来宾：明为县，隶柳州府，治今来宾县城厢。

⑯谙（ān 安）：熟悉。

⑰武宣县：隶柳州府象州，即今武宣县。

⑱勒马堡：今仍作勒马，在武宣县南隅，黔江东岸。

⑲桂平：浔州府附郭县，即今桂平县。

⑳碧滩：今名同，在桂平县西隅，黔江北岸。《明史·地理志》：桂平县“又北有碧滩堡、镇峡堡，俱成化中置”。不识碧滩与镇峡堡是一是二。

㉑自韩公句：此指明中叶大藤峡地区瑶族人民的起义，景泰七年（1456）瑶族候大苟率领瑶、壮族人民在大藤峡地区起义；北边，修仁、荔浦、平乐等地人民起来响应；往南，势力发展到广东高、廉、雷诸州。成化元年（1465 年），明政府派韩雍率军十六万，分五路对起义人民进行镇压，候大苟被俘，英勇牺牲。韩雍斩断大藤，“勒石纪功”，改大藤峡为断藤峡。成化二年（1466 年）候郑昂又继续起义，攻入浔州府城及洛容、北流两县，直到成化八年（1472 年）起义才暂时被镇压，但接着浔、柳两地人民又举行起义。韩雍也因此被罢了官。

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最后平定了起义。大藤峡地区瑶族人民的起义坚持了数十年。

㉒弩滩:今名同,在桂平县西北境,大藤峡南口。

㉓武靖州:明代1467～1619年间有武靖州,隶浔州府。治所在今桂平县北境,金田稍南,现仍称武靖。

㉔浔州府:治桂平,即今桂平县。简称浔。

㉕府江:漓江在梧州附近一段称桂江,亦称府江。《嘉庆重修一统志》梧州府山川载:"旧志,桂江一名府江,至府城西南入大江。"这一段河道今仍称桂江,又作抚河。

㉖平南:原倒误为"南平",据《明史·地理志》改。平南:明为县,隶浔州府,即今平南县。

㉗梧州:明置梧州府,即今梧州市。

㉘城埤(pí 皮):城墙上的矮墙。

㉙苍梧:梧州府附郭县,治今梧州市区。今仍有苍梧县,治所在龙圩,辖境在梧州市南、北、西三面。

【译文】

十八日　早餐后开船。十里,到石狗湾。有座小山在江左,江微微曲向东北。小山的东边是龙船山,又往西南是夹道双山,这是从北门走陆路经由的地方。由石狗湾行五里,是油闸,江流开始转向东。又向东北行十里是罗沟。向正东行船五里,这才转向南,十里后是山门冲,就是往日从洛容县来渡江之处了。江东是南寨山的西麓,石崖反折过来,下嵌江流之中;江西岸是马鹿堡。又向南十里是罗峒。前方有座山耸立在平地中,山上有条缝向南裂开,上边连着下面穿透过去好像一道石门。山顶又有一块圆石突立点缀在上面,好似一个和尚背靠石崖面朝南方,肩部与石崖平齐,而上边露出他的头颅,下边他的腰背处透着亮光。我从前在罗山南面已向东望见它了,今天又从西边眺望,大体上它水陆的景色都兼收了。又向南五里,群峰森然丛立在江右,石崖回绕绵亘,也像那排列在江

左山上的石门一样，而且山上又有石崖森然排列，像站着却弯腰曲背，如坐着却又似盘腿的样子。船夫说此处有“八仙对奕”，莫非就是这里吗？到此地江流渐渐转向西南，江东岸有村落叫鸡腊，是柳州东南方向走陆路的大道。路边有溪水自西面流来注入江中，从这里船转向东行。五里后，转向南，有石崖悬突在江左，层层叠垒深嵌，光彩离奇古怪。眺望它的东面，有座尖峰弯弯地竖立着，形状好像牛角。随后往东转五里，江北露出村落，名叫犁冲。大概是山脉从北方自牛角尖一直下延，江流环绕过它的东、南、西三面，中央形成回绕的江岸，好像犁铧的尖端，所以叫这个名字。忽然间转向北，又行五里，径直抵达牛角山下。再转向东去，北岸山上松柏森然茂密，名叫罗坟。远远听到河滩水声响如雷，很久才走到，就见高悬回旋的江流变成瀑布，一泻就是数里，这里叫横旋滩。自犁冲向北转到此地，冲破崖壁而出，高屋建瓴顺流而下，又共行了五里。往东南驶下河滩走五里，山势渐渐开阔低伏，又行十里，稍稍折回东北，又向东十里，到三江口。洛青江自东北流来注入柳江，有村落在柳江北岸、洛青江西岸，从前这里有巡检司及驿站，今天迁到贯江了。此时落日已西衔在半山腰，便停泊下来。

十九日 船夫因蚊子太多，乘着明月放船中流，听任它随波而去。五更时到达贯江，集市在东岸，岸上房屋连接不断十分繁荣，岸下又有河滩。下了河滩，船略停了些时候，天露曙光后便出发。行二十里，到象州，在江东岸，自犁冲以来，石山逐渐隐去，土山渐渐开阔起来，唯有贯江之下有座石崖独立在江左，江流转向西去，山势下边陡削上面突起，莫非就是志书所说的“象台”吗？象州城在江东岸，濒江之岸很高，西门的城墙沿岸筑成，州衙就在城内。州衙内外，多半是萧条的茅草房。州衙东面立即低洼下去，居民的房屋坐落在那里。西门外隔江处就是象山，山为土质而且不高，当地人说：“春月间有云气，望去好似大象的形状，纷纷奔走在山上，走近它就散了，所以叫这个名字。”江北岸有块岩石蹲伏在山头，称为“猫儿

石”，觉得十分逼真。船停泊下来，买菜买米，临近中午才开船。十里，转向西，有山崖矗立在江左。又向西行十里，路过大容堡，转向西南行，两岸这才十分开阔没有山。又行五里，转向东南行。又走十里，都泥江自西南流来会合，都泥江水浑浊得如同黄河的水流，流入柳江后清澈的江水为之变色。江东北岸有座小山，北面分别耸起两座支峰，西峰突兀而东峰又尖又陡峭，正与都泥江流入柳江的江口相对，好像是标杆以便识别的模样。又往东南行十五里，折向西北行，随即转向西南。又行十里，便向东下一个大河滩，一泻就是五里，叫做菱角滩。下滩后行五里，落日逼近西山，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泷村。〔在江北岸〕。

都泥江，是北盘江的水流，发源于曲靖东山的北面，经七星关流到普安的盘山，由泗城往下流到迁江，经过宾州、来宾后流到此地。逆流而行的船，到迁江便停止了。大概是上游就是土司管辖的蛮族聚居区，人不敢进去；而且江上有许多瀑布飞下穿过地下的洞穴，不流经地面上，故而极少有人熟悉它的源流。又据志书庆远府忻城县有都泥江，由县城西面六里处往北合流于龙江。向当地人请教，都说忻城县没有与龙江在北边合流的江口，怀疑就是都泥江往南下流到迁江的一段。大概是迁江、忻城南北接壤，“乌泥”、“都泥”声音相似，恐怕不是两条河。如果乌泥江果然向北流到龙江，必定也是在贵州境内的江流，可惜未能到忻城去勘察一下它的实情。假如此江的确是北盘江的下游，《西事珥》指认为乌泥江，似乎把两条江相混了，没有详细核实过它。

二十日　黎明开船，行船五里下了一个河滩，叫大鹭滩，江右石峰又一次并列而出。又往南五里，是武宣县西门。县城在江的左岸，也如象州一样西边面临江中的沙洲。但隔江处西岸的山，直立分叉，排成队列往南延去，岩石全很奇异，好像垂着头伸长脖子，弯腰驼背并肩而立，种种怪异。志书称“县城西面有座仙人山，南面有

座仙岩山”，应当就是望见的这些怪异的山峰了，不是如象州的西山那样是以云气得名的了。那些搭船的人去了五个，又换了四个人，船夫停下来等他们，上午才开船。向南行五里，江折向东去，又行五里，便折向东南而去，两岸重又开阔起来。又行十五里，有溪水自西边前来注入柳江。又向东南一里，是勒马堡，堡在江左，过了此地就是浔州府的桂平县境内了。又向南十里，两岸的山渐渐合拢，又行五里是横石矶。有岩石自江右山麓横突在江中，急流倒涌，竟然极尽了汹涌无际的气势。大体上两岸的山崖都是紧逼过来束拢，由此是入峡的开始。又往南行五里，转向东南二十里，江左岸边辟出一块平地，这里是碧滩，建了城堡派驻了军队，是峡中的分界，名叫镇峡堡。又往东南十里，两岸山势高耸，独自胜过群峰，不时有悬绝的石峰耸峙。江流到这里转向东去，江流由南回转到东去之处，江左岸俯瞰江流的岩石上，有刻在石头上的大字，当地人指认为韩都指挥使留下的题辞，但船太快不能辨认。又向东北行二十里，有条小溪自北边冲破崖壁而出，溪谷内深峻曲折，如墙壁相夹。又向东去是大藤峡，大江南北两侧的山崖，都有岩石突出江中。据说从前有粗藤横架在江面上，所以南北两面山上的盗贼，这边追剿就逃窜到那边，那帮人得以借此作为桥梁，而我军不能施展它强大的威力。自从韩雍公剿灭盗贼并砍断藤条后，改名叫断藤峡。过断藤峡后行五里，下了弩滩，终于向南出了峡口。有水流自东面前来注入柳江，叫做小江口。这条河水由武靖州流来，到此地，合流后往西南流下去，水势十分汹涌湍急，大概是出峡后就任凭纵情奔流了。北面从横石矶入峡，南边到弩滩出峡，峡中山势回绕逼窄，正如道州的泷江，严陵的七里泷。但此峡相距六七十里，开始入峡时是呈东西向的峡谷，中途转向成为南北向的峡谷，峡中没有居民房屋，丛林遮蔽天日，两旁是瑶人、僮人的藏身聚居地，所以容易发生暴乱。假使砍去树木开通道路，凭借泉水驻兵屯守，便也是如丹崖、钓台一样景色优美的处所了。今天碧滩之上设置了镇峡堡，看上去十分

孤单，恐怕松懈忽视之后，不足以震慑戎族之心了。出峡后，又往西南顺山而下，十五里到达浔州府。已经天黑，停泊在大北门。

大藤峡往东到达府江大约有三百余里，是漓江、柳江两江相夹的中间地带。两江流域的瑶族盗贼从前十分猖獗，屡次征讨之后，今天两江流域十分安定。正当盗贼猖獗之时，东西两部盗贼互相勾结，大概这其中是得力于山地吧。往东救助府江，向西援助大藤峡，互相逃窜潜伏，正所谓狡兔有三窟了。王新建讨伐平定之后，应该有所部署，留待考察。

二十一日　隔夜停泊在浔州大北门税厂下。半夜风雨大作，五更时雨停了，但风势刮得震撼不止，早餐后才减弱。于是登岸走入大北门。往南行半里，转向东走一里，路过府衙前，又行半里，抵达四牌坊。折向南走半里，出了大南门，就见郁江自西南流来，绕过城转向东北，到小北门与黔江会合后往东北流去，下到平南县流到梧州。在南门驿站前讲定了寓所。于是登上小北门城墙上的矮墙，望见两江会合之处，有沙洲正当急流之中，那江水虽然往北流去，但又回绕向东南方下流到苍梧。沿着城墙往西行，望见两山高耸出云天之外，下瞰府城一角，山上有纵横交错的岩石，当地人指点那地方有寺院，应该就是志书所称的三清岩了。它后面的山就是大藤峡。此时由于还没有住定旅馆，来不及移步前往，姑且找了挑夫下船，担行李放在南门外旅店里。静闻跟在后面走，四处找不到，下午才到来。傍晚时仍下雨。

【原文】

二十二日　早，雨复淋漓不休。留静闻、顾仆寓浔之南门，觅担夫为勾漏、白石、都峤三山游。晨餐后雨止，乃发，即从驿前南渡郁江。五里，滩头村[①]。又三里为车路江，下有石梁，梁外水发，小水自东南西北入郁，舟得而至焉。

南二里为石桥村。人家至此，惟滩头及石桥二村，余俱苍莽矣。从此南望，白石山与独秀挺峙，若在三十里外，而土人云："尚六十里而遥，竟日之力犹不能到。"盖山路迂隔也。由石桥村而南，苍莽中四高中洼，平地多伏莽突土之石，多分裂区汇之波。二里，得回石一壑，四面环丛，中潴清流，有渊坠成潭，有迸裂成隙，水石容与[2]，亦荒野中异景也。按先浔城南十五里有派水[3]，旷野中天然怪石耸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鱼，人不敢捕，即此无疑。更南，则汇潭更多。疑即志所称南湖[4]。上有冈为横南墟，或湖南之讹。有一妇人结茅贯酒其上，去郡盖十五里矣。其东有山，自南而北垂抵此，从其西渐升而南，迸穴愈多，皆平地下陷，或长如峡，或圆如井，中皆丛石，玲珑攒嵌，下则渊水澄澈。盖其地中二三丈之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迸，则石出而穴陷焉。于是升涉沟垅，又三里，乃入山坞，则山皆纯土，无复嶙峋之石，而坞中皆禾田曲蟠四麓矣。又二里，上湖塘岭，坡陀相间，岭壑重叠。十里，抵容塘村，有潭汇水，数十家聚居山半。又南陟一岭，共二里，渡一溪桥，上岭为官坂墟。墟有一妇结茅贯酒，与横南同。郡中至此三十里，为白石山行之中道，乃餐粥茅店中。从岐东南逾岭，十里，为姚村。村亦百家之聚，依山汇水，真山中之乐墅也。渡一小溪，又南逾岭，五里，为木角村[5]。村在白石山之北麓，去山尚十里，日有余照而山雨复来，谋止宿其处而村人无纳者。村杨姓，俱闭门避客。徘徊抵暮，坐舂舍间拟度其夜[6]。既

而一舂傍主人启扉纳焉，为之晚炊而宿。

二十三日　早饭，别木角主人，授火钱，固辞不纳。何前倨而后恭耶？由其东南越一岭，由岐径望白石而趋[7]。其山峰攒崖绝，东北特耸一峰为独秀，峭拔孤悬，直上与白石齐顶，而下则若傍若离，直剖其根。崖石多赭赤之色，谓之"白石"，岂不以色起耶？五里，路渐没草间。渡一溪，岭半得一山家，傍舍植芭蕉甚盛。亟投问路，始知大道尚在西南，而此乃岐中之岐也。由其左登山，东向而上，望周塘村在路右坞中[8]，相隔坑阪已两三重也。由土山之脊转而南，五里，度一山坳。稍东而南折，直抵山之北麓，则独秀已不可见，惟轰崖盘削，下多平突之石，石质虽不玲珑，而盘亘叠出，又作一态也。直上一里，抵崖石下。转而南，一里，为三清岩。其岩西向，横开大穴，阔十余丈，高不过二丈，深不过五丈，石俱平燥，惟左后深入而东，然低庳不逾尺[9]，所云南通勾漏者即指此。余谓山脉自此与勾漏南接，若此洞高峙山半，而其山四面孤悬，谓穴道潜通，夫谁入而谁试之耶？右壁尽处有穴大如管，泉自中滴下，悬四五尺，僧布竹承之，清冷异常。下丈余，汇为一潭，不甚深澈，指为"龙潭"云。岩内有一石如舡，卧可为榻，坐可为几。岩列三清像，故以"三清"为名，则白石之下洞矣。又南半里，为大寺。甚古，后倚崖壁，有观音堂甚敞。其左峭壁下有圆珠池，亦水自半崖滴下者，下甃圆潭承之，无他异也。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而《西事珥》与《百粤风土记》俱谓其泉

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止则寂然，诧以为异。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及抵白石，先询之三清观，再征之白石寺并漱玉之名，不知何指，而闻钟泉沸之说，山僧茫然。洵皆好事之言也。寺僧为瀹茗，余急于会仙之胜，即以行囊置僧舍，不候茗，由后寺南循崖壁行。已东转而上，入石峡中。其峡两峰中剖，上摩层霄，中裂骈隙，相距不及丈，而悬亘千余尺，俱不即不离，若引绳墨而裁削之者[10]，即俗所夸为“一线天”，无以过也。磴悬其中，时有巨石当关，辄置梯以度，连跻六梯，始逾峡登坳。坳之南北，俱犹重崖摩夹。乃稍北转，循坳左行，则虬木盘云，丛篁荫日，身度霄汉之上[11]，而不知午日之中，真异境也。至是东嶂稍开，始见独秀峰在东北，而东南坞中又起一峰，正与独秀对峙，而高杀其三之一，宛然莲蕊中擎，但四面为诸峰所掩，惟此得睹全体耳。又北攀悬崖而上，木根交络石间，为梯为絙[12]，足蹑手缘，无非此矣。已转一壑，有硐自顶西向坠峡[13]，累潭捣穴。由峡右复悬梯上登，宛转三梯，遂行平冈间。其外乃万丈下削之崖，其内即绝顶漱根之峡，内外皆乔松丛木，一道深碧，间有日影下坠，如筛金飏翠，闪映无定。出林则凿石成磴，又植竹回关，跻磴转关，而会仙之岩岈然南向矣。其岩皆黄赤之石，上下开窟，而内渐凑合，旁无氤氲之窍，上无滴沥之乳，与下岩同，而地位高迥，境路幽去。五里之云梯杳蔼，自大寺来，约有五里。千秋之鹤影纵横，非有栖霞餐

液之缘，谁得而至哉！时已过午，中有云寮，绾钥已久，灶无宿火，囊乏黄粱，无从扫叶煮泉，惟是倚筇卧石，随枕上之自寐自醒，看下界之云来云去。日既下舂，炎威少退，乃起，从岩右蹑削崖，凌绝顶。崖虽危峭而层遥，盘隔处中有子石，圆如鹅卵，嵌突齿齿，上露其半，藉为丽趾之级[14]，援手之阶，不觉一里，已腾踊峰头，东向与独秀对揖矣。盖此峰正从浔州来，所望独秀峰西白石绝顶，而独秀四面耸削如天柱，非羽轮不能翔其上。粤西三独秀，而桂城最著，柳州无闻，然皆巑岏可登；此独最高耸，最孤峭。而此峰三面亦皆危崖突立，惟南面一罅，梯峡上跻，颇如太华三峰，上分仙掌，下悬尺峡，透险跖危。此真青柯嫡冢，他未见其比也。何者？桂、朔、柳、融诸峰非不亭亭如碧簪班笋，然石质青幻，片片如芙蓉攒合，窍受蹑，痕受攀，无难直跻；而此则赤肤赭影，一劈万仞，纵覆钟列柱，连轰骈峙，非披隙导窾，随其腠理，不能排空插翅也。独秀、莲蕊二峰，为此峰门户，其内环壑深堑，亏蔽日月，重冈间之，人无至者。坐眺久之，乃仍下会仙。别岩而下，历三梯，三里至峡坳上，见峡左一石，倚崖而起，上并崖端倚云，下有线罅透日。急贾勇穿其中，则其隙不即不离，仅容侧身而进，其上或连或缺。既而渐下，南转出罅，则飞石上下悬嵌，危不可跻矣。返出峡坳，见倚石之侧，复有一道上出石端，危悬殊甚，乃流沙滚溜而成者。心益不能已，复攀根引蔓而登。跻其端，透入石阙中，则倚石西尽处也，与前崖夹而成阙。穿阙而南，则

飞石南悬之上也，瞰前罅正在其下。遂攀登倚石之顶，则一台中悬，四崖环峙，见上又或连或缺，参错不齐。正凭眺间，闻雷声殷殷，仍下峡坳，历六梯，一里西出峡，又一里，北返大寺。亟问餐于僧，濯足于泉，而雷雨适至。先是，余下至上梯，遇寺中肄业诸生，见余登岩久不下，亦乘兴共登，至是未返，困于雨。而平南有乡贡梁凌霄者，开绛帷寺中⑮，见余辄有倾盖之雅⑯，为之挑灯夜谈。中夜雷雨大奋，卧室淋漓。

【注释】

①滩头村：今仍名滩头，在桂平县南郊，郁江东岸。

②容与：闲暇自得的样子。

③溗水："溗"与"尿"同，今俗称密石坡。

④南湖：《嘉庆重修一统志》浔州府山川载："南湖，在桂平县南，俗名结塘湖，广三里许，中有洲，今渐湮塞为民塘。"今分上结塘与下结塘，聚落称头塘街。

⑤姚村：今作耀村，在桂平县东境。 木角村：因建白石水库已迁走。

⑥舂(chōng 冲)舍：农民住屋边置石碓舂米的小棚。

⑦白石：即白石山，在桂平县南，山石洁白，四面悬绝，因此得名。世传葛仙翁曾往来其间。有会仙岩、漱玉泉、三清岩、鹅颈峰等胜迹。须经苍玉峡(一线天)、云梯(三梯)及龟背石，始达绝顶。

⑧周塘村：今亦作周唐，在桂平县东境，白石山西麓。

⑨庳(bēi 卑)：矮。

⑩绳墨：木匠画线用的工具，今称墨线和墨斗。

⑪霄(xiāo)：云霄。汉：天河。霄汉即高空。

⑫絙(gēng 耕)：粗索。

⑬硐同"涧"。

⑭丽：附著。丽趾：脚踩踏。

⑮绛(jiàng 降)帷:原为红色帐帷。因师长传授知识时,常坐高堂,挂着红色帷帐,下面即坐生徒,故又以“绛帷”或“绛帐”作师长或讲座的代称,以表示尊敬。开绛帷意即开讲座,在此任教。

⑯盖:车上的伞盖。倾盖:停车交盖,两车的盖稍稍倾斜,用以形容朋友相遇,亲切交谈的情况。

【译文】

二十二日　清早,雨又下得淋漓不止。留下静闻、顾仆寄住在浔州的南门,找来挑夫准备去勾漏、白石、都峤三座山游览。早餐后雨停了,于是出发,就从驿站前向南渡过郁江。行五里,到滩头村。又走三里是车路江,下方有座石桥,桥外水面开阔起来,一条小河从东南往西北流入郁江,船得以行到这里。向南二里是石桥村〔住家到了此地,只有滩头及石桥两个村庄,其余全是苍茫的原野。〕从此向南望去,白石山与独秀峰挺拔耸立,好像在三十里开外,可本地人说:“还有六十里之遥,走一整天仍不能到。”大概是山路迂回阻隔的原因。由石桥村往南走,苍茫的原野中四面高中间低洼,平地上有许多倒伏在草丛中突出于地上的岩石,分散着很多深裂积水的地方。二里路,见到一处回绕的石壑,四面环绕着树丛,中间贮着清流,有深坠的深潭,有迸裂的裂隙,潭水与岩石显出悠然自得的样子,也算是荒野中的奇异景象了。〔据考察,先得知浔州城南十五里处有个溗水,在旷野中天然的怪石砌在它四旁,泉水深绿清澄,水中有大鱼,人不敢捕,就是此地无疑。〕再往南,就见积水潭更多。〔怀疑就是志书所称的南湖。〕上边有座山冈是横南墟,〔或许是“湖南”的错读。〕有一个妇女在冈上盖了茅屋卖酒,距府城大约十五里了。这里东面有山,自南往北低垂到此,从山西面慢慢向南爬升,迸裂的洞穴更多,都是在平地中下陷,有的长如峡谷,有的圆如水井,中间都是成丛的岩石,玲珑小巧,攒聚深嵌,下边则是澄澈的深水潭。大概这里的地里二三丈以下,都是地下水暗中相通,地上

都盘结着嶙峋的岩石吐着云气，偶尔骨头样的岩石裂开泥土迸出，那就岩石突出而洞穴深陷了。从这里登涉山沟土垅，又走三里，这才进入山坞，就见山都是纯净的泥土，不再有嶙峋的山石，而坞中都是稻田环绕在四面山麓上。又行二里，上登湖塘岭，山坡与山冈相间，山岭与壑谷重叠。十里，抵达容塘村，有深潭积水，几十家人聚居在山腰。又往南登上一道岭，共二里，越过一座溪上的桥，登上岭是官坂墟。墟上有一个妇女建了茅屋卖酒，与横南墟相同。从府城中到此有三十里，是去白石山的半路，于是在茅屋酒店中吃了稀粥。从岔道向东南越岭，十里，是姚村。这也是个有百户人家的聚落，依山汇水，真是山中的乐园呀！渡过一条小溪，又向南越岭，五里，是木角村。村子在白石山的北麓，距山还有十里，落日还有余辉可山雨重又来临，打算停在此处投宿但村里人没有接纳的。〔村里人都姓杨，全关上门躲避客人。〕徘徊到黄昏，坐在舂米用的小棚中准备度过此夜。随后小棚旁一所屋子的主人开门接纳了进去，替我烧了晚饭吃后睡下。

二十三日　早晨吃饭，辞别木角村的房主人，付给柴火钱，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为什么先前倨傲可后来又恭敬呢？由村子往东南越过一岭，由岔开的小径望着白石山赶去。此山峰峦攒聚山崖悬绝，东北面独自耸立着的一座山峰是独秀峰，陡峭挺拔，孤零零地高悬着，笔直向上与白石山的山顶平齐，但下部却若即若离，一直剖裂到山脚。石崖多半是赭红色，把它称为“白石”，难道不是根据颜色起名的吗？五里，路逐渐隐没在草中。渡过一溪，山岭半腰见到一户山野人家，房屋附近种植的芭蕉十分茂盛。急忙奔过去问路，才知道大道还在西南方，而这里则是岔路中的岔路。由房屋左边登山，向东而上，远望周塘村在路右边的山坞中，相隔的坑谷和山坡已有两三层了。由土山的山脊上转向南走，五里，穿过一个山坳。稍往东走后折向南，直达山的北麓，则独秀峰已看不见，唯见崩裂的山崖盘结陡削，山脚下有很多平地突起的岩石，石质虽不玲珑

精致，可盘绕绵亘层层叠叠涌出，又作出另一番姿态了。一直上登一里，抵达石崖下。转向南走一里，是三清岩。这个岩洞向西，横向裂开一个大洞，宽十多丈，高不超过二丈，深不超过五丈，岩石都平滑干燥，唯在左侧后部往东深入进去，但低矮不超过一尺，所说的向南通到勾漏山的洞就是指这里。我认为山脉从此处往南与勾漏山相接，至于此洞则高高耸峙在山腰，而且此山四面孤零零地高悬着，说是有穴道暗中相通，那谁进去过而谁又试过呢？右洞壁的尽头有个大如竹管的洞穴，泉水从洞中滴下来，高悬四五尺，和尚铺设了竹片接水，异常清凉。下去一丈多，积为一个水潭，不十分幽深清澈，指认为“龙潭”。岩洞内有一块岩石如船一样，躺下可作卧床，坐下可为几案。洞中排列着三清神像，所以用“三清”来起名，这就是白石山的下洞了。又向南走半里，是大寺。寺十分古老，后边紧靠崖壁，有座观音堂十分宽敞。堂左峭壁下有个圆珠池，也有水从崖壁半中间滴下来，下边砌成圆形水潭来接水，没有其他奇特之处。根据志书，山北有处漱玉泉，可《西事珥》与《百粤风土记》都说此泉傍晚听到钟鼓之声就会沸腾漫溢起来，钟鼓声停下便寂静无声，以为十分奇怪。我认为泉水的沸腾与平静，自有它不变的规律，是僧人等泉水沸腾才去敲响钟鼓，而不是泉水听声音才为之沸腾平静的。及到了白石山后，首先打听三清观，再询问白石寺与漱玉泉的名字，不知是指哪里，而泉水听到钟鼓声就会沸腾的说法，山中的和尚茫然不知。确实都是好事者的说法。寺中的僧人为我煮了茶，我急于去找会仙岩的胜景，立即把行李放在僧房，没等喝茶，就由寺后向南沿崖壁行。不久往东转上去，进入石峡中。这个峡谷两侧山峰从中剖开，上面摩到层层云霄，中段裂开两道裂缝，相距不到一丈，可悬空绵亘千余尺，全都不合拢也不分开，好像是拉了墨线用刀裁斧削出来的一般，就是一般人夸赞为“一线天”的地方，不算过份。石磴悬在裂缝中，时常有巨石挡在险要之处，就放了梯子越过去，一连上爬了六道梯子，这才越过峡谷登上山坳。山坳的

南北两面，仍然全是两重山崖逼近相夹。于是稍向北转，沿山坳的左侧走，就见盘曲的树木盘绕云天，竹丛遮蔽天日，身子穿越在云霄天河之上，更不知正午红日当空了，真是奇异之境。到了这里，东面高耸的山峰稍微开阔了些，这才见到独秀峰在东北方，而东南山坞中又耸起一峰，正与独秀峰对峙，可高处低于独秀峰三分之一，宛如莲花的花蕊在中央托起，只是四面被群峰遮住，唯有在此处能够看到全貌罢了。又往北攀着悬崖而上，树根交缠在岩石间，是梯子又是绳子，脚踏手抓，无非是这样了。不久转进一个壑谷，有涧水自山顶向西坠入峡中，接连捣入数层深潭和坑穴之中。由峡右又由高悬的梯子上登，弯弯转转上了三道梯子，终于行走在平缓的山冈间。山冈外侧是向下陡削的万丈悬崖，山冈内侧就是山涧由绝顶冲泻到山脚的峡谷，内外都是高大的松树成丛的林木，一片深绿，间或有日光下射，如同筛子筛下黄金落下翡翠，闪烁照耀不定。走出树林就是岩石凿成的石磴，险要之处又种了竹子回护着，登石磴转过险要之处，就见会仙岩十分深邃地朝向南方了。这个岩洞都是黄红色的岩石，上下开有洞窟，可洞内渐渐合拢来，旁侧没有烟气氤氲的石窍，顶上没有滴水的钟乳石，与下洞相同；但地势与位置高远，环境与路程相距遥远。五里都是云梯的路幽暗深远，〔从大寺来，约有五里。〕千秋的仙鹤身影纵横翻飞，不是有栖霞餐露的缘份，谁能够来到呢！此时已过中午，洞中有道士居住的小屋，关锁着已经很久，灶中没有余火，口袋中缺少小米，无法扫落叶煮泉水，唯有这样背靠竹子躺在岩石上，任随在枕上自己睡去自己醒来，观看下边的云彩飘来飘去。太阳已经西下，炎热的威势稍许退了些，这才起身，从岩洞右侧上登陡削的山崖，登上绝顶。山崖虽然险要陡峭而且层层远隔，盘绕隔绝处崖上有石子，圆如鹅蛋，深嵌壁中，一齿齿地突出来，上边露出一半，借以作为踏脚的梯级，手抓的石阶，不知不觉走了一里，已纵身跃上峰顶，向东与独秀峰对面作揖了。大概此峰正是从浔州延伸而来，可望见独秀峰西面的白石山绝顶，

而独秀峰四面耸立陡削如擎天之柱，没有神仙的车轮是不能翱翔到它上面的。〔粤西有三座独秀峰，而桂林城的最著名，柳州的默默无闻，但都是尖耸高峻可以登上去；唯独此处耸得最高，孤零零地最陡峭。〕此峰三面也都是危崖突立，唯在南面有一道缝隙，在峡中架了梯子上登，很像太华山的三座山峰，上面分岔如仙人的手掌，下边高悬着一尺宽的峡谷，穿过险途踏着危石。这真是相地术士认为的正宗的墓葬福地，其他地方没见过可与它相比的了。为什么呢？桂林、阳朔、柳州、融县诸峰不是不亭亭玉立如同碧玉簪、斑竹笋，然而石质发青变幻，片片如芙蓉攒聚在一起，石窍可承受踩踏，石痕受得住攀援，不难径直上登；可此处岩石表面呈赭红色斑影，如一斧劈开万仞高耸，纵向如下覆地上的铜钟排列着的石柱，连接不断崩裂的山崖双双对峙，不是分开裂隙导入空处，顺着山势的纹理空隙走，是不能插翅凌空而上的。独秀、莲蕊两座山峰，是此峰的门户，那以内是环绕的壑谷深陷的堑沟，遮蔽了日月，重重山冈隔在其中，世人无人能到。坐着眺望了很久，这才仍然下到会仙岩。告别岩洞往下走，经过三道梯子，三里来到峡坳上，见峡左的一块岩石，紧靠崖壁耸起，上面与崖顶并排倚着云天，下边有一线缝隙透进阳光。急忙鼓足剩余的勇气穿入缝隙中，就见这条缝隙不分不合，仅能容许侧着身子前进，顶上或是连着或是缺开，随即渐渐往下走，向南转出缝隙，就见上下飞石悬绝深嵌，高不可登了。返回来出到峡坳，见那紧靠山崖的岩石侧边，又有一条路上通岩石顶端，特别高险悬绝，是流沙滚动下滑而形成的路。心里越不能自已，又抓着树根拉住枝叶上登。登到岩石顶端，钻入岩石缺口中，就是那紧靠山崖的岩石在西面的尽头，与前边的山崖相夹形成缺口。穿过缺口往南走，就是南边飞石高悬的上方了，俯瞰先前钻进去的缝隙正在它的下方。于是攀登那紧靠山崖岩石的顶部，就见一个平台悬在中央，四面崖壁环峙着，见上面又是有的地方连着有的地方缺开，交错在一起参差不齐。正在凭眺之时，听见雷声隆隆，仍下到峡

坳，经过六道梯子，向西一里路出了峡谷，又走一里，向北返回大寺。急忙向僧人要饭吃，在泉水中洗了脚，而雷雨恰好来临。这以前，我下来爬梯子时，遇上在寺中修习功课的几位儒生，见我登洞去后很久不见下来，也乘兴一同登山，到此时还未返回来，被雨困住了。而有个平南县的乡贡梁凌霄，在寺中开馆授徒，见到我便有一见倾心的交情，为此挑灯夜谈。半夜雷雨大作，卧室中雨水淋漓。

【原文】

二十四日　作诗与梁君别，各殷勤执手，订后期焉。西向下山，望罗丛岩在三十里外，初欲从此而南趋郁林。及一里，抵山下，渡小硐。又西二里，过周塘，则山谷回互，罗丛已不可见。问其道，多未谙者。云须南至麻洞墟[①]，始有路西行。又南三里，路分为二，大道由东南上山，岐径由西南涉坞。余强从西南者，一里，逾一岭，渐不得道。二里，南行山莽间。又一里南下山，始有路自西北来，随之东南去，由坞塍出山夹中。二里抵干冲，始值北来大道，山始开。有小溪自东而西，又有自南向入之者。涉涧，随南水而上，村落依焉。于是山分东西两界，中则平畴南衍，深溪北流。西南二里，过一独木桥。又南三里，山坡突处，麻洞墟在焉。是日墟期，时已过午，乃就垆而餐[②]。其西有岐，西向逾山为高塘路[③]，觅高塘趁墟者问之，言："由此至罗丛岩尚五十里，高塘未得其中火，欲西北渡郁江乃至。"余闻之怅然，姑留为后游，遂南随散墟者循西界山而趋。五里，有村连聚于东界大山之下，犹麻洞之聚落也。又南，山坞稍

转而西，仍南共五里，为石马村。村倚西麓，有石倚东麓，若马之突焉。西麓之后，其上石峰突兀，是为穿石寨。土人言其石中穿，可透出山后，余望而未之见也。又南五里为大冲，聚落环倚西麓。于是坞穷畴转，截山为池，回坡为田，遂复向山坳矣。由大冲上行，又五里，路出马头岭之南，过山脊。其水北流者，经干冲由车路江入浔；南流者，经都合入秀江[4]，北转高塘、罗行而入郁。出坳，复东南得平畴，山仍两开。五里，宿于中都峡。

二十五日　由都峡南行，二里，渡一桥，有岐从东南随水登坡，一里为回龙墟，墟犹未全集也。坡南水复西南去，渡板桥，更南三里，则坞穷而上岭。逾岭南下，一里出山，则山坞复开。南行三里，为罗播村[5]。东渡一溪，逾小岭，又涉一溪，共一里，南向登山甚峻，曰大山坪，又曰六合岭[6]。从其上北眺浔州西山，远在百里外，而东有大山屏列，西南亦有高峰，惟白石反为东北近山所掩不得见。平行其上二里，出南坳，岭头丛木蓊密。从其右行，又一里下山。又一里，山壑四交，中成奥谷，有小水自东而西。越其南，从中道复登岭，一里，逾而东，入山峡。峡北麓堰水满坞，潆浸山谷。乃循峡沿水东入南转，一里渐升，水亦渐涸。复逾山坳，路循岭右升分岭界。二里，复下渡山脊，路循岭左一里，下核桃岭，则有大溪自南而来，至此西折去。即浔郡西绣江上流也[7]，发源自平山墟，乃大容山西北水。大容东西有两绣江：一南自广东高州[8]，北至北流县，合大

容东南水，经容县注于郁，此容县绣江也[9]；一即此水，为浔上流之绣江。路循溪向东南逾二岭，共三里，涉流渡江。其水及腹，所谓横塘渡也，浔州南界止此，江南即郁林州属，为梧西北境焉。由江南岸复溯流逾岭，四里始有聚落，时已过午，遂就炊村庐。炊饭毕，山雨大作，坐待久之。逾小岭而南，村聚益连络，所谓白堤者是，亦深山之奥区也。过墟舍，取中道渡小桥，溯溪右南行八里，误从路旁小岐西入，得大寨村，遂投宿主人李翁家。翁具酒烹蛋，山家风味，与市邸迥别。

大寨诸村，山回谷转，夹坞成塘，溪木连云，堤篁夹翠，鸡犬声皆碧映室庐，杳出人间[10]，分墟隔陇，宛然避秦处也。

二十六日　主人以鲜鲫饷客，山中珍味，从新涨中所得也。及出山，复误而西。二里，复得倚云绕翠，修竹回塘之舍。问道于村妇，知误，东出。作《误入山村诗》及《村妇留别》二绝句。二里，抵大板桥，始循大溪西岸南行。三里，过马禄山，越通明桥，遂西南折入山峡。两山逼束，中惟一溪，无夹水之畦，俱潆路之草。五里，有巨木桥横架溪上，乃通东南山路之道。余从桥右过，不从桥渡。其桥巨木两接，江右有大树，自崖底斜偃江中，巨木两端俱横架其杪，为梁柱焉，是名横江桥。又西南五里，过箬帽山，山峡稍开，南见大容焉。又西南三里，涉溪而右，又涉溪而左，共二里，逾冈而上，是为平山村[11]。由白堤至平山三十里，路隘草

荒，隔绝人境，将出平山，则纷纷言前途多盗矣。由平山南行，路已开辟。过墟舍，越岭畔行，东望大容在三十里外，犹有层峰间之。五里，下入山峡，过黄草塘。西南二里，抵都长庙。其处两山开坞西去，而路横坞而南越岭，所上无几，南下甚遥。共三里，转峡西出，是为勒菜口[12]。于是山分两界，大容峙东北，寒山峙西南，排闼而东南去，中夹成大坞，溪流南注，则罗望江之源矣。于是循寒山北麓东南行，又三里，巨树下有卖浆者，以过午将撤去，乃留之就炊而饭。又五里，渡溪桥，是名崩江桥。桥南有庙，卖浆炊饭者群托焉。又东南二里，过冯罗庙。庙为冯、罗二姓所建。庙之南，山峡愈开，盖寒山南尽，大容东转，于是平畴扩然矣。其南有歧，东涉罗望，循大容南麓而东，四十里抵北流；土人以群盗方据南麓陆马庙为巢[13]，俱劝余由州而往。予取郁林道。由畦塍中南行七里，复涉冈而南，见有鼓吹东去者，执途人问之，乃捕尉勒部过此也。又见有二骑甲胄而驰者，则州中探报之骑也。又三里，抵松城墟[14]。墟舍旁有逆旅一家，时日色尚高，而道多虞儆[15]，遂停宿焉。二鼓，闻骑声骤而南，逆旅主人出视之，则麻兵已夜薄贼巢，斩一级，贼已连夜遁去。夜半，复有探者扣扉，入与主人宿，言麻兵者，即土司汛守之兵[16]，夙皆与贼相熟，今奉调而至，辄先以二骑往探，私语之曰："今大兵已至，汝早为计。"故群贼麇遵者一人斩之[17]，以首级畀麻兵为功，而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恐转眼之后，将（已下缺）

平山乃大容西来之脉。盖澜沧以东之山，南径交趾北境，东转过钦、廉、灵山[18]，又东北至兴业[19]，由平山东度，始突为大容，于是南北之流分焉。

寒山者，郁林西北之望也。诸山俱环伏于大容，而此独与之抗。盖其脉分自兴业，在罗望、定川二江之间。其脊至勒菜口而尽，故铮铮特起。《九域志》：越王陀遣人入山采橘，十日方回，问其故，曰："山中大寒，不得归。"因名。

陆马庙者，在大容南麓，乃土人以祀陆绩、马援者。流贼七八十人，夙往来劫掠村落，近与官兵遇，被杀者六人。旋南入陆川境[20]，掠平乐墟[21]，又杀数十人。还过北流，巢此庙中，縻诸妇女富人，刻期索赎，不至者辄杀之。

【注释】

①麻洞墟：此处原作"麻墟洞"，从下文及乾隆本、四库本改。麻洞墟，今作麻洞，在桂平县南境。

②垆(lú 炉)：酒店里安置酒瓮的土墩，也以垆为酒店的代称。

③高塘：今名同，在桂平县西境，距郁江南岸不远。

④石马村：今仍作石马。 大冲：今作大统。 都合：今名同。皆在桂平县南境，麻洞至罗播的公路线上，石马在北，大统稍南，都合最南。干冲：今作官冲，位于麻洞稍北。

⑤罗播村：今仍作罗播，在桂平县南境。

⑥六合岭：今有聚落称六鹤，在桂平县南隅。

⑦浔郡绣江：七月二十四日记作"秀江"，今称大洋河。

⑧高州：明置高州府，即今广东高州。

⑨容县绣江：又称容江，即今北流江。今北流江在北流县境称圭江，江源与广东高州无涉，下流亦不入郁江，而往北注于浔江。

⑩堤篁夹翠，鸡犬声皆碧映室庐，杳出人间：此句疑误倒，应为："堤篁夹翠碧映室庐，鸡犬声皆杳出人间"。

⑪平山村：今作小平山，在玉林县北境。

⑫勒菜口：今作乐泰，在玉林县北境，小平山稍南。

⑬陆马庙：今作六马，在北流县西北境，大容山南麓。

⑭松城墟：即今塘塍圩，在玉林县北境。

⑮虞（yú 于）：候望。儆：同"警"。虞儆：候望的警戒。

⑯汛：（xùn）：通"讯"。汛守即驻防盘查往来行人。

⑰縻（mí 迷）：束缚。 遵（zūn 尊）：依从。

⑱钦：指钦州，明隶广东廉州府，即今广西钦州。 廉：指廉州府，明隶广东，治合浦，即今广西合浦。 灵山：明为县，隶广东廉州府钦州，即今广西灵山县。

⑲兴业：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治所今名旧县，在玉林县西境，石南镇稍南。

⑳陆川：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即今陆川县。

㉑平乐墟：今仍作平乐，在陆川县北隅。

【译文】

二十四日 作诗与梁君辞别，各自殷勤地握着手，约定日后相见。向西下山，望见罗丛岩在三十里以外，起初打算从此往南赶去郁林州。到走了一里，来到山下时，渡过小涧。又向西行二里，路过周塘，就见山谷回绕交错，罗丛岩已看不见。打听去罗丛岩的路，大多是不熟悉的人。说是必须往南到麻洞墟，方才有路西行。又往南三里，路分为两条，大道由东南上山，岔开的小径由西南越过山坞。我强行从西南的小径走，一里，越过一岭，渐渐找不到路。二里，向南行走在山间草丛之中。又走一里向南下山，这才有路自西北来，顺着它往东南去，由山坞中的土埂上走出两山的夹谷中。二里抵达干冲，才遇上北来的大道，山才开阔起来。有小溪自东往西流去，又

有一条自南面汇入的小溪。涉过山涧，顺着南面来的溪水上走，有个村落靠着溪流。到这里山分为东西两列，中间则是平旷的原野向南扩展开去，深深的溪水往北流去。向西南行二里，过了一座独木桥。又往南走三里，山坡突出之处，麻洞墟就在那里。这天是赶集日，此时已过中午，就到酒店就餐。集市西边有条岔道，向西翻过山去，是去高塘的路，找到高塘来赶集的人问路，说："由此到罗丛岩还有五十里，到高塘还未走到去那里吃中午饭的地方，要往西北渡过郁江才能到。"我听到这话心中闷闷不乐，姑且留着日后来游，于是向南跟随散集的人沿西面一列山赶路。行五里，有个村庄连接不断分散在东面一列大山之下，仍是麻洞墟的村落。又往南走，山坞慢慢转向西，仍向南共走五里，是石马村。村子紧靠西麓，有块岩石紧靠东麓，好像骏马奔突之状。西麓的后面，那上面石峰突兀，这是穿石寨。本地人讲那石峰中间穿通，可以钻出到山后，我远望去却未见到这样的地方。又向南走五里是大冲，村落呈环状背靠西麓。在这里山坞到了头田畴转了向，横截山坞建成水池，环绕山坡开垦成田，于是又走向山坳中了。由大冲上行，又走五里，路通到马头岭的南边，越过山脊。那里的河流向北流去的，流经干冲由车路江流入浔江；往南流的，流经都合流入秀江，向北转经高塘、罗行而后流入郁江。走出山坳，再向东南走上平坦的原野，山仍在两面张开。五里路，住宿在中都峡。

二十五日　由中都峡往南行，二里，过了一座桥，有岔路从东南随着河水登上山坡，一里路是回龙墟，集市还未全部聚集起来。坡南河水又向西南流去，越过板桥，再往南三里，山坞便到了头往上登岭。越过山岭向南下山，一里走出山，就见山坞重又开阔起来。往南行三里，是罗播村。向东渡过一溪，越过小岭，又涉过一溪，共一里，向南登山十分陡峻，叫做大山坪，又叫六合岭。从岭上往北眺望浔州的西山，远在百里之外，而东面有大山像屏风样排列着，西南也有高峰，唯有白石山反而被东北方近处的山遮住不能看见。平

缓地行走在岭上二里，走到南面的山坳，岭头丛林蓊郁茂密。从岭上往右行，又走一里下山。又是一里，山中四条壑谷相交，中央形成深谷，有小溪自东流向西去。过到溪南，从中间一道壑谷又登岭，一里，越过山岭往东行，走入山峡。山峡的北麓筑堤蓄水积满山坞，潆洄浸泡着山谷。于是顺山峡沿着水边向东进去往南转，一里路渐渐爬坡，水也渐渐干涸了。再越过山坳，路沿着岭右升上分岭界。二里，又下山越过山脊，路顺着岭左走一里，下了核桃岭，就见有大溪自南流来，流到此处向西折去。这就是浔州府西面绣江的上游了，发源于平山墟，是大容山西北麓的河流。大容山东西两面有两条绣江：一条从南面广东的高州府，向北流到北流县，汇合大容山东南麓的河流，流经容县注入郁江，这是容县的绣江；一条就是此条大溪，是浔州上游的绣江。路顺着溪流向东南越过两道岭，共走三里，涉水渡江。江水达到腹部，是所谓的横塘渡了，浔州府南部的辖境到此为止，江南岸就是郁林州的属地，是梧州府的西北境。由江南岸再溯江流越岭，走了四里才有村落，此时已过中午，便到村舍中就餐。煮饭吃完后，山雨大作，坐着等了很久。越过小岭往南走，村庄房屋益加连接不断，所谓白堤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也是深山中的隐秘之地。过了集市中的房舍，选择中间的路走过小桥，溯溪右往南行八里，误从路旁岔开的小道往西进去，走到大寨村，便投宿在房主人李翁家里。李翁备酒煮蛋，是山村人家的风味，与城市里的客店迥然有别。

> 大寨诸村，山回谷转，山坞相夹成塘，溪畔林木连接云天，堤岸上竹丛翠色相夹，鸡犬之声相闻，全是碧绿一片映衬着农舍，杳然脱出人间，分散的村落隔着田亩，宛如躲避暴秦的世外桃源。

二十六日　主人拿出鲜鲫鱼款待客人，是山中的珍味，从新涨的溪流中捕到的。到出山后，再次错往西走。二里，再次走到背靠烟云，翠色环绕，修竹绕塘的农舍。向村姑问路，知道走错了，向东

出来。〔作了《误入山村诗》及《村妇留别》二首绝句。〕二里路，抵达大板桥，这才沿大溪的西岸往南行。行三里，过了马禄山，越过通明桥，于是向西南折入山峡中。两侧的山紧逼过来束拢，中间仅有一条溪流，溪水两边没有田地，全是缠绕在路上的草。五里后，有座巨大的木桥横架在溪上，是通往东南方山路的通道。我从桥右走过去，不从桥上过去。此桥是用巨木从两头接拢，江右岸有棵大树，自石崖底部斜卧在江中，巨木两端都横架在树梢上，当作桥柱，这桥名叫横江桥。又向西南走五里，过了箬帽山，山峡渐渐开阔起来，南面能见到大容山了。又往西南行三里，涉到溪水右岸，又涉到溪水左岸，共走二里，往上翻越山冈，这是平山村。由白堤到平山村有三十里，路窄草荒，与有人烟的地方隔绝，将走出平山村，就听纷纷传言前边路上强盗很多。由平山村往南行，路已开阔起来。路过集市上的房屋，在岭畔翻越而行，望见东方大容山在三十里开外，仍有层层山峰隔着它。五里，下山走入山峡，路过黄草塘。向西南二里，抵达都长庙。此处两山夹住开阔的山坞往西延去，而路横过山坞往南越岭，上岭的路不多，向南下山的路非常远。共走三里，绕着山峡向西出来，这是勒菜口。到这里山分为两列，大容山矗立在东北方，寒山屹立在西南方，似门扇一样往东南排列而去，中间相夹形成大山坞，溪流往南流注，是罗望江的江源。从这里沿寒山北麓往东南行，又走三里，大树下有个卖水的人，因为过了中午将要撤摊离开，就留住他就火做了饭吃。又走五里，走过一座溪上的桥，这桥名叫朗江桥。桥南有座庙，卖水烧饭的人成群寄身庙里。又向东南走二里，路过冯罗庙。〔寺庙是冯、罗两姓人修建的。〕庙的南边，山峡愈加开阔，原来是寒山南面到了尽头，大容山往东转去，于是平旷的田野就扩展开来了。〔庙南有条岔道，往东涉过罗望江，沿大容山南麓往东走，四十里路到达北流县；当地人因为群盗正占据着南麓的陆马庙作为巢穴，都劝我经由州城前往。〕我选择了去郁林州的路。由田间土埂上往南行七里，再跋涉过山冈往南走，见到有敲锣打鼓

向东而去的人，拉住路上的人打听，是追捕强盗的军官率领部下经过此地。又见有两个身披盔甲骑马飞奔的人，则是州里刺探情报的骑兵。又走三里，到达松城墟。集市的房屋旁边有一家旅店，此时天色还早，可路上多有戒严的警报，便留住在这里。二更时分，听见骑兵的声音骤然往南而去，旅店主人出门去察看，原来是麻兵已趁夜色逼近盗贼的巢穴，斩了一个首级，盗贼已连夜逃去。半夜，又有探子敲门，进门与店主人住在一起，说起麻兵就是土司驻防的兵，平素与盗贼相互熟悉，今天奉命调防到此，便事先派两个骑兵前去侦察，私下告知盗贼说："现在大军已到，你们早做准备。"所以群贼捆了一个归顺的人斩了，把首级交给麻兵去请功，而盗贼全部乘夜逃入山中，便用"荡平"进城报告。恐怕转眼之后，将(以下缺。)

平山是大容山西来的山脉。大致澜沧江以东的山脉，往南经过交趾北部，向东转过钦州、廉州府、灵山县，又向东北延到兴业，由平山往东延伸，这才突起成为大容山，在这里南北两面的河流分流了。

寒山，是郁林州西北面的山。群山都低伏环绕着大容山，而此山唯独与它抗衡。大概它的山脉从兴业分出来，在罗望江、定川江两江之间。它的山脊延到莱勒口便到头了，所以峥嵘独立。《九域志》载：越王赵陀派人进山采桔，十日才返回，追问他们缘故，回答说："山中太寒冷，不能归来。"因此起名。

陆马庙，在大容山南麓，是当地人用来祭祀陆绩、马援的神庙。流寇七八十人，平素往来此地抢劫村落，近来与官军遭遇，被杀死六人。旋即向南窜入陆川县境内，掳掠平乐墟，又杀了数十人。返回时路过北流县，把此庙作巢穴，拘押了许多妇女富人，限期索取赎金，不送来的就杀这些人质。

【原文】

二十七日　早自松城墟，不待饭而行。四里，过谷山

村[①]，复行田塍中。又五里，望见一石梁甚高整，跨罗望江上，所谓“北桥”也。三洞连穹，下叠石为堰。水漫堰而下，转西向行，由郁林城北转而西南，与定川南流合而南去，经廉州入海者也[②]。石梁之西，又有架木为桥以渡下流者，行者就近不趋石梁而趋木桥焉。过桥，又南逾一岭，共一里，入郁林北门[③]。北门外人居俱倚冈汇池，如村落然，既无街衢，不似城郭，然城垣高罄[④]，粤西所仅见也。城中亦荒落。过郁林道而西，即为州治。乃炊饭旅肆，问此中兵道，已久驻苍梧矣。先是苍梧道顾东曙，名应旸。余锡邑人也，其乃郎以家讯寄来，过衡阳，为盗劫去，余独行至此，即令其仍驻此地，亦将不及与通，况其远在苍梧耶！

饭后出南门，陂池益广[⑤]。西南一里，则南流江自东而西，其流较罗望为大。涯下泊舟鳞次，涯上有堤，内环为塘，堤上石碑骈立，堤下卧石片片，横列涯间。余视之有异，亟就碑读之，则紫泉也。泉隙在涯堤之半石片中，石南北夹成横罅，横三尺，阔二尺，东回环而西，缺其南，水从底上溢潴其中，停泓者三尺，上从南缺处流泻去，时见珠泡浮出水面。堤内塘水高丈余，涯下江流低亦丈余，水澄碧异常。其曰变“紫”者，乃宋淳熙间异兆，非泉之常也。泉上旧有濯缨亭，今已成乌有。泉之西有石梁曰南桥，亦三砻，高跨南流江上。桥北有文昌阁，当江流环转之中，高架三层，虚敞可眺，为此中胜览。桥南为廉州大道；桥南由岐溯江岸东行，则水月岩道也。溯江半里，江自东北来，路向

东南去，乃舍江从路，始由田塍行，其路犹大，乃陆川、平乐墟道也。八里，陟冈，有村焉。由村左岐东北行，又二里，从岐而北，路益没。又二里，北过一塘堤，始得西来路。循之东二里，经一村，复上一岭，路仍没。乃逾山而东，从莽中踯躅东向，一里抵东山下，得南来之路。遂循之而北，二里，仍东转入山坞。一里，渡一小石桥，又循东山而北，过一村，复东转入山坞。其坞深，东入二里，路渐芜没。又望坳东登，一里至岭，始得西来大道，则亦南向平乐墟路也。越岭而东，仍舍南行大道，岐而东下山。径坞中共一里，逾山峡东下，则峡东石峰森森，自北而南，如列旗整队，别成一界矣。出峡，循西山东麓而北，一村倚山东向，前有大塘，余以为龙塘村矣，问之，则龙塘犹在北也。又北一里余，转而东，得龙塘村。村踞冈脊之中，其南水南流东去，其北水北入水月洞。由其东又北一里余，直东抵石山中峰。渡石桥而北，则上岩西向，高穹峰半矣。

上岩者，水月洞南倚山凭虚之窍也；石山自东北来，南引而下，支分队耸，而一支中出者。西瞰平芜，削崖悬窦，层级皆不甚深，而此层最下，亦最扩。环峰石皆青润，独裂岩处色变赭赤，然其质犹极灵幻，寻丈之间，层皮缕挂，窦穿盖偃，无所不备，亦无所不奇。岩前架庐当门，而敞其上，庐可以栖，而上不掩胜，结构亦自不恶。由岩右腋穿窍而上，窍仅如管，历级宛转，复透一层，若偏阁焉。云牖腾空，星楞透影，坐憩其内，又别一"小西天"矣。由岩左

腋环柱而出，柱如龙旗下垂，从其侧缘崖上跻，转出岩端，复得一层。其岩亦西向，自分左右两重，左重在下，垂柱裂窍，仰睇上即右重也，然历磴无阶。由外北跻，始入右重。阁缀绝壁，与左层翼对增妍，皆岩之中层也。其上削崖之顶，尚有一层虚悬，而跻之无级，惟供矫首耳。水月洞尚在其北而稍下。龙塘之水，经山前石桥而北，过上岩之前，乃东向捣入洞中。洞门亦西向，路由其南，水由其北，相沿而入，透北而出。前后两门，一望通明，是为明洞。水贯其中，石蹲其旁，夹流突兀，俱作狮象形。洞顶垂石夭矫，交龙舞螭，缤纷不一。其水平流洞中，无融州真仙岩之大，而两岩亦无其深峭，可褰裳而涉溪。崖之右，又有一小水，南自支洞出，是为阴洞。左则沿溪笋乳回夹，上亦裂门缀穴。层阁之上，又汇水一池为奇。此明洞以内胜也。后门崖口，列大柱数条，自门顶合并倒悬，洞内望之，蜿蜒浮动。此明洞以外胜也。阴洞乃明洞旁穴，其中又分水陆。流不甚大，东南自牛陇又开一门，穿山腹至此合明洞。溯流南入半里，洞渐沉黑，崖益陡，水益深，结筏积炬，曲屈约二里，出牛陇。此阴洞水中胜也。从阴洞溯流，始崖左嵌石下，窦甚隘，匍匐下穿，引炬而前，忽岿然上穹，上下垂耸盘柱，诡状百出，升降其中，恫心骇目，邃曲莫尽。此阴洞陆中胜也。

余欲为水月游，时已过午，尚未饭，抵上岩，道者方扃户而出，余坐崖下荔阴间。久之，道者罢钓归，启扉具炊，余促其束炬游水月。既入明洞，篝火入阴洞，道人不随支

流入，由其侧伏注穿隙，遍观阴洞陆崖之胜，其中崇宏幽奥，森罗诸诡，五易炬而后出。欲溯流穷水崖，道者以水深辞："请别由侧道以探其后崖，不必从中出也。"乃复出明洞，涉水穷左崖之胜，遂出后洞，仰睇垂虬舞龙之石。还饭于上岩，已日衔西山矣。

二十八日　早坐上岩中。道者出龙塘为予买米。余曳杖穷其最上层，已下，憩右窍偏阁中⑥。盖是岩西向，下午则返照逼人，余故以上午，憩而拟以下午搜近山诸洞。既午，道人以米至，午炊甫毕，遂循山而南，至昨来所渡石桥，由桥侧东折入环峡中。是山石峰三支，俱锋棱巉削，由东北走西南。中支为水月岩所托，是峡则中支、南支相夹者。南支多削崖裂窍，予来时循其西麓，以为水月在其下。询之土人，皆曰："中不甚深，下无蹊径。"从峡转北，得中央平洼一围，牛千百为群，散处其内，名为牛陇。穷其西北，水汇成潭，遂入阴洞后门，即东南临潭上，四旁皆陡石，无路入，必涉潭乃登。洞甚虚敞，分之则二，合之则一。随水西入，渐北转，石崖成峡，水亦渐深昧，与水月阴洞所见等。虽未出其中，两端源流悉见，可无烦暗中摸索也。洞门右崖，石痕丛沓⑦，俱作马蹄形，《西事珥》所谓"天马"，意即此矣。出洞，益遵峡而北，仰瞩东西两界，峰翔石耸，队合层分。二支北尽处，北支又兀突起，与中支北麓对峙成峡。遥望其下，有三洞南向，其上轰霞流电，闪烁有异，亟历莽趋之。其左畔二门骈列，崖下虽悬乳缤纷，而内俱

不深；其右畔一门，孤悬峰半，虽洞门嵌空，而中忽渊坠，其深数十丈，宛转内透，极杳邈之势。而两崖峭削，无级下跻。踞崖端望之，其中飞鼠千百成群，见人蓬蓬内窜，其声甚遥，闻此中有蝙蝠洞，岂即此耶？出洞下山，望西北山嘴颇近，以为由此穿水月后洞而入，抵上岩甚便。竭蹶一里趋之，其下既洼，乃攀陟山冈，则巨石飞耸，中俱蔓络，下嵌澄渊，路断径绝。遥探洞外诸奇石，杳不可见，即溪流破壑出者，亦尽没其迹。乃循北麓，仍东趋一里，南向前来之峡。又经牛陇而南，共三里，返上岩之前。见日有余照，仍入水月，徜徉明洞之内。复随流出洞后，睇望所涉路断处，犹隔一峰嘴，始知此中山形横侧倏变，不可以意拟如此。是夕仍宿上岩。

【注释】

①谷山村：今仍名谷山，在玉林县北郊。

②水漫堰句：此指南流江，源自大容山，从北往南经过玉林县城南，再南经博白至合浦入北部湾。罗望江一名西望江，亦源自大容山，从北往南流，经玉林县城西，入南流江。定川江今称车陂江，在玉林县西境，东南流入南流江。

③郁林：明置郁林州，隶梧州府，即今玉林县。

④罄（qìng 庆）：严整。

⑤陂（bēi）池：池沼。

⑥憩右窍偏阁中：“右”原作“石”，据乾隆本、四库全书本改。

⑦丛：丛集。沓（tà）：繁多。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从松城墟，不等吃饭便上路。四里，路过谷山

村，又行走在田埂上。又走五里，望见一座石桥十分高大整齐，跨在罗望江上，是所谓的“北桥”了。三个桥洞连着拱起，下方用石块垒筑成堤坝。江水漫过堤坝下泻，转向西流去，由郁林城北转向西南，与定川江、南流江汇合后向南流去，经廉州府注入大海。石桥的西边，又有座木桥以便下游的人渡江，走路的人就近不走石桥而走木桥了。过了桥，又向南越一岭，共走一里，进入郁林城北门。北门外居民房屋全部背靠山冈前汇水池，如村落一样，就是无街道，不似城市，然而城墙高大严整，是广西境内所仅见的。城中也是荒凉冷落。过了郁林兵备道往西走，就是州衙门。于是在旅店中煮饭，打听这里的兵备道，已驻在苍梧县很久了。这以前苍梧道道员顾东曙，〔名叫应暘。〕是我们无锡县人，他的儿子把家信寄来给他，过衡阳时，被强盗抢去，我独自一人走到此地，即使他仍驻在此地，也将不能与他通报家讯，何况他远在苍梧呢！

饭后走出南门，池塘益加广阔。往西南行一里，就见南流江自东流向西，江流比罗望江大。江岸下停着的船鳞次栉比，江边上有堤，堤内环绕成塘，堤上石碑林立，堤下卧石片片，横列在岸边。我看这里有奇异之处，急忙走近石碑读了碑文，原来是紫泉。泉水的裂缝在江边堤坝半中腰的石片中，石片在南北夹成横向的裂缝，横处有三尺，宽二尺，从东回绕到西，南面缺着，泉水从底下溢出积在其中，停贮的清水有三尺深，往上边从南边的缺口处流泻出去，不时见有珍珠状的水泡浮出水面。堤内的塘水高一丈多，江岸下江流低下去也有一丈多，水质异常清澄碧绿。它被称为变“紫”的原因，是宋代淳熙年间(1174～1189)的异常征兆，不是泉水的正常颜色。泉上旧时有个濯缨亭，今天已化为乌有。泉水的西边有座石桥叫南桥，也是三个桥拱，高跨在南流江上。桥北有个文昌阁，正当江流环绕之中，高高架起三层，空阔宽敞可以远眺，是这一带观赏胜景的好去处。桥南是去廉州的大道；桥南由岔路溯江岸往东行，是去水月岩的路。溯江走半里，江水自东北流来，路向东南延去，于是舍弃

江流顺路走，开始时由田野中走，这路还宽大，是去陆川县、平乐墟的路。八里，登上山冈，有村庄在这里。由村左的岔道往东北行，又走二里，从岔道往北行，路渐渐湮没了。又走二里，向北经过一个水塘上的堤坝，这才遇上西来的路。沿着路往东行二里，经过一村，又登上一岭，路就湮没了。只好翻过山往东走，从草丛中跌跌绊绊向东行，一里到达东山下，找到南来的路。于是沿这条路往北走，二里，仍向东转入山坞。一里，越过一座小石桥，又沿东山往北行，路过一村，再向东转入山坞。这个山坞十分深，向东走进去二里，路渐渐荒芜湮没了。又望着山坳向东上登，一里来到岭上，这才找到西来的大道，却也是向南去平乐墟的路。越过山岭往东行，仍旧舍弃南去的大道，由岔路向东下山。经过坞中共走一里，穿过山峡往东下走，就见峡东石峰森森，自北往南延伸，如举着旗帜排列整齐的队列，另成一列山了。出峡后，沿西山的东麓往北走，一个村庄背靠山峰面向东方，前边有大水塘，我以为是龙塘村了，问了路，原来龙塘村还在北边。又向北行一里多，转向东，找到龙塘村。村子盘踞在山冈的脊梁之上，村南溪水往南流后转向东流去，村北的溪水向北流入水月洞。由村东又向北走一里多，径直向东抵达石山的中峰。过了石桥往北走，就见上岩朝向西方，高高隆起在山峰半中腰上了。

上岩，是水月洞南靠山临空的洞穴；是石山自东北延来，往南延伸而下，分出条条支脉一列列耸起，而当中一支突出的地方。向西远瞰平旷的荒野，陡削的山崖上洞穴高悬，一层层一级级都不十分深，而此层在最下面，也最广阔。环绕的石峰都是光润的青色岩石，唯独岩洞裂开之处石色变成赭红，然而石质仍极为灵妙变幻，丈尺之间，层层平架缕缕垂挂，石窦穿通伞盖倒伏，无所不备，也无所不奇。岩洞前建了房屋挡在洞口，可屋顶上敞着，房屋可以居住，但上面不会挡住优美的景色，房屋的结构也自然不差。由岩洞右旁穿过石窍往上走，石窍仅大如竹管，经由石阶弯来转去，又钻入一

层,好像偏阁一样。入云的石窗腾在空中,星辰般的窗棂透入光影,坐在这里边歇息,又别成一个“小西天”了。由岩洞左旁绕着石柱出来,石柱如龙旗下垂,从它侧边沿石崖上登,转出到洞顶上端,又找到一层洞。这层岩洞也是向西,自然分为左右两层,左边一层在下,石柱下垂石窍迸裂,仰面斜视上方,就是右边一层了,然而没有通往那里的石阶。由洞外往北上登,这才进入右边一层。如楼阁点缀在绝壁上,与左边一层像双翅一样相对称,增添不少美色,都是岩洞的中层。它上边悬崖的顶上,还有一层悬在虚空,可没有石阶登上去,唯有供人抬头观看罢了。水月洞还在它北面稍稍下去之处。龙塘的水,流经山前的石桥往北,经过上岩的前方,便向东捣入洞中。洞口也是向西,路由洞口的南侧,溪水由洞口的北侧,相伴进入洞中,穿透北面出去。前后两个洞口,一眼望去通明透亮,这是明洞。水流贯穿洞中,岩石蹲踞在溪旁,夹住水流突兀而立,都作出狮子大象的形状。洞顶下垂的岩石屈曲盘绕,龙盘蛟舞,缤纷杂乱,不一而足。那溪水平缓地流过洞中,没有融县真仙岩的水流大,而且两岸的岩石也没有真仙岩的深峻陡峭,可提起裤子涉过溪流。石崖的右边,又有一条小溪,从南面的旁洞中流出,这是暗洞。左边沿着溪流就是钟乳石笋曲曲折折夹在两旁,上方也裂开洞口点缀着石穴。层层楼阁之上,又积着一池水,算是奇特之处。这些是明洞之内的胜景。后洞的石崖口,排列着数条大石柱,从洞口顶上合并在一起倒悬下来,从洞内望过去,蜿蜿蜒蜒浮动着。这是明洞之外的胜景。暗洞是明洞的旁洞,洞中又分水陆两洞。水流不怎么大,自东南方在牛陇又开有一个洞口,穿过山腹流到此与明洞之水会合。溯流向南深入半里,洞内渐渐变得漆黑一片,石崖逐渐变陡,水更加深,编造了木筏聚积了火把,弯弯曲曲约行二里,出了牛陇。这是暗洞水中的胜景。从暗洞溯流走,开始时石崖左侧下嵌,孔洞十分狭窄,趴着往下钻进去,举着火把在前,洞忽然巍然向上穹隆而起,上上下下垂挂耸立着盘绕的石柱,现出千百种诡异的姿态,升降在

其中，惊心骇目，深邃曲折无法穷尽。这是暗洞陆上的佳景。

我想去水月洞游览，但时间已过中午，还没吃饭，走到上岩，道士刚关了门外出，我坐在山崖下的荔枝树荫间。很久，道士钓完鱼归来，开了门准备饭食，我催促他捆火把去游水月洞。进入明洞后，点燃火把走入暗洞，道士不沿支流进去，由它侧面低伏的洼地中穿过缝隙，遍观了暗洞陆上石崖的优美景色，这当中高大幽深，诸种诡奇之状森森罗列，换了五次火把后才出来。打算溯流穷究水流两岸，道士用水深来推辞："请另外由侧面的道路去探它后面的后崖，不必从洞中出去了。"只好又出了明洞，涉水穷究了左边石崖的胜景，终于出了后洞，抬头斜视虬龙悬垂飞舞的岩石。返回到上岩吃饭，已是日衔西山了。

二十八日　早上坐在上岩中。道士出洞去龙塘为我买米。我拖着拐杖探完了上岩的最上层，不久下来，歇息在右窍形成的偏阁中。因为这个岩洞向西，下午夕阳反照逼人，所以我在上午游，休息后准备在下午去搜寻近处山上各洞。中午之后，道士拿着米来了，午饭刚吃完，就沿着山往南行，来到昨天来时走过的石桥，由桥侧边向东折进环绕的峡谷中。这座山分出三支石峰，全部棱角锋利，高险陡削，由东北延向西南。中支是水月岩依托之处，此峡是中支、南支相夹形成的。南支的悬崖上裂开许多石窍，我来时沿着它的西麓走，以为水月岩在它下边。向当地人打听，都说："洞中不怎么深，下边没有路。"从峡中转向北，走到一个中央平坦的圆形洼地，有岩石如牛千百头组成群，散布在洼地内，名叫牛陇。走到它西北的尽头，水汇积成塘，于是走入暗洞的后洞口，立即面临东南的深潭之上，四旁都是陡立的岩石，无路可入，必定要涉过深潭才能上登。山洞十分空阔宽敞，它分开是两个洞，合起来便是一个洞。顺着水流向西进去，渐渐转向北，石崖变成峡谷，流水也慢慢深暗起来，与水月洞暗洞见到的相同。虽然未走到洞中，两头的源流全都见到了，可以不必麻烦再在黑暗中摸索。洞口右边的石崖，石痕丛聚繁多，

全呈马蹄形,《西事珥》所说的“天马”,料想就是此处了。出洞后,再沿峡谷往北行,仰望东西两列山,山峰翱翔山石耸峙,合成队列层层分开。两座支峰在北边到头之处,北面的支峰又突兀而起,与中支的北麓对峙形成峡谷。遥望山下,有三个洞向南,洞上方云霞飞卷电光流转,闪闪烁烁有奇异之处,急忙经过丛莽赶去那里。那左侧的两个洞口双双并列,石崖下虽悬垂着缤纷的钟乳石,而洞内都不深;那右旁的一个洞口,孤零零悬在山峰半腰上,虽然洞口嵌在高空,可洞中忽然坠成深渊,那深处有数十丈,弯来转去通向深处,极尽杳邈深远的气势。而两侧崖壁陡峭如削,没有石阶下去。坐在悬崖顶端望里面,洞中蝙蝠成百上千组成群,见人就噗噗噗地向内飞窜,那声音非常遥远,听说这一带有个蝙蝠洞,难道就是这里吗?出洞后下山,望见西北方的山嘴很近,以为由此穿过水月洞后洞进去,去到上岩十分方便。竭力跌跌撞撞走一里赶去那里,脚下不久就洼陷下去,于是攀登山冈,就见巨石飞耸,中间全都延展开交缠在一起,下边嵌入澄碧的深渊中,大路小径全断绝了。远远探察洞外的诸多奇石,杳然不可见,就是溪流冲破壑谷流出之处,也全都消失了踪迹。只得沿着北麓,仍往东赶了一里路,向南走入先前来时的峡谷。又经牛陇往南行,共三里,返回到上岩的前边。见落日还有余辉,仍进入水月洞,闲步在明洞之内。再次随着水流出了后洞,斜视所走过的路断之处,还隔着一个山嘴,这才明白这一带山势的横竖变化不定,不能凭主观意想来推断。这天晚上仍住在上岩。

【原文】

二十九日　由上岩转入东北峡,过牛陇,共三里出峡,有岐焉。一直北循北支东麓者,为北流大道;一转东向逾岭者,为北流间道。乃东过田塍,更逾土岭而东。又二

里，过一村，又东抵小石峰下，是为塘岸墟。时山雨自东北来，弥漫山谷，墟无集者。墟为陆川北境，从此转而北，冒雨循山，荒冈漫衍，已为北流境矣。十里为果子山，有数家倚冈而居。过坳，雨渐止。又十里为横林，有聚落在路右坞，数日前盗劫平乐墟，还宿于此，去北流只十里也。其北有石山一支，自北而南，丛尖簇翠。余初望之，以为勾漏在是，渐近而路出其东南，西望而行，秀色飞映。盖此山在北流西十里，而勾漏尚在北流东十里也①。由横林东北五里，逾一土岭，下行田塍中。有石桥跨小溪，溪流西北去。又东行平冈上，五里，抵北流西门②。西门闭不启，以西当贼冲，故戒严也。循城由南门入，经县前，出东门，则街市颇盛。一街循城而北者，为街墟；一街随江而东者，为沙街。街墟由城北隅东转，有溪自城北来，石桥跨之，曰登龙桥。其溪为大容东流之水，由桥下而南注绣江者也。沙街由城南转东，绣江南自粤东高州来，至此已胜巨舟，故阛阓依之，宋人名驿为朝宗者，指此江而言也。今驿名宝圭。沙街东北过广济桥，则北溪之水至此入绣。渡桥而与登龙之路合，路乃北出隘门，江乃东流而去。余于是饭于沙街。出隘门，抵北山下，循其南麓东行，五里，渡一小溪桥，遂入石山夹中。南为望夫石，即黄婆岩西垂山也。北则石峰逶迤，愈东石骨益瘦，疑即独秀岩所托，今已失其迹。峰东崖大书“勾漏洞”③三字。此南北二石峰，俱东拱宝圭洞。又东五里，石山回合处，中复突一峰，则宝圭洞在其西隅，而勾漏庵在

其南麓。时殷雷轰轰，先投庵中。庵颇整洁，乃万历间有司重构者。内堂三楹，中列金仙，东则关圣，西则葛令。而葛令之像[4]，纶巾朱履，飘然如生。后轩则准提大士在其中，西置炊而东设坐焉。前庭佛桑盛开[5]，红粉簇映；后庭粉墙中护，篁桂森绕其中，寂然无人。有老道之妻掩关于后，询"游洞何自？"对以"俟道者晚归。"乃停囊轩中，令从去，就炊于中。既而雨止，时已暮，道人始归。乃县令摄以当道，欲索洞中遗丹及仙人米，故勾摄而去[6]。然葛令欲就丹砂，乃其一时乘兴之言，其后蝉脱罗浮[7]，实未至此，此中久已无丹砂，安得有遗丹仙粒耶？道者忧形于色，余姑畀钱，令多觅竹束炬，为明晨游具。道者领命，愿前驱焉。

北流县当大容南面之中，其脉由大容南下，曰绿蓝山。水分东西流：东流者即北溪，循城东下，登龙桥而入绣江者也；西流者为南流江之源，西南合水月洞之水，经郁林南门而西合罗望、定川诸水，南下廉州入海。是北流县实南流之源，其曰"北流"者，以绣江南来，至此始大，东过容县界，合洛桑渡水，经容邑南门，下藤县[8]，北入郁江去，非北流源此也。

旧有北流、南流二县[9]，南流即今之郁林州，皆当南北二水胜舟之会，东西相距四十里焉。

北流山脉中脊，由县而西南趋水月，南抵高州，散为诸山。而北流之东十里，为勾漏洞；北流之西十里，为鬼门关。二石山分支耸秀，东西对列，虽一为洞

天，一为鬼窟[10]，然而若排衙拥戟以卫县城者，二山实相伯仲也。

鬼门关在北流西十里，颠崖邃谷，两峰相对，路经其中，谚所谓："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言多瘴也。《舆地纪胜》以为桂门关之讹，宣德中改为天门关，粤西关隘所首称者。

八月初一日　晨餐毕，余先作宝圭行，约道者肩炬篝火后至。洞在庵北半里，庵后先有一岩南向，一岩西向，望之俱浅，而宝圭更在其北。先有漫流自西北来，东向直漱山麓，涉其北登山，则洞门在矣。其门西向，左开岩而右深入。开岩处甃以列碑轩敞，平临西峰；右洼嵌而下，有石柱当门，其端有石斜飞。磴道由其侧下至洞底，交辟为四岐：一由东入，一由南进，二岐俱深黑；一向西豁，一向北透，二岐俱虚明。东岐之南，顶侧忽倒垂一叶，平庋半空，外与当门之柱相对，上下凭虚，各数十丈，卷舒悬缀，薄齐蝉翅，叶间复有圆窍曲窦，透漏异常。由左崖攀级而上，抵平庋处，盘旋其间，踞叶而坐，真云軿霞驭[11]，不复人间也。坐久之，复盘叶而下，向北透之岐。岐中倒垂一乳，长数丈，其端空悬，水由端涓涓下。更北入峡中，其右则洼而北出，为下门，其左则高而北渡，为上叠，叠成上阁，阁前平临西北，亦有乳柱界其中。此明洞之西、北二岐也。探历久之，道者负炬至，又携伴持筐。余询其故，道者曰："县以司道命，取砂米二升，适有庠士已为我觅仙米，而砂从洞穴中

可探而得，将携筐就炬以觅之。”始知所为砂者，非丹砂，乃砂粒如丹，其色以白为上，而黄次之，故其北洞以白砂命名；所谓米者，乃山洼中菰米[12]，土人加以“仙人”之名耳。洞外芜莽中又有黄果如弹丸，土人谓之“颠茄”[13]，云采以为末，置酒中，腋能令人发枉迷闷[14]，《峤南琐记》所载闷陀罗者是。乃爇炬先入南穴，两旁壁起如峡，高而不广。入半里，左壁有痕横亘，曰仙床，悬地丈许。其侧垂柱裂窍，皆短而隘。窍腹宕如臼，以手探之，中有磊磊之粒，方圆不计，姑扫置筐中。连探三四穴，不及升许，计出而淘濯其污，简取其圆洁成粒者，又不及十之一也。然此亦砂粒之常，岂真九转之余哉？又少进，峡忽下坠成渊，由洞抵水，其深二丈，而水之深，更不知其几也。两崖俱危峭无可着足，南眺其内，窅黑无尽。始促道者涉渊，言：“水深，从无能徒涉者。”再促道者觅筏，言：“隘逼，曾无以筏进者。”“然则何如可入？”曰：“冬月水涸，始可坠崖而涉。”“入当何如？”曰：“其内甚深，能见明而不能升也。”余闻之，为之怅怅。扪石投水中，渊渊不遽及底。旁瞩久之，仰见左壁之上，有隙旁通，亟入焉。隙柱透漏，渐入渐束，亦无余窍。乃下，返而仍出四达之中，更爇炬而入东穴。初，两旁亦成峡壁，而其下渐高，既而中辟如堂皇，旁折如圭窦，皆暗窟也。稍北而东，其径遂穷，比之南窍，虽有穴宛转[15]，而深不及其半。彼有穴而水阻，此无水而穴阻，转觉东穴之无涯涘矣。

复出至四达处，谋为白砂洞游。按志，白砂在勾漏北，

勾漏甲天下，而此洞复甲勾漏。如玉虚、玉田诸洞，普照、独秀诸岩，道者俱不言，而独津津言此洞。余急趣其前，道者复肩炬束火携筐帚以导。从北透偏门之下层出，乃循其西北麓而行，始见其山前后两峰，骈立而中连，峰之西南突者，为宝圭所倚，峰之东北峙者，为白砂所伏。白砂前后亦有两门：前门北向而高敞，分为三门，两旁悬峻，而中可俯级而入；按志云，玉田洞，洞前三门，中门明广可通，似与此门合。遍询土人，无知玉田洞者。岂即以后洞为白砂，以此门为玉田洞耶？后门南向而高隘，仅通一孔，前对宝圭之背，其左即中连之脊也。先过后门山坳，草没无路，道者不入而北去。共一里，转而东，绕山北麓而南跻前门。入门即洼下，数十级见底。仰视门左右，各有隙高悬旁启，即所谓左、右门也。倒光流影，余照四达，然虚嵌莫攀焉。从洞中右转，颇崇宏，而渐暗渐穷。余先遍探而四觅之，无深入路。出，促炬命导，仍由之入抵其中，以火四烛，旁无路也。道者忽从右壁下，投炬蛇伏而入，窦高不逾尺，而广亦如之。既入，忽廓然盘空，众象罗列，如阊阖下启，天地复通。方瞻顾不遑，而崇宏四际，复旁无余隙。忽得窦如前，透而东，转而南，倏开倏合，凡经四窦，皆隘若束管，薄仅透屏，故极隘忘窘，屡经不厌其烦也。既而见左崖之上，大书“丹砂”二字。其下有一龛，道者曰：“此丹穴也。”复伏而扫砂盈掬焉[16]。其南稍有一岐，入之不深。出向西转，再折南行，则天光炯然，若明星内射，后洞门在望矣。是洞内洼而中甚平，

惟壁窦阔辟，无沟陀升降，前后两门，俱高悬于上。道者欲仍从前门返，余欲逾后窦出。道者曰："后门隘不可跻，而外复草深莫从。"余曰："前暗中之隘，尚不惮其烦，况此空明，正可宛转，草之深浅，余所不顾也。"遂穿窦出，则午日方中，始见宝圭后峰，君树塞门焉[17]。乃披茅践棘，西南出山坳，仍过宝圭透北偏门，共二里，将及庵后，命夫同道者还炊于庵，余挟寄宿庵中者东探清泉焉，即前所经南向岩也。洞不深而明洁可栖。洞前有宋碑，大书"清泉岩"三字。洞左右无泉，而独得此名，无从征其故实。还饭于庵。

下午，挟夫与寄宿庵中人此人不知何处人，先停庵中，身无半文，随余游诸洞，余与之饭，两日后不知所往。探近山诸岩，乃西南入黄婆岩焉。黄婆岩者，宝圭西南诸峰所裂之岩也。其山西自望夫石攒沓而东，岩当其东北隅，与宝圭东西相对，而兹稍南逊。岩门甚高，中有黄崖叠缀。岩外石峰之顶，分岐耸异，有欹若妇人之首，鬟髻盘空，作回睇顾影之态。其北面亦有石峰丛突，南与此山并夹，东与宝圭对峙。东南石壁上，大书"勾漏山"三字，大与山齐，土人指为仙迹。此其下必昔时宫观所托，而今不可征矣。按志，勾漏有灵宝、韬真二观，今皆不知其处。灵宝疑即庵基所因，韬真岂其在此耶？当时必多碑碣，而沧桑之后，断础无存矣[18]。徘徊其下。又西抵望夫山西麓，眺望山崖，别无岩洞。惟见东南一面，峦岫攒簇，疑即所云巫山寨者，巫山寨一名石寨。山峰如楼橹雉堞，周回环绕，其数十二，故有巫山之名。而渺漠无征，惟与山灵互

相盼睐而已[19]。已乃循黄婆岩东麓，且盼且行，南抵东南隅，石崿悬峭，片片飞云缀空。自外崖攀峭石上，历竖隙，屡出层空，达峰顶，遂尽发其危嵌态。下山，转循南麓，见峭崖穹然，石色雄赭。下虽有门，内入不深，无从穿扉透室。乃东由营房在勾漏庵前东南坪上。草房数十间，营兵居之，为居停卖浆之所。横过勾漏庵，抵后峰东南角。盖宝圭所托之峰，南面骈立而中连，西立一峰，即庵后清泉岩所倚，东立者与之比肩南向。循峰东麓北行，路左得一东向岩，内颇深，渐缩如牛角。出洞又北，有清流一方，淙淙自乱石中流出，其上则草石蒙茸，其下则西南成小溪去，行道者俱从此渡崖，庵与营俱从此取汲，而无问其所从来者。余正欲求其源委，忽一少年至，见之，语从夫曰："汝辈欲寻洞乎？此其上有二洞，相距数十丈，路为草翳，可探而入也。"又一人曰："昨未晚，有二人携犬自东来者，虎自崖上跃下攫犬去。虎穴其上，不可往。"余不顾，亟挟夫与寄宿者攀棘践刺上跻，觅之深蔓中，则洞门果穹然东向，但外为蔓拥石蔽，无从即见耳。入洞门，即陨然下坠。俯瞰之，则有溪自北而南贯其底，水声潺湲，崖势峻削，非攀缘可下。四瞩其上，南崖有坠而未尽者，片石悬空，若栈道架壁，阔不盈咫[20]，而长竟坠处直达西崖，但栈中有二柱骈立，若树栅断路者。而外一柱已为人截去，止下存尺余，可跨而过。但其处益狭，以双手握内柱，而盘越外柱，临深越险，莫此为甚。过栈达西崖，已与洞门隔溪相向。乃明炬四烛：崖之

下，深坠与外崖同，崖之上，内入则垂乳列柱，回错开阖[21]，疏棂窈窕，忽环而为璇室，忽透而为曲榭，中藏之秘，难以言罄。乃出崖临溪，从深坠处溜险投空而下，遂抵溪中。仰视洞顶高穹，延照内映，侧栈凌虚，尤增飘渺。水深不及膝，南从崖下涌来，北从崖下坠去，即由此东出，为乱石泉源也。余于是从南崖下溯流入。其穴甚低，垂覆水面，相距止尺。从夫暨寄宿者恐炬为水湿，内深莫辨，共阻莫入。余贾勇溯流，冲沫过颡[22]。南入数丈，望前有流光熠熠，余喜，更透一洞，益高声呼二从人，虽伏水碍石，匍匐垂首，而瞻前顾后，火光与天光交通旁映，益前入不停。又南数丈，有洞穹然东西横贯，其上东辟而为外门，其内西入而成巨壑，门高耸与前所入门等势。时二人已至，乃令其以炬更前。于是西向溯流，洞愈崇宏，流愈深阔。又数丈，有石砥中流。登石内望，洞辟如广厦，渊水四际其下，以杖测水，不竟其底，以炬烛洞，洞甚深黑，不知更几转，得抵宝圭南穴前所望深坠处也。乃自砥石返步随流，仍抵东辟外门之下。二从者将垂首横炬，匍匐向低穴北入。余止之曰："此门虽峻，与先所入者无异。若伛偻下涉而就所入之门，不若攀空跻危，竟登此门为便。"二从者曰："门外不通，奈何？"余曰："门以外总不出此山，即所入之门，其外岂坦途哉？"遂攀崖先登，二人亦弃炬从之，乃出洞口。门亦东向，与所入门比肩，特翳于突石连蔓，遂相顾不见。循左崖平行，还眺门上，又上辟一层，若悬阁当空，然无级以登。盖

北洞奥室内罗，此洞外缀层楼，所异者此耳。于是北转一曲，至前汲泉之穴，从容濯足，候从者至，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崖半石隙蔓影中，仿佛并北洞见之，迨极下仰眺，仍茫然失所睹矣。亟自东南山角转过营房，共一里，入勾漏庵，大雨如注。是日，先西觅玉虚、玉田诸洞而不得，既而东得此二洞，尤为奇绝。然此洞非异人忽指，则跬步之间，亦交臂而过，安知西峰大字岩之侧无棘霾蔓锁者？安得峰峰手摩足抉如黄婆岩东南诸峭石也耶！

初二日 晨晚后，令从夫随道者西向北流市蔬米于城，余独憩庵中。先是，寄宿者夜避蚊不知何往，至是至，曰："已询得独胜岩在县北。"余知在县北者或新开他岩，必非独胜，而庵中无人，不能与即去，姑辞明日，而此人遂去不复来。既午，从夫以蔬米返，余急令其具餐，将携砚载笔往录宝圭洞中遗诗。忽道者驰至，曰："兵道将至，恐治餐庵中。"欲携余囊暂入所栖处。余不顾，竟趋宝圭。甫出庵，而使者旗旄至矣[23]，非所辖郁林道，乃廉州海北道也。乃漳浦张国径印梁，余昔在甘棠驿同黄石斋曾会之。兹驻廉州。时军门熊文灿代荆溪卢象叔总督中州[24]，追捕流寇，张往送之，回辕过此，故欲为勾漏游。余隐墙西，俟其入庵，即趋录洞诗。录未半而彼已至洞，余趋避于北岐叠阁之上。回忆《梧志》所纪西小室，洞朗外瞩，自然石榻，平铺叠架，可眠可踞，与东洞对，正如两掖，其景宛然。彼入南穴，亦抵水而返；余石卧片时，听洞中人倏寂倏喧，亦一异趣。张出南穴，亦北趋

偏门下，终不能攀上层而登，与县官啧啧称奇指盼，而不知有人卧其中也。俟其去，仍出录诸诗。诗俱(近)代，只有一宋碑而不佳，盖为兵燹荡净也。录甫毕，日衔西山，乃返于庵。

【注释】

①而勾漏尚在北流东十里也："尚"，原作"出"，据乾隆本改。"十里"，四库本作"十五里"。

②北流：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即今北流县。

③勾漏山：在北流县东北。平川中石峰矗立如林，溶洞勾曲穿漏，故名"勾漏"。有宝圭洞、玉阙洞、白沙洞、桃源洞等胜迹。

④葛令：指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道教理论家，会炼丹术。曾参加东晋统治政权，赐爵关内侯。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携子侄至广东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而卒。

⑤佛桑：即扶桑。古代传说扶桑生于东海日出的汤谷，高大扶疏，花深红色，光焰照人，叶如桑，故名扶桑，又称扶木、桑槿，与木槿同属锦葵科，为著名观赏植物。

⑥勾摄(shè 设)：追捕。

⑦蝉脱：即蝉蜕(tuì 退)，幼蝉脱壳。亦用此比喻人死去，犹如得到解脱。

⑧藤县：隶梧州府，即今藤县。

⑨南流：元代有南流县，为湖广行省郁林州附郭县，洪武二年(1369)省。治今玉林县。

⑩一为鬼窟："鬼"，原作"思"，此依上下文意改。

⑪軿(píng 平)：古代贵族妇女所乘的有帷幕的车。

⑫菰(gū 孤)米：菰为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我国长江以南低洼地区种植很多。基部形成肥大的嫩茎，即茭白，又称茭瓜，可作蔬菜。颖果为狭圆柱形，即菰米，可煮食。

⑬颠茄：多年生有毒草本，夏季开淡紫色钟状花，叶和根可作抗胆碱药，治腹绞痛、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等。

⑭腋能令人发枉迷闷："腋"，疑为"液"。

⑮比之南窍，虽有穴宛转：原作"北之东穴虽有窍宛转"，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掬(jū 居)：双手一捧。

⑰君树塞门焉："君"疑为"若"，因形近而误。

⑱础(chǔ)：柱子底下的石墩。

⑲盼(pàn)：看。睐(lài 赖)：旁看。盼睐：左右顾盼。

⑳咫(zhǐ 纸)：古代长度名，合今制市尺的六寸二分二厘。

㉑阖：通"合"。

㉒颡(sǎng 嗓)：额头。

㉓旄(máo 毛)：古时旗杆头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因此，指有这种装饰的旗为旄。

㉔中州：即中土、中原。狭义的中州指今河南省一带，因其地在古九州之中，故称中州。广义的中州则指黄河流域。

【译文】

二十九日　由上岩转入东北的峡中，经过牛陇，共走三里出峡，有个岔路口。一直往北沿北支东麓走的，是去北流的大道；一条转向东越岭的，是去北流抄近路的小道。于是向东走过田埂，再越过土岭往东行。又走二里，路过一村，又往东抵达小石峰下，这里是塘岸墟。此时山雨自东北方下过来，弥漫在山谷中，集市上没有赶集的人。塘岸墟是陆川县北境，从此转向北，冒雨顺山走，荒凉的山冈漫延开来，已是北流县境内了。十里路是果子山，有几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走过山坳，雨渐渐停了。又行十里是横林，有村落在路右山坞中，几天前强盗抢劫平乐墟，返回来住在此地，距北流只有十里了。村北有一石山支脉，自北延向南，成丛的尖峰簇拥着翠色。我最初望见它，以为勾漏山在这里了，渐渐走近而路通到山的东南麓，向西望着它而行，秀色飞舞映衬。原来此山在北流县城西面十里，而勾漏山还在北流县城东边十里。由横林往东北行五里，越过

一道土岭，下岭行走在田野中。有座石桥跨过小溪，溪流往西北流去。又向东行走在平缓的山冈上，五里，到达北流的西门。西门关闭着不开，因为西面正当盗贼来往的要道，所以戒严了。沿着城外绕到南门进城，经过县衙前，出了东门，就见街市十分繁荣。一条街沿着城墙往北而去的，是街墟；一条街沿江往东去的，是沙街。街墟由城北隅向东转，有溪水从城北流来，石桥跨在溪上，叫登龙桥。此溪是大容山向东流的水流，由桥下往南注入绣江。沙街由城南转向东，绣江从南面广东的高州府流来，到此已能承载巨船，所以街市紧依江畔，宋代人把驿站起名叫朝宗的，是指这条江而言的。〔今天驿站名叫宝圭。〕由沙街往东北过了广济桥，就见城北的溪水到这里流入绣江。过桥后便与登龙桥来的路会合，路于是往北通出关隘门，江流就向东流。我于是在沙街吃了饭。出了关隘门，抵达北山下，沿北山南麓往东行，五里，越过一条小溪上的桥，便走入石山夹谷之中。南边是望夫石，是黄婆岩向西下垂的山。北面是逶迤而去的石峰，越往东走骨状的岩石越加瘦削，怀疑就是独秀岩依托之处，今天已失去它的踪迹。石峰东面的山崖上大大地写着"勾漏洞"三个字。此处南北两面的石峰，都向东拱卫着宝圭洞。又向东走五里，在石山回合之处，中央又突起一峰，宝圭洞就在它的西隅，而勾漏庵在它的南麓。此时雷声隆隆响，先奔入庵中。寺庵十分整洁，是万历年间(1573～1619)官府重建的。内堂有三间房屋，正中坐着如来佛，东边是关帝，西边是葛洪。而葛洪的坐像，头戴纶巾脚穿朱红靴，神采飘逸栩栩如生。后面的轩廊内是准提菩萨在其中，西边放了炊具而东边设了座位。前面庭院里扶桑盛开，粉红的花簇互相掩映；后面庭院粉墙环护着院中，竹丛桂花树森然回绕在庭院中，寂静无人。有老道的妻子掩上门在后院，问她"游洞从哪里走？"答以"等道士晚上来。"只好把行李停放在轩廊中，叫她跟随而去，在庵中做饭吃。不久雨停了，时光已是傍晚，道士这才归来。是县令摄服于当权之人，想要索取洞中葛洪遗下的丹砂和仙人米，所以

把他拘捕去。然而葛洪想要炼成丹砂，是他一时间乘兴说出的话，那以后在罗浮山尸解登仙，实际未到过此地，这一带早就没有丹砂，哪能有遗下的丹砂和仙米呢？道士的忧虑显露在脸上，我姑且给他钱，命令他多找些竹子捆成火把，为明早游洞做准备。道士接受了命令，愿在前边领路。

北流县正当大容山南面的中段，这里的山脉由大容山向南下延，叫做绿蓝山。水分向东西两面流：往东流的就是城北的溪流，沿着城墙东面下流，经登龙桥而流入绣江；向西流的是南流江的源头，往西南会合水月洞的溪水，流经郁林城南门而后往西会合罗望江、定川江诸水流，向南下流到廉州府入海。这样北流县实际是南流江的发源地，它称做“北流”的原因，是由于绣江从南面流来，到这里水流才变大，往东流过容县境内，会合洛桑渡的河水，流经容县南门，下流到藤县，向北流入郁江而去，不是北流的江流发源于此地。

旧时有北流、南流两县，南流县就是今天的郁林州，都正当南北两条江能承载船只的会聚之处，东西相距有四十里。

北流县山脉的中脊，由县城向西南趋向水月洞，往南延到高州府，散开成为群山。而北流的东面十里处，是勾漏洞；北流以西十里处，是鬼门关。两座石山分出支峰，秀色耸立，东西对峙，虽然一处是神仙居住的洞天，一处是鬼魂幽处的窟宅，然而分列两旁好像持戟拱卫县城的样子，两座山实际不相上下。

鬼门关在北流西面十里，石崖倒斜，山谷深邃，两座山峰相对，道路经过其中，谚语说：“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是说瘴气很多。《舆地纪胜》认为是桂门关的错读，宣德年间(1426～1435)改为天门关，是粤西关隘中称颂为第一的地方。

八月初一日　吃完早餐，我先去宝圭洞，约道士扛着火把点燃火跟在后面来。洞在庵北半里处，庵后先有一个岩洞向南，一个岩洞向西，望去它们都很浅，而宝圭洞还在它们北面。先有四处流淌

的水流自西北流来，向东径直冲洗着山麓，涉到水北登山，就看见洞口了。洞口向西，左边是敞开的岩洞而右边深入进去。岩洞敞开之处砌着许多石碑高大宽敞，水平面临西峰；右边凹嵌下去，有石柱挡在洞口，顶端有岩石倾斜飞空。石磴路由石柱侧边下到洞底，交叉为四条岔道：一条由东面深入，一条往南进去，这两条岔道都又深又黑；一条向西裂开，一条通向北面，这两条岔道都空阔明亮。东面岔路的南边，洞顶侧面忽然倒垂一叶状岩石，平架在半空中，与外边挡在洞口的石柱相对，上下凭临虚空，各有数十丈，卷曲舒展地悬挂着，薄处与蝉翅相等，叶面上又有圆形屈曲的孔洞，异常透亮漏风。由左侧石崖攀石阶上登，到达石片平架之处，徘徊在叶面上，盘腿坐在叶上，真是乘坐云车驾着云霞，不再像是人间了。坐了很久，又绕着叶片下来，走向通往北面的岔道。岔道中倒垂着一根钟乳石，长数丈，顶端空悬，水从顶端涓涓下滴。再向北走入峡中，峡右便往北下洼出去，是下洞口，峡左却向北高耸飞渡，是上层，重叠成上方的楼阁，楼阁前水平地面临西北方，也有钟乳石柱隔在其中。这是明洞的西、北两条岔道的情况。走来走去探察了许久，道士扛着火把来了，又带来同伴拿着竹筐。我询问他缘故，道士说：“县里遵照司道的命令，要取丹砂和仙人米两种仙丹，恰好有县学学生已为我找到仙人米，而丹砂从洞穴中可找到，将带上筐子就着火把去找丹砂。”这才明白所谓丹砂的东西，不是丹砂，是如丹砂一样的砂粒，颜色以白色为上，而黄色的次一等，所以这里的北洞用白砂来命名；所谓仙人米的东西，是山洼中的菰米，不过是当地人加上“仙人”之名罢了。〔洞外荒芜的原野中又有如同弹丸样的黄色果实，当地人把它称为“颠茄”，说是采来制成粉末，放在酒中，汁液能让人发狂迷乱，《峤南琐记》记载的闷陀罗的东西就是它了。〕于是点燃火把先进入南洞，两旁石壁耸起如峡，高而不宽。深入半里，左壁上有石痕横亘着，叫做仙床，高悬地面一丈左右。它侧面石柱下垂石窍裂开，都又短又窄。石窍腹中平滑如臼，用手去探，里面

有堆积的砂粒，不管方的圆的，姑且扫了放在筐中。一连掏了三四个洞，不到一升左右，估计出洞后淘洗去其中的污物，挑选出其中圆滑光洁成颗粒的，又不足十分之一了。然而这也是平常的砂粒，怎能真的是九转金丹的遗物呢？又略进去，峡谷忽然下坠成深渊，由洞上到达水面，那深处有二丈，而水的深度，更不知是多少了。两侧的崖壁全都高险陡峭无处可落脚，向南眺望洞内，深远漆黑没有尽头。起初催促道士涉过深渊，说："水深，从来无人能徒步涉过去。"又催促道士去找木筏，说："太狭窄，从来无人乘木筏进去过。""那么如何才能进去？"答："冬月间水干涸时，才可坠下悬崖涉水进去。""进去将是什么样？"说："那里面非常深，能见到亮光但不能爬上去。"我听了这些话，感到怅怅不乐。摸石块投入水中，深深的不是很快到底。在旁边注视了很久，抬头见左壁之上，有裂隙旁通，急忙进去。裂隙中有石柱透空，渐渐进去渐渐束拢，也无别的石窍。于是下来，仍返回来出到四条路相通的中心，再点燃火把走入东洞。最初，两旁也形成峡壁，可它下边渐渐变高，不久中间开阔起来如大厅，旁边折来折去如像玉圭样的洞穴，都是昏暗的洞窟。稍往北走转向东，这条路便到了头，它与南洞相比，虽有洞穴弯弯转转，但深处不到它的一半。那里有洞却被水阻断，此处无水可洞穴断了，反而觉得东洞没有水岸了。

再次出到四条道相通之处，打算去白砂洞游。据志书，白砂洞在勾漏洞北面，勾漏洞甲天下，而此洞又胜过勾漏洞。如玉虚、玉田诸洞，普照、独秀诸岩，道士全不言及，可唯独津津乐道地谈论此洞。我急忙赶到白砂洞前，道士又肩扛火把束了火种带上筐子扫帚来领路。从北边钻过偏洞口的下层出来，于是沿山的西北麓而行，这才见到此山前后有两座山峰，双双并立而中间连着，山峰向西南突起的，是宝圭洞依托之处，山峰在东北屹立的，是白砂洞隐伏之地。白砂洞前后也有两个洞口：前洞口向北而且高敞，分为三个洞口，两旁的悬绝陡峻，但中间的可俯身沿石阶进去；〔据志书所说，

玉田洞，洞前有三个洞口，中间的洞口明亮宽广可通进去，似乎与这个洞口相符。遍问当地人，无人知道玉田洞。莫不就是把后洞称为白砂洞，把这个洞口称为玉田洞呢?〕后洞口向南，可又高又窄仅通有一个孔，前方对着宝圭洞的后背，它左面就是中间相连的山脊了。先走过后洞口的山坳，草丛深没无路可走，道士不进洞却往北走。共走一里，转向东，绕到山的北麓后向南登上前洞口。走入洞口洞立即洼下去，走下数十级台阶下到洞底。仰望洞口左右两侧，各有缝隙在旁边裂开高悬着，就是所谓的左、右洞口了。倒光流影，太阳的余辉四处射入，然而嵌在虚空无法攀上去。从洞中向右转，十分高大，但渐渐变暗渐渐到了头。我先到处探察四处找路，无深入之路。出来，催促点亮火把命令道士领路，仍由原路进到洞中。用火光四处照射，四旁无路，道士忽然从右壁之下，扔进火把像蛇一样趴伏着进去，石洞高不超过一尺，宽处也如此。进去之后，忽然旋空而起，十分空阔，罗列着种种景象，如天门向下打开，天地重又相通。正当四处环顾不及之时，在高大宽阔的四周，又一次四旁没有别的缝隙。忽然找到一个如前边那样的洞穴，向东钻进去，转向南，忽开忽合，共经过四个洞穴，都窄得如紧束的竹管，薄得仅如钻过屏风，所以虽极其狭窄却忘了窘迫的处境，屡次经过却不厌其烦。随即见左面崖壁之上，大写着“丹砂”两个字。字下有一个石龛，道士说：“这是丹穴。”又趴下去扫满一捧砂粒。它稍南处有一个岔洞，进去里面不深。出来向西转，再折向南行，就见天光灿烂，好像明星射入洞内，后洞口在望了。洞里面下洼但洞中十分平坦，唯有洞壁上开启着洞口，没有深沟高冈的升降，前后两个洞口，都高悬在上。道士想仍从前洞口返回去，我想越过后洞出去。道士说：“后洞口狭窄不可登，而且洞外又草深无法走。”我说：“前边黑暗中的隘口，尚且不惮其烦，何况此处空阔明亮，正可宛转而出，草的深浅，我就不顾了。”于是穿过洞出来，就见太阳刚好在中天，这才见到宝圭洞的后峰，君子树堵塞了洞口。于是分开茅草踏着荆棘，向西南走出山

坳，仍经过宝圭洞通到北面的偏洞口，共行二里，将到庵后，命令脚夫同道士返回庵中做饭，我带着寄宿在庵中的人往东去探清泉岩，就是先前经过时向南的岩洞。洞不深但明亮清洁可以居住。洞前有块宋碑，写着“清泉岩”三个大字。洞左右无泉，可唯独得了这个名字，无从证实它的出处。回到庵中吃饭。

下午，带着脚夫与寄宿庵中的人〔此人不知是何处人，先就住在庵中，身无半文，跟随我游览诸洞，我给他饭吃，两天后不知去了哪里。〕去探寻近处山中的各个岩洞，于是向西南走入黄婆岩。黄婆岩，是宝圭洞西南方群峰之中裂开的岩洞。这里的山从西边望夫石杂沓攒聚往东延，岩洞正当山的东北隅，与宝圭洞东西相对，而这里稍偏向南些。岩洞口十分高，洞中有黄色石崖重叠连缀在一起。洞外石峰之顶，分出岔峰耸立异状，有的倾斜着好像女人的头，发髻盘绕在空中，作出回头顾视身影的姿态。它北面也有石峰成丛突起，南面与此山并排相夹，东面与宝圭洞对峙。东南的石壁上，写着“勾漏山”三个大字，大处与山一样高，当地人认为是神仙的遗迹。此大字的下边旧时必定是寺观依托之处，但今天不可考证了。〔据志书，勾漏山有灵宝观、韬真观两座道观，今天都不知在何处。灵宝观怀疑就是勾漏庵基址沿袭之处，韬真观莫非就在此地吗？当时必定有很多碑碣，但沧桑巨变之后，断碑残础无存了。〕徘徊在这下边。又往西抵达望夫山西麓，眺望山崖，别无岩洞。仅见东南一面，峰峦簇拥攒聚，怀疑就是所说的巫山寨的地方，〔巫山寨又叫石寨。山峰如烽火台和城墙，四周回旋环绕，山峰的数目有十二座，故而有巫山之名。〕然而渺茫广漠之中无法考证，唯有与灵秀的群山互相左顾右盼而已。不久就沿黄婆岩的东麓，边看边走，向南抵达东南隅，石崖悬绝陡峭，片片飞入云天点缀在空中。从外层山崖攀着陡峭的崖石上登，经过竖直的裂隙，屡次钻出层层悬空岩，到达峰顶，终于让它高险深嵌的姿态全部显露出来。下山来，转而沿南麓走，见悬崖穹然隆起，石色呈深红色。下边虽有洞口，洞内进去不

深，无法穿过门扉通入内室。于是向东由营房〔在勾漏庵前东南方的平地上。有草房数十间，军营中的士兵住在那里，是居住停歇卖水的场所。〕横向走过勾漏庵，抵达后峰的东南角。大致宝圭洞依托的山峰，在南面双双并立而中间相连，西边立着一峰，就是庵后清泉岩依托之处，东面竖立的山峰与它并肩向南。沿山峰东麓往北行，路左见到一个向东的岩洞，洞内很深，渐渐缩拢如牛角。出洞后又向北走，有一片清流，从乱石中淙淙流出，泉上满是青草岩石蒙蒙茸茸，泉下就向西南形成小溪流去，走路的人都从此处涉过山崖，庵中与营房都从这里汲水，但无人问它是从哪里来的。我正想去追寻它的源头，忽然间一个少年来到，见了我们，对随行的脚夫说："你们这些人想要找洞吗？这上边有两个洞，相距数十丈，路被草隐没了，可试探着进去。"又有一人说："昨天还不到晚上，有两个人带着狗从东边走来，老虎从山崖上跃下来叼着狗跑了。老虎穴在山上，不能去。"我不理会，急忙带着脚夫与寄宿的人攀着荆棘踏着刺丛上登，在深草中找洞，就见洞口果然穹然向东，只不过外面被蔓草环拥被岩石遮蔽了，无法马上见到罢了。走入洞口，洞立即猛地下坠。俯瞰洞底，见有溪水自北往南流贯洞底，水声潺潺缓缓流动，崖势陡削，不是靠攀援可以下去的。四面注视上方，南面石崖有处未全部坠陷下去之处，石片悬空，如栈道架在壁上，宽不到一尺，长处与下坠处一样长，直到西边的石崖，但栈道中有两根石柱并立，如用大树作栅栏阻断道路的样子。外边的一根石柱已被人截去，下边只留下一尺多，可跨过去。那地方十分狭窄，用双手握住里面的柱子，而绕着越过外边的石柱，下临深渊越过险途，没有比这里更危险的了。过了栈道走到西边的石崖，已与洞口隔溪相望。于是点亮火把四处照射：石崖之下，深深下坠与外面的石崖相同，石崖之上，向内进去就见垂着石乳排着石柱，交错开合，如疏朗的窗棂窈窕秀丽，忽而环绕成美玉装饰的石室，忽而穿透进去成弯弯曲曲的长廊，内中所藏的秘密，难以言尽。于是出到石崖上面临溪流，

从深坠之处滑下险途投身虚空而下，终于抵达溪中。仰望洞顶，高高隆起，散射的日光映照在洞内，侧面的栈道凌空，尤其增加了飘渺的感觉。水深不到膝，从南面的石崖下涌来，从北面的石崖上下坠而去，随即由此向东流出洞，成为乱石间泉水的源头。我于是从南面的石崖上下去溯流深入。那洞穴很低，垂覆在水面上，相距仅一尺。随行的脚夫及寄宿的人担心火把被水浸湿，洞内深处无法辨清路径，共同劝阻我不要进去。我鼓足勇气逆流而入，冲激的水沫漫过额头。向南进去几丈，望见前方有闪闪流动的亮光，我很高兴，再钻入一洞，益加高声呼唤两个随行的人，虽然伏在水中有石头阻碍着，匍匐低头，可瞻前顾后，火光与天光交辉四射，越发向前深入不肯停了。又向南数丈，有洞穹然隆起横贯东西，洞往上向东张开而成为外洞口，洞内往西进去而形成巨大的壑谷，洞口高耸与前边进来的洞口气势相当。此时那两人已来到，便命令他们拿着火把再往前走。从这里向西溯流，洞越来越高大，流水越来越深广。又走数丈，有块岩石如砥柱在中流。登上岩石望里面，洞开阔得如高楼大厦，深水在洞下漫到四边，用手杖测水深，探不到水底，用火把照射洞中，山洞十分深黑，不知再转几个弯，才能到达宝圭洞南洞先前望见的深坠之处了。于是从砥柱样的岩石反身顺流而行，仍走到向东张开的外洞口之下。两个随行的人将低下头横拿火把，匍匐着向那低矮的洞穴往北进去。我拦住他们说："这个洞口虽然高峻，与先前进来的地方没什么不同。如果弯腰下涉到进来时的洞口，还不如攀登上高空上登险途，走到头登上这个洞口方便些。"两个随行的人说："洞口外路不通，怎么办？"我说："洞口之外总不会超出此山，即便是进来的洞口，洞外难道是坦途吗？"于是首先攀着石崖登上去，两人也扔了火把跟随我，便出了洞口。洞口也是向东，与进去的洞口并肩而立，只不过被突起的岩石和连片的蔓草遮住了，竟然互相望不见。沿洞左的山崖平平地走，回头眺望洞口之上，上边又开启一层洞口，好像空中的楼阁高悬着，然而没有石阶上登。大体

上北洞洞内罗列着深室，此洞在外边悬挂着层层高楼，所不同之处仅此而已。于是向北转了一个弯，走到山前汲水的泉眼旁，从容洗脚，等候随行的人来到，便一口气用在北洞上登的方法下来。山崖半腰上石缝草影之中，仿佛连同北洞也能见到，等到在最下边抬头眺望时，仍然茫然消失看不见了。急忙从东南的山角转过营房，共走一里，进入勾漏庵，大雨如注。这一天，起初向西寻找玉虚、玉田诸洞却找不到，随后在东边找到这两个洞，尤其算得上奇妙绝伦。不过这两个洞如不是奇人忽然现身指点，那在一两步路之间，也将交臂错过，哪能知道西峰大字岩的侧边有没有荆棘埋没蔓草闭锁的洞穴？怎么能座座山峰用手抚摩用脚挑选如黄婆岩东南诸处陡峭的石崖那样呢！

初二日　早餐后，命令随行的脚夫跟随道士向西去北流城中买米买菜，我独自在庵中休息。这之前，寄宿的那人夜里躲避蚊子不知去到哪里，到这时来了，说："已打听到独胜岩在县城北面。"我知道在县城北面的或许是别的新开辟的岩洞，必定不是独胜岩，但庵中无人，不能与他马上去，暂且推辞明日去，可此人竟然一去不复还。已到中午，随行的脚夫拿着米菜返回来，我急忙命令他准备午饭，将携带笔砚前去抄录宝圭洞的遗诗。忽然道士疾跑而来，说："兵备道要来，恐怕会在庵中办酒宴。"要把我的行李暂时带入他住的地方。我不理会，竟自赶去宝圭洞。刚出庵门，而使者和旌旗已到了，不是管辖这里的郁林道，而是廉州府的海北道。〔是漳浦人张国径，字印梁，我从前在甘棠驿同黄石斋曾会见过他。现在驻在廉州府。此时军门熊文灿代替荆溪的卢象叔出任中州总督，追捕流寇，张国径前去护送他，回程中路过此地，因而想到勾漏洞游览。〕我隐藏在围墙西面，等他进入庵中，立即赶去抄录洞中的诗。还未抄完一半而他已来到洞中，我赶快回避到北边岔洞重叠的楼阁之上。回忆起《梧志》所记的西侧的小室，洞内明朗可向外远望，自然形成的石床，平整地铺着，叠成床架，可睡可坐，与东洞相对，正如

两个胳肢窝，那景色宛如这里。他进入南洞，也是到水边便返回了；我在石上躺了片刻，倾听洞中的人声时而寂静时而喧闹，也是一种奇异的情趣。张国径出了南洞，也是向北赶到偏洞口下，最终不能攀到上层，与县官一同啧啧称奇指点顾盼，却不知有人躺在其中。等他们离开，仍出来抄录各诗。诗都是近代的，只有一块宋碑却不佳，大概是被兵灾扫荡干净了。刚抄录完毕，已日衔西山，于是返回到庵中。

【原文】

初三日　饭勾漏，即东北行。由营房转山之东南角，过透石东出之泉，径草坡而行。五里，越一坡，有塘衍水环浸山谷。渡桥，又二里，堰塘愈大，石峰至此东尽，其北有尖峰兀立若独秀焉。山北隙中露大容，蜿蜒若列屏。又东十里，有水自西北容山来，东南入绣江，为容、郁分界，名洛桑渡。其水颇急，以藤跨水横系两涯之上，而系舟于藤，令渡者缘藤引舟，不用篙楫。桃叶渡江，不若藤枝更妙矣。又东五里为西山墟[①]，有公馆，客之所庭也。东南由岭上行，已下渡小桥，共五里矣。又东出山十里，有荒铺，有板桥。又东五里为清景新桥[②]，则大容东峰，巍然北临若负扆。又东五里，入容县西外门[③]。又一里，入城西门，经县治前，即南转出城南门。门外江水自西而东，即绣江。自高州北经北流，又东合洛桑、渭龙二水，绕城南而东北，则藤县入大江者也。渭龙源出天塘山[④]，北向石寨村，始入绣江。渡江而南，炊于肆。又南二里，逾冈坂，误入东麓。二里，仍转西向，又二里而得大道。西南行，又五里，宿于古楼村[⑤]。

一村皆李姓。

初四日　饭于古楼村。仍西南随大路盘都峤而过[6]。先是，余按志言："都峤在城南二十里。"自城问之，皆曰："南山去城七八里。"故余喜其近，出南门渡江，即望山而趋，而不意其误也。盖都峤即南山，其北俱削崖悬亘，无级可阶，必绕出其南，始可北向而登。其曰七八里，乃北面抵山之数，而二十里者，并从南陟山而言也。共五里，过石寨村。又一里，抵石嘴铺。铺东南八里有黄土岩，不及登。东渡一桥，始从岐北向上山。登山东转，遂由山峡北向五里，抵南山寺，古所称灵景寺也。大岩倚东崖，其门西向，中无覆架，而外有高垣，设莲座于中，明敞平豁，虽云"寺"，实岩也。盖都峤之形，其峰北穹高顶，南分两腋，如垂臂直下，下兜成坞，而清塘一方当其中焉。两腋石崖，皆重叠回亘，上飞下嵌，若张吻裂唇。一岩甫断，复开一岩，层穴之巅，复环层穴，外有多门，中无旁窦，求如白石下岩所云"潜通勾漏"者，无可托矣。总而披之，灵景为东腋之首，岩最高而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横阔十余丈，两端稍低，中穹如半月。其北有三岩，皆西向而差小，亦有环堵为门者，皆读书者所托，而今无人焉。三清当分腋之兜，岩最正而洁，高深横阔同灵景。其东有二室，皆南向，亦有环堵倚之，与西向三岩易隅而齐列。其西有飞崖，则南转东向，为西腋之户。高穹虚敞，第内不甚深，然迤逦而南，与灵景分门对峙，若两庑焉。此下层也。三清之上，又列重门为中

层，无缘陟道。其上又启一岩为上层，是名宝盖。高十五尺，深二丈，阔五六丈，后倚峰顶，地愈高上，独当中干，平临两腋巅。再上，即中盘顶。盖是岩不以灵巧见奇，而以回叠取胜，故舍其北峭，就其南嵲⑦，信列仙望衡对宇之区矣！上午，先抵灵景，门外竹光旁映，岩中霞幄高张，心乐其幽旷。时日已中，灵景僧留饭。见佛座下有唐碑一通，宋幢一柱⑧，刻镌甚古，就僧觅纸，僧仅以黄色者应。遂磨墨沈于石，取拓月于袖⑨，以钟敲为锤，以裹足为毡，洗碑而敲拓之。各完两通，而日色已暮。问三清观，道者他出，空寂无人，竟止岩中。

初五日　早饭于灵景。由岩右北行，历西向三岩，又盘磴而上，入南向二岩，共里许，然后抵三清岩。岩空境寂，树拂空明，甚堪憩足。又西历东向虚岩，乃仍从来路一里，返三岩之间，取道北上。又里余，沿涯蹑端，遂抵玉帝殿，即宝盖岩也。盖已历重崖之上，下视中岩嵌入足底，而下岩三清，树杪衍翠铺云，若浮空而载之者。由岩左循崖跻石，其上层石回亘，如盘髻上突，而俱不中空，虽峭削无容足之级，而崖端子石嵌突，与白石之顶同一升法。约一里，遂凌峰顶。其间横突之崖，旁插之峰，与夫环涧之田，傍溪之室，遐览近观，俱无非异境。乃知是山东西骈列，惟三峰最高，皆北耸南俯，此其最西者也。回睇最东，层叠更多，但不及此峻耳。北又横突一峰，为此峰北护，即县南望之趋者。其北面峭削特甚，西则旁插一峰，颇尖锐，为此峰

附。西北两附间，下开一门，内环为峡，乃北护山与西高峰夹而成者。峡中又突嶂中盘，为当门屏。由屏东进峡南转，则东西二高峰交夹隙也，回合甚深曲。久之，乃从旧道下，三里，至灵景岩取行囊。又五里，南下至山麓，西渡一桥，饭于石嘴铺。转而北一里，过石寨村。东望峡门深窈，冀一入探，而从夫阻梗不前；眺峡右有岩岈然，强其姑往探，此夫倔强如故。有土人见而问之，余以情告。土人曰："此岩甚浅，不足入。其内山半有竹简岩，山北之岩惟此可入而游也。"夫乃俯首从命。遂东向峡门入，过峡北，岩果浅，而中北不堪置足。一里，西抵一高峰东麓，见危崖独展，内环成峡。当门屏下，其南面裂垂罅，削为三崖；西则下属北护峰，与之并起；东面危崖独展，与西高峰麓相对成峡。峡南堰水成塘，环汇南罅三崖下，西附小峰，即椎立于南。塘上一家结茅而居，环户以竹，甚有幽致。由此渡峡，转上西峰北麓。又一里，越岭稍下，其处又成峡焉。细流南向，直坠椎立小峰腋。余乃溯流北入，涧壁阴森，藤竹交荫，涧石磊落，菖蒲茸之，嵌水践绿，足之所履，知菖蒲不知其为石也。缘涧东上，复东南跻岭，共一里，有飞石二丈当道，缘梯而上，则竹简岩在其左夹。两岩并列，门俱西北向，虽不甚深，高爽殊甚，南有飞泉外坠，北则燥洁中虚，有僧新结庐其间，故其道开辟。岩下崖直达涧底。计岩后即西高峰绝顶，当与三清岩胸背值，若由此置磴，可先登峰顶，次第下诸岩也。既而下二里，仍至环塘结茅处，探南面裂罅。罅

相距五尺，两鳞并起，界崖为三，俱危悬绝峭。见东麓有径北倚危崖，款茅而问之[10]，其人方牧，指曰："此石背村路也。"先是，偕从夫循危崖北行，夹径藤树密荫，深绿空濛，径东涧声唧唧，如寒蛩私语；径西飞崖千尺，轰影流空，隔绝天地。若不有此行，只谓都峤南魁北峭，一览可尽，而谁觉其幽悄至此哉！时已下午，从夫顿捐倔强之色[11]，并忘跋履之劳。二里，危崖北穷，与坞西转，即当门屏北麓也，较南麓三裂崖稍逊其峻，亦环亘成坞焉。路乃东向，截坞登岭。岭乃西高东北支，北走属北护峰者。逾岭，其坞自北而南。坞东乃中高盘亘，上亦有岩悬缀，下与西高夹为此坞，北更有重崖间之，南则湾环以出，不知所极。既而南见两三家倚西峰北麓而居，亟趋而问之，即石背村也。余既得石背，因忆宝盖道者所云："山北有岩与之相近。"更详询其所在。村人曰："此处东有婆婆岩，岩高路绝，可望而不可到；西有新岩，其岩新辟，有径可别下石寨。"乃引余从屋右小径，指而望之，即竹筒岩也。盖北山之洞即为竹筒。此中岩名、村界，询之则彼此多错，陟之则脉络递现，山灵与杖履辐辏[12]，其无幽不抉如此！时日已下迫，问抵县城尚二十里，亟逾岭，循危崖而行。三里，未至石寨，见有路北去，遂随之。盘一岭，路渐微，问之樵者，曰："误矣！"指从苍莽中横去。曰："从此西南，可得大道。"从之，路益荒棘。久之，得微径向西南，约共误三四里，仍出石寨傍南来大道，日已逼虞渊矣。始北转向大道行，五里，过古楼村西，

已昏黑。念前所投宿处，酬钱不受，难再入，入他家又昏暮不便，从暗中历大道北向而驰。四里，越一隘，又二里，转一岣，复下一坡，渡一涧，共二里而抵绣江，则街鼓既动⑬，宿肆俱寂。乃叩南涯之肆，入炊而宿焉。即昨来炊饭家，故闻声而即启也。

【注释】

①西山墟：今名同，在容县西隅，北流江稍北。

②清景新桥：原作“景清新桥”，乾隆本亦误。该桥因清景寺得名，今仍称清景桥。

③容县：隶梧州府，即今容县。

④洛桑水：今称民乐河。 渭龙水：即今杨梅河，源自广东宜信县，从南往北流入北流江。 天塘山：今作天堂山，在容县南隅。

⑤石寨村：“寨”原作“塞”，据乾隆本改。今仍名石寨，在容县稍南的公路边。 古楼村：今作古柳，分上下两村，又名合柳。

⑥都峤：即都峤山，在容县东南，有兜子、马鞍、八叠、云盖、香炉、仙人、中峰、丹灶等八峰，南洞称宝元洞天，北洞有三石三岩。

⑦㟪(wèi 畏)：山高低盘曲的样子。

⑧通：碑的单位。 幢(chuáng 床)：刻着佛号或经咒的石柱，单位称“柱”。

⑨拓月：即拓肉，为拓碑用的蘸墨汁的棉团。

⑩款(kuǎn)：通“叩”，敲。

⑪捐(juān)：除去。

⑫屦(jù 据)：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 辐辏(fú còu)：车轮的很多辐集中于毂上，引申为聚集。

⑬街鼓：古代夜间击鼓报时。一夜分为五更，击五次，亦称更鼓。街鼓既动为一更，时间约当晚上八九点钟。

【译文】

初三日　在勾漏庵吃饭后，立即往东北行。由营房转过山的东南角，走过渗过岩石向东流出的泉水，经满是荒草的山坡向前行。五里，越过一道坡，有个浩渺的水塘环绕浸泡着山谷。走过桥，又行二里，堤坝拦住的水塘更大，石峰到此向东到了尽头，水塘北面有座尖峰直立如独秀峰一样。山北的空隙中露出大容山，蜿蜿蜒蜒似屏风排列。又向东十里，有水流从西北的大容山流来，往东南注入绣江，是容县、郁林州的分界，名叫洛桑渡。那水流十分湍急，有藤条横拉在水流两岸，再把船系在藤条上，渡水的人乘在船上手拉藤条，不用竹篙和船桨。用如桃叶的船渡江，不如用藤条拉更妙的了。又往东走五里是西山墟，有客馆，是旅客停住的处所。往东南由岭上行，不久下岭越过小桥，共有五里了。又向东出山走十里，有个荒铺，有处板桥。又向东五里是清景新桥，就见大容山的东峰，在北边巍然下临好像屏风矗立。又往东五里，走入容县的西外门。又一里，进入县城西门，经过县衙前，立即向南转出了县城南门。门外江水自西流向东，就是绣江。是从高州府往北流经北流县，又向东汇合洛桑水、渭龙河两条河流，绕过城南流往东北，由藤县注入大江的河流。渭龙河源出于天塘山，向北流经石寨村，这才流入绣江。渡江往南走，在店铺中吃了饭。又向南二里，越过山冈上的山坡，误走入东麓。二里，仍转向西，又走二里才遇上大道。向西南行，又是五里，住在古楼村。一村都姓李。

初四日　在古楼村吃了饭。仍向西南顺大道绕着都峤山走过。这以前，我据志书所说："都峤山在城南二十里处。"在城中问路，都说："南山离城七八里。"故而我因它近而高兴，出南门渡江后，立即望着山赶去，却想不到错了。原来都峤山就是南山，山北面全是陡削的山崖悬亘着，无石阶可登，必得绕到山南，才可向北上登。他们说七八里，是指从北面走到山的里数，而说二十里的，是连同从南面登山而言的。共走五里，经过石寨村。又行一里，抵达石嘴铺。铺

东南八里处有个黄土岩，来不及登。向东越过一桥，开始从岔道向北上山。登山后往东转，便经山峡向北走五里，到达南山寺，就是古时候所称的灵景寺了。大岩洞背靠东面的山崖，洞口向西，洞中没有下覆的屋顶和屋架，可外边有高墙，中央设了莲座，明亮宽敞，平整开阔，虽说是“寺”，实际是岩洞。大致上都峤山的山势，主峰在北面高高隆起顶住天空，南边分出两座侧峰，如下垂的手臂笔直下插，下方翻卷成山坞，而一池清塘正当两峰之中。两侧的石崖，全都重重叠叠回绕绵亘，上边飞空下面深嵌，好像张裂开的嘴唇。一个岩洞刚断，重又裂开一洞，层层洞穴的顶端，又环绕着层层洞穴，外边有多处洞口，里面无旁洞，寻找如白石山下洞所谓的“潜通勾漏山”的地方，无处可依托了。总括起来分析它，灵景寺是东侧的第一个岩洞，洞最高最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横处宽十多丈，两头稍低，中间隆起如半个月亮。它北面有三个岩洞，都是向西而略小，也有墙环绕着作为门户，都是读书人寄身之处，可今天无人在里边。三清岩正当两座侧峰分开向上翻卷之处，洞最正而且整洁，高处深处横处宽处与灵景寺相同。它东边有两个石室，都向南，也有环绕的墙紧靠它们，与向西的三个岩洞换了方位却平齐地排列着。那西边有飞空的山崖，便由南转向东，是西面侧峰的门户。高大穹隆，空旷宽敞，只是洞内不怎么深，然而向南逶迤延伸，与灵景寺分为两个洞口对峙，好似两侧的厢房。这是下层。三清岩之上，又排列着重重洞口是中层，无向上攀登的路。它上边又开启一个岩洞是上层，此洞名叫宝盖岩。高十五尺，深二丈，宽五六丈，后面背靠峰顶，地势愈加高高在上，独自正当中峰主干之上，水平地面临两座侧峰峰顶。再上去，就是中盘顶。原来这里的岩洞不以灵巧见奇，而是以环绕重叠取胜，所以放弃它陡峭的北面，赶去它高低盘曲的南面，实在是众仙楼阁相望殿宇相对的地方呀！上午，最先到达灵景寺，门外竹林阳光在旁映衬着，岩洞中高挂着云霞般的帏幄，心里喜爱它的幽静空旷。此时太阳已到正中，灵景寺僧人挽留吃饭。见

佛座下有一块唐碑，一柱宋代的经幢，凿刻得十分古朴，找僧人要纸，僧人仅拿出黄纸应付。于是在石上磨墨汁，撕衣袖为拓肉，用钟锤作为锤子，拿裹脚布当做毛毡，刷了碑就敲打着拓碑。各拓完两通，而天色已晚。访问三清观，道士出门到别的地方去了，空荡荡寂静无人，最终停宿在岩洞中。

初五日　在灵景寺吃早饭。由洞右往北行，经过向西的三个岩洞，又绕着石磴上走，进入向南的两个岩洞，共走一里左右，然后抵达三清岩。岩洞空旷地方寂静，树枝在明亮的空中拂动，真值得歇歇脚。又往西经过向东的虚岩，于是仍沿来时的路走一里，返回到三个岩洞之间，选择向北的路走。又走一里多，沿山崖边登上山顶，便到了玉帝殿，就是宝盖岩了。原来已爬到重重山崖之上，往下俯视，中层岩洞嵌入脚底，而下层的三清岩，树梢如散开的翠玉平铺的云彩，好像浮在空中载着它的样子。由洞左沿山崖登上石崖，那上层的石崖回绕横亘，如盘绕的发髻上突，但中间都不空，虽陡削无容足之处，可石崖之间嵌入的石子突出来，用与在白石山山顶的同一种方法上登。约有一里，终于登上峰顶。山间横突的山崖，旁插的峰峦，与那些环绕着山涧的水田，依傍着溪流的房屋，远览近观，全都无处不是奇异之境。这才知道这里的山东西并列，唯有三座山峰最高，都是北面高耸南面低俯，此峰是最西边的山峰。回头侧视最东面，山峰更是层层叠叠，不过赶不上此处险峻罢了。北面又横着突起一峰，如此峰在北方的卫兵，就是从县城向南望着它赶来的山峰。它的北面特别峻峭陡削，西边却在旁插出一峰，十分尖锐，是此峰附属之峰。西北两座附属的山峰之间，下边张开一道门，里面环绕成峡谷，是北面卫兵样的山与西面的高峰相夹形成的。峡中又突起一座直立的山峰盘踞在中央，如挡在门前的屏风。由屏风东侧进峡后往南转，就是东西两座高峰相交的夹缝了，弯弯地合拢十分幽深曲折。很久，就从原路下山，三里，来到灵景岩取了行李。又走五里，向南下到山麓，向西越过一座桥，在石嘴铺吃了饭。转向

北行一里，路过石寨村。往东望去峡口深远，希望进去探一探，但随行的脚夫从中作梗不肯前走；眺望峡右有个岩洞十分深邃，强逼他姑且前去探一探，这个脚夫倔强如故。有个当地人见了便询问缘故，我把情况告诉他。当地人说："此洞很浅，不值得进去。这里面山腰有个竹筒岩，山北面的岩洞只有此洞可以进去游一游。"脚夫这才俯首听命。于是向东走入峡口，走过山峡北面，洞果然浅，而且洞中北面不能落脚。一里，向西抵达一座高峰的东麓，见高险的山崖独自展开，里面环绕成峡。当门的屏风下，它的南面裂开垂直的缝隙，削为三道悬崖；西面下边却连着北面卫兵样的山峰，与它并排耸起；东面高险的山崖独自展开，与西面高峰的山麓相对形成峡谷。峡谷南段筑堤积水成为水塘，环绕着积在南面裂缝的三道悬崖下，西面附属的小峰，就是像锥子一样立在南边。水塘上有一户人家建了茅屋住在这里，用竹丛环绕着屋门，十分幽静雅致。由此渡过峡谷，转上西峰的北麓。又走一里，越过岭稍稍下走，此处又形成峡谷了。细细的水流向南流去，一直坠到像锥子样竖立的小峰侧旁。我于是溯流往北深入，山涧的石壁阴森森的，藤条翠竹交织成荫，涧石众多杂沓，菖蒲毛茸茸的，嵌入水中踩着绿草，脚所踩之处，只知有菖蒲不知它是岩石了。沿山涧往东上走，再向东南登岭，共行一里，有块二丈高的飞石挡住道路，沿石梯往上走，就见竹筒岩在飞石左侧的夹缝中。两个岩洞并列，洞口都是朝向西北，虽不十分深，特别高敞明亮，南面有飞泉坠到洞外，北面则干燥整洁中间空阔，有僧人在洞中新建了房屋，所以这里的路开阔。洞下山崖直达涧底。估计洞后就是西面高峰的绝顶，应当与三清岩腹背相对，如果由这里设置了石磴，可首先登上峰顶，依次下到各个岩洞了。随后下行二里，仍来到水塘环绕建有茅屋之处，去探测南面的裂缝。裂缝相距五尺，两条裂缝并排升起，把山崖分隔成三段，全是高险悬绝的峭壁。望见东麓有条小径紧靠北面的危崖，敲茅屋的门问路，那人正在放牧，指点说："这是去石背村的路。"这之前，偕同

随行的脚夫沿危崖往北行，小径两旁满是藤枝树丛，树荫浓密，一片深绿空濛濛的，小径东侧的山涧水声唧唧，如深秋的蟋蟀在窃窃私语；小径西面飞崖千尺，崩裂的山影流下天空，隔绝天地。如果没有此行，只认为都峤山南面高大北面陡峭，可一眼览尽，而谁又会察觉到它幽深寂静如此呢！此时已是下午，随行的脚夫顿时消除了倔强的神色，并忘了跋涉的疲劳。行二里，危崖在北面到了头，随山坞向西转，就是挡住门屏风的北麓了，与南麓三道裂开的悬崖相比它陡峻的程度稍逊色一些，也环绕绵亘成山坞。路于是向东走，横越山坞登岭。此岭是西面高峰往东北延伸的支脉，向北延伸连接到北面卫兵样的山峰。越过岭，那里的山坞自北延向南。山坞东面是中央的高峰盘踞横亘着，上边也有岩洞悬挂着，下面与西面的高峰夹成此坞，北边另有重重山崖隔断了山坞，南面则弯弯转转地出去，不知它的尽头。随即见南面有两三家人背靠西峰的北麓居住，急忙赶过去问路，就是石背村了。我找到石背村后，因而想起宝盖岩道士说的话：“山北有洞与它相接近。”再详细询问岩洞所在之处。村里人说：“此处东边有个婆婆岩，洞高路断，可望而不可及；西面有个新的岩洞，那个洞新近开辟，有小径可另外下到石寨村。”于是领我从屋右的小径走，指着望过去，就是竹简岩了。原来北山的洞就是竹简岩。问起这一带的岩洞名、村庄的地界，彼此大多错乱，走到那里却脉络依次显现出来，山间的灵气与手杖鞋底聚在一起，那没有什么幽深之处不被如此挖掘出来！此时落日已下垂，问知走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连忙越过山岭，沿危崖而行。三里，未到石寨村，见有路向北去，便顺着它走。绕过一岭，路渐渐变小，向樵夫问路，说：“错了！”指点从苍茫的原野中横过去，说：“从此往西南走，可走上大道。”按他的话走，路越加荒芜满是荆棘。很久之后，看到小径通向西南，约一共错走了三四里路，仍出来到石寨村傍南来的大道上，落日已逼近西山了。这才转向北沿大道行，五里，走过古楼村西头，天已昏黑。考虑先前投宿之处，酬谢他钱不接受，难以再进

去，进别的人家又昏黑不便，从黑暗中经大道向北疾行。四里，越过一个隘口，又走二里，转过一座山，又下了一道坡，渡过一条山涧，共二里后抵达绣江，就听街上更鼓已敲响，住宿的旅店全都沉寂了。只好敲开了南岸的旅店门，进去煮饭吃了便睡下。这就是昨天来时烧饭的那一家，所以他们听见声音就立刻开门了。

【原文】

初六日　早，北渡江入南门，出西门，饭于肆，即从外垣内北向行[①]。经演武场，有大塘潴水甚富，堤行其间。堤北出古城门，此古州北城遗址也。有碑言："天顺间郑果、嘉靖间吴显宗二寇为乱，皆因改州为县，城失其险。故崇祯初复门旧基为外护"云。余疑改州为县[②]，因人散城缩，非改县而后失险也。出容县北门即西行。已而北转，循大容东麓十里，有水自西北来，东入绣。乃连渡其右，复渡其左，三渡遂循溪溯流而上，行夹谷间五里，为石头铺。于是复乱流涉水，水势愈缩，山势愈夹。西折入山峡行，透峡共五里，山势复开，是为李村。已渡一桥，复渐入幽阻，盘旋山峡间，见溪流壑底，树蔓空中，藤箐沉翳，举首不见天日。五里，跻岭，复盘旋其上峡。又五里，忽山回谷转，潴水满陂，环浸山麓，开处如湖，夹处如涧，皆平溢不流，左右回错，上下幌漾，真深山中异境也。已而路向南山，水连东坞，乃筑堤界其间，以通行者。再南出峡，水遂西流，是为水源，盖大容北下之脉所盘夹而成者。于是水分东西夹路，随水西北出山。二里为同山墟，山乃大开，原田每每，

村落高下。转而西行，仍南见大容西峰巍然颖出也。五里，有大溪自南，小溪自西，二溪会而东来之溪相并北去。乃涉南溪，溯西溪，北循岭过鸡黍山，有村落在路左。越溪而北，日有余照，途中人言，从此将北入深峡中，无居人，遂止于秦窑③。秦窑者，鸡黍山北坞中悬小阜也。左右俱有峡，通狭径，两三家当阜而居，径分其前，溪合其下。主人方裂竹为构屋具，取大竹椎扁裂之，片大尽许，而长竟其节，以覆屋兼椽瓦之用。迎客有山家风味，不若他方避客如虎也。

初七日　晨餐毕，从秦窑北行。透峡二里，山复环而成坞，有聚落焉，是为卢绿塘。从此循壑西北行，山谷愈幽，径路愈塞，山俱丛茅荒棘，求如水源一带高树深林，无复可得。况草茅高者没顶，不辨其上之或东或西；短者翳胸，不见其下之为平为坎。如是者三里，过大虫塘④。又二里逾长岭顶，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峰之外。于是西北从岭头下二里，又从坑中下一里，为石潭村⑤。村北逾小桥，从东岐行五里，山坞大开，有江自南而东北注，是为西罗江⑥，乃发源大容西北，至此始胜舟，而东至头家寨入绣江者。其流颇大，绝流而渡，没股焉。北岸为平地墟，有舟下达绣江。由其埠西上岭，二里，入一坞，为板洞，聚落亦盛。由洞后西上岭，平行岭半二里，转而北，复平行岭半二里，乃下。旋东北上跻，遂逾岭头，南望大容东西诸峰无不毕献，惟北瞻白石，为北峰所掩。复平行岭上，一里而下岭北，其水犹东行。度峡西，稍逾一坳，水始分东西焉：东水俱入西

罗江，属梧；西水俱入大水河[7]，属浔，是为分界。一里出坞，为上周冲，山始开。五里抵罗秀，山乃大开。饭于肆。由罗秀北行三里，为卢塘[8]。四山开绕，千室鳞次，倚山为塘，堤分陂叠，亦山居之再盛者也。罗秀、卢塘之中，道旁有空树一圆，出地尺五，围大五尺，中贮水一泓，水面上不盈树围者五六寸，下浮出地面者几及尺焉。深碧澄莹，以杖底之，深不可测，而珠泡亹亹上溢[9]。空树虽高于地，若树中之水，止可与地相平，乃地之左右俱有溪流就下，而水贮树中者较地独高，不溢不减，此孰为之斟酌其间耶？树若井栏，或人之剜空而植之地中者。但水之浮地为可异耳。卢塘北五里，过卢忘村[10]，登一岭夹。下而复上，又二里，循山半行，始望白石双尖如觌面。其岭东西两界夹持，而北下成深坑，布禾满底坑。一里，辄有过脊横断两崖间，凡渡三脊，约循崖上者共六里焉。俯瞰坑中，或旁通，或中岐，所谓"十二岔塘"者是矣。渡脊后，遂西北逾岭，一里稍下，复东度一脊，乃北向大路，直望白石山麓。北下一里，又随夹西转一里，下至坑底，即逾小岭。一里西下，则大水河从南北注。随之北下，又一里，水转东折，又有一小水北自白石来，合并东向。乃既渡其大，复渡其小，上东北涯，已暮色逼人，投宿于岭上之陈村。大水河者，自同冲、罗秀北流过此，下流至武林入浔江[11]。

初八日　自大水河登后山入浔，路当从山左循小水北行，余误从山右大水北去。一里，大水折而东，余乃西逾

岭。三里出罗捷[12]，或作"插"，有村落在山半。仍与北来小水遇，溯之行，始得大道。又二里，复逾水上岭，从岭上行二里，西瞻独秀而行。下山二里，为陈冲，已出独秀东北，复见白石矣。自陈冲循坞中小水东北行[13]，至是又以潘观山为西瞻矣。潘观山与东界山排闼而北。十里，复西北陟冈，盘西界中垂之嘴，于是复循冈陇行。共十里，逾一岭而下，是为油麻墟[14]。时值墟期，饭而后行。十里，连渡二桥，桥北为周村，水北绕而去，路陟西岭。五里，过上合村。又谓之麻合，居民二三家在岭内。又十里，抵陈坊[15]。陈坊之南，自周村来，山不甚高，水不成溪，然犹冈岭间叠，陂陀盘绕；陈坊之北，则平野旷然，西山在望，聚落成市，始不作空山寂寞观矣。

初九日　自陈坊墟西行荒野之中，中洼如岩，岩中突石，盘错蹲踞，但下无深坠之隙，中无渊涵之水，与前所过石桥村南洼陂突石无以异也。西行十里，直逼思灵山下，则郁江自西南环城东北，而隔江山光雉堞，恍然在望矣。渡江，抵城东南隅，往南门，至驿前，返浔郡寓中，则二病者比前少有起色。询横州渡舡，以明晨早发，遂携囊下舟以俟焉。

是行也，为日十有六，所历四县、桂平、陆川、北流、容。一州郁林。之境，得名岩四，而三为洞天[16]：白石名秀乐长真第二十一洞天，勾漏名玉阙宝圭第二十二洞天，都峤名大上宝玄第二十洞天。惟水月洞不在洞

天之列，而实容山之正脉。盖余所历，俱四面环容山之麓。盖大脊西南自钦州、灵山[17]，东北经兴业，由平山墟度脉而东，即高峙为大容[18]。其北出之支，发为白石，而山脉尽焉；其南出之支，经北流县东分为勾漏，而山脉亦尽；南行正脉，自鬼门关又南为水月洞，又南经高州、西宁之境[19]，散为粤东南界之脉，而北转者始自罗徊而北，结为都峤。是白石、勾漏、水月皆容山嫡冢，而都峤则云礽之后矣[20]。世谓容州三洞天俱潜穴相通，非也。白石之通于勾漏者，直指其山脉联属，而何必窍穴之相彻；都峤之通于勾漏者，第泥其地界之接轸[21]，而岂知脉络之已分。故余于都峤而知迹之易混，于水月而知近之易遗也。

鬼门关在北流西十里，当横林之北，望之石峰排列，东与勾漏并矣。北流而县中峙，乃东者名仙区，西者称鬼域，何耶？余初是横林北望，心异山境，及抵北流而后知其为"鬼门"，悔不能行其中，一破仙、鬼之关也。

【注释】

①垣(yuán 元)：矮墙。外垣：指城外加筑的城墙，亦称郭。

②改州为县：元设容州，直隶湖广行省，治今容县。明代降为县。

③同山墟：今作松山，在容县西北境公路旁。　秦窑，今作寻杨、寻瑶；鸡黍山，今作鸡屎山，在松山稍西。

④卢绿塘：今作黎曲塘，在松山稍西。　大虫塘：今作大虫冲，在容县西北。

⑤石潭村：今作石头、寺塘，在容县西北隅。

⑥西罗江：又作思罗江，今称四六河。　头家寨：今作道家，在藤县西南隅，四六河在道家汇入北流江。

⑦大水河：今称白沙河，在平南县境，从南往北流入浔江。

⑧罗秀：今名同，在桂平县东南隅。　卢塘：今作露棠，在桂平县东南隅，罗秀稍北。

⑨亹（wěi 伟）亹：行进的样子。

⑩卢忘村：今作路房，在桂平县东南隅。

⑪武林：今名同，在平南县东境，浔江南岸，白沙河汇入浔江处。

⑫罗捷：今作罗集，在桂平县东隅。

⑬陈冲：今分中陈冲、上陈冲，在桂平县东隅，油麻稍南。

⑭油麻墟：今作油麻，在桂平县东境。

⑮陈坊：今作寻旺，在桂平县稍东。

⑯洞天：道教称神仙所居的地方为洞天，意即洞中别有天地。

⑰灵山：明为县，隶广东廉州府钦州，即今广西灵山县。

⑱大容山：今名同，在容县、桂平、玉林、北流数县间，最高峰海拔1275米。

⑲西宁：明为县，隶广东罗定州，治今广东郁南县建城。

⑳礽（réng 仍）：即礽孙。古称从本身下数第八世孙为礽孙（包括本身）；亦通称孙为“礽孙”。

㉑彻（chè）：贯通。　轸（zhěn）：通“畛”，界限。

【译文】

初六日　清早，向北渡江进入南门，出了西门，在店铺中吃了饭，立即从外郭内向北行。途经演武场，有大水塘蓄水非常宽广，堤坝伸向塘中。从堤北走出古城门，这是古州城北面的遗址了。有碑说：“天顺年间（1457～1464）郑果、嘉靖年间（1522～1566）吴显宗两起盗贼作乱，都是因为把州改为县，城失去它的险要地位。所以崇祯初年在旧基上恢复城门作为外围的屏障”等等。我怀疑把州改为县，是因为人口散去城市萎缩，不是改县后才失去险要之势。出

了容县北门立即往西行。不久转向北，沿大容山东麓走十里，有溪流自西北流来，向东流入绣江。于是接连渡过溪右，又渡到溪左，渡了三次就沿溪水溯流而上，行走在夹谷间五里，是石头铺。从这里又涉过乱流的溪水，水势越加缩拢，山势越加狭窄。向西折入山峡中前行，穿过山峡共走五里，山势重又开阔起来，这是李村。随即越过一座桥，又渐渐步入幽深险阻之地，盘旋在山峡间，只见溪水流在壑谷底，树枝蔓延在空中，藤葛竹林深沉荫蔽，抬头不见天日。五里，登岭，又盘旋在岭上的峡谷中。又走五里，忽然山回谷转，积水满池，环绕浸润着山麓，开阔处如湖水，狭窄处如山涧，都平静溢满不流动，左右回绕交错，上下荡漾，真是深山中的奇异之境。不久沿路走向南山，水连接到东面的山坞，就筑了堤隔在山坞中，以便走路的人通行。再向南出峡，水便往西流，这里是水源，大概是大容山向北下延的山脉盘结相夹形成的。从这里起水流分为东西两股夹在路两旁，顺水流向西北出山。二里路是同山墟，山体从此开阔起来，原野中田地肥沃，村落高高低低。转向西行，仍望得见大容山的西峰巍然突出。五里，有条大溪自南边，小溪自西面流来，两溪相会后与东面流来的溪水互相并行向北流去。于是涉过南来的大溪，溯西来的小溪走，向北沿着山岭过了鸡黍山，有村落在路左。越过溪流往北走，落日还有余辉，路上的人说，从此将向北进入深山峡谷之中，无人居住，便在秦窑停下了。秦窑这地方，是鸡黍山北面山坞中高悬的一座小土山。左右两侧都有峡谷，通着一条狭窄的小径，有两三家人在土山上居住，小径在它前面分岔，溪水在它下方合流。主人正在剖竹为建房做准备，〔取大竹来捶扁使它裂开，竹片大一尺左右，而长处有整条竹节长，用来覆盖屋顶兼作椽子和瓦片用。〕迎接客人有山村人家的风味，不像其他地方躲避客人如避猛虎一样了。

初七日　早餐完后，从秦窑往北行。穿越山峡二里，山又环绕成山坞，有村落在其中，这里是卢绿塘。从此处沿壑谷往西北行，山

谷愈加幽深，道路愈加阻塞，山上全是丛聚的茅草荒芜的荆棘，再也找不到如像水源一带那样的高树深林了。何况茅草高的没过头顶，辨不清头上边是东还是西；短些的遮过胸脯，看不见脚下是平坦还是坎坷。这样的路走了三里，路过大虫塘。又行二里越过长岭顶，这才望见北面的白石山在重重山峰之外。于是向西北从岭头下走二里，又从坑谷中下走一里，是石潭村。从村北越过小桥，沿东面的岔道行五里，山坞十分开阔，有江水自南往东北流注，这是西罗江，是发源于大容山西北麓，到此才能承载船只，而后向东在头家寨流入绣江的江流。江流很大，横截江流而渡，水没过大腿。北岸是平地墟，有船下行到绣江。由江边码头向西上岭，二里，走入一个山坞，是板洞，村落十分兴盛。由板洞后向西上岭，平缓行走在山岭半腰上二里，转向北，再平缓行走在山腰上二里，这才下山。随即往东北上登，终于越过岭头，向南望去大容山东西两面的群峰无不全部呈现出来，唯独向北远望白石山，被北峰遮住了。再平缓行走在岭上，一里后下岭往北走，这里的水流仍然往东流。越到峡谷西面，慢慢越过一个山坳，水流这才分为东西两道：东面的水流全部流入西罗江，属于梧州府；西面的水流全部流入大水河，属于浔州府，这里是分界处。一里走出山坞，是上周冲，山体这才开阔起来。行五里抵达罗秀，山体变得十分开阔。在店铺中吃了饭。由罗秀往北行三里，是卢塘。四围群山开阔缭绕，千家万户鳞次栉比，靠山筑塘，堤坝将池塘分成重叠的，也是山中村居又一处兴盛的地方。罗秀、卢塘之间，路旁有一棵空心树，高出地面一尺五，圆周大五尺，树洞中贮了一塘水，水面离树洞口有五六寸，下面浮出地面几乎一尺。水深碧澄澈晶莹，用手杖探测，深不可测，而珍珠似的水泡汩汩向上溢出。空心树虽然高于地面，但如果树中有水，只可能与地面相平，这是因为树下左右两边都有溪流，而贮在这树中的水独独比地面高，不溢出不减少，这是谁在舀水灌在其中的呢？〔树干好像井栏，或许是人挖空了植入地里的。但水浮出地面可算是很奇异的

了。〕由卢塘向北走五里，经过卢忘村，登上一条岭上的峡谷。下岭后又上山，又走二里，沿山腰行，这才望见白石山的一对山尖好像脸对脸的样子。此岭分为东西两列对峙相夹，而北面的下方形成深坑，坑底满布着稻禾。一里，总有延伸而过的山脊横断在两面山崖间，共越过三条山脊，大约沿山崖向上延伸了六里。俯瞰深坑中，有的地方通往旁边，有的在中间岔开，所谓的"十二岔塘"的地方就是这里了。翻过山脊后，就向西北越岭，一里后稍稍下来，又向东越过一条山脊，于是向北沿着大路，径直望着白石山山麓走去。往北下行一里，又随着夹谷向西转一里，下到坑底，立即越过小岭。一里路向西下走，就见大水河从南往北流注。顺着河水向北下行，又一里，河水转向东折去，又有一条小河自北面的白石山流来，合流后向东流去。于是渡过那条大河后，又渡过那小河，上到东北岸，已经暮色逼人，投宿在岭上的陈村。大水河，自同冲、罗秀向北流过此地，下流到武林流入浔江。

初八日　自大水河登上后山进入浔州府境内，路应该从山左沿小河往北行，我错从山右的大水河向北走去。一里，大水河折向东去，我于是向西越岭。三里路到罗捷，〔或者叫做"插"，有村落在山腰。〕仍与北来的小河相遇，逆水行，这才走上大道。又行二里，又渡过河水上岭，从岭上行二里，望着西面的独秀峰而行。下山二里，是陈冲，已走到独秀峰东北麓，重新见到白石山了。自陈冲沿山坞中的小河往东北行，走到这里又把潘观山作为西望的对象了。潘观山与东面一列山似门扇一样排列而北。十里，又向西北登上山冈，绕过西面一列山从中下垂的山嘴，于是又沿着山冈土陇行走。共走十里，越过一座岭下山，这是油麻墟。此时正逢赶集日，吃了饭后上路。十里，一连走过两座桥，桥北是周村，河水向北绕着流去，沿路上登西岭。五里，过了上合村。〔又把它称为麻合，有居民二三家在山岭中。〕又走十里，到达陈坊。陈坊以南，自周村以来，山不十分高，水流不成溪，然而仍冈峦山岭各自间隔，层层叠叠，山坡回绕；

陈坊以北，便是平坦空旷的原野，西山在望，村落聚成街市，这才不再显出空旷山野冷清寂静的景观了。

初九日　从陈坊的集市向西行走在荒野之中，中央下洼如像岩洞，洞中突起岩石，环结交错地盘踞着，但下边没有深坠的裂隙，里面没有深奥的积水，与从前走过的石桥村南面洼塘中突起的岩石没有不同之处。往西行十里，一直逼近思灵山下，就见郁江自西南方环绕府城流向东北，而隔江处山光城池，恍惚在望了。渡过江，抵达府城东南角，前往南门，来到驿站前，返回浔州府的寓所中，就见两个病人比以前稍有起色。打听去横州的渡船，是明天一大早出发，就带上行李下船等待。

这次出行，为时十六天，经过四个县、〔桂平县、陆川县、北流县、容县。〕一个州〔郁林州。〕的境内，找到四个著名岩洞，而三处是道教所称的洞天：白石山名叫秀乐长真第二十一洞天，勾漏山名叫玉阙宝圭第二十二洞天，都峤山名叫大上宝玄第二十洞天。只有水月洞不在洞天之列，可实际上是大容山的主脉。大体上我所经历之处，都是西面环绕着大容山的山麓。大略主脊起自西南的钦州、灵山县，向东北经过兴业县，由平山墟山脉往东延伸，就高耸成大容山。它往北分出的支脉，突起成为白石山，而山脉在此到了头；它向南分出的支脉，经过北流县向东分支成为勾漏山，而山脉也到了头；往南延伸的主脉，自鬼门关又往南成为水月洞，又向南经过高州府、西宁县境内，散开成为广东东南部的山脉，而向北转去的山脉自罗徊开始往北，盘结为都峤山。这样白石山、勾漏山、水月洞都是大容山的正宗嫡系，而都峤山却可说是要排在子孙辈之后了。世人认为大容山各州县的三个洞天都有暗洞相通，不是的。说白石山通到勾漏山，只是指它们的山脉相连接，而何必要洞穴相通呢；说都峤山通到勾漏山，仅只是拘泥于它们的地界相接壤，却哪里知道它们的脉络已经分开。所以我在都峤山才知道

外表的迹象容易混淆，在水月洞才知道近似的东西容易遗漏。

鬼门关在北流县城西十里，正当横林的北面，远望它石峰排列，东面与勾漏山并立。北流县城屹立在中间，可东面的山名为仙境，西面的山称作鬼域，为什么呢？我起初在横林向北望，心里感到山境奇特，等到达北流后才知它是“鬼门”，后悔没能在其中行走，一举攻破这仙、鬼之关。

【原文】

初十日　未明发舟，晓霞映江，从篷底窥之，如行紫丝步帐中，彩色缤纷，又是江行一异景也。随西山南向溯流十里，外转而东北行，迂曲者又十里，始转而南又十里，望白石山亭峙东南，甚近。于是转而西北，是为大湾。又西十里过牛栏村[1]。转而南，复转而西，又十五里而暮。又乘月行五里，宿于镇门。是夕月明如昼，共行六十里。

十一日　未曙而行。二十里，白沙[2]，又五里登涯。由小路北行，一里得大路，稍折而东，渡雷冲桥。从桥东小岐北望石峰而行，涉一溪，行苍莽中。四里抵小石峰下，复透一峰峡，又三里抵罗丛岩，岩门南向。邦人黎霄鸾，乡贡进士，有记曰：“东南望白石洞天，西北接狮子、凤巢之秀，艮案峙其前，太平拥其后。”既至，日犹未午，一面索炬同道者游，一面令具餐焉。盖兹岩前有东西两门，内有东西两洞。西洞之内，倏夹倏开，倏穹而高盘，倏垂而下覆，顶平若幕，裂隙成纹；至石形之异，有叠莲盘空，挺笋森立者，亦随处点缀，不颛以乳柱见奇也。西洞既穷，道者复携炬游东洞。计里许，北过一隘，西转有峡，北透天光。其内夹而不宽，高而无岐，

石纹水涌，流石形如劈翅，而莲柱乳笋，亦复不泛[3]。时数炬更尽，不复能由内洞返。北跻后洞出，穴北向，仅中匍匐出洞。已下北麓，循麓东行，过东北隅，道者指其上列窦曰[4]："此东洞后穴也。"予即欲从之入。道者曰："无炬。须仍由前洞携炬出。"从之，环其东麓。麓东一峰圆峙，高逾此山，窍穴离披。道者谓都无深入窦。然其北有石一枝离立起，不由此不得睹也。复入东前洞，缚炬内游。乳石奇变，与西内洞等，而深止得半，不若西屡转愈扩也。东崖上穴骈迸，亟跻上，则有门三穴，联翩北向，而下无阶级[5]。道者谓："从其内西向跻暗夹中，有道可出，然愈上愈隘，不若仍出前洞也。"游毕，下洞底，循故道出。

饭于道者，复束炬为水洞、龙洞游。水洞在山西南隅，其门南向，中宽数亩，潭水四际，潴而不流，其深不测，而渊碧如黛；其外浅处，紫碧浮映，想为日光所烁也。洞左右俱有重崖回环潭上，可循行以入。及抵潭际，则崖插底而路旁绝，上无岐穴，不识水洞何所止。出洞，循西麓北转而东，又得龙洞。洞在山西北隅，其门北向，中有水夹，其上片石东西交叠，成天生桥焉。五丈以内，又度一梁，篝火入，西穿石柱，夹渐大。南入约半里，路穷下黑，乃多燃火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潴水莫测，大更逾于水洞，投石沉沉，亦止而不流，洵神龙之渊宅也！已而熄炬消焰，南望隔潭，深处杳杳，光浮水面，道人神以为怪光使然。予谓穴影旁透。道人曰："昔村人结筏穷之，至其处，辄不得穴，安

所得倒影?”予曰:“此地深伏,虽去洞顶甚遥,然由门南出,计去水洞不远,或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筏者但从上瞩,不及悟光从水出耳。苦系灵怪,岂有自古不一息者哉?”乃复明炬出龙洞。

别道人,即西逾石梁,西南望山坳行。皆土山漫衍,三里,辄不得路。乃漫向西南升陟垅坂,五里始得路。乃随向西南一里,度一石梁,又一里得村聚,是为厚禄[6],有公馆焉。厚禄西南,乃往贵县大道;厚禄之北为安禄营,乃浔州所从来者。余从间道出厚禄后山,已过安禄,而南欲趋平碣,尚三十里,中无人烟可以托宿。土人劝余返安禄宿铺中,时日才下舂,余不能违也。安禄营有营兵数十家,以宿客为业。

罗丛岩西北有崇山横亘,东北自浔之西山,西南自贵之北山,二山两角高张,东西相距百四十里,中间峰峦横亘,翠环云绕,颇似大容。盖大容为郁江南条之山,界于绣、郁两江之间;而此山为郁江北条之山,界于黔、郁两江之间。其脉自东南曲靖东山至泗城州界,经思恩、宾州之境,而东尽于浔[7]。贵县之倚北山,犹郁林之于大容西岭;浔州之倚西山,犹容县之于大容东峰:皆东西突耸两角,而中则横亘焉。第大容东西八十里,较近,而中有北流县界其间;兹山较远,而别无县治,惟安禄营为中界。安禄东有土山,脉由大山东北分支南下。第大山自西南趋东北,土山自东北转西

南，南抵浔、贵滨江诸山而止。其中夹成大坞，映带甚遥，平畴广溪，迤逦西南矣。

十二日　平明，自安禄西南行田塍间。四里，南越山冈，西下二里为飘村[8]，聚落不及厚禄三之一，而西望大山之下，则村落累累焉。又西南四里，过一小桥，于是皆沮洳之境，两旁茅草弥望，不复黍苗芃芃矣。又一里，过临征桥，乃南逾冈陇。又西南三里，有碑大书为"贵县东界"。又西南渐向冈陇，而草藁一望如故[9]。又八里，直抵石山下，是为平碣营。先是，由飘村南望，右大山，左土岭，两界夹持，遥遥西南去，大山长后西突而起，土山短渐南杀焉。而两界之中，有石山点点，青若缀螺，至是而道出其间。平碣亦在冈阜上，有营兵数家，墟舍一环。就饭于卖浆者，恐前路无人烟也。平碣之东，石峰峭立，曰大岩山，有岩甚巨，中容数千人。其南又突小山，低而长，上有横架之石，若平桥高悬，其下透明。小山之西，平碣之南，为马鞍山，亦峭耸而起，此皆平碣之近山也。南望有骈若笔架、锐若卓锥者，在数里之外。望之而趋，三里，度石梁，为石弄桥。又南十余里，直抵南望诸峰之麓，有一第舍在路右突阜上，曰劈竹铺。眺路左诸峰，分岐竞异，执途人而问之，始知即贵县之东山也。其西北大山尽处高峙而起者，即贵县之北山也。按志，贵县有东、西、南、北四山，而东山在县东二十里，为二何隐处，《一统志》曰：唐时有何特进、履光二人隐此。《风土记》谓特进乃官衔，分履、光为二人，曰何履、何光。《西事珥》

载，开元中，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取安宁，立铜柱。按此，则履光乃一人，其一名特进，非衔也[10]。明秀挺拔。盖四山惟北为崇峦峻脊，而东、西、南三山俱石峰森立。东山亚于南而轶于西[11]。西北一峰如妇人搭帔簪花[12]，俗呼为新妇岩。中峰石顶分裂，如仙掌舒空，又如二人并立，今人即指为二何化名。然兹山耸拔自奇，何必摹形新妇，托迹化人也！其南支渐石化为土，峰化为冈，逶迤西南。循其右行，共九里，为黄岭[13]。其南面土冈尽处，始见村聚倚冈，室庐高列。其北隅平洼中，复立一小石峰，东望如屋脊横列，两端独耸；西眺则擎芝偃盖，怪状纷错。又西南一里，路右复突一石峰，高耸当关，如欲俯瞰行人者。从此东北，石峰遂尽，遥望南山数点，又青青前列矣。又二里，度一石梁，其水势石状与劈竹同。又五里，则路两旁皆巨塘潴水，漾山潆郭。又一里，过接龙桥。叠石塘中，以通南北，乃堤而非桥也。于是居聚连络。又西一里，由贵县东门抵南门[14]，则大江在其下矣。静闻与顾仆所附舟，已先泊南门久。下午下舡，薄暮放舟，乘月西行，十五里而泊。

【注释】

①牛栏村：今作流兰，在桂平县中部，郁江北岸。

②白沙：今名同，在桂平县西南境，郁江西岸。

③泛：一般。

④道者：本日记乾隆本、四库本皆作“导者”，据季抄本改。

⑤阶级：台阶。

⑥厚禄：今名同，又作厚六，在桂平县西隅。

⑦其脉句：霞客因误认南盘江的下游，所论此脉实不存在。曲靖东山至泗城州界间，其脉被南盘江隔断。

⑧飘村：今作标村，在桂平县西隅，厚禄稍西南。

⑨虆（léi 雷）：蔓生植物。

⑩《一统志》以下句：明代诸书多本唐人记录，唐代有关何履光进兵南诏事甚详。《蛮书》卷七说："天宝八载（749），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751），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何履光本是邕管贵州人，旧尝任交、容、广三州节度。天宝十五载（756），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新唐书·南诏传》亦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以还。"《南诏德化碑》载："（赞普钟）十三年（754），汉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垅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册府元龟》卷975载："天宝十二载（753）九月辛亥，文单国王子率其属二十六人来朝，并授其属果毅都尉，赐金鱼袋。随何履光于云南征讨，事讫，听还蕃。"唐代贵州即今广西贵县，是何履光的家乡。何履光官为广府节度，授衔特进，于749年从唐安南都护府进军南诏。安宁即今云南安宁县。马援未到过云南，马援立铜柱事不可遽信。

⑪轶（yì 逸）：超过。

⑫帔（pèi 配）：披肩。

⑬黄岭：今作旺岭，在贵县稍东北。

⑭贵县：隶浔州府，即今贵县。

【译文】

初十日　天未明开船，朝霞映在江中，从船篷底下窥视江水，如同行走在紫色的丝织帏帐中，彩色缤纷，又是江中行船的一种奇异景色了。顺着西山向南溯流行十里，向外转向东北行，迂回曲折地又行了十里，这才转向南又行十里，望见白石山亭亭玉立在东南方，很近。于是转向西北，这是大湾。又往西十里经过牛栏村。转向南，再转向西，又行十五里天黑下来。又乘月色行船五里，住宿在镇门。这天夜晚月色如同白昼，共行船六十里。

十一日　天未露曙光便行船。二十里，到白沙，又行五里登上岸。由小路往北行，一里遇上大路，稍折向东，越过雷冲桥。从桥东岔出的小路向北面的石峰而行，涉过一溪，行走在苍茫的原野中。四里后抵达小石峰下，再穿越过山峰下的峡谷，又走三里到达罗丛岩，洞口向南。〔本朝人黎霄鸾，是乡贡进士，有碑记说："东南与白石山的洞天相望，西北连接着狮子山、凤巢山的秀色，艮案山耸峙在它的前方，太平山拥立在它后面。"〕来到之后，日色还未到中午，一面找火把同道士游洞，一面命令备餐。此洞前边有东西两个洞口，洞内有东西两个洞。西洞之内，忽而狭窄忽而开阔，忽而高高弯曲着穹隆而起，忽而低低下垂履盖，洞顶平得如帏幕，裂缝形成花纹；至于岩石形态的异状，有如重叠的莲花盘结在空中，挺拔的石笋森然竖立的，也是随处点缀着，不专门是以钟乳石柱见奇。西洞走到头后，道士又带上火把游东洞。估计一里左右，向北走过一处隘口，向西转有峡谷，北面透入天光。峡谷内窄而不宽，很高却没有岔洞，石纹如水浪翻涌，流线形的岩石形状如张开的翅膀，而莲花状的石柱和钟乳石笋，也又是不一般。此时几束火把已换着燃尽，不再能由洞内返回。往北登上后洞出来，洞穴向北，仅能从中趴伏着出洞。不久下到北麓，沿山麓往东行，路过东北隅，道士指着山上裂开的洞穴说："这是东洞的后洞。"我马上想从这里进去。道士说："无火把。必须仍由前洞带着火把出来。"听从他的话，绕到山东麓。山麓东边一座山峰圆圆地矗立着，高处超过此山，洞穴杂乱。道士说都没有深入进去的洞。然而它北面有石峰一支并立而起，不经由此地是不能见到的。再次走入东面的前洞，捆了火把游览洞内。钟乳石奇异变幻，与西洞内相同，可深处只有一半，不似西洞转过多次后便越来越宽。东面石崖上有洞穴并排进裂开，急忙登上去，就见有三个洞口，连在一起朝向北方，可下方没有台阶。道士说："从那里边向西上登到黑暗的夹道中，有路可以出去，但是越上去越窄，不如仍从前洞出去。"游完，下到洞底，顺原路出来。

在道士那里吃了饭，重又捆了火把去游水洞、龙洞。水洞在山的西南隅，洞口向南，洞中有几亩宽，潭水漫到四周，积而不流，水深不可测，深碧如青黑色的颜料；那外边浅的地方，紫绿色浮动映照，想来是被日光照射所致。洞左右都有重重山崖回绕在深潭上，可以顺着走进去。及来到水潭边时，有石崖插到潭底而旁边的路断了，上方没有岔洞，不知水洞在什么地方到头。出洞后，沿西麓往北转向东，又找到龙洞。龙洞在山的西北隅，洞口向北，洞中有积水的峡谷，水上石片在东西两头交叠，形成天生桥。五丈以内，又越过一座桥，点亮火进去，向西穿过石柱，峡谷渐渐变大。向南深入约半里，路断了，下面漆黑，只得多点燃几束火把照射洞中。也是有一池深潭，积水深不可测，大处更超过水洞，投石块试探水声沉闷，也是停而不流，实在是神龙的渊薮呀！随即火把熄灭火光消失，望南面潭水隔着的地方，深处杳渺无际，有亮光浮动在水面上，道士神奇地以为是神怪发光使得这样。我认为是旁洞的光影射入。道士说："从前村里人编了木筏去洞中穷根究底，到了哪里，总找不到洞穴，哪里能有倒射的光影？"我说："此地深深地低伏着，虽然距洞顶十分遥远，不过由洞口往南出去，估计离水洞不远，或许是水洞中的光，由水中深处映照过来，浮在木筏上的人只往上面看，没有领悟到光线是从水中反射出来的罢了。如果是山灵水怪，哪有自古以来不休息一下的呢？"于是重新点亮火把出了龙洞。

辞别道士，立即往西越过石桥，向西南望着山坳行。都是土山绵延，行三里，就找不到路了。于是漫无目的地向西南爬升在土陇山坡间，五里后才找到路。于是顺着路向西南行一里，越过一座石桥，又走一里到了村落，这是厚禄，有客馆在这里。由厚禄向西南行，是通往贵县的大道；厚禄的北面是安禄营，是从浔州来的路。我从近道走到厚禄的后山，已过了安禄营，可想向南赶去平碣，还有三十里，中途没有人烟可以投宿。当地人劝我返回安禄营住宿在店铺中，此时太阳才西斜，我不能违拗了。〔安禄营有营兵几十家，以

招待旅客住宿作为职业。〕

罗丛岩西北有崇山峻岭横亘着，东北自浔州的西山，西南自贵县的北山，两座山如两只角高高张着，东西相距一百四十里，中间峰峦横亘，翠色环绕，云雾缭绕，很像大容山。大概大容山是郁江南面条形的山脉，隔在绣江、郁江两江之间；而此山是郁江北面条形的山脉，隔在黔江、郁江两江之间。〔此山山脉自东南从曲靖的东山延伸到泗城州境内，经过思恩府、宾州境内，而后往东在浔州到了尽头。〕贵县背靠北山，就像郁林州背靠大容山西岭一样；浔州背靠西山，就如容县背靠大容山东峰一样：都是在东西两头突起耸出的两只角，而中间却横亘着山脉。只是大容山东西有八十里，较近些，而中间有北流县隔在其中；此山较远，而且没有别的县城，仅有安禄营作为中界。安禄营东面有土山，山脉由大山在东北分出支脉向南下延。只是大山自西南趋向东北，土山自东北转向西南，〔向南抵达浔州、贵县滨江地带的群山便终止了。〕两列山之间夹成大山坞，互相衬托十分遥远，平旷的田野，宽广的溪流，逶迤流向西南。

十二日　拂晓，自安禄营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四里，向南越过山冈，往西下走二里是飘村，村落大小不及厚禄的三分之一，可向西望去的大山下，却有村落层层叠叠的。又向西南行四里，走过一座小桥，从这里起都是泥沼之地，两旁茅草弥漫无际，不再有茂盛的禾苗了。又走一里，过了临征桥，于是向南越过土冈。又往西南行三里，有块碑大写着“贵县东界”。又往西南渐渐走向山冈土陇之间，而荒草藤葛一眼望去依然如故。又行八里，径直抵达石山下，这是平碣营。这之前，由飘村往南望去，右边是大山，左边为土岭，两列山相夹对峙，远远向西南延伸而去，大山绵长后面向西突起，土山短些渐渐往南降低。而两列山之中，有石山点点，山色青青，好像螺蛳壳点缀着，走到这里，道路经过这些石山之间。平碣营也是在土冈之上，有几家营兵，一圈赶集用的房屋。到卖酒的人家吃了

饭，是担心前边路上没有人烟。平碣营的东面，石峰峭立，叫做大岩山，有个岩洞十分巨大，洞中可容纳数千人。它南边又突起一座小山，山势又低又长，山上有块横架的岩石，如平坦的桥面高悬着，它下边透出亮光。小山的西面，平碣营的南边，是马鞍山，也是陡峭地耸起，这些都是平碣营近处的山。向南望去，有座并立如笔架、尖得好像高高直立的锥子样的山，在几里之外。望着此山赶去，三里，越过石桥，是石弄桥。又向南走十多里，直达在南面相望群峰的山麓，有一座府第在路右突出的土山上，叫做劈竹铺。眺望路左的群峰，分出支峰争奇斗异，拉住路上的人打听，才知就是贵县的东山了。它西北面大山到头之处高耸而起的山，就是贵县的北山了。据志书，贵县有东、西、南、北四座山，而东山在县城以东二十里，是两个姓何的人隐居之处，〔《一统志》说：唐代有何特进、何履光二人隐居此地。《风土记》认为“特进”是官衔，把“履”、“光”分为两个人，叫何履、何光。《西事珥》记载，开元年间，何履光率军平定南诏，夺取安宁，立了铜柱。根据这条记载，那么何履光是一个人，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特进，不是官衔。〕明秀挺拔。大体上四座山唯有北山是高峻的冈峦和山脊，而东、西、南三座山全是森然耸立的石峰。东山低于南山却超过西山。西北面一座山峰如女人搭着披肩头插鲜花，一般人称为新妇岩。中峰的石顶分裂开来，如仙人的手掌伸展在空中，又像两个人并肩而立，今天的人们就指认为是两个姓何的变化成的，并用二何来起名。然而此山高耸挺拔自成奇景，何必比拟成新媳妇的形状，假托是人变成的呢！它南面的支脉岩石逐渐变为泥土，山峰变为冈峦，逶迤延向西南。沿峰右行，共走九里，是黄岭。它南面土冈到头之处，这才见到村落靠着山冈，房屋高高地排列着。它北隅平坦的洼地中，又立着一座小石峰，往东望去如屋脊一样横列着，两头独自耸起；向西眺望则如高举的灵芝倒卧的伞盖，怪模怪样纷纷交错。又向西南走一里，路右又突起一座石峰，高高耸立挡住关口，好似俯瞰行人的样子。从此往东北去，石峰终于到了尽头，

遥望南山有几点影子，又青青地排列在前方了。又行二里，走过一座石桥，这里的水势和岩石的形状与劈竹铺的相同。又走五里，就见路两旁都是巨大的水塘蓄着水，荡漾着山影潆绕着城郭。又是一里，过了接龙桥。这是在水塘中堆砌的石块，以便南北通行，是堤而不是桥。从这里起居民聚居连接不断。又向西一里，由贵县东门走到南门，就见大江在城下了。静闻与顾仆搭乘的船，已先一步停泊在南门很久了。下午下到船中，傍晚开船，乘着月光往西行，行船十五里便停泊下来。

【原文】

十三日　未明而发。十里，西抵西山之南，转向南行。五里，转向东行，十里，是为宋村①。由贵县南至南山十里，由南山至宋村十里，而舟行屈曲，水路倍之。先，余拟一至贵县，即往宿南山，留顾仆待舟，令其俟明晨发。及余至，而舟且泊南门久矣。余别欲觅舟南渡，舟人云："舟且连夜发。"阻余毋往。余谓："舟行屈曲，当由南山间道相待于前，不知何地为便？"舟人复辞不知，盖恐迟速难期，先后有误耳。及发舟，不过十余里而泊。今过宋村，时犹上午，何不往宿南山，至此登舟也？至是，舟转西南，挂帆十里，转东南，仍纤十五里，复南挂帆行，五里，西转，是为瓦亭堡。其北涯有石突江若蹲虎，其南涯之内，有山横列焉。又十五里，则夹江两山并起，舟溯之入。又五里而暮，乘月行十里，泊于香江驿②。

十四日　五鼓挂帆行，晨过乌司堡，已一十里矣，是为横州界。东风甚利，午过龙山滩，又四十里矣。滩上即乌

蛮滩，有马伏波庙。滩高溜急，石坝横截，其上甚艰。既上，舟人献神庙下，少泊后行。西北五里，为乌蛮驿。又南十里，则石山峥嵘立江右，为凤凰山。自过贵县西山，山俱变土，至是石峰复突而出。其双崖壁立、南嵌江中者，即凤凰岩也。又南二里为麻埠[3]，日已西昃。余欲留宿其处为凤凰游，而村氓皆不肯停客，徘徊久之而去。又西十里，其处有山高突江左，其上有洞曰道君岩，下有村曰谢村[4]。日色已暮，而其山去江尚远，亦不及停。又南五里，曰白沙堡，又乘月行五里而泊。是夜月明如昼。

乌蛮滩在横州东六十里，上有乌蛮山、马伏波庙。志谓："昔有乌蛮人居此，故名。"余按，乌浒蛮在贵县北，与此不相及。而庙前有碑，乃嘉靖二十九年知南宁郡王贞吉所立。谓："乌蛮非可以渎前古名贤之祠，易名起敬滩。"大碑深刻，禁人旧称，而呼者如故。余遍观庙中，碑甚多，皆近时诸宦其地者；即王文成《上滩诗》亦不在。而庙外露立一碑，为宋庆历丙戌知横州任粹所撰[5]，张居正所书。碑古字遒。碑言："粹初授官时，奉常二卿刘公以诗见送，有'乌岩积翠贯州图'之句。抵任即觅之，不得也。遍询之父老，知者曰：'今乌蛮山即乌岩山也，昔伪刘擅广[6]，以讳易其称，至今不改。'夫蛮乃一方丑夷，讳亦一时僭窃，遂令名贤千古庙貌，讹袭此名，亟宜改仍其旧。闻者皆曰：'诺。'遂为之修庙建碑，以正其讹。"其意与王南

宁同。而王之易为起敬，不若仍其旧更妙。

十五日　五鼓挂帆，十五里，清江。有江自江左入大江。又二十里，抵横州南门⑦，犹上午也。横州城在大江东北岸，大江自西来，抵城而东南去，横城临其左。其濒江二门，虽南面瞰之，而实西南向也。近城有南、北两界山：北七里为古钵，在城西北隅；俗名娘娘山，以唐贞观中⑧，有妇陈氏买鱼将烹，忽白衣人谓曰："鱼不可食，急掷水中，上山顶避之。"陈如其言。回望所居，已陷为池矣。其池今名龙池，山顶庙曰圣婆庙。南十五里曰宝华，在城东南隅。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二山皆土山逶迤，而宝华最高，所谓"秀出城南"是也。宋守徐安国诗。时州守为吾郡诸楚馀，名士翘。有寄书者，与郁林道顾东曙家书俱置箧中，过衡州时为盗劫去。故前在郁，今过横，俱得掉头而去。若造物者故借手此盗，以全余始终不见之义，非敢窃效殷洪乔也。

是日为中秋节。余以行李及二病人入南宁舟。余入城，饭于市，乃循城傍江而东，二里，抵下渡。横州有三渡：极西者在州门外，为上渡；极东者在下流东转处北极庙前，为下渡；而中渡在其中。渡南岸，为宝华山道，遂登山坡而入。其道甚大，共二里，透入岭半，其内山环成峒。由峒东北行，有小径，二十里可抵凤凰山。已而复随峡南行，共五里，乃由右岐南复登岭。一里南下，又一里过蒙氏山庄，又一里，乃东向入山。又二里，过山下村居，予以为即宝华寺也。披丛入之，而后知寺尚在山半。渡涧拾级，又半里，得寺。日才下

午，而寺僧闭门，扣久之，乃得入。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甚古劲，初望之，余忆为建文君旧题，及趋视之，乃万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盖施怡建门而新其额，第书己名而并设建文之迹；后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迹也。余谓：“宜表章之。”僧：“唯唯。”寺中无他遗迹，惟一僧守户，而钟磬无声。问所谓山后瀑布，僧云：“坠自后岭，其高百丈。而峡为丛木所翳，行之无蹊，望之不见，惟从岭而上，可闻其声耳。”余乃令僧炊于寺，而独曳杖上岭，直造其顶。而风声瀑声，交吼不止，瀑终不见。岭南下五十里，即灵山县矣。乃下返寺。寺后冈上，见积砖累累。还问之，僧曰：“此里人杨姓者，将建建文帝庙，故庀材以待耳[⑨]。”吁！施怡最新而掩其迹，此人追远而创其祠，里闼之间，知愚之相去何霄壤哉[⑩]！即而日落西陲，风吼不息，浮云开合无定。顷之而云痕忽破，皓魄当空。参一出所储酝醉客[⑪]，佐以黄蕉丹柚。空山寂静，玉宇无尘，一客一僧，漫然相对，洵可称群玉山头，无负我一筇秋色矣。

十六日　早饭于宝华。下山五里，出大路，又五里，出峒前岭。望东北凤凰诸石峰在三十里外，令人神飞。而屡询路远，不及往返，南宁舟定于明日早发，遂下山。西五里抵州门，由上渡渡江入舟。

【注释】

①宋村：今名上宋，在贵县稍南，郁江东岸。

②香江驿：今仍作香江，在贵县南境，郁江东岸。

③麻埠：今名同，在横县东境，郁江南岸。

④谢村：今称谢圩，在横县东境，郁江北岸。

⑤庆历：北宋仁宗年号，时在1041～1048年，共八年。庆历丙戌为庆历六年，1046年。

⑥伪刘擅广：指五代十国时，刘隐在今广州所建立的南汉政权。范围包有今两广。历五主，共67年，于971年为宋将潘美所灭。

⑦横州：隶南宁府，即今横县。

⑧贞观：唐太宗年号，时在627～649年，共23年。

⑨庀(pǐ 痞)：备具。

⑩知：通“智”。

⑪酝(yùn 蕴)：酒。

【译文】

十三日　天未明便开船。十里，往西抵达西山的南面，转向南行。五里后，转向东行，十里，这是宋村。由贵县向南到南山有十里，由南山到宋村有十里，但乘船行走弯弯曲曲，水路多走一倍。先前，我打算一到贵县，立刻前往南山住宿，留顾仆等在船上，令他等到明早开船。等我到贵县时，船已停泊在南门很久了。我打算另外找船往南渡，船夫说：“船将连夜行。”阻拦我不要去。我说：“乘船走曲曲弯弯，我将由南山的近路走在前边相等，不知什么地方方便？”船夫又推辞不知道，大概是担心快慢难以约定，先后到达相错罢了。到开船时，不过走了十多里便停泊下来。今天路过宋村，时间还是上午，为何不去南山住宿，到此地再登船呢？到了这里，船转向西南，挂上帆行了十里，转向东南，仍用纤绳拉着行了十五里，再挂上帆向南行，五里，向西转，这是瓦亭堡。江北岸有块岩石突向江中好像蹲着的猛虎，江南岸以内，有山横向排列。又行十五里，就有两座山夹住江流并排耸起，船溯流入山。又行五里天黑下来，乘着月色行船十里，停泊在香江驿。

十四日　五更时挂上帆开船，清晨经过乌司堡，已走过十里路

了，这里是横州境内。刮东风船十分顺风，中午经过龙山滩，又是四十里了。河滩上就是乌蛮滩，有座马伏波庙。滩高流急，有石坝横截江流，上到上面非常艰难。上去之后，船夫在神庙下献祭，稍作停泊之后便动身。往西北行五里，是乌蛮驿。又向南十里，就见有座石山峥嵘地矗立在江右，是凤凰山。自从过了贵县的西山，山全变成土山，到了这里石峰再一次突立而出。那一双石崖似墙壁样矗立、在南边嵌入江中的，就是凤凰岩了。又向南二里是麻埠，日已西斜。我想留宿在此处准备去游凤凰岩，可村民们都不肯留客，徘徊了很久才离开。又向西行十里，此处有山高突在江左，山上有个洞叫道君岩，山下有村庄叫谢村。天色已晚，但那座山离江还远，也来不及停船。又向南五里，叫白沙堡，又乘月色行五里才停泊下来。这一夜月光明亮如白昼。

乌蛮滩在横州东面六十里，上面有乌蛮山、马伏波庙。志书说："从前有乌蛮住在此地，所以起这个名字。"我考察，乌浒蛮在贵县北部，与此不相干。可庙前有块碑，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南宁府知府王贞吉立的。说："乌蛮之名是不能用来亵渎古代名贤祠堂的，改名叫起敬滩。"大碑深深地刻着，禁止人们使用旧称，可称呼的人依然如故。我遍观庙中，碑刻很多，都是近代在此地为官的人题的；就是王文成的《上滩诗》也不在其中。而庙外露天里立着一块碑，是宋代庆历丙戌年横州知州任粹撰文，张居正书写的。碑制古朴字迹遒劲。碑文说："任粹起初被授予官职时，太常寺少卿刘公拿诗见赠，有'乌岩积翠贯州图'的句子。到任后就马上寻找此地，找不到。向父老乡亲四处打听，知道的人说：'今天的乌蛮山就是乌岩山了，从前伪刘政权占据广州时，因为避讳改了它的名，相沿至今。'蛮是一个地方丑恶的夷族，避讳也是一时之间非正统窃位之事，竟然让名贤流传千古的庙宇，错误地沿用此名，应当亟待改变仍用它的旧称。听话的人都说：'对。'于是为它修庙树碑，用来纠

正这个错误。”他的意思与南宁王知府的相同。但王贞吉把它改为起敬滩，不如仍沿用它的旧称更妙。

十五日　五更挂帆起航，十五里，到清江。有条江自江左侧流入大江。又行二十里，抵达横州城南门，还是上午。横州城在大江东北岸上，大江自西流来，到城下便向东南流去，横州城滨临江左岸。州城濒江的两道城门，虽在南面俯瞰江流，可实际上是面向西南方。城附近有南、北两列山：北面七里是古钵山，在城西北角；〔俗名叫娘娘山，在唐代贞观年间，有个妇人陈氏买鱼来即将烧煮，忽然有个穿白衣的人对她说：“这鱼不能吃，赶快扔进水中，上山顶去避水。”陈氏按他的话做了。回头望她居住的地方，已经陷成水池了。那水池今天名叫龙池，山顶的庙叫圣婆庙。〕南面十五里的叫宝华山，在城东南角。〔宝华山有座寿佛寺，是建文帝隐居之地。〕两座山都是逶迤而去的土山，而宝华山最高，所谓的“秀出城南”就是指它了。〔宋代知府徐安国的诗句。〕此时的州官是我们府的诸楚馀，〔名叫士翘。〕有寄给他的信，与郁林道顾东曙的家信一同放在竹箱中，路过衡州时被强盗抢了去。所以先前在郁林，今天路过横州，都只得掉头而去。好像是造物主假借这些强盗的手，以保全我始终不见长官的面的节义，不敢偷偷仿效殷洪乔。

这天是中秋节。我把行李及两个病人送入去南宁的船。我进了城，在街中吃了饭，于是沿城墙紧靠江流往东走，二里，抵达下渡。〔横州有三个渡口：最西边的在州城门外，是上渡；最东边的在下游往东转之处北极庙前，是下渡；而中渡在两者之间。〕渡到南岸，是去宝华山的路，于是登山坡入山。这条道十分宽大，共行二里，穿越进山岭半山腰，岭内山环绕成峒。由峒往东北行，有条小径，二十里路可到达凤凰山。随即又顺着峡谷往南行，共五里，便由右边的岔道向南再次登岭。一里后往南下行，又走一里经过蒙氏山庄，又走一里，便向东进山。又行二里，路过山下的村庄，我以为就是宝华寺了。拨开草丛进到村里，然后才知寺庙还在半山腰。渡过

山涧沿石阶上登，又走半里，到了寺前。时光才是下午，但寺中的僧人关着门，敲了很久的门，才得以进去。这个寺院向西，寺门十分整齐，匾额上题写着“万山第一”。字迹十分古朴遒劲，最初望见它，我记起是建文帝从前的题字，到赶过去细看时，原来是万历末年本乡人施怡所立的匾。大概是施怡修建寺门便把这块匾额换成新的，只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一同放上建文帝的墨迹；后来向僧人询问此事，了解到果然是建文帝的手迹。我说：“应宣扬一下它。”僧人说：“是是。”寺中没有其他遗迹，仅有一个僧人守门，而钟磬都悄然无声。询问所谓的山后瀑布，僧人说：“瀑布自后岭上下坠，高百丈。但峡谷被丛林遮住了，要走到那里没有路，远望它又看不见，唯有从岭上上去，可听到瀑布声而已。”我于是命令僧人在寺中做饭，便独自一人拄着手杖上岭，直达山顶。然而只听到风声瀑布声，交相吼叫不停，始终看不见瀑布。从岭南下行五十里，就是灵山县了。只得下山返回寺中。寺后的山冈上，见有累累堆积着的砖。回来问和尚，僧人说：“这是一个姓杨的本乡人，要建建文帝庙，所以准备材料等待着。”唉！施怡最后翻新却掩盖了建文帝的遗迹，此人追忆先代而创建他的祠堂，同一乡里之间，智愚之间相差为什么会有天地之别呢！不久日落西边，狂风怒吼不停，浮云开合不定。顷刻间云层忽然破开，皎月当空。参一拿出储藏着的美酒来给客人醉饮，用黄色的香蕉和红色的柚子佐酒。空旷山野中寂静无声，琼玉般的宇宙洁净无尘，一个客人一个和尚，海阔天空地相对交谈，真正可称得上是群玉山头，不辜负我一根筇竹手杖，这片秋色了。

十六日　在宝华寺吃早饭。下山行五里，走上大路，又走五里，到了峒前的山岭。远望东北凤凰山的诸石峰在三十里开外，令人神魂飞动。但屡次打听都说路远，来不及往返，去南宁的船定在明日绝早出发，只好下了山。向西五里抵达州城城门，由上渡渡江进了船。

【原文】

十七日　平明发舟，雨色凄凄，风时顺时逆。舟西南行三十里，江口有小水自江南岸入江，名南江。舟转北行，又十里抵陈步江[1]，在江南岸，通小舟。内有陈步江寺，亦建文君所栖。钦州盐俱从此出。泊于北岸。是日共行四十里。静闻以病后成痢，坚守夙戒，恐污秽江流，任其积垢遍体，遗臭满舱，不一浣濯，一舟交垢而不之顾。

十八日　晨餐始发舟。初犹雨色霏霏，上午乃霁。舟至是多西北行，而风亦转逆。山至是皆土山缭绕，无复石峰嶙峋矣。盖自入郁江，惟凤凰山石崖骈立瞰江，余皆壤阜耳。二十里，飞龙堡[2]，又十里，东陇堡，又五里，泊于江之左岸。其处在火烟驿下流五里，土山之上有盘石，平亘若悬台，中天擎是向空，亦一奇也。是日行三十五里。

十九日　平明行。五里过火烟驿[3]，是为永淳县界。于是舟转北行，历十二矶焉。矶在江右涯，盘石斜叠，横突江畔。盖自横以来，山石色皆赭黯，形俱盘突，无复玲珑透削之状矣。共十五里，绿村。舟转东北，又十里，三洲头。又五里，高村[4]，转而东南，乃挂帆焉。三里，复转东北，又五里，转而东。又二里，抵永淳之南门而泊[5]。是日行四十五里。

永淳踞挂榜山而城。郁江自西北来，直抵山下，始东折而南，仍环南门西去。当城之西，只一脊过脉，脊北则来江，脊南则去江，相距甚近。脊之东北，石崖

圆亘，峙为挂榜山，而城冒其上[6]，江流四面环之，旁无余地。

二十日　舟泊而候人，上午始行。乃北绕永淳之东，旋西绕其北，几环城之四隅，始西北行。十五里，鹿颈堡[7]，已过午，始转而西，乃挂帆焉。于是两岸土山复出，江中有当流之石。五里，西南行。又十五里，伶俐水[8]，有埠在江北岸，舟人泊而市薪。风雨骤至，迨暮而止。复行五里而泊。是日行四十里。

二十一日　鸡再鸣即行，五里而曙。西南二十里，过大虫港，有港口在江北岸。转而南五里，又西五里，午过留人峒，有石耸立江右，宛若妇人招手留房者。石当山回水曲处，故曰峒。又北曲而西，五里，过蓑衣滩。又十里，转而北行，则八尺江自西来入。江发源自钦州，通舟可抵上思州。八尺之北，大江之西，巡司名八尺[9]，驿又名黄花[10]。宿于左峰。

二十二日　平明，由黄花北行五里，上乌滥滩。江流至滩分一支西出八尺。舟上滩，始转而西，渐复西南。二十里，有土山兀出北岸，是为清秀山，上有浮屠五级出青松间，乃南宁东南水口也。又西五里，为私盐渡。又西五里，上一滩，颇长，有石突江西岸小山之上，下有尖座，上戴一顶如帽，是为豹子石。舟至是转而北，又十里过白湾，山开天阔，夹江多聚落，始不似遐荒矣。转而南三里，为坪南，江南岸村聚甚盛。又西三里，泊于亭子渡[11]。

二十三日　昧爽行，五里，抵南宁之西南城下⑫。

【注释】

①陈步江：应即今江口，在横县西境。其水陈步江，即今沙坪河，从南往北流，在江口汇入郁江。

②飞龙堡：今仍称飞龙，在横县西境、郁江南岸。

③火烟驿：今仍作火烟，在横县西境，郁江南岸。按今地望，火烟在飞龙稍东，江至飞龙以后，不再往西，而折北行。

④绿村：今作陆村，在横县西隅，郁江东岸。　高村：今名同，在横县西隅，郁江西岸，陆村稍北。

⑤永淳：明为县，隶南宁府横州，治今横县西隅、郁江西岸的峦城。

⑥冒(mào)：覆盖。

⑦鹿颈堡：今作六景，在横县西北隅，郁江北岸转折处。

⑧伶俐水：今仍作伶俐，在邕宁县东隅，郁江北岸。

⑨八尺：明又称八尺寨，在今邕宁县北郊，八尺江北岸的新德。

⑩黄花：原作"黄范"。乾隆本、四库本作"黄花驿"，据改。下同。

⑪亭子渡：今仍名亭子，在南宁市南郊，邕江南岸，邕江至此转而北。

⑫南宁：明置南宁府，治宣化县，即今南宁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徐霞客皆在南宁，但游记缺佚，仅存九月初九日的游记。季会明曰："自此自九月初八日纪俱缺。霞客自标简端云：'在杂剡包根内。'遍搜遗帙，并无杂剡。计其时俱在南宁。嗟嗟！南宁一郡之名胜，霞客匝月之游踪，悉随断简销沉。缮写至此，安得起九原而问之！梦良记。"

【译文】

十七日　黎明开船，雨色凄凄，风时顺时逆。船向西南行三十里，江口有条小江从江南岸流进江中，名叫南江。船转向北行，又走十里到达陈步江，〔在江南岸，通小船。里面有座陈步江寺，也是建文帝栖身之所。〕钦州的盐全部是从这里运出去的。船停泊在北岸。这一天共行船四十里。〔静闻在病后拖成痢疾，坚守平素的戒律，担

心污秽物弄脏江水，听任污物积得遍身，排泄的臭东西弄得满船舱都是，不冲洗一下，满船积垢也不理会。〕

十八日　早餐后才开船。起初还雨势霏霏，上午才晴开。船到这里多半往西北行，而风也变为逆风。山到这里都是缭绕的土山，不再有嶙峋的石峰了。大体上自从驶入郁江，唯有凤凰山是石崖并立俯瞰江流，其余皆是土山了。行二十里，到飞龙堡，又是十里，到东陇堡，又五里，停泊在江的左岸。此处在火烟驿下游五里，土山之上有块盘子状的岩石，平平地横亘着，好似高悬的平台，把这块岩石高高举向半天之中，也是一处奇观。这一天行船三十五里。

十九日　黎明行船。五里后经过火烟驿，这里是永淳县的辖境。从这里船转向北行，经过十二矶。石矶在江右岸，盘踞的岩石斜着堆叠而起，横突到江畔。大体上从横州以来，山石的颜色都是赭红色与深黑色，山势全是呈盘子状突起，不再有玲珑剔透陡削的形状了。共行十五里，到绿村。船转向东北，又行十里，到三洲头。又五里，到高村，转向东南，于是挂上帆。三里，再次转向东北，又行五里，转向东。又行二里，抵达永淳县城的南门便停泊下来。这一天行船四十五里。

> 永淳高踞在挂榜山上筑城。郁江自西北流来，直达山下，这才由东折向南流，仍环绕过南门往西流去。正当县城的西面，只有一条山脊延伸而过的山脉，山脊北边是流来的江水，山脊南面就是流去的江水，相距很近。山脊的东北方，石崖圆圆地盘亘着，耸立起来形成挂榜山，而城覆盖在山头上，江流四面环绕城池，四旁没有空地。

二十日　船停着等人，上午才出发。于是向北绕过永淳的东面，旋即向西绕到城北，几乎环绕过城的四角，这才往西北行。十五里，到鹿颈堡，已过了中午，开始转向西行，于是挂上帆。从此地起两岸土山再次出现，江中有迎着水流的岩石。五里，向西南行。又行十五里，到伶俐水，有码头在江北岸，船夫停船去买柴。风雨骤然

来临，到天黑才停。又行船五里才停泊。这一天行船四十里。

二十一日　鸡鸣两遍立即行船，五里后天才亮。往西南行二十里，经过大虫港，有港口在江北岸。转向南行五里，又向西五里，中午经过留人峒，有岩石耸立在江右，宛如女人招手留人住宿的模样。岩石正当山回水曲之处，所以称为峒。又往北弯向西行，五里，经过蓑衣滩。又行十里，转向北行，就见八尺江从西面流来汇入郁江。八尺江自钦州发源，船可通到上思州。八尺江的北面，大江的西边，有巡检司名叫八尺，驿站名又叫黄花驿。在左岸山峰下停宿。

二十二日　黎明，由黄花驿向北行五里，上行乌涖滩。江水流到此滩分出一条支流向西流到八尺。船上了河滩，开始转向西行，渐渐又转向西南。二十里，有土山突起在北岸，这是清秀山，山上有座五层高的佛塔在青松间露出来，是南宁东南方的河口。又向西五里，是私盐渡。又向西五里，上一个河滩，很长，有岩石突立在江西岸的小山之上，下边有个尖尖的底座，上方戴着顶盖如像帽子，这是豹子石。船来到这里转向北，又行十里过了白湾，山开天阔，沿江两岸村落很多，这才不似边远荒野了。转向南行三里，是坪南，江南岸村庄集市十分繁荣。又向西三里，停泊在亭子渡。

二十三日　黎明行船，五里，到达南宁府城的西南城墙下。

【原文】

九月初九日　西过镇北桥关帝庙，西行三里，抵横塘，东望望仙坡东西相距。于是西折行五里，望罗秀已在东北，路渐微。稍前始得一溪，溪水小于武江，而急流过之。渡溪始北行，二里，西去为申墟道，北去为罗赖村，已直逼西山东麓矣。返转东北又二里，过赤土村之西[1]，有小水自西而东潆山麓，绕赤土下中墟。越涧登山，越小山一重，内成田峒。又越峒过小桥而上，其路复大。路左有寺，

殿阁两重甚整，望之无人，遂贾余勇先直北跻岭。岭西有涧，重山自西高峰来，即马退山夹而成者。一里，登越山坳。盖大山西北自思恩来，东西环绕如城，迤丽自西南走东北，而西南最高者为马退。又东，骈峰杂突，皆无与为并。而罗秀在其东，联络若一山，而峰岫错落，路亦因之。路抵中峰，忽分为二：左向西北者，为武缘道[②]；右走直北者，为下山间道。二道界一峰于中，则罗秀绝项也。时余未识二道所从，坐松阴待行人，过下午而无一至者。以右道幽地，从之北出坳，而见其下岭，乃谋返辕。念峰顶不可不一登，即从其处南向上。其顶西接马退，东由黄花北走宾州。盖其脉自曲靖东山而来，经永宁、泗城、思恩至此，东至于宾，乃南峙为贵县北山，又东峙为浔州西山，而始尽焉。南宁之脉，自罗秀东分支南下，冈陀蜿蜒数里，结为望仙坡，郡城倚之。又东分支南下，结为青山，为一郡水口。青山与马退东西对峙，后环为大围，中得平壤，相距三十里，边境开洋，曾无此空阔者。从顶四望，惟北面重峰丛突，万瓣并簇，直连武缘，然皆土山杂沓，无一石峰界其间，故青山豹子遂为此巨擘。从顶西下武缘道，坳间北望，寥寂皆无可停宿处。乃还从岐约一里下，从路旁入罗秀寺，空无人，为之登眺徘徊。又一里，下至前田峒，由其左循大道，共二里，抵赤土村，宿于陆氏[③]。

【注释】

①申墟：今作心圩。 罗赖村：今作那赖。 赤土村：今作赤里。皆在南宁市北郊，赤土在北，心圩偏西，略成三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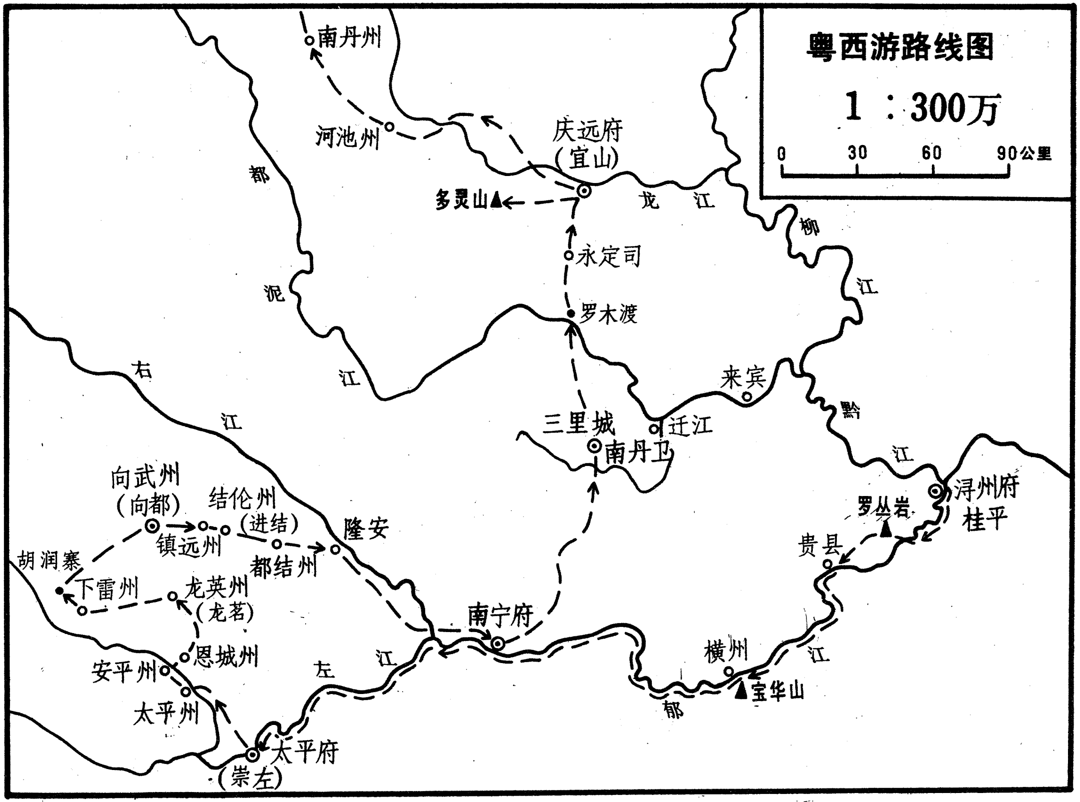
②武缘：明为县，隶思恩府，为今武鸣县。

③季会明曰："是纪一则，于乱帙中偶得之，胡涂之甚，不知其纪何日。观《独登罗秀诗》，知为重阳日记。录之以志此日之游踪，不与前后俱没。若云登高作赋，不负芳辰，则霞客无日非重九矣。梦良又记。"这是徐霞客重九登南宁北郊罗秀山的游记。

【译文】

九月初九日 向西过了镇北桥的关帝庙，往西行三里，抵达横塘，向东望去望仙坡东西相隔。于是折向西行五里，望见罗秀山已在东北，路渐渐变小。稍前走才遇到一条溪流，溪水比武江小，可水流湍急超过它。渡过溪开始往北行，二里，向西去是到申墟的路，往北去是罗赖村，已直逼西山东麓了。反身转向东北又走二里，路过赤土村的西边，有小河自西流向东萦绕着山麓，绕过赤土村下流到中墟。越过山涧登山，越过一重小山，山内形成田峒。又越过田峒走过小桥上行，这路又变大了。路左有寺庙，两层殿阁十分整齐，望过去寺中无人，于是鼓足剩余的勇气先径直向北登岭。岭西有条山涧，重重山峰自西高峰延伸而来，就是马退山相夹形成的。一里，登越山坳。大略大山从西北的思恩府延伸而来，东西两列环绕如城墙，逶逶迤迤自西南走向东北，而西南方的最高峰是马退山。又向东行，骈立的山峰杂乱地突起，都没有能与它相比的。而罗秀山在它东面，连接在一起好像一座山，但峰峦错落，路也顺着它走。路到达中峰，忽然分为两条：左边通向西北的，是去武缘县的路；右边走向正北的，是下山的近路。二条道中间隔着一座山峰，就是罗秀山的绝项了。此时我不知两条道通往何处，坐在松树树荫下等待过路人，过了下午却无一人来到。以为右边的路是幽深僻静之地，顺着它向北走出山坳，但见它下岭去，只得考虑返回去。心想峰顶不可

不登上去一次，立即从此处向南上登。峰顶西面连着马退山，东面由黄花驿往北走向宾州。大概这里的山脉是自曲靖东山延伸而来，经永宁州、泗城州、思恩府到此地，向东达于宾州，便在南面耸峙为贵县的北山，又在东面耸峙为浔州的西山，而后才到了尽头。南宁府的山脉，从罗秀山东面分出支脉南下，冈峦蜿蜒数里，盘结为望仙坡，府城就靠着它。又在东面分出支脉南下，盘结为青山，是一府的河口。青山与马退山东西对峙，后面环绕成一个大圆圈，中间有平地，相距三十里，边界开阔，从来没有如此空阔的地方。从峰顶四面望去，唯有北面重重山峰成丛突起，似万千花瓣并列成簇，一直连到武缘，然而都是杂沓的土山，没有一座石峰列在其间，所以青山的豹子石便成了此地的第一峰。从峰顶向西下到去武缘的路上，从山坳间向北望去，空旷荒寂全无可停留住宿之处。于是返回来从岔道约下走一里，从路旁走入罗秀寺，空寂无人，为此登楼徘徊眺望。又走一里，下到先前走过的田峒，由它左侧沿大道行，共走二里，到达赤土村，寄宿在姓陆的人家。



粤西游路线图
1 ：300万
0
30
60
90公里
南丹州
河池州
庆远府
（宜山）
多灵山
龙
江
柳
江
永定司
罗木渡
都
泥
江
右
江
来宾
黔
江
三里城
迁江
南丹卫
浔州府
桂平
罗丛岩
贵县
向武州
（向都）
结伦州
（进结）
镇远州
隆安
都结州
胡润寨
下雷州
龙英州
（龙茗）
南宁府
恩城州
安平州
太平州
左
江
太平府
（崇左）
横州
郁
江
宝华山

粤西游日记三①

【题解】

《粤西游日记三》是徐霞客旅游广西西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九月二十二日，徐霞客从南宁乘舟，取左江经新宁州(今扶绥县)达太平府(今崇左县)。幸友人滕肯堂为之争得马符，自此始骑行或乘肩舆。往西北经太平、安平、恩城、下雷等州(皆在今大新县境)，转东北经龙英、向武、镇远、结伦等州(皆在今天等县境)，又经都结州(在今隆安县西境)、隆安县，循右江西岸，于十二月初十日返南宁。

这一带日温差大，气候恶劣，外地人很难适应。徐霞客"卧破站中，如濯冰壶"，时而腹痛，时而疮病呻吟；顾行又中瘴气。在这种条件下，徐霞客旅游考察的兴致仍很浓，有时为了探历奇景，竟"三误三返"而不悔。沿途游犀牛洞、碧云洞、白云岩、观音岩，考察龙井、壶关、飘岩。后至向武，州官黄绍伦盛情款待，畅游百感岩诸洞，称赞这些美丽山水"洵神仙之境，首于土界得之，转觉神州凡俗矣"！左右江流域是明王朝的土司统治区，徐霞客对这一带的山川地貌、

土司的明争暗斗、当地的生产生活、土特产品都作了详细记录。徐霞客经过时正值交彝侵扰边境，他耳闻目睹交彝的种种暴行，义愤填膺，充满爱国御侮的激情，对众人高呼守土卫国的口号："守险出奇，当以并力创御为上着。"霞客离开南宁时，静闻病危，两天三次与静闻告别，"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行未肯行"，后得知静闻去世，悲伤已极，有关诀别的事写得情深意切，真挚感人。

【原文】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　余往崇善寺别静闻，遂下太平舟。余守行李，复令顾仆往候。是晚泊于建武驿前天妃宫下。

二十三日　舟不早发。余念静闻在崇善畏窗前风裂，云白屡许重整，而犹不即备。余乘舟未发，乃往梁寓携钱少许付静闻，令其觅人代整。时寺僧宝檀已归，能不避垢秽，而客僧慧禅、满宗又为整簟蔽风[②]，迥异云白。静闻复欲索余所买布履、衡茶，意甚恳。余语静闻："汝可起行，余当还候。此何必索之今日乎！"慧禅亦开谕再三，而彼意不释。时舟已将行，且闻宝檀在天宁僧舍，余欲并取梁钱悉畀之，遂别之出。同梁主人觅得宝檀，宝檀慨然以扶危自任。余下舟，遂西南行。四里，转西北，又四里，泊于窑头。

时日色尚高，余展转念静闻索鞋、茶不已，盖其意犹望更生，便复向鸡足，不欲待予来也。若与其来而不遇，既非余心；若预期其必死，而来携其骨，又非静闻心。不若以二物付之，遂与永别，不作转念，可并酬峨眉之愿也。乃复

登涯东行，出窑头村，二里，有小溪自西北来，至此东注，遂渡其北，复随之东。又二里，其水南去入江。又东行一里，渡白衣庵西大桥，入崇善寺，已日薄崦嵫。入别静闻，与之永诀。亟出，仍西越白衣庵桥，共五里过窑头，入舟已暮，不辨色矣。

二十四日　鸡三鸣即放舟。西南十五里，过石埠墟[3]，有石嘴突江右，有小溪注江左，江至是渐与山遇，遂折而南行。八里过岔九[4]，岸下有石横砥水际，其色并质与土无辨，盖土底石骨为江流洗濯而出者。于是复西向行五里，向西北十里，更向北又十里，转而西又五里，为右江口。右江自北，左江自西，至此交会。左江自交趾广源州东来[5]，经龙州[6]，又东六十里，合明江南来之水，又东径崇善县，合通利江及逻、陇、教北来之水，绕太平府城东、南、西三面，是名丽江，又东流至此。右江自云南富州东来，经上林峒[7]，又东合利州南下之水[8]，又东经田州南[9]、奉议州北[10]，又东南历上林、果化、隆安诸州县至此[11]。　又按《一统志》："右江出峨利州。"查"峨利"，皆无其地，惟贵州黎峨里在平越府[12]，有峨峁山，乃牂牁所经，下为下大融、柳州之右江者，与此无涉。至利州有阪丽水，其流虽下田州，然无"峨峁"之名，不识《统志》所指，的于何地。　又按《路志》曰："丽江为左，盘江为右。"此指南盘之发临安者[13]。若北盘之经普安州，下都泥，亦出于来宾，合柳州之右江，与此无涉。　此古左、右二江之分也。二水合至横州，又名郁江。而庆远之龙江，自贵州都匀、独山来；融县之潭江，自平越、黎平来；迁江之都泥，自普安七星关来。三水经武宣，是名黔江。二江俱会于浔。于是又以郁江为左，黔江为右

者。而今已左、右二江道因之，彼此互称，不免因而纰缪矣[14]。又按，《一统志》于云南曲靖府盘江下注云："盘江有二源，在沾益州，北流曰北盘江，南流曰南盘江，各分流千余里，至平伐横山寨合焉。"今考平伐属贵州龙里、新添二卫，横山寨在南宁。闻横山寨与平伐相去已千余里，二水何由得合？况龙里、新添之水，由都匀而下龙江，非北盘所经。横山寨别无合水，合者，此左、右二江耳。左江之源出于交趾，与盘江何涉，而谓两盘之合在此耶？余昔有辨，详著于《复刘愚公书》中。其稿在衡阳遇盗失去。俟身经其上流，再与愚公质之。　余向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白隘而止[15]。白隘本其邻境，为田州夺而有之。又考利州有白丽山[16]，乃阪丽水所出，又有"阪"作"泓濛"，二水皆南下田州者。白隘岂即白丽山之隘，而右江之出于峨利者，岂即此水？其富州之流，又西来合之者耶？自岔九来，两岸土山逶迤，俱不甚高。由右江口北望，其内俱高涯平陇，无崇山之间；而左江南岸，则众峰之内，突兀一圆阜，颇与众山异矣。又西一里，江亦转北，又南一里，是为大果湾。前临左江，后倚右江[17]，乃两江中夹脊尽处也。其北有小峰三，石圆亘如骈覆钟，山至是始露石形。其东有村曰宋村，聚落颇盛，而无市肆。余夙考有合江镇，以为江夹中大市，至是觅之，乌有也。征之土人，亦无知其名者。是日行五十里，泊于湾下。

二十五日　鸡再鸣，发舟西向行。曲折转西南十五里，复见有突涯之石，已而舟转南向，遂转而东。二里，上长滩，有突崖飞石，娉立江北岸。崖前沙亘中流，江分左右环之，舟俱可溯流上。又三里，为杨美，亦名大湾，盖江流

之曲，南自杨美，北至宋村[18]，为两大转云。自杨美西向行十五里，为鱼英滩。滩东南有山如玦，中起一圆阜，西向迎江，有沙中流对之。其地甚奇。询之舟人，云："昔有营葬于上者，俗名太子地。乡人恶而凿其两旁，其脉遂伤。"今山巅松石犹存，凿痕如新也。上滩又五里而暮，泊于金竹洲之上流野岸也。

二十六日　鸡初鸣，发舟。十里，西南过萧村[19]，天色犹熹微也[20]。至是已入新宁境，至是石山复出，若屏列，若角挺，两岸濒江之石，亦时时竞异。又五里，折而东，江南岸穹石成洞，外裂多门，如狮象骈立，而空其跨下；江北岸断崖成峡，上架飞梁，如虹霓高映，而缀其两端。又五里，转而西南，与石山时向时背。两崖突石愈奇，其上嵲如翅云斜劈，下覆如肺叶倒垂，幻态时时变换；但洞不甚深，崖不甚扩，未成楼阁耳。又北转五里，为新庄，转西南三里，为旧庄[21]。又西二里，转而南五里，转而北三里，复转西南，更有石山当前矣。又三里，西透两山之腋，挟江北石峰北转，而循其西麓。于是东岸则峰排崖拓，穹洞连门；西岸则波激岸回，矶空窍应。其东岸之山，南连两峰，北峰洞列三门，门虽外分，皆崆峒内扩；北骈两崖，南崖壁悬两叠，叠俱有洞，复高下中通。此即狮岩。北行三里，直抵骈崖下，乃转南行。顺风挂帆二里，又西行一里，逼一尖峰下，仍转向南。西岸复有骈崖平剖，巍临江潭，即笔架山也。而东岸石根愈耸愈透。共三里，过象石下，即新宁之西门也[22]。风帆方

驶，舟人先有乡人泊此，遂泊而互酌。余乃入城，登州廨，读《州记》于仪间[23]，询狮岩诸胜于土著。还登象石，日已薄暮，遂不成行，依象石而泊。

新宁之地，昔为沙水、吴从等三峒。国初为土县，后以思明土府有功[24]，分吴从等村界之，遂渐次蚕食。后忠州从而效尤[25]，与思明互相争夺，其地遂朝秦暮楚，人民涂炭无已，当道始收其地，以武弁守之。土酋黄贤相又构乱倡逆，隆庆末，罪人既得，乃尽收思明、忠州未吐地，并三峒为四，创立州治。其东南五里即宣化如何乡名。一、二、四三围，并割以附之；即萧村以上是也。其西北为思同、陀陵界[26]；西南为江[27]、忠二州界。江水自西南那勒来，绕城西北，转而东南去。万历己丑，州守江右张思中有记在州门，乃建州之初任者。

州北四里，隔江为狮岩山，州西二里，隔江为笔架山，州南一里为犀牛岩，更南三里为穿山大岩，皆石峰耸拔，石洞崆峒，奇境也。州西远峰排列更奇，象石、狮石俱在含晖门江岸。江流自南冲涌而来，狮石首扼其锐，迎流剜骨，遂成狰狞之状。下流荡为象石，巍准下倩[28]，空颊内含，截水一湾，可泊可憩，而西门之埠因之。狮石之上曰冲口，下流有石梁高架两崖间，下辟成门。余先闻之邑父老云："近冲口有仙源洞府。"记忆不真，无可问者，不识即此否？

自南宁来至石埠墟，岸始有山，江始有石；过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杨美，江石始露奇；过萧村入新宁境，江左始有纯石之山；过新庄抵新宁北郭，江右始有对峙之岫[29]。于是舟行石峰中，或曲而左，或曲而右，旋背一崖，复潆一嶂，既环乎此，转骛乎彼，虽不成连云之峡，而如梭之度纬，如蝶之穿丛，应接不暇，无过乎此。且江抵新宁，不特石山最胜，而石岸尤奇。盖江流击山，山削成壁，流回沙转，云根迸出[30]，或错立波心，或飞嵌水面，皆洞壑层开，肤痕縠绉；江既善折，岸石与山辅之恐后，益使江山两擅其奇。余谓阳朔山峭濒江，无此岸之石；建溪水激多石，无此石之奇。虽连峰夹嶂，远不类三峡；凑泊一处，促不及武彝；而疏密宛转，在伯仲间。至其一派玲珑通漏，别出一番鲜巧，足夺二山之席矣。

【注释】

①《粤西游日记三》、《粤西游日记四》皆在乾隆刻本第四册上。

②簟(diàn 电)：作障蔽之用的竹席。

③石埠墟：今作石埠，在南宁市西隅、邕江北岸转折处。

④岔九：今作扎洲，在南宁市西隅，邕江西岸转折处。

⑤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东北的广渊。

⑥龙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即今龙州。

⑦上林峒：永乐七年(1409)置上林长官司，直隶广西布政司，万历中省入泗城州。辖今田林县西境和西林县东境。

⑧利州：明初直隶广西布政司，嘉靖二年(1523)废。州治在今田林县东的乐里，今亦仍称利州，又作利周。

⑨田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即今田阳县。

⑩奉议州：明初直隶广西布政司，嘉靖六年(1527)改属思恩府。州治在今田阳县西南、右江南岸的旧城。

⑪上林：明为县，初隶田州府，嘉靖七年(1528)改隶思恩府，治所在今田东县东南隅、右江南岸城江北岸的远街。果化州：明初隶田州府，嘉靖九年(1530)改属南宁府。治所在今平果县西隅、右江南岸的果化。

⑫平越府：《明史·地理志》："洪武十四年(1381)置平越守御千户所，十五年(1382)闰二月改为平越卫，十七年二月升军民指挥使司。领长官司五，属四川布政司，寻属贵州都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置平越军民府于卫城，以播州地益之，属贵州布政司。"平越府即平越军民府，与平越卫同城，治今贵州福泉县。

⑬南盘之发临安者：此指泸江，从石屏、建水往东注入南盘江，但非南盘江源。在《滇游日记》中霞客已作了校正。

⑭纰缪(pī miù 批谬)：错误。

⑮白隘：即今云南剥隘，在富宁县东隅，距广西甚近。至今行船仍可至剥隘。

⑯利州：原作"丽州"，据本日记上文改。

⑰前临左江，后倚右江：原作"前临右江，后倚右江"，有误，从沪本改。

⑱杨美：今名同，在邕宁县西北境，左江东岸转折处。　宋村：今名同，在邕宁县西北境。右江在北，左江在南，两江在其东汇合。

⑲萧村：今作霄汉，在扶绥县东北隅，左江西岸。

⑳熹(xī 希)微：天色微明。

㉑旧庄：今名同，在扶绥县东北隅，左江西岸。

㉒新宁：明置新宁州，隶南宁府，治今扶绥县。

㉓仪间：古时称官署大门之内的门为仪门，仪门内的莅事堂则称仪间。

㉔思明府：治所在今宁明县稍东、明江北岸的明江镇。

㉕忠州：隶南宁府，治今扶绥县西南境的西长圩，又省称西长。

㉖思同：明置思同州，隶太平府，万历二十八年(1600)省。治所在今扶绥县西北境，仍称思同。　陀陵：明为县，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崇左县东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的陀芦。

㉗江州：明置江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崇左县南境，仍称江州。

㉘巍(wēi 威)准:高耸的鼻子。

㉙岫(xiù 袖):有岩洞的山。

㉚云根:古人认为云触石而出,故称岩石为云根。

【译文】

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九月二十二日 我前往崇善寺与静闻告别,便下了去太平府的船。我守着行李,再命令顾仆去侍候。这天晚上停泊在建武驿前的天妃宫下。

二十三日 船早上不开。我挂念静闻住在崇善寺畏惧窗前裂洞漏进的风,云白屡次答应重新修整,可仍然不马上办。我乘的船不开,便前去梁家寓所带了少量钱交给静闻,让他找人代为修整。此时寺中的和尚宝檀已归来,能够不避污秽之物,而客居的僧人慧禅、满宗又代为修整竹席遮风,与云白完全不同。静闻又想要我买的布鞋、衡阳的茶叶,意思十分恳切。我对静闻说:"你能起床行走时,我将回来问候你。这些东西何必在今天要得到手呢!"慧禅也再三开导,但他的心愿不消。此时船已将出发,而且听说宝檀在天宁寺的僧房中,我打算一并把梁家寓所中的钱取来全数交给他,便告别静闻出来。同姓梁的房主人找到宝檀,宝檀慷慨地把扶助病危之人看作自己的责任。我下了船,于是向西南行。四里,转向西北,又行四里,停泊在窑头。

此时天色还早,我辗转想着静闻索要鞋子、茶叶的事,想个不停,大概他的意思仍指望再活下去,便可重新走向鸡足山,不想等我回来了。如果回来时与他不相遇,完全不是我的心愿;如果预期他必死,而回来带他的骨灰,又不是静闻的心愿。不如把两样东西送给他,便与他永别,不考虑转回来,可一并实现我去峨眉山的愿望。于是重新登上岸往东行,到了窑头村,二里,有条小溪自西北流来,到此地后向东流注,于是渡到溪北,再顺着溪流往东走。又行二里,那溪水向南流去汇入江中。又东行一里,走过白衣庵西边的大

桥，进入崇善寺，已是日薄西山了。进寺辞别静闻，与他永别。急忙出寺，仍向西越过白衣庵桥，共五里走过窑头，进到船上已经天黑，辨不清颜色了。

二十四日　鸡鸣三遍立即开船。往西南行十五里，经过石埠墟，有石头山嘴突出在江右，有小溪从江左注入，江流到这里渐渐与山相遇，于是折向南行。八里路过岔九，岸下有岩石平平地横在水边，石头的颜色与质地和土地一样无法分辨，大概是泥土底下的石头被江流冲刷露出来的。于是再向西行五里，向西北行十里，再向北又行十里，转向西又行五里，是右江江口。右江从北面，左江从西边，到此地交会。〔左江自交趾的广源州向东流来，流经龙州，又向东流六十里，会合明江南来的水流，又往东流经崇善县，汇合通利江及逻水、陇水、教水北来的水流，绕过太平府城东、南、西三面，这一段叫丽江，又向东流到此地。右江自云南的富州向东流来，流经上林峒，又往东会合利州南下的水流，又向东经过田州南部、奉议州北部，又向东南经过上林县、果化州、隆安县各州县到此地。又根据《一统志》："右江源出于峨利州。"查考"峨利"，全然没有这个地方，只有贵州有个黎峨里在平越府，有峨莉山，是牂牁江流经的地方，往下流是下到大融县、柳州府的右江的江流，与此无关。至于利州有条阪丽水，它的水流虽下流到田州，但无"峨莉"之名，不知《一统志》指的，究竟在什么地方。　又据《路志》说："丽江是左江，盘江是右江。"这是指南盘江发源于临安府的水流。至于北盘江经过普安州，下流是都泥江，也是流到来宾县，会合柳州府的右江，与此无关。　这是古代左、右二江的划分法。两条江水合流后到横州，又叫郁江。而庆远府的龙江，自贵州的都匀府、独山州流来；融县的潭江，自平越卫、黎平府流来；迁江县的都泥江，自普安州的七星关流来。三条江流经武宣县，这一段名叫黔江。两条江都在浔州府会合。从这里起又把郁江作为左江，黔江看作右江了。可今天已被左江道、右江道沿用了此名，彼此互称，不免因此而产生错误了。

又考,《一统志》在云南曲靖府盘江条下注释说:“盘江有两个源头,在沾益州,往北流的叫北盘江,往南流的叫南盘江,各自分流有千余里,到平伐的横山寨合流。”今天来考察,平伐隶属贵州的龙里、新添二卫,横山寨在南宁府。听说横山寨与平伐相距已有千多里,两条江水哪能合流?何况龙里、新添的水流,经由都匀府而下流到龙江,不是北盘江经过的地方。横山寨没有别的前来会合的水流,会合的,是此地的左、右二江而已。左江源出于交趾,与盘江何干,却认为两条盘江的会合处在这里呢?我过去有过辨析,详细写在《复刘愚公书》中。信稿在衡阳遇盗时失去了。等到亲身经历了它的上游后,再与刘愚公对证这一点。　我从前沿右江的江流,上溯到田州,船到白隘便停下了。白隘本来是田州的近邻,被田州夺过来占有了。又考察,利州有座白丽山,是阪丽水源出之地,又有“阪”作为“泓濛”的,两条水流都往南下流到田州。白隘莫非就是白丽山的隘口,而说右江源出于峨利的说法,难道就是指这条水流?那富州的水流,又从西面流来汇合进它里边的吗?〕自忿九以来,两岸土山逶逶迤迤,都不怎么高。由右江江口向北望,江谷内都是高高的江岸平缓的土陇,没有高山在其间;可左江南岸,却在群峰之中,突立着一座圆形的土山,颇与群山不同。又西行一里,江流也转向北,又向南一里,这是大果湾。前临左江,后靠右江,是两江中间相夹地带山脊到头之处。它北面有三座小峰,石峰浑圆横亘如并排下覆的铜钟,山到这里开始露出石山的形状来。它东边有个村庄叫宋村,村落很兴盛,但没有集市店铺。我从前考证有个合江镇,以为是两江相夹之中的大集市,到这里找它,没有。向当地人打听,也无人知道这个名字。这一天行船五十里,停泊在河湾下。

二十五日　鸡叫两遍,开船向西行。曲曲折折转向西南行十五里,又见有突出岸边的岩石,不久船转向南行,随即转向东。二里,上一个很长的河滩,有突起飞空的石崖,姿态娉婷地立在江北岸。石崖前沙滩横亘在中流,江水分流左右环绕着河滩,船都可以溯流

而上。又行三里,是杨美,也叫大湾,大体上江流的弯曲,南边始自杨美,北边到达宋村,形成两个大回转。自杨美向西行十五里,是鱼英滩。河滩东南有座山如像玉玦,中央突起一个圆圆的山阜,向西迎着江流,有沙洲在中流对着它。这地方十分奇异。向船夫打听,回答说:"从前有人葬在山上,俗名叫太子地。乡里人痛恨便挖断了它的两旁,它的地脉便受了损伤。"今天山顶青松石基仍保存着,挖凿的痕迹如新的一样。上河滩又行五里天黑下来,停泊在金竹洲上游野外的岸下。

二十六日　鸡叫头遍,开船,十里,往西南过了萧村,天色仍只微微发白。到这时已进入新宁州境内,在这里石山重又出现,好像屏风排列,好似兽角挺立,两岸濒江的岩石,也时时争奇斗异。又行五里,折向东,江南岸岩石隆成山洞,外边裂有多处洞口,如狮象并立,而岩石横跨之下空着;江北岸山崖断成峡,上架飞桥,如彩虹在高空映照,而两端连缀着。又行五里,转向西南,与石山时而相对时而相背。两岸山崖上高突的岩石越来越奇特,那向上高耸的似入云的翅膀斜着劈开,下覆的如肺叶倒垂,奇幻的姿态时时变换;只是洞不十分深,山崖不怎么广阔,未形成楼阁而已。又转向北行五里,是新庄,转向西南行三里,是旧庄。又向西二里,转向南五里,转向北三里,再转向西南,又有石山挡在前方。又行三里,往西穿过两座山的侧边,紧靠江北岸的石峰往北转,而后沿着它的西麓行。在这里东岸有峰峦成排山崖横展,穹隆的洞口相连;西岸却江岸回绕波浪激荡,石矶悬空洞穴呼应。那东岸的山,南边连着两座山峰,北峰排列着三个洞口,外边虽洞口分列,里面全是扩展进去的空洞;北面并列着两座山崖,靠南的崖壁悬成两层,每层都有洞,上下的洞中间又是相通的。〔这就是狮岩。〕向北行三里,直达并列的山崖下,于是转向南行。顺风挂帆行二里,又往西行一里,逼近一座尖峰下,仍转向南。西岸又有并列的山崖平直地剖开,巍然下临江边,〔就是笔架山了。〕而东岸岩石耸得更高,透亮的洞穴更多。共行三里,路

过象石下方，就是新宁州的西门了。刚顺风挂帆迅驶，船夫有个同乡先停泊在此，便停下船来相对饮酒。我于是进城，登上州衙，在仪门内的莅事堂读《州记》，向土著人询问狮岩诸处名胜。返回来登上象石，天色已是傍晚，终于不能成行，靠着象石停泊。

新宁州的辖地，从前是沙水、吴从等三峒，国朝初年改为土县，后来因为思明土知府有功，划分吴从等村给他，便开始逐渐蚕食。后来忠州跟着仿效他，与思明互相争夺，这一地区便朝秦暮楚，人民涂炭没有止境，当权者这才收回这一地区，派武官镇守它。土人酋长黄贤相又制造叛乱首倡叛逆，隆庆(1567～1572)末年，罪人抓获之后，这才把思明府、忠州未吐出来的地方全部收回，把三峒合并为四个峒，创建了州城。它东南五里就是宣化县如何〔乡的名字。〕的一、二、四三个围，一同割过来附属于它；〔就是萧村以上地区了。〕它西北是思同州、陀陵县的交界；西南是江州、忠州二州的交界。江水自西南的那勒流来，绕过州城的西北方，转向东南流去。万历己丑年(万历十七年，1589)，州官江右张思中留有碑记在州城城门，是建州时的第一任州官。

州城北面四里，隔江处是狮岩山，州城西边二里，隔江处是笔架山，州城南一里是犀牛岩，再往南三里是穿山大岩，都是耸立挺拔的石峰，石洞空阔，是奇异之境。州城西面远处的山峰排列得更加奇异，象石、狮石都在含晖门前的江岸上。江流自南边冲涌而来，狮石首先扼住江流的锐气，迎着急流剜成骨状的岩石，就形成面貌狰狞的形状。江水下流激荡为象石，高耸的鼻子下嵌江中，面颊是空的内有水，截下一湾江水，可以停船可以歇息，而西门的码头就依傍着它。狮石的上游叫做冲口，下游有石桥高架在两岸山崖之间，下边开辟成门。我先前听县里的父老说："靠近冲口处有个仙源洞府。"记得不真切，无人可问，不知就是这里不是？

自南宁来到石埠墟，岸上这才有山，江中才有岩石；过了右江口，岸上的山开始露出岩石；到了杨美，沿江的石山开始露出奇异的姿态；过了萧村进入新宁境内，江左开始有纯石的山；过了新庄来到新宁城的北郭，江右才开始有对峙的山峰。从这里起船航行在石峰之间，时而弯向左，时而弯向右，旋即背靠一座山崖，又再绕过一座峰，既环绕于此，又鸭子般转过彼处，虽未形成浮云样相连的峡谷，可如梭子般地穿过纬线，似彩蝶般地穿梭于花丛之中，应接不暇，没有超得过此地的了。而且江行到达新宁，不仅石山最优美，并且石头江岸尤为奇特。大概是江流冲击山石，山被冲削成峭壁，江流回漩沙洲回转，岩石迸出，或嵌立波心，或飞嵌于水面，全是层层裂开的洞穴壑谷，岩石表面的石痕如薄纱的绉纹；江流既已多曲折，岸上的岩石与山峰更是重叠曲折惟恐落后，使江流和山峰两者都拥有了各自的奇特之处。我认为阳朔的山势陡峭濒临江流，却没有此地岸上的岩石；建溪的水流湍急岩石很多，却没有此地岩石的奇景。虽然峰峦连接相夹，远不像三峡；聚集在一处，紧凑赶不上武彝山；可是疏密有致蜿蜿蜒蜒之处，不相上下。至于它一派玲珑剔透的风光，更显出一番新奇精巧的情趣，足以夺取那两座山的地位了。

【原文】

二十七日　鸡初鸣，自新宁西南行。已转西北，直逼西峰之下，乃南转，共八里，江东岸石根突兀，上覆中空，已为幻矣。忽一转而双崖前突，砻石高连，下辟如阊阖中通，上架如桥梁飞亘，更巧幻中雄观也。但恨舟过其前而不得一登其上，且无知者质之，所谓“狮石”、“洞府”，皆以意测，是耶？非耶？又一里，有水自东南来会，所谓冲江

也[①]。其源发自忠州。又南三里，则江东岸一峰甚峭，其北垂环腋转截处，有洞西向者累累，然皆悬而无路。又西曲南转，共八里，过那勒[②]，风帆甚利，舟人以乡人泊此，复泊而饮。余乃登陆为穿山、犀牛二岩之游，舟竟泊此。

那勒在江东岸，居民颇盛。问犀牛岩，土人皆莫知，误指南向穆窑。乃透两峰之下，西南三里，有溪自东南来入大江。流小而悍，淙淙有声，新甃石梁跨其上，甚整。其源发自江州，土人谓之横江。越梁而南，即为穆窑村，有市肆西临江浒。问犀牛岩不得，得大岩。岩在其南一里，群峰排列，岩在峰半，其门西向。攀崖石而上，抵门，始西见江流横其前，山腹透其后。又见隔山回环于后门之外，翠壁掩映。乃由洞上跻，踞其中扃，则东西对辟，两门交透。其上垂石骈乳，凝结两旁；其内西下东上，故东透之门，高出西门之顶，自外望之，不知中之贯彻，必入门而后见焉。两门外俱削壁千丈，轰列云表，而东门地势既崇，上壁尤峭，下趾弥峻，环对诸岩。自门北迤逦转东，又南抱围成深谷，若另辟一翠微世界。其下旋转西去，谷口石崖交错，不得而窥也。

复自前洞下山，循山北行。一里，过穆窑，问知犀牛洞在麒麟村，乃过石梁东北行。三里，至麒麟。盖其村在那勒东二里，三村鼎足，而穆窑稍南。使那勒人即指此，何由向彼得穿岩耶？麒麟村人指犀牛洞在北山东峰之上，相去只里许耳。至其下，不得路。闻岩下伐木声，披荆攀棘，呼之

不应，觅之不见得，遂复出大路旁。时已过午，虽与舟人期抵午返舟，即舟去腹枵，亦俱不顾，冀一得岩。而询之途人，竟无知者。以为尚在山北，乃盘山东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峰。二里，见有岐北转，且有烧痕焉。初，麒麟村人云："抵山下烧痕处，即登岩道。"余以为此必是矣，竭蹶前趋，遂北入山夹。其夹两旁峰攒崖叠，中道平直，有车路焉。循之里余，见路旁有停车四五辆，有数牛散牧于麓，有数人分樵于崖。遍叩之，俱不知有岩者。盖其皆远村，且牧且樵，以车为载者。过此，车路渐堙[3]。又入一里，夹转而东，四眺重崖，皆悬绝无径，而西崖尤为峻峭。方徘徊间，有负竹而出深丛者，遥呼问之，彼摇手曰："误矣！"问："岩何在？"曰："可随我出。"从之出，至前停车处，细叩之，其人亦茫然不知，第以为此中路绝，故呼余出耳。余乃舍而复入，抵其北，复抵其东，共二里，夹环为坞，中平如砥，而四面崖回嶂截，深丛密翳，径道遂穷。然其中又有停车散牛而樵者，其不知与前无异也。余从莽棘中出没搜径，终不可得，始怅然出夹。余观此夹，外入既深，中蟠亦邃，上有飞岩，旁无余径，亦一胜境。其东向逾脊而过，度即舟行所过。东岸有洞累累者，第崖悬路塞，无从着足。然其肺腑未穷，而枝干已抉，亦无负一番跋履也。共五里，仍西南至麒麟村北大路旁，前望隔垅有烧痕一围，亟趋，见痕间有微径，直趋前所觅伐木声处，第石环丛隔，一时莫得耳，余以为此必无疑矣。其时已下午，虽腹中馁甚，念此岩必不

可失，益贾勇直前，攀危崖，历丛茅。然崖之悬处，俱有支石为梯；茅之深处，俱有践痕覆地，并无疑左道矣[④]。乃愈上愈远，西望南垂横脊，攒石森森，已出其上；东望南突回峰，孤崖兀兀，将并其巅，独一径北跻。二里，越高峰之顶，以为此岩当从顶上行，不意路复逾顶北下，更下瞰北坞，即前误入夹中所云“重崖悬处”也。既深入其奥，又高越其巅，余之寻岩亦不遗余力矣。然径路愈微，西下岭坳，遂成茅洼棘峡，翳不可行。犹攀坠久之，仍不得路。复一里，仍旧路南逾高顶。又二里，下至烧痕间，见石隙间复有一路望东峡上，其径正造孤崖兀兀之下，始与麒麟人所指若合符节[⑤]。乃知径当咫尺，而迂历自迷，三误三返而终得之，不谓与山灵无缘也。但日色渐下，亟望崖上跻，悬磴甚峻。逾半里，即抵孤崖之北。始知是崖回耸于高峰之间，从东转西向，若独角中突，“犀牛”之名以此。崖北一脊，北属高峰，与东崖转处对。脊上巨石巍峙，若当关之兽，与独角并而支其腋。巨石中裂竖穴，内嵌一圭石[⑥]，高丈余，两旁俱巨石谨夹，而上复覆之，若剜空而置其间者。圭石赭赤，与一山之石迥别，颇似禹陵窆石[⑦]，而此则外有巨石为冒，觉更有异耳。脊东下坠成洼，深若回渊，其上削崖四合，环转无隙，高墉大纛[⑧]，上与天齐，中圆若规。既逾脊上，即俯下渊底。南崖之下，有洞北向，其门高张，其内崆峒，深不知所止；四崖树蔓蒙密，渊底愈甚；崖旁俱有径可循，每至渊底，俱则翳不可前。使芟除净尽，则环崖高拱，平底如掌，

复有深洞岭岈其内，洞天福地，舍此其谁？余披循深密，静若太古[9]，杳然忘世。第腹枵足疲，日色将坠，乃逾脊西下，从麒麟村北西行。二里，抵那勒下舟，舟犹未发，日已沉渊矣。

【注释】

①冲江：今称渠荣河，在扶绥县南境，从南往北流入左江。

②那勒：今名同，在扶绥县西境，左江东南岸。

③堙（yīn 因）：埋没。

④左道：邪道。

⑤符节：古代朝廷征调兵将或传达命令用的凭证称符，分别用金玉铜竹木等不同质料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起来就可凭验真假。封建国家派出使者所持的凭证称节，古代出入门关所持的凭证亦称符节，为节的一种，用竹木或金属制成。

⑥圭（guī 规）：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形制大小因爵位及所用的事而有变化。作长条形，四楞显著，上面多为圆形、尖形，下面多作方形。

⑦禹陵：即传说夏禹的陵墓，在浙江绍兴城稽山门外，陵旁有禹王庙、窆石亭，为浙江名胜。

⑧墉（yōng 拥）：城墙。

⑨太古：远古。

【译文】

二十七日　鸡刚叫，自新宁往西南行。不久转向西北，直逼到西峰之下，于是向南转，共行八里，江东岸岩石突兀，上方下覆中间空心，已成为幻景了。突然一转就见一双山崖在前方突起，水边巨石高大相连，下边裂开如天门，中间相通，上高架如桥梁飞贯，更是奇巧变幻中的雄伟奇观了。只恨船经过它前边却不能登到它上面

去一次，而且又没有知道这里的人询问他，所谓的“狮石”、“洞府”，都是凭心意推测，是这里吗？还是不是？又行一里，有江水自东南流来会合，是所谓的冲江了。它的源头发源于忠州。又南行三里，就见江东岸一座山峰非常陡峭，它北面下垂向侧旁环绕转截之处，有向西的山洞层层叠叠，但都高悬无路。又由西弯转向南，共行八里，经过那勒，船帆顺风十分顺利，船夫因为有同乡停泊在此，又停下来饮酒。我便登陆去穿山、犀牛岩两个岩洞游览，船始终停在此地。

那勒在江东岸，居民十分繁荣。打听犀牛岩，当地人都不知道，错指为向南的穆窑。于是穿越在两峰之下，向西南走三里，有溪水自东南来流入大江。水小但汹涌，发出淙淙的水声，新砌的石桥跨在溪上，十分整齐。它的源头发源于江州，当地人把它称为横江。越过桥往南行，马上就是穆窑村，有街市店铺向西面临江边。打听不到犀牛岩，找到大岩。岩洞在村南一里，群峰排列，洞在山峰半腰，洞口向西。攀石崖上登，到达洞口，这才望见西面江流横在山前，穿透山腹通到山后。又见后洞口外边隔山回环之处，掩映着苍翠的崖壁。于是由洞内上登，坐在洞中间的门洞中，就见东西两头相向敞开，两个洞口相通。顶上垂下众多的钟乳石，凝结在两旁；洞内西边低东面高，所以通到东面的洞口，高出西边洞口的顶部，从外边望去，不知中间是贯通的，必定要进洞后才能见到。两边洞口外都是千丈高的峭壁，崩裂开来立于云天之外，而东洞口地势既已高峻，上边的石壁尤其陡峭，下边的峭壁根部更加陡峻，呈环状面对着诸洞。从洞口向北曲曲折折转到东面，又在南面围抱成深谷，好似另辟出一个山色翠微的世界。那以下旋转着向西而去，山谷口石崖交错，不能窥见了。

又从前洞下山，沿着山往北行。一里，经过穆窑，问知犀牛洞在麒麟村，于是过石桥往东北行。三里，走到麒麟村。原来此村在那勒东面三里，三个村庄像鼎足一样，而穆窑稍偏南些。假使那勒人

马上指引到这里，从哪里能走向那里找到穿岩呢？麒麟村的人指点犀牛洞在北山的东峰之上，相距只有一里左右而已。来到山下，找不到路。听到岩洞下有伐木声，拨开荆棘抓着刺丛，呼唤他不答应，找他又见不到，只好又出到大路旁。此时已过正午，虽与船夫约好到中午就返船，但即便是船离时就肚中空空，也全然不顾，希望一下子找到岩洞。可询问过路人，竟然无人知道。以为还在山北面，就绕到山的东北隅，沿大道走。道路西北全是石峰。二里，见有条岔道转向北，且有烧火的痕迹在这里。当初，麒麟村的人说："走到山下有火烧的痕迹之处，就是上登岩洞的路。"我以为这里必定是了，尽力跌跌撞撞往前赶，于是向北走入山间峡谷中。这个峡谷两旁山峰攒聚石崖层叠，中间的山沟又平又直，有马车路。顺着路走一里多，见路旁有四五辆停着的车，山麓上放有几头牛，有几个人分散在山崖上打柴。问遍这几人，都不知有岩洞。原来他们都来自远处的村庄，边放牧边打柴，用车装载木柴。过了此地，马车路渐渐隐没了。又深入一里，峡谷转向东，四面眺望重重山崖，全都悬绝无路，而西边的山崖尤为峻峭。正在徘徊之间，有个背着竹子从深树丛中出来的人，远远呼叫着问他，他摇手说："错了！"问："岩洞在哪里？"答："可随我出去。"跟随他出来，走到先前停车之处，细细问他，此人也茫然不知，只是认为这里边路断了，所以把我叫出来罢了。我于是离开他重新走进去，走到山北麓，又走到山东麓，共走二里，峡谷环绕成山坞，中央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可四面山崖回绕险峰横亘，深树丛林密蔽，道路终于断了。然而山坞中又有停着车子放牛打柴的人，他们也同先前的人一样不知岩洞在何处。我在丛莽荆棘中出没，搜寻小径，始终不能找到，这才怅怅不乐地走出峡谷。我观察这个峡谷，从外边走去既已很深，中间弯弯曲曲也很深邃，上有飞石，四旁没有其他路径，也是一处胜境。从这里向东越过山脊，估计就是乘船走过的地方。东岸有个地方山洞重重叠叠，只是山崖高悬路径堵塞，无从落脚。虽然它的核心部分没有穷究，但枝

干已经剔出来了，也不辜负我跋涉一番了。共走五里，仍向西南来到麒麟村北的大路旁，望见前方隔着土陇之处有一圈烧火的痕迹，急忙赶过去，见火烧痕迹间有条小路，一直赶到先前寻找伐木声的地方，但见石崖环绕丛林相隔，一时之间没找到罢了，我以为此地必是无疑了。此时已是下午，虽然肚中饿极了，心想此洞必定不能错失，越加鼓足勇气一往直前，攀险崖，经过成丛的茅草。不过山崖悬绝之处，都有石头支着作为梯子；茅草的深处，都有脚踩的痕迹覆盖在地上，并不怀疑走错道了。于是越上越远，西望南垂横亘的山脊，攒聚的石峰森森而立，已高出在群峰之上；东望南突回绕的山峰，孤绝的悬崖兀立着，将与峰顶齐平，只有一条小径向北上登。二里，翻越高峰之顶，以为这个岩洞应当从峰上走，想不到路又越过峰顶往北下岭，再下瞰北面的山坞，就是先前误入的峡谷中所说的"重重山崖悬绝之处"了。既深入到它的隐秘之处，又高高越过了它的峰顶，我寻找岩洞也算不遗余力了。然而小路越来越小，往西下到岭坳，终于成了满是茅草荆棘地势下洼的峡谷，密蔽不可行。依然攀着下坠了很久，仍找不到路。再走一里，仍沿原路向南越过高高的峰顶。又行二里，下到火烧痕迹之间，见石缝中又有一条路向着东面的峡谷上去，这条小径正是通到兀立孤绝的悬崖之下，这才与麒麟村的人指的路好像符节一样相合。于是明白了路径近在咫尺，却绕弯子自己走迷了路，三次走错三次返回来但最终找到了它，不能说是与山中灵秀的景色无缘了。但日色渐渐西下，连忙望着悬崖上登，高悬的石磴十分陡峻。翻越了半里，立即抵达孤悬山崖的北面。才知这座悬崖回绕耸立在高峰之间，从东转向西，有如独角在中间突起，"犀牛"的名字是因为这个原因。悬崖北面有一条山脊，北边连着高峰，与东面山崖转折处相对。山脊上一块巨石巍然矗立，好像把守关口的猛兽，与独角并立并支撑着它的侧旁。巨石从中裂开一个竖穴，里面嵌着一个石圭，高一丈多，两旁都有巨石恭谨地夹住它；而上方又覆盖着它，好像是人挖空洞后放置在其

中的样子。石圭的颜色是赭红色，与整座山的岩石完全不同，很像禹陵的窆石，但此处外边却有巨石覆盖着，觉得更有点奇特罢了。山脊东面下坠成洼地，深得好似回绕的深渊，它上方悬崖四面合拢，绕成环形没有空缺，高大的城墙上竖着大旗，上边与天一样高，中间圆得好像圆规。越到山脊上后，立即俯身下到深渊底部。南面山崖之下，有个洞朝向北方，洞口高高张开，洞内空阔，深得不知它的尽头；四面山崖上树丛蔓枝浓密，深渊底部更加浓密；山崖旁都有小径可顺着走，每条路走到深渊底下，却全都被遮蔽着不可前进。假如全部铲除干净，那么环绕的山崖高高隆起，平坦的底部如同手掌，又有样子深邃的深洞含在其内，洞天福地，舍弃此地那将是哪里呢？我分开深密的林木顺着走，寂静得好似远古混沌之时，沉寂幽静忘了是在人世。只是肚中饥饿脚下疲乏，日色将要西坠，便越过山脊向西下山，从麒麟村北向西行。二里路，抵达那勒下船，船还没开，落日已沉入深渊中了。

【原文】

二十八日　晨餐后，自那勒放舟南行。旋转西北三里，直逼双峰石壁下，再折东南五里，有小水自东南来入，即穆窑也。又西南一里，过穿山之西，从舟遥望，只见洞门，不见透穴。又一里，西入两山隙，于是回旋多西北行矣。又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绝，有小峰如浮屠插其间，又有洞南向缀其半。又六里，又有山蜿蜒而北，是曰界牌山，西即太平境矣。盖江之北岸，新宁、太平以此山分界，而南岸则俱新宁也。又二里，舟转北向，江西岸列岫嵯峨，一峰前突，俗名“五虎出洞”。舟人指昔有远客过而葬此，其家旋掇巍科[①]，然终不敢至此治冢也。由此舟遂东转，已复西北抵北山

下，循之西向行，又共六里矣。过安定堡，北山既尽，南山复出，又西循之。三里，随山北转，过花梨村[②]。又西北转，随江北山二里，转而西，随江南山三里，又暮行三里，泊于晚梦村[③]。属新宁。是日共行四十里。

二十九日　循南岸山行二里，转北又一里，为驮塘。又二里转而西，山势渐开，又五里，西南过驮卢[④]，山开水绕，百家之市，倚江北岸。旧为崇善地，国初迁太平府治于此，旋还丽江，今则迁驮朴驿于此，名曰驮柴。盖此地虽宽衍，而隔江即新宁属，控制上流，自当以壶关为胜也。江北岸太平之地，濒江虽多属崇善县[⑤]，内石山之后，即为诸土州地，而左州则横界焉[⑥]。是日止行十里，舟人遂泊而不行。

十月初一日　昧爽，循驮卢西北五里，北岸为左州界，稍转而南，南岸石峰复突。又二里，复转西北，北岸亦有石山。三里，西南入峰夹间，于是挂帆而行。五里，渐转南向，有村在江东山坞间，曰驮木[⑦]，犹新宁属也。又西南五里，江西岸回崖雄削，骈障江流；南崖最高，有三洞东启；又南一峰稍低，其上洞辟尤巨。洞右崖石外跨，自峰顶下插江潭；崖右洞复透门而出，其中崆峒，其外交透。自舟望之已奇，若置身其内，不知胜更何若矣！又南二里，东岸石壁亦然，此地峰壁交映，江潆其间，更为胜绝。又一里，转向西行，又五里，渐转南行。已而东折，则北岸双崖高穹，崖半各有洞南向；南岸矶盘嘴叠，飞石凌空，无不穿嵌

透漏。二里，转向西南，上银瓮滩。滩始有巨石，中横如坝。滩东，尖崖耸削绝壁，有形如瓮。《九域志》谓："昔有仙丹成，遗瓮成银，人往取之，辄不得，而下望又复俨然。"《一统志》谓："在南宁府境。"盖江东岸犹新宁也。转西五里，复转西北，盘东岸危崖二里，抵北山下。仍西向去，五里，又南转。既而转东一里，乃西向行，山开江旷，一望廓然。又五里而暮。又二里泊于捺利[8]。在江西岸，属新宁。江空岸寂，孤泊无邻，终夜悄然。是日行五十里。计明日抵驮朴，望登陆行，惟虑路险，而顾奴旧病未痊。不意中夜腹痛顿发，至晨遂胀满如鼓，此岚瘴所中无疑。于是转侧俱难，长途之望，又一阻矣。

初二日　昧爽，西北行。碧空如洗，晴朗弥甚。三里，抵江北危崖下。转而南二里，过下果湾，有村倚崖临江，在江西岸。又五里，有水自南来注，其声如雷，名响源，发于江州。水之西岸即为江州属，而新宁、江州以此水分界焉。水入江处，有天然石坝横绝水口如堵墙，其高逾丈，东西长十余丈，面平如砥，如甃筑而成者。水逾其面，下坠江中，虽不甚高，而雪涛横披，殊瀑平泻，势阔而悍，正如钱塘八月潮，齐驱下坂，又一奇观也。过响水，其南岸忠州境虽辖于南宁[9]，而濒江土司实始于此；北岸则为上果湾，有岩西向临江，上亦有村落焉。于是转北行一里，抵北山下。转西北挂帆行，两岸山复叠出。二里为宋村，在江南岸，忠州属。有八仙岩，为村中胜地。又三里，转东北，又二里，转西

北，又三里，更转东北，两岸石崖叠出递换，靡非异境。转西北五里，又北转，而西岸一崖障天，崖半有洞东向。始见洞门双穴如连联，北穴大，南穴小，垂石外间而通其内；既而小者旁大者愈穹，忽划然中剜，光透其后。舟中仰眺，碧若连云驾空，明如皎月透影，洞前上下，皆危崖叠翠，倒影江潭，洵神仙之境，首于土界得之，转觉神州凡俗矣。南有驮朴村，转登山后，闻可攀跻。又北一里，东岸临江，焕然障空者为银山，劈崖截山之半，青黄赤白，斑烂缀色，与天光水影，互相飞动，阳朔画山犹为类大者耳[10]。崖下有上下二洞，门俱西向。上洞尤空邃，中悬石作大士形，上嵌层壁，下濒回潭，无从中跻，其北纷窍甚多，裂纹错缀树间，吐纳云物，独含英润焉。一里，转而西，遂为驮朴[11]，百家之市，尚在涯北一里。东南即银山，西北又起层峦夹之，迤逦北去，中成蹊焉，而市倚之。陆路由此而北，则左州、养利诸道；江路由此而西，则太平、思明诸境也。午抵驮朴，先登涯问道，或云："通"。或云："塞。"盖归顺为高平残破，路道不测，大意须候归顺人至，随之而前，则人众而行始便。归顺又候富州人至，其法亦如之。二处人犹可待，惟顾奴病中加病，更令人惴惴耳。是日，即携行李寄宿逆旅主人家。

驮朴去驮卢五十里。自驮卢西至此，皆为左州南境，北去龙州四十里[12]。西仍为崇善地，抵太平亦四十里，水路倍之。

高平为安南地，由龙州换小舟，溯流四日可至，太平人呼之为高彝。

龙州山崖更奇，崖间有龙蜿蜒如生。

思明东换小舟，溯流四日至天龙峒[13]，过山半日即抵上思州[14]。上思昔属思明，今改流官，属南宁，有十万山[15]。其水西流为明江，出龙州；东流出八尺江。

高平为莫夷，乃莫登庸之后；安南为黎夷，乃黎利之后[16]。

自入新宁至此，石山皆出土巴豆树、苏木二种。二树俱不大。巴豆树叶色丹映，或队聚重峦，或孤悬绝壁，丹翠交错，恍疑霜痕黔柴。苏木山坳平地俱生，叶如决明，荚如扁豆[17]，而子长倍之，绕干结瘿，点点盘结如乳，乳端列刺如钩，不可向迩。土人以子种成林，收贾不至，辄刈为薪；又择其多年细干者，光削之，乳纹旋结，朵朵作胡桃痕，色尤苍润。余昔自天台觅万年藤，一远僧携此，云出粤西蛮洞。余疑为古树奇根，不知即苏木丛条也。

【注释】

①巍(wēi)科：科举考试中的高科。

②安定堡：今仍称安定，在崇左县东隅，左江南岸。　花梨村：今作花黎，在崇左县东隅，左江北岸。

③晚梦村：原作“晓梦村”，据四库本、乾隆本改。今作湾望村，在崇左县东隅，左江南岸。

④驮卢：今作驮芦，在崇左县东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

⑤崇善县:“县”原作“寺”,据乾隆本改。崇善县为太平府附郭县,即今崇左县。

⑥左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崇左县北境的左州。

⑦驮木:今作驮目,在崇左县东境,左江西岸。

⑧捺利:今作濑滤,在扶绥县西隅,左江南岸转折处。

⑨其南岸忠州境虽辖于南宁:忠州隶南宁,原误倒为“宁南”,不从。

⑩犹为类大者耳:乾隆本、四库本作“竟逊一筹”。“大”疑为“犬”字之误。

⑪驮朴:今作驮柏,在崇左县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

⑫北去龙州四十里:“龙州”,依地望疑为“左州”之讹。

⑬天龙峒:应即迁隆峒,明时设土巡检。在今宁明县东隅,明江北岸。

⑭上思州:隶南宁府,即今上思县。

⑮十万山:今仍称十万大山,位于上思与防城两县间,最高峰莳良岭海拔1462米。

⑯安南:又称交南、交趾,皆为明时对越南的称呼。相当于我国明代前期,1418年黎利在越南建立黎朝,为区别于980～1009年间的黎朝,又称“后黎朝”。1527年,权臣莫登庸推翻黎朝,建立莫朝。1533年,黎朝大将阮淦占据清化、义安一带,另立政权,形式上恢复黎氏皇帝,但大权掌握在阮氏手里。1545年,阮淦死,大权又落入他的女婿郑检手中。从此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越南历史上称为“南北朝”。莫氏政权统治北部,称为“北朝”;郑氏掌握了清化以南地区,称为“南朝”。1558年,阮淦的儿子阮潢出外镇守顺化,逐步据有顺化、广南一带,成为阮氏割据势力,与郑氏划淏江为界。1592年,南朝大将郑松战胜北朝,占领了升龙城(今河内),结束了南北朝。但莫氏势力仍占据着许多地方,并以高平为据点,直延续到1667年。1595年郑松称王,以后郑氏子孙掌握大权,世袭称王,但仍保有黎朝皇帝及其年号。可以说,相当于明代后期,越南事实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割据政权之间战争频仍。《游记》中“交夷”、“高平夷”、“莫夷”皆指莫氏。“夷”,乾隆本作“彝”。

⑰荚:原作“英”,据四库全书本改。

【译文】

二十八日　早餐后,从那勒放船向南行。随即转向西北行三

里，直逼两座山峰的石壁之下，再折向东南行五里，有小溪自东南来流入江中，就是穆窑了。又向西南一里，经过穿山西面，从船上远望，只见洞口，看不见穿通的洞穴。又行一里，向西进入两山之间的缺口，从这里起似旌旗般回绕的群山多半往西北延伸了。又行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绝，有座小峰如佛塔一样插在群山间，又有个向南的山洞点缀在山半腰。又行六里，又有山向北蜿蜒延伸，这叫做界牌山，西面就是太平府的辖境。大体上江的北岸，新宁州、太平府以此山作为分界，而南岸便全属新宁了。又行二里，船转向北行，江西岸群峰巍峨，一峰在前方突起，俗名叫“五虎出洞”。〔船夫指着说，从前有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路过这里死了，就葬在此地，他家里人不久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但始终不敢到此地来修治坟墓。〕由此船便转向东，不久又向西北抵达北山之下，沿北山向西行，又共行六里。过了安定堡，北山走完后，南山又突现出来，又沿着它向西行。三里，随山势往北转，经过花梨村。又向西北转去，顺江北岸的山行二里，转向西，顺江南岸的山行三里，又在暮色中行三里，停泊在晚梦村。〔属新宁州。〕这一天共行船四十里。

二十九日　沿南岸的山行二里，转向北又行一里，是驮塘。又行二里转向西，山势渐渐开阔起来，又行五里，往西南经过驮卢，山势开阔江流环绕，是个有百户人家的集市，紧靠江北岸。旧时是崇善县的辖地，国朝初年迁太平府在此设治，不久迁回丽江，今天则把驮朴驿迁到此地，名叫驮柴。大体上此地虽然宽广，可隔江处就是新宁州的属地，控制着上游，自然应当把壶关作为胜地了。江北岸太平府的辖地，濒江地带虽然多半属于崇善县，江内石山的后方，马上就是各土州的属地，但左州却横隔在其中。这一天只行船十里，船夫便停下来不走了。

十月初一日　黎明，顺着驮卢向西北行五里，北岸是左州辖地，略转向南，南岸石峰重又突起。又行二里，再转向西北，北岸也有石山。三里，向西南进入山峰相夹之间，于是挂帆航行。五里，渐

渐转向南，有村庄在江东岸的山坞中，叫驮木，还是新宁州的属地。又向西南行五里，江西岸回绕的山崖雄壮陡削，并立着挡住江流；南面的山崖最高，有三个洞朝东敞开；南面又有一峰稍低些，山上的山洞张开得特别巨大。洞右的石崖跨向外边，从峰顶下插到江边；石崖右边又通着一个洞口，洞中空阔，洞外相通。从船上望去已很奇特，假如置身于洞内，不知优美之处更是什么样了！又向南二里，东岸的石壁也是这样，此地山峰石壁交相辉映，江流萦绕在其中，更是绝顶优美。又行一里，转向西行，又是五里，渐转向南行。不久折向东，就见北岸两座山崖高高隆起，山崖半腰上各有山洞向南；南岸石矶盘踞，山嘴层叠，飞石凌空，无处不穿透相通，二里，转向西南，上行银瓮滩。河滩开始有巨石，在中流横亘好像水坝。河滩东面，高耸的尖崖削成绝壁，形状有如瓦瓮。《九域志》说："从前有人炼成仙丹，遗下的瓦瓮变成银子，人前去取银子，总找不到，可从山下望去又十分像。"《一统志》说："在南宁府境内。"原来江东岸仍属新宁州。转向西行五里，再转向西北，绕着东岸的危崖行二里，到达北山之下。仍向西行去，五里，又向南转。随即转向东行一里，于是向西行，山势开阔江面空旷，一眼望去寥廓无边。又行五里天黑下来。又行二里停泊在掠利。〔在江西岸，属于新宁州。〕江面空旷江岸荒寂，孤舟停泊无人为邻，整夜静悄悄的。〔这一天行船五十里。〕估计明天抵达驮朴，希望登岸走陆路，只是考虑路途艰险，而顾奴的旧病还未痊愈。想不到半夜我腹痛忽然发作，到早晨肚子竟然胀得满满的像鼓一样，这无疑是中了山中的瘴气。我转身侧睡都很难，走长途的指望，又多一重障碍了。

初二日　黎明，向西北行。碧空如洗，更加晴朗。三里，抵达江北岸的危崖下。转向南行二里，路过下果湾，有村庄背靠山崖面临江流，在江西岸。又行五里，有河水自南面流来注入，水声如雷，名叫响源，发源于江州。河的西岸就是江州的属地，而新宁州、江州以这条河分界。河水流入大江之处，有天然石坝横堵在河口如像一堵

墙，石坝高处超过一丈，东西长十多丈，石面平滑得如同磨刀石，好像是砌筑而成的样子。水漫过石面，下坠到江中，虽不十分高，可雪花般的波涛横着散开，特别少见的瀑布平铺流泻，水势宽阔而凶猛，正如钱塘江八月间的狂潮，一起奔流下斜坡，又是一处奇观了。过了响水，江南岸忠州的辖境虽属于南宁府管辖，可濒江地带土司的属地实际上从此开始；北岸就是上果湾，有岩洞向西临江，岸上也有村落。从这里转向北行一里，到达北山下。转向西北挂上帆航行，两岸的山再次层层叠叠出现。二里是宋村，〔在江南岸，是忠州的属地。〕有处八仙岩，是村中景色优美的地方。又行三里，转向东北，又行二里，转向西北，又行三里，再转向东北，两岸石崖重重叠叠出现，交替变换，无处不是奇异之境。转向西北行五里，又向北转，而西岸一座山崖遮住天空，山崖半中腰有个向东的山洞。开始时望见洞口有两个洞穴好像连在一起，北面的洞穴大，南面的洞穴小，岩石垂在外边但它们的里面是相通的；随即见北面的洞穴变大愈加穹隆，忽然猛地中间剜空，亮光从它后面透过来。从船中仰面眺望，拱起来的岩石如连片的云彩在空中奔跑，明亮得好像皎洁的月亮透射出的光影，洞前边上下之处，都是危崖重叠满山翠色，倒影映在江边，真是神仙之境，首先在土司辖境内见到它，反而觉得中原神州大地都是平庸的了。南面有驮朴村，转个弯登到山后，听说可以攀登上去。又向北一里，在东岸临江处，光彩夺目遮蔽天空的山是银山，劈开的悬崖切断半座山，青黄赤白，点缀着五彩斑烂的色彩，与天光波影，互相飞动，阳朔的画山仍只是像狗一样罢了。悬崖下有上下两个洞，洞口都是向西。上洞尤其空阔深邃，洞中悬着的岩石如观音菩萨的形态，上方嵌入层层石壁之上，下边濒临回漩的深水，无从上登其中，它北面纷纭的石窍很多，裂纹错落点缀在树丛间，呼吸着云雾，如独自含着润泽的美玉。一里，转向西，就是驮朴，是个百户人家的集市，还在江岸北边一里处。东南方就是银山，西北又耸起层层山峦夹住它，逶迤向北而去，中间成为山路，

而集市就紧靠着它。陆路由此往北走，是去左州、养利州各地的路；水路由此往西行，是到太平府、思明府各地去的。中午到驮朴，先登岸问路，有人说：“通。”有人说：“不通。”原来是归顺州被高平人攻破残杀，道路上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大体上的意思是必须等有归顺州的人来到，跟随他们前去，人多了走路才安全。归顺人又等富州人来到，办法也如此。两处的人还可以等待，只是顾奴病上加病，更令人惴惴不安了。这天，立即带上行李寄宿在旅店主人家中。

驮朴距驮卢五十里。从驮卢往西到这里，都是左州南部地区，北边距龙州四十里。西面仍是崇善县的辖地，到太平府也有四十里，水路加一倍。

高平是安南的属地，由龙州换小船，溯流行四天可到，太平府的人把他们称为高彝。

龙州的山崖更加奇特，山崖上有龙形，蜿蜿蜒蜒如活的一样。

在思明府东边换乘小船，溯流行四天到天龙峒，过了山走半天就到上思州。上思州从前属于思明府，今天改设了流官，划属南宁府，有座十万山。那里的水往西流去是明江，流到龙州；向东流出的是八尺江。

高平是莫夷，是莫登庸的后代；安南是黎夷，是黎利的后代。

自从进入新宁州境内来到此地，石山上都出产土巴豆树、苏木两种树。两种树都不大。巴豆树叶的颜色是红色，红光映照，或成队聚生在重重山峦之中，或孤立悬垂在绝壁之上，红绿交错，恍惚之间怀疑是白色的霜痕黑色的木炭。苏木在山坳平地上都有生长，叶子如决明，荚如扁豆，但籽粒的长处是扁豆的一倍，绕着枝干结出瘤状球体，一点一点的盘结着如像乳头，乳端排列着如钩子一样的刺，不可接近。当地人用籽种种

成树林，收购的商人不来，便砍了作为柴火；又选择其中生长多年枝干细的，削光树皮，乳白色的花纹连在一起，一朵朵旋绕着，似核桃的痕迹，色泽尤其苍白光润。我从前在天台山寻找万年藤时，一个远方来的僧人带着这东西，说是出产在广西的蛮族聚居区中。我怀疑是古树形状奇异的树根，不知就是苏木丛生的枝条了。

【原文】

初四日　自驮朴取道至太平。西南行一里，有石垣东起江岸，西属于山，是为左州、崇善分界。由垣出，循山溯江南行，三里，越一涸涧，又四里为新铺，数家之聚。江流从正南来，陆路遂西南转。四里，复过一涸涧，涧底多石，上有崩桥，曰冲登桥[①]。其内有堡。从此南上，盘陟冈阜三里，复与江遇。其上有营房数家，曰崩勘。又南五里，转一山嘴，其后山中有村曰驮竺。盘其东垂，乃循山南西向行，于是回崖联蹁，上壁甚峻拔，下石甚玲珑。二里，路南复突一危峰，遂入山夹。盘之而西又一里，转南二里，登媚娘山。其处峰峦四合，中悬一土阜为脊。越之而南下，东南三里，路侧有窞一圆[②]，名龙井。下坠五六丈，四围大径三丈，俱纯石环壁。坠空缀磴而下，下底甚平，东北裂一门，透门以入，其内水声潺潺，路遂昏黑。践崖扪隙，其下忽深不可测。久之，光渐启，回见所入处，一石柱细若碧笋，中悬其间，上下连属，旁有石板平庋，薄若片云，声若戛金树[③]。至其洞，虽不甚宏而奇妙，得之路旁，亦异也。其上有一亭，

将就圮。自驮朴陆行至太平，辄见冈陀盘旋，四环中坠，深者为井，浅者为田，上下异穴，彼此共窞。盖他处水皆转峡出，必有一泄水门，惟此地明泄涧甚少，水皆从地中透去，窍之直坠者，下陷无底；旁通者，则底平可植五稼[4]。路旁大抵皆是。惟龙井下陷犹有底，故得坠玩焉。由此西南出山，又四里，而江自壶关东垂北向而至。溯之复南二里，升陟冈阜又二里，抵壶关。关内旧惟守关第舍四五间，今有菜斋老和尚建映霞庵于左，又盖茶亭于后。余以下午抵庵，遂留憩于中。菜斋，北人，年六十一岁，参访已遍海内。所食惟淡菜二盂，不用粒米，见此地荒落，特建庵接众，憩食于庵者数十人，虽久而不斩焉[5]。菜斋法名如喜，徒名海润。

壶关在太平郡城北一里余[6]。丽江西自龙州来，抵关之西，折而南，绕城南，东转而北，复抵关之东，乃东北流去。关之东西，正当水之束处，若壶之项，相距不及一里。属而垣之，设关于中，为北门锁钥。其南江流回曲间，若壶之腹，则郡城倚焉。城中纵横相距亦各一里，东西南三面俱濒于江。城中居舍荒落，千户所门俱以茅盖。城外惟东北有民居阛阓，余俱一望荒茅舍而已。

青莲山在郡城北二十余里，重峦北障天半。其支南向，东下者即媚娘岭，西下为碧云洞[7]。洞在壶关正西二里，青莲山南下之支也。石峰突兀，洞穿峰半，门东向。先从北麓上三折坂，东向透石隙曰天门，得平

台焉。洞门峙其上。门狭而高，内南转，空阔深暗，上透山顶，引光一线空濛下。光下有大士龛，北向，中坐像，后有窞深陷，炬烛之沉黑；又一穴南去，不知其底。此下层也。其上层隔窞之南，复辟为门；门前列双柱，上平庋两盆曰“宝盆”。先由大士像右壁，穿小穴南下窞侧，由双柱中抵宝盆下。透门入，始颇隘；连进门两重，渐转东上，则穹然高张，天光下迸，一门南向出为通天窍。历级上，出洞门外，亦有台甚平，下瞰平壑，与东向门无异。由大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两壁狭转，下伏为隘门；透门进，忽上盘如覆钟；凡进四门，连盘而上者，亦四五处，乃出。于大士像左壁稍北，又西穿小穴，渐北转，则岈然中通，山影平透，裂一门北向，号曰盘龙窟。此洞中胜也。北门外，崖石横带山腰，东达天门，西抵一飞崖下，上覆下嵌。崖不甚高，上下俱绝壁，中虚而横带者，若平廊复榭，无愧“群峰献翠”名。北瞰深坞，重峦前拱，较东南二台，又作一观。由崖东攀石萼西望，峰顶莲瓣错落，中有一石，东剜空明，为蔓深石削，不得攀接。仍从盘龙窟入，出东台，仰眺洞南，峰裂岐崖，回环一峡。乃攀枝援隙上，直历峡峰攒合中，复有东向洞，内皆耸石攒空，隙裂渊坠，削不受趾，俯瞰莫窥其底，石块投之，声历历不休，下即大士龛中承受坠光处也。至此洞外胜始尽。此洞向无其名，万历癸丑参戎顾凤翔开道叠

磴，名之曰碧云，为丽江胜第一。顾乃华亭人⑧。

白云岩在壶关正东四里，路由郡城东渡江，是为归龙村峒⑨。在江东岸，太平隔江即江州属。是村昔有怪出没江潭，为害江州、太平。人俱莫能制，而思明独来时而杀之，其害乃息。故江州以此一峒畀思明，为思明属。今此峒东南北三面俱属江州，而西抵于江，为太平府，近太平城者惟此一村，而又远属思明，亦可异也。

石门塘在壶关外东北半里。老虎岩在壶关内西南半里。铜鼓在郡城内城隍庙⑩，为马伏波遗物，声如吼虎，而状甚异。闻制府各道亦有一二，皆得之地中者。土人甚重之，间有掘得，价易百牛。

【注释】

①冲登桥：今仍作冲登，在崇左县稍北，左江西岸。

②窞(dàn 旦)：深坑。

③戛(jiá 荚)：击。戛：即戛玉敲金，形容声音铿锵悦耳。

④五稼：即五谷。五谷指的种类不同，此处泛指粮食作物。

⑤靳(jìn 禁)：吝惜。

⑥太平：明置太平府，治崇善，即今崇左县治太平镇。

⑦碧云洞：初六日记有："携火炬出壶关，西溯江岸，一里抵演武场北，又西一里，探碧云洞。出入回环者数四，还抵映霞。"本段自此以下至"为丽江胜第一"似非概语，而是探碧云洞的具体经过，疑为错简，应系于十月六日"出入回环者数四"之前。

⑧华亭：为松江府附郭县，即今上海市松江县。

⑨归龙村峒：原误倒为"龙归村峒"，据下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改。归龙村峒，今作归陇，在崇左县治东北郊，左江东岸。

⑩铜鼓：中国古代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重器，用铜铸成。大者数百

斤，直径在一百厘米以上；小者数十斤，仅十余厘米。鼓面有浮雕图案，中心为日光形，边缘或有蛙、鱼、牛等立体装饰，鼓身有不同的花纹围绕。很多纹饰和图案，反映了西南各族古代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情况。整个铜鼓形体凝重，声音雄沉，制作精致，纹饰丰富多彩。铜鼓从用作炊具的铜釜发展而来，成为统治权力的象征，用于祭祀、战争、赏赐、贮贝、进贡等，后又成为一种娱乐的乐器，至今仍为西南很多民族所珍爱。发现铜鼓的地区，北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达云南腾冲县，云南、广西、贵州各省（区）博物馆收藏传世和出土的铜鼓甚多，年代约自春秋至清末不等。

【译文】

初四日　从驮朴取道到太平府。向西南走一里，有石墙起自东面的江岸向西连接着山，这是左州、崇善县的分界线。由石墙出来，沿山溯江往南行，三里，越过一条干涸的山涧，又走四里是新铺，是个几家人的村落。江流从正南流来，陆路于是往西南转。四里，再次过了一条干涸的山涧，涧底石头很多，涧上有座倒塌了的桥，叫冲登桥。〔桥以内有城堡。〕从此向南上走，盘旋爬升在冈峦土阜间三里，再次与江流相遇。江岸上有个几家人的营房，叫崩勘。又向南五里，转过一个山嘴，〔它后面的山中有个村庄叫驮竺。〕绕过它的东垂，就沿着山南向西行，在这里回绕的山崖连续不断，上面的崖壁非常陡峻挺拔，下边的岩石十分玲珑精巧。二里，路南又突起一座险峰，于是走入山中的峡谷。回绕在峡谷中又向西走一里，转向南二里，登上媚娘山。此处峰峦四面合拢，中间悬着一座土山形成的山脊。越过山脊往南下走，向东南三里，路旁有个圆形深坑，〔名叫龙井。〕向下深坠五六丈，四周直径大三丈，全是纯石环绕成的坑壁。沿悬缀的石磴往下坠，下面底部十分平坦，东北方裂开一个洞口，穿过洞口进去，洞内水声潺潺，路便昏黑下来。踏着山崖摸着石缝走，脚下忽然深不可测。很久后，渐渐开始有亮光，回头见进来的地方，一根细石柱好似碧绿的竹笋，耸在洞中间，上下相连，旁边有石板平架着，薄如云片，声音如同敲击铜柱。至于这个洞，虽然

不怎么宽大却很奇妙，在路旁见到它，也是奇异之事。深坑上方有座亭子，将要倒塌了。自驮朴走陆路到太平府，就见到有冈峦山坡盘绕，四周环绕中央下陷，深的形成陷阱，浅的垦成田，上下之处是不同的洞穴，都是深坑。大概其他地方的水都是绕着峡谷流出去，必定有一处泄水的水口，唯有此地露出地表泄水的山涧非常少，水都从地下渗透出去，洞穴竖直下坠的，下陷无底；通向四旁的，则底部平坦可以种植五谷。路旁大都四处皆是。唯有龙井陷下去仍有底，所以得以坠下去观玩。由此向西南出山，又走四里，而江流自壶关东垂向北流到这里。溯江再向南行二里，升登在山冈土阜间又是二里，抵达壶关。关内旧时唯有守关的宅院四五间，今天有位莱斋老和尚在左边建了映霞庵，又在后边盖了个施茶的亭子。我下午到了庵里，便留下来歇在庵中。〔莱斋，是北方人，年纪有六十一岁，参观访问已走遍海内。所吃的东西唯有淡菜两钵盂，不吃一粒米，见此地荒凉冷落，特意建庵接待众人，停歇在庵中吃饭的人有几十人，虽然这些人呆了很长时间，但莱斋仍供茶水，毫不吝惜。莱斋的法名叫如喜，徒弟名叫海润。〕

壶关在太平府城北一里多处。丽江从西面自龙州流来，流抵壶关的西边，折向南，绕过城南，在城东转向北流，又抵达壶关的东边，于是向东北流去。关隘的东西两头，正当江水束拢之处，好像茶壶的脖子，相距不到一里。筑起城墙把两头连起来，在中间设了关隘，是北门的军事要地。关隘南面江流弯曲回转之间的地方，好像茶壶的腹部，府城就依傍在那里。城中纵横相距也各有一里，东、西、南三面都濒临江流。城中居室房屋荒凉冷落，千户所衙门都用茅草盖顶。城外唯有东北角有民居街市，其余都是一眼望去荒芜的茅屋而已。

青莲山在府城北面二十多里，重重山峦在北面遮住半边天。它的支脉向南延伸，往东下延的就是媚娘岭，向西下延成为碧云洞。碧云洞在壶关正西二里处，是青莲山南下的支脉。

石峰突兀，山洞穿透山腰，洞口向东。先从北麓登上三折坂，向东钻过石缝，叫天门，有一处平台。洞口耸峙在平台上方。洞口又窄又高，洞内转向南，空阔深暗，上通山顶，引进一线空濛的光地照射下来。亮光下照处有观音菩萨的佛龛，向北，龛中坐着佛像，后面有个深坑深陷下去，用火把照射它深沉漆黑；又有一个洞穴往南进去，不知它的底。这是下层。它的上层隔着深坑的南面，又裂为洞口，洞口前排列着一双石柱，上边平架着两个盆，叫做“宝盆”。由观音像右边的石壁，穿过小洞向南下到深坑侧边，由双柱中间走到宝盆下面。穿过洞口进去，开始时很窄；接连进了两层洞口，渐渐转向东上走，就见穹然隆起高高张开，天光向下迸射，一个洞口向南出去成为通天的窟窿。沿石阶上走，出到洞口外，也有石台十分平整，下瞰着平坦的壑谷，与向东的洞口无异。由观音象左边的石壁向西穿过小洞曲曲折折进去，两侧洞壁狭窄，转来转去，向下低伏成为隘口；钻过隘口进去，忽然上方弯曲而起如像下覆的铜钟；总共进了四个隘口，连续向上弯曲而起的地方，也有四五处，这才出来。在观音像左边石壁稍北处，又向西穿过小洞，慢慢向北转，就见中间相通样子深邃，山影平平地透进来，向北裂开一个洞口，号称为盘龙窟。这是洞中的胜景。北洞口外，石崖像腰带一样横贯山腰，东边到达天门，西边抵达一处飞空的悬崖下，上边下覆下面深嵌。悬崖不十分高，上下都是绝壁，中间通着像腰带样横系着的地方，好似平坦的长廊重叠的台榭，无愧于“群峰献翠”的美名。向北俯瞰深深的山坞中，重重山峦在前方隆起，与东、南两面的平台比较，又显出一番景观。由山崖东面攀着花萼状的岩石向西望，峰顶莲花瓣错落其间，当中有一块岩石，东面剜空明亮，因为草深石陡，不能攀登接近它。仍从盘龙窟进去，出到东面的平台，仰面眺望山洞南面，山峰迸裂悬崖分岔，环绕成一个峡谷。于是攀着树枝抓住石缝上爬，

直到峡谷山峰攒聚会合之中，又有个向东的洞，洞内都是高耸的岩石攒聚在空中，缝隙裂开坠成深渊，陡削不能放脚，俯瞰无法窥见它的底，用石块投下去，声音清清楚楚响个不停，下边就是观音菩萨佛龛中承受下射之光的地方了。到这里洞外的胜景这才完了。此洞从前没有名字，万历癸丑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参将顾凤翔开修了道路垒砌了石磴，把它命名为碧云洞，是丽江的第一胜境。〔顾凤翔是华亭县人。〕

白云岩在壶关正东四里处，路由府城向东渡江，这是归龙村峒。〔在江东岸，太平府隔江处就是江州的属地。这个村子过去有妖怪出没在江边，为害江州、太平府。人们都不能制服，可思明府土司独自一人来时便杀了它，这个祸害才平息了。所以江州把这一峒送给思明府，成为思明府的属地。今天此峒的东、南、北三面都属于江州，而西面直抵江边，是太平府，靠近太平府城的唯有这一村，却又归属于边远的思明府，也是奇怪之事。〕

石门塘在壶关外东北半里处。老虎岩在壶关内西南半里处。铜鼓在府城内的城隍庙中，是伏波将军马援的遗物，鼓声如虎吼，而形状十分奇特。听说总督下属各道也有一两个，都是从地下获得的。当地人十分看重它，间或有人挖掘到，价值可以换一百头牛。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即独渡归龙，共四里，西循白云岩。荒坡草塞，没顶蒙面，上既不堪眺望，下复有芒草攒入袜裤间，举足针刺，顷刻不可忍，数步除袜解裤，搜刷净尽，甫再举足，复仍前矣。已有一小水自东南峡中出，北潆岩前，上覆藤蔓，下踔江泥，揭涉甚难。过溪，抵岩下。穹崖高

展，下削如屏，色莹洁逾玉。崖南峭壁半列洞四五，大小不一，皆西向。南面一洞较大，下复叠一洞，不甚深昧，而上洞中空外削，望之窈窕，竟不得攀憩。再南半里，有洞甚大，亦西向，前俱大石交支。从石隙透门入，洼敞可容三百人，内无旁通窦。洞北有小径，东上山夹，两旁削石并耸。攀级而登，逾山坳南，亦有洼下陷，木翳不能窥其涘。其北更耸层峰，西瞰江流城堞，俱在足底。再北直出白云岩顶，其坳中洼窞虽多，然棘藤蒙密，既不得路，复无可询，往返徘徊，日遂过午，终不能下通岩半洞也。此处岩洞特苦道路芜阻，若能岩外悬梯，或叠磴中窦，其委曲奇胜，当更居碧云上。仍西二里，出归龙，南溯江岸三里，抵金柜、将军两山之间。金柜瞰江峙，崖洞中空，大容数百人。茅棘湮阨，竟金柜山岩洞不得，三周其北东南三面，又两越其巅，对瞩江城，若晰须眉于镜中。东即将军山，片崖立峰头迎江，有干城赳赳势[①]。环郡四眺，峰之特耸者此为最。下候东关渡舟，已暮不复来，腹馁甚。已望见北有一舟东渡，乃随江蹑石一里，抵其处，其舟亦西还。迁延久之，得一渔舟，渡江而西。见有卖蕉者，不及觅饭，即买蕉十余枚啖之。亟趋壶关，山雨忽来，暮色亦至。

初六日　余以归顺、南丹二道未决，余欲走归顺至富州，众劝须由南丹至贵州，盖贵州远而富州近，贵州可行而归顺为高平夷所阻也。趋班氏神庙求签决之。庙在大西门外，临江。其神在郡极著灵异，家户而户祝之[②]，有司之莅其境者，靡不严事焉。求签

毕，有儒生数人赛庙中[3]，余为询归顺道。一年长者辄欲为余作书，畀土司之相识者。余问其姓字，乃滕肯堂也。名祚昌。其中最年少者，为其子滕宾王。名佐。居城中千户所前。余乃期造其家，遂还饭于映霞庵。携火炬出壶关，西溯江岸，一里抵演武场北，又西一里，探碧云洞，出入回环者数四，还抵映霞。见日色甫下午，度滕已归，仍入城叩其堂。滕君一见倾盖，即为留酌。其酒颇佳，略似京口，其茶则松萝之下者，皆此中所无也。坐中滕君为言："欲从归顺行，须得参戎一马符方妙。明晨何不同小儿一叩之乎？"余谢不敏[4]。滕曰："无已，作一书可乎？"余颔之。期明日以书往，乃别而返壶关。

初七日　雨色霏霏，酿寒殊甚。菜斋师见余衣单，为解夹衣衣我，始可出而见风。晨餐后，滕君来。既别，余作畀参戎书。饭而抵其家，则滕自壶关别后，即下舟与乃郎他棹，将暮未返，雨色复来，余不能待而返壶关。雨少止，西觅老虎岩，坠洼穿莽，终不可得。

初八日　余再抵滕，以参戎书畀之。参戎姓章，名易，为会稽人[5]。其有名正宸者，合在户科，为辛未年家。滕复留饭，网鱼于池，池在门前。鱼有大小二种，大者乃白鲢，小者为鲚鱼。鲚鱼味淡而不腥。问所谓"香鱼"，无有也。剖柑于树，其柑如香橼，瓤白而皮不厚，片剖而共食之，瓤与皮俱甘香，异众柑。因为罄其生平。滕君少年廪于学宫[6]。其人昂藏有侠骨，夙与中表谢孝廉有隙[7]。谢死，其家以毒诬滕，滕求检以白其诬，谢遂大窘。时孝廉之

弟为南宁司李掾[8]，而孝廉之房考赵[9]，为闽漳州人，方当道，竟罗织于宪访，且中以讪府道、殴卫所诸（莫）须有事[10]，遂被黜戍钦州[11]。未几归，复为有司龄龁不已[12]，雄心竟大耗，而须鬓俱皤然矣。其乃郎亦青年游泮，为此中铮铮出颖者，此中亦共以白眉推之[13]。且谓余何不暂馆于此，则学宫诸友俱有束脩之奉[14]，可为道路资。余复谢不敏。透出壶关，已薄暮矣。有僧自南宁崇善寺来，言静闻以前月廿八子时回首[15]，是僧亲为下火而来。其死离余别时才五日，云白竟不为置棺，不知所留银钱并衣箧俱何人干没也？为之哀悼，终夜不寐。

初九日　午饭后，再入城候所进参戎书。而滕氏父子犹欲集众留余馆此[16]，故不为即进。其书立为一初贡方姓者拆。书初录，展转携去，久索而后得之。乃复缄之，嘱其速进，必不能留此也。

初十日　晨餐后出游石门。上午抵滕君处，坐甫定，滕宾王持参戎招余柬来，余谢之。已参府中军唐玉屏名尚珠，全州人。以马牌相畀。余为造门投刺，还饭于滕。雨竟不止，是夕遂宿于滕馆。

十一日　雨。食息于滕。

十二日　雨。食息于滕。迨暮，雨少止，乃别，抵壶关映霞庵。是夜夜雨弥甚。

十三日　阻雨壶关。

十四日　仍为雨阻。余欲往驮朴招顾行，路泞草湿，故栖迟不前。

十五日 雨如故。有远僧三人自壶关往驮朴，始得寄字顾行，命其倩夫以行李至郡。

十六日 夜雨弥甚，达旦不休。余引被蒙首而睡，庵僧呼饭乃起。饭后天色倏开，日中逗影，余乃散步关前，而顾行至矣。异方两地，又已十余日，见之跃然。即促站骑觅挑夫，期以十八日行。

十七日 早寒甚，起看天光欲曙未曙，而焕赤腾丹，朦胧隐耀，疑为朝华，复恐雨征，以寒甚，仍引被卧。既而碧天如洗，旭日皎洁，乃起而饭。入别滕君，父子俱出，复归饭映霞。抵晚入候，适滕君归，留余少酌，且为作各土州书，计中夜乃完。余别之，返宿庵中。

【注释】

①干(gān)：盾牌。干城：捍蔽如盾，防守如城。

②尸(shī)：古代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后世则以画像受祭。家尸而户祝：意为家家户户都崇拜。

③赛(sài)：祭祀酬神。

④不敏：自谦之词，意为不聪明。

⑤会稽：浙江绍兴府附郭县，即今浙江绍兴市。

⑥廪(lǐn)：即食廪，领取官府发给的粮米。

⑦中表：古代称父亲的姊妹(姑母)的儿子为外兄弟，称母亲的兄弟(舅父)姊妹(姨母)的儿子为内兄弟。外为表，内为中，合称为中表，即今天通称的姑表和姨表亲戚。 隙(xì 戏)：感情上的裂痕。

⑧司李：同"司理"，即推官，详《闽游日记》注。 掾(yuàn 院)：古代属官的通称。

⑨房考：即科举考试中的房考官，他们每人占一房。应试考卷誊录后，先要分房，交房考官阅后，再推荐给主考官决定弃取。

⑩莫须有：原意为恐怕有，也许有，后通称无罪被冤为“莫须有”。

⑪黜（chù 触）：贬官。

⑫齮龁（yǐ hé 椅核）：毁伤。

⑬白眉：古人多以白眉称兄弟或同类间的优秀杰出者。

⑭束脩（xiū 修）：脩为干肉，十条干肉称束脩。一般指送给教师的薪金。

⑮回首：回头，此处指逝世。

⑯馆（guǎn）：教书的私塾称馆。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马上独自渡江到归龙村峒，共走四里，向西沿白云岩走。荒坡上茅草塞路，没过头顶蒙在脸上，上方既不能眺望，脚下又有草上的刺钻入袜子裤子间，举脚就像针刺，一刻不可忍受，走几步就脱去袜子解下裤子，全部搜寻刷除干净，刚刚再抬脚，又仍像先前一样了。不久有条小溪从东南的峡谷中流出来，向北潆洄在白云岩前，上边覆盖着藤枝，脚下踩着水中的稀泥，提起衣服涉水非常艰难。过了小溪，到达白云岩下。穹隆的山崖高高伸展开来，下边陡削如屏风，石色晶莹洁净超过美玉。山崖南面的峭壁半中腰排列着四五个山洞，大小不一，都是向西。南面一个洞较大，下边又重叠着一个洞，不怎么深暗，可上洞洞中空阔外面陡削，望过去十分幽深，竟然不能登上去休息。再往南半里，有个洞非常大，也是向西，前边都是大石头交叉支撑着。从石缝中穿进洞，地势下洼宽敞，可容纳三百人，洞内无旁通的洞穴。洞北有条小径，向东上到山间峡谷中，两旁陡削的石崖并排耸立。攀着石阶上登，翻越到山坳南面，也有洼地下陷，林木遮蔽不能窥见它的边际。它北面更耸起层层山峰，向西俯瞰江流城池，都在脚底。再往北直达白云岩山顶，那里山坳中洼地深坑虽然很多，但荆棘藤葛稠密，既找不到路，又无人可以打听，往返徘徊，时光便过了正午，始终不能下到半山腰的洞。此处的岩洞仅只是苦于道路荒芜阻塞，如果能在洞外悬挂梯子，或者砌石磴到达中洞，其中曲折旋转的奇妙胜景，应当

更居于碧云洞之上。仍向西二里，出来到归龙村峒，往南溯江岸走三里，抵达金柜山、将军山之间。金柜山高耸，俯瞰江流，山崖上的山洞中间空阔，大处容纳得下数百人。茅草荆棘湮没阻塞，走遍金柜山找不到岩洞，在它的北、东、南三面绕了三圈，又两次越过山顶，注视江流对面的城池，就像在镜中看胡须眉毛一样清晰。东面就是将军山，一片石崖立在峰头迎着江流，有手执盾牌捍卫城池雄赳赳的气势。环眺府城四面，群峰中独自耸立的这是第一峰。下山等候东关的渡船，已因天黑不再来了，肚子饿极了。不久望见北面有一条船向东过来，便顺着江岸踩着岩石走一里，到了那里，那条船也返回到西岸。拖延了很长时间，找到一条渔船，渡到江西岸。见到有卖香蕉的人，来不及找饭吃，立即买了十多个香蕉吃下。急忙赶到壶关，山雨忽然来临，暮色也降临了。

初六日　我因为归顺州、南丹卫两条路没有决定，〔我想走归顺到富州，众人劝我必须经由南丹到贵州，原来贵州远而富州近，贵州可以通行而归顺被高平夷阻住了。〕赶到班氏神庙求签决定走哪条路。〔神庙在大西门外，面临江水。那神灵在府中极其灵验，家家户户都崇拜祭祀他，官府有到这地方任官的，无不尊敬地供奉。〕求完签，有几个儒生在庙中祭神，我打听去归顺的路。一位年长的立即想替我写信，送给相识的土司。我问了他的姓名和表字，是滕肯堂。〔名叫祚昌。〕其中年纪最轻的，是他的儿子滕宾王。〔名叫佐。〕住在城中千户所前边。我于是约定拜访他家，就返回到映霞庵吃饭。带上火把出了壶关，向西溯江而行，一里到达演武场北面，又向西一里，探了碧云洞，出入环绕了四次，回到映霞庵。见天色刚到下午，估计滕肯堂已归回城中，仍然进城在他的厅堂里叩见了他。滕君一见倾心如故，立即挽留饮酒。他的酒很美，略似京口酒，他的茶却是松萝茶中的下品，都是这一带所没有的。坐谈中滕君发话说："想要从归顺走，必须得到参将的一个调马的兵符才好。明早何不同我儿子去叩拜他一次呢？"我辞谢不敢当。滕肯堂说："不得已，

写一封信总可以吧?”我点头同意了他。约定明天把信送给我,于是分手返回壶关。

初七日　雨色霏霏,寒气久积冷得特别厉害。莱斋禅师见我衣服单薄,就脱下夹衣给我穿,这才可以出门。早餐后,滕君到来。分别之后,我写了递交给参将的信。吃饭后来到滕家,滕肯堂却自从在壶关告别后,立即下船与他儿子划船到其他地方去了,天将黑还未返回,雨又下起来,我不能等下去便返回壶关。雨略停下来,向西去寻找老虎岩,坠下洼地穿越丛莽,始终不能找到。

初八日　我再次到滕家,把给参将的信交给他。〔参将姓章,名叫易,是会稽县人。他是正科殿试考中者,合在户科,是辛未年(崇祯四年,1631)与我家里人一同考中的。〕滕肯堂再次留我吃饭,在池中用网捕来鱼,〔池塘在门前。鱼有大小两种,大的一种是白鲢,小的是鲹鱼。鲹鱼味淡却不腥气。打听所谓的“香鱼”,没有。〕从树上摘来柑子剖开,〔这种柑子如同香橼,瓤子色白而皮不厚,切成片一起吃,瓤子与皮都是又甜又香,与各种柑子不同。〕因而为我尽吐他的生平。〔滕君少年时在学官那里领取口粮。他的为人豪爽,仪表雄伟,有侠义气概,过去与中表亲戚谢孝廉有仇。谢孝廉死后,谢家以投毒诬陷滕肯堂,滕肯堂要求验尸以洗清他的冤枉,谢家于是十分难堪。当时谢孝廉的弟弟任南宁府司理的属官,而谢孝廉的房考官赵某,是福建漳州人,正当权,竟然向上级来查访的官员罗织罪名,并且拿讥讽府道官吏、殴打卫所官兵诸种莫须有的事中伤他,终于被罢官戍守钦州。没多久回乡,再次被官吏们不停地诋毁中伤,雄心终于大受损伤,而且胡须两鬓全都花白了。他的儿子也是青年有为考中童生,是这一带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这一带也共同推举他为优秀杰出者。〕并且说我为何不暂时在此地开馆授徒,这里学宫中的诸位朋友都会有薪金奉送,可作为路上用的旅费。我再次辞谢自己无能。穿出壶关,已是傍晚了。有僧人自南宁崇善寺前来,说静闻在前个月廿八日子时逝世,这位僧人亲自举行火葬。

他死时距我离别时才五天，云白竟然不为他置办棺木，不知留下的银钱及衣箱都被什么人吞没了？为了他哀伤悼念，整夜不眠。

初九日　午饭后，再次进城等呈给参将的信的回音。而滕家父子仍打算邀集众人留我在此开馆，所以不替我立即呈上去。那封信立刻被一个刚被选拔为贡生姓方的人拆开。信刚被抄录完，辗转拿了去，要了很久然后才得到它。于是重新封好信，嘱咐他赶快呈上去，必定不能留在此地。

初十日　早餐后出门游览石门。上午到达滕君那里，刚坐定，滕宾王拿着参将招请我的柬帖来了，我谢过了他。不久参将府的中军唐玉屏〔名叫尚珠，是全州人。〕把马牌送给我。我为此登门投递了名帖，回来在滕家吃了饭。雨始终不停，这天夜里便留宿在滕家的客馆里。

十一日　下雨。在滕家吃饭休息。

十二日　下雨。在滕家吃饭休息。到傍晚时，雨渐渐停了，于是告别滕君，抵达壶关映霞庵。这天夜里雨更大。

十三日　被雨阻在壶关。

十四日　仍被雨所阻。我想前去驮朴招唤顾行，道路泥泞荒草湿淋淋的，所以停留不前。

十五日　雨依然如故地下着。有三个远道而来的僧人自壶关前往驮朴，这才能够寄了字条给顾行，命令他请脚夫带上行李到府城来。

十六日　夜雨更大，通宵达旦不停。我拉被子蒙住头大睡，庵中僧人呼唤吃饭才起床。饭后天色倏地晴开，太阳在中天光影逗人，我便在关前散步，而顾行来到了。异乡分在两地，又已有十多天，见到他便十分高兴。立即催促驿站派马找挑夫，约定在十八日动身。

十七日　早上非常寒冷，起床来看天色要亮又未亮，而明亮鲜红的红日腾空，朦朦胧胧隐隐照耀，怀疑是早晨的日晕，又担心是

有雨的征兆，因为十分寒冷，仍拉被子睡下。不久碧空如洗，旭日皎洁，于是起床吃饭。进城辞别滕君，他父子都出了门，再归映霞庵吃饭。到晚上进城等候，适好滕君归来，留我小饮，并且为我写了给各土州的信，估计要到半夜才完。我告别了他，返回庵中住宿。

【原文】

十八日　昧爽入城，取滕所作书。抵北关，站骑已至。余令顾仆与骑俱返候壶关。滕君亦令人送所作书至。余仍入城谢别，返饭于庵。莱斋又以金赠。遂自壶关北行。关外有三岐：东北向驮朴，走左州，乃向时所从来者；西北向盘麻，走龙州，乃碧云洞游所经者；而兹则取道其中焉，太平州道也。五里，渐入山夹。又五里，过一空谷，甚平广而荒漠，无耕为田者。又三里，谷尽，有数家在路左。乃折而西二里，登楼沓岬，两傍山崖陡绝，夹隘颇逼，虽不甚高，而石骨嶙峋，觉险阻焉。逾隘门少西下，辄有塘一方，汇水当关，数十家倚之。西从峡中三里，逾二岬，高倍于楼沓；西下，辄崖石崭削，夹坞更深。北一里，上大岬，陡绝更倍之。逾坳北下，夹壁俱截云蔽日。一里，坞穷西转，其北四山中坠，下洼为不测之渊。又西一里，逾隘门西下，则悬磴旋转重崖间，直下山脚[①]，不啻千级也。按郡北有荡平隘，乃青莲山中裂成峡者。东南自楼沓岬，西北出此，中为岬者凡四重[②]，两崖重亘，水俱穴壑底坠，并无通流隙，真阨塞绝隘也。既下，循麓北行，有深窞悬平畴中，下陷如阱，上开线峡，南北横裂，中跨一石如桥，界而为两，其南有

磴，可循而下，泉流瀌瀌，仰睇天光，如蹈瓮牖也。北行畦塍间，五里，坞尽山回，复西登一岭，下蹈重峡。五里出山，山始离立，又多突兀之峰夹。又五里为陵球[3]，有结茅二所，为贳酒炊粥之肆，是为此站之中道。又西北七里，过土地屯，有村一坞在路左山坡之北。又二里，有小水东自土地屯北岭峡中来，西南流去。绝流西渡，登陇行，闻水声冲冲，遥应山谷，以为即所渡之上流也。忽见大溪汹涌于路右，阔比龙江之半，自西北注东南，下流与小溪合并而去，上流则悬坝石而下，若涌雪轰雷焉。共二里，抵四把村，即石坝堰流处也。盖其江自归顺发源，至安平界，又合养利、恩城之水，盘旋山谷，至此凡径堰四重，以把截之，故曰"把"，今俗呼为"水坝"云。下抵崇善水口绵埠村，入龙江。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4]。又西转二里，水之南有层峰秀耸，攒青拥碧，濒水有小峰孤突，下斜骞而上分岐，怒流横啮其趾；水之北，则巨峰巍踞，若当关而扼之者。路抵巍峰之东，转而北循其北麓，共五里，出其西，有村临江，曰那畔村[5]，为崇善北界。又五里，为叩山村，则太平州属矣。又西北七里，暮抵太平站。孤依山麓，止环堵三楹，土颓茅落，不蔽风日，食无案，卧无榻，可哂也！先是，挑夫至土地屯即入村换夫，顾奴随之行；余骑先抵站，暮久而顾奴行李待之不至，心其悬悬；及更，乃以三人送来，始释云霓之望。是夜明月如洗，卧破站中如濯冰壶。五更，风峭寒不可耐，竟以被蒙首而卧。

十九日　晓日明丽，四面碧峤濯濯，如芙蓉映色。西十里，渡江即为太平州⑥，数千家鳞次倚江西岸。西南有峰，俱峭拔攒立；西北一峰特立州后，下有洞南向，门有巨石中突，骑过其前，不及入探为怅。州中居舍悉茅盖土墙，惟衙署有瓦而不甚雄。客至，馆于管钥者，传刺入，即以刺答而馈程焉。是日传餐馆中，遂不及行。

【注释】

①直下山脚："山脚"，原作"山椒"，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峺(gěng)：同"埂"，地势高起成长条状。

③陵球：今崇左县西境有村名楞球，应即陵球。原缺"球"字，据补。

④水口句：此大溪明代称逻水，今称黑水河。龙江明时又称丽江，即今左江在龙州境一段。绵埠村：今称棉江，在龙州东隅，龙江北岸，黑水河从北往南流，在此汇入左江。

⑤那畔村：今作那范，在崇左县西隅，黑水河北岸。

⑥太平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雷平镇稍东，黑水河西南岸的旧州。

【译文】

十八日　黎明进城，去取滕肯堂写的信。走到北关，驿站的坐骑已经到了。我命令顾仆与坐骑都返回壶关等候。滕君也令人把写的信送来。我仍然进城向他道谢辞别，返回到庵中吃饭。莱斋又拿出金钱相赠。于是从壶关往北行。关外有三条岔道：往东北通向驮朴，走左州，是前些时候从那里走来的路；往西北通向盘麻，走龙州，是游碧云洞经过的路；而今天却是取道走中间的一条，是去太平州的路。五里，渐渐走入山间峡谷。又行五里，路过一个空旷的山谷，十分平坦广阔而又广漠荒凉，没有耕为田地的地方。又走三

里，山谷完了，有几家人在路左。于是折向西走二里，登上楼沓岖，两旁的山崖陡绝，峡谷中的隘口很狭窄，虽不怎么高，可石骨嶙峋，觉得地势险要。穿过隘口稍向西下走，就有一池水塘，积着水挡住关隘，有数十家依傍着它。向西从峡中走三里，越过二岖，高处比楼沓岖高一倍；往西下走，就见石崖高峻陡削，石崖相夹的山坞更深。向北一里，登上大岖，陡绝更超过二岖一倍。越过山坳往北下行，峡谷中的绝壁全都穿云蔽日。一里，山坞到头往西转，它北边四面的山向中间下坠，下洼成不测之渊。又向西一里，穿过隘口向西下，就见高悬的石磴旋转在重重山崖之间，一直下到山脚，不止有一千级了。据考察，府城北面有个荡平隘，是青莲山中裂成峡谷的地方。东南方起自楼沓岖，向西北延到此地，其间形成岖的共有四重，两侧山崖重叠绵亘，水流全都坠入壑谷底的洞穴中，并无让水流通过的缺口，真是一处险要闭塞断绝的隘口。下来之后，沿北麓行，有个深坑悬在平旷的原野中，往下深陷如陷阱，上面裂开线一样的峡谷，南北横向裂开，中间横跨一块岩石如像桥梁，隔为两段，它的南段有石磴，可顺着下去，泉水流声潺潺，仰视天光，如同踏进了瓦瓮口做的窗户中一样。往北行走在田野间，五里，山坞尽处山峰回转，又向西登一岭，下山踏进重重山峡之中。五里后出山，山开始分开耸立，又有许多突兀之峰夹在路旁。又走五里是陵球，有茅屋两所，是卖酒煮粥的店铺，这是这一站路的半路上。又向西北行七里，路过土地屯，有个村庄在路左山坡北面的山坞中。又走二里，有小溪从东面自土地屯北岭的峡中流来，向西南流去。向西横渡溪流，登上土陇，听见水声轰隆隆，在山谷中远远回响，以为就是所渡小溪的上游了。忽然见有条大溪在路右汹涌奔流，宽处有龙江的一半，自西北向东南流注，下游与小溪合流而去，上游则从石坝上悬泻，有如雪花飞涌雷霆轰鸣一般。共走二里，抵达四把村，就是石坝拦截水流之处了。原来这条江从归顺州发源，流到安平州境内，又汇合养利州、恩城州的水流，盘旋在山谷间，流到此地共流经四道堤坝，

用“把”截流，故而叫做“把”，今天俗称为“水坝”。往下流抵崇善县的河口绵埠村，注入龙江。河口在太平府城西七十里。又向西转走二里，江南岸有层层秀丽的山峰高耸，青翠攒聚碧绿簇拥，濒江处有座小峰孤零零地突起，下边斜举而上方分岔，怒流横咬着它的脚趾；江水的北面，就是巨大的山峰巍然盘踞着，好像挡住关口扼守的模样。路走到那巍峨山峰的东面，转向北，沿北麓走，共五里，到了山的西麓，有个村庄临江，叫那畔村，是崇善县北境。又行五里，是叩山村，便是太平州的属地了。又向西北走七里，天黑时抵达太平站。太平站孤零零地依傍着山麓，只有围墙绕着的三间房，土墙坍塌茅草零落，不蔽风日，吃饭没有桌案，睡觉没有床，可笑呀！这之前，挑夫到了土地屯就进村去换夫，顾奴跟随他走；我骑马先到驿站，天黑了很久等待顾奴和行李仍然不来，心中十分悬念；到了一更时，才用三个人送了来，这才释下了烦乱的心情。这一夜月明如洗，躺在破烂的驿站中就如在冰壶中洗澡。五更时，山风酷寒不能忍耐，竟自用被子蒙头大睡。

十九日　拂晓的太阳鲜明艳丽，四面碧绿的青山明净清新，如芙蓉映照的景色。向西十里，渡过江就是太平州，数千家鳞次栉比地依傍在江西岸。西南方有山峰，全都陡峭挺拔，攒聚而立；西北方一座山峰独立在州城后面，下边有个向南的洞，洞口有块巨石在中间突起，骑马经过洞前，来不及进洞探察，为此而怅恨。州城中的房屋全是茅草盖顶和土墙，唯有衙门有瓦盖却不怎么雄伟。客人来到，找到管钥匙的人住进客馆，传了名帖进去，马上拿名帖来答礼并馈赠了路费。这天在客馆中吃了送来的饭，没有立即上路。

【原文】

二十日　晨粥于馆，复炊饭而后行，已上午矣。西北出土墙隘门，行南北两山间。其中平畴西达，亩塍鳞鳞，不

复似荒茅充塞景象。过特峰洞门之南，三里，过一小石梁，村居相望，与江、浙山乡无异。又三里，一梁甫过，复过一梁。西冈有铜钟一覆路左，其质甚巨，相传重三千余斤，自交南飞至者。土人不知其年，而形色若新出于型，略无风日剥蚀之痕，可异也。但其纽为四川人凿去[①]。土人云："尚有一钟在梁下水涧中，然乱石磊落，窥之不辨也。"又西北一里，辄见江流自西而东向去。又二里，复有水北流入江，两石梁跨其上。其水比前较大，皆西南山峰间所涌而出者。又西北五里，复过两梁，有三水自南来，会而北入于江。此处田禾丰美，皆南山诸流之溥其利也[②]。又二里，则平畴西尽，有两石峰界南北两山间，若当关者。穿其中而西，又一里，有小沟南属于山，是为太平州西界。越此入安平境，复有村在路右冈陂间。又西二里，即为安平州[③]。江水在州之东北，斜骞其前，而东南赴太平州去。又有小水自西而来，环贯州右，北转而入于江，当即志所称陇水也。其西南有山壁立，仙洞穹其下[④]，其门北向，高敞明洁，顶平如绷幔，而四旁窦壁玲珑，楞栈高下。洞后悬壁上坐观音大士一尊，恍若乘云揽雾。其下一石中悬，下开两门，上跨重阁，内复横拓为洞。从其右入，夹隙东转，甚狭而深，以暗逼而出。悬石之外，右裂一门，直透东麓；左拾级而上，从东转，则跨梁飞栈，遂出悬石之巅。其上有石盆一圆，径尺余，深四寸，皆石髓所凝，雕镂不逮[⑤]。傍有石局[⑥]、石床，乃少加斧削者。从西入，则深窦邃峡，已而南转，则

遂昏黑莫辨。然其底颇平，其峡颇逼，摸索而行。久之，忽见其南有光隐隐，益望而前趋，则一门东南透壁而出，门内稍舒直，南复成幽峡。入之渐隘，仍出至少舒处。东南出洞门，门甚隘，门以外则穹壁高悬，南眺平壑，与前洞顿异矣。久之，复从暗中转出前洞，壁间杂镌和州帅李侯诗数首[⑦]，内惟《邹泗洙》一首可诵。余亦和二首。既乃出洞游州前。其宅较太平州者加整，而民居不及。馆乃瓦盖，颇蔽风雨。然州乃一巨村，并隘门土墙而无之也。太平州帅李恩杞有程仪之馈。安平州帅为李明峦，止有名柬，乃太平侄行。

【注释】

①纽(niǔ)：装在器物上以备提携悬系的部分。

②溥(fū 夫)：通"敷"，施给。

③安平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黑水河南岸的安平。

④仙洞穹其下："仙洞"，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观音岩"。

⑤不逮(dài 带)：不及。

⑥局：棋盘。

⑦和州：即今安徽和县。

【译文】

二十日　早晨在客馆吃粥，再煮饭吃后动身，已是上午了。向西北出了土墙隘门，行走在南北两山之间。其中平旷的原野直达西边，田亩似片片鱼鳞，不再有荒草充塞的景象了。经过独立山峰洞口的南面，行三里，过了一座小石桥，村庄房屋相望，与江苏、浙江一带的山乡没有不同。又走三里，一桥刚过，又过一桥。西面山冈上有一口铜钟覆在路左，钟体非常巨大，相传重三千多斤，是从南面的交趾飞来的。当地人不知它的年代，可形制和颜色好似是新近

从模子中铸出来的，丝毫没有被风雨阳光剥蚀的痕迹，值得惊奇。但钟纽被四川人凿去。当地人说："还有一口钟在桥下涧水中，不过乱石磊磊，看去分辨不出。"又向西北走一里，就见江流自西向东流去。又走二里，又有河水向北流入江中，两座石桥跨在河上。这条河比前边那条较大，都是从西南山峰间涌流出来的河流。又向西北五里，再过了两座桥，有三条水流自南面流来，会合之后向北流入江中。此处田中的禾苗丰美，都是南山的各条河流带给此地的好处。又行二里，就见平坦的原野在西边到了尽头，有两座石峰隔在南北两山之间，好像把守关口的样子。穿过其中往西行，又一里，有小沟向南连接到山，这是太平州的西界。越过此沟进入安平州境内，又有村庄在路右冈峦山坡之间。又向西二里，马上就是安平州。江水在州城的东北方，斜流到州城前，而后向东南奔赴太平州去。又有条小河自西面流来，环绕流贯在州右，向北转去流入江中，应当就是志书所称的陇水了。州西南有座山如石壁样矗立着，仙洞隆起在山下，洞口向北，高敞明洁，洞顶平得像绷紧的帏幔，而四旁满是孔洞的洞壁玲珑剔透，石棱栈道高低错落。洞后高悬的石壁上坐着一尊观音菩萨像，恍惚是在腾云揽雾。坐像下方一块岩石悬在当中，下面开有两个洞口，上方跨着重重楼阁，里面横向拓宽成洞。从那右边的洞进去，在夹缝中向东转去，十分狭窄而幽深，因为又暗又窄便出来了。高悬的岩石之外，右边裂开一个洞口，直通到东麓；从左边沿石阶上去，从东边转个弯，就见飞空的栈道跨成桥梁，便到了悬石的顶上。顶上有一个圆形石盆，直径有一尺多，深四寸，都是石髓凝结成的，雕凿而成的比不过它。旁边有石棋盘、石床，是稍加刀斧雕凿成的。从西边进去，是深邃的洞穴幽深的峡谷，随即转向南，便终于昏黑得无法辨路。然而洞底十分平坦，那峡谷很窄，摸索着前行。很久之后，忽然见南面有隐隐约约的亮光，越加望着亮光往前赶去，就见一个洞口向东南穿透石壁出去，洞口内稍微舒展平直些，南面又形成幽深的峡谷。走入峡中渐渐窄起来，仍旧出到

稍稍宽舒之处。向东南走出洞口，洞口非常狭窄，洞口以外就是穹隆的石壁高悬着，向南眺望平坦的壑谷，与前洞所见顿时不同了。很久很久，再次从黑暗中转出前洞，石壁间杂乱地刻着安平州州官和州人李侯的几首诗，里面唯有一首《邹泗洙》值得诵读。〔我也应和了两首。〕随即便出洞在州衙前游览。此州的宅第比太平州的更加整齐些，但百姓的房屋比不上太平州的。客馆是瓦盖的，颇能蔽风雨。然而州城不过是个大村子，连隘门和土墙都没有。〔太平州州官李恩杞有路费馈赠。安平州州官是李明峦，只有名帖，是太平州州官的侄儿辈。〕

【原文】

二十一日　晨餐后，上午始得夫，乃往恩城者。始易骑而轮。盖恩城在安平东北，由安平西北向下雷，南宁属。日半可达；而东北向恩城，走龙英，其路须四日抵下雷焉。但安平之西达下雷界，与交夷即高平。接壤，所谓十九峒也。今虑其窃掠，用木横塞道路，故必迂而龙英。由安平东一里，即与江遇。其水自西而东，乃发源归顺、下雷者，即志所称逻水也。其势减太平之半。盖又有养利、恩城之水，与此水势同，二水合于下流而至太平州，出旧崇善焉。渡江，即有山横嶂江北岸，乃循山麓东行。五里，路北一峰枝起，如指之峭，其东北崖嶂间，忽高裂而中透，如门之上悬，然峻莫可登也。穿嶂之东峡，遂东北转，其峡之东复起层峰，与穿嶂对夹而东北去。有小水界其内，南流入逻江。当峡有村界其中，此村疑为太平州境，非复安平属矣。村后一里，垒石横亘山峡间，逾门而北，则峡中平畴叠塍，皆恩城境矣。渡

小水，溯之东北行五里，折而东，东峰少断处，有尖岫中悬，如人坐而东向者。忽见一江自东而西，有石梁甚长而整，下开五砮，横跨北上，江水透梁即东南捣尖岫峡中。此水即志所称通利江[①]，由养利而来者，其下流则与逻水合而下太平云。过梁即聚落一坞，是为恩城[②]。州宅门北向，亦颇整，而村无外垣，与安平同。是日止行十五里。日甫午，而州帅赵芳声病卧，卒不得夫，竟坐待焉。其馆甚陋，蔬饭亦不堪举箸也[③]。按《一统志》，在田州者曰恩城，在太平者曰思城。今田州之恩城已废，而此州又名恩城，不曰思城，与《统志》异，不知何故。

【注释】

①通利江：今称桃城河。

②恩城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的恩城。桃城河环城流过。

③箸（zhù 注）：筷子。

【译文】

二十一日　早餐后，上午才找到挑夫，是前往恩城的。〔开始把坐骑换成车子。〕大体上恩城州在安平州东北，由安平州向西北到下雷州，〔属南宁府。〕一天半可以到达，而向东北到恩城州，走龙英州，这条路须要四天才到达下雷州。但安平州西边到达下雷州境内，与交夷〔就是高平夷。〕接壤，〔是所谓的十九峺了。〕现在担忧交夷来抢劫，用树木横塞道路，所以必须绕道前往龙英。由安平向东走一里，立即与江流相遇。那江水自西流向东，是发源于归顺州、下雷州的水流，就是志书所称的逻水了。水势比在太平州境内弱一半。又有流经养利州、恩城州的江水，与此江水势相同，两条江水在

下游会合后流到太平州，流出旧崇善县。渡过江，马上有山横挡在江北岸，于是沿山麓往东行。五里，路北一座山峰像树枝一样耸起，如手指一样翘起，它东北似屏障样的山崖上，忽然高高裂开中间穿通，如门一样悬在上方，然而陡峻无法可登。穿过屏障样山峰东面的峡谷，就向东北转，这峡谷的东面又突起层层山峰，与穿过的屏障样的山峰对立相夹而向东北延伸而去。有小河隔在峡谷内，往南流入逻江。正当峡谷中央有个村庄隔在其中，此村怀疑是太平州的辖境，不再是安平州的属地了。由村后走一里，垒石块横亘在山峡间，穿过石墙门往北走，就见峡中平畴广袤田亩重叠，都是恩城州的辖境了。渡过小河，溯流向东北行五里，折向东，东面的山峰略略中断之处，有尖峰耸立中间，如人坐着面向东方的样子。忽然见到一条江水自东流向西，有座石桥非常长而且平整，下面开有五个桥拱，横跨江水往北上走，江水穿流过桥马上向东南冲捣进尖峰的峡谷中去。这条江就是志书所称的通利江，是由养利州流来的水流，它的下游便与逻水会合后下流到太平州。过了桥就有一个山坞聚居着人家，这是恩城州。州衙的大门向北，也很整齐，可村子没有外墙，与安平州相同。这一天只走了十五里。刚到正午，而州官赵某〔名叫芳声。〕生病卧床，始终找不到差夫，居然坐着等待。那客馆十分简陋，菜饭也使人不能举筷子。〔据《一统志》，在田州的叫恩城，在太平府的叫思城。今天田州的恩城已经废除，而此州的名字又叫恩城，不叫思城，与《一统志》不同，不知是什么缘故。〕

【原文】

二十二日　晨餐后，夫至乃行。仍从州前西越五碧桥，乃折而循江东向行。五里，山夹愈束，江亦渐小，有石堰阻水，水声如雷。盖山峡东尽处，有峰中峙，南北俱有大溪合于中峰之西，其水始大而成江云。又东五里，直抵东

峰之北[①]，而北夹之山始尽。乃循北夹东崖，渡一小溪，溯中峰北畔大溪，北向行夹峡中。二里，复东转越小水向东峡，溯北大溪北崖行，渐陟山上跻。一里，始舍溪，北跻岭坳。其岭甚峻，石骨嶙峋，利者割趾，光者滑足。共北二里，始逾其巅，是名鼎促，为养利、恩城之界。北下二里，峻益甚，而危崖蔽日，风露不收，石滑土泞，更险于上。既下，有谷一围，四山密护，中有平畴，惟东面少豁。向之行，余以为水从此出；一里，涉溪而北，则其水乃自东而西者，不识西峰逼簇，从何峡而去也。溪之南有村数家。又东一里，循北山之东崖北向行，又一里，溪从东来，路乃北去。又一里，有石垣横两山夹间，不知是何界址。于是东北行山丛间，峦岫历乱，分合倏忽。二里，出峡，始有大坞，东西横豁，南北开夹。然中巨流，故禾田与荒陇相半。北向三里，横度此坞，直抵北崖下，若无路可达者；至则东北开一隙，穿入之，峡峰峭合，愈觉宛转难竟。二里，北山既尽，其东山复大开，有村在平畴间，为东通养利大道。乃从小径北行一里，折而西北行三里，南北两夹之山，引锥标笋，靡非异境。又北行一里，复开大坞，东西亘，南北两界山如南坞，但南坞东西俱有丛岫遥叠，此则前后豁然，不知西去直达何地也。乃东北斜径坞中，共五里，至北山东尽处，东山益大开，有村在其南，已为龙英属，其东隔江即养利矣[②]。盖养利之地，西北至江而止，不及五里也。又循山北行一里，有小石峰骈立大峰之东，路透其间，渐转而西，至

是北条始见土山，与南条石山夹成坞。又三里，有村北向，曰耸峒[3]，有耸峒站，乃龙英所开，馆舍虽陋而管站者颇驯。去龙英尚四十余里。抵站虽下午，犹未午餐，遂停站中。自登程来，已五日矣，虽行路迂曲，过养利止数里，而所阅山川甚奇，且连日晴爽明丽，即秋春不及也。

二十三日 饭而候夫，上午始至。即横涉一坞，北向三里，缘土山而登。西北一里，凌其巅。巅坳中皆夹而为田，是名鲎盘岭[4]。平行其上，又西北半里，始下土山东去[5]。其北坞皆石峰特立，北下颇平，约里许至坞底。于是东北绕石峰东麓而北，二里，复有一土冈横于前，西抵遥峰隙，东则南属于土山。陟冈不甚高，逾其北，即有水淋漓泻道间，丛木纠藤，上覆下湿，愈下愈深，见前山峰回壑转，田塍盘旋其下，始知横冈之南，犹在山半也。又北二里，下渡一桥，有水自西南东北去，横巨木架桥其上。过桥，水东去，路北抵石壁下。一里，忽壁右渐裂一隙，攀隙而登，石骨峻嶒，是曰大岬。半里，跻其坳，南北石崖骈夹甚峻。西穿其间，又半里始下，乃西坠半里至坞底。其处山丛壁合，草木蓊密，州人采木者，皆取给大岬云。西半里，转而东北一里，又西北二里，北望石峰间有洞并峙，一敞一狭，俱南向。路出其西，复透峡而北，皆巨石夹径，上突兀而下廉利。于是西北共二里，两涉石坳，俱不甚高，而石俱峭丛，是名翠村岭。逾岭北下，山乃南北成界，东西大开，路向东北横截其间。二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而

东，两岸石崖深夹，水潆其间，有声淙淙，而渡桥有石碑，已磨灭无文，拭而读之，惟见“翠江桥”三字。此处往来者，皆就桥前取水，爇木为炊，为耸峒至龙英中道。过桥，日已昃，而顾奴与担夫未至，且囊无米，不及为炊。俟顾仆至，令与舆夫同餐所携冷饭，余出莱斋师所贻腐干啖之，腹遂果然[⑥]。又东北行一里，北透山隙而入，循峡逾冈，共北三里，出田坞间，复见北有土山横于前。乃渡一小溪，共三里，抵土山下。循其南麓东北上，一里，逾岭东而北，遂西北从岭上行。又三里稍下，既下而复上，共一里，又逾岭一重，遂亘下一里，抵山之阴，则复成东西大坞，而日已西沉矣。于是循坞西行三里，北入山隙中，始有村落。一里，乃北渡一石桥。其水亦自西而东，水势与横木溪相似。桥东北有石峰悬削而起，即志所称牛角山也，极似缙云鼎湖峰。其西北又特立一峰，共为龙英水口山。又西一里，过西北特峰，抵龙英[⑦]，宿于草馆。州官名赵继宗，甚幼。

龙英在郡城北一百八十里。太平府至太平站七十里，太平站至耸峒七十里，耸洞至州四十里。其西为下雷，东为茗盈、全茗[⑧]，二州相去止一里。北为都康、向武，南为恩城、养利，其境颇大。三年前为高平莫夷所破，人民离散，仅存空廨垣址而已。外城垣与宅后垣俱厚五尺，高二丈，仆多于立。土官州廨北向，其门楼甚壮丽，二门与厅事亦雄整，不特南、太诸官廨所无，即制府亦无此宏壮[⑨]。其楼为隆庆丁卯年所建，厅事堂匾为天启

四年布按三司所给[10]。今残毁之余，外垣内壁止存遗址，厅后有棺停其中，想即前土官赵政立者。今土官年十八岁，居于厅宅之左，俟殡棺后乃居中云[11]。

初，赵邦定有七子。既没，长子政立无子，即抚次弟政举之子继宗为嗣。而赵政谨者，其大弟也，尝统狼兵援辽归，遂萌夺嫡心，争之不得。政立死，其妻为下雷之妹，政谨私通之，欲以为内援，而诸土州俱不服。政谨乃料莫夷三入其州[12]，下雷亦阴助之，其妹遂挈州印并资蓄走下雷，而莫夷结营州宅，州中无孑遗焉。后莫夷去，政谨遂颛州境。当道移文索印下雷，因诒政谨出领州事[13]。政谨乃抵南宁，遂执而正其辟[14]，以印予前政立所抚子继宗，即今十八岁者，故疮痍未复云。

莫夷之破龙英，在三年前；甲戌年[15]。其破归顺[16]，则数年前事也。今又因归顺与田州争镇安[17]，复有所袒而来，数日前自下雷北入镇安，结巢其地。余至龙英，道路方汹汹然，不闻其抄掠也。抄掠者乃莫夷各村零寇，而莫酋则不乱有所犯。

初，莫夷为黎夷所促，以千金投归顺，归顺受而庇之，因通其妻焉。后莫酋归，含怨于中，镇安因而纠之，遂攻破归顺，尽掳其官印、族属而去。后当道知事出镇安[18]，坐责其取印取官于莫。镇安不得已，以千金往赎土官之弟并印还当道。既以塞当道之责，且可以

取偿其弟，而土官之存亡则不可知矣。后其弟署州事，其地犹半踞于莫夷，岁入征利不休。州有土目黄达者，忠勇直前，聚众拒莫，莫亦畏避，今得生聚焉。

镇安与归顺，近族也，而世仇。前既纠莫夷破归顺，虏其主以去，及为当道烛其奸，复赎其弟以塞责，可谓得计矣。未几，身死无后，应归顺继嗣，而田州以同姓争之。归顺度力不及田，故又乞援于莫。莫向踞归顺地未吐，今且以此为功，遂驱大兵象阵有万余人，象止三只。入营镇安。是归顺时以己地献莫，而取偿镇安也。莫夷过下雷在月之中，闻十八日过胡润寨。今其事未定，不知当道作何处置也。

莫夷惟鸟铳甚利，每人挟一枚，发无不中，而器械则无几焉。初，莫夷为黎夷所蹙，朝廷为封黎存莫之说。黎犹未服，当道谕之曰："昔莫遵朝命，以一马江栖黎[19]，黎独不可以高平栖莫乎？"黎乃语塞，莫得以存，今乃横行。中国诸土司不畏国宪，而取重外夷，渐其可长乎？当道亦有时差官往语莫酋者，彼则厚赂之，回报云："彼以仇哄，无关中国事。"岂踞地不吐，狎主齐盟，尚云与中国无与乎？

二十四日　候夫龙英。

纠夷有辟，土司世绝，皆有当宪。今龙英、镇安正当乘此机会，如昔时太平立郡故事，疆理其地。乃当事者惧开边衅，且利仍袭之例，第曰："此土司交争，

与中国无与。”不知莫夷助归顺得镇安，即近取归顺之地。是莫夷与归顺俱有所取，而朝廷之边陲则阴有所失。其失镇安而不取，犹曰仍归土司，其失归顺赂莫之地，则南折于夷而不觉者也[20]。此边陲一大利害，而上人乌从知之[21]！

【注释】

①直抵东峰之北："东"，乾隆本、四库本作"中"。

②养利州：隶太平府，治今大新县治。

③耸峒：今作松峒，在大新县治稍西北。

④鲎(hòu 后)：肢口纲剑尾目鲎科动物，我国浙江以南浅海中常能见到。头胸甲宽广，作半月形；腹面有六对附肢，腹甲较小，略呈六角形，下有六对片状游泳肢；尾呈剑状。

⑤始下土山东去：乾隆本、四库本作："土山自西南石峰攒合处旋亘东去。"

⑥果然：饱足的样子。

⑦龙英：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西南境的龙茗。

⑧茗盈：明为州，隶太平府，在大新县北境，全茗稍东北的茗盈。　全茗：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北境公路边的全茗。

⑨制：言其有节制文武各官的权力。明代称总督为总制，制府即总督衙门。

⑩三司：明代分各省的地方政权为三部分，承宣布政使司管行政，提刑按察使司管刑狱，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合称"三司"。

⑪殡(bìn)：殓而未葬称殡。古时习俗，人死后殡在屋内，经过三年，再择吉日而葬，故出葬亦称出殡。

⑫料：通"撩"(liáo 辽)，撩拨，逗引。

⑬诒(dài 殆)：通"绐"，欺骗。

⑭正：执而治其罪。　辟(bì)：刑法。

⑮甲戌年：即崇祯七年，1634 年。

⑯归顺：明为州，直隶布政司，治所在今靖西县治稍南的旧州。

⑰镇安：明为府，治今德保县。

⑱当道：当权者。

⑲马江：今名同，在越南清化省境。

⑳折：损失。

㉑乌：何。

【译文】

二十二日　早餐后，差夫到了便动身。仍从州城前向西越过五拱桥，就转弯顺江向东行。五里，山间峡谷越来越束拢，江流也逐渐变小，有石坝拦水，水声如雷。大体在山峡东面尽头之处，有山峰当中屹立，南北两面都有大溪流到中立之峰西面会合，那水流才开始大起来成为江流。又向东五里，直达东峰的北面，而北面相夹的山才到了尽头。于是沿北面峡谷中靠东一侧的山崖走，渡过一条小溪，溯中峰北边的大溪行，向北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峡谷中。二里，再向东转越过小溪走向东面的峡谷，溯北边大溪靠北的山崖走，渐渐登山上爬。一里，这才离开溪流，向北登岭坳。此岭十分陡峻，石骨嶙峋，锋利的割着脚趾，光滑的脚下打滑。共往北行二里，这才翻越到岭头，这里名叫鼎促，是养利州、恩城州的分界。向北下岭二里，路更陡峻得厉害，而危崖蔽日，山风夹着雨露不止，石滑泥泞，更比上山险峻。下山后，有一圆形山谷，四周的山密密层层环护着，中间有平整的田地，唯在东面略略豁开一个口。向着豁口行，我以为水流从这里流出去；一里路，涉过溪水往北走，就见那溪水是自东而西流去的，不知西面山峰逼仄簇拥，是从哪条峡谷流出去的。溪南有个几家人的村庄。又向东一里，沿北山东侧的山崖向北行，又走一里，溪水从东流来，路于是向北去。又行一里，有石墙横在两山峡谷间，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分界线。从这里起向东北行走在成丛的山峰间，峰峦杂乱，忽分忽合。二里，出了山峡，这才有个大山坞，东西

横向豁开，南北开成峡谷。然而坞中有巨大的水流，所以稻田与荒芜的土陇各占一半。向北走三里，横向越过这个山坞，直达北面的山崖下，好像无路可通的样子；走到却见东北裂开一个缺口，穿过缺口进去，峡谷中山峰陡峭四合，越觉得弯弯曲曲难以走到尽头。二里，北山完后，那东面的山势又变得十分开阔，有村庄在平旷的原野间，是向东通到养利州的大道。于是从小径往北行一里，折向西北行三里，南北两面相夹的山，似伸长的锥子冒出的竹笋，无处不是奇异之境。又向北行一里，又展开一个大山坞，东西延绵不断，南北两面的山如同南边那个山坞，但南边的山坞东西两头都有成丛的峰峦远远重叠着，此处却前后十分开阔，不知往西去一直到达什么地方了。于是向东北斜向经过山坞中，共走五里，来到北山在东面的尽头处，东面的山更加开阔，有村庄在山坞南面，已是龙英州的属地，它东面隔江处就是养利州了。原来养利州的辖地，西北面到江就到了头，不到五里路了。又沿山向北行一里，有座小石峰并立在大峰的东边，路穿过两座山峰之间，渐渐转向西，到了这里北面一列山开始见到有土山，与南面一列石山夹成山坞。又走三里，有村庄面向北方，叫耸峒，有个耸峒站，是龙英州开设的驿站，客馆的房屋虽然简陋但管理驿站的人十分驯顺。〔距龙英还有四十多里。〕到驿站虽然才下午，还未吃午餐，便停留在驿站中。自上路以来，已有五天了，虽行走的道路迂回曲折，路过养利州境内只有几里，但所经历的山川十分奇丽，并且连日来晴朗明丽，即使是春秋之季也赶不上了。

二十三日　吃饭后等差夫，上午才到。立即横向跋涉过一个山坞，向北三里，顺着土山上登。往西北行一里，登越到土山头上。山顶的山坳中两旁都开垦为田地，这里名叫鲎盘岭。平缓行走在山头上，又向西北走半里，这才下土山往东走去。土山北面的山坞中都是独立的石峰，向北下走很平坦，约一里左右走到山坞底。于是向东北绕着石峰东麓往北走，二里，又有一座土冈横在前方，西面抵

达远山的缺口处，东边则与南面的土山相连。上登土冈不怎么高，越到土冈北面，马上有水流飘洒着流泻在道路间，林木成丛藤葛纠缠，头上覆盖着林木脚下湿淋淋的，越下走水越深，望见前方的山峰回壑转，田地盘绕在山下，这才知道横亘着的土冈南面，仍在山腰上。又向北二里，下山越过一座桥，有河水自西南向东北流去，在河上用巨树横架成桥。过了桥，河水向东流去，路向北抵达石壁下。一里，忽然石壁右方渐渐裂开一道缝，攀裂缝上登，石骨嶙峋，这里叫大岬。半里路，登上山坳，南北石崖并排夹峙非常陡峻。向西穿过其中，又走半里开始下行，便向西下坠半里来到坞底。此处山峰成丛石壁四合，草木浓密，州里人伐木的，都是从大岬走。向西半里，转向东北一里，又向西北二里，望见北面石峰间有山洞并排矗立，一个宽一个窄，都是向南。路通到石峰的西面，又穿过峡谷往北走，都是巨石夹住小径，巨石上面突兀而下部锋利。于是向西北共走二里，两度跋涉石山坳，都不十分高，可岩石全都陡峭成丛，这里名叫翠村岭。越过岭向北下行，山于是分成南北两列，东西十分开阔，路向东北横截其中。二里，有座石桥跨在溪上。此溪自西流向东，两岸的石崖又深又窄，水流萦绕在其中，有淙淙的水声，过桥后有块石碑，已被磨灭没有碑文，擦拭后读碑，仅见“翠江桥”三个字。此处来往的人，都在桥前取水，点燃木柴烧饭，是从耸峒到龙英州的半路上。过桥后，太阳已偏西，可顾奴与挑夫未到，而且口袋中无米，来不及做饭。等顾仆来到后，命令他与车夫一同吃带着的冷饭，我拿出莱斋禅师送给的豆腐干吃了，肚中于是饱饱的。又向东北行一里，向北穿过山间的缺口进去，沿着峡谷越过山冈，共向北走三里，走到有田地的山坞中，又见北面有土山横在前方。于是渡过一条小溪，共三里，抵达土山下。沿土山南麓向东北上爬，一里，越到岭东往北行，于是在岭上向西北行。又走三里渐渐下山，下来后又上山，共一里，又越过一重岭，便接连不断地下走一里，到达山北面，就见又形成东西向的大山坞，可日已沉入西山了。于是顺着山

坞西行三里，向北走入山缝之中，开始有村落。一里，便向北过了一座石桥。桥下的水也是自西流向东，水势与横架木桥的溪流相似。桥东北方有石峰陡削悬空而起，就是志书所称的牛角山了，极似缙云的鼎湖峰。它西北又独立着一座山峰，共同成为龙英州位于江口的山。又向西走一里，过了西北方独立的山峰，抵达龙英，住宿在茅草盖的客馆里。〔州官名叫赵继宗，十分年幼。〕

龙英在府城北面一百八十里。〔太平府至太平站有七十里，太平站到耸峒七十里，耸峒到州城四十里。〕它西面是下雷州，东面是茗盈州、全茗州，〔两州相距只有一里。〕北面是都康州、向武州，南面是恩城州、养利州，它的辖境很大。三年前被高平的莫夷攻占，人民流离失散，仅存留下空荡荡的衙门和城墙基址而已。〔外城墙与宅第的后墙都是厚五尺，高二丈，倒塌之处多于竖立着的。〕土司的州衙向北，衙门前的门楼非常壮丽，二门与厅堂也雄伟整齐，不仅是南宁府、太平府各地的官衙所无，即便是总督衙门也没有这样宏伟壮丽。此楼是隆庆丁卯年（隆庆元年，1567）修建的，厅堂上的匾额是天启四年（1624）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三司赠给的。今日在伤残毁坏之余，外墙内壁只保存下遗址，厅堂后面有棺材停放在其中，料想就是前任土司赵政立的灵柩。现在的土司年纪有十八岁，住在厅堂宅院的左厢房中，等棺材出殡后才居住到中间来。

当初，赵邦定有七个儿子。死后，长子赵政立无子，就抚养二弟赵政举之子赵继宗作为继位人。可赵政谨此人，是他的大弟弟，曾经统率土司兵救援辽东归来，便萌发了篡夺长兄之位的心，争夺不到。赵政立死后，他妻子是下雷州土司的妹妹，赵政谨与她私通，想要以她作内援，但各土州都不服。赵政谨便招引莫夷三次侵入此州，下雷州也暗中援助他，下雷州的妹妹竟然带着州印及资财积蓄逃到下雷州，而莫夷在州衙门宅第里扎营，州中没有残存下来的人了。后来莫夷归去，赵政谨便

在州境内独断独行。当局传递文书向下雷州索取官印，因而哄骗赵政谨出任兼管州中政事。赵政谨于是到达南宁，便把他拘捕起来正法了。把印件授予先前赵政立扶养的儿子赵继宗，就是现在十八岁的那个人，所以创伤仍未恢复。

莫夷攻占龙英州，在三年前；〔即甲戌年。〕他们攻破归顺州，却是数年前的事了。今天又因归顺州与田州争夺镇安府，莫夷再次为袒护归顺而来，几天前自下雷州向北进入镇安府，在镇安境内结下巢穴。我到龙英时，道路上正混乱纷纷，没听说他们抢劫掳掠。〔抢劫掳掠的是莫夷各村的零散寇贼，而莫夷首领却不随意侵犯。〕

当初，莫夷被黎夷逼迫，拿着千两黄金投奔归顺州，归顺州接受并庇护莫夷，随后与莫夷的妻子通奸。后来莫夷首领归去，心中含有怨恨，镇安府因而纠集他，竟然攻破归顺，把归顺州的官印、族人亲属尽数掳掠了去。后来归顺的当权者知道了事情出在镇安府，坐着责成他向莫夷索取官印。镇安府不得已，用千两黄金前去赎回土司的弟弟及官印奉还当权者。这样一来既向当局塞责，又可向归顺州的弟弟索取赔偿金，但土司的存亡却不可知了。后来归顺州的弟弟代理州里的政事，州里的辖地仍有一半被莫夷盘踞着，每年不停地入境来索要好处。州里有个土司头目叫黄达的人，忠心耿耿勇往直前，聚集人马抵御莫夷，莫夷也畏惧躲避他，归顺州今天才得以生息繁衍。

镇安府与归顺州，是近亲族人，但世代为仇。镇安府前次既已纠集莫夷攻占归顺，掳掠了州官而去，到被归顺当权者察觉了他的奸计时，又赎回归顺州的弟弟来塞责，可说是计谋得逞了。没有多久，身死之后没有后代，应该是归顺州为继承人，但田州因为是同姓前来争夺继承权。归顺州估计力量赶不上田州，故而又向莫夷乞援。莫夷一向盘踞着归顺州的土地没有

吐出来，今天将以此作为功劳，便驱使着大军象队〔有一万多人，大象只有三只。〕进入镇安府扎营。这是归顺州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莫夷，而以求取得镇安府来补偿了。莫夷经过下雷州在本月月中，〔听说是十八日这天路过胡润寨。〕今天这个事件没有平定，不知当权者作出什么样的处置了。

莫夷唯有鸟铳十分利害，每人有一支，开枪没有不击中的，可器械却没有多少。当初，莫夷被黎夷逼迫，朝廷提出封赏黎夷保存莫夷的主张。黎夷还不服气，当权者就晓谕他们说："从前莫人遵奉朝廷命令，用一个马江让黎人居住，黎人难道不可以拿高平给莫人居住吗？"黎夷这才说不出话来，莫夷得以生存下来，今天竟然横行霸道。中国的众土司不畏惧国法，却借助境外夷族的力量来增强自己，这种逐步发展的趋势难道可以助长吗？〔当权者也有不时派遣官吏前去晓谕莫夷首领的，莫夷却重重地贿赂这些官吏，命官回来报告说："诸夷因为有仇内哄，不关中国的事。"难道占据着土地不肯吐出来，侮慢州官一同结盟，还说是与中国无关吗？〕

二十四日　在龙英州等候派夫。

约束夷族有一定的法度，土司的世系断绝了，都有相应的法令。如今龙英州、镇安府正该乘此机会，像从前太平府建府时的旧例一样，整理划分他们的辖地。可当事的人惧怕引发边境事端，姑且认为沿袭旧例是有利的，只说："这是土司互相争斗，与中国无关。"不明白莫夷协助归顺州夺得镇安府后，马上会就近夺取归顺州的土地。这样莫夷与归顺州都有所得，可朝廷的边疆却在暗中失去了。他们丧失了镇安府却不去收取回来，还说仍然归属于土司，他们丢失了归顺州贿赂莫夷的领土，被南边夷族损害了却不能察觉。这是边疆地区的一大祸害，可上面的人从哪里知道这些呢！

【原文】

二十五日 候夫龙英，因往游飘岩。州治北向前数里外，有土山环绕，内有一小石峰如笔架，乃州之案山也。土人名曰飘峭。所云"峭"者，即山之称也。其前即平畴一坞，自西而东，中有大溪横于前，为州之带水，即东入养利州，为通利江源，下太平州合逻水者也。水之东有山当坞而立，即飘岩山也，为州之水口山，特耸州东，甚峭拔，即前牛角山西北特立峰也。其东崩崖之上，有岩东南向，高倚层云，下临绝壁，望之岈然。余闻此州被寇时，州人俱避悬崖，交人环守其下，终不能上，心知即为此岩。但仰望路绝，非得百丈梯不可，乃怏怏去。循东南大路，有数家在焉。询之，曰："此飘岩也，又谓之山岩。几番交寇，赖此得存。"问："其中大几何？"曰："此州遗黎[1]，皆其所容。"问："无水奈何？"曰："中有小穴，蛇透而入，有水可供数十人。"问："今有路可登乎？"或曰："可。"或曰："难之。"因拉一人导至其下，攀登崖间，辄有竹梯层层悬缀，或空倚飞崖，或斜插石隙，宛转而上，长短不一，凡十四层而抵岩口。其两旁俱危壁下嵌，惟岩口之下，崩崖缀痕，故梯得宛转依之。岩口上覆甚出，多有横木架板，庋虚分窦，以为峰房燕垒者。由中窦入，其门甚隘，已而渐高，其中悬石拱把，翠碧如玉柱树之，其声铿然。旁又有两柱，上垂下挺，中断不接，而相对如天平之针焉。柱边亦有分藩界榻，盖皆土人为趋避计者也。由柱左北入，其穴渐暗，既得透光一缕，土人复编竹断

其隘处。披而窥之，其光亦自东入，下亦有编竹架木，知有别窦可入。复出，而由柱右东透低窍，其门亦隘，与中窦并列为两。西入暗隘，其中复穹然，暗中摸索，亦不甚深。仍由中窦出外岩，其左悬石中有架木庋板，若飞阁中悬者，其中笥篚之属尚遍置焉[②]。又北杙一木，透石隙间，复开一洞西入，其门亦东向，中有石片竖起如碑状。其高三尺，阔尺五，厚二寸，两面平削，如磨砺而成者，岂亦泰山无字之遗碑？但大小异制。平其内，复逾隘而稍宽。尽处乳柱悬楞，细若柯节。其右有窦潜通中窦之后，即土人编竹断隘处也；其左稍下，有穴空悬，土人以芭覆之。窥其下，亦有竹编木架之属，第不知入自何所。仍度架木飞阁，历梯以下。下三梯，梯左悬崖间，复见一梯，亟援之上，遂循崖端横度而北，其狭径尺，而长三丈余，土人横木为栏，就柯为援，始得无恐。崖穷又开一洞，其门亦东向。前有一石，自门左下垂数丈，真若垂天之翼。其端复悬一小石，长三尺，圆径尺，极似雁宕之龙鼻水，但时当冬涸，端无滴沥耳。其中高敞，不似中窦之低其口而暗其腹。后壁有石中悬，复环一隙，更觉宛转，土人架木横芭于其内，即上层悬穴所窥之处也。徘徊各洞既久，乃复历十一梯而下，则岩下仰而伺者数十人，皆慰劳登岩劳苦，且曰："余辈遗黎，皆藉此岩再免交人之难。但止能存身，而室庐不能免焉。"余观此洞洵悬绝，而以此为长城，似非保土者万全之策。况所云水穴，当兹冬月，必无余滴，余遍觅之不得，使坐困日

久，能无涸辙之虑乎？余谓土人："守险出奇，当以并力创御为上着；若仅仅避此，乃计之下也。"其人"唯，唯"谢去。是洞高张路旁，远近见之，惟州治相背，反不得见。余西游所登岩，险峻当以此岩冠。贵溪仙岩，虽悬空瞰溪，然其上窄甚，不及此岩崆峒，而得水则仙岩为胜。余返饭于馆，馆人才取牌聚夫，复不成行。

【注释】

①遗黎：劫后残留的民众。

②笱（gǒu 狗）：捕鱼的竹笼。大口窄颈，腹大而长，无底，顶部装有细竹编的倒须，鱼能入而不能出。

【译文】

二十五日　在龙英等派夫，因而前去游飘岩。从州城向北前走数里外，有土山环绕，当中有一座小石峰如笔架，是州境内的案山。〔当地人叫飘峭，起名叫做"峭"的原因，就是依山形起的名称。〕山前就是一个有广平田野的山坞，自西延向东，坞中有大溪横在前方，是州境内衣带样的水流，就是向东流入养利州，是通利江的江源，下流到太平州会合逻水的水流。溪水的东面有山正对山坞而立，就是飘岩山了，是州内河口所在的山，独自耸立在州城东面，非常陡峭挺拔，就是先前牛角山西北方独立的山峰了。它东面崩裂的山崖之上，有岩洞朝向东南，高傍着层层云天，下临绝壁，望过去十分深邃。我听说此州被入侵时，州里人都躲避在悬崖上，交趾人环绕着守在悬崖下，始终不能上去，心知就是指这个岩洞。但仰面望去道路断绝，非得有百丈高的梯子不可，只得怏怏不乐地离开了。沿大路往东南走，有几家人在那里。向他们打听，说："这是飘岩了，又把它称为山岩。几次交趾入寇，靠此洞得以存活下来。"问道："洞

有多大?”答:“此州劫后残遗下来的百姓,都是它容纳下来的。”问:“没有水喝怎么办?”答:“洞中有个小穴,像蛇一样钻进去,有水源可供给数十人喝。”问:“现在有路可以登上去吗?”有人说:“可以。”有人说:“很难。”于是拉住一个人领路来到洞下,攀登在山崖间,总有竹梯一层层地悬挂着,或者靠着高空的飞崖,或者斜插在石缝中,弯弯折折地上去,长短不一,共十四架才到达洞口。洞口两旁全是下嵌的危壁,唯有岩洞口之下,崩裂开的石崖上连缀着石痕,所以梯子得以弯弯曲曲地靠着崖壁。洞口上方下覆的部分十分突出,有很多横架着的木板,分架成空穴,以为是蜂房燕窝的样子。由中间的洞穴进去,那洞口十分狭窄,不久渐渐变高,洞中悬垂的石柱有双手合围粗,翠绿如玉柱竖立在那里,石声铿锵悦耳。旁边又有两根石柱,上边下垂下边挺立,中间断开不相连接,而互相对着如天平上的指针一样。柱边也有篱笆分隔着的卧床,大概都是当地人为了避难而做的准备。由石柱左边进去,那洞穴渐渐暗下来,不久见到一缕透射进来的亮光,当地人又编了竹篱隔断了那狭窄之处。分开篱笆窥视里面,那亮光也从东面射入,下面也有编成的竹篱架起的木板,心知有别的洞穴可以进去。再出来,转而由石柱右侧向东钻进低矮的洞穴,洞口也很狭窄,与中洞并列成为两个洞穴。向西进去又暗又窄,其中重又穹然隆起,在黑暗中摸索,也不怎么深。仍由中洞出到外面的岩洞,它左侧高悬的岩石中有木架铺了木板,好似飞阁悬在空中的样子,其中鱼笼筐子类的东西还四处放着。又在北面插进一个小木桩,钻入石缝中,又张开一个洞向西进去,洞口也是向东,洞中有石片竖起如石碑的样子。石片高三尺,宽一尺五,厚二寸,两面平削,如像打磨而成的样子,莫非也是泰山无字碑之类的遗迹?但大小形制不同。平行在洞内,再次穿越过狭窄之处才稍稍宽起来。尽头之处钟乳石柱和悬着的石棱条,细得好似斧柄竹节。它右侧有个洞穴暗通到中洞后方,就是当地人编竹篱隔断的狭窄之处了;它左侧稍稍下去,有个洞穴空悬着,当地人用篱笆盖

着它。窥视洞穴下边，也有竹子编成的木头架成的东西，只是不知从哪里进去。仍然越过木板架成的飞阁，经由梯子下走。下了三架梯子，梯子左边的悬崖间，又见有一架梯子，急忙攀着梯子上去，便沿着悬崖外沿向北横越过去，那狭窄之处宽一尺，可长有三丈多，当地人横放了树干作为栏杆，就着树枝作为拉手，这才得以不害怕。悬崖到头后又张开一个洞，洞口也是向东。洞前有一块岩石，自洞口左边下垂几丈，真像垂在空中的翅膀。岩石的下端又悬着一块小石头，长三尺，圆处的直径有一尺，极似雁宕山的龙鼻水，但此时正当冬季枯水时节，顶端没有水滴下滴而已。洞中高大宽敞，不像中洞那样洞口低矮而中段黑暗。后面石壁上有岩石悬在中央，又环绕成一道缝隙，更觉到弯弯曲曲的，当地人架了木架用篱笆横隔在里面，就是从上层空悬着的洞穴中所窥见之处了。在各洞中徘徊了很久之后，才又经过十一级梯子下来，就见岩洞下抬头守候着的有几十人，都来慰劳登岩洞的劳苦，并且说："我们这些残存下来的百姓，都是靠这个岩洞两度免于交趾人的灾难。但只是仅能存身，而居室房屋不能幸免了。"我看此洞确实是高悬陡绝，但把此洞作为长城，似乎不是保守疆土的万全之策。何况所说的水洞，正当这样的冬月之中，必定没有富余的水滴，我遍处寻找水找不到，假使坐守其中被困的日子久了，能够没有涸辙之鲋的忧虑吗？我对当地人说："守卫险阻出奇制胜，应当以齐心协力抗敌防御为上策；如仅仅躲避在这里，乃是下策。"那些人"是是"地辞谢而去。这个洞高高张开在路旁，远近都看得见它，唯有州城背对着，反而看不见。我西游所登的岩洞，险峻之势应当以这个岩洞为第一。贵溪的仙岩，虽然悬在空中俯瞰溪流，然而洞中非常狭窄，赶不上这个岩洞空阔，可是有水却是以仙岩为上。我返回到客馆吃饭，客馆里的人这才取出马牌来招集差夫，又不能成行。

【原文】

二十六日　晨餐后，得两肩舆，十夫。由州治前西行。半里，有小水自州后山腋出，北注大溪，涉之。又西半里，大溪亦自西南山谷来，复涉之。遂溯溪西南行一里，于是石山复攒绕成峡，又一小水自南来入。仍溯大溪，屡左右涉，七里，逾一冈。冈南阻溪，北傍峭崖，叠石为垒，设隘门焉。过此则溪南始见土山，与西北石山夹持而西。四里，乃涉溪南登土岭，一里，跻其上。又西南下一里，旋转而东南一里，复转西南，仍入石山攒合中。一里，山回坞辟，畦塍弥望，数十家倚南山，是曰东村。乃西南行田塍间，三里，遂西过石峡。所跻不多，但石骨嶙峋，两崖骈合，共一里，连陟二石脊，始下。上少下多，共一里，仍穿石山坞中，至是有小水，皆南流矣。东村之水已向南流，似犹仍北转入州西大溪者。自二石脊西，其水俱南入安平西江，所云逻水矣。山脉自此脊南去，攒峰突崿，纠丛甚固，东南尽于安平东北通利、逻水二江合处。由安平西北柢下雷，止二日程；由安平东北自龙英抵下雷，且四日程，凡迂数百里，皆以此支山巘丛沓，故迂曲至此也。安平西北抵下雷，俱由交夷界上行。时恐窃发，方倒树塞路，故由其迂者。又西南四里，饭于骚村。四山回合，中有茅巢三架。登巢而炊，食毕已下午矣。西行一里，复登山峡、陟石磴半里，平行峡中半里，始直坠峡而下。上少下多，共一(缺)磴道与涧水争石。下抵坞中，又西南一里，复与土山值[1]。遂西向循土山而上，已

转西南，共二里，逾山之冈。其东南隔坞皆石峰攒合，如翠浪万叠；其西北则土山高拥，有石峰踞其顶焉。循石顶之西崖北向稍下，复上土山之后重，共一里，随土山之南平行岭半。又西南一里，遂逾岭上而越其北。于是西北行土山峡中，其东北皆土山高盘纡合，而西南隙中复见石峰耸削焉。一里，复转西南，下至峡底，其水皆自北山流向西南去，此逻水之上流也。过水，有岐北上山冈，其内为三家村。时日色已暮，村人自冈头望见，俱来助舆夫而代之。又西南一里，直抵所望石峰下，涉一小溪上岭，得郎头之巢[②]，是为安村，为炊饭煮蛋以供焉。是日行三十余里，山路长而艰也。

连日晴朗殊甚，日中可夹衫，而五更寒威彻骨，不减吾地，始知冬、夏寒暑之候，南北不分，而两广之燠[③]，皆以近日故也。试观一雨即寒，深夜即寒，岂非以无日耶？其非关地气可知。

余乡食冬瓜，每不解其命名之意，谓瓜皆夏熟而独以“冬”称，何也？至此地而食者、收者，皆以为时物，始知余地之种，当从此去，故仍其名耳。

二十七日　昧爽，饭而行。仍东下岭，由溪西循岭北坞西行。其处旧塍盘旋山谷，甚富，而村落散倚崖坞间，为龙英西界沃壤。一里，路北皆土岭，坞南多石峰。循土岭南麓渐上一里，逾土岭之西隅，岭旁即有石峰三四夹岭而起，路出其间。转北半里，复西下半里，于是四顾俱土山盘

绕矣。西涉小涧一里，又西登一冈，有数茅龛在冈头，想汛守时所栖者。又盘旋西南下一里，涉一涧，其水自北而南。逾涧西行，渐循路北土山西上，二里，逾岭而北，循路西土山西北行山半，一里，逾支岭北下过，逾涧，即前所涉之上流，西自土山涯半来，夹坞田塍高下皆藉之。登涧北冈，见三四家西倚土山，已为下雷属矣。一里，西北登岭，半里，攀其巅。又西向平行半里，逾其北，始遥见东北千峰万岫，攒簇无余隙，而土峰近夹，水始西向流矣。于是稍下，循路南土峰西向连逾二岭，共一里，望见西南石峰甚薄，北向横插如屏，而路则平行土山之上。又西二里，有路自东北来合者，为英村之道。亦下雷属。其道甚辟，合之遂循路西土山南向行。一里，又逾一土岭，直转横插石峰之西。复循路西土山之南，折而西，始西向直下一里，又迤逦坦下者一里，始及西坞，则复穿石山间矣。又西北平行一里，始有村落。又西北一里，则大溪自北而南，架桥其上，溪之西即下雷矣[④]。入东隘门，出北隘门，抵行馆而解装焉[⑤]。是日行约十八里。州官许光祖。

下雷州治在大溪西岸，即安平西江之上流，所云逻水也。其源发于归顺西北，自胡润寨而来，经州治南流而下。

州南三十里，州北三十里，皆与高平接界。州治西大山外，向亦本州地，为莫夷所踞已十余年；西之为界者，今止一山，州衙即倚之，其外皆莫境矣。

州宅东向，后倚大山即与莫夷为界者。垒乱石为州垣，甚低，州治前民居被焚，今方结庐，(缺)内间有以瓦覆者。

其地南连安平⑥，北抵胡润寨，东为龙英，西界交趾。

时交趾以十八日过胡润寨，抵镇安，结营其间。据州人言："乃田州纠来以胁镇安者，非归顺也。"盖镇安人欲以归顺第三弟为嗣，而田州争之，故纠莫夷以胁之。

归顺第二弟即镇安赎以任本州者。其第三弟初亦欲争立，本州有土目李园助之，后不得立。李园为州人所捕，窜栖高平界，出入胡润、鹅槽隘抄掠，行道苦之。

【注释】

①值：相逢。

②郎头：壮族头人。《岭外代答》和《炎徼纪闻》作"郎火"。

③燠(yù 郁，又读 ào 奥)：温暖。

④下雷：原为下雷峒，明初属镇安府，嘉靖四十三年(1564)改属南宁府，万历十八年(1590)升为州。治今大新县西北隅、逻水西南岸的下雷。

⑤行馆：政府设置的接待宾客的房舍。

⑥其地南连安平："安平"原作"平安"，据本日记前段改。

【译文】

二十六日　早餐后，得到两乘轿子，〔十个轿夫。〕由州衙前向西行。半里，有小溪自州城后山侧旁流出，往北注入大溪，涉过小

溪。又向西走半里，大溪也从西南方的山谷中流来，又涉过大溪。于是溯溪流向西南行一里，到这里石山重又攒聚回绕成峡谷，又有一条小溪自南边来注入。仍溯大溪行，屡次涉过左岸涉到右岸，有七里路，越过一座山冈。山冈南面有溪流阻住，北面依傍着陡峭的山崖，用石块垒成营垒，设立了隘门。过了此地就在溪南开始见到土山，与西北面的石山对峙往西延去。四里，于是涉过溪水向南登土岭，一里，登到岭上。又往西南下行一里，旋即转向东南走一里，又转向西南，仍走入石山聚合之中。一里，山峦回绕山坞开阔，田地一望无际，数十家紧靠南山，这里叫东村。于是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三里，便向西穿过石山山峡。上登的路不多，但石骨嶙峋，两侧石崖双双合拢过来，共走一里，连登两道石脊，这才下走。上少下多，共一里，仍穿越在石山山坞中，到了这里有小溪，都往南流去了。东村的水流已向南流去，似乎还仍是向北转流进州城西边的大溪中。从那两道石脊的西面，那里的水流全部往南流入安平州的西江，就是所说的逻水了。山脉从此处山脊向南延去，山峰攒聚山崖高突，缠绕成丛十分坚实，往东南在安平州东北境通利江、逻水两江会合处到了尽头。由安平往西北到达下雷州，只有两天的路程；由安平向东北从龙英州到达下雷州，将近四天的路程，共绕了几百里路，都是由于这支山脉山峰成丛杂沓，所以迂回到此地。〔安平州向西北到达下雷州，全部经由交夷边界上走。当时担心出现盗贼，人们砍倒树堵塞了道路，所以由这里绕道。〕又往西南行四里，在骚村吃饭。四面群山环绕，中间有三间架高的茅草屋。登上茅屋饮酒，吃完饭已是下午了。向西行一里，再登山峡、爬石磴半里，平缓地在峡中行半里，这才一直坠峡而下。上少下多，共走一(缺字。)路上的石磴与涧水争夺山石。下到山坞中，又向西南一里，再与土山相遇。于是向西沿土山而上，不久转向西南，共走二里，越过山冈。山冈东南隔着山坞处都是石峰攒聚，如像碧绿的波浪千万层；山冈西北面却是土山高高围着，有石峰盘踞在土山顶上。沿石山顶西面的山崖向

北稍稍下走，又上登后面一重土山，共一里，顺土山的南侧平行在山腰。又向西南一里，便越到岭上翻过山北面。于是向西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峡谷东北都是土山高高地盘绕回合，而西南的缺口中再次见到石峰陡削耸立。一里，再转向西南，下到峡底，这里的水流都是从北山流向西南去，这是逻水的上游。过了河水，有条岔路向北上登山冈，山内是三家村。此时天色已晚，村里人在冈头上望见我们，都来帮助轿夫替换他们。又向西南走一里，直达远处望见的石峰下，涉过一条小溪上岭，找到郎头的茅屋，这是安村，为我烧饭煮蛋供餐。这一天走了三十多里路，山路又长又艰辛。

连日来特别晴朗，中午可穿夹衫，可五更的寒气酷冷彻骨，不亚于我们地方，这才知道冬、夏寒暑的气候，南方北方不分，而且两广的温暖，都是因为离太阳近的缘故。试着观察，一下雨就冷，深夜便寒，难道不是由于没有太阳吗？天气冷热与地气无关可想而知。

我家乡吃冬瓜，常常不理解它命名的含义，以为瓜都是在夏天成熟而它唯独用“冬”来称呼，为什么呢？来此地便是吃的瓜、收获的瓜，都是合季节的物产，这才明白我们地方种的冬瓜，应当是从此地传去的，故而仍旧沿用它的名字罢了。

二十七日　黎明，吃过饭动身。仍向东下岭，由溪水西岸沿岭北的山坞向西行。此处多年耕种的田地盘绕在山谷中，十分富庶，而村落散布在山坞之间，依傍在山崖之下，是龙英州西境的富饶区域。一里，路北都是土岭，山坞南面石峰很多。沿土岭南麓慢慢上走一里，越过土岭的西隅，岭旁马上有三四座石峰夹住土岭突起，路经过石峰之间。转向北行半里，又向西下行半里，在这里四面环顾都是回绕的土山了。向西涉过小涧走一里，又往西登上一座山冈，有数间茅屋在冈头，推测是军队戍守时居住的地方。又盘绕着向西南下走一里，涉过一条山涧，涧水自北往南流。越过山涧西行，渐渐沿路北的土山向西上山，二里，越到岭北，沿路西的土山向西

北行走在山腰，一里，越过支岭向北下山走过去，越过山涧，就是先前涉过的山涧的上游，自西面土山边半腰上流来，山坞两旁上上下下的田地都靠它灌溉。登上涧北的山冈，见三四家人在西边背靠土山，已是下雷州的属地了。一里，向西北登岭，半里，登上岭头。又向西平缓地走了半里，越到岭北，这才远远望见东北方千峰万岭，攒聚簇拥着没有空余的缝隙，而近处的土峰相夹，水开始向西流去了。从此略下走，沿路南的土峰向西一连越过两座岭，共一里，望见西南方的石峰非常薄，向北横插着如像屏风，而路却平平地延伸在土山之上。又向西二里，有条路从东北方前来会合，是去英村的路。〔也是下雷州的属地。〕那条路十分宽阔，路会合后便沿着路西的土山向南行。一里，又越过一座土岭，直接转到横插石峰的西边。再沿着路西土山的南面，折向西，开始向西一直下走一里，又弯弯曲曲平坦地下走了一里，这才走到西边的山坞，就又穿越在石山之间了。又往西北平缓地走一里，开始有村落。又向西北一里，就见大溪自北流向南，架了桥在溪上，溪流的西面就是下雷州了。走入东隘门，出了北隘门，到达客馆后便解下行装。这一天走了约十八里。〔州官是许光祖。〕

下雷州治所在大溪西岸，就是安平州西江的上游，所说的逻水了。它发源于归顺西北，自胡润寨流来，流经州城往南下流而去。

州城南三十里，州城北三十里，都与高平交界。州城西面的大山外，从前也是本州的土地，被莫夷盘踞已有十多年；西面作为边界的地方，今天只有一座山，州衙就紧靠着它，那以外都是莫夷境内了。

州衙门向东，后面紧靠的大山就是与莫夷作为疆界的山。用乱石垒砌成州城城墙，十分低矮，州衙前的民房被焚毁了，现在正在建房，(缺。)内中间或有用瓦盖顶的。

它的辖地南面连接着安平州，北边抵达胡润寨，东面是龙

英州，西部与交趾毗连。

交趾人在十八日这天经过胡润寨，到达镇安府，在那一带扎营。据州里人说："是田州纠集来威胁镇安府的，不是归顺州。"大概是镇安人想要用归顺州的第三个弟弟作为继位人，而田州为争夺继承权，所以纠集莫夷来威胁镇安。

归顺州的第二个弟弟就是镇安府赎回来出任本州官的人。他的三弟起初也想争着继位，本州有个土司头目李园协助他，后来不能继位。李园被州里人追捕，逃窜栖身于高平境内，出入胡润寨、鹅槽隘掳掠，行路的人被他害苦了。

【原文】

二十八日　阴霾四塞。中夜余梦墙倾覆身，心恶之。且闻归顺以南有莫夷之入寇，归顺以北有归朝之中阻，意欲返辕，惶惑未定焉。归朝在富州、归顺之间[①]，与二州为难，时掠行人，道路为梗。考之《一统志》无其名。或曰："乃富州之旧主，富州本其头目，后得沾朝命，归朝无由得达，反受辖焉，故互相龉龊。"未知然否？下雷北隘门第二重上，有耸石一圆，高五丈，无所附丽，孤悬江湄[②]。叠石累级而上，顶大丈五，平整如台，结一亭奉观音大士像于中，下瞰澄流，旁揽攒翠，有南海张运题诗[③]，莆田吴文光作记[④]，字翰俱佳。余以前途艰阻，求大士决签为行止，而无从得签诗。叨筊筶先与约[⑤]：若通达无难，三筊俱阳、圣而无阴；有小阻而无性命之忧，三筊中以一阴为兆；有大害不可前，以二阴为兆。初得一阴并圣、阳各一。又请决，得一圣二阳焉。归馆，使顾仆再以前约往恳，初得圣、阳、阴，又微

得圣一阳，与先所祈者大约相同，似有中阻，不识可免大难否？

上午，雾开日霁，候夫与饭俱不得。久之得饭，散步州前，登门楼，有钟焉，乃万历十九年辛卯土官许应珪所铸者。考其文曰："下雷乃宋、元古州，国初为妒府指镇安也。匿印不缴，未蒙钦赐，沦于土峒者二百年。应珪之父宗荫奉檄征讨，屡建厥勋，应珪乃上疏复请立为州治。"始知此州开于万历间，宜《统志》不载也。州南城外即崇峰攒立，一路西南转山峡，即三十里接高平界者；东南转山峡，即随水下安平者，为十九峺故道。今安平虑通交夷，俱倒树塞断。此州隶南宁，其道必东出龙英抵驮朴焉。若东北走田州，则迂而艰矣。是日为州墟期，始见有被发之民。讯交夷往镇安消息，犹无动静。盖其为田州争镇安，以子女马币赂而至者，其言是的[6]。先是，镇安与归顺王达合而拒田州[7]，田州伤者数十人，故赂交夷至，而夷亦狡甚，止结营镇安，索饷受馈，坐观两家成败，以收渔人之利，故不即动云。

夫至起行，已近午矣。出北隘门，循石山东麓溯溪西北行。四里，路左石山忽断，与北面土山亦相对成峡，西去甚深。有小水自峡中出，横堤峡口，内汇为塘，浸两崖间，余波（缺）出注于大溪。逾堤西转，路始舍大溪。已复北转，逾北面土山之西腋，复见溪自西北来，路亦西北溯之。已北径大峡，共四里，有木桥横跨大溪上，遂渡溪北，复溯大

溪左岸，依北界石山行。回望溪之西南始有土山，与溪北石山相对成大峡焉。东北石山中，屡有水从山峡流出，西注大溪，路屡涉之。共西北五里，东北界石山下，亦有土山盘突而西，与西南界土山相凑合，大峡遂穷。大溪亦曲而西南来，路始舍溪西北逾土山峡，于是升陡俱土山间矣。又三里，西下土山，复望见大溪从西北来。循土山西麓渐转西行，二里，直抵大溪上。北岸土山中，复有一小水南注于溪。涉溪升阜，复溯大溪西北行，三里，抵胡润寨[⑧]。其地西南有大峡与交趾通界，抵高平府可三日程[⑨]；西北有长峡，入十五里，两峰凑合处为鹅槽隘；正西大山之阴即归顺地，日半至其州；直北鹅槽岭之北为镇安地，至其府亦两日半程，而鹅槽隘则归顺之东境也；东北重山之内，为上英峒[⑩]，又东北为向武地。是日下午抵胡润，闻交夷犹陆续行道上，馆人戒弗行。余恐妖梦是践，遂决意返辕，东北取向武州道。

二十九日　早雾颇重，旋明，霁愈甚。候夫不至，余散步寨宅前后，始见大溪之水，一西北自鹅槽隘来者，发源归顺南境，经寨前南下下雷；一北自寨后土山峡中来者，发源镇安南境，抵寨后汇而分二口：一由寨宅北泻石堰，西坠前溪；一由寨宅东环绕其后，南流与前溪合。盖寨宅乃溪中一碛[⑪]，前横归顺之溪，后则镇安之水分夹其左右，于是合而其流始大，即志所谓逻水，为左江西北之源，与龙州、高平之水合于旧崇善县之驮绵埠者也。

胡润寨有巡检[12]，其魁岑姓，亦曰土官，与下雷俱隶南宁府，为左江属；过鹅槽隘为(缺)即右江属。而右江诸土司如田州、归顺、镇安又俱隶思恩府。是下雷、胡润虽属南宁，而东隔太平府龙英、养利之地，北隔思恩府镇安、田州之境，其界迥不相接者也。

左、右二江之分，以鹅槽岭为界，其水始分为南北流。盖山脊西北自富州来，径归顺、镇安而东过都康[13]。过龙英之天灯墟[14]，分支南下者为青莲山，而南结为壶关太平府；由龙英之天灯墟直东而去者，尽于合江镇，则左、右二江合处矣。

田州与归顺争镇安，既借交夷为重；而云南之归朝与富州争，复来纠助之。是诸土司只知有莫夷，而不知为有中国矣。或曰："镇安有叛目黄怀立往纠之。"

【注释】

①归朝：今作皈朝，在云南富宁县东境的公路旁。 富州：隶云南广南府，治今富宁县。《游记》所述富州与归朝的关系，当地至今还有相同的传说。清代，富州旧主沈氏重新得到封建中央承认，州治正式设在皈朝，至今皈朝还有清代富州土司衙门的遗址及碑刻。

②湄(méi 眉)：岸边。

③南海：广州府附郭县，在今广东广州市。

④莆田：兴化府附郭县，即今福建莆田县。

⑤筊(jiǎo 绞)：通"珓"，亦称杯珓、杯筊，占卜用的工具，原用蚌壳，后亦剖竹或木片，使略像蚌壳形，掷于地，看其俯仰情况，以占吉凶。 笤(tiáo 条)：用细竹枝扎束的笤帚。

⑥是的(dí)：肯定确实。

⑦王达：沪本作“黄达”。

⑧胡润寨：又作湖润寨，今仍作湖润，在靖西县东南隅，逻水源。

⑨高平府：今越南高平。

⑩上英峒：又作上映洞。《明史·地理志》思恩军民府载：“上映州，元属镇安路，洪武五年(1372)废为洞，万历三十二年(1604)复置，来属。”《粤西游日记二》十一月初九日记谓：“上英峒尚属镇安。”今仍作上映，在天等县西境的公路边。

⑪碛(qì 戚)：浅水中的沙石。

⑫胡润寨有巡检：原缺“润寨有巡”四字，据《明史·地理志》补，唯《明史·地理志》胡润寨巡检司属镇安府。

⑬都康：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天等县治稍西北，仍名都康。

⑭天灯墟：即天等县治。

【译文】

二十八日　天空布满阴霾。半夜我梦见墙倒下埋在身上，心里感到很厌烦。而且听说归顺州以南有莫夷入侵，归顺州以北有归朝从中阻碍，心里想要返回去，惶惑不定。归朝在富州、归顺州之间，与这两州作对，时常抢劫行人，道路为此阻塞。据《一统志》来考察它，没有这个名字。有人说：“是富州旧时的州主，富州本来是他的头目，后来受恩得到朝廷的任命，归朝无从得以上达，反而受他管辖，所以互相倾轧。”不知对不对？下雷州北隘门的第二层上，有块圆石耸起，高五丈，无所依附，孤零零地悬在江岸上。垒砌了石阶逐级而上，顶上大一丈五尺，平整如台，建了一间亭子供奉观音菩萨像在当中，下瞰澄澈的江流，翠色四旁围抱着攒聚在一起，有南海人张运的题诗，莆田人吴文光作了记文，字和文章都是佳作。我因为前途险阻，抽签求观音菩萨来决定走还是不走，可无法得到写着谶诗的竹签，叨念着用竹箬帚作为杯筊占卜，事先与菩萨约定：如果通行畅达没有灾难，三卦都是阳卦、圣卦而没有阴卦；稍有险阻却无性命之忧，三卦中以一个阴卦作为预兆；有大灾难不能前进，

以两个阴卦作为预兆。起初得到一个阴封及圣卦、阳卦各一个。又请菩萨决定，得到一个圣卦两个阳卦。归回客馆，派顾仆再按先前约定的前去恳求，起初得到圣卦、阳卦、阴卦各一个，又求得圣卦、一个阳卦，与先前所求的卦象大约相同，似乎中途有险阻，不知可否免除大难？

上午，雾开日丽，等候差夫与饭都没有得到。很久才吃了饭，在州衙前散步，登上门楼，有铜钟在楼上，是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土司许应珪铸造的。考察钟上的铭文，说："下雷是宋代、元代以来的古州，国朝初年被妒忌的府官〔指镇安府。〕藏匿了官印不缴纳出来，未受到皇帝钦赐，沦为土峒的时间有二百年。应珪的父亲宗荫尊奉檄文征讨，屡建功勋，应珪于是呈上奏章请求重新设立为州一级政区。"这才了解到此州开创于万历年间，因此《一统志》未记载。州城外南边就是高大的山峰攒聚矗立，一条路向西南转过山峡，就是走三十里连接高平边界的路；向东南转入山峡，就是沿江水下行安平州的路，是去十九崾的老路。现在安平州担忧与交夷交往，砍倒树木全部塞断了此路。此州隶属南宁府，去南宁的路必定要向东出龙英州抵达驮朴。如果向东北走田州，那么又绕道又艰险了。这天是州城的赶集日，这才见到有披发的百姓。打听交夷前往镇安府的消息，仍没有动静。原来他们为田州争夺镇安府，是用女子、马匹、金钱贿赂才来的，这话肯定确实。这之前，镇安府与归顺州的王达联合抵御田州，田州伤了数十人，所以贿赂交夷前来，而交夷也非常狡猾，只在镇安府扎营，索取粮饷接受馈赠，坐观两家的胜败，以收渔翁之利，所以不马上行动。

差夫到了就起身出发，已接近中午了。走出北隘门，沿石山的东麓溯溪流往西北行。四里，路左的石山忽然断了，与北面的土山也是相对成峡，向西进去十分深邃。有条小溪从峡中流出，峡口横筑了堤坝，里面积水成塘，浸泡在两面山崖之间，溢出的塘水(缺字。)流出来注进大溪。越过堤坝向西转，路开始离开大溪。不久又

向北转，越过北面土山的西侧，又见大溪水自西北流来，路也向西北逆流而行。不久往北经过大峡谷，共四里，有座木桥横跨在溪上，于是过到溪北，再溯大溪左岸走，靠着北面一列石山行。回头望溪流的西南开始有土山，与溪北的石山相对形成大峡谷。东北的石山中，常常有水流从山峡中流出，向西注入大溪，道路多次涉过溪流。共往西北行五里，东北一列石山下，也有土山盘绕着突向西去，与西南一列土山相会合，大峡谷便到了头。大溪也弯向西南流来，道路这才离开溪流向西北越过土山山峡，从这里起上登跋涉全是在土山之间了。又走三里，往西下了土山，又望见大溪从西北流来。沿土山的西麓渐渐转向西行，二里，直达大溪之上。北岸的土山中，又有一条小溪向南注入溪中。涉过溪流登上土山，再次溯大溪往西北行，三里，抵达胡润寨。这地方西南面有大峡谷与交趾边界相通，到达高平府约有三天路程；西北面有条长峡谷，进去十五里，两列山峰会合处是鹅槽隘；正西大山的北面就是归顺州的辖地，一天半到归顺州；正北鹅槽岭的北面是镇安府的属地，到镇安府也有两天半路程，而鹅槽隘便是归顺州的东境了；东北的重重山峦之中，是上英峒，再往东北是向武州的辖地。这天下午抵达胡润寨，所说交夷仍陆陆续续行走在路上，客馆里的人劝告不要上路。我害怕怪梦应验，于是决定返回去，向东北取道去向武州。

二十九日　早晨雾气很浓，不久明亮起来，雾散开更加晴朗。等候差夫不来，我在寨子宅第前后散步，这才见大溪的水流，一条从西北自鹅槽隘流来的，发源于归顺州南境，流经寨前向南下流到下雷州；一条从北边自寨后的土山峡中流来的，发源于镇安府南境，流到寨后汇积成塘而后分为两个水口：一个水口的水由寨子宅第北边泻入石坝中，向西坠入寨前的溪中；一个水口的水由寨子宅第东面环绕到寨后，往南流去与寨前的溪流会合。原来寨子的宅第乃是溪中的一片沙石浅滩，前边横着发源于归顺州的溪流，后面就是镇安府流来的溪水分别夹在它的左右，到这里会合后水流才开

始变大，就是志书所称的逻水，是左江在西北方的源头，与龙州、高平流来的水流在旧崇善县的驮绵埠会合。

胡润寨设有巡检司，它的头目姓岑，也是土官，与下雷州一同隶属于南宁府，是左江道的属地；过了鹅槽隘是（缺字。）就是右江道的属地。而右江道的诸土司如田州、归顺州、镇安府又都隶属于思恩府。这样下雷州、胡润寨虽归属于南宁府，但东面隔着太平府的龙英州、养利州的辖地，北面隔着思恩府的镇安府、田州的地域，它们的边界距离很远不相连接。

左、右二江的划分，以鹅槽岭为界，这里的水流开始分为南北两个流域。大体上山脊自西北的富州延伸而来，经过归顺州、镇安府而后往东延过都康州。经过龙英州的天灯墟，分出的支脉向南下延的是青莲山，而后在南面盘结为壶关太平府；由龙英州的天灯墟一直向东而去的，尽头在合江镇，就是左、右二江的会合处了。

田州与归顺州争夺镇安府，既已借助交夷来增强自己；而云南的归朝与富州相争，又纠集交夷来帮助。这是诸土司只知道有莫夷，却不知道有中国了。〔有人说："镇安府有个叛离的头目黄怀立前去纠集莫夷。"〕

【原文】

三十日　早寒甚。初雾旋霁，而夫终不来。盖此处铺司奸甚[①]，惟恐余往归顺，以归顺远也。屡以安南夷人满道恐吓余。其土官岑姓，乃寨主也，以切近交夷，亦惟知有夷，不知有中国。夷人过，辄厚款之，视中国漠如也。交夷亦厚庇此寨，不与为难云。余为馆人所惑，且恐妖梦是践，是早为三阄请于天[②]：一从归顺，一返下雷，一趋向武。虔告于天而拾决之，得向武者。馆人亦利余往向武。盖归顺须长

夫，而向武可沿村起换也。

下午夫至，止八名。少二名。及各夫又不赍蔬米，心知其为短夫，然无可再待理，姑就之行。从寨宅溯北来溪而上，半里，渡溪中土冈而行，于是溪分为两而复合。取道于中又半里，渡其西夹冈者，回顾溪身自土山东峡来，而路出土山西峡上。二里，其峡穷，遂逾山陟坳。一里，复东下而与大溪遇，乃溯溪北岸东北行。二里，有石山突溪北岸，其上藤树蒙密，其下路潆江潭，仰顾南北，俱土山高爽，而北山之巅，时露峭骨，而复突此石山当道，崚嶒欹侧[③]，行路甚难。然两旁俱芟树披茅，开道颇阔，始知此即胡润走镇安之道，正交夷经此所开也。余欲避交夷不往归顺，而反趋其所由之道，始恨为馆人所卖云。循石山而东北一里，见一老人采薪路旁，舆人与之语，遂同行而前。半里，有树斜偃溪两岸，架桥因其杪，而渡溪之南，是为南陇村。有数家在溪南，舆夫舆入老人家，遂辞出。余欲强留之，老人曰："余村自当前送，但今日晚，请少憩以俟明晨，彼夫不必留也。"余无可奈何，听其去。时日色尚可行数里，而余从老人言，遂登其巢。老人煮蛋献浆。余问其年，已九十矣。问其子几人，曰："共七子。前四者俱已没，惟存后三者。"其七子之母，即炊火热浆之妪，与老人齐眉者也[④]。荒徼绝域，有此人瑞[⑤]，奇矣，奇矣！一村人语俱不能辨，惟此老能作汉语，亦不披发跣足，自下雷至胡润，其人半披发不束。并不食烟与槟榔，且不知太平、南宁诸流官地也。老人言：

"十六日交夷从此过，自罗洞往镇安，余走避山上，彼亦一无所动而去。"

十一月初一日　早雾，而日出丽甚，自南陇东北行，一里，渡溪北岸。溯溪上二里，见其溪自东南山峡轰坠而下。盖两峡口有巨石横亘如堰，高数十丈，阔十余丈，轰雷倾雪之势，极其伟壮，西南来从未之见也。水由此下坠成溪西南去，路复由峡北山坞溯小水东北上。一里坞穷，遂逾岭而上。一里，抵岭头，遇交夷十余人，半执线枪，俱朱红柄。半肩鸟铳[6]，身带藤帽而不戴，披发跣足，而肩无余物。见余与相顾而过。舆人与之语，云已打镇安而归，似亦诳语[7]。又行岭上半里，复遇交夷六七人，所执如前，不知大队尚在何所也。从此下岭半里，复与溪遇，溯之而东又半里，溪自南来，路出东坳下，见一畴一坞，随之东北行。一里，有桥跨大溪上。其溪北自石山腋中来，西南经此坞中，乃南转循山而北，出东坳之西。由桥之北溯溪北入，即镇安道，交夷所由也；渡桥南，循溪东北，渡东来小溪北，为罗峒村；由小溪南循山东入，为向武道；又从东南山隙去，为上英、都康州道。渡桥共半里，换夫于罗峒村[8]。村倚坞北石山下。石峰之西，即镇安道所入；石峰之东，即向武道所逾，始得与交夷异道云。待夫久之，村氓献蛋醴。仍南渡东来小溪，循石山嘴转其南峡东向上，一里半，登陇上，于是复见四面石山攒合，而山脊中复见有下坠之洼。又一里半，盘陇而入，得数家焉，曰涌村。复换夫东行坞中，逾一

小水，即罗峒小溪东来之上流。二里，乃东北上岭。其岭颇峻，一里抵其坳，一里逾其巅。左右石崖刺天，峭削之极，而岭道亦崎岖蒙翳，不似向来一带宽辟矣。逾岭，从岭上循东南石崖，平行其阴，又沿崖升陟者三里，渡一脊。脊东复起一崖，仍循之半里，乃东南下壑中，一里，抵其麓。于是东北行田陇间，又里许，环壑中村聚颇盛，是曰下峺⑨，其水似从东南山峡去。乃饭而换夫，日将晡矣。又东北上土山夹中，已渐北转，共二里，宿于上峺，而胡润之境抵是始尽。

初二日　早无雾，而日丽甚。晨餐甚早，村氓以鸡为黍。由上峺村北入山夹中，一里，登岭而上，其右多石峰，其左乃土脊。半里，逾脊北下，即多流蹊水塍，路旁有流汩汩，反自外塍奔注山麓穴中。平下半里，又北行田陇间者一里，有村在路右峰下，是为南麓村⑩。换夫北行二里，路右石峰之夹，路左土垅之上，俱有村落。一小水溪界其间，有水如发，反逆流而南。盖自度脊，东石、西土，山俱不断，此流反自外入，想潜坠地中者。候夫流畔久之，然腹痛如割。夫至，舆之行，顷刻难忍，不辨天高地下也。北行三里，有村在路左山下，复换夫行。于是石山复离立环绕，夹中陂陀高下，俱草茅充塞，无复旧塍。东北八里，腹痛稍瘥，有村在路左石崖之内，呼而换夫。其处山夹向东北下，而路乃西北逾石坳。始上甚峻嶒，半里，逾石山而上，其内皆土山。又上半里，即西北行土山夹中一里，又平下者一里，

循北坞而去一里，见小溪自西坞中来。路涉溪左又北半里，舍溪，又西向折入土山峡半里，是为坪濑村。时顾仆以候夫后，余乃候炊村巢。顾仆至，适饭熟，余腹痛已止，村氓以溪鲫为饷，为强啖一盂。饭后夫至，少二名，以妇人代担。复从村后西逾一坳，共一里，转出后坞，乃东向行。止坞，转而北，共一里，则前溪自南而来，复与之遇。循溪左北行十里，又转而西向入山峡半里，有村曰六月。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仍从北山之半东向出峡，半里，乃逾岭北下，共一里，复从田塍东北行。已复与南来溪遇，仍溯其西北一里，有石峰峭甚，兀立溪东，数十家倚峰临溪。溪之西，田畦环绕，辟而成坞，是曰飘峒，以石峰飘渺而言耶？土人呼尖山为"飘"。换夫，北陟岭半里，转而西入山峡，一里而下。又西北一里半，有草茅数楹在西坞，寂无居人，是曰上控。前冬为镇安叛寇王歪劫掠，一村俱空，无敢居者。于是又北半里，折而东南入石山之夹，又半里，有上控居人移栖于此。复换之行，已暮矣。透峡东南向石山下，共一里，是曰陈峒。峒甚辟，居民甚众，暗中闻声，争出而负舆。又东一里，路北石山甚峭，其下有村，复闻声出换。又东一里，峭峰夹而成门，路出其中，是曰那哽，嵚崎殊甚[11]。出峡，宿于那哽村。是日共行三十五里，以屡停候夫也。

初三日　天有阴云而无雨。村夫昧爽即候行，而村小夫少，半以童子代舆，不及饭，遂行，以为去州近也。东行半里，当前有石山巍耸。大溪自南峡中透出，经巍峰西麓，

抵其北，折而捣巍峰北峡中东向去。路自西来，亦抵巍峰西麓，渡溪堰，循麓沿流，亦北折随峰东入北峡中。盖巍峰与溪北之峰峭逼成峡，溪捣其中，势甚险阻。巍峰东瞰溪西，壁立倒插，其西北隅倚崖阻水，止容一人攀隘东入，因而置栅为关，即北岸寨也。若山海之东扼[12]，潼关之西悬，皆水冲山截，但大小异观耳，而深峭则尤甚焉。去冬，交夷攻之不能克而去。王歪纠来，掠上控而去。入隘门，其山中凹而南，再东复突而临水。中凹处可容数百人，因结为寨，有大头目守云。过寨东。又南向循崖，再出隘门南下。自渡溪入隘来，至此又半里矣。于是东向行山坞间，南北石山排闼成坞，中有平畴，东向宛转而去，大溪亦贯其中，曲折东行，南北两山麓时时有村落倚之。而那峺夫又不同前屡换，村小而路长，岂此处皆因附郭守险，不与乡村同例，一贵之十里之铺者耶？东北行平畴间，两涉大溪，随溪之西共东北五里，循路右山崖南转，始与溪别。一里，乃换夫于路右村中，已望向武矣[13]。税驾于向武铺司。此州直隶于省，而辖于右江，供应不给，刁顽殊甚。投滕书，竟置不理。向武州官黄绍伦，加衔参将，其宅北向，后倚重峰，大溪在其北山峡中，志谓："枯榕在州南[14]。"非也。夜半，雨作。

【注释】

①铺司：管理驿站的机构。

②阄(jiū 鸠)：即拈阄。用几张小纸片写上字或记号，揉成纸团，由有关的人任取，根据所取纸上的字决定弃取等行动。

③崚嶒(léng céng 棱层)：高峻突兀的样子。

④齐眉：夫妇相敬如宾。

⑤瑞(ruì 锐)：吉祥难得的东西。人瑞；年寿特高的人。

⑥线枪：鸟枪类火器的一种，周围成八棱形，木床只及身管的一半，没有通条。 鸟铳：原作“乌铳”。《武备志》：“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据改。鸟铳(chòng 冲)：亦称鸟嘴铳，是古代的一种金属管形火器。有描准器，身管长，有木托，但仍用火绳发火。

⑦诳(kuáng 狂)语：欺骗人的话。

⑧罗峒村：今作乐屯，在靖西县东南隅，胡润东北。

⑨下峺：今作下更，在靖西县东南隅，乐屯东北。

⑩南麓村：今作罾乐，在天等县西隅。

⑪嶔(qīn 钦)崎：山高峻的样子。

⑫山海：即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在明代长城的东端，今河北秦皇岛市。北依角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关城雄伟，自古即为华北到东北的交通要冲。关城今存，上有“天下第一关”的题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⑬向武：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天等县西北境的向都。

⑭枯榕江：今称城江，从西南往东北流，在田东境内入右江。

【译文】

三十日　早晨冷极了。起初下雾随即晴开，但差夫始终不来。原来此处的铺司十分奸猾，唯恐我前去归顺州，〔因为去归顺州路远。〕屡次用满路都是安南夷人来恐吓我。这里的土司姓岑，是寨主，由于接近交夷，也唯知有夷人，不知有中国。夷人路过，总是重重地款待他们，对中原来的人却漠然视之。交夷也重视庇护此寨，不与它为难。我被客馆中的人所迷惑，并且担心恶梦应验，这天早上拈了三个阄请求于上天：一个从归顺州走，一个返回下雷州，一个取道向武州。向上天虔诚祷告后抛出来决定去向，得到去向武州的阄。〔客馆中的人也用去向武州顺利来引诱我。原来是去归顺州必须要长途脚夫，但去向武州可在沿途村子中征用调换脚夫。〕

下午脚夫到了，只有八名。〔少了两名。〕至于各个脚夫又不带米菜，心知他们是短途脚夫，然而没有可以再等下去的理由，姑且随他们上路。从寨子宅第溯北来的溪流上行，半里，渡到溪流中的土冈上行，在这里溪流分为两条又重新会合。取道走中间又是半里，渡过那在西面夹住山冈的溪流，回头看去溪流从土山东面的峡中流来，而路通到土山西面的峡谷上。二里，这条峡谷完了，就越过山冈登上山坳。一里，再向东下走而与大溪相遇，于是溯溪流北岸向东北行。二里，有石山突起在溪流北岸，石山上藤枝树丛浓密，山下道路回绕在江边，仰望南北，都是高大清朗的土山，而北山的山顶，不时露出陡峭的石骨，而又突起这座石山挡住道路，高峻突兀，歪斜倾侧，行路十分艰难。不过两旁的树丛茅草全被割除开了，道路开挖得十分宽阔，这才知道此路就是从胡润寨走向镇安府的路，正是交夷经过此地开挖的道路。我想躲避交夷不去归顺州，可反而取道他们所经由的路，方才悔恨被客馆中的人出卖了。沿石山往东北走一里，见一位老人在路旁采伐薪柴，轿夫与他交谈，便一同往前走。半里，有棵树斜倒在溪流两岸，就着树梢架了桥便渡到溪流的南面，这是南陇村。有几家人在溪南，轿夫把轿子抬入老人家，便告辞出去了。我想强行挽留他们，老人说："我们村自然应往前送，但今天晚了，请稍作休息以等待明天早晨，那些脚夫不必留了。"我无可奈何，听任他们去了。此时天色还可前行数里，但我听从老人的话，便登上了他的茅屋。老人煮蛋献水。我问了他的年龄，已有九十岁了。问他有几个儿子，说："共有七子。前边的四个都已死了，唯有后面的三个存世。"他那七个儿子的母亲，就是烧火热水的老妇人，与老人相敬相爱。在这荒凉的人烟断绝的地方，有此等年寿特高的人，奇了，奇了！一村人讲的话都听不懂，唯有这位老人能讲汉话，也不披发赤脚，〔从下雷州到胡润寨，那里的人有一半披着头发不束起来。〕并且不吃烟草与槟榔，而且不知道太平府、南宁府各处流官管辖的地方。老人讲："十六日交夷从此路过，自罗洞前往镇

安府，我逃避到山上，他们也一无所动便离开了。”

十一月初一日　早晨有雾，但太阳出来十分艳丽。自南面的土陇往东北行，一里，渡到溪北岸。溯溪上行二里，见此溪自东南的山峡中轰鸣着坠下来。原来是峡口两侧有巨石横亘着如同堤坝，高数十丈，宽十多丈，雷霆轰鸣雪浪倾泻的气势，极其雄伟壮丽，到西南地区以来从未见到过。水从此处下坠成溪向西南流去，路再由山峡北面的山坞溯小溪从东北向上延伸。一里，山坞到了头，便翻越山岭而上。一里，到达岭头，遇上十多个交夷，一半握着线枪，〔全是朱红色的枪柄。〕一半肩扛鸟铳，身上带着藤帽却不戴上，披发赤脚，而肩上没有其他物品。见了我与我互相望着走过去。轿夫与他们交谈，说是已打下镇安府归来，似乎也是骗人的话。又行走在岭上半里，再次遇上六七个交夷，握着的武器与先前的一样，不知大队人马还在什么地方了。从此处下岭半里，再次与溪流相遇，溯溪往东又走半里，溪水自南边流来，路通到东面的山坳下，见到一片田畴一个山坞，顺着山坞往东北行。一里，有座桥跨在大溪上，此溪自北面的石山侧旁流来，向西南流经此处山坞，于是向南转去沿着山往北流，流出东面山坳的西侧。由桥的北头溯溪向北进去，就是去镇安府的路，是交夷经过的道路；渡到桥南，顺溪流向东北渡过东来的小溪往北走，是罗峒村；由小溪南面沿着山向东进去，是去向武州的路；又从东南方的山缝中前去，是去上英峒、都康州的路。过了桥共走半里，在罗峒村换夫。村子紧靠在山坞北面的石山下。石峰的西边，就是去镇安府路的入口处；石峰的东面，就是到向武州要穿越的的，这才得以与交夷分道而行了。等换夫等了很久，村民献来了鸡蛋与甜酒。仍向南渡过东来的小溪，沿石山山嘴转到它南边的峡谷向东上走，一里半，登到土陇上，于是又见四面的石山攒聚合拢，而且山脊中又见到有下坠的洼地。又走一里半，绕着土陇进去，见到几家人在那里，叫涌村。又换了夫向东行走在山坞中，越过一条小溪，就是罗峒村从东面流来的小溪的上游。二里，便向东

北上岭。此岭十分陡峻，一里抵达岭坳，一里越上岭头。左右的石崖刺入天空，峻峭陡削之极，而岭上的路也崎岖不平荒草密蔽，不如先前来时那一带宽阔了。越过岭头，从岭上沿东南侧的石崖，平缓地走在岭头的北面，又沿石崖升登了三里路，越过一条山脊。山脊东面又耸起一座山崖，仍沿着山崖走半里，于是向东南下到壑谷中，一里，到达山麓。从这里往东北行走在田陇之间，又走一里左右，壑谷环绕之中村落十分繁荣，这里叫下岬，这里的水流似乎是从东南方的山峡中流去。于是吃了饭换夫，将近下午三五点钟了。又向东北上到土山峡谷中，不久渐渐向北转，共二里，住宿在上岬，而胡润寨的辖境在这里才到头。

初二日　清早无雾，而太阳十分艳丽。早餐吃得非常早，村民用鸡肉当饭。由上岬村向北进入山峡中，一里，登岭而上，岭右有许多石峰，岭左是土山脊。半里，越过山脊向北下行，就是许多拖泥带水的田间小路，路旁有淙淙的流水，反而从土埂外面奔流到山麓下的洞穴中。平缓地下走半里，又向北行走在田亩间有一里，有村庄在路右的山峰下，这是南麓村。换夫后往北行二里，路右石峰的夹谷中，路左的土陇之上，都有村落。一条小溪隔在其中，有水细如发丝，反而逆流向南。大概自从越过山脊，东面的石峰、西面的土山，山峰都是连接不断，这条溪流反而从山外流进来，推想是潜坠到地下的水流。在流水旁等脚夫等了很久，然而腹痛如刀割。脚夫到后，用轿抬着我走，腹痛难以忍受，辨不出天高地低了。向北行三里，有个村庄在路左的山下，再次换了夫上路。从此地起石山再度成排矗立环绕，峡谷中倾斜的山坡高高低低，全是茅草充塞着，不再有先前的田亩了。向东北八里，腹痛稍稍缓解了些，有村庄在路左的石崖之内，呼叫着换了夫。此处的山峡向东北下延，而路便向西北翻越石山山坳。开始上时十分高峻，半里后，越过石山往上走，那以内都是土山。又上走半里，马上往西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一里，又平缓下行一里，沿北面的山坞而去又一里，见小溪从西边的山坞中流

来。路涉到溪流左岸又向北行半里，离开小溪，又向西折入土山峡谷中走半里，这是坪濑村。此时顾仆由于等候脚夫走在后面，我便在村中茅屋里等着煮饭。顾仆到时，恰好饭熟了，我的腹痛已止住了，村民用溪中的鲫鱼当饭，为此勉强吃了一盂饭。饭后脚夫来到，少了二名，派妇女来代替挑夫。再从村后向西越过一个山坳，共走一里，转出到后面的山坞，于是向东行。走到山坞，转向北，共行一里，就见先前的溪流从南边流来，再次与它相遇。沿溪左往北行十里，又转向西走入山峡间半里，有个村庄叫六月。等换夫的时间非常久，派两个妇女来代替轿夫。仍然从北山的半腰上向东走出山峡，半里，于是越过山岭向北下走，共一里，又从田野中往东北行。不久再次与南来的溪流相遇，仍溯溪往西北行一里，有座石峰非常陡峭，兀立在溪东，数十家人背靠石峰面临溪流。溪水的西面，田亩环绕，敞开成山坞，这里叫飘峒，是因为石峰飘渺才这样叫的吗？〔本地人把尖山称为“飘”。〕换夫后，向北登岭半里，转向西走入山峡，一里后下走。又往西北一里半，有数间茅草屋在西面山坞中，寂静无人住，这里叫上控。前年冬天被镇安府的叛贼王歪劫掠，一村全空了，无人敢居住。从这里又向北走半里，折向东南走入石山的峡谷中，又行半里，有上控的居民移居在此。再次换夫上路，已经天黑了。穿过山峡向东南走到石山下，共一里，这里叫陈峒。陈峒十分开阔，居民非常多，黑暗中听见呼声，争着出来抬轿。又向东一里，路北的石山非常陡峭，山下有村庄，又是听到呼声出来替换。又往东一里，陡峭的山峰夹成门状，路经由其中，这里叫那岬，地势特别高峻。走出山峡，住宿在那岬村。这天共走三十五里，是因为屡次停下来等候换夫。

初三日　天上有阴云却无雨。村中的脚夫黎明就等着出发，可村小夫少，一半是用儿童来代替轿夫，来不及吃饭，便动身，以为离州城近了。向东行半里，正前方有石山巍然高耸。大溪从南边的峡中穿流而出，流经巍峨的高峰西麓，到达山峰北边，折头捣

向巍峨高峰北面的峡谷中向东流去。路从西边来，也是到达巍峨高峰的西麓，渡过溪中的堤坝，顺着山麓沿着溪流，也向北折去随着山峰往东走入北面的峡谷中。原来巍峨之峰与溪北的山峰险峻狭窄形成峡谷，溪流冲捣在峡中，地势十分险要。巍峨之峰在东边俯瞰着溪流西面，墙壁样矗立倒插下来，它的西北角靠着山崖挡着水流，只容得下一个人攀着隘口向东进去，因而设置了栅栏作为关隘，就是北岸寨了。好似山海关扼住东方，潼关高悬在西方，都是水流冲激山体截断，只不过是景观大小不同罢了，可深邃陡峭之势却尤其厉害。去年冬天，交夷攻打这里不能攻克便离开了。〔是王歪纠集来的，掳掠了上控村而去。〕进入隘门，这里的山中间凹向南延伸，再往东去又突起并下临流水。中间下凹之处可容纳数百人，就势建为寨子，有大头目守卫。经过寨子东面，又向南沿着山崖走，再走出隘门向南下行。自从渡溪进入关隘以来，到此又是半里路了。于是向东行走在山坞间，南北的石山似门扇样排列成山坞，中间有平旷的原野，向东宛转而去，大溪也流贯在其中，曲折地向东走去，南北两面的山麓下时时有村落背靠着山。而那峺村的脚夫又不同前面的屡次调换，村小而路长，莫非此处全是因为靠近城郭守卫险阻之处，与别的乡村的规定不一样，是一向重视的近城十里的站铺那样的地方吗？往东北行走在平坦的田野间，两次涉过大溪，顺大溪的西岸共向东北行五里，沿路右的山崖向南转，这才与大溪分手。一里，就在路右的村子中换夫，已望得见向武州城了。停宿在向武州驿站中。此州直接隶属于省里，但由右江道管辖，不供奉应差，特别刁猾顽固。〔投递了滕肯堂的信，竟然置之不理。〕向武州州官是黄绍伦，加授了参将的衔头，他的府第向北，后面背靠重重山峰，大溪在他府第北面的山峡中，志书说："枯榕江在州城南面。"不对。半夜，下起雨来。

【原文】

初四日　候夫司中，雨霏霏竟日。赋投黄诗，往叩中军胡、谢。二人皆贵池人[①]，亦漫留之，为余通黄。

初五日　寒甚，上午少霁。夫至，止六名。有周兵全者，土人之用事者也，见余诗辄携入，且谕夫去，止余少留。下午，黄以启送蔬米酒肉[②]。抵暮，又和余诗，以启来授。

初六日　凌晨起，天色已霁。饭后周名尚武，字文韬。复以翰至[③]，留少停；余辞以夫至即行。既而夫亦不至。乃北向半里，觅大溪。即枯榕江。随其支流而东，一峰圆起如独秀，有洞三层，西向而峙。下洞深五丈，而无支窍，然轩爽殊甚。而内外俱不能上通，仰睇中上二层飘渺，非置危梯，无由而达。已出洞，环其北东二麓，复半里矣。共二里，还抵寓。适夫至，欲行。周文韬来坐留，复促其幕宾梁文焕往携程仪至。乃作柬谢黄[④]，装行李，呼夫速去。及饭毕，而夫哄然散，无一人矣。盖余呼其去，乃促其起程，而彼误以为姑散去也。饭后，令顾仆往催其家，俱已入山采薪，更订期明早焉。余乃散步四山，薄暮返铺司，忽一人至，执礼甚恭，则黄君令来留驾者，其意甚笃挚。余辞以名山念切，必不能留，托其婉辞。已而谢、胡各造谒，俱以主人来留，而前使又往返再三。已而周文韬复同大头目韦守老者来谒，“守老”，土音作“苏老”，当道以守备假之。传谕谆谆，余俱力辞云。既暮，黄君复以酒米蔬肉至，又以手书恳留，俟疾起一

晤，辞礼甚恭。余不能决而卧。

初七日　早寒彻骨，即余地禁寒不是过也。甫晓，黄君又致鸡肉酒米。余乃起作柬答之，许为暂留数日。是日明霁尤甚，而州前复墟，余乃以所致生鸡畀僧代养，买蕉煮肉，酌酒而醉。

初八日　上午，周文韬复以黄君手柬至，馈青蚨为寓中资，且请下午候见。盖土司俱以夜代日，下午始起栉沐耳。下午，文韬复来引见于后堂，执礼颇恭，恨相见晚。其年长余三岁，为五十五矣。初致留悃[5]，余以参礼名山苦辞之。既曰："余知君高尚，即君相不能牢笼，岂枳棘敢栖鸾凤？惟是路多艰阻，虑难即前。适有归顺使人来，余当以书前导，且移书归朝，庶或可达。"而胡润乃其婿，亦许为发书。遂订迟一日与归顺使同行。乃布局手谈[6]，各一胜负。余因以囊中所存石斋翁石刻并湛持翁手书示之，彼引余瞻钦锡奖额[7]，上书"钦命嘉奖"四字，乃崇祯八年十月十五日为加参将向武知州黄绍伦立。时额新装，悬于高楣，以重席袭护，悉命除去，然后得见。久之返寓，日将晡矣。文韬又以黄柬来谢顾。

初九日　待使向武。是日阴云四布，欲往百感岩，以僧出不果。此地有三岩：当前者曰飘琅岩，即北面圆峰，累洞三层；中上二层不能上，时州官亦将缚梯缠架穷之。在上流者曰白岩寨，土音曰不汗，一作北岸。在治西数里，即来时临流置隘门处；在下流者曰百感岩，在治东北数里，枯榕江从

此入。此三岩黄将欲穷之，订余同行，余不能待也。

间晤胡中军□尚并归顺使者刘光汉，为余言："昔镇安壤地甚广，共十三峒。今归顺、下雷各开立州治，而胡润亦立寨隶南宁。胡润之东有上英峒，尚属镇安，而旧镇安之属归顺者，今已为交夷所踞，其地遂四分五裂；然所存犹不小。昔年土官岑继祥没，有子岑日寿存宾州，当道不即迎入，遂客死，嗣绝。其由镇安而分者，惟归顺为近，而胡润次之，田州、泗城同姓不同宗，各恃强垂涎，甚至假胁交夷，则田州其甚者也。"又言："自归顺抵广南，南经富州，北经归朝。归朝土官姓沈名明通，与叔构兵，既多扰攘，又富州乃其头目。今富州土官李宝之先所辖皆㑩㑩，居高山峻岭之上，李能辑抚，得其欢心，其力遂强，龁龁其主，国初竟得窃受州印，而主沈反受辖焉。故至今两家交攻不已，各借交夷泄愤，道路为阻云。"余观周文韬所藏归顺宗图，岑浚之子再传无嗣，遂以镇安次子嗣之[8]，继祥之与大伦，犹同曾祖者也。

周文韬名尚武，本归顺人，为余言："初，高平莫敬宽为黎氏所攻，挈妻子走归顺，州官岑大伦纳之。后黎兵逼归顺，敬宽复走归朝，而妻子留归顺，为黎逼索不已，竟畀黎去，故敬宽恨之。或言奸其妻，亦或有之。及返高平，渐获生聚，而镇安复从中为构[9]，遂以兵围归顺。自丙寅十二月临城围，丁卯三月城破[10]，竟

掳大伦以去。镇安复取归杀之。”初，围城急，州人以文韬读书好义，敛金千两，马四十匹，段五十端[11]，令随数人驰献交夷，说其退师。交人狡甚，少退，受金，辄乘不备，复合围焉，城几为破。既抵城下，尽杀随行者，每晨以周悬竿上试铳恐之，逼之令降。悬数日，其老母自城上望之，乃缒城出[12]。母抱竿而哭于下，子抱竿而哭于上，交人义之，为解悬索赎。母曰：“儿去或可得银，余老妪何从办之？”初释周行[13]，不数步复留之。曰：“此老妪，宁足为质者！必留子释母以取金。”既而有识者曰：“观其母子至情，必非忍其母者。”乃仍释周入城，以百二十金赎母归。及城破，复一家悉缚去，编为奴者数月，母遂死其境。后防者懈，得挈家而遁[14]。昼伏夜行，经月走荒山中，得还归顺，妻子不失一人。即与归顺遗目一二人同走当道，乞复其主。又遍乞邻邦共为援助，乃得立大伦子继纲延其嗣。而向武爱其义勇，留为头目，乃家向武。

镇安岑继祥，乃归顺岑大伦之叔，前构交夷破归顺[15]，又取归杀之。未几，身死无嗣。应归顺第二子继常立，本州头目皆向之。而田州、泗城交从旁争夺，遂构借外夷，两州百姓肝脑涂地。虽争势未定，而天道好还如此。初，归顺无主，交夷先纵次子继常归，遂嗣州印。后复纵继纲，盖重叠索贿也。后当道以州印畀继纲，而继常返初服。

初十日　天色明丽。未日则寒甚，日出则回和。先晚晤归顺使，刘光汉。言归朝、富州路俱艰阻，而交夷尤不可测，劝余无从此道。余惑之，复阄于佛前，仍得南丹、独山为吉。既午，周文韬传黄君命，言："不从归顺、归朝，可另作田州、泗城书，觅道而去。"余素不顺田州，文韬亦言此二州俱非可假道者，遂决意从东。是日此地复墟，以黄君所赐宋钱，选各朝者俱存其一，以其余市布为裹足，市鱼肉为蔬，又得何首乌之大者一枚。抵暮，黄君以绵衣、唐巾[16]、紬裙为赐。

十一日　天色明丽，晓寒午暖。觅帖作启谢黄君[17]，而帖不可得。当户居民有被焚者，远近俱升屋驱飞焰，携囊远置旷野中。盖向武无土城，而官民俱茅舍，惟州宅厅事及后堂用瓦，故火易延爇云。下午，以短折复黄[18]。

十二日　天色明丽，晓寒午暖。独再往琅山寻岩，西面仰望，不得上而还。向武东至旧州五十里。又三十里为刁村，为土上林境，枯榕江由此入右江。又三十里为土上林县。向武西南三十里上英峒界有吉祥洞，前后通明，溪流其间，为韦守所居地。又东南二十里有定稔村[19]，有洞甚奇奥，俱有石丸、荔盆。

十三日　同韦守老联骑往百感岩。先径琅山东，回望见东面悬梯，乃新缚以升岩者。出百感岩，度横栈，未下梯，有岐东循崖。有岩在百感东，晚不及上。

十四日　韦守老再约游琅岩。余早饭，即先行，出州城北半里，觅大溪，溪即枯榕江。随其支流而东游琅岩。游

毕，韦未至，余再往百感，游东上岩。复从百感大岩内，暗中穿洞北，下百感村[20]。矮僧净虚以酒来迎，遂溯水观水岩。外水深不得入，约明日缚筏以进。遂一里，东北渡桥，由百感外村东南逾岭，二里，南出东来大路。西一里，入隘门，过红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崆峒。西向行月下，共五里，还铺舍。

十五日　早起，晓寒午暖，晴丽尤甚。饭后仍往百感。过琅岩不上，东渡南曲小溪，循东流，有岩在路北，其下则东分中流所入穴。闻矮僧来言："村氓未得州命，不敢缚筏。"阻余转。乃仍至琅岩东北，观枯榕水、三分水。北为龙行村[21]。由其西南渡溪北，越村东，随所分北溪东入山隘。东北共五里，其水东向捣入山穴。穴崖上有洞，门俱西向，中甚暖，有白丹丸。还铺，复入见黄君手谈。入夜，出小荔盆、石丸四，俱天成。

十六日　黄君命人送游水岩。

十七日　黄君以镯送[22]。

【注释】

①贵池：池州府附郭县，即今安徽贵池县。

②启（qǐ）：书札。

③翰（hàn 汗）：文辞，书信。

④柬（jiǎn）：通"简"，名帖、信札等的统称。

⑤留悃（kǔn 捆）：真心诚意相留。

⑥手谈：下围棋。

⑦钦（qīn 亲）：对皇帝所作事情的敬称。　锡（xī）：赐与、给与。

⑧遂以镇安次子嗣之:“镇安”,原误倒为“安镇”。《游记》多处作“镇安”,据改。　嗣(sì 侍),继承。

⑨构(gòu):罗织陷害。

⑩丙寅:天启六年,1626 年。　丁卯:天启七年,1627 年。

⑪段:通“缎”,绸缎。　端:古代计量布帛长度的单位,犹“匹”。

⑫缒(zhuì 坠)城:系在绳子上放下城去。

⑬释:本日记原皆作“什”。依文意为“什”的音字释,即释放。

⑭挈(qiè 切)家:带领全家。

⑮构(gòu):交接,勾结。

⑯唐巾:唐代帝王所戴的一种便帽,后来也为士人所服用。

⑰帖(tiě 铁):小柬。

⑱折:书札用折迭的形式出现者,即称折子或手折。

⑲定稔村:今作廷稔,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东。

⑳百感村:今仍作百感,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东北。

㉑龙行村:十一月十八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皆作“龙巷村”,今作“陇祥”,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北。

㉒黄君以镯送:乾隆本、四库本作“复以银烛赠予”,“镯”误为“烛”。

【译文】

初四日　在驿站中等候派夫,整天雨势霏霏。写了呈递给黄绍伦的诗,前去叩拜中军胡某、谢某。〔二人都是贵池县人,也是漫不经心地挽留我,答应替我通报黄绍伦。〕

初五日　冷极了,上午稍微晴开些。脚夫到了,只有六名。有个叫周兵全的人,是土人中管事的人,见到我的诗立即带进衙门,并且吩咐脚夫离开了,阻拦我稍作停留。下午,黄绍伦用信函送来菜米酒肉。到黄昏时,又作了应和我的诗,用信函送来。

初六日　凌晨起床,天色已晴开。饭后周兵全〔名叫尚武,表字文韬。〕又拿着书信来到,留我稍作停留;我用脚夫到了立即动身来推辞。随后脚夫也不来。只好向北走半里,去找大溪。〔就是枯榕江。〕随着它的支流往东走,一座山峰圆圆地耸起如像独秀峰,有三

层洞，向西屹立。下洞深五丈，又无旁洞，但特别轩敞明亮。可是内外都不能通到上层，仰视中、上二层飘飘渺渺，不放置高梯，无法到达。不久出洞来，环绕山的北、东两面山麓，又走半里了。共二里，返回寓所。恰好脚夫到了，打算动身。周文韬来坐着挽留，又催促他的同僚梁某〔名叫文焕。〕前去带赠送的路费来。于是写了书信感谢黄绍伦，装了行李，呼唤脚夫赶快离开。到吃完饭，脚夫却哄然一声散了伙，无一人了。原来我呼唤他们离开，是催促他们起程，而他们却误认为是暂且散伙离开。饭后，命令顾仆去他们家里催促，已全部进山砍柴去了，另外约定明早的日期。我于是到四周的山上散步，傍晚返回驿站，忽然有一个人来到，礼节十分恭敬，是黄君命令前来挽留的人，他的意思十分厚道诚挚。我用思念名山的心切来辞谢，必定不能留下，托他婉言辞谢。不久谢某、胡某各自登门拜见，都以主人的身份来挽留，而先前那个使者又再三往返。随即周文韬又随同大头目韦守老者来拜见，〔"守老"，土话读作"苏老"，当权者把守备之职让他代理。〕诚恳传达了黄君的谕示，我全都竭力辞谢了。天黑之后，黄君再次送酒米菜肉来，又用亲笔信恳切挽留，等病好起床后见一次面，辞语礼节非常恭敬。我不能决定便躺下了。

初七日　清晨寒冷彻骨，即便是我家乡寒食节时也不过如此了。天刚拂晓，黄君又送来鸡肉酒米。我于是起床写信答谢他，同意暂留数日。这天天特别明丽晴朗，而州衙前再次赶集，我便把送来的活鸡交给僧人代为饲养，买来香蕉煮了肉，斟酒喝醉了。

初八日　上午，周文韬又拿着黄君的亲笔信来到，赠送了铜钱作为在寓所中的费用，并且请在下午等候召见。原来土司都是用夜晚来代替白天，下午才起床梳洗。下午，文韬又来引路在后堂相见，礼节十分恭敬，恨相见太晚。黄君的年龄大我三岁，有五十五了。最初表达了相留的诚意，我用参拜名山苦苦辞谢了他。随后说："我知道先生高尚，如果先生不能屈居牢笼，荆棘丛中哪敢栖息鸾凤？只是这条路上艰难险阻很多，担心很难马上前行。恰好有归顺州的使

者前来，我将写信让他在前边引路，并转发文书到归朝，或许可以到达。”而且胡润寨是他的女婿，也答应为我发文书。最终商定推迟一天与归顺州的使者同行。于是摆开棋盘下棋，各胜负一次。我于是把行李中存放着的石斋翁的石刻及湛持翁的亲笔字拿给他看，他领我瞻仰了钦赐嘉奖的匾额，〔上面写着“钦命嘉奖”四个字，是崇祯八年(1635)十月十五日因加授向武州知州黄绍伦为参将而立的。〕此时匾额新近装修过，悬在高高的横楣上，用一层层席子套上保护着，命令全部除去，然后才能见到。很久后返回寓所，太阳将要西下了。文韬又拿着黄君的书信来致谢探望。

初九日 在向武州等使者。这一天阴云四布，想去百感岩，因为僧人外出没有实现。此地有三个岩洞：正当前方的叫飘琅岩，就是北面的圆峰，重叠着三层山洞；〔中、上两层不能上去，此时州官也将绑梯子缠架子去穷究这两个洞。〕在上游的叫白岩寨，〔土音叫不汗，又作北岸。〕在州城西边数里，就是来时面临溪流设置了隘门之处；在下游的叫百感岩，在州城东北数里，枯榕江从此洞流进去。这三个岩洞黄绍伦都想穷究，约我同行，我不能等下去了。

空闲时会晤了胡中军□尚及归顺州的使者刘光汉。他们对我讲：“从前镇安府的地域非常宽广，共辖十三个峒。今天归顺、下雷各自分开设立了州治，而且胡润也建了寨隶属南宁府。胡润寨的东面有上英峒，还属于镇安府，可旧时镇安府划属归顺州的地方，今天已被交夷占据，它的辖地便四分五裂；然而存留着的仍然不小。前些年土官岑继祥死后，有个儿子岑日寿在宾州，当权者不马上迎接进州，便客死他乡，继位人死绝。那由镇安府划分出去的地方，唯有归顺州血缘算是近的，而胡润寨次一点，田州、泗城州同姓不是同一个祖宗，各自依仗武力垂涎继承权，甚至假借交夷威胁对方，那田州是其中最厉害的了。”又说：“自归顺州抵达广南府，南面要经过富州，北面要经过归朝。归朝的土司姓沈名明通，与叔父交战，骚乱既

已很多，富州又是他的头目。现今富州土官李宝的祖先管辖的全是倮倮，居住在高山峻岭之上，李氏能安抚他们，得到他们的欢心，李氏的力量于是强大起来，倾轧他的主人，国朝初年竟然得以窃取了州印，而州主沈氏反而受他管辖了。所以至今两家不停地互相攻战，各自借交夷来泄愤，道路因此被阻。”〔我观看了周文韬收藏的归顺州的宗族图谱，岑浚之子再传下去没有子孙，便以镇安府的二儿子继承职位，岑继祥与岑大伦，仍是同一曾祖。〕

周文韬名叫尚武，本来是归顺州人，对我说：“当初，高平莫敬宽被黎氏攻打，带着妻儿逃奔到归顺州，州官岑大伦接纳了他。后来黎氏的军队逼近归顺，莫敬宽又逃到归朝，可妻儿留在归顺州，被黎氏不停地强行索要，居然交给黎氏去了，因此莫敬宽怨恨。〔有人说是奸污了他的妻子，或许有这事。〕及返回高平后，渐渐人口繁殖，财富积聚，而镇安府又从中勾结，便率军围攻归顺。自丙寅年十二月兵临围城，丁卯年三月城被攻破，竟然俘虏岑大伦而去。镇安府又取回来杀了他。”当初，围城紧急时，州里人因为周文韬读过书喜爱行义，收集了千两黄金，四十匹马，五十匹绸缎，命令数人跟随骑马奔去献给交夷，劝说他们退兵。交人非常狡猾，稍稍后退，接受了黄金，立即乘城中不防备，重又合围了州城，城几乎被攻破。到达城下后，把随行的人尽数杀了，每天早晨把周文韬悬挂在高竿上试鸟铳来恐吓他，逼他命令投降。悬吊了几天，他的老母亲从城上望见，便用绳子缒出城来。母亲抱住竿子在下边哭，儿子抱着竿子在上面哭，交人被他们母子的节义感动，为他解去悬吊之苦，索取赎金。母亲说：“儿子离开或许可得到银子，我一个老妇人从哪里去筹办赎金？”起初释放了周文韬让他走，不到几步又留下他。说：“这个老女人，哪值得作人质！必定要留下儿子释放母亲以取得赎金。”随即有个有识之士说：“观察他们

母子的至亲情义，必定不是忍心他母亲死去的人。”于是仍释放周文韬进城，用一百二十两黄金赎回母亲。到城被攻破时，又一家人全数被绑了去，编为奴隶有几个月的时间，母亲终于死在高平境内。后来防守的人松懈，得以带领全家逃出来。昼伏夜行，在荒山中逃奔了一个月，才返回归顺，妻儿不丢失一人。立即与归顺遗下的一两个头目一同投奔当权者，乞求恢复他们的州主。又遍求邻境各土司共同援助，这才得以立岑大伦的儿子岑继纲继承职位。而向武州喜爱他的节义英勇，留下来作头目，便在向武安了家。

镇安府的岑继祥，是归顺州岑大伦的叔父，从前勾结交夷攻破归顺州，又把被交夷俘去的岑大化赎回杀了。不多久，岑继祥死后身边没有子孙。应该是归顺州的二儿子岑继常继承职位，本州的头目都向着他。可田州、泗城州交相从旁边来争夺，竟然勾结借助境外的夷族，两州的百姓因而肝脑涂地。虽然争夺的形势还未定，可天道喜爱循环如此。〔当初，归顺州无州主，交夷先放回二儿子岑继常，便继承了州印。后来又放了岑继纲，大概是为了重复索取财物。后来当权者把州印交给岑继纲，而岑继常返回去穿未做官时的服装。〕

初十日　天色明朗艳丽。未出太阳则很冷，太阳一出就转暖了。头天晚上会晤了归顺州的使者，〔刘光汉。〕说去归朝、富州的路都艰险难走，而交夷尤其不可预测，劝我不要从这条路走。我对此疑惑不定，再次到佛前去拈阄，仍然得到走南丹卫、独山州吉利的阄。中午以后，周文韬传达了黄君的命令，说：“不从归顺、归朝走，可另写给田州、泗城州的信，找路前去。”我素来不相信田州，文韬也说起这两州都不是可以借道而走的地方，便决心从东走。这天此地又赶集，拿出黄君赐给的宋代铜钱，挑选各个朝代的都保存了其中的一枚，用其余的买布来作裹脚布，买来鱼肉作菜，又买到一个大的何首乌。到天黑时，黄君拿来绵衣、唐巾、绸裙作为赏赐。

十一日　天色明朗艳丽，拂晓寒中午暖。找信笺写信答谢黄君，可信笺找不到。当门处有居民房屋被焚的，远近的人都登上屋顶驱灭飞舞的火焰，带着行李远远放在旷野中。原来向武州无土城，而官民都是茅屋，唯有州衙的议事厅及后堂用瓦盖，所以火势容易蔓延燃烧。下午，用短折子回复了黄君。

十二日　天色明朗艳丽，拂晓寒冷中午暖和。独自再去琅山找岩洞，在西面抬头远望，不能上去便返回来。〔向武州往东到旧州有五十里。又走三十里是刁村，是土官治理的上林县的辖境，枯榕江由此流入右江。又走三十里是上林土县县城。向武州西南三十里上英峒境内有个吉祥洞，前后透亮，溪水流过洞中，是韦守的居住地。再向东南二十里有个定稳村，有山洞非常奇特深邃，都有石丸、荔枝盆。〕

十三日　同韦守老并肩骑马去百感岩。先经过琅山东面，回头望见东面有高悬的梯子，是新近绑了去登岩洞的梯子。出了百感岩，越过横架的栈道，未下梯子，有条岔道向东沿山崖延伸。有岩洞在百感岩东边，因天晚来不及上登。

十四日　韦守老再次相约去游琅山岩。我早早吃过饭，立即先行，出了州城向北走半里，找到大溪，此溪就是枯榕江。随它的支流向东去游琅山岩。游完后，韦守老还未到，我再去百感岩，游东边的上洞。又从百感岩的大洞内摸黑穿到洞北，下到百感村。矮个子僧人净虚拿酒来迎接，于是逆水观赏了水洞。外边水深不能进去，约好明天绑木筏进去。于是走一里，向东北走过桥，由百感外村向东南越岭，二里，往南走上东来的大路。向西一里，走入隘门，路过红石崖下，它北面的石山上有洞向南，十分空阔。在月光下向西行，共五里，返回驿站客馆。

十五日　早晨起床，拂晓冷中午暖和，天气格外晴朗明丽。饭后仍去百感岩。路过琅山岩未上去，向东渡过南曲的小溪，沿向东的溪流走，有岩洞在路北，它下面就是向东分出的中间的溪流流进

去的洞穴。听矮个子僧人来说:"村民未得到州里的命令,不敢绑木筏。"劝阻我转回去。于是仍来到琅山岩的东北方,观赏枯榕江、三分水。北面是龙行村。由村子的西南方渡到溪北,越过村东,沿分出来的北溪向东走入山隘。往东北共行五里,溪水向东捣入山下的洞穴中。洞穴上的山崖上有洞,洞口都是向西,洞中非常温暖,有白丹丸。返回驿站,又进州衙见黄君下棋。入夜后,拿出小荔枝盆、石丸四个,都是天然而成的。

十六日　黄君命人相送去游水洞。

十七日　黄君拿手镯相送。

【原文】

十八日　天色明丽,待夫,上午始行。周文韬、梁心谷与茂林师远送,订后期而别。东过红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崆峒,惜不及登。直东即出东隘,可五十里至旧州,又三十里为刁村,又三十里为土上林县。余从镇远道,乃从此南入山,土石相间而出。五里,南逾一石山脊,亦置隘门,是名㟃腋。下岭东南行,山夹间始有田畴。又五里,得一聚落曰邓村[①],换夫。又东入山峡,过一脊,换夫于路。其处村在山北,呼之而出。又二里,饭于嗪村。村人以虫为"嗪",形如长身蟋蟀,而首有二眼,光如蜻蜓,亦一异也。又东南行山峡间,三里,换夫于北麓。又东南半里,渡小溪。半里,复上土山,其岭甚峻。半里登其巅,日已暮矣。东南下山一里,抵其坞。又暗行半里,抵一村。时顾奴候夫,后久而始至。得夫,又秉炬行。又东南下,渡一小溪,复南循水上山峡间,时闻水声潺潺,不可睹也。共五里而宿于下宁峒之

峒槽村。问上宁峒，已在其西上流。是日约行三十里。

自十一月初三至向武，十八日起行，共十六日。向武石峰，其洞甚多，余所游者七：为百感洞，又东洞，又下洞，又后岩水洞；为琅山洞，又下洞；为龙巷东北江流所入之上洞。其过而未登者三：为琅山东北二里，中江坠穴之上，高岸南向洞；又为琅山东南二里，南江所绕独峰之上西南向洞；又为州东北巨峰南向洞，洞在红崖峰北。其闻而未至者二：为吉祥，在西南四十里，韦守老所居。洞前后通明，溪流其间。为定稔，土音丰辇[②]，在东南三十里。二洞又最以奇著者也。共十二洞云。所游之最奇者，百感雄邃宏丽，琅山层叠透漏，百感东洞曲折窈窕，百感水洞杳渺幽閟，各擅其胜，而百感为巨擘矣。

枯榕江即州北大溪，自向武西南境东流，自北岸寨抵向武北龙巷村之前。其东有石峰一枝，东西如屏横列。江当其西垂，分而为三：北枝东循峰北入峡，为正派；中枝东循峰南，停而大，为中江；南枝东南流田塍间，小而急，为南江。入峡者东北转五里，山势四逼，遂东捣石崖穴中，势若奔马齐驱。下坂，入山而东，经百感岩，北透其下，为水洞者也。循山南者，东行二里，忽下坠土穴，此派经流独短。亦北注石山而一，想亦潜通百感者也。南行塍间者，东绕平畴中两独峰之南，又东抵隘门岭西麓，折而北，直趋百感东洞之

下，稍东入峡，亦下坠土穴，而北入百感。三流分于横列石峰之西，隔山岐壑，而均倾地穴，又均复合于百感一岩之中，而北出为大溪，始东北流峡去，经土上林之刁村而入右江。百感岩北，有村曰百感村。村东南向，庐舍之下有小流三派，从石穴溢而成渠，大溪自百感岩出，即与之合流。始知此山其中皆空，水无不出入旁通也。

百感岩在向武州东北七里。其西南即分水横列之山，中江之水所由入者；其东南即隘门岭之山，北迤而屏于东，南江之水所由折而北入者；其西北即此山之背，环为龙巷东入之内坞，北江之水所由捣而下者；其东北即此山后门，绕而为百感村，众江既潜合于中，所由北出者。此山外之四面也。而其岩则中辟于山之半，南通二门皆隘：一为前门，一为偏穴。北通一门甚拓，而北面层峦阻闷，不通人间。自州来，必从南门入，故巨者反居后，而隘者为前。前门在重崖之上，其门南向。初抵山下，东北攀级以上，仰见削崖，高数百仞，其上杙木横栈，缘崖架空，如带围腰，东与云气同其蜿蜒。既而西上危梯三十级，达崖之半，有坪一掌，石窍氤氲，然裂而深。由其东缘崖端石级而左，为东洞；由其西践栈而右，为正洞之前门。栈阔二尺，长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外无纤窦片痕，而虬枝古干，间有斜骞于外，倒悬于上者，辄就之横木为杙。外者藉树杪，内者凿石壁，复以长木架其上为梁，而

削短枝横铺之，又就垂藤以络于外。人践其上，内削壁而外悬枝，上倒崖而下绝壑，飞百尺之浮桴，俯千仞而无底，亦极奇极险矣。栈西尽，又北上悬梯十余级，入洞前门。门南向，其穴高三尺五寸，阔二尺，仅容伛偻入。下丈许，中平，而石柱四环如一室，旁多纤穴，容光外烁，宿火种于中。爇炬由西北隙下，则窅然深陷。此乃洞之由明而暗处也。下处悬梯三十级，其底开夹而北，仰眺高峻。梯之下，有小穴伏壁根。土人云："透而南出，亦有明室一围，南向。"则前门之下层，当悬栈之下者也。由夹北入，路西有穴平坠如井，其深不测。又入其西壁下，有洼穴斜倾西坠。土人云："深入下通水穴，可以取水。"然流沙圮泻，不能着足也。西壁上有奥室围环中拓，若悬琉璃灯一盏，乃禅室之最闷者。出由其东，又北过一隘，下悬梯三十级，其底甚平旷，石纹粼粼，俱作荔枝盆。其西悬乳萎蕤[3]，攀隙而入，如穿云叶。稍北转而西上，望见微光前透甚遥，蹑沙坂从之，透隘门西出，则赫然大观，如龙宫鹅阙[4]，又南北高穹，光景陆离，耳目闪烁矣。此乃洞之由暗而明处也。其洞内抵西南通偏门，外抵东北通后门，长四十丈，阔十余丈，高二十余丈。其上倒垂之柱，千条万缕，纷纭莫有纪极；其两旁飞驾之悬台，剜空之卷室，列柱穿崖之榭，排云透夹之门，下下层叠，割其一脔，即可当他山之全鼎[5]。其内多因其高

下架竹为栏，大者十余丈，小者二三丈，俱可憩可眺。由东崖跻隘入西南洞底之上层，其内有编竹架菌而为廪者[⑥]，可置谷千钟焉[⑦]。其上又有龛一围，置金仙于中，而旁小龛曰慈云莲座，乃黄君之母夫人像也。黄母数年前修西方之业于此[⑧]，此其退藏之所；而外所编竹栏，则选佛之场；而廪则黄君储以备不虞者。龛西则偏门之光，自顶射下。此处去后门已遥，而又得斯光相续，遂为不夜之城。攀峻峡西上，透其门颇隘，即偏门也。其门西南向，下临不测，惟见树杪丛丛出叠石间，岨悬嶂绝，不辨其处为前山、后山也。龛既穷，仍由故道下，东北趋后门。其门东北向，高二十丈，门以外则两旁石崖直坠山麓，而为水洞之门；门以内，则洞底中陷，亦直坠山底而通水洞之内。陷处径尺五[⑨]，周围如井。昔人置辘轳于上，引百丈绠下汲，深不啻十倍虎阜。恐人失足，亦编竹护其上，止留二孔以引轴轳，人不敢涉而窥也。井外即门，巨石东西横峙，高于洞内者五尺，若门之阈。由井东践阈，踞门之中，内观洞顶，垂龙舞蛟，神物出没，目眩精摇；外俯洞前，绝壁抟云，重渊破壑，骨仙神耸。此阈内井外峡，下透水门，亦架空之梁，第势极崇峻，无从对瞩耳。阈东透石隘东北下，磴倚绝壁，壁石皆崆峒，木根穿隙缘窍，磴断处，亦横木飞渡。下里半而为百感村。徐子曰：此洞外险中闷，既穿历窅渺，忽仰透崇宏，兼

一山之前后以通奇，汇众流于壑底而不觉，幽明两涵，水陆济美，通之则翻出烟云，塞之则别成天地。西来第一，无以易此。

百感东岩在百感前门之东。由栈东危崖之端，东缘石痕一缕，数十步而得洞。其门亦南向，门以内不甚深，而高爽窈窕，石有五色氤氲之状，诡裂成形。由峡中东入三四丈，转而北，有石中峙。逾隘以进，遂昏黑。其中又南北成峡，深十余丈，底平而上峻；北尽处有巨柱回环，其外遂通明。跻级北上，有窍东透而欹侧，只纳天光，不堪出入也。由窍内转而北，又连辟为二室：一室中通而外障，乃由内北达者；一室北尽而东向，乃临深而揽胜者。先由中通之室入，其西隙旁环，俱可为房为榻。其东之外障，亦多零星之穴，悬光引照焉。北透一峡，达于北室，其前遂虚敞高门。门乃东临绝壁，中有纤笋尖峙于前，北有悬崖倒垂于外，极氤氲之致。其下闻水声潺潺，则南江之水，北转而抵其下入穴者也，然止闻声而不见形焉。其内西壁，亦有群乳环为小龛，下皆编竹架栏，亦昔人栖隐者。此洞小而巧，幽爽兼备，为隐真妙境。第中无滴沥，非由前栈入百感后轴铲取之，则由前梯转觅涧山前，取道其遥矣。

百感下水岩，在百感洞后门之下，百感村之南。百感有内、外两村。山从百感洞分两界，北向回环，下

成深坞，而岩下水透山成江，奔腾曲折而北去。从土上林刁村下右江。村界于其中，源长而土沃，中皆腴产。洞在内村之南二百步，其门东北向，高耸而上，即后门也。水自洞出，前汇为广潭，中溢两崖，石壁倒插水底。从潭中浮筏以入，仰洞顶飘缈若云，孰意乃向之凌跨而下者耶！洞内两壁排空，南向而入，潴水甚深。西壁有木梯悬嵌石间，土人指曰："此即上层轴轳之处。昔侬智高时[10]，有据洞保聚者，兹从下汲。此其遗构也。"东壁石隙中拓，有架庐绝顶，飞缀凭空，而石壁危削虚悬二十丈，无可攀跻。土人曰："此戊午荒歉[11]，土人藏粟储粮以避寇者。须缚梯缀壁以上，兹时平，久不为也。"入十余丈，下壑既穷，上峡悬透，遥眺西南峡窦深入处，高影下射，光采烨烨，而石峻无级可跻，不知所通为山之前、山之右也。下壑石根插入水间，水面无内入之隙，水之所从，由下泛滥而出，则其中众水交合处，犹崆峒内扃，无从问津焉。乃返筏出洞，从门外潭西蹑崖登门左之壁。透峡窍而上，辟岩一围，其门东向，下临前潭，右瞰洞水，前眺对崖之上，旁窦氤氲，可横木跨洞门而渡也。辟岩中广下平，可栖可憩，第门虽展拓，而对崖高屏，曾无日光之及，不免阴森。若跨木以通对崖，则灏灵爽气无不收之矣。此洞阻水通源，缥缈掩映，为神仙奥宫。若夫重峦外阻，日月中扃，即内村已轶桃源，而况窈窕幽阏，若

斯之擅极者乎！

百感前下岩，在百感洞前门之下，路西坑腋间。其门亦南向，高拓如堂皇，中多巨石磊落，其后渐下。盖水涨时，山前之水亦自洞外捣入者，而今无滴沥也。洞东北隅有峡北入，其上透容光，其下嵌重石。累数石而下窥，其底渊然，水涵深窦，而石皆浮缀两崖间，既不能披隙而下，亦不能架空而入，惟倚石内望。西北峡穷处，亦有光内射，其隙长而狭，反照倒影，烨烨浮动，亦不知所通为山之后、山之右也[12]。

龙巷东北坞上洞，在向武州东北七里，即百感之西崖，第路由龙巷村东入，山北转盘旋成坞，枯榕北枝大江分捣其中，崖回坞绝，坠穴东入，而洞临其上，其门西向，左右皆危崖，而下临激湍。原无入路，由其北攀线纹践悬壁以入。上幕云卷，下披芝叠。东进六丈后，忽烘然内暖，若有界其中者。盖其后无旁窦，而气盎不泄也[13]。又三丈，转而北，渐上而隘，又三丈而止。其中悬柱亦多，不及百感之林林总总[14]。而下有丸石如珠，洁白圆整，散布满坡坂间。坡坂之上，其纹皆粼粼如绉縠，如鳞次，纤细匀密，边绕中洼，圆珠多堆嵌纹中，不可计量。余选其晶圆者得数握，为薏苡，为明珠，不能顾人疑也。玉砂洞中甚难得，亦无此洁白。

琅山岩在州北半里，其形正如独秀。始见西向有门三叠，而不知登处反在东峰之半也。余至后，黄君

始命缚梯通栈，盖亦欲择其尤者为静修之地耳。由东麓攀危梯数百级，入其东门，其门豁然高敞。门以内遂分三径。由北窍者，平开一曲，即透北门，直瞰龙巷后北山，大溪西来界其中，抵横裂峰西而三分之，北面峦岚溪翠，远近悉揽。由南窍者，反从洞内折而东出，外复豁然，即东门之侧窍也。第一石屏横断其径，故假内峡中曲出，其内下有深洼，渊坠而底平。由其上循崖又南入峡中，渐上渐隘，有石横跨其上，若飞梁焉。透梁下再上，峡始南尽，东壁旋穴庋空，透窗倒影，西窍高穹曲嵌，复透而南，是为南门。其前正与州东北巨峰为对，若屏之当前，西南不能眺一州烟火，东南不能挹三曲滕流，而不知其下乃通行之峡也。由西直入者，高穹旁拓，十丈以内，侧堰曲房，中辟明扉，若隘门之中堑者。然其上穹盘如庐，当隘处亦上裂成峡，高剧弥甚。透隘门而西，则西辟为堂，光明四溢，以西门最高而敞也。堂左南旋成龛，有片石平庋为榻，有悬石下卷为拓托，皆天成器具也。堂左右分嵌楼龛[15]，圆转无隙，比及前门，则石阈高栏。透窍以出，始俯门下层崖叠穴，危若累棋，浮如飞鹊[16]。盖已出西望第三门之上，而中门在其下矣。坐其上，倒树外垂，环流下涌，平畴乱岫，延纳重重，断壑斜晖，凭临无限，三门中较为最畅矣。夫此一山，圆如卓锥，而其上则中空外透，四面成门，堂皇曲室，夹榭飞甍，靡

所不备。徙倚即殊方，宛转频易向，和风四交，蒸郁不到，洵中天之一柱，兼凌虚之八窗⑰，栖真之最为缥缈，而最近人间者也。惟汲泉须盘梯而上，不使负戴耳。

下洞即在琅山西麓，其门西向，东入三丈余而止。仰其上，则悬岩层穴，又连叠门两重。余初至此，望之不能上达。明日又至，亦不知其上层之中通于东，并不知东之可登也。既而闻黄君命缚梯，既而由其南峡，同韦守老往百感出山之东，回望见梯已蜿蜒垂空，始知上洞须东上，下洞独西入，而中洞则无由陟焉。

【注释】

①邓村：今作下邓，在天等县北境，向都稍东南。

②丰犨："丰"，原作"豊"，应系"豐"字之误。乾隆本、四库本皆作"风犨洞"，"风"、"丰"同音，可证。

③萎蕤（wěi ruí 委锐阳）：原为草木茂盛枝叶下垂的样子，此处用以形容众多石钟乳悬垂。

④如龙宫鹅阙："鹅"，沪本作"峨"。

⑤鼎（dǐng 顶）：古代煮东西的青铜器，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四足的。

⑥菌（jùn 郡）：通"箘"，一种竹的名称。

⑦钟（zhōng）：古量单位。大小有变化，一般是十釜为一钟，合六斛四斗。

⑧修西方之业：拜佛，求往升西方净土。

⑨陷处径尺五："尺五"，乾隆本、四库本作"一丈五尺"。

⑩侬智高：生卒年不详，宋羁縻广源州的壮族首领，属广南西路邕州（今南宁市）所辖。庆历元年（1041），势力扩展到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县东部），建立"大历国"政权。后以交趾进犯，徙安德州（今靖西县西隅的安德）建立"南天

国”政权。皇祐四年(1052)起兵反宋,陷邕州,自立为“仁惠皇帝”,并沿江而下,破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诸州,围广州五十七日不下,再北上至全州,受挫反回邕州。皇祐五年(1053),宋遣大将狄青征讨,侬智高兵败于昆仑关归仁铺,以后退走大理。至今在云南文山州还能听到有关狄青征侬智高的传说。

⑪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⑫亦不知所通为山之后、山之右也:“后”,乾隆本、四库本作“前”。

⑬盎(àng):充盈。

⑭林林总总:众多的样子。

⑮堂左右分嵌楼龛:原作“堂石北嵌戍楼”,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鹢(yì 益):古书中常提到的一种水鸟,形状象鹭鹚,能高飞。

⑰中天:天之中,天顶。 凌(líng)虚:高入天空。

【译文】

十八日 天色明朗艳丽,等待派夫,上午才上路。周文韬、梁心谷与茂林禅师远道相送,约定日后相见便告别了。向东经过红石崖下。它北面的石山上有洞向南,十分空阔,可惜来不及登。正东马上走出东隘,大约五十里到旧州,再三十里是刁村,再三十里是土官所辖的上林县。我从去镇远州的路走,于是从此处向南入山,土山石山相间而出。五里,往南越过一条石山山脊,也设了隘门,这里名叫岖腋。下岭后往东南行,山峡间开始有田地。又走五里,走到一个村落叫邓村,换夫。又向东走入山峡,过了一条山脊,在路上换了夫。此处村子在山北面,把脚夫呼唤出来。又是二里,在嗦村吃饭。〔村里人把虫子叫做“嗦”,形状如长身子的蟋蟀,头上有两只眼,光彩如蜻蜓,也是一种奇特的虫子。〕又向东南走在山峡间,三里,在北麓换夫。又向东南行半里,渡过小溪。半里,再上登土山,此岭十分陡峻。半里登上岭头,天已黑了。向东南下山一里,抵达山坞。又在黑暗中前行半里,走到一个村庄。此时顾奴等候脚夫,在后面很久才来到。得到脚夫后,又举着火把前行。又向东南下走,

渡过一条小溪，再向南沿溪水上行到山峡间，时时听见水声潺潺，但看不见。共走五里便住宿在下宁峒的峒槽村。〔询问上宁峒，已在这里西面的上游。这一天约走了三十里。〕

从十一月初三到向武，十八日起程，共十六天。向武的石峰上岩洞很多，我所游的洞有七个：是百感洞，又有东洞，又有下洞，又有后洞的水洞；是琅山洞，又有下洞；是龙巷村东北江流流入之处的上洞。经过但未上登的洞有三个：一是琅山东北二里，中江坠入的洞穴的上面，在高岸上向南的洞；又一个是琅山东南二里，南江绕过的独立山峰之上面向西南方的洞；又一个是州城东北巨大山峰上向南的洞，洞在红崖峰北面。听说却未到的洞有两个：一是吉祥洞，〔在州城西南四十里，韦守老居住的地方。洞前后透亮，溪水流贯洞中。〕一是定稔洞，〔土语叫丰辇，在州城东南三十里。〕这两个洞又最是以奇丽著称的洞。共有十二个洞。游过的洞最奇丽的，百感岩雄伟深邃，宏大壮丽，琅山岩层层叠叠透亮漏风，百感岩东洞曲曲折折窈窕幽深，百感岩水洞杳渺幽深，各自显出优美之处，而百感岩居于首位。

枯榕江就是州城北面的大溪，自向武州的西南境向东流，从北岸寨流到向武州北面龙巷村的前方。村东有一支石峰，由东到西如屏风样横列着。江流正当石峰的西垂，分为三条水流：北面的支流向东沿石峰北麓流入山峡，是主流；中间的支流向东沿石峰南麓流，江水滞缓而水势大，是中江；南面的支流向东南流入田野间，水势小而急，是南江。流入峡中的向东北流转五里，山势四面紧逼，于是向东冲捣进石崖下的洞穴中，气势如奔马并驾齐驱。下了山坡，流入山中往东去，流经百感岩，向北穿流过山下，就是水洞了。沿山南面流去的，向东流二里，忽然下坠到土穴中，〔唯独这条支流流经的路线很短。〕也是向北流注到同一座石山下，推想也是潜通百感岩的水流。

向南流经田野间的，往东绕过平旷原野中两座独立山峰的南边，又向东流到隘门岭的西麓，折向北，直奔百感岩东洞之下，稍往东流入山峡，也是下泻到土穴中，而后向北流入百感岩。三条支流在横列石峰的西面分流，隔着山，被壑谷岔开，但都倾注入地下的洞穴中，又都再次在百感岩一个岩洞之中合流，而后向北流出去形成大溪，这才向东北流经峡中而去，经过上林土县的刁村而流入右江。〔百感岩北边，有个村庄叫百感村。村子朝向东南，农舍之下有三条小水流，从石穴中溢出形成渠水，大溪从百感岩中流出，立即与渠水合流。这才明白此山山中都是空的，水无处不出入旁通。〕

百感岩在向武州城东北七里处。它西南就是横向排列江水分流的山，是中江的江水由此处流进去的地方；它东南就是隘门岭所在之山，向北逶迤而去如像屏风样排列在东方，是南江的水经过折向北流入的地方；它西北就是此山的背后，环绕成龙巷村向东深入到里面的山坞，是北江的江水由此冲捣而下的地方；它的东北就是此山后面的山口，绕过去便是百感村，是众江在岩洞中潜流会合后，经由北面流出去的地方。这是山外四面的情况。而这个岩洞则是裂开在半山腰中，南边通着的两个洞口都很窄：一个是前洞口，一个是偏洞。北边通着的一个洞口十分宽阔，但北面层层山峦阻塞，没有人烟。自州城来，必得从南面的洞口进去，所以大的洞口反而在后面，而窄的是前洞口。前洞口在重重山崖之上，洞口向南。刚到山下时，向东北攀石阶上登，仰面见笔直的山崖，高有数百仞，悬崖上横插木桩修为栈道，沿着山崖架空，如腰带围在山腰上，向东与云气一同蜿蜒而去。随即向西上登高梯三十级，到达悬崖的半中腰，有手掌大的一块平地，石窍烟云弥漫，然而裂得很深。由这里的东面沿悬崖外侧的石阶往左走，是东洞；由这里的西边踩着栈道向右走，是正洞的前洞口。栈道宽二尺，长有

六七丈，石崖上下陡削壁立，表面没有丝毫孔洞和一片石痕，可盘曲的树枝古树的树干，间或有斜举在外的，倒悬在上方的，便就势把它作为横架木头的木桩。外侧借助于树梢，内侧凿穿石壁，再用长木头架在壁上作为横梁，而后削短树枝横铺在架子上，又就着下垂的藤条用来编织在外。人踩在栈道上，里面是陡削的石壁而外边是悬垂的枝条，上方倒卧着悬崖而下临绝谷，似飞空百尺飘浮着的木筏，俯身千仞而无底，也是极奇异极险要的了。栈道在西边到了尽头，又向北上了十多级高悬的梯子，走入前洞口。洞口向南，洞穴高三尺五寸，宽二尺，仅容得下弯腰进去。下去一丈左右，中间平坦，而石柱四周环绕如像一个石室，四旁有很多细小的孔洞，光芒在外面闪烁，在里面原来留有火种。点燃火把由西北的缝隙中下走，感到杳渺深陷。这里是洞中由亮处通到暗处的地方。下走之处悬有梯子三十级，洞底分开一条峡谷向北去，仰眺过去又高又陡峻。梯子的下边，有个小穴伏在石壁根部。本地人说："向南钻出去，也有一个明亮的圆形石室，面向南。"就是前洞口的下层，应当就是高悬的栈道之下的洞穴了。由峡谷向北进去，路西有个石穴在平地上像井一样陷下去，洞深不可测。又进到它西面的石壁下，有个洼穴向西倾斜下陷。本地人说："深入进去下面通到水洞，可以取水。"但是流动的沙土倒塌下泻，不能落脚。西面石壁上有一个深室，围成环状，洞中扩开，好像一盏琉璃灯，是禅室中最隐密的地方。由它东边出去，又向北过了一处隘口，下了三十级高悬的梯子，那底下十分平坦空旷，石纹如粼粼的水波，全是荔枝盆。它西面悬垂的石钟乳纷纭众多，攀着缝隙进去，如穿越在云层叶片之间。稍向北转往西上走，望见前方有微弱的亮光从十分遥远的地方透进来，踏着沙坡赶到那里去，穿过隘口向西出去，便突然呈现出壮丽的景观，如龙宫和巍峨的宫阙，又呈南北向高大穹隆，光怪陆离，耳目

闪烁。这是洞中由暗转明之处。此洞里面抵达西南通到偏洞口，外边抵达东北通到后洞口，长四十丈，宽十多丈，高二十多丈。顶上倒垂的石柱，千条万缕，纷纭繁多没有办法计出它的极限；洞两旁飞架高悬的平台，剜空卷曲的石室，石柱排列穿透崖壁的台榭，推开云层穿透峡谷的门洞，上上下下，层层叠叠，随便取下一点，都是其他山上的美景。洞内大多凭借高低的地势用竹子架为围栏，大的有十多丈，小的二三丈，全都可以歇息可以凭眺。由东面的石崖登隘口走入西南洞底的上层，那里面有用竹子编架为谷仓的，可以放置千钟稻谷。那上边又有一个圆形石龛，在正中放了佛像，而旁边的小石龛叫做慈云莲座，是黄君母亲的塑像。黄君的母亲几年前在此修道拜佛，这里是她退身隐藏的场所；而外边竹子编成的围栏，便是开堂设戒诵佛的场所；而谷仓则是黄君储粮以备不测用的。石龛西边就见偏洞口的光芒，从洞顶射下来。此处距后洞口已很远，并又得到这里的亮光相续，终于成为不夜之城。攀着陡峻的峡谷向西上登，穿过的洞口非常狭窄，就是偏洞口了。洞口朝向西南，下测不测之渊，唯见一丛丛树梢重叠出现在石壁间，石崖高悬山峰断绝，辨不出此处是前山还是后山。石龛完后，仍由原路下走，向东北赶到后洞口。洞口朝向东北，高二十丈，洞口以外就见两旁石崖笔直下坠到山麓，便成为水洞的洞口；洞口以内，洞底就向中央下陷，也是一直下坠到山的底部而通向水洞之内。下陷处直径一尺五，周围如水井。从前有人在上面安设了辘轳，引百丈长的井绳下去汲水，深处不止虎阜的十倍。担心有人失足，也编有竹栏护在上面，只留下两个孔引轴轳，人不敢走过去窥视。井外就是洞口，巨石在东西横峙，高过洞内之处有五尺，好似门槛。由井东侧踏上门槛，坐在门洞之中，向内观看洞顶，垂龙舞蛟，神龙出没，目眩神动；向外俯瞰洞前，绝壁上云雾盘旋，重重深渊裂成壑谷，身入仙景神魄悚

然。这是门槛内井外的峡谷，下通到水洞洞口，也有架空的桥梁，只是地势极其高峻，无法正面注视而已。从门槛东侧穿过石隘向东北下去，石磴紧靠绝壁，石壁上都是空洞，树根沿着石窍穿过缝隙，石磴断绝之处，也是横架木头飞渡过去。下走一里半便是百感村。徐子说：此洞外边险要洞中幽深，穿过杳渺之境后，忽然仰面透进高大宏伟的景观，兼有一山前后的全部奇景，在壑谷底汇合众流却不能察觉，包容了幽深与明亮两种景致，水陆之美兼收，打通它便翻身出到烟云之上，把它堵塞起来就另成一番天地。是我西游以来的第一优美之处，没有地方能取代此处。

百感岩东洞在百感岩前洞口的东面。由栈道东面危崖的外侧，向东沿一缕石痕，走数十步便找到洞。洞口也是向南，洞口以内不怎么深，可高大清朗幽深，岩石有五色氤氲之状，裂成奇异的形状。由峡中向东走进去三四丈，转向北，有岩石屹立在中央。穿过窄处进去，便昏黑下来。其中又有成南北向的峡谷，深十多丈，底下平坦而上面陡峻；北边的尽头处有巨大的石柱环绕，石柱外便通到明亮之处。登石阶向北上走，有石窍在东面倾斜地穿通出去，只纳入天光，不能出入。由石窍内转向北，又接连开启为两个石室：一个石室中间相通外边阻断，是由洞内通向北边的地方；一个石室北面的尽头处面向东方，是下临深渊揽胜之处。先由中间相通的石室进去，它西边的缝隙从旁侧环绕，都可作为房间作为卧床。它东面与外边阻隔之处，也有许多零星的洞穴，高悬着，引进光照来。向北穿过一峡，到达北室，它前方便虚敞为高大的洞口。洞口东临绝壁，洞中有纤细的石笋尖尖耸立在前边，北面有悬崖倒垂在外，极尽云烟氤氲的景致。它下边可听见水声潺潺，是南江的江水，转向北后流抵山下进入洞穴之处，但只听见水声却不见形迹。洞内西侧石壁上，也有成群的石钟乳环结成小龛，下边用竹子

编架为围栏，也是前人隐居之处。此洞小而巧，幽明兼备，是隐居修真的妙境。只是洞中无水，非得由前边的栈道进入百感岩后面的辘轳去取水，或者由前面的梯子转到山前去找山涧，取水的路极其遥远。

百感岩下的水洞，在百感岩后洞口之下，百感村之南。百感村有内、外两村。山从百感岩分为两列，向北回绕，下面形成深坞，而岩洞下的水穿过山汇成大江，向北奔腾曲折流去。〔从上林土县的刁村下流进右江。〕村子隔在坞中，源远流长而土地肥沃，盛产谷物瓜果。洞在内村之南二百步处，洞口向东北，高耸在上的，就是后洞口了。水自洞中流出，在洞前汇成宽广的深潭，在中间溢到两侧的山崖下，石壁倒插进水底。坐上木筏从潭中进去，仰望洞顶好像云雾一样飘缈，谁想得到就是先前凌空横跨而下的地方呢！洞内两侧石壁凌空而起，向南进去，积水非常深。西面石壁有木梯悬嵌在石上，本地人指着说："这就是上层安有辘轳之处。从前侬智高时，有人占据洞中聚众自保的，从这里往下汲水。这就是他们遗下的建造物了。"东面石壁上的石缝从中扩开，有人在绝顶架起了房屋，飞缀凭临在高空，但石壁险峻陡削悬在虚空二十丈，不能攀登。本地人说："这是戊午年饥荒时，当地人用来储藏粮食躲避盗贼的地方。必须绑梯子悬挂在石壁上才能上去，此时太平，很久不用了。"进去十多丈，壑谷就走完了，只见悬崖高耸，远眺西南方峡洞深入之处，高处的光影下射，光彩闪烁灿烂，可石崖陡峻无石阶可登，不知所通之处是山前还是山右了。下边壑谷中石根插入水中，表面上没有进入里面的缝隙，水流经的地方，是由水面下泛滥而出，其中众水交汇之处，可能就锁在空洞里面，无法问津了。于是木筏返回出洞，从洞口外水潭西边踏着石崖上登洞口左边的石壁。穿过峡洞上去，辟开一个圆形岩洞，洞口向东，下临前边的深潭，右边俯瞰洞中之水，向前眺望

对面山崖之上，旁洞云气氤氲，可用木头横跨洞口飞渡过去。辟开的岩洞中间宽底下平，可以栖身可以停息，但是洞口虽宽阔，却被对面的山崖高高遮挡住，阳光不能射到，不免阴森森的。如果跨木桥通到对面的山崖去，那么水势浩渺的灵妙之境与明朗开阔的景色就无不兼收了。此洞被水所阻，水源相通，水势缥缈，互相掩映，是神仙的深宫。至于说到外边阻隔着重重山峦，日月中锁，即使是内村也已超过世外桃源，何况是窈窕幽深，像这里那样独擅其极的地方呢！

百感岩前的下洞，在百感岩前洞口之下，路西深坑的肘腋之间。洞口也是向南，高高拓开如同大厅，洞中有很多杂乱堆积的巨石，洞后部渐渐下洼。大概是水涨时，山前的水也是从洞外冲入洞中，但今天没有滴水了。洞东北角有峡向北进去，峡上透进明亮的光辉，下面嵌着重叠岩石。垒起几块岩石往下窥视，洞底非常深，水涵在深洞中，而岩石都浮出水面悬缀在两侧崖壁间，既不能穿过裂缝下去，也不能凌空而入，只能靠着岩石向内远望。西北方峡谷到头之处，也有亮光内射，那裂缝又长又窄，倒影反照，闪烁浮动，也不知所通之处是山后还是山右了。

龙巷村东北山坞中的上洞，在向武州城东北七里，就是百感岩西面的山崖，但是道路由龙巷村往东进去，山向北转盘绕成山坞，枯榕江在北面分流，大江分流捣入坞中，山崖回绕山坞断绝，向东坠入洞穴中，而岩洞高临在它上方，洞口向西，左右都是危崖，而下临湍急的水流。原来没有入洞的路，从洞北面攀着线一样的石纹踏着悬空的石壁进去。上边岩石如帏幕云朵样飞卷，下边分开如重叠的灵芝。向东前进六丈后，忽然洞内一下暖和起来，好像有东西隔在洞中的样子。原来是洞后部无旁洞，而空气充盈洞中不外泄形成的。又走三丈，转向北，渐渐上去便窄起来，又走三丈就断了。洞中悬垂的石柱也很

多，但不及百感岩纷纭众多。而地下有如珠子一样的石丸，洁白圆整，散布在满洞坡之间。斜坡表面上，粼粼的石纹都好像簇聚在一起的绉纹，如鱼鳞一样依次排列，纤细均匀密布，边沿围绕中间下洼，圆珠大多堆嵌在石纹中，不可计数。我挑选其中晶莹圆滑的得到几把，如薏仁米，似明珠，不管别人怀疑不怀疑了。〔在玉砂洞中也非常难得到如此洁白的石珠。〕

琅山岩在州城北半里，山形正如独秀峰。开始时见向西处有三层洞口，却不知上登之处反而在山峰东面的半腰上。我到州城后，黄君才命令绑梯子修通栈道，大概也是想选择其中特异之处作为他静修之地罢了。由东麓攀危梯数百级，进入它的东洞口，洞口豁然高敞。洞口以内就分为三条路。由北洞进去的，开有一处平坦的弯道，马上通到北洞口，直接俯瞰龙巷村后的北山，大溪自西面流来隔在其中，抵达横向裂开的山峰西头便一分为三，北面山峦雾气缭绕溪水翠绿，远近尽揽。由南洞进去的，反而从洞内折向东出来，外边重又豁然开阔，就是东洞口的侧洞了。第一道石屏风横断了这条路，所以借路从里面的峡中曲折而出，洞内下边有深洼，深坠下去但底下平坦。由它上面沿石崖又向南走入峡中，渐渐上走渐渐窄起来，有岩石横跨在峡上，像飞桥一样。钻过桥下再上走，峡谷这才在南边到了尽头，东面壁上旋绕的石穴架在高空，透过石窗光影倒射，西面的石窍高大穹隆，曲折深嵌，再钻向南，这是南洞口。它前方正与州城东北的巨大山峰相对，像屏风一样挡在前方，向西南不能眺望一州的烟火，往东南不见三江弯曲处和田野，不知山下就是可通行的峡谷了。由西面一直进去的，高大穹隆四旁开阔，十丈以内，侧卧着深隐的石室，中间辟有明亮的门扉，好像隘门深陷在中央的样子。然而它上方穹隆盘结如像房屋，正当隘口之处也向上裂成峡谷，更加高峻。穿过隘门往西走，就见西面辟为大堂，光明四溢，以西洞口最高最宽敞了。大

堂左侧向南旋绕成石龛，有石片平架为卧床，有悬垂的岩石向下卷起成为拓碑用的托子，都是天然形成的器具。大堂左右分别嵌有楼阁石龛，圆圆环绕没有缝隙，等到走到前面洞口时，就见石门槛高高栏住。钻过石窍出去，这才俯身看到洞口下方山崖洞穴层层叠叠，危险之势如同累起来的棋子，浮在高空如像飞空的鹢鸟。原来是出到望着西方的第三层洞口之上，而中层的洞口在它下边了。坐在洞上，外面树枝倒垂，环绕的江流在山下腾涌，平旷的田野中山峰零乱，重重叠叠，壑谷断绝，斜阳余晖，凭临无限空间，三个洞口中比起来这个最畅通了。这一座山，圆如卓立的锥子，可山上却中间空空外边相通，四面成为洞口，宽敞的殿堂，幽深的内室，夹层的台榭，飞卷的屋脊，无所不备。往返徘徊马上方位不同，弯弯曲曲频繁变换方向，和风四面交聚，不感到蒸热郁闷，确实是顶天的一根柱子，兼有凌空的八面天窗，是隐居修真最为缥缈而又最接近人间的地方了。唯有汲取泉水必须绕着梯子上登，不能肩挑背扛而已。

下洞就在琅山的西麓，洞口向西，向东走进去三丈便断了。仰望顶上，就见层层洞穴高悬，又一连重叠着两层洞口。我初到此处时，望见洞口不能上达。第二天又来到，也不知它上层的洞中通到东面，且不知东面可以上登。随后听说黄君命令绑梯子，不久由山南的峡谷，同韦守老前往百感岩出到山的东面，回头望见梯子已蜿蜿蜒蜒垂在高空，这才知道上洞必须由东面上去，下洞唯独由西面进去，但中洞却无法上登了。

【原文】

十九日　晓起，有云。晨餐后，半里过宁墟。从南峡去，抵天灯墟，闻有营怀洞，乃龙英分界，为左、右二江脊。

东折入山坞一里，北入峡一里，逾小脊北下。随山东转，又二里，南那村换夫。东北行二里，东逾一岭，曰石房岭。下岭而东，又二里，至石房村换夫。又东二里，复上山半里，过一岭脊。脊不高，其北水从东北坠，其南水从南流，是为向武、镇远分界，而左、右江亦以此分焉。随流南下一里，大路自西来合，遂东转循老山之南，东逾平峡一里，大道直东去，又从岐随水东南下一里半，四山环坞一围，曰龙那村[①]，已镇远属矣。初至村，遥见屋角黄花灿烂，以为菊，疑无此盛，逼视之，乃细花丛丛，不知其名。又见白梅一树，折之，固李也。黄英白李，错红霜叶中，亦仲冬一奇景。饭而行，北逾岭而下，共一里，又行峡中半里，与西来大道合。于是随水形东行山峡间，五里，水形东北去，路东南上山。半里，又从岐南逾一岭，共一里而下，得南峒村。村人顽甚，候夫不即至，薄暮始发。其峒四山连脊，中洼为池，池上有穴，东面溢水穿山腹东出，池西乃居人聚庐所托也。东逾岭而下，共一里，东向行山坞间。八里，过一村，又东与石山遇。循其南崖，崖上石窦历乱，俱可入，崖下累石属南山，傍崖设隘门以入，于是南北两石山复峥峥屏立矣。又东一里为镇远州[②]，宿于州东之铺舍。州官名赵人伟。

州宅西南向。其地属太平府，在太平府东北二百里。西南一日至全茗[③]，又经养利而达府。西北为向武界，十八里。东北为结伦界，十六里。东为结安界[④]，西南为全茗界。州前流甚细，南入山峡，据土人言，乃东北至

结伦，北入右江者。由此言之，是两江界脊西自镇安、都康，经天灯墟，龙英之北，向武之南，二州分界。东径全茗、永康、罗阳诸地而抵合江镇[⑤]。昨所过石房村东南之脊，乃北走分支，其南下之水，尚非入左江者也。

【注释】

①龙那村：乾隆本、四库本作“龙濑村”。

②镇远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北境的镇远。

③全茗：原作“上茗”，据《明史·地理志》改。下同。

④结安：原作“佶安”。《明史·地理志》作“结安”，十二月初五日记亦作“结安”，据改，下同。结安：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东北境、进结稍南的结安。

⑤永康：明为县，治所在今扶绥县北境的旧县。万历二十八年(1600)升为州，仍隶太平府，治所南迁至今扶绥县北境的中东。 罗阳：明为县，隶太平府，治所在今扶绥县北 、中东稍南的南哨附近。

【译文】

十九日 拂晓起床，有云。早餐后，半里走过宁墟。从南面山峡去，到达天灯墟，听说有个营怀洞，是龙英州的分界，为左、右二江分流的山脊。向东折入山坞走一里，向北走入山峡一里，越过小山脊向北下去。顺着山往东转，又走二里，在南那村换夫。往东北行二里，向东越过一座岭，叫做石房岭。下岭往东行，又二里，到石房村换夫。又向东二里，再上山走半里，越过一道岭脊。岭脊不高，脊北有水流从东北方下坠，脊南有水流往南流，这是向武州、镇远州的分界处，而且左江、右江也从此脊分流。顺水流向南下走一里，大路从西边前来会合，于是转向东沿老山的南麓，往东穿越平缓的山峡一里，大道一直向东去，又从岔路顺水流往东南下行一里半，四面群山环绕成一个环形山坞，叫龙那村，已是镇远州所属了。刚

到村里时，远远望见屋角有灿烂的黄花，以为是菊花，怀疑没有此等盛景，走近细看，是一丛丛的小花，不知它的名字。又见有一树白梅，折下来看，原来是李子花。黄花白李，错落在红霜叶中，也是仲冬季节的一个奇景。吃过饭上路，向北越岭下走，共一里，又行走在峡中半里，与西来的大道相遇。于是顺水势向东行走在山峡间，五里，水势向东北流去，路向东南上山。半里，又从岔路向南越过一岭，共一里后下走，到南峒村。村里人十分刁顽，等待派夫不马上来，傍晚才出发。此峒四面山脊相连，中央下洼为水池，水池上有洞穴，东面溢出的池水穿过山腹向东流出去，水池西面是居民房屋聚居依托之处。往东越过岭下行，共一里，向东行走在山坞间。八里，路过一个村庄，又向东走与石山相遇。沿石山南面的山崖走，山崖上石洞杂乱众多，都可以走进去，山崖下垒砌石块连接到南山，靠近山崖设了隘门以便出入，到这里南北两面的石山又山势峥嵘似屏风样矗立了。又向东走一里是镇远州，住宿在州城东边的驿站客馆中。〔州官名叫赵人伟。〕

州衙宅第朝向西南。此地属太平府，在太平府城东北二百里。〔向西南走一天到全茗州，又经养利州到达府城。〕西北是向武州的地界，〔有十八里。〕东北是结伦州的边界，〔有十六里。〕东面是结安州的分界，西南是全茗州的边界。州城前的水流十分细小，往南流入山峡中，据本地人说，是向东北流到结伦州，往北流入右江的水流。由此说来，那么两江分界的山脊从西面的镇安府、都康州，延经天灯墟，〔在龙英州的北境、向武州的南部，两州分界处。〕往东经过全茗州、永康县、罗阳县诸地后抵达合江镇。昨天走过的石房村东南的山脊，是向北分出延伸的支脉，山脊南面下流的水流，还不是流入左江的水流。

【原文】

二十日　晨起，小雨霏霏。待夫，而饭后至。乃雨止，而云不开。于是东向转入山峡，半里，循南崖之嘴转而北，循北崖之□共半里，出一隘门，循西山之麓北行二里，山撞而成峒。乃转而东一里，又东出一隘门，即循北山之麓。又东一里上一岭，共一里，逾而下，复东行一里，随小水转而北。其处山峡长开东西两界，中行平畴，山俱深木密藤，不辨土石。共北二里半，渡小水，傍西麓北行。又二里，稍东北，经平畴半里，已复北入峡中。其中水草沮洳，路循西麓，崎嵚而隘。二里，渡峡而东上东岭，一里跻其巅，东下一里，抵其麓。其岭峻甚，西则下土而上石，东则上土而下石，皆极峭削，是为镇远、结伦分界。又东行坞中一里，复稍上而下，共一里，逾小石脊。又东北平行半里，乃直下石崖中，半里，已望见结伦村聚矣。既下，又东行平畴一里，有小水自西南山夹来，又一大溪自南来，二水合而北注，北望土山开拓。乃涉溪而东。是为结伦[①]，止于铺舍。适暮，微雨旋止。州乃大村落，州官冯姓。是日共行二十里。

都康在镇安东南，龙英北，胡润、下雷东，向武西南，乃两江老龙所经，再东即为镇远、结伦。土人时缚行道者转卖交夷，如壮者可卖三十金，老弱者亦不下十金。如结伦诸土州隔远，则展转自近州递卖而去；告当道，仍展转追赎归，亦十不得二三。其例：每掠卖一人，即追讨七人，然不可得。土州争杀，每每以此。

结伦在向武东南，都结西南[2]，土上林在其北，结安在其南。其水自西南龙英山穴中流出，北流经结安，又北至结伦，绕州宅前，复东北入山穴，出土上林而入右江。疑即志所称泓渰江。从结伦东北入石穴，出向武境、土上林，与枯榕俱入右江者。

二十一日 浓云密布而无雾。候夫未至。饭后散步东阜，得古梅一株，花蕊明密，幽香袭人。徘徊其下不能去，折奇枝二，皆虬干珠葩[3]。南望竹崖间一岩岈然，披荆入之，其门北向。由隘窦入，中分二岐，一南向入，一东南下，皆不甚深。还铺舍，觅火炙梅枝。微雨飘扬，拈村醪对之，忘其为天涯岁暮也。

既午雨止，日色熹微，夫始至，复少一名，久之乃得行。从东南盘崖间小岩一里，路循坞而南，度小溪，有岐东向入土山。从坞南行又一里，有岐西南溯大溪，结安、养利大道，为此中入郡者。又正南行一里，折而东入土山之峡。其处西为镇远来所逾，石峰峭聚如林；东为土山，自结伦北南绕而西，遥裹西面石峰；中开大坞，亦自西南转北去。从土峡中东行一里，遂跻土山而上。又一里，逾山之巅，即依岭南行。一里，出南岭之巅，东望盘谷东复有石山遥列，自东北环峙西南矣。东向循岭半行，又一里，转南半里，又东下半里，抵山之麓。遂从坞东南行二里，越一南来小水，又北越一西北来小水，得一村倚东山下，从夫遂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4]，始知其地为旧州，乃结伦旧治，而今已移

于西北大溪之上。两处止隔一土山，相去十里，而州、站乃互相推委。从新州至都结，直东逾山去，今则曲而东南，欲委之旧州也。始，当站者避去，见余縶其夫，一老人乃出而言曰："铺司姓廖，今已他出，余当代为催夫。但都结须一日程，必明日乃可。"候余上架餐饭，余不得已，从之。检行李，失二鸡，乃镇远所送者。仍縶前夫不释。久之，二村人召鸡，释夫去。是日止行十里，遂止旧州⑤。

二十二日　早起，天无雾而云密布。饭后，村人以二鸡至，比前差小。既而夫至，乃行。一里，东北复登土山，四里，俱从土山脊上行。已下一坞，水乃东北行，遂西北复上土山，一里逾脊。又东北行岭上二里，转而西北二里，始与结伦西来路合。乃下山，得一村曰陆廖村⑥，数家之聚在山半。其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縶之，盖其夫复欲委之村人也。度其地止去结伦东十余里，因其委旧州，旧州欲委此村，故展转迂曲。始村人不肯承，所縶夫遍号呼之，其逃者亦走山巅遍呼村人。久之，一人至，邀余登架，以难黍饷而聚夫⑦，余乃释所縶者。日午乃得夫，遂东上。岭头有岐，直北者为果化道⑧，余从东岐循岭南而东向行。半里，遂东北下山，一里而及山坞，有小水自北坞中来，折而东去。渡之复北上岭，一里逾岭北，循之东向行。半里，有岐直东从岭畔去；即都结大道。以就村故，余从东北岐下山。复一里抵山坞，有小水自北来，折而东南去。渡之，复东北逾一小岭，共一里半，前所渡水穿西南山夹来，又一小水从西北山夹

下，共会而东，路遂因之。屡左右渡，凡四渡，共东行三里，又一小水从南坞来合之北去。又东渡之，复上岭，一里，逾岭东下，其水复从北而南。又东渡之，复上山，随之东行一里半，水直东去，路折入东北峡。一里，得数家之聚，曰那印村。夫复委之，其郎头他出，予执一夫縶而候之。时甫下午，天复明霁，所行共二十余里。问去都结尚一日程，而中途无村可歇，须明日早行，即郎头在亦不及去矣。余为怏怏，登架坐而待之。久之郎头返，已薄暮矣。其饷以鲫为供。

二十三日　早雾四塞，即饭而日已东出。促夫至，仍欲从东北坞行。余先问都结道，当东逾岭，窥其意，以都结道远，复将委之有村处也。盖其地先往果化，则有村可代，而东南往都结，无可委之村，故那印夫必不肯东南。久之，一人来劝余，此地东往龙村，名囤龙，亦结伦。（缺）即都结属，但稍迂，多一番换夫耳。余不得已，从之。乃东北入坞中，半里，复与前西南来之水遇，遂循之东向行。二里，下坞中，忽望见北坞石山回耸。又半里，路右东行之水，又与一东南来水会而北去。东向涉之，复上岭，东北一里，逾岭上。又北行岭脊半里，望西北石山与所登土山分条而东，下隔绝壑，有土脊一枝横属其间，前所渡北流之水，竟透脊而入其坞穴中，不从山涧行矣。路既逾岭，循岭上东行三里，过一脊，又平行一里，始东南下。一里半，及坞底，忽见溪水一泓深碧盈涧，随之东下，渐闻潺潺声，想即入脊

之水至此而出也。东行半里，又有小水自东峡而出，溯之行一里，溪四壑转[9]，始见溪田如掌。复随之东南行一里，水穷峡尽，遂东上一里，登岭。平行岭北半里，又东南坦下者半里，过一脊，又东北逾岭半里而上，逾其阴，望东北坞中，开洋成塍。又东北半里，始东向下山，半里，午抵囤龙村[10]。土人承东往果化，不肯北向都结，亦以都结无村代也。饭于郎头家。下午夫至，郎头马姓者告余曰："此地亦属结伦，若往送都结，其径已迂，恐都结村人不承，故本村不敢往；往果化则其村为顺，不敢违耳。"盖其地往都结，尚有一村曰捺村，仍须从所来高岭之脊南向而去。余不得已，仍从之。及升舆，尚少三人，遍入山追之。比至，日已西入山，余有戒心，闻结伦、都结土人不良。竟止不行。是午，土人以鼠肉供，麾却之[11]。易以小鸟如鹌鹑，乃薰干者，炒以供饭。各家所供酒，或烧酒或白浆，皆可食。又有黄酒，色浊味甜，墟中有沽者，各村罕有。是日上午行二十里而已。

二十四日　早起，霁色如洗；及饭，反有雾蒙四山；日出而净如故。及起行，土人复欲走果化，不肯走都结，即迂往其村，亦不肯送。盖与都结有仇杀，恐其执之也。余强之不能，遂复送向那印。盖其正道在旧州，此皆迂曲之程也。遂西南行田陇间，半里，穿石隙登土山西向平上，半里及其巅。又半里，越岭而南，稍下度一脊。又平上半里，复逾颠西下。一里，及坞中，遂循水痕西北行。一里，有小水自北坞来，与东来小水合而西去。又随之西一里，复有小水

自北坞来，与东来之水合而南去。路西上山，直上者一里半，平行岭上者二里，又西向下者一里半，下及坞底。忽有水自南峡来，涵碧深沉，西向去。过坞半里，从北山西上一里，登岭上又一里，稍下，过一脊复上，始依岭北，旋依岭南，俱西向平行岭上，南望高岭，即旧州走都结者。共三里始西南下，一里半而及其坞，则前所过南峡之水，与那印之水东西齐去，而北入石山之穴。截流而西，溯东来之水三里，饭于那印。候夫至下午，不肯由小径向都结，仍返结伦。初由村左西北上山，转西南共一里，登岭上行。西南五里，稍下，度一脊复上，西南行岭上六里，转出南坳。又西南行六里，稍东转，仍向西南，始东见旧州在东南山谷，结伦尖山在西南山谷。又西二里，始下，南渡坞塍，始见塍水出北矣。又南逾山半里，又渡塍逾小山一里，得一村颇大，日已暮。从其南渡一支流，复与南来大溪遇。南越一垅，溯大溪西南行塍间，又一里半至结伦州。州宅无围墙，州官冯姓尚幼。又南渡大溪，宿于权州者家[12]。是日约行四十余里，皆迂路也。

二十五日　凌晨，权州者复送二里，至北村，坐而促夫者竟日，下午始行。即从村东南上山一里，始东北逾岭，旋转东南，绕州后山脊行。六里，少庭脊，复上行岭畔者三里，又稍下。其处深茅没顶，舆人又妄指前山径中多贼阵，余辈遥望不见也。又前下一里，渡脊，始与前往陆廖时所登山径遇，遂东瞰山谷，得旧州村落。又东南下者半里，时

及麓，舆夫遂哄然遁去。时日已薄暮，行李俱弃草莽中。余急趋旧州，又半里下山，又行田塍间一里，抵前发站老人家，已昏黑，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余恐行李为人所攫，遍呼人不得。久之，搜得两妇执之出，谕以无恐，为觅老人父子归，令取行李。既而顾仆先携二囊至，而舆担犹弃暗中。已而前舍有一客户来询[13]，谕令往取，其人复遁去。余追之执于前舍架上，强之下，同顾仆往取。久之，前所遣妇归，云："老人旋至矣。"余令其速炊，而老人犹不至。盖不敢即来见余，亦随顾行后，往负行李也。半晌，乃得俱来。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二十六日　凌晨饭。久之，始有夫两人、马一匹。余叱令往齐各夫。既久，复不至。前客户来告余："此路长，须竟日。早行，兹已不及。明晨早发，今且贳跛者，责令其举夫可也。"余不得已，从之。是日，早有密云，午多日影。即饭，遂东向随溪入石山峡，一里，两石山对束，水与路俱从其中。东入又半里，路分两岐，一东北逾坳，一西南入峡。水随西南转，轰然下坠，然深茅密翳，第闻其声耳。已西南逾坳，则对东西山之后脊也，溪已从中麓坠穴，不复见其形矣。乃转至分岐处，披茅觅溪，欲观所坠处，而溪深茅丛，层转不能得。又出至两峰对束处，渡水陟西峰，又溯之南，茅丛路塞，旋复如溪之北也。乃复从来处度旧路，望见东峰崖下有洞南向，已得小路在莽中，亟披之。其洞门南向，

有石中悬，内不甚扩，有穴分两岐，水入则黑而隘矣。出洞，见其东复有一洞颇宽邃，其门西南向，前有圆石界为二门，右门为大。其内从右入，深十余丈，高约三丈，阔如之，后壁北转渐隘而黑，然中觉穹然甚远，无炬不能从也。其外从左南扩，复分两岐，一东北，一东南，所入皆不深，而明爽剔透，有上下旁穿者。况其两门之内，下俱甚平，上则青石穹覆，盘旋竟尺，圆宕密布无余地⑭。又有黄石倒垂其间，舞蛟悬萼，纹色俱异，有石可击，皆中商吕⑮，此中一奇境也。出洞，仍一里，返站架，日色甚暖，不胜重衣，夜不胜覆絮。是日手疮大发，盖前结伦两次具餐，俱杂母猪肉于中也。

【注释】

①结伦：原作“佶伦”。《明史·地理志》作“结伦”，十一月二十四日记亦作“结伦”，据改。下同。结伦：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东北境的进结，又作镇结。

②都结：“结”原作“给”，《明史·地理志》及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记皆作“结”，据改。下同。

③葩（pā）：花。

④絷（zhí 执）：原为用绳索绊住马足，引申为拘囚。

⑤旧州：今作高州，在天等县东北境，进结稍东南。

⑥陆廖村：今作陆连，在隆安县西北隅。

⑦以难黍饷而聚夫：“难”，疑为“鸡”字之误。

⑧果化：明为州，隶南宁府，治所在今平果县西隅，右江西岸的果化。

⑨溪四壑转：“四”，疑为“回”，因形近而误。

⑩囤龙村：又作龙村，今作隆屯，在隆安县西北隅。

⑪麾（huī）：通“挥”。麾却之：挥手斥退。

⑫权(quán)州者:暂代州官行使职权的人。

⑬客户:从别处来客居该地的人户。

⑭圆宕密布无余地:"宕",四库本同。乾隆本作"石",有误。南方俗称小坑为宕。

⑮商:中国古代通行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商为五音之一。吕:中国古代音乐有十二律制,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其中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总称"六律"、"六吕"。皆中商吕:都能发出优美和谐的声音。

【译文】

二十日　早晨起床,小雨霏霏。等待派夫,可饭后才到。于是雨停了,但云层不开。从这里向东转入山峡,半里,沿南面山崖的山嘴转向北,沿北面山崖的□共走半里,走出一个隘门,沿西山山麓北行二里,山体相撞而成峒。于是转向东一里,又向东走出一个隘门,立即沿北山的山麓走。又向东一里上登一座山岭,共一里,翻越后下走,又往东行一里,随小溪转向北。此处山峡长长地分开成了东西两列山,在中间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山上全是深树密藤,辨不出是土山还是石山。共往北行二里半,渡过小溪,紧靠西麓向北行。又走二里,稍向东北,经平旷的田野走半里,不久又向北走入峡中。峡中满是水草泥沼,路沿西麓走,崎岖而狭窄。二里,越过山峡向东上登东岭,一里登上岭头,往东下走一里,抵达山麓。此岭十分陡峻,西面下边是土而上面是石,东面却上边是土而下面是石,都极其陡峭峻削,这里是镇远州、结伦州的分界处。又向东在山坞中行一里,又稍上走后下走,共一里,越过小石脊。又向东北平缓行半里,于是一直下到石崖中,半里,已望见结伦的村落了。下来后,又向东在平坦的田野中行一里,有小溪自西南山峡中流来,又有一条大溪自南流来,两条水流会合后往北流注,远望北方土山开阔。于是涉到溪流东岸。这是结伦州,停在驿站客馆中。适好天黑,微微下了些雨随即停了。〔州是个大村落,州官姓冯。这一天共走二十

里。〕

都康州在镇安府东南，龙英州北面，胡润寨、下雷州东面，向武州西南，是左、右二江之间山脉主干经过之处，再往东就是镇远州、结伦州。当地人时常绑架行人转卖给交夷，如是壮年人可卖三十两黄金，老弱者也不下十两黄金。如结伦各土州相隔较远，那就辗转从邻州顺次卖出去；向当局控告，再辗转追寻赎买归来，但十人中不到二三人。〔他们的惯例：每掠卖一个人，立即追究七个人，然而不能追得。土州之间相争攻杀，常常因为此事。〕

结伦州在向武州东南，都结州西南，上林土县在它北面，结安州在它南面。这里的水流自西南龙英州的山洞中流出，向北流经结安州，又往北流到结伦州，绕过州衙府第前，再向东北流入山洞中，在上林土县流出后流入右江。〔怀疑就是志书所称的泓济江。从结伦州东北境流入石洞中，流出向武州境内、上林土县，与枯榕江一起流入右江。〕

二十一日　浓云密布而无雾。等候派夫未到。饭后在东面的土山上散步，见到一棵古梅，花蕊明丽浓密，幽香袭人。徘徊在树下不能离去，折下两枝奇特的花枝，都是拳曲的枝干玉珠样的花朵。望见南边竹丛石崖间一个岩洞十分深邃，拨开荆棘走入洞中，洞口向北。由窄洞中进去，从中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向南进去，一个向东南下走，都不怎么深。返回驿站客馆，找火来烤梅枝。细雨飘扬，面对梅枝手捏乡村酿制的浊酒，忘了此时此地是天涯岁末了。

中午后雨停了，天色微亮，脚夫这才来到，又少了一名，很久才得以上路。从东南绕着山崖上的小岩洞走一里，路顺着山坞往南行，渡过小溪，有岔路向东走入土山中。从坞中向南又行一里，有岔路往西南溯大溪而去，是去结安州、养利州的大道，是这一带进府城的路。又向正南行一里，折向东走入土山的峡谷。此处西面是从镇远州来穿越过的地方，石峰峭拔聚集如林；东面是土山，自结伦

州北面往南绕向西，远远裹住西面的石峰；中间是开阔的大山坞，也是从西南转向北去。从土山峡中向东行一里，于是登土山而上。又走一里，越过山顶，立即紧依山岭南走。一里，到达南岭的岭头，往东望去曲折的山谷东边又有石山远远排列，从东北环绕耸立到西南。向东沿山岭半中腰走，又是一里，转向南半里，又往东下行半里，抵达山麓。于是从坞中往东南行二里，越过一条南来的小溪，又向北越过一条从西北来的小溪，见到一个村庄紧靠在东山下，众脚夫便哄然而去。我拉住一人拘押了他，这才了解到此地是旧州，是结伦的旧治所，而现在已迁到西北的大溪之上。两地只隔着一座土山，相距十里，而州里和驿站便互相推诿。从新州到都结州，应一直向东翻山而去，现在却绕到东南来，是想把我推给旧州。起始，主管驿站的人躲避出去，见我拘押了他的脚夫，一位老人才出来讲话说："掌管驿站的人姓廖，今天已出门去别的地方，我当代为催派差夫。但去都结须要一天路程，必得要明天才行了。"又让我上高架的茅屋去吃饭，我不得已，听从了他。检查行李，丢失了两只鸡，〔是镇远州赠送的。〕仍扣押先前那个脚夫不放。很久后，村里两个人去召人找鸡，放脚夫去了。这天只走了十里，便停在旧州。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天上无雾但浓云密布。饭后，村里人拿了两只鸡来，比先前的略小。随后脚夫来到，于是动身。一里，向东北又登土山，四里路，全是在土山脊上行走。不久下到一个山坞中，水流于是向东北流，我就向西北再次上登土山，一里越过山脊。又往东北行走在岭上二里，转向西北二里，这才与结伦州向西来的路会合。于是下山，走到一个村庄叫陆廖村，是个在山腰上有几家人的村落。那些脚夫哄然而去，我拉住一人扣押了他，大概是这些脚夫又想把我推给村里人了。估计此地只离东面的结伦州十多里，因为那些人推给旧州，旧州人想推给此村，所以辗转绕弯子。开始村里人不肯承当派夫，但被押的脚夫遍处呼唤村里人，那些逃走的脚夫也在山头奔走遍叫村里人派夫。很久后，一个人来到，邀请我登

上高架的茅屋，用鸡肉饭食款待并招集脚夫，我于是放了扣押的脚夫。时光到中午才得到脚夫，于是向东上岭。岭头有岔路，一直往北去的是通果化州的路，我从东边的岔道沿岭南向东行。半里，便往东北下山，一里后到达山坞，有小溪从北面山坞中流来，折向东流去。渡过小溪又向北上岭，一里越到岭北，沿山岭向东行。半里，有岔路一直向东从岭畔而去；〔就是去都结州的大道。〕因为要去就近的村子的缘故，我从东北的岔路下山。又走一里抵达山坞，有小溪自北流来，折向东南流去。渡过小溪，再向东北越过一座小岭，共走一里半，前边渡过的溪水穿过西南的山峡流来，又有一条小溪从西北的山峡中下流，共同会合后往东流，路便顺着水流走。屡次渡到左岸渡到右岸，共渡了四次，共往东行三里，又有一条小溪从南面的山坞中流来与它合流后向北流去。又向东渡过溪流，再上岭，一里，越岭向东下走，那溪水又从北流向南。又向东渡过，再上山，顺溪流往东行一里半，溪水一直往东流去，路折进东北的峡中。一里，走到一个几家人的村落，叫那印村。脚夫又推给此村，村中的郎头去别的地方了，我拉住一个脚夫扣押起来等候郎头。此时刚到下午，天重新转晴，所走的路共有二十多里。问知距都结还有一天的路程，可途中无村庄可以停歇，必须明天早晨动身，即使郎头在也来不及前去了。我为此闷闷不乐，登上高架茅屋坐等郎头。很久之后郎头返回来，已是傍晚了。他用鲫鱼作饭食来款待。

二十三日　早晨浓雾四处充塞，吃饭后旭日已在东方升起。催促脚夫来后，仍想从东北的山坞中前行。我事先问知去都结的路，应该向东越岭，窥测他们的意思，因为去都结的路远，又将把我推给有村庄的地方了。原来此地先去果化州，就有村子可以替换，但往东南去都结，没有可以推诿的村子，所以那印村的脚夫必定不肯往东南走。很久后，一人来劝我，从此地向东去龙村，〔名叫囤龙，也是属结伦州。（缺。）〕就是都结州的属地，仅只是稍微绕点弯子，多换一次夫罢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于是向东北走入山坞中，半

里，又与前一天从西南流来的溪水相遇，便沿着溪水向东行。二里，下到坞中，忽然望见北面的山坞石山回绕高耸。又走半里，路右边往东流的溪水，又与一条从东南流来的溪水会合后向北流去。向东涉过溪水，又上岭，往东北行一里，越到岭上。又向北在岭脊上前行半里，远望西北的石山与所登的土山分为条状延向东，下边隔着断绝的壑谷，有一支土山山脊横向连接在其间，先前渡过的向北流的溪水，竟然透过山脊后流入山坞里的洞穴中，不从山涧中流了。路越过岭后，沿着岭上向东行三里，越过一道山脊，又平缓地前行一里，这才向东南下山。一里半，走到坞底，忽然望见一片深碧色的溪水充盈在山涧里，顺着溪水向东下走，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猜想就是流入山脊的溪水到此地流出来了。东行半里，又有小溪自东面峡中流出，溯溪行一里，溪水回绕着壑谷流转，开始见溪畔有如手掌大的田地。再沿溪水向东南行一里，溪水到头峡谷完后，就向东上走一里，登岭。平缓地行走在岭北半里，又往东南平缓地下走半里，越过一条山脊，又向东北越岭半里后登上去，越到岭北，望见东北山坞中，非常开阔，垦为田亩。又往东北行半里，开始向东下山，半里，中午时抵达囤龙村。当地人接受差役向东前去果化州，不肯向北去都结州，也是因为去都结没有村子替换。在郎头家吃了饭。下午脚夫来到时，姓马的郎头告诉我说："此地也属于结伦州，如果送去都结州，那路已绕远了，恐怕都结州所属村子的人不接受，所以本村不敢去；前往果化州那么那一带的村庄驯顺，不敢违抗了。"原来从此地前往都结，还有一个村庄叫搽村，仍须从来时走过的高岭上的山脊向南而去。我不得已，仍听从了他。及登轿时，还少三人，进山中遍处追赶他们。等他们来到时，落日已坠入西山，我有戒备之心，〔听说结伦州、都结州的土人不善良。〕最终停下来不走了。〔这天中午，当地人拿老鼠肉来供餐，挥手斥退了他们。换来如鹌鹑样的小鸟，是薰干的鸟肉，炒来下饭。各家供献的酒，或是烧酒或是白浆，都可以吃。又有一种黄酒，色浑浊酒味甜，集市中有卖的，各

村罕有。这天上午只走了二十里路而已。〕

二十四日　清早起床，天色转晴碧空如洗；到吃饭时，反而有雾蒙在四面群山之上；日出后明净如故。到起身上路时，本地人又想走果化，不肯去都结，即绕道前往他们村子。原来他们与都结互相仇杀，害怕被都结抓住。我不能强迫他们，最终又送向那印村。原来去都结的正道在旧州，这些都是曲折绕道的路程。于是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半里，穿过石缝登土山向西平缓上走，半里到达山顶。又是半里，越岭往南走，稍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平缓上行半里，再越过山头往西下山。一里，到达坞中，于是顺着溪水流淌的痕迹往西北行。一里，有小溪自北面山坞中流来，与东来的小溪合流后往西流去。又顺溪流向西一里，又有小溪从北面山坞中流来，与东来的溪水合流后往南流去。路向西上山，一直上走一里半，平缓地在岭上行二里，又向西下走一里半，下到坞底。忽然有溪水自南面峡中流来，澄碧深沉，向西流去。穿过山坞有半里，从北山向西上登一里，登到岭上又走一里，稍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上走，开始时靠着岭北走，随即靠着岭南走，都是向西平行在岭上，远望南边的高岭，就是由旧州通向都结的地方。共三里才向西南下山，一里半后到达山坞，就见前边走过的南面峡谷中的溪水，与那印村流来的溪水一东一西齐头流去，而后向北流入石山的洞穴中。横渡溪流往西行，溯东来的溪水走三里，在那印村吃饭。等候派夫直到下午，他们不肯由小径去都结，仍返回结伦州。最初由村子左侧向西北上山，转向西南共走一里，登到岭上走。向西南五里，略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上走，向西南在岭上行六里，转出南面的山坳。又往西南行六里，稍向东转，仍走向西南，这才向东望见旧州在东南的山谷里，结伦州所在的尖山在西南的山谷里。又向西二里，开始下山，向南越过坞中的田野，这才见田间的水从北边流出了。又向南翻山半里，又穿过田野翻越小山一里，遇上一个大点的村庄，天色已晚。从村南渡过一条支流，再次与南来的大溪相遇。往南越过一条土垅，溯大

溪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又走一里半到了结伦州。州衙宅第无围墙，州官姓冯还很幼小。又向南渡过大溪，住宿在代理州官的人家里。〔这天约走了四十多里路，都是绕弯子的路。〕

二十五日　凌晨，代理州官的人又送了二里路，来到北村，坐着催促派夫用了一整天，下午才动身。马上从村子向东南上山一里，开始时向东北越岭，随即转向东南，绕到州城后的山脊上行。六里，在脊上稍停，又从岭畔上行三里，又稍稍下走。此处茅草深得没过头顶，轿夫又胡乱指着说前面山路中有很多盗贼的巢穴，我们这些人离得远看不见。又向前下行一里，越过山脊，这才与先前去陆廖村时所登的山路相遇，于是向东俯瞰山谷中，见到旧州的村落。又向东南下走半里，此时将到山麓，轿夫便哄然一声逃去了。此时太阳已是傍晚，行李全丢弃在草丛中。我急忙赶去旧州，又下山半里，又在田野间行一里，到达先前出发时的驿站的老人家中，天已昏黑，各家的男人全逃入山谷中，老人的妻子躺在暗处发出呻吟声。我担心行李被人攫取去，四处叫人找不到。很久以后，搜到两个妇女抓住她们出来，告诉她们不要害怕，替我去找老人父子回来，命令他去取行李。随后顾仆先带着两包行李来到，但轿子担子还丢弃在黑暗中。不久前边茅舍中有一个客户前来询问，命令他去取，那人重又逃去。我追到前边茅舍的高架上抓住他，强令他下去，同顾仆前去取行李。很久后，先前派去的妇女归来，说："老人马上来了。"我命令她们速去煮饭，可老人仍不见到来。原来是不敢马上来见我，也跟随在顾行后面，前去担行李了。半晌，才一起到来。老人害怕我鞭打他的儿子或者孙子，我把不责怪的意思晓谕他。不久吃完晚餐，他的儿子跛着脚站着，我斥令他速去找脚夫，便躺下了。

二十六日　凌晨开饭。很久，才有两个脚夫、一匹马。我斥令前去调齐各个脚夫。很久之后，还是不来。前边的客户来告诉我："这条路长，要走一整天。绝早动身，现在已来不及。明晨绝早出发，今天暂且宽赦了瘸子，可责令他去调集脚夫。"我不得已，听从了

他。这一天，早上有浓云，中午多有日光。饭后，就沿溪流向东走入石山峡中，一里，两面石山相向束拢，溪水与道路都从其中经过。向东又走进去半里，路分成两条岔道，一条向东北越过山坳，一条往西南通入峡中。溪水顺着西南转去，轰鸣着下坠，然而深茅草密蔽，只能听到水声而已。不久向西南越过山坳，则正对着东西两山后面的山脊，溪水已从山麓中间坠入洞穴，不再能见到它的踪影了。于是转到道路分岔之处，拨开茅草找溪水，想观看溪水下坠之处，可溪流深藏茅草成丛，一层层转进去不能找到。又出来到两面山峰相向束拢之处，渡水后上登西峰，又溯溪水南岸走，茅草成丛道路堵塞，旋即又走到溪水的北岸。于是再从来的地方走过原路，望见东峰山崖下有个向南的洞，随即在丛莽中找到小路，急忙分开茅草进去。这个洞洞口向南，有岩石悬在当中，洞内不十分宽阔，有洞穴分为两个岔洞，踩着水进去便又黑又窄了。出洞来，见它东边还有一个洞相当宽大深邃，洞口朝向西南，前边有块圆石隔成两个洞口，右边的洞口大些。洞内从右边进去，深十多丈，高约三丈，宽处如同高处，后洞壁向北转去渐渐又窄又黑，然而觉得洞中穹然隆起十分深远，没有火把不能顺着走了。它外面从左边向南扩开，又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向东北，一个往东南，进去的地方都不深，但明亮剔透，有上下旁通的洞穴。何况它的两个洞口之内，底下都十分平坦，顶上则是青石穹隆下覆，盘旋之处整整一尺，圆形小坑密布没有余地。又有黄色岩石倒垂在其中，如蛟龙飞舞，花萼高悬，纹路颜色全很奇异，有岩石可以敲击，都能发出优美和谐的声音，是此地的一处奇境。出洞后，仍走一里，返回驿站高架上的茅屋。天气十分温暖，穿不住两层衣服，夜里盖不住棉被。这天手上的疮猛然发作，大概是前两次在结伦准备的饭菜中，都杂有母猪肉的缘故。

【原文】

二十七日　早起雾甚。既散，夫骑至乃行。仍从东北

一里，上土山，与前往陆廖道相去不远。一里登岭，雾收而云不开，间有日色。从岭上北转一里，仍东北二里，又下一里，度一水，复东北上二里，岭畔遂多丛木。从木中行岭上者三里，从林木少断处，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密树丛，飞鸟不能入也。又半里乃下，甚峻。一里半乃及坞底，则木山既尽，一望黄茅弥山谷间矣。从坞中披茅行，始有小水东流峡谷。随之涉水而东，从南麓行，复渡水从北麓上，又东下坞渡水，复东上岭，一里登其巅。行其上者三里，又直下坞中者一里，则前水复自南北注向峡中去。又东逾一小岭，有水自东坞来，自南向北绕，与西来水合。既涉东来水，复东上山登其巅，盘旋三里，出岭。二里，得一平脊，乃路之中，赍饭者俱就此餐焉。既饭，复东从岭北行，已渐入丛木。出山南，又度一脊，于是南望皆石峰排列，而东南一峰独峻出诸峰之上；北望则土山层叠，丛木密翳。过脊稍下而北，转而东上，直造前所望东南峻石峰之北，始东南下。一里半而及坞底，有细流在草中行，路随之。半里入峡，两崖壁立，丛木密覆，水穿峡底，路行其间。半里，峡流南汇成陂，直漱峻峰之足。复溯流入，行水中者一里，东南出峡，遂复仰见天光，下睹田塍，于是山分两界，中有平坞，若别一天地也。东行坞中，坞尽复攀石隘登岬，岬石峻耸如狼牙虎齿，前此无其巉峭者也。逾岭从坞中行二里，循岭平上一里，平下一里，平行坞一里，穿平峡一里，穿峡又行坞中一里，逾岭上下又一里，始得长峡。行四里，又东行

坞与西同。三里，逾北山之嘴，南山之麓始有茅三四架，于是山坞渐开。南山之东有尖峰复起，始望之而趋，过其东，则都结州治矣[①]。州室与聚落俱倚南山向北，有小水经其前东注，宅无垣墙，廨亦隤圮[②]。铺司狞甚，竟不承应，无夫无供，盖宛然一夜郎矣[③]。州官农姓。是日为余生辰，乃所遇旧州夫既恶劣，而晚抵铺司复然，何触处皆穷也！

二十八日　早起，寒甚而霁。铺司不为传餐，上午始得粝饭二盂[④]，无蔬可下。以一刺令投，亦不肯去。午后，忽以马牌掷还云："既为相公，请以文字示。"余拒无文，以一诗畀之，乃持刺去。久之，以复刺来，中书一题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亦(必有德)。"无聊甚。倚筐磨墨，即于其刺后漫书一文畀之。既去，薄暮始以刺饶鸡酒米肉[⑤]，复书一题曰："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余复索灯书刺尾畀之，遂饭而卧。馆人是晚供牛肉为馔。既卧，复有人至，订明日联骑行郊，并令馆人早具餐焉。

二十九日　早寒，日出丽甚。晨起，餐甫毕，二骑至矣。一候余，一候太平府贡生何洞玄。同行者乃骑而东，又有三骑自南来，其当先者，即州主农姓也。各于马上拱手揖而东行。三里，渡一溪，又东二里，随溪入山峡，又东五里，东北逾一岭。其岭颇峻，农君曰："可骑而度，不必下。"其骑腾跃峻石间，有游龙之势。共逾岭二里，山峒颇开，有村名那吝，数十家在其中央，皆分茅各架，不相连属。过而东，又二里，复东逾一岭。其峻弥甚，共二里，越之。又东一

里，行平坞间，有水一泓，亦自西而东者，至是稍北折，而南汇涧二丈余，乃禁以为鱼塘，其处名相村。比至，已架茅于其上，席地。临诸峒丁各举缯西流而渔，得数头，大止尺五，而止有锦鲤，有绿鳜，辄驱牛数十蹂践其中。已复匝而缯焉[6]，复得数头，其余皆细如指者。乃取巨鱼细切为脍[7]，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余不能从，第啖肉饮酒而已。既饭，日已西，乃五里还至那吝村。登一茅架，其家宰猪割鸡献神而后食，切鱼脍复如前。薄暮，十余里抵州，别农马上，还宿于铺。

三十日　日丽而寒少杀。作《骑游诗》二首畀农。时有南宁生诸姓者来，袖文一篇，即昨题也。盖昨从相村遇此生来谒，晚抵州官以昨题命作也。观其文毫无伦次，而何生漫以为佳。及入农，果能辨之，亟令人候余曰："适南宁生文，不成文理，以尊作示之，当骇而走耳。"乃布局手谈。抵暮，盛馔，且以其族国瑚讦告事求余为作一申文，白诸当道[8]，固留再迟一日焉。

十二月初一日[9]　在都结铺舍。早起阴云四布，欲行，复为州官农国琦强留，作院道申文稿。盖国琦时为堂兄国瑚以承袭事相讼也。抵暮，阴云不开。既晚餐，农始以程仪来馈。

【注释】

①都结：原作"都信"，不从。详前注。都结，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隆安县西境的都结。

②宅(zhái):住家的房屋。 廨(xiè 械):官吏办事的屋舍。

③夜郎:战国至秦汉我国西南的一个古族,范围包有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西汉时于其地置牂牁郡。夜郎王不知汉的广大,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人们即以"夜郎自大"形象地比喻妄自尊大的典型。

④粝(lì 厉)饭:糙米饭。

⑤饶(ráo):另外增添。

⑥匝(zā 扎):环绕。 缯(zēng 增):通"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鱼网。

⑦脍(kuài 快):细切用以生食的鱼片。

⑧讦(jié 结):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阴私。 申文:旧时下级对上级呈文的名称。 白:述事陈义。

⑨本作"丁丑十二月初一日"。自本日起至戊寅三月二十七日,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五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移静闻骨于南宁崇善寺。自都结出隆安、南宁府、宾州、三里,北出八寨、周安镇、忻城县、永定司,抵庆远府、德胜镇、河池州、南丹州止。"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雾很大。雾散之后,脚夫坐骑来到就上路。仍从东北走一里,登上土山,与先前去陆廖村的路相距不远。一里登上岭头,雾散去但云层不开,间或有些阳光。从岭上向北转一里,仍向东北二里,又下走一里,渡过一条水流,再向东北上行二里,岭畔于是丛林很多。在岭上的丛林中行三里,从林木稍微断开之处,下瞰左右两侧旋绕的山谷中,树木密密丛丛,飞鸟不能飞入。又走半里于是下山,非常陡峻。一里半才到达坞底,走完长满树木的山之后,一眼望去是黄色的茅草弥漫在山谷间了。从山坞中分开茅草前行,开始有小溪向东流入峡谷。顺溪流涉水往东走,从南麓前行,又渡过溪水从北麓上走,又向东下到坞中渡水,再向东上岭,一里登上岭头。在岭上行三里,又一直下到坞中一里,就见前边的

溪水又一次自南往北向峡中流注而去。又向东越过一座小岭，有水流自东边的山坞中流来，自南向北回绕，与西来的水流会合。涉过东来的水流后，又向东上山登上山顶，盘旋了三里，走出岭来。二里，走到一个平缓的山脊上，是这一站路的适中处，带饭的人都在此处用餐。饭后，再向东从岭北行，不久渐渐步入丛林中。走到山南，又越过一条山脊，在这里向南望去全是排列着的石峰，而东南方一座峻峭的山峰唯独越出群峰之上；往北望去却是层层叠叠的土山，丛林密蔽。越过山脊稍往北下走，转向东上山，直达先前望见的东南方峻峭石峰的北面，开始向东南下行。一里半后到达坞底，有细小的水流在草中流动，路顺着水流走。半里走入山峡，两面的山崖墙壁样矗立，丛林密布，水穿流在峡底，路行走在林木间。半里，峡中的水流在南边汇成池塘，直接冲刷着峻峭石峰的山脚。再逆流走进去，在水中行一里，向东南走出山峡，于是重又抬头见到天光，下瞰田野，从这里起山分为两列，中间有平坦的山坞，好像是另外一个天地了。从坞中往东行，山坞完后又攀着石隘口登岬，岬石陡峻高耸如狼牙虎齿，这之前没有见过如此高险陡峭的了。越过岭从山坞中前行二里，沿山岭平缓上走一里，平缓下行一里，平缓行走在坞中一里，穿越平坦的峡谷一里，穿过峡谷又在坞中行一里，越岭上下又是一里，这才走入长峡谷。行四里，又向东行走在坞中与在西面时相同。三里，越过北山的山嘴，南山的山麓这才有三四间高架的茅屋，到这里山坞渐渐开阔起来。南山的东面又有尖峰耸起，开始望着它赶去，走过山峰东面，就见到都结州治所了。州城的房屋与村落全都背靠南山面向北方，有小河流经州前往东流注，宅第没有墙垣，衙门也颓败倒塌。驿站役吏非常凶恶，竟然不肯应差，没有脚夫没有饭食，大概宛如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夜郎国了。〔州官姓农。〕这天是我的生日，只是在旧州遇上的脚夫既已恶劣，而晚上到达的驿站役吏又是这样，为何这般走投无路呢！

二十八日　清早起床，非常寒冷而后晴开。驿站役吏不为我送

来饭食，上午才得到两钵盂糙米饭，无菜可下饭。拿出一个名帖命令他投递进去，也不肯去。午后，忽然把马牌掷还来说：“既然身为读书的相公，请出示文章。”我拒绝没有文章，把一首诗交给他，这才拿着名帖去了。很久之后，拿来一个答复的名帖，其中写着一个题目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也必定有德。”无聊极了。靠着竹筐磨好墨，就在他的名帖背后随便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他。客馆役吏去了之后，傍晚才拿来名帖另外增添了鸡酒米肉，又写了一个题目说：“子路拱手而立，留子路住宿。”我又要来油灯在名帖末尾写了交给他，于是吃过饭躺下。客馆中的人这天晚上供给牛肉作为宴席。躺上床后，又有人来到，约定明天并肩骑马去游郊野，并命令客馆里的人早早准备饭菜。

二十九日　早晨寒冷，日出后十分艳丽。早晨起床，刚吃完饭，两匹马来到了。一匹马等我，一匹马等太平府的贡生何洞玄。同行的人于是骑马向东而去，又有三匹马从南边来，其中跑在最前的，就是姓农的州官。各自在马上拱手作揖后往东走。三里，渡过一溪，又向东二里，顺溪流走入山峡，又向东五里，向东北越过一座岭。此岭很陡峻，农君说：“可骑着越过去，不必下马。”那坐骑腾跃在陡峻的山石之间，有神龙游动的气势。越岭共走二里，山峒十分开阔，有个村庄名叫那吝，有数十家人在山峒中央，都是各自分别架起茅屋，不相连接。往东走过去，又走二里，又向东越过一岭。此岭更加陡峻，共二里，越过此岭。又往东一里，行走在平坦的山坞间，有水一片，也是自西流向东的，流到这里稍折向北流去，而南边水积成二丈多宽的山涧，就封禁起来作为鱼塘，此处名叫相村。及来到之时，已在鱼塘上架起茅屋，席地而坐。俯视众峒丁各自在西面流水中举罾捕鱼，捕到数条，只大一尺五，而且只有红鲤鱼、绿鳜鱼，立即赶数十头牛到水中蹂践。不久又用罾环绕鱼塘捕鱼，又捕到几条，其余都是细如手指的。于是取来大鱼细切成生鱼片，放在大碗中，用葱和姜丝与盐、醋生拌后吃，认为是最美的滋味。我不能跟着

吃，只是吃肉饮酒而已。饭后，日已西沉，便行五里返回到那吝村。登上一个茅屋架，这家人宰猪杀鸡祭神后再吃，又像先前一样切生鱼片。傍晚，骑马走十多里抵达州治，在马上辞别姓农的，返回到驿站住宿。

三十日　红日艳丽而寒气稍微减弱。作了两首《骑游诗》送给农君。此时有南宁府一个姓诸的儒生来到，袖中装来一篇文章，就是昨天的题目了。原来昨天从相村来时遇上这个儒生前来拜见，晚上到达州里州官用昨天的题目命令他作文。观看他的文章毫无条理次序，可姓何的儒生漫不经心地以为是佳作。到送给农君看时，果然能够察辨好坏，急忙令人来侍候我说："刚才南宁儒生的文章，不成文理，把尊作拿给他看，应当会吃惊而走的。"于是摆开棋盘下棋。到黄昏时，盛宴款待，并且以他的族人农国瑚揭发控告他隐私的事求我为他写一篇申辩的文书，向当权者辨白，坚决挽留再推迟一天走。

十二月初一日　在都结州驿站客馆里。早晨起床阴云四布，打算上路，再次被州官农国琦强行留下，作了给按察院和分巡道的申辩文稿。原来农国琦此时被堂兄农国瑚控告承袭职位的事。到天黑时，阴云不开。晚餐后，农国琦这才拿路费来相赠。

【原文】

初二日　早起，阴云如故。饭久之，夫至乃行。东向三里，即前往观鱼道也。既乃渡溪而北，随溪北岸东行，又二里，有石峰东峙峡中。盖南北两界山，自州西八里即排闼而来，中开一坞，水经其间，至此则东石峰中峙而坞始尽，溪水由石峰之南而东趋峡中，即昨所随而入者。今路由石峰之北而东趋北坞，又三里，得一村在坞中，曰那贤。又东二里，坞乃大开，田畴层络，有路通南坞，即那伦道也[1]。又

东五里，山坞复穷，乃北折而东逾山坳。一里，越坳之东，行坞间又一里，复东穿山峡。其峡甚逼而中平，但石骨棱棱，如万刀攒侧，不堪着足。出峡，路忽降而下，已复南转石壑中，乱石高下共三里，山渐开。忽见路左石穴曲折，坠成两潭，清流潴其中，映人心目。潭之南坞有茅舍二架，潭之东坞有茅舍一架，皆寂无一人。询之舆夫：曰："此湘村也。向为万承所破[2]，故居民弃庐而去。"由湘村而东，复有溪在路北，即从两潭中溢出者。东行平坞二里，过昨打鱼塘之南，又东三里，遂北渡西来之溪，溪水穿石壑中，路复随之，水石交乱。一里，从溪北行，转入北壑。一里，水复自南来，又渡之而东。又一里，水复自北而南，又渡之，乃东向出峡。忽坠峡直下者一里，始见峡东平畴，自北而南，开洋甚大，乃知都结之地，直在西山之顶也。下山是为隆安界，亦遂为太平、南宁之分，其高下顿殊矣。随西峰东麓北行一里，溪流淙淙，溯之得一村，是为岩村，居民始有瓦房、高凳，复见汉官仪矣。至是天色亦开霁。时已过午，换夫至，遂行。于是俱南向行平畴间，二里，饭于前村之邓姓者家。既饭，又渡溪西岸，南行一里半，其西山峡中开，峰层坞叠，有村在西坞甚大，曰杨村[3]。又南一里半，杨村有溪亦自西坞而南，与北溪合，其溪乃大。并渡其西，又南一里，水东注东界土山腋中；路西南一里，抵西界石山下，得一村曰黑区村。换夫，循西界石山南行，其峰有尖若卓锥，其岩有劈若飞翅而中空者。行其下嵌石中，又南四里，得

巨村在西峰丛夹处，曰龙村[4]。又换夫而南，乃随东界土山行矣[5]。始知自黑区至此，皆山夹中平坞而无涧，以杨村所合之流，先已东入土山也。至是复有水西自龙村西坞来，又南成小涧。行其东三里，盘土山东南垂而转，得一村曰伐雷[6]，换夫。又暮向东南行三里，宿于巴潭黄姓者家。

初三日　巴潭黄老五鼓起，割鸡取池鱼为饷。晨餐后，东南二里，换夫于伐连村。待夫久之，乃东南逾土山峡，一里，则溪流自西北石山下折而东来，始潺潺成声[7]。随之南行，盖西界石山至此南尽，转而西去，复东突一石峰峙于南峡之中，若当户之枢，故其流东曲而抵土山之麓，又南绕出中峙石峰，始南流平畦，由龙场入右江焉。随溪一里，南山既转，西南平壑大开，而石峰之南，山尽而石不尽。于是平畴曲塍间，怪石森森，佹离佹合，高下不一，流泉时漱之，环以畦塍，使置一椽其中[8]，石林精舍，胜无敌此者。行石间一里，水正南去，路东上山麓，得一村，聚落甚大，曰把定村。村人刁甚，候夫至日昃，始以一骑二担夫来。遂东北逾土岭，一里半，北渡一小水，乃北上岭。又一里逾其巅，又北行岭上者一里，则下见隆安城郭在东麓矣[9]。乃随岭东北下者里[10]，又东行者一里，入西门，抵北门，由门内转而南，税驾于县前肆中。是日云气浓郁，不见日光。时已下午，索饭，令顾仆往驿中索骑，期以明旦，而挑夫则须索之县中。时县君何为库役所讼往府，摄尉事者为巡检李姓[11]，将觅刺往索夫，而先从北关外抵巩阁，则右

江从西北来，经其下而东去，以江崖深削，故遥望不见耳。从崖下得一南宁舟，期以明日发。余时疮大发，乐于舟行，且可以不烦县夫，遂定之。令顾仆折骑银于驿，以为舟资。乃还宿于肆。

初四日　晨起，饭而下舟；则其舟忽改期，初八始行。盖是时巡方使者抵南宁，先晚出囚于狱，同六房之听考察者，以此舟往。中夜忽逸一囚，吏役遂更期云。余时已折骑价，遂淹留舟中。疮病呻吟，阴云黯淡，岁寒荒邑外，日暮瘴江边，情绪可知也。

初五日　坐卧舟中。下午，顾仆曰："岁云暮矣，奈何久坐此！请索担夫于县，为明日步行计。"余然之。

左、右江之分，以杨村、把定以西石山为界。故石山之内，其地忽高，是为土州，都结、万承。属太平；石山之下，其坞忽坠，是为隆安，乃嘉靖间王新建所开设者⑫，属南宁。此治界所分也。若西来之龙脊，则自归顺、镇安、都康、龙英北界之天灯墟，又东经全茗⑬、万承，而石山渐尽，又东抵合江镇，则宣化属矣。其在脊之北者，曰镇远、结伦、结安、都结，万承之东北鄙。其水或潜坠地穴，或曲折山峡，或由土上林，或由隆安入右江。然则，此四土州水入右江而地辖于左江，则以山脊迂深莫辨也。

隆安东北临右江，其地北去武缘界一百四十里，南去万承土州界四十里，东去宣化界一百二十里，有

大滩驿。西去归德土州界八十里[14]。其村民始有瓦屋，有台凳，邑中始为平居，始以灶爨，与土州截然若分也。

土人俱架竹为栏，下畜牛豕，上爨与卧处之所托焉。架高五六尺，以巨竹捶开，径尺余，架与壁落俱用之。爨以方板三四尺铺竹架之中，置灰爇火，以块石支锅而炊。锅之上三四尺悬一竹筐，日炙稻而舂。舂用巨木刳为小舟形，空基中，以双杵捣之。妇人担竹筒四枚，汲于溪。其筒长者四五尺。亦有纺与织者。织亦有扣有综[15]，第不高而平，妇人趺坐而织。纺亦然。男子着木屐[16]，木片为底，端绊皮二条，交于巨趾间。岂交趾之称以此耶？妇人则无不跣者。首用白布五六尺盘之，以巨结缀额端为美观，亦间有用青布、花布者。妇人亦间戴竹丝笠；胸前垂红丝带二条者，则酋目之妇也。裙用百骈细裥[17]，间有紧束以便行走，则为大结以负于臀后。土酋、土官多戴毡帽，惟外州人寓彼者，束发以网，而酋与官俱无焉。惟向武王振吾戴巾。交人则披发垂后，并无布束。间有笼毡帽于发外者，发仍下垂，反多穿长褶，而足则俱跣。

交绢轻细如吾地兼丝[18]，而色黄如睦州之黄生绢[19]，但比之密而且匀，每二丈五尺一端，价银四钱，可制为帐。

向武多何首乌，出石山穴中，大有至四五斤者。

余于州墟以十二钱得三枚，重约十五斤。余按《一统土物志》，粤西有马槟榔，不知为何物，至是见州人俱切为片，和蒌叶以敬客，代槟榔焉，呼为马槟榔，不知为何首乌也⑳。

隆安县城在右江西南岸。余前至南宁，入郡堂观屏间所绘郡图，则此县绘于右江之北。故余自都结来，过把定，以为必渡江而后抵邑。及至，乃先邑而后江焉。非躬至，则郡图犹不足凭也。

【注释】

①那伦：今作那隆，在崇左县东北境。

②万承：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东北境的龙门。

③杨村：今作杨湾，在隆安县西境。

④龙村：今作龙正，在隆安县西境，杨湾稍南。

⑤乃随东界土山行矣："土"原作"上"，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伐雷：今作发雷，在隆安县治稍西南。

⑦濄濄（guó 国）：水流声。

⑧椽（chuán 传）：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的木条。也作房屋间数的代称。

⑨隆安：明为县，隶南宁府，即今隆安县。

⑩乃随岭东北下者里：疑"者"后脱里数。

⑪摄（shè 设）：代理。 尉（wèi 卫）：指县尉，掌一县的军事。明代已废，此处用以指县的长官。

⑫《明史·地理志》隆安县："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析宣化县那久地置。"

⑬全茗：原作"上茗"，据十月二十三日记改。

⑭归德：明为州，隶南宁府。今仍作归德，在平果县东境的公路边。

⑮扣：同"筘"（kòu），织布机的附件，作梳齿状，经纱从筘片间穿过，可控制织物经密，并把纬纱推向织口。 综（zèng 赠）：织布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

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

⑯屐(jī 机):木板鞋。

⑰骈(pián):并列。　裥(jiǎn 简):裙幅的折迭。

⑱兼:通“缣”(jiān),双丝的细绢。

⑲睦州:隋置,治雉山,在今浙江淳安县稍西南。唐代治建德,在今浙江建德县东境的梅城。1121 年改名严州,明代仍称严州府,治所未变。

⑳向武多以下句:此条内容专记向武物产,乾隆本、四库本稍略,系于十一月十七日游向武州日记,载百感诸岩后。

【译文】

初二日　早晨起床,天空阴云密布如故。饭后很久,脚夫到了便动身。向东三里,就是前两天去观看捕鱼的路。随即渡到溪水北岸,沿溪流北岸往东行,又走二里,东面有石峰屹立在峡中。大体上南北两列山,自州城西面八里就像门扇样排列而来,中间分开一个山坞,溪水流经坞中,到了这里东面就有石峰屹立在中央而山坞才到了头,溪水由石峰的南麓往东奔入峡中,就是昨天跟随农君进去的地方。今天路由石峰的北麓往东通向北面的山坞,又走三里,有一个村庄在坞中,叫那贤。又向东二里,山坞就变宽阔了,田地层层环绕,有路通向南面的山坞,就是去那伦的路了。又向东五里,山坞又一次完了,于是折向北后往东越过山坳。一里,越到山坳的东面,在坞中又行一里,再向东穿过山峡。山峡十分狭窄可中央平缓,但石骨嶙峋,如万把尖刀攒聚侧立,不能落脚。出峡后,路忽然下降,不久又向南转进石山壑谷中,在乱石中高高低低地共走三里,山势渐开阔起来。忽然见路左的石穴曲曲折折,坠成两个深潭,清澈的流水积在其中,照人心目。深潭南面的坞中有两间高架的茅舍,深潭东面的坞中有一间高架的茅舍,都寂静无一人。向轿夫打听情况,说:“这是湘村。从前被万承州攻占,所以居民弃房而去了。”由湘村往东走,又有溪流在路北,就是从两个深潭中溢出的水。往东在平坦的山坞中行二里,路过昨天打鱼塘的南边,又向东三里,就

向北渡过西来的溪水，溪水穿流在岩石壑谷中，路再次顺着它走，水石交积乱流。一里，从溪边往北行，转入北面的壑谷中。一里，溪水又从南边流来，又渡溪往东行。又一里，溪水又自北流向南，又渡溪，于是向东出峡。峡谷忽然下坠一直下走一里，这才见到峡东平旷的原野，自北延向南，宽广开阔非常大，于是了解到都结州的辖地，一直到西山的山顶。下山就是隆安县的地界，也就是太平府、南宁府的分界处，它们的地势高低顿时悬殊了。顺西峰的东麓往北行一里，溪流淙淙发声，溯流遇上一个村庄，这是岩村，居民这才有瓦房、高凳，重新见到汉族官吏的威仪了。来到这里天色也渐晴开。此时已过中午，替换的脚夫到了，马上动身。从这里起全是向南行走在平坦的田野间，二里，在前村一个姓邓的人家中吃饭。饭后，又渡到溪水西岸，往南行一里半，那西面的山峡从中豁开，峰峦山坞层层叠叠，在西面山坞中有个非常大的村庄，叫杨村。又向南走一里半，杨村有溪水也是从西边的山坞往南流，与北溪合流，这条溪水才变大。一起渡过两条溪流到西岸，又向南一里，溪水向东流注到东面一列土山侧畔；路向西南走一里，抵达西面一列石山下，走到一个村子叫黑区村。换夫后，沿着西面一列石山往南行，其中山峰有尖如卓立的锥子一样的，其中岩石有劈开如鸟翅飞翔在空中的。行走在那下嵌的岩石中，又向南四里，见到在西边山峰成丛相夹之处有个大村庄，叫龙村。又换夫后往南行，就沿东面一列土山走了。这才知道自黑区村到此，都是山间夹谷中的平坦山坞但没有涧水，因为在杨村会合的溪流，已先向东流入土山了。到了这里又有水流从西面龙村西边的山坞中流来，又向南流成小涧。在山涧东岸行三里，绕着土山的东南垂转弯，走到一个村子叫伐雷，换夫。又在暮色中向东南行三里，住宿在巴潭姓黄的人家中。

初三日　巴潭黄老五更起床，杀鸡捕来池中的鱼做饭。早餐后，向东南二里，在伐连村换夫。等派夫等了很久，于是向东南穿越土山山峡，一里，就见溪流从西北的石山下折向东流来，开始淙淙

有声。顺溪流往南行，大体上西面一列石山在此地到了南边的尽头，转向西延去，又在东面突起一座石峰屹立在南边峡谷之中，好像门上的门枢，所以溪流向东弯曲后流抵土山的山麓，又往南绕出在中央屹立的石峰，这才向南流经平旷的田野，经由龙场流入右江。顺溪流走一里，南山转向之后，西南平坦的壑谷十分开阔，而石峰的南面，山到了头而岩石不断。在这里平旷的田野弯曲的田埂之间，怪石森森罗列，诡异之状忽分忽合，高低不一，清泉流淌时时冲刷着石根，田塍环绕，假使在其中建起一间房，石林中的读书场所，没有能胜过此处的了。在石丛间行一里，水向正南流去，路向东上登山麓，走到一村，村落很大，叫把定村。村里人十分刁猾，等换夫直到日头偏西，才派一匹马两个挑夫来。于是往东北翻越土岭，一里半，向北渡过一条小河，便向北上岭。又走一里越到岭头，又在岭上向北行一里，就见下面隆安县的城郭在东麓了。于是顺山势向东北下走几里，又向东行一里，走入西门，来到北门，由城门内转向南，住宿在县衙前的旅店中。这一天云气浓郁，不见阳光。此时已是下午，要饭来吃了，命令顾仆去驿站要马，约在明天早晨走，可挑夫却必须到县里去要。此时县官何君被管仓库的差役控告前往府城，代理县官政事的是一个姓李的巡检，将要找名帖去要夫，但先从北关外走到巩阁，就见右江从西北流来，经过城下往东流去，由于江岸上的石崖又深又陡，所以从远处望不见罢了。在石崖下找到一条去南宁的船，约定在明天出发。我此时疮大发作，乐意乘船走，而且可以不必麻烦县里派夫，便讲定了此船。命令顾仆去驿站把马折成银子，作为船费。于是返回到旅店中住下。

初四日　早晨起床，吃饭后下船；但那条船忽然改期，初八才动身。原来是此时巡察地方的使者到达南宁，先一天晚上从狱中放出囚犯，会同县属六个机构听候考察的官吏，要乘此船去南宁。半夜忽然逃走一个囚犯，官吏差役便改期了。我此时已折了马价，便滞留在船中。疮病发作，呻吟不已，阴云黯淡，岁寒仍在荒凉的县城

外，日暮瘴气弥漫在江边，情绪可想而知了。

初五日　坐卧在船中。下午，顾仆说："年终了，怎么长久坐等此地！请到县里去要挑夫，为明天步行做准备。"我同意了。

左江、右江的划分，以杨村、把定村以西的石山为界。所以石山以内，地势忽然高起来，这是土司所属的州，〔都结州、万承州。〕属于太平府；石山之下，山坞忽然下坠，这是隆安县，是嘉靖年间王新建建立的县，属南宁府。这是政区界线的划分。至于由西面延伸而来的主脉山脊，却是从归顺州、镇安府、都康州、龙英州北境的天灯墟，又往东经过全茗州、万承州，而后石山渐渐到头，又向东延抵合江镇，便是宣化县的属地了。那在山脊北面的，是镇远州、结伦州、结安州、都结州，万承州的东北边鄙。这一片的水流，或潜坠入地下的洞穴中，或曲折流经山峡，或经由上林土县，或经由隆安县流入右江。然而，这四个土州的水流流入右江可地域归左江道管辖，那是由于山脊曲折深远没有辨清的原因。

隆安县城东北方面临右江，此地北边距武缘县境一百四十里，南边距万承土州边界四十里，东边距宣化县边界一百二十里，〔有个大滩驿。〕西边距归德土州边界八十里。这里的村民开始有瓦房，有桌凳，人们开始在平地上居住，开始用灶烧火做饭，与土州截然不同了。

土人全是用竹子架成干栏式竹楼，下边养牛养猪，楼上用来烧火做饭与睡觉。架子高五六尺，用大竹子摣裂开来，竹片宽一尺多，屋架与墙壁屋檐滴水全用竹子。烧火做饭是用三四尺长的方木板铺在竹楼架子的中央，放上木炭灰点燃火，用石块架起锅煮饭。锅的上方三四尺的地方悬挂着一个竹筐，天天烤稻子去舂米。〔舂米用巨树挖成小船的形状，挖空树干中心，用一对木杵捣米。〕妇女担四个竹筒，在溪中汲水。〔竹筒长有四五尺。〕也有纺纱与织布的人。〔织布也有筘有综，只是不高

而且平放，妇女盘腿坐着织布。纺纱也是这样。〕男子穿木板鞋，〔木片做成鞋底，前端绊上两条皮，交叉在大脚趾之间。莫非交趾的称呼就是因为这个吗？〕妇女则无人不赤脚的。头上用五六尺白布盘绕在上，以巨大的头结缀在额头上以为美观，也间或有用青布、花布的人。妇女也间或有戴竹丝斗笠的；胸前垂挂两条红丝带的，是酋长头目的妻子。裙子用成百并列的细直褶子做成，偶尔有束紧裙子以便行走的，便结为一个大结背在臀部后方。土人酋长、土司大多戴毡帽，只有外州人寓居在那里的，用发网束拢头发，可酋长与土司全都没有。〔唯有向武州的王振吾戴头巾。〕交人则散披着头发垂在身后，并且不用布条束发。偶尔有在头发外面罩上毡帽的，头发仍下垂着，反而大多穿长褶裙，但脚却全都赤着。

交趾的绢又轻又细好像我们地方的丝缣，颜色黄得像睦州的黄生绢，但比它细密而且均匀，每匹长二丈五尺，价值四钱白银，可制成蚊帐。

向武州何首乌很多，出产在石山洞穴中，有大到四五斤的。我在州城的集市上用十二文钱买到三个，重约十五斤。我考察《一统土物志》，粤西有种马槟榔，不知是什么东西，来到这里见州里的人全都切成片，与蒌叶拌和后拿来敬客，代替槟榔，称为马槟榔，却不知是何首乌。

隆安县城在右江的西南岸。我从前到南宁，进入府衙大堂观看屏风上所绘的南宁府地图，就见此县绘在右江的北岸。所以我从都结州来时，过了把定村，以为必定要渡过江后才能到县城。及走到时，是先到县城而后到江边。不亲自来到，就不知道南宁府地图是不值得凭信的。

【原文】

初六日　早雾四塞。饭后，适县中所命村夫至，遂行。

初自南门新街之南南向行，三里，复入山。逾冈而下半里，两过细流之东注者，抵第三流，其水较大，有桥跨其上，曰广嗣度桥。又南上山一里半，出一夹脊，始望见山南大坞自西北开洋南去。遂南下土山，一里，土山南尽，复有石山如锥当央。由其西南向行六里，又抵一石山下，其山自北遥望若屏斯列，近循其西麓，愈平展如屏。已绕其南，转东向行三里，其山忽东西两壁环列而前，中央则后逊而北，皆削崖轰空，三面围合而缺其南；其前后有土冈横接东西两峰尽处，若当门之阈；其后石壁高张，则环霄之玦也。先是，按《百粤志》记隆安有金榜山，合沓如城。余至邑问之，无有知者。又环观近邑皆土山，而余方患疮，无暇远索。至是心异其山，问之村夫，皆曰："不知所谓金榜者。"问："此山何名？"曰："第称为石岩，以山有岩可避寇也。"余闻之，遂令顾仆同夫候于前村，余乃北向入山。半里，逾土冈而下，其内土反洼坠，其东西两崖俱劈空前抱，土冈横亘而接其两端。既直抵北崖下，望东崖之上，两裂透壁之光，若明月之高悬镜台也；又望西崖之上，有裂罅如门，层悬叠缀，若云扉之嵌空天半也。余俱不暇穷，先从北崖之麓入一窍。窍门南向，嵌壁为室，裂隙为门，层累而上，内不甚宽，而外皆叠透。连跻二重，若楼阁高倚，飞轩下临，爽朗可憩。其左忽转劈一隙，西裂甚深，直自崖巅，下极麓底，攀夹缝而上，止可胁肩，不堪寄傲。乃复层累下，出悬隙两重，遂望西崖悬扉而趋。其门东向，仰眺皆崇崖莫跻，惟北

崖有线痕可攀，乃反攀倒跻，两盘断峡，下而复上，始凌洞门。门以内，隙向西北穹起；门以外，隙从崖麓坠下。下峡深数丈，前有巨石立而掩之[1]，故自下望，只知为崖石之悬，而不知其内之有峡也。然峡壁峻削，从上望之，亦不能下，欲攀门内之隙，内隙亦倾侧难攀。窥其内渐暗，于是复从旧法攀悬下。乃南出大道，则所送夫亦自前村回，候余出而后去。乃东行五里，有村在路左，曰鱼奥。将入而觅夫，则村人遥呼曰："已同押担者向前村矣。"村人劳余曰："游金榜大洞乐乎？"余始知金榜即此山。亟问："大洞云何？"曰："是山三面环列，惟西面如屏。大洞在前崖后高峰半，中辟四门，宏朗灵透。"余乃悟所游者为前崖小洞，尚非大洞也。又东五里，追及之于百浪村，乃饭于村氓家。于是换夫，东南行二里，复见右江自北来，随之南，遂下抵江畔，则有水西自石峡中来注。其水亦甚深广，似可胜舟，但峡中多石，不能入耳。其下有渡舟，名龙场渡，盖即把定、龙村之水，其源自都结南境，与万承为界者也。渡溪口，复南上陇，江流折而北去，路乃东南行。又六里，换夫于邓炎村。又东南八里，逾一小山之脊，又南二里，抵那纵村[2]。从村中行，又二里，换夫于甲长家[3]，日已暮矣。复得肩舆，行月夜者二里，见路右有巨塘汪洋，一望其盘汇甚长。又四里，渡一石桥，有大溪自西南来，透桥东北去。越桥又东二里，宿于那同村。夜二鼓，风雨大作。

初七日　早起颇寒，雨止而云甚浓郁。饭后夫至，始

以竹椅缚舆，遂东行。一里，路左大江自北来，前所过桥下大溪西南入之，遂曲而东，路亦随之。半里，江曲东北去，路向东南。又半里，换夫于那炎村。又待夫缚舆，乃东南行。二里，路左复与江遇，既而江复东北去。又东南四里，渐陟土山，共一里，逾而下，得深峡焉，有水自西南透峡底，东北入大江。绝流而渡，复上山冈，半里逾岭侧，复见大江自北来，折而东去，路亦随之。循南山之半东行一里，南山东尽，盘壑成塘，外筑堤临江，内潴水浸麓。越堤而东，江乃东北去，路仍南转，共一里，有公馆北向大江，有聚落南倚回阜，是曰梅圭。又东从岐行三里，饭于振楼村[4]。仍候夫缚舆久之。南行十里，始与梅圭西北来大道合。又东南十二里，抵平陆村。已为宣化属矣[5]。村人不肯缚舆，欲以牛车代，相持久之，雨丝丝下；既而草草缚木于梯架，乃行，已昏黑矣。共四里，宿于那吉，土人呼为屯吉云。

初八日　晨起，雨不止。饭而缚舆，久之雨反甚，遂持伞登舆。东南五里，雨止，换夫于麟村，缚舆就乃行。东南三里，路分二岐，转从东南者行，渐复逾土山。三里，越山而东，则右江自北折而来，至此转东南向去，行随之。又二里而至大滩[6]，有数家之聚在江西岸，始降栏宅土，有平居矣。即旧之大滩驿也，万历初已移于宋村。江中有石横截下流，滩声轰轰，闻二三里，大滩之名以此，右江至此始闻声也。换夫缚舆，遂从村东东南逾岭，三里，逾岭南，则左江自杨美下流东北曲而下，至此折而东南去。遂从江北岸随

流东行，二里，复入山脊，雨复纷纷。上下冈陀间又二里，换夫于平凤村。又东行二里半，至宋村，即来时左、右二江夹而合处，其南面临江，即所谓大果湾也。其村在两江夹中，实即古之合江镇，而土人莫知其名矣。万历初移大滩驿于此，然无邮亭、驿铺，第民间供马而已。故余前过此，求大滩驿而不知何在，至是始知之也。候饭，候夫，久之乃行，雨不止。其地南即大果湾，渡左江为杨美通太平府道，正东一里即左、右二江交会之嘴。今路从东北行一里余，渡右江，南望二江之会在半里外，亦犹前日从舟过其口而内望其地也。渡右江东岸，反溯江东北行。已遂东向逾山，三里而下，雨竟淋漓大至。又一里至王宫村，遂止息焉。雨淙淙，抵暮不能复行。王宫在大江北岸里余矣[7]。

初九日　中夜数闻雨声甚厉，天明，云油然四翳。迟迟而起，饭而后行，近上午矣。王宫村之左，有路北入山夹，乃旧大滩间道。由村前东南行二里，逾一岭而下，有小水自北夹来，西南入大江。越之而东又一里，稍北转循北山行，有大道自东而西，始随之东去。其直西逾小坳者，亦旧大滩道，盖南宁抵隆安，此其正道，以驿在宋村两江夹间，故迂而就之也。又东行三里，转上北冈，换夫于颜村[8]。又东南逾一岭而下，转而西，共五里，换夫于登科村。又东南二里，换夫于狼科村。山雨大至，候夫不来，趋避竹间，顶踵淋漓，乃趋避一山庄庑下。久之夫至，雨亦渐止，又东南逾一平坳，共四里，饭于石步村[9]。既饭，已下午矣，雨犹

不全止，夫至乃行。东南有墟在冈头，逾冈而下共半里，越小石梁，下有涧深而甚细，盖南宁北面之山，至石步而西截江流者也。又东南行，雨势大作，遍体沾透。二里，复下一深涧，越木桥而上冈，又东南行雨中二里，止于罗岷村。候夫不至，雨不止，煨湿木以爇衣，未几乃卧。

初十日　云势油然连连，乃饭。村人以马代舆，而另一人持舆随行。雨复霏霏，于是多东南随江岸行矣。五里，稍北折，内坞有溪自东北来入江，乃南逾之。复上冈，二里，抵秦村[⑩]，其村甚长。先两三家互推委，既乃下一村人家，骑与送夫去。候夫久之，有奸民三四人索马牌看，以牌有马，不肯应夫。盖近郭之民，刁悍无比，真不如来境之恭也。久之，止以二夫肩行李，舆与马俱一无，余以步而行。一舆来，已数村，反为其人有矣。幸雨止，冈渐燥。一里，平逾冈东北，有溪自东北来入江，较前三溪颇大，横竹凳数十渡涧底，盖即申墟之下流，发于罗秀山者也。复东南上冈一里余，过窑头村之北，顾奴同二担入村换夫，余即从村北大道东行。二里，北渡一石梁，其梁颇长，架两冈间，而下流亦细，向从舟登陆，自窑头村东渡小桥，即其下流也。又东四里，有长木梁驾两冈上，渡而东即白衣庵，再东即崇善寺。乃入寺询静闻永诀事。其殁在九月二十四日酉时，止隔余行一日也。僧引至窆骨之所[⑪]，乃在木梁东岸溪之半。余拜而哭之。南顾桥上，则顾奴与二担适从梁上过矣。乃与僧期，而趋梁店税驾焉。时才午，雨纷纷不止。饭

后蹑履问云、贵客于熊石湖家，云、贵经纪。则贵竹有客才去，兹尚无来者。余以疮痛市药于肆，并履袜而还。一别南宁已七十五日矣。

【注释】

①前有巨石立而掩之："掩"原作"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鱼奥：应即今儒浩。　百浪村：今作博浪。　龙场渡：十二月三日记作"龙场"，今作龙床渡。　邓炎村：应即今上邓。　那纵村：今作那重。以上各村都在今隆安县东南境。

③甲长：明代实行里甲制度，作为户口编制的系统。每110户为一里，选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设甲长进行管理。

④那炎村：今作那元。　梅圭：今作玫瑰。　振楼村：今作镇流。以上各村皆在今隆安县东南隅，从西往东排列在右江南岸。

⑤已为宣化属矣："属"原作"忝"，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大滩：今名同，在邕宁县西北境，左右二江之间。

⑦王宫村：今仍作王宫，在邕宁县西北境，邕江北岸。　大江：即郁江，今南宁一段又称邕江。

⑧颜村：今作言屋，在邕宁县北隅，邕江北岸。

⑨石步村：九月二十四日记作"石埠墟"。

⑩秦村：今作陈村，在南宁市西郊，邕江北岸。

⑪窆(biǎn 扁)：落葬。

【译文】

初六日　早晨雾气四面充塞。饭后，恰好县里命令村中的脚夫来到，于是上路。起初从南门新街的南面向南行，三里，又走入山中。越过山冈下走半里，两次涉过向东流注的细小溪流，到达第三条溪流，溪水较大，有桥跨在溪上，叫广嗣度桥。又往南上山一里半，走出一条相夹的山脊，这才望见山南面的大山坞从西北向南广褒地伸展而去。于是向南下土山，一里，土山在南边到了头，又有石

山如锥子一样挡在中央。由石山西面向南行六里，又抵达一座石山下，此山从北面远望好似屏风劈开排列，走近顺着它的西麓看去，愈加呈平面展开好像屏风。不久绕到山南，转向东行三里，此山东西两面崖壁忽然环列在前方，中央则往后退向北方，都是陡削的山崖在高空崩裂，三面合围而缺着南面；它前后有土冈横接到东西两座山峰的尽头处，好像挡在门口的门槛；它后方的石壁高高扩展开，如环绕在云霄中的玉玦。这之前，据《百粤志》记载，隆安县有座金榜山，重合起来如像城墙。我到县城打听此山，无人知道。又环视县城附近都是土山，而且我正患病生疮，无暇到远处去寻找。来到这里心里感到此山很奇异，向村夫打听，都说："不认识所谓的金榜山。"问："此山叫什么名字？"答："只是称作石岩山，因为山中有岩洞可以躲避强盗。"我听说这话，就命令顾仆同脚夫在前边的村子等候，我于是向北进山。半里，越过土冈下山，土冈内地势反而洼陷下去，土冈东西两侧的石崖全都劈向空中向前环抱，土冈横亘着接到两端的石崖。径直抵达北面的石崖下后，望见东面石崖之上，两处石壁上的裂隙透过亮光，好像明月高悬在明镜台上了；又望见西面石崖之上，有像门一样的裂缝，层层叠叠悬缀着，好似入云的门扉镶嵌在半天空。我都来不及穷究，先从北面石崖的山麓进入一个石窍。石窍口向南，嵌入石壁成为石室，裂开缝隙成为门洞，层层叠累上去，里面不怎么宽，但外边全都层层叠叠相通。一连上登两层，好像楼阁背靠高空，飞空的轩廊凭临下方，明朗可以歇息。它左边忽然转过去劈开一道缝隙，向西裂去非常深，一直从石崖顶端，下裂到山麓极底处，攀着夹缝上登，只可以收缩肩头，不能寄托豪迈的情怀。只好重又层层叠累而下，钻出两层高悬的裂隙，于是望着西面石崖上高悬的门扉赶过去。这个门洞向东，仰望过去都是高崖无法上登，只有北面石崖上有线一样的石痕可以攀登，于是反攀倒登，两次绕过断开的峡谷，下了又上，这才登到洞口。洞口以内，裂隙向西北穹隆而起；洞口以外，裂隙从石崖向山麓下坠。下方的

峡谷深数丈，前边立有巨石遮住了峡谷，所以从下边望去，只知是石崖高悬，却不知巨石之内有峡谷了。不过峡壁陡削，从上边望得见，却不能下去，想攀住洞口内的裂隙，里面的裂隙也是倾斜难攀。窥视峡内渐渐暗下来，于是又用原来的方法攀住悬崖下来。向南出到大道上，就见送行的脚夫也从前边的村子返回来，等我出来后便离开了。于是向东行五里，有村庄在路左，叫鱼奥。将进村去找脚夫，就见村里人远远呼叫道："已经同押担子的人去前面的村子了。"村里人慰劳我说："游金榜山大洞高兴吗？"我这才知道金榜山就是此山。急忙问："大洞怎么讲？"答："这座山三面环形排列，唯有西面好像屏风。大洞在前崖后面高峰的半中腰，洞中开有四个洞口，宏伟明朗，透着灵气。"我于是醒悟过来，我游的是前崖的小洞，还不是大洞。又向东五里，在百浪村追上了顾仆他们，便在村民家中吃了饭。于是换夫，往东南行二里，又见到右江从北面流来，顺江流往南走，于是下到江畔，就见有条水流自西面的石山峡中前来注入右江。这条水流也十分深广，似乎可以承载船只，只是峡中岩石很多，船不能进入罢了。岸下有渡船，名叫龙场渡，大概就是把定村、龙村溪水的源头出自都结州南境，与万承州交界的地方。渡过溪流的水口，再向南上登土陇，江流折向北流去，路于是向东南行。又走六里，在邓炎村换夫。又向东南行八里，越过一座小山的山脊，又往南二里，抵达那纵村。从村子中走，又行二里，在甲长家中换夫，天色已晚了。又得到轿子，在月夜中行二里，见路右边有个巨大的水塘，一片汪洋，一眼望去水塘弯弯曲曲积水非常长。又是四里，走过一座石桥，有条大溪自西南流来，穿过桥下往东北流去。过了桥又向东走二里，住宿在那同村。夜里二更时，风雨大作。

初七日　早晨起床相当寒冷，雨停了但云层非常浓郁。饭后脚夫来到，开始用竹椅捆成轿子，于是向东行。一里，路左大江自北面流来，前一天所过桥下的大溪从西南流入大江，于是弯向东，路也顺着江走。半里，江流弯向东北流去，路走向东南。又走半里，在那

炎村换夫。又等着脚夫绑轿子，这才往东南行。二里，路左边再次与江流相遇，不久江水又向东北流去。又向东南走四里，渐渐上登土山，共有一里路，翻越而下，下到一处深峡中，有水流从西南通过峡底，往东北流入大江。横渡水流，又上登山冈，半里越到岭侧，再次见大江自北面流来，折向东流去，路也顺江而下。沿南山的山腰东行一里，南山在东面到了尽头，环绕壑谷建成水塘，外面临江处筑了堤，堤内蓄水浸到山麓。越过堤坝往东走，江水于是向东北流去，路仍向南转，共一里，有客馆面向北边的大江，有村落在南面背靠回绕的土阜，这里叫梅圭。又向东从岔道行三里，在振楼村吃饭。仍等脚夫捆轿子等了很久。往南行十里，这才与梅圭从西北来的大道会合。又向东南走十二里，抵达平陆村。〔已是宣化县的属地了。〕村里人不肯绑轿子，想用牛车代替，相持了很久，细雨丝丝地下着；随后在梯子架上草草捆了些木头，这才上路，天已经昏黑了。共四里，住宿在那吉，当地人称为屯吉。

初八日　早晨起床，雨未停。吃饭后捆轿子，等了很久雨反而更大了，终于打着伞登上轿子。向东南五里，雨停了，在麟村换夫，捆好轿子就上路。向东南三里，路分为两条岔道，转弯从通向东南的路走，渐渐又翻越土山。三里，越过山往东走，就见右江从北面曲折流来，流到此地转向东南流去，顺江行。又走二里后来到大滩，有个几家人的村落在江西岸，〔干栏式竹楼开始降为土屋，有在平地上居住的人了。〕就是从前的大滩驿，万历初年已迁到宋村。江中有石滩横截下游，河滩水声轰轰响，二三里外都听得见，大滩的地名源于此，右江到这里才听见水声。换夫捆轿子，于是从村东向东南越岭，三里，越到岭南，就见左江自杨美往下流向东北弯曲而下，流到此地折向东南流去。于是从左江北岸顺流往东行，二里，再走入山脊，雨又纷纷而下。上下在起伏的山冈间又走二里，在平凤村换夫。又向东行二里半，到了宋村，就是来时左江、右江两条江流相夹会合之处，它的南面临江，就是所谓的大果湾了。这个村子在两江

相夹的中心地带，实际就是古代的合江镇，可本地人无人知道这个名字的。万历初年把大滩驿迁到此地，然而没有邮亭驿站，只是民间供给马匹而已。所以我前次路过此地，找大滩驿却不知在哪里，到此时才知道。等着吃饭，等候派夫，很长时间才上路，雨不停。此地南面就是大果湾，渡过左江是杨美通向太平府的路，正东一里处就是左、右二江交汇的尖嘴。现在路从东北方行一里多，渡过右江，向南望去两条江水相会之处在半里外，也像前些日子从船中经过江口向江内望那个地方一样。渡到右江东岸，溯江流往东北行。不久便向东翻山，三里后下走，雨居然哗哗地大下起来。又走一里来到王宫村，便停下来休息。雨声哗哗，到天黑都不能再上路。〔王宫村在大江北岸一里多处。〕

初九日　半夜几次听见雨声十分猛烈，天明后，阴云浓郁四面笼罩。很迟才起床，吃饭后上路，将近上午了。王宫村的左边，有路向北通进山间峡谷中，是从前去大滩驿的近路。由村前往东南行二里，越过一座岭后下走，有小溪从北面的峡谷中流来，向西南流入大江。越过小溪又向东一里，稍转向北沿北山行，有条大道自东通向西，开始沿大道向东去。那一直往西越过小山坳的路，也是从前去大滩驿的路，原来南宁到隆安，这是正道，因为驿站在两江相夹间的宋村，所以绕路去将就它。又向东行三里，转上北面的山冈，在颜村换夫。又往东南越过一座岭下行，转向西，共走五里，在登科村换夫。又向东南二里，在狼科村换夫。山雨暴降，脚夫等不来，奔到竹丛间避雨，头顶脚跟雨水淋漓，只得赶到一处山庄的厢房下躲雨。很久之后脚夫到来，雨也渐渐停了，又向东南越过一个平坦的山坳，共四里，在石步村吃饭。饭后，已是下午了，雨还没有全停，脚夫到了便动身。东南方有个集市在冈头，翻过冈头后共下走半里，越过小石桥，桥下有条深涧但水流非常细，大概是南宁北面的山，到石步村后向西横截江流。又往东南行，雨势大作，遍体湿透。二里，又走下一条深涧，越过木桥后上山冈，又在雨中向东南行二里，

停在罗岷村。等候派夫不见到来，雨不停，点燃湿柴烘烤衣服，不多久便躺下了。

初十日　乌云浓郁连绵，于是吃饭。村里人用马来代替轿子，而另有一人扛着轿子跟着走。雨又霏霏而下，从这里起多半是向东南沿着江岸走了。五里，稍折向北，山内坞中有溪水从东北前来流入江中，于是向南越过溪水。又上冈，二里，抵达秦村，这个村子非常长。开头两三家人互相推诿，随后去到村中一户人家，坐骑与送行的脚夫离开了。等候派夫等了很久，有三四个奸民要了马牌去看，因为牌上只派马，不肯派夫应差。原来城郭附近的百姓，刁悍无比，真不如来时的那些地方恭敬了。很久后，只派两个脚夫肩扛行李，轿子与马全无一样，我用脚步行。一经乘轿以来，已走过数村，现反而被这里的人占有了。幸好雨停了，山冈渐渐变干。一里，平缓越到山冈东北面，有溪水自东北前来流入江中，与前三条溪流相比相当大，用几十个竹凳横在涧底渡过去，大概就是申墟的下游，是发源于罗秀山的溪流了。再向东南上冈一里多，经过窑头村的北边，顾奴同两副担子进村去换夫，我立即从村北的大道往东行。二里，向北走过一座石桥，此桥很长，架在两面山冈之间，但桥下的水流也很细小，从前从船上登陆，从窑头村向东走过的小桥，就是它的下游。又向东走四里，有座长木桥架在两座山冈上，过桥往东走就是白衣庵，再往东就是崇善寺。于是进寺询问静闻永诀的事。他死在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五至七时，我上路后的一天。僧人引路来到下葬的场所，就在木桥溪流东岸的半中腰。我哭着拜祭了他。回顾南面的桥上，就见顾奴与两个挑夫刚好从桥上走过。于是与僧人约定日期，便赶到梁家客店住下了。此时才是中午，雨纷纷下个不停。饭后散步到熊石湖家去打听云南、贵州的客商，〔云南、贵州的经纪人。〕有贵州客商才离开，现在还没有人来。我因为疮痛到药店中买了药，并买了鞋袜便返回来。一别南宁已有七十五天了。

徐霞客游记全译

粤西游日记四

【题解】

《粤西游日记四》是徐霞客旅游广西西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徐霞客在南宁府带病和恶人打交道,为静闻办后事。十九日携静闻骨灰离开南宁,北出昆仑关,经南丹卫治三里城(在今上林县境),抵庆远府(今宜山县)。转往西北,经河池州(今河池县)、南丹州(今南丹县),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七日出广西境。沿途所经多壮族或瑶族聚居区。

当时桂西北被视为“盗贼薮”,霞客幸得友人帮助,携带官府的马符上路,多骑行或乘竹肩舆。途中,霞客曾发病卧床数日,后来脚又被草鞋打破,但仍坚持旅游。在三里城,得到参戎陆万里盛情款待,停五十天,遍游附近各风景胜地,如韦龟岩、独山岩、小独山、青狮岩、白崖堡岩洞、琴水岩、佛子岭诸岩。在庆远府逗留二十三天,游会仙山诸洞、龙隐岩、九龙洞、三门岩、观岩,登多灵山。经河池州游狮子洞、北山。《徐霞客游记》辨证考订了昆仑关和古漏关,记载

了沿途的土司和卫所情况，土特名产和南丹锡矿。经过八寨一带时，多次提到“皆贼踞为巢”，“俱为八寨余孽所踞”，“俱贼村矣”，透露出明末阶段矛盾激化的情况。

【原文】

丁丑十二月十一日[1] 夜雨达旦。余苦疮，久而后起。然疮寒体惫，殊无并州之安也。时行道莫决，闻静闻诀音，必窆骨鸡足山，且问带骸多阻，余心忡忡，乃为二阄请于天宁寺佛前，得带去者。余乃冒雨趋崇善，以银畀僧宝檀，令备蔬为明日起窆之具。晚抵梁店，雨竟不止。

十二日 雨不休，午后小止。余市香烛诸物趋崇善，而宝檀、云白二僧欲瓜分静闻所遗经衣，私商于梁店，为互相推委计，谓余必得梁来乃可。而梁故坚不肯来，余再三苦求之，往返数四，而三恶互推互委，此不肯来，彼不肯去。及余坐促，彼复私会不休。余不识其展转作奸，是何意故？然无可奈何。惟日夜恳之，而彼反以诟言交詈焉[2]。

十三日 晨起，求梁一往崇善，梁决意不行。余乃书一领，求梁作见领者，梁终不一押[3]。余复令顾仆求二僧，二僧意如故。乃不得已，思鸣之于官，先为移寓计。遂入城，得邓贡士家旧房一间。乃出城，以三日房钱畀梁，移囊入城。天色渐霁。然此寓无锅，市罐为晚餐，则月色皎然，以为晴霁可望矣。

十四日 早闻衙行躧屐声，起视之，雨霏霏如故。令顾仆炊而起，书一揭令投之郡太守吴公[4]。而是日巡方使

者自武缘来，吴已往候于郊，顾仆留侦其还。余坐雨寓中，午余，余散步察院前，观左江道所备下程及宣化县所备下马饭[5]，亦俱丰腆。还寓，顾仆以郡尊未还，请再从崇善求之。余复书，顾畀之去，仍不理焉。

太平、南宁俱有柑，而不见橘。余在向武反食橘数枚。橘与柑其形颇相似。

边鱼南宁颇大而多，他处绝无之。巨者四五觔[6]，小者亦二三觔，佳品也。鲫鱼颇小而少，至大无出三寸者。

十五日　五更峭寒，天明开霁。自初一早阴至此，恰半月而后晴朗。是日巡方使者驻南宁，接见各属吏。余上午往观，既午，吴郡侯还自左江道，令顾仆以揭往诉静闻事，吴亦不为理。上午出城觅车夫，复俱不得，忡忡而已。

十六日　明爽殊甚。五鼓，巡方使者即趋太平府。其来自思恩，亦急迫如此，不知何意。想亦为交夷压境而然耶！然不闻其调度若何，此间上下俱置之若罔闻也。仍令顾仆遍觅车夫，终不可得。

南宁城北狭西阔，北乃望仙坡来龙，西乃濒江处也。北、东、南各一门，皆偏于角上，惟西面临江，有三门。

十七日　再备香烛素蔬往崇善，求云白熟而奠之，止索戒衣、册叶[7]、竹撞，其他可易价者悉不问。云白犹委候宝檀回。乃先起窆白骨，一瓶几满。中杂炭土，余以竹箸逐一拣取，遂竟日之力。仍以灰炭存入瓶中，埋之旧处，以纸

数重裹骨，携置崇善寺外，不容带入。则宝櫝归矣。见余索册、撞，辄作盗贼面孔向余曰："僧死已安窆，如何辄发掘？"以索自锁，且以锁余。余笑而度之，盖其意欲余书一领，虚收所留诸物也。时日色已暮，余先闻其自语云："汝谓我谋死僧，我恨不谋汝耳！"余忆其言，恐甚，遂从其意，以虚领畀之，只得戒衣、册叶，乃得抱骸归。昏暮入邓寓，觅烛，重裹以拜，俱即戒衣内者。包而缝之，置大竹撞间，恰下层一撞也。是日幸晴霁，故得拣骨涯滨竟日，还从黑暗中，见沙堤有车，以为明日行可必矣。

十八日　早起则阴雨霏霏，街衢湿透。余持伞觅夫，夫之前约者，已不肯行。出沙堤觅车，车又不复得。乃还寓，更令顾仆遍索之城外，终无有也。

【注释】

①丁丑句：季抄本原仅作"十一日"，年月为整理者加。

②诟（gòu 够）言：侮辱人的话。　詈（lì 利）：骂。

③领：领条。领取物件留下的字据。　押：画押。在公文契约上签字或画记号，以作凭信。

④揭（jiē）：即揭帖，此指具有揭发性质的私人启事。

⑤宣化县：南宁府附郭县，在今南宁市。

⑥觔（jīn）：同"斤"，重量单位。

⑦戒衣：即袈裟，为佛教僧尼的法衣。　册叶：即"册页"，原为书的册数、页数，此指经卷。

【译文】

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十一日　夜雨通宵达旦。我苦

于生疮，睡了很久后才起床。然而又是疮痛又是寒冷身体疲惫极了，全无在并州时的安稳了。此时走哪条道未决定，听见静闻诀别时的声音，必定要葬在鸡足山，而且打听到带着骸骨难走路，我忧心忡忡，只得做了两个阄到天宁寺的佛像前求神，得到带着走的阄。我于是冒雨赶到崇善寺，拿银子给僧人宝檀，命令他准备菜肴为明天起葬做准备。晚上抵达梁家客店，雨整天不停。

十二日　雨下个不停，午后稍停。我买了香烛诸种物品赶到崇善寺，可宝檀、云白两个和尚想瓜分静闻遗下的佛经和衣服，与梁家店主私下商量好，计划好互相推诿，告诉我必定要梁店主来了才行。可是姓梁的故意坚决不肯来，我再三苦苦哀求他们，往返数次，但三个坏蛋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这里不肯来，那里不肯去。到我坐下催促时，他们又不停地私下相会。我不懂他们翻来覆去地作恶，是什么意思，什么缘故？然而无可奈何。唯有日夜恳求他们，可他们反而用难听话交相骂人。

十三日　早晨起床，求姓梁的去一次崇善寺，姓梁的决意不走。我只得写了一个领条，求姓梁的作认领尸骨的见证人，梁某始终不肯画一个押。我又命令顾仆去求两个和尚，两个和尚的意思如故。于是不得已，考虑到官府去鸣冤，先为换寓所做准备。于是进城，找到一间邓贡士家的旧房。于是出城，把三天的房钱交给姓梁的，搬行李进城。天色渐渐转晴。然而此处寓所无锅，买来瓦罐做晚饭。只见月光皎洁，以为可以指望天气晴朗了。

十四日　早晨听见衙门踩着木板鞋行走的声音，起身看天色，淫雨霏霏如故。命令顾仆煮饭然后起床，写了一个揭帖命令把它投递给知府吴公。但这天巡察地方的使者从武缘县来，吴知府已去郊外迎候，顾仆留下暗中察看等他回来。我坐在漏雨的寓所中，午后，我在都察院门前散步，观察到左江道准备的礼物和宣化县准备的下马饭，也全很丰厚。返回寓所，顾仆因为知府大人未回来，请求再往崇善寺去求和尚。我又写了信，顾仆给他们送去，仍然不理会。

太平府、南宁府都有柑子，但不见桔子。我在向武州反而吃到几个桔子。桔子与柑子它们的形状颇有些相似。

南宁的边鱼很大很多，其他地方绝然没有。大的四五斤，小的也有二三斤，是佳品。鲫鱼很小而且很少，最大也没有超出三寸的。

十五日　五更时酷寒，天明后晴开。从初一早晨阴到此时，恰好半个月后才晴朗。这一天巡察地方的使者停在南宁，接见各方面的属吏。我上午前去观看，中午以后，吴知府从左江道返回，命令顾仆拿着揭帖去告静闻的事，吴知府也不作理睬。下午出城去找车子脚夫，又都找不到，忧心忡忡而已。

十六日　特别明丽爽朗。五更时，巡察地方的使者就赶去太平府。他从思恩府来，也是如此急迫，不知是什么意思。猜想也是因为交夷压境才这样的！但没听说他做了怎样的调度，这一带上上下下都把这事置若罔闻。仍命令顾仆四处去找车子脚夫，始终不能找到。

南宁城北面窄西面宽，〔北面是从望仙坡延伸来的主脉，西面是濒江之处。〕北、东、南三面各有一道城门，都偏在城角上，唯有西面临江，有三道城门。

十七日　再次备办了香烛素菜去崇善寺，求云白烧熟后祭奠静闻，只索要戒衣、经卷、竹箱，其他可换钱的东西一概不再追问。云白仍推说要等宝檀回来。只得先起葬白骨，几乎装满一个瓶子。瓶中杂放着炭灰，我用竹筷子逐一拣出来，竟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仍把木炭灰存放进瓶中，埋在原来的位置，用几层纸裹好白骨，带来放在崇善寺外，〔不准带进寺。〕就见宝檀也归来了。见我索要经卷、竹箱，立即作出盗贼样的面孔对我说："僧人死后已经安葬，怎么擅自挖掘？"用锁把门锁上并把我锁在里面。我笑着揣侧他的心意，大概他的意思是想要写一个领条，虚造我收到过他们留下的各种东西。此时天色已晚，我事先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你说我谋杀

了僧人，我恨不连你一起谋杀了！”我想起他的话，非常害怕，就顺从了他的意思，把假领条交给他，只得到戒衣、经卷，这才得以抱着骸骨归来。在昏黑中走入邓家寓所，找来火烛，重新裹好骸骨拜过，全部〔就是戒衣内的东西。〕包好缝起，放在大竹箱内，恰好装满竹箱的一个下层。这一天幸好晴朗，故而能够整天在溪岸边拣骨头，从黑暗中返还来时，见沙堤上有车，以为明天必定可以走了。

十八日　早晨起床就阴雨霏霏，街道湿透了。我打着伞去找脚夫，前一天约好的脚夫，已不肯走了。出城到沙堤去找车，车又找不到。只好返回寓所，再命令顾仆到城外去四处找车，始终没有。

【原文】

十九日　晨得一夫，价甚贵，不得已满其欲，犹推索再三，上午乃行。雨色已开，阴云未豁。出朝京门，由五公祠即望仙坡。东麓东北行。五里，过接官亭，有小水自西北注东南。又五里，越一冈，连涉南行小水。又五里，有一溪较大，亦自西北向东南注，此即向往清秀所过香象桥之上流也。盖郡北之山东西屏峙，西抚于石步墟，东极于司叛之尖山，皆崇峰联属如负扆。其中南走一支，数起数伏，而尽于望仙坡，结为南宁郡治。又东再南走一支，南尽于清秀山而为南宁之下砂。此水其腋中之界也，有木梁架溪上，渡梁，遂登冈阜。又五里，越一最高冈脊，东下有泉一窞在脊畔，是曰高井。由是三下三上，屡渡小水，皆自东南注西北，始知其过脊尚在东，此皆其回环转折之阜，流之西北注者，即西转而东南下木梁大溪者也。共四里，又越一冈脊而下，其脊高不及高井之半，而实为西北来过脊以

趋清秀者也。下脊又二里，再渡一溪，其流亦自西北注东南。过溪上冈又二里，为归仁铺，三四家在冈头而已。又东北望尖山而行，七里为河丹公馆，亦有三四家在冈头，乃就饭焉。又东北行，屡涉南流小水，五里，一溪颇大，有木梁架之，至长于前二溪。其溪盖自北崇山中来，有聚落倚其上流坞中，颇盛。越梁东上冈，是为桥村墟，数十家之聚。时方趁墟，人声沸然。于是北望尖山行，又屡涉东南流小水，十二里，北渡一木梁颇大，又三里而至施溢驿，日将晡矣，歇于店。

二十日　五更起，饭而行，犹昧爽也。由施溢东北行二里，为站墟。又一里，降而下，渡一溪，木梁亦长。越溪东上，共一里，逾一冈，已越尖山东北矣。途中屡越小水，皆北而南。又十二里，横径平畴中，其处北近崇山，南下平坞，西即所逾之冈，东则崇山东尽，转而南行，缭绕如堵墙环立。又东二里，复得大溪自北山南注其内，溪北大山之下，聚落甚盛，曰韦村。大山负扆立村后，曰朝著山。渡溪桥，东上崇冈，即南下之脊，为清秀之东郡城第二重下砂也。按《郡志》[1]，东八十里有横山，高险横截江河，盖即此山南走截江而耸起者也。宋置横山寨，为市马之所[2]。又东北二里，有三四家在山冈，曰火甲铺。于是北下行山坞间，四面皆山，水从东南透夹去。屡涉细流，五里，遂北折入山夹。两山东西骈立，从其中溯流北上，共十里，山夹束处汇塘坻水，有三四家踞山脊中度处，两崖山甚逼，乃名曰关

山，土人又名曰山心。按志，昆仑山在郡城东九十余里，必此地无疑。然询之土人，皆曰昆仑关在宾州南，即谢在杭《百粤志》亦云然。按宾州南者乃古漏关，非昆仑也。世因狄武襄驻宾州[3]，以上元飨士[4]，夜二鼓被昆仑[5]，遂以宾州古漏当之。至今在南宁者，止知为关山，而不知昆仑；在宾州者，皆以为昆仑，而不知为古漏。若昆仑果在宾州南十里，则两军已对垒矣，武襄十日之驻，二鼓之起，及曙之破，反不足为神奇矣。饭于氓舍，遂东北下山。一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其流汤汤，入自南宁境，尚无比也。盖关山南北水虽分流，犹南下郁江。于是溯其流北行山夹间，其山屡开屡合，又十四里，得百家之聚，曰长山驿。聚落在溪之西。其北有两溪来会，一自西北，一自东北。二水会合，其北夹而成冈，有墟舍在其上，甚盛。乃渡其西北来之溪，陟桥登墟，循东北来溪之右溯之行。又十里，溪水自东北盘坞中来，路由北麓而上，得数家之聚，曰里段墟，乃邕、柳界牌岭之南麓也。其去界牌尚十里。此地犹属宣化。盖邕、柳之水以界牌岭而分，北下者由思笼西转武缘高峰岭西入右江，南下者入郁江。此界牌岭南流之水，经长山而南，余以为即伶俐水之上流也。然土人云："伶俐水尚东隔一山；此水出大中港，其港在伶俐之西"云[6]。是日至里段，约行六十里，日才过午，夫以担重难行，且其地至思笼四十里，皆重山，无村可歇，遂税驾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自里段北行，复下山，仍与北来水

遇。溯之入五里，水左右各有支流自山腋来注，遂渡一小桥，乃西北来支流也。又四里，又渡小桥，越溪之东，东北山夹又有支流下注。又北一里，始北上登岭，西瞰其流自西夹中来，则里段、长山大溪之发源处矣。北上半里，东入一隘门，其东有公馆焉，是为邕、柳分界处。门以内属宾州。公馆惟中屋为瓦，其门庑俱茅所盖。馆门东向，其前后环壑为田，而南北更峙土山。其水犹西坠馆右峡中，盖即前西麓登山时所见，东北夹支流下注之上流也。其隘土人名为界牌岭，又指为昆仑关[7]。按昆仑为南宁地，去郡东九十五里；兹与宾分界，去南宁一百二十里，其非昆仑可知。今经行者见其处有隘，遂以昆仑当之。故《西事珥》云："昆仑关不甚雄险，其上多支径，故曰：'欲守昆仑，须防间道。'"亦误谓此也。又平行岭夹，则田塍之东潴而为塘。三塘连汇，共半里，塘尽，复环为田。(田)之南巨山横峙，田之北列阜斜骞，而田塍贯其间，即过脉处也，其东，水北流矣。余初以小脉自北南过，及随水东北下，抵思笼而问之，始知其水犹西北转武缘南之高峰，而入右江[8]，则此脉乃自南而北渡，北起为陆蒙山，迤逦西行，过施湴尖峰，又西走而分支南结为南宁，其直西又西为罗秀，又西为石步，又西尽于王宫，则右江入郁之东岸也。自过脉处又东半里，乃下，又半里，下抵坞中。随水东北行，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云气郁勃，时漫时露。五里，渐抵尖峰之南，渡溪而北又二里，始见路左西山下有村倚焉。又东渡溪，于是循溪

东而北向行。三里，已出尖峰之西麓，溪流东啮麓趾，路乃盘崖北上。转出崖北，二里，东北下，已绕尖峰之北矣。又行坞中二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夹来，北与界牌之水合，有小桥，渡之，是为上林县界[9]。自界牌岭来至此皆为宾州境，而是水之东又为上林境，以上林之思笼一驿孤悬独界其中也。过桥，复东北升陟冈陀，四里抵思笼[10]，村落一区在冈头，是为思笼驿。按志，思笼废县，昔为南宁属，不知何时割属上林。其地东西南皆宾州境，惟西北五十里至上林县。驿南面曰高尖山；北面崇山并障，东曰北斗山，西曰晒麹岭；遥山层叠正西者，曰陆蒙山。溪自界牌岭东北至此，扼于北山，遂转西南去。惟陆蒙隔于溪西也。

先是，雨色濛濛，初拟至思笼而止；及饭，而日色尚早，夫恐明晨雨滑，遂鼓勇而前。由思笼遂东下坞中，溯细流东行，一里，田夹既尽，复潴水为池。其池长亘一里，池尽复环塍为田，其南北皆崇山壁夹，南为高尖之东北垂，北为北斗之东南垂，其中夹而成田。共半里，即二山度脉之脊，水至是遂分东北与西南二派，东北者入都泥江，西南者入右江，为黔、郁两江脊，水之派至是始分。过脊，随水东北行峡中，其峡甚束。又半里始降而下，有坊焉，复为宾州界。盖宾州之地，东西夹思笼一驿于中，为上林南界者，横过仅七里云。既下，山愈逼束，路益东转，已越高尖山之东麓矣。按志："宾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之水出焉。其关曰古漏关。"即此矣，然土人无复知者。随水东

下又三里，山峡渐辟，又六里，渐出峡，始东望遥峰甚高，双尖骈起者，为百花山。水折而北，路亦随之，山乃大辟。六里，为双峰洞，阳有庙东向，曰陈崇仪庙，乃祀宋守陈曙者。侬智高之乱，曙为宾守，以兵八千战于昆仑，兵溃，经略狄青以军法斩之，土人哀而祀焉。后韩都督征蛮，见有白马朱衣而导者，知为曙显灵，故拓而新之。其地乱山回伏，无双峰特耸；若百花骈拥，虽望而见之，然相距甚遥，不知何以"双峰"名峒。碑曰："在宾州三十里。"又北二里，有小水自西坞出，东注于大溪。即古漏水。又三里，乃渡大溪之东，溪乃东转，路亦从溪南随之。共东十里，溪北之山东尽，溪南之山亦渐东转而南，是为山口。其东平畴一望，天豁岚空，不意万山之中，复有此旷荡之区也！东望五里，为丁桥村，又东十里为宾州[11]，皆在平楚中。谢肇淛云："昆仑在宾州南十里。"此何据也？

少憩山口，征三里路于途人。知者云："当从此东北行，由北小岭入，是为口村。其道为径，可无宾州之迂。"时甫下午，日色大霁，遂由山口北渡大溪，从平畴中行。十里，抵北界小山下。其山颇低，自山口之北回环东北行，至此有村落依之。由村东又东北行五里，越山之北，复有坞自西而东，路横涉之。二里，有水亦自西而东注，架小桥于上渡之。又北一里，直抵北山下，其山乃北第二重东行小支。又有水直逼山麓，自西而东，架桥亦与前溪同。度桥即北向登山，山巅有堡一围，名竹马堡，乃二年前太平节推

吴鼎元，高州人。署宾州所筑，招狼兵五十名以扼要地者。上山半里，又从山上北行半里，山北有水一塘，横浸山麓，四面皆山峡环之。下山又半里，北望公村尚在坞北二里外，担夫以力不能前，乃从山北麓东行半里，投宿小村。村不当大道，村人初不纳客，已而一妇留之，乃南都人李姓者之女[12]，闻余乡音而款留焉。其夫姓邓，随驿骑至南宁。

二十二日　是为立春日。晨起，阴云四合。饭而北行田坞间。二里，抵北山下，是为公村[13]。由村东越山而北，三里下及北麓，始见北向扩然，渐有石峰透突。盖自隆安西岭入，土山崇卑不一，皆纯土而不见石，至此始复见峥嵘面目矣。于是复行平畴中，一里，北过一板桥，有小水亦自西而东。又北行四里，抵北小山下，有水从山下漱南麓而东，架桥渡之。遂穿山腋而北，于是北行陂陀间，西望双峰峻极，氤氲云表者，大明山也[14]。其山在北斗山西北，为上林、武缘分界。按志，上林、武缘俱有镆铘、思邻二山，为二县界，曰镆铘关而不及大明，岂大明即镆铘耶？又北五里，有大溪西自大明山东流而去，是又为宾州、上林之界，其水较古漏诸溪为大，故不能梁而涉焉[15]。由溪北又三里，登一冈，是为思洛墟，宾州北来大道至墟而合。遂西北行，共十二里过白墟[16]，又三里为牧民堡，有卖饭于冈头者，是为宾州往上林、三里中道也。又西北行十里至开笼山，一名鸡笼，已直逼北界石山下。由岐北入石山夹中，其山千百为群，或离或合，山虽小而变态特甚。有分三岐者，东岐大

而高，中次之，西岐特锐，细若竹枝，诡态尤甚；有耸立众峰间，卓如簪笔者。由其西转而北，入石山峒中。五里，北至杨渡[17]，一大溪西由上林崇山中东流至此，直逼北面石山下，又有一溪北由三里山峡中南向入之，二流合而其溪愈大，循石山而东，抵迁江入都泥焉。方舟渡北山下，有卖饭者当道，渡者屡屡不绝。遂由其东溯南来溪西岸入峡，其峡或束或开，高盘曲峙，左右俱有村落。十里，峡复大开，四山围绕，中成大坞。有一峰当坞起平畴中，四旁无倚，极似桂林之独秀、向武之瑞岩，更小而峭。路过其西，忽树影倒垂，天光中透，亟东入之，则其中南北中迸。南窍复有巨石自洞顶当门外倚，界洞门为二，门内裂窍高数丈，阔丈五，直透峰北者五六丈。出北窍，其上飞崖倒覆，骞腾而东，若复道回空，悬树倩影。复入其内，又西通一窍，西北转而出，其中宛转，屡有飞桥上悬，负窦层透，又透西门焉。一峰甚小，下透四门，中通二道，亦琅岩之具体而微者，但琅岩高迥，而兹平狭耳。由岩北又北三里，为桂水桥，溪水自西北漱崖，而南崖瞰溪临桥。昔有叠石为台，构亭于上者，曰来远亭，今止存荒址矣。越桥东，又北二里，为三里城[18]。城建于万历八年，始建参府，移南丹卫于此[19]，以镇压八寨云。时已过午，税驾于南城外陈队长家。其人乃浙之上虞陈氏也[20]，居此二十年矣。晚日甚丽，余乃入城谒关帝庙，换钱于市而出。及就寝，雨复大作。

【注释】

①《郡志》:“志”原作“城”,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市马之所:按,横山寨为南宋与大理、罗殿、自杞集中进行马匹贸易的地方,南宋与金对峙,战马多从大理来。横山寨的位置,近人多认为在今田东县治。此认为在邕州以东,可备一说。

③狄武襄:即狄青(1008～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善骑射。侬智高陷两广,青上表请行。据《宋史·狄青传》,驻兵宾州,“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为阵。”“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巨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之。”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故称狄武襄。

④上元:旧俗以中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

⑤被:及,抵达。

⑥然土人云句:霞客详细记录群众的讲述甚为可贵,当地群众的说法是对的。伶俐水入郁处称伶俐,在邕宁县东隅;沙江河在伶俐水之西,入郁处称江口,在邕宁县东境。两水皆平行湾曲南向入郁江。

⑦昆仑关:今名同,在邕宁东北隅,邕宁与宾阳两县界上,公路仍从此经过。

⑧而入右江:“入”原作“出”,据本书上文及地理实际校改。

⑨上林县:隶柳州府宾州,即今上林县。

⑩思笼:明时为思龙镇,置巡检司,隶上林县。今作思陇,在宾阳县西境。

⑪宾州:隶柳州府,治今宾阳县稍北的新宾。

⑫南都:明制有两京,即北京和南京,北京顺天府称京师,南京应天府又称南都。直隶南京的地区称南直隶,简称南直或直,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

⑬公村:今作公车,在宾阳县西北隅。

⑭大明山:今名同,在上林、武鸣两县间,最高峰海拔1760米。

⑮大溪:即今狮螺江,今上林、宾阳两县仍基本以此水为界。

⑯白墟:今仍作白圩,在上林县东境的公路边。

⑰杨渡:今作洋渡,在上林县东境。从上林西来之水明代称澄江、李依江、

南江，从三里南下之水明代称北江。南北二江在杨渡汇合后称清水江，再往东转北流，至迁江入红水河，此水今仍称清水江。

⑱三里城：今仍作三里，在上林县东北境。

⑲南丹卫驻地迁徙频繁。洪武二十八年(1395)置于南丹州，因名南丹卫。永乐二年(1404)徙上林县东，正统六年(1441)徙宾州城，万历八年(1580)迁至三里城。

⑳上虞(yí 余)：明为县，隶绍兴府，治所在今浙江上虞县东境的丰惠。

【译文】

十九日　早晨找到一个脚夫，价非常贵，不得已满足了他的贪欲，还再三推却索价，上午才动身。雨色已经开霁，但阴云仍未散开。走出朝京门，由五公祠〔就是望仙坡。〕的东麓往东北行。五里，路过接官亭，有小溪自西北流向东南。又走五里，越过一座山冈，接连涉过往南流的小溪。又是五里，有一条溪较大，也是自西北向东南流注，这就是从前去清秀山时走过的香象桥的上游了。大致上府城北面的山东西两面屏风样矗立，西边连接到石步墟，东边尽于司叛的尖山，都是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如像屏风。其中往南延伸的一支，几次起伏，然后在望仙坡到了尽头，盘结为南宁府城。再靠东又有一支往南延伸的山，南边在清秀山到了尽头而后成为南宁城下延的沙碛地。这条溪水是这两支山脉的分界，有木桥架在溪上，过桥后，就上登冈阜。又走五里，越过一条最高的冈脊，向东下走有一深坑泉水在山脊畔，这叫做高井。由这里下山三次上山三次，多次渡过小溪，都是从东南流向西北的，这才明白山脉延伸而过的山脊还在东面，这些都是它回绕转折过的土阜，水流往西北流注的，就是在西边转向东南流入木桥下大溪的水流了。共四里，又越一道冈脊后下走，这个冈脊高处不到高井的一半，但实际上是从西北前来趋向清秀山的延伸而过的山脊。下山脊后又走二里，再渡过一溪，这条溪流也是从西北流向东南的。过溪后上冈又走二里，是归仁铺，只是三四家人在冈头而已。又往东北望着尖山而行，七里后是

河丹公馆，也有三四家人在冈头，便走过去吃饭。又向东北行，屡次涉过往南流的小溪，五里，一条溪流很大，有木桥架在溪上，与前两条溪上的桥相比最长。此溪大概是从北面的高山中流来的，有村落紧靠在它上游的山坞中，相当兴盛。过桥后向东上登山冈，这是桥村墟，是数十家人的村落。此时正在赶集，人声鼎沸。从这里望着北面的尖山行，又多次涉过向东南流去的小溪，十二里，向北越过一座木桥，相当大，又走三里便来到施溢驿，日将西下了，停歇在客店中。

二十日 五更起床，饭后动身，仍是黎明。由施溢驿往东北行二里，是站墟。又走一里，猛然而下，渡过一溪，木桥也很长。越过溪流向东上行，共一里，越过一座山冈，已越出到尖山的东北方了。途中屡次越过小溪，都是自北流向南。又走十二里，横向经过平旷的田野中，此处北面靠近高山，南边下去是平坦的山坞，西面就是越过的山冈，东面就见高山到了东边的尽头后，转向南延伸，如环立的墙壁缭绕。又向东二里，又见到一条大溪从北面山中向南流注到山坞中，溪北的大山之下，村落十分兴盛，叫韦村。大山屏风样立在村后，叫朝著山。走过溪上的桥，向东上登高冈，就是往南下延的山脊，是清秀山的东面府城的第二层下延的沙碛地。据《郡志》，城东八十里有座横山，又高又险横截江流，大概就是此山往南延伸横截郁江高耸而起的了。宋代设置了横山寨，作为买马的场所。又向东北二里，有三四家在山冈上，叫火甲铺。从这里向北下到山坞间行走，四面都是山，水流从东南方穿过峡谷流去。屡次涉过细小的溪流，五里，就向北折进山间峡谷。两面的山东西并立，从峡谷中溯流向北上走，共十里，山相夹紧束处聚沙汇积为水塘，有三四家人高踞在中央山脊延伸之处，两面的山崖非常狭窄，名字竟然叫关山，当地人又叫做山心。根据志书，昆仑山在府城东面九十多里，必定是此地无疑了。不过向当地人询问此事，都说昆仑关在宾州南境，就是谢在杭的《百粤志》也这样说。据考察，宾州南境的是古漏

关，不是昆仑关。世人因为狄青驻兵宾州，在上元节大宴将士，夜里二更时到达昆仑关，便把宾州的古漏关当做昆仑关。至今在南宁府的，只知它是关山，却不知是昆仑关；在宾州的，都以为它是昆仑关，却不知是古漏关。如果昆仑关果然在宾州南面十里，那么两军已经对垒了，狄青的十日驻兵，二更起兵，以及拂晓破贼，反而算不上神奇了。在民房中吃了饭，于是向东北下山。一里，有条大溪自北流向南，水流浩浩荡荡，自从进入南宁府境内，还没有可与它相比的。关山南北两面的水流虽然分流，但仍然向南下流进郁江。于是溯溪流往北行走在山间峡谷中，沿途的山多次分开多次合拢，又走十四里，走到一个百户人家的村落，叫长山驿。村落在溪流的西面。村北有两条溪水前来相会，一条从西北来，一条从东北来。两条溪水会合处，那北面的夹角处形成山冈，在冈上有集市的棚舍，非常繁荣。于是渡过那从西北流来的溪流，走上桥登上集市，沿东北流来的溪流右岸溯流前行。又走十里，溪水从东北回绕在坞中流来，路经北麓上走，有个几家人的村落，叫里段墟，是邕州、柳州界牌岭的南麓。〔这里离界牌岭还有十里。此地仍属宣化县。〕大体上邕州、柳州的水流从界牌岭分流，往北下流的由思笼向西转过武缘县高峰岭西边流入右江，向南下流的流入郁江。此地界牌岭往南流的水流，经长山往南流，我以为就是伶俐水的上游了。然而本地人说："伶俐水还在东边隔着一座山；这条水流从大中港流出去，大中港在伶俐的西边"等等。这天走到里段墟，约走了六十里，太阳才过中午，脚夫因为担子太重难行走，况且此地至思笼有四十里，都是重重深山，无村可歇，便住下不往前走了。

二十一日　黎明，从里段墟往北行，又下山，仍与北面流来的溪水相遇。溯流进去五里，溪水左右各有支流从山侧流来注入，于是越过一座小桥，是从西北流来的支流。又行四里，又走过小桥，越到溪东，东北山间峡谷中又有支流下流注入。又向北一里，开始北上登岭，俯瞰西面溪流从西边峡谷中流来，是里段墟、长山大溪的

发源处了。向北上登半里，向东走入一道隘门，隘门东边有客馆，这是邕州、柳州的分界处。〔门以内属于宾州。〕客馆唯有正堂屋是瓦房，馆门两侧的厢房全是茅草盖成的。馆门向东，它前后壑谷环绕中有田地，但南北两面又耸峙着土山。这里的水流仍然向西坠入馆右的峡中，大概就是前边在西麓登山时见到的，从东北峡谷中下流的支流的上游了。这个隘口当地人起名叫界牌岭，又指认为昆仑关。据考察，昆仑关是南宁府的辖地，距府城东面九十五里；这里与宾州分界，距南宁城一百二十里，可知它不是昆仑关。现在经过此地的过路人见此处有隘门，便把它当做昆仑关。所以《西事珥》说："昆仑关不怎么雄伟高险，关上分出很多岔道，因而说：'要守住昆仑关，必须防守小路。'"也误认为是此地了。又平缓行走在山岭峡谷间，就见田野的东面蓄水为塘。三个水塘连片积水，共走半里，水塘尽头又有田地环绕。田野的南面大山横向屹立，田野的北面成列的小土山斜向高举，而田地纵贯其间，就是山脉延伸过之处了，它的东面，水向北流了。我起初以为这条小山脉是自北往南延伸而过，及顺水流往东北下走，抵达思笼时询问此山的走向，才知道这条水流仍然是向西北转过武缘县南的高峰，而后流入右江，那这条山脉是自南往北延伸，在北面突起成为陆蒙山，逶迤向西延伸，延过施湴驿的尖峰，又往西延然后分出支脉在南面盘结为南宁府所在的山，它一直往西又在西面成为罗秀山，又往西是石步墟，又往西在王宫村到了尽头，就是右江流入郁江的东岸了。从山脉延伸而过之处又向东走半里，于是下山，又走半里，下到坞中。顺水往东北行，望见前方的山中一座山峰的尖端非常高，云气浓郁旺盛，时而弥漫时而飘散。五里，慢慢走到尖峰的南面，渡过溪水后往北又走二里，这才见到路左西山下有村庄依傍着。又向东渡溪，于是沿溪流东岸向北行。三里，已到尖峰的西麓，溪流向东啃咬着山麓的下部，路于是绕着山崖向北上走。转到山崖的北面，二里，向东北下行，已绕到尖峰的北麓了。又在山坞中行二里，有小溪从南边尖山

北面的峡谷中流来，向北与界牌岭来的水合流，有小桥，过桥，这里是上林县的地界。从界牌岭来到此地都是宾州的辖境，但这条溪水的东岸又是上林县的辖境，是由于上林县的思笼一个驿站孤独地悬隔在其中。过桥后，又向东北登陟在山冈斜坡之间，四里后抵达思笼，一片村落在冈头，这是思笼驿。据志书，思笼是废除的县，往昔是南宁府的属地，不知何时划割给上林县所属。这个地方东、西、南三面都是宾州的辖境，唯有西北距五十里到上林县。思笼驿南面的叫高尖山；北面崇山峻岭屏障样并立着，东边的叫北斗山，西边的叫晒麹岭；正西层层叠叠的远山，叫陆蒙山。溪水从界牌岭向东北流到此地，被北山扼住，就转向西南流去。唯有陆蒙山隔在溪流西面。

这以前，雨色濛濛，最初打算到思笼便停下；到吃饭时，天色还早，脚夫担心明天早晨下雨路滑，就鼓足勇气往前走。由思笼向东下到山坞中，溯细小的溪流往东行，一里，走完夹在两旁的田，又是积水的水池。这个水池长长地绵亘了一里，水池过后又是田埂环绕的田，这里南北两面都是高山石壁相夹，南面是高尖山的东北垂，北面是北斗山的东南垂，两山之中夹成田地。共半里，就是这两座山山脉相连的山脊，水流到了这里便分为东北与西南两条支流，向东北的流入都泥江，向西南的流入右江，是黔江、郁江两江分流的山脊，水流的支系到这里开始分流。走过山脊，顺水在峡中往东北行，此峡非常狭窄。又走半里开始下降，有座牌坊，又是宾州的地界。原来宾州的辖地，东西夹着一个思笼驿在当中，是上林县的南部辖境，横过之处仅有七里。下山之后，山更加紧逼束拢，路越加向东转，已越过高尖山的东麓了。据志书说："宾州南面四十五里处有座古漏山，古漏水源出于那里。那里的关隘叫古漏关。"就是此地了。然而当地人已不再有人知道。顺水流又向东下行三里，山峡渐渐开阔，又走六里，渐渐出峡，这才望见东面远处的山峰非常高，双尖并排耸起，是百花山。水折向北流，路也随着它走，山于是十分开

阔。六里，是双峰洞，山南有寺庙向东，叫陈崇仪庙，是祭祀宋代知州陈曙的庙。侬智高作乱，陈曙任宾州知州，率兵八千在昆仑关作战，兵败，经略使狄青按军法斩了他，当地人哀悼祭祀他。后来韩都督征讨蛮族，见到有个骑白马穿朱红衣服领路的人，知道是陈曙显灵，因而扩建翻新了庙宇。此地乱山环绕起伏，没有双峰那样特别高耸的山；至于百花山双峰前拥，虽然望得见它，然而相距甚远，不知为什么用“双峰”来命名山洞。〔碑文说：“在宾州三十里。”〕又向北二里，有小溪自西面山坞中流出，向东注入大溪。〔就是古漏水。〕又走三里，就渡到大溪的东岸，溪水于是向东转，路也从溪水南岸顺溪流走。共向东十里，溪北的山到了东边的尽头，溪南的山也渐渐由东转向南，这里是山口。它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平旷田野，天空开阔山间雾气空濛，意想不到在这万山之中，又有这空阔广大的地方！往东望去，五里外是丁桥村，又向东十里是宾州城，都在平川上的树丛之中。谢肇淛说：“昆仑关在宾州城南十里。”这是根据什么呢？

在山口稍稍休息，向途中的人证实去三里城的路。知道的人说：“应当从此地往东北行，由北面的小岭进去，那是口村。这条路是小路，可以不必绕道宾州。”此时刚到下午，天色大晴，就由山口向北渡过大溪，从平旷的田野中前行。十里，抵达北面的小山下。此山很低，从山口的北面回绕着往东北延伸，延到这里有村落依傍着它。由村东又向东北行五里，越到小山的北面，又有山坞自西向东扩展，路横涉过山坞。二里，有水流也是自西向东流注，在上面架有小桥横渡过去。又向北一里，直达北山下，这里的山是北面第二层向东延伸的小支脉。又有水流直逼到山麓，自西流向东，也与前边的溪流相同架了桥。过桥后马上向北登山，山顶有一座围起来的土堡，名叫竹马堡，是两年前太平府姓吴的节推官〔名叫鼎元，是高州人。〕代理宾州州官时修筑的，他招集五十名土司兵扼守这个要地。上山半里，又从山上向北行半里，山北面有一塘水，横浸着山麓，四

面都是山峡环绕着它。下山又走半里，远望北面公村还在山坞北面二里路之外，挑夫由于力尽不能前走，就从山北麓往东行半里，投宿到小村中。村子不在大道上，村里人起初不接纳客人，不久一个女人留下了我们，是一个姓李的南京人的女儿，听见我的家乡口音便留下款待了。〔她的丈夫姓邓，跟随驿站的坐骑到南宁去了。〕

二十二日　这天是立春日。早晨起床，阴云四面合拢。饭后往北行走在山坞中的田野间。二里，抵达北山下，这是公村。由村东越到山北，三里下到北麓，这才见到北方十分广阔，渐渐有石峰突起显露出来。自从走入隆安县的西岭以来，土山高低不一，都是纯土却不见石头，来到此地才重又见到石山的峥嵘面目了。于是又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一里，向北走过一座木板桥，桥下有小溪也是自西流向东。又往北行四里，抵达北面的小山下，有溪水从山下冲刷着南麓往东流，架桥渡过溪流。于是往北穿越山侧，从这里起向北行走在山坡上，远望西方双峰极其险峻，高出云层外，云雾氤氲，是大明山。此山在北斗山西北，是上林县、武缘县的分界处。根据志书，上林县、武缘县都有镆铘、思邻两座山，是两县的分界处，说到镆铘关却不提及大明山，难道大明山就是镆铘山吗？又向北五里，有条大溪自西面的大明山向东流淌而去，这又是宾州、上林县的分界，它的水流比古漏水各条溪流都大，所以不能架桥涉水了。由溪北又走三里，登上一座山冈，这是思洛墟，从宾州往北面来的大道到了思洛墟便会合了。于是向西北行，共十二里走过白墟，又走三里是牧民堡，有在冈头卖饭的人，这是宾州去上林县、三里城的半路上。又往西北行十里到开笼山，又叫鸡笼，已经直逼北面一列石山之下。由岔路向北走入石山峡谷中，这里的山千百成群，或分或合，山虽小但姿态变化特别大。有分为三座支峰的，东边的支峰又大又高，中间的次于它，西边的支峰特别尖，细如竹枝，姿态尤其诡异；有耸立群峰间，高如发簪笔尖的。由石山西面转向北，走入石山峒中。五里，向北来到杨渡，一条大溪从西面由上林县的崇山

峻岭中向东流到此地，直逼到北面的石山下，又有一条溪水从北面由三里城的山峡中向南流入大溪，两条溪流会合后那溪水更加大了，沿着石山往东流，抵达迁江后流入都泥江。刚乘船渡到北山下，有挡在道上卖饭的人，渡水的人一次次络绎不绝。于是由渡口东边溯向南流来的溪流西岸走入山峡，此峡时而束拢时而开阔，曲折起伏高高地屹立着，左右都有村落。十里，山峡重又十分开阔，四面群山围绕，中间成为大山坞。有一座山峰在坞中的平坦原野中突起，四旁无倚无靠，极像桂林的独秀峰、向武州的瑞岩，更小些更陡峭。路经过它的西面，忽然树影倒垂，天光从中透出，急忙向东走进山，就见山南北向从中迸裂开。南面的洞穴又有巨石从洞顶挡在洞口外斜靠着，把洞口隔成两个，洞口内石窍裂开高数丈，宽一丈五，一直通向山峰北面五六丈。走出北面的洞穴，洞上方飞崖倒覆下来，向东高举腾空，好像双层的通道回绕在空中，悬垂的树枝透出倩影。再进入洞内，又向西通着一个石窍，向西北转出去，其中弯弯转转，屡次有飞桥悬在头上，背顶着洞顶一层层钻进去，又钻出到西面的洞口。整座山峰很小，下边通着四个洞口，中间通着两条通道，也是如琅岩那样具体而微的地方，但琅岩高远，而这里却又平又窄。由洞北又向北走三里，是桂水桥，溪水从西北流来冲刷着山崖，而南边的山崖俯瞰溪流下临桥梁。从前有人用石块砌成平台，在上面建了亭子，叫来远亭，今天只存有荒废的基址了。越到桥东，又向北二里，是三里城。城建于万历八年(1580年)，开始建立参将府，把南丹卫迁到此地，以便镇压八寨。此时已过中午，住宿在南城外陈队长家。此人是浙江上虞县的陈家，住在此地二十年了。傍晚落日非常艳丽，我于是进城拜谒了关帝庙，在市场上换钱后出城。到就寝时，暴雨重又大作。

【原文】

二十三日　晨起雨止。既而日色皎然，遂令顾仆浣衣

濯被，余乃作与陆参戎书[1]，并录《哭静闻》诸诗缄之[2]，以待明晨投入。迨暮，日复坠黑云中。

二十四日　晨起，雨复作。上午以书投陆君。陆，镇江人也，镇此六年矣。名万里。得书即令一把总以名帖候余[3]，余乃入谒，为道乡曲，久之乃别。陆君曰："本当即留款，以今日有冗，诘朝耑候耳。[4]"盖是日乃其孙伯恒初冠，诸卫官有贺燕也。余返寓，雨纷纷不休。陈主人以酒饮余，遂醉而卧。

二十五日　晨起渐霁，余作程纪于寓中。上午，陆君以手书订余小叙，尽返所馈仪。余再作书强之，为受金谷秋香卷。下午，入宴于内署，晤陆君，令弟玄芝昆仲俱长厚纯笃[5]，极其眷爱焉。

二十六日　晨起，入谢陆君，遂为下榻东阁。阁在署东隅，乔松浮空，幽爽兼致，而陆君供具丰腆，惠衣袜裤履，谆谆款曲，谊逾骨肉焉。是日，陆君出新旧诸报见示[6]，始知石斋先生已入都，又上二疏，奉旨责其执拗，复令回话，吏部主政熊文举以疏救之。又知郑峚阳之狱拟戍[7]，复奉旨欲加重刑，刑部尚书任为镌三级焉。至六月，锦衣卫以病闻[8]。又知钱牧斋[9]为宵人上疏[10]，以媚乌程，遂蒙逮入都[11]，并瞿式耜俱下狱[12]。抚宁侯朱国弼等疏攻乌程，六月间，乌程始归，郑、钱狱俱未结。

二十七日　雨。

二十八日　稍霁。陆公特同余游韦龟岩。岩在三里西

十里。

二十九日　复雨。

三十日　复雨。

戊寅正月初一日　阴雨复绵连，至初六稍止。陆君往宾州，十一日归。

十三日　游独山岩，又小独山。

十五日　雨中往游周泊隘。隘在三里东二十五里。晚酌南楼，观龙灯甚盛。

二十七日　同陆伯恒游白崖堡岩洞。洞在杨渡西，北向高洞三层，又东南向深洞，内分二支。入宿白崖哨官秦馀家[13]。

二十八日　陆公昆仲至，同游青狮岩。岩在杨渡东南，过渡四里乃至。其岩东西直透，东门平，西门高，洞内下甚宽平，上两层中空透顶。西门内可望而高不可上，须由山北小窦攀崖而入，下临西门之顶。又东入深奥，又北透重门，俱在绝壁之上。是日酌于洞中，有孙、张、王三指挥使同饮[14]。既乃观打鱼于江畔，抵暮归，乃病。

二十九、三十两日　余卧疴东阁[15]。天雨复不止。

二月初一日　稍霁。

初二日　复雨。是日余病少愈，乃起。

初三日　雨中复往青狮潭观打鱼。先是张挥使言，青狮岩之南有鸡笼山，亦有大岩，故陆公以骑送余至此，命张往同游。张言雨中不可入，且久无游者，固阻余，仍冒雨

归。自后余欲辞陆公行，陆公择十三日为期。连日多雨，至初九稍霁。陆公命内侄刘玉池、嘉生昆仲并玄芝、伯恒各分日为宴饯余。因出演武场，伯恒、二刘为走马命射。演武场周围有土城，即凤化县址也[16]，在城东。

十一日　早闻雨声，余甚恐为行路之阻。及起，则霁色渐开。至晚，饯余于署后山亭。月色皎然，松影零乱，如濯冰壶，为之醉饮。

十二日　日色甚丽。自至三里，始见此竟日之晴朗。是日陆公自饯余，且以厚贶为馈[17]，并马牌、荐书相畀，极缱绻之意[18]，且订久要焉。何意天末得此知己，岂非虞仲翔之所为开颐者乎[19]？

【注释】

①参戎：即参将。

②缄(jiān 坚)：封信。

③名帖(tiě 铁)：亦简称"帖"，用红纸片书写姓名、官衔，为官场拜谒时交给对方的东西，犹如现今的名片。

④耑：同"专"，专门。

⑤昆仲：对他人兄弟的敬称。　笃(dǔ 赌)：忠实。

⑥报：即邸(dǐ 底)报。为了传达政令，通报消息，封建中央主办的报纸，只在封建政府内各级机构传阅。内容主要是皇帝的命令文告，臣下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官吏的任免消息。

⑦郑崟阳：即郑鄤(màn 慢)(1594～1639)，字崟(mì 密)阳，武进人。黄石斋之友，经石斋介绍，霞客曾从福建徒步到广东访郑于罗浮，后又曾访郑于常州。

⑧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后又兼管刑狱，成为皇帝的耳目，可秉承皇帝意旨，四出侦察、缉捕，用刑极为惨酷，权力

很大，成为明代监视、控制群众及各级官吏的特务机构。

⑨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年号蒙叟，又号东涧老人，常熟人。万历进士，曾属东林党，官至礼部侍郎，后被革职。南明时为福王政权礼部尚书。清初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工诗文。钱氏对霞客有较深的了解，曾作《徐霞客传》。

⑩宵(xiāo 消)人：即小人。

⑪逭(dài)：同“逮”，逮捕。

⑫瞿式耜(sì 四)(1590～1650)：字起田，又字稼轩，常熟人。曾任江西永丰知县、户科给事中等。明亡，瞿参加弘光政权，任广西巡抚。后拥永历，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留守桂林，打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1650 年，清兵入桂林，瞿与城共，被清军捕杀。

⑬哨：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明嘉靖以后，哨为军队中较小的编制单位，以 3120 人为一枝，每枝分中、左、右哨。清代也有哨，但编制更小，咸丰后，陆军每百人或八十人为哨，水师每八十人或二十人为哨。哨官即哨的军官。

⑭指挥使：明代军队实行卫所制，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辖军士 5600 人，卫的军官即称指挥使，也省称挥使。

⑮疴(ē 又读 kē)：病。

⑯凤化县：存在时间甚短。正德七年(1512)增设凤化县治于思恩府，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平八寨，议割上林三里与思恩府，而移凤化县治于其处。巡抚林富以三里城设南丹卫，随即裁凤化县。

⑰赆(jìn 尽)：送行者赠送的路费或礼物。

⑱缱绻(qiǎn quǎn 遣犬)：情意深厚缠绵。

⑲虞仲翔：即虞翻，三国时吴国的经学家，会稽余姚人。孔融曾看过他研究《易》的著作《易注》，看后很感慨，说：“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无恨。” 颐(yí 夷)：脸颊。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雨停了。不久阳光明亮，便命令顾仆洗衣被，我于是写了给陆参将的信，并抄录了《哭静闻》诸诗封在信中，等明天早晨投递进去。到天黑时，太阳重又坠入黑云中。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雨又下起来。上午把信投递给陆君。陆君是镇江人，镇守此地六年了。〔名叫万里。〕接到信立即命令一名把总拿着名帖来问候我，我于是进衙门去拜见他，为此互道乡情，很久后才告别。陆君说："本来应该就留下款待，因为今天有冗务在身，只能明天早晨专门恭候了。"原来这一天是他孙子陆伯恒举行成人的冠礼，卫里众官吏有庆贺的宴会。我返回寓所，雨纷纷不止。陈主人拿酒来给我饮，便喝醉了躺下。

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后渐渐转晴，我在寓所中写游记。上午，陆君送来亲笔信约我去叙谈叙谈，把我赠送的礼品尽数送还来。我再写信强逼他收下，为此接受了金谷秋的香卷。下午，到内衙去赴宴，会晤了陆君，他的令弟陆玄芝兄弟全都恭谨纯朴忠厚，极其关照爱护。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进衙门向陆君道谢，便在东阁住下。东阁在衙门内的东角落上，高大的松树浮动在空中，兼有幽静与明亮的情趣，而且陆君供给的酒肴非常丰盛，惠赠了衣裤鞋袜，诚恳表达了殷勤之意，情谊胜过亲骨肉。这天，陆君出示新旧邸报给我看，这才了解到黄石斋先生已调任进京，又呈上两个奏疏，接到圣旨责备他执拗，又命令他回话，吏部主事熊文举上疏救下了他。又了解到郑峚阳的案件，准备将他发配戍边，又接到圣旨要加以重刑，刑部任尚书判为降三级。到了六月，锦衣卫把他生病的情况报告了皇帝。又了解到钱牧斋被小人上疏诬告，以讨好乌程，竟然被逮捕进京，连同瞿式耜一起关入狱中。抚宁侯朱国弼等人上疏攻击乌程，六月间，乌程这才回京，郑峚阳、钱谦益的案件都未结案。

二十七日　下雨。

二十八日　稍微晴开。陆公特意陪同我去游了韦龟岩。韦龟岩在三里城西面十里处。

二十九日　又下雨。

三十日　又是下雨。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初一日　又是阴雨连绵,到初六才稍稍止住。陆君前去宾州,十一日归来。

十三日　游览独山岩,又游了小独山。

十五日　雨中去游览周泊隘。周泊隘在三里城东二十五里处。晚上在南楼饮酒,观赏龙灯,非常热闹。

二十七日　同陆伯恒游览白崖堡的岩洞。岩洞在杨渡西面,朝向北方,有三层高洞,又有朝向东南的深洞,洞内分为两个支洞。到白崖堡哨官秦馀家住宿。

二十八日　陆公兄弟到来,一同游览青狮岩。岩洞在杨渡东南,过了渡口四里才到。这个岩洞东西两头一直穿通,东洞口平,西洞口高,洞内下边非常宽敞平整,上两层中间空阔通到山顶。西洞口内可以望得见但高得不能上去,必须由山北的小洞攀着山崖进去,下临西洞口的顶上。又向东进入深处,又向北钻出两层洞口,都是在绝壁之上。这一天在洞中饮酒,有姓孙、姓张、姓王的三个指挥使同饮。随后在江畔观看打鱼,到天黑归来,便病了。

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　我卧病在东阁。天又不停地下雨。

二月初一日　稍稍晴开。

初二日　又下雨。这天我的病情稍微好转些,于是起床来。

初三日　在雨中又去青狮潭观看打鱼。这之前张指挥使说起,青狮岩的南面有座鸡笼山,也有个大岩洞,所以陆公派马送我到此地,命令张指挥使一同去游洞。姓张的说雨中不能进洞,而且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游了,坚决阻止我去,仍冒雨归来。自那以后我打算告辞陆公上路,陆公择定十三日作为动身的日期。连日来多雨,到初九日稍微晴开。陆公命令内侄刘玉池、刘嘉生兄弟及陆玄芝、陆伯恒各人分别每天为我设宴饯行。于是到演武场,陆伯恒、两个姓刘的为我跑马射箭。演武场周围有土城墙,就是凤化县的旧址,在城东。

十一日　早晨听见雨声,我十分担心成为我上路的障碍。到起

床时，却见天色渐渐晴开。到晚上，东道主在衙门后山的亭子中为我饯行。月光皎洁，松影零乱，如沐浴在盛冰的玉壶中，因此饮醉了。

十二日　阳光十分艳丽。自从来到三里城，这才见到整天晴朗的天气。这一天陆公亲自为我饯行，并且拿出厚重的礼物作为馈赠，连同马牌、推荐信相送，极尽难分难舍的情意，而且讲定日后长期相会。何曾想到天涯末路会得到这样的知己，莫非是虞仲翔那样使孔融为之开颜而笑的人吗？

【原文】

十三日　五鼓，雨声复作。既起，雨止，雷声殷殷。陆公亲为治装毕，既饭，送至辕门[①]，命数骑送余。遂东出东门，过演武场，抵琴水桥，伯恒与苏友陈仲容别去。又一哨官王姓者以骑来，与刘玉池同送渡琴水桥。又东一里，北向入山，升陟坂垅，东北十四里，抵一最高石峰之麓，有一土阜西缀石峰之下，是为左营。其石山东即罗洪洞贼。营北一里有墟场，趁墟者多贼人。然墟无他物，肉米而已。又北行，皆东石西土。共七里，有石崖夹道，竖峰当门，乃金鸡山也。透山腋二里，北复开间峡北去。又十里，为后营。营在西土山之上，东支则石峰参差，西支则土山盘错。营于山巅，土山形如船。其石山东乃那良贼寨[②]。哨官杨迎款甚勤。杨号耀先，闽漳州人。欲往游东岩，以雨色复来，恐暮，乃止。

自旧年十二月廿三日入三里，至今二月十三日由三里起程，共五十日。

三里砖城，周回大三里。东西皆石山排列，自后营分枝南下，中有土山一支，至此而尽，又起一圆泡，

以城环之。参府即倚泡建牙[3]。府周围乔松百余，高刺云霄，干大皆三人合抱。余以为数百年物。按碑，乃隆庆初年建府时所植，栽逾六十年，地气涌盛如此。城久颓，且无楼橹[4]，陆公特增缉雉堞[5]，创三门楼。东、西、南三门。惟直北当府后无门。南门之外，又建南楼，以壮一方之形势。余有《南宣楼记》。又前，则东西二溪交于汇水桥，二溪，西大而东小，俱发源后营之东、西谷，合而下洋渡。而独山岩又中峙为下流之钥，前又有独山村之山为第二重钥。

三里之界，南逾杨渡或作洋渡。抵鸡笼山，共二十里。北过后营抵分脊岭，共五十里。昔时脊北那历、玄岸二村，北并蓝涧俱顺业里属[6]，今已沦为贼窟。东抵周伯隘，共二十五里。西抵苏坑，五十五里。纵横皆七十里。名“三里”者，以昔为贼踞，王文成平八寨[7]，始清出之，编户三里：一曰上无虞，二曰下无虞，三曰顺业里。今顺业北境与八寨接壤者十余里，那历、玄岸并蓝涧皆贼踞为巢。曾置凤化县，即今演武场周围土城，遗址尚存。随废，后以南丹卫迁此，而设参府镇之。田粮初输卫收，后归上林县，而民以不便，复纷纷议归卫矣。

三里以洋渡为前门，有李依江西自上林县大明山发源，东流至此，横为杨渡。渡之南则石峰离立，若建标列戟；渡之北则石峰回合，中开一峡，外凑如门，有小江自北而南，注于洋渡下流，即汇水桥下合流水也。溯小江西岸入峡，宛转俱从两界石山中，北行数

里，两界山渐开渐拓，中环平畴，有独山村界其中，一石山中立溪西为外案，又有独山岩为内案。于是东西两溪之水前合而南去，北面石山愈开，土山自北而来，结为城治焉。城北土山中悬，直自后营西北夭矫而下，至此而尽。其东西两界石山回合如抱，愈远愈密，若天成石郭，另辟一函盖于中者。盖西来之脊高峙为大明山，分支东走，环绕于苏坑南北者，遂为西界之障；又北转而东抵后营之后，乃中分土山一枝，直南四十里而结三里，若萼中之房；其分枝东度者，又南转环绕为东界之障。故周泊、苏坑两处，为三里东西之腋，正中与城治相对[8]。其处东西最拓，若萼之中拆处焉。由周泊而南，渐转渐合，至洋渡而西向临溪，则青狮庙之后崖也。由苏坑而南，渐转渐合，至洋渡而东向临溪，则白崖堡之东崖也。二崖凑合于洋渡，即所入之前门，若萼之合尖处焉。

东西两溪，俱在两界石山之内，土山北自后营盘伏而来，两源遂夹而与俱。西界者，南至罗墟北[9]，又合一西来之水，曲折绕城西，又西抵石村，合汛塘之水，乃东南出汇水桥下，合东溪。东界者，南至琴水岩东，又南出琴水桥，又合一东来之水，曲折抵东南石峰下，又穿流山峡中，乃西出而合西溪。二水合而南，经两独山，潆之，又南注于洋渡之东[10]。大江西下，此水北下，合并东去。其西北之夹，即洋渡；东北之夹，

为青狮庙后崖。

韦龟洞，在城西十里韦龟村。西由汛塘逾佛子岭而北，其路近[11]；北由罗墟转石山嘴而南，其路远。其中群峰环绕，内拓平畴，有小水自北而南，分流石穴而去。惟北面石山少开，亦有独峰中峙若标。韦龟之山自东南中悬，北向而对之，函盖独成，山水皆逆，真世外丹丘也。数十家倚山北麓，以造纸为业，栖舍累累，或高或下，层嵌石隙，望之已飘然欲仙。其西即洞门，门亦北向。初入甚隘而黑，西南下数步，透出石隙，忽穹然高盘，划然内朗。其四标甚拓，而顶有悬空之穴，天光倒映，正坠其中。北向跻石而上，乳柱前排，内环平台，可布几席；南向拾级而下，碧黛中汇，源泉不竭，村人之取汲者，咸取给焉。平台之前，右多森列之柱，幢盖骈错，纹理明莹；左多层叠之块，狮象交踞，形影磊落。其内左右又可深入焉。秉炬由右西向入，渐下渐岐，而南可半里，又开一罊而出。秉炬由左东向入，渐跻渐逾而北，可半里，又转一窦而还。闻由右罊梯险而上，其入甚深；然觅导不得，惟能言之，不能前也。是岩外密中宽，上有通天之影可以内照，下有逢源之窍不待外求，一丸塞口，千古长春。三里虽岩谷绝盛，固当以是岩冠。况其外村居，又擅桃源、谷口之胜乎？

琴水岩，在城东六里琴水桥之北，中支土山东南

尽处也。东溪自北环山之东。土山既尽，独露石山一拳，其石参差层沓。山南亦有数家之村。洞在村西山半，其门南向。初入洼而下，甚欹侧；北进数丈，秉炬逾一隘，转而西，始穹然中高，西透明穴，北有暗窍；当明处有平石阔三丈，卧洞底如坠，可攀而憩焉。秉炬穷暗窍，数丈而隘，跻其上，亦不能深入。乃仍出至平石，跻西穴而出，则山之西面也。下山，仍转山前，骑而周玩之。洞前稍下，其东亦开一岩，门亦南向，外高而中浅，村人积薪于中焉。其北又开两岩，一上一下：上者在重崖，无路；下者多潴水，然亦不能与前通也。

佛子岭北岩，在城西七里汛塘村之西。佛子岭者，石山自西分支而东，东为汛塘、仙庙诸峰，而岭界其间，石骨嶙嶙。逾岭而北下，则韦龟村西坞之水，南流而抵其麓，倾入洞焉。洞门北向甚豁，中回环成潭，潭中潴水渊澄，深不可测，潭四周皆石壁无隙。闻其南有隙在水下，大潦从北捣下[12]，洞满不能容，则跃而出于山南之崖。盖南崖较高，水涸则潴于北而不泄，中满则内激而反射于外，其交关之隙，则中伏云。门右穿旁窦，南抵潭东涯上。其上有石高砻潭旁，上与洞顶不即不离，各悬尺许，如鹊桥然。坐桥下而瞰深潭，更悠然也。

佛子岭南岩，在佛子岭之南。其门南向，前有石

涧天成若槽，有桥横其上。时涧中无水，即由涧入洞。洞外高岩层穹侧裂，不能宏拓。北入洞，止容一人，渐入渐黑，而光滑如琢磨者；其入颇深，即北洞泄水之道也。盖水大时北洞中满，水从下反溢而出此，激涌势壮，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

佛子岭西北岩，在佛子岭西北一里，其门东向。韦龟村西坞之水自北来，又分流一涧，西抵此洞前，忽穴地下坠。洞临其上，外门高朗，西入三四丈即止。洞南有一隙，亦倾侧而下，渐下渐黑，转向西南，无炬而出。闻下与水遇，循水西南行，即透出后山。乃知此村水坠穴，山透腹，亦与向武百感一辙也。

独山岩，今名砥柱岩，在城南四里。此地有三独山，皆以旁无附丽得名：一在溪东岸，与东界石山近，其山小而更峭；一在此山南五里，障溪而东环之，其山突而无奇；独此山既高而正当其中，与向武之琅山岩相似，省中之独秀无此峭拔，亦无此透漏也。其岩当山之腹，南北直透。南门高迸如裂阙，其前有巨石，自岩顶分跨而下，界为两门，正门在东，偏门在西南，皆有古木虬藤倒挂其上，轻风飘曳，漾翠飞香，甚异也。岩中如合掌而起，高数丈，阔一丈五尺，平通山后者五、六丈。上有飞崖外覆，下有涌石如栏，南北遥望，众山排闼，无不罗列献于前。岩之中分窍西透，亦转而北，又通一门，其内架阁两重，皆上穿圆窍，人下

窍行，又若透桥而出者。此一洞四门相通，山甚小而中甚幻也。惟东向不通。其崖外又有一门东向，而西入深亦数丈，是又各分门立户者。

小独山岩，在城东南五里，与砥柱东西相向，夹小江而立。自砥柱东望，似此山偏与东界近；自此山西望，又似砥柱偏与西界近；自其中望之，其实两山之去东西两界各悬绝等也。山小于砥柱，而尖锐亦甚，极似一浮屠中立者。下亦通一门，有石跨其外而不甚高。西透小隙而上，悬崖之侧，有石平峙为台。其上悬绝处，有洞南向甚深，若能梯阶而升，亦异境也。游砥柱日独随一骑导而浮江，并尽此胜。

白崖堡南岩，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溯江西行，转入山坞，则堡在其中。盖其山南北回合，又成一洞天矣。洞在南山之上，重门北向，高缀万仞之壁，自堡中望之，即在举首间，而无从着足。岩下石脚外插，亦开裂成纹。初开捱数隙[13]，如升层楼，而不知去洞犹甚远；复出望之，而后觉枪榆枋者[14]，无及于垂天之翼也。既而土人秦馀至，为秉炬前导，仍从山口出，循南山之东而转其南，始拾级上，得一门东南向，是为后洞，正对卓笔、青狮岩诸峰。由洞中东北上跻，乃暗而需炬；更转而北，其上甚峻，遥望天光中透矣。益攀跃以升，得一隙仅如掌，瞰其外辟巨门焉，则上洞之下层也。隙隘不容侧身向外，只可俯眺而已。从其内更

上跻，透隘而出，则洞门岈然，北临无地，向之仰眺而莫可及者，今忽身跻其上矣。此洞甚高，呼吸可通帝座，其前夹崖下陷，以木横架而补其阙，即堪憩托，然止可凭揽诸峰，非久栖地也。仍从内隘下，再窥其外第二层洞，亦以为不可到矣。姑以杖从隙中投之，再由故道俯级直坠，抵前遥望天光处，明炬遍烛，于洞北崖下得一穴焉。其口甚隘，亟引炬蛇行而入[15]，其中渐高而成峡，其底甚平，数丈后宛转东折，又数丈而北透，则其门北向高裂，有巨树盘根洞中，偃出洞外，是为第三层洞。洞前平石如掌，上下皆危崖峭壁，轰悬无级。回首上眺，则层门重叠，出数十仞之巅者，即上洞与第二层洞也。稍缘平石而东[16]，峡壁间有藤树虬络，乃猱升猿引以登。半晌，遂历第二层外洞，前所投杖俨然在也。其洞深三丈，高五丈，嵌上下两洞之间，而独不中通，反由外跻。因为吟句曰："洞门千古无人到，古干虬藤独为谁？投杖此中还得杖，三生长与莒坡随[17]。"乃仍挂枝下，循平石篝火穿第三层洞入，再抵前遥望天光处，则仍还后洞腹中矣。盖是洞如蹲虎，中空如腹，而上洞则其口也。第二层洞在其喉管之外，向从隙外窥处则喉管也。人从喉管上透，出其口，由喉管下坠，抵腹中。第三层洞为其脐之所通，故在腹之前。后洞乃其尾闾[18]，故在腹之下云。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后洞之西三百步。洞门亦东

南向，洞外高崖层亘，洞内即横分二道，一向西南，一向东北，皆稍下从洼中入，须用炬矣。从西南者，数丈后辄分两层，下层一穴如井。由井下坠，即得平峡，西行三丈，又悬峡下坠，复得平洼，其中峡窍盘错，交互层叠，乳柱花萼，倒垂团簇，不啻千万。随行胡生金陵人。折得石乳数十条，俱长六七寸，中空如管，外白如晶，天成白玉搔头也[19]。又有白乳莲花一簇，径大三尺，细瓣攒合，倒垂洞底，其根平贴上石，俱悬一线，而实粘连处，蒂仅如拳，铲而下之甚易。第出窦多隘，且下无所承，恐坠下时伤损其瓣，不忍轻掷也。盘旋久之，忽见明光一缕，透窍而出，井口亦如前，又在前井之南矣。又从上层西南入，其中石脊高下，屡见下陷之坑，窅黑无底，疑即前所探下层也。深入亦盘错交互，多乳柱攒丛，细若骈枝，团聚每千百枝，与下层竞远。惟后营东洞，乳柱多而大，悉作垂龙舞虬状，比列皆数十丈云。从东北者，不五丈，有北嵌之窍两重，皆不甚深。东向攀崖而上，渐进渐曲，其盘错亦如西洞，而深奥少杀之。

青狮南洞，在城南二十里，西南与上林分界处，路由杨渡过江，东南四里乃至。其山石峰卓立，洞在山之下，开东西二门。东门坦下，门高数丈，阔亦数丈，直透山西者约三十丈，平拓修整[20]，下辟如砥，上覆如幔，间有石柱倒垂幔下。洞之西垂，又有石柱一

队，外自洞口排列，抵洞后西界，别成长榭；从榭中瞩外洞，疏楞绮牖，牵幕披云，又恍然分境也。西门崇峻，下有巨石盘叠为台，上忽中盘高穹。从台内眺，已不见前洞之顶，只见高盘之上，四面层回叠绕，如云气融结，皆有窍穴钩连，窗楞罗列，而空悬无上处。从台外眺，则西面三岐之峰，卓笔之岫，近当洞门中央，若设之供者。由台北下，奥窟中复开平洞一围，外峙巨石为障，下透中虚，若桥之度空。从此秉炬北入东转，其穴大而易穷；东从腋隘直入，其窍狭而甚远。计其止处，当不下十五丈，已逾外洞之半。此下洞之最奥处也。出小穴，复酌于西门之台，仰视上层云气叠绕处，冀一登，不可得。忽见其北有光逗影，知其外通，陆公令健而捷者从山外攀崖索之。久之，其人已穿入其上，从下眺，真若乘云朵而卷雾叶也。既而其人呼曰："速携炬至，尚可深入。"余从之。乃从西门下，循山麓转其北，复南向攀崖跻。山之半，有门北向。穿石窦入，则其内下陷通明，俯见诸君群酌台上，又若登月窟、扪天门而俯瞩尘界矣。其上有石砥平庋，石端悬空处，复有石柱外列，分窗界户，故自下望之，不一其窦，而内实旁通也。于是秉炬东入，愈入愈深，窅然中辟，亦几二十丈焉。东入既穷，复转西北，得一窦。攀而北上，忽倒影遥透，有峡纵横，高深骈沓。攀其东北，有穴高悬，内峡既峻，外壁弥削，只纳

光晖，无从升降。更从奥窟披其西北，穿腋上透，又得一门，平整明拓。其门北向，其处愈高，吐纳风云，驾驭日月，非复凡境。其北腋尚有余奥[21]，然所入已不甚遥。由其门出，欲缘石觅磴而下，其下皆削立之壁，悬突之崖，无从着足。乃复从洞中故道，降出至悬台下瞰处。诸君自下呼噪，人人以为仙，即余亦自以为仙也。倏明倏暗，倏隔倏通，倏上倏下，倏凡倏仙，此洞之灵，抑人之灵也？非陆公之力，何以得此！

青狮北洞，在青狮潭北岸。青狮潭者，即洋渡之下流也，江潭深汇，为群鱼之宫，乃参府之禁沼[22]，罟网所不敢入者[23]。其北崖亦多穹门，与南洞隔江相对。余雨中过此，不及旁搜。又西为青狮庙。危峰西南来，抵水而尽。洋渡之水从西，三里之水从北，至此合流而东，峰截其湾，愈为屼嵲，庙倚其下，遂极幽闷焉。

堡北岩，在城南十二里巨堡之北[24]。堡南去洋渡仅三里。其门东向，中深五六丈，后洼而下，不能深入。

独山村西北水岩，在城南八里大路之西。洞门东向，前有石路，中跨为桥，盖水发时自洞溢出也。洞倚西山下，洞口危石磊落，欹嵌而下，其中窅然深黑，不能悬入也。

砥柱岩西峰水岩，在城南四里。有峰屼突于砥柱之西，高不及砥柱，而回列倍之，上冒下削，其淋漓

痕，俨若黄熟香片侧立。其南多空裂成门，而北麓有门北向，两崖如合掌上并。共内深窅，有光南透，若甚崆峒，第门有潴水溢于两涯，不能入。几番欲以马渡，而水下多乱石，骑亦不前。

后营东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即后营东界石山之西麓也，去后营四里。中又有小山一重为界，山坳中断处，有尖峰在前，亦曰独山，则其西护也。直抵东山下，有石笋一圆云。备记五月十四日[25]。

仙庙山，在城西四里，西面石峰之最近城者也。石峰中悬，三面陡绝，惟从西南坳中攀崖上，则三里四境尽在目中。昔有村氓登山而樵，遇仙得道，故土人祀之。

汛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汛塘中。汛塘者，即仙庙山南之坞也，自仙庙山前西接狮子坳[26]。坞中有塘长数里，水涨时洪流漫衍，巨鱼逆流而上，土人利之，故不疏为田，而障为塘。有石錾一区当塘之中，上浮如败荷覆叶，支撑旁偃，中空外漏，水一潭绕之，石箕踞其上，又如数梁攒凑，去水不及三尺，而虹卧云嘘，若分若合，极氤氲蜿蜒之势。其西北里余即汛塘村，倚北山之下。

周泊隘，在城东二十五里，东界石山之脊也。隘当脊中，南北崇崖高压，云气出没其中。逾隘而东，即为迁江境。其东北石山内，为八寨之罗洪洞。按《一统

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则昔时亦上林境,而后沦于贼,遂不能恢复,至今为贼所踞。东南石山内,为马场洞。犹三里属。第地无居民,皆巨木。

汛塘后坞石洞,在城西七里。西山东来,过佛子岭分为两支,一支直东为汛塘村后峰,一支北转为韦龟山。二山之东北又环成一坞,东以仙庙山为前障,中有支峰对。其麓有洞,门东向,前有水隔之,内望甚深,土人云:"中可容千人。昔其西有村,今已鞠为草莽[27]。"所向东峰之上,亦有洞,门西向,高悬欹侧,亦翳于草莽,俱未及登。

三层阁在参府厅事东,陆公所新构也。长松环荫,群峰四合,翛然有遗世之想。松风亭在署后土山之巅,松荫山色,遥连埤垷[28],月色尤佳。余下榻于三层阁,几至忘行。陆公饯余于松风亭,沉醉月夜,故以终记。

三里:一曰上无虞里,一曰下无虞里,一曰顺业里。

八寨:西界者曰寨垒、东与后营对。都者、东与周安对。剥丁,东与苏吉对。东界者曰罗洪、西与左营对。那良、西与后营对。古卯、古钵、何罗。

三镇:中曰周安,北曰苏吉,西南曰古鹏。

贯八寨之中者,南自后营,北抵周安,极于罗木渡。其中有那历、玄岸、蓝涧、桥蓝诸村,南北十余里。

昔乃顺业里及周安之属，今为八寨余党所踞。渠魁蓝海潮。八寨交通，而三里之后门不通矣。

三里周围石峰，中当土山尽处，风气含和，独盛于此；土膏腴懿，生物茁茂，非他处可及。所艺禾稿特大[29]，恒种一郭，长倍之，性柔嘉，亦异庶土所植[30]。畜物无所不有。鸡豚俱食米饭，其肥异常。鸭大者重四斤而方[31]。此邦鲫鱼甚艰，长仅逾寸，而此地独有长四五寸者[32]。三里出孔雀。风俗：正月初五起，十五止，男妇答歌曰"打跋"，或曰"打卜"。举国若狂，亦淫俗也[33]。果品南种无丹荔，北种无核桃，其余皆有之。春初，枸杞芽大如箸云，采于树，高二三丈而不结实，瀹其芽实之入口，微似有苦而带凉，旋有异味，非吾土所能望。木棉树甚高而巨，粤西随处有之，而此中尤多。春时花大如木笔[34]，而红色灿然，如云锦浮空，有白鸟成群，四面翔绕之，想食啄其丛也。结苞如鸭蛋，老裂而吐花，则攀枝花也，如鹅翎、羊绒，白而有光。云泗城人亦有练之为布者[35]，细密难成，而其色微黄，想杂丝以成之也。相思豆树高三四丈[36]，有荚如皂荚而细，每枝四五荚，如攒一处，长一寸而大仅如指。子三四粒缀荚中，冬间荚老裂为两片，盘缩如花朵，子犹不落。其子如豆之细者而扁，色如点朱，珊瑚不能比其彩也。余索得合许。竹有中实外多巨刺者，丛生而最大；有长节枝弱不繁者，潇洒而颇细；如吾地之筀节虚

中，则间有之而无巨者；又一种节细而平，仅若缀一缕而色白，可为杖，土人亦曰粽竹，出三镇之苏吉；其地亦有方竹，止在下数节而不甚端。

【注释】

①辕(yuán 袁)门：领兵将帅的营门及督抚等官署的外门。

②那良：今名同，在上林县东北境。

③牙：通“衙”，后文作“衙”，即官府衙门。

④楼橹(lǔ 鲁)：即望楼，古时用以防御、侦察或攻城的高台。

⑤缉(jī 积)：即缉理，整治。

⑥那历：本月十四日记作那力，今作老黎。　玄岸：今作贤按。　顺业里：今作顺良。皆在上林县北境，贤岸偏北，顺良偏东。

⑦王文成：即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理学家，但他一生也主持了不少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正德元年(1506)，因抗章救戴铣等人，触怒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等省，镇压了江西的农民起义。嘉靖六年(1527)，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平了田州土官的叛乱，接着，又出兵镇压了大藤峡瑶族人民起义，下令布政使林富率田州、思恩土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起义军，“尽平八寨”。后被诏赠新建侯，谥文成。

⑧周泊：今作刁泊。　苏坑：应在今罗圩附近。皆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东西两侧。

⑨罗墟：今作罗圩，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稍西。

⑩又南注于洋渡之东：原缺“南”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⑪韦龟村：今作韦归。　汛塘：今作信桃。皆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稍西。

⑫潦(lǎo 老)：雨水。

⑬初开捱数隙：乾隆本作“初攀数隙”。

⑭枪：冲，突。　榆(yú 于)：即榆树。　枋(fāng 方)：檀木。

⑮亟引炬蛇行而入：“炬”原作“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稍缘平石而东："缘"原作"悬"，据乾隆本，四库全书本改。

⑰三生：本佛教用语，指前生、今生、来生，又称三世。 菖披：通"猖(chāng 昌)披"：衣不系带，散乱不整，引申为不遵法度，任意行为。

⑱尾闾(lǘ)：古代传说中海水所归的地方。

⑲搔(sāo 骚)头：首饰，簪的别名。

⑳平拓修整："拓"原作"柘"，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㉑其北腋尚有余奥："北"原作"比"，据乾隆本改，四库本作"北胁"。

㉒乃参府之禁沼："沼"原作"治"，据乾隆本改。

㉓罟(gǔ 古)：网的总名。

㉔在城南十二里巨堡之北：原缺"巨"字，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㉕备记五月十四日：按后述游踪，应为二月十四日，"五"字有误。

㉖自仙庙山前西接狮子坳："狮子坳"，乾隆本、四库本作"佛子坳"。

㉗鞠(jū 居)：穷，尽。

㉘埤堄(pí nì 皮泥)：城墙上的小墙。

㉙穑(sè 啬)：收获的谷物。

㉚庶(shù 数)土：众多地方。

㉛鸭大者重四斤而方：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鸭大者重七十两，方体"。

㉜独有长四五寸者：乾隆本、四库本作"有至尺者"。

㉝"三里出孔雀"至"亦淫俗也"：原系眉批，今移至所对应的正文内。

㉞木笔：即辛夷，多用作木兰的别称。因其未开花时，苞上有毛，尖长如笔，故称木笔。

㉟练(liàn)：把丝、麻、布帛煮得柔软洁白。

㊱相思豆树：即红豆树。为豆科乔木，春季开白色或淡红色花。种子朱红色，有光泽，有的一端黑色，或有黑色斑点。

【译文】

十三日 五更时，又响起雨声。起床后，雨停了，雷声隆隆。陆公亲自为我整理行装，饭后，送到辕门，命令数名骑兵送我。于是向东走出东门，经演武场，抵达琴水桥，陆伯恒与苏州友人陈仲容告别去了。又有一个姓王的哨官率领骑兵来到，与刘玉池一同送过琴

水桥。又向东一里，向北进山，升登在山坡土陇之间，向东北走十四里，抵达最高的一座石峰的山麓，有座土阜在西面连缀在石峰之下，这里是左营。〔这座石山的东面就是罗洪洞的盗贼。〕左营北边一里有处集市，赶集的人大多是贼人。不过集市上没有其他东西，只有米肉而已。又往北行，东面都是石山西边是土山。共走七里，有石崖夹在道旁，山峰迎面竖立，是金鸡山。穿越山侧二里，北面又分开一线峡谷向北而去。又走十里，是后营。营房在西面土山之上，东面一支山脉是参差的石峰，西面一支却是盘绕交错的土山。营房在山头，土山的形状如像船舶。〔那石山的东面是盗贼在那良的山寨。〕杨哨官迎接款待十分殷勤。〔杨哨官的别号叫耀先，是福建漳州人。〕想去游览东岩，因为雨色又来，担心天晚，便住下了。

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进入三里城，到今天二月十三日由三里城起程，共五十天。

三里城是砖城，周围大三里。东西两面都排列着石山，从后营分出支脉南下，中间有一支土山，到此地便完了，又突起一座圆泡形的山，筑以城墙环绕着它。参将府就背靠圆泡建起衙门。〔参将府周围有百余棵高大的松树，高高刺入云霄，树干大得都要三个人合抱。我以为是几百年的东西。据碑文记载，是隆庆初年建立参将府时种植的，栽后超过六十年，地下的湿气如此腾涌旺盛。〕城墙坍塌了很久，并且没有望楼，陆公特意增修整治了女墙，在三道城门上创建了城楼。〔东、西、南三道城门。唯有正北位于府衙后面没有城门。〕南门之外，又建成南楼，以增强这一方的地理形势。〔我作有《南宣楼记》。〕又往前去，是东西两条溪水在汇水桥汇流，〔两条溪水，西边的大而东边的小，都是发源于后营的东、西山谷，合流后下流到洋渡。〕而独山岩又矗立在中央成为下游的门户，前方又有独山村所在的山成为第二层门户。

三里的地界，南面越过杨渡〔或者作洋渡。〕抵达鸡笼山，

〔共二十里。〕北面越过后营到达山脊分支的山岭，〔共五十里。昔日山脊北面的那历、玄岸二村，北面连同蓝涧都是顺业里的属地，如今已沦为贼窝。〕东面抵达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面到达苏坑，〔有五十五里。〕纵横都是七十里。起名叫“三里”的原因，因为从前被盗贼盘踞，王文成平定八寨，这才把他们清理出来，按户口编为三个里：一里叫上无虞，二里叫下无虞，三里叫顺业里。〔现在顺业里北境与八寨接壤处的十多里地方，那历、玄岸连同蓝涧都被盗贼盘踞作为巢穴。〕曾经设置过凤化县，〔就是现在演武场周围的土城墙，遗址还在。〕随后废除，后来把南丹卫迁到此地，而且设了参将府镇守这里。最初按田地征收的税粮由卫里收缴，后来拨归上林县，可百姓认为不方便，又在纷纷商议归还卫里了。

三里城以洋渡作为前门，有李依江从西面上林县的大明山发源，向东流到此地，横流为杨渡。渡口的南面就是石峰成排并立，如标杆竖起似剑戟排列；渡口的北面是回绕合拢的石峰，中间裂开一条峡谷，外边凑拢如像一道门，有条小江自北往南流，注入洋渡的下游，就是汇水桥下合流的水流了。溯小江西岸进入峡中，弯弯转转都是在两列石山中，往北行数里，两列山渐渐开阔起来，中间环绕成平坦的田野，有独山村隔在其中，一座石山当中立在溪流西面是外层的案山，又有独山岩作为内层的案山。在这里东西两条溪水在前方会合后往南流去，北面的石山愈加开阔，土山从北面延伸而来，盘结为三里城的治所。城北的土山悬在中央，一直从后营西北方屈曲曲折往下而来，到这里便到了头。那东西两列石山回绕拢来如像围抱一样，越远处越密集，好似天然形成的石头城墙，另外辟有一个盒盖在中央的样子。大体上，西面来的山脊高高耸起成为大明山，分出支脉向东延伸，环绕在苏坑南北两面的，便成西面的屏障；又从北面转向东抵达后营的后面，于是从中间分出

一支土山，一直往南四十里便盘结为三里城，好像花萼中的花房；那分支向东延伸的，又向南转环绕成东面的屏障。所以周泊隘、苏坑两处，是三里城东西两面的肘腋，与正中的三里城治所相对。此处东西最为开阔，好似花萼中间裂开之处。由周泊隘往南延，渐渐转过来渐渐合拢，到洋渡便向西面临溪流，就是青狮庙后面的山崖。由苏坑往南延，渐渐转过来渐渐合拢，到洋渡便向东面临溪流，就是白崖堡东面的山崖。两座山崖在洋渡会合，就是进城的前门，好像花萼合拢的尖角处一样。

东西两条溪流，都在两列石山之内，土山从北面的后营盘旋起伏而来，两条水流便夹在两旁与它一同流来。在西面的，南面流到罗墟北边，又会合一条西来的水流，曲折绕到城西，又往西流抵石村，会合汛塘的水，于是向东南流到汇水桥下，会合东边的溪流。东面的，往南流到琴水岩东边，又向南流出琴水桥，又会合一条东来的水流，曲折流抵东南的石峰下，又穿流在山峡中，于是向西出峡后会合西边的溪流。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南，流经两座独山，潆绕过独山，又向南流注到洋渡的东面。大江从西面下来，这条水流从北面下来，合并后往东流去。它们在西北的夹角地带，就是洋渡；东北的夹角，是青狮庙后的山崖。

韦龟洞，在城西十里的韦龟村。西面由汛塘越过佛子岭往北走，这条路近；北面由罗墟转过石山嘴往南走，这条路远。其中群峰环绕，里面拓展为平坦的田野，有小河自北流向南，分别流进石洞中去。唯有北面的石山稍微缺开，也有独立的山峰耸峙在中央好像标杆。韦龟洞所在的山在东南悬在中央，向着北方与它相对，独成一个盒盖，山水都是逆向的，真是神仙居住的世外丹丘。数十家人背靠山的北麓，以造纸为业，房屋重重叠叠，有的高有的低，层层镶嵌在石缝间，望见它已经飘飘

然想要成仙。村西就是洞口,洞口也是向北。起初进去十分狭窄十分黑暗,向西南下走几步,钻出石缝,洞忽然高高隆起,里面豁然明朗。洞内四边非常宽广,而洞顶有悬空的洞穴,天光下射,正射入洞中。向北踏着岩石上登,钟乳石柱排在前边,里面环绕成平台,可摆上几桌酒席;向南沿石阶下走,洞中积着墨绿色的水,源泉不会枯竭,村里人都到这里取水。平台的前方,右边有很多森然罗列的石柱,石幢伞盖并列错杂,纹理明丽晶莹;左边有许多层层叠叠的石块,狮象交错盘踞,狮形象影杂乱众多。它里面左右两侧又可以深入进去。举着火把由右边向西进去,渐渐下走渐渐分出岔洞,可往南约走半里,又裂开一个豁口出去。举着火把由左边向东进去,渐渐上爬渐渐穿越到北面,约半里,又转过一个洞穴便返回来。听说由右边的豁口踏着险途上登,那里进去非常深;然而找不到向导,仅是能说说,不能前进了。这个岩洞外面隐蔽洞中宽敞,上面有通到天上的光影可以照到洞内,下边有遇到水源的洞穴不需要到外面找水。如一颗丹丸塞在口中,可以千古长寿一样。三里城虽然岩洞山谷极多,但应该以这个岩洞为第一。何况洞外的村舍,又独揽了桃源、谷口的优美之处呢?

琴水岩,在城东六里琴水桥的北面,中间一座土山在东南的尽头处。东边的溪流从北面环绕到山的东边。土山完后,唯独露出一座拳头样的石山,山石参差层叠杂沓。山南也有个几家人的村子。洞在村西的山腰上,洞口向南。开始进去洼下去,十分倾斜;向北前进数丈,举着火把穿过一处隘口,转向西,洞中这才向高处穹然隆起,西边通着明亮的洞穴,北面有暗洞;在明亮之处有块平台宽三丈,躺在洞底如像坠落下去的一样,可以登上去休息。握着火把穷究暗洞,数丈后窄起来,登上去,也不能深入。于是仍出来到平台,从西面的洞穴爬出来,是山的西面。下山,仍转到山前,骑马周游观赏山景。洞前稍低处,

它东边也开有一个洞，洞口也是向南，外边高中间浅，村里人在洞中堆积了薪柴。它北边又开有两个岩洞，一上一下：下面的在重重山崖之上，无路；下面的积了很多水，不过也不能与前边相通。

佛子岭北岩，在城西七里汛塘村的西面。佛子岭，石山从西面分支往东延，在东面成为汛塘、仙庙诸峰，而佛子岭列在其间，石骨嶙峋。越过岭往北下走，就见韦龟村西面山坞的水流，向南流抵它的山麓，倾泻进洞中。洞口向北非常开阔，洞中回绕成水潭，潭中的积水渊深澄碧，深不可测，水潭四周都是石壁毫无缝隙。听说它南面在水下有缝隙，大水从北面冲捣下来，洞装满不能容纳，就跃出山南的石崖。原来南面的石崖较高，水干涸时就积在北面而不外泄，洞中水满时就在洞内激荡，然后反冲到外面，两面连结的缝隙，就隐伏在中间。在洞口右侧穿过旁洞，往南走到水潭东面的水边上。那上面有块岩石高高拱起在水潭旁，上边与洞顶不即不离，各自悬空一尺左右，如鹊桥的样子。坐在桥下俯瞰深潭，更加悠然自得。

佛子岭南岩，在佛子岭的南面。洞口向南，洞前有天然形成的石涧若像水槽，有桥横架在涧上。此时涧中无水，就由涧中进洞。洞外高大的岩洞层层隆起侧向裂开，不能往大处拓展。向北入洞，只容得下一个人，渐渐深入渐渐黑下来，但洞壁光滑得如同琢磨出来的一样；洞内进去很深，就是北洞泄水的通道了。大概是水大时北洞洞中装满，水从下面反向溢出到此处，激流的水势汹涌强劲，所以山洞与石涧都好像是打磨而成的一样。

佛子岭西北岩，在佛子岭西北一里处，洞口向东。韦龟村西面山坞的水从北面流来，又分流一条山涧，向西流抵此洞前，忽然坠入地下的洞穴中。洞在山的上方，外面的洞口高大明亮，往西进去三四丈就到了头。洞南侧有一条缝隙，也是倾

斜而下，渐渐下去渐渐黑下来，转向西南，因没有火把便出来了。听说下边与水相遇，沿水流往西南行，就能钻出后山。这才知道此村水坠入洞穴后，穿透山腹，也与向武州百感岩如出一辙。

独山岩，今天名叫砥柱岩，在城南四里处。此地有三座独山，都是由于四旁没有其他山附着而得名：一座在溪流东岸，与东面一列石山接近，此山小但陡峭；一座在此山南边五里处，挡住溪流往东环绕着它流去，此山高突但无奇特之处；唯有独山岩既高而且正当坞中，与向武州的琅山岩相似，省城中的独秀峰没有此山陡峭挺拔，也无此玲珑剔透。这个岩洞位于山腹，南北直线穿通。南洞口高高迸裂开如像裂开的缺口，洞前有块巨石，从洞顶分跨而下，隔成两个洞口，正洞口在东边，偏洞口在西南，都有古树曲藤倒挂在洞顶上，微风飘拂，漾碧飞香，非常奇异。洞中如合起的手掌样隆起，高数丈，宽一丈五尺，水平通向山后之处有五六丈。上有飞崖在外面下覆，下边有穿空的岩石如像栏杆，远望南北，群山排列，无不在眼前罗列献奇。岩洞的中段分出一个旁洞通向西边，也是转向北，又通有一个洞口，它里面架起两层楼阁，都是上面穿通一个圆圆的石窍，人走在下面的石窍中，又似穿过桥洞出来的样子。此处一个洞四个洞口相通，山很小但洞中十分奇幻。唯有向东的一面不通。洞外的山崖上又有一个向东的洞口，向西进去深处也有数丈，这又是各自分门立户的洞了。

小独山岩，在城东南方五里，与砥柱岩东西相对，夹立在小江两边。从砥柱岩往东望，似乎此山偏一些与东面一列山接近；从此山向西望去，又似乎砥柱岩偏在一方与西面一列山相近；从两山中间望它们，其实两座山距东西两列山悬隔之处各自相等。山小于砥柱岩，但也是非常尖锐，极似一座佛塔立在中央的样子。山下也通着一个洞口，有岩石跨在洞外但不怎么

高。向西钻过小缝隙上去，悬崖的侧边，有块平石耸立成为平台。它上方悬绝之处，有个洞向南十分深，如果能登石阶上去，也是奇异之境。游砥柱岩那天独自跟随着一个骑马的人导游，而后浮过江，一并穷尽了此处胜境。

白崖堡南岩，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溯江往西行，转入山坞中，土堡就在坞中。原来这里的山南北回绕合拢来，又成为一处洞天了。洞在南山之上，两层洞口向北，高高点缀在万仞高的石壁上，从堡中望它，就在举头之间，但无从落脚。岩洞下边石山脚向外插，也裂开成纹路。最初开始艰难地爬过几条裂隙，如上登层层高楼，却不知高洞还很远；再出来观望地形，然后才觉得在丛林间碰碰撞撞的走法，赶不上能在天空中飞翔的翅膀了。不久本地人秦馀来到，为我举着火把在前领路，仍从山口出来，沿南山的东麓转到此山的南麓，开始沿石阶上登，走到一处朝向东南的洞口，这是后洞，正对着卓笔峰、青狮岩诸峰。由洞中向东北上登，就暗下来需要火把；再转向北，那上面非常陡峻，远望天光透射到洞中了。更加踊跃攀登，找到一处仅如手掌宽的缝隙，俯瞰缝隙外边，辟开一个巨大的门洞，是上洞的下层。缝隙太窄不容侧身走向外面，只能俯身远眺而已。从裂缝内再上登，穿过隘口出来，就见洞口十分深邃，面临北方不见大地，是先前抬头远眺却无法可到之处，现在忽然间已亲自登到它上面了。此洞非常高，呼吸可以通天庭，它前方山崖相夹下陷，用木头横架补在这里的缺口上，就能安身歇息，不过只可以凭眺群峰，不是久住之地。仍从洞内的隘口下走，再窥视它外边的第二层洞，也以为不能到了。姑且把手杖从缝隙中投下去，再由原路俯身沿石阶一直下坠，抵达先前远远望见天光之处，点亮火把四处照射，在洞北边的石崖下找到一个洞穴。洞口非常狭窄，急忙把火把伸向前如蛇一样爬行进去，洞中渐渐变高成为峡谷，洞底十分平坦，数丈后

弯弯曲曲向东折去，又走数丈后向北钻出来，就见这个洞口向北高高裂开，有巨树树根盘绕在洞中，倒卧出洞外，这是第三层洞。洞前平滑的岩石如像手掌，上下都是危崖峭壁，崩裂高悬没有台阶。回头向上眺望，就见洞口层层重叠，高出数十仞的山顶，这是上洞与第二层洞了。稍沿平滑的岩石往东走，峡壁上有藤条树枝拳曲缠绕在一起，于是像猿猴一样拉着上登。半晌，终于历险到达第二层外洞，就是我先前投下手杖之处。此洞深三丈，高五丈，嵌在上下两个洞之间，但唯独中间不通，反而要由洞外爬进来。因而为此吟诵了诗句，曰："洞口千古无人到，古树曲藤独为谁？投杖此中还得杖，三生长与逍遥随。"于是仍挂着树枝下来，沿着平台点燃火把穿入第三层洞，再次到达前边远远望见天光之处，便仍旧返回到后洞的腹中了。大体上此洞如像一只蹲踞的老虎，洞中空阔如像腹部，而上洞就是虎口了。第二层洞在它的喉管之外，先前从缝隙向外窥视之处就是喉管了。人如从喉管往上钻，出到它的口中，由喉管中下坠，到达腹中。第三层洞是它肚脐眼通着的地方，所以在腹部的前方。后洞是它的尾部，所以在腹部的下方。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后洞以西三百步。洞口也是向东南，洞外高大的山崖层层横亘，洞内马上横分为两条通道，一条通向西南，一条通向东北，都是稍下走从洼地中进去，必须用火把。从西南去的，数丈后就分为两层，下层的一个洞穴如井。由井中下坠，就走到平坦的峡谷，往西行三丈，又从高高的峡谷下坠，才走到平坦的洼地，其中峡谷盘绕洞穴交错，相互层层叠垒，钟乳石柱倒垂，花萼成团成簇，何止成千上万。随行姓胡的儒生〔金陵人。〕折到石钟乳数十条，都是长六七寸，中间似竹管一样空着，外面洁白如水晶，是天然形成的白玉簪。又有一簇乳白色的莲花，直径大三尺，细细的花瓣攒合拢来，倒垂在洞底，它的根部平贴在顶上的岩石上，全都只悬挂着一线，

而实际粘连处，花蒂仅如拳头大，把它铲下来十分容易。但只是出去的洞穴大多很狭窄，而且下面没有东西接着，担心落下时损伤了它的花瓣，不忍心轻易抛掷了它。盘旋了很久，忽然见到一缕明亮的光辉，透过洞穴射出来，也是如前边一样的井口，又在前那个井的南边了。又从上层向西南进去，其中石脊高高低低，屡次见到下陷的深坑，深黑无底，怀疑就是先前探过的下层了。深入进去也是互相盘绕交错，钟乳石柱很多，攒聚成丛，细得像手掌上的骈枝，每千百枝聚成一团，与下层比高下长短。唯有后营的东洞，钟乳石柱又多又大，都作出虬龙垂舞之状，并排排列都有数十丈。从东北去的，不到五丈，有两层嵌在北面的洞穴，都不怎么深。向东攀石崖上去，慢慢进去渐渐弯弯曲曲的，其中也像西洞一样盘绕交错，但深邃之处比西洞稍差些。

青狮南洞，在城南二十里，西南是与上林县分界的地方，去那里的路由杨渡过江，向东南走四里才到。这里的山石峰卓立，洞在山下，开有东西两个洞口。东洞口平坦低下，洞口高数丈，宽也有数丈，一直向西穿透山腹之处约三十丈，平展地拓开，高大整齐，下面展开如磨刀石，顶上下覆如同帏幔，间或有石柱倒垂在帏幔下。洞的西边，又有一队石柱，从外边的洞口排列而来，抵达洞后西面，另外形成一个长长的榭廓；从榭廓中望外面的洞，稀疏的窗棂绮丽的窗户，帏幕高挂，云层绽开，又恍然分出一境了。西洞口高峻，下边有巨石回绕重叠成平台，上方忽然中间弯曲高高隆起。从台上向内眺望，已看不见前洞的洞顶，只见高高弯曲的上方，四面回绕层层叠叠，如云气融化凝结成，都有洞穴连接，窗棂罗列，但悬在高空无处可上。从台上往外眺望，就见西面分出三岔的山峰，高耸笔直的山峦，近在洞口中央，就像设立的供桌一样。由平台向北下走，深窟中又开出一圈平坦的山洞，外边巨石矗立着成为屏障，下

面穿透中间空虚，好像桥样越过高空。从这里举火把往北进去向东转，这个洞穴大而容易穷尽；往东从侧旁的隘口一直进去，这个石窍窄而十分深远。估计它到头之处，当不下十五丈，已超过外洞的一半。这是下洞最隐密之处。走出小洞，又在西洞口的平台上饮酒，仰望上层云气重叠缭绕之处，希望登上去一次，不可能。忽然看见它北边有光影逗人，知道它通到山外，陆公命令健壮敏捷的人从山外攀山崖去寻找它。很久之后，那人已穿进来在那上边，从下边眺望过去，真好像乘在云朵中卷在云雾中的树叶了。不久那人大呼道："赶快带火把来，还可以深入。"我听从他的话。于是从西洞口下来，沿山麓转到山北，再向南攀登山崖。山腰上，有个洞口向北。穿过石洞进去，就见洞内下陷通明透亮，俯身见诸君成群在台上饮酒，又好像登上月宫、摸着天门而俯视尘世了。那上面有岩石磨刀石一样地平架着，岩石顶端悬在空中之处，又有石柱排列在外，分隔为门窗，所以从下边望它，不止一个洞穴，可洞内实际是四通八达的。从这里举着火把向东进去，越进去越深，中间杳然拓开，也几乎有二十丈。向东走到头后，再转向西北，找到一个洞穴。向北攀登而上，忽然倒影远远透入，有峡谷纵横交错，又高又深骈阗杂沓。攀到它的东北，有洞穴高悬，里面的峡谷既已陡峻，外边的石壁更加陡削，只接纳进光辉，无法上下。再从深窟中探索它的西北方，穿过侧边向上钻出去，又找到一个洞口，平滑整齐，明亮开阔。洞口向北，此处愈加高了，呼吸风云，驾驭日月，如在仙境一般。它的北侧还有别的幽深之处，但进去之处已不怎么远了。由这个洞口出来，想沿着石崖寻找石磴下走，那下边全是削立的石壁，悬空高突的山崖，无处落脚。只得再从洞中的原路走，往下出来到石台高悬下瞰之处。诸君在下边鼓噪狂呼，人人以为是神仙，即便是我也自以为是仙人了。忽而明亮忽而黑暗，倏地隔断倏地相通，时而上时而下，一时

是凡人一时又是仙人，这是洞的灵气，还是人的灵气呢？不是陆公的力量，如何才能到此地！

青狮北洞，在青狮潭北岸。青狮潭这地方，就是洋渡的下游，江水汇成深潭，是各种鱼类的深宫，是参将府封禁的池沼，是鱼网不敢放进去的地方。它北面的山崖上也有很多穹隆的洞口，与南洞隔江相对。我在雨中走过此地，来不及四处搜寻。又见西面是青狮庙。险峰从西南而来，到水边便完了。洋渡的水流从西面，三里城的水流从北面，流到此处合流后往东流，山峰横截水湾，愈加显得突兀，庙紧靠山下，就极为幽静隐秘。

堡北岩，在城南十二里巨堡的北面。堡南距洋渡仅三里。洞口向东，洞中深五六丈，后面洼下去，不能深入。

独山村西北水岩，在城南八里大路的西面。洞口向东，洞前有石子路，路中跨有桥梁，大概是发大水时从洞中溢出水来。洞依傍在西山下，洞口危石众多杂乱，倾斜深嵌下去，洞中杳渺深黑，不能悬空进去。

砥柱岩西峰水岩，在城南四里处。有座山峰突兀在砥柱岩的西边，高处赶不上砥柱岩，可回绕排列有它的一倍，上边下覆下面陡削，它上面有雨水流淌的痕迹，俨然似黄熟香片侧着竖立。它南面有很多空裂成的洞口，而北麓有向北的洞口，两侧的山崖如合拢的手掌并排上耸。洞内深远，有亮光从南面透进来，好像十分空阔，只是洞口有积水溢满在两岸，不能进去。几次想要骑马渡水，但水下乱石很多，马也不能前进。

后营东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就在后营东面一列石山的西麓，距后营四里。中间又有一重小山作为分界，山坳中断之处，有座尖峰在前方，也叫独山，是它在西面的卫兵了。直达东山下，有一根圆形石笋。〔准备记在五月十四日日记中。〕

仙庙山，在城西四里，是西面石峰最靠近城的山。石峰耸在中央，三面陡绝，唯有从西南方的山坳中攀山崖上去，三里

城的四境全进入眼中。从前有个村民登山打柴，遇上仙人成仙，所以当地人祭祀他。

汛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汛塘中。汛塘这地方，就是仙庙山南面的山坞，从仙庙山前往西连接到狮子坳。坞中有水塘长数里，水涨时洪流漫溢，大鱼逆流而上，当地人因此获益，所以不疏挖垦为田地，却拦水筑为水塘。在水塘的中央有一片石坑地，上面浮出水面如败谢的荷叶下覆，支撑着向四旁倒卧，中间空外边通，一潭水环绕着它，岩石盘踞在水上，又如数条桥梁攒聚会拢，离水不到三尺，而彩虹横卧，吞吐云雾，似分似合，极尽氤氲蜿蜒的气势。它西北一里多就是汛塘村，紧靠在北山之下。

周泊隘，在城东二十五里处，东面一列石山的山脊上。隘口正当山脊中央，南北的高峻山崖高高压过来，云气出没在其中。越过隘口往东走，就是迁江县的辖境。它东北面的石山内，是八寨的罗洪洞。〔据《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城东北四十五里。"那么从前也是上林县的辖境，可以后沦于贼手，终于不能恢复，至今被盗贼盘踞着。〕东南方的石山内，是马场洞。〔仍是三里的属地。只是地方上无居民，都是巨树。〕

汛塘后坞石洞，在城西七里。西面的山向东而来，延过佛子岭分为两条支脉，一支一直向东成为汛塘村的后峰，一支转向北方成为韦龟山。两座山的东北又环绕成一个山坞，东边以仙庙山作为前方的屏障，中间有支峰相对。山麓有洞，洞口向东，洞前有水隔开，望洞内非常深，当地人说："洞中可容纳一千人。从前洞西有村子，今天已全部成为荒芜之地。"它面向的东峰之上，也有洞，洞口向西，高悬倾侧，也被草莽遮住，全来不及登。

三层阁在参将府厅堂东面，是陆公新建的。高大的松树，树荫环绕，群峰四面合围，悠然自在有脱离尘世的遐想。松风

亭在衙门后面的土山头上，松树荫翳，山色葱翠，远远城墙相连，月光下的景色尤其美。我住宿在三层阁，几乎忘了上路远行。陆公在松风亭为我饯行，沉醉在月夜中，所以始终记得。

三里：一个叫上无虞里，一个叫下无虞里，一个叫顺业里。

八寨：西面的叫寨垒、〔东面与后营相对。〕都者、〔东面与周安相对。〕剥丁，〔东面与苏吉相对。〕东面的叫罗洪、〔西面与左营相对。〕那良、〔西面与后营相对。〕古卯、古钵、何罗。

三镇：中间的叫周安，北方的叫苏吉，西南的叫古鹏。

纵贯八寨之中的路，南面起自后营，北边抵达周安，在罗木渡到头。其中有那历、玄岸、蓝涧、桥蓝诸村，南北有十多里。从前是顺业里及周安镇的属地，今天被八寨的余党盘踞着。〔首领是蓝海潮。〕八寨互相连着，但三里城的后门不通了。

三里周围是石峰，中间正当土山的尽头处，风光宜人气候温和，唯独此地最适宜；土地肥沃丰美，作物苗壮茂盛，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赶得上的。所种水稻收获的谷粒特别大，常年种满在城郭附近，产量是其他地方的一倍，煮出的饭柔软味美，也不同于其他许多地方种植的。牲畜无所不有。鸡猪都吃米饭，肥壮异常。鸭子大的重四斤，体大。这个省吃鲫鱼十分艰难，长处仅超过一寸，但唯独此地有长四五寸的。三里出产孔雀。风俗是，正月初五开始，十五停止，男子妇女对歌，叫“打跛”，〔有人叫“打卜”。〕举国若狂，也是淫荡的习俗。果子的品种南方的品种没有荔枝，北方的品种没有核桃，其余的品种都有。初春时，枸杞芽大如筷子，从树上采来。树高二三丈却不结果实，把它的芽煮来塞入口中，似乎略有苦味而带凉味，随即有怪味，不同我们地方所生产的。木棉树非常高大，粤西到处都有，而这一带特别多。春天时花大如木兰，但红色灿烂，如彩云般的锦缎浮在空中，有成群的白鸟，绕着它四面飞翔，想啄食它的花朵。结出的花苞如同鸭蛋，成熟后裂开吐出花，就是攀

枝花了，如像鹅毛、羊绒，白而有光。听说泗城州也有人把它煮后织成布的，又细又密难以织成，这种布的颜色微带黄色，料想是搀杂蚕丝织成的。相思豆树高三四丈，有豆荚如皂荚但细一些，每枝上有四五个豆荚，如同攒聚在一处，长一寸而大处仅如手指。三四粒子实连缀在豆荚中，冬天豆荚长老时裂为两片，卷缩起来如像花朵，子实仍然不掉落。它的子实如像细小的豆子但扁一些，颜色如一点朱砂，珊瑚不能与它的色彩相比。我要到一捧左右。竹子有种中间实心外边有很多巨刺的，成丛生长而且很大；有种竹子节长枝柔不繁杂，样子潇洒而且很细；如我家乡竹节高中间空的竹子，这里却偶然有一些但没有大的；又有一种竹节又细又平，仅如连缀着一缕纹路而且颜色发白，可作手杖，当地人也叫做粽竹，出产在三镇中的苏吉；此地也有方竹，只在下边的几节是方的而且不怎么端正。

【原文】

十四日　晨起，阴云四布，即索骑游东岩。岩在东石峰之麓，由独山入隘，度土山一重，共三里抵其下。有石笋一圆，傍石峰西麓，岩在石笋之上。遥见当峰半，一门西向高悬，则西洞后穿别窍。由南麓上跻，有两门并列，暗洞在东，明岩在西，二门俱南向。先入明岩，中高敞平豁，后一石蕊中悬。穿蕊而入，下坠小穴，上则垂乳窈窕，围成龛，极玲珑纤幻。龛中圆且峻，贮水一池，沉映崖壁，光影上照，绀碧夺目。转门而西，又开一门，西向，亦明豁高爽，下临绝壁，即前从坞中遥见高悬者。其内与南门转接处，石柱或耸而为台，或垂而成龛，攒合透映，真神仙窟宅，雕镂所不能就者也。仍出南门，从其东北向，伛偻入暗洞。门外

隘中洼，少下，洞遂穹然，篝火北入数丈，则玉乳倒垂骈耸，夭娇缤纷，底甚平。由其腋透隙而入，岐而西，峡东隙皆不数丈尽，惟直北逾乳隙进，内复宽。少东转，垂柱益多。平底中有堆石一方，土人号为“棺材石”，以形似也。更入，从石东北转，石坡高下，乳笋参差立。披窍北入，复辟一最巨室，乳柱回环，阖辟莫测。从此西北穿隘而下，其入甚遥，闻深处有溪成潭，下跨石为梁，上则空明透影。时误从东转，竟从别窦仍下堆石傍。欲复入觅西北隘，而易炬已多，恐一时不继，乃从故道出。闻此洞东通迁江，虽未必然，而透山而东，即为那良贼寨之地，未知果有从出处耳。余所入止得三四转，度不及其十之一二，然所睹乳柱之瑰丽，无过此者。此洞既以深诡见奇，而西畔明岩复以明透表异，合之真成二美矣。

出洞，仍下山西北行，一里半抵独山。从其北而西，又一里半，饭于后营。杨君统营兵骑而送余，遂下山北行。东西两山，一石一土，相持南下，有小水南流于其中，经后营而南，金鸡隘之北，乃西南坠壑而去，即琴水桥之上流也。从此北望，直北甚遥；南望则金鸡石峰若当门之标。后营土山头南尾北，中悬两界之中，西南走而尽于三里，遂结为土脉之尽局云。北行八里，有土脊自西而东，横属于两界之中，则南北分水之脊也，南入于杨渡，而北遂入罗木渡焉。逾脊北二里，为那力村，又三里为玄岸村。二村俱在东石峰之下，昔皆民居，今为八寨贼所踞矣。又北三里，水

从直北去，路西穿土山之腋。一里西下，则土山复东西夹而成坞。又北十里，是为蓝涧，俱贼村矣。贼首蓝海潮者，家西山下。有涧从其前北流，溯之行，北一里半，有石山突于坞东，由其西麓逾小坡，即为周安界矣。又二里，一村在东山麓，曰朝蓝[1]。前涧中有潭，深汇澄澈，自是而北，遂成拖碧漾翠之流，所云“蓝涧”者，岂以此耶？蓝涧本三里之顺业里属。今南抵那力过脊之地，俱为八寨余孽所踞，而蓝海潮则其魁也。由蓝涧而北抵罗木渡，南抵左营，中开天成直夹，皆土山也。其两石山：西为寨垒、都者、剥丁，东为罗洪，那良。东西皆贼薮。朝蓝昔本周安属，今北抵周安亦俱为诸蘁所踞[2]，并周安亦岌岌矣。由朝蓝随涧东岸又北五里，转而东逾土山，北下一里，复行坞中。三里，出坞。又西行一里，始见前溪从土山西畔北注，与石山西峡之涧合而东来，遂有汤汤之势。涉溪北上，溪亦折而北，不半里，是为周安镇。数家之聚，颓垣败址，在溪西岸，而溪东膏腴俱为贼踞，不可为镇矣。所云镇者，是为周安，其西南为古鹏，其北曰苏吉，总名三镇[3]。盖界于八寨之中者也。今周安仅存，古鹏全废，惟苏吉犹故。昔有土镇官吴姓者，以青衫居宾州[4]，未袭其职。其子甫袭而死。后委哨官及古零司九司之一[5]。兼摄之，而古零鞭长不及。前年，八寨贼由此劫上林库银，为上林县官所申，当道复觅吴氏之遗孤仍袭。其孤名承祚，才十二岁，父即前甫袭而死者。其外祖伍姓者号娱心，乃宾州著姓，游大人以成名者。甫自宾州同承祚到镇，见

周安凋敝，以承祚随师卒业于苏吉。而伍适返周安，见余至，辄割牲以饷。土司以宰猪一味献客为敬。盖杨君昔曾委署此镇，见其送余，非直重新客，犹恋旧主也。是晚复同杨、伍二君北二里游罗隐岩。岩在镇之西北隅，乃石峰西断处。盖大溪南经周安之前而北至此，有土垣一周，为旧宾州、南丹卫遗址，乃万历八年征八寨移而镇此者。后卫移三里，州移故处，而此地遂为丘墟，今且为贼薮，可恨也！按《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为韦旻隐居之地，则罗洪昔亦上林属，而后沦于贼者也。由土垣北直去为苏吉[6]、罗木渡大道，由土垣西向入石峰隘，有数家倚隘侧，为罗寨村。村前石峰特起，岩穴颇多，但浅而不深。其西麓为罗隐岩，岩横裂如榻。昔有儒生过此，无托宿处，寄栖此中，题诗崖上，后人遂指为罗隐。其题句鄙俚，而诸绕戎过之[7]，多有继题其下者，岂以其为崔浩耶[8]？是晚还宿周安，作谢陆君书畀杨。

十五日　早雨霏霏，既饭少霁，遂别杨君，伍君骑而送余，俱随大溪西岸北行。石峰西突路左，峰四面多开穴窍，中空，第高莫能上。北又有荔枝岩，深黑，须炬入，闻中有荔枝盆。于是东西两界俱石峰，无复土山中间矣。先北涉一小水，又北涉一涧，水皆东向入大溪。共四里，小峰当坞立，嵌空多穴，乃下流镇山，亦如三里之独山，但南北易位耳。北六里，山峡中拓，聚落倚西峰下，是为苏吉镇。伍君留余入头目栏，令承祚及其师出见，欲强饭；余急辞之

出，乃以多人送余行。又北三里，又有土山突两界石山中，于是升陟高下，俱随两石山之麓，而流溪渐薄东界，相去差远矣。又北十五里，则一江西自万峰石峡中破隘而出，横流东去，复破万峰入峡，则都泥江也。有刳木小舟二以渡人，而马浮江以渡。江阔与太平之左江、隆安之右江相似，而两岸甚峻，江嵌深崖间，渊碧深沉，盖当水涸时无复浊流浒漫上色也。其江自曲靖东山发源，径沾益而北，普安而南，所谓北盘江是也。土人云自利州、那地至此，第不知南盘之在阿迷、弥勒者，亦合此否？渡江而北，饭于罗木堡[9]，乃万历八年征八寨时所置者。堡兵五十余家，其头目为王姓，泣而诉予，为土贼黄天台、王平原所侵，近伤其人，掳其赀，求余入府乞示。余以其送人少，不之许。其地已属忻城，而是堡则隶于庆远，以忻城土司也。宾庆之分南北[10]，以江为界。堡北，东西两界石山复遥列，而土山则盘错于中。北复有小江，北自山寨而来，山寨者，即永定土司也。循东山而南入都泥。路循西畔石山北上二十里，有村倚西山之麓，曰龙头村[11]。村后石山之西，皆瑶人也。盖自都泥江北，罗木堡西已然矣。龙头村之东有水，一自北来者，永定之水也；一自东来者，忻城之水也。二水合于村前，即南流而合罗木下流者也。又北二里为古勒村，村在平坞中。村北三里，复逼小山西岸行，又五里，有小村倚西峰之麓，又有小水西自石峰下涌穴而出，东流而注于小江。截流渡小水北，又东上土坡，是为高阳站。是站在小江之西，

渡江东逾峰隘而入，共十五（里）而抵忻城[12]；溯小江北五十里抵永定，又六十里而至庆远，亦征八寨村所置。站乃忻城头目所管者。其地石峰之后即为瑶窟。其西有夷江[13]，想即罗木渡之上流。其内有路，自东兰、那地走南宁者从之[14]。东石峰之后即忻城。其东界接柳州。其站始用竹肩舆[15]，盖土俗然也。自三里马至周安，周安马至高阳，高阳换舆直送至府。此地无虞，可行矣。是日共行五十余里，以渡罗木难也。

【注释】

①朝蓝：乾隆本、四库本作“桥蓝村”。

②诸蘁所据：“蘁”原作“蕚”，从沪本改。蘁（wù 误），逆。

③周安：今名同。 古鹏：今作古蓬。 苏吉：今作思吉。皆在忻城县南境，思吉、周安、古蓬，从北往南排列在公路线上。

④青衫：古时地位低下者所穿的服装。

⑤古零司：今仍作古零，在马山县东南境。

⑥苏吉：此处原作“苏吾”，从前记改。

⑦绕戎：出巡的军官。

⑧崔浩（？～450）：字伯渊，北魏时人，官至司徒。后作国书三十卷，立石铭之，以彰直笔，因此以修史暴露“国恶”的罪名被灭族。

⑨都泥江：即今红水河。 罗木堡：明时作罗墨，今亦作罗墨，在忻城县南境，红水河北岸。河南岸今称红渡，应即罗木渡。

⑩宾庆之分南北：“庆”原作“屡”，据乾隆本改。

⑪龙头村：今仍称龙头，在忻城县治稍南。

⑫忻城：明为县，隶庆远府，即今忻城县。

⑬夷江：乾隆本作“彝江”。

⑭东兰：明为州，隶庆远府，即今东兰县。那地：明为州，隶庆远府，治所在今南丹县南境的那地。

⑮竹肩舆：与轿子不同，即现今通称的滑竿，用两根大竹缚成，形如躺椅。

【译文】

十四日　早晨起床，阴云四布，立即要来马去游东岩。岩洞在东面石峰的山麓，由独山走入山隘，越过一重土山，共三里来到洞下。有一根圆石笋，依傍在石峰西麓，岩洞在石笋之上。远远望见正当山峰半腰，一个洞口向西高悬着，是西洞穿到后面另外的洞穴。由南麓上登，有两个洞口并列，暗洞在东边，明洞在西边，两个洞口都向南。先走入明洞，洞中高敞平豁，后面一朵石花悬在中央。穿过石花进去，下边陷成小穴，上面却垂挂着窈窕秀丽的石钟乳，围成石龛，极其玲珑剔透，纤巧奇幻。石龛中间又圆又高峻，贮有一池水，崖壁沉映在水中，光影上照，青碧夺目。由洞口转向西走，又开有一个洞口，向西，也是明朗高敞，下临绝壁，就是先前从坞中远远望见高悬着的洞口。洞内与南洞口转接之处，石柱有的耸为高台，有的下垂成石龛，簇拥闭合，光明透映，真是神仙洞府，不是能雕凿镂刻成的。仍出到南洞口，从它的东北方向，弯腰走入暗洞。洞口外边窄中间下洼，稍下走，洞于是穹然隆起，点燃火把向北深入数丈，就见白玉状的钟乳石倒垂，成群耸立，屈饶曲折，缤纷争呈，底部很平坦。由钟乳石旁的缝隙钻进去，岔向西边，峡谷东面的缝隙都是不到几丈便到了头，唯有正北方穿过钟乳石间的缝隙进去，里面又宽起来。略微向东转，下垂的石柱更多。平坦的洞底中央有一堆方形岩石，当地人称为“棺材石”，因为形状相似。再进去，从棺材石向东北转，石坡高低不一，石乳石笋参差而立。穿过石窍往北深入，又辟开一处最大的巨室，钟乳石柱环绕，开合无法探测。从此处向西北穿过隘口下走，进去之处十分遥远，听说深处有溪水流成潭，岩石下跨成为桥梁，顶上是空中透进来的明亮光影。此时错从东面转去，竟然从别的洞穴仍下到那堆岩石边。想再进去找西北面的隘口，但所换的火把已经很多，担心一时接不上，只得从原路出来。听说此洞往东通到迁江县，虽然未必这样，但通到山的东面，就是那良盗贼山寨所在的地方了，不知果然有从那里出去的地方。我

所入之处只得以转过三四处，估计不到它的十分之一二，然而所看到的钟乳石柱的瑰丽，没有超过此处的了。此洞既以幽深诡异见奇，而西侧的明洞又以明亮通透显出异姿，它们合在一起真成了两处美景了。

出洞来，仍下山往西北行，一里半抵达独山。从山北往西，又走一里半，到后营吃饭。杨君率领营兵骑马送我，于是下山往北行。东西两面的山，一面是石山一面是土山，相对向南下延，有小溪向南流在其中，经后营往南流，到金鸡隘的北面，于是向西南坠入壑谷中流去，就是琴水桥的上游了。从此处向北望去，正北延伸很远；向南望去，金鸡峰耸立如立在洞口的标杆。后营的土山起于南面，止于北面，中间悬隔在两列山之中，向西南延伸而后在三里城到了尽头，终于盘结为土山，是山脉的尽头处。往北行八里，有土山山脊自西延向东，横向连接在两列山的中间，是南北分水的山脊，南面的流入洋渡，而北面的便流入罗木渡。越过山脊向北走二里，是那力村，又走三里是玄岸村。两村都在东面的石峰之下，从前都有百姓居住，如今被八寨的盗贼盘踞着了。又向北三里，水流从正北流去，路向西穿过土山的侧旁。向西下走一里，就见土山又在东西两面夹成山坞。又向北十里，这是蓝涧，都是盗贼盘踞的村庄了。盗贼首领蓝海潮，家在西山下。有山涧从村前往北流，溯涧行，向北一里半，有座石山突起在山坞东边，由石山西麓越过小坡，就是周安镇的地界了。又走二里，一个村庄在东山山麓，叫朝蓝。村前山涧中有个水潭，蓄水深碧澄澈，从这里往北，便成了拖碧漾翠的水流，所谓的“蓝涧”，莫非是因为这个吗？蓝涧本来是三里顺业里的属地。如今南边到达那力村山脊延过之地，全被八寨的余党所盘踞，而蓝海潮是他们的首领。〔由蓝涧往北抵达罗木渡，南边抵达左营，中间拓开一条天然形成的直峡谷，都是土山。它两面的石山：西边是寨垒、都者、剥丁，东面是罗洪、那良。东西都是盗贼聚集之地。〕朝蓝本来是周安镇的属地，如今往北到达周安也全被众叛贼所盘踞，连

周安也岌岌可危了。由朝蓝沿山涧东岸又向北走五里，转向东越过土山，往北下山一里，又行走在坞中。三里，走出山坞。又向西行一里，这才见先前的溪水从土山西侧往北流注，与石山西峡的山涧合流后往东流来，竟然有浩浩荡荡的水势。涉过溪水向北上走，溪流也折向北，不到半里，这就是周安镇。是个几家人的村落，墙垣倒塌房基残破，在溪水西岸，而溪东肥沃之地尽为盗贼占据，不能成为镇了。所说的镇的政区，这里是周安镇，它西南的是古鹏镇，它北面的叫苏吉镇，合称三镇。原来是隔在八寨之中的政区。今天仅存周安，古鹏全部废除，唯有苏吉仍然如故。从前有个姓吴的土镇官，以卑微的身份居住宾州，未承受官职。他儿子刚刚接受了官职便死了。后来委任哨官及古零司〔是九司之一。〕兼任代理州职，可古零司鞭长莫及。前年，八寨盗贼由这里去抢劫了上林县的库银，被上林县县官申告，当局又找来吴家遗下的孤儿仍让他袭职。那个孤儿名叫承祚，才十二岁，父亲就是从前刚袭职就死掉的人。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姓伍的人，别号叫娱心，是宾州的大姓，是个与大人物交游成名的人。刚从宾州同吴承祚到镇上，见周安镇凋敝，让吴承祚在苏吉跟随老师学完学业。而姓伍的恰好返回周安，见我来到，就宰牲口款待。〔土司把宰猪这一种食物献给客人看做是敬客。〕原来杨君从前曾被委任代理此镇，姓伍的款待我，不仅是敬重新客人，而且还怀恋旧主人。这天晚上又同杨、伍二君往北走二里去游罗隐岩。岩洞在镇子的西北偶，是石峰在西边断开之处。大溪从南面经周安的前边往北流到此地，有土墙一圈，是旧宾州、南丹卫的遗址，是万历八年(1580)征八寨时迁来镇守此地的。后来南丹卫迁到三里城，宾州迁到原处，而此地便成为废墟，如今快要成为盗贼聚集之地，可恨呀！据《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是韦旻隐居之地，那么罗洪洞从前也是上林县的属地，是以后沦于贼手的。由土墙一直向北去是去苏吉、罗木渡的大道，由土墙向西走入石峰隘口，有数家人靠在隘口一侧，是罗寨村。村前石峰独耸，洞穴

很多，但浅而不深。石峰西麓是罗隐岩，岩石横着裂开如像卧床。从前有个儒生路过此地，无投宿的地方，寄宿在这里边，题诗在石崖上，后人便指认为罗隐岩。他的题句十分粗俗，而出巡的诸将路过这里，有很多在它下面接着题诗的，难道把他当做是崔浩吗？这天晚上返回周安镇住宿，写了感谢陆君的信交给杨君。

十五日　清早淫雨霏霏，饭后略微转晴，于是告别杨君，伍君骑马送我，一同沿大溪的西岸往北行。石峰的西面突起在路左，石峰四面多开有洞穴，中间是空的，只是太高不能上去。北面又有个荔枝岩，又深又黑，要有火把才能深入，听说洞中有荔枝盆。到这里东西两列全是石峰，不再有土山夹在其中了。先向北涉过一条小溪，又向北涉过一涧，水流都是向东流入大溪。共走四里，小峰当坞而立，中间嵌空，洞穴很多，是下游的镇山，也像三里的独山，只是南北方位变换了而已。向北六里，山峡中间拓展开，一个村落靠在西峰下，这是苏吉镇。伍君留我进入头目的竹楼中，命令吴承祚及他的老师出来见我，想强留吃饭；我急忙告辞他们出来，于是派了很多人为我送行。又向北三里，又有土山突起在两列石山之中，从这里起上上下下地爬升，都是沿着两面石山的山麓，而溪流渐渐逼近东面一列山，相距较远了。又向北走十五里，就见一条江水从西面的万峰石峡中冲破隘口流出，横向流往东去，再度冲破万峰流入峡中，就是都泥江了。有两条用树挖空的独木小舟渡人，而马浮在江中渡过去。江面宽处与太平府的左江、隆安县的右江相似，但两岸非常高峻，江流嵌在深深的山崖之间，江水澄碧深沉，大概是正当江水干涸时节不再有浊流漫淹染上颜色了。此江从曲靖东山发源，经沾益州往北流，经普安州往南流，就是所谓的北盘江了。当地人说是从利州、那地州流到此地的，但不知南盘江是从阿迷州、弥勒州发源的水流，也汇合进这条江里没有？渡到江北岸，在罗木堡吃饭，是万历八年征八寨时设置的。堡内驻军有五十多家，他们的头目姓王，哭着告诉我，被当地盗贼黄天台、王平原侵扰，近来伤了

他的人，抢走了他们的资财，求我进府后去请求指示。我因为他送行的人少，没有答应他。此地已属于忻城县，但此堡却隶属于庆远府，因为忻城县是土司。宾州县、庆远府分在南北，以都泥江为界。罗木堡北面，东西两列石山又远远排列，而土山便盘绕错落在其中。北面又有条小江，从北面的山寨流来，〔山寨这地方，就是永定土司了。〕沿着东山往南流入都泥江。路沿西侧的石山向北上行二十里，有个村庄靠在西山山麓，叫龙头村。村后石山的西面，都是瑶人的地方。大体上自都泥江以北，罗木堡以西已是这样了。龙头村的东边有水流，一条自北面流来的，是源自永定司的水流；一条自东面流来的，是源自忻城县的水流。两条水流在村前合流，马上往南流而后会合罗木渡下游的水流。又向北二里是古勒村，村子在平坦的山坞中。从村北走三里，又逼近小山沿小江的西岸走，又是五里，有个小村子背靠西峰的山麓，又有条小溪自西面的石峰下从洞穴中涌出来，向东流注于小江中。横渡到小溪北岸，又向东爬上土坡，这是高阳站。这个驿站在小江的西面，渡过江往东穿越山峰隘口进去，共十五里便到忻城；溯小江往北走五十里到达永定司，再走六十里便到庆远府，也是征八寨时设置的。驿站是忻城的头目管理的。〔此地石峰的后面就是瑶人的巢穴。它西面有条夷江，猜想就是罗木渡的上游。山内有路，从东兰州、那地州去南宁府的人走这条路。东边石峰的后面就是忻城。它东面与柳州府接界。这个驿站开始用滑竿，原来当地习俗都是这样。从三里骑马到周安，从周安骑马到高阳站，在高阳站换成滑竿一直送到府城。此地不会出意外，可以走路了。〕这天共走五十多里，因为渡罗木渡困难。

【原文】

十六日　晨起，阴如故。夫自龙头村来，始缚竹为舆，既而北行。十里，东西两界石山中土山渐无，有石山突路

左，小江由其东，路出其西。又北十里，西界石山突而东出，是为横山，乃忻城、永定分界处也。缘山嘴盘崖北转，巉石嵚崎，中独淋漓滑淖，间有行潦停隙中，崖路颇高而独若此者，以上有重崖高峙，故水沥其下耳。然磊石与密树蒙蔽，上下俱莫可窥眺。间从隙间俯见路石之下，石裂成潭，碧波渊澄，涵影深闷，又或仰见上有削云排空之嶂，透丛而出，或现或隐，倏高倏下，令人恍惚。既北，两界石山犹拓而北。又八里，有石峰一枝中悬，坞分而为二，其一通西北，其一通东北。余循西北坞溯流入，又五里，复有峰中突，小江缘其东出，路逾其西入。又二里，有数十家倚中峰之北，是为头奎村，以中突峰形若兜胄也[①]。饭于头目何姓者家。自横山之北，皆为山寨地。弘治间，都御史邓廷瓒奏置永定长官司，长官韦姓，隶府。其西又有永顺司[②]，土官名邓宗胜。嘉靖间调二土司兵至吾乡剿倭者，所云狼兵是也[③]。既饭，日色忽霁。北向坞中行，始循东界石山矣。五里，抵永定司，即所谓山寨也[④]。土官所居村在西界石山下，欲留余止宿，余以日才过午，不入而行。渐闻雷声隐隐。又北二里，西截坞而过。坞中有石潭，或断或续，涵水于中，即小江之脉也，水大时则成溪，而涸则伏流于下耳。于是复循西界石山而北，又五里，有峰当坞立，穿其腋而北，坞遂西向而转，于是山又成南北二界矣。其时黑云自西北涌起，势如泼墨，亟西驰七里，雨大至，避之石壁堡之草蓬下[⑤]。石壁堡在北山之麓，堡适被火，欲止其间，无宿处。半晌雨止，

乃西二里，逾岭坳，此乃东西分水之脊也。南北俱石山如门，逾门西出，始扩然大开，中皆土阜高下，则永顺司接境，南即石峰丛合，皆瑶窟。循石峰之西麓，北向升陟土阜，其上多回环中洼，大者如塘，小者如井，而皆无水，俯瞰不见其底。水由地行，此其中坠处，一如太平府所见。北行五里，始下土山坞中。其水东北去，路复北透石逢之隘，此处又石峰一枝自西而东。一里出隘，又一里，于东峰之麓得一村，曰草塘，乃冯挥使之家丁也。头目曰东光，言其主在青塘[⑥]，今且往南乡。余以陆君书令其速传去。冯名润，二年前往泗城[⑦]，而泗城土官岑云汉加衔副总兵[⑧]，欲冯以属礼见。此地明官至土俱以宾主论，冯不从。岑拘其从者送狱中，冯亦淹留不听行，复不给粮，从者半毙。陆君以出巡至，始带出之。陆君之第三郎并两仆亦死其中。故陆君不听余从泗城行，而送余由此，托冯与南丹导余焉。是晚宿东光栏上。

十七日　天甚晴霁。从草塘北行，其地东西两界复土山排闼。先从东麓横过西麓，坞中有水成塘，而断续不成溪，亦犹山寨之北也。塘之北始成溪北流，路从其西。从西峰北行五里，有山中坞突，水由其东，路由其西。入峡二里，东逾一隘又一里，复北行七里，又一小水横亘两山北口，若门阈然。由其西隘出，于是东西两界山俱北尽，其外扩然，又成东西大坞矣。西界北尽处，有石突起峰头，北龛独有红色一方内嵌，岂所谓"赤心北向"者耶？又北竟土坂五里，乃下坠土夹中，一里抵夹底。又从夹中行一里，得五

碧桥，有水自西而东出桥下，其势颇大，乃土山中之巨流也。逾桥北又三里，复有石山一枝自西而东，穿隘北出，其东即为南山寺，龙隐洞在焉。有水自其东谷来，既五碧桥东流之水，至黄冈而分为二流，一东径油罗村入龙江下流，一西北经龙隐之前，而北过庆远东门入龙江。出隘北又皆土山矣。又五里，抵庆远府之南门⑨。于是开东西大夹，其南界为龙隐、九龙诸山，北界即龙江北会仙、青鸟诸山，而江流直逼北山下，江南即郡城倚之。其城东西长而南北狭。从城南西抵西城外，税驾于香山寺。日才午，候饭，乃入城。复出南门，抵南山，游龙隐。先是，余过后营，将抵蓝涧，回顾后有五人者追而至。问之，乃欲往庆远而阻于蓝涧不敢入，闻余从此道，故随而往者。杨君令偕行队伍中。及杨君别去，一路相倚而行，送至香山寺乃谢去。及余独游至此，忽见数人下山迎，即此辈也，亦非庆远人，俱借宿于此。余藉之束炬携火，先游龙隐，出，又随游双门洞。既出，见此洞奥而多不能卒尽，而不忍舍去。乃令顾仆留宿香山，令一人同往取卧具，为宿此计。余遂留此，更令两人束炬秉火，尽探双门二洞之奇。出已暮，复入龙隐，令两人秉炬引索，悬下洞底深阱。是夜宿龙隐。

【注释】

①头奎村："奎"，据下文，村之得名因"峰形若兜胄"，应作"盔"，头盔即古代士兵所戴的兜胄(dōu zhòu 都宙)。今仍作头盔，在都安瑶族自治县东隅。

②永顺司：即永顺长官司，隶庆远府，治所在今都安瑶族自治县北隅，刁

江南岸的永顺。

③倭者：此指倭寇，即日本浪人、武士、封建主、走私商人等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事。后被戚继光、俞大猷领导的爱国军民平定。广西壮族群众七千五百多人也参加了抗倭战争，称为狼兵。

④永定司：弘治五年(1492)析宜山县地置永定长官司，隶庆远府。治所山寨，今作三寨，在宜山县南隅的公路旁。

⑤石壁堡：今作石别，在宜山县南境。

⑥青塘：今作清潭，在宜山县南隅，石别稍东。

⑦泗城：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今凌云县。

⑧副总兵：性质、职能与总兵同，仅权位稍次于总兵。详《黔游日记一》注。此处副总兵仅为加给泗城土官的虚衔，不一定实掌其权。

⑨庆远：明置庆远府，治宜山，即今宜山县。

【译文】

十六日　早晨起床，天照旧阴着。脚夫从龙头村来，开始用竹竿绑成滑竿，不久往北行。十里，东西两列石山中土山渐渐消失，有石山突立在路左，小江由山东面流，路经过山的西边。又向北十里，西面一列石山向东突出来，这是横山，是忻城县、永定司的分界处。沿山嘴绕着山崖向北转，巉岩高险，中间唯独有湿淋淋溜滑的泥淖，间或有流水停积在石缝中，山崖上的路相当高，可唯独此处像这样的原因，是由于上面有重重山崖高高矗立着，所以水滴落到这下面罢了。然而乱石与密树蒙密荫蔽，上下都无法窥视。偶然从缝隙间俯身见到路石之下，岩石裂成深潭，碧波渊深澄澈，潜影幽深，又间或抬头见到上面有削云排空的山峰，透过树丛现出来，或隐或现，时高时低，令人神志恍惚。到北面后，两面石山仍然向北拓展。又走八里，有一支石峰悬在中央，山坞分为两条，其中之一通向西北，另一条通向东北。我沿着通向西北的山坞溯江流进去，又是五里，又有山峰突立在中央，小江沿山峰东面流出去，路穿过山峰西面进去。又行二里，有数十家人依傍在中立山峰的北麓，这是头奎

村，是因为突立在中央的山峰形状有如头盔。在姓何的头目家中吃饭。从横山的北面起，都是山寨的辖地。弘治年间(1488～1505)，都御史邓廷瓒奏请设置了永定长官司，长官是韦姓，隶属于庆远府。〔它西面又有个永顺司，土司名叫邓宗胜。嘉靖年间(1522～1566)调两土司的兵到我家乡清剿倭寇，就是所说的狼兵了。〕饭后，天色忽然晴开。向北行走在山坞中，开始沿东面一列石山走了。五里，抵达永定司，就是所谓的山寨了。土司所住的村子在西面一列石山之下，想留下我住宿，我因为时间才过中午，不进村便走了。渐渐听到有隐隐约约的雷声。又向北二里，往西截过山坞。坞中有石水潭，时断时续，在潭中涵养着水源，就是小江的支流了，水大时就流成溪，干涸时便潜流在地下。从这里再沿西面一列石山往北行，又走五里，有山峰正当坞中而立，穿过它的侧边往北走，山坞于是向西转去，到这里山又成南北两列了。此时黑云从西北方涌起，势如泼墨，急忙向西疾行了七里，大雨暴降，到石壁堡的草棚下躲雨。石壁堡在北山山麓，堡中恰好被火烧过，打算停宿在其中，没有住处。半晌雨停了，于是向西二里，越过岭坳，这是东西两面分水的山脊。南北都有石山如门一样，穿过门向西出来，这才豁然变得十分开阔，其中都是高低不一的土阜，就是与永顺司接界的地区，南面就是成丛攒合的石峰，都是瑶人巢穴。沿石峰的西麓，向北升登在土阜间，土阜上有许多四面环绕中央下洼之处，大的如水塘，小的似水井，但都没有水，俯瞰不见它的底。水由地下流，这些都是其中下陷之处，全像在太平府见到的。往北行五里，这才下到土山山坞中。这里的水向东北流去，路又一次穿过石峰的隘口，此处又有一支石峰自西延向东。一里后走出隘口，又走一里，在东峰的山麓见到一个村庄，叫草塘，村里人是冯指挥使的家丁。头目叫东光，说他的主人在青塘，今天暂且去了南乡。我拿出陆君的信命令他从速传递去。〔冯指挥使名叫润，两年前去泗城州，而泗城州的土司岑云汉加授了副总兵的头衔，要冯润以下属的礼仪相见。此地的流官到

土司境内都按宾主相待，冯润不听从。岑云汉拘捕了他的随从送到监狱中，冯润也滞留下来不准走，又不给粮吃，随从一半死去。陆君出巡时来到，这才把他带出来。陆君的三儿子及两个仆人也死在狱中。所以陆君不让我从泗城州走，而送我经由此地，托付冯润与南丹州为我引路。〕这天晚上住宿在东光的竹楼上。

十七日　天十分晴朗。从草塘往北行，此地东西两列又有土山似门扉样排列。先从东麓横过到西麓，坞中有水积成塘，但断断续续不成溪流，也像山寨的北面一样。水塘的北面开始形成溪流往北流去，路从它西边走。从西峰下往北行五里，有座山突立在山坞中央，水由它东面流，路由它西面走。入峡后走二里，向东越过一个隘口又走一里，再往北行七里，又有一条小溪横亘在两座山北面的山口前，好像门槛一样。由它西边的隘口出去，在这里东西两列山都到了北面的尽头，这以外十分宽广，又成了东西向的大山坞。西面一列山在北面的尽头处，有岩石突起在峰头，北面的石龛中单独有一块红色嵌入里面，莫非是所谓的“赤心向北”的地方吗？又向北五里走完土坡，于是下坠到土山峡谷中，一里到达峡谷底。又从峡谷中行一里，走到五拱桥，有水流自西往东流出桥下，水势相当大，是土山中的巨流。越过桥往北又走三里，又有一支石山自西延向东，穿过隘口向北出来，它东面就是南山寺，龙隐洞在这里。有水流从它东边的山谷中流来，就是五拱桥下往东流的水，到黄冈便分为两条支流，一条往东经油罗村流入龙江的下游，一条向西北流经龙隐洞之前，而后向北经过庆远府东门流入龙江。出到隘口北边又都是土山了。又走五里，抵达庆远府的南门。在这里拓开为东西相夹的大峡谷，它南面一列是龙隐洞、九龙洞诸山，北面一列就是龙江北面的会仙山、青鸟山诸山，而江流直逼到北山下；江南就是府城依傍之处。庆远府城东西长而南北窄。从城南向西抵达西城外，停宿在香山寺。时间才到中午，等候开饭，于是进城。又走出南门，抵达南山，游览龙隐洞。这之前，我过了后营，将到达蓝涧时，回头看见

后面有五个人追来。盘问他们，是想去庆远府却被阻在蓝涧不敢进去的人，听说我从此条路走，所以尾随而来的。杨君命令他们一同跟在队伍中走。及杨君辞别离开后，我们一路上互相依靠，到香山寺他们才告谢走了。到我独自一人游到此地时，忽然见有几个人下山来迎接，就是这些人了，也不是庆远府人，都寄宿在此地。我借助他们捆了火把带上火种，先游龙隐洞，出来，又跟随游了双门洞。出洞后，见这里的洞又深又多不能在仓猝间游完，又不忍心放弃离开。于是命令顾仆留宿在香山寺，命令一个人一同去取铺盖，为住宿在此地做准备。我就留在此处，另外命令两个人捆好火把举着，探完了双门洞两个洞中的奇境。出洞已经天黑，再次进入龙隐洞，命令两人举着火把拉住绳子，坠下洞底的深阱。这天夜里住在龙隐洞。

【原文】

十八日　天色晴霁甚。早饭龙隐。僧净庵引，由山北登蚺蛇洞，借宿二人偕行。既下，再饭龙隐，偕二人循南山北西行二里，穿山腋南出，又循山南西行一里余，过龙潭。又西一里，渡北流小溪，南入张丹霞墓洞。遂东北五里，还饭于香山寺。复令一人肩卧具，随由西门入，北门出，渡龙江，北循会仙山西麓行一里，东上山又一里，游雪花洞。又里余，登山顶。是晚宿雪花洞。其人辞去，约明日来。

十九日　五更闻雨声，迨晓而止。候肩行李者不至，又独行探深井岩，又从书生鲍心赤从雪花东坳下，游百子岩。仍上雪花寺饭。有山下卧云阁僧至，因乞其导游中观、东阁诸胜，并肩卧具下二里置阁中。遂携火游中观、东观、

丹流阁、白云洞，午餐阁中。下午，还香山寺。

二十日 入候冯，犹未归。仍出游西竺寺、黄山谷祠。

二十一、二十二日 皆有雨，余坐香山寺中。抵暮，雨大作，彻夜不休。是日前所随行五人，俱止南山龙隐庵，犹时时以一人来侍余。抵暮，忽有言其一人在洞诱牧牛童，将扼其吭而挟之去者①。村人来诉余，余固疑，其余行亦行，余止亦止，似非端人②；然时时随游扶险，其意殷勤，又似非谋余者。心惴惴不能测。

二十三日 雨犹时作时止。是日为清明节，行魂欲断，而沽酒杏花将何处耶？是处桃、杏俱腊中开落。下午，冯挥使之母以酒蔬饷，知其子归尚无期，怅怅，闷酌而卧。

二十四日 五鼓，雨声犹潺潺，既而闻雷，及起渐霁，然浓云或开或合，终无日影焉。既而香山僧慧庵沽酒市鱼，酌余而醉。及寝，雷雨复作，达旦而后止。

二十五日 上午犹未霁。既饭，丽日晶然。先是，余疑随行五人不良，至是卜之得吉。彼欲以两人从余，先畀定银与之市烟焉。又慧庵以缘簿求施，余苦辞之；既而念其意不可却，虽橐中无余资，展转不能已，乃作书贷之陆君，令转付焉。

二十六日 日晴霁。候冯挥使润犹不归，投谒守备吴③，不见而还香山寺，再饭。同僧慧庵往九龙，西南穿塍中，蜿蜒排石而过。五里，越北流溪④，至丹霞遗蜕洞，即前日所入者。仍下，绕其东麓而南，回眺遗蜕峰头，有岩东向

高穹，其上灵幻将甚，心欲一登而阻于无路。又东南约半里，抵东峰之北麓，见路两旁皆水坑流贯，路行其上，若桥梁而不知也。其西有巨枫树一株，下有九龙神之碑，即昔之九龙祠遗址。度其北，是昔从龙隐来所经平冈中之潭，而九龙潭则在祠南石崖之下，水从其中北向经路旁水坑而出为平冈潭者也。

九龙洞山在郡城西南五里，丹霞遗蜕洞东南。其山从遗蜕山后绕而东，其北崖有洞，下有深潭嵌石壁中若巨井。潭中下横一石，东西界为二，东小而西巨，东水低，西水高，东水清，西水浑。想当雨后，西水通源从后山溢来，而东则常潴者也。西潭之南，石壁高数丈，下插潭底，潭多巨鱼。上镌"九龙洞"三大字，不知镌者当时横架杙木费几许精力？西潭之深莫能竟，曰垂丝一络，亦未可知，然水际无洞，其深入之窍当潜伏水底耳。洞高悬潭上三丈余，当井崖之端，其门北向，东与"九龙洞"三字并列，固知此镌为洞，不为潭也。门颇隘，既入乃高穹。峡南进，秉炬从之，其下甚平。直进十余丈，转而东，下虽平，而石纹涌起[5]，屈曲分环，中有停潦，遂成仙田[6]。东二丈，忽下陷为深坑。由坑上南崖伛偻而出坑之东，其下亦平，而仙田每每与西同。但其上覆石悬乳，压坠甚下，令人不能举首。披隙透其内，稍南北分岐，遂逼仄逾甚，不得入矣。仍西出至坑崖上，投火坑中谛视之，下深三丈余，中复有洞东西通透：西洞直入，上峡同；东洞则横拓空阔，其上水淙淙下滴，下似

有潦停焉。坑之南崖平覆如栈，惟北则自上直插坑底。坑之裂窍，南北阔二丈，东西长三丈，洞顶有悬柱倒莲，恰下贯坑中，色洁白莹映，更异众乳。俯窥其上久之，恨不携梯悬索，若南山一穷奥底也。东三百步，又有岩北向，深十余丈，在东峰崖过脊处。

九龙西峰高悬洞，在丹霞遗蜕之东顶，其门东向而无路。重崖缀石，飞突屼嵲，倒攀虽险，而石铓嵯峨⑦，指可援而足可耸也。先是，一道者持刀芟棘前引，一夫赍火种后随，而余居其中。已而见其险甚，夫不能从，道者不能引，俱强余莫前。余凌空直跃，连者数层，频呼道者，鼓其速登，而道者乃至。先从其北得一岩，其门东向，前峡甚峻，中通一线，不即不离，相距尺许；曲折而入者三丈，其内忽穹而开；转而西南四五丈，中遂黑暗，恨从夫不以火种相随。幸其下平，暗中摸索又转入一小室，觉无余隙，乃出。此洞外险而中平，外隘而不扃，亦可栖托，然非高悬之洞也。高悬处尚在南畔绝崖之上，亏蔽不能仰见。稍下，转崖根攀隙以升，所攀者皆兜衣钩发之刺棘也。既上，其岩亦东向，而无门环回前列，高数丈⑧，覆空若垂天之云。而内壁之后，层削而起，上有赭石一区嵌其中，连开二门，层累其上，猿猱之所不能升也，安得十丈梯飞度之。时老僧慧庵及随夫在山麓频频号呼，乃仍旧路下。崖突不能下睇，无可点足。展转悬眺，觉南上有痕一缕，攀棘侧肩循之。久之，乃石尽而得土，悬攀虽峻，无虞损坠矣。下山五里，还

香山。返照甚朗，余以为晴兆。既卧而雷雨复大作，达旦不休。

【注释】

①吭（háng 杭）：喉咙。

②端（duān）人：正派的人。

③守备：明代武职。驻守城哨，地位次于游击将军，无定员。

④越北流溪：原误倒为“北越流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⑤而石纹涌起：“石纹”，乾隆本、四库本作“石级”。

⑥停潦（lǎo 老）：指岩洞内平坦洞底的积水。由于水浅，边缘的水蒸发快，沿边缘逐渐结晶，形成有纹理的蛇曲状沉淀物，比水池的水面稍高，犹如纵横阡陌，即是“仙田”，今人多称“石田坝”。

⑦铓（máng 忙）：刀剑等的尖锋。石铓：石头的尖锋。

⑧高数丈：乾隆本、四库本作“高十丈”。

【译文】

十八日　天色特别晴朗。在龙隐洞吃早饭。僧人净庵领路，由山北登蚺蛇洞，借宿的两人同行。下山后，再在龙隐洞吃饭，同那两人沿南山的北麓往西行二里，穿过山侧向南出来，又沿山南往西行一里多，走过龙潭。又向西一里，渡过向北流的小溪，向南进入张丹霞墓洞。于是向东北走五里，返回香山寺吃饭。又命令一个人肩扛铺盖，跟随着由西门进城，由北门出城，渡过龙江，向北沿会仙山西麓行一里，向东上山又是一里，游雪花洞。又走一里多，登上山顶。这天晚上住宿在雪花洞。那人告辞走了，约好明天来。

十九日　五更时听见雨声，到拂晓时便停了。等扛行李的人不见来，又独自走去探了深井岩，又跟随书生鲍心赤从雪花洞东面的山坳下，去游百子岩。仍上山到雪花寺吃饭。有山下卧云阁的僧人来到，于是恳求他领路去游中观、东阁诸处胜景，一起肩扛铺盖下

来二里放在卧云阁中。于是带上火把游了中观、东观、丹流阁、白云洞，在卧云阁中吃午餐。下午，返回香山寺。

二十日　进城等候冯润，还未归来。仍出城游览西竺寺、黄山谷祠。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都有雨，我坐在香山寺中。到天黑时，风雨大作，彻夜不止。这天先前随行的五个人，都住在南山的龙隐庵，还时时派一个人来侍候我。到天黑时，忽然有人说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在洞中诱拐牧牛的儿童，扼住儿童的喉咙要挟持走。村里人来向我诉说，我本来就疑心，他们这些人我走他们也走，我停下来他们也停下，似乎不是正派人；然而时时跟随游览，险途相扶，那意思十分殷勤，又似乎不是要谋害我的人。心中惴惴不安，不能测知深浅。

二十三日　雨仍时下时停。这天是清明节，行路人的神魂欲断，可沽酒的杏花村将在何处呢？〔此处的桃、杏都在腊月中开花谢落。〕下午，冯指挥使的母亲用酒菜款待，我得知她的儿子归来还无定期，怅怅不乐，喝了闷酒便躺下。

二十四日　五更时，雨声还哗哗响，随后听见雷声，到起床时渐渐晴开，但浓云时开时合，始终不见日影。不久香山寺的僧人慧庵打来酒买来鱼，我喝醉了。到睡觉时，雷雨又大作，直到天明后才停。

二十五日　上午还未晴开。饭后，阳光十分明亮。这以前，我怀疑随行的那五个人不是好人，到此时就此事卜封得到吉卦。他们想让两个人跟随我，先把定金交给他们买烟。慧庵又拿化缘簿来求我布施，我苦苦推辞；随后又考虑他的心意不可推却，虽然口袋中没有多余的钱财，但翻来覆去考虑后就写信向陆君借钱，令人转付给他。

二十六日　日光晴朗。等指挥使冯润仍不归，投名帖拜见吴守备，不接见便返回香山寺，再吃了饭。同僧人慧庵去九龙洞，向西南穿越在田埂中，蜿蜿蜒蜒分开岩石而过。五里，越过往北流的溪水，

来到丹霞遗蜕洞，就是前几天进去过的地方。仍然下山，绕着山的东麓往南行，回头眺望遗蜕洞的峰顶，有个岩洞向东高高隆起，那上边将是非常灵幻的，心想登上去一次但阻于无路可走。又向东南约走半里，到达东峰的北麓，见路两旁都有水坑连贯，水流相连，路沿着水坑延伸，好似桥梁。路西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树下有九龙神的石碑，是从前九龙祠的遗址。越到它的北面，这里是从前从龙隐洞来时经过的平缓山冈中的水潭，而九龙潭就在九龙祠南边的石崖之下，水从两者之中向北经过路旁的水坑流出去成为平缓山冈中的潭水。

九龙洞山在府城西南五里，丹霞遗蜕洞的东南。它所在的山从遗蜕山后绕向东，它北面的山崖上有洞，下边有深潭嵌入石壁中好像巨大的水井。潭下边横着一块岩石，分隔为东西两半，东半边小而西半边大，东边的水低，西边的水高，东面的水清，西面的水浑。想来应该是下雨之后，西面的水通着水源从后山溢出来，而东面则是经常积水之处。西面水潭的南边，石壁高达数丈，下插到潭底，潭中有很多大鱼。上方刻有“九龙洞”三个大字，不知刻字的人当时栽木桩横架木架费了几多精力？西面水潭之深无人能走到头，说是像一缕垂丝，也未必可知，水边没有洞，深入其中的洞穴应当潜伏在水底。洞高悬在深潭上有三丈多高，正当井壁石崖的顶端，洞口向北，在东面与“九龙洞”三个字并列，因而知道了此处的刻字是为了洞，不是为了水潭。洞口很窄，进洞后洞就高高隆起。峡谷向南进去，举着火把从峡谷中走，那下边十分平坦。一直前进十多丈，转向东，下边虽平，但石纹如水波涌起，弯弯曲曲分为一环一环的，其中有积水，便成了仙田。向东走二丈，忽然下陷为深坑。由坑上南侧的石崖弯腰钻出到深坑的东面，那下边也很平坦，而且仙田肥沃与西面的相同。但顶上岩石下覆石钟乳悬垂，压坠得十分低，让人不能抬头。分开缝隙钻进它里面，略走几步便分为南北两岔，就更加狭窄得厉害，不能深入了。仍往西出到坑旁的石崖上，把火投入坑

中细看坑底，下边深三丈多，其中又有洞穿透东西：西洞一直进去，与上面的峡谷相同；东洞却横向拓开十分空阔，洞上边有水淙淙下滴，下边似乎有水停积。深坑南边的石崖平覆如同栈道，唯有北面却从上面直插到坑底。深坑的裂窍，南北宽二丈，东西长三丈，洞顶有悬挂的石柱倒垂的莲花，恰好下贯到坑中，色彩洁白晶莹，更与众多的钟乳石不同。在那上面俯视了很久，遗憾没带来梯子绳索，像南山一样穷究一下深邃的洞底。向东走三百步，又有个向北的岩洞，深十多丈，在东峰崖脊延过之处。

九龙洞西峰高悬的洞，在丹霞遗蜕洞东面的山顶，洞口向东而无路。重重石崖连缀，飞突高耸，倒着攀登虽然危险，但刀刃状的岩石高险嵯峨，手指可以抓住而脚下可以上跃。这之前，一个道士拿刀在前砍荆棘引路，一个脚夫带着火种跟随在后，而我在他们中间。随后见山势非常危险，脚夫不能跟随，道士不能领路，都强迫我不要向前了。我凌空一直上跃，接连上登数层，频频呼唤道士，鼓动他赶快上登，而后道士这才来到。先从山北找到一个岩洞，洞口向东，前方的峡谷非常陡峻，中间通着一线宽的地方，不即不离，相距一尺左右；曲折走进去三丈，洞内忽然穹隆扩开；转向西南四五丈，洞中便黑暗下来，痛恨随行的脚夫不带上火种相随。幸好底下平坦，在黑暗中摸索着转进一个小石室，觉得没有别的缝隙，这才出来。此洞外边险而中间平，外面窄而洞中深锁，也可以寄身居住，不过还不是高悬的洞。高悬之处还在南侧山崖的绝壁之上，林木遮蔽抬头不能望见。稍下走，转过悬崖根部攀着缝隙上登，攀登之处都是挂住衣服钩住头发的刺丛荆棘。上去之后，这个岩洞也是向东，但前边没有环绕的洞口，高数丈，覆盖在空中好似垂在天上的云彩。而内壁的后方，层层陡削而起，壁上有一块赭红色的岩石嵌在其中，一连开有两个洞口，分层垒在上面，是猿猴所不能上登之处，哪里能找到十丈高的梯子飞度上去。此时老和尚慧庵及随行的随夫在山麓频频呼叫，只好仍从原路下走。山崖突出不能下视，无处

可立脚。辗转在高悬之处眺望，觉得南边的上方有一线石痕，沿着它攀着荆棘侧肩而行。很久，走完岩石后走到土山上，悬空攀爬虽然陡峻，但不必担忧跌落下去了。下山后走五里，返回香山寺。夕阳返照十分明朗，我以为是天晴的征兆。睡下后雷雨重又大作，通宵达旦不止。

【原文】

二十七日　雨止而起。余令人索骑欲行，而冯挥使之母令人再留曰，已三往促其子矣，姑允其留。既而天色大霁，欲往多灵，以晚不及。亟饭而渡北门大江，登北岸上观音阁，前为澄碧庵，皆江崖危石飞突洪流之上，就而结构成之者。又北一里，过雪花洞下，乃渡溪，遂西向入石山峡中。转而南，登岭坳，遇樵者问之，此上有牛陴洞，非三门也，三门尚在北山。仍出，由南来大路北行二里，过一古庙。又北，有水自西山麓透石而出，其声淙淙，东泻即前所渡自北而南小溪也。又西半里，循西山转入西坞，则北界石峰崔嵬，南界之山又转而为土矣，中有土冈南北横属。又半里，逾冈西下，则三门岩在北崖之中矣。乃由岐北向抵山下，望其岩上下俱危崖，中辟横窍，一带垂柱，分楞齐列于外。拾级而上，先抵岩东，则石瓣骈沓，石隙纵横，皆可深入。而前则有路，循崖端而西，其岩中辟，高二丈余，深亦如之，而横拓四丈余，上下俱平整，而外列三石，界成四门，俱南向，惟中门最大，而左腋一门卑伏。言“三门”者，举其大也。西门岩壁抵此而莫前，其上石态更奇；东门

穿隙而出，即与东偏纵横之隙并；而中门之内，设神像于中，上镌“灵岩”二字。由神像后穿隙北入，宛转三四丈，逾庋攀而上，中有一龛，乃岩中之奥室也。出岩而东，披纵横之隙，亦宛转三四丈，始辟而大。东逾石阈而上，其内上下平整，前穴通明，另成一界，乃岩外之奥室也。透其前穴出，有石高擎穴前，上平如台。其东又有小隙宛转，如簇瓣莲萼，披之无不通也。由台前小隙下，即前循崖端而西路。复从崖端转石嘴而东，稍入，有洞门内辟。其门亦南向，中深数丈，弥备幽深之致。乃仍旧路下，即沿山麓东还，北望山坳间，有岩高悬绝峡之上，心异之。乃北向望坳上，攀石跻崖以升。数十步，逾坳间，乃炭夫樵斫者所由，而悬岩尚在其东，崖壁间之藤棘蒙密，侧身难度。乃令随夫缘枝践级，横过崖间，不百步而入岩，余亦从之。岩前悬峡，皆棕竹密翳，其色白，大者可为杖，细者可为箸。而洞当转峡之侧，上下悬峭，其门西南向，顶崇底坦。入五六丈，当洞之中，遥望西南锐竖尖峰正列其前，洞两旁裂峡分瓣，皆廉利沓合。洞后透石门而入，其内三辟三合，中连下透，皆若浮桥驾空，飞梁骈影，思各跻其上，不知何处着脚。及透入三桥之内，其中转宽而黑。从左壁摸索而上攀东崖，南出三四丈，遂凌内梁之东。其梁背刀削而起，不堪着足。而梁之西亦峻石拄顶，另隔成界，不容西渡。又南缘东崖，凌中梁之东，其不可度与内梁同。又南缘东崖凌前梁之东，则梁背平整，横架于两崖之间，下空内豁，天设徒杠[1]。其背平架

之端，又有圆石尺许耸立其上，俨若坐墩。余以为人琢而置此者，扪其根，则天然石柱也。渡梁之西，又北转入峡门，即中内二梁西端之石所界而成者。其内又有东豁而下通梁后，又西刓而透穴中。入穴中，又拓而为龛，环而为门，透而为峡，下皆细砂铺底，平洁如玉，但其中已暗而渐束，不能深入。仍出至前梁之西，缘西崖之半，攀石笋南下，穿石窟以出，复至洞中央矣。前眺尖峰，后瞩飞梁，此洞之胜，内外两绝。

出洞，取棕竹数枝，仍横度坳脊，历悬石，下危峡而抵麓。循麓东行又百步，有洞裂削崖间如"丁"字，上横下竖，甚峻，其门南向。复北向抵崖下巨峡前，大石如室，累数石而上，皆倒攀悬跻升之。其上一石则高削数丈，无级可攀，而下有穴大如斗。蛇穿以入，中遂穹然，上高数十丈，外透而起，则"丁"字之竖裂也，而横裂裂则仰之莫及矣。洞内夹壁而入，倾底而下，北进七八丈，折而东，始黑暗不可穷诘。乃出斗穴，下累石，又循崖而东数十步，复入巨峡。其门亦南向，前有石界之。连跻石隙二重，其内夹下倾，亦如"丁"字岩。北进五六丈，亦折而东，则平而拓矣。暗中摸索，忽有光在足下，恍惚不定，余疑为蛇珠虎睛，及近索之，复不见。盖石板之下，复有下层窟穴通于前崖，而上下交通处，穴小于斗，远则斜引下光，近则直坠莫睹。且其穴小而曲，不能蛇伏以下。遥瞩其东二三丈，石板尽处，复有微光烨烨。匍匐就之，则其外界石如屏，中有细孔径寸，屈

曲相攒，透漏不一，可以外窥，而其下有孔独巨，亦如斗大。乃以足先坠，然后悬手而下，遂及下层。其外亦有门南向，而内入不深。岩门内距屏石仅二丈，屏下又开扃窍，内入即前所望石板下窟穴也，然外视昏黑，不知其内通矣。由门外又循崖而东数丈，复得一岩。其门亦南向，内不甚深，而后壁石窍玲珑，细穴旁披，亦可捱身转隙，然无能破其扃也。岩前崖悬磴绝，遂不能东，乃仍西历前所入洞口，下及山麓。又东百步，有洞当北麓，其门亦南向。穿而入，则转东，透峡四五丈而出，其门又东豁者也。闻古城洞在青鸟山前②，东门渡江，三里可至，石壁对夹，中多种蔬者。时日将晡，恐渡舟晚不及济，亟从旧路还，五里余而抵龙江，渡舟适至，遂受之南济，又穿城一里，抵香山已薄暮矣。

【注释】

①徒(tú)杠：古代几根木头并列的称桥，独木小桥称杠。徒杠为仅通徒步的木桥，此亦用指小石桥。

②青鸟山：乾隆本原本“青乌山”，据季抄本二月十七日，三月初九日记改。

【译文】

二十七日　雨停后起床。我派人去找马打算上路，可冯指挥使的母亲派人来再三挽留，说已三次前去催促她儿子了，姑且答应她留下。不久天色大晴，想去多灵山，因为太晚来不及。急忙吃过饭渡过北门前的大江，登上北岸的观音阁，前边是澄碧庵，都是在江

边悬崖危石飞突在洪流之上的地方，就着山势建造成的。又向北走一里，经过雪花洞下，于是渡溪，然后向西走入石山峡谷中。转向南，登上岭坳，遇上打柴的人问路，此处上面有个牛陴洞，不是三门岩，三门岩还在北山上。仍旧出来，由南边来的大路往北行二里，路过一座古庙。又往北，有流水自西面的山麓透过石缝流出来，水声淙淙，往东流泻，就是前边渡过自北往南流的小溪了。又向西半里，沿西山转入西面的山坞，就见北面一列石峰崔嵬高大，南面的山又变为土山了，中间有土冈横向连接南北。又走半里，越过土冈向西下走，就见三门岩在北面山崖的中间了。于是由岔路向北走到山下，远望这个岩洞上下都是危崖，中间洞穴横向辟开，像衣带绕着下垂的石柱，分成窗户整齐地排列在洞外。沿石阶上登，先到达岩洞东边，就见成瓣的岩石成群杂沓，石缝纵横，都可以深入进去。而前边就有路，沿石崖外侧往西走，这个岩洞中间拓开，高二丈多，深处也如此，但横处拓开四丈多，上下全很平整，而外边排列着三根石柱，分隔成四个门洞，都是向南，唯有中间的门洞最大，而左侧的一个门洞低伏着。仅说“三门”，是举其大处说的。西门的洞壁到此处就无法前走，它上方的岩石形态更加奇特；东门穿过缝隙出来，就与编东处纵横的石缝并排；而中门之内，在正中安放了神像，上方刻有“灵岩”二字。由神像后方穿过石缝向北进去，弯弯转转走三四丈，超过石板攀登上去，中间有一个石龛，是岩洞中的深室。出洞往东走，穿越纵横的石缝，也是弯弯转转走三四丈，这才变宽大。向东越过石门槛上去，那里面上下都平整，前方的洞穴透进亮光来，另成一处境界，是岩洞外的深室。钻过它前边的洞穴出来，有岩石高擎在洞穴前，顶上如像平台。它东边又有曲曲折折的小裂缝，如成簇的花瓣似莲花的花萼，穿进去无处不通。由平台前的小裂缝下走，就是先前沿石崖外侧往西走的路。再从石崖外侧往东转过石山嘴，略走进去，里面有洞口张开。这个洞口也是向南，洞中深数丈，更具有幽深的情趣。于是仍由原路下山，马上沿着山麓往东回走，

望见北面的山坳间，有岩洞高悬在悬绝的山峡之上，心里觉得它很奇特。于是向北望着山坳上登，攀着石崖上爬。几十步后，越到山坳间，是烧炭打柴的人所走的路，可高悬的岩洞还在它的东面，崖壁上的藤条荆棘蒙蒙密密，侧着身子难以过去。于是命令随行的脚夫抓住树枝踩着台阶，横过崖壁之间，不到一百步便进入洞中，我也跟着他走。洞前高悬的峡壁上，都是密蔽的棕竹，〔竹的颜色发白，大的可作手杖，细的可作竹筷。〕而洞正当山峡转弯处的侧面，上下高悬陡峭，洞口向西南，顶高底平。进去五六丈，位于洞的正中，远望西南方尖尖竖起的尖峰正坐落在它前方，洞两旁裂开的峡谷分为两瓣，都是棱角锋利杂沓聚合。洞后穿过石门进去，那以内三次分开三度合拢，中间相连下边空着，都好像浮桥架在空中，飞桥之影骈列，心想如单独登到它上面，不知在何处落脚。到穿入三座桥以内后，其中变得又宽又黑。从左侧洞壁摸索着上登东面的石崖，向南走出三四丈，便凌驾在里边一座桥的东头。这座桥桥背如刀削过一样立起，不能落脚。而桥的西头也有高峻的岩石撑住洞顶，另外隔成一境，不容飞渡到西面。又向南沿着东面的石崖走，凌驾在中间一座桥的东头，这里不可越过与里边的一座桥相同。又向南沿东面的石崖凌驾在前边一座桥的东头，就见桥背平整，横架在两面石崖之间，桥下中空向内裂开，是天设的石桥。桥背平架的顶端，又有一尺左右的圆石耸立在桥上，俨然一个供人坐的石墩。我以为是凿好放在此处的，摸了摸它的根部，原来是天然的石柱。越到桥西，又向北转入峡口，就是中间和里边两座桥西头岩石隔成的地方。这里面又有向东去的裂谷下通到桥后，又向西挖空而通入洞穴中。进入洞穴中，又拓展为石龛，环绕成洞口，穿通为峡谷，下边都是细砂铺在底上，平整光洁如玉石，但其中随即暗下来而且渐渐束拢，不能深入。仍然出来到前边那座桥的西头，沿西面石崖的半中腰，抓住石笋向南下走，穿过石窟出来，又来到洞中央了。向前眺望尖峰，往后注视飞桥，是此洞的优美之处，内外双绝。

出洞后，摘取了几枝棕竹，仍横越坳脊，经历悬石，走下危峡而后抵达山麓。沿山麓又往东走一百步，陡削的山崖上有洞裂开如一个“丁”字，上横下竖，非常高峻，洞口向南。再向北走到山崖下的巨大峡谷前，岩石巨大似乎阻塞不通，沿数块叠垒的岩石上登，都是倒攀悬登地爬上去。它上边的一块岩石却陡削高达数丈，没有台阶可攀，但下边有个如斗一样大的洞穴。像蛇一样地钻进去，中间便穹然隆起，顶上高数十丈，外边穿通竖起，是“丁”字的竖裂缝，而横向的裂缝却只能抬头望无法到达了。沿洞内的夹壁进去，在倾斜的洞底上下走，向北前进七八丈，折向东，开始黑暗下来不可穷究。于是钻出斗一样的洞穴，下了叠垒的巨石，又沿山崖往东走数十步，再进入巨大的峡谷。这个洞口也是向南，前边有岩石隔开它。接连上登两层石缝，洞内的夹谷下倾，也像“丁”字岩。往北前进五六丈，也是折向东，便又平又宽敞了。在黑暗中摸索，忽然脚下出现光亮，恍惚不定，我怀疑是蛇蛛虎睛，到走近搜索时，又不见了。大概在石板之下，又有下层的洞穴通到前边的山崖，但上下相通之处，洞穴比斗小，在远处便斜引进下层的光，走近却笔直下陷无法看见。而且这个洞穴又小又弯曲，不能像蛇一样爬着钻下去。远望它东边二三丈外，石板的尽头处，又有微光闪亮。爬着走近它，就见它外面的岩石如像屏风，中间有直径一寸的细小孔洞，曲曲折折攒聚在一起，玲珑剔透，不一而足，可以向外窥视，而且它下边有个孔洞唯独大一些，也像斗一样大。于是把脚先放下去，然后手高吊着下来，便到了下层。它外边也有洞口向南，但洞内进去不深。洞口以内距屏风石仅有二丈，屏风下又开有一个深闭着的石窍，进入里面就是先前望见的石板下的洞穴了。然而从外边看去十分昏黑，不知道它里面通着了。由洞口外又顺着山崖往东走数丈，又找到一个洞。洞口也是向南，洞内不怎么深，但后壁上的石窍玲珑小巧，细小的洞穴在四旁裂开，也可以侧身转进缝隙，但不能冲破它关锁的门扇。洞前石崖高悬石磴断绝，便不能向东走，只好仍往西经过先前进入的

洞口，下到山麓。又向东走一百步，有洞正当北麓，洞口也是向南。穿入洞中，就转向东，穿过峡谷四五丈后出来，这个洞口又是向东裂开的了。听说古城洞在青鸟山前，从东门渡江，三里路可以到，石壁对面相夹，其中有人种了很多蔬菜。此时太阳将到下午，担心渡船太晚了来不及渡江，急忙从原路返回来，五里多路便抵达龙江，渡船刚好来到，便乘上它渡到南岸，又穿过城中一里，到达香山寺已是傍晚了。

【原文】

二十八日　天色甚霁。晨起索饭，即同慧庵僧为多灵山之行。西南过雁山村，又过龙项村之北，共八里过彭岭桥，其水即九龙北去之流也。又二里登彭岭，其南陇有村，是为彭村[①]。又西下岭，西南转入山坞，峡中堰而成塘，水满浸焉。共五里，逾土岭而下，于是遂与石山遇。又三里，南穿其峡，逾脊而西，其南乃扩然。循石峰南麓西行，二里，为黄窑村。其村之西，石峰前突，是为黄窑山。转山嘴而西一里，有水自南冈土峡中泻下，分为二派：一循山嘴东行，引环村之前；一捣山麓北入石峰而出其后。渡水溯流陟冈而上，而上流亦一巨塘也。山至是南北两界，石峰遥列而中横土脊，东望甚豁，直抵草塘，觉其势渐下，而冈坡环合，反堰成此水。由塘上西行，又二里，则其水渐西流。又西南二里，下土洼，中则汇水一塘，自西北石峰下成涧而去。又西四里上土冈，见南山有村三四家，投之炊，其家闭户避不出。久之，排户入，与之烟少许，辄以村醪、山笋为供。饭而西行，四里，有石峰自西北中悬而来，至此危

突，曰高狮山。又二里，逾山前土脊而下，又西南四里，过一荒址，则下迁村之遗也。又西上岭，望见一水自南，一水自东，至此合流而西去，是为下迁江。其江西北流去。截流南渡，水涨流深，上及于胸。既渡，南上陇行三里，有村在南峰东麓，龙门之流潆之而北，是为鹿桥村②，大路在其岭西。乃下岭循南峰东麓西行，过一浑水塘，共二里越脊而下，又二里出土山之隘，于是坞遂南北遥豁，东西两界皆石山矣。又有溪当石山之中，自南而北流去，路乃溯流南入。二里，过一石桥，由溪西南向行。又一里，有墟在路左，又有村在西山下，是曰黄村，则宜山西南之鄙矣。有全州道人惺一者，新结茅于此，遂投宿其中。是日尚有余照，余足为草履行损，且老僧慧庵闻郡尊时以朔日行香寺中，欲明日先回，故不复前。

二十九日　复从黄村墟觅一导者，别慧庵南向行。一里，有村在西麓，曰牛牢村③。有一小水在其南，自西山峡中出，东入南来之溪，行者渡小水，从二水之中南向循山行。又一里余，有岩突西峰之麓，其门东向，披棘入之，中平而不深。其南峰回坞夹，石窍纵横，藤萝拥蔽，则山穷水尽处也。蒙密中不知水从何出，但闻潺潺有声，来自足底耳。从此半里，蹑级西上，石脊崚嶒。逾坳而西，共一里而抵其下，是曰都田隘，东为宜山县④，西为永顺司分界。见有溪自西南来，亦抵坳窟之下，穿其穴而东出，即为黄村上流者也。又南半里，乃渡其水西南行，山复开，环而成坞。二里，

有村在西麓，是为都田村[⑤]，一曰秦村[⑥]，乃永顺司之叔邓德本所分辖者。又南二里，复渡其水之上流，其水乃西北山腋中发源者，即流入都田隘西穴，又东出而为黄村之水者也。又东南一里，陟土山之冈，于是转出岭坳，西向升降土冈之上，二里，为大歇岭。石山又开南北两界，中复土脊盘错，始见多灵三峰如笔架，高悬西南二十里外。下岭，又西南行夹坞中三里，乃西向升土山。其山较高，是为永顺与其叔分界，下山是为永顺境。

西由坞中入石山峡，渐转西北行。其地寂无人居，而石峰离立，色青白成纹，态郁纡若缕刻，色态俱奇。五里，路右有二岩骈启[⑦]，其门皆南向，东者在麓，可穿窍东出，而惜其卑；西者在崖，可攀石以上，而中甚幻。由门后透腋北入，狭窦渐暗，凌窦隙而上，转而南出，已履洞门之上矣。其下石板平如砥，薄若叶，践之声逢逢如行鼓上，中可容两三榻。南有穴，下俯洞门，若层楼之窗，但自外望之，不觉其上之中虚耳。其结构绝似会仙山之百子岩，但百子粗拙而此幻巧，百子藉人力，而此出天上，胜当十倍之也。

坐久之，乃南下山，复西北行。一里，路渐降，北望石峰之顶，有岩砻然，其门东南向，外有朱痕，内透明穴，乃石梁之飞架峰头者。下壑半里，转而南，始与溪遇。其水西南自八洞来，至此折而西向石山峡中。乃绝流渡，又南二里，西望有村在山坞中，是为八洞村[⑧]。都田村之东有八仙洞，乃往龙门道。又南一里，复南渡溪。过溪复南上，循山一里，

转而东南行一里半，直抵多灵北麓。路左有土山，自多灵夭矫下坠。其后过腋处，有村数家，是为坟墓村，不知墓在何处也。从其前又转而西南行，一里下山，绝流渡溪，其溪自南来，抵石山村之左，山环壑尽，遂捣入石穴，想即八洞溪之上流矣。过溪又半里，北抵山麓，是为石山村。乃叩一老人家，登其栏而饭。望多灵正当其南[9]，问其上，有庐而无居者。乃借锅于老人，携火于村。老人曳杖前导，仍渡溪，东南上土山，共二里，越冈得坞，已在坟墓村之南，与多灵无隔阪矣。老人乃指余登山道曰："此上已(无)岐，不妨竟陟也。"老人始去。

余践土麓东南上，路渐茅塞。披茅转东北行二里，茅尽而土峡甚峻。攀之上，抵石崖下，则丛木阴森，石崖峭削，得石磴焉。忽闻犬声，以为有人，久之不见；见竹捆骈置路傍，盖他村之人乘上无人而窃其笋竹，见人至，辄弃竹而避之巉岨间耳[10]。此间人行必带犬。于是攀磴上，磴为覆叶满积，几不得级。又一里，有巨木横仆，穿其下而上，则老枋之巨，有三人抱者。乃复得坪焉，而茅庵倚之。其庵北向，颇高整，竹匡、木几与夫趺跏洒扫之具俱备。有二桶尚存斗米，惜乎人已久去，草没双扉，苔封古灶，令人恨不知何事忆人间也！令一人爇火灶中，令一人觅水庵侧[11]。断薪积竹，炊具甚富，而水不可得。其人反命曰："庵两旁俱无，亦无路。惟东北行，有路在草树间，循崖甚远，不知何之？"予从之，果半里而得泉。盖山顶悬崖缀石，独此腋万木攒

翳。水从崖石滴坠不绝，昔人凿痕接竹，引之成流，以供筒酌。其前削崖断岖，无可前矣。乃以两筒携水返庵，令随夫淅米而炊。令导余西南入竹林中，觅登顶之道。

初有路影，乃取竹觅笋者所践；竹尽而上，皆巨茅覆顶，披之不得其隙。一里，始逾一西走之脊。其脊之西，又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下不能见，至是始陟之也。又从脊东上，皆短茅没腰，践之每惊。其路又一里，而始逾一南走之脊。其脊之南，亦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北不能瞩，至是又陟之也。此两峰即大歇岭所望合中峰为笔架者。于是从脊北上，短茅亦尽，石崖峻垂，攀石隙以升，虽峻极，而手援足践，反不似丛茅之易于颠覆也。直北上一里，遂凌绝顶。其顶孤悬特耸于众石山之上，南北逾一丈，东西及五太，惟南面可跻，而东西北三面皆嵌空悬崖，不受趾焉。顶之北，自顶平分直坠至庵前石磴下，皆巨木丛列，翳不可窥，惟遥望四面，丛山千重万簇，其脉似从西南来者。遥山外列，极北一抹乃五开、黎平之脊[12]；极南丛亘，为思恩九司之岭[13]；惟东北稍豁，则黄窑[14]、里渚所从来者也。南壑之下，重坑隔阪间，时见有水汪汪，盖都泥之一曲也。山高江逼，逆而来则见，随而转又相掩矣。此即石堰诸村之境也。山之东南垂，亦有小水潺潺，似从南向去，此必入都泥者，其在分脊岭之南乎？土人言：“登此山者，必清斋数日，故昔有僧王姓者不能守戒，遂弃山而下。若登者不洁，必迷不得道。”以余视之，山无别岐，何以有迷也？又云：“山间

四时皆春，名花异果不绝于树。然第可采食，怀之而下，辄复得迷。”若余所见者，引泉覆石之上，有叶如秋海棠而甚巨，有花如秋海棠而色白，嗅之蕚，极清香，不知何种。而山顶巨木之巅，皆蔷薇缘枝缀花，殷红鲜耀，而不甚繁密。又有酸草，茎大如指，而赤如珊瑚，去皮食之，酸脆殊甚。亦有遗畦剩菜，已结子离离。而竹下龙孙[15]，则悉为窃取者掘索已尽。此人亦当在迷路之列，岂向之惊余而窜避者，亦迷之一耶？

眺望峰头久之，仍从故道下。返茅庵，瞑色已合，急餐所炊粥[16]，觉枯肠甚适。积薪佛座前作长明灯[17]，以驱积阴之气，乃架匡展蕈而卧[18]。

三月初一日　昧爽起，整衣冠叩佛座前。随夫请下山而炊，余从也，但沸汤漱之而下。仍至石山村导路老人栏，淅米以炊。余挟导者觅胜后山，仰见石崖最高处，有洞门穹悬，随小径抵其西峡，以为将攀崖而上，乃穿腋而下者也。其隘甚逼，逾而北下，东峰皆峭壁，西峰皆悬窍，然其中石块丛沓，萝蔓蒙密，无可攀跻处也。其北随峡而出，又通别坞，不能穷焉。转出村前，乃由其东觅溪水所从入，则洞穴穹然在山坳之下，其门南向，溪流捣入于中，其底平衍而不潭。洞高二丈，阔亦二丈，深三四丈，水至后壁，旁分二门以入，其内遂昏黑莫可进。洞之前，有石柱当其右崖，穿柱而入，下有石坡尺许，傍流渡入，不烦涉水。由石柱内又西登一隙，上复有一龛焉。底平而上穹，亦有石柱

前列，与水洞并向，第水洞下而此上，水洞宽而此隘耳。洞中之水，当即透山之背，东北而注于八洞之前者也。出洞，还饭老人家。仍东北循土山而下，渡水过八洞，又北渡水，东南转入石山之峡，过前所憩洞前。又东入重坞，逾分脊之岭，乃下岭东北行坞，复陟冈转陂逾大歇岭，乃北下渡溪，沽酒饮于秦村。又北向渡溪而逾都田之岭，又从岭东随穴中出水北行而抵黄村庵，则惺一瀹茶煮笋以待。余以足伤，姑憩而不行。乃取随夫所摘多灵山顶芽茶，洁釜而焙之，以当吾乡阳羡茶中之茄[19]，香色无异也。此地茶俱以柴火烘黑，烟气太重。而瀹时又捉入凉水煨之，既滚又杂以他味焉。

初二日　别惺一，惺一送余以笋脯。以丝曝干者。乃北行渡溪桥，又北，乃东转入山峡，逾平脊，东过浑水塘上岭，东望鹿桥而北行。已而北下，渡大溪之水，其水昔高涌于胸，今乃不及脐矣。但北上而崖土淖滑，无可濯处，跣而行。逾坡而下，抵下阱村旧址，有渟涝焉[20]，乃濯足纳履[21]。又东北逾一涧，乃东上高四山之南阪[22]。逾脊又东，升踄陂陀，路两旁皆皆坠井悬窞，或深或浅，皆土山，石孔累累不尽。既而少憩土冈上，其南即截路村。又东逾一冈下坞，有塘一方，潴水甚清，西北从石峰下破涧而去，丛木翳之，甚遥。又东逾冈，水从路侧西流。又东则巨塘汇陂间，乃北坠而下，分为两流，一北入山穴，一东循山嘴，环于黄窑村前，诸塍悉取润焉。乃饭于村栏，询观岩之路[23]。其人曰："即在山后，但路须东径草峡，北出峡口，西转循山之阴，

而后可得。”从之，遂东。甫出村，北望崖壁之半，有洞高穹，其门东向，甚峻迥，不可攀。草峡之南，有双峰中悬，又有土山倚其下，是为里诸村，聚落最盛。共二里半，北入草峡。又东北行一里，逾石脊而过，有岐西行，遂从之，即黄窑诸峰石山之阴也。其山排列西北去，北尽于孤山[24]，所谓观岩者正在其中。乃循山东麓行，又三里折而西南，半里而抵其下，则危崖上覆，下有深潭，水潴其中，不知所出，惟从岩北隅泻入巨门，其中窅黑，水声甚沸。盖水从山南来，泛底而出，潴为此潭，当即黄窑之西巨塘分流而捣入山穴者，又透底而溢于此也。乃一出而复北入于穴，水与山和，其妙如此。覆岩之上，垂柱悬旋，纷纭历乱，后壁石脚倒插潭中。其上旋龛回窦，亦嵌漏不一，俱隔潭不能至。潭东南亦有一岩北向，内不甚深；潭东北崖间有神祠焉，中有碑，按之，始知为小观岩。神祠之后，即潭中之水捣入石门处，其门南向，甚高，望其中崆峒，莫须浮筏以进，不能竟入也。久之，仍从神祠东北出平畴，见有北趋路，从之，意可得大道入郡。既乃愈北，始知为独山、怀远道。欲转步，忽见西山下有潭，渊然直逼石崖，崖南有穴，则前北向入门之流，又透此而出也。计所穿山腹中，亦不甚遥，若溯流入，当可抵水声甚沸处。余欲溯流而入，时日已西昃，而足甚艰，遂从潭上东向觅畦而行。半里，将抵一村，忽坠坑而下，则前潭中之水北流南转，遂散为平溪，潆村南而东去。其水甚阔，而深不及尺，导者负而渡。渡溪，遇妇人，

询去郡路几许，知犹二十里也。东北上崇涯，遂东出村前，有小路当从东南，导者循大路趋东北[25]，盖西北有大村，乃郡中趋怀远大道。知其非是，乃下坡走乱畦中，既渐失路，畦水纵横，踯躅者五六里。遇二人从南来，询之，曰："大道尚在北。"复莽行二里，乃得大道，直东向行。询之途人，曰："去城尚十里。"返顾日色尚高，乃缓步而东。其道甚坦，五里，渐陟陂陀，路旁又多眢井坠穴[26]，与太平一辙。于是闻水声淙淙，则石甃或断或连，水走其底，人越其上，或架石为桥，俯瞰底水，所坠不一道，而皆不甚巨。盖小观之水出洞为溪，散衍诸畦洫中，此其余沥[27]，穿地峡而北泄于龙江者也。又东二里，逾冈而下，复得石甃，或断或连，水散溜其下，与前桥同。此乃彭岭桥之水，自九龙来，亦散衍畦洫，故余沥穿峡而北，泄者亦无几也。又东一里半，有庵峙路北，为西道。堂前有塘甚深衍，龙溪细流从东来注，而西北不见其所泄。又东一里，为西门街口，乃南越龙溪，循溪南东行，过山谷祠之后，又半里而抵香山寺，已昏黑矣。问冯使，犹未归也。暑甚，亟浴于盆而卧。

【注释】

①龙项村：今作龙降。　彭村：今作鹏岭。皆在宜山县治西南郊，鹏岭在西，龙降在东。

②鹿桥村：今作六桥，在宜山县西境。

③牛牢村：今仍名牛牢，在宜山县西境，六桥稍西。

④宜山县：为庆远府附郭县，即今宜山县。

⑤都田村："都"原作"鄙"，上文有都田隘，此应即都田村。

⑥秦村：今作新村，在宜山县西境，距北牙甚近。

⑦路右有二岩骈启："二"原作"一"，乾隆本同。据文意从丁本、沪本改。

⑧八洞村：今作八峒，在宜山县西南境。

⑨多灵：即多灵山，在宜山县西南境，突起三峰如笔架，轩耸秀丽，可远眺数百里。

⑩巉(chán 馋)：山势高险的样子。岨(jū 居)：同"砠"，戴土的石山，或戴石的土山。

⑪令一人觅水庵侧："水"原作"火"，据上下文意改。

⑫五开、黎平：明置黎平府隶贵州布政司，置五开卫隶贵州都司，治所同城，皆在今贵州黎平县。

⑬思恩：明置府，治所明初在旧城，正统十年(1445)迁于桥利，嘉靖七年(1528)徙治于今武鸣县北隅的府城。思恩九司：为思恩府属九个土巡检司，皆嘉靖七年设。兴隆，今名同，在马山县中部，乔利稍南；那马，今作龙马，在马山县南境，周鹿稍东；白山，即今马山县治；定罗，今名同，在马山县西境，永州稍南；旧城，今名同，在平果县东隅；下旺，在今平果县北境的六着附近；安定，在今都安县南隅，澄江与红水河汇合处的红渡；都阳，今名同，在都安县西境；古零，今名同，在马山县东南境。

⑭黄窑：今作黄瑶，在宜山县治西南郊。

⑮龙孙：竹笋的别称。

⑯急餐所炊粥：原误倒为"急炊所餐粥"，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⑰长明灯：佛前燃点的灯，昼夜不灭，故称长明灯。

⑱匡(kuāng 框)：即匡床，方正而安适的床。　簟(diàn 店)：供坐卧用的竹席。

⑲茄：乾隆本、四库本作"茗"，可从。茗(míng)为茶芽，正与前句"多灵山顶芽茶"一致。"芽茶"，乾隆本、四库本作"茶芽"。

⑳渟涝(tíng lào)：水塘。

㉑纳履(lǚ 旅)：穿鞋。

㉒高四山：原作"高四山"，乾隆本同。沪本作"高狮山"。

㉓询观岩之路："岩"原作"洞"，据下文及乾隆本、四库本改。

㉔孤山：乾隆本、四库本作"独山"。

㉕导者循大路趋东北："东北"，沪本作"西北"。

㉖眢(yuān 渊)井:指如井中坠的洼地,中有落水洞,水从中下泄。

㉗沥(lì 历):液体的点滴。

【译文】

二十八日　天色十分晴朗。早晨起床吃了饭,马上同慧庵和尚动身去多灵山。向西南路过雁山村,又走过龙项村的北边,共八里过了彭岭桥,桥下的水就是九龙潭向北流去的水流了。又走二里登上彭岭,岭南土陇上有村庄,这是彭村。又向西下岭,往西南转入山坞中,峡中筑堤修成水塘,塘水浸满。共五里,越过土岭下走,于是便与石山相遇。又走三里,向南穿过石山山峡,越过山脊往西走,山脊南面于是十分开阔。沿石峰南麓往西行,二里,是黄窑村。此村的西边,石峰前突,这是黄窑山。转过山嘴往西一里,有水流自南面山冈的土山峡中泻下来,分为两条支流:一条顺山嘴往东流,绳索样环绕过村前;一条冲向山麓向北流入石峰而后在石峰后面流出来。涉过水流逆流上登山冈,就见上游也是一个巨大的水塘。山在这里分为南北两列,石峰远远排列而中间横着土山脊,东边望去非常广阔,直达草塘,觉得地势渐渐低下来,但冈峦山坡环绕合拢,反而拦堵成此处水塘。由水塘上往西行,又走二里,就见这里的水渐渐向西流。又向西南二里,下到土洼中,中间积着一塘水,从西北的石峰下形成山涧流去。又向西四里走上土冈,见南山有个三四家人的村庄,投奔村中去做饭,村中人家关上门避而不出。很久后,推开门进去,给了他少许烟草,立即把村中自酿的浊酒、山间的竹笋供献出来。饭后往西行,四里,有石峰自西北悬在中央延来,到此高高突起,叫高狮山。又走二里,越过山前的土山脊下走,又向西南四里,路过一处荒凉的废址,是下迁村的遗址。又向西上岭,望见一条水流自南面,一条水流自东边,到此处合流后往西流去,这就是下迁江。此江向西北流去。截流渡到南岸,水涨流深,上边到达胸部。渡江后,向南登上土陇行三里,有村庄在南峰东麓,龙门的水流潆

绕过村庄往北流去，这是鹿桥村，大路在此岭的西面。于是下岭沿南峰东麓往西行，路过一个浑水塘，共二里越过山脊下行，又走二里出了土山的隘口，到这里山坞便呈南北向远远伸展开去，东西两面都是石山了。又有溪流正当石山之中，自南向北流去，路于是溯流向南进去。二里，走过一座石桥，由溪边向西南行。又一里，有集市在路左，又有村庄在西山下，这里叫黄村，是宜山县西南的偏僻山乡了。有个叫惺一的全州道人，新近在此地建了茅屋，便投宿到他屋中。这时落日还有余辉，我的脚被草鞋磨伤了，并且老和尚慧庵听说此时知府大人将在初一这天到寺中烧香拜佛，打算明天先返回去，所以不再前走了。

二十九日　重新从黄村墟找来一个向导，告别慧庵向南行。一里，有村庄在西麓，叫牛牢村。有一条小溪在村南，自西面的山峡中流出，往东流入南来的溪流中，走路的人渡过小溪，从两条溪水之中向南沿着山走。又是一里多，有个岩洞突起在西峰的山麓，洞口向东，分开荆棘走进洞，洞中平坦而不深。它南边山峰回绕山坞相夹，石窍纵横，藤蔓环拥密蔽，是山穷水尽之处。浓密的林木中不知水从哪里流出来，只听到有潺潺的水声来自脚底而已。从此处走半里，踏着石阶向西上登，石脊高峻。越过山坳往西走，共一里到达山下，〔这里叫都田隘，东边是宜山县，西边是永顺司的分界处。〕见有溪水自西南流来，也是流抵山坳的洞窟之下，穿过这个洞穴往东流出去，就成为黄村的上游了。又向南半里，就渡过这条溪水往西南行，山又分开，环绕成山坞。二里，有村庄在西麓，这是都田村，又叫秦村，是永顺司的叔父邓德本所分管的地方。又向南二里，再渡过这条溪水的上游，这条溪水就是在西北山侧中发源，随即流入都田隘西边的洞穴，又向东流出后成为黄村的溪水的水流了。又往东南一里，登上土山的冈头，于是转向出到岭坳，向西升降在土冈之上，二里，是大歇岭。石山又分开为南北两列，中间又有土山脊盘绕错落，开始见到多灵山的三座山峰如笔架一样，高悬在西南二十里之

外。下岭后，又往西南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山坞中三里，于是向西登土山。此山较高，这是永顺司与他叔父分界之处，下山后就是永顺司境内。

向西由山坞中走入石山山峡，渐渐转向西北行。此地荒寂无人居住，但石峰成排竖立，石色青白相间成纹，形态郁郁苍苍曲折蜿蜒，好像雕刻出来的一样，色彩形态全很奇特。五里，路右有两个岩洞成双张开，洞口都是向南，东边的在山麓，可穿过洞穴出到东面，但可惜它太低矮了；西边的在山崖上，可攀岩石上去，而且洞中十分奇幻。由洞口后侧方往北钻进去，窄洞渐渐变暗，由缝隙样的洞穴上登，转到南面出来，已踩在洞口之上了。脚下石板平得如同磨刀石，薄如树叶，用脚踏有嘭嘭嘭的声音如同行走在鼓上，洞中可容纳两三张床。南边有洞穴，向下俯视洞口，好似层层高楼的窗子，只是从外边望它，不觉得它上边中间是空的罢了。它的构造极像会仙山的百子岩，但百子岩粗笨而此处奇幻精巧，百子岩是借助于人力，而这里是出自于天上，优美之处应当是它的十倍了。

坐了很久，于是向南下山，再往西北行。一里，路渐渐下降，望见北边石峰的峰顶，有岩洞呈拱形，洞口朝向东南，外边有朱红色的痕迹，里面通着透出亮光的洞穴，是飞架在峰头的石桥。下走壑谷半里，转向南，开始与溪流相遇。这条溪水从西南的八洞村流来，到这里折向西流入石山峡谷中。于是截流横渡，又南行二里，望见西边有村庄在山坞中，这是八洞村。〔都田村的东边有个八仙洞，是去龙门的路。〕又向南一里，再向南渡溪。过溪后再往南上行，沿着山走一里，转向东南行一里半，直达多灵山北麓。路左有土山，自多灵山盘曲下坠。山后半腰侧旁之处，有个数家人的村庄，这是坟墓村，不知坟墓在何处了。从村前又转向西南行，一里后下山，截流横渡溪水，此溪自南边流来，流抵石山村的左边，山脉环绕壑谷到头，于是捣入石穴中，猜想就是八洞溪的上游了。过溪后又是半里，向北抵达山麓，这里是石山村。于是敲开一位老人的家门，登上他的

竹楼吃饭。望见多灵山正当村前，问知山上，有房屋但无人居住。便向老人借了锅，从村中带上火种。老人拖着拐杖在前领路，仍渡过溪水，向东南上登土山，共二里，越过山冈见到山坞，已在坟墓村的南边，与多灵山不再有相隔的山坡了。老人于是给我指点登山的路说："这上边已没有岔路，不妨竟自上登。"老人这才离开。

我踩着土山山麓向东南上走，路渐渐被茅草塞住。分开茅草转向东北行二里，茅草完了但土山峡谷非常陡峻。攀上峡谷，抵达石崖下，就见丛林阴森森的，石崖峻峭陡削，在石崖间找到石磴。忽然听见狗叫声，以为有人，很久不见人影；见有成捆的竹子并排放在路傍，大概是其他村子的人乘山上无人来偷山上的竹笋竹子的，见有人来，就扔下竹子躲避到高险的山石间了。〔这一带的人走路必定要带上狗。〕于是攀石磴上走，石磴上盖满堆积的落叶，几乎找不到石阶。又走一里，有棵巨树横卧着，穿过树下上走，是棵巨大的老枋树，有三个人合抱那么粗。于是又走到一块平地上，一座茅草庵坐落在这里。这座寺庵向北，十分高大整齐，竹床、木几案与那些打坐洒扫的器具都很齐备。有两只桶中还存有一斗米，可惜主人已离开很久，荒草掩盖两道门，青苔封住了古旧的炉灶，让人遗憾不知是何事使主人想起了人间！命令一个人在灶中点燃火，命令一人去庵旁找水。砍断的薪柴竹子堆积着，炊具很多，可找不到水。那人反而命令我说："庵两旁都没有，也没有路。唯有向东北走，有路在荒草树丛间，沿着山崖走十分远，不知通到哪里去？"我听从他的话，果然走半里后找到泉水。原来山顶悬崖危石连缀，独有此处侧旁万木成林簇拥密蔽。水从石崖上不停地滴落下来，从前有人凿有石痕接了竹子，把水接引成流，以供用竹筒舀水。它前方就是悬崖断埂，不能前走了。于是用两个竹筒带水返回庵中，命令随行的脚夫淘米煮饭。命令向导领我向西南走入竹林中，找登山顶的路。

最初有路的影子，是取竹子找竹笋的人踩出来的；竹林完后上走，都是高大的茅草覆盖在头顶，拨开茅草找不到缝隙。一里后，这

才越过一条向西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西面，又在旁边耸起一座山峰拱卫着巨大的主峰，在下边不能看见，到这里才开始登到它上面。又从山脊往东上登，都是短茅草没过腰部，踩着它走常常受到惊吓。这种路又走了一里，这才越过一条向南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南边，也在旁边耸起一座山峰拱卫着巨大的主峰，从北面不能望见，到这里又登上它了。这两座山峰就是在大歇岭望见的与中峰合在一起如笔架的山峰。于是从山脊向北上登，短茅草也完了，石崖高峻下垂，攀石缝上登，虽然极陡峻，可手抓脚踩的，反而不像在茅草丛中那样容易跌倒了。一直向北上登一里，终于登上绝顶。峰顶孤悬独耸在众石山之上，南北宽过一丈，东西长达五丈，唯有南面可以上登，而东、西、北三面都是嵌在空中的悬崖，不能承受脚趾。峰顶的北边，从峰顶平直分开一直下坠到庵前的石磴下，都是巨树成丛环列，密蔽不可窥视，只能远望四面，群山千重万簇，山脉似乎是从西南延伸而来的。远山排列在外层，极北边的一线是五开卫、黎平府的山脊；极南边成丛绵亘的，是思恩府九司的山岭；唯有东北方稍微开阔一些，是从黄窑、里渚延伸而来的山。南面的壑谷之下，隔着重重深坑山坡，不时见有一片汪汪的水，大概是都泥江的一个弯曲处。山高江窄，迎面流来就能看见，顺流转去又被遮住了。这就是石堰诸村的地域了。山的东南垂，也有小河潺潺流淌，似乎是从南面流去的，这必定是流入都泥江的水流，它在分水岭的南面吗？当地人说："登此山的人，必定要清心斋戒几天，所以从前有个姓王的和尚不能守戒，终于弃山而下。如果登山的人不干净，必定会迷路。"以我看来，山中别无岔道，凭什么会有人迷路呢？又说："山中四季都是春天，树上名花异果不会断绝。但是只能采了吃掉，万不能揣着下山，否则又得迷路。"如我所见的那样，引泉水石崖下覆处的上方，有种树叶如像秋海棠但十分大，有种花如像秋棠可颜色白一些，嗅了嗅它的花萼，极清香，不知是什么品种。而山顶巨树覆盖，都有蔷薇的枝条攀缘花朵连缀，殷红鲜艳，可不怎么茂

密。又有种酸草，茎大处如手指，但颜色红如珊瑚，去皮后吃它，特别酸脆。也有遗弃的菜地剩下的菜，已结子十分繁茂。但竹林下的竹笋，却已被偷取的人搜索挖掘光了。此人也应当在迷路之列，难道先前被我惊吓而逃窜躲避的人，也是迷路人中的一个吗？

在峰头眺望了很久，仍从原路下山。返回茅草庵，暮色已经四合，急忙吃了煮好的稀粥，觉得饥肠十分舒服。在佛座前堆积起薪柴作为长明灯，以驱散积久的阴气，于是架起床铺开竹席睡下。

三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整理好衣帽跪拜在佛座前。随行的脚夫请求下山后煮饭，我听从了，只用煮沸的热水冲洗了饥肠就下山。仍来到石山村指路老人的竹楼，淘米煮饭。我携同向导去后山找胜景，仰面见到石崖最高处，有洞口穹隆高悬，沿小径抵达它西面的峡谷，以为将攀着山崖上登，是向下穿透到山侧的洞。这里的隘口非常狭窄，越过它往北下走，东峰都是峭壁，西峰上全是高悬的石窍，但两峰之中石块丛聚杂沓，藤蔓浓密，没有可攀登之处。它北边顺着峡谷出去，又通着另外的山坞，不能穷尽了。转出到村前，于是由村东去找溪水流入之处，就见洞穴穹然隆起在山坳之下，洞口向南，溪流奔流到洞中，洞底平平地延伸开来而不是水潭。洞高二丈，宽也是二丈，深三四丈，水流到后洞壁，在旁边分出两个洞口流进去，那里边便昏黑下来无法可以进去。洞的前面，有石柱正当洞右的石崖傍，穿过石柱进去，脚下有一尺左右宽的石坡，傍着水流通进去，不必麻烦涉水。由石柱内又向西登上一条裂隙，上边又有一个石龛。底部平而顶上穹隆，也有石柱排列在前边，与水洞同一方向，只是水洞在下面而此洞在上方，水洞宽而此洞窄罢了。洞中的水，应当就是穿透山背，向东北流注到八洞村前的水流了。出洞后，返回老人家中吃饭。仍往东北沿土山下走，渡水后走过八洞村，又向北渡水，往东南转入石山的峡谷，路过从前休息过的洞前。又向东走入重重山坞，越过分水岭，就下岭向东北行走在坞中，再登山冈转山坡地越过了大歇岭，于是向北下岭渡溪，在秦村买酒

喝。又向北渡溪后越过都田村的山岭，又从岭东顺着洞穴中流出的水往北走到黄村庵，就见惺一烹茶煮笋等待着了。我因为脚受了伤，暂且休息不走了。于是取出随行脚夫在多灵山顶采摘的芽茶，洗净锅焙茶叶，拿来当我家乡阳羡茶中的芽茶，香味色泽没有不同之处。〔此地的茶叶全是用柴火把它烘黑，烟气太重。而煮茶时又抓入凉水中用微火慢慢煮，水滚后又杂有其他味道了。〕

初二日　辞别惺一，惺一拿笋干送给我。〔用笋丝晒干的。〕于是往北行过了溪上的桥，又向北，就向东转入山峡，越过平缓的山脊，向东越过浑水塘上的山岭，东面望见鹿桥后往北行。不久向北下行，渡过大溪的溪水，溪水前几天高高涌到胸口，今天却不到肚脐了。但是上到北岸山崖上泥淖滑溜，无处可以洗脚，赤着脚走。越过山坡下走，抵达下阱村的旧址，有个水塘，这才洗了脚穿上鞋。又往东北越过一条山涧，于是向东走上高四山的南坡。越过山脊又向东，升登在山坡间，路两旁都是悬坠的陷井，或深或浅，都是土山，石孔层出不穷。随后在土冈上稍作休息，冈南就是截路村。又往东越过一座山冈下到坞中，有一个水塘，积水非常清，往西北从石峰下冲破山涧流去，丛林遮蔽着溪水，十分遥远。又向东翻越山冈，水从路旁向西流。又向东就见巨大的水塘汇积在山坡间，从这里向北下泻，分为两条水流，一条向北流入山中的洞穴，一条向东沿着山嘴，环绕在黄窑村前，众多的田地全都取此水灌溉。于是在村中竹楼上吃了饭，打听去观岩的路。村里人说："就在山后，只是路必须向东经过草峡，往北走出峡口，向西转沿山北走，然后才能走到。"听从他的话，于是向东走。刚出村，望见北边崖壁半中腰，有个洞高高隆起，洞口向东，非常高峻深远，不可攀登。草峡的南面，有两座山峰悬在中央，又有土山靠在峰下，这里是里诸村，村落最繁荣。共走二里半，向北进入草峡。又往东北行一里，翻过石山脊，有岔路向西走，就沿它走，就是黄窑村诸峰石山的北面。这里的山往西北排列而去，北面在孤山到了尽头，所谓的观岩正在此山之中。于是沿

着山的东麓走，又行三里折向西南，半里后抵达岩洞下，就见上面危崖下覆，下边有深潭，水积在潭中，不知从那里流出，唯有从岩洞北隅泻入巨大的洞口，洞中深黑，水声极为沸腾。大概水从山南流来，从山底部漫流出来，积为这个水潭，应当就是黄窑村西边巨大的水塘中分流泻入山间洞穴的水流，又透过山底而后在此溢出。竟然一流出便又向北流入洞穴中，水与山的和谐，再美妙不过了。下覆的岩洞上方，石柱下垂如旌旗悬挂，纷纭杂乱，后面的石壁石脚倒插入潭中。它上边石龛孔洞回旋，也是深嵌透空，不一而足，全都隔着深潭不能到达。水潭东南方也有一个岩洞向北，里边不怎么深；水潭东北的山崖上有座神庙，庙中有碑，依照碑文，这才知道是小观岩。神庙之后，就是潭中的水捣入石洞之处，这个洞口向南，非常高，望洞中空荡荡的，不用木筏漂浮，是不能径直进去的。很久，仍从神庙向东北出到平旷的原野中，见有通向北边的路，沿着它走，意料可以走上进府城的大道。随后愈加往北走，才知是去独山、怀远的路。想要掉转脚步，忽然见西山下有个水潭，样子渊深直逼石崖之下，石崖南面有洞穴，就见先前向北流入洞口的水流，又穿出这里流出来了。估计它在山腹中穿流的距离，也不怎么远，如果逆流进去，应该可以到达水声极为沸腾之处。我打算逆流进去，此时日已西斜，而且脚下走路十分困难，终于从潭上向东寻找田地而行。半里，将抵达一个村子，忽然深坑下陷，就见前边潭中的水向北流后转向南，终于散开成为平缓的溪流，绕过村南往东流去。溪水非常宽阔，但深不到一尺，向导背我渡过去。渡过溪水，遇上一个女人，询问去府城的路有多远，知道还有二十里。向东北走上高岸，于是向东出到村前，有小路应当从东南走，向导沿大路走向东北，原来西北有个大村子，是府城中通向怀远的大道。知道这条路不对，就下坡行走在杂乱的田亩之中，不久渐渐迷了路，田间水流纵横，跌跌撞撞走了五六里。遇见两个人从南边走来，询问他们，说："大道还在北边。"又在草丛中前行二里，这才找到大道，一直向东行。

向途中的人问路，说："离城还有十里。"转身回头看天色还早，就缓步向东走。这条道十分平坦，五里，渐渐上登山坡，路两旁又有很多枯井坠穴，与太平府如出一辙。在这里听见水声淙淙响，就见石壑谷时断时连，水流在壑谷底，人越过壑谷上，有的地方用石块架成桥，俯瞰壑谷底的水流，坠入的水道不是一条，但水流都不怎么大。大概是小观岩的水出洞后流为溪水，散开漫流在田间诸条沟渠之中，这里是它残留的末流，穿过地峡往北泄入龙江。又向东行二里，越过山冈下走，又遇到石壑谷，时断时连，水散流在其下，与前边桥下的水流相同。这是彭岭桥的水，自九龙洞流来，也是散开漫流在田间的沟渠中，所以剩余的水流穿过峡谷往北流，流泄的水也不多了。又向东一里半，有座寺庵坐落在路北边，是西道庵。庵堂前有个水塘十分深广，龙溪细小的水流从东边流来注入，可西北方不见塘水外泄的地方。又向东一里，是西门的街口，于是向南越过龙溪，沿溪流南岸往东行，经过黄山谷祠堂的后方，又走半里后抵达香山寺，已经昏黑了。打听冯指挥使，还未归来。热极了，连忙在盆中洗了澡躺下。

【原文】

初三日　余憩足寺中。郡人祉会寺前[①]，郡守始出行香。余倚北檐作达陆参戎书，有一人伺其旁，求观焉，乃冯使之妻弟陈君仲也。名瑛，庠彦[②]。言："此书达陆君，冯当获罪，求缓之。余当作书往促。"并携余书去，曰："明日当来代请。"已而又二人至，一曰谢还拙，一曰陈斗南。谢以贡作教将乐而归[③]；陈以廪而被黜[④]，复从事武科者也[⑤]。二君见余箧中有文、项诸公手书，欲求归一录，余漫付之去。既暮，有河池所诸生杜[⑥]、曾二君来宿寺中，为余言："谢乃腐

儒，而陈即君仲之叔，俗号‘水晶’，言其外好看而内无实也。”

初四日　余晨起欲往觅陈、谢，比出寺东而陈、谢至，余同返寺中，坐谈久之。又求观黄石斋诗帖。久之去，余随其后往拜，陈乃返诸公手书。观其堂额，始知其祖名陈学夔，乃嘉靖末年进士，曾任常镇兵使者，莅吾邑，有爱女卒于任，葬西门外，为之题碑其上曰：“此兵使者陈学夔爱女之墓。吾去之后，不知将夷而去之乎？抑将怜而存之乎？是在常之人已。”过谢君之堂，谢君方留酌，而随行者觅至，请还，曰：“有陈相公移酒在寺，相候甚久。”余以谢意不可却，少留饮而后行。比还寺，复领陈君仲之酌。陈出文请正，在此中亦铮铮者。为余言，其邻有杨君者，名姿胜。亦庠生，乃独山烂土司之族[7]，将往其地，“君可一拜之，俟之同行，不惟此路无虞，而前出黔境亦有导夫，此为最便。”余颔之。

初五日　晨起，余往叩陈君。有韦老者，廪将贡矣，向以四等停，兹补试郡中，郡守以其文不堪，复再三令改作，因强余为捉刀[8]。余辞再三，不能已，乃为之作二文。一曰：《吾何执？》一曰：《禄足以代其耕也》。既饭，以稿畀韦，而往叩于陈，陈已他出矣。乃返宿于寺。

初六日　以一书畀吴守备，得其马票。韦亦为余索夫票于戚挥使。以为马与夫可必得，及索之，仍无应者。是日斋戒而占[9]，惟思恩可行，而南丹不吉。其杨生之同行，亦

似虚而不实。

初七日　索夫马仍不得。杨姿胜来顾，乃阿迷州杨绳武之族也⑩。言其往黔尚迟，而此中站骑甚难，须买马可行。余占之，颇吉。已而冯使以一金来贶，侑以蔬酒，受之。既午，大雨倾盆，欲往杨处看骑，不果行。下午雨止，余作一柬托陈君仲代观杨骑。是日为谷雨，占验者以甘霖为上兆⑪，不识吾乡亦有之否也？

【注释】

①祉(zhǐ 止)：祈福。古代风俗，每年有春社、秋社，为祀社神的节日。社即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适当三月初，此次祉会应即春社日。

②庠(xiáng 详)：古代的学校。府学称郡庠，县学称邑庠，府州县学生员则称庠生、庠彦或庠士。　彦(yàn 艳)：古代对读书人的美称。

③贡：即贡生。科举制度中，地方儒学生员升入京师国子监肄业者皆称贡生。

④廪(lǐn)：即廪膳生员，省称廪生。明代府州县学生员最初每月都给廪膳，以后须经岁、科两试成绩好的，才取得廪生名义，由官府发给伙食津贴。

⑤武科：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择武官而设的科目，明代还有定期举行乡试、会试的制度。

⑥诸生：明清时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亦称诸生。

⑦烂土司：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治所在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西隅，都柳江东岸的烂土。

⑧捉刀：代别人作文。

⑨斋(zhāi)戒：古人在求神、祭祀或举行典礼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清心洁身，表示诚敬，称为斋戒。　占(zhān)：即占卜、卜问，预测事物的迷信方法。

⑩杨绳武：云南广西府弥勒州人，与阿迷接近，但不是阿迷州人。

⑪甘霖(lín 林):适时而有益于农事的大雨。

【译文】

初三日　我在寺中歇歇脚。府中的人在寺前举行庙会,知府这才出城烧香拜佛。我靠在北边的廊檐下写送给陆参将的信,有一个人守候在身旁,请求观看此信,是冯指挥使的妻弟陈君仲。〔名叫瑛,是庠生。〕说:“此信送给陆君,冯某就将获罪,请暂缓寄信。我将写信去催促。”一并带走了我的信,说:“明天将来代为请安。”不久又有两个人来到,一个叫谢还拙,一个叫陈斗南。谢还拙以贡生的资格作教官即将愉快地返乡;陈斗南以廪生的身份被贬黜,再从事武科考试。二君见到我竹箱中有文、项诸公的亲笔信,想要回去抄录一遍,我漫不经心地交给他们去了。天黑后,有河池所的生员杜、曾二君来寺中住宿,对我说:“谢还拙是个迂腐的儒生,而陈斗南就是陈君仲的叔父,俗称为‘水晶’,是说他外表好看但肚中没有真才实学。”

初四日　我清晨起床后想去找陈斗南、谢还拙,等出到寺东边时陈、谢二人来到了,我同他们返回寺中,坐谈了很久。又请求观看黄石斋的诗帖。很久才离开,我跟随他们后面去回拜,陈斗南于是送还了诸公的亲笔信。观看他堂屋上的匾额,才知道他的祖父名叫陈学夔,是嘉靖末年的进士,曾任常州府兵使者,莅任我县,有爱女死在任上,葬在西门外,为她在墓碑上题词说:“这是兵使者陈学夔爱女之墓。我离开之后,不知将把它铲平挖掉呢?还是将同情她保存下去呢?这全在常州府的人了。”到谢君的堂上拜访,谢君将留我饮酒,可随行的人找来了,请求回寺,说:“有个陈相公把酒席搬到寺中,相等很久了。”我因为谢君的情意不可推却,留下稍微饮了一会后动身。到返回寺中时,又领受了陈君仲的酒宴。陈君仲拿出文章请求指正,在这一带也是佼佼者。对我说起,他的邻居有个杨君,〔名叫姿胜。〕也是庠生,是独山烂土司的族人,即将去他家乡,“您

可去拜访他一次，等他一同上路，不仅此去一路不会出意外，而且向前到了贵州境内也有向导，这最为方便。”我点头同意了他。

初五日　早晨起床，我前去叩见陈君。有个韦老者，由廪生将要入贡了，从前以四等被停考，现在来府城补考，知府认为他的文章不堪入目，又再三命令改写，于是强逼我为他代笔。我再三推辞，迫不得已，就为他作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吾何执？》；一篇叫《禄足以代其耕也》。〕饭后，把文稿交给姓韦的，而后去叩拜陈君，陈君已出门到别的地方了。于是返回寺中住下。

初六日　把一封信交给吴守备，得到他给的马票。姓韦的也替我向戚指挥使去要夫票。以为马和脚夫必定可以得到，到去要马要夫时，仍然没有应差的。这天斋戒后占卜，只有思恩府可以走，而走南丹州不吉。那个姓杨的儒生同行的事，也似乎虚而不实。

初七日　去要脚夫马匹仍然没得到。杨姿胜来看望，是阿迷州杨绳武的族人。说起他去贵州还要推迟，而这里驿站的马匹非常难要，必须买马才能上路。我以此事占卜，十分吉利。不久冯指挥使拿来一两黄金赠送，送酒菜来劝餐，接受了这些礼物。中午后，大雨倾盆，想去杨姿胜处看看坐骑，没走成。下午雨停后，我写了一个柬帖托付陈君仲代我观看杨姿胜的马。这天是谷雨，占卜的人把甘霖作为上好的征兆，不知我家乡有没有这个风俗？

【原文】

初九日　零雨浓云，犹未全霁。营中以折马钱至，不及雇骑者十之二。此间人之刁顽，实奥西所独见也。欲行，陈君仲未至，姑待之。抵午不至，竟不成行。下午，自往其家，复他出。余作书其案头作别，遂返寓，决为明日步行计。

自二月十七日至庆远，三月初十起程，共二十三

日。

庆远郡城在龙江之南。龙江西自怀远镇，北凭空山，透石穴而出，其源从贵州都匀而下。循北界石山而东，其流少杀于罗木渡，而两岸森石嶙峋过之。江北石峰耸立，中为会仙，东为青鸟，西为宜山，会仙高耸，宜山卑小。又西为天门拜相山，即冯京祖墓。皆凭临江北，中复开坞，北趋天河县名。者也。江南即城。城南五里有石山一枝，自西而东，若屏之立，中为龙隐洞山，东为屏山，西为大号山，又西为九龙山，皆蜿蜒郡南，为来脉者也。

郡城之脉西南自多灵山发轫。多灵西南为都泥，东北为龙江，二江中夹之脊也。东北走六十里，分枝而尽于郡城。将抵城五里外，先列为九龙山，又东北为大号山[①]，又北结为土山曰料高山，则郡之案也。又北遂为郡城，而龙江截其北焉。

多灵山脉，直东走为草塘堡南之土脊，东起为石壁山，又东而直走为柳州江南岸诸山，又东南而尽于武宣之下柳江、都泥交会处。

龙江，郡之经流也。其东北有小江南入于龙，其源发于天河县北界；其东南则五碧桥诸流北入于龙，其源发于多灵山东境，皆郡城下流也。郡城西南又有小水南自料高山北来，抵墨池西流，是为龙溪。又西则九龙潭之水自九龙山北流，与之合而西北入龙江。

此郡城之上流也。

西竺寺在城西门外，殿甚宏壮，为粤西所仅见，然寥落亦甚。其南为香山寺，寺前平地涌石环立，为门为峡，为峰为嶂，甚微而幻，若位置于英石盘中者。且小峰之上，每有巨树箕踞，其根笼络，与石为一，干盘曲下覆，极似苏阊盆景中雕扎而成者。寺西有池，中亦有石。池北郡守岳和声建香林书院，以存宋赵清献公故迹。又西北为黄文节祠，后有卧龙石，前有龙溪西流。宋署守张自明因文节遗风，捐数十万钱建祠及龙溪书院，今规模已废而碑图犹存祠中。其东北即西竺寺也。

城内外俱茅舍，居民亦凋敝之甚，乃粤西府郡之最疲者。或思恩亦然。闻昔盛时，江北居民濒江瞰流亦不下数千家，自戊午饥荒[②]，蛮贼交出，遂鞠为草莽，二十年未得生聚，真可哀也！

绕城之胜有三：曰北山，则会仙也；曰南山，则龙隐也；曰西山，则九龙也。

龙隐岩在郡城南五里，石峰东隅回环北转处也。前有三门，俱西向；后通山背亦有三门，俱东南向。其中上下层叠，纵横连络，无不贯通[③]。今将中道交加处，以巨石窒其穴[④]，洞遂分而为二。盖北偏一门最高敞，前有佛宇，僧净庵栖之；南偏二门在山腋间，最南者前多宋刻，张丹霞诸诗俱在焉；其中门已无路。余

先从南门入，北透暗穴，反从上层下瞰得之，而无从下。仍出南门，攀搜到其处，再携炬入，遂尽其奥里。

北门西向高穹，前列佛宇三楹，洞高不碍其朗。内置金仙像，两旁镌刻皆近代笔，无宋人者。数丈后稍隘，而偏于南畔遂暗黑矣。秉炬直东入，又数丈，有岐在南崖之上。攀木梯而登，南向入穴，有一洼下陷如井，横土板于上以渡。又南，则西壁下有纹一缕，缘崖根而卧，鳞脊蜿蜒，与崖根不即不离，此即所称龙之“隐”者。外碑有记，谓其龙有昂首奋爪之形，则未之睹矣。又南数丈，逾一隘，遂俯石级下坠，则下层穴道亦南北成隙。南透则与中门内穴通，不知何人以巨石窒而塞之。北透过二隘，仰其上，则横板上渡处也。再北，窦隘而穷，遂从横板之窍攀空而上。盖上瞰则空悬无底，而下跻则攀跃可升也。仍北下木梯，复东向直入，又逾一隘，有岐复南去。从之，渐见前窍有光烨烨，则已透山而得后门矣。又数丈，抵后门。其门东南向，下瞰平畴；山麓有溪一枝，环而北透其腋，即五君之东流之分而北者；其前复有石山一枝环绕为坞，成洞天焉。仍北返分岐处，复东向直入，又数丈，则巨石中踞。由其北隙侧身挨入，有眢井凭空下陷，大三四丈，深亦如之。乃悬梯投炬，令一人垂索而下，两人从上援索以絷梯。其人既下，余亦随之。又东南入一窍，中复有穴，下坠甚隘而深，一飞鼠惊窜上。从其西

南攀崖而上，崖内复有眢井空陷，烛之不见其底。循其上西南入穴，遂无可通处。乃仍下，从悬梯攀索而上，依故道直西而出前门。

南门在北洞南二百余步山腋间，俗谓之双门洞。洞前宋刻颇多，而方信孺所题“一洞中分路口三”者，亦在焉。其诗载《一统志》。其上又有张自明《丹霞绝句》曰：“玉玲珑外玉崔嵬，似与三生识面来。自有此山才‘才’字余谓作‘惟’字妙。有此，游人到此合徘徊。”此志所未载也。其左右又有平蛮诸碑，皆宋人年月。由门东向入，辄横裂而分南北，若“丁”字形。南向忽明透山腹，数丈而出后门，此亦后门之最南者也；北向内分两岐，直北遥望有光，若明若暗；东北悬崖而上，累碎石垣横截之。乃先从直北透腋平入，其下有深窞，循其上若践栈道焉。数丈，北抵透明处，则有门西辟在五丈之下，而此则北门之上层也。其前列柱垂楞，飞崖下悬，与下洞若隔。从隙间俯窥下洞，洞底平直；从履下深入，洞前明敞，恍然一堂皇焉。上层逾隘北转，昏黑不能入。乃从故道南还，复出南门，索炬于北岩，复入。北至分岐处，乃东北逾石垣而下，其内宽宏窈窕，上高下平；数转约二十丈而透出东门，则后门之中也。其前犹垒石为门，置灶积薪，乃土人之樵而食息者。崖旁有遗粟，则戊午避盗者之所藏。门内五丈，有岐东南去，转而西南，共十余丈而穷。

中门在南门北数十步，与南门只隔一崖，上下悬绝，丛箐密翳，须下而复上。搜剔久之，乃得其门。亟觅炬索火于北岩[5]，由门东入，其后壁之上，即南来之上层也。从其下入峡，峡穷，攀而上，其南即上层北转处，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也，而援侧坂可通焉。其东直进又五六丈，有穴穿而下，以大石窒而塞之，即北洞交通之会，而为人所中断者也。大抵北洞后通之门一，南洞后通之门二，而中洞则南通南洞之上层，北通北洞之奥窟。是山东西南三面无不贯彻，惟北山不通，而顶有蚺蛇洞另辟一境云。

蚺蛇洞在龙隐山北绝顶。由山麓遂其东北一里，溪水从两山峡中破壁西北来，水石交和，漱空倒影，曳翠成声，自成一壑，幽趣窅然。渡水，共一里，南向攀崖而上，两崖如削瓜倒垂，中凹若刳，突石累累。缘之上跻，两旁佳木丛藤，蒙密摇飏，时度馨飔[6]。上一里，则洞门穹然北向，正与郡城相对；前有土山当其中，障溪西北去，而环麓成坞者也。门之中，石柱玲珑缀叠，前浮为台，其东辟洞空朗，多外透之窦。东崖既穷，转窍南入，始昏黑，须炬入，数丈无复旁窍，乃出。仰眺东崖之上，复有重龛[7]。攀崖上跻，则外龛甚大，内龛又重缀其上。坐内龛，前对外龛之北，有窦一圆恰当其中，若明镜之照焉。此洞极幽极爽，可憩可栖，惜无滴沥，奈艰于远汲何！

卢僧洞在龙隐北洞之旁，去北数十步即是。其门亦西向而甚隘，今有葬穴于中者，可笑也。既入，中辟一室，从东北攀隙上，又得一小室，其东北奥上悬垂盖，下耸圆笋，若人之首，即指以为卢僧者也。昔盱江张自明[8]候选都门[9]，遇一僧曰："君当得宜州，至时幸毋相忘。"问："何以知之？"曰："以数测之。"问："居何处？"曰："南山。"因以香一枝畀之，曰："依此香觅找，即知所在。"后果得宜，抵南山访之，皆曰："僧已久去，不知所向矣。"张乃出香爇之，其烟直入此洞，随之入，遂与卢遇。余以为所遇者，即此石之似僧者耳。或又谓："卢僧自洞出迎，饮以茶。茶中有鼻注，张不能饮[10]。侍者饮之，辄飞腾去。张遂愤而死。忽有风吹其棺，葬九龙洞石间。其棺数十年前犹露一角，今则石合而周之矣。"其说甚怪，不足信也。按张自明以辞曹摄宜州事[11]，号丹霞，曾建黄文节祠、龙溪书院，兴学右文[12]，惠政于民甚厚。今书院图碑刻犹存，而《统志》不载，可谓失人。至土人盛称其怪诞，又不免诬贤矣。

九龙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冈之上，有潭一泓，深窅无底，而汇水常溢，北流成溪。九龙洞石山在其南，张自明祷雨有应，请封典焉。石山之北，有岩北向，前有石屏其中，若树塞门。由西隙入，其内辟为巨室，而不甚高。后复有石柱一围，当洞之中。前立穹碑，曰"郡守张自明墓"。此嘉靖间郡守所立。此实石也，何以

墓为？从墓东隙秉炬南入，又南则狭隘止容一人，愈下愈卑，不容入矣。仍出洞门，有一碑卧其前，中篆“紫华丹台”四大字，甚古。两旁题诗一绝，左行曰：“百尺长兮手独提，金乌玉兔两东西[13]。”右行止存一句曰：“成言一了闲游戏，”及下句一“赤”字，以下则碑碎无可觅矣。其字乃行草[14]，而极其遒活之妙，必宋人笔。惜其碑已碎，并失题者姓名，为可恨！岩之西下又有一峡门，南入甚深而隘，秉炬入，十余丈而止。底多丸石如丹，第其色黄，不若向武者莹白耳。东下又有一覆壁，横拓甚广而平。倚杖北眺，当与羲皇不远。去岩东北四里，石阵排列，自西而东如插屏，直止于香山寺前，俗称为“铁索系孤舟”云。余览罢，即从北行，东渡龙潭北流之涧，东北三里而抵香山寺。寺僧言：“九龙洞甚深，须易数炬；此洞犹丹霞墓，非九龙岩也。”

会仙山在龙江之北，南面正临郡城，渡江半里，即抵其麓。其山盘崖峻叠，东西南三面俱无可上，惟北面山腋间可拾级而登。路从西麓北向行，抵山西北隅，乃东向上跻。第一层，岐而南为百子岩；第二层，岐而南为雪花洞，岐而北为百丈深井岩；直东上岭脊，转而南为绝顶。此皆西北面之胜也。从东麓北向上，直抵绝壁之下，最东北隅者，为丹流阁，又循崖而西为东观，又西为白龙洞，又西为中观，又西为西观。

此皆东南面之胜也。东南之胜在绝壁下，而中观当正南之中；西北之胜在绝顶上，而玄帝殿踞正南之极；而直北之深井，则上自山巅，下彻山底，中辟奥穴，独当一面焉。

百子崖在会仙山西崖之半，其门西向。由下门入三丈余，梯空而上，上复叠为洞，若楼阁然，前门复出下门之上。洞虽不深崇，而辟为两重，自觉灵幻。内置送子大士，故名。是山石色皆青黝，而洞石独赭。南又一洞与上层并列，已青石矣。

雪花洞在会仙山西崖，乃百子之上，而绝顶之侧也。其洞西北向，前有庵奉观音大士。侧叠石为台，置室其上，则释子所栖也。由大士龛后秉炬入，门颇不宏；渐入渐崇拓，有石柱石门；宛转数曲，复渐狭；其下石始崎嵚，非复平底矣。越一小潭，其内南转而路遂穷。洞在最高处，而能窈窕深入，石柱之端，垂水滴沥不绝，僧以器承之，足以供众，不烦远仍，故此处独有僧栖。余酌水饮之，甘冽不减惠泉也。夜宿洞侧台上，三面陡临绝壑，觉灏气上通帝座。

绝顶中悬霄汉，江流如带横于下，郡城如棋局布其前，东界则青鸟山，西界则天门拜相山，俱自北而南，分拥左右，若张两翼。而宜山则近在西腋，以其卑小宜众，则此山之岩岩压众可知矣。峰顶有玄帝殿，颇巨而无居者。殿后有片石凌空，若鼓翼张喙者然。按

张自明《龙溪书院图》，绝顶有齐云亭，即此。

深井在绝顶之北，与雪花洞平列。路由二天门东北行，忽从山顶中陷而下，周回大数十丈，深且百丈。四面俱崭削下嵌，密树拥垂，古藤虬结，下瞰不见其底，独南面石崖自山巅直剖而下。下有洞，其门北向，高穹上及崖半，其内下平中远，反可斜瞩。盖洞上崖削无片隙，树莫能缘也。崖之西北峰头，有石横突窞中，踞其上，正与洞门对。傍又有平石一方如砥，是曰棋枰石，言仙自洞下出，升峰头而弈也[15]。余晚停杖雪花洞，有书生鲍姓者引至横突石上，俯瞰旁瞩，心目俱动。忽幽风度隙，兰气袭人，奚啻两翅欲飞[16]，更觅通体换骨矣，安得百丈青丝悬辘轳而垂之下也！僧言其洞直通山南，穿江底而出南山。通山南之说有之，若云穿江别度，则臆说也。

中观在会仙山南崖之下。缘石坡而上，至此则轰崖削立。前有三清殿，已圮。上有玄帝像，倚崖缀石而奉之，像后即洞门，南向。篝灯而入，历一室，辄后崖前起。攀而上，复得龛一圆，可以趺坐，不甚深。其东崖上大书有“四遇亭”三字。循崖而东三百步，得白龙岩。

白龙洞在中观之东危崖下[17]，洞南向。入门即西行，秉炬渐转西北，其底平坦，愈入愈崇宏；二十丈之内，有石柱中悬，长撑洞顶，极为伟丽。其内有岐东

上，而西北仍平，入已愈开拓。中有白石一圆，高三尺，尖圆平整，极似罗筑而成者，其为仙冢无疑。冢后有巨石中亘，四旁愈扩。穿隙而入，其内石柱更多。北入数丈，过一隘，又数丈，石壁忽涌起，如莲下垂，而下无旁窦可入。望其上复窅然深黑，然离地三四丈，无级以登。乃从故道出，仍过白石冢至东上之岐，攀跻而上。其石高下成级，入数丈，石柱夹而成门。逾门脊东下，其处深而扩，底平而多碎石漫其中。渐转而北，恐火炬不给，乃返步由故道出。余游是洞，以云卧阁僧为导，取刍洞口，未及束炬，故初入至白石冢而出；再取刍入，至石壁高悬，无级以登而出；三取刍入，从东岐逾隘下深底，将北转而出。三出皆以散草易爇，不能持久也。洞口有刘棐诗一绝，甚佳，上刻“白龙洞”三大字。

东观在白龙洞东北二百余步，前有三茅真人殿，殿后穹岩覆空，其门南向，中如堂皇，亦置金仙像。东西俱有奥室[18]，东奥下而窅黑，西奥上而通明。岩前大书“云深”二字，国初彭挥使笔也。殿西有洞高穹，其门东向。门之南偏，有石笋高二丈余，镌为立佛，东向洞外；门之北偏，有石屏高三丈余，镌为坐佛，西向洞中。其洞崇峻崆峒，西入数丈，忽下坠深坑，上嵌危石，洞转北入，益深益宏。盖下陷之坑，透石北转于下，上穹之洞，凌石北转于上，中皆欹嵌之石，横跨侧

偃，架则为梁，空则为渊，彼此间阻，不能逾涉，故无深入之路，第一望杳黑而已。是洞有题崖者，亦曰“白龙”，又曰“白龙双洞”，乃知洞原有二，前之所入乃西洞，此乃东洞也。西洞路平可行，此洞石嵌，无容着足，其深远皆不可测。洞门题刻颇多，然无宋人笔，最多者皆永乐间题，有永乐四年庐陵郭子卢佥宪小记云：“此乃陆仙翁休服修炼处，石床、丹灶、仙桃、玉井犹存。”按《百粤风土志》，仙翁又名禹臣，唐时人，岂名与字之不同耶？洞两旁龛窦甚多，皆昔人趺坐之所。殿东有小室，亦俱就圮。

丹流阁在东观东北二百余步，其上危崖至此又一折矣。崖前有小阁两重，皆就圮。后阁中置文昌司命像。阁西有洞西入，其门东向，甚高。门之内，有石夹耸成关，架小庐其上，亦甚幽爽，皆昔人栖真之处也。由洞内西入数十丈，渐隘而北转，路亦渐黑，似无深入处，遂不及篝灯。阁北上崖裂折，下岭倒坠，北路遂尽，此中观东北之胜也。此处庐阁处处可栖，今俱凋敝，无一人居，以艰于水也。诸洞惟雪花有滴沥。

西观在中观西三余步危崖之上，上下皆石壁悬亘。后有洞，亦南向。余至中观，仰眺不见，遂折而东行；既下山麓，始回睇见之，不及复往矣。闻会仙山西南层崖上，又有仙姑岩，由西南山麓攀跻上，当在西观上层，雪花、百子岩南崖，无正道也。此中观西崖之

胜也。

宜山在会仙山之西，龙江之北。其东又有小石一支并起，曰小宜山。二山孤悬众峰之间，按志以其小而卑，宜于众，故名。旧宜山县在江南岸、西竺寺西，正与此山相对。或又称古宜山县在江北，岂即在此山下耶？县今为附郭矣[19]。

多灵山最高耸。其上四时皆春，瑶花仙果，不绝于树。登其巅，四望无与障者。其山在郡城西南九十里，永顺司邓宗胜之境，乃龙江西南，都泥江东北，二江中分之脊也。其来脉当自南丹分枝南下，结为此山；东行至青塘之南，过脊为石壁堡山；又东走而环于柳江之南，为穿山驿诸山[20]；而东尽于武宜之西南境，柳、都二江交会之间[21]。

卧云阁在龙江北半里，周氏之别墅也。周氏兄弟五人，俱发隽，有五桂坊匾。营园于此，名金谷。今已残落，寂无一人。惟阁三楹犹整洁，前后以树掩映可爱。主人已舍为玉皇阁，而中未有像，适一老僧自雪花分来守此，余同徜徉于中。其西南临江，又有观音阁，颇胜而有主者，余不及登。

【注释】

①大号山：原作“火号山”，乾隆本、四库本同，皆误，从本日前记改。《嘉庆重修一统志》庆远府山川载：“大号山，在宜山县南二里，县境诸山，惟此独高。”《清史稿·地理志》亦载：宜山县“南，大号。”

②自戊午饥荒："戊"，此处及南门条原俱作"或"，据十二日记改。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

③无不贯通：原缺"贯"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④以巨石窒其穴：原缺"石"字，空一格，"窒"原作"窑"，据乾隆本、四库本改、补。

⑤亟觅炬索火于北岩：原缺"岩"字，空一格，据本日记南门条补。

⑥馨(xīn 欣)：散布很远的香气。

⑦龛(kān 堪)：壁上的石室。

⑧张自明：建昌人，南宋嘉定时，以宜州教授摄州事，用州中余钱二十万建龙溪书院，后授知宜州。

⑨都门：原为都中里门，后通称首都为都门。

⑩鼻注：岭南一些民族有鼻饮的习惯，即饮吸东西不用口而用鼻子，其法系用一根管子接到鼻子里吸进去，该管即称鼻注。

⑪曹：州郡所置的属官。辞曹：即户曹，为各州郡主管民户的属官。　摄(shè)：代理。　宜州：宋置，在今广西宜山县。

⑫右文：崇尚文治。

⑬金乌：太阳的别称。　玉兔：月亮的别称。

⑭行草：汉字书法中，介于正楷与草书间的字体称行书，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没有正楷那样端正。其中，楷法多于草法的称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称行草。

⑮弈(yì 亦)：下棋。

⑯奚啻(xī chì 溪翅)：何止，岂但。

⑰白龙洞：乾隆本、四库本作"白龙岩"，季抄本上述中观条亦作"白龙岩"。"岩"通"洞"，即岩洞，大体广西俗称岩，贵州、云南俗称洞。

⑱奥(ào)室：洞的深处。

⑲附郭：府治所在地的县，与府同城，因称附郭县，又作"倚郭"或"倚"。

⑳穿山驿：今仍作穿山，在柳江县南境的公路边。

㉑而东尽于武宣句：柳、都二江交会处在今象州西南隅的石龙附近，武宣西北隅以江为界，此山实际没有到达武宣境，"武宣"似为"象州"之误。

【译文】

初九日　下着零星雨，天有浓云，还未全部晴开。军营中把马匹折成钱送来，数额不到雇马的十分之二。这里的人的刁顽，实在是粤西所仅见的。想要上路，陈君仲未来，暂且等一等他。到中午还未到，终于不能成行。下午，亲自去他家，又是出门他往。我写了封信放在他的案头告别，就返回寓所，决定为明天步行做准备。

从二月十七日到庆远府，三月初十上路，共二十三天。

庆远府城在龙江的南岸。龙江从西边的怀远镇，北边紧靠空山，穿过石穴流出来，〔它的源头从贵州都匀府流下来。〕沿北面一列石山往东流，江流稍小于罗木渡，但两岸森然嶙峋的怪石超过它。江北岸石峰耸立，中间是会仙山，东边是青鸟山，西边是宜山，〔会仙山高耸，宜山矮小。〕再在西边是天门拜相山，就是冯京的祖坟。都凭临在江北，中间又开为一个山坞，是往北通向天河〔是县名。〕的通道。江南就是府城。城南五里处有一座石山，自西往东延伸，似屏风一样竖立，中间的是龙隐洞山，东边是屏山，西边是大号山，又往西是九龙山，都蜿蜒在府城南边，成为延伸而来的山脉。

府城的山脉自西南方的多灵山发端。多灵山西南是都泥江，东北是龙江，是两江中间相夹的山脊。向东北延伸六十里，分出支脉而后在府城到了头。将到府城五里之外，先排列为九龙山，又往东北是大号山，又向北盘结为土山叫做料高山，是府城的案山。又往北便是府城，而龙江截过它的北边。

多灵山的山脉，向正东延伸成为草塘堡南边的土山脊，在东面突起为石壁山，又往东一直延伸成为柳州府柳江南岸的群山，又向东南在武宣县的柳江下游与都泥江相会之处到了尽头。

龙江，是庆远府的主要河流。府东北部有条小江往南流入龙江，它的源头发源于天河县北境；府东南部则有五砻桥下的

诸条水流向北流入龙江，它们的源头发源于多灵山东境，都是府城的下流了。府城西南又有条小河自南边的料高山往北流来，流抵墨池往西流，这就是龙溪。又往西有九龙潭的水自九龙山往北流，与龙溪会合后向西北流入龙江。这是府城的上游。

西竺寺在府城西门外，殿宇非常宏伟壮丽，是粤西所仅见的，然而也十分冷落。它的南面是香山寺，寺前平地上石峰涌起环绕而立，是大门是峡谷，是山峰是屏障，非常精微而奇幻，好像安置在英石盘中的样子。况且小峰之上，每每有巨树盘踞着，树根笼罩缠绕，与岩石融为一体，树干屈曲下覆，极似苏州盆景中雕凿捆扎而成的模样。寺西有水池，池中也有岩石。水池北边知府岳和声建有香林书院，以保存宋代赵清献公的故迹。又往西北是黄文节祠，后边有卧龙石，前边有龙溪往西流淌。宋代代理知府张自明承袭黄文节的遗风，捐钱数十万修建了祠堂与龙溪书院，今天建筑物的规制已经荒废但石碑地形图还保存在祠堂中。它东北面就是西竺寺了。

城内外都是茅屋，居民也是非常困苦，是粤西各府城中最疲敝的地方。〔或许思恩府也是这样。〕听说从前繁荣时，江北岸濒江瞰流的居民也不下数千家，自从戊午年闹饥荒以来，蛮族盗贼交替出现，终因极为穷困变为荒芜之地，二十年来未能生殖人口积聚财富，真可悲呀！

围绕府城的胜景有三处：一是北山，就是会仙山了；一是南山，就是龙隐山了；一是西山，就是九龙山了。

龙隐岩在府城南边五里，是石峰东角落向北回绕转折之处。前边有三个洞口，都是向西；后面通到山背后也有三个洞口，都朝向东南。洞中上下层层叠叠，纵横连接，无处不贯通。如今将中间通道相交之处，用巨石堵住了洞穴，洞便分为两半。大体上北边的一个偏洞口最高敞，前边有佛寺，僧人净庵

住在寺中;偏在南边的两个洞口在山侧,最南的洞口前边有很多宋代的碑刻,张丹霞的诸诗都在那里;那中间的洞口已无路。我先从南洞口进去,向北穿过暗穴,反而从上层往下俯瞰到它,但无法下去。仍走出南洞口,攀援搜寻到那里,再带着火把进洞,终于观遍了它里边的隐秘之处。

北洞口向西高高隆起,前边排列着三间佛寺,洞高大不妨碍洞中的亮光。洞内放着金佛像,两旁的碑刻都是近代人的笔迹,没有宋人的。数丈后稍稍变窄,而偏在南边一侧便黑暗下来了。举着火把一直向东深入,又走数丈,有岔洞在南边石崖之上。攀着木梯上登,向南走入洞穴中,有一个洼坑下陷如井一样,在上面横放了木板渡过去。又往南,就见西面石壁下有一缕石纹,沿着石崖根部躺卧着,满是鳞片的石脊蜿蜿蜒蜒,与石崖根部不即不离,这就是所称的龙"隐藏"之处了。外边石碑上有碑记,说是这条龙有昂首举爪的形态,却没有看到。又向南进数丈,越过一条隘道,于是俯身沿石阶下坠,就见下层洞穴的通道也是成为南北向的缝隙。往南通进去就与中间洞口内的洞穴相通,不知是何人用巨石把它堵塞住了。向北钻过两处隘口,仰望头上,就是在上面横放木板渡过去之处了。再向北,洞变窄而到了头,便从横放木板的石窍攀高空而上。原来从上面下瞰是空悬无底,但从下边上登却可以攀跳着上升。仍向北走下木梯,再向东径直进去,又越过一个隘口,又有岔洞往南去。从岔洞走,渐渐见到前方的洞中有闪闪的亮光,就已经穿透山腹走到后洞口了。又走数丈,抵达后洞口。洞口朝向东南,下瞰平旷的田野;山麓有一条溪流,环绕着往北穿流过山侧,就是五砻桥以东的水流往北分出的支流;山前又有一座石山环绕成山坞,成为洞天。仍向北返回到分岔之处,再向东一直深入,又走数丈,就见巨石盘踞在中央。由巨石北边的缝隙侧身挤进去,有枯井凌空下陷,大三四丈,深处也如此。于

是悬挂梯子投下火把，命令一个人垂在绳子上下去，两个人从上面拉住绳子以拴住梯子。那人下去后，我也跟着他下去。又向东南走入了一个石窍，其中又有洞穴，陷下去非常狭窄而且很深，一只蝙蝠惊窜上去。从西南攀石崖上登，石崖内又有陷入空中的枯井，用火照不见它的底。沿着它上边向西南走入洞穴，终于无处可通。于是仍然下来，从悬梯上抓住绳子上爬，照着原路一直向西出了前洞口。

南洞口在北洞南边二百多步的山侧，俗称为双门洞。洞前宋代碑刻很多，而且方信孺所题"一洞之中分为三个路口"的碑文也在其中。他的诗收载在《一统志》中。它上方又有张自明的《丹霞绝句》，说："里面玲珑外面崔嵬都似玉，好似三生有缘见面来。自有了此山才〔'才'字我认为改作'惟'字好。〕有此洞，游人到了这里该舍不得离开。"这是志书未收载的。它的左右又有平定蛮族的诸多碑记，落款都是宋朝人的年月。由洞口向东进去，马上南北横向分开，好像"丁"字的形状。南面忽然有亮光透入山腹，数丈后出了后洞口，这也是后洞口中最南边的洞口了；北面洞内分出两个岔洞，正北远远望去有亮光，似明似暗；东北的悬崖之上，垒起碎石墙横堵在洞中。于是先从正北穿过侧旁平缓走进去，它下边有深井，沿着它上面走好像踩在栈道上。数丈后，向北抵达透入亮光之处，就见有洞口在西边开在五丈之下，而这里是北洞口的上层。它前边排列着石柱垂着窗棂，飞崖下悬，与下洞好像隔开了。从缝隙间俯身窥视下洞，洞底又平又直；从脚下深入进去，洞前明亮宽敞，恍然是一个厅堂。上层穿过隘口往北转，昏黑下来不能深入。只得从原路向南返回来，又出了南洞口，在北洞中找来火把，再进去。往北走到分岔之处，就向东北翻过石墙下走，那里面宽敞宏大深远，顶上高底下平；转了数个弯约有二十丈后钻出了东洞口，就是后洞口中间的一个。它前边仍然垒起石块作为门，

安了灶堆积着柴火，是当地打柴的人吃饭休息的地方。山崖旁有遗下的粮食，是戊午年躲避盗贼的人贮藏的。洞口内五丈处，有岔洞往东南去，转向西南，共走十多丈便到了头。

中洞口在南洞口北边数十步，与南洞口只隔着一座山崖，上下悬绝，成丛的竹林密蔽，必须下山后再上登。搜索了很久，才找到这个洞口。急忙在北洞中找来火把取来火种，由洞口往东进去，它后面的洞壁之上，就是从南面来的上层了。从它下边走入峡谷，峡谷完后，攀登而上，它南边就是上层向北转之处，先前从上俯瞰昏黑得不能下走的地方，但攀着斜坡可以通过其中。从它东面一直前进又有五六丈，有个洞穴穿下去，用大石块堵塞在洞中，就是与北洞互通的会合而被人从中阻断的地方。大体上北洞后面通着一个洞口，南洞后面通着两个洞口，而中洞却往南通到南洞的上层，往北通到北洞的深奥之中。这座山东、西、南三面无不贯通，唯有山北面不通，但山顶有个蝻蛇洞另外辟出一个境界来了。

蝻蛇洞在龙隐山北面的绝顶。由山麓一里路走到山的东北面，溪水从西北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冲破石壁流来，水石交相应和，冲刷着空濛的倒影，拖着翠色流成响声，自成一个壑谷，幽静的情趣十分深远。渡过溪水，共一里，向南攀登山崖上走，两侧的山崖如像剖开的瓜一样倒垂着，中间下凹好似挖空的一样，突立的岩石重重叠叠。沿着山崖上登，两旁优美的树木成丛的藤葛，蒙蒙密密，飘扬摇曳，不时吹过馨香。上登一里，就见洞口穹然向北，正好与府城相对；前方有土山正当坞中，挡住溪流往西北流去，是环绕山麓成为山坞的地方。洞口的中央，石柱玲珑连缀堆叠，前边浮起成为平台，它东面辟开的洞空阔明朗，有很多穿透到外面的孔洞。东边的石崖完后，转入石窍中往南进去，开始昏黑下来，须要火把进去，走数丈不再有旁洞，这才出来。仰面眺望东面的石崖之上，又有两重

石龛。攀着石崖上登，就见外边的石龛很大，里边的石龛又重叠连缀在它上方。坐在内龛中，前边对着外龛的北面，有一个圆形的孔洞恰当其中，好像明镜一样照耀。此洞极幽静极明朗，可以歇息可以居住，可惜没有滴水，怎么受得了到远处去汲水的艰辛呢！

卢僧洞在龙隐岩北洞的旁边，距北洞几十步便是。洞口也是向西但非常狭窄，如今有人在洞中安葬墓穴，可笑呀！进洞后，中间辟开一个石室，从东北攀缝隙上去，又找到一个小石室，它东北的深处顶上悬垂着伞盖，下边耸起一个圆形石笋，像人的头，就是指认为是卢僧的地方了。从前盱江人张自明在京城等候选官，遇到一个僧人说："您将得到宜州，到那时希望不要相忘。"问："凭什么知道此事？"答："根据定数测知的。"问："住在何处？"答："南山。"于是把一炷香交给他，说："靠这炷香来寻找，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后来果然得到了宜州，来到南山查访他，都说："僧人已离开很久，不知到哪里去了。"张自明于是拿出香来点燃，香烟径直进入此洞，跟随烟气进洞，便与卢僧相遇。我以为他遇上的，就是这块形状似和尚的岩石。有人又说："卢僧从洞中出来迎接，拿茶给他饮。茶中有鼻注，张自明不能饮下去。侍从的人饮了茶，马上飞腾而去。张自明终于愤恨而死。忽然有风吹走了他的棺材，葬在九龙洞的岩石间。他的棺材数十年前还露出一个角落，今天岩石便合拢来遮遍了棺材了。"这种说法十分怪异，不值得相信。〔据考察，张自明以户曹的身份代理宜州的政事，别号叫丹霞，曾修建黄文节祠、龙溪书院，兴办学校，崇尚文治，给百姓的仁政十分深厚。今天书院的地图碑刻还保存着，可《一统志》不记载，可说是对人物失察。至于当地人极力称赞他的怪诞之事，又不免是诬蔑圣贤了。〕

九龙潭在府城西南五里处的平缓山冈之上，有水潭一泓，

渊深无底，而积水常流不停地溢出去，向北流成溪。九龙洞的石山在它南边，张自明祷告求雨有了应验，请求朝廷封赐祭典此山。石山的北面，有个岩洞向北，前边有岩石挡在其中，像树一样塞在洞口。由西边的缝隙进去，它里边拓开为巨大的石室，但不怎么高。后面又有一根石柱，位于洞的中央。前边立有一块大碑，写着“知府张自明之墓”。〔这碑是嘉靖年间的知府立的。〕这确实是石头，怎么会是墓呢？从墓东的缝隙举着火把向南进去，再往南就狭窄得只容得下一个人，越下走越矮，不容深入了。仍出到洞口，有一块碑倒卧在洞前，中间用篆文刻着“紫华丹台”四个大字，十分古朴。两旁题着一首七绝诗，左边一行写着：“百尺之长啊一手独提，红日皎月两头各东西。”右边一行只存留下一句，写着：“成约一旦了结闲游戏，”以及下一句的一个“赤”字，以下的碑碎了无处可找了。诗句的字体是行草，而极尽这种字体遒劲活泼的妙趣，必定是宋人的笔迹。可惜此碑已碎了，并且失去了题诗人的姓名，实为遗憾！岩洞西边的下方又有一个峡口，向南进去很深又很窄，举着火把进去，十多丈就到了头。洞底有很多石丸如像丹砂，只是石色发黄，不如向武州的那样晶莹洁白罢了。往东下去又有一处下覆的石壁，横向拓开非常宽广而且很平整。拄着手杖向北眺望，应当与伏羲皇帝时的太古时代不远了。距岩洞东北四里处，岩石如军阵一样排列着，自西排到东如下插的屏风，一直到香山寺前才到头，俗称为“铁索系孤舟”。我观览完毕，立即从北行，向东渡过九龙潭往北流的涧水，向东北走三里抵达香山寺。寺中的僧人说：“九龙洞非常深，要换几次火把；此洞仍是张丹霞墓洞，不是九龙岩。”

会仙山在龙江的北岸，南面正面临府城，渡江后走半里，就到达山麓。此山陡峻的山崖盘绕重叠，东、西、南三面都无处可上，仅有北面从山侧可沿石阶上登。路从西麓向北走，抵达

山的西北隅，于是向东上登。第一层，岔向南边是百子岩；第二层，岔向南边是雪花洞，岔向北边是百丈深井岩；一直向东登上岭脊，转向南是绝顶。这都是西北面的胜境。从东麓向北上登，直达绝壁之下，在最东北角落的，是丹流阁，又沿着山崖向西走是东观，又往西是白龙洞，又往西是中观，再往西是西观。这都是东南面的胜境。东南一面的胜境在绝壁下，而中观正当正南方的中间；西北一面的胜境在绝顶上，而玄帝殿盘踞在正南方的极高处；而正北方的深井，却是上边起自山顶，下边通达山底，中间辟开深远的洞穴，独当一面。

百子崖在会仙山西面山崖的半中腰，洞口向西。由下洞口进去三丈多，踏着石梯凌空上登，上边又重叠成洞，好像楼阁一样，前边的洞口出来又在下洞口的上方。洞虽然不高深，但辟为两层，自然觉得灵妙奇幻。洞内放着送子菩萨，所以起这个名字。这座山的石色全是青黑色，但洞中的岩石唯独是赭红色。南面又有一个洞与上层并列，已是青石了。

雪花洞在会仙山西面的山崖上，就在百子崖之上，在绝顶的侧边。此洞朝向西北，前边有座寺庵供奉着观音菩萨。侧边用石块垒砌成平台，台上建了房子，是僧徒住的地方。由观音菩萨佛龛后举着火把进去，洞口不怎么宽大；渐渐进去逐渐变高变宽，有石柱石门；转过几个弯，又逐渐变窄；脚下的石头开始崎岖不平，不再是平坦的洞底了。越过一个小水潭，由它里边向南转后路便断了。洞在最高处，却能够幽深地深入进去，石柱的顶端，水滴不停地滴，僧人用容器接水，足够供给众多的人，不必麻烦到远处去频繁地取水，所以唯独此处有僧人居住。我舀水喝下，甘甜清凉不比惠泉差。夜里住宿在洞侧边的平台上，三面下临陡绝的壑谷，觉得弥漫在天地间的浩荡之气上通天庭。

绝顶高悬在云天之中，江流如像衣带横在下方，府城如棋

盘一样在它前方铺开，东面是青鸟山，西面是天门拜相山，都是自北延向南，分在左右拥围着，好似张开的两只翅膀。而宜山就近在西侧，因为它矮小适宜一般人攀登而得名，那么此山压倒群山的高峻之状可想而知了。峰顶有座玄帝殿，相当巨大却无人居住。殿后有片状的岩石凌空而起，好像鼓动翅膀张开嘴巴的样子。〔根据张自明的《龙溪书院图》，绝顶有个齐云亭，就是此地。〕

深井在绝顶的北面，与雪花洞平排并列。路由二天门往东北行，忽然从山顶中陷下去，周围大数十丈，深近百丈。四面都崭然陡削地向下深嵌，浓密的树丛围抱下垂，古藤盘结，向下俯瞰不见底，独有南面的石崖从山顶一直剖下去。下边有洞，洞口向北，高高向上隆起到达石崖半中腰，洞内下边平坦中间深远，反而可以斜视。原来洞上的石崖笔直没有丝毫缝隙，树不能顺着生长。石崖西北方的峰头，有岩石横突在深井中，盘踞在深井的上方，正好与洞口相对。旁边又有一块平坦的岩石如像磨刀石，这叫做棋枰石，说是仙人从下边的洞中出来，升到峰头下棋。我晚上停宿在雪花洞，有个姓鲍的书生领路来到横突的岩石上，向四旁俯瞰观览，心目全都受到震动。忽然幽景中山风透过缝隙吹来，兰花香气袭人，岂止是想插上两翅飞翔，更想去找全身脱胎换骨的方法了，哪里能找到百丈长的青丝带悬挂在辘轳上垂到下面去呀！僧人说此洞直通到山南面，穿过江底而后通到南山。通到山南面的说法是有的，如果说穿过江底通到别的地方，却是凭主观推测的说法了。

中观在会仙山南面山崖之下。沿石坡上走，到此处就见崩裂的山崖笔直竖立。前边有三清殿，已坍塌。上边有玄帝像，紧靠石崖连缀着石壁供奉着它。像后就是洞口，向南。点亮油灯进去，经过一个石室，后边的石崖马上向前突起。攀登上去，又见到一个圆形石龛，可以盘腿打坐，不怎么深。它东面的石

崖上大大地写有“四遇亭”三个字。沿着石崖往东走三百步，就到了白龙岩。

白龙洞在中观东边的危崖之下，洞向南。进洞口后立即往西行，举着火把慢慢转向西北，洞底平坦，越进去越高大；二十丈之内，有石柱悬在中央，长长的撑到洞顶，极为雄伟壮丽。洞内有岔洞往东上走，可西北依然平坦，进去不久越开阔。其中有一块圆形白石，高三尺，又尖又圆十分平整，极似逐一排列修筑而成的样子，它是仙人的坟墓无疑。墓后有巨石横亘在中间，四旁愈加宽阔。穿过缝隙进去，那里面石柱更多。往北深入数丈，过了一个隘口，又走数丈，石壁忽然平地涌起，如莲花下垂，可下边无旁洞可以深入。望那上边重又杳渺深黑，然而离地面有三四丈，没有台阶可登。只好从原路出来，仍经过白石坟墓走到东边上方的岔洞，攀登而上。这里的岩石高低不一形成台阶，进去数丈，石柱相夹成门。穿过门洞下的石脊往东下走，此处又深又宽，洞底平坦但有许多碎石遍布其中。渐渐转向北，担心火把不够，只好返身由原路出来。我游览这个洞，请云卧阁的僧人作向导，到洞口取干草，未来得及捆火把，所以初次进洞到了白石坟墓便出来了；第二次取了干草进去，走到高悬的石壁，没有台阶可登便出来了；第三次取了干草进去，从东边的岔洞穿过隘口下到深洞之底，将转向北便出洞来。三次出洞都是由于散草容易燃尽，不能持久。洞口有刘棐的一首绝句诗，非常好，上边刻着“白龙洞”三个大字。

东观在白龙洞东北二百多步处，前边有三茅真人殿，殿后穹隆的岩洞覆在空中，洞口向南，洞中如厅堂，也放有金佛像。东西两侧都有幽深的石室，东侧的深处在下方，幽深漆黑，西边的深处在上方，通明透亮。洞前大写着“云深”二字，是明朝初年彭指挥使的手笔。殿西有个洞高大穹隆，洞口向东。洞口偏南之处，有根石笋高二丈多，凿刻成站立的佛像，面向洞外

的东方；洞口偏北之处，有座石屏风高三丈多，雕凿成坐立的佛像，面向西方的洞中。此洞高峻空阔，向西进去数丈，忽然脚下陷为深坑，上边嵌着危石，洞转向北进去，更深更大。原来下陷的深坑，穿过危石往北转到下边，上面穹隆的山洞，凌驾在危石上向北转到上边，中间全是高峻的岩石，横跨侧卧，高架的就成为桥梁，空着的就成为深渊，彼此之间阻隔，不能跋涉，所以无深入的路，仅只是一眼望去的深黑而已。此洞崖壁上有人题字，也叫"白龙"，又叫"白龙双洞"，才明白白龙洞原来有两个洞，先前进去之处是西洞，此处是东洞。西洞路平可以行走，此洞岩石深嵌，不容落脚，它的深远全然不可测。洞口题辞碑刻很多，然而没有宋人的笔迹，最多的是永乐年间的题辞，有永乐四年(1406)庐陵人佥都御史郭子卢的小记说："此地是陆休服仙翁修炼之处，石床、炼丹灶、仙桃、玉井还保存着。"据《百粤风土志》，仙翁名字又叫禹臣，是唐代人，难道是他的名与字不同吗？洞两旁石龛洞穴非常多，都是前人盘腿打坐的场所。殿东有小屋，也全都坍塌。

丹流阁在东观东北二百多步处，它上方危崖到此处又是一道转折处了。石崖前边有两层小楼阁，都将近倒塌。后面的阁子中放有文昌司命君的坐像。阁子西边有洞往西进去，洞口向东，非常高。洞口之内，有岩石相夹高耸成为关隘，它上边建了小屋，也十分幽静爽朗，都是前人修真养性之处。由洞内向西深入几十丈，渐渐变窄向北转去，路也渐渐黑下来，似乎无深入之处，便不忙点灯。阁子北面上方的山崖断裂开，倒坠到下面的山岭，北面的路便到了头，这是中观东北面的胜景。〔此处的房屋楼阁处处可以居住，如今全都衰败了，无一人居住，是因为取水艰难。诸洞之中唯有雪花洞有滴水。〕

西观在中观西边三百多步的危崖之上，上下都是悬亘的石壁。后面有洞，也是向南。我到中观时，仰面眺望不见洞，就

折向东行；下到山麓后，这才回头仰视见到洞，来不及再去了。听说在会仙山西南的层层山崖之上，又有个仙姑岩，由西南面的山麓攀登上去，应当在西观的上层，雪花洞、百子岩南面的山崖上，没有正道可通。这是中观西面山崖上的胜景。

宜山在会仙山的西边，龙江的北岸。它东面又有一座小石山并排耸起，叫做小宜山。两座山孤悬在群峰之间，根据志书，是因为它又小又矮，适宜一般人攀登，所以得名。旧宜山县在龙江南岸、西竺寺西边，正好与此山相对。又有人称古宜山县在龙江北岸，难道就在此山之下吗？宜山县今天成为附郭县了。

多灵山最为高耸。山上四季都是春天，美玉般的鲜花与仙境中的果子，在树上不断。登上山顶，四面望去没有遮挡的山。此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永顺司邓宗胜的辖境内，是龙江西南方，都泥江东北方，是分隔这两条江的山脊。它延伸来的山脉应当起自南丹州分出支脉南下，盘结为此山；往东延伸到青塘的南面，山脊延伸过之处成为石壁堡山；又向东延伸环绕在柳江的南面，成为穿山驿诸处的群山；而后向东在武宣县的西南境到了头，在柳江、都泥江两江相会处之间。

卧云阁在龙江北面半里处，是周家的别墅。周家兄弟五人，都发奋不凡，〔有五桂坊的匾额。〕在此营建了园林，起名叫金谷园。如今已残破衰落，荒寂无一人。唯有三处的楼阁还整洁，前后有树掩映着，幽静可爱。主人已施舍作为玉皇阁，但阁中没有神像，恰好一个老和尚从雪花洞分出来守在此地，我同他闲游在园中。它西南边面临龙江，又有个观音阁，相当优美而且有主管的人，我来不及登。

【原文】

初十日　晨起饭于香山寺，云气勃勃未已，遂别慧庵

行，西取南丹道去。随龙溪半里，逾其北，即西门外街之尽处也。又半里，见又一溪反自西南来，乃九龙之流散诸田壑，北经西道堂之前东折而来。龙溪又西流而合，两水合于西街尽处，即从路下北入石穴而注于江。又半里，过西道堂，又西五里，过前小观还所过石桥架于石壑间者，其水乃小观所出之支也。过桥，西南有岐，即前小观所来大路，从桥西直行，乃怀远大道也。直西行又三里，望见西北江流从北山下一曲，盖自郡西来，皆循江南岸行，而江深不可见，至是一曲，始得而见之。江北岸之山，自宜山之西连峰至此，突而西尽，曰鸡鸣山。其西之连峰，又从鸡鸣后环而去者也。忆前从小观来，误涉水畦；既得大道后，即涉一石壑，有石架壑上，其下流水潺潺，深不可晰。又东二里，复过一石壑，其架石亦如之。今所过止东壑石桥一所，其西壑者，路已出其北，桥应在其南，但桥下北注之水，不知竟从何出，岂亦入穴而不可睹耶？向疑二桥之水，一为小观，一为九龙，以今观之，当俱为小观，非九龙也。于是两界石山俱渐转西北。从中坞行，又十里，有山中峙于两界之间，曰独山，峭削孤耸，亦独秀之流也。独山南有村数十家，在南山下，曰中火铺。又西北一里逾土冈，复望见西北大江一曲，自西而东。又西北一里，直逼南界石山而行。路北则土阜高下，江北复石峰蜿蜒，路濒南峰，江濒北峰，而土山盘界其间，复不见江焉。是时山雨大至，如倾盆倒峡，溪流之北入江者，声不绝也。又五里，两界之中，又起

石峰一枝，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1]。雨虽渐止，而泥滑不堪着足，行甚蹇也[2]。又三里，转南界石嘴，有泉一泓，独止石窞间，甚澄碧。其西有岩北向，前有大石屏门而峙，洞深五丈，中高外闷，后壁如莲花，叶蕊层层，相叠而缀，隙扁狭，可窥而不可入焉。又西北二里，南山后逊，外攒中开，一宕北向，数家倚之，曰大峒堡。入而炊于栏，问："洞何在？"曰："在南山之背。从堡后南入峡，尚三四里而至，一曰大洞，一曰天门洞，有楚氓开垦其内焉。"盖自堡北望之，则南峰回环如玦，入至堡后，又如莲瓣自裂，可披而入也。过大洞堡，升降陂陀，又十里，逾土山而下，则江流自南而北横，天堑焉。其西岸即为怀远镇[3]。时随夫挑担不胜重，匍匐不前，待久之而后渡。江阔半于庆远，乃怀远镇之南江也。其江自荔波来[4]，至河池州东境为金城江，又南至东江合思恩县西来水[5]，南抵永顺北境入山穴中，暗伏屈曲数里，而东出于永泰里[6]，又东北至中里，经屏风而东，黄村、都田之水入焉。又东北过此，又北而东五里，则北江自西北来合，为龙江焉。前谓自屏风山入穴者，讹也。屏风未尝流穴中，入穴处在永顺司永泰里之间，土人亦放巨板浮穴中下。由是观之，永顺司有三大流焉。此为北支；而司北五里者，又为都泥北支；司南与思恩府九司隔界者，为都泥南支。八峒、石壁之水，入金城下流可知。怀远镇在江之西岸，其北尚有北江[7]自思恩县北总州来[8]，与南江合于怀远之下流，舟溯南江至怀远而止。其上则滩高水浅，不能上矣。北江通小舟，三四日至总州。是晚宿怀远镇之保正家，而送夫之取于堡中者，尚在其西土山上。盖是处民供府县，而军送武差。

十一日　晨起，保正以二夫送至安远堡换兵夫，久之后行。于是石山遥列，或断或续，中俱土山盘错矣。西北五里，上土山，转而北，已乃复西北升降坡陇，每有小水，皆北流。共二十里，过中火铺，又西北三里，为谢表堡。其堡当土山夹中，一阜孤悬，惟前面可上，后乃汇水山谷，浸麓为塘，东西两腋，亦水环之。堡在山上，数家而已。候夫久而行。又北逾一岭，五里，有数十家在东山下，曰旧军。时已过午，贳酒一壶，酌于路隅石上。石间有小水乱(流)。其南一穴伏石窞下，喷流而出，独清洌殊甚。又西北，坞中皆成平畴，望见西北石山横列于前，共八里，循南界石峰之麓，于是与西北石山又夹而成东西坞。路由其中，转向西行，逾一横亘土脊，则此小水之分界也。由此西望，则羊角山湾竖于两界之中，此叱石之最大者也。又西二里，抵德胜镇之东营[9]。时尚下午，候营目不至，遂自炊而食。既饭，欲往河池所，问相去尚五里。问韦家山、街南金刚山。袁家山、街北狮子洞。莲花塘，诸俱在德胜。遂散步镇间，还宿于东营。是日下午已霁，余以为久晴兆；及中夜，雨复作。

十二日　晨起，饭毕而雨不止。令顾奴押营夫担行李，先往德胜西营。余入德胜东巷门，一里，折而北，半里，抵北山下。袁家山。过观音庵，不入，由庵左自庵登山。有洞在山椒，其门南向，高约五丈，后有巨柱中屏，穿东西隙，俱可入，则稍下而暗。余先读观音庵碑，云庵后为狮子洞，故知此洞为狮子。又闻之土人云："袁家山有洞，深透

山后。”窥此洞深杳，亦必此山。时洞外雨潺潺，山顶有玉皇阁，欲上索炬入洞，而阁僧适下山，其中无人。乃令随夫王贵。下观音庵索炬，余持伞登山。石磴曲缀石崖间，甚峻，数曲而上，则阁上为僧所扃，阁下置薪可为炬。余亟取之，投崖下。历崖两层，见两僧在洞口，余疑为上玉皇阁僧也，及至，则随夫亦在焉。僧乃观音庵者，一曰禅一，一曰映玉，乃奉主僧满室命以茶来迎，且导余入洞者。遂同之，更取前投崖下薪，多束炬入。遂由屏柱东隙，又北进数丈，则洞遂高拓，中有擎天柱、犀牛望月、莺嘴、石船诸名状。更东折数丈，则北面有光熠熠自上倒影，以为此出洞之所也；然东去尚有道杳黑，乃益张炬东觅之，又约五丈而止。乃仍出北去，向明而投。抵其下，则悬石巉岨，光透其上，如数月并引。余疑，将攀石以登，忽有平峡绕其左而转，遂北透出，其门北向，又在前所望透明之下也。出洞，南向攀丛崖而上，则石萼攒沓，如从莲花簇瓣上行，缘透明穴外过，又如垂帘隔幕也。南向上山顶，遂从玉皇阁后入，则阁僧已归。登阁凭眺，则德胜千家鳞次，众峰排簇，尽在目中也。仍从二导僧下山，折磴石崖间，凡数曲下，出过狮子洞前，下入观音庵，谢满室而别。

遂出，南半里，过德胜街，其街东西二里余。街方墟集为市。雨中截街而南，又半里抵韦家山。从山之西麓攀级而登，崖悬峡转，有树倒垂其上，如虬龙舞空。上有别柯，从岩门横架巨树之杪，合而为一，同为纠连翔坠之势。其横

架处，独枝体穿漏，刓空剔窍，似雕镂成之者。岩门在上下削崖间，其门西向，前瞰树杪，就隘为门。前有小台，石横卧崖端，若栏之护险。再上，有观音阁当洞门。由其右入洞，洞分两支：一从阁后东向入，转而南，遂暗，秉炬穷之，五丈而止，无他窦也；一从阁西东向入，下一级，转而北，亦暗，秉炬穷之，十丈而止，亦无他窦也。大抵此洞虽嵌空，而实无深入处，不若狮子洞之直透山后。然狮子胜在中通，而此洞胜在外嵌，凭虚临深，上下削崖，离披掩映，此为胜绝矣。观音阁之左为僧卧龛，上下皆峭岩，僧以竹扉外障；而南尽处余隙丈余，亦若台榭空悬，僧亦将并障。余劝其横木于前，栏而不障以临眺，僧从之。此僧本停锡未几，传闻此洞亦深透于后，正欲一穷，余以钱畀之，令多置火炬以从，其僧欣然。时有广东客二人闻之，亦追随入。及入而遍索，竟无深透之穴，乃止。洞门下悬级之端，亦有一门，入之深不过四丈，而又甚狭，遂下山，山下雨犹潺潺也。仍半里，出德胜街之中，随街西向行，过分司前。向有二府，今裁革，以河池州同摄镇事。又一里，出德胜西街门，又西一里，有营在路北，是为德胜营。往问行李，又挑而送至河池所矣。仍出至大路，稍西，遂从岐南过一小溪。半里，平原中乱石丛簇，分裂不一，中有潴水一泓，澄无片草，石尖之上，亦有跨树盘络，如香山寺前状。石片更稠合，间以潭渚，尤奇。潭西又有一石峡，内亦潴水，想下与潭通。其上则石分峡转，不一其胜也。其南有石独高而巨，僧结茅于

上，是为莲花庵，亦如香山寺前之梵室。门就石隙，东西北俱小流环之，地较香山幽丽特绝。但僧就峡壁间畜猪聚秽，不免唐突[10]灵区耳[11]。峡水之西，又有古庙三楹，扃而无人。前有庵已半圮，有木几、巨凳满其内，而竟无栖守。石虚云冷，为之怃然，乃返。

北出大路，又西过一石梁，其下水颇小，自北而南，又东环莲花庵之东，又西绕其前而南去，此乃南入南江之流也。又西经一古台门，则路俱砖甃，而旁舍寥落，不若德胜矣。又西一里，入河池所东门[12]。所有砖城，中开四门，而所署倾尽，居舍无几，则戊午岁凶，为寇所焚劫，荡为草莽也。德胜镇皆客民，雇东兰、那地土兵守御，得保无虞；而此城军士，反不能御而受燹[13]。担停于所西军舍，秽陋不堪。乃易衣履至东街叩杜实徵，不在舍。返寓，之东门，实徵引至其书室，则所土阜上福山庵后楹也。庵僧穷甚，无薪以炊，仍炊于军家[14]，移食于庵，并行李移入。下午，令顾仆及随夫以书及军符白管所挥使刘君[15]，适他出，抵暮归曰："当即奉叩，以晚，须凌晨至也。"所城与所后福山寺，皆永乐中中使雷春所创[16]，乃往孟英山开矿者。

【注释】

①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原作"江遂界其北，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有衍文，现依文意删正。

②蹇（jiǎn 简）：原意为跛足，亦通作艰难解。

③怀远镇：明时隶宜山县，设巡检司，今仍称怀远，在宜山县西境的铁路

边。

④荔波：明为县，先后隶庆远府、南丹州、河池州，即今贵州荔波县。

⑤思恩县：隶庆远府河池州，治今环江县。思恩县西来水明时即称环江，今称大环江。大环江下游明时称东江，从北往南，在河池县东境汇入龙江，汇流处聚落今仍称东江。

⑥永泰里：乾隆本、四库本作“泰顺里”。

⑦北江：即今小环江，从北往南，在怀远注入龙江。此段龙江又称南江。

⑧总州：应为中州。元代在小环江沿岸有安化峒，并分设安化中州与安化下州，隶庆远南丹安抚司。中州即安化中州的省称，至明时设治已废，但仍保留小地名。在今环江县东北境，小环江边的加兴附近。

⑨德胜镇：今仍称德胜，在宜山县西北境的铁路边。

⑩唐突：冒犯。

⑪灵区：原作“灵匽”，从沪本改。

⑫河池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置于河池县，因名。永乐六年(1408)徙于今宜山县西北隅，德胜西五里处。故明代河池所与河池州不同城。

⑬燹(xiǎn 显)：兵火。

⑭军家：即军户人家。明代实行卫所制度，家属皆随军士驻屯地，军士的子孙仍入军籍，世代当兵。

⑮白：述事陈义通称白，即告知。

⑯中使：皇帝派出为使者的宦官，委以监军、找宝、开矿、收税等重任，到矿山的称“矿监”。

【译文】

初十日　早晨起床在香山寺吃饭，云气浓郁滚滚不停，于是辞别慧庵上路，向西取道去南丹州。顺着龙溪走半里，越到溪北，就是西门外街的尽头处。又走半里，见又有一条溪水反从西南流来，是九龙潭的水流散流在田间的诸条沟壑中，往北流经西道堂的前边向东折后流来。龙溪又向西流去会合，两条溪水在西街的尽头处合流，立即从路下边向北流入石穴中然后注入江中。又走半里，经过西道堂，又向西五里，走过从前去小观时返回来经过的架在石壑间

的石桥，桥下的水是小观流出来的支流。过桥后，西南方有条岔道，就是从前由小观来时的大路，从桥西头一直走，是去怀远镇的大道。一直往西又行三里，望见西北方江流从北山下转了一道弯，大概是从府城西边流来，我都是沿江南岸走，而江流深在谷底不可见，到了这里拐了一个弯，这才得以见到它。江北岸的山，自宜山的西面峰峰相连延到此处，突立起来向西边到了头，叫做鸡鸣山。它西面连接的山峰，又是从鸡鸣山后面环绕而去的了。回忆从前从小观来时，错涉过水田；随即找到大道后，马上涉过一个石壑，有石桥架在壑谷上，桥下流水潺潺，深得不能看清楚。又向东二里，再经过一个石壑，它上边架有石桥也如前边一样。今天所经过的只有东面石壑上的一座石桥，那在西面石壑的桥，路已经走到它的北面，桥应它南边，但桥下往北流注的水，不知究竟从哪里流出去，莫非也是流入洞穴中不能见到吗？从前怀疑两座桥下的水，一处是源于小观，一处是九龙潭，按今天观察的看，应当都是源于小观，不是九龙潭。从这里起，两面的石山都渐渐转向西北。从中间的山坞走，又是十里，有座山屹立在两列山之间，叫独山，峻峭陡削，独自耸立，也是独秀峰之类的山。独山南边有个数十家人的村庄，在南山下，叫中火铺。又向西北走一里越过山冈，又望见西北方大江转了一个弯，自西流向东。又向西北一里，直逼南面一列石山而行。路北是高低起伏的土阜，江北又有蜿蜒的石峰，路紧靠南峰，江紧靠北峰，而土山盘绕隔在其间，又看不见江水了。此时山雨猛降，如倾盆一样倒入峡中，向北流入江中的溪流，响声不绝。又走五里，两列山之中，又耸起一座石峰，路便被隔在山北，江便被隔在山南。雨虽然慢慢停了，但泥地滑得不能落脚，行走非常艰难。又走三里，转过南面的石山嘴，有一泓泉水，独独停积在石坑间，十分澄澈碧绿。它西边有个向北的岩洞，前边有块大石头屏障样矗立在洞口，洞深五丈，中间高外边闭塞，后洞壁如莲花，叶片花蕊一层层，相叠连缀，缝隙又扁又窄，可以窥视却不能进去。又向西北二里，南山往后退进去，

外边聚在一起，中间开阔，一处向北的空地，几家人依傍着它，叫大峒堡。进村在竹楼中烧饭，问道："洞在哪里？"答："在南山山脊上。从堡后往南走入峡中，还有三四里便到了，一个叫大洞，一个叫天门洞，有楚地的百姓在峡内开荒种地。"从大洞堡北望过去，就见南峰回绕如像玉玦，进到堡后，又如莲花瓣自然裂开，可钻进去。过了大洞堡，升降在山坡间，又走十里，翻过土山下走，就见江流自南往北横流，成为天堑。江西岸就是怀远镇。此时随行的脚夫挑担子不能承受重担，趴在地下不能前走，等了他很久然后渡江。江面宽度有庆远府的一半，是怀远镇的南江。〔此江自荔波县流来，流到河池州东境称为金城江，又往南流到东江镇会合思恩县向西流来的江水，向南流抵永顺司北境流入山间洞穴中，暗流潜伏曲曲折折几里，而后在东边的永泰里流出来，又向东北流到中里，流经屏风山往东流，黄村、都田村的水流流入其中。又向东北经过此地，又流向北后转向东五里，就有北江自西北流来会合，就是龙江了。从前认为自屏风山流入洞穴的看法，错了。水在屏风山未曾流入洞穴中，流入洞穴之处在永顺司永泰里之间，当地人也放了大木板漂浮在洞穴中流下来。由此看来，永顺司有三大水流。这是北面的支流；而司城北边五里的，又是都泥江北面的支流；司城南面与思恩府九司交界相隔的，是都泥江南面的支流。八峒、石壁村的水流，流入金城江下游可想而知。〕怀远镇在江的西岸，江北还有北江自思恩县北面的总州流来，与南江在怀远镇的下游合流，船溯南江到达怀远镇便停下来。〔它的上游滩高水浅，不能上行了。北江通小船，三四天到达总州。〕这天晚上住宿在怀远镇的保正家中，可送行的脚夫要从军营中差遣，这人还在西边的土山上。原来此处民间应府县的差，而军人负责武差。

十一日　清晨起床，保正派两名脚夫送到安远堡换兵夫，很久后才上路。这里石山远远排列，时断时续，中间全是土山盘绕错杂。向西北走五里，登上土山，转向北，不久就又向西北上下在山坡土

陇之间，常常有小溪，都是往北流。共二十里，路过中火铺，又向西北三里，是谢表堡。这座土堡正当土山相夹之中，一座土山孤悬着，只有前面可以上去，后面是水积在山谷中，浸着山麓成为水塘，东西两侧，也有水环绕着它。土堡在山上，只有数家人而已。等派夫等了很久才上路。又向北越过一道岭，五里，有数十家人在东山下，叫旧军。此时已过中午，买了一壶酒，在路旁的石头上饮。岩石间有小溪乱流。溪南一个洞穴隐伏在石坑下，水流喷涌而出，显得格外清冽。又往西北行，坞中全是平坦的田野，望见西北方石山横列在前方，共八里，沿南面一列石峰的山麓走，在这里与西北的石山又夹成东西向的山坞。路经由其中，转向西行，越过一条横亘的土山山脊，就是此处小溪的分界处了。由此向西望去，就见羊角山湾竖立在两面群山之中，这是羊状岩石中最大的。又向西二里，抵达德胜镇的东营。此时还是下午，等营中的头目不见来到，便自己煮饭吃了。饭后，打算去河池所，问知相距还有五里。问知韦家山、〔街南是金刚山。〕袁家山、〔街北是狮子洞。〕莲花塘，诸处都在德胜镇。于是在镇上散步，返回来住宿在东营。这天下午天已转晴，我以为是长期天晴的征兆；到半夜时，雨又下起来。

十二日　早晨起床，饭吃完但雨不停。命令顾仆押着营中的兵夫挑行李，先去德胜镇西营。我进入德胜镇东巷门，一里，折向北，半里，到达北山下。〔即袁家山。〕路过观音庵，没进去，由庵左从庵开始登山。有洞在山顶，洞口向南，高约五丈，后面有巨大的石柱屏风样挡在中央，穿过东西两边的缝隙，都可以进去，只是稍下走就暗下来。我先读过观音庵的碑，说到庵后是狮子洞，所以知道此洞是狮子洞。又从当地人那里听说：“袁家山有山洞，深深穿透到山背后。”窥见此洞深远，也必定是此山。此时洞外雨声潺潺，山顶上有玉皇阁，打算上去找火把入洞，但阁中的僧人恰好下山了，阁中无人。于是命令随行的脚夫〔叫王贵。〕下山去观音阁要火把，我打着伞登山。石磴曲曲折折点缀在石崖间，十分陡峻，拐了几个弯上去

后，就见阁上被僧人关锁着，阁下放有柴火可以做成火把。我急忙取了柴火，把柴扔下山崖。经过两层山崖，见两个和尚在洞口，我怀疑是上边玉皇阁的僧人，及走到时，就见随行的脚夫也在其中。僧人是观音庵的，一个叫禅一，一个叫映玉，是奉住持和尚满室的命令拿着茶来迎接，并且领我进洞的和尚。于是随同他们，再取来先前扔下山崖的柴火，多捆了些火把入洞。于是由屏风样石柱东边的缝隙，又向北走进去几丈，就见洞高高拓展开，其中有擎天柱、犀牛望月、莺嘴、石船诸般名称与形状。再向东折进去数丈，就见北面有光影闪闪发亮从上方倒射进来，以为这里是出洞的地方；然而向东去还有深黑的通道，就更加高举火把向东找过去，又约走五丈便断了。于是仍出来向北去，向着明亮处奔过去。到达那下边，就见悬石高险阻隔，光线从那上边透入，如同几个月亮并排引进亮光。我疑惑，将攀岩石上登，忽然见有平坦的峡谷绕过它左边转出去，于是向北钻出来，这里洞口向北，又在先前望见的透进亮光之处的下边了。出洞来，向南攀着成丛的石崖上登，就见石片攒聚杂沓，如像从成簇的莲花花瓣上行走，沿透光的洞穴外走过，又如布帘下垂帏幕相隔了。向南上到山顶，就从玉皇阁后面进去，阁中的僧人却已归来了。登上楼阁凭眺，就见德胜镇千家万户鳞次栉比，群峰排列簇拥，全在眼中。仍跟随两个领路的僧人下山，曲折在石磴山崖间，一共下走了几个弯，出来经过狮子洞前，下山进入观音庵，谢过满室的人便告别了。

于是出庵来，往南半里，走过德胜街，〔此街东西长二里多。〕街上正在赶集。在雨中横穿过街往南走，又行半里抵达韦家山。从山的西麓攀石阶上登，山崖高悬山峡回转，有树倒垂在山崖上，如屈曲的神龙飞舞在空中。上方有另外的树枝，从洞口横架在巨树的树梢上，合二为一，一同作出缠绕相连翔空下坠的姿态。那横架之处，只有树干穿通，挖空剔窍，似雕凿成的样子。洞口在上下悬崖之间，洞口向西，前方俯瞩树梢，靠近险要之处辟为洞口。前边有个小石

台，石横卧在石崖前端，好像栏杆一样护着险要之处。再上走，有观音阁挡在洞口。由它右边入洞，洞分为两个支洞：一个从阁后向东进去，转向南，便暗下来，举着火把穷究它，五丈后到了头，没有其他洞穴；一个从阁西向东进去，走下一个台阶，转向北，也暗下来，举着火把穷究它，十丈后到了头，也没有其他洞穴。大抵此洞虽然嵌空了，可实际无深入之处，不如狮子洞一直穿透到山后面。不过狮子洞的优美之处在于中间相通，而此洞的优美之处在于外边深嵌，凭临虚空下临深渊，上下是悬崖，散乱掩映，这算是绝顶优美之处了。观音阁的左边是僧人睡觉的石龛，上下都是陡峭的岩石，僧人用竹门挡在外边；而南边的尽头处剩下一丈多的空隙，也是如台榭一样悬在空中，僧人也将一并挡起来。我劝他在前边横架木头，建成栏杆而不是堵起来，以便凭眺，僧人听从了这个意见。这个僧人原来也是停住在这里不多久，传闻此洞也是深深钻透到后山，正打算去穷究一次，我拿钱交给他，命令他多购置些火把跟随我进洞，这个僧人欣然领命。此时有两个广东的客商听说此事，也跟随着进洞。到进洞后四处搜索，竟然没有通到深处的洞穴，只得停下来。洞口下方石阶高悬的顶端，也有一个洞口，进洞后深处不超过四丈，而且又十分狭窄。于是下山，山下雨还在哗哗下着。仍是半里，出来到德胜街的中段，顺着街道向西行，走过分司衙门前。〔从前设有两个府，如今撤消了，由河池州共同代理镇上的政事。〕又走一里，出了德胜镇的西街门，又向西一里，有营房在路北，这是德胜营。去打听行李，又挑了送到河池所去了。仍出来走到大路上，稍向西走，就从岔道向南涉过一条小溪。半里，平原中乱石成丛成簇，分离迸裂不一而足，其中有一泓积水，澄澈没有一根草，石尖之上，也有横跨的树枝盘绕着，如香山寺前的形状。石片更加稠密闭合，间或杂以水潭小洲，尤为奇异。水潭西边又有一个石峡，里边也积着水，推想下边与水潭相通。它上面就见山石分开峡谷转向，其中优美之处不一而足了。它南边唯独有块岩石又高又大，僧人在上面

建了茅屋，这是莲花庵，也像香山寺前的佛宇。庵门就着石缝建成，东、西、北三面都有小水流环绕着它，环境与香山寺比较，幽静清丽特别优美。只是和尚就着峡谷的石壁在其间养猪积满了污物，不免冒犯风光灵秀的地方了。峡中积水的西边，又有三处古庙，锁着无人。前边有座寺庵已有一半坍塌，有木茶几、大木凳堆满了庵中，可居然无人住守。石空云冷，为此怃然惋惜，这才返回来。

向北出到大路上，又往西过了一座石桥，桥下的水很小，自北流向南，又向东环绕在莲花庵的东边，又向西绕到庵前而后往南流去，这是向南流入南江的溪流。又向西经过一处古台门，就见道路全是砖砌的，但路旁房屋稀疏冷落，不如德胜镇了。又往西一里，走入河池所的东门。周围有砖墙，中间开有四道城门，可所衙倒塌光了，居民的房屋不多，是戊午年年成歉收，被盗贼焚烧抢劫，荡为荒地了。〔德胜镇都是客居的百姓，雇东兰州、那地州的土司兵守卫，得以保证未出意外；但此城是军士驻守，反而不能抵御而受到兵火的破坏。〕把担子停放在所西的军营中，污秽简陋不堪。于是换了衣服鞋子到东街去叩见杜实徵，不在屋中。返回寓所，走到东门，实徵领到他的书房中，就是所衙土山上福山庵的后殿了。庵中僧人极为穷困，没有柴火煮饭，仍在军户人家煮好饭，搬到庵中进食，连同行李也搬入庵中。下午，命令顾仆及随行的脚夫拿着信及兵符去告知管理此所的指挥使刘君。恰好刘君出门去了，到傍晚时归来，说："应当马上来看望，因为天晚了，必须明天凌晨来了。"〔所城与所后的福山寺，都是永乐年间(1403～1424)去孟英山开矿的宦官雷春创建的。〕

【原文】

十三日　晨起欲谒刘君，方往市觅柬，而刘已先至。刘名弘勋，号梦予。馈程甚腆，余止收其米肉二种。已而柬至，

乃答拜其署，乃新覆茅成之者。商所适道，刘君曰："南丹路大而远，第土官家乱，九年冬，土官莫伋因母诞，其弟妇入贺，奸之，乃第三弟妻也。于是与第四弟皆不平，同作乱。伋遁于那地。后下司即独山之烂土司[①]，向为南丹所苦，十年九月间，亦乘机报愤，其地大乱。两弟藉下司万人围南丹，伋以那地兵来援，其三弟走思恩县，四弟走上司，伋乃返州治。十二月，收本州兵，执三弟于思恩而囚之。今年春，郡遣戚指挥往其州，与之调解，三弟得不死，而四弟之在上司者，犹各眈眈也[②]。下司路不通；由荔波行，路近而山险，瑶僮时出没[③]。思恩西界有河背岭，极高峻，为畏途，竟日无人，西抵茅滥而后入荔波境，始可起夫去。但此路须众人，乃行。"先是，戚指挥以护送牌惠余，曰："如由荔波，令目军房玉洁送。"盖荔波诸土蛮素慑服于戚，而房乃其影，尝包送客货往来。刘君命房至，亲谕之送，房唯唯，而实无行意，将以索重贿也。从署中望北山岩，如屏端嵌一粟。既出欲游北山，有王君以柬来拜，名冕，号宪周。且为刘君致留款意。已刘君以柬来招，余乃不游北岩而酌于刘署。同酌者为王宪周、杜实徵及实徵之兄杜体乾，皆河池所学生也。曾生独后至。席间实徵言其岳陈梦熊将往南丹，曰："此地独耴夫难，若同之行，当无宵人之儆[④]。"刘君命童子往招之，不至。余持两端[⑤]，心惑焉。

十四日　以月忌[⑥]，姑缓陈君行。余卜之，则南丹吉而荔波有阻。及再占，又取荔波。余惑终不解。乃出北门，为北山之游。北山者，在城北一里余；拾级而上者，亦几一里。削崖三层，而置佛宇于二层之上、上层之下。出北门，

先由平壑行，不半里，有乱石耸立路隅，为门为标，为屏为梁，为笋为芝，奇秀不一，更巧于莲花塘、香山寺者。又北几一里，北向陟山，危磴倚云崖而上，曲折亦几一里。进隘门，有殿宇三楹，僧以索食先下掩其扉，自下望之，以为不得入矣，及排之，则掩而不扃也。入其中，上扁为“云深阁”，右扁有记一篇，乃春元董其英者⑦，即所中人。言尝读书此中，觅阁东音石，为置茅亭。今从庵来，觅亭址，不可得。而庵之西，凌削崖而去，上下皆绝壁，而丝路若痕。已从绝壁下。汇水一坎，乃凿堰而壅者，有滴沥从倒崖垂下，汇之以供晨夕而已。庵无他奇异，惟临深凭远，眺揽甚遥。南望多灵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正当庵前；西之羊角山，东之韦家山，则庵下东西两标也。

徙倚久之，仍下山至所城北门之外，东循大路行。已岐而东北，共一里，入寿山寺。乱石一区，水纵横汇其中，从石巅构室三四处，以奉神佛，高下不一。先从石端得室一楹，中置金仙。其西则石隙南北横坠，澄流潴焉，若鸿沟之界者。以石板为桥，渡而西，有侧石一队，亦南北屏列，其上下有穴如门。又穿而西，有庵北向，前汇为塘，亦石所拥而成者。庵后耸石独高，上有室三楹，中置一像，衣冠伟然，一老人指为张总爷，而所中诸生皆谓之文昌像。余于福山寺阅《河阳八景诗》，有征蛮将军张澡跋，谓得之寿山薜石间，乃万历戊子阅师过此，则此像为张君无疑。以无文记，后生莫识，遂以文昌事之，而不知为张也。凭吊既

久，西南一里，入所城东门，返福山寓。令奴子买盐觅夫于德胜，为明日行计。余作记寓中。已而杜实徵同其岳陈生至，为余觅夫，决明日同为南丹行。是日午后霁，至晚而碧空如洗，冰轮东上⑧，神思跃然。

【注释】

①莫伋：为南丹土官。原作“莫极”，据乾隆本《黔游日记》三月二十八日及嘉庆《广西通志·土司志》改。下同。下司与烂土司虽同为贵州独山州所辖的两个土司，但二者有别。下司即丰宁长官司，在独山州南；烂土司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在独山州东。

②眈(dān 单)眈：威严地垂目注视。

③僮(zhuàng)：即今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族，1982年7月统计，有13378千人，集中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④儆(jǐng 景)：通“警”，戒备。

⑤持两端：持两可的态度，作不了决定。

⑥忌(jì 记)：旧时迷信称行事不吉利的日子为忌日，有忌日、忌辰、月忌等。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

⑦春元：明代科举制度，会试每三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由礼部主持。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考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亦称“春元”。

⑧冰轮：月亮。

【译文】

十三日　早晨起床后想去拜见刘君，正要前往市上找柬贴，而刘君已先来到。〔刘君名叫弘勋，别号梦予。〕馈赠的路费十分丰厚，我只收下他的米肉两种东西。不久柬贴来到，就到他的官署去答拜，官署是新近用茅草覆盖成的。商议所走的道，刘君说：“去南丹州的路大而远，只是土司家中出变乱，〔崇祯九年冬天，土司莫伋因

为母亲过生日，他的弟媳入府贺寿，莫伋奸污了她，是三弟的妻子。三弟因此与四弟都不平，共同作乱。莫伋逃跑到那地州。后来，下司即独山州的烂土司，从前被南丹州害苦了，崇祯十年九月间，也乘机报仇，那一地区大乱。两个弟弟从下司借来一万人围攻南丹州，莫伋率那地州的兵前来救援，他的三弟逃奔思恩县，四弟逃到上司，莫伋这才返回州城。十二月，聚集了本州的兵马，在思恩县逮捕了三弟后把他囚禁起来。今年春天，府中派遣戚指挥使前去南丹州进行调解，三弟得以不死，但在上司的四弟，还各自虎视眈眈。〕去下司的路不通；经由荔波县走，路近但山险，瑶人僮人时常出没。思恩县西部边界上有个河背岭，极高峻，是艰险可怕的道路，终日无人，往西走到茅滥然后进入荔波县境内，才能征用脚夫前去。但这条路必须人多才能走。”这之前，戚指挥使把护送牌惠赠给我，说：“如果经由荔波，令目军房玉洁相送。”原来荔波县本地的诸蛮族素来慑服于姓戚的，而姓房的是他的影子，曾经包送客货往来。刘君命令房玉洁来，亲自告诉他送行，姓房的是是是的，可实际上没有送行的意思，将以此索取厚重的贿赂。从官署中远望北山的岩洞，如屏风上头嵌着一颗小米。出来后想去游北山，有个王君拿了柬贴来拜见，〔名叫冕，别号叫宪周。〕并且为刘君传达了挽留款待的意思。不久刘君送柬贴来招唤，我于是不去游北岩而在刘君的官署中饮酒。一同饮酒的是王宪周、杜实徵及实徵的兄长杜体乾，都是河池所的学生。姓曾的儒生是后来才到。酒席上实徵讲起他的岳父陈梦熊将前去南丹州，说：“此地独有蠢人难，如果与他同行，将无须防备坏人。”刘君命令一名儿童去招唤他，不来。我徘徊在两可之间，心中疑惑。

十四日　因为是月忌日，姑且让陈君推迟上路。我就此事占卜，是去南丹州吉利而走荔波县有阻挠。到第二次占卜时，又是取道荔波县。我的疑惑始终解不开。于是走出北门，去北山游览。北山，在城北一里多处；沿石阶上登，也将近一里。悬崖三层，而在第

二层之上、上层之下建了佛寺。出了北门，先经由平坦的壑谷前行，不到半里，有乱石耸立在路旁，如像门面、标杆，如像屏风、桥梁，如像竹笋、灵芝，奇秀不一，更比莲花塘、香山寺的巧妙。又向北近一里，向北登山，高险的石磴斜靠在入云的山崖上，由此上登，曲曲折折也将近一里。走进隘门，有殿宇三处，僧人因为去找食物先下山去掩上了寺门，从下边望去，以为不能进去了，到推门时，原来是虚掩着却没上锁。进入寺中，上方的匾是“云深阁”，右边的匾写有一篇记文，是春元董其英撰写的，〔就是所中的人。〕说曾经在这里边读书，在阁东找到音石，为此建了座茅草亭。现在从庵中来，寻找亭址，找不到。但寺庵的西边，凌驾在悬崖上走去，上下都是绝壁，而丝线一样的路如石痕似的。不久从绝壁下走。一坑积水，是凿坝拦堵而成的，有水滴从倒悬的石崖上滴下来，积成水塘以供早晚用水而已。庵中无其他奇异之处，唯有面临深渊凭眺远方，眺望得非常远。远望南方的多灵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正在庵前；西面的羊角山，东面的韦家山，则如庵下东西两面的座标了。

徘徊了很久，仍下山来到所城的北门外，往东沿大路行。不久岔向东北，共一里，走入寿山寺。乱石一片，水纵横流淌积在其中，在岩石顶上建了三四处小屋，以供奉神佛，高低不一。先在岩石顶上找到一间小屋，中间放着佛像。它西边有石缝南北横向下陷，澄澈的清流积在其间，好似鸿沟分界的样子。用石板作为桥，渡到西面，有一队侧立的岩石，也是南北向屏风样排列着，它上下有洞穴如门一样。又穿到西边，有座向北的寺庵，前边积水成塘，也是岩石围抱而成的。庵后耸立的岩石独自高耸，上边有三间屋子，中间放着一尊塑像，衣冠华美，一个老人说是张总爷，可所中的众儒生都说它是文昌帝君像。我在福山寺读过《河阳八景诗》，有个征蛮将军张澡跋，在万历戊子年(万历十六年，1588)阅兵经过此地，说是在寿山长满苔藓的岩石间找到此像，那么此像无疑应是张君。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后辈无人认识，便把它当文昌帝君来侍奉，却不知是

姓张的了。凭吊了很久之后，向西南一里，进入所城的东门，返回福山寺寓所。命令奴仆去德胜镇买盐找脚夫，为明天上路做准备。我在寓所中作日记。随即杜实微同他岳父姓陈的儒生来，为我找脚夫，决定明天一同上路去南丹州。这天午后晴开，到晚上便碧空如洗，明月跃上东方，神思敏捷跃然纸上。

【原文】

十五日　晨起，天色如洗，亟饭而行。刘君来送，复往谢之，遂同杜实微同至其岳陈处候之。出北门，即西向行。涉一涧，七里，过羊角山之北，候换夫于西村，竟不至。久之遂南逾土冈，望西峰环转处，有洞在山巅，东南向，其门甚巨，疑即所谓新岩者。土冈之南，山又分东西二界。由其坞中南向行，五里，渐见路左小水唧唧行，已而有小水从西北石山下来合，涉北来水循之，又南二里，为都街村[①]，有数家在西山之麓。至此皆为僮贼之窟，所称“西巢”也，始不得夫。又南二里，循溪入土山峡中，其峡甚逼。又一里半，转而东，又一里半，溪乃南去，路西逾土坳，始出险，所谓都街陇也。陇之中，草木亏蔽，为盗贼薮。数日前犹御人其间，余得掉臂而过，甚幸也。下坳西行三里，有茅舍一楹在山北，为税司。乃署德胜者，委本处头目掌之。其西一里即为落索村，都街之流又西转至此，由村南入峡去，路从村北陟山。都街、落索皆盗贼薮。西北二里半，过石下，有巨石蹲路北，上有榕缘络之。又西一里，有巨洞在路右山之半，其门东南向，而高悬殊甚，望之神飞。适担夫停担于下，余急贾勇北

向攀崖，茅塞无路。诸人呼于下，余益奋而上，遂凌藤棘，抵其下。前亦多棕竹，颇巨。洞门甚高，内甚爽豁，深十丈而止。右有小窦，甚隘而中空，不识可蛇伏而入否？洞前有石，分两岐倒垂其顶。余方独憩，以陈君候余于下，遂返。又西二里，宿于马草塘之北村。其村在北峰之麓，村西有江自北峡来，穿西峡而去，即东江之上流也。村氓茅栏甚巨，而下俱板铺，前架竹为台。主人出茅滤酒劝客。陈君曰："此皆贼子也。"是夜，月从东山出，明洁如洗。自入春来，晓旭宵轮，竟晨夕无纤翳，惟此日见之。

十六日　晨起，微云薄翳，已不如昨宵之明彻矣。饭后，南逾土阜而下，是为马草塘。东西俱有峰夹之，塘独低而洼，真萑苻之薮也。二里，越而南，又西三里，有江自北而南，深嵌危崖间，所谓东江也。其南有数家在冈坞间，泊舟于下，呼之不为渡，乃自取其舟渡而西。其江大数丈，而深不测，再南下数里，即与金城江合而入石穴中，透出永泰里，而下怀远镇为南江者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转而西下又四里半，为界牌村，是为宜山县、河池州界。村之东南有山中悬，即东江西北岸之山也。山之南，有坞豁然东南去，则金城之江已在南山之北，向此隙东注而下，与东江合者，第此处犹未之见耳。又西二里，有山在路北，峭崖屏削，上多纹理，虬干缘之，掩映间有若兜胄，有若戈矛，土人指为南丹莫氏之祖挂盔甲所成者，乃附会形似而言也。又西一里，路北有石耸出峰头，薄若片云擎空，上有岐

角之物，土人指为犀牛，而不知犀乃独角也。又西一里为大湾村[②]，村在北山之麓。村东有洼岩，有水自北山石穴南出，流宕底三丈余，复南入地穴而注于江。又西则路出临江北岸，溯之西行一里，其江自西南来，北流至此，折而东去。路从折处直西行，一里，过一小石梁，其下乱石嵯峨，而涸无滴水。其南有村在南山之麓，为桥步村。又西三里，有江自北而南，其阔十丈余，其深与东江并，乃自荔波来者，其源当亦出于黔南，是为金城渡[③]。渡北之西岸，有水悬崖，平泻一二丈，声轰如雷，东注大江，则官村南来之水也。大江南去，转而东过大湾，与东江合，又南抵南巢，贼窟也，在永顺北。而捣入石穴数里，而出于永泰里以下怀远者也。时渡舟在江西岸，候久之，乃至。登西岸，复西向行，则山回壑转，始为峒而不为峡。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溯溪南行半里，有石梁跨其上，甚高整，是为南桥。越桥西半里，其坞乃西南转，有村在路右，是为垒街。又西南三里，山帏转拓，有村在西南山麓，曰官村。路折而南，溯溪西一里，过官村前。又南一里，循西山南嘴转入西峡，半里，有巨石峙北山之麓，老榕偃盖其上，为行者憩息之所。又西一里，北山复起石岩，其色黄白焕然，与前所过诸山异。石山自三里来，所见皆青白为章。其赭黄一种，自柳州仙奕南见后，久未之睹矣。又西半里，有村在北山麓，是为鬼岩村，入登其栏而憩焉，于是村始见瓦栏。盖德胜间用瓦而非栏，河池所无栏而皆茅覆，河池以西则诸栏无非茅覆者，独此村用

瓦。主人韦姓，其老者已醉，而少者颇贤，出醇醪醉客，以糟芹为案[④]。山家清供，不意诸蛮中得之，亦一奇也。是日昼阴，而夜月甚皎。

十七日　及明而饭，南向行。半里，得东来大路，有坞直南而去，墟当其中，是为鬼岩墟。复西向循南山北麓行，又西里余，有岩在南山之半，其门西北向，即鬼岩矣。洞中遥望杳黑，土人祀神像于其间，故谓之"鬼"。从其下西登坳，石级颇整。共一里，逾坳西下，自是石土二山交错，而石亦有土矣。两界山又南北成坞[⑤]，有细流瀌瀌流坞中，南向而去，即东回北转而绕于官村之前者也。既下，溯细流北行坞中一里，则两界山又转为东西坞。仍溯细流西向行三里，有石堰细流之上，疑即所谓丁阑堰。上潴流一方，泻堰隙东下，是为滥觞之始，而源实出于都明岭之东麓。渡堰而南，循南山麓西行，又二里，过卢塘村[⑥]。盖南北两界山夹持成坞，坞底平洼，旱则涸，涨则成塘，有村在北山下，路循塘南行。又一里，复有堰当上流，又越之西二里，乃复上土岭半里，逾岭坳而西下又半里，有泉一泓出路左石穴，西向汩汩，无涨涸，亦无停息，勺而饮之，甘冽殊甚，出穴即坠石穴而下，瀌瀌有声。其处山犹东西成坞。循北界山随流东下三里，有村在南山下，曰都明村。村后南山既尽，有峡南去，则那地州道也；而河池之道，则西北行土陇间。又二里，渡石梁而西，桥下水北流，当亦东北入金城上流者。其源则一东自都明岭之石穴，一南自下河岭北

来，二流合而成涧者也。又西北四里，陟一土冈。由冈上又西北二里，有两三家在北阜下，为乾照村，炊汤饭于其拦。遂从村侧北上土岭，由岭畔北行共三里，下至西麓，有大溪自南而北，即所谓河池江也。江底颇巨，皆碎石平铺，而无滴沥。横渡登西岸，北望则石峰回合，即有流亦无出处，不知此流涨时从何而出？盖北卓立之峰，其下有洞，门南向，当即江水透入之处也。其处南北两界又俱石山排列，江形西自河池州之南，东向至此，折而北捣入山。又西循枯江北岸行一里，则江底砂石间有细流淙淙矣。又西七里，入河池州之东门⑦。州城乃土墙，上覆以茅，城中居民凋蔽，俱草茅而无瓦舍。其山南北对峙，中成东西坞，而大溪横其中，东至乾照后土山，亘截为前门溪，转而北，入石穴；西至大山岭石脊，为后钥水之所从发者也。抵州才过午，穿州出西门，寓茅舍中。以陆東马符索骑于州尊萧。来凤，东粤人。萧公即为发票，取夫骑各二，不少羁焉⑧。

【注释】

①都街村：今仍作都街，在宜山县西北隅的铁路边。

②大湾村：今仍称大湾，在河池县治稍东，金城江北岸。

③金城渡：明时为金城镇，设巡检司，即今河池县治金城江，现又是河池地区行署所在地。

④糟(zāo)：用酒或糟腌制食物。 芹(qín)：即芹菜。 案(àn)：古时进食用的短足木盘。

⑤两界山又南北成坞："两"原作"西"，据本书下文改。

⑥卢塘村：今作六塘，在河池县中部的公路旁。

⑦河池州：隶庆远府，治所今仍称河池，在河池县西境。

⑧羁(jī 基)：牵留。

【译文】

十五日　早晨起床，天色晴朗如洗，急忙吃了饭上路。刘君来送行，又前去谢过他，于是同杜实徵一起到他岳父陈梦熊处等他。出了北门，立即向西行。涉过一条山涧，七里，经过羊角山的北麓，在西村等候换夫，居然不来。很久后终于往南越过土冈，远望西峰环绕转折之处，有洞在山顶，面向东南，洞口非常巨大，怀疑就是所谓的新岩了。土冈的南面，山又分为东西两列。由两山间的山坞中向南行，五里，渐渐见路左有小溪哗哗流淌，随后有小溪从西北方的石山下流来会合，涉过北面流来的溪水顺着它走，又向南二里，是都街村，有几家人在西山山麓。〔到此地都是僮人盗贼的巢穴，是所称的“西巢”了，开始得不到脚夫。〕又往南行二里，沿溪流走入土山峡谷中，此峡十分狭窄。又走一里半，转向东，又走一里半，溪水便往南流去，路向西越过土山坳，开始走出险途，是所谓的都街陇了。土陇之中，草木荫蔽，是盗贼的聚集地。几天前还在其中抢过人，我能够擦肩而过，非常幸运呀！下了山坳往西行三里，有一间茅屋在山北，是税司。〔是代管德胜镇的人，委托本地的头目掌管它。〕它西面一里处就是落索村，都街村的溪流又转向西流到此处，由村子南边流入峡中去，路从村北登山。〔都街村、落索村都是盗贼聚集之地。〕往西北行二里半，走过岩石下，有块巨石蹲在路北，上边有榕树沿着石头缠绕。又向西一里，有个巨大的山洞在路右的山腰上，洞口朝向东南，但特别高悬，远望它神魂飞舞。适好挑夫在山下停下担子，我急忙鼓足勇气向北攀登山崖，茅草堵塞无路可走。众人在山下呼叫，我越加奋发向上登，终于越过藤枝荆棘，抵达洞下，洞前也有许多棕竹，相当大。洞口非常高，洞内十分爽朗开阔，深十丈就到了头。右边有个小洞，十分狭窄但中间是空的，不知能否像

蛇一样爬进去？洞前有岩石，分为两岔倒垂在洞顶。我正想独自一人休息一下，由于陈君在山下等着我，于是返回来。又向西二里，住在马草塘的北村。此村在北峰的山麓，村西有条江自北面峡中流来，穿过西面的峡谷流去，就是东江的上游了。村民的茅草楼十分巨大，但下边全用木板铺，前边用竹子架为高台。主人拿出茅滤酒来劝客人饮。陈君说："这些都是贼人。"这天夜里，月亮从东山升起，明洁如洗。自从入春以来，没有见过拂晓旭日夜里明月，整天从早到晚没有丝毫浮云遮蔽，唯有这天见到明月。

十六日　早晨起床，薄云微微蔽日，已不如昨天夜里那样明澈了。饭后，往南越过土山下来，这是马草塘。东西都有山峰夹住它，只有水塘低洼下去，真是盗贼出没的聚集地呀！二里，向南翻越，又向西三里，有条江自北流向南，深嵌在危崖之间，就是所谓的东江了。江南有数家人在冈峦山坞之间，船停在岸下，呼唤村人渡江不愿意，只得自己取了他们的船渡往西岸。此江宽数丈，但深不可测，再往南下流数里，就与金城江合流后流入石山洞穴中，在永泰里钻出地面，而后下流到怀远镇成为南江。由江西岸往北行半里，转向西又下走四里半，是界牌村，这是宜山县、河池州的分界处。村子的东南有座山悬在中央，就是东江西北岸上的山了。山的南边，有个山坞豁然向东南伸展开去，就见金城江已在南山的北面，流向此处缺口往东流注下去，与东江合流，只是在此处还未能见到它罢了。又往西二里，有座山在路北，陡峭的山崖像屏风一样陡削，上面有很多纹路，拳曲的树干沿着山崖生长，掩映之间有的好像盔甲，有的好似戈矛，当地人说是南丹州莫家的祖先挂盔甲变成的，这是因形状相似附会的话。又向西一里，路北有岩石耸出峰头，薄得如一片云彩高擎在空中，上边有角一样岔出的东西，当地人说是犀牛，却不知犀牛是独角。又往西行一里是大湾村，村子在北山的山麓。村东有下洼的岩石，有水从北山的石洞中向南流出，流过坑底三丈多，再向南流入地洞然后注入江中。又向西走就见路通到临江的北

岸，溯江往西行一里，这条江自西南流来，向北流到此地，折向东流去。路从江流转折处一直往西走，一里，走过一座小石桥，桥下乱石高峻，但干涸得没有一滴水。桥南有个村庄在南山的山麓，是桥步村。又向西三里，有江流自北流向南，江宽十丈多，它的深处与东江相同，是从荔波流来的，它的源头应该也是出自于贵州南部，这里是金城渡。渡口北面的西岸上，有水流悬在山崖上，平铺直泻一二丈，水声轰鸣如雷，向东注入大江，是从官村往南流来的水流。大江向南流去，转向东流过大湾村，与东江合流，又往南流抵南巢，〔是盗贼的巢穴，在永顺司北境。〕而后捣入石山洞穴中潜流数里，在永泰里流出地表下流到怀远镇。此时渡船在江西岸，等了很久，这才到来。登上西岸，再向西行，就见山峰回绕壑谷回转，开始成为峒而不是峡了。三里，有小溪自南流向北，溯溪往南行半里，有石桥跨在溪上，十分高大整齐，这是南桥。越过桥往西走半里，这里山坞于是向西南转去，有个村庄在路右，这是垒街。又往西南行三里，帏幔状的山峦变开阔了，有个村庄在西南山麓，叫官村。路折向南，溯溪流往西走一里，走过官村前。又向南一里，沿西山南边的山嘴转入西面山峡中，半里，有巨石矗立在北山的山麓，老榕树倒卧覆盖在石上，是走路的人歇息的场所。又往西一里，北山中重又突起石山崖，石色黄白相间光彩焕发，与前边经过的群山不同。〔石山自从三里城以来，见到的全是青白二色形成的花纹。其中赤黄一种颜色，自从在柳州府仙奕岩南面见到后，很久未见到了。〕又向西走半里，有村庄在北山山麓，这是鬼岩村，进村登上村中的竹楼休息，在这里村中才见有瓦盖顶的竹楼。大体上德胜镇一带用瓦盖顶但不是竹楼，河池所没有竹楼但都是茅草盖顶，河池所以西诸地的竹楼无非都是茅草盖的顶，独有此村用瓦。房主人姓韦，他家的老人已经喝醉，而年轻的十分贤德，拿出醇酒醉客，用腌芹菜进餐。想不到在荒野群蛮之中得到这种山乡农家清淡的饭食，也是一件奇事。这天白天天阴，夜里月光十分皎洁。

十七日　到天明后吃饭，向南行。半里，走上东来的大路，有个山坞一直往南延去，有个集市正当坞中，这是鬼岩墟。再向西沿南山的北麓行，又向西一里多，有个岩洞在南山的半山腰，洞口朝向西北，就是鬼岩了。远望过去洞中深黑，当地人在洞中祭祀神像，所以把它称为“鬼”。从它下边向西登山坳，石阶相当整齐。共一里，越过山坳向西下行，从这里起石山土山两种山交错，而且石山中也有土了。两面的山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坞，有细流涓涓流淌在坞中，向南流去，就是向东回绕转向北方后绕到官村之前的水流了。下山后，溯细流向北在坞中行一里，就见两面的山又转成东西向的山坞。仍溯细流向西行三里，有石坝挡在细流之上，怀疑就是所谓的丁阑堰。坝上蓄着一池水，泻过坝上的缝隙向东下流，这是发源起始之处，但源头实际出自于都明岭的东麓。越过堤坝往南走，沿南山的山麓往西行，又走二里，路过卢塘村。大概是南北两列山夹峙成山坞，山坞底部平缓下洼，天旱就干涸，水涨就成水塘，有村庄在北山下，路顺着水塘南边走。又走一里，又有坝挡在上游，又越过堤坝往西行二里，于是再上登土岭半里，越过岭坳后向西又下走半里，有泉水一泓从路左的石洞中流出，向西涓涓流淌，不涨不干，也不停息，舀来饮下，特别甘甜清冽，流出洞穴后立即坠下石穴之中，淙淙有声。此处的山仍是形成东西向的山坞。沿北面一列山顺流往东下行三里，有个村庄在南山下，叫都明村。村后南山完后，有峡谷往南延去，是去那地州的路；而去河池州的路，则是向西北行走在土陇之间。又行二里，越到石桥的西边，桥下的水往北流，应当也是向东北流入金城江上游的水流。它的源头一是出自于东面都明岭的石穴中，一是自南面的下河岭往北流来，两条水流会合成山涧。又向西北行四里，登上一座土冈。由冈上又向西北行二里，有两三家人在北面土阜下，是乾照村，在村中竹楼上烧水煮饭。于是从村子侧边向北上登土岭，由岭畔向北共行三里，下到西麓，有条大溪自南流向北，就是所谓的河池江了。江底十分宽阔，全是平铺

着的碎石，但无滴水。横渡江底登上西岸，望北方有石峰回绕闭合，即使有流水也没有出去的地方，不知此江水流上涨时从何处流出去？原来北面卓立的山峰，山下有洞，洞口向南，应该就是江水穿流进去之处了。此处南北两面又全是石山排列，江流的流向在西面源自河池州的南境，向东流到此地，折向北捣入山中。又往西沿干枯的江北岸行一里，就见江底的砂石间，有细流淙淙流淌了。又向西七里，进入河池州的东门。州城是土墙，墙上覆盖着茅草，城中的居民困苦，全是茅草房而无瓦房。这里的山南北对峙，中间成为东西向的山坞，有大溪横在其中，东面到达乾照村后的土山，横截为前门溪，转向北，流入石穴中；西面到大山岭的石脊，是后钥水从此发源之处了。抵达州城才过中午，穿过州城走出西门，寓居在茅屋中。拿了陆君的信函及调马的兵符去找州官萧公〔名叫来凤，广东人。〕要马。萧公当即发给马票，要来脚夫马夫各二名，没有少时的滞留。

【原文】

十八日　晨餐后得二骑差役，即以马夫二名作挑夫影射。既而萧公复以腆仪来贶，余受其笋脯，而尽璧其余[①]。入城买贴作谢柬，久乃得之，行已上午矣。西向山坞行三里，有溪自北山南流，合于西来大溪。乃渡北溪溯大溪北岸行，又七里，有村在南山之坞，有瓦室焉，名杨村[②]。杨姓者有巨力，能保护此村。循北山麓行，又二里，有飞石覆空而出，平压行人之上。已而上危级，见级外倚深坑，内有悬穴，中空下陷，洪流溢其底焉。既上，从山半行，遂循崖北转，又成南北之峡，山凑而为东西两界矣。循东崖溯流上，升陟三里，渡溪而北，逾一坡而下，见东峡石壁危削，上有穹岩，下有骈峡，但闻水声喧甚，以为自堕峡而下也，

而旁眺不见影。稍前，则溪水犹自北来，复渡之。循溪东行峡中，三里，水穷峡尽。北上岭一里，又从岭头行一里，出两山坳间，有石垣两重，属两峰之左右[③]，是为大山岭，河池、南丹之界也。逾岭北下，遂为丹州境。转而西二里，渡小水，其水南去。复西南逾一岭，复与水遇，随之西北行，共三里，复渡水，水汇于石壁下，遂就之而饭。又随水出峡，西二里，山势渐开，近山皆变石为土，南山下有茅一二楹矣。随小水西行三里，渐转而北，土山坞尽，西山陇间有数十家倚之，是为土寨关，则南丹土税之钥也。路在东山之麓，遂北上土岭。其东来之水，似无北流隙，惟西北有巨山悬削，想亦从其下入穴以注大江，而下金城、东江者，未亲晰也。北下土岭，其坞中小水亦自东而注西南，似亦逼悬削巨山而去。于是复西北上岭，升陟共五里，转出岭头，始有巨坞西北去，路从其西山岭半行，又五里曰百步村[④]。茅舍数家在西山陇上，皆江右人，为行李居停者。时锡贾担夫三百余人，占室已满，无可托足，遂北向下陇前西北坞中。水至是转而西南去，有木梁架其上，覆以亭，亦此中所仅见者。度梁而上陇，其坞遂转东西。于是西向行五里，有四五家在南山陇间，曰岩田村。中有瓦栏三楹颇巨，亟投之，则老妪幼孩，室如悬磬[⑤]，而上瓦下板，俱多破孔裂痕。盖此乃巨目家，前州乱时，为贼所攻掠而破，遗此老稚，久避他乡，而始归故土者。久之觅得一锅，仅炊粥为餐，遂席板而卧。

十九日　平明起，炊饭而行。细雨霏霏。西向行土山间，三上三下共十里。有水自东北注西南，深不及膝，阔约五六丈，是为大江。其源发于西北丛山壑中，南流东转而至永顺界，合东江下流者也[6]。渡江，又西逾一岭，共五里，转下一坞。其坞中有一水东南去，溯之行，其水曲折坞中，屡涉之，俄倾数十次。共三里，有水一支自西北来，一支自正西来，遂转而向西溯之。又半里，有村在北山之麓，其名曰金村，乃是站之当钥者[7]。其地西往锡坑止十五里，西北去南丹州五十里。入其栏，头目方往百步墟，乃坐而待之。雨时洒时止。陈梦熊从此入锡坑，遂别去。余候头目，抵晚始归。

二十日　晨起，雨霏霏。饭而候夫，久之乃扎竹为舆，止得其一，而少其一，上午始行。雨中遂东北逾土山，一里余，越其脊，乃西北下，深茅没径。又里许，穿翳而降至坞底，则有小水自南而北，大路亦自南随之，则锡坑道也。从之北一里，又有一水自西南来，二水合而东北去，水东有村在东山下，是曰雷家村，山峡稍开。又一里，遂转而为东西坞，有大溪自西而来，合南来小溪，东去即南转而为大江者也。于是溯溪南土山北麓行，西向升陟共十里，有茅数楹在南山之半，曰灰罗厂[8]，皆出锡之所也。由其下又西一里，其坞西尽，有土山横其中，一小水自西北，一大水自西南，二水合于横岭之下。于是涉小水西上横岭，岭东路旁有眢井种种，深数丈，而圆仅如井大，似凿掘而成者，即

锡穴也。逾岭西下共四里,又与前西南来大溪遇。其溪方北曲而南,遂绝流而西,其峡复东西开。溯溪行其中,屡左右涉之,四里为西楞村,又一水自西北来入,路从大溪南岸行。又一里,路左有岐逾岭而南,想往锡坑道也。又西,有溪自南峡来合,其溪亦巨,与西来之溪等,于是又横涉南溪口,仍溯西来溪南岸行。又五里,有村在南山,曰大徐村。村之西,其峡复开,田始连塍,水盘折其中。又屡涉之,四里,直抵西山下。溯流转而北,一里,乃涉水上西山。初上甚峻,望北坞山环壑尽,瀑流从山腋悬空直喷,界群碧间,如玉龙百丈。粤西皆石山森幻,故悬水最艰,惟此景独见。忆前自全之打狗岭亦北望见之[9],至此已迂回数千里,涉历经年,忽于此得睹,亦汗漫中一奇遇也[10]。西向援土级而上,瞻顾一里而不能释,已而渐逾岭南,始不复见。又迤逦循北峰而西上者二里,逾一脊,脊北路隅是为打锡关[11],乃锡贾自锡坑而来者,昔于此征税,有居舍,自去年乱后被燹,遂无居人。由此西下半里,即有壑当峡之西,遂转而北,山夹成峡。又下半里,水始成涧北去,随之又半里,渡涧西,缘崖北行一里半,出峡。前峡又自东北向西南,乃循崖转而西南行,雨大至。既而复屡涉此涧,涧乃南去,路乃西逾山坳。共二里,复行坞间,半里,循北山之崖,前涧复自南来,涉之。西北行又半里,又一溪自南峡来,其水颇大,与前涧合而北,横堰而潴之。从堰西向北行,又一里而渡南丹之南桥[12],暮雨如注,雷电交作,急觅逆旅而税驾

焉。

南丹之水北流经州治东。其山东西分界，州治在西山下。其东有街，南北依溪而列。中有一街西入，大石坊跨其前，曰："摅忠报国[13]，崇整精微。"粤省所未见者。由坊下进街西行，街尽，又入一石卷门。门内有关帝庙，西向，前亦有坊。其西即巨塘汇水，南北各有峰，自西山环臂而前，塘水直浸其麓。塘中有堤，东西长亘数丈，两端各架木为桥，而亭其上。越西桥，又西过一废苑，则州治在西南小石峰下。其门北向，前亦有石坊，而四围土墙不甚崇整，此下署也。州官所居，则在囤上。囤上者，即署后小石峰之巅，路由署中登，乃莫公因家难后移此以避不测者。盖西界群峰蜿蜒，其南北两支东突者，既若左右臂，又有一枝中下特起为石峰，而下署倚之，囤结于上，三面峭削，惟南面有坳可登。囤之后复起小峰，与囤中连若马鞍，其后与崇山并夹为深坑，其下有小水东南出而注于大溪，此署左第一层界水也。

囤山之北，其山西断，有洞裂山下。其门东南向，正与囤山对。门顶甚平，亦有圆柱倒垂。门之中既有二巨石危踞，中开一峡仅尺许，北入三四丈，折而西，稍下，则西巨石之后也。与洞后壁北距丈余，西深二丈余，窅黑无可见，不识有旁窦否？西巨石之上，其面高下不一，皆若台榭可栖，第四壁悬绝，俱无级可登。

东石亦然，第后即联缀于洞壁，无后绕之隙，而石台之前，有石柱上耸接于洞顶，为异西石耳。西石之西，又有小隙穹石，而北峡中架梯一两层，即可登石上，由西石跨石二尺，即可达东石之端，惜此中人不知点缀耳。由岩前北向行半里，其山又开东西坞，循西山嘴转而西行，又有水自西峡来，东北向而入大溪，即清水塘之下流也。溯之西行，又半里，渡一桥亭。桥南有石崖障流，内汇水一池，昔水从桥下出，今捣崖根而东，不北由桥下矣。渡桥稍西，逾一冈，即清水塘。塘南北两山成夹，中开东西坞，西则大山屏其后，东即石崖所障水口也。寺在其中，东向而立。入门即为方塘，四周石砌，汇水于中，不深而甚澈。前层架阁塘中，阁后越塘又中亘一亭，亭南北塘中，复供石于水，两旁各架阁于塘为左右厢。亭西则玉皇阁也，亦从塘中甃石为基，而中通水道者。阁下位真武，上位玉皇，而真武之后，又从塘中架阁一层，下跨水上，为栖憩之所，上与玉皇阁联架为一，置三世佛焉。佛后有窗，可平眺西峰，下瞰塘水瞿瞿从地中溢起。塘之外，皆有垣周之，层楼叠阁，俱架于水中，而佛像皆整丽，亦粤西所未见。惜乎中无一僧，水空云冷，惟闻唧唧溪声而已。寺为天启七年莫公伋所建，前所以谮[14]，鞭杀僧，遂无居者。寺南有溪自西南腋中来，即由寺前东去者。寺北有大道西向逾岭去，是通巴鹅而达平洲

者[15]。寺前水东去，经石崖水口，又东出而注大溪，此署左第二重界水也。

署右第一重界水，即前来所涉堰上南峡之流，第二重即打锡关东来之涧，二水合为大溪而经州前。

【注释】

①贶(kuàng 况)：赐与。 璧：通“辟”、“避”，避而不受。

②杨村：今名同，在河池县西境。

③属(zhǔ 主)：连接。

④百步村：今作八步，在南丹县东南隅，刁江东岸。

⑤悬磬(qìng 庆)：空无所有。

⑥有水以下句：十八、十九两日所记大江应指今刁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庆远府山川载：“大江，在南丹州南二十里，源出都利山，亦名都利江，东北入河池州界，合金城江。”霞客未及亲晰，此处即本传统说法。但明清的传统说法有误，刁江经河池州界后，又东南经永顺司北，再南入都泥江，而不入龙江。

⑦乃是站之当钥者：“钥”，原作“月”，从沪本改。

⑧灰罗厂：今仍作灰罗，在南丹县东南隅，刁江东岸。

⑨忆前自全之打狗岭亦北望见之：“打狗岭”原作“打钩岭”，即丁丑闰四月十三日所记全州的“打狗岭”，“全”原作“金”，皆误。

⑩汗漫：漫无边际。

⑪打锡关：今仍称打锡，在南丹县治稍东南，公路从此经过。

⑫南丹：明为州，隶庆远府，即今南丹县。

⑬摅(shū 书)：舒展。

⑭谮(zèn)：诬害，中伤。

⑮巴鹅：今作巴峨，在南丹县西北隅。

【译文】

十八日 早餐后得到两个骑马的差役，就把两名马夫作为挑夫来使唤。随即萧公又拿丰厚的礼物来相赠，我接受了其中的笋

干，而其余的全部完璧归赵。进城去买贴子写了答谢的柬贴，很久才买到贴子，动身已是上午了。向西在山坞中行三里，有溪水自北山往南流，会合到西面流来的大溪中。于是渡过北来的溪水溯大溪北岸行，又走七里，有个村庄在南山下的山坞中，村中有瓦房，名叫杨村。〔姓杨的人家有巨大的力量，能保护此村。〕沿北山山麓行，又是二里，有飞石覆在空中突出来，平平地压在过路人的头上。不久上登高峻的石阶，见石阶外斜靠着深坑，坑内有高悬的洞穴，中间空阔向下深陷，洪流从洞底溢出来。上去后，从山腰上前行，于是沿着山崖向北转，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峡，山挤拢来成为东西两列了。沿东面的山崖溯流上走，爬升了三里，渡到溪北，越过一道山坡下走，见东面峡谷的石壁高峻陡削，上方有穹隆的岩洞，下边有并列的山峡，只听到水声十分喧腾，以为是从峡中坠落而下的，但向四旁眺望不见影响。稍前走，就见溪水还是自北边流来，又渡过溪水。沿溪流东岸行走在峡中，三里。水穷峡尽。往北上岭一里，又从岭头行一里，走到两座山间的山坳，有两层石墙，连接着左右的两座山峰，这是大山岭，是河池州、南丹州的分界。越过岭向北下行，就是南丹州的境内。转向西走二里，渡过小溪，这条溪水往南流去。再向西南越过一座岭，再次与溪水相遇，顺流往西北行，共三里，再次渡水，水汇积在石壁下，于是靠着石壁吃饭。又顺水流走出山峡，向西二里，山势渐渐开阔起来，近处的山都由石山变为土山，南山下有一两间茅屋。顺小溪往西行三里，渐渐转向北，土山山坞完了，西面山陇间有数十家人家，这是土寨关，是南丹州土司征税的关口。路在东山的山麓，于是向北上登土岭。这里从东面流来的水流，似乎没有缝隙往北流去，唯有西北方有座巨大的山峰悬绝陡削，推想也是从山下流入洞穴后注入大江，而后流下金城江、东江的，未亲自弄清楚。向北走下土岭，这里坞中的小溪也是自东流注到西南，似乎也是逼近悬绝陡削的巨大山峰而去。于是又向西北上岭，共爬升了五里，转出到岭头，开始有巨大的山坞向西北伸展而去，路从

山坞西边的山岭半中腰上走，又行五里叫百步村。有茅屋数家在西边山陇上，都是江西人，是行路人歇脚的地方。此时锡商挑夫三百多人，已占满房间，无处可容身，便向北下到山陇前西北方的坞中。水流到这里转向西南流去，有木桥架在水上，用亭子覆盖着，也是这一带所仅见的。越过桥后上登土陇，这里的山坞于是转为东西向。于是向西行五里，有四五家在南面山陇间，叫岩田村。村中有三间瓦盖的竹楼相当大，急忙到那里去投宿，就见老妇幼童，室中空无一物，而且上面的瓦下边的地板，全有很多破孔裂痕。原来这是大头目的家，去年州中动乱时，被盗贼攻破掳掠，遗下这些老幼，长期避难他乡，是这才归回故土的人。很长时间才找到一口锅，仅煮了稀粥当饭，于是在地板上睡下。

十九日　黎明起床，煮饭吃后上路，细雨霏霏。向西行走在土山间，三次上山三次下山共走十里。有水流自东北流注到西南，水深不到膝盖，宽约五六丈，这是大江。它的源头发源于西北的重山壑谷中，往南流后向东转到永顺司境内，是会合于东江下游的水流。渡过江，又向西越过一座岭，共五里，转下一个山坞。这个山坞中有一条水往东南流去，逆流而行，这条水流在坞中曲曲折折流淌，屡次涉过它，俄顷涉过数十次。共走三里，有一条支流自西北流来，一条支流自正西流来，于是转而向西溯流走。又走半里，有个村庄在北山的山麓，它的名字叫金村，是这一站路正当交通要道的地方。此地往西去锡矿只有十五里，西北距南丹州有五十里。进入村中的竹楼，头目正好去了百步墟，就坐着等他。雨时洒时停。陈梦熊从此地到锡矿去，于是告别走了。我等候头目，到晚上才归来。

二十日　早晨起床，淫雨霏霏。饭后等着派夫，很久才用竹子扎成轿子，只得到其中一乘，却少了一乘，上午才上路。于是在雨中向东北翻越土山，一里多，越过山脊，就往西北下走，深深的茅草隐没了小径。又走一里左右，穿过遮蔽道路的茅草下到山坞底，就有小溪自南流向北，大路也从南面来顺着溪流走，是去锡矿的路。顺

着大路向北一里，又有一条小溪自西南流来，两条流水合流后往东北流去，溪水东边有个村庄在东山下，这叫雷家村，山峡稍稍开阔了一些。又走一里，于是转向变为东西向的山坞，有条大溪自西面流来，会合南边来的小溪，向东流去立即往南转去成为大江。从这里起溯流在溪南的土山北麓前行，向西爬升共十里，有数间茅屋在南山的半中腰，叫灰罗厂，都是出锡的处所了。由它下边又向西一里，这里山坞到了西面的尽头，有土山横在坞中，一条小溪自西北来，一条大溪自西南来，两条溪水在横亘的山岭之下合流。于是涉过小溪向西上登横亘的山岭，山岭东面的路旁有种种形状的枯井，深数丈，但圆圆的仅同井一样大，似乎是挖掘而成的，就是锡矿坑了。越岭往西共下行四里，又与先前从西南流来的大溪相遇。此溪正由北曲向南，于是横渡溪流往西走，这里的山峡再又呈东西向展开。溯溪流行走在峡中，屡次向左向右地涉过溪流，四里后是西楞村，又有一条溪水自西北流来注入，路从大溪南岸行。又走一里，路左有条岔道越过山岭往南走，猜想是去锡矿的路。又向西，有溪水自南面的峡中流来会合，此溪也很大，与西来的溪流相等，于是又横向涉过南面的溪口，仍溯西来的溪流南岸行。又走五里，有个村庄在南山，叫大徐村。村子的西面，山峡又开阔起来，田地开始连成片，水流盘绕曲折在其中。又多次涉过溪流，四里，直达西山下。溯流转向北，一里，就涉过溪水上登西山。起初上走非常陡峻，望北面的山坞群山环绕壑谷到了头，瀑布从山侧悬空直泻，隔在碧绿的群山间，如百丈玉龙。粤西都是森立奇幻的石山，所以水流悬空最为困难，只有此景是唯一见到的。想起从前从全州的打狗岭上也从北面望见过它，到此时已迂回了数千里，经过一年的涉历，忽然在此地得以见到，也是漫无边际之中的一次奇遇。向西攀援土台阶上登，回头瞻望了一里路也不能舍弃，不久渐渐越到岭南，这才不再看得见。又沿着北峰逶迤向西上登二里，越过一条山脊，山脊北面的路旁是打锡关，是锡商从锡矿来的路，从前在此地征税，有居民

的房屋，自从去年战乱后遭兵火破坏，便没有居民了。由此往西下行半里，立即有壑谷挡在山峡的西头，于是转向北，山相夹成峡。又下走半里，水开始形成山涧向北流去，顺山涧又走半里，渡到山涧西边，沿着山崖往北行一里半，走出山峡。前方山峡又自东北延向西南，就沿着山崖转向西南行，雨暴降。随后再次屡屡涉过这条山涧，山涧这才往南流去，路就向西越过山坳。共二里，又行走在山坞间，半里，沿北山的山崖行，先前的那条山涧又从南边流来，涉过它。又往西北行半里，又有一条溪流自南面峡中流来，溪水很大，与先前的山涧会合后往北流，横筑了堤坝蓄水。从堤坝西边向北行，又走一里后走过南丹州的南桥，暮雨如注，雷电交加，急忙找旅店住宿下来。

南丹州的水流往北流经州治东面。这里的山分为东西两列，州治在西山下。它的东面有街道，呈南北向依傍着溪流排列。当中有一条街向西进去，一座大石牌坊跨在街前，写着："抒忠报国，崇整精微。"是广西省内所未见过的。由牌坊下进街后往西行，街完后，又进入一道石拱门，门内有关帝庙，面向西方，庙前也有牌坊。庙西就是巨大的水塘积着水，南北各有山峰，自西山似手臂一样环绕到前方，塘中的水一直浸到山麓。塘中有堤，东西横贯长数丈，两端各自用木头架成桥，而且在桥上建了亭子。越过西边的桥，又向西走过一处废弃的花园，就见州治在西南的小石峰下。官署的大门向北，前边也有石牌坊，但四面的土墙不怎么高大整齐，这是下面的官署。州官居住的地方，却是在囤上。囤上就在官署后面小石峰的峰顶，路由官署中上登，是莫公因家中发生灾难后迁到此处以躲避意外事件的。西面一列群峰蜿蜿蜒蜒，它南北两面向东突出来的支峰，既好像是左右臂，又有当中一条支脉下延独自耸起成为石峰，而下面的官署就紧靠着它，囤子建在上边，三面峻峭陡削，唯有南面有山坳可以上登。囤子的后面又突起一座小

峰，与囤子中间相连好似马鞍，小峰后边与高山并排相夹成深坑，山下有条小溪往东南流出去注入大溪，这是官署左边第一层分界的水流。

囤山的北面，那里的山在西边断开，有洞裂开在山下。洞口朝向东南，正好与囤山相对。洞口顶上十分平整，也有圆形石柱倒垂。洞口的中央就有两块巨石高高盘踞着，中间分开一条峡谷仅有一尺左右宽，往北深入三四丈，折向西，稍下走，就在西面的巨石之后了。与北面的山洞后壁距离有一丈多，往西深二丈多，深黑得看不见东西，不知有没有旁洞？西边巨石之上，岩石表面高低不一，都好像是台榭一样可以居住，只是四面的石壁悬绝，全无台阶可登。东面的巨石也是这样，只是后部连缀在洞壁上，没有向后面绕去的缝隙，而且石台之前，有石柱上耸接到洞顶，与西面的巨石不同而已。西面巨石的西边，又有条小缝隙在大石上，而且在北面的峡谷中架一两层梯子，就可登到石上，由西面岩石上跨二尺宽的石桥，马上可以到达东面岩石的前端，可惜这里的人不知道点缀景色罢了。由洞前向北行半里，这里的山又开拓成东西向的山坞，沿西面的山嘴转向西行，又有水流自西边峡中流来，流向东北注入大溪，就是清水塘的下游了。逆流往西行，又走半里，走过一座桥亭。桥南有石崖挡住水流，里面积有一池水，从前水从桥下流出去，如今冲捣石崖根部往东流，不从北边经由桥下了。过桥后稍向西走，越过一座山冈，就是清水塘。水塘南北两面的山相夹成谷，中间展开成东西向的山坞，西面就是大山屏风样矗立在它后面，东面就是石崖挡住的河口了。寺庙在两者之中，向东而立。进门就是个方形水塘，四周用石块砌成，积水在塘中，不深但非常清澈。前边一层在塘中架了楼阁，阁后越过水塘又在中央横着一座亭子，亭子南北的水塘中，又在水面上摆设了石头，两旁在水塘上各建有阁子作为左右厢房。亭子西边

就是玉皇阁，也是从塘中用石块砌成地基，但中间通有水道的。阁中在下位的是真武大帝，在上位的是玉皇大帝，而真武大帝的后方，又从塘中架起一层阁子，下边跨在水上，是休息的场所，上边与玉皇阁架空联结为一体，放置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像在其中。佛像后面有窗户，可以平眺西峰，下瞰塘水从地下源源不竭地溢起来。水塘之外，都有墙四周围着，层楼叠阁，全架在水中，而佛像都很整齐壮丽，也是粤西所未见过的。可惜寺中没有一个僧人，水空云冷，只是听见淙淙的溪水声而已。寺庙是天启七年(1627)莫伋公修建的，前年因为有人诬陷，用鞭子打死了僧人，便无僧人居住了。寺南有溪水从西南的山侧流来，就是由寺前往东流去的溪流。寺北有大道向西越岭而去，是通往巴鹅而后到达平洲的路。寺前的溪水向东流去，流经石崖所在的河口，又向东出去注入大溪，这是官署左边第二层分界的水流了。

官署右边的第一层分界的水流，就是先前来时南面峡中涉过堤坝上的水流，第二层就是从东面打锡关流来的山涧，两条水流合流后成为大溪流经州治前。

【原文】

二十一日　平明起，天已大霁，以陆公书投莫。莫在囤，不及往叩，以名柬去，余乃候饭于寓中。既午，散步东街，渡塘堤，经州治前，而西循囤山北壁下行，共一里，入北山南向石洞。又从洞前西北行半里，转而西南又半里，渡桥亭，入清水塘，返寓已下午。莫公馈米肉与酒，熟而酌之。迨晚霁甚。

二十二日　五更颇寒，迨起而云气复翳。站人言夫将

至，可亟炊饭。既饭而夫仍不齐。先是，余无以为贽[①]，以晶章二枚并入馈[②]，此晶乃漳中署中所得，莹澈殊甚。岂一并收入后，竟无回音。余索贴再三，诸人俱互相推委，若冀余行即已者。余不得已，往叩掌案刘[③]，为言其故。刘曰："昨误以为银硃薄物，竟漫置之，不意其为垂物也[④]，当即入言。但斯时未起，须缓一日程可耳。"余不得已，从之。昨诸人竟私置于外，故不得回柬，至是然后入白也。候至更余，刘犹在囤未归，乃闷闷卧。

银锡二厂，在南丹州东南四十里，在金村西十五里，其南去那地州亦四十里[⑤]。其地厂有三：曰新州[⑥]，属南丹；曰高峰，属河池州；曰中坑，属那地。皆产银、锡。三地相间仅一二里，皆客省客贾所集[⑦]。按志有高峰砦，即此高峰之厂，独属河池，而其地实错于南丹、那地之间，达州必由南丹境。想以矿穴所在，故三分其地也。银锡俱掘井取砂，如米粒，水淘火炼而后得之。银砂三十斤可得银二钱，锡砂所得则易。又有灰罗厂，止产锡。在南丹东南三十又五里，即余昨所经。有孟英山，在南丹西五十里芒场相近。止产银。永乐中遣中使雷春开矿于此，今所出甚微，不及新州矣。雷春至孟英时，河池所城是其所筑。

二十三日　候夫不至，总站徐曰："以昨礼未酬，尚须待一日。"余求去不得，惟闷闷偃坐而已。至午后，始以两昌章还余，而损其一，余五色，则为诸人干没矣[⑧]。是日午间雷雨，晚大雾。

由银锡厂而南，两日程至涯洞[9]，有大江自西而东，为那地、东兰二州界，其渡处名河水渡，即都泥江也。其上流来自泗城界，其下流东历永顺土司北五里，即下石堰，为罗木渡者也[10]。

南丹东八十余里抵大山岭，为河池州界；东南四十里过新州，为那地州界；西三日程约一百五十里抵巴鹅，北为平洲四寨界，西为泗城州界；西北二日程约一百里过六寨，为独山下司界；东北日半程约七十里抵东界，为荔波县界。

南丹米肉诸物价俱两倍于他处。米俱自独山、德胜诸处来。惟银贱而甚低，所用者止对冲七成。其等甚大，中国银不堪使也。

龙眼树至此无。德胜甚多。

【注释】

①贽(zhì 至)：旧时初次求见人所送的礼物。

②晶(jīng 睛)章：水晶印章。

③叩(kòu)：询问。掌案：掌管案牍文书的人。

④垂物：流传永久的贵重物品。

⑤其南去那地州亦四十里：按实际地理方位，疑"南"字为"西"字之误。

⑥新州：今名同，在南丹县南隅。此三厂清代合称"三厂"，今三厂联为一个行政单位，设大厂镇。

⑦客省客贾(gǔ 古)：外省来此开店做买卖的商人。

⑧色：种类。　干没：侵吞公家或他人财物。

⑨涯洞：明时亦作隘洞，今作隘洞，在东兰县治稍北，红水河北岸。

⑩有大江以下句：此处把都泥江与刁江相混了。经涯洞及罗木渡者即今

红水河；在永顺司北五里者为红水河支流，即今刁江。刁江从北往南流，在罗木渡以上不远处汇入红水河。

【译文】

二十一日　黎明起床，天已大晴，把陆公的信投递给莫公。莫公在囤子上，来不及去叩见，拿了名贴去，我就在寓所中等待吃饭。中午后，在东街散步，走过塘中的堤坝，经过州治前，而后往西沿囤子所在的山北面的石壁下前行，共一里，进入北山向南的石洞。又从洞前往西北行半里，转向西南又走半里，越过桥亭，步入清水塘，返回寓中已是下午。莫公馈赠了米肉与酒，煮熟后饮酒。到晚上天气非常好。

二十三日　五更时相当寒冷，等到起床后云气重又遮蔽了太阳。驿站的人说脚夫将要到了，应赶快煮饭吃。吃饭后脚夫仍来不齐。这之前，我没有什么东西作见面礼，拿了两枚水晶印章一并送进去馈赠，〔此水晶是从漳州府衙门中得到的，特别晶莹清澈。〕怎么一并收进去后，竟然没有回音。我再三索要回贴，众人都互相推诿，好像希望我走了就算了的样子。我不得已，前去叩拜一个姓刘的掌管案牍文书的人，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姓刘的说："昨天误以为是银子朱砂一类微不足道的东西，居然漫不经心把它放到了一边，想不到这是传世的稀世之物，应该马上进去说明。但此时未起床，必须暂缓一天上路是可以的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昨天众人竟然把水晶章私自放到衙门外，所以得不到回贴，至此后才进去禀告。〕等到一更多时，姓刘的仍在囤子上未归来，只好闷闷不乐地躺下。

银锡两种矿厂，在南丹州东南四十里，在金村西面十五里，它的南边距那地州也有四十里。此地的矿厂有三处：一叫新州，属南丹州；一叫高峰，属河池州；一叫中坑，属那地州。都出产银、锡。三个地方相隔仅一二里，都是外省的客商聚集之

地。据志书，有处高峰砦，就是此地的高峰厂，唯独隶属于河池州，但此地实际交错在南丹州、那地州之间，到达州里必得经由南丹州境内。推想是因为矿坑所在之地，所以把此地分为三部分。〔银、锡都要挖矿井取出矿砂，如米粒一样，用水淘洗用火烧炼后才能得到。银矿砂三十斤可得到银子二钱，锡矿砂得到的锡却视情况而变化。〕又有个灰罗厂，只产锡。〔在南丹州东南三十五里处，就是我昨天经过的地方。〕有座孟英山，〔在南丹州西面五十里的芒场附近。〕只产银。〔永乐年间派遣中使雷春在此开矿，今天出产的银矿非常微少，赶不上新州了。雷春到孟英山时，河池所城是他修筑的。〕

二十三日　等脚夫不见来到，统管驿站姓徐的人说："因为昨天的礼没有答谢，还必须等一天。"我要求离开不能实现，只有闷闷不乐地躺躺坐坐而已。到午后，才拿两枚水晶印章还给我，但损坏了其中的一枚，其余的五种东西，却被众人吞没了。这天午间下雷雨，晚上大晴。

由银锡厂往南走，两天的路程到达涯洞，有大江自西流向东，是那地、东兰两州的分界，江上的渡口名叫河水渡，就是都泥江了。它的上游来自于泗城州境内，它的下游向东流经永顺土司北面五里，立即流下石坝，成为罗木渡的江流了。

南丹州往东八十多里抵达大山岭，是河池州的州界；东南四十里过了新州，是那地州的州界；往西三天的路程约一百五十里抵达巴鹅，北面是平洲四寨的边界，西边是泗城州的州界；往西北两天的路程约一百里过了六寨，是独山州下司的边界；向东北一天半的路程约七十里抵达东部边界，是荔波县的县界。

南丹州米肉各种东西的价钱都比其他地方高两倍。〔米全是从独山州、德胜镇诸处运来。〕唯有银价贱而且成色很低，〔市面上使用的银子只冲抵为七成。〕此地的戥子非常大，使用

中原的银子承受不了。

到此地龙眼树没有了。〔德胜镇非常多。〕

【原文】

二十四日　晨起，阴云四合，是日为立夏。饭而待夫，久不至，上午止得四名，二名犹未至。余不能待，以二名担行李，以二名肩舆行。出街北，直北行山坞间，一里半，大溪向东北去，路折而西北，逾土岭。二里半，逾岭西下，有水自东南来，北向而去，渡之南行，于是石峰复出，或回合，或逼仄，高树密枝，蒙翳深倩，时午日渐霁，如行绿幄中。已溯峡西入，惟闻水声潺潺，而翳密不辨其从出，想亦必东向之流，然石路甚大，不若州东皆从草莽中行也。共三里，有石峰中立于两山峡间，高锐逾于众，而两旁夹壁反隘，益觉峥嵘。由其南夹西透，又陟岭一里，西南逾脊，其南即深坑下坠，亦如岭北者之密翳沉碧也。由岭上西循北峰，又逾脊西下，共里余，由两山夹中西出，曰夹山关[①]。夹西即有数家倚北峰下，其后削崖如屏，前则新篁密箐，路从其下行。忽北山之麓，石崖飞架，有小水自西来，漱石崖之脚，北入石洞中。洞门南向，在浮崖之东村后危崖之下，水自南捣入，当亦透北山而泄于南丹下流者也。由浮崖下溯细流西行，其内复回田一壑，南麓又有村数十家。又西三里，逾土山下，西北又一里，有水自西南土峡中来，东抵石崖下，转而北去，路亦渡水而北。二里，水由东北坞中去，由小岐西北升陟，冈阜高下，共四里，乃下岭。又西

南转入山坞，为夷州村，日已下午矣。炊而易骑，由坞中随细流东北行。一里，涉溪，又一里，逾坳乃转西北，细流在山峡中，亦西北转。已北渡一峡，复北上山，缘西山之半行，共二里，峰头石路甚崎嵚，其下峡中水亦自南而北，又有一东来小水凑合于其下而北去。又北行逾岭而下，则峡中汇水甚深，想即前水之转而西也。渡之，循涧北行，有堰截涧中，故其东水及马腹耳。共一里，又有小水自西土峡来，合而东去。从其合处仍渡而北，则东来大路复至是会，乃循之西北上岭。一里，逾土山隘，则北面石山屏立而东，路循南界土山西北行，两界之中复有田塍，东西开坞，有小水界其中，亦东向去。又西二里余，坞南北山下俱有村，多瓦舍，曰栏路村[②]。大路直西向山隙去，从岐北向渡溪，一里，逾北界石山北下，转西行半里，宿于蜡北村。

二十五日　昧爽，由蜡北村稍西复北向入峡中，半里，逾小脊北下，半里，抵尖高峰下。其处另成一峒，有一二茅舍倚尖峰下。竟峒东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曰肖村。又北半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其门东南向，外层甚敞，中壁如屏，又辟内门甚深。路由东山崖上行，隔坞对望之，藤萝罨挂，中有水自洞门潺潺出，前成涧，南流西折去。又东北半里，逾岭脊，颇峻。东西峰俱石崖，而此脊独土。逾之东北下一里，又成一峒，曰街旁村。送者欲换夫骑，而居人不承，强送者复前。于是西北登岭，岭上下多倚崖随壑之舍。一里，逾岭下而复上，又西北二里，复逾岭西

转北向行，有村在东山之半，甚众。循之北行二里，有尖山竖东峰之上，甚锐，下有瓦房，环篱回堵，颇不似诸村落。其西界有山高耸，冠于诸峰，此始为南下多灵两江都泥、龙江。分界之脊，与所行东峰对夹成坞。中开大壑，自南而北，即前栏路村西行大道，转而为此坞者也。坞中土山之上，丛树蓊葱，居室鳞次。与此村东西相对者曰芒场③，此大道所经者；余以站骑就村相换，故就此小道。然村夫沿门求代，彼皆不承，屡前屡止，强之不行。方无可奈何，适有一少年悬剑插箭至，促其速行，则南丹莫君所遣令箭送余者，始得复前。又北逾一岭，又北一里，饭于壁坳村。数家在东峰之半，前多踞石排列，置庐其间，实为选胜，而土人莫之知也。既饭，易骑至而无鞍，乃令二夫先以担行，站夫再往芒场觅鞍；久之仍不得，乃伐竹缚舆；舆成而候夫；又久之马至，已下午矣，乃西向行。先是，壁坳站夫言："西北石山嵯峨，其下有村曰蛮王，此峰亦曰蛮(王)峰。"乃望之西行，越一土阜西下，共二里，有涧自南而北，逾涧又北上岭，逾土山二重，共一里，下至土峡中，有小水自北而南，溯之北上一里，直抵蛮王峰下。其屼嵲骈耸最，西南峰顶有石曲起，反躬北向，上复直竖如首，岂即所谓"蛮王"者耶？时顾仆押夫担在蛮王村，尚隔一夹，呼余直西从大道，彼亦从村押夫来。半里，会于峰之西，乃转而循峰西夹北向行。其夹会水于中，北上半里，夹中犹土田，而水已北注，是为北来山脊，至蛮王而西渡南下，峙为芒场西最高

之峰，以至多灵，为都泥、金城两江之界者也。北随水行半里，其水西向去，路西北又半里，逾岭而下半里，西南山界扩然，北界石山之脊自西而东，有尖峰竖其上，环其西南为大壑，田陇高下，诸庐舍倚其东北尖峰下。又里许，登其栏曰郊岚村[4]，又名头水站，有水自东北脊间出，为都泥旁枝之上流，此"头"名所由起也。村人以酒食献，餐之，易骑行。西北一里半，有路逾北夹而去，乃导者由岐西出峰南。又半里，复易夫，始知其为小路就村也。又西一里，雷雨大至，俄倾而过。又西一里，登一堡，导者欲易骑，其人不从，只易夫而行。乃挟峰北转，越岭而下。又西南坠，共二里，渡一涧，又西北行一里，始与东来大道合。复西北逾岭三里，望北山石脊嵯峨，诸庐舍倚其上，而尚隔一壑。又西，大道西去，由岐北转，从北山下东向行，一里，上抵飘渺村。其村倚山半，南向，东有尖峰高插岭头，西有危崖斜骞冈上。村前平坠为壑，田陇盘错，自上望之，壑中诸陇皆四周环塍，高下旋叠，极似堆漆雕纹。盖自蛮王峰西渡脊而北，至此水皆西南入都泥，壑皆耕犁无隙，居人亦甚稠，所称巴坪哨，亦一方之沃壤也。是晚，雨后即霁甚。

二十六日　晨起，饭而候骑，命夫先担行；待久之，乃得骑。由西峰突崖下西向行，二里，逾岭西北下坞中。其坞东西开夹，中底甚平，东汇堰为塘，溯之西行，塘尽而成草洼。共西半里，有墟场在路隅，曰巴坪场。其西有深夹自西北来，为此东西夹上流，场乃挟右而转者。路度夹而西，复

上岭，半里，逾脊西下，于是成南北夹。路转北行半里，夹仍东西转，路又西向半里，此夹中皆平底草蔓，似可为田。于是复西逾隘脊，其脊止高丈许，脊东即所行草壑，脊西则水溢成溪。随溪西行半里，渡，从北山下行，过一坳，有三四家倚之。又西半里，大路直西去，以就村觅夫故，又南由岐涉溪逾南坳，共一里，得村于南坞中，曰潭琐。居村颇盛，山转中环，又成一峒。又饭而候夫，久乃得之。下山半里，由西北峡出，即前西流之溪矣。由溪南西行半里，溪转而北，路亦随之。于是山开东西两界：东界山皆自东而西突，凡五六峰，西面皆平剖下坠，排列而北，若"五老"西向；西界山则土峰蜿蜒，与东界对列成峡，涧由其中北向去。从涧西循西山东麓北行半里，有小水东注于涧，渡之又北一里半，抵一岭，涧折而东去，路乃北逾岭。一里，则大路自东来合。又东一里，有涧亦东注，渡之北，又一里，有水一泓，在路侧树根下石隙间，清洌殊异。又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峡中来，东出与石泓北流之水合，似透东北峡而去，路溯西北峡而入。其峡湾环，北自东序六寨之一。南来，是名羊角冲，为此中伏莽之徒所公行无惮处[5]。舆夫指路侧偃草，为数日前杀人之区，过之恻然。入峡一里，东眺已逼东界突山下。又北则突山既尽，其坞大开。东望一峰尖迥而起，中空如合掌，悬架于众峰之间，空明下透，其上合处仅徒杠之凑，千尺白云，东映危峰腋间，正如吴门匹练[6]，香炉瀑雪[7]，不复辨其为山为云也。自桂林来，所见穿

山甚多，虽高下不一，内外交透，若此剜空环翠者，得未曾有。此地极粤西第一穷徼，亦得此第一奇胜，不负数日走磨牙吮血之区也。又北一里，有村悬西峰石坡上，曰东序村，乃六寨极南之首村也。缚舆换夫。东北二里，复换夫。西北逾一岭而下，共一里半，有场曰六寨场。转北而东又半里，有溪自东来，独木桥渡其北。一里，有石峰中悬两峡间，前有数十家倚之，是为六寨哨[8]。所称“六寨”者，南自东序，北抵六寨哨，中有寨六。缚舆换夫，从东峡北行一里，转而西入峡。其水东流，溯之入又一里余，大路直西逾隘，由岐西北就村半里，得浑村在北村下。头目韦姓出贴呈览，以忠勇免差者。余谕之送，其人出酒肉饷，以骑送余。其地北有崇崖，有洞，门西南向，高悬崖上；南有绝壁，有洞，门东北向，深透壁间。从小路下西坡，交大路而南，二里，抵南洞之前。循石壁西，又一里，转入南山峡中，东南入坞，有村曰银村。待夫久之，晚而缚舆，昏黑就道。西北循山出峡，转而西，共三里，宿于晚宛南村。

二十七日　晨起，不及饭，村人舆就即行。循西山而北，石壑中渐有水东自浑村西麓来，流而成溪。半里，渡溪北行，半里，有村在西山下，溪流环其前，村东向临之，为晚宛中村，其长又半里。路隔溪，随之北又一里，渡桥而西，饭于晚宛北村。换夫东渡桥，遂东北行一里半，逾东冈，有村在冈北悬阜上。又换夫，北下冈，渡一涧，复一里半，北上一冈，是为岜土音作“壁”。歹村，乃丹州极北之寨

也。六寨北至邑歹，西至巴鹅，昔皆泗城州所属之地，去泗城远，故后为丹州所占。三年前上疏清界，当亦在其中。由此西去两日程，曰罗猴，为泗城东北境，都泥上流所经也。饭而换马，北下阜，过一涧，于是北上冈陇，渐逾坳而北，三上三下。坞中俱荒芜，无复耕塍，其水皆西南流，故知东北即大山之脊矣。共五里，为山界，土人指以为与贵州下司分界处，此不特南丹北尽，实粤西西北尽处也⑨。

逾脊北下，水犹西南流。又从岭北再升一土岭，共一里，北出石山之隘，是为艰坪岭。石骨棱削，对峙为门，是为南北二水分界。北下一里，石路嶙峋，草木蒙密，马足跃石齿间，无可着蹄处，正伏莽者弄兵之窟，余得掉臂而过，亦幸矣哉！既下，西向行峡中，水似西流，而似无出处。一里，始复睹塍田。又西半里，转而北，峡中塍乃大辟。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坞，曰由夷村，是为下司东南第一村，亦贵省东南第一村也。南丹送骑及令箭牢子辞去⑩。待夫甚久，担先去，暮，骑至。西北二里至山寨，又逾岭涉涧，越数村，夜行八里而抵下司，俱闭户莫启。久之，得一家启户入，卧地无草，遍觅之，得薪一束，不饭而卧。

【注释】

①夹山关：即今关上，在南丹县北境。

②栏路村：今作拉六，在南丹县北境，铁路线稍东。

③芒场：今名同，在南丹县北境。

④郊岚村：今作者乐，在南丹县北隅。

⑤伏莽之徒：暗藏在山林中的盗匪。 无惮（dàn 但）：无所畏惧。

⑥匹（pǐ）：绸布等织物的量名，古代一匹长约四丈。练（liàn）：洁白的熟绢。

⑦香炉：庐山香炉峰。

⑧六寨哨：今仍称六寨，在南丹县北隅的公路旁。

⑨实粤西西北尽处也：杨本、陈本、乾隆本、四库全书本皆将三月二十七日记分载两处，此句下有“余粤西游亦止此”，其下内容则列入《黔游日记》首篇，且文字较详。

⑩令箭：古时军中用以传令的小旗，竿头为铁制的箭镞，故称令箭。

【译文】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阴云四面合拢，这天是立夏日。饭后等待派夫，很久不来，上午只得到四名，有两名还未来。我不能等下去，让两名挑行李，用两名扛轿子上路。出到街北，一直往北行走在山坞间，一里半，大溪向东北流去，路折向西北，翻越土岭。二里半，越过岭往西下走，有水流从东南流来，向北流去，渡水后往南行，在这里石峰重新出现，有的回绕拢来，有的紧逼侧立，高树密枝，蒙密荫蔽，幽深俏丽，此时中午太阳渐渐晴开，如同行走在绿色的帏幔之中。不久逆着山峡往西进去，只听见水声潺潺，但林木浓密遮挡着辨不出它从哪里流出去，推想也必定是向东的水流，然而石头路十分宽大，不像在州东都是从草莽中行走了。共三里，有座石峰当中立在两面山峡之间，又高又尖超过群山，而两旁相夹的石壁反而狭小，益发觉得峥嵘。由它南边的夹谷穿过去，又登岭一里，向西南越过山脊，山脊南面就是下坠的深坑，也像岭北的山一样林木密蔽碧波沉浮了。由岭上往西沿北峰走，又越过山脊往西下行，共走一里多，由两山相夹的山谷中向西出来，叫夹山关。西边就有数家人依傍在北峰下，它后面陡削的山崖如像屏风，前边是清新浓密的竹林，路从它下边走。忽然北山的山麓，石崖飞架，有小溪从西边流来，冲刷着石崖的石脚，向北流入石洞中。洞口向南，在浮空石崖东

面村后的危崖之下，水从南面冲捣进洞，应当也是穿流过北山而后泄入南丹州下游的水流。由浮空石崖下溯细小的溪流往西行，那里面又有田地回绕在满壑谷之中，南麓又有个数十家人的村庄。又向西三里，越过土山下走，向西北又是一里，有水流从西南的土山峡中流来，往东抵达石崖下，转向北流去，路也渡过水流往北走。二里，水由东北的山坞中流去，由岔开的小道向西北爬升，冈阜高低不一，共四里，这才下岭。又向西南转入山坞中，是夷州村，时光已到下午了。煮饭吃后换了坐骑，由坞中沿细流往东北行。一里，涉过溪流，又走一里，越过山坳就转向西北，细流在山峡中，也向西北转。不久向北越过一个山峡，再往北上山，沿西山的半山腰行，共二里，峰头的石头路十分崎岖，山下峡中的水流也是自南往北流，又有一条从东面流来的小溪凑合到山下往北流去。又往北行越岭下走，就见峡中的积水非常深，猜想就是前边的水流转向西流了。渡过积水，顺山涧往北行，有堤横堵在山涧中，所以堤东的水达到马肚子了。共走一里，又有小溪自西面的土山峡中流来，合流后往东流去。从水流会合处仍渡到溪北岸，就见东面来的大路又来到此地相会，于是沿大路向西北上岭。一里，越过土山隘口，就见北面的石山屏风样矗立往东延去，路沿着南面一列土山往西北行。两列山之中又有田野，拓开成东西向的山坞，有小溪隔在其中，也是向东流去。又向西走二里多，山坞南面北山下都有村庄，瓦房很多，叫栏路村。大路一直往西向着山间缺口走去，从岔路向北渡过溪流，一里，越过北面的石山向北下山，转向西行半里，住宿在蜡北村。

二十五日　黎明，由蜡北村稍往西走重又向北走入山峡中，半里，越过小山脊往北下行，半里，抵达尖高峰下。此处另成一峒，有一二间茅屋靠在尖高峰下。走完峒后往东北行二里，有村庄在西山的山麓，叫肖村。又向北走半里，有山洞在西面小山的坑谷中，洞口朝向东南，外面一层十分宽敞，中间的洞壁如像屏风，里面又辟有洞口非常深。路由东面的山崖上走，隔着山坞与山洞对面相望，藤

条覆挂，洞中有水从洞口潺潺流出，洞前形成山涧，向南流后折向西流去。又往东北行半里，越过岭脊，十分险峻。东西两面的山峰全是石崖，只有此处岭脊是土的。越过岭脊向东北下走一里，又成一峒，叫街旁村。送行的人想要换夫换马，可居民不肯应差，强迫送行的人再往前走。于是向西北登岭，岭上下之处有许多背靠山崖沿着壑谷的房屋。一里，越过山岭下走后再上走，又往西北二里，再越到岭西转向北行，有个村庄在东山的半山腰，房屋非常多。沿着东山往北行二里，有座尖山竖立在东峰之上，非常尖锐，下边有瓦房，竹篱围墙环绕，不太像各地的村落。这里的西面有山高耸，胜过群峰，这才是向南下延到多灵山两江〔都泥江、龙江。〕分界的山脊，与所走的东峰相对夹成山坞。中间展开一个大壑谷，自南延向北，就是前边从栏路村往西走的大道，转而成为此处山坞了。坞中的土山之上，树丛郁郁葱葱，居民房屋鳞次栉比。与此村东西相对的村庄叫芒场，这是大道经过的地方；我由于驿站的马匹要到村中去换，所以走上这条小道。然而乡村农夫挨门挨户去请求替换，那些人都不肯应差，屡次前走屡次停下来，强迫他们又不肯走。正在无可奈何之时，适好有一个少年悬挂宝剑插着弓箭来到，催促他们快走，原来是南丹州的莫君派遣持令箭来送我的人，这才开始再向前走。又向北越过一座山岭，又向北一里，在壁坳村吃饭。数家人在东峰半山腰，村前排列着许多岩石，房屋建在其间，实在是首选的胜境，但当地人不知道它的优美之处。饭后，换的马匹到来但却没有马鞍，只好命令两个挑夫先挑担走，驿站的脚夫再去芒场找马鞍；很久仍找不到，只得砍竹子捆成轿子；轿子做成又等候派夫；又是很久马才到，已是下午了，于是向西行。这之前，壁坳村驿站的差夫说："西北方石山巍峨，山下有个村庄叫蛮王村，此峰也叫做蛮王峰。"于是望着它往西行，越过一座土阜往西下行，共走二里，有山涧自南往北流，越过山涧又向北上岭，越过两重土山，共一里，下到土山峡谷中，有小溪自北流向南，溯小溪往北上行一里，直抵蛮王

峰下。它最为高峻突兀并列高耸，西南的峰顶有块岩石弯曲而起，反转身体朝向北方，上方又竖直如像头颅，莫非就是所谓的“蛮王”的地方了吗？此时顾仆押挑夫担子在蛮王村，还隔着一条峡谷，呼唤我一直向西从大道走，他也从村中押着挑夫来。半里，与顾仆在山峰西面相会，于是转弯沿山峰西面的峡谷向北行。这个峡谷中有水流相会，往北上走半里，峡谷中仍有田地，但水流已往北流注，这是北面延伸来的山脊，到蛮王峰后向西延伸再往南下延，耸峙为芒场西面的最高峰，以下延到多灵山，成为都泥江、金城江两条江流的分界。往北顺水流行半里，那水流向西流去，路向西北又走半里，越过岭后下半里，西南一列山十分广阔，北面一列石山的山脊自西延向东，有座尖峰竖立在山脊上，环绕在它的西南成为大壑谷，田亩高低错落，许多房屋依傍在它东北的尖峰下。又走一里左右，登上村中的竹楼叫郊岚村，又叫头水站，有水流自东北的山脊间流出，是都泥江支流的上游，这是起名叫“头”的缘由了。村里人拿酒食来敬献，吃了酒饭，换了坐骑上路。向西北一里半，有路穿越北面的峡谷而去，于是向导由岔道向西出到峰南。又走半里，再换脚夫，这才明白他们走小路是将就村子了。又往西一里，雷雨暴降，不一会就过去了。又向西一里，登上一处土堡，向导想换马，那里的人不听从，只换了夫上路。于是傍着山峰向北转，越过岭下走。又向西南下坠，共二里，渡过一涧，又往西北行一里，这才与东面来的大道会合。再西北越岭三里，望见北山石脊巍峨，许多房屋依傍在山上，但还隔着一个壑谷。又向西，大道往西去，由岔道向北转，从北山下向东行，一里，上走到飘渺村。此村靠在半山腰，面向南，东边有尖峰高插在岭头，西边有危崖斜举在冈上。村前平缓地陷为壑谷，田亩盘绕错落，从上边望过去，壑谷中众多的田地四周都环绕着田埂，高下旋绕层层叠叠的，极似漆雕堆出来的纹路。从蛮王峰西边越过山脊往北走，到此地水流都是往西南流入都泥江，壑谷中都耕犁得没有空隙，居民也非常稠密，是所称的巴坪哨，也是一片肥沃

之地。这天晚上，雨后天气非常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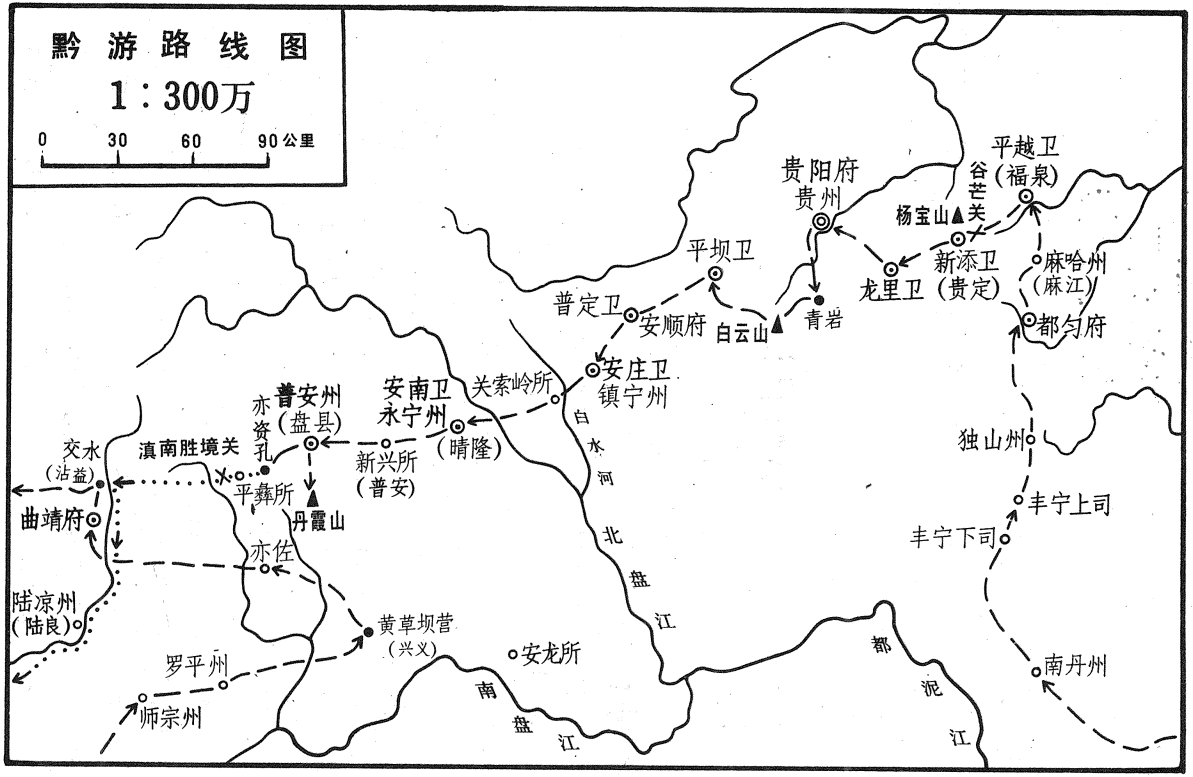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饭后等候坐骑，命令脚夫先挑担走；等了很久，才得到坐骑。由西峰突起的山崖下向西行，二里，越岭向西北下到坞中。这个山坞拓展成东西向的峡谷，坞中底部十分平坦，东边筑坝积为水塘，溯水塘往西行，水塘完后变成长满草的洼地。共向西走半里，有个墟场在路旁，叫巴坪场。它西面有条深深的峡谷自西北延来，是这个东西向峡谷的上游，墟场是傍着右边转过去的地方。路向西穿越峡谷，再上岭，半里，越过山脊往西下行，到这里成了南北向的峡谷。路转向北行半里，峡谷仍转为东南向，路又向西走半里，此处峡谷中都是长满草丛的平坦谷底，似乎可以垦为田地。于是又向西越过隘口的山脊，这个山脊只有一丈多高，山脊东面就是所走过的长草的壑谷，山脊西面就有水溢出来形成溪流。沿溪流往西行半里，渡溪，从北山下行，走过一个山坳，有三四家人依傍着它。又向西半里，大路一直向西去，因为就近到村中找脚夫的缘故，又向南由岔道涉过溪流越过南面的山坳，共一里，在南面山坞中找到一个村子，叫潭琐。村中居民十分多，山环绕着中间转过，又成了一峒。又吃了饭等候换夫，很久才得到。下山半里，由西北的峡中出去，就是前边往西流的溪流了。由溪流南岸往西行半里，溪水转向北去，路也顺流走。在这里山分开成东西两列：东面一列山都是自东往西突起，共有五六座山峰，西面都是平剖下坠，往北排列，好像五个老人面向西方；西面一列山则是蜿蜒的土峰，与东面一列山相对排列形成峡谷，山涧由其中向北流去。从山涧西边沿西山的东麓往北行半里，有条小溪向东注入山涧，渡过小溪又向北走一里半，抵达一座山岭，山涧折向东流去，路于是向北越岭。一里，就见大路从东面伸来。又向东一里，有条山涧也向东流注，渡到涧北，又走一里，有水一泓，在路旁树根下的石缝间，清澈甘冽特别奇异。又向北一里，又有水流自西北的峡中流来，流出东边与石缝间清泉往北流的水合流，似乎是穿过东北的山峡流去，路溯西北的

山峡进去。这山峡山湾环绕，从北面的东序〔是六寨之一。〕往南延来，这里名叫羊角冲，这是歹徒肆无忌惮公然横行之处。轿夫指出路旁倒伏的草丛，是数天前杀人的地方，走过这里心中恻然哀伤。入峡走一里，往东眺望已逼近东面突立的山峰下。又向北走就见突立的山峰完后，山坞十分开阔。望见东方一座山峰又尖又高地耸起，中间空着如合起来的手掌，悬架在群峰之间，下面透出空中的亮光，它上边合拢之处仅如独木桥一样凑拢，千尺白云，映衬在东边危峰山腰之间，正如苏州的白绢，庐山香炉峰雪花飞溅的瀑布，不再辨得清哪是山哪是云了。自从桂林以来，见过的穿山很多，虽然高矮不一，内外相通，如此峰剜空翠色环绕的，未曾有过。此地是粤西极边界第一穷僻之地，也有此等第一奇绝的胜景，不辜负几天来奔走在这磨牙吮血之地了。又向北一里，有个村庄高悬在西峰的石坡上，叫东序村，是六寨极南边的头一个村子。捆轿子换夫。往东北行二里，又换夫。向西北越过一道岭下走，共一里半，有个墟场叫六寨场。转向北后往东又走半里，有溪水自东面流来，从独木桥上渡到溪北。一里，有座石峰高悬在两面山峡的中间，前边有数十家人背靠着它，这是六寨哨。〔所称的“六寨”，南面起自东序，北边抵达六寨哨，中间有六个寨子。〕绑轿子换夫，从东面的峡中往北行一里，转向西走入山峡。峡中的水往东流，逆流深入又是一里多，大路一直往西穿过隘口，由岔路就村子往西北半里，在北村下找到浑村。姓韦的头目拿出贴子呈给我观看，是以忠勇免除差役的村子。我告知他相送，此人拿出酒肉来招待，派坐骑送我。此地北面有高大的山崖，有山洞，洞口面向西南，高悬在山崖上；南面有绝壁，有山洞，洞口朝向东北，深透进石壁间。从小路走下西面的山坡，与大路相交往南走，二里，抵达南面的山洞前边。沿着石壁向西走，又是一里，转入南面的山峡中，向东南走入山坞，有个村庄叫银村。等换夫等了很久，天晚了才捆轿子，在昏黑中上路。向西北沿着山走出峡谷，转向西，共走三里，住宿在晚宛南村。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来不及吃饭，村里人就捆好轿子立即动身。沿西山往北走，石山壑谷中渐渐有水从东面的浑村西麓流来，流成溪流。半里，渡过溪水往北行，半里，有村庄在西山下，溪流环绕在村前，村子向东临溪，是晚宛中村，村子长处又有半里。路隔着溪流，顺溪流又往北一里，过桥后往西走，在晚宛北村吃饭。换夫后向东过桥，于是往东北行一里半，越过东面的山冈，有村庄在冈北高悬的土阜上。又换夫，向北下冈，渡过一条山涧，再走一里半，向北上登一座山冈，这是岜〔土话读作“壁”。〕歹村，是南丹州极北边的寨子了。〔六寨北面到岜歹村，西边到巴鹅，从前都是泗城州所属的地方，离泗城州远，所以后来被南丹州占了。三年前上奏章清理边界，应当也在其中。〕由此往西去两天的路程，叫罗猴，是泗城州的东北境，是都泥江上游流经的地方。吃饭后换马，向北走下土阜，越过一条山涧，从此地起向北上登山冈土陇，慢慢越过山坳往北走，三次上走三次下山。山坞中全是一片荒芜的景象，不再有耕地，这里的水流全向西南流，因此知道东北就是大山的山脊了。共五里，是山界，当地人指认为是与贵州下司分界之处，此地不仅是南丹州到了北边的尽头，实际是粤西西北境的尽头了。

越过山脊向北下走，水流仍往西南流。又从岭北再爬升一座土岭，共一里，向北走出石山的隘口，这是艰坪岭。岩石棱角分明似刀削一般，对峙成门，这里是南北两面水流的分界处。向北下走一里，石子路面嶙峋，草木浓密，马足腾跃在牙齿状的石块间，没有可以落蹄之处；正是拦路抢劫的匪徒摆弄兵器的巢穴，我得以擦肩而过，也是幸运了呀！下山后，向西行走在峡谷中，水流似乎往西流，但似乎没有流出去的地方。一里，这才重新见到田地。又向西半里，转向北，峡中的田野显得十分开阔。又向北一里，有村庄在西面的山坞中，叫由夷村，这是下司东南境的第一个村子，也是贵州省东南境的第一村了。南丹州送行的坐骑及持令箭的牢子告辞离开了。等派夫的时间非常长，担子先离开，天黑，马到了。向西北二里走到

山寨，又越岭涉涧地越过数村，夜幕中行走八里后抵达下司，都关着门不肯开。很久，找到一家人开门进去，睡在地上没有草，遍处寻找，找到一束干柴，未吃饭便躺下了。



黔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贵阳府
贵州
平越卫
（福泉）
谷芒关
杨宝山
新添卫
（贵定）
龙里卫
麻哈州
（麻江）
都匀府
平坝卫
普定卫
安顺府
白云山
青岩
安庄卫
镇宁州
关索岭所
安南卫
永宁州
（晴隆）
新兴所
（普安）
普安州
（盘县）
亦资孔
滇南胜境关
平彝所
丹霞山
交水
（沾益）
曲靖府
亦佐
陆凉州
（陆良）
黄草坝营
（兴义）
罗平州
师宗州
安龙所
白水河
北盘江
南盘江
都泥江
独山州
丰宁上司
丰宁下司
南丹州

徐霞客游记全译

黔游日记一[①]

【题解】

《黔游日记一》是徐霞客旅游贵州盘江以东的游记。

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七日进入贵州下司，往北行经独山州(今独山县)、都匀府(今都匀市)、麻哈州(今麻江县)、平越卫(今福泉县)，再转西经新添卫(今贵定县)、龙里卫(今龙里县)、贵阳府(今贵阳市)，以后绕道广顺州游白云山，还过平坝卫(今平坝县)，又西经安顺府(今安顺市)、镇宁州(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索岭所(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四月二十四日抵北盘江东侧的永宁。沿途经过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聚居区。

徐霞客这一段旅程十分艰苦。在下司，“无茅无饭而卧”。在上司境，被四个持镖负弩的人夹持。“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在麻哈州，傲慢的担夫用凳子砸伤霞客的脚，他只能竭蹶而行。在狗场堡附近，担夫盗窃藏在盐筒中的路费逃走，霞客只得和顾仆共抬着行李，一前一后，举步维艰。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徐霞客沿途游览了

杨宝山、古佛洞、白云山、双明洞、白水河等胜景。白水河瀑布即今黄果树瀑布，为我国最大的瀑布。徐霞客尽情欣赏黄果树瀑布的雄奇景色，从不同角度描绘了黄果树瀑布的壮美，倾注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成为游记的名篇。游白云山的日记不但描写了“幽旷交擅”的大自然景色，还记录了大量与明代建文皇帝有关的古迹和传说。都匀梦遇山和福泉县，很多古迹与张三丰的传说有关。游关岭县的日记，记录了有关关索的遗迹。《游记》为我们展示了贵州省风景名胜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也反映了明末贵州的社会生活。

【原文】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②] 自南丹北鄙岜歹村，易骑入重山中，渐履无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岭。南丹、下司界。又北一里，逾石隘，是为艰坪岭。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黔、粤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别。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则石隘之脊，乃自东而西度，尽于巴鹅之境，而多灵大脊犹在其东也。北下一里，就峡西行，一里，始有田塍。又半里，峡转北，坞始大开。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坞中，曰由彝。此中诸坞，四面皆高，不知水从何出。然由彝村南石壁下，有洞东向，细流自畦中淙淙入，透山西而去，固知大脊犹在东也。至此南丹差骑辞去。由彝人始许夫骑，久乃不至，促久之，止以二夫负担去。余独坐其栏，从午至暮，始得骑。西北二里，至山寨，则寨人已送担亦前去。乃由其东上岭，越脊北下一里，行坌中。又北一里，再越岭脊，下行峡中。坌圆而峡长，南北向皆有脊中

亘，无泄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齿如锯，横锋竖锷，莫可投足。时已昏暮，跃马而下，此骑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坠峡底，逾所上数倍，始知前之圆壑长峡，犹在半山也。峡底有流，从南脊下溢，遂滔滔成流。随之西向行，共里许，有村在南山麓，担夫已换去。又骑而西半里，担夫又已去。盖村人恐余止其家，故亟换之行；而又无骑换，骑夫不肯前，余强之暗行[③]。西北半里，有溪自东而西，横堰其中，左右渊深，由堰上北度，马蹄得得，险甚。又西转过一村，半里，由村西而北向逾岭，始与双担同行，暗中呼声相属，不辨其为石为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塍间。共五里，过一寨，排门入，居人颇盛。半里，复排一门出，又行田塍中。一里半，叩门入旧司，门以内茅舍俱闭，莫为启。久之，守一启户者，无茅无饭而卧。

上、下二司者，即丰宁司也[④]。濒南界者，分为下司，与南丹接壤。二司皆杨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为杨柚，强而有制，道路开治，盗贼屏息。下司为杨国贤，地乱不能辖，民皆剽掠，三里之内，靡非贼窟。其东有七榜之地，地宽而渥[⑤]，纾骜尤甚，其叔杨云道，聚众其中为乱首，人莫敢入。

旧司者[⑥]，下司昔日司治也，为上司所破，国贤移居寨上。按，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其兄弟相贼而莫问，岂羁縻之道固应然耶[⑦]？寨在南山麓，与旧司南北相对，中隔一坞，然亦无奇险也。

二十八日　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随夫以盐易米而炊。余以刺索夫于南寨，国贤避不出，托言与上司不合，不敢发夫，止许护送者两三人送出境。余饭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从旧司北向逾岭行。共三里余，下至饿鬼桥，有小水自东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御人者每每横行于此[8]。又北二里，逾岭，已为上司界。下岭二里，有村在西坞，而路东有枫木树对之。又东北逾岭二里，有村在东坞，其前环山为壑，中洼为田。村倚东峰，有石崖当村后；路循西岭，与村隔壑相向，始敢对之息肩。又西北逾岭二里，转而西向行[9]，于是峡大开，南北相向，南山下村居甚稠，北山则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复西北逾岭。盖此地大山在东北，路俱缘其西南上，虽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逶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岭。路北有峰，回亘层叠，俨若天盘龙髻。崖半有洞，门西向，数十家倚之。路乃北转，又一里，越其西冈北向下。西冈者，大山分支西突为盘髻峰，其下横冈西度者也。西冈之北，山又东西排闼。北望西界山，一圆石高插峰头，矗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回沓，即上司治所托也；东界土山，即路所循而行者。共北五里，路与西界矗柱对。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担夫停担，各牵笠蔽雨，余持伞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镖负弩，悬剑橐矢[10]，自后奔突而至。两人趋余伞下，一人趋顾仆伞下，一人趋担夫笠下，皆勇壮凶狞，似避雨，又似夹持。余甚恐。问余何往，余对以都匀。问余求烟，余对以不用。久之，

雨不止而势少杀，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为将同往而前者，及余行而彼复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犹良也。更北半里，转而西又一里余，有营当两界夹中阜上，壁垒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门[11]，有土垣环绕，门内即宿铺。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栏。时雨过街湿，余乘湿履，遂由街北转而西，有巨塘汇其内，西筑堤为堰，甃为驰道甚整[12]。又北半里，直抵囤山东麓[13]，北向入一门。有石罅一缕在东麓下，当其尽处，凿孔如盂，深尺许，可贮水一斗。囤上下人俱以盎候而酌之，谓其水甘冽，迥异他水。余酌而尝之，果不虚也。由此循囤麓转入北峡，峡中居人甚多，皆头目之为心膂寄者[14]；又编竹架囤于峡中，分行贮粟焉。由北峡西向行，已入囤后，有脊自西北连属于囤，乃囤之结蒂处也。脊东峡中，有洞倚囤麓，其门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将上囤，余问："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囤半，有大洞颇深而有水，须以炬入。"由下仰眺，囤上居舍累累，惟司官所居三四层，皆以瓦覆，以垩饰[15]。囤险而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余乃随其人拾级上囤，其级甚峻，而甃凿开整。竭蹶而上，共半里，折而东，有楼三楹跨路间，乃囤半之隘关也。洞在中楹之后，前为楼所蔽不可见。有男妇各一，炊中楹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囤去。余索炬于炊者，则楹后即猪栏马栈。践之下洞，洞门北向，洼坠而下，下皆污土，上多滴沥，不堪驻足，乃复出而下。先是令一夫随行，至脊下，

不敢登，余乃独上。然囤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见，惟此洞为楼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旧路里余，返宿舍，则已薄暮矣。炊饭亦熟，遂餐而卧。

上司土官杨柚，由长官而加副总，以水西之役也。其地小而与南丹为仇，互相袭杀，故两土官各退居囤上。南丹州治在囤下而居于上。上司则司治俱在上，而环囤而居者，皆其头目也。南丹第三弟走荔波，为莫伋所执[16]；第四弟走上司，至今为外难，日惴惴焉。

其囤圆而大，四面绝壁，惟西北有脊通级而上，路必环旋于下峡，故为天险。峡中水西南下，合塘中及外峡南北诸流，俱透西南腋中坠去。

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南门，仍渡门东小水，溯之东北行。一里，蹑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峰突兀，至此北尽。逾脊西北行一里半，岭头石脊复夹成隘门，两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转而东北下，半里，下抵坞中。又北一里，复越土山西下脊，是为上司、独山州界，于是下岭循东山行。又二里，有村在西山坞中，为苴查村。其处东西两界皆土山，中开大坞，有水自北来，界于坞中，绕苴查之东，乃西向破峡去。循东界山溯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二支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如“丫”字会于中支山尽处。西北者较大，路溯东北行，一里半始渡之。于中支山东麓得坛子窑村[17]，乃土官蒙氏之族也。村北溪中皆碎石，时涸时溢。又东渡之，东北上冈头，共里许，有土环遗址，

名曰关上[18]，而无居舍。又东北一里，水尽坞穷，于是蹑岭，其岭甚峻。三里，北逾其脊，隘中砥石如铺[19]，两旁有屼立峰，是名鸡公关[20]。其脉自独山州西北，绕州治东南过此，又东南度六寨之东，而下蛮王峰者也。脊西南水，下苴查而入都泥；脊东北水，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龙江[21]。从脊东北眺，则崇山蜿蜒，列屏于前，与此山遥对成两界，中夹大坞，自西北向东南焉。下山即转北行，一里抵坞。转东，即有小水东南下。又东一里，逾陟冈阜，忽有溪自西北注东南，水于此复出，为龙江上流矣。渡溪东上，于是升陟坡垅，东北行坞中。五里，有数家之村，在东北山下。从其前复转入西峡，北一里，过一脊，始北向下岭。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坞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峡层山中出，东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恩者[22]。历石壑而渡其北，又缘西界支陇北行五里，为羊角寨。乃蒙氏之砦也[23]。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独山州之南隘门[24]。其州无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属皆土人。即苗仲[25]。明官多缺，以经历署篆[26]，所属皆客户。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黄南溪也，其人忠厚长者，家有楼可栖。盖是州虽无城，而夹街楼房连属，俱用瓦盖，无复茅栏牛圈之陋矣。

独山土官昔为蒙诏，四年前观灯，为其子所弑。母趋救，亦弑之[27]。乃托言杀一头目，误伤其父，竟无

问者。今现为土官，可恨也！

【注释】

①黔：贵州省的简称。因省境东北部在战国、秦代属黔中郡，为贵州地区设治之始。今贵州大部地区在唐代又属黔中道，自成区域，故名黔，亦称黔中。《黔游日记一》、《黔游日记二》皆在乾隆本第四册下。徐本在第六册，题曰“黔”，不分“一”、“二”，有提纲云：“丰宁下司、上司、独山州、都匀府、麻哈州、平越卫、新添卫、龙里卫、贵州府、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查城、鼎站、安南卫、普安州。”

②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年。

③暗行：摸黑走路。

④丰宁司：《明史·地理志》独山州：“丰宁长官司：州西南。洪武二十三年(1390)置，属都匀卫，弘治七年(1494)五月属州。西南有行郎山。”

⑤渥(wò 握)：优厚。

⑥旧司：即今下司，在贵州独山县南境。

⑦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其兄弟相贼而莫问，岂羁縻之道固应然耶：原脱此句，据四库本补。

⑧御人者：拦路抢人的人。

⑨转而向西行：四库本作“转而西南”。

⑩镖(biāo 标)：形如矛头的兵器，用以投掷伤人。 弩(nǔ 努)：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 剑：古代随身佩带的一种兵器，两面长刃，中间有脊，短柄。 櫜(gāo 高)：古代盛放衣甲或弓箭的囊。 矢(shǐ 驶)：箭。

⑪上司：今仍作上司，在独山县南境。

⑫驰道：本为秦汉时期专供帝王出巡时行驶车马的道路，此处指可供车马疾驰的宽整的大道。

⑬囤(dùn 顿)：为了军事防卫而设的堡垒的一种。凡民众团聚地建堡，地势冲要而狭隘不能建堡的，就作囤，恃险囤结，住头目或壮丁。

⑭膂(lǚ 旅)：脊骨。心膂：二者都是人体的重要部分，比喻为亲信得力的人。

⑮垩(è 饿)：白色土。

⑯伋(jí 及):多作人名用。

⑰坛子窑村:今作坛窟,在独山县中部,当公路旁。

⑱关上:今称矮关,在坛窑稍北的公路旁。

⑲砥石:原作“底石”,据四库本改。砥(zhǐ 纸)石,为石中的平软精细者。

⑳鸡公关:今作鸡公,在矮关东北,公路稍东。

㉑合江州: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明置,隶独山州。在今三都县西隅的烂土。

㉒又北行句:此水明代称独山江,经合江州往东,应为明代古州江、福禄江源,下游即今都柳江,入广西境为融江,而不再折南经荔波、思恩了。

㉓砦(zhài 寨):即山居设有防守栅栏者。

㉔独山州:隶都匀府,即今独山县。

㉕苗仲:即仲家,今布依族。

㉖经历:管出纳文书的官。 署(shǔ 曙):代理。 篆(zhuàn 转):官府的印章。 凡某官空缺,而以其他官代管印信,暂理其事者,称为署印或署篆。

㉗弑(shì 试):古时臣杀君、子杀父母称为弑。

【译文】

戊寅年三月二十七日　自南丹州北郊的岜歹村,换了马进入重山之中,渐入无人之境。走了五里路,越过山界岭。〔南丹州与下司的分界。〕又往北行一里,穿过一处石头隘口,这是艰坪岭。山上的岩石极为巍峨,树木极其浓密,道路非常崎岖,黔、粤两省的交界,从此处划分,南北两面的河流,也从此地分流。然而这里的水流也全都下流进都泥江,所以石头隘口处的山脊,是自东往西延伸,尽头在巴鹅的境内,而多灵山的主脊还在它的东面。往北下行一里,就着峡谷西行,一里,开始有农田。又走半里,峡谷转向北去,山坞这才十分开阔。又向北行一里,有个村庄在西边山坞中,叫由彝。这一带的各个山坞,四面地势都高,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然而由彝村南边的石壁下,有个洞向东,细细的水流自水田中淙淙地流进去,穿过山腹向西而去。本来我就知道主脊还在东面,到此地后南

丹州来的差人坐骑告辞走了。由彝村的人起初答应派给差夫和坐骑，等了许久仍不见来，催促了很久，只派两个差夫挑着担子走了。我独自坐在他们的竹楼中，从中午等到傍晚，这才得到坐骑。往西北行二里，到山寨，可寨里人也已送担子往前去了。于是由寨东上岭，越过岭脊向北下走一里，行走在壑谷中。又向北一里，再次越过岭脊，下岭行走在山峡中。壑谷呈圆形而山峡呈长形，南北方向都有山脊在当中横亘着，没有泄水的缺口。而北面横亘的山脊，岩石如锯齿，横的竖的都似刀剑的锋刃，没有可下脚的地方。此时天已昏黑，跃马而下，这匹坐骑可真算是把生死托付给它了呀！越过山脊，一直下坠到峡底，超过上山时的几倍路程，这才知道先前的圆壑谷与长形山峡还在半山腰呢。峡底有水流，从南面的山脊上往下溢出，于是形成滔滔的流水。沿着水流向西行，共走一里左右，有个村庄在南山山麓下，挑夫已换了离去。又骑马向西半里，担夫又离去。大概是村里人害怕我住在他们家里，故而急急忙忙换了挑夫就上路；但是又没有坐骑来替换，马夫不肯再往前，我强迫他摸黑赶路。往西北走半里，有条溪水自东流向西，溪中横着一道堤坝，左右两侧是深渊，从堤上向北过溪，马蹄“得得得”地响，危险极了。又往西绕过一村，半里，由村西向北越过山岭，这才与两个挑夫同行，在黑暗中高声呼唤相跟着走，辨不清是岩石还是人影。共两次上山两次下山，终于走到田野间。共行五里，路过一个寨子，推开寨门进去，居民很多。半里，再推开一道门出寨，又行走在田野中。一里半，敲开寨门进入旧司，寨门以内的茅屋家家都关着，无人肯开门。守了很久之后，一家才开了门，没有铺茅草没有吃饭便睡。

上、下二司，就是丰宁司了。濒临南面边界的地区，划分出来设为下司，与南丹州接壤。二处土司都是杨姓兄弟，但互相不和睦。现今上司土司是杨柚，强干有才能，制度严明，道路畅通，治安良好，盗贼收敛。下司土司是杨国贤，地方上混乱不能管束，百姓都去抢劫，三里之内，无处不是贼窝。它的东面有处

叫七榜的地方，地域宽广而且肥沃，那里的人，桀骜不驯尤其严重。他的叔父杨云道，为首聚众在那一带作乱，无人敢进去。

旧司，是下司昔日土司衙门所在地，被上司所攻占，杨国贤移驻到寨子上。〔据考察，丰宁二司都是贵州都匀的属地，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残杀却无人过问，难道羁縻的方法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寨子在南山山麓，与旧司南北相对，中间隔着一个山坞，然而也无什么奇险之处。

二十八日　黎明起床，细雨霏霏。我命令随行的挑夫用盐换米来做饭。我拿名帖去南面的寨子索要差夫，杨国贤躲避着不出来，推托说与上司不合，不敢派夫，只同意派两三个人护送我出境。我吃了饭便等候着他们，护送的人不来，只好雇了挑夫分别担着行李，从旧司向北越岭前行。共走三里多，下行到饿鬼桥，有条小河自东北流向西南，小石桥横跨在河上，盗贼常常在此横行。又往北二里，越过山岭，已是上司境内。下岭行二里，有个村庄在西面山坞中，而路东面有枫树面对着它。又向东北越岭走二里，有个村庄在东面山坞中，村前群山环绕成壑谷，中央下洼垦为农田。村子紧靠东面的山峰，有石崖位于村后；路顺着西边的山岭走，与村子隔着土垄相望，这才敢对着村子歇歇肩头。又往西北越岭行二里，转向西行，到这里山峡十分开阔，南北两山相对，南山下村庄居民十分稠密，沿北山有条大路紧傍着。西行五里，路再次往西北越岭。大体上此地的大山在东北方，路全是沿着山的西南面上行，虽然有上有下，不过上山多下山少，都是逶逶迤迤上升的路。又向西北走二里，越过山岭。路北有山峰，回绕绵亘层层叠叠，俨然如天上盘旋着的龙状发髻。山崖半腰上有个洞，洞口向西，数十家人依傍着它。路于是转向北，又是一里，越过山峰的西冈向北下行。西冈，是大山的分支向西突出形成盘绕的发髻状山峰，峰下横着的山冈向西延伸形成的。西冈之北，山势又形成东西排列的门扉。北望西面一列山，一块圆石高插在峰头，矗立的样子似擎天之柱，它北边石崖回绕杂

沓，便是上司治所依托之处了；东面一列土山，就是路顺着行走的山。共往北五里，道路与西面矗立的石柱相对。又向北二里，忽然山雨暴降。挑夫停下担子，各自拉个斗笠遮雨，我打着伞也遮着一副担子。急然有四个人拿着飞镖背负弓弩，腰挂长剑，箭囊中盛着箭矢，从后面急奔而来。两人奔到我的伞下，一人赶去顾仆伞下，一个跑到挑夫斗笠下边，全都勇武健壮凶狠狰狞，似来避雨，又似来挟持。我非常恐惧。问我前往何处，我回答去都匀。问我要烟，我回答不抽烟。许久，雨没停可雨势稍弱下来，我讲："可以走了。"那些人也说："可以离开了。"我以为是将一同往前走的样子，到我动身时他们却又停下来，我益发明白他们必定不是好人。不过进了他们嘴里却不咽下去，他们的心肠仍然还是好的。再往北半里，转向西又走一里多，有处军营位于两列山夹峙之中的土阜上，壁垒崭新整齐。由此下又西行一里，进入上司南门，有土墙环绕着，门内就是住宿的驿馆。〔江西人。从下司到此地，居民的房舍中土屋和干栏式楼房各有一半。〕此时雨过天晴街道还潮湿，我踩着湿鞋子，就经由街上往北转向西走，有个巨大的水塘，西边筑了堤修成堰塘，堤上砌成驰道十分宽整。又往北走半里，直达囤子所在之山的东麓，向北进入一道门。有一线石缝在东麓下，在它的尽头，凿了个孔如钵盂一样大，深一尺左右，可贮水一斗。囤子上下的人都用瓦盆等着舀水，声称这水甘甜清冽，与别处的水迥然不同。我舀了点尝了尝，果然不假。由这里沿囤子所在的山麓转入北面山峡中，峡中居民很多，都是头目的心腹；又用竹子编成粮囤架在峡中，分别把粮食贮藏在其中。由北面的山峡向西行，很快走入囤子后方，有条山脊自西北而来连接着囤子，那是囤子联结的关键之处。山脊东面的峡谷中，有个山洞紧依着囤子所在的山麓，洞口向北，十分狭窄却很深。有两个人将要上囤子去，我问道："此洞深不深？"说："这个洞不深。上到囤子半山腰，有个大洞很深而且有水，必须拿火把才能进去。"由下边抬头眺望，囤子上居民房屋层层叠叠，只有土司居住

的三四层房屋，都用瓦盖顶，用白土粉饰。囤子险要而居屋整齐，反而超出南丹之上了。我于是跟随那两人沿石阶遂级上囤子去，那石阶非常陡峻，但开凿敷砌得宽阔平整。竭力跌跌绊绊向上登，共半里，折向东，有楼三间横跨在路中间，这是囤子半山腰的关隘了。山洞在中间一间楼房的后边，前面被楼遮住不能见到。有男女各一人，在中间一间楼下烧火做饭。那二人指点我入洞，便登上囤子去了。我向做饭的人要了火把，楼后就是猪窝马圈。踩着污物下洞，洞口向北，洞势下洼直坠而下，下面皆是污泥，顶上落下许多淅淅沥沥的水滴，不能停足，就又出洞来往下走。这之前命令一个挑夫随行，到了山脊下，挑夫不敢上登，我便独自上山。然而囤子上的地形，可以从外面便望得见，唯有此洞被楼遮住，非亲身到达是不会知道的。仍经由原路走了一里多，返回住宿的客馆，却已近黄昏了。饭也已做熟，便吃了饭躺下。

上司土司杨柚，由长官而升任副总兵，是由于水西之役的缘故。他的辖地小却与南丹结仇，互相攻杀，所以两地土司各自退居到囤子上。〔南丹州衙门在囤子下却住在囤子上。上司却是土司宅第与衙门都在囤子上，而环绕着囤子居住的，全是他的头目。〕南丹土司的三弟逃往荔波县，被莫伋囚禁了；四弟逃到上司，至今仍为外患，终日惴惴不安。

这个囤子又圆又大，四面是绝壁，仅在西北方有条山脊通有石阶上囤子，路必定要环绕到下边的峡谷中，所以是天险。峡中的水流向西南下流，汇合塘中及外面峡中南北诸处水流，全都穿过西南一侧下坠而去。

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了南门，仍然渡过门东的小河，溯流往东北行。一里，踏着土山而上。四里，越过土山西延的山脊，山脊西头石峰突兀，至此北面的山脊完了。翻过山脊向西北行一里半，岭头的石头山脊再度夹成隘口，两旁石骨嶙峋。由隘口向西而出，转向东北下行，半里路，下到山坞中。又往北一里，再次越过土山向西下

延的山脊，这是上司、独山州的交界处，从此下岭沿东山行。又走二里，有个村庄在西面山坞中，是苴查村。该处东西两边都是土山，中间拓开为大山坞，有河水自北流来，介于山坞之中，绕过苴查村的东面，便向西冲破山峡流去。顺着东边一列山溯水流向北行，又走三里，河水分为两支流来，一条来自西北，一条来自东北，如同一个“丫”字交汇于中间一支山脉的尽头处。自西北来的水流较大，路溯流往东北行，走了一里半才渡河。在中间这支山脉的东麓，走到坛子窑村，是土司蒙家的族人。村北溪中都是碎石，有时干涸有时水满。又向东渡过溪水，往东北登上冈头，共一里左右，有环形土墙遗址，名叫关上，可是无居民房屋。又往东北走一里，流水和山坞都到了头，从此登岭，此岭极其险峻。三里路，向北越过岭脊，山隘中平整滑腻的石块如像人工铺砌的一般，两旁有矗立的山峰，这里名叫鸡公关。此地的山脉起自独山州西北面，绕过州城东南延过此地，又往东南延伸到六寨的东面，再下延到蛮王峰。岭脊西南侧的水流，下流到苴查村而后流入都泥江；岭脊东北面的水流，由合江州下流到荔波县而后流入龙江。从岭脊上向东北眺望，则崇山蜿蜒，似屏风排列在眼前，与此山遥遥相对形成两列界山，中间夹住一个大山坞，自西北延向东南。下山后立即转向北行，一里路抵达坞中。转向东走，即刻有条小河向东南流下来。又往东一里，跋涉翻越在土冈之上，忽然有溪流自西北流向东南，水流在此地重新出现，是龙江的上游了。渡过溪流向东上行，从此处上登山坡土垄，往东北行走在山坞中。五里，有个几家人的村庄，在东北方山下。从村前再转入西边的峡谷，北行一里，过了一条山脊，开始向北下岭。岭极深，半里路到达山麓，这才知道前边所走的路全是在山上。又向北在坞中走一里半，有条大溪水势浩大，自西面峡谷的层层山峦中涌出，往东奔注而去，这也是由合江州而流下荔波、思恩的河流。经过岩石壑谷渡到溪北，又沿着西面一列山分支的土垄向北行五里，是羊角寨。〔是蒙土司的山寨。在西山山麓。〕又往北行三里，有条小

溪自西面山坡向东流注，涉过此溪。又向北二里，进入独山州的南隘门。该州没有城池，一个土知州，一个明朝廷派来的知州。土司姓蒙，下属都是土人。〔即苗仲。〕明朝廷派来的官员大多空缺着，以经历代掌官印，下属都是客居的民户。我的房主人，是江西南昌人黄南溪，此人是个忠厚长者，家中有楼可以栖身。此州虽然没有城池，可夹街两侧的楼房相连，都用瓦盖顶，不再有草棚牛圈的简陋景象了。

独山州的土司过去是蒙诏，四年前观赏灯火时，被他儿子杀了。做母亲的赶去救护，也被杀了。却推说是杀一个头目，误伤了自己的父亲，竟然无人查问。现今做了土司，可恨呀！

【原文】

三十日　平明饭，出独山州北隘门，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北坞渐穷，山脊自东界西度南转，乃路转东北，涧中小水北流。渡涧，循东界山腋间东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间，甚冽[①]。其侧有蒙氏修路碑。从此攀石磴东北上岭，雨大至。一里半，北登岭隘。是岭由东南度西北，乃祖山，从其东北分裂众枝：其直东而去者，为黎平、平崖之脊；东南分枝而下者，为荔波、罗城之派；西北分枝而下者，度此稍北，即西转南走而环于独山之西，度鸡公岭而南，为蛮王、多灵之派。独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于众山之中，是名独山[②]，州之所以得名也。又东北行山峡间，乃下。共二里，有涧自东谷走深崖中，两崖石壁甚逼，涧嵌其间甚深，架石梁其上，为深河桥[③]。过桥，复跻崖而上。登岭而北，有小水自东北泻石

崖而下，涉之，复升岭，共一里，遂由峡中北行。又二里，乃下，东北行壑中。有村在东山下，由其前少转西北，共二里，有溪自东北来，渡之。溯其西岸，东北逾岭二里，一水自东北来，一水自西北来，东北者较大。于是涉西北水，缘中支山而上，东北三里而登其冈。饭于冈上。乃稍下，又北逾岭而下夹坞中。共三里，又上，有溪自南峡北向下坠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逾岭下一里半，下度深壑中，有涧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向西转。此东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岭。半里而上，循岭半西南行。二里，过兔场[4]，西出嘉坑关。随小水西下，由夹中行五里，两夹山多石崖突兀，路侧有泉涌穴出。又西二里，水坠南峡去，路逾北坳上，有寨在东冈之巅。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洼中坠，环塍为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逾岭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棱峭，皆作嘘云裂蕚之势。又西北下峡中，一里，转而西，半里，西出峡，是为独山州与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5]。于是山开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为横梁[6]。循溪东转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卖粉为饷者，以盐少许易而餐之。随溪南岸西行，道路开整，不复以蜀道为苦。溪北有崇庙在高树间，人家田陇，屡屡从断岸而出。共六里，过坞里村。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从溪西岸南行，半里，为邛母村。从村前西转，坞复东西开。而其村重缀冈阜，瓦舍高耸，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

曲，复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从北岸悬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来会，乃麦冲河也。即溯河西行二里，入麦冲堡南隘门而宿[7]。是晚雷雨大作，彻夜不止。

四月初一日　平明起，雨渐止。饭间，闻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须秉炬深入，中多幡盖缨络之物。觅主人导之不得，曰："第往关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门，溯溪东岸行。忽石壁涌起岸东，势极危削，溪漱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间，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竦[8]。三里，转入东坞，其北有小峰立路隅，当麦冲河南下之冲，有岩北向，曰观音洞。又北半里，曰麦冲关[9]。问所谓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峰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关之东有真武阁，南向正与观音洞门对。乃停行李于阁中，觅火炬于僧，将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远。但溪水方涨，湍急不可渡，虽有导者不能为力，而况漫试乎？"余乃废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东岸。溯之北，共一里，有溪自西北山腋来，路从东北山腋上，遂与麦冲河别。当坡路潦迹间，有泉泛泛从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随指而溷[10]，指去而复溢成孔，乃气机所动，而水随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转上后峡，遂向东入。又一里，峡更东去，路复从北峡上。其处石峰嶙峋，度脊甚隘。越隘北下坞中，被垄盈坞，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从此遂不作粤西芜态。粤西独不艺麦[11]。脊东西乱水交流，犹俱下麦冲者。又

东一里，转而北，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此处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㮣橇矣。波耕水耨，盈盈其间，水皆从崖坡泻下，而不见有浍浚之迹[12]。二里，有村颇盛，倚西峰下，曰普林堡[13]。又北一里，逾岭而上石峰，复度峡而下，转而东，平行石岭间。一里东下，盘窝中有小石峰圆如阜，盘托而出，路从之，经窝东入峡。一里，复北向升岭，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当为老龙之干，西自大、小平伐来[14]，东过谷蒙、包阳之间[15]，又东过此，东南抵独山州北，又东为黎平、平崖之脊，而东抵兴安，南转分水龙王庙者也。越脊北下，峡壁甚隘。一里，下行峡中，有水透西南峡来入，北随峡去，渡之，傍涧西涯行。有岐路溯水西南峡，则包阳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16]。随水东北行峡中，又三里，转而东，其峡渐开，有村在南山间，曰下石堡。又北二里，过一巨石桥，涧从桥下西北坠深峡中而去；路别之，东北逾岭。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岭下，则东南山坞大开，大溪自西北破峡出，汤汤东去，是曰大马尾河。以暴涨难渡，由溪南循山崖东行，溪流直捣崖足。一里，东抵堡前，观诸渡者，水涌平胸，不胜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泅水而渡，从北岸东向行。水从东南峡去，别之，乃东北逾岭而下，共三里，东渡小马尾河。复东北升岭，一里半，越岭脊东下。一里半，出山峡，山乃大开，成南北坞，东西两界，列山环之，大河汤汤流其间，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即有水自西峡东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

有石梁跨一西来溪上，度之。从梁端循峡西入，是为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别以姓称。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崖上，曰黄家司，乃其副也[17]。又北行田塍间五里，度西桥。又北半里，入小西门，是为都匀郡城[18]。宿逆旅，主人家为沈姓，亦江西人。

初二日　晨起，作书投都匀司尊张，勉行，四川人。乃散步东入郡堂，堂乃西向蟒山者。又东上东山麓，谒圣庙。见有读书庑东者，问南皋邹总宪戍都时遗迹[19]。曰："有书院在东门内。"问《郡志》。其友归取以示，甚略而不详，即大、小马尾之水，不书其发源，并不书其所注，其他可知。载都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门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垒石为九门甚整，横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匀郡城东倚东山，西瞰大溪。有高冈自东山西盘，而下临溪堑；溪自北来，西转而环其东[20]。城圆亘冈上，南北各一门，西有大小二门，东门偏于山之南。城后环东山之巅，其上有楼，可以舒眺。

郡西对蟒山，为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庙俱向之。其南峰旁耸，有梵宇在其上，须拾级五里而上，以饭后雨作不及登。谓之"蟒"者，以峰头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为龙山。

九龙洞，在城东十里。按《一统志》有都匀洞，在都匀长官司东十里，前门北向，后门南向，当即此洞。

今志称为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东，一在城西"。殊觉愦愦[21]。

水府庙，在城北梦遇山[22]，大溪南下横其前，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东来注。下有白衣阁，倚崖悬危壁上，凭临不测。上有梵音洞，西向为门。洞无他致，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为异耳。

【注释】

①冽(liè 列)：寒冷。

②独山：今名同，又称独秀峰，位于独山县城东南13公里的小坝子中，有小径盘旋而上。顶呈马鞍形，有亭。

③深河桥：在今独山县北境，黔桂铁路深河站附近。

④兔场：今名同，在独山县北隅。

⑤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原脱此句，据徐本补。

⑥横梁：今作黄良，在都匀市南隅。

⑦麦冲堡：今作墨充，在都匀市南境。

⑧竦(sǒng 耸)：通"悚"，恐惧。

⑨麦冲关：亦称关上。今墨充稍北，桐水河东岸有地名关上。

⑩溷(hùn)：通"混"，混浊。

⑪艺：种植。

⑫浍(kuài 快)：田间的大沟渠。浍浚：人工疏挖的田间沟渠。

⑬普林堡：今作普林，在都匀以南的黔桂铁路线上。

⑭大平伐长官司：隶龙里卫，在今贵定县南部的平伐。　小平伐长官司：属新添卫，在今贵定县中部。

⑮谷蒙：今名同，在都匀县西北隅。　包阳：今名同，在都匀县西北隅，紧靠普林西北邻。

⑯平浪：明置平浪长官司，隶都匀府，在今都匀县南部的平浪。　平洲六洞：明置平洲六洞长官司，隶都匀府，在今平塘县治。

⑰都匀长官司：据《明史·贵州土司传》："正德三年，都匀长官司吴钦与其族吴敏争袭仇杀，镇巡以闻，言：'钦之祖赖洪武间立功为长官，阵亡。子琮幼，弟贵署之。及琮长，仍袭，传至钦三世。敏不得以贵故妄争。'诏可之。"《嘉庆重修一统志》都匀府载："都匀长官司，在府城南七里，元为上都云等处军民长官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改置今司，属都匀卫，永乐十七年隶贵州布政司，寻还属都匀卫，弘治七年(1494)属府，本朝改属都匀县。正长官吴姓，副长官王姓。"都匀土长姓吴，都匀长官司应为吴家司。

⑱都匀郡城：都匀府，治今都匀市。

⑲宪：旧俗属吏称上官为宪。总宪：对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尊称。

⑳溪自北来：此溪明代称都匀河，今称剑江，下为龙头河，即清水江源。

㉑愦(kuì 溃)愦：混乱。

㉒梦遇山：《嘉庆重修一统志》都匀府载："梦遇山，在府城北三里。《通志》：下临剑河，众水汇流，波光浩淼。上有碑识曰：仙人张三丰观澜处。"

【译文】

三十日　黎明吃饭，出了独山州北隘门，向西北沿西面一列山前行。六里路，有条小溪也是从西面山坡向东流注，涉过小溪。又往北二里，北面山坞渐渐到了尽头，山脊自东面一列山向西延伸后往南转，而路转向东北，山涧中的小溪向北流。渡过山涧，沿东面一列山的山腰之间向东北上行，又走二里，有水从路旁石穴中溢出，十分清洌。〔石穴侧面有蒙氏修路碑。〕从此处攀登石磴向东北上岭，雨暴降。一里半，向北登上岭隘。此岭由东南延向西北，是祖山，从祖山东北面分裂为群山支脉：那正东而去的，是黎平、平崖的山脊；往东南分支而下的，是荔波、罗城的支脉；向西北分支而下的，延过此地稍往北，马上由西转向南走而后环绕于独山州的西边，延过鸡公岭再往南，是蛮王峰、多灵山的支脉。〔独山州南面二十里处，有座山尖尖耸起，立于群山之中，那山名叫独山，州由此而得名。〕又往东北行走在山峡之间，于是下走。共行二里，有条山涧自东面山谷奔流到深崖中，两旁山崖的石壁十分狭窄，山涧深嵌在石

壁之间非常深，架了一座石桥在山涧之上，是深河桥。过了桥，再次登崖壁而上。登上岭头往北走，有条小溪自东北倾泻到石崖之下，涉过小溪，再次登岭，共一里，便经由峡中往北行。又是二里，这才下行，往东北前行在壑谷中。有个村庄在东山下，由村前稍转向西北，共二里，有溪水自东北流来，渡过溪水。溯溪流西岸走，向东北越岭二里，一条溪水自东北流来，一条溪水自西北流来，来自东北的水流较大。于是涉过西北流来的溪水，沿中间的支脉上山，往东北行三里便登上这座山冈。在冈上吃了饭。于是稍稍下走，又向北越岭后下到狭窄的山坞中。共三里路，又上山，有溪流自南边的山峡中向北下坠到深潭之中，潭小但地势却很高，此潭就是西北小溪的源头了。又往北越岭下行一里半，下来穿越在深深的壑谷之中，有涧水自西南方峡中流来，到此处由东转向西去，这是东北小溪的源头了。涉过山涧，向西南登岭。上走半里，沿山岭半中腰向西南行。二里，路过兔场，往西出了嘉坑关。顺小溪西下，经峡中行五里，夹在两旁的山多半是突兀的石崖，路侧有泉水从洞穴中涌出。又向西走二里，溪水坠入南面的峡谷中流去，路越到北边的山坳上，有个寨子在东面山冈的冈顶。经寨子西北方越过山脊，南北两面都有中央下陷的洼地，田埂环绕辟为农田，一直抵达洼地底部，流水都是从洼底向西透过石穴泄去的。又向西越岭走一里，出了隘口，隘口上方石骨嶙峋棱角陡峭，全作出喷云绽花的姿态。又往西北下到峡中，一里，转向西，半里，向西出了峡谷，这里是独山州与胡家司的分界处。〔胡家司就是都匀长官司。按姓氏称呼它，以便与府名区别开来。〕到这里山势分开，南北十分开阔，中间有条大溪自北流往南，这是横梁。沿着溪东面转向南半里，到达南边的山崖。崖下有个卖粉的人，用少许盐换粉吃了。顺溪流南岸向西行，道路开阔平整，不再有蜀道之行的苦恼了。溪北有座高大的寺庙在高高的树丛间，人家和田垄，屡屡从对岸截断树丛显露出来。共走六里，路过坞里村。又往西一里，溪水向南弯曲，于是向西渡溪。从溪流西岸

往南行，半里，是邛母村。从村前向西转，山坞再次呈东西向分开。而这里的村庄一层层点缀在冈阜之上，瓦房高耸，想来也是胡家司的族人头目的住所。向西二里，溪水向北弯去，又一次向西渡过溪流。又往西北行一里，溪水向西弯曲，又向北渡溪。从北岸的悬崖上向西行一里半，有水流自西方流来相会，这便是麦冲河了。随即溯河向西行二里，进入麦冲堡的南隘门便住下。这天晚上雷雨大作，整夜不停。

四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雨渐渐停了。吃饭时，听说这里西边有个桃源洞，相距五里路，必须举着火把才能深入，洞中有很多似幡旗伞盖缨络之类的东西。找房主人导游，不愿意，只说："只管前往关上，可以往西去。"于是向北出了隘门，溯溪流东岸行。忽然石壁在岸东耸起，山势极为险要陡削，溪流冲刷着石壁的南面，路溯溪流往北去，咫尺之间，头上依傍着穹隆的山崖，脚下沿着迅急的水流，置身其中感到十分恐惧。三里路，转入东面的山坞，坞北有座小峰立在路侧，正当麦冲河南下的要冲，有个岩洞向北，叫观音洞。又往北行半里，叫麦冲关。打听所说叫桃源洞的地方，正在此地正西大山峰的半山腰，相望不超出四里之外。麦冲关的东边有个真武阁，面向南方正与观音洞洞口相对。于是把行李停放在真武阁中，向僧人找来火把，将要前去探察此洞。途中遇到一位老人，说："此洞相距不远。但溪水正好暴涨，水流湍急无法渡过去，即使有向导也无能为力，何况漫无目的地去探路呢？"我只好失望而返，取了行李向西南穿越而下，抵达河的东岸。溯河往北走，共一里，有条溪水自西北方山侧流来，路从东北方山腰上行，便与麦冲河分手。在坡路积水处，有泉水汩汩从地下溢出，泉眼大如手指，用手指伸进泉眼，都是沙土，随着手指插进去水就变混浊了，指头抽出便又溢成孔洞，这是气体上升的机理使沙土流动，而泉水随着气体冒出来，没有固定的洞穴。一里路，转上后山山峡，就向东入峡。又走一里，峡谷进一步向东延去，路又从北面山峡上走。此处石峰嶙峋，延伸

而过的山脊十分狭窄。越过狭窄的山脊往北下到山坞中，覆盖着田垄充盈在坞中的，小麦青青荞麦熟，全是粉色的花簇翠色的绿浪，从此地起便不再有粤西荒芜的状态了。〔唯独粤西不种麦子。〕山脊东西两面水流杂乱交流，仍然全是下流进麦冲河的水流。又往东行一里，转向北，有个山坞南北开阔，坞底十分平坦，犁为田地，〔此处已用牛耕种，不再像六寨以南那样用木板橇来耕地了。〕波耕水耨，流水滢滢充盈在田野间，流水皆是从山崖斜坡上流泻而下，却不见有人工开挖沟渠的痕迹。二里路，有个村庄十分兴盛，紧靠在西峰之下，叫普林堡。又往北一里，越岭后登上石峰，再越过山峡而下，转向东，平缓行走在石岭之间。向东下行一里，盘状的山窝中有座小石峰圆圆的如像土阜，圆盘般地托地而出，路经由这座石峰，经过山窝东边进入峡谷。一里路，再次向北登岭，一里，终于翻越到土脊之上。此条山脊应当是主峰的主干，由西面大、小平伐延来，往东延过谷蒙、包阳之间，又向东经过此地，往东南抵达独山州北面，又往东形成黎平、平崖的山脊，而后向东到达兴安县，往南转向分水岭龙王庙。越过土脊向北下行，峡壁非常狭窄。一里路，下来行走在峡谷中，有涧水穿过西南的山峡前来流入峡中，向北随着峡谷流去，渡过山涧，傍着山涧西岸走。有岔路溯流通往西南的峡中，是去包阳的道路，通往平浪司、平洲六洞司。顺涧水往东北行走在峡中，又是三里，转向东，此峡渐渐开阔起来，有个村庄在南山山间，叫下石堡。又往北行二里，过了一座巨型石桥，山涧从桥下向西北坠入深峡中流去；路离开了山涧，向东北越岭。上上下下两重山，又走二里路，越过岭下山，则见东南方向山坞十分开阔，有大溪自西北冲破山峡流出，浩浩荡荡东去，这叫大马尾河。由于溪水暴涨难以渡河，便由溪南顺山崖东行，溪流径直冲捣着崖脚。一里，往东到达堡垒前边，观看众人渡水，溪水汹涌齐胸，禁不住生出望洋兴叹的恐惧。坐了很久，这才脱衣泅水而渡。从北岸向东行，溪水从东南方的峡谷中流去，离开溪流，于是向东北越岭后下走，共行三里，向东

渡过小马尾河。又向东北登岭，一里半路，越过岭脊向东下岭。一里半，走出山峡，山势于是十分开阔，形成南北向的山坞，东西两边，群山环绕着它，大河浩浩淼淼流于坞间，自北流往南。溯溪流西岸走，沿西面一列山向北行一里，路旁马上有水流自西边峡谷中向东流入溪中，涉过溪流。又往北二里，有座石桥跨在一条自西边流来的溪水上，过了桥。从桥头沿峡谷向西进去，那是胡家司，就是都匀长官司了，因为名称与本府相同，故而用姓氏称呼它以示区别。又向北走一里，有村庄在西边山崖上，叫黄家司，是胡家司的副长官。又往北行走在田野间五里，过了西桥。又向北半里，进入小西门，这是都匀府城。住宿在旅店中，店主人姓沈，也是江西人。

初二日　早晨起床，写信送给都匀府知府张大人，〔张勉行，是四川人。〕于是散着步往东走入府衙大堂，大堂是坐西对着蟒山的建筑物。又向东爬上东山山麓，拜谒了孔庙。见有个在东厢房读书的人，打听南皋人邹总宪戍守都匀时的遗迹。回答说："有个书院在东门内。"询问《都匀府志》。他的朋友回家取来给我看，《府志》十分简略而不详备，就如大、小马尾河，不记它们的发源地，而且不写明它们流向什么地方，其他内容可想而知。记载都匀的八景，全是些八寸三分的帽子，不是此地确实特出的奇观。此地西门外大溪上有座新架的石桥，用石块垒砌成九个桥拱，非常整齐，横跨在滔滔洪水上，竟然不取此景，为什么呢？

> 都匀府城东面紧靠东山，西边俯瞰大溪。有座高高的山冈自东山向西盘绕，而下临溪水流经的深堑；溪水自北面流来，向西转后又环绕到它的东边。城墙呈圆形横亘在山冈上，南北各有一道城门，西面有一大一小两道门，东门偏在山的南面。城后环绕着东山的山顶，山顶上有高楼，可以纵目远眺。
>
> 府城西面对着蟒山，蟒山是全府最高的山峰，府衙、文庙都朝向它。它的南峰在侧边耸起，有佛寺在峰上，必须沿台阶逐级走五里才能上去，因为饭后下雨来不及上登。把它称之为

"蟒"的原因,是由于峰顶有石头山脊,蜿蜿蜒蜒如巨蛇。现在写的志书改称为龙山。

九龙洞,在城东面十里。据《一统志》,有个都匀洞,在都匀长官司东面十里,前洞口向北,后洞口向南,应当就是此洞。志书称都匀有两个仙人洞,下面的注文说:"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觉得非常混乱。

水府庙,在城北的梦遇山,大溪向南下流横在庙前,一条小溪自西边蟒山的北面一直往东流注而来。下面有座白衣阁,紧依山崖悬在危壁之上,高高濒临着不测之深渊。上边有个梵音洞,向西辟为门洞。洞中无其他别致之处,只是听说洞中有尊石佛自土中生出来的事较为奇异罢了。

【原文】

初三日　下午自都匀起身,二十里,文德宿①。

初四日　三十里,麻哈州②。又十里,干溪宿③。

初五日　十里,麻哈大堡④。又十里,干坝哨⑤。又十五里,平越卫⑥。

初六日　歇平越。

初七日　宿店。

初八日　雇贵州夫行,至崖头宿⑦。

初九日　新添饭⑧,至杨宝宿⑨。

初十日　龙里歇⑩。

十一日　二十里,至鼓角⑪。三十里,至贵州⑫。

十二日　止贵州。游古佛洞⑬。

十三日　止贵州,寓吴慎所家。

【注释】

①文德：今名同，又称文德场坝，在都匀市北隅。

②麻哈州：隶都匀府，治今麻江县。

③干溪：今名同，又作甘溪，在麻江县北境，湘黔铁路北侧。

④麻哈大堡：今名大堡，在麻江县北隅，麻哈江边。

⑤干坝哨：今作干巴哨，又作甘巴哨，在福泉县南隅。

⑥平越卫：治今福泉县。徐霞客绕道平越，当与寻访张三丰的胜迹福泉山、武胜关等有关。《嘉庆重修一统志》平越州载："张三丰，辽东懿州人，洪武间在平越卫，蓬头草履，四时惟一破衲，人呼为邋遢仙。于高真观后结茅为亭，昼则闭户静坐，夜则礼斗。永乐中，遣官征聘，莫知所之。""福泉山，在州治南。《通志》：仙人张三丰修真处。前为高真观，后为礼斗亭，亭前有浴仙池，池水夏不溢、冬不竭，池旁有枯桂。明万历中，有丐者浴于池，云能活此树，掬水沃其根，挂巾于树而去，是年桂复荣，至今犹茂，池水可疗病。"

⑦崖头：即今岩头寨，又作岩头铺，在贵定县东境。

⑧新添：明置新添卫，治今贵定县。

⑨杨宝：即杨宝山，又作阳宝山。《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载："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十里，高可百余丈，树木森密，殿阁崔嵬，诸峰环向此山，称黔东之胜。山上产茶。""阳宝山寺，在贵定县北阳宝山上，前后两寺，为一方之胜。"

⑩龙里：明置龙里卫，治今龙里县。

⑪鼓角：今作谷脚老街，在龙里县西境，湘黔公路上。

⑫贵州：指贵州布政司及贵州宣慰司的治所，在今贵阳市区。明清贵州城略作椭圆形。明初南至南明河，北至今喷水池，有五门，在今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老东门、喷水池五处。天启年间增筑外城，往北扩展，设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小东门。内外城的范围，东西北三面比今环城路稍小，惟现只保留城门名称而已。现在东边文昌阁附近还有城墙遗迹；从延安路中段到六广门体育场附近的城基路，路基隆起如脊，也是当年西北部的城墙基址。

⑬古佛洞：民国《贵州通志》载：黔灵山"山半为古佛洞"。黔灵山风景区得山水之胜，明代已有开发。进入今黔灵公园往西边路登山，就是九曲径，又称赤松道。路边削壁千仞，称溜翠岩。石壁下部有一洞近一人高，内有白玉石雕苦行佛坐像一尊，即霞客所游的古佛洞。洞前小屋一楹，梁上有"道光辛丑年建"字样，建屋时间较晚。登完九曲径，山顶凹处即是弘佛寺。进入公园大门往

东傍檀山涧行，即到麒麟洞。不但山形像麒麟，洞门边略加雕琢的钟乳石，亦酷似一对正舞动的麒麟。洞门外有明嘉靖九年(1530)镇守贵州太监杨金的七律诗。解放后，新辟了动物园，修了黔灵湖、烈士塔及穿山隧道，黔灵山成为贵阳市的著名风景区。

【译文】

初三日　下午从都匀动身，二十里，住宿在文德。

初四日　三十里路，到麻哈州。又走十里，在干溪住下。

初五日　十里，到麻哈大堡。又行十里，到干坝哨。又行十五里，到平越卫。

初六日　在平越歇息。

初七日　住宿在客店中。

初八日　雇贵州的挑夫上路，到崖头住下。

初九日　在新添卫吃饭，到杨宝山住下来。

初十日　到了龙里停歇。

十一日　行二十里，到达鼓角。又走三十里，到贵州。

十二日　停在贵州。游了古佛洞。

十三日　停在贵州，寄住在吴慎所家中。

【原文】

十四日　晨饭于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①]，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②]。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度桥，溯南来大溪又西南三里[③]，有一山南横，如列屏于前，大溪由其东腋北出，路从其西腋南进。又南行峡间二里，历东山之嘴，曰吧堰塘[④]，其西南有双峰骈起，其东即屏列山之侧

也。又三里，过双骈东麓而出其南，渐闻溪声遥沸，东望屏列之山，南进成峡，溪形复自南来捣峡去，即出其东北腋之上流矣；第路循西界山椒[5]，溪沿东界峰麓，溯行而犹未觌面耳。又南二里，始见东溪汪然，有村在东峰之下，曰水边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沟[6]，有一二家在路侧，前有树可憩焉。又南渐升土阜，遂东与大溪隔。已从岭上平行，五里，北望双骈，又三分成笔架形矣。南行土山峡中，又一里，出峡[7]。稍折而东，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东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仡佬桥[8]。乃饭于桥南铺肆中。遂南向循东峰之西而行，皆从土坡升陟，路坦而宽。九里，见路出中冈，路东水既东北坠峡下，路西水复西北注坑去，心异之。稍上冈头[9]，则路东密箐回环，有一家当其中，其门西临大路，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则此冈已为南北分水之脊矣。盖东西两界，俱层峰排闼，而此冈中横其间为过脉，不峻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独木岭[10]。或曰头目岭。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峰下，而此为头目所守处。从岭南下，依东界石山行。五里，复升土岭，渐转东南，岭头有一洼中坠。从其东又南向而上，共二里，乃下。一里，则有溪自西北峡中出，至此东转，石梁跨之，是为青崖桥。水从桥下东抵东界山，乃东南注鏊去，经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于是又出岭南矣。度桥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门[11]。其城新建，旧纡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阛阓

焉。是日晴霁竟日，夜月复皎。

青崖屯属贵州前卫，而地则广顺州所辖[12]。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13]，东北去龙里六十里，西南去广顺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环城北东流南转。是贵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驻扎其内[14]。

【注释】

①西溪：即今市西河。

②太子桥：即今太慈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太慈桥，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之上，俗讹为太子桥。"自西谷流来之溪即四方河。其西南有1965年发现的白龙洞地下公园，惜霞客西游时尚被土石所掩。洞内长587米，奇石缤纷，有水帘洞、双玉盘、动物园、百步桥等三十多组景色。

③大溪：明代称南门河，见《明史·地理志》。又称南明河，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山川载："南明河，在府城南门外。……为清水江之上源，亦谓之南门河。"即今流经贵阳市区的南明河。

④杷堰塘：今称甘荫塘，在贵阳市南郊。

⑤椒（jiāo 焦）：山巅。

⑥大水沟：今名同，在贵阳至花溪的公路旁。

⑦又一里，出峡：徐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作"又二里出峡。"

⑧华仡佬桥："华"同"花"。据《黔记》，此溪"俗名花仡佬河"。桥亦称花仡佬桥。花仡佬桥在今花溪镇，这里溪水潆洄多变，小山错落有致，自然景色极佳，被誉为"贵州高原之花"，为贵阳市郊的著名风景区和文化区。仡佬（gē lǎo 格老）：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至今花溪附近的山区还有几家仡佬族。

⑨稍上冈头：原作"稍下冈头"，据四库本、徐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改。

⑩独木岭：今作桐木岭，在贵阳市南境。

⑪青崖城：《明史·地理志》作青岩，即今青岩镇，在贵阳市南境。

⑫广顺州：隶贵阳军民府，治今长顺县北的广顺镇。

⑬定番州：成化十二年(1476)置程番府于今惠水县。隆庆二年(1568)移府入布政司城。万历十四年(1586)置定番州，仍治今惠水县。

⑭总兵：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无定员，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兵，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

【译文】

十四日　清晨在吴家吃过饭，于是出了省城南门，走过西溪桥，向西南方行。五里路，有条溪水自西边山谷中流来，往东注入南来的大溪；有座石桥跨在溪上，叫做太子桥。〔这座桥据说是因建文帝而得名，不过为什么用“太子”来起名呢？〕桥下溪水涌流在两岸石崖之间，冲激奔突很是湍急，水势是南来的大溪赶不上的。过了桥，溯南来的大溪又往西南行三里，有一座山在南边横着，如屏风排列在前方，大溪由它的东侧往北流出去，路从它的西侧向南前进。又向南行走在山峡之间有二里，经过东山的山嘴，名叫岜堰塘，它的西南方有两座山峰双双耸起，它的东面就是那座似屏风排列之山的侧面了。又走三里，过了双双并立之峰的东麓而后到达它的南边，渐渐听到远处溪水的沸腾声，东望那屏风样排列的山，南面迸裂成峡谷，溪水的流势又自南流来冲捣山峡而去，这就是流出此山东北侧那条大溪的上游了；但只是道路顺着西边一列山的山顶走，溪水沿着东面山峰的峰麓流，逆溪而行却仍未见面而已。又往南二里，这才见到东方有溪水水势浩大，有个村庄在东峰之下，叫水边寨。又向南三里，叫大水沟，有一两户人家在路旁，前边有树可在下面休息。又向南慢慢爬上土阜，于是东面与大溪相隔。随即从岭上平缓前行，五里，北望双双并列的山峰，又分为三岔变成笔架的形状了。往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又行一里，出了峡口。略微折向东，就有大溪自西南方峡谷中流来，到此处往东转，流到东峰之

下，便折向北流去。有座九拱巨石桥，呈南北向架在溪上，这是华仡佬桥。于是在桥南的店铺中吃了饭。随即向南沿着东峰的西麓而行，都是从土坡向上爬，道路又平坦又宽敞。九里路，见到道路通往中间的山冈，路东的流水既已向东北坠到山峡下面，路西之水又往西北注入坑谷中去，对此现象心里边很奇怪。略略走上冈头，就见路东山箐密林环绕，有一户人家位于山箐之中，房门朝西面临大路，有三四个人歇息在岩石旁，因而拄着拐杖与他们一同休息，原来这座山冈已是南北两面的分水岭了。大体上东西两面，全是层层峰峦似门扉样排列，而此冈横在东西两列山中间成为过渡的山脉，山势不高而且平缓，它南面的水流即往南下流了，这里叫独木岭。〔或者叫头目岭。从前金筑司在西边的尖峰下，而此地是头目把守之处。〕从岭上往南下行，靠着东面的石山走。五里，又爬土岭，逐渐转向东南，岭头有一块中央下陷的洼地。从洼地东边又向南而上，共二里路，于是下走。一里，便有溪水自西北峡中流出，到此处向东转，石桥跨在溪上，这是青崖桥。溪水从桥下往东抵达东面一列山下，就向东南注入壑谷中去，是流经定番州而后南下泗城境内，流入都泥江的溪流，从那里又流出岭南了。过桥往南走，半里路，进入青崖城的北门。这座城新近修建过，旧城墙绕向东去，今天把城东角折向西就着尖峰上面修筑，城中瓦盖的楼房和街市很多。这一天终日晴朗，夜里月亮又皎洁明亮。

青崖屯隶属于贵州前卫，可地方上却归广顺州管辖。北面距省城五十里，南边距定番州三十五里，东北方距龙里司六十里，西南方距广顺州五十里。有溪流自西北的主峰山脊发源，环绕过城北往东流后向南转去。这是贵州省城南郊的要害之地，现今增设了总兵官驻扎在城内。

【原文】

十五日　昧爽，出青崖南门，由岐西向入山峡。南遵大路为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历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翁楼[①]，大树蒙密，小水南流。从其西入山峡，两山密树深箐，与贵阳[②]四面童山迥异[③]。自入贵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西北入峡三里，遂西上陟岭。一里，逾岭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彻骨，南下泻壑去。又西下半里，有涧自北峡来，横木桥于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复北上岭一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随现随伏。西北行两山夹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而中不见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东复有泉淙淙，亦随现随隐。盖此中南北两界俱穹峰，而东西各亘横脊，脊中水皆中坠，不见洼底，故洼底反燥而不潴。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悬泉一缕，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声淙淙成涧，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转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马铃寨[④]。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见路南涧已成大溪，随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峡来，二溪相遇，遂合而东南注壑去。此水经定番州，与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为水车坝[⑤]。坝北有土司卢姓者，倚庐北峰下；坝南有场在阜间，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坝乃自然石滩横截，涧水飞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桥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广顺来。广顺即金筑安抚司，乃万历二十五年改为州，添设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为广顺州道；

由溪南岸逾岭上，为白云山道；随溪东南下，为定番州道。乃饭于川人旅肆；送火钱，辞不受。遂西南一里，逾岭。又行岭夹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转，半里，又东转入峡。半里，峡穷，乃东南攀隘上，其隘萝木蒙密，石骨逼仄。半里，逾其上，又东南下，截壑而过。半里，复东南上，其岭峻石密丛更甚焉。半里，又逾岭南下，随坞南行，一里，是为八垒。其中东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坠成眢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则有峰横截壑口，西骈隘如阈，东联脊成岭。乃东向陟岭上，一里，逾其脊，是为永丰庄北岭，即白云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东西坞，有村在南山下，与北岭对，是为永丰庄。从坞中东向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转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树深丛，石级迤逦。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6]。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双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

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7]，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逾而北，开坪甚敞，皆层篁耸木，亏蔽日月，列径分区，结静庐数处，而南京井当其中。石脊平伏岭头，中裂一隙，南北横不及三尺，东西阔约五尺，深尺许，南北通窍不可测；停水其间，清冽异常，而不减不溢；静室僧置瓢勺之。余初至，见有巨鱼戏水面，见人掉入窍去，波涌纹激，半晌乃定。穴小鱼大，水停峰顶，亦一异也。以其侧有南京僧结庐住静，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犹仍其旧也。

是日下午，抵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即导余登潜龙阁，憩流米洞；命阁中僧导余北逾脊，观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8]。四望乔木环翳，如在深壑，不知为众山之顶。幽旷交擅，亦山中一胜绝处也。对谈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于庵西，复具餐啜茗，移坐庵后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朗映彻，无片翳之滓；至晚阴云四合，不能于群玉峰头逢瑶池夜月，为之怅然。

十六日　夜闻风雨声，抵晓则夙雨霏霏，余为之迟起。饭后坐小窗待霁，欲往探龙潭，零雨不休，再饭乃行。仍从潜龙阁北逾岭至南京井，从岐东北入深箐中，耸木重崖，上下窈渺，穿崿透碧，非复人世。共五里，则西崖自峰顶下嵌，深坠成峡，中洼停水，渊然深碧，陷石脚而入，不

缩不盈，真万古潜渊，千峰闷壑也。其峡南北约五丈，东西约丈五，东崖低陷空下者约三丈，西崖耸陷空下者十数丈；水中深不可测，而南透穴弥深，盖穿山透腹，一峰中涵，直西南透为南京井，东南透为跪勺泉者也。崖上乔干密枝，漫空笼翠。又东北攀崖，东南度壑，皆窈渺之极。壑东有遗茅一龛，度木桥而入，为两年前匡庐僧住静处，今茅空人去。将度木披之，是山雨大作；循旧径返，深霭间，落翠纷纷，衣履沾透。再过南京井，入北僧龛。僧钥扉往白云，惟雨中莺粟脉脉对人，空山娇艳，宛然桃花洞口逢也。还逾潜龙阁，自然已来候阁旁。遂下庵，瀹茗炙衣。晚餐后，雨少霁，复令徒导，由庵东登岭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东隅，近山皆伏其下，遥山则青崖以来，自龙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静室。其室三楹，东向寥廓，室前就石为台，缀以野花，室中编竹缭户，明洁可爱。其处高悬万木之上，下瞰箐篁丛叠，如韭畦沓沓[9]，隔以悬崖，间以坑堑，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从白云，盖与潜龙阁后北坪诸静室取道皆然[10]，更无他登之捷径也。此室旷而不杂，幽而不闷，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绝人寰，洵栖真之胜处也[11]。静主号启本，滇人，与一徒同栖；而北坪则独一老僧也。白云之后，共十静庐，因安氏乱，各出山去，惟此两庐有栖者。十二庐旁，各有坎泉供勺，因知此山之顶，皆中空酝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云，暮雨复至。自然供茗炉旁，篝灯夜话，半晌乃卧。

十七日　晨起已霁，而寒悄颇甚。先是重夹犹寒，余以为阴风所致，有日当解，至是则日色皎然，而寒气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废炉[12]，良有以耳。

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13]。《一统志》有螺拥之名，谓山形如螺拥，而不载建文遗迹，时犹讳言之也。土人讹其名为罗勇，今山下有罗勇寨。土人居罗勇，而不知其为螺拥；土人知白云山，而不知即螺拥山。僻地无征，沧桑转盼如此！

白云山西为永丰庄北岭，即余来所逾岭也；东则自滇僧静室而下，即东陨颓然，下对青崖，皆为绝壑；前则与南山夹而成坞，即余来北上登级处也；后则从山顶穷极窈渺，北抵龙潭，下为后坞，即余来时所经岭南之八垒者也。此其近址也。其远者：东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广顺三十里，东南由蓊贵抵定番州三十里[14]，北抵水车坝十五里。

白云山中有玄色[15]、白色诸猿，每六六成行，轮朝寺下。据僧言如此。余早晚止闻其声。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龙潭后深箐仆木间，玉质花腴，盘朵径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担柴，土人呼为茅枣，云南甚多。

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马铃寨东溪，其西又有水车坝西溪，皆南流合于定番，而皆自石洞涌出。至白云南，又有蓊贵锣鼓洞水及撒崖水，

皆为白云山腹下流，皆东合于定番州。其南又有水埠龙[16]，在白云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银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涌出，而南注于都泥江。则此间水无非洞出者矣。

东望山脊蜿蜒，自龙里西南分支南下，回绕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即障都泥而南趋者。其山回环而东，中围丹平[17]、平州诸司，即麦冲、横梁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以此支环之也。

老龙之脊，自广顺北，东度上寨岭东，过头目岭，又东北过龙里之南，又东过贵定县西南[18]，又东过新添卫之杪木寨[19]，乃东南转，环蟒山之南，东过为普林北岭，又东南抵独山州北，乃东趋黎平南境，而东度沙泥北岭，以抵兴安分界。

贵州东三里为油凿关[20]，其水西流；西十里为圣泉北岭[21]，其水东流；北十五里为老鸦关，其水南流为山宅溪[22]；南三十里为华仡佬桥，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东为最微；俱合于城南薛家洞，东经襄阳桥[23]，东北抵望风台[24]，从其东又稍北，入老黄山东峡，乃东捣重峡而去；当与水桥诸水，同下乌江者也。

【注释】

①蓊楼：今名新楼，在贵阳市南隅，青岩至马林的公路旁。

②贵阳：明隆庆二年(1568)移程番府来贵州城，三年(1569)三月，改程番

府为贵阳府，增辖贵竹、平伐二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升为贵阳军民府。即今贵阳市。

③童山：光秃无草木的山。

④马铃寨：今作马林，在贵阳市西南隅。

⑤水车坝：今作水井坝，在贵阳市西南隅，马林稍西。

⑥建文：即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在位时间仅四年。后在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攻下南京，即皇帝位，史称“靖难之变”。建文皇帝被逼走，下落不明。有传说他逃隐到西南为僧，至今云南、贵州、广西的很多地方都有他曾到过的传说。

⑦巡方使：即巡按。

⑧莺粟花：一作罂粟花，花瓣四片，为红、紫或白色。果中乳汁干后即鸦片。但一般观赏罂粟花果小汁少，仅供赏花。

⑨沓(tà 踏)沓：繁多。

⑩静室：僧侣的居室，为其习静修行的地方，故称“静室”。

⑪栖真：道家安恬修炼之术。

⑫始知此中夏不废炉：“炉”原作“垆”，据四库本改。

⑬白云山：今名同，在长顺县东北隅，距县城 40 公里，但距惠水县城甚近，有公路达山麓。原有主要建筑 40 余处，依山势错落分布。古迹多与建文帝传说有关，现存天子洞、跪井、大龙潭、南京坪等。每年农历二月十九，长顺、安顺、毕节、威宁等地的群众多来游白云山，据传他们的祖先是随建文帝从南京移居来的。

⑭蓊贵：今作翁贵，在长顺县东北隅，有公路经过。

⑮玄色：带赤的黑色。

⑯其南又有水句：此水源明代称濛潭。其下的都泥江，指今惠水县境的涟江和罗甸县境的濛江。

⑰丹平：明置丹平长官司，属新添卫，治今平塘县西境曹渡河西岸的丹坪。

⑱贵定：据《明史·地理志》贵阳军民府：“贵定，倚，万历三十六年(1608)析新贵县及定番州地置。东有铜鼓山，有石门山。南有高连山，有南门河。又东有龙洞河，下流俱入陆广河。”则初置贵定县时，治所在今贵阳市区，与新贵

县同城，为贵阳府附郭县，所辖范围为今贵阳市东部和南部。明末贵定县治已迁至今贵定县西南四十里的旧县场，今称旧治。

⑲桫木寨：今作沙木寨，又名定南，在贵定县城稍南。

⑳油凿关：今称油榨关，在贵阳市东郊。

㉑圣泉：在今黔灵山背后川黔铁路以西、黔灵湖隧道西北约一里的山坳中。又称灵泉、漏勺泉、百盈泉、百刻泉。其水经常变化，百盈百缩，因名。明时镇远侯顾成甃石为池，池中置一石鼓，验水的消长。池旁有观音堂。

㉒山宅溪：又称宅溪或择溪，从清至今俗称贯城河。在贵阳市区东北流入城中，从北往南流，至喷水池稍南处向西穿过中华路，又往南流入南明河。现有些地段已用水泥板盖为暗河，但深陷的河床仍然存在。

㉓襄阳桥：即霁虹桥，在今贵阳市大南门外南明河上。《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津梁载："俗名襄阳桥，故南明河俗亦谓襄阳河；或云桥成而襄阳府济饷适至，故名。"

㉔望风台：即观风台。《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古迹载："观风台，在府城东南一里许，明万历中建。"今地名仍称观风台，在甲秀楼稍东。在襄阳桥与望风台间，南明河从东流折往南，这一带河面比现在宽，水势迂回减缓，形成涵碧潭和芳杜洲。河中有宽平而坚实的鳌头矶，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矶石上修建了甲秀楼。楼为三层方形，绿琉璃瓦顶，颇便登高揽胜。又建了九孔石桥连接两岸，称浮玉桥(因修公路，占去了北面的两孔，今存七孔)。桥上有涵碧亭，矶上亦置石栏石凳，也是憩息瞰水的好地方。霞客对这一带形势十分熟悉，证明他踏勘过这一片地方。对于甲秀楼，康熙《贵州通志》载：天启元年(1621)毁，总督朱燮元重建，更名来凤阁，复毁，康熙二十八年(1689)田雯重建。《游记》中未提及甲秀楼或来凤阁，可能霞客到时已毁。

【译文】

十五日　拂晓，出了青崖城南门，由岔道向西进入山峡。〔往南顺着大路走是去定番州的路。〕五里，折向南走。又向西南经过土山坡，共行五里，有个村庄在路北面的山下，叫做蓊楼，大树茂密，小溪南流。从村西进山峡，两旁山上树林茂密山箐幽深，与贵阳四面的光山秃岭迥然不同。〔自进入贵州省，山上皆是光秃秃的没有树

木，而贵阳尤其严重。〕往西北深入峡中三里，于是往西向上登岭。一里路，越过山岭向西下山，行半里，路旁土中有泉水涌出，泉水寒冷刺骨，向南下泻到壑谷中去。又往西下行半里，有山涧自北面的峡谷中流来，涧上横架着一座木桥，涧水向南流去，路西向越过山涧。又向北上岭一里，翻越到岭脊西边，有泉水淙淙流淌，时隐时现。往西北行走在两山夹峙之中，峡底平整下洼，犁为田地，可其中见不到水。又向西北走半里，到达西面的山脊，山脊东侧又有泉水淙淙流淌，也是时隐时现。大概这一带南北两面都是隆起的山峰，而东西两面各自横亘着横向的山脊，山脊中的水流皆向中央下坠，未出现在洼地底部，所以洼地底部反而干燥而不积水。越过西面的山脊下走，向西北行二里，路北有一缕高悬的山泉水，从山脊分界处的岩石上飞泻而下；路南忽然有淙淙的泉水声，涌流成涧，推想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半里路，转向西行，又走半里，遇到一个村庄在北山下，叫马铃寨。道路经过寨前，向西行，忽然见到路南的山涧已变成大溪，顺溪水向西行半里，又有条大溪自西面峡中流来，两条溪流相遇，合流后就往东南注入山壑中去。这条水流经定番州，与青崖城的水流汇合后下流进都泥江。从这里溯西来大溪的北岸，又向西行二里，是水车坝。水坝北边有个卢姓土司的房屋依傍在北峰下；水坝南面的土阜间有个集市，四川人在集市侧面搭起了茅房，作为居住停留的地方。水坝是天然石滩横截水流形成的，涧水飞奔于坝上，而且上游又有座巨大的木桥架在溪流南北，这条溪水是从西边自广顺州流来的。〔广顺州就是金筑安抚司，万历二十五年(1597)改为州，增设了流官。〕由溪流北岸溯流进去，是去广顺州的路；由溪流南岸越岭上走，是到白云山的路；顺着溪水向东南下行，是通定番州的路。于是在四川人开的旅店中吃了饭，送给他柴火钱，却推辞不肯接受。向西南走一里，越过山岭。又在山岭相夹之中行一里半，便顺着山势往南转，半里，又向东转进峡谷。半里路，峡谷完了，就向东南攀登隘口上走，这个隘口藤葛林木蒙蒙密

密，石骨嶙峋，极其狭窄。半里路，翻越到隘口之上，又往东南下山，横截壑谷而过。半里，又向东南上山，此处山岭上山石陡峻丛林更茂密。半里路，又越过山岭向南下走，顺着山坞南行，一里，这里是八垒。这其中东西两面都是山，南北形成壑谷，也有些深穴，深陷成眢井，而南北地势都高，是水不外泄的地方。一直抵达壑谷南头，便有座山峰横截过壑谷口，西边并立的隘口如像门槛，东边相连的山脊形成山岭。于是向东上登山岭，一里路，越过岭脊，这就是永丰庄的北岭，也就是白云山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山脊了。于是向南下山，又成了东西状的山坞，有村庄在南山下，与北岭相对，这是永丰庄。从山坞中向东行二里，在北面山崖上找到石阶，便向北上登。半里，转向西走，半里，又折向北，都是浓密幽深的树丛，石阶逶逶迤迤。有两棵巨大的杉树，夹立在石阶两旁，大处可三人合抱，西侧的一棵被火烧伤了树梢，是建文帝亲手种植的。再折向西走半里，到白云寺，是建文帝开创的寺院；前后建起两重佛阁。有泉一塘，在后阁前面的柱子之下，这是跪勺泉，泉水往下与北面佛阁下的石窍相通，不溢出也不干涸，取水的人必得趴下去舀，因而起名叫做“跪”，是神龙供奉给建文帝的，中间通向龙潭，不时有一对金鲤鱼出没其中。由佛阁西侧再往北上去半里路，是流米洞。山洞高悬在山顶的危崖之间，洞口向南，深处仅有一丈多，后部有个石龛，可依傍着它作为卧床；石龛右边有个小穴，是米流出来的地方，流出来的米是用来供奉建文帝的，可今天没有米了；左侧有个峡谷高高地迸裂开来，但上方透着明亮的窗口，中间横架着木板，仍然说是建文帝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些都是神化建文帝事迹的托辞。洞前方凭临群峰，绿浪千层，环抱起伏，远近群山都展现在脚下。洞左构筑了一个阁子，供奉着建文帝的遗像，〔阁子题名“潜龙胜迹”。塑像以前放在佛阁中，现在移放在此。〕是巡按御使胡平运修建的，前方俯瞰远山，右方似翅膀样在流米洞侧边却未遮住洞口，阁后就是山的绝顶。过了阁子往北走，开阔的平地十分宽敞，都是一层层竹林和高

耸的树木，遮蔽日月，分列着的几条小径把林区分成几片，建盖了几处静室，而南京井正当其中。石头山脊平平地伏在岭头，中间裂开一条缝隙，南北宽不到三尺，东西长约五尺，深一尺左右，南北通着空洞深不可测；有积水在其中，清洌异常，但水不减少也不溢出；静室中的僧人放置了瓢供人舀水。我初到时，见到有大鱼游戏在水面上，见人就掉头游入空洞中去了，水波涌起波纹激荡，好半天才平静下来。洞小鱼大，水停积在峰顶，也是一件奇异的事。因为它的侧边有个南京僧人建屋修行，所以用"南京"来命名；今天已换了个老和尚，是北京人，可泉水仍然沿用原来的名字。

这天下午，抵达白云庵。住持僧人名自然，供给饭食，后马上引导我去登潜龙阁，在流米洞休息；命令潜龙阁中的僧人领我向北越过山脊，观赏南京井。北京老和尚迎接客人到僧房中坐下。房前辟地种植了蔬菜，种有蓬蒿菜，黄花开满菜地；殷红色的罂粟花千枝万叶，成簇的花朵很大很密，丰姿艳丽不比牡丹芍药逊色。四面望去乔木环蔽，如在深壑之中，不知道是在群山之顶。幽雅与空旷开阔的情趣兼而有之，也是山中一处绝妙的胜境了。对坐交谈了许久，黄昏时才返回来。自然已等候在庵西了，再次准备了饭食，饮了茶，移到庵后的石壁下闲坐。这一天从早上到傍晚，天空清新晴朗，丽日普照，无片云蔽日的混浊之感；到了晚上阴云四布，不能在这碧玉状的群山峰头与那神仙瑶池般的夜间明月相遇，心中感到怅怅不乐。

十六日　夜里听见风雨声，到拂晓时便晨雨霏霏，我因此起床很晚。饭后坐在小窗下等待天气转晴，打算前去探寻龙潭，可零零落落的雨滴不止。再一次吃了饭才动身。仍旧从潜龙阁向北越岭来到南京井，从岔道向东北走入深箐之中，林木高耸山崖重重，上下都是一片幽深，穿越山崖，钻过绿丛，如在仙境。共走五里，就见西侧的山崖自峰顶深嵌下来，深深下坠形成峡谷，中部下洼处积着水，碧绿渊深，凹陷进山脚的石头中，不干也不满，真是万古潜藏着

的深渊，千峰障蔽着的深壑呀！此峡南北约长五丈，东西约宽一丈五，东边崖壁低低空陷下去之处有三丈，西面崖壁高高耸起，空陷下去的地方有十几丈；水深不可测，而南侧通着洞穴的地方更深，大概是这里的水穿透山腹，整座山峰之中涵养了水份，一直向西渗透出来成为南京井，在东南方渗透出来成为跪勺泉。山崖上高枝密叶，漫空遍野笼罩着翠色。又向东北攀登山崖，往东南穿过壑谷，皆极其幽深。壑谷东头有一间遗弃的茅屋，可通过木桥进去，是两年前庐山僧人修行的地方，现今人去屋空。正要过木桥推门进去，山雨大作；沿着原路返回，在深浓的云雾之间，落叶纷纷，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再次路过南京井，进了北京僧人的僧房。和尚锁着门前往白云庵去了，唯有雨中的罂粟花含情脉脉地摇曳，在空旷的山野间分外娇艳，宛如是相逢在桃花洞口一般。回来路过潜龙阁，自然已前来等候在阁旁。于是下返庵中，烹茶烤衣。晚饭后，雨稍停转晴，自然又命令徒弟领路，由庵东登上山岭的尖角处。沿着山岭尖角处往北走，一里，到达山岭东隅，近处的山都伏在岭下，远处的山就是青崖城以来，自龙里南下的支脉。稍微往北走些，下到深密的林木之中，钻过石缝上登，遇到一处静室。这个静室有三开间，面向东方，空旷高远，屋前就着山石辟为平台，用野花点缀着，室中竹编屏风绕在门口，明洁可爱。此处高悬在万木之上，往下俯瞰，山箐中竹丛层层叠叠，如同菜地中的韭菜一样繁多。但隔着悬崖，被坑谷沟堑阻断，可望而不可及。所以道路必定要从白云庵绕道，大体上与潜龙阁后北面平地上各处静室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再无其他登山的捷径了。这个静室空旷而不杂乱，幽静而不闭塞，险峻却不狭窄，呼吸可通天庭，起卧隔绝人世，实在是修真养性的极好去处。静室主人法号叫启本，是云南人，与一个徒弟同住一起；可北面平地上却仅有一个老和尚。白云庵的后面，共有十处静室，因为安氏之乱，僧人们各自出山去了，仅有这两处僧房还有僧人居住。十二处僧房旁边，各处都有坑泉供人舀取，因而知道此山的山顶，都是山腹中

空蓄水，贮而不流，又是一处奇观。晚上返回白云庵，暮雨又至。自然在火炉旁端来茶水，挑灯夜话，好半天才躺下。

十七日　清晨起床已经转晴，可十分寒冷寂静。这之前穿着两层夹衣仍然寒冷，我以为是阴天寒风所致，过几天就应当缓解，到这时虽然天色艳丽明朗，但寒气如故，这才知道此山之中夏天也丢不掉火炉，确实是这样的呀！

白云山起初名叫螺拥山，因为建文帝望着山中的白云登上去，成为开山之祖，便用“白云”来命名它。《一统志》上有“螺拥”的名称，认为是山形如像螺壳围抱着，可未记载建文帝的遗迹，这是因为当时还忌讳说到他。当地人把它的名字错称为“罗勇”，今天山下有个罗勇寨。当地人居住在罗勇，却不知道它应为“螺拥”；当地人知道白云山，却不知道就是螺拥山。偏僻之地，无人稽考证明，沧桑巨变转眼之间如此！

白云山西面是永丰庄的北岭，就是我来时越过的山岭了；东方便自云南僧人的静室处往下去，就是东面崩塌之处，下面对着青崖城，都是绝深的壑谷；前方则与南山相夹而形成山坞，就是我来时向北上登石阶之处；后面则从山顶穷尽极深远之处，往北抵达龙潭，向下形成后山山坞，就是我来时经过的山岭南面的叫八垒的地方了。这是此山附近的地理形势。那远处的：往东抵达青崖城有四十五里路，向西到达广顺州有三十里，东南方从翁贵到定番州三十里，北达水车坝十五里。

白云山中有黑红色、白色各种猿猴，常常六个六个地排成行，轮流在寺下朝拜。〔据和尚如此说。我早晚只听见它们的叫声。〕又有种菌子很美，大点的一种出产在龙潭后面深箐中倒卧在地上的树木之间，质地似玉，菌盘丰腴，圆盘状的菌朵直径有一尺，这就是天花菜了。〔又有一种小些的名叫八担柴，当地人称呼为“茅枣”，云南很多。〕

从青崖城往西，有司如河，它的西边又有马铃寨的东溪，

它的西面又有水车坝的西溪，都向南汇流于定番州，而它们都是从石洞中涌出的水流。到白云山南面，又有翁贵锣鼓洞的水流及撒崖的水流，都是白云山山腹下的水流，又都往东在定番州合流。定番州南又有水流名叫埠龙，〔在白云山南面三十里，有个仙人洞。洞北五里又有金银洞、白牛崖。〕它的上游也是从山洞中涌出来的，而后向南注入都泥江。如此，这一带的水流无不是从山洞中流出来的了。

往东望去，山脊蜿蜒，从龙里西南面分出支脉南下，回旋盘绕有如屏风，直达泗城州境内，这便是阻隔着都泥江使其往南流去的山脉。那山脉曲折环绕着延向东去，中段围绕着丹平、平州诸处长官司，即便是麦冲河、横梁河诸河向南透过六洞而下流进都泥江，也是因为此条支脉环绕着它们。

主峰的山脊，从广顺州北面，往东延到上寨岭以东，过了头目岭，又向东北延过龙里的南面，又往东过了贵定县的西南隅，又向东延过新添卫的杪木寨，便向东南转去，环绕在蟒山之南，往东延伸成为普林的北岭，又向东南到达独山州北境，于是往东趋向黎平府南境，再向东延过沙泥北岭，以后抵达兴安县分界之处。

贵州城东边三里是油凿关，那里的水流向西流；西面十里是圣泉北面的山岭，那里的水流往东流；北方十五里是老鸦关，那里的水流向南成为山宅溪；南边三十里是华仡佬桥，那里的水流往北流。四面的水流，南面的最大，而西面的小一些，北面穿过城中的又小一些，东面的最小；全部在城南的薛家洞合流，往东流经襄阳桥，向东北流到望风台，从望风台东边又稍向北流，流入老黄山的东峡，便朝向东方冲开重重山峡而去；应当是与水桥的诸条水流，一同下流进乌江的河流。

【原文】

十八日　辞自然师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数家在南麓，为永丰庄，皆白云寺中佃户也。由其前西向尖峰峡中去，是为广顺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转，是为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岭，是为土地关道。先是自然为余策所从，曰："由广顺、安顺西出普定，其道近，而两顺之间，广顺知州柏兆福，欲归临清[①]。安顺土知州，近为总府禁狱中。苗蛮伏莽可虑[②]。不若西北由东基出平坝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驯，可免意外。"余思由两顺亦须三日行，走平坝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达普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岭，其岭即白云山之西垂也。共一里，越其北，有坞东北向；东南界即白云后龙潭之后，西北界即南岭所环，转北而东，属于龙潭东峰之下者；其中平坞一壑，南北长二里，水亦中洼下坠，两旁多犁为田，是名八垒。北竟坞中，乃北逾石岭。共半里下，北度独木桥，有坞自东北向西南，是为干沟，横渡之。北上半里，是为土地关[③]。下关半里，凿石坎停细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峡；由其北循山东北转，为水车坝道。

由其西截坞直行[④]，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为谷精[⑤]。从村西转，又截坞而下，一里，转入山峡，有溪自西南而北，即从北峡转而东去，是水车坝之上流也；其流自广顺州东北老龙南谷来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溯西来小流入；其流东注南来大溪，即同之直向东去。路溯溪南，

山峡逼仄，时攀石上下，二里余，乃西渡此水。从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缀，其门南向，遂从其下西逾坳。坳间石骨棱厉，逼属南山，回视前溪在其下，不知从何而出，当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谓余，此间如马铃堡诸水，多从山穴出，即水车坝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即指此水，抑谓南来大溪也。逾坳西稍下，约一里，有路交为“十”字：其南北皆从山岭上下，有石磴逶迤，乃广顺达贵省道也；其东西即逾坳而西下峡中者。从峡西下半里，又闻水声潺潺，有水深自坑底东注坳下，信乎即坳东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坞复开，有村在西山下，是为东基下寨。从其前转而东北，则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转，则西界山纯削为石，而东界则土脊迤逦。又北二里，有村当北冈之上，是为东基上寨。寨中悬小支尽处，皆瓦房鳞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飞流注腋间，由寨东而出，寨当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冈峻峡。寨后复环一坞，良畴层倚焉，皆此泉之所润，而透于东坳之下者也。蜿蜒上跻者一里，从岭上复北逾顶者半里，下至坞中。望北峰夹立甚高，其下有坞自西北来者，即上寨后注腋之水，从水车坝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坞向东北坠者，即坞中东分之水，从华仡佬桥而北出者也。其坞甚平，中犁为田。从田塍北上，又东北升岭，半里，逾峰头而饭。于是北望遥山，开伏数里外，石峰屏列，俱不能与此山并峻矣。

北下甚坦，半里，路分两岐：一从东北行者，从黄泥

堡、天生桥而达省；一从西北行者，为野鸭塘出平坝道。遂从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渐有小水，俱从东北去。二里，复溯水入峡，一里，复陟岭而上，又二里，遂西过野鸭塘。在堡数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潴水，直逼北山，然东西皆高，不知从何而泄，即所谓野鸭塘是也。绕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间有洞高穹，其前陇复有洞伏于下，乃呼担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独从西岭横陟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陇不甚高，然四面皆悬削不可下。复稍西，下山麓东向行，遂得下洞。洞门南向，门下稍洼[6]；其左透崖东出，另辟一门，门东北向，其后旋壑下陷，四面宽圆，虽洼而不暗。既上，遂透东门而出。稍下，从峡中西陟上洞。洞门东向，前有垒石为垣，后亦中洼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悬崖虽高，中扃之玲珑，乳柱之夭娇，反不若下洞也。

既出，复从峡中下，转前陇之嘴而西，又经下洞前，则前麓皆水草沮洳，东与野(鸭)塘相连，而此即其上流也。忽闻水声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历沮洳之坞，而东潴于野(鸭)塘者也。又从西岭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担与顾奴，遂西缘山坳行。西望三峰攒列，外又有峰绕之，心以为异。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绕其前，循之左转。西南半里，又逾一坳，于是西行峡中。其峡南北两界，排闼而前。北即所望三峰攒列者，但在其内，下望反不可见；南则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独白，而状如羊，是为羊吊

崖。逾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断，忽露顶上之峰，盘穹矗竖，是为唐帽山；盖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转形变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桥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桥在唐帽东北三十里，是天生桥去省反近，而唐帽反远，不知当时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驻唐帽，后驻白云；志言其处可以避兵，亦幽閟之区矣。

又西一里余，有峡南向下，是为猪槽堡[7]。路直西逾小脊而下，三里，则坞开南北，路交"十"字于中，乃横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陇上。于是循其右，复西上岭。一里，将及岭坳，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浑而不清。逾岭下，共二里，复坞开南北，仍横截之。有涧在坞中，其水甚小，潴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复上岭。其岭南北石峰骈夹，中通一坳，甚逼。一里，越坳而西，见西壑中堰水满陂[8]，始以为东出，而实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里，则大坞扩然西去，陂堰横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场堡[9]，乃汤吏部之佃苗也[10]。村西平畴一坞，为膏腴之壤。欲投之宿，村人弗纳，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汤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复西循平畴北陇行。一里余，有石峰界平坞中，削骨擎空，亦独秀之峭而险者。透北峡而西，又半里，复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闭户遁去。又西得一堡，强入其中，茅茨陋甚[11]，而卧处与猪畜同秽。盖此地皆苗熟者，虽为佃丁，而习甚鄙，令人反忆土蛮竹栏为上乘耳。

十九日　昧爽，促苗起作饭。忽担人亦呼之，余心以为异，谓从来懒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盖此人名王贵，为靖州太阳坪人[12]。先自三里抵蓝涧，彼同数人自后尾至，告曰："余侪欲往庆远[13]，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远，闻参府以兵送行，故特来附带。"余怜而纳之[14]，途中即以供应共给之。及抵庆远，彼已去。及游南山，复遇之，遂日日来候余，愿随往滇中。余思自庆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贵州界，恐无负担，欲纳其一人。因与之约曰："余此地尚无所用汝，然既随余，亦每日予工价一分。若遇负担处，每日与工价三分半。"彼欲以二人从。后闻其侪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贵来言，诱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于庆。已请独从。后至麻哈，遂渐傲慢，以凳伤余足。及抵贵州，见余欲另觅夫，复作悔过状，甚堪怜，余复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见，观余所藏路费，亦竟窃之去矣。自余行蛮洞中，以数金藏盐筒中，不意日久为彼所窥，乃不失于蛮烟瘴毒之区，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徒有怅怅而已。

既明，担夫窃赀已去，无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坝，不及三十里，索价甚贵，已而竟遁去不肯出，盖苗习素不送客。余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担累之？须自负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即有送者。"遍求之，其语皆然。余无可奈何，饭而束担，与顾仆共抬而前行。由狗场西苗堡截坞堰南过，一里，逾岭西下，又过一苗堡，益转而南，

又逾一岭。半里，乃由岭头从岐路北向入坞，路小山寂。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为脊北第一流[15]，乃北合洛阳桥下水，东经威清而下乌江者[16]。溪上旧有石桥已圮，其东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为九家堡[17]，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雇得一夫，担而行。复西北上陇，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从其东盘山嘴而北，北界山远辟旷然，直东遥见高峰在四十里外者，即志所云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复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峡。二里出峡，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18]。其处山坞大开，平畴中拓，东有石峰离立，即与南山夹而为所从之峡者也。

由村东北向抵二石峰下。其峰兀突，南面削崖回裂而无深洞；西面有洞在峰半，其门西向。亟令苗子停担峰下。余先探其南面，无岩可入，惟西南峰下细流汩汩，向麓下窍中出[19]，遂从其上跻入洞。洞顶甚平，间有乳柱下垂，若帷带飘摇。其内分为三层。外层即洞门之前，旷若堂皇，中有圆石，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内，即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圆拓，深约丈五，而大倍之。从其上下瞰，亦颇光明，盖洞门之光，既从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于外，似可挨入而未及也。是为下层。下层之东，其上复深入成洞，与外层对，第为下陷所隔，不能竟达。由外层南壁攀崖而上，东透入腋，列柱如门，颇觉幽暗，而玲珑嵌空，诡态百出。披窍北下，遂达中层，则外层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内千柱缤纷，万窍灵幻，左入甚深，而窈窕莫穷，前临下

层，如在楼阁，亦贵竹中所仅见者[20]。方攀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从洞前北行，升陟塍陇二里，有大溪自西而东，溯之西行。有桥十余巩横跨其上，是为洛阳桥，乃新构而成者。桥下流甚大，自安顺州北流至此，曲而东注威清，又北合陆广，志所谓的澄河是矣[21]。

度桥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来东折处，遂从岐北向溯小溪行。始由溪东，已涉堰由溪西，已复西北逾冈，五里，抵铜鼓山。其处山坞南辟，北界石峰耸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随峰而出。西界则遥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连裂三洞，其门皆东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数十家当其下，即铜鼓寨也，是洞名铜鼓洞。按志，铜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计之，似即此山；然其地去平坝仅五里，不平坝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悬峻裂，内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耸之石，环牖分门，反觉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圆穴一规，北向高穹。攀崖登之，其中上盘空顶，上坠深阱，土人架木铺竹为垫，俨然层阁。顶东另透明窗，阱内复有穴自下层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则驱牛马数十头藏其中。正岩之后，有裂窍西南入，滴沥垂其内不绝，渐转渐隘而暗，似向无入者，乃出。时有一老者，候余洞前。余欲并探北偏中洞，老者曰："北洞浅，不足观。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转，不数十步，则峰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门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犹环之为庐。乃从庐后跻级上。洞门悬嵌弥高，前垒石为垣，若雉堞形，

内深五丈余，而无悬突之石，扩然高朗。其后洼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阳而燥，土人置廪盈其间[22]。其左腋裂窍北下，渐下渐狭而卑，土人曰与东洞通，想即垂沥不绝处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时顾仆与苗子担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逾坳，则顾仆与苗夫犹待于此。其坳当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棱棱，两旁骈峙甚逼。过隘，西下坞中洼，其西复有坳环属，盖南北夹起危峰，而东西又两脊如属垣。洼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满其中。度洼半里，又逾脊西下约一里，有岐直下西坞者，通平坝南上之道；循岭北越岭角者，为往平坝道。乃西北上岭者一里，逾岭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逾岭西北一里，与大道值[23]。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逾小桥，入平坝东门[24]。半里，转而南，乃停担肆中。是晚觅得安庄夫，市小鲫佐酒。时方过午，坐肆楼作记。

平坝在东西两山夹间，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出西门数里有圣泉，亦时涸时溢，以迂道不及往。

【注释】

①临清：明置临清州，治今山东临清县。

②苗：即指苗族。但苗子、苗蛮皆系对苗族带有民族歧视的称呼。

③土地关：今名同，在长顺县东北隅，翁贵稍北。

④由其西截坞直行："西"，徐本作"南"。

⑤谷精：今作谷增，在长顺县东北隅，改尧稍东。

⑥门下稍洼："下"原作"中"，据四库本改。

⑦猪槽堡：今名同，在平坝县东南缘，狗场坝稍北。

⑧满陂：原作“满坡”，据四库本改。

⑨狗场堡：今作狗场坝，在平坝县东南缘，接近长顺县。

⑩吏部：明封建中央所设六部之一。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长官称吏部尚书。汤吏部系以其官名称其人。

⑪茅茨：茅草盖的房子。

⑫靖州：治今湖南靖县。

⑬余侪(chái 柴)：我辈。

⑭余怜而纳之：原误倒为“余纳而怜之”，据四库本改。

⑮有溪汪然：此溪即今麻线河，为猫跳河源之一。

⑯威清：明置威清卫，治今清镇县。

⑰九家堡：今作九甲，在平坝县东南境，麻线河西岸。

⑱江清：今作江青，在平坝县东南境，高峰区政府驻地稍西，羊昌河东岸。

⑲向麓下窍中出：“出”，徐本作“入”。

⑳贵竹：洪武五年(1372)正月，置贵竹长官司，隶贵州宣慰司，后改属贵阳府，在今贵阳市。万历十四年(1586)改为新贵县。又作贵筑、贵竺。《游记》中亦以“贵竹”称贵州全省。

㉑的澄河：又作滴澄河，即今猫跳河，全长180公里，但自然落差达549米。解放后在其中游清镇境修建了红枫湖水库，库容达6亿立方米，还有百花水库，库容1.8亿立方米。沿河修了六个梯级电站，装机总容量为24万千瓦。一级红枫电站以上河段，基本在海拔1250～1300米的岩溶峰林洼地间缓流。猫跳河是现今贵州开发利用最好的河流，红枫湖成了贵州新的游览胜地。猫跳河源有狗桥河、羊昌河、麻线河、后六河等，霞客所过大溪称洛阳河，即今羊昌河。洛阳桥即因跨在洛阳河上得名，至今附近还有上洛阳、洛神坝等地名。明代陆广河为的澄河下游，《明史·地理志》：威清卫“西有的澄河，即陆广河上游。”陆广河汇入后的一段乌江也称陆广河。

㉒廪(lǐn)：米仓。

㉓值：相逢。

㉔平坝：明置平坝卫，治今平坝县。

【译文】

十八日　辞别自然禅师下山。一里半路，到达山麓。往西行一里半，有几家人在南面山麓，是永丰庄，都是白云寺中的佃户。由庄前向西通往尖峰下的山峡中去，那是去广顺州的路；从庄前向西去往南转，那是到定番州的路；由庄前向北越过山岭，那是通土地关的路。这之前自然替我策划经由的道路时，说："经由广顺州、安顺州向西到普定卫，那条道近，然而广顺、安顺两地之间〔广顺州知州柏兆福，打算返回临清。安顺州土知州，近来被总兵府囚禁在狱中。〕苗蛮伏在丛林中挡路抢劫，值得忧虑。还不如往西北经由东基过平坝卫到达普安，多走四十里路，可地方偏僻苗民良善，可避免出意外。"我考虑经由广顺、安顺两州也须走三天，走平坝卫这条路绕道走而且走的地方多，也是三天可以到达普安，便不往西走而向北越岭，这座岭就是白云山西下之峰了。共行一里，翻越到岭北，有个山坞呈东北向；东南境就是白云山后龙潭的后面，西北境便是南岭环绕之处，转向北再往东延伸，连接到龙潭东峰之下的山峦；群山环绕之中有一个平坦的山坞，南北方向长二里，水流也是向中间的洼地下坠，两旁大多犁为田地，这里名叫八垒。向北在坞中走到头，于是往北翻越石岭。共半里下走，向北过了独木桥，有个山坞自东北伸向西南，这便是干沟，横向越过干沟。向北上走半里，这是土地关。下关来走半里，有股细流流入凿成钵盂状的石坑中，叫"一碗水"，走路的人用嘴就着饮水。又向西行一里半，出了峡谷；由峡口北面顺山势往东北转去，是去水车坝的路。

由峡口西边横穿山坞一直前行，一里半路，有个村庄在北山下，这是谷精。从村西转向，又横越山坞下走，一里，转入山峡之中，有条溪流自西南流向北面，随即从北面山峡中转向东流去，这是水车坝的上游；这条溪流是从广顺州东北面主峰的南面山谷中流来的。渡过溪水，又向西登越山坡，很快下坡，溯西来的小水流进去；这条水流往东注入南来的大溪中，就同大溪径直向东流去。路溯溪

流南岸走，山峡十分狭窄，不时攀着岩石上上下下，有二里多，这才向西渡过这条溪水。在溪北向西又走半里，路北陡削的山崖高高隆起，有个山洞点缀在上面，洞口向南，于是从它下边向西越过山坳。山坳间岩石嶙峋，棱角锋利，紧逼过去连接着南山。回头审视，先前的溪流就在它下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应该也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流。这以前自然告诉我，这一带如马铃堡的各条水流，大多是从山洞中流出，即便是水车坝的水也是从洞中流出来的，不知就是指这条溪水，还是指南边流来的大溪。越过山坳向西略下走，约有一里，有道路相交成“十”字形：那南北两方都从山岭上下来，有石阶逶迤而去的，是从广顺州到贵州省城的路；那条呈东西向的就是越过山坳向西下到峡中去的路。从峡谷西头下走半里，又听见潺潺的流水声，有水流自深深的坑谷底向东流注于山坳之下，确确实实这就是山坳东头穿过洞穴的水流了。逆流而行，山坞重又开阔起来，有个村庄在西山下，这是东基下寨。从山寨前转向东北，就到了下寨山向北突出之处。沿着这里走一里，又转向西北，只见西边的山清一色是陡削的岩石，可东边却是逶迤而去的土山脊。又往北行二里，有村庄位于北面山冈之上，这是东基上寨。寨子高悬在一座旁出小山尽头的中央，全是瓦房，鳞次栉比，不是其他苗寨所能赶得上的。由上寨向西北行半里，有泉水飞流奔注于山侧，流经寨子东边而去，寨子正当溪流中段。小山的左右两侧，都是高冈和深峡。寨子后方又有山坞环绕着，良田层层相依，全是此条山泉滋润之处，并浸透到东面山坳之下去。弯弯曲曲上登了一里路，从岭上再往北翻越山顶半里路，下到山坞中。远望北面山峰对峙十分高峻，峰下有自西北延伸而来的山坞，坞中水流就是上寨后边奔注到山侧的水流，经水车坝向南流去；峰下有向东北方下坠的山坞，坞中就是向东分流的水流，从华仡佬桥往北流出去。两处山坞十分平整，坞中有开垦的田地。经由田间小道往北上走，又向东北登岭，半里，越过峰头吃饭。从这里北望远山，数里之外，开阔低

伏，石峰呈屏风状排列，全都不如此山陡峻。

往北下山非常平坦，半里，路分为两条岔道：一条从东北方经由黄泥堡、天生桥到达省城；一条向西北从野鸭塘到平坝卫。于是从西北这条路下山，一里路，到达山下。沿着倾斜的山坡往西行，渐渐有些小股流水，都向东北方流去。二里，又溯水入峡，一里，再次登岭上行，又走二里，于是经过野鸭塘西边。在南山下有数十家住在土堡中，堡前方有个水塘蓄着水，一直逼到北山，可是东西两面的地势都高，不知从哪里流泻出去，这就是所谓的野鸭塘了。绕到土堡前往西南行半里，望见西北方山崖之间有山洞高高隆起，它前边的土垄上还有个洞伏在下方，便呼唤挑夫稍停一下，把行李放在路旁，我独自一人从西岭横向登山洞。半里路，便爬到下洞的上方。土垄不怎么高，然而四面都悬空，陡削得不能下去。又稍微向西走，下到山麓向东行，终于找到下洞。洞口向南，洞口下边略略下洼；洞左穿透山崖向东出去，另外开有一个洞口，洞口朝向东北方；洞后部旋绕着陷下去成为壑谷，四面宽敞圆滑，虽然低洼却不黑暗。上来之后，便钻过向东的洞口出来。稍微下走一些，从峡中向西登上上洞。洞口向东，前边有石块垒砌成的墙，后面也是中央下洼，但不十分深，洞顶的悬崖虽高，可洞中封藏着的玲珑之状，钟乳石柱的夭矫之态，反而不如下洞了。

出洞之后，又从峡中下行，转过前面那条土垄的山嘴往西走，又经过下洞前，便见洞前的山麓全是水草泥沼，东边与野鸭塘相连，而此处就是野鸭塘水的上游了。忽然听到潺潺水声，又见水从下洞前的石山脚下渗出，流经满是泥沼的山坞，而后往东贮于野鸭塘中去了。又从西岭上下山半里，仍抵达路边，招呼挑夫与顾奴，于是往西沿着山坳行。西望有三座山峰攒聚排列在一起，外围又有山峰环绕着它们，心里认为很奇异。又向西走四里，有个山寨在南山下，又绕到寨子前，沿着南山往左转。往西南行半里，又越过一个山坳，于是向西行走在峡谷中。这个峡谷的南北两面，山峰似门扉排

列着向前方延去。北面就是前边望见的三座山峰攒聚排列之处，但在山峰内，从下边看反而望不见；南面则有高峻陡削的山崖，上面有一块岩石倒垂下来，只有这块岩石的颜色是白的，而形状似羊，这就是羊吊崖。穿越山坳来到此地，又有一里路了。那北面的山崖从中断开，忽然露出山顶之上的山峰，呈圆盘状隆起矗立着，这是唐帽山；大概这就是先前望见的那三座山峰，到了这里形态又改变了。据志书记载，唐帽山在省城南面八十里处，天生桥在金筑司北面三十里。现在天生桥在唐帽山东北三十里，这样天生桥距省城反而近，而唐帽山反而远，不知当时是根据什么划分界线的呢？自然说起过，建文帝先住在唐帽山，后来才住在白云山；志书谈到此处可以躲避战乱，也真是一处幽寂闭塞的地方呀！

又向西行一里多，有个山峡向南下延，这是猪槽堡。道路一直向西越过小山山脊然后下走，三里路，便有个山坞呈南北向拓展开来，道路在坞中相交成“十”字形，于是横穿山坞过去，渡过一条小溪。半里，有座土堡在西山上，叫柳家堡。又往北走半里，又有个土堡在北边山垄之上。于是顺着山垄右侧，再往西上岭。一里，将要到达岭坳时，有股泉水淙淙地从土穴中流出，水色呈乳白色，浑浊不清。越过山岭下走，共二里，又有个山坞呈南北状拓展开来，仍然横穿过山坞。有山涧在山坞中，涧水很小，积而不流，似乎也是往北流去的水流。又往西行一里，再次上岭。此岭南北两面石峰并列夹立，中间通着一个山坳，非常狭窄。一里路，越过山坳往西走，看见西面壑谷中堤坝积水满池塘，开初以为池水是向东流出去，可实际上是不流动的死水。沿着池水又向西走一里，就有一个大山坞扩展开来向西延伸而去，水池的堤坝向北横挡在坞中。又往北顺着堤坝走，有个村庄在北山的山嘴处，叫狗场堡，住着吏部汤尚书的苗民佃户。村西平整的田地布满山坞，是肥沃的田野。想要在村里投宿，村里人不肯接纳，说：“往西去二里地有个村子，也住着汤家的佃户，村中可以住宿。”只好再往西沿着平旷田野靠北的土垄走。一里

多路，有座石峰坐落在平旷的山坞之中，陡削峭立，高擎在空中，也是一座似独秀峰那样峭拔险峻的山峰。穿过北边的峡谷往西，又是半里路，又遇到一个村子，进村敲门，村里人关上门逃走了。又向西走找到一座土堡，强行进入堡中，茅屋极简陋，而且睡觉的地方同猪畜的污物混在一起。大体此地都是熟苗，虽然身为佃户，可是习俗却十分鄙陋，让人反而怀念那些土著蛮族的竹楼是上等的了。

十九日　黎明，催促苗民起床做饭。忽然听到挑夫也在呼叫，我心中非常奇怪，因为此人自来懒惰不肯起床，今天为什么在别人呼叫时他也叫呢？原来此人名叫王贵，是靖州太阳坪人。先前从三里到达蓝涧时，他同几个人从后面尾随而至，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想要前往庆远府，苦于此路不太畅通，绕道又太远，听说参将府派兵护送你上路，所以特意前来投靠你带我们结伴同行。"我同情他们便接纳了他们，途中就用驿站供应的东西供给他们。到抵达庆远府时，他们已离开。到游览南山时，再度遇上他们，于是便天天来守着我，表示愿意随我前往云南。我考虑，从庆远府到南丹州，可以有差夫送行，到了贵州境内时，恐怕就无人挑担子了，只想接纳他们中的一个人，随即与他们约定说："我在此地还没有用得上你们的地方，可是既然跟了我，也每天给一分银子的工钱。如果遇上挑担子的地方，每天的工钱给三分半银子。"他们想要让两个人跟随我。后来听说他们有人在南山山洞中，用棉絮塞住放牛儿童的嘴，我对他们产生怀疑，可是王贵来说，诱骗儿童的不是他，而是与他同行的那些人，他们已另外住到庆远去了。末了，请求独自跟随我。后来到了麻哈州时，态度逐渐傲慢起来，用凳子砸伤了我的脚。及到达贵州省城时，见我想要另找挑夫，他又作出悔过的样子，十分可怜，我重又用了他。到今天早晨起床后，忽然不见了，察看我收藏的路费，也竟然被他偷去了。自从我走入蛮人居住的地区后，把一些钱藏在装盐的竹筒中，想不到天长日久被他窥见了，在蛮人居住的烟瘴蛇毒的地方竟然没有丢失，却在这马上就要走上坦途的地

方丢失了，只有怅怅不乐而已。

天明后，挑夫偷了旅费已经逃走，无可奈何。央求苗族送出平坝卫，不到三十里路，要价太贵，后竟然逃走了不肯出来，大概是苗族的习俗素来不送客人。我央求其他苗族，那些人说："他好意留你住宿，怎么用担子来劳累他？必须自己担了去。走两三里路到了九家堡，就有人送了。"遍求苗族，他们的话都是这样说。我无可奈何，吃饭后把担子捆在一起，与顾仆一同抬着往前走。由狗场堡西面的苗族土堡向南横越过山坞中的堤坝，行一里路，翻过山岭往西下行，又路过一处苗族土堡，益加转向南走，又越过一道岭。半里，便经由岭头从岔路向北走入山坞，路小山寂。一里后，便向西下走。半里，有条溪流浩浩荡荡自南流向北去，此溪开始是山脊北面的第一条大水流，往北汇合洛阳桥下的水流，向东流经威清卫后往下流入乌江。溪上原来有座石桥，已经倒塌，从溪流东畔涉水，渡到西畔，就是九家堡，是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族聚居处。来到这里已经接近中午了，这才雇到一个挑夫，挑了担子便走。再向西北登上山陇，六里路，有个村庄在西山下，叫做二家堡。从村东绕过山嘴往北走，北面远山起伏，村子显得十分空旷，远远见到正东方在四十里开外的高峰，就是志书所说的马鞍山，是威清卫境内的山了。道路又沿着南山的北麓，向西进峡。二里路走出山峡，有村庄在南山下，叫江清。此处山坞十分开阔，中间开垦为平整的田野，东边有石峰并排矗立，就是与南山夹峙而成为来时所过山峡的山峰。

由村东向北走到两座石峰之下。这两座石峰高高耸起，南面陡削的山崖上有曲曲弯弯的裂缝却没有深洞；西面有个洞在山峰半腰上，洞口向西。急忙命令苗族把担子停放在峰下。我首先探察山峰的南面，没有岩洞可以进去，唯有西南一面的山峰下有汩汩流动的细流，向山麓下的窟窿中流出，于是从它上方爬入洞中，洞顶十分平滑，间或有钟乳石柱下垂，好似帷幔衣带随风飘摇。洞内分为三层。外层就是洞口以内靠前面的部分，空阔得有如宽敞的殿堂，

中央有块圆石，如人工用刀子削圆的一样。四五丈以内，马上空陷下去。那下边也很平整圆滑开阔，深处约一丈五，可大处有一倍。从这上边俯瞰下面，也很明亮，大概是洞口的光线，从上边反射到下面的原故，而洞底北边裂成缝隙，也从外面透进亮光来，想进去可时间来不及了。这是下层。上层的东边，洞壁上又深陷进去形成山洞，与外层相对，但只是被下陷处隔断了，不能走到底。由外层南侧洞壁攀崖而上，向东侧方钻进去，石柱排列好像门道，觉得十分幽暗，可玲珑精巧的钟乳石镶嵌在洞中，奇异之状千姿百态。穿过石窍向北下去，便到了中层，就见外层的光线，仍然照射进洞中。中层内千百根石柱缤纷杂乱，万千个石窍灵妙奇幻，向左边进去十分深，但幽深得无法穷尽，前方面临下层，身体如在楼阁之中，这也是在贵州境内绝少见到的地方。正在攀登跋涉舍不得离去之时，苗族挑夫在山下呼唤催促不止，只好出洞下山。从洞前往北行，上爬土垄二里，有条大溪自西流往东去，溯溪往西行。有座十多个桥拱的桥横跨在溪流上，这是洛阳桥，是新建成的桥。桥下水流很大，自安顺州向北流到此处，弯曲向东注入威清，又往北会合陆广河，这就是志书所说的的澄河了。

过到桥北，又溯流往西走，到达河水往北流来向东转折之处，就从岔道向北溯一条小溪走。开始在溪东走，不久涉过堤坝在溪西走，随即又向西北越过山冈，五里，到达铜鼓山。此处南面辟成山坞，北面有石峰耸立，峰上都有洞，有的高有的低，随着山峰的起伏显露出来。西境则是远山自北而南蜿蜒而下，有如屏障，一连裂开三个洞，洞口都朝向东，而偏向南面一点的洞口最高敞。洞前面有几十户人家正位于洞下，就是铜鼓寨了，这个洞名叫铜鼓洞。根据志书，铜鼓山在威清西边四十五里处，按方位里程来计算，似乎就是此山；但是此地离平坝仅有五里路，志书不用平坝来记载它的方位却取威清，是为什么呢？此洞高悬险峻深裂进去，进入里面不怎么深，然而洞前有很多突兀耸立的岩石，似环绕着的窗户分列的门

洞，反而觉得窈窕。洞右侧的重重石壁之上，有一个圆圆的洞穴，面向北方呈弧形高高隆起。攀着石崖登上去，洞中上面弯曲着空荡荡的洞顶，下方陷下去形成深深的陷阱，当地人架了木架，上铺竹垫，俨然似层层楼阁。洞顶靠东面之处另外透着一个明亮的窗户，深阱内又有洞穴可从下层出入，当地人在洞穴前安装了一扇门，到晚上便把几十头牛马赶进洞中藏起来。正洞的后部，有处裂开的窟窿向西南方深入进去，那里面水滴不停地落下来，渐渐转进去渐渐变得又窄又暗，似乎是向来无人进来的地方，于是出洞。此时有一位老年人，在洞前等着我。我想要接着去探一探偏向北边的中洞，老人说："北洞浅，不值得观赏。有个南洞在高处的山崖上，而且大路经过那里，可以去登一登。"于是沿着洞下的山麓转向西，不到几十步，就见山峰南面果然有个洞出现在山崖顶端，洞口向南，洞下方依傍着山崖居住的人家，仍然是环绕着山崖建了房屋。于是从屋后登石阶上洞。洞口悬嵌在更高之处，前面用石块垒砌成墙，似城墙的形状，洞内深有五丈多，但没有高悬尖突的岩石，显得空阔高敞明亮。它的后部洼陷下去之处有一两丈，然而都向阳，很干燥，本地人在此设置了粮仓，粮食充盈在其中。洞左侧裂开一个向北下斜的窟窿，渐下走逐渐窄起来，而且地势越低，本地人说是与东洞相通，想来就是水滴不断之处了，但因为太黑暗来不及进去。此时顾仆与苗子挑着担子已向前走了很久，我担心他们不会等我，便下了山。沿着山麓往西上行，半里，越过山坳，却见顾仆与苗族挑夫仍等候在此。这个山坳位于西面一列蜿蜒好似屏风排列着的群山之间，山脊不怎么高，可是石骨嶙峋，两旁群山对峙很是狭窄。过了山隘，向西下到山坞中的洼地，山坞西边又有个山坳呈环状相连，大体上南北两面有险峰相对耸起，而东西两面又有两条山脊如城墙相连。洼地中有个小水塘，放牧的人把牛放在塘中。穿过洼地有半里，又越过山脊往西下走约一里，有条岔道一直下到西边的山坞中，这是通过平坝往南上行的路；沿着山岭向北越过岭角的，是前往平坝的

路。便向西北上岭走了一里路，越过岭角往北走。又向北下山一里，又越岭往西北行一里，与大道相遇。沿着大道稍往北走，便往西穿过田间小道，共走半里，越过小桥，进入平坝城东门。半里路，转向南，于是把担子停放在旅店中。这天晚上找到一个安庄的挑夫，买了些小鲫鱼下酒。此时才过中午，便坐在旅店的楼上记笔记。

平坝在东西两山夹峙之间，而城池靠着西山山麓。城墙不怎么雄伟高峻，可城中街市居民很热闹，鱼肉不缺乏。出西门几里外有条圣泉，也是时干时涨，因为要绕道走来不及前去。

【原文】

二十日　早餐，随担夫出平坝南门，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当道，其南丛山横列，小溪向东峡去，路转西峡入。三里，又随峡南转。又二里，上石子岭，逾岭为石子哨[①]。又七里，过水桥屯。又五里，为中火铺[②]。又二里，西上坳，从坳夹行一里，为杨家关[③]。又西三里，为王家堡，乃南转四里，为石佛洞。洞门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处西抵大茅河为安酋界，约五十里[④]。又南五里，平坞间水分南北流，是为老龙过脊。又南五里，为头铺[⑤]。又南二里，西入山坳。逾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过一堡，又二里上陇，入普定北门[⑥]。一岐自东北来者，广顺道；一岐自西北来者，大茅河诸关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南半里，有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日　出南门，西南行十五里，为杨家桥[⑦]，有堡为杨桥堡。又南十里，为中火铺。又南一里，抵龙潭山下，转入西峡。西八里，有哨。转南七里，为龙井铺[⑧]。又南七

里，过哑泉，大路从东南下山，绕山南入安庄东门；小路越岭西而南下，度小桥，抵安庄西门[9]。安庄后倚北峰，前瞰南陇，而无南北门，惟东西两门出入。西门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门，遇伍、徐二卫舍，为言："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临之，荡平甚易，而部院朱独主抚，以致天讨不行，而叛逆不戢[10]。今正月终，犹以众窥三汊河，以有备而退[11]。"三汊河者，去安庄西五十里，一水西北自乌撒[12]，一水西南自老山中，合并东北行，故曰"三汊"；东经大茅、陆广、乌江，与安限为天堑者，惟此[13]；今设总兵官驻其地。时朱总督已毙[14]，舆尸还越，而按君冯士晋为四川人[15]，余离贵省日，亦亲临陆广，巡历三汊，将由安庄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将巡察要害，分布士卒，为剿除之计，非与朱为比者。"不识然否？

普定卫城内，即安顺府所驻。余先闻安顺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节推，至是始知所驻在普定也[16]。

安庄卫城内，即镇宁州所驻。其公署在南城内段公祠之东，段公名时盛，天启四年任镇宁道。云南普名胜叛，踞阿迷州，段统兵征之，死于难，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葬于望水亭之西。今普名胜之子犹据阿迷州。湫敝殊甚[17]。庭有古杉四株，大合两人抱，岂亦国初之遗耶？

安南卫城内，即永宁州所驻。考《一统志》，三卫三州，旧各有分地，卫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卫同

城，欲以文辖武，实借武卫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

三卫之西，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惟中一道通行耳。

【注释】

①石子哨：今作沙子哨，在平坝县西南境。

②中火铺：旅途程站适中处供过往行人生火做饭或售卖食物的地方。

③杨家关：今名同，在安顺县东北境，七眼桥铁路车站稍北。

④约五十里：徐本作“约五十余里”。

⑤头铺：今名同，在安顺县西隅，滇黔公路旁。

⑥普定：明置普定卫，治今安顺市。

⑦杨家桥：今名同，在安顺市南境。

⑧龙井铺：今名同，在镇宁县东北隅的公路旁。

⑨安庄：明置安庄卫，治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

⑩戢(jí 集)：收敛，止息。

⑪此间为安邦彦以下句：元代在今贵州境内的土司即有水西、水东之称。明代设贵州宣慰司，由安氏世袭宣慰使，宋氏世袭宣慰同知，两宣慰各有分地，安氏辖境大部在今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通称水西；宋氏辖地大部在鸭池河以东，通称水东。天启二年(1622)安邦彦反，攻陷毕节，又破安顺、平坝、沾益，并配合宋万化围贵阳十余月。后安邦彦又率众数万追官军，“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崇祯元年(1628)明廷调朱燮元总督贵、云、川、广，专门对付安邦彦。安邦彦经七年始被平定，安位继，仍继续为乱。崇祯十年(1637)安位死，明废宣慰使，分其地为十二州，乱亦未止，不久复旧。

⑫乌撒：明置乌撒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⑬故曰三汊以下句：今仍称三岔河，即乌江上游。明代各段皆有专名，今六枝以北称谷龙河，今普定以北称大茅河，今安顺以北称思腊河，今平坝、清镇以北称鸭池河，今修文以北称六广河，今息烽、开阳以北始称乌江。

⑭总督：官名。明初在用兵时派部院官总督军务，事毕即罢。后各地逐渐增置，成为定制。

⑮按君：对巡按的尊称。明代派遣监察御史分赴各省区巡视，按临州县，考核吏治，三年一更，称为巡按。其品级虽低，但可与省区行政长官分庭抗礼。

⑯安顺：安顺州，治所原在今安顺县东南境的旧州，现为区政府驻地。成化中（1465～1487）移与普定卫同城，即治今安顺市。万历三十年（1602）升为安顺军民府，统辖贵州西部的大片地区。

⑰湫（jiǎo 剿）敝殊甚：十分低矮破烂。

【译文】

二十日　早餐后，跟随挑夫出了平坝南门，沿着西山山麓往南行。二里地，有座石牌坊位于道中，牌坊南面重重山峦横列，小溪流向东面峡谷，道路转入西边的山峡。三里，又顺着峡谷往南转。又行二里，登上石子岭，翻过岭是石子哨。又走七里，路过水桥屯。又是五里，是中火铺。又二里，向西登上山坳，从山坳峡谷中前行一里，是杨家关。又往西行三里，是王家堡，于是转向南走四里，是石佛洞。洞口向西，不深，有九尊石佛，十分古老。〔该处往西抵达大茅河，是安邦彦贼首的辖境，约有五十里。〕又向南走五里，平敞的山坞间水流分为南北两种流向，这里是主峰延伸而过的山脊。又向南五里，是头铺。又往南二里，西向走入山坳。穿越山坳，到了山坳西端，又往南行三里，经过一处土堡，又行二里登上土垄，进入普定卫城北门。一条岔道自东北方向来，是到广顺州的路；一条岔道自西北方向来，是通往大茅河各关隘的路。普定城的城墙高峻整齐，街道宏伟宽阔。往南走半里，有座桥。又往南走半里，有一层层楼房跨在街道上，集市十分兴旺。

二十一日　出了南门，往西南行十五里，是杨家桥，有座桥头堡是杨桥堡。又向南十里，是中火铺。又向南走一里，到了龙潭山下，转入西面的山峡。往西八里，有个哨卡。转向南行七里，是龙井铺。又往南七里，路过哑泉，大路从东南方向下山，绕着山向南进入

安庄卫城东门；小路越到岭西后往南下山，过了小桥，到达安庄卫城西门。安庄城后面靠着北峰，前方俯瞰着南面的山垄，而南北两面没有城门，只有东西两道门供人出入。西门外客店很多，我便入店休息。于是进入西门，遇上安庄卫的伍、徐两位门客，对我说："这一带被安邦彦所毒害，残害得特别惨，人人都恨不得血洗他的巢穴。如果用朝廷的大军镇压他，非常容易荡平，可朱部院唯独主张安抚，以致朝廷没有实行讨伐，但叛逆没有收敛。今年正月末，他还率领人马窥探三汊河，因为事先有防备才退兵。"三汊河这地方，西距安庄卫五十里，一条河从西北方自乌撒府流来，一条河从西南自老山中流来，合流后向东北流去，所以叫做"三汊"；往东经过大茅河、陆广河、乌江一线，与安邦彦分界成为天堑的，唯有此河；现在设置了总兵官驻扎在此地。此时朱总督已死，用车载着尸体返回浙东，而巡按大人冯士晋是四川人，我离开贵州省城时，他也亲临陆广河，巡视经过三汊河，将要经由安庄卫到安南卫去。伍君说："巡按大人此次出行，也将巡察军事要地，部署士卒，为剿除安邦彦作准备，不是能与朱相比的人。"不知是不是这样？

普定卫城内，就是安顺府的驻地。我先前听说安顺只设土知州，而仕宦出身的有知府节制下的推官，来到这里才知道是驻在普定。

安庄卫城内，就是镇宁州的驻地。州衙门在南城内段公祠的东边，〔段公名叫段时盛，天启四年(1624)任镇宁道道员。云南普名胜反叛，占据阿迷州，段时盛统领兵马征伐普名胜，死于国难，所以州里人建了祠堂祭祀他，并为他招魂葬在望水亭西边。今天普名胜的儿子仍然占据着阿迷州。〕十分低矮破烂。庭院中有四棵古杉树，大处须两人合抱，莫非也是开国初期的遗物吗？

安南卫城内，便是永宁州的驻地。查看《一统志》，三个卫三个州，旧时各自划分有辖地，三个卫都在北面，三个州都在

南边。今天州和卫同在一个城中，打算用文官来管辖武官，实际上是借武官之力来护卫文官。但各州的属地，全都有一半错杂着卫所的屯田，一半沦丧在苗族叛民的手中，似乎不是当年完整无缺的疆土了。

三卫的西面，被水西所苦害，它们的东面又杂乱盘踞着各支苗族，唯有中间一条道路可以通行罢了。

【原文】

二十二日　五鼓，大雨达旦，余少憩逆旅。下午霁，独南遵大路，一里逾岭，由岐东下半里，入双明洞[①]。此处山皆回环成洼，水皆下透穴地。将抵洞，忽坞中下裂成坑，阔三尺，长三丈，深丈余，水从其东底溢出，即从其下北去。溢穴之处，其上皆环塍为田，水盈而不渗，亦一奇也。从此西转，则北山遂南削为崖，西山亦削崖北属之，崖环西北二面，如城半规。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贮水一塘，渊碧深泓，即外自裂坑中潜透而汇之者。从崖外稍西，即有一石自崖顶南跨而下，其顶与崖并起，而下辟为门，高阔约俱丈五，是为东门。透门而西，其内北崖愈穹，西崖之环驾而属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复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与东门外崖夹坑而峙。昔有结高垣，垒石址，架阁于上，北与东门崖对，以补东向之隙，而今废矣。由东门又数十步，抵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属于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则中辟而西通，高阔俱三倍于东门，是为西门。此洞外之"双明"也。一门而中透已奇，两门而交映尤异。其西

门之外，山复四环成洼，高若列城。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②]，又透石根溢出西门之东，其声淙淙，从西门北崖，又透穴西出。门之东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桥下西行环洼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门之下，东映重门，北环坠壑，南倚南山，石壁氤氲，结为龛牖，置观音大士像焉。由其后透穴南入，石窍玲珑，小而不扩，深可十余丈而止。此门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与南壁夹而为门。屏后则北山中空盘壑，极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达之。屏下水环石壑，盘旋如带。此门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为门，北界为洞，洞门南临。此屏中若树塞，遂东西亦分两门，南向。水自东门下溢穴而出，漱屏根而入，则循屏东而架为东桥，而东门临之；又溢穴出西门下，循屏西而架为西桥，而西门临之。此又洞内之“双明”也。先从西门度桥入，洞顶高十余丈，四旁平覆如幄；而当门独旋顶一规，圆盘而起，俨若宝盖中穹；其下有石台，中高而承之；上有两圆洼，大如铜鼓，以石击之，分清浊声，土人诧为一钟一鼓云。洞西北盘亘，亦多垂柱裂隙，俱回环不深。东南裂隙下，高迥亦如西门，而掩映弥深，水流其前，潆洄作态，崆峒清冷，各极其趣。遂逾东桥，仍出西门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跻崖根，复有洞东向，高阔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后北转，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干朗，有僧栖之，而中置金仙像。乃叩僧索笔携炬，同下穷西门大士后小穴，并录壁间诗。返寓已暮。

【注释】

①双明洞：今名同，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南1.5公里的公路边，分前洞和后洞。前洞口宽3米余，高20余米，洞内空旷平坦，宽处约60米，高处约30余米。出口有“透心泉”，洞外四山环绕，一溪横流，溪上有阅仙桥。后洞又名内洞，高宽皆约25米。前洞出口如门，后洞出口若窗，白天晚上阳光月光皆可透入，故名“双明洞”。近数十年，又在镇宁县东一公里处发现伙牛洞，为放伙牛的牧童避雨休憩的地方，因名。洞内有多具野兽遗骇及兽骨化石，现改名犀牛洞，已扩大了洞门，建成了新的旅游点。

②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北崖”，原误倒为“崖北”，据本书上文改。

【译文】

二十二日　五更时，大雨通宵达旦，我住在旅店中稍作休息。下午天转晴，独自一人顺着大路往南走，一里越过山岭，由岔道往东下行半里，进了双明洞。此处的山都是呈环形回绕成洼地，水流都是向下流入地穴中去。将到洞中时，忽然见山坞从中下陷裂成深坑，宽有三尺，长三丈，深一丈有余，水从坑东头底部溢出，随即从坑下边往北流去。溢水的坑穴之处，坑上面都是田埂环绕成的水田，盛满水却不渗漏，也是一个奇观。从此地转向西，就见北山的南面是陡削的悬崖，西山也是陡削的悬崖与北山相连，悬崖环绕在西北两面，如城墙一样呈半圆形。首先来到北面悬崖之下，忽见悬崖根部下陷成一个洞，洞中贮着一塘水，一片碧绿渊深，这就是从外面裂坑中潜流渗透而汇积在此的水。从悬崖外稍向西走，马上有一块岩石从悬崖顶端往南跨下来，岩石顶部与崖顶平齐，可下部裂为石门，高处宽处都约有一丈五尺，这是东门。钻过门往西走，石门以内北面的山崖愈加隆起，西面山崖环绕奔驰而来的连接之处，也越加合拢。西山的南边，又分出一座土山，掉臂往前，与东门外的山崖夹住深坑对峙。从前有人在上面构建了高墙，砌了石头房基，架设了楼阁，面朝北与东门所在的山崖相对，用来填补东面的空隙，可现在已倒塌了。由东门又走了几十步，到达西面山崖下。这里的山

崖自南山往北接到北面的山崖，上边都是险峻四合的削壁，下面却从中分开通到西面，高处宽处都是东门的三倍，这便是西门。这就是山洞外的“双明”了。一个石门中间相通已很奇特了，而两个石门交相辉映就格外奇异了。那西门以外的山，重又四周环绕成洼地，高高地好像排列着的城墙。水流从东门外北面山崖下的深塘中，又渗过石山根部溢出西门的东边，水声淙淙，从西门北边的山崖，又透过洞穴向西流出。石门的东西两侧，都有小石桥横跨溪流，以便进入北洞。溪水由桥下往西流在环状的洼地中，又透过西山之下而去。西门之下，东面两个石门互相掩映，北边环绕着深坠的壑谷，南方紧靠着南山，石壁上云气氤氲，建造了一个带有窗户的佛龛，里边供着观音菩萨的像。由佛龛后面钻过洞穴向南深入，石洞小巧玲珑，洞小而不宽，深处约有十多丈便到了头。这是石门下南面石壁间的奇景。北面接着北面的山崖，岩石像屏风样矗立在中央，与南面的石壁相夹成石门。石头屏风后面就是北山从高空盘绕而下的深壑，极其宏伟险峻，石头屏风的左右两侧，都有小石桥能够分别到达那里。石头屏风下方水流环绕着石壑，盘旋着有如带子。这是石门下北面石壁间的奇观。北面石壁上的一道石屏风，把南边分隔成门，北边分隔成洞，洞口面临南方。此石屏居于中央好像照壁一样堵塞着，便又分为东西两道门，面向南。有水自东门下的洞穴中溢出来，冲刷着石屏风的根部流进去，便沿着石屏东边架桥，这是东桥，而东门下临此桥；西门下又有水自洞穴中溢出，顺着石屏西边架了桥，那是西桥，而西门下临此桥。这些又是洞内的“双明”了。首先从西门过桥走进去，洞顶高十多丈，四周平滑地覆盖下来如同帷幔；而当门之处只有一个旋绕状的圆顶，圆圆地盘绕着凸起，俨然若珍宝装饰着的伞盖一样中空穹隆；它下方有个石台，在中央高高地托着它；台上有两处圆形的洼坑，大处如铜鼓，用石块敲击它们，声音分为一清一浊，当地人诧异地认为是一口钟一个鼓。洞向西北方弯弯曲曲地延伸进去，也有许多下垂的石柱和裂缝，全都弯

弯绕绕，不深。东南面的裂缝下，高远也如西门一样，可相互掩映更加幽深，流水流过它的前边，流转回旋娇美作态，山洞空阔泉水清凉，各自极尽情趣。于是越过东桥，仍旧出来到西门下，由它前边向南上爬，一直登上山崖脚下，又有个洞面向东方，高宽都有三丈，而深处有十丈。进洞后往北转，于是顶上隆起，又很黑，然而不太深。洞中干燥明亮，有僧人住在这里，而中央供着如来佛像。于是拜见和尚，要了纸笔带上火把，一同下去穷究西门观音菩萨后边的小洞，并抄录了石壁上的题诗。返回寓所时天已经黑了。

【原文】

二十三日　雇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从陇头东望双明西岩，其下犹透明而东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从大道下复西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岩腹，而后注于大溪。盖是中洼壑，皆四面山环，水必透穴也。又南逾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岭头。路从北岭转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当路，路左有茅铺一家。又西下，升陟陇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坞[1]，曰白水铺[2]，已为中火铺矣。又西二里，遥闻水声轰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而下，捣入重渊，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截，盖为对崖所隔也。复逾阜下半里，遂临其下流，随之汤汤西去，还望东北悬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担夫曰："是为白水河。前有悬坠处，比此更深。"余恨不一当其境，心犹慊慊[3]。随流半里，有巨石桥架水上，是为白虹桥。其桥南北横跨，下辟三门，而水流甚阔，每数丈，辄从溪底翻崖喷雪，满溪皆如白鹭群飞，"白水"之名不诬矣。度桥北，又随

溪西行半里，忽陇箐亏蔽，复闻声如雷，余意又奇景至矣。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4]，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但从其上侧身下瞰，不免神悚。而担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犹在对崖之上，遂从其侧西南下，复度峡南上，共一里余，跻西崖之巅。其亭乃覆茅所为，盖昔望水亭旧址，今以按君道经，恐其停眺，故编茅为之耳。其处正面揖飞流[5]，奔腾喷薄之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6]。停憩久之，从亭南西转，涧乃环山转峡东南去，路乃循崖拾级西南下[7]。

又升陟陇壑四里，西上入坞，有聚落一区在东山下，曰鸡公背。土人指其东南峰上，有洞西北向，外门如竖而内可容众，有"鸡公"焉，以形似名也。其洞东透前山，而此坞在其后，故曰"背"。余闻之，乃贾勇先登，冀一入其内。比登，只有一道西南上，随之迤逦攀跻，竟无旁岐。已一里，登岭头矣，是为鸡公岭。坳中有佛宇。问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担夫亦至，遂逾岭西向下，半里，抵壑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陇，曰太华哨[8]。又西上岭，逾而西，又一里，乃迤逦西南下，甚深。始望见西界遥峰，自北而南，屏立如障，与此东界为夹，互相颉颃；中有溪

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9]。望之而下，一下三里，从桥西度，是为关岭桥。越桥，即西向拾级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观音阁当道左[10]，阁下甃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东下，是为马跑泉，乃关索之遗迹也[11]。阁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为哑泉，人不得而尝焉。余勺马跑，甘冽次于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与哑泉相去不数步，何良楛之异如此[12]！由阁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岭脊，是为关索岭。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有庙，肇自国初[13]，而大于王靖远，至今祀典不废。越岭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坞中，曰关岭铺，乃关岭守御所所在也[14]。计其地犹在山顶，虽下，未及三之一也。至才过午，夫辞去，余憩肆中。

【注释】

①聚落：定居一年以上的村落。亦省称“聚”。

②白水铺：今仍称白水或白水河，在镇宁县西境，打帮河稍东的公路旁。

③慊(qiàn 欠)慊：遗憾。

④鲛绡(jiāo xiāo 交消)：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亦泛指名贵凉爽的薄纱。

⑤揖(yī 一)：拱手致礼。

⑥奔腾句：白水河即今打帮河。以上描述的即黄果树瀑布群，为我国最大的瀑布。在打帮河上，瀑漫层叠，滩潭连续，有九级十八布之称。其中黄果树瀑布高 67 米，宽 60 米，奔流直泻犀牛潭，规模最大，最为壮观。它的上段还有三级，下段还有五级，千姿百态，各具特色。高滩瀑布高 120 米，为区内最高的瀑布。陡坡瀑布宽 105 米，高 23 米，为区内最宽的瀑布。螺狮滩瀑布盘旋层跌，滩漫最长，形成螺旋状瀑布群。大树崖瀑布为三级断崖瀑布，仅谷底一级即高 55 米。伏流口瀑布，河水从槽状溶潭倾泻入地下，落差 75 米。千层崖瀑布系

河水冲刷成数百层石级状悬崖，瀑流如从高石坎上沿级而下。游丝瀑如细丝娩娩，为季节性小瀑布。还有罕见的洞内瀑布。黄果树瀑布区岩溶现象十分突出，俗称十山九空。水帘洞、伙牛洞、观音洞、者斗洞为其中四大名洞。洞内千奇百怪，亦各有特点。该瀑布群位于今镇宁、关岭两县间，适当滇黔公路边的黄果树街附近，有观瀑亭、望水厅可供凭眺。新辟的五百多道石级，可直达犀牛潭边。

⑦拾级：原作“石级”，据四库本改。

⑧太华哨：今作大花哨，在关岭县东境，打帮河与坝陵河间的公路边。

⑨中有溪流句：此溪今称坝陵河，自北而南流入打帮河。

⑩观音阁：即双泉寺，清代又称龙泉寺，在关索岭东半山，古驿道北侧，现仅存石基。马跑泉出自半山，流经寺旁。

⑪乃关索之遗迹也：四库本作“乃关索公遗迹也”。

⑫楛(kǔ 苦)：恶劣。

⑬国初：明代人称朱元璋建的明朝之初为国初。

⑭关岭守御所：即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译文】

二十三日　雇了个短途挑夫后顺着大道往南行。二里路，从陇头向东望双明洞的西岩，其下仍然向东透着亮光。洞中的水向西淌出流到壑谷之中，从大道下方再向西流入山麓，两次渗出两次流入，总共三次穿流过石山腹，然后注入大溪中。大概是这里中间下注成壑谷，四面都是山环绕，水流必得透过洞穴才能外泄。又向南越过山阜，四次上登四次下降，共走四里，有土堡在南山岭头。路从北岭转向西下走，又行二里，有座茅草牌坊位于路中，路左边有一家茅草店铺。又向西下走，登涉在土垄壑谷之间，共七里，遇到一个在山坞中的村落，叫白水铺，已经是中火铺了。又往西行二里，远远听见水声轰轰隆隆响，从山垄的缺缝朝北望去，忽见有河水自东北山窝往山崖下倾泻，捣入重重的深渊，只见它上半截横着白色的水流，宽有数丈，如涌雪翻空，却见不到它的下半截，因被对面的山崖

挡住了。再越过山阜下走半里,便面临瀑布的下游,顺着浩浩荡荡的水流向西走去,回头望东北方悬挂着的激流,我恨不得到它下面去看一看。挑夫说:“这是白水河。前边有河水从高处悬空下坠的地方,比这里更深。”我恨不能亲临其境一次,心里仍很遗憾。顺着水流走了半里,有座巨大的石桥架在水上,这是白虹桥。此桥呈南北向横跨河上,下面开有三个桥洞,可水流十分宽阔,每个桥洞有几丈宽,流水时时从河底越过石崖溅起雪白的浪花,满河都似白色的鹭鸶成群飞翔,“白水”的名字不假啊。过到桥北,又沿河水向西行半里,忽然山垄亏缺,深箐蔽日,又听见如雷的水声,我料想又到了一处奇景。透过山垄的缺缝回头南望,只见道路左边有一条河流悬空冲捣而下,如万条白色的丝绢飞舞在空中,河上的岩石如荷叶一样下覆,中部似刀剜的三个洞,水流从荷叶上漫过顶部泄下,如千万匹薄纱,横罩在洞外,一直下泻的距离不能用丈来计算,似冲捣珍珠,如玉屑崩溅,水沫飞溅,波涛回涌,如烟雾腾空,气势极其雄壮迅猛,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的诗句,都不足以用来比拟它的壮观。大体上我所见过的瀑布,比它高峻几倍的有过,却从没见过这样又宽又大的,仅从瀑布上方侧身向下俯瞰,就不免神魄悚然。而挑夫说:“前面有个望水亭,可以休息。”远望那亭子,还在对面山崖上,便从瀑布侧边往西南下走,再越过峡底往南上山,共走一里多,登上西面山崖的顶端。这亭子是茅草盖成的,大概是从前望水亭的旧址,现在因为巡按大人要路过,恐怕他要停下来眺览,所以用茅草搭成亭子。此处正可面对着飞流致礼,奔腾喷薄的样子,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停留休息了很久,从亭子南向西转,山涧绕山转峡往东南方流去,路则沿着山崖上的石阶往西南下山。

又跋涉在山垄壑谷间四里,向西上坡走入一个山坞,有一片村落在东山下,叫鸡公背。当地人指点在村东南的山峰上,有个朝向西北的山洞,外边的洞口如一道竖缝,而洞内可以容纳许多人,其中有“鸡公”,因为形状相似起的名。此洞往东通到前山,而这个山

坞在洞后，所以叫“背”。我听说这话，便鼓足勇气率先登山，希望进洞去一次。登山只有西南面一条路，顺着这条路曲曲折折地攀登，两旁竟然没有岔道。走了一里，便登上岭头，这就是鸡公岭。山坳中有佛寺。询问洞在哪里？僧人指点在山下村子的南边，我们已经超过山洞走上来了。挑夫也来到了，于是越过山岭向西下山，半里，到了壑谷中。又走半里，有堡在南边的山垄上，叫太华哨。又向西上岭，越岭往西走，又是一里，便弯弯曲曲地向西南下山，山谷很深。这才望见西面远处的一列山峰，自北往南，如屏障一样矗立着，与这边东面一列山相夹而立，互相抗衡；其中有溪流，也是自北往南流，镶嵌下边在壑谷底。遥望溪流下山，一下就是三里，从桥上过到西边，这就是关岭桥。过了桥，马上向西沿石阶上登，石阶非常陡峻。二里，有观音阁位于路左，阁下边用石块砌成一个方形池塘，泉水自池塘西头透过小孔流出，平缓地流于池中，溢出水池往东流下去，这是马跑泉，是关索的遗迹。阁南边路右侧，也有泉水从小孔中流出，这是哑泉，人不能喝这水。我舀了马跑泉水喝，甘甜清凉的滋味比惠泉差一点，然而高山上能有这泉水，本来就是奇事了，但是与哑泉相距不到几步远，为何好坏相差如此之大！由观音阁往南走过一个亭子，又往西上山二里，随即登上岭脊，这就是关索岭。关索是关公的儿子，跟随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开辟蛮区的道路来到此地。建有神庙，始建于开国初期，而由王靖远扩建，至今祭祀之礼没有废除。越过山岭向西下行一里，有个大堡在平坦的山坞中，叫关岭铺，是关岭守御所的所在地。估计此地还在山顶，虽然地势低下，但到山脚还不到三分之一呢。到关岭铺才过中午，挑夫告辞走了，我在旅店歇息。

【原文】

二十四日　晨起，以乏夫为虑。忽有驼骑至[1]，尚余其一，遂倩之，议至交水。以筐囊装马上，令之先行，余饭而

后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岭。一里，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与东界复颉颃成夹，夹中亦有小水南去。从岭西下二里，抵夹坞中，有聚落倚其麓，是为北斗铺[②]。关岭为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鸡公岭为东界高山，而太华乃其西陲。二界高岭，愈西愈高。由铺西截坞横度二里，乃西向拾级上。迤逦峰头，五里，逾一坳，东眺关岭，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为安庄哨。自关岭为镇宁、永宁分界，而安庄卫之屯，直抵盘江，皆犬牙相错，非截然各判者。又西上峰峡中三里，崖木渐合，曰安笼铺[③]，又永宁属。按志有安笼箐山、安笼箐关，想即此。问所谓安笼守御所，土人云："在安南东南三日程。"此属普州，又非此矣[④]。按此地在昔为安氏西南尽境，故今犹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诸名。盖安氏之地，昔以盘江为西堑，而今以三汊为界，三汊以南，盘江以东，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⑤]。

由铺西更南上一里，逾岭稍下，有坞中洼。又西半里，则重峰夹坑，下坠北去。盘岭侧，西度坑坳半里，复拾级上二里，有庵跨道，是为象鼻岭。由其西度脊，甚狭，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仅阔五六尺，如度堵[⑥]。又宛转北跻，再过一脊，共二里[⑦]，陟岭头，则此界最高处也。东瞰关岭，西俯盘江以西，两界山俱屏列于下，如"川"字分行而拥之者，岭西又盘坞为坪，结城其间，是为查城[⑧]，即所谓鼎站也。有查城驿，属安南。鼎站为西界高山，而白云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税驾逆旅赵店。江西

人。时驼骑犹放牧中途，余小酌肆中，入观于城，而返憩肆间。

其地为盘江以东老龙第一枝南分之脊，第二枝为关岭，第三枝为鸡公背。三枝南下，形如“川”字，而西枝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长，不过各尽于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灵者，又从新添东南，分支下都匀南，环独山州北而西，又东南度鸡公关而下者也。

其地东南为慕役长官司[9]，李姓。东北为顶营长官司[10]，罗姓。西北为沙营长官司[11]。沙姓。时沙土官初故，其妻即郎岱土酋之妹[12]，郎岱率众攻之，人民俱奔走于鼎站。沙营东北为狼代土酋，东北与水西接界，与安孽表里为乱，攻掠邻境；上官惟加衔饵，不敢一问也。

按是岭最高，西为查城，东为安笼箐，皆绝顶回环而成坞者，在众山之上也。《一统志》永宁之安笼箐关，正指此。普安之安笼千户所，在安南东南三日程者，即与广西之安隆长官司接界[13]，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笼千户所，当作安隆，与广西同称，不当作安笼，与永宁相溷也。

鼎站之峡，从东北向西南，其东南即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北，亦开一峡而去，乃沙营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东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坠峡底，西南峡脊亦环接无隙，遂从其底穿山腹西去，当西注盘江者矣。

【注释】

①驼骑："驼"同"驮"，驼骑即马帮，今云南山区还能看到。数十匹甚至数百匹马为一帮，进行长途驮运，用芒锣或驮铃指挥，有固定的路线及程站，是西南地区古代主要的运输方式。

②北斗铺：今关岭县中部鸡场区驻地仍称北斗。

③安笼铺：今作安龙铺，又讹作安龙坡，在关岭县中部。

④"在安南东南三日程。"此属普州，又非此矣：原文其意难解，疑应为"彼属普州，又非此矣。"彼即指安笼所，普州即普安州。安笼守御所属普安州，在今安龙县。

⑤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奋武卫"，徐本、四库全书本作"奋卫"，宁抄本作"旧卫"。

⑥堵：墙壁。

⑦共二里：四库本作"共三里"。

⑧查城驿：与清代永宁州城同点，即今永宁镇，在关岭县西境的公路边，为区政府驻地。道光《永宁州志》考证："按查城驿在镇宁、安南之间，即今永宁州治。志云在永宁州北，盖指永宁州初建于打罕时而言。"

⑨慕役长官司：在今关岭县南的花江镇，现为区政府驻地。

⑩顶营长官司：原倒误为"营顶长官司"，据《明史·地理志》改。现仍称顶营，在关岭县治与永宁间的公路旁。

⑪沙营长官司：即今关岭县北部的沙营场。

⑫郎岱：《游记》中又作"狼代"。即今六枝特区南部的郎岱镇。解放前及解放初曾为县，现为区政府驻地。

⑬安隆长官司：直隶广西布政司，治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译文】

二十四日　清晨起床，为没有挑夫忧虑。忽然间有马帮来到，还空余着一匹马，便请代驮行李，议妥到交水。用筐子把行李装在马上，让马帮先走，我吃了饭才动身。往西南行七里，登上北斗岭。一里，向西越过北斗岭岭脊，有个亭子跨在岭脊上。往西望去，崇山环列，葱翠青绿，又自北边似屏风样排列向南，与东面一列山互相

抗衡，形成峡谷，峡谷中也有小河向南流去。从岭上往西下行二里，到达两山相夹的山坞中，有村落紧靠着山麓，这是北斗铺。〔关岭是中间一列高山，而北斗岭是它的西陲。鸡公岭是东面一列高山，而太华哨是它的西陲。两面的高山，越往西走越高。〕由铺西横截山坞而过有二里路，于是向西沿台阶上登。弯弯曲曲走在峰头，五里，越过一个山坳，向东眺望关岭，已在脚底。有座牌坊横跨在道上，题为“安普封疆”，这便是安庄哨。〔从关岭起是镇宁州、永宁州的分界线，可安庄卫的屯兵，一直到达盘江，都是犬牙交错，不是各自截然划分开的。〕又向西登上峰头的峡谷中走三里，山崖林木渐渐合拢，叫安笼铺，〔又是永宁州的属地。〕根据志书，有安笼箐山、安笼箐关，想来就是此地。打听所谓的安笼守御所，当地人说：“在安南卫东南，有三天的路程。”此地属普安州，又不是这里了。据考察，此地在昔日是安氏的西南边境，所以今天仍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各种地名。大概安氏的地盘，往昔以盘江作为西面的天堑，而今日以三汊河为界，三汊河以南，盘江以东，是朝廷以军队奋力保卫的唯一的地方了。

由铺西再往南上行一里，越过岭头微微下走，有个山坞中央下洼。又往西半里，就有两重山峰夹住一个坑谷，向北下坠而去。绕过岭侧，往西越过坑谷中的山坳走半里，再沿台阶上行二里，有座寺庵跨在道中，这是象鼻岭。由它西面越过岭脊，十分狭窄，南北两面都是陡削的石壁，下垂形成深坑，脊上仅宽五六尺，如走过墙头。又宛宛转转向北上登，再次路过一道山脊，共走二里，登上岭头，就是这一带最高之处了。往东下瞰关岭，向西俯视盘江以西，两境之山全似屏风排列在下方，如一个“川”字分成行簇拥着北岭，岭西又有山坞回绕成坪坝，坝中建了座城池，这是查城，就是所谓的鼎站了。〔有查城驿，属安南卫。鼎站是西面的高山，而白云寺是它的西陲，也是越往西越高。〕于是望着查城向西北下山，共走二里半，便住宿在赵姓客店中。〔江西人。〕此时马帮还在中途放牧，我在店中

小饮，进城中去观览，而后返回客店中休息。

此地是盘江以东主峰的第一条支脉向南分出的山脊，第二条支脉是关岭，第三条支脉是鸡公背。三条支脉往南下延，形状如同一个“川”字，而西边一条最高，然而它们延伸的距离都不太长，各自都只不过在都泥江以北就到头了。那隔在都泥江以北而走向多灵山的山脉，又从新添卫东南境，分出支脉下延到都匀府南部，环绕过独山州北面后向西延，又往东南经过鸡公关向下延伸。

此地东南是慕役长官司，〔姓李。〕东北是顶营长官司，〔姓罗。〕西北是沙营长官司。〔姓沙。此时沙土司刚死，他的妻子就是郎岱头领的妹妹，郎岱率领人马来攻打她，人民全都逃奔到鼎站来。〕沙营东北是狼代头领的辖地，东北方与水西接壤，与安贼里应外合作乱，进攻抢劫邻近区域；上面的官僚只会用升官来引诱他，不敢查问一下。

据考察，此岭最高，西边是查城，东边是安笼箐，都是高山绝顶上环绕成山坞的地方，位于群山之上。《一统志》上永宁州的安笼箐关，正是指此地。普安州的安笼千户所，在安南卫东南方要走三天路程的地方，就是与广西省的安隆长官司交界，是去田州白隘经由的通道。在普安州的安笼千户所，应当作安隆，与广西的安隆名称相同，不应当作“安笼”，与永宁州的“安笼”互相混淆。

鼎站的山峡，从东北延向西南，它的东南方就是大山的山脊，而查城紧靠着大山的西北麓，也裂开一条峡谷延伸而去，是通往沙营土司的道路。这里的水源也是从东北的山脊上流下去，穿流过鼎站的街道而后往西去，向南坠入峡底，西南方峡谷侧边的山脊也是连环相接没有缺口，水便从峡底穿流过山腹往西流去，应该是往西注入盘江中去了。

徐霞客游记全译

黔游日记二

【题解】

《黔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贵州省西部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二十五日,徐霞客过盘江桥,往西经安南卫(今晴隆县)、新兴所(今普安县)和普安州(今盘县特区),沿途有些是彝族聚居区。五月初九日到达贵州的最后一站亦字孔驿。旅游路线大体与今滇黔公路一致。

这一带山高水深,景色奇丽。徐霞客详细考察了北盘江上的铁索桥,游览了晴隆威山的三明洞、普安的观音洞、盘县特区的碧云洞和丹霞山,对这些风景名胜作了生动详尽的描述。在贵州西部,徐霞客认真考察南北盘江的源流,指出盘县特区西部的小洞岭虽为南北盘江的分水岭,但岭东亦字孔、火烧铺之水非北盘江源,岭西明月所往南流之水也非南盘江源。在贵州最后的时日,徐霞客被旅店主人窃去钱物,为觅夫又担搁了五天,还遭恶主索价刁难。霞客感叹至极:“余以万里一身,脱其虎口,亦幸矣!”

【原文】

戊寅四月二十五日[①] 晨起，自鼎站西南行。一里余，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门俱东南向，而上洞尤空阔，以高不及登。路左壑泉已成涧，随之南半里，山回壑尽，脊当其前，路乃上跻，水则自其下入穴。盘折二里，逾坳脊，是为梅子关。越关而西，路左有峡，复坠坑而下，东西径一里，而西复回环连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复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盘坞中山西南转，二里，复西北上，一里，是为黄土坝[②]。盖鼎站之岭，至此中降，又与西岭对峙成峡，有土山中突而连属之，其南北皆坠峡下，中踞若坝然，其云黄土坝者以此。有数家倚西山而当其坳，设巡司以稽察焉。又上逾岭脊，共五里为白云寺[③]。于是遂西南下，迤逦四里，途中扛担络绎，车骑相望，则临安道毋忠，以钦取入京也[④]。司道无钦取之例，其牌如此，当必有说。按毋，川人，本乡荐[⑤]，岂果有卓异特达圣聪耶？然闻阿迷之僭据未复[⑥]，而舆扛之纷纭实繁，其才与操，似俱可议也。又至坞底，西北上一里，为新铺[⑦]。由铺西稍逾岭头，遂直垂垂下。

五里，过白基观。观前奉真武，后奉西方圣人，中颇整洁。时尚未午，驼骑方放牧在后，余乃入后殿，就净几，以所携纸墨，记连日所游；盖以店肆杂沓，不若此之净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时时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过，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饮，濒去，象辄跪后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既而驼骑亦过，余方草记甚酣，不

暇同往。又久之，雷声殷殷[8]，天色以云幕而暗，辞檀波，以少礼酬之，固辞不受。

初，余以为去盘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驼骑所期旧城，尚在盘江上五里，亟为前趋。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涧自东而西，新构小石梁跨之，曰利济桥。越桥，度涧南，又西下半里，则盘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峡不阔而甚深，其流浑浊如黄河而甚急。万山之中，众流皆清，而此独浊，不知何故？余三见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浊；一在三镇北罗木渡，则清；一在此，复浊。想清乃涸时也。

循江东岸南行，半里，抵盘江桥[9]。桥以铁索，东西属两崖上为经，以木板横铺之为纬。东西两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腾于下，其深又不可测。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为桥，亦多不能成。崇祯四年，今布政朱名家民，云南人[10]。时为廉宪[11]，命安普游击李芳先四川人[12]。以大铁链维两崖，链数十条，铺板两重，其厚仅八寸，阔八尺余，望之飘渺，然践之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桥两旁，又高维铁链为栏，复以细链经纬为纹。两崖之端，各有石狮二座，高三四尺，栏链俱自狮口出。东西又各跨巨坊。其东者题曰“天堑云航”，督部朱公所标也；其西者题曰“□□□□”，傅宗龙时为监军御史所标也[13]。傅又竖穹碑，题曰“小葛桥”，谓诸葛武侯以铁为澜沧桥，数千百载，乃复有此，故云。余按，“渡澜沧，为他人”[14]，乃汉武故事，而澜沧亦无铁桥；铁桥故址在丽江，亦

非诸葛所成者[15]。桥两端碑刻祠宇甚盛，时暮雨大至，不及细观。度桥西，已入新城门内矣。左转瞰桥为大愿寺。西北循崖上，则新城所环也。自建桥后，增城置所，为锁钥之要云。闻旧城尚在岭头五里，急冒雨竭蹶跻级而登。一里半，出北门。又北行半里，转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乃渐霁。新城内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逾坳，循右峰北转，又半里，则旧城悬岭后冈头矣。入东门，内有总府镇焉。其署与店舍无异。早晚发号用喇叭，声亦不扬，金鼓之声无有也。青崖总兵姓班，三汊总兵姓商，此间总兵姓胡。添设虽多，而势不尊矣。是夜，宿张斋公家；军人也。

二十六日　驼马前发，余饭而出旧城西门。始俱西南行，从岭坞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陇下，为保定铺[16]。从其侧西上岭，渐陟隆崇。三里，忽有水自岭峡下。循峡而上，峡中始多田塍，盖就水而成者。时已插莳矣[17]。又上二里，是为凉水营[18]。由营西复从山坞逶迤而上，渐上渐峻。又五里，遇驼马方牧，余先发。将逾坳，坐坳下石间少憩，望所谓海马嶂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坳出，负罂汲水[19]，由余前走南岐去。余先是望南崖回削有异，而未见其岐，至是亟随之。抵崖下，则穹然巨洞，其门北向，其内陷空而下，甚宏。其人入汲于石隙间，随处而是，皆自洞顶淙淙散空下坠，土人少凿坯承之。水从洞左悬顶下者最盛，下有石台承之；台之侧，凿以贮汲者。洞从右下者最深，内可容数百人，而光明不闷，然俱无旁隙别窍，若堵墙而成者也。

出洞，仍由旧路出大道。登坳即海马嶂，有真武阁跨坳间。余入憩阁间，取笔楮记游，而驼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内即为海马铺[20]，去城十里矣。其处北两日半程为小米马场，有堡城下临盘江，隔江即水西地；南两日程为乖场河，水涨难渡，即出铅之所也。又西循南岭而行，见其坞皆北向坠，然多中洼而外横亘者。连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则北度而矗者，其峰甚高，是为广山。其上李芳先新结浮屠，为文曲星，盖安南城东最高之巅也。又西二里为茶庵[21]，其北有山，嵚突可畏，作负嵎之势者，旧名歪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异，而亟于趋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复逾一阜。又二里，税驾于安南城之东关外逆旅陈贡士家[22]。

【注释】

①原仅作“二十五日”，年、月系整理者加。

②黄土坝：今作黄土坡，又称黄丰，在关岭县西境公路旁。

③白云寺：今称白云，又作白英哨，在黄土坡稍西的公路旁。

④钦取：皇帝取用。

⑤乡荐(jiàn 建)：明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举行的科举考试称乡试，乡试取中为举人者，称领乡荐。

⑥僭(jiàn 践)据：僭越名位，分裂割据。

⑦新铺：今名同，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西隅。

⑧殷(yīn)殷：震动声。

⑨盘江桥：在今晴隆、关岭两县交界的北盘江上，经过多次重修，现为铁梁吊桥。长 42 米，宽 4.2 米，高约 30 米。桥基为明代所建，分两级，第二级两边各有拱式排洪桥，高 5 米，宽 4 米，枯水季节，下一级露出水面约 25 米。两岸石刻“盘江飞渡”、“铁锁盘江”、“力挽长河”等尚存十余处。其西约一公里处有明代连云城的街市遗址。

⑩布政：即布政使，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⑪廉宪：明代各省设提刑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因元代有肃政廉访使，与按察使职掌略同，故按察使亦尊称廉宪。

⑫安普游击：四库本作“普安游击”。游击：明代边区守军设有游击将军，分掌驻在地的防守应援。

⑬傅宗龙（？～1641）：字仲纶，号括苍，又号云中，昆明人。万历中进士，初为铜梁知县，崇祯中历任贵州巡按、四川巡抚、兵部尚书。后因镇压明末农民起义而死。

⑭渡澜沧为他人：原作“渡澜沧为□□”，空二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兰仓水即今澜沧江。

⑮铁桥：唐时有铁桥，为吐蕃所建，在今丽江县西北塔城关附近的金沙江上，为云南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当时的铁桥节度和铁桥城皆因此得名。

⑯保定铺：今作保定营，在晴隆县东境，滇黔公路旁。

⑰莳（shì 示）：移栽。插莳指插秧。

⑱凉水营：今名同，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旁。

⑲罂（yīng 婴）：小口大腹容积较大的瓦器。

⑳海马铺：民国《晴隆县志》载《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即今之哈马哨也，旧称哈马关。哈马者，下马也。盖其关极窄，骑者必下马而过也。”今仍称哈马哨，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边。

㉑茶庵（ān 安）：在交通要道售卖茶水供旅人歇息的小草屋。也有些地方建为小庙向行人施茶。

㉒安南：明置安南卫，卫城在今晴隆县治莲城镇。

【译文】

戊寅年四月二十五日　清晨起床，自鼎站往西南行。一里多路，有山崖在路右，上下各有一个洞，洞口都朝向东南，而上洞尤其空阔，因为太高来不及上登。路左壑谷中的泉水已变成了山涧，顺

着山涧往南走半里，山体回绕，壑谷到了尽头，山脊挡在前方，路便上升而去，涧水却从山下流入洞穴中。盘旋曲折地走了二里，越过山坳上的山脊，这是梅子关。过关往西行，路左有个山峡，又下坠成坑谷，东西直处有一里，而西面又回绕过来与山脊相连。道路沿着峡上平缓地向西行，又越过山脊，这才向下跋涉。二里路，又绕着坞中之山往西南转，二里，再向西北上山，一里，这是黄土坝。大致鼎站的山岭，到此处从中下降，又与西岭对峙成峡谷，有座土山在峡中突起并与它相连，土山南北都下坠到峡中，盘踞在中央宛如堤坝一样，它被称为黄土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几户人家背靠西山挡在山坳之间，设了巡检司以便稽查。又往上越过岭脊，共走五里是白云寺。从此便向西南下走，逶迤四里，途中扛轿挑担的络绎不绝，车马相望，是临安道道员毋忠，被皇帝启用进京去。司、道一级的官吏没有皇帝直接征用的成例，他的行道牌上如此写着，肯定有其他解释。据查，毋忠是四川人，本来是乡荐出身，难道果然是有卓越特异的政绩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吗？但是听说阿迷州的非法割据还未收复，可挑担抬轿喧喧嚷嚷的实在太繁华，此人的才能与操守，似乎都可以议论。又来到坞底，往西北上行一里，是新铺。由铺西稍走一些越过岭头，便垂直下山而去。

五里，路过白基观。观中前殿供奉着真武大帝，后殿供着佛祖，观中十分整洁。此时还未到中午，马帮正在后面放牧，我便进入后殿，就着洁净的几案，用携带着的纸墨，记下连日来游过的地方；这是因为旅店中太杂乱，不如这里清洁幽静。僧人檀波，十分了解别人的心意，时时供给一些茶水蔬菜米粥。下午，有大象路过，两大两小，停在寺前很长时间。赶象的奴仆下来饮水，临去时，大象就先跪下后面的两条腿，又跪下前面的两条腿，伏着等候站起来。不久马帮也过去了，我在草记游程兴头正浓，来不及一同走。又过了很久，雷声隆隆，天色由于云层遮蔽而暗下来，辞别檀波，用少许礼金酬谢他，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起初，我以为离盘江只有五里路了，来到这里才知道与马帮约定的旧城，还在盘江之上五里处，急忙往前赶路。于是向西一直下行三里，有条干枯的山涧自东延向西，新建的小石桥横跨在涧上，叫利济桥。过了桥，来到山涧南面，又往西下走半里，就见到波涛汹涌的盘江，自北往南流注。盘江峡谷不宽但却非常深，水流浑浊如黄河而且十分湍急。在万山之中，众多的河流都是清的，可唯独此江浑浊，不知是什么缘故？〔我三次见到此条江流：一次是从武宣进入柳江时，也是十分浑浊；一次在三镇以北的罗木渡，则是清的；一次在此处，又浑浊起来。想来水清是在干涸之时。〕

沿盘江东岸往南行，半里，到达盘江桥。桥身使用铁链，东西两头连接在两端的山崖上作为纵向的桥体，用木板横向铺在铁链上。东西两边的山崖，相距不足十五丈，可高处将近三十丈，江水奔腾于桥下，水深不可测。当初用船摆渡，多有漂没溺水的灾难发生；用石块垒砌成桥，也多半不能建成。崇祯四年(1631)，现在的朱布政使〔名叫朱家民，是云南人。〕当时任提刑按察使，命令安普的游击将军李芳先〔是四川人。〕用大铁链系在两边山崖上，铁链有几十条，铺木板两层，板厚仅八寸，宽八尺多。远望去，桥身飘荡深远，但踩在桥上却岿然不动，每日过往的牛马千百群，都是载着重物往前赶路的。桥的两旁，又拴着高高的铁链作为栏杆，再用细链子纵横连成网络。两边山崖，各有两尊石狮子，高约三四尺，作栏杆用的链子全部从狮子口中出来。东西两头又各自横跨有巨大的牌坊。那东面的牌坊题写着“天堑云航”，是总督朱公题写的；那西边的一座题为“□□□□”，是傅宗龙当时任监军御史时题写的。傅宗龙又竖立了一块圆石碑，题为“小葛桥”，意思是说武侯诸葛亮用铁链造了澜沧江桥，历数百千年，这才又有了此桥，所以这样题。我考证，“渡澜沧为其他人”，是汉武帝时的旧事，而且澜沧江上也没有铁索桥；铁索桥的旧址在丽江，也不是诸葛亮建成的。桥两端的碑刻祠堂庙宇很多，此时暮雨骤降，来不及细看。过到桥西，已经进入新城门内

了。转向左边俯瞰大桥，旁边是大愿寺。往西北沿着山崖上登，就是新城环绕的地方了。自从建桥以后，增建了城池设置了卫所，成为军事重镇所在的要地了。听说旧城还在五里以外的岭头，急忙冒雨竭力跌跌撞撞地沿着石阶上登。一里半，出了北门。又往北行半里，转向西，弯弯曲曲向上走了二里路，雨才停天渐渐晴开。〔从新城内上山的路陡峻，城外上山的路平缓些。〕向西穿越山坳，沿右边的山峰转向北走，又是半里，就见旧城高悬在岭后的山冈头上了。进了东门，城内有总兵府镇守。总兵府衙与客店的房舍没有什么差别。早晚发号令用喇叭，声音也不宏亮，锣鼓之声是没有的。〔青崖城的总兵姓班，三汊河的总兵姓商，这里的总兵姓胡。增设的总兵虽然很多，可权势不尊贵。〕这天夜里，住宿在张斋公家；是军人。

二十六日　马帮在先出发，我吃过饭才走出旧城西门。开始时全是向着西南方行，在山岭山坞之间上上下下。五里，有一二户人家在南面山垄下，是保定铺。从铺侧向西上岭，逐渐步入崇山峻岭。三里，忽见有水流自山岭峡谷间流下来。顺着峡谷往上走，峡中开始有许多农田，大概是就着水流开成的田地。〔此时已插秧了。〕又上走二里，这是凉水营。由营西再从山坞中逶迤而上，慢慢上去渐渐陡峻起来。又行五里，遇上马帮正在放牧，我先出发。将要越过山坳之前，坐在山坳下的岩石间稍许休息一下，望着所谓海马嶂的地方，想要根据它形状相似之处来寻求它得名的原因。忽然间有个人自山坳中走出来，背着瓦瓮去汲水，由我面前走上南边的岔道上去。我在这之前望见南面山崖回绕陡削有奇异之处，却未见到那条岔道，到此时连忙跟着他走。到了山崖下，就见一个巨洞穹隆，洞口向北，洞内从高空凹陷下去，非常大。那人进洞后在石缝间汲水，随处都是水，都是从洞顶淙淙散在空中落下来的水，当地人在岩石上略凿成石坑来接水。从洞左顶上悬空下来的水最大，下方有石台接水；石台的侧边，凿坑贮水供人汲取。洞从右边下去的地方最深，里面可容纳数百人，明亮而不幽闭，但是四旁全然没有别的缝隙和石

窍，好似墙壁构成的一样。出了洞，仍然经原路出到大道上。登上山坳即是海马嶂，有个真武阁跨在山坳间。我进入阁中休息，取出纸笔记游记，可马帮已往前走了。很久以后才动身。山坳内就是海马铺，离城有十里了。从此处往北两天半的路程是小米马场，有城堡下临盘江，隔江就是水西的辖地；往南两天的路程是乖场河，水涨时难以渡河，就是出产铅矿的地方了。又向西沿着南岭而行，见到这里的山坞都是向北下斜，然而大多是中部下洼而外面横亘着山岭。连续向西走又慢慢上了两道平缓的山脊，共有三里路，就往北越过矗立的山峰，此峰很高，这是广山。峰上李芳先新建了座佛塔，名为文曲星，大概是安南卫城东面最高的山顶了。又向西行二里是茶庵，庵北有山，倾斜突兀令人可畏，作出负隅顽抗的姿态，旧时名叫歪山，今天改名为威山。我望此山有异常之处，可是急于赶去城中，只好顺着大路往西走。又行三里，再越过一个山阜。又走二里，住宿在安南卫城东城关外陈贡士家的旅店中。

【原文】

二十七日　驼马已发，余乃饭。问知城东五里，由茶庵而北，有威山①，山间有洞，从东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积水甚深，其前正瞰卫城。遥指其处，虽在山巅，然甚近也。乃同顾仆循昨来道，五里，东抵茶庵，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则威山之脉自北突而南，南耸而北伏，南削而北垂，东西皆亘崖斜骞而南上；从南麓复起一小峰，亦如之。入东峡又一里，直抵山后，则与东峰过脊处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芜；由脊西转，循山北峰之半西行，路芜而蹬在。循之行，则北坞霾雾从坞中起，弥漫北峰，咫尺不可见；而南面威山之北，惟行处犹朗，而巅亦渐为所笼。西行

半里，蹬乃南上。拾级而登者半里，则峰之北面全为雾笼矣。乃转东北上，则东崖斜骞之上也。石脊甚狭，由东北上西南，如攀龙尾而升。复见东南峰外，澄霄丽日，遥山如靛；余所行之西北，则弥沦如海，峰上峰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为界者。盖脊之东南，风所从来，故夙霾净卷；脊之西北，风为脊障，毒雾遂得倚为窟穴。予夙愿一北眺盘江从来处，而每为峰掩，至是适登北岭，而又为雾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窥测如此！

攀脊半里，有洞在顶崖之下，其门东向，上如合掌，稍洼而下，底宽四五丈，中有佛龛僧榻，遗饭犹存，而僧不知何往。两旁颇有氤氲之龛。其后直透而西，门乃渐狭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门西径山腹而出，约七丈余，前后通望，而下不见者，以其高也。出后门，上下俱削崖叠石。路缘崖西南去十余丈，复有洞西向，门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与阔各二丈。而洞后石缕缤纷，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虚堂，已圮不能存。其前直瞰卫城，若垂趾可及，偶雾气一吞，忽漫无所睹，不意海市蜃楼，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窍东向入，其门渐隘而黑。攀石阈上，其中坎砢欹嵚，洼窦不一，皆贮水满中而不外溢。洞顶滴沥，下注水池，如杂珮繁弦[2]，铿锵远近。洞内渐转东北，势似宏深渊坠，既水池高下，无可着足，而无火炬遥烛，惟从黑暗中听其遥响而已。余所见水洞颇多，而独此高悬众峰之顶，又潴而不流，无一滴外泄，向所望以为独石凌空，而

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崖而北，入明洞后门，抵前洞。从僧榻之左，有旁龛可登，攀而上之，则有隙西透，若窗而岐为两。其后复有洞门西向，在崖路之上，其门颇敞，第透隙处，双棂逼仄，只可外窥，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见崖间有镌“三明洞”三字者，从洞中直眺，但见前后，而不知旁观更有此异也。

下洞，由旧路三里，出茶庵，适按君冯士俊。以专巡至。从来直指巡方，不逾关岭，盘江、冯以特命再任，故历关隘至此耳。时旌旗穿关逾坳，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随其后抵安南，不免徒骑杂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饮于陈氏肆中。遂入东门，西抵卫前，转南而出南门。南向行岭峡间，共平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东南，度处东平为塍，西忽坠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随之，西循北崖下坠，即所谓乌鸣关也，乌鸣关在安南卫。土人呼为老鸦关③。西向直下一里，有茶庵跨路隅，飞泉夹洒道间，即前唧唧细流，至此而奔腾矣。庵下崖环峡仄，极倾陷之势。又曲折下半里，泉溢浃道④，有穹碑，题曰“甘泉胜迹”。其旁旧亦有亭，已废，而遗址丰碑尚在，言嘉靖间有僧施茶膳众，由岭下汲泉甚艰，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从僧发者。余忆甘泉之名，旧志有之，而唧唧细流，实溢于岭上，或僧疏引至此，不为无功，若神之如锡卓龙移⑤，则不然也。

又拾级西南下一里，下抵峡口，循西崖之足，转而西行，北则石崖排空，突兀上压；南则坠壑下盘，坵垤纵横，

皆犁为田。虽升降已多,犹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裂隙间宛转下注,路经其前,为架桥横度,泉落于桥内,复从桥下泻峡去。坐桥上仰观之,崖隙欹曲,泉如从云叶间堕出,或隐或现,又瀑布一变格也。循崖又西,迤逦平上,两过南度之脊,渐转西北,共五里,为乌鸣铺。复西北下峡间,一里余,有小水,一自东峡来,一自北峡来,各有石梁跨之,合于路左而东南去。度两石桥,又西南上岭,一里,从岭头过一哨,有数十家夹道。又从岭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复平坠成壑,下盘错为田甚深。其南遥山与北界环列者,耸如展屏,而北角独尖竖而起。环此壑而东度土脊一支,遥属于北界大山,所过岭头夹哨处,正其北属之脊也。余先是从海马嶂西,即遥从岭隙见西峰缭绕,而此峰独方顶,迥出如屏。问骑夫:"江西坡即此峰否?"对曰:"尚在南。"余望其坳入处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即东向分支之脊,路虽对之行,而西坡实在其北。循北岭升降曲折,皆在峰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坠坡而下者二里,缘岭西转者一里,是为纳溪铺;盖在北崖南坠之下,虽所下已多,而犹然土山之脊也。由铺西望,则东西山又分两界,有水经其中,第此两界俱支盘陇错,不若关岭之截然屏夹也。复西南下一里半,有水从东崖坠坑而出,西悬细若马尾。从其北,路亦坠崖而下。又二里余,抵坞中。巨桥三门,跨两陇间,水从东一门涌而北出,其西二门,皆下平为田,岂水涸时耶?其水自西南诸峡中,各趋于

桥之南，坠峡而下，经桥下，北注而出于盘江上流，其“纳溪”之名以此耶[6]？度桥，复西北上岭，是为江西坡，以岭在溪之西也。路从夹冈中透壁盘旋而上，一里，出夹，复拾级上。一里，得茅庵，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级，半里，抵岭头，其北有峰夹坞，尚高；东望纳溪铺之缀东崖者，高下正与此等。于是又西向平陟岭间二里，挟南峰转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则岭上水多左右坠。又东北下转，则一深堑甚逼，自西南坠东北，若划山为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逾岭头，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东南门[7]，是为有嘉城。

【注释】

①威山：在晴隆县稍东北，今作歪山。《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载：“威山，今称巍山，以其高也。其洞曰巍山洞，俗称神仙洞。”

②珮（pèi 佩）：古时贵族身上所佩带的玉器。

③乌鸣关：《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载：“即今之二十四拐也。《兴义府志》云：‘按乌鸣关，今土人呼为半关，下通江西坡’。现二十四拐半腰有庙曰半观。”今仍称二十四道拐，滇黔公路从此经过。

④浃（jiā 夹）：湿透。

⑤锡卓：即僧人所拄的锡杖。杖高与眉齐，头有锡环，原为僧人乞食时所用，振环作声，以代扣门，兼防牛犬，亦称“鸣杖”。后来成为佛教的一种法器，又称“禅杖”。

⑥纳溪：此溪称江西坡河，即今西泌河，又称新寨河，为晴隆、普安二县界河。河上桥称江西坡桥，《游记》称纳溪桥。

⑦西坡城：今名江西坡，在普安县东隅的公路边。

【译文】

二十七日　马帮已经出发，我才吃饭。问知城东五里处，经茶

庵往北走，有座威山，山中有洞，从东穿到西；又有个水洞，洞中积水很深，洞前方正俯瞰着卫城。远远指着那地方，虽然是在山顶，可是十分近。于是同顾仆沿着昨天来的路走，五里，抵达东面的茶庵，就由岔道向北进山。一里，到了山的左侧，就见威山的山脉自北突向南，南面高耸而北面低伏，南面陡削而北面下垂，东西都横亘着山崖，斜向高举往南上升；从南边山麓又突起一座小峰，也像这样。走入东面的峡谷又行一里，径直到达山后，就是与东峰相连延伸而过的山脊处了。由山脊往北下山，极深，而道路荒芜；由山脊上往西转，沿威山北峰的半腰上西行，道路荒芜可石阶还在。顺着石阶走，便见北面山坞中浓雾从坞中升起，弥漫到北峰，咫尺之间无法看见；而南面威山的北面，唯有行走之处依然晴朗，可山顶也渐渐被浓雾笼罩起来。往西行半里，石阶便向南延伸。逐级而登了半里，就见山峰的北面全被浓雾笼罩住了。于是转向东北上登，就到了东面山崖倾斜高举之处的上面了。石脊很窄，由东北上延到西南方，如同攀着龙尾上升。又见东南方山峰之外，澄净的天空中红日艳丽，远山如蓝靛；我所走的西北方，却是浓雾弥漫深沉如像大海，峰上峰下，皆陷入一片混沌，好像是以此条山脊作为分界线。大约是山脊的东南方，是风吹来的方向，所以晨雾被卷得干干净净；山脊的西北面，风被山脊挡住，毒雾便能够紧依着山坞作为巢穴。我一向的愿望是向北方眺望一次盘江流来的地方，可常常被山峰遮住，来到此地刚好登上了朝北的山岭，却又被雾遮住了，大自然的根由，它不容许人们窥测竟然如此！

攀越岭脊半里，有个洞在顶上山崖之下，洞口向东，顶上如合起的手掌，略微往下洼去，洞底宽四五丈，洞中有佛龛和僧人的卧床，〔剩饭还在，可僧人不知到哪里去了。〕两旁有很多缭绕着氤氲之气的佛龛。它后面直穿向西，洞便慢慢变得又窄又低，也是尖尖的如像合起来的手掌。这个洞口向西径直穿过山腹而出，约有七丈多长，前后两个洞口相通，互相望得见，可从下面看不见的原因，是

因为洞在高处。出了后洞口，上下都是陡削的悬崖和重叠的山石。路沿着悬崖往西南前去十多丈，又有个向西的洞，洞口高不到一丈，可洞底十分平整，深与宽各有二丈。而洞后部的岩石一缕缕的缤纷争呈，不深却很奇幻，其中放置了佛像，而且前边建成空空的佛堂，已经倒塌无法保存。它前方一直下瞰卫城，好像伸脚就可到达，偶尔雾气一吞，忽然烟云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了，想不到海市蜃楼之景，又出现在这山弯城郭之间。然而这只不过是洞外的景色。从洞左侧的旁洞向东进去，洞壁渐渐变得又窄又黑。攀着石门槛上登，洞中坎坎坷坷，倾斜下嵌，坑坑洼洼不一而足，其中都贮满水却不外溢。洞顶的水滴，下注到水池中，如杂乱的玉佩相击声和繁杂的琴弦声，铿铿锵锵远近有声。由洞内渐渐转向东北，洞似庞大的深渊陷下去，水池既高高低低的，没有踏脚的地方，又无火把远照，唯有在黑暗中听那远远的响声而已。我所见过的水洞很多，可唯独此洞高悬在群峰之顶，水又积而不流，无一点一滴外泄，先前望去以为是一块凌空的孤石，可谁又意想得到其中竟然是盛水的容器呢。出洞后，仍沿着悬崖往北走，进了两头透亮的山洞的后洞，走到前洞。从僧人卧床的左侧，有个位于侧面的佛龛可以登上去，攀上佛龛，就有条裂缝通向西方，好像窗户一样分为两岔。它后面又有个向西的洞口，在悬崖上的道路上方，洞口很宽敞，只是透进亮光的缝隙处，两道窗口很狭窄，只可往外窥视，不能穿过它们出去罢了。这之前我走入前洞，见崖壁上镌刻有“三明洞”三个字，从洞中直望过去，只见前后两洞，却不知往旁观看还有此等奇异之处。

下洞后，从原路行三里，到茶庵，恰好遇上巡按冯大人〔名叫冯士俊。〕专门巡察来到此地。从来直指使者巡察地方，不越过关岭、盘江一线，冯士俊由于特别任命连任，所以经过关隘到此。此时旌旗穿过关隘越过山坳，远眺过去，空旷的山野增添出光辉，但跟随在他们后面来到安南卫城，免不了差役车骑杂乱，五里的路程，很久才得以走到。于是在陈家客店中喝了点水。随即进入东门，往西

来到安南卫官衙前，转向南走出南门。向南行走在山岭峡谷之间，共平缓地上行二里，有条山脊自西北延伸到东南方，山脊延过之处东面地势平坦，垦为农田，西面忽然向下深坠成坑，有细小水流从坑中缓缓流出。道路顺着水流走，往西沿着北边的山崖下坠，就是所谓的乌鸣关了，〔乌鸣关在安南卫。〕当地人称呼为老鸦关。向西一直下山一里，有座茶庵横在路旁，飞泉夹道洒落在路中，这就是前边的缓缓细流，至此变为奔腾之流了。庵下山崖环绕峡谷狭窄，极尽倾斜深陷之势。又曲曲折折下山半里，泉水溢出浸透了道路，有块圆形石碑，题写着“甘泉胜迹”。碑旁旧时也有个亭子，已倒塌，可遗址和高大的石碑还在，碑文说嘉靖年间有个和尚在此施舍众人茶饭，由岭下汲取泉水十分艰难，一天挖地找到这股泉水，这是说泉水是由这个和尚发现的。我回忆甘泉的名称，旧志书上有这名字，可缓缓流淌的细流，事实上是在岭上溢出来的，或者是和尚疏挖引流到此，不能说没有功劳，如果把它神化为禅杖一拄龙王就搬家的神话，却不是这样的了。

又沿石阶向西南下山一里，下达峡口，沿西面山崖的山脚，转向西行，北面是石崖排列在高空，突兀而起，从上往下压；南面却坠成壑谷，向下盘绕，土丘纵横，都垦犁为田地。虽然升降已有多次，仍然平缓地行走在半山腰。又往西半里，有山泉从北面山崖的裂缝间宛转下泄，路经过它前边，为此架了座桥横走过去，泉水落在桥内一侧，再从桥下泻入峡中去。坐在桥上仰望这股山泉，崖壁石缝歪斜弯曲，泉水如像从叶片般的云彩中坠落出来，时隐时现，又是瀑布的一种变形了。沿着山崖又往西，绕来绕去平缓地上行，两次越过往南延伸的山脊，慢慢转向西北行，共走五里，是乌鸣铺。再又往西北下到峡中，一里有余，有小溪，一条自东边峡中流来，一条从北面峡中流来，各有石桥跨在溪上，在路左合流后往东南流去。越过两座石桥，又向西南上岭，一里，从岭头路过一处哨所，有数十户人家夹道而居。又从岭上顺着北面一列大山向西行，岭南面重又平

缓地下坠成壑谷，下面直到很深之处都是环绕交错的农田。那南面的远山与北面一列呈环形排列的山，高耸着如展开的屏风，而北边的山角唯独尖尖地竖起。环绕过这个壑谷并往东延伸的一条土脊，远远地连接着北面一列大山，所经过的岭头哨所夹道之处，正是连接着北面的山脊。我在此之前从海马嶂西边，就远远地从山岭的缺口中见到西边山峰缭绕，可独有此峰是方形峰顶，迥然出现如同屏风。问马夫："江西坡是否就是此峰？"回答道："还在南边。"我远望山坳的入口处反而在北边，心里对此很疑惑，到了这里才知道江西坡就是向东分支的山脊，路虽然对着它走，可西坡实际上在山脊的北面。沿着北岭上下曲折，都在山峰半腰上行走。又往西北二里，向西南二里，顺山坡一直下坠二里路，沿山岭往西转了一里路，这是纳溪铺；从北边山崖往南坠山而下，虽然下走的路程已很多，可仍然在土山的山脊上。由铺西望去，就见东西两面的山又分为两列，有河流流经其中，但只是两列山都是支脉盘绕山垄交错，不似关岭那样截然如屏风相夹。再向西南下走一里半，有水流从东边山崖上流出坠入坑中，向西悬挂着，细如马尾。从它的北边，路也循山崖下坠。又行二里多，到达坞中。一座三个桥洞的巨桥，横跨两岸土垄之间，水流从东边的一个桥洞朝北涌出，那西头的两个桥洞，下面皆是平整的农田，难道此时是河水干涸的时节吗？这条河水从西南方的各处山峡中，各自奔流到桥的南边，坠入峡谷，流经桥下，往北流注而后流入盘江上游，它"纳溪"的名字是出于这个原因吗？过了桥，又往西北上岭，这便是江西坡，是由于山岭在溪流的西面。路从两峰相夹的山冈上从中间穿过崖壁盘旋着上走，一里，出了夹谷，又沿石阶上行。一里，遇到一处茅屋建的小庵，在半坡之中。又沿石阶北上，半里，抵达岭头，岭北有山峰夹成山坞，还很高；东望纳溪铺连缀着东面山崖之处，高低正与此岭相等。从此又向西平缓地在山岭之间跋涉了二里，紧傍着南峰转向沿着它的西面走，又向西行半里，则见岭上的水流大多往左右两侧下坠。又向东北往下

转，就有一道深堑极其狭窄，自西南往东北下坠，好似把山划为两半的样子。越过小石桥往西走，又向西北越过岭头，共有一里便进了西坡城的东南门，这里是有嘉城。

【原文】

二十八日　出西坡城之西北门，复西向陟岭。盘折而上二里，始升岭头，其北岭尚崇。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峰，甚近而更耸，有雾笼其首，以为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复中坠成峡，分向而去，其度脊阔仅二尺，长亘二三丈而已，为东西联属之蒂。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侧出，东西径仅十里，南北两垂，亦不过二三十里，而此则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云笼高峰。又二里，盘峰之南，是为倪纳铺[①]。数十家后倚高峰，南临遥谷，前所望方顶屏列之峰，正亘其南。指而询之，土人曰："是为兔场营。其南为马场营[②]，再南为新、安二所。"新为新城所[③]，安为安笼所，即与广西安隆土司为界者。由铺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坞中南度，复起山一支，绕于铺前，脊东西流水，俱东南入纳溪桥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坠峡南捣甚逼。又稍北，循崇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岭横亘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楼峙脊间，是为保家楼。已为俘俘哨守之处[④]。其脊自西南屏列而来，至此北度[⑤]，东起而为高峰，即倪纳后之雾笼者；西亘而成石崖，即与来脊排闼为西夹坞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夹坞之上，是为三条岭。西四里，石崖垂尽，有洞高穹崖半，其门南向，横拓而顶甚平；

又有一斜裂于西者，其门亦南向，而门之中有悬柱焉。其前坞中水绕入西南峡，路乃稍降。复西上岭坳，共三里，为芭蕉关[6]。数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间；水绕突峰之南，复北环关西而出；过关，则坠峡而下，复与水遇。是为普安东境之要害，然止铺舍夹路，实无关也。

由其西降峡循水，路北重崖层突，多赭黑之色。闻有所谓"吊崖观音"者[7]，随崖物色之。二里，见崖间一洞，悬踞甚深，其门南向而无路。乃攀陟而登，则洞门圆仅数尺，平透直北十余丈而渐黑，似曾无行迹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则满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攀崖下。又西有路，复北上崖间，其下门多牛马憩息之所，污秽盈前；其上层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8]，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复下，循大路随溪西一里，溪转北向坠峡去，于是复西陟坡阜[9]，共六里而至新兴城[10]。自芭蕉关而来，所降不多，而上亦不远，其坞间溪犹出山上也。入东门，出西门，亦残破之余也。有碑，为天启四年都御史乌程闵公所复[11]。中有坐镇守备。是晚按君宿此。又西行岭峡间二里，连逾二岭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开一深壑，中盘旋为田，其水四面环亘，不知出处。路循东峰西南降一里，复转南向上一里，又转东南上半里，逾岭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甚急，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其门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来，北向入洞，平铺洞间，深仅数寸，而阔约二丈。洞顶高穹者将十丈，直北平入者十余丈，始西辟而有层坡，东坠

而有重峡，内亘而有悬柱，然渐昏黑，不可攀陟矣。此水当亦北透而下盘江者。出洞，征洞名于土人[12]，对曰："观音洞。"[13]征其义，以门上崖端有置大士像于其穴者也。洞前溪由东南峡中来，其峡㡌𩓸平，大叶蒲丛生其间，淬绿锷于风前[14]，摇青萍于水上，芃芃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岭隙间，渐循坡蹑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峰下，其前陷溪纵横，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岭上。一里，出岭头，是为蔺家坡。西南骋望，环山屏列甚遥，其中则峰巅簇簇，盘伏深壑间，皆若儿童匍匐成行[15]，无与为抗。从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陇脊西行者二里，有庵缀峰头，曰罗汉松，以树名也。自逾新兴西南岭，群峰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无乔枝巨本，皆弱干纠缠，垂岚拂雾，无复吾土凌霄傲风之致也。其前又西南开峡。从峡中直下者三里，转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当坳间，是曰板桥铺城[16]。城当峡口，仰眺两界山凌空而起，以为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犹坠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门。

【注释】

①倪纳铺：今作泥拉铺，在普安县东境公路旁。

②马场营：在今盘县东境的马场。

③新城所：在今兴仁县治。

④倮倮：《游记》又作"猓猓"、"猓猡"、"獫猡"、"啰啰"等，都是带有民族歧视的写法，应作"倮倮"。倮倮最初是滇东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彝族先民的自称，元、明、清时期扩大成为各地彝族的共同名称。

⑤至此北度：徐本作"西北度"。

⑥芭蕉关：今名同，在普安县城稍东，滇黔公路旁。

⑦吊崖观音：此处今称观音洞，在普安县治稍东的公路边。

⑧大士：佛教称佛或菩萨为大士。《游记》里多专指观音菩萨。

⑨于是复西陟坡阜："陟"原作"涉"，据四库本改。

⑩新兴：明置新兴所，清初置普安县，新兴，即今普安县治。

⑪乌程：明设乌程县，为湖州府附郭县，在今浙江吴兴县。

⑫征：征询、询问。

⑬观音洞：在今普安县城西4公里滇黔公路旁，青龙山腰。洞中乳石酷似观音，崖下清溪环绕，俗称"观音小南海"。

⑭淬(cuì 翠)：铸造刀剑时把剑烧红浸入水中，使之刚利。 锷(è 萼)：剑刃。此处系比喻蒲叶为绿锷。

⑮儿童；四库本作儿孙。

⑯板桥铺城：应在今普安县西隅、公路边的峰桥。

【译文】

二十八日 出了西坡城的西北门，再向西登岭。盘绕曲折地向上走了二里，这才登上岭头，它北边的山岭还很高。沿着岭头南坡往西行，又是二里，望见西北方有一座山峰，很近却更加高耸，有云雾笼罩着峰头，以为到达它下面了。又往西行一里，稍稍下降，忽见有山脊从中间延伸过，左右两边再次从中下陷成峡谷，分头而去，这条延伸而过的山脊宽仅二尺，长处延绵二三丈而已，是东西两山连结的结合部。这才知道西坡一山，正如一枝灵芝斜着长出，东西长仅十里，南北两面下垂，也不超过二三十里，而此处就是它根与蒂相连接之处了。越过山脊，开始上登云雾笼罩着的高峰。又走二里，绕到山峰的南面，这是倪纳铺。几十户人家后面紧靠着高峰，南临远远的山谷，先前望见的方顶似屏风排列着的山峰，正横亘在它的南边。指着此峰打听，当地人说："这是兔场营。它的南面是马场营，再往南是新、安两处卫所。"〔新是新城所，安为安笼所，就是与广西安隆土司交界之处。〕由倪纳铺的西边走半里，有山脊从山前

的山坞中往南延伸，又隆起一条山脉，绕到铺前，山脊东西两面的流水，全是往东南流入纳溪桥上游的水流，只不过山脊西面的水流，坠入峡中向南冲去十分狭窄。又略往北走，沿着高山往西半里，有条山脊自南边的山岭向北横亘，中段平缓而不高，有座有楼的土堡屹立在山脊上，这是保家楼。〔已是俘俘设哨楼防守之处。〕这条山脊自西南方似屏风样排列而来，至此地向北延伸，在东面耸起为高峰，就是倪纳铺后方云雾笼罩着的山峰；往西绵亘成为石崖，就是与先前来时的山脊似门扉般排列相夹成西面山坞的山崖。由山脊北面顺着石崖一直往西，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山坞之上，这是三条岭。往西行四里，石崖将尽处，有个山洞高高隆起在石崖半中腰，洞口向南，横处扩展开而顶部十分平滑；又有一个斜着裂向西边的山洞，洞口也是向南，而洞口的中央有悬垂的石柱。洞前坞中的流水绕入西南方的峡中去，路于是稍稍下坡。再向西登上岭坳，共行三里，是芭蕉关。数十户人家紧靠北山向南突出的山坳间；水流绕过南突之峰的南面，又往北环绕到关西后流出去；过了芭蕉关，就下坠到峡中，再次与流水相遇。这里是普安卫东境的要害之地，然而只有驿站的客舍夹在路旁，实际并无城关。

由芭蕉关西边下到峡中顺水走，路北面的重重山崖一层层突起，多为赭黑色。听说有处所谓“吊崖观音”的地方，顺着山崖寻找它。二里路，见到山崖间有一个山洞，高悬盘踞着非常深邃，洞口向南却无路上去。于是攀援着登上去，就见洞口圆圆的仅有几尺，平行直穿向北面十多丈便渐渐黑下来，似乎像未曾有人迹进入过的样子。于是返身走出洞口，只见满地白骨，不知是人还是牲畜。仍旧攀着山崖下来。又见西边有条路，再次向北上到山崖间，山崖下的洞口多半是牛马歇息的场所，污秽之物遍布洞前；洞的上层有下垂的石柱，山洞的一端空出来放着一尊小型的石制观音菩萨像，是出自于人工，不是天然形成的。再次下来，沿着大道顺溪流往西行一里，溪水转向北坠入峡中流去，从这里又往西登涉在山坡土阜之

间，共走六里便来到新兴城。〔自芭蕉关以来，下坡路不多，可上坡路也不远，沿途山坞间的溪流仍然出没在山上。〕走入东门，出了西门，也是遭毁坏后的残余物。〔有碑，是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乌程闵公修复的。〕城中有坐镇的守备。〔这天晚上巡按大人住宿在此地。〕又向西行走在山岭峡谷之间二里，一连越过两道山脊，都是自南往北延伸的。忽然西南裂开一个深壑，壑谷盘绕，有块块农田，壑中之水四面环流，不知从哪里流出去。路沿着东峰往西南下坡一里，再转向南往上一里，又转向东南上走半里，越过岭脊往南，于是向西南下行一里，从西面到达坞中。听到水声哗哗响十分湍急，忽然见到一个山洞悬在北边山崖之下，洞口向南而且非常高，溪水自南流来，向北流入洞中，平淌在洞里，深仅数寸，可宽处约二丈。洞顶高高隆起之处将近十丈，径直往北平伸有十多丈，这才向西拓开并有层状的斜坡，东面下坠而有深峡，洞向内延伸而去并有悬垂的石柱，但是渐渐昏暗下来，不能攀登了。这条溪水应当也是往北穿过山洞而后流入盘江的水流。出了洞，向本地人询问洞名，回答说："观音洞。"追寻它的意思，是由于洞口上方崖壁顶端的洞穴里放有一尊观音像的原因。洞前的溪水由东南方的峡中流来，此峡底部很平坦，大叶蒲丛生于其间，如在风前浇淬绿色剑刃，似于水上摇动的青萍之剑，郁郁有光彩。顺着此峡往西南行半里，又向西穿越在山岭的空隙之间，慢慢顺着山坡踏上山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峰之下，它前面深陷的溪流纵横流淌，溪水从西南方冲破壑谷流去，道路由西北沿着山岭上行。一里，来到岭头，这是蔺家坡。面向西南放眼望去，屏风状环列的山十分遥远，群山之中就见一簇簇峰顶，盘踞趴伏在深壑之间，全都像排成行的儿童匍匐爬行，没有什么能与它们相抗衡。从此向西北下走，一直下降了二里路，又在陇脊上向西上上下下行了二里，有座寺庵点缀在峰头，叫做罗汉松，是以树来起名的。自从越过新兴西南方的山岭，群峰翠色葱茏，山上开始有很多松树，然而没有高枝巨株，都是些细弱的枝干纠缠在

一起，悬垂在山风之中，轻拂着云雾，不再有我家乡的那种凌霄傲风的情趣了。庵前又向西南方张开一条峡谷，从峡中一直往下走了三里，转向西平行走了一里路，有座城位于山坳间，这叫做板桥铺城。城正对峡口，抬头眺望两面的群山凌空耸起，以为身在深深的壑谷中，不知道城的西面仍然下坠成坑谷。路在城外的西北隅，随即进城住宿在城中的西门。

【原文】

二十九日　出板桥城之西门，北折入大路，遂拾级下。有小水自右峡下注，逾其左随之行。一里，则大溪汪然，自西南转峡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即所谓三板桥也[①]；今已易之石，而铺犹仍其名耳。桥上下水皆阔，独桥下石峡中束，流急倾涌。其水西北自八纳山发源，流经软桥，又西南转重谷间，至是北捣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桥西，溯溪北崖行。一里，溪由西南谷来，路入西北峡去，于是升降陇坳，屡越冈阿。四里直西，山皆旷然平伏[②]，独西南一石峰耸立，路乃不从西平下，反转南仰跻。半里，盘石峰东南，有石奋起路右，首锐而湾突，肩齐而并耸，是曰鹦哥嘴[③]。又西转而下者一里半，有铺肆夹路，曰革纳铺[④]。土音"纳"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纳"字也。惟此题铺名。又从峡平行，缘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夹路，曰软桥哨[⑤]。由哨西复坠峡下，遥见有巨溪从西峡中悬迅东注；下峡一里，即与溪遇；其溪转向南峡去，路从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即

所谓软桥也。余初疑冉姓者所成，及读真武庙前断碑，始知为“软”，想昔以篾索为之，今已易之石，而犹仍其名耳。

度桥而南，遂从溪南西向缘南崖而上，其跻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纯石，而绿树缘错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飞坠，自峰顶直挂峡底。缘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纹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峡底溪从西北而出，岭头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过真武庙。按君自新兴而来，越此前去。由其西南行[6]，遂下坞中。又西南共四里，两越小岭而下，有峡自东南达西北，又两界山排闼而成者，其中颇平远，有聚落当其间，曰旧普安[7]。按君饭于铺馆，余复先之而西北由坞中行。东北界山逶迤缭绕，不甚雄峻；西南界山蹁跹离立，复露森罗；峡踪虽远，然两头似俱连脊，中平而无泄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峰中起，分突坞间，神宇界其下，曰双山观[8]。按君自后来，复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则西脊回环于前，遂坞穷谷尽。坞底有塘一方，汇环坡之麓，四旁皆石峰森森，绕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于是从塘西南上回坡，一里，登其脊。又宛转西行岭头，岭左右水俱分泻深谷，北出者当从软桥水而入盘江上流，南流者当从黄草坝而下盘江下流[9]。又西向从岭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窞，大者盘壑为田，小者坠穴为阱。共五里，为水塘铺[10]，乃饭于庙间。过铺西下岭，逶迤山半，又五里，为高笠铺，南向行陇间。逾一平岭西南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峡来，石桥南跨之。度其南，北门街夹峙冈上；逾冈南

下，始成市，有街西去，为云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石桥又南跨之。桥南即为普安城，州、卫俱在其中[11]。按君已驻署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东半下临东溪，南北二门正当西脊之东麓，而东门则濒溪焉。南门外石桥，则三溪合于北，经东门而西环城南，又南去而注于水洞者。北门外石桥：第一桥，即云南坡之水，绕城西北隅而为堑，东下而与北溪合于城东；第二桥，即小溪自西北来者，《一统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桥，即小溪自北来者，《一统志》所云“沙庄之水”也。三溪交会于城之东北，合而南去，是为三一溪，经城南桥而入于水洞。其城自天启初，为水西叛逆，诸蛮应之，攻围一年而破，后云南临安安南土官沙姓者，奉调统兵来复。至今疮痍未复。然是城文运，为贵竹之首，前有蒋都宪，今有王宫詹，名祚远。非他卫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龙，其居在八纳山下，统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尚少。后设流官，知州姓黄。并治焉。

州东北七十里有八纳。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崭绝，惟一径盘旋而上，约三十里。龙土官司在其下。其顶甚宽平，有数水塘盈贮其上，软桥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纳”为“但”，而梵经有“叭呾哆”之音，今老僧白云南京人，因称叭呾山，遂大开丛林[12]，而彝地远隔，尚未证果。

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当丛峰之上，更起尖峰卓立于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彝卫屏列而

北[13]，迤逦为云南坡，而东下结为州治。西屏之中，其最高处曰睡寺山，正与丹霞东西相对。其东界有山，南自乐民所分支而北[14]，当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横出一支，东与东界连属，合并而北，夭矫丛沓，西突而起者，结为丹霞山；东北耸突而去者，渐东走而为兔场营方顶之山，而又东北度为安南卫脉。其横属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岚洞，其门北向。水从洞中出，北流为大溪，经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坞中，又北过赵官屯，又东转而与南板桥之水合[15]。由洞门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划然上透，中汇巨塘，深不可测。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进，其中另辟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则特拔众山之上，石峰峭立，东北惟八纳山与之齐抗。八纳以危拥为雄，此峰以峭拔擅秀。昔有玄帝宫，天启二年毁于蛮寇，四年，不昧师徽州人。复鼎建，每正二月间，四方朝者骈集，日以数百计。僧又捐资置庄田，环山之麓，岁入谷三百石。而岭间则种豆为蔬，岁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艰于汲水：寻常汲之岭畔，往返三里，皆峻级；遇旱，则往返十里而后得焉。

【注释】

①三板桥：位置与今化肥厂附近的公路桥相当。此水称软桥河，即今虎跳河，下游称格所河，从南往北流入北盘江，为普安县与盘县特区界河。

②山皆旷然平伏："皆"原作"复"，据四库本改。

③鹦哥嘴：今雅化为英武，在盘县东隅。

④革纳铺：今名同，在盘县东隅。

⑤软桥哨：今名同，在盘县东境，滇黔公路线上。

⑥由其西南行："南"后原衍"向"字，据四库本删。

⑦旧普安：《明史·地理志》普安州载："东有八部山，元普安路治山下，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寻升军民府，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永乐后废。"旧普安即元代和明初的治所，今仍称旧普安，在盘县东境，滇黔公路稍南，不当大道。

⑧双山观：今称双山，在旧普安稍西。

⑨黄草坝：今兴义市区。霞客后曾到黄草坝，详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记。

⑩水塘铺：今名同，在盘县城与旧普安中间。

⑪桥南句：明设普安卫和普安州。普安卫城在今盘县特区治所，州城又在稍北的营盘山左，万历十四年(1586)，"州自卫北来同治"，此后即州卫同城，皆在今盘县特区治所城关镇。

⑫丛林：佛教僧众聚居较多的寺院称为丛林，意为众僧聚居一处，犹如众木丛丛成林。

⑬平彝卫：明置平彝卫，属云南都司，治今云南富源县。

⑭乐民所：今名同，在盘县西南隅，为区政府驻地。

⑮山岚洞：今称山岚。 大水塘：今称水塘。 赵官屯：今名同。 南板桥：即今板桥。皆在盘县南境，从南往北沿风洞河排成一线。

【译文】

二十九日　出了板桥铺城的西门，往北折上大路，就沿着台阶下走。有条小溪自右边峡谷中往下流注，越到溪左随着水流前行。一里，就有条水势汪洋的大溪，自西南方转过山峡往北流注，有座巨大的石桥跨在溪上，就是所谓的三板桥了；今天已换为石桥，但铺名仍旧沿用板桥之名。桥上下的水流都宽阔，唯独桥下的石峡在中段束拢来，湍急的水流倾泻汹涌。这条水流在西北方从八纳山发源，流经软桥，又向西南转入重重峡谷之间，到这里往北奔流而去，

也是深山中的一个巨大壑谷。过到桥西头，溯溪流沿北面的山崖行。一里，溪水由西南方的山谷中流来，路进入西北边的峡中去，于是在土陇山坳间上上下下，屡次越过山冈和土丘。一直向西走四里路，山势全变得开阔起来，平缓起伏，独有西南方一座石峰耸立着，路竟然不从西边平缓下走，反而转向南抬头上登。半里路，绕到石峰东南面，有块岩石猛地升起在路右边，顶部尖锐并弯弯地突出来，双肩平齐而且一同耸起，这叫鹦哥嘴。又转向西下走一里半路，有些店铺夹在路旁，叫革纳铺。〔土话“纳”全说成“捺”，到了这里才明白了所说的“捺溪”、“倪捺”都是“纳”字。仅有此地题写着铺名。〕又从峡中平缓前行，沿着山坡上上下下，五里路，有哨房夹住道路，叫做软桥哨。由哨房西再次往峡中下坠，远远望见有条巨大的溪流从西面峡中高悬迅急地向东流注；下到峡中走一里，马上与溪流相遇；此溪转向南边的峡中流去，路从溪流北岸，溯溪沿北山山麓往西行。二里，有座巨大的石桥呈南北向跨在溪流上，这就是所谓的软桥了。我起初怀疑是某个姓冉的人建成的，到读了真武庙前的断碑后，这才知道是“软”，料想从前是用篾条编制的绳索建成的桥，今天已换成石桥，可仍旧沿用这个名字罢了。

过到了桥南，就从溪南岸向西沿着南面的山崖上走，那上登的路十分陡峻。半里，平视溪北，山体全是纯一色的岩石，而绿色的树丛顺着山势错落其间形成斑纹，山中忽然有一条瀑布飞坠而下，自峰顶一直挂到峡底。循南面的山崖向西上爬，越上去越险峻，而朝北眺望，翠绿的斑纹，白玉般的瀑布，一步步回头看不舍离去。上走二里，峡底的溪流从西北方流出去，岭头的路向西南方上升。又行一里，路过真武庙。〔巡按大人从新兴城前来，越过此地往前走了。〕由庙西向南行，便下到山坞中。又往西南共走四里，两次翻越小岭后下走，有山峡从东南延到西北，又是两列山似门扉排列而成的山峡，峡中很是平旷空远，有村落位于其间，叫做旧普安。巡按大人在驿站客馆里吃饭，我再次先于他往西北由坞中前行。东北方的一列

山逶迤缭绕，不十分雄伟险峻；西南面的一列山翩跹起舞，成排矗立，再次露出森然罗列的姿态；山峡的踪迹虽然很遥远，然而两头似乎都有相连的山脊，中部平坦却无泄水的缺口。又往西三里，有石峰在中央耸起，分别突起在山坞间，神庙隔在两峰之下，叫双山观。〔巡按大人自后面赶来，再次超向前去。〕又向西一里，就见西面来的山脊回绕在前方，于是山坞谷地到了尽头。坞底有一方形水塘，汇积在环形山坡的山麓下，四旁皆是森森罗列的石峰，绕着池塘也有许多林立的石片，也有些石块突兀蹲踞在池塘之中。于是从池塘往西南踏上回绕的山坡，一里，登上坡脊。又曲曲折折向西行走在岭头上，山岭左右两侧的水流都分别下泻到深谷中，往北流出去的应当汇入软桥下的水流而流入盘江上游，向南流的应当是流经黄草坝后流入盘江下游。又向西在岭头上攀登，岭上多有中央下洼的坑穴，大些的盘绕成壑谷，垦为农田，小点的坠成洞穴成为陷阱。共行五里，是水塘铺，便在庙中吃了饭。过铺后往西下岭，逶迤于半山之间，又走五里，是高笠铺，向南行走在山垄之间。越过一道平缓的山岭向南下行，又是五里，有条小溪自北面峡中流来，一座石桥向南跨过小溪。过到桥南，北门外街道夹立于山冈之上；越过山冈往南下走，开始有集市，有街道往西而去，是去云南坡的大道；一直往南走，又有一条小溪自西南方峡中流来，石桥又向南跨过小溪。桥南就是普安城，州、卫的衙门都在城中。〔巡按大人已住在衙门中了。〕普安城西半边紧靠着山脊，东半边下临着东溪，南北两道城门正对着西面山脊的东麓，而东门就濒临着溪流。南门外有石桥，三条溪流在桥北合流，流经东门往西绕到城南，又向南流去注入水洞之中。北门外的石桥：第一座桥，就是云南坡的水流，绕到城西北隅成为堑沟，往东下流后与北溪在城东合流；第二座桥，就是自西北流来的小溪，是《一统志》所说的“目前山之水”了；第三座桥，就是自北面流来的小溪，是《一统志》所说的“沙庄之水”了。三条溪水在城的东北面交汇，合流后往南流去，这就是三一溪，流经

城南的石桥后流入水洞。普安城在天启初年,因为水西叛乱,各支蛮族响应它,被围攻一年后攻破,〔后来云南临安府安南司姓沙的土司,接受调令率军前来收复了。〕至今疮痍尚未恢复。然而此城以文章仕进的气运,是贵州省的首位,从前有都御史蒋大人,当今有王宫詹,〔名叫王祚远。〕不是别的卫可以相比的。州里过去仅有土官,〔姓龙,他的住处在八纳山下,统领十二个小土司。现任的土官名叫龙子烈,年纪还小。〕后来设置了流官,〔知州姓黄。〕一同治理此地。

州城东北七十里有座八纳山。此山在全州最高,四面都是高峻的石崖绝壁,唯有一条小径盘旋着上去,约三十里长。〔龙土司的衙门在山下。〕山顶十分宽敞平缓,在山顶上有几个贮满水的水塘,流经软桥的溪水就是由这里流出去的。土话把"纳"说成"但",而佛经中有"叭呾哆"的音,今天白云老和尚〔是南京人。〕因而称之为叭呾山,于是大规模建立寺院,但彝区僻远闭塞,还没有悟道成正果。

州城南边三十里处有座丹霞山。此山位于成丛的山峰之上,更有一座尖峰挺立于群峰之中。西境内有一列山,从西南方自平彝卫似屏风样排列向北,逶逶迤迤形成云南坡,并往东下延纽结成州城所在之山。西面屏立的群山之中,那最高处叫睡寺山,正好与丹霞山东西相对。州东境有山,从南面自乐民所分出支脉往北延,位于丹霞山南边十里处。四面一列屏风样排列的高山横着伸出一条支脉,往东与东境之山相连,合并起来向北延,曲曲折折,重重叠叠,往西突起的,盘结为丹霞山;在东北方耸立突兀而去的,渐渐往东延伸而成为兔场营的方顶之山,而后又往东北延伸成为安南卫境内的山脉。那横向连接的支脉,在丹霞山南面十里之处,山下有洞,叫做山岚洞,洞口向北。水从洞中流出,往北流去变成大溪,流经丹霞山西边大水塘所在的山坞中,又往北流过赵官屯,又向东转去与南板

桥的水流会合。由洞口溯这条水流进洞，向南在洞腹中行半里，山洞顶上豁然透出天空，中间水汇积成巨大的水塘，深不可测。本地人为躲避强盗，用船渡水进去，那里面另外辟有天地，可容纳上千人。而丹霞山却独立挺拔于众山之上，石峰峭立，东北方唯有八纳山与它平齐抗衡。八纳山以危峰拥立为雄，此峰以峻峭挺拔独擅秀色。从前有座玄帝宫，天启二年(1622)毁于蛮族盗贼之手，四年(1624)，不昧禅师〔是徽州人。〕重又鼎力重建，每年正月二月间，四方的朝山者群集而来，每天以几百人来计算。僧人们又捐款购置了庄园田地，环绕在山麓，〔每年收入谷子三百石。〕而山岭间则种植豆子作为蔬菜，〔每年可收到豆子三十石。〕用来供给四方的来客。但是汲水很艰难：平常在岭畔汲水，往返有三里路，都是陡峻的石阶；遇上干旱时，就要往返十里才能得到水。

【原文】

五月初一日　余束装寄逆旅主人符心华寓，兰溪人。乃南抵普安北门外，东向循城行。先是驼骑议定自关岭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霞，彼不能待，计程退价。余仓卒收行李，其物仍为夫盗去。穷途之中，屡遭拐窃，其何堪乎！复随溪南转过东门，又循而抵南门，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从西崖向南谷，路从东坡上南岭，西眺水抵南谷，崖环壑绝，遂注洞南入。时急于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上岭，从岭上行。又二里，逾岭转而西，其两旁山腋，多下坠之穴，盖其地当水洞东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坠处，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峡下迸，有岩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东门有侧窦如结龛，门内洼下而中平，无甚奇幻。遂复上

南行，又一里，逾岭脊，遂西南渐下，行坡峡间。一里，过石亭垒址，其南路分两岐：由东南者，为新、安二所，黄草坝之径；由西南者，则向丹霞而南通乐民所道也。遂从西南下。

从岭峡中平下者二里，东顾峡坑坠处，有水透崖南出，余疑为水洞所泄之水，而其势颇小，上流似不雄壮。从其西，遂西南坠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则有溪汪然自西而东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桥。以别于北大道之三板桥也。其下水西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复透山腹也。水从桥东，又合南峡一溪，东向而去，东北合软桥下流，出北板桥而东与盘江合。其南峡之溪，则自大水塘南山岚洞来。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桥南一里，溯南来溪入南峡，转而西行峡中。又二里，则有坝南北横截溪上，其流涌坝下注，阔七八丈，深丈余，绝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则人堰者也。坝北崖有石飞架路旁，若鹢首棹虚①，而其石分窍连枝，玲珑上透，嵌空凑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缘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回水转，其水又自南向北而来者，其先东西之峡甚束，至是峡之成南北者渐宽。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逾一突嘴，则其南峡开而盘成大坞，南望有石梁横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东，遂东南上坡，始与南来之溪别。东上半里，过一村，又东半里，转而南稍下，共半里，逾小溪而上，过赵官屯，遂由屯村北畔东南入

坞。二里，复上岭，一里，转峡处有水飞坠山腰。循山嘴又西转而南半里，随峡东入又半里，峡中有水自东峡出，即飞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峡而南，石碑剥落，即丹霞山《建桥记》文也。

由桥南西向盘岭，为大水塘之道，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②]。其下峡中箐树蒙密，水伏流于下，惟见深绿一道，迤逦谷底。又东半里，内坞复开，中环为田，而水流其间。路循山南转，半里，入竹树间，有一家倚山隈结庐[③]，下瞰壑中平畴而栖，余以为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转而东，且导余东南登岭，乃下耕坞中去。及余跻半里，复西入樵径，其人自坞中更高呼“稍东”，遂得正道。其处四山回合，东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则松阴寂历，松无挺拔之势，而偃仆盘曲，虽小亦然。遂藉松阴，以手掬所携饭抟而食，觉食淡之味更长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峡西上者一里，又南逾坳脊间半里。其坳两旁石峰，东西涌起，而坳中则下陷成井，灌木丛翳其间，杳不可窥。已循东峰之南，又转而东南，盘岭半里，其两旁石峰，又南北涌起，而峡中又下陷成洼。又稍转东北，路成两岐，一由北逾峡，一由东上峰。余不知所从，乃从东向而上者，其两旁石峰，复南北涌起。半里陟其间，渐南转，又半里，南向跻其坳，则两旁石峰，又东西涌起。越脊南，始见西南一峰特耸，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洼间，半里，复南上冈脊。回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规，其门

南向；其西有石峰如展旗，其东冈之上，复起乱峰如涌髻，而南冈则环脊而西，遂矗然起丹霞之柱焉[4]；其中回洼下陷，底平如镜，已展土为田，第无滴水，不堪插莳。由冈西向跻级登峰，级缘峰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间悬树密荫，无复西日之烁。直跻半里，始及山门。其门西北向，而四周笼罩山顶。时僧方种豆陇坂间，门闭莫入。久之，一徒自下至，号照尘。启门入余，遂以香积供。既而其师影修至，遂憩余阁中，而饮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时不昧募缘安南，影修留余久驻，且言其师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师之同乡也。余谢其意，许为暂留一日。

初二日　甚晴霁。余时徙倚四面，凭窗远眺，与影修相指点。其北近山稍伏，其下为赵官屯，渐远为普安城，极远而一峰危突者，八纳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横脊拥其后，为山岚洞；极远而遥峰隐隔者，乐民所之南，与亦佐县为界者也。其西坠峡而下，为大水塘，坞中自南而北，山岚洞之水，北出南板桥者也；隔溪则巨峰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谓睡寺山矣；山西即亦资孔大道，而岭障不可见。其东仅为度脊，上堆盘髻之峰；稍远则骈岫丛沓，迤逦东北去，为兔场营方顶山之脉者也。山东南为归顺土司[5]。普安龙土司之属，与粤西土司同名。越其东南，为新、安二所，黄草坝诸处，与泗城接界矣。是日余草记阁中。影修屡设茶候，供以鸡葼菜、藠浆花[6]、藤如婆婆针线，断其叶蒂，辄有白浆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茎成一丛。茎细如发，长半寸。缀花悬蒂间，花

色如淡桃花。连丛采之。黄连头，皆山蔬之有风味者也。

初三日　饭后辞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酱，粤西无酱。贵州间有之而甚贵，以盐少故。而是山始有酱食。遂下山。十里，北过赵官屯，十里，东北过南板桥，七里，抵普安演武场。由其西横岭西度，一里，望三一溪北来，有崖当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则洞门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题曰“碧云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⑦。土人以此为水洞，以其上有佛者为干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门中，门分为二，路由东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则扩然无间，水循洞西，路循洞东，分道同趋，南向十余丈，渐昏黑矣。忽转而东，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东遂穹然大辟，遥望其内，光影陆离，波响腾沸，而行处犹暗暗也。盖其洞可入处已分三层，其外入之门为一层，则明而较低；其内辟之奥为一层，则明而弥峻；当内外转接处为一层，则暗而中坼，稍束如门，高穹如桥，耸豁不如内层，低垂不如外层，而独界其中，内外回眺，双明炯然。然从暗中仰瞩其顶，又有一圆穴上透，其上亦光明开辟，若楼阁中函，恨无由腾空而上也。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⑧，则堂户宏崇，若阿房、未央⑨，四围既拓，而峻发弥甚；水从东南隅下捣奥穴而去，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⑩；其内突水之石，皆如踞狮泛凫，附壁之崖，俱作垂旂矗柱。盖内奥之四隅，西南为转入之桥门，西北为上透之明穴，东南为入水之深窍；而独东北回环迴邃，深处亦有穴高悬，其前有眢窟下坠，黑暗莫窥其底，其上有侧石

环之，若井栏然，岂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间者仅五六寸，而鳞甲宛然，或巨或细，是为悬龙脊，俨有神物浮动之势。其下西临流侧，石畦每每，是为十八龙田。由窟右循崖而东，有一石痕，亦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细纹薄影，是为蛇退皮，果若遗蜕粘附之形。其西攀隙而上，则明窗所悬也。其窗高悬二十丈，峻壁峭立，而多侧痕错锷。缘之上跻，则其门扩然，亦北向而出，纵横各三丈余，外临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东，但上下悬绝耳。门内正对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桥门中透之上层也。余既跻明窗，旋下观悬龙、蛇蜕，仍由砻桥下出，饭于洞门石上。石乃所镌诗碑，游人取以为台，以供饮馔[11]。其诗乃张涣、沈思充者，诗不甚佳，而涣字极遒活可爱[12]。镌碑欲垂久远，而为供饮之具，将磨漶不保矣[13]，亟出纸笔录之。仍入内洞，欲一登砻桥上层，而崖壁悬峭，三上三却。再后，仍登明窗东南，援矗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视砻桥之背，甚坦而近，但悬壁无痕，上下俱绝攀践，咫尺难度。于是复下而出洞。日已下舂，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间。半载夙垢，以胜流浣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闻崖上歌笑声，疑洞中何忽有人，回瞩之，乃明窗外东崖峭绝处，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灵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闻水洞之上有梵龛，及至，索之无有。从明窗外东眺，层崖危耸，心异之，亦不见有攀缘之迹。及出水洞觅路，旁有小径，隐现伏草间，又似上跻明

窗者，以为此间乃断崖绝磴耳，不意闻声发闷，亟回杖上跻。始向明窗之下，旋转而东，拾级数十层，复跻危崖之根，则裂窍成门。其门亦北向，内高二丈余，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棂，僧以石窒之为室；右有峭峡后坼，上颇氤氲盘结，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栖其间，故游者携樽罍就酌于此[14]。非其声，余将芒芒返城[15]，不复知水洞之外，复有此洞矣。酌者仆从甚都[16]，想必王翰林子弟，余远眺而过之。下山，循溪溯流二里，有大道，即南门桥。遂从南门入，蹑山坡北行。城中荒敝甚，茅舍离离[17]，不复成行；东下为州署，门廨无一完者。皆安酋叛时，城破鞠为丘莽，至今未复也。出北门，还抵逆旅。是晚觅夫不得，遂卧。按君是早返辕矣。

【注释】

①若鹢首棹虚：鹢（yì 益）为一种像鹭鹚的能高飞的水鸟。古代船头上画着鹢鸟，故称船首为鹢首，亦借指船为鹢首。棹（zhào 照）为摇船的用具。“若鹢首棹虚”意为如凌空的船。

②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原无“遂”字，从丁本补。

③隈（wēi 威）：弯曲的地方。

④丹霞：即丹霞山，今又称丹山，在盘县南境，水塘稍东，盘县到兴义的公路西边。如圆柱孤峰插天，林木蓊郁，石级盘旋而上，山顶有一小块平地。可惜寺庙今已无存。当地有“三月山，玩丹山”的说法，至今仍为风景胜地。

⑤归顺土司：明设归顺营，为普安十二营之首。今仍称归顺，又称民主，在盘县南境，为区政府驻地。

⑥藟（lěi 垒）浆花：依其描述的形态特点，应即鱼腥草，贵州称折耳根，云南有些地方称壁虱菜。

⑦碧云洞：在盘县城郊，分天洞与地洞。天洞在山腰，地洞在山麓，相距200余米，上下相通。穿城的三溪河流入地洞，俗称水洞。地洞高处10余米，宽处30余米，长6.5公里，有水陆两路，忽分忽合，蜿蜒曲折，钟乳变幻。天洞又称干洞，洞口接近峰顶，是登高眺览景色的好地方。每年中历正月二十三，当地人都来此“玩水洞”。

⑧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东”，徐本作“西”。

⑨阿房(ē fáng)：秦宫名，在渭水南岸，今西安市西郊赵家堡和大古村之间。　未央：汉宫名，在今西安市西北郊的汉城公社。二宫规模皆极宏伟，至今还有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⑩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西北隅”，徐本作“东北隅”。

⑪馔(zhuàn 撰)：陈放食物。

⑫遒(qiú 囚)：强劲。

⑬漶(huàn 患)：模糊不可辨识。

⑭樽(zūn)：本作“尊”，古代的一种酒器。　罍(léi 雷)：上面刻有云雷纹的酒尊。

⑮芒芒：同“茫茫”，模糊不清。

⑯都：漂亮。

⑰离离：散乱。

【译文】

五月初一日　我捆好行装寄放在旅店主人符心华的寓所中，〔符心华是兰溪人。〕于是往南来到普安城北门外，向东沿着城墙走。〔在此之前，与马帮商定从关岭到交水，到这里后我想前往丹霞山去，他们不能等，计算了旅程退了余款。我仓猝之间收拾行李，其中的物品仍然被马夫偷去了。走投无路之间，屡次遭到拐骗偷窃，那怎么经受得起啊！〕再顺着溪流向南转过东门，又沿溪流抵达南门，有石桥跨在溪上。过到桥南，溪水从西边山崖流向南面的山谷中，路从东面的山坡上到南边的山岭，往西远眺，溪水流到南面的山谷后，山崖环抱，壑谷断绝，水流便往南注入洞中。此时急于去丹霞山，来不及向西下去。二里，竟自往南上岭，在岭上前行。又行二

里，越过岭转向西走，岭两旁的山侧，有很多下陷的洞穴，大概此地正当水洞的东南方，山腹之下中间是空的，四通八达，下陷之处，都是通有洞穴透进光亮的地方了。又往西南行一里，路右向下迸裂开一条峡谷，有个岩洞朝向西南方，洞口上部隆起很高，于是下峡去探察此洞。东边的洞口有个侧洞，好像建造的佛龛，洞口以内下洼但洞中平坦，没有什么奇特变幻之处。于是再上山往南行，又是一里，越过岭脊，就向西南逐渐下坡，行走在山坡与峡谷之间。一里，路过一处石块垒砌的石亭的废址，在它南边路分为两条岔道：由东南方向去的，是去新、安二所和黄草坝的小径；由西南去的，就是通向丹霞山而后向南通往乐民所的道路了。于是从西南方下走。

在山岭峡谷中平缓下走了二里路，向东回头看峡坑下坠之处，有股水流穿透山崖往南流出，我怀疑是水洞中外泄的水，可水势很小，上游似乎不怎么雄壮。从水流的西侧，就往西南向坑谷中下走。一里，来到壑谷中，就有条溪水浩浩荡荡自西往东流注，小石桥跨在溪上，叫做南板桥。〔以区别于北边大道上的三板桥。〕桥下的流水自西边的石洞中流出，立即连接水洞的下游，到这里便又穿透山腹流出来。溪水从桥东流去，又会合南面山峡中的溪流，向东而去，在东北方汇入软桥下游之水，流出北板桥后往东与盘江合流。那条南面峡中流来的溪流，就是自大水塘南边山岚洞流来的。两条溪流一北一南，都是透过石洞流出来的，也算奇特了。越过南板桥往南行一里，溯南来的溪流走入南面的山峡，转向西行走在峡中。又行二里，就有座水坝呈南北向横截在溪上，水流涌过堤坝下泻，宽七八丈，深一丈多，极似白水河上游的瀑布，但那一处是天然形成的，而此处却是人工建水坝形成的了。水坝北边的山崖上有块岩石飞架在路旁，好像凌空的船头，而且这块岩石分出许多孔洞，如树枝相连，玲珑剔透，上部露出亮光，凑聚在一起镶嵌在空中，也是突出的悬崖中的奇观了。又向西三里，路沿着北面的山崖往上走，向西越过山崖下行，共有半里，山回水转，那条溪水又自南向北而来，流

来此之前东西向的峡谷十分狭窄，流到这里呈南北向的峡谷渐渐宽了起来。又顺着溪流西面的山崖向南行，一里，往南越过一个突出来的山嘴，就见它南面的山峡开阔起来回绕成大山坞，往南望去有座石桥横跨在溪上。半里，过了石桥往东走，于是向东南上坡，这才与南来的溪流分开。往东上坡半里，路过一个村庄，又向东半里，转向南略略下行，共半里路，越过小溪往上走，经过越官屯，便由赵官屯村北侧旁往东南进入坞中。二里，再上岭，一里，山峡转折处有水流飞坠到山腰。沿着山嘴又由西转向南行半里，顺着峡谷往东进去又走半里，峡中有水流自东方峡谷中流出，这就是飞流瀑布的上游了。小石桥跨过峡谷往南去，有块已剥落的石碑，就是丹霞山《建桥记》的碑文了。

从桥南向西盘绕于山岭之上，是到大水塘的路，于是由桥头向东溯溪水入山。路下方峡中箐深树密，溪水伏流于下，唯见一道深绿色，逶迤于谷底。又往东半里，山内山坞重又开阔起来，环绕着坞中垦为农田，而水流在田间流淌。路顺着山势往南转，半里，步入竹丛树林之间，有一家人靠着山弯建了房屋，下瞰着壑谷中平坦的田野居住，我以为这不是登山的路了。忽然间有一人出门来，呼唤我到他屋前，稍稍转向东，并且引导我往东南登岭，这才下到坞中耕地去了。待我上登了半里时，又向西走上了打柴的小径，那个人从坞中又高声呼叫“稍偏东一点”，终于找到了正道。此处四面群山合拢围绕着，东北面都是突兀的石山，则我所登的西南面的土山，却松荫寂静。松树没有挺拔的气势，却树干偃仆，盘绕屈曲，虽小树也这样。于是借着松树树荫，用手捧着随身带来的饭，团成饭团子吃，觉得吃淡饭更有滋味。随即顺着山坡往南上走半里，又进峡向西上走一里，又往南翻越在山坳山脊间半里。这个山坳两旁的石峰，在东西两面耸起，但山坳中却下陷成深井，灌木成丛密蔽其间，杳然不可窥测。不久沿着东峰的南侧，又转向东南，盘绕在岭上半里，山岭两旁的石峰，又在南北两面耸起，而峡中又下陷成洼地。又稍稍

转向东北，路分成两条岔道，一条由北边穿过山峡，一条由东面上登山峰。我不知从哪里走，只好从向东而上的那条路走，路两旁的石峰，又一次在南北两面耸起。半里路都跋涉在山峰之间，渐渐向南转，又走半里，向南登上山坳，就见两旁的石峰，又在东西两面耸起。越到山脊南面，这才见到西南方一座山峰独自耸立，形状如同擎天柱，可峰顶上有殿宇。于是向西南下到洼地间，半里，再往南登上冈脊。回头望翻越过的山脊，有个圆圆的小洞，洞口向南；脊西有石峰如迎风招展的旌旗，它东边的山冈之上，又耸起乱峰，如高盘的发髻，而南面的山冈则山脊环绕着往西而去，于是巍然耸起柱子般的丹霞山；其中下陷成环形的洼地，底部平展如镜，已经翻土成田，但只是没有一滴水，不能插秧。由冈头向西沿石阶登峰，石阶沿着峰西侧的石崖走，上去的路非常陡峻；不久崖壁间悬垂着的密树荫蔽，不再有西下烈日照射的灼热了。一直上登半里，这才来到山门。寺门朝向西北方，而四周笼罩在山顶之上。此时僧人正在山坡上的土垄间种豆，大门关着无法进去。很久之后，一个徒弟自下面到来，〔法号叫照尘。〕开门让我进去，便拿出寺中的饭食供作晚餐。不久他的师傅影修到来了，就让我在阁中歇息，并拿来茶水蔬果给我饮用。影修又是不昧的徒弟了，当时不昧到安南卫去化缘，影修挽留我多住些时间，并且说，如果他师傅在，必定不会容许我离开，因为我是他师傅的同乡。我谢过他的好意，答应为此暂留一天。

初二日　十分晴朗。我不时徘徊在楼阁的四面，凭窗远眺，与影修互相指点景色。山北边近处的山微微起伏，山下是赵官屯，渐渐远去是普安城，极远处有一座山峰高高突起的地方，是八纳山。〔相距已有百里。〕山南面稍下去，有一道横向的山脊围在它后边，那是山岚洞；极远处有山峰隐约出现，是乐民所的南边，是与亦佐县交界之处。山西面深坠入峡中去的，是大水塘，坞中自南往北的，是山岚洞之水，往北流到南板桥的溪流；隔着溪流就有巨大的山峰排列，也是自南往北，就是所谓的睡寺山了；山西边就是通往亦资

孔的大道，可被山岭拦住了不能看见。山东面仅是延伸而过的山脊，脊上堆着一座似盘状发髻的山峰；稍远处就是并列的山峦重重叠叠，逶迤向东而去，是兔场营方顶山的山脉了。山东南方是归顺土司。〔普安龙土司的下属，与粤西的土司名称相同。〕越过它的东南，是新、安二所和黄草坝各地，与泗城州交界。这一天我在楼阁中起草笔记。影修多次摆设了茶点等候着，拿来鸡葼菌、蓝浆花〔藤如婆婆们使用的针线，折断它的叶蒂，就有白色的浆液溢出。花蕊每一二十根成一簇，蕊丝细如头发，长有半寸。花朵连缀悬挂于叶蒂之间，花色如淡桃花。成丛采摘。〕和黄莲头供餐，都是山菜中有风味的。

初三日　饭后辞别了影修，影修拿茶酱送给我。〔粤西没有酱。贵州境内有酱但却非常昂贵，是由于缺少食盐的缘故。而到了此山才开始有了酱吃。〕于是下山，十里，往北路过赵官屯，十里，向东北过了南板桥，七里，到达普安卫的演武场。由演武场西边往西横越山岭，一里，望见三一溪由北流来，有山崖位于溪南，心知洞在这里了。于是走下去，就见洞口向北迎着溪流，洞前有座巨大的石牌坊，题着“碧云洞天”，这才知道此洞的名字叫碧云了。〔当地人把此洞称为水洞，把它上面有佛像的洞称为干洞。〕有一块巨石立在洞口中央，把洞口一分为二，路由东面一侧下去，水由西边一侧流进去。进到洞中，却空荡荡没有阻隔，水顺洞的西侧流，路沿洞的东侧走，分道趋向同一方向，向南走十多丈，渐渐昏黑下来。忽然转向东，水顺着洞的北侧流，路沿着洞的南侧走，洞的东面竟然穹隆而起十分宽阔，遥望洞内，光影陆离，波涛之声沸腾，但行走之处仍然是暗暗的。大体上此洞从可以进入之处已分为三层：那由外面进来的洞口为一层，明亮却较低矮；洞内空阔的深处为一层，明亮而且愈加高大；在内外转接之处为一层，黑暗而且中间裂开，略略束紧如像门洞，高高隆起好似桥洞，高耸开阔之处不如内层，低矮下垂不如外层，但独自隔在其中，从内外两层回头眺望，两头望去都光辉明亮。

然而从黑暗中抬头注视洞顶，又有一个圆圆的洞穴通往上面，那上边也很光明开阔，如像是楼阁包藏在其中，恨不能腾空而上了。向东在黑暗中行走了五六丈便出来，就见厅堂门户宏伟高大，好像阿房宫、未央宫，四周既已开阔，而高峻之处愈甚；水流从东南隅往下冲捣深穴而去，亮光从西北隅顶上透过明亮的虚空射入；洞内突出水面的岩石，都好像是盘踞着的雄狮、浮水的野鸭，附着在洞壁上的石崖，全如下垂的旗子、矗立的柱子的模样。大略洞内深处的四个角落，西南方是转进来的桥洞，西北面是上透亮光的洞穴，东南边是水流进去的深穴；而唯独东北方回环深邃，深处也有洞穴高悬着，它前边有个干枯的窟窿深陷下去，黑暗得不能窥见洞底，窟窿上面有侧立的岩石环绕着它，好像井栏一样，难道是造物主担心人在黑暗中失足跌下去吗？由窟窿左边沿着石崖往南走，有一条石脊，自洞顶顺着洞壁一直垂下来，那条石痕在壁上隆起之处仅有五六寸，可鳞甲宛然，有的巨大有的细小，这就是悬龙脊，俨然有神龙浮动的气势。它的下方西面临水处的侧边，农田状的岩石一片片，这是十八龙田。由窟窿右边沿着石崖往东走，有一条石痕，也是自洞顺着洞壁一直垂下来，鳞纹细小，身影薄薄的，这是蛇蜕皮，果然好似蟒蛇蜕皮后粘附着的形态。从它西边攀着裂缝上登，就到了明亮的天窗高悬之处。那天窗高悬在二十丈高的地方，高峻的洞壁峭立，但侧面有很多锋刃状的石痕错落其间。沿着这些石痕上登，就见那洞口宽阔，也是向北出去，纵横各有三丈多，外面下临险坡，上面紧依峭壁，就在水洞的东边，只是上下高悬路绝罢了。洞口内正对着矗立的石柱，石柱的西南，就是桥洞中通的上层了。我登上明亮的天窗后，随即下去观览了悬龙脊和蛇蜕皮，仍由拱桥下出来，在洞口的石板上吃饭。石板是镌刻着诗文的石碑，游人用来作桌子，以便陈放酒食。碑上的诗是张涣、沈思充所题，诗不怎么好，不过张涣的字写得极为遒劲活泼可爱。刻碑是想要流传久远，却用来作为供饮酒的器具，将要磨损漫漶保不住了，急忙拿出纸笔抄录了

诗文。仍旧进入内洞，想要登到上层的拱桥上去一次，可崖壁悬峻陡峭，三度上登三次退下来。再后来，仍登到明亮天窗的东南方，攀援到矗立石柱的侧面，钻到石柱南边，在水平方向上看见拱桥的背部，十分平坦而且很近，但高悬的石壁上没有石痕，上上下下都绝无攀附践踏之处，咫尺之间难以飞度。于是又下来出洞。已是日落之时，于是脱了衣服在洞口的溪石之间沐浴。半年来的积垢，用清澈的溪流来洗涤净，十分痛快呀！不久擦拭干净上路，忽然听到山崖上有欢歌笑语之声，疑惑洞中怎么突然有了人，回头注视洞中，原来是那明亮天窗外东面山崖上的悬崖绝壁处，似乎有人影影绰绰。我说："这是山中神灵在招唤我，不可失去机会。"这以前，我听说水洞之上有佛龛，到来之时，四处搜寻佛龛又没有。从明亮天窗外向东眺望，层层山崖高耸，对此心里面很奇怪，也不见有可攀缘的痕迹。到出了水洞找路时，旁边有小径，隐约出现在倒伏的草丛间，又似乎是上登明亮天窗的路，以为这里是悬崖石磴断绝了，意想不到能听见人声。发现了这个隐秘的去处，连忙掉转手杖上登。开始时向着明亮天窗之下走，随即转向东，沿台阶上了数十层，再次登到危崖的根部，就见洞穴裂成门。洞口也是向北，里面高二丈多，深处也如此；左边有旁洞通到前方，有很多裂缝和下垂的窗棂状的石片，僧人用石块把它堵塞起来作为屋子；右边有陡峭的峡谷在后面裂开，顶上盘绕着氤氲的烟气，可太陡峻不能登上去。洞中有如来佛的三尊塑像，一个和尚住在洞中，先前见到的那些游人带着酒樽在此处饮酒。不是他们的声音，我将茫茫然返回城里，不再会知道水洞之外，还有此洞了。饮酒人的随从仆人都十分漂亮，想必是王翰林的子弟，我远远望到他们便走过去了。下山后，沿着溪水逆流走二里，有大道，就是南门桥。于是从南门入城，踏着山坡往北行。城中十分荒凉破旧，茅屋散乱，不再成行；往东下去是州衙门，门庭官衙无一完好之处。这都是安邦彦贼首叛乱时，城被攻破，长成荒丘丛莽，至今未能恢复的缘故。出了北门，回到旅店。这天

晚上未能找到脚夫，便睡了。〔这天早上巡按大人踏上归途。〕

【原文】

初四日　觅夫不得，候于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楼层阁，而寂无人焉，乃构而未就者。还，闷闷而卧。

初五日　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云油然四布。是日为端午，市多鬻蒲艾者。雄黄为此中所出，然亦不见巨块。市有肉而无鱼。余兀坐逆旅，囊中钱尽，不能沽浊醪解愁[1]，回想昔年雉山之乐，已分霄壤。

初六日　夜雨达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2]，贾而儒，索观余诸公手卷。为余遍觅夫，竟无至者。

初七日　囊钱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复一日，不免闷闷。是早，金重甫言将往荆州，余作书寄式围叔。下午，彼以酒资奉，虽甚鲜而意自可歆[3]。

初八日　候夫虽有至者，而恶主代为措价[4]，即符也，钱为所窃去[5]。力阻以去。下午得骑，亦重价定之，无可奈何也。余所遇恶人，如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窃，初疑为骑夫，后乃知为符主也。人之无良如此！夫劫盗、拐徒无论，如南宁梁冲宇[6]、宝檀僧，并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余以万里一身，脱其虎口，亦幸矣！

【注释】

①浊醪(láo 劳)：浊酒。

②麻城：明为县，即今湖北麻城。

③歆（xīn 欣）：欣喜。

④掯（kèn）价：索价刁难。

⑤即符也，钱为所窃去：原脱此八字，据四库本补。

⑥梁冲宇：徐本作“吴仲宇”，“吴”应系误字。《游记》多次提到“梁店”，姓梁无疑。但“冲”可能作“仲”。

【译文】

初四日　找不到脚夫，在旅店中等候。到北寺中去稍微散散步，唯有空楼层阁，寂静无人，这是尚未建成的寺院。回来，心情闷闷地躺下。

初五日　仍然找不到脚夫。天明时下起小雨，雨停之后，浓云四布。这天是端午节，市场上卖菖蒲艾叶的人很多。雄黄是这一带出产的东西，然而也不见有大块的。集市中有肉却无鱼。我端坐在旅店中，口袋中的钱完了，不能买浊酒解愁，回想起去年在雉山时的欢乐，已是天地之别。

初六日　夜间下雨通宵达旦。脚夫仍然找不到。中午之后，遇上了金重甫，他是麻城人，既是商人又是读书人，索取我带着的诸公的书画手卷观赏，替我四处寻找脚夫，竟然没有愿来的人。

初七日　袋中钱一天天告罄，可脚夫找不到，日复一日，不免闷闷不乐。这天早上，金重甫讲到将要前往荆州，我写了封信寄给式围叔。下午，他拿了些酒钱来奉送，虽然很少，但心里自然感到很欣喜。

初八日　坐等脚夫。虽然有来的人，但是可恶的店主代为抬价刁难，〔店主就是符心华，我的钱就是被他偷去的。〕竭力阻挠以致离开了。下午找到了坐骑，也是重金议定的，无可奈何呀！〔我所遇到的坏人，如衡阳抢劫的强盗，狗场堡拐骗的歹徒，加上此处寓所中把钱偷去的人，一共是三次了。在此寓所偷窃的人，起初怀疑是

马夫，后来才知道是符店主。人没有天良竟然如此！抢劫的强盗、拐骗的歹徒暂且不论，如像南宁的梁仲宇、宝檀和尚，加上此人，全都有害人之心。我以在万里之外的孑然一身，能逃脱他的虎口，也是万幸了！〕

【原文】

初九日　平明，以行李付骑，别金重甫乃行。是早，云气秾郁[①]。从普安北门外第一溪桥北，循西峡入，过税司前，渐转西南，皆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屡屡从山巅悬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为云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过一脊而西，复上坳，共一里，为马鞍岭。越而西，遂循岭西向西南行，于是升降在岭头，盘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坞中，为坳子哨。先是每处有打哨之苦，此为第一哨。今才奉宪禁，并于一处，过无问者。又南越一坳，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峰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铺[②]。山坞稍开，颇大，中有水塘，即所谓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为中火铺。普安二十二哨，俱于此并取哨钱，过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取于此。哨目止勒索驼马担夫，见余辈亦不甚阻挠，余乃入城，饭于肆。复出南门，南向登山。五里，遇驼马方牧于山坡，雨复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东大山而南，两旁多眢井坠坑，不辨水从何出。又五里为大河铺[③]，有水自铺东平泻坡陀下，漫流峡中，路随之而南。天乃大霁，忽云破峰露，见西南有山甚高，土人称为黑山。云气笼罩，时露一班，直上与天齐。望而趋五里，

大河之水，已渐坠深堑，似从西北坼峡去。路东南缘岭透峡东下，则山环坞合间，中洼为塘，水满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处。又东透坳下，坞间又复洼而成塘，与前虽有高下，而潴水莫泄同之。又东缘南峰而转，越其东，则东坞大开，深盘远错，千塍环壑于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岚洞西南，余谓壑底水即北透山岚者。征之土人，云："西峰下有入水洞，水坠穴去，不知所出。"从西峰稍下，共五里，是为何郎铺[④]。越铺南，又上岭，仍依东岭行。回望云笼高峰，已在西北，时出时没，兴云酿雨，皆其所为，虽山中雨候不齐，而众山若惟瞻其马首者。循东岭南下峡中，有溪自南而来，溯之行其东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涨流，深涌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东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余东上岭行。余从之，遂从莽棘中上东岭。已得微道，随之南二里，得北来大道，果从东岭上降者。盖涉溪者乃西道，从岭者乃东道，水涸则从西，水涨则从东也。西流之中，有一线深坑，涸时横板以度，兹涨没无影，非其人遥呼，几不免冯河之险矣[⑤]。从东岭下一里，则大道西濒溪，道中水漫数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东山之麓，至是横折而西，从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转北去。盖其源发于西南火烧铺西分水岭[⑥]，按志，分水岭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即此。北流经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所泄，即土人亦莫能悉也[⑦]。石梁西麓，有穴纷骈纵横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讹为亦资孔，乃

土音之溷也。梁南半里，即为亦字孔驿[8]，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绕其东焉。比至，雷雨大作。宿于西门内周铺。

【注释】

①秾：原指花木稠多，此处通"浓"。

②海子铺：今名同，在盘县县治与亦资孔间的公路边。

③大河铺：应即今旧铺，在海子铺稍南的公路边。

④何郎铺：今作娥椰铺，在盘县西境，亦资孔稍北，有铁路、公路经过，铁路红果车站即建在附近。

⑤冯(píng 凭)河：徒步过河，喻其冒险行事。

⑥火烧铺：即今伙铺，又作火铺，在盘县西隅。

⑦北流经此句：此溪即今清水河，又称拖长江。源自火铺，在娥椰铺西峰下流入洞中，以后重新流出，从南往北入北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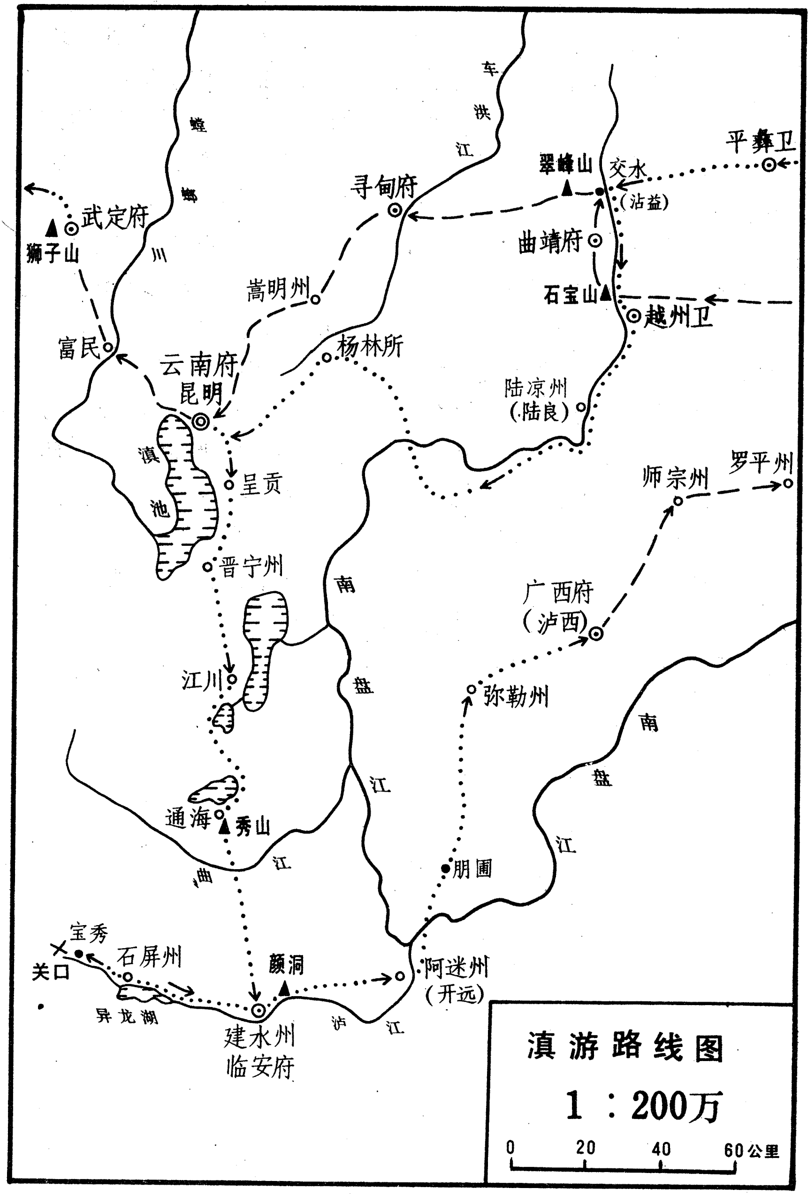
⑧亦字孔驿：今作亦资孔，在盘县西隅滇黔公路上，现为区政府驻地。

【译文】

初九日　黎明，把行李交付给马夫，告别金重甫便动身了。这天早上，云气浓郁。从普安城北门外溪流上第一座桥的北面，沿着西面的山峡进去，路过税司门前，渐渐转向西南，都是在小溪西岸逆水行走。西边的山高峻穹隆，小瀑布屡屡从山顶悬空下注。往南行五里，开始向西南登坡，这是云南坡。起初的二里路稍微平缓些，又一里半十分陡峻，越过一条山脊往西行，再登上山坳，共一里，是马鞍岭。越到岭西，就沿着岭西向西南行，于是在岭头上上下下，曲曲折折都是向西南行，都不怎么高不怎么深。五里，渐次降到坞中，是坳子哨。〔这以前每处都有哨所检查的麻烦，此处是头一个哨所。今天刚才接到禁令，各地哨卡撤销，合并于一处，这里无人查问。〕又向南越过一个山坳，忽然大雨滂沱，仍旧前行。在一座大山峰的西面上上下下，冒雨又走了十五里才来到海子铺。山坞渐渐开阔起

来，很大，坞中有水塘，就是所谓的海子了。有座小城在水塘南边，这是中火铺。普安卫的二十二个哨所，都在此一并收取过哨所税费，过路的人痛苦不堪。〔先前各哨所分别收取，现在合并在此收取。〕哨所的头目只勒索马帮挑夫，见到我们这帮人也不怎么阻挠，我便进了城，在饭馆中吃了饭。再走出南门，向南登山。五里，遇上马帮正在山坡上放牧，大雨再次来临，我便先走了。上上下下，高高低低，都是靠着东面的大山往南行，两旁有许多枯井陷坑，分辨不出水从哪里流出去。又走五里是大河铺，有水流自铺东平缓地泻到山坡下，四处漫溢流到峡中，路随着水流往南走。这时天空大晴，忽然云破峰露，见到西南方有座山十分高，〔当地人称为黑山。〕被云气笼罩着，此时露出一些，笔直上耸与天一般高。望着此山赶了五里地，大河之水，已渐渐坠入深堑中去，似乎是从西北方裂开峡谷流去。路往东南沿着山岭穿过山峡向东下走，就见在群山环绕山坞合拢之间，中央下洼成水塘，水贮满塘中，但四面地势都高，不知水从何处流出去。又往东穿过山坳下行，山坞间又再次下洼成水塘，与前边那个水塘虽有高低的区别，可积水无处外泄与前者相同。又向东绕着南面的山峰转，绕到它的东边，就见东面的山坞十分开阔，盘绕到深处，在远方错落有致，千百块田塍环绕于下方的壑谷。估计此地在丹霞山南边、山岚洞的西南，我认为壑底的水流就是往北穿流过山岚洞的河水。向当地人验证这个看法，回答说："西峰下有个进水的洞，水坠入洞穴中流去，不知从何处流出。"从西峰渐渐下走，共五里，这是何郎铺。越过铺南，又上岭，仍然靠着东岭走。回头望云雾笼罩的高峰，已在西北方，时出时没，兴云作雨，都是此峰酿成的，虽然山中降雨的气象条件不一致，可是群山就像对它唯命是从的样子。沿着东岭往南下到峡中，有溪水自南流来，溯流在溪水东岸行走。共行五里，路忽然由水中渡到西岸，可暴雨后水流高涨，水深浪涌不能越过去。正打算脱衣赴水，忽然东山之上有人呼叫，告诉不要渡水，招唤我向东上岭走。我听从他的话，就从草莽荆

棘中登上东岭。不久找到小道，顺着小道往南行二里，遇到北边来的大道，果然是从东岭上下降的路。原来涉溪过去的路是西道，从岭上走的路是东道，溪水干涸时就从西道走，水涨时便从东道走。西道溪流之中，有一条深坑，干涸时横放木板走过去，此时水涨木板漂没得无影无踪了，不是那个人远远呼叫，几乎免不了徒步涉水过河的危险了。从东岭下行一里，就有条大道，西侧濒临溪流，道上的水淹了几寸深，仍需提衣逆流而行。一里，有座石桥跨在溪上。这条溪水从西南方流抵东山山麓，流到这里横着折向西，从桥下流到西山山麓，于是转向北流去。大概它发源于西南方火烧铺西面的分水岭，〔根据志书，分水岭在普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就是指此。〕往北流经此地，又向北流抵黑山、何郎的南面，不知泄往何处，就是本地人也不能详知了。石桥西边的山麓上，有些孔洞纷杂并列，纵横排列，如个“亦”字，故而把此地起名叫亦字孔，今天错读成亦资孔，是土话的方音混淆了。桥南半里处，就是亦字孔驿，有城紧靠在西山下，而溪水绕到城东。及到城下时，雷雨大作。住宿在西门内的周家店铺中。



滇游路线图

1：200万

0 20 40 60公里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一①

【题解】

《滇游日记一》为徐霞客入滇后最初87天的游记，可惜在清顺治二年(1645)江阴守城的变乱岁月毁于火。

徐霞客的这一段游踪，从散见于《徐霞客游记》的其他部分可以大致获悉。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十日从滇南胜境关进入云南，过平夷卫(今富源县)、交水(今曲靖市西平镇)，以后折往南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到了曲靖府、越州卫(今曲靖市越州)和陆凉州(今陆良县)，沿途初沐石堡温泉，游览陆凉西部的石门(今乃古石林)胜景，再经嵩明州南境的杨林，达云南省城(今昆明市)。在昆明畅游太华山，写成《游太华山记》和《滇中花木记》。以后从滇池东岸往南，经呈贡、晋宁、江川等州县，到通海县游秀山，再南达临安府(今建水县)，随流考察泸江源。七月十五日在石屏度过。八月初一日游颜洞，写《游颜洞记》。继续往东到阿迷州(今开远市)，转北经弥勒州达广西府(今泸西县)，途中写成《随笔二则》。

徐霞客在滇东、滇南的旅游路线，主要是围绕探珠江源安排

的。这一带奇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他，据最初整理原稿的季会明说："此册正入滇之始，奇遇胜游，多在其中。"经过后人多方搜求，保存至今的有四篇。西山是滇池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徐霞客不但游遍山腰诸寺，还下到山麓探金线泉，上攀绝顶美女峰。《游太华山记》成为记西山胜景最全面的游记名篇。云南四季鲜花不断，《滇中花木记》对云南名花给以很高的评价。《游颜洞记》不但描述了颜洞的奇美，也反映了徐霞客不畏险阻的精神，至今很多人还无法亲履其境。《随笔二则》是徐霞客调查访问的笔记，记黔国公沐氏的暴虐和土司普名胜为乱滇南的始末，流露出霞客对土司的痛恨和对朝政的指斥，很多材料为他书所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原文】

游太华山记[②]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③]，两岸平畴夹水。十里田尽，萑苇满泽[④]，舟行深绿间，不复知为滇池巨流，是为草海。草间舟道甚狭，遥望西山绕臂东出，削崖排空，则罗汉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峣[⑤]，乃舍舟登陆。高峣，西山中逊处也。南北山皆环而东出，中独西逊，水亦西逼之，有数百家倚山临水，为迤西大道[⑥]。北上有傅园；园西上五里，为碧鸡关，即大道达安宁州者。由高峣南上，为杨太史祠[⑦]；祠南至华亭、太华，尽于罗汉，即碧鸡山南突为重崖者。盖碧鸡山自西北亘东南，进耳诸峰由西南亘东北，两山相接，

即西山中逊处，故大道从之，上置关，高峣实当水埠焉。

余南一里，饭太史祠。又南过一村，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华亭寺[8]。寺东向，后倚危峰，草海临其前。由寺南侧门出，循寺南西上，南逾支陇入腋，共二里，东南升岭，岭界华亭、太华两寺中而东突者。南逾岭，西折入腋凑间，上为危峰，下盘深谷，太华则高峙谷东，与行处平对。然路必穷极西腋，后乃东转出。腋中悬流两派坠石窟，幽峭险仄，不行此径不见也。转峡，又东盘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华寺[9]。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10]，南一株尤巨异。前廊南穿庑入阁，东向瞰海。然此处所望犹止及草海，若漾漾浩荡观，当更在罗汉寺南也。

遂出南侧门，稍南下，循坞西入。又东转一里半，南逾岭。岭自西峰最高处东垂下，有大道直上，为登顶道。截之东南下，复南转，遇石峰嶙峋南拥。辄从其北，东向坠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丛中。一里，复上蹑崖端，盘崖而南，见南崖上下，如峰房燕窝，累累欲堕者，皆罗汉寺南北庵也[11]，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庵，已出文殊岩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为罗汉寺正殿；由此南上，为朝天桥。桥架断崖间，上下皆嵌崖，此复崭崖中坠。桥度而南，即为灵官殿，殿门北向临桥。由殿东侧门下，攀崖蹑峻，愈上愈奇，而楼、供纯阳、而殿、供元帝、而阁、供玉皇、而宫名抱一，皆东向临海，嵌悬崖间。每上数十丈，得斗大平崖，辄杙空架隙

成之。故诸殿俱不巨，而点云缀石，互为披映，至此始扩然全收水海之胜[12]。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横倚楼，楼前高柏一株，浮空漾翠。并楼而坐，如倚危樯上，不复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宫南削崖上，杙木栈，穿石穴，栈悬崖树，穴透崖隙，皆极险峭。度隙，有小楼粘石端，寝龛炊灶皆具。北庵景至此而极。返下朝天桥，谒罗汉正殿。殿后崖高百仞[13]。崖南转折间，泉一方渟崖麓，乃朝天桥迸缝而下者，曰勺冷泉。南逾泉，即东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溁坪一缕若腰带，下悉隤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间梵宇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次第连缀。真武宫之上，崖愈杰竦，昔梁王避暑于此[14]，又名避暑台，为南庵尽处，上即穴石小楼也。更南，则庵尽而崖不尽，穹壁覆云，重崖拓而更合[15]。南绝壁下，有猗兰阁址。

还至正殿，东向出山门，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村氓数十家[16]，俱网罟为业。村南即龙王堂，前临水海。由其后南循南崖麓，村尽波连，崖势愈出，上已过猗兰旧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黄石痕挂壁下，土人名为挂榜山。再南则崖回嘴突，巨石垒空嵌水折成壘[17]，南复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离奇，又开异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没石隙中，有结茅南涯侧者，亟悬仄径下，得金线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门，大仅如盎[18]，中崆峒，悉巨石欹侧，不可入。水由盎门出，分注海。海中细鱼溯流入洞，是名金线鱼。鱼大不逾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缕如线，为滇池珍

味。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门东瞰大海，即在大道下，崖倾莫可坠，必迂其南，始得透迤入，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没处也。门内石质玲透，裂隙森柱，俱当明处。南入数丈辄暗，觅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转而分东西向，东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极。惧火炬不给，乃出。

上山返抱一宫。问山顶黑龙池道，须北向太华中，乃南转。然池实在山南金线泉绝顶，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辄从危崖历隙上，壁虽峭，石缝多棱，悬跃无不如意。壁纹琼葩瑶茎，千容万变，皆目所未收。素习者惟牡丹，枝叶离披，布满石隙，为此地绝遘[19]，乃结子垂垂，外绿中红，又余地所未见。土人以高远莫知采鉴，第曰山间野药，不辨何物也。攀跻里余，遂蹑巅，则石萼鳞鳞，若出水青莲，平散竟地。峰端践侧锷而南，惟西南一峰最高。行峰顶四里，凌其上，为碧鸡绝顶[20]。顶南石萼骈丛，南坠又起一突兀峰，高少逊之[21]，乃南尽海口山也。绝顶东下二里，已临金线泉之上，乃于耸崖间观黑龙池而下。

【注释】

①《滇游日记一》、《滇游日记二》皆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上。《滇游日记一》正文原缺，乾隆本载有小记三则、随笔二则。徐本原缺第七册。《滇游日记一》散佚的经过，诸本整理者有记录。季会明曰："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杨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顾余于馆，见《霞客游记》，携《滇游》一册去。不两日，虞卿为盗所杀，火其庐，记付祖龙。是书遭其残缺，亦劫数也！原稿后又抢散，此集亦失而复得，危矣哉！幸矣哉！但全集今唯义兴庠友曹骏甫处有之。骏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闻变，诣吊，已葬，拜墓而去。后又来，欲求遗书校录，为刊刻计。

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返赵，云已誊录。今其集必全。况此册正入滇之始，奇遇胜游，多在其中，甚不可缺，访而得之，亦甚易也。又诗稿一册，仲昭付梓人陈仲邻；仲邻遇难，稿亦散失。然其诗另为一册，与记不相连属，缺之犹可；记缺其一，便不成集，当急求之。”陈体静曰：“余尝考介翁于宜兴史氏购得曹氏底本，而此册中亦仅载游太华、颜洞数小记而已，其间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记，仍不可得。想曹氏以其经行之略已见于《盘江考》中而概削之者，则知骏甫所录，先已非全文也。文章缺陷，信乎有数存焉，为之浩叹！”徐镇按：“《滇一》日记，已为烬简，介翁蕞残补治，定知非辑缀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将《太华》数节，别作记外赘笔，而《滇一》则仍阙如，岂复成令丙耶？兹从陈本编正。”

《滇游日记一》的散佚，使人们无法知道霞客在滇东、滇南的详细游程，但从散见《游记》其他部分的追叙、对比记载，可大致获悉霞客的游踪。

霞客由黔入滇，从亦资孔经火烧铺越小洞岭，再经明月所过滇南胜境关入云南，到交水（今沾益）住龚起潜家。以后，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到了曲靖和陆凉（今陆良），途经石堡温泉和越州。《盘江考》提到此段旅途经过：“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南达陆凉州。”后来，霞客又从嘉利泽南岸，经过杨林西登老脊，达云南省城。从陆凉至杨林间的路线缺载，但根据霞客常取间道，尽量不走重复路线的习惯，很可能从陆凉往西到了石林，再从石林北达嵩明县南境。石林在陆凉西不远，正当交通大道上，早在元代即有记载，称为石门，霞客游石林的条件完全具备。

霞客游滇南，系经呈贡、晋宁，南沿大坝河，过四通桥、河涧铺、关索岭，经江川县，游通海县南的秀山，对山茶花有深刻的印象。再往南，越建通关，过曲江桥，经南庄到临安（今建水）。从临安随流考南盘江西源，西到石屏、宝秀，至宝秀西十里的关口。霞客曾泛舟异龙湖，《盘江考》中有一段记载异龙湖的景色，十分生动。从石屏返回临安，再东行过金鸡哨游颜洞，经漾田越中道岭到阿迷（今开远），留下《游颜洞记》。从阿迷渡盘江经朋圃、竹园达弥勒，途中洗沐翠微温泉。再从弥勒往东行九十里，过大麻子哨，达广西府（今泸西），留下《随笔二则》。其所行路线，《滇游日记二》八月十三日记有一段概述：“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

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西府，皆东北。”

霞客滇南之行的时间，《滇游日记十一》七月十五日记：“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则寂然矣。”则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十五日在石屏，八月初一日离开临安游颜洞。

②太华山：又称碧鸡山，今俗称西山，因其山形酷似美人仰卧，又称睡美人山或睡佛山，为昆明市郊著名风景区。对昆明碧鸡山的秀丽景色，唐时已有记载。《蛮书》卷二载：“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在元代，碧鸡山亦一著名风景。《元混一方舆胜览》中庆路景致载：“碧鸡山，山在城西，峰峦秀拔，为诸山长，俯瞰滇池，一碧万顷。”明代对碧鸡山的描述更为生动。正德《云南志》云南府山川载：“碧鸡山在府治西南三十里。东瞰滇泽，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映澄波，云横绝顶，云南一佳景也。相传昔有碧凤翔翥此山，后讹为碧鸡云。”西山北段幽奥深邃，南段峭壁千仞，山腰有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三组建筑群，还有著名音乐家聂耳墓。过去游西山多乘小船横渡滇池，爬千步崖，后来新建了登山公路，可乘车直达三清阁。

③省城：指明代云南布政司治所云南府城，附郭县昆明，即今昆明市区。

④萑（huán 环）苇（wěi 伟）：长成后的芦苇。

⑤高峣（qiāo）：旧称高峣渡。今名同，在滇池西岸西山脚下，但已失去水陆交通码头的作用。从昆明到滇西的公路从旁边经过。

⑥迤（yǐ 以）西：明时云南有迤东和迤西之分，为地区名。以昆明为中心，迤东包括今滇东及滇南，迤西即今滇西。清初在此基础上设迤东道和迤西道，乾隆年间又从迤东道中分出迤南道，专管滇南。清代成为政区名，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三迤”。至今人们仍按三迤称呼滇东、滇西和滇南。

⑦杨太史：即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现新都桂湖建有杨升庵纪念馆。明武宗时，杨升庵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人称“杨状元”、“杨太史”。世宗初，因议朝政，被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杨升庵在滇三十五年（1524～1559），足迹遍及云南主要地区，著述甚多，保存了不少有关云南的诗文及历史资料。云南人民怀念他，至今还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和遗物。杨升庵在云南住得较久的地方要算昆明高峣，他的住处名叫“碧峣精舍”或“海庄”，后人于此建祠纪念，即杨太史祠。光绪七年（1881）改名升庵祠。杨太史祠在今徐霞客小学与普贤寺之间，居高临下，背山面水，憩览其适。近年经过整

修，普贤寺并入，建立杨升庵纪念馆和徐霞客纪念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⑧华亭寺：相传大理时善阐侯高家曾在华亭寺原址修建别墅，高家的后人给此山取名华亭山，名称沿用到现在。元代修建了圆觉寺，明代即称华亭寺。

⑨太华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太华寺，在太华山顶，元赛典赤建，俯瞰滇池。僧佛财于寺中建为高阁，本朝都督沐昂为匾曰'一碧万顷'。"太华寺在明代为西山最大的寺院，此阁即指一碧万顷阁。该寺环境清幽，至今仍以茶花、玉兰、桂花等名花取胜。

⑩墀(chí 迟)：台阶。

⑪罗汉寺：即今三清阁建筑群。

⑫水海：滇池被海埂分为两部分。北部即草海，明时又称西湖，湖水较浅，湖面较小。南部即水海，又称外海或昆阳海，湖水较深，湖面宽广。

⑬仞(rèn 刃)：古代长度单位，各时期标准有变化，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东汉末则为五尺六寸。

⑭梁王：元代封在云南地区的皇族，他们经常以皇帝的代理人身分在云南进行统治，甚至干预和监督行省的一切事务，在王府管辖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力。

⑮更南句：今西山自此以南，还有从绝壁上凿出的数百公尺曲折蜿蜒的隧道和凤凰洞、慈云洞、云华洞、达天阁等石室，总称龙门石刻。系清代贫穷道士吴来清及附近数十户石工，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咸丰三年(1853)，在前后七十二年内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开凿出来的，成为西山风景最精彩的部分。

⑯有村氓句：此即今山邑村，又称龙门村。从三清阁门口到龙门村足有石阶千级，此路称为千步崖。

⑰璺(wèn 问)：裂罅，破而未离称为璺。

⑱盎(āng)：古代的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

⑲绝遘(gòu 构)：绝难遇见的。

⑳碧鸡绝顶：西山绝顶美女峰海拔 2511 米，比滇池水面高出 625.5 米，为昆明周围诸山的最高点。绝顶周围一片石萼，今俗称小石林。

㉑逊(xùn 训)：差，不如。

【译文】

游太华山记

从省城昆明出发，往西南走二里后上船。两岸耕地平整，夹水延伸。船行十里就看不到农田。水中长满芦苇，船航行在芦苇丛中，还感觉不到滇池这个大湖，这就是草海。芦苇之间的航道十分狭窄，遥望西山，像张开的手臂绕向东边伸出去，陡峭的崖壁排空耸立，那是罗汉寺。又往西航行十五里抵达高峣，于是离开船上岸。高峣是西山中部的低凹处。南部、北部的山都绕向东边伸出去，只有中部往西收缩，水也向西紧逼，有数百家人靠山临水而居，是去滇西大路的必经之地。从高峣往北上为傅园，从傅园往西上五里，为碧鸡关，是通到安宁州的大路。从高峣往南上，有杨太史祠，从杨太史祠往南到华亭寺、太华寺，最后到罗汉寺，就是碧鸡山向南突出、山崖重叠的地方。大致碧鸡山从西北横贯东南，进耳等山峰从西南横贯东北，两道山交接的地方，就是西山中部低凹处，所以大路从这里经过，在上面设置关卡，高峣实际上是水陆码头。

我往南上一里，在杨太史祠吃饭。又往南走过一个村庄，就往西南上山，一共走了三里，来到山腰的华亭寺。华亭寺正面朝东，背靠陡峰，前方对着草海。从寺南边的侧门出去，沿着寺南往西上，往南越过分支陇冈进入山谷，一共二里，往东南登岭，这就是在华亭寺、太华寺之间而向东突出的山岭。往南越过岭，转西进入山腋会聚处，路上面是陡峰，路下面盘绕深谷，太华寺高高峙立在山谷东边，和路平行相对。然而必须走完山谷西侧，然后才往东转出山谷。山谷中悬挂着两股飞流，坠入石窟，幽深、峻峭、惊险、狭窄，不走此路是见不到的啊。转出峡谷，又往东绕过山口，一共走了一里，往下

看到一座寺庙在下面的壑谷中，是太平寺。又往南走一里，到太华寺。太华寺也是正面朝东，殿前的石阶两旁都是山茶花树，靠南的一棵特别大得出奇。从前廊往南穿过厢房进入一碧万顷阁，阁向东俯瞰滇池。但这里还只能看到草海，如果要领略浩浩荡荡的滇池大观，应当还要去到罗汉寺南面。

于是从南边的侧门出寺，稍稍往南下，顺着山坞往西进去。又转东走一里半，往南越岭。岭从西部山峰最高处向东垂下来，有大路一直上去，是登上峰顶的路。横穿大路往东南下，再转南，遇见石峰嶙峋、往南簇拥。于是从石峰北面，向东坠下土坑，一共走了一里，又往西走进石头丛中。一里，又往上从崖边攀登，盘绕着崖往南走，看见南边的崖上崖下，蜂房燕窝般的建筑，层层叠叠，像要坠落，那都是罗汉寺的南庵和北庵。穿过石缝逐渐下，一里，到北庵，不久出到文殊岩上，才走上正路。从这里往南下去，是罗汉寺正殿；从这里往南上，是朝天桥。桥架在断崖之间，上下都是险崖，这里又山崖断开、中部下坠。过桥往南走，就到灵官殿，殿门朝北对着桥。从殿东的侧门下去，攀崖壁登峻道，越往上越奇妙，又有楼、〔供奉纯阳祖师。〕又有殿、〔供奉元始天尊。〕又有阁、〔供奉玉皇大帝。〕又有宫，〔名抱一宫。〕都朝东正对滇池，镶嵌在悬崖之中。每向上攀登几十丈，便有一块斗大的平台在崖间，于是就在这空间架木建成庙宇。所以各个殿都不大，但白云崖石点缀，彼此映衬，到这里才地势开阔，观览到了整个滇池外海的胜境。南崖边有间亭子向前突出去，北崖边有楼房横列，楼前有一棵高大的柏树，碧绿的枝叶飘浮在空中。傍楼而坐，如同乘坐在高悬的船上，再也感觉不出还有崖石在下面支撑着呢。抱一宫南面陡峭的崖壁上，钉有木桩，铺成栈道，穿通石洞，栈道悬在崖上的树木中，石洞穿透崖间的缝隙，都极其险阻峻峭。穿过缝隙，有座小楼像粘在石崖边，住处、神龛、炊具都有。北庵的景物到这里才结束。往回走，下朝天桥，到罗汉寺正殿拜佛。殿后的山崖有百仞高。山崖南面的转折处，有方方的一汪

泉水汇聚在崖脚，是从朝天桥山缝中涌出后流下来的，名勺冷泉。往南越过泉水，立即转向东南，从这里往上山崖更加高耸，只有一缕像腰带一样的平地绕在半山中，往下全是坍塌的斜坡、崩裂的崖壁，直插入滇池底，小平地上的佛寺神宇、仙人宫殿，〔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依次连着排列。真武宫之上，山崖愈加耸立奇特，从前梁王在这里避暑，又名避暑台，是南庵的尽头，上面是辟石而建的小楼。再往南，则庵尽而崖不尽，崖壁高耸，白云覆盖，重重的山崖分开后又合拢。南头绝壁下，有猗兰阁旧址。

回到正殿，往东从山门出去，共转八道弯，向下走了二里抵达山麓，有数十家村民居住在这里，都以捕鱼为业。村南是龙王堂，堂前正对滇池外海。从龙王堂背后往南顺着南崖麓过去，村庄尽头处水波连接山崖，山崖的气势更加突出，上面已经过了猗兰阁旧址。南壁更加宽大、陡峭，一直延伸五里，黄色的石痕悬挂在崖壁下部，当地人称为挂榜山。再往南则崖壁曲折环绕，山嘴突出，巨石凌空垒起，嵌入水中，断开裂缝。往南和屏风般的崖壁忽分忽接，雄伟、峻峭比不上前面，但高耸离奇，又别开异境。走三里，往下俯瞰滇池岸边，船只在石缝中出没，南岸旁边建有茅草房，赶快从又陡又窄的小路下去，找到了金线泉。泉水从西山腹部穿出，外面分为三道门，每道门只有盎那么大，中间是空洞，但全是倾斜的巨石，不能进去。泉水从盎大的门流出，分别注入滇池。滇池中的一种小鱼溯流进入洞中，名叫金线鱼。金线鱼的大小不超过四寸，鱼味鲜美，首尾之间有一缕金线，是滇池的珍贵美味。金线泉北部半里处，有个大石洞，洞口向东俯瞰滇池外海，就在大路下面，石崖倾覆而没有地方能够下去，必须绕到洞南，才得以迂回进入，就是先前所看到的小船在石缝中出没的地方。洞内石质玲珑剔透，裂隙和石柱森列，都在亮处。往南进数丈就黑暗了，寻到火把后再往南进去，洞更高、更开阔。共进去一里，才转而分成朝东朝西方向，往东上去三丈就

到底了，往西进则很幽深而无法穷尽。担心火把不够，于是出洞。

上山回到抱一宫。询问去山顶黑龙池的路，必须向北去到太华山中部，才往南转。而黑龙池其实在山南金线泉的最高顶上，因为这里山崖崇高、石壁陡峻，不是攀援能够到达的。我于是从陡直的崖壁间踩着裂隙往上爬，崖壁虽然陡峭，但石缝棱角突出，悬空着往上跃没有不如意的时候。崖壁缝隙中有一种花，如同琼花玉茎，形态千变万化，都是前所未见的。我一向熟悉的只有牡丹，枝叶散乱，布满石缝，在这里是绝难遇见的，而此花结子下垂，外绿中红，又是我家乡所见不到的。当地人因为山高路远而不知道采摘鉴赏，只认为是山间野药，分不清是什么品种。往上攀爬一里多，就登上了山顶，于是鱼鳞状的石萼，像出水的青莲花，均匀地撒得满地都是。踩着峰头侧边的石头往南，惟有西南的一峰最高。在峰顶上走了四里，登上最高处，是碧鸡山绝顶。顶南石萼丛丛排排，南边坠下去的地方又突起一座陡峰，比碧鸡山绝顶稍低，是南边尽头处海口的山。从绝顶上往东下二里，已经到达金线泉的上面了，于是在高耸的山崖间观看黑龙池后下山。

【原文】

滇中花木记①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鹃为最。

山茶花大逾碗②，攒合成球，有分心、卷边、软枝者为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太华寺。城中张石夫所居朵红楼楼前，一株挺立三丈余，一株盘垂几及半亩。垂者丛枝密

干，下覆及地，所谓柔枝也；又为分心大红，遂为滇城冠。

山鹃一花具五色[3]，花大如山茶，闻一路迤西，莫盛于大理、永昌境。

花红形与吾地同[4]，但家食时，疑色不称名，至此则花红之实，红艳果不减花也。

【注释】

①滇：古代族名，春秋战国至秦汉期间，活动于滇池地区。战国时，楚国庄蹻带兵至其地，“变服从其俗，以长其民”，称为滇王。汉武帝开西南夷（元封二年，前109），在今云南置益州郡，滇的中心设滇池县，成为益州郡治所。后来，滇成为云南省的简称。解放后，曾在晋宁县晋城稍西滇池边的石寨山进行了四次发掘，发现滇王及其王室贵族的墓葬四十八座，出土五千余件精美的青铜器及部分铁器，还有西汉中央赐予的“滇王之印”金印，证明这里就是古滇国的中心。石寨山遗址已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标识。这些精美的铜器，为研究古代滇族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提供了生动的资料，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里。

②山茶：明代云南的山茶已很著名，明人王象晋的《群芳谱》载：“山茶一名曼陀罗，树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枝干交加，叶似木樨，梗有棱，稍厚，中阔寸余，两头尖，长三寸许，面深绿光滑，背浅绿，经冬不脱。以叶似茶，又可作饮，故得茶名。”“闻滇南有二三丈者，开至千朵，大于牡丹，皆下垂，称绝艳矣。”该书记载了山茶的二十个品种，但他还说“不可胜记。”现云南茶花已达105种，被逐步移植到其他省和国外。

③山鹃：即杜鹃花，又称映山红，属杜鹃花科，被誉为中国三大名花之一。我国有400多种杜鹃花，其中云南占250多种。

④花红：又称林檎、沙果，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果实秋季成熟，为红色或黄色，果味似苹果。

【译文】

滇中花木记

云南省的花木都奇特，而山茶、山鹃最引人注目。

山茶的花比碗还大，花瓣层层聚集、团成球形，有分心、卷边、柔枝，是上品。省城昆明所推重的，是城外太华寺的山茶。城中张石夫所居住的朵红楼前，一棵山茶树挺立，有三丈多高；另一棵山茶树盘旋垂盖，几乎遮住半亩地。垂着的这一棵枝干丛生稠密，往下一直盖到地，就是所说的柔枝；又是分心、大红色，于是被誉为省城中的山茶之冠。

山鹃有五种颜色，花朵像山茶一样大，听说滇西一带，什么地方的山鹃都比不上大理府、永昌府境内的繁丽。

花红的形状和我家乡的相同，只是在家乡吃花红时，对果子的颜色与名称不符有怀疑，到云南花红才名符其实，红艳艳的果子不亚于红花的颜色。

【原文】

游颜洞记[①]

临安府颜洞凡三，为典史颜姓者所开[②]，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饭未尝忘巨鹿也[③]。遂由省中南过通海县[④]，游

县南之秀山[5]。上一里半，为灏穹宫。宫前巨山茶二株，曰红云殿。宫建自万历初，距今才六十年，山茶树遂冠南土[6]。又南抵临安府[7]。城南临泸江[8]；此江西自石屏州异龙湖来[9]，东北穿出颜洞；而合郡众水，亦以此洞为泄水穴也。

于是觅一导游者于城东接待寺。颜洞大道，当循城而南，渡泸江桥；导者从寺前隔江东北小路行，遂不得渡泸江，东观三溪会合处。由寺北循塘岸东行，塘东皆红莲覆池，密不见水。东北十五里，渡赛公桥。水自西北来，东南入泸。又五里，上山，为金鸡哨。哨南泸江会诸水，由此东入峡。峡甚逼，水倾其中，东抵洞口尚里余。望洞顶石崖双劈，如门对峙，洞正透其下，重冈回夹之，不可得见。求土人导入，皆曰："水涨流急，此非游时。若两月前水涸，可不桥而入；今即有桥，亦不能进，况无桥耶！"桥非一处，每洞中水深处，辄架木以渡。往例按君来游，架桥费且百金，他费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酋兵变，托言洞东即阿迷境，叛人尝出没此，遂绝官长游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门，土人曰："须渡江南岸，随峡入，所谓泸江桥大道也。"始悔为导者误，乃舍水洞，觅南明、万象二陆洞。

从哨东下坡，复上山登顶。东瞰峡江环峡东入，洞门即在东峡下。余所登山处，正与其上双崖平对，门犹为曲掩，但见峭崖西向，涌水东倾，捣穴吞流之势，已无隐形矣。东北三里，逾岭脊下山。二里，则极东石壁回耸，如环

半城，下开洞门北向。余望之有异，从之直下，一里，抵峡中。又一里半，抵东壁下。稍南上，洞门廓然，上大书“云津洞”，盖水洞中门也。游颜洞以云津为奇：从前门架桥入，出后门，约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辟门延景，其上又绝壁回环，故自奇绝。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崿绝巘间，且但知万象、南明，不复知有云津也，诚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从西南穴中来，盘门内而东，复入东南穴去。余下临水湄，径之，水阔三丈，洞高五六丈，而东西当门透明处，径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桥莫能行。出水西穴，渐暗不可远窥；东为水入穴处，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缤纷窈窕。复上出洞外，上眺东南北三面，俱环壁无可上。仍西出旧道，北上山。东一里，逾岭，已陟东壁回环上岭，坞中东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层峰，石崖时突，万象洞即在北崖上，乃导者妄谓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东向，高四丈，水从中涌出，两崖角起，前对为峡，水出洞破峡，势极雄壮，盖水洞后门也。又东二里，抵老鼠村，执途人问之，万象洞在西北岭上，即前所从下山处，洞甚深，历降而下，底与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门，晚色已合，去宿馆尚十里[10]。念此三洞，慕之数十年，趋走万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阳侯隔之[11]，太阳促之，导人又误之，生平游屐，斯为最厄矣！

【注释】

①《嘉庆重修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石岩山,在建水县东十五里,或谓之蒙山。山麓有洞,异龙湖泸江诸水流入其中,复出入阿迷州界。府志:山麓有洞三。一曰水云洞,亦名云津洞,亦名中洞,亦名岩洞,门前虚敞,可容数百人,泸江之水赴以为壑,冬月水落,架桥列炬而入,石笋倒垂,如龙蛇虎豹之状,旋转回合,几二十里。一曰南明洞,在水云洞后,上有两窍,阳光射入,见石床丹灶。一曰万象洞,与南明洞相连,势更峻绝,历级而上,隐隐闻风雷声。通志:昔迁客阎闳所辟,又称阎洞,亦曰句町三洞。"今仍称颜洞,为建水县的风景胜地。

②典史: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

③巨鹿:古郡名,治巨鹿,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史记·冯唐传》:"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后来称时刻不忘为每饭不忘。

④通海县:隶临安府,即今通海县。

⑤秀山:《嘉庆重修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秀山"又名青山,又名螺峰,列翠如屏,黄龙居左,白马居右,俯瞰城郭。《滇志》:宋开禧元年(1205),段氏就秀山建启祥宫,山半有判府泉,因爨判而名。"大理时置秀山郡,因山名郡,反映秀山在大理时已很著名。秀山与通海城相连,风景秀丽,文物古迹甚多。由毓秀坊登山,沿途古刹亭阁参差,重要的有普光寺、灏穹宫、涌金寺等建筑群。普光寺有元代宣光七年(1377)古碑。附近有空心砂石岩钵,淙淙流水,可容数挑,即古判府泉。灏穹宫原名启祥宫,规模宏敞,即霞客欣尝茶花处。宫后有建文帝祠,杨升庵书额"慈仁寺"。再上为清凉台,传说建文帝曾驻锡于此。最上有涌金寺,为段思平重建,铸铜佛百余尊,惜已不存。今有古柏两棵,传为宋代人所植。登古柏阁远眺,可饱览杞麓湖浩渺的波光和通海坝子如画的村舍田畴。现建为秀山公园供游人登临。

⑥山茶句:秀山山茶还有更早的记录。《元混一方舆胜览》载:"秀山,山有山茶一株,花如木芍药,中原所未见也。"

⑦临安府:附郭为建水州,即今建水县。雄伟的迎晖门(东门)城楼至今仍存,上有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临安卫铸的大铜钟。

⑧泸江:今名同。异龙湖水从泸江经建水、开远流入南盘江。

⑨石屏州:隶临安府,即今石屏县。

⑩去宿馆以上句:《滇游日记二》八月十八日记:"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

无雨。”漾田，今名同，在建水县东境，位于古代临安到阿迷的大道上，正当颜洞稍东“去宿馆尚十里”的位置。则霞客游颜洞的时间，当为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初一日。当晚宿漾田，该日晴。

⑪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名。

【译文】

游颜洞记

临安府颜洞共三个洞，是姓颜的典史所开辟的，最为著名。我一到云南省，时刻不曾忘游颜洞的事。于是从省城昆明往南，经过通海县，游览位于县南的秀山。上山一里半，是灏穹宫。宫前有二棵巨大的山茶，名红云殿。灏穹宫建于万历（1573～1619）初年，距离现在才六十年，但山茶树就已经是滇南第一了。又往南抵达临安府。府城南部临近泸江；泸江从西边的石屏州异龙湖流来，往东北穿出颜洞；全临安府的众多河流，也是以颜洞为泄水孔道。

于是在城东接待寺找了一名导游。去颜洞的大路，应当顺着府城向南走，过泸江桥；导游从寺前与大路隔江的小路往东北行，就没能过泸江，往东观看三股溪流会合的地方。从接待寺北沿着池塘岸边往东行，池塘东部全是红莲覆盖，密密丛丛而看不见水。往东北走了十五里，过赛公桥。桥下的水从西北流来，往东南注入泸江。又走五里，上山，是金鸡哨。哨南泸江与各股水流汇合，从这里往东流入峡谷。峡谷十分狭窄，江水倾泻其中，往东流到洞口还有一里左右。远远看去，洞顶两边如刀劈开的石崖，像门一样地对峙着，洞直直从门下穿过，被重重的山冈包围挟持，无法看见。请求当地人引导我进去，都说：“水位涨，水流急，现在不是游洞的季节。如果在

两个月前的枯水季节，可以不架桥就进洞了；现在即使有桥，也不能进去，更何况没有桥呢！”洞里的桥不只一座，洞中每一处水深的地方，都架有木桥……。从前惯例，按察使来游颜洞，架桥要花费将近百两银子，其它费用也要花费百两银子。当地人因此苦不堪言，便乘普名胜叛乱的机会，借口颜洞东边的出口是阿迷州境，叛军曾经从这一带出没，于是来游洞的官员才绝迹了。我决心一定要去到洞口，当地人说：“必须渡过泸江，到江南岸，顺着峡谷进去，就是走所说的泸江桥大路。”我才后悔被导游耽误了，于是离开水洞，去寻找南明、万象两个陆洞。

从金鸡哨往东下坡，又登上山顶。往东俯瞰，峡谷中的江水绕着峡谷往东流进洞，洞口就在东边的峡谷下面。我所登上的山顶，正好与洞顶两边的石崖平行相对，洞口仍然被曲折的山谷遮掩，只看见陡峭的石崖向西，汹涌的江水向东倾泻，水捣洞穴、洞吞江流的气势，已经暴露无遗了。往东北走三里，越过岭脊下山。二里，则最东面的石壁旋转着耸起，如同半圆形的城墙，下面敞开着的洞门朝北。我看其地势不同寻常，从岭上直下，一里，抵达峡谷中，又走一里半，来到东面的石壁下。稍稍往南上去，便是十分开阔的洞口，洞门上写着“云津洞”三个大字，原来是水洞的中门。游颜洞以游云津洞为奇特：从前门架桥进洞，从后门出洞，大约四五里深，在黑暗中紧靠水流而行，途中忽然辟有中门，引进日光，洞上面又有绝壁旋绕，所以自然是奇妙绝顶。我没能从前门进入水洞，却得以从重崿绝巘之间的中门进去，而且原来只知道有万象洞、南明洞，不知道还有云津洞，游云津洞的确出乎我意料之外。于是俯视着洞而下。洞底的水从西南的洞穴流来，在洞门内盘绕着向东流，又从东南的洞穴流去。我下到水边，估量洞的大小，水面有三丈宽，洞有五六丈高，而位于东西之间正当门的透明处，洞的直径大约二十丈。但水从洞中流出流进，一直逼近朝外的洞壁，所以没有桥就不能行走。西边的出水洞，逐渐地暗下去而不能看得很远；东边水流进洞

穴之处，旁边渐渐拓开，隔着水眺望，其中钟乳石柱直立，缤纷窈窕。又往上走出洞外，眺望洞口上的东南北三面，都是崖壁环绕无法上去。仍然往西从原路出来，往北上山。往东走一里，越岭，继而登上了东边的崖壁，回环上岭，从坞中往东走一里。这里南面、北面分别耸起层层山峰，石崖不时地突起，万象洞就在北面石崖上，而导游却乱说在南面崖下。直下一里，抵达南崖。一个石洞朝东，有四丈高，水从洞中涌出，两边的石崖像两只角一样耸立，在洞前对峙为峡谷，水一出洞就破峡而去，气势极其雄壮，原来是水洞的后门。又往东走二里，到老鼠村，拉住路人询问，万象洞在西北岭上，是先前所下山的地方，洞很深，顺着从高往低而下，洞底和水洞相通。我还想去到洞口，但天色已是傍晚，距离住宿的旅馆还有十里路。想颜洞这三个洞，思念了数十年，奔走万里路终于来到，却受彝人叛乱阻碍，大水隔绝，太阳催促，再加上导游误导，生平所经历的游览，这次是最多灾多难的啊！

【原文】

随笔二则

黔国公沐昌祚卒①，孙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祖，中门启，一生翘首内望，门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为众桀奴所伤，遂诉于直指金公②。公讳瑊，将逮诸奴，奴耸启元先疏诬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启元益嗔③，征兵祭纛④，环直指门，发巨炮恐之，金不为动。沐遂掠多

士数十人，毒痛之，囊其首于木。金戒多士毋与争，急疏闻。下黔督张鹤鸣勘，张奏以实。时魏珰专政，下调停旨，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惧斩世绪，泣三日，以毒进，启元陨，事乃解。宋夫人疏请，孙稚未胜爵服，乞权署名，俟长赐袭。会今上登极[5]，怜之，辄赐敕实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时仅岁一周支也[6]。

普名胜者[7]，阿迷州土寇也[8]。祖者辂，父子为乱三乡、维摩间。万历四十二年，广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兵合剿[9]，一鼓破之，辂父子俱就戮，始复维摩州[10]，开三乡县[11]。时名胜走阿迷，宁州禄洪欲除之。临安守梁贵梦、郡绅王中丞抚民，畏宁州强，留普树之敌，曲庇名胜。初犹屯阿迷境，后十余年，兵顿强，残破诸土司，遂驻州城，尽夺州守权。崇祯四年，抚臣王伉忧之，裹毡笠，同二骑潜至州，悉得其叛状，疏请剿。上命川、贵四省合剿之。石屏龙土司兵先薄漾田，为所歼。三月初八日，王中丞亲驻临安，布政周世昌统十三参将[12]，将本省兵万七千人，逼沈家坟。贼命黎亚选扼之，不得进，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亚选自营中潜往为名胜寿，醉返营。一童子泄其事于龙。龙与王土司夜劫之，遂斩黎；进薄州城，环围四月，卒不下。时州人廖大亨任职方郎[13]，贼恃为奥援，潜使使入京纵反间，谓普实不叛，王抚起衅徼功，百姓悉糜烂。于是部郎疏论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即叛可传檄定，何骚动大兵为？而

王宫谕锡衮、杨庶常绳武[14]，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枢部议。先是王抚疏名胜包藏祸心已久，前有司养疽莫发奸，致成难图蔓草，上因切责前抚、按。而前抚闵洪学已擢冢宰[15]，惧勿能自解，即以飞语[16]怂恿大司马[17]。大司马已先入部郎言，遂谓名胜地不当一县，抚、按比周，张大其事势，又延引日月，徒虚糜县官饷[18]。疏上，严旨逮伉及按臣赵世龙。十月十五日，抚、按俱临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铳死[19]，十三参将悉战没。五年正月朔，贼悉兵攻临安，诈郡括万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贼忽退师，以何天衢袭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胜十三头目之一，见名胜有异志，心不安，妻陈氏力劝归中朝，天衢因乞降，当道以三乡城处之，今遂得其解围力。后普屡以兵攻三乡，各相拒，无所胜，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宁州。方攻宁时，洪已奉调中原，其母集众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贼不得入。后洪返，谓所予太重，责之金，诸族目悉解体。贼谍之，乘之入，洪走避抚仙湖孤山[20]，州为残破。岁余，洪复故土，郁郁死。贼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长官，悉服属之。志欲克维摩州南鲁白城，即大举。鲁白城在广南西南七日程，临安东南九日程，与交趾界，城天险，为白彝所踞。名胜常曰："进图中原，退守鲁白，吾无忧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远，方九岁。妻万氏，多权略，威行远近。当事者姑以抚了局，酿祸至今，自临安以东、广西以南，不复知有明官矣！至今临安不敢

一字指斥，旅人询及者，辄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过虚文。予过安庄，见为水西残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为致命；而此方人人没齿无怨言，不意一妇人威略乃尔！南包沙土司，抵蒙自县[21]；北包弥勒州[22]，抵广西府；东包维摩州，抵三乡县；西抵临安府，皆其横压之区。东唯三乡何天衢，西唯龙鹏龙在田[23]，犹与抗斗，余皆闻风慑伏[24]。有司为之笼络，仕绅受其羁靮者[25]，十八九。王伉以启衅被逮，后人苟且抚局，举动如此，朝廷可谓有人乎！夫伉之罪，在误用周世昌，不谙兵机，弥连数月，兵久变生耳。当时止宜责其迟，留策其后效。临敌易帅且不可，遽就军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于东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独西南彝也！

【注释】

①黔国公：沐英为明朝开国勋臣之一，受封为西平侯，后其子孙又进封为黔国公，世袭镇守云南总兵官。他们不但与省的地方机构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甚至“骄凌三司”，“虐害小民”，横行云南，庄田遍布全省，时称“黔府”或“沐府”。

②孙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祖：“孙”原作“子”，“祖”原作“父”。《明史·沐英传》载：“昌祚卒，孙启元嗣。”启元为沐昌祚孙，据改。 直指：汉武帝派遣直指使者，衣绣衣，持节发兵，有权诛杀不力的官员。直指，意即指事而行，挺直不阿。

③益嗔(chēn)：越生气。

④纛(dào 道)：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⑤张鹤鸣：原误倒为“张鸣鹤”，据《明史·张鹤鸣传》改。 今上登级：指朱由检当皇帝，年号崇祯，时在1628年。

⑥岁一周支：“支”指地支，古人通常把十二地支和十二个月份相配，岁一周支即满一周岁。

⑦普名胜：即普名声。《明史·云南土司传一》载："普维藩者，与宁州禄氏构兵，师歼焉。维藩子名声，幼育于官，既长，有司俾继父职。名声收拾旧部，勇于攻战，从讨奢安有功，仍授土知州，渐骄恣。崇祯五年(1632)，御史赵洪范按部，名声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帜列数里。洪范大怒，谋之巡抚王伉，请讨，得旨。官军进围州城，名声恐，使人约降，而阴以重贿求援于元谋土官吾必奎。时官军已调必奎随征，必奎与名声战，兵始合，佯败走。官军望见，遂大溃，布政使周士昌战死。朝廷以起衅罪伉，逮治，而名声就抚。然骄恣益甚，当事者颇以为患。已而广西知府张继孟道出阿迷，以计毒杀之。"崇祯七年(1634)张继孟用计毒杀于弥勒息宰，其妻万氏改嫁王弄山副长官沙定洲。

⑧阿迷州：隶临安府，治今开远市。《盘江考》又作"阿弥州"。

⑨宁州：隶临安府，即今华宁县。

⑩维摩州：隶广西府，治今砚山县北境的维摩。道光《云南通志》卷三十五引旧《云南通志》载，维摩新废州城"在丘北西阿宁乡，明崇祯四年(1631)徙州治于北，康熙九年(1670)州废城存。"明末维摩州治在今丘北县下寨马头山的旧城。

⑪三乡县：《明史·地理志》载，维摩州"西有三乡城，万历二十二年(1594)筑。"万历四十二年(1614)正式开三乡县。三乡城在今邱北县治稍西下寨马头山的新城。

⑫周世昌：《明史·云南土司传》作"周士昌"。 参将：明在边区军事要地设参府，分守各路。主持参府的统兵官即参将，又称参戎，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无定员。

⑬职方郎：明代于兵部设职方司，掌管疆域图籍、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事。职方司的长官称职方郎。

⑭王锡衮：云南禄丰人，官至大学士，明末为沙定州所执杀。 杨绳武：字念尔，云南弥勒人，崇祯时中进士，选庶常授监察御史，官至兵部侍郎。

⑮擢(zhuó 浊)：提升。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后世亦称吏部尚书为冢宰。

⑯飞语：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恶意的诽谤。

⑰大司马：汉武帝时改太尉置大司马，为全国军事首脑。后来则用作高级武官的专称，明代亦别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

⑱县官：朝廷，官府。

⑲铳(chòng 冲):古代的一种火器。

⑳孤山:《读史方舆纪要》卷 115 载:"海瀛山,在府东南,特起湖中,四壁如削,凭虚视下,竞秀争流,一名孤山。"又名环玉山。今仍称孤山,位于抚仙湖南部,面积 0.55 平方公里。其上原来殿阁甚多,后毁于战火,近年重建亭阁,为风景胜地。

㉑蒙自县:隶临安府,即今蒙自县。

㉒弥勒州:隶广西府,即今弥勒县。

㉓龙鹏:今作龙朋,在石屏县北境。

㉔慑(shè 摄)伏:慑于威势而屈服。

㉕靮(dí 敌):马缰绳。

【译文】

随笔二则

黔国公沐昌祚去世,孙沐启元继承爵位。城里的众儒生去祭吊沐启元的祖父,中门打开,有一人抬头朝门内看,守门的官吏竟用杖打他。儒生们愤怒了,也打守门人,反而被沐府凶暴的奴仆所打伤,于是儒生到朝廷直接派来的官员金公那里诉说。金公名瑊,他打算逮捕那些奴仆,奴仆怂恿沐启元先上疏诬告众儒生。事情告到监察御史处,金公照旧逮捕奴仆。沐启元更加生气,调动军队、祭奠军旗,包围了金公的衙门,发射大炮恐吓金公,金公不因此而动摇。沐启元于是拷打数十名儒生,残害他们,用木枷夹他们的头。金公告诫众儒生不要和沐启元争,急忙上疏,让朝廷知道。朝廷下令贵州省总督张鹤鸣核实,张鹤鸣据实上奏。当时魏珰专政,下了调停的旨令,因而沐启元更加猖狂,不能控制。他的母亲宋夫人害怕断送世代相传的爵禄,哭泣了三天,用毒药毒死了沐启元,事情才得

以缓解。宋夫人上疏请求，孙子年幼，无法胜任爵禄地位，请暂时署名，等长大后再赐他继承爵位。时逢崇祯皇帝继位，可怜沐昌祚的孙子，于是下令授以实爵。就是现在继黔国公爵的沐天波，他继承爵位时才满一周岁。

普名胜是阿迷州的土匪。其祖父者辂，和儿子在三乡县、维摩州一带作乱。万历四十二年(1614)，广西府知府萧以裕，调集宁州禄土司的军队，合兵围剿，一下子就打败叛军，者辂和儿子一起被杀，朝廷才恢复维摩州，设置三乡县。当时普名胜逃到阿迷州，宁州土司禄洪打算除掉他。临安府知府梁贵梦、府中的乡绅王抚民，担心宁州土司强大，留下普名胜可以与宁州土司对立，便曲意包庇普名胜。开始普名胜还屯住在阿迷州边境，之后十余年，普名胜的兵力很快强大，消灭了众多的土司，于是驻进州城，夺取了阿迷州的全部政权。崇祯四年(1631)，巡抚王伉担忧，裹着毡子斗笠，和二名骑手潜入阿迷州，全部得知了普名胜叛乱的情况，上疏请求围剿。崇祯皇帝命令四川、贵州等四省合兵围剿。石屏州龙土司的军队首先逼近漾田，被普名胜所歼灭。三月初八日，王巡抚亲自驻扎临安府，布政使周士昌统领十三位参将，率领云南省的军队一万七千人，逼近沈家坟。叛军命令黎亚选阻扼官军，周士昌不能前进，双方相持了两个月。五月初二日，黎亚选从军队中潜回去为普名胜祝寿，喝醉酒后返回军营。一个年青人把此事泄露给龙土司。龙土司和王土司连夜强攻，于是杀掉黎亚选；进逼阿迷州城，包围了四个月，最终没能攻下。当时阿迷州人廖大亨担任职方郎，叛军依靠他为有力的靠山，暗中派使者到京城肆意地提供假情况，说普名胜其实没有叛乱，王巡抚挑起争端以邀功，百姓全都被摧残。于是兵部职方郎上疏，说普名胜的土地不到百里，军队不到千人，即使反叛也可以用一道命令传檄平定，何必调动大批军队去打？而宫谕王锡衮、庶常杨绳武，分别上疏说应当围剿。此事下达中枢部门议论。在

这之前，王巡抚上疏说普名胜包藏祸心由来已久，前任长官像生毒疮怕痛而不割一样，没有揭发其奸邪，导致形成野草蔓延难除的形势，皇上因此严词谴责前任巡抚、巡按御史。而前任巡抚闵洪学已提升为吏部尚书，害怕无法自我辨解，就用流言怂恿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已经先听到兵部职方郎的话，于是认为普名胜的地域抵不上一个县，巡抚、巡按御使互相勾结，扩大事态，又拖延时间，只会白费朝廷粮饷。此疏上奏，朝廷严令逮捕巡抚王伉、巡按御史赵世龙。十月十五日，巡抚、巡按御史在临安府被捕。十二月十八日，周士昌中火器而死，十三名参将全部战死。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一，叛军调全部军队攻临安府，欺骗临安府搜括一万两银子犒劳他们，接到银两后，攻府城更加急迫。到十六日，府城即将被攻破，叛军忽然退兵，那是因为何天衢偷袭了他们的巢穴。何天衢是江西省人，是普名胜的十三头目之一，看到普名胜心怀异志，内心不安，妻子陈氏竭力劝他归顺朝廷，何天衢于是请求投降，当权者将他安置在三乡县城，现在就靠他的力量解除了包围。后来普名胜多次率领军队进攻三乡县城，双方相持不下，普名胜不能取胜，才退兵，去找宁州土司报祖父、父亲之仇。正要攻宁州时，土司禄洪已奉命调往中原，他的母亲招集众头目，犒劳每人五两银子、两匹京城的青布，要他们守卫要道，叛军不能攻入。后来禄洪返回，认为给得太多，索回银两，各部族的头目全都离心离德。叛军刺探到此情况，乘机攻入宁州，禄洪逃到抚仙湖孤山避难，宁州被攻破。过了一年多，禄洪恢复了故土，忧郁而死。叛军接着进攻石屏州，以及沙土司等十三个长官司，这些地区全都臣服于普名胜。普名胜立志要攻克维摩州南部的鲁白城，于是大举进攻。鲁白城在广南府西南，有七天的路程，在临安府东南，有九天的路程，和交趾接界，依傍天险筑城，被白彝盘踞。普名胜常说：“进图谋中原，退死守鲁白，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攻了三年，没能攻克。崇祯七年(1634)九月，普名胜忽然病死。儿子普福远才有九岁。妻子万氏擅长权术谋略，威势通行远近。

当权的人姑且用安抚的方法了结局势，酿成的灾祸延续到现在，从临安府以东、广西府以南，人们不知道还有明朝的官员了！至今临安府不敢对此事指责一句，旅客询问到此事，总是掩口戒备，府、州的公文下达，不过是一纸虚文。我过安庄时，看到被水西土司残害的人，人人都有报仇的共同志向，不惜为此而献出生命；而这里人人闭口无怨言，想不到一个妇人的威势、谋略竟然如此！往南包括沙土司，抵达蒙自县；往北包括弥勒州，抵达广西府；往东包括维摩州，抵达三乡县；往西抵达临安府，都是万氏横行压迫的地区。东边只有三乡县的何天衢，西边只有龙鹏的龙在田，还能与万氏抗争，其余的都闻风丧胆，慑于威势而屈服。地方官被万氏笼络，官吏、乡绅受万氏束缚的，达十分之八九。王伉因为挑起争端的罪名被捕，后来的官苟且安抚了事，如此举动，能认为朝廷有人吗！王伉的过失，在于误用周士昌，不通用兵的谋略，战争长达数月，用兵时间一久要发生变故的。当时只应当责备王伉用兵迟缓，应留下来，督促他，看以后的表现。面对敌人更换主帅尚且不行，何况突然到军中逮捕主帅呢，太过分了！唉！朝廷对周边用兵事事如此，不只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此啊！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二①

【题解】

《滇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云南省东部和贵州省西南部的游记续编。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初七日，徐霞客在广西府(今泸西县)。以后，随流考察南盘江，往东北经师宗州(今师宗县)、罗平州(今罗平县)，到了贵州的黄草坝(今贵州兴义市)。八月二十九日复入云南。

霞客这一段旅途仍很艰苦。山深人少，土匪横行，淫雨不断，经常只能喝稀饭，盖秧被。从泸西到师宗“皆荒茅沮洳”，踯躅昏黑中，不敢作声，唯恐匪人闻声而出。过白蜡山，只得在山头与营兵同住，“上漏下湿，人畜杂处”，连洗脚水都难得到。在江底，受摆渡者索价，受店主人欺侮。徐霞客不为艰难困苦所阻，游览了风景名胜泸源洞(今阿庐古洞)，完成了对南盘江下游的追踪考察，也完成了对我国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区的考察和区内广西、贵州、云南的比较研究，还对所经各府、州、营、堡进行综合比较，提出并论证了黄草坝

的重要地位。徐霞客沿途目睹土司残害州县的暴行，思想震憾，喊出了控诉土司制度的心声："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

【原文】

戊寅八月初七日　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2]，求《广西府志》。是日其诞辰，不出堂，书不得达。入堂阅其四境图，见盘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东北从东界之北而去，不标地名，无从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　何收书欲相见，以雨不往。

初九日　余令顾仆辞何，不见；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终不来。是日，复大雨不止。

初十日　何言觅《志》无印就者，已复命杀青矣[3]。是日午霁，始见黄菊大开。菊惟黄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广西府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亘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岭，从大龟来者。东界峻逼，而西界层叠，北有一石山，森罗于中，连络两界，曰发果山。东支南下者结为郡治；西支横属西界者，有水从穴涌出，甚巨，是为泸源，经西门大桥而为矣邦池之源者也[4]。通海从穴涌出[5]，此海亦从穴涌出。然此海南山复横截，仍入太守塘山穴中[6]，尤为异也。广福僧言，此水入穴即从竹园村北龙潭出[7]，未知果否？恐龙潭自是锡冈北坞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龙甸。此泸江非广中泸江也。泸江在南，而此水亦窃其名，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复有

远山东西横属，则此中亦一南北中洼之坑，而水则去来皆透于穴矣。此郡山之最远者也。

发果山圆若贯珠，横列郡后。东下一支曰奇鹤峰，则学宫所托；西下一支曰铁龙峰，则万寿寺所倚；而郡城当其中环处。城之东北，亦有一小石峰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可前瞰湖，后可揽翠。城南濒湖，复突三峰：东即广福，曰灵龟山；中峰最小，曰文笔峰，建塔于上；而西峰横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将军庙，后殿为伏波像，前殿为郡守张继孟祠。张，扶风人[8]，以甲科守此。壬申为普酋困[9]，城岌岌矣。张奋不顾身，固保城隍，普莫能破，城得仅存。先是张梦马伏波示以方略，后遂退贼。二月终，亲莅息宰河招抚焉[10]。州人服其胆略，贼称为“舍命王”云。

新寺即万寿寺当发果西垂之南，其后山石嶙峋，为滇中所无。其寺南向，后倚峭峰，前临遥海，亦此中胜处。前有玉皇阁，东为城隍庙，俱在城外。

泸源洞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后山西尽，环坞而北，其中乱峰杂沓，缀以小石岫，皆削瓣骈技，标青点翠。北环西转，而泸源之水，涌于下穴，泸源之洞，辟于层崖，有三洞焉。上洞东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后洞在后山之北冈，其上如眢井。从井北坠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东北下而小，一穴东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

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屡起屡伏，乳柱纷错，不可穷诘焉。

十一日　大雾。上午出西门，过城隍庙玉皇阁前。西一里，转新寺西峰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见西壑涨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岐路一里抵山下，历级游上洞。望洞西有寺，殿两重，入憩而瀹水为餐。余因由寺西观水洞。还寺中索炬，始知为洞有三，洞皆须火深入。下午，强索得炬，而火为顾仆所灭，遍觅不可得。遥望一村，在隔水之南，涨莫能达，遂不得为深入计。聊一趋后洞之内，披其外扃，还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门而已。仍从旧路归，北入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　早促何君《志》，犹曰即送至；坐寓待之，拟一至即行；已而竟日复不可得。晚谓顾仆曰："《志》现装钉，俟钉成帙，即来候也。"

余初以为广西郡人必悉盘江所出，遍征之，终无谙者。其不知者，反谓西转弥勒，既属颠倒。其知者，第谓东北注罗平，经黄草坝下，即莫解所从矣。间有谓东南下广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确据也。此地至黄草坝，又东北四五日程。余欲从之，以此中淹留日久，滇西之行不可迟，姑留为归途之便。

广西府鹦鹉最多，皆三乡县所出，然止翠毛丹喙[11]，无五色之异。

三乡县，乃甲寅萧守所城[12]。

维摩州，州有流官，只居郡城，不往州治。二处皆藉何天衢守之，以与普拒。

广福寺在郡城东二里，吉双乡在矣邦池之东南，与之对。而弥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统志》乃注寺在弥勒东九十里，乡为弥勒属，何耶？岂当时郡无附郭[13]，三州各抵其前为界，故以属之弥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14]，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　中夜闻雷声，达旦而雨。初余欲行屡矣，而日复一日，待之若河清焉！

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西府，皆东北。

十四日　再令顾仆往促《志》，余束装寓中以待。乍雨乍霁。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携行李出西门，入玉皇阁。阁颇宏丽，中乃铜像，而两庑塑郡仙像，极有生气，正殿四壁，画亦精工。遂过万寿寺，停行李于其右庑。饭后登寺左铁龙峰之脊，石骨棱棱，皆龙鳞象角也。《志》又称为天马峰，以其形似也。既下，还寺中，见右庑之北有停柩焉，询之，乃吾乡徽郡游公柩也。游讳大勋，任广西三府。征普时，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冲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没于阵。今其子现居其地，不得归，故停柩寺中。余为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杨善居诸君作醮寺中[15]，屡承斋饷。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颇朗。

十五日　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顾仆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门，游城隍庙。既返寺，寺中男妇进香者接踵。有吴锡尔者，亦以进香至，同杨善居索余文，各携之去，约抵暮驰还。抵午，顾仆回言："何君以吏钉《志》久迟，扑数板，限下午即备，料不过期矣。"下午，何命堂书[16]送《志》及程仪[17]至，余作书谢之。是晚为中秋，而晚云密布，既暮而大风怒吼。僧设茶于正殿，遂铺啜而卧。

【注释】

①《滇游日记二》：自戊寅八月初七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徐本在第八册，题曰"滇"，有提纲云："自广西府、师宗州、罗平州、步雄、黄草坝、亦佐县碧峒、黄泥河、亦佐县、块泽河、罗平桃源、陆凉马场、海崖、箐口、越州卫、龙塘河、曲靖府、沾益州交水、翠峰山、寻甸府、嵩明州、邵甸，还至省城。再自省城往晋宁州，由晋宁往昆阳、海口、安宁州、汤池、碧鸡关、进耳、棋盘，又还省城。自省城往筇竹、妙高、天生桥、富民县河上洞、武定府狮子山、元谋县雷应山、金沙江、官庄、大姚县、姚安府、洱海卫至鸡足山。"史夏隆序本提纲末有"穷盘江源"四字。

②别驾：汉设别驾从事史，为州刺史的佐吏，刺史巡视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称别驾。至宋，诸州置通判，为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职责近似别驾。明时，各府通判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也相沿称为别驾。

③杀青：古人最初无纸，文字都是用毛笔蘸墨写在狭长的竹片上。但新鲜竹片易受虫蛀朽坏，而且青皮不易吸墨，故先用火将竹烘干，使竹简内的水分像汗样冒出来，叫做"杀青"、"汗简"。一说初稿写在青竹皮上，易于改抹，定稿时，把青皮刮掉，写在竹白上，不再改动，叫做"杀青"。后泛指书稿写定为杀青，此处杀青指用纸印刷。

④矣邦池：《明一统志》广西府山川载："矣邦池，在府治南，周三十余里，半跨弥勒州界。水源有二，一出阿卢山麓石窍，一出弥勒州吉双乡，南流入盘江。中有小山，建广福寺。"矣邦池原在泸西县南，今已不存。

⑤通海：此指通海湖。《明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通海湖，在通海县北三里，源自河西县，流注为湖，周八十里。相传昔水涝不通，有僧于县治东北石笋丛立处，以杖穿穴泄其水，因名通海。"今称杞麓湖，湖水面积 42.3 平方公里，东西长 15.5 公里，南北宽 0.8～5.6 公里，湖岸线长约 64 公里，平均水位海拔 1731.5 米，平均水深 4 米，最大水深 15 米。无明显出口，从东南部岳家营附近的落水洞泄为地下暗河，再出露地表，注入南盘江。

⑥太守塘：应即知府塘，在矣邦池南部，为矣邦池尾闾。

⑦竹园村：明设竹园村巡检，今仍名竹园，在弥勒县南境。

⑧扶风：明置扶风县，在今陕西扶风。

⑨壬申：即崇祯五年，1632 年。

⑩息宰河：即《游记・盘江考》中巴甸江下游流经息宰的一段，亦即今甸溪河下游，在弥勒县南境。

⑪喙(huì 会)：鸟兽的嘴。

⑫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

⑬附郭：与府州治所同城的县，称为附郭县。

⑭大麻子哨：今作麻子哨，在泸西县西境，午街铺稍东，泸西至弥勒的公路经此。

⑮醮(jiào 叫)：僧道为除灾去鬼而设的道场。

⑯堂书：官府治事的地方称堂。知府、知县亦称堂官。府县书吏称堂书。

⑰仪(yí)：礼物。程仪：赠送给行者的路费或礼物。有时又省称"程"。

【译文】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初七日　我写了信送给广西府代理知府何别驾，向他求要《广西府志》。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不上大堂办公，信没有送到。我进府署大堂上观览广西府全境图，看到盘江从广西府南部边界的西部流入境内，往东北从东部边界的北面流出去，地图上没有标出地名，无法知道盘江流经哪些地界。

初八日　何别驾收到我的信后想和我见面，因为下雨没能前往。

初九日　我让顾仆去向何别驾告辞，何别驾没有接见顾仆；顾仆催促要《广西府志》，他传话说立即送来，但始终没送来。这一天，又是大雨不停。

初十日　何别驾说找不到印好的《广西府志》，他已经命令重新印刷了。这一天中午天晴后，才看见黄菊盛开。〔菊花只有黄色一种，花朵不大。另外还有西番菊。〕

广西府西部的大山，高高耸列、如同屏障，直往南延伸下去，名叫草子山。西部是大麻子岭，是从大龟山延伸过来的山脉。东部陡峭狭窄，而西部层山重叠，北面有一座石山，森严可畏地罗列在中间，连接东西两部，这是发果山。发果山东面的支脉往南延伸，结聚为广西府治所在的小山；其西面和西部山横连的支脉中，有股水从洞穴涌出，水很大，这股水就是泸江的源头，流经西门大桥后成为矣邦池的水源。〔通海湖的水从洞穴中涌出，矣邦池的水也是从洞穴中涌出。然而矣邦池南面还有大山横断水流，池水就从太守塘流入山洞中，尤其显得奇特。广福寺的僧人说，矣邦池水流入山洞后是从竹园村北边的龙潭里流出去，不知道是否当真如此？恐怕龙潭水是来自锡冈北部的山坞，矣邦池水未必能够和龙潭水汇合后流出去。矣邦池俗名海子，又叫龙甸。这条泸江不是广中的泸江。泸江在南方，但这股水却也要剽窃它的名字，不知是什么原因。〕矣邦池的南面，远远的又有山脉横贯东西，这样看来，矣邦池也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中洼之坑，而池水则是进出都从山洞中穿过。这是广西府境最边远的山脉。

发果山圆得像连贯的珠子，横着排列在广西府城背后。其往东边延伸的一支叫奇鹤峰，是学宫背靠的山峰；往西边延伸的一支叫铁龙峰，是万寿寺背靠的山峰；而广西府城正位于这两座山峰中的回环处。府城的东北边，还有一座立在其间的小石峰，名叫秀山，秀山上有很多突起的石头，往前可以俯瞰湖

水，向后可以饱览翠色。府城南边濒临湖水。还有三座山峰突立：东边是广福寺所在的山，叫灵龟山；中间的山峰最小，叫文笔峰，峰顶建有塔；而西边的山峰像翠屏一样横列在那里。〔就叫翠屏。〕这是广西府城附近的山峰。秀山前面有伏波将军庙，庙中后殿供奉伏波将军塑像，前殿是广西府知府张继孟的祠堂。〔张继孟是扶风县人，以进士身份来担任广西府知府。壬申年，广西府被普名胜围困，府城面临巨大的危险。张继孟奋不顾身，坚定不移地守卫府城，普名胜无法攻破，府城才得以保存。在作战之前，张继孟梦见伏波将军马援为自己指示作战方略，后来就打退叛军。二月底，张继孟亲自到息宰河招抚。当地人佩服张继孟的胆略，而叛军称他为“舍命王”。〕

新寺〔就是万寿寺〕位于发果山西边的南部，寺背后的嶙峋山石，是云南其它地方所没有的。新寺向南，背靠陡峭的山峰，前方面对远远的矣邦池，也是广西府的名胜风景处。新寺前面有玉皇阁，东面是城隍庙，都在城外。

泸源洞在府城西北四里。新寺后山往西的尽头，环形山坞的北面，其中众多的山峰杂乱分布，还连缀着小石峰，完全像花瓣分开、枝条并列，点缀出青色、翠色。往北绕、再往西转，泸源洞的水，从下洞涌出，泸源洞敞开在层叠的山崖上，有三个洞。上洞口朝东南，洞前有亭子；下洞口朝南，在上洞西边五十步的地方，两个洞都在前山的南面山崖。后洞在后山的北面山冈，洞上部像眢井一样。顺着井北坠入洞中后下去二十步，洞底形成分界的脊，一个洞往东北深下去而狭小，一个洞往东南深下去而空阔。以上是三个洞分别不同的走向。每个洞进去都很深，手持火把穿行在狭窄的洞中，洞中的地势时起时伏，钟乳石柱纷杂交错，无法穷究。

十一日　天气十分晴朗。上午从西门出城，经过城隍庙、玉皇阁前。往西走一里，绕着新寺西边的峰嘴往北走。又往北走一里，

看见西边沟壑中水涨得满满的，而上洞就在沟壑的西北边了。顺着岔路走一里来到山下，踏着一级级石阶游览上洞。远远看到上洞西边有座寺庙，有两重大殿，进寺庙休息并烧水吃饭。我于是顺着寺庙往西观览水洞。返回寺中寻找火把，才知道水洞有三个，每个洞都必须点着火把才能深入。下午，勉强找到火把，但火被顾仆弄熄了，到处找火源而找不到。看到远处有一个村庄，隔在沟壑南岸，因水涨而无法去到，于是想不出深入洞里的办法了，姑且去到后洞里，观览外层，再进入下洞底，探到它的中门。仍然从原路回去，往北进入新寺，傍晚才回到城中。

十二日　一早就去催促何别驾的《广西府志》，还是说立即就送来，我坐在寓所中等待，准备书一送到就出发；过后又是一整天都没有等到。晚上何别架对顾仆说："《广西府志》正在装钉，等装钉成册，立即前来问候。"

我当初认为广西府的人一定都知道盘江源头的出处，问遍当地人，始终没有熟悉的人。那些不知道的人，反而还说盘江往西流，转到弥勒州，完全颠倒了流向。那些知道一点的人，只是说出往东北流到罗平州，经过黄草坝流下去，就没有人知道流到什么地方了。偶而有人说从东南流到广南府，再从田州流出去，也只像揣摩着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从广西府到黄草坝，往东北走，还有四五天的路程。我想沿着盘江去黄草坝，因为在广西府停留的日子长了，去滇西的旅行不能推迟，暂且把这打算留作从滇西返回途中顺便的事。

广西府鹦鹉最多，都出自三乡县，然而只是翠毛红嘴一个品种，没有其它颜色。

三乡县城是甲寅年广西府萧知府修建的。

维摩州设有流官，但流官只住在广西府城，不到州治居住。三乡县、维摩州都靠何天衢守卫，以便抵御普名胜。

广福寺位于府城东边二里的地方，吉双乡位于矣邦池的

东南，和广福寺相对。而弥勒州在广西府西边九十里。《一统志》却注释广福寺在弥勒州东边几十里，吉双乡隶属于弥勒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当时广西府没有附郭县，三州分别抵到府治跟前分界，所以把吉双乡隶属于弥勒州？但是今天大麻子哨西边，为什么又有分界的遗址呢？

十三日　半夜听到雷声，到天亮时下起雨来。当初我多次想出发，却日复一日地等在这里，像等黄河水清一样遥遥无期！

从省城昆明到临安府，都是往南走。从临安府到石屏州，都是往西北走。从临安府到阿迷州，都是往东北走。从阿迷州到弥勒州，都是往北走。从弥勒州到广西府，都是往东北走。

十四日　再次让顾仆去催《广西府志》，我整理好行装在寓所中等待。天气忽雨忽晴。上午得到回话，说仍要留在这里等到明天早晨。我于是带上行李从西门出城，去玉皇阁。玉皇阁很宏伟、壮丽，正殿有铜像，而两边厢房立有众神仙的塑像，塑得极有生气。正殿四周的壁画也都画得精美。随后到万寿寺，把行李放在寺的右厢房。饭后攀登寺左边的铁龙锋山梁，山上石头层层叠叠、棱角分明，完全好似龙鳞象角一样。〔《广西府志》又称铁龙峰为天马峰，因为山的形状像天马。〕下山后返回万寿寺，看到右厢房北头停放着棺材，询问后才知道是我的家乡的徽州人游公的灵柩。游公的名字叫游大勋，出任广西府三府。征讨普名胜时，游公率领军队驻守在府城南的矣邦池尾，以防备敌寇的冲锋、攻打。崇祯四年(1631)四月，普名胜的军队突然乘机进攻官军，游公最后战死在阵地上。如今他的儿子住在这里，不能回故乡，所以将灵柩停放在寺中。我为游公叹息。这一天晚上，遇上李如玉、杨善居等人到寺里作道场，我多次承蒙他们招待斋饭。僧人千松也很善解人意。晚上月亮很明。

十五日　我进城探望游大勋的儿子，让顾仆去催何别驾送书。上午，从西门出城，游览城隍庙。返回万寿寺后，看到来寺中进香的男男女女接连不断。有个叫吴锡尔的人，也因为进香来到万寿寺，

他和杨善居一起求借我的文章，后各自带着文章离去，约定当天晚上赶来归还。到了中午，顾仆回来说："何别驾因为属吏装钉《广西府志》时间长、速度慢，打了他好几板，限他今天下午就装钉完，想来不会超过这个期限了。"下午，何别驾命府中的书吏送来《广西府志》以及所赠送的礼物，我写信向他道谢。这天晚上是中秋节，但傍晚时层云密布，天黑以后就大风怒吼。僧人在正殿上摆设了茶点，于是吃喝之后就睡觉了。

【原文】

十六日　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吴、杨文未至，令顾仆往索之。既饭，杨君携酒一樽，侑以油饼熏凫[①]，乃酌酒而携凫饼以行。从玉皇阁后循铁龙东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即发果山之脊也，《志》又谓之九华山。盖东峰之南下者为奇鹤，为学宫所倚；西峰之南下者为铁龙，为万寿寺之脉；中环而南突于城中者，为锺秀山；其实一山也。从岭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见泸源洞在西，而山脊则自东界大山横度而西，属于西界，为郡城后倚，然泸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为过脉也。从岭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哨在坞之南冈，曰平沙哨，郡城北之锁钥也。其东即紫微之后脉，犹屏列未尽；其西则连峰蜿蜒，北自师宗南下为阿卢山，界坞中之水，而中透泸源者也。由哨前北行坞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为矣各桥。溪水发源于东西界分支处，由梁下西注南转，坞穷而南入穴，出于泸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村在西山之半，溪峡自东北来，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蹑岭而

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于是瞰西坞行。坞中水浸成壑，有村在其下；其西复有连山自北而南，与此界又相持成峡焉。从岭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峡中，一里抵麓。复循东麓北行十五里，复有连冈属两界之间，有数家倚其上，是为中火铺，有公馆焉[2]。按《志》，师宗南四十里有额勒哨，当即此矣。饭，仍北行峡中。其内石峰四五，离立峥峥。峡西似有溪北下，路从峡东行，两界山复相持而北。坞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师宗，寂无片椽矣。闻昔亦有村落，自普与诸彝出没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径。广西李翁为余言："师宗南四十里，寂无一人，皆因普乱，民不安居。龟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没。路南之道亦梗不通[3]。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龟山为秦土官寨[4]。其山最高，为弥勒东西山分脉处。其西即北属陆凉，西属路南，为两州间道。向设督捕城[5]，今渐废驰。秦土官为昂土官所杀，昂复为普所掳。今普兵不时出没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澂江者，反南迂弥勒，从北而向革泥关焉[6]。盖自广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慑服。即城北诸村，小民稍温饱，辄坐派其赀以供，如违，即全家掳掠而去。故小民宁流离四方，不敢一鸣之有司[7]，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杀立见也。北行二十里，经坞而西，从坞中度一桥，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转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顾仆后，余从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踯躅昏黑中。余高声呼顾仆，老人辄摇手禁止，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也。循坡陟坳十里，有一尖峰当坳中，穿其腋，复西北行。其处路甚泞，蹊水交流，路几不辨。后不知顾仆趋何所，前不知师宗在何处，莽然随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识师宗之远近也。老人

初言不能抵城，随路有村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村，并不得师宗，余还叩之[8]。老人曰："余昔过此，已经十四年。前此随处有村，不意竟沧桑莫辨！"久之，渐闻犬吠声隐隐，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远。过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师宗城焉。抵东门，门已闭，而外无人家。循城东北隅，有草茅数家，俱已熟寝。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谋宿，莫启户者。心惶惶念顾仆负囊，山荒路寂，泥泞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从何行？久之，见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后喜可知也！既而见前一家有火，趋叩其门。始固辞，余候久之，乃启户入。瀹汤煮杨君所贻粉糕啖之，甘如饴也。濯足藉草而卧，中夜复闻雨声。主人为余言："今早有人自府来，言平沙有沙人截道[9]。君何以行？"余曰："无之。"曰："可征君之福也。土人与之相识，犹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岂偶然哉！即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时有贼出没。土人未晚即不敢行，何幸而昏夜过之！"

师宗在两山峡间[10]，东北与西南俱有山环夹。其坞纵横而开洋，不整亦不大。水从东南环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虽砖甃而甚卑。城外居民寥寥，皆草庐而不见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辖。

城西有通玄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灵泉，俱不及游。

【注释】

①侑(yòu 又)：陪进食物。

②公馆：封建政府修建供官府人员旅途停歇的屋舍，多设在交通沿线的

重要程站。

③路南：明置州，隶澂江府，即今路南彝族自治县。

④龟山：即前称“大龟”，今作圭山，在路南东境。

⑤督捕：州县官署中的杂佐官，负有缉捕之责。

⑥革泥关：明又设革泥巡检司，在今弥勒和路南间的大麦地稍西。

⑦有司：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其专司，故又称官吏为有司。

⑧叩(kòu 扣)：询问。

⑨沙人：民国《马关县志稿》卷二风俗志载：“沙人，本侬人之变种。明末，其酋长沙定洲骁悍，……其部谓之沙人，衣装剪裁另为格式，以示区别，此沙人之由来也。一说该族多居河滨，男妇老稚每于沙滩乘凉，初生小儿以之卧沙上，则无疾易养，故称沙人云。查其语言风俗，与侬人无异，不同处惟裙不加折。以情判之，则前之说转为近似。”沙人系壮族中的布雅依支系，他们和侬人一样，都是以其统治者的姓氏见称。但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广西府“有沙蛮”，正德《云南志》说，广西府“沙人善治田”，则沙人的名字比沙定洲早得多。

⑩师宗：明置州，隶广西府，即今师宗县。

【译文】

十六日 天可能继续下雨，却不能阻止我启程的心愿。但吴锡尔、杨善居借走的文章没有送还，我让顾仆前往索取。吃过饭后，扬善居带来一樽酒以及下酒的油饼、烤野鸭，于是饮完酒，然后带着烤鸭、油饼就出发了。从玉皇阁背后顺着铁龙峰东麓往北走，一里，攀登北面的山而上。一里越过山坳，就到了发果山脊，《广西府志》又称发果山为九华山。原来发果山东峰往南延伸为奇鹤峰，是学宫所背靠的山峰；西峰往南延伸为铁龙峰，是万寿寺所在的山峰；回环中往南突立在城中的，是钟秀山；基实都源于一座山。顺岭上平走，又往北三里，才看见泸源洞在西面，而发果山脊则从广西府东部大山往西横穿过去，和西部山相连，成为广西府城背靠的山脉，而泸源洞的水，从山脉西边的洞穴穿出，其脊也没能成为过脉。顺着山岭往北走，又走了五里，然后逐渐下山，有哨所位于山坞南边

的山冈上，这是平沙哨，是广西府城北面的军事要地。平沙哨东边是紫微山背后的山脉，仍然像屏障一样地耸列下去，没有尽头；西边则是连绵不断、蜿蜒曲折的山峰，从北边师宗州往南延伸为阿卢山，山阻挡了坞中水流，使水从泸源洞中穿过。顺着平沙哨前的山坞往北行，六里，有股溪水从北往南流，一座小石桥横跨在溪水上面，名叫矣各桥。溪水发源于东西部山脉分界的地方，从桥下流向西边后再转南流，流出山坞就往南注入山洞，出洞后就是泸源洞水流的上游。又往北走六里，有村庄在西边的山腰上，溪水流经的峡谷从东北边伸过来，路往西北边上山。一里，顺着山岭往上走，二里，就越过西部的山梁，于是俯视着西坞而行。坞中水冲刷出沟壑，有村庄在下面；山坞西面又有连绵不断的山从北往南延伸，和西部山相对峙，又形成峡谷。顺着岭上又往北走四里，才往西北下到西峡谷中，一里抵达山脚。再沿着峡谷东麓往北走十五里，又有连绵不断的山冈连接在峡谷东西之间，有数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这是中火铺，有公馆设在这里。〔按照《广西府志》记载，师宗州南边四十里处设有额勒哨，应当就是这里了。〕吃过饭，仍然顺着峡谷往北走。峡谷中有四五座石峰，各自分开耸立、气势高峻。峡谷西边似乎有条溪流往北淌走，道路顺着峡谷东边走，东、西两边的山又互相对峙着往北走向。坞中全是野草、地势低湿，一直到师宗州，空旷得片瓦无存。听说过去坞中也有村落，自从普名胜等人出没此地，骚挠百姓，百姓都逃离了，山坞于是成了荒无人烟的通道。广西府的李翁曾对我说："师宗州以南四十里，空无一人，都是因为普名胜叛乱，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龟山督府内现在也有普名胜的军队出没，路南州的路也受阻不通。师宗州城以外，恐怕都是危险的境地。〔龟山是秦土官的山寨。这座山最高，是弥勒州东西部山分支的地方。龟山西面则北连陆凉州，西连路南州，有去两州的小路。龟山从前设有督捕城，现今逐渐失掉作用。秦土官被昂土官杀死，昂土官又被普名胜俘掳。现在普名胜的军队不时地出没这一带，人们不

敢从龟山走，去路南州、澂江府的人，反而往南绕道弥勒州，再往北朝革泥关走。大概除了广西府城以外，都被普名胜慑服了。即便是府城以北的各村庄，只要百姓稍有温饱，普名胜就坐地摊派钱财，如果敢违抗，全家立即被掳掠而去。所以百姓宁愿流离四方，也不敢对官府诉说一个字，因为官府不能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而普名胜的生杀予夺立即能够实施。〕往北走二十里，穿过山坞往西走，在坞中过一座桥，有条小河从南往北流，渡过小河，转向西北走。夜色已经降临，顾仆走在后面，我跟随一位老人、一个孩子走在前面，在昏暗中跌跌撞撞地行进。我高声呼叫顾仆，老人立即摇手禁止，是因为怕土匪听见喊声出来抢劫。顺着坡攀登了十里山坳，有一座尖峰耸立在山坳当中，从尖峰侧面穿过，仍然朝西北走。这段路十分泥泞，水流交错，几乎辨不清路在哪里。后面不知道顾仆走向什么地方，朝前不知道师宗州在哪里，莽撞地跟着老人走，而老人竟然不了解师宗州的远近。〔老人开初说到不了师宗州城，顺路有村庄能够住宿。我不相信。到这时既找不到村庄，并且看不到师宗州，我又询问老人。老人说："我从前走过这段路，已经十四年了。从前路上到处有村庄，想不到现在竟然沧海桑田，无法辨认！"〕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听到隐隐约约的狗叫声，真像空谷之音那样难得，知道距离有人烟的地方不远了。过了尖山，一共走五里，往下越过一条小溪，上坡，终于到了师宗州城。抵达城东门，城门已经关闭，但城外没有人家。顺着城墙走到城东北角，有几家人住在茅草屋里，都早已熟睡。老人便和孩子离去。我停下来寻找住处，没有哪一家开门。我心中惶惶不安，挂念顾仆背负着行李，山路荒凉，空无一人，再加上泥泞、天黑，不知道他怎么走？而且不知道他从哪里走？过了很久，看见黑暗中过来一个人影，我急忙呼叫并得到回答，这种喜悦，可想而知！不久看见前面有灯光，赶忙过去敲门求宿。这家人开始坚决推辞，我等了很久，才开门让我们进去。烧水煮杨君赠送的粉糕吃，像饴糖般地甘甜。洗脚后垫着草就睡了，半夜又听

到雨声。〔房主人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人从广西府过来,说平沙哨有沙人拦路抢劫。您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说:“没有遇到沙人。”主人说:“可见您有福气啊。当地人和沙人认识,还被索要钱财后才放行,您却没遇到,难道是偶然吗!就是在离这里五里的尖山下面,也时不时地有土匪出没,当地人天还不黑就不敢走了,您黑夜通过是何等地幸运啊!”〕

师宗州位于两山之间的峡谷里,东北和西南都有山夹绕。州城所在的山坞纵横开阔,不整齐,也不大。河水从东南边绕到州城北边,然后往西边流去,也不大。城墙虽然是砖墙却很低。城外民房稀少,全是草房而看不见一片瓦。这一地区哨所的守军,也都属于何天衢管辖。

州城西边有通玄洞,距离城二里,还有透石灵泉,都来不及游览。

【原文】

十七日　晨起,雨色霏霏。饭而行,泥深及膝,出门即仆。北行一里,有水自东南坞来,西向注峡而去,石桥跨之,为绿生桥。过桥,行坞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东山始北断成峡,水自峡中西出,有寨当峡而峙,不知何名。余从西坡北下,则峡水西流所经也。坡下亦有茅舍数家,为往来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两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与绿生同,其水势亦与绿生相似。过桥北行,度坞。坞北复有山自东北横亘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东向行。三里,越坡东下。坞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钱于此,因架木为小桥以渡。见余,不索哨而乞造桥之犒,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称谢。既

渡，半里，余随车路东行，诸人哄然大呼，余还顾，则以罗平大道宜向东北，余东行为误故也。亟还从东北半里，复上坡东行，于是皆荒坡遥陇，夙雾远迷，重茅四塞。十五里，东逾冈，始望见东北冈上有寨一屯，其前即环山成洼，中有盘壑，水绕其底而成田塍①，四顾皆高，不知水从所出。从冈东下一里，越坞中细流。其坞与流，皆自南而北，即东通盘壑者。又东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与所望北冈之寨正隔坞相对矣。又逾东冈稍下一里，则盘壑之东，有峡穿陇中而至，其峡自东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峡两崖皆亘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峡，或上覆而成梁，一坞之中，倏断倏续，水亦自东南流穿盘壑，但壑中不知何泄。时余从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为梁也。望南北峡中水，一从梁洞出，一从梁洞入。乃从梁东选石踞生，瞰峡而坐。睇其下，如连环夹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峡峭壁削，无从下穿其穴耳。于是又东，愈冈坞相错，再上再下。八里，盘岭再上，至是夙雾尽开，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岭遥穹。取道其间，横陟岭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岭。二里，复逾高脊，北转东下。二里，有茅当两峰峡间，前植哨竿，空而无人，是曰张飞哨，山中之最幽险处也。又东下三里，悬壑深阒，草木蒙密，泥泞及膝，是名偏头哨。哨不见居庐，路口止有一人，悬刀植枪而索钱，余不之与而过。此哨之南即南穹崇岭，罗平贼首阿吉所窟处，为中道最险，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师宗界止此矣。过哨，又东上岭。岭更峻，石骨

棱历。二里跻其巅，是为罗平、师宗之分界，亦东西二山之分界也。岭重山复，上下六十里，险峻为迤东之冠。其山盖南自额勒度脉，分支北下，结成崇岭，北度此脊而为白腊、束龙，而东尽于河底、盘江交会处者也。从岭上东向平行，其间多坠壑成穽，小者眢井，大者为盘洼，皆丛木其中，密不可窥，而峰头亦多树多石，不若师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岭上五里，路左有场，宿火树间，是为中火铺，乃罗平、师宗适中之地。当午，有土人担具携炊，卖饭于此，而既过时辄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携饭。又东一里，渐下。又一里，南向下丛中。其路在箐石间，泥泞弥甚。一里，遂架木为栈，嵌石隙中，非悬崖沿壁，而或断或续，每每平铺当道，想其下皆石孔眢井，故用木补填之也。又东下一里，始出峡口。回顾西壑，崇岭高悬，皆丛箐密翳，中有人声，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见。东眺则南界山冈平亘，北界则崇峰屏立，相持而东。于是循北坡东行。三里，复北上坡，直抵北界峰腰，缘之。三里，峰尽东下，有坞纵横，一坞从北峡来，一坞从东峡来，一坞从西峡来，一坞向东南去。时雨色复来，路复泥泞，计至罗平尚四十里，行不能及，闻此中有营房一所可宿，欲投之。四顾茫无所见，只从大道北转入峡，遂缘峡东小岭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挟刃而至，顾余曰："行不及州矣。"予问："营房何在？"曰："已过。""可宿乎？"曰："可。"遂挟余还。盖此辈即营兵，乃送地方巡官过岭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坞中，乃向东坞入。

半里，抵小峰之下，南向攀峰而上，峻滑不可着足。半里登其巅，则营房在焉。营中茅舍如蜗，上漏下湿，人畜杂处。其人犹沾沾谓予："公贵人，使不遇余辈，而前无可托宿，奈何？虽营房卑隘，犹胜彝居十倍也。"彝谓黑、白彝与僰僰[②]。余颔之。索水炊粥。峰头水甚艰，以一掬濯足而已。

十八日　平明，雨色霏霏。余谓："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无雨。恰中秋之夕，在万寿寺，狂风酿雨，当复有半月之阴。"营兵曰："不然。予罗平自月初即雨，并无一日之晴。盖与师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东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饭后下山。饭以笋为菜。笋出山箐深处，八月正其时也。泞滑更甚于昨，而浓雾充塞，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坞中，东北上一里，过昨所返辕处[③]。又一里，逾山之冈，于是或东或北，盘旋岭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缕，出路左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头，下层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从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坠。喉孔圆而平，仅容一拳，尽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时右足为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坠水濯之。行未几，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灵泉而以濯足，山灵罪我矣。请以佛氏忏法解之。如果神之所为，祈十步内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语怪，此事余所亲验而识之者，不敢自讳以没山灵也。从此渐东下，五里抵一盘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围山如环堵，此中洼之底也，岂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东冈，

二里逾冈。又东下一里，行坞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东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涧，有小桥跨之。既度，涧从东南去，路复东上冈。三里，逾冈之东，始见东坞大辟，自南而北。东界则遥峰森峭，志称罗庄山骈立东南；西界则崇巘巍峨，志称白蜡山屏峙西北。东北又有一山，土人称为束龙山横排于两界缺处，而犹远不睹罗平城，近莫见兴哆啰也。兴哆啰即在山下，以岭峻不能下瞰耳。又东，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坞中，则兴哆啰茅舍数间，倚西山东麓焉。从此遂转而北行坞中。其坞西傍白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则罗庄自西界老脊分枝而东环处也。坞中时有土冈自西界东走，又有石峰自东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遥望东界遥峰下，峭峰离立，分行竞颖，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立之峰，西南始于此，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而此又其西南之极云。过兴哆啰北，一重土冈东走，即有一重小水随之。想土冈之东，有溪北注，以受此诸水。数涉水逾冈，北五里，望西山高处有寨，聚居颇众，此偈偈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东冈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冈之下，皆冈坞环转，中洼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东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为鲁彝桥，桥下水东南数里入穴中。越桥北，始有夹路之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而东注，其水不及鲁彝之半，即从上流分来，亦东里余而灭，亦一石梁跨之。二水同出于西门外白蜡山麓龙潭中，分流城东南而各坠地穴，亦一奇也。桥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

半里，入罗平南门。半里，转东，一里，出东门，停憩于杨店。是日为东门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犹未散，因饭于肆，观于市。市新榛子、薰鸡葼还杨店，而雨濛濛复至。时有杨婿姜渭滨者，荆州人，赘此三载矣，颇读书，知青乌术[4]，询以盘江曲折，能随口而对，似有可据者。先是余过南门桥，有老者巾服而踞桥坐，见余过，拉之俱坐。予知其为土人，因讯支以盘江，彼茫然也。彼又执一人代讯，其人谓由澂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滨言："盘江南自广西府流东北师宗界，入罗平之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八达彝寨会江底河[5]，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龙、那贡，至坝楼为坝楼江，遂东南下田州。不北至黄土坝[6]，亦不至普安州。"第坝楼诸处与普安界亦相交错，是南盘亦经普安之东南界，特未尝与东北之北盘合耳。

罗平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旧名罗雄，亦土州也。万历十三年，土酋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文作率万人由师宗进，夹攻平之，改为罗平[7]。明年，继荣目把董仲文等复叛，羁知州何倓。文作以计出之，复率兵由师宗进，讨平之。今遂为滇东要地。

罗平州城西倚白蜡山下，东南六十里为罗庄山，东北四十里为束龙山。有水自白蜡麓龙潭出，名鲁彝河，东环城，南出鲁彝桥，而东入地穴[8]。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内界之水也。其西有蛇场河，自州西

南环州东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蜡、束龙二山外。其东南有盘江，自师宗东北入境，东南抵八达，俱在罗庄山外。此外界之水也。

州城砖甃颇整。州治在东门内，俱民，惟东门外颇成阛阓。西南二门，为贼首官霸、仲家巢，在正南八十里乌鲁河师宗界[⑨]。阿吉㑩㑩巢，在州西南七十里偏头南大山下。二寇不时劫掠，民不能居。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顶高十余里，其麓即在西门外二里。上有尖峰，南自偏头哨，北抵州西北，为磨盘山过脉，而东又起为束龙山者也。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围，为州中一景。

束龙山，在城东北四十里。者继荣叛时，结营其上为巢窟，官兵攻转围久之，内溃而破。今其上尚有二隘门。

罗庄山，在城东南六十里。其山参差森列，下多卓锥拔笋之岫，粤西石山之发轫也[⑩]。

罗平州东至广南八达界二百里，西南至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南至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陆凉蛇场河界一百里，西北至旧越州界发郎九十里[⑩]，北至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东北至亦佐县、黄草坝二百里。

罗平州正西与滇省对，正东与广西思恩府对，正北与平彝卫对，正南与广西府永安哨对。

【注释】

①水绕其底而成田塍："田"后衍"回"字，据徐本、四库本删。

②彝：彝族分布极广，支系复杂，黑彝、白彝都是彝族支系的不同称谓。黑彝即黑罗罗，白彝即白罗罗，又称撒摩都。也有以黑白分贵贱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说："罗罗以黑白分贵贱。"直到解放前，四川大凉山彝族还以黑彝、白彝区分贵贱。

③辕（yuán 袁）：指车辕，即伸出在车前驾车的长木。返辕：折转来往回走。

④青乌术：相传汉代有青乌子，又称青乌先生，精通堪舆相地之术，后世堪舆书多收青乌之说，因称相地术为青乌术，相地的人为青乌。

⑤八达彝寨：《游记·盘江考》中作"巴旦彝寨"。今称八达河或八大河，在罗平县东南隅的盘江北岸，与贵州、广西毗邻。

⑥黄土坝：据所述地望，疑为"黄草坝"。

⑦罗平：《明史·地理志》："罗平州，元罗雄州。万历十五年（1587）四月更名。"明罗平州隶曲靖府，在今罗平县治罗雄镇。

⑧鲁彝河：今名大干河。

⑨乌鲁河：今作五洛河，在师宗县东南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

⑩轫（rèn 刃）：止住车轮转动的木头。开车时须先去轫，故称启程为"发轫"。此处用以比喻此种地形的开始。

⑪越州：今名同，在曲靖南境。《明史·地理志》南宁县："东南有石堡山，山西有元越州治，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废。"元设越州，明初相沿，后即废，故此称"旧越州"。明代又设越州卫于此。

【译文】

十七日　早晨起床，雨色霏霏。饭后出发，泥浆深陷到膝盖，出门就摔倒。往北走一里，有河水从东南边的山坞中流来，向西边的峡谷中流去，一座石桥横跨在河上，叫绿生桥。过桥后，在坞中走了一里，往北上坡。顺着坡走八里，东边的山才从北面断开，形成峡谷，河水从峡谷中向西流出，有村寨坐落在峡谷里，不知叫什么名称。我顺着西面的山坡往北下，就是峡谷水流向西经过的地方。坡

下也有好几间茅草屋，是来往行人停留休息的场所，这里叫大河口。河流不太大，但河流两边的地特别低湿，一座石桥横跨在河流上，和绿生桥一样，水势也和绿生桥的相似。过桥后往北走，穿越山坞。坞北又有一座山从东北横贯西南，走一里后上坡，顺着山坡往东走。三里，翻过山坡往东下。坞中低洼潮湿，有条小溪从北往南流入大河。小溪上游有四五个人在那里索要哨钱，因而搭根木头作为小桥让人过溪。这几个人见到我，没有索要哨钱而索要造桥的酬劳钱，我给了两文铜钱，他们众口同声地道谢。过桥后走半里，我顺着车路往东走，这几个人乱哄哄地大叫，我转身询问，原来是去罗平州的大路应该向东北走，我往东走错了。我急忙返回来往东北走半里，又上坡朝东走，从这里起都是荒坡遥陇，晨雾从远方弥漫过来，重重的茅草遍布四周。走了十五里，往东翻越山冈，才看到东北冈上有个村寨，村寨前是山环围而形成的洼地，洼地中间有盘壑，溪水流绕过洼地底部而形成土埂，洼地四周都是高地，不知道水从哪里流出去。顺着山冈往东下一里，越过坞中的细流。这道山坞和细流，都是从南往北走向，和东边的盘壑是相通的。又往东上一里，顺着盘壑南面的山脊走，和所看到的北冈村寨正好隔坞相对了。又翻越东冈，逐渐往下走一里，是盘壑的东面，有道峡谷是从土陇中穿过来，这道峡谷从东南大山破壁而来。峡谷两边的山崖都是连绵的峭壁，壁上有时从中间剖开而形成峡沟，有时从上面覆盖而形成桥梁，一坞之中，峡沟时断时续，水流也从东南穿过盘壑，只是不知道怎样从盘壑中流出去。当时我从石桥上走过，水在桥下流，却不知道是桥。看到南北峡谷中的水，一股从桥洞中流出，一股流入桥洞。于是在石桥东面挑选能览胜的地方，俯瞰着峡谷而坐。从侧面往下看，洞穴像连环夹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只是峡谷陡峭，崖壁如削，无法下去钻这些洞穴。于是又往东走，更是冈坞互相交错，两上两下。走了八里，又盘岭而上，到这时晨雾才完全散开，北面有刀削般的石崖就近峙立，南面有崇山峻岭远远隆起。取道南北之

间，横攀岭脊，刚走近北面的石崖，马上又转向南面的崇岭。二里，又越过高高的山脊，转北后往东下山。二里，有茅草房位于两座山峰之间的峡谷里，房前设有哨竿，但空无一人，这里叫张飞哨，是山中最僻静、最险要的地方，又往东下三里，又高又陡的沟壑十分寂静，复盖着丛密的草木，泥浆陷到膝盖，这里名偏头哨。偏头哨看不到有住房，只是在路口有一个人，挎刀拄枪地索要钱，我没有给钱就过去了。哨南就是隆起在南面的崇山峻岭，罗平州土匪头子阿吉的巢穴就在这里，是途中最险要的地方，所以何天衢的军队守在这里；偏头哨又叫新哨，师宗州州界到此为止了。过了哨，又往东上岭，岭更陡，岭上的石头棱角突出。走二里登上岭巅，这里是罗平州、师宗州的分界，也是东部山、西部山的分界。〔山岭重重叠叠，上上下下有六十里，险峻的程度堪称滇东第一。〕其山南起自越过额勒哨的山脉，分出一支往北延伸，聚结为崇山峻岭，再往北越过这座山脊，为白腊山和束龙山；然后往东延伸到河底河、盘江交汇之处结束。从岭上向东平行，途中有很多坠壑形成的穽，小的是眢井，大的是盘洼，其中都长满了草丛树木，因草木稠密而不能窥探，并且峰头上也是树多石多，不像师宗州都是土山和茅草脊。在岭上平走五里，路的左边有块平地，住宿做饭处在树林中，这里叫中火铺，正好位于罗平州、师宗州之间。到中午时，有当地人肩挑手提炊具到这里卖饭，但时辰一过就离去，我没有赶上，于是吃自己携带的冷饭。又往东走一里，逐渐下山。又一里，往南下到草丛中。道路在箐沟石间，泥泞得更加厉害。一里，就有架木头修成的栈道，嵌在石缝中，而不是悬空山崖、攀缘峭壁，因而时断时续，常常平铺在路上，想来栈道下面都是石孔、眢井，所以用木头来填补道路。又往东下一里，才出到峡口。回头看西边的沟壑，崇山峻岭悬在空中，全都复盖着丛丛密密的竹林，其中有人声，想来有彝人的房屋，但外面看不见。往东眺望则南部山冈平缓，北部高山耸立如屏，互相对峙着向东延伸。从这里顺着北坡往东走。三里，又往北上坡，直达

北部峰腰，顺着峰腰走。三里，走完山峰往东下，有丛横交错的山坞，一道从北峡伸过来，一道从东峡过来，一道从西峡过来，一道往东南边伸过去。这时天又下雨，道路更加泥泞，估计到罗平州还有四十里，走不到了，听说此处有一所营房能够住宿，想去投宿。环顾四周，雨雾茫茫，一无所见，只好顺着大路往北转入峡谷，然后顺着峡谷东面的小岭往上走。一里，忽然遇到五六个手持长矛大刀的人走过来，他们看着我说："走不到罗平州了。"我问道："营房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已经过了。"我又问："可以住宿吗？"他们说："可以。"于是就带着我往回走。原来他们就是军营的士兵，才送地方巡查官员过岭回来。仍旧走一里，下山来到坞中，于是向东走进山坞。半里，到达一座小峰之下，向南往上攀登，路又陡又滑，难以落脚。攀登半里到达峰顶，营房就在顶上。营中的茅草屋像蜗牛壳一样，上漏下湿，人畜混杂居住。那几个士兵还沾沾自喜地对我说："您是贵人，假如没遇上我们，而前面无处投宿，又怎么办呢？营房虽然低矮狭窄，还是此彝人家强十倍。"〔彝人指黑彝、白彝和僰僰。〕我点头同意。找水煮粥。峰顶上用水很艰难，用一捧水洗洗脚而已。

十八日　天亮时，雨色霏霏。我说："从初一在漾田时天晴后，半个月无雨。恰好中秋之夜，在万寿寺时，狂风酿成雨，应当又有半个月的阴天了。"军营士兵说："不是这样。我们罗平州从月初就下雨，至今没晴过一天。因为和师宗州隔一座山，山西边至今才下雨，山东边已经下了很久。这是此地的常情，并非偶然。"我不相信。吃过饭下山。〔饭用竹笋做菜。竹笋出产于山箐深处，八月正是吃竹笋的季节。〕路比昨天更烂、更滑，而且浓雾迷漫，也比昨天更厉害。一里，来到昨天所进入的坞中，往东北上一里，经过昨天折转往回走的地方。又一里，越过山冈，从这里便时而向东，时而向北，在岭上盘旋。走了八里逐渐往下，有一缕泉水，从路左边的石洞中流出。这块岩石四尺高，形状像虎头，岩石下层像老虎吐出的舌头，而上面有一个喉咙般的圆孔，泉水从喉孔中溢出，流到石端后往下淌。

喉孔圆而平整，只能容进一拳，整支手臂探进去，前后大小一致，真是最奇异的石洞。当时我右脚沾染了污泥，我就把脚伸到下面，就着淌下来的泉水洗脚。走了没多远，右脚忽然疼痛不止。我思考痛因而不得其解，便说："这是灵泉却用来洗脚，山灵惩罚我了。请允许我用佛教的忏法解脱惩罚。如果真是神灵所作所为，祈求十步以内止住疼痛。"走到第十步时疼痛忽然止住。我在山中行走，不喜欢谈论神怪，这是我亲身体验和见识的事，不敢因自己忌讳而埋没山神显灵。从这里逐渐朝东下山，走五里来到一片盘壑中，有条小河从北向南流，四周的山如同墙壁环绕，这是中洼地的底部，难道往南的流水也是钻洞而去吗？又攀登东边的山冈，二里越过山冈。再往东下一里，在坞中走三里，有条小溪从西北流向东南，到这里才遇到露出地表的涧水，一座小桥横跨在上面。过了桥，涧水向东南淌去，道路仍然往东上冈。三里，翻到山冈东面，方才看到的东边山坞十分开阔，从南到北走向。山坞东部是陡峭森然的远峰，〔志书称为罗庄山〕并列着耸立在东南方；西部则是巍峨的崇山峻岭，〔志书称为白蜡山〕屏风般地屹立在西北方。东北部还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为束龙山〕横列在东西部之间的空缺处，可是远处仍然看不到罗平州城，近处看不见兴哆啰寨。〔兴哆啰寨就在山下，因为山岭高峻而不能俯身往下看。〕又往东走，缓缓下了二里，陡陡地下了一里，于是抵达坞中，兴哆啰的数间茅草房就傍靠在西山东麓。从这里转朝北顺山坞行走。山坞西靠白蜡山，东望罗庄山，南边延伸很远，是罗庄山从西部分出的支脉向东环绕之处。坞中时常有土冈从西向东伸去，还有石峰从东部向西突起。道路顺着西边往北走，遥望东边远峰之下，峻峭的山峰分开耸立，排列成行，脱颖争异，又呈现出广西的风貌。大致这一类丛林般耸立的山峰，西南从这里开始出现，东北到道州结束，气势磅礴地分布在数千里之内，是西南地区的奇妙景观，而这里又是这胜景的西南极边了。经过兴哆啰后往北走，土冈向东延伸一层，就有一条小河随冈东流。想来土冈东边，有

向北流的河川，以便接纳这一道道的小河水。数次渡过小河、翻越土冈，往北走五里，看到西山高处有村寨，聚居的人家较多，是偈偈村寨。又往北走二里，东边冈下有池塘，再往北走二里，西边冈下也有池塘，都是冈坞环转，中洼而成的。再往北走三里，有水形成溪流，从西向东流去，流速很急，一座石桥横跨溪流上，这是鲁彝桥，桥下的水向东南流淌数里后进入洞穴。过鲁彝桥后往北，路两边才有居家住户。又往北走半里，有条小河从西向东流，水量不到鲁彝河的一半，是从鲁彝河上游分流过来的，也是向东流一里多就不见了，也有一座石桥横跨河流上。两条河都出自罗平州城西门外白蜡山麓的龙潭中，分别流经州城东南后又各自坠入地穴，也是一处奇观。石桥南面，开始有了种满庄稼的田地。又往北走半里，从罗平州城南门进城。半里，向东转，一里从东门出城，在杨店住宿。这一天是东门的赶集日。我到时太阳正当空，集市还没散，于是在店中吃饭，到集市上看看。买了新榛子、薰鸡葼回到杨店，而蒙蒙细雨又下了起来。当时杨店主人有个叫姜渭滨的女婿，是荆州人，上门到杨店三年了，读书较多，懂相地术，问他盘江曲折流向的情况，能随口回答，似乎言之有据。在前我过南门桥时，有位戴儒巾穿儒服的老人盘坐在桥上，见我过桥，拉我和他一道坐下。我知道他是当地人后，便讯问盘江的情况，他茫然无所知。他又拉住一个人代我询问，那个人说流到澂江后返回天上，真可笑。姜渭滨说："盘江从南边的广西府向东北流入师宗州界，流到罗平州东南边的罗庄山之外，在八达彝寨与江底河汇合，然后流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龙、那贡，流到坝楼时被称为坝楼江，于是往东南流到田州。盘江不往北流到黄土坝，也没流到普安州。"但是坝楼江流经的各个地方和普安州界互相交错，这说明南盘江也流经了普安州的东南边，只是未曾和东北边的北盘江汇合。

罗平州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处，原名罗雄州，也是土司领地。万历十三年(1585)，本地首领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

曾奉命征讨，临元道的文作率领一万军队从师宗州进攻，两面夹攻平定了叛乱，改名为罗平州。第二年，者继荣手下的土目、把事董仲文等人又发动叛乱，拘押了罗平州知州何倓。文作用计让何倓逃出，又率领军队从师宗州进攻，讨伐平定了叛乱。现今罗平州已成为滇东的要地。

罗平州城西靠白蜡山脚，东南六十处里是罗庄山，东北四十里处是束龙山。有水从白蜡山麓龙潭中流出，名鲁彝河，河水向东绕城流过，转向南流出鲁彝桥，然后往东注入地穴。鲁彝桥北面有分流的小河，也同样注入地穴。这是州界内的河流。罗平州西部有蛇场河，从州西南绕流到州东北，流抵江底河，所流经的地方都在白蜡山、束龙山以外。州东南有盘江，从师宗州向东北流入州境，往东南流到八达彝寨，所流经的地方都在罗庄山外。这是州界外的河流。

罗平州城的砖墙很整齐。州治位于州城东门内，和百姓住家在一起，因此东门外形成很热闹的市场。州城的西门、南门，因为盗贼首领官霸、〔仲家，巢穴在罗平州正南八十里，乌鲁河流经的师宗州境。〕阿吉〔倮倮，巢穴在罗平州西南七十里，偏头哨南边的大山下。〕二寇不时地前来抢劫、掠夺，百姓不能安居。

白蜡山在罗平州城西南十余里处，山顶高达十余里，山脚则在州城西门外二里处，山上有尖峰。白蜡山南起自偏头哨，往北延伸到州城西北，为磨盘山的过脉；向东延伸又耸立为束龙山。白蜡山即使在最晴朗的时候，也有一缕白云，像腰带般地横贯山腰，这是州中的一处美景。

束龙山在州城东北四十里处。者继荣反叛时，在山上安营扎寨，据为巢穴，官兵围攻了很长时间，因内部瓦解后才攻破。至今山上还有两道关隘门。

罗庄山在罗平州城东南六十里处。其山参差不齐、森林般

地耸列，山下有很多如同锥尖卓立、竹笋拔地而起的小石峰，是广西石山风貌的起始。

罗平州东面距离广南府八达彝寨界二百里，西南方距离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南面距离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西南方距离陆凉州蛇场河界一百里，西北方距离旧越州界的发郎九十里，北面距离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东北方距离亦佐县、黄草坝二百里。

罗平州正西方和云南省城相对，正东方和广西省思恩府相对，正北方和平彝卫相对，正南方和广西府永安哨相对。

【原文】

十九日　坐雨逆旅，阅《广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来拜。

二十日　雨阻逆旅。

二十一日　亦雨阻逆旅

二十二日　早犹雨霏霏，将午乃霁。浣濯污衣，且补纫之。下午入东门，仍出南门，登门外二桥，观鲁彝河。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蜡山麓龙潭，仍东入地穴者也。还入南门，上城行，抵西门。望白蜡山麓，相去仅三里，外有土冈一层回之，鲁彝发源，即从其麓透穴而西出者也。稍北，即东转经北门。其西北则磨盘山峙焉，为州城来脉。城东北隅汇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即东门接壤矣。其城乃东西长而南北狭者也。

二十三日　晨起，阴云四布。饭而后行。其街从北去，居民颇盛。一里，出北隘门，有岐直北过岭者，为发郎道[①]，

其岭即自西界磨盘山转而东行者;板桥大道,从岭南东转。东北向行十里,有村在北山之下,曰发近德[②]。其处南开大坞,西南即白蜡,东南即大堡营山。大堡营之南,一支西转,卓起一峰,特立于是村之南,为正案。其南则石峰参差遥列,即昨兴哆啰所望东南界山也。又东,屡有小水南去,渡之。东五里,有石峰突兀当关。北界即磨盘东转之山,南界即大堡山诸石峰,相凑成峡,而石峰当其中,若蹲虎然。由其东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队南去,而路渐东北上。五里出当关峰之东,其东垂有石特立,上有斜骞之势,是曰金鸡山,所谓"金鸡独立"也。又东一里,一洞在南小峰下,时雨阵复来,避入其中,饭。又东三里,东上峡脊。其脊即磨盘山东走脉,至此又度而南,为大堡营东山者也。一里,逾脊之东,其上有岐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东环洼成坞,有小水北下,注东南坞中,稻禾盈塍。有数家倚北峰下,曰没奈德。东峰下有古殿二重,时雨势大至,趋避久之。乃随水下东南峡,峡逼路下,两旁山势,仍觉当人面而起。东行峡中二里,有水自峡南洞穴出,与峡水同东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从溪南东行,一里,溪北注峡,路东逾冈。一里余,有坞自西北来,环而南,其中田禾芃彧[③],村落高下。东二里,有数十家夹路,曰山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于是又东北一里,石峰高亘,逾其南坡,抵峰下。又东南一里,有塘在山坞,五六家傍坞而栖,曰挨泽村。又东北二里,为三板桥[④]。数家踞山之冈,其桥尚在冈

下。时雷雨大至，遂止于冈头上寨。

二十四日　主人炊饭甚早，平明即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即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东注，乃出于西北石穴，而复入东北穴中者。其桥非板而石，而犹仍其旧名。桥南复过一寨，乃东向行坡间。二里，有岐当峡：从东北者，乃入寨道；从直东者，为大道，从之。直东一里，登冈上。其北有坞在北大山下，即寨聚所托，中有禾芃芃焉[5]。冈南小石峰排立冈头，自东而西，遂与北山环峙为峡。入峡，东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坳。其北四峰环合，中有平坞，经之而北，西峰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坳半里，复由峡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峰下。其峰耸亘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坞下坠北去，其中箐深雾黑，望之杳然。路从峰南东转，遂与南峰凑峡甚逼。披隙而东半里，其东四山攒沓，峰高峡逼，丛木蒙密，亦幽险之境也。遂循南峰之东，南向入坞，半里，乃东南上。半里，逾冈脊而东，其东有坞东下，路从冈头南向行。一里，复出南坳。其坳东西两峰，从冈脊起，路出其侧，复东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复上。于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岭行，与南山相持成坞。六里，路从坞而东。又五里，稍上逾坳，南北峡始开。再东盘北岭之南三里，始见路旁余薪爨灰，知为中火之地。从其东一里下峡，始得石路，迤逦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见南坞甚杳。循北岭东向行一里，忽闻溪声沸然。又南下抵坞中，一溪自东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颇大而甚急。四顾山回谷密，

毫无片隙，不知东北之从何来，不知西南之从何泄，当亦是出入于窍穴中者。欲候行人问之，因坐饭桥上。久之不得过者，乃南越桥行。仰见桥南有岐蹑峰直上，有大道则溯溪而东。时溪涨路湝[6]，攀南峰之麓行。念自金鸡山东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无几，此溪虽流坞中，犹是山巅之水也。东一里，循南峰东麓，转而南。隔坞东望，溪自东北峡中破崖而出，其内甚逼。路舍之南，半里，复循南峰南麓，转而西向入坞。一里，坞穷，遂西上岭。一里，逾岭头，始见有路自北来。合并由岭上南去；此即桥南直上之岐，逾高岭而下者，较此为迳直云。由岭南行，西瞰坞甚深，而箐密泉沸，亦不辨其从何流也。又南二里，转而东，循北岭南崖东向行，亦与南山下夹成坞，下瞰深密，与西坞同。东五里，其坞渐与西坞并，始知山从东环，坞乃西下者。又东向逾冈，东北一里，度一脊，其脊东西度。从其东复上岭，一里，则岭东有坞南北辟。乃北转循西山行坞上，一里，坞穷。从坞北平转，逾东岭之东，共二里，有数家在路北坡间，是曰界头寨，以罗平村落东止于此也。又东行冈上二里，再上岭一里，逾而东，则有深峡下嵌，惟闻水声汹涌，而不见水。从岭上转而南行，东瞰东界山麓，石崖悬削，时突于松梢箐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耸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见路西之峰，亦变而为穹崖峭壁，极危峻之势焉。从此瞰东崖之下，江流转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两三点，倚崖而居。乃东向拾级直下，一

里，瞰江甚近，而犹未至也。转而北，始见西崖矗立插天，与东崖隔江对峙。其崖乃上下二层，向行其上，止见上崖而不得下见，亦不得下达，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级云。北经矗崖下半里，下濒江流，则破崖急涌，势若万马之奔驰，盖当暴涨时也。其水发源于师宗西南龙扩北，合陆凉诸水为蛇场河，由龙甸[7]及罗平旧州[8]，乃东北至伊泽，过柬龙山后，转东南抵此，即西南入峡，又二百里而会八达盘江者也。罗平、普安以此江为界，亦遂为滇东、黔西分界焉[9]。有舟在江东，濒呼之，莫为出渡者。薄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涨难渡，须多人操舟乃可。"不过乘急为索钱计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来，复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钱盈壑，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复淋漓，截流东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恶，见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钱而后授餐，餐又恶而鲜[10]，且嫚亵余[11]，盖与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妇奸肠毒手，必是冯文所所记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为所中耳！

江底寨乃儸儸[12]；只此一家歇客，为汉人。其人皆不良，如儸儸之要渡，汉妇之索客，俱南中诸彝境所无者[13]。其地为步雄属[14]，乃普安十二营长官所辖也[15]。土酋龙姓。据土人曰："今为侬姓者所夺。"步雄之界，东抵黄草坝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为广南界一百余里，北至本司十二营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亦平原中一小邑也[16]。

【注释】

①发郎：今作法郎，在罗平县西北境，罗平至曲清的公路旁。

②发近德：今作法金甸，在罗平县东北境。

③芃彧(péng yù 蓬郁)：茂盛。

④三板桥：即今板桥，在罗平县东境。

⑤芃芃：草木茂密丛杂的样子，《游记》中亦用以形容庄稼茂盛。

⑥渰(yān)：通“淹”。掩盖，遮蔽。

⑦龙甸：今名同，在师宗东北隅。

⑧罗平旧州：大理时有罗雄部，元代相沿设罗雄州。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载：“罗雄州旧址，在喜旧溪之东，遗址废为平原。”此即罗平旧州，在今罗平县治北6公里，九龙河东岸。

⑨罗平、普安句：此水今名各段不同，在师宗称子午河，入罗平称九龙河，至罗平东北称喜就溪，汇入黄泥河后即南转流入南盘江。

⑩鲜(xiǎn 险)：少。

⑪嫚亵(màn xiè 慢谢)：轻慢、欺侮。

⑫江底：指今黄泥河边的老江底，有别于公路边的新江底，在贵州省兴义市西隅，这一段黄泥河亦称江底河。

⑬南中：该名始于三国时，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巴蜀以南的广大地区则称南中。相当于今云南、贵州两省和四川省的大渡河以南地区。

⑭步雄：今作布雄，在贵州兴义市南境。

⑮普安十二营：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载：“州领九里十二营。明制以九里处汉人，以十二营处夷人。”《黔南识略》又载：普安“州领十二部，号十二营，谓部长曰营长。马乃、鼠场、楼下，今为普安县地；捧鲊、布雄、黄坪，今兴义县地；鲁土、归顺、狗场、普陌、毛政、簸箕，在今盘县境。”布雄营又作卜容营，黄坪营即黄草坝营。普安十二营分布在北自北盘江，南抵南盘江的广大地区。

⑯亦平原中一小邑也：“平原”原作“中原”，据徐本改。

【译文】

十九日　因为下雨而不能出游，在旅店中阅读《广西府志》。下午有姓伍、姓左、姓李的三人来拜访。

二十日　被雨阻拦，不能出游。

二十一日　还是被雨阻拦，不能出游。

二十二日　早上仍然是淫雨霏霏的天气，将近中午才晴开。洗脏衣服，又缝补衣服。下午从州城东门进城，仍旧从南门出城，去南门外的两座桥上，观看鲁彝河。询问当地人，才知道鲁彝河发源于西边的白蜡山麓龙潭，并且往东流入地穴。返回城时进入南门，从城墙上走，抵达西门。眺望白蜡山麓，相距仅有三里，山麓外有一层土冈围着，鲁彝河的上源，就是从白蜡山麓穿过洞穴，然后从西边流出来。稍微向北，就往东转经过北门。北门西北边有磨盘山屹立，磨盘山是从州城过来的山脉。城东北隅汇聚着一塘水，水塘下面才有稻田，稻田就与城东门接壤。州城的地形是东西长而南北狭窄。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阴云遍布四方。饭后启程。其街道向北伸去，居民很多。一里，走出北关门，有岔道直直往北越过山岭，是去发郎的路，其岭起自西部磨盘山，然后转向东延伸；去板桥的大路，从岭南往东。转朝东北走十里，有村寨坐落在北面山下，名发近德。这里南面敞开大坞，西南是白蜡山，东南是大堡营山。大堡营山南部，一支山脉朝西转，突起一座峰，奇特地耸立在村庄南面，是正中间的案山。其南有石峰参差不齐地遥遥耸列，是以前过兴哆啰时所看到的东南部之山。又往东走，多次遇到向南流的小河，渡过这些小河。往东走五里，有座高高的石峰耸立在关口。北部是磨盘山转东延伸的山脉，南部是大堡营山诸多的石峰，南北会合形成峡谷，而石峰矗立其中，如同猛虎蹲着一般。顺着石峰东南侧行走，南部石山高耸，成行成队地向南伸去，而道路逐渐向东北上。走五里出到当关石峰东面，其东边有石头奇特地耸立着，石头上部呈现出斜斜的腾飞之势，这是金鸡山，就是所说的“金鸡独立”。又往东走一里，南边小峰下有一个洞，这时又下起阵雨，进洞躲雨，吃饭。又往东走三里，朝东攀登峡脊。这脊是磨盘山往东走向的山脉，延伸到这里后又向南伸过去，成为大堡营东边的山。一里，翻越到脊东

面，其上有岔路向南去，不知通到哪一个彝寨。脊东圆形的洼地形成山坞，有条小溪从北边流来，注入东南边的山坞中，田里种满稻禾。有数户人家靠在北峰下居住，地名叫没奈德。东边山峰下有两重古殿，这时雨势来得很猛，赶忙过去避了很久的雨。于是随着小溪进入东南峡谷，峡谷很窄，路往下走，两旁的山势，觉得就耸立在人面前。往东在峡谷中走了二里，有股水从峡谷南面的洞穴流出，和峡中的溪水一齐向东流去。又走一里，有道小石桥横跨溪流，过桥。从溪水南岸往东走，一里，溪水往北注入峡谷，道路往东翻越山冈。走了一里多，有山坞从西北延伸过来，绕向南，坞中土地肥沃，庄稼茂盛，村落高高低低。往东二里，有数十家人居住在道路两旁，名山马彝，也是重山中的一个村寨。从这里又往东北走一里，石峰高耸横贯，越过南坡，抵达石峰下。又往东南走了一里，山坞中有池塘，五六家人沿着山坞居住，名挨泽村。又往东北走二里，到三板桥。数家人靠着山冈居住，其桥还在冈下。这时雷雨突然来临，于是就在冈头的上寨住宿。

二十四日　主人很早做好了饭，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雨色霏霏，道路特别地滑。下完坡后有小石桥，桥下的水流也不大，从西向东流，是从西北的石洞流出，然后又流入东北的洞中。其桥不是木板而是石头，但仍然沿用原来的桥名。过桥往南又经过一个村寨，于是往东从坡上行。二里，有岔道横在峡谷前：朝东北去的，是进村寨的路；一直朝东去的，是大路，我顺大路走。径直往东一里，登上山冈。冈北有山坞在北部大山下，是村寨所在之处，坞中有茂盛的庄稼。冈南小石峰排排立在冈头，从东往西走向，于是与北部山环形对峙，形成峡谷。进入峡谷，往东走四里，越过山梁朝北上，半里进入山坳。山坳北边四座山峰环连在一起，其中有平坞，穿过平坞往北走，西边的山峰特别高大。往北走半里，又穿山坳半里，再从峡谷中上一里，一直抵达北边的巨峰下。其峰高耸横贯，陡峭如削，像座屏风堵在北面。巨峰西边有深陷的山坞往北延伸，坞中箐沟深、

雾气浓，看上去昏暗幽远。道路顺巨峰南面朝东转，巨峰便和南边的山峰凑成很窄的峡谷。穿越窄缝往东走半里，其东部四周群山簇拥，山峰高耸，山谷狭窄，丛林密密层层复盖，也是幽静险要的境地。于是顺着南峰东面，往南走进山坞，半里，往东南上。半里，越过冈脊往东走，冈东有山坞往东延伸，道路顺着冈头往南走。一里，又走出南坳。其坳东西两边的山峰，顺着冈脊耸起，路从其侧出去，又往东面走。三里，才稍稍下坡就又往上走。从此道路上下曲折，大多顺北岭走，北岭和南山相对成坞。走六里，道路顺着山坞向东走。又五里，逐渐往上越过山坳，南北走向的峡谷方才开阔。再往东绕着北岭南面走了三里，才看到路旁有余下的木柴和灰烬，知道是途中烧火做饭的地方。从这里往东下一里到峡谷，开始有石头路，曲折连绵往南伸去。平缓地朝下走了二里，低头看到南边的山坞很深。顺着北岭向东走一里，忽然听到沸腾的溪水声。又往南下，抵达坞中，一股溪水从东向西流，有石桥横跨溪上，溪中的水量颇大，水流很急。环顾四周，群山环绕，峡谷密闭，丝毫没有一点缝隙，不知道溪水从东北什么地方流来，也不知道向西南什么地方流去，想来也都是从洞穴中流出、流进。想等候行人询问，因而坐在桥上吃饭。很久都没有人路过，于是过桥往南走。抬头看见桥南有小路顺着山峰直上，有大路沿溪水往东上。时逢溪水涨得淹没了道路，便顺南峰之麓攀行。回想从金鸡山开始往东上，一路上上的时候多，而下的时候几乎没有，这股溪水虽然在坞中流，仍然是山巅之水。往东一里，顺着南峰东麓走，再转向南走。隔着山坞向东眺望，溪水从东北峡谷中破崖而出，峡内非常狭窄。道路离开溪流往南走，半里，又顺着南峰南麓，向西转入山坞。一里，走完山坞，于是朝西上岭。一里，翻越岭头，就看见有路从北边伸过来。两条路合并顺着岭上往南去；伸过来的路就是桥南顺着山峰直上，又翻越高岭后下来的小路，比所走的大路直。顺着岭往南走，往西俯视，山坞很深，而且箐沟密集，山泉沸腾，还是分辨不出泉水往什么地方流。又

往南走二里，向东转，顺着北岭南崖往东走，也和南山在山下对夹成山坞，往下看坞深沟密，和西坞相同。往东走五里，其坞渐渐和西坞合并，才知道山从东边绕，坞则往西边伸下去。又往东翻越山冈，往东北走一里，翻过一道山脊，其脊东西走向。顺着山脊往东又上岭，一里，则岭东有南北走向的山坞。于是转北顺着西山从坞边走，一里，走完山坞。沿着山坞北端平转，越过东岭往东走，一共二里，有数家人居住在路北坡上，这里叫界头寨，因为罗平州所辖村落东边到这里为止。又往东在冈上走了两里，再攀登山岭一里，越过山岭向东走，于是有深谷往下陷落，只听到水声汹涌，但看不到水流。从岭上转向朝南走，往东俯瞰东部山麓，石头悬空，崖壁陡峭，不时地从松梢竹影中突显出来，却不知道所行走的西部山下，其崖壁更加高耸。往南行一里，开始沿着崖壁南下。又走一里，抬头看见道路西边的山峰，也变成穹形的悬崖峭壁，极尽陡峻的气势。从这里俯视东边崖壁下面，江流弯转曲折，朝西南破壁而去；江对面有两三间茅草房，背靠悬崖而坐。于是朝东顺着石阶一直下，一里，看江水离得很近，但仍然没有走到。转朝北走，才看见西部的山崖高高矗立，直插云天，和东部山崖隔江对峙。西崖是上下两层，刚才在上层行走，只看得到上层崖壁而不能看见下层，也下不到江边，所以必须迂回绕向南，才得以顺着石阶走。往北经过矗立的西崖朝下走半里，崖下濒临江流，江水急涌破崖，水势犹如万马奔腾，大概是正值江水暴涨的季节。这条江发源于师宗州西南龙扩北面，汇聚陆凉州各条河流后形成蛇场河，流经龙甸和罗平旧州，于是往东北流到伊泽，流过束龙山后，转朝东南流到这里，立即往西南流入峡谷，又流二百里后在八达彝寨汇入盘江。罗平州、普安州以这条江为界，这条江也就成为滇东、黔西的分界线。江东岸有舟，我频频呼唤，没有一个人出来摆渡。天快黑时雨停了，才有一个人出来说："江水上涨，很难渡江，需要好几个人划船才行。"这不过是乘我急于过江而勒索钱财的计谋罢了。又过一阵，才有五个人划着船过来，又不划

到岸边，却让一个人淌水上岸，索要钱财填平欲壑后，才用船载人，天已经全黑了。雨又下了起来，乘船横穿江流东渡，上岸后走进旅店。店主人外出，他的妻子狡黠而凶恶，看到划渡船的人乘我所急索取盈利，也就加倍地效仿，先索要钱，然后才给饭吃，饭菜又坏又少，而且轻慢我，和那些年青人狎昵并嘲笑我年老。这妇人心术不正，手段毒辣，必定是冯文所所记载的地羊寨中的那一类人，幸亏我年老，不被她看中！

江底寨是僰僰寨，只有这一家旅店是汉人开的。这里的人都不善良，例如僰僰要挟渡江人，汉族妇女勒索旅客，都是南中地区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所没有过的事。这地方隶属于步雄，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辖地。步雄的首领姓龙。据当地人说："龙土司的权力现在被侬姓的夺了。"步雄的地界，东边到黄草坝有二十里，西边到这条江边有六十里，南边到河格，为广南府界，有一百多里，北边到所属的十二营长官司边界也不会少于三四十里，也是平坝中的一个小城镇。

【原文】

二十五日　其妇平明始觅炊，迟迟得餐。雨时作时止。出门即东上岭。盖其江自北而南，两崖夹壁，惟此西崖有一线可下，东崖有片隙可庐，其南有山横列，江折而西向入峡，有小水自东峡来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无余地，东崖之南，曲转而存小塍。过此江[①]，乃知布雄之地，西南随此江，其界更远；南抵广南，其界即盘江，此《统志》所云东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属贵州普安州。盘旋东北共三里，逾岭头，遂与南山成南北两界。峡中深逼，自东而西；路循北山岭南行，自西而东。又五里，则北山忽断如中剖者，下陷

如深坑，底有细流，沿石底自北而泻于南峡。路乃转北而下，历悬石，披仄嵝，下抵石底，践流稍南，复攀石隙，上跻东崖。由石底北望，断崖中剖，对夹如一线，并起各千仞，丛翠披云，飞流溅沫，真幽险之极观，逼仄之异境也。既上，复循北岭东行。五里稍降，行坞中二里，于是路南复有峰突起，不沿南坞，忽穿北坳矣。时零雨间作，路无行人。既而风驰雨骤，山深路僻，两人者勃其间窣[2]，觉树影溪声，俱有灵幻之气。又二里，度东脊，稍转而南，复逾冈而上。二里，一岐东南，一岐直北，顾奴前驰从东南者。穿山腋间二里，忽见数十家倚北坞间，余觉有异，趋向之，则大路尚在北大山后，此乃山中别聚，皆僰僰也。见人伥伥，间有解语者，问其名，曰坡头甸。问去黄草坝，曰尚五十里。问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盖其后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绝人境者。随其指，逾岭之西北腋，果一里而得大道。遂从之，缘大山之北而上。直跻者一里，望北坞甚深而辟，霾开树杪，每伫视之，惟见其中丛茅盘谷，阒无片塍半椽也[3]。盘大山之东，又上半里，忽见有峡东坠。稍东南降半里，平行大山东南支，又见其西复有峡南坠，已与大山东西隔陇矣。于是降陟岭坞十里，有两三家居北冈之上，是曰柳树[4]。止而炊汤以饭；而雨势不止，讯去黄草坝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汉语，非僰僰。居停之老陈姓，甚贫而能重客，一见辄煨榾柮以燎湿衣。余浣污而炙之。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

二十六日　平明起，炊饭。风霾飘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坞，其坞犹西下者。东三里坞穷，有小水自北坞来，横渡之。复东上坡，宛转岭坳，五里，有场在北坡下。由其东又五里，逾冈而下，坞忽东西大开。其西南冈脊甚平，而东北若深坠；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势尤崇，黑雾间时露岩岩气色⑤。坞中无巨流，亦无田塍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本正东去，有岐南向崇山之腋，顾奴前驰，从之。一里，南竟坞，将陟山坡上，余觉其误，复返辙而北，从大路东行。披茅履湿，三里，东竟坞。有峰中峙坞东，坞从东北坠而下，路从东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东半里，逾其东坳，俯见东山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为南流者。从岭上转南半里，逾其南坳，又俯见西山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亦南流者。盖其东北皆有层峦夹谷，而是山中悬其间。遂从其西沿岭南下，二里，有小水自东崖横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饭。既饭，从坞上南行。隔坞见西高柯丛蔓，蒙密无纤隙。南二里，坞将尽，闻伐木声，则抡材取薪者，从其南渐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坞中，则坞乃度脊，虽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峡，南下甚逼，中满田禾。透峡而出，遂盘一壑，丰禾成塍。有小水自东北峡下注，南有尖峰中突，水从其西南坠去，路从其东北逾岭。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岭。又东俯，有峡南下，其中水声甚急。拾级直下，一里抵坞底，东峡水西南注，遂横涉之。稍南，又东峡一水，自东而西注，复横涉之，二水

遂合流南行。路随涧东而南，二里出峡，有巨石峰突立东南，水从坞中直南去。坞中田塍鳞次，黄云被陇，西瞻步雄，止隔一岭。路从坞东上岭，转突峰之南，一里，有数家倚北冈上，是曰沙涧村⑥，始知前所出坞为沙涧也。由其前东下而复上，又东南逾一冈而下，共一里余，有溪自北而南，较前诸流为大，其上有石梁跨之。过梁，复东上坡一里，冈头石齿萦泥，滑泞廉利，备诸艰楚。一里东下，又东南转逾一冈，一里透峡出，始见东小山南悬坞中，其上室庐累累，是为黄草坝。乃东行田塍间一里，遂经坞而东，有水自北坞来，石坡横截之，坡东隙则叠石齐坡，水冒其上，南泻而下。其水小于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盘江者也。自沙涧至此，诸水俱清澈可爱，非复潢污浑浊之比⑦，岂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状耶？此处有石濑⑧，而复甃堰以补其缺，东上即为黄草坝营聚⑨，坝之得名，岂以此耶？时樵者俱浣濯坝上，亦就濯之，污衣垢膝，为之顿易。乃东上坡，循堵垣而东，有街横萦冈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辟。土人言，前年为步雄龙土司挟其戚沙土司兵攻毁，故非复旧观。然龙氏又为侬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峰顶，即土司黄氏之居在焉。乃入息于吴氏。吴，汉人，男妇俱重客，蔬醴俱备云。

【注释】

①过此江：原脱此三字，据徐本补。

②勃窣（sū 苏）：匍匐而行。

③阒(qù 去):寂静。

④柳树:今名柳树坪,在兴义市西境,白碗窑附近。

⑤岩岩:高峻的样子。

⑥沙涧村:今作洒金,在兴义城稍西。

⑦潢(huáng 黄)污:停积不流的水。

⑧石濑(lài 赖):水激石间形成的急流。

⑨黄草坝营:在今贵州兴义市区,现又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此水今名花桥河,从北往南流到兴义城西,再从西往东穿过兴义市区。河北岸即明代黄草坝营,后来曾建石城,当地群众称老城;河南岸为后来发展的商业区。

【译文】

二十五日　天亮后店主妇才找柴做饭,饭吃得很晚。雨下一阵停一阵。出门后立即向东攀登山岭。因为这条江从北向南流,两岸悬崖峭壁,只有西边崖壁上那一线小路能下到江边,东边崖壁上这片空隙可以居住,南边有大山横列,江水因此转向西流入峡谷,有条小河从东边峡谷流来注入江水,所以西崖南面,因江水限制而毫无余地;东崖南面,曲折弯转而有小土埂。渡过这条江,才知道步雄的地域,西南部沿着江流,其边界延伸得更远;南部抵达广南府,其边界是盘江,就是《一统志》所说的往东进入普安州境。〔步雄属于贵州省普安州。〕绕着往东北一共走三里,翻过岭头,岭就和南山分成南北两派。其中的峡谷又深又窄,是东西走向;道路顺着北边山岭的南面走,从西向东。又五里,北山忽然像被从中切断,如同深坑一样地往下陷落,山底有细流,顺着石底从北泻入南峡。道路于是转朝北下,经过悬空的岩石,穿越倾斜的山崖,下到石底。踩着细流稍稍往南,又顺着石缝攀援,登攀东边的山崖。从石底向北眺望,断崖从中剖开,对峙之间只能见到一线天,两边各耸起千仞高,丛林翠竹、云披雾绕,瀑布飞流、水花四溅,真是极其幽深险要的景观,异常罕见的狭窄之境。登上东崖后,又顺着北岭往东走。逐渐下五

里，在坞中走了二里，于是道路南边又有山峰拔地而起，没有沿山坞向南延伸，而是突然穿向北边山坳。这时阵雨不时地下，路上没有行人。不久风紧雨急，山深路静，我们两人在其间匍匐而行，只觉得树影溪声，都有灵幻之气。又走二里，往东越过山脊，逐渐向南转，又翻越山冈而上，二里，一条岔道伸向东南，一条岔道一直向北，顾仆在前面朝东南快步走。在山丛中穿行二里，忽然看到数十家人居住在北山坞中，我感到有些奇怪，赶忙过去询问，原来大路还在北面的大山背后，这里是山中另一个聚落，居民都是傈僳。见有生人而无所适从，其中有懂汉语的，我询问这里的地名，叫坡头甸。询问去黄草坝路程，说还有五十里。又问走到北边大路有几里，说不到一里。原来坡头甸背后有大山，是北面排列最高的山，环抱着坡头甸往南延伸，如同与世隔绝、没有人烟之境。顺着村民指的路走，翻越到山岭西北侧，果然走一里就到了大路。于是顺着大路走，沿着大山往北攀登。直直上了一里，看到北面的山坞很深，很开阔，阴霾散开，树木稀少，每次停下来观看，只见坞中丛密的茅草遍布山谷，寂静无声，没有一片田地半间房屋。绕着大山往东走，又上了半里，忽然看见有峡谷往东坠延下去。稍向东南下半里，顺着大山的东南分支平走，又看见西边还有峡谷向南坠延下去，已经与大山东西两边隔陇了。从这时下坞登岭共十里，有两三家人住在北面冈上，此地名柳树。停下来烧水吃饭；而雨仍然不停，讯问去黄草坝，说到不了了，于是在柳树住宿。这里的人都讲汉语，不是傈僳。留我们住宿的老人姓陈，家里很穷却能厚待客人，一见面就点燃柴块以便烘烤湿淋淋的衣服。我洗去污泥然后烘烤。虽然吃饭无盐，睡卧无草，但十分愉快。

二十六日　天一亮起床，烧火做饭。风中夹雾，天上飘雨，我便坐在火边，过了很久才出发。下坡后顺坞走，这座山坞仍然往西延伸下去。往东三里走完山坞，有条小河从北坞流来，横渡小河。又往东上坡，绕着岭坳转，五里，有块平地在北边坡下。从平地往东又

走五里，翻越山冈而下，山坞忽然为东西走向，十分开阔。坞西南冈脊很平，但东北好像下坠很深；南边北边都是大山，但南边的山势尤为高大，高峻的山势不时从浓黑的云雾中显露出来。坞中没有大河，也没有田地居民，一眼望去，全被茂密的茅草充塞。路直直朝东延伸，有岔路往南延伸到深山中，顾仆在前走得很快，我紧跟他走。一里，往南走到坞边，快要登山坡往上走时，我觉得此路有误，又朝北返回原路，顺着大路往东走。披开茅草，踩着潮湿的路，三里，往东走完山坞。有座山峰矗立在坞东正中，坞顺东北边坠落而下，道路往东南边攀越而上。二里，往南穿过山腋。又往东走半里，越过其东边山坳，俯身看到东边的山向南延伸，山下是峡谷，峡中水声轰鸣，想来是向南流去。从岭上转朝南走，半里，越过其南边的山坳，又俯身看到西边的山向南延伸，山下是峡谷，峡中水声轰鸣，想来也是向南流去。大概其东边北边都是层层山峦夹着山谷，而这座山耸立在层峦夹谷之间。于是从其西顺着山岭南下，二里，有条小河从东边山崖向西边山谷横流，于是蹲在小河边，洗脚后吃饭。饭后，顺着坞边往南走。隔着山坞看到西边山峰树林高大，草丛蔓延，山峰被遮盖得毫无缝隙。往南走二里，即将走完山坞，听到伐木声，是选木材、砍柴火的人，从坞南逐渐向北而去。又往南走一里，下到坞中，这坞是延伸过来的山脊，不是很直很高，而且北面反而低下去。山脊南边的峡谷，往南延伸，十分狭窄，峡中全是种满庄稼的田地。从峡谷穿出来，就绕着一道沟壑走，沟中茂盛的庄稼成陇。有条小河从东北峡谷中流下来，南边有座尖峰突立在正中，河水沿尖峰西南边坠落下去，道路从尖峰东北边越岭。一里半穿越沟壑，一里半攀登山岭。又往东俯视，有峡谷往南伸下去，峡中水声很急。逐级沿石阶直下，一里抵达山坞底部，东峡谷的水流向西南，于是横渡过去。稍微偏南，又有一股东峡谷之水，从东向西流淌，又横渡过去，两股水最终合并向南流。道路顺着沟涧东岸向南走，二里走出峡谷，有巨大的石峰突立在东南方，水从坞中一直往南流去。坞中

的田陇鳞次栉比，黄澄澄的庄稼像彩云一样覆盖在田陇上，往西瞻望步雄，只相隔一座岭。道路从山坞东边攀登山岭，转到巨峰南面，一里，有数家人居住在北冈上，这是沙涧村，才知道先前走出的山坞名沙涧。从村前往东下然后再上，又往东南越过一山冈后下山，一共走了一里多，有股溪水从北向南流，比先前各条水流都大，溪上有石桥横跨，过桥，又往东上坡一里，冈头上齿状的石块满是污泥，滑溜、泥泞、锋利，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一里后往东下山，又往东南转，越过一座山冈，走一里从峡谷穿出，才看到东边的小山往南悬在坞中，山上房屋累累，这就是黄草坝。于是往东在田埂上走一里，直接穿过山坞往东走，有条河从北边山坞流过来，被石坡横截住，石坡东边的空隙处有堆砌得齐坡的石块，河水从上面流过，南泻而下。这条河比西边石桥下的小，但两股水都从北往南流，抵达巴吉后流入盘江。从沙涧到黄草坝，条条河流都清澈可爱，再不是停积不流的浑浊之水，难道滇、黔分界，水质就不一样了吗?这里有水激石坡形成的急流，而且又堆砌砖为拦水坝来弥补石坡的缺口，往东上去就是黄草坝营的聚居区，之所以得名为坝，会不会是因为这道拦水坝呢？当时砍柴人都在坝上洗濯，我也就着坝水洗起来，肮脏的衣物和没膝的泥垢，顿时为之改变。于是往东上坡，顺着墙垣向东走，有街道横绕山冈南面，但都是低矮的草房，很不整齐、很不开阔。〔据当地人说，黄草坝前年被步雄龙土司带着其亲戚沙土司的军队攻毁，所以不再是昔日的面貌。然而龙土司又遭到侬土司的进攻和取代。〕黄草坝北面的峰顶上，就是黄土司居住的地方。于是到吴家住宿。吴家是汉族，夫妇都好客，菜蔬酒水都齐备。

【原文】

二十七日　晨起，雨犹不止。既而霁，泥泞犹甚。姑少憩一日，询盘江曲折，为明日行计。乃匡坐作记。薄暮复

雨，中夜弥甚，衣被俱沾透焉。

二十八日 晨雨不止。衣湿难行，俟炙衣而起。终日雨涔涔也[①]。是日此处马场，人集颇盛。市中无他异物，惟黄蜡与细笋为多。乃煨笋煮肉，竟日守雨。

黄草坝土司黄姓，加都司衔。乃普安十二营长官司之属。十二营以归顺为首，而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土地之远则推步雄焉。

黄草坝东十五里为马鼻河[②]，又东五十里抵龙光[③]，乃广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为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云南罗平州分界；南三十里为安障[④]，又南四十里抵巴吉[⑤]，乃云南广南府分界[⑥]；北三十里为丰塘[⑦]，又北二十里抵碧洞，乃云南亦佐县分界。东西南三面与两异省错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塍中辟，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而土司恐夺其权，州官恐分其利，故莫为举者。

黄草坝东南，由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⑧]、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启初为部人所杀，泗城以孙代署之。八蜡、者香俱泗城州地。下田州，乃昔年大道。自安隆无土官，泗城代署，广南以兵争之，据其大半，道路不通，实由于此。

按盘江自八达、与罗平分界。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⑨]，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为广南有。抵坝楼，遂下八蜡、者香。又有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以为即安

南卫北盘江，恐非是。安南北盘，合胆寒、罗运、白水河之流，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来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盘可知也。于是遂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属，今为广南据者。葛阆、历里俱泗城州地。来合，而下田州，此水即志所称南旺诸溪也[10]。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广南之东，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盘足以当之。胆寒、罗运出于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盘足以当之。各不相紊也。

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一在临安府之东，由阿迷州、维摩州本州昔置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东通广南。每哨拨陆凉卫百户一员、军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后州治湮没，哨悉废驰。抵广南富州，入广西归顺、下雷，而出驮伏，下南宁。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而卒阻于交彝者也，是为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11]，由独山州丰宁上下司，入广西南丹河池州，出庆远。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出南宁者。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人皆以为不可行，而久候无同侣，竟不得行者也，是为中路。中路为南盘入粤出黔之交；南路为南盘萦滇之始，与下粤之末；北路为北盘经黔环粤之会。然此三路今皆

阻塞。南阻于阿迷之普，富州之李、沈，见《广西小纪》。归顺之交彝；中阻于广南之蚕食，田州之狂猘[12]；北阻于下司之草窃，八寨之伏莽。既宦辙之不敢入[13]，亦商旅之莫能从。惟东路由沅[14]、靖而越沙泥[15]，多黎人之恐州[16]，为今人所趋。然怀远、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历一省矣。

黄草坝东一百五十里为安笼所，又东为新城所，皆南与粤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笼"，在粤曰"隆"，一音而各异字，一处而各异名，何也？岂两名本同一字，传写之异耶？按安庄之东，大路所经，亦有安笼箐山，与安笼所相距四百里，乃远者同而近者异，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笼"字，粤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故各从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黄草坝著名黔西，而居聚阛阓俱不及罗平州；罗平著名滇东，而居聚阛阓又不及广西府。此府、州、营、堡之异也。闻澂江府湖山最胜[17]，而居聚阛阓亦让广西府。临安府为滇中首郡，而今为普氏所残，凋敝未复，人民虽多，居聚虽远，而光景止与广西府同也。

滇东之县，通海为最盛；滇东之州，石屏为最盛；滇东之堡聚，宝秀为最盛：皆以免于普祸也。县以江川为最凋，州以师宗为最敝，堡聚以南庄诸处为最惨[18]，皆为普所蹂躏也。若步雄之龙、侬争代，黄草坝

之被閧于龙、沙，沙乃步雄龙氏之妇翁。安隆土司之纷争于岑、侬。岑为广西泗城，侬为广南府。今广南势大，安隆之地，为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乐于反侧者，不过是遗孽煽动。其人不习汉语，而素昵彝风，故勾引为易。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田横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众，以行其狡猾耳。

所度诸山之险，远以罗平、师宗界偏头哨为最；其次则通海之建通关[19]，其险峻虽同，而无此荒寂；再次则阿迷之中道岭，沈家坟处。其深杳虽同，而无此崇隘；又次则步雄之江底东岭，其曲折虽同，而无此逼削。若溪渡之险，莫如江底，崖削九天，堑嵌九地[20]，盘江朋圃之渡[21]，皆莫及焉。

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22]，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23]，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24]。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清。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

【注释】

①涔(cén 岑)涔:雨水不断地往下流。

②马鼻河:今作马别河,又称清水河,在兴义市东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河边有聚落称马别桥,又称马岭,公路从此经过。

③龙光:今作龙广,在贵州安龙县西隅。

④安障:今作安章,在兴义市南境。

⑤巴吉:今作巴结,在兴义市东南隅,南盘江北岸,为贵州少有的产糖要地。

⑥广南府:即今云南广南县。

⑦丰塘:今作枫塘,在兴义市西北隅。

⑧箐口:今名同,在兴义市东南隅。 者恐:今称上者孔,在安龙县南隅,南盘江北岸。 板屯:今名同,在册亨县西隅,南盘江边。 坝楼:清代称北楼,在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东,冷水河流入南盘江处。

⑨兴隆:《游记·盘江考》又作兴龙,即今安龙县东部的兴隆。 那贡:今作纳贡,在隆林县北隅,南盘江南岸。

⑩者格:今作者厄,在广南县北隅,驮娘江从广南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处。 葛阆:即今富宁县东隅的谷拉。南旺诸溪应为今驮娘江、西洋江、谷拉河等水道。

⑪平越府:《明史·地理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置平越军民府于卫城,以播州地益之,属贵州布政司。”平越府设置较晚,与平越卫同城,治今贵州福泉县。

⑫狂狺(yín 银):狗狂叫。

⑬宦辙(zhé 哲):官府的车轮碾过的痕迹,此指封建中央派去的流官。

⑭沅:明为州,治今湖南芷江。

⑮沙泥:今作沙宜,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东北隅。

⑯多黎人之恐州:原缺“多黎人之”四字,据四库本补。黎人,此指侗族。侗族分布在今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一带地方。

⑰澂江府:治河阳,明代作澂江府,今澄江县。

⑱南庄:今名同,在建水县北的公路旁。

⑲建通关:《续修通海县志》载:建通关“在县南二十里通海、建水分界处,设塘设铺。”

⑳九天：高不可测的九重天上。　九地：极深的九层地底。

㉑朋圃：明代又作彭堡、溯普，即今朋普，在弥勒县南境。

㉒滇南：云南省的别称。云南简称滇，又位于国土南部，故称滇南。现多称云南南部为滇南，与滇东、滇西对应，含义已有变化。

㉓黔南：贵州省的别称。贵州省本称黔，又位于国土南部，故称黔南。

㉔抚仙湖：《寰宇通志》澂江府山川载："抚仙湖，在府城南，周围二百余里，一名罗伽湖，又名青鱼戏月湖，渟滀清澈，而其中多石，鱼难网。东流入盘江。"抚仙湖又称澄江海，在今澄江县南，面积212平方公里，南北长30公里，东西宽2.3～11.3公里，湖岸线长约90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720米，平均水深87米，最深处达151.5米，是云南第三大湖，也是云南最深的湖。湖水碧绿，透明度大，能见度达水下4～5米深。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雨仍然没停。不久天晴了，道路仍然十分泥泞。姑且稍作休息，住上一日，询问盘江源流的曲折，考虑明天出发事宜。于是端坐着写日记。将近傍晚时又下雨，到半夜下得更大，衣服被子都被浸湿透了。

二十八日　早晨雨还没停。衣服潮湿而难以启程，等烤干衣服才能动身。一整天都是雨淋淋的。黄草坝今天逢马场，来赶集的人很多。集市上没有其它罕见的物品，只有黄蜡和细笋最多。于是煨笋煮肉，一整天坐等雨停。

黄草坝土司姓黄，〔加给都司头衔〕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下属。十二营长官司以归顺营排列第一，但缴纳钱赋的数量则首推黄草坝营，土地的广阔则首推步雄营。

黄草坝东边十五里处是马鼻河，再往东五十里到达龙光，与广西省右江道分界；西边二十里处是步雄，再往西五十里抵达江底，与云南省罗平州分界；南边三十里处是安障，再往南四十里抵达巴吉，与云南省广南府分界；北边三十里处是丰塘，再往北二十里抵达碧洞，与云南省亦佐县分界。黄草坝东

西南三面与两个省交错接壤，北面距离普安州二百二十里。其中有广阔的田地，道路四通八达，人口较为集中，可以设置一个县；但土司担心自已的权力被剥夺，州官担心自己的利益被分走，所以没有谁愿举办这事。

黄草坝东南边，经过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以上各处都是安隆土司的领地。安隆土官从天启(1621～1627)初年被族人所杀以来，泗城州任用其孙子代管。〕八蜡、者香〔都是泗城州的辖地。〕到达田州，是从前的大路。自从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官，泗城州代后，广南府凭借武力争夺，占据了安隆土司的大半领地，道路不通，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考察盘江流经八达彝寨、〔贵州省与罗平州的分界处。〕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以上各处都是安隆土司的领地，如今都被广南府占有。〕到达坝楼，于是流往八蜡、者香。还有一条河从东北流过来汇合，当地人认为是从安南卫流来的北盘江，恐怕并非如此。安南卫的北盘江，汇合胆寒、罗运、白水河各条水后，已往东南流入都泥江，顺着泗城州东北部，流经那地、永顺，从罗木渡流出，到达迁江县。那么这条从东北流过来的河，自然是从泗城州西北部的山箐中流出，它不是北盘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里盘江就称为右江。再往下又有广南府、富州的水，从者格、〔也是安隆土司的领地，如今被广南府占有。〕葛阆、历里〔都是泗城州的辖地。〕流过来汇合，然后流到田州，这条河是志书上所称的南旺诸溪。两条河一是源出泗州城西北，一是源出广南府的东部，都是右江的支流，而不是右江的源头；右江的源头只有南盘江能够充当。胆寒、罗运水从白水河流出，是都泥江的支流，而不是都泥江的源头；都泥江的源头只有北盘江能够充当。各条水道并不互相混乱。

考察从云南省进入广西省有三条路：一条在临安府东面，经过阿迷州、维摩州〔维摩州从前设置过干沟、倒马坡、石天

井、阿九、抹甲等哨，往东通到广南府。每个哨由陆凉卫派一名百户长、十五名官兵、十五名民兵把守。后来州治被毁灭，这些哨全被废了。〕抵达广南府富州，进入广西省归顺州、下雷州，然后从驮伏出去，到达南宁府。这是我当初准备从左江道取道至归顺州，但最终被交彝阻隔的路，是南路。一条在平越府南面，经过独山州的丰宁上、下长官司，进入广西省南丹州、河池州，再出到庆远府。这是我后来从罗木渡取道后进入黔、滇的路，是北路。一条在普安州南面、罗平州东面，经过黄草坝，沿着安隆长官司的坝楼到达田州，再出到南宁府。这是我当初在田州边界上徘徊不定，人人都认为是不能走，因而等了很久找不到旅伴同行，最终没有能走成的路，是中路。中路是南盘江流入广西省、流出贵州省的交界处，南路是南盘江开始绕流云南省、最后流到广西省所过的地区；北路是北盘江流经贵州省、环绕广西省的会合处。然而这三条路如今都阻塞不通。南路受阻于阿迷州的普氏，富州的李氏、沈氏，〔见《广西小纪》。〕归顺府的交彝；中路受阻于广南府的蚕食兼并，田州人的狂妄；北路受阻于丰宁下长官司的草野盗贼，八寨潜藏的盗匪。既然政府派去的流官不敢进入这些地区，商人旅客也没有谁愿从这几条路走。只有东路顺着沅州、靖州并越过沙泥，人多对侗族恐惧，是今天人们所走的路。然而怀远县、沙泥一带，也常对黎人恐惧，而且绕路进入湖南省，又要多走一个省。

黄草坝东边一百五十里处是安笼所，再往东是新城所，其南部都和广西省西部的安隆长官司、泗城州接壤。然而在黔叫“笼”，在粤叫“隆”，一个音却是两个不同的字，一处地方却有两个不同的名称，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两处地名本来用的是同一个字，因传抄而导致各异呢？考察安庄以东，大路所经过的地方，也有安笼箐山，和安笼所相距四百里，离得远的地名相同，而离得近的地名相异，又是什么原因呢？大抵贵州省

中多用“笼”字，广西省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所以地名各从其所属省份，而不知道安笼所、安隆司两地相近，取名不必两样。

黄草坝著称于贵州省西部，但居民、集市都赶不上罗平州；罗平州著称于云南省东部，但居民、集市又赶不上广西府。这就是府、州、营、堡之间的差异。听说澂江府的湖泊山川最佳妙，但居民、集市也逊于广西府。临安府是滇中第一郡，但如今被普名胜所摧残，还没从衰败中恢复过来，人口虽然多，居住地区虽然广大，但情景只和广西府相同。

滇东的县，通海最为兴盛；滇东的州，石屏最为兴盛；滇东的堡聚，宝秀最为兴盛：都是由于没遭受普名胜祸害的缘故。县以江川最为凋零，州以师宗最为衰败，堡聚以南庄等处最为凄惨；都是因为遭受了普名胜蹂躏。以至于步雄龙土司、侬土司互相取代的斗争，黄草坝被龙土司、沙土司互相争夺，〔沙氏是步雄龙氏的岳父。〕安隆土司的岑氏、侬氏纷争。〔岑氏在广西省泗城州，侬氏在广南府。如今广南府势力强大，安隆长官司的领地，被侬氏占领了十分之八九。〕土司糜烂人民，是土司的本性，而且扰乱朝廷的边疆，是不能助长的。各部彝人遭受土司蹂躏糟踏的痛苦，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只是为土司权势所迫，生死只有看命了，并非真的怀着恋主思归之心而牢不可破。彝人乐于反叛的原因，不过是受残渣余孽煽动。这些人不熟习汉语，却向来和彝风彝人相亲近，所以勾引彝人反叛容易。但残渣余孽也并非真的拥有商殷遗民、田横门客那样顽固不化、宁死不屈的部众，他们只不过靠跳梁小丑、潜伏盗贼一类的奸邪之徒，凭借口舌愚弄民众，并施以狡猾的手段罢了。

所越过的众多险山，远以罗平州、师宗州交界处的偏头哨最险要；其次是通海县建通关，其险峻虽然和偏头哨相同，却不像那样荒凉空寂；再次是阿迷州的中道岭，〔沈家坟那里。〕

其幽深、沉寂虽然和偏头哨相同，却没有那种高耸、狭窄；再其次是步雄的江底寨东岭，其曲折虽然和偏头哨相同，却没有那种陡峭。至于一路上所渡过的溪水之险，则没有一处比得上江底寨，那里悬崖峭壁高插九重天，峡谷沟壑嵌进九层地，盘江上的朋圃渡口，都赶不上。

广西省西部的山，有的完全是石峰，有的是土石相间，各自分开排列、单独挺立，不互相混杂。云南省的山，都是层层环绕的土峰，其中有石峰点缀的，也不到十分之一二，所以山中有很多环洼。贵州省的山，则介于二者之间，唯独以陡峭、高耸见奇。云南省的山土多，所以经常塌落下来堵塞溪流，形成湖泊，而且溪流大多浑浊。〔只有抚仙湖最清。〕广西省的山只有石头，所以有很多从洞穴穿流出来的河流，而且河水全都清澈见底。而贵州省河流的清浊也介于二者之间。

【原文】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既饭，辞主人行。从街东南出，半里，绕东峰之南而北，入其坞。伫而回睇，始见其前大坞开于南，群山丛突，小石峰或朝或拱，参立前坞中。而遥望坞外，南山横亘最雄，犹半与云气相氤氲，此即巴吉之东，障盘江而南趋者也。坞中复四面开坞：西则沙涧所从来之道，东则马鼻河所从出之峡，而南则东西诸水所下巴吉之区，北则今所入丰塘之路也。计其地，北与□□□为对，南与富州为对，西与杨林为对，东与安笼所为对。其遥对者，直东则粤西之庆远，直北则四川之重庆矣[①]。入北坞又半里，其西峰盘崖削石，岩岩独异，其中有小水南来。溯之北又二里，循东峰北上，逾脊稍降，陟坞复上，始见东坞焉。

共二里，再上北坳，转而西，坳中有水自西来，出坳下坠东坞，坳上丰禾被陇。透之而西，沿北岭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坞。一里复西北上，二里逾北坳，从岭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霁，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复盘陟其西北坡冈，左右时有大洼旋峡，共五里，逾西坳而下。又三里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然四山回合，方疑水从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见坞中有坑，中坠如井，盖此水之所入者矣。从坞右半里，又西北陟岭半里，透脊夹而出，于是稍降，从长峡中行。西北三里，复稍上，始知此峡亦中洼而无下泄之道者也。饭于路旁石上。出岭之西，始见西坞中盘，内皆嘉禾芃芃。北有小山绾坞口，庐舍悬其上，是曰丰塘。东西南皆回峰环之，水从西南二坞交注其间，北向坠峡。由坞东南降岭，循坞南盘南山北麓，共二里，北与绾口庐舍隔坞相对。见路旁有岐，南向入山，疑为分岐之处，过而复还。始登，见其内道颇大，以为是；再上，路分为二，西者既渐小，南者又盘南山，又疑为非。往复数四，莫可从问。而坞北居庐相距二里余，往返既遥；见南山有牧者，急趋就之，而隔峰间壑，不能即至。忽有负木三人从前岭下，问之，乃知其非。随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处尚在岭西。此处南岐，乃南坞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坞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黄泥河，正可从碧峒托宿矣。"乃西向入坞。有小水自西来，路逾坡西上，下而复陟，三里逾坳。坳不高而接两山之间，为南山过北之脊；东水下丰塘，西水复西北流，俱

入马鼻者；脊西遥开坞直去。循北岭又西二里，岐始两分：沿北岭西向出坞，为普安州道；横度坞南，陟岭南上，为亦佐道。遂南度坞，路渐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无非行潦。缘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盘岭角，始望见北界遥山横亘，蜿蜒天末。此即亦字孔西南东转之脊，从丹霞山东南，迤逦环狗场[②]、归顺二营以走安笼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桥诸水入北盘，南界黄草坝马鼻河诸水入南盘者也。又西南入峡一里余，复南跻岭巅。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转。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复疑其误矣。循磴西下，复转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复开大坞西去。坞虽大，皆荒茅盘错，绝无禾塍人烟。于是随山麓西行，三里，坞直西去，路西南截坞行。坞南北界，巨岭森削，中环一壑，圆匝合沓[③]，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峡脊而过，其脊中平而夹甚逼。出其西，长峡西去，南北两界夹之甚遥，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复若断若续，上则重茅偃雨，下则停潦盈蹊。时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踯躅。三里，忽闻犬声，继闻人语在路南，计已出峡口，然已不辨为峡为坡，亦不辨南向从何入。又半里，大道似从西北，而人声在南，从莽中横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径。入寨门，则门闭久矣。听其舂声甚遥，号呼之，有应者；久之，有询者；又久之，见有火影出；又久之，闻启内隘门声，始得启外门入。即随火入舂者家，炊粥浣足。虽拥青茅而卧[④]，犹幸得其所

矣。既定，问其地名，即碧峒也，为亦佐东北界。问红板桥何在？即在此北峰之麓，为黄草坝西界，与此盖南北隔一坞云⑤。

【注释】

①重庆：明置重庆府，治巴县，隶四川布政司，即今四川重庆市。

②狗场营：今名同，又称联强，在盘县南隅。

③圆匝（zā 扎）：环绕成圆　合沓（tà 踏）：重重叠叠聚集在一起。

④青茅：当地喊秧被。

⑤碧峒：今作笔冲，分上笔冲和下笔冲，在威舍和枫塘之间，但属云南富源县，为云南跨在黄泥河以东的土地。　红板桥：今名同，在兴义市西北隅，枫塘稍北的公路旁。黄泥河以西的阿依、下德黑又属兴义市威舍。这一片云、贵分界的交错状况，古今相同。

【译文】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地下着。吃过饭后，告别主人出发。顺着街道往东南走出去，半里，绕到东峰的南面然后往北走，进入山坞。停下来四处瞻望，才看见前面大山坞朝南敞开，周围群山丛立，有的小石峰像在朝拜，有的像在拱手，参差不齐地立在前面坞中。而遥望山坞之外，横贯南部的山脉最为雄伟，还有一半被浓密的云气所笼罩，这就是位于巴吉东面，阻碍盘江而往南延伸的山脉。坞中朝四面又敞开山坞：西坞是来时经过的沙涧，东坞是马鼻河流经的峡谷，而南坞则是东西坞中各条水流往巴吉的所经之地，北坞则是我现在去丰塘要走的道路。估计这片大坞的位置，北边和□□□相对，南边和富州相对，西边和杨林所相对，东边和安笼所相对。和大坞遥对的地方，正东是广西省西部的庆远府，正北是四川省的重庆府。进入北坞后又走半里，坞西的山峰层崖削壁，每一块岩石各不相同，坞中有股小溪往南流。逆溪水向北又走了二里，顺着东边的

山峰往北上，越过山脊后逐渐往下走，穿过山坞后再往上攀登，才看见东坞。一共走了二里，再上北坳，向西转，坳中有条河从西边流来，流出坳后坠入东坞，坳边茁壮的庄稼覆盖着田野。穿过山坳往西走，沿着北岭向西上。二里后逐渐往下走，越过北坞。一里后又朝西北攀登，二里翻越北坳，顺着岭脊向西北行。一路上时而下雨，时而天晴，大抵下雨的时候比出太阳的时候多。逐渐往下走，又绕着登上西北边的坡冈，左右不时地出现大洼坑和弯曲的峡谷，一共走了五里，越过西坳往下走。又三里抵达坞中，听到淙淙的水流声，但四周群山环抱，正好猜想水从什么地方流出去。又往西北走一里，忽然看见坞中有坑，坑的正中像井一样坠陷下去，原来这就是坞水流走的地方了。顺着山坞东边走了半里，又向西北登岭半里，从狭窄的山脊穿出去，于是逐渐往下，在长长的峡谷中行走。向西北走了三里，又逐渐往上，才知道这条峡谷也是中洼，而没有往下流的水道。坐在路旁石头上吃饭。走出山岭西面，才看见西边山坞环绕在群山之中，坞内全是茂盛茁壮的庄稼。北边有座小山绾在坞口，房屋高高地建在山上，这是丰塘。东西南三面都被回旋的山峰环抱，水从西坞、南坞交汇流来，向北坠入峡谷。从山坞东南边下岭，顺着坞南盘绕南山北麓，一共走二里，和北面绾在坞口的房舍隔坞相对。看见路旁有条岔路，朝南伸向山中，我怀疑是分路之处，走过岔路口然后又返回来。于是上岔路，看到伸向山中的路还比较宽大，以为走对了；再往上走，道路又分成两条，伸向西边的很快越来越狭小，往南去的又绕着南山走，又让人怀疑走错了。来来回回往返了四次，找不到人询问。而距离坞北的居家有二里多路，往返太远了；看见南山上有放牧的人，急忙向他走去，但隔着山峰、沟壑，不能很快走到。忽然有三个人背着木头从前面的岭上下来，向他们问路，才知道走错了。跟着他们走了二里，往北出到大路上。他们说："分路的地方还在山岭西南。这里朝南进去的岔路，是南坞进山的小路，大路从西坞进去。但现在顺大路走已经赶不到黄泥河

了，刚好能到碧峒住宿。”于是往西走进山坞。有条小溪从西边流来，道路翻越山坡往西上，下坡后又往上走，三里后越过山坳。山坳不高，但连接在两座山之间，是南山往北延伸的山脊；东边的溪水流下丰塘，西边的溪水仍然向西北流，两边的水都流入马鼻河；山脊西部的远方有开阔的山坞直伸下去。顺着北岭又往西走二里，大路才分成两条岔道；沿着北岭往西走出山坞，是去普安州的路；往南横穿山坞，再攀登山岭往南上，是去亦佐县的路。于是往南越过山坞，路越来越狭小，深深的茅草淹没在泥水中，曲折的石阶顺坡延伸，没有哪里不是积水。顺着路往南上坡，一里，往西南绕过岭角，才看见北部远山横贯，蜿蜒伸向天际。这是亦字孔驿西南转向东延伸的山脊，从丹霞山东南，曲折连绵地绕过狗场营和归顺营，然后延伸到安笼所，北部普安州南北板桥各条水流汇入北盘江，南部黄草坝、马鼻河各条水流汇入南盘江。又向西南进入峡谷，走一里多，再往南朝山顶攀登。一里，走上石阶，顺着山脊往南转。山脊上茅草丛生，道路弯曲，要没有石阶路，又让人怀疑走错了。顺着石阶往西下山，再转向南，曲曲弯弯地走了一里，下到山麓。山麓边又敞开大坞向西伸去。山坞虽然大，但全是盘根错节的野草，根本见不到庄稼田地和人烟。于是顺着山麓往西走，三里，山坞直向西伸去，道路横穿山坞往西南走。山坞南北部，巨岭森然陡峭，中间盘着一道沟壑，环绕成圆形，重重叠叠地聚合，令人联想到四周群山如同莲花。只是黑夜即将来临，山雨又起，而且路断草深，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有人烟，心中不禁恐惧不安。又往西南走一里，越过峡脊，其脊正中间平坦，但两边很陡。走出峡脊西面，长长的峡谷向西伸去，南北两边相距甚远，一眼望去，峡谷中尽是野草，而道路又时断时续，上面是被雨淋倒的层层野草，下边则道路淹没在积水之中。此时昏暗逼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三里，忽然听到狗叫声，接着听到有人在路南边说话，估计走出了峡谷口，但是已经分辨不出是峡谷还是山坡，也分辨不出向南要从哪里去。又走半里，似乎觉得

大路往西北走，但人声却在南面，从草丛中横冲过去，于是陷入荆棘刺丛之中。过了很久，又走了半里，才走上石头路。走到寨门，寨门早已关闭。听到门内有舂东西的声音，于是高声呼叫，有人答应了；过了很久，有人询问；又过了很久，看见有火把人影出现；再过了一阵，听到打开内隘门的声音，又打开外门，我们才得进去。于是跟着火把来到舂东西人家里，煮粥吃，烧水洗脚。虽然铺盖着青草睡，但还是庆幸找到了住处。安顿下来之后，询问其地名，原来就是碧峒，位于亦佐县东北部。询问红板桥在哪个位置？就在碧峒北峰之麓，位于黄草坝西部，和碧峒只是南北相隔一道山坞而已。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三①

【题解】

《滇游日记三》是徐霞客在云南省东部旅游的最后一部分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初一日,徐霞客从云南东界今富源县的笔冲起程,途经亦佐县(今富源县南境)、曲靖府(今曲靖市)、交水(今曲靖市西平镇)、寻甸府(今寻甸县)、嵩明州(今嵩明县),二十九日达昆明东北郊的三家村。

徐霞客用了一个月横穿滇东,其中有些是彝族聚居区。为了尽量与原来走过的路不重复,多取间道小径或人迹罕至的山区,途中险些遇上剥衣杀人的盗贼。又逢雨季,路烂泥滑,行走困难。徐霞客沿途洗沐了石堡温泉,游览了东山寺、宗镜寺、法界寺,当时翠峰山寺庵最盛,在翠峰山停留的时间也最长。他对沾益、寻甸、嵩明等府州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土司状况、城池变迁等记载尤详。徐霞客还考察了车湖、嘉丽泽等高原湖泊及滇池的主要水源——盘龙江源。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探寻南北盘江源流的宿愿,写成科学名

篇《盘江考》。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写就的《盘江考》，要比一般仅从文献考证高出一筹。

【原文】

戊寅九月初一日　雨达旦不休。起观两界山，已出峡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冈上即红板桥，为贵州界。复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饭俗行，主人言："此去黄泥河二十里，水涨舟莫能渡，须少需之[2]。"盖是河东岸无居庐，先有去者，亦俱反候于此。余见雨势不止，惮于往返，乃扫剔片地，拭木板为几，匡坐敝茅中[3]，冷则与彝妇同就湿焰。盖一茅之中，东半畜马，西半则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湿薪以为爨[4]，爨北即所置几地也，与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则铺茅以卧，日则傍火隐几。雨虽时止，檐低外泞，不能一举首辨群山也。

初二日　夜雨仍达旦。主人言："今日涨愈甚，舟益难渡。明日为街子[5]，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子"，广西为"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即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复从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肠为润。是日当午，雨稍止。忽闻西岭喊声，寨中长幼俱遥应而驰。询之，则豺狼来负羊也，幸救者，伤而未死。夫日中而凶兽当道，余夜行丛薄中[6]，而侥幸无恐，能忘高天厚地之灵祐哉！

碧峒在亦佐县东百里。盖滇南胜境之界山南走东转[7]，包明月所之南横过[8]，为火烧铺南山。按滇南胜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尚在其东火烧铺西岭。余前过明月

所，即平彝所，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则明月所东、火烧铺西，乃为分水之脊，即转为火烧、亦资孔之南山，东走而北转，经乐民所，北绕归顺、狗场之间，而东南下安笼所，入广西泗城州境，又东边思恩府北，东峙为大明山，而尽于浔州，为黔、郁二江之界。其滇南胜境之南，所度火烧铺南山者，其峡中尚有明月水出焉，界从其口东度两分而已。老脊从此分为两支。正支东由亦资孔南，东北绕乐民所北，而转安笼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东转，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于江底，又南尽于南盘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为界，而以南支为界也。若以老脊，则乐民所、狗场营、黄草坝俱当属滇。以老脊东行而黔隘小，故裒滇益黔[9]，以补不足。

碧峒北与新兴城遥对，南与柳树遥对。此地又滇凸而东者。

碧峒寨有民哨，有俘俘，共居一寨门之内。其西为民寨，即余所栖者；其东为俘俘寨。

自黄草坝至此，米价最贱，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　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既饭，出寨门，路当从小岐南上山，误西从大石径行。初有坞西北去，以为狗场道。随石径西南转，二里，东界石山南去，坞转而西，随之。二里，峡中禾遂盈陇，望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悬坡上，相去尚一里，而坞南遂绝，乃莽苍横陟其坞而西北，一里，抵北山村麓，有两人耕于其下，亟趋而问之。尚隔一小溪，其人辄牵牛避去。余为停趾，遂告以问道意。其人始指

曰："往黄泥河应从来处。此误矣。"再问以误在何处，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塍间，路倏断倏续。二里余，至前转坞处，犹疑以为当从南峡入，方惆怅无路，忽见坞边一牧马者，呼之，即碧峒居停主人也，问何以至此？盖黄泥河之道，即从碧峒后东南逾岭，乃转西峡，正与此峡东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无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复二里余，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门，东南逾岭而下。一里，东南径坞，半里复上。又半里，又东南逾一岭，有峡自南西坠，而路则直西出坳。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峡中，遂由峡西行。屡陟冈洼，三里，有石峰踞峡之中，为当关之标，由其北逾脊而下。时密云酿雨，见细箐萦崖，深杳叵测，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峡出，下嵌壑中，绕东南而注，是为黄泥河。其河仅比泸江水，不阔而深，不浑而急；其源发于乐民所、明月所，经狗场至此，东南与蛇场河同下江底而入盘江者也。时有小舟舣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岭坳，有岐自东南峡底来，为入小寨而抵板桥者，乃知板桥亦四达之区也。又西出峡，见群峰中围一壑，而北峰独稍开，即黄泥河所环。共一里余，抵聚落中。是日为市，时已散将尽。入肆觅饭。主人妇以地泞天雨，劝留莫前。问马场尚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黄泥河聚庐颇盛[10]，但皆草房。其地四面环山，而北即河绕其后，复东南带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峡

来，北注黄泥。其中多盘坞环流，土膏丰沃，为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马驼肩负而去。前拟移县于此，至今称为新县，而名亦佐为旧县云。

【注释】

①《滇游日记三》：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下，原附《盘江考》。

②需（xū 虚）：等待。

③几（jī 机）：矮小的桌子。 匡（kuāng 框）坐：正坐。

④爨（cuàn 窜）：用几块石头在屋中围成的简单的灶，云南俗称火塘。

⑤街子：农村集市的俗称。这些农村集市，多在村镇的街道或广场上定期进行，故词尾在云南多称"街"，在贵州多称"场"。人们往往以其举行集市的日期，按十二生肖名称称呼，如鸡街、羊街、狗场、马场。

⑥丛薄：草木丛杂的地方。

⑦滇南胜境：即今胜境关，在贵州、云南界上。自古都是交通要道，今滇黔公路从这里通过。

⑧明月所：又称平彝所，属贵州都司，在今贵州盘县西隅的平关。

⑨裒（póu）：减少。

⑩黄泥河：今名同，在云南富源县东南隅。经过这里从北往南流的水道亦称黄泥河。

【译文】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初一日 雨通宵达旦一直没停。起床去观赏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处的山脉，出了山峡口。〔碧峒在峡谷西南面的山下，其北面的山冈上就是红板桥，红板桥属于贵州省地界。〕又离开贵州省而进入云南省，高枕无忧地睡了一夜。就着火塘做饭准备出发，主人说："这里距离黄泥河二十里，河水一涨船就无法渡过去，必须稍稍等待。"因为黄泥河东岸没有人家居住，有先去河边的人，也都要返回到这里等候。我看雨没有停的趋势，

怕来回往返，于是就在简陋的茅屋里清扫出一小块地方，把木板擦干净后作为小桌子坐着，冷了就和彝族妇女一同靠近烧湿柴的火塘。这一间茅草屋中，靠东的一半畜养马匹，靠西的一半则是主人的床铺，床铺面前就地埋个火塘烧烤湿柴，火塘北面是我放小桌子的地方，与主人的床铺仅相隔一个火塘。夜晚铺上茅草就睡，白天则在紧靠火塘坐在小桌子前。有时雨虽然停了，但屋檐低矮、门外泥泞，不能一抬头就看清群山。

初二日　雨仍然通宵达旦地下。主人说："今天河水涨得更加厉害，船只更难渡过去。明天是街子，〔贵州省叫"场"，云南省叫"街子"，广西省叫"墟"。〕等侯渡船过河的人很多，那渡船不得不划过来。到时我也和你一齐走。"我没有其它办法，又听从了。和昨天一样坐在屋里，就着火塘煮稀饭，一日三餐，干瘪的肠胃得以滋润。这天中午，雨渐渐停了。忽然听到西边山岭传来喊声，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呼喊起来响应这远方的喊声，并急急忙忙地奔过去。询问后才知道，是豺狼来拖羊，幸而救得及时，羊虽然受伤却没死。大白天的中午都有猛兽在大路上出没，我连夜在草木丛杂的地方行走，而侥幸没受到惊吓，怎能忘记天神地灵的保佑呢！

碧峒位于亦佐县东边一百里处。原来滇南胜境所在的云、贵界山往南延伸后朝东转，绕着明月所的南部横贯过去，成为火烧铺南山。〔滇南胜境关所在的山，是云、贵两省的界山，但界山主峰还在其东边的火烧铺西岭。我从前经过明月所——就是平彝所，询问当地人，他们说明月所的水往南流到亦佐县。那么明月所东面、火烧铺西面，才是云、贵两省分水岭的主峰山脉，就是绕过去成为火烧铺、亦资孔驿南山的山脉，往东延伸后向北转，经过乐民所，再往北从归顺营、狗场营之间绕过，然后往东南延伸到安笼所，进入广西省泗城州境内，又往东延伸、经过思恩府北面，往东耸立为大明山，然后延伸到浔州为尽头，成为黔江与郁江的分水岭。而滇南胜境的南部，所

延伸为火烧铺南山的山脉，其峡谷中还流出明月水，云、贵两省的界山从峡谷口东面分别向两边延伸罢了。〕主峰山脉从这里分为两支。主要的一支往东经过亦资孔驿南部，往东北绕过乐民所北部，然后转到安笼所，延伸到泗城州。旁边的一支往南延伸后向东转，而黔、滇两省的分界就顺着这支山脉走向，往南延伸到碧峒这里，再往南延伸到江底，又往南延伸到南盘江北岸结束。因此贵州省的省界越到分水岭主峰山脉的西南，不以主峰山脉为界山，而以往南延伸的分支山脉为界山。〔如果以主峰山脉分界，那么乐民所、狗场营、黄草坝等地都应当隶属于云南省。因为主峰山脉往东延伸，使贵州省地域狭小，所以就根据支脉为界来减少云南省的地域而增加贵州省，以便弥补不足。〕

碧峒北边与新兴城遥遥相对，南边与柳树遥遥相对。这里又是云南省向东凸出的地方。

碧峒寨有汉民的哨，有俅俅，汉民、俅俅共同居住在一道寨门之内。寨子西部是汉民寨，就是我所寄住的地方；寨子东部是俅俅寨。

从黄草坝到碧峒，米价最便宜，一升米才卖三四文铜钱。

初三日　晚上到凌晨气候非常寒冷。天亮起床时，雨仍然下得很大。吃过饭后，从寨门出去，应当顺着小岔路往南上山，却错误地顺着石头大路往西边走。一上路就有山坞朝西北边伸去，我以为是去狗场营的路。随着石头路往西南转，走了二里，东部的石山向南延伸，山坞朝西转，顺着山坞走。二里，峡谷中庄稼水沟遍布，远远看见北面的山崖边有四五家人高高地住在山坡上，还相隔一里的距离，而山坞南面路却断了，于是从迷茫中横穿山坞往西北走，一里，来到北面山村所坐落的山脚，有两个人在山下耕作，急忙奔过去询问他们。还相隔一条小溪，这两人就牵着牛避开了。我因此停下脚步，把问路的意图告诉他们。两人才指着说：“去黄泥河应当从

你过来的地方走。到这里错了。”我再问错在什么地方，他们没告知就离开了。于是往回走，在泥泞的田埂上穿行，道路时断时续。走了二里多，来到先前转进山坞的地方，犹疑不决地以为应当顺着南边峡谷进去，正在为不知道走哪条路而惆怅，忽然看见山坞边有一个牧马人，呼唤他，原来是我在碧峒寄宿的主人，他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因为去黄泥河的路，就从碧峒背后往东南翻越山岭，然后才转进西边峡谷，刚好和此峡谷东部隔着石山，南北相隔，只是茅草堵塞，无路可走，所以必须经由碧峒才能通行。于是又走二里多，返回到碧峒西南，沿着碧峒寨门，往东南越岭而下。一里，往东南横穿山坞，走了半里又往上攀。又半里，再往东南越过一道山岭，有道峡谷从南往西延伸下去，而道路则一直向西伸出山坳。走半里后开始下坡，又走半里抵达西边峡谷中，于是顺着峡谷往西走。多次登冈穿洼，三里，有座石峰突立在峡谷正中，犹如一夫当关的标志，从石峰北面越过山脊往下走。这时乌云密布，大雨欲来，只见狭窄的箐沟环绕崖壁，深不可测，真像是豺狼虎豹的巢穴。惴惴不安地往西下山，一里越过沟壑。又走二里，忽然有河水从北边峡谷中流出，往下坠入沟壑中，绕向东南流去，这就是黄泥河。黄泥河水仅和泸江水一样，水面不宽但深，水流不浑但急；河流发源于乐民所、明月所，流经狗场营后流到这里，往东南和蛇场河一齐流到江底，然后再流入盘江。此时有条小船停在西岸，稍微等了一会，得以渡河，于是往西上坡。一里半，翻越岭坳，有条岔路从东南边峡谷底伸过来，这是进小寨然后通往板桥的路，于是知道板桥也是四通八达的地区。又往西走出峡谷，看见群峰环绕着一道沟壑，只有北面的山峰稍稍让开，是黄泥河所绕流的出口。共走了一里多，来到聚落中。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我到时集市已经快要散完了。进店铺里找饭吃。主人、主妇认为地下泥泞、天上下雨，劝我留在这里不再往前走了。询问离马场还有四十里，估计不能走到，就留宿在这里。

黄泥河的民宅较多，但都是草房。这里四面环山，而北面

则黄泥河水从山后绕过，再往东南流去。西边还有一条小溪，从西南峡谷中流来，再往北注入黄泥河。黄泥河地区有很多流水环绕的盘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这一带居于首位。亦佐县的米，都是从这里马驮、人背去的。从前曾计议过将县治移到这里，所以至今有称黄泥河为新县，而把亦佐县叫旧县的说法。

【原文】

初四日　晨起雨止，四山云气勃勃。饭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桥，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即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转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峡。又半里，转而北，其处又有北峡、西峡二流之交焉。于是随北峡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时东峰云气稍开，乃贾勇上跻。仰见西岭最高，其上皆夹坡削箐，云气罩其顶，不能悉。上跻二里，渐入浓雾中，遂从峰头穿峡上，于是箐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见。又一里陟其顶，平行岭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坞。涉坞而西，一里，度一小桥，桥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转，一里，有岐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场村道，有小峰骈立，村隐其下焉；北乃其处趋狗场营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无石级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跻极难。二里，陟峰头，又平行峰头一里，越其巅。时浓雾成雨，深茅交道，四顾皆弥沦如银海①。得峰头一树如擎盖，下有列石如错屏，乃就树踞石而憩，止闻飔飔滴沥之声②，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岭西深坠而下，而杳不可见；岭东屏峙而上，而出

没无常。已从北下，始有石磴陡坠，箐木丛水。共一里半，陟坞而西，亦中洼之宕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开，路乃稍平，尖峰旁立，若为让道者。西向平行坞中一里半，有水横潴于前，以为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洼之坑，蓄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复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涨水深，涉之没股焉。又西一里，乃饭于峡坡之下。既饭，遂西入竹峡。崇峰回合，纡夹高下，深篁密箐，蒙密不容旁入，只中通一路，石径逶迤，如披重云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为管，弥漫山谷，杳不可穷，从来所入竹径，无此深密者。其处名竹园箐。自黄泥河西抵马场，人人捆负，家家献客，皆此物也。客但出盐瀹之耳[③]。其中坡陀屡更，三里，逾峡南下，其壑中开，又为雾障，止闻隔坡人语声，然不辨其山形谷势矣。南行壑中一里，转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经峡而西，抵危坡下，复西向跻磴上，于是密箐仍萦夹壁悬崖间，其陟削虽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岭头，竹箐既尽，循山南转，皆从岭上行。路东则屏峙而上，路西则深坠而下，然皆沉雾所翳。不能穷晰也。南向平陟岭上者三里，转而西行岭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坠而下，第雾漫莫悉端倪。既而傍北岭行，北屏峙而南深坠。又二里，雨复大至，适得羊场堡四五家当岭头[④]，遂入宿焉。其家竹床竹户，煨榾饷笋，竟忘风雨之苦也。

初五日　夜雨达旦不休。饭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渐转西。两旁多中洼下陷之穴，或深坠无底，或潴水成塘，或

枯底丛箐，不一而足，然路犹时时陟冈逾岭，下少上多也。十里，见路北有深箐，有岐从箐中升，合并西去；有聚落当岭头，是曰水槽。其处聚落颇盛，夹道成衢，乃狗场营、安笼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冈头无田，其上皆耕厓锄陇，只堪种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雾翳不见也。升陟岭头，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与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历磴下，遥望西坞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峡底西行二里，复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坞中，其中不深，而回峰四辟，雾倏开合，日色山光，远近迭换，亦山中幻景也。既复西向逾岭，三里，见岭西洼中，有水成塘。乃循峰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县东门[5]。县城砖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于县前。饭后，半里出西门，乃西北行。计其地犹在群峰之顶，但四山雾塞，上下莫辨耳。从岭头西北行二里，乃西向历峻级而下。其时雾影亦开，遂见西坞中悬，东界所下之山，与西界崇峰并夹，南北中辟深壑，而拐泽河自北而南[6]，经其中焉；其形势虽见，而河流犹深嵌不可窥。西山崇列如屏，南额尤高，云气尚平抹其顶，不令尽露。西山之南，复起一山，斜障而东，此则障拐泽而东南合蛇场者也。于是盘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尽。复西北行坡陀间，一里，逾冈再下，数家茅舍在焉，然犹未濒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东来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东北来小水，约半里，有渡舟当崩崖下，渡之。是河发源于平彝卫及白水铺以东[7]，滇南胜境以

西皆注焉。其势半于江底，而两倍于黄泥河，急流倾洞，南奔东转，与蛇场合而东南会黄泥河水而为江底河者也。亦佐、罗平南北东西二处，俱以此为界。西登崖，崖岸崩颓，攀跻而上，遂西向陟岭。时暮色将至，始以为既渡即有托宿处，而荒崖峻坂，绝无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复来。五里，遇一人趋渡甚急，执而问之。曰："此无托宿处。鸡场虽遥[8]。亟趋犹可及也。"乃冒雨竭蹶，转向西南上，五里逾坳而西，乃西转北行峡中。稍降二里，得数家之聚焉。亟投煨楱，暮色已合，而雨复彻夜。

初六日　晨起雨止，四山犹氤氲不出。既饭，稍西下，渡洼。复西北上，渐露昨所望屏列崇峰在西南，而路盘其东北。三里逾一冈，坪间有墟地一方[9]，则鸡场是也。从坳北稍下，又得数家之聚焉，问之，亦鸡场也。盖昨所宿者，为鸡场东村，此则鸡场西村矣。从村北行，其峡西坠处，有石峰屼立，路从其北逾脊。稍东转而北涉坞，共三里，遂西北跻岭。盘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巅，则夙雾顿开，日影焕发，东瞻群峰吐颖，众壑盘空，皆昨所从冥漠中度之者。越岭西下一里，抵盘壑中，见秋花悬隙，细流萦磴，遂成一幽异之境。西一里，有山横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云樵石之栖，在西峰后；循其东南坞，则大路所从去也。乃随坞南转。坞东西山分两界，余以为坞中水将南流，而不意亦俱中洼之穴也。南行三里，复逾脊而上，遂西转，盘横坡之南脊焉。一里，循横坡南崖而西，其处山脊凑合，冈

峡纵横而森，石尤多娟丽。又西一里，有岐自东南峡来合。又西一里，乃转北下，于是西向山遥豁，而路则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复北向逾冈，转而西下，望西北坞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坞中一里余，又直造其下，则亦中洼之峡也。由其南又西行，两陟冈坞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泽河至此，俱行岭上，未见勺水。又西逾一冈，一里，南望冈南，一峰西辟，洞门高悬，门有木横列，而下隔一峡，遥睇无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冈，共二里而抵桃源村[10]。其村百家之聚，与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坞，罗平之道自坞中东南来；北、东、西三面俱会；其水南坠入崖洞，而南泄于蛇场江：故知拐泽西岸崇山，犹非南行大脊也。村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时日已午，就村舍瀹汤餐饭，而木湿难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峡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坞而上。又一里，逾冈而西，见西坞自西而东，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东界之。其山时露石骨峥峥，然犹未见溪流也。坞中虽旋洼成塘，或汇澄流，或潴浊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冈西下，有村当坞，倚南崖而居。于是绕村西行，始见坞中溪形曲折，且闻溪声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见坞中又有一村当坞而居，始见溪水自西来。从其村西，环其村北，又绕其东，其村中悬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环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桥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澈不汩，是为清水沟云。盖发源于西山之回坎坡，经此而

东出于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复过一村，其村始在坞北。又西一里，又经一村，曰小板村，有税司在焉，盖罗平北境，为桃花驼盐之间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涧，屡有小水自北峡来，南注于清水沟，路截而逾之也。北峡中男妇二十余人，各捆负竹笋而出，盖土人群入箐采归，淡熏为干，以待鬻人者[11]。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村倚之，是为回窨坡。清水沟中民居峡坞，至此而止，以坞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过一小桥，其水自西北沿山而来，即清水沟上流上源矣。度之，即西上岭。岭头有索哨者，不之与而过。蹑岭一里半，西陟岭脊。是脊始为分水之处，乃北自白水铺西直南度此，回环西南，则峙为大龟，以分十八寨[12]、永安哨、江底河诸派者也，而罗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渐西北平下一里，渐转而西，行坞中。其坞东西直亘，而南北两界遥夹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耸，暮雾复勃勃笼北峰上，流泉亦屡屡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坠涧横其北，然不辨其为东为西，以意度之，以为必西流矣，然不可见也。坞中皆荒茅断陇，寂无人烟。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横列坞口，坞始坠而西下，茅舍两三家，依坞而栖，路乃逾坞循北山而西。半里，有茅亭一龛当路旁，南与茅舍对，想亦哨守之处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峡来，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坞口而去。既度梁，即随西山南向，随流半里，转而西上岭，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马场之聚当岭头[13]。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

无一具。时日已暮,无暇他徙,煨湿薪,卧湿草,暗中就枕而已。

【注释】

①弥沦:完全被淹没。

②飕飗(sōu liú 搜留):风的声音。 滴沥(lì 历):水稀疏下滴的声音。

③瀹(yuè 跃):用汤煮东西。

④羊场堡:今称小羊场,在黄泥河西隅。

⑤亦佐县:隶曲靖府,治今富源县南境富村稍南,今仍名亦佐。

⑥拐泽河:《明史·地理志》作块泽江,今亦作块泽河,下流又称色衣河。

⑦白水铺:今仍名白水,在曲靖市东隅,自古即为交通要道。

⑧鸡场:今称小鸡场,在罗平县北端富乐稍南。

⑨墟地:农村赶集的空地。

⑩桃源村:今仍名桃源,在罗平县北隅。

⑪鬻(yù 育)人者:卖给人的。

⑫十八寨:《嘉庆重修一统志》广西直隶州关隘:"十八寨,在弥勒县西南。今蛮党分居者,曰永安寨、石洞寨、禄庆里寨、阿营里寨、米车寨,余或以山名。本一山而群蛮分居其中,曰十八寨。明嘉靖元年(1522)尝设十八寨守御千户所于此。"明置十八寨守御千户所,在今弥勒县西南的虹溪镇。

⑬马场:今分大马场、小马场,在曲靖市东南隅。近年新建了独木水库,马场现位于水库边。

【译文】

初四日 早晨起床时雨停了,四周群山云雾腾腾。吃过饭就出发。往西走半里,经过一座木桥,桥下的溪水从南向北流,就是黄泥河西边的小溪。又往西上坡,转向南,沿着溪流往上走了半里,进入西边的峡谷。又走半里,向北转,这里又有北峡谷、西峡谷之水交汇而成的溪流。于是沿着北峡谷的溪流,又往上走了半里,才往西上山。此时东面山峰的云雾渐渐散开,我于是鼓起勇气往上攀登。抬

头看见西岭最高，岭上都是狭窄的山坡、陡峭的箐沟，云雾笼罩在顶上，不能全部看清。往上攀登了二里，渐渐陷入浓雾之中，于是从峰顶上穿过峡谷往上走，在这里只觉得箐沟深邃，雾色浓黑，咫尺之内就什么都看不见。又走一里登上山顶，顺着岭上平行。又走二里后才下山，下一里到西坞。穿越山坞往西走，一里，过一座小桥，桥下的水往北流。于是向西南转，一里，有岔道朝南北交叉着：往南去的是到牛场村的路，路旁有小峰并列，村庄隐蔽在小峰下面；往北去的是从这里到狗场营的路。又往西走半里，于是往西上山。这座山坡又陡又滑，没有石梯可走，只有会陷脚的泥坎，往上攀行极为困难。二里，登上峰顶，又沿着峰顶平行一里，翻越峰顶。这时浓雾变成雨雾，茂盛的茅草交织在路上，环顾四周，都被雨雾淹没得如同银色的海洋。在山顶上找到一棵像车盖一样的树，树下的石头如同屏障错落排列，于是靠着树、盘坐在石头上休息，只听到飕飕的风声和滴滴答答的雨声，而眼前茫然一片。又往西北平行一里，往下看到山岭西边深深坠落下去，但昏暗得什么也看不清楚；岭东边的山峰屏风般地耸立向上，但没有往来出没的固定道路。从北边下去后，才有很陡的石梯通下山去，山箐中树木丛密，溪水聚集。共走了一里半，越过山坞往西走，也是中洼之宕。半里，又往西穿出山坳，这里的沟壑十分开阔，道路于是遂渐平坦，尖尖的山峰立在路旁，好像是为了让路。往西顺着山坞平行一里半，有水横积在前面，我以为是溪流，涉水时水不流动，原来是沟壑底部的中洼之坑蓄积而成的死水。又往西走二里，又有一条溪水，往北流得很急，水波上扬，水流较深，从中经过时淹没了大腿。又往西走一里，于是在峡谷的坡脚吃饭。饭后，就往西进入竹林密布的峡谷。高高的山峰迂回合拢。曲折高低地耸立在峡谷两旁，篁竹茂盛、箐竹丛密，将峡谷严密地遮盖得不容从旁边进去，只在正中间有一条通路，石头小路弯弯曲曲，如同披开重重云雾而钻进密闭的帐篷。峡谷中的竹子大多可以制作管乐器，弥漫山谷，竹林深不可测，我所走过的竹林中的

小路，竹子从没有像这样又深又密的。〔这地方名叫竹园箐。从黄泥河往西一直到马场，人人一捆捆背着的，家家招待客人的，都是这竹笋。客人只需取出盐巴煮吃就行了。〕峡谷中的地势倾斜多变，走了三里，穿过峡谷往南下，其沟壑较为开阔，却又被雾气阻碍视线，只听到隔着山坡有人讲话的声音，却分辨不清山谷的地貌形势。往南在沟壑中走了一里，转向西走半里，又越过一道山坳。再走半里，穿过峡谷往西走，来到陡坡下，又往西沿石阶向上攀登，到了这里，竹林密布的箐沟仍然环绕在悬崖峭壁之间，竹箐在陡峭的山崖上和峡谷中虽然不一样，但深邃一如先前。攀登三里，往西越过岭头，走完竹箐后，顺着山往南转，都是顺着岭上走。路的东面屏峙着更高的山峰，路的西面则深深地坠陷下去，但两面都被沉重的雾气所遮盖，不能完全看清楚。往南顺着岭缓缓地上了三里，转向西从岭脊上走一里，岭脊的南北两边，都深深地坠陷下去，只是因雾气弥漫而无法看清边际。不久顺着北岭走，路北边山峰屏峙而南边深坠。又走二里，大雨又来临了，恰好走到有四五家人就着岭头居住的羊场堡，于是进去住宿。羊场堡家家竹床竹门，烤着火煮竹笋吃，完全忘却了风雨中行进的苦难。

初五日　夜里下雨，到天明还没停。吃过饭后出发。于是往南逐渐下坡，不久慢慢转向西。路两旁有很多中洼、下陷的洞穴，有的深陷不见底，有的积水形成池塘，有的干枯的底部箐竹丛丛，不能一一列举出来，然而道路仍然常常爬山越岭，下的时候少，上的时候多。走了十里，看见路北边有很深的箐沟，有岔路从箐沟中向上伸出来，和正路合并之后往西延伸；有村落位于岭头，这是水槽。水槽村落较大，房屋夹道，形成四通八达的路，是去狗场营、安笼所、桃花各条大路所起始的地方。但冈头上没有水田，其上沿着山边耕挖成行，只能种旱谷，想来稻田在深坑中，因雾气遮蔽而看不见。顺着岭头升登，又往西走五里，来到水井。这里的村落和水槽相同。从水井往西走一里半，开始顺着石阶往下走，远远看去西边的山坞很

深。下到箐沟里走了一里，顺着峡谷底往西走两里，又攀越山坡向上走。一里，逐渐下到坡西的坞中。山坞不深，但环绕的山峰朝四面退避，云雾忽然散开、忽然聚合，远处近处的日光山色轮流变换，也是山中梦幻般的景致。不久又往西越过山岭，三里，看到山岭西边的洼地中，积水形成池塘。于是顺着山峰往西北行，逐渐往下走一里，然后从亦佐县东门进城。县城的城墙是用砖砌的，而城外有三四家草房，城中也都是草房，瓦房寥寥无几。走了一里，在县衙门前面烧火做饭。吃过饭后，走半里从县城西门出城，于是往西北行。计算一下这里仍然处在群山的顶上，只是四周的群山被云雾填塞，上下无法分辨罢了。顺着岭头往西北走二里，才向西边顺着又高又陡的台阶而下。这时，笼罩群山的云雾也散开了，于是看见西坞在群山之中高悬，东部所下的山，和西部高大的山峰对峙于山路两旁，南部北部的群山之中劈开很深的沟壑，而拐泽河从北往南从沟壑中流过；这里地貌形势虽然见到了，但拐泽河水还深嵌在沟底而无法看见。西部的大山如屏风一样高高耸列，靠南头的尤其高大，云雾还齐齐地掩盖住山顶，不让它全部显露。西部大山的南边，又耸起一座山峰，斜斜地、如同屏障般地往东延伸，这是阻隔拐泽河流向东南汇入蛇场河的大山。于是盘环曲折地往西下，三里抵达山坡而下完石台阶。又往西北顺着不平坦的山坡上走，一里，越过山冈再下，几家茅草房在路边，然而还没临近河流。又往西走半里，渡过一条由东边流来的小河，才抵达拐泽河边。沿着河流朝北往上走，又渡过一条从东北边流来的小河，大约走半里，有渡船停在倒塌的山崖下边，乘船渡过拐泽河。拐泽河发源于平彝卫和白水铺以东，滇南胜境以西的河流都汇入其中。河流气势相当于江底河的一半，但相当于黄泥河的两倍，湍急的河水倾泻，直倾山洞，往南奔流，再向东转，与蛇场河会合，然后流向东南和黄泥河会合而形成江底河。亦佐县、罗平州两地的南北、东西，都以这条河流为界。向西登崖，崖边崩塌，攀爬着而上，于是朝西上岭。这时已将近傍晚，

当初以为渡过拐泽河后就有寄宿的地方，但过河后却是荒崖陡坡，空无一人，只有不停地攀登。傍晚，雨又下起来。走了五里，遇到一个人非常急忙地往渡口赶，拉住他询问住处。这个人说："这里没有能够寄宿的地方。去鸡场住虽然较远，但急速赶路还能来得及。"于是冒着雨竭尽全力地赶路，转朝西南方攀登。五里后越过山坳往西走，又从西转向北，在峡谷中行走。逐渐下降了二里，来到了有几家人的聚落。赶快投宿，烤火做饭，夜色已经来临，而雨又下了整整一夜。

初六日　早晨起床时雨停了，但四周的群山还笼罩在云雾中而没显露出来。吃过饭后，往西渐渐地下，走过洼地。又朝西北上，昨天所看到的屏障般地耸列在西南方的高大山峰逐渐显露出来，但道路绕向大山东北边。走三里越过一座山冈，平坦的山谷中有一块赶集用的场地，那么这里就是鸡场。顺着山坳往北渐渐下山，又来到一个有数家聚居的村落，询问地名，也是鸡场。原来昨天晚上住宿的地方，是鸡场东村，这里则是鸡场西村了。从鸡场西村往北走，其峡谷西边坠陷下去的地方，有座光秃的石峰耸立着，道路从石峰北边翻越山脊。逐渐朝东转，再向北越过山坞，一共三里，就从西北上岭。盘环曲折的石阶朝西北方向上去，一共二里就翻越其顶，于是晨雾顿时散开，日光山影使人精神焕发，往东看去，群山露出尖尖的山峰，众多的沟壑回绕群山，形成空谷，这些都是昨天浓雾迷茫之中经过的地方。翻越山岭往西下一里，抵达曲折的沟壑之中，只见秋季的山花悬挂在崖石缝隙中，细细的山泉环绕着石阶，于是成为一处幽静、奇妙之境。往西走一里，有山横横地显露在沟壑西边，从其西北侧穿过，似乎有耕耘打柴采石之人居住，在西峰背后；沿着其东南边的山坞走，则是大路所顺着出去的地方。于是跟随着山坞往南转。山坞东边、西边的山分成两部分，我以为坞中的水将向南流，而没有料到水也都是中洼的坑穴所积聚的。往南走三里，又翻过山梁往上走，于是向西转，盘绕着横坡的南山梁走。一

里，沿着横坡的南崖向西走，这里山梁凑集、汇合，冈陇、峡谷纵横交错而幽暗，石峰尤为秀丽。又往西走了一里，有条岔道从东南峡谷中伸出来汇合。又往西走一里，就转向北下，从这里往西，山峰遥远、山谷开阔，而路则顺着山朝西北方向走。四里，又朝北翻越山冈，转向西下，远看西北边的山坞中，有石壁往下镶嵌，但不能分辨石壁的底部在哪里。不久，下到山坞中走了一里多，又直直地下到坞底，则也是中洼形成的峡谷。从山坞南部又往西走，两次登上山冈、穿越山坞，一共走了三里，才渡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河。〔从渡过拐泽河后一直到这里，都是在岭上行走，没有见到一勺水流。〕又往西翻过一座山冈，一里，向南边眺望山冈南部，有一座山峰朝西敞开，洞门高悬，门上有木头横列，但山峰下面隔着一道峡谷，远远看去没有路过去，于是来不及绕进山洞。又走半里，再渡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河，往西越过一座山冈，一共走二里就抵达桃源村。这村子是百户人家的聚居地，和水槽相似，村庄傍靠北山而居；村前有很深的山坞，通往罗平州的道路从山坞的东南方伸过来；北、东、西三面的山环合，水往南流入崖洞，再向南流进蛇场河；由此知道拐泽河西岸的崇山峻岭，还不是往南走向的大山脉。桃源村大多用树皮来代替茅草覆盖屋顶。这时已是正午，就着村中的房舍烧水做饭，然而木柴潮湿、难于燃烧。很长时间，才向西出发，渡过西北峡石间的小河。一里，登西边山坞而上。又一里，越过山冈往西走，看见西边的山坞从西到东走向，山坞南有高低蜿蜒的小山，也是从西到东走向，形成山坞边界。这里的山不时地露出陡峻的石峰，然而仍旧看不见溪流。山坞中虽然洼地层层环绕形成池塘，有的汇积起清澄的流水，有的停聚着混浊的积水，但都仿佛静止而不流动。又往西一里，越过山冈往西下，有村子位于坞中，背靠南崖而居。于是绕过村子往西行，才看见山坞中曲折的溪流，而且听到缓缓流动的溪水声。顺着溪水北岸溯流西行，又走一里，看见坞中又坐落着一个村子，才看见溪水从西面流来，经过村子西边，然后绕流村子北

边，再绕到村子东边，村子正好位于溪水往北环绕形成的弯曲地带，一条溪水从三面环绕村子，南面背靠南山山崖，北面设置木桥以渡溪水。其水不很大，但清澈透底，水流不急，因此叫清水沟。清水沟发源于西山的回坎坡，流经此地之后往东流过桃源村，然后才往南流走。又往西走一里，再经过一个村子，其村就位于山坞北端。又往西走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子，名小板村，有税司设在这里，因为地处罗平州北部边境，是到桃花驮盐小路的必经地。又往西走二里，开始翻越山坡跋涉沟涧，常有小溪从北边峡谷中流来，往南流入清水沟，路横截溪水而过。北边峡谷有二十多名男女，各自背着成捆的竹笋从峡谷中走出来，当地人结伴到箐沟中采回竹笋，不放盐，用微火熏成干笋，以便卖给别人。又往西走二里，一直走近西山山脚，有村子傍靠西山，这是回窖坡，清水沟沿岸的百姓顺着峡谷、山坞居住，一直到这里为止，因为坞中有水，能够从事农业生产。从这里往西南走半里，过一座小桥，桥下的水从西北沿着山脚流来，是清水沟上游的源流。过了桥，就往西边上岭。岭头有索要路条公文的哨兵，没有给看就通过了。登岭一里半，往西登上岭脊。这岭脊才是分水岭，就是北边从白水铺西部径直往南延伸到这里，再往西南环绕，耸立为大龟山，而成为划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各自区域的山脉，而且罗平州的边界，也是到这里而止。翻到岭脊西面，渐渐转向西北平缓地下一里，又渐渐转向西在山坞中行走。其坞东西纵贯，而南北两边的山远远地夹着山坞，南边的山低低地起伏着，而北边的山高高耸立，傍晚的云雾又蓬蓬勃勃地笼罩在北边山峰上，流动的清泉也不停地从北往南流淌。只是南山之麓，似乎有条坠陷的沟涧横列在北面，然而分辨不出涧水是向东还是向西流，凭想像估计这一地势，以为必定向西了，但是无法看见。坞中全是荒草断陇，空无人烟。往西走六里，其西有山横列在坞口，山坞开始朝西边下降，有两三家茅草屋，靠着山坞居住，道路于是穿越山坞沿着北山往西走。半里，有一间茅草亭盖在路旁，和南边的茅草屋

相对，想来也是哨所防守的地方。又往西走一里后逐渐下，有条小水形成溪流，从北边峡谷中流来，小石桥横跨溪流，其水向南朝坞口流去。过小石桥后，就随着西山向南走，顺着溪流走半里，转朝往西上岭，天色完全黑了。又往上走了一里，马场村落 就在岭 头。所投宿的人家，是刚刚来这里居住的，什么器具都没有。此时天色已晚，没有时间迁往其它人家，就用潮湿的木柴做饭，睡在潮湿的草上，黑暗中依枕而卧罢了。

【原文】

初七日 晨起，云尚氤氲。饭而行。有索哨者，还宿处，解囊示批而去。于是西北随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种麻满坡南，盖其下亦有坞西通者。西驰四里，始近与溪。随流稍南半里，复循坡西转，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坞中，有数家之聚，田禾四绕，此溪经坞环之。其坞自北山随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与此水同会于村北，合而西南破峡去。乃西截北来坞，半里抵北来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为独木桥。想昔乃独木。今虽石而犹仍旧名也。桥下溪流①，三倍于西来之水，固知北坞之源远于东矣。逾桥西，即上岭，西南直跻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岐随冈南去者，陆凉道也。冈西坞中，复有数家焉，亦陆凉属也。其坞亦自北而南，虽有村而无流。路西下截坞，半里，经村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蹑峻而上，而陆凉之界，又西尽于此矣。盖因其水南下陆凉，故西自此坞，东抵回窖西山，皆属之陆凉。其处南抵陆凉卫，路经尖山、天生桥，相距尚八十里也。由西岭而上，又为海崖

属，乃亦佐县右县丞土司龙姓者所辖，亦佐县有左、右二丞[2]，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县，即与步雄攻黄草坝者。右丞姓龙，或曰即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东自此岭而西抵箐口焉。东与亦佐西界中隔，罗平、陆凉二州之地间错其间，不接壤也[3]。

从东麓西上，屡峻屡平，峻者削崖盘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三逾岭头，共七里，望见南坪有数十家之聚，北峰则危耸独悬。盖自马场而西，即望见遥峰尖削，特出众峰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悬磴，西北抵危峰前。其时丽日转耀，碧天如洗，众峰尽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独木西峰，下伏如砥，即远而回窞老脊，亦不能上与之抗，惟拐泽鸡场西岭，遥相颉颃。其中翡翠层层，皆南环西转，而接于西南巨峰。此东顾之极观也。其西则乱峰回罨，丛箐盘错，远虽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则支条直走，近界既豁，远巘前环，此独木诸所遥带而下汇者。西南有二峰遥凑，如眉中分，此盘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东峰之外，复有一峰高悬，其南浮青上耸，圆若团盖，此即大龟山之特峙于陆凉、路南、师宗、弥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诸峰，悉其支庶，而此峰又其伯仲行矣。由峰西逾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悬，平庋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仅见者。由此历级西下一里，有壑回环，中洼四合，复有中悬之台，平瞰其中，夹坑之冈，横亘其外，石痕木荫，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横冈西南转，二里，复

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悬之冈，有索哨者，不顾而去；度冈而西一里，复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复有索哨者，亦不顾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4]。逾脊，又不能西见盘江。又西半里，西障始尽，下界遥开，瞥然见盘江之流，自西北注东南而去，来犹不能尽瞩焉。于是西向拾级直下，一里抵坞中。

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转，半里，复稍上逾冈西，复平行岭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盘岭。见西南路稍大，从之。一里，得数家当岭头，其茅舍低隘，牛畜杂处其中，皆所谓猓猓也。男子皆出，妇人莽不解语，索炊具无有应者。是即所谓箐口也，海崖之界，于是止焉。由冈头西南去，为越州道；从此西北下，即越州属，为曲靖道。遂西北下岭。始甚峻，一里，转西渐夷。于是皆车道平拓，无龃龉之虑矣[5]。又西一里，饭于树下。又西驰七里，始有坞北来。遂盘东山北转，一里，始横截北来之坞。余始意坞中当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坞亦中洼也。坞中横亘一冈，南北俱成盘壑，而壑南复有冈焉。从中亘者驰而西，一里，复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猓猓数家。问之道，不能对也。从脊西下三里，连越两坡，又见坞自北来南向去，其中皆圆洼贮水，有冈中间，不通流焉。从坡上西北望，则龙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则越州南岭，隔山遥障，所谓西峰也；而东峰之外浮青直对，则大龟之峰，正与此南北相准焉。西下坡，又有一坞自北而南，南环

为大坞，与东界连洼之坞合。此坞始有细流中贯，夹坞成畦。流上横小桥西度，有一老人持筐卖梨其侧，一钱得三枚，其大如瓯，味松脆而核甚小，乃种之绝胜者，闻此中有木瓜梨，岂即此耶？西上一冈，平行冈上四里，直抵西峰下，则有坞随其麓，而深涧潆之，所谓龙塘河也，然但见涧形，而不能见水。乃西下坡约半里，随坞出西南，先与一小水遇，随之；既乃截坞而西，又半里，始与龙塘河遇⑥，有大石梁跨其上。桥右村庐累累，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复茅舍矣。龙塘河之水，发源于东北山峡中，其处环潭甚深，为蛟龙之窟，即所谓曲靖东山之东峡也。其山北自白水铺西分水岭分支南下，亘曲靖之东，故曰东山；而由此视之，则为西岭焉，南至此，濒河而止。其西腋之中，为阆木山；东腋之中，为龙潭，即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坞中，即为越州属，州境至此而止，而田畴悉环聚焉。

由村西上坡，即东山之南尽处也。二里，逾冈头，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岭驰来，谓余曰："可亟还下山宿。前岭方有盗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妇后至，所语亦然。而仰视日方下午，前终日驰无人之境，皆豺狼魑魅之窟，即深夜幸免，岂此昼行，东西夹山而居者甚众，反有贼当道耶？因诘之曰："既有贼，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剥行者衣，余夫妇得迂道来耳。"余疑此人欲诳余还宿，故托为此言。又思果有之，今白日返宿，将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况既劫人，彼必无复待之理，不若即驰而去也。遂叱顾仆行，即

从冈上盘北山而西。盖北即东山南下之顶，南即其山下坠之峡，而盘江自桥头南下，为越州后横亘山所勒，转而东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断之，故下皆砠硞。路横架岭上，四里抵其中，旁瞩北岭，石参差而岫屼嵺，觉云影风枝，无非惴人之具，令人错顾不定，投趾莫择。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处土倾峡坠，崩嵌交错，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缀行。其坠处皆流土，不可着足，必从石瓣中宛转取道。其石质幻而色异，片片皆英山绝品，惟是风鹤惊心，不能狎憩而徐赏之。亡何[7]，已下见西坞南流之江，知去桥头不远，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莲瓣中人矣。

从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复行支陇，遂多聚庐之居。又一里，路北江回堰曲，中涵大塘一围，四面丰禾环之；东有精庐，高倚东山之麓；西则江流所泄，而石梁横跨之。又行畦间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长，是为南盘之源，北自炎方[8]、交水、曲靖之东，直南至此。是桥为曲靖锁钥，江出此即东南流，绕越州之东而南入峡焉。逾梁而西约半里，上坡北，而宿于逆旅，即昔之所过石堡村也。适夜色已暝，明月在地，过畏途，就安庐，乐甚。问主人："岭上有御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邻人。下午樵于山，数贼自山后跃出，剥三人衣，而碎一人首。与君来时相后先也。"予于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愧以私衷臆度之也。盖是岭东为越州，西为石堡，乃曲靖卫屯军之界，互相推诿，盗遂得而乘之耳。

【注释】

①桥下溪流：此溪即今篆长河。

②县丞(chéng 成)：县令的佐官，掌管文书及仓狱。

③陆凉：明置陆凉州和陆凉卫，皆在今陆良县境，但州卫不同城。陆凉州治在今陆良县治东北二十五里，万历二十八年(1600)始建土城，今称旧州。陆凉卫城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即今陆良县城。清初(1666)裁卫归州，移州城于卫城，州治始在今陆良县城。

④海崖土司：中心在今曲靖市东南部茨营南隅，水城河水库以北，今名海寨，分大海寨、小海寨两村。

⑤龃龉(jǔ yǔ 咀语)：同“岨峿”，《游记》亦作“砠碚”，形容地面参差不平。

⑥龙塘河：今称龙潭河，从北往南流贯曲靖市茨营坝，在越州附近汇入南盘江。

⑦亡(wú 无)何：不久。

⑧炎方：明为炎方驿，今名同，在曲靖市北境。

【译文】

初七日　早晨起床，仍然是云雾迷漫。吃过饭就出发。有哨兵索要路条公文，又返回住处，解开行李找出批条给哨兵看了才通过。于是朝西北顺着山坡平缓地往下走，这段路很平坦，而且山坡南面种满了麻，大概山坡下面也有山坞通向西边。往西急行四里，才走到溪水边。顺着溪流逐渐往南走半里，又沿着山坡往西转，又走一里，下坡。向西边远看西南坞中，有个几家人聚居的村落，种满庄稼的田地分布在村落四周，这条溪水顺着山坞环绕着村落流过。其坞从北山顺着山坡往南延伸下去，中间有一股水，也是从北往南流，和绕过村落的溪水在村子北边会合，合流之后向西南方穿透峡谷而去。于是往西横穿从北边延伸过来的山坞，走半里抵达由北边流来的水边，有座新建的石桥横跨水面，这里名独木桥。想来过去是用独木做桥，如今虽然建起石桥却还仍然沿用旧名称。桥下的溪流，水量是西边流来之水的三倍，所以知道北坞中的水源比东边的

水源长远。往西过桥后，立即上岭，朝西南方一直往上爬，山很陡峻，往上一里半，越过岭脊。又往西平缓地下一里，有条顺着山冈往南去的岔路，是去陆凉州的道路。山冈西边的山坞中，又有几家人聚居在那里，也属于陆凉州管辖。其坞也是从北往南走向，坞中虽有村子却没有溪流。道路往西伸下去而横穿山坞，半里，经过村子北边，又半里，抵达西边的高山下，于是攀登峻岭而上，陆凉州的边界，西边就到此为止了。大概因为那条溪流往南流到陆凉州，所以西边从这道山坞开始，东边抵达回窖坡西山，中间都属于陆凉州管辖。从这里往南抵达陆凉卫，途中经过尖山、天生桥，相距还有八十里。顺西岭而上，又属于海崖土司，是由亦佐县右县丞、姓龙的土司管辖，〔亦佐县有左、右两位县丞，都是土司。左县丞姓沙，辖地在本县，是与布雄土司一同进攻黄草坝的人。右县丞姓龙，有人说就是姓海，辖地在这里，但家在越州附近。〕其属地东边起自此岭，西边抵达箐口。海崖土司东边和亦佐县的西界被从中隔断，罗平州、陆凉州的属地间隔交错在其中，和亦佐县不接壤。

从山岭东麓往西攀登，多次爬陡峰，多次走平地，陡峻之处为悬崖峭壁上环绕着的石阶，平坦之路则曲曲弯弯、连续不断。三次攀登陡峰而三次翻越岭头，一共走了七里，远远看见南面平地上有几十家聚居的村寨，北面的山峰则直直地耸立着、孤伶伶地悬在天地之中。原来从马场往西走时，就远远地望到有座尖削的山峰，特别地突出于众峰之上，却没料到竟直接走到其下面了。又一里，沿着石梯在空中攀登，往西北抵达陡峰前。这时，明亮的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蓝色的天空明净如洗，四周群峰暴露无遗，而这座山最高，不仅是独木桥西边的山峰，低伏如平地，即使远到回窖坡主峰，在高大方面也不能和这座山相抗衡，只有拐泽河边的鸡场西岭，才和它遥相对抗、不相上下。两座高山之间碧玉般的山峰层层叠叠，都是从南绕着转西走向，从而和西南边的巨峰连接。这是往东看到的极为壮观的景致。往西则是乱峰迂回、互相掩映，众多的

箐沟盘旋交错，远处虽然没有什么高山，但近处已有很多自然生成的屏障了。往南看则分支山脉走向垂直，近处豁然开阔，远看重山环绕，这是和独木桥一带的众山遥相连带而往下聚集的山脉。西南方远处有两座山峰凑合在一起，如同秀眉分在两端，这会不会是盘江往南流的通道呢？朝西的是越州所背靠的山峰。而朝东的山峰之外，还有一峰高高耸立在空中，其南部又向上涌起青翠的山顶，团团地如同圆形车盖一样，这是奇特地屹立在陆凉州、路南州、师宗州、弥勒州四州的交界处的大龟山吗？远处南部众多的山峰，全部是大龟山的分支山脉，而此峰又和大龟山相差无几了。从陡峰西部翻过山梁稍稍往下走，立即有石坡斜斜地悬挂，平缓地延伸、平缓地峙立，茂盛的古树生长在石坡上面，这也是在高山上唯一见过的景象。从石坡上顺着阶梯往西下一里，有道曲折环绕的沟壑，中间低洼，四周闭合，其中又悬立起高台，平行远看沟壑之中，夹在洼坑两旁的山冈，横贯于沟壑之外，石头上树荫苔痕，映衬着五彩的光芒、流动的云霞，令人精神气概全都为之一震。从横贯之冈往西南转，二里，又越过一座山梁。再往西经过一座孤立耸起的山冈，有索要路条公文的哨兵，没有理会就过去了；越过山冈向西走一里，又上坡，再走一里，往西经过其险要地段时，又有索取路条批文的哨兵，也没有理会就离开了：想来都是所说的海崖土司的哨兵。越过山梁，朝西还是看不见盘江。又往西边走半里，西部的障碍才过完了，往下视野遥远开阔，一眼看到盘江的江流，从西北往东南流去，但江流的来源从这里还不能尽情眺望。于是向西边顺着石梯径直往下走，一里抵达坞中。

又往西走半里，沿着西山往南转，半里，又逐渐往上越到山冈西面，再顺着岭上平行。半里，有岔道，一条直直往西下坑，一条往西南环绕山岭。看起来往西南的路稍微大点，便从这条路走。一里，看到几家人住在岭头，他们的茅草屋低矮狭窄，耕牛等牲畜和人杂处屋中，都是所称的倮倮。男人都外出了，妇女粗鲁，不懂汉话，向

她们借用炊具而没有人答应。这里就是所说的箐口，海崖土司的边界，到这里为止。从冈头往西南方向走，是去越州的路；从这里往西北方向下去，是越州辖境和去曲靖府的路。于是从西北下岭。开始很陡，走一里，路转向西后渐渐平缓。从此都是平坦、宽阔的车道，走起来不再担忧高低不平了。又往西走一里，在树下吃饭。又往西急行七里，有山坞从北边伸来。于是绕着东山往北转，一里，于是横穿北边来的山坞。我当初估计坞中应有河水流向南边，却不知北坞也是中洼之地。坞中横贯一座山冈，南北两面都形成盘壑，而盘壑的南面又有山冈。顺着坞中横贯的山冈往西急行，一里，又往西上坡。又一里，登上坡脊，也有几家倮倮居住。向他们询问道路，不能回答。顺坡脊往西下三里，又接连翻过两座山坡，又看见一道山坞从北边延伸过来后往南边下去，坞中尽是贮存有水的圆形洼地，有山冈隔在中间，水不互相流通。从坡上向西北看去，则龙潭的山，从北面分出高耸的支脉，屏风般耸列着往西延伸，这是近处的山；向西南看去，则越州南面的山岭，隔着山形成远方屏障，是所说的西峰；而东峰之外青翠的山峰直直相对，则大龟山之峰，正好和这里南北相对。往西下坡，又有一道从北往南走向的山坞，往南面环绕成大坞，和东部洼地相连的山坞会合。这座山坞才有细流纵贯其中，坞中沿细流两边形成田陇。从横跨细流的小桥往西走，有位老人提着筐子在桥边卖梨，一枚铜钱买到三个梨，大小如同小盆，味道甜脆、质地松软，而且核很小，是品种极佳的梨，听说这地方有木瓜梨，是否就是这种梨呢?往西登上一座山冈，沿冈平行四里，一直抵达西峰下面，有山坞伴随在峰脚，而且有很深的涧沟盘绕坞中，是所说的龙塘河，然而只能看见涧沟的形状，而不能看到水流。于是往西下坡约半里，随着山坞从西南方出去，先遇到一条小河，顺着小河走；不久就横穿山坞往西，又走了半里，才和龙塘河相遇，有座大石桥横跨在龙塘河上。桥右边村庄中的房屋重重叠叠，背靠西山居住，所见的民房到这里才全部都是瓦房，而不再是茅草房了。

龙塘河的水，发源于东北边的峡谷中，那里圆形的水潭十分深，是蛟龙的巢穴，就是所说的曲靖东山之东峡。东山从北边白水铺西面分水岭的支脉往南延伸下来，纵贯曲靖府东部，所以叫做东山；而从这里看过去，则成了西岭，往南延伸到这里，在龙塘河边止住。东山西侧的分支山脉中有阆木山；东侧的分支山脉中，有龙潭，就是龙塘河所发源的地方。从箐口往西下到坞中，则是越州所属的范围，越州西部边界到此而止，而田地全部环绕、聚集在这里。

从村庄西边上坡，是东山南端尽头处。走了二里，越过冈头，正盘坐在石头上稍作休息，忽然有一个人从西边岭上奔跑过来，对我说道："可以赶快返回山下住宿。前边岭上正有强盗抢人，不要再过去了。"不久他的女人在后赶到，所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而我抬头看太阳，正是下午时分，之前整天奔走于毫无人烟的地区，全是如豺狼鬼怪的洞穴遍布其间，即使是深夜行走也能幸免于难，难道现在白天走路，山岭东西两面居住的人很多，反而会有盗贼当道吗？于是追问他们道："既然有盗贼抢劫，你们怎么能过得来？"那人说道："盗贼正在剥行人的衣服，我夫妇因此得以绕道过来了。"我怀疑这个人想骗我返回去住宿，所以假借这样的话作托词。又想，如果真有强盗，今日白天返回去住下，那明天谁又能保证强盗不来呢？况且既然抢了人，盗贼一定没有再等在那里的道理，不如立即急行而离开此地。于是呼喊顾仆出发，立刻从山冈上绕着北山往西走。因为北面是东山往南延伸的顶部，南面是东山断陷下去的峡谷，而盘江从桥头往南流，被越州后面横贯的大山所阻止，转向东流，于是横穿东山南麓而切断东山，所以下去的道路坎坷不平。道路横跨岭上，走四里抵达东山中部，从侧面看北岭，石头参差不齐而山峰光秃，只觉得云动之影、风吹树枝，无一不是令人恐惧不安的道具，使人不停地东顾西看，投足慌不择路。又往西走四里，才往西南下到片片岩石的包围之中。这里泥土塌落，峡谷深陷，崩石纵横交错，而岩石裸露其中，如裂开的花瓣连接不断地排列。那些深陷下去的地

方都是松动的泥土，不能落脚，必须从片片石瓣之中转来转去地找路走。这些岩石质地变幻而色彩各异，片片都是山上罕见的绝妙佳品，只是风声鹤唳、怵目惊心，不能随意休息而慢慢地观赏它们。不久，往下已经看见西边坞中往南流去的盘江，知道距离桥头不远了，能够脱离危险的境地，才靠在石缝中稍作休息，竟然作了一回青色石莲花瓣之中的人。

从石瓣中往下走一里，不久来到西边山麓，又在支陇上走，于是村落房舍多了。又走一里，路北江水回转、挡水的堤坝弯曲，其中形成一圈大塘，四面环绕着茂盛的庄稼；东边有精致的房舍，高高地傍靠在东山之麓；西边则是盘江江流的河道，而石桥横跨盘江之上。又在田畦间走半里，才抵达石桥。此桥不高而长，桥下水是南盘江的上源，从北面炎方驿、交水、曲靖府的东部，径直往南流到这里。这座桥是曲靖府的交通要道，盘江流经这里后就往东南流走，绕过越州的东部而往南流入峡谷。过桥后往西走了大约半里，上坡往北走，然后到客舍住宿，是前些时候所走过的石堡村。正好此时天色黑了，明亮的月光洒在地上，顺利通过令人生畏的旅途，住进了安全适意的客舍，心里很高兴。问客店主人道："山上有抢人的强盗，真的吗？"主人说："就是我的邻居被抢。他们今天下午在山上砍柴，几个盗贼从山后跳出来，将三个人的衣服剥掉，并且砍掉一个人的头。就发生在你过来时相前后一点。"我于是才感谢先前阻止我前进、让我回去住宿之人的情份，而且暗自惭愧自己用私心去揣测、猜疑他们。大概因为这座岭东部属于越州管辖，西部属于石堡村，是曲靖卫守军的范围，两家互相推诿，盗贼于是得以乘机行事罢了。

【原文】

初八日　昧爽饭，索酒而酌，为浴泉计。遂由村后越坡西下，则温泉在望矣①。坞中蒸气氤氲，随流东下，田畦

间郁然四起也。半里，入围垣之户，则一泓中贮，有亭覆其上，两旁复砖甃两池夹之。北有榭三楹，水从其下来，中开一孔，方径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热烁肤，较之前浴时觉甚烈。既而温调适体，殊胜弥勒之太凉，而清冽亦过之[②]。浴罢，由垣后东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腾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对之觉尘襟荡涤，如在冰壶玉鉴中。

北行十里，过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门[③]。时有戈参戎者，奉按君命，巡诸城堡，高幢大纛[④]，拥骑如云，南驰而去。余避道旁视之，如赫电，亦如浮云，不知两界青山见惯，袒当谁左也[⑤]。饭于面肆中。出东门半里，入东山寺。是名青龙山，而实无山，郭东培嵝，高仅丈余，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层楼配之，置宏钟焉。钟之大，余所未见也。殿左有藏经阁，其右楼三层，皆翼于峿嵝之旁而齐其末者[⑥]。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场大道。又三里过白石江，又二里过一坡。又十里抵新桥，殷雷轰然，大雨忽至，避茅檐下，冰霰交作，回风涌之，扑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霁。仍北行，泞滑不可着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门。由沾益州署前抵东门[⑦]，投旧邸龚起潜家。见其门闭，异之，叩而知方演剧于内也。余以足泥衣垢，不乐观优[⑧]，亟入其后楼而憩焉。沾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则在交水。

初九日　余倦于行役[⑨]，憩其楼不出，作数日游纪。是

日为重九，高风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独作袁安僵卧之态[10]，以日日跻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携菊具酌，不觉陶然而卧。

初十日　寒甚，终日阴翳。止寓中。下午复雨，彻夜不休。

十一日　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复为强驻，厌其酒脯焉[11]。初余欲从沾益并穷北盘源委，至交水，龚起潜为余谈之甚晰，皆凿凿可据，遂图返辕，由寻甸趋省城焉。

十二日　主人情笃，候饭而行，已上午矣。十里仍抵新桥，遂由岐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12]，乃从西北峡中来，路乃从西南峡中入。一里登岭，一里陟其巅。西行岭上者又一里，乃下。初从岭头下瞰西坞，有庐有畴，有水潆之，以为必自西而东注石幢者。迤逦西下者又一里，抵坞中，则其水返西南流，当由南谷中转东而出于白石江者[13]。询是村为戈家冲[14]。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15]，诧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16]。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于是盘折坂谷四里，越刘家坡，则翠峰山在望矣。盖此山即两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17]，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烧箐岭，又北而度响水西岭，又北而结为此山；又西夹峙为回龙山，绕交水之西北，经炎方，又北抵沾益州南；转东，复折而南下，峙为黑

山，分为两支。正支由火烧铺、明月所之间南走东折，下安笼所，入泗城州，而东峙为大明山，遂尽于浔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西分水岭，又分两支：直南者由回窑坡西岭，西南峙为大龟山，而尽于盘江南曲；西南分支者，尽于曲靖东山。其东南之水，下为白石江；东北之水，下为石幢河；而西则泄于马龙之□江[18]，而出寻甸，为北盘江焉。然则一山而东出为南盘，西出为北盘，惟此山及炎方足以当之；若曲靖东山，则旁支错出，而志之所称悉误也。由刘家坡西南，从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妪，乃翠峰山下横山屯人也。随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径坞一里，有小水自西北来，小石梁跨之。从此西南上坡，为三车道；从此直西溯小水，自西南岸入，为翠峰间道。其路若续若断，横截坞陇。三里，有大道自东南来，则自曲靖登山之径也，于是东南望见三车市矣[19]。遂从大道西行，二里，将抵翠峰下，复从小径西南度陇。风雨忽至，顷刻而过。一里，下坡涉深涧，又西上坡半里，抵横山屯。其屯皆徐姓。

老妪命其子从村后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即有两小涧合流。涉其北来者，溯其西来者，遂蹑峻西上。一里半，盘岭头而北，转入西峡中，则山之半矣。其山自绝顶垂两支，如环臂东下：北支长，则缭绕而前，为新桥西冈之脉；南支短，则所蹑以上者。两臂之内，又中悬一支，当坞若台之峙，则朝阳庵踞其上，庵东北向。其南腋又与南臂环阿成峡，自峰顶逼削而下，则护国旧寺倚其间。自西峡入半

里，先达旧寺，然后东转上朝阳，以旧寺前坠峡下堑也。旧寺两崖壁夹而阴森，其病在旁无余地；朝阳孤台中缀而轩郎，所短在前少回环。余先入旧寺，见正殿亦整，其后遂危崖迴峭，藤木倒垂于其上，而殿前两柏甚巨，夹立参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锡殿中者[20]，一见即为余爇火炊饭。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间东登朝阳。一头陀方曳杖出庵门[21]。余入其庵，亦别无一僧，止有读书者数人在东楼。余闲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两株，其花大如盘，簇瓣无心，赤光灿烂，黄菊为之夺艳，乃子种而非根分[22]，此其异于诸菊者。前楼亦幽迴，庭前有桂花一树，幽香飘泛，远袭山谷。余前隔峡盘岭，即闻而异之，以为天香遥坠，而不意乃敷萼所成也[23]。桂芬菊艳，念此幽境，恨无一僧可托。还饭旧寺，即欲登顶为行计，见炊饭僧殷勤整饷，虽瓶无余粟，豆无余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异之。及饭，则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即为淡斋师也。先是横山屯老妪为余言："山中有一僧，损口苦体，以供大众。有予衣者，辄复予人。有饷食者，已不盐不油，惟恐众口弗适。"余初至此讯之，师不对，余肉眼不知即师也。师号大乘，年甫四十，幼为川人，长于姚安，寄锡于此，已期年矣[24]。发愿淡斋供众，欲于此静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疯痒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见之，方不忍去，而饭未毕，大雨如注，其势不已，师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师独留正殿，无具无龛，彻夜禅那不休[25]。

十三日　达旦雨不止，大乘师复留憩。余见其瓶粟将尽，为炊粥为晨餐，师复即另爨为饭。上午雨止，恐余行，复强余餐。忽有一头陀入视，即昨朝阳入庵时曳杖而出者，见余曰："君尚在此，何不过我？我犹可为君一日供，不必啖此也[26]。"遂挟余过朝阳，共煨火具餐。师号总持，马龙人，为曲靖东山寺住持，避嚣于此，亦非此庵主僧也。此庵主僧曰瑞空，昨与旧寺主僧俱入郡，瑞空归而旧寺僧并不知返，盖皆蠢蠢，世法佛法，一无少解者。大乘精进而无余资，总持静修而能撙节[27]，亦空山中两胜侣也。已而自言其先世为姑苏吴县藉[29]，与余同姓。昔年朝海过吴门，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师不果而归。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楼，寒更甚，而夜雨复潺潺。

【注释】

①温泉：即石堡温泉，为碳酸泉，宜于饮用，可治疗肠胃病。今建有温泉疗养院，从曲靖有公路可达。

②殊胜句：明清弥勒县境温泉有三。城北三十里的步阙温泉，不当开远、弥勒、泸西道上。今弥勒城西的梅花温泉，温度不算低。据康熙《弥勒州志》："翠微温泉，朋普翠微阁，清如步阙，春夏稍凉，浴宜秋冬。"正符合《游记》所述。霞客浴者应为弥勒朋普的翠微温泉。

③曲靖：明设曲靖府和曲靖卫，皆治南宁，即今曲靖市区。潇湘江边的古城遗迹，至今还依稀可见。曲靖一带曾经是云南的行政中心。南北朝时期的宁州治所味县在今曲靖市西北的三岔。唐宋时又称石城，隋代南宁州总管府及唐代前期的南宁州都督即治石城。南诏和大理时皆设石城郡，为控制滇东的重镇。现今曲靖一中的碑亭内，保存了乾隆年间在曲靖杨旗田出土的爨宝子碑，系东晋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立。另有石城会盟碑，记述了明政三年

(971)大理割据政权与三十七部会盟的事。两碑书法极精,且是爨氏和段氏时期的重要史料,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幢(chuáng 床):古时作为仪仗用的一种旗帜。

⑤袒当句:左袒或右袒,即露出左臂或右臂。西汉时,大将周勃清除吕氏,在军中对众说: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军队都左袒,表示拥护刘氏。袒当谁左:意即谁露出左臂表示拥护呢?

⑥峿嵝(lǒu 娄):同"培塿",即小土山。

⑦交水:元设交水县。明代废县,但地名仍称交水,属沾益州。后为沾益县治。即今曲靖市的西平镇。 沾益:隶曲靖府,包有今宣威、富源两县地及曲靖市北部,治今宣威市区。明末,沾益州土官叛乱,流官知州于天启二年(1622)逃到交水,筑城寄治,而沾益土司仍居州治,在今宣威市区,于是出现土官流官各自设署的情况,此处所述沾益州署即流官治所。清代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流,于原沾益州治处新设宣威州,即今宣威市;并承认已迁交水的为沾益州。至此,原属沾益州的范围析为两个州。

⑧不乐观优:原脱"优"字,据四库本补。

⑨行役:即行旅,在外长途跋涉。

⑩袁安:字邵公,东汉汝南人。洛阳下大雪,人多出来乞讨吃食,袁安独僵卧不起,被洛阳令知道,举为孝廉,后官至司徒。

⑪厌:通"餍",即吃饱。

⑫新桥:今名同,在西河南岸,西平镇和曲靖间的公路东侧。 石幢:即石幢河,清代称阿幢河,今称西河,从西往东流入盘江。

⑬白石江:今名同,在曲靖火车站南,从西向东流,又折南入潇湘江,水小处几乎只等于一条大沟。

⑭戈家冲:今作戈家屯,在曲靖西北隅。

⑮沐西平:即沐英。古人习惯以某人的官爵名为其别号,沐英受封为西平侯,故人多称沐西平。

⑯坳堂:同"坳塘",即最小的水塘。

⑰宜良:明为县,隶云南府,即今宜良县。

⑱□江:原空一字。《明一统志》:"东河,在马龙州治东。""西河,在马龙州治西,东流合东河,入寻甸军民府界。"江源今仍称东河,以下各段今称龙潭河、马过河、马龙河。

⑲三车市：明时又称三岔口堡。今作三岔，在曲靖市区西北。

⑳寄锡：行脚僧投某寺院暂住，必须将他随身带的锡杖挂在僧堂东西两边的壁上，故称寄锡、挂锡，又称挂单。

㉑头陀：梵文音译，意为"抖擞"，即苦行僧。头陀应守住空闲处、常乞食、穿百衲衣等十二项苦行，称头陀行。后来也称行脚乞食的僧人为头陀。

㉒乃子种而非根分："根"原作"苗"，据徐本、陈本改。

㉓敷萼（fū è 夫饿）：开花。

㉔期年："期"原作"暮"，据徐本、丁本改。期（jī 基）年：一整年。

㉕禅那：梵文音译，通常称"禅定"，略称"禅"，即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为佛教修行的方法之一。禅定时，只许静坐，不能卧床睡眠，因此，禅定也叫坐禅。

㉖啖（dàn 淡）：吃。

㉗撙（zǔn）节：节省。

㉘姑苏：苏州府治西南有姑苏山，因以姑苏为苏州府的别名。 吴县：为苏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译文】

初八日 天亮时吃饭，索要酒来喝，为去温泉沐浴作准备。然后从村后越过坡往西下，于是温泉就看得到了。山坞中蒸气弥漫，随着温泉水流向东流下去，田畦间浓郁的蒸气四面腾起。走了半里，从矮围墙上的门进去，一池清澈的泉水就聚贮于墙内，有亭子覆盖在池上，两旁又用砖砌了两个池子把泉水夹在中间。北面高处有三间屋子，泉水从屋子下面流出来，其中开有一个孔，孔每边长一尺，可以用手捧水洗涤。于是脱衣在中池沐浴。刚下水时，感觉水热得烫皮肤，比从前温泉沐浴时的感觉更强烈。不久温度便很适宜体温，大大胜过弥勒州温泉过凉的水温，而泉水清澈的程度也超过那里的。沐浴完毕，从矮墙背后往东走半里。出到大路上。今日蓝天如洗，明亮的太阳光芒四射，从雅淡葱绿的峰上跃出，浩荡的水波映照在阳光下，面对这样的美景顿时觉得世俗的胸襟已被消

除干净，如同置身于冰壶玉鉴中。

往北走十里，经过南城，又走二十里，从曲靖府城南门进城。这时有个姓戈的武官参将，奉按察使的命令，巡视各城堡。高大的军旗林立，簇拥参将的骑兵如云，往南飞奔而去。我让在路旁注视着他们，如触目惊心的闪电，又如飘逝的云雾，不知道两旁的青山见此，谁会拥护他们呢。在卖面的店中吃饭。从城东门走出半里，进入东山寺。这里名叫青龙山，而实际上并没有山。城墙东面的小土冈，只有一丈多高，周边长不到五丈。其上建有大殿，前面列有一层楼配着，楼内置放宏钟，钟如此之大，是我从未见过的。大殿左边有藏经阁，其右是三层楼房，分别立在土冈旁边而和大殿底部相齐。在寺中留连徘徊了很久，从寺右出来，顺着城墙往北走，五里，走出演武场大路。又走三里经过白石江，又走二里过了一座坡。又走十里抵达新桥。雷声轰鸣，暴雨来临，在茅檐下避雨，冰雹雨点交相兴起，旋风涌来，直扑人的衣服和脸面，没有什么可以遮蔽。过了一阵天才晴开。仍然往北走，道路泥泞滑溜难以下脚。走了十里抵达交水，从城南门进城。经过沾益州署前而到达城东门，到原来住过的龚起潜家投宿。看到他家大门紧闭，感到奇怪，叩开门才知道他家正在内院演剧。我因为双脚泥泞衣服很脏，不愿意看，急忙进他家后楼去休息。〔沾益州只有土司在州治居住，而知州的官署则在交水。〕

初九日　我由于在外长途跋涉而疲倦，在后楼休息不出门，写几天来的游记。今天是九月九日，金风送爽。在这登高的节日，我独自一人作出袁安僵卧不出的态势，因为连日来攀登的崇山峻岭不少了。下午，主人送来菊花，备下酒宴，后在不知不觉中乐陶陶地入睡。

初十日　很冷，整日阴云遮天。留在住所里。下午又下起雨来，一夜没停。

十一日　我打算出发，主人用下雨为理由挽留，又因此强行让

我住下，在这里酒足饭饱。当初我准备从沾益州走，连同北盘江源流一齐穷究，到了交水，龚起潜对我谈论北盘江，十分清楚，都很确凿有据，于是考虑掉转方向返回，由寻甸府回省城。

十二日　主人情意深厚，等吃过饭启程，已经是上午了。走十里仍旧来到新桥，于是从岔路溯流往西南行。二里抵达西南小山下，石幢河水从西北峡谷中流来，道路往西南峡谷中伸去。走一里后上岭，攀登一里抵达其顶。又往西在岭上走了一里，于是下岭。当初从岭头上向下俯视西边的山坞，有村舍、田地，还有河水环绕，我认为水一定从西往东注入石幢河。绕来绕去地又往西下一里，来到坞中，则看到河水是返过来往西南流，可能是流经南边山谷中再往东转，然后流入白石江。询问这个村子名，叫戈家冲。从这里往西，以及翠峰山各涧的溪流，都是白石江上游的源头。源流短、水流小，回旋流经的区域不过在几里之内，而西平侯沐英的曲靖作战捷报，却夸大其词为冒着浓雾横渡白石江，从上游绕渡然后夹攻敌军，将这一切写入历史，成为不同寻常的功勋，却不知白石江和小水塘没有什么区别。征引史事、考证实际，不能完全相信史书的记载就是这个道理！于是在坡上谷中盘旋曲折地走了四里，越过刘家坡，就看得到翠峰山了。原来翠峰山是两边群山的中分之脊，南端从宜良县分支，往北越过木容箐，再往北越过火烧箐岭，还往北越过响水西岭，又往北就聚结为此山；然后又往西延伸，对峙为回龙山，绕到交水西北，经过炎方驿，又往北延伸到沾益州南边；转向东边，又折回去往南走，耸起为黑山，分成两支山脉。正支往南从火烧铺、明月所之间往南延伸后向东转，往下到安笼所，进入泗城州，然后向东耸立为大明山，最终延伸到浔州结束。旁边的分支往西南经过白水铺西的分水岭，又分成两支：一直往南走向的一支经过回窖坡西岭，在西南方耸立为大龟山，再延伸到盘江南岸结束；往西南走向的分支，延伸到曲靖府东山结束。翠峰山东南边的水，流下去是白石江；东北边的水，流下去是石幢河；而西边的水则流入马龙州的

□江，然后从寻甸府流出，称为北盘江。这样看来，则是一座山东边流出的水属于南盘江，西边流出的水属于北盘江，只有翠峰山和炎方驿才能够处于这种位置；如果认为是曲靖府东山，那么东山的分支山脉就是交叉延伸的，因而志书的记载完全错误。从刘家坡往西南，顺坡往上行一里，追上一位老年妇女，是翠峰山脚横山屯的人。跟着她又往西走了一里，于是下坡。在坞中走了一里，有条小河从西北流来，上面横跨小石桥。从这里往西南上坡，是去三车市的道路；从这里一直往西，顺着小河往上游走，从西南岸进去，是到翠峰山的小路。小路断断续续，横穿山坞陇冈。走三里，有条大路从东南边伸过来，这是从曲靖府登翠峰山的路，在这里往东南就看得到三车市了。于是顺大路往西走，二里，快到翠峰山脚时，又从小路往西南越过陇冈。风雨忽然来临，片刻就过去了。一里，下坡后涉过深涧，又往西上坡半里，抵达横山屯。这屯的人都姓徐。

那位老年妇女叫她儿子送我从村后进山。走半里后抵达翠峰山麓，就有两股小涧水合在一块流。渡过北边延伸过来的小水涧，顺着西边来的水涧往上走，于是攀爬陡峻的山峰往西上。一里半，绕着岭头往北走，转到西边峡谷中，是翠峰半山腰。翠峰山从最顶上分为两支垂下去，如同手臂一样往东环绕：北支长，就环绕在前，是新桥西冈的山脊；南支短，就是刚才攀爬的陡峰。两条手臂般的山脊之间，其中部又耸起一座山峰，正对山坞，如同高台一样地屹立，而朝阳庵就位于这座山峰上，朝阳庵面向东北。这座山峰的南侧又和翠峰山的南支山脊绕成峡谷，从峰顶上又窄又陡地伸下去，护国旧寺紧靠在峡谷中。从西边峡谷中进去半里，先到护国旧寺，然后往东转，登上朝阳庵，因为护国旧寺前峡谷深陷。旧寺两旁的山崖狭窄而阴森，不足的是寺旁毫无余地；朝阳庵位于孤峰顶上而位置开敞，短处在于庵前缺少回旋余地。我先进护国旧寺，看到寺里的大殿也还整齐，大殿背后就是笔直的山崖，十分陡峭，古藤、老树倒挂在山崖上，而殿前的两棵柏树十分巨大，位于大殿两侧，高

入云天。寺中只有一个僧人，是暂在殿中的行脚僧，一见面就为我烧火做饭。我于是换衣服、叩拜佛祖，并乘空闲往东攀登朝阳庵。一个头陀正拖着锡杖走出庵门。我进入朝阳庵，也没有其它僧人，只有几个读书人住在东楼。我在前庭漫步。庭院中有两株西番菊，盛开的菊花如同盘子一样大，花瓣簇拥而无花蕊，红光灿烂，黄菊的艳丽也因此而失色。西番菊是撒子栽种而不是分根，这和其它各种菊花的培育方法不同。前楼也幽静深远，庭院前有一棵桂花树，清香飘浮，香气侵袭到很远的山谷中。我先前隔着峡谷盘绕山岭，因闻到花香而感到奇怪，以为香气从天而降，而没想到是桂树开花所散发的香味。桂树芬芳，菊花艳丽，遗憾的是如此幽雅的环境，竟然找不到一位僧人可以托付。返回护国旧寺吃饭，计划饭后立即出发登上山顶，看到做饭的僧人殷勤地准备食物，即使是瓶钵中没有多余的粮食，盘中没有多余的蔬菜，也很有割下指头待客的心意，我感到惊异。到吃饭时，僧人自己则筷不沾菜，而只把菜敬奉客人，才知道是淡斋法师。在这之前横山屯的老妇对我说："翠峰山中有一位僧人，省嘴苦自己，以此供养大众。有人送给衣服，他总是又送给别人。有人送给饭，他自己不放盐不放油，只是担心不适应众人的口味。"我刚到旧寺便向僧人询问，淡斋法师不作回答，我凡人的眼光不明白他就是淡斋法师。法师的法号叫大乘，年纪才四十岁，幼时在四川省，在云南姚安府长大，到护国旧寺暂住已经一年了。发誓自己素食，供养大众，准备在这里安静地修行三年，一百天才下一次山。法师的身材矮小，而且眼睛有疯痒病。忍受身体的折磨，勤苦修行的精神，是世上所不曾有过的。我看到这一切，正不忍心离去，而饭没吃完，大雨如注，雨势不会停止，法师留我住在这里，我于是停留在寺里休息。这天夜里很冷，我住在前屋，法师独自留在正殿，殿中没有床具，没有椅柜，法师整夜坐禅不止。

十三日　一直到天亮雨都没停，大乘师又挽留我在寺中歇息。我看到他瓶钵里的粮食就要完了，于是煮粥作早餐，大乘师立刻重

新烧火做饭。上午雨停了，怕我出发，又强留我吃饭。忽然有一个头陀进来看，就是昨天进朝阳庵时拖着锡杖出去的那个僧人，他见我就说："您还在这里，为什么不去探访我？我还能为您提供一天的食宿，不必在这里吃了。"于是强拉我去朝阳庵，一齐就着火准备食物。头陀法号总持，是云南马龙州人，在曲靖府东山寺担任住持，因躲避吵闹来到这里，也不是朝阳庵的主持僧人。此庵的主持僧人叫瑞空，昨天与护国旧寺的主持僧人一起去曲靖府，瑞空返回庵中而护国旧寺的僧人并不返回来，大概都是愚昧无知的那类人，世间的法规、佛都的教规，一律了解很少。大乘师精益求精地修行而无多余的资财，总持师静心修行而能节省，也是翠峰山中的两位优秀僧人。不久他说起他祖辈的籍贯是苏州府吴县，和我同姓。前些年朝海经过吴门，山塘的徐氏想留他在放生池，总持师没有答应而返回来。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这天晚上住在朝阳庵西楼，比昨夜更冷，而且夜里雨又哗哗地下起来。

【原文】

十四日　雨竟日不霁，峭寒砭骨[①]，惟闭户向火[②]，不能移一步也。

翠峰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马龙西四十里，秀拔为此中之冠[③]。朝阳庵则刘九庵大师所开建者。碑言师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④]，曾中甲科[⑤]，为侍御[⑥]。嘉靖甲子[⑦]，驻锡翠峰。万历庚子[⑧]有征播之役[⑨]，军门陈用宾过此[⑩]，感师德行，为建此庵。后师入涅槃[⑪]，陈军门命以儒礼葬于庵之东原。土人言：刘侍御出巡，案置二桃，为鼠所窃。刘窥见之，佯试门子曰[⑫]："汝何窃桃？"门子不承。吓之曰："此处岂复有他人，而汝

不承。吾将刑之。”门子惧刑，遂妄承之。问：“核何在？”门子复取他核以自诬。刘曰：“天下事枉事多矣！”乃弃官薙发于此[13]。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14]，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沾益州土知州安边者，旧土官安远之弟，兄终而弟及者也。与四川乌撒府土官安孝良接攘，而复同宗。水西安邦彦之叛，孝良与之同逆。未几死，其长子安奇爵袭乌撒之职，次子安奇禄则土舍也。军门谢命沾益安边往谕水西，邦彦拘留之。当事者即命奇禄代署州事，并以上闻。后水西出安边，奉旨仍掌沾益，奇禄不得已，还其位；而奇禄有乌撒之援，安边势孤莫助，拥虚名而已。然边实忠顺，而奇禄狡猾，能结当道欢[15]。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总罗彩以兵助守沾益[16]，彩竟乘机杀边，并挈其资二千金去。或曰：彩受当道意指，皆为奇禄地也。奇禄遂复专州事，当道俱翕然从之。独总府沐曰：“边虽土司，亦世臣也，况受特命，岂可杀之而不问？”故至今九月间，沾益复杌棿不安[17]，为未定之局云。

下午饭后，伺雨稍息，遂从朝阳右登顶。西上半里，右瞰峡中，护国寺下嵌穽口，左瞻冈上，八角庵上踞朝阳右胁。西眺绝顶之下，护国后箐之上，又有一庵，前临危箐，后倚峭峰，有护国之幽而无其逼，有朝阳之垲而无其孤[18]，为此中正地，是为金龙庵。时霏雨复来，俱当岐而过，先上

绝顶。又西半里逾北岭，望见后数里外，复一峰高峙，上亦有庵，曰盘龙庵，与翠峰东西骈峙；有水夹北坞而下[19]，即新桥石幢河之源也。于是南向攀岭脊而登，过一虚堂，额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宫，则此山之绝顶也。

翠峰为曲靖名峰，而不著于《统志》。如阆木之在东山，与此隔海子遥对，然东山虽大，而非正脉，而此峰则为两江鼻祖。余初见西坞与回龙夹北之水，犹东下新桥，而朝阳、护国及是峰东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峰犹非正脊；及登顶而后知正南下坠之峡，则南由响水坳西，独西下马龙出寻甸矣[20]，始信是顶为三面水分之界。东北二面俱入南盘，南面入北盘。其脉南自响水坳西，平度而峙为此峰，即西度盘龙。其水遂南北异流，南者从西转北，北者从东转南。两盘之交错，其源实分于此云。

翠和顶高风峭，两老僧闭门煨火，四顾雾幕峰涨，略瞰大略。由南坞西下，为寻甸间道，余拟明日从之而去者。遂东南下，由灵官庙东转，半里入金庞庵。庵颇整洁，庭中菊数十本，披霜含雨，幽景凄绝。是庵为山东老僧天则所建，今天则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肃客具斋[21]，暝雨渐合。遂复半里，东还朝阳。欲下护国看大乘师，雨滑不能，瞰之而过。

十五日　达旦雨止，而云气叆叇[22]，余复止不行。日当

午献影，余遂乘兴往看大乘。大乘复固留。时天色忽霁，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过，为明日早行计。乃复上顶。环眺四围，远峰俱出，始晰是山之脉，但东西横列，而脉从中度，屡伏屡起，非直亘之脊也。惟翠峰与盘龙二峰，乃东西并夹。而翠峰之南，响水坳之支横列东下，而结为曲靖；盘龙之西，又南曲一支，始东下而结为交水，又横亘而北，始东汇炎方之水，又北始转度沾益之南坞焉。从峰东下，又还过八角庵，仍返餐于朝阳。为总持所留，不得入护国。是日以丽江，嵩明二处求兆于翠和灵签[23]，丽江得“贵人接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后，窃计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复合。

十六日　阻雨。

十七日　雨复达旦。一驻朝阳者数日，而总持又非常住，久扰殊为不安，雨竟日复一日[24]。饭后欲别而行，总持谓雨且复至，已而果然。已复中霁，既乃大注，倾盆倒峡，更甚于昨。

十八日　彻夜彻旦，点不少辍。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即闪烁之影一并无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榾柮作生涯，不复问前程矣。

十九日　晦雨仍如昨，复阻不行，榾柮闲谈。总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系，桁杨甚苦[25]，因笔记之。东山寺昔有藏经，乃唐巡抚所请归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26]，由乡荐擢守曲靖，以清直闻。慕总持师道行，请之检藏，延候甚密。迤东巡守以下诸僚，皆

有“独清”之恨，而周复不免扬其波，于是悉侧目之，中伤于抚台王伉，罗织无迹，遂诬师往还为交通贿赂，以经篚为筐篚[27]，坐以重赃。周复代为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　夜不闻檐溜，以为可行矣。晨起而雾，复以为霁可待也。既饭而雾复成雨。及午过大霁，以为此霁必有久晴。迨暮而雨声复瑟瑟，达夜而更甚焉。

二十一日　晦冥终日，迨夜复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阳东数十步。东峡中一庵当峡，是曰太平庵，盖与护国东西夹朝阳者。太平老僧煮芋煨栗以饷。

二十二日　晨起晦冥，然决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总持复赠之以米，恐中途雨后一时无宿者耳。既别，仍上护国后夹箐中观龙潭。潭小而流不竭，盖金龙庵下夹壁缝中之液，虽不竭而非涵潴之窟也。遂西上逾岭，循翠和宫之后，一里余，又逾岭而南下，雨犹霏霏不已。半里，及坞中。又一里，有岐北转，误从之，渐入山夹，则盘龙所登之道也。仍出从大道西南行。二里，有村当坞中，溪流自坞直南去，路由村西转北行。半里，涉坞而西，一里，又有村在坡间，是曰高坡村[28]。由村后下冈，有岐从坞中西南去，为小径，可南达鸡头村[29]；从冈上西北转，为大径，乃驼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谓余：“有间道自寻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乃近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30]。无同行之旅，不可独去，须从响水走鸡头村大道。”乃余不趋响水而登翠峰。问道于山僧，俱云：“山后虽即驼铜道，然路错难行，须

仍出鸡头为便。”至是余质之途人，亦多主其说。然见所云径路反大，而所云往鸡头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曰以村人为卜，然已过村。见有村人自山中负薪来，呼而问之，则指从北不从南。余乃从驼马路转西北，循冈三里，西北过一脊。其脊乃自盘龙南度者，余初以为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脉之曲。出坳西，见脊东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则下坠深曲，脊南北又从岭头骈峰高耸，各极嵯峨。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盖前自翠峰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间两度之矣。从坳西随南峰之上，盘腰曲屈，其坑皆深坠。北向一里，跻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于南北之中者。于是又一里，再跻北岭，始西北下。其时天已渐霁，无复晦冥之色，远峰近峡，环瞩在望。二里，下西坞。其坞自南而北，其中黄云盘陇。村落连错，一溪中贯之。问水所从出，则仍从新桥石幢河也。问其所从来，则堰口也。问其地何名，则兔街子也[31]。始信所过之脊，果又曲而南；过堰口，当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峰，第见其西过盘龙，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为指南者，不曰鸡头，即曰桃源，余乃漫随马迹，再历龙脊，逢原之异，直左之右之矣。下坞，南行二里，遂横涉其溪，中流汤汤，犹倍于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为堰口，聚落数十家，在溪北冈上。乃入炊。久之，饭而行，阴云复合。其处有岐，北入山为麦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岐来，一自北峡，一自西峡。余度其北来者，遂西入峡，渐上渐峻，天色亦渐

霁。四里，从岭上北转，则北峡之穷坠处。又一里，复逾岭而西。是岭自木容箐杨金山北走翠峰，复自盘龙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转而北，其东西相距，数里之内，凡三曲焉。余一日三过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遗耶！从岭西涉坞，其水遂南流。一里，于是又北转逾岭。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坞中，随小水北向出峡，始有坞成畦。路当从畦随流西去，而坞北有村聚当北冈上，是为洒家，想亦土酋之姓，或曰亦属平彝。乃一里经坞登冈，由洒家西向行。一里，越陇西下，有峡自北来，小水从之，是亦麦冲南来之道。遂循其坞转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32]，庐舍夹道，丰禾被坞。其处为平彝之屯。据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南宁[33]；自洒家之西抵三车，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马龙；自一碗冲之西抵鲁石，屯属平彝，而界则属于寻甸。盖寻甸、曲靖，以堰口老龙南分之脊为界；马龙、南宁，以堰口老龙为界；而平彝则中错于两府之交而为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余，过一坞，有二三家在西岭，其坞复自北而南。由村南转而逾冈西南下，二里，复有一坞，溪畴南环，聚落北倚，是为保官儿庄，夹路成衢[34]，为村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庄也。

【注释】

①砭(biān 边)骨：刺骨。

②向火：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至今云、贵仍称向火。

③翠峰山：今名同，在曲靖、马龙两县界上，依实际方位应为马龙东北，

“在马龙西四十里”的“西”字疑有误。

④太康：明为县，即今河南太康县。

⑤甲科：科举制度时，试题依其难易又分为甲、乙、丙、丁等科，甲科指考试中最高的科目。后来，甲科即指进士。

⑥侍御：即侍御史。明清时，侍御史即监察御史。

⑦嘉靖甲子：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⑧万历庚子：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⑨播：即播州宣慰司，明属四川，治今贵州遵义市。土司杨氏世有其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定杨应龙，即此处所说的“征播之役”。次年改置遵义军民府，并置附郭县遵义。

⑩军门：明代亦称总督、巡抚为军门。陈用宾为巡抚，故称军门。

⑪涅槃(niè pán 聂盘)：为梵文音译，指僧人逝世，又称“入灭”或“圆寂”。

⑫门子：明代对官衙下人的鄙称。

⑬薙：即“剃”。薙发：剃光头发，披上袈裟，出家为僧，又称“披薙”、“落发”。

⑭曲州、靖州：唐代曲州在今昭通，靖州在今昭通县北的靖安镇。但从元代开始，误认为曲州、靖州皆在今曲靖，并取名曲靖路，相沿讹误至今。

⑮当道：执掌政柄的人。

⑯把总：明代驻守京师的京营兵分三大营，设千总、把总等领兵官。各地总兵辖下的低级军官也称把总。此处指后者。

⑰杌桯(wù niè 兀聂)：本作“杌陧”，意为不安。

⑱垲(kǎi 凯)：地势高而土质干燥。

⑲有水夹北坞而下：原脱“有水”二字，据陈本补。

⑳马龙：明置州，隶曲靖府，即今马龙县。

㉑肃(sù 宿)客：恭敬地引进客人。

㉒叆叇(ài dài 爱代)：形容云很浓密的样子。

㉓求兆(zhào)：占卜吉凶。

㉔一驻朝阳者数日，而总持又非常住，久扰殊为不安，雨竟日复一日：原作“念自驻朝阳者数日”，据徐本、陈本改补。

㉕桁(háng 杭)杨：加在脚上或颈上拘系囚犯的刑具。

㉖石阡：明置石阡府，即今贵州石阡县。

㉗簏(lù 鹿):用竹子、柳条或藤条编成的圆形器,装佛经的称"经簏",装书的称"书簏"。筐篚(kuāng fěi 匡匪):皆装东西的竹器,方形的称筐,圆形的称篚。

㉘高坡村:今名同,分上下两村,在马龙县东北隅。

㉙鸡头村:今名同,在马龙县北境的铁路线上。

㉚东川:明置东川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会泽县。今东川市明时亦属东川府。

㉛堰口:今作沿口。 兔街子:今名同。两地皆在今马龙县东北境的西河沿。

㉜洒家:今作色甲。 新屯:今名同。两地皆在今马龙县北境。

㉝南宁:为曲靖府附郭县,在今曲靖市区。

㉞保官儿庄:今作保谷庄,在马龙县北境。

【译文】

十四日 雨下了一整天而没晴开,寒风刺骨,只有关着门烤火,不能走动一步。

翠峰山位于曲靖府西北,交水西南,距离两地都是三十里,在马龙州西面四十里,秀丽挺拔为这一地区之首。朝阳庵是刘九庵大师所开创的。庵中碑刻记载大师名明元,本来是河南省太康县人,曾经在科举考试时考中进士,担任监察御史。嘉靖甲子年,到翠峰山寄锡。万历庚子年发生征讨播州宣慰司的战争时,巡抚陈用宾经过这里,被大师的德行感动,为他修建了朝阳庵。后来大师去世,陈巡抚命令按儒家礼节将大师埋葬在庵东的平坡上。〔当地人说,刘监察御史外出巡视,在案上放的两个桃子,被老鼠偷吃了。刘监察御史从缝中看见后,假装不知道而试探手下人道:"你为什么偷桃?"手下人不承认。又吓唬他说:"这里哪还有其它的人,而你却不承认。我要对你用刑。"手下人害怕受刑。就胡乱承认偷了桃。再问:"桃核在哪里?"手下人又拿其它桃的核来自我诬陷。刘监察御史说:

“天下冤枉的事太多了！”于是放弃官职，剃发出家，来到这里。〕

曲靖府原本是唐朝的曲州、靖州所在地，后将两地合并起来设置府，因而地名也袭用原名。

沾益州的土知州安边，是原土官安远的弟弟，哥哥去世而弟弟接替哥哥的职务。沾益州与四川省乌撒府土官安孝良的领地接壤，而且还是同宗的亲戚。水西土司安邦彦叛乱时，安孝良和他一齐叛逆。没多久安孝良死去，他的长子安奇爵继承了乌撒府土官的职务，次子安奇禄则当任土舍。谢巡抚命令沾益土知州安边去晓谕水西土司，安邦彦拘留了安边。主管此事的人立即任命安奇禄代理沾益土知州，并且上奏朝廷闻知。后来水西土司放出安边，安边奉命仍然掌管沾益州，安奇禄不得已，把沾益土知州的职位归还了安边；但安奇禄有乌撒府援助，安边势力孤单，得不到任何人帮助，仅有土知州的虚名而已。而且安边确实忠顺，安奇禄狡猾，能结交当权的人，让他们喜欢。今年三月，何天衢命令把总罗彩率领军队帮助安边守卫沾益州，罗彩竟然乘此机会杀了安边，并带走了安边的二千金资产。有人说，罗彩接受当权者的旨意，都是为安奇禄创造条件。安奇禄于是又专擅沾益州政事，当权者们都安然地顺从这一局面。只有沐总府说：“安边虽然是土司，但也是朝廷有功勋的旧臣，更何况是专门授命，怎么能够被杀了却不追问呢？”所以直到今年九月间，沾益州还在动荡不安，形成大局未定的形势。

下午吃过饭后，等到雨渐渐停了，就从朝阳庵右边登翠峰山顶。往西上了半里，向右俯视峡谷中，护国寺如同下嵌在陷阱口一样，向左仰视冈上，八角庵坐落在朝阳庵右侧。往西眺望最高峰顶之下，护国旧寺背靠的山箐边，又有一座庵，庵前临陡箐，背靠峭峰，有护国旧寺的幽深却不狭窄，有朝阳庵的高燥却不孤立，是翠

峰山上最正的地势，这是金龙庵。这时雨雾又袭来，我完全没有走岔道，先攀登绝顶。又往西走半里越过北岭，看见背后数里以外，还有一座山峰高高耸立，峰上也有庵，名盘龙庵，和翠峰山东西对峙；有股水夹在北坞中往下流，是新桥旁边石幢河的源头。于是往南攀登岭脊，经过一间空屋，屋上的牌匾写着“恍入九天”。又往南攀登，一共半里路就进入翠和宫，就是翠峰山的最高顶了。

翠峰山是曲靖府有名的山峰，却没被载入《一统志》中。按照阆木山在东山的位置，和翠峰山隔着湖泊遥遥相对，然而东山虽然大，却不是主峰，而翠峰山则是北盘江、南盘江的源头。我当初看见夹在西坞和回龙山之间的北盘江水仍然往东流下新桥，而朝阳庵、护国旧寺以及翠峰山东麓的各股山水，又全都注入白石江，便怀疑翠峰山仍然不是主峰；等到登上峰顶后才知道，翠峰山正南面下坠的峡谷，是往南顺着响水坳西面，单独往西延伸到马龙州、再从寻甸府延伸出去，才相信翠峰山顶是三面水流的分水岭。〔东面、北面的水都流入南盘江，西面的水流入北盘江。〕其脉南部起自响水坳西面，平平延伸过来而耸立为翠峰山，然后往西延伸为盘龙峰。翠峰山中的水于是南北分流，南面的水从西边转向北流，北面的水从东边转向南流。南盘江、北盘江交错，其源头实际上就是由翠峰山区分的。

翠和宫在山顶高处，风很大，两位老僧人关着门烤火，四面环顾，雾气犹如帐篷一样笼罩着山峰，只能略为俯视大致情形。顺着南面的山坞往西下，是去寻甸府的小路，也是我计划明天离开这里要走的路。于是从东南面下山，经过灵官庙往东转，半里进入金龙庵。金龙庵很整洁，庭院里有数十株菊花，承受霜冻，饱含雨露，幽静的景致凄凉孤寂。金龙庵是山东省的老僧人天则创建的，如今天则僧人到省城昆明主持地藏寺，这里则由他的徒弟允哲主持。允哲备好斋饭恭敬地迎客，日落时雨渐渐下起来。于是又走半里，往东回到朝阳庵。想下山去护国旧寺看大乘师，因下雨路滑而不能

去，只能俯视而过。

十五日　到天亮时雨停了，但云雾很浓密，我又留在这里没有出发。太阳到中午露出来了，我于是乘着兴致去看大乘师。大乘师又坚决地挽留。这时天色忽然大晴，我准备启程。但估计来不及，姑且打算在这里过夜，计划明天早点出发。于是又登上峰顶，环视四周，远处的山峰全都显露出来，才看清这座山的脉胳，是东西走向横着排列，而主峰山脉从中间穿过，多有起伏，不是直直纵贯的山梁。只有翠峰和盘龙二座高峰，是并排分耸在东西两边。而翠峰的南面，响水坳的支脉横列着往东延伸，然后和曲靖府的山相连，盘龙峰的西面，又往南弯出一支山脉，才往东延伸，然后和交水的山相连，再横贯往北延伸后，才往东汇拢炎方驿的水流，又才往北转，穿越到沾益州南坞那里。从翠峰东面下山，又绕过八角庵，仍然回到朝阳庵吃饭。被总持师挽留，没能去护国旧寺。这一天，为去丽江府、嵩明州两地在翠和宫求占卜凶吉的灵签，〔去丽江府的签是“贵人接引喜更新”，去嵩明州的签是“枯木逢春欲放花”。〕都是吉兆。中午天晴后，我私下估计明天可以早早出发，太阳落山后雨又下了起来。

十六日　被雨阻挡。

十七日　雨又下到天亮。一连在朝阳庵住了数天，而总持师又不是常住此庵的僧人，我为长时间打扰他感到不安，雨竟然一天连一天地下个不停。饭后想和总持师告别然后出发，总持师说雨即将来临，不久果然下雨。到中午时又晴开一会，之后就大雨如注，倾盆大雨倒入峡谷中，比昨天下得更大。

十八日　整整一夜到亮，雨滴不曾稍有停止。前两天到中午时分都露出要晴的样子，今天则连太阳闪烁的影子也全不见了，而且更加寒冷，只能就着柴火度日，不再去想向前要走的路程了。

十九日　一夜的雨仍然和昨天一样，又被阻挡而不能出发，烤着柴火闲谈。总持师过去因为周知府的事被追捕囚禁，被刑具折磨

得很苦，我因此把这事记下来。〔东山寺从前有大藏经，是唐巡抚请回来的。知府周之相是石阡府人，通过乡荐而被提拔为曲靖府知府，以清廉正直而闻名。周知府仰慕总持师的道德修养，请他检索大藏经，接待伺候得很周到。滇东巡守以下的众多官僚，都对周之相"独清"的名声怀着忌恨，而周之相又免不了张扬这类风波，于是官僚们全都对总持师侧目而视，他们到巡抚王伉面前中伤总持师，编造罗列毫无踪迹的罪名，于是诬陷法师来来往往是交往勾结，接受贿赂，用经篚作为装赃物的工具，以大量贪赃为名判法师的刑。周知府又代法师交清赃款之后才离去。〕

二十日　夜里没有听到屋檐滴水，以为能够出发了。早晨起床时有雾，又以为天晴是屈指可待了。吃完饭后雾却又变成雨。到中午后天气大晴，我认为这次晴开后一定会晴得很久。等到太阳落山时却又响起哗哗的雨声，夜里雨下得更加厉害。

二十一日　一整天都昏暗，到夜里又下雨。这天下午，散步到朝阳庵东边几十步之外。东边的峡谷里有一座庵位于其中，这是太平庵，是和护国旧寺分别从东西两边夹着朝阳庵的寺庙。太平庵中的老僧煮芋头、烧栗子给我作饭吃。

二十二日　早晨起来天色昏暗，然而决定离开此地的念头，已经不能阻止了。上午就出发。总持师又赠送米，是担心我在中途遇雨之后一时走不到住宿的地方。告别总持师后，便去护国旧寺背后狭窄的箐沟里观看龙潭。龙潭不大但水不枯，大概是金龙庵下面夹壁缝中流下来的泉水，虽然不枯却不是容纳、积存水流的洞穴。于是往西上越过山岭，顺着翠和宫的背后走一里多，又越过山岭往南下，雨还是很大，下个不停。半里，走到坞中。又走一里，有岔路往北转，我错误地跟着岔路走，渐渐进入狭窄的山谷中，原来是攀登盘龙庵所走的路。仍然顺路出来从大路往西南走。二里，有个村子位于坞中，溪流从坞中往南直直流去，道路从村子西边转北行。半里，穿过山坞往西走，一里，又有村子位于坡上，这是高坡村。从村

后下冈，有条岔路从坞中向西南伸出去，是小路，可以往南通到头村；从冈上往西北转，为大路，是驮货物的马所走的道路。当初交水时，房主人告诉我："有小路从寻甸府到交水很近，只是这条交错复杂，是近日以来东川府驮铜马匹所走出来的路。没有同行旅伴，不能单独走，必须从响水坳走去鸡头村大路。"可是我没有响水坳而登翠峰山。向翠峰山的僧人询问道路，他们都说："山后是驮马走的路，但是这条路交错难走，必须仍然出到鸡头村才方走。"到了这里我询问途中遇到的人，也大多主张以上的说法。然我看到所说的小路反而宽大，而所说的去鸡头村大路反而狭小很，心里感到疑惑。想找村中的人来卜问，但已经走过了村子。见有个人背着柴从山里出来，呼唤他向他问路，则指示从北而不南。我就顺着驮货物的马路转向西北，沿着山冈走了三里，往西越过一道山梁。这是从盘龙峰往南延伸的山梁，我当初认为是盘峰的分支山脉往南延伸，而没有料到是主峰山脉弯曲延伸。从山西面出去，看到所攀登的山梁东面很平，而西面则弯弯曲曲地深下去，山梁的南北两端又顺着山顶并列耸起高峰，各峰都极其峭。想来这座山的中脊，还是直直地转向南。原来先前从翠峰越其脊往北走向的支脉，到这里又越过其往南走向的支脉，一道山在半天以内就被两次翻越了。从山坳西面沿着南峰往上走，曲折山路环绕山腰，山上的坑都深深地陷下去。往北走了一里，登上道坡。一里，又往北越过一道山梁，这道山梁平缓地纵贯于南北峰之中。于是又走一里，再攀登北岭，才开始从西北下。这时天已经逐渐晴开，不再是昏暗的天色，远处的山峰，近处的峡谷，环四周一览无遗。走二里，下到西坞。这道山坞从南往北走向，坞彩云飘绕两旁的山坡，村庄错落不断，一股溪流纵贯其中。询问水流出什么地方，原来仍然是流向新桥石幢河。又问其从什么地流来，则是从堰口。询问这里的地名，原来是兔街子。我才确信所越过的山梁，果然是又转南延伸；经过堰口后，应当又转向北。

先前攀登翠峰，只看到其西面越过盘龙峰，不走到这里，又怎么能知道其往南延伸经过堰口呢？先前为我指路的人，不说鸡头村，就说桃源，我却随心沿着马队的形迹走，两次翻越主峰山脉，异乎寻常的顺利，算得上是左右逢源了。下到坞中，往南走二里，于是横渡坞中溪流，溪流中游大水急流，犹如白石江源流的两倍。往南上坡一里，就是堰口，这是有数十家人的村落，位于溪流北面的山冈上。于是到堰口做饭。过了一段时间，吃了饭才出发，阴云又聚集起来。这里有岔道，往北进山是去麦冲的道路。我于是往西走，这里的溪流也是分岔流来，一股从北边的峡谷，一股从西边的峡谷。我渡过从北边流来的溪流，就往西进入峡谷，路越往上走越陡峻，天色也逐渐晴朗。四里，顺着岭边往北转，是北面峡谷最低的地段。又走一里，再越过山岭往西走。这座岭从木容箐的杨金山北面往翠峰延伸，再从盘龙峰南面延伸到高坡村，然后又往南延伸到这里，才转向北延伸，其从东到西之间的距离不过数里，数里以内，一共三次曲折延伸了。我一天之内三次翻越其岭，次数是多么频繁，山路上任何曲折都没有遗漏啊！从岭西穿过山坞，那溪水就往南流了。走了一里，于是又往北转翻过山岭。一里，往西北下山。二里，抵达坞中，跟随小溪往北走出峡谷，才有畦田遍布的山坞。道路应当顺着畦田、跟随溪流往西走，而山坞北面有村落位于北冈上，这村名洒家，〔想来村名也是当地酋长的姓氏，有人说这村也属于平彝卫。〕于是从坞中走一里登上山冈，经过洒家往西走。一里，越过山陇往西下，有条峡谷从北面延伸过来，小溪顺着峡谷流，这峡谷也是从麦冲往南来的路。于是沿着山坞转向西南走，二里抵达新屯，这里房屋在道路两旁，丰盛的庄稼覆盖山坞。这一地区由平彝卫屯守。根据当地人说，从堰口往北到兔街子，屯守属于平彝卫，而粮饷则依靠南宁县供给；从洒家往西到三车，屯守也属于平彝卫，而粮饷则依靠马龙州供给；从一碗冲往西到鲁石，屯守还属于平彝卫，而地界则属于寻甸府。大概因为寻甸府和曲靖府是以堰口主峰山脉

往南走向的分支分界；马龙州和南宁县是以堰口的主峰山脉分界；而平彝卫则是位于寻甸府、曲靖府正中交错的区域负责屯守的卫所。从新屯往西上坡，一共一里多路，经过一道山坞，有两三户人家住在西边岭上，其坞还是从北往南走向。经过村子往南转，然后越过山冈往西南下，二里，又有一道山坞，溪流、田地环绕山坞南部，村落靠在山坞北部，这村名保官儿庄，房舍位于大路两旁，称得上是最繁盛的村落，这里也是平彝卫屯守官所在的村庄。

【原文】

二十三日　中夜闻隔户夜起者，言明星烺烺[①]；鸡鸣起饭，仍浓阴也，然四山无雾。昧爽即行，始由西南涉坞，一里，渐转西行入峡，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坳脊，遂西下。两上两下，两度南去之坞，两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村在西坡上，是曰三车[②]。由其村后，复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坞，一里半，披西峡而入，于是峡中水自西而东。溯之行半里，渐盘崖而上。崖南峡中，箐木森郁，微霜乍染，标黄叠紫，错翠铺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余，渐盘而北折，下度盘壑，更觉深窈。二里，又循西峡上。一里，又逾一脊，是为南行分脊之最远者，东西皆其旁错也。由脊西下，涉坞再西，共二里，有峡甚逼。随峡西折而南行，半里，复西逾岭。半里出岭西，始见岭北有坞，居庐环踞冈上，是为一碗冲[③]。于是西行岭脊之上，其岭颇平，南北皆坞，而脊横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转逾冈西下，共一里，度一峡，想即一碗冲西向泄流之峡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颇长，一里陟其巅。于是东望所度诸岭，如屏层绕，而直东一峰，

浮青远出，恐尚在翠峰之外，岂东山阆木之最高处耶？北望乃其峰之分脊处，至是乃见回支环壑。而南望则东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环于板桥诸处者，不知此处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远甚，当是路南、邑市之间[4]。惟西则本支尚高，不容外瞩也。由巅南循坡西转，半里，又西度脊。从脊西向西北下坞，约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横二松渡之。其溪从西峡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复西逾脊，环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转而西下，有坞自北来，颇巨，横涉其西，塍泥污泞。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为鲁石哨[5]，其处已属寻甸，而屯者犹平彝军人也。由村南西上逾坡，一里，复逾冈头。转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从脊西下峡中，半里，峡北忽下坠成坑，路从南崖上行，南耸危巘，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则崩陨之余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来之坞，横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复西南上坡，横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峡，其南有峰尖耸，北有峰骈立。二里，从南峰之北逾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峰之南冈，与北峰隔坞相对。有村居倚北峰而悬坞北，是为郭扩[6]，始非平彝屯而为寻甸编户。

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涧，西登坡，循坡北行，又与骈峰东西隔坞。共二里北上，瞰骈峰之阴。遂西半里，逾冈，从冈上平行。有中洼之坑，当冈之南，横坠而西。其西有尖峰，纯石而中突，两腋属于南北，若当关之际。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峰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则

尖石峰之西麓矣。于是南界扩然，直望一峰最高，远插天表，余疑以为尧林山，而无可征也。迤东诸山，惟尧林山最高耸特出，在嵩明东二十里，与河口隔河相对[7]。登杨林老脊，犹东望而见之，今则南望而见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无尧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东二十里，耸秀插霄汉，环州之山，惟此为最耳。度壑西转，二里，越小溪桥，有村在北陇，是曰壁假[8]。由其西攀岭北上，旋逾坳而西，一里，复下涉壑，又南见天表高峰。时已追及一老人，执而问之，果尧林也。又西一里，复入西峡。蹑峡而上半里，逾岭西，西界遥山始大开，望见南龙老脊，自西南横列而东北，则东川、寻甸倚之为界者也。其脊平峙天际，而西南与东北两头各起崇峰，其势最雄，亦最远。从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东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处，山势独伏，而寻甸郡城正托其坳中。由伏处入，为东川道；西逾分列之脊，为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东麓而南，为马龙道。杨林之水，绕尧林之东，马龙水由中和北转，同趋而北，皆随此分列之山，而合于其东者也；但溪流犹不可见，而郡南海子则汪然可挹。从此西下，坡峻岭豁，二里抵其峡中。有小水亦南行，随之西南又半里，北坞回环，中有村庐当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坞，复上冈，一里抵冈头。随冈南下，转而西，共二里，坞自北来，溪流随之，内有村当坞，曰果壁，外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从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村倚坡之西，曰柳塘[9]。于是坡尽畦连，北抵回峰，西逾江而及郡，南接海子，皆禾

稻之区，而村落相望矣。从畦塍西行二里，则马龙之溪自东南峡出，杨林之溪自西南峡出，夹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横架其上，曰七星桥。其自南而北，为北盘上流，正与石堡桥之流，自北而南，为南盘上流，势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桥之大也[10]。过桥，有庙三楹，东向临之。中有旧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为江外河，或名为三岔河，无定里，亦无定名。而《一统志》又名其溪为阿交合溪，又注旧名为些邱溢派江，名其桥为通靖桥，然注其桥曰："城东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东南十五里合流，"又自异焉。按旧城在今城东五里，今城筑于嘉靖丁亥安铨乱后[11]，则今以十五里之说为是。乃屡讯土人，皆谓其流出东川，下马湖[12]，无有知其自沾益下盘江者。然《一统志》曰入沾益，后考之府志，其注与《一统》同。参之龚起潜之说，确而有据，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谓自车洪江下马湖，其说益讹。亦可见此水之必下车洪，车洪之必非马湖矣。盖车洪之去交水不远，起潜之谙沾益甚真，若车洪之上，不折而西趋马湖，则车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桥，则起潜之指示可知也[13]。

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随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岭又二里余，江折而北，路逾岭头折而南下。半里，由坞中西行，于是循凤梧南山之麓矣。按凤梧山者，在郡城东北十里，山脉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东突为是山，西北一峰圆耸，东南一峰斜骞，为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东来逼其

麓，转而东北入峡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龙东北行之脊也。《一统志》无其名，止标月狐山在城东北八里，环亘五十余里。以旧城计之，当即此山，第《府志》则月狐、凤梧并列，似分两山。然以山形求之，实无两山分受也。岂旧名月狐，后讹“狐”为“梧”，因讹“月”为“凤”耶？岂圆耸者为月狐，而后人又分斜骞者为凤梧耶？共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14]，水不甚大，而另汇连珠。盖郡城之流东南下，杨林之川南来，相距于壑口而不相下，遂潴而成浸者。坡南下处，石渐棱棱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鉴人眉宇。又西数步，又有泉连潴成潭，乃石隙回环中下溢而起，泛泛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圆若镜而无中空之隙，不知水从何出，然其清冽不若东泉之碧莹无纤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龙泉双月”，谓郡城东十里有双泉，相去十余步，月夜中立其间，东西各见月影中逗。以余观之，泉上石环树罨，虽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为凤梧所[15]，土人谓之马石窝，想未置所时其旧名然耳。于是西北随田塍行，坡陇间时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旧郡址在今城东五里，不知何村足以当之？共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坞来，中贯田间，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复有溪流自北坞来，亦贯田间，而石梁跨之，此即所谓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为最近，乃城西坡与凤梧夹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寻甸东门。转而

南[16]，停履于府治东之旅肆。

寻甸昔为土府，安氏世长之，成化间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孙安铨者作乱，构武定凤廷文，攻毁杨林、马龙诸州所。当道奏发大兵歼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寻甸郡于旧治之西五里[17]，直逼西山下，始筑城甃砖为雄镇云。按凤廷文或又称为凤继祖，又称为阿凤，或又称为凤显祖，自改名凤廷霄。或又云本江西人，赘武定土官妇，遂专恣作乱，以兵直逼省。后获而磔之[18]。

寻甸四门俱不正，盖因山势所就也。东门偏于北，南门偏于东，西门偏于南，惟北门差正，而又非经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与所所莅，后重为文庙、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东南。

寻甸之城，直东与马龙对，直西与元谋对，直南与河口对，直北与东川对。其西北皆山，其东南大豁。

【注释】

①烺(lǎng 朗)烺：如火样明亮。

②三车：今名同，在马龙县北境王家庄与前卫间，有别于前述曲靖三车市。

③一碗冲：今作玉碗冲，在马龙县西北境。

④当是路南邑市之间："邑市"原作"市邑"，据《明史・地理志》改。明曾置邑市县，隶路南州，治今宜良县东北境的古城。弘治三年(1490)废邑市县入路南州。明末虽已废县，但地名仍存。

⑤鲁石哨：今仍称鲁石，分上鲁石与下鲁石两村，在马龙县西北隅。

⑥郭扩：今作戈夸，在寻甸县东南隅。

⑦尧林山：今作药灵山、瑶玲山，即秀崧山，海拔 2627 米。 河口：今称小

河口，在嵩明东境，两山逼窄，杨林海水东流至此，转而北流为牛栏江。

⑧壁假：今作必寨，在寻甸县东南境。

⑨海桐：今作海通。 果壁：今作戈必。 柳塘：今作勒塘。皆同音异写，均在寻甸东南境。

⑩曲江桥：《明一统志》临安府关梁："曲江桥，在府城北九十里。"曲江桥在今建水县北隅，横跨曲江上。

⑪嘉靖丁亥：即嘉靖六年，1527年。

⑫马湖：明置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四川屏山县。

⑬亦可见此水句：《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山川："《通志》：流入寻甸州为牛栏江，按舆图，下流为车洪江，当即牛栏江别名。"《明史·地理志》四川布政司东川府载："东南有牛栏江，自云南寻甸府流入，至府北合金沙江。"则车洪江即牛栏江，今仍称牛栏江，明代已知其自寻甸往北流入金沙江。龚起潜之说误。

⑭南望壑中海子句：此即二十五日记及《盘江考》中所称的"南海子"，今已不存。

⑮凤梧所：即凤梧守御千户所，嘉靖六年建，直隶云南都司，在今寻甸县稍东的马石五村。

⑯转而南：原脱此三字，据徐本补。

⑰寻甸：明置府，即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治所曾多次迁徙，明末始移至今县治。《嘉庆重修一统志》曲靖府古迹载："寻甸故城，在今寻甸州城东五里，元仁德府遗址也。《旧志》：寻甸府在今州城北一里，明成化十五年建土城甚隘，后徙鲁兀山下，嘉靖六年为安铨所破，十二年(1533)徙今治。张志淳《筑城记》：元仁德遗址，在今城东五里，其迁于旧治，莫考厥时，今城在旧城之右逾一涧。"

⑱磔(zhé 哲)：古代的一种酷刑，即将肢体分裂为几块。

【译文】

二十三日 半夜听到隔壁夜里起来的人说，明星亮得如火一样；鸡叫时起床吃饭，仍然是浓重的阴雨天气，然而四周山上没有起雾。天刚亮就出发，开始顺着西南穿山坞，走了一里，逐渐转西走

入峡谷，平平地穿过峡谷后上山。三里，翻过一道坳脊，于是往西下山。两次上山、两次下山，两次越过往南走向的山坞，两次翻过往南走向的坡脊而往西走，一共五里，西边坡上有个村庄，名三车。从三车村后面，又越过一座往南走向的小坡，穿过一道往南走向的山坞，走一里半，穿入西边的峡谷，这道峡谷中的水从西往东流。溯流走半里，逐渐绕着山崖而上。山崖南面的峡谷中，竹木茂密繁盛，轻微的霜冻刚刚给它们染上颜色，黄色点缀、紫色重叠，翠绿镶嵌、红色铺衬，令人仿佛置身于绘画艺术之中。走了一里多，逐渐绕着向北转，往下穿越盘壑，更加感到寂静幽深。二里，又顺着西边峡谷上。一里，再越过一座山梁，这是往南延伸最远的分支山梁，其东西两面都是它旁出错落的支脉。顺山梁往西下，穿过山坞再往西走，一共二里，有一道非常陡窄的峡谷。顺着峡谷往西转然后往南行，半里，又往西翻越山岭。半里走出山岭西面，才看见岭北有处山坞，民房环绕在山冈上，这是一碗冲。于是往西在岭脊上走，此岭较平，南北两面都是山坞，而岭脊横贯其中。一里，翻到岭脊西面。又转向南、翻越山冈后往西下，一共走一里，穿过一道峡谷，想来就是一碗冲往西排泄水流的峡谷。又往西北上坡，这道坡较长，一里登上其顶。在顶上往东回顾所越过的众山岭，如屏风一样层层环绕，而正东的一座山峰，披裹着绿色从远方耸出，恐怕还位于翠峰山之外，会不会是东山中的阆木山的最高处呢？往北看是其峰脊的分界处，到这里才看见曲折的支脉环绕沟壑。而往南看则是东南面最开阔，这正是主峰分支山脉环绕于板桥各处之地，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其脊反而低伏？开阔地以外很远的地方也有一座青峰特别突出，位置应当在路南州、邑市之间。只有往西看才知我所在的本支山脉较高，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从坡顶南面顺着山坡往西转，半里，又往西越过山梁。从山梁西面往西北下到坞中，大约走一里，有溪水开始往西流，上横架两棵松树，渡过溪水。这股溪水顺西边的峡谷流去，道路沿西北坡往上走。一里，又往西越过山梁，绕着坡往南下，

于是顺着路走。一里，转向朝西下，有座山坞从北边伸过来，很大，横穿到山坞西边，田埂上全是污泥、烂泥。半里，有一个大村落位于西坡下，这是鲁石哨，这里已经属于寻甸府，而屯守的军人仍然是平彝卫的。从鲁石哨南面往西上，越过山坡，一里，又翻越冈头。转向西南走二里，又往西翻过山梁。从山梁西面下到峡谷中，走半里，峡谷北部忽然陷落下去，形成大坑，道路从南崖上行。峡谷南面陡峰高耸，北面土地崩裂、大坑深陷，坑中还有石柱，是地面崩塌的余迹。顺着深坑往西下，又走了半里，有道从北面伸来的山坞，横穿过去，又走半里，渡过溪流往西上，再往西南上坡，在坡上横走。一里，又往西进入峡谷，峡谷南面有尖尖的山峰高耸，北面有并列的山峰突立。走两里，从南峰的北侧越过后往西走，又一里，才走到北峰的南冈上，和北峰隔坞相对。有一个村子背靠北峰而高居在山坞北面，这是郭扩，从这里才不由平彝卫屯守而编入寻甸府户籍。

从郭扩西南下坡，半里，渡过小涧，往西上坡，沿着坡往北走，又和峡谷北边并列的山峰东西隔坞。一共往北上二里，俯视着并列之峰的北面。于是往西走半里，翻越山冈，顺着冈上平走。有个中洼之坑，位于山冈南边，横着往西坠落。其西有座尖锋，纯粹是石峰而中部突出，尖锋两侧和南北相连，像位于关口的路标。道路从坑边通过，一里，走到尖石峰的北侧，于是往西下，一里抵达西边的山谷，是尖石峰的西麓。从这里起南部十分广阔，径直看到一座最高的山峰，在远方直插云天。我怀疑这就是尧林山，却又没有证据。〔滇东众多的山，只有尧林山最高、最突出，位于嵩明州东面二十里处，与河口隔河相对。登上杨林所的主峰，往东就能见到它，如今则是往南也看见了，从这里和从杨林所看尧林山都是在七八十里之外。查证志书没有尧林山这一名称，只记有秀嵩山位于嵩明州东面二十里处，秀丽高耸直插云霄，整个嵩明州的山，以这座山为第一。〕越过沟壑往西转，二里，跨过小溪桥，有个村子在北陇上，这是壁假。从壁假西面攀岭往北上，不久越过山坳往西走，一里，再往下

穿过沟壑，往南又看见直插天外的高峰。此时我已经追赶上一位老人，拉住他询问高峰，果然是尧林山。又往西走一里，再进入西峡谷。攀爬峡谷而上，半里，翻到山岭西面，西部的远山才大大开阔，看到南部主峰山脉的正脊，从西南横列着往东北延伸，是东川府、寻甸府的分水岭。其脊平缓地沿天边峙立，而西南与东北两端则分别耸起高大的山峰，其气势最为雄伟，也最远。在屏风般峙立的山脊中部又分列出一支脉，从西北往东南走向，像“八”字一样。支脉交叉分出的地区，山势特别低伏，而寻甸府城正好依托在这片山坳上。顺低伏的地段进入寻甸府，是从东川府来的道路；往西越过分列出的支脉之脊，是去嵩明州以及省城昆明的道路；顺着分列支脉的东麓往南走，是去马龙州的道路。杨林所的河流，绕着尧林山往东流；马龙州的河流，经过中和往北转，和杨林所的水一同流向北，都是随着此分列之山的走向流，然后在其东面汇合；只是溪流从这里还看不见，而寻甸府南面的湖泊则宽广得好像能用手捧到水。从这里往西下，坡陡岭开阔，二里抵达其峡谷中。有股小溪也往南流，顺着小溪往西南又走了半里，北面的山坞环绕过来，坞中有村舍坐落在坡上，叫海桐。从海桐南经过，往西穿过山坞，又上冈，一里抵达冈头。顺着冈往南下，转向西走，一共二里，有道山坞从北面伸过来，溪流顺着山坞流淌，有个村子位于坞中，叫果壁，坞外有石坝截住溪流。道路从石坝上渡过溪流往西，顺着平缓的山坡往上行，二里，逐渐下坡，有个村子靠在山坡西边，是柳塘。从这里开始山坡结束而畦田连绵不断，北抵环形的山峰，西跨越牛栏江而到达寻甸府，南连接湖泊，都是种稻谷的地区，因而村落遍布，互相看得到。从田埂上往西走二里，就看到马龙州的河流从东南峡谷中流出，杨林所的河流从西南峡谷中流出，分别从两面往北流，到这里而汇合在一起，一座七孔石桥横跨在河流上，名七星桥。河水从南往北流，是北盘江上游，正好与石堡桥的河水从北往南流，是南盘江的上游，形势正相等，只是七星桥赶不上曲江桥那么大。过了七星桥，有

三间庙宇，朝东坐落在桥旁。庙里有旧碑，有的碑文说这里距离寻甸府城十五里，有的说二十里，有的记载这条河名江外河，有的记载叫三岔河，没有确定的里数，也没有固定的名称。而《一统志》中的记载又称这条河为阿交合溪，还注释原名为些邱溢派江；称这座桥为通靖桥，可是又为桥作注释道："在城东面二十里处横跨交合溪。"为溪作注释道："在府城东南十五里处合流。"也是自相矛盾的记载。考察老寻甸府城位于现在府城东面五里处，现在的府城是嘉靖丁亥年(嘉靖六年，1527)安铨叛乱后修建的，这样的话，现在按十五里记载桥和溪流的位置才对。我曾多次讯问当地人，都说阿交合溪流出东川府，再往下流到马湖府，没有谁知道阿交合溪流到沾益州后往下流入盘江。然而《一统志》记载为流到沾益州，后来考证《寻甸府志》，其注释和《一统志》相同。参考龚起潜的说法，确凿而有证据的，不像当地人凭主观想像猜测。有人说阿交合溪从车洪江往下流到马湖府，这一说法更加错误。也可想见这条河流一定流入车洪江，但车洪江一定不流到马湖府。因为车洪江距离交水不远，龚起潜对沾益州情况的熟悉是很可信的，如果车洪江的上游，不转向西往马湖府流，那么车洪江的下游也不转向北从三板桥流出去，因而龚起潜的指示是可以理解的。

从江西岸往北走半里，跟着江流往西转。顺着江流南岸，沿着山又攀登岭二里多，江流转向北，道路翻过岭头转朝南下。半里，由山坞中往西走，从这里开始沿着凤梧山南麓行走了。考察凤梧山的情况，在寻甸府城东北面十里处，山脉经过府西部外界的主峰，往东排列突立为这座山，西北部有一座圆圆的山峰高耸，东南部有一座斜斜的山峰拔起，是寻甸府的主要山脉。阿交合溪从东边流来、紧靠凤梧山麓，转向东北流进峡谷，仿佛是避让此山一样，这山也是往东北走向的主峰山脉。《一统志》没有记载其名称，只标明月狐山位于府城东北八里处，向周围绵延五十多里。按照原府城位置计算，月狐山应当就是这座山，只是《寻甸府志》则将月狐山、凤梧山

并列记载，似乎是分为两座山。然而根据山形来求证，又确实无法分为两座山。会不会是原名月狐山，后来将“狐”音错写为“梧”，于是又将“月”字错写为“凤”字呢？又会不会是将高耸的圆峰叫做月狐山，然后人们又把斜立的山峰分为凤梧山呢？一共往西走三里，往南眺望壑谷中的湖泊，湖泊不算很大，但其它汇入的水流则连续不断。因为寻甸府城的河流向东南，杨林所的河从南边流来，在壑谷口会合而势不相上下，于是就积聚成湖泊了。山坡南面低处，石头渐渐棱角分明，呈现出奇特外貌。又走一里，是在石片中行走，下面忽然出现一汪清泉，从石头底下漫出来后往南流出去，其底是中空的，泉水源源不断平吐出来，清澈得能照出人的眉宇。又往西走几步，又有泉水相连而积贮成的水潭，泉水是从曲折环绕的石缝底下浸出来的，水流不深却不会枯竭，溢出来后也是往南流进水潭。此潭圆得像镜子一样，但没有中空缝隙，不知道泉水从哪里流出，而且泉水的清澈程度也不像东面的泉水那样碧绿晶莹，没有丝毫的遮蔽物。查证《寻甸府》记载的八景中有“龙泉双月”，说府城东边十里处有两条泉水，相距十余步，月夜里站在两泉之间，往东西两边都能看到月亮的影子留在泉水里。根据我的观察，泉水边石头环绕，树木掩映，即使两潭清泉各自包涵明月，恐怕站着不移步而往左右看，在正中间也未必能够同时看到两边泉中的月影。又往西走半里，有一个村落背靠山冈、面对沟壑，是凤梧所，当地人称为马石窝，想来是没有设置所时的旧村名罢了。从凤梧所西北顺着田埂走，坡陇间不时地有村落但都不太大，按照《寻甸府志》记载，原府城旧址在现在府城东面五里的地方，不知哪个村子能够和府城旧址相当？一共往西走了三里，有股溪流从北边山坞流来，直直地从田间穿过，溪流上有座石桥横跨。过桥后往西行，又走三里，又有溪流从北边山坞流来，也从田间穿过，也有石桥横跨水面，这一条是所说的北溪。北溪离寻甸府城北部最近，是从府城西边山坡与凤梧山之间的峡谷中流出的。过桥，又往西走一里，从寻甸府城东门进

城。转向南走，在府衙东边的旅店中停留。

寻甸府过去是土官担任知府，由安氏世代统治，成化(1465～1487)年间才改土归流。至嘉靖丁亥年(嘉靖六年，1527)，安氏的后代、孙子安铨进行叛乱，和武定府土司凤廷文勾结，攻破杨林所、马龙州等地。当权者上奏征发大批军队消灭他们，并将武定府改土归流。于是迁寻甸府治于原府治西边五里的地方，紧靠在西山下，寻甸府才修筑砖城而成为险要的城镇。〔考凤廷文有时又被称为凤继祖，也称为阿凤，有时又被称为凤显祖，他自己改名为凤廷霄。有人还说他原来是江西省人，入赘到武定府的女土司家，于是专断放肆，进行叛乱，率领军队一直打到省城。后来被捕获，并处以磔刑。〕

寻甸府的四道城门都不正，大概是顺着山势而建成的。东门往北偏，南门往东偏，西门往南偏，只有北门勉强正一点，却不是道路所要过的城门。城中只有两条并列的街道，前面的一条是府衙与府治所在的地方，后面的一条街是文庙、城隍庙以及省巡按御史前来出差所住的官署，这些官署都面向东南。

寻甸府城，东面和马龙州正对，西面和元谋县正对，南面与河口正对，北面与东川府正对。府城西北面全是山，东南面十分开阔。

【原文】

二十四日　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观境图，出门，左有肆，中二儒冠者，问图志，以有版可刷对。余辞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钉者，在城外家中。"索钱四百，余予之过半。既又曰："须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俟之。闻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东门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从出也，因独步往探之。遍询土人，莫有识者，遂还。步城内后

街，入儒学城隍诸庙。下午还寓作记。是日晴而有风。城中市肆，与广西府相似。卖栗者，以火炙而卖之[1]。

二十五日　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谓二本，既而以未钉者来，止得上册，而仍少其半。余略观之，知其不全，考所谓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载亦正与《一统志》同，惟新增所谓凤梧山，双龙潭之类而已。乃畀还之，索其原价。遂饭而行。

出西门，即上西山，峻甚。五里，逶迤蹑其顶，则犹非大龙之脊也。其脊尚隔一坞，西南自果马山环界而北，乃东度而为月狐，从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横障于东，即此山也。志称为隐毒山，谓山下有泉为隐毒泉。盖是山之西，与老龙夹而中洼，内成海子，较南海子颇长而深；是山之东，有泉二派，一出于北，今名为北溪。一出于南，（脱数字）而是山实南北俱属于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坞中，有小坑潴污流，不甚大也。西涉坞一里半，草房数间，倚南坡上，为黑土坡哨[2]。前有岐，西北由坞中行，为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为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复南逾其冈，冈头多眢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闻水声潺潺者。越冈南行二里余，乃下坡，遂与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东山之麓。路既南临水湄，遂东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见其水汪汪北转，环所逾眢井之冈，南抵南冈，东逼山麓，而西濒所聚焉。盖惟西北二面，大脊环抱，可因泉为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谓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

海子西，与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谓之车湖[③]，水濒山麓，清澈可爱，然涸时中有浅处，可径而南也。今诸山冈支瞰其间，湖水纡折回抱，不啻数十里。《一统志》谓四围皆山者是；谓周广四里，则不止焉，想从其涸时言也。又南一里，东逾一瞰水之冈，又陟潄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尽，遂西南逾冈而行。冈不甚峻，而横界于东西两界之间，皆广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闻水声，已有细流自冈西峡坠沟而南矣。有数家在西山下，曰花箐哨[④]。始知其冈自西界老脊度脉，而东峙为东界，北走而连属于凤梧之西坳，是为隐毒山，中环大洼，而清海子潴焉；南走绵耸于河口之北崖，是为尧林山，前挟交溪，而果马水入焉。不陟此冈，不知此脉乃由此也。于是随水南行，皆两界中之坂陇，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东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东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则花箐诸流之下泄于果马溪者，又杨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开峡，重峦两叠，凑列中有悬箐焉。由此而入，是为果渡木朗，乃寻甸走武定之间道。盖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横列东北，起嶂最高，如重盖上拥；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横列东北，排峦稍杀，如外幔斜骞，虽北高南下，而其脉实自南而北叠，而中悬一箐为丛薄，为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庐颇聚。又有牛街子，

在果马溪西大山下，与羊街子皆夹水之市[5]，皆木密所分屯于此者[6]。盖花箐而南，至此始傍水为塍耳。时方下午，问前途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尚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劝止，遂停憩逆旅，草记数则。薄暮，雨意忽动，中夜闻潺潺声。

二十六日 晨起，饭后，雨势不止，北风酿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陇，界东西两界中，路从中而南，云气充塞，两山漫不可见，而寒风从后拥雨而来，伞不能支，寒砭风刺，两臂僵冻，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东注于西，始得夹路田畦。盖羊街虽有田畦，以溪傍西山，田与路犹东西各别耳。渡溪南，复上坡，二里，有聚落颇盛，在路右，曰间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冈东自尧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马南山下，与果马夹溪相对，中止留一隙，纵果马溪南去；溪岸之东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转溯流作环臂状。又有村落倚所环臂中，东与行路相向，询之土人，曰果马村。从此遂上南冈，平行冈岭二里，是为寻甸、云南之界。盖其岭虽不甚崇，自南界横亘直凑西峰，约十余里，横若门阈，平若堵墙，北属寻甸，南属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峰顶有庵二重，在松影中，时雨急风寒，急趋就之。前门南向，闭莫可入。从东侧门入，一老僧从东庑下煨桉，见客殊不为礼。礼佛出，将去之，一爨下僧号德闻，出留就火。薪不能燃，遍觅枯槎焙之[7]，就炙湿衣，体始复苏；煨栗瀹茶，肠始回温。余更以所携饭乘沸茶食之，已午过矣。

零雨渐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即杨林海子之西坞也。其处遥山大开，西界即嵩明后诸老龙之脊，东界即罗峰公馆后分支，为翠峰祖脊，相对夹成大壑，海子中汇焉；其南杨林所城当锁钥，其北尧林山扼河口。海东为大道所经，海西为嵩明所履，但其处竹树渐密，反不遑远眺。大道东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为入州道。余时闻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村者，欲往参之，然后入州。乃从岐道下竹坑间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环而东注，即果马溪之循西山出峡[8]，至是放而东转者。横木梁跨石洑上，洑凡三砥[9]，木三跨而达涯之西，其水盖与新桥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既度，即平畴遥达，村落环错，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塍中东南向，遵小径行二里，过小一半村。又一里，有大路自东北走西南，是为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即为大一半村[10]，道之南即为玉皇阁。入访南京师，已暂栖州城某寺。其徒初与余言，后遂忘之。南京僧号金山。余遂出从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东向注，其水小于果马之半而颇急，石卷桥跨之。越而西南行，泞陷殊甚。自翠峰小路来，虽久雨之后，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径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举步甚艰，所称“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庄。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转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门，稍转东而南停于州前旅舍。问南京僧，忘其寺名，无从觅也。

【注释】

①栗：即栗子，俗称板栗，云南、贵州出产较多。至今还有带壳用火灸的吃法，即糖砂炒板栗。

②黑土坡哨：今名同，在寻甸城西不远。此海水面缩小，仅存者称潘所海。魏所在北，金所在西，潘所在西南，名称至今未变，但魏所已距海较远。

③车湖：《明一统志》寻甸军民府山川：“车湖，在府城西三十里，一名清水海子，周广四里，四围皆山，有灌溉之利。”《清史稿·地理志》寻甸州：“车湖源出花箐哨山，会北山诸水潴为湖，一名清水海，周数十里，北入会泽界为小江。”车湖即清水海，为小江源，北流经东川市入金沙江，今名同，现湖水面积7平方公里，南北长4.9公里，东西平均宽0.98公里，平均水位海拔2188米，平均水深20米，最深处达30米。霞客所见海子，仅距寻甸西十多里，在潘、金、魏三所东，今称潘所海，有别于清水海。

④花箐哨：今作花心哨，在金所以南，寻甸到羊街的公路上。

⑤羊街子：今仍名羊街，在果马河东岸。 牛街子：今仍名牛街，在果马河西。羊街、牛街皆在今寻甸南隅。

⑥木密所：洪武十五年(1382)置木密守御千户所，直隶云南都司，在今寻甸县南隅的易隆。

⑦焙(bèi 倍)：用微火烘烤。

⑧果马溪：今仍称果马河，从北往南流入嵩明坝子。

⑨石洑(fú 伏)：下为伏流的巨石。 砥(dǐ 抵)：平而细的磨刀石。

⑩大一半村、小一半村：今作大倚伴、小倚伴，位于嵩明县城稍东、果马河西，小倚伴在北，大倚伴在南。

【译文】

二十四日　开始我准备出发，偶然进入府治去看寻甸府境地图，从府署出来，看到左边是店铺，店铺中有两个头戴儒冠的人，我询问地图、志书，他们回答说有制好的版，可以印刷。我用不能等的理由辞谢。不一会他们说：“有一部印刷好但没有装订的志书，放在城外家中。”要四百铜钱，我付给他们一半多。过后他们又说：“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拿得到。”我没有办法，只好姑且等候他们拿来。听说

寻甸府八景中有“北溪寒洞”的景观，在东门外北边的山下，是北溪水所流出的地方，于是独自一人步行前往探访。问遍当地人，没有一个知道，于是返回城里。在城中后街漫步，到了学校以及城隍庙等处所。下午回到寓所写日记。今天天气晴朗但有风。〔城中的市场店铺，和广西府的相似。栗子是用火炒熟才卖。〕

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后，去索要志书。那人开始说有两册，后来把没有钉好的拿来，只得到上册，而且还不到全书的一半。我大略地翻阅上册，知道此书不全，查考所说的阿交合溪下游的情况，书中记载的内容刚好和《一统志》相同，只是新增了所谓的凤梧山、双龙潭一类的内容而已。于是把书送还他们，要回原来付的钱，然后吃饭出发。

从西门出城，立即登上西山，山很陡。走了五里，曲曲弯弯地攀登上山顶，而这座山不是主峰山梁。主峰山梁还隔着一道山坞，从西南面的果马山绕着府界往北延伸，然后再往东延伸成月狐山，从其往北越过的山坳中，又往南延伸出一条支脉，横横地屏障在东面，就是我爬的山了。志书称为隐毒山，说山下有泉水叫隐毒泉。原来这座山的西部，和主峰山脉相夹而形成中洼，中洼内是湖泊，比寻甸府南部的湖泊更长、更深；这座山的东部有两股泉水，一股发源于北山，〔现在叫做北溪。〕一股发源于南面，（掉了好几个字）而这座山的南部、北部其实都和主峰山梁相连接。从隐毒山西面往西南下，二里抵达坞中，有个小坑积聚着污水，不是很大。往西在坞中穿行一里半，看到几间草房，靠在南面坡上，是黑土坡哨。再往前有岔道，顺着山坞往西北走，是通往潘所、金所、魏所的路；往西南上坡是正路，我于是顺正路上坡一里，再朝南翻过这座山冈，冈头有许多智井深陷下去，草丛遮蔽着它们，不时能听到智井中有潺潺的水流声。越过山冈往南走了二里多，才开始下坡，于是和西边的湖泊相遇；湖水清澈碧绿、深广，直接冲刷着东边的山麓。道路往南靠近湖边，又转向东然后顺着山麓走。往南走了二里，看到清汪汪的

湖水往北转，绕过我所翻越的、布满眢井的山冈，往南流到山冈南部，东边紧靠山麓，而西边濒临各所所在的聚落。大概只有西面、北面，在主峰山梁的环绕、包围中，可以就着湖水种田，因而有三个所依托在这里屯守，三个所就是所说的潘所、金所、魏所。〔是以三个土官的姓取名。〕三个所位于湖泊西边，和我顺着走的山麓隔水相望。这个湖泊一名清海子，一名车湖，湖水濒临山麓，清澈可爱，然而在干季湖中有水浅的地方，可以直接从湖中往南走。现在能俯视到各山冈的支脉伸到湖中，湖水曲折迂回地环绕众山，湖面不下几十里。《一统志》记载湖泊四周都是山的说法是对的，记载湖的周长四里，则不止四里，想来是根据湖泊干涸时而言的。又往南走一里，往东越过一座看得见伸向湖中的山冈，又攀登湖水冲刷的山坡，往南走一里，湖泊的南端到这里结束，于是往西南翻越冈而行。冈不很陡，而横列在东西两边的山峰之间，全是连绵不断的宽阔山坡。从冈上往南走四里，逐渐往南下，忽然听到流水声，就已看到有条细流顺着山冈西边峡谷中的深沟往南流了。有几户人家住在西边山下，是花箐哨。才知道其冈是从西部主峰山梁延伸过来的，然后往东耸立为东部界山，又往北延伸而和凤梧山西面的山坳相连，就是隐毒山，其中环绕着很大的洼地，而清海子就形成于洼地之中；往南连绵不断地延伸到河口的北崖，就是尧林山，山前夹着交溪，而果马溪水流入其中。不登这道山冈，就不知道山脉是如此的走向。于是顺着细流往南走，都是在东西两边山峰之间的坡陇上走，有时渡过曲折往西流的溪水，有时越过往西垂下的坡，上上下下都不很高深，然而平坦宽阔的地面得不到水，所以都没能开成田地。而东部的山连绵不断但不陡峭，西部的山高高耸列并且最为雄伟；道路比较靠近东部的山，而溪水都顺着西部的山往南流，这样，从花箐哨往下流入果马溪的各条溪流，又是杨林所河流的上源了。往南走了二十五里，才有一个村落，叫羊街子，西部的山到这里才分开，形成峡谷，峡谷两边是层层叠叠的山峦，其紧凑的排列中又有

陡峭的箐沟。顺着峡谷进去，是去果渡木朗，并且是从寻甸府去武定府的小路。原来西部的大山，往北走向的一支脉，从西南往东北横列，耸起屏障般的山峰最为高大，如同层层车盖向上簇拥；往南走向的一支脉，也是从西南往东北横列，但排排的峰峦逐渐下降，如同布幔向外斜挂；山势虽然北部高、南部低，而山脉走向其实是从南部往北部重叠，而且其中有一道陡峭的草木丛生的箐沟，为通往山上的孔道，这是果马山；而往南往北的河流从这里分界。羊街子的居民住宅较多。又有牛街子，位于果马溪西边的大山下，和羊街子一样是果马溪两岸边的集市，两处都是木密所分兵屯守的地方。大致从花箐哨往南，一直到这里才傍靠河水而有田地。此时正是下午，询问前面路途中能住宿的地方，说一定要到狗街子，狗街子距离羊街子还有三十里路，恐怕来不及走到。路上的人都劝说不要再走，于是就留在羊街子。住进旅店，起草了几则日记。将近傍晚时，忽然出现下雨的意向，半夜听见哗哗的雨声。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吃过饭后，雨没有要停的趋势，北风刮得天气特别寒冷。等了很长时间，实在等不住了才出发。只见平缓的山坡遍布陇冈，把山冈分成东西两边，道路从中往南走，云雾四处弥漫，两边的山脉无边无际、无法看清，而寒风从背后挟带着雨刮过来，像针刺骨，两臂都冻僵了，痛得难以忍受，伞支撑不住。走了十里，逐渐往南下，有溪流从东往西流，道路两旁开始出现一块块的田地。大概羊街子虽然有田地，因为溪流傍靠西边的山脉，田地和道路还各自分在东西两边。渡过溪流往南走，又上坡，二里，有一个很大的村落，位于道路右面，名间易屯。又往北走一里半，南面的山冈从东边尧林山直直分出往西延伸，西边抵达果马山南端之下，与果马山隔着溪水相对，中间只留下一条间隙，放任果马溪往南流去；果马溪东岸的山，因溪流阻挡而不能往前延伸，于是转北溯流延伸，形成绕臂形状的走向。还有一个村落靠在绕臂状的山脉中，在东边正对着道路，询问当地人，是果马村。从这里就登上南面

的山冈，在冈岭上平走二里，这是寻甸府和云南府的分水岭。原来这岭虽然不算很高，但从南部一直横贯、和西部的山峰聚合，大约有十余里长，横着的如同门坎，平平的像堵墙，北部属于寻甸府，南部属于嵩明州，是以这岭脊区分。稍微往南，道路左边的山峰顶上有两层佛寺，从松影中露出来，这时雨大风冷，急忙朝着佛寺奔去。佛寺的前门朝南开，但门紧闭不能进入。从东边的侧门进去，一位老僧人在东边的侧房中烤火，见到客人一点礼仪都不讲。我拜佛后出来，准备离开这里，一个做饭的下等僧人〔法号叫德闻。〕出来挽留我烤火。柴潮湿，点不燃，遍地找枯树枝来烧火，我就着火烤湿衣服，身体才恢复过来，煮栗子，烧茶水吃后，肠胃才转暖。我还将另外带着的饭借滚烫的茶水吃了，时间已过了正午。

断断续续的雨渐渐停了，于是往南下坡。三里，来到坡脚，是杨林所海子西边的山坞。这里离山很远，地势十分开阔，西部是嵩明州背后各道山脉的主峰，东部是罗峰公馆背后的分支山脉，为翠峰山的起始山脊；东西相对，夹成大山谷，湖泊聚汇于其中；山谷南部的杨林所城具有军事要镇的地位，山谷北部尧林山控制着河口。湖泊东边是大路所经过的地区，湖泊西边是去嵩明州要走的地段，但这里竹林树木逐渐茂密起来，反而没有空处可以远眺。大路往东南走，是去狗街子的路；岔路直直地往南走，是去嵩明州的路。当时我听说有个南京的僧人，住在狗街子到嵩明之间的大路途中，地名叫大一半村，想去拜访他，然后再到嵩明州。于是顺着岔路下到长满竹子的坑中，走一里，有条大溪流从西北方绕着往东流，这就是果马溪顺着西部山脉流出峡谷，到这里放开后转向东流的河段。木桥横跨在石洑上，石洑一共三块，木桥分三段横跨在上面而到达河西岸，桥下的水大致与新桥石幢河不相上下。过桥后，便是伸向远方的平整田地，村庄环绕错落，往西南一直走，六里到嵩明州。从田埂上往东南，沿着小路走了二里，经过小一半村。又走一里，有条大路从东北伸向西南，这是从狗街子去嵩明州的路，路的北面就是大一

半村，路的南面则是玉皇阁。进大一半村去拜访南京法师，知法师已暂时住到州城的某个寺庙。〔法师的徒弟当初和我说过此事，我后来就忘了。南京法师的法号叫金山。〕我从大一半村出来就顺大路走，往西南去州城。二里，又有一股溪水从西往东流，其水量比果马溪的一半还小，但流速较急，一座石拱桥横跨水面。过桥后往西南走，烂泥深陷得特别厉害。从上翠峰山走小路以来，虽然是久雨之后，却免掉了陷入泥泞的痛苦，因为山间小路行人稀少。一上大路，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所谓的“蜀道”不在重重悬崖中，却在康庄大道上。像这样艰难地又走了三里，一直抵达西边山下，再转往西南走，又一里就进入嵩明州城的北门，稍微转东后再往南走，在州衙前的旅舍留宿。去询问南京僧人，忘记了是哪一个寺庙，没有地方寻找。

【原文】

二十七日　密云重布，虽不雨不雾，而街湿犹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楼，作书与署印州同张[①]，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②]，虽收而不即答。初是州使君为吾郡钮国藩[③]，武进乡荐[④]。余初入滇，已迁饶州别驾，至是东其辕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⑤]，余故以书为庚癸呼[⑥]，乃张之扞戾[⑦]乃尔，始悔弹铗操竽之拙也[⑧]。是日买得一野凫[⑨]，烹以为供。

二十八日　晨起，浓云犹郁勃，惟东方已开。余令肆妇具炊，顾仆候管倅回书。余乃由州署西，践湿径，北抵城隍庙，其东为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数级，右为文庙，左为明伦堂、尊经阁。登阁，天色大霁，四山尽出，始全见海子之

水当其前。是海子与杨林共之，即《统志》所云嘉利泽也[10]，以果马龙巨江及白马庙溪之水为源[11]，而东北出河口，为北盘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庙后夹衢西入，与文庙前后并峙者，是为宗镜寺。寺建于唐天祐中[12]。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巅，今谓之黄龙山。山小而石骨棱棱，乃弥雄山东下之脉，起而中峙如锥，州城环之，为州治之后山者也。昔多小黄蛇，故今以黄龙名之。登此，则一州之形势，尽在目中矣。

嵩明旧名嵩盟。《一统志》言，州治南有盟蛮台故址，昔汉人与乌白蛮会盟之处，而今改为嵩明焉[13]。州城亦因山斜绕，门俱不正，其向与寻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峡口入，竟日而通普岸、严章，为寻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泽，与罗峰公馆对，为杨林北境；正东为尧林山，踞河口之北，为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岭，为旧邵甸县。其北之梁王山，为老龙分支之处，领挈众山，为本州西境，与寻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环海子，田泽沃美。其西之邵甸[14]，南之杨林[15]，皆奥壤也，昔皆为县，而今省去。杨林当大道，今犹存所焉。

出寺下山，还饭于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门，转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东南由杨林去，余时欲由兔儿关，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于后者，则管倅以回柬具

程，命役追至，而程犹置旅寓中。因令顾仆返取，余从间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弥雄山东出之支，突为崇峰者也。路当从西门出，余时截冈逾陇，下度一竹坞，二里而北上山。蹑坡盘级而上，二里，逾一东下之脊，见北坞有山一支，自顶下垂，而殿宇重叠，直自峰顶与峰俱下。路有中盘坳中者，有直蹑峰顶者，余乃竟蹑其顶，一里及之。西望峰后，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遥巘最高，如负扆挈领，拥列回环，瞻之甚近，余初以为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即梁王之东面也。转而东，峰头有元帝殿冠其顶，门东向。余入叩毕，问所谓南京师者，仍不得也。先是从城中寺观觅之不得[16]，有谓在法界者，故余复迂途至，而岂意终莫可踪迹乎。由殿前东向下，历级甚峻。半里得玉虚殿，亦东向，仍道宫也，两旁危箐回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庵当悬冈之中，深竹罨门，重泉夹谷，幽寂窈窕。惜皆闭户，无一僧在。又下，始为法界正殿。先入殿后悬台之上，其殿颇整，有读书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礼佛正殿。甫毕，而顾仆亦从坞中上。东庑有僧出迎，询知南京师未尝至。而仰观日色，尚可行三十余里，遂询道于僧，更从北径为邵甸行。盖杨林为大道，最南而迂；兔儿为中道[17]，最捷而坦；邵甸为北道，则近依梁王，最僻而险。余时欲观其挈领之势，遂取道焉。

由寺前西南转竹箐中，随坳而南，一里，逾东南冈，出向所来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坞自西北来，即前岭

头下瞰重壑之第一层也。由其南横度而西南，二里，过一村，村南始畦塍相属。随塍南下，西行畦中一里余，望见北冈垂尽处，石崖骈沓，其东村庐倚冈上，为灵云山；西有神宇临壑，是为白马庙。神宇之西有坞，自北山回环而成峡，有大溪自峡中东注而出，即前岭头遥瞰之第二层也。其壑西南，始遥逼梁王最崇峰之下。盖梁王东突，耸悬中霄，北分一支，东下为灵云峰，即白马所倚；再北分一支，东峙分法界寺，法界北壑虽与梁王对夹，而灵云实中界焉，故梁王东麓之溪潆注，俱从此出也。其流与东山之巨龙江相似，东西距州城远近亦相似也。溪无桥，涉之，即西上坡。始余屡讯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村，村之东，皆层冈绝岭，漫无村居。问："去村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视日色，当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问皆然。遂急趋登坡，一里，有负载而来者，再问之，曰："无及矣。不如返宿为明晨计。"余随之还，仍渡溪，入白马庙。庙敝甚，不堪托宿。乃东过骈沓石崖，从村庐之后，问宿于灵云山僧。是庵名梵虚，僧虽不知禅诵，而接客有礼，得安寝焉。

【注释】

①州同：知州的佐官。署印州同：即原为州同而暂时代理知州事。

②州目：州里的吏目。

③使君：汉时称州的刺史为使君，此沿旧称以使君称知州。

④武进：为常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常州市。

⑤倅(cuì 翠)：古时称副职为倅。

⑥庚癸：因庚为西方，主谷，癸为北方，主水，故以庚癸为军中乞粮的隐

语，后亦俗称告贷为庚癸呼。

⑦扞戾（hàn lì 汗利）：牴牾而乖张。

⑧弹铗操竽：战国时冯驩客孟尝君，弹铗操竽求食，后即以此作为穷乏而有所希望之词。

⑨野凫（fú 扶）：野鸭。

⑩嘉利泽：《寰宇通志》云南府山川："嘉利泽，在嵩盟州东南十五里，方圆百余里，水溉民田，鱼供民食，故名。又名杨林泽。"民国初年，湖面约有二万多亩，南部称杨林海，北部称八步海，50 年已垦殖为农场和鱼池。

⑪果马龙巨江：《游记》诸本皆作"巨龙江"。《明一统志》云南府山川载："龙巨江，一名龙济溪，源出寻甸果马山，流经嵩盟州东南入嘉利泽。"《寰宇通志》寻甸军民府山川亦载："果马溪，在府城西三十里，源出果马山，流入嵩明州龙济溪。"应正为"龙巨江。"

⑫天祐：唐哀帝李柷年号，时在 904～907，共四年。

⑬嵩明：宋代为大理嵩盟部，元代设嵩明州。明代亦置州，隶云南府，即今嵩明县。《明史·地理志》："嵩明州，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改曰嵩盟。成化十八年(1482)复故。"则自 1482 年改名嵩明，故《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皆作嵩盟。

⑭邵甸：元置邵甸县，明初亦短期存在，后废。治今嵩明县西南部的白邑村。

⑮杨林：元置杨林县，明初亦置为县，成化十七年(1481)废，仍存杨林守御千户所，即今嵩明县南的杨林，治今老城。

⑯寺：佛教的庙宇称寺。观（guàn 贯）：道教的庙宇称观。

⑰兔儿：即兔儿关。明设兔儿关巡检司，属嵩明州。今亦作兔耳关，在昆明市郊东北隅，小哨附近。

【译文】

二十七日　阴云重重密布，虽然没有下雨，没有起雾，但街道仍然潮湿，难以行走。我抱膝而坐，不打算下楼，写信给代理知州张州同，他拒绝不收；又写一张名片投送管州目，他虽然收下却不立即答复。早先，嵩明州的知州是我家乡的钮国藩，〔武进县的举人。〕

我刚到云南，他已迁升为饶州别驾，此时往东去就任将近一个月了。州中的两位副职都是南京人，所以我写信向他们借钱，而张州同竟如此不讲情理，我于是后悔因穷困而寄希望于他们的笨拙行为了。这天买到一只野鸭，烹煮来作为食物。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云层仍然十分浓密，只是东方已经亮开了。我让旅舍主妇准备饮食，顾仆去等候管州目的回信。我于是顺州署西边，踩着潮湿的小路，往北走到城隍庙，城隍庙东面是察院。从正中往北登几级台阶上山，右边是文庙，左边是明伦堂、尊经阁。登上尊经阁，天色非常晴朗，四周的山峰完全显露出来，才清楚地看见满湖的水就位于尊经阁前方。这个湖泊由嵩明州和杨林所共同享有，就是《一统志》所记载的嘉利泽了，其水来源于果马山流出的龙巨江以及白马庙溪，然后往东北流到河口，是北盘江的源头。顺着中间的路再往上走，到文庙背后的窄街、然后往西进去，和文庙前后并列对峙的是宗镜寺。〔宗镜寺修建于唐代天祐年间(904～907)。〕寺庙古朴而且十分空寂，座落在蛇山顶上，蛇山现在称为黄龙山。山小但山上的石头棱角分明，是弥雄山往东延伸的山脉，到这里耸起，而且像锥子一样峙立在州中，州城环绕着这座山，它是州署的后山。〔山上从前小黄蛇多，所以现在用黄龙命名。〕登上这座山，则嵩明一州的形势，全部收在眼里了。

嵩明州原来叫嵩盟。《一统志》记载，州署南面有盟蛮台旧址，是从前汉人和乌蛮、白蛮会盟的地方，而现在改称嵩明了。嵩明州城也是靠山斜绕，城门都不正，城门座向和寻甸府城相似。

从嵩明州的正北面顺着大山谷口往里走，一整天就到普岸、严章，普岸、严章位于寻甸府西部边境；正南面隔着嘉利泽，与罗峰公馆相对，是杨林所的北部边境；正东面是尧林山，尧林山位于河口的北面，是下游的中流砥柱；正西面翻过山岭，是原来的邵甸县。邵甸县北面的梁王山，是主峰山脉分支

的地方，统领着众多的山脉，是嵩明州的西部边境，也是嵩明州与寻甸府、富民、昆明的分界。

嵩明州中部湖水环绕，土地沃美。嵩明州西面的邵甸，南面的杨林所也是土地肥沃，两地从前都设县，而现在都免除了。杨林位于大路边，现在还有所设在那里。

从崇镜寺出来便下山，返回旅店吃饭，但管州目的回音没到。我于是拄着拐杖从南门出城，转往西走，半里来到一座塔下。大路往东南向杨林所伸去，此时我打算从兔儿关走，于是往西南行。走了一里，有人在后面追赶呼叫，是管州目在回帖时备了财物送我，命令差役追到这里，而财物还放在旅店中。于是让顾仆返回去取财物，我从小路往北去法界寺等他。法界寺位于城西北五里处，那里也是弥雄山向东延伸的支脉，突起为高大的山峰。去法界寺的路应当从西门出城，我不时地穿越冈陇，往下经过一道竹林遍布的山坞，走二里就往北上山。顺着坡绕着阶梯往上走，二里，越过一道往东延伸的山梁，看到北坞中有一座山，从最高处往低处下垂，而佛殿庙宇层层叠起，一直从峰顶往下伸去。有顺坞中绕着山坳走的路，也有直达山顶的路，我于是就直登山顶，攀登一里到达。往西看山峰背后，下面有重叠的沟壑，沟壑西北远处有座最高的山峰，像背靠屏风朝见群臣的帝王一样率领群山，群山簇拥环列在它的周围，看起来离得很近，开始我以为是嵩明州的最高峰，却不知道原来它就是梁王山的东面。转向东，峰顶最高处有元帝殿，殿门朝东开。我进殿叩拜完毕，询问所听说的南京法师，仍然没有找到。在这之前我在城中的寺观里寻访而没有找到，有在法界寺的说法，所以我又绕路来法界寺，而哪里想到最终没有一个人知道法师的踪迹呢。从元帝殿前往东下，走过很陡的台阶。半里来到玉虚殿，殿门也是朝东，仍然是道教的庙宇，两旁陡峭的山箐环绕聚合，环境非常幽静。再往下走，到天王殿。从天王殿出来又往下走半里，有一座寺庵位于陡冈之中，茂密的竹子掩映庵门，两股泉水夹在山谷

中，幽静美好。可惜这些庙宇都是关门闭户，没有一个僧人在。又往下走，才是法界寺的正殿。我先进到正殿背后的高台上面，其殿很整齐，有人在殿中读书，但主持的僧人仍然不在。于是从高台下去，到正殿里拜佛。刚刚拜完，顾仆就从坞中上来了。东侧的房中有僧人出来迎接，询问后知道南京法师不曾来到法界寺。而抬头观看天色，还能走三十多里，于是向僧人询问道路，改从往北去邵甸的路走。因为从杨林所走是大路，最往南，因而绕路；从兔儿关走是正中的路，最近而且平坦；从邵甸走是北边的路，则靠近梁王山，最偏僻而且险阻难走。当时我想观看梁王山率领群山的气势，就选择走北道。

从法界寺前面往西南转进遍布竹林的山箐中，顺着山坳往南走，一里，往东南翻过冈，走到先前过来的路上，于是往南下山。一里抵达山下，有道山坞从西北延伸过来，就是刚才从岭头往下看到的第一层重叠沟壑。顺山坞南部横穿过去然后往西南走，二里，经过一个村子，村南才有连接不断的畦田。跟着田埂往南下，在畦田中往西走一里多，看到北冈垂到底部的地方，石崖并列众多，其东面有个村子靠在冈上，叫灵云山；西面有间供奉神灵的房屋，面临沟壑，叫白马庙。白马庙西部有道山坞，沿着北面的山环绕过来而形成峡谷，有条大溪流从峡谷中往东流出去，是刚才在山顶远看的第二层沟壑。其壑西南端，才靠近远处梁王山最高的山峰下面。大概梁王山东部突起，高耸入云，北部分出一支脉，往东垂下去为灵云峰，是白马庙背靠的山；再往北分出一支脉，往东耸立为法界寺所坐落的山，法界寺北部的沟壑虽然夹在梁王山对面，而灵云峰其实位于中部，所以梁王山东麓萦绕的溪流，都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这溪流和东山的巨龙江相似，东西两边距离州城的远近也相似。溪流上没有桥，淌水过去，立即往西上坡。当初我多次问过路上遇到的人，说渡过溪流就往西走，一定得住在大大村，从大大村往东走，都是层叠的山冈和陡峭的山岭，四周没有村庄民居。我问："距离大

大村有多少里路？”回答说：“三十里。”我抬头看天色，估计已经赶不到了，而当地人说不碍事，急行可以赶到。又问，都这样说。于是急急忙忙朝着坡上走，一里，有背着东西过来的人，我又向他问路，他说：“来不及了。不如返回去住下作明天早走的打算。”我跟着他往回走，仍然淌水过溪，进入白马庙。庙很破败，不能寄宿。于是往东经过并列着的众多石崖，顺着村子后面走，去灵云山僧人那里求宿。住宿的庙宇叫梵虚，僧人虽然不懂坐禅诵经，但接待客人很有礼貌，我们得以在庙中安睡。

【原文】

二十九日　晨起，碧天如洗。亟饭。仍半里渡溪，蹑西坡而上。迤逦五里，逾冈脊，东望嘉利泽，犹在足下；西瞻梁王绝顶，反为近支所隐不可见，计其处，正当绝巘之东，此即其支冈也。冈头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眢井，潴者成天池。稍西北盘冈一里，复西南下。一里，度中洼之底，复西北上，行山南岭坡间。二里，复西南下坞中。其坞自西北崇峰夹中来，中有流泉颇急，循坞西崖东坠，此梁王山东南之流也。有岐路直自坞外东南来，直西北向梁王山东腋去，此杨林往普岸、严章径，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复西北蹑冈上，颇峻。一里，蹑峰头，已正当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岭头，一里，又西下半里，坞有小水，犹东南流也。一里径坞，又西上逾岭。半里，复下。其岭南北俱起，崇峰夹之，水已西南行，余以为过脊矣，随之下一里，行峡中。转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来，同坠壑东注而下嘉利泽，始知前所过夹峰之脊，犹梁王南走之余支也。

越水，复西北蹑峻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则当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峰西南与南来老脊，又夹坑东北下嘉利泽，是峰东北与梁王主峰，亦盘谷东下嘉利泽。从脊上平行而西，一里余，出西坳。半里，始见其脉自南山来者，从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矗峙梁王焉[①]。

梁王山者，按志无其名，余向自杨林西登老脊，已问而知之，云在邵甸东北，故余取道再出于此，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虽不名梁王，其注盘龙江则曰："源自故邵甸县之东山、西山。"则指此为东山矣。其注东葛勒山，则曰："在邵甸县西北，高三十里，为南中名山，远近诸峰，高无逾此。"则所谓三十里者，又指此为东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谙旧名，因梁王结寨其顶，遂以梁王名之。志无梁王名，未尝无东葛勒名也。其脉自澂江府罗藏山东北至宜良，分支东北走者，为翠峰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杨林西岭，而北度兔儿关，又北度此而高耸梁王山，横亘于邵甸之北，其东西两角并耸，东垂下临白马溪之西，西垂下临牧养涧之东。由西垂环而西南为分支，则文殊商山之脉所由衍也；由东垂走而东北为正支，则果马、月狐之脊所自发也。西垂曲抱，而盘龙之源，遂浚滇海；东垂横夹，而嘉利之派，遂汇北盘；宜其与罗藏雄对南北，而共称梁王云。

过脊，渐西降，西瞰夹坞盘窝，皆丰禾芃芃，不若脊东皆重冈荒碛也。一坡西垂夹坞，上皆侧石斜卧。从其上行，

二里，始随坡下坠。一里及坞，有小溪自东南坞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村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村[2]。始东西开坞。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坞北西注；余所越南坞之水，截坞而从之。半里，越村之西，又开为南北之坞，有小水自南来，经西冈下，北合于东坞之水，同破西北峡而下坠，当西出于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来小水，遂西南上坡。盘坡而上，约里许，越其巅。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余，始见西坞大开。其坞自北而南，辟夹甚遥，而环峰亦甚密，坞中丰禾云丽，村落星罗，而溪流犹仅如带，若续若断焉。于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坞。有村倚麓西而庐，是曰甸头村，即邵甸县之故址也。是村犹偏于坞东；坞北有峰中垂，亦有聚庐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峦中间，另辟函盖。正北则梁王正脊亘列于后，东界即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即分支之南环者。其西北度处，有坳颇平，是通牧漾[3]；东北循梁王山东垂而北，是通普岸、严章；西逾岭，通富民县；东逾岭，即所从来者；惟南坞最远，北自甸头，十里至甸尾。坞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为嵩明、昆明之界焉。

余既至甸头村，即随东麓南行。一里，有二潭潴东涯下，南北相并，中止有岸尺许横隔之，岸中开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间，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测，东倚石崖，西濒大道，而潭南则祀龙神庙在焉。潭中大鱼三四尺，泛泛其中。潭

小而鱼大，且不敢捕，以为神物也。甸头之水，自北来流于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东，已而俱注于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则由东界之麓，相望而南。坞中屡过村聚。八里，有小水自东峡出，西入于麓大溪，逾之。南二里，则甸尾村横踞甸南之坡[4]。有岐直南十里，通兔儿关；正路则由村西向行。一里余，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5]。逾梁，始随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盘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岭。一里，登岭头。一里，下岭西坞中，路复转西南行，大溪尚出东南峡中，不相见也。盖其东老脊，南自宜良，经杨林西岭度而北，一经兔儿关，其西出之峰突为五龙山，则挟汇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坝者也[6]；再北经甸尾东，其峰突为祭鬼山，则挟邵甸之水而西出汇流塘者也。于是又西越坞脊，四里，随坞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峡来[7]，有梁跨之，其势少杀于甸尾桥下水。有村在梁之西，是为小河口[8]，即牧漾之流，南经此而与邵甸之水合，而出汇流塘者也。过村，又西南上岭，盘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洼之窞。既而陡下峡中，有小水自西北峡来，渡之，村聚颇盛。村之南，则邵甸之水，已与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峡，至此复折而南入峡中，是为汇流塘，其萦回之势可想也。从此路由西岸随流入峡，其峡甚逼，夹翠骈崖，中通一水，路亦随之，落照西倾，窈不见影。曲折四里，有数家倚溪北岸，是为三家村[9]。投宿不纳。盖是时新闻阿迷不顺，省中戒严，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余强主一家，

久之，乃为篝火炊粥，启户就榻焉。

【注释】

①梁王：即梁王山，今名同，在嵩明县西北。

②大大村：今作达达村，又称周达，在嵩明县西南境，白邑稍东。

③牧漾：今作牧羊，在嵩明县西北部盘龙江边，阿子营稍北。

④甸尾村：今仍名甸尾，在嵩明县西南隅。

⑤有石梁句：明时认此大溪为盘龙江正源，称邵甸河。今名同。

⑥汇流塘：今作回流湾。 松花坝：今名同。从回流湾到松花坝，现已连为松花坝水库，湖面宽阔，为昆明市郊人工建筑的最大水库。但元、明时期的松花坝遗迹，至今仍能看到。

⑦又有水句：此水明时称牧漾水，为盘龙江正源，今亦称盘龙江。

⑧小河口：今称小河或小河村，在昆明市郊东北隅。

⑨三家村：近年扩建松花坝水库时，三家村已安全迁至小河村东边，邵甸河与牧漾水汇流处的东岸，原三家村址今已被水库淹没。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起来，碧空如洗。急忙吃饭。仍旧走半里淌水过溪，攀登西坡往上走。曲曲折折地走了五里，翻越冈脊，往东看嘉利泽，仍然在脚下；往西看梁王山最高峰，反而被近处的支脉所挡而不能看到，估计支脉的位置，正处在梁王山最高峰的东边，这里是支脉的分支山冈了。冈头上有很多下陷的坑穴，干的坑穴形成眢井，积聚着水的形成天池。稍往西北绕冈走一里，又往西南下。一里，穿过中洼地的底部，又往西北上，在山南面的岭坡上行走。二里，又往西南下到坞中。这山坞从西北高峰的夹缝中伸来，坞中有股泉水流得很急，顺着山坞西边的山崖往东坠落下去，这是梁王山东南边的溪流。有条岔路直直从山坞以外的东南边伸过来，直直往西北梁王山东侧伸过去，这是从杨林所去普岸、严章的小路，我横穿小路往西走。半里，渡过西边的急流，又往西北攀着冈往上走，很

陡。一里，爬到峰头，已经正正地处在梁王山的南面了。往西在岭头平平地走，一里，又往西下半里，坞中有条小溪，仍然是往东南流。一里穿出山坞，又往西上，翻过山岭。半里，又下。其岭南面、北面都高高耸起，高峰夹着它，水流已经往西南流，我以为越过岭脊了，顺着岭下一里，在峡谷中行走。转向南走一里，又有水流从西北流来，同样落到沟壑中往东流进嘉利泽，才知道先前翻过的、夹在高峰之中的岭脊，仍然是梁王山往南走向的余支脉。渡过水流，又往西北攀登陡峰而上，一里半，抵达峰顶，于是就处在梁王山的西南边了。这座山峰的西南部和南边延伸过来的主峰山脉之间，又夹着往东北伸到嘉利泽的坑；这座山峰的东北部和梁王山主峰之间，也环绕着往东延伸到嘉利泽的山谷。从山梁上平平往西走，一里多，走出西坳。半里，才看见从南边山延伸来的山脉，顺着这道山梁的西北部延伸下去，低伏之后又耸起，矗立为高大的梁王山。

梁王山，考查志书没有这一名称，我过去从杨林所西面攀登主峰山梁，询问后而知道有梁王山了，说位于邵甸东北，所以我取道邵甸而再次走到这里，正是打算弄清楚梁王山各分支山脉划分水道源流的情况。而志书虽然没有记载梁王山名，但书中则注释盘龙江道："发源于原邵甸县的东山、西山。"那么就指明梁王山是东山了。其注释东葛勒山，则说："位于邵甸县西北，山高三十里，是南中地区的名山，远处近处的各座山峰，没有比它高的。"那么所谓三十里高的说法，又指明梁王山是东葛勒山了。只是当地人不熟悉原来的山名，因为梁王在其顶上安营扎寨，于是就叫梁王山。志书没有梁王山名，不见得就没有东葛勒山名。它的山脉从澂江府的罗藏山东北一直伸到宜良县，分往东北走向的一支，是翠峰山脉；往西北走向的主峰山脉，经过杨林所西部的山岭，就往北延伸到兔儿关，再往北延伸到这里而高耸为梁王山，横贯在邵甸北部，其东西两端同时耸起，东边伸下去濒临于白马溪之西，西边伸下去濒临于牧养涧之东。从西边绕向西南，形成分支山脉，是文殊商山所延伸的山

脉；从东边走向东北，形成主支山脉，是果马山脊、月狐山脊所延伸的山脉。西边的山脉曲折环抱，而盘龙江的上源，从其中通向滇池；东边的山脉横列两层，而嘉利泽的支流，从其中汇入北盘江；梁王山和罗藏山雄伟地南北对峙，因而一起称作梁王山是适宜的。

越过山梁，渐渐往西下坡，往西俯视狭坞中的盘窝，全都是稠密的庄稼，非常茂盛，不像山梁东面全都是层层的山冈和荒石。一道坡往西垂下狭坞中，坡上都是石头斜躺着。从坡上走，二里，才随着坡往下走。一里来到坞中，有条小溪从东南山坞中流来，渡过小溪往西走。又半里，有个村庄位于南面山下，房屋都是瓦顶竹门，是山间民居中最幽雅而整齐的村庄，名大大村。这里是朝东西敞开的山坞，梁王山西南面的水，从山坞北面往西流；我刚才所渡过的南边坞中流出的水，横穿此坞而跟随往西流。半里，走到大大村西面，又有南北走向的山坞，有条小河从南边流来，经过西冈下，往北汇合到东坞的河流中，一齐往西北穿过峡谷后往下坠落，应当是向西流出邵甸北面。道路越过南边流来的小河，就往西南上坡。绕着坡往上走，大约一里多，翻越坡顶。又往西下半里，往西南渡过溪流；这条溪流好像是往南流。一里，又往西翻越坡脊，平平地在坡上行走。又一里多，才看到十分开阔的西坞。其坞从北往南走向，两边离得很远，而环绕山坞的群峰也更密，坞中长满茂盛的庄稼，村庄星罗棋布，而溪流仅仅犹如飘带，断断续续在坞中流过。于是从坡顶很快下到坞西的山麓，半里来到坞中。有个村庄靠着山麓西边，名甸头村，是邵甸县的旧址。这个村庄还位于坞中偏东；山坞北边有座山峰正正的直立，山峰上也有村子。这片山坞距离嵩明州四十里，在重重山峦中间，另外开辟了一块天地。山坞正北面是横列的梁王山主峰山脉背后，东部是主峰往北延伸的山脉，西部是往南环绕的分支山脉。山坞西北部的道路经过的地方，有块很平的山坳，是去牧漾的通道；东北部顺着梁王山东边往北走，通往普岸、严章；往西翻越山岭，通往富民县；往东翻越山岭，是我来时的路；而往南

山坞延伸得最远，北边起自甸头，十里到甸尾。山坞中的河水，往南流到甸尾，转向西南流去，道路也越过山往西走，就是嵩明州与昆明的分界。

我来到甸头村后，就顺着东边的山麓往南走。一里，有二潭水积聚在东边山下，两个水潭南北并列，中间只有一尺多宽的堤岸横隔着，堤岸中部开通一条间隙，水从北潭注入南潭中，潭面不到两丈宽，但深不可测，东靠石崖，西临大路，而潭南面有座祭龙的神庙。〔潭中的鱼有三四尺长，自由地在潭中浮游。水潭小而鱼大，而且不敢捕捞，认为是神物。〕甸头的河水，从北往南顺大路西边流；潭中的水从潭里溢出后向南顺大路东边流，不久路两边的水都流到山坞西麓，汇合起来往南流去。大路是沿着山坞东麓，与河流相望而朝南走。在山坞中多次经过村落。八里，有条小溪从东边峡谷流出，往西流入西麓的大河里，过小溪。往南走二里，甸尾村横着坐落在山坞南面的坡上。有条岔道直直往南走，十里到兔儿关；正路则从甸尾村往西走。一里多，直接抵达西麓，有座石桥横跨在邵甸河上。过桥，于是顺着西麓往南走。半里，河水从西南方绕着山谷流进山，道路朝西北越过岭。一里，登上岭头。一里，下到岭西边的坞中，路又转朝西南走，邵甸河还在东南边的峡谷中，看不到了。原来山坞东部的主峰山脉，南端起自宜良，经过杨林所西部的山岭后往北延伸，一过兔儿关，其往西延伸出去的山峰耸立为五龙山，于是夹着汇流塘水而延伸到松花坝；再往北延伸，经过甸尾村东部，其峰耸立为祭鬼山，于是夹着邵甸之水往西流入汇流塘。从这里又往西越过坞脊，四里，顺着坞往西下。一里，又有一股水从北边峡谷流来，水上有桥横跨，水势稍微小于甸尾桥下的水。有个村庄坐落在桥西面，这是小河口，就是牧漾水往南流到这里后与邵甸之水汇合，然后流向汇流塘的那条水。过了小河口村，又往西南上岭，环绕着山坡走了七里，途中有下洼的小穴。紧接着，山路陡下峡谷中，有条小河从西北峡谷中流来，渡过小河，有个较大的村庄。村庄的南

部，则是邵甸的水已经和小河口水汇合，往西流过峡谷，流到这里又折向南流进峡谷，这就是汇流塘，曲折盘绕的形势可以想见。从这里开始路从汇流塘西岸顺着水流进入峡谷，这座峡谷很陡，两旁青山耸列，中间流过一条河，道路也跟水流走，落日的余辉从西边斜照进来，山谷幽深看不见日影。曲曲折折走了四里，有几家人傍靠在河流北岸，这是三家村。进村投宿而没有人家接纳。大概这时刚刚闻知阿迷州叛乱，省里戒严，所以昆明地区的各个村庄，都以小路边不方便住宿为借口拒绝投宿。我强求一家的主人，很久，他才为我升火做饭，开门让我就寝。

【原文】

盘 江 考

南北两盘江，余于粤西已睹其下流，其发源俱在云南东境。余过贵州亦资孔驿，辄穷之。驿西十里，过火烧铺。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岭[1]。岭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为众山冠，此岭乃其南下脊。岭东水即东向行，经火烧铺、亦资孔，乃西北入黑山东峡，北出合于北盘江；岭西水自北峡南流，经明月所西坞，东南出亦佐县，南下南盘江。小洞一岭，遂为南北盘分水脊。《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北流者为北盘，南流者为南盘，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岭，一东出火烧铺，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后

西至交水城东，中平开巨坞，北自沾益州炎方驿，南逾此经曲靖郡，坞亘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畴，三流纵横其间，汇为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南达陆凉州。越州东一水，又自白石崖龙潭来[2]，与交水海子合出石峡[3]，乃滇东第一巨溪也，为南盘上流云。

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来自西北，转东南去，入交海，桥跨之，为白石江；涓细仅阔数丈，名独著，以沐西平首破达里麻于此，遂以入滇也。按达里麻以师十万来拒，与我师夹江阵，是日大雾，沐分兵从上流潜济，绕出其后，遂破之。今观线大山溪，何险足据；且白石上流为戈家冲，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内。沐公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出奇夹攻之，为不世勋，不知乃与坳堂无异也！度桥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门，东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涨溢，至是为东西山所束，南下伏峡间。桥横架交溪上，曰上桥。桥西开一坞东向，即由上桥西折入坞，半里至温泉。泉可浴，泡珠时发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对以六角亭，曰喷玉。东逾坡半里，抵桥头村[4]。村西行田畴间，忽一石高悬，四面蓊丛，楼楹上出，即石崖堡也[5]，与温泉北隔一坞。径平畦里许，抵堡东麓，南向攀级，上凌绝顶，则海子东界山南绕于前，西界山自北来，中突为此崖，又西峙而南为水

口山。交溪南出上桥，前为东界山南绕所扼，辄西南汇为海子，正当石堡南；其东北白石崖龙潭，与东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于越州，乃西南破峡去。而石堡正悬立众峰中，诸水又汇而潆之，危崖古松，倍见幽胜。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村。回眺石堡，西北两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村南下坡，东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即交溪，溪遂折东南去。又东一里半，抵东山麓。东北上山，从石片中行，土倾峡坠，崩嵌纷错，石骨竞露如裂瓣，从之倾折取道。石多幻质，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绝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岭坳，下见西坞南流之江，下坠岭南之峡，乃交溪由桥头南下，横截此山南麓以东去者也。

余已躬睹南盘源，闻有西源更远，直西南至石屏州，随流考之。其水源发自石屏西四十里之关口，流为宝秀山巨塘⑥，又东南下石屏，汇为异龙湖。湖有九曲三岛，周一百五十里。岛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顶有海潮寺；稍东岛曰小水城⑦。舟经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亩，巨朵锦边，湖中植莲，此为最盛。水又东经临安郡南，为泸江，穿颜洞出，又东至阿迷州，东北入盘江。盘江者，即交水海子，南经越州、陆凉、路南、宁州，至州东六十里婆兮甸，合抚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⑧；又东至阿弥州稍东，合泸江。二江合为南盘江，遂东北流广西府东山外。

余时征诸广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过师宗州，又东北去罗平州十五里，抵一坞曰兴哆啰。其坞西傍白

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而罗庄山森峭东界，皆石峰离立，分行竞奋，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矗怪峰，西南始此，而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此又其西南之极也。已而至罗平，询土人盘江曲折，始知江自广西府流入师宗界，即出罗平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巴旦彝寨，会江底河；寨去罗平东南二百里，江东即广南府境。又东北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至霸楼，为霸楼江；六处地名，俱粤西安隆长官司地。今安隆无土官，俱为广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蜡、者香，于是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经泗城之葛阆、历里来合，而下田州云。

后余至云南省城，过杨林，见北一海子特大，古称嘉利泽，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尧林山。又东北十里出峡，经果子园[9]，北至寻甸府，合郡城西北水，汇为南海子。又东北与马龙水合于郡东二十里七星桥，为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沾益州为可渡河，乃北盘江上流也。按此则南北二盘，但名称之同耳，发源非一山之水。北盘自可渡河而东，始南合亦资孔、火烧铺之水，则火烧铺非北盘之源也。南盘自交水发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则明月所非南盘之源也。乃《一统志》北盘舍杨林，南盘舍交水，而取东南支分者为源。则南北源一山之误，宜订正者一[10]。

又以南盘至八蜡、者香，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指以为北盘江，遂谓南北盘皆出于田州。夫北盘过安南，已东

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合南盘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谓两江合于普安州、泗城州之误，宜订正者二[11]。

至《一统志》最误处，又谓南北二盘，分流千里，会于合江镇。盖惟南宁府西左右江合流处为合江镇，是直以太平府左江为南盘，田州右江反为北盘矣。今以余所身历综校之，南盘自沾益州炎方驿南下，经交水、曲靖，南过桥头，由越州、陆凉、路南，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泸江，始东转，渐北合弥勒巴甸江[12]，是为额罗江。又东北经大柏坞、小柏坞[13]，又北经广西府东八十里永安渡，又东北过师宗州东七十里黑如渡，又东北过罗平州东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经巴泽、巴吉，合黄草坝水，东南抵霸楼，合者坪水，始下旧安隆[14]，出白隘，为右江。北盘自杨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园，东北经热水塘，合马龙州中和山水，抵寻甸城东，北去彝地为车洪江。下可渡桥，转东南，经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桥诸水，南下安南卫东铁桥，又东南合平州诸水，入泗城州东北境，又东注那地州、永顺司，经罗木渡，出迁江、来宾，为都泥江，东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盘出南宁，北盘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宁合江镇，乃南盘与交趾丽江合，非北盘与南盘合也。其两盘江相合处，直至浔州府黔、郁二江会流时始合，但此地南北盘已各隐名为郁江、黔江矣。则谓南盘、北盘即为南宁左、右江之误，宜订正者三[15]。

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属南盘，志书又谓源自富州，是弃大源而取支水，犹之志南盘者源明月所，志北盘者源火烧铺也。彼不辨端末巨细，悍然秉笔，类一丘之貉也夫！

【注释】

①小洞岭：今作硝洞岭，在贵州盘县火铺镇稍西。

②白石崖：今作白石岩，在曲靖市东境，茨营北端的龙潭河源。此水即今龙潭河。

③交水海子：又省称交海，在曲靖坝子东部。经历代辟为圩田，今已不存。

④桥头村：今名同，又称温泉村，在南盘江西岸，属曲靖市三宝镇。

⑤石崖堡：即石堡山，在温泉稍南，为曲靖名胜。《明一统志》曲靖府山川："石堡山，在府城东南二十余里，相传蜀汉诸葛亮征蛮时与诸酋会盟之所，其下温泉出焉。"

⑥宝秀：明设宝秀关巡检司，今名同，在石屏县西境，风景甚佳。宝秀山巨塘即宝秀湖，又称赤瑞湖，今已排干垦殖。

⑦异龙湖：今名同，在石屏县东南。湖泊面积约42平方公里，东西长13.8公里，南北宽1.4～6公里，湖岸线长86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411米，平均水深3.5米，最大水深7米。三岛在湖西部，其中大水城、小水城今皆在湖岸上，湖中现仅最小的岛马宝龙。"曲"今称"湾"，有大湾、高家湾、杨家湾、豆地湾、马房湾、罗色湾、柿子湾、青鱼湾、白浪湾等，多在湖的南部。北部湖岸平直，但岸上龙潭甚多。近年由于将湖水引入石屏南部灌溉农田，湖水改道流入元江，且曾一度接近乾涸。现已恢复旧貌。

⑧婆兮甸：今盘溪，在华宁县东隅，曲江在此汇入南盘江。抚仙湖出水口在澄江县东隅、华宁县北隅的大革勒附近。

⑨河口：今称小河口。 果子园：今名同。皆在嵩明县东境的铁路线上，杨林海水东流至此转北流为牛栏江。

⑩乃《一统志》句：霞客订正《明一统志》之说，把南盘江源上溯到炎方，是很大的功劳。但杨林的嘉丽泽往北流入金沙江，与北盘江无涉。近代地理调查说明，南北盘江皆发源于今曲靖市北境的马雄山。北盘江源在马雄山北麓，往

北流为革香河，再转南即称北盘江。南盘江源在马雄山南麓。

⑪又以南盘句：八蜡，今作坝纳，在贵州册享县东南境。者香，今作蔗香，在贵州望谟县南。此两地正位于南、北盘江合流处的两岸，土人关于南、北盘在此合流的说法是可信的。霞客把东北合南盘之水，认为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而以今紫云、罗甸间的格凸河为北盘经流，亦误。

⑫巴甸江：今称甸溪河，在弥勒县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

⑬大柏坞、小柏坞：即今大百户、小百户，大百户在砚山县西北隅，小百户在今丘北县腻脚一带。

⑭旧安隆：今称旧州，在南盘江南岸，广西田林县西北隅。

⑮则谓南盘句：霞客订正了《明一统志》错误，弄清了北盘江下游注入今红水河，是又一大功劳。但仍沿明人旧说，认为南盘江入广西为右江，往下为郁江。其实，右江源为驮娘江和西洋江，与南盘江亦不相涉。

【译文】

盘江考

南盘和北盘两江，我在广西省时已经看到它们的下游了，两条江都发源于云南省东部境内。我从贵州省亦资孔驿经过时，就穷究它们的源流。从亦资孔驿往西走十里，经过火烧铺。又往西南走五里，抵达小洞岭。小洞岭北面二十里处有座黑山，高大陡峭，为群山之冠，小洞岭是黑山向南延伸的山梁。小洞岭东部的河水就往东流，流过火烧铺、亦资孔驿，就向西北流入黑山东部的峡谷，再往北流出去和北盘江汇合；小洞岭西部的河水从峡谷中由北往南流，流经明月所西边的山坞，往东南流出亦佐县，往南流入南盘江。小洞岭一山，就是南盘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一统志》认为，南盘江、北盘江都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处，往北流的是北盘江源头，往南

流的是南盘江源头，都是指这黑山南部小洞岭的两条河流，一条从东面流出火烧铺，一条从西面流出明月所。我后来往西来到交水城东面，其中有一片平坦、开阔的巨大山坞，北起沾益州炎方驿，往南延伸到交水，穿过曲靖府，整座山坞纵贯南北，不下一百里，坞中都是平整的田地，三条水在坞中纵横流淌，水流积聚的地方形成湖泊。有船往南通到越州，越州位于曲靖府东南四十里处。乘船航行到越州，河水往西南流入礁石遍布的峡谷中，峡谷极其陡峭、船无法上下，于是下船上岸。走十五里，又乘船往南到陆凉州。越州东部有一条河，又从白石崖的龙潭流来，和交水海子一起流出礁石遍布的峡谷，这是滇东第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南盘江的上游。

我在交水歇脚，听说曲靖府东南有石堡温泉的名胜，于是从交水海子西面往南走。南下二十里，一条溪水从西北流来，转向东南流去，流入交水海子，有座桥横跨在溪水上，这水名白石江；其水流涓细，只有几丈宽，却特别著名，因为西平侯沐英首先在这里打败达里麻的军队，于是才率兵进入滇池地区。考证史书记载，达里麻率领十万军队前来抵御，和明朝军队隔江分别布阵，那一天有大雾，沐英分兵从白石江上游悄悄渡江，绕到达里麻阵地背后，于是攻破敌军。而现在看到的白石江是如线一样细的山间溪流，哪里有天险可以凭借；而且白石江上流是戈家冲，江水源头短、流量小，环绕的地带不过在几里以内。沐公的曲靖作战捷报，却夸大其词为冒着浓雾横渡白石江，从上游出奇兵夹攻敌军，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功勋。殊不知白石江却和小水塘没有什么区别。过桥往南走六里，到曲靖府。从府城南门出去，往东南走二十五里，看到交水海子一片汪洋，水位高涨溢出，到这里后被东西两边的山束缚，往南流下低伏的峡谷中。有座桥横架在交溪上，叫上桥。桥西边敞开一座朝东走向山坞，于是过上桥，往西转进坞中，走半里到温泉。温泉可以沐浴，泡珠不时地从池底冒出，北池中沸腾的泡珠特别多，和六角亭相对，亭名喷玉。往东越过坡走半里，来到桥头村。从桥头村往西

在田间行走，忽然有一座石峰高高耸立在空中，四面丛林茂密，楼台亭柱从峰上露出，这就是石崖堡，和北边的温泉隔着一道山坞。直直地在平整的田间走了一里左右，抵达石崖堡东麓，从南面攀登台阶，登上凌空的绝顶。于是交水海子东部的山往南延伸，环绕于前方；西部的山从北边延伸下来，中途耸起这石崖堡，又往西耸立，然后向南延伸为水口山。交溪往南流过上桥，前方被东部山往南环绕所阻扼，才流向西南汇聚为湖泊，正好位于石崖堡南面；其东北边白石崖的龙潭水，与东南边亦佐县的河流，汇入交溪往下流往越州，然后往西南穿过峡谷流去。而石崖堡正正地高耸在群山之中，各条水流又汇合起来环绕着它流，山崖陡峭，松林古朴，倍显幽静美好。从北面下山，往西走一里到石堡村。回头眺望石崖堡，西北两面嵌在空中显得出奇的峭丽，步步舍不得离去。顺着石堡村南面下坡，往东走半里，经过一座石桥。桥下往南流的河流就是交溪，交溪从这里转向东南流。又往东走了一里半，来到东边山麓。往东北上山，是在石片中行走，山上泥土倾塌，峡谷深坠，土崩石嵌交错，裸露的石块争相冒出，如同裂开的花瓣，从这些石块中歪斜、曲折地找路走。石块的质地也有很多奇异的变化，颜色纯黑的如同染过墨一样，片片都是这奇异山峰的绝妙作品。从石中往上走了一里，来到岭坳，往下看到西坞中往南流的江水，往下坠入岭南的峡谷里，是交溪从桥头往南流，横穿这座山南麓而往东流去。

我已经亲眼看到南盘江的源头，听说南盘江西支源头更远，一直往西南上溯到石屏州。我顺着水流考察西支源头。这一支流发源于石屏州西部四十里处的关口，流入宝秀山巨塘，又往东南流下石屏州，汇聚为异龙湖。异龙湖有九道湾、三座小岛，周长一百五十里。最西北边的靠近石屏城的岛叫大水城，其最高处有海潮寺；略偏东的岛叫小水城。船从大水城南边经过，有上百亩的菱角、荷花，硕大的花朵交织出色彩艳丽的湖边，在湖中种植莲藕，以这里规模最大。异龙湖水又往东从临安府南面流过，被称为泸江，穿过颜洞

流出，又往东流到阿迷州，转东北流入盘江。这盘江就是交水海子，再往南流经越州、陆凉州、路南州、宁州，流到宁州东面六十里处的婆兮甸，与抚仙湖水汇合；又往南流到播箕街河甸，与曲江水汇合；又往东流到阿迷州稍东的地方，与泸江水汇合。盘江和沪江汇合之后称为南盘江，于是往东北流向广西府东山之外。

我当时寻访过很多广西府的当地人，最终没有谁知道南盘江的流向。我于是往北走，经过师宗州，又往东北走到距离罗平州十五里处，抵达一处叫兴哆啰的山坞。其坞西靠白蜡山，东面看得到罗庄山，南面延伸得很远，而险峻的罗庄山高高耸立在东部，石峰全都分开突立，成行地竞相奋起，又显出广西省山脉的风貌。大概这类丛林般矗立的奇异山峰，西南从这里开始出现，往东北一直到道州为止，气势磅礴地遍布几千里，是西南地区特有的胜景，而这里又是西南这一奇观中第一的景致。不久来到罗平州，向当地人询问南盘江弯曲流向的情况，才知道南盘江从广西府流入师宗州境内，就从罗平州东南边流出罗庄山外，流到巴旦彝寨，和江底河汇合；巴旦彝寨距离罗平州东南二百里，南盘江东岸是广南府境。南盘江又往东北流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流到霸楼，被称为霸楼江；〔巴泽等六个地名所在地，都是广西省安隆长官司的属地。如今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官，这些地方都被广南府、泗城州占有。〕从霸楼流入泗城州的八蜡、者香，从这里被称为右江。再往下流，又有广南府富州的水流，从者格流经泗城州的葛阆，历里后与右江汇合，然后流下田州。

后来我到云南省城，经过杨林所时，看见杨林所北面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湖泊，古代称为嘉利泽，北边形成大溪，流出河口。大溪北面有十分陡峭的山，名尧林山。又往东北流十里，穿过峡谷，流经果子园，往北流到寻甸府，与府城西北边的水流汇合，汇聚为南海子。又往东北流，与马龙州水在府城东面二十里处的七星桥汇合，为阿交合溪。我顺着阿交合溪的流向考查，知道它流下沾益州为可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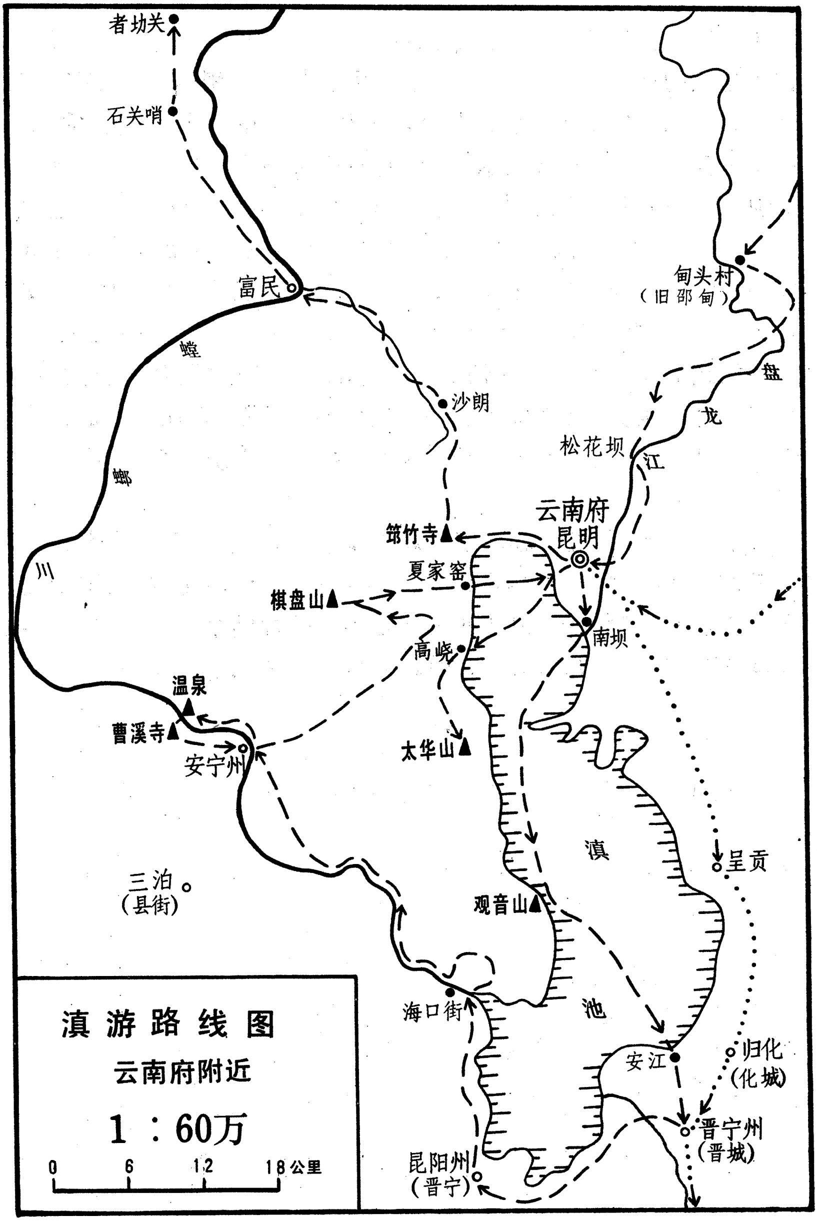
河，就是北盘江的上游。根据这些考查，则南盘江和北盘江，只是名称相同而已，它们的源头不是同一座山流出的水。北盘江从可渡河段往东流，才与从南边流来的亦资孔驿、火烧铺的河流汇合，那么火烧铺不是北盘江的发源地。南盘江从交水发源，往南流过越州，才与明月所的河流汇合，那么明月所不是南盘江的发源地。而《一统志》记载北盘江漏掉杨林所，记载南盘江放弃交水，而选择东南分支作为它们的发源地。那么南盘江、北盘江发源于一座山的错误记载，是应当订正的第一处。

又因为南盘江流到八蜡、者香时，有一条河从东北流来与南盘江汇合，当地人把这条河当作北盘江，于是说南盘江与北盘江都流到田州。其实北盘江流过安南，就已经往东南流下都泥，顺着泗城州东北部，流经那地、永顺，从罗木渡流出，流下迁江。那么这一条从东北流来汇入南盘江的河流，自然是泗城州西北山箐中流出来的。认为南盘江、北盘江在普安州、泗城州汇合的错误说法，是应当订正的第二处。

至于《一统志》记载最错误的地方，是认为南盘江、北盘江二条河各自分别流淌千里，在合江镇汇合。大概是南宁府西部左江、右江合流的地方叫合江镇，因此《一统志》便直接把太平府的左江当作南盘江，田州的右江反而被当作北盘江了。现在我根据亲自考查的经历进行综合校订，南盘江从沾益州炎方驿往南流，流经交水、曲靖府，再往南流过桥头，顺着越州、陆凉州、路南州往南流，流到阿迷州境北部，与曲江、泸江汇合，于是转向东流，逐渐流往北与弥勒州的巴甸江汇合，为额罗江。又往东北流经大柏坞、小柏坞，又往北流过广西府东面八十里处的永安渡，又往东北流经师宗州东面七十里处的黑如渡，又往东北流过罗平州东南面的巴旦彝寨，与江底河汇合，流经巴泽、巴吉，与黄草坝的河流汇合，往东南流到霸楼，与者坪的河流汇合，然后才流到旧安隆，从白隘流出，为右江。北盘江经过杨林所嘉利泽，往北流出嵩明州果子园，往东北流经热

水塘，与马龙州中和山的河水汇合，流到寻甸府城东部，往北流入彝族居住的地区为车洪江。流到可渡桥，转向东南流，流经普安州北境，与三板桥的各条水流汇合，往南流到安南卫东边的铁桥，又往东南流、与平州的各条水汇合，流入泗城州东北境，又往东流向那地州、永顺司，流经罗木渡，又从迁江、来宾流出，为都泥江，往东流入武宣的柳江。因此，南盘江从南宁府流出去，北盘江从象州流出去，两江互相距离不下千里；而南宁府的合江镇，是南盘江与交趾丽江汇合，并非是北盘江与南盘江汇合。而南盘江、北盘江相互汇合的地方，一直要到浔州府黔江、郁江合流时才汇合，但是在浔州府汇合的南盘江、北盘江已经分别变名为郁江、黔江了。那么认为南盘江、北盘江就是南宁府的左江、右江的错误记载，是应当订正的第三处。

至于田州的右江源流，明明属于南盘江，而志书又认为右江发源于富州，这是舍弃主要的源流而选择分支的细流记载，如同记载南盘江发源于明月所、记载北盘江发源于火烧铺是一样的。这种不分辨开头末尾、巨大细微，蛮横执笔的记载，全都是错误的。



滇游路线图
云南府附近
1 ：60万
0 6 12 18公里
者圽关
石关哨
富民
螳
螂
川
沙朗
筇竹寺
云南府
昆明
夏家窑
棋盘山
高峣
南坝
温泉
曹溪寺
安宁州
太华山
三泊
(县街)
观音山
滇
池
海口街
安江
昆阳州
(晋宁)
晋宁州
(晋城)
归化
(化城)
呈贡
松花坝
江
龙
盘
甸头村
(旧邵甸)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四[①]

【题解】

《滇游日记四》是徐霞客旅游云南府和武定府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初一日，徐霞客第二次来到昆明。这里是云南省会，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徐霞客结交了唐大来、吴方生、阮仁吾、唐玄鹤、张调治、张石夫、周恭先、金公趾、马云客、阮玉湾、阮穆声等一批滇中名士，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生活十分惬意。滇池是我国著名的淡水湖之一，山光水色冠绝于世。徐霞客环滇池畅游了一周，从昆明南郊的南坝乘船，横渡滇池，到安江上岸，再绕经晋宁、昆阳、安宁等州，取草海湖堤，从西郊的夏家窑和土堆回城，沿途游览了白鱼口、天女城、金沙寺、石将军、牛恋石、龙王堂、石城、安宁温泉、曹溪寺、进耳寺、棋盘山等，以后又游了西北郊的筇竹寺、海源寺上洞和中洞、妙高寺、沙朗天生桥、富民河上洞。

十一月十一日，徐霞客抵达武定府(今武定县)。此后十九日的日记缺。据随行的仆人证实，这段时间霞客曾“遍阅武定诸名胜”。在武定游狮子山，特别是山上与建文皇帝传闻有关的正续寺。以后

到元谋县登雷应山，“见活佛，为作碑记”。徐霞客不走通往滇西的大道，而北迂取道武定、元谋，主要目的就是追踪考察长江源头金沙江。在元谋，他北到姜驿，“穷金沙江”，亲眼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金沙江。

【原文】

戊寅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晴爽殊甚。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2]，即西由峡中，已乃与溪别。复西逾岭，共三里，入报恩寺。仍转东，二里，过松花坝桥。又循五龙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东北隅南行。已乃转西度大桥，则大溪之水自桥而南[3]，经演武场而出火烧铺桥，下南坝矣。从桥西入省城东门，饭于肆。出南门[4]，抵向所居停处，则吴方生方出游归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见有晋宁歌童王可程，以就医随吴来，始知方生在唐守处过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　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担夫，遇其侄阮玉湾、阮穆声，询候甚笃。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担夫杨秀雇约至。余期以五日后再往晋宁，还即启行。仁吾贶以番帨香扇[5]。

初三日　余欲往晋宁，与唐元鹤州守、大来隐君作别。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还省，二君必至省谒见，毋中途相左也。盍少待之？”乃入叩玉湾，并叩杨胜寰，知丽江守相望已久。既而玉湾来顾寓中，知按君调兵欲征阿迷，然兵未发而路人皆知之，贼党益猖狂于江川[6]、澄江之境矣。玉湾谓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别墅[7]，

已买山欲营构为胜地。请备车马，同行一观。”余辞以晋宁之行不容迟，因在滇西羁久也。又云：“缅甸不可不一游。请以腾越庄人为导。”余颔之。

初四日 余束装欲早往晋宁，主人言薄暮舟乃发，不若再饭而行。已而阮玉湾馈榼酒[8]，与吴君分饷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坝[9]，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斗风，舟行三十里，至海夹口泊。三鼓乃发棹，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10]，乃观音山之东南濒海处[11]。其涯有温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风寒，不及沐也。于是挂帆向东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12]，梳栉于饭肆。仍南四里，过一小桥，即西村四通桥分注之水，为归化[13]、晋宁分界处。又南四里，入晋宁州北门[14]，皆昔来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见田畴广辟，城楼雄壮焉。入门，门禁过往者不得入城，盖防阿迷不靖也。既见大来[15]，各道相思甚急。饭而入叩州尊[16]，如慰饥渴，遂留欢晏。夜寝于下道，供帐极鲜整。

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谈内署，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禹甸与唐君大来，更次相陪，夜宴必尽醉乃已。

初八日 饮后，与黄沂水出西门，稍北过阳城堡[17]，即所谓古土城也。其西北为明惠夫人庙，庙祀晋宁州刺史李毅女[18]。夫人功见《一统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杨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杨”，何谬之甚耶？岂夫人之夫乃姓杨耶？然辞不达甚矣。人传其内犹存肉身，外加髹焉[19]，故大倍于人。余不信。沂水云：“昔

年鼠伤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来拜，且馈榼醴[20]。傅，江西德化人[21]。

初九日　余病嗽，欲发汗，遂卧下道。

初十日　嗽不止，仍卧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诸友来看，极殷绻[22]。

十一日　余起，复入内署。盖州治无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复如前焉。是日，傅幕复送礼。余受其鸡肉，转寄大来处。下午，傅幕之亲姜廷材来拜。姜，金溪人。

十二日　唐州尊馈新制长褶棉被。余入谢，并往拜姜于傅署，遇学师赵，相见蔼蔼[23]。及往拜赵于学斋，遇杨学师，交相拜焉。询赵师：“陆凉有何君巢阿否？”赵，陆凉人，故询之。赵言：“陆凉无之。当是浪穹人。然同宦于浙中，相善。”赵君升任于此，过池州[24]，问六安何州君[25]，已丁艰去矣[26]。四月初至镇远[27]，其所主之家[28]，即何所先主者，是其归已的。但余前闻一僧言，贵州水发时，城中被难者，有一浙江盐官，扛二十余[29]，俱遭漂没，但不知其姓。以赵君先主镇远期计之，似当其时，心甚惴惴，无可质问也。从陈木叔集中，转得二知己，为吴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岂淡人为火毙于长安[30]，今又有此水阨？若果尔，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　州尊赴杨贡生酌。张调治以骑邀游金沙寺，以有庄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门，见门内有新润之房颇丽，问之，即调治之兄也。名□□，以乡荐任常州[31]判[32]，甫自今春抵家。以谗与调治不睦。出西门，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坞

即南自河涧铺直北而出者[33]，至此乃大开洋，北极于滇池焉。西界山东突濒坞者，为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为望鹤山，其北走之余脉为天城；又西为金沙，则散而濒海者也。东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为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为盘龙山；其环北之正脊，为罗藏山，则结顶而中峙者也。州治倚东界之麓。大堡、河涧合流于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桥，分为两流：一直北下滇海；一东绕州北入归化界，由安江村入滇海。经坞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为四通桥。由桥西直上坡，为昆阳道。西北由岐一里半，为天女城，上有天城门遗址[34]，古石两叠，如雕刻亭檐状。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领镇时，筑城于此，故名，城阜断而复起，西北濒湖者，其山长绕，为黄洞山；西南并天城而圆耸夹峙者，为金沙山[35]。此皆土山断续，南附于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则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则望鹤山高拥而北瞰，为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则将军山耸崖突立，与望鹤骈峙而出，第望鹤则北临金沙，天城、将军则北临滇海耳。黄洞山之西，有洲西横海中，居庐环集其上，是为河泊所[36]，乃海子中之蜗居也[37]；今已无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犹泊焉。其处正西与昆阳对，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陆从将军山绕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盘金沙山北夹，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门北向，盘龙莲峰师所建也，寺颇寂寞。由寺后拾级而上，为玉皇阁，又上为真武殿，俱轩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阔之势。山之西麓，则连村倚

曲，居民聚焉。入调治山楼，饭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观调治家人筑场收谷。戴月入城，皎洁如昼，而寒悄逼人。还饭下道，不候唐君而卧。唐君夜半乃归，使人相问，余已在梦魂中矣。

【注释】

①《滇游日记四》：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上。

②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原脱"所存"二字，据四库本补。

③大溪：此即盘龙江，明代又称滇池河，为滇池主要水源。今仍称盘龙江。

④出南门句：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云南府及附郭昆明县，并废弃元代土城不用，另筑砖城。城为方形略扁，城周九里三分，有六门。东门称咸化门，今称大东门，在小花园。东北为永清门，俗称小东门，在今圆通山大门前、圆通街东口。北为保顺门，在今北门街尽头，省杂技团门口。西为广远门，俗称大西门，在今文林街新建设电影院街口。西南为洪润门，俗称小西门，在今武成路西口、东风商店前。南门称崇政门，在今近日公园。明城的范围和规模，一直相沿到清末，清代仅在原来基础上修整，并改换了城门的名称。明清城壕直到50年代才拆填完，现已变为青年路、南屏街、东风路等宽大的街道。北城墙穿过云南大学及圆通公园，今圆通公园东北隅高处的瞭望亭，即建在原城墙上，是明清云南府城墙仅存的珍贵标本。

⑤番帨(shuì 税)：国外来的佩巾。

⑥江川：明置县，隶澂江府。《明史·地理志》江川县："南有故城，崇祯七年(1634)圮于水，迁于旧江川驿，即今治。"在此以前江川县治今星云湖北岸的龙街，明末迁至今江城。

⑦别墅(shù 树)：于住宅外另置的园林建筑等游息之所。

⑧榼(kē 棵)：古代盛酒的器具。

⑨羊市：今仍称羊市口，在昆明市金碧路与东寺街相交处。　南坝：今名同，在昆明市南郊，昆明火车站南。

⑩圩(yú 于)：湖、海边上防水护田的土堤。北圩口，即今白鱼口，为滇池土著鱼白鱼的产卵场，因名。为风景疗养区。温泉今存，在空谷园内，惜水温较

低。

⑪观音山：今名同，在滇池西岸，山上有塔，附近建有昆明市工人疗养院。

⑫安江村：今名同，在滇池东岸晋宁县境。

⑬归化：明置归化县，隶晋宁州，治今呈贡县南的化城。

⑭晋宁州：隶云南府，治今晋宁县晋城镇。

⑮大来：即唐大来(1593～1673)，名泰，晋宁人，青年时曾游学于祖国内地，是杰出的书画家和诗人，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明末削发为僧，长住鸡足山，法名普荷，号担当。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担当书画甚多。

⑯州尊：系对知州的尊称。州守：即知州，又省称"守"。

⑰阳城堡：《元史·地理志》晋宁州："唐晋宁县，蒙氏、段氏皆为阳城堡部，元宪宗七年(1257)立阳城堡万户，至元十二年(1275)改晋宁州。"南诏、大理时，晋宁称阳城堡部，此即当年遗址。

⑱李毅女：《明一统志》云南府祠庙："忠烈庙，在晋宁州古土城内，祀晋宁州刺史李毅之女秀。惠帝时，五苓蛮寇宁州，毅卒，其女明达有父风，众推领州事，奖励将士，婴城固守，伺夷稍怠，出军击走之。唐开元初赐庙额。"《元混一方舆胜览》亦载此事说："今有庙在晋宁州，贴金盖万两云。

⑲髤(xiū 休)：本作"髹"，赤黑色的漆。

⑳醴(lǐ 礼)：甜酒。

㉑德化：为九江府附郭县，在今江西九江市。

㉒殷：殷勤。绻：即缱绻(quǎn qiǎn 犬遣)，形容情意深厚。

㉓蔼(ǎi 矮)蔼：人数众多。

㉔池州：明置池州府，隶南京，治今安徽贵池县。

㉕六安：明置六安州，隶南京，即今安徽六安县。

㉖丁艰：旧时父母亲死称丁艰或丁忧，亦省称"忧"，当官者即须去职在家服丧。

㉗镇远：明为府，隶贵州布政司，即今贵州镇远县。

㉘主：居停。

㉙扛(gāng 冈)：两人共抬一物为一扛。

㉚长安：为西安府附郭县，在今陕西西安市。

㉛常州：明为府，隶南京，即今江苏常州市。

㉜判：即通判，是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

㉝河涧铺：今作河间铺，在晋宁县东南隅。

㉞天城门：今名同，在晋宁县晋城稍西。

㉟金沙山：原作“金沙江山”，据徐本、四库本删“江”字。下同。据《读史方舆纪要》，晋宁州西有金沙山，以产沙石其色如金得名。

㊱河泊所：今仍称河泊村，在晋城正西的滇池边，但不再是水中沙洲，已与陆地联成一片。

㊲蜗（wō 窝）居：比喻窄小的住地。

【译文】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床，天气特别晴朗。喝了昨天剩的稀饭后从三家村启程，即往西从峡谷中走，不久与溪水分道扬镳。又往西翻越山岭，一共三里路，到报恩寺。然后转向东走，二里，过松花坝桥。又顺着五龙山往南走三十里，沿着省城东北边往南走。不久转向西越过大桥，于是大溪的水从桥下往南流，经过演武场后流出火烧铺桥，再到南坝。从桥西进入省城的东门，在饭店吃饭。从南门出城，去到原来寄居的地方，而吴方生正好外出游览归化寺还没回来，我坐着等他。直到傍晚才与吴方生握手相见，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见到的人有晋宁的歌童王可程，他因为要看病而跟随吴方生一同来，才知道吴方生在唐元鹤知州那里过中秋节，十分融洽。〕

初二日　我准备出发去滇西，去和阮仁吾为我雇的担夫约定行期，遇到阮仁吾的侄儿阮玉湾、阮穆声，他们对我的问候非常真诚。下午，阮仁吾来到我的住所，把担夫杨秀的雇用合同拿来了。我和他约定五日后再去晋宁州，从晋宁州返回来就启程出发。阮仁吾把外国的佩巾、香扇送给我作为临别赠礼。

初三日　我打算前往晋宁州，和知州唐元鹤、隐士唐大来告别。吴方生说：“他们二位天天挂念您。今日按察使返回省城，他们二位一定要来省城拜见他，你们不要在途中错过了。何不稍微等他们一阵呢？”我于是进城去拜访阮玉湾，并拜访杨胜寰，得知丽江府

知府盼望我去已很长时间了。不一会阮玉湾来我的住处看我，才知道按察使调动军队准备征讨阿迷州，然而军队还没出发就连过路人都知道了这一计划，江川县、澂江府境内乱党更加猖狂了。阮玉湾对我说："海口有石城非常奇妙，石城附近有别墅，已经把那里买下准备建造名胜风景区。请让我备好车马，一同前去游览观光。"我用晋宁州之行不能推迟为由辞谢了他的邀请，因为在滇西要停留很久。阮玉湾又说："缅甸不可以不去游览一次。请让腾越庄园的人作你的向导。"我点头同意。

初四日　我捆行李准备乘早前往晋宁州，主人说要将近傍晚时船才出发，不如吃过两顿饭再走。不一会阮玉湾送来一坛酒，我和吴方生分享了它。下午，从羊市一直往南走六里，来到南坝，上了渡船，太阳落山后才出发。这天夜晚刮西南风，船走了三十里，到海夹口停泊。三更时就启航，天亮时抵达滇池南岸的北圩口，北圩口是观音山东南部濒临滇池之处。其岸边有温泉，船上有人上岸沐浴，我怕风寒，没有和他们同去。从北圩口船挂起帆来向东南航行，二十里抵达安江村，下船到饭馆里梳理。仍然往南走，四里，经过一座小桥，桥下水从西边村子四通桥下分流过来，是归化县、晋宁州的分界处。又往南走四里，从晋宁州城北门进城。这些都是夜间黑暗中所走的路，至此才看见四周田地宽阔，城楼雄伟壮观。进城门，守门的拦住过往的行人，不允许进城，大概是因阿迷州还没平定而进行防范。和唐大来相见后，各人十分迫切地诉说互相的思念。吃饭后进州署去拜望知州，有如饥渴的人得到了安慰，于是留在那里欢宴。夜晚在下道住，所供的帷帐极其新洁、整齐。

初五至初七日　连日来在州署里下围棋，等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禹甸和唐大来诸君，轮换着前来相陪，夜晚一定饮宴到全醉才罢休。

初八日　喝酒后，和黄沂水从西门出城，稍稍往北就经过阳城堡，就是所说的古土城。古土城西北面是明惠夫人庙，庙里祭祀晋

宁州刺史李毅的女儿。夫人的功绩记载在《一统志》中。庙里有元代的碑刻，碑文第一句是："夫人姓杨氏，名叫秀娘，是李毅的女儿。"既然是"李毅的女儿"，又说"姓杨"，为什么这样地荒谬透顶呢？难道是夫人的丈夫姓杨吗？即便这样，也实在是辞不达意。人们传说夫人的塑像中还保存着她的尸体，是在尸体上加赤黑色的漆涂饰而成，所以塑像比真人大一倍。我不相信这种传说。黄沂水说："从前老鼠咬伤塑像的脚，露出骨头来了。不是乱说的。"这天，知州的幕僚傅良友前来拜访，而且馈赠一坛甜酒。〔傅良友是江西省德化县人。〕

初九日　我生病咳嗽，想让身体出汗，于是在下道卧床休息。

初十日　不停地咳嗽，仍然在下道卧床休息。唐元鹤君早晨、晚上都来床前问候，邀约众位朋友前来看望，情意极为深厚。

十一日　我起床后，又去州署内，大概州里没有事情，所以知州清晨就邀请我去，很晚才出来，又像前几天那样。这一天，傅良友又送来礼物。我收下他送的鸡肉，寄放到唐大来那里。下午，傅良友的亲戚姜廷材来拜访。〔姜廷材是江西省金溪县人。〕

十二日　唐元鹤知州赠送我新制的长夹衣、棉被。我去州署致谢，并且到傅良友的官署拜访姜廷材，遇到赵学师，还见到很多人。等到去学斋拜访赵学师时，遇见杨学师，互相行礼。我问赵学师道："陆凉州有没有叫何巢阿的人？"〔赵学师是陆凉州人，所以向他询问。〕赵学师说："陆凉州没有此人，他应是浪穹县人。而且我们一同在浙江省里做过官，互相处得好。"赵君被提升到这里任职，经过池州时，询问六安州何知州，何知州因为父母去世已经离任服丧去了。四月初赵君到达镇远府，他所居停的人家，就是何巢阿在前居停过的人家。这样看来，何巢阿已经回家了。我前不久听一位僧人说，贵州省发生水灾时，城中遇难的人有一个是浙江盐官，二十多担行李都被水漂走了，只是不知道浙江盐官的姓。根据赵君先前到镇远府居停的时间计算，似乎何巢阿发生水灾时正在贵州省，我心

里十分不安，就不再深问了。〔我从陈木叔的文集中，间接得到二位知己，就是吴太史淡人以及何知州巢阿，都还没来得及见面。难道淡人因火灾而死在长安县，如今何巢阿又遇到水患？如果真是这样，遭遇是何等奇怪啊！〕

十三日　知州唐元鹤去赴杨贡生的酒宴。张调治邀请我骑马游览金沙寺，因为他有田庄在金沙寺西边的山脚。从西门出发，看见门内有崭新的富家房屋，很华丽，询问房子的主人，就是张调治的哥哥。〔他哥哥叫□□，通过乡荐出任常州府通判，刚刚于今年春天回到家。因为谗言与张调治不和。〕从西门出城后，就一直顺着田埂往西行，路很平坦。这就是南部从河涧铺起、一直往北延伸出来的山坞，山坞延伸到这里才十分开阔壮观，再往北延伸到滇池结束。西部往东突立在山坞边的是牧羊山；往北突起、而且最高的是望鹤山，望鹤山往北走向的余脉是天城门；又往西延伸为金沙山，是分散开来濒临滇池的山脉。东部向西耸立、而且作为晋宁州城南边屏障的是玉案山；耸立在北部、而且最高的是盘龙山；其绕向北边的中脊，为罗藏山，是山顶相连而正中高耸起来的山。晋宁州治紧靠在东部山麓，大堡、河涧的水顺西部山麓合流，往北流过四通桥，又分为两派：一股一直往北注入滇海；一股往东绕过州治，往北流到归化县界内，流经安江村后进入滇海。穿过山坞往西三里，走到河堤上，有座大石桥横架在河上，这是四通桥。从桥西边一直上坡，是去昆阳州的路。往西北边顺岔路走一里半，到天女城，其上有天城门遗址，两层古石，形状如同雕刻的亭檐。从前李毅的女儿李秀，代替父亲统领镇守晋宁州时，在这里修筑城池，所以取名天女城。城所在土山断绝后又耸起来，西北濒临滇海边，黄洞山沿滇海盘绕；西南和天城门相连、而圆峰耸起和黄洞山对峙的山，是金沙山。这些都是时起时伏，往南附着于大山的土山。金沙山的西部，则滇海向南面冲刷，直逼大山；金沙山的南部，则望鹤山高高耸立朝北俯视，是山坞西部大山北端的最高处。其西边则将军山高耸的

山崖突起，和望鹤山并排屹立，只是望鹤山北临金沙山，天城门、将军山则是北临滇海而已。黄洞山的西边，有片陆地往西横插滇海中，民房环绕着聚集在上面，名河泊所，是滇海中窄小的居住地；如今河泊所已经没有官员，但滇海中的渡船还在这里停泊。其处正西方和昆阳州相对，往西横渡滇海，只有二十里；陆路从将军山往南绕着滇海走，路程是水路的一倍。从天女城绕到金沙山北侧，又走一里半就到了金沙寺。金沙寺门朝北，是盘龙莲峰师所修建的，寺里很清静。从寺背后沿着石阶上去，是玉皇阁，再往上是真武殿，两处都建得高大宽敞，而且朝北眺望滇海，拥有海天空阔的地势。金沙山西麓，则村庄顺着弯曲的岸边连绵不断，百姓聚集。到张调治的山楼，吃过饭后登山，在金沙寺中凭栏远眺。下山漫步于田畦、水沟边，观看张调治家的人修筑晒场、收谷子。晚上顶着月亮回城，皎洁的月光照得地面如同白昼一样，但寒冷逼人。回到下道吃过饭，没有等候唐元鹤君来就睡了。〔唐君半夜才回来，派人前来问候，我早已在梦魂中了。〕

【原文】

十四日　在署中。

十五日　在州署。夜酌而散，复出访黄沂水。其家寂然，花阴历乱，惟闻犬声。还步街中，恰遇黄，黄乃呼酒踞下道门，当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　余欲别而行，唐君谓："连日因歌童就医未归，不能畅饮。使人往省召之，为君送别，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日　皆在州署。

十九日　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阴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两日皆倏雨倏霁。

二十二日　唐君为余作《瘗静闻骨记》，三易稿而后成。已乃具酌演优[①]，并候杨、赵二学师及唐大来、黄沂水昆仲，为同宴以饯。

二十三日　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焉。唐大来为余作书文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赆[②]。乃入谢唐君，为明日早行计。

晋宁乃滇池南一坞稍开，其界西至金沙山，沿将军山抵三尖村，与昆阳界，不过二十里；东至盘龙山顶，与澂江界，不过十里；北至分水河桥，与归化界，不过五里；南入山坞，与澂江界，不过十里。总计南北不过十五里，东西不过三十里，不及诸蛮酋山徼一曲也[③]。

晋宁之水，惟四通桥为大。其内有二溪，俱会于牧羊山下石壁村。一为大坝河，即河涧铺之流，出自关索岭者[④]，余昔往江川由之；一为大甫河，出自铁炉关者，与新兴分水之岭界[⑤]。二水合而出四通桥，又分其半，东灌州北之田。至州东北，又有盘龙山涧之水，自州城东南隅，循城北流，引为城濠，而下合于四通东灌之水，遂北为归化县分界，而出安江村。其河乃唐公新浚者。

晋宁二属邑俱在州东北境，亦滇海东南之余坞也。归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贡又在归化北四十里[⑥]。呈

贡北即昆明县界，东北即板桥路[7]，东即宜良界[8]，东南即罗藏山，阳宗界[9]。归化北五里有莲花洞山，一名龙洞，有水出其间。罗藏山在归化东十里，盘龙山东北之主峰也，东南距澂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耸，总挈众山，与邵甸之梁王山对，亦谓之梁王山[10]，以元梁王结寨其上也。西北麓为滇池，东南麓为明湖[11]、抚仙湖。水之两分其归者，以此山为界；水之三汇其壑者，亦以此山为环。然则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脉自铁炉关东度为关索岭，又东为江川北屈颡巅山，遂北走为此山；又东至宜良县西境，又北度杨林西岭，又北过兔儿关，又北结为邵甸梁王山，而为果马、月狐之脊焉。

晋宁四门，昔皆倾圮。唐元鹤莅任，即修城建楼，极其壮丽。

晋宁东至澂江六十里，西至昆阳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会一百里，东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东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兴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宁州一百二十里。

唐晋宁[12]初授陕西三水令[13]，以御流寇功，即升本州知州，以忧归，补任于此。乃郎年十五岁，文学甚优，落笔有惊人语。余三子俱幼。

唐大来名泰选贡[14]，以养母缴引[15]，诗画书俱得董元宰三昧[16]。余在家时，陈眉公即先寄以书云："良友

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今来访鸡足并大来先生。此无求于平原君者[17]，幸善视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来可告语也。忽一日遇张石夫谓余曰：“此间名士唐大来，不可不一晤。”余游高峣时，闻其在傅元献别墅，往觅之，不值。还省，忽有揖余者曰：“君岂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周与张石夫善，与张先晤唐，唐即以眉公书诵之，周又为余诵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挚，非世谊所及矣。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唐大来，其先浙之淳安籍，国初从戎于此。曾祖金，嘉靖戊子乡荐[18]，任邵武同知[19]，从祀名宦。祖尧官，嘉靖辛酉[20]解元[21]。父懋德，辛卯乡荐[22]，临洮同知[23]。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绍箕堂集》，李本宁先生为作序，甚佳。

大来言历数先世，皆一仕一隐，数传不更，故其祖虽发解，竟不仕而年甚长。今大来虽未发解，而诗输为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24]。但其胤嗣未耀[25]，二女俱寡，而又旁无昆季[26]，后之显者，将何待乎？

大来之岳为黄麟趾，字伯仁，以乡荐任山东嘉祥令[27]，转四川顺庆府□□县令[28]，卒于任，即黄沂水禹甸之父、从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乡荐[29]，仕至毕节[30]兵宪[31]，有《牧羊山人集》。

大来昔从广南出粤西，抵吾地，亦以粤西山水之胜也。为余言：“广南府东半日多程，有宝月关甚奇[32]。从广南东望，崇山横障，翠截遥空，忽山间一孔高悬，直透中扃，光明如满月缀云端，真是天门中开。路由其下盘跻而入，大若三四城门。其下旁又一窍，潜通滇粤之水。”予按黄麟趾昭阳关诗注云：“关口天成一石虎头，耽耽可畏。”诗曰：“何代凿鸿濛[33]？蛮山窍寥通[34]。五丁输地力[35]，一窍自天工。域轸华彝界，关当虎豹雄。弃繻愁日暮[36]，驱策乱流中。”按昭阳即此洞也，唐君谓之宝月者，又其别名耳。此路东去即归顺，余去冬为交彝所梗，不能从此。

盘龙山莲峰祖师，名崇照，元至正间以八月十八日涅槃[37]。作偈曰[38]：“三界与三涂，何佛祖不由，不破则便有，能破则便无。老僧有吞吐不下，门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师素不立文字，临去乃为此，与遗蜕俱存。至今以此日为“盘龙会”云。

邵真人以正，初名璇，晋宁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苏州徙。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39]：“三郎足下风云达，忠子玘，领乡荐。小阮壶中日月长。即真人。”末句又曰：“怅望苏州是故乡。”见《州志》。

晋时，晋宁之地曰宁州[40]，南蛮校尉李毅持节镇此，讨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时[41]，李雄乱，毅死之。女秀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竟破贼保境，比卒，群酋为之

立庙。是时宁州所辖之境虽广，而驻节之地，实在于此。至唐武德中[42]，以其为晋时宁州统会之地，置晋宁县。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逊、姚岳等。迨万历间吴郡许伯衡修《州志》[43]，谓今晋宁州地已非昔时五十八部之广，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诸侯祭封内山川义，遂一并撤去之，并志传亦削去，只自我朝始。遂令千载英灵，空存肸蚃[44]，一方故实，竟作尘灰，可叹也！然毅虽削，而其女有庙在古城，岳虽去，而岳亦有庙在州西，有功斯土，非竖儒所能以意灭者也[45]。许伯衡谓昔时宁州地广，今地狭，李毅虽嫡祖，晋宁不得而祀之，犹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46]。余谓晋宁乃嫡冢，非支子比[47]，毅所辖五十八部虽广，皆统于晋宁，今虽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晋宁实承祧之主。若晋宁以地狭不祀，将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复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犹嫡冢以支庶众多，互相推委，而虚大宗之祀也。然则李毅乃一方宗主，将无若敖之恫乎[48]？故余谓唐晋宁、唐大来，首以复祀李毅为正。

【注释】

①优：即优伶，古代称表演戏曲、乐舞的演员为优，此处指演出舞乐戏曲。

②青蚨(fú 夫)：传说中的虫名，曾有“青蚨还钱”的传说，后人因称钱为青蚨。

③蛮酋：指少数民族酋长或土司。

④关索岭：今称关岭，在晋宁县东南隅，昆明到建水的公路从此经过。

⑤新兴：明置州，隶澂江府，治今玉溪市。　铁炉关：明置铁炉关巡检司，在今晋宁县、玉溪市界上。

⑥呈贡：明为县，隶云南府晋宁州，即今呈贡县。

⑦板桥：即今大板桥，在昆明市东郊。

⑧宜良：明为县，隶云南府，即今宜良县。

⑨阳宗：明为县，隶澂江府，治今澄江县北、阳宗海南的阳宗。

⑩梁王山：今名同，主峰海拔 2820 米。

⑪明湖：即今阳宗海。《明一统志》澂江府山川："明湖，在阳宗县北，一名曰夷休湖，一名阳宗湖，源出罗藏山，下流盘江，周七十余里，两岸陡绝，山水黑色，鱼味甚美。"现湖面有 31 平方公里，南北长 12.7 公里，东西宽 1.9～5.6 公里，湖岸线长 32.3 公里，平均水深 20 米，最深处达 30 米，平均水位海拔 1770 米。

⑫唐晋宁：即唐元鹤。古人习惯以某人所主的地名为其别号，唐元鹤为晋宁知州，故称唐晋宁。《游记》中还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出。

⑬三水：明为县，隶邠州，治今陕西旬邑。令：即县令，为县的行政长官。秦汉时期，人口万户以上的称令，万户以下的称长，至唐代始不再分令长。明代设知县，但仍俗称"令"。

⑭选贡：科举制度中各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明制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者充贡，故称选贡。

⑮缴引：交回荐引的凭证，即辞不受选。

⑯董元宰(1555～1636)：即董其昌，松江华亭人，明代著名书画艺术家。

⑰平原君：即赵胜(？～前 251)，战国时赵国贵族，曾任赵相，有食客数千人。

⑱嘉靖戊子：即嘉靖七年，1528 年。

⑲同知：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捕盗、水利等事，分驻指定地点。

⑳嘉靖辛酉解元："辛酉"本作"辛□"，据叶本补，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1561 年。

㉑解元：科举制度中，各省举行的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

㉒辛卯：万历十九年，1591 年。

㉓临洮：明置临洮府，即今甘肃临洮县。

㉔不忝(tiǎn):无愧于。

㉕胤嗣(yìn sì 印侍):后嗣,后代子孙。

㉖昆季:弟兄。

㉗嘉祥:明为县,隶济宁州,即今山东嘉祥县。

㉘顺庆府:治今四川南充市。

㉙嘉靖乙酉:即嘉靖四年,1525 年。

㉚毕节:明置毕节卫,即今贵州毕节县。

㉛兵宪:对兵备道道员的尊称。

㉜宝月关:今名同,在广南县东 18 公里的滇桂公路线上。

㉝鸿濛:指宇宙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㉞窅窱(yǎo tiǎo 咬条上):形容其深远的样子。

㉟五丁:古代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

㊱繻(rú 如):古代作通行证用的帛,上面写字,分成两半,过关时验合以为凭信。

㊲至正:元顺帝年号之一,1341 年～1368 年,共二十八年。

㊳偈(jì 祭):梵文"偈陀"的省称,意即"颂",就是佛经中的唱词。

㊴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原缺"逸",空一格,据徐本补。阁老:明以后也称宰辅为阁老。

㊵宁州:晋泰始七年(271)以益州地广,分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为宁州,统县四十五,户八万三千。284 年一度罢宁州。303 年恢复宁州,增辖牂柯、越嶲、朱提三郡,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共为八郡,宁州范围有所扩大。308 年改益州郡为晋宁郡。西晋宁州是在云南第一次设置的州一级政区,并且大体奠定了现今云南省的范围。两晋宁州治所在今晋宁县晋城镇。

㊶惠帝:西晋皇帝司马衷,在位十七年,为 290 年～306 年。

㊷武德:唐高祖年号,618 年～626 年,共九年。

㊸吴郡:从汉到唐,皆有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明无吴郡,此沿旧称用以指苏州。

㊹肹蚃(xī xiǎng 希响):神灵感应。

㊺竖儒(shù rú 树如):无识见的儒生。

㊻承祧(tiāo 佻):承继为后嗣。　大宗:古代宗法制度以嫡系长房为大宗,其他的儿子为小宗。

㊼嫡冢(dí zhǒng 敌肿):正妻所生的长子称为嫡冢,妾所生的儿子则称为庶子。

㊽若敖之恫:周代楚王雄咢生子熊仪,命名为若敖。楚国令尹子文为若敖之后,其子越椒汰侈,子文担心他将会使若敖氏灭宗,临死时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旧因以此指无子绝嗣。

【译文】

十四日　在州署中。

十五日　在州署里。饮完夜酒而散,我又外出拜访黄沂水。黄家一片寂静,月光下花影凌乱,只听到狗叫声。返回时漫步街头,恰巧遇到黄沂水,他于是叫送酒到下道门,对着明月而饮。半夜才散。

十六日　我准备告别启程,唐元鹤君对我说:"这几天因歌童去看病还没回来,不能痛快地饮酒。我派人去省城叫他来为您送别,您一定要稍稍等候。"我不能推辞。

十七日、十八日　两天都在州署里。

十九日　在州署中。夜里月色皎洁而早晨天气阴沉。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中。这两日天气都是忽晴忽雨。

二十二日　唐元鹤君为我写作《瘗静闻骨记》,三次修改之后才完成。然后准备好酒宴和舞乐戏曲,并前往邀请杨学师、赵学师以及唐大来、黄沂水兄弟,一同宴饮为我饯行。

二十三日　唐元鹤君又馈赠我棉袄、夹裤,备办了丰厚的临别礼物。唐大来为我写了很多书信,而且寄信给闪次公,也赠送我钱财作路费。于是到州署向唐君致谢,为明日一早出发作准备。

晋宁州位于滇池南岸一片比较开阔的山坞中,州境西边到金沙山,沿着将军山抵达三尖村,和昆阳州界的距离,不超过二十里;东边到盘龙山顶,和澂江府界的距离,不超过十里;北边到分水河桥,与归化县界的距离,不超过五里;南边伸进山坞,与澂江府界的距离,不超过十里。总计南北不超过十五

里，东西不超过三十里，比不上以山为界的各土司领地的一个角落。

晋宁州的河流，只有四通桥下的最大。这条河接纳了两条溪流，二条溪流都在牧羊山下的石壁村汇合。一条是大坝河，是从河涧铺流来，发源于关索岭，我从前去江川县时顺着大坝河走；一条是大甫河，发源于铁炉关，与新兴州分水岭交界。两条河汇合后流过四通桥，又分出一半往东流去，灌溉晋宁州北部的土地。流到晋宁州东北，又有盘龙山涧中的水，从州城的东南边顺着城墙往北流，被引为护城河，然后流下去，和四通桥下往东灌溉土地之水汇合，于是往北流，成为晋宁州与归化县的分界线，然后从安江村流出去。这条河是知州唐公新近开通的。

晋宁州的两个属县都位于州境东北部，也在滇海东南岸的其余山坞中。归化县位于州城北面二十里处，呈贡县又位于归化县北面四十里处。呈贡县北面就是昆明县的辖境，东北面是通往板桥的道路，东面是宜良县的辖境，东南面是罗藏山，是阳宗县的辖境。归化县北部五里处有莲花洞山，又叫龙洞，有股水从其间流出。罗藏山在归化县东部十里处，是盘龙山东北部的主峰，东南面距离澂江府四十里。罗藏山高高耸起，总领群山，与邵甸的梁王山相对，也被称为梁王山，因为元朝时梁王在这座山上安营扎寨。其西北麓是滇池，东南麓是明湖、抚仙湖。水分成两边各流各的，以这座山为分水岭；水分三派流入其沟壑，也是随着这座山绕流。这样说来，那么和邵甸的梁王山相比，罗藏山的气势更加磅礴了。其脉从铁炉关开始，往东延伸成为关索岭，又往东延伸到江川县北部，成为屈颡巅山，于是往北延伸为罗藏山；再往东延伸到宜良县西部境内，又往北越过杨林所西岭，再往北越过兔儿关，又往北聚结为邵甸梁王山，从而成为果马山、月狐山的山梁。

晋宁州城的四道城门，从前都倒塌毁坏。唐元鹤就任知州，修建城楼，建得极其壮丽。

晋宁州往东到澂江府有六十里，往西到昆阳州有四十里，往南到江川县有七十里，往北到省会昆明有一百里，东南距离路南州一百五十里，东北距离宜良县一百六十里，西南距离新兴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离安宁州一百二十里。

唐元鹤知州最初被任命为陕西省三水县知县，因为抵御流寇有功，就被提升为管辖三水县的邠州知州，因父母去世而离职服丧，之后到晋宁州补职。他的长子年纪十五岁，文学特别优秀，写文章有惊人之语。其余的三个孩子都年幼。

唐大来〔名泰〕入选贡生，以赡养母亲为由而推辞受选。唐大来的诗文、画画、书法都得董其昌三昧。我在家乡时，陈眉公就先寄信给他说："我的好友徐霞客，足迹走遍天下，现在要来探访鸡足山以及大来先生。他此行不同于那些有求于平原君的食客，望好好待他。"等来到云南省城时，我口袋中已空无一文，不能再往前走，当初我不知道有唐大来其人可以求告。忽然有一天遇到张石夫，他对我说："这里的名士唐大来，不能不和他会一次面。"我游览高峣时，听说唐大来住在傅元献的别墅，前去寻访，没有遇到。返回省城，忽然有人向我拱手行礼说："您不就是徐霞客吗？唐大来君等候先生很久了！"这人是周恭先。他和张石夫友善，和张石夫一起先见到唐大来，唐大来就把陈眉公的信读给他们听，周恭先又向我诵读此信。我才知道陈眉公用心周到、情谊真挚，不是世人的友谊所比得上的。唐大来虽然贫穷，却能不辜负陈眉公的深厚情意，因和陈眉公是朋友，而把陈眉公的朋友也当做自己的朋友。我在穷困时而得到救济，是如此地出于意料之外。

唐大来，其祖先是浙江省淳安县籍，明朝初年随军队来到云南省。曾祖唐金，于嘉靖戊子年通过乡荐，出任福建省邵武

府同知，去世后得以随同入祀名宦祠。祖父唐尧官，于嘉靖辛酉年中解元。父亲唐懋德，于辛卯年通过乡荐，出任甘肃省临洮府同知。都有文集，唐大来将他们的文集合起来刊刻，取名为《绍箕堂集》，李本宁先生为文集作了序，序文写得很好。

大来依次说起他的前辈，都是一代做官、一代隐居，传了数代而不改变，所以其祖父虽然中举，始终没有做官而且寿命很长。如今大来虽然没有中举，但作诗的文笔是滇南第一，真是无愧于他的祖父。只是他的后代子孙不旺盛，两个女儿都守寡，而且又没有弟兄，大来以后的传扬之人，将等待谁呢？

大来的岳父是黄麟趾，字伯仁，通过乡荐出任山东省嘉祥县知县，后调任四川省顺庆府□□县知县，死于任上。黄麟趾是黄沂水禹甸的父亲，黄从月的哥哥。其祖父叫黄明良，于嘉靖乙酉年通过乡荐，官至贵州省毕节卫兵备道道员，著有《牧羊山人集》。

大来从前往广南府出去到广西省，到过我的家乡，也认为广西省的山水是名胜景观。他对我说："从广南府往东走半天多的路程，有一处叫宝月关，景致非常奇异。从广南府往东看，崇山峻岭横列为屏障，翠峰挡住远方的天空，忽然看到山间有一个洞高高悬在空中，从这个门户般的洞中直穿出去，光明如同圆圆的月亮挂在云端，真是天门中开。道路从山下绕着往上走进洞里，洞似有三四道城门大。洞下边还有一个洞，沟通云南省、广西省之间的暗流。"我查阅黄麟趾写昭阳关诗时注释道："关口天生形成石虎头的形状，虎视眈眈，令人生畏。"〔诗文是："什么朝代开天辟地？蛮山深远同样开通。五个力士献上地力，一道关门天然生成。疆界区分华夏彝人，关门犹如虎豹雄踞。验完凭信愁太阳落山，扬鞭催马从浊流中过。〕考查昭阳关指的就是此洞，唐大来君称为宝月关，又是其别名了。这条路往东去就是广西省归顺州，我去年冬天被交彝所阻拦，不

能顺着这条路走。

盘龙山莲峰祖师，名崇照，于元朝至正年间八月十八日去世。他写下唱词道："三界与三涂，何佛祖不由，不破则便有，能破则便无。老僧有吞吐不下，门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莲峰祖师平素不写文字，临死时才写下这一唱词，和遗体一起保存。到现在还在这一天举行"盘龙会"。

邵真人名以正，早先叫邵璇，是晋宁州人。他父亲叫邵仁，叔父叫邵忠，都是从江苏省苏州府迁徙来的。宰辅刘逸追悼邵忠的挽诗中说："三郎足下风云达，〔邵忠的儿子邵玘，得到乡荐。〕小阮壶中日月长。〔指邵真人。〕"最末一句又写道："怅望苏州是故乡。"〔见于《州志》。〕

晋朝时，晋宁州这一地区叫宁州，南蛮校尉李毅以持节的地位镇守在这里，讨伐平定了反叛的五十八部酋长。晋惠帝时，蜀地李雄作乱，李毅死在乱中。女儿李秀有父亲的的风范，众人推举她代理州中的政事，最终打败叛贼保住州境。到李秀去世时，众酋长为她建立寺庙。那时宁州所管辖的土地虽然广大，但持节驻守的地区，其实就在晋宁州这里。到唐朝武德年间，因为这一地区是晋朝宁州统领的地区，所以设置晋宁县。这是晋宁州州名的由来和开始。州里以贤能著名的官员有李毅以及王逊、姚岳等人。到万历年间(1573～1619)，苏州人许伯衡撰写《州志》，认为如今的晋宁州境已经没有古代五十八部那么广大，以一隅之地僭越晋时整个宁州的祭祀，不符合诸侯祭祀封土内山川的古义，于是将其一并删除，而且将他们的传记也删削掉，记载历史人物只是从我明朝开始。于是使流传千年的英杰，空有神灵感应；一个地区值得效法的旧事，竟化为尘土，可叹啊！然而李毅虽被志书删削，但他的女儿有庙留在古城；姚岳虽被删除，而他也有庙立在晋宁州署西面。在这片土地上立下的功绩，不是见识短浅的儒生根据自己的意愿

就能消除的。许伯衡认为古代宁州土地广大，如今地域狭小；李毅虽然是治理此地的正宗始祖，但晋宁州不可以祭祀他，犹如嫡长子以外的儿子不能作为正宗继承人一样。我认为晋宁州就是宁州的嫡长子，不能比做支子；李毅所管辖的五十八部虽然广大，但都统属于晋朝宁州；如今虽然支解了五十八部，但五十八部都是宁州的旁出支派，而晋宁州才确实是正宗继承人。如果晋宁州因为地域狭小而不能祭祀李毅等人，要委托给五十八部去祭祀吗？五十八部又已支解，更不应当主持祭祀，这就好比嫡长子因为旁出的庶子众多，于是互相推委，从而让大宗的祭祀落空了。如果这样，那么李毅是这块地方的宗主，将要像子文担心若敖氏那样得不到后人祭祀吗？所以我对唐元鹤、唐大来说，应该首先把恢复祭祀李毅作为正事。

【原文】

二十四日 街鼓未绝，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观天色，见阴云酿雨，风寒袭人，乞再迟一日，候稍霁乃行。余谢之曰："行不容迟，虽雨不为阻也。"及起，风雨凄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疱人速作饭[①]，余出别唐大来。时余欲从海口、安宁返省，完省西南隅诸胜，从西北富民观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鸡足，乃以行李之重者，托大来令人另赍往省，而余得轻具西行焉。方抵大来宅，报晋宁公已至下道，亟同大来及黄氏昆玉还道中。晋宁公复具酌于道，秣马于门。时天色复朗，遂举大觥[②]，登骑就道。

从西门三里，度四通桥。从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从其西峡转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蹑望鹤岭西坳。又西下

涉一涧，稍北，即濒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耸起峰头，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胄之状，是为石将军，亦石峰之特为巉峭者。其西有庙北向，是为石鱼庙。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亚于将军者，即石鱼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丛丛，是为牛恋石[3]。涯上村与乡，俱以牛恋名。谓昔有众牛饮于海子，恋而不去，遂成石云。于是又循峡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为三尖塘。塘南山峦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即滇池牛恋。塘水不北泄而东破山腋，始知望鹤之脉自西来，不自南来也。从塘北西向溯坞入，其坞自西而东，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坞西尽处，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峰，则自南峰之西绕峡而北，峙为中峰焉；北峰则濒滇池，而东度为石将军、望鹤山之脉矣。中峰之东，有村落当坞，是为三尖村，晋宁村落止此。西沿中峰而上，一里，与南峰对峡之中，复阻水为塘，不能如东塘之大，而地则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峰之脊。从脊上西南直行，为新兴道；逾脊西北下，即滇池南涯，是为昆阳道；而晋宁、昆阳以是脊为界焉。于是昆阳新旧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陇半西行，二里余，有村在北崖之下，滇池之水环其前，是曰赤峒里[4]，亦池滨聚落之大者，而田则不能成壑焉[5]。又西由村后逾岭南上，既西下，三里，有村倚南山北麓。盘其嘴而西，于是西峡中开，自南而北，与西界山对夹成坞。其脊南自新兴界分支北下，西

一支直走而为新旧州治，而北尽于旧寨村；东一支即赤峒里之后山，滨池而止。东界短，西界长，中开平坞为田，一小水贯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所称渠滥川也。按《隋书》，史万岁为行军总管，自蜻蛉川至渠滥川，破三十余部，当即指此⑥。由东嘴截坞而西，正与新城相对，而大道必折而南，盘东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坞。径坞三里，又随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为昆阳新城。又北一里关，为昆阳旧城，于是当滇池西南转折处矣。旧城有街衢阛堵而无城郭，新城有楼橹雉堞而无民庐，乃三四年前，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而市舍犹仍旧贯也。旧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东瞰湖涘⑦。至已日西昃，亟饭于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无奇不及停屐，遂北行。

四里，稍上，逾一东突之坳。其山自西界横突而出，东悬滇海中。路逾其坳中北下，其北滇海复嵌坞西入。其突出之峰，远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实连缀于西界者也。乃西转涉一坞，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峰傍麓东突，南北皆湖山环抱之，数十家倚峰而居，是为旧寨村⑧。由村北过一坞，其坞始自西而东；坞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蹑山北上，一里余，从崩崖始转东向山半行。又里余，从东岭盘而北，其岭南北东三面，俱悬滇海中，正东与罗藏隔湖相对。此地杳僻隔绝，行者为畏途焉。岭北又有山一支，从水涯之北，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中，与此岭南北遥对成峡，

滇海驱纳其中，外若环窝，中骈束户，是为海口南岭。北下之处，峻削殊甚，余虑日暮，驱马直下。二里，复循坞西入，二里，西逾一坳。由坳西下，山坞环开，中为平畴，滇池之流，出海就峡，中贯成河，是为螳螂川焉⑨。二里，有村傍坞中南山下，过之。行平畴间，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滨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即所谓海口街也⑩，有公馆在焉，监察御史案临⑪，必躬诣其地，为一省水利所系耳。先是唐晋宁谓余，海口无宿处，可往柴厂莫土官盐肆中宿；盖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问其处尚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谓海门龙王庙者，已反在其东二里，又闻阮玉湾言，有石城之胜，亦在斯地，将留访焉，遂不复前，觅逆旅投宿。

【注释】

①庖(páo 袍)人：厨师。

②觥(gōng 肱)：古代青铜制的酒器，有兽头形器盖，也有整器作兽形的。

③石将军、牛恋乡：至今仍存，位于晋宁县上蒜北部的滇池边上。石将军山在峭壁上有"大圣毘沙门天王"石刻像，高6.5米多，宽约2.5米，系就山石所作的薄肉雕。左手扶腰，右手持三尖叉，左脚踏龙，右脚踏虎，脚边还有骷髅，左上方刻着飘浮于云端的塔，形像雄伟，造型生动。牛恋乡岩岸边有金线洞，也以产金线鱼著称。但由于滇池水位下降，牛恋石所在的水面有的已成陆地，"众牛饮于海子"的图景已不甚清晰。

④赤峒里：在滇池南岸，今称渠东里，与渠西里相对。属晋宁县昆阳。

⑤而田则不能成壑焉：原脱此句，据徐本、四库本补。

⑥按《隋书》句：蜻蛉川在今大姚坝子。渠滥川应在今大理县凤仪坝子，但自元明以来，则被误指在今昆阳，更误称昆阳坝子的小水为渠滥川。

⑦昆阳:明置州,隶云南府,治今晋宁县治昆阳镇。《游记》中所说的新城今名大新城村,系崇祯七年(1634)新筑,1647年又被孙可望拆去,州治仍回到今昆阳镇所在的旧城。昆阳系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旧城“西倚山坡”的月山上保存至今的《马哈只碑》,系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给他父亲立的墓碑,永乐九年(1411)郑和回乡扫墓,并留下了碑阴的题刻。这里现已辟为郑和公园。

⑧旧寨村:今名同,在晋宁县北隅、滇池西岸。

⑨螳螂川:今名同,经富民县以下称普渡河,北入金沙江,为滇池出水口。

⑩海口街:今称老街,属昆明市西山区。

⑪监察御史:明代设都察院,掌弹劾及建言,长官为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并设监察御史按省区分道负责,故皆分别冠以某某道地名。

【译文】

二十四日　街上打更的声音还没停止,唐元鹤君派人前来,说早早起来观察天色,看到阴云正逐渐形成雨,冷风袭人,请我再推迟一天,等稍稍晴开后才出发。我对来人辞谢道:“启程的日期不能再推迟了,即使下雨也不能被阻挡。”等到起床时,风寒雨凉,不禁令人情绪低落,精神不振。让厨师赶快做饭,我出门去和唐大来告别。当时我打算经过海口、安宁州返回省城,游完省城西南边的各处名胜,然后从西北出到富民县观看螳螂川下游,并取道武定府,前往鸡足山。于是把重的行李,托大来让人单另送到省城,我从这里轻装西行。刚到大来家,有人来报晋宁公唐元鹤已经去到下道,我赶快和大来以及黄氏兄弟一齐返回道中。晋宁公又在道中备下酒宴,在城门口喂饱马。这时天色又晴开了,于是举杯告别,骑马上路。

从晋宁州西门出去三里,过四通桥。顺着大路一直往西走,半里,上坡,从晋宁州西边的峡谷中转朝西南上,一里半,直接登上望鹤岭西坳。又往西下山,越过一道沟涧,稍微往北走,就到了滇池岸边。一共五里,顺着滇池南部山峰北麓往西走,山峰顶上耸着一块

巨石，朝北指向滇池，有手持兵器、披甲戴盔的形状，这是石将军，也是特别高险陡峭的石峰。石将军西边有座朝北的庙，这是石鱼庙。石鱼庙西南边又有山朝西面耸起，此峰低于石将军，是石鱼山。又往西走二里，滇池水中有一丛丛的石头露出水面，这就是牛恋石。岸边的乡和村，都用牛恋命名。〔传说从前有很多牛到滇池中饮水，因留恋滇池而不愿离去，于是变成了这些石头。〕从牛恋石又顺着峡谷往南走，二里，越过平缓的山坡往南下，有一塘水，一直渗透到南山脚，这是三尖塘。塘南山峦高高耸列，塘北我所越过的山梁平坦宽阔，山梁北面，就是滇池牛恋石。塘里的水不往北流，却往东从山侧面穿过，才知道望鹤山的山脉是从西边延伸过来，而不是从南边延伸过来。从三尖塘北面往西溯流走进山坞，其坞从西往东走向，坞中的水是三尖塘的上游。三里，山坞西部尽头处，有三座山峰排列：南边最高的就是南山又耸起的山峰；中间的一峰，是从南峰西侧绕着峡谷往北延伸，到这里耸立为中峰；北峰则是濒临滇池，往东延伸成为石将军、望鹤山的山脉。中峰的东边，有个村落位于山坞中，这是三尖村，晋宁州管辖的村落到此为止。往西沿着中峰而上，一里，与南峰相对的峡谷中，又拦水形成一个水塘，这个水塘比不上东边的三尖塘大，但地势则比三尖塘高。又平缓地往西而上，一里，翻越中峰山梁。从山梁上一直往西南走，是去新兴州的路；越过山梁往西北下去，是滇池南岸，是去昆阳州的路；因而晋宁州、昆阳州以这道山梁为界。从这里看昆阳州的新旧州治，都能一眼看到。直直地下半里，沿着滇池南部山的半山坡往西走，二里多，有一个村子在北边的山崖下，滇池水环绕在村前，这是赤峒里，也是滇池岸边比较大的村落，但村里的田地则没有沟渠环绕。又往西从赤峒里后面越岭南上，不一会往西下，三里，有个村子坐落在南山北麓。绕着南山口往西走，于是西峡谷从中分开，从南往北走向，与西部山对夹形成山坞。其脊南端起自新兴州境内往北延伸的分支山脉，往西延伸的一支脉一直到昆阳新、旧州治，再往北延伸到

旧寨村结束；往东延伸的一支脉就是赤峒里背靠的山，延伸到滇池岸边为止。山脊东部短，西部长，中间开阔平坦的山坞布满良田，一条小河从坞中穿过，也是从南往北流入滇池，是志书中记载的渠滥川。〔考阅《隋书》记载，史万岁担任行军总管，从蜻蛉川到渠滥川，打败三十余部，应当就是指的此地。〕从东部山口横穿山坞往西走，正好和昆阳州新城相对，而走大路必须折向南，绕着东部山口往南进山，三里后才往西穿坞。取道坞中走三里，又顺着西部山麓往北走出去，一里半，走到昆阳州新城。又往北走一里半，到昆阳州旧城，这里位于滇池西南的转折处。昆阳州旧城有街道集市却没有城墙，新城有门楼城墙却没有民房，是因为三四年前，旧州治被入侵，所以选择地点建筑新城，而集市、房舍仍在原地。旧城的街道从南到北，西靠着山坡，东俯瞰滇池。到达时太阳已经偏西，急忙在街上吃饭。昆阳州有天酒泉、普照寺，因为没有奇特之处而顾不上停留，于是往北行。

走了四里，逐渐上坡，越过一道向东突出的山坳。这座山从滇池西部横耸着伸出去，东端悬空在滇池中。道路穿越山坳往北伸下去，山北面的滇池海岸线又往西嵌入山坞。那向东突出的山峰，远远地看像悬空浮在水面上，而山峰西端其实和西部山相连。于是往西转穿越一道山坞，一共走了四里，又往北顺着滇池西崖的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山峰傍靠着山麓往东突出去，小山峰南面、北面都是湖山环抱，数十家人靠着小山峰居住，这是旧寨村。从旧寨村往北走，经过一道山坞，其坞开始从西往东走向，坞北边有一座山，也是从西往东走向，从这里能直视到滇池正中。往北走二里，抵达山下。直接登山朝北上，一里多，才顺着崩塌的山崖转向东往山腰上走。又走了一里多，顺着东岭往北绕，其岭的南、北、东三面都悬空在滇池中，东面正正地和罗藏山隔着滇池相对。这里寂静偏僻，与世隔绝，行人视为畏途。岭北又有一支脉，顺着滇池岸边往北延伸，也是从西向东走向，从这里可直视滇池正中，和这座山岭南北远远

相对，其间形成峡谷，滇池水长驱直入峡谷中，其外滇池像转弯一样，其内对峙的山峰像门一样束住滇池水流，这座山岭是海口南岭。往北下去的地方，非常险峻陡峭，我考虑太阳已落山，驱赶马直接下山。二里，又顺着山坞往西进去，二里，往西翻越一座山坳。顺山坳往西下，环形的山坞很阔，坞中部是平坦的田地，滇池水流出后注入峡谷，到坞中形成纵贯的河流，就叫螳螂川。二里，有个村庄依傍在坞中南山脚，从村庄经过。在平坦的田地间行走，往西北走四里，直接来到螳螂川边。这里有村落、街道，濒临螳螂川南岸，叫茶埠墩，就是所谓的海口街，海口街上有公馆，监察御史到云南省考查，一定亲自到海口，因为这里关系到一个省的水利情况。在这之前唐元鹤知州对我说，海口没有住处，可以去柴厂莫土官的盐肆中住；原来唐元鹤以访问的名义来巡视，经常住在他家。我询问柴厂距离海口还有六七里，而且太阳已经落山，所说的海门龙王庙，反而在这里以东二里处，又听阮玉湾说过，有石城风景名胜，也在海口，打算住在这里游访，于是不再往前走，寻找旅店投宿。

【原文】

二十五日　令二骑返晋宁。余饭而蹑屩北抵川上[①]，望川北石崖矗空，川流直啮其下。问所谓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东指龙王堂在盈盈一水间。乃溯川南岸，东向从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临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岸崩嵌盘沓，而北崖则开绕而受民舍焉，是为海门村[②]，与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间，东向滇海，极吞吐之势；峙其上者，为龙王堂[③]。时渡舟在村北岸，呼之莫应。余攀南崖水窟，与水石相为容与，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村人以舟至，遂渡登龙王堂。堂当川流之中，东临海面，

时有赛神者浮舟而至，而中无庙祝；后有重楼，则阮祥吾所构也。庙中碑颇多，皆化、治以后[4]，抚按相度水利、开浚海口免于泛滥，以成濒海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云。

出庙渡北岸，居庐颇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横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即矗削而濒于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横突而东，多土，而东绕最远，即错出而尽为池之北圩者。二重层叠于村后，盖北自观音山盘礴而尽于此。村氓俱阮氏庄佃。余向询阮玉湾新置石城之胜，土人莫解，谓阮氏有坟在东岸，误指至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其村乃俀俀寨，正与茶埠墩对，从此有小径，向山后峡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东向阮坟，而西觅里仁焉。即由村后北逾第一重石峰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错立之石，北亦开坞，而中无细流。一里，随坞西转，已在川北岸矗削石峰之后；盖峰南漱逼川流，故取道于峰北耳。其内桃树万株，被陇连壑，想其蒸霞焕彩时，令人笑武陵、天台为爝火矣[5]。西一里，过桃林，则西坞大开，始见田畴交塍，溪流霍霍，村落西悬北山之下，知其即为里仁村矣。盖其坞正南矗立石山，西尽于此。坞濒于川，亦有一村临之，是为海口村，与茶埠墩隔川相对，有渡舟焉。其坞之东北逾坡，坞之西北循峡，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会。而里仁村当坞中北山下[6]，半里抵村之东，见流泉交道，山崖间树木丛荫，上有神宇，盖龙泉出其下也。东坞以无泉，故皆成旱

地；西坞以有泉，故广辟良畴。由村西盘山而北，西坞甚深，其坞自北峡而出，直南而抵海口村焉。村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蹲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崖，有一窍二门西向而出者。余觉其异，询之土人，石城尚在坞西岭上，其下亦有龙泉，可遵之而上。

共北半里，乃西下截坞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无流。涉溪西上，共半里，闻水声漉漉[7]，则龙泉溢西山树根下，潴为小潭，分泻东南去。由潭西上岭，半里，则岭头峰石涌起，有若卓锥者，有若夹门者，有若芝擎而为台，有若云卧而成郭者。于是循石之隙，盘坡而上，坠壑而下。其顶中洼，石皆环成外郭[8]，东面者巑岏森透，西南者穹覆壁立，南向则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则有石窟曲折，若离若合间，一石坠空当关，下覆成门，而出入由之，围壑之中，底平而无水，可以结庐，是所谓石城也[9]。透北门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萼，石皆青质黑章[10]，廉利棱削，与他山迥异。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东转，复入一石队中，又得围崖一区，惟东面受客如门，其中有趺座之龛，架板之床，皆天成者。出门稍南，回顾门侧，有洞岈然，亟转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复出于围崖之内，始觉由门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计围崖之后，即由石城中望所谓东面巑岏处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峰层沓，高耸无比。复有一老倮倮披兽皮前来，引余相与攀跻。其上如众台错立，环中洼而峙其东，东眺海门，明镜漾空，西俯洼底，翠瓣可数，而隔崖西峰穹

覆之上，攒拥尤高。乃下峰，复度南脊，转造西峰，则穹覆上崖，复有后层分列，其中开峡，东坠危坑而下，其后则土山高拥，负扆于上，耸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棂。崖胁有二小穴如鼻孔，群蜂出入其中，蜜渍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两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复成巢矣。"童子竞以草塞孔，蜂辄嗡嗡然作铜鼓声。凭览久之，乃循坠坑之北，东向悬崖而下。经东石门之外，犹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从里仁村望此山，峰顶耸石一丛，不及晋宁将军峰之伟杰，及抵其处而阖辟曲折，层沓玲珑，幻化莫测，钟秀独异，信乎灵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盖是峰西倚大山，此其一支东窜，峰顶中坳，石骨内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见奇者；第其上无飞流涵莹之波，中鲜剪棘梯崖之道，不免为兔狐所窟耳。老倮倮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处。今阮氏已买得之，将造庵结庐，招净侣以开胜壤。岂君即其人耶？"余不应去。信乎买山而居，无过此者。

下山，仍过坞东，一里，经里仁村。东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东眺濒川，石崖耸削。先从茶埠隔川北望，于巑岏嵌突中，见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虽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错，高深嵌空，其中当有奇胜，遂东向从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乱石潆洄，遂攀跻水石间。沿崖南再东，忽见石上有痕，蹑崖直上，势甚峻，挂石悬崖之迹，俱倒影水中。方下见为

奇，又忽闻謦咳声落头上[11]，虽仰望不可见，知新茅所建不远矣。再穿下覆之石，则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凿崖填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仅逾方丈，明窗净壁，中无供像，亦无爨具，盖初落成而犹未栖息其间者。道人吴姓，即西村海口人，向以贾游于外，今归而结净于此，可谓得所托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缀影。而澄川漾碧于前，远峰环翠于外；隔川茶埠，村庐缭绕，烟树堤花，若献影镜中；而川中凫舫贾帆[12]，鱼罾渡艇[13]，出没波纹间，棹影跃浮岚，橹声摇半壁，恍然如坐画屏之上也。

既下，仍西半里，问渡于海口村。南度茶埠街，入饭于主家，已过午矣。茶埠有舟，随流十里，往柴厂载盐渡滇池。余不能待，遂从村西遵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达平定，随川南涯而筑之。盖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势层叠，中多小坞，故筑堤障川。堤之南，屡有小水自南峡出，亦随堤下注。从堤上西行，川形渐狭，川流渐迅。七里，有村庐倚堤，北下临川，堤间有亭有碑，即所谓柴厂也；按旧碑谓之汉厂，莫土官盐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渐不容舟，川渐随山西北转矣，堤随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峡，路西向度坞登坡。又二里，数家踞坡上，曰平定哨[14]。时日色尚高，以土人言前途无宿店，遂止。

【注释】

①屩(juē)：草鞋。

②海门村：今名同，在滇池出口处海口河北岸。

③中有洲：即河中洲中滩，后形成聚落，称中滩街。　龙王堂：在中滩上，今已不存。

④化、治：即成化、弘治。成化，明宪宗年号，1465～1487年，共二十三年。弘治，明孝宗年号，1488～1505年，共十八年。

⑤爝(jué 觉)火：小火把。

⑥里仁村：今名同，分里仁大村与里仁小村，在海口北境。

⑦瀃(guó 国)瀃：水流的声音。

⑧外郭：外城。

⑨石城：在里仁村西北2公里，距昆明市区45公里。分相连的大石城和小石城。东西北三面皆为陡峭嶙峋的巨石耸立，高十余米，形如天然城堡，故名。中为洼地，可容千人。大石城北面岩石间有孔可出入，出北门东转，又有一组石壁环立的小石城。周围还有漏斗、石槽、洼地、水池等。近年修建了亭台、步道，广种果树，已辟为昆郊又一胜景。

⑩黑章：黑色的纹采。

⑪謦(qǐng 庆上)咳：咳嗽。

⑫凫舫：形似浮游着的野鸭的小船。

⑬罾(zēng 增)：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张起的鱼网，俗称扳罾。鱼罾，上面张着扳罾的打鱼船。

⑭柴厂：今作柴场。　平定哨：今作坪地哨。皆在今海口西北隅。

【译文】

二十五日　让两匹马返回晋宁州。我吃过饭就穿上草鞋往北去到螳螂川边，看到螳螂川北岸石崖凌空矗立，川流直接冲咬着石崖脚。询问所听到的石城名胜，当地人都不知道。只是往东指着包围在清澈湖水之中的龙王堂。于是沿着螳螂川南岸，往东朝着河流上游走。二里，南岸的山也临川突起，河流反而离开北岸而逼近南岸，南岸山像崩塌一样嵌入水中，弯曲重叠，而北岸则山崖绕开来容纳民舍，这就是海门村，和南岸山崖仅相隔一水，距离不到半里，有沙洲浮在这咽喉一样的河道中间，沙洲往东朝向滇池，极尽吞吐滇池的气势；屹立在沙洲上的就是龙王堂。这时渡船在北岸村里，

呼叫渡船而没有人答应。我攀爬南岸崖上的水洞，在湖水、山石中怡然自得，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很久，北岸海门村的人划船过来，于是乘船过河登龙王堂。龙王堂位于螳螂川流正中，东临海面，这时有还愿的人乘船而到，但龙王堂里却没有管香火的人；后面有重叠的楼房，是阮祥吾建造的。庙里有很多石碑，都是成化、弘治以后立的，巡抚、按察使视察、计划水利工程，疏通海口避免滇池水泛滥，从而形成滇池沿岸众多良田的情况都记在碑上，所以来云南视察的官员都首先到这里来。

从龙王堂出来过河到螳螂川北岸，这里住家比较集中。其北面背靠的山有两层。第一层横列着往西边耸起，山上石头多，而西端最高，就是矗立在螳螂川北岸的峭壁；第二层横列着往东边耸起，山上泥土多，而东边绕伸出去最远，就是错落耸出而尽头形成滇池北堤的山。两层山重叠在海门村背后，大概北起观音山，气势磅礴地延伸到这里为止。海门村村民都是阮家田庄的佃户。我先前询问阮玉湾新近构置的石城胜景，当地人谁也不知道，说阮家有坟地在东岸，我被错误地指引到了这里，才有村人说石城在里仁村。其村是傈傈寨，和茶埠墩正对，从这里有小路去，朝山背后的峡谷中往西行，三里可以到达。我于是不往东去阮家坟地，而往西走去找里仁村。就从村后翻过第一层石峰的山梁，朝北往下走，路旁有很多交错耸立的石头，北面也是开阔的山坞，但坞中没有小溪。一里，随着山坞往西转，已经到了螳螂川北岸矗立的峭壁后面，原来这座山峰的南面紧接螳螂川水，所以道路从山峰北面走。坞中有成千上万棵桃树，复盖山冈、布满壑谷，想像着这些桃树万紫千红、映红彩霞时的情景，令人嗤笑武陵、天台的桃花不过像一束小火把而已了。往西走一里，穿过桃林，则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才看到耕地田埂交错，溪水哗哗流淌，西边有个村子坐落在北山下，知道这就是里仁村了。原来这座山坞的正南部石山矗立，西部到里仁村为止，山坞濒临螳螂川之处，也有一个村子紧靠川水，这是海口村，和茶

埠墩隔川相对，村里有渡船。这座山坞的东北面翻过山坡，西北面顺着峡谷，都有路，一共六十里就到省会了。而里仁村位于坞中北山下，走半里来到村子东边，看到泉水从路上流过，山崖间草木丛生、绿树成荫，山上有神庙，大概龙潭水从庙下面流出。东坞没有泉水，所以都是旱地；西坞因为有泉水，所以广泛地开辟良田。从里仁村西边绕着山往北走，西坞很深，这座山坞从北边的峡谷中伸出来，一直往南伸到海口村。从村西绕着走的山上有很多如同人蹲卧、站立般的石头，山下有很多有洞的石崖，有一个洞两道门都朝西边开出去。我感到这里很奇特，向当地人询问，知道石城还在山坞西边的岭上，石城下面也有泉水，可以顺着水流而上。

一共往北走了半里，就往西下山横穿山坞，坞中也有一条水沟从北往南伸去，只是沟中干涸无水。过水沟往西上，一共半里，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是泉水从西山上树根下涌出，积聚成小水潭，潭里的水往东边、南边分流出去。从水潭西边上岭，半里，就看到岭头石峰石块涌起，有的像锥子尖耸，有的像门户夹道，有的像灵芝擎起而形成石台，有的像云朵卧地而形成墙壁。于是顺着石头之间的缝隙，绕着山坡往上走，坠着壑沟而下。顶上中部低洼，石头都环绕洼地形成外墙，东面陡峭的石块如同森林，西南面穹形覆盖下来的石壁耸立，南面就是我翻过山梁而下的地方，北面则有曲折的石洞，若离若合之间，一块石头从空中坠下来挡在关口，下面覆盖成门样的空间，而出入都从这里。被石壁围着的洼地之中，底部平坦而没有水，可以盖房子，这就是所说的石城。穿过北面的石门出去，那里的石头更像树木分枝、花萼簇拥，石头都是青色质地黑色纹彩，棱角分明，边缘锋利，和其他山上的石头完全不一样。有两个牧童，领着我顺山崖往东转，再次走入一列石头队伍之中，又看到石壁包围的一片地区，这片地区只有东面像门一样地容纳客人进出，中间有僧徒打坐的石屋，架好床板的床，都是天然生成的。从石围出去逐渐往南走，回头看石门旁边，有个深远的石洞，急忙转身回来钻洞。

从石洞中穿进去，出来又是石围之中，才觉得从石门进入石围，不如从石洞进入更奇妙。估计石围的背后，就是石城中往东看去有如同森林般的陡峭石块所在地。从石洞中出来，抬头眺望石洞上面，石峰层层叠叠，高耸无比。又有一位老年傈傈披着兽皮走过来，带着我和他一起攀登。登上去的地方如同众多的高台错落而立，环绕着中洼地而峙立在石城东部。往东眺望海门村，天空像明镜一样光亮，往西俯视洼地底部，青绿色的石块瓣瓣可数，而隔着山崖看西峰如穹隆覆盖显得更高。于是下峰，又越过南面的山梁，绕到西面的山峰，就看到穹形崖壁之上，还有后层山峰分开耸列，中间是敞开的峡谷。往东坠入陡坑而下，其后则土山高拥，上面背靠屏风般的山峰，耸立的石头，有的顶上覆盖着石板，有的从中剖成倾斜的窗格。石崖侧壁上有两个鼻孔一样的小洞，群峰从洞露出时隐时现，有蜂蜜淋在石洞下面，小洞是崖蜂的蜂巢。两个牧童说："三个月以前当地人用火烟熏蜂子取蜂蜜，蜂子离开小洞已经很长时间了，到如今才又成为蜂巢。"两个牧童争着用草去塞小洞，洞里的蜂子就发出像铜鼓一样的嗡嗡声。登高观览了很久，才从陡坑的北面，往东顺着悬崖而下。经过石围东面的石门外，其景致仍然让人一步一回首，不忍离去。在登临之前从里仁村看这座山，峰顶上耸立着一丛石头，赶不上晋宁州石将军峰的雄伟壮丽，等到达后才知道这里山石闭合曲折，层次丰富，造形玲珑，变化莫测，集秀美于一身而独具奇异，仙境的确不能只凭外表去寻求。原来这座山峰西靠大山，是大山往东伸出的一支脉，峰顶中部低洼，棱角分明的石头暴露在洼地之内，不像其它山那样因为暴露在外表而显得奇妙；只是山峰上没有飞瀑冲流的晶莹水波，山峰中没有披荆斩棘的攀壁梯道，不免成为野兔狐狸的巢穴。老傈傈说："这些石头间隙中的土地最适宜种茶，种出的茶叶味道超出其他地方。现在阮氏已经买下这山，准备建造庙宇、建盖房屋，招集净侣来开辟这片美丽的土地。您难道就是招来的人吗？"我没有回答而离开了。确实，买山建屋居

住，没有一处能够超过这里。

下山后，仍然穿过山坞往东走，一里，过里仁村。往东南走一里，来到螳螂川北岸，向西边海口看去，有渡船，能够去茶埠墩，而向东眺望螳螂川边，石崖高耸峻峭。先前从茶埠墩隔着螳螂川向北看，在高低错落的峭石中，看得见一堵白墙，墙内好像有新茅屋；现在虽然被崖石遮挡，看不见白墙的影子，但河水山石交错，很高的山峰插向空中，其中应当有奇特的美景，于是往东顺着走过去。来到山崖下，山脚直插水中，乱石绕在周围，于是从水石中间攀越。沿着山崖南面再往东，忽然看见石头上有迹印，顺着山崖直直上去，形势十分陡峻，悬挂在山崖上的迹印与山崖的倒影，都映在水中。正为往下看到的景色感到惊奇，又忽然听到咳嗽声从头顶上传下来，虽然抬头仰望看不见人影，却知道距离所建造的新茅屋不远了。又穿过向下覆盖的石头，白墙正好在穿过的石头上面。一个道士正在凿崖填路，迎接我进茅屋中坐。这间茅屋每边的长不过一丈多一点，窗子明亮，墙壁洁净，屋中没有供奉塑像，也没有烧火做饭的器具，大概是刚刚盖好，人还没有住进来。道士姓吴，就是西边海口村人，从前在外面经商，现在返回家乡，因而在这里建造洁净的房舍，可以称得上找到托身之处了。坐在茅屋中，上下左右，都是陡峭的石崖和身影相连。清澈的螳螂川水在前方碧波荡漾，远方翠绿的群山环绕在外围；螳螂川对岸的茶埠墩村，房舍缭绕，树影烟云，堤坝浪花，仿佛是镜中呈现出的美景；而川中扬着帆的商船像野鸭浮游，张着鱼网的打鱼船在波浪间出没，船只的影子跳跃在飘浮的云雾中，划桨的声音传出半边山，令人觉得仿佛置身在画屏中一样。

下山后，仍然往西走，半里，在海口村上了渡船。往南渡到茶埠墩街上，在主人家吃饭后，已经过了中午。茶埠墩有船，顺着螳螂川行十里，到柴厂运盐渡滇池。我不能等，就从茶埠墩往西沿着螳螂川的堤坝走。这条堤坝从茶埠墩往西到达平定哨，沿螳螂川南岸而

修筑。因为川水北边靠着北岸的大山往西流，而南岸山势层层叠叠，中间有很多小山坞，所以要修筑堤坝堵住川水。堤坝的南边，常有小溪从南部的峡谷中流出，溪水也顺着堤坝往下流。从堤坝上往西走，螳螂川的河道逐渐狭窄，川流逐渐迅速。走了七里，有个村子紧靠堤坝，往北伸到螳螂川边，堤坝中间有亭子、有石碑，就是所说的柴厂；按照碑刻旧名叫做汉厂，莫土官的盐铺就在这里。到这里川流急，石头多，逐渐不能行船，螳螂川渐渐地随着山往西北转，堤坝跟着河流转。又往西北走了七里，河流往北紧靠着山注入峡谷，道路朝西越过山坞上坡。又走了二里，有几家人住在坡上，名平定哨。这时太阳还高，因当地人说前面途中没有旅店，于是停留在此。

【原文】

二十六日　鸡再鸣，饭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行[①]。三里，曙色渐启。见有岐自西南来者，有岐自东北来者，而中道则直北逾坳。盖西界老山至此度脉而东，特起一峰，当关中突，障扼川流，东曲而盘之，流为所扼，稍东逊之，遂破峡北西向，坠级争趋，所谓石龙坝也。此山名为九子山，实海口下流当关之键，平定哨在其南，大营庄在其东，石龙坝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圆阜特立，正当水口，故自为雄耳。山巅有石九枚，其高逾于人，骈立峰头，土人为建九子母庙，以石为九子，故以山为九子母也。余时心知正道在中，疑东北之岐为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从之。一里抵大营庄[②]，则川流轰轰在下，舟不能从水，陆不能从峡，必仍还大路，逾坳乃得；于是返辙，从峰西逾岭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峡来，渡之。复西上逾坡，则坡北峡中，螳川

之水，自九子母山之东破峡北出，转而西，绕山北而坠峡，峡中石又横岨而层阂之，水横冲直捣，或跨石之顶，或窜石之胁，通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3]。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为梗。昔治水者多燔石凿级[4]，不能成功，土人言凿而辄长，未必然也。

石级既尽，峡亦北转。路从峡西山上，随之北行。下瞰级尽处，峡中有水一方，独清潴，土人指为青鱼塘，言塘中青鱼大且多。按志，昆阳平定乡小山下有三洞，泉出汇而为潭，中有青鱼白鱼，俗呼随龙鱼，岂即此耶？北二里，峡稍开，有村在其下，为青鱼塘村[5]。北二里，西北蹑一岭，此岭最高，始东见观音山与罗汉寺碧鸡山，两峰东峙。又北见遥山一重，横亘众山之北，西尽处特耸一峰最高，为笔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峰，与之骈立，则老龙之龙山也；东尽处分峙双岫，亦最高，为进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则大道之碧鸡关也。两最高之间，有尖峰独锐，透颖于横脊之南，是为龙马山，其下则沙河之水所自来也。惟西向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从之，而老脊反自伏处南度。老龙之脊，西北自丽江、鹤庆东，南下至楚雄府南[6]，又东北至禄丰[7]、罗次北境[8]，又东至安宁州西北境，东突为龙山；遂南从安宁州之西，又南度三泊县之东[9]，又南向绕昆阳州之西南，乃折而东经新兴州北，为铁炉关；又东经江川县北，为关索岭，又东峙为屈颡巅山，乃折而东北，为罗藏山，则滇池、抚仙湖之界脊也。

始西一里，逾其巅。又西北下一里，则螳川之水，自岭

之北麓环而西，又转而南。岭西有村，濒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阳西界止此，过渡即为安宁州界。武趣之河，绕村南曲，复转西峡去；路渡河即西北上坡。连越土垅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东坞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坞中。又北一里半，有村在路东。又北一里半，坡乃北尽，坡北始开东西大坞。乃下坡西向行坞中，二里，有水东北自北界横亘中尖峰下来，是为沙河。其流颇大，石梁东西跨之。河从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峡转而北来，二水合于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宁州城之南，于是北向经城东而北下焉。过沙河桥，又西北一里，则省中大道自东北来，螳大川自城南来，俱会于城东，有巨石梁东西跨川上，势甚雄壮。

过梁即为安宁城[10]。入其东门，阛阓颇集，乃沽饮于市，为温泉浴计。饮毕，忽风雨交至。始持伞从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禄裱大道[11]，乃返而至东门内，从东街北行。半里，过州前，从其东复转北半里，有庙门东向，额曰“灵泉”，余以为三潮圣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门左，其上累木横架为梁，栏上置辘轳以汲[12]，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监者，一日两汲而煎焉。安宁一州，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城内盐井四，城外盐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斤，小者煎四十斤，皆以桶担汲而煎于家。

又西转过城隍庙而北，半里，出北门。风雨凄凄，路无行人，余兴不为止，冒雨直前。随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

有村在西山麓，其后庙宇东向临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盘山西北转；有岐下坡，随川直北行[13]。余乃下从岐，一里半，有舟子舣舟渡，上川东岸，雨乃止。复循东麓而北，抵北岭下，川为岭扼，西向盘壑去，路乃北向陟岭。岭颇峻，一里逾岭北，又一里，下其北坞，有小水自东北来，西注于川，横木桥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村当坡之北，路从其侧，一里，逾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从足底涌起，俯瞰而异之。亟舍路西向下，入亭中，见亭后石骨片片，如青芙蓉涌出。其北复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则中空如井，有悬级在井中，可以宛转下坠。余时心知温泉道尚当从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从级坠井下。其级或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转，每转约二十级，共六十级而至井底。井孔中仅围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约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门，西向临螳川者为正门，南向者为旁门。旁门有屏斜障，屏间裂窍四五，若窗棂户牖，交透叠印，土人因号之曰“七窍通天”。“七窍”者，谓其下之多门；“通天”者，谓其上之独贯也。旁门之南，崖壁巉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门，另辟骈开，凡三四处，皆不甚深透，然川漱于前，崖屏于上，而洞门累累，益助北洞之胜。再南，崖石转突处，有一巨石下坠崖侧，迎流界道，有题其为“醒石”者，为冷然笔。冷然，学道杨师孔号。杨系贵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书“虚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瞩其为何人笔。其上南崖，有

石横斜作垂手状，其下亦有洞西向，颇大而中拓，然无嵌空透漏之妙。“虚明”二字，非北洞不足以当之。“虚明”大书之下，又有刻“听泉”二字者，字甚古拙，为燕泉笔。燕泉，都宪何孟春号。何，郴州人，又自叙为吾邑。又其侧，有“此处不可不饮”，为升庵笔，升庵，杨太史慎号。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门右有“此处不可不醉”，为冷然笔，刻法精妙，遂觉后来者居上。又“听泉”二字上，刻醒石诗一绝，标曰“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标曰“谱明”。谱明不知何人，一诗二标，岂谱明即姜之字耶？此处泉石幽倩，洞壑玲珑，真考槃之胜地[14]，惜无一人栖止。大洞之左，穹崖南尽，复有一洞，见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狭而深，洞门一柱中悬，界为二窍，有儍儍囚发赤身[15]，织草履于中，烟即其所炊也。洞南崖尽，即前南来之坞，下而再上处也。

时顾仆留待北洞，余复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复北尽，遂蹑坡东上，仍出崖端南来大道。半里，有庵当路左，下瞰西崖下，庐舍骈集，即温泉在是矣。庵北又有一亭，高缀东峰之半，其额曰“冷然”。当温泉之上，标以“御风”之名，杨君可谓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蹑石西下，石骨棱厉。余爱其石，攀之下坠，则温池在焉。池汇于石崖下，东倚崖石，西去螳川数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临池上。池分内外，外固清莹，内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内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绿玉，映水光艳烨然。余所见温泉，滇南最多，此水实为第一[16]。池室后，当东崖

之上，有佛阁三楹，额曰“暖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额曰“振衣千仞”。皆为土人锁钥，不得入。

余浴既，散步西街，见卖浆及柿者，以浴热买柿啖之。因问知虚明之南，尚有云涛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圣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游也。盖温池之西滨螳川东岸，夹庐成衢，随之而北，百里而达富民。川东岸山最高者为笔架峰，即在温池东北，志所谓岱晟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为龙山，曹溪在其东陇之半，志所谓葱山也。二山夹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则老脊之东盘者矣。余时抵川上，欲先觅曹溪圣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过虚明诸洞下。南抵崖处，坡曲为坞，宜仍循川岸而南，以无路，遂上昔来大路隅，由小岐盘西崖而南。亦再下再上，一里半，有一村在坡南，是为沈家庄[17]。老妇指云涛洞尚在南坡外。又南涉坞，半里登坡，路绝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当即曹溪。有村童拾薪川边，遥呼而问所谓云涛洞者，其童口传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见南坡之下，在石崖一丛，漫趋之。至其下，仰视石隙，丛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则磴道逶迤，轩亭幽寂，余花残墨，狼藉蹊间，云牖石床，离披洞口。轩后有洞门下嵌，上有层楼横跨，皆西向。先登其楼，楼中供大士诸仙像，香几灯案，皆以树根为之，多有奇古者。其南有卧室一楹，米盎书簏[18]，犹宛然其内，而苔衣萝网，封埋已久，寂无径行，不辨其何人所构，何因而废也。下楼入

洞，初入若室一楹，侧有一窞，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门，透裂入，有小窍斜通于外，见竹影窜入，即堕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第透处甚微，光不能深烛，以手扪隘，以足投空，时时两无所著，又时时两有所碍。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烨然，转一隘，始见其光自西北顶隙透入，其处底亦平，而上复穹焉高盘。倏然有影掠隙光而过，心异之，呼顾仆，闻应声正在透光之隙，其所过影即其影也。复转入暗底，隙隘崖悬，无由著足，然而机关渐熟，升跻似易，觉明处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胆壮也。再上一层，则上牖微光，亦渐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细级，宛转崖间，或颓或整，但初不能见耳。出洞，仍由前轩出扉外，见右崖有石刻一方，外为棘刺结成窠网，遥不能见。余计不能去，竟践而入之，巾履俱为钩卸，又以布缚头护网，始得读之。乃知是庵为天启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构[19]。朱，壬辰进士[20]。其楼阁轩亭，俱有名额，住山僧亦有名有诗，未久而成空谷，遗构徒存，只增慨耳！

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即西上曹溪。时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温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东虚明崖洞，若即若离，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见川东一崖，排突亦如虚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门俱西向，有大书其上为“青龙洞”、为“九曲龙宫”者，隔川望之，不觉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无透明处。以洞即在沈家庄北，余前从虚明沿川岸来，即可得

之，误从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为怅怅；然南之云涛，北之虚明，既已两穷，此洞已去而复得之对涯，亦未为无缘也。又南一里，抵川西村聚。从其后西上山，转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21]。寺门东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觅圣泉，见殿东西各有巨碑，为杨太史升庵所著，乃拂碑读之，知寺中有优昙花树诸胜，因觅纸录碑，遂不及问水。是晚，炊于僧寮，宿于殿右。

【注释】

①饭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行：原脱“饭而出店即”五字，据徐本、四库本补。

②大营庄：今作大鹰庄、大仁庄，在海口西北隅。

③石龙坝：今名同。利用其天然地形，1912 年 4 月在这里建成我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

④燔(fán 凡)：焚烧。

⑤青鱼塘：今名同，又省称青鱼，在海口西北隅。

⑥楚雄府：治楚雄，即今楚雄市，现为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府。

⑦禄丰：明为县，隶安宁州，即今禄丰县。

⑧罗次：明为县，隶云南府，今名同，在禄丰县东北境。

⑨三泊县：隶昆阳州，今仍名三泊，又称县街，在安宁县南境。

⑩安宁城：明置安宁州，隶云南府，即今安宁县。

⑪禄裱：亦作禄脿，明设巡检司。今名同，在安宁县西隅。禄裱 大道即从昆明经过禄裱通往滇西的大道，今公路仍从此经过。

⑫辘轳(lù lú 鹿卢)：安装在井上的提水装置。井上树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绕绳索系桶。摇转手柄提起水桶，即可汲取井水。

⑬川：水道，河流。

⑭考槃(pán 盘)：贤者隐居涧谷。

⑮囚发：头发蓬乱，如囚犯样。

⑯此水：即著名的安宁温泉。《元混一方舆胜览》载："温泉，云南诸郡汤池一十七所，惟安宁州者为最。石色如碧玉，水清可鉴毛发，虽骊山玉莲池远不及。"《明一统志》亦载："汤池，在安宁州北一十里。云南温泉非一，惟此为最，色如碧玉，可鉴毛发。"该温泉为碳酸泉，含重碳酸钙 54.81，镁 19.46，钠 12.11，还有少量的放射性元素。水温 42～45℃，水质透明无味，流量每昼夜 1,888 吨左右。此处系一温泉群，附近还有很多泉眼，温泉每昼夜总流量达六千吨。浴后清凉爽快，皮肤润滑，对风湿性关节炎疗效甚好。可以沏茶，可以烹饪，饮后对肠胃病有疗效。霞客所游石洞及题刻，在今温泉南端螳螂川东岸的林荫道边。今存题刻，最早有明代万历年间的，以后各朝都有，明清以来，温泉确是游人不绝的胜地。温泉镇今建有宾馆、饭店、疗养院、医院等。

⑰沈家庄：今名同，在螳螂川东岸与曹溪寺对。

⑱米盎(àng)：一种腹大口小的装米的器皿。

⑲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1626 年。

⑳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 年。

㉑曹溪寺：为昆明著名古寺之一，在温泉西南、螳螂川西岸，过去的渡口今已修为大桥，公路直达寺边。该寺的大殿具有宋元风格，寺内现存的木雕华严三圣像，经鉴定为宋代造像。霞客亲见的杨升庵著《重修曹溪寺碑记》和优昙花树，至今仍存。寺南有珍珠泉，源旺水清，浮泡如珠串。大殿有"天涵宝月"一景，相传每年中秋，月光透过殿前房檐下的圆窗，可以射到大殿正中坐佛身上，六十年有一次射到坐佛肚脐。笔者于 1978 年中秋节亲睹此景，月亮出山不久，铜钱大的月光射到大殿正中坐佛的右肩上。

【译文】

二十六日　鸡叫两遍，吃过饭后从旅店出发，就向北顺着西山走。三里，天色渐渐亮起来。看得见有条岔路从西南伸过来，有条岔路从东北伸过来，而正中的道路则直直地往北穿越山坳。原来西部大山延伸到这里后向东分出一支脉，独特地竖立为一座山峰，在关口中部突起，阻扼螳螂川流，山峰向东折而盘旋，河流被山峰阻扼，遂渐往东退后，就往北穿破峡谷向西，争着朝石级上坠流下去，这就是所说的石龙坝。这座山峰名九子山，其实是海口下游关口的

门户，平定哨位于山南面，大营庄在山东面，石龙坝在山北面。其山不十分高大，圆圆的山峰奇特地耸立着，正好位于水口，所以自然显得很雄伟。山顶上有九枚石头，比人还高，并立在峰头上，当地人因此建了九子母庙，把九块石头当作九子，因而把山作为九子的母亲。我知道正路是中间这条，猜想东北伸过来的岔路是便道，而且可以一直看着螳螂川流，于是从岔路走。一里抵达大营庄，而螳螂川流在下面轰轰作响，水上不能行船，陆上不能从峡谷穿过，必须仍然返回走大路，越过山坳才行；于是从原路返回去，顺着山峰西面越过山岭往北下。一共走了二里，有条小溪从西南峡谷流来，渡过小溪。又往西上，越过山坡，而山坡北面的峡谷中，螳螂川水从九子母山的东边穿破峡谷往北流出，转向西，绕流到九子母山北边后坠落峡谷，峡谷中又是山石充塞而层层阻隔，水流横冲直撞，有时从山石顶上跨越，有时从山石侧面窜出去，流过一层，又跳跃到另一层，半里以内，连续下坠五六级，这就是石龙坝。螳螂川水不能全程通船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些山石从中作梗。从前治水的人多次烧石头凿掉石阶，都没有成功，当地人说石头凿后又长出来，未必真是这样。

螳螂川水流完石阶，峡谷也向北转。道路从峡谷西边的山上走，顺着道路往北行。往下看石阶尽处，有一方形的塘水在峡谷中，特别清，当地人称做青鱼塘，说塘中的青鱼又大又多。考证志书记载，昆阳州平定乡小山下有三个洞，洞中的泉水流出后汇积成潭，潭中有青鱼白鱼，俗称随龙鱼，会不会就是这里呢？往北走二里，峡谷逐渐开阔，峡谷底下有个村子，是青鱼塘村。往北走二里，转向西北登上一座岭，这座岭最高，才能往东看到观音山和罗汉寺所在的碧鸡山，两座山峰在东边对峙。又往北看到远处有一重山，横列在众山北面，西边尽头处独特地耸起一座最高的山峰，是笔架山；其西面又另外耸立着一座山峰，和笔架山并列耸立，是主峰山脉龙山；东边尽头处有两座山峰分开耸立，也最高，叫进耳山，山南面的

山坳比较低平而且开阔，是大路上的碧鸡关。东西两边最高的山峰之间，有座特别锐利的尖峰，从横列的山梁南面透出来，这是龙马山，山下是沙河水所流过来的地方。只有往西看才觉得群山比较低平而且开阔，去滇西的大路顺着群山往西走，而主峰山梁反而顺低处往南延伸。〔主峰山脉，西北起自丽江府、鹤庆府东部，往南延伸到楚雄府南部，又往东北延伸到禄丰县、罗次县北境，再往东延伸到安宁州西北境，往东耸立为龙山；于是往南从安宁州西部延伸，又往南越过三泊县东部，再往南绕到昆阳州的西南，才转向东延伸，经过新兴州北部，为铁炉关；又往东经过江川县北部，为关索岭，再往东耸立为屈颡巅山，于是转向东北，为罗藏山，是滇池与抚仙湖之间的分水岭。〕

从岭上开始往西走，一里，越过岭巅。又往西北下一里，看到螳螂川水从岭北麓绕向西，又转向南。岭西边有个村庄，位于螳螂川边，河边设有渡口，这是武趣河，昆阳州西界到这里为止，过了渡口就是安宁州界。武趣河之水绕着村庄往南弯曲，然后又转入西边峡谷中流走；道路过河后就往西北上坡。接连越过两道小土山，共走了五里，往北下，东边坞中有一塘水。又往北走二里，西边坞中有一塘水。又往北走一里半，路东边有个村子。又往北走一里半，才到山坡北面尽头处，山坡下有北方才有的东西走向的大山坞。于是下坡顺着山坞往西走，二里，东北边有条河从横贯山坞北部的尖峰中流下来，这是沙河。其水流较大，石桥横跨在东西两岸。河水从桥下往南流去，螳螂川水从武趣河西边峡谷中转往北流来，与沙河水在桥南汇合，半里，就往西北流到安宁州城的南部，从这里往北流经安宁州城东面而再往北流去。过了沙河桥，又往西北走一里，去省城的大路又从东北边延伸过来，螳螂川从安宁州城南部流来，都在城东交会，有座巨大的石桥横跨在螳螂川东西两岸，气势非常雄伟壮观。

过了桥就是安宁州城。从东门进城，市场店铺较集中，于是在

市场上买酒喝，因为考虑到要到温泉沐浴。喝完酒，忽然间风雨交加而至。就打着伞顺着南街往西走，走一会才知道这是通往禄裱的大路，就返回到东门内，顺着东街往北走。半里，经过州治前面，从州治东面又转向北走了半里，有座朝东的庙，门额上题写着“灵泉”二字，我以为是三潮圣水所在处，走进去。庙门内左边有口巨大的井，井口上累起木头，横架成梁，栏上装设着用来汲水的装置，原来是盐井。井水又咸又苦而且非常浑浊，有人在井旁监督，每天两次汲水熬盐。〔安宁一州，每天日夜熬盐一千五百斤。城内有四口盐井，城外有二十四口盐井。大的盐井一天可以熬出六十斤盐，小的能熬出四十斤盐，都是把卤水汲起来用桶担回家去熬。〕

又往西转过城隍庙向北走，半里，从北门出城。风寒雨冷，路上没有行人，我的游兴却不因此而止，冒雨一直往前走。顺螳螂川西岸往北走三里半，有村子坐落在西山麓，村后的庙宇向东对着村子，我没有进去。又往北走二里半，大路绕着山朝西北转；有条路岔下坡，顺着水道一直往北。我于是顺着岔路下去，一里半，有船夫和船停泊在渡口，上船渡到河东岸，雨才停。又顺着东边的山麓往北走，抵达北岭下，河流被北岭阻扼，往西绕着沟壑流去，道路仍然往北上岭。岭很陡，一里后翻越到岭北面，又一里，下到岭北的坞中，有条小溪从东北边流来，往西注入螳螂川，小溪上有木桥横跨，过桥。一共走了一里，又往西北上坡，有村子坐落在山坡北面，道路从村旁边经过，一里，越过山坡往北走。两下两上，一共走了三里，往西俯视螳螂川水，已在山崖下。崖端有亭子，忽然出现在脚底下，我从上面看到后感到惊异。急忙离开道路往西下去，走进亭中，看到亭子后面一片片的石头，像青色的荷花从地上涌出。北面还有一个亭子，亭下是用木架支撑。看亭子下面，则像井一样是中空的，井中有很陡的阶梯，可以转着往下坠。当时，我知道去温泉还应当从上面往北行，但这一奇观不能不看，于是顺着石阶坠入井中。井中的阶梯有的凿石而成，有的嵌木而成，有的用梯子搭成，有三转，每转

大约二十级，一共六十级到井底。井孔周长只有四尺，而到底的深度大约有四五丈。井底很平整，崖旁侧开有多门，朝西、对着螳螂川的是正门，朝南的是侧门。侧门里有斜斜的屏障，屏障间裂出四五个孔，像窗格、门户一样，交叉贯穿，重叠相印，当地人因此把这里为“七窍通天”。“七窍”是说门多，“通天”是指洞上面单独贯通。侧门的南面，陡削的岩壁像屏风一样列在螳螂川边；洞下的其它洞门，另外并排着分开，一共有三四处，都不太深、不太透，然而螳螂川水从洞前流过，洞上是屏风般的岩石，而且洞门一个接一个，更增添了北洞的奇观。再往南到岩壁转角的突起处，有一块巨石坠落在岩壁侧面，迎流分道，上面写有“醒石”二字，是冷然的笔迹。〔冷然是学道杨师孔的号。杨师孔是贵州省人。〕巨石北面的陡岩上，有“虚明洞”三个大字，因在高处而不能看清是什么人的手笔。其上面的南崖，有石头横着斜卧、像手垂下来的形状，其下面也有朝西的山洞，洞较大而中部拓开，但缺乏嵌在空中和穿透漏光的奇妙。“虚明”二字，除了北洞没有其它洞能够相称。“虚明”大字下面，又刻有“听泉”二字，字迹很古，是燕泉的笔迹。〔燕泉是都宪何孟春的号。何孟春是郴州人，又自叙是我家乡的人。〕在“听泉”二字旁边，又有“此处不可不饮”的石刻，是升庵的笔迹，〔升庵是太史杨慎的号。〕但刻得不好，赶不上中洞的石刻。洞口右边有“此处不可不醉”的石刻，是冷然的笔迹，雕刻手法精妙，于是有后来者居上的感觉。还有，“听泉”二字上面，刻有一首绝句醒石诗，落名是“姜思睿”，而醒石上也刻着这首诗，落名是“谱明”。不知道谱明是什么人？一首诗落两个名字，会不会谱明就是姜思睿的字呢？这里山水幽静秀丽，石洞沟壑玲珑剔透，真是贤人隐居的胜地，可惜没有一个人来这里安身。大洞的左边，穹形岩壁南端尽头，又有一个洞，只见洞中冒出火烟，急忙进入洞中。此洞狭窄而且深，洞门口有一根石柱悬立在正中，将洞分成二边，有个赤身裸体、像囚犯一样的僇僇在洞里编织草鞋，火烟就是他烧火煮饭冒出的。石洞南面岩壁尽头，就是先

前从南边过来的山坞，是我下去后又上来的地方。

这时顾仆还留在北洞等我，我又顺着岩壁边往北走，北洞右边，又是岩壁北端尽头，于是爬坡往东上，仍然走到岩壁边南面伸过来的大路上。半里，路左边有座庙庵，往下看西边山崖下，聚集着排排房舍，温泉就在那里了。庙庵北部又有一亭子，高高地点缀在东边峰腰上，亭子的匾额上写着“冷然”。正当温泉上面，写上“御风”的亭名，杨君称得上冷暖自明了。从亭子前面踩着石头西下，这些石头棱角分明，边沿锋利。我喜爱这里的石头，攀越着往下走，就到了温泉浴池的所在地。浴池汇集在石崖下面，东面紧靠崖石，西面距离螳螂川数十步。池南面，有三间房屋，北面对着浴池。浴池分内池外池，外池本来就泉水清莹，内池泉水更加清澈，沐浴的人大多在外池。内池中有石头，高低不一，全部沉在池水中，石色像绿玉一样，映衬得池水光艳明亮。我所见到的温泉，滇南最多，这里的水质确实才是第一。浴池房屋背后，在东边崖石上面，有三间佛阁，匾额上写着“暖照”，南面的山坡上，有三间官府的房屋，匾额上写着“振衣千仞”。佛阁和官房都被当地人锁着，不能进去。

我沐浴之后，在西街散步，看到卖浆和柿子的人，因沐浴后很热而买柿子吃。就着询问，知道虚明洞的南部，还有云涛洞，螳螂川西岸、曹溪寺旁有圣水，距离此处三里，都反而在温泉南面，可以顺着螳螂川往上游览。原来温泉浴池西靠近螳螂川东岸，两边房舍之中是大路，顺大路往北走，一百里就抵达富民县。螳螂川东岸最高的山是笔架峰，就在温泉浴池的东北，是志书上记载的岱晟山；螳螂川西岸最高的山是龙山，曹溪寺位于龙山东面的半坡上，是志书上记载的葱山。螳螂川夹在这两座山中间往北流，而葱山则是主峰山脉往东盘绕。我来到螳螂川边时，打算先寻找曹溪寺圣水，但渡船在螳螂川西岸，等了一阵没过来，于是往南走半里，从虚明等洞下边过去。往南抵达山崖的地方，山坡弯曲形成山坞，应当仍旧顺螳螂川边往南走，因为没有路，于是上到先前走过来的大路边，从

小路绕着西边的山崖往南走。也是两下两上，走了一里半，有个村庄坐落在坡南，这是沈家庄。一位老年妇女指给我看云涛洞还在南坡以外。又往南穿过山坞，走半里后上坡，路断了却不知道云涛洞在哪里。往西看螳螂川对岸，居家很稠密，山上有寺庙，应当就是曹溪寺。看到村童在河边捡柴，就远远的呼叫，询问云涛洞在哪里，这村童一边说一边指，因为隔着河，他所说的、指的都听不清楚。看到南坡下面，有一丛石崖，便漫步走去。来到石崖下面，抬头看到石头缝隙中，丛丛的竹子非常秀丽，上面有红色的门扇没有关。我登上去，石阶弯弯曲曲，长廊亭阁十分幽静，残存的花卉、墨迹，乱七八糟的散在小路上，很多窗格、石床，散乱在洞口。长廊后面镶嵌有洞门，洞上面有一层楼横跨，都是朝西的座向。我先上楼，楼里供奉着观音大士等神仙的塑像，烧香的茶几，放灯的案桌，都是树根制成的，大多显得奇特、古老。楼南部有一间卧室，米罐书箱，仿佛还留在房里，但长满青苔藤萝，则表明封存、埋没已经很久了，空无一人，可任意直行，不知道是什么人修建，因为什么而废坏。下楼后进洞，一进去就像进入一间房屋，洞侧面有个小洞穴，又深又黑地下陷进去。洞北面又开了一道门，穿过这道门进去，有个小孔斜斜地通到外面，我看见竹影钻入孔中，就从黑暗中往下走。往南下深得不知道洞底在哪里，往北看也有一道窗户，光从上面透进来，只是透入的光十分微弱，亮度照不到深处，我用手在狭窄的洞中摸索，用脚探索空间，时时手脚都没有附着的地方，又时时手脚都被阻碍。到了洞底后，忽然看到西南有很亮的光，转过一段狭窄处，才看见亮光从西北边洞顶的缝隙透进来，这里底部也是平的，而上部还是穹形顶高高环绕。突然有个身影从缝隙前闪过，我感到奇怪，呼叫顾仆，听到答应声正好在透光的缝隙那里，闪过的就是他的影子。我又转进黑暗的底部，间隙狭窄、崖壁悬空，不知道从哪里落脚，然而对洞中的关键部位逐渐熟悉，攀爬似乎容易了，感到在明处心有余悸，不如在黑暗中那样胆大。又上了一层，于是从上面窗

户透入的微弱光线，也逐渐使一定的范围显得明亮，原来侧面有很小的阶梯，顺崖壁弯曲，有的废坏了，有的很完整，只是当初没有看见。从洞里出来，仍然从前廊走到门外，看到右边的石崖下有一块石刻，外面荆棘、灌木结成网样的鸟兽窝，远处看不见。我考虑无法除去这些荆棘和灌木，就踩着荆刺、灌木钻进去，帽子、鞋都被刺钩掉了，我又用布包住头作为保护网，才能读碑刻。于是知道这座庙庵是天启丙寅年安宁州人朱化孚修建的。〔朱化孚是壬辰年的进士〕这里的楼阁廊亭，都有名称、匾额，住山僧也有姓名、诗文，但没多久就成了寂静的山谷，遗弃的建筑白白存在，只能使人增添感慨啊！

从庙庵下来后到螳螂川岸，如果有一只船渡过去，就能往西上曹溪寺。等了一阵没有船来，只好仍然往北走三里，抵达温泉，乘船渡过螳螂川，登上西岸，溯河流往南行。看着河东岸的虚明崖洞，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仿佛在残春景色之外。往南走一里，又看见河东岸有一座山崖，也像虚明洞崖那样横列、突出，下面也分裂出很多洞，洞门都朝西，崖上面写有“青龙洞”和“九曲龙宫”的大字，隔河相望，禁不住非常神往。当地人说这两个洞很深，点着火把进去，大约有四五里，只是洞中漆黑一片，没有透光的地方。这两个洞就在沈家庄北面，我先前从虚明洞顺着河岸过来，就能看到了，而误从上面走，走到洞崖边却不知道，为此感到很不痛快；然而南边的云涛洞，北边的虚明洞，. 两处都已经穷究，这两个洞错过之后又得以从对岸看到，也不是没有缘份。又往南走一里，来到河西岸的村落。从村落背后往西上山，转向南走，又往西上，一共一里，就到了曹溪寺。曹溪寺寺门朝东，是座古庙。我一进寺就想去找圣泉，看到大殿东边、西边各有一块巨大的石碑，是太史杨升庵写的碑文，于是拂拭石碑读碑文，知道寺中有优昙花树等名胜，因为找纸录碑文，就来不及询问圣泉。这天晚上，在僧人房舍中烧火做饭，住在大殿右边。

【原文】

二十七日　晨起，寒甚。余先晚止录一碑，乃殿左者，录未竟，僧为具餐，乃饭而竟之。有寺中读书二生，以此碑不能句[①]，来相问，余为解示。二生：一姓孙，安宁州人，一姓党，三泊县人。党生因引余观优昙树。其树在殿前东北隅二门外坡间，今已筑之墙版中，其高三丈余，大一人抱，而叶甚大，下有嫩枝旁丛。闻开花当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黄，大如莲而瓣长，其香甚烈而无实。余摘数叶置囊中。遂同党生由香积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观圣泉[②]。泉从山坡大树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环为月池，大丈余，潴水深五六寸余，波淙淙由东南坡间泻去。余至当上午，早潮已过，午潮未至，此正当缩时，而其流亦不绝，第潮时更涌而大耳。党生言，穴中时有二蟾蜍出入，兹未潮，故不之见，即碑所云“金䵷[③]”，号曰“神泉”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构，扁曰“问潮亭”，前巡方使关中张凤翮为之记。党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缘岭上，半里，登水月庵。庵东北向，乃葱山之东北坳中矣。庵洁而幽，为乡绅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仅逾尺，乃建庵后斸地而出者[④]。庵前有深池，泉不能蓄也。既复下至圣泉，还至曹溪北坡坳，党生别余上寺，余乃从岐下山。

一里，抵昨村后上山处。由村后南行半里，复东望川东回曲中，石崖半悬，飞楼临丹，即云涛洞也。川水已从东盘曲，路犹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坞自南而转也。一里余，

始循南山而东。二里，则其川自坞北曲而南，与路遇，既过，路又循东山溯溪转而北，一里，乃东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转东南行。一里，南陟一西来之峡，又南上坡。一里，与前来温泉渡西大道合，始纯南行。六里，入北城门。见有二女郎，辫发双垂肩后，此间幼童女，辫发一条垂脑后。女郎及男之长者，辫发两条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偶偶则辫发一条，周环于脑额，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5]，从后脑下另挽一小鬏若螺[6]，缀于后焉。手执纨扇[7]，嫣然在前，后有一老妇随之，携牲盒纸锭，将扫墓郊外。此间重十月朝祭扫。家贫不及者，至月终亦不免也。南中所见妇女，纤足姣好，无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饭于东关，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东北行。半里，有小溪自东坞来，溯之行。从桥南东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东安哨岭。岭不甚峻，东北从横亘大山分陇西南下，为安宁东第一护城之砂者也。过岭东下，始见沙河之水自东北来。随其坞东入，过站摩村，共十五里，为始甸铺。又四里，过龙马山，屼屼北透，横亘大山之南。路绕其前而东，又四里，始与沙河上流之溪遇。有三巩石梁东跨其上，是曰大桥。其水自东北进耳二尖峰西、棋盘山南峡来，西南至安宁城东，南入于螳川者也。又半里，东上坡，宿于高枧桥村[8]。

二十八日　平明，东行一里半，上坡，为安宁东界，由此即为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渐升陟而上。八里，其坞自双尖后进耳山来，路遂由南陇上。又二里，山坳间有聚庐当

尖，是为碧鸡关[9]。盖进耳之山峙于北，罗汉之顶峙于南，此其中间度脊之处，南北又各起一峰夹峙，以在碧鸡山之北，故名碧鸡关，东西与金马遥对者也[10]。关之东，向东南下为高峣，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处，渡海者从之；向西北下为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从之。余时欲游进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是为赤家鼻[11]。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村。村倚山而庐。有池潴坡侧，大不逾五尺，村人皆仰汲焉。中复有鱼，有垂钓其上者，亦龙潭之浅者也。由池南上坡，岭道甚峻。半里，登冈上，稍北而曲，有坊当道，则进耳山门外坊也，其寺尚隔一坑。由坊西望，见寺后大山环于上，此冈绕于前，内夹深坑，旋转而入，若耳内之孔，寺临孔上盘朵边，以"进耳"取名之义，非身履此冈，不见其亲切也。进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则沿坑南转。盘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门东向，登其殿，颇轩爽，似额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楼三楹在殿南。其楼下临环坑，遥览滇海，颇如太华之一碧万顷，而此深远矣。入方丈，有辛贡士伯敏者，迎款殷勤。僧宝印欲具餐，辛挥去，令其徒陈履惇、陈履温二陈乃甲戌[12]进士[13]履忠弟。及其弟出见，且为供荤食。复引余登殿南眺海楼，坐谈久之。余欲趋棋盘山，问道于宝印。宝印曰："由坊东下山，自赤鼻山宝珠寺上为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无从觅耳。"乃同辛君导余从殿后

出，遂北至坳下东来岐路，始别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洼。洼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与东界进耳后双尖，并坳北之巅，东西夹成中洼。由洼西复循西山之东北行，一里，循岭北转而西，稍下一里，度峡西上。其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遂西向横蹑之，一里半，登其冈。见西南随坞有路，上逾其脊，将趋之。有负刍者来[14]，曰："棋盘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东，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断若续。二里半，从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见三家村在西坞中，村西盘峙一峰，自北而南，如屏高拥，即棋盘山也。其脉北自妙高寺三华山西南来，复耸此峰。分支西度，为温泉之笔架山；分支南下，为始甸后之龙马山；南环东亘，即为所逾之脊；而南度为进耳、碧鸡者也。脊北山复横列东北，至宝珠、赤鼻而止，为三家村东界护山。余昔来自金马以东，即遥望西界山横如屏，其顶复有中悬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即此棋盘峰也，而不知尚在重壑之内，外更有斯峰护之，洵西峰之领袖矣。从坳西转，循东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15]，其村倚棋盘东麓。路当从村北西上，乃误由村南度脊处循峡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蹑峡中三里，登一冈，有庵三楹踞坪间，后倚绝顶，其前东瞰滇中，乃发僧玄禅与僧裕庵新建者。玄禅有内功，夜坐峰头，晓露湿衣，无所退怖；庵中四壁未就，不以为意也。日已西昃，迎余瀹茗煮粥，抵暮乃别。西上跻峰，一里，陟其巅。又西向平行顶

上一里，有寺东北向，则棋盘寺也。时已昏黑，遂啜茗而就榻。

二十九日　凌晨起，僧为余炊，余乃独蹑寺后绝顶。时晓露甚重，衣履沾透。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顶颇平迥。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实，可劈为板，省中取石，皆于此遥负之，然其上反不能见，以坳于内也。西北坞中，有大壑回环，下有水二方，村庐踞其上，即志所载勒甸村龙泉也，其水分青、白色[16]。西南峡中水，则循龙马山东而去，当即沙河之源矣。东南即三家之流。是顶亦三面分水之处，第一入滇池，两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顶远眺，则东北见尧林山尖耸，与邵甸梁王山并列；东南见罗藏山，环峙海外；直南见观音山屼嵲，为碧鸡绝顶掩映，半浮半隐；直西则温泉笔架山连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则螳川之所向也。下饭于寺。乃同寺僧出寺门东行三十步，观棋盘石[17]。石一方横卧岭头，中界棋盘纹，纵横各十九道。其北卧石上，楷书“玉案晴岚”四大字，乃碧潭陈贤所题。南有二石平庋，中夹为穴，下坠甚深，僧指为仙洞，昔有牧子坠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嵌峒，但不得其门而入耳。穴侧亦有陈贤诗碑，已剥不可读。乃还寺，录昆明令汪从龙诗碑。仍令幼僧导往峰西南，观凿石之崖。其崖上下两层，凿成大窟如厦屋。其石色青绿者，则腻而实；黄白者，则粗而刚。其崖间中嵌青绿色者两层，如带围，各高丈余，故凿者依

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长,方者大径五六尺,长者长径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锯,无纤毫凹凸,真良材也。

还从寺前东向下,一里,过新庵之左。直下者一里半,过三家村左,渡涧。又一里半,东逾石山之坳。其山乃东界北走之脉,至此复突一峰,遂北尽焉。从坳东坠崖而下,复渐成一坑,随之行三里,为宝珠寺。未至寺,其西坠峡处,坑水溃而为瀑,悬崖三级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细如络丝,不如匹练也。宝珠寺东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坠坡直下,五里抵山麓,为石鼻山,聚落甚盛,盖当草海之西,碧鸡关大道即出其下也。由村转北一里半,东北与大道合,于是东向湖堤。二里半,有村当堤之冲,曰夏家窑[18]。过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洼[19],堤界其间,与西子苏堤无异[20]。盖其洼即草海之余,南连于滇池,北抵于黄土坡,西濒赤鼻山之麓,东抵会城[21],其中支条错绕,或断或续,或出或没,其濒北者,志又谓之西湖,其实即草海也。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22],傅元献为侍御时,填洼支条,连为大堤,东自沐府鱼塘,西接夏家窑,横贯湖中,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东行堤上一里半,复有冈有桥,有栖舍介水中央。半里,复遵堤上东行湖中,遥顾四围山色,掩映重波间,青蒲偃水,高柳潆堤,天然绝胜;但堤有柳而无花,桥有一二而无二六,不免令人转忆西陵耳。又东二里,湖堤既尽,乃随港堤东北二里,为沐府鱼池[23]。又一里半,抵小西门,饭于肆。东过闸桥,滨濠南而东

一里，入城南旧寓[24]。问吴方生，则已隔晚向晋宁矣。已而见唐大来寄来行李书画，俱以隔晚先至，独方生则我来彼去，为之怅怅。乃计复为作书，令顾仆往晋宁谢唐君，别方生，并向大来索陶不退书。陶名珽[25]，有诗翰声，向官于浙。前大来欲为作书，闻其已故，乃止。适寓中有高土官从姚安来，知其犹在，皆虚传如眉公也，故复索书往见之。

【注释】

①不能句：即不能断句。

②圣泉：《寰宇通志》云南府井泉："海眼泉，在安宁州治北，每日三潮，随涌随涸，世传戒照禅师卓锡所穿之泉。"今被围存。

③䶂(qiū 秋)：即蟾蜍，癞蛤蟆为其中的一种。

④斸(zhú 竹)地：掘地。

⑤冠(guàn 贯)：帽子。古时男子二十岁时必须举行加冠仪式，正式戴上帽子，表示已经成年。未冠，即年龄还不到二十岁。

⑥鬄(dí 狄)：发髻。

⑦纨(wán 丸)扇：用细绢制成的团扇。

⑧始甸铺：今仍称始甸村。 高枧桥村：今作高枧槽。皆在今安宁县东隅的公路南侧，但高枧槽村在始甸西一里多。

⑨碧鸡关：今名同，在昆明西郊碧鸡山上，自古就是昆明通往滇西的交通要隘，现滇缅公路仍从此经过。

⑩金马：即金马关，在今昆明东郊金马山脚，为昆明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隘。

⑪赤家鼻：又作赤甲鼻，即今车家壁，在昆明西郊。

⑫甲戌：崇祯七年，1634 年。

⑬进士：科举制度中，举人经过会试及殿试被录取者称进士。

⑭负刍(chú 锄)者：背草的人。

⑮三家村：今名同，在昆明西郊。

⑯其水句：此即龙潭坝子，至今还有大水潭数处。在昆明市西境，棋盘山以西。

⑰棋盘石：在棋盘山，又称玉案山，在昆明坝子西缘低山外，海拔2493米。今山顶景色，大体还和《游记》所述一致。庙宇不存，但有石墙多处，棋盘石及"玉案晴岚"卧石仍存，还有清代题刻。

⑱夏家窑：今称夏窑，在昆明西郊，西山区驻地马街子稍东。

⑲遂遵堤句：此堤两边，现都变为平畴良田，比之明代，滇池水位下降，滇池湖面缩小。现滇池湖面为306.5平方公里，湖水容量15亿立方米，湖岸线长163.2公里，平均水深4.4米，最深处为10.94米，平均水位海拔1886米，仍为云贵高原最大的湖泊。

⑳西子：原指古代美人西施。自苏轼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人们亦称杭州西湖为西子或西子湖。1089年，苏轼任杭州太守，疏浚西湖，堆成南北长堤，上建六桥，夹道种植桃柳，后人尊称"苏公堤"、"苏堤"。

㉑会城：人物商旅会集的城市，此指云南省会，即今昆明市区。

㉒昔大道：传统交通线经过今眠山脚、小团山脚、黑林铺、黄土坡、西站而至大西门，基本沿湖岸山边行。近代修筑通往滇西的公路仍沿袭这条路线，直到1959年才修了捷直的人民西路。

㉓湖堤既尽句：此湖堤西起夏窑，东到土堆。土堆再东北至昆明医学院，后来为上河河堤，即明代港堤。沐府鱼池约在今昆明医学院前面至潘家湾一带。清代，从湖堤经港堤，再经沐府鱼池边至小西门，已成为交通要道。上河沿岸，土堆、江家桥、下栗村、上栗村、红庙村、六合村等村落毗连，应和当年的交通发展有关系。直到近代，滇西的马帮还常从这里经过，土堆一带的老人记忆犹新。至今湖堤基址尚存，有马车路宽，比两边的田埂稍高，当年铺路的大石板零星可见，夏窑附近还残存一座石拱桥。土堆到六合村一段，上河被掩为暗河，河上修成街道，名鱼翅路。昆明医学院至小西门一段已修为人民路。

㉔城南旧寓：综合《游记》前后所载，霞客在昆明的寓所，约在今顺城街附近。

㉕陶名珽："名"原作"讳"，据四库本改。"珽"原作"挺"，四库本作"涏"，据《姚安县志》改。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时很冷。我昨天晚上只录了一篇碑文，而大殿左边的还没有录完，僧人为我准备了早餐，于是吃过饭就去录碑文。有两个在寺中读书的学生，因为不能将这块碑文断句，前来相问，我为他们讲解示范。〔这两个读书人一个姓孙，是安宁州人；一个姓党，是三泊县人。〕姓党的便带领我去看优昙树。这棵树种在大殿前东北角二门外的山坡上，现在已经修筑在墙版中，有三丈多高，一抱粗，而叶子非常大，下面有丛丛嫩枝从旁边长出来。听说在六月伏天开花，花色白中呈淡黄，像荷花一样大而花瓣长，香气十分浓烈但不结果实。我摘了几片树叶放在袋里。于是和党生从僧厨北面下坡，沿着山坳往北走，一里半，看到了圣泉。泉水从山坡上大树根下往南流出，树前用石头砌成月池围住泉水，池方圆一丈多，积水深五六寸，泉水淙淙向东南坡流去。我来到时正当上午，泉水的早潮已经过了，午潮还没有到时间，泉水正好处于收缩的时候，然而水流也不断，只是涨潮时涌出的水更大。党生说，洞中时时有两只蟾蜍出入，现在没有涨潮，所以看不见，就是碑文中说的“金鼊”，名为“神泉”之事了。月池南边有座新建的亭子，匾额上写着“问潮亭”，前任巡方使、关中人张凤翮为亭子作了一篇记。党生又带着我从圣泉西边上坡，往西北沿岭攀登，半里，登上水月庵。水月庵面向东北，位于葱山东北面的山坳中。庵里清洁而幽静，是一个姓王的乡绅修建的。庭院中有一潭水，边长只有一尺多点，是建庵后挖地而成的出水潭。庵前有一个深池，不能蓄住泉水。不久又下到圣泉，回到曹溪寺北面的坡坳，党生和我告别后回曹溪寺，我于是从岔路下山。

一里，来到昨天从村后上山的地方。从村后往南走半里，又往东看到螳螂川曲折向东流之处，石崖悬挂在半空中，凌空的高楼正对红日，那就是云涛洞。螳螂川水已经往东边曲折流去，道路仍然沿着西岸山往南下，顺着其山坞向南转。走了一里多，开始沿着南

山往东走。二里，则螳螂川从山坞北面绕向南流，与道路相遇，过了螳螂川，道路又沿着东山溯流转向北，一里，于是往东登上南山的北面，一里，转向东南走。一里，往南穿越一道从西边伸过来的峡谷，又往南上坡。一里，岔路与先前去温泉、渡到螳螂川西岸的大路会合，开始一直往南走。六里，从北门进入安宁州城。看见有二个女郎，两股发辫垂在肩后，〔这一带的女童，编一股发辫垂在脑后，女郎和年纪大的男子编两股发辫垂在左右耳旁。女的仍然用布包发髻，男的仍然把帽子戴在发辫上。如果是僰僰就辫一股发辫，顺着额头绕到脑后，像箍住头一样。还有，未成年的男子，在后脑下部另外挽一个螺形的小发髻，缀在背后。〕手里拿着绢做的团扇，漂漂亮亮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老年妇女，提着祭奠用的盒子、纸钱，大概是去郊外扫墓。〔这一带重视在十月初祭奠、扫墓。因家贫来不及月初的，拖到月终也不能免掉。〕在西南地区所见到的妇女，在脚小和容貌美丽方面，没有超过她们的。进城走一里半，在东关吃过饭后出城，过了大石桥，顺着大路往东北行。半里，有条小溪从东边山坞流过来，溯小溪往上走。从桥南往东去，三里半，上坡。又走一里，过东安哨岭。岭不十分陡，从东北横贯的大山支脉往西南延伸下来，是安宁州东边的第一道保护墙。越过岭往东下，才看见沙河水从东北流来。随着水流过来的山坞往东进去，经过站摩村，一共十五里，到始甸铺。又走四里，越过龙马山，龙马山光秃秃地往北伸过去，横列在大山南面。道路绕过龙马山前往东走，又四里，才与沙河上游的溪流相遇。有一座三拱石桥在东横跨溪流，这是大桥。桥下的水从东北边进耳山二尖峰西面、棋盘山南面的峡谷中流来，往西南流到安宁城东边，再往南流进螳螂川。又走半里，往东上坡，住在高枧桥村。

二十八日　天亮时，往东走一里半，上坡，到安宁州东部边界，从这里开始就是昆明县的地域。山坡倾斜、高低不平，因而慢慢地往上攀登。八里，其山坞从双尖峰背后的进耳山延伸过来，道路于

是顺着南陇而上。又走二里，山坳中有一些房舍坐落在山顶上，这是碧鸡关。大致进耳山耸立在北面，罗汉山的顶峰耸立在南面，碧鸡关是两座山脉中间的过梁，其南北又分别耸起一座山峰、峙立在两边，因为位于碧鸡山的北面，所以叫做碧鸡关，东边和金马关遥遥相对。碧鸡关以东，往东南方下去为高峣，是草海西岸山水交汇的地方，渡草海就从这里上船；往西北方下去是赤家鼻，顺草海堤坝进城的大路从这里走。我此时打算游进耳山，于是往西北下坡半里，顺着西山往北行走。二里，有村子在西山脚，这是赤家鼻。大路从赤家鼻前面往北伸去，我于是往西转进村子。村民靠山建房。山坡侧面有一池水，水池边长不超过五尺，村民都靠从水池里提水用。池中还有鱼，有人在池边钓鱼，这也是比较浅的龙潭。从水池南面上坡，岭上的路很陡。半里，登上山冈，逐渐往北转，有座门坊位于路中，是进耳山山门外的门坊，离山上的寺庙还隔着一个坑。顺着门坊往西看，看见寺庙背后大山环绕在上面，所登上的山冈绕在寺庙前面，山冈和大山之间夹着很深的大坑，旋转着进坑，像进入耳朵孔一样，寺庙正对耳孔之上的耳盘边缘，用“进耳”取名的含义，不亲身登临这山冈，是感受不出这名称的贴切之处的。走进门坊，往西顺着坑朝里走，半里，有条岔道往西越过大山山坳；而进寺庙的路，则顺着坑往南转。绕着山崖走了半里，往西上到寺中。寺门朝东，登临大殿，很开阔，好像在额头上，而不像在耳朵里。方丈位于大殿北面，大殿南面有三间楼房。楼下正对圆坑，朝远处观赏滇池，很像太华寺的一碧万顷阁，但这里比较深远。进入方丈，有个叫辛伯敏的贡士，殷勤地迎接、款待。僧人宝印打算准备午饭，辛伯敏挥手让宝印离去，叫他的徒弟陈履惇、陈履温〔陈履惇、陈履温都是甲戌年(1634)进士陈履忠的弟弟。〕以及他的弟弟出来相见，而且为我提供荤食。又带领我登上大殿南面的眺海楼，坐在一起交谈了很久。我准备去棋盘山，向宝印询问道路。宝印说：“顺着门坊东边下山，从赤鼻山的宝珠寺上去是大路，路程将近三十里。顺着进

耳山寺北面，往西越过大山之坳，路程只有大路的一半，只是山上没人，岔路很多，路不好找。”于是宝印和辛伯敏君带领我从大殿后面出寺，往北走到山坳下东边伸来的岔路上，才告别离去。我于是往西上，半里越过山坳，半里往西北逐渐下山，一里穿过中洼之地。洼地西边又有大山，从南到北横峙洼边，与东部进耳山后的双尖峰，以及山坳北面的山峰，从东西两边夹成中洼之地。从洼地西边再顺着西山往东北行，一里，沿着山岭北面转向西，逐渐往下走一里，穿过峡谷往西上。峡谷西边又有大山，从南到北横列耸立，于是往西横穿大山，一里半，登上山冈，看见西南边顺着山坞有条路，往上穿越大山山梁，正准备从这条路走。有个背草的人走来，他说：“去棋盘山的路在北边，不在西边。”于是顺着西山的东面，又往北行，这条路很窄小，时断时续。二里半，从西山北坳穿过山梁往西出去，才看到三家村在西边坞中，村子西部环立着一座山峰，从北向南，像屏障一样高高矗立，就是棋盘山。其山脉从妙高寺的三华山西南延伸过来，再耸起这座山峰。棋盘山往西延伸的支脉，就是温泉的笔架山；往南延伸的支脉，是始甸背后的龙马山；往南绕着向东横贯的支脉，就是我所翻越的山梁；再往南延伸为进耳山、碧鸡山。山梁北部又有山横列在东北方，延伸到宝珠寺、赤鼻山为止，是三家村的东界护山。我从前从金马山东边来昆明，就远远地看到昆明西界的山脉像屏风一样的横列耸立，其顶部还有如同铁锅倒扣、高出众山的山，就是这棋盘峰。但不知道它在重重沟壑之内，外部还有这些山峰护卫着，确实称得上是昆明西部山峰的领袖。顺山坳往西转，沿着东山北崖走了半里，仍然往西下山。一里，在沟壑中行走，其中有河往北流，往西过河，又走半里抵达三家村，三家村坐落在棋盘山东麓。道路应当从村子北面往西上，而我误从村子南面山梁伸来之处顺着峡谷往西南上，最终没有路可走。在峡谷中攀爬了三里，登上一座山冈，有三间庙庵位于平地上，背靠绝顶，前方往东俯瞰省城中，这是发僧玄禅和僧人裕庵刚刚修建的寺庙。玄禅有内

功，夜里坐在峰顶上，早晨露水将衣服打湿，也无所退缩和害怕；寺庙的墙壁还没完工，也不放在心上。太阳已经偏西，他们泡茶煮粥迎接我，到太阳落山才告别离开。往西边登上山峰，一里，上到峰顶。又往西在顶上平平走了一里，看到一座寺庙面向东北方，这就是棋盘寺。这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喝茶后在寺里就寝。

二十九日　凌晨起床，僧人为我做饭，我就独自去攀登寺庙背后的绝顶。清晨时露水很重，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峰顶上没有高大的松木，就是草丛也不太茂盛，大概是因为又高又冷的缘故。山顶很平、很开阔。其西南都是突起矗立的石崖，石崖的质地平直而且中间结实，可以劈成石板材，省城需要石材，都从这遥远的地方运载，然而从上面反而看不到这些石崖，因为山坳在里边。西北边的山坞中，有大沟壑环绕回旋，下面有两塘水，村舍坐落在水塘边，就是志书记载的勒甸村龙泉，塘中的水分为青色、白色。西南峡谷中的水，则顺着龙马山东面流去，应当就是沙河的源头了。东南就是三家村的河流。这山顶也是将水分成三股的分水岭，只是一股水流入滇池，其余的两股流入螳螂川，其实都是一条水系。从顶上往远处眺望，则东北看到尧林山尖耸，和邵甸的梁王山并列；东南看到罗藏山，环绕着耸立在滇池之外；直往南看到光秃秃的观音山，被碧鸡山顶峰掩映，半现半隐；直往西看，是温泉笔架山连绵不断地延伸下去；只有西北方的崇山峻岭逐渐开阔，是螳螂川所流走的方向。下到棋盘寺中吃饭。于是和寺里的僧人一同出寺门，往东走三十步，去观看棋盘石。一块方石横睡在岭头，方石中间是棋盘纹，纵纹横纹各十九道。其北边的卧石上面，用楷书写着“玉案晴岚”四个大字，是碧潭的陈贤题写的。南边有两块石头平平地置放着，中间夹着一个洞，洞往下坠得很深，僧人指着说是仙洞，从前有个牧童的羊掉进洞中，于是用石头填塞洞口。僧人说这座山内部都是空洞，只是找不到洞门进去。洞旁边也有陈贤的诗文碑刻，字迹已经脱落得不能读了。于是返回寺中，抄录昆明县令汪从龙的诗文碑

刻。并且让年轻的僧人带领我去棋盘峰西南，观看采凿石材的山崖。那里的石崖分上下两层，采凿石材后形成的大洞穴如同高大房屋。石头颜色是青绿色的，其质地细腻而结实；颜色是黄白色的，则粗糙而刚脆。山崖中间镶嵌有两层青绿色的石头，像围着两条彩带，每层的厚度有一丈多高，所以石匠顺着采凿从而形成洞穴。采下的石板有方形的、有长条形的，方形大石板每边有五六尺长，长的大石条长达二三丈，都只有一二寸那么厚薄，石面平整得像锯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的凹凸不平，真是良材。

返回去从寺前面往东边下，一里，从新建的庙庵左边经过。直直地往下走一里半，从三家村左边经过，越过溪涧。又走了一里半，往东穿过石山之坳。这座山是东部往北走向的支脉，到这里后又突起一座山峰，于是往北延伸结束。从山坳东边顺着山崖往下坠，又逐渐形成一个坑，顺着路走三里，到宝珠寺。还没走到寺中，看到西边深坠的峡谷中，坑里的水往外冲而形成瀑布，悬挂在崖壁上分三级流下去，深处大约十五六丈，只是水流细得如同蚕丝缠绕，不像成匹悬挂的布帛。宝珠寺面向东方，靠在半山腰上，既幽静又宽敞。从宝珠寺前面顺着山坡一直下去，五里抵达山脚，是石鼻山，这里的村落很大，因为位于草海西岸，通往碧鸡关的大路就从村落下面伸出去。顺着村落往北转一里半，往东北过去与大路会合，从这里往东走向湖堤。二里半，有一个村子坐落在湖堤要道上，名夏家窑。过了夏家窑，就沿着湖堤在草海中行走。湖堤南北两边都是水洼，湖堤从中间把水洼分成两边，和杭州西湖的苏堤没有什么不同。原来这水洼就是草海的一部分，南边连着滇池，北边抵达黄土坡，西边濒临赤鼻山麓，东边抵达省会昆明，水洼中小路交错环绕，时断时续，时隐时现，靠北面的一片，志书上又称做西湖，其实就是草海。从前的大路绕着水洼北面的山坡走，顺着黄土坡进入省城，傅元献担任侍御史时，填掉水洼中的分支小路，连接起来修成大堤，东边起自沐府鱼塘，西边和夏家窑相联接，横贯湖中，比起从北边

的山坡绕着走，省了一半的路程。往东在湖堤上走了一里半，又有山冈和桥梁，有住房位于湖水中央。半里，仍然沿着湖堤往东从湖中走，遥看四周的山间景色，掩映在层层水波之间，绿色的蒲草铺满水边，高高的垂柳绕着湖堤，天生的绝妙美景；只是堤旁有柳树而无桃花，只有一二座桥梁而没有十二道，不免让人转过来回忆西湖了。又往东走了二里，湖堤走完后，就顺着港堤往东北走二里，到沐府鱼池。又走一里半，抵达小西门，在店铺里吃饭。往东过了闸桥，顺着护城河往东走一里，来到昆明城南原来住的寓所。问起吴方生，才知道他前天晚上就去晋宁州了。不一会看到唐大来寄来的行李书画，都是在前天晚上我到来之前送来的。只是吴方生却我来他走，因此感到遗憾。于是考虑再写信给他们，让顾仆去晋宁州向唐元鹤君道谢，和吴方生告别，并向唐大来索要写给陶不退的信。〔陶不退名珽，在文坛中有诗名，从前在浙江做官。在前唐大来准备为我写信给他，传闻说他已经去世，于是就没有写。适逢寓所中有从姚安府来的高土官，才知道陶珽还活着，这虚假的传闻完全如同传闻陈眉公去世一样，所以又向唐大来要书信，以便到姚安府时去见他。〕

【原文】

十一月初一日　晨起，余先作书令顾仆往投阮玉湾，索其导游缅甸书，并谢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晋宁诸柬，须其反命，即令往南坝候渡。下午，顾仆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负担人，为西行计。适阮穆声来顾，已而玉湾以书来，期明日晤其斋中，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　晨起，余欲自仁吾处，次第拜穆声，后至玉湾所，忽玉湾来邀甚急，余遂从其使先过玉湾。则穆声已

先在座，延于内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总府宴抚按，当入内一看即出，故特延穆声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饮。果去而即返，洗盏更酌。已而报抚按已至，玉湾复去，瞩穆声必款余多饮，须其出而别。余不能待，薄暮，托穆声代别而返。

初三日 晨往阮仁吾处，令促负担人。即从其北宅拜穆声。留晨餐，引入内亭，观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询其故，曰："父没时，宅为他人所有，后复业，惟竹在耳。"亭前红梅盛开。此中梅俱叶而花，全非吾乡本色，惟一株傍亭檐，摘去其叶，始露面目，犹故人之免胄相见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阔半之，玲珑透漏，不瘦不肥，前后俱无斧凿痕，太湖之绝品也。云三年前从螺山绝顶觅得[①]，以八十余人舁至。其石浮卧顶上，不经摧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顶，遍卧石隙，乌睹有此类哉！下午，过周恭先，遇于南门内，正挽一友来顾。知金公趾为余作《送静闻骨诗》，相与同往叩之，则金在其庄，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字颇肖董宗伯，风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声伎。其祖乃甲科。父伟，乡荐，任江西万安令[②]。公趾素好客[③]，某奏劾钱士晋军门，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精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寻甸府人。父以乡科任沅州守，当安酋困黔省时，以转饷功擢常德太守[④]，军兴旁午[⑤]，独运援黔之饷，久而无匮，以劳卒于

任。云客其长子也，文雅蕴藉，有幽人墨士之风。是晚篝灯论文，云客出所著《拾芥轩集》相订，遂把盏深夜。恭先别去，余遂留宿其斋中。窗外有红梅一株盛放，此间皆红梅，白者不植。中夜独起相对，恍似罗浮魂梦间，然叶满枝头，转觉翠羽太多多耳。

初四日　马君留晨餐。恭先复至，对弈两局。又留饭。过午乃出城，以为顾仆将返也。及抵寓，顾仆不见，而方生已俨然在楼。问："何以来？"曰："昨从晋宁得君书，即骑而来送君。骑尚在，当迟一日复往晋宁。"问："昔何以往？"曰："往新兴，便道晋宁看君耳。"问："顾仆何在？"曰："尚留晋宁候渡。"始知方生往新兴，以许郡尊考满，求雷太史左右之于巡方使君之侧也。雷名跃龙，以礼侍丁忧于家。巡方使为倪于义，系四川人。

初五日　方生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书、父名嗣魁，号莲峰，丙子科第十名[6]。子名世澄，号未波，丙子科解元。腾越潘秀才书；名一桂。又为余求许郡尊转作书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还素，昔自云南别驾升，与许同僚。又为余求范复苏医士，江西人。转作书通杨宾川。宾川守杨大宾，黔人，号君山。原籍宜兴人[7]，以建平教中于南场[8]，与又生乡同年也。前又生有书来，然但知其家于黔，而不知其宦于宾。书为盗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忆昔年与其弟宜兴总练同会于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尚在宜兴否。怜余无赀，其展转为余谋，胜余自为谋也。下午，顾仆自晋宁返，并得唐大来与陶不退书。阮仁吾所促负担人亦至。

初六日　余晨造别阮玉湾、穆声，索其所作《送静闻骨诗》。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辞。乃出叩任君。任君，大来妹婿。大来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饭，余乃趋别马云客，不值，留诗而还。过土主庙，入其中观菩提树。树在正殿陛庭间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干上耸而枝盘覆，叶长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带淡黄色，瓣如莲，长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闰岁则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数，不但泉之能应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测象如此，亦奇矣⑨。土人每以社日⑩，群至树下，灼艾代灸，言灸树即同灸身，病应灸而解。此固诞妄，而树肤为之瘢瘤无余焉⑪。出庙，饭于行，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书诗并贶至，又以马云客诗扇至。阮玉湾以诗册并贶至，其弟镨亦使人馈贶焉。迨暮，金公趾自庄还，来晤，知余欲从筇竹往，曰："余辈明晨当以筇竹为柳亭。"余谢之曰："君万万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温柔梦寐中，余已飞屐峰头矣，不能待也。"是晚，许郡尊亦以李永昌书至，惟范复苏书未至也。

【注释】

①螺山：即今圆通山，在昆明市区北缘，海拔1933米，现建为昆明动物园。每年三月圆通山的樱花和垂丝海棠盛开，也是昆明一胜景。

②万安：明为县，即今江西万安县。

③公趾素好客："素"原作"昔"，据四库本改。

④常德：明置府，即今湖南常德市。　太守：自汉以来，郡设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明时太守已经不是正式官名，仅依习惯用以专称知府，亦简称

“守”。

⑤旁午：诸事纷繁。

⑥丙子：崇祯九年，1636年。

⑦宜兴：明为县，隶常州府，即今江苏宜兴县。

⑧建平：明为县，治今安徽郎溪。

⑨土人言句：《南诏野史》载：“优昙花，云南府省城土主庙。南诏蒙氏时，有僧菩提巴波一名大又法师，自西天竺来，以所携念珠丸子种左右。树高数丈，枝叶扶疏，每岁四月花开如莲，有十二瓣，遇闰多一瓣。今存西一树，尚茂。”土主庙在今昆明市武成路东端，五华二中校址，庙基及断碑尚能看到，清顺治年间树毁。

⑩社：土地神。社日：祭祀土地神的节日。社日时间，各朝代不同。

⑪瘢（bān 斑）：创伤痊愈后留下的疤痕。 靥（yè 夜）：面颊上的微窝。

【译文】

十一月初一日　早晨起来，我先写信让顾仆送去给阮玉湾，向他索要导游缅甸的信，并感谢他在前送来的酒盒。我在寓所中写好送到晋宁州的各封信，等顾仆一返回，就叫他去南坝等候渡船。下午，顾仆离去，我打算进城拜访阮仁吾，让他催促所约定的挑夫，为去滇西作准备。适逢阮穆声来拜访，不久阮玉湾送信来，约定明天在他家中聚会，于是来不及进城。

初二日　早晨起来，我打算先去阮仁吾那里，其次拜访阮穆声，最后再去阮玉湾家，忽然阮玉湾家来邀请得很急，我于是跟着前来的人先去拜访阮玉湾。到他家时阮穆声已经先入座了，把我请进内室，非常真诚融洽。到了中午，阮玉湾说：“今天总兵官府中宴请巡抚、巡按，我要到府内去看一看，立即回来，所以专门请阮穆声前来奉陪。”并且叫两个小儿子出来陪同客人宴饮。阮玉湾果真去了就立即返回，洗杯再饮。不一会有人报告巡抚、巡按已经来到，阮玉湾又去了，瞩托阮穆声一定款待我多饮酒，等他回来再走。我不能等候，将近太阳落山时，托付阮穆声代我告别就返回了。

初三日　早晨去阮仁吾那里，让他催促挑夫。然后就从他家北宅去拜访阮穆声。阮穆声留我吃早饭，带我进入内亭，观看他所寻到的奇石。亭子取名竹在，我询问这样取名的原因，阮穆声说："父亲去世时，房屋被其他人占有，后来产业又恢复了，只有竹子还在。"亭前红梅花盛开。这里的梅花都是长出叶子后才开花，完全不是我家乡梅花的本色，只有一株靠在亭檐旁边，摘掉叶子，才露出本来的面目，犹如老朋友脱掉头盔相见一样。奇石在亭前的水池中，有八尺高，宽是高的一半，玲珑透漏，不瘦不肥，前后都没有故意造作的痕迹，是太湖石中独一无二的上品。说是三年前从螺山最高峰上找到，用了八十多人抬回来。当时这奇石浮空卧在山顶，没有经过凿断就抬下来了，真是神物在等待来人。我过去在山顶上躲雨，到处的石缝都蹲伏过，哪里见到过这样的奇石呢！下午，去拜访周恭先，在南门内相遇，周恭先正好挽着一位朋友来看望我。知道金公趾为我写了《送静闻骨诗》，他们来约我一起去叩拜金公趾，而金公趾在他的田庄里，没能与他相遇。〔金公趾名初麟，书法很像董宗伯，是风流公子。歌唱得好，懂音律，家中有歌童和歌舞伎。他的祖父是进士。父亲金伟通过乡荐，出任江西省万安县县令。金公趾一直好客，有人上奏弹劾云南巡抚钱士晋，他的名字列在奏章中，被取消了学子的资格。〕他的朋友于是挽留我们在家，杀鸡做饭，烹煮了很多牛杂脯菜肴，十分精细、干净。他家是回族，全家吃牛肉，不吃猪肉。这个朋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是寻甸府人。他父亲通过乡荐出任沅州州守，当土司安邦彦围困贵阳时，因为运送粮饷有功被提拔为常德府知府，战事兴起、各种事务繁杂，他父亲独自负责运送支援贵州省的粮饷，时间久而没有匮乏，因为劳累而死在任上。马云客是长子，举止文雅、含蓄宽容，有文人隐士的风度。这天晚上点灯谈论文章，马云客取出他所著的《拾芥轩集》来订正，于是举杯饮酒到深夜。周恭先告别离去，我就留宿在书斋里。窗外有一株盛开的红梅，〔这一带的都是红梅，不种白的。〕半夜起来

独自和红梅相对，恍惚觉得梅花是在梦中，然而绿叶布满枝头，反而觉得树叶实在太多了。

初四日　马云客君留我吃早饭。周恭先又来到，下了两局棋。又留下吃午饭。中午过后才出城，以为顾仆会回来了。回到寓所时，没有见顾仆，而吴方生已经真在楼上了。我问道："为什么回来了？"他说："昨天在晋宁州收到您的信，就骑马回来为您送行。马还在，准备推迟一天再去晋宁州。"我问："原先为什么事去晋宁州？"他说："去新兴州，顺路去晋宁州看望您啊。"我问："顾仆在哪里？"他说："还留在晋宁州等候渡船。"才知道吴方生去新兴州，是因为许知府考核期满，请求雷太史为他在巡按面前活动。〔雷太史名跃龙，因为父母去世、按礼节制度在家服丧。巡按叫倪于义，是四川省人。〕

初五日　吴方生为我写信给永昌府的潘氏父子、〔父亲叫潘嗣魁，号莲峰，是丙子年科举考试的第十名。儿子叫潘世澄，号未波，是丙子年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腾越州的潘秀才；〔叫潘一桂。〕又为我请求许知府写信转给永昌府李知府，〔永昌知府李还素，从前担任云南别驾，后升为永昌知府，和许知府是同事。〕又为我写信给范复苏〔医生，是江西省人。〕让他转写信给宾川州杨知州。〔宾川知州杨大宾，是贵州省人，号君山。祖籍是江苏省宜兴县人，作为建平县的教官在南场中举，和又生是同年的乡荐。前不久又生有信来，但只知道杨大宾的家在贵州省，却不知道他在宾川州做官。这封信因遇盗遗失，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只记得去年和他的弟弟、宜兴总练在又生那里一同会过面。现在不知道他的弟弟是否还在宜兴县。〕吴方生同情我没有路费，他展转为我求援，胜过我自己去求援。下午，顾仆从晋宁州返回，并且带来唐大来写给陶不退的信。阮仁吾催的挑夫也来了。

初六日　我早晨去向阮玉湾、阮穆声告别，索要他们写的《送静闻骨诗》。阮玉湾想再留下款待，我用行李已经挑走作为理由辞

谢。于是出门叩拜任君。任君是唐大来的妹婿。大来的母亲在他家，我一并去问候安否。任君坚决留我吃饭，我于是去和马云客告别，没有遇到，留下诗而往回走。经过土主庙，进去观看菩提树。菩提树在正殿台阶和庭院之间的甬道西边，有四五抱粗，树干往上耸而树枝盘绕覆盖下来，树叶有二三寸长，和枇杷树叶相似而没有绒毛。当地人说，菩提树的花也是白中带点淡黄色，花瓣形状像荷花一样，也有二三寸长，每朵有十二片花瓣，碰到闰年则增添一瓣。以小小的一朵花而言，竟然能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律长花瓣，不只是泉水能够和时刻相应和，〔州里的勾漏泉，每刻喷涌一百次。〕而事物竟然能够如此准确地测出天象，也确实神奇啊。当地人每到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成群结队来到树下，点燃艾草熏烤树干来代替灸治身体，说熏烤树干就和灸治身体一样，病随着熏烤而解除。这本来荒唐不合情理，但树皮因此而遍布疤痕，无一处幸免。从土主庙出来，在任君家里吃过饭，返回寓所。周恭先送来金公趾写的诗和赠送的路费，以及马云客的诗扇。阮玉湾送来诗册以及路费，他的弟弟阮镨也派人送来路费。到傍晚时，金公趾从田庄上返回城，来和我见面，知道我要从筇竹寺那里走，就说："我们明天早晨要把筇竹寺作为柳亭。"我辞谢他说："您千万不要这样想。明天早晨您还在温柔的睡梦中，我早已快速越过峰顶了，不能等你们了。"这天晚上，许知府也送来写给永昌府李知府的信，只有范复苏的信还没送来。

【原文】

初七日　余晨起索饭欲行，范君至，即为作杨宾川书。余遂与吴方生作别。循城南濠西行二里，过小西门。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转而北半里，是为大西门，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峙其右，颇壮。又西半里，出外隘门，有岐向西北者，为富民正道；向正西者，为筇竹寺道。余乃从正西傍山

坡南行，即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五里，其坡西尽，村聚骈集，是为黄土坡[①]；坡西则大坞自北而南，以达滇海者也。西行坞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横其上，是即海源寺侧穴涌而出之水，遂为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横突而出，反自南环北；路从其北嘴上一里半，西达山下[②]。有峡东向，循之西上，是为筇竹；由峡内越涧西南上，是为圆照；由峡外循山嘴北行，是为海源。先有一妇骑而前，一男子随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随之，误越涧南上圆照，至而后知其非筇竹也。圆照寺门东向，层台高敞，殿宇亦宏，而阒寂无人。还下峡，仍逾涧北，令行李往候于海源，余从峡内入。一里半，涧分两道来，一自南峡，一自北峡，二流交会处，有坡中悬其西。于是渡南峡之涧，即蹑坡西北上，渐转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③]。

其寺高悬于玉案山之北陲，寺门东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称，而群峰环拱，林壑潆沓，亦幽邃之境也。入寺，见殿左庖脍喧杂，腥膻交陈，前骑来妇亦在其间。余即入其后，登藏经阁。望阁后有静室三楹，颇幽洁，四面皆环墙回隔，不见所入门，因徘徊阁下。忽一人迎而问曰："先生岂霞客耶？"问何以知之？曰："前从吴方生案征其所作诗，诗题中见之，知与丰标不异也。"问其为谁，则严姓，名似祖，号筑居，严冢宰清之孙也。为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与其侄读书于此，所望墙围中静室，即其栖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恳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顾仆往海源安置行

李，余乃同严君入殿左方丈。问所谓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锁钥甚固。复遇一段君，亦识余，言在晋宁相会，亦忘其谁何矣。段言为金公趾期会于此，金当即至。三人因同步殿右。循阶坡而西北，则寺后上崖，复有坪一方，其北崖环抱，与南环相称，此旧筇竹开山之址也，不知何时徙而下。其处后为僧茔，有三塔皆元时者，三塔各有碑，犹可读。读罢还寺，公趾又与友两三辈至，相见甚欢。窥其意，即前骑来妇备酒邀众客，以筇竹为金氏护施之所，公趾又以夙与余约，故期备于此，而实非公趾作主人也。时严君谓余，其侄作饭于内已熟，拉往餐之。顷之，住持僧体空至。其僧敦厚笃挚，有道行者，为余言："当事者委往东寺监工修造[4]，久驻于彼，今适到山，闻有远客，亦一缘也，必多留寺中，毋即去。"余辞以鸡山愿切："此一宵为严君强留者，必不能再也。"体空谓："今日诸酒肉汉混聒寺中。明晨当斋洁以请。"遂出。余欲往方丈答体空，严君以诸饮者在，退而不出。余见公趾辈同前骑妇坐正殿东厢，始知其妇为伎而称觞者[5]。余乃迂从殿南二门侧，曲向方丈。体空方出迎，而公趾辈自上望见，趋而至曰："薄醴已备，可不必参禅。"遂拉之去。抵殿东厢，则筑居亦为拉出矣。遂就燕饮。其妇所备肴馔甚腆。公趾与诸坐客，各歌而称觞，然后此妇歌，歌不及公趾也。既而段君去，余与筑居亦别而入息阴轩。迨暮，公趾与客复携酒盒就饮轩中，此妇亦至，复飞斝征歌[6]，二鼓乃别去。余就寝。寝以纸为帐，即严君之榻也。

另一榻亦纸帐，是其侄者，严君携被袱就焉。既寝，严君犹秉烛独坐，观余《石斋诗贴》，并诸公手书。余魂梦间，闻其哦三诗赠余⑦，余寝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　与严君同至方丈叩体空。由方丈南侧门入幽径，游禾木亭。亭当坡间，林峦环映，东对峡隙，滇池一杯，浮白于前，境甚疏窅，有云林笔意。亭以茅覆，窗棂洁净。中有兰二本，各大丛合抱，一为春兰，止透二挺；一为冬兰，花发十穗，穗长二尺，一穗二十余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则与兰无异。叶比建兰阔而柔，磅礴四垂。穗长出叶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于旁。其香盈满亭中，开亭而入，如到众香国中也。三人者，各当窗一隙，踞窗槛坐。侍者进茶，乃太华之精者。茶冽而兰幽，一时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产之木，形不甚大，而独此山有之，故取以为名，相仍已久，而体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体空恳留曰："此亭幽旷，可供披览；侧有小轩，可以下榻；阁有藏经，可以简阅。君留此过岁，亦空山胜事。虽澹泊，知君不以膻来，三人卒岁之供，贫僧犹不乏也。"余谢："师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日。此清净界反成罪戾场矣。"坐久之，严君曰："所炊当熟，乞还餐之。"出方丈，别体空，公趾辈复来，拉就殿东厢，共餐鼎肉汤面，复入息阴轩饭。严君书所哦三诗赠余，余亦作一诗为别。出正殿，别公趾，则行李前去，为体空邀转不容行。余往恳之，执袖不舍。公趾、筑居前为致辞曰："唐晋宁日演

剧集宾，欲留名贤，君不为止。若可止，余辈亦先之矣。”师曰：“君宁澹不膻，不为晋宁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师意既如此，余当从鸡山回，为师停数日。”盖余初意欲从金沙江往雅州[8]，参峨眉。滇中人皆谓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归省，假道于黔而出遵义，余不信。及濒行，与吴方生别，方生执裾黯然曰[9]：“君去矣，余归何日！后会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图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已。至是见体空诚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筑居、公趾辈交口曰：“善。”师乃听别。出山门，师犹远送下坡，指对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较山下行近。”

既别，一里半，下至峡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涧，仍来路出峡，往海源寺[10]；余同顾仆逾北涧，循涧北入，即由峡东向蹑岭。一里，逾岭东。稍东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遥见上洞在北岭，与妙高相并，而路则践危石历巉磴而下。下险，即由山半转而北行。半里，有大道东南自海源上坡，从之。西北上半里，岭上乱石森立，如云涌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门东向，高穹轩迥，其内深六七丈，阔与高亦如之，顶穹成盖，底平如砥，四壁围转，无嵌空透漏之状；惟洞后有石中突，高丈余，有隙宛转。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坠，深入各二丈余，底遂窅黑。坠隙而下，见有小水自后壁滴沥而下，至底而水不见，黑处亦渐明。有樵者见余入，驻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鸽甚多，俱巢于洞顶，见人飞扰不定，而土人设机关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

洞。洞门亦东向，深阔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围转无他岐，惟门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为异耳。

余从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村落，盘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线之路，从岭北逾坳而西，即从岭头行，可省陟降之烦。乃令顾仆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即从洞岭北行，期会于妙高。洞北路若断若续，缘西山之半，其下皆村聚，倚山之麓，大路随之。余行岭半一里，有路自下村直上，西北逾岭从之。一里，逾岭西，峰头有水一塘在洼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复环成高坞，自南向北；坞口石峰东峙，嶙峋飞舞，踞众壑之交。石峰北，又有坞自西而东，西坞重壑层叠，有大山临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11]。余望之行，半里，北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坞之底。路当从西坞北崖缘峡而上，余误从西坞南崖躡坡而登。一里，逾岭脊而西，即见西北层冈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为妙高，而下有深峡间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觉其误。循之行一里，以为当截峡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坠峡西北下，半里涉底，复攀峡西北上，以为寺在冈脊矣，而何以无路？又半里，及登脊，则犹然寺前环峡之冈，与寺尚隔一坑也。冈上有一塔，正与寺门对。复从其东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则犹然前坞底缘峡处也。北上半里，冈头有茶庵当道，是为富民大路，庵侧有坊。沿峡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为妙高寺。寺门东向，前临重峡，后倚三峰，所谓三华峰也，三尖高拥攒而成坞，寺当其中，高而不觉其亢，幽

而不觉其阒，亦胜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当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尘木，故境不生尘，无从辨也。

瞻眺久之，念行李当至，因出待于茶庵侧。久之，乃从坡下上。余因执途人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击大道而去[12]，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此间间达之路也，其路近而难知。余曰："既上，岂可复下？"遂更上坡。三里，透迤逾岭头，即循岭北西向盘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峰自岭北来，与南峰属，有数家当其间，是曰牛圈哨，东西之水，从此分矣。从哨西直下，则大道之出永定桥者。余乃饭而从岭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从壑北上坡。缘坡东北上，回望壑底，西坠成峡，北走甚深。路东北逾坡，其东犹下滇池之峡也。又一里半，从岭头逾坳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峡上，于是东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村当峡底，是为陡坡。其峡逼仄而深陡，此村居之最险者。从岭上随岭东转，半里，有路自东坳间透而直西，遂坠西峡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东上。半里，逾岭东，于是南沿山脊行。又东半里，稍东北下峡中。半里，有水一池潴路南，是为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坠成坑，随之北下，一里过峡底，有东来大道度峡西北去，此即自省会走富民间道也。随之，复从峡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转而西，遇一负薪者，指北向从岐下峡中行。将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

之下流也。又从峡西缘坡麓行，细径断续，乱崖崩隤。二里半，逾涧，缘东麓又北一里，乃出峡口。于是北坞大辟，南北遥望，而东界老脊与西界巨峰夹而成坞。始从畦塍北行，一里，有溪颇巨，自坞北来，转而西去，余所从南来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峡中。路北渡之，一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层叠，是为沙朗⑬。入叩居停，皆辞不纳，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习俗也。最后入一老人家，强主之，竟不为觅米而炊。

【注释】

①黄土坡：今名同，在昆明市西北郊。

②西达山下句：此处即今黑林铺，明代称黑林堡。

③筇竹寺：在昆明市西北郊的山上，昆明至富民的登山公路从寺前经过。该寺至今保存有元代《雄辩法师大寂塔铭》和汉、蒙文对照的白话圣旨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大型塑像五百罗汉，为清光绪年间四川雕塑名匠黎广修等人用七年时间塑成，形象生动，性格各别，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东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常乐寺，在府城南，俗呼西寺。觉照寺，在府城南，俗呼东寺。二寺俱唐贞元初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创，各有白塔，高十三丈。"两塔经过几次重修，得以保存至今，皆位于昆明市南，一在书林街，一在东寺街。1833年东寺塔因地震倒塌，今东寺塔系1883年～1887年在原址以东重建。东寺塔为密檐式十三层方形空心砖塔，高40.53米，塔顶有铜球、宝顶和四只铜鸡，俗称金鸡塔。西寺塔亦十三层密檐砖塔，方形，高31米，塔下累台基三重，第一层塔身特高。

⑤称觞(shāng 伤)：举杯敬酒。

⑥斝(jiǎ 甲)：古代用青铜做的酒器，圆口，有鋬和三足。

⑦哦(é 俄)：吟哦。

⑧雅州：今四川雅安。

⑨裾(jū 居):衣服的前襟。

⑩海源寺:今存,在昆明坝子西北缘,龙院村和黑林铺之间。

⑪蹊(xī 稀):小路。

⑫普击:今作普吉,分大普吉、小普吉,亦在昆明坝子西北缘,属昆明市西山区。

⑬沙朗:今名同,在昆明坝子以外的山后,属昆明市西山区。

【译文】

初七日　我早早起床催促开饭,准备出发,范复苏君来到,当即为我写了给宾川州杨知州的信。我于是和吴方生告别。顺着城南的护城河往西走二里,经过小西门。又往西北沿着城墙走了一里,向北转走了半里,到大西门,门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对峙在右边,很壮观。又往西走半里,走出外隘门,有条岔路通往西北方,这是去富民县的大路;直直朝西边的,是去筇竹寺的路。我于是从正西方向沿着山坡南面走,就是前几天所走的湖堤北岸。五里,到山坡西端尽头处,村舍并列、聚集,这是黄土坡;坡西面是从北往南延伸的大坞,一直抵达滇池。往西在坞中田埂上走了二里,有条溪水从西北往南流,石桥横跨在溪流上,这是海源寺旁洞中涌出来的水,于是成为从省城往西走遇到的第一条河流。又往西走一里半,有座小山从西山上横着耸立出来,反过来从南绕向北;道路顺着小山北嘴上一里半,往西到达山下。有道峡谷向东延伸,顺着峡谷往西上,就是筇竹寺;从峡谷内越过沟涧往西南上,是圆照寺;从峡谷外顺着山嘴往北走,是海源寺。在先有一个妇女骑着马走在前,一个男子跟着马走,说也是去筇竹寺。我跟着他们,误从峡谷内越过沟涧往南上到圆照寺,到了才知道不是筇竹寺。圆照寺寺门朝东,层层平台又高又宽敞,殿宇也大,但寂静无人。返下峡谷,仍然越到沟涧北边,让把行李挑往海源寺等候,我顺着峡谷往里走。一里半,沟涧分成两道伸来,一道从南边的峡谷,一道从北边的峡谷,二道

沟涧交流会合的地方，有座山坡正好位于西边。从这里渡过南边峡谷伸来的沟涧，就爬坡往西北上，逐渐转向西，一里半，进入筇竹寺。

筇竹寺高高坐落在玉案山的北面，寺门朝东，斜靠在所坐落的平地上，不十分端正、对称，然而四周群峰环绕、簇拥，林木众多、沟壑曲折，也是幽静、深邃的境地。进入寺中，只见大殿左边厨房中切肉声喧闹杂乱，腥味、膻味交织在一起，先前骑马来的妇女也在那里。我立即进入后院，登上藏经阁。一看藏经阁后面有三间清静的房屋，非常幽静、整洁，但四面都是围墙隔着，看不见进去的门，于是在藏经阁下徘徊。忽然有一个人迎上来问道："先生不就是霞客吗？"我问他为什么会知道呢？他说："从前在吴方生书案上求观他所写的诗，在诗的标题中见到先生名字，和您的风采没有什么不同。"我问他是谁，他说姓严，名似祖，号筑居，是吏部尚书严清的孙子。严似祖为人沉静刚毅而有骨气，恬静寡欲，志向完美，和他的侄儿在这里读书，所看到的围墙里的清静房屋，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于是挽留我进入房屋中，恳请我住一夜。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让顾仆前往海源寺安置行李，我就和严君一道进入大殿左边方丈。询问被称为禾木亭的地方，主管的僧人不在，锁锁得很牢。又遇到一位段君，也认识我，说在晋宁州相会过，而我忘了他是谁。段君说金公趾约他来这里聚会，金公趾立刻就到。于是三人一同在大殿右边漫步。顺着有台阶的坡往西北去，则寺背后的山崖上，又有方方一块平地，其北部山崖环抱，和南部环抱的山崖相对称，这是筇竹寺创建时的旧址，不知道什么进候搬迁到下面。平地背后是僧人的墓地，其中有三座塔都是元朝的，三座塔都有碑文，还能读出。读完碑文返回寺中，金公趾又和两三批朋友来到，互相见面，十分愉快。观察他们的意思，是先前骑马来的妇女准备了酒宴邀请众位客人，因为筇竹寺受金家的保护施舍，金公趾原来又和我约定会面送别，所以按期在这里准备，而其实不是金公趾作主人。这时严君

对我说，他的侄儿在里面已经作好饭，拉我去用餐。不一会，住持僧人体空来到。体空敦厚真诚，有道行，他对我说："当事人委派我去监工修造东寺，长期住在那边，今天适逢回到山里，就听到有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是一次缘分。一定要多留在寺里住几天，不要立即就离去。"我用去鸡足山的愿望迫切为理由辞谢道："在这住一夜是因为严君强留，一定不能留第二夜了。"体空说："今天很多吃肉喝酒的人混杂在寺中。明天早晨要用洁净的斋饭来招待您。"于是出去了。我想去方丈答拜体空，严君以众位饮酒人在为由，离开就没有出来。我看到金公趾他们同先前骑马来的妇女坐在正殿东边的厢房里，才知道此妇女是歌伎以及举杯敬酒之人。我于是绕着从殿南二门旁边走，转向方丈走去。体空正出来迎接，而金公趾他们已从上面看见，急忙赶来说："不太丰盛的酒宴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不必参禅了。"于是拉我离开方丈。来到正殿东边厢房，则筑居也被拉来了。于是就坐宴饮。那个妇女准备的菜饭非常丰盛。金公趾与各位就坐的客人，各自唱歌并举杯饮酒，然后那个妇女唱歌，唱得不如金公趾。不久段君离去，我和筑居也告别后进到息阴轩。到了傍晚，金公趾和客人又带着酒盒来息阴轩中饮酒，那个妇人也来了，还是一杯杯地敬酒、招呼唱歌，二更时分才离去。我去寝室休息。床上的帐子是纸的，是严君的床，另一张床上也是纸帐子，是严君侄儿的床，严君带着被子、包袱在那里睡。我睡了，严君还点着蜡烛独自坐着，观看我的《石斋诗帖》，以及各位朋友的亲笔书信。我在睡梦中听到他吟诵了三首诗赠送我，我因为熟睡而不能听清。

初八日　和严君一同到方丈中叩拜体空。从方丈南边的侧门走上小路，去游览禾木亭。禾木亭位于山坡上，林木映衬，山峦环绕，东面正对峡谷间隙，滇池像一杯在握，满满地盛在眼前，环境非常疏空、深远，有画家倪云林的笔法和意境。亭子是茅草盖成的，窗棂洁净。亭中有两株兰花，每株都是一大丛合抱在一起，一株是春兰，只露出两穗花；一株是冬兰，发了十穗花，花穗有二尺长，每穗

有二十余朵花。花和金针花一样大，是有斑点的赭色，而形状和其它兰花没有区别。叶子比建兰的宽而柔软，很有气势地四面垂下。花穗比叶子长，而且花大枝重，也交错着垂在叶子旁边。兰花香飘溢在整个亭中，打开亭子进去，如同进入百花飘香之境。我们三个人各面对一扇窗子，靠着窗格而坐。侍者送来茶水，是太华山上最好的茶。茶水清绿，兰花幽香，同时享有这样高洁的供奉，是不曾有过的。禾木是山中特有的树木，树形不太大，但只有这座山才有，所以取禾木作为亭名，相传已经很久，体空重新修整过亭子。但现在看不到这种树木。体空恳切地挽留道："这个亭子幽静空旷，可以观览；旁边有小楼。可以居住；阁楼中藏有佛经，可以检阅。您留在这里过年，也是这深山里的好事。日子虽然清淡，知道您不是为了吃好的才来，三个人过年的费用，我还不至于缺乏的。"我辞谢说："法师的用意十分好。只是在此停留一日，我心里歉意就增加一日。这样，清净的境界反而成了罪过的场地了。"坐了一阵，严君说："所做的饭应当熟了，请回去吃饭。"从方丈出来，告别了体空，金公趾他们又前来，拉我到大殿东边厢房，一起吃锅中的肉汤面，然后我又去息阴轩吃饭。严君写了昨晚吟诵的三首诗送我，我也写了一首诗作为告别。从正殿出来，与金公趾告别，而行李在前出发，已被体空邀请转回，不容离开。我去体空那里恳请让我走，他拉着我的袖子不放。金公趾、严筑居上前为我辞谢说："晋宁唐知州天天演剧招待宾客，想留下名人贤才，他都不因此留下。如果能够留住不走，我们也在您先留了。"法师说："他宁愿清心寡欲而不喜欢热闹，所以不能被唐知州留下，这是老僧我敢挽留他的原因。"我说："法师的心意既然这样，等我从鸡足山返回，一定来法师这里停留数天。"因为当初我打算从金沙江前往雅州，参拜峨眉山。云南省的朋友都说这条路长期不通，不能走，一定还得返回省会，借道贵州省，从遵义去，我不相信。到临出发时，与吴方生告别，吴方生拉着我的衣襟，神色暗淡地说："您走了，我什么时后能回去！我们什么时候再相

见?为什么不从贵州省进四川省,再有一次愉快的见面?”我嘴里没有回答而心中不能自已。到此时看到体空情意真切,于是转过来有了不从金沙江走的想法。筑居、公趾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法师才允许我告别出发。走出山门,法师还远送到下坡,指着对面山上的小路说:“从这条路过去可以到海源寺上洞,比从山下走近。”

和法师分手后,走了一里半,下到峡谷中。让挑夫从南边的沟涧过去,仍然从来的路走出峡谷,去海源寺;我和顾仆一同从北边的沟涧过去,顺着沟涧往北进去,然后顺峡谷往东登蹑山岭。一里,越到山岭东面。逐渐往东下,半里,转向北,又半里,已经远远地看见上洞在北岭,和妙高寺相并列,而小路则沿着陡峭的石壁、险要的石阶往下。下了这段险路,就从半山腰转向北走。半里,有条大路从东南边伸向海源寺上坡,跟着走。往西北上半里,岭上乱石林立,像云彩涌出一样。再往北,于是找到上洞。其洞口朝东,高高的穹形很开阔,洞内有六七丈深,宽和高也是六七丈,穹形的洞顶覆盖在上面,洞底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四壁圆圆地围着,没有嵌空透漏的形状;只有洞后部有块石头耸立在中间,一丈多高,有弯曲的间隙。越过石头后往里走,洞壁也凹嵌进去,并往下坠,往里往下深入各有二丈多,底部则完全漆黑。我顺间隙坠下,看到有小水从后壁上滴滴答答地淋下来,到底部而水不见了,黑暗的地方也逐渐明亮。有个砍柴人见我进洞,站在外洞等着,等我出洞后才离去。洞中有很多野鸽,都在洞顶筑巢,见人进洞不停地乱飞,而当地人在洞中设置机关捕捉野鸽。又逐渐往北走,一共半里就来到中洞。中洞洞口也是朝东,其深度、宽度和高度都不到上洞的三分之一,四周的洞壁也是圆圆地围着而没有其它岔洞,只有洞口左边耸列着一根石柱,石柱上还有二个小洞透到外面,让人感到与众不同。

我在洞前看到去妙高寺的大路,从海源寺顺着山下村落,绕着西山北嘴往西上;洞前有条如同线一样的小路,从岭北面穿过山坳往西,就在岭头上走,可以省去上上下下的烦劳。于是让顾仆下山

去海源寺招呼行李，我就从洞前岭上往北行，约定在妙高寺会合。洞前往北的小路断断续续，沿着西山半山腰走，山下都是村落，傍靠在山麓边，大路顺着山麓走。我沿山腰走了一里，有条路从下边的村子直直上来，往西北越过山岭。一里，翻越到山岭西面，峰头上有一塘水在洼地中。从水塘北边往西下一里，山又环绕，形成高处的山坞，从南向北延伸；坞口石峰向东面耸立，层层叠叠、凌空飞舞，位于各沟壑的交会处。石峰北面，又有山坞从西往东延伸，西边的山坞中沟壑重重层叠，有大山对着，山下道路交汇，而小路也在那里。我看着路走，半里，往北下到石峰的西边。又走半里，往西抵达西坞底。道路应当从西坞北面的山崖沿着峡谷往上走，我误从西坞南面的山崖往上攀登。一里，翻过岭脊往西，就看见西北边层状的山冈上，有佛寺层层坐落，我知道那就是妙高寺，但下面有一道很深的峡谷阻隔，道路反而转向西南，我发觉走错了。顺着路走一里，我认为应当穿过峡谷往北过去，就可以转进妙高寺。于是往西北边坠下峡谷，半里穿过峡谷底，又攀登着峡谷往西北上，以为寺庙就在冈脊上了，但为什么没有路呢？又上半里，等到登上冈脊，则仍然在寺前绕着的峡谷之冈上，和寺还是隔着一个坑。冈上有一座塔，正正地和寺门相对。又从山冈东北面下坑，半里，从坑底再登上北面的山崖，则仍然是先前西坞底攀登峡谷的地方。往北上半里，冈头路边有间茶庵，这是去富民县的大路，茶庵旁边有门坊。沿着峡端西边从半山腰进去，半里，到妙高寺。妙高寺寺门朝东，寺前面临双层峡谷，寺后背靠三座山峰，就是所说的三华峰，三座山峰高高地簇拥而形成山坞，妙高寺坐落在山坞中，高而不觉得孤立，静而不觉得空旷，也是一处名胜。大殿左右两边，都有官府的房屋，这是因为位于到富民县和武定府要道的缘故。寺里也很幽静。当地人说，妙高寺正殿上有辟尘木，所以寺中没有尘土，无法考辨此话的真假。

我在妙高寺眺望了一阵，想着行李应该到了，就走出寺去茶庵

旁边等候。过了很久，他们才从坡下上来。我于是拉着过路人询问去沙朗的路，有的说仍旧下坡，顺着去普击的大路就到了，是省里通行的路，这条路绕但好走；有的说再上坡，从牛圈哨分出的岔路往里走，是这一带人所走的直达小路，这条路近但难问路。我说："既然上了坡，怎么能再下去呢？"于是再上坡。三里，曲曲折折地翻过岭头，就顺着岭北面往西绕着山崖走。又二里，有座小石峰从岭北边延伸过来，与南边的山峰相连，两峰之间有数家人居住，这是牛圈哨，东边、西边的河水，就从这里分流。从牛圈哨西面直直下去，是到永定桥的大路。我在半圈哨吃饭后就顺岭脊往北行，一里，逐渐下山过沟，然后从沟壑北边上坡。沿着坡往东北上，回头俯视沟壑底部，西边坠下去形成峡谷，北边延伸得很深。路往东北越过山坡，其东面仍然是通往滇池的峡谷。又走一里半，顺岭头越过山坳往北。往北走一里，再越过一道向西边突出的山坳，其北边仍然通出西峡谷边，从这里往东顺着山梁走。又往北走一里半，往西俯视，有个村子位于峡谷底，那是陡坡。峡谷很窄而且又深又陡，这是位置最险要的山村。从岭上顺着山岭往东转，半里，有条路从东边山坳中穿过并直直往西，然后顺着西边的峡谷下去，这是陡坡通往省城的路，我就跟着这条路往东上。半里，穿到山坳东面，从这里往南顺着山梁走。又往东走半里，逐渐从东北边下到峡谷中。半里，有一池水汇集在道路南边，这是清水塘，位于所翻过的山梁北面。清水塘北面则下坠成坑，顺着坑往北下，一里穿过峡底，有条从东边伸过来的大路穿越峡谷往西北走，这就是从省会到富民县的小路。顺着这条路，又从峡谷西边沿着西山往北走。二里，又转向西，遇到一个背柴的人，他指点我往北边从岔路下到峡谷中走。大约半里，走到峡谷底，就是清水塘的下游。又从峡谷西边顺着坡麓走，小路时断时续，乱石崩塌。二里半，越过沟涧，顺着东边山麓又往北走一里，才出到峡谷口。从这里开始北边山坞十分开阔，南北远远相望，而东部的大山与西部的巨峰对立，从而形成山坞。于是顺着田

埂往北走，一里，有股比较大的溪流，从山坞北边流过来，转向西边流去，我顺着走的从南边流来的溪水也汇入其中，一同流入西南峡谷中。路往北渡过溪流，一里，有村庄傍靠在西山之麓，村舍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名为沙朗。进村叩门住宿，都被拒绝接纳，因为不是大路的缘故，这也是昆明的习俗。最后进一位老人家里，勉强住下，主人竟然不去找米做饭。

【原文】

初九日　令顾仆觅米具炊。余散步村北，遥晰此坞。东北自牧养北梁王山西支分界，东界虽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虽环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为沙朗西山，又南为天生桥，而南属于陡坡东峡之山[①]。其山东西两界既夹成大坞，而南北亦环转连属。其中水亦发源于龙潭，合南北峡而成溪，西注于富民螳螂，然不能竟达也；从坞西南入峡，捣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测，穿山西出，与陡坡之涧合。洞上之山，间道从之，所谓"天生桥"也[②]。然人从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为桥；惟沙朗人耕牧于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谓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劝余由村后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从。

既饭，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与溪遇，遂同入西峡。其峡南北山壁夹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见北崖之上，石壁盘突，其间骈列多门，而东一门高悬危瞰，势独雄豁，而磴迹甚微，棘翳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顾

仆并行李俟于下，余独攀跃而上。久之，跻洞东，又见一门侧迸，余以为必中通大洞，遂从其侧倒悬入大洞门。其门南向甚穹，洞内层累北上，深十余丈，而阔半之，然内无旁窦，即前外见侧迸之门，亦不中达也。出洞，欲东上侧门；念西洞尚多，既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异，遂直从洞下，西趋水洞。又半里，西峡既尽，山环于上，洞辟于下，水从东来逼南崖，捣西洞入，路从其北坠冈下。余令肩夫守行李于冈上，与顾仆入洞。洞门东向，高十余丈，而阔半之。始涉水从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环之。入五六丈，水环北崖，路环南崖，俱西转。仰见南崖之上，层覆叠出，突为危台，结为虚楼，皆在数丈之上，氤氲阖辟，与云气同为吞吐。从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尚明，水漱之；南崖渐暗，路随之。西五六丈，南崖西尽，水从北崖直捣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呜呜其中，作冲激声，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东崖，北向随之。洞转而北，高穹愈甚，延纳余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漱北崖复西转，余亦复涉西涯。于是水再环北崖，路再环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闻水声潺潺。又五六丈，复西遇水，其水渐深，既上不可见，而下又不可测，乃出。

出复四渡水而上冈。闻冈上有人声，则沙朗人之耕陇者。见余入洞，与负行李人耦语待之[③]。为余言："水之西出，即陡坡北峡；山之上度，即天生桥间道所从，如前之所标记者。"始恨不携炬，竟西从洞中出也。其人又为余言：

“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谢之。乃西上蹑岭，一里半，登其脊，是为天生桥。脊南石峰嶙峋，高耸而出，其脉自陡坡东度脊而北，间道循其东陲，陡坡之涧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涧而北，属于沙朗后西山，水从其下穿腹西出，路从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即陡坡涧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盘壑西坠。益信出水之洞即在其下，心悬悬欲一探之。

西行山半者一里，见有岐直下峡底，遂令顾奴同负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独下趋峡中。半里，抵峡底，遂溯水东行。一里，折而南，则后洞庞然西向，其高阔亦如前洞，水从其中踊跃而出，西与南来之涧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后，仰睇洞顶，上层复裂通于门外，门之上，若桥之横于前，其上复流光内映，第高穹之极，下层石影氤氲，若浮云之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随之深入数丈，忽有突石中踞，浮于水面，其内则渊然深汇，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顶亦有石倒骞，以高甚，反不觉其夭矫。其门直而迥，故深入而犹朗朗，且以上层倒射之光，直彻于内也。出洞，还顾洞门上，其左悬崖甚峭，上复辟成一门，当即内透之隙。乃涉涧之西，遥审崖间层叠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转达，孰可以腾跃上。乃复涉涧抵崖，一依所审法试之。半晌，遂及上层外，门更廓然高穹也。入其内，为龛为窝，为台为榭，俱浮空内向。内俯洞底，波涛破峡，如玉龙负舟，与洞顶之垂幄悬帔，昔仰望之而隐隐

者，兹如缨络随身，幢幡覆影矣，与蹑云驾鹤，又何异乎？坐久之，听洞底波声，忽如宏钟，忽如细响，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层崖悬级，一时不得腠理[④]，攀挂甚久。忽有男妇十余人，自陡坡来，隔涧停睇。迨余下，问何所事。余告以游山。两男子亦儒者，问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尽。恐前行者渐远，不复与言，遂随水少北转而西行峡中。

一里，渐上北坡。缘坡西行，三里，峡坞渐开。又四里，坞愈开。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即沙朗后山所来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为头村。路至此始由坞渡溪。溪上横木为桥，其水即陡坡并天生桥洞中所出，西流而注于螳螂川者也。从溪南随流行一里，过头村之西。沿流一里半，复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坞中。半里，路旁有卖浆草舍倚南坡，则顾仆与行李俱在焉。遂入饭。又西盘南山之嘴，一里余，为二村。村之西有坞北出，横涉而过之。半里，复上坡，随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村在溪北，是为三村[⑤]。至是南界山横突而北，北界山环三村之西，又突而南，坞口始西窒焉。路由溪南跻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其峰北瞰三村溪而下，溪由三村西横啮北峰之麓，破峡西出。峡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路逾其巅而过，是为罗鬼岭，东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过岭西下四里，连过上下罗鬼两村，则三村之流，已破峡西出。界两村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坞来，与三村溪合并西去。路随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横木梁渡之。

有村倚北山而聚，是为阿夷冲。又从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村，亦倚北山，是为大哨⑥。觅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从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注释】

①陡坡：今名同，在沙朗附近。

②天生桥：今名同，在昆明市郊13公里，陡坡村北，昆明——普吉——富民公路从上经过。洞分三层。上洞为观音洞，深200米，有一石形似观音站立。中洞名仙桥洞，深1300米，石柱、石乳、石花遍布，有的石幔扣之如钟鼓响，集中了形、色、声三绝，为三洞中最美的一洞。山麓为水帘洞，长613米，两头弯曲，中段较直，高大壮阔，沙朗河从中穿流，新修的游路在河两岸摆动，颇便眺览。

③耦(ǒu 偶)语：相对私语。

④腠(còu 凑)理：原指肌肉的纹理，此指山的纹理。

⑤头村、二村、三村：村名今均未变。头村、二村在昆明市西北隅，属西山区沙朗。三村则已属富民县大营。

⑥大哨：按其位置地望，应即今大营。

【译文】

初九日　让顾仆去找米准备早饭。我散步到村北，从远处观看此坞。东北从牧养河北面梁王山西支分界，东部虽然是主峰山脉，但山不太高；西部虽然是支脉环绕，而西北有座石崖山最雄伟峻峭。又南是沙朗西山，又南是天生桥，然后往南和陡坡东峡谷的山相连。其东西两边的山夹成大坞后，南北两端也环转连接。坞中的水也发源于龙潭，汇合南北峡谷的水而形成溪流，往西注入富民县的螳螂川，然而不能直达，只能从山坞西南边流入峡谷，钻入山洞。其洞漆黑、深不可测，溪流穿过大山往西流出，和陡坡的沟涧汇合。洞上面的山，小路从上面通过，就是所说的“天生桥”。然而人从路

上走过，却不知道下面有洞，也不知道洞通到西边，山中间是空的而成为桥；只有沙朗人在这里耕种、放牧，所以才有这样的名称。然而他们也都说不能进洞，洞里有虎狼，有妖怪作祟，劝我从村后翻山往西上，不必从水洞去绕路。我不听从。

吃过饭后，我就往南顺着坡脚走。一里半，和溪流相遇，于是和溪流一道进入西边的峡谷。其峡谷由南北两边的山壁对夹而成，道路从溪流北岸顺着北山山麓进去，一里，抬头看到北崖上面，石壁盘环突立，壁间并列着很多道门，而东边的一道门高悬在空中、正正俯视峡谷，气势特别雄伟开阔，但石阶的痕迹十分细微，荆棘遮盖、石崖崩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于是我让顾仆以及行李在下面等候，独自一人攀爬、跳跃而上。很久，登上洞门东边，又看见一道门从旁边裂开，我认为这道门内一定通着大洞。于是就从侧边倒挂着进入大洞门。洞门朝南，是典型的穹形，洞里台阶层层累着朝北延伸，有十多丈深，而宽是深度的一半，但洞内两旁没有孔，就是先前在外面看见的侧裂之门，其中也不和大洞相通。从洞中出来，想往东边上到侧门，又想着西边的洞还多，下去之后，打算还要探索西洞；远远看到水洞更为奇特，于是直直地从洞口下去，往西朝水洞走去。又半里，走到峡谷西边尽头，山冈环绕在上面，山洞开辟在下面，水从东边流来紧靠南崖，冲入西洞中，道路从其北面坠下山冈。我让挑夫在冈上守着行李，我和顾仆进入水洞。洞门朝东，有十几丈高，而宽是高度的一半。开始涉水顺洞南边的崖壁进去，水冲刷北边的崖壁而环流。进去五六丈后，水绕北边的崖壁，路绕南边的崖壁，一齐都往西转。抬头看见南崖上面，石头分层覆盖、重叠浮出，突立为高处的平台，连结成空中楼阁，都在几丈高的地方，雾气弥漫，时合时开，和云气一起飘来飘去。从南崖下面顺路往西进，北崖还亮，水流冲刷着；南崖渐渐黑暗，道路顺着进去。往西五六丈，走到南崖西部尽头，水顺着北崖直直冲向西崖下面，西崖于是往下陷落成深潭，水在潭中哗哗地响，发出冲激之声，然后顺着

西崖向北转去。道路于是涉过水后顺着东崖，往北随水流走。洞转向北，穹形顶更加高峻，引入一点余光，若暗若明。又走进五六丈，水冲刷着北崖又往西转，我也再涉水到西岸。于是水再次环绕北崖流，道路再次环绕南崖走，洞里终于黑暗得无法看清什么，只听到水流潺潺的声音。又走了五六丈，再次在西崖遇水，这里的水渐渐深了，既然上面无法看清，而下面又无法测量，于是出洞。

出洞，又四次渡水然后上冈。听到冈上有人声，是耕地的沙朗人。他看见我进洞，便和挑夫说着话等我。他对我说："水从洞里往西流出，就是陡坡北边的峡谷；从山上过去，是天生桥小路所经过的地方，和先前的标记相同。"我于是遗憾没有携带火把，否则可以直接顺山洞从西边出去。这个人还对我说："富民县有个老虎洞，在大溪边，不能错过。"我向他道谢。于是往西攀登山岭，一里半，登上山梁，这是天生桥。山梁南边石峰层叠峻峭，高高耸出，其山脉从陡坡东面越过山梁往北延伸，小路顺着山脉东面走，陡坡的沟涧以山脉西麓为界；山脉延伸到这里又跨越水洞而向北延伸，和沙朗背后的西山相连，水从其下穿过山腹往西流出，道路从其上越过山梁往西行。俯视山梁西边，则陡坡沟涧之水，直直地往北流，到这里转向西边，山梁上的路，也绕着沟壑往西下。我更加相信出水洞口就在这山梁下面，心里念念不舍地想下去探索一下。

往西顺山腰走了一里，看见有岔路直下到峡谷底部，于是让顾仆和挑夫从大路一直往前走，我则独自下峡谷。半里，到峡谷底部，于是溯流往东行。一里，转向南，就看到山洞后门朝西大开，门的高度、宽度也和前门相同，水从洞中滔滔不绝地涌流出来，往西与南来的涧水汇合后往北流去。我溯流进洞，二丈后抬头看洞顶，洞壁上层又裂开通到洞门外，洞门上面，像桥梁横跨在前方，其上又有流动的光线映入洞内，称得上高拱之极观，下层石影如同烟雾迷漫，仿佛漂动的云彩上托着明亮的太阳。洞中的水流，开初平缓、分散而不深，顺着进到数丈深的地方，洞中忽然耸起石头，浮出水面，

洞内的水流汇聚得很深，气势磅礴地冲击洞壁底部，不能再溯流而进了。洞顶也有石头倒悬，因为太高，反而不觉得有伸屈自如之美。洞笔直而深远，所以进去很深仍然明亮，而且因为有上层倒射的光线，光一直透到里面。从洞里出来，返回去看洞门上面，其左边的悬崖非常陡峭，悬崖上又开成一道门，应当就是透光进洞的裂隙。于是越到沟涧的西边，远远地审视崖壁上层层叠叠的痕迹，什么地方可以落脚，什么地方可以倒攀，什么地方可以曲折到达，什么地方可以腾跃而上。然后再退到沟涧抵达崖壁，按着审视到的走法一一试着走。好半天，才到达上一层的洞外，洞门更加开阔高拱。进入洞内，如有阁楼、有窝巢，有平台、有亭屋，都浮在空中，往里蔓延。从洞内俯视洞底，景色如波涛穿破峡谷，飞瀑载舟，而先前抬头望上去隐隐约约的，如从洞顶上垂挂下去的幔帐、裙衫，现在又像随身飘逸的缨络，覆盖身影的幢幡，这和腾云骑鹤的仙境，又有什么区别呢？坐在洞内很久，听着洞底的波涛声，一会如同大钟鸣响，一会如同丝竹袅袅，让我神往心动、舒畅愉快。到下山时，层层崖壁上悬有石阶，只是一时找不出条理，攀爬了很久。忽然有十多名男女从陡坡走过来，隔着沟涧停在那里张望。到我下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游览山上。其中两个男子也是读书人，问山上有些什么。我告诉他们美景一言难尽。我担心走在前面的顾仆等人走远，就不再和这些人说什么，跟着水流稍微转北而向西从峡谷中走去。

一里，逐渐登上北面的山坡。顺着山坡往西走，三里，峡谷中的山坞逐渐开阔。又走四里，山坞更加开阔。那条从北崖翻过去往南下的路，是沙朗后山所穿过来的路；那南坡上傍靠南山而居的村子，名头村。路到这里才顺山坞渡过溪流。溪流上横着木桥，溪水就是从陡坡以及天生桥洞中流来，往西流入螳螂川。从南岸顺溪流走一里，经过头村西边。顺着溪流走一里半，又上坡往西走。二里，再下到坞中。半里，路旁靠南坡有间卖浆的草房，而顾仆和行李都在这里。于是进去吃饭。又往西绕着南山嘴走，一里多，到二村。村

子西边有山坞往北延伸，横穿其坞。半里，又上坡，顺着南山往西走，道路左上方靠陡峭的山崖，右下方临奔腾的急流。五里，有村子在溪流北岸，这是三村。到这里南部山横列耸起往北延伸，北部山绕过三村西边，又耸起往南延伸，山坞口才被从西面阻塞。我顺路从溪流南岸攀越往北耸延的山坡而上，一里半，抵达峰顶。其峰北面俯视着三村的溪水往下流，溪水从三村西边横流，紧逼山峰北麓，冲破峡谷往西流出。峡谷深陷狭窄，只容水流而不容人过，所以道路越其顶而过，这峰叫罗鬼岭，是富民县与昆明县之间的东西分界。翻过罗鬼岭往西下四里，接连经过上罗鬼、下罗鬼两个村子，这时，三村的溪流，已经穿过峡谷往西流出。两个村子之间的分界处西边，又有一股溪水从北边的山坞流来，与三村的溪水汇合后往西流去。道路顺着溪水走，沿着溪水南岸走二里，抵达西边山崖下，溪水逐渐曲折向南，木桥横跨在溪上，过桥。有村子傍靠北山而居，这是阿夷冲。又从阿夷冲往西走一里半，越过一座坡。又走一里半，昏暗中来到一个村子，这村也背靠北山，名大哨。找不到旅店住宿，心里很着急。又走半里，在西村找到住处，就住在村民家中。

【原文】

初十日　鸡鸣起饭，出门犹不辨色。西南行塍中，一里半，南过一石桥，即阿夷冲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桥南去。半里，又一水自东南峡中来，较小于阿夷冲溪，即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桥一里余，得大溪汤汤，即螳螂川也；自南峡中出，东北直抵大哨西，乃转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巩，上有亭。其东西两崖，各有聚落成衢，是为桥头。过桥，西北一里，即富民县治。由桥西溯川南行七里，为河上洞[①]。先

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村人误呼为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犹以为老和尚也。及抵洞，见有刻为河上洞者，盖前任县君以洞临溪流，取河上公之义而易之。甫过桥，余问得其道，而顾仆与负囊者已先向县治。余听其前，独沿川岸溯流去。

一里，西南入峡。又三里，随峡转而南，皆濒川岸行。又二里，见路直蹑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从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为胡家山道，乃土寨也，乃复下，濒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觇其旁路皆翳，复随之。蹑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岭脊，而不见洞。其脊自西峰最高处横突而东，与东峰壁夹川流，只通一线者也。盖西岸之山，南自安宁圣泉西龙山分支传送而来，至此耸为危嶂，屏压川流，又东北坠为此脊，以横扼之；东岸之山，东自牛圈哨岭分支传送而来，至此亦耸为危嶂，屏压川流，又西与此脊对而挟持之。登此脊而见脊南山势崩坠，夹川如线，川自南来，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冲跃。脊南之路，复坠渊而下，以为此下必无通衢，而坠路若此，必因洞而辟。复经折随之下，则树影偃密，石崖亏蔽，悄非人境。下坠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峰下，其峰崩削如压，危影兀兀欲坠。路转其夹坳间，石削不容趾，凿孔悬之，影倒奔湍间，犹窅然九渊也[②]。至是余知去路甚远，已非洞之所丽，而爱其险峭，徘徊不忍去。忽闻上有咳声，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见余愕然，问何以独踞此。余告以寻洞，

曰："洞在隔岭之北，何以逾此？"余问："此路何往？"曰："沿溪蹑峭，四十里而抵罗墓[3]。"则此路之幽阒，更非他径所拟矣。虽不得洞，而觇此奇峭，亦一快也。

返跻一里，复北上脊。见脊之东有洞南向，然去川甚远，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揽南山，凭临绝壑，亦超然有云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虽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4]，呼吸日月，此为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见翳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即横脊之东垂也。前误入南洞，在脊南绝顶，此洞在脊北穷峡。洞门东向，与东峰夹束螳川，深嵌峡底，洞前惟当午一露日光，洞内之幽阻可知也。洞内南半穹然内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与洞顶或缀或离；其前又竖石一枝，从地内涌起，踞洞之前，若涌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内，崆峒窈窕，顶高五六丈，多翱翔卷舒之势。五丈之内，右转南入，又五丈而窅然西穹，阒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余虽未穷其奥，已觉幽奇莫过，次第滇中诸洞，当与清华、清溪二洞相为伯仲。而惜乎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而已！

出洞，遂随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桥头。又北一里余，入富民县南门，出北门；无城堞，惟土墙环堵而已[5]。盖川流北向，辟为大坞，县治当西坡之下，其北有余支掉臂而东，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则从此臂逾坳北去，川流则湾此臂而东北下焉。

时顾仆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跄而前，又二里，及之坳臂之下，遂同上峡中，平逾其坳。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峡出，其势甚遥，乃河上洞西高峰之后，夹持而至，东注螳川者。其流颇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饭于石关哨。逾坳北下，日色甚丽，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横耸，如屏插天。土人言，东下极削而西颇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庐也。山东之水，即由石关哨北麓而东去。共二里，涉之，即缘东支迤逦北上。其支从白泥东北环而南下者，其腋内水亦随之南下，合于石关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逾其坳。坳不甚峻，田塍叠叠环其上，村居亦夹峙，是为二十里铺。又四里为没官庄，又三里为者坊关[⑥]，其处坞径旁达，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峡中者，最大，即白泥塘山后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庐，即者坊关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复过一村庐，又一小水自西峡来，又一水自西北峡来，二水合于村庐东北，稍东，复与石梁下西南峡水合而东北去，当亦入富民东北螳川下流者。过村庐之西北，有平桥跨西峡所出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岭。其岭盖中悬于西北两涧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盘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锁钥”，乃武定所建，以为入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余，当山之顶有堡焉，其居庐亦盛，是为小甸堡[⑦]。有歇肆在西隘门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⑧]。

【注释】

①河上洞：在富民县西5公里，螳螂川北岸。主洞深130米，洞口宽17米，高20米，洞内平均宽15米。近年在洞内曾发掘出小熊猫，大熊猫、剑齿象、野牛、野猪、水鹿的化石。有公路通县城。

②九渊：九层深潭底。比喻其水很深。

③罗墓：今作乐母、乐亩，在昆明市西北隅，属西山区。

④青冥(míng 明)：苍天。

⑤富民县：隶云南府。《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四载："富民故县，旧治在安宁河南梨花村旁，寻徙大河北。明嘉靖中，以河流泛溢，复迁河南土主村。万历中复徙治大河北。旧无城垣，崇祯十三年(1640)始营城浚隍，周三里有奇，即今治也。"富民县治在明代有迁移，但明后期已固定在螳螂川北，即今富民县治。城墙是霞客刚过不久修的，故此说"无城堞"。

⑥者坊关：即今者北，在富民县北境。

⑦小甸堡：今仍称小甸，分小甸上村和小甸下村。在富民县西北隅的罗免稍北，原属武定，1971年划归富民县。

⑧武定府：即今武定县。明时治所有迁移，隆庆四年(1570)始建石城于今治，周围三里三分，四门。

此后十九日的游踪，季会明的注提供了线索。季会明曰："此后共缺十九日。询其从游之仆，云武定府有狮子山，丛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数日，遍阅武定诸名胜。后至元谋县，登雷应山，见活佛，为作碑记，穷金沙江。由是出官庄，经三姚〔三姚：大姚县、姚安府、姚州。〕而达鸡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记忆之，其在武定、元谋间无疑矣。夫霞客虽往，而其仆犹在，文之所缺者，从而考之，是仆足当霞客之遗献云。"据从游的仆人回忆，徐霞客在武定游狮子山，在元谋登雷应山，考察金沙江。

狮子山：在武定城西郊，如屏风高插天际，被誉为"西南第一山"。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有一平台，元时即建正续寺。传说明代建文皇帝曾到过狮山正续寺为僧，手植孔雀杉二棵，茶花一棵。今孔雀杉挺直高耸达二十五米，四人才能合抱；茶花已死，尚遗花台，皆在大雄宝殿前。殿后的藏经楼，规模甚大。下层正中有建文塑像，白发，穿蓝色袈裟，坐龙椅，扁额题"明惠帝"。寺内楹联甚多，皆与建文事迹有关。《滇略》载：狮山"岩半有庵曰龙隐，中祠建文皇帝，云帝自靖难师入自髡以出，栖此山者四十余年，始自白归大内，今其像禅衣锡

杖，凄然老衲状也。”《滇略》作者谢肇淛于万历末年为宦云南，则万历年间狮山已祠建文像，此当为霞客亲见者。寺边月牙泉涌流不绝。寺后是陡峻光滑的石壁，一层层整齐的纹理，状如狮子，山因此得名。崖壁磴道悬绝，藤树密翳，石门悬阁嵌错其间。山顶宽平，海拔2400米，林木遍列，可尽览武定坝子。今已修登山公路，汽车可直达正续寺。

雷应山：又称住雄山、东山。今名同，为元谋坝子东面的高山，南北走向，蜿蜒八十余里，最高峰海拔2803米。明时建有法灵寺和香山寺。法灵寺今已不存。香山寺在半坡平坦处，传说有山下能海闹村女子在那里留偈坐化，当地人称为活佛，称此寺为活佛寺。上有入定石、治瘿泉诸胜迹，明清时香火很盛。活佛寺现作小学校舍。雷应山上有火把梁子，当地彝族群众每年在上面欢度火把节。

据《天启滇志・旅途志》载建昌路程站：“富民西北十二亭达武定府，有鸡街子坡……逾坡有小甸关，扼要可守。”“武定西历乌龙洞、跃鹰村、高桥村至马鞍山七亭，村落十余，皆枕山面流，川原平衍，广二十余里，有径路涉高桥水，径一亭，冬春乃过。逾马鞍山西九亭达元谋县。”从武定到元谋的大道，沿东西走向的山坞，与今公路线基本一致。乌龙洞、跃鹰村、高桥、马鞍山等名，至今仍存，皆在武定县西境的公路旁。霞客进入元谋境后，下马头山，到老城，再往北到马街。从马街往东登雷应山。从马街往北考察金沙江，经金沙江巡司，渡江直达姜驿。以后折回马街官庄。

【译文】

初十日 鸡叫时起床吃饭，出门时还分辨不清天色。往西南从田埂上行走，一里半，往南经过一道石桥，桥下就是阿夷冲流出的水。溪水往西北流，道路过桥后往南走。半里，又有一股水从东南边峡谷中流来，比阿夷冲的溪水小，就是志书上记载的洞溪水。两股水分别往西注入螳螂川。过木桥后走一里多，看到大河浩荡，是螳螂川；螳螂川从南边峡谷中流出，往东北一直流到大哨西边，于是转向北流入金沙江。有座大石桥横跨螳螂川上，桥下分为五拱，桥上有亭子。桥东西两边的山崖下，都有村落、街市，这是桥头。过桥后，往西北走一里，就是富民县治。从桥西逆着螳螂川往南行七

里，是河上洞。早先有位老僧人居住在此洞，人们于是称为老和尚洞，因而沙朗村人误称为老虎洞。我来到这里，当地人还是称它为老和尚洞。等抵达洞口，看见刻着河上洞三字，大概是前任县官认为这个洞面对溪流，取河上公的含义而改名。才过桥，我便问到了去河上洞的路，因为顾仆和挑夫已经先去富民县治。我听任他们朝前去，独自一人沿着螳螂川岸逆行。

一里，往西南进入峡谷。又三里，顺着峡谷转向南，都是在螳螂川边走。又二里，看见道路一直登山往西上，我心里怀疑，但路很宽大，暂且顺着走。一里，遇到砍柴的人，才知道上山是去胡家山的路，胡家山是本地村寨，于是又下山，沿着螳螂川往南走。一里，道路又往南上山，我看到其旁边的路全被遮盖，又顺着路走，登山往南上，愈往上愈陡峻，一里，一直登上岭脊，却看不到洞。其脊从西边山峰最高处横列过来往东耸立，和东边的山峰从两边夹住螳螂川流，只留有一线天。原来川流西岸的山脉，南部起自安宁州圣泉西边的龙山，是从其分支延伸而来，到这里耸立为陡峭的屏嶂，像屏风一样逼向川流，又往东北延伸下去形成此脊，从而横扼川流；川流东岸的山脉，东部起自牛圈哨岭，是从其分支延伸而来，到这里也耸立为陡峭的屏障，也像屏风一样逼向川流，又与西岸的山脊对峙并挟持川流。登上此脊就看到脊南面山势崩陷，川流被峡谷夹成一条线，从南边流来，陷落谷底，无法自由流淌，只能冲击、腾跃。脊南面的路，又往深渊坠下去，我认为这里下去一定不会有大路，但道路却如此下坠，必定是因为有洞而开辟的。又顺着路转折下去，只见树木倒卧而丛密，石崖毁坏而隐蔽，是静悄悄的无人之境。下坠了一里，道路直逼西南边的高峰下，其峰崩塌得像被劈开似的要倒下来，陡峻的山岭光秃秃的，摇摇欲坠。路转到其狭窄的山坳间，石峰陡峭不能落脚，上面凿有石孔攀登，其影倒映在奔腾的急流之间，犹如落入深远的潭底。到此时，我知道距离路太远，已经不是去河上洞所应遇到的环境，但我喜爱其险峻，徘徊着不愿离开。

忽然听到上面有咳嗽声，好像从天上传下来一样。不久有一个人下来，他看见我时很吃惊，问我为什么会独自蹲在这里。我告诉他因为寻找河上洞，他说："河上洞在隔开的山岭北面，怎么会翻越到这里？"我问："这条路通到哪里？"他说："顺着溪流攀登峭壁，走四十里就到达罗墓。"则此路的幽静，绝不是其它小路所够比的。我虽然没有找到洞，但目睹这罕见的峻峭，也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往回攀登一里，又从北面登上山脊，看到脊东边有个朝南的山洞，然而距离螳螂川很远，我知道那不是河上洞，这洞高高在上，可纵揽南山，傍靠濒临深壑，也让人感到置身在云天之外，于是拔开荆棘、攀爬山崖进入此洞。其洞虽然不太深，但上面覆盖，下面平坦，大有倒立苍天，呼吸日月之势。靠着休息了很久，仍然越过山脊往北下。一里抵达山脚，到了先前所看到的被遮盖住的路，盯着螳螂川边的山崖往南走，半里，就到了横扼川流山脊的东面。刚才误入的朝南的山洞，在脊南最高峰，河上洞在脊北峡谷尽头。洞口朝东，和东边的山峰相对，约束住螳螂川，洞深陷在峡谷底，洞前只有中午时才能见到一线阳光，洞中的幽暗、险阻可想而知。洞中南半部拱起，很空旷，北半部卧倒着的石头往外突出；卧石上面，有的地方和洞顶相连缀，有的地方和洞顶相分离；卧石前端又立着一根石柱，从地底下涌起，正位于洞的前部，像地下涌出的塔一样。这是洞中左边的概貌。从拱形的地方往里进，山洞幽深，顶部高达五六丈，大有回旋舒展的气势。从洞内五丈深之处往右转进入南部，又进入五丈后，洞就往西拱起，很深，寂静、黑暗，什么也分辨不清了。这是洞中右边的概貌。我虽然没能穷尽洞中的奥妙，但已经感到没有哪一个洞的幽深和神奇能超过此洞，如果在云南各洞中排列名次：河上洞应当和清华洞、清溪洞不相上下。只可惜偏远而不被人闻知，近旁又荒凉、隐蔽，桃花流水，如世外桃园，白云飘过，青苔留痕，自成岁月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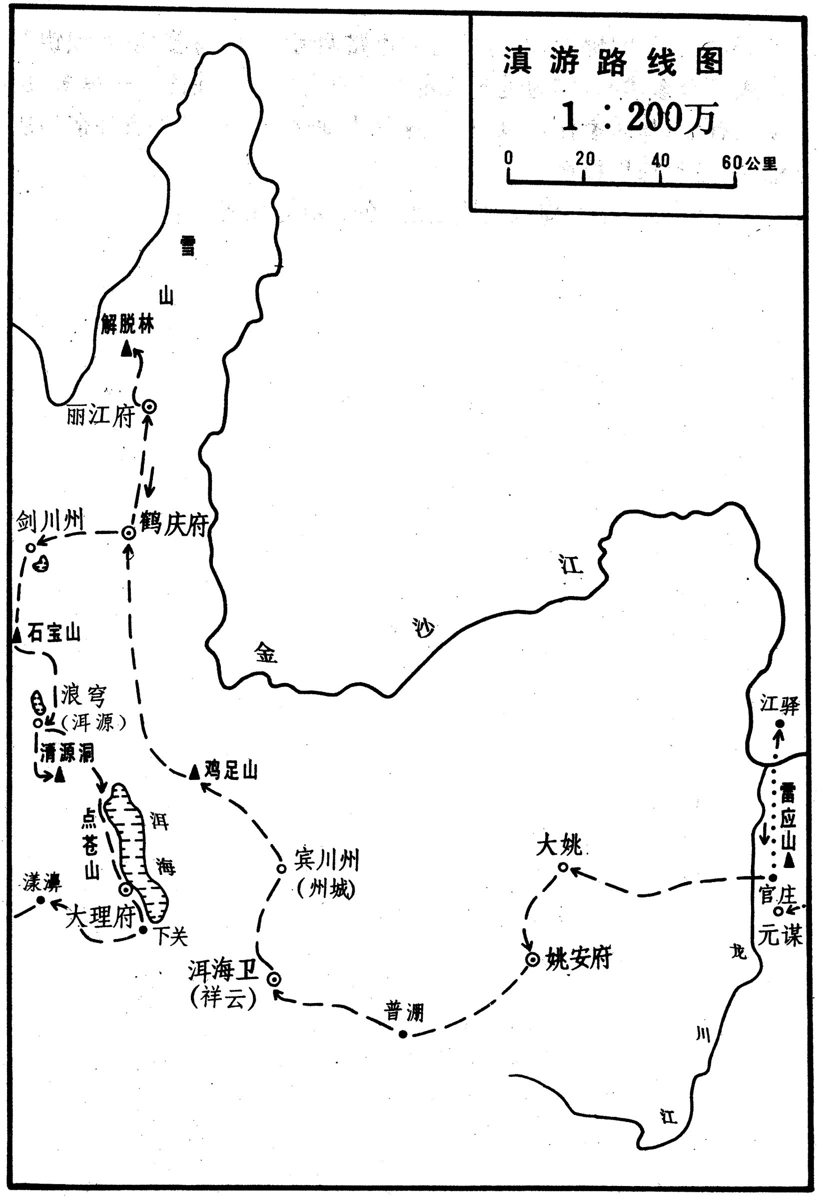
从河上洞出来，就顺螳螂川西岸沿着来的路走了七里，抵达桥

头。又往北走一里多，从南门进入富民县城，从北门出去，没有城墙，只有土墙环绕城门而已。原来螳螂川往北流，辟出很大的山坞，富民县治位于坞西坡下，其北面有分支山脉转向东延伸，从而阻碍了螳螂川往下流。去武定府的路，就顺着分支山脉越过山坳往北走，川流则绕着分支山脉往东北流去。

这时顾仆和行李不知道等在什么地方，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又二里，来到分支山脉下的山坳，于是顺着进入峡谷中，平平地越过山坳。三里，有溪流从西南山的峡谷中流出，水势来源很远，是从河上洞西边的高峰背后，夹持在山谷中流来，往东注入螳螂川。这条溪流比较大，桥梁横跨南北两岸。往北上坡，又走五里，在石关哨吃饭。越过山坳往北下，阳光十分明亮，照耀着山林沟壑。西边有座大山名白泥塘，此山横贯南北，高高耸立，如同屏障插入云天。当地人说，往东下极其陡峭，而往西下山则比较平坦，山上有一池水，可以耕作，可以居住。山东边的水，就顺着石关哨北麓向东流去。一共走二里，渡过这股水，就沿着白泥塘东支山脉曲曲折折往北上。支脉顺着白泥塘东北绕着往南延伸，其里侧的水流也跟着山脉走向往南流，和石关哨北麓的水汇合。道路顺着水流往北逆行，八里，又穿过其山坳。山坳不很陡，一块块田地绕着山坳往上层叠，村舍也夹在两边，这是二十里铺。再走四里名没官庄，再走三里是者坊关。这里的山坞小路通往四面八方，汇聚了三股水流。一股来源于西南边的峡谷中，水最大，是白泥塘山背后的水流，有座石桥横跨上面，桥南有住户，就是者坊关。过桥往西北上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子，另外一股小水从西边峡谷流来，还有一股水从西北边峡谷流来，二股水在村子东北面会合，逐渐往东流，再与石桥下面西南峡谷中的水汇合，然后往东北流去，应当也是流入富民县东北螳螂川下游。经过村子西北，有座平桥横跨在西边峡谷流来的溪水上，过桥到溪水北岸，就往西北上岭。因为山岭正好耸立在西边和北边的两道沟涧当中，就成了富民县与武定府的分界。曲折盘旋着往上走

了三里，有三间佛寺，木牌坊跨越道路两旁，上面写着“滇西锁钥”，是武定府修建的，作为进入武定府境的边防。又往西上一里多，山顶上有堡，其居家住户也很多，这是小甸堡。西隘门外有住宿的店铺，于是到那里投宿。

十一日 从小甸堡到武定府，在武定府住宿。



滇游路线图
1：200万
0 20 40 60公里
雪山
解脱林
丽江府
剑川州
鹤庆府
金沙江
石宝山
浪穹（洱源）
清源洞
鸡足山
点苍山
洱海
漾濞
大理府
下关
宾川州（州城）
洱海卫（祥云）
普淜
姚安府
大姚
江驿
雷应山
官庄
元谋
龙川江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五①

【题解】

《滇游日记五》是徐霞客赴云南西部的最初一段旅程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初,徐霞客在元谋县官庄茶房,久难成行,顾行病弱,又难找旅伴,天天靠僧人化缘供食。初六日起行,往西经仡佬族村寨及大舌甸、水井屯、仓屯桥等村到大姚县,折往南经龙冈卫到姚安府,再西南经弥兴、普淜、云南驿到洱海卫(今祥云县),转往北经宾川州的宾居、州城附近及牛井。二十二日抵鸡足山,寓悉檀寺。

这一带名胜古迹较多,徐霞客得以尽情游览。在大姚游妙峰山德云寺,并写《宿妙峰山》诗。在姚安游活佛寺、青莲庵。在祥云游水目山,考察清华洞,登九鼎山。徐霞客正赶上一年一度人们登鸡足山进香的机会,那几天他在鸡足山登绝顶观日出,就浴人工烧砌的汤池,游朝山的街子,观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的火光,欣赏人间难得的胜景,感叹"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徐霞客遵静闻遗愿,把他从千里之外历尽艰辛带来的静闻骨灰妥

善安葬在鸡足山，成为人们称道的友谊的典范。

【原文】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2]。时顾仆病虽少瘥[3]，而孱弱殊甚，尚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来，同向黑盐井[4]，迂路两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　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5]，而顾仆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　前上雷应诸蜀僧返。诸僧待明日往马街，随街往炉头出大姚。余仍欲随之，而病者不能霍然，为之怏怏[6]。

马街在西溪东坡上[7]，南去元谋县二十五里，北去黄瓜园三十五里，东至雷应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当大坞适中处，东西抵山，共径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径一百三十里，平坞之最遥者也。其东南有聚庐曰官庄，为黔府庄田。茶房即在马街坡北。

元谋县[8]在马头山西七里[9]，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为腊坪[10]，与广通接界[11]；直北九十五里为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为江驿[12]，与黎溪接界[13]；江驿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后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书“蜀滇交会”四大字。然此驿在江北，其前后二十里之地，所谓江外者，又属和曲州[14]；元谋北界，实九十五里而已。江驿向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久无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检司

带管。直东六十里为墟灵驿东岭头[15]，与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为西岭，与大姚县接界。其地北遥与会川卫直对[16]，南遥与新化州直对[17]，东遥与嵩明州直对，西遥与大姚县直对。东界大山即墟灵驿与雷应山也，南自大麦地[18]，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横亘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层叠错出，亦皆自南而北。县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远县东来[19]，分支结为县治。其余支西绕者，由县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为第一层；又一支南自定远县分支来，与县西之支同夹而北，至西溪口，东支已尽，此支更夹之而北，至扁担浪而止，是为第二层；又一支西自定远西与姚安府东界分支东来，与扁担浪之支同夹而北，中界苴林后水，即所谓西尖界岭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东北分支东来，与西尖界岭同夹而北，中界炉头溪水，即所谓炉头西乱石冈也；又一支定远县西北妙峰山分支东来，与乱石冈同夹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即所谓舌甸独木桥西山也。诸山皆夹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榷而下金沙[20]，故自县以北，其西界诸山，一支既尽，一支重出，若鳞次而北抵金沙焉。其东界水皆小，惟墟灵驿一支较大，南出马头山之南，经县治东而北与西溪合[21]。自是以北，溪东之村，倚东界山之麓甚多：官庄之北，十里为环州驿，又十里为海闹村，滨溪东岸，即活佛所生处，离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树，大合五六抱。县

境木棉树最多，此更为大。又十五里为黄瓜园。溪西之村，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村，与官庄对峙，北十五里为五富村，又十里为苴宁村，又北逾岭二十里，为扁担浪，于是北夹西溪，尽于金沙焉[22]。

西界诸山俱自定远夹流分支，东北而尽于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顶矗峙于北，与金沙北岸“蜀滇交会”之岭，骈拥天北。从坞中北向遥望，若二眉高列于坞口焉。余初以为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后知江从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环东山于其北，界西山于其西，始知此方顶之山，犹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犹大姚县属，在县东北百四十里苴榷之境，东临金沙江。是此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环突东南，界金沙于外，抱三姚于中，与此西界回合，而对峙为门户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极处[23]。自此再东，过白马口[24]、普渡河北口，即从乌蒙山[25]之西转而北下乌蒙[26]、马湖。巡司之西，其江自北来，故云南之西北界，亦随之而西北出，以抵北胜[27]、丽江焉。

【注释】

①《滇游日记五》：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下。

②官庄：在今元谋县治元马镇东郊，仍称官庄，但由于城、乡的发展，基本与县城相连。它与能道村紧邻，今又合称官能。

③瘥(chài 钗去声):病愈。

④黑盐井:明设黑井提举及巡检司,属定远县。今仍称黑井,在禄丰县西北隅,龙川江西岸。

⑤化:即化缘、化募,指和尚、道士求人施舍。

⑥不能霍然:指疾病不能突然痊愈。 怏怏:郁郁不乐。

⑦马街:又称牯辘街。逢午而市,又逢未而市,每次连赶街两天。明清以来即成为商业中心,人称"金马街,银元谋",被誉为"滇南大都会"。光绪四年(1878)元谋县治迁此,后又建土城。至今仍为元谋县治,现称元马镇,在元谋坝子中部,海拔1065米。

⑧元谋县:隶武定府。治所曾多次迁徙,万历三十一年(1603)始于丙弄山下筑城,天启二年(1622)改筑砖城,周一里三分。元马河从东往西,潆绕城北。城址在今元谋县南境的老城,沿河岸修砌的城墙,城内的孔庙和三元宫,遗址尚存。

⑨马头山:今名同,即老城以东的高山。今公路从此经过,再下到元谋坝子。在马头山麓,元谋坝子东缘,大那乌村东(上那蚌村北)的缓坡上,1965年发现了两颗猿人牙齿,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170万年,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猿人。附近古动物化石极为丰富,现已建有文物标识。

⑩腊坪:即勒品甸。今称羊街,在元谋县南境。

⑪广通:明为县,属楚雄府,治今禄丰县西部的敦仁镇。

⑫江驿:他书皆作"姜驿",在元谋县最北境。

⑬黎溪:元置黎溪州,明初废入会川卫,但地名仍存。今仍称黎溪街,在四川会理县西南。

⑭和曲州:属武定府。据《明史·地理志》:"和曲州,旧城在南,元州治于此。隆庆三年十二月徙州为府附郭,令吏目领兵守焉。"则1569年后和曲州与武定府同点,在今武定县治。

⑮墟灵驿:他书皆作"虚仁驿"。在今武定县西隅的白路,有公路经过。

⑯会川卫:即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行都司,在今四川会理县城。

⑰新化州:洪武十七年(1384)置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弘治八年(1495)改为新化州,万历十九年(1591)隶临安府,治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西部的新化。

⑱大麦地:今名同,在元谋县东隅。

⑲定远县：属楚雄府，治今牟定县。

⑳苴榷(zuǒ què 左确)：他书作"苴却"，明时属大姚县，在今永仁县治。

㉑西溪：又称西溪河，即今龙川江。发源于马头山，流经县治北，从东往西汇入龙川江的水，即今元马河。

㉒环州驿：有别于今武定环州。康熙《元谋县志》载："环州驿，今裁。""旧基在马街北八里。"清代裁驿，今已不存。　海闹村：今作海螺村，在龙川江东岸。　黄瓜园：即今黄瓜园镇，在龙川江东岸，有铁路和公路经过。　苴(zuǒ 左)宁村：《游记》前作"苴林"，即今苴林，在龙川江西岸。　扁担浪：今作丙大浪，在蜻蛉河汇入龙川江处。以上村寨，皆按顺序分布在元谋县北境龙川江两岸，与今地望相较，《游记》所载详实、准确，足证关于霞客"穷金沙江"的说法是可信的。霞客沿此一线约北达金沙江北岸的姜驿。

㉓金沙巡司：即金沙江巡检司，在今元谋县北境，龙川江和金沙江汇口处的龙街，位于金沙江南岸，龙川江东岸。

㉔白马口：今名同，在武定县北隅，所所卡河从南往北在此汇入金沙江。

㉕乌蒙山：《明一统志》武定府山川："乌蒙山，在禄劝州东北三百里，一名绛云露山，北临金沙江，山有十二峰，耸秀为一州诸山之冠，八九月间常有雪，其顶有乌龙泉，下流为乌龙河，蒙氏封此山为东岳。"此山今名拱王山，在禄劝县与东川市间，最高峰海拔 4247 米。现在通常把滇东北和黔西北间的大山称乌蒙山。

㉖乌蒙：明置乌蒙府，属四川布政司，治今昭通市。

㉗北胜：明置北胜州，治今永胜县。

【译文】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此时顾仆的病虽然稍稍痊愈，但孱弱得十分厉害，还不能行走。打算等候活佛寺的僧人心法来后，同去黑盐井，绕两天的路程，到姚安府，因为这条路勉强能够通行，不必等街子天。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　在茶房。悟空天天去求人施舍米以提供饭食，而顾仆仍和原来一样孱弱。心法也没来到。

初五日　在前攀登雷应山的众位蜀地僧人返回。众位僧人等

着明天去马街，由马街往炉头出到大姚县。我还是想跟随他们走，但生病的人不能迅速消除疾病，因此郁郁不乐。

马街在西溪东坡上，南面距离元谋县二十五里，北面距离黄瓜园三十五里，东面到雷应山箐口十里，西面到溪西坡五里，位于大坞的适中处。大坞东西两边抵达山，直距共有十五里，南边抵达山，北边越过金沙江，直距共有一百三十里，是延伸最远的平坦山坞。山坞东南有房舍聚集，名官庄，是黔府的庄田。茶房就在马街所在的坡北。

元谋县在马头山西面七里处，马街南面二十五里处。正南三十五里处是腊坪，和广通县接壤；正北九十五里处是金沙江，渡过江往北十五里是江驿，和黎溪接壤；〔江驿在金沙江北岸，大山的南面。从江驿背后往北越坡五里，有块古石碑，写着"蜀滇交会"四个大字。然而此驿在江北，这里前后二十里的地方，就是所说的江外，又属于和曲州；元谋县北部的边界，其实是九十五里而已。江驿从前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长期没有行人，如今只是由金沙江巡检司带管。〕正东六十里处是墟灵驿东面的岭顶，与和曲州交界；正西四十里处是西岭，与大姚县交界。这里北方远处和会川卫正对，南方远处与新化州正对，东方远处和嵩明州正对，西方远处和大姚县正对。东部的大山是墟灵驿与雷应山，南部从大麦地开始，一直往北延伸到金沙江南岸，横贯二百里，整整挡住了半边天。西部的山层层叠叠，错落耸出，也是从南往北延伸。县治的支脉，南部从楚雄府定远县东延伸来，分出一支结为县治。其余往西绕的一支脉，从县西北延伸十五里，到西溪口为止，这是第一层；又有一支脉南部从定远县分支过来，和县西的支脉一齐平行往北延伸，延伸到西溪口，靠东的支脉已延伸到尽头，这一支脉和另外的山脉平行往北延伸，到扁担浪才停止，这是第二层；又有一支脉西部从定远县西界与姚安府东界的分支往东伸过

来，和扁担浪的支脉一齐平行往北延伸，中间以苴林后水为界，就是所谓的西尖界岭；又有一支脉西部从姚安府东北边的分支往东伸过来，和西尖界岭一齐平行往北延伸，中间以炉头溪水为界，就是所谓的炉头西边的乱石冈；又有一支脉从定远县西北妙峰山的分支往东伸过来，和乱石冈一齐往北延伸，中间以河底的水为界，就是所谓的舌甸独木桥西山。各支山脉夹带的川流都向北流出去，有的汇入西溪，有的流出苴榷后流入金沙江，所以从县城往北，其西部各支山脉，一支延伸到尽头后，一支又重新伸出，像鱼鳞那样有秩序地往北延伸到金沙江。其东部的水都小，只有墟灵驿一股比较大，南部源出于马头山的南边，流经县治东后往北与西溪汇合。从这里往北，西溪东边的村庄，傍靠东部山麓的很多：从官庄往北，十里是环州驿，又十里是海闹村，〔靠近西溪东岸，是活佛出生的地方，距离活佛寺二十五里。这个村里有木棉树，大得五六抱才能围住。元谋县境内木棉树最多，这里的更是高大。〕又十五里是黄瓜园。西溪西边的村庄，傍靠着西部山麓的也很多；西坡下村和官庄对峙，往北十五里是五富村，又十里是苴林村，又往北越岭二十里是扁担浪，于是两边的山夹着西溪往北，到金沙江为尽头。

西部众多的山脉，都是来自于定远县的夹带川流的分支山脉，往东北延伸到金沙江结束。其西北又有大山的方顶，矗立在北部，和金沙江北岸“蜀滇交会”之岭，并排占据了北部天际。从坞中向北遥望，像两道眉毛高高排列在坞口那里。我当初认为都是金沙江北岸的山，到抵达金沙江边时，才知道江流从两座山中间，由北向南，绕流过在江北岸的东山和江西岸的西山，而这座方顶的山，还是在金沙江的南岸。其山一名方山，〔和山形相象。〕一名番山，〔根据所在地。〕因两个字音相近而用来取名。这里仍然属于大姚县，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的苴榷

境内，东边濒临金沙江。因此这座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内绕出东南，以金沙界为外界，中间怀抱姚安府、姚州和大姚县，和元谋坝子西部山环绕、汇合，从而对峙为元谋坝子的门户。

金沙江巡检司，是金沙江向南弯曲的最南处。从这里再往东，经过白马口、普渡河北口，就从乌蒙山的西面转向北，然后下到乌蒙府、马湖府。巡检司的西边，金沙江从北流来，所以云南省的西北部，也顺着江向西北伸出去，而抵达北胜州、丽江府。

【原文】

初六日　是早，云气少翳，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随街子归人同逾岭。既晨餐，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辞不去，而顾仆又以恹恹不能速随诸僧后[①]，虽行，心为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从此西曲，从其南岸随之。又一里余，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从其西崖傍山麓随之。又北一里余，有村当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峡。半里，涉枯涧，乃蹑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烨烨，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时日色渐开，蹑其上，如身在祥云金粟中也[②]。一上二里，逾其顶，望其西又辟一界，有尖山独耸，路出其间，乃望之而趋。西向渐下，三里，抵坞中，有水自南峡中来，至此绕坞东北去。其水不深而阔，路北数十家，倚河东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处木棉萁有高一丈余者[③]，云两三年不凋。有枯涧自西来，其中皆流沙没足，两傍俱回崖亘壁，夹峙而来，底无滴水，而沙间白质皑皑，如严霜结沫，非盐而从地出，疑雪而非天降，

降硝之类也。路当从涧底直入，诸僧之前驱者，误从南坡蹑岭上。上一里，见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误，乃与僧西北望涧底攀崖下坠。一里，复循底西行，见壁崖上悬金丸累累，如弹贯丛枝，一坠数百，攀视之，即广右所见颠茄也。志云："枝中有白浆，毒甚，土人炼为弩药，著物立毙。"行涧底二里，其底转自西北来，路乃从西南蹑岭。一里半，盘岭头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处开壑湾环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见有水。半里，循西坑入，见石峡中有水潺潺，其峡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峡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侧，有窞如半匏④，仰东崖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潴水之静而有常，不与流俱汨者也。涉细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为坊者，上书"黔府官庄"。西下半里，有数家在坡北，其壑亦湾环而北，中有田塍数十畦，想即石峡之上流，得水如线，遂开此畦，所谓"黔府庄田"是也。时诸僧未及携餐，令其徒北向彝家觅火。余辈随大道绕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书亦如前，则其西界也。从此西下，又涉一枯涧，遂西上岭，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携火至，而不得泉，莫能为炊。上岭二里，盘峡而西，又半里，转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环洼中亦无水，余乃出所携饭分啖之。随坪稍南，半里，复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冈头，以为逾岭矣，而不知其上乃东垂之脊也。望西尖尚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遥，西尖又有南北二横山亘其两头，又自成一界焉。从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转峡上，循而环之，又西北

上，再陟峻岭。二里，登冈头，又以为逾岭矣，而其上犹东垂之脊也。又从脊西向行，于是脊两旁皆深坠成南北壑，壑蟠空于下，脊端突起于外，西接横亘之界，树丛石错，风影飒飒动人，疑是畏途。时肩担者以陟峻难前，顾仆以体弱不进，余随诸僧后，屡求其待之与俱，每至一岭，辄坐待久之，比至，诸僧复前，彼二人复后。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迟于后，又恐诸僧之速去于前，屡前留之，又后促之，不胜惶迫，愈觉其上不已也。从脊行三里，复从岭西上一里，遂陟横亘南山之北巅。其巅与中突之尖，南北相对，上有石叠垣横界，是为元谋东界、大姚西界[5]，即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处也。路由其间，登巅之绝处，则有盘石当顶，于是从南横之巅，南向陟其脊，东瞰元谋，西瞰炉头，两界俱从屐底分坞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侧渐坠成峡，石坎累累，尚无滴水。历石坡直下，一里，抵峡中。峡西又有回冈两重，自东北而蟠向西南。于是涉峡盘冈，再逾坡两重，共七里，乃西南下岭。一里，始及其麓，其坞乃南北大开，中有溪界之，望见溪西有大聚落，是为炉头[6]。时诸僧已饥，且日暮，急于问邸，遂投东麓下草庐家宿。

初七日　土人言，自炉头往独木桥，路止四十里，不及官庄来三之一。余信之。时顾仆奄奄，诸僧先饭而去，余候顾仆同行。是早阴翳如昨，西望炉头大村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余，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颇大，自南峡中来，渡之，北上崖，即炉头大村也。其溪环村之前，转

而北去。炉头村聚颇盛，皆瓦屋楼居，与元谋来诸村迥别。其西复有山斜倚，循其东麓西南溯流行，三里，逾一东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坞，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东突，与北坡东向，环成中坞，溪流北注于前，田塍环错于内。陟南坡一里，见溪东又盘曲成田，倚东山为坞。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横涉之。登其西崖，则见所涉之北，其溪复自北来，有支流自北峡来者，小水也。从崖西行，已复逾溪之南岸，溯溪上。溪在北峡，有数家倚其南冈。从其中西行二里，北峡两崖对竦[7]，石突如门。其北崖石半有流环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悬度于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盘崖西下，又半里，则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门，东西又危坡夹堑，境奇道险。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蹑坡南，则复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峰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环峡而出，支溪自其北堑壑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蹑西峰者，小路也；自支溪之东崖，陟坡循峡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从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峡平行，一里，随峡折而北，路缘堑，木丛路旁，幽箐深崖，令人有鸟道羊肠之想。一里余，峡渐从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两遇之。遂西陟峡中细流，复从峡西蹑峻西上，即盘而北，乃知是为中悬之冈，其西复有峡流自北来，与所涉之峡流即会于冈前。缘冈北上一里，左右顾瞰，其下皆峡，而流贯其中，斯冈又贯二流之中，始觉西尖之岭，峰隆泉缩，不若此之随地逢源也。从冈脊北向，

以渐上跻，亦以渐转西，二里，登冈之首，望其冈，犹自西峰东突而下者。盖山脊自西南来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从其北峡中度而起，再起中峰，又亘为此山一重。即从其北岭环支而东，又亘为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条支东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从冈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峰最高之下，乃循其峰之东崖西南上，一里半，是为乱石冈，遂凌其峰之崖，下瞰南峡之底，即其中度处也，峡中之水遂东西分焉。由岭崖最高处西转而下，逶迤曲折，下四里，复从冈上西北行，忽见冈左右复成溪而两夹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冈上二里，即从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转而北，半里，从北峡转西，遂向西坞入，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村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从所突峡中上。乃踞峡石而饭。又一里，盘其南崖，从崖转西。又一里，逾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复开成坞。半里，路循溪北之山，又有村倚溪南之麓，与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谓“夷村”也[8]。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峡来，路亦随之南转。稍下，渡西来小水，从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坳，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环其北，又有小水东南流，当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盘其东南峡中，不见也。

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见西坞大开，大溪贯其中，自西而东，抵所透坳南，破其峡壁东去，其峡逼束甚隘，回顾不能见。西下坡半里，抵坞中，遵溪北坞西行，

半里，过一小村。又西一里，忽坞塍间甃砖为衢，半里，绕大村之前，又西半里，抵村侧新桥而止，是为大舌甸村[9]。其坞夹溪为田，坞环而田甚辟；其村倚山为衢，村巨而家甚古，盖李氏之世居也。村后一山横拥于北，又一山三峰递下，斜突于西南。有小流自其峡中出，由村西而南入大溪，架桥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峰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则大溪自南直捣其麓，乃逾堰东向。其麓为水所啮，石崖逼削，几无置足处。历堰之西，上流停洄，自南而北，路从其西转而南入峡。又行南峡一里余，则有石梁一巩，东西跨溪上，是为独木桥。路从桥西直南上坡；其逾桥而东者，乃往省大道。是桥昔以独木为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蹑云，而人呼犹仍其旧焉。桥侧有梅一株，枝丛而干甚古，瓣细而花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红花，尽失其“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桥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随坡西转，盖是溪又从西坞来，至是北转而逾石堰，是坡当其转处。其南又开东西大坞，溪流贯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为独木桥村。有寺当村之中，其门南向，其处村无旅店，有北京僧接众于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　晨起寒甚。顾仆复病，余亦苦于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10]。

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过□家庄。半里，转南，半里，

仓屯桥[11]。二里半，泗峡口。转西五里，王家桥。有小水北来。五里，孚从桥。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转南半里，庙山营[12]。西下半里，庙前打哨。西下二里，有岐转北坳。一里，复西随平峡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峡底。西平行一里半，复于峡北上。一里，转北坳而西，又北半里，过一峡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峡底。又西上坡，一里，转而北，又一里，转而西下，一里，至脊间，又西二里余，乃下脊。一里余，抵其北，曰小仡老村。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村。转南一里，西过一小坳，又半里，西南过新坝屯。又西半里，过新坝桥。又西一里，转而南，二里，盘西山嘴，转而西北，一里余，入大姚东门[13]。半里，过县前。又西南至旅肆歇。

【注释】

①恹（yān 淹）恹：精神不振。

②枯涧：此枯涧应即今白沙干河。这是对元谋土林的最早记录。元谋县土林甚多，以班果土林最典型，在龙川江西岸班果附近的白沙干河两岸，即霞客所经者。沙堆林立，形状各异，拟人拟物，十分壮观。沙石多呈黄色，还有粉红、玫瑰红、浅绿等色泽，且随光照角度发生变化，使土林更加迷人。

③木棉：即攀枝花，又称英雄树，为落叶乔木，树干高大，春季开红花。至今仍为元谋特产，在坝子里随处可见，点缀在村头田间，为广袤的田野增色不少。　其（jī 基）：即其木，指树干。

④窞（dàn 旦）：深坑。

⑤是为元谋东界、大姚西界：依其位置，此处似“东”、“西”倒误，疑应为“是为元谋西界，大姚东界。”

⑥炉头：明代有炉头溪，清代亦称炉头河，今称鼠街河或上白河。源自大

姚县东南隅的鼠街，往东北流，至元谋牛街附近汇入龙川江。此河因流经炉头坝子而得名，今新华乡驻地仍称炉头坝，又作“卢头”。炉头坝一直属大姚，1956 年始划归元谋县。

⑦竦(sǒng 耸)：高耸。

⑧夷村：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寨。

⑨大舌甸村：今作设甸，在大姚县东南隅，紧邻龙街。

⑩水井屯：今名同，在大姚县东南隅，龙街稍西。

⑪仓屯桥：今作仓屯，在大姚县东南隅，水井屯稍西。

⑫庙山营：今名同，在大姚县东南部。村居山腰，原有关帝庙，因名。

⑬大姚：明为县，隶姚安府，即今大姚县。

【译文】

初六日　这天早晨，云气稍稍隐退，众位蜀地僧人于是想去游逛街子，等下午时过西溪去住宿，明天早晨跟随赶街回去的人一齐翻越山岭。吃过早餐后，有人说应当今天就启程。悟空因为我有伴同行，便告辞不一齐走，而顾仆又因为精神不振、不能迅速地跟在众位僧人之后，虽然出发了，感到忧心忡忡。从茶房出发往西行一里半，渡过西溪，溪水从这里往西弯曲，从溪南岸跟着溪流走。又一里多，来到西山下，溪流曲折向北，又从溪西崖傍山麓跟着溪流走。又往北一里多，有村庄位于路北，于是从村庄南边往西进入峡谷。走了半里，越过干枯的沟涧，就爬坡往上走。这座坡突起的石头，都是金光闪亮的沙石，如同云母堆积重叠，而且映着黄色，发出光亮。这时日色逐渐明朗，在坡上攀行，如同置身在吉祥的彩云、金色的谷堆之中。一共上了二里，越过坡顶，向坡西边看去又是一片境界，有座尖山单独耸立，道路从那里出去，于是看着尖山快步走。逐渐向西下，三里，抵达坞中。有水从南边的峡谷中流来，到这里绕着山坞向东北流去。这条河不深但宽阔，路北有数十家人，傍靠在河东岸居住。从其南渡过河往西走，〔这里的木棉树有一丈多高，据说花两三年都不凋谢。〕有道干枯的沟涧从西边伸来，涧中全是流沙，淹

没双足，两傍都是曲折连绵的崖壁，夹着沟涧对峙而来，沟涧底部没有一滴水，而流沙白皑皑的质地，如同严寒霜冻结成的白沫，并不是盐却从地下涌出，怀疑是雪花而不从天降，那是硝一类的东西。道路正从沟涧底一直进去，众位僧人中的前驱者，误顺南坡攀岭而上。往上一里，看到此路越发朝南，而西边的尖山还在西部，知道路走错了，于是和众僧看着沟涧底，攀着崖壁从西北往下坠。一里，又顺沟涧底往西行，看见壁崖上悬挂着很多的金球，如同弹丸穿在丛密的枝叶上，一枝坠有数百个，攀援着仔细看，就是在广西省所见到的颠茄。〔志书记载："枝中有白浆，很毒，当地人提炼后涂在箭上的药，动物沾着立即倒毙。"〕在沟涧底行二里，其底转从西北伸来，道路则从西南攀岭。走一里半，盘绕着岭头往西出去，又走一里半，往西南下坡。这里开阔的壑谷弯转向北，越过壑底向西走，没看见有水。半里，顺着西坑进去，看见石峡中有潺潺流水，峡非常狭窄，水也很小。一里，峡中有从南面流出来的水，我下到峡中渡水。流水旁边，有像半个匏瓜一样的深坑靠在东边的崖石下，坑内有一盂水，不流动不枯竭，也是潴水，平静而不变，不同于峡中的积水。渡过细流往西上，穿越坡半里，有木坊竖立着，上面写着"黔府官庄"。往西下半里，有数家人住在坡北，其壑谷也弯转向北，中间有数十畦田地，想来是在石峡水的上游，能够得到如同线一样细小的水源，于是开垦出这些畦田，这就是所谓的"黔府庄田"了。此时众位僧人因没来得及携带午餐，让他们的徒弟向北去彝人家寻找火。我们顺大路绕过彝村南向西走，一里，又有木坊立在西坡，上面写的字也和前面的相同，那么是"黔府官庄"的西界了。从这里往西下，又越过一道枯涧，于是往西上岭，岭上很陡。先前去找火的僧人携带着火来到，但没有泉水，不能做饭吃。上岭二里，盘绕峡谷往西走，又半里，转向南，半里，有一块朝北的平地，环洼中也没有水，我于是拿出所带的饭分着吃。顺着平地逐渐往南走，半里，又往西上，越上越陡。二里，登上冈头，以为越过岭了，却不知道冈头是东边的

岭脊。远看西边的山尖还在冈头北面，隔着一个深坑，相距很远，西边的山尖又有南北两座山横贯其两头，又各自形成一边。顺着岭脊往西行二里半，又向南转从峡谷上，沿峡谷绕着走，又往西北上，再攀登峻岭。二里，登上冈头，又以为越过岭了，而冈头仍然是东边的岭脊。又顺着岭脊向西行，在这里岭脊两边都深深地坠下去，形成南北壑谷，壑谷盘曲着悬空于下，岭脊边突起于外，往西和横贯的山相接，树林丛密，石头交错，风吹树木飒飒地响，使人心惊，怀疑是畏途。这时挑夫因为山路陡峻，难以向前，顾仆因为体弱不能前进，我跟在众僧后面，多次请求他们等等挑夫、顾仆一齐走。每到一座岭，就坐着等待很久，等挑夫、顾仆来了，众僧人又朝前走，他们二人还是落在后面。我心里惴惴不安，既怕二人长久落在后面，又怕众僧人在前面快速走掉，多次朝前挽留僧人，又到后面催促二人，不胜惶恐、急迫，更加觉得岭高得没有止境。顺着岭脊行三里，又从岭西上一里，于是登上横贯于南端之山的北巅。山巅与中部突起的山尖南北相对，上面有堆砌的石墙横界，这是元谋县的西界、大姚县的东界，就是武定府、姚安府的分壤处。路顺着分界中间，登上山巅最高处，就有盘石在顶部，于是从横贯南端的山巅，往南登上山脊，东边俯瞰元谋县，西边府瞰炉头，元谋西界和大姚东界都顺山底分成山坞。往南在脊上行二里，往西下二里，路边渐渐坠成峡谷，石坎很多，还是没有一滴水。顺着石坡直下，一里，抵达峡谷中。峡谷西面又有两重弯曲的山冈，从东北向西南弯曲。于是穿越峡谷盘绕山冈，再越过两重坡，一共走了七里，就往西南下岭。一里，才到达山麓，这里的山坞南北走向，十分开阔，中间有溪水分界，看见溪水西面有个大的村落，这是炉头。此时众僧已经饿了，而且太阳落山，急着寻问旅店，于是到东麓下，到住草房的人家投宿。

初七日　当地人说，从炉头去独木桥，只有四十里路，不到从官庄来炉头的三分之一。我相信此话。这时顾仆气息微弱，众僧人先吃过饭就走了，我等候顾仆一同走。这天早晨和昨天一样阴云遮

蔽，往西看着炉头大村走。半里，渡过一条向北流的溪水，又往西走一里多，直达西部山麓。又有一条比较大的溪水，从南边的峡谷中流来，渡过溪水，往北登上山崖，就是炉头大村。溪水环绕过村庄前面，转向北流去。炉头村聚居的人家比较多，都是瓦房楼房，和从元谋县一路来的众村庄差别很大。村西又有山斜靠，顺着山东麓往西南溯流而行，三里，越过一座向东突起的坡，于是往南下。半里，穿越山坞，一里，又向南往上爬坡。其坡从西向东突出，与北坡在东边相对，中间环绕成坞，溪流往北注入坞前，田埂交错于坞内。攀登南坡一里，看见溪流东边又弯曲为田，傍靠东山形成山坞。顺着坡往西南走一里，下坡，溪水从北向南流，于是横渡溪水。登上其西边的山崖，就看见所渡过的溪水北面，其溪又从北流来，有股从北边峡谷流来的支流，是小河。顺山崖往西行，不久又越到溪水南岸，溯溪流而上。溪水在北边峡谷，有数家人靠着峡谷南冈住。从峡谷中往西行二里，北峡谷两边的山崖对峙高耸，崖石像门一样地突起。北边崖石中间有水流环绕其腰，当地人架木槽引渡水流，引到南边的崖石，翻腾的水流悬空引渡于上，也是奇境。道路顺着南边崖石中部，盘绕崖石往西下，又走半里，则其溪又从南往北流，南北都是如门对峙的陡峭崖石，东西又是陡坡夹着深堑，环境奇妙、道路险要。渡过溪水，又往西上坡半里，从坡南攀登，则又翻越到溪水北边的石崖，溯溪流而上。往西走二里，一座峰直直地突起在溪水西边，溪水从峰南绕峡谷而出，分出一支从峰北穿沟壑而下。有岔路往西渡过分支溪水，一直登上西边的山峰，是条小路；从分支溪水东边的山崖登坡，顺着峡谷往北进去的是大路。我于是顺大路往北上坡。半里，沿着坡上的峡谷平走，一里，随着峡谷转向北，道路攀援沟壑，路旁树木丛密，箐沟幽静，山崖深远，令人有小路绝险，仅通飞鸟，山路崎岖曲折，状如羊肠的联想。走一里多，峡谷渐渐从低处向高处延伸，道路渐渐从高处往低处下去，峡谷和道路两次相遇。于是往西渡过峡谷的小水，又顺着峡谷西部攀登险峻的山路往西上，

不久绕向北，才知道这是峡中悬空而立的山冈，冈西又有峡谷流水从北边来，和所渡过的峡中小水在冈前会合。沿山冈往北上一里，往下左顾右看，下面都是峡谷，而流水贯穿其中，这冈又横贯二流之中，才觉得西边尖山之岭，峰高泉少，比不上这里随地逢源。顺着冈脊往北走，逐渐向上登，也逐渐转向西。二里，登上冈顶，望其冈，还是起自往东突出而往下延伸的西峰。原来山脊从西南延伸到这里，穹隆起一重南山后，就顺其北边的峡谷往北延伸，再耸起中峰，又横贯为这一重山，就顺其北边山岭绕出支脉往东延伸，又横贯为一重北山，三重山恰好像“川”字一样，往东南走向而我所攀登的那一条支脉，是三重山的中间一支。顺冈顶又向西平行二里，直抵西边中峰最高点之下，于是沿着中峰的东面山崖往西南上，一里半，这是乱石冈，于是登上峰崖，往下看南边峡谷底，就是从中越过的地方，峡谷中的水从这里往东西分流。沿岭崖最高处转向西下，山路逶迤曲折，下了四里，又顺冈上往西北走，忽然看见山冈左右又形成溪流而从两边夹着山冈，其溪流分成大小。在冈上平行二里，就顺冈边下，往西渡过大溪。从溪西上坡，逐渐转向北走，半里，顺北边的峡谷转西，就朝西坞走进去，于是溯西边过来的大溪北，沿着北山往西走。二里半，有村庄位于溪流南岸，傍靠着南山坡，北山到这里也向南突出，路就顺突出的峡谷延伸。于是蹲坐在峡谷中的石头上吃饭。又走一里，盘绕南边的山崖，顺山崖转西走。又一里，越过西坳，于是往西下坡。半里，到达坡的西麓，西面又敞开成山坞。半里，道路沿着溪北的山延伸，又有村庄傍靠在溪南山麓，和前面傍靠在溪南山坡的村子一样，都是所谓的“夷村”。往西走三里，一条溪水从南边峡谷流来，道路也随之往南转。逐渐往下走，渡过从西边流来的小水，顺南坡往西上，二里越过坡坳，往西北下一里，下到壑谷中。其壑朝南，而大山环绕其北，又有小河往东南流，应当也是流入大溪，而大溪盘绕在东南边的峡谷中，看不见了。

渡过小河，又往西上一里，穿出西坳，才看见西坞十分开阔，大

溪贯穿坞中，从西往东流，流到所穿过的坳南，冲破峡壁向东流去，峡谷被山约束得十分狭隘，迂回曲折看不见溪水。往西下坡半里，抵达坞中，跟着溪流北面的山坞往西走，半里，经过一个小村庄，又往西走一里，忽然坞中田间有砖砌的街道，半里，绕过大村前面，又往西半里，抵达村庄旁边的新桥而止，这是大舌甸村。这里山坞顺溪水两岸开垦为田地，山坞环绕而田地开辟得很多；村庄靠山形成街道，村庄大而居家很古老，是李氏世代居住的地方。村后有一座山横拥在北面，又有一座山三座峰顺着往下延伸，斜斜地突起在西南面。有条小河从其峡谷中流出，沿村西往南流入大溪，有桥架在溪上，往西过桥，就沿着斜斜突起的南峰下面往西南走。二里，抵达南峰西垂，则大溪从南面直捣峰麓，于是越过拦河坝向东走。峰麓被水流冲刷，石崖狭窄陡峭，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经过拦河坝的西面，上游停滞回旋，从南往北流，道路从其西转向南进入峡谷。又往南在峡谷中走了一里多，就有一座石桥，横跨在溪流的东西两边，这是独木桥。道路顺着桥西一直往南上坡；其过桥而往东的，是去省城的大路。这座桥从前用独木建造，如今改用石头建造，有碑文取名为蹑云，但人们还是沿袭其旧名称呼。桥旁有一棵梅树，枝密而树干很古，瓣小而花朵很多，绿色的花蒂、红色的花蕾，傲寒怒放，耀人眼目，仿佛见到了我家乡的故人，不像在云南省城所见到的梅树，都是带叶的红花，完全丧失了梅花“雪满山中，月明林下”的意境。于是折下一枝梅，在桥头稍作休息。仍旧从桥西登上南坡，顺着坡往西转，原来这条溪流又从西坞流来，到这里转北越过石坝，这座坡位于溪流转弯处。坡南又敞开东西走向的大坞，溪流贯穿其中。道路从北崖溯溪流而上，顺北山往西行，一里，有一个村落傍靠在北山下，这是独木桥村。村中有一座寺庙，寺门向南，这里的村庄没有旅店，有个北京僧人在寺中接待众人，我于是进寺住宿。

初八日　早晨起来时很冷。顾仆又病着，我也被旅途所苦，只走了一里，就在水井屯寺中休息。

初九日　从寺中出发走一里半，经过□家庄。走半里，转向南走，半里，是仓屯桥。二里半，是泗峡口，转向西走五里，是王家桥。〔有条小河从北边流来。〕走五里，是孚众桥。〔有来自西北、西南的两条小河。〕往西上山，十里到达山脊。转南走半里，是庙山营。往西下半里，是庙前打哨。往西下二里，有岔路转向北坳。一里，又往西随着平峡往北走。二里，又往西下，二里，到峡谷底。往西平行一里半，又从峡谷中往北上。一里，转北坳往西走，又往北走半里，经过一道峡脊。又往北下半里，又往北越过一道峡谷底。又往西上坡，一里，转向北，又一里，转向西下，一里，到脊间，又往西走二里多，于是下脊。一里多，到达脊北，名小仡佬村。〔开始有田、有水池。〕又往西走四里，抵达西山下，有村庄。转南走一里，往西穿过一道小坳，又走半里，往西南经过新坝屯。又往西半里，过新坝桥。又往西走一里，转向南，二里，绕西山嘴，转向西北走，一里多，进入大姚县东门。半里，经过县衙前。又往西南去旅店住下。

【原文】

初十日　早寒甚。出北门，半里，经南门，转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桥跨溪上，曰南门桥。志曰承恩。过桥，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坞自南来，有塔在坞东北山上①，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坞底。又半里，见有水贯坞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桥。即姚安水从西南峡中来，向东北峡去，桥北为大姚，桥南为定远，盖以是水为界也。从桥南上坡，有村为定远屯。入峡渐上，一里东转，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转，一里，是为赖山哨。于是南下，一里，抵东南坡头。有岐，南行者为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东；东行者为赤草峰路。逾坡东下一里，为赤草峰北村。由村转

南，溯溪行一里，度桥而南，半里，随赤草峰街子南行。一里，乃东上山。一里半，逾岭东南下，其东又有坞自西而北，甚遥。下坡半里，由西山东麓南行。二里，村落傍溪左右，皆为仡老村。此定远所属。又东一里半，始傍西水岸南行。半里，东度小桥，遂由东麓南行。二里至鹿家村后[②]，遂东上山。山半有岐，路从岐入峡，半里，渡溪东北上。一里，至妙峰山德云寺[③]。寺门西向，南望烟萝，后有梦庵亭。后五里，碧峰庵。

十一日 待师未归，看藏[④]。宗杲慧大师《西方合论》。

【注释】

①有塔句：此塔即今大姚白塔，在大姚县城西门外宝伐山顶，高18.4米，为实心砖塔，共分三段，造型特殊，上太下小如锤形，俗名磬锤塔。《大姚县志》载："白塔砖有字曰'唐尉迟敬德监造'，与昆明东、西寺塔砖字同。""相传唐天宝间吐蕃所建。"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建为白塔公园。

②鹿家村：今作鹿家屯，在大姚县南隅，妙峰山麓。

③妙峰山：在大姚县南隅，海拔2341米。 德云寺：在妙峰山西南山坳，明天启六年(1626)建。有院落五个，亭、坊、池、阁交错，古木参天。寺后有泉，甘洌可口，泉水穿寺流过。以收藏佛经丰富并善于管理著称。

④藏(zàng 脏)：系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包括天竺和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唐代已有1076部5048卷，以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明代分南北二藏，达6771卷。

【译文】

初十日 早晨很冷。从北门出去，走半里，经过南门，转向西南上坡。一里，有座桥横跨溪上，名南门桥。〔志书称承恩桥。〕过了桥，往南上坡，一里，登上坡，靠着西山往南走。三里，山坞从南边伸来，

在山坞东北边山上有座塔，于是沿着西山往南下，半里，抵达坞底，又走半里，看见有条河贯穿坞中，石桥横跨河上，这桥名土桥。河就是姚安府的水从西南边峡谷中流来，向东北边的峡谷流去，桥北属大姚县，桥南属定远县，是以这条河为界。从桥南上坡，有个名定远屯的村庄。进入峡谷逐渐往上走，一里，往东转，半里，上坡，半里，顺坡往南转，一里，到赖山哨。于是往南下，一里，抵达东南坡头。有岔路，往南走是去姚安府的路，有片湖泊在路东；往东走是去赤草峰的路。翻过坡往东下一里，是赤草峰北村。顺村庄转南，溯溪流走一里，过桥向南走，半里，由赤草峰街子往南行。一里，就往东上山。一里半，翻越岭往东南下，其东部又有山坞从西向北伸去，很遥远。下坡，半里，顺西山东麓往南走。二里，看到村落傍靠在溪流左右，都是仡佬村。〔这里是定远县管属。〕又往东走一里半，开始沿溪水西岸往南行。半里，往东过小桥，于是顺东麓往南走。二里到鹿家村的后面，于是往东上山。山腰上有岔路，从岔路进入峡谷，半里，渡过溪流往东北上。一里，到达妙峰山德云寺。寺门向西，往南看是烟萝山，背后有梦庵亭。往后五里，是碧峰庵。

十一日　等候法师，他没有回来，阅读佛教经典。〔是宗录慧大师的《西方合论》。〕

【原文】

十二日　饭，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随坞西转。二里，有桥跨溪上，曰梁桥。度其北，即仡老村尽处也，其水自南来入，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逾坳西，行岭上。半里，有岐从西南下，误从坡上直西。半里，乃改从岐西南行。半里，渐下转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峡中。随峡南去半里，有大路随东峡来，小水随之。西半里，入南峡。一里，有池在峡中。又一里半，峡分两岐，从西南者，倚东

岭平上。一里，南逾坳。由坳转而西，始见西坞大开，西南有海子颇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即所谓白塔也[①]。乃西南下坡，二里，有村在坡下，曰破寺屯。于是从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当溪中，山绕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是为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为海口村。转南，随西山东麓行，名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尽，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为高土官家[②]。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庙当坡峡间。又上半里，活佛寺临其后[③]。其西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④]。寺号龙华，僧号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后轩东厢。其后有深峡下悬，峡外即危峰高峙，庭中药栏花砌甚幽。墙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临深箐，外映重峦。是夜先订寂空，明晨欲早行，求为早膳。

白塔尚在寺东南后支冈上。冈东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阳片海子，其东又有子鸠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与息夷村共五海子[⑤]。

【注释】

①白塔：《明一统志》姚府军民府古迹载："白塔，在姚州北二十里，晋天福间(936～943)建，高十五丈。西南数里有池，清洁可鉴毛发，塔影常映其中，因名塔镜。"《嘉庆重修一统志》楚雄府寺观载："高陀山塔，在姚州北二十里，晋天福间建，高十有五级，碑记犹存，一名白塔。西南数里有池，塔影倒映其中，因名塔镜。""龙凤山，在姚州北二十里，一名白塔山。上有石塔，晋天福中建，高十五丈。"民国《姚安县志》又载："高陀山塔，在城北二十里高陀山，高十有五级。昔人传为石晋天福间建，今废。清乾隆中，邑人改建观音阁，发见塔砖，

有'大宝六年甲戌'等字及梵文。"白塔建于大理段正兴大宝甲戌年(1154),清代以来通称高陀山塔,今已不存。

②高土官家:在姚安县光禄镇。高氏为南诏弄栋演习,世居于此。大理时,高升泰为帝凡二年,后归权段氏,人称高让公,称该地为高让公故里。元代高氏为姚安路土官,人称高土司衙门。今存门厅、过厅、正殿和北厢基址。

③活佛寺:在姚安县光禄镇西的龙华山,因名龙华寺。后唐天祐年间(904~907)建,原名卧佛庵。蒙古兵灭大理,相国高泰祥殉国,其女菩提出家于此,将九粒菩提树籽植于寺后,皆茁壮成长。后兄弟九人终得团聚,其兄高长寿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总管,改建该寺,更名活 佛寺,僧建菩提像奉之。寺坐西向东,依山势建山门、钟鼓楼、两耳、碑亭、两厢、大雄宝殿。其北为大悲殿,亦称圆通楼。再北为一四合院,徐霞客曾在此歇息。

④广木山:今作光木山,在姚安县北隅,姚安坝子西边。

⑤海子:云南俗称湖泽为"海子",或简称"海"。上述各海子皆古代的水利工程,"皆前代所筑,潴水以灌田",有人区分为"淜"和"堵",受天然水、水源不断者称"淜",受尾闾水者称"堵"。姚安历史上有七淜、十三淜、十五淜的记载,各淜时有修废,各时期存在的淜数不同,各淜的名称亦有变换。大坝双海子即大石淜;白塔海子即塔镜淜;阳片海子即洋派淜,又称官屯海,下文作羊片湖;子鸠海子即自久海子,相传为土官自久所作,又称乌鲁淜;息夷村海子应即小邑淜。这些海子现在多已辟为农田。

【译文】

十二日　吃过饭,仍然往西下山。二里,往南行。二里,随山坞往西转。二里,有座桥横跨溪上,名梁桥。过到桥北,是仡佬村的尽头处,溪水从南边流来,道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越到山坳西边,在岭上走。半里,有条岔路往西南下去,我错误地从坡上一直往西走。半里,才改成顺岔路往西南走。半里,逐渐往下转南,又一里,于是往南下,半里,抵达峡谷中。顺峡谷往南走半里,有条大路从东边的峡谷伸来,小河伴随而来。往西走半里,进入南边的峡谷。一里,峡谷中有一池水。又走一里半,峡谷分成两边,顺西南边的走,靠着东岭平上。一里,往南越过山坳。顺山坳转向西,才看见西边

的山坞十分开阔，西南有片比较大的湖泊，其南有座塔傍靠在西山下。这就是所说的白塔。于是往西南下坡，二里，有村庄在坡下，名破寺屯。从这里顺着一直往西岔的小路走，一里，渡溪流。逐渐往西南走半里，有一个村庄位于溪流中间，山环绕在村北，村前有停止不流的水。顺村西边的坡上往南走一里，这里是湖泊的北堤。从堤西的小路走半里，抵达西坡下，这是海口村。转南，顺西山东麓走，地名是息夷村海子。三里，走到海子西南尽头，有道路直抵大山下，半里，是高土官家。从他家往西南进入峡谷中，上坡一里半，有座神庙位于坡谷中。又上半里，活佛寺对着神庙背后，西边的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寺名是龙华寺，僧人叫寂空。这天下午，寂空留我住后楼东厢房。楼背后有下悬的深谷，峡谷外是高高峙立的陡峰，庭院中种有芍药，台阶上放满花，十分幽雅。墙外有一棵古梅，花很多，下临深谷，外映重峦。这天晚上和寂空事先约定，明天早晨准备一早启程，请求为我们早做饭。

白塔还在寺东南后面的分支山冈上。冈东有白塔海子，其南边的西山下，又有阳片海子，其东又有子鸠海子，姚安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加上息夷村海子一共有五个湖泽。

【原文】

十三日　昧爽起，饭已久待，遂饭而下山[①]。二里，仍出土官家后，遂转南行。一里，过格香桥，有小水自活佛寺后峡中来者，此峡正与白塔之冈，中格而对峙。又南二里，有冈自西界东突而出，路盘其东垂，则又一海子汇其东南。从海子北堤东向行，半里，随堤南转，一里半，抵海子东南尽处，遂东南行。四里，有冈自西而东突，是为龙冈卫，盘冈东皆大聚。半里，过聚东行。一里，复南。二里，曲

度乾底。复南二里，则西山一峰，复突其南，遂渐抵东山[②]，则南北成两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门[③]，歇青莲庵[④]。

青莲碑记曰："东烟萝，西金秀，南青岭，北曲折。[⑤]"

姚安府南随峡上一百四十里，镇南州[⑥]；东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远县；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随大坞下一百二十里，白盐井[⑦]。

姚安东西两界，皆大山夹抱，郡城当其南，西界最辟，直北二十五里，两界以渐而束，各有支中错如门户焉。中有小水，西自镇南州界北来，至郡北屡堰为湖，下流绕北峡之门而出，所谓青蛉川也[⑧]。

【注释】

①饭已久待，遂饭而下山：原脱"饭已久待遂"五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史序本补。

②龙冈卫：今仍名龙冈。 东山：今名同。皆因山或冈为名，为较重要的村寨，位于姚安县北境的公路旁。

③姚安府：明置姚安军民府，又置姚州附郭，即今姚安县。

④青莲庵：在姚安县城东郊。旧为聚远楼，明景泰中建，嘉靖时陶不退改修，中有爱莲亭，为名流宴集之所。今名青莲寺，村以寺名。

⑤北曲折："折"原作"拆"，据四库本改。

⑥镇南州：隶楚雄府，治今南华县。

⑦白盐井：又称白羊井。明置白盐井提举司，辖盐井九，又有白盐井巡检司。近代曾设盐丰县，在大姚县西北部，今称石羊，亦称盐丰。

⑧青岭川：即今蜻蛉河。

【译文】

十三日　天亮起床，饭做好已经等候了很久，于是吃过饭就下山。二里，仍然出到高土官家背后，于是转向南走。一里，过格香桥，有条小河从活佛寺背后的峡谷中流来，这道峡谷正好把白塔所在的山冈从中分隔形成对峙。又往南走二里，有冈从西部往东突出，道路环绕其东垂，而且又有一个湖泊汇集在东南。顺湖泊北堤向东行，半里，跟着湖堤转南走，一里半，抵达湖泊东南岸尽头处，于是往东南行。四里，有冈从西向东突起，这是龙冈卫，围绕在冈东的都是大村落。半里，经过村落往东走。一里，又往南走。二里，绕过干枯的冈底。又往南二里，而西山的一座峰，又向南突起，于是渐渐伸到东山，就形成南北两边的分界。又往南五里就进入姚安府城北门，住在青莲庵。

青莲庵中的碑文写着："东边烟萝山，西边金秀山，南边青蛉川，北边是曲折。"

姚安府往南顺峡谷上一百四十里，是镇南州；往东越过大山一百四十里，是定远县；往西越过小坡一百二十里，往北顺着大坞下一百二十里，是白盐井。

姚安府东西两边，都有大山环抱，府城位于其南，西边最开阔，直北二十五里，东西两边渐渐受到约束，各边都伸出支脉交错其中，如同门户一样。中间有小河，从西边镇南州界北面流来，流到府城北屡屡被堤坝隔成湖泊，下游绕过峡谷北口流出去，是所说的青蛉川。

【原文】

十四日　饭于青莲。日色已高①，循城南一里半，为观音寺。转北过西门，共一里，抵旧西门。二里半，抵西麓，是为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东半也，即志所称祥龟寺也。

二里，逾顶下，其西环坞北口，则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坞中。一里半，有坊当坞中，曰羊片屯[②]。西过半里，转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从其南坞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经；西南盘岭者，大道也。盘岭上一里半，逾其顶，是为当波院[③]，而实无寺宇，乃南来之脊，北度而东，为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诸山也。于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随之南入箐。又东一里半，转而西一里半，峡始开。稍北盘坳一里，复西南下坡。三里，峡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桥跨之。度桥，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饭于村家。又南向行二里余，其峡自西来转，水亦从之，于是折而入，是名观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溯之入二里，有观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侧石亦峆岈。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东南下。一里，抵峡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景聚桥。桥上有亭，桥下水乃西来小流也。过桥三里，是为弥兴[④]，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转西一里余，有公馆神庙在冈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转而西，于是连逾三坡，下陟三峡，共九里，有村悬西坡上，是为孙家湾，宿。

十五日　昧爽，饭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盘一坡，坡下有洞甚束，其东北人家，曰尾苴村。稍西转南，是为龙马箐。三里，有哨当涧东坡上，是为龙马哨，有哨无人。山壑幽阻，溪环石隘，树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时度。又南一里，随峡转西。一里，有一峡自南来，甚

深隘；一峡自西来。仍循北山行西来峡上，一里出峡，乃成坞焉。西向平下一里，有村当其西，是为大大苴村。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坳，北下陟坞，西北半里，是为小大苴村[⑤]。由其南半里，转而北上坡。循西峡行二里，下渡涧中小水，即西上岭，甚峻。三里半，逾岭头。西行脊上，或南峡上，又临北峡，再平再上，三里余，则盘西岭之东，北转二里，逾其脊，此最高处也。东望烟萝东界尖山，在钱章关者，隐隐连妙峰，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见；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为孙家湾后山所隔，不可见。又西二里，当西突之处，有人守哨焉，是为老虎关哨。哨西下半里，行坡间一里半，是为打金庄牌界。又西一里半，逾坡，又西上一里半，是为绝顶，有公馆，东南之峡，至是始穷。其脉自南天申堂后，直北分支来，东度老虎关而北。于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巅。从巅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层山一重西绕，又高峰一带南环者，皆大脊也，其东有小脊二重内隔，外有远峰二抹西浮，不知为点苍为鸡足也。于是西下颇坦，五里下至峡中，是为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盘西山南峡入，一里，又蹑坡而上，一里凌其巅。一里半稍下，平行岭上。二里余，西向下，有溪自西南来，北向去，亦石梁跨之，是为普昌河。西上坡半里，为巡司。半里，复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溯[⑥]。

十六日　由普溯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

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为金鸡庙。又西二里，为界坊，乃姚州、小云南界。又西行岭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即见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窗厂而下元江矣。乃随北山临南峡西行。二里，山坑南坠峡，路随西脊过，有村当脊间，是为水盆铺. 盖老龙自西南来，从此脊北度，峙为一峰，其东南又折而南为水盆铺，惟中央一线，南流下元江云。铺西北上有关帝庙，就而作记，听顾仆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随大道西二里，则岭北山下，亦下坠成西向之峡。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7]，是为青山，至是其西横拖而去。于是循南峡之顶西行。二里，忽见路北坠峡西去，路由其峡南岭脊行，于是与峡北之尖山，又对峡分流，西注云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8]，又耸而南为水目山，其南又东转为天华山，即云南川南兜之山也[9]。从天华东北转，数起而为沫滂东岭，又东过公馆而度水盆铺，北耸为青山，其形东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打金庄岭望之，仅为北尖峰，而至此又横夹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即从东南水盆哨过脉，遂东南迤逦于天申宫南[10]，又东至沙桥站分脊焉[11]。所过水盆哨、铺之南间，相去不过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峡南岭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馆当其顶。又西下西上，再从岭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来，至此稍突而北，乃转而北缘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乃前行行李。于是遂出山之西崖，见其西坞

大开，于是直下，五里及麓，为沫滂铺[12]。西截坞八里，有二石梁东西跨，其下皆涸，而川水实由之北注。又西二里，过大水堰塘。堰稍北，复西十里，抵西山下，为小云南驿[13]，宿。

十七日　昧爽饭。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岐随山之东麓南行，盘入其西南坞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后破峡南出，即洱海卫青海子之流也，是为练场村[14]，村在水西。渡桥西，复沿山而南，一里半，为温泉，其穴西向。待浴妇，经两时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盘其山之南坞入，有溪自坞东出，即水目之流也，始见水目山高峙于西[15]。溯水西入，见其西又大开南北之坞。横截其间，五里，抵西山麓，有村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后西向上山，于是有溪流夹村矣。西上逾一岭，二里稍下，涉一涧。其涧自南而北，溯之南上。山间茶花盛开。又二里余，为水目寺[16]。余误从其南大路，几逾岭，遇樵者，转而东北下，半里，入玉皇阁。又下，观倒影，又下，过普贤寺，又下，遇行李于灵光寺，遂置于寺中楼上。慧然。乃西至旧寺访无住，方在上新建住静处，不值。旧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风井，有塔。由其后上无影庵，饭于妙忍老僧静室。暮过观音阁，观《渊公碑》，乃天开十六年楚州赵祐撰者[17]。

十八日　往无住处。午过徽僧戒月静室饭。下午，观慧然新楼花卉。

十九日　早，雨雪。无住苦留，因就火偃卧。上午，雨

雪倏开，再饭，由山前东北下。五里，下山，过一村。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过一小海子，其北冈上有数家，曰酒药村。一里，越之，乃陟坞循东山北向行。五里，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与小云南来之大道遇，于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⑱。八里，则南山再突而北，濒于海，路或盘之，或逾之。又五里，为狗村铺，坊名瑞禾，馆名清华。其处北向洱海卫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从西路四里观清华洞。洞北有路西过岭，此白崖道；洞南有坞南过脊，此灭渡道⑲。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卫城南门⑳。顾仆亦至。出西门宿。

【注释】

①日色已高：原脱此四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史序本补。

②羊片屯：又称官屯街，曾设洋派镇。1956年建洋派水库，迁走，村址今已淹没。

③当波院：今名同，在姚安县西部。因正当洋派淜的风波，故名。

④弥兴：即今弥兴街，在姚安县西南境。

⑤大大苴村：今仍作大苴，又称上庄房。 小大苴村：今仍作小苴，又称代苴街。两村之间水流经过处今仍称龙马箐。皆在姚安县西南隅。

⑥打金庄：今作打金砖。 普昌河：今名同，既为河名，亦为村名。 普淜：今名同，亦作普棚街。三村皆在今祥云县东隅。《明一统志》姚府军民府七淜条解释："土人称陂堰为淜，凡七，皆前代所筑，潴水以灌田，民甚赖之。"则普淜亦因有人工陂堰等水利工程而得名。

⑦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原作"□□□□□□□□□峡北所起尖山"，空九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补。史序本亦有此数字，但"径"作"经"。

⑧自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东度"倒误为"度东"，据徐本改。

⑨川：自唐代以来，云南称“川”的地方很多，即平川，现在云南通称为坝子。云南川即云南县坝子。

⑩天申宫：此处诸本皆作“天申宫”，应即前一日记中的“天申堂”，因形近而误。今仍称天申堂，在南华县西隅。

⑪沙桥站：今仍作沙桥，在南华县西境。

⑫水盆铺：今名同。 沫滂铺：今作沐滂。两处皆在祥云县东境，下庄东南。

⑬小云南驿：即今云南驿，在祥云县东境，自古以来皆为交通要道。

⑭练场村：今作练车，在云南驿稍南。

⑮水目山：今名同，在祥云、弥渡两县间，海拔2627米。

⑯水目寺：在水目山东麓。始建于南诏，现存下庵中殿、大殿、左右厢、水目塔及塔林。

⑰天开：大理段智祥年号。天开十六年为1220年。

⑱青海子：《滇游日记十二》八月二十日记作青龙海子。今仍名青海，在祥云县治与云南驿之间的公路北侧。

⑲灭渡：《滇游日记十二》八月十九、二十两日记皆作“迷渡”。《明史·地理志》亦作“迷渡市”。

⑳入卫城南门：此即洱海卫城。明设洱海卫于今祥云县治，《游记》中亦省称“洱海”。

【译文】

十四日 在青莲庵吃饭。太阳已经升高，顺城往南走一里半，是观音寺。转北经过西门，一共走一里，抵达老西门。二里半，抵达西边的山麓，这是古寺山，因为有座古寺在山的东边，就是志书上说的祥龟寺。走二里，翻越山顶而下，山西边环绕着的山坞北口，是羊片湖所在的地方。往西下一里半，在坞中行走。一里半，坞中有片住宅，名羊片屯。往西经过屯走半里，转南走半里，又往西南走半里，抵达一座小山之麓。从山麓南边的山坞往西进去一里半，又往西上一里半，有岔路：西北边的，是进山砍柴放牧的路；西南边环绕山岭的，是大路。盘绕山岭往上走一里半，越过岭顶，这是当波院，

而实际上没有寺庙，是从南边延伸来的山脊，往北走向东，形成古佛寺大山和大姚县西部的众山。于是往西南下二里，有股小水往南流，随水往南进入沟箐。又往东走一里半，转向西走一里半，峡谷才开阔起来。逐渐向北绕山坳一里，又往西南下坡。三里，峡谷中的溪水从南向北流，有桥横跨溪流。过桥后，就顺西山往南溯溪水而行。二里，在村里的人家吃饭。又往南走二里多，峡谷转从西边伸来，溪水也跟着转，于是折进去，这里名观音箐。箐中只能容纳一股水，往西溯水进去二里，有座观音堂，堂前堤坝围着的水十分清澈，旁边的山石也很深。又往西走三里，于是往南上山，山很陡。二里，登上山梁，于是往东南下。一里，抵达峡谷中，就顺坡往西南下，二里，到景聚桥。桥上有亭，桥下的水是西边流来的小河。过桥后走三里，到达弥兴，聚居的人家很多。又往南走半里，转西走一里多，山冈上有公馆和神庙。从冈前往西南走半里，转向西，于是接连翻越三道坡，往下穿过三座峡谷，一共走了九里，有个村庄高高坐落在西坡上，这是孙家湾，在这里住宿。

十五日　天刚亮，吃过饭就出发，霜冻十分寒冷。往南上坡，溯小河而入。五里，绕着一道坡走，坡下有个很狭窄的洞，坡东北有人家，名尾苴村。逐渐往西、转南，这是龙马箐。三里，沟涧东边的坡上有哨，这是龙马哨，有哨所而没有人。山壑深幽险阻，溪流环绕，崖石狭隘，树木深密，一路上都有梅花，幽香不时地飘来。又往南走一里，顺峡谷转向西。一里，有一道峡谷从南边伸来，很深，很窄；一道峡谷从西边伸来。仍然顺着北山行走在西边来的峡谷中，一里走出峡谷，就是山坞。往西平缓地下一里，有村庄位于坞西，这是大大苴村。往西走二里，抵达西山下，于是往西上坡。半里，越过山坳，往北下穿越山坞，往西北走半里，这里是小大苴村。经过村南走半里，转向北上坡。顺西边的峡谷走二里，往下渡过沟涧中的小河，立即往西登岭，岭很陡。三里半，翻越岭头。往西从脊上走，有时顺南边的峡谷上，又对着北边的峡谷，两次走平路两次上坡，走三里多，

就绕到西岭的东部，往北转二里，翻越其脊，这是最高的地方。往东看烟萝山东边的尖山，在钱章关一带，隐隐约约和妙峰山相连，而西边朝南突起的山也能看见；只有往北看活佛寺大山，反而被孙家湾背后的山所阻隔，不能看到。又往西走二里，位于西边突起的地方，有人在这里守哨，这是老虎关哨。从哨西往下半里，在坡间走一里半，这是打金庄牌的边界。又往西走一里半，越过坡，又往西上一里半，这是最高顶，顶上有公馆，东南走向的峡谷，到这里才结束。其山脉从南边的天申堂背后，分出支脉一直向北延伸过来，往东越过老虎关向北。从这里向西逐渐下，半里，越过一道坡，半里，翻越坡顶。从顶上往西走一里，于是往西看四十里以外，一重层叠的山峦往西绕，又有一片高峰往南环，都是大的山脊，大山脊东边，内部分为二重小山脊，外有两抹远峰悬在西边，不知道哪是点苍山、哪是鸡足山。从这里往西下，路比较平坦，五里下到峡谷中，这是五里坡，有条河从南向北流，小石桥横跨河上。过桥后往西走，盘绕西山南边的峡谷进去，一里，又登坡而上，一里，登上坡顶。一里半，逐渐往下，在岭上平走。二里多，往西下，有条溪水从西南流来，向北流去，也是石桥横跨溪上，这是普昌河。往西上坡半里，到巡检司。半里，又登上一道山梁。顺山梁往西走四里，于是下山，一里就抵达普淜。

十六日　从普淜往西北行。二里，渡过一条河，一里，又渡过一条河，于是往西上坡。二里，翻越坡往上走，一里，在脊上平走，三里，到金鸡庙。又往西走二里，到界坊，是姚州与小云南驿的分界。又往西在岭上走五里，到水盆哨，于是往西北逐渐下，就看见南部的水也向西流，从鼻窗厂流出去然后注入元江。于是顺北山而面对南峡往西行。二里，山坑往南坠入峡谷，道路顺西脊过去，山脊中有一个村庄，名水盆铺。是主峰山脉从西南伸来，顺着这座山脊往北延伸过去，耸立起一座峰，其东南又折转向南为水盆铺，只有中央有一小股水，往南流到元江。水盆铺西北往上有座关帝庙，进庙去

写日记，听任顾仆带行李朝前走。过了很久，才顺大路往西走，二里，在岭北山下，也下坠成往西走向的峡谷。从这里顺着南峡的顶上往西越过峡谷北面所耸起的尖山，这是青山，到这里往西横贯过去。于是顺着南峡的顶上往西行。二里，忽然看见路北的峡谷向西边坠下去，道路从峡谷南边的岭脊走，于是和峡谷北边的尖山，又峡谷相对，河水分流。水往西流入云南县，而往北流到金沙江。才知道主峰山脉从九鼎山往南走，到洱海卫城南面的青华洞向东延伸，又往南耸立为水目山，其南又向东转为天华山，就是云南县坝子南部环绕的山。从天华山往东北转，多次耸起而形成沫滂东岭，又往东延伸，经过公馆并越过水盆铺，往北耸立为青山，青山形状东边突出而西边垂伸到坝子中，所以从打金庄岭看青山，仅看到北边的尖峰，而到这里又看到向西横向两旁。然而这座山西、北两支，都不是主峰山脉；主脉是顺着东南边水盆哨的过脉，于是往东南曲折连绵地延伸到天申堂南，又往东伸到沙桥站分出支脉。我所经过的水盆哨、水盆铺南之间，相距不过二里，却一会越到山脊南面，一会又越过山脊北面，一直到顺峡谷南边的岭渐上渐下，往西南走二里，公馆坐落在岭顶。又往西上往西下，再顺岭脊往西走八里，岭脊从西南伸来，到这里逐渐向北突起，于是转向北沿岭脊走。二里，又往西南下，才追赶上走在前面的担行李人。于是就从山的西崖走出去，看见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从这里直下，五里到达山麓，名沫滂铺。往西横穿山坞八里，有两座横跨东西的石桥，桥下都是干枯的，而坝子中的水确实是从桥下往北流。又往西走二里，经过大水堰塘。从堰塘稍稍往北，又往西走十里，抵达西山下，名小云南驿，在这里住宿。

十七日　天亮吃饭。询问水目寺，在小云南驿南面，于是从岔路顺着山东麓往南走，绕进其西南边的坞中。一共走五里，有条河从山后穿过峡谷往南流出，就是洱海卫青海子的水流，这里名练场村，村庄位于河西岸。过桥往西走，又沿着山往南走，一里半，到了

温泉，出水的洞口向西。等沐浴的妇女洗完，过了两个时辰才得以沐浴。仍旧往南沿西山脚走半里，又绕进山南面的山坞，有条溪从山坞东边流出，就是水目山的溪流，于是看见水目山高高耸立在西边。溯流往西进，看到西部又敞开一道南北走向的大山坞。从坞中横穿，五里，抵达西边山麓，有个很大的村庄，名冉家屯。从屯后往西上山，在这里有条溪水流向村两旁。往西上翻越一座岭，二里，逐渐往下走，渡过一道沟涧。其涧从南往北去，溯涧往南上。山间茶花盛开。又走二里多，是水目寺。我误从寺南边的大路走，几乎翻过山岭，遇到砍柴的人指点，才转向东北下，半里，走进玉皇阁。又下，观览倒影，又下，经过普贤寺，又下，在灵光寺看见行李就放在寺中的楼上。〔慧然。〕于是往西去旧寺拜访无住，正在上面新修的住静处，没有遇到。旧寺中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风井，有塔。从旧寺背后上无影庵，在妙忍老僧的静室吃饭。太阳落山时经过观音阁，观看《渊公碑》，是天开十六年楚州人赵祐撰写的。

十八日　去无住那里。中午拜访徽州僧人戒月的静室，在这里吃饭。下午，观看慧然新楼的花卉。

十九日　早晨，下雨雪。无住苦苦挽留，于是靠近火塘仰卧不起。上午，雨雪突然停了，天放晴，又吃饭，从山前往东北下。五里，下完山，经过一个村庄。向北走二里，越过一道坡，又走二里，经过一个小湖泊，北面冈上有数家人，名酒药村。一里，越过冈，于是穿过山坞顺东山往北行。五里，就是青海子的西南边，于是和从小云南驿来的大路相遇，从这里顺青海子西边向西北行。八里，则南山又向北突出，濒临青海子，道路有时盘绕南山，有时翻越南山。又走五里，是狗村铺，牌坊名瑞禾，公馆名清华。此处往北离洱海卫城八里，往西离白崖城站四十里。我顺西边的路走四里去看清华洞。洞北有道路往西越过岭，这是去白崖的路；洞南有山坞往南越过山脊，这是去迷渡的路。我走出洞，仍然顺西山往北行，六里，进入洱海卫城南门。顾仆也到了。从西门出去住宿。

【原文】

二十日　饭而行，犹寒甚而天复霁。由西门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村，其北有水自西峡出，遂随之入。一里余，稍陟坡，一里余，有村在涧西，曰四平坡。北转五里，渡溪桥，又北上三里，为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巅，饭。下午，从东北下，三里，过北溪桥，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村。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逾岭。又东北下者五里，则溪复自西来，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来与之合，乃涉其交会处，是为云、宾之界。又东二里，为自北关，已暮。又东二里半，渡涧桥之北。又东半里，转北一里半，为山冈铺①，宿。

二十一日　平明，行大坞中。北向十里，其西为宾居②。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间。又北三里，有涧自西峡出，随之北二里，为火头基③。西北连渡二溪，又北五里，总府庄。又北三里，宾川州在东坡上④，东倚大山，西临溪流，然去溪尚里许；其滨溪东岸者，曰大罗城⑤。令行李先去，余草记西崖上。望州北有冈自东界突起而西，其北又有冈自西界突而东，交错于坞中，为州下流之钥，溪至是始曲折潆之，始得见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东突之冈，则见有村当其北麓，是名红帽村。溪自东南潆东突之冈，西转而潆于村之前，其前又开大坞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渐转而西，于是岐分为二：东北随流遵大坞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沧卫道⑥；西北从小坞逾岭者，由江果往鸡足道。余初

由山冈铺北望，以为东界大山之北岭即鸡足，而川中之水当西转出澜沧江。至是始知宾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7]，所云浪沧卫而非澜沧江也；其东界大山，乃自梁王山北转，夹宾川之东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从小坞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见鸡足在西，其高与东界并，然东界尤屏亘，与雷应同横穹半壁云。从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8]，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其上有雪处也，至是又东西横峙；其东又耸幕山，所谓梁王山也；二山中坳稍低，即松子哨度脊而北处也。从岭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为江果村[9]，在溪北岸，其流与火头基等。时日甫下午，前向东洞尚三十五里，中无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　昧爽，由江果村饭，溯溪北岸西行。其溪从西峡中来，乃出于鸡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东山之流也。四里，登岭而北，寒风刺骨，幸旭日将升，惟恐其迟。盘岭而北一里半，见岭北又开东西坞，有水从其中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即从牛井街出者[10]。此坞名牛井，有上下诸村，其水自鸡足峡中来，所谓盒子孔之下流也。于是西向渐下，一里半而抵坞中。又西一里过坞中村后，有坊曰："金牛溢井"，标胜也。土人指溪北冈头，有井在石穴洞，云是昔年牛从井出处也。又西二里，复逾冈陟峡，盖其山皆自南突出，濒溪而止，溪东流潆之，一开而为炼洞，再开而为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

盘峡而上，迤逦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岭而复得坞。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广甸流芳”。又一里半，复过一村后，此亦炼洞最东南村也。又北二里，有村夹道，有公馆在村头东北俯溪，是为炼洞之中村。其北二里，复上岭。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炼法龙潭”，始知其地有蛰龙，有炼师，此炼洞所由名也[11]。又北二里，村聚高悬，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即所谓龙谭也[12]。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濒于塘。土人浣于塘而汲于井。此鸡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为入山之始焉。其村有亲迎者，鼓吹填衔。余不顾而过，遂西北登岭。

五里，有庵当岭，是为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为二：一由岭直西，为海东道；一循峡直北，为鸡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问饭，发筐中无有，盖为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峡中出，其峡回合甚窅，盖鸡足南峡之山所泄余波也。有桥亭跨两岸间。越其西，又北上逾岭，一里，有哨兵守岭间。又北一里，中壑稍开，是为拈花寺，寺东北向。余馁甚，入索饭于僧。随寺北西转，三里，逾冈之脊，是为见佛台。由此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峡，又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见脊西有坞北坠，坞北始逼鸡山之麓。盖鸡山自西北突而东南，坞界其中，至此坞转东北峡，路盘其东南支，乃谷之绾会处也。

西一里，见有坊当道左，跨南山侧，知其内有奥异。讯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须东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

令行李从大道先向鸡山，独返步寻之。曲折东南上，果一里，得危崖于松箐之间。崖间有洞，洞前有佛宇，门北向，钥不得入。乃从其西逾窒径之棘以入，遍游洞阁中。又攀其西崖探阁外之洞，见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从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坞中，渡溪，是为洗心桥，鸡山南峡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东出峡，东南由炼洞、牛井而合于宾川者也。溪北鸡山之麓，有村颇盛，北倚于山，是为沙址村[13]，此鸡山之南麓也。于是始迫鸡山，有上无下矣[14]。

从村后西循山麓，转而北入峡中，缘中条而上，一里，大坊跨路，为灵山一会坊，乃按君宋所建者。于是冈两旁皆涧水泠泠，乔松落落。北上盘冈二里，有岐，东北者随峡，西北者逾岭；逾岭者，西峡上二里有瀑布，随峡者，东峡上二里有龙潭；瀑之北即为大觉，潭之北即为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见东峡有龙潭坊，遂从之。盘磴数十折而上，觉深窅险峻，然不见所谓龙谭也。逾一板桥，见坞北有寺，询之，知其内为悉檀，前即龙潭，今为壑矣。时余期行李往大觉，遂西三里，过西竺、龙华而入宿于大觉。

【注释】

①梁王村：今作梁王山，在祥云县西北隅。 山冈铺：今名同，在宾川县南隅。

②宾居：明置宾居巡检司。今名同，在宾川南境。

③火头基：今作河头基，分东西两村，位于宾居至州城间的桑园河两侧，

此处应指今东河头基村。

④宾川州：弘治六年(1493)析赵州及太和、云南二县地置，隶大理府，治今宾川县州城。

⑤大罗城：明有大罗卫，弘治六年与宾川州同置。至今州城稍西、桑园河东岸仍有村名大罗城，即明代大罗卫城。

⑥浪沧卫：应为"澜沧卫"。下同。明代设澜沧卫，与北胜州同城，在今永胜县。《游记·永昌志略》作"澜沧卫"，《明史·地理志》同。

⑦宾川之流：此河明代称桑园河、宾川溪，今亦称桑园河，又称宾居河。源于萂村，东流经宾居，又北流经州城、牛井、力角，往北入金沙江。

⑧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此称五德山"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而九鼎西大山为五福山，此"五德"即下日记所载"五福"，疑"德"为"福"之误。

⑨江果村：今作江股，分大、小二村，在牛井街稍南。此"自西而东"的溪水即今大营河，"在溪北岸"的应指今小江股。

⑩牛井街：今名同，1961年后为宾川县治。此自西而东经过炼洞及牛井的水即今炼洞河。

⑪炼洞：今名同，在宾川县西北境，为通往鸡足山的必经之地。

⑫龙潭：云贵两省俗称山间或坝子边缘有地下泉水涌出的深潭为龙潭。

⑬沙址村：今名同，在宾川县西北隅，属炼洞乡。游鸡足山的公路通到沙址。

⑭鸡山：即鸡足山。在宾川县西北30公里，中耸平顶，三方各有山一支伸出，形似鸡足，因此得名，又省称鸡山。有迦叶石门，世传此山为佛大弟子迦叶守佛衣以待弥勒处，为我国佛教圣地之一，明清时最盛。庙宇甚多，旧志载有七十二峰，七十二寺，崖壑泉洞之属以数百计。有金顶、猢狲梯、虎跳涧、华首门、舍身崖、袈裟石、罗汉壁诸胜景。山顶如城，楞严塔共十二层，高达45米。经整饰或修复的寺庙有金顶寺、铜佛寺、祝圣寺等。鸡足山亦多奇花古树，有云南最高的柳衫(华严寺)，树龄达600多年的"空心树"(悉檀寺)，明代栽的茶化(华严寺)，等等。

【译文】

二十日　吃过饭后启程，天气仍然很冷，但却晴朗。从西门向

北顺西山走，五里，来到一个村庄，村庄北有条河从西边的峡谷流出，于是顺着河走进峡谷。走一里多，逐渐上坡，一里多，有个村庄在沟涧西面，名四平坡。往北转五里，渡过溪桥，又往北上三里，是九鼎山寺。又走二里登上山顶，吃饭。下午，从东北下山，三里，过北溪桥，然后与大路会合，顺梁王山西麓往西北溯流进去。五里，是梁王村。往北走八里，到松子哨。走半里，溪水向西流去，道路往北上，半里，翻越岭。又往东北下五里，于是溪水又从西边流来，又有一条小溪，从幕山北麓流来与溪水汇合，于是从两条溪交会之处渡过去，这是云南县、宾川州的分界。又往东走二里，为自北关，太阳已经落山。又往东走二里半，渡到涧桥北面。又往东走半里，转北走一里半，到山冈铺，在这里住宿。

二十一日 天亮时，在大山坞中行走。向北走十里，西面是宾居。又往北走五里，田间流出一股小水，又往北走三里，从西边峡谷中伸出沟涧，顺沟涧往北走二里，名火头基。往西北接连渡过二条溪流，又往北走五里。为总府庄。又往北走三里，宾川州在东边坡上，东靠大山，西临溪流，但距离溪流还有一里左右；滨临溪水东岸的是大罗城。让行李朝前去，我在西崖上草写日记。看到州北有冈从东边向西突起，冈北又有冈从西边向东突起，在坞中交错，是宾川州溪流下游的关口，溪流到这里才曲折绕冈，于是得以看出其地形。又往北走三里半，越过向东突起的冈，就看到冈北麓有村庄，这村名红帽村。溪流从东南潆绕向东突起的冈，转向西从村前绕过，前面又敞开大山坞向北伸去。于是顺西山往北走，五里，渐渐转向西走，这里分出两条岔路：往东北随水流沿大山坞直走的，是从牛井街通往浪沧卫的路；往西北顺小山坞翻越岭的，是从江果去鸡足山的路。我当初从山冈铺往北望，以为东部大山的北岭就是鸡足山，而坝子中的水应当转向西流出澜沧江。到这里才知道宾川州的河流是往北流出金沙江，所说的浪沧卫并不是澜沧江；东部大山是从梁王山北面转，夹在宾川州的东边往北延伸到金沙江，不是主要

山脊。顺小山坞往西走二里，越过西部的山脊，才看见鸡足山在西边，其高度和东部大山并列，但东部大山尤其像屏障般地横贯，和雷应山一样横着隆起半壁。从脊上往南望；南面五德山横贯南部天际，就是先前在洱海卫所看到的九鼎山西边高拥之山，山上有积雪的地方，到这里又东西横峙；其东又耸立着幕山，是所说的梁王山；两山之间稍低的山坳，就是从松子哨越过山脊往北走的地方。顺岭往西走三里，逐渐北下，有条溪从西向东，注入宾川大溪，溪上架有桥，盖着亭，这里名江果村，村子在溪北岸，溪流和火头基相等。这时才是下午时分，向前去东洞还有三十五里，途中没有寄宿的地方，于是停止前行。

二十二日　天亮，在江果村吃饭，顺北岸溯溪往西走。溪水从西边峡谷中流来，是从鸡足山南支以外流出的，五福山北面的，是洱海东山的水流。走四里，登岭往北走，寒风刺骨，幸好太阳即将升起，生怕它迟迟不出。盘绕岭向北走一里半，看见岭北又敞开东西走向的山坞，有条河顺坞中从西向东流，注入宾川大溪，就是从牛井街流出去的。此坞名牛井，有上下各村，溪水从鸡足山峡谷中流来，是所说的盒子孔河的下游。于是往西逐渐下，一里半就抵达坞中。又往西走一里经过坞中的村庄后，有块“金牛溢井”的碑坊，标明是名胜处。〔当地人指着溪北的冈头，说石洞中有口井，是当年牛从井中出来的地方。〕又往西走二里，再次翻越山冈，穿过峡谷，因为这里的山都是往南突出，濒临溪边而止，溪水向东绕流，第一道敞开的坞是炼洞，第二道敞开的坞是牛井，此冈向中突出而成为两道山坞的分界。

盘绕峡谷而上，峡谷曲折连绵伸向西北，两次平行两次上坡，走五里，越过岭就又到达山坞。逐渐下一里半，坡上有块牌坊，叫“广甸流芳”。又走一里半，再从一个村庄背后过，这也是炼洞最东南的村庄。又往北走二里，道路两旁有村庄，公馆在村头东北俯瞰溪流，这是炼洞的中村。往村北走二里，又上岭。二里，翻越岭往北，

有块名“炼法龙潭”的牌坊，才知道此地有蛰龙，有炼师，这是炼洞之名的由来。又往北二里，村庄高高坐落，中间有一池水，池西有亭子复盖着的井，就是所说的龙潭。龙潭有四五丈深，大处也如此，不溢不涸，前面濒临水塘。当地人在塘中洗涤而从井中汲水。这是鸡足山的外层壑谷，登山的人来到这里，作为进鸡足山的开始。村里有迎亲的人，满街都是奏乐打鼓的人。我没有理会就走过了，于是往西北登岭。

五里，有座庵位于岭上，这是茶庵。又往西北上一里半，道路分成两条：一条顺岭一直往西，是去海东的路；一条顺峡谷一直往北，是去鸡足山的路。于是往北顺路走。逐渐下三里然后找饭吃，打开筐中没有吃的，大概是住宿时被主人享用了。又往北下一里，从西南边峡谷中流来溪水，此峡谷环绕得很深远，大概是鸡足山南峡谷之山所延伸的余脉。有桥亭横跨在两座崖之中。走到峡谷西面，又往北上，翻越岭，一里，有哨兵守在岭中，又往北走一里，正中的壑谷逐渐开阔，这是拈花寺，寺朝东北。我十分饥饿，进寺向僧人索要饭吃。从寺北往西转，三里，翻越冈脊，这里名见佛台。从这里往西北下一里，又穿过一道往北延伸的峡谷，才看见脊西面有向北坠的山坞，山坞北部开始靠近鸡足山之麓。原来鸡足山从西北向东南突起，山坞是其中的分界，到这里山坞转向东北边的峡谷，道路盘绕其东南支脉，是山谷联结交会的地方。

往西走一里，看见道路左边有牌坊，跨到南山侧面，知道坊内有奥秘、奇异之处。向放牧的人询问，回答说：“坊上面有白石崖，必须从东南翻越坡一里才能看到。”我于是让行李等顺大路先去鸡足山，我独自返回，徒步去找白石崖。往东南曲折而上，果然走一里，在松箐之间看到陡崖。崖中间有洞，洞前有佛寺，寺门向北，锁着不能进去。于是从西边塞满道路的荆棘中进去，在洞阁中到处游览。又攀登西边的山崖探寻阁外的洞，看见前面可以从所栽种的树木中穿出去，于是顺着下去，一里仍然下到大路上。又往西北走二里，

下到坞中，渡过溪流，这是洗心桥，鸡足山南边峡谷中从西部桃花箐、南部盒子孔流出来的水，都经过这里向东流出峡谷，往东南经过炼洞、牛井然后汇入宾川溪。溪流北边的鸡足山麓，有个比较大的村庄，北部靠山，这是沙址村，这里是鸡足山的南麓。从这里开始迫近鸡足山，道路有上无下了。

从村后往西顺山麓走，转向北进入峡谷中，沿着中间的支脉而上，一里，大牌坊横跨道路，名灵山一会坊，是姓宋的按察使所修建的。从这里开始冈两旁都是哗哗的涧水，众多的大松树。往北绕着冈攀登二里，有岔路，往东北的顺峡谷走，往西北的翻越岭；翻越岭后，往西边峡谷上二里有瀑布；顺着峡谷走，往东边峡谷上二里有龙潭；瀑布的北面就是大觉寺，龙潭的北面就是悉檀寺。我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看见东边峡谷有龙潭的牌坊，就顺着走。绕着数十级曲折的石阶而上，感到幽深险峻，但看不见所说的龙潭。过了一支木板桥，看见山坞北边有寺庙，询问，知道里面是悉檀寺，寺前就是龙潭，如今成了沟壑。当时我已约定行李等去大觉寺，于是往西走三里，经过西竺寺、龙华寺然后到大觉寺住宿。

【原文】

二十三日[①] 饭于大觉，即东过悉檀。悉檀为鸡山最东丛林，后倚九重崖，前临黑龙潭，而前则回龙两层环之。先是省中诸君或称息潭，或称雪潭，至是而后知其皆非也。弘辨、安仁二师迎饭于方丈，即请移馆。余以大觉遍周以足疾期晤，于是欲少须之[②]。乃还过大觉，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点。此中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两旁俱辟禅堂方丈，与大觉、悉檀并丽。又稍西半里，为水月、积行二庵，皆其师用周所遗也，亦颇幽整。

二十四日　入晤遍周，方留款而弘辨、安仁来顾，即恳移寓。遂同过其寺，以静闻骨悬之寺中古梅间而入。问仙陀、纯白何在，则方监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来处遇二僧，即殷然以瘗骨事相订[3]。及入山，见两山排闼，东为水口，而独无一塔，为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于何所。弘辨指其处，正在回龙环顾间，与余意合。饭后，遂东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　自悉檀北上，经无息、无我二庵。一里，过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东，一自兰陀东，俱南向而会于此，为悉檀西派者也。从二水之中蹑坡上，二里余，东为幻住，今为福宁寺[4]；西冈为兰陀。幻住东水，即野愚师静室东峡所下，与九重崖为界者；幻住西水，即与艮一兰陀寺夹坞之水，上自莘野静室，发源于念佛堂，而为狮子林中峡之水也。循东冈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静室，即天香者，时寺中无人。入讯莘野庐，小沙弥指在盘崖杳蔼间[5]，当危崖之西。乃从其后蹑崖上，穿林转蹬，俱在深翠中，盖其地无乔松，惟杂木缤纷，而叠路其间，又一景矣。数十曲，几一里，东蹑冈，即野愚庐；西缘崖度峡，即莘野庐道。于是西向傍崖，横陟半里，有一静室高悬峡中，户扃莫入，是为悉檀寺库头所结。由其前西下兰陀寺，蹑其后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静室。时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门又扃，知翁别有所过，莫可问。遂从其左上，又得一静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询之，则其师为

兰宗也。又问："沈翁何在？"曰："在伊室。"问："室何扃？"曰："偶出，当亦不远。"余欲还，以省中所寄书畀之。其徒曰："恐再下无觅处，不若留此代致也。"从之。又从左峡过珠帘翠壁，蹑台入一室，则影空所栖也。影空不在。乃从其左横转而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所谓大静室也。有堂三楹横其前，下临绝壁。其堂窗棂疏朗，如浮坐云端，可称幽爽。室中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询，则兰宗、影空及罗汉壁慧心诸静侣也。是日野愚设供招诸静侣，遂留余饭。饭后，见余携书箧，因取箧中书各传观之。兰宗独津津不置，盖曾云游过吾地，而潜心文教者。

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罗汉壁，从念佛堂下过，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龛在磐石上，入问道。从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即所谓望台也，此支下坠，即结为大觉寺者。望台之西，山势内逊，下围成峡，而旃檀林之静室倚之。峡西又有脉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为旃檀岭，即西与罗汉壁分界者。是脉下坠，即为中支，而寂光、首传寺倚之，前度息阴轩，东转而尽于大士阁者也。由望台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过此岭。岭之西，石崖渐出，高拥于后。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云寺。寺乃北京师诸徒所建，香火杂沓，以慕师而来者众也。师所栖真武阁，尚在后崖悬嵌处。乃从寺后取道，宛转上之。半里，入阁，参叩男女满阁中，而不见师。余见阁东有台颇幽，独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为师也，拱而待之。师即跃而起，把臂呼："同

声相应，同气相求。"且诠解之[6]。手持二袜未穿，且指其胸曰："余为此中忙甚，袜垢二十年未涤。"方持袜示余，而男妇闻声涌至，膜拜不休，台小莫容，则分番迭换。师与语，言人人殊，乃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时以道远，余先辞出。见崖后有路可蹑，复攀援其上。转而东，得一峡上缘，有龛可坐，梯险登之。

复下碧云庵。适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遥，留余宿。主寺者以无被难之，盖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过白云寺，已暮色欲合。从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渐平而阔。二里，过首传寺，暗中不能物色。又东南一里余，过寂光。一里，过大觉。又东一里过西竺，与大道别，行松林间，茫不可见。又二里过悉檀前，几从龙潭外下，回见灯影，乃转觅。抵其门，则前十方堂已早闭不肯启，叩左侧门，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　晨起饭。弘辨言："今日竖塔心，为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处，即可为静闻师入塔。"余喜甚。弘辨引路前，由龙潭东二里，过龙砂内支。其腋间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脉自塔基分派处中悬而下。先有三塔，皆本无高弟也。最南一塔，即仙陀、纯白之师。师本嵩明籍，仙陀、纯白向亦中表，皆师之甥，后随披薙，又为师弟。师归西方[7]，在本无之前，本公为择地于此，而又自为之记。余谓辨公，乞其南为静闻穴。辨公请广择之。又有本公塔在岭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师为便，议遂定。静

闻是日入窆[8]。

【注释】

①徐本自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己卯二月二十四日，在第九册上，自己卯三月初一日至四月二十九日，在第九册下。上下合题“滇”，有提纲云：“自鸡足山过鹤庆府，进丘塘关，抵丽江府解脱林。复自解脱林出丽江丘塘关、清玄洞，再至鹤庆。西过大脊下汝南哨、清水江、山塍塘、剑川州金华山、罗尤邑、莽歇岭、驮强江、石宝山、沙溪、罗木哨、观音山、出洞鼻、浪穹县佛光寨标楞寺。由浪穹凤羽山再出普陀崆、中所、邓川驿、上关、大理府、下关、石门、漾濞、横岭、永平县、宝台山、沙木河、澜沧铁桥、水寨、永昌府、冷水箐、枯飘、盘蛇谷、潞江、分水关、龙川江、乱箭哨、腾越州、尖山、固栋、南香甸、界头。”

②须：等待。

③瘗(yì 易)埋葬。

④今为福宁寺：原作“宁福寺”。宁抄本作“福宁寺”。十二月二十九日记：“入幻住，见其额为福宁寺”。《鸡山志略》幻住庵注：“后嗣定光。今名福宁。”据改。

⑤沙弥：梵文的音译讹略，意为“息恶”或“勤策男，”指依照佛教戒律出家，已受十戒，还没有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

⑥诠(quán 全)解：详细解释。

⑦归西方：佛教认为西方有极乐国土，佛家亦称逝世为归西方。

⑧静闻穴：即静闻墓。在鸡足山上，文笔山之阴，东南距尊胜塔院约 200 米。1988 年重建。墓塔方形，碑文为“圆寂大戒比丘静闻禅师之墓”。周围绿树掩映。　窆(biǎn)：落葬。

【译文】

二十三日　在大觉寺吃过饭，就往东去悉檀寺。悉檀寺是鸡足山最东边的寺院，背靠九重崖，前临黑龙潭，但前面则有两层曲折的山梁环绕。先前，省城里的各位朋友有的称息潭，有的称雪潭，到这里之后才知道都说错了。弘辨、安仁两位法师迎接我到方丈中吃

饭，请我立即搬迁住处。我因为大觉寺的遍周师有足疾而约我去会面，于是希望稍微等待一下。就返回大觉寺，往西上一里，进入寂光寺。住持留我吃点心。此处的各大寺庙，只有这座七佛殿左右两边都开辟成禅堂方丈，和大觉寺、悉檀寺同样华美。又稍稍往西走半里，到水月、积行二庵，都是他们的师傅用周遗留下来的，也很幽静整齐。

二十四日　在寺内和遍周会面，遍周正殷勤留客而弘辨、安仁来探望，就恳请让我搬迁住处。于是和他们一齐拜访悉檀寺，把静闻的遗骨悬挂在寺中的古梅间然后进去。询问仙陀、纯白在什么地方，则正在上面监督建造塔基。在这之前我在唐大来处遇见仙陀、纯白两位僧人，就真诚地把埋葬静闻遗骨的事预定了。等到进入鸡足山时，看见两山推门，东边是水口，但唯独没有一座塔，成为山中欠缺的事。到这里知道仙陀监督建塔工作，却不知道塔建在哪里。弘辨指示建塔处，正是在曲折山梁环绕之中，和我的心意相合。吃过饭后，就往东南走二里，登上塔基，和仙陀会面。

二十五日　从悉檀寺往北上，经过无息庵、无我庵。一里，经过大乘庵，有两股小水，一股来自幻住庵东，一股来自兰陀寺东，都向南流而到此会合，成为悉檀寺西的一股水。从二股小水之中登坡而上，二里多，东边是幻住庵，如今名福宁寺；西边冈上是兰陀寺。幻住庵东的水，就是从野愚法师静室东边的峡谷流下来，和九重崖形成分界的水；幻住庵西边的水，就是和艮一法师的兰陀寺隔着山坞的水，从上面莘野的静室流来，发源于念佛堂，从而成为狮子林峡谷中的水。沿东冈幻住庵旁边，往北一里就走到一间静室，是天香静室，当时寺中没有人。进去讯问莘野的住所，小沙弥指着盘绕深远的崖间，在陡崖的西面。于是从背后攀崖而上，穿树林绕石阶，都是在深深的翠绿中走，因为这里没有高大的松树，只有缤纷的杂木，而道路重叠在其中，又是一种景致。转数十道弯，将近一里，往东登冈，就是野愚的住处；往西攀缘山崖穿过峡谷，就是去莘野住

处的路。于是往西傍靠山崖，横穿半里，有一处静室高悬在峡谷中，门关着不能进去，这是悉檀寺库头所建筑的。从静室前往西下到兰陀寺，从寺背后攀登而上，又半里就到莘野的静室。那时知道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静室，等走到时静室的门又关着，知道沈翁另有拜访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询问。于是从静室的左边上，又到一处静室。主持的僧人也外出了，有徒弟在，询问他，原来他的师傅是兰宗。又问："沈翁在哪里？"回答说："在他的居室。"问："居室为什么关着？"回答说："偶然出去，应当不会太远。"我想返回去，把从省会所带来的信送给他。这徒弟说："恐怕再下去也没地方找，不如留在这里我代送。"听从了他的话。又从左边峡谷经过珠帘翠壁，登台进入一室，是影空的栖身处。影空不在。于是从室的左边横转向东走，一里，进入野愚的静室，是所谓的大静室。有三间堂屋横列其前，下面对着绝壁。其堂屋窗户明亮宽敞，坐在其中如同浮在云端，可以称得上幽静清爽。室中众位高僧都在。野愚出来迎接。我进去后询问，是兰宗、影空以及罗汉壁的慧心等静侣。这天野愚设饭食招待众静侣，就留我吃饭。饭后，看见我携带着书箧，于是各人取箧中的书传阅。唯独兰宗津津乐道，不忍释手，因为他曾经云游过我的家乡，并且潜心于文教。

接着取道从林中往西去罗汉壁，从念佛堂下经过，堂被树林遮蔽，没有看见，竟然向西平行。共一里半，磐石上有石屋，进去问路。顺石屋西南走半里，越过一道突起的山口，就是所谓的望台，此座山往下坠，就是建盖大觉寺的地方。望台西边，山势往里退，下面围成峡谷，而旃檀林静室傍靠在那里。峡谷西边又有一支山脉，从山尖前伸下去，这是旃檀岭，就是西边和罗汉壁分界的山。这支山脉往下坠，就成为正中的一支，是寂光寺、首传寺傍靠的山，往前越过息阴轩，转东延伸到大士阁结束。从望台往西平行，又走二里半然后经过此岭。岭的西边，石崖渐渐出现，高高簇拥在后面。于是转向北上半里，到碧云寺。寺是北京法师的众徒弟所建盖的，香火较

旺，因为仰慕法师之名而来的人多。法师所住的真武阁，还在背后悬崖上的凹嵌处。于是从寺后取道，曲折而上。半里，进入阁中，满阁中都是参拜叩头的男女，却没见法师。我看见阁东有很深幽的台，独自探看。一位老僧正在台上洗脚，我心中明白就是法师了，拱手等待。法师立即跳跃而起，握着我的手臂呼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且详细解释。手里拿着的两只袜子没穿，并指着自己的胸说："我为此中十分忙，袜子的污垢二十年没洗。"正要把袜子拿给我看，而那些男女闻声拥来，不停地膜拜，台小容纳不下，就分批轮换着来。法师和他们讲话，对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得不一样，讲到念佛修果，娓娓而谈，滔滔不绝。当时因为路远，我先告辞出来。看见崖后有路可以攀登，又攀援而上。转向东，到达一道峡谷上边，有能坐人的石室，由险梯登上去。

又下到碧云庵。恰巧慧心在，因为返回悉檀寺的路太远，他留我住宿。寺中的主持因没有被子而为难，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我于是急忙下山。往南走二里，经过白云寺，已经是暮色降临。从寺北沿着中支山脉侧边走，道路渐渐平坦而宽阔。二里，经过首传寺，黑暗中不能看到什么。又往东南走一里多，经过寂光寺。一里，经过大觉寺。又往东一里经过西竺寺，离开大路，在松林中行走，茫然看不见。又走二里经过悉檀寺前，几乎顺龙潭外下去，回头看见灯影，才转回来寻找寺。来到寺门，则前面的十方堂早已关了，不肯打开，敲左侧门，才得以进去住宿。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吃饭。弘辨说："今天竖塔心，是吉日，可以一同去看一看。有幸确定一处地方，就可以把静闻师的遗骨入塔。"我很高兴。弘辨在前面带路，顺龙潭往东二里，经过龙砂内支。其侧边有一个洞，在塔基北面半里处，山脉从塔基分开处正正地悬挂下去。早先有三座塔，都是本无法师的高徒。最南的一座塔，就是仙陀、纯白的师傅。法师原是嵩明州籍贯，仙陀、纯白从前也是表兄弟，都是法师的外甥，后跟随法师披僧衣、剃发出家，又成为师傅

徒弟。法师在本无之前去世，本公为他在这里选择墓地，并且又亲自为他作记。我对辨公说，请在南面建静闻坟穴。辨公请我广泛挑选。岭北又有本公塔，也听从选择。我认为静闻的墓穴靠近仙陀的师傅为好，于是商议定了。静闻的遗骨这一天下葬。

【原文】

二十七日 （有缺文）余见前路渐翳，而支间有迹，可蹑石而上，遂北上攀陡之。屡悬峻梯空，从崖石间作猿猴升[①]。一里半，则两崖前突，皆纯石撑霄，拔壑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标空中[②]，自上凌之，复有一线连脊，又如琼台中悬，双阙并倚也。后即为横亘大脊。披丛莽而上，有大道东西横山脊，即东自鸡坪关山西上而达于绝顶者[③]。因昔年运砖，造城绝顶，开此以通驴马。余乃反从其东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处上平下嵌，俯瞰莫可见，不若点头峰之突耸而出，可以一览全收也。

其脊两旁皆古木深翳，通道于中，有开处下瞰山后。其东北又峙山一围，如箕南向，所谓摩尼山也[④]，即此山余脉所结者。其西北横拖之支，所谓后趾也，即南耸而起为绝顶者。故绝顶自南壑望之，如展旗西立，罗汉九层之脊，则如展旗东立；自北脊望之，则如展旗南立，后趾之脊，则如展旗北立。此一山大势也。若桃花箐过脊，又在绝顶西南峡中，南起为香木坪之岭，东亘为禾字孔之脊，与罗汉壁、点头峰南北峙为两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对山而非鸡足矣。若南条老脊，自香木而南走乌龙坝，罗汉壁、

点头峰，又其东出之支，非老干矣。山后即为罗川地，北至南衙，皆邓川属，与宾川以此山脊为界，故绝顶即属邓川，而曹溪、华首，犹隶宾川焉。若东北之摩尼，则北胜、浪沧之所辖，此又以山之东麓鸡坪山为界者也。从脊直北眺，雪山一指竖立天外，若隐若现。此在丽江境内，尚隔一鹤庆府于其中，而雪山之东，金沙江实透腋南注，但其处逼夹仅丈余，不可得而望也。

由脊道西行，再隆而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罗汉壁东旃檀岭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后趾北下鹤庆道也；交脊而东北下者，此罗川道也；随脊而西者，绝顶道也。于是再上，再纡而北，又二里余而抵绝顶之下。其北崖雪痕皑皑，不知何日所积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门。门外坠壑而下者，猢狲梯出铜佛殿道；由北门出，陟后脊转而西南下者，束身峡出礼佛台，从华首门会铜佛殿道。而猢狲梯在东南，由脊上；束身峡在西北，由霤中[5]。此登顶二险，而从脊来者独无之。

入门即迦叶殿。此旧土主庙基也，旧迦叶殿在山半。岁丁丑[6]，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遂捐资建此，而移土主于殿左。其前之天长阁，则天启七年海盐朱按君所建。后有观风台，亦阁也，为天启初年广东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宝楼。后又有善雨亭，亦张按君所建，今貌其像于中。后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蘧庐[7]，语意大含讥讽。殿亭四围，筑城环之，复四面架楼为门：南曰云观，指云南县昔有

彩云之异也；东曰日观，则泰山日观之义；北曰雪观，指丽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观，则苍山、洱海所在也。张君于万山绝顶兴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铜殿运致之[8]，盖以和在省城东，而铜乃西方之属，能剋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谓鸡山为丽府之脉，丽江公亦姓木，忌金剋，将移师鸡山，今先杀其首事僧矣。余在黔闻之，谓其说甚谬。丽北鸡南，闻鸡之脉自丽来，不闻丽自鸡来，姓与地各不相涉，何剋之有？乃至此而见铜殿具堆积迦叶殿中，止无地以竖，尚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内，天长以后，为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叶殿，又陕西僧所主，以张按君同乡故，沐府亦以铜殿属之，惜两僧无道气，不免事事参商[9]，非山门之福也[10]。余一入山，即闻河南、陕西二僧名，乃抵绝顶，将暮，见陕西僧之叔在迦叶殿，遂以行李置之。其侄明空，尚在罗汉壁西来寺。由殿侧入天长阁，盖陕僧以铜殿具支绝迦叶殿后正门，毋令从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宝楼下，留余晚供。观其意殊愤愤。余于是皆腹诽之[11]。还至土主庙中，寒甚。陕僧爇火供果，为余谈其侄明空前募铜殿事甚悉。“今现在西来，可一顾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　晨起寒甚，亟披衣从南楼观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后，即录碑文于天长、善雨之间。指僵，有张宪副二碑最长，独不及录。还饭迦叶殿。乃从北门出。门外冈脊之上，多卖浆瀹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岂即向

所谓舍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而西下，过一敝阁，乃南下束身峡。巨石双迸，中霤成坑，路由中下，两崖逼束而下坠甚峻，宛转峡中，旁无余地，所谓"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从其前，多卖香草者，其草生于山脊。

循舍身崖东南转，为曹溪、华首之道；绕庵西转，盘绝壁之上，是为礼佛台、太子过玄关。余乃先过礼佛台。有亭在台东，亦中圮，台峙其前石丛起中，悬绝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于深壑中，乃绝顶北尽处也，其下即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窥耳。其东南壑中，则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坞相对者，香木坪也。是台当绝顶西北隅悬绝处，凌虚倒影，若浮舟之驾壑，为一山胜处，而亭既倾敝，不容无慨。台之北，崖壁倒悬，磴道斩绝，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萼瓣上迸，若蒂斯启。遥向无路，乃栈木横崖端，飞虬接翼于层峦之上，遂分蒂而蹈，如入药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奥窟，正当佛台之下，乃外石之附内石而成者，上连下迸，裂透两头。侧身而进，披隙而出，复登南台之上。仍东过伏虎，循岩傍壁，盘其壑顶。仰视矗崖，忽忽欲堕，而熟知即向所振衣蹑履于其上者耶。

东南傍崖者一里余，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侧有水一泓，在矗崖之下，引流坠壑，为众派之源，有似宗门法脉也。稍下，路分为二，正道东南循崖平去，小径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从此小径是。西循之一里余，

转而北逾一嘴，已盘礼佛台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东南壑底，终无下处，乃从旧路返。二里，出循崖出道，过八功德水，于是崖路愈逼仄，线底缘嵌绝壁上，仰眺只觉崇崇隆隆而不见其顶，下瞰只觉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悬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缀身其间，不辨身在何际也。

东一里，崖势上飞，高穹如檐，覆环其下，如户阈形，其内壁立如掩扉，盖其石齿齿，皆堕而不尽，堕之余，所谓华首门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几，盖即绝顶观海门下危崖也。门之下，倚壁为亭，两旁建小砖塔襄之，即经所称迦叶受衣入定处，待六十百千岁以付弥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偈镌壁间，而倪按院大书"石状奇绝"四字，横镌而朱丹之。其效颦耶[12]？黥面耶[13]？在束身书"石状大奇"，在袈裟书"石状又奇"，在兜率峡口书"石状始奇"，凡四处，各换一字，山灵何罪而受此耶？

又半里，矗崖东尽，石脊下垂，有寺倚其东，是为铜佛殿，今扁其门曰传灯寺，盖即绝顶东突，由猢狲梯下坠为此，再下即迦叶寺，而为西南支发脉者。寺东向，大路自下而来，抵寺前分两岐：由其北峡登寺后猢狲梯，为绝顶前门道，余昨从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转，过华首门，上束身峡，为绝顶后门道，余兹下所从来者。盖寺北为峡，寺西为崖，寺后猢狲梯由绝顶垂脊而下，乃崖之所东尽而峡之所南环者也。寺北有石峰突踞峡中，有庵倚其上，是为袈裟石。余初不知其为袈裟石也，望之有异，遂不入铜佛殿

而登此石。至则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纹离披作两叠痕，而上有圆孔。僧指其纹为迦叶袈裟[14]，指其孔为迦叶卓锡之迹。即无遗迹，然其处回崖外绕，坠壑中盘，此石缀崖瞰壑，固自奇也。僧瀹米花为献，甚润枯肠。余时欲下放光、圣峰诸寺，而不能忘情于猢狲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乃自然石级，有叠磴痕可以衔趾，而痕间石芒齿齿，著足甚难。脊左瞰即华首矗崖之上，右瞰即袈裟坠壑之端，其齿齿之石，华首门乃垂而下，此梯乃错而上者，然质则同也。上半里，数折而梯尽，仍从峡上。问去顶迥绝，乃返步下梯，由铜佛殿北东下峡中。

一里，横盘峡底，有庵当其中，所谓兜率庵也，已半倾。其后即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处，庵前峡复深坠。循庵横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洼内嵌，前后巨树流荫，并鹤峋居士诗碑[15]。其前峡遂深蟠，路从其上，又分为两：循右峡中西南下者，为迦叶寺、圣峰寺西支大道；循左崖下东向行者，为西来寺、碧云寺、罗汉壁间道。余时身随西峡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尝不神飞罗汉壁间也。下半里为仰高亭，在悬峡中，因圮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峡，为迦叶寺，其门东向，中亦高敞。此古迦叶殿，近因顶有新构，遂称此为寺云。入谒尊者[16]。从其前南向循歧而下，其路峻而大。两丐者覆松为棚。曲折夹道数十折，一里余而至会灯寺。寺南向，入谒而出。东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东趋。其路坦而大，一里为圣

峰寺。寺东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后有杰阁，其势甚雄拓。阁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阁称之。从此北瞻西来寺，高缀层崖之上，屏霞亘壁，飘渺天半，其景甚异。出寺，东随陇行，二里，过白云寺。又从其右东行一里半，过慧林庵，则左右两溪合于前而陇尽。遂渡其左峡，东过大觉寺蔬园，一里，从息阴后逾中支之脊，从千佛阁前观街子。街子者，惟腊底集山中[17]，为朝山之节[18]，昔在石钟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觉，为诸寺之中也。由街子东半里，过西竺寺，又二里余，入悉檀。

具餐后，知沈公莘野乃翁。来叩，尚留待寺间，亟下楼而沈公至，各道倾慕之意。时已暮，寺中具池汤候浴[19]，遂与四长老及沈公就浴池中[20]。池以砖甃，长丈五，阔八尺，汤深四尺，炊从隔壁釜中，竟日乃温。浴者先从池外挽水涤体，然后入池，坐水中浸一时，复出池外，擦而涤之，再浸再擦，浸时不一动，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盘浴后，入滇只澡于温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注释】

①从崖石间作猿猴升：原脱“猿”字，据徐本补。

②建标：竖物作为表识。

③鸡坪关：今名同，在鸡山东麓，炼洞正北。

④摩尼山：今作牟尼山，在永胜县南隅，属片角区。

⑤霤（liù 溜）：原为屋檐下接水的长槽，此处泛指承水的槽。

⑥丁丑：崇祯十年，1637 年。

⑦蘧（qú 渠）庐：旅舍。

⑧中和山铜殿:《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载:“鸣凤山,在昆明县东,距金马山三里,旧名鹦鹉山,明巡抚陈用宾易今名。上有太和宫诸胜。”“太和观,在昆明县东鸣凤山,中有铜亭,楹柱檐瓦皆铜铸成,地甃大理石,极瑰丽。其右为环翠宫。”疑《游记》“中和山”为“太和山”之误。鸣凤山海拔2058米。昆明金殿系明万历三十年(1602)云南巡抚陈用宾创建,但崇祯十年(1637)已撤迁到鸡足山。现铜殿系清康熙十年(1671)吴三桂重铸,又称铜瓦寺。殿宽、深皆6.2米,高6.7米,门窗柱瓦、帏幔、神像、供桌等全部用铜雕铸成,总重量约250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⑨参(shēn 伸)、商:原为二星名,此出则彼没,两不相见,故常用以比喻互不和睦。

⑩山门:佛寺多在山间,佛寺的大门因称山门。

⑪腹诽:口里不说,心中不以为然。

⑫颦(pín 贫):皱眉。效颦:丑妇人学美女西施捧心皱眉,愈加难看,常比喻以丑拙学美好为效颦。

⑬黥(qíng 晴)面:在脸上刺字,再涂上墨。

⑭迦叶:梵文摩诃迦叶波的略称,“摩诃”是大的意思,“迦叶波”是他的姓。大迦叶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释迦死后,第一次会诵佛教总集《三藏》时,他是召集人。袈裟(jiāshā 加沙):梵文音译,为佛教僧尼的法衣。

⑮居士:通常称在家修道而又受过三归、五戒的佛教徒为居士。

⑯尊者:凡已成罗汉的和尚,为僧中之尊,故称为尊者。

⑰腊底:腊月底,年底。

⑱朝山:佛教徒到名山大寺进香拜佛,称为朝山。

⑲汤:热水。

⑳长(zhǎng 掌)老:佛教徒对住持僧的尊称。

【译文】

二十七日 (有缺文)我看见前边的路渐渐被遮蔽了,而旁边有痕迹,可以踩着石头而上,于是往北向上攀登。多次悬空在陡峻的石梯上,顺着崖石像猿猴一样升登。一里半,则两边的崖壁向前突出,都是纯粹的石壁撑向云霄,从壑谷中拔地而起,从下面望,像

在空中竖物作为表识，从上面登攀，又有一线连接的山脊，像琼台悬在中间，两座宫阙并列相靠。背后就是横亘的大山脊。披开丛密的草莽而上，有条大路从东到西横穿山脊，就是从东边的鸡坪关山往西上而到达绝顶的路。因往年运砖到绝顶建墙，开辟出这条路让驴马通行。我于是返回来顺大路往东走半里，登攀重崖叠嶂而上。然而这里上平下嵌，俯身下视什么也不能看到，不像点头峰那样突立而出，可以一览无遗。

山脊两边被古树遮蔽了，道路从其中通过，有开阔的地方往下看到山背后。东北又峙立着一围山，如同朝南的箕，所说的摩尼山，就是此山的其余支脉所聚成的。西北横伸的支脉，所说的后趾，就是往南耸立而形成绝顶的山脉。所以从南壑看绝顶，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西边，罗汉壁的九层山脊，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东边；从北边的山脊看，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南边；后趾的山脊，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北边。这是一架山的大致形势。至于越过桃花箐的山脊，又在绝顶西南的峡谷中，南边起自香木坪之岭，往东延伸为盒子孔的山脊，与罗汉壁、点头峰南北对峙，分成两部分。那是在鸡足山三峰的西南峰之外，是对面的山而不是鸡足山。至于南部的那支主脊，从香木坪往南走向乌龙坝，罗汉壁、点头峰又是其往东分出的支脉，不是主干。山后就是罗川地，往北到南衙，都是邓川州的属地，与宾川州以此座山脊分界，所以绝顶就属于邓川州，而曹溪寺、华首门仍隶属于宾川州。至于东北边的摩尼山，则是北胜州、浪沧卫所辖，那又是以鸡足山东麓的鸡坪山为分界的。顺山脊直北眺望，一指雪山竖立在天外，若隐若现。那是在丽江府境内，其中还隔着一个鹤庆府，而雪山的东边，金沙江穿过山侧往南流，但其处狭窄得只有一丈多，无法看到。

顺山脊上的路往西走，山脊又二次隆起，五里，有路从南边往上延伸，这是去罗汉壁东边旃檀岭的路；和脊交会而往西北去的，是沿后趾北面去鹤庆府的路；和脊交会而往东北下的，是去罗川的

路；顺脊往西去的，是上绝顶的路。于是再往上走，再迂回向北，又走二里多就来到绝顶之下。北面山崖上雪迹皑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积起的。又往南上半里，进入南门。门外从沟壑中坠下去的，是猢狲梯出到铜佛殿的路；从北门出去，登上后山脊而往西南下，从束身峡出到礼佛台，是从华首门会铜佛殿的路。而猢狲梯在东南，顺脊往上走；束身峡在西北，顺水槽中去。这是攀登顶峰的两处险景，而从脊上过来就一处也没有。

进门就是迦叶殿。这里原来是土主庙的地基，原迦叶殿在山腰。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巡按张君认为顶峰不能不尊奉迦叶尊者，于是捐资在这里修建迦叶殿，而把土主庙迁移到殿左边。殿前的天长阁，则是天启七年(1627)海盐县人朱巡按所修建的。背后有观风台，也是阁，是天启(1621～1627)初年广东省潘巡按所修建的，如今改名为多宝楼。后面还有善雨亭，也是张巡按修建的，如今亭中画有他的像。后来西川倪巡按改名为西脚蘧庐，大有讥讽的含义。殿亭四周，筑墙环绕，在四边盖楼为门：南面名云观，是指云南县从前有彩云的奇异景观；东面名日观，则是取泰山日观的含义；北面名雪观，是指丽江府的雪山；西面名海观，则是苍山、洱海所在之处。张君在万山丛中的绝顶兴建此巨大工程，而沐府也顺应他的心意，把太和山铜殿搬移过来，大概因为太和山在省城东，而铜是西方的属相，能剋木，所以从那里移到这里。有人制造流言以阻止迁移，说鸡足山是丽江府的山脉，丽江知府也姓木，忌讳金剋，要调动军队到鸡足山，如今先杀了那首先倡导的僧人。我在贵州省时听到后，认为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丽江府在北、鸡足山在南，只听说鸡足山脉从丽江府伸来，没有听说丽江府山脉从鸡足山伸来，姓氏与地名各不相干，有什么相剋的？等到了这里就看见铜殿器具堆积在迦叶殿中，只是没有地方竖起来，还等沐府前来选择位置，没有受到阻碍。只是一道墙以内，天长阁之后，是河南省的僧人主持，前面新建的迦叶殿，又是陕西省的僧人主持，陕西僧人因为和按察使张

君是同乡的原故，沐府也把铜殿交给他，可惜两个僧人道气不同，不免事事不和睦，不是佛门之福。我一进山，就听说河南、陕西二位僧人的名字，等到了顶峰时，太阳即将落山，看见陕西僧人的叔父在迦叶殿，于是把行李放在那里。他的侄儿明空还在罗汉壁的西来寺。我是从殿旁进天长阁的，因为陕西僧人把铜殿器具支撑起来，隔断了迦叶殿后的正门，不让从正门进入。河南僧人住在多宝楼下面，留我吃晚饭。看到他心中特别愤愤不平，我对此口里不说，心中不以为然。回到土主庙中，很冷。陕西僧人点燃火、摆出果点，对我很详细地谈论其侄明空在前为铜殿募化的事。说"现在在西来寺，可去会一会他"。我答应着。

二十八日　早晨起来很冷，急忙披衣到南楼观看日出，明亮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早餐后，就在天长阁、善雨亭之间录碑文。手指冻僵了，有张副都御史的两块碑文最长，唯独来不及录。回到迦叶殿吃饭。于是从北门出去。门外的冈梁上，有很多卖浆煮粉的人。脊西都是向下覆盖的陡崖，难道就是从前所说的舍身崖吗？往北从脊上走一里，于是转向西下，经过一处破阁，就往南下束身峡。巨石向两边裂开，中间的洞穴成为坑，路从中下去，两旁的石崖紧紧约束而且很陡地往下坠，在峡谷中辗转，旁边没有余地，就是所说的"束身"之意。下半里，来到一块小平地，伏虎庵傍靠在这里。庵向南，在庵前面，有很多卖香草的人，这种草生长在山脊。

沿舍身崖往东南转，是去曹溪寺、华首门的路；绕庵往西转，盘旋绝壁而上，那是礼佛台、太子过玄关。我于是先去拜访礼佛台。台东有亭，中间也坍塌了，礼佛台峙立在其前丛丛耸起的乱石中，悬空于深壑的绝壁上。往北眺望陡直的石崖，倒插在深壑中，是绝顶北边尽头处，其下就是桃花箐，只是石崖突出而不能俯视。其东南的壑谷中，则放光寺在那里；其西隔坞相对的地方，是香木坪。这礼佛台位于绝顶西北边尽头处，凌空倒影，像浮舟驾于深壑之上，是全山的著名胜景，然而亭已经倒塌废坏，不容不产生感慨。台北，崖

壁倒挂，石阶路断绝，而从西边崖上俯瞰深壑中，石瓣朝上裂开，像要开放的花蒂。向远处去没有路，而栈道横在崖端，像飞虬从层层山峦之上连接两边，于是踩着裂开的石花蒂，如同进入芍药花冠，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进其深窟，正好位于礼佛台之下，深窟是外石靠近内石而形成的，上连下开，裂缝穿透两头。侧身进去，穿裂隙而出，又登到南台之上。仍然往东经过伏虎庵，沿岩靠壁，盘绕其壑顶。抬头看矗崖，恍忽摇摇欲堕，而谁知道就是刚才行走在上面、抖衣去尘的地方呢。

往东南沿着崖壁走一里多，有房屋靠在崖上，名曹溪寺。因为寺旁有一塘水，在矗崖之下，分出水流坠入沟壑，是各股水流的源头，有如禅宗法门之脉。逐渐下，路分成两条，正路向东南沿崖壁平去，小路往西下陡坡。我看到放光寺在西南边的壑谷，便以为从这条小路走对。往西顺小路走一里多，转向北翻一道山口，已经绕到礼佛台之下，其西北是去桃花菁的路，而东南的壑谷底下，最终没有下脚的地方，于是从原路返回。二里，出到沿崖壁走的正路，经过八功德水，这里崖上的路越来越狭窄，线一样环绕、镶嵌在绝壁上，抬头看只觉得高大穹隆而看不见其顶，往下俯瞰只觉得幽远深隐而无法看清其底，如悬挂着的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置身图中，分辨不出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往东一里，崖势向上飞，像屋檐般的高高穹隆，环盖其下，如门如槛，其内崖壁耸立，如同关着的门扇，原来崖石齿状排列，全往下堕落，而堕落不尽的剩余部分，是所谓的华首门。门高二十丈，上面穹隆覆盖的部分，又不知一共有多高，大概就是绝顶上看到的海门下的陡崖。华首门之下，傍靠壁建有亭，两旁建有小砖塔相配，就是经书所说的迦叶尊者受衣入定处，等到六十百千岁时交给弥勒佛。天台县人王十岳〔士性〕副都御史题写的诗偈镌刻在壁间，而倪巡按书写的“石状奇绝”四个大字，横刻并且涂成红色。是效颦呢？还是黥面呢？在束身崖书写“石状大奇”，在袈裟石书写“石状又奇”，

在兜率缺口书写“石状始奇”，一共四处，各处换一个字，山灵有什么罪要受这种惩罚呢？

又半里，矗崖东边尽头处，石脊往下垂，东面傍靠着寺，这是铜佛殿，如今殿的扁额上写着传灯寺，原来就是绝顶向东突起，从猢狲梯下坠到的地方，再下就是迦叶寺，从而成为鸡足山西南支的发起山脉。寺向东，大路从下面而来，到寺前分成两条：顺其北峡攀登寺后的猢狲梯，是去绝顶前门的路，也是我昨天从上面所俯瞰到的路；从寺前沿崖往西转，经过华首门，上束身峡，是去绝顶后门的路，也是我现在往下所走来的路。原来寺北是峡谷，寺西为崖壁，寺后猢狲梯顺绝顶垂脊而下，是矗崖东边尽头而峡谷向南绕的地方。寺北有石峰在峡谷中突起，石峰上傍靠有庵，那是袈裟石。我开初不知道它是袈裟石，看着有些异常，就没进铜佛殿而登此石。到达时庵里的僧人迎接我坐在石上。石纹分散出两层痕迹，而上部有圆孔。僧人说，石纹为迦叶尊者的袈裟，圆孔为迦叶尊者插放锡杖的遗迹。即使没有迦叶的遗迹，这里曲折的山崖往外绕，下坠的壑谷盘在中间，缀连山崖，能俯瞰深壑，本来就是奇观。僧人泡米花给我吃，饥肠大为滋润。我当时准备下放光、圣峰等寺，但不能忘情于猢狲梯，于是沿袈裟石往右边上。半里，登梯。梯是自然生成的石阶，有层叠的阶痕能够衔住脚趾，但阶痕石尖齿状排列，很难落脚。往脊左俯瞰就是华首门矗崖之上，往右俯瞰就是袈裟石下坠的壑谷口，那种齿状排列的石崖，在华首门是往下垂，此猢狲梯是倒转为向上升，而石质则是相同的。上半里，数次转折而石梯已尽，仍然顺峡谷上。询问距离绝顶很远，于是返回顺石梯往下走，从铜佛殿北往东下到峡谷中。

一里，横绕峡谷底，有庵位于其中，是所说的兜率庵，已经倒塌了一半。庵后就是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出的地方，庵前峡谷又深深下坠。沿庵横穿峡谷，顺左边山崖下半里，崖底有洼坑往内嵌，前后有巨大的树荫飘动，有鹤峋居士的诗碑。前边的峡谷于是弯曲得

很厉害，道路从峡谷往上，又分成两条：沿右峡谷中间往西南下，是去迦叶寺、圣峰寺西支山脉的大路；沿左崖下往东行，是去西来寺、碧云寺、罗汉壁的小路。我当时虽然身子顺西峡谷而下，却一步一回头看，思想完全飞到罗汉壁间了。下半里为仰高亭，悬在峡谷中，因坝塌而没进去。下完之后，又走半里出峡，为迦叶寺，寺门向东，寺中也高大宽敞。这是古迦叶殿，近来因在绝顶上新建了迦叶殿，于是称这里为寺。进去拜迦叶尊者。从寺前往南沿岔路而下，其路陡但宽大。两个乞丐用松树搭成棚。曲折狭窄的路转了数十道弯，一里多就到会灯寺。寺向南，进去叩拜而出。往东下半里，有向西去的岔路，是去放光寺的路。怕太阳落山来不及走到，就不向西走而往东赶路。道路平坦而宽大，一里到圣峰寺。寺向东，坐落在分支山脉上，前面有巨大的牌坊，后面有高高的阁，气势十分雄伟开阔。阁祭祀玉皇，如今都称其为玉皇阁。从这里往北看西来寺，高高点缀在层层崖壁之上，屏障云霞，横贯崖壁，飘渺于天空中，景致非常奇异。走出寺，往东顺陇行，二里，经过白云寺。又顺寺右往东走一里半，经过慧林庵，于是左右两条溪在前面会合而陇尽。就穿过庵左边的峡谷，往东经过大觉寺菜园，一里，从息阴轩后翻越中支的山梁，走千佛阁前观览街子。赶街的人只有年底才在山中聚集，是朝山的节日，从前在石钟寺前面，如今移到这里以便靠近大觉寺，也处于各寺的正中。顺街子往东走半里，经过西竺寺，又走二里多，进入悉檀寺。

吃晚餐后，知道沈公〔莘野的父亲。〕来叩拜，就留在寺中等待，急忙下楼而沈公来到，各自诉说倾心仰慕的心意。天已经黑了，寺中准备了热水等候沐浴，于是和四位住持僧以及沈公在池中沐浴。池子是砖砌的，一丈五长、八尺宽，热水有四尺深，在隔壁大锅中烧水，一整天才热。沐浴的人先在池子外用水洗身子，然后进入池子，坐在水中泡一段时间，又出到池外，边擦边洗，再泡再擦，泡的时候一动不动，怕污垢落进池中。我从在三里盘沐浴后，进入云南省只

在温泉洗澡，这种方式的沐浴，也是很少遇到过啊。

【原文】

二十九日　饭于悉檀，同沈公及体极之侄同游街子。余市鞋，顾仆市帽。遇大觉遍周亦出游，欲拉与俱。余辞岁朝往祝，盖以其届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别去，余食市面一瓯①。一里余，从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见其额为福宁寺，问道而出，犹不知为幻住也。由其右过峡西北行，一里而入兰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东楼，艮一师出迎。问殿前所卧石碑。曰："此先师所撰迦叶事迹记也"。昔竖华首门亭中，潘按君建绝顶观风台，当事者曳之顶，将摩镌新记，艮一师闻而往止之，得免，以华首路峻不得下，因纡道置此。余欲录之，其碑两面镌字，而前半篇在下。艮一指壁间挂轴云："此即其文，从碑誊写而出者。"余因低悬其轴，以案就录之。艮一供斋②，沈公亦至。斋后，余度文长不能竟，令顾仆下取卧具。沈公别去，余订以明日当往叩也。迨暮，录犹未竟，顾仆以卧具至，遂卧兰陀禅榻。顾仆传弘辨、安仁语曰："明日是除夕，幸尔主早返寺，毋令人悬望也。"余闻之，为凄然者久之。

三十日　早起盥栉而莘野至，相见甚慰。同饭于兰陀。余仍录碑，完而莘野而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较坦，一里，转而东，一里出莘野庐前小静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楼，则沈公在而莘野未还。沈公为具食，莘野适至，遂燕其楼。父子躬执爨，煨芋煮蔬，甚乐也。莘野恳令顾仆取卧

具于兰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静室为分[3]。"余从之，遂停寝其楼之北楹。其楼东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两峰，甚舒而称。楼前以杪松连皮为栏，制朴而雅，楼窗疏棂明净。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薄暮，凭窗前，瞰星辰烨烨下垂，坞底火光，远近纷挐[4]，皆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与瑶池月下，又一观矣！

【注释】

①瓯(ōu 欧)：装酒或食物的小盆。

②斋(zhāi 摘)：又称斋食，即不带动物油荤的素食。

③常住：寺僧不游方的称为常住。

④纷挐(ná 拿)：相互牵引。

【译文】

二十九日　在悉檀寺吃饭，和沈公以及体极的侄儿一同游览街子。我买鞋，顾仆买帽。遇到大觉寺的遍周也出来游览，想拉我和他一齐游。我以过年再去祝寿辞谢了他，因为到时他满七十岁。过了中午，沈公先告别而去，我吃了一小盆面。走一里多，顺大乘庵上幻住庵。走一里进入幻住庵，看见庵的扁额是福宁寺，问路后就出来，还不知就是幻住庵。从庵右穿过峡谷往西北行，走一里就进入兰陀寺，寺向南。从正殿进到其东楼，艮一法师出来迎接。询问殿前平卧的石碑。艮一回答说："这是先师所撰写的迦叶事迹碑记。"从前立在华首门的亭中，潘巡按在绝顶建观风台，办事的人把碑拖到顶上，准备磨掉刻新碑记，艮一法师闻知后前去制止，碑得以幸免于毁，因为华首门路陡难以下来，于是绕道放在这里。我准备录下来，其碑两面刻字，而前半篇在下面。艮一指着壁间的挂轴云："这就是碑文，从碑上誊写下来的。"我于是把卷轴挂低，把书案

移近录写碑文。艮一供应斋饭，沈公也来了。吃斋饭后，我估计碑文长不能录完，让顾仆下去取卧具。沈公告别离去，我约定明天要去叩拜。到傍晚，碑文还没录完，顾仆把卧具拿来了，于是在兰陀寺禅榻睡卧。顾仆转告弘辨、安仁的话说："明天是除夕，希望你的主人早点回寺，不要让人悬挂盼望。"我听后心里凄然了很久。

三十日　早晨起床梳洗而莘野来到，相见十分快慰。一同在兰陀寺吃饭。我仍然录碑文，录完后莘野已经离去。于是从兰陀寺沿山脊往北上，道路较平，一里，转向东，一里出到莘野庐前的小静室。又半里就到莘野楼，而沈公在但莘野还没回来。沈公为我准备饭，莘野恰好回来，于是在他的楼上吃饭。父子一起自己做饭，煨芋煮菜，十分快乐。莘野请我让顾仆去兰陀寺取卧具，说："同样是天涯地角，何必以寺院、静室为界限。"我听从了，就住宿在他楼上的北间。楼向东南，前面俯瞰重重山壑，左右怀抱两座山峰，十分舒坦而且对称。楼前用连皮的桫松为栏，制作简朴而雅致，楼窗宽大明净。在万山深处度过除夕，这一夜胜过世间千百夜。将近傍晚，靠在窗前，看着晨辰垂下的明亮星光，而坞底的火光，远近相互牵引，都是朝山的人，通宵光亮不断，和月光下的瑶池一样，又是一大观啊！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六①

【题解】

《滇游日记六》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徐霞客游遍鸡足山上各风景胜迹,考察山形地貌,遍搜山中的清泉、悬瀑、陡崖、奇树、静室,了解诸寺缘起,抄录碑刻,寻访遗迹,还记载了正月十五观灯、人工喷泉、架桥渡水、山中建筑特点及僧侣饮食、论经、养花、赴斋、祭扫等生活情态。明末是鸡足山发展的鼎盛时期,《徐霞客游记》从动态反映鸡足山的盛况,对鸡足山所作的全面详尽的记录,比之于志书更加生动感人,是研究明代佛教名山的典型资料。

徐霞客接受丽江府土官木增的邀请,于正月二十二日离开鸡足山赴丽江。途经中所屯、北衙、西邑、松桧、辛屯、冯密等,从南往北,游屐纵贯鹤庆府。沿途游腰龙洞、鸡鸣寺,探龙珠山的石穴,考察了南衙和北衙的银矿。往北再经七和,过邱塘关,二十五日抵丽江府。二十九日,木增迎徐霞客移居解脱林。

【原文】

己卯正月初一日[②]　在鸡山狮子林莘野静室。是早天气澄澈，旭日当前。余平明起，礼佛而饭，乃上隐空、兰宗二静室。又过野愚静室，野愚已下兰宗处。遂从上径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为白云师禅栖之所，狮林开创首处也。先是有大力师者，苦行清修，与兰宗先结静其下，后白云结此庐与之同栖，乃狮林最中，亦最高处。其地初无泉，以地高不能刳木以引。二师积行通神，忽一日，白云从龛后龙脊中垂间，劖石得泉[③]。其事甚异，而莫之传。余入龛，见石脊中峙为崖，崖左有穴一龛，高二尺，深广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檐，泉从檐内循檐下注，檐内穴顶中空，而水不从空处溢，檐外崖石峭削，而水不从削处坠，倒注于檐，如贯珠垂玉。穴底汇方池一函，旁皆菖蒲茸茸，白云折梅花浸其间，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为奇，因询此龙脊中垂，非比两腋，何以泉从其隆起处破石而出？白云言："昔年剜石得之，至今不绝。"余益奇之。后遇兰宗，始征其详。乃知天神供养之事，佛无诳语，而昔之所称卓锡、虎跑，于此得其征矣。龛前编柏为栏，茸翠环绕，若短屏回合。阶前绣墩草，高圆如叠，跏趺其上[④]，蒲团锦茵皆不如也[⑤]。龛甚隘，前结松棚，方供佛礼忏[⑥]。白云迎余茶点，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静室可娱，乞少延憩，当瀹山蔬以待也。"余从之。西过竹间，见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辟者，前甃石为台，势甚开整，室之

轩几，无不精洁[7]，佛龛花供，皆极精严，而不见静主。询之，曰："白云龛礼忏司鼓者是。"余谓此僧甚朴，何以有此？乃从其侧又上一龛，额曰"标月"，而门亦扃。乃返过白云而饭。始知其西之精庐，即悉檀体极师所结，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饭后，又从念佛堂东上，蹑二龛。其一最高，几及岭脊，但其后纯崖无路，其前则旋崖层叠，路宛转循之，就崖成台，倚树为磴，山光悬绕，真如蹑鹫岭而上也。龛前一突石当中，亦环倚为台，其龛额曰"雪屋"，为程还笔，号二游，昆明人，有才艺。而门亦扃。盖皆白云礼忏诸静侣也。

又东稍下，再入野愚室，犹未返，因循其东攀东峡。其峡自顶下坠，若与九重崖为分堑者。顶上危岩叠叠，峡东亘岩一支，南向而下，即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东即九重崖静室，而隔此峰峡，障不可见。余昔自一衲轩登顶，从其东攀岩隙直上，惟此未及经行，乃攀险陟之。路渐穷，抵峡中，则东峰石壁峻绝，峡下陨壑崩悬，计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从来径，过帘泉翠壁下，再入兰宗庐。知兰宗与野愚俱在玄明精舍，往从之。玄明者，寂光之裔孙也。其庐新结，与兰宗静室东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楼之上。余先屡过其旁，翠条罨映，俱不能觉；今从兰宗之徒指点得之，则小阁疏棂，云明雪朗，致极清雅。阁名雨花，为野愚笔，诸静侣方坐啸其中，余至，共为清谈瀹茗。日既昃，野愚辈乃上探白云，余乃下憩莘野楼。薄暮，兰宗复来，与谈山中诸兰若缘起[8]，并古德遗迹[9]，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　饭于莘野，即再过兰宗，欲竟所征，而兰宗不在。爱玄明雨花阁精洁，再过之，仍瀹茗剧谈。遂扶筇西一里[10]，过望台岭。此岭在狮林之西，盖与旃檀岭为界者，亦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大觉寺所倚之冈也，自狮林西陟其岭，即可望见绝顶西悬，故以"望"名。与其西一岭，又夹壑为坞，诸静室缘之，层累而下，是为旃檀岭。先是鸡山静室，只分三处，中为狮子林，西为罗汉壁，东为九重崖，而是岭在狮林、罗汉壁之间，下近于寂光，故寂光诸裔，又开建诸庐，遂继三而为四焉。盖其诸庐在峡间，东为望台岭，西为旃檀岭，此岭又与罗汉壁为界者，又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为中支。盖罗汉壁之东，回崖自岭脊分陨南下，既结寂光，由其前又南度东转，为观音阁、息阴轩，峙为瀑布东岭，于是又度脊而南，为牟尼庵，又前突为中岭，若建标于中，而大士阁倚其端，龙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脉络，皆以兹为绾毂云。

逾望台岭西三里，由诸庐上盘壑而西三里，又盘岭而南北转一里，北崖皆插天盘云，如列霞绡，而西皆所谓罗汉壁也。东自旃檀岭，西至仰高亭峡，倒插于众壑之上，当其东垂之褶者[11]，幻空师结庐处也。真武阁倚壁足，其下曲径纵横，石级层叠，师因分箐为篱，点石为台，就阁而憩焉。其下诸徒辟为丛林，今名碧云者也。余前已访幻空返，忆阁间有陈郡侯天工诗未录，因再过录之。师复款谈甚久，出果饷之榻间。阁两旁俱有静室旁通，皆其徒所居，而无

路达西来寺，必仍下碧云。

由山门西盘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则陕西僧明空所结庵也，今名西来寺。北京、陕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陕之名几并重。以余品之，明空犹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张代巡凤翮同乡，命其住持绝顶迦叶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铜殿移而畀之，故声誉赫然。然在顶而与河南僧不协，在西来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妇，其识见犹是碧云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后尘也。然其寺后倚绝壁，云幕霞标，屏拥天际，巍峭大观，此为第一。寺西有万佛阁，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阔如之。潴水中涵，不盈不涸。万峰之上，纯石之间，汇此一脉，固奇，但不能如白云龛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为神异耳。观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餐，俱遥引之西峡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云也。寺东有三空静室，亦倚绝壁。三空与明空俱陕人，为师兄弟，然三空颇超脱有道气，留余饭其庐，已下午矣。自西来寺东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迸成洞，其中崆峒，僧悉以游骑填驻其中，不可拦入，深为怅恨。又有峡自顶剖洼而下，若云门剑壁，嵌隙于中，亦为伟观。僧取薪于顶，俱自此隙投崖下，留为捷径，不能藉为胜概也。

既饭，复自寺西循崖而去，二里，崖尽而为峡，即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绝顶经此下，遂从大道入迦叶寺，不及从旁岐东趋罗汉壁，然自迦叶寺回眺崖端，一径如线痕，众窦如云盖，心甚异之，故不惮其晚，以补所未竟。然

其上崖石虽飞嵌空悬，皆如华首之类，无可深入者。乃返，从西来、碧云二寺前，东过旃檀，仍入狮林，至白云龛下，寻玄明精舍。误入其旁，又得一龛，则翠月师之庐也。悉檀法眷。前环疏竹，右结松盖为亭，亦萧雅有致，乃少憩之。遂还宿莘野楼，已暮矣。

初三日　晨起，饭。荷行李将下悉檀，兰宗来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过其庐，为具盒具餐，遍征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诚师造其庐，亦欲邀过一饭。兰宗乃辍所炊，同余过念诚。路经珠帘翠壁下，复徙倚久之。盖兰宗所结庐之东，有石崖傍峡而起，高数十丈，其下嵌壁而下，水自崖外飞悬，垂空洒壁，历乱纵横，皆如明珠贯索。余因排帘入嵌壁中，外望兰宗诸人，如隔雾牵绡，其前树影花枝，俱飞魂濯魄，极罨映这妙。崖之西畔，有绿苔上翳，若绚彩铺绒，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夹染，非石非岚[12]，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合沓，琼枝瑶干，连幄成阴，杂花成彩。兰宗指一木曰："此扁树，曾他见乎？"盖古木一株，自根横卧丈余，始直耸而起，横卧处不圆而扁，若侧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为石也，至是循视其端，乃信以为树。盖石借草为色，木借石为形，皆非故质矣。

东半里，饭于念诚庐。别兰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义轩庐。义轩，大觉之派，新构静室于此，乃狮林之东南极处也。其上为念诚庐，最上为大静室，即野愚所栖，是为东支。莘野楼为西南极处，其上为玄明精舍，最上为体

极所构新庐，是为西支。而珠帘之崖，当峡之中，傍峡者为兰宗庐，其上为隐空庐，最上为念佛堂，即白云师之庐也，是为中支。其间径转崖分，缀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盘旋回结，各各成境，正如巨莲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无欠缺也。

从义轩庐又南向“之”字下，一里余，过天香静室。天香，幻住庵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觅莘野庐，首过经问道者。又南一里，过幻住庵，其西即兰陀寺也，分陇对衡，狮林之水，界于左右，而合于其下焉。又南下一里余，二水始合，渡之即为大乘庵。由涧南东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复逾涧东南下，一里，过无我、无息二庵。其下即为小龙潭、五花庵，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冈陇间隔。复逾涧南过迎祥寺，乃东向随涧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即前暗中摸索处也。其支自兰陀南来，至迎祥转而东，横亘于悉檀寺之前，东接内突龙砂，兜黑龙潭于内，为悉檀第一重案。其内则障狮林之水，东向龙潭；其处则界旃檀之水，合于龙潭下流，而脉遂止于此焉。于是又北逾涧半里，入悉檀寺，与弘辨诸上人相见，若并州故乡焉。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狮林，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携之上；既下，则寺前桃亦缤纷，前之杏色愈浅而繁，后之桃靥更新而艳，五日之间，芳菲乃尔。睹春色之来天地，益感浮云之变古今也。

【注释】

①《滇游日记六》：在乾隆刻本第七册上。

②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 年。

③刳(kū 枯)木：把树木剖开挖空。 劖(chán 缠)：凿。

④跏趺(jiā fū 加夫)："结跏趺坐"的略称，即两脚交迭而坐，脚底板朝上，默然凝神，为佛教修禅者的坐法。

⑤蒲团：僧人坐禅及跪拜所用的垫子，用蒲编成，形状团圆，故称蒲团。现亦用稻草编成或布缝制。

⑥礼忏：佛家礼拜三宝忏悔罪孽的仪式，又称拜忏。

⑦室之轩几，无不精洁：原脱此八字，据徐本补。

⑧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省称，义即空寂闲静的地方，为寺庙的另一称谓。

⑨古德：佛教徒对其先辈的尊称。

⑩筇(qióng 穷)：通作"邛"，本我国西南地区古代族名，在今四川西昌一带。邛地产竹，节高实中，可作手杖，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邛竹杖"。后来，杖也称筇。

⑪褶(zhě 者)：折迭。

⑫岚(lán 蓝)：山林中的雾气。

【译文】

己卯年正月初一日　在鸡足山狮子林莘野的静室。这天早晨空气澄澈，旭日当空升起。我天亮起床，拜佛后吃饭，于是上隐空、兰宗两处静室。又拜访野愚的静室，野愚已经到兰宗那里去了。就从上面的小路往西平行，进入念佛堂，这是白云法师坐禅居住的地方，为狮子林首先开创的静室。早先有大力法师苦心修行，和兰宗先在下面建静室，后来白云法师建筑此屋和他们居住在一起，是狮子林最正中，也是最高的地方。这里最初没有泉水，因地势高而不能用剖开的树木引水。二位法师积德感通神灵，忽然有一天，白云法师从石屋背后龙脊正正下垂的中间，凿石得到泉水。这事很神奇，但没有谁宣传。我进入石屋，看到石脊峙立在正中形成崖壁，崖

壁左部有一个石洞，二尺高，深度宽度也相同。洞外石壁倒垂，如同屋檐，泉水从檐内顺檐往下流，檐内洞顶是中空的，但水没有从中空处溢出来，檐外崖石陡峭，但水没有从峭壁上坠落，而是倒流于檐内，如联珠成串、玉水垂落。洞底汇成一汪方池，旁边都是茸茸的菖蒲，白云法师折了梅花枝泡在其中，清心高洁，映人心目。我攀崖得以看见这一切，认为神奇，就询问龙脊正正下垂，不和两旁相连，为什么泉水会从隆起处穿石而出？白云说："从前凿石便找到水，至今不断。"我更加惊奇。后来遇到兰宗，才问其详情。于是知道天神供养的事，佛门没有诳语，而从前所传说的卓锡泉、虎跑泉，从这里得到了印证。石屋前编柏树枝为栏杆，毛茸茸的绿色环绕，像矮屏风曲折接合。石阶前的绣墩草，又圆又高像重叠而成，在上面结跏趺坐，蒲团、锦垫都比不上。石屋很狭窄，前面盖有松棚，正在供佛、举行拜忏仪式。白云法师用茶点迎接我，并指着对我说："这西边还有两处静室可以消遣，请稍微多休息一会，让我煮山里的蔬菜来招待。"我听从了。往西从竹林中穿过，看见二位僧人坐在树根上晒背，一僧带我往西进入一处静室。静室分为三间，是新建的，室前用石砌成台，地势十分开阔整齐，室中的栏杆几案，无一不精致整洁，佛龛和供奉的花，都极其精巧庄严，但没见静室主人。询问，回答说："白云石屋中拜忏仪式的司鼓就是。"我认为此僧十分质朴，怎么能有此静室？于是从旁边又上一间石屋，门额名"标月"，但门也关着。就返回去拜访白云法师，然后吃饭。才知道那西边的精致房舍，就是悉檀寺体极法师所建的，而司鼓的僧人只是守屋人。饭后，又从念佛堂往东上，登上二间石屋。其中一间位置最高，几乎到岭脊，只是背后完全是山崖而无路，前面则环形的崖壁层层叠叠，道路宛转沿崖走，就着崖修成台，靠着树建为梯，山色悬空盘绕，真像踩着灵鹫山而上。石屋前一块石突立在正中，也环靠为台，石屋的扁额是"雪屋"，为程还的手笔，〔程还名二游，昆明县人，有才艺。〕而屋门也关着。大概众静侣都去参加白云法师的拜忏仪式了。

又往东逐渐下，再进入野愚的静室，野愚还没回来，于是沿静室东攀登东峡谷。峡谷从顶上往下坠，好像和九重崖形成分堑。顶上陡岩层叠，峡谷东面横伸出一支山岩，向南延伸而下，就是悉檀寺所靠的支脉。东边就是九重崖静室，被此峰和峡谷阻挡，不能看见。我过去从一衲轩登顶，从轩东攀援岩缝直上，只有这里没来得及经行，于是涉险攀登。道路渐渐穷尽，抵达峡谷中，则东峰的石壁陡峻到极点，峡谷往下倒塌、深壑崩溃悬空，估计道路还在下面很深的地方。于是返回顺来路走，经过帘泉翠壁下，又进入兰宗的住房。知道兰宗和野愚都在玄明的精舍，就去找他们。玄明是寂光寺继承衣钵的弟子。他的居室新近建成，和兰宗的静室东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的山楼之上。我前此多次从静舍旁边经过，因翠枝掩映，都没有发现；现在听从兰宗的徒弟指点，才得以找到，是小阁，窗格疏阔，云明雪朗，极其清静雅致。〔阁名雨花阁，是野愚的手笔。〕众静侣正坐在阁中闲谈吟咏，我到后，一起泡茶清谈。太阳偏西以后，野愚他们才上去探望白云法师，我就下莘野的山楼休息。快到傍晚时，兰宗又来，和我谈论山中众寺庙的缘起，以及佛门先辈的遗迹，到天黑还没谈完。

初二日　在莘野这里吃过饭，立即又去拜访兰宗，想听完他所收集的旧事，但兰宗不在。喜爱玄明的雨花阁精致洁净，又去拜访，仍然泡茶畅谈。于是拄着邛竹杖往西走一里，经过望台岭。此岭在狮子林之西，是与旃檀岭分界的山，也从岭脊向南延伸下去，就是大觉寺所傍靠的冈，从狮子林西登上望台岭，就可以远看到绝顶悬在西边，所以用“望”作名。望台岭和其西边的一座岭，又夹着沟壑形成山坞，众静室顺着坞，层层叠叠往下分布，这就是旃檀岭。早先鸡足山的静室只分为三处，中间是狮子林，西边是罗汉壁，东边是九重崖，而旃檀岭在狮子林、罗汉壁之间，下面靠近寂光寺，所以寂光寺的众后代弟子又开辟、建成众静室，于是接三处静室之后成为第四处。众静室所在的峡谷中，东边为望台岭，西边为旃檀岭，此岭

又和罗汉壁分界，又从岭脊往南伸下去，就是寂光寺所傍靠的支脉，这是中支。罗汉壁的东边，迂回的崖壁顺岭脊分裂往南伸下去，建盖寂光寺后，朝前又往南延伸转向东，建有观音阁、息阴轩，峙立为瀑布东岭，于是又越脊往南，为牟尼庵，又往前突起为中岭，像在正中建立标志，而大士阁傍靠在边缘上，龙潭、瀑布两股水流在山下交汇，一座山的脉络，都是以此为凑集点。

越过望台岭往西三里，顺众静室边盘绕壑谷往西走三里，又盘绕岭往南走，转北一里，北边的山崖都是插向天际，白云环绕，如罩彩色轻纱罗列，而西边都是所谓的罗汉壁。壁东边起自旃檀岭，西边到仰高亭峡谷，倒插于众壑谷之上，位于壁东边的折迭处，是幻空法师建的房舍。真武阁靠在壁足，阁下曲折的小路纵横，石阶层层叠叠，法师沿着裂开的箐沟筑篱笆，点石为台，就着阁居住。阁下面众弟子开辟为寺院，是现在的碧云寺。我在前已经拜访过幻空师，返回后，回忆起阁中陈郡侯〔天工〕的诗没有录，于是又去拜访而录诗。法师又恳谈了很久，取出果子在榻间款待。阁两旁都有静室通着，都是法师徒弟的居室，但没有路通西来寺，必须仍然下到碧云寺。

从山门往西绕崖坡，又走一里半，往北上半里，到达壁脚，则是陕西僧人明空所建的庵，如今名西来寺。北京、陕西、河南三位僧人，都是以地方作僧名，现在北京僧、陕西僧的名声几乎并重。由我来品评他们，明空还是一般的僧人。他的名声这样重，是因为他是代理巡按张凤翮的同乡，张命他为绝顶迦叶殿住持，而沐府又把中和山铜殿迁移来送给他，所以声誉显赫。然而在绝顶与河南僧不和，在西来寺却只知道接待朝山的男男女女，他的见识还只是碧云寺众徒弟那一流的，与幻空法师望尘莫及。然而此寺背靠绝壁，白云为幕，彩霞为标，屏障般地拥在天际，巍峨陡峭的大观，这里就是第一。寺西有万佛阁，石壁下有一方泉水，靠壁嵌进崖中，有四五尺深，宽也相同，其中涵着的积水，不溢不枯。万峰之上，纯粹的崖石

之中，汇积出这水脉，本来就奇特，只是不能像白云龛的水那样有感而出，垂空而下，那是神奇啊。观看水色，不十分清澈，寺中所吃的水，都是从远处西峡谷引上来的，因此知道此水更加比不上白云龛的泉水。寺东有三空的静室，也是傍靠绝壁。三空和明空都是陕西人，为师兄弟，但三空人很超脱，有道气，留我在他屋里吃饭，已经是下午了。从西来寺东到这里，石壁尤其高耸陡峭，寺旁边的崖石裂成洞，空空的，僧人全用来关游客的马，不能进洞游览，深感不痛快，不满意。又有峡谷从顶上剖开洼地而下，像云门剑壁，缝隙镶嵌于其中，也很壮观。僧人到顶上取柴，都从这条缝隙投到崖下，留着作为捷径，不能凭借为佳境。

吃过饭，又从寺西沿崖而去，二里，崖尽头处成为峡谷，就是仰高亭之上。在此之前我从绝顶经过这里而下，就顺大路进迦叶寺，来不及顺旁边的岔路往东赶到罗汉壁，而从迦叶寺回头眺望崖端，一条小路如同线痕，众多的洞穴如在云间，心中十分惊异，所以不怕天晚，去补游所没游完的地方。然而上面虽然崖石飞嵌悬空，却都和华首门之类相同，没有可以深入的。于是返回，从西来、碧云二寺之前，往东经过旃檀林，仍然进入狮子林，到白云的石屋下，找玄明的精舍。误从精舍旁边进去，又看到一间石屋，则是翠月法师的居室。〔悉檀寺的弟子。〕前面环绕着疏朗的竹子，右边用松树建盖为亭，也清雅有致，于是稍作休息。到返回莘野楼去住宿时，天已经黑了。

初三日　早晨起床，吃饭。担着行李准备下悉檀寺，兰宗来邀请，想讲完山中没讲完的事迹，我于是到他居室拜访，他为我准备了果盒及饭食，讲遍了山中故迹。午后，念诚法师来兰宗的居室访问，也准备邀请过去吃饭。兰宗于是停止做饭，和我一同拜访念诚。道路从珠帘翠壁下经过，又移步傍靠了很久。兰宗建的静室东边，有石崖傍着峡谷而起，高数十丈，下面崖壁嵌进去，水顺崖外飞悬，垂空洒向崖壁，纷乱纵横，完全如同绳索联贯的明珠。我于是排开

水帘进入凹嵌的壁中，往外看兰宗等人，如隔着云雾，绕着轻纱，瀑布前的树影花枝，都令人魂魄飞腾、明净，极尽掩映之妙。崖的西半边，有青苔覆盖在上面，像铺着绚丽多彩的绒毯，翠色欲滴，这又是大自然创造的精致染品，既非石崖，又非山林中的雾气，形成又一种幻景。山崖边树木缤纷繁多，琼枝玉干，连幄成阴，杂花成彩。兰宗指着一棵树说："这是扁形树，其它地方曾见过吗？"原来是一棵古树，从根开始横卧一丈多，才直耸起来，横卧的那一段不圆却扁，像石块侧躺在路旁，有三尺高，而厚度不到一尺，我当初怀疑是石，到这时顺着看它的上端，才相信是树。石壁借草作颜色，树木借石作形状，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往东半里，到念诚的居室吃饭。和兰宗告别，往南下"之"字形的弯，半里，又进入义轩的居室。义轩是大觉寺一派，新近在这里建盖静室，位置在狮子林的东南尽头处。上面是念诚的居室，最上面是大静室，就是野愚所居住的地方，这里为东支。莘野的山楼在西南边尽头处，上面是玄明的精舍，最上面是体极所新建的居室，这是西支。而珠帘翠壁，位于峡谷正中，紧靠峡谷的是兰宗的居室，上面为隐空的居室，最上面是念佛堂，就是白云的居室，这是中支。其间路转崖分，点缀一处静室就有一室之妙，静室盘旋着来回建筑，各自形成境界，正像一朵巨大的莲花，花瓣分成千片，而片片都自成一个境界，各自都没有欠缺。

从义轩的居室又往南作"之"字形下，一里多，经过天香的静室，天香是幻住庵的僧人，有九十岁，我当初上去找莘野的住处，首先经过这里问路。又往南一里，经过幻住庵，庵西就是兰陀寺，分陇平行相对，狮子林的水，分流于左右，而汇合于其下。又往南下一里多，二股水才汇合，渡过去就是大乘庵。从沟涧南岸往东沿沟涧走，半里，水转南流，又越过沟涧往东南下，一里，经过无我、无息二庵。下面就是小龙潭、五花庵，已在悉檀寺右墙之外，但间隔着冈陇。又越过沟涧往南经过迎祥寺，于是向东顺沟涧行，一里，到寺西边的

虎砂，就是以前在黑暗中摸索的地方。此支脉从兰陀寺向南伸来，到迎祥寺转向东延伸，横贯于悉檀寺之前，东接突起于内的龙砂，围绕黑龙潭于内，是悉檀寺第一重案山。其内则阻住狮子林的水，向东流入龙潭；其外则分界旃檀林的水，在龙潭下游汇合，而支脉就延伸到此为止。于是又往北越过沟涧走半里，进入悉檀寺，与弘辨等上人相见，像并州故乡的人一样。以前同莘野的父亲从悉檀寺进狮子林，寺前的杏花刚刚开放，各人折了一枝带上去；下来后，则寺前的桃花也缤纷开放，在前开的杏花颜色益发浅而繁，后开的桃花容颜更加新而艳，五天之中，竟有如此芳菲。目睹天地间春色的来临，越发感到古今事物的变幻不定。

【原文】

初四日　饭于悉檀，即携杖西过迎祥、石钟二寺。共二里，于石钟、西竺之前，逾涧而南，即前山所来大道也。余前自报恩寺后渡溪分道，误循龙潭溪而上，不及过大士阁出此，而行李从此来。顾仆言大士阁后有瀑甚奇，从此下不远，从之，即逾脊。脊甚狭而平，脊南即瀑布所下之峡，脊北即石桥所下之涧，脊西自息阴轩来，过此南突而为牟尼庵，尽于大士阁者也。脊南大路从东南循岭，观瀑亭倚之。瀑布从西南透峡，玉龙阁跨之。由观瀑亭对崖瞰瀑布从玉龙阁下隤，坠崖悬练，深百余丈，直注峡底，峡逼箐深，俯视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绝顶浮岚，中悬九天，绝崖隤雪，下嵌九地，兼之霁色澄映，花光浮动，觉此身非复人间，天台石梁，庶几又向昙花亭上来也。时余神飞玉龙阁，遂不及南下问大士阁之胜，于是仍返脊，南循

峡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龙。其阁跨瀑布上流，当两山峡口，乃西支与中支二大距凑拍处，水自罗汉、华严来，至此陨空下捣。此一阁正如石梁之横翠，鹊桥之飞空，惜无居人，但觉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阁为杨冷然师孔所题，与观瀑亭俱为蒋宾川尔弟所建。有一碑卧楼板，偃踞而录之，

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阴轩。从其左北逾涧，又北半里，入大觉寺，叩遍周老师。师为无心法嗣，今年届七十，齿德两高，为山中之耆宿[①]。余前与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狮林迟下，又空手而前，殊觉怏怏。师留餐于东轩。轩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锡管，水自管倒腾空中，其高将三丈，玉痕一缕，自下上喷，随风飞洒，散作空花。前观之甚奇，即疑虽管植沼中，必与沼水无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彼之下，从此坠，故此上，从此止，其伏机当在沼底，非沼之所能为也。至此问之，果轩左有崖高三丈余，水从崖坠，以锡管承之，承处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从地中伏行数十丈，始向沼心竖起，其管气一丝不旁泄，故激发如此耳。雁宕小龙湫下，昔有双剑泉，其高三尺，但彼则自然石窍，后为人斫窍而水不涌起，是气泄之验也。余昔候黄石斋于秣陵[②]，见洪武门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圆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黄君急，不及细勘，当亦此类也。既饭，录碑于西轩。轩中山茶盛开，余前已见之，至是折一

枝。

别遍周，西半里，过一桥，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从遍周东轩同餐，至此未返。余录碑未竟，暝色将合，携纸已罄[3]，乃返悉檀。又从大觉东一探龙华、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详也。

【注释】

①耆(qí 其)宿：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

②秣陵：明置秣陵关，今名同，在江苏南京市南五十里。

③罄(qìng 庆)：尽，完。

【译文】

初四日　在悉檀寺吃过饭，就携带拐杖往西经过迎祥、石钟二寺。一共走二里，在石钟寺、西竺寺之前，越过沟涧往南走，就是前山通来的大路。我以前从报恩寺后渡过溪水分路，误沿龙潭溪而上，来不及经过大士阁走出此地，而行李却顺此过来。顾仆说大士阁后有很奇妙的瀑布，从这里下去不远，听他的话，就翻越山脊。山脊很狭窄但平坦，脊南就是瀑布流下去的峡谷，脊北就是石桥下面的沟涧，山脊从西边的息阴轩伸来，经过这里往南突起为牟尼庵，到大士阁结束。脊南大路从东南顺岭走，观瀑亭傍靠着路。瀑布从西南穿过峡谷，玉龙阁横跨在瀑布上。从观瀑亭对面的崖上俯瞰瀑布从玉龙阁之下散落，悬空的银练坠在崖端，深一百多丈，直注峡谷底，峡谷狭窄，箐沟深陷，俯视不到崖麓。然而坐在亭中俯仰，绝顶云雾飘浮，悬在九天之中，绝崖积雪坠落，嵌入九地之下，再加上雨后清澈的天色映衬，花光浮动，觉得此时自己如在蓬莱仙境。天台山石梁，有的从昙花亭边伸来　。此时我的思绪飞到玉龙阁，就来不及南下过问大士阁的胜境，于是仍然返回山脊，往南沿峡谷口

共走了一里，攀到瀑布之上，登上玉龙阁。玉龙阁横跨瀑布上游，位于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口，是鸡足山三距中的西支与中支二大距聚结处，水从罗汉壁、华严寺流来，到这里悬空坠落，往下冲捣。此玉龙阁正像石桥横跨青山，鹊桥飞越天空，可惜没有居住的人，只感到沉寂得令人生出落花流水的想法。阁名为杨冷然师孔所题写，与观瀑亭都是宾川知州蒋尔弟所建。有一块碑卧在楼板上，蹲伏着录碑文。

于是沿中支走一里，往西上息阴轩。顺轩左往北越过沟涧，又往北走半里，进入大觉寺，叩拜遍周老师。遍周师继承无心师的衣钵，今年满七十，年龄、德行都高，是山中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我先前和他约定在新年时去祝寿，但从狮子林下来迟了，又空手前来，特别感到不安。法师留我在东轩吃饭，轩中有水从亭池中向上射入天空，池不大，中间放着一个石盆，盆中插一根锡管，水顺锡管倒腾于空中，水高将近三丈，一缕玉痕，从下向上喷射，随风飞洒，散落为空中之花。以前观赏时很惊奇，就怀疑，虽然锡管插在池中，必定和池水没有关系，何况既然能倒喷三丈高，为什么不超出三丈以外？这里肯定另有一股水源，其高度和这喷水相同，那股水往下朝这里坠落，所以再从这里往上喷，就只能到此高度为止，其埋藏的机关应在池底，不是池水能够从下往上喷射。到此时询问，果然是轩左有三丈多高的山崖，水顺崖坠落，用锡管接住，接水处有三丈高，所以倒射而出也一样高，锡管沿地下埋了数十丈，才从池中竖起，锡管一丝气都不泄漏，所以能如此喷发。〔雁宕山小龙湫之下，从前有双剑泉，泉水高三尺，但那是自然石洞，后来被人凿洞而水不再涌起，是漏气的应验。我从前在秣陵关访问黄石斋，看见洪武门一家店铺的盆中，也有水往上喷射，盆中有一个球丸般的圆物，跳伏其上，水高只有三尺，因为急于寻找黄君，来不及细细察看，应当也是这类情形。〕吃过饭，在西轩录碑。轩中山茶盛开，我在前已看见了，这次折了一枝。

和遍周告别，往西半里，过一座桥，又往北上坡一里，进入寂光寺。寺中的住持刚才一起在遍周的东轩用餐，到此时还没回来。我还没录完碑，夜色即将来临，携带的纸已经用完，于是返回悉檀寺。又顺大觉寺东探访了一下龙华寺、西竺寺，天黑不能详细看了。

【原文】

初五日 暂憩悉檀寺。莘野乃翁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诸禅侣，以初六日供斋狮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 悉檀四长老饭后约赴沈君斋，沈君亦以献岁周花甲[①]，余乃录除夕下榻四诗为祝。仍五里，至天香庐侧，又蹑峻二里而登莘野楼，则白云、翠月、玄明诸静侣皆在。进餐后，遂同四长老遍探林中诸静室。宛转翠微间，天气清媚，茶花鲜娇，云关翠隙，无所不到。先过隐空，为留盒茗。过兰宗、野愚，俱下山。过玄明，啜茗传松实[②]。过白云，啜茗传茶实。茶实大如芡实，中有肉白如榛，分两片而长，入口有一阵凉味甚异。即吾地之茗实，而此独可食。闻感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间有油者棘口。过体极静庐，预备茶盒以待。下午，仍饭于莘野楼。四长老强余骑，从西垂下二里，过兰陀寺西，从其前东转，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归悉檀。

初七日 晨起，大觉寺遍周令其徒折柬来招，余将赴之，适艮一、兰宗至，又有本寺复吾师自摩尼寺至，复吾，鹤庆人，以庠士为本无高徒。今主摩尼，间归本刹，乃四长老之兄行也。有子现在鹤庠。野愚师又至，遂共斋本刹。下午，野愚、兰宗由塔盘往大士阁，余赴大觉之招。小食后，腹果甚，遂

乘间往寂光，录前所未竟碑。仍饭于大觉，而还悉檀宿。

【注释】

①花甲：我国古代纪年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以十天干、十二地支参互配合，六十年为一轮，因称年满六十岁为一花甲。

②松实：即食用的课松籽，至今仍为云南特产。

【译文】

初五日　暂住在悉檀寺。莘野的父亲沈君，备好柬帖邀请我和悉檀寺众禅侣，初六日在狮子林供斋食，这天就没来得及出去。

初六日　悉檀寺四位长老饭后约着去赴沈君的斋会，沈君也在一年之始满六十岁，我于是录下除夕夜住宿时的四首诗作为祝贺。仍然走五里，到天香的居室旁边，又攀登二里陡坡而上莘野的山楼，白云、翠月、玄明等各位静侣都在。进餐后，就同四位长老一齐拜访林中各静室。环绕于青山之中，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茶花鲜艳娇美，云关翠隙，无所不到。先拜访隐空，用茶盒款待。拜访兰宗、野愚，都下山了。拜访玄明，喝茶吃松籽。拜访白云，喝茶吃茶实。〔茶实和芡实一样大，其中的肉如同榛子，分成两片但长，入口有一阵很奇特的凉味。就是我家乡的茗实，但只有这里的能吃。听说感通寺的最佳，不容易得到。偶尔有含油的会棘口。〕拜访体极的静室，他预备了茶盒来招待。下午，仍然在莘野楼吃饭。四位长老硬要我骑马走，顺西垂下二里，经过兰陀寺西，从寺前往东转，于是经幻住庵前下坡，四里，回到悉檀寺。

初七日　早晨起床，大觉寺的遍周让他的徒弟用柬帖来邀请，我打算去时，恰巧艮一、兰宗来到，又有本寺的复吾法师从摩尼寺来，〔复吾是鹤庆府人，以庠生的身份作为本无的高徒。如今作摩尼寺住持，间或回到本寺，排行是四位长老的师兄。有儿子，现在鹤庆府学校。〕野愚法师又来，于是一同在本寺吃斋。下午，野愚、兰宗经

过塔盘去大士阁，我去赴大觉寺的邀请。小吃后，腹中很饱，于是乘空去寂光寺，录以前所没录完的碑文。仍然在大觉寺吃饭，然后返回悉檀寺住宿。

【原文】

初八日　饭后，四长老候往本无塔院，盖先期以是日祭扫，余从之。由寺左龙潭东下一里，又过一东腋水南行半里，则龙砂内支，自东而西突，与中支大士阁之峰，夹持于悉檀之前，其势甚紧。悉檀左右前后诸水，俱由此出。路由岭坳南度，余同弘辨、莘野特西探其岭。隔峡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尽，大士阁倚其下，乃天然锁钥，为悉檀而设者也。仍还由大路，循东岭而南，半里，为静闻瘗骨处，乃登拜之。

又南一里，则龙砂外支①，又自东岭分突而西，与西支传衣之峰对，亦夹持于悉檀之前，其势甚雄。大士阁东龙潭诸水，阁西瀑布诸水，悉由此而出。此岭为一山之龙砂，而在悉檀为尤近，即鸡足前三距中之东南支也②。其脉自绝顶东亘，屏立空中，为罗汉壁、狮子林、点头峰、九重崖后脊。中支由罗汉壁下坠而止于大士阁，东支由九重崖东南环为此岭，若臂之内抱，先分一层为内砂，与中支大士阁对，又纡此层为外砂，与西支传衣后峰对。其势自东而西突，其度脊少坳如马鞍，故昔以马鞍岭名之。余初入鸡山抵大觉，四顾山势，重重回合，丛林静室，处处中悬，无不恰称，独此处欠一塔，为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遥顾此峰

尤奇，以为焉得阿育王大现神通于八万四千中，分一灵光于此。既晤弘辨，问仙陀何在？曰："在塔盘。"问塔盘何在？则正指此山也。时尚未竖塔心，不能遥瞩，自后则瞻顾如对矣。人谓鸡山前伸三距，惟西支长，而中东二支俱短，非也。中支如短，不能独悬于中，令外支环拱。西支固长，然其势较低，盖虎砂正欲其低也。若东支之所谓短者，自其环抱下坠处言之，则短，自其横脊后拥处言之，则甚长而崇，非西支之可并也。盖西支缭绕而卑，虎砂也，而即以为前案；东支夭矫而尊，龙砂也，而兼以为后屏，皆天设地造，自然之奇，拟议所不及者也。塔盘当峰头，在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马鞍之间，则东南下鸡坪关者；有岐路在马鞍之东，则东北向本无塔院者。时塔盘工作百余人，而峰头无水，其东峰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西达，乃竖木柱数排于坳中，架桥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余，刳木为沟，横接松杪。昔闻霄汉鹊桥，以渡水也，今反为水渡，抑更奇矣。大觉则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则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谓颠倒造化也。由坳东向循峰，则鸡山大脊之南尽处也。其前复开大洋，分支环抱，又成一向，可谓灵山面面奇矣。

共二里，登谒本无塔。塔甚伟，三塔并峙，中奉本公舍利[③]，左右则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为塔院，有亭有庑，而无守者。可憩可栖。诸静侣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则享馂焉[④]。时同祭者，四长老外，则白云、复吾、沈公及莘野诸后裔俱集。若兰宗、艮一，则本公雁行[⑤]，故不至云。祭后，仙陀、纯

白又携祭品往祭马鞍岭北三塔，遂及静闻。下午，还过塔盘，叩仙陀，谢其祭静闻也。

【注释】

①龙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同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方四神。青龙在左，代表东方，东边左砂即称龙砂。白虎在右，代表西方，西边的右砂则称虎砂。朱雀在前，代表南方。玄武在后，代表北方。

②距：鸡的脚爪。

③舍利：梵文音译的略称，即佛骨。释迦牟尼死后，弟子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莹坚固，称舍利子，因造塔埋葬。后僧侣死后火化的残余骨烬亦称舍利，且亦建塔埋葬。僧侣墓地集中的地方，即称塔院。

④馂（jùn 俊）：剩余的食物。

⑤雁行（háng）：弟兄辈。意即兄弟长幼，年齿有序，如飞雁平行而又排列有次序。

【译文】

初八日　饭后，四位长老等着去本无塔院，因为事先约定今天祭奠扫墓，我跟随他们去。沿寺左边的龙潭往东下一里，又经过一股东边的水，往南走半里，则内支龙砂，从东向西突起，与中支大士阁所在的山峰，从两边对峙在悉檀寺之前，地势十分紧凑。悉檀寺前后左右的各股水流，都从这里流出去。道路从岭坳往南穿过。我同弘辨、莘野特地往西探岭，隔着峡谷往西眺望，中支向南突起，延伸到这里结束，大士阁傍靠在山下，是天然的险要之地，为悉檀寺而设置的。仍然返回沿大路走，顺东岭往南，半里，到埋静闻遗骨之处，于是上去祭拜。

又往南一里，则龙砂外支，又从东岭分出、突起，往西延伸，与西支传衣寺之峰相对，也从两边对峙于悉檀寺之前，形势十分雄伟。大士阁东边龙潭等水，阁西边瀑布等水，都从这里流出。此岭

为整座山的龙砂，而距离悉檀寺尤其近，就是鸡足山前面三距之中的东南支。山脉从绝顶往东横贯，屏立于空中，为罗汉壁、狮子林、点头峰、九重崖的后脊。中支从罗汉壁往下坠延到大士阁结束，东支从九重崖往东南环绕为此岭，像手臂向内环抱那样，先分出的一层是内砂，与中支大士阁相对，又绕此层为外砂，与西支传衣寺后峰相对。整个地势从东向西突起，那延伸的山脊稍稍下陷，如同马鞍，所以从前用马鞍岭为名。我刚进鸡足山到大觉寺时，环顾四周山势，重重环绕叠合，僧徒聚集的静室，处处悬在正中，没有不恰当、不相称之处，唯独这里缺一座塔，成为山中的缺陷。等到了悉檀寺，遥看此峰尤为神奇，不知是否能得阿育王大现神通于八万四千光明之中，分一灵光于此地。和弘辨见面后，问仙陀在哪里？回答说："在塔盘。"问塔盘在哪里？则指的正是这座山。当时还没竖塔心，不能远看，从后面看则如同在对面。人们说鸡足山前面伸出的三距，是西支长，而中、东二支都短，不对。中支如短，不可能独自高悬在正中，让外支环绕。西支固然长，但其地势较低，因为作为虎砂正希望其低。至于东支的所谓短，从环抱下坠之处评论，是短，从横贯山脊、簇拥于后之处评论，则是很长而且高，不是西支所能相提并论的。因为西支环绕而势低，是虎砂，因而就作为前面的案山；东支屈伸自如而势尊，是龙砂，因而兼作为背后的屏障，都是天设地造的自然奇观，是人工设计所无法比拟的。塔盘位处峰头，在马鞍岭正中的坳地西边，有大路在马鞍的中间，是从东南通往鸡坪关，有岔路在马鞍的东边，是往东北通向本无塔院。当时在塔盘作工的有一百多人，但峰头没有水，马鞍岭东峰很高处有水，因中间的坳地而不能流到西峰，于是在坳地中竖起数排木柱，在木柱上架桥接水。木柱有四丈多高，树木剖开挖空为沟，横接在松柱末端。从前听说天河上的鹊桥，是为了渡过水，如今此桥反而是让水渡过来，也许这更加奇妙啊。〔大觉寺是压水入地中以便让水倒喷，这里则是浮在空中让水流通，都是所说的颠倒自然造化。〕沿坳地向东顺

峰走，是鸡足山主脊的南边尽头处。前面又十分开阔，分支山脉环抱，又成为一种趋向，可以称得上灵山面面奇观了。

共走二里，上去拜本无塔。塔很雄伟，三塔并立，中间供奉本公的骨灰，左右是弟子普、同二塔。左面为塔院，〔有亭有廊，但没有守院人。〕可以休息和居住。各位静侣以及外族的僧人都来助祭，我则享用了剩余的食物。当时一同来祭祀的，除四位长老外，则白云、复吾、沈公以及莘野等众后裔都会集了。至于兰宗、艮一，是本公的弟兄辈，所以没有来。祭祀后，仙陀、纯白又携带祭品去祭祀马鞍岭北的三塔，于是连带祭祀静闻。下午，返回经过塔盘，叩拜仙陀，感谢他对静闻的祭祀。

【原文】

初九日　晨餐后，余即携杖西行。三里，过息阴轩。轩在中支之脊，大觉寺之前案也，为本无师静摄处。额为佥宪冯元成时可所书。筇竹轩，亦曰息阴，以本无从筇竹披剃也。其前有三岐：从左渡涧，趋大觉、寂光；从右渡涧，趋传衣，下接待；从后直上，则分渡右涧，或由慧林而上圣峰，或陟西支而抵华严焉。余乃先半里从右渡，转而东上南岭，半里，盘其东崖之上，即瀑布之西峰也。于是循之南行，东瞩中支之大士阁在其下，东支之塔盘岭对其上。平行三里，乃东转随坡下，一里，则传衣寺东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庵，嘿庵真语所建，传衣大机禅师之友也。又南为净云，彻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弥陀、圆通、八角三庵，皆连附于传衣寺者，而八角名之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创矣。八角开创于嘉靖间，为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即为传衣寺，

寺基开爽，规模 宏拓，前有大坊，题曰“竹林清隐”，乃直指毛堪苏州毛具茨也。所命，颇不称。上又一直指大标所题古松诗，止署曰“白岳”。古松当坊前，本大三围，乃龙鳞，非五鬣也。山间巨松皆五鬣，耸干参天，而老龙鳞颇无大者，遂以纠拿见奇。干丈五以上，辄四面横枝而出，枝大侔于干，其端又倒垂斜攫，尾大不掉，干几分裂。今筑台拥干，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横枝，仅免于裂，亦幸矣。由梯登台，四面横枝倒悬于外，或自中跃起，或自巅垂飏，其纷纠翔舞之态，不一而足，与天台翥凤，其一类耶！坊联曰：“花为传心开锦绣，松知护法作虬龙”，为王元翰聚洲笔。门联曰：“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为罗汝芳近溪笔。差可人意。然罗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叠床之病，何不以“声”字易“涛”字乎？寺昔为圆信庵，嘉靖间，李中谿元阳为大机禅师宏创成寺，其徒印光、孙法界，戒律一如大机[①]。万历辛丑元日毁于火[②]，法界复鼎建之，视昔有加。先是余过止止庵，一病僧留饭，坐久之，见其方淅米[③]，乃去，饭于净云僧觉心处，遂入参寺中，入其西藏经阁。阁前山茶树小而花甚盛，为折两枝而出。乃东北下峡中，一里，有垣围一区，浚山为池，畜金鱼于中，结茅龛于上者，亦传衣之裔僧也。云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觉潭影空心。又东北下半里，抵峡底，则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从瀑上瞰，不见其底，今从峡底涉，亦不见其瀑。峡西有草庐菜畦，则犹传衣之蔬圃也。峡中水至是如引丝，反不如悬瀑

之势巨矣。

渡涧，乃东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则大士阁之侧也。阁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楼，历级甚峻，后为阁，飞甍叠栋[4]，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楼，其制亦敞。乃万历丙午[5]，直指沈公所建，选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录碑阁下，忽一僧殷勤款曲，问之，乃拙公之徒虚宇也。虚宇又为兰宗之派，今拙公没，虚宇当事。昨野愚、兰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虚宇一见惓惓[6]，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长，许之。令顾仆返悉檀，乃下榻于西楼之奥室。

初十日　晨起盥栉，而顾仆至，言弘辨师遣僧往丽江已行，盖为余前茅者[7]。余乃候饭，即从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庵踞其上，曰牟尼庵。其前松影桃花，恍有异致。庵后即观瀑亭，回瞰瀑布，真有观不足之意。乃溯中支二里，过息阴轩，从其后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涧西行，已在大觉寺蔬圃之南矣。盖大觉蔬圃当中支之后，中支至是自北转东，其西有二流交会，即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罗汉壁东南下，一自华严东北流，二水之交，中夹一支，其上为慧林庵，乃西南支东出之旁派，圣峰、白云寺所倚者也。华严之路，又从圃东渡其下流。乃从涧南溯之西上，一里半，渐逾支脊。其南复有一涧，与西支东走之脊隔。又从其涧北溯之西上，一里余，见脊上有冢三四，后有轩楼遗构，与冢俱颓。此脊乃西支余派，直送而出，无有环护，宜其然也。由冢西复下峡，其峡复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

照寺南发源，东下经华严寺北，至此而与北涧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发源，东下经毗卢寺北，至此而与南涧合。二水之交，中夹一支，为华严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东出之旁派，毗卢、祝国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涧，有二岐：随涧西行者，为祝国、毗卢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涧之北西行者，为华严道。余乃登脊，瞰南涧行。一里，有亭桥横跨涧上，乃华严藉为下流之钥也。度桥，始为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华严寺。寺当西南支之脊，东北向九层崖而峙，地迥向异，又山中一胜也。盖鸡山中东二支，及绝顶诸刹，皆东南二向，曾无北拱者，惟此寺回首返照，北大山诸林刹，历历倒涌，亦觉改观。规模亦整，与传衣伯仲。嘉靖间，南都古德月堂开建，其徒月轮，以讲演名，万历初，圣母赐藏。后遭回禄[8]。今虽重建，绀宇依然，而法范寂寥矣。寺东有路，东行山脊，乃直达传衣者。由寺前峡上西行，半里，复有亭桥横跨涧上，即东桥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桥有亭，山中之所仅见。

过桥，又陟其北向余支，蹑冈半里，旋冈脊，过毗卢寺，寺前为祝国寺，俱东向踞冈。寺北有涧东下，即前所涉之北涧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冈脊，是为法照寺。盖西南支自铜佛殿下南坠，至此东转，当转折处，又东抽一支以为毗卢、祝国之脉，而横亘于华严之前者也，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冈相夹，无住庵倚之，即下为额冢之支，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二。屡有

路直北逾冈渡峡而横去，皆向圣峰、会灯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从峡中溯之而上，于是南舍法照，北绕无住之后，峡路渐翳，丛箐横柯，遂成幽阒，然已渐逼绝顶之下矣。时路无行人，随一桃花箐村氓行。一里，北循峡中，又一里，北蹑坠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见香木坪之前山外拥，华首门之绝壁高悬，桃花箐之过腋西环，而此脊上自铜佛殿，下抵法照寺，转而东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则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盘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华首门下崖矣。其路东自圣峰来，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邓川州，为大道。余西随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

其寺南向，后倚绝壁，前临盘壑，以桃花箐为右关，以西南首支为左护，其地虽在三距之外，而实当绝顶之下，发光钟异，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华首门下瞰之，见其寺沉沉直坠壑底，以为光从窅阒中上腾，乃鼯栖鼪伏之窟[9]。及至而犹然在万壑盘拱之上，而上眺华首，则一削万仞，横拓甚阔，其间虽有翠纹烟缕，若绣痕然，疑无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东连铜佛殿，固自有凌云之路，横缘于华首之前也。然当身历华首时，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觉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为一幅，其巍廊又何如也？然则鸡山虽不乏层崖，如华首、罗汉、九重诸处，其境界固高，而雄杰之观，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为门，门下石金刚二座[10]，镂刻甚异，狰狞之状，恍与烟云同活。其内为前

楼，楼之前有巨石峙于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构亭于上，蒋宾川题曰："四壁无然。"其北面正仰瞻华首，而独为楼脊所障，四壁之中，独翳此绝胜一面，不为无憾。寺建于嘉靖间，陕西僧圆惺所构。万历初，毁而复兴。李元阳有碑，范铜而镌之，然镌字不能无讹。其后嗣归空更建毗卢阁，阁成而神庙赐藏。

余录铜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馁。时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弥在，余畀之青蚨，乃爇竹为炬，煮蔬为供。既饭，东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余，盘坠峡之上，得分岐焉。一过峡直东者，为圣峰路；一蹑岭北上者，为会灯路，始为登顶正道。余乃北蹑上岭，数曲而至会灯寺。寺南向，昔为廓然师静室，今其嗣创为寺。由寺西更转而北上，复数曲，一里余而过迦叶寺。寺东向，此古迦叶殿也。今张按君建迦叶殿于绝顶，因改此为寺。由其前北向入峡，其峡乃西自绝顶，东自罗汉壁，两崖相夹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为罗、李二先生游处。罗为近溪先生汝劳，李为见罗先生材，皆江西人，同为司道游此。又上有亭，为仰高亭，中有碑，为万历间按君周懋相所立，纪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过此，见亭中颓，不及录其文而去，故此来先录之。风撼两崖间，寒凛倍于他处，文长字冗，手屡为风所僵。录竟，日色西倾。望其上兜率庵，即前所从下，而其东横缘之路出罗汉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顶头未了之事，未可以余晷尽也。

乃返步下，仍过迦叶寺前，见有岐东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圣峰北者，必补处庵也，乃取道峡中随壑下，盖缘脊下经会灯者为正道，随壑东下趋补处者为间道。下二里，过补处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峡涧南，遂上坡，过圣峰寺。寺东向，前有大坊。同坊外东行里余，冈脊甚狭，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东里余，有寺新构，当坡之中垂，是为白云寺。余欲穷此支尽处，遂东下行南涧之上，二里，则慧林庵踞坡尽处。缘庵前转下北涧，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涧与南涧乃合于路南，其东即大觉蔬圃矣。东半里，过蔬圃北，又东一里，过息阴轩南，又东一里，过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涧，而行中东二支盘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注释】

①戒律：僧徒必须遵守的法规。

②万历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

③淅（xī 息）米：淘米。

④甍（méng 蒙）：屋脊。

⑤万历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

⑥惓（quán 权）惓：诚恳而深切。

⑦前茅：古代行军时，前哨侦察敌情的人以茅为旌，遇有敌情，则举旌警告后军，故前茅指先头部队。

⑧圣母：皇帝的生母。　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名，俗作火灾的代称。

⑨鼯（wú 吾）：即鼯鼠，又称大飞鼠，前后肢间有宽而多毛的飞膜，常夜间出来滑翔。　虺（huǐ 毁）：毒蛇。

⑩金刚：梵文嚩日罗的意译，原指一种最坚硬的兵器。佛教用以美化它所

宣扬的教义，也称“般若”(智慧)为金刚。通常则称寺院山门两侧的四天王像为四大金刚。

【译文】

初九日　早饭后，我就携带手杖往西行。三里，经过息阴轩。息阴轩在中支的脊上，是大觉寺的前案，为本无法师静修的地方。匾额为左副都御史冯元成〔时可〕所题写的。〔筇竹轩，又名息阴轩，因为本无在筇竹寺出家为僧。〕轩前有三条岔路：从左边渡过沟涧，到大觉寺、寂光寺；从右边渡过沟涧，到传衣寺，下到接待寺；从后面直上，则渡过另一道右边的沟涧，或者经过慧林庵然后上圣峰寺，或者登西支然后到华严寺。我于是先走半里往右渡过沟涧，然后转东上南岭，半里，绕到南岭东崖之上，就是瀑布西边的山峰。于是顺峰往南行，往东看到中支的大士阁在下面，东支的塔盘岭正对上面。平行三里，于是转东沿坡下，一里，则传衣寺朝东靠在山腰上。寺北早先有止止庵，嘿庵真语所建，他是传衣寺大机禅师的朋友。又南为净云庵，彻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弥陀、圆通、八角三庵，都和传衣寺相关联，而八角庵最著名，因为从前有八角亭，如今改建为庵。八角亭开创于嘉靖(1522～1566)年间，是吉空上人所建。亭南就是传衣寺，寺基开阔，规模宏大，前面有大坊，题写着“竹林清隐”，是直指使毛堪〔苏州人毛具茨。〕所命名，很不相称。上面又是一个直指使用大字所写的古松诗，只署名“白岳”。古松在坊前，根有三围大，是龙鳞松，不是五鬣松。山中的巨松都是五鬣松，树干高耸于空中，而这古龙鳞松很不高大，只以曲折缠绕见奇，树干粗一丈五以上，于是朝四面生出横枝，枝和干一样粗，枝头又倒垂斜倾，尾大不掉，主干几乎被分裂。如今筑起台保护主干，台高六七尺，又竖木头支撑那些横枝，主干才免于分裂，也算幸运了。沿梯登上台，四周的横枝倒悬于外，有的从中跃起，有的从顶上下垂飞扬，那纷乱纠结、飘扬飞舞的姿态，不能一一列举，和天台山翥凤大概是一

类吧！坊上的对联是："花为传心开锦绣，松知护法作虬龙。"是王元翰聚洲的手笔。门联为："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是罗汝芳近溪的手笔。大体上让人满意。然而罗汝芳的门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有重复累赘的毛病，为什么不用"声"字替换"涛"字呢？传衣寺从前名圆信庵，嘉靖年间，李中谿元阳为大机禅师扩建成寺，其徒弟印光、再传弟子法界，遵守戒律精细严格，和大机禅师一样。万历辛丑年元旦，寺毁于火灾，法界又大力修建，比原来还好。在这之前我拜访止止庵，一位生病的僧人留我吃饭，坐了很久，看见他正在淘米，于是离去，到静云庵僧人觉心那里吃饭，于是就进寺中参观，进入寺西的藏经阁。阁前的山茶花树小但花开得很繁盛，因此折了两枝才出来。于是往东北下到峡谷中，走一里，有墙围着一片地，开山建池，在池中养金鱼，在上面盖草房，也是传衣寺后代僧人的。云影山光，印上一池水，不觉水中的身影湛然空明，心中的杂念荡涤干净。又往东北下半里，到达峡底，是瀑布的下游，距离瀑布已经转了一道弯。从前从瀑布上面俯瞰，看不见峡底；现在从峡底穿越，也看不见瀑布。峡谷西边有草房菜地，还是传衣寺的菜园。峡谷中的水流到这里犹如拉细的丝带，反而比不上瀑布飞悬的气势了。

渡过沟涧，就往东上坡，一里走到大路上，是大士阁的旁边。大士阁傍靠在中支往南突起的山腰上，阁前有坊有楼，经过很陡的石阶，后面是阁，屋脊飞起，栋柱重叠，阁上供奉观音菩萨，左右各有楼，规模也很宽敞。是万历丙午年直指使沈公所建，挑选老僧拙愚住在这里，命名为三摩寺。我在阁下录碑文，忽然有一僧人殷勤应酬，问他，是拙公的徒弟虚宇。虚宇又是兰宗的支派，如今拙公去世，虚宇主事。昨天野愚、兰宗住在这里，想来事先说到我，所以虚宇一见面就诚恳而深切，并且留我住宿。我因为太阳落山而碑文又长，答应住下，让顾仆回悉檀寺，我就在西楼的内室住宿。

初十日　早晨起来梳洗时，顾仆就来了，说弘辨法师派往丽江

府的僧人已经启程，为我打前锋。我于是等吃过饭，就从寺右的大路往北上，二里，攀登中支的山脊，有庵坐落在上面，名牟尼庵。庵前松影桃花，仿佛有不同寻常的景致。庵后就是观瀑亭，回首俯瞰瀑布，真有看不够的意味。仍然沿中支往上二里，经过息阴轩，从轩后直西走一里，又南下渡过沟涧往西行，已经走到大觉寺菜园的南面了。原来大觉寺菜园地处中支背后，中支延伸到这里从北转向东，菜园西有两股水会合，就是瀑布的上游。一股从罗汉壁往东南流，一股从华严寺往东北流，二股水交错，中间夹着一座山，上面有慧林庵，是西南支向东分出的支脉，圣峰寺、白云寺傍靠山边。去华严寺的路，又顺菜园往东渡过瀑布下游。于是沿沟涧南岸溯流西上，一里半，渐渐翻越支脉的山脊。脊南又有道沟涧，和西支往东走向的山脊相隔。又顺着沟涧北岸溯流西上，一里多，看到山脊上有三四座坟，坟后有遗留的高楼建筑，和坟一样都废坏了。此脊是西支的余脉，直送而出，四周没有护卫，十分自然。沿坟西又下峡谷，峡谷又分二：在南边的，从西支法照寺南面发源，往东延伸，经过华严寺北面，到这里就与北边的沟涧会合；在北边的，从西支法照寺北面发源，往东延伸，经过毗卢寺北，到这里就与南边的沟涧会合。二股水交错，中间夹着一支山脉，是华严寺向北的案山，也是西南支向东分出的支脉，毗卢、祝国二寺傍靠山边。越过北边的沟涧，也有二条岔路：顺沟涧往西走，是去祝国寺、毗卢寺的路；沿支脉边登脊而上，溯南边沟涧北岸往西行，是去华严寺的路。我于是攀登山脊，俯瞰南边沟涧而行。一里，有亭桥横跨在沟涧上，于是华严寺凭借此作为下游要地。过桥，才是西南支本身，又往西走半里到华严寺。寺地处西南支的山脊上，东北面向九重崖峙立，地势和以前所见的大不相同，又是山中的一处胜景。因为鸡足山中、东二支，以及绝顶各寺庙，都是向东、向南两种方向，不曾有向北的，唯有此寺回头返照，北面大山众多的静室庙宇，历历倒拥，也令人觉得改观。寺的规模也整齐，和传衣寺不相上下。嘉靖年间，南京的先辈月堂

开创，其徒弟月轮，以演讲经论出名，万历初年，皇太后赐经藏。后来遭到火灾。如今虽然重新修建，佛寺依旧原样，而佛教经典空缺。寺东有路，往东在山脊上行走，是直达传衣寺的路。从寺前峡谷边往西走，半里，又有亭桥横跨在沟涧上，就是东边亭桥的上游。一座寺左右分别有桥有亭，山中仅看到这一处。

过桥，又攀登往北延伸的余支，沿冈上半里，绕过冈脊，经过毗卢寺，寺前是祝国寺，都面向东坐落在冈上。寺北有沟涧往东延伸，就是先前所渡过的北涧。又从其南岸溯之往西上，一里半，有寺坐落在冈脊上，这是法照寺。原来西南支从铜佛殿下往南坠延，到这里向东转，在转折处又向东伸出一支成为毗卢寺、祝国寺所在的山脉，并横贯于华严寺之前，这是西南支的第一道余脉。法照寺的北部，又分出一道冈相对立，无住庵傍靠着冈，就是下面有乱坟的支脉，这是西南支的第二道余脉。多处有路直北越冈过峡然后横伸过去，都是通向圣峰寺、会灯寺的大路。我想剖析分支的本原，就从峡谷中溯之而上，于是离开南边的法照寺，往北绕到无住寺之后，峡谷中的路渐渐隐蔽不见，树木丛生的山谷草木枝茎交错，于是成为幽深、寂静之处，但已经渐渐接近绝顶下面了。此时途中没有行人，跟随一个桃花箐的乡民走。一里，往北顺峡谷走，又一里，往北攀登下坠的山脊，又一里，就翻越山脊往西走。于是往西看见香木坪的前山向外耸拥，华首门的绝壁高悬，桃花箐延伸的侧壁向西环绕，而此脊上面起自铜佛殿，下面抵达法照寺，然后转东延伸，分隔出此脊西边的壑谷，另外形成一片境地，是放光寺傍靠之处。越过脊，另外向西北盘绕壑谷往上走，又一里半就走到大路，已经直逼华首门下面的山崖了。路从东边沿圣峰寺伸来，往西经过放光寺出到桃花箐，抵达邓川州，是大路。我往西顺大路走，半里就到了放光寺。

放光寺向南，背靠绝壁，前临曲折的壑谷，以桃花箐为右关，以西南支第一余脉为左护，这里虽然在鸡足山三距之外，而实际上正

处在绝顶之下，发光聚集异彩，确实是有原因的。我当初从曹溪寺、华首门往下看，看见放光寺沉沉地直落在壑谷底，以为光从深暗寂静之中往上升，是鼯鼠栖息、毒蛇潜伏的洞穴。等走到这里，才知道寺仍然在万壑环抱之上，而往上眺望华首门，则是一刀削出的万仞绝壁，横着拓开，十分宽阔，其间虽然有翠纹烟缕，像绣上去的痕迹一样，怀疑不能穿越、攀登，谁知壁上面则西起曹溪寺，东连铜佛殿，本来自身就有凌云之路，横伸在华首门之前。然而当亲身经过华首门时，只仰视到上面崖壁的穹隆，感觉不到下面崖壁的峻拔，到此地就上崖下崖又合为一幅，巍峨雄峻又有什么能比得上呢？然而鸡足山虽然不缺乏层层崖壁，如华首门、罗汉壁、九重崖等处，境界固然崇高，但雄伟的大观，没有一处能超越这里。寺前以大坊为门，门下的两座石金刚，雕刻得十分奇特，狰狞的形状，仿佛与山水名胜一同生成。其内是前楼，楼前有巨石峙立在左边，一丈五高，宽大处也相同；上面高耸下面陡削，上面建有亭子，宾川蒋知州题字为："四壁无然。"北面正好能够仰视华首门，但唯独被楼顶所遮挡，四壁之中，独独遮了这最引人入胜的一面，不能不感到遗憾。放光寺创建于嘉靖年间，是陕西僧人圆惺建造的。万历初年，寺毁后又重建。有李元阳写的碑，用铜模铸造镌刻，但镌刻的字有错。其后嗣僧人归空另外修建毗卢阁，阁修成后神宗皇帝赐给经藏。

我录铜碑，殿中光线很暗，而肚子也饿了。这时主事的僧人都出去了，只有一个小和尚在，我给他铜钱，才用竹子烧火，煮菜给我吃。饭后，往东沿大路走一里，翻越垂下来支脉的山脊又一里多，盘绕往下坠的峡谷之上，到了岔路。一条路越过峡谷直东，是去圣峰寺的路；一条路登岭往北上，是去会灯寺的路，这才是登顶的正道。我于是往北登上岭，多次转弯后到会灯寺。寺向南，从前是廓然法师的静室，如今其继承衣钵的弟子创建为寺。从寺西又转朝北上，又转了数道弯，一里多就经过迦叶寺。寺向东，这是古时的迦叶殿。〔如今张巡按在绝顶建起迦叶殿，因而把这里改为寺。〕从寺前往北

进入峡谷，峡谷西面起自绝顶，东面起自罗汉壁，两道山崖相对夹成的，峡谷中垂着石阶路。稍稍上去有坊，是罗、李二先生游览之处。〔罗是近溪先生罗汝芳，李是见罗先生李材，都是江西省人，一起做司道官而游览此地。〕又上去有亭，是仰高亭，亭中有碑，是万历年间巡按周懋相所立，纪念登山和景仰罗、李二先生之意。周巡按也是江西省人。我前此经过这里，见亭中衰落，来不及录其碑文就离去了，所以这次来首先录碑文。风在两面山崖之间摇撼，比其它地方加倍的寒冷，碑文字冗长，手多次被寒风冻僵。录完时，太阳西斜。望亭上面的兜率庵，就是以前顺着下来之处，而庵东横伸着出到罗汉壁的路，以前也曾走到这里而返，从此路登上罗汉壁的未了之事，这次也未能在剩余的时间实现。

于是返回往下走，仍然经过迦叶寺前，看见有岔路往东下到壑谷中，壑谷底有一座庵在圣峰寺北边，肯定是补处庵，于是取道峡谷中顺壑谷而下，原来沿山脊而下，经过会灯寺的是正路，顺壑谷而下，到补处庵的是小路。下二里，经过补处庵。周围也渐渐荒凉冷落，担心太阳落山而没有进去。从庵前穿越峡涧往南，于是上坡，经过圣峰寺。寺向东，前面有大坊。从坊外往东行一里多，冈脊很狭窄，南北两面都有深坑逼近。越过冈脊又往东走一里多，有座新建的寺，位于坡的正中，这是白云寺。我想穷究此支脉的尽头处，就向东往下在南边沟涧之上走，二里，则慧林庵坐落在山坡尽头处。沿庵前转下北边的沟涧，渡过沟涧，才登上中支行走，北涧和南涧于是在路南会合，东边就是大觉寺的菜园。往东半里，经过菜园北面，又往东一里，经过息阴轩南面，又往东一里，经过瀑布北面，于是离开中支，往北越过西竺寺涧，然后在中、东二支间盘绕沟壑行走。又二里，将近傍晚，进入悉檀寺。

【原文】

十一日　饭后，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而

复吾亦订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从之。弘辨、安仁出其师所著书见示，《禅宗赞颂》、《老子元览》、《碧云山房稿》。弘辨更以纸帖墨刻本公所勒相畀，且言遍周师以青蚨相贶，余作柬谢之。甫令顾仆持去，而大觉僧复路遇持来，余姑纳之笥。上午，赴复吾招，出茶果，皆异品。有本山参，以蜜炙为脯①，又有孩儿参，颇具人形，皆山中产。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见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枣无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龙眼、荔枝市中亦无。菌之类，鸡葼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于木，如半蕈形，不圆而薄，脆而不坚。黔中谓之八担柴，味不及此。此间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视之有肥腻之色，而一种香气甚异。因过安仁斋中观兰。兰品最多，有所谓雪兰、花白玉兰花绿最上，虎头兰最大，红舌、白舌以心中一点，如舌外吐也。最易开，其叶皆阔寸五分，长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余朵，长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阔共五六分，此家兰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与吾地无异，而叶更细，香亦清远。其地亦重牡丹，悉檀无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鸡卵矣。

【注释】

①有本山参句：距鸡山不远的巍山县，今还有蜜沙参，为当地特产，制法与此同。

【译文】

十一日　饭后，觉得左脚拇指不舒服，是被皮鞋压迫所致。而复吾又要我不要外出，姑且休息一天，我听从了。弘辨、安仁取出其师所写的书给我看，〔《禅宗赞颂》、《老子元览》、《碧云山房稿》。〕弘辨另外送给我纸帖墨刻〔本公所雕刻的〕，而且说遍周法师要送钱给我作路费，我写帖子答谢他。刚让顾仆去送帖子，而大觉寺僧人又送钱来，和顾仆在路上相遇，我暂时收下装进竹箱。上午，赴复吾的招待，摆出的茶果都是珍品。有本山参，加蜜烤干成脯，又有孩儿参，很像人形，都是山中出产。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都是从未见过的。大抵滇西的果品，我家乡有的都有，只是栗子比较小，而枣子没有肉。松子、胡桃、花椒，都是滇西出产，而龙眼、荔枝市场上也没有。菌子之类，除鸡葼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长在树上，形状像半朵香蕈，不圆而薄，脆而不硬。〔贵州省称为八担柴，味道赶不上这里的。〕此山中的石蜜最好，白得像凝脂，看上去有肥腻之色，而且有一种很奇异的香气。接着到安仁斋中观赏兰花。兰花的品种很多，有所说的雪兰、〔花白〕玉兰〔花绿〕最上品，虎头兰最大，红舌、白舌〔因为花心中有一点像舌头往外吐。〕最容易开花，其叶子都一寸五分宽，长二尺而且柔软，一穗花有二十余朵，长二尺五寸，花朵有二三寸大，花瓣宽五六分，这是家兰。那些野生的，一穗一花，和我家乡的没有两样，但叶更细，花香也清新，飘得远。这里也重视牡丹，悉檀寺没有山茶但牡丹很多，元宵节前，花蕊已经像鸡蛋一样大了。

【原文】

十二日　四长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轩供，一衲轩为木公所建，守僧岁支寺中粟百石，故每岁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饭后坐斋头，抵午而霁，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弘

辨静室基旁。又西半里，过天柱静室旁。又北跻一里半，横陟峡箐，始与一西来路合，遂东盘峡上。半里，其北又下坠一峡，大路陟峡而逾东北岭，乃北下后川向罗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东道，其路甚峻，即余前所上者。第此时阴晴未定，西南望香木坪一带积雪峥嵘，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彻，与前之丽日澄空，又转一光明法界矣[①]。一里余，抵河南师静室。路过其处，问而知之。雨色复来，余令众静侣先上一衲轩，而独往探之。师为河南人，至山即栖此庐，而曾未旁出。余前从九重崖登顶。不知而过其上；后从狮林欲横过野愚东点头峰下，又不得路；踌躇至今，恰得所怀。比入庐，见师，人言其独栖，而见其一室三侣；人言其不语，而见其条答有叙；人言其不出，而见其把臂入林，亦非块然者。九重崖静室得师，可与狮林、罗汉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轩僧来邀，雨阵大至，既而雪霁，师挽留，稍霁乃别。蹑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横陟之，遂入一衲轩。崖中静主大定、拙明辈，皆供餐络绎，迨暮不休。雨雪时作，四长老以骑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从点头峰下，横盘脊峡，时岚雾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与狮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后，西与大觉塔院隔峡相对矣。至此始胜骑，从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灯作杨赵州书。

【注释】

①法界：佛家认为众生本性皆善，与佛无异，这种本性即称法界。此外借用以描写景物，相当于“境界”。

【译文】

十二日　四位长老约好上九重崖，去赴一衲轩的供饭，〔一衲轩是木公所建，守寺的僧人每年为寺中领取一百石粟，所以每年年头准备一次供饭。〕因下雨不能出发。饭后坐在书斋里，到中午天才晴开，于是互相牵拉着上九重崖。开始沿寺左走半里，登上弘辨静室的地基旁。又往西半里，经过天柱的静室旁。又往北登攀一里半，横穿峡箐，于是和一条西边伸来的路会合，就往东盘绕峡谷而上。半里，北面又往下坠有一道峡谷，大路穿过峡谷然后越东北岭，于是往北下后川通向罗川的路；小路攀脊往西北上，是九重崖的东道，这条路很陡，就是我以前所上去的路。只是此时阴晴未定，往西南眺望香木坪一带，积雪峥嵘，照耀山谷，使人心目通明透亮，和以前的丽日澄空相比，又是另一种光明境界。走一里多，到河南法师的静室。从室外路过，询问后才知道。雨又来临，我让众静侣先上一衲轩，然后独自去访法师。法师是河南省人，到鸡足山后就住在此屋，而未曾外出。我以前从九重崖登绝顶，不知道有屋而从上面走过；后来从狮子林想横穿野愚静室东边的点头峰下，又没有路；犹豫到今天，才恰好得以实现所想。等进入房屋，见到法师，人们说他独自一人居住，却见一间屋中有三个僧侣；人们说他不讲话，却见他逐条对答而有次序；人们说他不出屋，却见他与友把臂入林，也没有孤独的样子。九重崖静室住着这位法师，使其地位可以和狮子林、罗汉壁鼎足而立了。稍微坐定，一衲轩的僧人来邀请，雨又阵阵地下起来，不久又雪花霏霏，法师挽留，到雪渐渐停了才告别。攀登半里石阶，有大路往西边上，横穿大路，就进入一衲轩。九重崖静室的主人大定、拙明之辈，都络绎不断地供餐，直到傍晚还没停止。

雨雪不时地下，四位长老用马送我，从大路往西下。大路顺点头峰而下，横绕山脊峡谷，此时雾在下方，深崖峭壑，茫然一片，不能分辨。二里，与去狮子林的路会合，已经在幻住庵之后，西边和大觉寺塔院隔峡谷相对了。到这里才能够骑马，从幻住庵前下山，又走四里就进入悉檀寺，点灯给赵州杨知州写信。

【原文】

十三日　晨起饭，即以杨赵州书畀顾仆，令往致杨君。余追忆日记于东楼下。下午，云净天皎。

十四日　早寒，以东楼背日，余移砚于藏经阁前桃花下，就暄为记[①]。上午，妙宗师以鸡葼茶果饷，师亦检藏其处也。是日，晴霁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　余以嗽故，卧迟迟，午方起。日中云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灯卧，弘辨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灯乃闽中纱围者，佐以柑皮小灯，或挂树间，或浮水面，皆有荧荧明星意，惟走马纸灯，则阇而不章也[②]。楼下采青松毛铺藉为茵席，去卓趺坐[③]，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本堂诸静侣环坐满室，而外客与十方诸僧不与焉[④]。余因忆昔年三里龙灯，一静一闹。粤西滇南，方之异也，梵宇官衙，寓之异也。惟佳节与旅魂无异！为黯然而起，则殿角明蟾[⑤]，忽破云露魄矣。

十六日　晨餐后，复移砚就暄于藏经阁前桃花下。日色时翳。下午返东楼，嗽犹未已。抵暮，复云开得月。

十七日　作记东楼。雨色时作。

十八日 浓云密布，既而开霁。薄暮，顾仆返自赵州[⑥]。

【注释】

①暄(xuān 宣)：太阳的温暖。

②惟走马纸灯，则阁而不章也：原脱此十一字，据徐本补。

③卓：同“桌”。

④外客与十方诸僧：《滇略·胜略》载：鸡足山“前后远近兰若七十有二，穷极幽胜，西域、天竺诸僧，岁时云集，香灯梵呗，百里相望，殆非人境。”此“外客与十方诸僧”中，有其他国家来的僧人。

⑤蟾(chán 缠)：蟾蜍的省称，传说月中有蟾蜍，故月亮又称“蟾”或“蟾宫”。

⑥赵州：隶大理府，治今大理市凤仪。

【译文】

十三日 早晨起床吃饭，就把给杨知州的信交顾仆，让他送去给杨君。我在东楼补记日记。下午，阴云散尽，天色明亮。

十四日 早上很冷，因为东楼背阳光，我把砚台移到藏经阁前的桃花下，就着温暖的太阳写日记。上午，妙宗法师带鸡葼、茶果来吃，法师也在这里查阅经藏。这天，天气晴朗。到晚上，我忽然生病咳嗽。

十五日 我因为咳嗽的原故，很晚还躺着，中午才起床。白天浓云聚集，到晚上就遮蔽天空。我想要灯睡下，弘辨等长老邀请过西楼观赏灯。灯是用福建省出的纱围成的，配搭上柑皮小灯，有的挂在树间，有的浮在水面，都有星光闪烁的意境，只有走马灯，则是昏暗而不显著。楼下采回青松毛铺垫成座席，去掉桌子而结跏趺坐，各自面前设置盒果，泡茶赏玩，第一道清茶，第二道是盐茶，第三道为蜜茶，本寺众静侣环室坐满，而外来的客人与十方众僧不参

与。我于是回忆去年三里的龙灯，一静一闹。广西、云南地方不同，庙宇官衙，住处不同，只有元宵佳节和旅客游魂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感到神情沮丧而起身，则殿角的明月，忽然穿破云层，洒下了月光。

十六日　早饭后，又移砚台到藏经阁前桃花下就阳光写日记。太阳不时地被遮蔽。下午返回东楼，咳嗽还没停。到晚上，云又散开而得以看到月亮。

十七日　在东楼写日记。天不时有要下雨的样子。

十八日　浓云密布，不久散开天晴。傍晚，顾仆从赵州返回。

【原文】

十九日　饭后，晴霁殊甚。遂移卧具，由悉檀而东，越大乘东涧，一里上脊，即迎祥寺。从其南上，寺后半里为石钟寺，又后为圆通、极乐二庵。极乐之右即西竺，西竺之后即龙华。从龙华前西过大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钟又一里矣。龙华之北坡上，即大觉寺。龙华西，临涧又有一寺，前与石钟同东南向。从其后渡涧，即彼岸桥，下流即息阴轩，已为中支之脊矣。从轩左北向上，过观音阁，为千佛寺，其前即昔之街子，正当中脊，今为墟矣。

复北渡涧，从大觉侧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谢之。仍过涧桥，上有屋，额曰“彼岸同登”，其水从望台岭东下，界于寂光、大觉之间者，龙华至此，又一里矣。过桥复蹑中支上，半里，中脊为水月庵，脊之东腋为寂光，脊之西腋为首传。僧净方，年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盘一嘴，东觑一庵，桃花嫣然，松影历乱，趋之，即积行庵也。其庵在水月

之西，首传之北。僧觉融留饭。后乃从庵左东上，转而西北登脊。从中支脊上二里，有静室当脊，是曰烟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罗汉壁，由其东盘峡上旃檀岭。岭从峡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静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构此，退休。其地当垂脊之左，东向稍带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为虎砂，以点头峰为龙砂，龙近而虎远，又与狮林之砂异。其东有中和静室，亦其徒也，为郁攸所焚[①]，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点茶稠叠，久之别，已下午。遂从右上，小径峻极，令其徒偕。

上半里，得西来大道，随之东上。又半里，陟旃檀岭脊而西南行，经烟霞室，渐转东南，为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盘一嘴，有庐在嘴上，余三过皆钥门不得入，其下即白云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盘突嘴而上，即慧心静室。慧心为幻空徒，始从野愚处会之，前曾过悉檀来叩，故入叩之，方禅诵会灯庵，其徒供茶而去。后即碧云寺，不入。从其侧又盘嘴两重，二里，北上西来寺，西经印雪楼前，又西循诸绝壁行，一里，为一真兰若，其上覆石平飞。又西半里，崖尽而成峡。其峡即峰顶与罗汉壁夹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宫，下抵罗、李二先生坊，两壁夹成中溜，路当其中。溜之半，崖脚内嵌，前耸巨木，有旧碑，刻峋鹤诗，乃题罗汉壁者。中横一岐，由其上涉溜半里，过玄武庙。又半里，过兜率宫，已暮，而宫圮无居人。又上一里，叩铜佛

殿，入而栖焉，即所谓传灯寺也。前过时，朝山之覆相错，余不及入，兹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启户，宿。

二十日　晨起，欲录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录，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铺。盖以登绝顶二道，俱从寺而分，还必从之也。出寺，将北由袈裟石上，念猢狲梯前已蹑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峡向虽从之下，犹未及仰升，兹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览无偏。乃从寺右循崖西行，遂过华首门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缘其间，止通一线，下瞰则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则峰顶之舍身崖即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岐悬崖侧，余以为下放光道，又念层崖间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崖侧树根间，刳木盛之，是为八功德水。刳木之外无余地，水即飞洒重崖，细不能见也。路尽仍上，即前西来入大道处，有草龛倚崖间，一河南僧习静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为曹溪庵。庵止三楹，倚崖，门扃无人。其水较八功德稍大，其后危崖，稍前抱如玦。余攀石直跻崖下，东望左崖前抱处，忽离立成峰，圆若卓锥，而北并崖顶，若即若离，移步他转，即为崖顶所掩不可辨。惟此处则可尽其离合之妙，而惜乎旧曾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盖鸡山无拔地之峰，此一见真如闪影也。又西半里余，过束身峡下，转而南，过伏虎庵，又南过礼佛庵，共一里，再登礼佛台。台南悬桃花箐过脉之上，正与香木坪夹箐相对，西俯桃花箐，东俯放光寺，如在重渊之下。余从台端坠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复有

耸石，攒隙成台，其下皆危崖万仞，栈木以通，即所谓太子过玄关也。过栈即台后礼佛龛。昔由栈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栈，其凭眺虽同，然前则香客骈趾，今则诸庵俱扃，寂无一人，觉身与灏灵同其游衍而已②。栈西沿崖端北转，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过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穷，乃樵径也。仍返过伏虎庵，由束身峡上。峡势逼束，半里，透其上，是为文殊堂，始闻有老僧持诵声。路由其前蹑脊，乃余前东自顶来者，见其后有小径，亦蹑脊西去，余从之。盖文殊堂脊处，乃脊之坳；从东复耸而起者，即绝顶之造而为城者也；从西复耸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丛木蒙茸，雪痕连亘，遂造其极③。

盖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即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尽于大石头，所谓后距也。其横亘而东者，至文殊堂后，少逊而中伏，又东而复起为绝顶，又东而稍下，遂为罗汉壁、旃檀岭、狮子林以后之脊，又东而突为点头峰，环为九重崖之脊，皆迤逦如屏。于是掉尾而南转，坠为塔基马鞍岭，则鸡山之门户矣。垂脊而东，直下为鸡坪关，则鸡山之胫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于大石东；山西之水，其南发于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桥；西发于河底桥者，由南、北衙，皆会于大石之下，东环牟尼山之北，与宾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龙大脉，自丽江之西界，东走为文笔峰，是为剑川、丽江界。抵丽东南邱塘关，南转为朝霞洞，是为剑川、鹤庆界。又直南而抵腰龙

洞山，是为鹤庆、邓川州界。又南过西山湾，抵西洱海之北[④]，转而东，是为邓川、太和界。抵海东隅，于是正支则遵海而南，为青山，太和、宾川州界；又东南峙为乌龙坝山，为赵州、小云南界[⑤]；遂东度为九鼎，又南抵于清华洞，又东度而达于水目焉。分支由海东隅，北峙为香木坪之山，从桃花坞北度，是为宾川、邓川界。是鸡足虽附于大支，而犹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见。惟西北有山一带，自北而南者，雪痕皑皑，即腰龙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麦畦浮翠，直逼鸡山之麓，是为罗川，若一琵琶蟠地，虽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袭人衣。四顾他麓，皆平楚苍苍也。西南洱海，是日独滃荡如浮杯在掌。盖前日见雪山而不见海，今见海而不见雪山，所谓阴晴众壑殊，出没之不可定如此。此峰之西尽处也。

东还一里，过文殊堂后脊，于是脊南皆危崖凌空，所谓舍身崖也。愈东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即束身峡，东抵曹溪后东峰，向跻其下，今临其上，东峰一片，自崖底并立而上，相距丈余，而中有一脉联属，若拇指然，可坠坳上其巅也。余攀蹑从之，顾仆不能至。时罡风横厉，欲卷人掷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为舍身者，几希矣。又共一里，入顶城门，实西门也。入多宝楼，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蓁豆粥、芝麻盐为饷。余再录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复引余观其师退休静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即前所登西峰之北坳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当北垂之腋。室

三楹，北向，环拱亦称。盖鸡山回合之妙，俱在其南，当山北者仅有此，亦幽峻之奥区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连汇，水不多，亦不竭，顶城所供，皆取给焉。还抵城北，竟从城外趋南门，不及入迦叶前殿。由门前东向悬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东向，额曰“万山拱胜”，而户亦扃。由其前下坠，级甚峻。

将抵猢狲梯，遇一人，乃悉檀僧令来候余者，以丽江有使来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铜佛殿。余初拟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过碧云寺前。直下五里，过白云寺。由寺北渡一小涧，又东五里，过首传寺后，时已昏黑。又三里，过寂光寺西，候者腰间出一石如栗，击火附艾，拾枯枝燃之⑥。遵中支三者，叩息阴轩门，出火炬为导。又一里余，逾瀑布东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弘辨师引丽府通事见，以生白公招柬来致，相与期迟一日行。

二十一日　晨起，余约束行李为行计。通事由九重崖为山顶游。将午，复吾邀题七松册子，弘辨又磨石令其徒鸡仙书静闻碑。

【注释】

①郁攸：火。

②灏（hào 浩）：无边无际。

③极：指鸡山绝顶，海拔 3226 米。

④西洱海：洱海在明代又称西洱海，见《明一统志》、《寰宇通志》诸书。

⑤小云南：吴应枚《滇南杂记》：“云南县俗名小云南”。明清时，为区别于省会所在地的云南府，别称云南县为小云南。明云南县与洱海卫同城，隶大理

府，治今祥云县。

⑥用火石取火的方法，至今在云南边疆还能看到。随身带一铁片及火石，需火时取铁片击石，即可引燃艾叶。

【译文】

十九日 饭后，天气特别晴朗。于是搬迁卧具，从悉檀寺往东走，越过大乘庵东边的沟涧，走一里上脊，就是迎祥寺。从寺南往上走，寺后半里处是石钟寺，再往后是圆通、极乐二庵。极乐庵的右边就是西竺寺，西竺寺之后是龙华寺。从龙华寺前往西到大路，已经在西竺寺之上，距离石钟寺又有一里了。龙华寺的北坡上就是大觉寺。龙华寺西，正对沟涧又有一座寺，和前面的石钟寺一样面朝东南。从其后面渡过沟涧，是彼岸桥，下游就是息阴轩，已经到中支的山脊了。从轩左往北上，经过观音阁，是千佛寺，寺前就是从前的街子，正好位于中支脊上，如今空无一人。

又往北渡沟涧，从大觉寺侧边往西北上。寺中的僧人挽留我进去，我辞谢了。仍然从沟涧上的桥过去，桥上有屋，匾额为“彼岸同登”，桥下的水从望台岭东流下来，以寂光寺、大觉寺之间为界，从龙华寺到这里，又有一里了。过桥后又攀登中支而上，半里，脊正中的是水月庵，脊的东侧是寂光寺，脊的西侧是首传寺。僧人净方，有九十岁了，留我，我没进去。从寺西绕过一道山口，往东看到一座庵，桃花开得很美，松影纷乱，急忙过去，就是积行庵。此庵在水月庵之西，首传寺之北。僧人觉融留我吃饭。饭后就从庵左往东上，转向西北登山脊，顺中支山脊上二里，有静室位于脊上，这是烟霞室，克心的徒弟本和的住所。从其西分出的岔路上罗汉壁，从罗汉壁东盘绕峡谷上旃檀岭。岭从峡谷西边伸下去，路往北作“之”字形上，一里，到克心的静室。克心是用周的徒弟，从前是寂光寺的住持，如今新建此静室退休。静室位于中支山脊的左边，东向而稍微偏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作为虎砂，以点头峰作为龙砂，龙砂

近而虎砂远，与狮子林的龙砂、虎砂又不相同。室东有中和的静室，也是他的徒弟的，被火焚毁，如今中和到省城去了。克心留我，点心多茶水勤，很久才告别，已经下午了。于是从右边上，小路极其陡峻，克心让他的徒弟陪同。

上半里，走到西边伸来的大路，顺路往东上。又半里，登旃檀岭脊而往西南行，经过烟霞室，渐渐转向东南，到水月庵、寂光寺，从庵前、寺前经过，又往西南走一里，绕过一道山口，山口上有房舍，我三次经过都锁着门，不能进去，下面就是白云寺所傍靠的地方。又往西半里，再绕着突起的山口而上，就是慧心的静室。慧心是幻空的徒弟，最早在野愚那里会过面，以前曾来到悉檀寺拜访，所以我进入拜访他，他正在会灯庵禅诵，他的徒弟上茶后离去。后面就是碧云寺，没有进去。从静室侧面又绕过两道山口，二里，往北上西来寺，往西经过印雪楼前，又往西顺着路在绝壁上走。一里，到一真兰若，上面覆盖的石头平滑如欲飞状。又往西半里，崖壁尽头处是峡谷。此峡谷就是峰顶和罗汉壁对峙而形成的，上面起自兜率宫，下面到达罗、李二先生坊，两壁夹成中溜，路在其中。中溜一半的地方，崖脚内嵌，前面耸起巨木，有旧碑，刻着岣鹤的诗，是描写罗汉壁的。中间横着一条岔路，顺岔路穿过溜走半里，经过玄武庙。又半里，经过兜率宫，天已经傍晚，而宫坍塌，没有人居住。又上一里，敲铜佛殿门，进去居住，就是所说的传灯寺。从前经过时，朝山的人交错不绝，我来不及进去，现在很静。过了很久，有一个老僧人打开门，进去住宿。

二十日　早晨起床，准备录寺中的古碑，十分寒冷，留着等到下山时录，于是把行李放在寺中。〔寺中的地都铺着大理石。〕因为攀登绝顶的两条路，都从寺这里分出去，返回也必须顺此路。出寺，准备往北顺袈裟石而上，想到猢狲梯以前已经攀登过了，是登其崖端而下，从前虽然从束身峡而下，但还没来得及往上升登，这次不如从南上、往北下，希望遍览无遗。就从寺右沿崖往西行，经过华首

门往西走，崖石上下都十分陡峭，路伸向崖石间，只通着这一条线，往下看则放光寺正处在崖底，往上望则峰顶舍身崖就是崖端，但不能穷究。往西一里，有岔路悬在崖边，我以为是下放光寺的路，又考虑如何能够从层崖间的缝隙中坠下去。稍稍下去，有水从崖侧的树根之间流出，把树木剖开、挖空盛水，这是八功德水。除剖空的木头之外，没有其它余地，水就向重重山崖飞洒，细小得看不见。走完路仍然往上，就是以前从西边来，走上大路之处，有草屋靠在崖中，一个河南僧人在屋里静修，他的生活就靠此水。又往西半里，逐渐往上走，又半里，到曹溪庵。庵只有三间屋子，靠着崖壁，门关着，没有人。这里的水比八功德水略微大些，背后的陡崖，略微向前环抱，如同有缺口的玉环。我攀爬石头直登崖下，往东望到左崖向前环抱之处，忽然分立出山峰，圆圆的像锥子拔地而立，而北面连着崖顶，若即若离，移步转到其它角度，山峰就被崖顶遮蔽而分辨不出，只有此处才可以穷尽其离合之妙，可惜从前曾修有的基址，现在已经变成荆棘，人不能上去。因为鸡足山没有拔地而起的山峰，在此见到这一峰真像影子闪过。又往西走半里多，经过束身峡下，转向南，经过伏虎庵，又往南经过礼佛庵，共一里，第二次登上礼佛台。台朝南悬在桃花箐越过来的山脉之上，正好和香木坪隔箐相对，往西俯视桃花箐，往东俯视放光寺，如同在重重深渊之下。我从台边坠入石洞中，往西穿洞而出，又有耸立的石头，穿出缝隙而形成台，其下都是万仞陡崖，用木头架成栈道通过，就是所说的太子过玄关。过了栈道就是台后的礼佛龛。以前从栈道进洞，现在从洞中出到栈道，登临眺望虽然相同，然而以前是进香客擦肩接踵，现在则各庵都关着，空无一人，只觉得自己是与无边无际的神灵一同尽情游乐而已。栈道往西沿崖边向北转，有路可以顺着走，于是穿过栈道往西走，就到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尽，是砍柴的小路。仍然返回到伏虎庵，沿束身峡而上。峡势窄狭紧束，半里，穿出到束身峡上面，这是文殊堂，才开始听到有老僧诵读经文的声音。道路从堂前面登

脊，是我以前从东边顺绝顶过来的路，看见堂后面有小路，也是登脊往西去，我走小路。因为文殊堂所在的山脊，是脊上的坳地；顺东边又耸起的，就是绝顶上建的城墙；顺西边又耸起的，是桃花箐伸来的第一道高峰。往西一里，草丛树木蓬蓬松松，雪迹连绵不绝，于是登上鸡足山绝顶。

原来鸡足山从桃花箐往北延伸，就凌空高耸，这里是开始。山脊向北伸下去，延伸二十里然后到大石头结束，是所说的鸡足山后距。向东横贯的山脉，伸到文殊堂背后，稍微后退而正中低伏，又往东延伸而再耸立为绝顶，又往东逐渐延伸下去，就成为罗汉壁、旃檀岭、狮子林以后的山脊，又往东就突起为点头峰，环绕为九重崖的山脊，都屏障般地连绵不断。于是尾端掉头向南，坠下去成为塔基所在的马鞍岭，是鸡足山的门户。中脊向东延伸，直下去是鸡坪关，是鸡足山的胫足。所以山北的水，向北流出到大石头东。山西的水，南发源于西洱海北面的，沿着和光桥流；西发源于河底桥的，沿着南、北衙流；都在大石头之下会合，往东绕牟尼山之北，和宾川州的水，一起往北流下金沙大江。于是知道南边的主峰山脉，从丽江府的西部往东伸延为文笔峰，这是剑川州、丽江府的分界。伸延到丽江府东南的邱塘关，往南转到朝霞洞，这是剑川州、鹤庆府的分界。又直南延伸到腰龙洞山，这是鹤庆府、邓川州的分界。又往南越过西山湾，伸到西洱海的北面，转向东延伸，这是邓川州、太和县的分界。延伸到西洱海东隅，于是正支则沿海往南伸，为青山，是太和县、宾川州分界；又往东南延伸，峙立为乌龙坝山，是赵州、小云南县的分界；于是往东延伸为九鼎山，又往南伸到清华洞，又往东延伸而抵达水目山。分支从海东隅，往北峙立为香木坪山，顺桃花箐往北延伸，这是宾川州、邓川州的分界。这样看来，鸡足山虽然依附于主峰山脉，但仍然是中脊。登上此山直北望雪山，茫然看不见。只是西北有一座山环绕，从北向南，雪迹皑皑，就是腰龙洞，南衙、北衙西边傍靠的山。山下翠绿的麦田，一直靠近鸡足山脚，这是

罗川，像一把琵琶琴形状的弯曲地带，虽然在山下三十里外，但黛色像要浸透人衣。环顾四周其它山麓，都是深绿色的树梢平齐，西南边的洱海，唯独今日看到水波荡漾，如同水杯浮在掌上。以前看得见雪山而看不见洱海。今天看得见洱海却看不见雪山，所以说阴天晴天众山壑是不同的，显出、隐没就是如此的不能确定。这是山峰西边的尽头处。

往东返回一里，经过文殊堂背后的山脊，在这里脊南都是陡崖凌空，是所说的舍身崖。越往东越陡，我登上崖端俯瞰，下面就是束身峡，往东到曹溪寺后的东峰，以前从崖下升登，如今登临崖上，东峰那一带，从崖底并立而上，相距一丈多，而其中有一条山脉连接，像拇指一样，可以坠下坳后登上山顶。我顺这条山脉攀登，顾仆不能走。此时强烈的风纵横凌厉，像要把人卷起抛向空中，我手抓脚踩，庆幸自己没有成为舍身之人。又走了共一里，进入绝顶城门，其实是西门。到多宝楼，河南僧不在，他的徒弟用绿豆粥、芝麻盐招待。我又录善雨亭中没录完的碑文。下午，这徒弟又带我参观他师傅退休后的静室。静室在城墙北二里处，就是以前所攀登的西峰北坳。道路沿着文殊堂的山脊，向北逐渐下，顺西行，位于鸡足山北垂的侧边。静室有三间，向北，环拱也对称。鸡足山回合的妙处，都在山南，位于山北的仅此一处，也是幽深、陡峻的隐蔽地区。往左稍微下去，有两个方形池塘，上下相连汇通，水不多，也不枯竭，绝顶的供水，都取之于这里。返回到城北，就顺城墙外走到南门，来不及进入迦叶前殿。从门前往东顺石隙悬空而下，一里，有三间殿，向东，匾额为“万山拱胜”，但门也紧闭。从殿前往下坠，台阶非常陡。

快到猢狲梯时，遇到一个人，是悉檀寺僧人派来等候我的，因为有丽江府的使者来邀请。于是一齐下山，共一里就到铜佛殿。我当初打算在这里住宿，因为等我的人来到，于是取走行李。走五里，经过碧云寺前。直下五里，经过白云寺。从寺北渡过一条小涧，又往东走五里，经过首传寺背后，这时天色已经昏暗。又走三里，经过

寂光寺西，等我的人从腰间拿出像栗子一样的石子，就着艾草打火，捡枯枝点燃。沿中支走三里，敲开息阴轩的门，要出火把照路。又走一里多，越过瀑布东边的山脊往北走，又走三里才到悉檀寺。弘辨师带丽江府的通事来见面，把木生白公请我的柬帖送来，互相约定推迟一天出发。

二十一日　早晨起来，我捆好行李，作好出发的准备。通事从九重崖去山顶游览。将近中午，复吾请我题写七松册子，弘辨又磨石让其徒鸡仙书写静闻碑。

【原文】

二十二日　晨餐后，弘辨具骑候行，余力辞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担轻装从，而重者姑寄寺中，拟复从此返也。十里，过圣峰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过放光寺，入录其藏经、圣谕。僧留茶，不暇啜而出。问所谓盘陀石静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视寺后层崖，并华首上下，合而为一，所谓九重崖者①，必指此而名。开山后，人但知为华首，觅九重故迹而不得，始以点头峰左者当之，谁谓陵谷无易位哉？由寺西一里余，始蹑坳而上，又一里余，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属，东西分坑下坠，所谓桃花箐也。脊有两坊，俱标为“宾邓分界”。其处陟历已高，向自礼佛台眺之，直似重渊之底云。

由箐西随箐下，二里，有茅舍夹道，为前岁底朝山卖浆者所托处，今则寂然为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为邓川州道；直西者为罗川道，乃通丽江者。遵之迤逦下二里，有庵当路北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连有二涧，俱自

东而西注，即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桥跨之。连越桥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圣寺，寺西向。乃从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涧亦西流，随之半里，涧与前度二桥之流，俱转峡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坳。坳西，其坡始西悬而下，路遵之。四里，有村在南山坞间，是为白沙嘴[②]。随嘴又西下二里，忽见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贯之，有梁东西跨其上。乃坠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谓和光桥也。鸡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东青山北谷来，至此颇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于大石头者也[③]。丽府生白公建悉檀之余，复建此梁，置屋数楹跨其上。遂就而饭焉。

桥之西有小径，自北而南，溯流循峡者，乃浪沧卫通大理道，与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随流少北，即西上岭，盘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为罗武城，其处坞始大开。自此山之西，开东西大坞，直至千户营坞分为二，始转为南北坞，皆所谓罗川也。向自山顶西望，翠色袭人者即此，皆麦与蚕豆也。罗武无城，一小村耳。村北有溪，西自千户营来，即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东北坠峡，合和光桥下流，而东北经大石头者也[④]。于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村在溪北山下，曰百户营。又西五里，有村在溪北悬冈上，曰千户营[⑤]。营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东南下，突于坞中，坞遂中分。当山之西南者，其坞回盘，其水小，为西山湾，新厂在其东南，而路出其西

北。当山之东北者，其坞遥达，其水大，为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其西北，而路则由山之西南逾坳以入。于是从千户营溪南转入南坞，一里余，至新厂。皆淘沙煎银者。乃北一里余，抵分界山之阳，渡一小流，循山阳西北行三里，北逾过坳。于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东又成南北大坞，即千户营之上流也。北一里，有村倚西山之坡，是为中所屯⑥，乃邓川、鹤庆分界处，悉檀寺庄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传谕之，故守僧不拒云。

【注释】

①九重崖：鸡足山在元明时期原称九曲山、九重岩、九曲岩。《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九曲山，峰峦攒簇，状如莲花，盘曲九折，在洱河东北。"《寰宇通志》："九曲山，在西洱河东北百余里，盘折九曲而上，顶有石门，高不可入。"《明一统志》："九曲山，在洱河东百余里，峰岳攒簇，状若莲花，九盘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明史·地理志》宾川州："西有鸡足山，一名九曲岩。"

②白沙嘴：今名同，在洱源县东南隅，金玉桥河南岸，距宾川、鹤庆县界甚近。

③其水句：此溪今名金玉桥河，发源于洱海北岸，从南往北流入落漏河。

④村北有溪句：此溪今名落漏河，与金玉桥河合流后，从南往北流入金沙江。

⑤百户营、千户营：今名同，在鹤庆县南境，黄坪新街东南邻。

⑥中所屯：今称小中所，在鹤庆县南隅，黄坪新街西邻。

【译文】

二十二日　早餐后，弘辨备好马等候启程，我竭力推辞。于是和通事上路，用一人挑着轻便的行李随我走，而重的行李暂时寄存

在悉檀寺中，计划还从这里返回。十里，经过圣峰寺，穿越西支的山脊然后向西走，共四里，经过放光寺，进去录藏经、圣谕。僧人挽留喝茶，来不及喝就出来了。询问所说的盘陀石静室，僧人指示在西北边陡崖的半山腰上。仰视寺后的层层崖壁，和华首门上下相连，合而为一，所说的九重崖，一定是据此而取名。寺庙创建后，人们只知道是华首门，寻找九重崖故迹却找不到，于是把点头峰左边当作九重崖，谁说山谷不会变易位置呢？从寺西走一里多，于是踏着山坳而上，又走一里多，上面很陡，于是翻越山脊。脊南北相连，东西分别下坠的坑，是所说的桃花箐。脊上有两座坊，都写着“宾邓分界”。这里已经升登得很高了，以前从礼佛台眺望，却只像在重重深渊的底部呢。

从箐西顺着箐下，二里，道路两边有茅草房，是去年底朝山、卖浆人的安身处，现在则空无一人，成为畏途。前面向西南方分出的岔路，是去邓川州的路；直向西去的是罗川道，并通往丽江府。顺路曲折连绵地下二里，有庵坐落在路北的北山下，名金花庵。又往西下三里，接连有二道沟涧，涧水都是从东向西流，就是桃花箐水的下游，各自都有木板桥横跨。接连过到桥南，就沿南山向西行。一里，有寺坐落在南山的脊上，名大圣寺，寺向西。于是从寺前越过山脊往南下，又遇到一条也是往西流的沟涧，顺着走半里，沟涧和先前过的两座桥下的水，都转进峡谷向北流去，道路于是往西走。半里，穿越南山向北突的山拗。山坳西，山坡开始往西陡直地伸下去，道路跟着下。四里，南山坞中有个村庄，那是白沙嘴。顺白沙嘴又往西下二里，忽然看见深壑从南往北走向，溪流纵贯其中，桥梁从东到西横跨溪上。于是坠入壑谷而下，二里，才到桥头，是所说的和光桥。鸡足山西麓，到此而止。桥下的水南边从洱海东边的青山北谷流来，流到这里时水比较大，往北会合桃花箐水，流入大石头。丽江府木生白公建悉檀寺余下的钱财，又修建了这座桥，在桥上盖了好几间屋，于是就在屋里吃饭。

桥的西边有小路，从北往南走，沿峡谷溯流而上，是浪沧卫通往大理府的路，和大路“十”字形交叉。大路顺流稍微往北，就往西上岭，盘旋而上，有时陡峻有时平坦。五里越过山坳，往西北下，四里才是平路。又走一里到罗武城，这里山坞十分开阔。从此山的西部，敞开东西走向的大山坞，一直到千户营，山坞一分为二，于是转为南坞、北坞，都是所说的罗川。以前从鸡足山顶往西眺望，翠色袭人的地方就是这里，绿的全是麦子和蚕豆。罗武没有城郭，是个小村子罢了。村北有条溪，西边从千户营流来，就是南衙河底的水，流到这里往东北坠入峡谷，与和光桥下的水会合，然后往东北流过大石头。于是顺南山从溪南岸行走，二里，溪北岸山下有个村子，名百户营。又往西走五里，溪北陡冈上有个村子，名千户营。营的西边，有从西部大山分出支脉往东南延伸的山；突立在山坞中，山坞于是从中分开。位于山西南的坞曲折盘绕，坞中的水小，为西山湾，新厂在坞东南，而道路从坞西北出去。位于山东北的坞遥远通达，坞中的水大，为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坞西北，而道路则从山的西南越过山坳伸进去。于是沿千户营溪流往南转入南坞，走一里多，到新厂。〔都是淘沙炼银的。〕于是往北走一里多，到分界山的南面，渡过一条小河，顺山南往西北走三里，往北越过山坳。就逐渐下，顺西边大山之麓往北行，东边又形成南北走向的大山坞，是千户营的上游。往北走一里，有村庄傍靠在西山坡上，这是中所屯，为邓川州、鹤庆府分界处，悉檀寺的庄房在这里，于是进去住宿。悉檀寺僧人已经事先传告过，所以守庄房的僧人没有拒绝。

【原文】

二十三日　晨，饭于悉檀庄，天色作阴。乃东下坞中，随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冈自西山又横突而东，乃蹑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为南衙道，腰龙洞在焉；北向逾坳

者，为北衙道，鹤庆之大道随之。余先是闻腰龙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从大道行，期会于松桧，地名，大道托宿处。余同顾仆策杖携伞，遂分道从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转而南，复有岐缘南箐而去，余惑之。候驱驴者至，问之，曰："余亦往南衙者，大路从此西逾岭下，约十里。"余问南岐何路？曰："此往鸡鸣寺者[①]。"问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夹崖间者是，然此岐隘不可行。"忽一人后至，曰："此亦奇胜。即从此峡逾南坳，亦达南衙，与此路由中坳者同也。"余闻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谢其人，遂由岐南行。里许，转入夹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门，穿门即由峡中上跻，亦犹鸡山之束身焉。登峡上，则上崖岈然横列，若洞、若龛、若门、若楼、若栈道，骈峙焉。洞皆不甚深，僧依之为殿，左为真武阁，又左为观音龛，皆东北向下危壁。殿阁之间，又垂崖两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门。有僧两人，皆各踞一龛，见客至，胡麻方熟[②]，辄邀同饭，余为再啜两盂。见龛后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跣而蹑之，复有洞悬其上层，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夹中升岭，即南坳道，而崖悬不通，复下，由穴门出，即转崖左西南上。仰见上崖复悬亘而中岈然，有岐细若虫迹，攀条从之，又得一大穴，其门亦东北向，前甃石为台，树坊为门，曰青莲界。其左药灶碑板俱存，而无字无人，棘萝旁翳，无可问为何人未竟之业。其右复有象鼻外垂之门，透而南，复有悬绡

高卷之幛。幛之右，上崖有洞巍张，下崖即二僧结庵之处，然磴绝俱莫可通。

乃仍由青莲界出东夹，再上半里，而崖穷夹尽，山半坪开。又有泉自南坳东出，由坪而坠于崖之右；又分而交潆坪塍，坠于崖之左。崖当其中，濯灵涤窍，遂成异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峡，峡中之流，倾涌南向。溯之一里，涧形不改，而有巨石当其中。石之下，则涌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砾石堆涧，绝无水痕。又溯枯涧北行半里，路穷茅翳，盖其涧自西峡来，路当北去也。乃东向蹑岭，攀崖跻棘，又半里，得南来路，遂随之北。半里，西涉一坞，复升陇而西，有岐，入西南峡中者颇小，其直北下陇者颇大。余心知直北者为南衙道，疑腰龙洞在西南峡中，遂望峡行。半里，不得路。遥听西北山巅有人语声，乃竭蹶攀岭上，一里，得东来道。又一里，得驱犊者问之，则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3]。问腰龙洞何在？曰："即在此支岭之北，然岭北无路，须随路仍东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盖是大山脊，自北而南，脊之西为焦石峒，脊之东，一支东突，其北腋中，则腰龙洞所在，南腋中即此路也。余乃怅然，遂随路返。东下一里，乃转而东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4]。南衙之村不甚大，倚西山而东临大坞，其坞北自北衙，南抵中坳，其中甚宽。盖此中大坞，凡三曲三辟，最北者为北坞，坞南北亘，以北坳东隘为峡口；其南即中所屯坞，坞亦南北亘，以江阴村为峡口；其南

即千户营、百户营坞，坞东西亘，以罗武村为峡口。总一溪所贯，皆谓之罗川云。

由南衙之后西南上山，磴道甚辟。一里半，有亭有室，当山之半，其旁桃李烨然。亭后蹑级而上，有寺，门榜曰“金龙寺”。门内有楼当洞门[5]，其楼前临平川，后瞰洞底，甚胜也。楼后即为洞门，洞与楼俱东向，其门悬嵌而下，极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崆峒，南与北渐环而转，惟东面可累级下。下五丈，一石突起，当洞之中，西耸而东削，甃以为台，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东对层级，架木桥以登，西瞰洞底，潴水环其下，沉绀映绿，光怪甚异。亟由桥返级，穿桥下，缘台左西降，十余丈而后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阔约三丈，南北二面，渐抱而缩，然三面皆绝壁环之，无有旁窦，水渟涵其间，俨若月牙之抱魄也[6]。水中深浅不一，而澄澈之极，焕然映彩，极似安宁温泉，浅者浮绿，深者深碧，掬而尝之，甘冷异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为腰龙，而文之者额其寺为金龙，洵神龙之宫也。洞口如仰盂，下圆如石城，水潆三面如玦，石脊中盘如垂舌，其异于石城者，石城旁通无极，而此则一水中涵，若其光莹之异，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楼，则前楹后轩，位置俱备，而僧人他出，扃钥不施。

仍一里余，下至南衙，问松桧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蹶而趋，由南衙后傍西山而北，二里，是为北衙[7]。有神庙当北衙之南，门东向，其后大脊之上，骈崖矗夹，有小水出

其中。庙之北有公馆，市舍夹道，甚盛。折而东，共半里，而市舍始尽，盖与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银矿之厂，独以衙称者[8]，想其地为盛也。东与南来大道合，复北行一里余，市舍复夹道，盖烹炼开炉之处也。过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余而及其底，始知南北两衙，犹山半之坞也。其峡既深，有巨涧流其间，自北而南，是为河底，盖即罗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峡来入，其派颇小，置木桥于上。越之又北，见石梁跨巨涧，涧中有巨石，梁东西两跨之，就其中为阁，以供白衣大士。越桥之东，溯涧北向上，危崖倚道，盘级而登，右崖左涧，下嵌深渊，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涧堑山头，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构，有池溢水，有亭施茶[9]。余入亭饭，一僧以新瀹茶献，曰："适通事与担者久待于此，前途路遥，托言速去。"盖此殿亦丽江所构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亟饭行，竟忘其地为热水桥，而殿前所流即热水也。

既从其侧，又过一石梁，梁跨山头，与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坠巨涧。过梁，从中脊北向而行，东西俱有巨山夹之。盖西界大山，自鹤庆南来，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亘于河底之西者，为鲁摆；由七坪东度，分支南下，即此中脊与东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盖西邑与鲁摆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为名焉。中脊与鲁摆老脊夹成西峡，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盖源于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东亦盘为中洼之宕，脊悬西峡东洼之间，狂风西来，

欲卷人去。又三里，乃西北上岭，一里，又蹑岭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坞中，是为七坪[10]，即中界所度之脊，与西界大山夹成此坪，为河底之最高处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为度脊隘口，脊南有两三家当道，脊西有村落倚山，桃李灿然。时日已下舂，尚去松桧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东界亦渐夹而成洼，洼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阱。路循东脊行，又数里，有数家当北峡之口，曰金井村[11]，始悟前之下阱累累者，皆所称金井者耶。隘口桃花夹村，嫣然若笑。

由村北东向下坡，一里渐夷，乃东行岭脊，脊左右渐夹而成坞。由脊行三里，复由脊北坠坑东下，一里抵其麓，于是坞乃大开。有三楹当麓之东，亦梵龛也[12]。由其前东向径平坞而驰，望东峰南北高耸者，日光倒映其间，丹葩一点，若菡萏之擎空也[13]。盖西山屏亘甚高，东峰杂沓而起，日衔西山，反射东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尚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环簇其下，愈觉鲜妍，世传鹤庆有“石宝之异”，“西映为朝霞，东映为晚照”，即此意也。东驰二里，过数家之舍。又东一里，渐坠壑成涧向东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陇，又一里，有公馆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村落，知其为松桧矣[14]，而犹未知居停何处也。又北半里，担者倚闾门而呼[15]，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为监厂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　昧爽，饭于松桧，北向入山峡。松桧之南，

山盘大壑而无水，沟涧之形，似亦望东南去；松桧之北，山复渐夹为坞，小水犹南行。五里登坂，为波罗庄，山从此自西大山度脊而东，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坞村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为山庄⑯。于是北下，随小溪北行，五里间，聚庐错出，桃杏缤纷。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为三庄河底村。村北溪自西而东，其水一自三庄西谷来，一自河底村南谷来，皆细流；一自西北大山夹中来，俱合于河底村北，东流而去，亭桥跨之，桥北即龙珠山之南麓矣。龙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东，分支东亘，直接东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即老龙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东大山，即峰顶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夹成南北大坞。漾共之江⑰，亦自丽江南下，潆鹤城之东，而南至此为龙珠所载，水无从出，于是自峰顶之麓，随龙珠西转，搜得龙珠骨节之穴，遂捣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倔多尊者⑱，修道东山峰顶，以鹤川一带，俱水汇成海，无所通泄，乃发愿携锡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妇人，手持瓢问："师何往？"师对以故。妇人曰："汝愿虽宏，恐功力犹未。试以此瓢掷水中，瓢还，乃可得，不然，须更努力也。"师未信，携瓢弃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获通。复还峰潜修二十年，以瓢掷水，随掷随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随珠所止，用杖戳之，无不应手通者，适得穴一百零八，随珠数也。今土人感师神力，立寺众穴之上，以报德焉。《一统志》作崛哆，土人作摩伽陀。众水于山腹合而为一，同泄于龙珠之东南麓。大路过河底桥，即逾龙珠而北，与出入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东

也。余乃欲从桥北，随流东下，就小径穷所出洞，令通事及担者从大路往。担者曰："小径难觅，不若同行。"盖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于此也。余益喜，遂同东向随溪行龙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夹溪皆有居者。又东半里，枫密河东南泻峡去[19]，路东北逾龙珠支岭。两下两上，东北盘岭共四里，其路渐上。俯瞰东南深峡中，有水破峡奔决，即合并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峡底，与枫密之水合，而东南经峰顶山之南峡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处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视不见其穴。令通事及担者坐待道旁，余与顾仆坠壑东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踯躅草石间，转向东箐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硐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则巨石磊落，堆叠硐中，水从石隙，泛溢交涌。余坐巨石上，止见水与石争隙，不见有余穴，雪跃雷轰，交于四旁，而不知其所从来也。

久之，复迂从旧道，一里余，迂上既近，复攀石乱跃，又半里，登大道，遂东北上。半里，转一峡，见后有呼者，乃通事与担夫也。于是北半里，上攒石间，北过脊，始北望两山排闼，一坞中盘，漾共江络其东，又一小水纬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见。其两山之北夹而遥接于东北隅者，是为丽府邱塘关所踞，漾共水所从出也。乃北下山，一里余而及其麓，有寺悬麓间，寺门北向，其下即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问水。先见一穴，乃西来小流所入，其东又有平土丈余隔之，东来之漾共江，屡经穴而屡分坠，至是亦遂穷，

然则所谓一百八穴者，俱在东也。余因越水北东向溯流，见其从崖下遇一穴，辄旋穴下灌，如坠瓮口，其声呜呜，每穴远者丈余，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复上寺前，乃北下渡西来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村当平冈间，是曰甸尾村。担者之家在焉。入而饭于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余，而入南来大道，即河底桥北上逾岭者。于是循西山又北五里，为长康铺坊。有河流自西南峡来，巨石桥跨之，有碑在桥南，称为鹤川桥。盖鹤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桥独擅之，亦以其冠一川也。桥北有岐，溯流西南，为大理府大道，故于此设铺焉。过桥不半里，为长康关[20]，庐舍夹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村落散布，庐舍甚整，桃花流水环错其间。其西即为朝霞寺峰，正东与石宝山对。于是路转东北，又八里余而入鹤庆南门[21]。

城不甚高[22]，门内文庙宏整。土人言其庙甲于滇中，亦丽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东北行半里，稍东为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楼，则新城之北门也。其北为旧城，守御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旧城北门，稍西曲而北一里，复东曲而北四里，为演武场，在路东。从其西又北五里，过一村，又五里为大板桥[23]。桥下水颇大而潴[24]，乃自西而东下漾共江者。时所行路，当甸坞之中，东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村庐倚之，自此桥之北，甃路石皆齿齿如编，仰管之半，砾趾难措。又北六里，为小板桥。桥小于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势似急。又北七里，为甸头村之新屯[25]，居落颇盛。

稍转而东，有王贡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贡士今为四川训导㉖。其孙为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玄洞甚妙，下有出水龙潭，又北有黑龙潭。若沿西山行，即可尽观。"是日欲抵冯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注释】

①鸡鸣寺：今名同，在鹤庆县南隅，黄坪、北衙间。

②胡麻：即芝麻。过去一般认为芝麻是从西域引进的，故称胡麻。

③焦石峒：今名同，又称大营，在洱源县东隅，属右所乡。

④南衙：原有李、崔、周、段、煎、方、张等九户居住，1922年迁并至北衙，现为废村，但地名仍存。

⑤门内有楼当洞门句：此洞即腰龙洞，传说是玉湖龙王的第九个小儿子居住，因名幺龙洞。在北衙西南3公里，从南衙缘坡而上最近。洞口圆形，洞壁呈青、黄、橙、白等纹彩，似太极图案，又名太极洞。沿石阶下约50米，有潭形似半月，岩缝滴落的泉水，回声如音乐奏鸣。

⑥魄(pò 破)：月体有轮廓而无光的部分叫魄。

⑦北衙：今名同，在鹤庆县南隅。《滇游日记七》作"北牙"。

⑧衙：即官署。特设官署直接管理的地方，亦因此称"衙"。

⑨有亭施茶：此地即今舍茶寺。在北衙东北邻、锅厂河(落漏河上游)东岸。

⑩西邑：今名同。 七坪：今名同，又称大营。皆在鹤庆县南境，松桂与北衙之间。

⑪金井村：今名金井坝。有口沙井，相传曾淘过金，故名。

⑫梵龛(fàn kān 饭堪)：佛寺。

⑬菡萏(hàn dàn 函旦)：荷花。

⑭松桧：今作松桂，在鹤庆县南境。

⑮闾(lú 驴)门：里巷的大门。

⑯波罗庄：今仍作波罗，又称北营。 山庄：今名同，应即下文"三庄"。二地皆在鹤庆以南、松桂以北的公路旁。

⑰漾共江：今作漾弓江，在鹤庆坝子又称东山河，下流称中江。

⑱倔多：丁本作“赞陀倔多”。

⑲枫密河：今作枫木河，注入漾弓江。

⑳长康关：今仍名长康，分南北两村，又称康福，在鹤庆县稍南。

㉑鹤庆：明置鹤庆军民府，即今鹤庆县。

㉒城不甚高句：城即鹤庆城，明代分新城和旧城。旧城在北，较小，为守御所城；新城在南，较大，为府城。两城在今仓桥街和东门街连接。鼓楼又名安丰楼，在新城北门处。清代合两城为一，呈长方形，鼓楼成为城中心的建筑。50年代拆除城墙，建为环城公路。鼓楼今存，名云鹤楼，三重檐，黄琉璃瓦。文庙在城西南部，现为鹤庆一中校址，主体建筑大成殿今存。

㉓大板桥：今称板桥，在鹤庆县北境，桥两边的聚落分别称板南和板北。

㉔桥下水句：此潴水今名草海，宽1609亩，平均水深1.6米，最大水深2.6米，分北海和南海。

㉕新屯：今名同，亦作辛屯，在鹤庆县北境。

㉖训导：明清时期学官的一种，各府州县学皆设训导，地位略次于教谕，负责管理在学生员。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在悉檀寺庄房吃饭，天气转阴。于是往东下到坞中，顺西山麓往北行。二里，有分支山冈又从西山横出，向东突立，于是登上山冈。有岔路，往西登上山的，是去南衙的路，腰龙洞就在在那里；向北穿山坳的，是去北衙的路，去鹤庆府的大路顺此路走。我在这之前听过腰龙洞的名声，于是让行李和通事从大路走，约定在松桧碰头。〔松桧是地名，大路上寄宿的地方。〕我和顾仆携带竹杖和伞，就分道顺岔路走，沿山脊往西上。一里，逐渐转向南，又有岔路沿南箐而去，我感到疑惑。等有赶驴的人来到，询问路，回答说：“我也是去南衙，大路从这里往西越岭而下，大约有十里。”我问沿南箐岔的路去哪里？回答说：“这路去鸡鸣寺。”我问寺在哪里？这人指着说：“南箐中夹着的崖间就是。但这条岔路险阻

难行。”忽然有一个后到的人说：“这也是奇异的胜境，即使从此峡谷翻越南坳，也通到南衙，与从中坳走的这条路一样。”我听了十分高兴，说：“这样可以一举两得。”谢过那人，就从岔路往南走。一里多，转入夹在峡谷中的崖下，攀援崖隙，穿过一条石缝而入。这石崖从顶上垂下来，往外插到崖底，好似大象鼻子一般，正中有个门一样的洞穴，穿洞就是沿峡谷中往上登，也犹如鸡足山的束身崖。登峡谷而上，则上面的岩石深邃横列，像洞、像石屋、像门、像楼房、像栈道的都有，并排峙立在那里。洞都不很深，僧人傍靠洞为殿，左边是真武阁，又左边的是观音龛，都是面向东北，下临陡壁。殿阁之间，又垂下两重崖壁，完全像大象鼻子，往下插向崖底，而中间像门一样通着。有两个僧人，都各自盘坐在一石屋中，见客人来到，芝麻刚好熟，就邀请一同吃饭，我因此又吃了两碗。看见石屋后有石脊，像梯子垂下来而通向上面，我光着脚攀爬，又有洞悬在上层，中空而旁边和小洞相通。从崖的左右夹缝登岭，就是去南坳的路，但崖壁陡悬走不通，又下来，从洞门出去，就转到崖左往西南上，抬头看见上面的崖石又悬空横贯而中间深邃，有条极细的羊肠小道，攀援小路走，又到了一个大洞穴，洞门也是东北向，前面砌石为台，树坊为门，名青莲界。洞左边药灶碑板都在，但没有字、没有人。荆棘萝草四处覆盖，无法询问是什么人的未竟之业。右边又有像象鼻外垂形成的门，穿门往南，又有如轻纱悬空高卷的屏幛。屏幛的右边，上面的崖石间有高大开阔的洞，下面的崖石就是那两个僧人居住的地方，但石阶断绝，上下都无路可通。

于是仍然从青莲界走出东峡谷，再上半里，就走到崖石、峡谷的尽头，山腰平地开阔。又有泉水从南坳往东流出，沿平地流，从崖石右边坠落；又分出一股在平地土埂间潆绕，坠入崖石左边。崖石位于其中，水流濯灵洗窍，就形成奇异的幻景。沿平地边溯流半里，向北进入峡谷，峡谷中的水流，向南倾泻。溯流一里，沟涧形状没变，但有巨石正处其中，巨石下面，则涌水成流；而巨石上面，只有

砾石堆在涧中，绝对没有水痕。又溯枯涧往北走半里，道路中断，茅草遮蔽，因为这条沟涧从西边峡谷过来，道路应当往北去。于是往东踏上岭，攀崖穿棘，又走半里，走到从南边伸来的路上，于是顺路往北走。半里，往西穿过一道山坞，又登陇往西走，有岔路，进入西南边峡谷中的较小，直北而下陇的较大。我心里明白直北是去南衙的路，怀疑腰龙洞在西南边的峡谷中，就向峡谷走去。半里，没有路，听到远处西北方向的山顶上有人讲话的声音，于是竭尽全力地攀岭而上，走了一里，来到从东边伸来的路上。又走了一里，见到赶牛的人，问路，原来这条是往西越脊抵达焦石峒的路。问腰龙洞在哪里？回答说："就在这支岭的北面，但岭北没有路，必须顺路沿东边下山，折向北，到南衙，才能去到。"原来这座山的主脊，从北往南走向，山脊的西面是焦石峒，山脊的东面，一支脉向东突起，支脉的北侧正中，是腰龙洞所在处，南侧正中就是这条路。我于是怅然不快，就顺路返回。往东下一里，便就转向东北下，又一里，抵达山麓，沿山麓往北走，又一里就到南衙。南衙这个村庄不太大，背靠西山而东面对着大山坞，山坞北边起自北衙，南边抵达中坳，中部很宽。原来这一带的大坞，一共三次转折三次开阔，最北边的是北坞，坞南北走向，以北坳东边的险要之处为峡谷口；南边的就是中所屯坞，坞也是南北走向，以江阴村作为峡谷口；中所屯坞南边就是千户营、百户营坞，坞东西走向，以罗武村作为峡谷口。三道坞有一条溪流贯穿，都称为罗川。

从南衙背后往西南上山，石阶路很宽。一里半，有亭有室，位于山腰上，亭、室两边桃花、李花十分灿烂。从亭后登石阶而上，有寺，门额为"金龙寺"。门内有楼坐落在洞口，这座楼前面对着平川，后面俯瞰洞底，十分美。楼后就是洞门，洞和楼都是东向，洞门悬空镶嵌而下，和江西省的石城洞极其相似。西壁上面穹隆覆盖而下面是空洞，南面与北面渐渐转成环形，只有东面可以累阶梯而下。往下五丈，一块石头突起，正当洞中，石头西边高耸而东边削下去，砌为

台，在上面建亭，供奉观音菩萨。亭东面对着层层台阶，架木桥登上去，往西俯瞰洞底，积水环绕下面，沉青映碧，十分光怪奇异。急忙从桥上返回台阶，穿过桥下，沿台左边往西下，十多丈后下到水边，水嵌在西崖脚，西面宽约三丈，南北两面，渐渐抱拢缩小，但三面都是绝壁环绕，旁边没有孔，水汇聚在其中，俨然像月牙抱魄。水中深浅不一，但清澈到了极点，焕然映彩，和安宁温泉极其相似，浅处浮着绿色，深处沉着碧蓝，捧起来品尝，异常的甘甜清凉。洞因为在山腰，取名腰龙，而文雅之士为寺题额金龙，确实是神龙的宫殿。洞口如盂仰起，下面圆如石城洞，水绕三面如缺口的玉环，石脊盘在中间如同垂舌，和石城洞不一样的是石城洞旁通没有底，而此洞正中涵一汪水，水如此奇异的光亮晶莹，又不是其它的水所能比得上的。过了很久，仍然上到洞口，于是登前楼，前面楹柱后面轩廊，位置都很完备，但僧人外出，没有留下门钥匙。

仍然走一里多，下到南衙，问去松桧的路，都说来不及走到。于是竭尽全力地赶路，从南衙后傍靠西山往北走，二里，这是北衙。北衙南面有座神庙，门向东，庙后大脊之上，并列的崖石矗立在两边，小水从其中流出。庙北有公馆，市舍夹在道路两旁，很兴盛。转向东，共半里，才走完市舍，与南衙隔得很远了。南、北二衙都是银矿厂，而只称之为衙，想来是因为这里特别兴盛。往东走与南边伸来的大路汇合，又往北走一里多，市舍又夹在道路两旁，是冶炼开炉的地方。过了市舍，就往北下坡，又走一里多就到坡底，才知道南北两衙，还是山腰中的山坞。峡谷很深，有大涧水从其中流过，从北向南，这里是河底，大概是罗川的上游。有条支流从西边的峡谷流来汇合，水流较小，上面架有木桥。过桥后又往北走，看见石桥横跨在大沟涧上，沟涧中有巨石，桥从东西两边跨在巨石上，就着巨石中间建阁，供奉观音菩萨。越过桥东，溯沟涧往北上，道路靠着陡崖，石阶环形攀登，右边陡崖，左边沟涧，下面嵌进深渊，上面崖壁陡峭。五里登上山脊平地，山头上有枯涧形成的堑沟，也有石桥横跨。

过到桥北，有新建的殿，有水溢出来的池，有施舍茶的亭。我进亭吃饭，一个僧人献上刚泡的茶，说："刚才通事和担夫在这里等了很久，前面的旅途遥远，留下话叫速去。"原来此殿也是丽江府建来施舍茶的，所以僧人因为通事命令，等候我并告诉以上的话，我急忙吃饭出发，竟忘了此地为热水桥，而殿前所流的就是热水。

从热水桥旁走，又过一座石桥，桥横跨山头，和前座桥相同，桥下有小水，往西流入巨涧。过桥，从中脊向北走，东西都有大山夹着中脊。西部的大山，从鹤庆府南伸来，到七坪主脊，直南高高纵贯在河底西南，为鲁摆；从七坪往东延伸，分出支脉南下，就是这道中脊与东部的山，所以此中脊的北面，又名西邑。因为西邑和鲁摆都是地名，二山各自靠近两地，于是界坊就用地名命名了。中脊与鲁摆主脊夹成西峡谷。这是河底的水流出之地，大概发源于七坪南。在中脊上走十里，脊东又盘绕为中洼的坑，中脊悬立在西峡谷和东洼坑之间，狂风西起，像要把人卷走。又走三里，于是往西北上岭，一里，又踏着岭往西走，半里，于是往西北下。一里到坞中，这是七坪，就是所越过的中部之脊，和西部大山夹成的坪，为河底的最高处。从坪中往北走二里，才是所过之脊的隘口。脊南有两三家人住在路旁，脊西有村落傍靠着山，桃花李花十分灿烂。这时太阳已经下落，距离松桧还有二十里，急忙越过隘口往北走。五里，稍稍走出西部，大山如故，而东部也渐渐夹成洼地，洼地中石穴下陷，每一个都像陷坑，或者像陷阱。道路顺东边山脊走，又数里，有几家人住在北峡谷口，名金井村，于是省悟到先前累累下陷的阱，都被称为金井了。隘口桃花夹村，嫣然若笑。

从村北往东下坡，一里渐渐平坦，于是往东在岭脊上走，岭脊左右两边逐渐夹成山坞。顺脊走三里，又从脊北坠坑往东下，一里到山脚，于是山坞十分开阔。有三间房屋坐落在山麓东，也是佛寺。从寺前往东取道平坦的山坞急行，眺望从南到北高耸的东峰，日光倒映在其正中间，一点丹葩，像擎在空中的荷花。因为西边山峰高

高地屏障纵贯，东峰高低不一地耸起，西山衔接落日，反射东山。东山低处，阳光离去而成碧绿；东山高处，还因太阳映照而红光流转，红色得绿色环绕簇拥，更加觉得鲜艳美好，世传鹤庆府有“石宝之异”之称，“西映为朝霞，东映为晚照”，就是这里的意境。往东急行二里，经过几家房舍。又往东一里，山坞渐渐坠壑成涧而向东南伸去。于是转北越过一道陇，又走一里，西山麓有公馆，左右开始有村落，知道这里是松桧了，但还不知道住在哪里。又往北走半里，担夫靠着里巷的大门呼叫，于是进去，天已经将近黑了。这家人姓何，是江西省人，他的先人为监厂委派的官员，于是定居在这里。

二十四日　天亮，在松桧吃饭，往北走进山谷。松桧南，山盘绕成大壑谷而没有水，沟涧的情形，似乎也是往东南伸去；松桧北，山又渐渐夹成坞，小河还是往南流。五里上坂，名波罗庄，山从这里往西边大山翻越山脊向东延伸，山脊不太高，但水分流南北两边。又往北走五里，眺望北坞中村落高低错落，大多傍靠西部大山，这是山庄。于是往北下，顺小溪往北走，五里路之间，村舍错落出现，桃花杏花五彩缤纷。不久就直达北山下，有人家傍靠南山居住，这是三庄河底村。村北的溪从西向东流，溪水一是源于三庄西谷，一是源于河底村南谷，都是小水；一是源于西北大山峡谷中，三股水一齐在河底村北会合，然后向东流去，亭桥横跨水流，桥北就是龙珠山的南麓。龙珠山现名象眠山，从西部大山的东面，分出支脉往东延伸，直接与东部大山的西麓相连。山北的西部大山，就是主峰山脉，都是从北往南走向；山北的东部大山，就是峰顶山，也是从北往南走向，东西之间夹着南北走向的大山坞。漾共江也从丽江府往南流，绕过鹤庆府城东，然后往南流到这里，被龙珠山阻截，水没有地方流出，于是从峰顶山麓，顺龙珠山往西转，找到龙珠山的关键洞穴，就捣入其中，一寸一寸地流进去，一共一百零八个洞才流完。〔当地人说，从前有个神僧叫倔多尊者，在东部的峰顶山修道，因为鹤庆坝子一带，都被水汇积成海，没有泄流的地方，于是发愿携带

锡杖到念珠下山，想要开通水路。途中遇到一位妇人，手上拿着瓢，问："师傅去哪里？"法师回答了事情的起因。妇人说："你的心愿虽然宏大，但恐怕功力还不够。把这瓢掷到水中试试，瓢返回来，才能成功，不这样，必须更加努力。"法师不信，把瓢抛入水中，瓢漂流而去。后来果然没能开通出水口。又返回峰顶山潜心修行二十年，再把瓢掷入水中，随掷随回。于是把念珠撒到水中，顺着念珠止住的地方，用锡杖戳，处处都随手而通，恰好通开一百零八个洞，和念珠数相同。如今当地人感谢法师神力，在众洞穴上立寺，用来报德。《一统志》写作崛哆，当地人称为摩伽陀。〕各洞的水在山腹中合成一股，一齐从龙珠山东南麓流出。大路经过河底桥，就翻越龙珠山而往北走，和水出入的各个洞都不相遇，因为洞全都在龙珠山东面。我于是想从桥北顺流东下，走小路穷究出水洞，让通事和挑夫从大路走。挑夫说："小路难找，不如一同走。"因为他家住在入水洞北，从小路走也方便。我更加高兴，就一齐往东顺溪从龙珠山南部走。一里，反而越到溪南，半里又渡到溪北。道路十分险阻，但溪两岸都有人居住。又往东走半里，枫密河向东南边的峡谷泻去，道路往东北翻越龙珠山支岭。两上两下，往东北盘绕支岭一共走了四里，路渐渐高。俯瞰东南的峡谷深处，有水破峡奔流，就是各洞水合并后流出来的水。水往南奔流到峡谷底，和枫密河会合，然后往东南流经峰顶山南面峡谷而出，流入金沙大江。然而所走的地方太高，水洞在重重山崖下面出水，俯视不到洞穴。让通事和挑夫坐在路边等着，我和顾仆坠入壑谷往东南下。下了半里，没有路，在草石间踉踉跄跄地行走，转向东箐走半里，又往南绕半里，才下到水沟底。于是往西溯流披开荆棘进去，一共半里，就见巨石磊落，堆积在水沟中，水顺着石缝，泛泛溢出，交叉涌流。我坐在巨石上，只看见水和石头争缝隙，不见有其它的洞穴，水流如雪花跃出，雷声轰鸣，交流向四周，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过了很久，又绕原路走，一里多，已经绕近上面了，再攀石乱

跃，又走半里，登上大路，于是往东北上。半里，转过一道峡谷，听到背后有人叫，是通事和挑夫。于是往北半里，从石中往上穿，往北越过山脊，才往北看到两边山如门推开，中间盘绕一道山坞，漾共江绕流在坞东，又有一条小河横在坞西北，都是流到山脊下就看不见了。两边的山夹持往北延伸，然后在远处东北隅相连接，那就是丽江府邱塘关所在之处，漾共江水从那里流出。于是往北下山，一里多到达山麓，有寺坐落在山麓中，寺门向北，下面就是入水的洞穴。来不及进寺，急忙询问水。先看见一个洞，是西边流来的小河流进去，洞东又有一丈多平地相隔，东边流来的漾共江，多次流过洞而多次分流坠入，到这里也分流完了，这样看来，所说的一百零八个洞，都在东面。我于是越到水北向东溯流，看见水流在崖下遇到一个洞，就从洞中旋转着往下流，如同坠入瓮口，发出呜呜的水声，每个洞之间远的相隔一丈多，近的咫尺而已。不久又上到寺前，于是往北下渡过西边流来的小河，河上有小石桥横跨。往北走一里，平冈中有个村庄，这是甸尾村。挑夫家就在这里，进去在桃花下吃饭。饭后，往西北走三里多，然后到南边伸来的大路，就是过河度桥往北翻越岭的路。于是顺西山又往北走五里，名长康铺坊。有河从西南边峡谷流来，大石桥横跨河上，桥南有碑，称为鹤川桥。鹤川是一条河的通名，而这座桥独享有其名，也因为此桥是这条河之冠。桥北有岔路，溯流往西南走，是去大理府的大路，所以在这里设铺。过桥不到半里，为长康关，房舍夹道。今天是街子，赶街的人聚集。从甸尾村到这里，村落分布，房舍十分整齐，桃花流水环绕交错其中。西边就是朝霞寺峰，正东和石宝山相对。于是道路转东北走，又八里多就进入鹤庆府城南门。

城墙不太高，门内的文庙宏伟整齐。〔当地人说此庙是云南省第一，也是丽江府的木公用千金赞助修成。〕从文庙往东北走半里，稍东是府署。从府署西又往北行半里，从一鼓楼出去，是新城的北门。北面是旧城，守御所在旧城。又往北半里就从旧城北门出去，

稍稍西转然后往北一里，又东转然后往北四里，名演武场，在路东。从演武场西又往北走五里，经过一个村庄，又走五里到大板桥。桥下的水比较大而且停积，从西向东流入漾共江。此时所走的路，位于甸坞之中，东边山下，江水顺山流，西边山下，村舍傍靠山，从这座桥往北，砌路的石块都是齿状排列，如同编织，也像向上插的半枝笔，很尖利，难于下脚。又往北走六里，到小板桥。桥比先前的小，而且水也没有那么大，但似乎水势急。又往北走七里，到甸头村的新屯，是比较兴盛的村落。稍稍转东，是王贡士家，于是进去住宿。〔王贡士现在是四川的训导。他的孙子对我说："这里西北的山腰，有十分奇妙的青玄洞，山下有出水龙潭，山北又有黑龙潭。如果沿西山走，就可以全部观览。"今日计划到冯密住宿，因为天晚就住在了这里。〕

【原文】

二十五日　昧爽，饭而行。北二里为冯密村[①]，村庐亦盛，甸头之村止此矣。盖西北有高冈一支，垂而东南下，直逼东山文笔峰下，江流亦曲而东。高冈分支处，其腋中有黑龙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冯密，乃沿高冈之南而东注漾共江，鹤庆、丽江以此为界云。冯密之西，有佛宇高拥崖畔，即青玄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请俟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视事，过此又静摄不即出。"余乃随之行，即北上冈。四里，有路横斜而成"叉"字交，是为三岔黄泥冈。其西南腋中，松连箐坠，即黑龙所托也。于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②]，而东北之山，渐有一二小村倚其下，其冈脊则一望皆茅云。

又北一里为哨房，四五家当冈而踞，已为丽江所辖矣。又北行冈上八里而下，其东北坞盘水曲，田畴环焉。下一里，有数家倚西山，路当其前，是为七和南村。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为七和之查税所。商货出入者，俱税于此。七和者，丽江之地名[3]，有九和、十和诸称。其北又有大宅新构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盘一支岭而北，七里，乃渐转西北，始望见邱塘关在北山上[4]，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见矣。于是路北有石山横起，其崖累累，虽不高，与大山夹而成峡。遂从峡间西北上，一里，逾其东度之脊。又西北二里余，乃北下枯壑，横陟之，半里，复北上冈。西北行冈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桥，半里，乃北上山。其山当西大支自西东来，至此又横叠一峰，其正以转而南下，其余支东下而横亘，直逼东山，扼丽江南北山之流，破东山之峡而出为漾共江，此山真丽之锁钥也。丽江设关于岭脊，以严出入，又置塔于东垂，以镇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东，由塔侧上；小道则蹑崖直北登。余从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锋棱峭削，空悬屈曲。一上者二里，始与东来大道合，则山之脊矣。有室三楹，东南向而踞之，中辟为门，前列二狮，守者数家居其内。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必止，阍者入白[5]，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命至，亦俱出迎于此，无得竟达。巡方使与查盘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

入关随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复登坡而北，一里，稍东北下山。又东北横度坡间者二里，始转而北。二里，过木家院东。又北二里，度一小桥，则土冈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冈环而东北，直抵东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冈南陟其上，是为东圆里。北行岭头，西南瞻大脊，东南瞰溪流，皆在数里之外。六里乃下。陇北平畴大开，夹坞纵横，冈下即有一水，西自文笔峰环坞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桥。过桥，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于是西北行平畴间矣。北瞻雪山，在重坞之外，雪幕其顶，云气郁勃，未睹晶莹。西瞻乌龙，在大壑之南，尖峭独拔，为大脊之宗，郡中取以为文笔者也。路北一坞，窈窕东北入，是为东坞。中有水南下，万字桥水西北来会之，与三生桥下水同出邱塘东者也。共五里，有柳径抱，耸立田间，为土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即万字桥水潆流而东，水北即象眠山至此南尽。又西二里，历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⑥。于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税驾于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其子即迎余之入，其父乃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积番货为业。坐余楼上，献酪为醴，余不能沾唇也。时才过午，通事即往复命，余处其家待之。

东桥之西，共一里为西桥，即万字桥也，俗又谓之玉河桥。象鼻水从桥南下，合中海之水而东泄于东桥，盖象鼻之水，土人名为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与象眠南

尽处，夹溪中峙。其后即辟为北坞，小山当坞，若中门之标，前临横壑，象鼻之水夹其东，中海之流经其西，后倚雪山，前拱文笔，而是山中处独小，郡署踞其南，东向临玉河，丽江诸宅多东向，以受木气也。后幕山顶而上，所谓黄峰也[7]，俗又称为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8]，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9]，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郡云。

【注释】

①冯密村：今作逢密，在鹤庆县北隅，鹤庆至丽江的公路上。

②濯(zhuó 浊)濯：光秃无草木的样子。

③七和：《元一统志》通安州注："和即寨也"。七和，今作七河，在丽江县南境。

④邱塘关：今称关坡，在丽江县南境，其南坝子里今有村名东关、西关。

⑤阍(hūn 昏)者：守门人。

⑥丽江：《寰宇通志》载："丽江军民府，在大研厢内，国朝洪武十五年(1382 年)建。"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治仍称大研镇，即明代丽江军民府治所。

⑦黄峰：今名狮子山，在大研镇中心四方街西部，海拔 2466 米。

⑧绁(xiè 屑)：捆缚罪人的绳索。

⑨兵燹(xiǎn 险)：因战乱而遭受的焚烧破坏。

【译文】

二十五日　天亮，吃过饭出发。往北走二里到冯密村，房舍也多，甸头的村舍到此结束。西北有一座高冈，垂直往东南延伸，直逼到东山文笔峰下，江水也曲折向东流。高冈分支处，两山之间有黑龙潭水，也从西边大山流出，往南流到冯密，于是沿高冈南面往东注入漾共江，鹤庆府、丽江府以此为界。冯密村西边，崖畔有高耸的

佛寺，就是青玄洞。我眺望寺并想进去，但通事苦苦请求等返回时再去，并且说："明天逢六号，主人出来理事，过了六号又静摄不出来。"我于是随着他继续走，就往北上冈。四里，道路横斜成"叉"字形交汇，这是三岔黄泥冈。冈西南侧正中，松树沿着箐下坠，就是黑龙潭所在的地方。从这里起，西北边的山，都是光秃没有草木的荒石，而东北边的山，稍稍有一二个小村子坐落在山下，冈脊上一眼望去都是茅草。

又往北走一里到哨房，四五家人对着冈居住，已经是丽江府的辖地了。又往北在冈上走了八里然后下冈，东北边山坞盘绕，水流曲折，田地遍布山坞。往下走一里，有数家人背靠西山居住，前面对着道路，这是七和南村。又往北走二里，有像官舍而且整齐的房子，这是七和查税所。〔买卖商货，都在这里纳税。七和是丽江府的地名，还有九和、十和等名称。〕查税所北又有新建的大宅院，是木公次子的住家。从宅前往北行，又盘绕一支岭往北走，七里，才渐渐转向西北，于是看到邱塘关在北边山上，但漾共江已经嵌入深壑中，看不到了。这里路北有石山横亘，崖石累累，虽然不高，却和大山相对而形成峡谷。于是从峡谷中往西北上，一里，翻越峡谷东边延伸的山脊。又往西北走二里多，于是往北下到枯壑，横穿过去，走半里，又往北上冈。在冈上往西北走半里，又往北走半里，过一座小桥，走半里，往北上山。这座山是西边主脉从西往东延伸，到这里又横叠成一座山峰，主脉转向南延伸，支脉往东横贯过去，一直逼近东山，丽江府南北山的水流被扼住，穿破东山峡谷而流出为漾共江，此山真是丽江府的军事要地。丽江府在岭脊设关，以便严格控制出入往来，又在东边建塔，以便镇守水口。山下有大路，逐渐转向东，从塔旁边上；小路则踏上山崖一直往北登。我从小路走，路上全是峻石累累垂立，棱角锋利、陡峭如削，小路曲曲弯弯、悬空而上。一上去二里，就和东边伸来的大路汇合，则已是山脊了。有三间房屋，面向东南坐落，中间开成门，门前置列二个狮子，数家守门人住

在屋内。出入的人如果不奉木公之命的不能擅自通行，远方来的人也必须止步，守门人进去禀报，下令让你进去，才能进入。所以通安等州的知州，是朝廷选派来的，都住在省城里，没能进入此门。即使是皇帝的命令到来，也都在这里出迎，不能直接进去。巡方使和盘查的委员，都没到过里面。我因为木公的使者奉命迎接，所以能够直接进去。

入关后沿西山往北走，二里，下一道坑。越过坑底又登坡往北上，一里，逐渐往东北下山。又往东北在坡间横穿二里，于是转向北走。二里，经过木家院东边。又往北走二里，过一座小桥，则有一支土冈，从西南大山脊，分出后绕向东北，一直抵达东山麓，从而扼住漾共江上游。沿冈南攀登，上面是东圆里。往北在岭头上走，西南瞻望大山脊，东南俯瞰溪流，都在数里之外。行六里才下。陇北平整的田地十分开阔，峡谷山坞纵横交错，冈下就有一条河，从西边文笔峰环绕坞南而来，河上横跨石桥，名三生桥。过桥，桥北有两座坊，旁边有一二家守门的，于是往西北在平整的田间行走。往北眺望雪山，在重重山坞之外，白雪覆盖山顶，云气郁勃，看不到晶莹的冰雪。往西眺望乌龙，在大壑南，尖峰陡峭、独立挺拔，是大山脊之宗，府中人取名为文笔峰。路北有道山坞，窈窕地伸向东北，这是东坞。坞中有水往南流，万字桥的水从西北流来会合，与三生桥的水一同发源于邱塘关东。一共走五里，有棵一抱粗的柳树，耸立在田中，是当地人折柳枝送行的地方。路北万字桥水向东绕流，水北象眠山延伸到这里的南端尽头处。又往西走二里，沿着象眠山的西南面，房舍相连聚集，萦绕山坡、连带山谷，这是丽江府所在地了。于是走半里，过石桥往北，又往西走半里，到通事家休息。〔他家姓和。原来丽江府的土著居民，当官的姓木，做百姓的姓和，再没有别的姓了。迎送我的人是通事儿子，他的父子曾经奉命出差都城，现在以屯积居奇外国的货物为业。〕我坐在楼上，他们献上奶酪作为酒，我一点也不能沾唇。时间刚过中午，通事立即去复命，我在他家等

着。

东桥的西边，一共一里到西桥，就是万字桥，俗名又叫玉河桥。象鼻水从桥下往南流，与中海的水汇合后流到东桥，因为象鼻水当地人称为玉河。河西有座小山突立，和象眠山南端尽头处隔溪对峙。小山背后就是开阔的北坞，小山位于坞中，像正门标记，前面对着横贯的沟壑，象鼻水夹在坞东，中海水流经坞西，背靠雪山，前耸文笔峰，但唯独这正中的山小，府署坐落在坞南，向东对着玉河，〔丽江府的住宅大多向东，以便承受木气。〕背后帘幕般的山顶上，是所说的黄峰，俗名又叫天生寨。木氏居住在这里两千年，宫室的华丽程度，可以和帝王相比。如大兵来临则俯首受缚，军队返回后则夜郎自大，所以世世代代没有大的战乱破坏，而且矿产特别多，在土府中为首富是有道理的。

【原文】

二十六日　晨，饭于小楼，通事父言，木公闻余至，甚喜，即命以明晨往解脱林候见。谕诸从者，备七日粮以从，盖将为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　微雨。坐通事小楼，追录前记。其地杏花始残，桃犹初放，盖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　通事言木公命驾，下午向解脱林。解脱林在北坞西山之半，盖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　晨起，具饭甚早。通事备马，候往解脱林。始过西桥，由郡署前北上，挟黄峰东麓而北，由北坞而行，五里，东瞻象眠山，始与玉河上流别。又五里，过一枯涧石桥，西瞻中海，柳岸波潆，有大聚落临其上，是为十和院[①]。其后即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脉也[②]。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

者，为白沙院路[3]；西北度桥者，为解脱林路。桥下涧颇深而无滴沥。既度桥，循西山而行，五里为崖脚院[4]。其处居庐交集，屋角俱插小双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涧自西山峡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桥，西北陟岭，为忠甸大道；由桥南溯溪西上岭者，即解脱林道。乃由桥南西向蹑岭，岭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峡，半里，则寺依西山上，其门东向，前分一支为案，即解脱林也[5]。寺南冈上，有别墅一区，近附寺后，木公憩止其间。通事引余至其门，有大把事二人来揖，俱姓和。一主文，尝入都上疏，曾见陈芝台者；一主武，其体干甚长壮而面黑，真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门[6]，迎入其内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极重礼也。叙谈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厅事门，令通事引入解脱林，寓藏经阁之右厢。寺僧之住持者为滇人[7]，颇能体主人意款客焉。

【注释】

①中海：今仍存，在白沙以南。 十和：今称续和，又作束和，在中海附近。

②雪山：《明一统志》丽江军民府山川："雪山，在府西北二十余里，一名玉龙山，条冈百里，岿巍千峰，上插霄汉，下临丽水，山巅积雪经春不消，岩崖涧谷清泉飞流，蒙氏异牟寻封为北岳。"今通称玉龙山，十二峰南北排列，主峰扇子陡海拔 5596 米。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百里外即能望见银光耀眼的雪龙高卧天穹。玉龙山有冬虫夏草、贝母、雪茶、绿绒蒿、大雪莲等名贵药材，附近农民精于采药、勤于种药。据估计，山上集中了四百多种药材，是一个理想的高山药用植物园。

③白沙院：今仍称白沙，在丽江县北境，距大雪山不远。至今保存有明代建筑大宝积宫和明代壁画，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崖脚院：今仍称崖脚，在白沙西邻的山脚下。

⑤解脱林：即福国寺。《嘉庆重修一统志》丽江府寺观载："福国寺，在丽江县西北，雪山西南麓。旧名解脱林，明天启时赐此名。"至今当地人仍称解脱林，并能指出霞客住过的屋子。寺内有三层木结构建筑称五凤楼，建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形制特殊，近年照原样搬迁至丽江城郊黑龙潭。

⑥木公：即木增（1587～1646），又号生白。《丽江木氏宦谱》载："知府阿宅阿寺，官讳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又生白。"世袭土知府，后加左布政衔。著有《云薖淡墨集》、《啸月函》、《山中逸趣集》、《芝山集》、《光碧楼选草》等著作，是明代云南土官中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

⑦住持：为中国佛教寺院内主持僧的职位。久住寺中，总持事务，因称住持。

【译文】

二十六日　早晨，在小楼吃饭。通事的父亲说，木公听到我来了，非常高兴，就命令在明天早晨前往解脱林等候见面。告谕各随从的人，准备七天的粮食带去，大概将要款待七日。

二十七日　小雨。坐在通事的小楼里，追写前面的日记。这里杏花开始残败，而桃花还刚刚开放，因为更处北方，因且更寒冷。

二十八日　通事说木公命令备马，下午去解脱林。〔解脱林在北坞西边山腰上，大概位于雪山往南延伸的支脉，是丽江府众寺庙之冠。〕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饭准备得很早。通事备好马，等候去解脱林。于是过西桥，从府署前往北上，靠着黄峰东麓向北，沿北坞走，五里，往东眺望象眠山，才和玉河上游分开。又走五里，过一座枯涧上的石桥，往西眺望中海，岸边垂柳，波光萦绕，有个大聚落位于海上，这是十和院。〔院后就是十和山，是从雪山往南延伸的支脉。〕又往北走十里，有条北去的路，是去白沙院的；往西北过桥的，是去解脱林的路。桥下的沟涧很深但没有一滴水。过桥后，沿西山行，五里到崖脚院。这里房屋聚集，屋角都插有小双旗的，为把事的

家。院北半里处，沟涧从西山峡谷中伸下来，有座木桥横跨沟涧。过桥，往西北登岭，是去忠甸的大路；从桥南溯溪往西上岭，是去解脱林的路。于是从桥南往西登岭，岭很陡，二里后逐渐平缓，转进南边峡谷，半里，就看到寺靠在西山上，寺门向东，前面分有一支脉作为案山，就是解脱林。寺南的冈上，有一片别墅，靠近寺后，木公在里面休息住宿。通事带领我到门口，有二个大把事来拱手行礼，〔两人都姓和，一个主管文事，曾经进都城上奏疏，见过陈芝台；一个主管武事，他的身材高大雄壮而且面孔黝黑，真是猛士。〕介绍我进去。木公出到二门，迎接我进他的内室，互相行礼而殷勤致谢。在平板上布置席位，主人坐在平板下，这是这地方最重的礼节。叙述交谈了很久，换了三次茶，我于是起身，木公送我出外客厅门，让通事带我进解脱林，住在藏经阁右边的厢房。寺里的住持僧是云南人，很能体会主人之意而款待客人。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七[1]

【题解】

《滇游日记七》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北部的游记续篇。

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的最初十天，徐霞客在丽江受到木增的盛情款待，设宴"大肴八十品"，馈赠奇点酒果，让他游象鼻水，到木家院欣赏巨山茶。这段时间，他为木增的《云薖淡墨集》整理编校，为《山中逸趣集》写跋，为木增的儿子写范文、评文章，又为木增推荐名士，圆满完成了一位中原文化使者和木氏家塾名师的任务，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连宵篝灯，丙夜始寝"，不辞辛劳。《徐霞客游记》的有关篇章，真实记录了明末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的气候、风光、物产、生活、礼仪和民族关系。

二月十一日，徐霞客离开丽江南下，途经鹤庆，游青玄洞，并考察了鹤庆的龙潭群。再往西经汝南哨、山塍塘，十四日抵剑川州。徐霞客在剑川遍游金华山上的土主庙、天王石、玉皇阁、三清阁、玉虚亭、崖门诸胜；勇攀莽歇岭，观玉皇阁及山顶摩崖；以后又游石宝山的宝相寺。十八日抵浪穹县(今洱源县)，在何巢阿的精心安排下，

徐霞客泛舟茈碧湖，考察九气台温泉，游佛光寨，尽湖山之胜。

【原文】

己卯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镪十两来馈[2]。下午，设宴解脱林东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诸生许姓者陪宴，仍侑以杯缎[3]。银杯二只，绿绉纱一匹。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抵暮乃散。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犒诸役[4]。

初二日　入其所栖林南净室，相迎设座如前。既别，仍还解脱林。昨陪宴许君来，以白镪易所侑绿绉纱去。下午，又命大把事来，求作所揖《云薖淡墨》序[5]。

初三日　余以叙稿送进，复令大把事来谢。所馈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诸贵品，酥饼油线、细若发丝，中缠松子肉为片，甚松脆。发糖白糖为丝[6]，细过于发，千条万缕，合揉为一，以细面拌之，合而不腻。诸奇点。

初四日　有鸡足僧以省中录就《云薖淡墨》缴纳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传示，求为较政[7]。其所书洪武体虽甚整，而讹字极多，既舛落无序，而重叠巅倒者亦甚。余略为标正，且言是书宜分门编类，庶无错出之病。晚乃以其书缴入。

初五日　复令大把事来致谢。言明日有祭丁之举[8]，不得留此盘桓，特令大把事一人听候。求再停数日，烦将《淡墨》分门标类，如余前所言。余从之。以书入谢，且求往忠甸[9]，观所铸三丈六铜像。既午，木公去，以书答余，言忠

甸皆古宗[10]，路多盗，不可行。盖大把事从中沮之，恐觇其境也[11]。是日，传致油酥面饼，甚巨而多，一日不能尽一枚也。

初六日 余留解脱林校书。木公虽去，犹时遣人馈酒果。有生鸡大如鹅，通体皆油，色黄而体圆，盖肥之极也。余爱之，命顾仆腌为腊鸡。

解脱林倚白沙坞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后山之北，连拥与东界翠屏、象眠诸山，夹白沙为黄峰后坞者也。寺当山半，东向，以翠屏为案，乃丽江之首刹，即玉龙寺之在雪山者[12]，不及也。寺门庑阶级皆极整[13]，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饰庄严，壁宇清洁，皆他处所无。正殿之后，层台高拱，上建法云阁，八角层甍，极其宏丽，内置万历时所赐藏经焉。阁前有两庑，余寓南庑中。两庑之外，南有圆殿，以茅为顶，而中实砖盘。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致。中止一像，而无旁列，甚得清净之意。其前即斋堂香积也。北亦有圆阁一座，而上启层窗，阁前有楼三楹，雕窗文槅[14]，俱饰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处，扃而不开。其前即设宴之所也。其净室在寺右上坡，门亦东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环垣仅及肩，然乔松连幄，颇饶烟霞之气。闻由此而上，有拱寿台、狮子崖，以迫于校雠，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 连校类分标，分其门为八。以大把事

候久，余心不安，乃连宵篝灯，丙夜始寝。是晚既毕，仍作书付大把事，言校核已完，闻有古冈之胜[15]，不识导使一游否？古冈者，一名偑偈，在郡东北十余日程，其山有数洞中透，内贮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异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峰中峙，独凝雪莹白，此间雪山所不及也[16]。木公屡欲一至其地，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数年乃得至，图其形以归。今在解脱林后轩之壁，北与法云阁相对，余按图知之。且询之主僧纯一，言其处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绝粒休粮，其为首者有神异，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顿坡成洼，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时，皆先与诸土人言，有贵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注释】

①《滇游日记七》：在乾隆刻本第七册下。

②白镪(qiǎng 抢)：白银的别称。

③侑(yòu 又)：酬报。

④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犒诸役：原脱此十二字，据徐本补。

⑤薖(kē 科)：空。《云薖淡墨》，共六卷，木增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有存目，并载："增好读书，多与文士往还，是书盖其随笔摘抄之本，大抵直录诸书原文，无所阐发，又多参以释典道藏之语，未免糅杂失伦，特以其出自蛮陬，故当时颇传之云。"今云南省图书馆有藏本，仅存卷三至卷六，共四册。

⑥发糖：应即丝窝糖，近年一些农村还有生产。

⑦较政：通"校正"。

⑧祭丁：古代风俗，于仲春、仲秋的上丁日，祭奠先圣先师，称为祭丁。

⑨忠甸：即今中甸县，为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

⑩古宗：明代以来，称云南境内的藏族为古宗。

⑪沮(jǔ 举):阻止。 觇(chān 搀):窥看。

⑫玉龙寺:在今玉峰寺处,位于白沙北面的玉龙村后。至今还有明代茶花一株,枝叶盘错成凉棚,花繁叶茂,生长良好。

⑬庑(wǔ 武):殿阁周围的廊屋。

⑭槅(gé 隔):房屋的隔板。

⑮古冈:又作牯冈,在丽江东北,山名。

⑯池上句:此池应即泸沽湖。《寰宇通志》永宁府:"泸沽湖,在府城东三十里,周回三百里,中有三岛。"今名同,在云南、四川两省界上,湖呈腰子形,由草海和亮海构成。草海在东北,约万亩,水浅;亮海约九万余亩。湖面平均海拔2700米,湖上现有七个小岛。湖周围群山环抱,绿林如海,风景甚佳。

【译文】

己卯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令大把事把家中收集的黑香白银〔十两〕馈赠我。下午,在解脱林东堂设宴,地下铺着松毛,让楚雄府姓许的学生陪宴,并用银杯、绸缎酬报。〔两只银杯,一匹绿绉纱。〕有八十种大菜,排列得很远,不能辨认其中哪道菜是什么味。到傍晚宴席才散。又把一桌席馈赠许生,分别犒劳众差役。

初二日 进入木公所居住的解脱林南净室,木公相迎、设席位和前次一样。告别后,仍然回到解脱林。昨天陪宴的许君来,用白银把酬报我的绿绉纱换去。下午,木公又命大把事来,请我为他编撰的《云薖淡墨集》作序。

初三日 我把叙稿送进去,木公又让大把事来致谢。所馈赠的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等珍贵品种,还有酥饼油线、〔像头发丝一般细,中间缠着松子肉做的片,十分松脆。〕发糖〔白糖制成丝,比头发还细,千条万缕,合揉在一起,用细面掺拌,拌合后才不腻。〕等奇特点心。

初四日 有个鸡足山僧人把在省城中抄录好的《云薖淡墨集》交给木公。木公就让大把事拿给我看,请求进行校正。僧人写的洪武体字虽然很工整,但错字极多,既错落无序,又重叠颠倒得很厉

害。我大致把错误校正，而且说此书应当分门编类，可能才没有错落重出的毛病。晚上就把书交进去。

初五日　木公又让大把事来致谢。说明天有祭奠先圣先师的活动，不能在这里逗留，特地让一名大把事前来听候分咐。请求再停留数日，麻烦将《云薖淡墨集》分门标类，如同我在前所说的那样。我同意了。写信向木公致谢，并且请求去忠甸，观览那里铸的三丈六尺高的铜像。午后，木公离去，写信答复我，说忠甸都是藏族，路上强盗多，不能前往。大概是大把事从中阻止，怕窥看他们的辖境。这一天，送来油酥面饼，又大又多，一天吃不完一枚。

初六日　我留在解脱林校书。木公虽然走了，仍然不时派人送来酒果。有像鹅那么大的生鸡，全身都是油，色黄而体圆，肥到了极点。我喜爱这种鸡，让顾仆腌为腊鸡。

解脱林傍靠在白沙坞西部的山上。这座山在雪山之南，十和后山之北，和东部的翠屏、象眠等山连接耸立，隔白沙坞为黄峰后坞。解脱林坐落在山腰，寺门东向，以翠屏山作为案山，是丽江府第一的寺庙，即使是雪山的玉龙寺，也赶不上。寺的门廊台阶都极其工整，而正中的殿不宏伟，佛象也不高大，但修饰庄严，壁宇清洁，都是其它地方所没有的。正殿背后，层层的高台拱起，台上建有法云阁，阁为八角，屋脊层叠，极其宏伟壮丽，阁中存放着万历(1573～1620)时朝廷所赐的藏经。阁前两边有厢房，我住在南厢房中，两边厢房之外，南面有圆殿，用茅草盖顶，中间其实是砖绕成的。佛像是用白石刻成的，十分古朴而精致。殿中只有一座佛像，没有其它塑像列在旁边，很有清净的意境。殿前就是僧人吃斋的食堂和厨房。北面也有一座圆阁，阁上开有一层窗子，阁前有三间楼房，雕出花纹的窗子，房屋隔板，都装饰得金碧辉煌，是木公休息的地方，门关着而不打开。楼前就是设宴的场所。静室在寺右坡上，门也向东，有三层房屋，都不太宏伟宽敞，四周环绕的墙只到肩高。但

高大的松树繁多，很富有烟雨云霞之气。听说从这里上去，还有拱寿台、狮子崖，因为忙于校书，都来不及攀登。

初六、初七日　连日校对、分门标类，分全书为八个门类。因为大把事等候久了，我心中不安，于是连夜挑灯，三更时才睡。这天晚上完成后，就写信交给大把事，信中说书已经校对完了，听说有古冈胜地，不知能否派向导带我游览一次？古冈一名傓俚，在府东北，有十多天的里程，山上有数个中空的洞，山中有四个池子，一池水一个颜色，都异常清澈，各放光彩。池边有三座峰正正耸立，特别凝雪莹白，是这里的雪山所赶不上的。木公多次想去一次古冈，众大把事说不能去，全力阻止，数年后才得以去成，画了古冈图形然后返回。图如今在解脱林后楼的壁上，北面和法云阁相对，我察对图而知道了这一胜地。并且向住持僧纯一询问此地，纯一说那里真正修行的人很多，各人住一个洞，能够绝食断粮，其中为首的有神异，用手能将石头捏成粉，用脚能把坡踏为洼地，年纪很轻却能预测未来。木公准备去那里，还未成行，他事先和当地人说，有贵客来到，当地人更加相信和崇敬他。所以我十分神往并盼望去一次。

【原文】

初八日　昧爽，大把事赍册书驰去，余迟迟起。饭而天雨霏霏。纯一馈以古磁杯、薄铜鼎，并芽茶为烹瀹之具。备马，别而下山。稍北，遂折而东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涧，自雪山东南下，随之东半里，有木桥。渡涧西北逾山为忠甸道；余从桥南东行，半里，转而东，是为崖脚院，倚山东向。其处居庐连络，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头目之居，屋角俱标小旗二面，风吹翩翩，摇漾于夭桃素李之间。宿雨含红，朝烟带绿，独骑穿林，风雨凄然，反成其

胜。院东南有洼地在村庐间，中涸无水，尚有亭台堤柳之形，乃旧之海子环为园亭者，今成废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涧嵌地甚深，乃雪山东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东行坞脊，无涓滴下流涧中，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东，即南随引水行，四里，望十和村落在西，甚盛。其南为中海，望之东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涧东西横坞中，小石梁南跨之。

又东五里，东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许导观象鼻水[①]，至是乃东南行田间，二里，抵山下。水从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为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为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坞中倒峡，过小石桥，又析为二，夹路东西行。五里，至黄峰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后而去，一道东随黄峰而南。始知黄峰之脉，自象鼻水北坡垂坞中南下，至此结为小峰，当坞之口，东界象眠山亦至此南尽，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环绕而北，接十和后山。南复横开东西大坞，南龙大脊，自西而东列案于前，其上乌龙峰，独耸立文笔于西南，木家院南峰，回峙雄关于巽位[②]。众大之中，以小者为主，所以黄峰为木氏开千代之绪也。从黄峰左腋南上西转，又一里，出其南，则府治东向临溪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黄峰拥其后。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

先是未及黄峰三里，有把事持书，挈一人荷酒献胙[③]，冲雨而至，以余尚未离解脱也。与之同过府治前，度玉河

桥，又东半里，仍税驾于通事小楼。读木公书，乃求余乞黄石斋叙文，并索余书，将令人往省邀吴方生者。先是木公与余面论天下人物，余谓："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见，亦不易求。"因问："可以亲炙者[④]，如陈、董之后，尚有人乎？"余谓："人品甚难。陈、董芳躅，后来亦未见其继，即有之，岂罗致所及？然远则万里莫俦，而近则三生自遇。有吴方生者，余同乡人，今以戍侨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杀，死生不能动，有文有武，学行俱备，此亦不可失者。"木公虑不能要致，余许以书为介，故有是请，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复柬返。前缴册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谢，且言古冈亦艰于行，万万毋以不赀蹈不测。盖亦其托辞也。然闻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伤头目数人，至今未复，偏俀、古宗皆与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铁桥亦为焚断。是日雨阵时作，从楼北眺雪山，隐现不定，南窥川甸，桃柳缤纷，为之引满[⑤]。

是方极畏出豆[⑥]。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牵染，死者相继。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穷谷，不令人知。都鄙间一有染豆者，即徙之九和，绝其往来，道路为断，其禁甚严。九和者[⑦]，乃其南鄙，在文笔峰南山大脊之外，与剑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于出者居半，然五六十岁，犹惴惴奔避。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俱未出，以旧岁戊寅，

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鹤庆[8]。者，俱出过。公令第四者启来候[9]，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　大把事复捧礼仪来致谢，酬校书之役也。铁皮褥一，黄金四两。再以书求修《鸡山志》，并恳明日为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后出关。院有山茶甚巨，以此当折柳也。余许之。是日仍未霁，复憩通事楼。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礼。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数举方止。每一处祭后，大把事设燕燕木公。每轮一番，其家好事者费千余金，以有金壶八宝之献也。

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又次年，乃复种禾。

其地土人皆为麽些[10]。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麦，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者。其北即为古宗。古宗之北，即为吐蕃。其习俗各异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绝无雷声。其人南来者，至丽郡乃闻雷，以为异。

丽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岩，高阔皆三丈，崖石白色而东向。当初日东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则满崖浮彩腾跃，焕然夺目，而红色尤为鲜丽，若镜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则不复然矣。

【注释】

①象眠山：即今丽江县治北郊的象山。 象鼻水：今名黑龙潭，为丽江著名风景区，现有五凤楼、得月楼和丽江文化馆。黑龙潭又称玉泉，泉水通过丽江城内，称为玉河，分为若干明沟，清流伴街，纵横交错，形成丽江城独特的秀丽景色。

②巽(xùn 逊)位：巽为八卦之一，以八卦定方位，巽位为东南方。

③挈(qiè 切)：带领。 胙(zuò 坐)：祭祀用的肉。

④亲炙：亲身受到教益。

⑤引满：举饮满杯的酒。

⑥出豆：即传染病天花。

⑦九和：今作九河，在丽江县西境，石鼓以南，白汉场稍南。

⑧泮(pàn 判)：即学宫前的水池，形如半月，故称泮池。因称学宫为泮宫，考入府州县学即称入泮或游泮。

⑨第四者：据《丽江木氏宦谱》，木增四子名阿春、阿光、阿宝、阿仁。长子阿寺阿春即木懿，袭知府职。

⑩麼些：又作"磨些"，"摩沙"，即今纳西族。

【译文】

初八日 天亮，大把事带着书册急行而去，我迟迟起床。吃饭后天气雨色霏霏。纯一和尚赠送我古磁杯、薄铜鼎以及芽茶，作为煮水泡茶之用。备好马，和纯一告别后下山。稍往北，就转向东下，路很陡，二里到达山麓。路北有沟涧，从雪山东南延伸下来，顺沟涧往东走半里，有木桥。渡过沟涧往西北翻山是去忠甸的路；我从桥南往东行，半里，转向东，这是崖脚院，靠山向东。这里住房连接不断，其中大多是木板房、草房。瓦房都是头目的家，屋角全部插有两面小旗作标志，风吹得小旗翩翩，在夭艳的桃花和素雅的李花之间飘扬。红色的桃花瓣略带隔夜的雨滴，碧绿的树林笼罩在早晨的云烟之中，我独自骑马穿过树林，风雨凄凉，反而形成这种佳境。院东南的村舍间有洼地，干涸无水，却还有亭台堤柳，是从前湖泊周围

的园林亭台，如今成了废墟。又往南二里，有下陷很深的枯涧，是雪山东南之溪往南流入中海的河道。如今这股水被引向东顺坞脊流，没有一滴水往下流入涧中，只有石桥横跨在沟涧上。过到桥东，就往南顺着引来的水走，四里，看到十和村在西边，很兴盛。村南是中海，看着中海往东南行，一直向北伸去的大路，是去白沙的路。往南走四里，坞中有横跨东西的枯涧，一座小石桥跨向南岸。

又往东走五里，往东眺望象眠山已经近了。以前通事答应带我观看象鼻水，到这时就往东南从田间走，二里，抵达山下。水从坎下的洞中向西流出，洞小而且不止一个，于是溢出来的水成为大溪，转向南流去。二里后分为两股水，一股沿象眠山往南流，一股顺坞中倒流进峡谷，流过小石桥，又分成两股，夹在路东西两旁流。五里，到黄峰山北，所引来的水，一股从山后分流而去，一股往东顺黄峰山往南流。才知道黄峰山脉，从象鼻水北面的山坡顺山坞垂下来往南延伸，到这里聚结成小峰，立在山坞口，东部的象眠山也往南延伸到这里结束，西部的山从中海西南向北环绕，与十和后山相连接。南部又横着敞开东西走向的大山坞，南部主峰山脉，从西向东在前面横列为案山，上面的乌龙峰，单独在西南方耸立为文笔峰，木家院南峰，在东南方环峙雄关。众多的大山之中，以小山为主，是因为黄峰山为木氏开创了千代的功业。从黄峰左侧往南上后向西转，又一里，走出其南，于是丽江府署向东对着溪水坐落，象鼻水环绕在前，黄峰山耸立在后。听说府署内楼阁极其盛大，很多地方僭越制度，所以不在府署接见客人。

在不到黄峰三里之前，有名把事拿着信，带领一人挑着酒和肉，冒雨而来，以为我还没离开解脱林。和他们一齐从府署前经过，渡玉河桥，又往东走半里，仍然到通事家的小楼休息。阅读木公的信，是请我向黄石斋求写叙文，以及要我写信，准备派人到省城邀请吴方生。在这之前，木公和我面谈天下的人物，我说：“唯一的完人就是黄石斋。他的字画是翰林院的第一名，文章是本朝第一名，

人品是天下第一名，学问直接承接周、孔，是古今第一。但这人不容易见，也不容易求。”木公于是问：“可以亲身受到教益的，例如陈、董等人后，还有人吗？”我说：“人品很难。陈、董贤哲的行迹，后来也没见有人继承，即使有，哪里能招致得来？但是，远则万里没有谁相伴，而近则前生、今生、来生自然相遇。有个吴方生，是我的同乡，如今因为守边疆而在省城侨居。这个人天子不能杀，死生不能动摇，有文有武，学问德行皆备，这也是不能失掉的机遇。”木公问能不能邀请得来，我即答应写信介绍，因此有现在的请求，这样看来木公还不知道我回到府城了。使者拿着回帖返回。在前收下书的大把事来到，按照木公的命令致谢，而且说古冈也难得去，万万不能不作考虑就去赴不测。大概也是他的托辞。但是听说去年冬天也曾对吐蕃用兵，不利，伤了好几个头目，至今没有恢复，傈僳、古宗都和丽江府北部边境相接，途中令人十分恐惧，外铁桥也被烧断。这一天阵雨不时地下，从楼上往北眺望雪山，隐隐约约、浮现不定，往南窥视坝子，桃花柳树缤纷，因此举饮满杯的酒。

这一带极其畏惧出天花。每十二年中遇到虎年时，就出一次天花，互相传染，死亡的人不断。然而大多数人都能躲避开而免于被传染。所以每到虎年，没有出过天花的人，多数都躲进深山穷谷，不让人知道。府城和边镇之间一有传染上天花的人，立即把他迁到九和，断绝往来，道路被截断，禁令很严。〔九和是丽江府南部的边镇，在文笔峰南山主脉之外，是与剑川州接壤的地区。〕靠躲进山谷而避免染上天花的人占一半，而且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仍然惴惴不安地逃避。木公袭知府职的长子和第三子都没出过天花，因为去年是戊寅年，各自在山中躲避，跨年了还没回来。只有第二、第四子，〔名宿，最近考入鹤庆府学宫。〕都已出过天花。木公让第四子用书信来问候，请求到木家院研讨文章。

初九日　大把事又捧着礼物来致谢，酬劳校书的工作。〔铁皮

褥子一床，黄金四两。〕木公又写信请我编撰《鸡山志》，并恳请明天到木家院为第四子改文章，然后出关。木家院有很大的山茶，用山茶送别代替折柳。我答应了。这一天天气仍然没晴，还在通事的楼上休息。

这里的风俗新年正月重视祭天的礼仪。从元旦到元宵后的二十天内，举行数次才结束。每一次祭天后，大把事设宴宴请木公。每轮完一遍，那些好事的人家要花费一千多两银子，因为要祭献金壶八宝。

这里的土地，三年轮种一次稻谷。当年种稻谷，次年就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休耕不种。又到次年，才再种稻谷。

这里的土著居民都是麼些。本朝初年到这里戍守的汉人，如今都随当地的习俗了。因为本朝初年也是军民府，如今则不再知道还有军人了。只分官姓和民姓，官姓为木，〔最初都姓麦，从汉代到本朝初年。太祖皇帝时才改为姓木。〕民姓为和，没有其它的姓。丽江府北边就是古宗。古宗的北边就是吐蕃。他们的习俗各不相同。

古宗北部边境雨少而只有雪，绝对没有打雷声。古宗人往南方来，到丽江府才听到雷声，认为是奇异的事。

丽江府北，去忠甸的路上有北岩，高宽都有三丈，崖石白色而且面向东方。每当旭日东升，人们穿着彩色衣服来到北岸下，于是整块崖石上就会浮彩腾跃，焕然夺目，而且红色尤其鲜艳美丽，如同镜子的流光，彩霞的幻影。太阳升高后则不再是这样了。

【原文】

初十日　晨餐后，大把事复来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骑，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东向半里，街转南北，

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①]，南去乃大道。半里，过东桥，于是循溪南岸东南行。三里，有柳两三株，在路右塍间，是为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坞，东北辟甚遥。盖雪山之支，东垂南下者两重，初为翠屏、象眠，与解脱、十和一夹而成白沙坞；再为吴烈东山，与翠屏、象眠再夹而成此坞，其北入与白沙等。其北度脊处，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东者。东山之外，则江流南转矣。脊南即此坞，中有溪自东山出，灌溉田畴更广。由此坞东北逾脊渡江，即香罗之道也[②]。坞中溪东南与玉河会于三生桥之东，又有水西南自文笔山沿南山而东转，随东圆冈之下，经三生桥而东与二水会，于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东员冈者[③]，为丽郡东南第一重锁钥。盖有大脊自西来，穹为木家院后高峰大脊，从此南趋鹤庆。其东下者为邱塘关，其东北下者，环转而为此冈，直逼东山之麓，束三水为一，沿东山南下而是出邱塘东峡，自七和、冯密而达鹤庆。冈首回环向郡，南山之溪经其下，巩桥度之，曰三生桥。桥北有二坊，两三家为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畴，而南则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巅，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内抱，下辟平坞，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东下，与东山夹溪南流。坡间每有村庐，就洼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洼，有水成痕，自西而东下于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桥而南，则木家院在是矣[④]。

先是途中屡有飞骑南行，盖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

而又屡令人来，示其款接之礼也。途中与通事者辄唧唧语，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门。其门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狮，四面墙垣之外，俱巨木参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门两重，厅事亦敞。从其右又入内厅，乃拜座进茶。即揖入西侧门，搭松棚于西庑之前，下藉以松毛，以示重礼也。大把事设二卓，坐定，即献纸笔，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余领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为其子斧正[⑤]。书后写一题曰："雅颂各得其所。"余与四君，即就座拈毫[⑥]，二把事退候阶下。下午，文各就。余阅其作，颇清亮。二把事复以主命求细为批阅。余将为举笔，二把事曰："馁久矣，请少迟之。后有茶花，为南中之冠，请往一观而就席。"盖其主命也，余乃从之。由其右转过一厅，左有巨楼，楼前茶树，盘荫数亩，高与楼齐。其本径尺者三四株丛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⑦]，不能中窥。其花尚未全舒，止数十朵，高缀丛叶中，虽大而不能近觑。且花少叶盛，未见灿烂之妙，若待月终，便成火树霞林，惜此间地寒，花较迟也。把事言，此树植与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余。余初疑为数百年物，而岂知气机发旺，其妙如此。已还松棚，则设席已就。四君献款，复有红毡、丽锁之惠。二把事亦设席坐阶下，每献酒则趋而上焉。四君年二十余，修皙清俊[⑧]，不似边陲之产，而语言清辨可听，威仪动荡，悉不失其节。为

余言北崖红映之异。时余欲由九和趋剑川，四君言："此道虽险而实近，但此时徙诸出豆者在此，死秽之气相闻，而路亦绝行人，不若从鹤庆便。"肴味中有柔猪、牦牛舌，俱为余言之，缕缕可听。柔猪乃五六斤小猪，以米饭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以食。牦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异味。惜余时已醉饱，不能多尝也。因为余言，其地多牦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负重，北地山中人，无田可耕，惟纳牦牛银为税。盖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其西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腾越之西，则有红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牦、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领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灯下乞细为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颔之。四君送余出大门，亦驰还郡治，仍以骑令通事送余。东南二里，宿村氓家。余挑灯评文，就卧其西庑。

【注释】

①通安州：为丽江军民府附郭，与丽江府同点，在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②香罗：明设香罗甸长官司，隶云南永宁府，治所在今四川木里县西北。

③东员冈：上句作"东圆冈"。冈北今有东元桥，位置约即明代三生桥。

④木家院：在今丽江城南 8 公里漾西村，又称万德宫。今存门楼、过厅及北厢。

⑤斧正：请人修改文章的客气话。

⑥拈(niān)毫：执笔。

⑦萎蕤(wēi ruí)：又作"葳蕤"，形容草木茂盛枝叶下垂的样子。

⑧修皙：即修长而白皙，身体瘦高，皮肤白净。

【译文】

初十日　早饭后，大把事又来恭候我们前往木家院。通事备好马，而大把事忽然离去，等了很久都没来，于是出发。向东走半里，街道转成南北走向，往北去是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所在地，往南去是大路。半里，过东桥，于是顺溪水南岸往东南行。三里，有两三棵柳树，在路右边的田间，这是当地人送行的地方。北面有山坞，往东北方敞开得很远。原来雪山的支脉，东垂往南延伸为两层，第一层为翠屏山、象眠山，和解脱林、十和院首先夹成白沙坞；第二层为吴烈东山，和翠屏山、象眠山又夹成这道山坞，其北部入口处和白沙坞平行。山坞北面翻越山脊的地方，则金沙江逼近雪山麓后就向东流了。东山之外，则江水转向南流。脊南就是这道山坞，坞中有东山流出的溪水，灌溉田地的范围很广。从这道坞往东北翻越山脊过江，就是去香罗甸长官司的路。坞中的溪水往东南流到三生桥东与玉河汇合，又有西南流来的水从文笔山沿南山向东转，顺东圆冈而下，经过三生桥然后往东流与二水汇合，于是三股水合成漾共江的源头。东圆冈是丽江府东南第一军事要地。有主峰山脉从西边伸来，穹隆为木家院背后的高峰大脉，从这里往南伸向鹤庆府。往东延伸的是邱塘关，往东北延伸的，环绕为此东圆冈，直逼东山之麓，约束三股水为一股水，沿东山往南流然后出邱塘关东峡，经过七和、冯密然后到鹤庆府。冈首回绕对着府治，南山的溪水从下面流过，建巩桥度溪，名三生桥。桥北有二座坊，两三家人守着。从柳塘到这里，又走了五里。北面都是良田，而南面则登坡。一里，登上坡顶，在顶上平行。往右俯视其坡内抱，坡下敞开平坦的山坞，一直向北延伸，和府治相接，眺望其坡，斜斜地往东削下去，和东山夹住溪水往南流。坡间处处有村舍，就着洼地，傍靠着坎，桃花红、柳色绿，高高低低地掩映着。三里，渐渐下到洼地，有流水痕迹，从西往东流下溪中，又往南翻越一道坡，过木桥然后往南，于是就到木家院了。

在这之前，途中常常有快马往南走，原来木公先派他的儿子到木家院等待我，而且又多次命令人来，表示其款待的诚意。途中来的人和通事就说民族语言，我听不懂。等我走到时，大把事已经先到了，迎接我进门，门朝南，十分宽敞，门前有大石狮，四周墙垣之外，都是高耸入云的巨树。刚一进门，四君出来迎接，进了两道门，客厅很宽敞。从客厅右边又进入内厅，才行礼入座进茶。很快又请进西侧门，在西厢房前搭松棚，地下用松毛铺垫，以表示重礼。大把事设置两张桌子，坐定后，立即献上纸笔，从袖中取出一个小信封，说："我家主人因为他的儿子刚刚考入学宫，虽然从事写作，但这里没有名师指导，不能看到中原的文章风格，请为他赐教一篇，让他知道章法格式，以使他终身不忘。"我点头同意。拆开信封，是木公请我写文章，并为他的儿子修改文章。信后写有一个标题："雅颂各得其所。"我把题目交给四君，立即就座执笔，二把事退到台阶下恭候。下午，我和四君的文章都写好了，我阅读他的文章，很清爽明快。二把事又把主人的命令告知，请细心为四君批阅。我准备为他提笔修改，二把事说："饿久了，请稍微等一会改。后面有茶花，为云南省第一，请去观赏一番然后入席。"大概是他主人的命令，我于是听从。从松棚右转过一间厅，左边有高楼，楼前的茶树，盘绕遮盖了数亩地，高和楼平行。直径一尺的茶树分出三四株，茂盛的枝叶垂向四周，覆盖得十分严密，看不到中间。茶花还没完全开，只有几十朵，高高地缀在丛密的枝叶中，虽然大却不能近看。而且花少叶多，看不到红花灿烂的美景，如果等到月底，便成为火树霞林，可惜这里气候寒冷，花开得比较晚。把事说，这棵树和老把事的年纪相似，屈指计算有六十多年了。我当初怀疑是几百年的树，却哪里知道是气机发达兴旺，长得如此的好。不久回到松棚，而宴席已经摆好。四君殷勤地向客人敬酒，又有红毡、丽锁作为赠礼。二把事亦设了座位坐在台阶下，每次敬酒就急忙上前。四君二十多岁，身材瘦高，皮肤白净，很清秀英俊，不像边疆土生土长的人，而且说话清楚动听，

礼仪举止都得体。他对我说北岩映红影的奇异现象。当时我想从九和去剑川州，四君说："这条路虽然险要但实际上近，只是现在迁徙那些出天花的人到九和，到处是死亡和污秽的气味，因而路上行人断绝，不如从鹤庆府走方便。"美味中有柔猪、牦牛舌，四君都对我解释，一条一条地很动听。〔柔猪是五六斤重的小猪，是用米饭喂成的，它的骨头全都柔软、脆嫩，整只烘烤，然后切成片吃。牦牛舌和猪舌相似但大，甜脆而有奇特的味道。可惜当时我已经酒足饭饱，不能多尝。〕并且对我说，这个地方牦牛很多，牦牛尾巴大而且有力气，也能驮负重物，北部的山里人，没有田可耕，就缴纳牦牛银作为税。大致鹤庆府以北牦牛多，顺宁府以南大象多，南北各有一种异兽，只是中间隔着大理府，往西到永昌府、腾越州，其西渐渐狭隘，其中都有人，却不再有各种异兽了。腾越州以西，则有红毛野人，这也是兽中如同牦牛、大象，属奇异的一类。宴席到傍晚才散。二把事把我的文章拿走，把四君的文章交给我，说："请在灯下细心为他修改，明天早晨准备早早呈报主人。"我点头答应。四君送我出大门，也骑马赶回府治，仍然让通事送我骑马回去。往东南走二里，住在村民家。我点灯评改文章，在西厢房睡觉。

【原文】

十一日　昧爽，通事取所评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饭至，已近午矣。觅负担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东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东南上二里，出邱塘关。关内数家居之①，有把事迎余献茶。其关横屋三楹，南向踞岭上，第南下颇削，而关门则无甚险隘也。其岭自西大脊分支东突，与东山对，夹漾共江于下，关门东脊临江之嘴，竖塔于上，为丽东南第二重锁钥。隔江之东山，至是

亦雄奋而起，若与西大峰共为犄角者。关人指其东麓，即金沙江南下转而东南，趋浪沧、顺州之间者[②]。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岭，又一日半而东南抵浪沧卫。

出关，辞通事以骑返，余遂同担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纯石嵯峨，践隙攀峰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桥，桥西有坡，南向随之。半里，复下坡，西有坞南开，而中无水。又半里，横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转而东南行。一里余，路左复起石山，与西山对夹，路行其中。二里，逾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东半石峰，尤为巀嶪。南一里，东峰始降，复随西坡盘而西南。二里，其支复东突，再南逾之。下半里，还顾东突峰南，有崖嵌空成门，返步探之，虽有两门，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余，三四家倚西山下，于是复见漾共江出峡而下盘其麓，峡中始环叠为田，村之前，已引水为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随渠盘西山东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丽郡之外郛也[③]，聚落倚西山颇盛。其下坞中，水田夹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东向。由其前又南半里，为税局，收税者居之。又南渐下一里，复过一村，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顶，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数家居坡脊，是为七和哨，则丽江南尽之鄙也，故设哨焉。

哨南又半里，有路自东南横过西北者，为三岔黄泥冈。盖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东南，横路随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峡，黑龙潭当其下焉[④]。大道由峡东直

南，鹤庆、丽江之界，随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处，自西盘而南至冯密，其下已属鹤庆；脊东盘亘处南下冯密东，其内犹属丽江，此东西两界大山内之横界也。于是西瞰峡内，松箐遥连，路依东脊南向渐下，六里而至冯密。

日才过午，觅宿店，漫投一楼上，乃陈生某家也，向曾于悉檀相晤者。担人卸担去，余炊饭其家，欲往青玄洞。陈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即从此往。今日晚，可一探东山之麓乎？"遂同东陟坞塍。盖此坞即自黑龙潭南下，至此东向而出者，坞北则黄泥冈之坡，直垂而逼东山之麓，江亦东逊若逗而出于门者，故坞东之界，直以此门而分。由坞东行一里，即与漾共江遇。溯之东北半里，有木桥横江上。从桥东度，木凡四接。循东岸溯之而北，半里，登东陇，其上复盘陇成畦，辟田甚广。又北一里，直对黄泥之嘴，东界尖峰最耸，是为笔架峰，正西与冯密后堆谷峰相对焉。陈生父冢正在其陇之上，时将议迁，故来相度。余劝其勿迁，惟来脉处引水开渠，横截其后，若引从墓右，环流于前，是即旋转之法。陈生是之。仍从木桥度江，共三里，还寓。陈生取酒献酌。余嘱其觅远行担夫，陈言明日可得，不必嘱也。

十二日　陈为余觅夫，皆下种翻田，不便远去，已领银，复来辞。既饭，展转久之，得一人曰赵贵，遂行。余以纯一所馈瓯二鼎一，酬陈生之贳酒[5]。从其居之西涉一涧，既截坞而西北，一里余，登西坡，已逼堆谷峰下。坡上引水为

渠南注，架木而度，即南循东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冈。由冈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庙临冈而峙。庙南东下腋底，有庙祀龙王，南临一池，甚广而澄澈，乃香米龙潭也。庙南西上层崖，有洞东向辟门，其上回崖突兀，即青玄洞也[⑥]。二庙俱不入，西蹑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则洞门有垂石中悬，门辟为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结庐其外，又环石于左门之下，以为外门。由环石窦间入，登左门，其门大开，西向直入，置佛座当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顶上透，引天光一缕下坠，高盖数十丈也。其右侧外悬之壁当其前，中旁达而南，即豁为右门，门稍东南向，下悬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盖佛座之前，悬石外屏，既觉回环，而旁达两门，上通一窍，更为明彻，此其有胜也。佛座以后，有巨碑中立，刻诗于上。由此而内，便须秉炬。乃令担人秉炬前，见内洞亦分两门，则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跻，既登一崖，其上夹而成隙。披隙入，转而南向，有穴下坠甚深。先投炬烛其底，以为阱也，乃撑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见有光遥透，以为通别窦矣；再前谛视，光自东入，始悟即右门所入之大窦也。复转而西入，内有小门渐下，乃伏而穷之。数丈，愈隘不能进，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从其西南，复得一门。初亦小，其内稍开，数丈后，亦愈隘而渐伏，亦不能进，复倒退而出，即前之有光遥遥处也。向明东蹈，左审右顾，石虽蜿蜒而崖无别窍。遂至大碑后录其诗，并出前洞，以梯悬垂石内后崖，亦录

其诗。僧瀹茶就，引满而出下洞前，则有桃当门，犹未全放也。是洞前后分岐窗窾，前之罨映透漏，后之层叠崆岈；擅斯二美，而外有回崖上拥，碧浸下涵，亦胜绝之地。

既下，至平冈，余欲北探黑龙潭，担者言："黑龙潭路当从黄泥冈西下，不然，亦须从冯密后溯流入。此山之麓，无通道可行。盖此中有二龙潭，北峡为黑龙潭，此下为香米龙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汇为潭，其胜如一轨，不烦两探。"余然之，遂南向趋香米。其潭大数十亩，渊然澄碧。盖即平冈之脊，东向南环，与西山挟潭于中，止西南通一峡容水去。路从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迸，水从中溢于潭，乃横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门，水分潆巨石之隙，横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东瞰澄波，西悬倒壁，洞流潄其下，崖树络其上，幽趣萦人，不暇他顾。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骞，分流衍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错落，上如悬幕，下若分莲，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顶上，又觉空洞。入数丈，后壁犹有余光，而水自下穴出，无容扪入矣。

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数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转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复南行二里，则西山中断，两崖对夹如门，上下逼凑，其中亦有路缘之上。盖此崖乃丽江南尽之界，川内平畴，鹤庆独下透而北，两界高山，丽江俱前踞而南，以两山之后，犹麽些之俗耳。自此而南，东西界后亦俱倮㑩，属鹤庆土官高千户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下出，余溯而穷之。稍转北半里，其水分两

穴东向出，皆溢自石下，无大窍也。乃逾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连裂三门，倚崖东向，洞深丈余，高亦如之，三门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红，前则桃花点缀，颇有霞痕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为可惜耳。崖右，其支峰自上东向，环臂而下，腋中冲砂坠砾，北转而倾于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环臂之脊，始回眺见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东南下半里，有村庐十数家，倚西山之嘴，是为四庄⑦。其南腋中，有龙潭一围，大百余亩，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盘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东岸南绕之，泄水之堰，在其东南，悬坑下坠，即东出而注于小板桥者也。其西北腋崖回转，石脚倒插，复东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结槛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潆回，峰崖倒突，而水尤晶莹晃漾，更胜香米之景，惜已从潭东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从西崖逾险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东向突川中，其西南转腋处，有古庙当其间，前多巨石嶙峋，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⑧，而质廉利，不似北来之石，色赭而质厉也。入叩无人，就庑而饭。既乃循东突之峰东行半里，转而南盘其嘴。其嘴东临平川，后耸石峰，嘴下石骨棱棱，如侧刃列锷，水流一线，穿于其间，汩汩南行，心异之。仰眺其后耸石峰，万萼云丛，千葩層结，以为必有灵境。担者曰："近构一寺，曰鹤鸣，不识有人栖否。"余乃令担仆前行，独返而蹑其上，披

绡蹈瓣半里，陟峰头而庵在焉。其门东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楼祀文昌，俱不大，而饰垩未完。有一道者栖其间。盖二年前，居人见山头有鸣鹤之异，而道者适至，募建此庵，故乡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迟一宿，余以担仆已前，力辞之，不待其炊茶而别。

其庵之南，村庐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余，又有危峰自西山东突，与鹤鸣之峰南北如双臂前舒，但鹤鸣嶙峋而缭绕，此峰耸拔而拱立为异耳。是峰名石寨，前有村名石寨村[9]。有一龙泉自峰下出，汇水为潭，小于四庄，东乃环堤为堰，水从堰东注壑去，即东出于大板桥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复循西山南行，其地渐莽，无田塍村庐之托，想无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东注，路东转而南渡之，于是东望为演武场北村，西望为西龙潭大村[10]，盖此水即西龙潭所分注者也。西龙潭亦当西山东突之腋，汇水颇大，东北流者为此水，中为城北大路口水，东南引者为城中之水，其利为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当大路所向之处，其东有竹丛村庐，即来时所遵道也。从大路南四里余，而抵鹤庆北关，托宿于关外，乃入北门，是为旧城。南半里，转而西，为御前守御所在焉。摩尼庵复吾师之子张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转南，再入城门，是为新城。始知鹤庆城二重，南新北旧，南拓而北束。入新城，即从府治东南向行，半里，东转郡学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颇盛。已乃仍出两北门，入寓而餐始熟，遂啜而卧。

鹤庆西倚大山，为南龙老脊，东向大山，为石宝高峰，石宝山高穹独耸，顶为倔多尊者道场[11]。此山自丽江东山南向下，南尽于金沙江。中夹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岔黄泥冈，自西而横逼东山。故其川以冯密南新屯为甸头，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西大脊东属于石宝山。石宝山与剑川同名，《一统志》称为峰顶山，从志为是。象眠山与丽江同名，《一统志》称为龙珠山，亦当从志为是。漾共江贯于中川，南抵象眠，分注众窍，合于山腹，南泄为一派，合枫木之水，东南入金沙江。两旁东有五泉，出石宝之下；西有黑龙、西龙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丰美，甲于诸郡。冯密之麦，亦甲诸郡，称为瑞麦，其粒长倍于常麦。

【注释】

①关内数家居之："数家"，徐本作"数十家"。

②顺州：隶鹤庆府，今仍称顺州或州城，在永胜县西境，团街稍北。

③外郛(fú 孚)：外城，又称郭。此系比喻七和位置重要，有如丽江的外城。

④黑龙潭：在鹤庆县北隅，今扩建为大龙潭水库。

⑤贳(shì 世)：赊欠。

⑥青玄洞：在逢密村西，西悬倒壁，东瞰香米龙潭的碧波。洞口由石柱分为 4 道石门，北壁上有天生石盆，名通天洞。主洞深 84.6 米，由 8 棵石柱隔为若干洞间；右侧洞深 38 米，洞底有 3 个小水潭；左侧洞深 25 米。大洞侧又有 15 个小岔洞。

⑦四庄：今作士庄，在鹤庆县北隅，辛屯西境。水潭今存，称士庄龙潭。

⑧殷(yān 烟)：赤黑色。

⑨石寨村：今名新华，在鹤庆县北隅，板桥以西。水潭今存，仍称石寨子龙

潭。

⑩演武场：在鹤庆县北郊的公路上，今称校场坝。 西龙潭：今名同，已扩为西龙潭水库。

⑪道场：佛教礼拜、诵经的场所。

【译文】

十一日 天亮，通事把我评改过的文章拿去送木家院，从院中取饭回来时，已经将近中午了。寻找挑行李的人，很久才找到一人，于是往南走。二里，到南山下。沿山往东南走一里，往下越过一个坑底，仍然往东南上二里，出邱塘关。关内有几家人居住，有把事迎接我，献上茶水。邱塘关横列着三间房屋，朝南，坐落在岭上，只是往南下去较陡，而关门则不是很险隘。其岭是西部主峰山脉往东突出的分支，和东山相对，下面夹着漾共江，关门东边的山脊对着江口，上面竖有塔，是丽江府东南边的第二道军事要地。隔着江的东山，延伸到这里也雄伟地奋起，像是要和西部主峰共为犄角。守关的人指着东山麓，说就是金沙江往南转，然后往东南流到浪沧卫、顺州之间的地方。这里有路，半天翻越此岭，再走一天半就到东南边的浪沧卫。

出邱塘关，和通事辞别，让骑马返回，我就和挑夫仍然往南从小路下山。小路全是又高又陡的石山，踩着缝隙，攀援石峰而下，二里，才到山麓。于是往西南登上桥，桥西有坡。往南顺坡走。半里，又下坡，西边有向南敞开的山坞，但坞中没有水。又走半里，横穿山坞，沿西坡上半里，傍靠西部大山麓转向东南行。一里多，路左边又耸起石山，和西部山对峙，道路从其中穿过。二里，翻越山脊往南下，山脊右边有下陷的石崖，而东边的石峰，特别高大险峻。往南走一里，东峰才降低下来，又顺西坡绕向西南走。二里，又有向东突出的支脉，再往南翻越支脉。下半里，回头看向东突出的山峰南面，崖石凹陷进去，形成门洞，于是返回去查看，虽然有两个门洞，但洞都

不深。又沿西山往南走，一里多，有三四家人住在西山下，于是又看到漾共江出峡谷后绕西山麓流，峡谷中开始层叠环绕为田，村前已经引水为渠，顺山往南流，流到七和。沿着水渠盘绕西山往东突出的山口，又走三里到达七和，七和有如丽江府的外城，傍靠在西山下的村落很繁盛。下面的坞中，江两岸都是水田，木公的次子住在这里，住宅也是向东。从宅前经过，又往南走半里，到税局，收税的人住在这里。又往南渐渐下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庄，于是往西南上坡。一里，登上坡顶，顶上很平坦。从顶上往南平走，二里，有数家人住在坡脊，这是七和哨，为丽江府南部的边境，所以在这里设哨。

往哨南又走半里，有道路从东南横向西北，是三岔黄泥冈。原来这道坡从西部大山往下垂，到这里横贯东南，道路顺坡脊斜下去，脊西面于是下陷为峡谷，黑龙潭位于其下。大路沿峡谷东部一直往南，鹤庆府、丽江府的边界，顺着这道坡脊分。所以脊西面下陷的峡谷，从西往南绕到冯密，其下已经属于鹤庆府；脊东面盘绕南下到冯密东面的地方，其内还属于丽江府，这道脊是东西两部大山内的横界。于是往西俯瞰峡谷内，松箐遥遥相连，道路沿东脊往南逐渐下，走六里到冯密。

时间才过中午，找店住宿，随意住到一家楼上，是陈生的家，从前在悉檀寺见过面。挑夫放下行李离去，我在他家做饭，准备去青玄洞。陈生制止我说："明天启程，可以就从这里去。今天下午，愿去探一次东山麓吗？"于是一同往东穿过坞中田埂。原来这就是从黑龙潭往南延伸，到这里转向东伸出去山坞，坞北是黄泥冈坡，一直垂下去逼近东山麓，漾共江也往东退，似乎停留后才流出冈口，所以山坞东部，只以此冈口区分。沿坞往东走一里，就和漾共江相遇。溯江往东北走半里，有木桥横跨江上。往东过桥，木桥一共接了四段。沿东岸溯江往北走，半里，登东陇，陇上又绕着陇形成田畦，开辟有很宽广的田地。又往北走一里，直对黄泥冈口，东部的尖峰最高，这是笔架峰，正西和冯密背后的堆谷峰相对。陈生父亲的

坟正在陇上，此时商议准备迁坟，所以前来测量。我劝他不要迁，在山脉伸来的地方开渠引水，从坟后横断开，如果把水引到顺坟西，从坟前绕流，这就是旋转之法。陈生认为说得对。仍然从木桥上渡江，一共走三里，返回住处。陈生取出酒敬我。我嘱托他找能远行的挑夫，他说明天能找到，不必嘱托。

十二日　陈生为我找挑夫，都要耕田播种，不便远行，领了银钱，又来推辞。饭后，展转了很久，找到一个叫赵贵的，于是出发。我把纯一和尚赠送的二个瓯、一个鼎用来酬谢向陈生赊欠的酒。从他家的西面过一道沟涧，横穿山坞后往西北走，一里多，登西坡，已经逼近堆谷峰下。坡上挖渠引水往南流，搭木头越过水渠，就往南沿着往东延伸的山脊而上，半里，到平冈。沿冈上往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座庙对着冈峙立。庙的南面往东下到冈底，有祭龙王的庙，向南的对着一池水，十分宽广清澈，是香米龙潭。庙的南面往东登上层崖，有洞门向东的山洞，洞上崖石迂回、突立，就是青玄洞。两座庙都没进，往西一直朝上登山，半里，到崖下，就看到洞口有垂下来的石头悬在正中，把洞门一分为二，左边大而右边小。有僧人傍靠垂在正中间的石头，在洞外建盖房屋，又在左门下环绕石头，作为外门。从环绕的石洞中进去，登上左门，门很开阔，往西直入，洞正中设有佛座。佛座前稍左边，洞顶透空，引入一缕天光坠下来，大约有几十丈高。佛座前右边则是向外悬的崖壁，中间往南通到旁边，就裂开为右门，右门稍微向东南，下面石壁悬空，可以眺望而不能行走。原来佛座之前，石壁往外悬空，形成屏障，已经让人觉得迂回环绕，而旁边通着两道门，上面通着一个孔，更感到明亮透彻，这是佛座前面的佳境。佛座后面，中间立着巨碑，碑上刻有诗。从这里往内走，必须持火把。于是让挑夫拿着火把朝前走，看见内洞也分开两道门，是右边大而左边小。先沿左壁攀援左边的缝隙往上登，登上一层崖后，上面夹成缝隙。穿缝隙进去，转向南，有个陷得很深的洞。先将火把投下去照见洞底，以为是阱，于是撑着缝隙腾

空而下，下了三丈深，到达洞底；稍微往南看见有光从远处透进来，以为是通着另一个洞；再往前仔细看，光是从东边透进来的，才省悟就是从右门进来的大洞。又转向西进去，内有小洞，渐渐低矮，于是爬伏着去穷究。几丈后，更加狭窄得不能进去，于是倒退出来。沿着右崖壁而入，从崖壁西南又找到一个洞口。洞开初也小，洞内逐渐开阔，下了几丈后，就越来越狭窄而且渐渐低伏，也不能进入，又倒退出来，就是先前有光从远处透入的地方。向着明亮处往东走，左看右盼，崖石虽然蜿蜒但崖上没有其它洞。于是到巨碑后录碑上的诗，并从前洞出去，把梯子悬靠在垂石内的后崖上，也录了崖上的诗。僧人泡好茶送来，一饮而尽后出到下洞前，洞口有桃花，还没有完全开放。这个洞前后分岔、幽远深邃，前面透漏掩映，后面层叠深远，一个洞拥有两种美景，而且洞外有迂回的崖石往上拥起，山下有碧玉般的水池，也是绝妙的胜境。

下山后，到达平冈，我想往北去探黑龙潭，挑夫说："去黑龙潭的路应当从黄泥冈往西下，不这样走，也必须从冯密背后溯流进去。这座山的山麓，没有路可以通行。因为这里有两处龙潭，北边峡谷的是黑龙谭，这里下去是香米龙潭，都是水从西山流出，在洞前汇成龙潭，其胜景如出一辙，不用烦劳探两处。"我认为说得对，于是往南去香米龙潭。龙潭有几十亩大，水深得又清又蓝。原来就是平冈的脊，向东南环绕，和西山相夹，龙潭夹在其中，只有西南边敞开一道峡谷容许水流出去。道路顺潭西沿西山往南走，山崖忽然裂开，水从其中溢出，流入潭中，于是横有石块度过裂开的崖口。崖前巨石支撑门口，水从巨石缝隙中分流，横石也分别度过去。这些横石高低不一，东边俯瞰清澄的水波，西边崖壁倒悬，洞中的水流在崖壁下冲刷，崖壁上树林缠绕，幽趣令人牵挂，无暇他顾。后来就钻缝隙进洞，洞中巨石斜立，水分流衍派，曲折交错，一个洞却水石错落，顶上如同布幕高悬，下面如同莲花分瓣，踩在莲花瓣中，正怀疑为何片片相隔，仰望顶上，又觉洞中大空。进去数丈，后面的崖壁

上还有余光，但水从洞下涌出，不能摸索着进去了。

出洞，沿西山往南走二里，有数家人靠山而居。从房舍前过，又往南走一里，转西走一里，又靠近西山麓。再往南行二里，于是西山从中断开，两边山崖如门对夹，上下离得很近，其中也有路，攀援而上。原来这山崖是丽江府南部边界的尽头，平川内田地整齐，鹤庆府独自从下面穿到北面，两边的高山，丽江府都从前面往南面靠，因此两边的山后，还有麽些的风俗。从这里往南，东西部山后也都是倮㑩，属于鹤庆府的土官高千户。又往南走二里，一股溪水从西山下流出，我溯流穷究。逐渐转北走半里，溪水分别从两个洞向东流出，都是从石头下溢出来，没有大洞。于是越过出水石往上走，从水西面沿山往南行。半里，有洞，接连裂开三道门，靠崖向东，洞有一丈多深，高度也相同，三道门各自峙立，中间不互相连通，而且石色殷红，洞前有桃花点缀，很有霞痕锦幅的意境，只是各个洞不中通，感到可惜。崖石右边，有一座山峰从上面往东延伸，绕臂而下，环抱中冲坠下砂砾，往北转而将砂砾倾倒在崖前。峰侧底部也有一个洞，往南登上绕臂之峰的峰脊，于是回头眺望洞，似乎也不太深，便舍去不探。往南越过峰脊，往东南下半里，有个十几家人的村舍，靠在西山口，这是四庄。山峰南侧中，有一片龙潭，一百多亩大，一直逼近西山，西山的石崖，插入龙潭往下延伸。道路盘绕石崖而上，登上石崖南面，又走一里，沿龙潭东岸往南环绕，泄水的堤坝，在龙潭东南，水坠入深坑，就往东流到小板桥。山峰西北侧山崖回转，石脚倒插，又往东耸起一座崖壁，在潭中如拇指突起，上面建有栅栏，不知其中祭祀什么神，下面就是潭水流出之处，也不知水洞的大小。然而这里水流回旋，石头盘绕，峰崖倒耸，而且水波尤为晶莹荡漾，比香米龙潭的风景更优美，可惜已经顺潭东走了一里，到了泄水的堤坝，不便从西崖攀越险阻而上了。从堤坝往南顺西山又走二里，有一石山支脉从西山往东在平川中突起，石山西南转弯处，中间有古庙，前面有很多嶙峋的巨石，如莲花簇拥的花瓣，颜色是青

色和赤黑色，石质锋利，不像从北边过来见到的石头，颜色赭而石质平整。进庙叩门，没有人，就在走廊上吃饭。之后沿着向东突起的山峰往东行半里，转向南绕过峰嘴。峰嘴东面对着平川，背后耸起石峰，峰嘴下部石头棱角分明，如同侧放的刀锷，有一股细流，从石头间穿过，汩汩地往南流，我感到奇怪。抬头眺望背后耸立的石峰，万花云集，千朵凝聚，以为一定有灵境。挑夫说："最近建盖了一座寺庙，名鹤鸣庵，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我于是让挑夫、顾仆朝前走，我独自返回去攀登石峰，披开石绡，踩着石花瓣行半里，登上峰头寺庵所在之处。庵门向东北，中间有三间堂，供奉西方的观音菩萨，左边的楼祭祀文昌神，都不大，而且没有粉刷完毕。有一个道人住在里面。原来二年前，居民看到山头上有鹤鸣的异事，而道人恰巧来到，便募钱盖成这座庵，所以乡人因感应而取名为鹤鸣庵。道人留我住一宿，我因为挑夫、仆人已经朝前走了，竭力推辞，没等他烧茶就告别了。

鹤鸣庵南，傍靠在西山下的村舍很大。走三里多，又有陡峰从西山向东突出，与鹤鸣庵所在的山峰如同双臂向前舒展，只是鹤鸣峰嶙峋而缭绕，这座峰耸拔而拱立，各不相同。此峰名石寨峰，峰前有村庄，名石寨村。有一股泉水从峰下流出，汇成龙潭，比四庄的小，东边绕潭筑堤坝，水顺堤坝东从沟壑流走，就是往东从大板桥流出的水。半里，越到堤坝南，又顺西山往南行，这一带渐渐荒凉，没有田地、村舍依托，想来是没有水源的原因。走八里，才有溪往东流，道路转东走而往南渡溪，于是东边看得到演武场北村，西边看到西龙潭大村，原来此溪水是西龙潭分流出来的。西龙潭也位于西山向东突出的峰侧，汇集的水比较大，往东北流出的是这溪水，往中流的是鹤庆府城北大路口的水，往东南引出的为城中的水，其利在鹤庆府为第一。又往南走二里，出到大路。正处在大路所对着的地方，东有竹丛村舍，就是来时所走的路。顺大路往南走四里多，就到鹤庆府北关，在关外寄宿，于是进北门，这是旧城。往南走半里，

转向西，是御前守御所所在地。摩尼庵复吾法师的儿子张生家面北居住，进去敲门，张生去摩尼庵还没回来。又转南走，再进城门，这是新城。才知道鹤庆府有两座城，南城新北城旧，南城宽北城窄。进入新城，就顺府署向东南行，半里，往东转到府学前，朝南有大街，集市房舍都比较繁盛。不久仍然往北出两道城门，进入住所而饭刚熟，于是吃饭后休息。

鹤庆府西部傍靠的大山，是南主峰山脉，东部面向的大山，是石宝高峰，〔石宝山穹隆独耸，顶上是倔多尊者的道场。这座山从丽江府东山往南延伸，到金沙江为南伸的尽头处。〕中间夹着平川，从七和往南伸下来。只是七和南面又有三岔黄泥冈，从西向东，横逼东山。所以这平川以冯密南的新屯作为甸头，一直往南伸下来，一共五十里，西边有从西部主峰往东延伸和石宝山相连的象眠山。〔石宝山和西边剑川州的石宝山同名，《一统志》称为峰顶山，依从志书才对。象眠山和丽江府的同名，《一统志》称为龙珠山，也应当依从志书才对。〕漾共江从平川中穿过，往南流到象眠山，分别流入各洞穴中，然后在山腹中汇合，往南流为一股，与枫木水会合，从东南注入金沙江。平川两旁东部有五处泉水，从石宝山下流出；西部有黑龙潭、西龙潭等，从西部大山下流出。所以平川中土地肥沃、禾稼丰茂，在各府中为第一。〔冯密的麦子，也是各府第一，称为瑞麦，麦粒比普通麦子长一倍。〕

【原文】

十三日　早饭，平明抵北门。从门外循旧城而西，一里，转而南，半里，其南则新城复拓而西出。随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转半里，过西门，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桥，西三里，乃蹑坡，二里，逾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东下，至此

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峰舒臂前抱，土人称为旗鼓山，而坡上冢累累，盖即郡城之来脉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冢当此冈，国初谓其有王气，以大师挖断其后脉，即今之伏处也。"不知起伏乃龙脉之妙，果挖之，适成其胜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处即上蹑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坠坑成峡。又一里，南度西峡之上，从南坡蹑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缘南坡折而上，一里，复随峡西入，一里，抵西岭下，转而北向蹑峡中。其峡乃坠水枯涧，巨石磊磊，而叠磴因之，中无滴沥，东西两崖，壁夹骈凑，石骨棱棱，密翳蒙蔽，路缘其中，白日为冷。二里余，有巨石突涧道中，若鹞首之浮空[1]，又若蹲狮之当户。由其右崖横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峡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耸起，如奋翅劈霄，而南崖亦崭削相逼，中凑如门，平行其中，仰天一线，余以为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峰环壑转，分为二岐：一由脊门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门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适。得牧者，遥呼而问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从其西南行。半里，有峰中悬壑中，两三茅舍当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从其南平行峡中，西望尖峰耸立，高出众顶，余疑路将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洼中，半里，抵尖峰东麓，其处洼而无水，西北、西南之峡，俱似中坠，始悟脊门西来平壑，至此皆中洼，而非外泄之峡矣。从洼西南上，遂披尖峰东南峡而登，密树蒙茸，高峰倒影。二里，循峰西转，遂逾其东度之脊。西半里，盘尖峰之

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北脊高于东度者，然大脊所经，又似从东度者南转，而脊门犹非其度处也。逾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峰之西，至此盖三面挟尖峰而行矣。

乃西向随峡下坠，一里，峡始开。一里，转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盘壑中。其处东北西三面皆崇峰，西北东南二面皆坠峡，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逾前冈，有废舍踞冈头，是为汝南哨②。其东南坞中，有村倚东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为虞蜡播箕。由哨南下，行坞中一里余，遂南入峡。东西皆土峰逼夹，其下颇峻。二里出峡，乃饭。复见东南有坠壑，乃盘西峰之南，复西陟其坞。一里余，复陟其西峰而南盘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峰南壑，路从深树叠石间下，甚峻。四里，转峡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卖浆冈头，乃沽以润枯肠。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峡来，竟壑中，北透峡去，是为清水江③。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犹滥觞细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北出，当西转南下，而合于剑川之上流，然则剑川之源，不第始于七和也。清水江东岸，有数家居壑中，上有公馆，为中道。

涉水西，从西坡南向上，迤逦循西山而南，三里余，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岭脊，即南从东大脊西度北转者，当北尽于清水江西透之处者也。越

脊西下峡中，二里，峡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余，始就夷。行围壑间，又一里余，乃循南峰之西而南盘之。一里，出其口，始见其西群峰下伏，有峡下嵌甚深，南去稍辟，而东南峡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则剑川湖也；西南层峰高峙，雪色弥莹者，则老君山也。南盘二里，又见所盘之崖，其西石峰倒涌，突兀嵯峨，骈错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见居庐环倚，似有楼阁瞻依之状，不辨其为公馆，为庙宇也。从其上南向依东崖下，二里，西度峡脊，已出居庐之南，遂循西峰南下，一里，则东峡已南向，直趋剑湖矣④。于是南望湖光杳渺，当东山之麓，湖北带壑连青，环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间，而随峡无路。路反从峰头透坳西去，一里稍下，又转西峰而盘其南。又一里，于是南面豁然，其前无障，俯见南湖北坞，而州治倚西山，当其交接处，去此尚遥。路盘坡西行，一里余，乃从坡西峡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转。半里，则村居倚山临坞，环堵甚盛，是为山塍塘。问距州尚十里，则担者倦于行。遂止。

十四日　昧爽，饭于山塍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畴中行矣。二里余，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从其北西转而挟之。复西南行平畴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浅沙，汤汤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塍，已不可见矣。随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盖北自甸头来。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顶，有山顶泉，广可半亩，为剑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丽江南界七和后大脊，实此川

发源之所[5]，则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东山清水江之流，亦合并之，其盘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则清水江亦其源可知。从桥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东则山塍塘北之山盘夹之，山塍塘之东山南坠而为川，又东，则东山乃南下而屏其东，与西界金华山为对。是山塍塘者，实川之北尽处，其东南辟而为川以潴湖，其西北夹而为峡以出水者也。过桥，风雨大至。随溪南行半里，避于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复行塍间。一里余，有一小流西来，乃溯之西一里，抵剑川州[6]。

州治无城，入其东街，抵州前，乃北行，税行李于北街杨贡士家。乃买鱼于市。见街北有祠，入谒之，乃祠死节段公者。段名高选，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巴县令[7]，阖家死奢酋之难[8]，故奉诏立祠。今其长子暄荫锦衣在都。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颇盛，山茶小仅尺许，而花大如碗。出祠，东还寓，以鱼畀顾仆，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担者挈饭一包，为金华之游。

出西郊，天色大霁，先眺川中形势。盖东界即大脊南下分为湖东之山者，是为东山。西界则金华山最高，北与崖场诸山，南与罗尤后岭，颉颃西峙，是为西山。其金华之脉，实西南从老君山来。老君山者，在州西南六十里杨村之北，其山最高，为丽江、兰州之界[9]，出矿极盛，倍于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剑川属，二十年前，土千户某姓者，受丽江贿，以其山独畀丽江。丽江以其为众山之脉，禁矿不采。然余按《一统志》，金华山脉自西番罗

均山来[10]，盖老君即罗均之讹，然谓之西番者，则《统志》之讹也。其山犹在兰州之东，西番在兰州西澜沧江外，其山即非剑川属，亦丽江、兰州界内，胡以有西番之称？然即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属剑川，土人贿畀之言，不足信也。其北则山塍后岭，自东山北转，西亘而掉其尾。其南则印鹤山，自东山南下，西顾而回其岭。中围平川，东西阔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汇其半。湖源自西北来，自西南破峡去，而湖独衍于东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鹤庆之西，而稍偏于南；在丽江之南，而稍偏于西[11]；在兰州之东，而稍偏于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于西。此四境之准也。州脉自金华北岭东环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余，及其麓。有二寺，并列而东向，俱不宏敞。寺后有亭有轩，在层崖盘磴之上，水泉飞洒，竹影桃花，罨映有致，为乡绅杨君之馆。由其北蹑崖西上，有关帝庙，亦东向，而其处渐高，东俯一川甸色湖光，及东山最高处雪痕层叠，甚为明媚。由庙后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为桃花坞；南分岐而上，为万松庵；而直西大道，则西逾岭而抵莽歇岭者也。

乃随杨君导，遂从北坡下，数百步而桃花千树，深红浅晕，倏入锦绣丛中。穿其中，复西上大道，横过其南，其上即万松庵，其下为段氏墓，皆东向。段墓中悬坞中，万松高踞岭上，并桃花坞，其初皆为土官家山，墓为段氏所葬，而桃花、万松，犹其家者。万松昔为庵，闻今亦营为马鬣[12]，门扃莫由入。遂仍从关庙侧，约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峡甚

深，自后山环夹而出，涧流嵌其下，是为崖场。两崖骈立，其口甚逼，自外遥望，不知山之中断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于金华，遂循山南行。

一里余，有冈如堵墙，自西山而东亘州南，乃引水之冈也。逾冈又南一里余，有道宫倚西山下，亦东向。其内左偏有何氏书馆，何乡绅之子读书其中。宫中焚修者，非黄冠，乃瞿昙也[13]。引余游馆中，观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于登山，乃出。

从宫右折而西上坡[14]，一里，有神庙当石坡上，为土主之宫。其庙东向而前有阁，阁后两古柏夹立，虬藤夭娇，连络上下，流泉突石，错落左右，亦幽阒名区也。与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馆，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见。"盖其父好延异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约以下山来叩。后询何以进士起家，乃名可及者；忆其以魏党削夺[15]，后乃不往。遂从庙右西上，于是崇攀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转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临深峡，峡自其上石门下坠甚深。从此上眺，双崖骈门，高倚峰头，其内环立罨翠，仿佛有云旌羽裳出没。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悬陡，又一里而登门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两崖中辟，上插云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当其中，楹左右恰支两崖，而峡从其前下坠，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栈石壁而盘其前以登玉皇阁。佛宇之后，有池一方，引小水从后峡滴入，池上有飞岩嵌右崖间，一僧藉岩而栖。当两崖夹立之底，停午不见日色，惟有空翠冷

云，绸缪牖户而已。由崖底坡坳而登内坞，有三清阁；由崖右历栈而蹑前崖，有玉虚亭，咫尺有幽旷之异。余乃先其旷者，遂蹑栈盘右崖之前。栈高悬数丈，上下皆绝壁，端耸云外，脚插峡底，栈架空而横倚之。东度前崖，乃盘南崖，西转北上而凌其端，即峡门右崖之绝顶也。东向高悬，三面峭削，凌空无倚，前俯平川，烟波村树，历历如画幅倒铺。后眺内峡，环碧中回，如蓉城蕊阙，互相掩映，窈蔼莫测。峰头止容一阁，奉玉宸于上。

余凭揽久之，四顾无路，将由前道下栈，忽有一僧至，曰："此间有小径，可入内峡，不必下行。"余随之，从阁左危崖之端，挨空翻侧，践崖纹一线，盘之西入，下瞰即飞栈之上也，半里而抵内峡之中。峡中危峰内簇，瓣分蒂绾，中空如莲房。有圆峰独穹于后，当峡中峙，两旁俱有峰攒合，界为两峡，合于中峰前。旁峰外缀连冈，自后脊臂抱而前，合成崖门，对距止成线峡。外围中簇，此亦洞天之绝胜矣。冈上小峰，共有五顶，土人谓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过求之论，即不藉五行，亦岂输三岛哉？中峰前结阁，奉三清[16]，前有古柏一株颇巨，当两峡中合之上。余欲上蹑中峰，见阁后路甚仄，陟左峡而上，有路前蹈峡门左崖之顶，乃陟峡而北蹑之。东出西转，有塔峙坡间，路至此绝。余犹攀巉践削，久之不得路，而杨氏之子与担夫俱在下遥呼，乃返。从内峡三清阁前下坠峡底，共一里而至峡门内方池上，就岩穴僧栖，敲火沸泉，以所携饭投而共啖

之。乃与僧同出峡门，循左崖东行。僧指右峡壁间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峡，下临绝壑，中嵌巉崖，其内直逼山后莽歇，峡中从来皆虎豹盘踞，无敢入者。余欲南向悬崖下，僧曰："既无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试也。且外阻危崖，内无火炬，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杨氏子谓："急下山，犹可觅罗尤温泉，此不测区，必不能从也。"乃随之东北下山。一里，路分两岐：一循山北下，为入州便道；一直东随坡下，即来时道。僧乃别从北去，余仍东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当坡东向而峙，下瞰土主庙后，石高三丈，东面平削，镌三大天王像于上，中像更大，上齐石顶，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杀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猪羊夜祭之，祭后牲俱乌有，战必有功。是为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庙南，乃逾涧南上坡，循西山之东，逾坡度坞，南向而行。村之倚坡临川者，篱舍屈曲，竹树扶疏[17]，缀以夭桃素李，光景甚异，三里余而得一巨村，则金华之峰，至是南尽。又下为盘岭，回亘南去，兰州之道，由是而西逾之，从杨村而达焉。

由村南东盘东突之嘴，共里余，南转而得罗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处有温泉，在村洼中出，每冬月则沸流如注，人争浴之，而春至则涸成污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热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环堵之内，今观之，与行潦无异。土人言，其水与兰州温泉彼此互出，溢于此则彼涸，溢于彼则此涸。大意东出者在秋冬，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间

隔重峦绝箐，相距八十里，而往来有时，更代不爽，此又一异也。村中有流泉自西峡出，人争引以灌，与温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龙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桥，桥北有居庐，为水寨村。从村北折而西，望金华山石门之峡，高悬双阙，如天门夐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余而返寓。

【注释】

①鹢(yì 益)：像鹭鸶样的水鸟，能高飞。

②汝南哨：今名同，又称新峰，在鹤庆县西隅。

③清水江：此水今仍称清水江，在剑川县东北隅。水边有村亦名清水江。

④剑湖：《嘉庆重修一统志》丽江府山川："剑川湖，在剑川州南五里，亦名东湖，周广六十里，尾绕罗鲁城，流为漾濞江，亦曰濞溪江。俗称为海子，岁办鱼课。"今剑湖水面仅 7.5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4 米，最深处 9 米，平均水位海拔 2186 米。

⑤实此川句：甸头，今名同，在丽江县九河。至今此水仍发源于九河。《滇游日记八》三月二十三日记也明确说："此水发源于九和，经剑川别而南流，故曰漾别。"则此处"七和"应为"九和"之误。

⑥剑川州：隶鹤庆军民府，治今剑川县治金华镇。

⑦段名高选，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巴县令：本作"段名某，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某县令"，据四库本、叶本补。巴县：为重庆府附郭县，在今四川重庆市。

⑧阖家句：明时设永宁宣抚司，在今四川叙永县。奢酋指永宁宣抚司土官奢崇明。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请调马步兵二万援辽，其部党领兵至重庆，乘机起事，杀明官，据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进围成都百日。崇祯初始平。

⑨老君山：今名同，仍是丽江、兰坪、剑川三县界山，最高峰海拔 4298 米。

⑩西番：即今普米族。《维西见闻录》载："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

浪沧江内有之。板屋栖山,与麽些杂居,亦麽些头目治之。”直至近代,兰坪县的普米族仍最多。

⑪在丽江之南,而稍偏于西:“西”原作“东”,据徐本改。

⑫马鬣(liè 猎):马颈上的长毛。此处引申为马栈。

⑬黄冠:道士所戴束发的冠为黄色,因此道士也别称黄冠。 瞿昙(qú tán 渠坛):系乔答摩的另一译法,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姓,故常称佛为瞿昙。此处以瞿昙称和尚。

⑭从宫右折句:此即登金华山。金华山是剑川县西郊风景胜地,今存石牌楼、白塔、卧佛及石将军像。石将军像系山腰路旁一块孤立的巨石,上雕天王像,高 4.55 米,全身戎装,右手持戟,左手擎塔,左右有二小像侍立,双手合十,近人研究为南诏时雕像。金华山的庙宇,有土主庙、老君殿、玉皇阁、望海楼等,近年正陆续修复。

⑮魏党:明末,宦官魏忠贤(1568～1627)为司礼秉笔太监,又兼管东厂,自称九千岁,专断国政,累兴大狱。其爪牙、私党遍全国,人称魏党。崇祯帝即位,魏被黜职逮治,在途中惧罪自缢。其私党皆被当时人所痛恨,后亦遭削夺。

⑯三清:道教称天上有三种最高仙境,其中居住着三位最高天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合称“三清”。

⑰扶疏:树木高大,而且枝叶茂盛分披。

【译文】

十三日 早早吃饭,天亮到北门。从门外沿旧城往西走,一里,转南,半里,是南面的新城又往西拓出。顺新城又往西走半里,又沿城转南半里,经过西门,就折向西行。过一座桥,往西走三里,于是上坡,二里,越过坡往西逐渐下。这坡从西山向东伸下去,到这里低伏后又耸起来,坡南北都有山峰伸臂环抱,当地人称为旗鼓山,而且坡上坟墓很多,大概是府城的来脉。当地人说:“从前高土官家的坟就在这座冈上,本朝初年认为这里有王者之气,派大军挖断山冈的后脉,就是现在低伏的地方。”不知道起伏之地是龙脉的妙处,真的挖了,恰巧成风水之美,府城日益兴盛是有来由的。就从低伏处往上登坡,走一里,到坡脊,南北两面都坠为洼坑,形成峡谷。又走

一里，往南越到西峡谷上面，顺南坡踩着陡峻的路往西攀登，二里渐渐平缓。再沿南坡转往上走，一里，又随峡谷往西进，一里，到西岭下，转向北从峡谷中走。这道峡谷水坠落、涧干枯，巨石磊磊，因而层层台阶顺巨石走，枯涧中没有一滴水，东西两面的山崖，崖壁对峙、连接不断，石头棱角分明，把峡谷遮挡得很严密，道路从峡谷中延伸，白天都感到冷。走二里多，道路中突起巨石，像鹔鸟的头浮在空中，又像雄狮蹲在门口。从巨石右边的崖壁横穿于巨石上面，于是顺左边的崖壁而上，更加狭窄陡峻。二里才平缓，往西从峡谷中走。一里逐渐上，北崖耸起峭壁，如同振奋翅膀冲向云霄，而南崖也高峻陡削相逼，中间如门聚合，从其中平行，抬头是一线天，我认为这是往南延伸的主峰山脊。穿到峡谷西，山峰环绕壑谷转，分出两条岔路：一条从山脊口往西下，沿北山向西北延伸；一条从山脊口直出，沿南山往西南延伸。不能确定走哪条路。看到有放牧的人，远远地呼叫问路，知道往西北去的是砍柴的路，就顺往西南的路走。半里，沟壑中悬立起山峰，峰上有两三间茅屋，也是守哨人的住房。从峰南在峡谷中平行，往西看到尖峰耸立，高出众山顶，我怀疑道路会从尖峰西北出去。等到往西走二里后，渐渐下到洼地中，走半里，抵达尖峰东麓，这里低洼而无水，西北、西南的峡谷，都似乎从中坠下去，于是省悟到从山脊口往西过来是平平的壑谷，到这里都为中洼之地，因而不是外泄的峡谷。从洼地往西南上，于是穿越尖峰东南的峡谷而往上走，树木丛密蓬松，高峰倒影。二里，沿峰往西转，就翻越其往东延伸的山脊。往西走半里，绕到尖峰南，往西北半里，又翻越其往南延伸的山脊。北面的山脊比往东延伸的山脊高，然而主脊的走向，又似乎顺东山脊往南转，而山脊口还不是主脊穿越之处。越过山脊，就向北下。一里，已经走出尖峰西，到此为止，原来是从三面绕着尖峰走。

于是向西顺峡谷往下坠，走一里，峡谷才开阔。一里，转向西南走，沿着南山坡曲折西下，三里，到盘壑中。这里东北西三面都是高

峰，西北、东南两面都坠有峡谷，只有西南有一道如同墙垣的山脊。平缓地登上脊，一共走二里，往前翻越冈，冈头上有废弃的房屋，这是汝南哨。哨东南的山坞中，有村子傍靠着东山，是土官住的地方，当地人称为虞蜡播箕。从哨南下去，在山坞中走一里多，就往南进入峡谷。峡谷东西都是土峰，相隔很近，下去比较陡。二里走出峡谷，于是吃饭。又看到东南有沟壑下坠，就绕到西峰南面，又往西穿过山坞。一里多，又登西峰而往南盘绕，于是向西沿着坡下，北面是山峰，南面是壑谷，道路从密密树林中的叠石间往下延伸，很陡。四里，转进峡谷，翻越山脊，往下比较平缓。往西南走半里，冈头有卖浆的草棚，于是买浆滋润枯肠。又往西南走半里，下到壑谷底，有从南边峡谷流来的水，贯穿壑谷，往北穿过峡谷流去，这是清水江。才知道壑谷西部的山，反而从主脊由南往北延伸，这股水还只是刚刚开始的细流，称为溪都不相副，却要用江命名？江水下游往北流出去，应当转西往南流，然后和剑川上游会合，这样看来，剑川的源头，不仅从七和开始。清水江东岸，有数家人住在壑谷中，上面有公馆，是中道。

渡到水西边，沿西坡往南上，曲折连绵地沿西山往南走，三里多，才转向西南上，路十分陡峻。一里，又转向西，半里，往西翻越岭脊，是往南沿东大脊向西延伸，往北转的山脊，北边应当在清水江往西穿过之处结束。越过岭脊往西下到峡谷中，行二里，峡谷开始开阔但往下走更陡，又走一里多，才走上平路。从环形的壑谷中走，又一里多，于是沿南峰西面往南盘绕。一里，走出壑谷口，才看见西边群峰向下低伏，有往下嵌得很深的峡谷，往南去则渐渐开阔，而东南边的峡谷中，似乎有水光掩映，是剑川湖；西南边层层山峰高高峙立，雪色更加晶莹，是老君山。往南绕二里，又看见所绕的山崖，西边石峰耸立，突兀嵯峨，在脚下错落相连，崖下面的深壑中，才看到房舍环绕、傍靠，似乎有楼阁相依的形状，分辨不出是公馆还是庙宇。从上面往南靠着东崖而下，二里，往西越过峡脊，已经走

出到房舍南面，于是沿着西峰南下，一里，则东峡谷已经向南，直通剑湖了。于是往南望湖光杳渺，湖位于东山麓，湖北面壑谷绿色不断，环绕着很多畦田，估计剑川州治就在其中，但没有路随峡谷延伸。道路反而从峰顶穿过山坳往西走，一里逐渐下，又绕西峰而转南走。又一里，于是南面开阔，前面没有障碍，俯视南部的湖，北部的山坞，州治傍靠着西山，位于山、坞交接处，距离这里还很遥远。道路绕坡往西行，一里多，就顺坡西的峡谷往南下。又走一里，到达山麓，于是沿着山崖往西转。半里，是靠山临坞的村舍，四周的围墙很大，这是山塍塘。问后知道距离州治还有十里，但挑夫懒得走。于是住宿。

十四日　拂晓，在山塍塘吃饭，天大亮才出发。从这里都是往西南从平整的田地中走。二里多，有座小山在平川中往南突起，道路从小山西北绕转过去。又往西南在平地中走，雨霏霏而下。走二里，一条大溪从北向南，平缓地流过浅沙，浩浩荡荡往南注入湖中，然而自从下到山塍塘，湖就看不见了。顺溪水往南走，又半里，大石桥横跨东西，溪流大概是从北部的甸头流来。考查志书，剑川西北七十里的山顶上，有山顶泉，大约有半亩水面，是剑川的源头。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现在丽江府南部边界九和背后的主脊，其实是剑川的发源地，那么这座山就在主脊之南是可以知道的。另外有东山的清水江流，也合并入剑川，清水江曲折绕流到这里，也不下七十里，那么清水江也是剑川之源是可以知道的。从桥上往北看，就知道溪水沿着西山往南流，东边则是山塍塘北面环绕、挟持的山，山塍塘东部的山往南坠下去而形成平川，又往东，是东山往南延伸而屏障在东部，与西部的金华山相对。因此山塍塘其实是平川北边的尽头处，其东南敞开平川让湖水聚集，其西北形成峡谷让水流出去。过石桥，大风大雨来临。顺溪水往南行半里，在坊下躲雨，过了很久雨才渐渐停下，于是又往西南从田间走。一里多，有条小河从西边流来，就溯流往西走一里，来到剑川州。

州治没有城墙，从东街进去，到州署前，就往北走，把行李放在北街杨贡士家。于是到集市上买鱼。见街北有祠堂，进去拜祭，是祭祀气节高尚的段公。段公名高选，是剑川州人，万历(1573～1620)末年，以进士身份担任重庆府巴县知县，全家死于奢崇明之难，所以当地奉命建祠堂。如今段公的长子段暄因其父的功勋被赐官，在首都锦衣卫。祠堂中有一个读书人教授幼童。栽在盆中的花很茂盛，山茶只有一尺左右高，但花却有碗大。走出祠堂，往东回到住处，把鱼交给顾仆，让他守着行李，而我和主人的儿子，让挑夫提一包饭，去游金华山。

走出西郊，天气十分晴朗，首先眺望平川中的形势。东部就是主脊往南延伸、分向剑川湖东边的山，这是东山。西部则金华山最高，和北边崖场的各座山，和南边罗尤背后的岭，不相上下地峙立在西部，这是西山。〔金华山脉，实际上是从西南的老君山伸来。老君山在剑川州西南六十里的杨村北面，这座山最高，是丽江府、兰州的交界，矿产极为丰富，是其它山的两倍。当地人说，这座山从前也属于剑川州，二十年前，一个不知姓什么的土千户，接受丽江府的贿赂，把这座山送给丽江府。丽江府把它当作众山的命脉，禁止采矿。但是我查阅《一统志》，金华山脉从西番的罗均山伸来，大概老君就是罗均的误读，然而认为是从西番伸来，则是《一统志》错了。金华山仍然位于兰州东边，西番则在兰州西边的澜沧江外，此山即使不属于剑川州，也是在丽江府、兰州界内，怎么会说来自西番呢？但从这里也能知道金华山原本就不属于剑川州，当地人所说的受贿、赠送一类话，不能够相信。〕平川北部是山塍塘后岭，从东山向北转，掉转尾端往西延伸。南部是印鹤山，从东山往南延伸，掉转其岭往西回旋。中间围成平川，东西宽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水占掉了一半。湖源从西北流来，向西南穿峡谷流去，而湖泊单独向东南扩展。这是平川的概貌。平川地处鹤庆府西，而稍微偏向南；在丽江府南，而稍微偏向西；在兰州东，而稍微偏向北；在浪穹县

北，而稍微偏向西。这是平川四边的依傍。州治的山脉从金华山北岭往东绕下来，沿州治往西走一里多，到达金华山山麓。有两座寺庙，并列向东，都不宏大宽敞。寺后有亭有廊，建在台阶盘绕的层崖上面，泉水飞洒，竹影桃花，掩映有致，是乡绅杨君的馆舍。从馆舍北登崖往西上，有关帝庙，也是向东，但位置较高，往东俯视平川中的湖光景色，以及东山最高处的层层雪迹，十分明媚。从庙后顺大路又往西上半里，往北顺坡而下到桃花坞；从南边的岔路上去，到万松庵；而一直西去的大路，则往西越岭后抵达莽歇岭。

于是跟随杨君的引导从北坡下去，数百步间有近千棵桃村，满树繁花，深红的颜色放射出浅色的光环，使人觉得突然进入锦绣丛中。从桃花中穿过，又往西上大路，横穿到大路南，上面就是万松庵，下面是段氏墓，都朝东。段氏墓正正地立在坞中，万松庵高高地坐落岭上，加上桃花坞，最初都是土官家的山，现今墓葬是段家的，而桃花坞、万松庵还是土官家的。万松庵从前是庵，听说现在建造成马栈，门关着不能进去。于是仍然从关帝庙边走，大约一里下山。山北面有很深的峡谷，从后山环夹而出，涧流嵌在底下，这是崖场。两边崖石对立，裂口处离得很近，从外面遥望，不知道山是从中断开的。我想溯流进去，因为忙着去金华山，于是顺山往南行。

走一里多，有道像一堵墙一样的冈，从西山往东延伸到州南，是引水的冈。越过冈又往南走一里多，西山下傍靠有道宫，也是东向。道宫内左边是何氏书馆，何乡绅的儿子在书馆读书。宫中焚香设坛祭祷的，不是道士，而是和尚。和尚带我游书馆，观赏茶花，叫何公子出来见面，但何公子不在，留我稍作休息，我急着登山，于是出宫。

沿宫右转西上坡，走一里，石坡上坐落有神庙，是土主庙。庙东向而前面有阁，阁后两棵古柏立在两边，虬龙般的藤子夭绕矫健，上下连络，泉水流淌，山石突立，左右错落，也是幽雅的胜地。和何公子相遇，他想拉我回书馆，而且说：“也请见一见家父。”因为他的

父亲喜好邀请奇人,所以他想请我去见面。我约好下山时去拜访。〔过后询问知道,何是以进士身份起家,名字为何可及;回忆起他因为是魏忠贤党而被削夺身份。后来就没去拜访。〕我从庙右往西上,于是抬着头往上攀高,顺着直坡而登,三里,转到突崖上面。崖石突立在坡右,下临深峡,峡谷从突崖上面的石门坠下去,很深。从这里往上眺望,两边的崖壁像门对立,高高地立在峰顶,门内岩石环立、翠色掩映,仿佛有云的羽旗和仙人出没。更加鼓足勇气直上,道路曲折陡悬,又登一里就到了像门扇一样的左崖。崖上有小石塔,沿崖往西进,两边崖壁从中辟开,上面直插云霄,而下面很平。崖壁中有三间佛宇,左右的柱子恰好支撑在两边崖上,峡谷从佛宇前往下坠,道路沿左崖进去,从右崖石壁上的栈道绕向前而登玉皇阁。佛宇之后,有个方形池塘,从后峡谷引小水进去,池边有飞岩嵌入右崖中,一个僧人傍靠飞岩居住。位于两边崖壁相夹之中的底部,中午都看不见太阳,只有清澈碧蓝的天光和冷冷的云彩紧紧缠绕住石门石窗罢了。沿崖底坡坳登内坞,有三清阁;从右岩踩着栈道攀登前崖,有玉虚亭,咫尺之间有幽深旷远的异趣。我于是先登旷远处,就踩着栈道绕到右崖前。栈道悬在数丈高的空中,上下都是绝壁,头上耸入云天,脚下直插峡底,栈道架在空中而横靠绝壁。往东越过前崖,于是盘绕南崖,往西转北上,然后登凌崖端,就是峡口右崖的绝顶。崖端向东高悬,三面峭削,凌空无靠。往前俯视平川,云雾笼罩湖面,村舍树影,历历在目,如同画卷倒铺。往后眺望内峡谷,岩石环绕、翠色回旋,如同芙蓉城而花蕊为门阙,互相掩映,深远莫测。峰头上只容得下一座阁,阁中供奉着玉皇大帝神像。

我登高揽秀了很久,环顾四周没有路,准备由先前的路下到栈道,忽然有个僧人到来,说:“这里有小路,可以进入内峡谷,不必往下走。”我跟随他走,从玉皇阁左的陡崖端,沿侧边挨空翻越,踩着崖上的一条线缝,绕崖往西进去,往下俯瞰就是凌空的栈道上面,走半里就到了内峡谷中。峡谷中陡峰向内簇拥,如花瓣分开、花蒂

连结，中间空如莲花房。有座圆峰单独穹隆在后面，位于峡谷正中峙立，两旁都有山峰攒合，分为两道峡谷，在中峰前合拢。旁边的山峰往外和冈连接，从后脊绕臂向前，会合成崖门，两门相对的距离只有一线峡谷。外部环围中间簇拥，这也是另一种绝妙佳境啊。冈上的小峰共有五座，当地人按五行称呼，分为金、木、水、火、土之峰。这也是过于苛求的言论，即使不凭借五行，难道会比不上东海的三神山吗？中峰前建盖阁，供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太上老君，阁前有一棵十分巨大的古柏，位于两旁崖壁会合的正中之上。我想往上攀中峰，看见阁后的路很陡，穿左峡而上，有路往前通到峡口左崖门顶上，于是穿峡谷往北攀登。从东出去往西转，坡间峙立着塔，路到这里断了。我还是攀爬悬崖峭壁，很久没有找到路，而杨贡士的儿子和挑夫都在下面远处呼唤，于是返回。顺内峡谷三清阁前往下坠到峡底，共走一里就到峡门内的方池边，就着僧人住的岩洞，点火烧泉水，把所带的饭放进去煮了一起分着吃。于是和僧人一同出峡门，顺左崖往东行。僧人指点右峡壁间的突崖下面，石头裂成峡谷，下临绝壑，中间嵌有高峻险要的岩石，往里走直通山后的莽歇岭，峡谷中从来都被虎豹盘踞，没有人敢进去。我想往南从悬崖下去，僧人说："既没有路而又有虎，您何苦一定要亲自试呢。而且外面有陡崖阻隔，里面没有火把，即使没遇上虎，也不能进去。"杨贡士的儿子说："赶快下山，还可以去看罗尤温泉，这种不能预测安全的地方，一定不能去。"于是随他们往东北下山。走一里，道路分两岔：一条沿山往北下，是进州治的便道；一条直东顺坡下，就是来时走的路。僧人于是告别往北去，我仍然往东下。走一里，路左边有块巨石，在坡上向东峙立，往下俯瞰土主庙后，巨石有三丈高，东面削平，上面刻着三大天王像，中天王的像更大，上齐石顶，下踏崖脚，手中托着一座塔，左右二天王像稍稍矮一点，〔当地人说，土司出兵时，一定宰杀猪羊夜晚祭石，祭祀后祭品没有了，打仗一定成功。〕这是天王石。又下一里，到土主庙南，于是越过沟涧

往南上坡，顺西山东顶，越坡穿坞，向南行。靠坡临川的村庄，篱笆房舍曲折，竹木高大茂盛，有妖艳的桃花，素雅的李花点缀，风光景色十分奇异，走三里多就到一个大村庄，金华山延伸到这里为南部尽头处。又下去是盘绕的山岭，迂回绵延往南伸去，兰州的路从这里往西越过去，顺杨村走就到了。

沿村南往东盘绕向东突出的山口走，一共一里多，往南转就到达罗尤邑，也是百户人家的聚居地。这里有温泉，从村中的洼地涌出，每年冬月沸腾的水流如注，人们争着去沐浴，而春天时则干涸成污水池，水静止而不流动，也不热。温泉有两个池，一个在路边，一个在围墙内，现在看到的，和积水的洼坑没有两样。当地人说，这水和兰州温泉彼此互通，从这里溢出则那里干涸，从那里溢出则这里干涸。大致秋冬季往东流出，春夏季往西边流出，东西之间隔着重峦绝箐，相距八十里，而泉水往来有时令，东西替换而不违背时令，这又是一桩奇闻异事。村中有泉水从西峡谷流出，人们争着引泉水灌溉，和温泉不相关。温泉上面有石龙寺，因天晚来不及探访，于是沿大路往北回去。四里，往北过一座桥，桥北有民房，名水寨村。从村北转向西，眺望金华山的石门峡谷，阙门高悬在两边，如同天门远远地耸立。又走二里，往北到达州治，进入南街，又走一里多回到住所。

【原文】

十五日　余欲启行，闻杨君乔梓言莽歇岭为一州胜处①，乃复为一日停。命担者裹饭从游，先从崖场入。崖场者②，在金华北峰之下，有涧破重壁而东出，剖层峰为二，其内皆云舂水碓，极幽寂之致。莽歇正道，当从南崖上；余意披峡而西，由峡底觅道上，更可兼尽，遂溯流入。始缘涧北，不得入。仍渡涧南西入，南崖之上，即昨桃花迷坞处，

而此当其下嵌。矫首两崖逼霄，但谓涧底流泉，别有天地，不复知峰头春色，更占人间也。曲折三里，只容一溪宛转，乱舂互答。既而峰回峡转，前岭西亘，夹涧北来，中壑稍开，环崖愈嵌，路亦转北，而回眺西南岭头，当是莽歇所在，不应北入。适有樵者至，执而问之，曰："此涧西北从后山来。莽歇之道，当从西亘之岭，南向蹑其脊，可得正道。"余从之。遂缘西亘岭西南跻之，虽无路径，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余，遂南蹑其北突之脊，东来之路，亦愈此转南矣，遂从之。此峰自金华山北向横突，从此下坠，前尽于崖场峡口，后尽于所逾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南北向横突金华山之后，而为北下之峡。盖二山俱从西南老君山来，分支并驰，中夹成箐，石崖盘错，即所谓莽歇岭也[③]。于是循金华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渐下者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来，东崖即金华北岭之后，西崖是为莽歇，皆纯石危亘，骈峡相对，而路当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横障箐中，下嵌成屋，悬覆二丈余，而东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无隙。从象鼻卷中，傍东崖上透，遂历覆崖之上，望东西两崖，俱有石皮壁覆云，而西崖尤为突兀，上露两亭，因西向蹑危登之。其亭皆东向，倚崖缀壁，浮嵌欹仄，而南列者较大，位佛像于中。左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摭虚而过，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悬削，其路遂绝。此反北凌箐口，高出象鼻覆盖之上矣。凭眺久之，闻木鱼声甚亮[④]，而崖回石障，不知其处。复东下箐底，

溯细流北入，则西崖转嘴削骨，霞崩嶂压，其势弥异。半里，矫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刳旁裂，或层堆，或直劈，各极骞腾。有书其上为“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悬穹亦甚高，或云以蔑箩藤索，从峰顶倒挂而书者。西崖有白衣大士，东崖有胡僧达摩，皆摩空粘壁而成，非似人迹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阁当箐中。由此攀西崖，捱石磴，有僧嵌一阁于崖隙。其阁亦东向。其崖上下陡绝，中嵌横纹，而阁倚之。挨横纹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莲座也。其北横纹迸绝矣。前闻鲸声遥递，即此阁僧。其师为南都人，茹淡辟幽，栖此有年，昨以禅诵赴崖场，而守庐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爱其幽险，为憩阁中作记者半日。

僧为具餐。下午而师不至。余问僧：“此处有路通金华山否？”僧言：“金华尚在东南，隔大脊一重，箐中无路上。东向直蹑东崖，乃南趋逾顶而东下之。盖东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极，直列如屏，其上为难。”余时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阁，遂东向攀岭上。时有游人在玉皇阁者，交呼：“此处险极难阶！”余不顾，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缘峰腰自南而北，担者欲从北去，余强之南。半里，此路乃东通后岭，非东南逾顶者，乃复东向蹑峻，担者屡后，呼之不至，余不复待，竭蹶上跻，一里余而东逾其脊。从脊上俯视，见州治在川东北矣，乃即从脊南趋。半里，又东南蹑峻上，一里，始凌金华山顶。于是北眺丽江，西眺兰州[5]，东眺鹤庆，

南眺大理，虽嵌重峰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东之大脊分支处，南之印鹤横环处，雪痕云派，无不历历献形，正如天际真人⑥，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复从顶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渐西转向老君，余知乃杨庄道⑦，乃转而北瞰东向之路，得一线垂箐下，遂从之。下里余，路穷箐密，倾崖倒坎，欹仄蒙翳，下嵌莫测。乃攀枝横跌，跌一重复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险，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无涯际。既而审视，忽见一塔下涌，虽隔悬重箐，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门，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坠之法。又一里，有线径伏箐间，随之亟行。半里，得中洼之峡，又半里，出三清阁之后，即昨来审视而难从者。于是下峡门，过昨所饭处，皆阒无一人。乃前趋过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险道矣。乃从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则担夫犹未归也。

【注释】

①乔梓（zǐ 子）：原为二木名，乔树果实向上，梓树果实下俯，因以此比喻父子。

②崖场：今作岩场，在剑川县稍西北，永丰河出山口。

③莽歇岭：今作满贤林，意为贤士荟萃的山林。在剑川县城西，金华山后，海拔 2500 米。

④木鱼：佛教法器名，以木雕挖成鱼形，念经时敲击伴诵，以调音节。鲸声即礼佛时敲击木鱼的声音。

⑤兰州：隶丽江府。元明时治所在今剑川县西部的坡脚。

⑥真人：修真得道的人，传说中的成仙者。道家成仙者，男为真人，女为元君。

⑦杨庄：十四、十七日记皆作“杨村”，今剑川县西北隅仍有杨家村，距老君山不远。

【译文】

十五日　我准备启程，听杨君父子说，莽歇岭是剑川州的名胜处，于是又决定停留一日。命令挑夫带着饭随同游览，先从崖场进去。崖场在金华山北峰下面，有沟涧穿破重重崖壁而往东伸出，将层层山峰一剖为二，其内全是云雾冲撞、水流涌积，极尽幽静的景致。去莽歇岭的正路，应当从南崖上；我想往西穿峡谷，从峡谷底寻路上去，更能兼得穷尽山水，于是溯流而入。开始沿沟涧北面走，不能进去。便到沟涧南面往西进，南崖上面，就是昨天桃花迷乱的山坞之处，而这里正处在桃花坞下面的凹地。抬头看两边崖石直逼云霄，便只认为涧底流水，另有一番天地，不再知道峰顶的春色，更占有人间美景。曲曲折折走了三里，涧中只容得下一股溪水流转，横冲直撞、交错相应。不久峰回峡转，前面的山岭向西绵延，狭窄的沟涧从北伸来，壑谷中部逐渐开阔，环绕的崖壁更加凹嵌，道路也转北走，但回头眺望西南边的岭头，应是莽歇岭所在之处，不应当往北走。适逢有砍柴人来，拉着询问，砍柴人说：“这沟涧从西北后山伸来。去莽歇岭的路，应当顺往西绵延的岭走，往南翻越岭脊，可以走上正路。”我听从他的话。就沿往西绵延的山岭向西南攀登，虽然没有路，但方位已经收入眼中。走一里多，就往南攀登那向北突起的岭脊，东边伸来的路，也越过此脊转南了，于是顺路走。此峰从金华山向北横耸，从这里下坠，前面到崖场峡谷口结束，后面到所越过的岭脊结束。其西又有一支山脉，也是从南向北横耸在金华山后，从而形成往北延伸的峡谷。原来两座山都从西南边的老君山伸来，分支并驰，中间夹成箐，石崖盘绕错落，就是所说的莽歇岭。于是沿金华山的西南面走二里，又逐渐下半里，就到达箐中，箐从南边伸来，东崖就是金华山北岭后面，西崖就是莽歇岭，两边都是陡

峭的石峰横贯，并列相对，而道路在崖下。先有一座崖石，向北横阻在箐中，下面凹嵌进去形成石屋，顶盖悬空二丈多高，而东北垂下一块石头，如同象鼻拄地，往南没有缝隙过路。顺象鼻卷中，傍靠东崖往上穿，于是穿到覆盖石屋的崖石上面，眺望东西两边的崖壁，都有石块架壁，云彩覆盖，而西崖尤其突出，上面露出两座亭，于是往西向陡崖攀登。两座亭都向东，靠崖连壁，嵌空倾斜，靠南坐落的亭较大，中间有佛像位置。左壁有泉水从石缝中流出，往下流入小池而不溢出去。北亭靠着凹嵌的崖壁和路连通，从空亭中穿过，看到一片石块冒出亭上，三面悬空陡削，道路中断。这里反而往北逼迫箐口，高出象鼻、覆崖之上了。登高眺望了很久，听到敲木鱼的声音很响亮，但崖壁迂回，石块阻隔，不知道声音来自何处。又往东下到箐底，溯小水往北进，只见西崖环转变化，石壁陡峭，如云霞倒塌，屏障下压，形势更加奇异。半里，抬头往上眺望，崖壁或是下嵌上耸，或是中剖旁裂，或是层层堆积，或是陡直如劈，各自极尽飞升之势。崖壁上写着“天作高山”，字很大，而悬崖绝壁穹隆得很高，有人说字是用篾箩藤索从峰顶上倒挂下去书写成的。西崖有观音菩萨，东崖有胡僧达摩，都是凌空粘壁而成，不像是人迹所到之处。再往南走半里，玉皇阁位于箐中。从这里攀登西崖，紧靠石阶，有个僧人在崖缝中嵌入一座阁。阁也是东向。崖石上下都极其陡峻，中部嵌有横缝，而阁傍靠在崖缝中。顺横缝往北，又盖有一座亭，亭中供有巨佛，靠壁而立，因为崖石逼仄容不下青莲座。往北横缝也断绝了。先前听到远方传送的木鱼声，就是这阁中的僧人所敲。僧人的师傅是南京人，吃素开辟幽境，住在这里很多年了，昨天因禅诵而到崖场去了，守屋的是他的徒弟，徒弟留我等候法师。我喜爱这里的幽静险要，就在阁中休息半天，写日记。

僧人为我准备午餐。下午法师都没回来。我问僧人：“这里有没有路通到金华山？”僧人说：“金华山还在东南，隔着一重大山，箐中没有路上去。往东直登东崖，就往南越过崖顶后往东下。东崖到

那里不是石峰而是土山了，只是极其陡峭，直列如屏障，很难上去。”此时我已经神往，就仍然下到玉皇阁，于是向东攀岭而上。当时在玉皇阁的游人交相呼叫：“那里极其危险、难以攀登！”我不理会，越上越陡。上了二里，有路沿峰腰从南向北伸，挑夫想往北去，我强命他往南走。半里，这条路往东通到后岭，不是往东南翻越崖顶，于是又向东攀登险峻的山，挑夫常常落后，呼唤而不赶上来，我不再等，竭尽全力往上攀，一里多就往东越过顶脊。从脊上俯视，看到州治位于平川东北，于是顺脊往南急行。半里，又向东南攀登险峻而上，一里，就登上金华山顶。于是往北眺望丽江府，往西眺望兰州，往东眺望鹤庆府，往南眺望大理府，虽然都处在重重峰峦之下，分辨不清城郭人民；但西边的老君山，北边的大山，东边大山分支处，南边印鹤山横绕处，雪迹山脉，无不历历在目，正像天边的仙人，辨别天下九州，都像一粒黍子。又顺顶脊往南行，脊上已经有路，一直往前走一里，渐渐往西转，通往老君山，我知道是去杨庄的路，于是转北俯瞰向东去的路，看到一条小路垂下箐中，就从小路走。走一里多，路断箐窄，倾崖倒坎，仄斜蒙蔽，下嵌莫测。于是攀援树枝横跌，跌一段又换一树枝，幸好树枝稠密、箐沟狭窄，不觉得倒腾空中危险，像这样走了一里，如踩在绿色的海洋中，茫无边际。不久之后仔细看，忽然看到下面现出一座塔，虽然悬隔着重重沟箐，但边境四隘都看得到，知道距离石门，不会在三千丈弱水之外了。再用攀坠法下。又下了一里，有条线一样的小路隐藏在箐中，急忙顺小路走。半里，到中洼的峡谷，又半里，走出三清阁后，就是昨天审视过而难以顺着走的地方。于是下到峡谷口，经过昨天吃饭的地方，都空无一人。就往前快步走过昨天所观望的虎穴上面，从这里一直是大路，没有险道了。就顺北路沿西山向北下，五里后回到住所，而挑夫还没回来。

【原文】

十六日　平明，炊饭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罗尤邑。余以为将滨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见波光渚影。途中屡陟冈越涧，皆自西向东，而冈涧俱不巨，皆有村庐。八里，一聚落颇盛。从其南又一里，大路将东转而趋海门桥①，有岐西南入，乃石宝山道也，从此始与大道别。南瞻印鹤山，尖耸而当湖之南，为一川之南屏。其脉自湖东南下伏，而西度复耸，故榆城大道，过海门桥绕湖南而东，由其东伏处南逾而出观音山；湖流所注，由海门桥绕山北而西，由其西尽处南捣而下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鹤西南，东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驼强江北流，故其路始从此溪北峡入，又从驼强江东峡渡，然后及石宝之麓焉。由岐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峡。从峡南上，转而西行，二里余，已遥望石宝山尖穹西大峰之南矣。

于是复西南下一里，涉涧，乃南向升层冈，峡中曲折三里，始南逾其脊。南下二里，有水自西南峡来，至此折而东去，是为驼强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桥南环塍连阡。南陟之，半里，有村庐倚南坡下，颇盛，是为驼强村。从村南复随箐南上，一里余，登岭脊。从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峥嵘，在重峰夹涧之西，始知石宝之脉，犹从金华南下，而尽于驼强北转之处；若老君之脉，则南从横岭而尽于黑会、澜沧之交矣。平行脊上一里余，稍南下，度峡坳，半里，东望海门桥之溪，已破峡嵌底而南，有路随箐直下而就之，

此沙溪道也；有岐南上盘西峰之南，此石宝道。乃南上盘峰，一里余，凌峰之南，遂西转而饭。从岭头西向行二里，稍下而逾脊西，随之南转西向，一里，又西南逾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宝之尖，与西峰并峙，而白塔高悬其间。

南一里，遂坠壑直下，一里，抵崖麓，则驼强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峡中，而两崖东西夹峙，巉石飞骞，古木盘耸，悬藤密箐，蒙蔽山谷，只觉绿云上幕，而仰不见天日，玉龙下驰，而旁不露津涯。盖西即石宝之麓，东乃北绕之峰，骈夹止容一水，而下嵌上逼，极幽异之势。循东崖南行三里，夹壁稍开，有石梁西度，立梁上四眺，尚不见寺托何处。梁南两崖，溯水而上，已无纤径，而桥东有路，南逾东峰，则沙溪之道也。度桥西半里，西壁稍开，中坠一坑，甚峻，有巨阁当其口，已倾圮不蔽风雨，而坑中亦无入路，惟仰见其上盘崖层叠，云回幛拥，如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骇。路循坑右盘崖磴曲折上，一里余而入石宝寺山门②。门殿三四层，俱东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阶殿址，固自雄也。

余停行李于后殿之右，一老僧栖其后，初不延纳。余不顾，即从殿北盘左腋，穷北岩二重，复下，从殿南盘右腋穷北岩一重，再下，则老僧已炊黄梁相待。时已下午，复从右腋上玉皇阁，穷塔顶，既暮始下。盖后殿正嵌崖脚，其层亘之崖，重重上盘，而路各从两旁腋间，分道横披而入，其前既悬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断，不能交通，故殿后第一

层分嵌三窍，北窍二重，路从北腋转，南窍一重，路从南腋转，俱回临殿上，而中间不通。其上又环为第二层，殿后仰瞻不见也。路又从玉皇阁北转，即凭临第一层之上，从突崖北陟，蹑北支西上三里余，凌后峰之顶。顶颇平，西半里，有白塔当坪间，又中洼为土塘者二而无水。洼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庋如塘堰，而石面有纹如龙鳞，有小洼嵌其上，皆浅而有水。其顶即西并大峰，其峰横列上耸，西拥如屏，欲蹑其上，路绝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竭石池，余所睹颇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为天成也。

十七日　由石宝饭而下山。二里，度桥东上，即转东南，二里，东逾其脊，乃转而南行。渐下，转而西南，三里，又转而东，一里，循山南转。其地马缨盛开[③]，十余小朵簇成一丛，殷红夺目，与山茶同艳。二里，过一南度之脊，里余，越岭而南，始望见沙溪之坞，辟于东麓。所陟之峰，与东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夹大坞，而剑川湖之流[④]，合驼强江出峡贯于川中，所谓沙溪也[⑤]。其坞东西阔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谷甚盛，剑川州皆来取足焉。从岭南行又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而不知其即钟山也。去而后知之，欲再返现，已无及矣。又一里，遂东南下，三里及其麓。从田塍间东南行，二里，得一大村，曰沙腿[⑥]。遇一僧，即石宝山之主僧也，欲留余还观钟山，且言："从此西四十里，过蕨食坪，即通杨村、兰州，由兰州出五盐井[⑦]，径从云龙州抵永昌，

甚便。”余将从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欲一观大理，更闻此地东去即观音山，为鹤庆、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即多未了之愿。

乃别僧东南行塍间，三里至四屯[8]，村庐甚盛，沙溪之水流其东，有木梁东西驾其上，甚长。度桥，又东南望峡坡而趋，二里，由峡躡坡东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顶，踞而饭。又东一里余，见路右有峡西坠如划堑，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辟门，艰于坠峡，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东里余，抵东脊之下，有涧自北来，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坠峡间，大路涉涧而东逾脊，已乃知其为三营道，如欲趋观音山，当溯涧而北入坞。余乃复返涧西，北向溯之入，行夹中，径甚微，两旁石树渐合。二里出夹，乃东北躡坡而上，坡间万松森列，马缨花映日烧林，而不闻人声。五里，转而东，又上五里，始躡其脊。脊南北俱峰，中反洼而成坳，穿坳一里，始东北向而下。望见东界，遥山屏列，上干云汉，而其下支撑陇盘，犹不见下辟之坞也。

坠峡而下二里，又见东麓海子一围，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径芜塞，第望之东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顶而下，随之东北降，又五里余，始及山麓。麓之东，平壑内环，小山外绕，自西大山北麓分支，回环东抱，又转而西，夹于南麓，四周如城，中辟如规，北半衍为平畴，南半潴为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峡坠去，其中盖另一天也。当壑之中，有居庐骈集，是为罗木哨[9]。其北冈峰，如

负扆独拥于后，而前有庐室倚其阳，是为李氏之居。李名某，以进士任吏部郎。今其家居[10]。地灵人杰，信有征哉。东行塍畴间二里，过罗木哨村。又东一里余，有大道自西北向东南交过之。又东半里，抵东冈下，循之而北，半里，乃东向逾坳而上，又半里乃下，及其东麓，数家濒东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涧峡发源，经观音山过此，而西南绕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凤羽闷江，而同入普陀崆，南经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时将暮，担者欲止，问村人不得，乃误从村南度小桥，由溪东大道北行。二里，得观音铺村，已日暮矣，遂宿。

十八日　昧爽促饭，而担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赀，为送浪穹。遂南行二里，过一石桥，循东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11]。循山南去，为三营大道；由岐西南，过热水塘，行坞中，为浪穹间道。盖此地已为浪穹、鹤庆犬牙错壤矣。于是西南从支坡下，一里，过热水塘[12]，有居庐绕之。余南行塍间，其坞扩然大开。西南八里，有小溪自东而西注。越溪又南，东眺三营，居庐甚盛[13]，倚东山之麓，其峰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畴更沃；过此中横之溪，已全为浪穹境矣。三营亦浪穹境内，余始从鸡山闻其名，以为山阴也，而何以当山之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险要，特立三营以控扼之。土人呼营为阴，遂不免与会稽之邻县同一称谓莫辨矣[14]。

又南十里，则大溪自西而东向曲[15]。由其西，有木桥南北跨之，桥左右俱有村庐。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复自

东而西向曲。又度桥而行溪之东三里，于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东南陟陇而行。四里，则大溪又自西而东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陟之颇危。梁之南，居庐亦盛，有关帝庙东南向，是为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东南又有一山，南自东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针，东西交对，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捣出洞鼻之东垂，又曲而南环东横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两山既分悬坞中，坞亦若界而为二。

于是又西南行塍间，三里，转而西，三里，过一小石梁，其西则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达于城。乃遵堤西行，极似明圣苏堤，虽无六桥花柳，而四山环翠，中阜弄株，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鱼舫泛泛，茸草新蒲，点琼飞翠，有不尽苍茫、无边潋滟之意，湖名“芘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悬，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龟。北有一回冈，高四尺，长十余丈，东突而昂其首，则蛇石也。龟与蛇交盘于一阜之间，四旁沸泉腾溢者九穴，而龟之口向东南，蛇之口向东北，皆张吻吐沸，交流环溢于重湖之内。龟之上建玄武阁，以九穴环其下，今名九炁台[16]。余循龟之南，见其腭中沸水，其上唇覆出，为人击缺，其水热不可以濯。有僧见余远至，遂留饭，且及夫仆焉。其北蛇冈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历。

由台西复行堤间，一里，度一平桥，又二里，入浪穹东

门[17]。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转入护明寺，憩行李于方丈。寺东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饰之。寺之南为文昌阁，又南为文庙，皆东向，而温泉即洋溢于其北。既憩行李，时甫过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见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18]，仍命其长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鸣凤，以经魁初授四川郫县令[19]，升浙江盐运判官。尝与眉公道余素履，欲候见不得。其与陈木叔诗，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后公转六安州知州，余即西游出门。至滇省，得仕籍[20]，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讯东来者，又知六安已为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晋宁，会教谕赵君[21]，为陆凉人，初自杭州转任至晋宁，问之，知其为杭州故交也，言来时从隔江问讯，知公已丁艰先归。后晤鸡足大觉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归，以忧离任，即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注释】

①海门桥：今称海门口，在剑湖出口。曾在此发现 31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水边村落遗址和红铜器。

②石宝山：在剑川县城南 25 公里，占地面积约 11 平方公里，分为石钟寺和宝相寺两部份。石宝山区遍布天然奇石。《重建石宝山祝延寺碑记》载，宝相寺周围“灵泉结乳，怪石磊磊，作仙佛相，鸟兽相，钟鼓琳琅相，种种天成。”后因改祝延寺为宝相寺。康熙《剑川州志》载：“钟山，石宝山南，其中有石龛、石佛、石狮、石虎、牛、马。”石钟寺周围更甚。

宝相寺坐落山北，山高谷深，树密藤拥，奇花异草甚多，以自然风光取胜。宝相寺依筑在高耸的削壁上，沿石栈转折攀登，分上下两层，下层有大殿，上层为玉皇阁。海云居（回龙寺）在万树丛中，别有天地。还有牛魔王洞，据说长达五百米，约可容千人。

石钟寺在宝相寺南五公里，文物价值最高，有西南边疆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包括石钟寺八窟，其北的狮子关三窟，其南的沙登村后山谷中五窟。石窟

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在大量的佛像中，还夹有“剖腹观音”，“愁面观音”、“酒醉鬼观音”和属于密宗系统的八大明王雕像。其中三窟雕南诏王及其家属官吏等，还有“波斯国人”雕像，藏文题记。有一窟雕一女性生殖器，白族语称为“阿盎白”，一直受到祷拜。石窟保留了南诏、大理以来的大量题记，如“大理国”、“天启十一年”(870)、“盛德四年”(1179)等，明代李元阳重游石宝山题诗亦保留至今。该石窟开凿于南诏，大理时也有增刻，为我们保留了研究南诏历史的生动资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石宝山区的路线不同。一般人由南而北，从沙溪坝子北端的甸头村登山，先石钟后宝相；若由公路边的明涧哨岔路口往西进山，则先到海云居；徐霞客从北而南，先宝相后石钟，宝相即《游记》中所称石宝寺，但因无人向导，把石钟寺石窟错过了。

③马缨花：为豆科落叶乔木，其叶呈镰状，夜间成对相合，故称合欢。夏季开花，为头状花序，合瓣花冠，颜色淡红。荚果成条形，扁平。

④剑川湖：此湖流出的水即前称“黑会”，今作黑惠江，往南流入澜沧江。驼强江今称羊岭河、桃园河。

⑤沙溪：今名同，在剑川县南境。

⑥沙腿：南诏、大理时已称沙退，见石宝山石窟题记。即今沙登村，在石钟山东南麓，甸头村南。

⑦五盐井：云龙县境盐井甚多，主要分布在沘江沿岸，明代曾设五井盐课提举司进行管理，至今大井、石门(今云龙县治)、诺邓、雒马、天耳五处仍称云龙五井。

⑧四屯：即今仕登，为沙溪乡驻地。

⑨罗木哨：今作龙门哨，在洱源县北隅。海子今扩建为海西水库。

⑩今其家居：原脱此四字，据徐本补。

⑪牛街子：今仍名牛街，在洱源县北境。

⑫热水塘：云南俗称温泉为热水塘，此处专指牛街温泉。该温泉至今仍存，在牛街稍南的公路边。

⑬三营：今名同，在洱源县北境。

⑭土人呼营句：明置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同为其附郭县，治所皆在今浙江绍兴。

⑮大溪：即今漾茨河。

⑯炁：同“气”。

⑰浪穹：明为县，隶邓川州，即今洱源县。

⑱更（gēng 庚）：古代夜间计时的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及更就是直到天黑后打更。

⑲经魁（kúi 奎）：科举制度以五经取士，每经各取一名为首，称为经魁。郫县：隶成都府，即今四川郫县。

⑳仕籍：官吏的名册。

㉑教谕：县学中主持祭祀和考试、教育和管束生徒的学官。

【译文】

十六日　天亮，做饭吃后出发。沿南街出去，行七里到罗尤邑。我以为将要沿着湖走，而大路都是往西南沿坡走，一点看不到波光水影。途中多次登冈越涧，冈、涧都是从西到东走向，并且都不大，都有村舍。八里，有一个比较大的聚落。从聚落南又走一里，大路要往东转然后通往海门桥，有岔路往西南去，是去石宝山的路，从这里就和大路告别。往南瞻望印鹤山，尖耸而位于剑川湖之南，是这一平川的南边屏障。印鹤山脉从湖东南低伏，往西延伸后又耸起，所以去榆城的大路，经过海门桥绕湖南岸后往东，从湖东边低伏处往南越，然后走出观音山；湖水流向，从海门桥绕到山北然后往西流，从印鹤山西边尽头处往南冲下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鹤山西南，东边阻隔沙溪往南流，西边又阻隔驼强江往北流，所以道路就顺沙溪北边的峡谷延伸，又顺驼强江东边的峡谷延伸，然后到石宝山麓。从岔路沿西坡往南下，一里，穿过一道峡谷，顺峡谷南面上，转向西行，二里多，已经遥望到石宝山尖耸在西大峰的南面了。

于是又往西南下一里，越过沟涧，就往南登层叠的冈，在峡谷中曲折地走了三里，才往南越过冈脊。往南下二里，有水从西南边的峡谷流来，到这里转向东流去，这是驼强江，江上有大石桥南北横跨，桥南田埂环绕相连。往南过桥，半里，有村舍傍靠在南坡下，很大，这是驼强村。从村南又顺箐往南上，一里多，登上岭脊。从脊

上向西眺望，老君山雪色峥嵘，在重峰夹涧的西面，才知道石宝山脉，还是从金华山往南延伸，然后在驼强江转北流之处结束；至于老君山脉，则南边顺横岭延伸，然后在黑会江、澜沧江交汇处结束。在脊上平行一里多，逐渐南下，越过峡坳，半里，往东眺望海门桥的溪流，已经穿过峡谷，嵌入峡底往南流，有道路顺箐直下而沿着溪延伸，这是沙溪道；有岔路往南上，绕到西峰南面，这是石宝山道。于是往南上盘绕峰走，一里多，登凌峰南，就往西转然后吃饭。从岭头向西走二里，逐渐下然后越到脊西面，顺着路转南往西走，一里，又往西南翻越那北突的山崖，于是平视石宝山尖，和西峰并列对峙，而白塔高悬其中。

往南走一里，就坠壑直下，一里，到崖麓，这里驼强江从南向北，在石峡中奔流，而峡谷两边崖石东西对峙，峭石斜飞，古树盘绕高耸，悬藤密竹，蒙蔽山谷。只觉得绿云蒙在上方，而抬头看不见天日；玉龙般的江水在下奔驰，而两旁没有渡口江岸。原来西边就是石宝山麓，东边是往北绕的山峰，并列相对，只容一水，而且下面深嵌，上面陡逼，极尽幽异之势。沿东崖往南走三里，狭窄的峡壁逐渐开阔，有石桥跨越江西岸，站在桥上眺望四周，还看不见寺庙在哪里。桥南两边是山崖，溯水而上，已经没有小路，而桥东有路，往南翻越东峰，就是沙溪道。过桥往西走半里，西壁逐渐开阔，中间坠下去一个坑，很陡，坑口有巨阁坐落，已经倾塌，不能遮挡风雨，而坑中也没有进坑的路，只是仰身看坑上面，盘崖层叠，白云缭绕，屏障高耸，如同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惊。路从坑右盘绕崖上的石阶曲折而上，一里多就进入石宝寺山门。门、殿共三四层，都向东，荒废零落，没有秩序，僧道也零落稀少；而石阶殿址，确足以称雄。

我把行李停放在后殿右边，一个老僧人住在背后，一开始他不接纳，我不理会，就顺殿北盘绕左侧，穷究二层北岩，又下来，顺殿南盘绕右侧，穷究一层北岩，再下来，而老僧人已经煮好黄米饭等着了。这时已是下午，又从右侧上玉皇阁，穷究塔顶，太阳落山后才

下来。原来后殿正正嵌在崖脚，崖石重叠往上盘绕，而道路分别从两侧各自横穿而入，往前已是陡峭悬空，不能直上，而往上也中断，不能通过，所以殿后第一层分别嵌入三个洞，北洞二层，路从北侧转，南洞一层，路从南侧转，都迂回到殿上面，但中间不通。这一层上面又绕成第二层，在殿后仰望而看不见。道路又顺玉皇阁往北转，就登凌到第一层上面，顺突崖往北上，踏上北支往西上三里多，登上后峰顶。峰顶比较平，往西走半里，平地中立有白塔，又中洼成两个水塘却没有水。洼地南边，都是往外突的石坡，平架如同水塘堤坝，而石面上有龙鳞一样的纹路，有小洼坑嵌在石面上，都浅但有水。峰顶西边和大峰相连，大峰横列着往上耸，像西边拥起的屏障，我想攀越上去，因没有路天色晚而止步。僧人说上面有天生的石像，而且还有不会枯竭的池塘，我所看到过的不止一处，也有稍为雕刻过的，分辨不出哪一座是天生的。

十七日　在石宝寺吃饭后下山。二里，过桥往东上，很快转东南，走二里，往东越过山脊，就转南行。渐渐往下走，转向西南，三里，又转向东，一里，沿山往南转。〔这一带马缨花盛开，十多朵小花簇成一丛，殷红夺目，和山茶一样艳丽。〕二里，越过一道往南延伸的山脊，一里多，越岭往南走，才看到沙溪坞，在东麓敞开。所攀越的山峰，与东部大山相对立而往南延伸，中间夹着大山坞，剑川湖的水流，汇合驼强江从峡谷流出，纵贯坞中，是所说的沙溪。山坞东西宽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出产的米谷十分富裕，剑川州所需粮食都来这里补足。又顺岭往南走二里，峰头忽然涌起石块，如狮如象，高的形成崖石，低的形成台阶，我穿过石门，踩着石花瓣，感到其中有异常的景致，却不知道这里就是钟山。离开后才知道，想再返回去观览，已经来不及了。又走一里，就往东南下，三里到山麓。从田埂中往东南走，二里，到一个大村庄，名沙腿。遇到一个僧人，就是石宝山的主持，他想挽留我返回去观览钟山，而且说："从这里往西四十里，经过蕨食坪，就通到杨村、兰州，从兰州出五盐

井，径直顺云龙州到永昌府，十分方便。”我想听从他的建议，但因为还没见到浪穹县的何巢阿，而且想看看大理府，另外听说这里往东去是观音山，是去鹤庆府、大理府的通道，如果舍弃这条路而往西走，就有许多未能了却的心愿。

于是和僧人告别，往东南从田埂上走，走了三里到四屯，村落很繁荣，沙溪水从村东流过，有木桥东西横跨溪上，很长。过桥，又往东南看着峡坡走，二里，顺峡登坡往东上五里，到一道坡顶，盘坐着吃饭。又往东走一里多，看见路右峡谷西坠、如同割开的沟堑，峡谷南有北向的山崖，一个洞也向北开门，很难坠入峡谷，只有隔着崖眺望，来不及攀登。又往东走一里多，到东脊下，有沟涧从北伸来，沟中有小水流，往南注入往西坠的峡谷中。大路越过沟涧后往东翻越山脊，过后知道这是去三营的路，如果要到观音山，应当溯涧往北进入山坞。我于是又返回涧西，往北溯流而入，在夹缝的沟涧中走，路很细小，两旁崖石和树木渐渐合拢。二里后走出夹缝，就往东北登坡而上，坡间万棵松树森然耸立，马缨花在阳光下映红松林，但没有听到人声。走了五里，转向东，又往上走了五里，才登上坡脊，脊南北都是山峰，中间反而洼成山坳，穿坳走一里，才往东北下。眺望东部，远山屏障般地耸列，上冲云霄，而下面支撑着陇冈盘绕，仍然看不到下面辟有的山坞。

坠入峡谷下二里，又看见东麓有一片湖泊，青黑色的水光，浮映山谷，然而道路荒芜阻塞，只能看着湖泊往东下。又二里，才有路从北顶伸下来，顺路往东北下，又五里多，于是到山麓。山麓之东，平坦的壑谷向内绕，小山向外绕，从西部大山北麓分出的支脉，回环东抱，又转向西，夹在南麓对面，如城墙围绕四周，中间如用圆规画出，北半部扩展为平畴，南半部积水为湖泊。湖中的水，反而朝西南紧靠大山麓，穿过峡谷坠流而去，其中大概是另外一番天地。壑谷正中，房舍聚集相连，这是罗木哨。北面的冈峰，如同背靠的屏风，独自耸拥在后面，而前面有房舍傍靠在冈峰南面，这是李氏的

家。〔李某，以进士身份任吏部郎。如今他在家居住。〕地灵人杰，确实有应验啊。往东在田埂上走二里，过罗木哨村。又往东走一里多，大路从西北向东南交叉而过。又往东走半里，到东冈下，沿冈往北走，半里，就向东越坳而上，又半里就往下走，到冈东麓，数家人濒临东溪居住。溪水从三岔路涧峡发源，流经观音山后流过这里，然后往西南绕过出洞鼻，与浪穹海子和凤羽闷江会合后，一齐流入普陀崆，往南过中所后注入洱海。这时天快黑了，挑夫想停留，找不到村民留宿，就误从村南过小桥，沿溪东的大路往北走。走了二里，到观音铺村，天已经黑了，于是住宿。

十八日　天亮时催促吃饭，但挑夫逃走了。很久，店主人多要我的钱，为我送行李到浪穹县。于是往南行二里，过一座石桥，沿东山麓往南走，七里，到牛街子。沿山往南去，是到三营的大路；从岔路向西南，过热水塘，在坞中行走，是到浪穹县的小路。原来这里已经是浪穹县、鹤庆府犬牙交错的接壤地带了。于是往西南顺着一支坡下，一里，经过热水塘，有民房环绕。我往南从田间走，山坞豁然大开。往西南走八里，一条小溪从东向西流。越过小溪又往南走，向东眺望三营，居家很兴盛，傍靠在东山麓，那里山峰更高大；向西眺望溪流，紧逼西山麓，那里土地更肥沃；越过这条横穿山坞的小溪，已经完全属于浪穹县境了。〔三营也在浪穹县境内，我最初在鸡足山听到三营之名，以为是山阴二字，但为什么位于山南呢？到了这里才知道，西平侯沐英第二次平定佛光寨，因为其地险要，专门建立三营来控制。当地人读营为阴声，于是不免与绍兴府会稽相邻的山阴县称谓相同、不能分辨了。〕

又往南走十里，大溪从西向东弯曲。沿大溪往西走，有木桥南北横跨溪上，桥左右都有村舍。往南过桥，从溪西岸走三里，溪水又从东向西弯曲。又过桥从溪东岸走三里，于是溪水向西紧逼西山往南突的山口，道路向东南登陇而行。四里，则大溪又从西往东弯曲，石桥南北横跨溪上，但桥中间已经坍塌，过桥较危险。桥南住家也

兴盛,有座东南向的关帝庙,这是大屯。大屯西,一道山北边从西部大山分出支脉往南耸起,其东南又有一道山,南边从东部大山分出支脉往北耸起,像保持平衡的针,东西交错相对,但中间不相连。大溪水往北冲向出洞鼻的东垂,又转向南,环绕东部横山的西麓,像梭子那样从山缝穿过。两道山既然分别悬立在坞中,山坞也被分为两部分,

于是又往西南从田间走,三里,转向西,三里,过一座小石桥,桥西是浩荡的平湖,北边和浪穹海子相连,南边映衬山色,而西边城墙耸立,湖中有堤为界,堤一直往西通到城。于是顺堤往西行,堤和西湖的苏堤极其相似,虽然没有六桥花柳,但四周青山环绕,湖中的小岛如珠串,又是西湖所赶不上的。湖中鱼船泛泛,新长出的蒲草毛茸茸的,点琼飞翠,有不尽苍茫、无边潋滟的意境。湖名“茈碧”,真是名符其实啊。往西走二里,湖中有小岛悬在中央,岛上有上百户人家居住。岛南有一块石头突起,六尺高,三丈长,形状如龟。岛北有一道迂回的山冈,四尺高,十多丈长,东端突起如昂首,是蛇石。龟和蛇交错盘踞在一岛之间,四周有九个沸泉腾溢的洞穴,而龟口向东南,蛇口向东北,都张着口喷吐沸泉,泉水在湖内交流环溢。龟石上建有玄武阁,因为下面环绕着九个洞穴,如今名九炁台。我沿着龟石南,看见龟腭中泉水沸腾,龟上唇覆盖突出,被人敲缺了,水很热,不可以洗涤。有个僧人看见我远道而来,就留我吃饭,而且连挑夫、顾仆一道。岛北蛇冈下,也新建了一座庵,我因为急着进城,无暇遍游。

从九炁台西往堤上走,一里,过一座平桥,又走二里,进入浪穹县城东门。走了一里,到达西山下,于是往南转进护明寺,把行李放在方丈中。寺向东,大殿已经敝坏了很长时间,僧人正在修整。寺南部是文昌阁,再南是文庙,都向东,而温泉就从寺北部流出。放置行李后,时间刚过中午,进城拜访何公巢阿,一见面就握着我的手臂请进去,大家喜悦万分,相见恨晚,于是留我饮酒到天黑打更时,

然后让他的长子送我到寺中住宿。〔何公叫何鸣凤，最初以经魁的身份被任命为四川省郫县知县，后提升为浙江省盐运判官。曾经和眉公说起我是布衣之士，想探望而没能如愿。他写给陈木叔的诗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的句子，我觉得惭愧，也不能忘怀。后何公升任六安州知州，我就出门往西远游。到云南省后，看到官吏的名册，而六安知州已经换人担任；问东部来的人，又知道六安州已经被流寇攻破，心中更加忧虑。到晋宁州时，见到学师赵君，赵君是陆凉州人，当初从杭州转到晋宁州任职，问后，知道是何公在杭州的故交，他说来就任时在与六安州隔江相对的地方打听，得知何公因父母去世已经先回来了。后来我在鸡足山大觉寺见到一个僧人，是何公的亲戚，于是知道何公真的回来了，因父母去世而离任服丧，六安州城就被攻破了，到家也没多久。

【原文】

十九日　何君复具餐于家，携行李入文庙西庑，乃其姻刘君匏石读书处也。上午，何君具舟东关外，拉余同诸郎四人登舟。舟小仅容四人，两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①]。舟不用楫[②]，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东北三里，湖心见渔舍两三家，有断埂垂杨环之。何君将就其处，结楼缀亭，绾纳湖山之胜，命余豫题联额，余唯唯。眺览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芦，而中束如葫芦之颈焉。湖大而浅，海小而深，湖名茈碧，海名洱源。东为出洞鼻，西为剐头村，北为龙王庙，三面山环成窝，而海子中溢，南出而为湖。海子中央，底深数丈，水色澄莹，有琉璃光，穴从水底喷起，如贯珠联璧，结为柱帏，

上跃水面者尺许，从旁遥觑水中之影，千花万蕊，喷成珠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所谓"灵海耀珠"也。《山海经》谓洱源出罢谷山，即此。杨太史有《泛湖穷洱源》遗碑没山间，何君近购得之，将为立亭以志其胜焉。从海子西南涯登陆，西行田间，入一庵，即护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餐庵中，为之醉饱。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为姻家拉去，两幼郎留侍，令两长君同余还，晚餐而宿文庙西庑。

二十日　何君未归，两长君清晨候饭，乃携盒抱琴，竟堤而东，再为九炁台之游③。拟浴于池，而浴池无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杂沓，乃已。遂由新庵掬蛇口温泉，憩弄久之，仍至九炁台，抚琴命酌。何长君不特文章擅藻，而丝竹俱精④。就龟口泉瀹鸡卵为餐，味胜于汤煮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觞，下午乃返。西风甚急，何长君抱琴向风而行，以风韵弦，其声泠泠，山水之调，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　何君归，饭余于前楼，以其集示余，中有为余咏者。余亦作二诗以酬之。

二十二日　何君特设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暂卧，恳辞不获，强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迹、杨升庵手卷示余。

【注释】

①遂泛湖句：该湖即此碧湖，前称浪穹海子，明代又称宁湖、明河。《明史·地理志》：浪穹县"西北有宁湖，亦曰明河，即普陀江上源。"《明一统志》大理府山川："明河(即)宁湖，在浪穹县西北五里，周回五十里，水色如镜。"现此碧湖

湖面为 8 平方公里，南北长 6 公里，东西宽 1～2 公里，一般水深 11 米，最深处 32 米，平均水位海拔 2056 米。

②楫(jí 集)：划船的短浆。

③九炁台：今名九气台温泉，在洱源县城东郊九气台村，水温达 76℃，可烫熟鸡蛋。当地群众并从温泉沟道上刮取天生磺。村周围今已成陆，四周荷田垂柳，景色秀丽。真武阁今存，为二层木结构建筑。

④丝竹：对弦乐器与竹制管乐器的总称。

【译文】

十九日　何君又在家备下饭，我带着行李来到文庙西厢房，是他的姻亲刘匏石君读书的地方。上午，何君在东关外准备了船，拉我和他的四个儿子上船。船小，仅能容下四个人，两张船共八个人，于是往北游湖。船不用浆划，只是用竹篙撑水就行了。往东北在湖中行三里，湖心有两三家渔舍，有断埂垂杨环绕着，何君准备就在这个地方建盖楼房，点缀亭阁，收揽湖光山色的美景，让我预先题写对联扁额，我答应了。观览了很久，然后荡舟往西北行，二里，就从湖进入海子。南面是湖北面是海，像葫芦形状，而中部狭窄处犹如葫芦的细处。湖大而水浅，海小而水深，湖名茈碧，海叫洱源，东边出到洞鼻，西边是刖头村，北边是龙王庙，三面环山，形成深窝，而海水从其中溢出，往南流出去形成湖。海子中央，海底有数丈深，水色清莹，放射出琉璃的光芒，洞穴从水底喷起，如一串串联贯的珍珠美玉，结为水柱帏幕，往上跃出水面一尺多，从旁边遥观水中的影象，千花万蕊，喷成珍珠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是所说的“灵海耀珠”的景色。《山海经》说洱源发源于罢谷山，就是这里。杨太史的《泛湖穷洱源》遗碑埋没在山中，何君最近收购到，准备为碑立亭以标明这一佳境。从海子西南岸登陆，往西从田中走，进入一座庵，是护明寺的下院。何君的亲戚，已经在庵中准备了午餐，饭饱酒足。下午，仍然上船游湖，往西南行二里，又驶入小港，何君被姻亲家拉去，两个小儿子留下来陪着，让两个大儿子和我一起返回，晚

饭后住在文庙西厢房。

二十日　何君没回来，两个大儿子一清早就等候我吃饭，于是携带食盒，怀抱琴，往东走完湖堤，第二次去游九炁台。计划到池里沐浴，但浴池没有房屋覆盖，这一天因为是街子天，沐浴的人很多，于是不去沐浴。就去新庵用手捧蛇口温泉，休息、玩耍了很久，仍然到九炁台，弹琴小饮。何君的长子不仅擅长文章词藻，而且精通弦乐器、管乐器。就着龟口的泉水煮鸡蛋作为午餐，味道比用水煮的好。不一会，寺里的僧人又拿出食盒助酒，下午才返回。西风很急，何君的长子抱着琴迎风走，让风来合弦，琴发出山水之音，更显得自然。

二十一日　何君回来了，在前楼请我吃饭，把他的文集给我看，其中有为我咏的诗。我也作了二首诗酬对。

二十二日　何君专门设宴宴请我。我因小病想卧床短暂休息，真心推辞而不被获准，勉强起床赴宴。何君拿出他所收藏的黄山谷真迹、杨升庵手卷给我看。

【原文】

二十三日　何长君联骑同为佛光寨之游。佛光寨者，浪穹东山之最高险处[①]。东山北自观音山南下，一穹而为三营后山，再穹而为佛光寨，三穹而为灵应山[②]，其势皆崇雄如屏，连障天半，遥望虽支陇，其中实多崩崖叠壁，不易攀跻，故佛光寨夙称天险。《名胜志》谓为孟获首寨，然载于邓川，而不载于浪穹，误矣。国初既平滇西，有右丞普颜笃者[③]，复据此以叛，久征不下，数年而后克之。今以其地建灵光寺。从寺后而上，有一女关最险，言一女当关，莫之能越也。颜笃据寨，以诸女子分守峰头，遥望山下，无所不见。

从关而上，即通后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闻其胜，故与长君先及之。仍从九炁台，共十里，过大屯石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横木桥以度。遂从东北行五里，转而东，从径路又三里，直抵东山下，乃沿山东北上，又二里而及灵光寺。寺门东向，下临遥川，其前坡虽峻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楼后殿，两庑为炊卧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别驾所建，今且就圮矣。余至，先有三客在，皆吕姓，一少而麻衣者，为吕挥使子，其二长者，即其叔也。具餐相饷，为余言一女关之胜，欲即登之，诸君谓日晚不及。迨下午，诸吕别去，何长君亦往三营戚家，余独留寺中，为明晨遍历之计。诸吕留蔬果于僧[4]，令供余，且导余游。

二十四日　晨起索饭，即同寺僧从寺后跻危坡而上。二里余，有岐：北盘入峡者，向塞址道也；历级直上而南越峰头者，向一女关道也。余从其上者，一里余，凌坡之脊，随之南转，俯瞰脊东盘夹中，有遗址围墙，即普颜笃之旧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峰头始有石累累。从其下东转，南突危崖，北临寨底，线径横腰[5]。

【注释】

①佛光寨：又称佛光山。《明史·地理志》：浪穹县"东北有佛光山，山半有洞，可容万人，山后险仄，名一女关。"因普颜笃立过旗杆，今名旗杆山，海拔3119米。灵光寺今已不存。

②灵应山：今名同，在旗杆山南，隔大河涧相望。海拔3256米。

③有右丞普颜笃者：原脱"右丞"二字，据四库本补。

④诸吕留蔬果于僧："果"，四库本作"米"。

⑤线径横腰句：原整理者注：“二十五日至月终俱缺。”此后数日皆在浪穹县（今洱源县）无疑。

【译文】

二十三日　何君的长子和我一齐骑马去游佛光寨。佛光寨是浪穹县东山的最高最险处。东山北边从观音山往南延伸，第一次隆起为三营后山，第二次隆起为佛光寨，第三次隆起为灵应山，山势都高大雄伟，如同屏障，连起来遮挡了半边天，遥望虽然是支陇，其实中间有很多崩崖叠壁，不容易攀登，所以佛光寨向来被称为天险。〔《名胜志》称为孟获首寨，但记载在邓川州，而不在浪穹县，记载错误。〕本朝建国初年平定滇西后，有右丞叫普颜笃的，又盘踞佛光寨而叛乱，很长时间都没被征服，数年之后才攻克了。如今在此地建盖灵光寺。从寺后上去，一女关最险，意为一女当关，没有谁能越过。普颜笃占据灵光寨时，让众女子分守峰头，遥望山下，无所不见。顺关而上，是通往后山的路，往北出到七坪，往南下到北牙。我听过这一名胜，所以和何公的长子先去。仍然顺九炁台走，共十里，过大屯石桥。石桥断了，正在重建，搭木桥过去。于是往东北走五里，转向东，又从小路走三里，直抵东山下，然后沿山往东北上，又走二里就到灵光寺。寺门东向，下临远方的平川，前面坡虽然陡但石头不多，只是寺前有一块巨石，和房屋一样高耸。前楼后殿，两边厢房是做饭睡觉的地方，这是何君的伯父、某府的别驾所建盖的，如今快要倒塌了。我到达时，有三个客人先在这里，都姓吕，其中年少而穿麻衣的，是吕指挥使的儿子，二个年长的，是他的叔父。他们准备了午餐请我吃，对我说一女关胜景，我想立即去攀登，他们说天晚来不及了。到下午，姓吕的三人告别而去，何君的长子也去三营亲戚家，我独自留在寺中，为明天一早游遍胜景作考虑。〔姓吕的三人把蔬菜水果留给僧人，让僧人供应我，而且为我导游。〕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带上饭，就和寺里的僧人从寺后登陡坡

而上。二里多，有岔路：往北盘绕进入峡谷的，是去佛光寨遗址的路；沿石阶直上，然后往南翻峰头的，是去一女关的路。我顺往上的路走，一里多，登上坡脊，随脊往南转，俯瞰脊东盘绕的峡谷中，有佛光寨遗址的围墙，就是原来普颜笃的山寨，反而在脊下面了。往南走一里，峰头才有较多的石块，从下面往东转，南边突起陡崖，北边对着峡底的山寨，线一样细的小路横穿山腰。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八①

【题解】

《滇游日记八》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部苍山洱海胜景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徐霞客到浪穹县(今洱源县)南部的凤羽坝子居停七日,登鸟吊山,游清源洞。在白族聚居的凤羽,徐霞客目睹清明扫墓,欣赏"胡舞"紧急鼓,饮钩藤酒、孩儿茶,民族风情甚浓。初九日离浪穹县城,往南经邓川州(今洱源县南部)赴大理府,沿途过普陀崆考察温泉,游邓川西湖,考察油鱼洞、蝴蝶泉,观"十里香"奇树,探古佛洞,游清碧溪,赶观音街子(即三月街),欣赏多彩的大理石,在著名的三塔寺和感通寺留连。这一带风光旖旎,阅读《徐霞客游记》如展画卷,引人入胜。

三月二十日徐霞客离大理,过下关,往西经漾濞街、永平县。途中攀登苍山西坡的石门,浴曲硐温泉,登宝台山,考察澜沧江铁索桥,记录炉塘的红铜矿。这一带重山叠嶂,路径起伏,徐霞客详记了沿途的山川地貌,辨析了漾水和濞水,探讨了澜沧江和礼社江的关系。二十八日抵平坡,进入永昌府(今保山市)境。

【原文】

己卯三月初一日　何长君以骑至文庙前[②]，再馈餐为包，乃出南门。一里，过演武场，大道东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尽，有水自西峡出，即凤羽之流也，其水颇大[③]。南即天马山横夹之，与西山南尽处相峙若门，水出其中，东注茈碧湖南坡塍间，抵练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尽处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峰壁立耸首，西顾其内坞稍开，有村当耸首下坞中，是名山关。耸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巅，望之突兀甚，盖即县后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尽处也。其内大脊稍西曲，南与天马夹成东西坞。循溪北崖间又三里余，西抵大脊之下，于是折而南，一里，渡涧，东循东山南行。一里，为闷江门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当峡而踞，扼水之吭，凤羽之水南来，铁甲场之涧西出，合而捣东崖下。路乃缘崖袭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村居当坡东，若绾其口者。由是村南山坞大开，西为凤羽，东为启始后山，夹成南北大坞，其势甚开。三流贯其中，南自上驷，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绾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夹水居[④]，古之朱陈村、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循东山而南，为新生邑[⑤]，共五里，折而西度坞中。截坞五里，抵西山凤羽之下，是为舍上盘，古之凤羽县也[⑥]。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土尹姓。名忠，号懋亭，为吕挥使梦熊之婿。吕梦熊先驰使导为居停，而尹以捕缉往后山，其内人出饭待

客，甚丰。薄暮尹返，更具酌，设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晓而雪满西山。

初二日 晨餐后，尹具数骑，邀余游西山。盖西山即凤羽之东垂也，条冈数十支，俱东向蜿蜒而下，北为土主坪，南为白王寨。是日饭于白王寨北支帝释寺中。其支连叠三寺，而俱无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从土主庙更西上十五里，即关坪，为凤羽绝顶[7]。其南白王庙后，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皑皑而不及登。凤羽，一名鸟吊山。每岁九月[8]，鸟千万为群，来集坪间，皆此地所无者。土人举火，鸟辄投之[9]。

初三日 尹备骑，命四人导游清源洞，晨餐后即行。循西山南行五里，过一村，有山横亘坞南，大坞至是南尽而分为二峡，西峡路由马子哨通漾濞，有一水出其中；东峡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盖南自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东降而涉坞，过上驷村，渡三涧，三里，东抵一村，复上坡循东山南行。一里余，渡东涧之西，乃南蹑坡冈，则东之蜡坪厂山[10]其厂出矿，山之东即邓川州。与西之横亘山又夹成小坞。南行里余，乃折而东逾一坳，共一里，东向下，忽见一水自壑底出，即东涧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间一穴，大仅二三尺，亦北向，上书“清源洞”三字[11]，为邓川缙绅杨南金笔[12]。水不从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见水。或曰，行数里后，乃闻水声。其入处逼仄深坠，恰如茶陵之后洞。导者二，一人负松明一筐，一人然松

明为炬以入。南入数丈，路分为二，下穿者为穴，上跻者为楼。楼之上复分二穴。穿右穴而进，其下甚削，陷峡颇深，即下穿所入之峡也，以壁削路阻不得达。乃返穿左穴而进，其内曲折骈夹，高不及丈，阔亦如之，而中多直竖之柱，或连枝剖楹，或中盘旁丛，分合间错，披隙透窾，颇觉灵异，但石质甚莹白，而为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着手即腻不可脱。盖其洞既不高旷，烟雾莫散，而土人又惯用松明，便于伛偻，而益增其煤腻。盖先是有识者谓余曰："是洞须岁首即游为妙，过二月辄为烟所黑。"余问其故，曰："洞内经年，人莫之入，烟之旧染者，既渐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渐垂而长，故一当新岁，人竞游之，光景甚异。从此至二月，游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采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点染衣服，无复领其光华矣。"余不以其言为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采，遂折取无余，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积，其言诚不诬也。透柱隙南入，渐有水贮柱底盘中。其盘皆石底回环，大如盆盎，颇似粤西洞中仙田之类，但不能如其多也。约进半里，又坠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复夹而南北，下平上凑，高与阔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余丈，亦窘缩不能进。乃复出，升坠穴之上，寻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数丈，洞渐低，乳柱渐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难。复返而出，由楼下坑内批隙东转，又入数十丈，其内高阔与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胜。既穷，乃西从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觉崆峒，即入时由楼上俯

瞰处。既下穴出，渐见天光，乃升崖出口，满身皆染淄蒙垢矣[13]。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水从乱穴中汩汩出，遂成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黄梁于洞外者亦熟。以所携酒脯，箕踞啖洞前[14]，仰见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惬幽兴。饭后，仍逾西坳，稍南遵花甸路，遂横涉中溪，西上横亘山之东坂。沿山陟陇，五里下，出上驷村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过一村，遂由小径遵西山陇半搜剔幽奥。上下冈坂十余里，抵暮，还宿于尹宅。

初四日　尹备数骑，循西山而北。三里，盘西山东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见山麓有数树撑空，出马足下，其下水声淙淙出树间，则泉穴自山底东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坠成峡，涉之。稍东，又盘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庐，亦此间大聚落也。由村北坠坑而下，横涉一涧，又北上逾冈，三里而下，是为铁甲场[15]，有溪自西山东注，村庐夹之。前闷江门南当峡扼水，小山又东踞，为此中水口，南北环山两支，复交于前，又若别成一洞天者。过溪，上北山。北山自西山横拖而来，为铁甲场龙砂，实凤羽第三重砂也，东束溪流，最为紧固，其西南之麓即铁甲，东北之麓即闷江门，凤羽一川，全以此为锁钥焉。骑登其上。还饭于铁甲场居民家。置二樽于架上，下煨以火，插藤于中而递吸之，屡添而味不减[16]。其村氓惯走缅甸，皆多彝货。以孩儿茶点水飨客，茶色若胭脂而无味[17]。下午，仍从波大邑盘泉穴山嘴，复西上探其腋中小圆山。

风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　晨起欲别，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于茔山[18]，即土主庙北新茔也。坐庙前观祭扫者纷纷，奢者携一猪，就茔间火炕之而祭；贫者携一鸡，就茔间吊杀之，亦烹以祭。回忆先茔，已三违春露，不觉怃然[19]！亟返而卧。

初六日　余欲别，而尹君谓前邀其岳吕梦熊，期今日至，必再暂停。适村有诸生许姓者，邀登风羽南高岭，随之。下午返而吕君果至，相见甚欢。

初七日　尹君仍备骑，同梦熊再为清源洞之游。先从白米村截川而东[20]，五里，遵东山南行。山麓有骑龙景帝庙[21]，庙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涌出，崖石嵌磊，巨木盘纠，清泉漱其下，古藤络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见数骑至，以为追捕者，俱释耜而趋山走险[22]，呼之，趋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复深入，揽洞前形势。仍西渡中溪，遍观西山形胜而返。下午，余苦索别，吕君代为尹留甚笃。是日宴张氏两公子。客去，犹与吕君洗盏更酌，陈乐为胡舞，曰紧急鼓。

初八日　同梦熊早饭后别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门。梦熊别去，期中旬晤榆城[23]。余入文庙，命顾仆借炊于护明寺，而后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趋榆城矣。余乃促何长君定夫，为明日行计。何长君留酌书馆，复汲汤泉为浴而卧。

【注释】

①《滇游日记八》:在乾隆刻本第八册上。

②何长君以骑至文庙前:“君”原作“公”,据徐本改。

③有水自西峡出句:此水明代称凤羽溪,即今凤羽河。

④皋(gāo 高):近水的高地。

⑤新生邑:今名大新生,又称凤河,在洱源县南境,凤羽坝子东缘。

⑥凤羽县:大理时已设凤羽郡。元置凤羽县,隶邓川州。明初亦设凤羽县,隶邓川州,后并入浪穹县为凤羽乡,设巡检司。景泰及正德《云南志》皆已记载凤羽县省入浪穹县,则省并时间当更早。古凤羽县治在今洱源县南部的凤羽。

⑦凤羽绝顶:凤羽山,今称罗坪山,在凤羽坝子西缘,最高处海拔 3612 米。

⑧每岁九月:原作“每禁□月”,据叶本改补。

⑨鸟千万句:有关鸟吊山的记载很早。《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广志》载:“有吊鸟山,(叶榆)县西北八十里,在阜山,众鸟千百群共会,鸣呼啁哳,每岁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则止,岁凡六至。雉雀来吊,特悲。其方人夜燃火伺取,无嗉不食者以为义鸟,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这种动人的奇景至今仍然存在。每年中秋前后,在大雾迷濛、细雨绵绵的夜晚,成群结队按一定路线迁徙的候鸟,迷失了方向,在山间徘徊乱飞,当地群众在山上四处点燃火把诱鸟,火光缭乱,群鸟乱扑。鸟吊山的奇景,在云南不止一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坝溜乡瑶家寨附近的大风丫口,至今每年秋天总有二三晚“鸟会”,有时也出现在春季。

⑩上驷村:今作上寺,在凤羽坝子南端。　蜡坪厂:今仍称腊坪,属洱源县右所。

⑪清源洞:今存,在洱源县凤羽坝子东南缘,为游览胜地。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日传统的清源洞会,附近群众皆来此游玩。

⑫缙绅(jìn shēn 晋申):原为古代官宦的装束。缙意为插,插笏于绅;绅为束在衣外的大带子。亦用以称官吏或做过官的人。

⑬淄(zī 资):黑色。

⑭箕踞:古人一种比较随便的坐势。两脚张开坐,形如簸箕,故称箕踞。

⑮波大邑:今作包大邑,又名起凤。　铁甲场:今作铁甲。二村皆在凤羽坝子北端。

⑯置二樽于架上句：此处所述即用钩藤饮酒。《滇略·产略》载："钩藤，藤也，可以酿酒，土人渍米麦于罂，熟而着藤其中，内注沸汤，下燃微火，主客执藤以吸。按钩藤即千金藤，主治霍乱及天行瘴气，善解诸毒，其功似与槟榔同也。"

⑰孩儿茶：即儿茶，又称黑儿茶，傣语称"西谢"。豆科植物，用其树干黄褐色的心材制取儿茶膏，作为饮料，可清热、生津、化痰。在我国，现云南西双版纳、广东、广西皆有种植。

⑱茔（yíng 营）：墓地。

⑲怃（wǔ 武）然：悲哀惆怅。

⑳白米村：今名同，在凤羽坝子中部。

㉑骑龙景帝庙：该庙祀南诏王世隆。世隆又作酋龙，谥景庄皇帝。

㉒耜（sì 饲）：即耒耜，是我国最原始的翻土工具，形似犁。后世也以耒耜为各种耕地农具的总称。

㉓榆城：大理的别称。西汉时置叶榆县，中心在今大理喜洲附近，后因称大理为榆城。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一日　何长君骑马送到文庙前，再次馈赠包好的食品给我旅途中食用，于是走出南门。行一里，经过演武场，大道向东南方延伸而去，于是从岔道向西南方沿西山前行。四里，到了西山南面的尽头，有溪水从西面的峡谷中流出来，这就是凤羽溪的流水了，溪水流量很大。南面是天马山横夹住溪流，与西山南面尽头的山峰相对耸立着，就像是两扇门，溪水从其中流出，向东注入茈碧湖南面山坡的田畦之间，抵练城后，再向南流入普陀崆峡谷。路顺着西山南面尽头处逆水进去，五里路，北面的山崖忽然间石峰壁立，山头高耸，向西面回头望，见山崖内有一处山坞较为开阔，一个村庄坐落在山头高耸处下方的山坞中，这里名叫山关。山头高耸处的上方，有座神庙盘踞在石峰顶，远望石峰，十分高峻。这大概就是浪穹县后山，从三台山分出支脉向南

延伸而下，这里是它西南方的尽头处。后山里侧大山脊稍向西弯曲，南边与天马山相夹，形成东西向的山坞。沿溪水北岸的山崖间又走了三里多，向西抵达大山脊之下，从这里折向南行，一里，渡过一条涧水，往东顺东山向南行。一里路，是闷江门哨，在路旁有守卫哨卡的兵士。又向南走二里，有座小山正当峡谷中间盘踞着，扼住流水的咽喉，凤羽溪水从南面流来，铁甲场的涧水向西流出来，合流后直捣东面的山崖之下。路于是顺着重重叠叠的山崖延伸，二里，走出扼住流水咽喉小山的南边，在山坡东面有村庄房屋，就像是控扼流水出口的样子，从此村往南，山坞十分开阔，西面是凤羽山，东边是启始后山，两山相夹形成南北向的大山坞，地势非常开阔。三条水流流贯山坞中，南面从上驷村起，北面抵达这里，方圆约二十里，都是良田，畦径相连接，盘结的山谷形成村落。通过弯弯曲曲的峡谷可以进入幽静的地方，流水相夹灵秀的高阜处散布着村庄房屋。古代的朱陈村、桃花源，已经寥落而完全消逝了，而现在还留存着这一片古朴的山区腹地，也是一件大奇事啊！顺着东山向南行，是新生邑，共有五里路，折向西横越在坞中。横截山坞走五里，抵达凤羽山的支脉西山下，这里是舍上盘，是古代的凤羽县了。现在这里设有巡检司，一个是流官一个是土官，土官姓尹。〔名字叫忠，别号懋亭，是指挥使吕梦熊的女婿。〕吕梦熊先就派使者骑马来充当向导并安排住宿，而尹土官因为缉拿罪犯去了后山，他的妻子拿出饭食招待客人，十分丰盛。傍晚，尹土官返家，重新备办酒宴，安排了乐队奏乐佐餐。这天夜里下大雨，到天亮时皑皑白雪已铺满了西山。

初二日　早餐之后，尹忠备好几匹坐骑，邀请我游览西山。原来西山就是凤羽山往东下垂的山峦，条状的山冈有数十条支脉，全都向东蜿蜒下延，北面是土主坪，南面是白王寨。这一天，在白王寨北面支脉上的帝释寺中用饭。这一支脉之上，连续重叠地建有三座寺庙，可全都没有僧人居住，说是也是因为躲避盗贼离开了。从土

主庙再向西上爬十五里，就是关坪，是凤羽山的最高峰。它南面的白王庙后面，山势更是高峻，遥望它满山白雪皑皑，银光闪闪，可来不及去攀登。〔凤羽山，另一个名字叫鸟吊山。每年九月间，千千万万的鸟类成群飞来聚集于山间坪地间，全是此地所没有的品种。当地人燃起篝火，鸟雀就纷纷投入火中。〕

初三日　尹忠备好坐骑，命令四个人领路去游览清源洞，早餐后，立即出发。顺着西山向南行五里，经过一个村庄，有座山横亘在山坞南边，大山坞至此到了南面的尽头，而后分成两条峡谷。西边峡谷中的路从马子哨通向漾濞，有一条溪水从峡中流出；东边峡谷中的路从花甸哨通到洪珪山，有两股溪水从峡中流出。那座山大概是从马子哨南面分出来的支脉向北突起而形成的。从此山的北麓前行二里，向东下走，涉过山坞，经过上驷村，渡过三条山涧，三里路，向东抵达一个村庄，再上坡顺着东山往南行。一里多路，渡到东边山涧的西岸，于是从南面上登陡坡、山冈，就见东面的蜡坪厂山〔蜡坪厂出产矿石，山的东面就是邓川州。〕与西面横亘的山又相夹形成小山坞。向南行一里多，才折向东越过一个山坳，共一里，向东下走，忽然看见一条溪水从壑谷底流出，这就是东涧水的上游，从清源洞下流出的那股溪水了。急速下到壑谷底，看见那股水从南边的洞穴中流出来，向北涌流成溪。溪水上方的山崖间有一洞穴，大处仅有二三尺，洞口也是朝北，上方刻着“清源洞”三个字，是邓川州官绅杨南金的手笔。溪水不从上洞流出，从洞口下走进入洞中，也见不到流水。〔有人说，要走数里路之后，才能听到水声。〕那进洞的地方狭窄倾斜，深深下坠，恰似茶陵的后洞。导游的两个人，一人背着一筐松明，一人点燃松明作火把以便进洞。进洞向南走数丈，路分成两条，从下面穿越过去就是洞穴，往上攀登的地方就像是楼。楼的上方再分为两个洞穴。穿过右边的洞穴进去，它下面非常陡削，下陷的峡谷很深，那就是从下面穿越进去的峡谷了，因为石壁陡削道路险阻而不能到达。于是返回来穿过左边的洞穴进去，洞

穴内曲曲折折石壁并列相夹，高不到一丈，宽处也是如此，而洞中有很多直竖的石柱，有的像相连的树枝，有的像厅堂前剖开的柱子，有的中间是一根大石柱而四旁围护着许多草丛似的小石柱，或分或合，间隔交错，或披露出缝隙，或透露出空洞的地方，令人觉得非常神奇怪异。只是石质十分晶莹洁白，却被松明火把的黑烟所薰染，全都黑得像烟煤一样，手一触摸就油腻得无法去掉。因为这个洞既不高大宽广，烟雾无法散出去，而当地人又习惯于用松明照明，以便于弯腰曲背行进，从而更增多了洞内的黑烟腻垢。先前，曾有一位有见识的人告诉我说："这个洞，一定要在年头就去游览为妙，过了二月，就被烟火薰黑了。"我探问其中缘故，他说："洞内经过一年的时间，无人进入洞中，旧时所薰染上去的黑烟，已逐渐褪色而变白，新生长的钟乳石，也渐渐下垂得长长的了，所以一到新年，人们竞相游洞，洞中的光景十分奇异。从新年到二月，游洞的人已经很多了，新生的钟乳石既已被打断、采摘去，再薰染上烟垢，就愈加使人感到热气薰腾、黑暗气闷，只能染脏衣服，再也无法去领略石洞的光彩了。"我不以他说的话为然。到这时才知道清源洞因为低矮的缘故，洞中的钟乳石容易采摘，就都被打断拿走，没有剩余的，松明的火烟容易薰染，于是烟雾升腾，不断积多，他的话确实没有骗人。穿过石柱间的缝隙朝南深入，渐渐地有水贮存在石柱底部的石盘中。石盘都是石柱底部回环而成的，大小像盆盎一样，很像粤西石洞中的仙田一类，只是没有像那里那么多罢了。大约前进了半里，又下坠到洞穴中向西下走，洞深四五尺，石壁相夹又分为南北两条岔路，洞穴底下平坦而上部紧凑，高与宽也都不到一丈。朝南进去三丈便止步了，向北走进十多丈，也因道路狭窄，受到困迫而紧缩身体，不能再前进。这才重新退出来，爬上坠下来的那个洞穴的上方，寻找它南面的缝隙，再穿过隘道进去。进去数丈，洞逐渐变低，钟乳石柱渐渐逼过来，只好曲膝俯身穿越缝隙，后来连伏地爬行都越来越困难了。这才再沿原路返回，从像楼的那地方下面

的坑谷中穿过缝隙朝东转，又进去数十丈，里面高、宽与从南边进去的地方相同，而钟乳石柱的优美胜景却不能相比。已经走到尽头，这才从西面由下边的坑中穿过洞穴出来。从坑中仰头眺望，上方稍稍像山洞那样空的地方就是刚进洞时从像楼的那地方上面俯视的处所。从下面的洞穴中出来后，渐渐地看见天光，于是爬上石崖走出清源洞口，满身上下都被染成黑色蒙上污垢了。于是下山在水洞口坐在水边的石头上洗脚洗衣。流水从众多散乱的洞穴中汩汩流出来，便汇成一条大溪向北流去，溪水清澈，寒冷彻骨。留在洞外的那两个人，也已经把黄小米煮熟。拿出带来的好酒、肉干，很随意地坐在洞前吃了起来。仰望那如洗的蓝天，四周的群山好像城墙一样围护着，十分惬意，使我探幽寻胜的兴致大起。饭后，仍然越过西边的山坳，稍转向南沿着通往花甸坝的路前行。于是涉水横渡中溪，向西爬横亘之山东面的山坡。顺着山势登上土陇，五里路后下坡，绕到上驷村的西边，仍旧顺着西山往北行。一里，经过一座村庄，于是由小路沿西山土陇的半腰上行进，逐一认真搜寻幽奇隐密的胜景。在山冈陡坡间上上下下地行走了十多里，到日落时分，返回到尹忠的宅院住宿。

初四日　尹忠备好数匹马，我们顺西山向北走。三里，绕过西山向东伸出的山嘴。又向北行半里，忽然看见山麓有几棵树高撑在空中，出现在马足之下，树下淙淙的流水声从树丛间传出来，那么，洞穴里的泉水是从山底部向东渗过缝隙后流出来的。又向北行半里，有条坑谷从北山下陷，坠落形成峡谷，越过峡谷，稍稍转向东，又绕过一道山嘴，再走三里就到达波大邑。波大邑村背靠西山，庐舍聚集，也算是这一带的大村落了。从村北下坠的坑谷中再往下走，涉水横渡一条山涧，又向北翻越山冈，三里后下坡，这是铁甲场，有溪水从西山向东流注，村舍分散溪流两边。前方有闷江门哨南临峡口，扼住流水；又有一座小山盘踞在东面，是这里的河口；南北两支环形山峦，再相互交错于前方，又使这地方像另一个天地。

渡过溪流，爬上北山。北山是从西山横向下垂延伸而来的，是铁甲场的龙砂，实际上又是凤羽山的第三重砂岩，它东面约束着溪流，最为紧要坚固，它西南面的山麓就是铁甲场，东北面的山麓下是闷江门哨，凤羽坝子一片平川，完全是以此为锁钥的。骑马登上北山。返回来在铁甲场的居民家里吃饭。他们在架子上放置二只盛酒的樽，下面用微火慢慢地煮，把钩藤条插进樽中，主客依次传递着吸饮樽中的酒，屡次加水进去，但酒味并未减淡。这个村子的村民习惯于跑缅甸做生意，每家都有许多边地民族的货物。他们用开水泡孩儿茶招待客人，茶水的颜色像胭脂一样鲜红，却没有任何味道。下午，仍从波大邑绕过流泉洞穴上方的山嘴，又往西上山，探历山腋中的小圆山。返途中风雨猛烈袭来，衣服都湿透了。

初五日　早晨起床想要告别，尹君因为这一天是清明节，挽留在坟山设宴款待，就是土主庙北面新开的墓地。坐在庙门前观看祭祀扫墓的人纷纷扰扰，奢侈的人带来一头猪，就地在坟茔间挖坑升火烧熟后拿来祭祀；贫穷的人带来一只鸡，就地在坟茔间杀鸡吊祭，也是煮熟后拿来祭祀。回想起祖先的坟茔，已离别三载，不能在春天举行露天祭祀，不知不觉悲哀惆怅起来！急忙返回来睡下。

初六日　我想告别，可尹君说先前邀请了他岳父吕梦熊，约定今天来到，必定要再暂作停留。恰好村中有个姓许的儒生，约我去登凤羽山的南高岭，就跟随他前往。下午返回后吕君果然来到了，互相见面十分欢喜。

初七日　尹君仍旧准备好坐骑，同吕梦熊再次去游清源洞。先从白米村横截平川往东走，五里，沿东山向南行。山麓有骑龙景帝庙，庙北边有一眼泉水，从山崖下涌出，石崖深嵌累积，巨树屈曲缠绕，清泉冲刷着石崖下部，古藤缠绕在石崖之上，地方非常清静幽雅。当地耕种的人，见有几匹马来到，以为是来追捕的差役，全都放下农具逃向山中的险要之处，呼唤他们逃得更急。又向南五里后抵达清源洞。不再深入进去，饱揽洞前的形胜。仍然向西渡过中溪，

观遍了西山的地形胜景后返回来。下午，我苦苦告别，吕君代尹忠挽留我十分诚恳。这一天宴请张家的两位公子。客人离开后，仍与吕君洗过杯盏再饮，安排了乐人表演胡人的歌舞，称为紧急鼓。

初八日　同吕梦熊早饭后告别了尹君。行三十五里，抵达浪穹县城的南门。梦熊告别去了，约定本月中旬在大理城会面。我走入文庙，命令顾仆在护明寺借火煮饭，然后前去问候何六安。何公等我不见来，已经在前一天赶去大理城了。我就催促何长君议定脚夫，为明天动身做准备。何长君留我在书馆饮酒，又取来温泉水沐浴后躺下了。

【原文】

初九日　早饭于何处。比行，阴云四合大有雨意，何长君、次君仍以盒饯于南郊。南行三里，则凤羽溪自西而东注，架木桥度之。又南里余，抵天马山麓，乃循而东行，风雨渐至。东里余，有小阜踞峡口之北，曰练城[①]，置浮屠于上，为县学之案。此县普陀崆水口，既极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悬以锁钥之。茈碧湖、洱源海及观音山之水出于阜东，凤羽山之水出于阜西，俱合于阜南，是为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将南入峡，先有木桥跨其上流，度桥而东，应山铺之路自东北逾横山来会[②]，遂南入峡口。

是峡东山即灵应山西下之支，西山即天马山东尽之处，两山逼凑，急流捣其中，为浪穹诸水所由去。路从桥东，即随流南入峡口。有数家当峡而居，是为巡检司[③]。时风雨交横，少避于跨桥楼上。楼圮不能蔽，寒甚。南望峡中，风阵如舞；北眺来云诸峰，出没闪烁。坐久之，雨不止，

乃强担夫行。初从东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峡转而西曲，路亦西随之。一里，复转而南，一里，有一家倚东崖而居。按《郡志》，有龙马洞在峡中，疑即其处，而雨甚不及问。又南，江流捣崆中愈骤，崆中石耸突而激湍，或为横槛以扼之，或为夹门以束之，或为龃龉，或为剑戟，或为犀象，或为鸷鸟，百态以极其搏截之势；而水终不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过之，或挟而潆之，百状以尽超越之观。时沸流倾足下，大雨注头上，两崖夹身，一线透腋，转觉神王[④]。二里，顾西崖之底，有小穴当危崖下，东向与波流吞吐，心以为异。过而问热水洞何在，始知即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热水洞，门甚隘而中颇宽，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汤。人入洞门，为热气所蒸，无不浃汗，有疾者辄愈。九炁台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时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过，不及下也。

又南一里，峡乃尽，前散为坞，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坞，是为下山口[⑤]。盖崆东之山，即灵应南垂，至是南尽，余脉逊而东，乃南衍为西山湾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邓川西逆流而上；中开为南北大坞，而弥苴佉江贯其中焉[⑥]。峡口之南，有村当坞，是为邓川州境，于是江两岸垂杨夹堤。路从东岸行，六里余而抵中所[⑦]。时衣已湿透，风雨不止，乃觅逆旅，沸汤为饭。入叩刘陶石。名一金。父以乡荐为涿州守[⑧]，卒于任。前宿其来凤庄者。刘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楼。出杨太史《二十四气歌》相示，书法带赵、吴兴，而

有媚逸之致。

【注释】

①练城：今作炼城，又称中炼，在洱源坝子东南缘。

②应山铺：今名同，又称永乐，在洱源坝子东缘。

③巡检司：此即普陀崆巡检司，位于普陀崆峡口，约在今巡检村附近。

④王：通“旺”，旺盛。

⑤下山口：今名同，在洱源县南境，邓川坝子北端，属右所乡。

⑥弥苴佉江：本作“弥宜佶江”，据陈本、叶本改。下同。《明史·地理志》：邓川州“又有普陀江，一名蒲萄江，又名弥苴佉江，南入西洱河。”弥苴（jū 居）佉（qū 曲）江今又作弥苴河，在洱源县南部，从北往南流入洱海。

⑦中所：今名同，在邓川坝子北部、弥苴河西岸。

⑧涿州：今河北涿县。

【译文】

初九日　在姓何的处所吃早饭。到上路时，阴云四面合拢，大有下雨的阵势，何长君、次君仍然用盒子带了酒食在南郊饯行。往南行三里，就见凤羽溪自西往东流注，架有木桥渡过溪流。又向南走一里多，抵达天马山山麓，于是沿山麓往东行，风雨渐渐来临。向东走一里多，有座小土山盘踞在峡口的北边，叫做练城，上面建有佛塔，是县里学校的案山。这个县的普陀崆河口，既已极为狭窄，而此地又天生一座土山，悬在中央如锁钥一般。茈碧湖、洱源海及观音山的水从土山东边流出去，凤羽山的水从土山西边流出去，全都在土山南面汇合，这就是三江口。由三江口西边望着它前行，又走二里，即将在南边进入峡谷，先有一座木桥横跨在溪水上游，越到桥东，应山铺来的路从东北方越过横卧的山前来合会，于是向南走入峡口。

这个峡谷东面的山就是灵应山向西下延的支脉，西边的山就

是天马山在东方的尽头处，两面的山紧逼凑拢过来，急流冲捣在峡中，是浪穹县各条水流经由的去路。道路从桥东头起，立即顺着流水往南通入峡口。有数家人临峡居住，这是巡检司。此时风雨交加，雨水横流，暂时在跨桥楼上避雨。楼已坍塌不能蔽风雨，寒冷极了。向南望峡中，狂风阵阵，如像在起舞；往北远眺凌云等诸峰，忽隐忽现。坐了很久，雨势不停，只得强迫挑夫上路。最初从东面的山崖下向南行走在普陀崆中，一里后，峡谷转向西弯曲，路也顺着峡谷向西延伸。一里，再转向南，一里，有一家人背靠东面的山崖居住。根据《郡志》，在峡谷中有个龙马洞，怀疑就是此处，但是雨下得非常大来不及打听。又往南走，江流冲捣在普陀崆中愈加急速，普陀崆中岩石高耸突立而激起湍急的水流，有的如横卧的门槛扼住流水，有的如夹立的门扇束住水流，有的如参差不齐的牙齿，有的如刀枪剑戟，有的如犀牛大象，有的如凶猛的苍鹰，千姿百态，极尽它们各自搏击拦截的气势；但流水始终未被它们阻住，有时跨过岩石流出去，有时穿过岩石流去，有时夹住岩石潆洄而流，千百种状态，尽情展示了超越障碍的景观。此时沸腾的激流倾泻在脚下，大雨浇注在头上，两侧的山崖夹住身体，仅有一线宽的通路穿过山侧，反而觉得精神旺盛。二里路，回头看见西边山崖的底下，有个小洞正在高险的山崖之下，朝向东方，吞吐着波涛洪流，心里认为很奇异。走过后打听热水洞在哪里，这才知道就是这个洞穴了。这之前，当地人说起在普陀崆中有个热水洞，洞口非常窄但洞中很宽敞，洞内的水从洞底涌出来如沸腾的开水。人进入洞口，被热气薰蒸，无不汗流浃背，有病的人马上就痊愈了。〔九炁台只可以煮蛋，而此处可把肉煮烂。〕我此时冷极了，但是洞穴在普陀崆底下非常深，并且已经走过了头，来不及下去了。

又往南一里，峡谷这才到了头，前方散开成为山坞，水流于是流出普陀崆，而路乃是下坡。半里后抵达山坞，这里是下山口。普陀崆东面的山，就是灵应山的南垂，到这里就是南边的尽头，余脉

向东退去，于是南面延伸为西山湾的山脊；普陀崆西面的山，南边从邓川州西面逆流上延；中间辟为南北向的大山坞，而弥苴佉江流贯在山坞中。峡口的南边，有村庄位于山坞中，这里是邓川州的辖境，从这里起，江流两岸下垂的杨柳夹住河堤。路从东岸行，六里多后到达中所。此时衣服已经湿透，风雨不停，只好找旅店，烧开水做饭。进村叩拜刘陶石。〔名叫一金。他父亲以举人的身份担任涿州州官，死在任上。就是先前寄宿在来凤庄的那位。〕刘君拿出酒来驱寒，于是住宿在他的前楼上。刘君拿出杨太史的《二十四气歌》给我观看，书法杂带有赵孟頫、吴道子的意趣，而且有妩媚飘逸的风格。

【原文】

初十日　雨止而余寒犹在，四山雪色照人。追饭而担夫逸去，刘君乃令人觅小舟于江岸之西覆钟山下，另觅夫肩行李从陆行，言西山下有湖可游，欲与余同泛也。盖中所当弥苴佉江出峡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筑堤导江，为中流所；东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东山经龙王庙前，汇为东湖，流为闷地江[①]，是为东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钟山石穴中，东出为绿玉池，南流为罗莳江[②]，是为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练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虽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尝相入也。

余与刘君先西过大石梁，乃跨弥苴佉江上者。西行塍中一里，有桥跨小溪上，即罗莳江也。桥之北，水塘潋滟[③]，青蒲蒙茸；桥之南，溪流如线，蛇行两畦间。因踞桥待舟，北望梅花村、绿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湿，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东山之东，罗川之上，亦有中所，

乃即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鸡山西下所托宿处。大约此地正东与鸡鸣寺，西与凤羽舍上盘相对，但各间一山脊耳。桥西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时多崩圮。钟山峙桥西北，溪始峙桥正西，盖钟山突而东，溪始环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围，汇绝顶间，东南坠峡而下，高挈众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随溪遵其东麓南行。两旁塍低于溪，壅岸行水于中，其流虽小而急。此处小舟如叶，止受三人。其中弥苴佉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从。二里，则两岸渐平，而走沙中壅，舟胶不前。刘君与余乃登岸行陇，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复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泛泛，多有连芜为畦，植柳为岸，而结庐于中者。汀港相间，曲折成趣，深处则旷然展镜，夹处则窅然罨画[4]，翛翛有江南风景[5]；而外有四山环翠，觉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6]，种蒜大如拳而味异，莺粟花连畴接陇于黛柳镜波之间，景趣殊胜。三里湖尽，西南瞻邓川州治当山腋曲间[7]，居庐不甚盛而无城，其右有崩峡倒冲之；昔年迁于德源城，以艰于水，复还故处。大路在湖之东、弥苴佉江西岸，若由陆路行，不复知此中有湖，并湖中有此景也。

又南行港间一里余，有路自东横亘于西山，即达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连架三桥以泄水。舟由堤北东行，一里，穿桥而南。又半里，有小桥曰三条桥，即北从中所来之大道也。水穿桥东，路度桥南，俱南向行。初约顾仆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刘君临岐踽踽[8]。时已过午，腹馁，余挥手别

刘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见路东有小山横亘坞中，若当门之槛，截坞而出者，是为德源城[9]，盖古迹也。按志，昔六诏未一，南诏延五诏长为星回会，邓赕诏之妻劝夫莫往，曰："此诈也，必有变。"以铁环约夫臂而行。后五诏俱焚死，遗尸莫辨，独邓赕以臂约认之还。后有欲强妻之，复以计诒之，得自尽，不为所污。故后人以"德源"旌之[10]。山横坞中不甚高，而东西两端，各不属于大山。山之西，与卧牛相夹，则罗莳江与邓川驿路从之；山之东，与西山湾山相夹，则弥苴佉、闷地二江从之。南三里，从其西峡傍卧牛山东突之嘴行。卧牛山者，邓川东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峰，一小峰，相属而下，大者名卧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为象山云。凑峡之间，有数十家当道，是为邓川驿[11]。过驿一里，上盘西山之嘴，始追及仆担。遂南望洱海直上关而北，而德源横亘之南，尚有平畴，南接海滨。德源山之东，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东转，而直接海东大山。盖万里之脉，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

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峡口，其峡自西山出，横涉之而南上坡间。又二里，有坊当道，逾坡南行，始与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东向而突海中，是为龙王庙。南崖之下，有油鱼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树，皆为此中奇胜。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遥，急令仆担先觅寓具餐，余并探此而后中食。乃从大路东半里，下至海崖。其庙东临大海，有渔户数家居庙中，庙前一坑下坠，架石度

其上如桥。从石南坠坑下丈余，其坑南北横二丈，东西阔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则水贯峡底，小鱼千万头，杂沓于内。渔人见余至，取饭一掌撒，则群从而嘬之[12]。盖其下亦有细穴潜通洱海，但无大鱼，不过如指者耳。油鱼洞在庙崖曲之间，水石交薄，崖内逊而抱水，东向如玦，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鱼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为此中第一味，过十月，复乌有矣。崖之后，石耸片如芙蓉裂瓣，从其隙下窥之，多有水漱其底，盖其下皆潜通也。稍西上，有中洼之岩当路左，其东崖漱根，亦有水外通，与海波同为消长焉。

从其侧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谓三家村者，尚隔一箐踞西峡间。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趋，一里，渐得路，转入西腋，半里，抵三家村。问老妪，指奇树在村后田间。又半里，至其下。其树高临深岸，而南干半空，矗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庙奇树之半，而叶亦差小。其花黄白色，大如莲，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闰增一瓣，与省会之说同；但开时香闻远甚，土人谓之“十里香”，则省中所未闻也。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下关风[13]，上关花，苍山雪[14]，洱海月。上关以此花著。按志，榆城异产有木莲花，而不注何地，然他处亦不闻，岂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终乃谢，时已无余瓣，不能闻香见色，惟抚其本辨其叶而已。乃从村南下坡，共东南二里而至沙坪[15]，聚落夹衢。入邸舍，晚餐已熟。而刘君所倩担夫已去，

乃别倩为早行计。

【注释】

①冏地江：今名永安江。

②绿玉池：今名同，在中所西邻。 罗莳江：今作罗时江。

③潋滟(liàn yàn 炼艳)：水满波连的样子。

④罨(yǎn 掩)画：彩色杂陈的画。

⑤翛(xiāo 消)翛：风景天成，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⑥渚(zhǔ 主)田：水中小洲上的田。此水今称西湖，宽四平方公里。分为若干鱼塘，水产丰富。村舍环湖而居，或聚于湖心岛。

⑦邓川州：隶大理府，治今洱源县南部邓川坝子西缘的旧州。

⑧跼：同“局”。蹐(jí 脊)：用极小的步子走路。跼蹐：不安的样子。

⑨德源城：为唐代前期六诏之一邓赕诏的中心，在今洱源县右所乡邓川东北，公路东边的小山上。三面陡峻，弥苴河流绕山脚，如天然堡垒。山顶平坦，周围遗留至今的土筑城墙还清晰可见，随地势高低起伏。城内有一古庙，过去供奉慈善夫人(即邓赕诏之妻)木雕像，衣冠服饰都反映了南诏的遗俗。城内地下曾挖出过陶片、砖瓦及引水用的陶制水管。是保存较完整的六诏城池遗址之一，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⑩按志句：唐代前期，洱海地区有六诏，唐中央政府即其地分别设置州县，进行治理。其中蒙舍诏在今巍山，位置最南，又称南诏，唐置为蒙舍州。蒙嶲诏在今巍山坝子北部，唐置阳瓜州。越析诏在今宾川县牛井，唐置越析州。浪穹诏在今洱源坝子，唐置浪穹州。施浪诏在今洱源县江尾一带，唐置舍利州。邓赕诏在今洱源县右所乡的德源山，唐置邓备州。737年，南诏统一六诏，并遂步发展势力，建立地方政权。其范围比今云南全省大得多，中心先在太和城，后迁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902年为郑买嗣所灭。《游记》这里讲的是南诏统一六诏的传说。

⑪邓川驿：后又称新州，即今邓川，在洱源县南境。

⑫嘬(chuài)：咬吃。

⑬下关：俗称风城。位于苍山南端的缺口，一年中至少有250天以上是刮风天，每年平均约有35天以上的大风，风的强度经常在七级左右，最大风力

超过八级，还常发生阵风，冬春两季特别突出。

⑭苍山：又称点苍山，是横断山脉中段一座名山，如屏风障在大理坝子西缘，北起邓川，南抵下关，南北长五十多公里，东西宽约十多公里。山顶积雪时间甚长，五月还能看到皑皑白雪。新雨后，山腰飞瀑如练。山上云雾变幻无常，望夫云、玉带云都极美丽动人。苍山风景极佳，山脚的蝴蝶泉、清碧溪、下关温泉、天生桥，山腰的龙眼洞、凤眼洞，山顶的洗马塘等都各具特色。

⑮沙坪：今名同，在洱源县南隅，属江尾乡。

【译文】

初十日　雨停后余寒还在，四面群山雪光照人。到吃饭时挑夫逃走了，刘君于是命令人在江岸西边的覆钟山下找来小船，另外找来脚夫肩担行李从陆路走，说是西山下有个湖泊值得游一游，想要与我一同泛舟游览。原来中所正当弥苴佉江流出峡谷的起点，这里土地平坦肥沃，居民屯田十分繁荣，修筑了堤坝引导江流，是中流所；东山之下，有水流从焦石洞下流，沿东山流经龙王庙前，汇积成东湖，流出来成为闷地江，那是东流所；西山之下，有水流源自钟山的石洞中，向东流出来成为绿玉池，往南流成为罗莳江，那是西流所。所以这地方也有三江之名。不过练城是三江合流，此地的三个所是三江分流，虽然是一同往南流注入洱海，但未曾互相交流。

我与刘君先向西走过一座大石桥，是跨在弥苴佉江上的桥。往西在田野中行一里，有桥跨在一条小溪上，这就是罗莳江了。桥的北面，水塘中水波粼粼，青色的香蒲蒙蒙茸茸；桥的南边，溪流如线一般，蛇一样流淌在两岸稻田之间。趁坐在桥头等船的时间，远望北边梅花村、绿玉池在一里开外，可是隔着江岸道路湿淋淋的，船到了便动身，竟然来不及探历北边。此地名叫中所。东山的东面，罗川的岸上，也有一处中所，仅仅只是此地分兵屯垦之地，是我往昔从鸡足山向西下山投宿之处。大约此地正东与鸡鸣寺，西面与凤羽的舍上盘相对，只是各自隔着一条山脊罢了。桥西的群山全是土山，可峻峭陡削得特别厉害，不时有很多崩塌的地方。钟山耸峙在

桥的西北，溪始山耸峙在桥的正西，大体上钟山向东前突，溪始山向西环绕。溪始山之上，有一池水，汇积在绝顶之间，向东南方的峡中下坠，高高在上，是众多水流的起始，所以用“溪始”来命名。下船后，顺溪流沿溪始山的东麓往南行。两旁的田地低于溪流，在田野中培土筑起堤岸堵水，水流虽小却很湍急。〔此处的小船如一片树叶，只能容纳三个人。其中的弥苴佉江似乎可以通大船，但水流太急无法从那里走。〕二里后，就见两岸渐渐平坦起来，而流沙壅积在江中，船胶粘一般不能前进。刘君与我只好登上岸行走在土垄上，船夫于是凌波拖船。五里后，才又下船。稍微向西弯曲，半里，就向南笔直下到湖中。湖中菱角香蒲飘浮，有许多连块的空地辟为稻田，种植了柳树护卫堤岸，还有在其中建了房屋的。绿洲港湾相间，曲曲折折，自成情趣，水深处则是空旷一片，如平展的镜子，狭窄处却是杳渺一派，如彩色的风景画，悠悠然有江南风景的意味；而外围有四面群山翠色环绕，觉得西子湖反而不如它了。湖中小洲上的田十分肥沃，种的蒜大如拳头而味道很奇特，罂粟花在翠柳与镜子般的水波之间连亩接垄，景色情趣特别优美。三里后湖到了边，朝西南远望邓川州州治在山侧弯曲之处，居民房屋不怎么兴盛而且无城墙，它右边有崩裂的峡谷倒倾着对着它；往年州治迁到德源城，因为取水艰难，又迁回原处。大路在湖的东面、弥苴佉江的西岸，如果由陆路走，不再会知道这一带有个湖，也不知湖中有这样的景色了。

又往南在港湾间行一里多，有条路从东边横亘到西山，就是通达州治的通道。堤岸之下，接连架有三座桥来泄水。船由堤北边往东行，一里，穿过桥向南行。又是半里，有座小桥名叫三条桥，就是从北方中所来的大道了。水穿流到桥东，路越到桥南，全都向南行。起初与顾仆约好带着行李在此地等候但却不在，刘君面对岔道犹豫不决。此时已过了正午，感到饿极了，我挥手告别了刘君，要他快速返回去。我沿着大道往南行，这才见路东面有座小山横亘在山坞

中，好似挡在门口的门槛，横截山坞伸出来的样子，这就是德源城，是一处古迹。〔据志书记载，从前六诏未统一时，南诏邀请五诏的酋长召开星回会，邓赕诏的妻子劝丈夫不要去，说："这是奸计，必定会有突发事变。"用铁环套在丈夫的手臂上才动身。后来五诏酋长全被烧死，遗体无法辨认，唯独邓赕诏因为手臂套有铁环才得以认尸返回来。后来有人想强行娶她为妻，她又用计骗了此人，使他自杀，不被所侮。因此后人用"德源"来表彰她。〕山横在山坞中不怎么高，但东、西两头，各自不与大山连接。山的西边，与卧牛山相夹，罗莳江与邓川州的驿道经由那里；山的东面，与西山湾山相夹，弥苴佉江、闷地江两条江水流经那里。向南三里，从它西边的峡中靠着卧牛山向东突的山嘴前行。卧牛山，是邓川东面向下延南砂的手臂，一座大山峰，一座小山峰，相连接下延，大的名叫卧牛山，小的名叫象山；当地人认为象小而牛大，今天都称呼为象山。紧束的山峡之间，有数十家人临道而居，这是邓川驿。走过驿站一里路，向上绕过西山的山嘴，这才追上仆人和担子。于是望见南面洱海直达上关的北边，而德源山横亘的南边，还有平旷的田野，往南连接到海滨。德源山的东面，大山往南下延的山脊，到这里也低矮起伏地向东转去，而后径直连接到洱海东面的大山。万里长的山脉，到了洱海的北面才低伏延伸而去。

由山嘴南边仍旧沿着西山往南下走，二里，下山越过一处峡口，这个峡谷从西山延伸出来，横涉过峡谷后向南上爬到坡上。又走二里，有座牌坊位于道中，越过山坡往南行，开始与洱海接近。共五里，西山的山坡，向东前突到海中，这便是龙王庙。南边山崖之下，有个油鱼洞，西山侧腋之中，有棵十里香奇树，都是这一带奇特的胜景。我向南远望沙坪，离山坡有一里远，急忙命令仆人挑夫先去找寓所备饭，我一并探过这两处胜景之后再吃中饭。于是从大路往东走半里，下到海边的山崖上。这座庙向东面临大海，有几家渔民住在庙中，庙前有一个深坑下陷，架有石块越过坑上如桥一样。

从石块南边下坠到坑中一丈多，这个深坑南北横处有二丈，东西宽八尺，它下边再往下深嵌，就见有水流贯在峡底，千万条小鱼，杂乱地游在水中。渔夫见我来到，拿了一把饭撒入水中，只见鱼群追着吃食。原来水下也有微小的洞穴暗中通向洱海，只是没有大鱼，不过是些如手指大小的鱼罢了。油鱼洞在庙宇所在的山崖弯曲之处，海水山石交相逼近，山崖向内退去而环抱着水，向东的地方如像玉玦，山崖下插到水中，石上有许多空洞玲珑剔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鱼出没在空洞之中，大处也是如手指一样，周身全是油，是这地方数第一的美味，过了十月份，又没有了。山崖的后方，石片高耸如芙蓉花瓣，从石缝中向下窥视，很多地方有水激荡在石底，原来那下边全是暗中相通的。稍往西上走，有块中央下洼的石崖位于路左，它东面的崖根冲刷着水波，也有水与外边相通，与海水一同互为消长。

从它侧边与大路相交后向西翻过山坡，找不到路，远望所谓的三家村的地方，还隔着一条山箐盘踞在西面的峡谷中。于是向西半里，越过山坡下走，又向西半里，涉过山箐上爬，然后沿西山向南赶去，一里，慢慢找到路，转入西侧，半里，抵达三家村。询问老妇，指点奇树在村后的田间。又走半里，来到树下。这棵树高临深深的山崖，而朝南的树干有一半是空的，矗立挺拔，大处不到省城土主庙奇树的一半，而且叶片也略小些。树上的花是黄白色，大处如莲花，也是有十二瓣，按月份和闰月增加一瓣，与省城的说法相同；只是花开时香气在很远都能闻到，当地人把它称为“十里香”，却是在省城中未曾听说过的。大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色，〔就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上关以此花而著名。据志书载，大理城奇异的物产有木莲花，但未注明在何地，不过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莫非就是此花吗？花从正月开到二月底才凋谢，此时已没有剩余的花瓣，不能闻到香味看见花色了，只能抚摩它的树干辨别它的叶片而已。于是从村南下坡，共向东南走二里后来到沙

坪，村落夹住通道。进入旅店时，晚饭已经熟了。而刘君所请的挑夫已经离去，只得另外请人为明早上路做准备。

【原文】

十一日　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余，西山之支，又横突而东，是为龙首关，盖点苍山北界之第一峰也。凤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岭而东北转者，为龙王庙后诸山，迤逦从邓川之卧牛、溪始，而北尽于天马，南峙者为点苍，而东垂北顾，实始于此，所以谓之“龙首”。《一统志》列点苍十九峰次第[1]，自南而北，则是反以龙尾为首也。当山垂海错之处，巩城当道，为榆城北门锁钥，俗谓之上关[2]，以据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门，半里出南门，乃依点苍东麓南行。高眺西峰，多坠坑而下，盖后如列屏，前如连袂，所谓十九峰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坠为坑者也。

南二里，过第二峡之南，有村当大道之右，曰波罗村。其西山麓有蛱蝶泉之异[3]，余闻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仆担先趋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栖僧舍，而余独从村南西向望山麓而驰。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树大合抱，倚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漱根窍而出，清洌可鉴。稍东，其下又有一小树，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汇为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4]。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5]。余

在粤西三里城，陆参戎即为余言其异，至此又以时早未花，询土人，或言蛱蝶即其花所变，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类而来，未知孰是。然龙首南北相距不出数里，有此二奇葩，一恨于已落，一恨于未蕊，皆不过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图其叶而后行。

已望见山北第二峡，其口对逼如门，相去不远，乃北上蹑之。始无路，二里，近峡南，乃得东来之道，缘之西向上跻，其坡甚峻。路有樵者，问何往，余以寻山对。一人曰："此路从峡南直上，乃樵道，无他奇。南峡中有古佛洞甚异，但悬崖绝壁，恐不能行，无引者亦不能识。"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万里而来，不为险阻，余何难前导？"余乃解长衣，并所折蛱蝶枝，负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复西向悬跻。又二里，竟凌南峡之上，乃第三峡也。于是缘峡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绝壁，积雪皑皑当石崖间，旭日映之，光艳夺目。下瞰南峰，与崖又骈峙成峡，其内坠壑深杳，其外东临大道，有居庐当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转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巉竝，对崖亦穹环骈绕，盖前犹下崖相对，而至此则上峰俱回合矣。又上一里，盘崖渐北，一石横庋足下，而上崖飞骞刺空，下崖倒影无底。导者言，上崖腋间，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间，有洞曰古佛⑥，而四睇皆无路。导者曰："此庋石昔从上崖坠下，横压下洞之上，路为之塞。"遂由庋石之西，攀枝直坠，其下果有门南向，而上

不能见也。门若裂罅，高而不阔，中分三层。下层坠若眢井，俯窥杳黑而不见其底，昔曾置级以下，爇灯而入甚深⑦，今级废灯无，不能下矣。中层分瓣排棂，内深三丈，石润而洁，洞狭而朗，如披帷践榭，坐其内，随峡引眺，正遥对海光；而洞门之上，有中垂之石，俨如龙首倒悬，宝络中挂。上层在中洞右崖之后，盘空上透，望颇窅窱，而中洞两崖中削，内无从上。其前门夹处，两崖中凑，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刓其端，首大如卵，可践猴首飞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侧，与左崖虽中悬二尺余，手无他援，而猴首之足，亦仅点半趾，跃陟甚难，昔亦有横板之度，而今无从觅。余宛转久之，不得度而下。导者言："数年前有一僧栖此崖间，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叠级架梯，亦久废无存，今遂不觉闭塞。"余谓不闭塞不奇也。乃复上庋石，从其门扪崖直上。崖亦迸隙成门，门亦南向，高而不阔，与下洞同，但无其层叠之异。峡左石片下垂，击之作钟敲声。北向入三丈，峡穷而蹑之上，有洼当后壁之半，外耸石片，中刓如齑臼⑧，以手摸之，内圆而底平，乃天成贮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顶下垂其中，如玉龙倒影，乃滴水之痕。臼侧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饮水者。观玩既久，乃复下庋石。导者乃取樵后峡去，余乃仍循崖东下。

三里，当南崖之口，路将转北，见其侧亦有小岐，东向草石间，可免北行之迂，乃随之下。其下甚峻，路屡断屡续。东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东出之

涧。涧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见余自北崖下，争觇眺之，不知为何许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村后[9]，乃东出半里，入夹路之衢，则龙首关来大道也。时腹已馁，问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竭蹶而趋。遥望洱海东湾[10]，苍山西列，十九峰虽比肩连袂，而大势又中分两重。北重自龙首而南至洪圭，其支东拖而出，又从洪圭后再起南重，自无为而南至龙尾关，其支乃尽。洪圭之后，即有峡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东出者为某村，又东错而直瞰洱海中，为鹅鼻嘴，即罗刹石也。不特山从此叠两重，而海亦界为两重焉。十三里，过某村之西，西瞻有路登山，为花甸道；东瞻某村，居庐甚富[11]。又南逾东拖之冈，四里，过二铺，又十五里而过头铺[12]，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则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于门[13]。僧觉宗出酒沃饥而后饭。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

【注释】

①苍山十九峰，峰间夹十八溪，自北而南，排列如下：云弄峰——霞移溪，沧浪峰——万花溪，五台峰——阳溪，莲花峰——芒涌溪，白云峰——锦溪，鹤云峰——灵泉溪，三阳峰——白石溪，兰峰——双鸳溪，雪人峰——隐仙溪，应乐峰——梅溪，观音峰——桃溪，中和峰——中溪，龙泉峰——绿玉溪，玉局峰——龙溪，马龙峰——清碧溪，圣应峰——莫残溪，佛顶峰——葶蓂溪，马耳峰——南阳溪，斜阳峰。其中以马龙峰最高，海拔达 4122 米。

②上关：今名同，在大理市北隅，至今还能看到蜿蜒的古城残迹，西抵苍山，东达洱海。

③蛱(jiá 夹)蝶:蝴蝶的一类,成虫为赤黄色。

④与生蝶无异:"生蝶"原作"蛱蝶",据四库本、叶本改。

⑤游人句:至今每年阴历四月十五日为蝴蝶会。笔者有幸得与其盛。泉边有一棵大合欢树,树上吊着蝶团,每团都有成百上千的蝴蝶挤在一起,犹如树上吊的峰房。也有的蝴蝶蜷伏在树叶上,远看犹如枯叶,但偶尔动几下,证明它们不是花或叶。还有一些在绿树丛中穿梭飞舞,但种类不多,体型较大的有带红点的黑蝴蝶,较小的有黄蝶、枯叶蝶等。也有人认为,成串垂吊在树枝上的是蛾,而不是蝴蝶,蝴蝶会中的蛾类实际上比蝶类多,大约有一百一十种以上。

⑥古佛洞:在周城村西,苍山云弄峰神魔涧内约3公里。东向,高5米,宽3米,深10米。就钟乳石雕有大小不等的40余躯佛像。

⑦熇(gòu 遘):举火。

⑧刓(wán 完):剜刻。

⑨周城村:今仍名周城,在大理北境。

⑩洱海:《明一统志》大理府山川:"西洱海,在府城东,古叶榆河也,一名濔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邓川,合点苍山之十八川而汇于此,形如人耳,周三百余里,中有罗筌、浓禾、赤崖三岛及四洲九曲之胜,下流合于漾备江。"现今洱海湖面宽250平方公里,南北长40.5公里,东西宽3.4~8.4公里,湖岸线长116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974米,湖水呈绿色。喜洲附近有一沙堤伸入海中,俗称海舌,分洱海为两部分。北为内海,水深一般不足13米;南为外海,平均水深15米,最深处达21米。

⑪十三里句:此村应即今喜洲,在大理县北境,距洱海甚近。元代已有"喜州"之名,见《元混一方舆胜览》,明时亦应称喜州。 花甸:今仍称花甸坝,在大理西北隅苍山后,古代大理到凤羽的大道即经花甸。

⑫头铺:今名同,在大理县北境的公路上,银桥东邻。

⑬其幼子:史夏隆序本作"小乃朗"。

【译文】

十一日 早起做饭,黎明,脚夫到后才上路。由沙坪往南行,一里多,西山的支脉,又横着突向东,这便是龙首关,是点苍山北界的

第一峰。由凤羽山往南延伸，延过花甸哨的南岭后往东北转的山，形成龙王庙后的群山，逶逶迤迤从邓川的卧牛山、溪始山起，往北在天马山到了尽头，耸峙在南边的是点苍山，由东下垂向北转，实际上起始于此地，所以称它为“龙首”。〔《一统志》列举了点苍山十九座山峰的次序，由南往北数，那是反而以龙尾为龙头了。〕在山峦下垂海岸交错之处，有坚固的城关临道而立，是大理城北门的军事重镇，俗称为上关，这是因为它占据着洱海的上游。走入城关北门，半里后走出南门，于是靠着点苍山的东麓往南行。眺望西面高高的山峰，大多向下坠为坑谷，大体上后面如屏风一样排列，前边如连着的衣袖，所谓的十九峰，全如同五老峰一样并肩而立，而中间下陷为坑谷。

往南二里，经过第二条峡谷的南边，有个村庄位于大道的右侧，叫做波罗村。村西的山麓有蛱蝶泉的奇景，我听说过它已很久了，到了这里得到当地人的指点在西边，就命令仆人挑夫先赶去三塔寺，到何巢阿寄宿的僧房中投宿，而我独自一人从村南向西望着山麓快步走去。半里，有淙淙流淌的泉水，溯泉水又向西走，半里，抵达山麓。有棵树约有一抱粗，紧靠着山崖耸立，树下有泉，朝向东方从树根下的孔洞流出来，清澈凉爽可作镜子。稍在东边，它下方又有一棵小树，仍然有一处小泉，也是冲洗着树根流出来。两道泉水汇成一丈见方的池水，这就是所溯泉水的上游了。泉上的大树，在四月初就开花如像蛱蝶，触须翅膀栩栩如生，与活蝴蝶没有不同之处。又有千万只真蝴蝶，触须相连腿部相钩，从树梢倒悬而下，垂到水面上，缤纷络绎，五彩焕发。从这个月起，游人成群来观看这一奇景，过了五月才完结。我在粤西三里城时，陆参将就对我说起过它的奇异之处，来到这里又因为季节还早未开花，询问当地人，有人说蛱蝶就是树上的花变的，有的说，是花的形状相似，所以引来蝶类，不知哪一种说法正确。然而龙首关南北相距不超出数里地，有这两种奇花，遗憾的是一种花已零落，一种还未开花，都不超过

一个月的时间但却各不能遇，只好折了树枝、画下树叶然后上路。

不久，望见山北边的第二条峡谷，峡口相对紧束如同门扇，相距不远，于是向北上登峡口。开始时无路，二里，走近峡口南边，才找到东面来的路，沿着路向西上登，这里的山坡非常陡峻。路上有打柴的人，问我去哪里，我回答去找山景。一个人说："这条路从峡谷南边一直上去，是打柴的路，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南面峡中有个古佛洞十分奇异，但悬崖绝壁，恐怕无法走，没有领路人也不能找到。"又有一位老人欣然说道："您既然从万里之外来到，不畏险阻，我在前引路有什么难呢？"我于是脱下长衣，连同折下的蛱蝶树枝，扛起来上路。共往西上登三里后，才折向南，又平缓上走三里，再向西悬空上登。又走二里，竟然登到南边峡谷的上方，这就是第三条峡谷。从这里沿峡谷上方往西行，上下全是危崖绝壁，在石崖之间积雪皑皑，在旭日映照之下，光彩艳丽夺目。下瞰南面的山峰，与石崖又并列耸峙成峡谷，峡内深陷的壑谷幽深杳渺，峡外东边面临大道，有居民房屋在平敞开阔的峡口，十分兴盛。由于此石崖南边的下方全是陡削的岩石，所以必得经由北面的山坡上爬，然后由南转向西入峡。又向西上爬二里，山崖上的岩石越来越高峻突兀，对面的山崖也穹隆而起并排环绕，在前边的山崖下还互相对立，而到了此地山峰却全都上绕合拢了。又上走一里，绕着山崖渐往北走，一块岩石横架在脚下，而上面的石崖斜着飞刺进空中，下边的石崖倒影不见底。导游的人说，上面石崖的侧旁，有个山洞叫大水洞，下边石崖的侧旁，有个岩洞叫古佛洞，可四下看去全然无路。导游的人说："此块横架的岩石过去是从上面的石崖坠落下来，横压在下洞的上边，路被它堵塞了。"于是由横架岩石的西边，抓着树枝一直下坠，石下果然有洞口朝向南方，可在上边不能看见。洞口好似裂缝，高而不宽，洞中分成三层。下层深陷好像枯井，俯身窥视深杳漆黑看不见洞底，从前曾放有梯子以便下去，点亮灯火进去十分深邃，如今梯子废弃了，又没有灯火，不能下去了。中层呈瓣状分开，似窗

棂样排列，里面深三丈，岩石湿润而光洁，山洞狭窄但却明亮，如同分开帷幔踩在台榭上，坐在洞内，顺着峡谷放眼眺望，正好远远对着海中的波光；洞口的上方，有块垂在中央的岩石，俨然似倒悬的龙头，挂在正中的华盖。上层在中洞右边石崖的后方，旋绕着向上透着光，看起来很深远，可是中洞两侧的石崖竖在当中，如刀削出来一般，里面无法上去。它的前洞口夹立之处，两面的石崖向中间凑拢来，左边石崖的前方陡削，有石纹如像猴子，稍稍凿去它的顶端，头部大如鸡蛋，可以踩着猴子头飞越到右边的石崖上，才能进入上洞。但是右边石崖倾斜，与左边的石崖中间虽然只悬隔着二尺多，可手无其他攀援之处，而且在猴头上的下脚处，也仅有半只脚掌大，向上跃登非常困难，从前也横放有木板越过去，但今天无法找到了。我辗转了很久，不能过去便下来了。导游的人说："几年前有一个和尚住在此处石崖之间，放了许多佛像，所以用'古佛'来起名。自从和尚离开佛像移走后，那些垒起的台阶架起的梯子，也废弃了很久不再存在，今天想不到竟然闭塞起来了。"我说不闭塞就不奇异了。于是再上到平架的岩石上，从洞口摸着石崖一直上爬。石崖上也有迸裂开的缝隙形成洞口，洞口也是向南，高而不宽，与下洞相同，只是没有下洞层层叠叠的奇异景象。峡谷左边有石片下垂，敲击石片发出钟样的声音。向北进洞三丈远，峡谷完后踩着石壁上登，有个凹陷处在后洞壁的半腰上，外边耸着石片，中间凿刻成石臼，用手去摸它，里面圆圆的，底部平滑，是天然形成的贮存泉水的器皿。它上方有白色的痕迹从洞顶下垂到石臼中，如像玉龙倒立的身影，是滴水形成的痕迹。石臼侧边有一个白磁碗，是从前的人放在这里用于饮水的东西。观察玩赏了很久之后，才再下到平架的岩石上。导游的人于是到后面峡中去取柴，我就仍旧沿着山崖向东下山。

三里，在南面山崖的山口，路即将转向北，见到路侧也有一条岔开的小径，通向东边的草石之间，可免去绕弯子向北走，就顺着

小径下走。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路屡断屡续。向东下行三里，于是折向南，又平缓下坡三里，才到达山麓，渡过向东流出去的山涧。山涧南边有巨石高高隆起，有许多放牧的人坐在石上，见我从北面的山崖上下来，争着探望我，不知我是什么人。又往南行一里半，来到周城村的后边，就向东走半里，走入房屋夹路的街道，这就是从龙首关来的大道了。此时腹中已饥饿，打听到去大理城的路还有六十里，急忙尽力跌跌绊绊地赶路。远望洱海的东湾，苍山排列在西面，十九座山峰虽然是并排相连，但大体上山势又从中间分为两重。北边的一重自龙首关往南到洪圭山，它的支脉向东下垂而出，又从洪圭山后再度耸起成为南边的一重，自无为山往南到龙尾关，它的支脉这才到头。洪圭山的后面，就有峡谷向西北通往花甸；洪圭山的前方，那向东伸出的支脉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村庄，又向东交错径直俯瞰着洱海中央，是鹅鼻嘴，也就是罗刹石了。不仅山从这里重叠为两层，而且海也被隔为两半。行十三里，走过一个村庄的西边，远望西面有路登山，是去花甸的路；远望东边的一个村，居民房舍十分富庶。又向南翻越往东下垂的山冈，四里，经过二铺，又走十五里后经过头铺，又是十三里后来到三塔寺。进入大空山房，就见何巢阿同他的小儿子在门口相望了。觉宗和尚拿出酒来灌入饥肠后吃饭。夜里同何巢阿走出寺来，徘徊在塔下，靠在桥头坐下，松荫塔影，隐约出现在雪影月色之间，令人精神思绪安静下来。

【原文】

十二日　觉宗具骑挈餐，候何君同为清碧溪游[1]。出寺即南向行，三里，过小纸房，又南过大纸房。其东即郡城之西门，其西山下即演武场。又南一里半，过石马泉。泉一方在坡坳间，水从此溢出，冯元成谓其清洌不减慧山。甃为方池，其上有废址，皆其遗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见有

石马，故名。”又南半里，为一塔寺[②]，前有诸葛祠并书院。又南过中和、玉局二峰。六里，渡一溪，颇大。又南，有峰东环而下。又二里，盘峰冈之南，乃西向觅小径入峡。峡中西望，重峰罨映[③]，最高一峰当其后，有雪痕一派，独高垂如匹练界青山，有溪从峡中东注，即清碧之下流也。从溪北蹑冈西上，二里，有马鬣在左冈之上，为阮尚宾之墓。从其后西二里，蹑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与对崖骈突如门，上耸下削，溪破其中出。从此以内，溪嵌于下，崖夹于上，俱逼仄深窅。路缘崖端，挨北峰西入，一里余，马不可行，乃令从者守马溪侧，顾仆亦止焉。

余与巢阿父子同两僧溯溪入。屡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涧旁，两崖巉石，俱堆削如夹。西眺内门，双耸中劈，仅如一线，后峰垂雪正当其中，掩映层叠，如挂幅中垂，幽异殊甚。觉宗辄解筐酌酒，凡三劝酬。复西半里，其水捣峡泻石间，石色光腻，文理灿然，颇饶烟云之致。于是盘崖而上，一里余，北峰稍开，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复与涧遇。循涧西向半里，直逼夹门下，则水从门中突崖下坠，其高丈余，而下为澄潭。潭广二丈余，波光莹映，不觉其深，而突崖之槽，为水所汩，高虽丈余，腻滑不可着足。时余狎之不觉，见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从涧北上，余独在潭上觅路不得。遂蹑峰槽，与水争道，为石滑足，与水俱下，倾注潭中，水及其项。亟跃而出，踞石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虽高丈余，其上槽

道，曲折如削，腻滑尤甚；即上其初层，其中升降，更无可阶也。再逾西崖，下觑其内有潭，方广各二丈余，其色纯绿，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荡，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环窝，南北二面石门之壁，其高参天，后面即峡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颡突，下与两旁联为一石，若剖半盎，并无纤隙透水潭中，而突颡之上，如檐覆潭者，亦无滴沥抛崖下坠；而水自潭中辄东面而溢，轰倒槽道，如龙破峡。余从崖端俯而见之，亟攀崖下坠，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彻。亟解湿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涤烦，暖若挟纩。何君父子亦百计援险至，相叫奇绝。

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渐干，乃披衣复登崖端，从其上复西逼峡门，即潭左环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庋空，可当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甃若台，可下瞰澄潭，而险逼不能全见。既前，余欲从其内再穷门内二潭，以登悬雪之峰。何君辈不能从，亦不能阻，但云："余辈当出待于休马处。"余遂转北崖中垂处，西向直上。一里，得东来之道，自高穹之坪来，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余，逾峡门北顶，复平行而西半里，其内两崖石壁，复高骈夹起，门内上流之间，仍下嵌深底。路旁北崖，削壁无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条缘崖架空，度为栈道者四五丈，是名阳桥，亦曰仙桥。桥之下，正门内之第二潭所汇，为石所亏蔽，不及见。度桥北，有叠石贴壁间。稍北，叠石复北断，乃趁其级南坠涧底。底有小

水，蛇行块石间，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时第二潭已过而不知，只望涧中西去，两崖又骈对如门，门下又两巨石夹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后，覆屋之下，又水潴其中，亦澄碧渊渟④，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后塞壁之上，水从上涧垂下，其声潺潺不绝，而前从块石间东注二潭矣。余急于西上，遂从涧中历块石而上。涧中于是无纤流，然块石经冲涤之余，不特无污染，而更光腻，小者践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则转夹而梯之。上瞩两崖，危矗直夹，弥极雄厉。渐上二里，硐石高穹，滑不能上，乃从北崖转陟箐中。崖根有小路，为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闻人声在绝壁下，乃樵者拾枯于此，捆缚将返，见余，言前已无路，不复可逾。余不信，更从丛篁中披陡而西上。其处竹形渐大，亦渐密，路断无痕。余莽披之，去巾解服，攀竹为絙，复逾里余，其下壑底之涧，又环转而北，与垂雪后峰，又界为两重，无从竟升。闻清碧涧有路，可逾后岭通漾濞，岂尚当从涧中历块耶？

时已下午，腹馁甚，乃亟下；则负刍之樵，犹匍匐箐中。遂从旧道五里，过第一潭，随水而前，观第二潭。其潭当夹门逼束之内，左崖即阳桥高横于上，乃从潭左攀磴隙，上阳桥，逾东岭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涧之潭，已无人迹，亟东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马处。何君辈已去，独留顾仆守饭于此，遂啜之东出。三里半，过阮墓，从墓右下渡涧，由涧南东向上岭。路当南逾高岭，乃为感通间道；余

东逾其余支，三里，下至东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须西南逾高脊乃得，复折而西南上跻，望崖而登，竟无路可循也。二里，登岭头，乃循岭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峡，转而南，松桧翳依，净宇高下，是为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⑤。

盖三塔、感通，各有僧庐三十六房，而三塔列于两旁，总以寺前山门为出入；感通随崖逐林，各为一院，无山门总摄，而正殿所在，与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云堂，众俱以大云堂呼之而已。时何君辈不知止于何所，方逐房探问。中一房曰斑山，乃杨升庵写韵楼故址，初闻何君欲止此，过其门，方建醮设法于前，知必不在，乃不问而去。后有人追至，留还其房。余告以欲觅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斋而后行。"余视其貌，似曾半面，而忘从何处，谛审之，知为王赓虞，乃卫侯之子，为大理庠生，向曾于大觉寺会于遍周师处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随其父来修荐于此，见余过，故父子相谂⑥，而挽留余饭焉。饭间，何君亦令僧来招。既饭而暮，遂同招者过大云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静室，复与之席地而饮。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注释】

①清碧溪：在下关西北 13 公里，从感通寺西北侧取小道进入山箐，约 1 小时可达。为点苍山 18 溪中风光最美的一溪，有上、中、下三潭，水清如碧玉，纤尘不染，澄潭飞瀑相映成趣，恍若桃源。溪水东流出谷，灌农田千顷，俗称德溪。

②一塔寺：《明一统志》大理府寺观："弘圣寺，在点苍山十峰麓，中有塔高二十丈，又名一塔寺。"此塔今存。

③罨:通“掩”。罨映:彼此掩覆而衬托。

④渊渟(tíng 停):深水潭。

⑤宕山:《明一统志》作荡山,又称上山。《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崇圣寺条载:“又西南有上山寺,幽雅之趣非云南诸寺比。”感通寺又称上山寺,元代已很著名。

⑥谂(shěn 审):知悉。

【译文】

十二日　觉宗备好马匹带上午饭,等候何君一同去游清碧溪。出寺后马上向南行,三里,走过小纸房,又往南经过大纸房。村东就是府城的西门,村西的山下就是演武场。又向南一里半,经过石马泉。一池泉水在坡坳之间,水从此处溢出去,冯元成认为泉水的清冽不比慧山的泉水差。砌成方池,池上有废弃的基址,都是马元成的遗迹。志书说:“落日下泉水中照见有石马,所以这样起名。”又往南半里,是一塔寺,寺前有诸葛祠和书院。又向南经过中和、玉局两座山峰。六里,渡过一条溪水,水很大。又向南,有山峰向东方环绕而下。又走二里,绕过峰下山冈的南边,于是向西寻找小径走入峡谷。从峡中朝西望,重重山峰互相掩映,最高的一座山峰位于峡谷后方,有积雪的痕迹,独自高高下垂,如一匹白绢隔断了青山,有溪水从峡谷中往东流注,这就是清碧溪的下游。从溪北踏着山冈向西上登,二里,有坟丘在左面山冈之上,是阮尚宾的坟墓。从墓地后向西行二里,踏着峻岭登上山崖。这座山崖高高隆起在溪流上,与对面的山崖并立前突如像门扇,上边高耸下面陡削,溪流冲破其中流出去。从此处以内,溪流深嵌在下方,山崖夹立于头顶上,全都狭窄倾斜,幽深杳渺。路沿着山崖顶端,紧靠着北面的山峰向西进去,一里多路,马不能再走,只得命令随行的人在溪边守马,顾仆也停在这里。

我与何巢阿父子连同两个和尚逆溪深入。多次涉到溪水的南

北两岸，一里，有巨石蹲在山涧旁，两侧山崖上高险的山石，全都陡削地堆积着如同夹道。往西眺望里面的门扇，双双高耸，当中劈开，仅如一条线，后面山峰上下垂的积雪正当其中，互相掩映，层层叠叠，如挂在墙上的条幅垂在中央，特别幽雅奇异。觉宗总是解下竹筐斟酒，共劝饮了三次。再向西走半里，溪水捣入峡中奔泻在岩石间，石头的颜色光洁细腻，花纹灿烂，颇富于烟云的意态。从这里绕着山崖上走，一里多，北面的山峰略微敞开，找到一块高高隆起的平地。又向西半里，从平地向西下走，再次与山涧相遇。顺着涧水向西半里，径直逼近夹立的石门下，就见水从石门中突立的石崖上下泻，石崖高一丈多，而下方是澄澈的深潭。水潭宽二丈多，波光晶莹映照，不觉得水深，而突立石崖上的沟槽，被迅急的水流冲刷，高处虽然仅有一丈多，滑腻光溜得不能落脚。当时我只顾玩水没有察觉，见两个和尚已翻越到上面的石崖上，而何家父子想从山涧北边上登，我独自一人在水潭上找路，找不到。于是踩着峰上的沟槽上走，与水流争道，被石头滑倒，与流水一起冲下来，倾注在深潭中，水没及脖子。急忙跳出水，坐在岩石上绞去衣服上的水。攀着北边的山崖，登到它上边，下瞰我失足跌倒的沟槽，虽然高仅一丈多，它上面的沟槽水道，曲曲折折，如像刀削出来一般，尤其滑腻光溜；即使上到它的第一层上，那中间上上下下之处，也没有可以踩踏之处了。再翻越西面的山崖，向下看去，山崖内有水潭，长宽各有二丈多，水色纯绿，波光荡漾，碧玉浮动，照耀在山崖峡谷之中，中午的艳阳照射在水中，金碧交辉，流波激荡，光怪陆离得未曾有过。水潭三面的石壁环成一个窝，南北两面石门的石壁，高耸入天空中，后面就是峡底的岩石，高处也有两三丈；可石脚下嵌上面前突，下边与两旁联结为一块岩石，像剖开的半个瓦瓮，并无丝毫缝隙漏水到潭中，前突的崖石之上，如屋檐覆盖在水潭上的地方，也没有水滴从石崖上抛洒下落；然而水从潭中总是向东面溢出去，轰鸣着倒入沟槽水道之中，如天龙冲破峡谷。我从山崖顶端俯身见到此景，急

忙攀着山崖坠落下来，坐在潭边的岩石上，不仅山影使人心荡去一切杂念，觉得每一根汗毛每一个毛孔，无不晶莹透彻。连忙脱下湿衣服晒在石上，就着流水洗脚，就着阳光晒脊背，冷得足以洗去烦恼，暖得好似怀抱着丝棉被。何君父子也千方百计攀援险途来到，互相高叫奇绝。

很久之后，山崖上阳光西射，衣服也渐渐干了，于是披上衣服再登上山崖顶端，从那上面再向西逼近峡中的石门，就在水潭左边环绕的山崖之上。它北边有下覆的石崖平架在空中，可以当作亭台楼榭来休息，前方有块如手掌样的地方，平平地砌得好像高台，可以下瞰澄碧的水潭，但险要狭窄的地势不能见到全貌。不久向前走，我想从石门内再去游石门内的两个水潭，并上登积雪高悬的山峰。何君这帮人不能跟随，也不能阻挡我，只是说："我们将出去在马匹休息的地方等候。"我于是转过北面山崖中垂之处，向西径直上走。一里，遇上东边来的路，从高高隆起的平地而来，沿着这条路向西曲折上登，非常陡峻。一里多，越过峡中石门北边的顶上，再往西平行半里，这以内两侧山崖的石壁，又并排相夹高高耸起，石门内山涧上游之间，底部仍然深深下嵌。路旁北面的山崖，陡削的石壁上没有裂痕，不能越到前方，就用石条沿着山崖架空，横架为栈道，有四五丈长，这里名叫阳桥，也称为仙桥。桥下边，正是石门内第二个水潭积水的地方，被岩石遮蔽着，来不及见到。过到桥北，有叠垒的石阶贴在石壁上。稍向北走，叠垒的石阶在北边又断了，就趁着岩石叠成的台阶向南下坠到涧底。涧底有小溪，蛇一样流淌在石块间，是从西边第一个水潭流注到第二个水潭中的水流。此时第二个水潭已经错过但不知道，只是望着涧中向西走去，两面的山崖并排相对如像门扇，门下又有两块巨石夹立对峙，上边有块岩石平平地覆盖着如同屋子，但堵住了后面，覆盖的石屋下边，又有水积在其中，也是澄碧的深水潭，只是大处不到外边水潭的一半。它后边堵塞的石壁之上，水流从上边的山涧中垂下来，水声潺潺不绝，

然后在前方石块间向东注入第二个深潭去了。我急于向西上登，就从山涧中经过石块上走。涧中从这里起没有纤细的水流，然而石块经过冲刷洗涤之后，不但没有污泥沾染，而且更加滑腻光溜，小些的踩着它走，大些的攀过它走，更大的就转过相夹之处攀登。从上边远望两侧的山崖，危崖矗立，笔直相夹，更加雄伟壮丽。慢慢上登二里，涧中的岩石高大穹隆，光滑得不能上去，只好从北边的山崖上转而登到山箐中。山崖脚下有条小路，被浓密的竹丛遮住了，分开竹丛前行。又走二里，听见有人声在绝壁下，是打柴的人在此地拾枯枝，捆好后即将返回去，见到我，说起前边已经无路，不再能翻越过去。我不信，再拨开成丛的竹林从陡坡往西上爬。此处竹子的形体渐渐大起来，也渐渐浓密起来，路断了，毫无踪迹。我不着边际地拨开竹丛，去掉头巾脱下衣服，抓住竹子当作绳索，又穿越了一里多。脚下壑谷底的山涧，又环绕着转向北，与后面积雪下垂的山峰，又隔为两层，无法径直上登。听说过清碧涧有路，可以翻越后岭通到漾濞，莫非还是应当从山涧中经由石块走么？

此时已是下午，饥肠辘辘，于是急忙下山；就见背负柴草的樵夫，仍爬行在山箐中。于是从原路返回五里，经过第一个深潭，顺水向前走，观看了第二个水潭。这个水潭正当夹立的石门里边，左边石崖上就是阳桥高高横在上方，于是从水潭左边攀着石缝中的石磴，登上阳桥，越过东岭下走。四里后来到高高隆起的平地，望见西涧中的水潭旁，已没有人的踪迹，连忙往东下走沿着溪流出来，三里路来到马匹休息的地方。何君一帮人已经离开，单独留下顾仆在此守着饭，于是吃了饭向东出山。三里半，经过阮尚宾的墓，从墓右侧下渡过涧水，由涧南向东上岭。路应该向南翻越高大的山岭，是去感通寺的捷径；我往东越过它的余脉，三里，下到东麓的半中腰。牧人指点，去感通寺的路，必须向西南越过高大的山脊才能到达，就又折向西南上走，望着山崖上登，居然无路可走了。二里，登上岭头，就沿着山岭南侧向西行。三里，才稍稍下走，越过一条峡谷，转

向南，松柏密蔽依稀，佛寺高低错落，这就是宕山，而感通寺就在山中了。

三塔寺、感通寺，各有僧舍三十六房，而三塔寺的是排列在两旁，全部以寺前的山门作为出入口；感通寺顺着山势依着树林，各自辟为一院，没有山门统摄，而且正殿所在的地方，与各处僧房一样高，正殿的方丈有处大云堂，僧众全以"大云堂"来称呼他而已。此时不知何君一帮人住在什么地方，就挨房打听。其中一房名叫斑山，是杨升庵写韵楼的故址，起初听说何君打算住在此处，经过门口，正在门前设坛念经做法事，心知必定不在，便不问就离开了。后边有人追上来，挽留返回他们房中。我告诉他想要去找同行的人，那人说："我知道他们住的地方，一定要招待斋饭后再走。"我看他的容貌，似乎曾见过一面，但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仔细审视他，知道是王赓虞，是卫侯的儿子，大理府学的生员，从前曾在大觉寺遍周禅师处会过面。今天因为是他祖母去世的祭日，跟随他父亲来此施斋做法事，见我路过，父子俩都认出了我，便挽留我吃饭。吃饭时，何君也命令僧人来招唤。饭后天便黑了，于是同来招唤的僧人经过大云堂前边向北往上走，找到何君居住的静室，再与他席地坐下饮酒。夜里月光不如前一天那样皎洁。

【原文】

十三日　与何君同赴斋别房，因遍探诸院。时山鹃花盛开，各院无不灿然。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①]。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叶颇佳，炒而复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门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②]赐僧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③]，前后有御跋。此僧自云南入朝，以白马、茶树献，高皇帝临轩见之，而马嘶花开，遂蒙厚眷。后从大江还故土，帝

亲洒天葩，以江行所过，各赋一诗送之，又令诸翰林大臣皆作诗送归。今宸翰已不存④，而诗碑犹当时所镌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与文献同辑⑤，竟不之录。然其文献门中亦有御制文，何独诗而不可同辑耶？殿东向，大云堂在其北。僧为瀹茗设斋。

已乃由寺后西向登岭，觅波罗岩。寺后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峰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与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悬处相近，即后山所谓笔架山之东峰矣；一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涧之峡，北行六里而至波罗岩。波罗岩者，昔有赵波罗栖此，朝夕礼佛，印二足迹于方石上，故后人即以“波罗”名。波罗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称。其石今移大殿中为拜台。时余与何君乔梓骑而行。离寺即无树，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登。四里，逾岭而西，其岭亦南与对山夹涧为门者。涧底水细，不及清碧，而内峡稍开，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横叠成岩，南临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峰齿齿列其上，遥数之，亦得十九，又苍山之具体而微者。岩之西，有僧构室三楹，庭前叠石明净，引水一龛贮岩石下，亦饶幽人之致。僧瀹茗炙面为饵以啖客。久之乃别。

从旧路六里，过大云堂，时觉宗相待于斑山，乃复入而观写韵楼。楼已非故物，今山门有一楼，差可以存迹。问升庵遗墨，尚有二扁，寺僧恐损剥，藏而不揭也。僧复具斋，强吞一盂而别。其前有龙女树。树从根分挺三四大株，

各高三四丈，叶长二寸半，阔半之，而绿润有光，花白，小于玉兰，亦木莲之类而异其名。时花亦已谢，止存数朵在树杪，而高不可折，余仅折其空枝以行。

于是东下坡，五里，东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夹道；所出大道，即龙尾关达郡城者也。其南有小村曰上睦，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过七里、五里二桥[⑥]，而入大理郡城南门[⑦]。经大街而北，过鼓楼，遇吕梦熊使者，知梦熊不来，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门，过吊桥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注释】

①茶树：《明一统志》大理府物产："感通茶，感通寺出，味胜他处产者。"《滇略·产略》将感通茶与太华茶相比，结论是："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

②太祖高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游庐山日记》称"高帝"。《楚游日记》丁丑四月二十七日称"高皇帝。"

③赐僧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无极"原作"某"，"十八章"原作"十二章"。据四库本、叶本、谢肇淛《滇略·胜略》、诸葛元声《滇史》、《嘉庆重修一统志》大理府寺观补改。

④宸(chén 辰)：帝王的宫殿，引申为帝王的代称。翰(hàn 汉)：文字、文词。宸翰：皇帝的亲笔文字。

⑤奎章：帝王的手笔。

⑥上睦：今作上末。 七里桥：今名同。 五里桥：今名同。皆在大理南境，从南往北依次排列于下关至大理古城的公路附近。

⑦大理：明置大理府，治太和，即今大理古城。方正的城垣和整齐的街道，至今还大体保持了明清时期的面貌。

【译文】

十三日　与何君一同去别的僧房赴斋宴，因而探遍了诸处寺院。这个季节山杜鹃花盛开，各寺院无处不鲜艳灿烂。中庭院外边，高大的苍松修长的翠竹中，间杂着茶树。茶树都有三四丈高，与桂树非常相似，此时正在采摘，无处不是架梯子爬在树上的人。茶的味道很美，炒后再晒，色泽不免黝黑。不久走入正殿，山门也十分宏伟宽敞。殿前有座石亭子，亭中立着我朝太祖高皇帝赐给僧人无极的十八首归云南诗，前后都有高皇帝写的跋。这个僧人从云南进朝廷，用白马、茶树进贡，高皇帝到轩廊中接见他，当即白马嘶鸣茶花开放，于是受到厚爱。后来从长江返回故乡，皇帝亲自抛洒鲜花，据沿江要走过的地方，各赋了一首诗送给他，又命令翰林院的诸位大臣都作诗送他回归。今天皇帝手写的文章已不存在，但诗碑还是当时所刻的。李中谿的《大理郡志》认为帝王的诗不能与文献一同辑录，竟然不收录它。不过他的文献类中也有皇帝写的文章，为何唯独诗就不能一同辑录呢？正殿面向东方，大云堂在它的北边。僧人为我沏来茶摆上斋饭。

过后，就由寺后向西登岭，去找波罗岩。寺后有两条登山的大道：一条一直向西北延伸，由清碧溪的南峰上去，十五里后到达小佛光寨，怀疑与昨天在清碧溪中望见的雪迹悬在中央的地方接近，就是后山中所谓的笔架山的东峰了；一条分开岔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条山涧的峡谷，往北行六里后到波罗岩。波罗岩这地方，从前有个赵波罗居住在此，朝夕拜佛，印下两个脚印在方形岩石上，所以后人就用“波罗”来起名。波罗一词，是这地方对有家室的僧人的称呼。那块岩石如今移到大殿中作为跪拜用的石台。此时我与何乔梓先生骑马前行。离开寺就没有树，这里的山光秃秃的。一里，由岔路向西南登山。四里，越岭往西走，这里的山岭也是向南与对面的山夹住山涧形成门的样子。涧底的水流很细，赶不上清碧溪，而里面的峡谷稍微开阔些，也是沿着北山向西延伸进去。又行一

里，北山上有岩石横着垒成岩洞，南边面临深深的壑谷。壑谷的西南方，大山向前环抱，如屏风样高插天空，而且有一齿齿的尖峰排列在山上，远远数了数，也是有十九座山峰，这又是苍山具体而微之处了。岩洞的西边，有僧人建了三间房子，庭前叠垒的岩石明丽洁净，引了一坑水贮存在岩石下，也让人产生幽思的情趣。僧人煮了茶用面做成饼来给客人吃。很久之后才道别。

从原路返回六里，经过大云堂，此时觉宗等候在斑山，就再次进门观览写韵楼。楼已不是原有的建筑物，今天山门上有一座楼，略微可以保存一点遗迹。打听杨升庵遗下的墨迹，还有两块匾，寺中的僧人害怕损伤剥落，收藏起来不肯揭开。僧人又准备了斋饭，勉强吞下一钵盂后告别。楼前有棵龙女树。树从根部分枝生出三四棵大枝，各自高三四丈，树叶长二寸半，宽处是长处的一半，而碧绿润泽有光，花是白色，比玉兰花小，也是木莲一类的植物但名字不同。此时花也已凋谢，只留下几朵在树梢上，但高不可折，我仅折下树上的空枝就走了。

从这里向东下坡，五里，向东走上大道，有两座小塔夹住道路耸峙；所走上的大道，就是从龙尾关到府城的路。塔南边有个小村子叫上睦，离府城还有十里。于是顺着大道往北行，经过七里桥、五里桥两座桥，而后走入大理府城的南门。经过大街往北走，路过鼓楼，遇上吕梦熊的使者，了解到吕梦熊不来了，但他的儿子已来到。因为天晚来不及前去。于是走出北门，过到吊桥北边，转向西北行二里，进入大空山房住下。

【原文】

十四日　观石于寺南石工家。何君与余各以百钱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峰峦点缀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①。因与何君遍游寺殿。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

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层，故今名为三塔[②]。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壮；而四壁已颓，檐瓦半脱，已岌岌矣。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铸[③]，其声闻可八十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豁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铸时分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自后历级上，为净土庵，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潆折，极变化之妙，有半舟庋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障之观，其氤氲浅深，各臻神化。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④]，为苍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有碑屏一座，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间。石色黯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新石之妙，莫如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中有极其神妙更逾于旧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张石大径二尺，约五十块，块块皆奇，俱绝妙著色山水，危峰断壑，飞瀑随云，雪崖映水，层叠远近，笔笔灵异，云皆能活，水如有声，不特五色灿然而已。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红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尽也。净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内外庭除，俱以苍石铺地，方块大如方砖，此亦旧制也；而清真寺则新制以为栏

壁之用焉。其庵前为玉皇阁道院，而路由前殿东巩门入，绀宫三重，后乃为阁，而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圮，令人怅然。

【注释】

①观石句：此即大理特产的大理石，明代称点苍石、苍石，或文石，当地人又称础石。《明一统志》大理府物产载："点苍石，点苍山出，其石白质青，文有山水草木状，人多琢以为屏。"杨慎《滇程记》载：点苍山"五台峰怪石是产，巧出灵陶，文有云树人骑，是斫屏障。"以花纹不同，大理石又分彩花、水墨花、纯白石三大类，是精致的玩赏装饰品及优良的建筑材料，至今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当年皇帝享用的大理石镶嵌的屏风及桌椅。现大理石厂产品已有六十多种，远销十多个国家。

②是寺句：崇圣寺三塔迭经风雨地震，一直保存到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塔称千寻塔，高 69.13 米，方形十六层，每层的高度和宽度自下而上逐渐收缩，为中空密檐式砖塔，建于唐代。北塔、南塔各高 42.19 米，皆为八角形十层实心砖塔，建于晚唐或五代。

③蒙氏：《蛮书》卷三："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正德《云南志》蒙化府建置沿革："乐进求时有细奴逻者，亦哀牢之裔，耕于蒙认巍山之下，因号蒙氏，部属渐盛。"蒙氏系南诏统治家族，自元以来，亦称南诏统治时期为"蒙氏时"。

④趺(fū)：碑下的石座。

【译文】

十四日　在寺南的石匠家观赏石头。何君与我各用一百文钱买了一小方块。何君选中的，有峰峦点缀在上边的美妙之处；我选了其中黑白分明容易分辨的而已。于是与何君遍游寺中的殿宇。这座寺院在第十座山峰之下，唐代开元年间建造，名叫崇圣寺。寺前的三塔像鼎足一样矗立，中间的塔最高，方形，重叠十二层，所以今天称为三塔。塔的四旁全是高大的松树耸入空中。寺西由山门进

去，有钟楼与三塔相对，气势极其雄伟壮丽；但四面的墙壁已经坍塌，屋檐上的瓦片有一半脱落，已岌岌可危了。楼中有口铜钟非常大，直径大约有一丈多，而壁厚达一尺，是蒙氏时期铸造的，钟声可在八十里外听到。钟楼后是正殿，殿后罗列着许多碑，而李中谿所刻的黄华老人书写的四块碑都在其中。碑后是雨珠观音殿，是用铜铸成的立像，高三丈。铸造时分为三段制成模子，肩以下先铸成而铜就已用完，忽然间天上落下如珠子一样的铜雨，众人一道用手把铜珠捧来熔化，恰好完成了铜像的头部，所以有了这个名字。殿左右回廊中的众神像也十分整齐，但回廊倒塌得不能蔽风雨了。从后边沿石阶上去，是净土庵，就是方丈的住处了。前殿有三开间，佛座后边有两块巨石，嵌在中间两根柱子之间的墙上，各七尺见方，厚一寸左右。靠北一块有远山阔水的气势，其中流水波涛潆洄曲折，极尽变化的妙趣，有些如小船只停靠在烟霭绿洲之间。南边的一块是高峰重峦叠嶂的景观，它那弥漫的云烟深浅有别，各自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两块石板与清真寺中枯梅纹的碑座，是大理石中最古老的东西。〔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内有一座屏风样的石碑，碑座朝北的一面上有一棵梅花，倒垂飘拂在石座上。石质颜色黯淡，但树枝的痕迹却露出丝丝白色，虽然无花却有绘画的意境。〕新采石头中美妙的，没有比得上顺宁张知府寄放在大空山楼中的诸石的了，其中有极其神妙更超过旧石的。因此了解到造物主的创造是越来越奇妙，从此以后，画家的绘画全是俗笔，而画坛可以废除了。〔姓张的石头大的直径有二尺，约有五十块，块块都很奇特，全是绝妙的着色山水画，高峻的山峰下临绝壑，飞瀑追逐着云雾，积雪的山崖映入水中，层层叠叠，远近疏朗有致，笔笔画得灵妙奇异，云气都能活，流水如有声，不仅仅是五彩灿烂而已。〕前殿后边又有正殿，庭院中有一棵白山茶，花的大小如红山茶，而且花瓣成簇也像红山茶，花还没有开完。净土庵的北边，又有一座寺庵，佛殿内处的庭院石阶，全是用大理石铺地，方形的石块大小如方砖，这也是旧

时制成的；但清真寺则是新制成的，用大理石来作栏杆墙壁。此庵前边是玉皇阁道院，而路要由前殿东边的拱门进去，有殿宇三层，后边就是楼阁，但是居然没有一个道士留守，庙中空空，门户倒塌，令人怅怅不快。

【原文】

十五日　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①]，设于城西演武场中[②]，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闻数年来道路多阻，亦减大半矣。晨餐后，何君以骑同余从寺左登其祖茔。过寺东石户村，止余环堵数十围，而人户俱流徙已尽，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数十家，今惟南户尚存。取石之处[③]，由无为寺而上，乃点苍之第八峰也，凿去上层，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茔。脉自峰顶连珠下坠，前以三塔为案，颇有结聚环护之胜。还二里，至寺后，转而南过李中谿墓[④]，乃下马拜之。中谿无子，年七十余，自营此穴，傍寺以为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为沧桑耶！由西石户村入寺饭。同巢阿趋街子，且欲入城访吕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还，余辈亦随之还寺。

十六日　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门入叩吕梦熊乃郎。讯其寓，得于关帝庙前，盖西城内之南隅也，时已同刘陶石往街相马矣。余乃仍由西门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场，俱结绷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乃

遍行场市。巢阿买文已返，刘、吕物色无从，遇觉宗，为饮于市，且觅面为饭。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而已，无足观者。书乃吾乡所刻村塾中物及时文数种，无旧书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　巢阿别而归，约余自金腾东返，仍同尽点苍之胜，目下恐渐热，先为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即南入城。遇刘陶石及沙坪徐孝廉⑤，知吕郎已先往马场，遂与同出。已遇吕，知买马未就。既而辞吕，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仍觅面为饭。饭后觅顾仆不得，乃返寺，而顾仆已先在矣。

十八日　由东门入城，定巾，买竹箱，修旧篋。再过吕寓，叩刘、吕二君。吕命其仆为觅担夫，余乃返。

十九日　早过吕寓，二君留余饭。同刘君往叩王赓虞父子，盖王亦刘戚也，家西南城隅内。其前即清真寺。寺门东向南门内大街，寺乃教门沙氏所建，即所谓回回堂也。殿前檻陛窗棂之下，俱以苍石代板，如列画满堂，俱新制，而独不得所谓古梅之石。还寺，所定夫来索金加添，余不许。有寺内僧欲行，余索其定钱，仍措不即还。令顾仆往追，抵暮返，曰："彼已愿行矣。"

【注释】

①观音街子：即现在通称的三月街。三月街始于何时，无明确记载。大理地区长期流传的《白国因由》载南诏细奴逻时，观音口授方广经辞张敬入寂一段说："观音令婆罗部十七人以白音口授之，不久皆熟，自是转相传授，上村下

营，善男信女，朔望会集。于三月十五日在榆城西搭篷礼拜方广经。是日，彩毫绵布，观音驾云而去，众皆举首遥望，攀留不及。年年三月十五日，众皆聚集，以蔬食祭之，名曰祭观音处，后人于此交易，传为祭观音街，即今之三月街也。”

②演武场：在今大理城西苍山脚下，为一大广场，从明至今，皆在此赶三月街。广场上有大德八年(1304)立的《元世祖平云南碑》，碑通高4.44米，宽1.65米，由两块石头相接成，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南户：此南户位置应为现在的三文笔村，过去称础石街，村中精于石工者甚多，至今仍以产大理石著名。

④李中谿(1497～1580)：即李元阳，字仁甫，嘉靖时进士，选为庶吉士，出知江阴、分宜等县，有政绩，入为监察御史，以持正不阿著称，“墨吏望风解绶”。后罢官，在家乡四十余年，修有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等书。晚年信佛教，常来往于鸡山、大理等处。

⑤孝廉：明清时亦称举人为孝廉。

【译文】

十五日　这天是街子的头一天。原来大理城有观音街子的集市，设在城西的演武场中，其由来非常久远。从这一天开始，到十九日才散，十三省的货物无所不至，云南省内的各民族地区的物产也无所不至，听说数年来道路上多险阻，也减少大半了。早餐后，何君骑马同我从寺左去扫祭他的祖坟。经过寺东的石户村，只剩下数十圈环绕的墙壁，而匠人居民都已流亡迁徙光了，这是因为采石的劳役，不能忍受这种劳累的原因。〔寺的南北都有几十家石匠，今天只有寺南的匠户还在。采石的地方，由无为寺上去，是点苍山的第八座山峰，凿去上层，才能得到好的石料。〕又往西上走二里半，才能到何君的祖坟。地脉从峰顶如串连的珠子一样下坠，前方以三塔作为桌案，颇有些聚落前结环护的优美之处。返回来二里，来到寺后，转向南路过李中谿墓，于是下马祭拜了他。李中谿无子，年龄七十

余岁时，自己营造了这个墓穴，靠着寺庙以示皈依佛教，可谁知佛寺也成为沧海桑田了呢！由石户村向西进寺吃饭。同何巢阿去赶街子，并且想进城去拜访吕家儿郎，可半路上雪珠风雨大作，街子上的人全都往回奔跑，我们这帮人也随着人流返回寺中。

十六日　何巢阿同他儿子去赶街子，我由西门进城叩拜吕梦熊的儿子。打听他的寓所，在关帝庙前找到，是在西城内的南隅，此时他已同刘陶石到街子上相马去了。我于是仍由西门向西行一里半，走入演武场，到处搭了棚子作为市场，环绕错杂，纷纷扰扰。集市北边是赛马场，成千的骑手交集在一起，几个人骑马奔驰在场中，分为几队轮番出赛以比试高低。此时男女交杂，交臂擦肩不能分辨，只好在市场上四处走走。何巢阿买文章已返回去，刘陶石、吕家儿郎无法找到，遇上觉宗，为我在集市上做饭，并且找来面当饭。观看市场上的各种货物，药材很多，有许多毡布及铜器、木制器具而已，没有值得观看的。书籍是我家乡刻印的乡村私塾中用的，还有几种应景的图书，没有旧书。天黑后，返回寺中。

十七日　何巢阿告别回乡，约我从金腾返回东方，仍然一同去游完点苍山的胜景，眼下担心天渐渐热起来了，可以先往西走。送到寺前，我立即向南进城。遇到刘陶石和沙坪的徐孝廉，了解到吕家儿郎已先去赛马场，就与他们一同出城。不久遇见姓吕的，知道没有买成马。既而辞别姓吕的，去观看永昌商人卖的宝石、琥珀及翡翠等物，也没有好东西。仍旧找面当饭吃。饭后找不到顾仆，只得回寺，而顾仆已先在寺中了。

十八日　由东门进城，定购头巾，买了竹箱，修理旧箱子。再次拜访吕家寓所，叩见了刘陶石、吕家儿郎两位先生。姓吕的叫他的仆人替我去找挑夫，我于是返回来。

十九日　早上拜访吕家寓所，二位先生留我吃饭。同刘君前去叩拜王赓虞父子，原来王家也是刘陶石的亲戚，家在城内西南隅。他家前边就是清真寺。寺门朝东对着南门内的大街，寺是教门中姓

沙的人建造的，就是所谓的回回堂了。大殿前的门槛台阶窗棂之下，全部用大理石代替木板，如满堂陈列着画幅，全是新制的，可唯独找不到所谓有古梅的石座。回到寺中，讲定的挑夫来要求加价，我不同意。寺内有僧人打算上路，我要回挑夫的定金，仍作刁难不马上退还。叫顾仆去追，到天黑时返来，说："他已愿意走了。"

【原文】

二十日　晨起候夫，余以其谿壑无厌，另觅寺僧为负。及饭，夫至，辞之。索所畀，彼展转不还[①]。余乃以重物寄觉宗，令顾仆与寺僧先行。余乃入西门。自索不得，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②]。余仍入清真寺，观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无花，白纹黑质，尚未能如张顺宁所寄者之奇也。

出南门，遂与僧仆同行。遵西山而南，过五里、七里二桥，又三里，过感通寺前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夹道，曰上睦。又南，则西山巍峨之势少降，东海弯环之形渐合。十里，过阳和铺[③]。又十里，则南山自东横亘而西，海南尽于其麓，穿西峡而去。西峡者，南即横亘之山，至此愈峻，北即苍山，至此南尽，中穿一峡，西去甚逼。而峡口稍旷，乃就所穿之溪，城其两崖，而跨石梁于中，以通往来，所谓下关也，又名龙尾关[④]。关之南则大道，东自赵州，西向漾濞焉。

既度桥出关南，遂从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两山俱逼凑，水捣其中如线，遥睇其内，崇峰北绕苍山之背，壁立

弯环，掩映殊异。破峡而入，又二里，南峰俱成石壁，倒压溪上，北峰一支，如渴兕下赴[5]，两崖相粘，中止通一线，剖石倒崖，始行峡中，继穿石下。峡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横架其西[6]，长丈五尺，而峡仅尺余，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余，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风雨大至。北三里余，数家倚西山下，是为潭子铺，其地为赵州属。北五里，转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峡来入，是为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为茅草房[7]，溪两旁至此始容斫崖之塍，然犹杯棬之缀于箐底也[8]。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9]，赵州、大理、蒙化诸迎者，蹀躞雨中[10]。其地去四十里桥尚五里，计时才下午，恐桥边旅肆为诸迎者所据，遂问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注释】

①余以其豁壑无厌，另觅寺僧为负。及饭，夫至，辞之。索所畀，彼展转不还：原作"晨起候夫不至"，据徐本改补。

②余乃入西门。自索不得，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原脱此段，据徐本补。

③阳和铺：明代阳和铺有别于现在五里桥附近的阳和村。依其里距，应即今大理南的太和村。南诏中心太和城遗址即在今太和村一带，南北两道城墙，西起苍山，东至洱海，至今还依稀可辨。南诏德化碑现仍屹立在太和城遗址，碑高 3.02 米，宽 2.27 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④下关：即今大理市区驻地下关，为滇西的交通中心，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

⑤兕(sì 寺):古代称雌性犀牛为兕。

⑥石梁:此即今下关西面的天生桥,在西洱河上。《明一统志》:"龙尾关,在点苍山南,其右有石长丈余,名天桥,洱河之水过其下,两岸石险,人不可度,又名石马桥。"

⑦潭子铺:今作塘子铺。 核桃箐:应即今大菠箐。 茅草房:今作茅草哨。皆在下关西郊西洱河两岸的狭谷里。塘子铺附近的公路边有下关温泉,《南诏野史》高河条"温汤"注:"今龙尾关西温泉",即指此。大理石镶嵌的浴池和满院的茶花,突出了该温泉的特点。

⑧杯棬(quān 圈):曲木制成的盂。

⑨道:明代布政、按察二司因辖区广大,派出布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参议分理各道钱谷,称为分守道;按察司的佐官副使、佥事分理各道刑名,称分巡道。这些皆称为道员,或省称"道"。

⑩蹀躞(dié xiè 蝶屑):小步行走。

【译文】

二十日 早晨起床等挑夫,我因为他的苛刻无度,另外找寺中的僧人为我挑担子。到吃饭时,挑夫到了,辞退了他。追要送给他的定金,他翻来覆去不肯还。我只好把重东西寄托给觉宗,命令顾仆与寺中的僧人先走。我于是进入西门。自己要不到,只得去向吕指挥使的儿子索赔,姓吕的于是答应赔还。我仍走入清真寺,观赏石碑上的梅花痕迹,原来是枯枝而且无花,白色花纹,黑色质地,还不如顺宁张知府寄存的那些石块奇异。

出了南门,便与僧人仆人同行。沿着西山往南走,过了五里桥、七里桥两座桥,又行三里,经过感通寺前走上大道。寺南,有三四家人夹在道旁,叫做上睦。又往南,就见西山巍峨的山势稍稍降低,东面洱海弯曲环绕的地形渐渐合拢。十里,经过阳和铺。又走十里,就见南山从东边横亘到西边,洱海的南边在南山山麓下到了尽头,穿过西面的峡谷流去。西面的峡谷这地方,南边就是横亘的山,到此后越发高峻,北面就是苍山,到此后南边到了尽头,中间通着一

条峡谷，往西延去非常狭窄。而峡口略空旷些，便就着穿过峡谷的溪流，在溪水两侧的山崖上筑了城墙，而在中间跨了一座石桥，以通行人往来，这是所谓的下关了，又叫做龙尾关。城关的南面就是大道，东边起自赵州，往西通向漾濞。

过桥后走到城关南边，就从溪南向西行。三里，南北两面的山都紧逼过来凑拢，水冲捣在溪中如线一般，远远斜视峡内，高峰在北面绕到苍山的背后，墙壁样矗立着，弯曲环绕，互相掩映，非常奇异。破开峡谷进去，又走二里，南面的山峰全成了石壁，倒压在溪上，北峰的一座支峰，如口渴的雌犀牛扑下来，两面的山崖互相粘在一起，中间只通着一条线宽的地方，岩石剖开，山崖倒立，开始时前行在峡中，继而穿越在石下。峡谷相距不满四尺，石桥横架在它的西边，长一丈五尺，但窄处仅有一尺多，正如天台山的石桥，南边的山崖也很险峻，不能通路。到了南边的山崖上，俯身下瞰峡底，全身毛骨悚然。又向西走一里多，折向北，那条溪水深嵌在下方，非常细小。又往北走，风雨猛烈来临。向北三里多，数家人紧靠在西山下，这是潭子铺，这个地方是赵州的属地。北行五里，转向西，又向北十五里，有溪水从西边峡中前来流入溪中，这是核桃箐。渡过山箐中的溪流，又往北行五里，有三四家人紧靠在西山下，这是茅草房，溪流两旁到了这里开始能容下砍凿山崖开辟的田地，然而仍只是像些木钵盂一样点缀在箐底。这天，大理道员从漾濞去省城，赵州、大理府、蒙化府众多迎接的官员，我小步艰难地行走在雨中。此地离四十里桥还有五里，估计时间才是下午，担心桥边的旅店被众多的迎接官员所占据，便询问房主人投宿在这里，也是借以躲雨。

【原文】

二十一日　鸡再鸣[①]，促主者炊，起而候饭。天明乃行，云气犹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余，有亭桥跨溪

上，亭已半圮，水沸桥下甚急，是为四十里桥[2]。桥东有数家倚东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为蒙化属。盖桥西为赵州，其山之西为蒙化，桥东亦为蒙化，其山之东为太和[3]，犬牙之错如此。至是始行溪东，傍点苍后麓行。七里余，有数十家倚东山而庐，夹路成巷，是为合江铺[4]。至是始望西北峡山横裂，有山中披为隙，其南者，余所从来峡也；其北来者，下江嘴所来漾濞峡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顺宁之峡也。峡形虽遥分，而溪流之会合，尚深嵌西北峡中，此铺所见，犹止南来一溪而已。出铺北，东山余支垂而西突，路北逾之，遂并南来溪亦不可见，盖余支西尽之下，即两江会合处，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岭者四里，始有二小流自东、北两峡出。既而盘曲西下，一涧自东北峡来者差大，有亭桥跨之，亭已半圮，是为亨水桥[5]。盖苍山西下之水，此为最大，亦西南合于南北二水交会处。然则"合江"之称，实三流，不止漾水、濞水而已也。从桥西复西北逾一小岭，共一里，始与漾水遇。其水自漾濞来经此，即南与天生桥之水合[6]，破西南山峡去，经顺宁泮山而下澜沧江。路溯其东岸行。其东山亦苍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罗均南下之脉，至此而迤逦西南，尽于顺宁之泮山。

北行五里，有村居夹而成巷，为金牛屯[7]。出屯北，有小溪自东山出，架石梁其上，侧有石碑，拭而读之，乃罗近溪所题石门桥诗也。题言石门近在桥左，因矫首东望，忽云气迸坼[8]，露出青芙蓉两片，插天拔地，骈立对峙，其内

崇峦叠映，云影出没，令人神跃。亟呼顾仆与寺僧，而二人已前，遥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强其还，而一僧旁伺，问之，即石门旁药师寺僧也。言门上有玉皇阁，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愿为居停主。乃东向从小路导余，五里，抵山下，过一村，即药师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严，坐余小阁上，摘蚕豆为饷。时犹上午，余欲登山，性严言，玉皇阁蹑峰而上十里余，且有二洞之胜，须明晨为竟日游，今无及也。盖性严山中事未完，既送余返寺，遂复去，且以匙钥置余侧。余时慕石门奇胜[9]，餐饭即扃其阁，东南望石门而趋，皆荒翳断塍，竟不择道也。

二里，见大溪自石门出，溪北无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无路入。惟望石门近在咫尺，上下逼凑，骈削万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顶两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盖本一山外屏，直从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难为陆陟，复无从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随路西出。久之得一径东向，复从以入，将及门下，复渡溪北。溪中缚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过望。益东逼门下，从篁覆道。道分为二，一东蹑坡蹬，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则溪水正从门中跃出，有巨石当门扼流，分为二道。袭之而下，北则漫石腾空，作珠帘状而势甚雄；南则嵌槽倒隙，为悬溜形而势甚束。皆高二丈余，两旁石皆逼削，无能上也。乃复上就东岐蹑磴。已又分为二，一北上蹑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若万斛之舟，高泛溪中，

其根四面俱湍波潆激，独西北一径悬蹬而上，下瞰即珠帘所从跃出之处，上眺则石门两崖劈云削翠，高骈逼凑，真奇观也！但门以内则石崩水涌，路绝不通，乃复上就北岐蹑蹬。始犹藤箐蒙茸，既乃石崖耸突，半里，路穷，循崖南转，飞崖倒影，上逼双阙，下临绝壑，即石门之根也，虽猿攀鸟翥[10]，不能度而入矣。久之，从旧路返药师寺。穷日之力，可并至玉皇阁，姑憩而草记，留为明日游。

二十二日　晨起候饭，性严束火负铛[11]，摘豆裹米，令僧仆分携，乃从寺后东向登山。二里，转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复随峡转东，一里，从峡尽处南转逾岭。一里，路分二岐，一东上者，为花椒庵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门之上。此石门之北崖也，所登处已在门之内，对瞰南崖崩削之状，门底轰沸之形，种种神旺，独所踞崖端危险，不能返观，犹觉未能两尽也。东眺门以内，峡仍逼束，水自东南嵌底而来。其正东有山一支，巍然中悬，恰对峡门，而玉皇阁即踞其上，尚不能遥望得之，盖其内木石茸密，非如外峰可以一览尽耳。于是缘冈脊东上一里，南与峡别，折而东北上半里，坳间有颓垣遗构，为玉峰寺废址。玉峰者，万历初僧石光所建，药师乃其下院，而性严即其后嗣也。其后又有一废址，曰极乐庵。从其后复转向东南上半里，再与东峡遇，乃缘支峡东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峡东尽，乃南度其上，复北转，共二里而得玉皇阁。阁南向石门而遥，东临峡壁而逼，初创于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贤扩而

大之，今前楼之四壁俱颓，后阁之西角将仆，盖岌岌矣。阁东有台，下临绝壑，其下有洞，为二道静修处。时二僧及仆，俱然火觅泉将为炊[12]，余不及觅洞，先从阁援石独上。盖遥望峡后大山，上耸三峰者，众皆指为笔架峰，谓即东南清碧溪后主峰，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阳，兹更欲一穷其阴，以尽石门涧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仆亦不能从。余遂贾勇直前。

二里，山石既穷而土峰峻甚，乃攀树。三里，山树亦尽，渐陟其顶。层累而上，登一顶，复起一顶。顶皆烧茅流土，无复棘翳，惟顶坳间，时丛木一区，棘翳随之。余从岭脊烧痕处行，虎迹齿齿，印沙土间。连上数顶，始造其极，则犹然外峰也。始知苍山前后，共峰两重：东峙者为正峰，而形如笔架者最高；西环者南从笔架、北从三塔后正峰，分支西夹，臂合而前，凑为石门。但其中俱崩崖坠派，不复开洋，俱下盘夹箐，水嵌其底，木丛其上。余从峰头东瞰笔架山之下，有水悬捣涧底，其声沸腾，其形夭娇，而上下俱为丛木遥罨，不能得其全，此即石门之源矣。又从外岭北行，见其北又分支西下，即漾濞驿北之岭，西尽于漾濞桥者也。时日色正午，开霁特甚[13]，北瞻则风羽之西，有横山一抹，自西北斜亘而来者，向从沙溪南望，斜亘其西南，为桥后水口者也[14]，剑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则潭子铺西之山，南截漾、濞二水之口，为合江铺者，大理之路，随之北来；西览则横岭铺之脊，排闼西界，北接斜亘之岭，南随合

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东面内峰巀嶪，榆城即在东麓，而间隔莫逾，一以峰高崖陡，攀跻既难，一以山划两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闻此山北坳中，有大堡白云寺，可跻内峰绝顶，又南逾笔架，乃东下清碧溪。大堡之路，当即从分支西下之岭，循度脊而上，无此中堑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点苍后，立旗帜以乱之，即由此道上也。

凭眺久之，乃循旧迹下。三里，忽误而坠西北支，路绝崖欹，无从悬坠，且空山杳隔，莫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阁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尚濒南涧箐中[15]，而涧中多岐，且峻崖绝坂，横度更难，有棘则蒙翳，无棘则流圮。方徘徊间，雨复乘之，忽闻南箐中有呼噪声，知玉皇阁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遥相应，而尚隔一箐，树丛不可见，路绝不可行。盘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于是攀隙坠空，始无流坠之恐，而雨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阁之右，炊饭已寒，重沸汤而食之。阁左少下，悬崖之间，有洞南向，下临深涧，乃两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阔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约及数丈，而底甚平。其石质粗粝，洞形亦无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盘，霏烟揽翠，俯掬轰流，令人有杳然别天之想。

时雨已复霁，由旧路转北而下，三里，至玉峰寺旧址。由岐下北壑，转峡度坞，一里余而得花椒庵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叠石盘，半庋空中，空处浮出二三丈，上下亦离丈余，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盘之上，而东西南三面，

俱虚檐如浮舫，今以碎石随其檐而窒之，只留门西向，而置佛于中。其前架楼三楹，而反无壁；若以窒洞者窒楼，则洞与楼两全其胜矣。其北又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间，若为之供者。此地境幽坞绕，水石错落，亦栖真之地。龛中器用皆备，而寂无居人，户亦设而不关。余愧行脚不能留此，为怅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即石门北顶北来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药师。途中遇一老人，负桶数枚下山，即石洞所栖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亦不能夜宿洞间也。

【注释】

①鸡再鸣：史序本作“鸡初鸣”。

②四十里桥：今名同，在漾濞县东隅，西洱河北岸。

③太和：为大理府附郭县，即今大理古城。

④合江铺：今分大合江、小合江二村，皆在漾濞县东隅、西洱河北岸。

⑤亨水桥：疑为“响水桥”。

⑥漾水：即今漾濞江。 天生桥之水：即今西洱河。二水相交处今称平坡。

⑦金牛屯：今名同，在漾濞县东境，漾濞江东岸。

⑧迸坼（chè 彻）：裂开。

⑨石门：在漾濞彝族自治县东南境，为点苍山马龙峰西坡的一断崖峡谷，长千余米，宽约 100 米，石门河从中湍流，形成串串水塘，景色奇秀，被誉为“天开石门”。过石门关，穿林绕石，登石门山顶，有玉皇阁。

⑩翥（zhù 铸）：飞翔。

⑪铛（chēng 撑）：底平而浅的铁锅。

⑫然：为“燃”的本字，即燃烧。

⑬开霁（jì 剂）：云雾散，天气放晴。

⑭桥后：今作乔后，在洱源县西境，为著名盐井之一。

⑮疑尚濒南涧箐中："尚"原作"南"，据徐本、丁本改。

【译文】

二十一日　鸡叫两遍，催促主人做饭，起床等着吃饭。天明才动身，云气仍然很浓。向北仍行走在溪流西岸，三里多，有座亭桥跨在溪上，亭子已有一半倒塌，桥下溪水奔腾，十分湍急，这便是四十里桥。桥东有几家人紧靠在东面的山崖下，全是居留停宿的客店，此地反而是蒙化府的属地。原来桥西是赵州，此山的西边是蒙化，桥东也是蒙化，此山的东面是太和县，犬牙交错如此。到了这里才走在溪流的东岸，靠着点苍山后山的山麓前行。七里多，有数十家人背靠东山建了房，夹住道路成为巷道，这是合江铺。到这里才望见西北方山峡横裂，有山中间分为缝隙，那在南面的，是我从那里来的峡谷；那北边来的，是从下江嘴来漾濞的峡谷；那往西南下延而去的，是两条水流合流后下流到顺宁的峡谷。峡谷的形状虽然在远处就能分辨出，但溪流会合之处，还深嵌在西北方的峡谷中，在此铺所见到的，还只是南边来的一条溪水而已。走到铺北，东山的余脉向西下垂前突，路向北越过它，于是连同南边来的溪流也不可见了，原来余脉在西边的尽头处之下，就是两条江会合之处，可路不从那里走了。往西北行走在山坡山岭间四里，才有两条小水流从东面和北面的两条峡谷中流出来。既而盘绕曲折地向西下走，一条从东北峡中来的山涧稍大些，有座亭桥跨在涧上，亭子已有一半坍塌，这是亨水桥。苍山向西下流的水流，这条最大，也是流往西南方在南、北两条江水交流处合流。这样一来，"合江"的名称，实际上是三条水流，不仅只是漾水、濞水而已了。从桥西头再向西北翻过一座小岭，共走一里，开始与漾水相遇。这条江水从漾濞前来流经此地，立即向南流与天生桥的水合流，冲破西南的山峡流去，流经顺宁府的泮山后流下澜沧江。路溯漾水的东岸延伸。它的东山也是苍山往北的支脉，它的西山是罗均山南下的山脉，到此地后逶迤延

向西南，在顺宁府的泮山到了尽头。

往北行五里，有村庄居屋夹成巷道，是金牛屯。出来到屯北，有条小溪从东山流出来，架有石桥在溪上，侧边有块石碑，擦拭后读了碑文，是罗近溪所题石门桥的诗句。题诗说到石门近在桥的左边，因而抬头向东望，忽然云气迸裂开，露出两片青色的芙蓉，插入天空，拔地而起，成双并立，相对耸峙，门以内高大的山峦层层叠叠，互相映衬，云影出没其中，令人神思腾跃。急忙招呼顾仆与寺中的僧人，但二人已在前边，远远地追赶他们，二里后才赶上。正想强迫他们返回去，而一个僧人在旁边观望，问过他，就是石门旁药师寺中的和尚了。说起石门上有个玉皇阁，另有两个山洞明亮宽敞可以居住，欣然愿意作我们停宿的主人。于是向东从小路为我领路，五里，抵达山下，走过一个村庄，就到药师寺了。于是停宿在寺中。这个僧人法名叫性严，请我坐在小阁上，摘来蚕豆做饭吃。此时还是上午，我想登山，性严说，玉皇阁要登山峰上走十里多路，况且有两个山洞的胜景，必须明天早晨去游一整天，今天来不及了。原来性严在山中的事未办完，送我返回寺中后，就又离开了，并且把钥匙放在我身旁。我此时向往石门的奇妙胜景，吃完饭立即锁上他的阁子，向东南望着石门赶去，全是荒草蔽野，田埂残断，竟然顾不上选择道路了。

二里，见到一条大溪从石门流出来，溪北岸无路进去，就下到溪中；溪中有许多巨石，多奔泻的急流，也无路进去。只是望见石门近在咫尺之间，上下紧逼束拢，两面陡削，高有万仞，相距不超过两丈，它的顶上两端如同一体，它的根部只容得下一条溪水。大概本来一座山崖屏风样矗立，从山脊上当中一刀笔直剖开形成了这座山，所以既难以从陆地上上登，又无法从溪中逆水而上。徘徊了很久，只得渡到溪南，反向顺着路往西出来。很久之后找到一条向东去的小径，再沿着它进去，将到门下时，又渡到溪北。溪水中有绑着的木头架在巨石上以便渡过，心知这条道有不少行人，大喜过望。

再往东逼近石门下，成丛的竹林覆盖着道路。路分为两条，一条向东伸向坡上的石磴，一条往南下到溪口。于是先向下走近溪边，就见溪水正正地从石门中跃出来，有块巨石挡在门口扼住流水，分成两条水道。水沿着水道下流，北边的则漫过岩石腾入空中，作出珠帘的形状，但气势却非常雄伟；南边的则嵌入槽中从缝隙中倒下来，呈现出悬垂迅急的流水的样子，但水势十分紧束。高处都是两丈多，两旁的石崖都很狭窄峻削，不能上登。只好再向上走上东边的岔道登石磴。不久路又分成两条，一条往北伸向山坡，一条向南伸往到溪边的巨石上。于是先走近溪边登上巨石，这块岩石大得好像是能装万石的大船，高高漂浮在溪中，它的根部四面全是湍急的波涛潆洄激荡，唯独西北一面一条小径悬着石磴通上来，往下俯瞰就是珠帘从这里跳出去的地方，向上远眺就见石门两面的石崖劈开云天，如翠色刀削成，双双高耸，逼窄紧凑，真是奇观呀！但是，石门以内就见岩石崩裂，水流腾涌，路断不通，只得再次向上走上北边的岔道登石磴。开始时还是藤枝竹丛蒙蒙茸茸的，既而石崖突立高耸，半里，路断了，沿着石崖往南转，山崖飞空，石影倒立，上方双阙紧逼过来，下边面临绝壑，这就是石门的根部了，纵然是会攀登的猿猴能飞的鸟类，也是不能穿越进去。很久，从原路返回药师寺。终日的力量，可以一并到达玉皇阁，姑且暂作休息草记日记，留待明天去游。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等着开饭，性严捆了柴火背上浅底铁锅，摘来豆子裹好米，命令和尚仆人分别带上，就从寺后向东登山。二里，转向南沿山腰上走，二里，再顺着山峡转向东，一里，从山峡尽头处往南转，越岭。一里，路分成两条岔路，一条向东上走的，是去花椒庵石洞的路；一条往南上走的，一里后越到石门之上。这是石门靠北的石崖，上登之处已在石门之内，对面下瞰南边石崖崩裂陡削的样子，石门底下轰鸣沸腾的形状，种种奇景，令人精神焕发，只是所坐的石崖顶端太危险，不能回身观赏，仍觉得不能两全齐美。

向东眺望石门以内，峡谷仍是狭窄紧束，水从东南方嵌在谷底流来。它的正东有一支山脉，巍然悬在中央，恰好正对峡口的石门，而玉皇阁就盘踞在它上面，还不能远望到它，大概是山内树木山石丛生浓密，不像外边的山峰那样可以一览而尽罢了。从这里沿着冈上的山脊向东上行一里，与南边的峡谷分别，折向东北上走半里，山坳间有倒塌的墙壁残存的建筑，是玉峰寺的废址。玉峰寺，是万历初年僧人石光修建的，药师寺是它山下的分院，而性严就是他的后代传人。它的后方又有一处废址，叫做极乐庵。从极乐庵后再转向东南上走半里，再次与东面的峡谷相遇，于是沿着分支的峡谷向东行，古树益加深密。半里，分支的峡谷到了东边的尽头，就向南越到峡上，又往北转，共二里后找到了玉皇阁。玉皇阁朝向南方，远远与石门相望，东边下临峡谷，峡壁逼窄，最初创建于朱、史二位道人，有个三贤和尚扩建了它，今天前楼的四面墙壁全部倒塌了，后阁的西角落即将倒下，岌岌可危的样子。阁东有个高台，下临绝壑，台下有个洞，是二位道人静修的地方。此时两个僧人及仆人，都在点火找泉水做饭，我来不及找山洞，先从玉皇阁抓着岩石独自一人上登。遥望峡后的大山，上面耸立着三座山峰的地方，大家都指着说是笔架峰，我以为就是东南方清碧溪后的主峰，我先前经由四个水潭上登，曾探过它的南面，此时更想一并穷究它的北面，以便从头走完石门涧水的源头，竟然顾不上招呼同行的人，而且同行的和尚仆人也不能跟随。我于是鼓足勇气勇往直前。

二里，走完山石就是土山，非常陡峻，只好抓着树攀登。三里，山上的树也完了，渐渐登到山顶。一层层叠垒而上，登上一座山顶，又突起一个山顶。山顶上全是火烧过的茅草流动的沙土，不再有荆棘遮蔽着，唯有山顶与山坳之间，不时有片成丛的树木，密蔽的荆棘跟随着树丛生长。我从岭脊上有火烧痕迹的地方走，老虎脚印一齿齿的，印在沙土上。一连上了数座山顶，这才到达它的最高峰，但外层仍然有山峰。这才知道，苍山前后，一共有两重山峰：屹立在东

方的是正脉的山峰，而形状如像笔架的山峰最高；环绕在西面的，南边从笔架峰、北边从三塔后面的正峰，分为支脉向西夹过来，手臂样向前合拢，凑拢成为石门。但两者之间全是崩裂的山崖深坠的支脉，不再有开阔的地方，全都是下边回绕着狭窄的山箐，水流嵌在箐底，树木成丛生长在山上。我从峰头向东俯瞰笔架山的下边，有水流悬垂，捣入涧底，水声沸腾，水流的形状屈曲有气势，可上下都被树丛远远挡住了，不能看到它的全貌，这就是石门的源头了。又从外岭上往北行，见到它的北边又分出支脉向西下延，就是漾濞驿北面的山岭，是往西在漾濞桥到头的山。此时天色是正午，天开雾散特别晴朗，眺望北方，就见凤羽山的西边，有一排横卧的山，从西北斜着绵亘而来，这是从前从沙溪向南望，斜着绵亘在它的西南、成为桥后河口的山，去剑川的路，逆着它往北进去；眺望南边，就见潭子铺西面的山，向南横截漾水、濞水两江的河口，成为合江铺的山，去大理的路，顺着它从北边来；往西看，就见横岭铺的山脊，门扉样排列在西境，北边连接着斜向绵亘的山岭，向南顺着合江铺西面下延，去永昌府的路，越过它向西走；只有东面靠内的山峰高大险峻，大理城就在东麓，但中间隔断无法穿越，一是因为山峰太高，山崖陡峻，攀登已很难，二是因为山被划为两重，中间山箐深陷，上下不容易。听说此山北面的山坳中，有个大堡白云寺，可以登上内峰的绝顶，再向南越过笔架山，才下到东边的清碧溪。去大堡的路，应当就是从分支向西下延的山岭，顺延伸的山脊上走，没有此等堑沟样横在中间的山箐，西平王沐英征大理国时，出兵点苍山后，竖旗帜以惑乱敌军，就是由这条路上去的了。

凭眺了很久，于是沿着来时的脚印下山。三里，忽然错下到西北的支峰上，道路断绝山崖倾斜，无处可悬空下坠，而且空旷的山间杳渺隔绝，无法辨认山的真形，居然不知道玉皇阁依托的支峰在南还是在北了。怀疑还在濒临南边山涧的山箐中，可涧中岔路很多，并且山崖陡峻山坡断绝，横越更难，有荆棘则浓密遮蔽，无荆棘

则流土倒塌。正在徘徊之间,雨又乘机而来,忽然听见南边山箐中有呼叫声,知道玉皇阁在它下方。我也漫无目的地呼叫他们,双方远远地互相应和,但还隔着一条山箐,树林成丛不可见,道路断绝不能走。绕着山箐的侧边上走二里,才见到石崖,于是攀着石缝坠在空中,这才没有了流土下坠的担心,但大雨倾盆如注。又行一里后到了玉皇阁的右边,煮好的饭已凉了,重新烧开水吃了饭。玉皇阁左侧稍下走,在悬崖之间,有个洞朝向南方,下临深深的山涧,是两块巨石像手掌样合拢而成的洞。洞高一丈,下边宽一丈五,但上方呈尖形合拢,洞内深入进去约深达数丈,不过洞底非常平坦。洞石的石质粗糙,洞的形状也没有曲折的景致,取它能透入亮光而已。洞前的石崖上下高险陡削,古树倒立盘绕,烟云霏霏,远揽翠色,俯身可捧起轰鸣的流水,令人有杳渺悠然别有洞天的想象。

这时雨已停,天重新转晴,由原路转向北下山,三里,来到玉峰寺旧址。由岔道下到北边的壑谷中,转过峡谷越过山坞,一里多后找到花椒庵石洞。洞也是巨石覆盖成的,它的下半部重叠成石盘,一半平架在空中,空的地方浮出地面二三丈,上下之间也离着一丈多;但全都平得如同磨刀石。只有北面粘在下边的石盘之上,但东、西、南三面,都是虚空的屋檐如像漂浮着的船只,今天用碎石顺着屋檐堵住了空处,只留下向西的门,在洞中放置了佛像。洞前架起三间楼,但反而没有墙壁,如果用堵洞的石块堵楼,那么洞与楼两者都能保全它们的优美之处了。它北边又隆起一块巨石,下边有泉水从石缝间流出来,好像是专门为庵中提供的。此地地方幽静,山坞环绕,水石错落,也是隐居修身养性之地。佛龛中用具都齐全,但空寂无人居住,也装有门但未关上。我惭愧云游四方不能留在此地,为此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于是向西平缓下行一里,就是从石门北边的山顶北面来的路,是先前上山经过的路。又往北六里后返回药师寺。途中遇上一位老人,背着几只桶下山,这就是住在石洞中的人,每天登山箍桶,晚上背着下山,卖了作为饭钱,夜里也不能住

在洞中了。

【原文】

二十三日　晨起，为性严作《玉皇阁募缘疏》[1]。因出纸请书，余书而后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杀，余换草履，性严披毡送之。出药师殿门，即北行，二里，涉一枯涧。其涧自东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苍山之后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既渡，西北上西纡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见其西开一东西坞，漾濞之水从其中东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数十家当大路，是为漾濞驿。别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余，北界山环而稍南，扼水直逼南山下，是为矶头村，亦有数十家当矶之腋。路南向盘之，遂蹑矶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转北，复开南北坞，于是倚东山西麓北行。三里余，抵漾濞街[2]。居庐夹街临水甚盛，有铁锁桥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长桥即当街西跨下流，皆度漾濞之水，而木桥小路较近。

按志：剑川水为漾，洱海水为濞，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桥去合江铺北三十里，驿去其北亦十五里，止当漾水，与濞水无涉，何以兼而名之耶？岂濞水非洱海，即点苍后出之别流耶？然余按：水出丽江府南者，皆谓之“漾”。如漾共发源于十和之中海，经七和下鹤庆，合东西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发源于九和，经剑川别而南流，故曰漾别。则“别”乃分别之“别”，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统志》又称为漾备，此又与胜

备同名，亦非“濞”字之一征也。

余乃就木桥东买蔬米，即由此度，不及北向铁桥度，其中始觉汤汤，倍于洱水。西向又有一峡自西来，是为永平道；望大坞北去，亦数里而分为二；而永昌大道，则从此而西。始行坞中，二里渐上。又二里，有数家夹道，大坊跨之，曰“绣岭连云”，言登岭之始也，是为白木铺[③]。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间转向南，一里余，复转向西，于是回眺东之点苍，东北之凤羽，反愈近，然所临之峡则在南。更西蹑坡，迤逦而上，又四里，有寺东向，当坡嘴中悬，是为舍茶寺。就而饭。由其后又西上，路稍平，其南临东出之涧犹故也。又二里，有村当岭脊，是为横岭铺[④]。铺之西，遂西蹑夹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岭坳之脊。其坳夹隘如门，透其西，即有坑北坠，又有坑西流。路随西流者下，二里，路转向南峡，而水乃由北峡去，始知犹北流而东入漾濞上流者。

又南二里，其峡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脉由此峡中自西而东度，其上所逾夹隘，乃既度而北突之峰，非南来之脊也。盖此脊西北自罗均山分支，东南至此，降度峡底，乃东突崇峰，由其北而东下者为横岭，而东尽于白木铺，由其南逶迤南去者，东挟碧溪江，西挟胜备水[⑤]，而尽于两水交会处，是其脉亦不甚长也。从峡中南行半里转西，有小水自东南坠峡来，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随流南转，始循水东崖下。既渡其西，复涉其东，四里余，有水自

东峡出，西与南下之涧合，其流始大，而峡愈逼，东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两崖愈凑，三里及之，复渡溪东，则数家倚东崖下，是为太平铺[6]，乃宿其敝楼。按志，是水为九渡河[7]，沿山绕流，上跨九桥者是。其下流与双桥河合于黄连堡东南，入胜备江。

二十四日　鸡鸣具饭，昧爽即行。越涧傍西山而南，其峡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渐上，五里，盘其南突之嘴，遂挟北峰西行，路转于上，溪转于下。又西十里，有村倚北山坡峡间，庐舍最盛，是为打牛坪[8]，相传诸葛丞相过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随峡流西下，十里，有山横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见有溪自北而南，漱横截山之东麓，太平铺九渡河自东注之，有数家当其交会之峡，是为胜备村，此北来之水，即胜备江也。盘村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桥，渡江西崖。江流差大于洱水，而不及漾濞，其源发于罗武山，下流达于蒙化，入碧溪江。由其西转而随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与胜备村对。又南一里余，有小峡自西来，截之渐南上，盘其东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盘其南突之嘴，水从其下西转南折而破峡去，路从其上挟北坡西下。盖其西有峡，自西坳下坠而来，又有山，从峡南挟之俱东，当突嘴之下，与胜备合而破其南峡，突嘴之路，不能超峡而度其南挟之东垂，故西折一里余，而下循其西坳，又东折一里，而上盘其东垂，

东垂即胜备所破峡之西崖也。半里，转其南，又有一小水自东垂南西峡来入，乃舍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来小流，循东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余，有村踞小流之北坡，夹路成聚，是为黄连堡，始知此小流即双桥河也[9]。饭于其处，山雨骤至，稍待复行。渐转西北，行冈上二里，其下峡直自北来，乃下渡峡中小桥而西。此桥即双桥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坞中。

从桥西即蹑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坞倚南峰复上坡，二里，西逾冈脊，是为观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峰当脊而起，其巅颇耸，有阁罩其上，以远不及登。拂脊间碑读之，言昔武侯过此，方觅道，闻犬吠声，而左右报观音现，故俗又呼为娘娘叫狗山，即《郡志》所谓宝藏山也[10]。从脊西遥望，其南壑杂沓而下，高山无与为匹者，当遥通阿禄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杂沓而来，其外远山，自北亘脊南去，北支分而东向，逶迤与此山属，南抱为壑，颇宽豁，而坡陀层伏，不成平坞；西山亘脊之半，有寺中悬，缥渺云岚间，即所谓“万松仙景”也。

于是从岭头盘旋，西北二里，转过西下之峡，由其北乃陟西来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峡，路从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树木深翳。再下，再过脊，又八里，有数十家倚北坡夹道而庐，是为白土铺[11]。又西入峡，七里渐上，渐逼西山，山脊东垂，南北坠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亏蔽，有哨房在坡间，曰松坡民哨，而无居人。此处松株独茂，弥山蔽谷，

更无他木，闻其地茯苓甚多，鲜食如山药。坡名以“松”，宜也。其脊盖自西岭分支，东度观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于是西上蹑磴，甚峻，数十盘而登，共五里。有寺踞东悬之脊，东向凭临于松云翠涛之间，是为万松仙景寺[12]。后有阁曰松梵，朱按君泰桢所题。登之，东眺甚豁，苍山雪色，与松壑涛声，远近交映也。由其后再曲折上跻，二里余，登岭头。又一里余，西过一脊，以为绝顶矣，顶脊南北分坠之峡，似犹东出者。又西上一里，蹑南突之巅，榜曰“日升天顶”。又西一里，穿峡而入，有数家散处峡洼间，俱以木皮为屋，木枝为壁，是为天顶铺。先是土人俱称为“天井”，余以为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万山绝顶也，问所谓井者，亦竟无有。岭头之庐，以非常站所歇，强之后可。既止，风雨交作，寒气逼人，且无从市米，得面为巴而啖之[13]。卧。

【注释】

①募缘：意即和尚向人募化钱物，以结善缘。募缘疏为僧道条陈广求大家帮助的文字。

②漾濞街：又作样备，明设样备巡检司，属蒙化府，即今漾濞彝族自治县治。

③白木铺：今作柏木铺，在漾濞县城西南邻。

④横岭铺：今作秀岭铺，在柏木铺稍西的公路旁。

⑤碧溪江：又作备溪江，指今漾濞江及与胜备河汇流后的黑惠江。 胜备水：今作胜备河或顺濞河。

⑥太平铺：今名同，在漾濞县西境的公路上。

⑦九渡河：今称太平铺河，至今公路仍傍水行。

⑧打牛坪：明设打牛坪驿，今名同，在太平铺以西的公路旁。

⑨黄连堡：今作黄连铺，在顺备江西岸，永平县东北隅。　双桥河：今作双卡河，在黄连铺汇入顺备河。

⑩娘娘叫狗山：今仍称叫狗山，在黄连铺西北邻，双卡河西岸。

⑪白土铺：今作北斗铺，在北斗村以南、黄连铺以西。今公路旁的北斗村，有别于白土铺。

⑫万松仙景寺：今称万松庵，又讹作万松安，在公路稍南。

⑬巴：即粑粑。云贵通称麦面、荞面、包谷、米等做的饼类食物为粑粑，亦简称粑。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替性严写《玉皇阁募缘疏》。性严于是拿出纸请我写，我写好后吃早饭。山雨忽然来临，因此停下来等雨停。将近中午时雨势稍小了些，我换了草鞋，性严披上毡子送我。出了药师殿的大门，立即往北行，二里，涉过一条枯水的山涧。这条山涧从东北的山麓流出来，下嵌得很深，从苍山的后面到此地，又往西北延伸了一里了。渡过山涧后，向西北上爬往西曲折的山坡，一里爬到坡头上，这才看见山坡西边敞开一个东西向的山坞，从漾濞来的水流从坞中往东流注。向西共平缓下走二里，山南边有数十家人临街而居，这是漾濞驿。告别了送行的僧人，往西在溪北的田野中前行三里多，北面一列山渐渐向南环抱，扼住流水直逼到南山下，这是矶头村，也有数十家人位于石矶的侧边。路向南绕过石矶，于是踏着石矶嘴往西走。半里，雨停了，路转向北，又敞开一个南北向的山坞，从这里起紧靠东山的西麓往北行。三里多，抵达漾濞街。居民房屋夹街临水十分兴盛，有座铁锁桥在街北面上游一里处，而木架的长桥就在街的西边横跨下游，都是跨过漾濞江水的桥，但木桥的小路较近。

根据志书：源自剑川湖的水是漾水，源于洱海的水是濞水，两条江水合流因此起名漾濞江。今天这座桥离合江铺北边三十里，漾濞驿距它的北边也有十五里，只应当是漾水，与濞

水无关，为何兼用两者来给它起名呢？难道濞水不是源于洱海，而是点苍山后山流出来的另外的水流吗？然而据我考察：源出于丽江府南境的水流，都称之为“漾”。例如，漾共江发源于十和的中海，经过七和下流到鹤庆，汇合东西两岸各地的泉水而后流入洞穴中，所以称为漾共江。这条江水发源于九和，流经剑川分流往南流，所以叫做漾别江。这样，“别”是分别的的“别”，不是口鼻的“鼻”了。不过，《一统志》又称为漾备江，这又与胜备江同名，也不是“濞”字一样得到了证明了。

我于是走到木桥东头买菜买米，立即由此处过桥，来不及往北过铁锁桥，在桥中央才发觉江水浩浩荡荡，超过洱水一倍。西面又有一条峡谷从西边来，这是去永平的路；望着大山坞往北去，也是数里后分为两条路；而去永昌府的大道，就从此地往西走。开始时行走在山坞中，二里后逐渐上走。又行二里，有几户人家分别住道路两旁，大牌坊跨在道上，题着“绣岭连云”，是说这里是登岭的起点，这是白木铺。由此沿南坡向西上爬，二里，由坡上转向南，一里多，再转向西，在这里回头眺望东方的点苍山，东北的凤羽山，反而更加近，不过我所登临的峡谷则在南边。再往西爬坡，道路曲折连绵，又是四里，有寺院面向东方，在坡嘴上悬在中央，这是舍茶寺。走到寺中吃饭。由寺后又向西上走，路稍微平缓些，路南下临往东流出去的山涧依然如旧。又二里，有个村庄位于岭脊上，这是横岭铺。从横岭铺的西边，向西跋涉在相夹的坑谷中，又上行三里后穿过岭坳上的山脊。这个山坳隘口夹立如门，钻到它的西面，马上就有坑谷往北下陷，又有一个坑谷有水向西流。路顺着水向西流的坑谷下延伸，二里，转向南边的峡中，而水流就经由北边的山峡流去，这才知道这仍是往北流后向东流入漾濞江上游的水流。

又往南二里，这里峡中平坦但水忽然南北分流，这才知道这里的地脉由这里的峡中自西往东延伸，它上边我所翻越夹立的隘口，是它延伸后在北边突起的山峰，不是南来的山脊。此条山脊从西北

的罗均山分支，往东南延到此地，下降越过峡底，于是向东突起成为高峰，由它北边往东下延的是横岭，而后在东面的白木铺到了头，由它南边逶迤向南去的，东边傍着碧溪江，西面靠着胜备水，而后在两条江水会合之处到了尽头，这样看来它的山脉也不怎么长。从峡中往南行半里转向西，有小溪自东南方坠入峡中来，开始成流向西流去。又一里，顺溪流往南转，开始沿溪水东边的山崖下走。渡到溪西后，又涉到溪东，四里多，有流水从东面峡中流出来，往西与向南下流的涧水合流，溪流开始变大，但峡谷愈加狭窄起来，东面的山崖笔直向西俯瞰着流水，路只有渡溪沿西边的山崖下走。往南走出山隘，天已昏黑。慢慢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人背靠在西面山坡上，投宿不成。又向南，两边的山崖愈加凑拢过来，三里后到了溪边，再渡到溪东，就见几家人紧靠在东面山崖下，这是太平铺，于是住宿在驿站的破楼上。〔根据志书，这条溪水是九渡河，沿着山绕流，河上跨有九座桥的就是了。它的下游在黄连堡东南与双桥河会合，流入胜备江。〕

二十四日　鸡鸣备饭，黎明马上动身。越过山涧傍着西山往南行，这里峡谷仍很狭窄。五里，沿西山的山崖渐渐上登，五里，绕过西山南突的山嘴，就傍着北峰往西行，路盘绕在上方，溪水流转在下方。又向西十里，有个村庄紧靠在北山的山坡峡谷之间，居屋房舍最为兴盛，这是打牛坪，相传是诸葛亮丞相路过此地，恰逢立春，打牛给百姓看的地方。又沿着北面的山坡顺着峡中的流水往西下走，十里，有座山横截在它的西边，于是慢慢下降逼近此山之下。忽然望见有条溪水自北流向南，冲刷着横截之山的东麓，太平铺的九渡河自东边注入溪中，有几家人居住在水互相汇合的峡口，这就是胜备村，这条北来的溪水，就是胜备江了。绕过村庄所在的山坡，溯江水往北半里，越过亭桥，渡到江西岸的山崖上。江流比洱水略大，但赶不上漾濞江，它发源于罗武山，下游到达蒙化府，流入碧溪江。由这里向西转后顺流往南下走，沿西山的山麓行，山崖陡峭极了。

半里，又隔着江流与胜备村相对。又向南一里多，有条小峡谷从西边来，横过峡谷渐渐往南上坡，绕着那向东突的山坡，共走七里，又上走绕过那向南突的山嘴，江水从山下向西转后折向南，冲破峡谷流去，路从山上傍着北面的山坡向西下走。路的西边有条峡谷，自西面的山坳下坠而来，又有座山，在峡谷南边傍着峡谷一起往东延，在南突的山嘴之下。江水与胜备江汇合后冲破山嘴南面的山峡。南突山嘴上的路，不能越过峡谷过到山嘴南边傍着它的东垂走，所以向西折转一里多，而后下山沿着它西边的山坳走，又折向东一里，而后上走绕到它的东垂，东垂就是胜备江冲破的峡谷西边的山崖。半里，转到它南边，又有一条小河从东垂南边的西峡中流来注入胜备江，于是放弃那南去的大江，而逆那条西来的小河走，沿东垂南边的山崖向西走入峡中。一里多，有个村庄盘踞在小河北面的山坡上，夹住道路形成村落，这是黄连堡，这才知道这条小河就是双桥河了。在此处吃饭，山雨骤然来临，稍等了一会儿又上了路。渐渐转向西北，在山冈上行二里，冈下的山峡笔直从北方延来，于是下冈过到峡中小桥的西头。这座桥就是双桥之一，它的河源还在北面的山坞中。

从桥西头马上上登西面的山坡，二里后稍平缓些，往西朝着山坞靠着南边的山峰又上坡，二里，向西越过冈脊，这是观音山脊，南北两面都有寺院。南峰在山脊上隆起，峰顶耸得相当高，有楼阁罩在峰顶上，因为太远来不及上登。擦拭山脊上的石碑读了碑文，说是从前武侯诸葛亮路过此地，正在找路，听见狗叫声，而且左右跟随的人报告观音菩萨现身，所以民间又称呼为娘娘叫狗山，就是《郡志》所说的宝藏山了。从山脊上往西遥望，它南面壑谷杂沓罗列在下方，没有与它匹敌的高山，应当远远通到阿禄司新牛街的境内；它西边壑谷也是杂沓而来，那以外远处的山，山脊自北向南绵亘而去，北边分出向东的支脉，逶逶迤迤与此山连在一起，南边环抱为壑谷，相当宽阔，但山坡层层低伏，不成平坦的山坞；西边绵亘

的山脊的半山腰，有座寺庙悬在那里，如缥渺在山间云气之间，这就是所谓的“万松仙景”了。

于是从岭头向西北盘旋二里，转过向西下延的峡谷，由峡谷北边就上登西来的山脊。这条山脊南北两面都有峡谷，路从其中经过，共走二里，向西稍下走，树木幽深浓密。再下走，再次越过山脊，又是八里，有数十家人紧靠北面的山坡夹住道路建了房屋，这是白土铺。又往西走入峡中，七里慢慢上登，渐渐逼近西山，山脊向东下垂，南北下陷的壑谷非常深，松树荫蔽，越来越密，上下密蔽，有处哨房在坡上，叫做松坡民哨，但无人居住。此处的松树偏偏很茂盛，弥漫在山野遮蔽山谷，更无别的树，〔听说此地茯苓非常多，新鲜时吃如像山药。〕山坡用“松”来起名，很合适。这条山脊大概是从西岭分支后，往东延伸过观音山的山脊，只是不知南北两面的水下流到哪里罢了。从这里向西上登石磴，十分陡峻，绕了数十台才登上来，共五里。有寺庙盘踞在悬在东边的山脊上，面向东方，凭临在苍松白云翠绿的波涛之间，这是万松仙景寺。后边有个楼阁叫做松梵阁，是巡按朱泰桢题写的。登上松梵阁，往东眺望极其开阔，苍山雪色，与壑谷中的松涛声，远近相映。由寺后再曲折上登，二里多，登上岭头。又走一里多，向西越过一条山脊，以为这是绝顶了，顶上山脊南北两边分别下陷的峡谷，似乎仍是向东出去的。又往西上登一里，踏上南突的山顶，匾额上写着“日升天顶”。又往西一里，穿入峡谷中，有数家人分散居住在山峡洼地之间，全是用树皮建屋，用树枝作墙壁，这是天顶铺。这之前当地人全称为“天井”，我以为是在深深的壑谷中，但意想不到反而是在万山绝顶之上，打听所谓的井，也竟然没有。岭头房舍中的人家，因为不是常设驿站停歇的地方，强迫他们后才同意留宿。住下后，风雨交加，寒气逼人，而且无处买米，买到些面粉做成粑粑吃。睡下。

【原文】

二十五日　昧爽，啖所存巴，平明即行。雾蔽山顶，茫无可见。西向稍下一里，山峰簇立成洼，洼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随之。南行峡中，一里，折而随峡西下，峡南已坠壑盘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余，有哨房当坡而西向，亦虚而无人。其北又有一峡自东下，与南峡会于坡前。路盘坡而北，渡坡北涧，即随北涧西下，共四里余，过梅花哨[①]，于是南北两界山渐开。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见其南北两崖下坠之坑，盘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当路北。渡峡中小水，从其西转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积水东坡下。挟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县之东街[②]。

其处东西两界山相距八里，北即其回环之兜，南为其夹门之峡，相距一十五里，而银龙江界其中。其水发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岁孟冬近晓，有白气横江，恍若银龙，故名[③]。下流经打坪诸寨[④]，入澜沧江。当县治东，有桥跨其上，其处即为市而无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御所，而县不在其中也。银龙桥之西，又有桥名普济，桥下小水东南入银龙江。大道由县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村西，西南入山；余欲从石洞浴温泉，当不沿西山而由中坞，盖温泉当坞而出也[⑤]。乃从银龙桥市蔬米，即从桥东小路，随江而渡其下流，由税司前西行，过一小浍[⑥]，即随之南行坞中，与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则温泉当平畴之中，

前门后阁，西厢为官房，东厢则浴池在焉。池二方，各为一舍，南男北女。门有卖浆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买豌豆，煮豆炊饭。余先酌而入浴。其汤不热而温，不停而流，不深而浅，可卧浴也。舍乃一参戎所构而成者。然求所谓石洞，则无有矣。

既浴，饭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峡不二里，即花桥大道；由其南向逾岭，为炉塘道。余时闻有清净宝台山，在炉塘之西，西由花桥抵沙木河道入，其路迂，南由炉塘间道行，其路捷，余乃即从坞中南向行。二里余，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峡来，东注而入银龙江峡口，即花桥之水也[7]。度桥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8]。由其前东转半里，为后屯，有小坞自南来。又东截坞半里，逾桥上坡，东南跻一里余，转而东陟其岭。一里，从岭上误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绝。二里，由坑西转，又二里，复转而北，仍出后屯小坞，乃复上东坡。二里，仍过岭上误处，乃竟岭峡而东。半里，有峡直东者，为铜矿厂道[9]；东南逾冈坳者，为门槛、炉塘道，乃折而从东南。稍上逾冈半里，东向随峡而下者二里，及峡底，则深峡自北而南，银龙江捣壑而随之，路随其西岸南行溪崖间，幽深窈窕，水木阴閟，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峡来，架木桥渡之。依南山东转，二里，转而南。一里，有数家踞西山之半，东向临江，是为门槛村，下跨江之桥，为门槛桥[10]，言江流至此，破峡捣空，若门阈之当其前也。宿于

村家，买米甚艰，只得半升。以存米为粥，留所买者，为明日饭。

【注释】

①梅花哨：今作梅花铺，在永平县城稍东的公路旁。

②永平县：隶永昌军民府。即今永平县，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③阿荒山：今作阿黄山，在永平县北隅。　银龙：即银龙江，今称银江大河。

④打坪：今作打平，在昌宁县东北隅。

⑤石洞：《寰宇通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载："曲洞河，在永平县西南十里，源出和丘山南麓，南流五十里入于银龙江。""和丘山，在永平县西三十里。"今永平县城南8公里处有曲洞，曲洞河从西往东在此汇入银江大河，曲洞村北的温泉仍存。则明代已有曲洞名，至今未变，位置及地理特点与《游记》所述完全一致，此处"石洞村"应为"曲洞村"。

⑥浍(kuài 快)：田间的水沟。

⑦花桥：今名同，在永平县西境。此水明代即称花桥河，今又称里海冲河。

⑧回回：即回回民族，简称回族。

⑨铜矿厂：此应指青羊厂，今名同，在永平县东境。

⑩门槛村：今名门坎桥，在永平县中部，银江河西岸的公路旁。

【译文】

二十五日　黎明，吃了存下来的粑粑，天亮就上路。浓雾遮蔽着山顶，茫茫一片看不见东西。向西稍下走一里，山峰成簇矗立围成洼地，洼地中有条小路向北去，有条小河往南流，大道顺着小河走。往南前行在峡谷中，一里，转向顺峡谷往西下走，峡谷南边不久下陷成盘绕中空的壑谷，向深远的西方伸展出去。向西下走三里多，有处哨房面向西方位于坡上，也是空虚无人。它北边又有一条峡谷自东方延伸下来，与南边的峡谷在坡前会合。路绕过山坡往北走，渡过坡北的山涧，马上顺着北面的山涧往西下走，共四里多，经

过梅花哨，到了这里南北两面的山渐渐开阔起来。沿着北山又往西行，四里，越过西垂的山脊，这才见到山脊南北两面山崖下下陷坑谷的全貌，盘绕的壑谷向西出去，而西边有个巨大的壑谷在那里。沿着支脉往西下山，又走八里，抵达西麓，有座寺庙在路北。渡过峡中的小溪，从溪西转向西北，在田野中行二里，东面山坡下有一塘积水。靠着水塘西岸往北行，又是三里，抵达永平县城的东街。

此处东西两面的山相距八里，北面就是两面的山曲折环绕形成的兜状地方，南边是两面的山相夹成门的峡谷，相距十五里，而银龙江隔在其中。〔它的江水发源于上甸里的阿荒山，另一个名字叫太平河。每年冬天的第一个月，将近拂晓时，有白气横在江上，恍然似银色的飞龙，所以起这个名字。下游流经打坪各寨子，流入澜沧江。〕在县治的东边，有座桥跨在江上，此处就是街市但无城墙。它北边有城，城墙大致完备，是守御所，然而县衙不在城中。银龙桥的西面，又有一座桥名叫普济桥，桥下的小河向东南流入银龙江。大道由县治西面，沿西山往南行，到了石洞村西边，向西南进山；我想从石洞去温泉洗澡，应当不沿西山走而经由中间的山坞，大概温泉是从山坞中流出来的。于是在银龙桥买了蔬菜米粮，立即从桥东的小路，顺着江流走，渡过银龙江的下游，由税司前往西行，越过田间的一条小水沟，马上顺着小水沟往南行走在山坞中，与在西面山坡上的大道，相望着往南走。八里，就见温泉在平旷的田野之中，前边有门，后面是楼阁，西厢房是官家的专用房间，东厢房就是有浴池的地方。浴池有两个，各作一个房间，南边是男的北边是女的。门前有卖酒水的，不像其他地方的浴池是在荒野中了。于时走到门前买了豌豆，煮豆烧饭。我先饮了酒才进去洗澡。温泉水不热而温，不是停水而是流水，水不深而浅，可以躺下洗。房间是一个参将建成的。不过寻找所谓的石洞，则没有了。

洗澡后，吃过饭出门眺望，由这里向西进峡不到二里，就是去花桥的大道；由这里向南越岭，是去炉塘的路。我此时听说有座清

净的宝台山，在炉塘的西面，往西经由花桥到沙木河的大道进去，这条路绕远了，向南由去炉塘的捷径走，这条路便捷，我于是立即从山坞中向南行。二里多，抵达南山的山麓，有河水从西峡中流来，往东注入银龙江的峡口，这就是花桥来的河水了。过桥后往南半里，有座寺院背靠南山，面向北方，叫清真寺。〔是回族建造的。〕由清真寺前向东转半里，是后屯，有个小山坞从南边延展而来。又向东横截山坞半里，过桥后上坡，往东南上登一里多，转向东上登山岭。一里，从岭上错折向南走，二里，翻过山往南下山，路断了。二里，由深坑向西转，又二里，再转向北，仍来到后屯的小山坞，于是再次上登东面的山坡。二里，仍然走过岭上走错的地方，就始终沿山岭峡谷往东走。半里，有条一直往东去的峡谷，是去铜矿厂的路；往东南翻越山冈山坳的，是去门槛村、炉塘的路，于是转身从东南方走。稍上走越过山冈半里，向东顺着峡谷下走二里，来到峡底，就见深邃的峡谷自北延向南，银龙江顺着峡谷冲捣着壑谷，路顺着江的西岸向南行走在江水山崖之间，幽深杳渺，江水林木阴森隐密，是一处奇境。雷雨大作，在雨中前行十里后雨才停。有条小溪从西边的峡中流来，架有木桥渡过溪水。靠着南山向东转，二里，转向南。一里，有数家人居住在西山的半山腰，面向东方下临江水，这里是门槛村，下边横跨江水的桥，是门槛桥，意思是说江水流到此地，冲破峡谷捣入空中，好像门槛挡在江流前方一样。住宿在村中的农户家，买米十分困难，只买到半升。用原来剩下的米做成粥，留下买来的，作明天的饭。

【原文】

二十六日　鸡再鸣，具饭。平明，随江西岸行。四里余，南至岔路[①]，有溪自西峡来，东与银龙江合，数十家下绾溪口。乃下涉其溪，缘南山之北，于是江东折于下，路东

折于上。东向上者一里余，盘北突之坡而东，于是江南折于下，路亦南折于上。南折处，又有峡自东来入，正与东折之江对，或以为永平之界今仅止此，其南折之峡，已属顺宁矣。

循江西岭南向渐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缘江岸。已复南折，二里余，出峡，峡乃稍开，始见田塍，有两三家倚西坡，是为稻场[②]。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为名。其江之东南坡间，亦有居庐，其下亦环畦塍，亦稻场之属。江流其间直南去，与澜沧江合。路由西坡村右即西南缘坡上，一里，至岭头，正隔江与东坡之庐对，于是缘峡西入，遂与江别。其峡自西脊东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峡南，循南崖悬跻而上，乃西南盘折二里余，逾北突之冈。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横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东南度脊。此脊之东，水下稻场南峡中，西南水下炉塘。而南从脊上，即西望崇山高穹，上耸圆顶者，为宝台山；其北崖复突而平坠者，为登山间道；其南垂纡绕而掩峡者，为炉塘所依。余初拟从间道行，至是屡询樵牧，皆言间道稍捷而多岐，中无行人，莫可询问，不若从炉塘道，稍迂而路辟，以炭驼相接[③]，不乏行人也。其岐即从脊间分，脊西近峡南下，其中居庐甚殷，是为旧炉塘。由其北度峡上，即间道也；由其东随峡南下，炉塘道也[④]。

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峡底。半里，度小桥，随涧西岸南行。其涧甚狭，中止通水道一缕，两旁时环畦如栝棬。四

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峡自西北来，南涉之。又沿西崖渐上，五里，盘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见其峡甚深，峡底炉烟板屋，扰扰于内，东南嵌于峡口者，下厂；西北缀于峡坳者，上厂也；缘峡口之外，南向随流下者，往顺宁之大道也。余从岭上西转，见左崖有窍，卑口竖喉，其坠深黑，即挖矿之旧穴也。从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厂，抵上厂，而坑又中间之，分两岐来，一自东北，一自西北，而炉舍踞其中。所出皆红铜，客商来贩者四集。肆多卖浆市肉者，余以将登宝台，仍斋食于肆。

由西峡溯流入，一里，居庐乃尽。随峡北转，峡甚深仄，而止通一水，得无他迷，然山雨倾注，如纳大麓[5]，不免淋漓。三里，渐上，又二里，上愈峻。见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贯其中，执而问之，曰："芭蕉根也。以饷猪。"峻上二里，果见芭蕉蔽崖，有掘而偃者，即挖根处也。其处树箐深窅，山高路僻，幸有炭驼俱从此赴厂。为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东北径脊而来者，乃随脊向西南去。从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见路左有峡西北出，路遂分为两岐，而所望宝台圆顶，似在西南隔峰，乃误下从峡西南。一里余，渡峡中支涧，缘之西北转。一里，盘北突之嘴，复西南入峡中。溯涧二里，路渐湮[6]，见涧北有烧山者，遥呼而问之，始知为误。然不知山在何所，路当何从，惟闻随水一语，即奉为指南。复东北还盘嘴处，涧乃北转，遂缘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东南来合，即前分岐西北之正道

也。盖宝台正在西南所误之峡，其南即度脊之自东西突者，此宝台东隅之来脉也，而其路未开，皆深崖峭壑，为烧炭之窟，以供炉塘所用；峡中之流，从其西北向流，绕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与竹沥寨南来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东南，而其东不能竟达也。循东崖又北一里，复随涧西转，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见前峡稍开，有村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涧桥，缘其南崖西上，又一里余而抵其村，是为阿牯寨⑦，乃宝台门户也。由寨后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

其寺西向，前临一峡，隔峡又有山环之而北，而终不见宝台。盖宝台之顶，高穹于此寺东南，而其正寺又在台顶之南，尚当从西南峡中盘入也。宝台大寺，为立禅师所建，三年前，立师东游请藏，久离此山。余至省，即闻此山之盛，比自元谋至姚安途中，乃闻其烬于火，又闻其再建再毁，余以为被灾久矣，至是始知其灾于腊月也，计其时余已过姚安矣，不知何以传闻之在先也？自大寺灾后，名流多栖托慧光。余至，日犹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

【注释】

①岔路：今名同，在银江河西岸的公路边。

②稻场：今作稻田，在银江河东岸。

③炭驼：驮木炭的马帮。

④旧炉塘：今名炉塘，在炉塘河南岸。 炉塘：即指上厂、下厂，今称厂街，在永平县南境。

⑤大麓(lù 鹿)：山脚。

⑥湮(yān 淹):埋没不见。

⑦阿牯寨:今作阿古寨,在永平县西南隅。

【译文】

二十六日　鸡叫第二遍备饭。天亮时,顺着江的西岸行。四里多,往南来到岔路,有溪水自西峡中流来,在东边与银龙江合流,数十户人家在下边扼住溪口。于是下涉这条溪水,沿南山的北面走,在这里江水在下方折向东,路在上面折向东。向东上走一里多,往东绕过北突的山坡,在这里江水在下方折转向南,路也在上面向南折。往南折转的地方,又有条峡谷自东方前来注入江中,正好与向东折的江流相对,有人以为永平县的辖地今天仅到此地为止,那条向南折的峡谷,已属于顺宁府了。

沿着江西的山岭向南渐渐下走,四里,略折向西南,下山沿江岸走。随即再折向南,二里多,走出峡谷,峡谷于是稍稍开阔些,开始见到田地,有两三家人背靠西面的山坡,这里是稻场。在山中走到这里,开始有稻田,所以用“稻”起名。银龙江东南的山坡上,也有居民的房屋,坡下也有田埂环绕的稻田,也是稻场的属地。江水流经其间一直往南流去,与澜沧江会合。路由西坡上的村庄右边马上向西南沿山坡上爬,一里,到达岭头,正好隔江与东坡上的房屋相对,于是沿着山峡向西进去,终于与江流分手。这条山峡从西面的山脊向东下伸,沿北面山崖上的平坡进峡。四里,下走越到峡南,沿南面的山崖悬空上登,于是向西南曲折走二里多,越过北突的山冈。沿南面的山坡往西行,二里,有个坑谷往北下坠,横向越过它。又往西二里,于是登上那往东南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东面,水向下流入稻场南边的峡中,西南一面的水下流到炉塘。从脊上往南,就望见西方有座山高大穹隆,上边耸立着圆顶的地方,是宝台山;它北边山崖再向前突而后平缓下坠的地方,是登山的捷径;它的南垂曲折环绕而延伸着峡谷的地方,是炉塘依托之处。我最初打

算从捷径走，到了这里，多次询问樵夫牧人，都说捷径稍近些但是岔道很多，途中没有行人，无人可询问，不如从去炉塘的路走，稍绕点路但道路宽阔，因为途中有驮木炭的马帮前后相连，行人不少。那岔道就从山脊上分开，从山脊西边近处的峡谷中往南下走，峡中居民房屋非常多，这里是旧炉塘。由它北边越过峡谷上走，就是捷径了；由它东边顺着峡谷往南下走，是去炉塘的路。

我于是向南下坡，一里，到了峡底。半里，走过小桥，顺山涧的西岸往南行。这条山涧非常窄，中间只通着一线水道，两旁不时环成如杯子钵盂一样大的稻田。四里，稍上走，登上西边的山崖往下走，半里，旁边才有一条峡谷从西北方来，往南涉过峡谷。又沿着西面的山崖渐渐上登，五里，绕过西面的山崖后越过它南边的山嘴，就见这里的峡谷非常深，峡底的炉烟和木板屋，在峡内纷纷扰扰，在东南镶嵌在峡口的地方，是下厂；在西北点缀在峡坳间的，是上厂；沿峡口之外，向南顺流下走的，是去顺宁府的大道。我从岭上向西转，见左边山崖上有个洞穴，洞口地势低洼，喉管状的洞直竖着，洞深陷漆黑，这就是挖矿的旧矿井了。从它上方往西行二里，越过下厂，抵达上厂，可坑谷又在中间隔开了它们，分为两条岔路而来，一条来自东北，一条来自西北，而炉子房屋盘踞在两条路之间。〔出产的全是红铜，客商四面云集。〕店铺中有很多卖酒卖肉的，我因为即将去登宝台山，仍然在饭店中吃了素食。

由西峡逆流进峡，一里，居民房屋这才完了。顺峡谷往北转，峡谷十分深邃狭窄，但只通着一条涧水，得以不再迷路，然而山间大雨倾盆如注，如大舜进入大麓遇上的大风暴雨一样，不免浑身雨水淋漓。三里，渐渐上走，又二里，上登愈加陡峻。见路上有人挑着大树根如像能装三斗的瓦瓮一样粗的，用手杖穿在树根中，拉住他打听，说："是芭蕉根。用来喂猪。"登陡峻的山路行三里，果然见芭蕉树遮蔽了山崖，有被挖倒的，就是挖树根的地方了。此处树林山箐幽深杳渺，山高路僻，幸好有驮炭的马帮〔都是从此地赶去厂中。〕

为我指点迷途。又上走二里，就登上了山脊。有条路从东北沿山脊一直前来，于是顺着山脊向西南而去。从这条路在山脊上行二里，才向西南下山。见路左边有条峡谷从西北出来，路于是分为两条岔路，而所望的宝台山的圆顶，似乎在西南方隔着山峰，就错下山从峡中往西南走。一里多，渡过峡中分支的山涧，沿着山涧向西北转。一里，绕过北突的山嘴，再往西南走入峡中。溯山涧行二里，路渐渐湮没了，见到涧北有烧山的人，远远呼叫着向他问路，才知道走错了。但是不知宝台山在什么地方，路应当从哪里走，只听见顺水走一句话，就奉为指南。又向东北返回到绕过山嘴的地方，山涧于是向北转，就沿着山坡向北下走。二里，有一条岔道自东南前来会合，就是先前分岔往西北走的正道了。原来宝台山正是在西南方走错路的峡谷之处，它南边就是延伸而过的山脊自东向西突的地方，此地是宝台山东隅延来的山脉，可路还未开通，全是幽深的山崖陡峭的壑谷，是烧木炭的场所，木炭用来供给炉塘使用；峡中的流水，从它西边向北流，绕过北边的山崖往西流出去，到了西北角，才与竹沥寨往南来的路会合，所以登山的路，必定要从西北走向东南，而从它的东边是不能直接到达的。沿着东面的山崖又往北一里，再顺着山涧往西转，沿北面的山崖向西行二里，才望见前方的峡谷稍微开阔起来，有村落紧靠南山的山坡。于是向西下山一里，越过山涧上的桥，沿山涧南面的山崖往西上登，又是一里多后到达这个村庄，这是阿牯寨，是宝台山的门户。由寨子后边向南登山，三里，来到慧光寺。

这座寺院向西，前方面临一条峡谷，隔着峡谷又有山环绕着它往北延去，但始终看不见宝台山。原来宝台山的山顶，高高穹隆在此寺的东南方，而山中的正寺又在台顶的南面，还应当从西南的峡中回绕着进去。宝台大寺，是立禅师所建，三年前，立禅师东游去请佛经，离开此山很久了。我到省城时，就听说过此山的盛况，等到在从元谋到姚安的途中，却听说它被火烧了，又听说它再次建起再度

被毁，我以为遭火灾是很久前的事了，到了此地才知那场火灾是在腊月中，算起来那时我已过了姚安府了，不知为何传闻在先呢？自从大寺火灾后，名僧大多宿居慧光寺。我到时，时间还是下午，僧人坚决挽留，便住在寺中。

【原文】

二十七日　饭于慧光寺，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坳。此坳乃宝台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坳西余支，即北转而环于慧光之前。逾坳南，见南山前矗，与坳东横亘之顶，排闼两重，复成东西深峡。南山之高，与北顶并，皆自东而西，夹重峡于中而下不见底，距澜沧于外而南为之堑。盖南山自炉塘西南，转而西向，溯澜沧北岸而西行，为宝台南郛，于是西距澜沧之水，东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顶而北尽于沙木河入澜沧处，此南山外郛之形也。宝台自炉塘西南亦转而西向，大脊中悬，南面与南山对夹而为宝台，西面与西度北转之支，对夹而为慧光，此宝台中踞之势也。其内水两重，皆西转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独南流而东绕，此诸流包络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环钩，其水如交臂。山脉自罗均为钩之根把，博南丁当关为钩干之中[①]，正外与钩端相对，而江坡顶即钩端将尽处，宝台山乃钩曲之转折处也。澜沧江来自云龙州为右臂，东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东垂尽处而后去。沙木河源从南山东峡为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内坞，抵山西垂尽处而后出。两水一内一外，一去一来，一顺一逆，环于山麓，而山

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东自西，复自南而北，为宝台之护，此又山水交潆之概也。

从坳南于是东转，下临南峡，上倚北崖，东向行山脊之南，两降两上，三里，东至万佛堂。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踞宝台南突之端[2]，其门西向，而堂陛俱南辟，前临深峡之南，则南山如屏，高穹如面墙。其上多木莲花，树极高大，花开如莲，有黄白蓝紫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则未叶而花，三月则花落而叶生矣。绝顶有涌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笋也。其南坳间，又有一陕西老僧结茅二十年，其地当南山奥阻，曾无至者，自万佛堂望之，平眺可达，而下陟深峡，上跻层崖，竟日而后能往返焉。由万佛堂后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寺创于崇祯初元，其先亦丛蔽之区，立禅师寻山见之，为焚两指，募开丛林，规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层甍，高十余丈，址盘数亩。其脉自东北圆穹之顶，层跌而下，状若连珠，而殿紧倚之，第其前横深峡，既不开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护砂，水复从泄，觉地虽幽闷而实鲜关锁，此其所未尽善者。或谓病在前山崇逼，余谓不然，山外大江虽来绕，而无此障之则旷，山内深峡虽近环，而无此夹之则泄，虽前压如面墙，而宇内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灵岩之面岱宗，皆突兀当前，而开拓弥远，此吾所谓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疏也。

初余自慧光寺来，其僧翠峰谓余曰：“僧少待一同伴，

当即追随后尘。”比至万佛堂，翠峰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苇自京师参访至此，能讲演宗旨。闻此有了凡师，亦川僧，淹贯内典③，自立师行后，住静东峡，为此山名宿，故同翠峰来访之。时了凡因殿毁，募闪太史约庵先铸铜佛于旧基，以为兴复之倡，暂从静室中移栖万佛前楼，余遂与一苇同谒之。了凡即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观所模佛胎，遂从基左循北崖复东向行。盘磴陟坡，路极幽峭，两过小静室，两升降，南下小峡，深木古柯，藤交竹丛，五里而得了凡静室。室南向，与大殿基东西并列，第此处东入已深，其前南山并夹如故，而右砂层叠，不比大殿基之西旷矣。其脉自直北圆穹之顶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坳，前复小起圆阜，下临深峡之北。而室则正临其坳处，横结三楹，幽敞两备，此宝台奥境也。一苇与了凡以同乡故，欲住静山中，了凡与之为禅语。余旁参之，觉凡公禅学宏贯④，而心境未融，苇公参悟精勤，而宗旨未彻，然山穷水尽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斋，始进面饼，继设蔬饭。饭后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过寺基，共十五里，还宿慧光寺。

【注释】

①博南：即博南山，即永平县西境花桥和杉阳间的大山，又称金浪颠山、丁当丁山，山上所设关即丁当关。今仍称博南山或叮当山。

②宝台：即宝台山，今名同，俗称木莲花山，在永平县西南隅、澜沧江东北岸，海拔 2913 米，为永平县境最高峰。现山上有金光寺，古木参天，风景优美。群众指说该山特产木莲花，现有十五万亩原始森林，近年发现一棵五百年树龄的原种云南山茶，高七米，根部直径 70.63 厘米，分五大枝，花开万朵，颜色

深红，为目前所知云南最大的山茶。

③淹贯：深入精通。　内典：佛教徒认为佛教经论为影响人们思想的“济神之典”，因称内典。

④禅学：本为佛教的一大宗，偏重宗教修持，主要流行于北方，后也泛指佛学为禅学。

【译文】

二十七日　在慧光寺吃了饭，立即往南上登五里，登上那向西延伸的山坳。这个山坳是宝台山西边的支脉，向下延伸过此地形成的，那山坳西面余下的支脉，马上转向北环绕在慧光寺之前。越到山坳南边，就见南山矗立在前方，与山坳东面横亘的山顶，门扇样排列为两重，再形成东西向的深峡。南山的高处，与北面的山顶相等，都是自东往西延伸，夹着重重峡谷在山中而下面深不见底，把澜沧江挡在外面在南边形成天堑。南山从炉塘的西南，转而向西，溯澜沧江的北岸往西延伸，成为宝台山南面的外围，于是西边挡住澜沧江水，东边围住沙木河水，延伸过江坡顶，然后在北边沙木河流入澜沧江的地方到了尽头，这是南山外围状山脉的地形。宝台山从炉塘的西南也转向西，大山脊悬在中央，南面与南山对面相夹成为宝台山，西面与西边延伸来转向北的支脉，对面相夹成为慧光寺，这是宝台山盘踞在中央的地势。山内水分为两重，都是由西转向北流出去，山外大江逆向围过来，单独往南流后向东绕去，这是诸条水流围绕环流的分布形势。到这里才见到它的真面目，这里的山如环状的钩子，这里的水如手臂交叉。山脉从罗均山起是钩子根部的把手，博南山丁当关是钩子主干的中段，正好与外边钩子的尖端相对，而江坡顶就是钩子尖端将完之处，宝台山是钩子弯曲的转折处。澜沧江来自云龙州，是右臂，向东南环抱，沿着山外围的山麓，流抵山东垂的尽头处而后流去。沙木河源自南山东面的峡谷，是左臂，向西北环抱，沿着山中的山坞，流抵山西垂的尽头处然后

流出去。两条水流一条在内一条在外，一条流去一条流来，一条顺流一条逆流，环绕在山麓，而山南边的支脉又在中间隔开了它们，从北面从南面，自东方自西方，再由南往北，成为宝台山的护卫，这又是山水交错潆绕的大概情形了。

从山坳南边于是向东转，下边面临南边的峡谷，上面紧靠北面的山崖，向东行走在山脊的南面，两次下走两次上登，三里，往东来到万佛堂。这就是宝台大寺的前院，盘踞在宝台南突之处的尖端，寺门向西，但殿堂台阶全都开向南，前方下临深峡的南面，就见南山如像屏风，高大穹隆如同面对墙壁。山上有许多木莲花，树极高大，开的花如像莲花，有黄、白、蓝、紫各种颜色，花瓣共二十片，每年二月末长叶便开花，三月份花落后就长树叶了。绝顶有座涌石塔，高二丈，说是从地下涌出的，原来是石笋。它南边的山坳间，又有一个陕西老和尚建了茅屋达二十年，那地方正当南山幽深险阻之处，从无人到，从万佛堂远望它，以为可以步行到达，可是下走跋涉深峡，上登层层悬崖，要一整天然后才能往返。由万佛堂后往北上走不到半里，就是宝台大寺的旧址。寺院创建于崇祯元年，那之前也是丛林密蔽的地方，立禅师找山见到这里，为此烧了两个手指，募化开创了寺院，规模宏大宽敞，正殿也是向南，一层层的八角屋脊，高十多丈，基址的地盘有数亩。这里的山脉从东北方圆形穹隆的山顶，层层跌落下来，样子好似连成串的珠子，而殿宇紧靠着山，只是寺前横着深峡，既不开阔，而且殿址太高，西面的支脉在下方低伏着，右边缺乏环护的龙砂，水又从此外泄，觉得地方虽然幽僻隐秘可实际上缺少锁闭的门户，这是它未能尽善尽美之处。有人认为毛病在于前面的山高大近逼，我认为不是这样，山外的大江虽然流来围绕，但如没有此山障蔽着它则太空旷，山内的深峡虽在近处环绕，可如没有此山夹住它水流就会外泄，虽然压在前方如同面对墙壁，但天下的名山大寺，如少林寺面对少室山，灵岩寺面对泰山，都是突兀的高山挡在前方，可眼界开拓得更远。这就是我认为

毛病不在于前方太逼近，而在于右边稍微空阔了些的原因。

起初我从慧光寺来时，寺中僧人翠峰告诉我说："和尚我等一位同伴，一会就追随您的后尘。"等到了万佛堂时，翠峰果然同一位僧人来到，是四川和尚一苇从京城参拜访问到此，能讲演佛法的大意。听说此山有位了凡禅师，也是四川和尚，精通佛经，自从立禅师走后，住在东面峡中静修，是此山的著名高僧，所以同翠峰来拜访他。此时了凡因为殿宇被毁，募化闪太史约庵先在旧基址上铸铜佛，作为复兴的首倡，暂时从静室中搬来住在万佛堂的前楼，我于是与一苇一同去拜见他。了凡当即拖着手杖在前领路，来到大寺的基址观看铸铜佛的胎模，于是从基址左侧沿着北面的山崖再向东行。绕着石磴登坡，路上极为幽静陡峭，两次路过小静室，上下各两次，往南走下小峡谷，谷中深树古木，藤条交缠，翠竹成丛，五里后找到了凡的静室。静室向南，与大殿的基址东西并列，只是此处向东进来得太深，它前方南山并排相夹如大寺一样，但右边的龙砂层层叠叠，不像大殿殿基的西边那样空旷了。这里的山脉从正北圆形穹隆的山顶位于当中垂下来，到静室前稍稍凹下去，前方又隆起圆形的小土丘，下临深峡的北边。而静室则正面临着那下凹之处，横着建了三间房，幽静宽敞两者都具备，此地是宝台山的深秘之境。一苇与了凡因为是同乡的缘故，想住在山中静修，了凡与他互相讲说佛理。我在旁边评判他们，觉得了凡公对佛学通晓广博，可心境未能融会贯通，一苇公探究领悟得精当觉悟，但大意未能透彻，不过在山穷水尽之中也是不易见到的了。了凡叫他徒弟准备斋饭，开始时呈上面饼，继而摆上蔬菜米饭。饭后大雨来临，半晌才停。下午才动身。仍旧走过大寺寺基，共十五里，回来住在慧光寺。

【原文】

二十八日　平明，饭而行。三里，北下至阿牯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东来涧，缘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余，盘

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牯北西二涧合而北流之峡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东坡西北行。六里，坠悬坡而下，一里及涧。仍随涧东岸北行，望见峡北有山横亘于前，路直望之而趋。五里，有一二家倚东山下，其前始傍水为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峡自东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即旧炉塘西来之道，阿牯寨之涧南来，此与之合，是为三汊溪，旧炉塘指答者，谓间道捷而难询，正指此也。于是其峡转为东西，夹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崖西行。

三里，西降而出峡口，其西乃开南北大峡。盖南自宝台南峡来，从南山北转，而界澜沧于外者，为此坞西山；从西坳北转，而挟慧光寺于内者，为此坞东山，东山为三汊溪西出而界断，宝台中脉止至其北。又旧炉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与西山对峡，而北峡中坞大开，陂陀杂沓，底不甚平，南峡与三汊溪水合流北去，是为沙木河上流[1]。峡中田塍，高下盘错，居庐东西对峙，是名竹沥寨[2]。路挟东山北转，行东村之上而北三里，坞中水直啮东山之麓。路缘崖蹑其上，又北二里，逾马鞍岭。此岭乃东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环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坳，此竹沥寨之门户也。北下二里，始为平川，水与路俱去险就夷。

北行溪东三里，有村倚东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阿夷村。东山乃博南大脊西盘，西山乃宝台南山北转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驿之西坡，自丁当关

西突于川之北，与西界山凑，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缘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桥跨溪，东来者，是为沙木河驿大道。其桥有亭上覆，曰凤鸣桥。余南来路，经桥西，不逾桥也。饭于桥西。随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盘西山北突之嘴，于是北坞稍开，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贯直北去，透北峡，入澜沧。路盘嘴西行又一里，为湾子村[③]。数家倚南山北麓，当北突之腋，故曰湾子。由其西循峡南入，一里，峡穷。复遵峡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跻，三里，陟岭脊，此即宝台南山北转至此者。踞岭东望，东界即博南山所从南环而至者。北望峡口中伏，即沙木河北注澜沧，而此支所北尽于此者；其外有崇峰另起，横峙于五十里外者，曰瓦窑山，为永平北与云龙州分界[④]，昔王磐踞而为乱处。按《腾永图说》，崇祯戊辰[⑤]，王磐据险为叛，烧断澜沧桥，又按，马元康曾领兵追捣王磐、何某巢穴于曹涧。马亦言：先是王、何构叛，来袭攻永昌，幸从澜沧烧桥而来，故得为备。按曹涧在云龙州西界[⑥]，瓦窑山在云龙州南界，曹涧当永昌北鄙。王、何二贼不直南下，而东由澜沧桥，固欲截其东援大路，亦以与瓦窑相近也，盖瓦窑[⑦]、曹涧皆二贼之窟矣。西望则重崖层峡，其下逼簇，不知澜沧之流已嵌其底也。由脊而南，有庵横跨坳中，题曰普济庵，有僧施茶于此，是即所谓江坡顶也。出其南，西瞰峡底，浊流一线绕东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崒嵂[⑧]，上截云岚而下啮江流者，即罗岷山也。

澜沧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经丽江兰州之西，

大理云龙州之东，至此山下，又东南经顺宁云州之东，南下威远[9]、车里[10]，为挝龙江，入交趾至海。《一统志》谓赵州白崖睑礼社江[11]，至楚雄定边县合澜沧，入元江府为元江[12]。余按，澜沧至定边县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阳江二水，非礼社也；礼社至定边县东所合者，乃楚雄马龙[13]、禄丰二水[14]，非澜沧也。然则澜沧、礼社虽同经定边，已有东西之分，同下至景东[15]，东西鄙分流愈远。李中谿著《大理志》，定澜沧为黑水，另具图说，于顺宁以下，即不能详。今按铁锁桥东有碑，亦乡绅所著，止云自顺宁、车里入南海，其未尝东入元江，可知也。

由岭南行一里，即曲折下，其势甚陡。回望铁桥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即挨东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铁锁桥之东[16]。先临流设关，巩石为门[17]，内倚东崖，建武侯祠及税局。桥之西，巩关亦如之，内倚西崖，建楼台并祀创桥者。巩关俱在桥南，其北皆崖石巉削，无路可援。盖东西两界山，在桥北者皆夹石，倒压江面，在桥南者皆削土，骈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桥则架于其北土石相接处。其桥阔于北盘江上铁锁桥，而长则杀之。桥下流皆浑浊，但北盘有奔沸之形，溯湃之势[18]，似浅；此则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不可以其狭束而与北盘共拟也。北盘横经之练，俱在板下；此则下既有承，上复高绷，两崖中架两端

之楹间，至桥中，又斜坠而下绷之，交络如机之织，综之提焉[19]。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时犹架木以渡，而后有用竹索用铁柱维舟者，柱犹尚存。或以为胡敬德，或以为国初镇抚华岳。而胡未之至，华为是。然兰津之歌，汉明帝时已著闻，而不始于武侯也[20]。万历丙午[21]，顺宁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烧毁。崇祯戊辰，云龙叛贼王盘又烧毁[22]。四十年间，二次被毁，今己巳复建[23]，委千户一员守卫，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余时过桥急，不及入叩桥东武侯祠，犹登桥西台间之阁，以西崖尤峻，为罗岷之麓也。于是出巩关，循罗岷之崖，南向随江而上。按志，罗岷山高十余丈。蒙氏时有僧自天竺来[24]，名罗岷，尝作戏舞，山石亦随而舞。后没于此，人立祠岩下，时坠飞石，过者惊趋，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野兽抛踏而下。昔有人于将晓时过此，见雾影中石自江飞上甚多，此又一异也。五里，至平坡铺[25]，数十家夹罗岷东麓而居，下临澜沧，其处所上犹平，故以“平坡”名，从此则蹑峻矣。时日色尚可行，而负僧苦于前，遂止。按永昌重时鱼。其鱼似鲭鱼状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时。谓之时者，惟三月尽四月初一时耳，然是时江涨后已不能得。

【注释】

①沙木河：今又称倒流河。

②竹沥寨：今作竹林祠，在永平县西隅，倒流河东岸。

③沙木河驿：今杉阳街，在永平县西隅。 湾子村：今仍名湾子，在杉阳稍西、倒流河西岸。

④云龙州：隶大理府，原治今云龙县西部、澜沧江西岸的旧州，崇祯年间

迁治于雒马井，即今沘江西岸的宝丰。

⑤崇祯戊辰：即崇祯元年，1628 年。

⑥曹涧：今作漕涧，在云龙县西南境。

⑦瓦窑：今名同，在保山市东北隅，澜沧江西岸。

⑧崒嵂(zú lǜ 族律)：山高峻而危险。

⑨威远：明置威远御夷州，治今景谷县。现景谷坝子仍称威远坝。

⑩车里：明置车里宣慰司，范围比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中心在景咙，即今景洪。

⑪睑：又作"赕"、"睑"、"脸"。《新唐书·南诏传》载："夷语赕若州。"《元混一方舆胜览》亦载："脸，汉语府也。"睑是唐代南诏相当于府州一级的政区设治。后世有的地名仍保留"睑"字，但已完全失去原来的含义，而突出了平坝的意思，与"甸"意同。白崖睑为南诏中心区十睑之一，明代亦沿袭旧称白崖睑，即今弥渡坝子北端的红岩。

⑫元江府：明置元江军民府，即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⑬马龙水：今仍称马龙河，源自南华县西部，从北往南流经楚雄、双柏县西部，汇入礼社江。

⑭禄丰水：即源自禄丰往南汇入礼社江的水道，明代自北而南各段分别称星宿河、舍资河、九渡河、绿汁江，现仍分别称星宿江、绿汁江、丁癸江、太和江。

⑮景东：明置景东府和景东卫，皆在今景东县。

⑯铁锁桥：即澜沧江铁索桥，元代以来称霁虹桥。桥身总长 115 米，净跨 56.2 米，宽 3.8 米。由 18 根铁索组成，其中底链 16 根，扶链 2 根，上横覆以木板。两岸以条石倚崖筑成半圆形桥墩。1986 年因上游大面积滑坡截流，桥被洪水冲断。现存遗迹有桥墩、护堤和铁柱，有东岸武侯祠、玉皇阁和西岸观音阁的石屋、石墙，还有西岸摩崖石刻 23 幅。

⑰巩：原作"鞏"，通"拱"。

⑱淜湃：同"澎湃"，波涛汹涌冲击。

⑲综(zòng 纵)：织布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

⑳然兰津之歌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西汉武帝时，势力已

达今澜沧江以西。不韦在今保山金鸡村，后为永昌郡治。巂唐在今漕涧，初为益州郡西部都尉治。

㉑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㉒王盘：应即前“王磐”。

㉓己巳：崇祯二年，1629年。

㉔天竺(zhú竹)：古印度的别称。玄奘《大唐西域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㉕平坡铺：今仍名平坡，在保山市东隅。

【译文】

二十八日　天亮，吃饭后上路。三里，往北下到阿牯寨。由这里又向西下走二里，越过东来的山涧，沿北山南面的山崖，向西北上登一里多，绕着北山的西垂处往北走，山下就是阿牯寨北面、西面两条山涧合流后往北流的峡谷。二里，越过向西突的山坡，仍旧沿着东面的山坡往西北行。六里，从高悬的山坡上下坠，一里后到达山涧。仍顺着山涧东岸往北行，望见峡谷北面有山横亘在前方，路笔直，望着路向前走。五里，有一两家人靠在东山下，村前开始傍着涧水垦为田地。又往北二里，直达北山下，有峡谷自东延向西，峡中有一条溪水沿着北山往西流注。这就是从旧炉塘往西来的路，阿牯寨的涧水往南流来，此条溪水与它合流，这就是三汊溪，在旧炉塘指路的人，说是近路便捷但是难问路，正是指此地。在这里山峡变成东西两条，相夹的流水合流后向西流去，路向北涉过溪水，沿北面的山崖往西行。

三里，向西下走出了峡口，峡口西边于是敞开成南北向的大峡谷。从宝台山南面峡谷往南来，从南山向北转，而后把澜沧江隔在外的山，是这个山坞的西山；从西面的山坳往北转，把慧光寺夹在内的，是这个山坞的东山，东山被向西流出的三汊溪隔断，宝台山的山脉到了溪水北岸从中间断了。还有旧炉塘北面山脊的支脉，分支向西突，与西山对峙成峡，而北面峡中山坞十分开阔，山坡杂沓，

坞底不怎么平坦，南边的峡谷与三汊溪水合流后往北流去，这就是沙木河的上游。峡中的田地，上下回绕错杂，居民房屋东西对峙，这里名叫竹沥寨。路紧靠东山往北转，行走在东面山村的上方往北三里，山坞中的溪水直接冲刷着东山的山麓。路沿着山崖登到山上，又向北二里，越过马鞍岭。这座山岭是东山向西突的山嘴，溪水弯向西环绕着山麓，路一直往北越过山坳，这个山坳是竹沥寨的门户。向北下山二里，开始变为平川，溪水与道路都离开险阻走上坦途。

在溪东岸往北行三里，有个村庄紧靠在东山下，叫做狗街子，紧靠西山的叫做阿夷村。东山是博南山的大山脊向西盘绕之处，西山是宝台山的南山往北转的山。这里的山平缓地向北伸展而去，又走四里，沙木河驿西边的山坡，自丁当关向西前突在平川的北边，与西面一列山凑拢，平川中的流水从沙潭也是逼近西山的山麓往北流。路于是涉过溪水，沿西面的山崖上走。又是三里，向北下到溪边，有座桥跨在溪上，从东边来的路，是去沙木河驿的大道。这座桥上盖有亭子，叫做凤鸣桥。我走的是从南边来的路，经过桥西头，不过桥。在桥西吃了饭。顺着西山的大路往北行三里，绕过西山向北突的山嘴，在这里北面的山坞略变开阔了些，田亩交错密布，山坞下方溪流径直向北流贯而去，穿过北面的峡谷，流入澜沧江。路绕着山嘴往西又行一里，是湾子村。几家人背靠南山的北麓，位于北突山嘴的侧边，所以叫做湾子。由村西沿着峡谷向南进去，一里，峡谷完了。再沿着峡西的山，曲折向西上登，三里，登上岭脊，这就是宝台山的南山向北转到此地的山脊。坐在岭上往东望，东面就是博南山从南面环绕而来的山。远望北方，峡口低伏在中央，就是沙木河往北注入澜沧江，而此条支脉往北在此地到了尽头的地方；它外面另有高峰耸起，横卧耸峙在五十里外的，叫瓦窑山，是永平县北境与云龙州分界之处，是从前王磐盘踞造反的地方。〔据《腾永图说》载，崇祯戊辰年，王磐占据天险反叛，烧断澜沧江桥。又据考察，

马元康曾领兵追剿，在曹涧捣毁王磐、何某的巢穴。马元康也说：这之前，王磐、何某造反，来袭击进攻永昌，幸好是从澜沧江烧桥而来，所以得以做准备。据考察，曹涧在云龙州西境，瓦窑山在云龙州南境，曹涧位于永昌府北部边区。王、何两个盗贼不直接南下，却向东经由澜沧江桥，肯定是想切断官军东援的大路，也是因为与瓦窑相接近，大概瓦窑、曹涧都是这两个盗贼的巢穴了。〕眺望西边，就见重重山崖层层峡谷，峡下方狭窄簇拥，不知澜沧江的江流已嵌在峡底了。由山脊上往南行，有座寺庵横跨在山坳中，匾额题写为普济庵，有和尚在此施舍茶水，这里就是所谓的江坡顶了。到了它的南边，朝西俯瞰峡底，一线浑浊的流水绕向东南流去，嵌在下方非常深，隔着江流，危崖高险陡峻，上边截断云雾而下面浸泡着江流的山，就是罗岷山了。

澜沧江从吐蕃的嵯和哥甸往南流，经过丽江府兰州的西面，大理府云龙州的东面，流到此山之下，又向东南流经顺宁府云州的东面，往南下流过威远、车里，称为挝龙江，流入交趾到海中。《一统志》认为，赵州白崖睑的礼社江，流到楚雄府的定边县汇合澜沧江，流入元江府称为元江。我考察，澜沧江流到定边县西境所汇合的江，是蒙化府的漾濞江、阳江两条江水，不是礼社江；礼社江流到定边县东境所汇合的，是楚雄府马龙、禄丰的两条河水，不是澜沧江。既然这样，那么澜沧江、礼社江虽然同样流经定边县，已分在东西两面，一同下流到景东，分流在东、西边远地区相隔就更远了。李中谿著的《大理志》，认定澜沧江是黑水，另外备有图说，在顺宁府以下，就不能详尽说明。今天根据铁锁桥东有的碑文，也是本乡士绅所著，只说是从顺宁、车里流入南海，可知它未曾往东流入元江了。

由岭上往南行一里，立即曲曲折折下山，山势十分陡峻。回头望去，铁锁桥深嵌在北边山崖下方非常近，但有时迎面对着它，有

时背对着它，成“之”字形下延，三里后到达江岸。马上靠着东面的山崖下溯江往北行，又走一里后来到铁锁桥的东头。首先临江流设了城关，用石块筑成拱门，里面紧靠东面的山崖，建了武侯祠及税局。桥的西头，拱门筑成的城关也如桥东一样，里侧紧靠西边的山崖，建有楼台并祭祀建桥的人。拱门的城关都在桥的南边，桥的北边全是高险陡削的石崖，无路可攀。原来东西两面的山，在桥北的全是夹立的石崖，倒压在江面上，在桥南的都是陡削的土山，并排矗立在江旁，所以道路都是就着南边的土山崖延伸，作“之”字形上下，而桥就架在路北边土石相连接的地方。这座桥比北盘江上的铁锁桥宽，但长度却比它短些。桥下的流水都是浑浊的，但北盘江有奔流沸腾的姿态，汹涌澎湃的气势，江水似乎很浅；这里却浑浑的样子流逝着，渊深寂静，水深不可测，不能因为它狭窄紧束便把它与北盘江来一同相比。北盘江桥横在纵向铁链上的链子，全是在木板下；这座桥则下边既有托着的铁链，上面又有高高的绷子，位于中间架在两面山崖两头的柱子之间，到了桥中心，又有倾斜下坠的铁链拉紧桥身，如织布机织布一样经线纬线交织，综提起经线一样。此桥始建于武侯诸葛亮南征之时，所以首先祭祀他，不过那时还是架木桥渡江，而后来有用竹绳用铁柱系在船上渡江的，柱子仍然还保存着。〔有认为是胡敬德，有人认为是国朝初年镇抚此地的华岳。可胡敬德未到过这里，华岳是对的。〕不过提及兰津的歌谣，汉明帝时已经著名传闻，而不是开始于武侯之时了。万历丙午年，顺宁府的土人首领猛廷瑞反叛，为阻击官兵烧毁了桥。崇祯戊辰年（崇祯元年，1628），云龙州的叛贼王磐再次烧毁桥。四十年之间，两次被毁，今天的桥是己巳年重建的，委派了一个千户守卫，本来就知道这是滇西的咽喉，千百年不能改变。我这时急于过桥，来不及进桥东的武侯祠去叩拜，但仍然登上桥西平台上的楼阁，是因为西面的山崖格外陡峻，是罗岷山的山麓。于是出了拱门城关，沿着罗岷山的山崖，向南顺江流上走。〔根据志书，罗岷山高十多丈。南诏

蒙氏时，有个僧人从天竺来，名叫罗岷，曾经做歌舞表演，山石也跟随着起舞。后来死在此地，人们在石崖下建了祠堂，不时坠落下飞石，过路的人受惊快跑，名叫“催行石”。据察飞石本来是石崖上的野兽踩踏抛落下来的。从前有人在天将亮时路过此地，见到雾影之中有很多石头从江中飞上山，这又是一件奇事了。〕五里，到了平坡铺，数十家人夹住罗岷山的东麓居住，下临澜沧江，到此处止上走的路还算平坦，所以用“平坡”来起名，从此地起便上登陡峻的坡路了。此时天色还可走路，但挑担的僧人再往前走很辛苦，便住下来。〔按，永昌府人看重时鱼。这种鱼似鲭鱼的样子但非常肥，出产在这条江中，也出在这一季。把它称为时鱼的原因，是仅在三月末四月初一时之间出产罢了。不过此时江水上涨后已不能捕到。〕

【原文】

二十九日　鸡再鸣，具餐。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余，转而西，其山复土尽而石，于是沧江东南从大峡去，路随小峡西向入。西一里，石崖矗夹，有水自夹中坠，先从左崖栈木横空度，即北向叠磴夹缝间，或西或北，曲折上跻甚峻。两崖夹石如劈，中垂一窗，水捣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扪天，水若争道跃颡，两不相逊者。夹中古木参霄，虬枝悬磴，水声石色，冷人心骨，不复知有攀陟之苦，亦不知为驱驰之道也。上二里，有庵夹道，有道者居之，即所谓山达关也①。

由其后又西上，路分为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余而合，遂凌石峡上。余以为山脊矣，其内犹然平峡，水淙淙由峡中来，至是坠峡石东下，其外甚峻，其

内甚平。登其峻处，回望东山之上，露出层峰，直东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驿后诸脊，所谓博南丁当也；东南而远者，宝台圆穹之顶也。内平处亦有两三家当峡而居。循之西入，坞底成畦，路随涧北。二里，涉涧而南，盘南峰之腋而西。一里，透峡西出，则其内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圆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俱有灵气。不意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蒂里，又现此世界也，是为水寨[②]。先是闻其名，余以为将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洼中环，山顶之水，交注洼中，惟山达关一线坠空为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所不及矣。此当为入滇第一胜，以在路旁，人反不觉也。循洼东稍南上，有庐夹道，是为水寨铺，按志有阿章寨，岂即此耶？又南随峡坡东行二里，逾一东坡之脊，脊两旁有两三家，脊南水犹东南下澜沧，仍非大脊也。过脊南，东南二面，山皆下伏，于是东望宝台，知澜沧挟其南去，南瞻澜沧西岸，群峰杂沓[③]。

【注释】

①山达关：今作山大铺，在保山市东隅，水寨东南。

②水寨：今名同，在保山市东隅，为乡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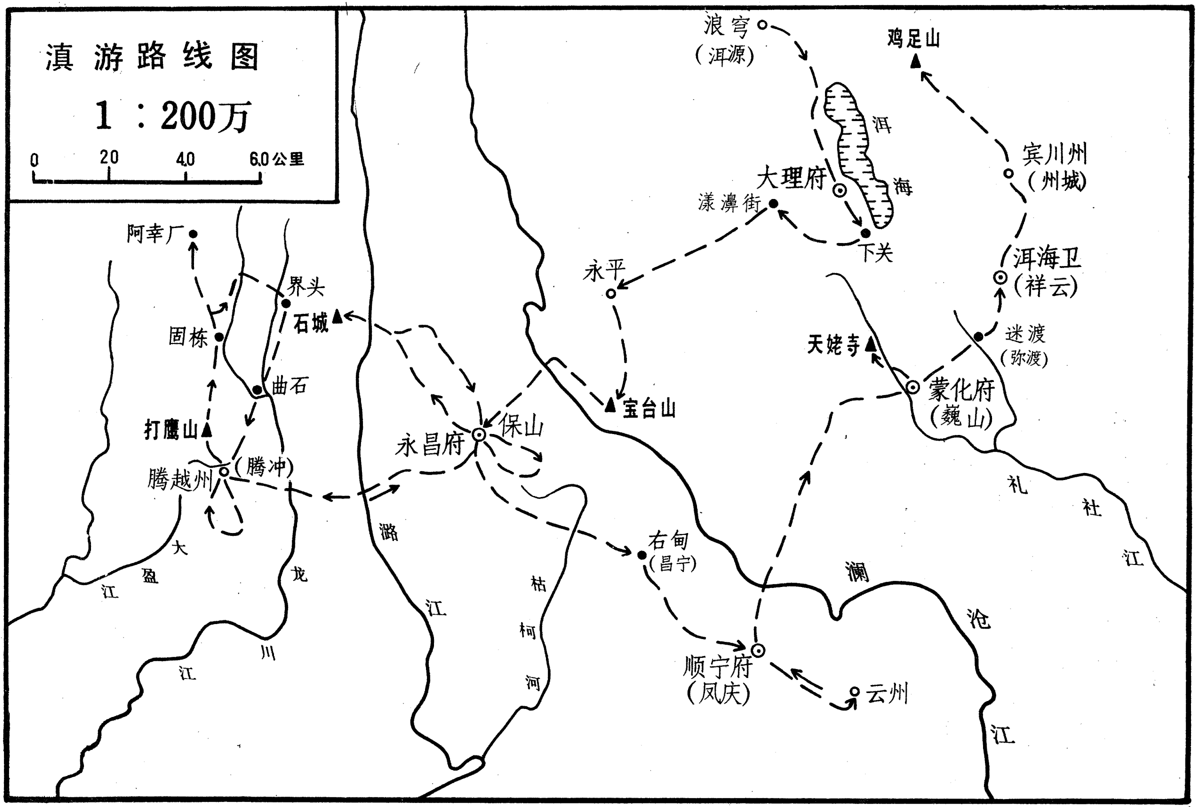
③自此以下缺。本日徐霞客当取大道经山达关、水寨，在天井铺翻过山脊，以后再往西南，经官坡、板桥抵永昌府（今保山市）。在永昌府最初十天的活动，季会明注作了说明："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其时当是在永昌府入叩闪人望，讳仲俨，乙丑庶吉士，与徐石城同年，霞客年家也。并晤其弟知愿，讳仲侗，丙子科解元也。即此时。业师季会明志。"

【译文】

二十九日　鸡叫第二遍，备饭。天亮上路，马上向南曲折上走。二里多，转向西，这里土山完后又变成石山，在此地澜沧江往东南从大峡中流去，路顺着小峡向西进去。往西一里，石崖矗立夹峙，有水流自夹谷中下坠，先从左边石崖上的木栈道横在空中越过去，立即向北走上夹缝间重叠的石磴，有时向西有时向北，曲折上登，非常陡峻。两旁夹立的石崖如像刀劈出来的样子，中间垂着一个洞穴，水捣着岩石流下去，石磴紧靠石壁上登，人就像破开石壁去摸天，水好像为了争道跃过山门，两者互相不退让。夹谷中古木参天，屈曲的树枝悬在石磴上，水声石色，使人心骨俱冷，不再知有攀登跋涉的辛苦，也不知是要快步赶路的险道了。上登二里，有座寺庵夹住道路，有道士居住在庵中，就是所谓的山达关了。

由庵后又往西上走，路分为两条，一条渡过溪水沿南面的山崖走，一条沿北面的山崖一直上登，共一里多后会合，于是登到石峡的上方。我以为是山脊了，它以内仍然有条平坦的山峡，水流淙淙地由峡中流来，来到这里向东坠下石峡中，它的外侧非常险峻，它的里面十分平坦。登上那险峻之处，回头望去，东山之上，露出层层山峰，正东方近处的山峰，是狗街子、沙木河驿后面诸处的山脊，就是所谓的博南山丁当关了；东南方远处的山峰，是宝台山圆形穹隆的山顶。里面平坦的地方也有两三家人在峡中居住。沿着山峡往西深入，坞底辟成田地，路顺着涧水北岸走。二里，涉到涧南，绕着南峰的侧边往西行。一里，向西穿出峡谷，就见那里面一圈平坦的洼地，下陷得如同城池，四面的山在它的上方回绕合拢，底部浑圆平整如像镜子，有良田数千亩，村庄房屋错落其间，鸡犬桑麻都有灵气。意料不到在这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花蒂似的山崖里边，又呈现出此等样的世界，这里是水寨。这之前听说过它的名字，我以为将要翻过山在山下，到此时才知是环绕在山中的平坦洼地，山顶的水，纵横交错流注在洼地中，只有山达关一线宽的地方坠空而下成

为水口，武陵的桃源，王官的盘谷，都有所不及了。这应当是进入云南后的第一胜境，因为是在路旁，人们反而不能察觉了。沿着洼地东边稍向南上走，有房屋夹住道路，这是水寨铺，根据志书有处阿章寨，莫非就是此地了吗？又往南顺着峡旁的山坡向东行二里，越过东面山坡上的一条山脊，山脊两旁有两三户人家，山脊南面的水仍是向东南流下澜沧江，仍然不是大山脊。过到山脊南面，东、南两面，山全在下方低伏着，在这里望东方的宝台山，知道澜沧江傍着它的南麓流去，南望澜沧江的西岸，群峰杂沓。



滇游路线图
1：200万
0 20 40 60公里
阿幸厂
界头
石城
固栋
曲石
打鹰山
腾越州
(腾冲)
大
盈
江
龙
川
江
永昌府
保山
潞
江
枯
柯
河
右甸
(昌宁)
顺宁府
(凤庆)
云州
永平
宝台山
浪穹
(洱源)
大理府
洱
海
漾濞街
下关
鸡足山
宾川州
(州城)
洱海卫
(祥云)
迷渡
(弥渡)
天姥寺
蒙化府
(巍山)
礼
社
江
澜
沧
江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九[1]

【题解】

《滇游日记九》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腾越州(今腾冲县)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初十日,徐霞客离永昌府西行,途中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过龙川江桥,十三日抵腾越州城。以后经顺江、固栋、南香甸、界头、瓦甸、曲石等遍游腾冲北境。为探寻雄奇的山河,艰难险阻在所不顾。扒石房洞山,“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历危境,无逾于此”。下坡则双脚向前,随草下滑。结果把盘费抛掉,只得脱下身上的绸裙换钱买饭吃。

腾冲是丰富多采的“自然博物馆”。徐霞客详析了当地的山川形势,游览了宝峰山、云峰山、迭水河瀑布,考察了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水系的龙川江、大盈江的源流,干峨的海子,阿幸附近的温泉和打鹰山。他记载打鹰山万历年间火山爆发的情形,为我们认识腾冲火山群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腾冲是徐霞客一生旅游最西的地方,他涉足滇滩关、姊妹山一带,详记了三宣、六慰、八关、九隘等边境形势;他途经景颇族、傣族聚居区,详记了民族风情和土特产品;他考

察了明光六厂的银矿、腾冲赶街的习俗和丛山中的各式桥梁。《徐霞客游记》再现了明末腾冲一带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

【原文】

己卯四月初十日　闪知愿早令徐使来问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复趋南关觅一夫来，余饭已久矣。乃以衣四件、书四本、并袜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饭，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门，门外有小水自西而东，吊桥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峡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断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间树色依然，颇似余乡樱珠，而不见火齐映树，一二家结绷树下，油碧舆五六肩，乃妇人之游于林间者，不能近辨其为何树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环绕来。登其上，则堤内堰水成塘，西浸山麓，东筑堰高丈余[②]。随东堰西南行，二里堰尽，山从堰西南环而下，有数家当曲中。南转行其前，又二里，有数十家倚西山下，山复环其南，是为卧狮窝[③]。盖其西大山将南尽，支乃东转，其北先有近支，东向屡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为卧狮，在西南坳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峰石崖盘突，俨然一如狻猊之首[④]，其下峰颇长，则卧形也。

余先望见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当狮崖盘突间，但遥见其崖突兀，与前峰凑峡甚促，心异之。候土人而问，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问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从其下过，石花即其后来之名耳。盖大

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时欲从小路上，而仆担俱在后，坐待久之。俟其至，从村南过小桥，有碑称卧佛桥。过桥，即西折从小路上坡。一里余，从坡坳间渡小水，即仰见芭蕉洞在突崖之下，盖突崖乃狮首，而洞则当其卧脐之间。涉涧，又西上而探洞。洞门东向，高穹二丈，正与笔架山遥对。洞内丈余，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虽峻而路颇夷，下三丈渐暗，闻秉炬入，深里余，姑俟归途携炬以穷也。

出洞，循崖西上一里，过突崖下峡，透脊而西半里，度一洼。脊以内乃中洼之峡，水东俟突崖脊，下捣其崖麓，无穴以泄，水沫淤浊，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崖沥峡而出者。从水上循岭南转，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见脊南亦下坠成大洼，而中无水。南坡大道，从右洼中西南上；而余所从小道，则循西大山南行岭间。五里，连逾二坡脊。共二里，则西界大山南向坠为低脊，此其东转之最长者也，南坡涉洼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转西向，循低脊而进，脊北亦中洼潴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洼底铺，五六家在坑峡间。其峡虽纵横而实中洼，中无滴水。随洼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复南行洼峡中二里，又得东坠之脊，脊南坞稍开，于是小圆峰离立矣，然其水犹东行。一里，又南上坡，盘坡南离立圆峰，取道峰隙而南。一里，转峰腋，始东南上盘而西南。共里余，则南北两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东绕，中夹成峡甚深。路逾北支，从其上西向入峡；其

南支则木丛其上，箐坠其下[5]，虽甚深而不闻水声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数家当箐底，是为冷水箐，乃饭于鬻腐者家[6]。于是西南随箐上，一里，过一脊，其脊乃从西而东度之脉也。脊南始见群山俱伏，有远山横其西南。路又逾冈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为油革关旧址，乃旧之设关而榷税处，今已无之。其西即坠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渐平。又二里，西峡渐开，有僧新结楼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转，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盘其余支，三里而得一亭桥。桥跨两峡间，下有小涧，自北而南，已中涸无滴。桥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黄果，即覆盆子也，色黄，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坞大开，坞西大山，一横于西，一横于南，而蒲缥之村，当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横大山，又东自油革关南下之支，横度为低脊而复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罗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绿。又西北行二里余，过蒲缥之东村[7]。村之西，有亭桥路北注之溪，曰吴氏舆梁。又西半里，宿于蒲缥之西村。其地米价颇贱，二十文可饱三四人。蒲缥东西村俱夹道成街，而西村更长，有驿在焉。

十一日　鸡鸣起，具饭。昧爽，从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行。随溪而北，渐高而陟崖，共八里，为石子哨，有数家倚西山之东北隅。又北二里，乃盘山西转，有峡自西而东，合于枯飘北注之峡。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

来峡口。峡中所种，俱红花成畦[8]，已可采矣。西一里，陟西来峡口，其上不多，水亦无几，有十余家当峡而居，是为落马厂[9]。度峡北，复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为北峡之山，而北尽于罗岷者也。逾脊西行峡中，甚平，路南渐有涧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数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馆在焉，是为大坂铺。从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桥跨涧，于是涉涧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数家当南峡，是为湾子桥[10]。有卖浆者，连糟而啜之，即余地之酒酿也[11]。山至是环耸杂沓，一涧自东来者，即大坂之水；一涧自南峡来者，坠峡倒崖，势甚逼仄，北下与东来之涧合而北去，小木桥横架其上。度桥，即依西山之东北行，东山至是亦有水从此峡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峡去。东西两崖夹成一线，俱摩云夹日，溪嵌于下，蒙箐沸石，路缘于上，鏖壁摭崖，排石齿而北三里，转向西下，石势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峡曲而南，涧亦随峡而曲，路亦随涧而曲。半里，复西盘北转，路皆凿崖栈木。半里，复西向缘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题曰“此古盘蛇谷”，乃诸葛武侯烧藤甲兵处，然后信此险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众险之上，此峡深盘众壑之下，滇南二绝，于此乃见。碑南渐下，峡亦渐开。又西二里，乃北转下坡。复转而西一里，有木桥横涧而北，乃度，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于是西谷大开，水盘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断，路乃随坡南转。西望坡西有峡自北而南，俱崇山夹立，知潞

江当在其下而不能见[12]。南行二里余，则江流已从西北嵌脚下，逼东山南峡之山，转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两三家倚江岸而栖，其前有公馆焉，乃就瀹水以饭。

时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后，舟子还崖岸而饭，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颇阔，似倍于澜沧，然澜沧渊深不测，而此当肆流之冲，虽急而深不及之，则二江正在伯仲间也。其江从北峡来，按《一统志》云，其源出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地名。据土人言出狗头国，言水涨时每有狗头浮下也。注南峡去，或言东与澜沧合，或言从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为“四渎”[13]之一。以余度之，亦以为独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疠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当孟夏，亦但饭而不酒，坐舟中，棹流甚久[14]，亦乌睹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来，见崖西有树甚巨，而郁葱如盘，急趋其下。树甚异，本高二丈，大十围，有方石塔甃其间，高与干等，干跨而络之，西北则干密而石不露，东南临江，则干疏而石出，干与石已连络为一，不可解矣，亦穷崖一奇也[15]。

已大风扬厉，雨散，复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峰峻极，西南骈崖东突，其南崖有居庐当峰而踞，即磨盘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阵复来。已虹见东山盘蛇谷上，雨遂止。从来言暴雨多瘴，亦未见有异也。稍折而南，二里，有村当山下，曰八湾，数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热不可栖，当上山乃凉。从村西随山南转，一里，过一峡口。

循峡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约一里，遂从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盘崖，八里而上凌峰头，则所谓磨盘石也[16]。百家倚峰头而居，东临绝壑，下嵌甚深，而其壑东南为大田，禾芃芃焉。其夜倚峰而栖，月色当空，此即高黎贡山之东峰。忆诸葛武侯[17]、王威宁骥之前后开疆[18]，方威远政之独战身死[19]，往事如看镜，浮生独倚岩，慨然者久之。

十二日　鸡再鸣，饭，昧爽出门。其处虽当峻峰之上，而居庐甚盛，有公馆在村北，潞江驿在其上。山下东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绿，潞江沿东山东南去，安抚司依西南川坞而居[20]。遂由磨盘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其南峡之上，其峡下嵌甚深，自西而东向，出安抚司下。峡底无余隙，惟闻水声潺潺在深箐中。峡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昼号不绝。峡北则路缘崖上，随峡西进，上去山顶不一二里，缘峡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临路崖，深阔丈余，土人凿石置山神碑于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临峡之坡。北峡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峡之下，则有峡自南山夹底而出，与东出之峡会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缘峰南，又三里，有数家当东行分脊间，是为蒲满哨[21]。盖山脊至是分支东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坠峡北下，其南即安抚司后峡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峰当西复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为南渡大脊，所谓高黎贡山[22]，土人讹为高良工山，蒙氏僭封为西岳者也。其山又称为昆仑冈，以其高大而言，然正昆仑南下正

支，则方言亦非无谓也。由蒲满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峰，即蹑级数转而上。两旁削崖夹起，中坠成路，路由夹崖中曲折上升，两岸高木蟠空，根纠垂崖外，其上竹树茸密，覆阴排幕，从其上行，不复知在万山之顶，但如唐人所咏："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23]，情与境合也。一里余，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余，有数家倚北脊，是为分水关[24]，村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为潞江安抚司后峡发源处矣。南转，西逾岭脊，砖砌巩门，跨度脊上。其关甚古，顶已中颓，此即关之分水者。关东水下潞江，关西水下龙川江。

于是西下峡，稍转而南，即西上穿峡逾脊，共五里，度南横之脊，有村庐，是为新安哨。由哨南复西转，或过山脊，或蹈岭峡，屡上屡下，十里，为太平哨。于是屡下屡平，始无上陟之脊。五里，为小歇厂。五里，为竹笆铺[25]。自过分水关，雨阵时至，至竹笆铺始晴。数家夹路成衢，有卖鹿肉者，余买而炙脯[26]。于是直下三里，为茶庵。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间始盘塍为田。其下即龙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坠甚沸。西崖削壁插江，东则平坡环塍。行塍间半里，抵龙川江东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铁锁桥架江上。其制两头悬练，中穿板如织，法一如澜沧之铁锁桥，而狭止得其半。由桥西即蹑级南上，半里为龙关，数十家当坡而居，有税司以榷负贩者[27]。又西向平上四里余，而宿于橄榄坡[28]。其坡自西山之脊，东向层突，百家当坡而居，夹路成街，踞山之半。其处米价甚贱，每二十文

宿一宵，饭两餐，又有夹包[29]。

龙川江发源于群山北峡峨昌蛮七藏甸[30]，经此，东为高黎贡，西为赤土山。下流至缅甸太公城[31]，合大盈江。

十三日　平明而饭。由坡西登岭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峡西上，二里，从岭上平行。望西北有层峰排簇岭上，初以为将由其南垂行，一里，忽从岭头转北，三里，乃西南下峡中。一里，有四五家当峡而居，竹篱茅舍，颇觉清幽，是为赤土铺。其村当西面排簇层峰之麓，东与橄榄坡夹而为坳。村西有亭桥架小涧上，其水自南峡来，捣北峡去，桥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东北赤土山，而此铺名赤土，水犹似东北下龙川者，岂其西排簇层峰为赤土山，而此犹其东麓之水，以其在麓，即以名铺耶？由桥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即自排簇峰东南分支下者。又转而西一里余，有庵施茶，当脊北向而踞，是为甘露寺。又西一里，坡间水北向坠崖，路越之西向下峡。峡中有水自北而南，又与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犹俱东下龙川者。半里，乃从峡底溯水北入。其峡东西两崖，俱从排簇层峰分支南下者，西崖即其本支，东崖乃分支，东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峡水南出东转，不知其北合于建安桥，抑直东而下龙川否也？北行峡底一里余，水分二道来，皆细甚。遂从坡西蹑峻上，一里，北穿岭夹，半里，透脊。其脊自东北度西南，脊以北即坠峡西下。路从峡端北转而西，

有数家倚北山之上，是为乱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层峰岭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东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则前之赤土铺犹东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

饭于岭哨。西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坞自南而北，细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当即此矣，从此而西，出马邑河，绕州城北而西合宠灰、罗生二水，同为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余，有一二家当坡之南，环堵围南峡之坳甚遥，杂植果树于中，是为板厂。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余家当峡坳而居，是为芹菜塘[32]。其前小水，东北与大盈之源合。村庐不多，而皆有杜鹃灿烂，血艳夺目。若以为家植者，岂深山野人，有此异趣？若以为山土所宜，何他冈别陇，杳然无遗也？由村西复西上坡一里余，转峡而平行顶上三里余，乃出西岭之端。下望其坞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畴远村，交映其间。其坞大而圆，乃四面小山环围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峡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峡东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东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村当东山之麓，是为坡脚村。有卖浆者，出酒甚旨[33]，以醋芹为菜。与同行崔姓者，连啜二壶乃行。于是西行平畴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即志所云罗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塍中者也。又西北二里余，有村曰雷打田。其东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则罗生山之正流也，与前过小流，共为大盈之一源云。是溪之东田洼间，土皆黑坟[34]，土人芟其上层曝干供爨[35]，盖煤坚而深入

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则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庐舍当坡塍间，曰土锅村[36]，村皆烧土为锅者。于是其西庐舍联络，一里为东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则“十”字为衢者也。腾越州城之南门[37]，即当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无，而此城又迤西所无。乃税驾于大街东黔府官舍，时适过午也。时黔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湾导书姑与店中。

【注释】

①《滇游日记九》：在乾隆刻本第八册下。

②东筑堰句：此即诸葛堰，该水利工程一直留存至今。《明一统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山川载：“大诸葛堰，在司城南一十五里，其东有东岳堰及小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

③卧狮窝：今名同，又称云瑞街，在保山坝子西缘。

④狻猊(suān ní 酸倪)：狮子。

⑤箐(qìng 庆)：云南、贵州称树木丛生的山谷为箐。

⑥腐：即豆腐。

⑦蒲缥：今仍名蒲缥，在蒲缥河东，应即明代蒲缥东村。昔日蒲缥西村为今大站、中站、陈家门口几部分。

⑧红花：一年生直立草本，菊科，夏季开桔红色花，果实可榨油，花可做染料，制胭脂，也可入药。

⑨落马厂：今称马厂，分里马厂和外马厂，又称马街，在蒲缥以西的公路旁。

⑩大坂铺：《游记》五月二十二日作打板箐，今亦作打板箐。　湾子桥：即今里湾。皆在今蒲缥以西的公路旁。

⑪酒酿：用糯米酿成，云南现称甜白酒，贵州称甜酒。

⑫潞江：唐时已作怒江，见《蛮书》。后讹为潞江。《明史·地理志》保山县注：“又南有潞江，旧名怒江，一名喳里江，自潞江司流入。”今仍称怒江。

⑬渎(dú 独):独流发源注海的大河。

⑭棹流甚久:“棹”原作“擢”,据四库本改。

⑮树甚异句:清初刘昆《南中杂说》亦记此树:“潞江之滨一石塔,累巨石而成之,四面各阔二丈,高亦二丈有奇,一大树冠其上,亭亭如盖,严冬不凋,根分十余股,笼罩石塔,下垂入地,南人不识此木,……余戍腾冲日,就而察之,盖闽广之榕树云。”此即今傣族地区常见的大青树,通称榕树。

⑯八湾:今作坝湾,在保山县西隅。 磨盘石:今名同,但仅留地名,已无百家之居。

⑰诸葛武侯:诸葛亮南征,时在建兴三年(225),从安上(今四川屏山县)由水路进入大凉山,五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俘降孟获后,“遂至滇池”。这年冬天取归途经过汉阳(今贵州威宁附近),年底还成都。行程和战事都在一年之内。当时永昌郡已有吕凯保境,“执忠绝域”,诸葛亮没有必要渡过澜沧江。经过诸葛亮南征,蜀汉在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并以庲降都督统领南中的朱提、牂柯、越嶲、建宁、兴古、云南、永昌等七郡,都督治所迁至今曲靖。诸葛亮对南中的经营,在西南边疆各族中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至今云贵两省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还很多。

⑱王威宁骥:即王骥(1378～1460),字尚德,束鹿人,官至兵部尚书,封靖远伯,死后赠靖远侯,故又称王尚书、王靖远。“威宁”当作“靖远”。明代,麓川土司经常骚扰内地,为了应付麓川土司的叛乱,明廷曾多次出兵,最后才有王骥三征麓川的事。1441 年,王骥带领南京、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军队共十五万,分三路进兵,东路由湾甸、镇康趋孟定,西路由上江西进,中路由下江西进,合兵腾冲。追思任发至杉木笼山,破其连环七营。又追至马鞍山,以精骑突寨,并败其象阵,思任发逃。1443 年复令王骥总督军务,调五万兵征麓川。王骥从腾冲趋者兰,“捣机发巢,破之”,思任发子思机发逃据孟养,明在麓川旧地设立了陇川宣慰司。1449 年,王骥又统官军、土军十三万三征麓川。由干崖造船,水陆兼程,过浮桥进至伊洛瓦底江西岸,攻破思机发设在鬼哭山的栅寨。结果,许思任发少子思禄“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至此,最后平定了麓川土司的叛乱。

⑲方威远政:即方政,事迹见《明史·云南土司传二》。正统三年(1438),麓川土司思任发叛,扰孟定、湾甸等地,“掠杀人民。”廷臣举右都督方政往云

南，协同镇守右都督沐昂率兵讨之。"任发方修贡冀缓师，而晟遽信其降，无意渡江。任发乃遣众万余夺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云龙，又杀死甸顺、江东等处军余殆尽。帝以贼势日甚，责晟等玩寇养患。政亦至军，欲出战，晟不可。政造舟欲济师，晟又不许。政不胜愤，乃独率麾下与贼将缅简战，破贼旧大寨。贼奔景罕，指挥唐清复击破之。又追之高黎贡山下，共斩三千余级。乘胜深入，逼任发上江。上江，贼重地也。政远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违节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夹象石，又不进。政追至空泥，知晟不救，贼出象阵冲击，军歼，政死焉"。"而晟惧罪，暴卒。"后追赠方政为威远伯。

⑳安抚司：此即潞江安抚司，隶永昌军民府，在今潞江坝。先治城子田，天启年间迁治老城。

㉑蒲满哨：今名同，在高黎贡山上的公路边。

㉒高黎贡山：山名最早见于唐代，又作"高丽共"，系景颇语地名，高良工即高黎贡的同音异写。高黎今译作"高日"，为景颇族的一个姓，汉姓作"排"。贡又作"共"，今译作"硔"，是地方的意思。高黎贡山即景颇族高日家支居住的地方。

㉓但如唐人句：此系杜甫于大历元年(766)春在云安所著《子规》诗。

㉔分水关：今称城门洞，在公路稍北，海拔2561米，为高黎贡山脊，保山、腾冲以此为界。

㉕太平哨：今作太平铺　竹笆铺：今名同。皆在腾冲县东隅，高黎贡山西坡。

㉖炙(zhì 制)：熏烤。脯(fǔ 府)：干肉，云南俗称干巴。腾冲向以产鹿著称，所出鹿茸称为南茸，现在和顺的下庄建有人工养马鹿的养鹿场。

㉗榷(què 雀)：征税。

㉘橄榄坡：今作橄榄寨，在腾冲县东部，龙川江西岸，上营和芒棒之间。

㉙夹包：带在路上吃的食品。

㉚峨昌蛮：即阿昌族。

㉛太公城：今作达冈，在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杰沙西南。

㉜芹菜塘：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境的公路边。

㉝旨(zhǐ 子)：味美。

㉞坟：高出地面的土堆。

㉟曝干供爨(cuàn 窜)：晒干后当烧的东西。这种东西俗称草煤，腾冲坝

子群众至今仍在采用，称为海粪。

㊱土锅村：即今满金邑，在城东郊。

㊲腾越州：隶永昌军民府，即今腾冲县。明清城为石城，周七里三分，开四门，作正方形，城墙、街道及房屋基址至今尚存。闹市则在明清城址的南郊。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初十日　闪知愿早上叫姓徐的使者来询问找脚夫的情况，而昨天讲定的脚夫竟然不来。姓徐的又赶去南关找来一个脚夫，我吃过饭已经很久了。于是把四件衣服、四本书及袜子包裹等寄给陶道士，便一同来到脚夫家。等他吃饭，上午才动身，姓徐的使者这才离去。走出南门，门外有小溪自西流向东，有吊桥跨在溪上，就是太保山南峡流出的溪流。往南行五里，有座大石桥跨在深溪上，桥下的水断断续续不成流，猜想就是沙河的水了。又向南半里，山坡间树影依然，很像我家乡的樱桃，但不见火样的果实映衬在树上，一二家人在树下搭了棚子，旁边有五六乘油绿色的轿子，这是在林间游玩的妇女乘坐的，所以我不便走近分辨它是什么树。又向南半里，有堤坝如城墙，从西山环绕而来。登到堤上，就见堤内拦水成塘，西边浸到山麓，东边修筑了一丈多高的堤坝。顺着东边的堤坝往西南行，走二里堤坝到了头，山从堤坝西南环绕而下，有数家人住在山弯中。向南转走到村前，又走二里，有数十家人紧靠在西山下，山又环绕在村南，这是卧狮窝。这里西面的大山将要到南面的尽头处，支脉就向东转，它北面先有近处的支脉，屡屡向东下延，如太保山、九隆山都是这样的支脉；又向南延成为卧狮窝，在西南山坳中，山势再次跌落而下，它上面的山峰上石崖盘结突兀，俨然雄狮的头部，它下边的山峰很长，就是狮子躺卧的身形了。

我先望见大路在南面山坡之上，开始并不知小路折向西后隐入盘结突兀的狮形石崖之间，只远远望见那里石崖突兀，与前边山

峰凑扰的山峡十分靠近，心里觉得它很奇异。就站住等候当地人打听，起初一个人说："这是石花洞。"再问另一个人，说："这是芭蕉洞。"小路正从它下边经过，石花洞是它后来的名字罢了。大路往南面的山坡上延伸，小路折向西经由此处，我此时想从小路上走，可仆人担子都在后头，就坐下等了他们很久。等他们来到后，从村南走过小桥，有碑称为卧佛桥。过桥后，立即向西折从小路上坡。走了一里多，从山坡山坳间渡过小溪，马上仰面望见芭蕉洞在突兀的石崖之下，原来突兀的石崖是狮首，而洞则正当它躺卧的肚脐眼之间。涉过涧水，又向西上山去探洞。洞口向东，高高隆起二丈，正与笔架山遥遥相对。洞内进去一丈多，立即折向西北下走。此洞下走虽然陡峻，但路很平坦，下走三丈渐渐暗下来，听说举着火把进去，深一里多，姑且留待归途时带上火把来穷究它了。

出洞来，沿石崖向西上走一里，经过突兀石崖下边的山峡，越过山脊往西半里，走过一处洼地。山脊以内是中央下洼的峡谷，有积水向东紧靠石崖突兀的山脊，下泻直捣那石崖的山麓下，无洞穴外泄，水沫淤滞浑浊，不过前边渡过的芭蕉洞前的小溪，就是这里的水渗过山崖滴到峡中流出去的水流。从水边沿山岭向上南转，一里，越过南面山坡的山脊，才见到山脊南面也下坠成大洼地，但中间无水。南面山坡的大道，从右边的洼地中向西南上走；而我所走的小道，则是沿西面的大山向南从山岭间穿过。五里，一连越过二条山坡上的山脊。共二里，就见西面一列大山向南下坠成低矮的山脊，此处是它往东转的最长的山脊，南面山坡涉过洼地的路，到此后会合。于是一同转向西，沿低矮的山脊前进，山脊北面也是中央下洼积着水。向西一里，降落下坡，半里后走到洼底铺，有五六家人住在坑峡间。此峡虽纵横裂开但实际中间下洼，峡中无滴水。顺洼地往西下行一里，直达大山下。再向南在洼峡中行走二里，又遇上向东下坠的山脊，山脊南面的山坞稍微开阔起来，一座小圆峰耸立在这里，然而这里的水仍往东流。走了一里，又向南上坡，绕着山坡

南面耸立的圆峰，取道山峰间的缺口往南行。一里，转到峰侧，开始向东南上走绕到西南。共一里多，就见南北两条支脉，都从北面大山的西边分出支脉向东绕，中间夹成峡谷，很深。路越过北面的支脉，从它上边向西入峡；那南面的支脉有树木丛生在山上，山箐深坠在山下，虽然非常深但其中听不到水声。往西行二里，就向西下到山箐中。又走一里，有数家人正当山箐底，这是冷水箐，于是在卖豆腐的人家吃了饭。从这里向西南顺山箐上走，一里，越过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是从西往东延伸的山脉。山脊南面开始见到群山全都低伏着，远处有山横在它的西南。路又翻越山冈向西上走，一里，登到山冈南突的山崖上，这里是油革关的旧址，是旧时设关征税之处，今天已无关。它西面的山崖马上向西下坠，十分高峻。下行二里，渐平缓了些。又走二里，西面山峡渐渐开阔起来，有和尚新建了楼依傍在北山下施舍茶水，叫孔雀寺。由寺西沿山嘴向南转，共一里，越过山嘴往西走，就向西北绕过它的余脉，三里后走到一座亭桥。桥跨在两侧山峡间，桥下有小涧，自北向南延伸，涧中已干涸无滴水。从桥西越过山坡向西北下走，路旁有很多黄色的野果，就是覆盆子了，黄色，味酸甜可以解渴。它西面的山坞十分开阔，山坞西边的大山，一座横在西面，一座横在南面，而蒲缥的村落，位于西面大山下。这里的山南面起自横在南面的大山，又在东方起自油革关南下的支脉，横向延伸成为低矮的山脊而后重又突起；其中的水流反而自南流向北，抵达罗岷山向西流入潞江。共向西下走二里，就走到引水灌溉的田塍中，田中都已插秧，遍野碧绿。又往西北行二里多，走过蒲缥的东村。村子西头，有座亭桥跨在往北流注的溪流上，叫做吴氏舆梁。又向西半里，住宿在蒲缥的西村。此地米价很贱，二十文钱可吃饭三四个人。蒲缥东、西村都是夹住道路形成街市，而西村更长些，有驿站在村中。

十一日　鸡鸣起床，准备早饭。黎明，从村西马上向北沿西面的大山行。顺溪流往北走，地势渐渐高起来，上登山崖，共八里，是

石子哨，有数家人靠在西山的东北隅。又向北二里，于是绕着山向西转，有峡谷自西延向东，与枯飘往北流注的峡谷会合。逆峡谷走，靠南山的北面，向西深入二里，下行南来的峡口。峡中种植的，全是成块的红花，已经可以采摘了。向西一里，越过西来的峡口，上登的路不多，水也没多少，有十多家临峡口居住，这里是落马厂。越到峡谷北面，又靠着北山的南面向西深入，一里，平缓上山翻越山脊。这条山脊自南往北延伸，突起成为北峡的山，而后向北在罗岷山到了尽头。越过山脊往西行走在峡中，十分平坦，路南渐渐有山涧依傍在南面山崖下往西下流，路在山涧北边延伸。三里，数家人背靠北山居住，有公馆在那里，这儿是大坂铺。从它西边下走一里，有座亭桥跨在涧上，于是过到涧南，靠着南山的北面向西下走。二里，有数家人位于南面峡中，这是湾子桥。有人卖淡甜酒的，连酒糟喝了它，就是我们地方的酒酿了。山到了这里杂沓环列高耸，一条山涧从东方流来的，就是大坂的水流；一条山涧自南面峡中流来的，坠入峡谷倒悬下山崖，水势十分狭窄，向北下流与东来的山涧合流后往北流去，有小木桥横架在涧上。过桥后，即刻靠着西山的东面往北行，东山到了此地也有水流从此峡中往西下流，三条水流会合后向北冲破山峡流去。东西两面的山崖夹成一条线，全都上摩云天夹住红日，溪流深嵌在下方，山箐蒙密，溪石滚沸，路沿着上方延伸，穿石壁破山崖，攀着齿状的岩石向北行三里，转向西下走，石山的山势越加险峻越加合陇。又向西二里，峡谷弯向南，山涧也随着山峡弯曲，路也顺着山涧弯曲。半里，又向西盘旋转向北，路都是凿山崖修成的木栈道。半里，又向西沿着山崖行。一里，有块碑靠在南山的石崖下，题写着“此处是古盘蛇谷”，是武侯诸葛亮火烧藤甲兵之处，这才相信此处天险真是雄冠滇南呀！〔水寨高高突出在众多的险峰之下，此峡深深盘绕在众多的壑谷之下，滇南的两处奇绝之境，到这里才显现出来。〕从碑南渐渐下走，峡谷也渐渐开阔起来。又向西二里，便转向北下坡。再转向西一里，有木桥横到山涧北边，

于是过桥，沿北面的山崖往西行。一里，越过南突的山脊，西面的山谷就一下子开阔起来，涧水绕着南面的壑谷流，路沿北山走。又往西平缓下走三里，北山在西边断开，路于是顺着山坡往南转。往西望去山坡西面有峡谷自北延向南，全是崇山峻岭相夹而立，心知潞江应当就在峡谷下方但不能见到。往南行二里多，就见江流已从西北流来嵌在脚下，逼近东山南峡的山，转向南流去了。于是向南下坡，一里，有两三家人紧靠江岸居住，村前有公馆，于是走进村烧水做饭。

此时渡船在江南岸，等了很久才来到。登船后，船夫返回石崖岸上吃饭，长时间不来，下午才放船渡到南岸。江流很宽，似乎是澜沧江的一倍，但澜沧江渊深不可测，而此处正当肆意奔流的冲要之地，水流虽急但深处赶不上澜沧江，但两条江各有特点正好不相上下。此江从北面的峡中流来，〔据《一统志》说，它的源头出自于雍望，不知雍望是什么地名。据当地人说，出自于狗头国，说是水涨时常有狗头漂下来。〕注入南面峡中流去，有人说向东流与澜沧江合流，有人说从中间一直下流到交趾南部，所以蒙氏把它封为“四渎”之一。以我的推测，也认为独自流淌不合流的说法是对的。当地人说瘴气非常毒，必得饮酒后才能渡江，夏秋两季不能渡。我此时正当初夏，也只吃了饭而未饮酒，坐在船中，在江流中划了许久，也未见到所说的瘴母呀！渡到江南的山崖，暴雨急骤来临，见山崖西边有棵树十分巨大，郁郁葱葱好像盘子，急忙赶到树下。此树非常奇特，树干高二丈，大处要十人围抱，有坐方形石塔砌在其间，高处与树干相等，树干高跨缠绕着它，西北的一面树干密布未露出石塔，东南一面临江，树干稀疏石塔便露了出来，树干与石塔已连接缠绕为一体，不可分了，这也是偏僻山崖间的一处奇景。

不久大风凌厉飞扬，雨散开，又向西平行上坡。望见西北穹隆的山峰极为高峻，西南并立的山崖向东突出去，它南面的山崖上有房屋正当山峰盘踞着，就是磨盘石了。望着它向西行，十里，逼近西

山，阵雨重又来临。不久彩虹出现在东山盘蛇谷上方，雨终于停了。从来都说暴雨时瘴气很多，也未见有什么异状。稍折向南，二里，有个村庄坐落在山下，叫做八湾，几家人都是茅草房。同行的人说此地炎热不能居住，猜想要上山后才会凉爽。从村西顺山势向南转，一里，走过一处峡口。顺峡谷往西深入，向南涉水后越过一处山崖，约走一里，于是从南面的山崖向西上登。那上面非常高峻，曲曲折折绕着山崖走，八里后登上峰头，就是所谓的磨盘石了。百来家人依傍着峰头居住，东边面临绝壑，下嵌之处非常深，而这个壑谷东南边是大片农田，禾苗茁壮生长在田中。此夜背靠峰头住下，月色当空，此地就是高黎贡山的东峰。回忆起武侯诸葛亮、靖远侯王骥前后开拓边疆，威远伯方政只身战死，往事如镜中之影，漂泊的人生短暂。独自一人背靠着高峻的山崖，感慨了很长时间。

十二日　鸡叫两遍，吃饭，黎明出门。此处虽正当高峻的山峰之上，但居民房屋十分繁盛，有公馆在村北，潞江驿在它上边。山下东南一面成为大平川，已插满秧绿色盈野，潞江沿东山向东南流去，安抚司依傍着西南平川的山坞居住。于是由磨盘石向西南上山，仍非常陡峻。二里，翻越到它南边的山峡之上，这里的山峡下嵌得非常深，自西延向东，延到安抚司下。峡底没有空余的缝隙，只听到深箐中有潺潺水声。峡深山也十分高峻，藤枝树木蒙密荫蔽，猿猴鼯鼠白昼号叫不停。峡谷北边路沿着山崖向上延伸，顺着山峡往西前进，上边离山顶不到一二里，沿山峡向西平缓行四里，有个石洞向南面临道路边的山崖，深处宽处各有一丈多，本地人用石头凿了山神碑放置在洞中。又走四里，稍折向北登上山崖，旋即向西，往西上登面临山峡的山坡。北面山峡之上，到这里开始向南下垂成一个山坡，但南面山峡之下，却有峡谷自南山的夹谷底部延伸出来，与向东延出来的峡谷相会成一个“丁”字，然后向北一面下垂成山坡。又向西二里，有时上登山脊，有时沿峰南走，又行三里，有数家人居住在东分支延伸的山脊之间，这是蒲满哨。大体上山脊到了此

地分出支脉往东延伸，又稍稍高高突起，它北面又向北下坠成峡，它南面就是安抚司后峡的上游了。由此往西望，一座尖峰正当西方重又耸起，尖峰西北排列着高大穹隆的山脊，开始成为向南延伸的大山脊，这就是所谓的高黎贡山，本地人错读为高良工山，是蒙氏僭封为西岳的山。此山又称为昆仑冈，是就它的高大而言的。不过它正好是昆仑山向南下延支脉中的正脉，那么方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由蒲满哨往西下走一里，抵达来时望见的尖峰，立即踩着石阶转了数道弯上登。两旁陡削的山崖夹立耸起，中间深坠成路，路由相夹的山崖中曲折上升，两侧的高崖上高大的树木盘曲在空中，树根纠缠下垂露在山崖外边，山崖上浓密的竹丛树林绿茸茸的，下覆的树荫排成帏幕，从它上边走，不再觉得是万山之顶，只是如唐人所吟咏的："两边山林合，终日杜鹃啼"，情与境合一了。一里多，登上山脊。平缓行走在山脊上，又是二里多，有数家人背靠北面的山脊，这是分水关，村西有水沿北面的山坡向南下流，这是潞江安抚司后峡的发源处了。转向南，往西越过岭脊，有砖砌的拱门，横跨在延伸的山脊上。此关十分古老，顶上中央已经坍塌，这就是分水的关隘。〔关东的水下流进潞江，关西的水下流进龙川江。〕

从这里往西下峡，稍转向南，马上向西上走穿越峡谷越过山脊，共五里，越过横在南面的山脊，有村庄房屋，这是新安哨。由哨南再向西转，有时翻过山脊，有时跋涉岭峡，屡上屡下，十里，是太平哨。从这里起屡次下山屡次遇上平地，开始没有上登的山脊。五里，是小歇厂。五里，是竹笆铺。自从过了分水关，阵雨时时来临，到竹笆铺才晴起来。数家人夹住道路形成街市，有卖鹿肉的人，我买了些熏烤成肉干。从这里一直下走三里，是茶庵。又往西下行五里，到达山麓，山坡间开始有田埂环绕的农田。坡下就是龙川江，自北流向南，水面不到潞江的三分之一宽，但水势奔腾倾泻十分汹涌。西岸山崖陡削的石壁插入江中，东岸则是平缓的山坡田塍环绕。行走在田塍间半里，到达龙川江东岸。溯江往北行，又是半里，

有铁索桥架在江上。它的建造方法是两头悬吊着铁链，中间用木板像织布一样穿起来，方法完全与澜沧江的铁索桥一样，但很窄，只有澜沧江的一半宽。由桥西头立即踏石阶往南上走，半里是龙关，数十家人临山坡居住，设有税司向肩挑背驮贩卖的人征税。又向西平缓上走四里多，便住宿在橄榄坡。此处山坡自西山的山脊处起，向东层层突过来，百来户人家正当山坡居住，夹住道路形成街市，盘踞在山半腰。此处米价很贱，每二十文钱住宿一晚，管两餐饭，另有带在路上吃的食品。

龙川江发源于峨昌蛮七藏甸北面山峡的群山之中，流经此地，〔东面是高黎贡山，西边是赤土山。〕往下流到缅甸的太公城，汇合大盈江。

十三日　黎明吃饭。由坡西向西北登岭上走，八里，略偏北，越过北面的山峡往西上行，二里，从岭上平缓前行。望见西北方有层层山峰成排簇拥在岭上，起初以为将从它的南垂走，一里后，忽然从岭头转向北，三里，就向西南下到峡中。一里，有四五家人位于峡中居住，竹篱笆茅草房，觉得相当清静幽雅，这是赤土铺。此村正当西面成排簇拥的层层山峰的山麓，东边与橄榄坡相夹成为山坳。村西有亭桥架在小涧上，涧水自南边峡中流来，捣入北面山峡流去，桥名叫建安。据志书，大盈江的水流，一条出自东北的赤土山，而此铺名叫赤土，水仍似乎是向东北下流进龙川江的样子，莫非村西成排簇拥的层层山峰是赤土山，而此水仍是它东麓的水流，因为它在山麓，就用山来起铺名铺吗？由桥西立即向南上坡，二里，向西南登山脊，就是从成排簇拥的山峰往东南分支下延的山脊。又转向西走一里多，有寺庵施舍茶水，在山脊上向北盘踞着，这是甘露寺。又往西一里，山坡间的水流向北坠下山崖，路越过流水向西下到峡中。峡中有水自北流向南，又与山坡上的水分向南北流去，按我的意思来估计，仍然都是往东下流进龙川江的水流。半里，就从峡底溯水流向北深入。此峡东西两面的山崖，都是从成排簇拥的层层山峰分

支南下的，西崖就是它的干支，东崖是分支，往东南由甘露寺的山脊下延的山崖，只是峡中的水流出南边向东转后，不知它向北在建安桥合流，还是一直往东流下龙川江呢？向北在峡底行一里多，水分两条流来，都十分细小。于是从山坡西侧踩着陡峻的山坡上走，一里，向北穿过岭上的夹谷，半里，穿过山脊。这里的山脊自东北延向西南，山脊以北马上往西下坠到峡中。道路从峡谷尽头由北转向西，有数家人依傍在北山之上，这是乱箭哨，到这里才出到成排簇拥层层山峰岭脊的西面。据志书，赤土山在州城东面三十里，水到此处开始分流，那么前边的赤土铺还是东崖的山麓，可知不是分流的正脊。

在岭上的哨站吃了饭。向西稍往下走，共二里，有山坞自南延向北，有细流流注坞中。据志书，大盈江有三个源头，一个出自赤土山，应当就是此处了，从此往西，流出马邑河，绕过州城北面往西会合宠炭山、罗生山的两条溪水，一同成为大盈江的源头。又往北上坡二里多，有一二家人正当山坡的南边，环绕的围墙围住南面山峡的山坳非常长，在其中杂种着果树，这里是板厂。由它西边走二里，又向西下行半里，有十多家正当峡坳居住，这是芹菜塘。村前有小河，向东北与大盈江的源头合流。村中房屋不多，但都有灿烂的杜鹃花，血红的颜色鲜艳夺目。以为是农家种植的，难道深山中的野人，有此等奇异的情趣？如果认为是山上的土适宜杜鹃生长，为什么别的山冈土陇上，杳然不见踪影呢？由村西再往西上坡一里多，转出山峡在山顶上平缓行三里多，便到达西岭的顶端。向下望山坞很深，可坞中平得如磨刀石，良田远村，交相掩映在其间。此处山坞又大又圆，是四面的小山环绕围抱而成的，不像别的平川只是沿溪流形成的峡谷而已。向西陡峻地下山五里，沿峡谷往东北转，又折向西三里，就沿东山往北行，这段下走的路稍稍平缓些。又走二里，有个村庄正当东山的山麓，这是坡脚村。有卖酒的人，拿出的酒味道很美，用醋渍的芹菜当下酒菜。与同行姓崔的人，一连饮了两壶

才上路。从这里起往西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一里，有小溪自南流向北，就是志书所说的罗生山的溪水，也是大盈江的三个源头之一，分流在田野中。又向西北行二里多，有个村庄叫雷打田。村东也有条小溪，自南流向北，是罗生山的主流，与前边走过的小溪流，共同成为大盈江的源头之一。此溪东边的田间洼地中，土地都是黑土堆，当地人铲来它的上层晒干后供烧火做饭用，煤炭都很坚硬深深埋在地下，此种东西柔软浮出地上，但颜色则是相同的。由村北又向西走三里，有房屋位于坡上的田野间，叫土锅村，村中都是用土烧制土锅的人家。从这里起村西房屋连接，走一里是东街，又行半里，与西边大街相交，成为“十”字形的路口。腾越州城的南门，就位于大街的北边。城南居民街市十分繁荣，是城中所没有的，而此城又是迤西所没有的。于是住宿在大街东头黔府官邸的客舍，此时恰好过了正午。〔此时黔府委派的官员叫王仰泉，已返回省城，阮玉湾引荐的信姑且交给店中。〕

【原文】

十四日　早雨。命顾仆觅潘秀才家[①]，投吴方生书。上午雨止，潘来顾。下午，余往顾而潘出，乃返作记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挟余酌于市，以竹实为供，竹实大如松子，肉圆如莲肉，土人煮熟以卖。投壶畅饮[②]。月上而返，冰轮皎然。

十五日　晨往晤潘。潘劝无出关。上午，潘馈酒肴。下午，店中老人亦来劝余无行。先是余以阮玉湾书畀杨主人，托其觅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劝余毋即行，谓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赀轻掷也！屈指八月，王君将复来，且入内，同之入关最便。余姑诺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凭眺，竟郁郁卧。

【注释】

①秀才：经过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

②投壶：古人饮酒娱乐的一种方式，依次投矢于壶中，决定胜负而喝酒。

【译文】

十四日　早晨下雨。命令顾仆去找潘秀才的家，投递了吴方生的信。上午雨停，潘秀才来拜访。下午，我前去拜访他但姓潘的出门了，只好返回到寓所中作日记。傍晚，同行的崔君拉我到市中饮酒，用竹实供餐，〔竹实大如松子，肉圆如莲肉，当地人煮熟了拿来卖。〕投壶畅饮。月上中天才返回来，明月皎洁。

十五日　早晨前去会晤潘秀才。姓潘的劝我不要出关。上午，潘秀才馈赠了酒肴。下午，店中的老人也来劝我不要前行。这之前我把阮玉湾的信交给姓杨的主人，托他寻找同行的人，主人口中是是是的。到天黑，拿出潘秀才馈赠的酒菜招呼他一同饮。兄弟二人都劝我不要马上动身，说是天气炎热瘴气正毒，怎能把无价的身躯轻易抛掷呢！屈指算已出来八个月，王君将重新回来，况且进入内地时，与他一同入关最为方便。我姑且答应了他们。这天夜里月光十分皎洁，可官邸的客舍中不便凭眺，最终郁郁不快地躺下了。

【原文】

十六日　晨起，候主人饭，欲为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灵异，怂恿余行，故谋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毡寄杨主家，挈轻囊与顾仆行。从南门外循城西行，半里，过新桥，巨石梁也。桥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过此南流去，即所谓大盈江矣。

余既过桥，四望山势回环，先按方而定之。当城之正东而顶平者，为球琫山，乱箐哨之来道逾其南脊；当城之

正西而尖耸者，为擂鼓山，南为龙光台，为缅箐道，为水口西夹；直北者，为上干峨山，乱箭哨之脉，从之东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为来凤山，州治之脉，从之北度，又西突保禄阁，为水口东夹。城西南为水口，束峡极紧，坠空而下，为跌水崖。城东南、东北俱有回坞，乃来凤山自北环度之脉。而东北独伏，有高山穹其外，即龙川江东高黎贡山北来之脉也。城西北一峰独耸，高出众峰，为宠炭山，乃北来分脉之统会。从此直南，为笔峰，为宝峰，为擂鼓，而尽于龙光台。从此西度南转，为猛蚌。从此东度，为上干峨；低伏而东度南起，为赤土山乱箭岭；南下西转，为罗生山；支分直北者，为球玶，峙州东而北尽马邑村；支分由西而南者，为来凤，峙州南而西夹水口，北与龙光对。此州四面之山也。

其水一东南出罗生山，北流经雷打田，至城东北；一东出乱箭哨，北流西出马邑村西南，至城东北；一出宠炭山，滀为海子，流为高河，南至城东北。三水合为一，是为大盈江，由城西而南，过二桥，坠峡下捣，其深十丈，阔三丈余，下为深潭，破峡西南去，经和尚屯[1]，又名大车江[2]。此州四面之水也。

其北二日抵界头，与上江对；其南一日抵南甸[3]，与陇川[4]、缅甸对；其西一日半至古勇，与茶山对；其东一日半至分水关，与永昌对。八关自其西北斜抵东南[5]，西四关属蛮哈守备[6]，自西北而东南：一曰神护，二曰万仞，三曰巨石，四曰

铜壁。东四关属陇把守备，自西南而东南：一曰铁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马，四曰汉龙。八关之外，自神护而出，为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马而出，为南路，通孟密，有宝井[7]；自汉龙而出，为东南路，通木邦，出邦洋布；自铁壁而出，亦为南路，通蛮莫，为缅甸阿瓦正道。昔蛮莫、孟密俱中国地[8]，自万历二十二年金腾威道立此八关，于是关外诸彝，俱为阿瓦所有矣[9]。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干崖[10]，至蛮哈诸关；南向陇川，至陇把诸关。由州西抵缅箐分路：西出神护，通迤西[11]；西北逾岭，至古勇。大概三宣犹属关内，而六慰所属[12]，俱置关外矣。遂分华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

大盈江过河上屯合缅箐之水，南入南甸为小梁河；经南牙山，又称为南牙江；西南入干崖云笼山下，名云笼江；沿至干崖北，为安乐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为槟榔江，至比苏蛮界[13]，注金沙江入于缅。一曰合于太公城，此城乃缅甸界。按缅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称其阔五里，然言孟养之界者，东至金沙江，南至缅甸，北至干崖，则其江在干崖南、缅甸北、孟养东矣。又按芒市长官司西南有青石山[14]，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车江自腾冲流经青石山下。岂大盈经青石之北，金沙经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当亦流经而非发轫，若发轫，岂能即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蛮地，流过缅地，合大盈江；南甸东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15]，源出龙川江。而龙川江在腾越东，实出峨昌蛮地，南流至缅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与龙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干崖西，同入缅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实无二水，岂麓川即龙川，龙川即金

沙，一江而三名耶？盖麓川又名陇川，"龙"与"陇"实相近，必即其一无疑；盖峨昌蛮之水，流至腾越东为龙川江，至芒市西为麓川江，以与麓川为界也。其在司境，实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为金沙江，遂指为金沙之源，而非源于山下可知。又至干崖西南、缅甸之北，大盈江自北来合，同而南流，其势始阔，于是独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养之界，实当其南流之西，故指以为界；非孟养之东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缅，龙川江又入缅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即龙川下流，龙川所合之大盈，即其名金沙者也[16]。分而岐之名愈紊，会而贯之脉自见矣。此其二水所经也。于是益知高黎贡之脉，南下芒市、木邦而尽于海，潞江之独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车湖在州南，甚广，中有山，如琼浪中一点青。今惟城北上干峨炭山下有二海子，城南并无潴水，岂洪流尽扬尘耶？

过新桥，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为乌沙尖山道；南下者，为跌水河道[17]。余闻其胜甚，乃先南趋。出竹坞中一里，涉一东流小涧，南上坡，折而东约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桥东西跨新桥下流。从桥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从左峡中透空平坠而下，崖深十余丈，三面环壁。水分三派飞腾，中阔丈五，左骈崖齐涌者，阔四尺，右嵌崖分趋者，阔尺五，盖中如帘，左如布，右如柱，势极雄壮，与安庄白水河齐观，但此崖更近而逼。从西崖绕南崖，平对

而立，飞沫倒卷，屑玉腾珠，遥洒人衣面，白日间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称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当易“旱”为是，用“雨”字则叠床架屋矣。其水下坠成潭，嵌流峡底甚深，因下蹈之。有屋两重在夹壑中，乃王氏水舂也。复上西崖。其南一峰高耸，凭空揖瀑，是为龙光台，上建关帝殿。回盼久之，复下西崖。其崖甚狭，东即瀑流坠空，西亦夹坑环屋。俯视屋下坑底，有流泉叠碓，亦水舂也，而当环坡间，其西即南下缅箐大道[18]，不知水所从出。细瞰之，水从脚下透穴出，南分为二，一随大道南注，一复入巨石下，入夹坑之屋为舂。回眺崖北有峡一线，深下五六丈，骈峙北来，阔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余，水从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计崖穴之上，高亦三丈余，南至出水之穴，上连三四丈，不识其下透之穴与上骈之峡，从何而成，天巧人工，两疑不能至此矣。

从崖上蹑西峰，一里，有寺踞峰之东，门东向，为毘卢寺[19]。由其西二里，直抵擂鼓尖峰下，见有路直蹑峰西下，而路有二生指宝峰大道尚在北，乃横涉田间。半里，得大道，随而西上坡。二里，西抵擂鼓之北。当西北从岐上，而余误从西南，一里，蹑峻，一里，渐转南陟，复向擂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误，遂西逾岭脊，则望见宝峰殿阁，在西北岭半，与此脊齐等，而隔箐两重，其下甚深，皆从西南岭脊坠下。计随坡东下，就大道复上，与蹑坡西上，从峰脊转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顶也。遂西南上，甚峻，一

里，直出擂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来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为二，一西北沿峰去，一东北攀岭行。一里，再逾岭陟脊，其脊两旁皆东西下，乃饭于脊。过北，路复分为二如前，然东北者犹非宝峰路，尚隔一箐也。乃复西北上顶，一里，蹑其最高处，东俯州城东坞，西俯峨陇南坞，皆近夹此脊下，而峨陇之西，又有高峰一重，自北而南，夹峨陇之坞，南出缅箐，而与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顶东南深树密翳，乃从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随东箐北行岭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从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从东箐中上，横过西北者，出山腰。知宝峰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东下。木叶覆丛条间，甚峻而滑，非攀枝足无粘步。

下一里，转殿角之右，则三清殿也。前有虚亭三楹，东揽一川之胜，而其下亭阁缀悬崖间，隔箐回坡，咫尺缥渺。殿西庑为二黄冠所栖。余置行囊，令顾仆守其处，乃由亭前东下。道分为二，一从右下危坡，一从左转深箐。余先随箐下，半里，右顾崖间，一亭飞缀，八角重棂，高倚悬崖之上，乃参府吴君蜀人，名荩臣。新建以祀纯阳者。由亭左再下，缘箐半里，南转，仰见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莲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竖一瓣骈附之，皆纯石无纤纹，惟交附处中垂一线，阔仅尺余，凿级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挂也。北瓣之上，大书“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吴参府笔；其下新构一轩跨路，貌灵官于中。南瓣侧有尖特耸，夹级为门，其下玉皇阁倚之。环腾多土山，独是崖纯石，危穹夹箐之间，

觉耳目顿异。玉皇阁南亦悬箐无路，灵官轩北又凿崖为梯，嵌夹石间。北下数丈，有石坊当其前，大书曰："太极悬崖。"从此北度东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余，则宝峰寺当峰而踞[20]，高与玉皇阁等。而玉皇阁东向，此寺南向，寺东龙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阁当环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颇寥落，有尼居之[21]，此昔之摩伽陀修道处[22]。他处皆释盛于道[23]，而此独反之。已复下箐中，蹑太极崖，过北瓣下，从一线之级上。其级峻甚，几不能留趾，幸两崖逼束，手撑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级，当纯阳亭之南，峡始曲折为梯，又三十余级而抵虚亭间。余拟眺月于此，以扩未舒之观，因拭桌作记。令顾奴汲水太极下箐东以爨，二黄冠止之，以饭饭余。仍坐虚亭，忽狂飚布云，迨暮而月色全翳。邵道谓虚亭风急，邀余卧其榻。

【注释】

①和尚屯：《游记》又作河上屯，即今和顺，在腾冲稍西南，为著名侨乡。

②大车江：《元混一方舆胜览》镇西路景致："大居江，出腾冲北山下，由南甸经干崖合槟榔江，入江头城，名大盈江。"江头城在今缅甸杰沙。大居江即大盈江，明清时又作大车江。

③南甸：即南甸宣抚司。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南甸路，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为府，后废，属腾冲守御千户所。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置州，直隶布政司。正统九年(1444)六月升宣抚司，仍直隶布政司。南甸宣抚司治所常有迁徙，明末驻蛮干，在今梁河县九保街。

④陇川：即陇川宣抚司。元有麓川路，在今瑞丽市，又有平缅路，在今陇川县。明初合并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治所为猛卯城，后又称平麓城，在今瑞丽市区西郊，至今城墙、壕堑犹可辨识。后土官思氏叛乱，被平，司废。正统

九年(1444)改置陇川宣抚司,并缩小了其辖境面积。司治陇把,即今陇川县城西南的弄巴,陇把守备与陇川宣抚司治同城。

⑤八关:神护关,在今盈江县苏典稍东北、猛戛稍西南的孔家湾。万仞关,在今盈江县西北的猛弄山。巨石关,在今盈江县西部的昔马。铜壁关,在今盈江县西部的戛湊山。铁壁关,在今陇川县西部境外洗帕河内的瓦兰岭下。虎踞关,在今陇川县西部境外的那潞班附近。天马关,在今瑞丽市西南境外的勐卯三角地。汉龙关,在今瑞丽市南部境外的南波河上游北岸。《游记》诸本皆误作"汉陇",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武备志》载:"于关址中掘得龙关二字各半残石额二块",证明应为"汉龙关"。

⑥蛮哈:蛮哈山在今铜壁关前,蛮哈守备即驻今铜壁关。

⑦宝井:在今缅甸蒙米特西南、曼德勒区东部的抹谷一带。

⑧蛮莫:万历十三年(1585)分孟密地置蛮莫安抚司,治今缅甸克钦邦东南、太平江北岸的蛮冒。 孟密:原作"猛密",据《明史·地理志》改。孟密即孟密宣抚司,治今缅甸掸邦西北部的蒙米特,亦仍写作孟密。

⑨阿瓦:明时缅甸的行政中心在阿瓦,故明代又称缅甸为阿瓦,即今曼德勒稍西南、伊洛瓦底江东岸的阿瓦。

⑩干崖:大理时称干额。景泰《云南志》卷六:"干崖宣抚司,旧名乾崖甸,元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明永乐元年(1403)从麓川平缅司中析置干崖长官司,正统九年(1444)升干崖宣抚司,治今盈江县旧城。

⑪迤西:黄贞元《黑水考》:"孟养,腾人号为迤西,正在金沙江滨。"此金沙江为大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此迤西即指孟养。

⑫三宣六慰句:即三个宣抚司、六个宣慰司,皆为明代在云南边疆设置的较大的土司。三宣即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即车里宣慰司(治景昽,即今西双版纳景洪)、孟养宣慰司(治所今仍作孟养,在缅甸喀钦邦)、木邦宣慰司(治今缅甸腊戍北部的兴维)、缅甸宣慰司(治今缅甸曼德勒南部的阿瓦)、八百大甸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的清迈)、老挝宣慰司(治芒龙,即今老挝琅勃拉邦)。但实际不止此数,明初还设过底兀剌宣慰司(治洞吾)、大古剌宣慰司(治摆古,又称白古,即今缅甸勃固)、底马撒宣慰司(治马都八,即今缅甸莫塔马)。后来,又从木邦分出孟密宣抚司,从干崖分出盏达副宣抚司(治今盈江县西北的莲花山),从陇川分出遮放副宣抚司(今仍名遮放,在潞西县南境)共为九个宣慰司、四个宣抚司、两个副宣抚司。

⑬比苏蛮：原作“北苏”，应为“比苏”，因形近而误。比苏蛮即傈僳族。《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絣，曰渠罗，曰比苏。”《明史·地理志》腾越州亦载：“西有大盈江，亦曰大车江，自徼外流入，下流自比苏蛮界注于金沙江。”

⑭芒市长官司：唐时已称茫施蛮，见《蛮书》。元置茫施路，明置芒市御夷长官司。今仍称芒市，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和潞西县治。

⑮孟乃河：《明一统志》南甸宣抚司山川：“孟乃河，在司东南一百七十里，即腾冲龙川江之源。”《明史·地理志》南甸宣抚司：“又东南有孟乃河，即腾越州之龙川江。”

⑯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为别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又称大金沙江。大金沙江正源为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它们围成了“孟养陆阻地”，即里麻长官司的所在，现称为江心坡。合流后的一段成为孟养东边从北往南流的大金沙江，另有大盈与龙川两江皆汇入大金沙江。但霞客游缅的夙愿没有实现，未能亲履其境，不知道还有从北往南流的金沙主源。

⑰跌水河：今作叠水河，为腾冲城西的风景胜地。瀑布高46米，上流有一石桥横卧江上，称太极桥。对岸的龙光台是观瀑的好地方。近年又在瀑布右侧建了水电站。

⑱缅箐：在腾冲县西境，至今仍有缅箐街。三水在缅箐合流后称缅箐河，往南称明朗河，再南入大盈江。

⑲毘卢寺：今存，现作小学校舍。

⑳宝峰寺：在腾冲城西5公里宝峰山的山谷中，有南天门、佛殿、皇殿、清殿、天梯及明代胡璇兄弟读书处等。

㉑尼：“比丘尼”的简称，即尼姑。妇女出家为僧者称尼。

㉒摩伽陀：亦作摩揭陀，古印度的大国，又是早期佛教的中心。《新唐书·西域传》说：“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此摩伽陀指印度僧人。

㉓释：佛教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后泛指佛教为释。　道：道教的简称。

【译文】

十六日　早晨起床，等候主人开饭，打算出行去尖山。此山在

州城西北百里处。这以前主人谈起它的灵异之处，怂恿我前去，所以计划先到那里。于是把竹箱、衣衫、毡子寄放在杨主人家中，带上轻装与顾仆上路。从南门外沿城墙往西行，半里，走过新桥，是座巨大的石桥。桥下的水从北边会合三条水流，绕过城西往南流，经过此桥向南流去，这就是所谓的大盈江了。

我过桥后，四面望去山势回绕，先按方位来认定群山。位于州城的正东而山顶平平的，是球琫山，从乱箭哨来的路越过它南边的山脊；位于州城正西而尖耸的，是擂鼓山，南边是龙光台，是去缅箐的路，是江口西面相夹的山；正北的，是上干峨山，乱箭哨的山脉，从那里往东延伸后向南突起，距城北二十里；正南的，是来凤山，州城所在的山脉，从这里往北延伸，又向西突起为保禄阁，是江口东面相夹的山。城西南是江口，束拢的峡谷极为接近，江水从空中坠下去，成为跌水崖。城东南、东北都有回绕的山坞，是来凤山从北面环绕延伸的山脉。而唯独东北一面低伏，有高山隆起在山坞以外，那就是龙川江东边高黎贡山往北延来的山脉。城西北一座山峰独自耸立，高出群峰，是宠苁山，是向北分支延来的山脉会总之处。从此一直往南，是笔峰，是宝峰，是擂鼓山，而后在龙光台到尽头。从此向西延伸后往南转，是猛蚌。从此往东延伸，是上干峨山；低伏往东延伸后向南突起，是赤土山乱箭哨所在的山岭；向南下延后往西转，是罗生山；向正北分出的支脉，是球琫山，矗立在州城东面而后在北边的马邑村到头；分出支脉由西延向南的，是来凤山，矗立在州城南面而后往西夹住江口，北边与龙光台相对。这是州城四面的山。

这里的水流一条在东南出自罗生山，往北流经雷打田，流到城东北；一条在东方出自乱箭哨，向北流后往西流出马邑村西南，流到城东北；一条出自宠苁山，蓄为海子，流为高河，往南流到城东北。三条水流合而为一，这就是大盈江，由城西往南流，流过两座桥，冲捣下坠入峡中，峡深十丈，宽三丈多，下边是深潭，冲破峡谷

向西南流去，流经和尚屯，又叫大车江。这是州城四面的水流。

州城北面两天路程抵达界头，与上江相对；州城南面一天路程到达南甸，与陇川、缅甸相对；州城西边一天半路程到古勇，与茶山相对；州城东面一天半路程到分水关，与永昌相对。八关自它的西北部斜向抵达东南部，〔西边的四关隶属蛮哈守备，自西北往东南：第一叫神护关，第二叫万仞关，第三叫巨石关，第四叫铜壁关。东面的四关隶属陇把守备，自西南往东南：第一叫铁壁关，第二叫虎踞关，第三叫天马关，第四叫汉龙关。八关之外，自神护关出去，是西路，通迤西，出产琥珀、碧玉；自天马关出去，是南路，通孟密，有宝井；自汉龙关出去，是东南路，通木邦，出产邦洋布；自铁壁关出去，也是南路，通蛮莫，是去缅甸阿瓦的正道。从前蛮莫、孟密都是中国的土地，自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金腾戚主张设立此八关后，于是关外众多的少数民族，全被阿瓦所拥有了。 由州城往南抵达南甸后分路走：西面通向干崖，到蛮哈诸关；南边通向陇川，到陇把诸关。由州城向西抵达缅箐后分路走：西面出了神护关，通到迤西；往西北越过山岭，到古勇。 大概三个宣抚司仍属于关内，但六宣慰司所属之地，全设置在关外了。〕便是华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这是它四周的边远地区。

大盈江流过河上屯会合缅箐的水流，往南流入南甸是小梁河；流经南牙山，又称为南牙江；向西南流入干崖的云笼山下，名叫云笼江；顺势流到干崖北面，是安乐河；折向西流一百五十里，是槟榔江，流到比苏蛮境内，注入金沙江后流到缅甸。〔一种说法认为在太公城合流，此城是在缅甸境内。〕据考，缅甸的金沙江，没有注明源流，志书只称说它宽有五里，不过说到孟养的界限，东边到金沙江，南面到缅甸，北方到干崖，那么此江在干崖南面、缅甸以北、孟养的东边了。又考察，芒市长官司西南有座青石山，志书说金沙江的源头出自于这里，而后流入大盈江，又说大车江自腾冲流经青石山下。难道是大盈江流经青石山的北面，金沙江流经青石山的南面

么?志书所说的源出之地,应当也是流经而不是发源,如果是发源,哪里能马上就有此等大的水流呢?又考察,芒市西边有条麓川江,源出于峨昌蛮的地区,流过缅甸的辖地,会合大盈江;南甸东南一百七十里处有条孟乃河,源出于龙川江。而龙川江在腾越州东面,实际出自于峨昌蛮的地区,往南流到缅甸太公城,会合大盈江。这样麓川江与龙川江,一同源出于峨昌蛮的地区,一同流到南甸南边干崖西面,一同流入缅甸的辖地,同是会合大盈江。但是两地实际上并无这两条水流,莫非麓川江就是龙川江,龙川江就是金沙江,一条江却有三个名字吗?原来麓川又叫陇川,"龙"与"陇"音实际相近,必定就是其中之一无疑;大概是峨昌蛮境内的水流,流到腾越州东面称为龙川江,到芒市西边称为麓川江,以与麓川交界罢了。它在长官司境内,实际上流经青石山下,由于它的下游是金沙江,便指认为是金沙江的源头,而不是源出于山下可知了。又流到干崖西南、缅甸以北,大盈江从北面流来会合,一同往南流,水势开始变宽,于是独自名叫金沙江。而后流到太公城、孟养的交界处,实际上正当它向南流的江流的西边,所以指认为边界;不是孟养的东边又有一条金沙江往南流,干崖的西面又有一条金沙江源出青石山往西流;也不是大盈江会合金沙江后流入缅甸,龙川江又流入缅甸后会合大盈江。大盈江流入的金沙江,就是龙川江的下游,龙川江会合的大盈江,就是那名叫金沙江的江流了。把它们分别岔开来名称愈加紊乱,把它们会集贯通起来脉络自然显现出来了。这是这两条江流流经的地方。到此时益加了解到高黎贡山的主脉,往南下延到芒市、木邦而后到大海到了头,潞江单独下流到大海西边可以知道了。据志书,又有个大车湖在州城南边,十分宽广,湖中有山,如琼玉绿浪中的一点青色。今天唯有城北上干峨宠岚山下有两个海子,城南并无积水,莫非洪流全部变为飞扬的尘土了吗?

走过新桥,往西行半里,有岔路:往西北走的,是去乌沙尖山的路;向南下走的,是去跌水河的路。我听说那里非常优美,就先向南

赶去。到满是竹丛的山坞中走一里，涉过一条往东流的小涧，向南上坡，折向东约走半里，有座大石桥架在大盈江上，此桥呈东西向跨在新桥的下游。从桥西稍往南上坡，不到半里，江水从左边峡中穿过空中平缓下坠，山崖深十多丈，三面环绕着石壁。江水分为三条支流飞腾而下，中间的宽一丈五，左边与山崖并排一齐腾涌的，宽四尺，右边嵌入山崖分流的，宽一尺五，大略中间的如门帘，左边的如布匹，右边的如圆柱，气势极其雄壮，与安庄的白水河同样壮观，但此处的山崖更加迫近而狭窄。从西边的山崖绕到南面的山崖，水平面对站着，飞溅的水沫倒卷而下，似玉屑珍珠飞腾，远远洒在人的衣服上和脸上，白昼之间真如雨花雪片。当地人所称的久雨不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但是“雨”字应该改为“旱”为好，用“雨”字那就重复累赘了。江水下坠成深潭，水流下嵌在峡底非常深，于是下去踏着江边走。有两层房屋在狭窄的壑谷中，是王家的水碓。重又上到西边的山崖上。它南面一座山峰高耸，如凭临高空向瀑布拱手作揖，这是龙光台，上边建有关帝殿。回头顾盼了许久，再走下西边的山崖。此处山崖非常狭窄，东边就是飞流的瀑布坠下高空，西边也是夹谷深坑环绕着房屋。俯视屋子下边的坑底，有流动的泉水重叠的水碓，也是水碓房，但正当环形的山坡间，它西边就往南下通缅箐的大道，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仔细俯瞰地形，水从山脚下穿过洞穴流出去，在南边分为两道，一条顺大道往南流注，一条重又流入巨石下，流进坐落在夹谷深坑上的屋中成为水碓。回头眺望山崖北边有一线峡谷，深下去有五六丈，往北对峙而来，宽处仅一尺，可高处不止三丈多，水从峡底穿入前边山崖的山腹后流出它的南边。估计山崖洞穴之上，高处也有三丈多，南边到出水的洞穴，上边相连之处有三四丈，不知它下边穿透的洞穴与上边并峙的峡谷，是怎样形成的，天然之巧与人力之工，怀疑两样都不能达到此等地步了。

从山崖上登上西峰，一里，有寺院坐落在山峰的东面，寺门向

东，是毘卢寺。由寺西行二里，直达擂鼓尖峰下，见有路直登山峰往西下走，但路上有二位书生指点去宝峰的大道还在北边，于是横着跋涉过田间。半里，找到大道，顺大道往西上坡。二里，向西抵达擂鼓尖峰的北麓。应当往西北从岔路上山，我却错从西南走，一里，踏上高峻之处，一里，渐转向南上登，再向着擂鼓尖峰走。又一里，心知路走错了，便向西越过岭脊，就望见宝峰的殿堂楼阁，在西北山岭半腰上，与此处岭脊同样高，但隔着两重山箐，山下非常深，都是从岭脊向西南下坠。估计顺山坡往东下走，走上大道再上走，与登坡往西上走，从峰脊上转下去，它们的路程相等，不如上走得以兼而上登峰顶了。于是向西南上山，十分陡峻，一里，径直出到擂鼓尖峰的西面，有路自尖峰向南前来会合，同这条路向西北越过山脊。山脊北面路分为两条，一条往西北沿着山峰而去，一条向东北登岭走。一里，两次越岭登脊，此处山脊两旁都是向东、西下陷，于是在山脊上吃饭。走过北边，路又如前边一样分为两条，不过往东北去的仍然不是去宝峰的路，还隔着一个山箐。于是再往西北登上山顶，一里，踏上山顶的最高处，往东俯视州城东面的山坞，向西俯瞰峨陇南边的山坞，都在近处夹在此脊之下，而峨陇的西面，又有一重高峰，自北往南，夹住峨陇的山坞，往南延到缅箐，而后与大盈江会合后往南延去。山顶东南一面深树密蔽，只好从西北方下山，十分陡峻，半里路走上坦途。顺东边的山箐向北行走在岭脊上，又行半里，路相交成“十”字形：一条从南向正北的，全是行走在岭脊上；一条从东边山箐中横过西北，通到山腰。心知宝峰的寺庙在山箐密蔽之中了，于是折向东下走。树叶下覆枝条成丛之间，十分陡峻滑溜，不抓住枝条脚无法站定。

下行一里，转到殿角的右边，就是三清殿了。前边有空亭子三间，向东收揽一片平川的胜景，而它下方的亭子楼阁点缀在悬崖间，隔着山箐环绕着山坡，咫尺间缥缥渺渺。殿西边的厢房是两个道士居住的地方。我安置了行李，命令顾仆守在此处，就由亭子前

往东下走。路分为两条，一条从右边走下险坡，一条从左边转入深箐。我先顺山箐下走，半里，见右边的山崖间，一座亭子飞缀，八个亭角重重窗棂，高高依傍在悬崖之上，是参将府吴君〔四川人，名叫荩臣。〕新建成以祭祀纯阳祖师的地方。由亭子左边再下走，沿山箐走半里，往南转，抬头望见亭子下的石崖，一如刀削有千仞高，如一瓣莲花，高大穹隆朝向空中，它南侧又竖立着一个莲瓣并排依附着它，全是纯石无丝毫裂纹，唯有互相附着处中间垂着一线宽的裂缝，宽仅一尺多，在其中凿了石阶，仰面望它简直像倒挂的天梯。北边莲瓣之上，大写着“奠高山大川”五个字，也是吴参将的手笔；它下方新建了一处轩廊跨在路中，绘了灵官像在其中。南边的莲瓣侧边有尖石独耸，夹住石阶成为门户，尖石下玉皇阁紧靠着它。环绕着腾越有许多土山，独有这座山崖是纯一色的岩石，高高隆起在相夹的山箐之间，耳目顿时觉得不同。玉皇阁南边也是高悬的山箐，无路可走，灵官轩北面又在山崖上凿成石梯，深嵌在夹立的岩石间。向北下走数丈，有石牌坊挡在石梯前，大大写着：“太极悬崖。”从此向北越过往东下延的山箐，再上登北面的山坡，共一里多，就见宝峰寺在峰头盘踞着，高处与玉皇阁相等。但玉皇阁向东，此寺向南，寺东的龙砂最小，当然不如玉皇阁在环形山箐的中央，在整座山的正中。寺中相当冷落，有尼姑住在寺中，此处是从前摩伽陀僧人修道之处。其他地方都是佛教比道教兴盛，可此处唯独反过来。不久又下到箐中，登上太极崖，走过北边的莲瓣之下，从石缝中一线宽的石阶上走。这石阶非常陡峻，几乎不能停住脚掌，幸好两侧石崖紧逼束拢，手撑着两侧上登。一口气上登了八十级，正当纯阳亭之南，峡谷这才变为曲折的石梯，又走三十多级才到达空亭子中。我准备在此亭中眺望明月，以便扩展未能舒展的景观，于是擦拭桌子写日记。命令顾奴汲水到太极崖下山箐东边去烧火做饭，两个道士止住了他，拿饭来给我吃。仍坐在空亭中，忽然狂飚突起浓云密布，到天黑时月光便全被遮住了。邵道人认为空亭中风急，邀

请我睡到他的床上。

【原文】

十七日　余起，见日丽山幽，拟暂停憩其间，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顾奴入州寓取贵州所买蓝纱，将鬻以供杖头①。而此地离州仅八里，顾奴去不返。抵下午，馁甚，胡道饭余。既而顾奴至，纱仍不携来也。

十八日　录记于虚亭。先夜有虎从山下啮参戎马，参戎命军士搜山觅虎。四峰了视者，呐声相应，两箐搜觅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②。

巅塘关南越大山，西南绕古勇关北。分支东突者，为尖山；东南突者，为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为宝峰，又南为打鼓尖，又南尽于龙光台。其马鞍山正支东度者，一起为笔峰，又起为宠岽，于是南环为赤土，为乱箭哨过脊，又南为半个山，而西北环来凤而结州治。此所谓回龙顾祖也。从古勇关北分支南下者，为鬼甸西山，又南为鹅笼西山，又南抵于缅箐；正支西南下者，为古勇西关，而南接于神护焉。八关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巅塘二关，乃古关也。巅塘之外，为茶山长官司，旧属中国，今属阿瓦。巅塘东北、阿幸厂北为姊妹山，出斑竹，其外即野人。宝峰山东向屏立其前，下分为二箐，中垂石崖高穹，两旁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环冈一支，前绕如堵墙，石崖中裂，凿级悬其间，名猢狲梯。梯南玉皇阁倚其下，梯北纯阳阁踞其上，旧有额

名为“太极悬崖”，而吴参戎又大书镌其上，曰“奠高山大川”[3]。纯阳阁之上，则开轩三楹，左右当悬箐之中，而下临绝壑。向东北，近则环冈前伏，平川绕其下，远则东山之外，高黎贡北尖峰特出众山之顶，正对其中，此峰土人又名为小雪山，遥峰横亘天半，而其上特耸一尖如拱圭，盖在分水关之北二十里。关间无路能上，亦不能见，至此乃东见之。马鞍山宝藏之徒径空，昔在戎行时[4]，曾从赤土铺北度龙川至其下，为高筒槽，有居人段姓者，导之登其顶。其高盖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后为三清殿，则邵道所栖也。三清殿去西顶不遥，余前从之下。盖是山之最高者，为三清殿，东北向；当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为玉皇阁，东向；居北箐之北，倚环冈腋间者，为宝峰寺，南向。玉皇阁当石壁下，两箐夹之，得地脉之正；而纯阳阁孤悬崖间，从莲花尖上现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盖腾阳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独裹石崖于中，如颖跃于囊[5]，且两箐中怪树奇株，郁葱蒙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猫竹，中者如吾地之筋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无所不有，又非迤东西所有也。

【注释】

①鬻(yù 育)：卖。　杖头：买酒的钱。此处泛指路费。

②先夜有虎句：腾冲一带向来多虎，现仍特产虎骨酒，远销各地。

③旧有额句：叶迂甲按：“‘旧有额’至‘大川’廿五字，宜从杨本节去，已见十六日。”其实，四库本所收的杨名时本“竟不得虎”后整段皆删，题额之事仅见于十六日记。

④戎行(róng háng):军队。

⑤颖(yǐng 影):出类拔萃的东西。

【译文】

十七日　我起床后，见日丽山幽，打算暂时停歇在山中，用口袋中存留的米作成稀粥，命令顾奴进州城的寓所去取在贵州买的蓝纱，将它卖了以供作路费。此地离州城仅有八里，顾奴一去不返。到下午，饿极了，胡道士给我吃了饭。随即顾奴来到，蓝纱仍不见带来。

十八日　在空亭子中记日记。头天夜里有老虎在山下咬了参将的马，参将命令军士搜山找虎。四面山峰全无看得见的人，但呐喊声相应，两边山箐中搜寻的人，上下不一，始终找不到虎。

巅塘关南面经过的大山，往西南绕到古勇关北边。分出支脉向东突起的，是尖山；在东南突起的，是马鞍山；又分支往南下延的，是宝峰，又向南是打鼓尖，又往南在龙光台到了头。那马鞍山的正脉往东延伸的，第一处耸起的成为笔峰，又耸起成为宠岙山，于是往南环绕成赤土山，成为乱箭哨延过的山脊，又向南成为半个山，往西北环绕成来凤山后盘结为州城。这就是所谓的回龙顾祖了。从古勇关北面分支南下的，成为鬼甸的西山，又向南成为鹅笼的西山，又往南抵达缅箐；正脉向西南下延的，成为古勇西关，而后往南连接到神护关。八关之外，它们的北边又有此古勇、巅塘二关，是古关。〔巅塘关之外是茶山长官司，旧时属于中国，今天属阿瓦。巅塘关的东北、阿幸厂的北边是姊妹山，出产斑竹，那以外就是野人。〕宝峰山面向东方屏风样立在它的前方，下边分为两个山箐，中间垂直立着高大穹隆的石崖，两旁倒插进箐底。北面的山箐之上，环立着一支山冈，向前环绕如同一堵墙，石崖中央裂开，凿有石阶悬在其间，名叫猢狲梯。石梯南边玉皇阁紧靠在它下方，石梯北面纯

阳阁盘踞在它上方，旧时有匾额题名叫“太极悬崖”，而吴参将又写大字刻在它上面，叫“奠高山大川”。纯阳阁之上，则有开阔的轩廊三间，正当左右高悬的山箐之中，而下方面临绝壑。面向东北，近处是环绕的山冈低伏在前方，平川围绕在山下，远处则见东山之外，高黎贡山的北尖峰独自高出群山之顶，正对着它的中央，〔此峰当地人又称为小雪山，远峰横亘在天半，而山上独自耸出一座尖峰如像拱形的玉圭，大概在分水关之北二十里。关间无路能上去，也不能看见，到此地才向东方见到它。马鞍山宝藏的徒弟径空，从前在军队中时，曾从赤土铺往北渡过龙川江走到山下，是高简槽，有个姓段的居民，领他登上山顶。山高大约有四十里。〕眼界十分开阔。它后边是三清殿，是邵道士居住的地方。三清殿距西边的山顶不远，我先前从那里下来。大体上此山最高之处，是三清殿，面向东北；正当石壁下而居全山正中的，是玉皇阁，向东；居于北边山箐的北面，紧靠环形山冈侧旁之间的，是宝峰寺，向南。玉皇阁正当石壁之下，两面山箐夹住它，得地脉的正位；而纯阳阁孤悬在山崖间，从莲花尖上现出神奇，这是偏正相生的妙处。腾越北面土山很多，而此山又是以土山独自围裹着石崖在中央，如锥尖刺出囊中，而且两条山箐中怪树奇株，郁郁葱葱，蒙蒙密密。竹子大的，如我们地方的猫竹，中等的如我们地方的筋竹，小的如我们地方的淡竹，无所不有，又不是迤东迤西所能有的了。

【原文】

二十一日　饭后别邵道，下纯阳阁，东经太极崖。其处若横北箐而上，半里而达宝峰寺；余以南箐悬峭，昨所未经，乃从大路循玉皇阁下悬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

之下峡，从环冈大道复半里，北上宝峰寺。问道于尼。尼引出殿左峰头，指山下核桃园，直北为尖山道，西北登岭为打鹰山道。闻打鹰山有北直僧新开其地[①]，颇异，乃先趋打鹰。于是东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余，有数家倚西山麓，是为核桃园[②]。其西北有坳颇低，乃宝峰之从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东注。逾之，直北一里余，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而西，是名长坡。又西半里，乃转而北，挟西峰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即酒店岭之东度为笔峰、宠炭者，南下，即野猪坡之南出为鹅笼、缅箐者，盖俱从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岭坳间路交"十"字，乃西北横陟之。当从西北蹑坡，误从西行岭之南。二里，遇樵者，知为鬼甸道，打鹰开寺处已在直北双峰下。然此时已不见双峰，亦不见路影，乃蹑棘披砾，直上者三里，雾气袭峰，或合或开。又上二里，乃得乱坪，小峰环合之，中多回壑，竹丛杂布。见有撑架数柱于北峰下者，从壑中趋之，仍无路。柱左有逢一龛，僧宝藏见余，迎入其中，始知即开山之人也。因与余遍观形势。饭后雾稍开，余欲行，宝藏固留止一宵。余乃从其后山中垂处上。

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后复下，大山自后回环之，上起两峰而中坳，遥望之状如马鞍，故又名马鞍山。据土人言，其上多鹰，旧志名为集鹰山，而土音又讹为打鹰云[③]。其山脉北自冠子坪南耸，从顶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东北，二峰之支，如抱臂前环。西南下者，当壑右而伏，过

中复起小阜而为中案，南坠而下，复起一峰为前案。东北下者，当壑左而伏，结为东洼之钥。两峰坳处正其环窝处，前蹲一峰当窝中，其脉复自东北峰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盘中。其前复起两小阜，如二乳之列于胸。其脉即自中蹲之峰，从左度右，又从右前度，而复起一阜于中，与双乳又成鼎足，前列为中峰近案，即南与中案并峙。稍度而东，又起一阜，即北与东洼之钥对夹。故两乳之前，左右俱有洼中坳，中峰之后，左右亦有峡中扃，其脉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隐然可寻。其两峰之高者，左右皆环而止，唯中之伏而起者，一线前度，其东为笔峰、宠岚，南为宝峰、龙光者，皆是脉也。土人言，三十年前[4]，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无隙，中有龙潭四，深莫能测，足声至则涌波而起，人莫敢近；后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毙羊五六百及牧者数人，连日夜火，大树深篁，燎无孑遗[5]，而潭亦成陆，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从山根分逗云。山顶之石，色赭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宝藏架庐在中峰之下，前临两乳，日后有扩而大者，后可累峰而上，前可跨乳为钟鼓之楼云。今诸洼虽中坳，而不受滴水，东洼之上，依石为窞，有潴水一方，岂龙去而沧桑倏易，独留此一勺以为开山之供者耶！宝藏本北直人，自鸡足宝台来，见尖山虽中悬而无重裹，与其徒径空觅山至此，遂龛坐篷处者二年。今州人皆为感动，争负木运竹，先为结此一楹，而尚未大就云。径空，四

川人，向从戎为选锋[⑥]，复重庆，援辽援黔，所向有功，后为腾越参府旗牌[⑦]，薙发于甘露寺，从师觅山。师独坐空山，径空募化山下，为然一指[⑧]，开创此山，俱异人也。是晚宿龛中。有一行脚僧亦留为僧薙地者[⑨]，乃余乡张泾桥人[⑩]，萧姓，号无念，名道明。见之如见故人也。

【注释】

①北直：明代首都称京师，在顺天府，即今北京市。京师附近地区不设布政使司，各府州直隶于京师，这一地区即称为京师或直隶。为与南京相区别，则称北直隶，省称北直。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及河南、山东的小部。

②核桃园：今名同。据李根源《雪生还乡吟·汉五铢钱诗注》，1938年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荒冢中发现汉五铢钱千枚，证明腾冲属汉益州永昌郡无疑。

③打鹰山：今名同，又作打莺山，在腾冲往北至固东的公路西侧。腾冲县城周围有四十多座火山，呈南北方向线状排列。有些山峰的外貌，至今还保持着截顶状圆锥形的火山形体，山顶有圆形洼地，山周围遍布黑灰色含有大量气孔的浮石，当地人称蜂窝石。腾冲火山群中，以打鹰山最典型，是我国少有的几处活火山之一。该山海拔2614米，相对高度645米，山体底面直径十二公里，顶部火山口直径三百米，深度超过一百米。火山口上覆盖着近二十厘米的尘土和火山灰混合物，以下则是暗红色的浮石和火山弹。火山口内还有三个间隔不一的火山口湖，冬季干枯，雨季积水。《游记》记载了难得的火山爆发的真实情景及火山爆发前后的变化，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④三十年前：按其记载推算，应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⑤孑(jié 洁)遗：剩余。

⑥从戎：参军。　选锋：经选择精锐之士作为冲突敌阵的先锋部队。

⑦旗牌：即王命旗牌，为上面写有令字的蓝旗和圆牌，由封建政府颁给地方官，用以代表王命。掌王命旗牌的官称为旗牌官，简称旗牌。

⑧为然一指："然"同"燃"。《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禁僧俗舍身炼指注：

“炼指者，束香于指而燃之”。

⑨行脚僧：僧人随处参访，行踪无定，如行云流水，称为云水僧，亦称行脚僧。

⑩张泾桥：今名同，在江苏江阴市东南。

【译文】

二十一日　饭后告别邵道士，走下纯阳阁，往东经过太极崖。此处如果横过北边的山箐上走，半里就能到达宝峰寺；我因为南边的山箐高悬陡峭，昨天未经过，就从大路沿玉皇阁走下悬崖。曲折下走半里，又越过北边山箐下的峡谷，从环形山冈上的大道再走半里，向北登上宝峰寺。向尼姑问路。尼姑指引走出殿左的峰头，指示山下的核桃园，正北是去尖山的路，往西北登岭是去打鹰山的路。听说打鹰山有北直隶的僧人新近在那地方开山，相当奇异，于是先赶去打鹰山。从这里往东北下坡，一里，抵达山坡北边。又向北走一里多，有数家人背靠西山山麓，这是核桃园。村西北有山坳很低，是宝峰的山脊从北面延伸之处，有大道往西通向那里，有小溪向东流注。越过小溪，一直往北一里多，就向西北登坡。四里，越过坡上的山脊往西，这里名叫长坡。又向西半里，就转向北，傍着西峰而沿着它的北面走，仍向西行走在山脊上。此脊往北下去，就是酒店岭的东面延伸为笔峰、宠炊山之处，南面下走，就是野猪坡的南边出去称为鹅笼、缅箐的地方，大概都是从分支的山脊上走。往西五里，岭坳间道路交叉成“十”字，于是向西北横向越过路口。应当从西北方登坡，却误从西方行走在岭南。二里，遇上一个樵夫，了解到这是去鬼甸的路，打鹰山新建寺庙之处已在正北的双峰之下。但是此时已看不见双双耸起的山峰，也看不见路的踪迹，只得踩着砾石分开荆棘，一直上登了三里路，雾气侵袭着山峰，时开时合。又上走二里，就遇上一块杂乱的平地，小山峰环绕着它，中间有许多回绕的壑谷，竹丛杂布。见在北峰之下有数根梁柱撑住屋架的地

方，从壑谷中向它赶过去，仍然无路。柱子左边有一个竹篷搭成的佛龛，僧人宝藏见到我，迎入龛中，才知道这就是开山的人了。于是与我遍观地形。饭后雾气稍散开，我想要上路，宝藏坚决留我住一宵。我就从这里的后山中央下垂之处上登。

此山是中央凸起的水泡样山，山后又低下去，大山在后面环绕着它，上部突起两座山峰可中间是山坳，远望的形状如同马鞍，所以又叫马鞍山。据当地人说，山上鹰很多，旧志书名为集鹰山，但土音又错读为打鹰。它的山脉起自北面的冠子坪往南耸起，从顶上分为两岔，一座屹立在西南，一座屹立在东北，两座山峰的支脉，如手臂合抱样向前环绕。住西南下延的，正当壑谷右方低伏着，延过中央重又突起为小土阜成为中央的案山，往南下坠，再突起一座山峰成为前边的案山。往东北下延的，正当壑谷左方低伏着，扭结为东面洼地的门户。两峰间的山坳处正当那环状的山窝处，前方蹲着一座山峰正当山窝之中，山脉又自东北的山峰下降往中央延伸，宛如一颗明珠托在盘中。它前边又突起两座小土阜，如两个乳房排列在胸部。它的脉理就是起自蹲在中央的山峰，从左延向右，又从右边往前延伸，而后又在中央突起一座土阜，与双乳峰又形成鼎足之势，排列在前方成为中峰近处的案山，就在南面与中央的案山并峙。稍往东延伸，又突起一座土阜，就在北面与东面洼地的门户相对夹立。所以双乳峰之前，左右都有中间下洼的山坳，中峰之后，左右也有峡谷锁闭着中峰，它的脉理好似非常平缓，但一起一伏的，隐约可以探寻。那两座高的山峰，左右都成环状便到了头，唯有中间低伏隆起的山峰，有一线往前延伸，它东面称为笔峰、龙炭山的，南面称为宝峰、龙光台的，都是此山的山脉。本地人讲起，三十年前，山上都是大树巨竹，密蔽得没有空隙，中央有四个龙潭，深不可测，有脚步声传到波浪就腾涌而起，人不敢走近；后来有牧羊的，一声惊雷便震死了五六百只羊及几个牧羊人，连日连夜大火，大树深竹，被烧得了无孑遗，而龙潭也变成了陆地，今天山下有出水的洞

穴，全是从山脚分引流出的。山顶的岩石，色赭红而质地轻浮，形状如蜂房，是漂浮的泡沫凝结成的，即使大到合抱，用两个手指就可提起来，不过石质仍很坚硬，真是劫后余下的灰烬。宝藏在中峰之下建了房屋，前方面临双乳峰，日后有人扩大寺庙，后面可依山峰叠累而上，前边可横跨乳峰建为钟鼓楼。如今各洼地虽然中间下凹，但不容纳一滴水，东面洼地之上，紧靠岩石形成深坑，有积水一池，难道是神龙离去后沧海桑田倏忽间变换，仅留下此一勺水供开山者饮用吗！宝藏本来是北直隶人，从鸡足山、宝台山来，见尖山虽然中央高悬但无重重裹护之山，与他徒弟径空找山来到此处，便在竹篷中置佛龛坐禅二年。如今州里人全被感动，争相扛树运竹，先为他建起这一间，但尚未全部建成。径空，是四川人，以前从军担任选锋，收复重庆，救援辽东，救援贵州，所向之处建有功勋，后来担任腾越参将府的旗牌官，在甘露寺剃发出家，跟随师傅找山。师傅独自坐在空寂的山中，径空到山下去募化，用一个手指捆上香烧，开创了此山，都是不同寻常的人。这天晚上住在佛龛中。有一个云游僧人也留下为和尚铲地，是我家乡张泾桥的人，〔姓萧，法号无念，法名叫道明。〕见到他如同见到了老朋友。

【原文】

二十二日　晨起，宿雾净尽。宝藏先以点饷余，与余周历峰前。凭临而南为南甸，其外有横山前列，则龙川后之界也；近嵌麓西为鬼甸[1]，其外有重峰西拥，则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东度，为笔峰，其外有高岭东穹，则高黎贡后耸之脉也；惟北向则本山后屏焉。然昨已登岭北眺，知东北之豁处，为龙川所合；西北之丛处，为尖山所悬；而直北明光六厂之外，皆野人之栖矣。久之，乃饭而别。

宝藏命其徒径空前导，从东北行，皆未开之径也。始逾东环之臂，即东北下，虽无径而颇坦。三里余，有路循岭北西去，往鬼甸道，盖是山前后皆向鬼甸道也。于是交之，仍东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东南来，西北逾岭去，此即州中趋冠子坪道。盖冠子坪从北南度，穹起打鹰之顶，自北望之，不见双峰如鞍，只觉层起如冠。逾脊西下，是为坪村所托，有龙潭西涌，乃鬼甸上流，经鹅笼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东北下，行莽棘中。一里余，北向下，傍西小峡渐有微径，径右峡中亦有丛竹深藤。东转，再逾一峡，一里，乃北行环冈上。冈之西，大山始有峡中盘；冈之东，始随坡东下。共二里，抵坡麓，则响水沟之峡在其东矣。有溪自西峡出，北涉之，随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开，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余，稍下，又有小水从西坞出，是为王家坝。以此水为界，南俱沐府庄。又北半里，遂与南来大路合。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下，至是中坞始开。其坞南从酒店脊来，北至此东西乃辟，溪沿东麓北下，村倚西山东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许，有岐东北往界头。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峡，半里，西转，其南谷为湾腰树，盖王家坝之后山也；其北坞为左所屯，乃巃嵸北又起一峰，其余支西北而环者。坞中始有田畴下辟，响水沟之流亦西北贯之，而路从南山西向行。一里余，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余，有结茅卖浆在南山下，于是巨松错立，高影深阴，午日俱碧。又西二里为马站，其北坡下颇有隔林之庐，而当路左者止

一家，州来者皆饭焉；其西始田塍环坡。从田中西北行一里余，抵北山下。稍西复北，一里，逾其坳，有墟场，为马站街房。其北山坡杂沓，石齿高下，东冈与西山，遂夹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横于前，乃西随之，半里，北透其坳，其北则山开而下盘环壑，溪从西山透峡南来，绕壑北去，固知透坳之山，乃自南而西转，坳西一峰，即西尽于溪者也。盘壑而西北一里余，遂循溪东岸行，其西冈松桧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饭于溪旁。又北半里为邱坡[②]，有两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则群山中迸为峡，有岐西入之，为古勇道；其东则谷口横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于是北行田塍间，二里，屡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余，为顺江村，古之顺江州治也[③]。西山至是中断复起，其特耸颇厉，是为三清山。村多环石为垣，连竹成阴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峡来，东向而注，是为顺江，有木梁跨其上。顺江村之东，山坞东辟。过桥，复北上坡，行竹径中。半里，北下，过乾海子。一里余，北上坡，有虚茅在坡北[④]，是为顺江街子。复西北行坡坂间。其坂西倚三清山，东临夹壑，壑之东，则江东山南下而横止焉。从此三清西亘，江东东屏，又成南北之坞。行坂间三里，北向稍下，忽闻水声，则路东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东转去，想顺江之分流而至者。盖江东山之西，已有两江自北而来，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东，路遂北盘东垂之坡，二里，是为鸡茨坪[⑤]。逾坪北下一里余，复得平畴，有卖浆者当路右。于是东北行田塍间，一里余，有江自西北

注东南，长木桥横跨之，是为西江；其东又有一江自东北注东南，沿东山与西江并南行坞中，是为东江⑥。既度西江桥，遂北行江夹中，一里而至固栋⑦，宿于新街。

固栋一名谷栋，聚落当大坞中，东、西二江夹之。其北则雅乌山南垂，横亘两山间，至此而止；其南则两江交合于三里外，合流东南去，至曲石入龙川江；东则江东山北自石洞东，南向而下；西则三清山北又起一峰，南与三清雁行而峙，其中有峡如门，而小甸之路从之⑧。是峰即云峰尖山东下北转之脉，云峰正在其西，为彼所掩，故固栋止西见此山而不见云峰也。其地直东与瓦甸对，直西与云峰对，直北与热水塘对，直南与马站对。有新旧二街，南为新，北为旧。

【注释】

①鬼甸：今作奎甸，又称民振，在腾冲西北境。

②响水沟：今名同。 王家坝：今名同。 湾腰树：今称弯腰树坡。 马站：今名同，又称保家。 邱坡：今作秋坡，分上下村。以上居民点从南往北排列在今腾冲往北到固东的公路边。

③顺江州：《明一统志》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载："至元中改腾越州及置腾越县。寻复腾冲府，仍置腾越县。后以顺江州及腾越、越赕、古勇三县省人。"乾隆《腾越州志》卷三古迹对置废年代有追叙：顺江废州，"元至元十一年(1274)置，寻废。至正七年(1347)酋长某求内附，立宣抚司，寻又废。"则元代前期曾设过顺江州，但元代各志缺载。今仍称顺江，又称顺利、和平，在腾冲北境，固东以南。顺江街子颇大，分上顺江、中顺江、下顺江。

④虚：同"墟"。虚茅：赶街的草棚。

⑤鸡茨坪：今又误作基刺平，在顺江稍北。

⑥东江：今称磨龙河，又称明光河，西江今称西沙河，又称固东河，在固东稍南汇合。

⑦固栋：今作固东，在腾冲县北境。

⑧小甸：今名同，在腾冲县北境，固东稍西。其西的山今仍称云峰，又称小尖山。

【译文】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夜雾散尽。宝藏先拿出点心款待我，与我遍游峰前。登高凭眺，南面是南甸，那以外有横亘的山排列在前方，是龙川江后的地界；近处嵌在山麓西边的是鬼甸，那以外有重重山峰拥立在西方，是古勇关前面往南下延的支脉；下方低伏往东延伸的，是笔峰，那以外有高大的山岭隆起在东方，是高黎贡山后面耸起的山脉；唯有北面是本山在后面成为屏障。不过昨天已登上岭往北眺望，知道东北开阔之处，是龙川江会合之处；西北山峰成丛之处，是尖山高悬之处；而正北明光六厂之外，都是野人居住的地区了。很久后，才吃了饭告别。

宝藏命令他徒弟径空在前领路，从东北方走，都是未开辟的小径。开始时越过向东环抱的手臂，立即向东北下山，虽然无路但很平坦。三里多，有路沿岭北往西去，是通往鬼甸的路，原来此山前后都有通向鬼甸的路。于是与道路相交，仍向东下走，十分陡峻。一里，又有路自东南延来，向西北越岭而去，这就是州里通往冠子坪的路。原来冠子坪从北往南延伸，隆起打鹰山的山顶，从北边望它，不见双峰如像马鞍，只觉得层层耸起如像帽子。越过山脊往西下去，那是坪村依托之处，有龙潭向西涌流，是鬼甸的上游，流经鹅笼往南下流。我穿过此路，仍往东北下走，前行在丛莽荆棘中。一里多，向北下走，依傍着西面的小峡谷渐渐有小径，小径右边的峡中也有丛竹深藤。向东转，再越过一条峡谷，一里，就向北前行在环形的山冈上。山冈的西面，大山开始有峡谷盘绕在山中；山冈的东面，

开始顺山坡往东下行。共二里，到达坡脚，就见响水沟的峡谷在它东边了。有溪水自西边峡中流出，向北涉过溪水，顺西山往北行。西山到这里稍微开阔了些，有路往西通入西山。与这条路相交往北走，一里多，略下走，又有小河从西面山坞中流出，这是王家坝。〔以此河为界，南面全是沐府的庄田。〕又向北半里，便与南来的大路会合。又往北一里，有村庄在西山下，到此地中间的山坞这才开阔起来。这个山坞从南面酒店所在的山脊伸展而来，往北到此地后东西两面才开阔起来，溪水沿东麓往北下流，村庄背靠西山面向东方，而道路经过其中。又往北走一里左右，有岔道向东北通往界头。我沿西山往西北下走，渡过一条小峡谷，半里，转向西，此地南面的山谷是湾腰树，大概是王家坝的后山了；它北面的山坞是左所屯，是龙炊山北面又耸起的一座山峰，它的余支往西北环绕。山坞中下边开始有开垦的田地，响水沟的水流也从西北流贯过山坞，而路从南山向西行。一里多，有小河向北流淌。又向西走一里多，有人在南山下盖了茅屋卖酒，在这里巨松杂错林立，高大的树影，深浓的树荫，中午的阳光都成了绿色的。又往西行二里是马站，它北边山坡下隔着树林有许多房屋，可在路左边只有一家人，州里来的人都在此吃饭，它西面开始有田地环绕着山坡。从田中往西北行一里多，抵达北山下。稍向西再向北走，一里，越过山坳，有处圩场，是马站的街房。它北面山坡杂沓，齿状的岩石高低不一，东冈与西山，就夹住往北流注的溪水。共三里，有山横在前方，就往西顺着它走，半里，向北穿过山坳，山坳北边就见山势开阔而下方盘绕成环状的壑谷，溪水从西山穿过峡谷往南流来，绕过壑谷往北流去，因此知道山坳穿透的山，是自南往西转，山坳西面的一座山峰，就是往西在溪边到头的山了。绕着壑谷往西北走一里多，就沿溪流东岸行，溪西的山冈上松柏稠密，有大寺庙的废基在上面。于是在溪边吃饭。又向北走半里是邱坡，有两三家靠在西山下。村西就见群山从中央迸裂成峡，有岔路向西入峡，是去古勇关的路；村东是山谷口横向

拓开，南北的流水都经由这里流出去。从这里往北行走在田野间，二里，多次越过田间分流的溪水。又往北一里多，是顺江村，是古代顺江州的州治。西山到此处中间断开重又耸起，那独耸的山势相当高险，这是三清山。村中多半是用石块环垒成墙的房屋，竹丛连片成荫。又往北半里，有河水自西面峡中流来，向东流注，这是顺江，有木桥横跨在江上。顺江村之东，山坞向东扩开。过桥后，又向北上坡，行走在竹林小径中。半里，往北下行，经过乾海子。一里多，向北上坡，有茅屋集市在坡北，这是顺江街子。再往西北前行在山坡间。此处山坡西边紧靠三清山，东边面临相夹的壑谷，壑谷的东面，就是江东山往南下延后横着止住的地方。从此起三清山向西延亘，江东山成为东面的屏障，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坞。在山坡间行三里，向北稍下走，忽然听见水声，就见路东有溪水反而自南流向北，到此就向东转去，猜想是顺江分出的支流流到此处的。原来江东山的西面，已有两条江自北方流来，此条溪流为何反而往北流呢？溪流向东流后，路于是绕过东垂的山坡，二里，这是鸡茨坪。越过鸡茨坪往北下行一里多，又遇上平旷的田野，在路右边有卖酒的人。于是往东北行走在田野间，一里多，有江水自西北注往东南，有座长木桥横跨江上，这是西江；它东面又有一条江自东北注向东南，沿东山与西江并排往南奔流在坞中，那是东江。越过西江桥后，就往北前行在两江相夹之中，一里后走到固栋，住宿在新街。

固栋又叫谷栋，聚居的村落正当大山坞中央，东、西二江夹住它。它北边就是雅乌山的南垂，横亘在两山之间，到此地便止住了；它南边两江在三里之外相交合流，合流后往东南流去，到曲石流入龙川江；东面是江东山在北方自石洞东边，向南下延；西面是三清山北边又耸起的一座山峰，与南边的三清山如雁阵一样对峙，两山中有如门一样的峡谷，去小甸的路就从那里走。此峰就是云峰尖山往东下延向北转的山脉，云峰正在它的西边，被它遮拦住了，所以固栋向西只见此山却看不见

云峰。此地正东与瓦甸遥对，正西与云峰相对，正北与热水塘相对，正南与马站相对。有新旧两个街子，南面的是新街，北边的是旧街。

【原文】

二十三日　命主人取园笋为晨供，味与吾乡同。八九月间有香笋，薰干瓶贮，味有香气。北一里，过旧街。买飞松一梆于刘姓者家。“飞松”者，一名狐实，亦作梧实，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壳薄易剥；生密树中，一见辄伐树乃可得，迟则树即存而子俱飞去成空株矣，故曰“飞松”，惟巅塘关外野人境有之①。野人时以茶、蜡、黑鱼、飞松四种入关易盐、布。其人无衣与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阴，上体以被一方帏而裹之，不复知有衿袖之属也。此野人即茶山之彝②，昔亦内属，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谓之“红毛”，则不然也。

又北二里余，横冈后亘，望之若东西交属于两界崇山，不复知其内有两江之嵌于两旁也。此冈即雅乌山南垂尽处，东、西二江皆从其两腋南出，疑即挨河，而土人讹为“雅乌”耳。陟冈而北，又二里，冈左渐突而成峰，冈右渐嵌而为坑，路渐逾坑傍峰而上，于是坑两旁皆峰，复渐成峡。循峡西峰行二里，陟其北坳，遂挟西峰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树一株，颇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则西江自西壑盘曲东来，破峡而东南去，于是出固栋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见盘壑西开，江盘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

又西下一里，随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村庐倚冈头，是为乌索。其江反北向折而来，路乃南下冈就之，半里，则长木桥横架江上，反自西而东度之。桥东复有竹有庐，从其侧转而西南，则固栋西山与尖峰后大山围环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村连竹甚盛。半里，从其村南西转，复行冈坂者二里，冈头巨松错落，居庐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余，连过两村，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间，就而涤体。时日色亭午[3]，解衣浣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径上。一里，转而西，始与东来路合。时雷雨大至，行草径间，一里，稍西下，涉一峡底，于是巨木参霄，纬藤蒙坞，遂极幽峭之势。盘峡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峡底。二峡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来之溪，合而东行北出者也。涉峡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东，北向上，曲折跻树荫中，高崖滴翠，深木筛金，始知雨霁日来，阴晴弄影，不碍凌空之屐也。上三里，遂陟冈脊。脊两崖皆坠深涵碧，闻水声潺潺在其底，而不辨其底也。脊狭不及七尺，而当其中复有铺木以度者，盖脊两旁皆削，中复有窞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复稍下，又涉一南坠之峡，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余而饭。稍夷，转西南盘而北，半里，复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峰崖而转其腰，始望见尖峰在隔箐陇树间，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峰也。北半里，抵其峰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上皆悬

崖削磴。回顾前所盘脊东峰，亦一峰复耸，山头尖削，亦堪与尖山伯仲[4]，但尖山纯石中悬，而彼乃土峰前出耳。两峰之北，复与西大山夹成深壑，支条盘突，箐树蒙蔽，如翠涛沉雾，深深向下，而莫穷端倪，惟闻猿声千百，唱和其间，而人莫至也。峰头就竖石凿级为梯，似太华之苍龙脊。两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阔仅尺许，若龙之垂尾以度，而级随之，仰望但见层累不尽，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转，一里而至其顶。顶东西长五丈，南北阔半之，中盖玉皇阁，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三教圣人，顶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东临前峰之尖。南北夹阁为侧楼，半悬空中，北祠真武，下临北峡，而两头悬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临南峡，而中广为斋堂[5]。皆川僧法界所营构，盖其上向虽有道，而未开辟，莫可栖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复欲辟山麓为下殿，故往州未返。余爱其幽峻，遂止东侧楼。守寺二僧，一下山负米，一供樵炊而已。

二十四日　晨起，天色上霁，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则平白氤氲，如铺絮，又如滃波，无分远近，皆若浮翠无根，嵌银连叠，不知其下复有坡渊村塍之异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6]，稍远辄为岚掩翠映，无能拈出，独此时层层衬白，一片内，一片外，搜根剔奥，虽掩其下而愈疏其上。乃呼山僧与之指质远近诸山，一一表出，因与悬南崖而下。有崖前临绝壑，后倚峭壁，中刓横罅，下平上覆，恰如匡床，虽小而可憩可卧，是名仙床。俯层峭之下，

巉覆累累，无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须从梯级下至第二层，转崖下坠，乃可得之，遂导而行。其洞乃大石叠缀所成，乱崖颠磴，欲坠未坠，迸处为罅，覆处为洞，穿处为门，门不一窍，洞不一层，中欠宽平，外支幽险，若叠级架板，亦可幽栖处也。洞门东向腋中者为大，入而南穿，一峡排空而下，南出峡门。其门南临绝壑，上夹重崖，有二木球倒悬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悬空下丈余，即结为瘿[7]，如瓠匏之缀于蔓者[8]。瘿之端，缀旁芽细枝，上迎雨露，茸茁夭矫，花叶不一状，亦有结细子员缀枝间者，即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胆而已。一丝下垂，结体空中，驭风吸露，形似胆悬，命随空寄，其取意亦不诬也。余心识其异，欲取之，而高悬数丈，前即崩崖直坠，计无可得。但其前有高树自崖隙上耸，若得梯横度树间，缘柯而上，以长竹为殳[9]，可钩藤而截取之。余乃识而行，复随导僧由梯级北下悬空之台。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盘空，矫若龙首，条冈回壑，纡郁其下，与仙洞各缀梯级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见奇；台跨北壑，以凭临为胜！此峰前两概也。由峰后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开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栋西向入峡，经此而趋古勇之道[10]。其坡有热水塘，亦法界新开者，由此东可出固栋，西可穷古勇，而余时有北探滇滩、阿幸之兴，遂不及兼收云。

是午返寺，同顾仆取斧缚竿负梯而往，得以前法升木

取瘿。而崖高峡坠，木杪难于著力，久而后得之。一瘿圆若葫芦倒垂，上大下小，中环的颈[11]；一瘿环若巨玦，两端圆凑而中空：皆藤悬于上而枝发于下。如玦者轻而松，如葫芦者坚而重，余不能兼收，后行时置轻负坚者而走。

【注释】

①野人：明时对景颇族的带有民族歧视的称呼。

②此野人句：《明史·地理志》永昌军民府："茶山长官司，永乐五年(1407)析孟养地置，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1522)属府。东有高黎贡山。"茶山长官司在高黎贡山以西、尖高山以北的糯千卡河两岸，即通常所称的小江流域。

③亭午：又作"停午"，即正午。

④尖山：即云峰山，在腾冲县城北50公里，海拔2445米，山顶有云峰寺。沿三折云梯而上，有玉皇阁、老君殿、观音殿、吕祖殿等，如琼阁玉宇，隐现云中。

⑤厂：通"敞"。

⑥甸：云南也称坝子为甸，即山间盆地。腾冲称甸的大小坝子更为普遍。

⑦瘿(yǐng 影)：动、植物体上出现的囊状赘生物。

⑧瓠匏(hù páo 户袍)：即瓠瓜，俗称葫芦。

⑨殳(shū 书)：用长竹制的撞击用的兵器。

⑩古勇：元曾设古勇县，后并入腾冲府，明为古勇关。今作古永，在腾冲县西北隅。

⑪的(dì)颈：白色的颈子。

【译文】

二十三日　命令房主人取来园中的竹笋作早餐，味道与我家乡的相同。〔八九月间有香笋，薰干后用瓶子贮藏起来，笋味有香气。〕向北一里，经过旧街。在姓刘的人家中买了一竹筒飞松。"飞

松”这东西，另一个名字叫狐实，也叫梧实，正如梧桐子一样但有梧桐子的一倍大，颜色味道也像梧桐子，但外壳薄容易剥开；生长在密树之中，一看见就伐树才可得到，迟了就只有树而子却全都飞走成空树了，所以叫做“飞松”，唯有巅塘关外野人境内有这种东西。野人时常拿茶叶、黄蜡、黑鱼、飞松四种东西入关来交换食盐、布匹。那些人无衣裤，仅用一幅布束在阴部，上身用一方形布幔披着裹住身子，不再知道有衣襟袖子之类了。此野人就是茶山长官司的少数民族，从前也曾归属内地，今天已不是君王的德化所能到达的地方了；然而把他们称为“红毛”，却是不对的。

又往北行二里多，后面有山冈横亘，远望它好似与东西两面的高山互相连接，不再知道山内有两条江深嵌在两旁了。此冈就是雅乌山南垂的尽头处，东、西二江都是从它的两侧往南流出，怀疑就是挨河，不过是当地人错读为“雅乌”罢了。上冈往北行，又走二里，冈左渐渐突起变成山峰，冈右渐渐下嵌为坑谷，路渐渐越过坑谷傍着山峰上走，在这里坑谷两旁都是山峰，又渐次成为峡谷。顺峡谷的西峰行二里，登上它北面的山坳，于是傍着西峰的北面向西下行。二里，路右边有一棵大栗树，相当巨大但火烧空了树干；路左边就是西江自西面的壑谷中弯弯曲曲往东流来，冲破峡谷向东南流去，到这里已走出固栋西山的西北方了。这才见到下方盘绕的壑谷在西面敞开，江流环绕在壑底，而尖山突兀耸立在壑谷西南方了。又往西下行一里，顺江北岸往西行二里，开始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冈头，这是乌索。那江水反而折向北流来，路就往南下冈走近江流，半里，有座长木桥横架在江上，反而自西往东越过江。桥东头又有竹丛有房屋，从它侧边转向西南，就见固栋西山与尖峰后面的大山围抱在它的南面，而江流弯曲流过它的北面。又向西半里，有村庄竹林连片十分兴盛。半里，从此村南头往西转，再在山冈山坡间前行二里，冈头巨松错落，居屋背靠山冈。半里，向西下走，跋涉过一处坑谷。又向西南走一里多，一连走过两个村庄，又向西下走，涉过一

个坑谷，这才到达山麓。于是向西上山，半里，有小河流注在山坡间，走过去洗身体。此时天色是正午，脱衣洗濯了很久，这才往西南沿小径上走。一里，转向西，开始与东来的路会合。此时雷雨暴降，行走在草丛小径间，一里，略向西下走，涉过一条峡谷底部，在这里巨树参天，横爬的藤条蒙住山坞，竟然极尽幽深陡峭的气势。绕过峡嘴往西走，一里，又涉过一处峡底。两处峡谷都在深树之中，有小溪淙淙自北流向南，往下注入西来的溪中，合流后向东流往北流出去。涉到峡谷的西崖，有巨石突立在山崖右侧。路由巨石之东，向北上山，曲折上登在树荫之中，高高的山崖上翠色欲滴，深树丛中筛下黄金，这才知道已雨晴日出，阴晴弄影，不妨碍凌空上登。上爬三里，终于登上冈脊。冈脊两侧的山崖都坠入深渊沉浸在碧色之中，听见崖底下水声潺潺，但辩不出峡底。冈脊狭窄不到七尺，但在冈脊中段又铺有木头越过去，原来冈脊两旁都很陡削，中间又有深坑下陷，所以用木头来填补空处。在脊上行一里，再向北稍下走，又涉过一处往南下坠的峡谷，半里，就向西北上山，那上去的路非常陡峻。一里多后吃饭。稍微平坦些，转向西南绕向北，半里，再曲折上登，越加陡峻得厉害。一里，又稍平坦些，沿峰上的山崖转到山腰，这才望见尖峰在山箐相隔的土陇树丛之间，但却不知顺着走的也是一座尖峰。往北半里，抵达那尖峰的西侧，稍向西下走越过一处山脊，于是往西上走，上面全是悬崖和陡削的石磴。回头看前边绕过的山脊的东峰，也有一座山峰又耸起，山头尖削，也能与尖山比高低，不过尖山是纯石悬在中央，而那座尖峰是土峰往前突出罢了。两座山峰之北，又与西面的大山夹成深壑，条形的支脉盘绕前突，山箐中树丛蒙密荫蔽，如翠绿的波涛沉浮的浓雾，深深向下，而无法穷究它的边际，只听到千百声的猿啼，唱和在其间，但人无法能到。峰头就着竖立的岩石凿成石梯，似太华山的苍龙脊。两旁都是危崖，而石脊垂在中间，宽处仅一尺左右，好似龙尾下垂前伸，石阶顺着山脊走，仰面望去只见层层叠叠延绵不尽，而且也不能看到

它的边际。梯子共转了三个弯，一里后来到山顶。山顶东西长五丈，南北宽处有一半，中间建盖了玉皇阁，前边三开间中供奉着白衣观音，后面三开间供奉着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山顶平坦之处如此便完了，它们的朝向都是向东面临前方山峰的峰尖。南北相夹的楼阁是侧楼，悬在半空中，北楼祭祀真武大帝，下临北面的峡谷，在两头悬架了卧床招待客人；南楼祭祀山神，下临南边的峡谷，在中间敞开作为斋堂。都是四川僧人法界所营建的，原来山上从前虽然有路，但未开辟，无处可栖身。法界建成了它，不到五年，今天又打算开辟山麓作为下殿，所以前往州城未返回来。我爱这里幽静险峻，便停留在东侧楼。守寺的两个僧人，一个下山去背米，一个供烧柴煮饭而已。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天色晴开，四周群山都露出翠微的山色，但山下的甸子中，只见平铺着白色氤氲的云气，如铺开的棉絮，又如翻涌的波浪，不分远近，全似无根漂浮的翠玉，如连片重叠镶嵌的白银，不知它下面还有山坡深渊村庄田野的异境了。至于山外之山，甸子外的甸子，稍远处就被山雾遮蔽翠色映衬，不能分辨出来，独有此时衬托着层层白云，一片在内，一片在外，搜根剔隐，虽然遮住了它的下面但它的上边愈加疏朗。于是唤来山中的僧人与他一同指点询问远近诸山，一一指示出来，于是与他悬下南面的山崖。有石崖前临绝壑，后靠峭壁，中间挖成横向的裂缝，下边平整上面下覆，恰似方正的卧床，虽小些但可以歇息可以躺卧，这名叫仙床。俯视层层峭壁之下，巉岩累累下覆，无可顺着攀登之处，僧人指点山下有个仙洞，必须从梯级上下到第二层，转过山崖下坠，才可走到那里，于是领路前去。此洞是大石块堆叠连缀而成的，乱石崖中倒斜的石磴，想要坠落又未坠落，迸裂处成为缝隙，下覆之处成为山洞，穿通之处成为洞口，洞口的石窍不止一处，洞不止一层，中间缺少宽平之处，外边支撑着幽深的险石，如果垒起石阶架起木板，也可作为隐居之处了。洞口朝向东方山侧之中的为大，进去后

往南穿行，一个峡谷排列在高空下延，往南走出峡口。峡口南边面临绝壑，上方夹着重重山崖，有两个木球倒悬在前方。仰面斜视它，它上边垂下藤枝，自石崖顶端悬下空中一丈多，马上结为瘤状的囊体，如葫芦连缀在藤蔓上。囊体的顶端，旁边连缀着嫩芽细枝，向上迎着雨露，绿茸茸的茁壮生长，极有气势，花叶形状不一致，也有结出圆圆的细子连缀在枝条间的，即便是山中的和尚也不能说出它的名称，只是叫做寄生，或者称为木胆而已。一丝下垂，结出的囊体中间是空心的，驾驭着山风，吮吸着雨露，形状似悬挂的胆囊，随意寄生在高空，取其意为名也不枉。我心知它的奇特，想摘取下来，可悬在数丈高之处，前边就是迸裂的山崖笔直下坠，估计不可得到。但是它前边有高树从山崖的缝隙中向上耸立，如果找到梯子横越到树上，沿树枝上爬，用长竹竿作殳，可钩住藤条截取到它。我于是记住此地才走开，又跟随领路的僧人由梯级往北走下悬空的石台。石台是一支石脊，下瞰北面的壑谷，三面盘绕在高空，屈曲好似龙头，条形的山冈回绕的壑谷，曲折盘结在山下，与仙洞各自点缀在梯级的两旁，似垂在左右的耳环一样。仙洞紧靠南面的山崖，以幽深陡峭见奇；石台盘踞在北面的壑谷上，以凭高临险为胜！这是峰前的两处景象。由峰后往西南越过山脊下走，幽境更多。近来法界新开修了小路，下行十里到小甸，是固栋向西入峡，经过此地通往古勇关的通道。此处山坡上有个热水塘，也是法界新开辟的，由此向东可出到固栋，往西可到达古勇关，但此时我有往北去探滇滩关、阿幸厂的兴致，便顾不及兼游了。

这天中午返回寺中，同顾仆拿来斧子绑在竹竿上扛着梯子前去，得以用前述的方法爬上树取来囊体。可山崖太高峡谷深坠，树梢难于着力，很久后才取到囊体。一个囊体圆如倒垂的葫芦，上大下小，中间环绕白色的颈；一个囊体呈环状如巨大的玉玦，两端圆圆地凑在一起而中间是空的，都是藤条悬在上方而枝芽发于下方，如玉玦样的又轻又松，似葫芦的又硬又重，我不能兼而有之，后来

走时放弃了轻的背走了坚硬的。

【原文】

二十五日　余留二诗于山，负木胆于肩，从东大道下梯级。一里余，东度过坳，遂东南循前峰之腰。又半里，东度脊项，于是俱深木夹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盘峡，复东北上。半里凌脊，乃东行脊间，左右皆夹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间铺木。脊两旁甚狭，而中复空坠，故以木填而度之[①]。又东南半里，复盘壑东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复东逾一冈。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东向稍上，遂出箐东北行。一里，至下院分岐之路，仍从向来之小路，一里余，至前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坞而得一村，入问热水塘道。仍东北三里，过乌索桥，从桥西逾冈而北，一里，与大道合。随之西北，循东山之麓行。六里，有冈自东山直对西峰而下，驱江流漱西峰之麓，而路亦因之与江遇。已复逾冈北下，北坞稍开，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气杂沓而起，即热水塘也[②]。半里，抵塘上，有池而无屋，雨霏霏扑人。乃令顾仆守行囊于塘侧，北半里上坡，观其街子，已散而无他物。望南冈有村庐在坳脊间，街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复南半里回觅之。有闽人洪姓者，向曾寓余乡，为导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顾仆入，出携餐啖之，而北探滇滩、阿幸之兴不能自已[③]。问阿幸路，须仍从此出。此中东至明光，虽止隔一山，险峻不可行也。见日色尚早而雨止，乃留热水待出时浴，

并木胆寄李翁家菜园中，遂仍西北行。

五里，北上坡，为左所，盖其分屯处也。其处居庐甚盛，行者俱劝余宿此，谓前皆僰彝家，不可栖，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顾。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过后所屯④。渐折而从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东北垂，复与江遇。回顾尖山与前峰并峙，中坳如马鞍，而左所之南，复有峰一支自西山突出，横亘其北，故路必东北从乌索桥抵热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当尖山之北，其北则西大山渐伏，中逊而西，为滇滩过脉处；东大山直亘而南，分坠西窜，下冲小山，横界于北，为松山坡，坡之北，即阿幸北进之峡。其西北，高峰浮出于横坡之上，则阿幸、滇滩之间，又中界之一峰，所谓土瓜山也。行江东岸一里，复折而东北一里，抵东山腋下。山峰丛立处，有两三家倚东坡而栖，是为松山。从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亘之坡，一里蹑坡脊。其脊正西与滇塘相对，有坞西盘，而江水自北横界脊下，脊若堵墙。溯水北上，从脊间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峰头，是为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从石西随坡下，涉江西上，乃滇滩关道⑤，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间从此出入，负茶、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诸土人交易盐布。中国亦间有出者，以多为所掠，不甚往也。其关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处，今关废而田芜，寂为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纡坦，不甚崇险，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从坞间溯江东岸北行，为度

桥捷径；一道沿东坡北上，为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东来小涧，复上东坡，北随之行。

二里，有四五家倚东山而居，即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妇俱伐木山中未归。余将西度桥，望西山下投栖；闻其地江岸西庐，乃土舍所托，皆不纳客，纳客者惟东岸王店。方踌躇间，一锄于田者，乃王之邻，谓其妇亦入山未归，不识可徐待之否。余乃还待于其门。久之妇归，为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⑥，西乃滇滩东北高峰南下之支，东乃雅乌直北崇亘之岭，中夹成坞，江流贯其间；南则土主碑之横冈自东而西突，北则土瓜山之东岭自西而东突，中界此坞，南别松山坡，北别阿幸厂，而自成函盖于中。盖滇滩土巡检昔为某姓，已绝，今为土居之雄者，曰龙氏，与此隔江相向，虽未授职，而俨然以土舍自居矣。

二十六日　凌晨起饭，西下行田间，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桥跨江而西，度之。复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东，盘其东突之嘴。半里，复转而北，从坡上行。西循峰腰，东瞰江流，坞底至此，遂束而为峡。隔峡瞻东山之崖，崩石凌空，岩岩上拥，峡中之水，北自阿幸厂北姊妹山发源南下，南趋乌索而为固栋西江者也。东西两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为滇滩东北峰，而下为土瓜山；东下穹为阿幸东山，而南接雅乌。东山之东，北为明光，南为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难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涧自西而东，涉之北上，于是屡陟

东突之坡，再渡东流之涧。八里，西坪稍开，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见。又北二里，盘西山之嘴，始复见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炉烟氤氲，厂庐在焉。遂五里而至厂[7]。厂皆茅舍，有大炉、小炉。其矿为紫色巨块，如辰砂之状。有一某姓者，方将开炉，见余而留饭于龛中。言其北姊妹山后，即为野人出没之地，荒漠无人居，而此中时为野人所扰，每凌晨逾箐至，虽不满四五十人，而药箭甚毒，中之无不毙者。其妻与子，俱没于此，现葬山前。姊妹山出斑竹，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尽，不必登[8]。明光逾峻而过，东去此四十里，然径仄无行者，恐箐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

又一里，过江桥而东，乃沿江南随坞中捷径，二里，抵西南坡下。江漱坡而南，路稍东，逾东峡来小涧。其涧西注于江，即前涉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涧自滇滩南来，东注于江，其处乃正流之会也。复东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与前来之道合。又南越冈而下，过松山及诸所，二十里而入热水塘李老家。时犹下午，遍观热水所泄，其出甚异。盖坞中有小水自东峡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水之左右，泉孔随地而出，其大如管，喷窍而上，作鼓沸状，滔滔有声，跃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热如沸，有数孔突出一处者，有从石窖中斜喷者，其热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圆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热，不能下体，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即冷泉交流，若导入侵之即可浴。此冷泉南坡之

热水也。其北倚东坡之下，复有数处，或出于砂孔，或出于石窞，其前亦作圆池，而热亦如之。两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注释】

①脊两旁甚狭，而中复空坠，故以木填而度之：原脱此句，据徐本补。

②热水塘：此温泉今存，温泉北的街子即腊幸街。为瑞滇乡驻地。

③而北探滇滩、阿幸之兴不能自已：原脱此句，据四库本补。

④僰(bó)彝：元明时期原作“白夷”，万历《云南通志》始将白夷改写为“僰夷”。李思聪《百夷传》说：“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雍正《顺宁府志》说：“僰彝，一作百彝，一作摆夷，有水旱二种。”僰彝即傣族。 左所：今名同。 后所屯：今作后所。皆在瑞滇往北的公路旁，

⑤滇滩关：在今腾冲县北隅瑞滇北部的水城附近。乾隆《腾越州志》说：“大塘隘，即巅塘关也”，但在《游记》中仍作“大塘”。四月十八、二十三、二十五日有作“巅塘”者，其位置接近茶山司、阿幸厂和姊妹山，应为“滇滩”之误。

⑥土瓜山：今名同，既是山名，又是山边的村名。在瑞滇以北、核桃园南邻。

⑦至厂：此即阿幸厂，在今瑞滇北隅的棋盘石附近。

⑧姊妹山：乾隆《腾越州志》载：“姊妹山，在滇滩关西北三十里，其地崇山密岭，有双峰插天，亭亭卓立，宛如巫峡神女峰，山后即茶山野人矣。其山出斑竹。”姊妹山海拔3158米。因一大一小，故名姊妹。按其走向又分上姊妹山和下姊妹山。

【译文】

二十五日　我留下两首诗在山上，把木胆扛在肩上，从东边的大道走下梯级。一里多，往东越过山坳，就向东南沿前峰的山腰走。又行半里，向东越过山脊的颈部，在这里全是深树夹住道路。曲折陡峻地下走二里，涉过一条向南弯曲的峡谷，再向东北上山。半里登上山脊，于是往东行走在脊上，左右都是相夹的壑谷，非常深，但

重重林木遮住了它。又行半里，越过脊上铺着的木头。山脊两旁十分狭窄，而中间重又从空中下坠，所以用木头填塞缺口走过去。又往东南半里，再绕着壑谷往东北下行。二里，走到前方巨石的左边，就涉过往南下流的溪水。半里，再向东越过一座山冈。又走半里，再涉过一条往南下流的溪水，向东稍上走，终于走出山箐往东北行。一里，到了下院分岔的路口，仍从先前来的小路走，一里多，走到先前在溪流中洗澡的地方。又走半里，越过山坞后遇见一个村庄，进村打听去热水塘的路。仍向东北三里，过了乌索桥，从桥西越过山冈往北行，一里，与大道会合。顺大道往西北，沿东山的山麓行。六里，有山冈自东山正对着西峰下延，顺延江流冲刷着西峰的山麓，而路也顺着山冈与江相遇。不久又越过山冈往北下山，北面的山坞稍许开阔起来，有小溪交相往西流注，蒸气杂乱升起，这就是热水塘了。半里，走到塘上，有池子但无房屋，雨雾霏霏扑人。于是命令顾仆在塘侧守行李，我往北上坡半里，观览这里的街子，集市已散无其他东西。望见南面山冈上有村庄房屋在坳脊之间，街子上的人指点冈上有个四川人李翁的家中可以住宿。再往南半里回头去找他。有个姓洪的福建人，从前曾寓居我家乡，为我领路进入同乡寓所中。我于是出门走近塘畔招呼顾仆进来，拿出带着的饭吃。但是，往北探游滇滩、阿幸的兴致，自己也不能控制。打听去阿幸厂的路，必须仍从此地出去。此地往东到明光，虽只隔着一座山，但险峻不可行。见天色还早而雨停了，就暂离热水塘等回来时再沐浴，连同木胆寄放在李翁家的菜园中，仍向西北行。

五里，往北上坡，是左所，大概是分兵屯垦之处。此处居民房屋十分兴盛，走路的人都劝我住在此地，说是前边都是僰彝人家，不能住，而且多有茶山彝出入，不可在晚上走路。我不理会。又向北二里，越过一道山坡，又走三里，走过后所屯。渐渐转弯从西北走，三里，直逼西大山的东北垂，再次与江相遇。回头看去，尖山与前峰并峙，中间下凹如马鞍，而左所的南边，又有一山支脉自西山突出

来，横亘在它北面，所以路必须向东北从乌索桥到达热水塘，又向西北来到此地。此地正当尖山之北，它北面是西大山，渐渐低伏下去，中部往西后退，是滇滩关的山脉延伸而过之处；东大山一直往南绵亘，分支下坠向西窜，下冲为小山，横列在北方，那是松山坡，坡的北面，就是阿幸厂向北进去的峡谷。它的西北，高峰浮出于横向的山坡之上，就是阿幸厂、滇滩关之间，其间又隔着一座山峰，那是所谓的土瓜山了。在江东岸行一里，再折向东北一里，抵达东山侧旁之下。山峰成丛矗立之处，有两三家人紧靠东面的山坡居住，这是松山。从村前又往北一里，走上北山向西绵亘的山坡，一里登上坡脊。此脊正西与滇塘相对，有山坞往西盘绕，而江水流自北面横隔的山脊下，山脊好似一堵墙。溯江水往北上行，从脊上行二里，于是往西北下走。半里，有岩石屏风样向西立在峰头，这是土主碑，是神灵依托之处。从岩石西边顺山坡下走，涉过江水往西上山，是去滇滩关的路，已被茅草阻塞不通。唯有茶山的野人间或从此处出入，背负茶叶、黄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各地的人交换食盐布匹。中国也间或有出去的人，因为多被抢劫，不怎么愿去。这里的关口从前有人守卫，因为不能安居，大多逃走不愿居住，如今关口废弃田园荒芜，荒寂得成为狐狸野兔的巢穴了。此处的隘口也曲折平坦，不十分高险，距此地三里，望一望就知道它的形势了，就往北下坡。一条道从山坞间溯江东岸往北行，是过桥的捷径；一条道沿东面的山坡往北上坡，是投宿的地方。于是下坡半里，渡过东来的小涧，再走上东面的山坡，往北顺山坡行。

二里，有四五家人背靠东山居住，就是投宿的地方。姓王的房主人，夫妇都到山中伐树未归。我将向西过桥，望着西山下去投宿；听说此地江岸西边的房屋，是土舍居住的场所，都不接纳客人，接纳客人的只有东岸的王家客店。正犹豫间，一个在田中锄地的人，是王家的邻居，说他妻子也进山未归，不知可不可以慢慢等她。我于是回来在他门口等待。很久后妇人归来，为我汲水煮饭。此地名

叫土瓜山，西面是滇滩关东北的高峰往南下延的支脉，东面是雅乌山正北高大横亘的山岭，中间夹成山坞，江水流贯其间；南面是土主碑所在横列的山冈自东往西前突，北面是土瓜山的东岭自西向东前突，中央隔成此处山坞，南边与松山坡隔开，北边与阿幸厂隔开，而在中央自成一处盒盖样的地形。原来滇滩关的土巡检从前是某姓人，已经绝嗣，今天是土著居民中称雄的，称做龙氏，与此地隔江相望，虽未授与职位，但俨然以土舍自居了。

二十六日　凌晨起床吃饭，向下行走在田间，半里，抵达江岸。溯江往北行，有木桥跨到江西岸，过桥。再溯江西岸往北行，一里，向北上坡。半里，折向东，绕过那向东突的山嘴。半里，又转向北，从坡上行。往西沿山腰走，往东俯瞰江流，坞底到了此地，便束拢成为峡谷。隔着峡谷远望东山的石崖，崩裂的岩石凌空，高峻地向上拥立，峡中之水，自北边的阿幸厂北面的姊妹山发源往南下流，向南流向乌索后成为固栋的西江。东西两列山，从姊妹山分支：往西下延隆起成为滇滩关东北的山峰，而后下延为土瓜山；向东下延隆起成为阿幸厂的东山，而后往南连接到雅乌山。东山之东，北边是明光，南边是南香甸，但只是此山险峻隔绝，道路狭窄，难以翻越，故而走路的人避开它。从西坡往北行五里，略下走，有小涧自西流向东，涉过小涧往北上走，从这里起屡次上登东突的山坡，两次渡过东流的山涧。八里，西面的平地稍变开阔，然而向北望姊妹山，反而茫然不可见。又向北二里，绕过西山的山嘴，这才重新见到姊妹山斜靠在北方，而前方壑谷之下，炉烟氤氲，厂房就在那里了。于是五里后走到厂区。厂区皆是茅屋，有大炉、小炉。所炼的矿石是紫色的巨块，如朱砂的形状。有一个某姓的人，正将开炉，见到我就留我在他屋中吃饭。谈起此地北面的姊妹山后面，就是野人出没之地，荒漠无人居住，而且这一带时常被野人骚扰，每到凌晨越过山箐来到，虽不满四五十人，可毒箭非常毒，中箭的人没有不死的。他的妻子与儿子，全死在此地，现葬在山前。姊妹山出产斑竹，在北边

距此地三十里，可以一眼望尽，不必登。明光越过峻岭，在东面离此地四十里，但小径狭窄无人行走，担心山箐幽深藤蔓密蔽，也不可行。于是只好出来，仍旧二十里走下土瓜山。

又走一里，过了江上的桥往东，于是沿江流往南顺山坞中的捷径走，二里，抵达西南山坡下。江水冲刷着山坡往南流，路稍偏东，越过东面峡中流来的小涧。此涧往西注入江中，就是先前涉过的土主碑坡北的水流。江的西岸也有小涧自滇滩关往南流来，向东注入江中，此处正是诸水会流之处。再向东南上坡半里，到石屏风土主碑下，与前边来的道路会合。又向南越过山冈下走，经过松山及诸处哨所，二十里后进入热水塘李老的家中。此时还是下午，遍观热水流泄之处，水流出的样子十分奇异。坞中有小溪自东面峡中往西流注的，是冷泉。小溪的左右，泉孔随地而出，孔大处如竹管，泉水从窍中喷上来，作出凸起沸腾的形状，滔滔作声，跃出水面有二三寸，水热得如沸水，有数孔在一处突出来的，有从石坑中斜喷出来的，那水尤其热得厉害。当地人就在泉水的下游，修了一个圆池在露天沐浴。我害怕水太热，不能浸下身体，仅蹲在池中的岩石上轻轻搅水而已。〔池外就是冷泉交错流过，如果把它导入池中就能沐浴了。〕这是冷泉南面山坡的热水。它北边紧靠东面山坡之下，又有几处泉孔，有的从砂孔中流出，有的从石坑中流出，泉孔前边也修了圆池，而且水也很热。两个圆池相望，而溢水的泉孔不下一百个左右。

【原文】

二十七日　晨起，饭而行。仍取木胆肩负之。由冈东南下峡一里余，复有烟气郁勃，则热水复溢坞中，与冷水交流而西出峡，其坞皆东大山之环壑也。由其南复上坡里余，有坑自东山横截而西，若堑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

随坑东向上一里，从坑坠处南渡其上。盖其东未渡处，亦盘壑成坪，有村倚东峰下，路当其西南。半里，有岐：一南行坡上，一东向村间。余意向东者乃村中路，遂循东峰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见一坞横前，其西下即乌索之旁村，其南逾即雅乌之西坳矣，乃悟此为固栋道。亟转而东，莽行坡坂间。一里，得南来大路，乃知此为固栋向南香甸道，从之。渐东北上一里，稍平，东向半里，复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峰头稍转而南半里，即南雅乌之脊也。从其上可南眺宠炏山，而北来之岭，从其北下坠为坳，复起此坡。东随坞脊平行半里，乃东北下。抵坳东，则有路西自坳中来者，乃热水塘正道，当从坠坑东村之岐上，今误迂而南也。于是又东下一里余，其下盘而为坪，当北山之东，山界颇开，中无阡塍，但丰草芮芮。东北一峰东突，巀嶪前标，即石房洞山也，其后乃西北而属于西山。西山则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热水塘之东而南度雅乌者也。于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见有两三家倚南坡而庐，下颇有小流东向而坠，而路出其西北，莫可问为何所。已而遇一人，执而询之。其人曰："雅乌山村也，亟驰去[①]。"后乃知此为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贸贸焉自适也[②]。又北一里，再逾一东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觉东江之形，自其南破雅乌东峡而去，而犹不见江也。北向东转而下，一里，有峡自西北来，即巀嶪后西北之山，与西界夹而成者，中有小水随峡东出，有小木桥度其上。过而东，遂循北山之麓，始

见南壑中，东江盘曲，向西南而破峡。盖此地北山东突而巑崿，南山自石洞厂南，盘旋西转，高耸为江东山北岭，与北对夹，截江西下，中拓为坞，曲折其间。路从其北东行一里，有岐东南下坞中，截流渡舟，乃东趋石洞之道；有路东北挟巑崿之峰而转，乃北趋南香甸道。于是东北一里余，转巑崿峰东。遥眺其坞大开，自北而南，东西分两界夹之。西山多东突之尖，东山有亘屏之势，坞北豁然遥达，坞东则江东北嶂，矗峙当夹。惟东南一峡，窈窕而入，为杨桥石洞之径；西南一坞，宛转而注，为东江穿峡之所。

先是，余望此巑崿之峰，已觉其奇；及环其麓，仰见其盘亘之崖，层耸叠上；既东转北向，忽见层崖之上，有洞东向，欲一登而不见其径，欲舍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顾仆停行李，守木胆于路侧，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后，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坚，践之辄陨，攀之亦陨，间得一少粘者，绷足挂指，如平帖于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历危境，无逾于此。盖峭壁有之，无此苏土；流土有之，无此苏石。久之，先试得其两手两足四处不摧之石，然后悬空移一手，随悬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后悬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坠，又手足无力欲自坠。久之，幸攀而上，又横帖而南过，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坠，始南转入洞。洞门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内，后壁环拥，下裂小门。批隙而

入，丈余即止，无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难于横帖之陟，即随峡上跻，冀有路北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复仰其上崖高穹，有洞当其下，洞门南向，益竭蹶从之。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当门，门分为二，先从其西者入。门以内辄随巨石之后东转，其中夹成曲房，透其东，其中又旋为后室，然亦丈余而止，不深入也。旋从其东者出。还眺巨石之上，与洞顶之覆者，尚余丈余。门之东，又环一石对之，其石中悬如台，若置梯蹑之，所揽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悬崖无路，然皆草根悬缀。遂坐而下坠，以双足向前，两手反而后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势，顺之一里下，乃及其麓。与顾仆见，若更生也。

日将过午，食携饭于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逊，又一里，有村倚西山坞中，又半里，绕村之前而北，遂与江遇，盖江之西曲处也。其村西山后抱，东江前揖，而南北两尖峰，左右夹峙如旗鼓，配合甚称。有小溪从后山流出，傍村就水，皆环塍为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胜处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东注之桥，复北上坡。二里，东北循北尖峰之东麓。一里余，仰见尖峰之半，有洞东向高穹，其门甚峻，上及峰顶，如檐覆飞空，乳垂于外，槛横于内，而其下甚削，似无陟境，盖其路从北坡横陟也。余时亦以负荷未释，遂先趋厂。又北一里余，渡一西来之涧，有村庐接丛于江之西岸，而矿炉满布之，是为南香甸。乃投寓于李老家，时甫过午也。

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携之袖中，计不能为界头返城之用，然犹可籴米为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无主，竟不知抛堕何所，至是手无一文。乃以褶袜裙三事悬于寓外[③]，冀售其一，以为行资。久之，一人以二百余文买绸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顾仆烹于寓。余亟索饭，乘晚探尖峰之洞。乃从村西溯西来之溪，半里，涉其南，从樊彝庐后南蹑坡。迤逦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内架庐三层，皆五楹，额其上曰"云岩寺"。始从其下层折而北，升中层，折而南，升上层。其中神像杂出，然其前甚厂。石乳自洞檐下垂于外，长条短缕，缤纷飘飏，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卷，其状甚异。复极其北，顶更穹盘而起，乃因其势上架一台，而台之上又有龛西进，复因其势上架一阁。又从台北循崖置坡，盘空而升，洞顶氤氲之状，洞前飘洒之形，收览殆尽。台之北，复进一小龛南向，更因其势而架梯通之，前列一小坊，题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从来嫌洞中置阁，每掩洞胜，惟此点缀得宜，不惟无碍，而更觉灵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构也[④]。时洞中道人尚在厂未归，云磴不封，乳房无扃，凭憩久之，恨不携囊托宿其内也。洞之南复有一门骈启，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内高广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黄如新凿者。攀其上级，复透小穴西入，二丈后曲而南，其中渐黑，而有水中贮，上有滴沥声，而下无旁泄窦，亦神瀵也[⑤]。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迴，但为水隔而黑，不复涉而穷之。乃下，仍从北崖下循旧路，二里返

寓。遂啜酒而卧，不觉陶然。

南香甸[6]，余疑为“兰香”之讹，盖其甸在北，不应以南称也。山自明光分派来，西即阿幸东南来之山，东乃斜环而南，至甸东乃西突而南下，夹江流于中。其流亦发于明光，北即姊妹山东行之脉也，是为固栋东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厂”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7]，实无厂也，惟烧炭运砖，以供此厂之鼓炼。此厂在甸中，而出矿之穴在东峰最高处，过雅乌北岭，即望而见之，皆采挖之厂，而非鼓炼之厂也。东峰之东北有石洞厂，与西北之阿幸，东南之灰窑，共为六厂云。诸厂中惟此厂居庐最盛。然阿幸之矿，紫块如丹砂；此中诸厂之矿，皆黄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者之重也。

【注释】

①雅乌山：今作鸦乌山，亦省称鸦乌，在固东与明光间的公路旁。

②贸贸：糊涂不明的样子。

③褶(dié 叠)：夹衣。　裙：古代男子的下身也穿裙。

④殊方：边远偏僻的地方。

⑤濆(fèn 奋)：水源深大而由地底下喷出者。《列子·汤问》：“终北国有山名壶领，状若甔甀。顶有口，状若员环，名曰磁穴。有水涌出，名曰神濆，臭过兰椒，味过醪醴。”神濆可算是形状奇特、味道醇美的神泉。

⑥南香甸：在今小辛街一带。其南的喇哈寨，今称老花寨。寨南北两尖峰今皆称大尖山，南峰海拔 2150 米，北峰海拔 2196 米。北尖山麓今仍存银岩寺，即古云岩寺。

⑦明光六厂：包括明光、南香甸、石洞、阿幸、灰窑、雅乌，为明代在今腾冲

县北境著名的银矿区。明光厂在南香甸北三十里,则应位于今东营以北。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吃饭后动身。仍取来木胆扛在肩上。由山冈东南下到峡中一里多,又有浓郁的烟气,是热水又从坞中溢出,与冷水交错流淌往西流出峡谷,这里的山坞都是东大山环绕的壑谷。由泉南再上坡一里多,有坑谷自东山往西横截,好似堑沟一样隔在这里,坑下也有水淙淙流淌。顺坑谷向东上走一里,从坑谷下坠处向南越到坑谷上。它东面未走过之处,也有壑谷盘绕成平地,有村庄靠在东峰下,路在村庄的西南。半里,有岔路:一条往南前行在山坡上,一条向东经过村中。我意料向东的是去村中的路,就沿着东峰往南行,望前方尖山非常近。三里后稍下走,见一个山坞横在前面,它西面的下边就是乌索近旁的村子,它南边越过去就是雅乌山西面的山坳了,才醒悟过来这是去固栋的路。急忙转向东,茫然行走在山坡间。一里,遇上南来的大路,才知道这是固栋通向南香甸的路,顺着它走。慢慢往东北上走一里,稍平缓些,向东半里,再上坡。平缓上走一里,走在峰头稍转向南半里,就是南雅乌的山脊了。从脊上可向南眺望笼炊山,而北面来的山岭,从它北边下坠为山坳,再隆起为此处山坡。往东顺山坞山脊平行半里,就向东北下走。抵达山坳东头,就见有路自西边的山坳中延来,是去热水塘的正道,原应当从下坠坑谷东面村庄的岔路上走,现错绕向南了。于是又向东下走一里多,它下方盘绕成为平地,正当北山之东,山界相当开阔,中间没有田亩,但丰美的草地十分茂盛。东北一座山峰向东突起,山势高大险峻,标杆样在前方,是石房洞山,它后面就往西北连接到西山。西山则自北延向南,如排列的屏风,就是自热水塘之东往南延伸的雅乌山了。于是沿西山又往北下走半里,见有两三家人紧靠南面山坡建了屋,下边有些小水流向东流泻,而路通到它的西北方,无处可以打听是什么地方。继而遇见一个人,拉

住他问路。那人说："这是雅乌山村，赶快离开。"后来才知道这里是险途，走路的人都不敢停脚，可我糊里糊涂地坦然自如。又向北一里，再越过一处向东突的山坡，一里，登到山坳中，这才察觉到东江的形迹，自它的南边冲破雅乌山东面的峡谷流去，但仍看不见江流。向北转向东下行，一里，有山峡自西北延来，就是高大险峻之山后面西北方的山，与西面一列山相夹形成的，峡中有小河顺峡谷往东流出去，有小木桥横过河上。过到桥东，就沿北山的山麓走，才见到南面壑谷中，东江弯弯曲曲，向西南冲破峡谷流去。此地北山东突而高大险峻，南山自石洞厂南面，盘旋着向西转，高耸为江东山的北岭，与北山对面相夹，截过江流往西下延，中间拓宽为山坞，曲折在其间。路从它的北边往东行一里，有岔路向东南下到坞中，乘船截流而渡，是往东通向石洞厂的路；有路往东北傍着高大险峻的山峰转，是向北通往南香甸的路。于是往东北走一里多，转到高大险峻山峰的东面。遥望此处山坞十分开阔，自北伸向南，东西分为两列山夹住它。西山多有东突的尖峰，东山有屏风横亘之势，山坞北面豁然开阔达于远方，山坞东面是江东山屏障样的北峰，矗立着相对夹峙。唯有东南方一条峡谷，通入到深远之处，是去杨桥石洞的路；西南方一个山坞，曲折流注，是东江穿流峡谷的地方。

这之前，我望见此处高大险峻的山峰，已觉得它很奇特；到环绕在它的山麓，仰面见它盘绕绵亘的山崖，层层叠叠向上耸；既而由东转向北，忽然见到层层山崖之上，有个洞朝向东方，想登一次但不见有上去的路，想要舍弃它又始终不能离去。最终命令顾仆放下行李，在路旁守住木胆，我居然仰面攀登而上。那山上极为陡削，半里之后，山土陡削不能放脚，用手指攀住草根上登。不久草根也不能承受手指，幸好走到了岩石。不过岩石也不坚稳，踩上去岩石马上坠落，手攀岩石也会坠落，间或找到一块稍微粘牢的，双足绷紧手指挂住，如平贴在墙壁上一样，不容移动一步。想上去既无处可抓，要下走也无余地，生平所经历的险境，没有超过此处的。峭壁

有过，没有此种酥松的土质；流动的土石有过，无此等松散的岩石。很久，先试探着找到那容纳两手两脚四处不会坠落的石头，然后悬在空中移动一只手，随后悬在空中移动一只脚，一手一脚抓牢，然后悬空又移动一手一脚，幸好石头没有坠落，可又手足无力像要下坠。很久，侥幸攀登上去，又贴身横过南边，共半里，才抵达洞北面的山崖。沿山崖稍下坠，才向南转进洞中。洞口穹然隆起，如半个月亮覆在上方，顶上倒垂的钟乳石很多。洞中不怎么深，五丈之内，后洞壁呈环状前拥，下边裂开小洞口。分开缝隙进去，一丈多便到了头，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出洞后，仍沿北面的山崖往西上爬。比贴身横爬艰难，随即顺山峡上登，希望有路往北绕下山，很久找不到。半里，越过山坡的西边，又仰望它上方山崖高大穹隆，有山洞位于山崖下，洞口向南，益发竭力跌跌撞撞向它走去。半里，进了洞。洞前有巨石挡在洞口，把洞口分为两半，先从那西边的洞口进去。洞口以内马上沿巨石的后方往东转，其中夹成深邃幽隐的密室，钻到它的东面，其中又旋绕成后室，不过也是一丈多便到了头，未深入进去。旋即从那东边的洞口出来。回头眺望巨石之上，与洞顶下覆之处，还余下一丈多。洞口之东，又环绕着一块岩石对着它，此石悬在中央如像平台，如果设置了梯子登上去，收揽的景色更奇了。出洞后，沿山崖往北半里，脚下也都是悬崖无路可走，但全是草根悬挂着。于是坐下往下坠，把双脚伸向前，两手反向后拉着草根，略略作出那投空而下的姿势，顺势下山一里，竟然到了山麓。与顾仆相见，就像再生一样。

快过中午，在路旁吃了带来的饭，立即沿西山往北行。三里后西山从当中向后退去，又走一里，有村庄依傍在西山山坞中，又半里，绕到村子之前往北行，终于与江水相遇，大概是江水往西弯曲之处。此村西山在后面环抱，东江在前方作揖，而南北两座尖峰，夹峙在左右如同旗鼓，配合得十分相称。有小溪从后山流出来，傍村近水，都是土埂环绕着的水田，这里名叫喇哈寨，也是山间居住的

优美之处。溯江往北行，半里，走过往东流注小溪上的桥，再向北上坡。二里，向东北沿北尖峰的东麓走。一里多，仰头见尖峰的半山上，有个洞向东高高隆起，洞口非常险峻，上边到达峰顶，如屋檐下覆飞空，石乳垂在洞外，门槛横在洞内，可它下方十分陡削，似乎无上登的地方，原来上去的路是从北面的山坡横向上登。我此时也因为挑着的担子未能放下，就先赶去厂区。又向北一里多，渡过一条西来的山涧，有村庄房屋成丛连接到江的西岸，而矿冶炉布满甸中，这是南香甸。于是投宿到李老家中，此时刚过正午。

这以前，我只留下三十文铜钱，把它们带在袖中，估计不够作从界头返回城中的费用，然而还可买米作为一天的口粮。等在石房洞爬山时，手脚无主，竟然不知抛落在哪里，到此时手中空无一文。只好把夹衣、袜子、裙子三件东西挂在寓所外，指望卖掉其中一样，作为路费。很久后，一个人拿二百多文钱买去了绸裙。我十分欣喜，打酒买肉，命令顾仆在寓所烧煮。我急忙找饭吃了，乘着晚照去探尖峰上的洞。于是从村西溯西来之溪行，半里，涉到溪南，从僰彝的屋后往南登坡。逶迤向南上走一里，便到达洞下。洞内架起三层房屋，都是五开间，它上边的匾额题为“云岩寺”。开始时从它的下层折向北，登上中层，折向南，登到上层。其中神像杂乱出现，不过它的前方非常宽敞。石钟乳从洞檐上下垂到外边，长的成条短的为缕，缤纷飘扬，有的中间穿通又空又亮，有的交相下垂反卷上去，形状非常怪异。再穷尽它的北边，洞顶更加穹隆盘绕而起，就顺着地势在上边架了一座平台，而平台之上又有石龛往西迸裂，再顺着地势在上边架起一个阁子。又从平台北边沿石崖设置了斜坡，向高空盘绕上升，洞顶氤氲之状，洞前飘飏潇洒之形，几乎尽数收揽。平台之北，又迸开一个向南的小石龛，再就着地势架了梯子通向那里，前边排着一座小牌坊，题写着“水月”，龛中供奉白衣观音。我从来厌恶在洞中建阁，每每遮住了洞中的胜景，唯有此处点缀得宜，不仅没有妨碍，而且更觉得灵妙通畅，竟想不到偏僻边远的地方反而

见到此等神奇的构造。此时洞中的道人还在矿厂未归来，入云的石磴未封闭，石钟乳中的房屋未上锁，歇息凭眺了很久，悔恨不带来行李寄宿在洞中。洞之南又有一个洞口并排启开，洞上方也有石钟乳下垂，但洞内高处宽处都不到前洞的三分之一，石色赭黄如新凿成的样子。攀登那向上的石阶，再穿过小穴往西深入，二丈后弯向南，其中渐渐黑下来，但洞中积有水，上有滴水声，可下边没有泄水的旁洞，也是一处神奇的泉水。洞中取水唯有此处。它的中洞更加深远，但被水隔开又黑暗，不再涉水去穷尽它。于是下山，仍从北面的山崖沿原路下走，二里返回寓所。于是喝酒后躺下，不知不觉陶然而醉。

南香甸，我怀疑是“兰香”的错读，因此处甸子在北边，不应用“南”来称呼。山自明光分出支脉延来，西边就是阿幸厂东南来的山，东延后就斜斜地向南环绕，到甸子东方就向西突后往南下延，把江流夹在中间。这条江流也是发源于明光，北面就是姊妹山往东延伸的山脉，这是固栋东江的源头。这一带有“明光六厂”之名，但明光在甸子北边三十里，实际无厂，只是烧炭运砖，以供此厂的鼓铸冶炼。此厂在甸子中，可出矿的矿坑在东峰的最高处，过了雅乌山的北岭，立即就能望见它，都是挖掘开采的矿厂，而不是鼓铸冶炼的厂。东峰之东北有处石洞厂，与西北的阿幸厂，东南的灰窑，一共是六个厂。各厂中唯有此厂的居民房屋最兴盛。然而阿幸厂的矿石，是紫色的块状体如像朱砂；这一带各厂的矿石，都是黄色松散如同泥沙，似乎不如阿幸厂的矿石质地好。

【原文】

二十八日　晨起，雾甚。平明，饭而为界头之行。其地在南香甸东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东北大厂逾

山[①]，则高壑重叠，路小而近；由南香东南阳桥矿逾东岭，则深峡平夷，路大而遥。时因霾黑，小路莫行，遂从土人趋阳桥道[②]，且可并揽所云石洞也。从村东度江桥。其桥东西横架于东江之上，覆亭数楹。由桥东，即随江东岸，循东山南向行。东山者，即固栋江东山之脉，北自明光来，至大厂稍曲而东南，至是复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东。其上有矿穴当峰之顶，茅舍缘之，自雅乌北岭遥望，以为南香甸也，至而后知为朝阳出矿之洞。然今为雾障，即咫尺东山，一无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则有峡自东山出，遂东转而蹈之。其峡北即东山至此南尽，南即东岭之转西，西矗于南香甸南，为江东山北岭者也。开峡颇深，有泉西出而注于东江，即昨所以巖嵲山前分岐渡江而东入之峡也。峡径虽深，而两崖逼仄。循北山东行二里，望见峡内乱峰参差，扼流跃颖，亟趋之。一里至其下，忽见北崖中迸，夹峙如门，路乃不溯涧东上，竟北转入门。盖门左之崖，石脚直插涧底，路难外潆，故入而内绕耳。由门以内，仍东蹑左崖之后，一里，遂逾乱峰之上，盖石峰三四，逐队分行，与流相鏖，独存其骨耳。循北峰揽涧南乱峰，又东一里，路复北转，蹈北峰之隙北下。半里，则峰北又开一峡，自北而南，与东来之峡，会于北峰东突之下，同穿乱峰之隙而西。所谓北峰者，从大厂分支西南下，即南香甸东突之峰，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东者也，其东南垂亦至是而尽。是山之西北，有矿西临南香甸者，曰朝阳

洞；是山之东南，有矿东临是峡者，曰阳桥。阳桥之矿，亦多挑运就煎炼于南香，则知南香乃众矿所聚也。随峡北望，其内山回壑辟，有厂亦炉烟勃勃，是为石洞厂③。所云石洞者，大厂之脉，至是分环：西下者，自南香东界而南至阳桥，下从峡中，又东度一峰，突为“虎砂”而包其内；东下者，亦南走而东环之，至东岭而西转，穹为江东山北境，绕为“龙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东，南出合东岭北下之水，西注于乱峰，与阳桥度峡水合流，西注东江。是石洞者，众山层裹中之一壑也，从阳桥峡北望而见之，峡中度脉而东，虽无中界之脊，而水则两分焉。

余时欲从峡趋石洞，虑界头前路难辨，不若随同行者去，遂舍石洞，从东峡溯流入。三里，则路东有峰前屏，北界阳桥东度之峰，至是东尽。石洞之水，随东屏之山，南出而西转，则阳桥南峡之上流也。路抵东屏前山下，亦分岐为二：东北溯石洞水逾岭者，为桥头路；东南溯东岭北下之水逾岭者，为界头路。然则西下峡中之水，以石洞者为首，以东岭者为次也。于是东南上坡，二里余，陟岭巅，是即所谓阳桥东岭矣。逾岭即南下。一里，复陟峡而上，从岭上南行。二里，就其东南坡而下，二里，越东流之壑。复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岐下东大峡，为同行者误而南，一里余，始知其误。乃莽陟坡而东北，一里，遇西来道，偕之东陟塍。一里余，则龙川东江之源，滔滔南逝，系藤为桥于上以渡。桥阔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络于两崖，从

树杪中悬而反下，编竹于藤上，略可置足，两旁亦横竹为栏以夹之。盖凡桥巩而中高，此桥反挂而中垂，一举足辄摇荡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后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马也。从桥东遵塍上，始有村庐夹路。二里，复东上坡，由坡脊东行。其坡甚平，自东界雪山横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东山下，是为界头村。其村倚东山而北，夹庐成街，而不见市集。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于西北江坡之间，北与桥头合街矣④。盖此地旱即移街，乃习俗也。乃令顾仆买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视其扰扰而已，不睹有奇货也。既乃还饭于界头。其地已在龙川江之东，当高黎工雪山西麓⑤，山势正当穹隆处。盖高黎工俗名昆仑冈，故又称为高仑山。其发脉自昆仑，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滩关南高山；东南行者，绕小田、大塘⑥，东至马面关⑦，乃穹然南耸，横架天半，为雪山、为山心、为分水关；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几五百里云；由芒市达木邦，下为平坡，直达缅甸而尽于海：则信为昆仑正南之支也。

由界头即从雪山西麓南行，屡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遥望罗古城倚东山坡间⑧，有寺临之。此城乃土蛮所筑之遗址。其寺颇大。有路从此逾雪山，过上江。又南二里，过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坳。又南二里，过一小木桥。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东转。二里，抵东南峡口，有山自东大山南环而峙于门，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径就峡而

西南。乃就峡口出，则前所过藤桥江亦自坞北来，遂循其东岸而南。三里，始有村倚江岸，乃傍村南行。又一里，宿瓦甸[9]。濒江东岸，亦南北大坞也，村塍连络；东向大山，即雪山，渐南与山心近矣。

【注释】

①大厂：今为大洞铅厂。

②阳桥：二十七日记作“杨桥”。

③石洞厂：今称石洞坝，在明光、界头间。

④界头：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北境。 桥头：今名同，在界头北8公里的龙川江东岸。

⑤雪山：海拔3822米，为腾冲、保山界上高黎贡山的最高点。

⑥大塘：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北隅，界头北境。

⑦马面关：今名同，在腾冲县桥头、大塘及保山市勐古间的适中处，高黎贡山脊，海拔3194米。原称马回关，光绪《腾越厅志》卷二地舆志：“曰马回者，言其山险，马至此而回也。今马面关即马回之讹。”大塘、马面皆明清时著名隘口。明代已有九隘之称，明人吴宗尧著《腾越八关九隘论》。但乾隆《腾越州志》称七隘，且列六隘名。光绪《腾越厅志》称九隘，又注“后增一隘为十隘”。看来，隘的多少并无定数，比较一致的有止那隘、古勇隘、滇滩隘、明光隘、大塘隘，马面隘。关偏在西南，隘则在北面；关多建在山顶，居高临下，隘多设于山腰，堵截来路；关主要防备缅甸，隘主要针对“野夷”。但有的隘也称关。

⑧罗古城：今作罗哥城，寺庙及城址犹存。

⑨瓦甸：宣德二年(1427)置瓦甸长官司，正统五年(1440)升为瓦甸安抚司，属永昌府。今仍称瓦甸，又称永安，在腾冲县东北境，界头和曲石之间的龙川江东岸。

【译文】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雾很大。黎明，饭后上路去界头。那地方在南香甸东南，隔着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甸东北的大厂翻

山走，高山上的壑谷重重叠叠，路小而近；由南香甸东南的阳桥矿越过东岭，深山中的峡谷平坦，路大而远。此时因为阴霾天黑，小路无法走，就跟随当地人走向去阳桥的路，而且可一并收揽所说的石洞厂了。从村东越过江上的桥。此桥呈东西向横架在东江之上，覆盖着数间亭子。由桥东，立即顺江东岸，沿东山向南行。东山，就是固栋江东山的山脉，自北面的明光延伸来，延至大厂稍曲向东南，到这里又往西突出后向南下延，屏风样矗立在南香甸的东面。山上有矿井位于峰顶，茅屋沿着矿井建盖，自雅乌山北岭远望，以为是南香甸，走到后才知是朝阳出矿的矿洞。不过今天被雾气所障，即使近在咫尺间的东山，也一无所见，而此洞的位置只是凭主观想象来测定它而已。往南行八里，见有峡谷从东山延出来，于是向东转后沿着它走。此峡的北边就是东山到了此地南边的尽头，南面就是东岭往西转，向西矗立在南香甸南边，成为江东山的北岭的地方。开阔的峡谷相当深远，有泉水向西流出来注入东江，就是昨天所走的高大险峻的山前分岔渡江后往东走入的峡谷了。峡谷纵向虽然深远，但两面的山崖紧逼狭窄。沿北山往东行二里，望见峡内杂乱的山峰参差不一，扼住水流，如锥尖腾跃，急忙向它赶过去。一里来到峰下，忽然看见北面的山崖从中迸裂开，夹峙如门，路于是不溯山涧向东上走，竟然往北转入石门。门左的石崖，石脚直插到涧底，路难以从外边绕过去，所以进入石门内绕过去罢了。由石门以内，仍向东登上左边的石崖之后，一里，就翻越到杂乱的山峰之上，是三四座石峰，分行成队追逐着，与流水相鏖战，仅存留下那骨状的岩石。沿北峰浏览山涧南面杂乱的山峰，又向东一里，路再向北转，沿北峰的缺口往北下走。半里，就见峰北又分开一条峡谷，自北向南，与东来的峡谷，在北峰东突之处的下方会合，一同穿过杂乱山峰间的缺口往西而去。所谓的北峰，从大厂分支向西南下延，就是南香甸东突的山峰，我今天所走的路，沿着它的南垂向东而去，它的东南垂也是到了这里就完了。此山的西北面，有矿在西边面临南

香甸的，叫朝阳洞；此山的东南面，有矿在东边面临此峡的，叫阳桥。阳桥之矿，也是大多挑运到南香甸去烧炼，这才知道南香甸是各处矿石聚集的场所。沿峡谷向北望去，峡内山峰回绕壑谷开阔，有矿厂也是炉烟浓浓，这是石洞厂。所说的石洞，大厂的山脉，到此地分支环绕：往西下延的，自南香甸东面往南延至阳桥，从峡中下延，又向东延过一座山峰，突起成为“虎砂”而围在它里面；向东下延的，也是向南延伸后往东环绕着它，延至东岭后向西转，隆起成为江东山的北境，环绕成为“龙砂”而围在它外面。这里的水自石洞东边，往南流出，会合东岭往北下流的水，向西注入杂乱的山峰间，与阳桥流过峡谷的水合流，向西注入东江。这样，石洞这地方，是群山层层包裹之中的一个壑谷，从阳桥的峡谷中往北就望得见它，峡中的山脉往东延伸，虽然没有隔在中间的山脊，但水流却分为两面流淌了。

我此时想从峡中赶去石洞，考虑前去界头的路难以辨认，不如跟随同行的人前去，便舍弃了石洞，从东面峡中溯流进去。三里，就见路东有山峰屏风样矗立在前方，北面阳桥向东延伸的山峰，到此地是东边的尽头。石洞之水，顺着东面屏风样的山，往南流出后向西转，就是阳桥南面峡中水的上游了。路抵达前方东面屏风样的山下，也分为两条岔路：往东北溯石洞之水越岭的，是去桥头的路；向东南溯东岭往北下流的水越岭的，是去界头的路。然而往西下流到峡中的水，以石洞的居首位，以东岭的居于次。于是往东南上坡，二里多，登上岭头，这就是所谓的阳桥东岭了。越过岭立即往南下走。一里，再越过峡谷上走，从岭上往南行。二里，就着岭东南的山坡下走，二里，越过向东流的壑谷。再稍上走二里，越过它的南坡，再下走。有岔道下到东面的大峡中，被同行的人错引向南走，一里多，才知道路错了。于是茫然往东北爬坡，一里，遇上西来的道士，同他一起向东上登土埂。一里多，就见龙川江的东江的源头，向南滔滔流逝，在江上系有藤条造的桥以便过去。桥宽十四五丈，用三四根藤

枝高高连接在两岸山崖上，从树梢向中间悬垂而反曲向下，在藤上编有竹子，略为可以放脚，两旁也横有竹子作为护栏。凡是桥都是中央高拱，此桥反而悬挂着中央下垂，一抬脚就摇晃动荡不止，必得两手抓住两旁的藤枝，然后才可移动，只可过人，不能过马。从桥东沿土埂上走，开始有村庄房屋夹在路旁。二里，再向东上坡，由坡脊上往东行。此坡十分平缓，是自东面的雪山往西横向下垂形成的。在坡上走三里，直达东山下，这是界头村。此村背靠东山面向北，房屋相夹成街，但不见集市。询问原因，知道是由于天旱的缘故，今天街子移到西北的江流山坡之间，与北边的桥头的街市合在一起了。原来此地天旱街子就迁移，是习俗。于是命令顾仆买米来煮饭。我又向西北下到街子，看街子上也只是扰扰攘攘而已，不见有奇特的货物。既而返回到界头吃饭。此地已在龙川江之东，位于高黎贡雪山的西麓，山势正当穹隆之处。高黎贡山俗名叫昆仑冈，所以又称为高仑山。它的山脉起自于昆仑山，南下至姊妹山；往西南延伸的，成为滇滩关南面的高山；向东南延伸的，绕过小田、大塘，往东到马面关，就穹然向南耸起，横架在半天之上，成为雪山、成为山心、成为分水关；又向南抵达芒市，才降低稍稍散开，它由南到北高大穹隆的山峰，几乎有五百里；由芒市到达木邦，下延成为平缓的坡地，直达缅甸而后在海边到了尽头：确实是昆仑山正南的支脉。

由界头立即从雪山西麓往南行，屡次越过西突的山坡，十五里，遥望罗古城依傍在东山斜坡之间，有寺庙面临着它。〔此城是土著蛮族修筑的遗址。此寺相当大。有路从此处翻越雪山，过去是上江。〕又向南二里，过了磨石河。又向南二里，越过一座山，又越过一个向西突出的山坳。又向南二里，走过一座小木桥。又向南一里，越过一道坡，于是顺山坡往东转。二里，抵达东南的峡口，有山自东面的大山向南环绕屹立在峡口，大路越过山坡向南上走，小径沿峡口往西南走。又沿峡口出来，就见前边走过的藤桥下的江也自坞中

由北边流来，于是沿江东岸往南走。三里，开始有村庄依傍在江岸上，就从村子旁边往南行。又走一里，住宿在瓦甸。濒江的东岸，也是个南北向的大山坞，村庄田野相连；东面的大山，就是雪山，渐渐向南与山心接近了。

【原文】

二十九日　饭而平明，随江东岸行。二里余，两岸石峰交合，水流峡间，人逾崖上，江为崖所束，奔流若线，而中甚渊深。峡中多沸水之石，激流荡波，而渔者夹流置罾于石影间，揽瑶曳翠，无问得鱼与鱼之肥否[①]，固自胜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峡，有石浮波面，俨然一鼋鼍随水出也[②]。又南二里，过上庄，有山西突，中夹坞成田，村倚突峰之东，江曲突峰之西，而路循坞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余，复与江遇，而两崖复成峡，石之突峡迎流，与罾之夹流曳翠，亦复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从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坞。于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东支已尽横突而东，即西峡之绕而下者；其西支犹横突西南，即固栋两江所合而南盘者；两支之中，北逊成坞，而灰窑厂临其上焉[③]。是厂亦六厂之一，所出矿重于他处，昔封之而今复开，则不及他处矣。西一里，复上一北突小冈，有竹环坡，结庐其中者，是为苦竹冈。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坞南上，遂从坡上南行。二里，江随西峰之嘴曲而东南，始舣舟而渡其西岸，随西山南行。一里，坡尾东掉，路亦随而东。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东更南

上一里，遂逾其东下之脊。南行脊间二里，复稍下，有小峡自西而东，其峡甚逼，中有小水，捣坑东出。乃下半里，稍西转，迎流行峡中，有数家倚峡北，是为曲石[④]。而峡之西，其内反辟而成坞，亦有村庐倚之，则峡水之所从来也。于是南截峡流，又上坡，行坡间二里，有村当路左，亦曲石之村庐。又南三里，乃随坡西转，始见坡南坞大开，水东贯之，则固栋两江合而与顺江、响水沟诸流一并东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即与界头、瓦甸之江合，是为龙川江之上流，盖交会于曲除者也。固栋之江东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尽于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栋历其西，又从阳桥东岭逾其北，又从瓦甸瞻其东，又从灰窑、曲石转其南，盖江流夹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坞底，有桥跨江，亦铁锁交络而覆亭于其上者，是为曲石桥。按《一统志》，龙川江上有藤桥二，其一在回石。按江之上下，无回石之名，其即曲石之误耶？岂其桥昔乃藤悬，而后易铁锁耶？

于是从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峡上。二里余，复南向陟岭，二里余，登岭头。有三四家当岭而居，是为酒店[⑤]，以卖浆得名也。饭而行，循岭东南向二里下，稍西转，复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坞而上。又南二里，过陈挥使庄。又南随峡中行，二里，有陇环前峡折而自西来，有岐直南蹑其陇，余乃随众从峡中西行。半里，渐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陇脊，始逾东度之脉。于是南望前壑大

开，直南与罗生山相对，其中成坞甚遥，州城隐隐在三十里外，东之球玶，亦可全见，惟西之宝峰，又西北之集鹰，皆为宠岚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见焉。余先贾勇独上，踞草而坐。久之后行者至，谓其地前有盗，自东山峡中来，截路而劫，促余并驰南下。东望层峡重峦，似有寻幽之径，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

下二里，望见澄波汇山麓，余以为即上干峨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村庐当海子北岸，竹径扶疏，层峦环其后，澄潭映其前。路转其东北隅，有小水自峡间下注，有卖浆之庐当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负木胆浸注峡泉间，且问此海子即上干峨澄镜池否？其人漫应之，但谓海子中有鱼，有泛舟而捕者，以时插秧，止以供餐，不遑出卖。然余忆志言，下海子鱼可捕，上海子鱼不可捕，岂其言今不验耶？循海东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滨，遇耕者，再问之。始知此乃下海子，上海子所云澄镜池者，尚在村东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⑥。余不能从。南二里，越一涧，有村连竹甚深，是为中干峨村⑦。由村南又南下三里，其村竹庐交映更遥，是为下干峨村。至是东坡之下，辟为深坞，而溪流南贯。由是从村南稍西，即转南向，随坡上行。一里，渐南下，俯瞰坞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既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湾而居，与下干峨南北遥对。从此东向随坡上半里，乃蹑坡之东嘴。从其上南转，则东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数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树蒙茸，俯瞰若不可得

而窥也。南半里，稍西复转而南，半里，崖下居庐既尽，忽见一大溪东向而横于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无路下坠，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见有径下沿坡麓，乃令顾仆守木胆于路隅，余策杖坠麓循崖北转。又半里，投丛木中，则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回流成潭，深及四五尺⑧；堤之下，喷壑成溪，阔几盈四五丈。泉之溢处，俱从树根石眼纠缪中出⑨，阴森沁骨。掬而饮之，腑脏透彻，悔不携木胆来一投而浸之也。既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顾奴候处，取木胆负而行。

又南二里下坡，有数家当坡之东，指余东向逾梁。其梁东西跨干峨下流之溪，志所谓马场河也。逾梁东，即东南逾田塍间，三里，抵东山下，又有溪自东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为迎凤桥，以其西有飞凤山也。桥下水即东南出于赤土坡者，北流至罗武塘，出马邑村，西向经此而与马场河合⑩。过桥遂直趋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如线将绝，则黄坡泉之向北而西转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将绝，则饮马河之向北而西转者⑪。又南一里，入腾越北门。行城中二里，出南门。城中无市肆，不若南关外之喧填也⑫。抵寓已下午矣。（下缺）

【注释】

①无问得鱼与鱼之肥否：原作“无问得鱼与否”，据徐本、陈本补。四库本作“无论得鱼与鱼之肥否”。

②鼋（yuán 元）：团鱼。　鼍（tuó 驼）：亦称扬子鳄，为鳄鱼的一种。

③灰窑厂：今仍称灰窑，又称江南，在曲石稍西北的西沙河边上。现有灰窑水泥厂。

④曲石：《游记》诸本多处作“曲尺”，有误。唯本日记作“曲石”，据此统正为“曲石”。曲石在今腾冲县东北境，位于西沙河（又称大江）和龙川江（又称小江）的汇流处。

⑤酒店：今名同，在腾冲城与曲石间，分上酒店、中酒店、下酒店三村。

⑥上海子：即澄镜池，又名清河，今仍称青海。　下海子：今称北海。下海子所在的坝子今仍称干峨。青海在东北，北海在西南。青海水面 0.4 平方公里，海拔 1893 米，最深处 27 米。北海水面 0.35 平方公里，海拔 1730 米，水深 5 米，周围已成沼泽。

⑦中干峨村：即今岗峨中村，省称中村，在北海和青海以南。

⑧深及四五尺：原缺“深及四五”四字，据宁抄本补。

⑨纠缪（liǎo 缭）：缠绕。

⑩马邑村：今作蚂蚁村。此水明时称马邑河，即今沙河。马场河因马场得名，今作马厂，分上、下两村，临近马场河汇入沙河处。

⑪饮马河：今称运马水河，在腾冲城边。

⑫喧填：声大而杂。

【译文】

二十九日　饭后天才亮，沿江东岸行。二里多，两岸石峰交相合拢，水流在峡间，人翻越在山崖上，江流被山崖逼束，奔腾的水流如线一样，但中间极为渊深。峡中有很多岩石被激流冲击，更使水流奔流荡波，而打鱼的人夹住江流把罾放在石影之间，如网美玉曳翡翠，不问捕得到捕不到鱼，不问鱼肥不肥，自身本来就是美景了。半里，越过山崖往南下行。江也流出峡谷，有块岩石浮出水面，俨然一只团鱼或是鳄鱼顺水而出。又往南二里，经过上庄，有山向西突出来，中间相夹的山坞开成田地，村庄靠在西突之峰的东面，江流曲绕在西突之峰的西面，而路沿着坞中走。越过山脊往西南，又走一里多，再次与江相遇，而两岸的山崖又成为峡谷，岩石突起在峡中迎着水流，与夹流置罾曳起翡翠的样子，也又如前边一样了。一

里，江弯曲向西，路从江之南，也弯向西横截延向北的山坞。在这里向北望隔江往南下延的山，到这里从中间分开；那东面的支脉已到头，向东横突，就是西峡环绕下延的山；那西边的支脉仍向西南横突，就是固栋两江会合处往南盘绕的山；两支山脉之中，向北后退成为山坞，而灰窑厂高临在山坞上。这个厂也是六厂之一，出产的矿石比其他地方的品位好，从前封闭了它而如今重新开挖，就赶不上其他地方了。向西一里，再上登一座向北突的小山冈，有竹林环绕着山坡，有房屋建在竹林中的，这是苦竹冈。越到南面下走，共一里，又穿越山坞向南上走，于是从坡上往南行。二里，江水沿西峰的山嘴曲向东南，这才乘船渡到江西岸，顺西山往南行。一里，坡尾向东掉过去，路也顺着往东走。向南翻越山坡一里，有一两家人背靠山坡向北居住，由村东再向南上走一里，便越过这里向东下延的山脊。往南行走在脊上二里，再稍下走，有条小峡谷自西往东延，此峡非常狭窄，峡中有小溪，冲捣着坑谷往东流出去。于是下山半里，稍向西转，迎着水流行走在峡谷中，有数家人依傍在峡谷北边，这是曲石。而峡谷之西，峡内反而开阔成为山坞，也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坞中，就是峡中溪水流来之处了。于是向南横截峡中的溪流，又上坡，行走在坡上二里，有村庄位于路左，也是曲石的村舍。又往南三里，就顺山坡往西转，这才见坡南的山坞非常开阔，水流向东流贯山坞，是固栋的东、西二江合流后与顺江、响水沟诸条水流一同向东流出去的水流。沿此坡稍往北流，马上与界头、瓦甸的江水合流，这是龙川江的上游，大概是在曲除相会的江。固栋的江东山，山脊自石洞往南延伸，也是中央在曲除到头的山。我先自固栋经过它的西边，又从阳桥的东岭翻越过它的北面，又从瓦甸远望过它的东面，又从灰窑厂、曲石转过它的南边，江流夹住它的三方，而我走路周遍了它的四隅了。往西行一里，又向南陡峻地下走一里，到达坞底，有桥跨在江上，也是铁索交相连接而桥上盖了亭子的桥，这是曲石桥。据《一统志》，龙川江上有藤桥两座，其中一座在回石。考

察沿江上下，无回石的地名，那它就是曲石的误写吗？难道此桥从前是藤条悬成的，而后来改建成铁索桥吗？

于是从江南岸上坡，向西由峡上走。二里多，再向南登岭，二里多，登上岭头。有三四家人正当岭头居住，这是酒店，以卖酒得名。吃饭后上路，沿山岭向东南下走二里，稍向西转，再往南行走在坡上。又是二里稍下行，越过一处山坞后上走。又向南二里，走过陈挥使庄。又往南顺峡中行，二里，有条土陇环绕过前边的峡谷自西边折来，有岔路一直往南登上那条土陇，我于是跟随众人从峡中往西行。半里，渐渐向西上坡，又半里，折向南上登，又走半里，向南登上陇脊，开始翻越往东延伸的山脉。在这里往南望去，见前方的壑谷十分开阔，一直往南与罗生山相对，其中形成的山坞非常远，州城隐隐约约在三十里开外，东面的球玶山，也可全部看见，唯有西边的宝峰，还有西北的集鹰山，皆被宠岚山往南下延的支脉遮住了，不能看见。我先一步鼓足勇气独自上走，盘腿在草上坐下。很久，后边走路的人来到，说此地前面有强盗，从东面山峡中出来，拦路抢劫，催促我一同快步往南下山。望东方层层山峡重重山峦，似乎有探寻幽境的路径，但路上走的人唯恐不快些离开。

下山二里，望见有澄澈的碧波汇积在山麓，我以为就是上干峨的清海子了。又陡峻地下行二里，有村庄房屋位于海子的北岸，竹丛小径，枝叶扶疏，层层山峦环绕在村后，清澄的水潭映照在村前。路转过村子的东北隅，有小溪自峡中往下流注，有卖酒人的房屋正当小溪下边。进屋稍作休息，把背着的木胆浸泡在峡中流注的泉水中，并且询问此处海子是否就是上干峨的澄镜池？那人漫不经心地应着，只说海子中有鱼，有人泛舟捕鱼，因为此时插秧，只用来供餐，来不及拿去卖。不过我回忆志书所说，下海子的鱼可以捕，上海子的鱼不能捕，难道是志书上的话今天不灵验了吗？沿海子东边陡峻的山麓行二里，到达海子南岸的水边，遇上耕田 的人，再询问他。才知道此处是下海子，所说的上海子澄镜池的地方，还在村东

北的重重山岭之上，由此上走五里才能走到那里。我不能由那里走。向南二里，越过一条山涧，有个村庄竹林连片十分幽深，这是中干峨村。由村南又往南下走三里，这里的村子竹丛居屋交相掩映得更远，这是下干峨村。到这里，东面山坡之下，拓展为深深的山坞，而溪流向南流贯。由这里从村南稍往西，立即转向南，顺山坡上行。一里，渐往南下走，俯瞰坞中的溪流，已有撑小船漂浮的人。随即往南行二里，有一二家人依傍着山坡下的山湾里居住，与下干峨南北远远相对。从此向东顺山坡上走半里，于是上登山坡走向东突的山嘴。从它上边往南转，就见东突的山嘴之下，那山崖非常陡峻，又有数十家人背靠山麓居住，竹丛树林蒙蒙茸茸，俯瞰过去好似不能窥见的样子。向南半里，稍向西再转向南，半里，山崖下的居屋完后，忽然见一条大溪向东流横在前方，是透过山崖从石穴中流出来的水流。山崖高峻无路下坠，沿着崖端往南行半里，略下走，见有小径沿坡麓下走，就命令顾仆在路旁守木胆，我拄着拐杖坠下山麓沿山崖往北转。又走半里，投身丛林中，就见那下边石穴中流水交错流淌，当地人用石堤拦水往北流注。石堤之上，水流潆回成潭，深达四五尺；石堤之下，喷入壑谷成为溪流，宽处几乎达于四五丈。泉水溢出之处，全是从树根石眼缠绕之中渗出，阴凉森然沁人心骨。捧了水饮下，透彻肺腑，后悔不带来木胆投入水中浸泡一下。既而仍向南沿山崖的山麓走，半里，到顾奴等候之处，取木胆扛着上路。

又向南下坡二里，有数家人位于坡之东，指点我向东过桥走。此桥呈东西向跨在干峨下游的溪上，是志书所谓的马场河。过到桥东，立即向东南穿越在田野间，三里，到达东山下，又有溪水自东流向西，有桥呈南北向跨在溪上，这是迎凤桥，是因为它西边有飞凤山。桥下的溪水就是从东南的赤土坡流出来的，往北流到罗武塘，流出马邑村，向西流经此地后与马场河合流。过桥就直接向南赶路。二里，再向南越过一座桥，桥下的水如线一样将要断绝，这是黄坡泉向北流后往西转的水流。又向南一里，又向南越过一座桥，桥

下的水也将断绝，这是饮马河向北流后往西转的水流。又往南一里，进入腾越州北门。行走在城中二里，出了南门。城中无集市店铺，不如南关外那样喧闹繁华。抵达寓所已是下午了。（下缺）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十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腾越州(今腾冲县)和永昌府(今保山市)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徐霞客主要旅游腾冲南境,途经绮罗、团山、杨广哨、半个山等地,考察了壮观的硫磺塘沸泉及罗汉冲、大洞等温泉。霞客游屐南到马鹿塘一带,考察的范围已达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境。

十九日离腾越州东返,以后六月份都在永昌。永昌府是滇西重镇,也是《徐霞客游记》记录字数最多的府县。徐霞客寓居太保山腰的会真楼,得闪人望、闪知愿等朋友的盛情款待,游憩甚欢。徐霞客游遍城附近的太保山、易罗池及其他风景园林;往南游石花洞,浴蒲缥温泉,考察水利设施;往北游龙王塘、卧佛寺,浴金鸡温泉;往东南登哀牢山,考察东河伏流的天生桥。保山、腾冲物产丰富,《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各种玉石及如何碾玉,也记录了各种花卉和水果。

【原文】

己卯五月初一日　平明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后，参府吴公屡令把总来候，且命店中一至即入报。"余不知其因，令姑缓之，且游于市，而主人不听。已而吴君令把总持名帖来，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即枉顾为幸。"余颔之，因出观街子。此处五日一大街，大街在南门外来凤山麓。是日因旱，断屠祈雨，移街子于城中。旱即移街，诸乡村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买宝舍人[2]，留余同事。余辞之，入城谒参府。一见辄把臂入林[3]，款礼颇至。是日其子将返故乡，内简拾行囊，余辞之出。吴，四川松潘人[4]。为余谈大江自彼处分水岭发源，分绕省城而复合[5]。且言昔为贵州都阃，与陈学宪平人士奇同事，知黄石斋之异。下午还寓。集鹰山宝藏徒径空来顾，抵暮别去。

初二日　余止寓中。云峰山即尖山老师法界来顾。州庠彦李虎变昆玉来顾[6]。李居绮罗。

初三日　参府来候宴。已又观音寺天衣师令其徒来候，余以参府有前期，辞之。上午赴参府招，所陈多腊味，以断屠故也。腊味中始食竹鼯。下午别之出。醉后过万寿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门半里，过凌云桥[7]，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8]，则观音寺在焉[9]。寺东向临玉泉池，寺南有古刹并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师拜经观音寺，三年不出，一见喜甚，留余宿。余辞以他日，啜其豆浆粥而返，已昏黑矣。

初四日　参府令门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来候。时微雨，遂与之联骑，由来凤山东麓循之南，六里，抵绮罗[10]，入叩李君家。绮罗，志作矣罗，其村颇盛，西倚来凤山，南瞰水尾山，当两山夹凑间。盖罗汉冲之水，流经大洞、长洞二小阜间，北曲而注于平坞，乃分为二流，北为饮马河而抵城东，南为绮罗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来凤东南麓，乃南捣两山夹间。是村绾其谷口，竹树扶疏，田壑纡错，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余初望腾越中坞，东为球玶、矣比，西为宝峰、毗卢，南为来凤、罗生，北为干峨、飞凤。西北则宠炭最耸，而龙潭清海之水溢焉；东南则罗汉冲最深，而罗生、黄坡之流发焉；东北则赤土山最远，而罗武、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龙光台、来凤西麓而去。则是州之脉，盖西北由集鹰山分脉：南下者，为宝峰、毗卢，而尽于龙光台；东曲者，一峙为笔峰，再耸为宠炭，遂东下而度干峨之岭，又东南而纡为永安、乱箭之哨。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罗生、水尾，而北转为来凤，至是始知罗汉冲水又南下于罗苴冲，则来凤之脉，不南自罗生、水尾，而实东自黄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坞，而南抵罗生，脉从田塍中西度。郡人陈懿典进士《文星阁记》云："嘉靖壬子[11]，城外周凿城隍[12]，至正南迤东窾地丈许[13]，有络石，工役斫截之。其石累累如脊骨，穿地而来，乃秀峰之元龙正脉也[14]。"其说可与余相印证。

土人不知，乃分濬罗汉冲水一枝，北流为饮马河而抵于城东。是此脉一伤于分流，再凿于疏隍，两受其病矣。土人之为之解者曰，脉由龙光台潜度于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虽石骨下亘，乃大水所趋，一壑之流交注焉；饮马河本无一水两分之理，乃人工所为，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初五日　晨餐后，即从李君循南山之麓东向行。先半里，过水应寺。又东二里，两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峡中北向峙，即天应寺也。其后即罗生主峰，仰之甚峻，志称其条冈分布，不诬也。又东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随之北下。共一里，冈东尽处，竹树深密，绿荫袭人，披映心目。其前复起一圆阜，立平畴中，是为团山，与此冈断而复续。冈东村庐连络。余从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庐，具腊肉火酒献。盖是日端午，而老人与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既午，复东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复起一长阜，如半月横于前，是为长洞山。又东二里，遂入山峡，有溪中贯而出，是为罗汉冲[15]。溪南北皆有村夹峙峡口。由南村溯溪而东，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东逾岭趋猛连者[16]，从其北坞中觅温泉。其泉不热而温，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间，水汇其旁，浅不成浴。东山下有“大洞温泉”，为八景之一，即在其北岭峡中，与此隔一支岭，逾而北颇近，而李君急于还家，即导余从大路西出。二里，过溪南村，出峡口，随溪西行。一里，过一桥，从溪南又西一里，过长洞北

麓。北望大洞之阜，夹溪而峙，余欲趋之，浴其温泉。李君谓泉在东峡中，其入尚远，遂强余还。又西一里，过团山北麓，又西三里而还李君家。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在乾隆刻本第九册上。 徐本自己卯五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第十册上，自己卯八月初一日至九月十四日在第十册下，上下合题曰“滇”，有提纲云：“自腾越罗生山、杨广哨、硫磺塘还至腾越，过龙川、高良工山、潞江、蒲缥、永昌、哀牢山、清水沟、峡口山、笔架山、山窠、卧佛寺、金鸡村、宝盖山、虎坡、干海子、玛瑙山、松坡、猛赖、上江蛮边、石城、北冲、清水关，再还永昌。养邑、腊彝、枯柯、右甸、锡铅、顺宁府、云州。再从顺宁渡澜沧江、三台山、阿禄司、新牛街，渡壁溪江、瓦葫芦、猪矢河、蒙化府、天姥崖、龙庆关、迷渡、清华洞大脊、洱海城、荞甸、宾川州、炼洞，还至鸡足山上。”

②舍人：公侯都督及各卫指挥嫡长次子才可试用者，为散骑参侍舍人，隶都督府，充宿卫，或署各卫所司，听候差遣。

③把臂：互相扶住手臂，表示亲密。

④松潘：明置松潘卫，隶四川都司，在今四川松潘县。

⑤为余谈句：此处指岷江源。省城指四川布政司治成都府，即今成都市。

⑥昆玉：对于他人兄弟的美称。

⑦凌云桥：俗称观音塘桥，近年改建后称新桥。

⑧玉泉池：今名同，建有自来水厂。

⑨观音寺：今存，在腾冲城北郊。所在的村因名观音塘。

⑩绮罗：今名同，分上、中、下三村。

⑪嘉靖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⑫隍(huáng 皇)：城外的护城濠，有水称池，无水称隍。

⑬竁(cuì 脆)：挖地造穴。

⑭秀峰：今仍名秀峰山，为腾冲古城中心的最高点，山上原有秀峰亭。

⑮水应寺：今作水映寺。 天应寺：今名同，建筑皆存。 团山、长洞山：今名同，已为村落布满。 罗汉冲：今名同，温泉犹存。以上皆在腾冲县南境。

⑯猛连：今作勐连，在腾冲县东南境。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店主人说："自从您前往尖山后，参将府的吴公屡次命令把总来等候，并且命令店中您一到就进府去报告。"我不知其中的原因，命令他暂缓报告，暂且去游一游街市，可主人不听。不久吴君命令把总拿着名帖前来，说："想要亲自拜见，但旅店中不方便，请马上枉驾来拜访便是幸事。"我点头同意了他，于是出门观看街子。〔此处五天赶一次大街，大街在南门外来凤山山麓。这天因为天旱，停止屠牲祈雨，把街子移到城中。天旱就移街子，各处乡村都是这样。〕于是前去会晤潘捷余。捷余设宴招待来买珠宝的舍人，挽留我同宴。我辞谢了他，进城拜谒参将府。一见面就握住手臂志气相投，款待的礼节相当周到。这天他儿子将返回故乡，在内室收拾行李，我告辞了他出来。〔姓吴的，是四川松潘卫人。向我谈起大江从他那地方的分水岭发源，分流绕过省城后再次合流。并且说起他从前任贵州都司时，与学官陈平人士奇同事，了解黄石斋的奇异。〕下午回到寓所。集鹰山宝藏的徒弟径空来拜访，到天黑告别去了。

初二日　我停在寓所中。云峰山〔就是尖山。〕的老禅师法界来拜访。州学中的贤士李虎变兄弟来拜访。〔李家居住在绮罗。〕

初三日　参将府派人来等候赴宴。不久又有观音寺的天衣禅师命令他的徒弟前来迎候，我因为参将府在事前有约会，辞谢了他。上午赴参将府的招请，陈列的多半是腊味，是由于停止屠牲的缘故。〔腊味中开始吃到竹鼦。〕下午告别他出来。酒醉后到万寿寺去拜见法界，不在。出西门走半里，过了凌云桥，又向西半里，由玉泉池南面的堤上走到西山的山麓，就见观音寺在那里。寺向东，面临玉泉池，寺南有座古刹并列，就是玉泉寺了。天衣禅师在观音寺拜经，三年不出门，一见面高兴极了，留我住宿。我答应改日来住辞

谢了，喝了他的豆浆粥后返回来，天已昏黑了。

初四日　参将府命令守门的差役把《州志》送来。刚翻开书而李君前来问候。此时下着细雨，便与他并排骑马，由来凤山东麓顺着山往南走，六里，抵达绮罗，进去拜访李君家。绮罗，志书上作矣罗，这个村子较兴盛，西面紧靠来凤山，南边远望水尾山，正当两山相夹凑拢之间。罗汉冲的水，流经大洞、长洞二座小土阜间，向北弯曲后流入平坦的山坞中，就分为两条河流，北面的是饮马河，流抵城东，南边的是绮罗水，逼近南山下，又往西逼近来凤山的东南麓，就往南冲捣在两山相夹之间。此村盘结在两山的谷口，竹林树丛扶疏茂盛，田野壑谷迂曲错杂，也是一处幽境。这天夜里住在李君家中。

我起初远望腾越中间的山坞，东面是球珄山、矣比坡，西面是宝峰、毗卢山，南面是来凤山、罗生山，北面是干峨山、飞凤山。西北则是宠炭山，最为高耸，而龙潭清海子之水从那里溢出来；东南是罗汉冲，最深，而罗生山、黄坡的水流从那里发源；东北是赤土山，最远，而罗武塘、马邑村的水源从这里起始；大盈江仅在西南方冲破龙光台、来凤山西麓而去。那么此州的山脉，大体上从西北由集鹰山分出支脉：往南下延的，成为宝峰、毗卢山，而后在龙光台到了头；向东弯曲的，最先耸峙为笔峰，再耸起成为宠炭山，于是往东下延成为干峨的山岭，又向东南曲折成为永安哨、乱箐哨的山。那曲绕向西的，我最初怀疑起自南面的罗生山、水尾山，而后转向北成为来凤山，到此时才知罗汉冲的水又往南下流到罗苴冲，那么来凤山的山脉，不是起自南面的罗生山、水尾山，而实际上是起自东面的黄坡、矣比坡两处山坡。但两处山坡的西边都是平坦的山坞，而后往南抵达罗生山，山脉从田野中往西延伸。〔本府人进士陈懿典的《文星阁记》中说：“嘉靖壬子年，在城外四周挖掘护城壕，到正南在地下向东挖坑一丈左右，有脉状的岩石，工

匠夫役凿断了它。那岩石层层累累如同脊梁骨，穿过地下而来，是秀峰的主龙正脉。”此说可与我的看法互相印证。〕本地人不了解，就把罗汉冲的水分流，疏挖出一条支流，向北流为饮马河，流抵城东。这样此处地脉第一次被分流损伤，再次在疏挖护城壕时凿断，两度受到伤害了。本地人为此解释说，山脉由龙光台潜在地中延伸到跌水河之下。却不知跌水河虽然是骨状的岩石向下延亘，但是大水流向的地方，一个壑谷的水流都交相流注于其中；饮马河本来就没有一条河分为两条的道理，是人工建成的，想以此来掩盖那过失是不可能的。

初五日　早餐后，马上跟随李君沿南山的山麓向东行。先走半里，经过水应寺。又向东二里，两次越过南山往北下延的支脉，有寺庙在南面峡中，向北屹立，就是天应寺了。寺后就是罗生山的主峰，仰面望它非常高峻，志书称它是呈条状山冈分布，不假呀！又往东半里，登上一条往北下延的支脉，顺着它向北下走。共一里，山冈东边的尽头处，竹丛树林深密，绿色的树荫袭人，树影婆娑映人心目。它前方又隆起一座圆形的土阜，立在平旷的田野中，这是团山，与此处山冈断而复续。山冈东边村庄房屋连接不断。我从竹林中下来，一位老人迎入他的屋中，准备了腊肉、火酒献上来。原来这天是端午节，而老人与李君有交情，于是把我迎进去招待吃饭。中午后，再向东沿南山行。半里，它北边又隆起一座长形土阜，如一半月亮横在前方，这是长洞山。又向东二里，就进入山峡，有溪水从峡中流贯而出，这是罗汉冲。溪流南北都有村庄夹峙在峡口。由南岸的村庄溯溪往东行，又走二里，越到溪流的北岸，有大路依傍在北山下，是向东越岭通向猛连的路，从它北面的山坞中去找温泉。此泉不热但温，水流不急而平缓，一块大岩石突出在田地间，水汇积在石旁，浅得洗不成澡。东山下有“大洞温泉”几字，是八景之一，就在它北岭的峡中，与此地隔着一条支岭，向北翻越相当近，可李君急于回家，就领我从大路往西出来。二里，过了溪南村，走出峡口，顺溪流

往西行。一里，走过一座桥，从溪南又向西一里，经过长洞山北麓。望北边大洞在的土阜，夹住溪流屹立，我想赶到那里去，在那里的温泉里洗澡。李君说是泉水在东面峡中，进去的路还很远，就强逼我往回走。又向西一里，走过团山北麓，又向西三里后返回李君家中。

【原文】

初六日　晨饭，令顾仆携卧具，为杨广哨之游。先是李君为余言，此地东南由罗汉冲入二百里，有滃吕山，东南由罗生四十里，有马鹿塘，皆有峰峦可观。余乃先其近者，计可从硫黄塘、半个山而转也。东三里，从水应、天应二寺之间，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绝顶。北瞰即天应寺悬其坑麓，由州坞而北，惟笼苁山与之对峙焉；西瞰则旁峡分趋，势若赘旒[①]，皆下坠于绮罗南向之峡，有龙井出其下焉；惟东眺则本峰颉颃自掩；而南眺则浓雾弥沦，若以山脊为界，咫尺不可见。于是南从岭上盘峡，俱行氤氲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余，山半复环一壑，其脊自东南围抱而西，中藏圆坞，有小水西去。其内雾影稍开，而雨色渐逼，虽近睹其田塍，而不免远罹其沾湿矣。复上南坡，蹑坡脊而南，五里，一岐随脊而西南，一岐坠坡而东向。余漫从脊上直南，已而路渐东下而穷。二里，有村倚东坡下，披雾就讯之，乃清水屯也[②]。按志，城南三十里为清水朗，此其地矣。然马鹿塘之径，当从北岐分向而东，此已逾而过南。

屯人指余从坡北东下，当得大路。从之，半里，东北涉一坑甚深，雾影中窥其东南旋壑下盘，当时不知其所出何向，后乃知其南界高峰，反西自竹家屯而东突，为陈播箕哨也。复东北上坡半里，见有路东向下，辄随之行，不意马鹿塘正道尚在其北。雾漫不辨，踉跄东下。一里余，有峡自北而南，溪流贯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绝无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无一人。抵塍而路绝，塍狭如线，以杖拄畦中，东行抵溪，而溪两岸蒙翳不可渡。复还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径，渡溪东上。一里，路伏草间，复若断若续，然其上甚峻。三里，东向登岭头，复从岭上东南再陟一岭。半里，始见岭北有坳，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东则崩崖下坠，其势甚拓，其坠甚峭，若中剖其脊并左右两帏而平坠焉。坳北有路自崩崖北岭东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岭东上，而坳中独无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东一里，路为崩崖所坠，复岐而南，再陟南岭。半里，复东行岭脊。二里始有南来之路，循之东。北瞰崩崖下陷，东向成坑，箐木深翳。又东半里，再陟岭，岭乃南去，微径始东北下坡。曲折连下三里，余以为将及北坑之底，随之出即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环，路岐而东西绕之，未几遂绝，皆深茅丛棘，坑嵌其下甚深。余始从其南，不得道，转而东，复不得道，往返踯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久之，复从南坡下得微径，下一里余而东抵坑底。则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东南流，坑两旁俱峭崖密翳，全无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乱砾间，时有

平沙漾之，遂随之行。或东或南，仰眺甚逼，而终绝路影。三里，稍开，俯见潆沙之上，虎迹甚明，累累如初印。随之又东南一里余，有小溪自西南来注，有路影南缘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半逾坡东下，而路反从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误，然其路渐大，时亦渐暮，以为从大道，即不得马鹿塘，庶可得栖宿之所。乃蹑脊西驰二里，见西峰顶有峰恃倚如覆钟，大道从此分岐，一自东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峰顶而趋，一从西南盘壑而行。未审所从，姑解所携饭啖之。余计上下二径，其去人必远，不若从盘壑者中行。于是又东南三里，遂坠坡而下，渐闻人声。

下里余，得茅二龛在峡间，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数龛，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龛，则架竹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卧，俨然与粤西无异。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阅十五月，乃复遇之西陲，其中数千里所不见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见高黎贡南亘之支屏列于东，下有深峡，而莫见龙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余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峡甚深，即与高黎贡遥夹者，意龙江从此去。西坞甚豁，远见重山外亘，巨壑中盘，意即南甸所托也。时雾黑莫辨方隅[3]，而村人不通汉语，不能分晰微粤。即征其地名，据云为凤田总府庄，南至罗卜思庄一日余[4]，东北至马鹿塘在二十里外[5]，然无确据也。夜以所携米煮粥，啜之而卧。

初七日　阴雨霏霏[6]，饭后余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

天且大霁，余乃谋所行。念马鹿塘在东北，硫磺塘在西北，北山之脊，昨已逾而来，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马鹿而逾西脊，以趋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径，以硫磺塘为正道，遂从之。土人指余从村后西北向大山行。余误由直北，一里余，下涉一涧，溯之北上坡，一里余，又下涉涧。其处一涧自西峡崩崖来，一涧自北峡崇山来，涉其西来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复分岐，一向北峡，一向西峡，皆盘其上坡。余从其北峡者，二里，路渐湮。已北下，则其涧亦自西来，横堑于前，虽小而颇深，藤箐蒙塞，雨雾淋漓，遂不能入。乃复出，至岐口，转向西峡。一里，路亦渐湮，其南崩崖下嵌，即下流之所从出，而莫能逾焉。复出，从岐口南涉其涧，从涧南又得一岐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即崩崖西对之坡也，其上皆垦崖，而仍非通道。蹑之行，一里，上西顶。顶高云黑，莫知所从，计返下山，乃转南行莽棘中。湿茅壅箐，踯躅东南向，二里，渐有径，下眺凤田所宿处，相距止二三里间。

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从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问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摆图⑦，即从杨广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蹑坡一里，有二茅当峡坪间，是为椤图寨。由寨后更蹑峻而北，半里，登冈。西望盘壑下开，水田漠漠，有溪流贯其中，壑西复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横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贯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回峡中，半里，一村庐倚南坡，是

为杨广哨[8]。从此西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小溪自东北坠西南，其嵌甚深，乃从昨所度崩崖南岭分坠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复一里余而跻其脊，余以为即从此缘脊上北大峰矣，而孰意犹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即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大溪自北南坠，皆从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即清水朗东溪也[9]。水嵌峡底甚逼，横独木渡其上。余宁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继蹑陇脊，一里余，转而东北上，一里跻峰头。由峰头西盘半里，复随峡北行。其峡颇平，行其中一里余，当其东西分峡处，有村庐倚其中，是为陈播箕哨。从哨北即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村庐当坡，是为竹家寨。由寨东向北行，寨后复起一峰，有峡横其中，路分为二：循北峰直去，为腾越、南甸大道；穿北峰南峡而西，为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从横峡西行。半里，忽坠峡西下。其峡甚逼而下甚峻，坠级历坎，与水争隘。一里余，望见西峡自北而南，一溪贯其中，即矣罗村之水[10]，挟水尾山西峡而南者。溪西之山，崃屼南踞，是为半个山。按《一统志》有罗苴冲，硫磺塘在焉，疑即此山。然《州志》又两书之，岂罗苴冲即溪东所下之山耶？

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东崖之下，乃温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数家居焉，是为硫磺塘村，有桥架溪上。余讯大塘之出硫磺处，土人指在南峡中，乃从桥南下流涉溪而西，随西山南行。时风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踯躅南行，半里得径。又南一里，则西山南进，有峡东注大

溪，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先趋其近溪烟势独大者，则一池大四五亩，中洼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涌之状，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其中高且尺余，亦异观也。时雨势亦甚大，持伞观其上，不敢以身试也。其东大溪，从南下，环山南而西合于大盈；西峡小溪，从热池南东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气勃勃，而池中之水，则止而不流，与溪无与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间烟势更大，见石坡平突，东北开一穴，如仰口而张其上腭，其中下绾如喉，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橐鼓风煽焰于下[11]，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尺，坠涧下流，犹热若探汤。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余欲俯窥喉中，为水所射不得近。其龈腭之上，则硫磺环染之。其东数步，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养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间烟势复大，环崖之下，平沙一围，中有孔数百，沸水丛跃，亦如数十人鼓煽于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环沙四围，其水虽小而热，四旁之沙亦热，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涌处虽多，而势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将沙圆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周之，虽有小气而沙不热。以伞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无热气从戳孔出，此皆人之酿磺者[12]。时雨势不止，见其上有路，直逾西岭，知此为半个山道，遂凌雨

蹑崖。其崖皆堆云骈瓣，峇岈嵌空，或下陷上连，或旁通侧裂，人从其上行，热气从下出，皆迸削之余骨，崩坠之剥肤也，所云"半个"之称，岂以此耶？

蹑崖半里，从其南循岭西上一里，渐随峡南转，则其峡自南岭头坠，中有水悬而为瀑，作两叠坠北下，即峡水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逾瀑布之上。复从峡西更西南上一里，渐转而西半里，见大道盘西崖坠处，出南坳去，小径则西上峰顶，渐转北行，盖此即半个山之顶，至此南下为坳，入城之路，当在其东北，不应西去，遂舍大道从小道。西上半里，随峰东向北行二里余，乃西北下，得竹坞村庐。时雨势甚大，避雨庐中，就火沸汤，瀹饭而食之。其处即半个山村也[13]，昔置镇彝关于路次，此为屯哨，今关废而村存云。由其东下坡，随峡东行里余，与南来大道合。随西山北转而行，于是水尾西溪即从此峡南下硫磺塘矣。北行二里余，复陟东突之坡。行坡峡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绮罗村在东坡下矣。时已薄暮，遂舍入州大道，东里余，宿李虎变家。虎变以骑候于马鹿道中，不遇，甫返，煮竹鼯相待。

【注释】

①赘旒（zhuì liú 缀流）：古代旗帜边缘悬垂的飘带。

②清水屯：今仍作清水，在绮罗正南，与清水朗无涉。

③方隅：四方和四隅。

④罗卜思庄：又作罗必丝庄，今称罗卜坝，在梁河县南境。

⑤马鹿塘：今名同，在梁河县东北隅，曩宋河北。

⑥阴雨霏霏：原脱“霏霏”，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⑦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拶图：“拶图”，徐本、四库本、陈本作“摆图”。

⑧杨广哨：今作羊管哨，在腾冲县南隅。

⑨清水朗：即今朗蒲寨，在腾冲县南境。

⑩矣罗村：四库本作“绮罗村”。

⑪橐(tuó 驼)：炉子鼓风吹火的器具。

⑫酿磺者：腾冲地热资源十分丰富。据初步统计，沸泉、热泉、喷泉多达79处，有不少高温沸泉，有12个泉群水温在70～90℃。硫磺塘温泉可算腾冲地热的中心。直径三米的圆形沸水池，水温高达96.6℃，翻滚沸涌之势十分壮观，群众俗称大滚锅，说老水牛掉下去很快就煮离骨了。至今当地群众仍用简单方法提取硫磺，全县每年可得硫磺一万多斤。硫磺塘稍南不远的黄瓜箐温泉，含有氡等元素，可治关节炎、高血压、末梢神经疼等多种疾病，医药疗效特好，现建有专门医疗机构，每年冬天，远近都有人到那里长住治疗。在硫磺塘和黄瓜箐之间是澡塘河瀑布，很多喷冒热水、热气的泉眼点缀在河中、瀑下，泉眼岩石形状奇异，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狮子头”、“蛤蟆嘴”等等。

⑬半个山：在腾冲南境，南麓陡峭，北麓平缓，似只有半个，因名。半个山村亦因山得名。另有镇彝关，今作镇邑关，在半个山以北的大盈江畔，为腾冲城西跌水河、芭蕉关道所经。《肇域志》载：“罗左冲山、半个山，俱在州治南六十里，上有镇夷关。后即南甸之界，悬崖峭壁，是为华夷之限。”霞客已到了南甸宣抚司境，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梁河县。

【译文】

初六日　早晨吃饭，命令顾仆带上铺盖，动身去游杨广哨。这之前李君对我说，此地往东南由罗汉冲深入二百里，有座滃吕山，向东南由罗生山走四十里，有个马鹿塘，都有峰峦值得观览。我于是先去那近处的，预计可从硫磺塘、半个山转回来。向东三里，从水应寺、天应寺两座寺庙之间，向南上山。越上走越陡峻，七里，登上绝顶。俯瞰北面就是天应寺悬在山下坑谷的山麓，由州城所在的山坞往北，唯有宠岚山与它对峙；俯瞰西边就见两旁山峡分向延伸而

去，势如旗帜上悬垂的飘带，都是下坠到绮罗向南的峡谷中，有个龙井在峡谷下方涌出来；只有向东眺望是本山的山峰互相抗衡，交错遮掩；而往南眺望就见浓雾弥漫沉浮，好像是以山脊为界，咫尺间不能看见东西。于是向南从岭上绕着峡谷走，都是行走在氤氲的浓雾之中，茫茫一片如蹈大海。半里，往南下走。下走二里多，山半腰又环绕着一个壑谷，山脊自东南往西围抱，中间藏着圆形的山坞，有小溪向西流去。坞内雾影稍稍散开，可雨色渐逼过来，虽看得见那附近的田野，但远处不免被雨水沾湿了。再上登南面的山坡，登上坡脊往南行，五里，一条岔道顺山脊通向西南，一条岔道沿山坡向东下坠。我漫无目的地从脊上一直往南走，不久路渐渐向东下去后断了。二里，有村庄靠在东边山坡下，分开浓雾去村中问路，是清水屯。据志书，城南三十里是清水朗，这就是那地方了。但去马鹿塘的路，应当从北边的岔路分向往东走，此时已走过头在南了。

清水屯的人指点我从山坡北边往东下走，应该找得到大路。听从他的话走，半里，向东北涉过一条非常深的坑谷，雾影中窥见它东南旋绕的壑谷向下盘绕，当时不知它出去通向哪里，后来才知它南面的高峰，反而自西边的竹家屯往东突，是陈播箕哨。再向东北上坡半里，见有路向东下走，就随着它走，没想到去马鹿塘的正道还在它北边。浓雾漫漫，辨不清方向，踉踉跄跄向东下走。一里多，有峡谷自北横向南，溪流贯穿峡中，有田地嵌在峡底，可绝无人烟。田野中已插遍禾苗，也无一人。到达田边路就断了，田埂狭窄得如线一样，用手杖拄在田中，往东走到溪边，但溪流两岸树丛浓密遮蔽，不能渡。再返回来靠着西面的山坡向南走，一里遇上小径，渡过溪流往东上行。一里，路隐伏在草丛间，再次若断若续，但那上去之处非常陡峻。三里，向东登上岭头，又从岭上向东南上登一岭。半里，才见岭北有山坳，自北向南延伸，中间低伏再次隆起，它东面就是崩裂的山崖下坠，山势非常宽阔，那下坠之处十分陡峭，好似山脊从中剖开左右两幅帏幔并排平行下坠的样子。山坳北边有条路

自崩裂的山崖北面的山岭往东行，南边也有小路，自崩裂的山崖南面的山岭往东上行，可山坳中唯独没有北面来相交的路。我于是沿山崖南面的路上走。向东一里，路被崩裂的山崖陷下去，又岔向南，再上登南岭。半里，再往东走在岭脊上。二里后才有南来的路，顺着它往东走。俯瞰北边崩裂的山崖下陷，向东处形成深坑，箐中树木幽深密蔽。又向东半里，再登岭，山岭于是往南延去，小径开始向东北下坡。一连曲折下走三里，我以为将走到北面深坑的底部，顺着它出去就是马鹿塘了；谁知一道山坡环绕在中间，路岔为东西两条绕过山坡，不多久就断了，都是深深的茅草成丛的荆棘，坑谷嵌在它的下方非常深。我开始时从它南边走，找不到路，转向东，又找不到路，往返徘徊，茅草深长，荆棘密蔽，遍处搜索不能前走。很久后，又从南面山坡下找到小径，下走一里多后往东抵达坑底。就见坑中有潺潺流水，自崩裂的山崖向东南流，坑谷两旁全是陡峭的山崖密蔽，全无路的影子，可坑底非常平坦，水流在杂乱的砾石之间，不时绕过平坦的沙滩水流，就顺着水流走。有时东有时南，仰面眺望十分逼窄，可始终绝无路影。三里，稍开阔些，俯身见流水潆洄的沙滩之上，老虎脚印十分明显，连接成串如同刚印上去的。顺着流水又往东南走一里多，有条小溪自西南流来注入，有路影在南边沿着小溪延伸，这才离开坑谷往南爬坡，一里，越到坡上。我猜想将越过山坡向东下走，可路反而从坡脊上往南行，我心知路错了，不过这条路渐渐变大，此时天也渐渐黑下来，以为从大道走，即便找不到马鹿塘，或许能够找到栖身寄宿的地方。于是登上坡脊向西快步走二里，见西峰顶上有山峰依傍着如下覆的铜钟，大道从此处分岔，一条自东南的山坡下延上伸，一条向西北的峰顶伸去，一条从西南绕着壑谷延伸。我不清楚从哪里走，姑且解下带着的饭吃了。我估计上下两条道，它们离人烟必定很远，不如从盘绕在壑谷中的路走。于是又向东南三里，就从坡上下坠，渐渐听到人声。

下行一里多，在峡中遇到两间茅屋，到那里投宿，又窄又旧陋

不能住宿。远望南面山坡上有数间房屋，就下涉深坑，攀登陡峻的山坡上走，共一里后走入那里的房屋，是竹子架成的窝棚，下边养牛猪，而上方是架锅烧火和睡觉的地方，俨然与粤西的竹楼无异。屈指算来自从离开南丹到此地，至今已经历十五个月，才又在西部边陲遇见这种竹楼，其中数千里间没有见到过。自从登上崩裂山崖的山脊，立即望见高黎贡山往南延亘的支脉屏风样排列在东方，下边有深峡，但无法见到龙川江，推想是深嵌在山下。又向西南二十多里，到住宿的山坡，下瞰南面峡谷非常深，就是与高黎贡山远远相夹之处，推想龙川江从此流去。西面山坞极为宽敞，远远望见重重山峦横亘在外面，巨大的壑谷盘绕在中间，推想就是南甸依托之处了。此时雾浓天黑无法辨清方位，而村里人不通汉语，不能弄清这里的隐微深奥之处。立即追问这里的地名，据说是凤田总府庄，南边到罗卜思庄要走一天多，东北到马鹿塘在二十里之外，然而无确凿的证据。夜里用带来的米煮粥，喝粥后躺下。

初七日　阴雨霏霏，饭后我暂且停下不走。不久村里人说天将大晴，我才打算上路。考虑马鹿塘在东北方，硫磺塘在西北方，北山的山脊，昨天已翻越过来，西山的山脊，还未登过它，不如放弃马鹿塘而翻越西面的山脊，以便赶去硫磺塘，而且此地到州里的路，以走硫磺塘是正道，就从这条路走。当地人指引我从村后向西北的大山走。我错从正北走，一里多，下涉一条山涧，溯山涧向北上坡，一里多，又下走涉过山涧。此处一条山涧自西南峡中崩裂的山崖处流来，一条山涧自北面峡中的崇山峻岭间流来，涉过那西边流来的山涧。又往北上坡半里，路又分岔，一条通向北面的山峡，一条通向西面的山峡，都是绕着山峡上坡。我从那通向北面山峡的路走，二里，路渐渐湮没了。不久向北下走，就见那条山涧也自西边流来，堑沟样横在前方，水流虽小但相当深，藤枝竹丛蒙密闭塞，雨雾湿淋淋的，始终不能进去。只得再出来，来到岔路口，转向西面的山峡。一里，路也渐渐湮没了，它南边崩裂的山崖向下深嵌，就是山涧向下

流出去的地方，可是不能越过去。再次出来，从岔路口往南涉过山涧，从山涧南边又找到一条岔路往西上走，此路非常小。一里，向北越过一道坡，又往北一里，就是崩裂的山崖西边面对着的山坡，那上边全是开垦过的山崖，但仍不是通道。踏上山坡走，一里，登上西边的山顶。顶高云黑，不知从哪里走，考虑还是返回去下山走，于是转向南行走在草莽荆棘之中。茅草湿淋淋的竹丛壅塞，跌跌绊绊走向东南，二里，渐渐有小径，向下眺望凤田总府庄住宿之处，相距只在二三里之间。

再向南走半里，遇上大道往西去，就顺着它走。往西沿北山行一里，在山坡下遇上耕田的人，向他问路，才知山上有个小寨子，名叫捞图，就是从杨广哨进州城的正道了。于是急忙往西北上山，爬坡一里，有两间茅屋位于峡中的平地间，这是捞图寨。由寨子后再踩着陡峻的山崖往北走，半里，登上山冈。望西面盘绕的壑谷在下方展开，水田广漠，有溪流流贯其中，壑谷西边又有高山耸峙在外面，山南又突起一座高山，横着连接到南边，相互连接处的中间，似乎有水从中流贯而去。又向北上走一里半，就登上大山脊。向北下到回绕的峡谷中，半里，一个村庄的房屋紧靠南面的山坡，这是杨广哨。从此往西北下到峡底一里多，有条小溪自东北倾泻到西南，溪流嵌在非常深的地方，是从昨天越过的崩裂的山崖南岭分流倾泻而成的。涉过小溪往西北上走，再走一里多后登上山脊，我以为就是从此处沿山脊上登北面的大山峰了，可谁想到还只是隔在中间的支脉。半里越过山脊，又马上向北下到峡底。一里多，有条大溪自北向南流泻，全是从石崖之间冲破石壁而去，这就是清水朗的东溪了。水流嵌在峡底十分逼窄，横架了独木桥渡过溪上。我宁愿从独木桥下涉水，立即往西北上坡。开始时沿着石崖走，继而上登陇脊，一里多，转向东北上走，一里登上峰头。由峰头向西绕半里，再顺峡谷往北行。此峡相当平坦，行走在峡中一里多，正当它分为东西两峡之处，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峡中，这是陈播箕哨。从哨北马

上往西北下走，二里，沿南山往西行，一里，有村庄房屋位于坡上，这是竹家寨。由寨子东边向北行，寨子后方又耸起一座山峰，有峡谷横在其中，路分为两条：沿北峰一直去的，是去腾越、南甸的大道；穿过北峰南面的峡谷往西，是去硫磺塘的路。我于是舍弃大道从横向的峡谷向西行。半里，忽然峡谷向西下坠。此峡非常狭窄而下边十分陡峻，坠下台阶经过坑穴，与水流争夺隘口。一里多，望见西面峡谷自北延向南，一条溪水流贯其中，这就是矣罗村的溪水，傍着水尾山西边的峡谷往南流的水流。溪水西面的山，突兀地盘踞在南边，这是半个山。据《一统志》，有处罗苴冲，硫磺塘在那里，怀疑就是此山。但是《州志》又把它记载为两个地方，莫非罗苴冲就是溪水东面走下来的山吗？

又向西下山半里，直达溪边，有两个水塘在东边山崖之下，是温水塘中小一些的。它北面山崖之下，有数家人居住在那里，这是硫磺塘村，有桥架在溪上。我打听出产硫磺的大塘所在之处，当地人指点在南面峡中，于是从桥南的下游涉过溪水往西走，顺西山往南行。此时风雨猛烈降临，田埂又滑又窄，我跌跌撞撞地往南行，半里后遇上小径。又向南一里，就见西山往南迸裂开，有峡谷，东边流注着大溪，遥望峡中升腾的蒸气，散布在东西有几处，浓郁旺盛地喷发，如浓烟卷雾，东边濒临大溪，往西纵贯山峡。先赶去那靠近溪边烟势很大之处，是一个水池，大有四五亩，中间像锅一样下洼，水贮在其中，只达到池子的一半，水色浑浊发白，从下往上沸腾，作出翻滚腾涌的姿态，但气势更为猛烈，沸腾的水泡大如弹丸，成百枚一齐跃起而有声音，其中高的将近一尺多，也是奇异的景观。此时雨势也非常大，打着伞在池上观看，不敢以身相试。它东边的大溪，从南面下流，环流过山南后向西汇流进大盈江；西面峡中的小溪，从热水池南边往东注入大溪。小溪的流水中也有勃勃的热气，而池中之水，却停而不流，与溪水不相干。溯小溪向西上走半里，坡上烟势更大，见石坡平平前突，东北开有一处洞穴，如仰着的嘴张开它

的上腭，穴中下边缩结如同喉咙，水与气从穴中喷出，如同有火炉用的风箱在下边鼓风煽焰，水沸腾上跃一次，停歇潜伏一次，作出呼吸的形状。水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射时好似抛石机发射，声音如猛虎吼叫，水高数尺，落入下游的山涧中，把手伸进去还烫得好像沸水。有时上跃时风从中卷起，水便向四旁喷射，在数尺之外撒在人身上，飞溅的水沫仍灼人脸面。我想俯身窥视喷水的咽喉，被水射得不能接近。那如齿龈上腭之上，就有硫磺环绕沾在上边。它东边几步开外，凿了水池引水，上边覆盖着一间小茅屋，屋中放了桶养硝，想来有硫磺的地方，就有硝了。又向北上坡百步，坡上烟势又大起来，环绕着山崖之下，一圈平坦的沙地，其中有数百个孔，沸水成丛腾跃，也像有数十人在下边鼓风煽火的样子。似乎有人力引水，环绕沙地四周，那水虽小但热，四旁的沙也是热的，站立久了不能停脚。它上方烟气腾涌之处虽然多，但气势都不及此三处的。有人将沙堆成圆形如下覆的锅，也引了小水在四周围绕着它，虽有少量的蒸气但沙不热。用伞柄戳入沙中，深一二尺，其中的沙有硫磺的颜色，可也无热气从所戳的孔中溢出，这都是人酿制硫磺之处。此时雨势不止，见上边有路，就一直越过西岭，心知这是去半个山的路，便冒雨上登山崖。这里的山崖皆似云朵堆积花瓣并列，高峻挺拔，嵌入空中，有的下陷上连，有的旁通侧裂，人从它上边走，热气从下边冒出来，全是迸裂开来如削去皮肉剩余的骨头，崩塌坠落剥下的皮肤，所说“半个”的名称，难道是根据此种地形吗？

登山崖半里，从它南边沿山岭向西上走一里，渐渐顺峡谷往南转，就见此峡自南面的岭头下坠，峡中有水流悬垂成为瀑布，分作两台向北坠下去，这是峡中水流的上游了。又上走半里，就向西越过瀑布的上方。又从峡谷西边再往西南上爬一里，渐渐转向西半里，见大道盘绕在西边山崖下坠处，通出南面的山坳去，小径就向西通上峰顶，渐渐转向北行，大概这就是半个山的山顶，到此地往南下走是山坳，进城的路，应当在它的东北，不应往西去，于是舍弃

大道从小道走。往西上行半里，顺山峰东面向北行二里多，于是往西北下走，遇上满是竹林的山坞和村庄房屋。此时雨势非常大，进屋中避雨，就着火炉烧开水，煮饭来吃了。此处就是半个山村了，从前在路旁设置了镇彝关，此地是屯驻的哨所，今天关废弃了而村子存留了下来。由村东下坡，顺峡谷往东行一里多，与南来的大道会合。顺西山转向北走，在这里水尾山的西溪就从此峡往南下流到硫磺塘了。往北行二里多，再上登东突的山坡。行走在山坡峡谷中，五里稍下走，又走一里而绮罗村在东面山坡下了。此时已近傍晚，就舍弃进州城的大道，向东一里多，住宿在李虎变家。虎变带了坐骑等候在去马鹿塘的道路中，未遇上，刚返回来，煮了竹鼺在等待。

【原文】

初八日　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署州期政四谣》[1]，以李君命也。

初九日　大雨，复不成行，坐李君家录《腾志》。

初十日　雨不止。既午稍霁，遂同李君联骑，由村西半里，横陟半个山南甸大路，经南草场，半里，西上岭坡，乃来凤南度半个山之脊也。来凤至是南降而下伏[2]，脊间中洼为平塘而不受水。洼之西为金银堆，即南度之脊。洼北半里，有坪倚来凤而南瞰半个山，乃昔王尚书骥驻营之处，志称为尚书营。陟坪北半里，有路横沿来凤峰南，西越金银堆，出芭蕉关[3]。芭蕉关西通河上屯、缅箐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龚永吉从王公南征[4]，有"狭转芭蕉关，难于橄榄坡"之句。从此复转骑，循来凤东峰而北，八里，乃还官店。迨晚复雨。

十一日 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来。下午，雨少止，泞甚，跖泥往潘生家[5]，不遇；以书促其为余买物，亦不答。潘生一桂虽青衿，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倪按君命承差来觅碧玉，潘苦之，故屡屡避客。

十二日 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谣》私投署州田二府[6]，不答。

十三日 雨时止时作，而泥泞尤甚。李生来，同往苏玄玉寓观玉。苏，滇省人，本青衿，弃文就戎，为吴参府幕客。先是一见顾余，余亦目其有异，非风尘中人也。苏有碧玉，皆为簪，但色太沉。余择四枝携寓中，后为李生强还之。

十四至十八日 连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苏姓者，索碧玉宝石，窘甚，屡促不过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盖恐为承差所持也。幸吴参府以程仪惠余，更索其"八关"并"三宣"、"六慰"诸图，余一一抄录之，数日无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二块[7]。苏玄玉答华茶竹方环[8]。

【注释】

①署州：州官离任，暂以其他官代理者，即称署州。

②来凤：来凤山，在腾冲城南郊，海拔1914米。近年以来凤寺为中心建为公园，设腾冲历史陈列馆、地貌馆及碑林。北麓有腾冲茶花园。

③芭蕉关：今名同，在和顺稍南的丛山中。

④郎中：明代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的高级部员。

⑤跖(zhí 直)：踩踏。

⑥二府：对府、州同知的别称。

⑦翠生石：即翡翠，为较名贵的玉石之一，光泽如脂肪，半透明，硬度较宝石低，产于今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西岸。腾冲加工的宝石及雕琢宝石的传统工艺，至今仍名扬远近。

⑧苏玄玉答华茶竹方环：四库本作"苏答荚茶以方环"。

【译文】

初八日　下大雨，未成行，坐在李君家中写《田署州期政四谣》，是奉李君的命令。

初九日　下大雨，又不能成行，坐在李君家中抄录《腾越州志》。

初十日　雨不停。中午后稍微晴开，就同李君并肩骑马，由村西行半里，横向上登半个山通往南甸的大路，经过南草场，半里，向西上了岭上的山坡，就是来凤山往南延伸到半个山的山脊。来凤山到了此地往南下降低伏，山脊间中间下洼成平坦的池塘但不容水。洼地的西边是金银堆，就是向南延伸的山脊。洼地北边半里，有平地依傍着来凤山而向南远望半个山，是从前尚书王骥驻扎兵营之处，志书称为尚书营。骑过平地北边半里，有路沿来凤峰的南面横着，往西越过金银滩，通到芭蕉关。〔芭蕉关往西通河上屯、缅箐的道路，州城西面跌水河的路不如此路平坦，从前兵部郎中龚永吉跟随王公南征，有"狭转芭蕉关，难于橄榄坡"的诗句。〕从此再掉转马头，沿来凤峰往北走，八里，就返回官庄。到晚上又下雨。

十一日　雨不停，坐在官店中。上午，李君来访。下午，雨稍停，非常泥泞，踩着稀泥前往潘秀才家，未遇上；用书信催促他为我买东西，也不回信。〔秀才潘一桂虽是儒生，却跑缅甸，家中多有缅甸货。此时巡按倪君命令差役来寻找碧玉，姓潘的被他缠苦了，所以常常避客。〕

十二日　下雨，坐在店中。李生把《期政四谣》私下投送给代理

州官田二府，未得回音。

十三日　雨时停时作，而尤其泥泞得厉害。李生来访，一同前往苏玄玉的寓所观赏玉石。姓苏的是云南省人，本来是儒生，弃文从戎，成为吴参将府中的幕僚门客。这之前一见面就回头看我，我看他也有奇异的气质，不是风尘中的俗人。〔苏玄玉有碧玉，都做成簪子，但颜色太深沉。我选择了四支带到寓所中，后来被李生强逼归还了他。〕

十四至十八日　连日淫雨不止，坐在寓所中，不能移动一步。潘捷余因为倪按院姓苏的差役，逼要碧玉宝石，处境非常窘迫，屡次催促仍不来我的寓所探访，也不敢拿一件东西给人看，大概是害怕被差役拿住。幸好吴参将府拿来路费惠赠给我，另外借了他的"八关"及"三个宣抚司"、"六个宣慰司"的各种地图，我一一抄录了，数日来无片刻的闲暇，竟然不知是在寓所中并且是在雨中了。〔潘秀才赠送了两块翠生石。苏玄玉答谢了花茶竹方玉环。〕

【原文】

十九日　晨，雨少止。觅担夫，以连日雨泞，贵甚。既而雨复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揞余罗一端，不遂，与之閧而后行。由东街，始泞甚，已而渐燥。二里，居庐始尽，下坡行塍中。半里，连越二小桥，水皆自东南来，即罗汉冲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余，为雷打田，有数家东向。从其前转而东行里余，又过一小亭桥，其流亦自东南向西北者，乃黄坡泉所溢也。又东里余，抵东坡下，停担于酒家。问大洞温泉道，土人指在东南山坳中，此去尚有数里。时天色已霁，令担夫与顾仆待于其家，余即循东山而南。

二里，过土主庙。庙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又南二

里，路岐为二：一南循山麓，为黄坡道；一东南上坡，为趋温泉道。乃从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于下，即黄坡之发源处也。于是东转，有路颇大，横越之，就其东南小径。一里，渐上坡，折而东北。睨温泉之峡，当在其南，中亦有峡南下，第茅塞无径，遂随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渐高，心知其误。有负刍者二人至，问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温泉在南，尚隔一峰。"遂与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峡，指余南去。余从之，横蹈峡中，既渐得小径。半里，忽有峡从足下下坠而西，其上石崖骈突如门。从其东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峡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潆之，即大洞村之后峡也[①]。有大道从峡中东上，又南下半里，从之东。半里，上一坡，大道东北上，亦芹菜塘道；乃从坡东南下，半里，及溪。又东溯溪半里，则溪流奔沸盘石中，右一崖突而临之，崖下则就石为池，而温泉汇焉。其池与溪同峡，而水不关溪流也。崖石叠覆如累棋，其下凑环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后倒覆之石，两片下垂而中划，如所谓试剑石，水从片石中淙淙下注，此温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热，正可着体。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风雨之虑矣。时池上有十余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觅之，不得，乃还浴池中。

又三里，随山之西嘴抵黄坡[②]，转北一里，过麓间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来时分岐处。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麓[③]。促挑夫行，以晚辞，遂止。

二十日　晨起，饭而登坡，雨色复来。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岭头。又平行岭上四里，又稍下一里，过芹菜塘。复东上坡，半里而下，半里过木厂，又下二里，过北下之峡，又东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间，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当坡间而已。又东南半里，逾岭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从之。半里，乃东涉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饭。从寺东下三里，至赤土铺桥，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统志》谓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谬。桥东复上半里，有四五家当坡坳，为赤土铺。铺东又上半里，遂从岭脊东南行。一里，有岐南去，为猛柳道；余仍东南，三里，乃东下，又十里而止于橄榄坡。时才午，雨时下时止，遂止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起饭。自橄榄坡东下，五里，抵龙川江西岸，过巡检司，即下渡桥。西岸峻若堵墙，乃循岸北向叠级，始达桥。桥东有阁，登之可眺江流夭矫之势。又南向随东岸行半里，东向平上者一里余，始曲折峻上。五里，过茶房，僧舍无一人。又峻上三里，过竹笆铺。又上七里余，饭于小歇场。又上五里，过太平铺，又平行入坞。二里余，有水自北涧来，涉之，遂东上。其上愈峻，两旁皆竹石深翳，而风雨西来，一天俱漫，于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岭，乃屡上屡下，屡脊屡坳，皆从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两三家夹岭头，皆以劈藤竹为业。时衣湿透，寒甚，就其家烧薪烘之。又二里余，抵分水关，有五六家当关之

东。余乃就火炙衣，贳烧酒饮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霁，路磴俱燥，乃知关名分水，实分阴晴也。于是东向下者八里，始就东行之脊。又二里，过蒲满哨。又平行岭上，东十五里，宿于磨盘石之卢姓者；家有小房五六处，颇洁。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4]。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岭北之涧。是岭自蒲满哨分支东突，左右俱有深峡夹流，来时从南峡上行，至此坠北峡之口过。涉北涧，又越北岭东突之嘴，共一里余而过八湾。八湾亦有数家居坡上，人谓其地暑瘴为甚，无敢置足者。于是东向行平坡间，十二里抵江，则怒流奔腾，势倍于来时矣。乃坐巨树下待舟，观洪流汹涌，竞渡者之纷纭，不啻从壁上观也。俟久之，乃渡而东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东行。五里，逾南下之嘴，得一桥跨涧，是为箐口。于是渡涧入峡，循涧南崖东向上，二里，过一碑，即来时所见盘蛇谷碑也。又东三里，过一西来枯涧。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东，遂东南渐上，其峡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见高黎贡峰矣。又南六里，抵杨柳湾而饭。乃逾南来之峡，溯东来之流，二里，有桥跨涧，西度之。从涧西溯箐上，又一里，为打板箐，有数十家当涧西。又东北四里，过平度之脊。其脊度峡中，乃自北而南，即从冷水箐西度蒲缥，又北过此，夹蒲缥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热甚，得一荫辄止而延飕[5]，数息树边，不复问行之远近矣。过脊东下一里，止于落马厂。时才下午，以热甚，担夫不前也。

二十三日　平明，从落马厂东行。三里，逾东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余，有一庵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过石子哨，始南下。二里余，望温泉在东山下，乃从岐东南下。二里余，转而北涉北流一涧，又半里，东从石山之嘴，得温泉焉。其水温而不热，浑而不澄，然无气焰，可浴。其山自东山横突而西，为蒲缥下流之案也。浴久之，从涧东溯流二里余，抵蒲缥之东村，蒲人[6]、缥人，乃永昌九蛮中二种。饭。以担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东二里上坡，五里，迤逦上峰头。又平行岭夹，一里稍东下，有亭桥跨峡间。时风雨大至，而担夫尚后，坐亭桥待久之，过午始行。又东南上坡，逾坡一重，转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过孔雀寺。又东上坡五里，直蹑东峰南突之顶。此顶自北而南，从此平坠度为峡，一冈西迤，乃复起为崖，度为蒲缥后山，北去而夹蒲缥之涧，南去而尽于攀枝花者也[7]。又东一里稍上，复盘一南突之嘴，于是渐转而北，二里，有公馆踞冈头。乃北下一里，而止于冷水箐[8]。时方下午，以担不能前，遂止。见邸榻旁有卧而呻吟者，乃适往前途，为劫盗所伤，还卧于此。被劫之处，去此才六里，乃日才过午，盗即纵横，可畏也。

二十四日　雨复达旦，但不甚大。平明，饭而行。随东行之箐，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转。二里渐下，一里下至坳，即昨被劫之商遇难处也。其北丛山夹立，穿其峡行三里，再过一东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随之北二里，下至坳洼中，乃东转而上。一里，过坳子铺，觅火把为芭蕉洞游计。

又东半里，过冈头洼地，遂转北下。三里余，越一坡脊，过洼中汇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无从出而甚浑。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余，至芭蕉洞，乃候火于洞门。担夫摘洞口黑果来啖，此真覆盆子也[9]，其色红，熟则黑而可食，比前去时街子所鬻黄果，形同而色异，其熟亦异，其功用当亦不同也。黄者非覆盆。覆盆补肾。变白为黑，则为此果无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向北，即转东下四丈余，至向所入昏黑处，即转北向，其下已平，两崖愈狭而愈高。六七丈，更宽崇，一柱中悬，大如覆钟，击之声铉铉然[10]。其处盖不特此石有声，即洞底顿足，辄成应响，盖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两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烛之，以手摩之，石不润而燥，纹甚细而晶。土人言，二月间石发润而纹愈皎茁，谓之"开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颇佳，而志称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11]。更北路尽，由西腋透隙入，复小如门。五丈，有圆石三叠，如幢盖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级累之者。从其下复转而北，其中复穹然宏耸。又五六丈，西北路尽，洞分两岐：一南上环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为坠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窦不多，宛转而底平不汙，故游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处，则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转处，今已通明。见直东又一岐入，有柱中间之，以余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从洞门外以余炬入探西崖间小窦。其窦北向悬壁间，其门甚隘，而中亦狭而深，秽气扑人，乃舍

之。出洞，下百余步，抵坑峡下观水洞。水洞者，即此洞之下层也，虽悬数丈，实当一所，前中入有声，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东向，稍入，亦曲而自北来，与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进也。由此东折而北，共里余，抵卧狮窝村，饭于村妇家。

北三里，过一村，即东上堤，是为大海子。随海子南堤东行，二里下堤，又东一里为沙河桥。其桥五巩，名众安桥。越桥东，即从岐西北循山行。二里，过胡家坟，为正统间挥使胡琛墓。墓有穹碑，为王学士英所撰[12]，又一碑，乃其子名诔者[13]，则王翰撰时之文[14]，与吾家梧塍之垅[15]，文翰规制颇相似，其颓芜亦相似也！其一时崇尚，穷徼薄海，万里同风，至荆棘铜驼[16]，又旷代无异，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东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侧不依九隆正脉，故胡氏世赏虽仅延，而当时专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时适改为司，独专其地[17]。今复为郡，设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为朝中所知，因掘断其脉。余按，凿脉乃诸葛南征时所为，土人误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东盘之嘴。于是循冈盘垅，甃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环坡畔，以润东坞之畦。路随槽堤而北，是堤隆庆二年筑，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编号以次而及，名为“号塘”，费八百余金。遇有峡东出处，则甃石架空渡水，人与水俱行桥上，而桥下之峡反涸也。自是竹树扶疏，果坞联络，又三里抵龙泉门，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环寺出，有澄塘汇其下，是为九隆池。由东堤行，见山城

围绕间，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阁临波，迎岚掬翠，滟潋生辉。有坐堤垂钓者，得细鱼如指；亦有就荫卖浆者。惜有担夫同行，急于税驾，遂同入城[18]。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会真楼。而崔君亦至，崔，江西人，寓此为染铺。前去时从磨盘石同行，抵腾依依，后复同归，以担夫行迟，至蒲缥先返。余迟一日至，故复来此看余。遂与同入市，换钱畀夫，市鱼烹于酒家，与崔共酌。暮返楼。夜大雨。

【注释】

①大洞村：今作大董。为洞山乡驻地。此温泉在黄坡村东峡谷中，俗称黄坡澡塘，水温 39℃。

②黄坡：今名同，在大董东郊。

③矣比坡：今作玉壁村，在腾冲坝子东缘。

④平明饭而行：原脱“饭而”，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⑤飕(sōu 搜)：寒气。延飕：纳凉。

⑥蒲人：又称蒲蛮或扑子蛮，即布朗族。《滇略》卷九说：“蒲人，散居山谷，无定所，永昌风溪、施甸二长官司及十五喧、三十八寨皆其种也。”

⑦攀枝花：今仍称攀枝花寨，在保山市西境，蒲缥坝子南缘。

⑧冷水箐：今名同，在蒲缥与保山城之间，但不当公路上。

⑨覆盆子：蔷薇科落叶灌木，茎叶皆有刺，夏季开淡红色小花。果实为聚合的小核果，呈头状，红色，可食，亦可入药。

⑩铉(hóng 宏)铉：形容其声音铉铉响。

⑪石花句：今仍称石花洞，在保山坝子西缘，从云瑞街入山不远即是，曾为风景胜地。

⑫学士：官名，因所属机构不同，职权各异。明代翰林院长官亦称学士，掌管文墨，并备皇帝顾问。

⑬乃其子名志者：原脱“名志”二字，据四库本补。

⑭则王翰撰时之文：陈本、四库本作“王翰时撰之坟”。

⑮梧塍：即江阴县的梧塍里，为霞客家乡。

⑯荆棘铜驼：《晋书·索靖传》说："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因此用"荆棘铜驼"慨叹旧王朝被推翻后的残破景象。

⑰独专其地：按明制，军民指挥使司由军事长官统管军事、民政，"尚无考选军政，可使世世专有此土。"这与明代府、卫分管地方军、政不同，只用于边境战略要地。

⑱入城：指入永昌城，明代永昌府治保山，在今保山市区，西倚太保山，东临保山坝。今保山市区建城始于南诏的永昌城，但今城的规模则为明代所奠定，至今还能辨认整齐的街巷和方正的城基。

【译文】

十九日　早晨，雨稍停。去找挑夫，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夫价很贵。随后雨又下起，上午才停，于是动身。店里人想勒索我的一匹绫罗，没做到，与他吵架后上路。由东街走，开始非常泥泞，不久渐渐干燥。二里，居室房屋才完了，下坡行走在田埂中。半里，接连越过两座小桥，水都是自东南流来，就是罗汉冲流出来分流的水。又走二里多，是雷打田，有数家人面向东方。从村前转向东行一里多，又走过一座小亭桥，桥下的水流也是自东南流向西北的，是黄坡泉溢出的水。又向东一里多，抵达东面山坡下，把担子停在酒店中。询问去大洞温泉的路，当地人指示在东南的山坳中，从此地去还有数里地。此时天色已经晴开，命令挑夫与顾仆在他家等着，我立即沿东山往南走。

二里，走过土主庙。庙靠山向西，前边的两棵柏树非常巨大。又向南二里，路岔为两条：一条往南沿山麓走，是去黄坡的路；一条向东南上坡，是通向温泉的路。于是从上坡的路走，往南一里，登上坡嘴。向西俯瞰山麓，有泉水在下边向西溢出，就是黄坡的发源处了。从此向东转，有条路很大，横越过此路，走上它东南的小径。一里，渐渐上坡，折向东北。斜视温泉所在的山峡，正在它的南面，中间也

有峡谷向南下延，只是茅草阻塞没有路径，就顺着小道往西北上走。一里，此条小道渐渐爬高，心知路错了。有两个背干草的人来到，向他们问路。说："这是进山打柴的路，可以通到芹菜塘。温泉在南边，还隔着一座山峰。"于是与他们一同返回来，一里，下到茅草阻塞的峡谷，他们指点我往南去。我听从他们的话，横向踏入峡中，不久渐渐找到小径。半里，忽然有山峡从脚下往西下坠，峡上石崖并列突耸如门一样。从它东边又南行半里，越过山坡下走，这里峡谷开始变大，有水淙淙流淌在峡中，田埂交相潆绕着它，这就是大洞村的后峡了。有大道从峡中往东上行，又向南下走半里，沿大道往东行。半里，上了一道坡，大道向东北上走，也是去芹菜塘的路；于是从坡上往东南下走，半里，到溪边。又向东溯溪流走半里，只见溪流奔泻沸腾在盘环的岩石中，右边一道石崖前突面临着溪流，崖下就着石崖成为水池，而温泉汇积在这里。这个水池与溪流同在峡中，但泉水不与溪流相连。石崖的岩石重叠下覆如累起来的棋子，石崖下部三面呈环状凑拢，成为一个小孔，可容得下一个人坐着洗澡。它后方倒覆的岩石，两片下垂而中间分开，如所谓的试剑石，水从石片中淙淙下注，这是温泉的源头。孔状的水池之中，水都不怎么热，正可用身体接触。它上方另外有一座亭子覆盖着它，便免去了风雨的忧虑了。此时池塘上有十多人一同洗澡，我担心它旁边有石洞，姑且四处寻找，找不到，这才返回池中洗澡。

又行三里，沿西面的山嘴抵达黄坡，转向北走一里，经过山麓间溢水处的上方。又向北三里，这才走入来时分岔之处。又往西北行四里，到矣比坡的坡脚。催促挑夫上路，他推辞天太晚了，只得停下来。

二十日　清晨起床，吃饭后登坡，雨色又来临。平缓上登二里，陡峻地上登八里，抵达岭头。又平缓行走在岭上四里，又稍下走一里，经过芹菜塘。再往东上坡，半里后下走，走半里路过木厂，又下行二里，经过往北下延的峡谷，又向东上行三里，来到坡脊。平缓行

走在山脊间，一里路到永安哨，五六家人临坡而居。又往东南行半里，翻过岭脊下走。一里，有水流自北流向南，路顺着它走。半里，就向东涉水上坡，平缓走在山脊上。三里，到甘露寺吃饭。从寺东下走三里，到赤土铺桥，桥下的水自南流向北，就是大盈江江水了。《一统志》说大盈江的源头出自赤土山，这话不错。从桥东再上走半里，有四五家临坡坳而居，是赤土铺。从铺东又上行半里，就从岭脊上往东南行。一里，有条岔路往南去，是去猛柳的路；我仍向东南走，三里，就往东下行，又走十里后，停在橄榄坡。此时才是中午，雨时下时停，便停下来不再前走。

二十一日　黎明起床吃饭。自橄榄坡往东下走，五里，抵达龙川江西岸，走过巡检司，立即走下渡桥。西岸险峻得好似一堵墙，只好沿着江岸向北垒砌了石阶，这才得以到达桥头。桥东头有楼阁，登上它可以眺望江流屈曲的江势。又向南沿东岸行半里，向东平缓上登一里多，开始曲折地上登陡峻地山路。五里，路过茶房，僧房中空无一人。又上登三里陡峻的路，路过竹笆铺。又上走七里多，在小歇场吃饭。又上走五里，路过太平铺，又平缓地走入山坞。二里多，有水流自北边的山涧中流来，涉过涧水，就向东上走。那上面愈加陡峻，两旁全是竹石深深地密蔽着，而风雨从西方下过来，满天都是漫漫一片，于是行走在如浪的暴雨中。三里，越过一座最高的山岭，于是屡上屡下，屡次上登山脊，多次越过山坳，都是从深密的林木中走。七里抵达新安哨，有两三家夹在岭头，都是以劈藤条竹子为业。此时衣服湿透，冷极了，到他们家中烧柴烤衣服。又走二里多，到达分水关，有五六家人位于关隘的东面。我便就着火烤衣服，买烧酒饮了四五杯才上路。天色十分晴朗，道路石磴全是干燥的，这才明白关隘的名字叫分水，实际是按阴晴划分的。从这里向东下行八里，这才走上往东延伸的山脊。又走二里，经过蒲满哨。又平缓行走在岭上，往东十五里，住宿在磨盘石姓卢的人家；家中有五六处小房间，相当清洁。

二十二日　黎明吃饭后上路。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曲折下走六里，到达岭北的山涧。这座山岭自蒲满哨分支向东突，左右全是深深的峡谷，溪流相夹，来的时候从南边的峡上行，到此处坠入北峡的峡口走过。涉过北边的山涧，又越过北面山岭东突的山嘴，共一里多后路过八湾。八湾也有数家人居住在坡上，人们称说此地暑热瘴气最为厉害，无人敢驻足的。从这里向东行走在平坡间，十二里抵达江边，就见狂怒的江流奔腾，水势比来的时候加倍了。于是坐在巨树下等船，观看汹涌的洪流和纷纷纭纭争着渡江的人，如同从壁上旁观了。等了很久，才渡过江向东上坡。三里，抵达北山的山麓，沿山坡往东行。五里，越过往南下延的山嘴，见到一座桥横跨山涧，这里是箐口。于是渡过山涧走入峡谷，顺山涧南边的山崖向东上走，二里，路过一块石碑，就是来时见到的盘蛇谷碑了。又向东三里，走过一条从西边来的干枯的山涧。又走二里，由南折向北，便越过那往北突的山嘴往东，于是向东南渐次上走，那峡谷就曲曲折折地掩蔽起来，开始不能见到西方高黎贡山的山峰了。又向南六里，抵达杨柳湾后吃饭。于是越过南边延来的峡谷，溯东面流来的水流，二里，有座桥跨在涧上，过到涧西。从涧西溯山箐上行，又走一里，是打板箐，有数十家位于涧西。又向东北四里，越过平缓延伸的山脊。此条山脊延伸到峡中，是自北延向南，就是从冷水箐往西延伸到蒲缥，又往北经过此地，夹住蒲缥的水流往北流出后流入潞江的山脊。这一天热得厉害，见到一处树荫就停下来纳凉，数次在树边歇息，不再管走路的远近了。翻过山脊向东下走一里，停在落马厂。此时才是下午，因为太热，挑夫不肯前走了。

二十三日　黎明，从落马厂往东行。三里，翻过东突的山嘴后往南，又走一里多，有一座寺庵紧靠在西山之上。又向南四里，过了石子哨，开始往南下走。二里多，望见温泉在东山下，就从岔路往东南下走。二里多，转向北涉过一条向北流的山涧，又走半里，向东在石山的山嘴处，找到温泉。温泉的水温而不热，浑而不清，不过无蒸

气火焰，可以洗澡。这里的山自东山横突向西，是蒲缥下游的案山。洗澡洗了很久，从涧东溯水流走二里多，抵达蒲缥的东村〔蒲人、缥人，是永昌府九种蛮族中的两种。〕吃饭。因为挑夫不肯前走，逗留了很久。于是向东二里后上坡，五里，逶逶迤迤登上峰头。又平缓行进在山岭相夹间，一里后稍向东下走，有座亭桥跨在峡中。此时风雨暴降，可挑夫还在后头，坐在亭桥中等了很久，过了中午才动身。又向东南上坡，越过一重山坡，转向北，又越过一重山坡，共六里，走过孔雀寺。又向东上坡五里，径直登上东峰南突的山顶。此处山顶自北延向南，从此处平缓下坠延伸为山峡，一座山冈向西斜行，于是再度突起为山崖，延伸为蒲缥的后山，往北延去夹住蒲缥的山涧，往南延去在攀枝花到了尽头。又向东一里稍上走，再绕过一处南突的山嘴，于是渐渐转向北，二里，有公馆盘踞在冈头。于是向北下行一里，然后停在冷水箐。此时正好下午，因为挑夫不能前走，便停下来。见客店中床旁有躺着呻吟的人，是刚才去到前面的途中，被抢劫的强盗杀伤，返回来躺在此处。被抢劫的处所，离此地才有六里，竟然太阳才过正午，强盗就横行霸道，可怕呀！

二十四日　夜雨又下到天亮，但不怎么大。黎明，吃饭后上路。顺往东走的山箐，上到山箐的北坡，三里，沿山嘴往北转。二里渐渐下走，一里下到山坳，就是昨天被抢劫的客商遇难之处了。山坳北面成丛的山峦相夹而立，穿越山峡行三里，再走过一处东突的山坡，这里的水开始往北下流。顺水流往北二里，下到山坳的洼地中，就向东转上走。一里，经过坳子铺，找火把准备去游芭蕉洞。又向东半里，走过冈头的洼地，就转向北下走。三里多，越过一道坡脊，经过洼地中积水的石崖。石崖上插而水蓄在石崖底下，四面全很陡峻，水无法流出去而且非常浑浊。由它南面再越过山脊下走，一里多，来到芭蕉洞，就在洞口等候火种。挑夫摘了洞口的黑果子来吃，这是真的覆盆子了，果实色红，成熟就变黑，可以吃，比较先前去的街子上所卖的黄果，形状相同而颜色相异，它们成熟的情况也不

同，它们的功用应当也不同了。〔黄色的不是覆盆子。覆盆子补肾，由白色变为黑色，我吃的就是覆盆子无疑了。〕火种到后，点燃火把进洞。开始时向北走，立即转向东下走四丈多，来到从前走入的昏黑处，马上转向北，脚下随即平坦起来，两面的石崖越来越窄而且越来越高。六七丈后，又变宽变高，一根石柱悬在中央，大处如下覆的铜钟，敲击它声音轰轰响。原来此处不仅此石柱有声音，就是在洞底跺脚，也立即形成回响，大概它下边也是空的。又深入五六丈，两侧石崖岩石的颜色有水滴垂淌形成白色的地方，用火光照它，拿手去摸它，岩石干燥不湿润，纹路非常细腻晶莹。当地人说，二月间石色发润而且纹理愈加皎洁粗壮，称这种现象为“开花”，山洞起名叫“石花”是根据这个原因。石花的名字很美，可志书称为芭蕉，不如方言起得巧妙了。再向北路完了，由西侧穿过缝隙进去，又小得像门。五丈后，有三层圆石，如石幢的顶盖样下垂，又如巨大的灵芝菌分三层叠起来的样子。从它下边再转向北，洞中再次穹然宏大高耸。又走五六丈，西北的路完了，山洞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往南上通环绕成深邃的密室，三丈后断了；一个通入北边下降为深坠的通道，七丈后断了。此洞曲曲折折可旁洞不多，弯弯转转但洞底平坦不积水，所以游览的人不怕深入，假使洞中有通入亮光之处，那就更令人豁然开朗了。出来到从前走入的昏黑向北转之处，现在已通入亮光了。见到正东方又有一个岔洞进去，有石柱在中央隔开洞口，用剩余的火把进去探看其中，也是穹然隆起六七丈便断了。出洞，从洞口外拿剩余的火把进去探察西边石崖间的小洞。此洞向北，高悬在石壁间，洞口非常狭窄，而洞中也是又窄又深，污秽之气扑人，只得舍弃了它。出洞来，下走百多步，抵达坑谷峡中下去观看水洞。水洞，就是此洞的下层了，虽然悬隔数丈，实际应当是一个地方，先前进去洞中有声音，已知它下边全是空的了。洞前边也是向东，稍进去，亦是转弯而且自北边通来，与上洞同出于一格，但水溢满洞中，不能前进了。由此往东折向北，共走一里多，抵达卧狮窝

村，在村中农妇家吃饭。

往北三里，走过一村，立即向东走上堤坝，这是大海子。顺海子的南堤往东行，二里后下堤，又向东一里是沙河桥。此桥有五拱，名叫众安桥。越到桥东，马上从岔路往西北沿着山走。二里，路过胡家坟，是正统年间(1436～1449)指挥使胡琛的墓地。墓前有高大的石碑，是学士王英撰写的，又有一块碑，是他儿子叫王志的碑，碑由翰林院撰修王时撰文，与我家乡梧塍里的坟墓，文章辞藻规模形制十分相似，它们的颓败荒芜也相似了。那种一时间的崇尚，尽于边境逼近海疆，万里之间风气相同，到了旧王朝灭亡后铜驼埋于荆棘丛中，又隔代无异了，可叹息呀！他修墓时想要面迎水流作东北向，便失去了下手的龙砂，结果使偏在一侧不靠着九隆山的正脉，所以胡家世代的赏赐虽然仅能延续，然而当时独占一城的盛况终于改变了。〔永昌，是旧时的郡，胡氏时恰好改为军民指挥使司，独占了这一地区。今天恢复为府，设置了流官，胡家便衰落了。当地人说，胡家葬墓的方法应该出帝王，被朝廷知道后，于是挖断了它的地脉。我考察，凿断地脉是诸葛亮南征时做的事，当地人错了。〕再沿着山往北走，一里，走上一处向东盘绕的山嘴。在这里沿山冈绕着土垅，砌筑了引水的石槽，分引九隆池的水，往南环绕在山坡畔，以便灌溉东边山坞中的田地。路顺着石槽的堤往北走，〔此堤是隆庆二年(1568)修筑的，设置了四十一个孔洞以便通水，按次序相继编号，起名为“号塘”，花费八百余两黄金。〕遇到有峡中往东通出之处，就砌石槽架空渡水，人与水都通行在桥上，而桥下的峡谷中反而干涸了。自此处起竹丛树林扶疏，山坞中果树相连，又走三里抵达龙泉门，是城的西南隅。城外山峰环绕佛宇显露，有澄澈的池塘积在城下，这是九隆池。由东堤上行，见山城围绕之间，一片清水深涵，使人心目空阔。池北边有亭子楼阁面临清波，迎着山风掬来翠色，滟潋生辉。有坐在堤上垂钓的人，钓到的小鱼如手指一样大小；也有就着树荫卖酒的人。可惜有挑夫同行，急于住下，便一同入城。

半里，向北抵达法明寺，仍歇息在会真楼。而崔君也来到，〔姓崔的，是江西人，寓居此地开染铺。先前去时从磨盘石同行，到达腾越后依依不舍，后又一同归来，因为挑夫走得慢，到蒲缥后就先返回来。我晚一天到，所以再来此处看望我。〕就与他一同进街市，换了钱交给挑夫，买鱼来在酒家烹煮，与崔君一道饮酒。天晚返回楼中。夜间下大雨。

【原文】

二十五日　晓霁。崔君来候余餐，与之同入市，买琥珀绿虫。又有顾生者，崔之友也，导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盃子，不遇，期明晨至。

二十六日　崔、顾同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盃子，碾价一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买价矣，以石重不便于行，故强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间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弃之，间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用之。余反喜其翠以自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以为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今命工以白质者为二池，以纯翠者为盃子。时囊中已无银，以丽江银盃一支，重二两余。畀顾生易书刀三十柄，余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携酒肴酌于北楼，抵晚乃散。

二十七日　坐会真楼作记。

二十八日　花工以解石来示。

二十九日　坐会真楼。上午往叩闪知愿，将取前所留翰札碑帖。闪辞以明日。还过潘莲华家，将入晤，遇鸡足安仁师丽江公差目把延至[①]，求闪序文。与邱生邱，新添人，眇一

目[②]，以箕仙行术[③]，前会于腾，先过此。同行。万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过余寓。坐久之，余亦随访其寓。下午乃返。

三十日　晨餐后，往拜潘，即造闪。知愿犹不出，人传先生以腹泻，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远来，其素行不凡，且赍有丽江《云薖全集》来至，并求收览。闪公颔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龙泉门观九龙泉[④]。

龙泉门，城之西南门也，在太保山之南麓[⑤]。门外即有涧自西山北夹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涧之南有山一支，与太保并重，而易罗池当其东尽处，周回几百亩，东筑堤汇之，水从其西南隅泛池上溢，有亭跨其上，东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则邓参将子龙所建亭也，以小舟渡游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东泄为水窦，以下润川田。凡四十余窦，五里，近胡坟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冈有塔，南冈则寺倚之。寺后有阁甚钜。阁前南隙地，有花一树甚红，即飞松之桐花也，色与刺桐相似，花状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实，土人谓之雄树。既而入城，即登城北，蹑其城侧倚而上。一里余，过西向一门，塞而不开。乃转而北又里余，则山东突之坪也。其西宝盖山穹立甚高，东下而度一脊，其南北甚狭，度而东，铺为平顶，即太保之顶也，旧为寨子城。胡渊拓而包此顶于内，西抵度脊处而止，亦设门焉；塞而不开，所谓永定、永安二门也。旧武侯祠在诸葛营，今移于此顶，余入而登其楼，姜按君有诗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东。由此坠而下，甚峻，半里即下临玉皇阁

后，由其西转阁前而入会真饭焉。

六月初一日　憩会真楼。

【注释】

①把延：执请。

②眇（miǎo 秒）：一只眼睛瞎。

③箕仙行术：用箸箕插筷子占卜的一种迷信活动。

④九龙泉：在保山市区西南隅。初名易乐池，又作易罗池，因泉有九窦，故名九龙泉、九龙池。呈砚形，中有湖心亭，池西有濯缨亭，池北山丘上有慈云塔。林木掩映，风景秀丽。

⑤太保山：在保山市区西隅，保山坝子西缘，海拔 2257 米。山顶平敞，有武侯祠。山腰为玉皇阁，系三层高台回廊式建筑。阁北侧为会真楼，即徐霞客在保山的寓所。山麓有翠微楼、四川会馆、阐化楼、状元楼。

【译文】

二十五日　拂晓转晴。崔君来等候我用餐，与他一同进市场，买琥珀绿虫。又有个姓顾的儒生，是崔君的朋友，引导前往碾玉的人家中，打算碾翠生石的印池、杯子，没遇上，约定明天早晨来。

二十六日　崔、顾二人同碾玉的人到来，把翠生石交给碾玉人。两个印池、一个杯子，碾玉工价一两五钱，这样，加工的费用超过买原料的价钱了，因为石料重不便带着走路，故而勉强迁就了他。〔此石料是潘生所送的。先头一块石料白色多而间杂有翠绿色点，但翠色鲜艳，超过平常的石料。一般人都认为翠色少不取这种石料，间或用来搪塞充抵上司的索取，都不用它。我反而喜爱它的翠色从白色的质地中显露出来，所以选择了它。潘生认为此石无用，又拿出一块纯翠色的送给我，认为是绝妙的品种，我反而看它黯然无光了。今天命令工匠把白色质地的做成两个印池，把纯翠色的做成杯子。〕此时口袋中已无银子，把丽江的一只银杯，〔重二两

多。〕交给顾生换来三十把书刀，其余的付给花工碾石料。这天中午，工匠带来酒肴在北楼饮酒，到晚上才散去。

二十七日　坐在会真楼作游记。

二十八日　花工拿解开的石料来给我看。

二十九日　坐在会真楼。上午前往叩见闪知愿，将取回从前寄留的信札碑帖。闪某推辞说明天。返回时路过潘莲华家，将进门见面，遇见鸡足山安仁禅师〔丽江木公差遣头目延请来的，求闪知愿为文章作序。〕与邱生〔邱某，是新添卫人，瞎了一只眼，以箕仙的身份行法术，先前在腾越会过面，先来到此地。〕同行。万里外遇知己，意外之间遇到他，非常高兴，就一同去我的寓所，坐谈了很久。我也跟随他去拜访他的寓所。下午才返回来。

三十日　早餐后，前去拜见潘莲华，立即去找闪知愿。知愿仍不出见，人们传说先生因为腹泻，延请到西亭相见。我由于安仁远来，他平素的品行不凡，并且持有丽江的《云薖全集》来到，一并请求收入阅览。闪公点头同意了此事。我这才出门，前往安仁的寓所，催促他把集子送去，而我便出了龙泉门去观览九龙泉。

龙泉门，是城的西南门，在太保山的南麓。门外就有山涧自西山北边的夹谷中流出来，新城沿着山涧上延。山涧之南有一山支脉，与太保山一样重要，而易罗池正当它在东边的尽头处，周围有几百亩，东面筑堤蓄水，水从它的西南隅漫过池子从上边溢出，有亭子跨在水上，向东流入大池。大池北边也有亭子。池子的中央，则是参将邓子龙修建的亭子，用小船渡过去游览。池子的南边，池水分流顺山腰往南流去，东边泄水的是水洞，以便下流灌溉平川中的农田。共有四十多个洞，五里长，接近胡家坟便完了。由水池西边上山，北冈上有塔，南冈则有佛寺背靠着它。寺后边有楼阁极为巨大。阁子前方南边的空地上，有一棵花树十分红艳，就是叫飞松的桐花了，颜色与刺桐相似，花的形状如凌霄花但非常小，然而只开花却不结果实，当地人称之为雄树。既而入城，立即登到城北，踏

着那城墙倾斜地向上走。一里多，经过向西的一道城门，城门堵塞着不开。于是转向北又走一里多，就是山向东突出的平地了。它西边宝盖山穹然矗立非常高峻，往东下延一条山脊，山脊的南北非常窄，延伸向东，铺开成为平顶，就是太保山的山顶了，旧时是寨子城。胡渊拓城把这山包围在城内，西边抵达山脊延伸处便止住了，也设有城门；堵塞不开的，是所谓永定、永安二门。旧武侯祠在诸葛营，今天移到此处山顶上，我进去登上祠堂的楼，姜按君立有诗碑。平地之前有亭子雄踞在它的东面。由此坠落而下，甚为陡峻，半里路就下临玉皇阁后方，由它西边转到阁前便进入会真楼吃饭。

六月初一日　在会真楼休息。

【原文】

初二日　出东门，溪之自龙泉门灌城而东者，亦透城而出。度吊桥，遂随之东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村，有石桥，北来之水遂分而为二[①]，一由桥而东南注，一绕村而西南曲。越桥东一里余，则其地中洼而沮洳。又里余，越冈而东，一里，抵东山之麓。由岐东北二里，过大官庙[②]。上山，曲折甚峻，二里余，至哀牢寺。寺倚层岩下，西南向，其上崖势层叠而起，即哀牢山也。饭于寺。由寺后沿崖上，一里转北，行顶崖西，半里转东，行顶崖北，一里转南，行顶崖东。顶崖者，石屏高插峰头，南北起两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屦并列[③]，中隔寸许，水皆满而不溢，其深尺余，所谓金井也。今有树碑其上者，大书为“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庙前，亦两孔，而中出比目鱼，此金井则在山顶，有上下之别，而碑者顾溷之，何也？又一碑树北

顶，恶哀牢之名，易为“安乐”焉，益无征矣。南一里至顶南。一里东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处石崖层叠，盖西北与哀牢寺平对，俱沿崖而倚者也。

又南下里余，为西来大道，有茅庵三间倚路旁，是为茶庵。由此东向循峡而入，五里，过一坳。坳中有庙西向。东一里，度中洼之宕，复东过坳。又从岭上二里余，盘北突之嘴。其北峡之底，颇见田形。于是东南下，二里，越一峡而东，一里，东上冈。又里余，逾坳东南行，见其东有南北峡，中干无水。峡东其山亦南北亘，有一二家倚之，是为清水沟。沟中水不成流，似从峡底东度脉者。随峡南行一里，复度而东上冈，始望见南壑中洼，其南有峰危耸中立，即笔架山之北峰也；前从水寨西南盘岭时，所望正南有峰双突如马鞍者，即此峰也。其峰在郡城东南三十余里，即清水西山南下之脉，至此而尽，结为此山，南北横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顶分尖，北自此临之，只见北垂一峰如天柱。从冈上东盘北峰，三里降而下洼，始有小水自北峡下，一里，涉之。又东循北山一里余，过一脊坳。又西稍降一里，始见东山渐豁，山冈向东南下，中路因之；又一岐东北分趋瓦渡[④]；又一岐西南下坑，坑中始闻水声。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为沈家庄，其下有田塍当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余，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村家，暮雨适来。

初三日　雨潺潺不止。饭而登途，稍霁。复南下坑底，

半里，渡坑涧。复东南上坡，一里余，得北来大路，随之南行冈脊三里。其冈在垂坞中，遂随之下一里，南行坞中。其中有小水唧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笔架东北之麓，合北来沈庄水，同东而绕于闪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坳。一里稍下，遂沿坞东行，其坞始豁而东向去，水从其西南濒笔架山之北冈，亦随之东折。一里余，逾一小冈而下，即闪墓之虎砂也。北望有茔当中坡之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闪太史夫人马氏之冢，太翁所择而窆者⑤，已十余年矣。其脉西北自昨所度沈家庄东岐之脊东南下，又峙为一巨山下坠。自西而东者为虎砂，即来道所再逾者；自东而南者为龙砂，即庄居外倚者；而穴悬其中，东南向。外堂即向东之坞，水流横其前，而内堂即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泻。当横筑一堤，亘两砂间⑥，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圆独耸，余意亦当去之。其庄即在龙砂东坡上，又隔一小坞，亦有细流唧唧，南注外堂东下之水。从墓又东半里，逾小水抵庄。庄房当村庐之西，其门南向。前三楹即停太翁之柩者，钥之未启；后为庐居，西三楹差可憩。时守者他出，止幼童在。

余待久之，欲令其启钥入，叩太翁灵几，不得。遂从村东问所谓落水坑者，其言或远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东北隅者，趋之。逾冈脊而北，二里余，得一中洼之潭，有水嵌其底，四面皆高，周遭大百亩，而水无从出。从洼上循其北而东上坡，又里余而得僰僰寨，数十家分踞山头。其岭

亦从北而亘南，东南接天生桥者，为闪庄东障之山。余时不知其为天生桥，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闪庄正东，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胜，然已随土人之指而逾其北矣。遍叩寨中倮倮，终无解语者。遂从东岭西南下，仍抵洼潭之东，得南趋之道，乃随之循东岭而南。二里，见有峡东自屏山下陷处出，峡中无水而水声甚沸。乃下，见有水西自壑底，反东向腾跃，而不见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峡遵北岭东入，二里抵下陷处，见石崖骈列，中夹平底。半里，峡分两岐：一北向入者，峡壁双骈而底甚平，中无滴水，如抉堑而入，而竟无路影；一南向入者，东壁甚雄，峡底稍隆起，而水与路影亦俱绝。路则直东蹑岭而上，余意在穷崖不在陟岵⑦，乃先趋北向峡中。底平若嵌，若鸿沟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穷极。复转，再趋南向峡中，披茅而入。半里，东崖突耸，路辄缘西崖上。俯瞰峡中，其南忽平坠而下，深嵌数丈。东崖特耸之下，有洞岈然，西向而辟于坑底。路亦从西崖陡下坑中，遂伏莽而入洞。洞门高数丈，阔止丈余，水痕尚湿，乃自外入洞中者。时雨甫过，坑源不长，已涸而无流。入洞二丈，中忽暗然下坠，其深不测。余乃以石块掷之，久而硿然，若数十丈不止。然有声如止洞底，有声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尽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夹，不知穷极，然或高或洼，底亦无有平准。乃从旧路北出半里，复随大路行峡底半里，复随北岭小径二里，西抵闻水声处，其坡在闪

墓正东。二里，逾横峡而南，有寨数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总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桥，出枯柯、顺宁，即从此寨沿南岭而入者。余时尚不知所入岭即天生桥也，惟亟西下绝壑，视西来腾跃之水。一里，抵壑之悬绝处，则水忽透石穴下坠。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从西来，捣空披隙而投之，当亦东合天生桥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庄西北岭坳诸水，环闪墓、闪庄之前，又东盘冈嘴，始北曲而东入于此。此所谓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谓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过而遇之。

时已过午，遂南越一冈，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复西逾坡，一里再至闪庄。余令顾奴瀹水餐饭。既毕，而其守者一人归，觅匙钥不得，乃开其外门而拜于庭，始询所为天生桥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为本坞之水；大者远，在东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经，为合郡近城诸流。又知天生桥非桥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潜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即在正东二里外[8]。

余随其指，先正东寻天生桥。二里，至横峡南岭之寨，将由南岭大路东入。再执途人问之，始知即前平底峡中东上之坡，是为天生桥，逾之即为枯柯者。余乃不复入，将南趋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将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后回，则迂折多矣。"遂引余从其寨之后东逾岭。莽苍无路，姑随之行。二里，越岭东下，即见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后

破石门东出，盘曲北来，至此岭东麓，即捣入峡。峡东即屏山下陷之南峰，与所逾之岭夹成南北峡。水从南入峡，悬溜数丈，汇为潭。东崖忽迸而为门，高十余丈，阔仅数尺，西向峙潭上，水从潭中东捣而入之，其势甚沸。余从西崖对瞰，其入若饮之入喉，汩汩而进，而不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状也。余从西崖又缘崖石而北，见峡中水虽东入，而峡犹北通，当即旱峡南或高或洼南出之峡，由此亦可北趋峡底，西向旱壑洞。固知两洞南北各峙，而同在一峡中，第北无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当无不通，故前投石有水声，而上以桥名也。从西崖俯瞰久之，仍转南出。土老翁欲止余宿，余谓日尚高，遂别之。遵南路可以达郡，惟此处犹不得路，盖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峡门，即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岭，盘笔架山之南，即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从之。

沿坡涉坞，八里抵西坡下，有猡猡寨数家，遂西上坡。层累而上八里，其山北盘为壑，而南临下嵌之涧，有四五家倚北峡而居，上复成田焉。又西盘西峰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峰头二里，余以为此笔架南峰矣，而孰知犹东出之支也，其西复下坠为坑，与笔架尚隔一坞。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为笔架南垂。有数十家即倚南崖而居，是为山窠。当从投宿，而路从树底行，不辨居址，攀树丛而上，一里遂出村居之后。意西路可折而转，既抵其西，复无还岐，竟遵大路西北驰。二里余，下涉一涧，复

西北上坡。二里余，越坡，复下而涉涧。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峡门，已暮，从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桥，又西北从岐逾坡，昏黑中竟失路⑨。踯躅二里，得一寨于坡间，是为小寨。叩居人，停行李于其侧，与牛圈邻，出橐中少米为粥以餐而卧⑩。

初四日　其家插秧忙甚，竟不为余炊。余起问知之，即空腹行，以为去城当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复逾坡两重，共八里，有庐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见郡南川子。又随坡西向平行五里，趋一西下小峡，复上一西突之冈，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从坡西南环坡足，东南抱流而入峡，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关沙河诸水，合流而东南至此，将入峡东向而出落水寨者也。于是东北一里余，下至坡麓。循嘴北转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陆间。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桥横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间，屡过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东南隅。度小桥，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门，始入市食馒面而饱焉⑪。下午，返会真楼。

【注释】

①北来之水：此水从北往南流贯保山坝子。明代称清水河、永昌溪，今称东河。

②大官庙：今名同，在保山坝子东缘。

③屦(jù 据)：麻鞋。

④清水沟：今名同，在瓦渡西南邻。　瓦渡：今名同，在保山市东境。

⑤太翁：祖父。

⑥亘两砂间："亘"原作"拒"，据徐本改。

⑦岵(hù 户):有草木的山。

⑧又知天生桥句:此处今仍称落水洞和天生桥,在保山市东南境,丙麻街稍南,东河至此伏流从洞中穿过。

⑨昏黑中竟失路:原脱"昏黑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⑩橐(tuó 驮):此处指袋子。

⑪一里而入南门,始入市食馒面而饱焉:四库本作"一里半入南门,始索面及馒头于市而饱餐焉"。

【译文】

初二日　走出东门,自龙泉门流贯城中往东流去的溪水,也穿城而出。越过吊桥,于是顺着溪流往东行走在田野中。十里到河中村,有座石桥,北面流来的河水于是分为两条:一条由桥下往东南流注,一条绕着村子向西南弯曲。越到桥东走一里多,就见这里的地势中间下洼而且全是泥沼。又走一里多,越过山冈往东走,一里,抵达东山的山麓。由岔道往东北行二里,经过大官庙。上山,曲曲折折十分陡峻,二里多,到了哀牢寺。寺院靠在层层岩石之下,朝向西南,它上方崖势层层叠累而起,就是哀牢山了。在寺中吃饭。由寺后沿石崖上登,一里后转向北,走在山顶石崖的西边,半里后转向东,走在山顶石崖的北边,一里后转向南,走在山顶石崖的东边。山顶的石崖,是屏风状的岩石高插在峰头,南北突起两角而中段平缓。玉泉的两个泉孔在平缓的石脊上,泉孔如两个并列的大麻鞋,中间隔开一寸左右,泉水都是满而不溢,水深一尺多,是所谓的金井了。今天有人在泉上树了碑,大字写为"玉泉"。据考察,玉泉在山下大官庙前,也是两个孔,而水中出产比目鱼,此金井则在山顶,有上下的区别,可立碑的人却把它们混淆了,为什么呢?又有一块碑树在北面的山顶,厌恶哀牢的名称,改为"安乐",益加无根据了。往南一里到达山顶南侧。向东南下走一里,又向西南下走一里。此处石崖层层叠叠,大概与西北的哀牢寺水平相对,全是沿石崖紧靠着的。

又向南下走一里多，是西来的大道，有三间茅草盖成的寺庵紧靠路旁，这是茶庵。由此向东顺峡谷进去，五里，经过一处山坳。山坳中有座庙面向西方。向东一里，越过中间下洼的石坑，再往东走过山坳。又从岭上行二里多，绕过北突的山嘴。它北面峡谷的谷底，颇能见到田地的影子。从这里往东南下走，二里，越过一条峡谷往东，一里，向东上冈。又是一里多，穿越山坳往东南行，见山坳东边有条南北向的峡谷，峡中干涸无水。峡谷东面那山也是呈南北向绵亘，有一二家人背靠山居住，这是清水沟。沟中的水不成流，似乎是从峡底向东穿流过山脉的水。顺峡谷往南行一里，再向东越上山冈，这才望见南面壑谷中间下洼，它南边有座高耸的山峰当中而立，这就是笔架山的北峰了；从前从水寨向西南绕着山岭走时，望见正南方有山峰双双突起如同马鞍的，即是此峰了。此峰在府城东南三十多里，就是清水沟西山往南下延的山脉，到此地到了尽头，盘结为此山，呈南北向横亘，自西面的府城望它，分为四个尖顶，从北方的此处面向它，只见北垂一座山峰如擎天柱。从冈上向东绕过北峰，下降三里走到洼地，这才有小溪自北面峡中流下来，一里，涉过小溪。又向东沿北山行一里多，走过一处脊坳。又往西稍下降一里，才见到东山渐渐开阔，山冈向东南下延，中间的路沿着它走；又有一条岔路分向东北通往瓦渡；又一条岔路向西南下到坑中，坑中开始听到水声。有三四家人紧靠在西山的山崖下，这是沈家庄，村子下方有田地位于坑底。此时已天晚，打算到村中投宿，于是向西南下走一里多，到达坑底。渡过小溪，向西南半里，投宿到村中农家，暮雨恰好来临。

初三日　雨哗哗不停。饭后登上途程，渐渐晴开。再往南下到坑底，半里，渡过坑中的山涧。再向东南上坡，一里多，遇到北来的大路。顺大路在冈脊上往南行三里。这山冈在低下的山坞中，就顺着它下走一里，向南行走在坞中。坞中有小溪潺潺而流，是往西南穿过壑谷，逼近笔架山东北的山麓，汇合北面沈家庄流来的水流，

一同向东绕到闪太史墓前的溪流。路又向南走一里，越过一个小山坳。一里稍下走，于是沿山坞往东行，这里山坞开始开阔起来向东伸展而去，水从它的西南方濒临笔架山的北冈，也随着北冈往东折。一里多，越过一座小山冈下走，就是闪太史墓的虎砂了。远望北边有坟茔正当中间山坡的尖嘴处，于是涉过壑谷登上墓地，是闪太史夫人马氏的坟墓，是太翁选择的埋葬之处，已经十多年了。这里的山脉自西北方昨天越过的沈家庄向东分岔的山脉往东南下延，又耸峙为一座巨大的山峰向下坠。自西往东延伸的是虎砂，就是来时的道路两次越过的山；自东往南延伸的是龙砂，就是庄园居屋在外紧靠着的山；而墓穴悬在两者中间，面向东南。外侧宽敞平坦之地就是向东的山坞，水流横在它前方，而内侧宽敞平坦之地就是涉过壑谷上登之处，但只是稍有些狭窄而且陡峻下泻。应当横着筑起一道堤，横亘在龙虎两砂之间，而中间蓄一池水，才成完整的格局。虎砂上有一棵松树圆圆地独立高耸，我的意见也应该去掉它。守墓的庄子就在龙砂的东坡上，又隔着一个小山坞，也有唧唧的细流，是往南注入外侧宽敞平坦之地往东下流的溪水。从墓地又向东走半里，越过小溪到达庄子。庄子的房屋位于村子庐舍的西面，庄门向南。前面三间房屋就是停放太翁灵柩的地方，关锁着未开启；后边是居住的庐舍，西侧三间房屋稍微可以歇息。此时守墓的人外出，只有年幼的儿童在家。

我等了很久，想命令儿童开锁进屋，叩拜太翁的灵柩几案，不能够。于是从村东打听所谓的落水坑的地方，他们说的有的远有的近，不可辨别方位。有人指点在东北方的，就向那里赶去。越过冈脊往北，二里多，见到一个中央下洼的水潭，有水嵌在潭底，四面都高，周围大百亩，而水无处流出去。从洼地上沿着它的北边往东上坡，又走一里多遇到个猓猓寨，有数十家人分散开盘踞在山头。此处的山岭也是从北绵亘到南边，东南连接天生桥的，是闪庄东面屏障样的山。我此时不知它是天生桥，只管找落水坑却找不到，仅望

见闪庄的正东，那里的山屏风样耸起下陷，好像有深穴，意料这里边必定有奇异的胜景，然而已按当地人的指点走过头到了它的北面了。问遍寨子中的僰僰，始终没有懂汉语的人。于是从东岭向西南下行，仍然抵达下洼水潭的东面，找到通向南方的道路，就顺着路沿东岭往南走。二里，见有峡谷自东面屏风样山下陷处出来，峡中无水但水声十分鼎沸。于是下去，见有水自西边的壑谷底，反而向东腾跃，却不见下游流出的地方，心里对此感到奇异却不能解释。便首先溯干旱的峡谷沿北岭向东深入，二里路抵达下陷处，见有石崖并列，中间相夹峡底平坦。半里，峡谷分为两岔：一条向北深入的，峡壁双双并列而底部非常平坦，其中没有一滴水，如像挖成的堑沟通进去，但终究没有路的影子；一条向南进去的，东边的峡壁十分雄伟，峡底稍稍隆起，而水与路的影子也是全然断绝。路却在正东登岭而上，我的兴趣在于穷尽山崖不在登山，就先赶到向北的峡中。峡底平整好似镶嵌成的，有如鸿沟样隔开，而峡中全是茅草塞路，一里路后还没有穷尽。又转回来，再赶去向南的峡中，拨开茅草进去。半里，东边的石崖突耸，路总是沿西边的山崖上走。俯瞰峡中，它南面忽然平缓下坠，深嵌数丈。东面特别高耸的石崖之下，有个山洞十分深邃，面向西，张开在坑底。路也从西面的山崖上陡直下到坑中，于是伏在草丛中走入洞中。洞口高数丈，宽只有一丈多，水迹还湿淋淋的，是自外边流入洞中的水。此时雨刚下过，坑中的水源不长，已干涸无流。进洞二丈远，洞中忽然黑暗下坠，那深处深不可测。我于是用石块掷下去，咚咚咚地响了很久，好像不只数十丈。然而有的声音好像是在洞底止住，有的声音好像是投入水中，我本来就知道那下边有水却又不全然是水。出洞后往南眺望，那坑谷也夹在南边，不知尽头，不过有的高有的下洼，底部也是没有一定的高度。于是从原路向北出来半里，再顺大路在峡底行半里，再顺北岭的小径走二里，抵达西边听见水声之处，这个山坡在闪太史墓的正东。二里，越过横向的峡谷往南，有个数家人的寨子，

是往西通山窠，往南通落水寨道路汇集之处，大路自山窠通向天生桥，到枯柯、顺宁，就是从此寨沿南岭进去的。我此时还不知走入的山岭就是天生桥了，只是急忙向西下到断绝的壑谷中，观看从西边流来腾跃的水。一里，抵达壑谷的悬绝处，就见水流忽然钻入石穴下坠。这里的岩石都是错杂地靠着伏着，所以水从西边流来，冲激着空隙投进去，应当也是往东流在天生桥之下会合的水流。这里的水就是沈家庄西北岭坳间的诸条水流，环绕过闪太史墓、闪庄之前，又向东绕过冈嘴，这才向北弯曲后往东流进来达到此地。这是所谓的小落水坑，就是当地人所说在近处的，我四处找它却找不到，不料经过时遇上了它。

此时已过中午，就向南越过一座山冈，又往西下走一里，仍往南渡过那河曲，再向西爬坡，一里后再次来到闪庄。我命令顾奴烧水煮饭吃。吃完后，那守墓的有一个人归来了，找不到钥匙，只好开了灵堂的外门在庭院中叩拜，这才询问去所谓天生桥落水洞的路。才了解到落水洞有两处，小的近，就是先前遇见的，是本处山坞中的水；大的远，在东南十里之外，是去山窠的南路经过的地方，是全府靠近府城的诸条水流。又了解到天生桥不是桥，而是大落水洞穿过地穴潜流，而道路就翻山越过它，此山就在正东二里外。

我按照他指点的，先往正东去找天生桥。二里，来到横向峡谷南岭的山寨，将由南岭的大路向东进去。再次拉住路上的人问路，才知道就是从先前底部平坦的峡谷中向东上走的山坡，那就是天生桥，翻过它就是枯柯。我便不再进去，将往南赶去落水寨。一个年老的当地人明白事理，知道我的兴趣在于山水，说："这是要找落水洞，不是去找落水寨的人。此洞除了我不能指路。如果到了落水寨后回走，就迂回曲折多了。"于是领我从他寨子之后向东越岭。苍翠的莽野无路可走，姑且随着他走。二里，越岭往东下走，马上见一条溪水自西南的落水寨后冲破石门往东流出，向北弯弯曲曲盘绕而来，流到此岭东麓，立即捣入峡中。峡东就是屏风样山下陷的南

峰，与我所翻越的山岭夹成南北向的峡谷。水从南边流入峡中，迅急的水流高悬数丈，汇积为深潭。东面的石崖忽然迸裂为门，高十多丈，宽仅数尺，朝向西方，耸峙在水潭之上，水从潭中向东捣入石门，水势十分鼎沸。我从西边的石崖上对面远瞰，水流进去有如水饮入喉咙，汩汩地进去，但不知其中的空洞是什么形状了。我从西边的石崖上又沿崖石往北走，见峡中的水虽向东流进去，但峡谷仍通向北方，应是干旱的峡谷南面有的高有的下洼往南通出去的峡谷，也可以往北走向峡底，向西到干旱壑谷中的山洞。我本来就知道两个洞分在南北各自对峙，但同在一条峡中，只是北边的无水进去而南边的吞吸着大河罢了，其中应当无处不通，所以先前投石有水声，而上面用桥来命名。从西边石崖上俯瞰了很久，仍转向南出来。当地老人想留我住宿，我说日头还高，就辞别了他。沿往南的路可以到达府城，只是此处还找不到路，大概沿大溪往南，抵达西山的峡口，就是落水寨；向西越坡，溯小溪往西上岭，绕过笔架山之南，就是府中通往枯柯的大道。我于是从西边的路走。

沿山坡涉过山坞，八里抵达西坡下，有个数家人的倮倮寨，于是向西上坡。层层叠叠地上走八里，这里的山北面盘绕成壑谷，而南边面临下嵌的山涧，有四五家背靠北面的峡谷居住，山上又开垦成农田。又向西绕着西峰南边的山嘴上登三里，上走的路非常陡峻。又平缓在峰头行二里，我以为这是笔架山的南峰了，却哪里知道仍是往东伸出的支峰，它西边又下坠为深坑，与笔架山还隔着一个山坞。于是下到坑中跋涉一里，越过坑谷往西上山，这才是笔架山的南垂。有数十家人就紧靠南面的山崖居住，这是山寨。应当从此去投宿，可路从树底下走，辨不出居屋的地点，攀着树丛上登，一里路便出来到村庄的后面。推想往西的路可以折转来，抵达它的西边后，又无返回的岔路，竟自沿大路往西北疾奔。二里多，下涉一条山涧，再向西北上坡。二里多，越过山坡，又下山涉过涧水。共三里，又上走越过一道坡，于是向西平缓下行。二里走出峡口，已经天黑，

从昏黑之中陡峻地下走二里，往西南渡过一座溪上的桥，又向西北从岔路越坡，昏黑中竟然迷了路。跌跌绊绊地走了二里，在坡上遇到一个寨子，这是小寨。敲开居民的门，把行李停放在屋侧，与牛圈相邻，拿出袋中的少许米煮粥来吃了便躺下。

初四日　他家插秧非常忙，竟然不为我烧饭。我起床问知情况，立即空肚子上路，以为离城应当不到三十里了。往西走时，再次越过两重山坡，共八里，有房屋靠山向西居住，这才见到下方府城南边的平川。又顺山坡向西平缓前行五里，走向一条往西下延的小峡谷，再登上一座向西突的山冈，这才逼近西面的平川。下瞰平川中的水，从山坡西南环绕坡脚，向东南围抱流入峡中，山坡的南边有堤坝挡水，这就是清水关沙河诸条河水，合流后往东南流到此地，将流入峡中向东流到落水寨。于是往东北行一里多，下到坡脚。沿山嘴向北转半里，开始离开山向西北行走在平地上。二里，往西来到大溪边，有座巨大的木桥横在溪上，渡到溪流西岸。向西北前行在平川间，屡次走过平川中的村落，十六里后到达府城的东南隅。越过小桥，由城南向西行，一里后走入南门，这才走入街市买面条和馒头吃了个饱。下午，返回会真楼。

【原文】

初五、初六两日　憩会真楼。

初七日　闪知愿来顾，谢余往叩灵几，礼也。知愿馈饼二色。

初八日　知愿又馈猪羊肉并酒米，甚腆。

初九日　闪太史招游马园。园在龙泉门外，期余晨往。余先从法明寺南，过新建太翁祠。祠尚未落成，倚山东向，与法明同。其南即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麓川死于江上

者[①]。亦东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栖止于其中，两庑祀同难者，俱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龙泉，由池东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峡。半里，园临峡西坡上，与龙泉寺相并。园之北，即峡底也，西自九隆山后环峡而来。有小水从峡底东出，仅如线不绝。而园中则陂池层汇。其北一池，地更高，水从其底泛珠上溢，其池浅而水独澄映有光，从此遂潺潺泻外池。外池中满芰荷。东岸旧有菜根亭，乃马玉麓所建者，并园中诸榭俱颓圮。太史公新得而经始之，建一亭于外池南岸，北向临流。隔池则龙泉寺之殿阁参差，冈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较九龙池愈高，而陂池罨映，泉源沸漾，为更奇也。盖后峡环夹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峡口，此园当之，峡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②]。故溪流如线，而从地旁溢如此池与九龙池，其滔滔不舍者，即后峡溪中之流也。

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愿相待。先同观后池溢泉，遂饭于池南新亭。开宴亭中，竟日欢饮，洗盏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闻黄石翁去年七月召对大廷[③]，与皇上面折廷诤[④]，后遂削江西郡幕[⑤]。项水心以受书帕亦降幕。刘同升、陈之遴亦以上疏降幕[⑥]。翰苑中正人一空[⑦]。东省之破[⑧]，传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诸寮[⑨]，无不更易者。虽未见的报，而颜同兰之被难可知矣。

初十日　马元中、刘北有相继来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楼知之，随拜马元中，并拜俞禹锡。二君襟连

也[10]，皆闪太翁之婿，前于知愿席相会而未及拜。且禹锡原籍苏州，其祖讳彦，中辛丑进士[11]，中时犹李时彦，后复俞姓，名彦。移居金陵大功坊后[12]。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寓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俞[13]。前年太翁没，俞来就婚，拟明春偕返云。时禹锡不在，遂返会真。闪太史以召对报来示[14]。

十一日　禹锡招宴。候马元中并其内叔闪孩识、孩心等同饮，约同游卧佛。

十二日　禹锡馈兼金。下午，元中移酌会真楼，拉禹锡同至。雷风大作，既暮乃别。

【注释】

①征麓川死于江上者：诸本如此，疑应为“死于上江”，详《滇游日记九》四月十一日方政条注。

②沁(qìn)：渗入。

③大廷：朝廷。

④面折：当面指摘过失。　诤(zhèng 正)：直言规谏。廷诤：在朝廷上向皇帝谏争。

⑤幕：即幕僚，为地方官吏幕府中的属员。

⑥陈之遴：徐本作“赵士春”。

⑦翰苑(hàn yuàn 汉院)：为翰林院的别称。唐初始置，明代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负责修史、著作、图书等事。翰林院的职官统称翰林，从进士中选拔。

⑧东省之破：指清兵入山东省，破济南，俘德王朱由枢等，官民死者无数。

⑨寮：通“僚”，同官为寮。

⑩襟连：姊妹的丈夫。

⑪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

⑫金陵：战国时置的古邑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后人因作今南京市的别称。

⑬季女：排行最小的女儿。　字：过去称女子许嫁为字。

⑭召对报：登载皇帝召致臣僚问对的内部通报。

【译文】

初五、初六两日　在会真楼休息。

初七日　闪知愿来探访，答谢我前去叩拜他家的灵柩几案，是礼俗。知愿馈赠了两种饼子。

初八日　知愿又馈赠了猪、羊肉及酒、米，十分丰厚。

初九日　闪太史招唤去游马园。园子在龙泉门外，约我早晨前去。我先从法明寺南边，走过新建的太翁祠。祠堂尚未落成，靠山向东，与法明寺相同。它南边就是方忠愍公祠，〔名叫政，征麓川时死在江上的。〕也是向东。正室有三间房，都是守祠堂的人住在其中，两侧厢房祭祀一同遭难的人，全倾倒了，唯有塑像露天坐在那里。走出祠堂，就向南走到龙泉，由池东的堤上抵达池南，立即折向西进峡。半里，园子高临峡西的坡上，与龙泉寺相并排。园子的北面，就是峡底了，峡谷自西边的九隆山后环绕而来。有小溪从峡底往东流出去，仅如线一样流淌不绝。而园中却有层层陂池积着水。那北边的一个池子，地势更高，水从池底泛着水珠上溢，此池水浅但水唯独澄澈映照有光，从此处就潺潺流泻到外池。外池中满是菱角荷花。东岸旧时有个菜根亭，是马玉麓修建的，连同园子中的诸处水榭全都颓坏倒塌了。太史公新近买到手后开始营建，建了一座亭子在外池南岸，向北面临流水。隔着水池便是龙泉寺高低不一的殿阁，冈上的佛塔，倒影浸入波心。此地比九龙池更高，可陂池掩映，泉源沸腾荡漾，更为奇妙了。大概是后峡环绕的夹谷非常深，峡中的水本来很大，及流到峡口时，此园挡住水路，峡中之水，便不经由溪中而渗入地中。所以溪流如线，却从地下往旁边溢入此池与九

龙池，池水滔滔不息的原因，就是有后峡溪中的流水。

我到时，太史已招来他的弟弟知愿相等。先一同观赏后池溢水的泉，于是在池南的新亭子中吃饭。在亭中开宴，终日欢饮，洗过杯盏再斟，到天黑才散。这天才听说黄石翁去年七月被召见到朝廷对策，在朝廷上当面指摘皇帝的过失，直言规劝，后来就削职为江西府幕僚。项水心因为收受书帕贿赂也降职为幕僚。刘同升、陈之遴也因为上疏降为幕僚。翰林院中正人君子一扫而空。山东省的失守，传说是在正月初二，该省中的诸多官僚，无不被更换的。虽然未见准确的通报，但颜同兰被害可想而知了。

初十日 马元中、刘北有相继来拜访，都没有遇上，是我前往碾玉工匠家的缘故。返回楼中知道此事，随即拜访了马元中，一并拜见了俞禹锡。二位先生是连襟，都是闪太翁的女婿，从前在闪知愿的酒席上相会而未来得及拜访。而且禹锡的原籍是苏州，他的祖父名叫彦，考中辛丑年的进士，〔考中时还叫李时彦，后来恢复姓俞，名叫彦。〕迁居到金陵大功坊后。他的祖父、父亲年纪都是壮年，闪太翁寓居金陵时，打算搬家来南方，便把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俞禹锡。前年太翁死后，俞禹锡前来成婚，准备明年春天与妻子一同返回去。此时禹锡不在，便返回会真楼。闪太史把召对报拿来给我看。

十一日 禹锡招去赴宴。等候马元中及他妻子的叔父闪孩识、闪孩心等一同饮酒，约定同去游览卧佛寺。

十二日 禹锡馈赠了纯金。下午，元中移席到会真楼饮酒，拉禹锡同来。风雷大作，天黑后才道别。

【原文】

十三日 禹锡以他事不及往卧佛，余遂独行。东循太保山麓，半里，出仁寿门。仁寿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随山西叠而上，与龙泉同。出城，即有深涧从西山悬坑而下，即

太保山顶城后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桥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东北行平川中，为纸房村间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岭而西，向青蒿坝通干海子者。余乃由间道二里，北过纸房村[①]，又东一里余，出大道，始为拱北门直向卧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东出小涧，其北有庙踞冈头，乃离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尚在板桥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过一庙，在路之西。其西又有巨庙倚西山[②]，村落倚之，所谓红庙村也。又北八里，有一涧自西山东出，逾之而北，是为郎义村[③]。村庐联络，夹道甚长，直北二里，村始尽。缘村西转，有水自北堰中来，即龙王塘之下流也。溯流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门东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涧缘坡下。乃由卷门西入，缘南坡俯北涧西入。半里，闻壑北水声甚沸，其中深水丛箐，亏蔽上下，而路乃缘壑北转。不半里，穿门北上，则龙王祠巍然东向列[④]，其前与左，皆盘壑蒙茸，泉声沸响。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东向坠坑。其北坑中，又有水泻树根而出，亦坠壑同去。其下悬坠甚深，而藤萝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峡则隔于上，凌上峡则隔于下，盖丛枝悬空，密蔓叠幕，咫尺不能窥，惟沸声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从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统志》谓龙王岩断崖中劈，兀立万仞。余望双岩上倚山顶，谓此有路可达，宛转上下，终不可得，乃返殿前而饭。

仍出卷门，遂北下度涧桥。见桥北有岐缘涧西入，而山顶双岩正峙其西，余遂从之。始缘涧北，半里遂登坡西

上。直上者三里，抵双岩之下，路乃凌北岩之东，逾坳而西北去。余瞰支峰东北垂，意卧佛当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峰，下坑盘峡，遵北坡东行。二里，见有路自北坡东来，复西北盘坳上，疑以为此即卧佛路，当从山下行，不登山也，欲东下。土人言："东下皆坑崖，莫可行；须仍转而南，随路乃下。"从之转南，又二里，随前东来之路下坡。二里，从坡麓得一村，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则卧佛寺环西谷中[5]，而谷前大路，则西北上坡矣。

盖西山一支，至是东垂而出，北峡为清水关，南抱为卧佛岩，但清水深入，而卧佛前环耳。入谷即有池一围当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回合更紧。池东有一亭绾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尽，其西有官房三楹临其上。北楹之下，泉汩汩从坳石间溢入池中，池甚清浅。官房之西历砌上，即寺门也，亦东向临之。其内高甍倚岩，门为三卷，亦东向。卷中不楹而砖亦横巩如桥，卷外为檐，以瓦覆石连属于洞门之上壁。洞与巩连为一室，巩高而洞低，巩不掩洞，则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余，而深入者二丈，横阔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尽处，北有门，下嵌而入；南有台，高四尺，其上剜而入。台如胡床横列[6]，而剜有石像，曲肱卧台上，长三丈，头北而足南。盖此洞横阔止三丈，北一丈嵌为内洞之门，南二丈犹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则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镇守内官巩其前轩[7]，又

加斧琢而贴之金，今则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内洞门由西北隅透壁入，门凹而下，其内渐高，以觅炬未入。时巩殿有携酒三四生，挟妓呼僧，团饮其中，余姑出殿，从北庑厢楼下觅睡处，且买米而炊焉。北庑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门，而南向于正洞之北隅，其中则像山神以为护法者。是夜卧寺中，月颇明，奈洞中有嬲子[8]，寺中无好僧，恹恹而卧。

十四日　早饭于僧舍，觅火炬入内洞。初由洞门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阔二丈，深数丈，稍分岐辄穷，无甚奇也。仍出，从门内南向觅旁窦而上。入二丈，亦穷而出，笑此洞之易穷。有童子语于门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几坠危窦。若穿洞而上，须从南，不可从北也。"余异其言，乃益觅炬再入。从南向旁窦得一小穴，反东向上，其穴圆如甑。既上，其穴竖而起，亦圆如井。从井中攀南崖，则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凳为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栏，上有隙横于井口之西。复盘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则有峡东西横峙。北向出峡，则渊然下坠，其深不可睹，即前内洞直入之底也，无级可梯，故从其东透层穴而上耳。南向下峡丈余，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阔约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为岐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层上井口，而复得直入之洞。盖一洞而分内外两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觉其奇甚也。

既出，仍从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时欲东访金鸡温泉，当截大川东南向板桥，姑随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见其路愈西上，乃折而东，随旁岐下坡。盖西北上者为清水关道，乃通北冲者；川中直北五里，为章板村，为云龙州道；川东蹑关坡而上，为天井铺道[9]，从此遥望皆相对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从此由田塍随小溪东南行，二里，始遇清水关大溪[10]，自北而南流川中。随之南行半里，渡横木平桥，由溪东岸又东半里，过一屯，遂从田塍中小径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复南就一小水。随之东下，遂无路。莽苍行草畦间，东南一里半，始得北来小路。随之南，又得西来大路，循之。其东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与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桥架其上。度桥东，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龙王塘之水，东折于板桥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桥街之中[11]。由街稍南过一小桥，则沿小溪东上。半里，越溪上梗[12]，东南二里半，渐逼东山。过一村，稍南又东，半里，有小溪自东北流西南，涉之从溪东岸。又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下，复有村倚之。从村南东向入，有水舂踞冈上。冈之南，即有涧自木鼓山北峡来，绕冈南西去，有亭桥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径即由北脊入峡，盘冈东下。遂溯溪岸东行。一里，有小木桥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东上坡，一里而至金鸡村[13]。其村居庐连夹甚盛，当木鼓山之东南麓。村东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温一寒。居人引温者汇于街中为池，上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临池之

南,庭中紫薇二大树甚艳,前有门若公馆然。乃市酒餐饭于市,而后浴于池。池四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热,不甚清,尚在永平温泉之下,而有馆有门则同也。从村后东南循峡上岭数里,自金鸡村逾岭东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从村后直东上木鼓西南峰,二十里,有新建宝顶寺。余不及登,遂从村西南下。

三里,北折,度亭桥北,随溪西南行塍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东有村傍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桥而西行塍中。又四里而至见龙里。其南有报功祠甚巨,门西向⑭,而祠楼则南面。入其中,祠空而楼亦空,楼上止文昌一座当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远诸公神位,觅之不见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门。又二里而返会真。令人往讯安仁,已西往腾越矣。

【注释】

①纸房村:今作纸坊,分两村,黄纸坊在南,白纸坊在北,皆位于保山市区北郊,保山坝子西缘。

②庙:指一般奉祀神的庙宇。

③红庙村、郎义村:今名皆同,在保山坝子西缘。

④龙王祠:即今龙王塘。在保山市区北8公里,保山坝子西缘。清泉从石隙涌出,汇而为潭,分三沟向外流淌。亭台楼阁掩映在古树苍藤中。

⑤卧佛寺:在保山市区北10公里,云岩山东麓。山麓有一宽大石洞,分内外两重,又分南北两重。原有就岩凿成的大卧佛,因名。现有从缅甸接回的汉白玉卧佛一尊,长1.8米。寺前有半月形水池,池中有亭,周围林木荫翳。

⑥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躺椅。

⑦内官:即宦官,也称太监。因其专门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故称

内官。明中叶以后，太监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出镇一方者即称镇守内官。

⑧𪄻(niǎo 鸟)子：猥亵的家伙。

⑨关坡：今作官坡。 天井铺：今名同。皆在保山市东北境，板桥与水寨之间。

⑩清水关：在保山市北清水河源，今名清水河村。

⑪板桥街：今名同，在保山坝子北部，为交通要道。

⑫梗：即"埂"，指田埂、堤埂。

⑬金鸡村：今名同，在保山坝子东缘。金鸡村是澜沧江西部最早的行政中心，汉代永昌郡治及附郭县不韦即设于此。至今还有三国时吕凯的祠堂，当地群众还流传吕凯的故事，金鸡村现在是保山境最大的村子。

⑭门西向：原脱"门"字，据徐本补。

【译文】

十三日 禹锡因为其他事来不及去卧佛寺，我便独自上路。往东沿太保山山麓走，半里，出了仁寿门。仁寿门在西北紧靠太保山北麓，城墙顺着山势向西重叠而上，与龙泉门相同。出城后，立即有深深的山涧从西山高悬的坑谷中流下来，即是太保山山顶城墙后山脊延伸处分流的水流了。越过桥沿西山向正北走半里，有岔路往东北前行在平川中，是去纸房村的近路；那沿山往正北走的，是越岭向西，走向青蒿坝通干海子的路。我于是由近路走二里，往北经过纸房村，又向东一里多，走上大道，这才是由拱北门直接通向卧佛寺的路。又往北一里，越过一条往东流出去的小涧，涧北有座庙盘踞在冈头，是离城五里的住宿地。大道在平川中延伸，还在板桥通道的西边。又向北五里，再次经过一座庙，在路的西侧。庙西又有座大庙背靠西山，村落紧傍着它，是所谓的红庙村。又向北八里，有一条山涧从西山往东流出来，越过山涧往北走，这是郎义村。村中房屋连接，夹住道路很长，往正北走二里，村子才完了。沿村子往西转，有河水自北边堤坝中流来，是龙王塘的下游。溯水流沿山坡

往西北行，三里，有一道拱门向东列在路旁，门北边就是深深的涧水沿山坡下流。于是由拱门向西进去，沿南坡俯视着北边的山涧往西深入。半里，听见壑谷北边水声奔腾，壑谷中深水丛竹，荫蔽上下，而路就沿壑谷往北转。不到半里，穿过山门往北上走，就见龙王祠巍然向东而列，它的前方与左边，都是盘绕的壑谷蒙蒙茸茸的，泉水奔腾响声震耳。于是由殿左投身走下山箐，不到百步，深泉由洞穴中溢出，向东坠下坑中。它的北坑中，又有水冲刷着树根流出，也是坠入壑谷一同流去。那下边高悬下陷非常深，而且藤蔓密布蔓延。我拨开藤蔓涉过壑谷去找泉水，走到下边的峡中便被隔在上边，登上上边的峡谷却被隔在下面，原来树丛枝叶悬在空中，密布的藤蔓如层叠的帏幕，咫尺间不可窥视，唯有奔腾的水声震耳而已。随即越到它上方，从荆棘藤蔓中攀登西北面的山崖上走。据《一统志》，说是龙王岩是断崖从中劈开，直立万仞。我望见一对石崖向上靠着山顶，认为此处有路可以到达，曲折上下，始终不能找到路，只好返回殿前吃饭。

仍走出拱门，就向北下走越过涧上的桥。见桥北有条岔道沿山涧往西进去，而山顶的一对石崖正耸峙在它西边，我便从此路走。开始时沿山涧北岸走，半里便登坡往西上走。一直上走三里，抵达那一对石崖之下，路于是登到北面石崖的东边，穿过山坳往西北去。我俯瞰支峰的东北垂，推想卧佛寺应当在它西北的山峰下，就向西北越过支峰，下到坑中绕着山峡走，沿北坡往东行。二里，见有路自北坡往东来，再向西北绕着山坳上走，心中疑惑以为这就是去卧佛寺的路，应当从山下走，不登山，想往东下走。当地人说："往东下走全是坑谷山崖，不能走；必须仍转向南，顺路走才能下去。"听从他的话转向南，又走二里，顺先前东来的路下坡。二里，在坡脚见到一个村庄，村前就是沿坡脚往北行的大道。沿大道往北，又走五里，稍向西走入山谷，就见卧佛寺环列在西面山谷中，而山谷前的大路，便向西北上坡了。

西山的一条支脉，到这里往东下垂而出，北峡是清水关，南面环抱为卧佛岩，只是清水关深入进去，而卧佛岩向前环绕罢了。走入山谷就有一塘水挡在寺前，池的大处赶不上九隆池，但回绕合抱更为紧凑。池东有一座亭子束住谷口。由池北沿水池进去，水池完了，池西有三间官房高临池上。北边一间之下，泉水汩汩地从山坳的石缝间溢入池中，池水很浅，十分清澈。官房的西边经过台阶上去，就是寺门，也是向东面临水池。寺内高大的屋脊背靠岩石，门是三道拱门，也是向东。拱门不用柱子而也是用砖如桥一样横向砌拱，拱门外是屋檐，用瓦片覆在石上连接到洞口的上壁。山洞与拱门连成一间屋子，拱门高而洞口低，拱门遮盖不了洞口，是这寺中的奇观。那山洞高一丈多，而深入之处有二丈，横处宽三丈，那上覆的岩石十分平滑。西头洞尽处，北边有洞口，下嵌进去；南边有石台，高四尺，台上方剜空进去。石台如躺椅横列，而且挖凿有石像，弯着胳膊躺在台上，长三丈，头向北脚朝南。此洞横处只有三丈宽，北边一丈深嵌为内洞的洞口，南面二丈还不足以容纳石像，自膝部以下，就在南面的洞壁上凿了洞穴来容纳它的脚。此像是从前天然形成的，自从镇守的宦官筑造了它的前轩，又加以雕凿后给它贴上金，今天便宛如一尊塑像，失去它的真趣了。内洞口由西北角穿过洞壁进去，洞口凹向下，洞内渐渐高起来，因为要找火把未进去。此时拱门殿中有三四个儒生带着酒，抱着妓女呼唤僧人，团成一圈在殿中饮酒，我姑且出殿，从北厢房楼下找到睡处，并且买米来煮饭。北厢房的西头也有个洞，高处深处都是一丈五尺，也在洞口建了拱门，但朝向南方，在正洞的北隅，洞中则塑了山神像作为护法神。这天夜里躺在寺中，月光相当明亮，无奈洞中有些猥亵的家伙，寺中无好和尚，恹恹地睡了。

十四日　在僧房中吃早饭，找火把进内洞。起初由洞口向西笔直深入，洞中高四五丈，宽二丈，深数丈，微微分出岔洞便到了头，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仍旧出来，从洞口内向南找到旁洞上走。进去

二丈，也到了头便出来，笑此洞容易走到头。有个儿童在洞口外说道："曾经进过上洞吗？我今早在黑暗中进去，几乎跌入危险的洞穴中。如果穿过山洞上去，必须从南边走，不可从北边走。"我觉得他的话很奇怪，就多找了些火把再次入洞。从向南的旁洞中找到一个小穴，反过来向东上走，这个洞穴圆得如甑子。上去后，洞穴竖直而起，也是圆如水井。从井中攀登南侧的石崖，却又高又滑，不能上去，于是出来，取来板凳当梯子上登。上去后，出口如井栏，上边有裂隙横在井口的西边。又绕着裂隙往北走，再穿出一个洞口，就见有峡谷呈东西向横峙。向北出到峡边，就见渊然向下深坠，峡深得不可察看，这就是先前内洞一直深入的洞底了，没有台阶可以踩踏，所以从它的东边穿过层层洞穴上来罢了。向南走下峡中一丈多，有个洞仍向西通进去，洞下边非常平坦，顶上高三四丈，宽约一丈五，向西进去也有五六丈，微微分为岔洞便断了，如同北洞一直进去的地方一样。此洞的奇特之处，在于向南穿过甑子样的洞穴，一层层上到井口，而后才又走下一直深入的洞中。一个洞分为内外两重，又分成上下两层，又分为南北二重，这才觉得它非常奇特。

出洞后，仍从水池左边来到谷口的大路上。我此时打算往东去寻找金鸡村的温泉，应该横截大平川往东南走向板桥，姑且顺大路朝北方远瞰它，半里，略向西北上坡，见这路愈加往西上走，就折向东，顺旁边的岔路下坡。原来往西北上走的是去清水关的路，是通往北冲的路；从平川中往正北五里，是章板村，是去云龙州的路；平川东边登关坡上走，是去天井铺的路，从此处遥望全都远远相对。下坡一里，坡脚有一村。从此地由田野中顺小溪往东南行，二里，才遇上清水关的大溪，自北往南流淌在平川中。沿着大溪往南行半里，渡过横木平桥，由溪东岸又向东走半里，路过一个屯子，于是从田野中的小径往南行。半里，稍折向西，再向南走近一条小溪。顺着它往东下走，竟然无路可走。前行在长满草的田地间，往东南一里半，才遇到北来的小路。顺小路往南，又遇上西来的大路，沿着大

路走。大路东南一里处，又有溪水自北往南流，它的大处与清水溪相似，有座大木桥架在溪上。越到桥东，就往南行。两条溪流都是向西弯曲后会合，接受了龙王塘的水，向东折到板桥之南。路往南行走在田野中，又走二里半后到了板桥街的中段。由街上稍往南走过一座小桥，就沿小溪往东上行。半里，越过小溪走上田埂，往东南二里半，渐渐逼近东山。路过一村，稍向南又往东，半里，有条小溪自东北流向西南，涉过溪水从溪东岸走。又向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之下，又有村庄紧靠东山。从村南向东进山，有水碓盘踞在冈上。山冈之南，就有山涧自木鼓山的北峡流来，绕过山冈南边往西流去，有亭桥跨在涧上，这是大道；小径就是由北面的山脊入峡，绕着山冈往东下走。于是溯溪岸往东行。一里，有座小木桥平平地跨在上游，于是越到桥南。又向东上坡，一里后来到金鸡村。此村居屋连片夹道非常繁荣，位于木鼓山的东南麓。村东有泉水两池，从石穴中流出，一温一寒。居民引温水蓄在街道中建为水池，上边用屋子覆盖。又有正屋三间面临水池之南，庭院中两棵大紫薇树十分艳丽，前边有门似公馆的样子。于是在市上买酒来吃了饭，然后在池中沐浴。池子四旁用石砌成，水停而不怎么流，也不十分热，不怎么清，还在永平的温泉之下，但有公馆有门则相同了。从村后往东南沿峡谷上岭走数里，自金鸡村越过山岭往东下走，是通大寨、瓦渡的路；从村后一直向东上登木鼓山的西南峰，二十里处有座新建的宝顶寺。我来不及登，就从村子往西南下走。

三里，折向北，越到亭桥北边。顺溪流往西南前行在田野中。五里，在西边遇上大溪，溪的东岸有村庄依傍着溪流，于是溯溪稍北走，走过大木桥后向西行走在田野中。又走四里后来到见龙里。村南有座报功祠非常巨大，大门向西，但祠堂楼阁则向南。进到其中，祠堂是空的而楼也是空的，楼上只有一尊文昌帝君的坐像正当楼中。寺中的僧人说，从前有王靖远诸公的神位，寻找神位见不到。由此处又走十里，进入拱北门。又走二里返回会真楼。派人前去问讯

安仁，已经西去腾越了。

【原文】

十五日　憩会真楼。

十六日　往晤闪知愿。还拜刘北有，留饭，即同往太保山麓书馆。馆中花木丛深，颇觉幽闲。坐久之，雨过，适闪知愿送《南园录》并《永昌志》至，即留馆。北有留余迁寓其内，余屡辞之，至是见其幽雅，即许之，约以明晨[1]。雨止，刘以钥匙付余，以刘将赴秋闱[2]，不暇再至也。余乃别，还会真。

十七日　闪知愿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识同宴。深夜乃别。

十八日　迁馆于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刘北有书馆也。其馆外有赁居者[3]，以日用器进，亦刘命也。余独坐馆中，为抄《南园漫录》。既而马元中又觅《续录》至，余因先抄《续录》[4]。乘雨折庭中花上花[5]，插木球腰孔间辄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叶与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红，似闽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并攒为一花，此花则一朵四瓣，从心中又抽出叠其上，殷红而开久，自春至秋犹开。虽插地辄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则活，右则槁[6]，亦甚奇也。又以杜鹃、鱼子兰、兰如真珠兰而无蔓，茎短，叶圆有光，抽穗，细黄子丛其上如鱼子，不开而落，幽韵同兰。小山茶分植其孔，无不活者。既午，俞禹锡雨中来看，且携餐贯酒，赠余诗有“下乔”之句。谓会真楼高爽，可尽收一川阴晴也。余答以“幽栖解嘲”五律。谓便于抄书也。

十九日　抄书书馆。闪知愿以竹纸湖笔馈[7]，以此地无纸笔，俱不堪书也。

二十日　抄书麓馆。

二十一日　孩识来顾。

二十二日　抄书麓馆。

二十三日　晨，大雨。稍霁，还拜孩识，并谢北有。下午，赴孩识之招，闪、俞俱同宴。深夜乃别。

二十四日　绝粮。知刘北有将赴省闱，欲设酌招余，余乃作书谓："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饱数日也。"

二十五日　新添邱术士挟一刘姓者至[8]，邱自谓诸生，而以请仙行。招游九龙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刘携酌不至，余返寓抄书。北邻花红正熟，枝压墙南，红艳可爱。摘而食之，以当井李。此间花红结子甚繁，生青熟红，不似余乡之熟辄黄也。余乡无红色者，"花红"之名，俱从此地也。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馈，刘、闪、马俱教门，不食猪而食牛。刘以素肴四品馈。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俱抄书麓馆。俱有雨，时止时作，无一日晴也。

【注释】

①约以明晨："晨"，徐本、陈本、四库本作"日"。

②闱（wéi 唯）：科举考试的考场。科举考试时，各省在仲秋举行乡试，故称"秋试"或"秋闱"。

③赁（lìn 吝）居者：租房子住的人。

④《南园漫录》、《南园续录》：皆明人张志淳著。张志淳号南园，保山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侍郎。该书成于嘉靖以前，书中所记云南事，史料价值较高。

⑤花上花：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载："佛桑一名花上花，云南有之。"花上花为扶桑中的重瓣良种，更为可贵。

⑥槁（gǎo 搞）：枯干。

⑦湖笔：湖州在今浙江吴兴，湖州出产的毛笔全国著名，称为湖笔。

⑧术士：指占卜星相等迷信职业的人。

【译文】

十五日　在会真楼休息。

十六日　前去会晤闪知愿。返回时拜见了刘北有，留我吃饭，立即一同前往太保山麓的书馆。书馆中花木丛深，觉得十分幽静悠闲。坐了很久，下起雨来，恰好闪知愿送《南园录》及《永昌志》来到，就留在书馆中。刘北有留我把寓所迁到书馆内，我多次辞谢了他，到此时见这里幽雅，马上答应了他，约定在明天早晨搬。雨住后，刘北有把钥匙交给我，因为刘北有将要赶去参加秋试，无暇再来了。我于是告别，返回会真楼。

十七日　闪知愿再次来迎候赴宴，并等候他的兄长闪太史及他堂叔闪孩识来一同开宴。深夜才分别。

十八日　把寓所迁到山麓西南的打索街，也就是刘北有的书馆。他的书馆外边有个租房子住的人，把日用器具送进来，也是刘北有的命令。我独自坐在书馆中，为了抄写《南园漫录》。既而马元中又找来《续录》，我于是先抄《续录》。乘雨折来庭院中的花上花，插在木球腰部的孔洞中就活了，花蕊也吐花。〔花上花，叶子与枝条似我们地方的木槿，但花色正红，似福建的扶桑，但扶桑六七朵并拢攒聚为一团花，此花则是一朵四瓣花片，从花心中又抽出来重叠在花上，殷红色而且开得久，从春天到秋天还在开。即使插在地上也总会活，如石榴一样，不过种在庭院左边就活，种在右边就会枯干，也十分奇异。〕又把杜鹃、鱼子兰、〔此兰花如珍珠兰但无蔓枝，茎短，叶片圆而有光，抽穗，细小的黄籽粒成丛结在上面如像鱼子，

不开花就脱落，幽雅的韵味如同兰草。〕小山茶分别栽在木球的孔洞中，没有不活的。午后，俞禹锡在雨中来看望，并带来饭买来酒，赠送我的诗中有“下乔”的诗句。〔认为会真楼高旷清爽，可把一片平川的阴晴尽数收揽。〕我用一首“幽栖解嘲”的五律来回答。〔说是为方便抄书。〕

十九日　在书馆抄书。闪知愿拿竹纸湖笔来馈赠，因为此地无纸笔，全不能书写。

二十日　在山麓书馆抄书。

二十一日　闪孩识来探望。

二十二日　在山麓书馆抄书。

二十三日　早晨，下大雨。略转晴，回拜闪孩识，并向刘北有去道谢。下午，赴闪孩识的招请，闪知愿、俞禹锡都一同赴宴。深夜才分别。

二十四日　断粮。知道刘北有将赴省城去应试，打算设宴招请我，我于是写信说：“百杯的招请，不如一斗粟米，可以吃饱几天了。”

二十五日　新添人邱术士带来一个姓刘的人，〔姓邱的自称是儒生，却靠请神为业。〕招唤去游九龙池，于是泛舟到池中的亭子。等姓刘的带酒来，未来，我返回寓所抄书。北边邻居的花红正好熟了，树枝压到墙南边，红艳可爱。摘了来吃，拿它当做井李。〔此地的花红结果子十分茂盛，生时青，熟变红，不像我家乡的成熟后就变黄。我家乡无红色的，“花红”的名称，全然是来源于此地了。〕下午，北有拿牛肉和一斗米来馈赠，〔刘北有、闪知愿、马元中都是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而吃牛肉。〕刘北有拿来四种素菜馈赠。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全是在山麓书馆抄书。都有雨，时停时下，无一日天晴。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十一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一》是徐霞客旅游云南永昌府(今保山市)的游记续篇。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徐霞客仍在永昌府。永昌西北境一般旅游者很难涉足,徐霞客得马元康、早龙江的精心安排,经虎坡、大寨、松坡、勐赖、蛮边、北冲、清水关等处,沿途考察干海子,参观玛瑙的开采,欣赏"滇中之瀑,当以此为第一"的水帘洞瀑布,登上高黎贡山东坡的石城,对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作了生动的描述。归途遇大雨,"头目既伤,四肢受病","受寒受跌且受饥",但终于完成了这次考察。二十九日离永昌南行。

徐霞客曾途经彝族、傣族聚居区,《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及古朴优良的民风。永昌以围棋"永子"、鸡葼等著称,徐霞客对这些特别宝爱。徐霞客忧国忧民,关心边疆问题,搜集资料,写成专篇《永昌志略》和《近腾诸彝说略》。《永昌志略》概述永昌府及所辖的腾越州、保山县、永平县、潞江安抚司、凤溪长官司、施甸

长官司的设治沿革,《近腾诸彝说略》概述腾越边境形势,并提出了稳定边疆的时务策,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原文】

己卯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抄书麓馆,亦无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锡有仆还乡,请为余带家报②。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③,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书辞之。至是晚间不眠,仍作一书,拟明日寄之。

初四日　送所寄家书至俞馆,而俞往南城吴氏园。余将返,其童子导余同往。过南关而西,一里,从南城北入其园。有池有桥,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见即留酌亭中。薄暮与禹锡同别。始知二主人即吴麟征之子,新从四川父任归者。麟征以乡荐,初作教毗陵④,升南部,故与俞遇⑤,今任四川建昌道矣⑥。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一》:在乾隆刻本第九册下,原附《永昌志略》、《近腾诸彝说略》。

②家报:家信。

③无定河:唐末陈陶诗《陇西行》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在今陕西北部,上源称红柳河,绕经内蒙古自治区南端,穿过长城折向东南汇入黄河,从唐至今皆称无定河。

④毗(pí 皮)陵: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江苏常州市。明未设毗陵,此系沿用旧名。

⑤升南部,故与俞遇:《滇游日记十》六月初十日记:俞禹锡原籍苏州,其

祖时"移居金陵大功坊后。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移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俞。"禹锡家住南都无疑。"南部"应为"南都"之误。麟征升任南都，故与俞遇。

⑥建昌：明设建昌卫，为四川行都司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初一至初三日　在山麓书馆抄书，也是无整天的晴天。这之前俞禹锡有仆人回家乡，请为我带家信。我考虑自己浮沉不定之身，担心家里人已认为是无定河边的人，如果信到家中，知道我还在，又担心我反而不在了，便写了信辞谢他。到这天晚上睡不着，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天寄给他。

初四日　送要寄的家信到俞禹锡的书馆，但俞禹锡去了城南的吴家花园。我将返回去，他的书童领我一同前去。过了南关往西走，一里，从城南向北进入那园子。园中有池子有小桥，有亭子在水池中。主人年纪很轻，兄弟二人，一见面就留我在亭中饮酒。傍晚与禹锡一同辞别。这才知道二位主人就是吴麟征之子，新近从四川父亲任所归来。〔吴麟征以举人的身份，最初在毗陵作教谕，升任南都，所以与俞禹锡相遇，如今出任四川建昌道了。〕

【原文】

初五日　又绝粮。余作书寄潘莲华，复省中吴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车①。且与潘索粮。不及待，往拜吴氏昆仲，不遇，即乘霁出龙泉门，为乾海子之游。由九隆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后，南瞰峡中马家园，即前日闪太史宴余其中者，昔为马业，今售闪氏矣。从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峡，乃太保新城所环其上者，乃知其西即宝盖山之顶，今循其南冈而上也。又迤逦上者三里，始随南峡

盘坡入。二里，路北之树木，森郁而上，路南之树木，又森郁而下，各有庄舍于其中。其北者为薛庄，其南者为马庄，其树皆梨柿诸果。余夙闻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嘱余往游，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问主人，已归城，庄虚无人。时日甫上午，遂从其后趋乾海子道。其处峰稍南曲，其下峡中有深涧，自西北环夹东出，水声骤沸，即马家园绾九隆南坞之上流也。此处腾涌涧中，外至坞口，遂伏流不见。南溢而下泛者，为马园内池；北溢而下泛者，为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

于是循涧北崖盘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峡。二里，稍下就涧行。其处东西崖石夹峙，水腾跃其中，路随之而上，盖已披宝盖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东，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渐西，其溪分两道来。由其中蹑岭西北上，始望见由此而北，分峡东下者，为宝盖之脊，又东下而为太保；由此而南，分峡东下者，为九隆南山之脊，又东下为九隆冈。此其中垂之短支，蹑之迤逦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峡下绕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即沙河之上流也②。其西又有山一重横夹之，乃为南下牛角关之脊，而此脊犹东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余，始西南坠壑下。下又三里余，始抵溪之东岸。两崖夹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层叠腾涌，而蒙箐笼罩之，如玉龙踊跃于青丝步障中，志所谓溜钟滩，岂即此耶？路缘东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间，水乳滴沥，如贯珠

下。出，复北溯溪三里，有木桥跨而西。度其西上岭，遂与沙河上流别。

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即牛角关之脉，北高处为虎坡，乃从西北度脉而来者。路逆溯之，循北岭东坡而上，又二里，从岭北西向穿坳，是为虎坡。此坡由北冲东蒲蛮寨岭度脊西南下[③]，绕为北冲南峰，南向逶迤，东坠沙河之源，西环乾海子之坞[④]，南过此岭，稍伏而南耸牛角关。又伏而度脉，分支西北掉尾者，为蒲缥西岭；正支东峙松子山，绕石甸东而南尽于姚关者也。过坳西即有坑西坠，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峡中。溯流蹑涧，三里，再逾岭。又三里，出岭西，始见西南下壑稍开，有西峡自北而南，与南峡合而西去，有茅数龛嵌峡底，曰锣鼓寨。皆傈傈之居。于是盘东坡北向，而转溯西峡之上行。盖西峡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亘，环于东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来小水，遂西盘其坳脊。二里，出坳西，其西南盘壑复下开，而路乃北向蹑岭，曲折西北，盘之而升，三里余，登岭头。盖此岭从虎坡北乾海子东分支西突，又西度为大寨西峰，西北横亘于大寨玛瑙山之间，此其东下之岭也；其北为崇脊，其南为层壑。遥望数十家倚西亘横峰下，即大寨也。于是西南盘层壑之上，二里，越冈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坞间。涉北来小峡，又西上半里，是为大寨[⑤]。所居皆茅，但不架栏，亦傈傈之种。俗皆勤苦垦山，五鼓辄起，昏黑乃归，所垦皆硗瘠之地，仅种燕麦、

蒿麦而已，无稻田也。余初买米装贮，为入山之具，而顾仆竟不之携，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麦为饭，强啮之而卧。

初六日　天色阴沉。饭麦。由大寨后西涉一小峡，即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东之峡，骈束如门，门以内水犹南流，而坡峡俱平，遂行峡中。又北一里，有岐逾西山之脊，是为玛瑙坡道。余时欲穷乾海子，从峡中直北行，径渐翳，水渐缩。一里，峡中累累为环珠小阜，即度脉而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过北，即有坑北下。由坑东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见西壑下嵌，中圆如围城，而底甚平，即乾海子矣。

路从东山西向，环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峡下。东山即虎坡大脊之脉，有岐东向，逾脊为新开青江坝道[⑥]，入郡为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即有泉一圆在北麓间，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东西麓间，俱有茅倚坡临海而居，而西坡为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庐俱横重木于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汉语，见人辄去。庐侧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亩，中皆芜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结而成者，亦有溪流贯其间，第不可耕艺，以其土不贮水。行者以足撼之，数丈内俱动，牛马之就水草者，只可在涯涘间，当其中央，驻久辄陷不能起，故居庐亦俱濒其四围，只垦坡布麦，而竟无就水为稻畦者。其东南有峡，乃两山环凑而成，水从此泄，路亦从此达玛瑙山，然不能径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湾而去。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

余，有澄池一圆，在西崖下芜海中，其大径丈余，而圆如镜，澄莹甚深，亦谓之龙潭。在平芜中而独不为芜翳，又何也？又南一里，过西南隅茅舍，其庐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后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转胁间，有水从石崖下出，流为小溪东注。余初狎之，欲从芜间涉此水，近水而芜土交陷，四旁摇动，遂复迂陟西湾，盘石崖之上，乃倚南山东向行。一里余，有岐自东峡上，南逾山脊，为新开道，由此而出烂泥坝者。余乃随坡而下东峡。半里，则峡中横木为桥，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7]，破峡南坠。峡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为潆结者。其水南下，即为玛瑙山后夹中瀑布矣。度横木东，复上坡，半里，陟其东冈，由脊上东南行。还顾海子之窝，嵌其西北；出峡之水，坠其西南；其下东南坞中，平坠甚深，中夹为箐，丛木重翳，而轰崖倒峡之声不绝。其前则东西两界山又伸臂交舒，辟峡南去，海子峡桥之水，屡悬崖泻箐中，南下西转而出罗明坝焉[8]。于是循东山，瞰西峡，东南行一里余，转而南下。

一里，有路逾东岭来，即大寨西来者，随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庐踞坡，西向而居，其庐虽茅盖，而檐高牖爽，植木环之，不似大寨、海子诸茅舍。姑入而问其地，则玛瑙山也。一主人冠衣而出，揖而肃客，则马元康也。余夙知有玛瑙山，以为杖履所经，亦可一寓目[9]，而不知为马氏之居。马元中曾为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为即九隆后之马家庄，而不知有玛瑙山之舍。玛瑙山，《一统志》言玛瑙出哀牢支

陇，余以为在东山后。乃知出东山后者，为土玛瑙，惟出此山者，由石穴中凿石得之。其山皆马氏之业。元康一见即谤视曰："即徐先生耶？"问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盖元中应试省中，先以书嘱元康者，乃玛瑙山，而非九隆后之马家庄也。元康即为投辖[10]，割鸡为黍，见其二子。深山杳霭之中，疑无人迹，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

下午，从庐西下坡峡中，一里转北，下临峡流，上多危崖，藤树倒罨，凿崖迸石，则玛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红，皆不甚大，仅如拳，此其蔓也。随之深入，间得结瓜之处，大如升，圆如球，中悬为宕，而不粘于石。宕中有水养之，其精莹坚致，异于常蔓，此玛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积而市于人者，皆凿蔓所得也。其拳大而坚者，价每斤二钱。更碎而次者，每斤一钱而已。是山从海子峡口桥东，南环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处，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峡口下流悬级为三瀑布，皆在深箐回崖间，虽相距咫尺，但闻其声，而树石拥蔽，不能见其形，况可至其处耶？坐玛瑙崖洞间，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于虬枝，倒交横络，但有氤氲之气，已无斧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凿崖工人停捶，向垂箐觅树蛾一筐，乃菌之生于木上者，其色黄白，较木耳则有茎有枝，较鸡葼则非土而木，以是为异物而已。且谓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为胜。为崖崩路绝，俱不得行。当令仆人停凿芟道，异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复上坡，至其庐前，乃指点四山，审其形势。元康瀹茗命醴，备

极山家清供，视隔宵麦饭粝口，不谓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 雨。与元康为橘中之乐[11]。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12]，而久未见敌手。元康为此中巨擘[13]，能以双先让。余遂对垒者竟日。

初八日 晨饭，欲别而雨复至。主人复投辖布枰[14]。下午雨霁，同其次君从庐右瞰溪。悬树下，一里，得古洞，乃旧凿玛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阔三尺，以巨木为桥圈，支架于下，若桥梁之巩，间尺余，辄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压者，上透为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悬树，一里坠涧底。其奔涌之势甚急，而挂瀑处俱在其上下峡中，各不得达，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结异形怪果，苔衣雾须，蒙茸于上。仍二里，还庐舍。元康更命其仆执殳前驱，令次君督率之，从向来路上。二里，抵峡口桥东冈，坠崖斩箐，凿级而下。一里余，凭空及底，则峡中之水，倒侧下坠，两崖紧束之，其势甚壮，黔中白水之倾泻，无此之深；腾阳滴水之悬注，无此之巨。势既高远，峡复逼仄，荡激怒狂，非复常性，散为碎沫，倒喷满壑，虽在数十丈之上，犹霏霏珠卷霰集。滇中之瀑，当以此为第一，惜悬之九天，蔽之九渊，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虽过此无从寓目也。

返元康庐，挑灯夜酌，复为余言此中幽胜。其前峡下五里，有峡底桥；过之随峡南出，有水帘洞；溯峡北入，即三瀑之下层。而水帘尤奇，但路闷难觅，明晨同往探之。此近胜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东，人迹莫

到，中夜闻鼓乐声，土人谓之鬼城。此远胜也。上江之东，玛瑙之北，山环谷迸，中有悬崖，峰峦倒拔，石洞岭岈，是曰松坡，为其家庄。其叔玉麓构阁青莲，在石之阿[15]，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继栖迟[16]，一日当联骑而往。此中道之胜也。余闻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闻此奇也。地主山灵[17]，一时济美，中夜喜而不寐。

【注释】

①公车：即官车，汉时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会试的代称。

②沙河：今名同，在保山市西境丛山中，流到保山坝子汇入东河。

③蒲蛮寨："寨"原作"塞"，从四库本改。蒲蛮寨即蒲人聚居的村寨。

④乾海子：原夺"子"字，据徐本补。《游记》所述乾海子，今已建为大海坝水库。

⑤大寨：今名同，在保山市西境，沙河稍西，大海坝水库以南。

⑥青江坝：今作青岗坝，在保山市西境的沙河边。

⑦菰(gū 孤)：俗称茭白，可食用。　蒲：水生植物，可以制席。

⑧罗明坝：今名同，在保山县西隅，怒江东岸，罗明坝河从此往西汇入怒江。

⑨寓目：过目，看到。

⑩辖：车轴的键，去辖则车不能行，因以"投辖"比喻主人留客的殷勤。

⑪橘：通"局"。局中之乐指奕棋，这里说的是围棋。

⑫棋子出云南句：云南出的围棋子一直名噪全国，称为"云子"。光绪《永昌府志》杂纪志载："永棋：永昌之棋甲于天下。其制法以玛瑙石合紫瑛石研为粉，加以铅硝，投以药料，合而煅之，用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有牙色深黑者最坚，次碧绿者稍脆，又腊色、杂色及黑白皆有花者其下也。"

⑬巨擘(bò 薄)：即大拇指。比喻如大指异于其他指头，杰出于众，堪称第一。

⑭枰(píng 平):棋盘。

⑮阿:曲隅,弯曲的角落。

⑯季叔:小叔。 栖迟:游息。

⑰地主:所在地的主人。

【译文】

初五日 又断粮。我写信寄给潘莲华,回复省城中的吴方生,〔潘氏父子在初八日赴京城参加会试。〕并且与潘莲华要粮。来不及等待,前去拜见吴家兄弟,没遇上,立即乘天放晴走出龙泉门,去乾海子游览。由九隆池左边沿北坡向西上爬,一里,到寺后,往南俯瞰峡中的马家园,就是前几天闪太史在其中宴请我的地方,从前是马家的产业,如今卖给闪家了。从此再向西上走,一里,俯瞰它的北峡,就是太保山新城环绕在它上面的地方,才知道它西面就是宝盖山的山顶,今天是沿着它的南冈上登。又逶迤上登三里,开始沿南峡绕着山坡进去。二里,路北的树木,森然茂密地在上方,路南的树木,又森然茂密地在下方,各有村庄农舍在林中。那北面的是薛庄,那南边的是马庄,那些树都是梨、柿各种果树。我过去听说马元中有兄长居住在此,元中嘱咐我去游一游,并说:"家兄已相等很久了。"到了这里打听主人,已归回城中,庄中空无一人。此时日光刚是上午,就从庄后走向去乾海子的路。此处山峰稍向南曲,山下峡中有深涧,自西北环绕夹谷往东流出去,水声急骤沸腾,这就是马家园束住九隆池南坞的上游了。此处腾涌的山涧中,外流到山坞口,便成伏流看不见了。往南溢出向下漫流的,成为马家园的内池;往北溢出向下漫流的,成为九隆泉池水,都是此条涧水伏流后再度流出形成的。

于是沿山涧北面的山崖绕着山坡上走,一里,向北折入峡中。二里,稍向下沿着山涧行。此处东西石崖夹峙,水流腾跃在其中,路顺着涧水上行,大概已穿越到宝盖山的西麓了。有时涉到水西,有

时涉到水东，有时涉水上走。往北五里，渐渐向西，这里溪水分为两道流来。由两条溪流中间登岭向西北上去，才望见由此往北，分出峡谷往东下延的，是宝盖山的山脊，又向东下延成为太保山；由此往南，分出峡谷向东下延的，是九隆南山的山脊，又向东下延成为九隆冈。此地是两者中间下垂的短支脉，踩着它逶迤上登，五里才向西越过它的山脊。下瞰山脊西面有峡谷在下方盘绕，非常深，水流在峡中沸腾，这就是沙河的上游了。峡谷西边又有一重山横亘夹住它，那是南下牛角关的山脊，而此处的山脊还只是向东延的旁支。沿北边的山崖往西行三里多，开始向西南坠下壑谷。又下走三里多，才抵达溪流的东岸。两岸山崖夹住溪流的岩石极其突兀，溪流欢快地从岩石底往下流，层层叠叠，翻腾汹涌，而蒙密的竹林笼罩着溪流，如玉龙腾踊跳跃在青丝帷帐之中，志书所说的溜钟滩，莫非就是此地吗？路沿着东面的山崖下走，向北溯溪行，有个小山洞依傍着山崖，向西俯瞰着溪流。进去坐在洞中，钟乳石上水珠下滴，如串珠样下落。出洞，再向北溯溪走三里，有座木桥跨到溪西。越到溪水西岸上岭，终于与沙河上游分别。

三里，登上往南延伸的山脊。此脊中间低南北都高，南面就是牛角关的山脉，北面高的地方是虎坡，是从西北的山脉延伸而来的。路逆向迎着山势走，沿北岭的东坡上走，又是二里，从岭北向西穿过山坳，这是虎坡。此坡由北冲东边的蒲蛮寨岭山脊向西南下延，回绕成北冲的南峰，向南逶迤而去，东面坠到沙河的源头处，西面环绕成乾海子所在的山坞，南面延过此岭，略微低伏后在南边耸为牛角关。又有低伏延伸的山脉，分支往西北掉转尾部的，是蒲缥的西岭；正支在东方耸峙为松子山，绕到石甸东面后在南边的姚关到了尽头。过到山坳西边马上有坑谷坠下西面，路沿北坡往西北行，向西下走五里，走在峡中。溯水流踩山涧，走三里，再次越岭。又三里，到岭西，这才见西南方下面的壑谷稍微开阔了些，西边有峡谷自北向南，与南峡会合后往西延去，有茅屋数间深嵌在峡底，叫

锣鼓寨。〔都是僳僳的居住地。〕从这里绕着东坡向北走，而后转到西峡之上逆向走。西峡有山自北面的山坳分支往南绵亘，环绕在东面一列山的西边，路由其中一直穿过北面的山坳进去。三里，涉过北来的小溪，于是向西盘绕这里的坳脊。二里，走到山坳西边，它的西南盘绕的壑谷又在下方张开，而路于是向北登岭，往西北曲折而行，绕着山岭上升，三里多，登到岭头。此岭从虎坡北面的乾海子东边分支往西突，又向西延伸为大寨西峰，往西北横亘在大寨与玛瑙山之间，这里是它往东下延的山岭；它北面是高大的山脊，它南边是层层壑谷。远远望见有数十家紧靠在向西横亘的山峰下，那就是大寨了。于是往西南盘绕在层层壑谷之上，二里，越过山冈向西下山，又走二里，向西南下到坞中。涉过北来的小峡谷，又向西上走半里，这是大寨。居民住的全是茅屋，但不架楼，也是僳僳一类的民族。民俗全是勤苦垦山，五更便起床，昏黑才归家，所垦种的都是瘠薄的山地，仅能种植燕麦、蒿麦而已，没有稻田。我起初买来米装好贮存起来，为进山做准备，可顾仆居然不带上它，到了这里寨子中都不吃稻米。煮大麦当饭，勉强嚼了些睡下。

初六日　天色阴沉。吃了麦饭。由大寨后向西涉过一条小峡谷，立即向西上坡。半里，沿西山向北上升。二里，坡东的峡谷，并列紧束如门一样，门以内水仍往南流，而山坡峡谷都很平缓，便行走在峡中。又向北一里，有岔路越过西山的山脊，这是去玛瑙坡的路。我此时想去探究乾海子，从峡中一直往北行，小径渐渐被遮蔽，水流渐渐缩小。一里，峡中层层累累变为圆珠状的小阜，就是成为往南绵亘的西山延伸而过的山脉，此处是它平缓的山脊。半里翻过北边，马上有坑谷往北下延。由坑谷东边沿大山往西北行，又走一里后见西边的壑谷下嵌，中间圆得如环绕的城墙，但谷底非常平坦，这是乾海子了。

路从东山向西走，环绕到海子的北边，一里，于是急速赶到峡下。东山就是虎坡大脊的山脉，有岔路通向东，越过山脊是去新建

的青江坝的路，是进府城的近路。向南下走半里，抵达海子的北边，就有一眼泉水在北面山麓间，泉水淙淙由此流淌出。海子东西山麓上，都有茅屋背靠山坡前临海子居住，而西坡上的最为兴盛。又走半里，沿山麓进入西麓上的茅屋。这里的房屋全都在屋前横了重叠的木头，出入都要越过木头。村里人都不懂汉语，见人就走开。房屋侧边的小溪成流的，往南流进海子中。海子大处约有千亩，其中全是青青的荒草。地下是草和土漂浮结成的，也有溪水流贯其中，但只是不能耕种，因为这里的土不积水。走路的人用脚震动地下，数丈以内都会摇动，牛马就水草放牧的，只可在岸边，站在海子中央停久了，就下陷不能起来，所以居屋也全是濒临在海子的四周，只是垦种了山坡布满了麦子，而竟然没有近水垦为稻田的。它的东南方有峡谷，是两面的山环绕凑拢形成的，水从此处外泄，路也是从此处通达玛瑙山，但不能径直从海子中央横渡，必须由西南沿山坡山湾而去。于是靠着西边的山崖往南行一里多，有一圆形清澄的水池在西边山崖下荒芜的海子中，池子大处直径有一丈多，而且圆得如像镜子，澄澈晶莹水非常深，也称之为龙潭。池子在平坦的荒草中却唯独不被丛生的草遮蔽，这又是为何呢？又往南一里，经过西南隅的茅屋，此处房屋也很多，有路向西北翻山，说是通到后山去，不知是什么处所。村南转到侧边，有水从石崖下流出，流成小溪往东流注。我起初走近小溪，想从荒草中涉过此条溪水，接近水边荒草和土地就交相下陷，四旁摇动，于是又绕道上登西边的山湾，绕到石崖之上，就紧靠南山向东行。一里多，有岔道自东峡中上来，往南越过山脊，是新开的道路，为由此去到烂泥坝的路。我于是顺山坡下到东峡中。半里，就见峡中横木架为桥，桥下水淙淙流淌，自北边海子的茭白蒲草中流出来，冲破峡谷往南下坠。山峡非常狭窄，所以一根木头就能架桥过河，这是河口中最为潆洄盘结之处。〔这里的水往南下流，就成为玛瑙山后山夹谷中的瀑布了。〕越到横架的木头东头，再上坡，半里，登上它的东冈，由山脊上往东南行。

回头看海子所在的山窝，嵌在它的西北；流出峡中的水，坠到它的西南；它下方东南的山坞中，平缓下坠得十分深，中间夹为山箐，丛林重重遮蔽，而在山崖中轰鸣着倒入峡谷的水声不绝于耳。它前方就见东西两列山又伸开手臂交相展开，宽广的峡谷往南延去，海子峡中桥下之水，屡次高悬着从山崖上倾泻到山箐中，往南下流向西转到罗明坝。于是沿东山，瞰西峡，往东南行一里多，转向南下走。

一里，有路越过东岭而来，就是大寨往西来的路，顺此路往西南下坡。半里，忽然一所房屋盘踞在坡上，向西而居，此屋虽是茅草盖顶，但屋檐高大窗户明亮，种了树环绕着屋子，不像大寨、海子各处的茅屋。姑且进屋打听这个地方，就是玛瑙山了。一个房主人衣冠整洁地出来，作揖敬客，是马元康。我过去知道有座玛瑙山，认为是扶杖漫步经过的地方，也可以看一下，却不知是马家的居住地。马元中曾给我说过他的兄长在等我，我以为就是九隆池后山的马家庄，却不知他家有玛瑙山的住房。〔玛瑙山，《一统志》说玛瑙出产在哀牢山分支的土冈上，我认为在东山后面。这时才知出产在东山后面的，是土玛瑙，唯有出产在此山的，是由石坑中凿岩石取得的。这里的山全是马家的产业。〕元康一见面就审视着说："是徐先生吗？"问他凭什么知道的。说："我兄弟谈起过您。我盼望您很久了！"原来元中到省里应试时，事先送信嘱咐去元康所住的地方，是玛瑙山，而不是九隆池后山的马家庄。元康立即挽留客人，杀鸡做饭，引见了他的两个儿子。杳渺霭霭的深山之中，怀疑没有人迹，却有此等知己，如同遇见神仙了！

下午，从房屋西边下坡到峡中，一里转向北，下临峡中的水流，上方有许多危崖，藤条树枝倒覆，凿裂石崖，就有玛瑙嵌在其中了。玛瑙颜色有白有红，都不十分大，仅如拳头，这是玛瑙的矿脉延伸之处。顺矿脉深入，间或找得到结成瓜一样大的地方，大处如升，圆如球体，中间悬空为石矿坑，却不粘在岩石上。石矿坑中有水养护着它，石质明亮晶莹，坚硬细密，不同于平常的矿脉，这是玛瑙的上

品，不可在突然间遇到，那些经常堆积着卖给人的，全是挖凿矿脉得到的。〔那种拳头大而且坚硬的，价格每斤二钱银子。更碎小而次一等的，每斤一钱银子而已。〕此山从海子峡口的桥以东，往南环绕下延，这是它从西向北掉头之处，也就是大寨西山的西坡了。峡口下游高悬为三级瀑布，都是在深箐回崖之间，虽然相距咫尺，只听得见水声，但树丛石崖环拥掩蔽，不能见到瀑布的踪影，何况是走到那地方呢？坐在玛瑙石崖洞中，有的下覆如厅堂，有的深似幽深的密室，它们的上方都垂挂着拳曲的枝条，倒着横着交缠在一起，只有氤氲之气，已无斧头凿子挖凿的痕迹，不再知它们是出自人工挖掘成的。元康命令凿石崖的工人停止捶打，去临近的山箐中找来一筐树蛾，〔是生长在树上的菌子，菌色黄白，与木耳相比却有茎有枝，与鸡葼比较则不是生在土里而是长在树上，以此作为奇异的物产而已。〕并告诉我说："山箐中的三级瀑布，以最北边的为最优美。因为山崖崩塌道路断绝，全然不能走。应当命令仆人停止凿矿，割草开道，他日就可登上山崖下瞰了。"因此重新上坡，来到他的屋前，于是指点四面群山，审视周围的地形山势。元康烧好茶，命令上酒，极尽了山间人家清素的山珍，看那隔夜糙口的麦饭，非说是神仙不可了。

初七日　下雨。与元康下围棋作乐。棋子出产在云南，以永昌产的为上等，但长期未遇见敌手。元康是棋局中的高手，能够以双子先让我。我于是与他对垒了一整天。

初八日　早饭后，想告别但雨又来临。主人重又留客布局。下午雨停转晴，同他的次子从屋子右侧俯瞰溪流。悬垂在树上下去，一里，见到古洞，是旧时挖凿玛瑙深入进去的洞，高四五尺，宽三尺，用巨树作为拱圈，支撑着架在下边，好似桥梁的拱券，间隔一尺多，就支撑着木头。洞内进去非常深，有的地方木头腐朽后岩石压下来，上方穿通成为透亮光的洞。我未进去便下走，仍从树上往下坠，一里坠到涧底。涧水奔腾汹涌十分湍急，而瀑布悬挂之处都在

这里上下的峡中，各处都不能到达，仍攀着树枝上登。所攀的树枝，都结着异形怪果，苔藓地衣的雾状须根，毛茸茸地蒙在上面。仍是二里，返回房舍。元康再命令他的仆人执着兵器在前引路，命令次子监督率领着他们，从先前来的路上走。二里，抵达峡口木桥的东冈，坠下石崖斩断竹丛，开凿台阶下走。一里多，凌空下到峡底，就见峡中之水，倒斜着下坠，两侧石崖紧束着水流，水势十分雄壮，贵州倾泻的白水河，无此处的深；腾阳高悬倾注的滴水河，无此处的大。水势既高远，峡谷又狭窄，激荡狂怒，不再是平常的性子，散为碎沫，倒喷在满壑谷中，虽然在数十丈之上，仍是霏霏然水珠飞卷雪珠聚集。云南的瀑布，应当以此为第一，可惜高悬在九天之上，九重深渊障蔽着它，千百年无人能见它一次，我要不是元康之力，即使路过此地也无从看到了。

返回元康屋中，连夜挑灯饮酒，元康又给我讲说这一带幽奇的胜景。这里前方峡谷中下走五里，有座峡底桥；过桥顺峡谷往南出去，有个水帘洞；溯峡谷往北深入，就是三级瀑布的下层。而水帘洞尤其奇异，但道路堵塞难以找到，明天早晨一同前去探洞。这是近处的胜景。越到上江西边，有处石城插入空中，紧靠雪山之东，人迹无法到达，半夜听得见鼓乐声，当地人称它是鬼城。这是远处的胜景。上江之东，玛瑙山之北，山脉环绕峡谷迸裂，当中有处悬崖，峰峦倒拔，石洞深邃，那叫松坡，是他家的庄子。他叔父马玉麓建了座青莲阁，在石山的弯曲处，此人已仙逝，今天小叔马太麓继续隐居在此，隔一天将一同骑马前去。这是中距离路途的胜景。我听说这些话，既喜这一带奇景多，又喜元康能熟悉这些奇景，而我得以听说这些奇景。所在地的主人热情和山间的灵气，使我能碰到这样的美事，半夜高兴得睡不着觉。

【原文】

初九日　余迟起，欲为上江之游。元康有二骑，一往

前山未归，欲俟明日同行。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途过此，当再为一日停"。乃饭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为水帘洞导。

于是西下者五里，及峡底，始与峡口桥下下流遇。盖历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桥跨其上。度桥，西北盘右岭之嘴，为烂泥坝道。从桥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汇冈头，数十家倚南山而居，是为新安哨，与右岭盘坡之道隔峡相对也。水帘洞在桥西南峡底，倚右岭之麓，幽闷深阻，绝无人行。初随流觅之，傍右岭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渐且出峡，当前坳尖山之隩矣。乃复转，回环遍索，得之绝壁下，其去峡底桥不一里也，但无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临溪流，削壁层累而上，高数丈。其上洞门峆岈，重覆叠缀，虽不甚深，而中皆旁通侧透，若飞甍复阁，檐牖相仍。有水散流于外，垂檐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悬，自洞中观之，若帘之外幕，"水帘"之名，最为宛肖。洞石皆棂柱绸缪，缨幡垂飏，虽浅而得玲珑之致。但旁无侧路可上，必由垂檐叠覆之级，冒溜冲波，以施攀跻，颇为不便。若从其侧架梯连栈，穿腋入洞，以睇帘之外垂，只中观其飞洒，而不外受其淋漓，胜更十倍也。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叶丝柯，皆随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边不欹，

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匀且肖者。余于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长丈余，其中树干已腐，而石肤之结于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无节，击之声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断其三尺，携之下，并取枝叶之绸缪凝结者藏其中，盖叶薄枝细，易于损伤，而筒厚可借以相护，携之甚便也。

水帘之西，又有一旱岩。其深亦止丈余，而穹覆危崖之下，结体垂象，纷若赘旒，细若刻丝，攒冰镂玉，千萼并头，万蕊簇颖，有大仅如掌，而笋乳纠缠，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异之，欲击取而无由，适马郎携斧至，借而击之，以衣下承，得数枝。取其不损者二枝，并石树之筒，托马郎携归玛瑙山，俟余还取之。遂仍出桥右，与马郎别。乃循右坡西上里余，隔溪瞰新安哨而行。大雨忽来，少憩树下。又西里余，盘石坡之嘴，转而北行。盖右坡自四窠崖颉颃西来，至此下坠，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萼空中，有若绣屏，叠锦崖畔，不一其态。北盘三里，又随湾西转，一里余，又北盘其嘴，于是向北下峡中。盖四窠横亘之峰，至此西坠为壑，其余支又北转而突于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余，坞底有峡自东北来，遂同盘为洼而西北出。路乃挟西坡之麓，随之西转，其中沮洳，踔陷深泞[1]，岂烂泥坝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东坡平行，西瞰坠壑下环，中有村庐一所，是为烂泥坝村[2]。路从其后分为二岐：一西向下坞，循村而西北者，为上江道；一北向

盘坡，转而东北登坳者，为松坡道[3]。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挟东坡北嘴，盘之东行。半里，遂东北披峡而上，蹑峻半里，其上峡遂平。溯之东入，一里，峡西转，半里，越西峡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崖，又里余，逾其北亘之脊。由脊东北向随坡一里，路又分岐为二：一直北随脊平行者，横松枝阻绝，以断人行；一转东入腋者，余姑随之。一里，其坡东垂为脊，稍降而东属崇峰。此峰高展众山之上，自北而南，东截天半，若屏之独插而起者，其上松罗丛密，异于他山，岂即松坡之主峰耶？脊间路复两分：一逾脊北去，一随脊东抵崇峰。乃傍之南下，二里，径渐小而翳。余初随南下者半里，见壑下盘，绕崇峰南垂而东，不知其壑从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还至脊，北向行，东截崇峰西坞。二里，坞北坠峡西下，路从崇峰之西北崖行，盘其湾，越突坡，三里余，西北下峡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径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讯之，始知去松坡不远，乃西转而就峡平行。

里余，出峡口，其西壑稍开，崇冈散为环阜，遂有参差离立之势。又西下里余，有村庐当中窝而居，村中巨庐，杨氏在北，马氏在南，乃南趋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4]，为马太麓；元康长郎先已经此，为言及。翁讶元康不同来，余为道前意。翁方瀹茗，而山雨大至。俟其霁，下午，乃东蹑坡上青莲阁。阁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栖真处。太麓于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携酒授餐，遂不

及览崖间诸胜。太麓年高有道气。二子:长读书郡城,元真。次随侍山中。元亮。为余言:其处多岩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处,但路未开辟,当披荆入之。地当山之翠微,深崖坠壑,尚在其下,不觉其为幽闷;乱峰小岫,初环于上,不觉其为孤高。盖崇山西北之支,分为双臂,中环此窝,南夹为门,水从中出,而高黎贡山又外障之,真栖遁胜地[5],买山而隐,无过于此。惟夹中无田,米从麓上尚数里也。松坡虽太麓所居,而马元中之庄亦在焉。

〔注释〕

①踔(chuō 戳):践踏。

②烂泥坝村:今称小浪坝,在保山市西北境,怒江东边。

③松坡:今名同,在保山市西北境,小浪坝稍北,河湾街稍东。

④方巾:明代处士及儒生所用的一种头巾。 藜(lí 离)杖:用藜茎制的手杖。

⑤栖遁:隐居。

【译文】

初九日　我起床很迟,打算去游上江。元康有两匹坐骑,一匹去前山未归来,他要我等坐骑回来明天一同走。我认为游览不必骑马,也不必陪同,只要那指点之功,胜过追随。我上路时,担心他陪同,主要是考虑那坐骑还未回来。元康坚决挽留。我说:“等返回途中路过此地,将再停留一日。”于是吃饭后下山。元康命令他的小儿子给我导游水帘洞。

于是向西下走五里,到峡底,开始与峡口桥下水流的下游相遇。原来流水经过三级瀑布后往北迂回到四窠崖之下,弯曲到此地,是平缓的水流了,有桥跨在水上。过了桥,往西北绕过右岭的山

嘴，是去烂泥坝的路。从桥左登到左侧山坡的半坡上，坡上平展开来，有一塘水积在冈头，数十家人背靠南山居住，这是新安哨，与右岭绕着山坡走的道路隔峡相对。水帘洞在桥西南的峡底，依傍着右岭的山麓，幽寂隐秘，深邃阻隔，绝无人走。起初随着流水去找它，傍着右岭往西南，行走在荒草荆棘中，三里，找不到，那水流渐渐快要出峡，位于前面山坳尖山的西南角了。只得再转回来，周围四处寻找，在绝壁下找到它，它离峡底木桥不到一里，只是荒无路影，深草阻隔无法辨认罢了。这里的石崖向南，前临溪流，陡削的绝壁层层叠累而上，高数丈。崖上洞口深邃，重重下覆层层下缀，虽不怎么深，但洞中全向侧旁穿通，好似飞檐楼阁，屋檐窗户互相重叠。有水散流在外，如垂下的屋檐飞流而下，自石崖下望它，如屋檐水分散悬落，从洞中观看它，似门帘的外幕，“水帘”的名字，最为逼真。洞中的岩石全是窗棂柱子的形状，互相缠绕，如缨络旗帜垂挂飘扬，洞虽浅却得到了玲珑小巧的情趣。只是旁侧无路可上，必须经由如下垂的屋檐处重叠下覆的台阶，冒着滴水冲着水波，才得以攀登上去，颇为不便。如果从它侧面架梯又连成栈道，穿过侧旁进洞，得以斜视外边垂挂的水帘，只需在洞中观赏滴水的飞洒，却不受外边飞流的浇淋，赏心悦目之处更胜过十倍了。石崖上有悬垂拳曲的枝干，被水浇淋到的，它们的外边全结成岩石外壳。大概是石膏天长日久凝结为石胎而形成的，即便是一片叶子一丝树枝，全都顺势随形，如雪一样凝结，如冰一样包裹，大小都成为相像的形状，布满边沿不偏不倚，这又是雪凝冰裹，也不能如此一样均匀和逼真的了。我在洞外左侧得到一枝下垂的树枝，它的大处有一满把，长一丈多，其中树干已经腐烂，而结在外层的石壳，厚约五分，中间空如巨竹的竹筒但无竹节，敲击它声音非常清越。我不能全枝曳着走，折断其中的三尺，把它带下来，并选择些交缠凝结的枝叶藏在其中，因为叶薄枝细，易于损伤，而筒壁很厚可以借来保护枝叶，携带十分方便。

水帘洞之西，又有一个旱洞。洞也只有一丈多深，但穹隆下覆在危崖之下，岩石的结体呈各种形象下垂，纷纷然如下缀的玉串，细如刻成的蚕丝，攒冰镂玉，千百萼片并在头部，万朵花蕊簇拥成花穗，有的大处仅如手掌，而石笋石乳纠缠在一起，不下千百个，真正是精巧的雕刻所不能赶上的！我心里对此感到很奇异，想要敲取却没有办法，恰好马家儿郎带着斧头来到，借来敲击石乳，用衣服在下边接着，得到数枝。选择其中未损坏的两枝，连同石树的树筒，托马家儿郎带回玛瑙山，等我回来时取。于是仍出到桥右，与马家儿郎告别。就沿右侧山坡向西上走一里多，隔溪下瞰着新安哨前行。大雨忽然来临，在树下稍作休息。又向西一里多，绕过石坡的山嘴，转向北行。右侧的山坡自四窠崖上下起伏向西而来，到此处下坠，而石崖便露出来，有的如芙蓉，花萼簇拥在空中，有的似绣花屏风，锦绣重叠在崖畔，不止一种姿态。往北绕三里，又顺着山湾向西转，一里多，又往北绕过山嘴，于是向北下到峡中。四窠崖横亘的山峰，到此处往西下坠为壑谷，它余下的支脉又向北转后突到外边，路下延穿过它的缺口。二里多，坞底有峡谷自东北延来，于是一同盘结为洼地后往西北出去。路于是傍着西坡的坡脚，顺山势向西转，其中全是泥沼，踩下去陷在深深的泥泞中，莫非烂泥坝的名字是出于此处吗？往西北出隘口一里，沿东坡平缓前行，西瞰深坠的壑谷在下环绕，其中有一处村庄，这是烂泥坝村。路从村后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向西下到坞中，沿村子往西北去的，是去上江的路；一条向北绕山坡走，转向东北登上山坳的，是去松坡的路。我选择了去松坡的路，又向正北走一里，傍东坡北面的山嘴，绕着它往东行。半里，就向东北穿过峡谷上走，陡峻地上登半里，那上面峡谷便平坦起来。溯峡谷往东进去，一里，峡谷向西转，半里，越过西峡往西北上坡。此坡高高隆起，极陡削，一里多，绕过那向东突出的石崖，又走一里多，越过它北边横亘的山脊。由山脊上向东北顺山坡走一里，路又分为两条岔道：一条向正北顺山脊平行的，被横放的松枝

阻断了，以阻止人走；一条向东转入侧边，我姑且顺着它走。一里，山坡往东下垂为山脊，稍下降后往东连接到高峰。此峰高高伸展在群山之上，自北往南，在东边横截过半天空，好似屏风独插耸起的样子，山上松树密布，密密丛丛，与其他山不同，难道这就是松坡的主峰了吗？山脊上路又分为两条：一条越过山脊往北去，一条顺山脊往东抵达高峰。于是傍着山脊往南下走，二里，小径渐渐变小被遮蔽了。我起初顺南下的路走了半里，见有壑谷盘绕在下方，绕过高峰的南垂往东去，不知这个壑谷从哪里出去，心知不是去松坡的路，就仍返回到山脊上，向北行，往东横截过高峰西面的山坞。二里，山坞北面向西下坠成峡谷，路从高峰西北的山崖上走，绕过山湾，越过前突的山坡，三里多，向西北下到峡中，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而且道路荒芜小径狭窄，怀疑不是通道。下走二里，有三四个人紧靠北坡打柴，呼叫着向他们问路，才知离松坡不远，于是转向西走到峡中平缓前行。

一里多，出了峡口，它西边的壑谷略为开阔起来，高冈散布为环形的土阜，便有了参差独立的气势。又向西下走一里多，有村庄房屋正当中间的山窝居住，村中的房屋巨大，杨家在北，马家在南，就往南赶去。一位老翁头戴方巾拄着藜茎手杖出门迎接，是马太麓；元康的长子先已先到此地，给他说起过。老翁惊讶元康不一同前来，我为此说明了先前的意思。老翁正在烹茶，而山雨猛烈来临。等天转晴，已是下午，于是向东登坡上了青莲阁。阁子不大，在石崖之下，是马玉麓先生隐居修真之处。太麓在这一天刚招来一位僧人住在其中，我刚到，太麓就带着酒送来饭，便来不及游览山崖间的诸处胜景。太麓高龄，有得道者的气度。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府城读书，〔名叫元真。〕次子在山中随身侍候，〔名叫元亮。〕对我说：此处岩洞很多，也有二三处可以深入的，但路未开辟，将披荆斩棘进洞。此地正当翠微的山间，山崖深坠成的壑谷，还在它的下方，不觉得它幽暗闭塞；乱峰小山，本来就环绕在它上方，不觉得它孤拔高

耸。高山西北的支脉，分为双臂，中间环绕成此处山窝，南面相夹为门，水从中间流出去，而高黎贡山又在外面屏蔽着，真是隐居的胜地，买山来隐居，没有超过此地的。只是夹谷中无田，米从山麓运上来还有数里远。〔松坡虽是太麓的居住地，但马元中的庄子也在这里。〕

【原文】

初十日　晨起，霁色可挹。遂由阁东竹坞，绕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为岩，其下嵌入，崖顶平展如台。冈脊从北来环其后，断而复起，其断处亦环为峡，绕崖左右，而流泉潆之。种竹峡中，岚翠掩映，道从之登。昔玉麓构殿三楹在顶，塑佛未竟，此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复下青莲阁，从阁侧南透崖下，其岩忽绷云罨幕，亭亭上覆，而下临复蹬然无地。转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环流其前，而断北通之隘，致下岩与上台分为两截。余谓不若通北隘，断东路，使青莲阁中道，由前岩之下从西北转达于后峡，仍自后峡上崖台，庶渐入佳境，不分两岐也。

既而太麓翁策杖携晨餐至。餐毕，余以天色渐霁，急于为石城游。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归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边已晚，不必渡，可觅土官早龙江家投宿。彼自为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彝寨，无可通语者。"余识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庐侧，遂渡坞中南出之水，其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一里，转而披其西峡，半里，逾脊西下。

一里，下至壑中，其处忽盘窝夹谷，自东北而透西南之门。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峡中小水，同透门出，乃西南随坡下。三里，复盘坡西转，望见南坞中开，下始有田，有路从东南来合，即烂泥坝北来道也。坡西南麓，有数家倚坡南向，是为某某。仍下坡一里，从村左度小桥[①]。是坡左右俱有小水从北峡来，而村悬其中。又西北开一峡，其水较大，亦东来合之，会同南去，当亦与松坡水同出罗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趋，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东北来小水，即循北坡溯涧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坞中涧，复西北上涧西之山。又随其支峡入，二里，再上盘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盘，由壑之北崖半里，环陟其西脊，约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峡中，一里，有枯峡自北来合，横陟之，循北岭之坡西行。一里，其处峡分四岐：余来者自东，又一峡自北，又一峡自南，虽皆中枯，皆水所从来者；又一峡向西，则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当从西峡北坡上行，余见北来峡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复环为一壑，闻水声淙淙，数家倚西坡而居，是为打郎[②]。入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峡之西，壑东北亦有路逾岭，此亦通府之道，独西北乃山之环脊，无通途也。乃随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盘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峡底来合，则东来正道也。于是倚北崖西行西峡之上，峡南盘壑屡开，而水仍西注；峡北西垂渐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时上午暑甚，余择荫卧石半晌，乃西北下坡。半里，有涧自东来，其水淙淙成流，越之，

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饭于坡间。又西北二里，越冈西下，其间坑堑旁午，陂陀间错，木树森罗。二里，路岐为两，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从，从西北者。已而后一人至，曰："西南为猛赖渡江径道，此西北道乃曲而从猛淋者。"余欲转，其人曰："既来一里，不必转，即从猛淋往可也[③]。"乃西北随峡稍下。二里余，有聚落倚南坡，临北壑，是为猛淋。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转，掉尾而北，环为此壑。其壑北向颇豁，遥望有巨山在北，横亘西下，此北冲后山，夹溪西行，而尽于猛赖溪北王尚书寨岭者也。壑中水当北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余从猛淋村后西南逾岭行。一里，陟岭头，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来合，遂稍东下，度一小桥，乃转西南越坡。二里，则坡南大涧自东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涧北西来，其路则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则坠崖而下，于是合而西向。半里，沿溪半线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临绝壑，其下奔流破峡，倒影无地，而路缘其间，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离崖足，回眺北崖上插，犹如层城叠障也。又西二里余，从崖足盘西南突嘴，半里，始见上江南坞，其峡大开，中嵌为平畴，只见峡底而不见江流。有溪自西山东南横界平畴中，直抵东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峡口波光，四围荡漾，其处不审即峡溪所汇，抑上江之曲。余又疑东南横界之流即为上江，然其势甚小，不足以当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转而北，随北峡下一里，从北峡西转，始见上江北坞，虽平畴较小

于南坞，而北来江流盘折其中，东峡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虽大，而江流循东山之麓，为东山亏蔽，惟当峡口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体俱现也。又西向者一里，有十余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即东峡所出溪西南环之。问上江渡何在，村人指在其西北。问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颇大，而其上无桥，仅横一木，平于水面，两接而渡之，而木为水激，撼摇不定，而水时踊跃其上。虽跣足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于是上西坡，南向随流行塍间，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庐，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犹以红布缠首者。讯余所从来，余以马氏对。曰："元康与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诗示之，其人乃去缠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卧其中堂。

此地为猛赖，乃上江东岸之中，其脉由北冲西溪北界之山，西突为王尚书营者，下坠坞中为平畴，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潆之，北冲西溪东夹之，而当其交会之中；溪南即所下之岭，自猛淋南夹溪南下，峙为下流之龙砂，而王尚书营岭即其本支，而又为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东，尚称为"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为十五喧，"喧"者，取喧聚之义，谓众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称[④]。其人皆彝，栏居窟处，与粤西彝地相似。而早龙江乃居中而辖之者。

十一日　晨起，早龙江具饭，且言："江外土人，质野

不驯，见人辄避。君欲游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峡之上，路由蛮边入。蛮边亦余所辖，当奉一檄[5]，令其火头供应除道，拨寨夫引至其处，不然，一时无栖托之所也。”余谢之。龙江复引余出庐前旷处，指点而言曰：“东北一峰特耸，西临江左者，为王尚书驻营之峰。西北重峡之下，一冈东突江右者，是为蛮边，昔麓川叛酋思任踞为巢。其后重崖上，是为石城，思酋恃以为险，与王尚书夹江相拒者也。此地昔为战场，为贼窟。今藉天子威灵，民安地静，物产丰盈，盛于他所。他处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绝；他处甫插莳，而此中之新谷已登；他处多盗贼，而此中夜不闭户。敢谓穷边非乐土乎！第无高人至此，而今得之，岂非山川之幸！”余谢不敢当。时新谷、新花，一时并出，而晚稻香风，盈川被陇，真边境之休风，而或指以为瘴，亦此地之常耳。

既饭，龙江欲侍行，余固辞之，斯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门，即溯江东岸北行。二里，时渡舟在西岸，余坐东涯树下待之，半晌东来，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驼骑，此自北冲西来者。渡舟为龙江之弟龙川所管，只驼骑各畀之钱，而罄身之渡[6]，无畀钱者。时龙川居江岸，西与蛮边之路隔一东下小溪。渡夫谓余，自蛮边回，必向溪南一晤龙川。余许之。乃从小溪北岸登涯，即西北行，于是涉上江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为崩戛[7]，南二日为八湾。崩戛北为红毛野人。八湾南为潞江安抚司。昔时造桥，西逾山心，出壶瓶口，至腾阳道，尚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

生石崖可就为桥址者，又在其下。昔众议就崖建桥，孙郡尊已同马元中辈亲至而相度之[8]。后徐别驾及腾越督造卫官，以私意建桥于石崖北沙嘴之冲，旋为水摧去，桥竟不成。此江王靖远与思任夹江对垒，相持不得渡。王命多缚筏。一夕缚羊于鼓，缚炬于筏，放之蔽江南下。思酋见之，以为筏且由下流渡，竟从西岸趋下流，而王师从上流济矣，遂克之。今东岸之罗明，乃其缚松明寨，罗鼓乃其造鼓寨也。

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峡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东向罗列，是为蛮边[9]。按志，十五喧无蛮边之名，想即所谓中冈也。闪太史亦有庄在焉。觅火头不见。其妻持檄觅一僧读之，延余坐竹栏上而具餐焉[10]。其僧即石城下层中台寺僧，结庵中台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为取木延匠，将开建大寺。此僧甫下山，与各喧火头议开建之事，言庵中无人，劝余姑停此，候其明日归，方可由庵觅石城也。余从之，坐栏上作纪。下午浴于涧。复登栏，观火头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从外望，一人从内呼。问："可来？"曰："来了"。如是者数十次。以布曳路间，度入龛而酌之饭之，劝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来献，乃火酒也。酌于栏上，风雨忽来，虽栏无所蔽，而川中蕴热，即就栏而卧，不暇移就其室也。"火头"者，一喧之主也，即中土保长、里长之类。

【注释】

①从村左度小桥："左"，徐本、四库本作"右"。

②打郎：今名同，又作挡狼。

③猛赖：今名同，亦作勐来，又称大门坎，勐来溪从东往西在勐来汇入怒江。三地皆在保山市西北境、怒江东岸，依次从南往北斜列。　猛淋：今作勐林。

④上江：明代云南境内怒江的一部分 又有上江、下江之分。以怒江坝起算，上江在北，下江在南。今泸水县南隅设有上江区，保山市西北隅的一段狭长的怒江河谷今仍称上江坝。　江以西句：《天启滇志·土司官氏》："保山县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诸夷，有大僰、蒲人、峨昌，其酋长或以百夫长称，或以千夫长称，或以实授百户称，皆奉命令，服徭役，第性勇悍，不能骤格，又为市僧所诱，渐习奸伪耳。"十五喧名，《天启滇志》录有敢顶喧、旱纳喧、古里喧、荡习喧、蛮云喧、西牙喧、蛮冈喧、空广喧、喇伦喧、蛮养上喧、蛮养下喧、蛮场喧。光绪《永昌府志》补充崩戛喧、蛮雷喧、蛮宽喧，分敢顶喧为敢顶上、下喧，但无蛮场喧。

⑤檄(xí 习)：用于征召、晓谕的文书。

⑥罄(qìng 庆)身：只身不带其他东西。

⑦崩戛：今作丙贡，在泸水县南隅。

⑧郡尊：对知府的敬称。

⑨蛮边：在保山市西北隅，怒江西岸 ，今小永附近的黑山河以北。

⑩延余句：此即古代所称的"干阑"，即今傣族的竹楼。墙壁、楼板全用竹子。人住楼上，火塘也在楼上，登梯而上，楼边还有阳台，楼下则养牲畜。

【译文】

初十日　早晨起床，天气晴朗，秀色可挹。于是经由阁东满是竹丛的山坞，绕到石崖之左，登到它上边。这石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高擎空中，四面墙壁样竖立，而南面突出成为高峻的山崖，它下边嵌进去，石崖顶上平平展开如像平台。冈脊从北边延来环绕在它后面，中断后重又耸起，那断开之处也环绕成峡谷，绕在石崖的左右，而流淌的泉水萦绕着它。峡中种了竹子，山岚雾气掩映，道路从这里上登。从前马玉麓在山顶建了三间殿宇，佛像未塑完，只有空荡荡的梁上落下燕泥。不久再下到青莲阁，从阁子侧边往南钻到石崖下，石崖忽然如被云层紧绷帏幕覆盖，高高地从上往下倾

覆，而下临之势也是局促没有余地。转到它的西面，石崖也是如此，只不过引水环流在它前边，而且隔断了通到北边的隘口，以致下面的石崖与上面的平台分为两截。我认为不如打通北边的隘口，阻断东面的路，使青莲阁中间的道路，由前面的石崖之下从西北转到后峡，仍从后峡上达石崖上的平台，或许能渐入佳境，不分为两条岔道了。

既而太麓翁拄着手杖带着早餐来到。吃完饭，我认为天色渐转晴，急于去石城游览。太麓挽留去探松坡的石洞，我与他约好归途时游。太麓说："今日抵达江边已晚了，不必渡江，可去找土官早龙江家投宿。他自会成为登山的指南。不然，那地方全是彝人的村寨，没有懂汉语的人。"我记下他的话，便 上了路。于是向西南下山，来到他的屋子侧边，就渡过坞中往南流出的水，从这里往西一里，上去沿西坡向北行。一里，转向穿过这里的西峡，半里，越过山脊往西下走。一里，下到壑谷中，此处山窝忽然盘绕成夹谷，自东北穿出西南的谷口。路沿着这里的南坡往西行，一里，涉过峡中的小溪，一同穿出谷口，于是向西南顺山坡下行。三里，再绕着山坡向西转，望见南面山坞中间开阔，下边开始有田，有条路从东南前来会合，就是烂泥坝北来的路了。山坡西南麓，有几家人背靠山坡面向南，这是某某地方。仍下坡一里，从村左越过小桥。这处山坡左右都有小溪从北峡中流来，而村子悬在其中。又在西北方分开一条山峡，峡中水较大，也是向东流来会合两条小溪，会流后一同往南流去，应当也是与松坡的水一同流到罗明坝的。由此望着它的西北方赶去，一里，越过山坡进入峡中。又渡过一条由东北流来的小溪，立即沿北坡溯山涧往西北行。二里往西下走，渡过坞中的山涧，再向西北上登涧西的山。又顺它的支峡进去，二里，再上走盘绕西突的山坡。山坡西边有壑谷盘绕在山中，由壑谷北边的山崖上走半里，环绕着上登它西边的山脊，约三里，由山脊向西南下走。半里，平缓前行在干枯的峡中，一里，有条干枯的山峡自北边来相会，横向涉过它，沿北

岭的山坡往西行。一里，此处山峡分为四岔：我所走的自东边来，又一条山峡自北边来，又一条山峡自南边来，峡中虽然都是干枯的，全是山水前来流经之处；又有一条山峡向西去，却是诸峡中的流水经由下注的通道。路应当从西峡的北坡上行，我见北来的峡底有路进去，就溯此峡进去。二里，峡中又环绕成一个壑谷，听见水声淙淙，数家人背靠西坡居住，这是打郎。进村询问居民，才知去上江的路在外边峡中的西面，壑谷东北也有路越岭，这里也是通往府中的路，唯有西北是环绕的山脊，没有通途。于是沿西山的半山腰向南出来，二里，绕着西山南面的山嘴往西走，它前方有路自峡底来会合，就是东来的正道了。由这里紧靠北边的山崖往西行走在西峡之上，山峡南边屡次敞开盘绕的壑谷，但水仍向西流注；山峡北边往西渐渐下垂，骨状的岩石迸裂出来。行二里，此时上午十分炎热，我选择了树荫躺在岩石上半晌，这才向西北下坡。半里，有山涧自东边流来，涧中水淙淙成流，越过涧水，仍靠着北坡往西北行。二里，在坡上吃饭。又向西北二里，越过山冈往西下走，其间坑谷堑沟交错纷繁，山坡相间错杂，树木森然罗列。二里，路岔为两条，一条向西南，一条向西北。我不知从哪里走，就从向西北的走。不久后边一个人来到，说："西南是去猛赖渡江的直路，这条往西北的路是绕道从猛淋走的。"我想转头走，那人说："既然走来一里，不必转回去，可以就从猛淋前去了。"于是向西北顺峡谷稍下走。二里多，有村落背靠南坡，面临北边的壑谷，这是猛淋。此地是打郎的西山，往南下延后向西转，向北掉转尾部，环绕成此处壑谷。这个壑谷面向北方相当开阔，遥望有巨大的山峰横亘在北边，往西下延，这是北冲的后山，夹住溪流向西延伸，而后在猛赖溪北边的王尚书寨岭处到了尽头。壑谷中的水应当是往北下流进北冲的西溪。那人指点我从猛淋村后往西南越岭走。一里，登上岭头，越过后向南下走，就失去了道路。下走一里，那路自西边来会合，就稍向东下走，越过一座小桥，于是转向西南翻越山坡。二里，就见坡南有大山涧自东向

西流注，有条路也自涧北向西来，那路是沿坡而上，我所走的路则是坠下山崖，在此会合后向西走。半里，沿溪畔线一样的路前行。这里的山崖峭石凌空，下临绝壑，脚下奔泻的溪流冲破峡谷，只见倒影，不见土地，而路沿着其间，嵌在石壁上行走。向西南半里，稍下走离开石崖脚，回头眺望，北边山崖上插，犹如层层城墙屏障样重叠。又向西二里多，从山崖脚绕过向西南突的山嘴，半里，才见到上江南面的山坞，此处山峡非常开阔，中间下嵌为平坦的田野，只见峡底而不见江流。有溪流自西山往东南横隔在平旷的田野中，直达东山的山麓，而我沿着走的溪水，也向西南注入大溪。峡口波光在四周荡漾，此处不清楚是峡中溪流汇积的场所，还是上江弯曲之处。我又怀疑往东南横隔的水流就是上江，然而水势非常小，不足以充当它。正在疑惑未定时，越过突出的山嘴往西，又走半里，转向北，顺北峡下走一里，从北峡中往西转，开始见到上江北面的山坞，虽然平旷的田野比南面的山坞较小，可北边流来的江流盘绕曲折于其中，东峡中又有溪流向西流入江中。那往南的江流虽大，但江流沿东山的山麓流，被东山遮蔽，唯在峡口只露出一斑，不如在此地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又向西走一里，有十多家背靠南山面向北方居住，村前就是东峡流出的溪水在西南环绕着它。打听上江的渡口在哪里，村里人指示在村子西北。问早土官在哪里，说在村子西南二里处。于是向北渡过此溪。溪水很大，可溪上无桥，仅横放一根木头，平架在水面上，两头相接渡过溪流，但木头被水冲激，摇撼不定，而且溪水时时上涨跃过桥上。虽是赤足涉过去，但脚下不能自主，非常危险。于是上登西坡，向南顺流水行走在田野间，一里，稍折向西南，又走一里，进入早家的屋中，已经天黑。起初在他的外室，十分简陋，既而被延请入中间的堂屋，主人这才出来揖让，仍然是用红布缠头的。询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从马家来。他说："元康与我交情深厚，为何不拿出一个柬帖来给我看看？"我拿出元康的诗给他看，那人才除去缠头，换为头巾儒服出来，再次作揖，于是准

备了晚餐，而后睡在中间堂屋中。

此地是猛赖，是上江东岸的中段，这里的山脉由北冲西溪北面横隔之山，向西突为王尚书营岭，下坠到坞中成为平旷的原野，往南延展到达此地；上江的江流在西面潆绕着它，北冲的西溪在东面夹住它，而它正处于两条水流交会的中间地带；溪流南边就是我走下来的山岭，自猛淋南边夹住溪流往南下延，耸峙为下游的龙砂，而王尚书营岭即是它的主要支脉，而且又是上游的虎砂。上江之东，还称为“寨”，〔二十八寨都有土人首领的官第。〕江以西是十五喧，〔“喧”，选取喧闹聚集的意思，是说人众聚集的地方。只有此地有此名称。这里的人全是少数民族，居住在竹楼洞窟中，与粤西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相似。〕而早龙江是居住在中部管辖十五喧的人。

十一日　早晨起床，早龙江准备了饭，并说：“江外的土人，质朴粗野，不驯顺，见人就躲避。先生想要去游石城，此山在西北的高峡之上，路由蛮边进去。蛮边也是我管辖的地方，当奉送一道檄文，命令那里的火头供给所需，修整道路，调拔寨中的夫役领路到那地方，不然，一时之间没有栖身的场所了。”我谢过他。龙江又领我出到屋前的空旷处，指点着说道：“东北的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向西面临江左的，是王尚书驻扎兵营的山峰。西北重重山峡之下，一座山冈向东突到江右的，那是蛮边，从前麓川叛逆的酋长思任盘踞着为巢穴。它后方的重重山崖上，那是石城，是姓思的贼酋据为天险，与王尚书夹江抗拒的地方了。此地从前是战场，是贼窟。今天凭借天子的威严神灵，百姓安居，地方平静，物产丰富，盛于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正苦于干旱，而此地的雨露丰沛不绝；其他地方刚刚插秧，而这一带的新谷已经成熟；其他地方盗贼很多，而这一带夜不闭户。敢说是闭塞的边疆不是乐土吗？但只是无高人来到此地，而今天您来了，难道不是山川的幸事吗？”我辞谢不敢当。当时新稻谷、新稻花，一时间一起长出，而晚稻香风，充盈在平川中，笼罩着田

野，真正是边境的优美风光，但有人指认为是瘴疠之区，这也是此地的常事罢了。

吃饭后，龙江要陪同上路，我坚决辞谢了他，约定返回途中再会面，就拿着他的檄文前去。出门后，立即溯江东岸往北行。二里，此时渡船在西岸，我坐在东岸树下等船，半晌渡船来到东岸，就上到船中。逆流稍往北走，又接受了驮物的马匹，这是从北冲往西来的马帮。渡船是早龙江之弟早龙川所管，只是驮物的马匹各自交给他一些钱，而空身渡江的人，无人交钱。此时早龙川住在江岸上，西边与去蛮边的路隔着一条往东下流的小溪。摆渡的船夫告诉我，从蛮边回来，必须去溪南与龙川见一次面。我答应了他。于是从小溪北岸登上江岸，马上往西北行，从这里起跋涉在上江的西面了。此地是十五喧的中间地带，沿西山往北走两天是崩戛，向南走两天是八湾。〔崩戛以北是红毛野人。八湾以南是潞江安抚司。〕昔日造有桥，向西越过山心，通出壶瓶口，到腾阳道，还在它南面下游二十里。那天生的石崖可就势作为桥基的地方，又在它的下游。〔从前众人商议就着石崖建桥，孙知府已会同马元中一帮人亲自来察看地形。后来徐别驾及腾越督造的卫官，凭私人的意见在石崖北边沙嘴的冲要处建了桥，不久被水摧毁冲去，桥始终未建成。此江王靖远与思任夹江对垒，互相坚守不能渡江。王靖远命令多绑些木筏。一天夜里把羊绑在鼓上，捆火把在木筏上，放筏遮满江面往南下漂。姓思的贼酋见此，以为木筏将由下游渡江，争着从西岸赶到下游，可王靖远的军队却从上游渡过了江，便战胜了思任。今天东岸的罗明坝，是他捆松明的寨子，罗鼓寨是他造鼓的寨子。〕

往西北三里，有溪水自西峡中流出来，向北渡溪。半里，有村落背靠山坡向东罗列，这是蛮边。〔据志书，十五喧中无蛮边的名称，猜想就是所谓的中冈了。闪太史也有庄园在这里。〕寻找火头不见人影。他妻子持着檄文找来一个僧人读了，把我引入竹楼坐下后就去准备饭食。那僧人就是石城下层中台寺的和尚，在中台之上建

庵，各喧的土人全都信服他，今天为取木料请匠人来此，将开始修建大寺。此僧刚下山，就与各喧的火头商议开山建寺的事，说庵中无人，劝我暂且停在此地，等他明日归来，才可经由庵去找石城。我听从了他，坐在竹楼上写日记。下午在山涧中洗澡。再登上竹楼，观看火头家烹小猪祭祖先。命令一个人从外边望，一个人从楼内高呼。问道："可来了？"答道："来了。"如此数十次。用布拖在路上，把祖先的魂灵招引入神龛中，给他饮酒吃饭，劝吃劝喝也同活人一样。傍晚，他儿子拿酒肉来敬献，是火酒。在竹楼上饮酒，风雨忽然间来临，虽然竹楼中无所遮蔽，但平川中郁闷炎热，便就在竹楼上躺下，顾不上移到他的室中了。〔"火头"是一喧的主人，就是中原的保长、里长之类。〕

【原文】

十二日　火头具饭，延一旧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岁矣，以年高，后改于早龙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质直而不害人，为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风波，有馈之者，千钱之外辄不受。当道屡物色之，终莫得其过迹。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卖为赡老之资。既饭，以一人引余往中台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台。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识石城路，惟中台僧能识之；且路必由中台往，无他道也。"余不信，复还遍征之喧中，其言合，遂与同向中台。

由村北溯溪西向入，二里，过上蛮边，渐入峡。又西一里余，涉一水沟，遂临南涧倚北坡而行。又里余，则北坡稍开，有岐北去。又西逾坡，过一水塘，北下峡中。共二里，有溪自北峡来，架木为桥，西度之。桥之南，又有溪自南峡西

来，与桥水合，迸而出于蛮边南大溪者。既度桥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泞甚，陷淖不能举足，因其中林木深闷，牛畜蹂践，遂成淖土，攀陟甚难。二里，就小径行丛木中。三里，复与大路合，峻与泞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峡中。一里，南逾其冈，则中台东下之脊也，始见有茅庵当西崖之下，其崖矗然壁立于后，上参霄汉，其上盖即石城云。乃入庵。

庵东向，乃覆茅为之者，其前积木甚巨，一匠工斫之为殿材[①]。昨所晤老僧号沧海，四川人。已先至，即为余具饭。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无及矣。此路惟僧能导之，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谬，遂停其茅中 。此寺虽称中台，实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顶，横峙于后者，为第二层。其后又环一峡，又矗而上，即雪山大脊之东突，是为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悬阻，曾无人迹。惟此老僧昔尝同一徒，持斧秉炬，探历四五日，于上二层各斫木数十株，相基卜址，欲结茅于上，以去人境太远，乃还栖下层。今喧人归依[②]，渐有展拓矣。

十三日　僧沧海具饭，即执殳前驱。余与顾仆亦曳杖从之。从坪冈右腋仆树上，度而入。其树长二十余丈，大合抱，横架崖壁下，其两旁皆丛箐纠藤，不可着足，其下坎坷蒙蔽，无路可通，不得不假道于树也。过树，沿西崖石脚，南向披丛棘，头不戴天，足不践地，如蛇游伏莽，狨过断枝[③]，惟随老僧，僧攀亦攀，僧挂亦挂，僧匍匐亦匍匐。二里，过崇崖之下。又南

越一冈，又东南下涉一箐，共里余，乃南上坡，践积茅而横陟之。其茅倒者厚尺余，竖者高丈余，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余，出南冈之上。此冈下临南峡，东向垂支而下，有微径自南峡之底，西向循冈而上，于是始得路。随之上蹑，其上甚峻，盖石城屏立，此其东南之趺，南峡又环其外，惟一线悬崖峡之间。遂从攀跻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坷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环转之城，其山则从其后雪山之脊，东度南折，中兜一峡，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峡中之门也。其崖则从南折之脊，横列一屏[4]，特耸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则承趺之座也。峡则围三缺一，屏则界一为二，皆不可谓之城。然峡之杳渺障于内，屏之突兀临于外，此南垂屏峡之交，正如黄河、华岳，凑扼潼关，不可不谓险之极也。从南垂足盘其东麓而北，为崖前壁，正临台庵之上。壁间有洞，亦东向，嵌高深间，登之缥缈云端，凭临琼阁，所少者石髓无停穴耳。盘其西麓而北，为崖后壁，正环坠峡之东。削垒上压，渊堑下蟠，万木森空，藤藓交拥，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为二：一东北上，为蹑崖顶者；一西北，为盘峡坳者。乃先从峡。半里，涉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结翠，丝日不容下坠。山上多扶留藤，所谓篓子也，此处尤巨而长，有长六丈者。又有一树径尺，细芽如毛，密缀皮外无毫隙。当其中有木龙焉，乃一巨树也。其下体形扁，纵三尺，横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

节；茂者在东南，耸干而起。其干正圆，围如下体之半，而高不啻十余丈。其所存下节并附之，其圆亦如耸干，得下体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肤之围抱而附于耸干者，其厚止寸余，中环空腹如桶⑤，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余，盖下将及于地，而上低于外肤之边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树之沥也。中有蝌蚪跃跳，杓水而干之则不见。然底无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满，亦不见所自来，及满至肤边下寸五，辄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树一名溪母树，又名水冬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气痛者，至此饮之辄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即此水为餐而食。树之北，有平冈自西而东，属于石崖之峰。即度冈之北，有洼汇水，为马鹿潭，言马鹿所栖饮者，洼之北，则两崖对束如门，潭水所从泄也。循冈西上半里，西 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云日披空，即老僧昔来所砍而欲卜之为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侧。由此西上，可登上台，而路愈蔽，乃返由前岐东北蹑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台之龛庵，如井底寸人豆马，蠕蠕下动，此庵遂成一画幅。其顶正如堵墙，南北虽遥而阔皆丈余，上下虽悬而址皆直立。由其上东瞰上江如一线，而东界极北之曹涧，极南之牛角关，可一睫而尽；惟西界之南北，为本支所掩，不能尽崩戛、八湾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问，第深峡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饭踞崖脊而餐之，仍由旧径下趋中台庵。未至而雨，为密树所翳不觉也。既至而大雨。僧复具饭。下午雨止，遂别

僧下山，宿于蛮边火头家，以烧鱼供火酒而卧。

【注释】

①斫(zhuó 酌)：砍削。

②归依：又作“皈依”。对佛教表示归顺依附，信仰而且崇拜，称为归依。

③狨(róng 绒)：金丝猴。

④其崖则从南折之脊，横列一屏：徐本作“其南崖之脊，折而横列一屏。”

⑤中环空腹如桶：原脱“空”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译文】

十二日　火头备好饭，请来一个旧土官一同进餐。那人九十七岁了，因为年纪大，后来改任早龙江为土官。喧中人都说，此人质朴正直而不害人，任土官时间最长，从不曾惹是生非，有馈赠他钱的，千钱之外便不接受。当权者屡次罗织他的罪名，始终无法获得他犯过失的形迹。喧中人感激怀念他，共同宰了一头牛，卖后作为他养老的资金。饭后，派一个人领我去中台寺。我想要那人领路径直去探石城，不必经由中台寺。那人说：“喧中人都不认识去石城的路，只有中台寺的僧人能认识路；并且路必须经由中台寺前去，没有别的路了。”我不信，又返回来遍问喧中，他们的话相合，便与他同去中台寺。

由村北溯溪向西进去，二里，经过上蛮边，渐渐走入山峡。又向西一里多，涉过一条水沟，于是面临南边的山涧紧靠北坡而行。又是一里多，就见北坡略略敞开，有岔路往北去。又向西越坡，过了一个水塘，向北下到峡中。共二里，有溪水自北峡中流来，用木头架为桥，越到溪西。桥之南，又有溪水自南峡中向西流来，与桥下的水合，奔流而出，流到蛮边南面的大溪中。越到桥西后，立即向北上坡。此坡非常陡峻，而且十分泥泞，陷入烂泥中不能举脚，因为其中林木深密，牛群牲畜蹂躏践踏，便成了泥淖，攀登十分艰难。二里，

走上小径在丛林中前行。三里，再与大路会合，陡峻与泥泞更加厉害。又向北上走一里，折向西南上到峡中。一里，往南越过这里的山冈，是中台寺向东下延的山脊，这才见到有座茅草寺庵位于西面山崖之下，那山崖墙壁样岿然矗立在后方，上边耸入云霄，那上边大概就是石城了。于是进入庵中。

寺庵向东，是茅草盖成的，庵前堆积的木料非常巨大，一个工匠在砍削木头作为佛殿的材料。昨天见面的老和尚〔法号叫沧海，是四川人。〕已先到达，马上为我备饭。我告诉他想去登石城，和尚说："必得等明天，今天已来不及了。此路唯有和尚能够领路，即使是喧中人也不知道了。"我这才相信喧中人的话不假，便停在他的茅庵中。此寺虽称为中台，实际上是登山的第一层平地。石城之顶，横向耸峙在后方的，是第二层。它后边又环绕着一条峡谷，又高耸而上，就是雪山大脊东突之处，这是第三层。自第一层平地上去，全是屏风样高险的山峰，深深的林木，密蔽悬阻，从无人迹。唯有这个老和尚从前曾同一个徒弟，持着斧头举着火把，经历四五天的探寻，在上面两层各砍了几十棵树，观测选择基址，想在上面建茅庵，因为离有人的地方太远，只得返回到下层居住。今天喧中人皈依后，渐渐有拓展了。

十三日　沧海和尚备好饭，马上执着兵器在前引路。我与顾仆也拖着拐杖跟着他走。从平地山冈右侧倒卧的树上，横越进去。〔此树长二十余丈，大有合抱粗，横架在崖壁下，它的两旁都是成丛的竹林和纠缠在一起的藤枝，不能落脚，它下方坎坷密蔽，无路可通，不得不在树上借路走。〕过树后，沿西边山崖的石脚，向南分开成丛的荆棘，头上顶不着天，脚下踩不到地，如蛇一样伏在草莽中游动，如金丝猴一般跃过断枝，唯有跟着老和尚，和尚抓我也抓，和尚悬挂我也悬挂，和尚匍匐我也匍匐。二里，走过高高的山崖之下。又往南越过一冈，又向东南下涉一个山箐，共一里多，就向南上坡，踩着堆积的茅草横向登坡。那茅草倒伏的厚一尺多，竖直的高一丈

多，也是抬头辨不出天，俯身辨不出地。又走一里多，出到南冈之上。此冈下临南峡，支脉向东下垂，有小径自南峡峡底，向西沿山冈而上，于是才找到路。顺小径上登，那上边非常陡峻，大体上石城屏风样竖立，此地是它东南的石座，南峡又环绕在它外面，唯有一线悬在山崖峡谷之间。于是跟着向西攀登上走五里，便折向北上登。一里，向西北爬过坎坷的岩石，半里，抵达石城南垂的山脚。这才知道此山不是环绕之城，那山势是从它后面雪山的山脊，往东延伸后向南折，中间兜成一条峡谷，往南下嵌，到此处南垂的山脚，是峡中的门户。那山崖则从向南折的山脊，横列一山如屏风，独耸而上，到此处南垂的山脚，便如承受石碑的石座了。峡谷是围着三面缺开一面，屏风则是把一条山脉隔为两段，都不能把它称为城。不过杳渺的峡谷阻隔于内，突兀的屏风高临于外，此地是南垂屏风与峡谷的相交处，正如黄河、华山，凑集扼住潼关，不可不说是险要之极了。从南垂的山脚绕着石城的东麓往北，是悬崖的前壁，正临在中台寺之上。石壁上有山洞，也是向东，嵌在高高的深山间，登上洞后缥缈在云端，凭临在琼玉阁中，所缺少的只是洞穴中没有积留的钟乳石罢了。绕过它的西麓往北，是悬崖的后壁，正环绕在深坠峡谷之东。陡削的石壁压在上方，渊深的堑谷蟠曲在下方，万木森森立在空中，藤葛苔藓交缠环拥，幽深陡峭之极。沿悬崖往北行一里，路分为两条：一条向东北上走，是上登悬崖顶的路；一条往西北，是绕进峡谷山坳的路。于是先从峡中走。半里，涉到峡底，峡底也非常平坦，森然的林木如浮在空中结成翠玉，不容一丝阳光下射。〔山上扶留滕很多，就是所谓的篓子，此处的尤其巨大修长，有长达六丈的。又有一种树直径一尺，细芽如毛，浓密地缀在树皮外无丝毫空隙。〕在林中有棵木龙，是一棵巨大的树。树干下截呈扁形，直三尺，横一尺五。从地面上去，高二尺五寸，就一半折断一半枝叶繁盛。折断的在西北面，只存留有下半节，茂盛的在东南面，树干高耸而起。那树干正圆形，外围如下截的一半，可高处不止十多丈。那存留的下半

节一并附在它上边，它也圆得如高耸的树干，占下截的一半，而树中全是空的。外边的树皮围抱附着于高耸树干上的，皮厚只有一寸多，中间呈环形空腹如水桶一样，而水装满其中。桶中之水，深二尺多，大概下边将要到达地面，而上边低于外边树皮的边沿之处，有一寸五分，那水不怎么清，想来就是树上的滴水了。水中有蝌蚪跳跃，舀干水它们就不见了。但是底下无旁洞，来不及转身水就溢满了，也不见水从哪里来，水满达树皮边沿下边一寸五时，就停止不溢。好似有什么东西限制着水，这又是为什么呢？〔此树一个名字叫溪母树，又叫水冬瓜，是说它多水。当地人说，有心痛病者，到此饮水后就会痊愈。老和尚从前因为砍树察看寺基来到，也就是用此水做饭吃的。〕树的北面，有座平缓的山冈自西向东，连接到石崖的山峰。就在延伸的山冈之北，有洼地积水，是马鹿塘，是说这是马鹿栖息饮水的场所。洼地之北，就是两座山崖对面紧束如门，潭水从那里外泄。沿山冈向西上走半里，西面大山的山麓有一片山坡，巨树交相枕藉，白云红日披拂在空中，这就是老和尚从前来砍树想选为寺基的地方，寄宿的茅屋，还在它侧边。由此向西上走，可登到上台，但路愈加隐蔽了，只得返回来由前边的岔路向东北登悬崖，半里就登到顶上。往南俯瞰下台的佛龛寺庵，如井底一寸高的人豆一样的马，在下方蠕蠕而动，此庵便成了一幅画。崖顶正如一堵墙，南北虽长但宽处都是一丈多，上下虽然高悬可崖脚全是笔直竖立。由它上边向东俯瞰上江，如一条线，而东面极北的曹涧，极南的牛角关，可以一眨眼览尽；唯有西面的南北两端，被本山的支脉遮住，不能尽览崩戛、八湾之境了；往西眺望雪山的大脊，可以平视作揖问候，只是深峡嵌在中间，不能径直攀登罢了。于是拿出老和尚带来的饭盘腿坐在崖脊上吃了，仍由原来的小径下山赶回中台庵。未走到便下起雨来，但被浓密的树林遮蔽着不觉得。到庵中后下大雨。和尚重又备了饭。下午雨停后，就辞别和尚下山，住宿在蛮边的火头家，拿来烧鱼火酒吃后睡下。

【原文】

十四日　从蛮边饭而行。仍从旧路东南一里，宜东下，误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处已在东北，乃转一里，得东下之路，遂涉坑从田塍东行。一里，至早龙川家，即龙江之弟，分居于此，以主此渡者。时渡舟尚在江东岸，龙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织纴于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饮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过。又候舟人饭，当午乃发，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赖东溪水暴涨，横木沉水底，不能着足；徒涉之，水且及胸，过之甚难。余初以路资空乏，拟仍宿早龙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玛瑙山，皆可无烦杖头，即取所寄水帘石树归。今闻此，知溪既难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岭，既免徒涉之险，更得分流之脊，于道里虽稍远，况今日尚可达歪瓦，则两日即抵郡，其行反速也。遂从渡口东向截坞望峡入，先由坞东行田塍间。一里，路为草拥，草为雨偃，几无从觅。幸一同渡者见余从此，亦来同行，令之前驱。半里，遂及峡口，循峡北突峰南麓东向入，溪沸于下，甚汹涌。五里，峡自北来，有村在东山下，曰猛冈。路挟西山北转上坡。五里，遂东盘东峰之南椒。又东十里，有峡自东南来，想即猛淋所从来之小径也。于是折而北上山坳，二里，闻犬声。又里余，山环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而宿。

十五日　昧爽而炊[①]，平明饭而行。雨色霏霏[②]，南陟

东坡一里，稍北下三里余，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蹑坡，二里，登岭，乃得南来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复东向行。八里，有峡自东来，而大溪则自北峡来受，其回曲处藤木罨蔽，惟见水势腾跃于下。路仍北转溯之，遂从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渐与溪逼。又北五里，峡复转东，路乃东溯之。屡降而与溪会，一路皆从溪右深箐仄崖间，东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峡出，而下有田缘之，渐出箐矣。又东五里，其下田遂连畦夹溪。又东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峡来，溪源遂岐为两，有桥度其北来者，仍溯其东来者。其下田愈辟，路始无箐木之翳。又东五里，北界之山，中环为坪，而土官居之；亦早姓，为龙江之侄。南界之峡，平拓为田，而村落绕之，此即所谓北冲也。又东五里，山箐复合，是为箐口[③]。时才下午，而前无宿店。遂止。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则寂然矣。

十六日　平明饭[④]。由箐口东稍下入峡，二里，有涧自东北来，越之。其大溪则自峡中东来，犹在路之南。路从两涧中支东上，已复北倚中支，南临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濒溪溯水而行。又里余，有木桥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东向行。又里余，复度桥，行溪北岸。由是两崖夹涧，涧之上屡有桥左右跨，或度桥南，或度桥北，俱潆涧倚坡，且上且折。又连度六桥，共七里，水分两派来，一东南，一东北，俱成悬流，桥不复能施，遂从中坡蹑峻，盘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冈脊稍平，有庐三楹横于冈

上，曰茶庵，土人又呼为蒲蛮寨，而实无寨也。有一道流瀹茗于中。余知前路无居庐，乃出饭就之而啖。又北上，始临北坑，后临南坑，始披峡涉水，后蹑磴盘脊，十里，乃东登岭坳。既至岭头，雨势滂沱，随流南下，若骑玉龙而搅沧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云霾遥涤。又二里，遂随西峡下，坠峡穿箐，路既蒙茸，雨复连绵。又五里，从箐底踏波随流出。又南五里，稍东逾一东障西突之坡。从其南坠坡直下者三里，复随峡倚东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开，流渐成溪。二里，雨益大，沾体涂足，足滑不能定，上崄涉流[⑤]，随起随仆。如是者三四里，头目既伤，四肢受病，一时无可如何。雨少止，又东南五里，坞稍东曲，乃截坞而度一桥。桥下水虽汹涌浑浊，其势犹未大，仅横木而度。至是从溪西随西山行，溪逼东障山去。复逾坡坠箐向东南下，五里，又东南盘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转坡南，腋间得卧佛寺，已暮。急入其厨，索火炙衣，炊汤啖所存携饭，深夜而卧其北楼。

十七日　晨起绝粮。计此地去郡不过三十余里，与前东自小寨归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岩殿，再下池轩，一凭眺之。东南里许，过一小室，始有二家当路，是为税司。又南八里，过龙王塘峡，皆倚西山行。又东南五里，过郎义村，村西有路逾岭，为清江坝、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华门外，即随城北涧西上。二里入仁寿门，由新城街一里余，过法明寺前，西抵刘馆。余初拟至干海子一宿

即还，至是又十三日矣。馆前老妪以潘莲华所留折仪、并会真陶道所馈点畀余，且谓闪知愿使人以书仪数次来候。盖知愿往先茔[⑥]，恐余东返，即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来，俞禹锡同闪来，抵暮乃别。

【注释】

①昧爽而炊：原脱此四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②雨色霏霏：原作"雨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③箐口：今名同，在保山市北境，瓦房街边，土官驻地的北冲，今称瓦房，为瓦房乡驻地。

④平明饭：原脱此三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⑤崄(xiǎn 险)：高峻、险阻的山。

⑥先茔(yíng 营)：祖先的墓地。

【译文】

十四日　从蛮边吃饭后上路。仍从原路往东南一里，应该向东下走，却错沿大路紧靠西山往南行。二里，望见渡江处已在东北，就转弯走一里，遇上往东下坡的路，就涉过坑谷从田野中往东行。一里，来到早龙川家，他就是早龙江的弟弟，分居在此地，是主管此处渡口的人。此时渡船还在江东岸，龙川迎接坐下来等船，他的妻子女儿就在旁边纺织。拿出火酒与酒糟生肉给我吃。我只是饮酒而已，不能吃生肉。雨忽下忽停，上午船才过到西岸。又等候船夫吃饭，正午才开船，雨势大作。一同渡江的人说，猛赖东溪的水暴涨，横架的木头沉入水底，不能落脚；徒步涉水，水将到胸部，过溪非常难。我起初因为路费空乏，准备仍住宿在早龙江家中，一天到松坡，二天到玛瑙山，都可不必麻烦带路费，就近取回所寄放的水帘洞石树归去。现在听到这话，知道溪水既难涉过，就由溪北岸溯流走进去，由北冲越岭，既免去徒步涉水的危险，更能见到分水的山脊，就

道路而言虽然稍远些，何况今天还可到达歪瓦，那么两天就到府城，那路走得反而快了。便从渡口向东横穿山坞望着峡谷进去，先由坞中往东前行在田野中。一里，路被草拥围着，草被雨压倒，几乎无法找到。幸好一个一同渡江的人见我从此走，也来同行，我叫他在前引路。半里，便到了峡口，沿峡谷北边高突的山峰南麓向东进去，溪水沸腾在下方，十分汹涌。五里，峡谷自北面来，有个村庄在东山下，叫猛冈。路傍着西山向北转上坡。五里，就向东绕上东峰南面的山顶。又向东十里，有峡谷自东南来，猜想就是从猛淋来的小径了。于是折向北登上山坳，二里，听见狗叫声。又走一里多，山峰环绕山谷闭合，在中间有一块平地，四五家人靠山向南居住，叫歪瓦，便停下来住宿。

十五日　天蒙蒙亮烧饭，黎明吃饭后上路。雨色霏霏，向南上登东坡一里，渐往北下走三里多，找不到路。于是向西抓着茅草登坡，二里，登岭，才遇到南来的路。又稍向北，沿山崖弯曲处再向东行。八里，有峡谷自东边来，而大溪则从北面峡中流来汇入其中，溪水弯曲处藤枝林木掩映荫蔽，唯见水势腾跃于下方。路仍向北转溯溪走，于是从深箐中前行。又是二里稍下走，渐渐与溪流逼近。又向北五里，峡谷又转向东，路就向东溯流走。屡次下降后与溪流相会，一路上都是从溪右的深箐窄崖间走，往东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条溪水自北面峡中流出来，而下边有田沿着溪流，渐渐走出山箐了。又向东五里，那下边的田亩相连夹住溪流。又向东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峡中流来，溪流便岔为两条，有桥越过那北来的溪流，仍溯那东来的溪流走。山下的田野愈加开阔，路开始无竹木的遮蔽。又向东五里，北面的一列山，中间环绕成平地，而土官就居住在此地；〔也是姓早，是早龙江的侄子。〕南面的峡谷，平缓拓展为田地，而村落环绕着它，此地就是所谓的北冲了。又向东五里，山箐重又合拢，这里是箐口。此时才下午，但前方没有住宿的客店，便停下来。这天晚上是中元节；去年在石屏，那里的风俗还知道祭祖先，可

此地却寂然无声了。

十六日　黎明吃饭。由箐口向东稍下走进入峡中，二里，有山涧自东北流来，越过山涧。那条大溪则从峡中向东流来，还在路的南边。路从两条山涧中间的支脉向东上走，随后又往北紧靠中间的支脉走，南临大溪，渐上走渐平缓起来。七里后稍下走，又行一里，下到溪边，濒临溪流溯水而行。又是一里多，有座木桥跨在溪上，就过到溪流的南岸，靠着南边的山崖向东行。又走一里多，再次过桥，行走在溪流北岸。由此起两面山崖夹住山涧，山涧之上多处有桥跨到左右岸，有时过到桥南，有时越到桥北，全因山涧潆洄紧靠山坡，一边上走一边曲曲折折。又一连越过六座桥，共七里，水分为两条，一条来自东南，一条来自东北，都成为高悬的水流，不再能建桥，就从中间的山坡陡峻地上登，绕着悬垂的石磴上走。曲折八里，冈脊上稍平缓了些，有三间房屋横在冈上，叫做茶庵，当地人又称为蒲蛮寨，可实际上无寨子。有一个道士在庵中烹茶。我知道前边的路上没有居屋，便拿出饭到庵中吃了。又向北上走，开始时面临北面的深坑，后来面临南边的深坑，开始时穿越峡谷涉过流水，后来登石磴绕上山脊，十里，便向东上登岭坳。到岭头后，雨势滂沱，顺流水往南下走，好似骑玉龙力挽沧海的样子。往南下走三里，雨忽然中止了，云霾远远涤荡着。又走二里，就沿西峡下行，坠入峡谷穿越山箐，路既蒙蒙茸茸，雨又连绵不止地下起来。又走五里，从箐底踏着水波顺流出来。又往南五里，稍向东越过东面一座屏障样山峰向西突的山坡。从它南边的山坡上一直下坠三里，再顺着峡谷紧靠东面屏障样山峰的支峰向南行，它西边中间的壑谷稍微敞开，流水渐渐成溪。二里，雨更大，从头到脚被淋个湿透，脚下打滑不能立定，上登险峰涉过流水，随即站起随即就跌倒了。如此走了三四里，头眼既已受伤，四肢筋疲力尽，一时之间无可奈何。雨稍停，又向东南行五里，山坞略往东曲，就横穿山坞跨过一座桥。桥下的水虽然汹涌浑浊，但水势还不算大，仅横架木头越过去。到这里从溪西沿西

山行，溪流逼近东面屏障样的山峰而去。再翻越山坡坠入深箐向东南下走，五里，又向东南绕过一坡，下涉一箐。又走五里，转到坡南，侧旁之间见到了卧佛寺，已经天黑。急忙进入寺中的厨房，要来火烤衣服，烧来热汤吃下带着的剩饭，深夜才在寺中的北楼躺下。

十七日　早晨起床断粮。计算此地离府城不超过三十多里，与从前自东边的小寨归来时相似，就空着肚子上了路。仍再次登上岩洞中的佛殿，再次下到池边的轩廊，凭眺了一番风光。往东南一里左右，路过一间小屋，开始有两家人位于路旁，这是税司。又向南八里，经过龙王塘的峡谷，都是紧靠西山行。又向东南五里，走过郎义村，村西有路越岭，是去清江坝、打郎的路。又往南二十里，来到府城北边的通华门外，立即顺城北的山涧向西上走。二里进入仁寿门，经由新城街走一里多，经过法明寺前，往西抵达刘家书馆。我起初打算到干海子住一宿就回来，到此时又是十三天了。书馆前的老妇把藩莲华所留的信札和赠送的路费、以及会真楼陶道士所赠点心交给我，并说闪知愿派人拿着书信和馈赠的礼金几次前来等候。原来闪知愿去祖先的墓地，担心我返回东方，就留下使者相等了。下午安仁来，俞禹锡同闪知愿来，到天黑才告别。

【原文】

十八日　余卧未起，马元真同其从兄来候。余讶其早。曰："即在北邻，而久不知。昨暮禹锡言，始知之。且知与老父约，而不从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为太麓乃郎。太麓虽言其长子读书城中，而不知即与刘馆并也。禹锡邀饭，出其岳闪太翁降乩语相示[1]，录之，暮乃返。闪知愿使以知愿书仪并所留柬札来，且为余作书与杨云州。

十九日　闪太史手书候叙，既午乃赴之。留款西书舍小亭间，出董太史一卷一册相示，书画皆佳，又出大理苍石屏置座间。另觅鲜鸡蔓瀹汤以佐饭。深夜乃归馆。知安仁所候闪序已得，安仁将反命丽江矣。

二十日　作书并翠生杯，托安仁师赍送丽江木公。

二十一日　命顾仆往玛瑙山取石树，且以失约谢马元康。

二十二日　雨[②]，禹锡同闪□□来寓[③]，坐竟日，贳酒移肴，为联句之饮。

二十三日　早，马元真邀饭。以顾奴往玛瑙山，禹锡知余无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遂痛饮。入夜，元真辈先去，余竟卧禹锡斋。禹锡携襆被连榻[④]，且以新绵被覆余，被褥俱丽甚。余以醉后觉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挟纩之胜于药石也！[⑤]

二十四日　还寓。夜深而顾奴返。以马元康见余不返，亲往松坡询踪迹，故留待三日而后归也。

二十五日　闪太史以所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真可与石斋赠余七言歌并镌为合璧。已而俞禹锡又使人来邀移寓。余乃令顾仆以石树往视之，相与抵掌为异[⑥]。已而往谢太史之赐，太史亦为索观，

遂从禹锡处送往观之。

二十六日　禹锡晨至寓，邀余移往其斋。余感其意，从之。比至而知愿归，即同往晤，且与之别，知此后以服阕事[7]，与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复见客也。比出门，太史复令人询静闻名号寺名，盖为静闻作铭已完[8]，将欲书以畀余也。更谓余，石树甚奇，恐致远不便，欲留之斋头，以挹清风。余谓此石得天禄石渠之供甚幸[9]，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谓石交也[10]。"遂置石而别。余仍还刘馆，作纪竟日。晚还宿于俞。既卧，太史以静闻铭来赐，谓明日五鼓祭先，不敢与外事也。

二十七日　余再还刘馆，移所未尽移者。并以银五钱畀禹锡，买鸡葼六觔[11]。湿甚，禹锡为再蒸之，缝袋以贮焉[12]。乃为余定往顺宁夫。

二十八日　夫至欲行，禹锡固留，乃坐禹锡斋头阅《还魂记》[13]，竟日而尽。晚酌遂醉。夜大雨。

【注释】

①降乩（jī 基）：旧时迷信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用木架在沙盘上划字预示吉凶。

②雨：原脱，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③闪□□：叶本作"闪太史"，史序本、四库本作"闪知愿"。二十九日记中"闪□□"同。

④ 襆（fú 伏）：被单。

⑤纩（kuàng 矿）：丝绵。

⑥抵掌：拍手叫好。

⑦服阕(què 确):旧制,父母死后守丧三年,期满除服,称为服阕。

⑧铭(míng 明):古代刻于碑板或器物上称颂功德、记述事实的一种文体。

⑨天禄、石渠:皆阁名,汉初修在未央宫旁,专门收藏入关所得秦朝图籍,以后又增藏秘书。此处用以比喻石树放在闪家,犹如珍藏于天禄阁、石渠阁。

⑩石交:交谊坚固的朋友。

⑪觔:俗借为斤两的“斤”。

⑫缝袋句:《黔书》卷下鸡葼条称:“滇黔鸡葼之美,久为中州脍炙。”“滇以永昌、蒙自为最,黔者普定所产,味不及滇”。光绪《永昌府志》杂纪志载:“鸡葼,菌属,滇省在在有之,永郡惟永平尤多,以六七月大雷雨后生沙土中,或松下,或林中,鲜者多虫,间有毒,或云其下有蚁穴,出土一日即宜采,过五日即腐,采后过一日则香味俱减。土人盐而脯之,经年可食。若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其味尤佳,浓鲜美艳,侵溢喉舌,洵为滇中佳品,汉使所求蒟酱当是此物。从来解者皆以为扶留藤,即今蒌子也,其味辛辣,以和槟榔之外,即不堪食,此有何美而求之。盖虽泥于蒟字之义,实于酱字之义何取?必非扶留可知。然古今相沿已久,卒莫有识其误者,特为表而志之,格物之士或有采焉。”鸡葼(zōng 宗)今又作鸡枞。云南鸡葼著名,霞客对鸡葼尤有爱好。至今油鸡枞及干鸡枞仍为云南特产。鸡枞油是否蒟酱,此为一说,录出备考。

⑬《还魂记》:即《牡丹亭》,又名《牡丹亭还魂记》,明人汤显祖撰。

【译文】

十八日　我躺着未起床,马元真同他的堂兄来访。我惊讶他们来得太早。他们解释说:“就在北边相邻,但长期不知道。昨天晚上禹锡说起,才知道。并且知道与老父亲相约,但不从松坡返回,能不使老父亲盼望吗?”我这才知道是马太麓的儿郎。太麓虽说起过他的长子在城中读书,却不知是就与刘家书馆相邻。禹锡邀请我吃饭,拿出他岳父闪太翁扶乩时神灵降临的辞语给我看,抄录下来,天黑才返回来。闪知愿的使者拿着知愿馈赠的礼金及所留的柬帖来到,并为我写了给杨云州的信。

十九日　闪太史亲自写信等我去叙谈,中午后才去赴约。款留

在西书房的小亭中，拿出董太史的一卷一册给我看，书画皆佳，又拿出大理苍山的石屏风摆在座椅间。另外找来鲜鸡蕈烧汤下饭。深夜才归回书馆。了解到安仁守候的闪太史的序文已经得到，安仁将返回丽江复命了。

二十日　写了信连同翠生石杯，托安仁禅师带去送给丽江的木公。

二十一日　命令顾仆去玛瑙山取石树，并以失约向马元康谢罪。

二十二日　下雨，禹锡同闪□□来寓所，坐了一整天，买酒端菜，联句饮酒。

二十三日　早晨，马元真邀请去吃饭。因为顾奴去了玛瑙山，禹锡知道我无人备餐，所以叫元真来邀请我。这之前自从在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又受饥，连日来身体十分不适，想用出汗来发散风寒。刚到市上去取来药，但禹锡知道我的仆人未归来，再次来邀我，只好放下药去赴约，于是痛饮。入夜后，元真一帮人先离去，我竟然躺卧在禹锡的书斋中。禹锡提来被单铺盖连同卧床，并且拿出新棉被盖在我身上，被褥全都非常华丽。我在酒醉后觉得热腾腾的有出汗的意思，拉被子蒙住了脸，汗出得如下雨一样，第二天便霍然好转，确实是怀抱绵被胜过药物呀！

二十四日　返回寓所。夜深后顾奴返回来。由于马元康见我未返回来，亲自去松坡查询踪迹，故而顾仆留下等了三天后才归来。

二十五日　闪太史拿所作的长歌相赠，另外馈赠了路费。他的歌非常通畅，而且字画遒劲有笔法，真正可与黄石斋赠我的七言歌一同刻石，成为珠连璧合之作。已而俞禹锡又派人来请我搬住所。我于是命令顾仆拿石树去给他看，相互击掌称异。随后前去感谢闪太史的赏赐，太史也为此想要观看石树，便从禹锡处送去给他观赏。

二十六日　禹锡早晨来到寓所，邀我搬去他的书斋。我被他的诚意感动，听从了他。等来到时而知愿归来，立即一同前去会面，并与他道别，了解到此后因为服阕之事，与太史都有哭泣的哀痛，不再见客了。到出门时，太史又令人来询问静闻的名号及寺名，原来他为静闻作的铭文已完成，将要书写后交给我。另外告诉我，石树十分奇异，恐怕带到远处不方便，想把它留在书斋案头，以便感受清风一样的情趣。我说此石得以存放在天禄阁、石渠阁一类的地方十分幸运，只是我与石头的交谊不坚固怎么办？知愿说："这正是所谓岩石般坚固的友情了。"于是放下石树告别。我仍返回刘家书馆，写了一整天日记。晚上回到俞家住宿。躺下后，太史拿静闻的铭文来赐赠，说他明天五更祭祖先，不敢参与家外之事了。

二十七日　我再次回到刘家书馆，去搬未搬完的东西。并拿五钱银子交给禹锡，买来六斤鸡葼。湿气非常重，禹锡为我再蒸过，缝口袋贮藏起来。于是为我讲定了前往顺宁的脚夫。

二十八日　脚夫来到打算上路，禹锡坚决挽留，只好坐在禹锡书斋案头阅读《还魂记》，一天功夫便读完了。晚上饮酒居然喝醉了。夜间下大雨。

【原文】

二十九日　晨，雨时作时止。待饭待夫，久之乃别禹锡。适马元真、闪□□亦来送。遂出南门，从大道南二里，至夹路村居之街，遂分路由东岐，当平坞中南行，西与沙河之道相望。五里，过神济桥。其南居庐连亘，是为诸葛营①，诸葛之祠在焉，东向，颇小。又南为东岳庙，颇巨，亦东向。又南五里，为大树墩，亦多居庐。村之北有小溪东南流，村之南有小溪东北流，合于村之东而东去，此两流即

卧狮窝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东，此乃坳子铺东注之水，小石桥跨其上。越桥南上坡，路分为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东南为石甸、姚关之道，一直东为养邑道。于是直东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来，至此北注而入于东溪，同东向落水坑者，其源当出于冷水箐。于是下越一木桥，复东上坡，坡北有村倚之，其地为三条沟。由坡东东南下而复上，三里，越一冈，有两三家当冈头，是为胡家坡。越冈而东，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坞稍开，下盘为田，有数家倚南冈，是为阿今[②]。过阿今，复东上三里，其南坞水遂分东西下。又东五里，乃饭。又三里稍下，为养邑[③]。南有坞盘而为田，北正对笔架山之南垂，有数家当坞。日才下午，而前无止处，遂宿。

三十日　店妇鸡鸣起炊，平明余起而饭[④]，出店东南行。稍下，渡南来小溪，即上坡东逾南转，即养邑东环之支也。有公馆当坡，西瞰壑中，田庐历历。车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坞而东上坡，遂行冈头，共五里。路分二岐：一东南者，为西邑道；一西北者，为山河坝道。先是问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岭达亦登[⑤]，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其处有大道通顺宁。余欲从之，而养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无桥，今雨后无桥，水涨难渡；当折而北，由山河坝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达亦登为便。至是，见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坝，余亦从之。

遂西北两涉小坞，二里余，升坡而东，遂循永昌溪南

崖行。溪嵌崖底，止见北崖削壁下嵌，而犹不见水。又东二里稍下，见水嵌崖底如一线，遂东见其门对束如削，门外环畴盘错，溪流曲折其中，有村倚北崖之东，即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夹溪为川者，东突如踞狮，水从其北出，路从其南下。半里，遂由狮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狮麓。又东半里，一溪自南坞来，有坝堰其上流，有桥跨其下流。度桥东行田塍间，泞甚。一里，登坞东冈南行。一里，见坞西有瀑挂西崖，历两层而下，注坞中南来之溪。路隔对之，东向入峡，雨大至。二里，逾岭头，有路西南来合，山头坑洼旁错，乱水交流。又东三里，再度坑坳，盘而东北行。其下有流[6]，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随之一里余，乃东下越其流。又东北上半里，见东坞又有小水自东而西向，与南来之溪合于北崖下。北崖纯石耸起，其上树木葱郁，而下则有穴，伏而暗坠，二水之所从入也。又东向上岭，半里，逾其脊。行岭头半里，始见东壑有田下盘，其东复有山夹之。路从岭上转而南行，一里余而下。下半里，其坞自南而北，水亦经之。度桥溯流而南，二里，南坞稍开，是为五马[7]。其西南壑中居庐颇多，东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东峡出，有小水从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东上。里余，随峡南转，而坑中水遂穷，有脊自东而西。度脊南，复坠坑而下，从脊东行，转坑东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隐于深崖重箐之间，但闻鸡鸣舂响而已。东坑既尽，从其上涉坞升冈，见冈南一峰特耸而卓

立，白雾偏笼其半，乃东来脊上石峰之层起者。由其北穿坳而东，共二里而抵坳中之脊。有巨石当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贮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与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饭。土人即名此岭为大石头。

从石东下坞中，道分为二：一由东向逾冈者，为大道，稍迂而达大猎彝；一由东南下峡者，为捷道，稍近而抵小猎彝。此皆枯柯属寨也[8]。乃由峡中下，于是石崖南突，丛箐交萦，北嵌为峡，南耸为崖 。二里，行南冈之上。又二里，盘冈嘴而南，其东峡中，平坠南绕。盖由此嘴东坠，其下皆削崖 ，故路又分为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转，一由崖上蹑崖端南曲。乃从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随南坡东转。还瞰所逾之崖 ，壁立下嵌，其下盘为深坞，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间，小路之下盘者因之；遥望北崖山冈，排闼东出，大道之东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冈，又东一里，下盘之小路逾冈来合。又东一里余，南冈复东突，路下其北腋间。复盘坳东上半里，登东冈之南坡，始东见枯柯之川，与东山相夹，而未见其西底。又西南见岭头一峰，兀突插云雾中，如大士之披络而坐者，闪烁出没，亭亭独上，乃南来脊上之峰，不知其为何名也。又东一里，复转冈之北坡，东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冈而居，是为小猎彝。余欲下坡问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桥不可止宿，亦无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时已不及，而途无可宿，必止于是。

时才过午，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杨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询之无不实，且溢盘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乃止而作纪，抵暮而卧。

【注释】

①诸葛营：今名同，又称汉营，在保山坝子西部，公路东侧。《明一统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祠庙载："武侯祠，在司城南一十里，蜀汉诸葛亮擒孟获屯营于此，民怀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称为诸葛之遗民，因名诸葛村。"

②大树墩：今作大树屯。 三条沟：今名同。 胡家坡：今名同。此数村皆在今保山至昌宁的公路上。 阿今：今作阿金，在胡家坡稍南的公路西边。

③养邑：今作羊邑街，在保山市南境，大庄东邻。

④店妇鸡鸣起炊，平明余起而饭：原仅"平明起而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店妇鸡鸣起炊"、"余"等字。四库本作"店妇鸡鸣起炊平明饭"。

⑤西邑：今名同，在保山市南隅。

⑥其下有流："流"原作"坑"，据四库本改。

⑦五马：今作乌马，在保山市南隅、西邑东邻，保山至昌宁的公路边。

⑧大猎彝：今作大腊邑，或称腊邑坝。 小猎彝：今作小腊邑。二村皆在昌宁县西北隅，大腊邑在北，当公路旁；小腊邑在南。

【译文】

二十九日　清晨，雨时下时停。等开饭等脚夫，很久后才告别禹锡。恰好马元真、闪□□也来送行。于是走出南门，从大道往南二里，来到村庄房屋夹路的街上，就分路由东边的岔路走，在平旷的山坞中往南行，西边与去沙河的路相望。五里，过了神济桥。桥南居民房屋连绵不断，这是诸葛营，诸葛亮的祠堂在这里，面向东方，很小。又在南边的是东岳庙，相当巨大，也是向东。又向南五里，是大树墩，也有很多居民房屋。村子的北边有条小溪向东南流，村子的南边有条小溪往东北流，在村子的东边合流后向东流去，这两

条溪流就是卧狮窝的水了。又往南三里，有流水从西面沿南坡往东流，这是坳子铺向东流注的水，小石桥跨在水上。越到桥南上坡，路分为三条：一条往西南通向大山的山麓，一条往东南是去石甸、姚关的路，一条向正东是去养邑的路。于是往正东行走在坡上。三里，有条小溪自南流向北，这也是自西南流来，到此处往北注入到东溪，一同向东流向落水坑的溪流，它的源头应当出自于冷水箐。从这里下走越过一座木桥，再向东上坡，坡北边有村庄靠着山坡，此地是三条沟。由坡东往东南下坡后再上走，三里，翻越一座山冈，有两三家人正当冈头，这是胡家坡。越过山冈往东，三里又下走，有水流自南流向北，南面的山坞略微开阔一些，下方盘绕为田，有数家人背靠南冈，这是阿今。过了阿今，再往东上登三里，那南面山坞中的水于是分为东、西下流。又向东五里，才吃饭。又走三里稍下行，是养邑。南面有山坞盘绕垦为农田，北面正对笔架山的南垂，有数家人位于坞中。时光才是下午，可前方无居住之处，便住下了。

三十日　店中妇人鸡鸣起床煮饭，黎明我起床吃饭，出客店往东南行。稍下走，渡过南来的小溪，立即上坡向东翻越往南转，这里就是养邑东面环绕的支脉了。有公馆位于坡上，向西俯瞰壑谷中，田野房屋历历在目。车子越过山坡下行，又涉过一处小山坞后向东上坡，于是行走在冈头，共五里。路分为两条岔道：一条向东南的，是去西邑的路；一条往西北的，是去山河坝的路。这之前问路，多数人说由西邑越过芭蕉岭到达亦登，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那地方有大道通顺宁府。我打算从此路走，可养邑的店主讲，往西邑路近，但山间溪流无桥，现在雨后无桥，水涨难以渡过去；应当折向北走，由山河坝渡过它的下游，仍经由枯柯上登方便。到此时，见同行的人都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坝，我也跟着他们走。

于是向西两次涉过小山坞，二里多，往东登坡，于是沿永昌溪南面的山崖行。溪流嵌在山崖底下，只见北面山崖陡削的石壁下嵌，可仍然不见水。又往东二里稍下走，见溪水嵌在山崖底下如一

条线，终于见到东面峡口相对紧束如刀削出来的一般，峡口以外环绕的田地盘绕交错，溪流曲折在其中，有村庄紧靠在北面山崖之东，就是落水寨了。那南面的山崖夹住溪流成为平川，向东前突如同盘踞着的雄狮，水从它的北边流出去，路从它的南边下走。半里，便由雄狮岩侧旁下降，路非常狭窄，半里，抵达如雄狮盘踞的山麓。又向东半里，一条溪水自南坞流来，有水坝拦在它的上游，有桥跨在它的下游，越到桥东前行在田野间，非常泥泞。一里，登上山坞东面的山冈往南行。一里，见山坞西边有瀑布挂在西面的山崖上，历经两层下落，注入坞中南来的溪中。路隔溪与它相对，向东走入峡中，大雨来临。二里，越上岭头，有条路从西南来会合，山头上坑坑洼洼遍布错杂，乱水纵横流淌。又往东三里，再次越过坑状的山坳，盘绕着往东北行。那下边有流水，破开岩石搜寻山崖，也是急速前突往北流注。沿坑谷走一里多，就向东下走越过水流。又向东北上走半里，见东面山坞中又有小溪自东向西流，与南来的溪水在北面山崖下合流。北面的山崖纯是岩石高耸而起，崖上树木郁郁葱葱，而下边则有洞穴，低伏下去坠入黑暗之中，是两条溪水流进去的地方。又向东上岭，半里，越上岭脊。行走在岭头半里，开始望见东边壑谷中有农田盘绕在下方，它东面又有山夹住它。路从岭上转向南行，一里多后下山。下走半里，那山坞自南伸展到北，水也流经山坞。过桥溯流往南走，二里，南面山坞渐渐开阔起来，这是五马。它西南壑谷中居民房屋相当多，东面坡上也有四五家人住在路左。坡南有一个坑谷，自东峡中出来，有小溪从其中注入西南的壑谷中。走下坑谷，涉到那溪水的南岸，溯溪流往东上行。一里多，顺峡谷往南转，而坑谷中的水于是完了，有山脊自东往西延。越到山脊南边，又坠下坑谷，从山脊上往东行，转过坑谷东边的山崖。山崖下边也是深嵌成壑谷，壑谷中也有人家，隐藏在深深的山崖与重重山箐之间，只听得见鸡鸣和舂米的响声而已。东边坑谷完后，从它上面涉过山坞登上山冈，见冈南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卓立，白雾偏在一边笼

罩着它的半边，是往东来的山脊上层层耸起的石峰。由石峰北面穿过山坳往东走，共二里后抵达山坳中的山脊。有块巨石盘踞在山脊的中央，石高达一丈，大处也如此，石上有孔，大到一尺，深处也如此，孔中贮水到达石孔的半中间，不干也不满，正好与哀牢山金井的孔相似。坐在大石头上吃饭。当地人就把此岭起名为大石头。

从巨石向东下到坞中，路分为两条：一条由东面翻越山冈的，是大道，稍绕道后到达大猎彝；一条由东南下到峡中的，是捷径，稍近些而抵达小猎彝。这都是枯柯下属的寨子。于是由峡中下走，在这里石崖南突，成丛的竹林交缠，北边嵌为峡谷，南边耸成山崖。二里，行走在南冈之上。又走二里，绕过冈嘴往南，它东边的峡中，平缓下坠往南回绕。原来由此山嘴往东下坠，它下方全是陡削的山崖，所以路又分为两条：一条由山崖下沿崖根往南转，一条由山崖上登崖顶向南曲。于是从崖顶向南穿过石缝下走，一里，仍顺着南坡向东转。回身远望越过的山崖，墙壁样竖立下嵌，它下边盘绕成深深的山坞，崖根有泉水淙淙从洞穴中流出来，往下盘绕的小路沿着泉水走；遥望北崖的山冈，门扇样向东排列而出，往东上登的大道沿着山冈走。我平缓行走在南冈上，又向东一里，往下盘绕的小路越过山冈前来会合。又向东一里多，南冈又向东突，路下到它的北面山侧间。再绕着山坳向东上走半里，登上东冈的南坡，开始望见东方枯柯的平川，与东山相夹，但未见它西面的坞底。又见西南岭头有一座山峰，突兀上插云雾之中，如同观音菩萨披着缨络坐着的样子，闪烁出没，亭亭独自上耸，是南来的山脊上的山峰，不知它是什么名字。又往东一里，再转过山冈的北坡，向东下走一里，有四五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这是小猎彝。我想下坡去打听去亦登的路，当地人行路人都说下坡到江桥不可住宿，也无居住停歇的人家，沿江往南到亦登，将近五六十里路，时间已来不及了，而且途中无处可住，必须住在这里。此时才过中午，便一同住下来。幸好姓杨的房主人，知道江流始末和道路的曲折，询问他没有不知道的，并且

知道石盘中溢出的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于是住下来写日记，到天黑才睡下。

【原文】

永昌志略

汉永昌郡[①]，元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总管置司治于永昌，后改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王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齿卫。十六年六月，麓川彝叛[②]，屠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齿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从指挥使胡渊请也。于是遂名金齿，不名永昌，而实非金齿之地，如澜沧江在永昌，而澜沧卫在北胜，各不相蒙。盖国初立卫，经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实悖戾耳[③]。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④]、郴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史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卫府，领州一、腾越县二，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保山编户十里[⑤]。又城北彝民曰“喧”，共十五；城南彝民曰“寨”，共二十八[⑥]。

洪武三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⑦]。正统十四年，升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与金齿并。嘉靖二年，复

置州，隶永昌府，改指挥使司为腾冲卫，州名腾越。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8]，以地多藤，元名藤州[9]。

永平，即东汉之博南县[10]。以山名。洪武初隶永昌府。二十三年[11]，改府为金齿指挥司，属指挥司管辖。嘉靖二年，复府，仍属府。在府东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抚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远路，国初柔远府，永乐九年立安抚司。

凤溪长官司[12]，在城东二十五里。

施甸长官司[13]，在城南一百里。唐银生府北境[14]，元为石甸，后讹为施甸。

【注释】

①汉永昌郡：永昌置郡始于东汉。69年，哀牢全部内属，汉王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两县，并分出原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不韦、巂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等六县，合为永昌郡。永昌郡辖境宽阔，包有洱海周围的昆明人和澜沧江以西的哀牢地两大部分。三国时，洱海地区分出为云南郡，永昌郡仍长期包有今保山地区及其以西、思茅地区及其以南的广阔土地，置有不韦、巂唐、比苏、博南、永寿、哀牢、南涪、雍乡等八县。

②麓川彝叛：原脱"彝"字，据徐本补。

③悖戾(bèi lì 背利)：违背。

④巡抚：明初派京官巡抚地方，事毕即罢。宣德时在一些地方专设巡抚，遂与总督同为地方的最高长官。俗称抚臣、抚院、抚台。

⑤里：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明初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为十甲，甲设甲首一人。

⑥又城北彝民句：两处"彝"字皆脱，据徐本补。

⑦洪武三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洪武三十三年"，《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作"洪武末"，《明史·地理志》作"永乐元年"，《嘉庆重

修一统志》作“洪武三十一年”。

⑧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明一统志》载,金齿司“西至腾冲卫界二百三十里”,腾冲“东至金齿潞江安抚司界一百二十里”。《寰宇通志》所载同。《清史稿·地理志》亦载腾越厅在永昌“府西三百六十里。”此处“府城南”与实际方位不符,疑应为“府城西”。

⑨以地多藤句:腾冲在唐代作“藤充”,见《蛮书》。“以地多藤”,是对藤充最好的解释。但元代记录无藤州,藤州似即藤越州的省称。《元史·地理志》:“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睒地,唐置羁縻郡。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睒,逐诸蛮有其地,为软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至元十一年,改藤越州,又立藤越县。十四年,改腾冲府。二十五年,罢州县,府如故。”

⑩即东汉之博南县:东汉博南县治今永平县花桥。直到数十年前,花桥仍称博南镇。

⑪二十三年:原作“三十二年”,据上文及《明史·地理志》改。

⑫凤溪长官司:在今保山市东北,老营之南。

⑬施甸长官司:即今施甸县。

⑭唐银生府:银生府不是唐的建置,系唐代南诏所设银生节度,管理“墨嘴之乡”的广大傣族地区,中心在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译文】

永昌志略

汉代的永昌郡,元代是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总管在永昌设置了宣抚司治所,后来改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前朝的永昌万户阿凤率领他的人马到指挥王贞处投降归附,仍设置了永昌府,建立金齿卫。十六年(1383)六月,麓川彝人反叛,屠了永昌城。二十三年(1390),撤销府,把金齿卫改为金齿军民

指挥使司。〔是听从指挥使胡渊的请求。〕于是便改名叫金齿，不叫永昌的名字，但实际上不是金齿的地域，如澜沧江在永昌，可澜沧卫在北胜一样，各自不相抵牾。大概是国朝初期建立卫所，筹划处理都是出自于武臣，所以有许多名实相悖的事罢了。景泰年间(1450～1456)设立镇守，弘治二年(1489)设置金腾道。嘉靖元年(1522)巡抚何孟春、〔原籍郴州路，江阴县人。〕巡按御史陈察〔常熟县人。〕上疏革除镇守，设为永昌府，建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卫府，治理一个州〔腾越州〕两个县，〔保山县、永平县。〕仍统领潞江安抚司、凤溪与施甸两个长官司。

保山县编入户籍的有十个里。又有城北的彝民叫做“喧”，共十五个；城南的彝民叫做“寨”，共二十八个。

洪武二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属于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正统十四年(1449)，升级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与金齿同级。嘉靖二年(1523)，重新设州，隶属永昌府，改指挥使司为腾冲卫，州名叫腾冲。〔在府城南面三百六十里处，由于地方上藤条多，元代名叫滕州。〕

永平，就是东汉的博南县。〔根据山起名。〕洪武初年隶属于永昌府。二十三年，把府改为金齿指挥使司，属指挥使司管辖。嘉靖二年，恢复府，仍归属府。〔在府城东面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抚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代是柔远路，国朝初年是柔远府，永乐九年(1411)设立安抚司。〕

凤溪长官司，在城东二十五里。

施甸长官司，在城南一百里。〔是唐代银生府的北境，元代是石甸，后来错读为施甸。〕

【原文】

近腾诸彝说略

腾越密迩诸彝[①]，实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势，北近吐蕃，南皆彝缅，郡邑所置，介于其间，不过以声教羁縻而已。正统以来，经略南彝者，设宣慰司六，御彝府二[②]，宣抚司三，州四，安抚司一，长官司二。如孟养阻负于西，最为荒僻，而缅甸、八百、老挝，地势濒海，木邦、车里、孟密，又在其内，业非羁縻所可制驭，而近听约束者，惟南甸、干崖、陇川而已。数十年频为缅患，如刁落参以南甸近彝，夺刁落宁之官，尚构缅内讧，为兵备胡公心忠所歼[③]；岳凤父子以陇川舍目谋主多思顺之地，造逆犯顺，为游击刘綎所擒[④]，边境赖以安。其后阿瓦日强，蚕食日多。幸抚彝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学，请大司马陈公用宾檄暹罗以弱缅[⑤]，而腾获稍康。迨思正就戮，瓦酋猖獗，命思华据迤西，思礼据木邦，思绵据蛮莫，而内地渐为逆缅所窃。至若多俺席麓川之旧，附缅而叛天朝，参将胡显忠平之。多安民藉安酋、瓦酋之援，负固以拒天兵，兵备黄公文炳、参将董献策取之，腾之获存者，幸也！目今瓦酋枭悍称雄，诸彝悉听号召，倘经略失驭[⑥]，其造乱者，尤有甚于昔也，为腾计者慎之！外芒市虽属府，近于猛稳为木邦辖[⑦]，藏贼劫掠，腾境

不安，所恃简廷臣防御之[8]，而反罹其害。自后当重其责以弭变[9]，庶于腾少安云。

【注释】

①迩(ěr 尔)：近。密迩：贴近。

②御彝府二：即孟定御夷府，治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孟艮御夷府，治今缅甸景栋。

③兵备：明代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的道员，称为兵备道或兵备。

④为游击刘綎所擒："游击"原作"参将"，据陈泓抄本、《明史·刘綎传》、《明史·云南土司传》改。

⑤暹罗：即今泰国。旧分暹与罗斛两国，十四世纪中叶，两国合并，称暹罗国。

⑥失驭(yù 御)：失其统驭的办法。

⑦猛稳：清时设猛稳卡，属龙陵厅。今作勐稳，在潞西县南境。

⑧简：原缺，据扫叶山房本、丁本补。通"柬"，选择。

⑨弭(mǐ 米)变：消除变乱。

【译文】

近腾诸彝说略

腾越附近地区的各族彝民，实际上是滇西的屏障。而滇省边境的大体形势，北边接近吐蕃，南面全是缅甸的彝人，设置府县的地区，介于其间，不过是用声威教化约束而已。正统年间(1436～1449)以来，经营谋划南部彝人的人，设置了六个宣慰司，两个御彝府，三个宣抚司，四个州，一个安抚司，两个长官司。如像孟养，在西

面依仗险阻，最为荒凉偏僻，而缅甸、八百、老挝，地势濒海，木邦、车里、孟密，又在它们以内，已不是靠羁縻政策可以制服驾驭的了，而近处听约束的，唯有南甸、干崖、陇川而已。数十年来缅人频频为边患，例如刁落参因为南甸靠近彝人，夺了刁落宁的官位，还造成缅人内讧，被兵备道胡心忠歼灭；岳凤父子以陇川头目的身份图谋掌管多思顺的领地，造反作乱，被游击将军刘綎擒获，边境赖以安宁。那以后阿瓦日渐强盛，蚕食边疆的事日渐多起来。幸好主张安抚彝人的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学，请大司马陈用宾发檄文给暹罗得以削弱缅甸，而腾越稍微获得平安。到思正被斩时，瓦酋猖獗，命令思华占据迤西，思礼占据木邦，思绵占据蛮莫，而且内地逐渐被叛逆的缅人所窃据。至于多俺席是麓川的旧部，归附缅人而反叛天朝，参将胡显忠平定了他。多安民凭借安酋、瓦酋的援助，依仗险要的地势以抗拒天朝的大军，兵备道黄文炳、参将董献策攻下了他，腾越得以存在，侥幸呀！如今瓦酋强悍称雄，各族彝人全听他的号召，倘若经营谋划丧失驾驭的办法，那些制造叛乱的人，更有比从前厉害的，为腾越谋划的人对这种形势要慎重！外边的芒市虽然隶属府中，近来把猛稳作为木邦的辖地，窝藏盗贼抢劫掳掠，腾越境内不得安宁，所依赖的是选择朝廷大臣防御他，但反而遭到他的祸害。自此以后应当加重镇边大臣们的责任以便消除变乱，差不多腾越能稍获安宁。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十二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二》是徐霞客在云南省西部从永昌府(今保山市)回鸡足山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初一日,徐霞客从小猎彝起行,往东南经枯柯新街、右甸(今昌宁县)、锡铅、顺宁府(今凤庆县)、鹿塘达云州(今云县)。复回顺宁府,往北渡澜沧江和黑惠江入蒙化府(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转东过龙庆关到迷渡(今弥渡县),再往东转北,经过洱海卫(今祥云县)、荞甸、宾川州(今宾川县州城),于二十二日回到鸡足山。

这是徐霞客一生的最后一段壮游,取道这条路线是为了追踪考察澜沧江,在云县终于搞清了澜沧江独流入海,不与礼社江合,订正了《明一统志》的讹误。在弥渡和巍山又得睹礼社江源,可惜霞客当时还不知道阳江是礼社江西源。至此,徐霞客在云南完成了对长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支流等六条大河的考察。沿途浴锡铅温泉,游天摩雅寺;再探清华洞,因水淹及洞口,“望

门而止”；遍寻鸡飞温泉，却茫不可得。终因久涉瘴地，染疾在身，“头面四肢俱发疹块”，“时时有蠕动状”。旅途的艰辛于此可见。

【原文】

己卯八月初一日　余自小猎彝东下山。猎彝者，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脉，其脊度大石头而北接天生桥，其东垂之岭，与枯柯山东西相夹。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开坞，南北长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岭头也。有大小二猎彝寨，大猎彝在北岭，小猎彝在南岭，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属。自大石头分岭为界，东为顺宁，西为永昌，至此已入顺宁界八里矣。然余忆永昌旧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属，今询土人，业虽永昌之产，而地实隶顺宁，岂顺宁设流后畀之耶？又忆《一统志》、《永昌志》二者，皆谓永昌之水东入峡口，出枯柯而东下澜沧。余按《姚关图说》，已疑之。至是询之土人，揽其形势，而后知此水入峡口山，透天生桥，即东出阿思郎，遂南经枯柯桥，渐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坳，即南流上湾甸[②]，合姚关水[③]，又南流下湾甸，会勐多罗[④]，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说余遍访而得之猎彝主人杨姓者，与目之所睹，《姚关图》所云，皆合，乃知《统志》与《郡志》之所误不浅也。其流即西南合潞江，则枯柯一川，皆首尾环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鲁坳南窝，南至哈思坳，皆属永为是，其界不当以大石头岭分，当以枯柯岭分也。

由岭头东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见江水曲折，南流川

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铁锁桥横架江上，其制一如龙江曲石，而较之狭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桥下旧有黑龙毒甚，见者无不毙。又畏江边恶瘴，行者不敢伫足。云其南哈思凹更恶[5]，势更甚于潞江，岂其峡逼而深坠故耶？其水自阿思郎东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坳峡中者，即永昌峡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猎彝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窝都鲁坳，则此坞极北之回环处也。逾岭而北，其下即为沧江东向之曲。乃知罗岷之山，西南下者尽于笔架，直南下者尽于峡口山，东南挟沧江而东，为都鲁南窝北脊，山从其东复分支焉。一支濒江而东；一支直南而下，即枯柯之东岭也，为此中分水之脊，迤逦由湾甸、都康而南，界澜沧、潞江之中[6]，为孟定、孟艮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濒江东去之支，一包而南，为右甸，再包而南，为顺宁、大侯即今之云州。焉[7]。是坞南北二坳北都鲁，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狭而深。濒江两岸俱田，惟僰彝、倮㑩居之，汉人反不敢居，谓一入其地即"发摆"[8]，寒战头疼也。故虽有膏腴而让之彝人焉。

渡桥沿江西岸[9]，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10]；沿江东岸，东南逾冈入峡，六十里而至鸡飞。余初闻有热水溢于石盘中，盘复嵌于台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环之，其出亦异。始以为在亦登；问道亦登，又以为在鸡飞；问道鸡飞[11]，又以为瘴不可行，又以为茅塞无路，又以为其地去村远，绝无居人，晚须露宿。余輾然曰[12]："山川

真脉，余已得之，一盘可无问也。”遂从东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东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冈。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冈头，是为枯柯新街[13]。又东一里，有一树立冈头，大合抱，其本挺直[14]，其枝盘绕，有胶淋漓于本上，是为紫梗树，其胶即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胶之类，而虫蚁附集于外，故多秽杂云[15]。冈左右俱有坑夹之，北坑即从冈盘窟下，南坑则自东峡而出。于是南转东盘北坑，又半里转东，半里抵东峰下，乃拾级上跻。三里，始登南突之岭，始望见南峡两山壁夹，自东而西，从此西出，则盘壑而西注于江桥之南，同赴哈思之坳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岭之东上，不可亟问也。此坡之上即为团霸营，盖土官之雄一方者，即枯柯之夜郎矣。于是循南峡而东蹑，又一里，再登岭头，有一家隐路南，其后竹树夹路。从树中东行一里，稍转而北，盘一南突之坳，又向上盘坡而东，有大树踞路旁，下临西出之涧。其树南北大丈余，东西大七尺，中为火焚，尽成空窟，仅肤皮四立，厚二尺余，东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门，中高丈余，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叶旁覆，犹青青也。是所谓枯柯者，里之所从得名，岂以此耶？由此又东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盘其南下之坳。坳北有居庐东西夹峙，而西庐茅檐竹径，倚云临壑，尤有幽思。其东有神宇踞坡间，闻鲸音鼓赛出绝顶间，甚异之。有一家踞路南，篱门竹径，清楚可爱。入问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于是又东沿北坡平上。其南

即西出深涧，北乃崇山，竹树蒙蔽，而村庐踞其端，东向连络不绝。南望峡南之岭，与北峰相持西下，而荞地旱谷，垦遍山头[16]，与云影岚光，浮沉出没，亦甚异也。北山之上虽高，而近为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辩其崇坠；而南山则自东西坠，而尽于江桥之南，其东崇巘穹窿，高拥独雄，时风霾蒙翳，出没无定，此南山东上最高之峰，自北岭东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东行，南瞰深壑，北倚丛巘。又东二里有岐：一南下坞中，为垦壑之道；一北上丛岭，为庐坡之居；而路由中东行，南瞰下坳，有水出穴间。又东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峡尚环而东也。北上里余，又转而东，盘北坳而东上坡，屡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铺。

其坡南突最高，中临南峡之上，峡脊由其东南环而西下。于坡之对崖，南面复耸一峰，高笼云雾间，即前所望东畔穹窿之顶也。自枯柯江桥东沿峡坡迤逦而上，约三十里矣。踞坡头西瞰江桥峡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环之岭，东北而突为猎彝之岭，峡南穹窿之峰，又南亘分支西绕，横截于江桥坞之南，西至哈思坳。坳之南复有小支，自猎彝西南湾中东突而出，与横截坞南之山凑，西南骈峙如门。门内之湾，即为哈思坳，门外又有重峰西障，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环石甸于西者也[17]。自此坡遥望之，午雾忽开，西南五十里历历可睹。

坡之东有瓦室三楹，踞冈东南，两旁翼以茅屋，即所

谓中火铺。有守者卖腐于中，遂就炊汤而饭。及出户，则浓雾自西驰而东，其南峡近岭俱不复睹。东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峡，环坠如阱，而丛木深翳，不见其底，当犹西下而分注江桥南北者也。其脊甚狭，度而东，复上坡，山雨倏至。从雨中涉之，得雨而雾反霁。一里余，盘崖逾坳，或循北峰，或循南峰，两度过脊，始东上。沿北坡而东，一里余，又涉一南突最高之岭，有哨房一龛踞其上，是为瓦房哨。于是南临南峡，与峡南穹窿之顶平揖而对瞰矣。至是雨晴峰出，复见峡南穹顶直南亘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即横截坞南之冈，西与哈思坳相凑成门者也。穹顶东环之脉，尚从东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顶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岭，东下曲而度脉者。始辨都鲁坳东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为中火铺、枯柯寨之岭；其曲而东降者，度脊南转西向而突为穹窿之顶。此分水之正脉也。

由瓦房哨东下半里，复东度脊，始见北峡坠坑，为东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犹西下南峡。又东度两脊，穿两夹岭，一里，复盘南岭之阴而上。其处深木丛篁，夹坡笼坳，多盘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转而凌其西下之坳，始逾南峡上流，从其东涉冈东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脉所由度而西转者也。又东一里，有草龛踞北冈，是为草房哨。从其东又东北下一里，稍转而东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东转，此右甸南环之岭所由盘礴者

也。于是东向而下二里余，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桥横涉之。又东逾一冈，共下四里，始南峡成溪，遂望见右甸城在东坞中，有岐从东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峡东向平下。二里，南峡中始有村庐夹坞，舂杵之声相应。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东南行，望见右甸之城[18]，中悬南坡之下，甸中平畴一围，聚落颇盛。四面山环不甚高，都鲁坳东分之脉，北横一支，直亘东去，又南分一支，南环右甸之东；草房哨南度之脉，东环右甸之南，从甸南界东北转，与甸东界南环之支凑；甸中之水，东向而破其凑峡，下锡铅去。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非狭嵌，故无热蕴之瘴，居者无江桥毒瘴之畏，而城庐相托焉。由塍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门。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

右甸在永昌东一百五十里，在顺宁西一百三十里。其东北邻莽水之境，正与芦塘厂对[19]；其西南邻鸡飞之境，正与姚关对。其正南与湾甸对，正北与博南山对，正西与潞江安抚司对，正东与三台山对。数年前土人不靖，曾杀二卫官之莅其地者，今设城，以顺宁督捕同知驻守焉。城不大而颇高，亦边疆之雄也。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二》：在乾隆刻本第十册上。

②湾甸：在昌宁县西南隅，枯柯河下游。傣语称勐联，意为两河相汇的坝子。明永乐元年（1403）置湾甸长官司，后升为湾甸御夷州。上湾甸称城子，即

过去土司驻地。下湾甸称新城。

③姚关：今名同，在施甸南境。姚关有风景胜地清平洞，竹木掩映，桥榭错落有致。姚关曾是古战场，至今还有明将邓子龙的遗迹磨剑亭、烹象池、古碑亭等。

④勐多罗：即今勐波罗河。

⑤哈思凹：《游记》多作哈思坳，今作卡斯坳，傣语意为茅草很多的地方。在枯柯坝南缘，称卡斯街。

⑥迤逻由湾甸、都康而南，界澜沧潞江之中：诸本皆作“都康”。以地望考校，湾甸州南，澜沧江与潞江之间应为镇康州。

⑦大侯：此处诸本作“大猴”，但八月九日记作“大侯”，据改。明初为大侯长官司，宣德三年(1428)升为大侯御夷州，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五(1597)更名云州，始属顺宁府管辖。

⑧发摆：俗称打摆子，即患恶性疟疾。

⑨渡桥沿江西岸：“西岸”原作“东岸”，与下句重复，据四库本、丁本改。

⑩亦登：今作邑等，在昌宁县西境，柯街至昌宁的公路旁。

⑪鸡飞：今称鸡飞澡塘，在昌宁县西境鸡飞乡，澡塘河东岸，距县城西南17公里，有公路可通。传说过去有一个大石头压着一对金鸡，挣扎了一千多年，将大石挣开为两半，留下的石窝就是现在的金鸡窝温泉。大金鸡飞到英韬山，即今大鸡飞村，在今英韬；小金鸡落到澡塘河边，就是今小鸡飞村。鸡飞澡塘系一温泉群，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怪石嶙峋，大小泉石如钟、如兽、如公母塔等。各泉眼高低不同，温度各异，有的高达90℃，有的仅40℃左右，著名的有蒸塘、小石锅、大石锅数处。蒸塘水温达90℃，可煮熟鸡蛋；小石锅形如一口锑锅大，也不断涌出高达90℃的沸泉；大石锅是位于古泉华顶部的石潭，约有见方大，潭底涌出50℃的热水，大旱之年也未干涸过。

⑫辴(chǎn 产)然：形容笑的样子。

⑬枯柯新街：今名柯街，在昌宁县西境。

⑭其本挺直：“直”原作“植”，据四库本改。

⑮其枝盘绕句：此即紫胶，至今仍为滇西南的特产。

⑯垦遍山头：“垦”原作“恳”，据四库本改。下同。

⑰石甸：即今施甸，元置石甸长官司，明代虽已改为施甸长官司，但仍俗称石甸。

⑱右甸：明有广邑州，直隶云南布政司，治所在今昌宁县西隅的广邑寨，又作广益。正统元年(1436)徙广邑州治于右甸。右甸城在坝子中的小山上，建于万历年间，为砖城，即今昌宁县治南门街和北门街所包围的老城部分。今仍称右甸城。

⑲莽水：今作漭水，在昌宁县东境，澜沧江西岸。　芦塘厂：即炉塘厂，又称铜矿厂，在今永平县南境，详《滇游日记八》。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初一日　我自小猎彝向东下山。猎彝，就是石甸北面的松子山往北曲绕的山脉，它的山脊延伸到大石头后往北接到天生桥，它东垂的山岭，与枯柯山东西相夹。永昌的水，出洞后往南流，其中是开阔的山坞，南北长达四十里，此地是山坞西面一列山的岭头。有大、小两个猎彝寨，大猎彝在北岭，小猎彝在南岭，相距五里，都是枯柯的属地。从大石头的分水岭为界，东边是顺宁府，西边是永昌府，到此地已进入顺宁府地界八里了。不过我回忆永昌的旧志书，枯柯、阿思郎都在二十八寨之列，今天询问当地人，已虽是永昌府的产业，但地方实际上隶属于顺宁府，莫非是顺宁设流官后划给它的吗？又回忆《一统志》、《永昌志》两书，都说永昌的水向东流入峡口，流到枯柯后向东流下澜沧江。我考察《姚关图说》，已怀疑这种说法。到这里向当地人打听此事，收揽地理形势，然后了解到此水流入峡口山山下，穿流过天生桥，就向东流出阿思郎，于是往南流经枯柯桥，渐往西南，共四十里后下流到哈思坳，马上往南流到上湾甸，会合姚关的水流，又向南流到下湾甸，会合勐多罗河水，而潞江的水流向北折后迎着它流来，合流后往南流去。这种说法我遍处查访后在猎彝姓杨的房主人处得到它，与眼睛所见到的，《姚关图》所说的，都合得起来，才知道《一统志》与《郡志》的错误不浅。它的流向如果在西南与潞江合流，那么枯柯的整条河流，都是首尾向永昌环绕，此地北边到达都鲁坳

南窝，南边到达哈思坳，都属于永昌才对，顺宁与永昌的分界不应以大石头岭来划分，应当以枯柯岭来划分了。

由岭头向东南一直下走三里，这才望见曲折的江水，往南流淌在平川中。又下走三里，这才抵达江上。有铁锁桥横架在江上，它的形制完全同龙川江的曲石桥一样，但比它窄了那么一半。〔桥上覆盖着五六间屋子，但水流非常急。当地人说，桥下旧时有条黑龙，非常毒，见到的人没有不死的。又畏惧江边恶性的瘴气，走路的人不敢停脚。说是它南边的哈思坳更猛烈，毒势更比潞江厉害，难道是那里的峡谷狭窄而且深深下坠的缘故吗？〕那江水是自阿思郎石崖的洞穴中向东流出，而后往西南流入哈思坳峡中的，这就是永昌峡口山下流入洞中的下游了。据考察，阿思郎在猎彝北边二十里，它北面有南窝都鲁坳，是此处山坞极北边的回绕之处。越到岭北，山下就是澜沧江向东弯曲之处。这才知道罗岷山的山脉，往西南下延的在笔架山到了尽头，一直往南下延的在峡口山到了尽头，东南延伸的傍着澜沧江往东，成为都鲁坳南窝北面的山脊，山从它的东面重又分支。一条支脉濒江往东延；一条支脉一直往南下延，就成为枯柯的东岭了，是这一带分水的山脊，逶迤由湾甸、都康往南延，隔在澜沧江、潞江的中间，是孟定、孟艮诸地的彝人区域，而后直达交趾。那濒江东去的支脉，一条向南围绕，成为右甸，再次向南围绕，成为顺宁府、大侯州。〔就是今天的云州。〕这个山坞南北的两个山坳〔北面的是都鲁坳，南边是哈思坳。〕相距四五十里，非常狭窄而且很深。濒江两岸全是农田，唯有僰彝、倮㑩居住在这里，汉人反而不敢居住，说是一进入此地就“打摆子”，〔发冷发抖头疼。〕所以虽有肥沃的土地却把它让给了彝人。

过桥后沿江西岸走，往西南到哈思坳，共四十里后到亦登；沿江东岸，向东南越过山冈走入山峡，六十里后到鸡飞。我最初听说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盘子又嵌在平台上，都是天然形成的；又有一条冷水环绕的它流淌，冷水的流出也很奇异。开始以为是在亦

登;问去亦登的路,又认为是在鸡飞;问去鸡飞的路,又认为有瘴气不可行,又认为茅草阻塞无路可走,又认为那地方离村庄远,绝无居民,晚上必须露宿。我輾然而笑说:“山川的真实脉络,我已得到了,一处石盘可以不必管了。”于是从东边的大路上坡,走向去枯柯、右甸的路。开始时稍向北,于是向东上走一里,而后平缓行走在往西下垂的山冈上。三里,有集市茅屋三四间在冈头,这是枯柯新街。又往东一里,有一棵树立在冈头,大有合抱,树干挺直,树枝盘绕,有胶湿淋淋的沾在树干上,这是紫梗树,它的胶就是紫梗了,最初从小孔中流出来,也是桃胶之类,但虫子蚂蚁附着聚集在外边,所以杂物脏东西很多。山冈左右都有坑谷夹住它,北面的坑谷就从山冈往下盘绕成洞窟,南面的坑谷则从东面的山峡中出去。于是由南转向东盘绕北面的坑谷,又走半里转向东,半里抵达东峰下,就沿石阶上登。三里,开始登上南突的山岭,这才望见南边山峡两侧的山墙壁样相夹,自东延向西,从此处向西出去,则是盘绕的壑谷向西注入到江桥之南,一同奔向哈思坳的水流。才知此山延伸的山脊,还在山岭之东的上方,不可急着去考察它。此坡之上就是团霸营,大概是土官称雄的地方,这就是枯柯的夜郎国了。从这里沿南边的山峡往东上登,又走一里,再次登上岭头,有一户人家隐藏在路南边,屋子后边竹丛树木夹路。从树林中往东行一里,稍转向北,绕过一个南突的山坳,又向上绕着山坡往东,有棵大树盘踞在路旁,下临西边流出的山涧。此树南北大一丈多,东西大七尺,中间被火焚烧,全部成了空洞,仅有树皮四面立着,厚二尺多,东西两面全部在,可南北两面都缺着,如两道门,门中高一丈多,如一座亭子,可以坐下休息,然而树上枝叶往四旁下覆,仍是青青的。这就是所谓枯柯的地方,里名得名的缘由,难道是由于此树吗?由此又向东二里,折向北,上了一坡,绕过那南下的山坳。山坳北边有居民房屋东西两面夹峙,而西边的房屋是茅草屋,竹丛小径,靠着白云下临壑谷,尤其富于幽雅的意味。它东边有神殿盘踞在坡上,听见祭神

的钟鼓声飘出于绝顶间，感到十分奇怪。有一家人高踞在路南，篱笆门前竹丛小径，清雅可爱。入门问路，说："此地是枯柯小街。"距所上的坡又有二里地了。于是又往东沿北坡平缓上走。坡南就是西边流出来的深涧，北面是高山，竹林树木密蔽，而村庄房屋高踞在坡头，面向东方连接不断。望南面峡谷南边的山岭，与北峰相持向西下延，而荞麦旱谷地垦遍山头，与云雾的光影，相互沉浮出没，也是十分奇异。北山之上虽然高，但近处被山坡遮住，只是沿着山崖走，辨不出它的高处深处；可南山却自东往西下坠，而后在江桥之南到了尽头，它东面穹隆的高峰，高高拥立，独自称雄，此时山风夹尘土一片迷茫，出没不定，这是南山东面上方最高的山峰，从北岭往东延伸，两次突起的山峰。沿着它往东行，南边下瞰深壑，北面紧靠成丛的山峰。又向东二里有岔路：一条往南下到山坞中，是去壑谷中垦种的路；一条向北上登成丛的山岭，是有居民房屋的山坡；而路由中间向东行，向南俯瞰下方的山坳，有水从洞穴间流出。又往东二里，下瞰南边的壑谷，有一池水依傍在北坡之上，路就经由水池向北上走，这是因为有山峡还环绕在东边。往北上走一里多，又转向东，绕过北面的山坳往东上坡，屡次上走不停，又是七里后来到中火铺。

此坡南突的最高处，当中高临在南峡之上，峡脊由它的东南向西环绕而下。在山坡对面的山崖上，南面又耸起一座山峰，高高笼罩在云雾间，这就是前边望见过的东边穹隆的山顶了。自枯柯江桥往东沿峡中的山坡逶迤上走，约有三十里了。坐在坡头往西俯瞰江桥所在的峡中，峡中的水曲曲折折向西南下流，松子山往北环绕的山岭，在东北突起成为猎彝的山岭，峡南穹隆之峰，又向南绵亘分支往西绕，横截在江桥所在山坞之南，往西到达哈思坳。哈思坳之南又有小支脉，自猎彝西南的山湾中向东突出来，与横截在山坞南边的山会合，在西南方如门一样对峙。门内的山湾，就是哈思坳，门外又有重重山峰遮挡在西边，这就是松子山往南下延的山脊，在西

面环绕着石甸的山。从此坡遥望群山，中午雾气忽然散开，西南五十里开外历历可睹。

山坡之东有瓦房三间，高踞在山冈东南，两旁用茅屋遮护着，这就是所谓的中火铺。有守铺的人在屋子中卖豆腐，于是就火烧汤吃饭。到出门时，就见浓雾自西疾驰向东，那南峡和近处的山岭全都不再看得见了。向东下走半里，越过一条山脊，俯瞰它南北的两条山峡，环绕深坠，如同陷阱，而成丛的林木深深密蔽，不见峡底，应当仍是向西下流而分别注入到江桥南北的水流了。那山脊非常狭窄，越到东面，再上坡，山雨突然来临。在雨中涉水，下雨后雾气反而散开。一里多，绕过山崖越过山坳，有时沿北峰走，有时沿南峰走，两次越过山脊，开始向东上走。沿北坡往东，一里多，又跋涉过一座向南突最高的山岭，有一间哨房盘踞在岭上，这是瓦房哨。在这里南临南峡，与峡南穹隆的山顶平视相望。到此时雨后天晴山峰现出，又见峡南穹隆的山顶向正南绵亘而去，它分支向西下延的，就是横截在坞南的山冈，往西与哈思坳互相会合成门的山。穹隆山顶往东环绕的山脉，还从东方延伸，但它的山脊稍微低下，反而不如西边山顶那样高，全是由此地北坡最高的山岭，往东曲折下垂延伸的山脉。这才辨清都鲁坳东面分支往南下延的山脊，到此地从中突起，那分支向西的，是中火铺、枯柯寨的山岭；那曲折往东下降的，山脊向南延伸转向西后突起成为穹隆的山顶。这是分水岭的正脉。

由瓦房哨往东下走半里，再向东越过山脊，开始见北峡坠入深坑，成为往东北下流到右甸的上游，这是北面分流的水，而南面的水仍然往西流下南峡。又向东越过两条山脊，穿过两处夹立的山岭，一里，再绕着南岭的北面上去。此处深树丛竹，夹住山坡笼罩着山坳，多数回绕在北面坑谷之上。又走一里，转向南后越到那西面下延的山坳上，这才越过南峡的上游，从它东边向东上登山冈，这才越过往南延伸的山脊，这是由分水岭的正脉延伸向西转的山脊。

又向东一里，有草房高踞在北冈，这是草房哨。从它东边又向东北下行一里，稍转向东南半里，有山脊又往南延伸后向东转，这是由右甸南面环绕的山岭盘曲延伸而来的山。从这里向东下行二里多，往下越过一个山湾，有小水流向北下流成小溪，小桥横越过小溪。又向东越过一座山冈，共下走四里，南峡中开始形成溪流，于是望见右甸城在东面山坞中，有岔路从东北山坡上前去，而大道沿南峡向东平缓下走。二里，南峡中开始有村庄房屋夹住山坞，杵臼捣谷的声音互相应和。又往南三里，便出了坡口。于是再下走一里便到达坡脚。路由田野中往东南行，望见右甸的城墙，当中悬在南坡之下，甸子中圆圆一片平旷的田野，村落相当繁盛。四面环绕的山不怎么高，都鲁坳东面分支的山脉，北面横出一条支脉，一直向东绵亘而去，又在南边分出一条支脉，向南环绕到右甸之东；草房哨往南延伸的山脉，向东环绕到右甸之南，从甸子南境向东北转，与甸子东境向南环绕的支脉会合；甸子中的水流，向东冲破那凑拢的峡谷，流下锡铅去。甸子中自成一处洞天，这里的地势仍然很高，但甸子是圆形的平川，不是狭窄深嵌之地，所以没有郁闷炎热的瘴气，居民没有江桥毒性瘴气的畏惧，而城池居屋互相依托在这里。由田野中前行，共四里，进入右甸城的北门。天黑住宿在街心的葛家客店。〔姓葛的，是江西人〕。

右甸在永昌东面一百五十里，在顺宁西面一百三十里。它东北邻境莽水的地域，正与芦塘厂相对；它西南邻境鸡飞的地域，正与姚关相对。它正南与湾甸州相对，正北与博南山相对，正西与潞江安抚司相对，正东与三台山相对。数年前土人不安定，曾杀了两个治理此地的卫所军官，如今建了城，派顺宁府的督捕同知驻守此地。城不大但相当高，也算是边疆的雄关。

【原文】

初二日　晨起，雾色阴翳。方觅饭而夫逃。再觅夫代

行，久之不得。雨复狎至[①]，遂郁郁作记寓中者竟日。

初三日　雨复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楼郁郁作记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侩之尤，口云为觅夫，而竟不一觅，视人之闷以为快也。

初四日　早雾而晴。顾仆及主人觅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为本甸街子。仍从北门内南转冈脊，是为督捕同知公署，署门东向，其南即往南门街，而东则曲向东门街，皆为市之地也。余往来稠人中，得二人，一担往顺宁，一驼往锡铅，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锡铅驼骑先至，遂倩之；而往顺宁者亦至，已无及矣。乃饭，以驼骑行。

出东门，循南坡东向半里，涉东来之坞，渡小溪东，山冈渐折而东南行，四里，遂临东坞。东坞者，右甸东南落水之坞尾也。城北大甸圆而东南开此坞，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趋之。路临其西坡，于是南转二里余，又涉二东北注之坑，复依南麓东行二里余，上北突之嘴，则甸东之山，亦自北南环，与嘴凑峡，于是相对若门，而甸水由其中东注焉。此甸中第一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一重东环南下之分支，虽不峻，而蜿蜒山顶，地位实崇也。

逾嘴东稍下，凑峡之外，复开小坞而东，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东二里余，有数家倚坡，北向坞而庐。过此东南下，有水自南峡出，涉之，上其东坡，遂循坡之南峡东南上，水流其冈北，路由其冈南，于是始不与水见。又东

南循冈三里，盘一北下之坳而上冈头，是为玉壁岭。其岭自南北突，东西俱下分为坑，有两三家驻峰头。时日尚高，以前路无可止，遂歇。

初五日　平明起，饭而行，宿雾未收。下其东坑，涉之，复东南上一里，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四里，度其北过之脊，仍循峡东下，行夹冈之南。二里余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二里，复度其北过之脊，于是从脊北东行之支，东向行其上。半里，有两三家夹道，是为水塘哨。由此东南行山夹间，五里，始坠坡而下。其右又坠一峡东下，其左路再随崖东下者二里，西临右峡之上。而路左忽坠一坑，盘阱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长二丈，阔八尺，而狭处仅二尺，若琵琶然，渊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栈，而外即深峡之下盘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独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蹑嘴下坠者半里，左崖之端遂尽，而右峡来环其前。还望左崖尽处，丛石盘崖，俨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悬屏削于重树间，幽异之甚。由峡底又东南行一里，其峡外束如门。披门南出，稍转东而下坡，半里，有水自东曲而西，大木横架其上，南度之，是为大桥。桥下水即右甸下流[②]，东行南转，至是西折过桥，又盘西崖南去，已成汤汤之流。桥南沿流之峡，皆随之为田，而三四家倚桥南东坡上，有中火之馆。此右甸第二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二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与东南行大脊*右甸*相对成峡，夹溪南去者也。

由桥南即蹑东南坡而上，水由峡直南去，路蹑坡东南升。一上者二里，凌岭头。西望夹溪之山，稍南有破峡从西来者，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夹水一支，亦至是东尽，而有寨盘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独耸，上出层峦，是为杜伟山。此乃右甸南东来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脉至此，更崇隆而起，转而直南去，而东夹此溪，其脊乃东南下老龙，自云州南下，分澜沧、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处尚在寨盘顶之东北，从此更夭矫南向，夹溪渐上，又二里而隔溪与寨盘之顶对。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东，见其东又坠为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逾东坡西环之坳。又一里，有数家倚东坡而居，其东又有一溪自东北来，环所庐之坡而注西峡，西峡水自北南下，与此水夹流而合于坡南。此坡居庐颇盛，是为小桥，正西与杜伟山对。遥望杜伟山自西北来，至此南转，其挟臂而抱于西南者，皆湾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峡与寨盘之顶夹而东出者，皆顺宁之境，水皆东南流。则此山真一方之望，而为顺宁、湾甸之东西界者也。

饭于村家，大雨复至。久而后行，由坡东下，渡北来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谓小者，以别于大溪之桥也。复东南上，隔溪对杜伟山而南，下瞰西峡之底，二流相合，盘壑南去。此山为右甸东第三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为锡铅之脉者也。南五里，或穿岭而左，见岭东近峡坠坑，其远峰又环峙而东，又或分而南；穿岭而右，见岭西近峡，西溪盘底，杜

伟骈夹。如是二里，乃坠其南坡，或盘壑西转，或蹑坳东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两三家当坳而庐，是为兔威哨。于是再上其东坡，则东西壑皆可并睹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长，以杜伟西屏也；东壑遥盘东谷，其下丛沓，而犹不见底。其东北有横浮一抹者，此挟江澜沧而东南之岭也；其正东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为顺宁之脉也。从岭渐下，或左或右，岭脊渐狭。四里，始望见东坞有溪，亦盘折其底，与西峡似；而西界外山，自杜伟顶南，其势渐伏，又纡而南，则东转而环其前；东界外山则直亘南向，与东转前环之岭凑。问东西峡水，则合于锡铅之前，而东南当凑峙之峡而去。问顺宁之道，则逾东界之岭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环之岭者，为猛峒道，从猎昔、猛打渡江而至兴隆厂者也③。于是从冈脊转东行。其脊甚狭，又二里，西峡之溪直逼南麓下，而东峡溪亦近夹，遂如堵墙上行。又东二里，又东南下者二里，坡尽而锡铅之聚落倚之④。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三重之尽处也。其前东西二溪交会，有温泉当其交会之北涘，水浅而以木环其四周，无金鸡、永平之房覆，亦无腾越、左所之石盘，然当两流交合之间而独有此，亦一奇也。

是日下午至，驼骑税驾逆旅，先觅得一夫，索价甚贵，强从之，乃南步公馆，即锡铅驿也。按旧志作“习谦”。土人谓出锡与铁，作“锡铅”。返饭于肆，亟南由公馆侧浴于温泉，暮返而卧。

【注释】

①狎(xiá 匣):更迭,交替。

②桥下水句:此即今右甸河。

③猛峒:今作勐统,在昌宁县东南隅。 猛打:据《游记》本月九日载:云州“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为耿马界”,则猛打江即今南丁河,猛打应在南下河北岸,兴隆厂应在南丁河以南。

④锡铅:今作习谦,在凤庆县西隅。

【译文】

初二日 早晨起床,天上雾气阴蔽。正找饭吃可脚夫逃走了。再去找脚夫代替,很久找不到。雨又交替着来临,就郁郁不快地在寓所中写了一整天的日记。

初三日 雨又霏霏不止,又找不到脚夫,坐在客店的楼上郁郁不欢地写了一整天的日记。那店主姓葛的人,是个市侩之徒,口里说是为我找脚夫,可居然不去找一次,坐视别人的困厄以为快乐。

初四日 早晨下雾后晴开。顾仆与店主人找脚夫都不值得依靠,只好自己走到集市中。这天是本甸的街子。仍从北门内向南转向冈脊,这里是督捕同知的衙门,衙门大门向东,它南边就是通往南门的街道,而东边则是弯向东门的街道,都是集市所在之地。我往来于稠密的人群中,找到两个人,一个挑担去顺宁,一个用马驮物去锡铅,都约定正午到葛家寓所,我这才返回来。到中午,前往锡铅驮物的马匹先到,便请了他;而后去顺宁的人也来到,已来不及了。于是吃饭,用马匹驮物上路。

走出东门,沿南坡向东半里,涉过东来的山坞,渡到小溪东面,沿山冈渐渐折向东南行,四里,便下临东坞。东坞,是右甸东南落水的山坞的末端。城北的大甸子圆圆地伸向东南敞开此处山坞,南、北、西三面的水流,都会合后流向这里。路下临它的西坡,从这里往南转二里多,又涉过两处往东北流注的坑谷,再傍着南麓往东行二

里多，登上北突的山嘴，就见甸子东面的山，也是自北向南环绕，与山嘴凑拢成为峡谷，与这里相对，如门一般，而甸子中的水经由其中往东流注。这是甸子中第一重锁住东面的要地，也是右甸东面第一重往东环绕南下的分支，虽不算高峻，但蜿蜒在山顶，地势实际很高。

越过山嘴往东稍下走，凑拢的峡谷之外，又向东敞开为小山坞，水流经坞底，路由山坞南坡的半中腰走。又往东二里多，有数家人背靠山坡，向着北面的山坞建了房屋。过了此地向东南下走，有水流自南峡中流出，涉过流水，上登它的东坡，就沿山坡南面的峡谷向东南上走，水流在此冈的北边，路经由此冈的南面，从这里起才不与水流见面。又向东南沿山冈走三里，绕过一个往北下伸的山坳后上到冈头，这是玉壁岭。此岭自南向北突，东西都分别下陷为深坑，有两三家人住在峰头。此时太阳还高，因为前边路上无处可住，便休息了。

初五日　黎明起床，吃饭后上路，夜间的雾气还未收住。下到岭东的深坑中，涉过坑谷，再向东南上一里，又沿东来的峡谷，行走在相夹的山冈之南。向东四里，越过那向北延伸而过的山脊，仍沿峡谷往东下走，行走在夹立的山冈之南。二里多又稍下来，涉过北边流出来的水，又沿东来的山峡，行走在夹立山冈之南。向东二里，再越过那向北延伸而过的山脊，于是经过山脊北边往东延伸的支脉，向东行走在山头上。半里，有两三家夹住道路，这是水塘哨。由此往东南前行在山峡间，五里，开始坠下山坡。坡右又有一条山峡往东下坠，坡左的路再顺着山崖向东下走二里，西边下临在右边峡谷之上。而路左忽然陷成一个深坑，绕着陷阱下去二丈，有水沉在坑底，坑长二丈，宽八尺，而窄处仅有三尺，好似琵琶的样子，渊深下嵌。左边靠着危壁，右边隔着一片栈道，而外边就是在下方盘绕的深峡，不知这里的水为什么唯独停积在此了。由它南边又走半里，而后上登山嘴下垂处半里，左面山崖的前端于是到了尽头，而

右面峡谷前来环绕在它前边。回头望左面山崖的尽头处，岩石成丛山崖盘绕，俨然似花簇，而右侧山崖西边连接着大山，也似陡削的屏风悬在重重树林之间，幽深奇异之极。由峡底又向东南行一里，那峡谷外边紧束如门。穿过门往南出来，稍转向东下坡，半里，有水流自东曲向西，大树横架在流水上，过到桥南，这是大桥。桥下的水就是右甸河的下游，往东流向南转，到此处向西折过桥下，又绕过西边的山崖往南流去，已成浩浩荡荡的河流。桥南沿河流的峡谷，全顺流垦为农田，而三四家人紧靠在桥南的东坡上，有中途起火的客馆。这是右甸第二重锁住东面的要地，也是右甸东面第二重往东环绕南下的分支，是与向东南延伸的大山脊〔右甸〕相对形成峡谷，夹住溪流往南延去的山。

由桥南马上上登东南的山坡，水由峡中一直往南流去，路爬坡向东南上升。一口气上走二里，登上岭头。望西边夹住溪流的山，稍南处有破开峡谷从西面流来的水流，那就是水塘哨向西下流的水了；它南边夹住水流的一条支脉，也是到这里便到了东面的尽头，有山寨盘踞在山上；它再往南的一条山脉，石骨嶙峋，独自高耸，向上高出层层山峦，那是杜伟山。这是右甸南面往东来的主脉山脊，山脉自草房哨延伸到此处，更加高高隆起，转向正南而去，而东面夹住此溪，这条山脊是往东南下延的主脉，自云州向南下延，是澜沧江、潞江分水的山脊，而一直下延到交趾南部。所望见之处还在山寨盘踞的山顶的东北，从此再屈曲盘绕向南，夹住溪流渐渐上伸，又走二里后隔溪与山寨盘踞的山顶对望。又行二里，从坡上往南下降，穿过山坳往东走，见山坳东边又下坠成小坑，路下走涉过小坑。一里，又向南越过东面山坡向西环绕的山坳。又是一里，有数家人背靠东面山坡居住，村东又有一条溪水自东北流来，环绕房屋所在的山坡后注入西峡，西峡中的水自北往南下流，与此溪相夹而流，在坡南合流。此坡居民房屋十分兴盛，这是小桥，正西与杜伟山相对。遥望杜伟山自西北延伸而来，到此地向南转，它在西南

似手臂相夹围抱的地方，全是湾甸州的辖境，流水也全是往西南流；它北面的山峡与山寨盘踞的山顶相夹往东出去的地方，全是顺宁府的辖境，流水全是向东南流。那么此山真是这一片地方的名山，而且是顺宁府、湾甸州东西分界的山。

在村中农家吃饭，大雨又来临。很久后上路，由坡上向东下走，渡过北来的溪水，小石桥跨在溪上。所谓的小，是为了与大溪上的桥区别。再向东南上走，隔溪面对杜伟山往南行，下瞰西峡之底，两条水流互相会合，绕着壑谷往南流去。此山是右甸东面第三重往东环绕南下的分支，是锡铅的山脉。往南五里，有时穿到岭左，见岭东近处的山峡坠成深坑，那远峰又在东面环绕耸峙，又有的山分支往南延；穿到岭右，见岭西近处的山峡，西边的溪流盘绕在峡底，杜伟山并列夹峙。如此二里，就坠下岭南的山坡，有时绕着壑谷向西转，有时上登山坳往东折，时上时下，又是五里，有两三家在山坳中建了房屋，这是兔威哨。从这里再上登它的东坡，就见东西两面的壑谷都可以一起看到了。西面的壑谷直逼到西边的山麓而且很长，把杜伟山作为西面的屏障；东边的壑谷远远盘绕成东面的谷地，那下边成丛杂沓，但仍不见底。此地东北方有山如一抹横着漂浮的云，这是夹住江流〔澜沧江〕往东南延伸的山岭；它的正东有分支往南围抱的山，此山从中下垂后成为顺宁的山脉。从岭上渐渐下走，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峡脊慢慢变窄。四里，才望见东面山坞中有溪流，也是曲折盘绕在坞底，与西峡相似；而西面外围的山，自杜伟山顶以南，山势逐渐低伏，又往南迂曲，后向东转环绕到它前边；东面外围的山则是一直向南绵亘，与往东转向前环绕的山岭会合。打听东西两峡的水，就在锡铅之前合流，而后往东南对着凑拢对峙的峡谷流去。打听去顺宁的路，是越过东面的山岭走；有道路翻越前山向南环绕的山岭的，是去猛峒的路，是从猎昔、猛打渡江后到兴隆厂的路。于是从冈脊上转向东行。此脊非常狭窄，又走二里，西峡的溪流直逼到南边山麓下，而且东峡的溪水也在近处相夹，于是便如

同在一堵墙上行走。又向东二里，又往东南下坡二里，坡完后就见锡铅的村落紧靠着山坡了。这是右甸东面分支南下第三重山的尽头处。它前方东西两条溪流互相会合，有温泉位于两溪会合处的北岸，水浅，树木环绕在它的四周，没有金鸡村、永平那样的房屋覆盖，也没有腾越、左所那样的石盘，不过正当两条溪流互相会合之间而独有此泉，也算是一处奇观了。

这天下午来到后，驮物的马匹投宿在客店，先找到一个脚夫，要价太贵，勉强听从了他，就向南步入公馆，就是锡铅驿了。〔据考察，旧志书写作“习谦”。当地人认为出产锡矿与铁矿，称作“锡铅”。〕返回在店中吃饭，急忙往南由公馆侧边到温泉洗澡，天黑返回来睡下。

【原文】

初六日　晨起而饭。其夫至，付钱整担而行；以一饭包加其上，辄弃之也，遂不得行。余乃散步东溪，有大木横其上为桥，即顺宁道也。仍西上公馆，从其西南下西溪，是为猛峒道。有茅茨丛北冈上，是为锡铅街子。问得一夫，其索价亦贵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记。

初七日　前弃担去者复来，乃饭而同之行。从公馆东向下，涉东溪独木桥，遂东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东去二里余，沿南崖北转，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复东逾岭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于是见南壑大开，壑中支条崩叠，木树茸茏，皆出其下，而锡铅南山，其南又叠一支，纡而东南下，以开此壑。所陟山东自东大山分支，西突此冈，为锡铅

东锁钥，直西南逼凑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东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见冈北亦嵌为东西坞，闻水声淙淙，余以为即西下锡铅东溪者，而孰知从倚北之岭已分脊，此坞且东南下矣。于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桥，度坞中水，是为孟祐之西溪[①]，其水南出前坞，与锡铅之水合于孟祐之南，所谓孟祐河者也[②]。涧之东，居庐叠出，有坡自北来悬其中，一里，东向蹑其上，当坡而居者甚盛；又东转，再盘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庐当坡，皆所谓孟祐村矣。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四重之尽处也。于是又见一溪自东坞出，环坞而前，与西溪交盘南壑中。南壑平开，而南抵南山下，锡铅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峡东南去，东南开峡甚遥，而溪流曲折其间，直达云州旧城焉。

由村东即循峡北入东坞，一里东下，度峡中桥。其桥东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桥内大水自东北透峡出，桥外小水自东南透峡出。过桥东向，缘西垂之岭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则临左峡，折而右，则临右峡，木荫藤翳，连幄牵翠，高下亏蔽，左右叠换，屡屡不已。五里渐平，则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脊甚狭，而左右下瞰者，亦与前无异也。又三里，则从坡右稍下。约一里，陟脊坳而东，又缘坡左上。一里，临南坡之上，于是回望孟祐、锡铅诸山，层环叠绕，山外复见山焉。余初疑锡铅西岭颇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陟其岑[③]？又疑湾甸之界，既东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伟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状？至是

而遥见西岭，又有崇峰一重臂抱于西。盖枯柯东岭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哨东度脊西南下，其亘反高，夹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坳；坳之南其脉犹未尽，故亦登、温板、鸡飞在此脊之西者，犹顺宁属；而其南即东与杜伟山自草房哨度脊者，如椅之交环其臂，其中皆丛沓之山，直下东南，而开峡底于猛峒西坳之伏处，其西正开峡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后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属湾甸境也。此正西遥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则前夹之顶，至是平等，而犹不能瞰其外；正北则本坡自障之；正东即其过脉分支之处，第见南峡之犹自东北环来也。

又东上五里余，坡脊遂中夹为槽。路由槽中行里余，透槽东出，脊乃北转，其下右壑盘沓如初，而左峡又坠南下之坑，故路随脊北转焉。又一里，脊东有峰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馆，西向倚峰而峙，额曰“金马雄关”，前有两家，即所谓塘报也，铺司、铺兵之类。卖腐以供旅人之饭云，既饭，由馆左又东半里，转而北透一坳。其西峰即中火之馆所倚者，此其后过脉处，与东峰夹成坳。由其中北透半里即东转，挟过脉东峰之北东向下。半里，又临北壑之上，旋入夹槽中，两崖如剖，中嵌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丛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横跨其上者，连两株，皆如从桥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伛伏而过焉。槽南阙处犹时时见西坠之峡④，最后又见槽北之峡犹西坠也。共二里，稍东上，逾脊南转，有架木为门踞岭东者，为白沙铺哨。此南度

之脊也，乃右甸东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脉独长，挟西分四支而抱于内，又南度而东南行，与右甸南杜伟山之脊，西夹孟祐河而出于云州旧城西；又与第六重沿澜沧南岸之脊，东夹顺宁河而出于云州旧城东；从此南度，纡而西南，折而东南下，东突为顺宁郡城，又东南而尽于云州旧城焉。

由哨门南向稍下，辄闻水声潺潺，从西南进峡下，即东北坠坑去，而路从其南东向下，犹有夹槽。坠其中二里余，出槽，东行冈脊上，于是见北壑之北，则澜沧南岸之山，纡回东抱而南，为老脊东之第六支，屏亘于顺宁河之东，今谓之东山，即志所称某山也。其脊南至云州西南突者，尽于新城西；东北由茅家哨过脉而南者，尽于云州旧城所合二水东下而入澜沧处。南壑之南，则即此白沙脊南度东转，为老脊东之第五支，屏亘于顺宁城之西，今谓之西山，即志所称某山也。两山夹坞东南去，而顺宁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盘东山之坳，为三台山渡江大道；东南坞尽之隙，则云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侧，不若永昌、腾越之平展云。

从冈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峰中道而突，穿其坳而上，约一里，有一二家倚坡东，是为望城关，从东南壑中遂见郡城故也。从此又迤逦下坡，十里，抵坡下。东出大路，两度小桥，上一坡，约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门⑤。南过郡治前，稍转东街，则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门，

半里而入龙泉寺，寺门亦东向。其地名为旧城，而实无城也。时寺中开讲甫完，僧俗扰扰，余入适当其斋⑥，遂饱餐之而停担于内。

【注释】

①孟祐：今作勐佑，在凤庆县西境。

②孟祐河：源自昌宁，今称右甸河；勐佑以下今仍称勐佑河，又称南桥河。

③岑(cén)：小而高的山。

④阙：通“缺”。

⑤入郡城句：明置顺宁府，府治所在的新城即今凤庆县治凤山镇。

⑥斋(zhāi 摘)：施饭给僧人。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床吃饭。那脚夫来了，付钱后整理担子上路；把一包饭加在担子上，他立即抛下担子离开了，终于不能成行，我于是到东溪散步，有大树横在溪上作为桥梁，这就是去顺宁的路了。仍向西上到公馆，从公馆的西南下到西溪，这是去猛峒的路。有茅屋聚集在北冈上，那是锡铅街子。问到一个脚夫，他要价也非常贵，并且是明天才走，于是返回客店写日记。

初七日　前一天抛下担子离开的人又来了，就吃了饭同他上路。从公馆向东下走，涉过东溪上的独木桥，就向东上坡。半里，平缓行走在坡上，有时穿到山坳的南边，有时穿行在山坳的北面，南北全是深坑，而路从中间穿行。往东去二里多，沿南面的山崖向北转，半里，穿过向西突的山坳，半里，再向东越岭往南走，半里，又到了南面的山崖上。在这里见南边的壑谷十分开阔，壑谷中条状的支峰崩裂重叠，树木蒙茸葱茏，全出现在脚下，而锡铅的南山，它南面又叠起一条支脉，往东南纡曲下垂，所以敞开此处壑谷。所登的山自东面的东大山分支，向西突为此冈，成为锡铅东面的军事要地，

一直往西南逼向南山，水下流到其中非常狭窄，到此处后开始流出东面的壑谷。下瞰着南壑紧靠北山又走了二里，见山冈北面也下嵌为东西向的山坞，听见水声淙淙，我以为就是向西下走锡铅东溪的路，可谁知从紧靠着的北岭上山脊已经分开，此坞将往东南下延了。于是反向背靠山坡往北下走，共半里后涉过一座桥，越过坞中的溪水，这是孟祐的西溪，这溪水往南流到前边的山坞，与锡铅的水流在孟祐的南边合流，是所谓的孟祐河了。山涧的东面，居民房屋层层叠叠出现，有山坡自北方伸来悬在坞中，一里，向东登坡上走，在坡上居住的人家十分繁盛；又向东转，再绕过一道坡，共一里，又有居民房屋位于坡上，全是所谓的孟祐村了。这是右甸东面分支南下的第四重山的尽头处。在这里又见一条溪流自东面山坞中流出，环绕在山坞中往前流，与西溪交错盘绕在南面壑谷中。南面壑谷平平展开，往南抵达南山下，锡铅的水，沿南山的北麓，又冲破峡谷而东南流去，东南方敞开的峡谷非常遥远，而溪流曲折在其间，直达云州的旧城。

由村东就沿山峡向北走入东坞，一里往东下行，越过峡中的桥。此桥呈东西向跨在溪上，上边盖有亭子，桥以内大水自东北方穿过峡谷流出来，桥以外小水自东南穿过峡谷流出来。过桥后向东，沿西垂的山岭上走，那上去的路非常陡峻，曲折攀登危崖，折向左边，就下临左峡，折向右边，便下临右峡，木荫藤蔽，如相连的帏幔，翠色连片，上下荫蔽，左右重叠变换，屡屡不断。五里后渐平坦起来，便有时沿左边山坡走，有时沿右面山坡走，有时上登中间的山脊，山脊十分狭窄，可往左右下瞰，也与前边无异。又行三里，就从坡右稍下走。约一里，登上脊坳往东，又沿山坡左面上爬。一里，下临南坡之上，在这里回头望孟祐、锡铅的群山，层层叠叠环绕，山外又见有山。我最初疑惑锡铅的西岭相当低伏，为何去猛峒的路不往西经由那里的山坳却往南上登那座小山？又疑惑湾甸州的分界，既然东面以猛峒划分，可猛峒以北，杜伟山以南，这一线以西又作

什么状况？到此地后遥见西岭，又有一层高峰环臂围抱在西方。大概是枯柯东岭的主脊往南延伸的山脉，一条由瓦房哨往东延伸的山脊处向西南下延，它绵亘的山势反而高，夹住永昌的水流往南下流到哈思坳；哈思坳之南它的山脉仍然未完，所以亦登、温板、鸡飞在此条山脊西面的地方，仍是顺宁府的属地；而它的南段就是东面与杜伟山从草房哨延伸的山脊，如交椅的扶手一样手臂环抱，两者中间全是成丛杂沓的山峦，一直下垂到东南，而后在猛峒西面山坳的低伏处敞开为峡底，它的西边正是峡谷裂开开始的地方，往南下降三十里后到达猛峒。〔猛峒富庶，因为它是属于湾甸州的地方。〕这是遥望正西所能见到的。而正南则是前边相夹的山顶，到这里同样平缓，但仍不能看到它的外面；正北则是本处山坡自己挡住了视线；正东就是那延伸而过的山脊分支之处，只见南峡仍然是自东北环绕而来。

又向东上走五里多，坡脊上于是中央对夹为沟槽。路由沟槽中行一里多，向东钻出沟槽，山脊于是向北转，山下右边的壑谷盘绕杂沓如初，而左边的峡谷又下坠成向南下延的深坑，所以路顺着山脊往北转。又走一里，山脊东面有山峰当中突起，稍上走，有中火的客馆，向西靠着山峰屹立，匾额题为“金马雄关”，前边有两家人，就是所谓的塘报了，〔驿站机关、驿站驻兵之类。〕卖豆腐供应旅客的饭，饭后，由客馆左边又向东半里，转向北穿过一个山坳。它的西峰就是中火的客馆背靠之处，此地是它后面山脉延过之处，与东峡夹成山坳。由两峰中间向北穿越半里马上向东转，傍着东峰山脉延过处的北面向东下走。半里，又下临在北边壑谷之上，旋即走入相夹的沟槽中，两侧山崖如刀剖开一样，中间深嵌仅通有三尺宽，可槽底非常平坦。沟槽上方树丛交缠密蔽。半里，有倒卧横跨在沟槽上的树，接连两棵，都如同是从桥下走，又一里，这里横跨的树又大又低，必得弯腰趴伏才能过去。沟槽南的缺口处还时时望得见往西下坠的山峡，最后又见沟槽北的峡谷仍是向西下坠。共二里，稍向东

上走，越过山脊向南转，有用木头架为门盘踞在岭东的地方，是白沙铺哨。这是往南延伸的山脊，是右甸东面分支南下的第五重山。它的山脉很长，傍着向西分支的第四重支脉而环抱于内，又向南延伸后走向东南，与右甸南面杜伟山的山脊，在西面夹住孟祐河流到云州旧城西边；又与第六重山沿澜沧江南岸的山脊，在东面夹住顺宁河流到云州旧城东面；从此往南延伸，向西南纡曲，折向东南下延，往东突为顺宁府城，又向东南在云州旧城到了尽头。

由哨门向南稍下走，就听见潺潺的水声，从西南峡中涌流而下，立即向东北坠入坑谷流去，而路从它的南边向东下行，仍然有相夹的沟槽。坠入沟槽中走二里多，出了沟槽，往东前行在冈脊上，在此处见北边壑谷的北面，就是澜沧江南岸的山，纡绕到东面向南环抱，是主脊东面的第六条支脉，屏风样横亘在顺宁河的东面，今天称之为东山，也就是志书所称的某某山了。此条山脊往南到云州向西南前突的，在新城西边到了尽头；山脉由东北茅家哨往南延伸的，在云州旧城两条水流合流后向东下流进澜沧江之处到了尽头。南面壑谷之南，便就是此条白沙脊往南延伸后向东转，成为主脊东面的第五条支脉，屏风样横亘在顺宁府城之西，今天称之为西山，就是志书所称的某某山了。两条山脉夹住山坞往东南延去，而顺宁府城雄踞在坞中的西山下；往西北绕过东山的山坳，是从三台山渡江的大道；东南方山坞尽头的空隙，便是云州在那里了。这是这一条平川的大概形势，可川中倾斜不平，不如永昌、腾越那样平展。

从山冈上平缓前行二里，又稍下走一里，前方有一座山峰在道路中央突起，穿过峰上的山坳上走，约一里，有一二家人紧靠在坡东，这是望城关，是从东南方的壑谷中便能望见府城的缘故。从此又逶迤下坡，十里，抵达坡下。向东走上大路，两次越过小桥，上了一道坡，约二里，走入府城新城的北门。向南经过府衙门前，稍稍转到东街，就有集市店铺在这里了。又往南越过一条坡，走出南门，半里后进入龙泉寺，寺门也是向东。此地名为旧城，可实际上无城。此

时寺中开堂讲经刚完，僧俗扰扰攘攘，我进寺时恰好赶上寺中施斋，便饱餐斋饭后停放担子住在寺内。

【原文】

初八日　晨起，从殿后静室往叩讲师[①]，当其止静，未晤而出。余时欲趋云州，云州有路可达蒙化。念从此而往，则雇夫尚艰，不若仍返顺宁，可省两日负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师达周，以轻囊同仆行。达师留候饭。上午，乃出寺前，东随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亭桥，循东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庐夹道，有普光寺傍东山西向。又东南半里，下涉一小涧，仍南上坡，居庐不绝。已而其山东夹而入，又有小水自东壑来，渡之。又东南逾一坡，共五里，则大溪之水自西而东折，有亭桥名归化。跨之，其水汤汤大矣[②]。由桥南里余，渐西南上东突之坡。上一里，村庐夹道。倚西山东向，有长窑高倚西坡，东下而西上，是为瓦罐窑。由其南再越东突之脊一里余，东南下东出之峡一里，又东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东突之坡，坡间有小池一方，是为鸭子塘。又东南五里，冈头有村，倚西冈东向，是为象庄，此未改流时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涧。其涧悬冈东下，其西山环峡。复东南上二里，逾其东突之冈。盘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南冈东上，盘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村，曰安乐村。又东南四里，稍下，有村倚西坡东向，是为鹿塘。自归化桥渡溪右，循西界

山行，其南支峰东突，溪流盘峡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盘而开，田塍益盛，村庐之踞东西两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为最云[③]。时日才下午，前无宿店，遂止邸楼作记。

初九日　平明，饭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横突而东，大溪乃东北折入峡，有小溪自西南山腋来合。乃舍大溪，溯小溪南半里，东度小溪石桥，又南半里，有村三四家倚南山东坳。由南山蹑西坳而上，一里，南逾东突之脊，有茅层三楹踞脊间，是为把边关，有两三家傍之居，即西山之东突者，而溪流则绕其东峡而南焉。由关南下峡中，半里，透峡，仍循西山行，复东见溪流自其东破峡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来，路东南临其上。两盘西湾之峡，又稍上，共一里，有村踞路右冈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盘西湾，南逾小石东行之脊，遂东南行坡塍间。一里余，又稍上东突之坡，东南盘其嘴。一里余，路分两岐，一东南下峡者，为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岭者，为翁溪往旧城道，盖新城道由溪东峡中行，旧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时峡中溪桥已为水涨冲去，须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难涉，不若由旧城东北度桥，迂道至新城，虽绕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艰焉。时闻杨州尊已入帘去[④]，闪知愿书亦不必投，正可从旧城兼收之。

乃由溪西西南循山行，复入坡塍，一里，东南上东突之坡。又南二里，有村倚西山岭上，是为翁溪村。村之南，西界山又环而东突，东界山亦折而东向去，中开东西坞，

大溪东盘坞底，平畴夹之。翁溪之村，正东向而下临坞中，有路下涉坞中者，即渡溪往新城道也；由村南循南山东转者，即旧城道也。乃循山东行一里，复东南缘坡上，北瞰坞中溪，南逼坡足，潆而东流。路蹑坡上，甚峻，二里，东登岭头，乃转南行，坞亦随之，南向破峡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纡东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数家分庐坞中，是为顺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横度而东突，大溪纡之。路南由其度脊处穿坳而过，半里，抵坳南，辄分峡下。又一里，有峡自南来。盖西大山由坳西直南去，南抵旧城之后，其东余支又北转如掉尾，而中夹为坞，其来颇深，有村庐倚西坡上，二峡合于前，遂东向成流坠峡下。路亦挟北坡东下，随之半里，度峡中小桥，其南则掉尾之支，又横度东突，路复南向其度脊处穿坳而上。一里余，逾岭坳南下，有村在南坞，大溪自马鞍山西，盘西界东突之嘴，循东山南行坞东，路循西麓南行坞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复一支横障而东，又有数家倚南山，庐间曲路随山东转，溪亦随坞东折。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嘴，大溪亦直捣其下，路与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颇开，庐塍交错，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间有刈者。壑中诸庐，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余及之，由其前东南行塍间，一里余，南从大溪西岸行。二里余，东西两界余支交环于前，而西支回突为尤甚，既东向环而至，中复起一小尖，若当门之标，水由其东裂堑出，路由其西逾坳上，是为顺宁、云州分界。

越脊南下，则其南壑又大开，坡流杂沓于其间。而远山旁午，或斜叠于南，则西大脊自锡铅南盘绕而东者；或夭矫于东，则东界分支，沿澜沧西岸，度茅家哨而南尽于顺江小水者。此其外绕之崇峰也。而近山，则坞北西山之脉，至此南尽于西，为旧城，东山之脉，至此南尽于东，为新城；坞西则西大脊之中，一峰从湾中东突，直临旧城之西；坞南，则西大脊东转之支，又从南大脊之北，先夹一支为近案；坞东，则东界沿江之支，又从东西转，直抱于新城之前为龙砂。此其内逼之回峦也。然犹近不见壑中诸水，而只见旧城庐落即在南冈；一里及之，亦数百家之聚也。

饭于旧城⑤，乃东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兴隆厂道也；东北去者，新城道也。于是东北行田塍间。半里，有新墙一围，中建观音阁甚整，而功未就，然规模雄丽，亦此中所未睹也。其处当壑之中两水交会处，目界四达。于是始见孟祐河即绕其东⑥，顺宁河即出其北，遂共会于东北焉。于是西向遥望，有特出而临于西者，即大脊湾中东突之峰；其北开一隙自西北来者，孟祐河所从出也；其南纡一隙向西南峡者，兴隆厂所从逾也。有中界而垂于东者，即沿江渡茅家哨西环之支；其北开一隙，直上而夹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坞也；其南进一隙，东叠而注于顺江小水者，诸流所汇之口也。

小憩阁中，日色正午，凉风悠然。僧瀹茗为供。已出围墙北，则顺宁之水，正出当门之堑。循北崖东转，架亭桥其

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桥东，绕观音阁后，则孟祐河自西南来合之，东去入水口峡者也。度桥即东北上坡。是坡即顺宁东山之支，自澜沧西岸迤逦而来，其东南直下者，过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将尽，结为马鞍山，东下之脉为新城，而此其东南尽处也。登坡里余，下瞰二流既合，盘曲壑底，如玉龙曲折。其北又有一坡东下，即新旧两城中界之砂，夹水而逼于南山者。稍下而上，里余，又越其脊，始望见新城在北峡之口，倚西山东下之脉。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桥，又半里，抵城之东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云州东门。州中寥寥，州署东向，只一街当其前，南北相达而已。至时日才过午，遂止州治南逆旅。

云州即古之大侯州也。昔为土知州俸姓，万历间，俸贞以从逆诛[⑦]，遂并顺宁设流官，即以此州属之。州治前额标“钦命云州”四字，想经御定而名之也。今顺宁猛廷瑞后已绝，而俸氏之后，犹有奉祀子孙，岁给八十五金之饩焉[⑧]。

云州疆界：北至顺宁界止数里，东北至沧江渡八十里为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为耿马界[⑨]，东至顺江小水一百五十里为景东界，东南至夹里沧江渡二百里亦景东界。

余初意云州晤杨州尊，即东南穷澜沧下流，以《一统志》言澜沧从景东西南下车里，而于元江府临安河下元江，又注谓出自礼社江[⑩]，由白崖城合澜沧

而南。余原疑澜沧不与礼社合，与礼社合者，乃马龙江及源自禄丰者，但无明证澜沧之直南而不东者，故欲由此穷之。前过旧城遇一跛者，其言独历历有据，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余里，为云州西界，南由耿马而去，为渣里江[11]，不东曲而合澜沧也。澜沧江在此地东百五十里，为云州东界，南由威远州而去，为挝龙江，不东曲而合元江也。"于是始知挝龙之名，始知东合之说为妄。又询之新城居人，虽土著不能悉，间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与之合，乃释然无疑，遂无复南穷之意，而此来虽不遇杨，亦不虚度也。

【注释】

①讲师：宣讲佛法的僧侣称为讲师。

②其水句：此即顺宁河，今称凤庆河，又名迎春河、北桥河。

③鹿塘：今作洛党，在凤庆至云县的公路适中处。

④时闻句：科举制度时，乡试的考官称帘官。帘官分为内帘与外帘，负责在外提调、监视的为外帘官，负责在内主试、阅卷的为内帘官。帘官系由各州、县官调入充任。担任帘官的人，必须暂时离开其知州或知县的本职，称为入帘。

⑤饭于旧城：此旧城为大侯州治，即今云县县治云城镇。改名云州后，万历三十年(1602)迁治于新城，其地今仍称新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治所仍迁回旧城，至今未变。

⑥于是句：此孟祐河下游今称南桥河、罗闸河、顺甸河。

⑦俸贞：叶本，丁本作"奉赦"。据《明史·土司传》、《滇史》、《蛮司合志》，被诛者系奉学，"学兄赦守大侯如故"。

⑧饩(xì 系)：赠送人的谷物、饲料或薪资。

⑨耿马：万历十三年(1585)析孟定地置耿马安抚司，即今耿马傣族佤族

自治县。

⑩礼社江：今名同，为红河上游。

⑪渣里江：又作喳哩江，为明清时期对怒江的另一称谓，专指木邦以东，镇康、孟定、孟连以西的一段怒江。

【译文】

初八日　清晨起床，从殿后的静室去叩见讲经的法师，正遇上他入定打禅，未见面便出来了。我此时打算赶去云州，云州有路可到达蒙化。考虑从此地前去，雇脚夫还很难，不如仍返回顺宁，可省去两天的负重。于是把行李寄存给住持禅师达周，拿着轻装同仆人上路。达周禅师挽留等着吃了饭。上午，才出到寺前，向东顺小溪下到平川中。一里，越过一座亭桥，沿东面一列山的山麓往南行。三里，慢慢上登一条西突的山坡，村庄房屋夹道，有个普光寺傍着东山面向西。又向东南半里，下涉一条小山涧，仍向南上坡，居民房屋不断。继而那山向东夹立而入，又有小溪自东面壑谷中流来，渡过小溪。又往东南翻越一坡，共五里，就见大溪的水自西向东折，有座亭桥〔名叫归化桥。〕跨在水上，溪水浩浩荡荡。由桥南走一里多，渐渐向西南上登东突的山坡。上爬一里，村庄房屋夹道。紧靠西山向东处，有长长的瓦窑高高依傍着西坡，东边往下而西边上伸，这是瓦罐窑。由它的南边再翻越东突的山脊一里多，向东南走下往东出去的山峡一里，又向东南上登，沿西面一列山的山麓往南行。两次上爬两次下走，五里，有一二家人紧靠东突的山坡，坡上有一片小水池，这是鸭子塘。又往东南五里，冈头有村子，背靠西冈面向东，这是象庄，此地是未改设流官时土人酋长猛廷瑞养象的处所。由村南稍往下折，一里，渡过一条山涧。此涧高悬在山冈上向东下流，冈边的西山环绕成峡谷。再向东南上登二里，越过那东突的山冈。绕着它往西南下走，二里，抵达西边的山坳下。转弯沿南冈向东上走，绕过山嘴往南走，六里，有牌坊紧靠在路左，牌坊上边有村庄，叫安

乐村。又向东南四里，稍下走，有村庄背靠西坡面向东，这是鹿塘。自从在归化桥渡到溪右，沿西面一列山行，它南边的支峰向东突，溪流盘绕在山峡中；来到鹿塘，山下的壑谷稍稍回绕开阔些，田地更多，村庄房屋高踞在东西两面山上十分繁荣，而西坡的鹿塘尤其繁盛。此时才到下午，前方无住宿的客店，就住在客店楼上写日记。

初九日　黎明，吃饭后上路。仍沿西面一列山往南行，八里，西面一列山忽然向东横突，大溪于是向东北折入山峡，有小溪自西南的山侧流来会合。于是离开大溪，溯小溪往南半里，向东越过小溪上的石桥，又向南半里，有个三四家人的村庄紧靠南山东面的山坳。由南山登西边的山坳上走，一里，往南越过东突的山脊，有三间茅屋高踞在山脊上，这是把边关，有两三家人傍关口居住，这就是西山向东突的山脊，而溪流则绕到它的东峡往南流。由关南下到峡中，半里，穿出峡谷，仍沿西山行，再次望见东方溪流自它的东边冲破峡谷向南流出去。又下走一里，溪流自西南流来，路向东南登临到溪上。两次绕过向西弯曲的山峡，又稍上走，共一里，有村庄高踞在路右的山冈上。又向南一里，稍下走，再绕过西面的山湾，往南越过小石山往东延伸的山脊，于是向东南行走在坡上的田野间。一里多，又渐渐登上东突的山坡，向东南绕过山嘴。一里多，路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向东南下到峡中的，是从渡溪前去新城的路，一条往西南沿山岭走的，是翁溪前往旧城的路，原来去新城的路由溪东的峡中行，去旧城的路由溪西的山崖半腰上走。此时峡中溪上的桥已被上涨的流水冲去，必须由翁溪涉溪水渡过去，可水急难涉，不如由旧城东北过桥，绕道到新城，虽然绕十里路，但免去了徒步涉水的艰难了。此时听说杨知州大人已入任帘官去了，闪知愿的信也不必投递了，正可从旧城走兼收两地的景色。

于是由溪西往西南沿山行，再次走入坡上的田野，一里，向东南上登东突的山坡。又往南二里，有村庄紧靠在西山的岭上，这是

翁溪村。村子之南，西面一列山又环绕向东突，东面一列山也折向东延去，中间敞开成东西向的山坞，大溪向东盘曲在坞底，平旷的田野夹住溪流。叫翁溪的村庄，正好向东下临着坞中，有条下涉坞中的路，就是从渡溪前往新城的路了；由村南沿南山向东转的，就是去旧城的路了。于是沿山往东行一里，再向东南沿山坡上登，俯瞰北边坞中的溪流，往南逼近坡脚，萦绕着往东流去。上登山坡的路非常陡峻，二里，向东登上岭头，于是转向南行，山坞也顺着山岭伸展，向南破开山峡出去。路由南向西坡延伸，一里，大溪纡曲向东南流去，路就向南下坡。二里，有数家人房屋分散在山坞中，这是顺德堡。堡南有山，自西面一列山横向延伸往东前突，大溪绕过此山。路往南由那山脊延伸之处穿过山坳，半里，抵达山坳南边，马上分出峡谷下延。又走一里，有峡谷自南边前来。西面的大山由山坳西边一直向南延去，南边直达旧城的后面，它东面剩下的支脉又向北转如尾巴掉转过来一样，而中间夹成山坞，它来的地方相当深远，有村庄房屋紧靠在西坡上，两条峡谷在前方会合，于是向东形成溪流坠下峡谷。路也傍着北坡向东下走，顺山坡走半里，越过峡中的小桥，桥南就是尾部掉转的支脉，又横向延伸向东突，路再向南从山脊延伸处穿过山坳往上走。一里多，越过岭坳南下，有村庄在南面山坞中，大溪自马鞍山西边，绕过西面一列山向东突的山嘴，沿东山往南流淌在山坞东面，路沿西麓往南行走在山坞西面。二里，西面一列山的南边，又有一条支脉横挡着往东延伸，又有数家人背靠南山，村舍间弯曲的路顺山势向东转，溪水也顺山坞向东折。一里多，绕过那向东突的山嘴，大溪也直捣在山嘴下，路与水流都怀抱山嘴往南去。南面的壑谷相当开阔，房屋田野交错，黍米稻谷茂盛，一半开花一半已成熟，间或有收割的人。壑谷中的诸处房屋，函宗〔是地名〕最大，背靠西山居住在壑谷中。一里多到达函宗，由它前边往东南走在田野间，一里多，往南从大溪西岸走。二里多，东西两列山余下的支脉交相环绕在前方，而西边的支脉回绕前突尤其

厉害，向东环绕到此后，中间又耸起一个小山尖，好似挡在门口的标杆，水由它东边裂开的堑谷流出去，路由它的西边越过山坳向上走，这里是顺宁、云州的分界处。

越过山脊南下，就见山脊南面的壑谷又十分开阔，山坡上水流杂沓于其间。而远山纷繁交错，有的斜斜地重叠在南面，是西面的大山脊自锡铅南面向东盘绕的山；有的屈曲盘绕在东方，是东面一列山的分支，沿澜沧江西岸，延过茅家哨往南在顺江小水处到尽头的山。这是那外围环绕的高峰。而近处的山，是山坞北面西山的山脉，到此地在西边到了南面的尽头，成为旧城，东山的山脉，到此地在东面到了南面的尽头，辟为新城；山坞西边是西面大山脊的中段，一座山峰从山湾中向东突，一直下临在旧城的西边；山坞南面，是西面大山脊向东转的支脉，又从南面大山脊的北边，先有一条支脉夹立成为近处的案山；山坞东面，是东面一列山沿江的支脉，又从东向西转，一直围抱在新城之前成为龙砂。这是那向内逼近回绕的山峦。不过仍看不见近处壑谷中的诸条水道，而只见旧城的房屋聚落就在南冈上；一里后走到旧城，也是处有数百家人的聚居地。

在旧城吃饭，于是向东下坡。半里，有条大道沿山坡往西南去的，是去兴隆厂的路；往东北去的，是去新城的路。于是往东北，行在田野间。半里，有一圈新墙，中间建有观音阁，十分整齐，但工程尚未完成，不过规模雄伟壮丽，也是这一带所未见到过的。此处正当壑谷之中央两条水流相互会合之处，眼界四面畅达。在这里才见到孟祐河就回绕在它东面，顺宁河就流在它北边，于是共同在东北会合。在这里向西遥望，有特别耸出而下临在西边的山，就是大山脊从山湾中向东突的山峰；它北面分开一条缝隙自西北而来的地方，是孟祐河从那里流来之处；它南面一条缝隙纡曲通向西南峡中的，是去兴隆厂穿越的地方。有隔在中间垂到东方的山，那就是沿江延过茅家哨向西环绕的支脉；那北面分开的一条缝隙，一直上延而夹住茅家哨的地方，是新城依托的山坞；那南面迸裂开的一条缝

隙，东面层层叠叠流注到顺江小水的地方，是诸条水流汇合的河口。

在阁中稍作休息，天色正当中午，凉风悠悠然。僧人烹茶献上。不久走出围墙北边，就见顺宁河的河水，正流过当门处的堑沟中。沿北面的山崖向东转，在河上架有亭桥，名叫砥柱。河水流出桥东，绕到观音阁后，就有孟祐河自西南流来会合，向东去流入河口所在的峡谷处。过桥后立即向东北上坡。此坡就是顺宁东山的支脉，自澜沧江西岸逶迤而来，那向东南一直下延的，延过茅家哨，此处是它向西南分支的山脉，到此地将到尽头，盘结为马鞍山。往东下延的山脉是新城，而此坡是它东南的尽头处。登坡一里多，下瞰两条河流会合后，盘曲在壑谷底，如玉龙一样曲折。它北边又有一条山坡向东下斜，就是隔在新、旧两城中间的地脉，是夹住河水近逼南山之处。稍下走后上登，一里多，又越过山脊，这才望见新城在北峡的峡口，是背靠西山向东下延的山脉。又行三里，稍下走，越过一座小桥，又走半里，抵达城的东南角。沿城墙往北行，又是半里，进入云州东门。州城中荒寂不堪，州衙门向东，只有一条街道在衙门前，南北相通而已。来到时才过中午，就住在州衙南边的客店中。

云州就是古时候的大侯州。从前的土知州姓俸，万历年间(1573～1619)，俸贞由于跟随反叛被诛杀，便并入顺宁府设置了流官，就把此州归属顺宁。州衙前的匾额写明“钦命云州”四个字，想来是经皇帝亲自确定并给它命名的了。如今顺宁府猛廷瑞的后代已经死绝，而俸家的后人，还有供奉祭祀的子孙，每年拨给八十五两黄金的薪资。

云州的疆界：北边到顺宁府边界只有几里，东北到澜沧江渡江八十里是蒙化府的分界，西南越过猛打江二百三十里是耿马安抚司的分界，东面到顺江小水一百五十里是景东府的边界，东南到夹里澜沧江渡口二百里也是景东府的边界。

我当初心想在云州会晤了杨知州大人，立即向东南去穷

究澜沧江的下游，因为《一统志》说澜沧江从景东向西南下流到车里宣慰司，而后在元江府临安河下流进元江，又在注释中认为出自礼社江，由白崖城会合澜沧江往南流。我原来怀疑澜沧江不与礼社江合流，与礼社江合流的，是马龙江及发源于禄丰的江，但无澜沧江一直往南流却不向东流的证明，所以想由此去穷究它的源流。先前路过旧城时遇上一个瘸子，他的话唯独清清楚楚有根有据，说："潞江在此地西面三百多里，是云州的西境，往南由耿马而去，称为渣里江，不向东弯曲会合澜沧江。澜沧江在此地东面一百五十里，是云州的东境，往南由威远州而去，称为挝龙江，不向东弯曲会合元江。"到此时才知道挝龙江的名称，才知向东合流的说法是荒谬的。又向新城的居民打听此事，虽然土著人不能详知，但其间有江右人、四川人一向走外地，他们说的与他的相合，这才释然无疑，就不再有向南穷究的想法，而此番前来虽没有遇上杨知州，也不算虚度了。

【原文】

初十日　平明起饭。出南门，度一小坑桥，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余，渐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余，南盘崖嘴。此嘴东北起为峰顶，分两丫，即所谓马鞍山也；东南下为条冈，直扼旧城溪而东逼东山，界两城之间，为旧城龙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顺宁东山之脉，由三沟水西岭过脊南下而尽于此者。由此循峰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峰西。一里，出马鞍峰后，为马鞍岭。有寺倚峰北向，前有室三楹当岭头，为茶房。从岭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河，此

已为顺宁属矣。盖云州北界，新城以马鞍山，旧城以函宗南小尖束水之坳，其相距甚近也。

渡涧北上坡，盘北山西麓行，四里，东西崖突夹，顺宁溪捣其中出，路逾其东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悬坞中，是为花地，其坡正与翁溪村东西遥对，中坠为平坞，则田塍与溪流交络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坞，又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溪。路从溪北西向行坞中，三里余，将逼翁溪村之麓，大溪自北峡出，漱西麓而界之，当从此涉溪上翁溪村，出来时道，见溪东有路随北峡入，遂从之。又里余，路渐荒。又里余，坠崖而下，及于溪，即断桥处也。新城之道，实出于此，不由翁溪，从东崖坠流间架桥以渡；自桥为水汩[1]，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坞间，可揭而涉也。临溪波涌不得渡，乃复南还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阔而流涨，虽当平处，势犹悬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辄几随波荡去。半晌乃及西岸，复由田塍间上坡。一里，西抵村下大路，乃转而北，即来时道也。循西山蹑坡而下，三里，有岐自峡中来合，即断桥旧境矣。于是随大路又六里，过把边关，瀹汤而饭。下坳东北一里余，渡小桥。又一里，复与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时才过午，以暑气逼人，遂停旧主人楼作记。

十一日　由鹿塘三十里，过归化桥。从溪东循东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为即东山寺也，入而始知东山寺尚在北。乃复随大路三里，抵南关坡下亭桥，即从桥东

小径东北上坡。又二里而东山寺倚东山西向，正临新城也。入寺，拾级而上。正殿前以楼为门，而后有层阁。阁之上层奉玉帝，登之，则西山之支络，郡堞之回盘，可平揖而尽也。下阁，入其左庐，有一僧曾于龙泉一晤者，见余留同饭。既饭而共坐前门楼，乃知其僧为阿禄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听讲至龙泉，而东山僧邀之饭者。为余言，自少曾遍历挝龙②、木邦、阿瓦之地，其言与旧城跛者、新城客商所言，历历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东门亭桥，入顺宁东门。觅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关一里，再宿龙泉寺。

【注释】

①汩(gǔ 骨)：即汩没，淹没。

②挝龙：挝龙江又称九龙江。自明代至今，西双版纳傣族称澜沧江为九龙江。此处"挝龙"系地名，即景昽。自宋代以来，西双版纳即称景昽。其行政中心亦称景昽，即今景洪。挝龙，九龙皆为景昽的音字。

【译文】

初十日　黎明起床吃饭。走出南门，越过一座小坑上的桥，立即往西南沿西面山坡前行。二里多，渐渐转向沿它南面坑谷的山崖向西上走，二里多，往南绕过崖嘴，此处崖嘴向东北突起成为峰顶，分成两丫，就是所谓的马鞍山了；往东南下垂成为条形的山冈，直接扼住旧城的溪流往东逼近东山，隔在两城之间，成为旧城的龙砂、新城的虎砂。此山是顺宁东山的山脉，由三沟水西岭延过的山脊向南下延后在此地到了尽头的山。由此沿山峰西面向北上登，又走二里，才平缓前行在峰西。一里，出到马鞍峰后，是马鞍岭。有寺庙背靠山峰面向北方，寺前有三间房子位于岭头，是茶房。从岭脊

向西下走路很陡峻，二里后才平缓些，又走半里到达山麓，有山涧自东北小峡中流来，往西注入顺宁河，此地已是顺宁府的属地了。大体上云州北部的边界，新城以马鞍山，旧城以函宗南面小尖山紧束水流的山坳划分，它们相距非常近。

渡过山涧向北上坡，绕着北山西麓行，四里，东西两面山崖突立相夹，顺宁溪冲捣在其中流出，路翻越那东面的山崖进去。又向北一里，那山坡往西悬在坞中，这是花地，此坡正好与翁溪村东西遥遥相对，中间下坠为平坦的山坞，只见田间土埂与溪流交互缠绕。于是向西北下坡，半里到达坞中，又有山涧自东北小峡中流来，向西注入顺宁溪。路从溪流北岸向西延伸向坞中，三里多，将逼近翁溪村所在的山麓时，有大溪从北面峡谷中流出来，冲刷着西麓把它隔开，应当从此处涉溪上登翁溪村，走上来时的路，见溪东有路顺北面的峡谷进去，就从此路走。又是一里多，路渐渐荒凉。又走一里多，坠下山崖，来到溪边，就是断桥之处了。去新城的路，实际在此通过，不经由翁溪村，从东面山崖上坠到溪流间架桥渡过去；自从桥被水淹没，只好取道翁溪，因为溪水流淌在平坦的山坞间，可以提起衣服涉水。面对溪流水波汹涌不能渡水，只得再向南回走三里，向西渡到翁溪。然而溪流宽阔而水流上涨，虽处于平缓之处，水势仍然高悬激荡，抵达溪水的中流，水波没及小腹，脚下不能立稳，每移动一只脚，总是几乎随波浪漂荡而去。半晌才涉到西岸，再经由田间土埂上坡。一里，向西抵达村子下边的大路，于是转向北，就是来时的路了。沿西山踩着山坡下走，三里，有岔路自峡中前来会合，这就是先前去断桥的地方了。于是顺大路又走六里，路过把边关，烧汤吃饭。走下山坳往东北走一里多，渡过小桥。又是一里，再次与大溪相遇，溯大溪西面的山崖走，往北十里后来到鹿塘。此时才过中午，因为暑气逼人，便停住在先前主人的楼上写日记。

十一日　由鹿塘行三十里，走过归化桥。从溪东沿东山山麓行，五里，进入普光寺。我疑心以为就是东山寺了，进去后才知东山

寺还在北边。于是再顺大路走三里，抵达南关山坡下的亭桥，立即从桥东的小径向东北上坡。又走二里后就是背靠东山面向西方的东山寺，正好下临新城了。进寺后，沿石阶逐级上登。正殿前边用楼作为大门，而后面有层层楼阁。楼阁的上层供奉玉皇大帝，登上楼阁，就见西山交相回绕，府城的城墙回旋盘绕，都可以平视而一眼览尽了。下阁后，进入它左侧的客房，有一个僧人曾在龙泉寺见过一面，见到我挽留一同吃饭。饭后一同坐在前边的门楼中，才知此僧是阿禄司西北山间寺中的和尚，为听讲经来到龙泉寺，东山寺的和尚就邀请他吃饭。给我讲起，从少年时起曾遍历过拢龙江、木邦、阿瓦的地方，他的话与旧城的瘸子、新城的客商所说的，清清楚楚全都相合。下午才出寺。一里，越过东门的亭桥，进入顺宁府东门。找脚夫未找到，山雨如注，只好出南关走一里，再次住在龙泉寺中。

【原文】

十二日　饭于龙泉。命顾仆入城觅夫，而于殿后静室访讲师。既见，始知其即一苇也。为余瀹茗炙饼，出鸡葼松子相饷。坐间，以黄慎轩翰卷相示，盖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迁寓入新城徐楼，与蒙化妙乐师同候驼骑。

十三日　与妙乐同寓，候骑不至。薄暮乃来，遂与妙乐各定一骑，带行囊，期明日行。驼骑者，俱从白盐井驼盐而至，可竟达鸡足，甚便。时余欲从蒙化往天姥岩，恐不能待，止雇至蒙化城止。

十四日　晨起而饭。驼骑以候取盐价，午始发。出北门，东北下涉溪。约二里，过接官亭，有税课司在焉。其岐

而西者，即永昌道也。时驼骑犹未至，余先至，坐览一郡形势，而并询其开郡始末。

顺宁者，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其直北为永平，西北为永昌，东北为蒙化，西南为镇康[1]，东南为大侯。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万历四十年，土官猛廷瑞专恣，潜蓄异谋，开府陈用宾讨而诛之[2]。大侯州土官俸贞与之济逆，遂并雉狝之[3]，改为云州，各设流官，而以云州为顺宁属。今迤西流官所莅之境，以腾越为极西，云州为极南焉。

龙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园也，从西山垂陇东下。寺前有塘一方，颇深而澈，建水月阁于其中。其后面塘为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为透水之穴，虽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圆，颇小而浅，水从中溢，东注塘中，淙淙有声，则龙泉之源矣。前殿后为大殿，余之所憩者，其东庑也，皆开郡后所建。

旧城即龙泉寺一带，有居庐而无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东下之涧。其脉亦从西山垂陇东下，谓之凤山。府署倚之而东向。余入其堂，欲观所图府境四止，无有也。

顺宁郡城所托之峡，逼不开洋，乃两山中一坞耳。本坞不若右甸之圆拓，旁坞亦不若孟祐村之交错。其坞西北自甸头村，东南至函宗百里，东西阔处不及四里。

顺宁郡之境，北宽而南狭。由郡城而南，则湾甸、大侯两州，东西夹之，尖若犁头。由郡城而北，西去绕湾甸之北，而为锡铅，为右甸，为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东去入蒙化之腋，而为三台，为阿禄，为牛街，而界逾漾备之流；其直北，则逾澜沧上打麦陇，抵旧炉塘北岭，始与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云州隶之，而后西南、东南各抵东、西二江，不为蹙矣。

澜沧江从顺宁西北境穿其腹而东，至苦思路之东，又穿其腹而南，至三台山之南，乃南出为其东界，既与公郎分蒙化④，又南过云州东，又与顺江分景东。郡之经流也。

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壳厚而肉嵌，一钱可数锥，捶碎蒸之，箍搞为油，胜芝麻、菜子者多矣。

驼骑至，即东下坡，渡北来溪身。以铁索架桥，亭于其上，其制仿澜沧桥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桥东，即北上坡，循东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时驼骑一群，以迟发疾趋，余贾勇随之。上不甚峻，而屡过夹坑之脊，三里，从脊上西望望城关，只隔一峡也。又北上，两过旁坠之脊，三里，忽随西坡下。转一坳，复一里，越一西突之冈。由其北下，环山为坞，有坪西向而拓，丰禾被塍，即西突之冈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连越二小溪，皆从东南腋中来下西峡

者。其处支流纵横，蹊径旁午，而人居隐不可见。从此复北上五里，有两三家倚冈头，是为二十里哨。登冈东北，平行其脊。一里，复转东向，循冈北崖下。又里余，则有溪自东峡来。余初以为既登冈，历诸脊，当即直上逾东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间之也。既下，乃溯流东入峡。半里，其水分两峡出，一西南自冈脊后，一北自大岭过脊处。乃依南麓涉其冈后之流，溯北涧之左，复北向上，盖即两水中垂之坡也。于是从丛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冈，复循南崖之上行。一里余，又穿坳而西，临西崖之上。两崖俱下盘深箐，中翳丛木，而西箐即顺宁北坞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夹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转入北坳。平透坳北一里，其脊南之箐，犹西坠也。半里，复入夹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树。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横槽底，即度脉也。此脊自罗岷山西天井铺南度[5]，迤逦随江西岸，至此为顺宁东山、云州北山，而南尽于顺江小水之口；若罗岷大脊，则自南窝东北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夹槽，东北坠坑而下。一里，即有水自东南腋飞坠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与白沙哨之东下者，同一胚胎。又东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冈头，是为三沟水哨。盖冈之左右，下坠之水分为三沟，而皆北注澜沧矣。又东北下七里，盘一冈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当路右，是为塘报营。又下三里，过一村，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于高简槽[6]。店主老人梅姓，颇能慰客，特煎太华茶饮予[7]。

【注释】

①镇康：明置镇康御夷州，治今永德县永康坝，其辖境西抵怒江。

②开府：原指成立府署，自选僚属，为古代高级官吏设置府署的制度。汉代仅三公、将军可以开府，晋代诸州刺史多以将军开府，都督军事。明代已废，仅借用开府为高级武官的代称。

③雉(zhì 志)：牵牛绳；狝(xiǎn 显)：杀伤禽兽。雉狝在此指消灭土司。

④公郎：今名同，在澜沧江北，南涧县西南境。

⑤此脊自罗岷山西天井铺南度："西"原作"东"，据徐本改。天井铺今为天井铺林场，在澜沧江以西，保山市水寨和官坡之间的山脊。

⑥高简槽：今作高枧槽，在凤庆县北境大寺乡。

⑦太华茶：谢肇淛《滇略・产略》载明代云南名茶有三种，即太华茶、感通茶、普茶。"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操不匀细耳。"太华茶系昆明特产，徐霞客在昆明亦饮太华茶。

【译文】

十二日　在龙泉寺吃了饭。命令顾仆进城去找脚夫，而后在殿后的静室拜访讲经的法师。见面后，才知他就是一苇了。他为我烹茶烤饼，拿出鸡葼、松子来款待。坐谈之间，拿出黄慎轩的书画卷轴给我看，大概是他云游途中所物色到的东西。下午，找不到脚夫，只得把寓所迁入新城徐家的楼中，与蒙化的妙乐禅师一同等候马帮。

十三日　与妙乐同住，等候马匹没到。傍晚才来，便与妙乐各自讲定了一匹马，带行李，约定明天上路。〔马帮，都是从白盐井驮盐来到的，可径直到达鸡足山，非常方便。此时我想从蒙化前往天姥岩，怕不能相等，只雇到蒙化城为止。〕

十四日　早晨起床吃饭。马帮因为等候收取盐款，中午才出发。走出北门，向东北下涉溪流。约二里，经过接官亭，有税课司在这里。那分岔往西走的，就是去永昌的路了。此时马帮还未到，我先到达，坐下观览全府的地理形势，而且一并询问顺宁设府的始末。

顺宁，旧时名叫庆甸，本来是蒲蛮的地方。它的正北是永平，西北是永昌，东北是蒙化，西南是镇康，东南是大侯州。这是顺宁四境所接壤的地方。土官姓猛，就是孟获的后代。万历四十年(1612)，土官猛廷瑞专权放肆，秘密蓄谋反叛，开府陈用宾讨伐诛杀了他。大侯州土官俸贞与他一同叛逆，就被一起歼灭了，改为云州，各自设了流官，而把云州划为顺宁的属地。今天迤西流官治理的地区，以腾越为最西，云州为最南了。

龙泉寺的基址，就是猛廷瑞居住的花园，土陇从西山向东下垂。寺前有一片池塘，相当深而且池水清澈，在池中建了水月阁。它的后面面对池塘建为前殿。前殿的右侧，庭院中全是出水的洞穴，虽然小一点但出水的地方不止一处。又往西三丈，有一眼井，很小，又浅，水从井中溢出，向东注入池塘中，淙淙发声，是龙泉的源头了。前殿后边是大殿，我所歇息的地方，是大殿的东厢房，都是设府后所建的。

旧城就在龙泉寺一带，有居民房屋却无城墙。新城在它北边，中间隔着一条往东下流的山涧。这里的山脉也是土陇从西山向东下垂，称之为凤山。府衙背靠凤山面向东方。我进入府衙的大堂，想观看地图上府境的周边情况，没有。

顺宁府城所依托的山峡，狭窄不开阔，只不过是两座山中间的一个山坞罢了。本处山坞不如右甸那样又圆又平展，四旁的山坞也不如孟祐村那样交错纷繁。这个山坞西北起自甸头村，东南到函宗有一百里，东西的宽处不到四里。

顺宁府的地域，北边宽而南边窄。由府城往南，是湾甸、大侯两个州，在东西两面夹住它，尖得好像犁头。由府城往北，向西去绕过湾甸州的北边，便是锡铅，是右甸，是枯柯，而界限越过永昌河；向东去进入蒙化府的侧旁，便是三台山，是阿禄司，是牛街，而界限越过漾备江；它的正北，则是越过澜沧江登上打麦陇，抵达旧炉塘的北岭，才与永平县分界。都在二百里以

外，好似扇子展开的样子。自从把云州隶属于它，这以后西南、东南各自抵达东、西两条大江，不窘迫了。

澜沧江从顺宁西北境穿过它的腹地往东流，到苦思路之东，又穿过它的腹地往南流到三台山之南，这才向南流出去成为它的东部边界，既经公郎与蒙化府分界，又向南流过云州东边，又经顺江与景东府分界。这是府中的主要河流。

府境内所吃所烧的全是核桃油。这里的核桃壳厚而肉深嵌，一文铜钱可以买得装满几石臼，把它捶碎后蒸，箍紧榨成油，胜过芝麻油、菜子油了。

马帮来到后，立即向东下坡，渡过北来的溪流。用铁索架桥，在桥上建有亭子，桥的形制与澜沧江桥的相仿，因为是交通孔道经由之处。过到桥东，立即向北上坡，沿东山的山麓，向北上登。此时一群马帮，因为出发晚了疾步赶路，我鼓足勇气跟随着他们。上走不怎么陡峻，但屡次走过坑谷相夹的山脊，三里，从山脊上向西望望城关，只隔着一条峡谷。又向北上走，两次经过向两旁下坠的山脊，三里，忽然顺西坡下走。转过一个山坳，再走一里，越过一座向西突的山冈。由它北面下走，环绕山冈成为山坞，有平地向西拓展而去，丰美的稻禾覆盖着田野，这就是向西突的山冈环抱成的地方。一里，从平地向北上登，又下走，接连越过两条小溪，都是从东南侧旁中前来下流进西峡的水流。此处支流纵横，蹊径交错，可人居住的地方隐藏着看不见。从此再向北上走五里，有两三家人紧靠冈头，这是二十里哨。登上冈头向东北，平缓前行在冈脊上。一里，再转向东，沿山冈北面的山崖下走。又是一里多，就见有溪水自东峡中流来。我起初以为登上山冈后，经过许多条山脊，应当立即径直向上翻越东面的大山，可意想不到又有此条溪流在中间阻断了它。下来后，就溯溪流向东入峡。半里，溪水分别从两条峡谷中流出去，一条向西南自冈脊后面，一条往北自大岭山脊延伸而过之处。于是靠着南麓涉过那山冈后面的溪流，溯北面山涧的左岸，再向北上走，

原来这里就是两条溪水中间下垂的山坡了。于是从丛林深深密蔽之中上行，二里，越过一座山冈，再顺着南面山崖上行。一里多，又穿过山坳往西，登临在西面山崖之上。两边山崖的下方都盘绕着深箐，箐中密蔽着丛林，而西面的山箐就是顺宁北坞大溪源头流出的地方了。又穿过夹立的沟槽上走半里，沿西面山箐北边的山崖上登。往西北平缓前行一里，转入北面的山坳。平缓向北穿越山坳一里，山脊南面的山箐，仍然向西下坠。半里，再次走入石壁相夹的沟槽。平缓地在沟槽中行半里，也有横跨在上方的树。又往北一里，稍走高些，有石山脊横在沟槽底，这就是延伸而过的山脉了。此条山脊自罗岷山西面的天井铺向南延伸，沿江流西岸逶迤而下，至此地成为顺宁的东山、云州的北山，而后向南在顺江小水的河口到了尽头；至于罗岷山的主脊，则是自南窝东北折向南，从草房哨延伸而去的了。不久走出夹立的沟槽，向东北坠下坑谷。一里，就有水流自东南一侧飞坠下西北的坑谷，路下山沿水流走，与白沙哨之东下流的水流，同出于一个源头。又向东北上登山脊，越过山脊再上走，共三里，有四五家人盘踞在冈头，这是三沟水哨。原来是山冈的左右，下坠的水分为三条沟，而后都是往北注入澜沧江了。又往东北下行七里，绕过一处冈嘴。又下走三里，有一二家人位于路右，这是塘报营。又下行三里，走过一村，天已经昏黑。又下走二里，便宿在高简槽。店主老人姓梅，很能安慰客人，特意煎了太华茶来给我饮。

【原文】

十五日　昧爽，饭[①]。平明，东北下坡。坡两旁皆夹深崖，而坡中悬之，所谓高简诸村庐，又中踞其上。二里，转坡北，下峡中。一里，复转东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见澜沧江流下嵌峡底，自西而东；其隔峡三台山犹为夙雾所

笼，咫尺难辨。于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濒江而居，是为渡口。澜沧至此，又自西东注，其形之阔，止半于潞江，而水势正浊而急。甫闻击汰声[②]，舟适南来，遂受之北渡，时驼骑在后，不能待也。

登北岸，即曲折上二里余，跻坡头。转而东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台山，屏回岭北，以为由此即层累而升也。又闻击汰声，则渡舟始横江南去，而南岸之驼骑，犹望之不见。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东崖瞰西坞北向行。二里，始望见三台村馆，在北山之半，悬空屏峙，以为贾勇可至。又一里，路盘东曲，反渐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涧分二道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合于三台之麓，而三台则中悬之，其水由西坞而南入澜沧。乃就小桥渡东北来涧，约一里，即从夹中上跻中悬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数十家倚坡坪而居，是为三台山，有公馆焉。又东北瞰东坞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蹑南亘之脊，其脊之东西坞，犹南下者。又蹑磴三里，有坊，其冈头为七碗亭者。冈之东，下临深壑，庐三间缀其上，乃昔之茶庵，而今虚无人矣。又上里余，盘突峰之东。其峰中突，而脊则从北下而度，始曲而东起，故突峰虽为绝顶，其东下之坞，犹南出云。乃踞峰头而饭。其时四山云雾已开，惟峰头犹霏霏酿氤氲气。

由峰北随北行之脊，下坠一里余，乃度脊东突，是为过脉。是山北从老君山南行，经万松岭、天井铺度脊南来，

其东之横岭，西之博南二脊，皆绕断于中，惟此支则过此而南尽于泮山。从其北临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余，有哨房当路，亦虚无栖者。又东北随岭脊下六里，循东坞，盘西岭，又下二里，乃北度峡中小石桥。其水从西峡来，出桥而合于南峡，北从阿禄司东注于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桥之南，其路东西两岐：东岐即余所从来道，西岐乃四川僧新开，欲上达于过脊者。度桥，即循北坡临南壑东北上。三里，蹑冈头，有百家倚冈而居，是为阿禄司[3]。其地则西溪北转，南山东环，有冈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处。其西面遥山崇列，自北南纡，即万松、天井南下之脊，挟澜沧江而南者；其北面乱山杂沓，中有一峰特出，询之土人，即猛补者后山，其侧有寺，而大路之所从者。余识之，再瀹汤而饭，以待驼骑。下午乃至，以前无水草，遂止而宿。是夜为中秋，余先从顺宁买胡饼一圆[4]，怀之为看月具，而月为云掩，竟卧。

十六日　昧爽，饭而北行。随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东西二坞水来合而北去，乃度东坞小桥，沿东麓北行坞中。随水三里，又一溪自东峡来，渡其亭桥。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桥，是为猛家桥。水由桥东破峡北出，路从桥北逾冈而上。其冈东绾溪口，有数家踞其上。从其北下，复随溪行西岸，曲折盘坞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冈头，东临溪口，是为新牛街[5]。俱汉人居，而地不开洋，有公馆在焉，今以旧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

自西而东，即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铺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胜备江、九渡、双桥之水，至此而东抵猛补者地名，乃南折而环泮山，入澜沧焉。江水不及澜沧三之一，而浑浊同之，以雨后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随江东南行。

半里，随江东北转，遂循突坡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瞰隔江司，与阿禄司溪出江之口对，江流受之，遂东入峡，路从北山之半，亦盘崖而从之。半里，有一家独踞冈头，南临江坡而居，颇整。又东三里，有削崖高临路北，峭壁间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即阿禄所望北面特出之峰，此其西南隅之下层也。又东四里，有两三家倚冈而居，是为马王箐，江流其前峡中，后倚特出崇峰。东望遥壑中开，东北坳中有箐盘峡而下，西与江流合而南去，其东南两峰对峙，夹束如门，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瀹汤而饭于村家。由村东北上三里余，当特出崇峰之南，其下江流峡中，至此亦直南去。又东北二里，盘其东南之垂支，有两三家踞冈上，是为猛补者⑥，亦哨寨之名也，于是逼特出崇峰东南麓矣。其东下盘壑中回，即东北杪松哨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当两门之中。又从门隙遥见外层之山，浮青远映，此乃澜沧江畔公郎之境矣。又东北盘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涧北一崖中悬，南向特立，如独秀之状，有僧隐庵结飞阁三重倚之。大路过其下，时驼马已前去，余谓此奇境不可失，乃循回磴披石关而陟之。阁乃新构者，下层之后，有片峰中耸，与后崖夹立，中分一线，而

中层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层之上，上层又叠中层而起。其后皆就崖为壁，而缀之以铁锁，横系崖孔，其前飞甍叠牖，延吐烟云，实为胜地，恨不留被襆于此，倚崖而卧明月也。隐庵为瀹茗留榻，余恐驼骑前去不及追，匆匆辞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峰东南峡中，登其阁，正南对双突之门。门外又见一远峰中悬，圆亘直上如天柱，其地当与澜沧相近，而不知为何所。隐庵称为钵盂山，亦漫以此岩相对名之耳；又谓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江名外，抑在澜沧外也。

由其东又上坡，二里，登东冈。又东北迢遥而上，八里而至枛松哨。是哨乃东来之脊，西度而起为特出崇峰，南尽于碧溪江东北岸，是为顺宁东北尽处，与蒙化分界者也，以岭有枛松树最大，故名。时驼骑方饭于此，遂及之。又随脊东上四里，转而北，登岭头，是为旧牛街。是日街子犹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东来度脊之最高处，北望直抵漾濞，其东之点苍，直雄插天半；南望则瓦屋突门之峰[7]，又从东分支西绕，环壑于前；西望则特出崇峰，近耸西南，江外横岭诸峰，遥环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

于是北向随岭下，二里，盘崖转东，循脊北东行，八里，至旧巡司。又东北下二里，盘南壑之上，有路分岐：逾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又东随脊。二里余，逾东岭北下，于是其峡北向坠，即随峡东坡东北行。五里，至瓦葫芦[8]，有数十家倚坡嘴，悬居环壑中。坡东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于前壑而北去。则此瓦葫芦者[9]，亦山从

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楼，月甚明，恨无贯酒之侣，怅怅而卧。

十七日　昧爽，饭而行，即东下坡。一里，渡西来小水，循北山而东。半里，南来小水与之合，同破峡北去，路亦随之，挟山北转，一里，有亭桥跨其溪，曰广济。渡而东，循东麓北行二里余，有峡自西山来合。又北五里，北壑稍开，水走西北峡去；又有一水自东峡来合，其势相埒，即溯之入。东行里余，有小桥架其上，北度之。复循北坡东上半里，溯溪北转二里余，转而东一里余，有数十家倚北山而居，是为鼠街子[⑩]。峡至是东西长亘，溪流峡底，路溯北崖。北崖屡有小水挂峡而下，路东盘之，屡上屡下。十里，逾坡东降，东峡稍开，盘北崖之纡，盖北崖至是稍逊，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东三里，其溪一自北来，一自南坠，而东面则横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来之溪。二里稍下，一里余，涉溪东岸，复溯溪北行。半里，溪仍两派，一西北来，一东来，乃折而从东来者上。半里，有数家倚坡间，是为猪矢河哨[⑪]。“猪矢”乃土音。此处为诸河之始，恐是“诸始河”也。其处山回峡凑，中迸垂坡：一岐直北逾岭者，为漾备道；一岐逾坡东北去者，为炉塘道[⑫]；惟东向随峡上者，为蒙化大道。乃东上三里，稍随一北曲之湾。湾中有小水南坠其侧，岐径缘之而北，此非漾备，即下关捷径，惜驼骑不能从也。又东随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岭脊。脊稍中坳，乃东北自定西岭分支，西度为甸头山，又分两支：一支北

转，挟洱水北出苍山后；一支南下，亘为蒙化西夹之山，而此其脊也。脊东即见大坞自北而南，其东界山与此脊排闼相对；而北之甸头山，则中联而伏，其外浮青高拥者，点苍山也；南之甸尾，阳江中贯，曲折下坠，而与定边接界焉[13]。蒙化郡城已东伏平川之中，而不即东下也。

从岭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盘礴西去者，杪松、猛补者之支所由分；旁午东出者，郡城大路随之下。始由峡中坠者二里，即随北坡下者三里，又从坡脊降者五里，于是路南之峡，坠而愈开，路北之峰，断而复起。其峰自西脊下垂至是，屡伏屡耸，若贯珠而下，共四五峰，下至东麓，而阳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从其南连盘二峰，则南坞大开，有数家倚南山下，而峡中皆环塍为田。又东一里，乃转北，穿一东突峰后而透其坳。此峰即连珠下第五峰尽于东麓者，其上诸峰，皆随下而循其南，至此峰独中穿而逾其北。此处似有神皋蕴结[14]，而土人不识，间有旁缀而庐者，皆不得其正也。挟突峰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东半里，则阳江自东来[15]，抵山而南转去。路溯江北岸东行，半里，有三巩石桥南架江上。逾桥南，复东一里，入蒙化西门[16]。一里余，竟城而抵东门，内转半里，过等觉寺，税驾于寺北之冷泉庵[17]，即妙乐师栖静处。中有井甚甘冽，为蒙城第一泉，故以名庵。

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与洱海相似。城中居庐亦甚盛，而北门外则阛阓皆聚焉。闻城中有甲科

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北门外有卖饼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制酷似吾乡“眉公饼”，但不兼各味耳，即省中亦不及。

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东㹭骜，其居在西山北坞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专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酋制，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压也。蒙化卫亦居城中，为卫官者，亦胜他卫，盖不似景东之权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为政也。

蒙化疆宇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澜沧者，以定西岭南脊之界其东也。

定西岭从大脊分支，又为一东西之界，其西则蒙化、顺宁、永昌；其东则元江、临安、澂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县水，皆从是岭而分，南龙大脊虽长，此亦南条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剑川、兰州，脊东之寻甸、曲靖，虽在其北为大脊所分，而定西实承大脊而当其下流，谓非其区域所判不可也。

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扫、降龙、伏虎⑱，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坞间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穷，欲首及之。

【注释】

①昧爽，饭：原脱此三字，据四库本补。

②汰(tì 替)：水波。

③阿禄司：在今凤庆县北境，澜沧江北岸的鲁史。

④胡饼：烧饼。

⑤新牛街：即明代顺宁府七巡检司之一的牛街，即今鲁史的犀牛村，在凤庆县北隅黑惠江边。

⑥猛补者：今作蒙库者。

⑦桫松哨：今作杉松哨。 旧牛街：今称老牛街。皆在巍山县西南隅。瓦屋：今名同，在凤庆县东北部，黑惠江西侧。

⑧瓦葫芦：今作瓦铺路，在巍山县西南境，石房河西岸，直捷村北邻。

⑨则此瓦葫芦者句：此句下叶本按："甲按，杨本添注云：'碧溪江即漾濞江'，当存考。"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永昌府山川："碧溪江在永平县东北二百里，旧志即漾濞江。"杨说是。

⑩鼠街子：今称西鼠街，在巍山县西境。

⑪猪矢河哨：今作猪食河，在巍山至五印的公路边，鼠街河三源汇于此。

⑫一岐逾坡东北去者，为炉塘道：此作"东北去"，惟炉塘在其西北，至炉塘道似应作"西北去"。

⑬定边：明为县，隶楚雄府，在今南涧彝族自治县。

⑭神皋(gāo 高)：神明的界局。

⑮阳江：今称西河、蒙化大河或巍山河。

⑯蒙化：明置蒙化府，治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至今尚能看到部分城墙遗迹和明代碑刻。高大雄壮的北城楼和玲珑纤秀的鼓楼，亦完好地保存至今。

⑰等觉寺、冷泉庵：在今巍山县城东部，为县医院住地。等觉寺今存有成化元年(1465)蒙化府土知府左琳建的双宝塔及碑文。冷泉庵为古药师殿，嘉靖年间杨升庵两游蒙化，皆寓此。

⑱竹扫：即竹扫寺，在巍山、弥渡两县交界的太极顶。 降龙：即降龙寺：似应为玄龙寺，在巍山县城东3公里的玄珠山上。 伏虎：即伏虎寺：在巍山县东隅龙箐关附近。

【译文】

十五日 黎明，吃饭。天明后，向东北下坡。坡两旁皆夹着深深的山崖，而山坡悬在中间，所谓的高简槽诸处的村庄房屋，又中

踞在坡上。二里，转到坡北，下到峡中。一里，再转向东北，顺山坡下走。四里，开始望得见澜沧江的江流下嵌在峡底，自西往东流；那隔着峡谷的三台山还被晨雾所笼罩，咫尺之间难以辨认。从此地向北曲折下走三里，有一二家人濒江而居，这是渡口。澜沧江流到此地，又自西向东流注，江身的宽处，只有潞江的一半，但水势正是又深又急。刚听到水浪拍击的声音，船恰好来到了南岸，便上船北渡，此时马帮在后面，不能等了。

登上北岸，立即曲折上登二里多，登上坡头。转向东行走在坡脊上，俯瞰南边江流在脚底，眺望北方的三台山，屏风样回绕在岭北，以为由此地就层层叠累上升了。又听见水波拍击的声音，就见渡船开始向南横江而去，可南岸的马帮，仍望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平缓前行一里，折向北越过山脊。半里，便沿着东边的山崖下瞰西边的山坞向北行。二里，开始望见三台山的村庄公馆，在北山的半腰上，悬在空中，屏风样耸峙，以为鼓足勇气可以一气走到。又走一里，路盘绕着向东曲，反而渐渐走向下方，又走二里，就下到壑谷底。壑谷中山涧分两路流来，一条来自西北，一条来自东北，在三台山的山麓会合，而三台山则高悬在两条山涧中间，那涧水由西面的山坞往南流入澜沧江。于是走上小桥渡过东北方流来的山涧，约一里，就从夹角地带中间上登悬在中间的山坡。曲折上走的路非常陡峻，六里，才有数十家人紧靠坡上的平地居住，这便是三台山，有公馆。又向东北下瞰东面的山坞沿西面的山崖上走，十二里，上登往南绵亘的山脊，此条山脊东西两面的山坞，仍然是向南下延的。又登石磴三里，有座牌坊，此处冈头是叫七碗亭的地方。山冈的东边，下临深壑，三间房屋点缀在冈上，是从前的茶庵，可今天空寂无人了。又上走一里多，绕到突立山峰的东面。此峰在中央突起，而山脊则从北边往下延伸，开始曲向东隆起，所以这突立的山峰虽然是绝顶，它东边下方的山坞，仍是往南下延出去。于是坐在峰头吃饭。此时四面群山云雾已经散开，唯有峰头仍云雾霏霏酝酿着氤氲之

气。

由峰北顺往北延伸的山脊，下坠一里多，延伸的山脊向东突，这是延伸而过的山脉。此山从北面的老君山往南延伸，山脊经万松岭、天井铺向南延伸而来，它东面的横岭，西面博南山的两条山脊，都在环绕中途断了，唯有此条山脉则延过此地后在南面的泮山到了尽头。从它的北面下临西边的壑谷前行，两次下走两度上登三里多，有哨房位于路旁，也是空无人住。又往东北随岭脊下走六里，沿着东坞，绕过西岭，又下行二里，于是向北越过峡中的小石桥。桥下的水从西面峡中流来，流出桥后在南面峡中合流，向北从阿禄司东面流到新牛街，流入漾濞江。石桥之南，那路岔为东西两条：东边的岔路就是我从那里来的路，西边的岔路是四川僧人新近开通，想要上通到延过的山脊处的路。过桥后，立即沿北坡下临南边的壑谷向东北上走。三里，登上冈头，有百来户人家紧靠山冈居住，这是阿禄司。此地就见西溪向北转，南山往东环绕，有座山冈在中央突起而山冈北面下垂，阿禄司盘踞在山冈突起之处。它的西面远山高高排列，自北往南纡曲，那就是万松岭、天井铺往南下延的山脊，傍着澜沧江往南延；它北面乱山杂沓，其中有一峰特别突出，向当地人打听，那就是猛补者的后山，山侧有寺院，而大路从那里经过。我记住此话，再烧汤吃饭，以等待马帮。马帮下午才到，因为前方无水草，便停下住宿。这天夜里是中秋节，我事先从顺宁府买了一个烧饼，把它揣在怀中作为赏月的食品，但月亮被乌云遮住，竟自睡下了。

十六日　黎明，饭后往北行。顺山坡平缓下走十里，但下方更加陡峻。五里，到达坡底，东西两面山坞的水流来合流后向北流去，于是走过东面山坞的小桥，沿东麓往北行走在坞中。顺水流走三里，又一条溪水自东峡中流来，渡过溪上的亭桥。又向北一里，渡过一条大溪上的亭桥，这是猛家桥。溪水由桥东冲破山峡往北流出去，路从桥北翻越山冈上走。此冈在东面绾住溪口，有数家人高踞在冈上。从山冈北面下走，再沿着溪流西岸行，曲折盘绕在坞中十

二里，有处百户人家的村落盘踞在冈头，东边面临溪口，这是新牛街。全是汉人居住，但地势不开阔，有公馆在这里，如今把旧街的巡检司迁到此地。由它北边往西北下走二里，有条小江自西流向东，就是漾濞江的下游了，自合江铺流入蒙化府境内，曲折南下，又汇合胜备江、九渡、双桥的水流，到此地后向东流抵猛补者〔是地名〕，于是向南折后环绕过泮山，流入澜沧江。江水不及澜沧江的三分之一宽，但浑浊的水势相同，这是因为雨后的缘故。两条船并排渡江，登上北岸，马上顺江往东南行。

半里，顺江势往东北转，就沿前突的山坡上走。二里，登上南突之坡，下瞰隔江的巡检司，与阿禄司的溪流流到江中的河口相对，江流接受了溪水，就向东流入峡中，路从北山的半腰上，也绕着山崖顺江走。半里，有一家人独自高踞在冈头，南面下临江坡居住，相当整洁。又往东三里，有陡削的山崖高临在路北，峭壁间有山洞向南，石色赭红斑斑，这就是在阿禄司望见的在北面特别突出的山峰，此处是它西南隅的下层。又向东四里，有两三家紧靠山冈居住，这是马王箐，江水流过它前方的峡中，后面背靠特别突出的高峰。远望东方远处壑谷从中敞开，东北山坳中有山箐盘绕着峡谷下延，在西面与江流会合后往南而去，它东南的两座山峰对峙，紧束相夹如门，而江流由此向南流出去。于是在山村人家烧汤吃饭。由村子向东北上走三里多，正当特别突出的高峰之南，山下江水流过峡中，到此地也一直向南流去。又往东北二里，绕过它东南下垂的支脉，有两三家人高踞在冈上，这是猛补者，也是哨寨之名，到这里已逼近特别突出高峰的东南麓了。它东面下方盘绕的壑谷在中央回绕，就是东北杪松哨南面山箐下延形成的；它的正南江流笔直流去，恰好正当两道门之中。又从门缝中远远望见外层的群山，漂浮着一抹青色远远映衬，这是澜沧江畔公郎的境内了。又向东北盘绕山麓的山崖上登，二里后下走。半里，忽然山涧北边一座山崖悬在中央，向南独立，如独秀峰的形状，有位隐庵和尚紧靠山崖建了三

层飞阁。大路经过山下，此时马帮已向前去了，我认为此处奇境不可错失，就沿着回绕的石磴穿过岩石关隘登到阁上。阁子是新建的，下层的后方，有一片石峰耸立在中央，与后面的山崖夹立，中间分开一条线，而中层就覆盖在石缝上，峰尖钻出中层的上方，上层又重叠在中层上建起。阁子后部都是就着山崖作为墙壁，并用铁链把他们连缀起来，横系在山崖上的石孔间，阁子前方飞檐重窗，吞吐烟云，实在是处胜地，遗憾的是不能把被子铺盖留在此地，依傍山崖躺卧在明月下了。隐庵为我烹茶挽留住宿，我担心马帮向前走去来不及追上，匆匆辞别他出来。此处山崖在特别突出高峰东南的峡中，登上寺中的阁子，正南方面对双突之门。又见到门外一座远峰悬在中央，圆圆地横亘，笔直上耸，如擎天柱，那地方应当与澜沧江相接近，但不知是什么处所。隐庵称为钵盂山，这也是随便起的名字罢了；又认为在江外，也辨不清它是在碧溪〔是江名〕外，还是在澜沧江以外了。

由它东边又上坡，二里，登上东冈。又向东北遥遥地上走，八里后来到桫松哨。这个哨所是东来的山脊，向西延伸后耸起成为特别突出的高峰，南面在碧溪江东北岸到尽头，这里是顺宁府东北境的尽头处，与蒙化府分界的地方，因为岭上有桫松树最大，所以起这个名。此时马帮正在此地吃饭，终于赶上了他们。又顺山脊向东上走四里，转向北，登上岭头，这里是旧牛街。这天的街子还未散，已走了八十里了。此处是东面延伸而来的山脊的最高处，北方一直望到漾濞，漾濞东面的点苍山，笔直雄伟地插在半天空；望南方就见瓦屋突立为门的山峰，又从东面分支向西回绕，壑谷环绕在前方；往西边望去，就见特别突出的高峰，高耸在近处的西南方，江外横岭诸峰，远远地环绕在西北，也是一处爽心悦目之境呀！

从这里向北顺山岭下走，二里，绕着山崖转向东，沿山脊北面往东行，八里，到了旧巡司。又向东北下行二里，盘绕在南边壑谷之上，有路分岔：越过山脊向北下山，推想是往北通到漾濞的路；正路

又向东顺山脊走。二里多，越过东岭向北下走，在这里岭下的峡谷向北下坠，立即顺峡谷的东面山坡往东北行。五里，到瓦葫芦，有数十家人依傍着坡嘴，悬隔居住在环绕的壑谷中。坡东有小溪，一条来自西侧，一条来自南侧，在前方的壑谷中交流后向北流去。那么此处叫瓦葫芦的地方，也是山峰成丛水泉外溢的源头了。此夜住宿在客店的楼中，月光十分明亮，遗憾的是没有伴侣在一起饮酒，怅怅不乐地躺下。

十七　黎明，饭后上路，马上向东下坡。一里，渡过西来的小溪，沿北山往东行。半里，南来的小溪与它合流，一同冲破山峡往北流去，路也顺溪流，傍着山往北转，一里，有座亭桥跨在这条溪上，叫广济桥。渡到桥东，沿东麓往北行二里多，有峡谷自西山前来会合。又向北五里，北面的壑谷稍微开阔了些，水奔向西北的峡中去；又有一条水流自东面峡中流来会合，水势相等，立即溯水进去。往东行一里多，有小桥架在溪上，过到桥北。再沿北坡向东上走半里，溯溪向北转二里多，转向东走一里多，有数十家人背靠北山居住，这是鼠街子。山峡到这里呈东西向长长地绵亘，溪水流在峡底，路溯北面的山崖走。北面山崖上屡屡有小溪从峡壁上下泻，路向东绕过小溪，屡上屡下。十里，翻过山坡向东下降，东面峡谷稍微开阔一些，绕过北面山崖的纡曲处，原来北面山崖到这里稍稍后退，但南面的障蔽如屏风陡削得特别厉害。向东三里，这里一条溪水自北边流来，一条自南边下坠，而东面则有横列的山阻隔着溪水，路于是转向溯北来的溪水走。二里稍下走，一里多，涉到溪东岸，再溯溪往北行。半里，溪流仍分为两条支流，一条从西北流来，一条从东方流来，于是转向从东来的溪流上走。半里，有几家人依傍在坡上，这是猪矢河哨。〔“猪矢”是当地口音。此处是诸条河流的起始处，恐怕是“诸始河”。〕此处山回峡集，中间迸裂开山坡下垂：一条岔道向正北越岭的，是去漾备的路；一条岔道越过山坡向东北去的，是去炉塘的路；唯有向东顺峡谷上走的，是去蒙化的大道。于是向东上走

三里，慢慢顺一往北曲的山湾走。山湾中有小溪向南下坠到它的侧边，岔开的小径沿着它往北去，这不是通漾备，就是去下关的捷径，可惜马帮不能从这里走。又向东顺大道上走，有时陡峻有时平坦，全是俯瞰着南面的壑谷行，五里，便越过岭脊。岭脊稍向中间下凹，是从东北的定西岭分支，往西延伸为甸头山，又分为两支：一条支脉向北转，傍着洱水往北延到苍山后；一条支脉南下，绵亘为蒙化府西面夹立的山，而此处是它的山脊。山脊东边立即望见大山坞自北伸展到南，它东面的一列山与此脊似门扉样排列相对；而北面的甸头山，则是中间低伏相连，它以外青翠浮动高高拥立的，是点苍山；南面的甸尾，阳江纵贯甸中，曲折下泻，与定边县交界。蒙化府城已东伏在平川之中，但不马上向东下走。

从岭脊上往南平缓前行半里，这里的山脊气势磅礴向西去的，是桫松哨、猛补者的支脉由这里分出去的地方；纷繁交错向东出去的，去府城的大路顺着它下走。开始时由峡中下坠二里，随即顺北坡下走三里，又从坡脊上下降五里，这里是路南的峡谷，深坠后愈加开阔，路北的山峰，中断后重又隆起。那山峰自西面的山脊下垂到这里，屡次低伏屡次耸起，好似连贯在一起的珠子下延，共有四五座山峰，下到东麓，而阳江的江水，自城西向西弯曲后朝它流来，也是一处奇观。路从它的南面一连绕过两座山峰，就见南面的山坞十分开阔，有数家人紧靠在南山下，而峡中全是田埂环绕成田。又向东一里，就转向北，穿过一座向东突的山峰后面穿出山坳。此峰就是连珠般下延的第五峰在东麓到尽头的山峰，它上方的诸峰，路全是顺势下山而沿着它的南面走，只走到此峰是从中穿过越到它的北面。此处似乎有神明的界局蕴结着，可当地人不知道，间或有人在旁边连结建屋的，都不能得到它的正脉。傍着突起的山峰北面下走，半里走到山麓。又向东半里，就见阳江自东方流来，流抵山下往南转去。路溯江北岸往东行，半里，有座三拱石桥向南架在江上。越到桥南，再向东一里，进入蒙化府城西门。一里多，穿越全城后抵

达东门，在城内转向走半里，路过等觉寺，住宿在寺北的冷泉庵，就是妙乐禅师住锡养静之处。庵中有眼井十分甘甜冷冽，是蒙化城的第一泉，所以用来命名寺庵。

蒙化城非常整齐，是座古城，而高处与洱海卫城相似。城中居民房屋也十分兴盛，而北门外则街市相连全是居民区。听说城中有三四家进士，这样反而胜过大理了。〔北门外有三四家卖饼的人，猜想全是中原地区的人。饼的制法酷似我家乡的“眉公饼”，只是不兼有各种味道罢了，即便是省里也赶不上。〕

蒙化的土知府姓左，世代奉公守法，不似景东府那样桀骜不驯，他的住处在西山北坞三十里外。蒙化府有流官同知一人，住在城中，反而独擅全城的重权，不像其他土府处边受土官的制约，也不像其他流官有府官在上压制了。蒙化卫也住在城中，任卫官的人，也胜过其他卫，大概是不像景东那样，权力在土官，也不似永昌那样人人各自为政。

蒙化的疆界较为紧促，府中只有一片平川，水流都是向西南流下澜沧江的，因为定西岭南延的山脊隔在它的东部。

定西岭从大山脊分支，又成为一列隔开东西的界山，它西南是蒙化府、顺宁府、永昌府；它东面则是元江府、临安府、澂江府、新化州及楚雄府。山脊南面各州县的水流，都是从此岭分流的，往南延伸的大山脊虽然长，此岭也是南面支脉的第一支峰。至于山脊西面的大理府、剑川州、兰州，山脊东面的寻甸府、曲靖府，虽然在它的北面被大山脊分开，可定西岭实际上承接着大山脊而且位于大山的下游，认为非按它们的区域来判别不可了。

蒙化府有四座寺院，名叫天姥寺、竹扫寺、降龙寺、伏虎寺，而天姥寺最著名，在西北山坞间三十五里处。我来不及到处游遍，打算首先到天姥寺去。

【原文】

十八日　从冷泉庵晨起，令顾仆同妙乐觅驼骑，期以明日行。余亟饭，出北门，策骑为天姥游，盖以骑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场后西北下，约一里，渡一沟，西北当中川行。五里，过荷池。又北一里，过一沟。又西北三里，则大溪自东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盘西山东突之嘴，其嘴东突，而大溪上流，亦西来逼之，路盘崖而北，是为蒙化、天姥适中处。又北二里，过西山之湾，又北二里，再盘一东突之嘴。又过西湾三里，其东突之嘴更长。逾其坳而北，有岐西向入峡，其峡湾环西入，内为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坳北截西峡之口，直度北去。约三里，又盘其东突之嘴，于是居庐连络，始望见天姥寺在北坞之半回腋间，其山皆自西大山条分东下之回冈也。又三里，有一圆阜当盘湾之中，如珠在盘，而路萦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门，是为天姥崖，而实无崖也。其寺东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门内有古坊，曰“云隐寺”。按《一统志》，巃岈图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龙伽独自哀牢将其子细奴逻居其上，筑巃岈图城，自立为奇王，号蒙舍诏，今上有浮屠及云隐寺。始知天姥崖即云隐寺，而其山实名巃岈图也①。其浮屠在寺北回冈上，殿宇昔极整丽，盖土司家所为，今不免寥落矣。时日已下午，亟饭而归。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乐正篝灯相待，乃饭而卧。

【注释】

①畹町图山：今人省称畹町山，山上的天摩雅寺，应即天姥（mǔ 母）寺的转音，在巍山坝子西缘，属庙街乡。曾在此挖出过有字瓦及花瓣纹瓦当，应即南诏早期的畹町图城。

【译文】

十八日　从冷泉庵早晨起床，命令顾仆同妙乐去找马帮，约定在明天动身。我急忙吃过饭，走出北门，策马去游天姥寺，因为骑马去，才能往返。向北二里，由演武场后面向西北下走，约一里，渡过一条水沟，向西北前行在平川中。五里，路过荷池。又往北一里，过了一条水沟。又向西北三里，就见大溪自东曲向西流，涉到溪流北岸。四里，绕过西山东突的山嘴，此处山嘴向东突，而大溪的上游，也向西流来逼近它，路盘绕着山崖向北走，这里恰好是蒙化城、天姥寺中途之处。又往北二里，走过西山的山湾，又向北二里，再绕过一处东突的山嘴。又经过西面的山湾三里，那东突的山嘴更长。越过山坳往北，有岔路向西进峡，那峡谷向西弯弯绕绕地进去，里面是土司左家世代居住的地方。去天姥寺的路由山坳北边截过西峡的峡口，径直越到北边去。约三里，又绕过那东突的山嘴，在这里居民房屋连接不断，开始望见天姥寺在北面山坞的半山腰回绕的山侧之间，那里的山都是从西面的大山分为条状向东下延回绕的山冈。又行三里，有一座圆形的土阜正当盘子状山湾的中央，如像明珠在盘子中，而路萦绕在土阜前。又向北三里，沿山坡向西北上登，一里后到达山门，这是天姥崖，但实际上无山崖。此寺向东，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门内有座古老的牌坊，写道"云隐寺"。据《一统志》，畹町图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处，蒙氏龙伽独从哀牢山带领他儿子细奴逻居住在山上，修筑了畹町图城，自立为奇王，号称为蒙舍诏，今天山上有佛塔和云隐寺。这才知道天姥崖就是云隐寺，而此山实际名叫畹町图山。那佛塔在寺北回绕的山冈上，殿宇从前极

为整齐华丽，大概是土司家所建的，今天免不了冷落了。此时日光已是下午，急忙吃饭后归来。渡过大溪，抵达荷池天已经昏黑了。进城后，妙乐正点燃灯火相等，于是吃过饭躺下。

【原文】

十九日　妙乐以乳线赠余。余以俞禹锡诗扇，更作诗赠之。驼骑至，即饭而别，妙乐送出北门。仍二里，过演武场东。又北循东麓一里，有岐分为二：一直北随大坞者，为大理、下关道；一东向入峡逾山者，为迷渡、洱海道。乃从迷渡者东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涧，于是上跻坡。二里，得坪，有数家在坪北，曰阿儿村。更蹑坡直上五里，登坡头，平行冈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峰北度而下者，其东与大山夹为坑，北下西转而入大川，其西则平坠川南，从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瓯脱也[①]。又北倚坡再东上三里，有三四家当脊而居，是为沙滩哨[②]。脊上有新建小庵，颇洁。又蹑脊东上二里，盘崖北转，忽北峡骈峙，路穿其中，即北来东度而南转之脊也，是为龙庆关[③]。透峡，即随峡东坠，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岭南下，东挟白崖、迷渡之水，为礼社江，南由定边县东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头之水，为阳江，南由定边县西而下澜沧，乃景东、威远、镇沅诸郡州之脉所由度者也[④]。东向下者四里余，有数家居峡中，是为石佛哨[⑤]，乃饭。

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园哨。于是曲折行峡中，随水而出，或东或北。不二里，辄与峡俱转，而皆在水

左。如是十里，再北转，始望见峡口东达川中，峡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运机，磨麦为面，甚洁白，乃知迷渡川中，饶稻更饶麦也。又二里，度桥，由溪右出峡口[6]，随山南转半里，乃东向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即白崖站也[7]；西北有攒峰横亘而南，即定西岭南度之脊也。两高之间，有坳在西北，即为定西岭。逾岭而西，为下关道；从坳北转，为赵州道。余不得假道于彼，而仅一涉礼社上流，揽迷渡风景，皆驼骑累之也。东行平堤三里，有围墙当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遥，中无巨室，乃景东卫贮粮之所，是曰新城[8]。半里，其墙东尽，复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王君署事景东，而卫人立于此者。又东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桥于上，水与溪形俱不大，此即礼社之源，自白崖、定西岭来，南注定边，下元江[9]，合马龙，为临安河，下莲花滩者也[10]。时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带。从此望之，川形如犁尖，北拓而南敛，东西两界山，亦北高而南伏，盖定边、景东大道，皆由此而南去。又东半里，入迷渡之西门[11]。其墙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庐甚盛，是为旧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赵州、洱海、云南县、蒙化分界，而景东之屯亦在焉。买米于城。出北门，随墙东转一里，有支峰自东南绕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盘其嘴入东坞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12]。有倚山北向而居者，遂投之宿。

【注释】

①瓯(ōu 欧)脱：边境屯戍或守望的土室。

②沙滩哨：今作沙塘哨，在巍山县东隅。

③龙庆关：今作龙箐关，为巍山、弥渡两县分界丫口，东西两侧有山箐，为两县间驿道必经的关隘。

④定西岭：今名同，俗称红岩坡，为大理、弥渡两县界山，此山南至定边即被二水交汇处截断，其脉亦未达景东等县。 镇沅：明置府，在今镇沅县治按板镇。 按，《明一统志》蒙化府山川载："阳江，在府城西，源出甸头涧，过定边县入澜沧江。"霞客本《明一统志》，故有此说。其实，毗雄河和巍山河在定边县汇合，即成为元江的东西二源，阳江并未流入澜沧江。

⑤石佛哨：今名同，在弥渡县西隅。

⑥又二里句：在此峡口稍北的庙前村铁柱小学内，有著名的南诏铁柱，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7 年，唐王朝派唐九征在洱海地区大败吐蕃后，即在波州(今祥云县)建铁柱，上面刻有唐中央在这一地区设置州县的地图和说明文字，是唐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见证，这就是通常说的"唐标铁柱"。872 年，南诏王蒙世隆可能利用了波州铁柱重铸为弥渡铁柱。今存铁柱高 3.3 米，圆周 1.05 米，直立在一米多高的土台上，题记为直列正书阳文二十二字："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这就是南诏铁柱，又称为"天尊柱"，被用作神化南诏统治的象征。

⑦白崖站：《明史・地理志》载："有旧白崖城，嘉靖四十三年(1564)修筑，更名彩云城。"今称红岩，在弥渡坝子北端。

⑧新城：今名同，在弥渡县治稍西。

⑨又东半里句：此水明代称白崖睑江，即今毗雄河，又称西大河。

⑩莲花滩：在今河口瑶族自治县田房附近的红河上。

⑪迷渡：明代作迷渡市，嘉靖初筑城，设有迷度市巡检司，即今弥渡县治。

⑫海子：今名同，分下海子与上海子两村，村边一水塘称双龙海，皆在弥渡县治稍东。

【译文】

十九日 妙乐拿乳线香赠给我。我把俞禹锡的诗扇，另外作了

诗赠给他。马帮来到，立即吃饭后告别，妙乐送出北门。仍是二里，经过演武场东边。又向北沿东麓走一里，有岔路分为两条：一条向正北顺大山坞走的，是去大理、下关的路；一条向东进峡翻山的，是去迷渡、洱海卫的路。于是从去迷渡的路向东上走。五里，涉过向西下流的山涧，于是上登山坡。二里，走到一块平地，有数家人在平地北边，叫阿儿村。再登坡一直上走五里，登上坡头，平缓行走在冈脊上，而后向南越过它。此脊是由南峰往北下延的，它的东面与大山夹成坑谷，往北下延后向西转，进入大平川，它的西面则平缓下坠到平川南边，从它上边俯瞰蒙化城，如同一间屯戍的土室。又紧靠北面的山坡再向东上行三里，有三四家人居住在山脊上，这是沙滩哨。山脊上有新建的小庵，相当整洁。又登山脊向东上走二里，绕着山崖向北转，忽然北面峡谷并峙，路穿过峡中，这就是由北面来向东延伸后往南转的山脊了，这里是龙庆关。穿过峡谷，立即顺山峡向东下坠，石骨嶙峋。半里，略平坦些。此脊自北方的定西岭往南下延，东边傍着白崖站、迷渡的水流，是礼社江，往南由定边县东境流下元江；西临蒙化甸头的水流，是阳江，往南由定边县西境流下澜沧江，是景东府、威远州、镇沅府诸府州的山脉由这里延伸的山。向东下走四里多，有几家住在峡中，这是石佛哨，于是吃饭。

又行三里，有三四家人在北坡上，叫桃园哨。从这里起曲折行走在峡中，顺水流出去，有时向东有时向北。不到二里地，就与峡谷一起转向，而且都是在水流左侧。如此走了十里，再向北转，这才望见峡口向东通到平川中，峡中小屋层层叠叠，各自靠近水边，屋瓦全是白色的，是磨房，用水运转机械，把麦子磨成面，面粉十分洁白，这才知道迷渡的平川中，富产水稻更富产小麦了。又走二里，过桥，由溪右走出峡口，顺山势往南转半里，就向东横截平川前行。此处平川非常平坦广阔，北方有高山屏风般矗立，那就是白崖站了；西北有攒聚的山峰往南横亘，那就是定西岭向南延伸的山脊了。两面高山之间，有山坳在西北，那就是定西岭。越岭往西走，是去下关

的路；从山坳向北转，是去赵州的路。我不能借路于那里，却仅能在礼社江上游跋涉一番，游览迷渡的风景，这皆是马帮拖累我造成的。向东在平坦的水堤上行三里，路旁有围墙，在左边盘踞在平川中，方方整整而且十分长，其中无巨大的房屋，是景东卫贮粮的场所，这叫新城。半里，围墙到了东边的尽头，再行走在水堤上三里，有座碑亭在路右侧，是大理府副职王君署理景东卫政事，而卫里人立石碑于此。又向东半里，有溪水自北流向南，在溪上架有木桥，水势与溪流都不大，此溪就是礼社江的源头，从白崖站、定西岭流来，向南注入定边县，下游到元江府，会合马龙水，成为临安河，下流到莲花滩。此时平川中正苦于干旱，所以江水好似衣带一样宽。从此望过去，平川形状如同犁尖，北面拓展开去而南面收拢来，东西两列山，也是北边高而南边低伏，大概去定边县、景东府的大道，都是由此往南去。又向东半里，进入迷渡的西门。它的城墙不如新城的整齐，可居民房屋十分繁盛，这是旧城，有巡检司住在这里。此地是赵州、洱海卫、云南县、蒙化府的分界处，而景东卫的驻屯地也在这里。在城中买米。走出北门，顺城墙向东转一里，有支峰自东南绕到北方，有座小佛塔在山上。绕过它的山嘴走入东面山坞中，又一里，坞中又形成一个小壑谷，叫做海子。有靠山向北居住的人家，就到那里投宿。

【原文】

二十日　平明，饭而行。又东一里，入峡，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随壑北转，渐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岭头，遵冈北行。又三里，有村在西坡腋间，为酒药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东而西下者，条冈缕缕，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约十里，有卖浆者庐冈头，曰饭店，有村在东山下，曰饭店村。又北逾一冈，二里，坡西于是有山，

与东坡夹而成峡，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从峡中溯之北，二里余，转而东北上，二里余，陟而逾其坳。此乌龙坝南来大脊，至此东度南转，而峙为水目者也。脊颇平坦，南虽屡升降坡间，而上实不多，北下则平如兜，不知其为南龙大脊。余自二月十三从鹤庆度大脊而西，盘旋西南者半载余，乃复度此脊北返，计离乡三载，陟大脊而东西度之，不啻如织矣！

脊北平下半里，即清华洞[①]，倚西山东向。再入之，其内黄潦盈潴[②]，及于洞口。余去年腊月十九日[③]，当雨后，洞底虽泞，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兹方苦旱，而水当洞门，即外台亦不能及，其内门俱垂垂浸水中，止北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内顶之崇深也。稍转而北，其上窦即黑暗而穷，其下门俱为水没，无从入中洞也。此洞昔以无炬不能深入，然犹践泞数十丈，披其中透顶之扃，兹以涨望门而止，不知他日归途经此，得穷其蕴藏否也？

出洞，北行半里，逾岭即西向白崖大道，仍舍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嶙峋，亦龙潭也。又北一里，过一村聚，村北路右有墙一围，为杨土县之宅。又北一里，即洱海卫城西南隅。从西城外行半里，过西门，余昔所投宿处也。又随城而北半里，转东半里，抵北门外，乃觅店而饭。先是余从途中，见牧童手持一鸡葼，甚巨而鲜洁，时鸡葼已过时，盖最后者独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瀹汤为饭，甚适。

洱海往鸡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间，余昔所经者；骑夫以家在荞甸，故强余迂此。盖洱海卫所环之坞甚大，西倚大脊崇冈，东面东山对列，东南汇为青龙海子，破峡而绕小云南驿为水口，其南即清华洞前所逾南坳。其北即梁王山东下之支，平伏而横接东山者，自洱海北望，以为水从此泄，而不知反为上流。余亦欲经此验之，于是北行田塍间，西瞻九鼎道，登缘坡，在隔涧之外数里也。六里，抵梁王山东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临川，曰般若寺。路乃东向逾冈，一里余，有村庐倚西山而居，曰品甸[4]。由其东一里余，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回壑抱，东南积水为海，于时久旱，半已涸矣。从堤而东半里，一庙倚堤而北悬海中，为龙王祠。又东半里转北，堤始尽。复逾东突之坡，一里，复见西腋尚蟠海子支流。平行岭脊，又北三里，则东峡下坠，遥接东山，腋中有水盈盈，则周官磱海子也[5]。其北则平冈东度，而属于东山，此海实青龙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脉，由此东度，不特南环为洱城东山，即荞甸北宾川东大山崇窿，为铁索箐、红石崖者，皆此脊绕荞甸东而磅礴之。余夙闻洱城北有米甸、禾甸[6]、荞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经小云南随川北转，经胭脂坝，合禾、米诸甸水而北入金沙[7]，意此脊之北，荞甸水亦东北流。至此乃知其独西北出宾川者，始悟此脊自□□山南度为□□□山而尽于小云南[8]，北界于荞甸之东，耸宾川东山而尽于红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盘壑是为荞甸，与禾、米二甸名虽鼎列，

而水则分流焉。从岭上转西北一里，随北坞下，三里而至坞底。直北开一坞，其北崇山横亘，即斜骞于宾川之东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即梁王山北下之支；东界大山，即周官莎北冈东度之脊，所转北而直接横亘崇山者。从岭上观之，东西界仅与脊平，至此而岩岩直上，其所下深也。坞中村庐累落，即所谓荞甸⑨。度西南峡所出涧，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于骑夫家。下午热甚，竟宿不行。

【注释】

①清华洞：今存，在祥云县城西南约两公里，附近村子亦因洞得名清华洞。入洞约30米处，可看到菜碟大的一块蓝天，俗称“碟大天”。

②潦(lǎo老)：雨后地面的积水。

③余去年腊月十九日：“十九日”，原作“十八日”，徐本作“廿一日”。据本书前文徐霞客初游清华洞为十九日。

④品甸：今名同，在祥云县北隅。其东的海子今已建成品甸水库，又称丰收水库。

⑤周官莎海子：在祥云县北隅，今已建成前进水库，又称浑水海。

⑥米甸：今名同，在祥云县东北隅。　禾甸：今名同，在祥云县东北境。

⑦且知青海子句：青海经云南驿东流北转之水今称中河，为鱼泡江西源。禾、米诸甸水今称禾米河，其下称楚场河，往东北流入鱼泡江，再北入金沙江。

⑧始悟此脊自□□山南度为□□□山而尽于小云南：“山南度为”四字据宁抄本补。

⑨荞甸：今名同，又称杨保街，在宾川县东南隅。

【译文】

二十日　黎明，饭后上路。又向东一里，进峡，峡中又形成一处小壑谷。二里，顺壑谷向北转，渐渐上坡。两次上走两次遇上平地，三里，越到岭头，沿着山冈往北行。又走三里，有个村庄在西坡的侧

旁之间，是酒药村。又往北沿山坡行，这里的山坡全是自东向西下斜的，条状的山冈一缕缕的，有小溪隔开它们，全是向西流到迷渡的水流。两次下走两次上登约十里，有卖酒的人在冈头建了房屋，叫做饭店，有村庄在东山下，叫饭店村。又向北越过一座山冈，二里，山坡西面于是有山，与东面的山坡夹立成峡，峡中的小水流向南下流后往西注入迷渡。路于是从峡中溯流往北走，二里多，转向东北上走，二里多，上登越过山坳。此处是乌龙坝往南来的大山脊，到此地往东延伸向南转，耸峙为水目山的山脊。山脊相当平坦，往南虽屡次升降在山坡间，可上走的路实际上不多，往北下走则平坦得如同头盔，不知它是往南延伸的大山脊。我自从二月十三日从鹤庆向西越过大山脊，盘旋在西南方的时间有半年多，于是再次越过此条山脊返回北边，算来离乡三年来，上登大山脊而翻越到它的东西两面，无异于像织布一样往来穿梭了！

从山脊北面平缓下走半里，就是清华洞，洞紧靠西山面向东方。再次入洞，洞内充盈着黄色的积水，满到洞口。我去年腊月十九日来时，正当雨后，洞底虽然泥泞，但水未满到外边，可以深入；此时正苦于干旱，而水挡住洞口，即便是外边的平台也不能去到，洞的内洞口全低低地浸在水中，只在北边穿通一条缝隙，缝隙上方也透射进阳光，不如内洞顶那样高深。稍转向北，那上洞马上黑暗下来而且到了头，它下方的洞口全被水淹没了，无法进入中洞。此洞从前由于无火把不能深入，然而仍踩着泥泞走了数十丈，钻入洞中通到山顶的门户，此时因为涨水望见洞口便停下了，不知他日归途中经过此地，能不能穷究它蕴藏着的真面目呢？

出洞来，往北行半里，越岭后就是向西去白崖站的大道，仍舍弃它往北走。二里，有一塘池水，在西坡下，池西南的石崖石骨嶙峋，也是个龙潭。又向北一里，经过一个村落，村北路右侧有一圈围墙，是杨土知县的宅第。又往北一里，就是洱海卫城的西南隅。从西城外行半里，经过西门，是我从前投宿之处了。又顺城墙向北半

里，转向东半里，抵达北门外，于是找客店吃饭。这之前我在途中，见牧童手握一朵鸡葼，非常巨大而且鲜嫩洁白，此时鸡葼已过了季节，大概是最后独自长出来而且个大。我买了它，到此时烧汤下饭，十分适口。

洱海卫前往鸡足山的路，在九鼎山、梁王山两座山之间，是我从前所经过的路；马夫因为家在荞甸，所以强迫我绕道于此地。原来环绕洱海卫的山坞非常大，西边靠着大山脊的高冈，东面与东山对列，东南积水成为青龙海子，冲破峡谷后绕到小云南驿成为河口，它南面就是清华洞前越过的南面的山坳。城北就是梁王山东下的支脉，平缓起伏横接到东山，自洱海卫望北边，以为水从此处外泄，却不知反而是上游。我也想经过此地验证这一点，于是往北前行在田野间，向西瞻望去九鼎山的路，沿山坡上登，隔着山涧在数里之外。六里，抵达梁王山东面支脉的南麓，有寺院在山的西侧，向南面临平川，叫般若寺。路于是向东翻越山冈，一里多，有村庄房屋紧靠西山居住，叫品甸。由村东走一里多，再向北上坡，原来此坡是一条水堤。水堤西北山峰回绕壑谷围抱，东南方水积为海，在此时长期干旱，一半已干涸了。从堤上向东走半里，一座寺庙背靠水堤悬在北边的海中，是龙王祠。又向东半里转向北，水堤才完了。再越过东突的山坡，一里，又见到西侧尚蟠海子的支流。平缓行走在岭脊上，又往北三里，就见东峡下坠，远远接到东山，侧边峡中有水满满的，是周官粜海子了。它北面是平缓的山冈向东延伸，而后连接到东山，此处海子实际上是青龙海子的源头。梁王山的山脉，由此向东延伸，不仅往南环绕成洱海卫城的东山，即荞甸北面宾川东面高大穹隆的大山，称为铁索箐、红石崖的山，也全是此条山脊气势磅礴地绕过荞甸东边形成的。我过去听说洱海卫城以北有米甸、禾甸、荞甸的地名，并且知道青海子的水流经小云南驿顺平川向北转，经过胭脂坝，会合禾甸、米甸诸处甸子的水后往北流入金沙江，意料此条山脊的北面，荞甸的水也是向东北流。来到此地才知它唯

独是往西北流到宾川的水流，这才明白此条山脊自□□山往南延伸成为□□□山而后在小云南驿到了尽头，在荞甸之东隔在北方，耸立为宾川的东山而后在金沙江岸的红石崖到了尽头，山脊北面盘绕的壑谷那便是荞甸，与禾甸、米甸两甸的名字虽然似鼎足一样并列，但水却分流了。从岭上转向西北一里，顺北面的山坞下走，三里后到达坞底。正北敞开一个山坞，它北边高山横亘，那就是斜举在宾川之东雄峙的山；西面一列大山，就是梁王山向北下延的支脉；东面一列大山，就是周官蛉北冈向东延伸的山脊，转向北一直接到横亘的高山。从岭上观看地形，东西两列山仅与岭脊一样高，来到此地却高峻笔直上耸，这里的地势下来得很深了。山坞中村庄房屋重重叠叠，是所谓的荞甸。越过西南峡中流出的山涧，稍向北上坡，又走一里后停在马夫家。下午太热，最终住下不走了。

【原文】

二十一日　平明，饭而行，骑夫命其子担而随。才出门，子以担重复返，再候其父饭，仍以骑行，则上午矣。北向随西山之麓，五里，有一村在川之东，为海子。村当川洼处，而实非海也，第东山有峡向之耳。渐转西北，五里，西山下复过一村。又四里，有数十家倚西山而庐，其前环堤积水，曰冯翊村，其北即崇山横障之麓。川中水始沿东山北流[①]，至是西转，漱北山而西，西山又北突而扼之，与北麓对峙为门，水由其中西向破峡去，路由其南西向逾坳入，遂与水不复见，盖北突之嘴，夹水不可行，故从其南披隙以逾之也。由冯翊村北一里，至此坳麓，乃西向盘崖历壑。山雨忽来，倾盆倒峡，浃地交流。二里，转西南盘崖上，

又一里，转西北，遂蹑石坡，里余，升冈头。有岐西向逾坳者，宾居道也；北向陟冈者，宾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登岭头。于是西瞰大川，正也宾居海东之山，隔川遥对，而川之南北，尚为近山所掩，不能全睹，然峰北荞甸之水，已透峡西出，盘折而北矣。

乃西北下山。一里余，骑夫指北峰夹冈间，为铁城旧址，昔土酋之据以为险者。盖梁王山北尽之支，北则荞甸水界为深堑，南则从峰顶又坠一坑环之，此冈悬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恃险一女关之意也，非邹中丞应龙芟除诸巢[②]，安得此宁宇乎！又下里余，渡坠坑之水，乃循东山北行。又三里，抵荞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随之，或行水中，或趋碛上[③]，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无正路。四里，乃上东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巩桥当川之中，则大理由宾居来大道。有聚落在桥西，是为周官营[④]。从其东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冈上，过之，始见宾川城。又北一里，过南薰桥，入其南门。行城中，北过州治前，约一里，出北门饭，市肉以食。

北一里，过小冈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中涧。其北有巩桥五洞，颇整[⑤]，以涧水仅一衣带，故不由桥而越涧。又西北二里余，遂抵西山东突之嘴。盘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岭坳来合，即余昔从梁王山来者。其北有村庐倚西峰下，是为红帽村，余昔来饭处也。从村后随西山北行四里，西山开小峡，于是路分为二，遂西向入峡。一里，涉

小涧北上，一里，登冈头，过一坊，复西北行。二里，西逾冈脊，望见南山自西屏列而东，是排沙北界之山，西自海东，东抵宾居，南与大脊乌龙坝山并夹者，土人称为北山，而观音箐在其北坞。其西北濒洱海，为鲁摆山，则三涧门所来之脊，又东挟上、下仓之水[6]，而北出拈花寺南桥下者也。从冈头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来，有亭桥北跨之，是为干果桥。北有数家倚冈，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干果北有一尖峰，东向而突，亭亭凌上，盖西南自鲁摆、海东之脊，分支东北，上为上下仓、观音箐分界，下为炼洞、干果二溪中垂，亦鸡山东第一水口山也[7]。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西北三里余，涉一小溪，又上里许，抵尖峰下。循其东崖而北，一里，随崖西转，遂出峰北。于是北坞自西而东，即鸡山之水，自炼洞而东下牛井街，合宾川而北者也。路随南崖西向下，二里，有村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村旁，有石穴为金牛溢处，而街则在其外。又西盘峡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复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冈头，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过“广甸流芳”坊。又北一里，于是村庐相望，即炼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坞，又二里，过公馆街，又北一里，过中谿庄。李中谿公以年老，炼洞米食之易化，故置庄以供餐。鸡山中谿公有三遗迹：东为此庄，西桃花箐下有中谿书院，大顶之侧礼佛台有中谿读书处。又北上冈一里，茅舍累累布冈头，是为炼洞街子。又北半里，过“炼法龙潭”坊。又北里

余，稍下，过一桥，有数家倚西山坞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即龙潭也，不知炼法者为谁矣。村北有巨树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8]，中空，巩而复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于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余，过茶庵。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复上，乃循北山之环腋而西上。一里余，瞰其南壑，中环如规，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两岐，北向逾岭为鸡山道。乃北上行岭头二里，复西折而下。下二里余，有峡自西南来，其底水破峡东北出，即下仓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桥跨之，是鸡山东第二水口山也。渡桥西，复北上坡，折而南，盘西峡而北一里余，循峡西北上，又里余，有哨当岭头，从此平行直南，乃下仓道。逾岭北下一里，则拈花寺东向倚西山，居环壑中，乃入而饭。既饭，雨至，为少憩。遂从寺左转而西上，一里余，逾一北突之岭，有坊曰"佛台仰止"，始全见鸡山面目。顶耸西北，尾掉东南，高悬天际，令人神往。

逾脊西下，即转而北，一里，下涉北坠之峡。又半里，西逾一北突之坳。坳南岐有坊倚坡，此白石崖东麓坊也，余昔来未及见，故从其西麓之坊，折而东上。过坳复西向，循大路趋里余，过白石崖西坊。又西里余，有岐稍下，则鸡山前峡之溪，东向而入牛井街，合宾川溪北向桑园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桥跨其上，过桥北，骑夫东转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溯溪，欲寻所谓河子孔者。时水涨，浊流奔涌，以为不复可物色。遇一妪，问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

绝，水派横流，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践莽，西二里，忽见一亭桥跨溪上，其大倍于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来，越桥南，即循南山东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桥乃捷径，而此桥即洗心桥也，河子孔即在桥南石崖下。其石横卧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横长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从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自桥西来者，浑浊如浆。盖桥以西水从二派来[9]：一北来者，瀑布峡中，与悉檀、龙潭二水所合；一西来者，桃花箐东下之流。二派共会桥西，出桥东，又会此孔中清派，此鸡山南涧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静室。于是随北来大路，上"灵山一会"坊。

二里，至坊下，即沙址西来路所合者。其西南隔涧，有寺踞坡麓，为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东尽之麓，鸡山诸刹，山路未辟，先有此寺，自后来者居上，而此刹颓矣。时余不知骑仆前后，徘徊一里，渐随溪东岸而上。其东峰下临，即东第三支回环之岭，新构塔基于其上，中与大士阁中第二支相对成峡，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盘坡稍上，过报恩寺。寺为东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为两溪交会处，夹尖无刹可托，其上即大士阁中临之而已。从报恩西又北一里，有桥西跨涧上。度桥，循大士阁东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盘岭者，大士阁大道也；直北临东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龙潭道也。问驼骑已先向龙潭，余随之。一里，又东度桥，

从涧东蹑峻上，其上趾相叠，然巨松夹陇，翠荫飞流，不复知有登陟之艰也。又二里，转龙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时四长老俱不在，惟纯白出迎。乃税驾北楼。回忆岁初去此，已半载余矣。

【注释】

①川中水句：此即荞甸水，今仍称乔甸河，上游分为东河和西河，并蓄为海哨水库。

②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人，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明史·邹应龙传》载："万历改元，铁索箐贼作乱，讨平之。"《天启滇志·大事考》亦载：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巡抚都御史邹应龙剿平铁索箐屡叛夷寇罗革等。"铁索箐应即此铁城。今仍名铁城，在宾川县南境。

③碛(qì 戚)：浅水中的沙石。

④周官营：今名同，在宾川县南境，州城稍南。

⑤其北句：此处今有一村，称五洞桥。

⑥上仓、下仓：今作上沧、下沧，皆位于宾川县西境，上沧在南，下沧在北。

⑦干果：今无干果村，但《游记》说："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则应即戊寅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宿的江果村，且所记地形与今江股村一致。此处"干果"皆应为"江果"。

⑧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原作"根曲而出土上其五六尺"，据四库本、丁本改。

⑨派：水的支流。

【译文】

二十一日　黎明，饭后上路，马夫命令他儿子挑担子跟我走。才出门，他儿子因为担子太重又返回去，再等候他父亲吃饭，仍用马上路，便已是上午了。向北沿西山的山麓，走五里，有一个村子在平川的东面，是海子。村子位于平川低洼之处，可实际上并不是海，

只是东山有峡谷通向那里而已。渐渐转向西北，五里，在西山下又经过一村。又走四里，有数十家人靠着西山建了房，村前水堤环绕积着水，叫冯翊村，村北就是横挡着的高山的山麓。平川中水流开始沿东山往北流，到此地向西转，冲刷着北山往西流，西山又向北前突扼住水流，与北麓对峙成门，水由其中向西冲破峡谷流去，路由它的南边向西穿越山坳进去，于是与水流不再见面，原来北突的山嘴，夹住流水不能行走，所以水从南边顺着缝隙流淌。由冯翊村往北一里，来到此处山坳的山麓下，于是向西绕山崖过壑谷。山雨忽然间来临，倾盆般倒入峡中，水遍地流淌。二里，转向西南绕着山崖上登，又是一里，转向西北，于是上登石坡，一里多，登上冈头。有条岔路向西穿越山坳的，是去宾居的路；向北上登山冈的，是去宾川的路。于是向北上登半里，便登到岭头。在这里向西远瞰大平川，正与宾居海东面的山，隔着平川遥遥相对，但平川的南北，还被近处的山遮住，不能看到全貌，然而山峰北面荞甸的水，已穿过峡谷向西流去，又盘绕曲折地向北流了。

于是向西北下山。一里多，马夫指点在北峰山冈相夹之间，是铁城旧址，从前是土人首领占据作为天险之处。梁王山北面的支脉到了尽头后，北边是荞甸水隔为深堑，南面则从峰顶又坠成一个坑谷环绕着它，此冈悬在其中，向西独立，也如同佛光寨一女关凭借险阻的意思，要不是邹中丞〔邹应龙〕铲除诸处巢穴，哪能有这样安宁的天下呢！又下走一里多，渡过下坠坑谷中的流水，于是沿东山往北行。又走三里，抵达荞甸水流出的河口。那流水分散漫延开来四处流淌，顺着水往北走，有时行走在水中，有时快步在沙石浅滩上，有时涉到水左，有时涉到水右，茫茫无正路。四里，于是走上东麓，开始有路通向北方。沿山麓行六里，望见路西有座拱桥正当平川之中，是大理府经由宾居来的大道。有村落在桥西，这是周官营。从村东向正北走三里，有一座小牌坊在山冈上，走过牌坊，这才见到宾川城。又往北一里，走过南薰桥，进入宾川城南门。行走在城

中，向北经过州衙前，约一里，出北门吃饭，买肉来吃了。

向北一里，走过小山冈上的牌坊，往西北下坡，一里，抵达平川中的山涧。这里北边有座拱桥，有五个桥洞，相当整齐，由于涧水仅有一条衣带宽，所以不经过桥便越过山涧。又向西北二里多，便抵达西山东突的山嘴。绕到山嘴的北面，又走二里，有条路自西南越过岭坳前来会合，这就是我从前从梁王山来的路。此地北面有村庄房屋紧靠在西峰下，那是红帽村，是我从前来时吃饭之处。从村后顺西山往北行四里，西山裂开一条小峡谷，在这里路分为两条，就向西进峡。一里，涉过小涧向北上走，一里，登上冈头，经过一座牌坊，再向西北行。二里，向西越过冈脊，望见南山似屏风一样自西向东排列，这是排沙北面的山，西边起自洱海东面，东边抵达宾居，南边与大山脊乌龙坝山并列相夹，当地人称为北山，而观音箐在它的北坞。它的西北濒临洱海，是鲁摆山，是三涧门延伸来的山脊，又向东傍着上仓、下仓的水流，往北流到拈花寺南边桥下。从冈头又往西北行三里，稍下走，有水流自西南流来，有亭桥向北跨过流水，这是干果桥。北岸有数家人依傍着山冈，是我从前投宿的地方，而今天也住在此地。干果村北面有一座尖峰，向东突起，亭亭玉立，凌空而上，大体上西南方起自鲁摆山、洱海东面的山脊，向东北分出支脉，上延成为上仓、下仓和观音箐的分界，下延成为炼洞溪、干果溪二溪中间下垂的山，也就是鸡足山东面的第一座水口山了。

二十二日　黎明，饭后上路。向西北三里多，涉过一条小溪，又上走一里左右，抵达尖峰下。沿着尖峰东面的山崖向北走，一里，顺山崖向西转，便到了峰北。在这里北面的山坞自西向东，就是鸡足山的水流，自炼洞往东下流到牛井街，会合宾川溪往北流。路顺着南面的山崖向西下走，二里，有村庄在路旁，上边有牌坊，叫“金牛溢井”，当地人指点在溪北岸的村庄旁，有个石穴是金牛溢水之处，而街子则在村外。又向西绕着峡谷登坡，二里，下走渡过一条小溪，再向西北上登。两次下走两次上登，五里，登上一座冈头，都是自南

向北突的山冈。又走二里，稍下走，经过“广甸流芳”的牌坊。又往北一里，在这里村庄房屋相望，这是炼洞境内了。南边紧靠山坡，北边俯瞰山坞，又走二里，经过公馆街，又向北一里，经过中谿庄。〔李中谿因为年老，炼洞的米吃下容易消化，所以设立了庄子以便供应饭食。鸡足山中谿公有三处遗迹：东边是此庄，西边桃花箐下有中谿书院，大顶侧边的礼佛台有中谿读书的地方。〕又向北上冈走一里，茅屋层层叠叠散布在冈头，这是炼洞街子。又往北半里，走过“炼法龙潭”牌坊。又向北一里多，稍下走，走过一座桥，有数家人紧靠在西面山坞中，村前有一塘水，塘上有井，一座小亭子覆盖着井，这就是龙潭了，不知炼法的人是谁。村北有一棵巨树，树根弯曲凸出地上，高五六尺，中间空，弯曲成弧形再倒插入土中，树根下边可通人走。从这里又向西北二里，越过一条坡，又向西北一里多，经过茶庵。又向西北下涉一个坑谷，一里，涉过坑谷再上走，于是沿北山环绕的山侧向西上登。一里多，下瞰那南边的壑谷，中间呈环状如同圆规，而且底部非常平坦。又向西上登一里，便分出两条岔路，向北越岭的是去鸡足山的路。于是向北上走在岭头二里，再折向西下走。下走二里多，有峡谷自西南前来，峡底的水冲破峡谷向东北流出去，这是由下仓海子注入牛井街的水流，有座亭桥跨在水上，这是鸡足山东面的第二座水口山了。过到桥西，再向北上坡。折向南，绕着西峡往北行一里多，沿峡谷向西北上山，又走一里多，有哨房位于岭头，从此处一直往南平缓前行，是去下仓的路。越岭向北下山一里，就见拈花寺向东背靠西山，坐落在环绕的壑谷中，于是进寺吃饭。饭后，山雨来临，为此稍作歇息。于是从寺左转向西上走，一里多，越过一座北突的山岭，有座牌坊叫“佛台仰止”，这才见到鸡足山的完整面目。山顶高耸在西北，尾部掉转在东南，高悬在天际，令人神往。

越过岭脊向西下走，立即转向北，一里，下涉向北下坠的山峡。又走半里，向西越过一处往北突的山坳。山坳南边的岔道有座牌坊

紧靠山坡，这是白石崖东麓的牌坊，我从前来时未来得及见到，所以从白石崖西麓的牌坊，折向东上山。过了山坳再向西，沿大路赶了一里多，经过白石崖西麓的牌坊。又往西一里多，有岔道稍下走，就见鸡足山前峡的溪水，向东流入牛井街，会合宾川溪向北到桑园后流下金沙江了。溪上有小亭桥跨在水上，过到桥北，马夫由东转向北上登走向沙址，我向西溯溪走，想去找所谓河子孔的地方。此时水涨，浊流奔腾汹涌，以为不再可能找到。遇见一位老妇，向她打听，指点我在西南的山崖下，可沿溪走的路断了，溪水支流横流，荆棘纵横密蔽。时而涉流水，时而踏丛莽，向西二里，忽然见有一座亭桥跨在溪上，桥的大处比下游沙址的桥大一倍，有路从北边来，越到桥南，马上沿南山向东，通到白石崖前，这是登山的官修大道。这才明白沙址的小桥是捷径，而此桥就是洗心桥了，河子孔就在桥南的石崖下。那里岩石横卧有二三丈，水由石下向北溢出，洞穴横处长处都如那岩石一样，但高处不到三尺，从洞穴中溢出的水非常清，而溪中自桥西流来的水，浑浊如同泥浆。桥以西的水从两条支流流来：一条从北边来的，在峡中成为瀑布，与悉檀寺、龙潭两处的水合流；一条从西边来的，是桃花箐往东下流的水流。两条支流共同在桥西会合，流出桥东，又会合此处河子孔中的清流，这是鸡足山南涧的上游。〔河子孔上有神祠。它南面的山崖之上，另外有静室。〕由此顺北来的大路，上登“灵山一会”坊。

二里，来到牌坊下，这里就是由沙址西来的路会合的地方。它西南隔着山涧，有寺院盘踞在坡脚，是接待寺。这是座古刹，在西面第一支峰东边尽头的山麓，鸡足山诸处的佛寺，山路未开辟时，先有了此寺，自从后来者居上后，而此寺便颓败了。此时我不知马匹仆人在前还是在后，徘徊了一里，慢慢顺溪流东岸上登。这里东峰下临，就是东面第三支峰回绕的山岭，新建了塔基在岭上，中间与大士阁中段的第二支峰相对形成峡谷，而路经由它下边走。又向北一里，绕着山坡稍上走，路过报恩寺。此寺是东面第三支峰山麓的

第一座寺院，也正如接待寺在西面支峰是第一座寺院一样。唯有中间的第二支峰，它的山麓是两条溪流相会之处，相夹的尖角地带没有寺院可以依托，它上方就是大士阁当中下临着而已。从报恩寺西边又向北一里，有桥向西跨在山涧上。过了桥，沿大士阁的东麓向北上登半里，有岔道：往西南绕着山岭走的，是去大士阁的大道；正北由西面山崖面临东溪进去的，是去悉檀寺、龙潭的路。问知驮物的马匹已先走向龙潭，我便尾随而去。一里，又向东过桥，从山涧东边陡峻地上登，那上去的路脚步相重叠，然而巨大的松树夹住山陇，翠绿的树荫飞舞流动，不再知有登山跋涉的艰难了。又是二里，转到龙潭上方，半里后进入悉檀寺。此时四位长老都不在，只有纯白出来迎接。于是住在北楼。回忆年初离开此地，已是半年多了。

徐霞客游记全译

滇游日记十三①

【题解】

《滇游日记十三》是徐霞客在鸡足山游记的续篇，也是保存至今的徐霞客写的最后一部分游记。

从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四日，徐霞客在鸡足山一边调治疾病；一边搜集资料，考究地形，并游前所未竟的水帘洞瀑布、山脊灵泉、崖半洞穴，为修《鸡山志》作准备。九月十五日以后，徐霞客受木增邀请，创修《鸡山志》。惜《鸡山志》及以后的日记已佚，保存至今的仅《鸡山志目》和《鸡山志略》一、二。附篇还有记丽江与其北各族关系的《丽江纪略》及有关西藏社会宗教制度的《法王缘起》。《溯江纪源》又名《江源考》，成篇当更晚。该文敢于大胆否定被视为圣经的《禹贡》“岷山导江”的传统说法，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地理考证，“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成为科学名篇。徐霞客在鸡足山赠妙行诗两首的原件保存在云南省博物馆，是流传至今徐霞客唯一的手迹。

在鸡足山，长年跟随徐霞客旅游的仆人顾行盗走他的钱物逃

跑，霞客又患病，“两足俱废”，再不能旅游，两个沉重的打击使霞客心力交瘁。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徐霞客被丽江木土官派滑竿护送，后改乘船，经150日回到家乡。长达四年的“万里遐征”，攀登上地理科学的高峰，极大地丰富了《徐霞客游记》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文化瑰宝。

【原文】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　雨浃日[2]，憩悉檀。

二十四日　复雨，憩悉檀。

二十五日　雨仍浃日。下午，弘辨师自罗川、中所诸庄回，得吴方生三月二十四日书。乃丽江令人持余书往邀而寄来者。弘辨设盒夜谈。

二十六日　日中雨霁，晚复连绵。

二十七日　霁，乃散步藏经阁，观丁香花。其花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滇中甚多，而鸡山为盛。折插御风球。时球下小截，为驼夫肩负而损，与上截接处稍解。余姑垂之墙阴，以遂其性。“御风”之意，思其悬崖飘飏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　霁甚。下午，体极自摩尼山回，与摩尼长老复吾俱至。素餐极整，设盒夜谈。

二十九日　为弘辨师诞日，设面甚洁白。平午，浴于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3]，累累丛肤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索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

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4]。下午，艮一、兰宗来。体师更以所录山中诸刹碑文相示，且谋为余作揭转报丽江。诸碑乃丽江公先命之录者。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上午，与兰宗、艮一观菊南楼，下午别去。

初二日　在悉檀，作记北楼。是日体极使人报丽江府。

初三日、初四日　作记北楼。

初五日　雨浃日。买土参洗而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　浃日夜雨不休。是日体极邀坐南楼，设茶饼饭。出朱按君泰贞、谢抚台有仁所书诗卷[5]，并本山大力、本无、野愚所存诗跋，程二游名还，省人。初游金陵，永昌王会图诬其骗银，钱中丞逮之狱而尽其家[6]。云南守许学道[7]康怜其才，私释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8]，在摩尼东三十里。诗画图章，章他山、陈浑之、恒之诗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　雨霁，作记北楼。体极以本无随笔诗稿示。

【注释】

①《滇游日记十三》：在乾隆刻本第十册下，原附《鸡山志略》、《法王缘起》、《丽江纪略》、《江源考》。

②浃(jiá 夹)：周匝。浃日：整天。

③疹：皮肤上出现的斑块病变。

④瘳(chōu 抽)：病愈。

⑤谢抚台有仁："有仁"，徐本、陈本作"存仁"。

⑥中丞：即御史中丞。汉代为御史大夫的属官，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其中副都御史即相当于前代的御史中丞。

⑦学道：明有儒学提举司，后又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为提学道，又省称学道。

⑧片角：今名同，系永胜县跨在金沙江南的部分。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三日　雨下了一整天，在悉檀寺休息。

二十四日　又下雨，在悉檀寺休息。

二十五　雨仍下了一整天。下午，弘辨禅师从罗川、中所诸处庄子回来，接到了吴方生三月二十四日的信。〔是丽江木公派人拿着我的信前去邀请他后寄来的信。〕弘辨摆上了食品盒彻夜交谈。

二十六日　正午雨转晴，晚上重又阴雨连绵。

二十七日　天晴开，就到藏经阁散步，观赏丁香花。这种花很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云南境内非常多，而鸡足山最为繁盛。折了些来插在御风球上。此时御风球下边的小半截，被马夫用肩扛着损坏了，与上半截的连接处稍稍分开。我姑且把它垂挂在墙阴里，以顺它现在的状况。“御风”的意思，想来是它悬挂在山崖上随风飘扬而给它起的名字。

二十八日　十分晴朗。下午，体极自摩尼山回来，与摩尼山的长老复吾一起来到。素餐极为规范，摆出了食品盒彻夜深谈。

二十九日　是弘辨禅师的生日，摆出的面食十分洁白。正午，在大池中洗澡。我先前由于长期跋涉在瘴疠之地，头脸四肢全引发了块状的疹子，密密麻麻成丛聚在皮肤纹理之间，左耳左脚，时时有蠕动的症状。半月前以为是生了虱子，找来又没有。到此时心知是中风，但苦于无药。这个热水池水很深，全是用药草烧煮的，于是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薰蒸，汗出如雨。这是治中风的妙法，忽然间幸

好遇上了它，知道疾病有痊愈的机会了。下午，艮一、兰宗来到。体极禅师再拿出他所抄录的山中诸寺的碑文给我观看，并且计划为我写揭帖转报丽江府。〔各寺的碑文是丽江木公事先命令他抄录的。〕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寺。上午，与兰宗、艮一在南楼观赏菊花，下午他们告别去了。

初二日　在悉檀寺，在北楼写日记。这一天体极派人去报告丽江府。

初三日、初四日　在北楼写日记。

初五日　雨下了一整天。买土参来洗澡烘蒸身体。

初六日、初七日　都是日夜雨不止。这天体极邀请我去南楼坐谈，摆设了茶水饼子米饭。拿出巡按朱大人〔朱泰贞〕、巡抚谢大人〔谢有仁〕所写的诗卷，连同本山大力、本无、野愚所保存的诗跋，程二游〔名叫还，省城人。当初游学金陵，永昌人王会图诬告他骗银子，钱中丞把他逮捕入狱并抄没了他的家产。云南署理学道许康怜爱他的才能，私下释放了他，逃入山中躲避。今天住在片角，在摩尼山东面三十里。〕的诗画图章，章他山、陈浑之、陈恒之的诗文，互相玩赏了半天。

初八日　雨后晴开，在北楼写日记。体极拿本无的随笔诗稿来给我看。

【原文】

初九日　霁甚。晨饭，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苍山、洱海未了之兴。体极来留曰："已着使特往丽江。若去而丽江使人来，是诳之也。"余以即来辞。体极曰："宁俟其信至而后去。"余从之，遂同和光师穷大觉来龙。

从寺西一里，渡兰那寺东南下水，过迎祥、石钟、西

竺、龙华，其南临中豁，即万寿寺也，俱不入。西北约二里，入大觉，访遍周。遍周闲居片角庄，月终乃归。遂出，过锁水阁，于是从桥西上，共一里至寂光东麓。仍东过涧，从涧东蹑大觉后大脊北向上。一里余，登其中冈，东望即兰那寺峡，西望即水月庵后上烟霞室峡也。又上里余，再登一冈。其冈西临盘峡，西北有瀑布悬崖而下，其上静庐临之，即旃檀林也。东突一冈，横抱为兰陀后脊，冈后分峡东下，即狮子林前坠之壑也。于是岐分岭头：其东南来者，乃兰那寺西上之道；东北去者，为狮林道；西北盘崖而上者，为旃檀岭也；其西南来者，即余从大觉来道也。始辨是脊，从其上望台连耸三小峰南下，脊两旁西坠者，南下为瀑布而出锁水阁桥；东坠者，南下合狮林诸水而出兰那寺东。是东下之源，即中支与东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时欲东至狮林，而忽见瀑布垂绡，乃昔登鸡山所未曾见，姑先西北上。于是愈上愈峻，路愈狭，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盘望台南嘴。此脊下度为大觉正脊，而东折其尾，为龙华、西竺、石钟、迎祥诸寺，又东横于大龙潭南，为悉檀前案，而尽于其下。此脊当鸡山之中，其脉正而雄，望台初涌处，连贯三珠，故其下当结大觉，为一山首刹，其垂端之石钟，亦为开山第一古迹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则塔基即不得为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实短而中缩，西之大士阁，东之塔院，实交峙于前，与西支之传衣寺岭鼎足前列。故论支当以寂光前引之冈为中，塔

基上拥之脊为东，而此脉之中缩者不与；论刹当以大觉中悬为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辅翼，东之悉檀，另主东盟，而此寺之环拱者独尊。故支为中条附庸，而寺为中条冠冕，此寺为中条重，而中条不能重寺也。嘴之西有乱砾垂峡，由此北盘峡上，路出旃檀岭之上，为罗汉壁道；由此度峡西下，为旃檀中静室道，而瀑布则层悬其下，反不能见焉。

乃再度峡西崖，随之南下。一里，转东岐，得一新辟小室。问瀑布何在？其僧朴而好事，曰："此间有三瀑：东箐者，最上而小；西峡者，中悬而长；下坞者，水大而短。惟中悬为第一胜，此时最可观，而春冬则无有，此所以昔时不闻也。"老僧牵衣留待瀹茗，余急于观瀑，僧乃前为导。西下峻级半里，越级湾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坠为壑，而路由其上，南盘而下。又半里，即见壑东危崖盘耸，其上一瀑垂空倒峡，飞喷迢遥，下及壑底，高百余丈，摇岚曳石，浮动烟云。虽其势小于玉龙阁前峡口瀑，而峡口内嵌于两崖之胁，观者不能对峡直眺，而旁觑倒瞰，不能竟其全体；此瀑高飞于穹崖之首，观者隔峡平揖，而自额及趾，靡有所遗[①]。故其跌宕之势，飘摇之形，宛转若有余，腾跃若不及，为粉碎于空虚，为贯珠于掌上，舞霓裳而骨节皆灵[②]，掩鲛绡而丰神独迥，不由此几失山中第一胜矣！

由对峡再盘西嘴，入野和静室。门内有室三楹甚爽，两旁夹室亦幽洁。其门东南向，以九重崖为龙，即以本文旃檀岭为虎，其前近山皆伏；而远者又以宾川东山并梁王

山为龙虎，中央益开展无前，直抵小云南东水盘诸岭焉。盖鸡山诸刹及静室俱南向，以东西二支为龙虎，而西支之南，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巩，亦为虎翼，故藉之为胜者此，视之为祟者亦此；独此室之向，不与众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见，他处不能也。野和为克新之徒，尚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为诗虽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师叔见晓寄诗相示，并已稿请正，且具餐焉。见晓名读彻，一号苍雪，去山二十年，在余乡中峰[3]，为文湛持所推许，诗翰俱清雅。问克新向所居精舍[4]，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复从瀑布上，东盘望台之南。二里余，从其东胁见一静室，其僧为一宗，已狮林西境矣。室之东，有水喷小峡中，南下涉之。又东即体极静室，其上为标月静室。其峡中所喷小水，即下为兰那东涧者，此其源头也。其山去大脊已不甚遥，而崖间无道，道由望台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顶而御东支矣。

由此而东半里，入白云静室，是为念佛堂。白云不在。观其灵泉，不出于峡而出于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顶，其悬也，似有所从来而不见，其坠也，曾不假灌输而不竭[5]，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6]。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结庐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独擅诸源之先，谓之非“功德水”可乎？较之万佛阁岩下之潴穴，霄壤异矣。又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是为大静室。浃谈半晌。西南下一里，饭于影空静室。与别已半载，一见把臂，乃饭

而去。从其西峡下半里，至兰宗静室。盖狮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为影空，下为兰宗两静室，而中突一岩间之，一踞岩端，一倚岩脚，两崖俱坠峡环之。岩崎东西峡中，南拥如屏。东屏之上，有水上坠，洒空而下，罩于嵌壁之外，是为水帘。西屏之侧，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焕乎层崖之上，是为翠壁。水帘之下，树皆偃侧，有斜骞如翅，有横卧如虬，更有侧体而横生者。众支皆圆，而此独扁，众材皆奋，而此独横，亦一奇也。

兰宗遥从竹间望余，至即把臂留宿。时沈莘野已东游，乃翁偶不在庐，余欲候晤，遂从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顾奴与俱，恐山庐无余被，怜其寒也。奴请匙钥，余并箱箧者与之，以一时解缚不便也。奴去，兰宗即曳杖导余，再观水帘、翠壁、侧树诸胜。既暮，乃还其庐。是日为重阳，晴爽既甚，而夜月当中峰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群玉山头也。

【注释】

①颡(sǎng 嗓)：额头。　靡(mǐ 米)：不。

②霓(ní 尼)：虹的一种，也称副虹。霓裳：如彩虹样漂亮而飘逸的裙裳。

③在余乡中峰："中"原作"三"，据陈本改。

④精舍：寺院的异名。意为精行者所居，故称精舍。

⑤曾不假灌输而不竭："曾"，徐本、陈本、四库本作"似"。

⑥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原脱此句，据徐本、陈本补。

【译文】

初九日　十分晴朗。早晨吃饭，我想去大理取回寄存的衣服行

李，并了却苍山、洱海未了的兴致。体极来挽留说："已派使者特意前往丽江。如果离开后丽江派人来，这是欺骗他了。"我用马上回来的话来答复他。体极说："宁可等木公的信使到后再去。"我听从了他，于是同和光禅师去穷究大觉寺山势的来龙去脉。

从寺西走一里，渡过兰那寺向东南下流的涧水，经过迎祥寺、石钟寺、西竺寺、龙华寺，那南面下临中谿读书处的，就是万寿寺了，都没有进去。向西北约走二里，进入大觉寺，拜访遍周。遍周闲居在片角庄，月底才归来。于是出寺来，走过锁水阁，于是从桥西上走，共一里来到寂光寺的东麓。仍向东过了山涧，从山涧东面踏着大觉寺后面的大山脊向北上登。一里多，登上它中间的山冈，望东边就是兰那寺的峡谷，望西面就是水月庵后上方烟霞室的峡谷。又上走一里多，再登上一座山冈。这座山冈西边面临盘绕的峡谷，西北有瀑布悬垂在山崖上，瀑布上边坐落着一处静室，这里就是旃檀林了。向东突的一座山冈，横抱为兰陀寺后面的山脊，山冈后面分出峡谷往东下延，那就是狮子林前方下坠的壑谷。在这里岭头分出岔道：那从东南来的，是兰那寺向西上走的路；往东北去的，是去狮子林的路；向西北盘绕山崖上登的，是去旃檀岭；那从西南来的，就是我从大觉寺来的路了。这才辨清这条山脊，从它上面的望台一连耸起三座小峰向南下垂，山脊两旁往西下坠的，向南下流成为瀑布而后流出锁水阁桥；往东下坠的，向南下流会合狮子林诸处的水后流到兰那寺东边。这是向东下流的水源，即是中间的支峰与东面的支峰分界的起点，不可不辨。我此时想往东到狮子林去，可忽然望见瀑布似白绸垂挂，是从前登鸡足山时所未曾见过的，姑且先向西北上走。从这里越上去越陡峻，路越窄，曲曲折折作出"之"字形往北走二里，就向西绕过望台南边的山嘴。此脊下延为大觉寺的正脊，而后向东掉转它的尾部，成为龙华寺、西竺寺、石钟寺、迎祥寺诸处寺院，又往东横在大龙潭南边，成为悉檀寺前方的案山，然后在它下方到了尽头。此脊正当鸡足山的中心，它的山脉又正又雄

伟，望台刚出现之处，如连贯的三颗珠子，所以它的下方应当盘结着大觉寺，是全山首要的佛寺，它下垂处前端的石钟寺，也是开山时的第一古迹。不过有人想把此山算作一条支脉，如此那塔基就不能作为前山鸡爪的三个脚趾之一，却用此处支峰来代替它。但是此条支峰实际上很短而且缩在中央，西面的大士阁，东面的塔院，实际上交相耸峙在前方，与西面支峰的传衣寺岭鼎足样排列在前方。故而论支峰应当把寂光寺前方延伸的山冈看作中间的支峰，塔基上方拥围的山脊是东边的支峰，但此处缩在中间的山脉不参加进来；论寺院应当把悬在中央的大觉寺作为首位，而西边的寂光寺，是它辅佐的羽翼，东面的悉檀寺，另外成为东边的盟主，而此寺环绕拱卫之处独自占有尊贵的地位。所以支峰是中间支脉的附庸，可寺院是中间支脉的佼佼者，这是因为寺院在中脉增强了中脉的地位，而中脉不能增强寺院的地位。山嘴的西边有满是乱石块下垂的峡谷，由此向北绕到峡上，路通到旃檀岭之上，是去罗汉壁的路；由此越过峡谷向西下走，是去旃檀林中静室的路，可瀑布却层层悬在它的下方，反而不能见到了。

于是再越到峡西的山崖上，顺山崖往南下走。一里，转上东边的岔道，找到一处新开辟的小室。打听瀑布在哪里？那和尚朴实好事，说："这一带有三个瀑布，东边山箐中的，在最上方但水小；西边峡中的，悬在中央但水长；下面山坞中的，水大但最短。唯有悬在中央的是第一胜景，此时最值得观赏，到春冬两季便没有水，这就是您为什么昔日没有听说的原因了。"老和尚拉着我的衣服挽留我等待沏茶，我急于去观看瀑布，和尚便在前边为我领路。向西下走陡峻的石阶半里，沿石阶越到山湾的西边，有小溪垂在山崖前下坠成为壑谷，而路径由它上边向南盘绕而下。又走半里，马上望见壑谷东面危崖弯曲上耸，危崖上一条瀑布垂空倒入峡中，远远地飞溅喷泻，下达壑谷底，高百多丈，山风飘飘，石崖朦胧，烟云浮动。水势虽然小于玉龙阁前边峡口的瀑布，但峡口向内嵌在两面山崖的侧旁，

观看的人不能面对山峡直视，而要在旁边斜视倒着下瞰，不能完整看到它的全貌；这个瀑布高高飞泻在穹隆的山崖头上，观看的人隔着峡谷平视作揖，而且从顶到脚，没有遗漏。所以它那跌宕的气势，飘摇的形态，弯弯转转好似有余，腾跃的气势好像不够，是散碎在虚空中的粉末，是在掌上的串珠，彩虹般的裙裳在飘舞，而山石间充满灵气，遮掩着鲛人织成的丝绢而丰姿神韵独特迥异，不经由此地几乎错失山中的第一胜景了！

由对面的峡上再绕过西边的山嘴，进入野和的静室。门内有三间屋子十分清爽，两旁相夹的屋子也幽静整洁。静室的门朝向东南，把九重崖作为龙，就把此处支脉的旃檀岭作为虎，它前方近处的山全都低伏着；而远山又把宾川的东山及梁王山作为龙虎，中央益加开阔平展，前方没有障碍，直达小云南驿东面的水盘岭诸山。大体上鸡足山诸寺院及静室全是向南，以东西两条支脉作为龙虎，而西面支脉的南边，有香木坪山最高而且向前环绕，也是虎翼，所以借此成为胜地的原因是这一点，把它视为崇山峻岭的也是这一点；独有此处静室的坐向，与诸寺不同，而且此山也隐伏着看不见，其他地方不可能这样。野和是克新的徒弟，还住在寂光寺，让他徒弟知空住在此处。知空年轻文雅，作的诗虽不工整，但兴趣十分大，把他师叔见晓寄赠的诗拿给我看，连同他自己的诗稿请我指正，并且准备了饭食。〔见晓法名叫读彻，另一个法号叫苍雪，离山二十年，在我家乡的中峰，被文湛持所推重，诗文都清雅。〕询问克新从前居住的寺院，还在西边一里，但克新也在寂光寺。于是不向西走，再从瀑布上方，向东绕到望台之南。二里多，从望台的东侧见到一处静室，那僧人是一宗，知已到了狮子林的西境了。静室之东，有水喷泻在小峡中，往南下涉水流。又向东就是体极的静室，它上方是标月的静室。那峡中喷泻的小溪，就是下流成为兰那寺东边山涧的溪水，这里是它的源头。这里的山距大山脊已不十分远，可山崖间无路，道路可由望台上走，到了此地已越过中间支峰的峰顶而迎接

东面的支峰了。

由此往东走半里，进入白云的静室，这里是念佛堂。白云不在。观看这里的灵泉，不从峡中流出却从山脊上流出，不从山崖外边流出去却在石崖中涌出，不从孔洞中流出却从洞穴顶部溢出，泉水高悬，似应有流来的地方却不见，水流下坠，从不必借助于灌注输运但不会枯竭，有这样的泉水啊，佛教的神异在这里得到证实了。为何从前不就流出来，却必定要等到建了寺庵之后，为何后来不中止，而独擅诸处水源的先河，说它不是“功德水”行吗？把它与万佛阁岩石下的积水洞穴比较，天地之别了。又向东一里，进入野愚的静室，这是大静室。深谈了半晌。往西南下走一里，在影空的静室吃饭。与他相别已半年，一见面互相握住手臂，于是吃饭后离开。从它的西峡下走半里，来到兰宗的静室。狮子林中间的山脊，自念佛堂居中下垂，中间是影空、下边是兰宗两个和尚的静室，而其中突起一座石崖隔开了它们，一个静室盘踞在石崖顶端，一个静室紧靠在石崖脚下，石崖两侧都有深坠的峡谷环绕着它。石崖呈东西向屹立在峡谷中，往南围拥如同屏风。东边屏风之上，有水从上面下坠，洒在空中落下来，罩在下嵌的石壁之外，这便是水帘。西边如屏风的崖石旁，有色彩向四旁映照，如用粉抹成金色，光彩焕然地在层层山崖之上，这是翠壁。水帘之下，树全是侧倒着的，有的斜举如同鸟翅，有的横卧如虬龙，更有树体侧着横长的。各地的树枝干都是圆的，可此处唯独是扁的，各处的树木都是直长的，但此地唯独是横的，也是一处奇观。

兰宗远远从竹丛间望见我，走到后立即握住手臂留宿。此时沈莘野已去东游，此翁偶然不在屋中，我想等他见面，便听从了兰宗。和光想下山去，于是命令顾奴与他一同走，担心山间庐舍中没有多余的被子，是怜惜他会受寒。奴仆请求把钥匙交给他，我连同箱子竹筐的匙钥都给了他，因为一时间解开捆钥匙的线不方便。奴仆离开后，兰宗立即拖着手杖引导我，再去观览水帘、翠壁、侧树诸处胜

景。天黑后，就返回到他的屋中。这一天是重阳节，白天既已非常晴朗，而夜间明月正当中峰之上，天空如水，恍惚是在群玉山头了。

【原文】

初十日　晨起，问沈翁，犹未归。兰宗具饭，更作饼食。余取纸为狮林四奇诗畀之。水帘、翠壁、侧树、灵泉。见顾仆不至，余疑而问之。兰宗曰："彼知君即下，何以复上？"而余心犹怏怏不释，待沈翁不至，即辞兰宗下。才下，见一僧仓皇至。兰宗尚随行，讯其来何以故。曰："悉檀长老命来候相公者。"余知仆逋矣[①]。再讯之。曰："长老见尊使负包囊往大理，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来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别兰宗，同僧亟下。五里，过兰那寺前幻住庵东，又下三里，过东西两涧会处，抵悉檀，已午。启箧而视，所有尽去。体极、弘辨欲为余急发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谓："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亦听其去而已矣。"但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　余心忡忡。体极恐余忧悴[②]，命其侄并纯白陪余散行藏经楼诸处。有圆通庵僧妙行者，阅藏楼前，瀹茗设果。纯白以象黄数珠见示[③]。象黄者，牛黄、狗宝之类，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缀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软以水浸之，制为数珠，色黄白如舍利，坚刚亦如之，举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④]，彼处亦甚重之，惟以制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极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楼前池

上征迦叶事，取藏经中与鸡山相涉者，摘一二段录之。始知经言“迦叶守衣入定，有四石山来合”，即其事也，亦未尝有鸡足名。又知迦叶亦有三，惟迦叶波名为摩诃迦叶。“摩诃”，大也，余皆小迦叶耳。是晚，鹤庆史仲文适自省来⑤。史乃公子，省试下第归⑥，登山自遣。

【注释】

①逋(bū)：逃亡。

②悴(cuì 萃)：忧伤。

③数珠：又称念珠或佛珠，佛教徒随身携带，作为诵读佛号或经咒时计数的工具。

④小西天：今印度。

⑤鹤庆史仲文适自省来：原缺“文适”二字，据四库本补。

⑥下第：考试未被录取。

【译文】

初十日　早晨起床，打听沈翁，仍未归来。兰宗备好饭，另外做饼子来吃了。我取来纸作了狮子林四奇诗送给他。〔水帘、翠壁、侧树、灵泉四奇。〕见顾仆不到，我疑心去查问他。兰宗说：“他知道先生就要下去，为何再上来？”可我心里仍然怏怏不乐放不下心，等不到沈翁，立即辞别兰宗下山。才下走，见一个和尚仓皇来到。兰宗还随行，询问他来是为什么事。说：“悉檀寺的长老命令前来迎候相公的。”我心知仆人逃走了。再次询问和尚，他说：“长老见贵使背着包袱前去大理，询问和光，怀疑他未奉相公的命令，因而派我来报告。”我本来就知道他逃跑了，不是去大理。于是告别兰宗，同和尚急忙下山。五里，经过兰那寺前幻住庵东边，又下走三里，经过东西两条山涧会合之处，抵达悉檀寺，已是中午。打开箱子来看，所有东

西全都不见了。体极、弘辨打算为我急速派遣两个寺中的僧人去追，我止住了他们，说道："追或许追不上。追上他也不能强迫他一定回来。也只能听任他离开而已了。"只是离开家乡三年，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在万里之外抛弃了我，为何这样狠心呀！

十一日　我忧心忡忡。体极担心我忧伤，命令他侄子及纯白陪我到藏经楼诸处散步。有个圆通庵的僧人妙行，在藏经楼前读经，烹茶布果。纯白把象黄念珠给我看。〔象黄这种东西，是牛黄、狗宝之类，生在大象肚子上，大处如同白果，最大的如像桃子，连缀在肚子四旁，取到它后，乘它软时用水浸泡，制成念珠，颜色黄中带白如像舍利子，坚硬也如舍利子一样，举起重物不能砸碎它。出自于小西天，那地方也十分看重它，只用来制造佛珠，不作其他用途。又说，极大而肥壮的象才有象黄，千百头中不能找到一头，那象也算是象中之王了。〕坐在楼前的水池上访询迦叶的事迹，取来藏经楼中与鸡足山相关的书，摘取一二段把它们抄录下来，这才知道佛经所说的"迦叶守护佛衣坐禅，有四座石山飞来合拢"，就是这里的事了，也未曾有鸡足山的名字。又知道迦叶也有三个，只有迦叶波名字是摩诃迦叶。"摩诃"，是大的意思，其余全是小迦叶而已。这天晚上，鹤庆史仲文恰好从省城来。〔姓史的是位公子，省城应试落第归来，登山自我排遣。〕

【原文】

十二日　妙行来，约余往游华严，谓华严有老僧野池，乃月轮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关龛中，以未接颜色为怅。昔余以岁首过华严，其徒俱出，无从物色。余时时悼月公无后，至是而知尚有人，亟饭而行。和光亦从。西一里，逾东中界溪，即为迎祥寺，于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余，南逾锁水阁下流水登坡[①]，于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

一里，过息阴轩。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余，渡北来之溪，于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余，西涉一峡溪，再上一西来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桥，桥下水为华严前界水，上下俱有桥，而此其下流之渡桥。内峡中有池一圆，近流水而不混，亦龙潭类也。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华严寺。寺东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创自月潭，以其为南京人，又称为南京庵。至月轮而光大之，为鸡山首刹，慈圣太后赐《藏》贮之。后毁于火，野池复建，规模虽存，而《法藏》不可复矣。野池年七十余，历侍山中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参学，掩关静阅，孜孜不倦，亦可取也。闻余有修葺《鸡山志》之意，以所录《清凉通传》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将别，史君闻余在，亦追随至。余恐归途已晚，遂别之，从别路先返，以史有舆骑也。

出寺，西北由上流渡桥，四里，连东北逾三涧，而至其东界之支，即圣峰燃灯之支垂也。又一里，东下至其尽处，有寺中悬，是为天竺寺。其北涧自仰高亭峡中下，其南涧又从西支东谷屡坠而下走，夹圣峰之支，东尽于此。《王十岳游纪》以圣峰为中支，误矣。由其垂度北峡小桥，于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东，半里，两过南下小水，乃首传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峡中始辟为畦，有庐中央，是为大觉菜圃。从其左北转，半里，逾支脊，连横过法华、千佛、灵源三庵，是皆中脊下垂处。半里，北逾锁水阁下流，即大觉寺

矣。仍东随大路一里，过西竺寺前，上圆通庵，观灯笼花树。其树叶细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开大如山茱萸，中红而尖蒂俱绿，似灯垂垂。余从永昌刘馆见其树，未见其花也。此庵为妙行旧居，留瀹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涧，仍去中界而入东支界。溯水而北，过龙泉庵、五华庵。五华今名小龙潭，乃悉檀大龙潭之上流，大龙潭已涸为深壑，乃小龙潭犹汇为下流。余屡欲探之，至是强二僧索之五华后坡。见水流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跻，不见其处。二僧以日暮劝返，比还，寺门且闭矣。

是夜，与史君对谈复吾斋头。史君留心渊岳，谈大脊自其郡西金凤哨岭南过海东，自五龙坝、水目寺、水盘铺，过易门[②]、昆阳之南，而包省会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后人分凿其峡，引之洱海，则此溪又一水两分矣。果尔，则清华洞之脉，又自梁王东转南下，而今凿断之者。余初谓其脊自九鼎西坠，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则前之所拟，不大误哉！目前之脉，经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讲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谓生平好搜访山脉，每被人哂[③]，不敢语人，邂逅遇余[④]，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访此脊几四十年，至此而后尽，又至此而后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彻！

【注释】

①南逾锁水阁下流水登坡："流"后原脱"水"字，据徐本补。

②易门：明为县，隶昆阳州，即今易门县。

③哂(shěn 审)：讥笑。

④邂逅(xiè hòu 械后)：不期而合。

【译文】

十二日　妙行来，约我去游华严寺，说是华严寺有位老和尚野池，是月轮的徒弟，不可不见一面，从前因为在关闭的佛龛中坐禅，所以未能接近他的容貌，为之怅恨。从前我在岁首路过华严寺，他的徒弟全外出了，无法找到。我时时悲伤月轮公无后人，到此时才知道还有人，急忙吃完饭上路。和光也跟随去。往西一里，越过东面支峰与中间支峰分界的溪水，就是迎祥寺，从这里起进入中间支峰界内了。又走一里多，向南越过锁水阁下游的溪水登坡，于是到了中间支峰的山脊上了。往西北溯山脊行一里，路过息阴轩。又沿瀑布的上游，往西北行一里多，渡过北来的溪流，在这里离开中间的支峰进入西面支峰界内了。又向北一里多，往西涉过一条峡谷中的溪水，再上登一条西来小支脉的山嘴，登上它后往西北行。一里，又向西越过一座亭桥，桥下的水是华严寺前面分界的水流，上下游都有桥，而此处是渡过它下游的桥。桥内峡中有一个圆形水池，接近流水却不相混，也是龙潭一类。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跋涉西面支峰的山脊了。半里，便进入华严寺。寺院向东，高踞在西面支峰主脊的北面，创始于月潭，由于他是南京人，又称为南京庵。到月轮扩大了它，成为鸡足山的首要佛寺，慈圣太后赐给《藏经》贮藏在寺中。后来毁于火灾，野池重新修建，规模虽然保存下来，但《法藏》不可恢复了。野池年龄七十多岁，逐一伺候过山中有名望的前辈，如今老来不忘先人的功德，因为少年时未探究过学问，掩上门闩静心读书，孜孜不倦，也是值得赞许。听说我有修撰《鸡足山志》的意图，

把所抄录的《清凉通传》借给我，他的用意也很好。下午即将告别，史君听说我在这里，也追随而来。我担心归去途中已太晚，于是辞别野池，从别的路先返回去，因为史君有轿子、坐骑。

出寺后，往西北由上游过桥，四里，接连向东北越过三条山涧，然后来到那东面的支峰，这就是圣峰燃灯寺下垂的支峰了。又走一里，向东下到它的尽头处，有寺院悬在中央，这是天竺寺。它北边的山涧自仰高亭的峡中流下来，它南边的山涧又是从西面支峰东边的山谷屡次坠落下流的，夹住圣峰的支脉，东边在此到了尽头。《王十岳游纪》把圣峰作为中间的支峰，错了。由它的下垂处越过北峡中的小桥，于是又进入中间支峰的西界。沿北麓往东走，半里，两次跨过南下的小溪，是首传寺前方左右两侧的溪流。它南边峡中开始开垦为田地，有房屋在中央，这是大觉寺的菜园。从它左边向北转，半里，越过支峰的山脊，一连横着走过法华庵、千佛庵、灵源庵三座寺庵，这里全是中间的山脊下垂之处。半里，向北越过锁水阁的下游，就到大觉寺了。仍往东顺大路走一里，经过西竺寺前，登上圆通庵，观赏灯笼花树。这种树的树叶细如豆瓣，树根大如葫芦，花开大如山茱萸，中间红但花尖花蒂全是绿色的，似灯笼样低低下垂着。我在永昌刘家书馆见过这种树，未见过它的花。此庵是妙行的旧居，留下烹茶喝后才离开。一里，由迎祥寺北边渡过山涧，仍离开中间支峰的界内进入东面支峰界内。溯涧水往北走，经过龙泉庵、五华庵。五华庵如今名叫小龙潭，是悉檀寺大龙潭的上游，大龙潭已干涸为深壑，小龙潭竟然仍积着水往下流。我多次想去探寻它，到此时强迫二位僧人到五华庵的后坡去找它。只见水流淙淙，分散注入悉檀寺右侧，可沿坡上的路上登，不见它所在之处。二位僧人用天晚劝我返回去，等回来时，寺门将要关闭了。

这天夜里，在复吾的书斋与史君交谈。史君留心山川，谈起大山脊自他府中西境金凤哨岭往南经过洱海东面，自五龙坝、水目寺、水盘铺，经过易门县、昆阳州的南部，而后包围省会的山脉，非

常熟悉。并且说到九鼎山前梁王山西侧的溪流，是一起往南下流到白崖站、迷渡的，此溪名叫山溪。后代人分流凿断它流经的山峡，把它引进洱海，那么此溪又是一条溪水分为两条支流了。果然这样，那清华洞的山脉，又自梁王山东边转向南下延，是今天凿断之处。我当初认为那条山脊自九鼎山往西下坠，如果有往南下流到白崖站的溪流，那么从前我估量的，不大错了！眼前的山脉，经我扶杖漫游之下还如此，因而真不可缺少议论探究的人呀！史君说起生平喜爱搜寻访求山脉，每每被人讥笑，不敢告诉人，邂逅间遇上我，他的心里非常痛快。不过我也搜寻访求此条山脊，几乎四十年，到此时才完结，又到此地然后才遇见一个同心的人，也是奇迹呀！夜间月亮十分明亮，澄碧的天宇如洗涤过一般，心骨全都明彻透了！

【原文】

十三日　史君为悉檀书巨扁，盖此君夙以临池檀名者①，而诗亦不俗。复相与剧谈。既午，舆人催就道，史恳余同游九重崖，横狮林、旃檀而西，宿罗汉壁，明日同一登绝顶作别。余从之。遂由悉檀东上坡，半里，过天池静室，六里而过河南止足师静室。更北上里余，直蹑危崖下，是为德充静室。德充为复吾高足，复吾与史君有乡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从西路上罗汉壁，具饭于西来寺，以为下榻地。

此室当九重崖之中，为九重崖最高处，室乃新构而洁，其后危岩之半，有洞中悬，可缘木而上。余昔闻之，不意追随，首及于此。余仰眺丛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门仿佛。时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即蹑险以登。初虽无径，既得引水

之木，随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当在上，复蹑险以登。初亦无径，半里，既抵岩下，见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级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崖[2]。凡数悬其级，始及木端，而石级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于手，手之力亦半无所寄，所谓凭虚御风，而实凭无所凭，御无所御也。洞门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门，高丈五，阔与深亦如之，而旁无余隙。中有水自顶飞洒，贮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仅受一人榻，第无余隙，恐不免风雨之逼。然临之无前，近则香木坪之岭已伏于下，远则五龙坝之障正横于南，排沙、观音箐诸山层层中错，各献其底里而无余蕴焉[3]。久之，闻室中呼声，乃下。又随引水木而东过一栈，观水所出处，乃一巨石下。甫出，即刳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层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则复吾之徒引入静室；其下又出一水，则一衲轩引之。连出三级，皆一峡坳，虽穴异而脉必潜通，其旁分而支引者，举岩中皆藉之矣。

既下室中，啜茶果，复继以饼饵，乃随下层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轩。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过向所从登顶之坡。横而西，路渐隘，或盘坡嘴，或过峡坳，皆乱砾垂脊，而中无滴水，故其地不能结庐，遂成莽径。二里余，峡坳中有一巨木，横偃若桥。又西二里，乃践坡转嘴而上，过野愚静室。又半里，上至白云静室。白云固留，以日暮而去，白云随过体极静室而别。西半里，过一宗静室。傍水又蹑坡半里，逾望台南突之脊，于是暝色已来，月光渐耀。里

余，两过望台西坳之水，又一里，南盘旃檀岭，乃西过罗汉壁东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盘嘴而上半里，是为慧心静室，此幻空碧云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与慧心别于会灯寺，访之不值，今已半载余，乃乘月叩扉。出茗酌于月下，甚适。此地去复吾先期下榻处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为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与碧云大路合，见月复如前，慧心乃别去。又西一里，过一静室，乃盘嘴北向蹑坡，则复吾使人遍呼山头矣。又一里，入西来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闻之，自其静庐来迎。复吾知吾辈喜粥，为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当行陟之后，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茎矣。

十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馒后继以黄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软更胜于糯粉者。乳酪、椒油、蒌油、梅醋，杂沓而陈，不丰而有风致。盖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约而来④。

【注释】

①临池：练习书法。

②揉（róu 柔）：攀揉，搓挪。

③底里：深藏不显见的地方。

④盖史君句：本日记自此以下散佚。上一日记云："史恳余同游九重崖，横狮林、旃檀而西，宿罗汉壁，明日同一登绝顶作别。余从之。"十四日当按计划与史君同登鸡山绝顶。十五日以后的日记缺。季梦良注："王忠纫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无小纪。'余按公奉木丽江之命，在鸡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则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鸡山志》摘目

三小册，即附载此后，而《丽江纪事》一段及《法王缘起》一段，并附见焉。”

【译文】

十三日　史君为悉檀寺写了巨匾，原来这位先生是向来以擅长书法出名的人，而且诗也不俗。再次互相畅谈。午后，轿夫催着上路，姓史的恳切邀请我一同去游九重崖，向西横过狮子林、旃檀林，住宿在罗汉壁，明天一同登一次绝顶告别。我听从了他。于是由悉檀寺东边上坡，半里，经过天池的静室，六里后经过河南止足禅师的静室。再向北上走一里多，一直踩着危崖下走，这是德充的静室。德充是复吾的高足弟子，复吾与史君有乡亲的情谊，所以命令他徒弟领路来游此处静室，然后自此从西路上罗汉壁，在西来寺备好饭菜，用为住宿之地。

此处静室正当九重崖的中心，是九重崖的最高处，静室是新建的而且整洁，它后方危崖的半中腰，有山洞悬在中央，可以沿着树上登。我从前听说过它，不料跟随别人游山，首先到达此地。我仰面眺望，丛林森森入云霄，山崖上仿佛像有洞口。此时史君正好停下休息不再前走，我立即踏着险阻上登。最初虽然没有路径，遇到引水的木槽后，顺着它往西行，半里，又仰面眺望，山洞应当在上方，又踏着险阻上登。起初也没有路径，半里，抵达危崖下后，见一棵树紧靠危崖直立，稍微有砍凿过台阶的痕迹以便承受脚掌，于是攀着树枝上登危崖。一共悬空越过几层树枝，才到达树梢，而石崖上的台阶也如此，全危险极了。脚的力量一半寄托在手上，手的力量也是一半无所寄托，这是所谓的凭靠虚空驾御山风了，可实际上凭靠又无所凭靠，驾御也无所驾御。洞口向正南，上下全是陡削的石壁，中间嵌入一个洞口，高一丈五，宽处与深处也如此，可四旁没有其余的缝隙。洞中有水从洞顶飞洒下来，把水贮存起来可供一个人饮用，在这里憩息也仅能放下一个人的床，只是没有其余的空隙，恐怕免不了风雨的逼迫了。不过在洞内临眺一望无际，近处是

香木枰的山岭已低伏在下方，远处则是五龙坝的山峰正横在南面，排沙、观音箐诸山层层交错在中间，各自呈献出它们深藏的地方而没有剩下的深奥之处了。很久，听见静室中的呼叫声，这才下来。又顺着引水的木槽往东走过一处栈道，观看泉水流出之处，是在一块巨石下。刚流出来，就用挖空的树把水引向西流，这是最上层的水；它下方一二丈，又涌出一处泉水，复吾的徒弟把水引入静室；它的下边又涌出一处泉水，一衲轩把水引去。一连涌出三层，全在一个峡坳中，虽然泉眼的位置不同可脉胳必定暗中相通，那往旁边分支引流的水，是整座山崖之中全仰仗的。

下到静室中后，吃了茶水果子，又继之以糕饼，于是顺着下层引水的木槽，向西一里进入一衲轩。抬头眺望了很久，又喝了茶上路。往西一里，经过先前来时登顶的山坡。横向西，路渐变窄，有时绕过坡嘴，有时走过峡坳，全是乱石块垂下山脊，峡中没有滴水，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建屋，便成了满是草丛的小径。二里多，峡坳中有一棵巨树，横倒着好似桥梁。又向西二里，便踏着山坡绕着山嘴上登，经过野愚的静室。又走半里，上到白云的静室。白云坚决挽留，由于天晚便离开了，白云跟着走过体极的静室才告别。往西半里，经过一宗的静室。傍着水流又爬坡半里，越过望台向南突的山脊，到这里暮色已经来临，月光渐渐照耀起来。一里多，两次越过望台西面山坳的水流，又走一里，向南绕过旃檀岭，于是往西走过罗汉壁的东垂，都是乘着月色前行的。又慢慢绕过山嘴上走半里，这是慧心的静室，此地是幻空碧云寺前往南突的山坡。我从前与慧心在会灯寺分别，拜访他没遇上，至今已是半年多，于是乘着月光叩开门。慧心拿出茶在月光下饮，十分适意。此地离复吾事先约定的住宿处还有三里，可由此向西下走越过山箐，黑得不能走，慧心于是拖着手杖为我指点迷途。半里，横越而上，又走半里，登坡，与碧云寺来的大路会合，见月光又如先前一样，慧心这才告别离去。又一里，路过一处静室，就绕着山嘴向北登坡，就见复吾派人在山头遍

处呼叫了。又一里，进入西来寺。寺中僧人明空出门去其他地方，他的弟子三空，是从前我们一起就餐的人，听见声音，从他的静室出来迎接。复吾知道我们这帮人喜欢喝粥，为此煮了粥献上来。很久没吃到过此等东西，况且正当行走上登之后，在明月之夜喝到，如同仙掌金茎一般。

十四日　三空先准备了小吃，馒头之后是黄黍做的糕，是用小米蒸制的，但柔软更胜过糯米粉做的。乳酪、辣椒油、鸡葼油、梅子醋，杂乱地陈放着，不丰盛但颇有风味。原来史君是与他的师兄明空有约而来的。

【原文】

鸡山志目

一卷　真形统汇此山之纲领也。

山名　山脉　山形　山界　开辟　鼎盛

二卷　名胜分标胜概本乎天，故随其发脉，自顶而下分也。

峰　岩　洞　台　石　岭

梯　谷　峡　箐　坪　林

泉　瀑　潭　涧　温泉

三卷　化宇随支功业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

中条刹舍

四卷　化宇随支

东条刹舍　西条刹舍

五卷　化宇随支

　　绝顶罗城　　山外刹舍　　附坊、亭、桥、聚

六卷　神迹原始

　　传法正宗传　　附法显事迹　　附小沈事迹

　　古德垂芬

　　名宿传　　高隐传

七卷　宰官护法

　　名宦传　　乡贤传　　附檀越信施

　　胜事记余

　　灵异十则　　景致十则　　物　产　　临莅　　朝参

　　市集　　塔墓十则

八卷　艺苑集成

　　集诗　　集文

　　徐子曰：志图经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图经之全例，不相假也。兹帙首真形，次名胜，次化宇，渐由天而人；次古德，次护法，则纯乎人矣；胜事天之余，艺苑人之余，故又次焉。此编次之大意也。

【译文】

鸡山志目

一卷　真形统汇〔这是全山的纲领。〕

山名　山脉　山形　山界　开辟　鼎盛

二卷　名胜分标〔胜景根源于天，所以顺着它发端的脉络，自山顶往下分列。〕

峰　岩　洞　台　石　岭

梯　谷　峡　箐　坪　林

泉　瀑　潭　涧　温泉

三卷　化宇随支〔功业根源于人，所以沿山势上登，从低处向上升高。〕

中间支峰的佛寺

四卷　化宇随支

东面支峰的佛寺　西面支峰的佛寺

五卷　化宇随支

绝顶的罗城　山外的佛寺　附记牌坊、亭子、桥梁、聚落

六卷　神迹原始

传法正宗传　附记法显事迹　附记小沈事迹

古德流芳

著名前辈传　高人隐士传

七卷　宰官护法

著名官吏传　乡间名贤传　附记施主信徒布施

胜事记余

灵异十则　景致十则　物产　莅临视察　上朝参拜

集市　塔墓十则

八卷　艺苑集成

诗集　文集

徐子说：记述地理志的人，有山川这一款；记述山川的人，又有地理志的全部体例，不互相借用。这套书首先记真形，其次记名胜，其次记佛宇，逐渐由天到人；其次是古德，其次护法，则纯粹是人了；胜事是天余下的内容，艺苑是人余下的内容，所以又在其次。这

是编撰次序的主要意旨。

【原文】

鸡山志略一

灵异十则

放光　老僧香　金鸡泉　收蛇穴　石门复开

土主报钟　经声应耳　然身雷雨　猿猴执炊

灵泉表异

景致十则

山之有景，即山之峦洞所标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故天下有四大景，图志有八景、十景。岂天下之景，数反诎于郡邑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数也。若鸡山则异于是，分言之，即一顶而已萃天下之四观，合言之，虽十景犹拘郡邑之成数也。

绝顶四观东日、西海、北雪、南云。

观之有四，分于张直指，而实开辟以来，即罗而致之。四之中，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而况乎全备者耶！此不特首鸡山，实首海内矣。

诗五首未录。

华首重门

龙华浩劫，转恨此门不辟。不知使其中堂奥潜通，纵别有天地，不过一窈窕之区耳；何如双阙高悬，一丸中塞，使仰之弥高，望之不尽乎！故方广石梁，以为五百应真之地，而亦旁无余窦。其意正与华首同也。

诗一首未录。

太子玄关

琼台中悬，已凌灏爽。玄关上透，更转虚灵。栈壁排云，出没于烟霞之上。所称群玉峰头，瑶池月下，仿佛在此。

诗一首未录。

罗汉绝壁

每爱袁石公“补填积雪成新径，展拓闲云架小庐”之句。行罗汉壁，宛然诗中之画也。至其崩云叠翠，人皆面壁，石可点头，自是一幅西来景，不烦丹青落笔[①]。

诗一首未录。

狮林灵泉

山下出泉，有渟有流[②]，皆不为异。乃泉不出于麓而出于峦，峦不出于坳而出于脊，脊不出于外泻而出于中垂，中垂不出于旁溢而出于顶灌。此惟狮林念佛堂见之，欲不谓之灵不得也。

诗二首未录。

放光瑞影

川泽之气，发为光焰，海之蜃楼，谷之光相[③]，皆自下

而上。放光四面深环，危崖上拥，灵气攸聚，瑞影斯彰，其与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眉、五台，其光最异；若九华、普陀，亦止佛灯，未着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诗一首未录。

浮屠绾胜

三距东环，百刹中峙，扃龙华于双阙，悬象魏于九重④，玉毫遍地，只欠挡门一楗，金掌中天，忽成华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证胜果。

诗二首未录。

瀑布腾空

匡庐之瀑，不及雁宕，独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鸡山玉龙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峡中崖石掩映，然玉龙独挂山前，漾荡众壑，领挈诸胜，与匡庐同，不得分大小观也。

诗一首未录。

传衣古松

鸡山之松，以五鬣见奇，参霄蔽陇，碧荫百里，须眉尽绿，然挺直而不虬，巨润而不古。而古者常种也，龙鳞鹤氅，横盘倒垂，缨络千万，独峙于传衣之前，不意众美之外，又独出此一老。

诗一首未录。

古洞别天

鸡山岩有重门，洞无奥室，独于山后另辟神境。盖山

脉至此将尽，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测识。人所共瞻者，则扃之使不可几；人所不到者，则通之示有所入，何山灵之幻乃尔？

诗二首未录。

【注释】

①丹青：中国古代绘画中常用的颜色，也泛指绘画艺术。

②有渟有流："渟"原作"停"，据徐本改。

③光相：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当太阳位置较低时，在太阳相对方向处形成围绕人影的彩色光环，太阳、观察的人和光环成一直线。这种现象，是光线通过云雾中的小水滴时，发生衍射作用而成，主要见于山区，过去被称为"佛光"或"峨眉宝光"。

④象魏：即宫门外的双阙。因其为悬示教令的地方，故称象；因其巍然高大，故称魏。

【译文】

鸡山志略一

灵异十则

放光　老僧香　金鸡泉　收蛇穴　石门复开

土主报钟　经声应耳　然身雷雨　猿猴执炊

灵泉表异

景致十则

山间之所以有景，就是以山中的峰峦洞穴显现出来的。因为人遇见它便成了景，靠人的情感来传扬它景便有了区别，所以天下有

四大景，图经志书中有八景、十景。难道遍天下的景，数量反而屈居于府县之下吗？四是挑拔其中尤其突出者，十是凑足景点的数量。至于鸡足山则不同于此，分开来说，就是一个顶峰便已荟萃了天下的四种景观，合起来讲，纵然是十景仍是拘泥于府县通行的数目。绝顶四观〔东方日出、西面洱海、北方雪山、南面云海。〕

景观有四种，由张直指使划分，而实际上开天辟地以来，就分布获得了这些景观。四种景观之中，海内得到其中之一，已是奇绝，何况是全部齐备的地方呢！这不仅是鸡足山的第一，实在是海内第一了。

诗五首未收录。

华首重门

龙华浩劫之时，转而恨此门不开。不知即使其中深邃之处暗中相通，纵然别有天地，不过是一处幽深的地方罢了；哪里比得上双阙高悬，一个弹丸塞在中央，使得仰望它更加高大，远望它望不到头呢！故而正在扩建石桥，以为是五百罗汉应验真身之地，可也是四旁没有其余的洞穴。它的意境正好与华首门相同。

诗一首未收录。

太子玄关

琼台悬在中央，已凌架在浩大清朗的空中。玄关向上穿透，更变得虚幻灵妙。石壁上栈道排上云天，出没在烟霞之上。所称的群玉峰头，瑶池月下，仿佛就在此地。

诗一首未收录。

罗汉绝壁

每每喜爱袁石公“补填积雪成新径，拓展闲云架小屋”的诗句。行走在罗汉壁，宛如是诗中之画。来到它乱云飞崩翠色层叠之处，人都面向石壁，岩石可以触摸到头，自然是一幅西方来的景色，不必麻烦丹青落笔了。

诗一首未收录。

狮林灵泉

山下出泉水，有积水有流泉，都不算奇异。此泉不出在山麓而出在山峦上，山峦上不出在山坳却出在山脊上，山脊上不出在向外流泻之处而出在中央下垂之处，中央下垂之处不出在往四旁外溢之处却出在山顶灌注之处。此景仅在狮子林念佛堂见到它，想不说它灵异是不可能的。

诗二首未收录。

放光瑞影

河川湖泽的水气，散发变为光焰，海中的海市蜃楼，山谷间的光相，都是自下而上。放光塔四面深壑环绕，危崖上拥，是灵气聚集的场所，祥瑞的光影显现的地方，它与四大名山并列崇高的地位，是适宜的。不过四大名山也只有峨眉山、五台山，它们的光影最奇异；至于九华山、普陀山，也只有佛灯，未挨上光相，所以放光塔的灵瑞光影，真正是居于四大名山之中，两座名山之上了。

诗一首未收录。

浮屠绾胜

三支鸡爪环列在东方，百座寺宇并峙在山中，在双阙锁住龙华寺，在九重崖高悬象魏，玉笔遍地，只欠当门的一根门闩，金掌中天，忽化成灵异的千种祥瑞。既已集合在此处塔尖，永证善果。

诗二首未收录。

瀑布腾空

庐山的瀑布，不及雁宕山，唯独得以列入著名的四景，是因为它是人们共同瞻仰的地方。鸡足山的玉龙瀑布，也不似猴子峒峡中那样石崖掩映，然而玉龙独自挂在山前，飘荡在群山壑谷中，代表着诸处胜景，与庐山相同，不能分出景观的大小来。

诗一首未收录。

传衣古松

鸡足山的松树，以五鬣松见奇，耸入云霄密蔽山冈，碧绿浓荫

百里，须眉全是绿色，然而挺拔笔直而不盘曲，巨大润泽而不古拙。而古拙的是常见的树种，龙样的鳞片仙鹤般的大氅，横缠倒垂，万千缨络，独自屹立在传衣寺之前，意想不到众美之外，又独出现这样一棵老松树。

诗一首未收录。

古洞别天

鸡足山的山崖有重重石门，岩洞无深室，独在山后另外辟有神奇之境。原来是山脉到此处将完，另外翻出一番胚胎，让人不可测知。人所共同瞻仰的地方，则把它锁闭起来使人不可考察；人所不能到达之处，却把它打通以示有通入的地方，为何山间灵气的变幻如此？

诗二首未收录。

【原文】

鸡山志略二

诸寺原始俱以年次为先后。

接待寺嘉靖间，天心和尚跪华首门，遥礼初祖迦叶为师，落发，乃创此寺于山麓，又建圣峰寺于山半。其后有宝山禅师得授衣钵[①]。现在讲师和雅，住圣峰寺。

圣峰寺宝山禅师建[②]，后嗣和雅。

龙华寺隆庆间，元庆和尚开山，后阁是嗣孙雪亭重建[③]。前题“石鼓名区”，阁题“水月”。石鼓，以左峰绝顶高耸，有声如鼓也。

石钟寺以楼下掘出石形如钟，故云石钟。又云以建寺时，侧崖有石，风吹如钟声。皆无的据[4]。

放光寺嘉靖间，古德无穷禅师，河南人，创建。护法檀越李中谿先生[5]。无穷后嗣有归空禅师，建藏经阁。阁成，神宗赐《藏》。

寂光寺嘉靖间，古德定堂禅师创建。檀越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杨碧泉，皈依禅师，捐资建造。后嗣用周禅师，大兴宏敞，又建大觉寺，请无心禅师住持。后嗣野愚大师现住静，见晓现住南直中峰，克心现住持。

大觉寺万历间，无心禅师奉密旨，赍华严寺《藏经》至此，用周请住此寺。后嗣遍周现在。

幻住庵嘉靖间，寂安禅师创建。德行具碑纪。后嗣定光，今名福宁。现在住持妙宗，天香寿九旬。

华严寺嘉靖间，南京古德月堂创建。圣母赐《藏》。回禄后，有法孙野池重建，参随张宾轩护法。

那兰陀寺万历间，古德所庵禅师创建。师寻甸人。护法檀越黔国武靖公、参随张宾轩。后嗣高僧本无，讲师了宗、念休，现在。克徽，在滇省圆通寺[6]。禅师大力现在。静主兰宗、干蛊。常住艮一。

悉檀寺万历间，古德本无建。护法檀越丽府生白木公。后嗣法润、弘辨、安仁、体极，住静白云[7]。

补处庵嘉靖间，古德广西如正禅师创建。后嗣本真、所庵禅师传记，念诚住持。

西竺寺万历间，古德饮光禅师创建。

会灯寺嘉靖间，阔然老师先结静室。今法嗣朗耀创建丛林，迦叶殿法眷。

大士阁万历间，直指沈建立，请古德拙愚禅师住持。师乃五华、龙泉二寺法眷之主。后嗣虚宇，现在大士阁中住持。

传衣寺古圆信庵，古德大机禅师创建[8]，中谿李先生护法。后嗣映光禅师弘建。回禄后，映光后嗣法界重建，即今觉悟住持。旁建八角庵、圆通庵、慈圣庵、雷云寺、静云庵、净土庵、开化庵、九莲寺、报恩寺、白石庵。

万松庵万历间，古德中泉禅师创建，后嗣离微禅师重修，现在。

古迦叶殿

罗汉壁静室广西禅师　印宗禅师　幻空禅师

狮子林静室兰宗禅师　大力禅师

大静室野愚禅师

旃檀岭静室克心禅师

九重崖静室本无禅师　大定禅师　闻玺禅师

各刹碑记

《止止庵记》宾州知州黄冈廖自伸记[9]。万历三十二年。

又《止止庵记》荆州知府、前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郡人李元阳记，嘉靖三十八年。

《传衣寺记》长芦运使[10]、郡人阮尚宾记，万历甲辰[11]。

《鼎建大士阁三摩禅寺记》知宾州廖自伸记。万历丙午[12]。

《重建放光寺铜碑》李元阳记。

《仰高亭记》柱史周茂相记[13]。万历三十五年。

《寂光寺传衣法嗣纪略》云洱举人孙启祚撰[14]。崇祯九年。

《西竺寺碑记》进士陶珽撰。万历戊午[15]。

《寂光寺用周禅师道行碑记》御史昆明傅宗龙撰[16]。万历

己未[17]。

【注释】

①衣钵：指佛教僧尼的袈裟和食器。禅宗师徒间佛法的授受，常付衣钵为信，称为授衣钵。

②禅师：对和尚的尊称。

③后阁是嗣孙雪亭重建：原脱“阁是”二字，据徐本补。

④的据：确实的依据。

⑤护法：保护佛法的人或鬼神。 檀越：梵文音译，意即施主，系寺院僧人对施舍财物的人的尊称。

⑥圆通寺：在今昆明市圆通山南麓，南诏时始建补陀罗寺，元代改建为圆通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载：“圆通寺，在螺山下盘谷间，穷幽极阻。”现经修葺，为昆明市区最大古寺。

⑦住静白云：原脱此四字，据徐本补。

⑧古德大机禅师创建：“大机”，徐本作“大和”。

⑨黄冈：黄州府附郭县，即今湖北黄冈县。

⑩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

⑪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⑫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⑬柱史：因御史所掌职责及侍立的位置固定在殿柱之下，故又称柱史或柱下史。

⑭举人：明清科举制度中各省乡试被录取者称举人。

⑮万历戊午：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⑯御史：秦以前本为史官，汉以后职权专主纠察。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仅存监察御史，御史即指监察御史。

⑰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译文】

鸡山志略二

诸寺起源〔一概按年代先后为序。〕

接待寺〔嘉靖年间，天心和尚跪在华首门，遥拜初祖迦叶为师，落发，于是在山麓创建了此寺，又在半山腰建了圣峰寺。那以后有宝山禅师得他传授衣钵。现在的主讲法师是和雅，住在圣峰寺。〕

圣峰寺〔宝山禅师创建，后代传人是和雅。〕

龙华寺〔隆庆年间，元庆和尚开山，后阁是传人孙雪亭重建。前殿的匾额叫"石鼓名区"，后阁的匾额为"水月"。石鼓，是因为左峰的绝顶高耸，有声音如鼓声。〕

石钟寺〔因为在楼下挖出的岩石形状如铜钟，所以叫石钟。又传说在建寺时，侧边山崖上有块岩石，风吹过时如像钟声。全无确实的依据。〕

放光寺〔嘉靖年间，先辈无穷禅师，河南人，创建。护法施主是李中谿先生。无穷后代传人有归空禅师，修建了藏经阁。藏经阁建成，神宗赐给《法藏》。〕

寂光寺〔嘉靖年间，先辈定堂禅师创建。施主是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位先生都是翰林。又有居士杨碧泉，皈依定堂禅师，捐资建造。后代传人用周禅师，大兴土木扩建，又建了大觉寺，请来无心禅师任住持。后代传人野愚大师现住在静室中，见晓现住在南直中峰，克心现为住持。〕

大觉寺〔万历年间，无心禅师奉皇帝密旨，带着华严寺的《藏

经》到此，用周请他住持此寺。后代传人遍周现今还在。〕

幻住庵〔嘉靖年间，寂安禅师创建。德行全部有碑文记载。后代传人定光，现名叫福宁。现在的住持是妙宗，天香的寿命有九旬。〕

华严寺〔嘉靖年间，南京先辈月堂创建。皇太后赐《藏经》。火灾后，有徒孙野池重建，参将随从张宾轩护法。〕

那兰陀寺〔万历年间，先辈所庵禅师创建。禅师是寻甸人。护法施主是黔国武靖公、参将随从张宾轩。后代传人是高僧本无，主讲法师了宗、念休，现今还在。克徽，在云南省城圆通寺。大力禅师现今健在。静室主人兰宗、干蛊。常住僧艮一。〕

悉檀寺〔万历年间，先辈本无修建。护法施主是丽江府木生白公。后代传人法润、弘辨、安仁、体极，住在白云寺静室中。〕

补处庵〔嘉靖年间，先辈广西如正禅师创建。后代传人本真、所庵禅师有传记，念诚任住持。〕

西竺寺〔万历年间，先辈饮光禅师创建。〕

会灯寺〔嘉靖年间，阔然老禅师先建了静室。如今继承他衣钵的弟子朗耀创建了寺院，与迦叶殿是同门弟子。〕

大士阁〔万历年间，直指使者沈某建立，请先辈拙愚禅师任住持。禅师是五华寺、龙泉寺两寺同门弟子的主管。后代传人虚宇，现在大士阁中任住持。〕

传衣寺〔古代的圆信庵，先辈大机禅师创建，李中谿先生护法。后代传人映光禅师扩建。火灾后，映光的后代传人法界重建，今天觉悟是住持。四旁建有八角庵、圆通庵、慈圣庵、雷云寺、静云庵、净土庵、开化庵、九莲寺、报恩寺、白石庵。〕

万松庵〔万历年间，先辈中泉禅师创建，后代传人离微禅师重修，现今尚存。〕

古迦叶殿

罗汉壁静室〔广西禅师　印宗禅师　幻空禅师〕

狮子林静室〔兰宗禅师　大力禅师〕

大静室〔野愚禅师〕

旃檀岭静室〔克心禅师〕

九重崖静室〔本无禅师　大定禅师　闻玺禅师〕

各寺碑记

《止止庵记》〔宾川州知州黄冈人廖自伸作记。万历三十二年。〕

又一个《止止庵记》〔荆州知府、前任翰林院庶吉士、监察御史、本府人李元阳作记，嘉靖三十八年。〕

《传衣寺记》〔长芦转运使、本府人阮尚宾作记，万历甲辰年。〕

《鼎建大士阁三摩禅寺记》〔宾川州知州廖自伸作记。万历丙午年。〕

《重建放光寺铜碑》〔李元阳作记。〕

《仰高亭记》〔御史周茂相作记。万历三十五年。〕

《寂光寺传衣法嗣纪略》〔云南洱海卫举人孙启祚撰文。崇祯九年。〕

《西竺寺碑记》〔进士陶珽撰文。万历戊午年。〕

《寂光寺用周禅师道行碑记》〔御史昆明人傅宗龙撰文。万历己未年。〕

【原文】

丽江纪略

丽江名山牯冈、辇果，俱与玀罗相近。东北界。胡股、必烈，俱丽江北界番名。甲戌岁[1]，先有必烈部下管鹰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窃为害。其北胡股贩商，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之道[2]，皆为其所中阻。乙亥秋[3]，丽江出兵往讨之。彼先以卑辞骄其师，又托言远遁，丽人信之，遂乘懈返袭，丽师大败。丽自先世雄视南服，所往必克，而忽为所创，国人大愤，而未能报也。

【注释】

①甲戌岁：崇祯七年，1634年。

②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之道：原脱"往来"二字，据徐本补。

③乙亥：崇祯八年，1635年。

【译文】

丽江纪略

丽江的名山牯冈、辇果，全与玀罗族人相接近。〔东北边界。〕胡股、必烈，都是丽江北部边界少数民族的名称。甲戌年，先有必烈的

部下管辖鹰犬部落的，得罪了必烈族的主子，逃居在边界上，抢劫为害。他北面胡股族的商贩，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的通道，全被他从中间阻断。乙亥年秋天，丽江出兵前去讨伐他。他先用卑下恭谨的言辞让丽江的军队骄傲，又假意声称远逃了，丽江人相信了他，于是乘丽江人懈怠时回师偷袭，丽江兵大败。丽江自从前代祖先起雄视南部边疆，所到之处必定战胜，可忽然遭到重创，全体人极为愤怒，但是未能报复。

【原文】

法王缘起

吐蕃国有法王[①]、人王。人王主兵革[②]，初有四，今并一。法王主佛教[③]，亦有二。人王以土地养法王，而不知有中国；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大法王与二法王更相为师弟。大法王将没，即先语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即抱奉归养为大法王而传之道。其抱归时，虽年甚幼，而前生所遗事，如探环穴中，历历不爽。二法王没，亦先语于大法王，而往觅与抱归传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遥绝，若只借为萌芽，而果则不易也。大与二，亦只互为渊源，而位则不更也[④]。

庚戌年[⑤]，二法王曾至丽江，遂至鸡足。

大宝法王于嘉靖间朝京师，参五台。

丽江北至必烈界⑥，几两月程。又两月，西北至大宝法王。

【注释】

①吐蕃(bō 波)：为公元七至九世纪我国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在吐蕃崩溃后，仍相沿称青藏高原及当地土著族、部为吐蕃。明代设乌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进行管辖。

②人王：明王朝对青藏地区封建领主的封号。人王有五，即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五王皆为明王朝所封，“俱赐印诰”，各有分地，分别管辖一定地区，统一于明中央。

③法王：元明两代对喇嘛教首领的封号。元至元七年(1270)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明代又授封迦举派首领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后来还有大慈法王、大庆法王、大德法王等。

④其教以下句：所述即喇嘛教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设立的转世制度。该法始于十三世纪噶举派的噶玛巴支系，后来，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黄教，禁止喇嘛娶妻生子，转世制度流行更广。宗喀巴死后，按照宗教的说法，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世转生，传其衣钵，称为“呼毕勒罕”，藏语为化身的意思。这两个弟子即为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明代通称为活佛，即此篇所述大法王与二法王。《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传》载：“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思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时有僧锁南坚错者，能知以往未来事，称活佛，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剌，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锁南坚错即达赖三世。俺答尊他为“圣识一切瓦尔齐达赖喇嘛”，自此才有达赖喇嘛的称呼。“达赖”为蒙古语，意为大海，表示尊敬。　没：通“殁”，死亡。

⑤庚戌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⑥必烈：应即必里，明设必里卫，在今青海省南境。

【译文】

法王缘起

吐蕃国有法王、人王。人王主掌军事，最初有四个，今天合并为一个。法王主掌佛教，也有两个。人王用土地来养法王，却不知有中国；法王代替人王教化人民，但尊奉朝廷。他们的教规，大法王与二法王互相更替作为师弟。大法王将死时，就事先对二法王告知托生之地。二法王按照他的话前去寻找，必定找到转生的人，马上抱回来奉养作为大法王并且传授给他教旨。他抱回来的时候，虽然年龄非常幼小，但前生的遗事，如伸手从环形洞穴中取出来一样，清清楚楚没有差错。二法王死时，也是事先告知给大法王托生之地，而且前去寻找与抱回来传教，也是如此。他们托生的人家，各自不十分遥远隔绝，好似只借以作为萌生的幼芽，但结果却不变。大法王与二法王，也只是互为渊源，而地位则不变更。

庚戌年，二法王曾到过丽江，进而到了鸡足山。

大宝法王在嘉靖年间朝见京师，参拜五台山。

丽江往北到必烈境内，将近两个月的路程。又走两个月，往西北通到大宝法王住地。

【原文】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1]

江、河为南北二经流，以其特达于海也。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势至此而大且尽也。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纪藉[2]，见大河自积石入中国[3]。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4]，后有都实之佩金虎符[5]。其言不一，皆云在昆仑之北，计其地，去岷山西北万余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迨北历三秦[6]，南极五岭[7]，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8]。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9]。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北者曰星宿海，佛经谓之徙多河[10]。北流经积石，始东折入宁夏[11]，为河套，又南曲为龙门大河，而与渭合。发于南者曰犁牛石，佛经谓之殑伽河。南流经石门关[12]，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

合。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13]，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豀峒间，水陆俱莫能溯。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殑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云南诸志，俱不载其出入之异，互相疑溷，尚不悉其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为源与否也？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黎[14]、雅与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不第此也，宋儒谓中国三大龙，而南龙之脉，亦自岷山，濒大江南岸而下，东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15]，此亦不审大渡、金沙之界断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审城陵矶、湖口县为洞庭、鄱阳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发于贵州之谷芒关[16]；南源自湘，发于粤西之釜山、龙庙。鄱

阳之南源自赣，发于粤东之浰头、平远；东源自信、丰，发于闽之渔梁山、浙之仙霞南岭[17]。是南龙盘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谓南龙濒江乎？不第此也，不审龙脉，所以不辨江源。今详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而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俱另有说。惟南龙磅礴半宇内，而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持南下，经石门、丽江，东金沙，西澜沧，二水夹之。环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贵竺、都黎南界[18]，以趋五岭。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江之所以大于河也。不第此也，南龙自五岭东趋闽之渔梁，南散为闽省之鼓山[19]，东分为浙之台、宕。正脉北转为小箄岭，闽浙界。度草坪驿，江浙界。峙为浙岭、徽浙界。黄山，徽宁界。而东抵丛山关[20]，绩溪、建平界。东分为天目、武林[21]。正脉北度东坝[22]，而峙为句曲[23]，于是回龙西结金陵，余脉东趋余邑。是余邑不特为大江尽处，亦南龙尽处也。龙与江同发于昆仑，同尽于余邑，屹为江海锁钥，以奠金陵，拥护留都千载不拔之基以此。岂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趋碣石[24]，今徙而南夺淮、泗，漫无锁钥耶？然则江之大于河者，不第其源之共远，亦以其龙之交会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注释】

①《溯江纪源》：此篇见冯士仁崇祯《江阴县志》。冯士仁原有序云："谈江源者，久沿《禹贡》'岷山导江'之说。近邑人徐弘祖，字霞客，夙好远游，欲讨江

源，崇祯丙子秋，辞家出流沙外，至庚辰秋归，计程十万，计日四年。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直补桑《经》、郦《注》所未及。夫江邑为江之尾闾，适志山川，而霞客归，出《溯江纪源》，遂附刻之。”篇末陈体静跋云：“此考原本已失，兹从本邑冯《志》中录出，非全文也。前人谓其书数万言，今所存者，仅千有余言而已。考内‘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下注云：‘俱另有说’。其说必甚长，乃一概删去，殊为可惜。”

②余初考纪籍：“初”，徐本、史序本作“幼”。

③大河：即黄河。 积石：山名，明代分大积石山和小积石山。大积石山即阿尼马卿山，在今青海省南部，距黄河源甚近。小积石山在青海省东部，两山如削，黄河从中冲出，明有积石关，今称积石峡，在甘肃、青海界上。附近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亦称积石。

④槎(chá 察)：用竹木编成的筏。神话中称乘木排上天河为乘槎。西汉人张骞(qiān 牵)曾被封为博望侯，他出使西域，回来后对汉武帝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这段话出自《史记・大宛传》，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于阗，即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田县。盐泽指今罗布泊。

⑤都实：元代人。《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综录了元代探河源的成果，也概述了都实探河源的经过。“至元十七年(1280)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

⑥三秦：秦亡后，项羽把关中分为三份，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为王，后来即称陕西(不包括汉中)、陇东为三秦。

⑦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明代，越城岭又称始安峤，都庞岭又称永明岭，萌渚岭又称白芒岭，骑田岭又称黄岑山，大庾岭又称梅岭。五岭亦合称南岭，蜿蜒在今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四省区之间。

⑧入河之水为省五：这是按明代的行政区划讲的。明代无甘肃省，今甘肃省大部分包入陕西，故不提甘肃。明代黄河往南夺淮入海，故说黄河经过南直隶，即今安徽、江苏两省。

⑨入江之水为省十一：按，现今广东、福建不属长江水系。另有江西属长江水系，《游记》未列。

⑩佛经谓之句：古代印度传说，以为地面各大河都是从雪山(指今喜马拉

雅山西部一带)四向分流,因称四河。往北流出的一条称徙多(sī tā)河,后有人以今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为徙多河,并误认为它是黄河上源。东面流出的一条称殑(jìng 竟)伽(jiā 加)河,指今印度恒河。南面流出的一条称信度河,即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西面流出的一条称缚刍河,应为今阿姆河。在此篇,霞客对以上各河多有自己的解释。

⑪宁夏:明置宁夏卫和宁夏镇,隶陕西省,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⑫石门关:明设石门关巡检司,在今丽江县西一百二十里石鼓稍北的金沙江西岸,地当吐蕃、么些界上。

⑬叙:明置叙州府,在今四川宜宾市。

⑭黎:明置黎州安抚司,治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

⑮城陵:城陵矶,今名同,为洞庭湖口,在湖南省岳阳市北。　湖口:明设湖口县,今名同,为鄱阳湖口,在江西省九江市东。

⑯谷芒关:今名同,在贵定县稍东,有公路从此经过。

⑰鄱阳之南句:渔梁山在福建北隅,仙霞南岭在浙江西南隅,皆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而信丰在赣南,今名同,赣水南源亦称信丰江,与渔梁、仙霞不相值。信丰应为广信、永丰的省称,广信府在今江西上饶市,永丰县在今广丰县。鄱阳东源应指上饶江,即今信江。

⑱贵竺:即贵竹,明置贵竹长官司,治今贵州省贵阳市。　都黎:即都泥江。

⑲鼓山:今名同,在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山顶有大石如鼓,故名。为著名风景胜地。

⑳丛山关:在今安徽绩溪县北三十里。

㉑东分为天目、武林:“林”原作“陵”,据徐本改。武林山为灵隐、天竺诸山的总名,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天目山在浙江省西北部,分为东天目山与西天目山两支,多奇峰竹林,为风景胜地。

㉒东坝:明时又称广通镇,今仍称东坝,在江苏高淳县东境。

㉓句曲:即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县东南,金坛、溧阳以西,又称茅山,有三峰,分别为大茅、中茅、小茅。

㉔碣石:古籍中称碣石的地方很多。《肇域志》载:“山东海丰县马谷山,即大碣石。”海丰在今山东无棣县,则此碣石在无棣县北的海边,距黄河入海处甚近。

【译文】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长江、黄河是南北的两条主干河流，是因为它们单独通到大海。我们县正当大江入海的要冲之地，县因长江而得名，也因为到了这里长江的水势浩大而且将要到头了。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望着浩渺的水流击桨，知道它大不知道它远；溯流穷源，知道它远的人，也只以为发源于岷山而已。我最初考证典籍的记载，见黄河自积石山流入中原。追溯它的源头的人，前有博望侯乘木筏，后有都实佩带金虎符。他们的说法不一致，都说是在昆仑山的北面，估计那地方，距岷山西北一万多里，为何长江的源头短而黄河的源头长呢？莫非黄河的大处更比长江大一倍吗？等到越过淮河涉过汴河，然后才看到黄河的水流如同衣带，水面宽处不到长江的三分之一，难道长江这样大，它所流入的水流，赶不上黄河吗？到往北经过了三秦地区，南边穷尽了五岭，向西到了石门关、金沙江，然后了解到中国流入黄河的水流是五个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流入长江的水流是十一个省。〔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隶，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计算它们水流的吞吐量，长江既然比黄河多一倍，它的水流大本来就是应该的。

考察它们的发源地，黄河在昆仑山的北面，长江也是在昆仑山的南面，它们的长处也相同。发源于北面的叫星宿海，〔佛经称之为徙多河。〕往北流经积石山，这才向东折进宁夏卫，形成河套，又向南弯曲成为龙门峡的大河，而后与渭水合流。发源于南面的叫犁牛石，〔佛经称之为殑伽河。〕往南流经石门关，这才向东折入丽江，成为金沙江，又向北弯曲成为叙州府的大江，与源于岷山的江水合流。我考察，岷江经成都到叙州府，不到一千里，金沙江流经丽江、

云南、乌蒙府到叙州府，共有二千多里，舍弃远的却把近的看做是本源，难道是它的源头唯独与黄河不同吗？不对！黄河的源头屡次经过寻找探求，所以才找到它远处的源头；长江的源头从来无人问津，所以仅把那近处的支流作为源头。其实岷江流入长江，与渭水流入黄河一样，都是中国的支流，而岷江是舟船所通之处，金沙江盘绕曲折在蛮僚各族聚居的溪谷之间，水陆两路都无人能追溯。〔在叙州府的人，只知这条江水出自于马湖府、乌蒙府，却不知上游流经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的人，知道它是金沙江，却不知下游流到叙州府成为长江的源头。 云南也有两条金沙江：一条往南流后向北转的，就是此江，是佛经所称的殑伽河了；一条往南流下大海，就是王靖远征讨麓川时，缅甸人依仗作为天险的江，是佛经所称的信度河了。云南诸种志书，都不记载它们出入的不同处，互相疑惑混淆，还不知悉它们是一条江还是两条江，分在北方还是分在南方，又从哪里来辨明它是不是长江的源头呢？〕既然不知悉它们谁远谁近，只见到《禹贡》中“岷山导江”的字句，便把长江的源头归属于岷江，却不知大禹疏导岷江，是因为它是为害于中国的起点，不是长江滥觞发源的起点。疏导黄河起自积石山，可黄河源头不起始于积石山；疏导长江起自岷山，而长江的源头也不是源出于岷山。岷江流入长江，而不是长江的源头，正如渭水流入黄河，不是黄河的源头一样。不但如此，岷江流域的南边，又有条大渡河，西面源自吐蕃，流经黎州、雅州与岷江合流，在金沙江西北方，它的源头也比岷江远但赶不上金沙江，所以推寻长江源头的，必定应当把金沙江作为第一。

不仅如此，宋代儒生认为中国有三大龙脉，而南方的龙脉，也是起自岷山，濒大江南岸下延，往东延过城陵矶、湖口县后抵达金陵，这也是不清楚大渡河、金沙江在其中隔断了。不仅如此，并且是不清楚城陵矶、湖口县是洞庭湖、鄱阳湖这两个巨大的湖泽入江的湖口。洞庭湖西边的水源来自沅江，发源于贵州的谷芒关；南边的

水源来自于湘江，发源于广西的釜山、龙庙。鄱阳湖南边的水源来自赣江，发源于广东的浰头、平远；东边的水源来自信江、永丰溪，发源于福建的渔梁山、浙江的仙霞南岭。这样南方的龙脉盘绕屈曲离长江的南岸将近三千里，却认为南方的龙脉是濒临长江吗？不仅如此，不清楚龙脉，所以不能分辨长江的源头。今天已详尽知道三条龙脉的大体趋势，北方的龙脉夹在黄河的北面，南方的龙脉环抱在长江的南面，而中部的龙脉隔在它们中间，特别短。北方的龙脉也只有向南延伸的半条支脉进入中原。〔全都另外有解说。〕唯有南方的龙脉磅礴在半个国家内，而且它的山脉也是起始于昆仑山，与金沙江互相并列往南下延，经过石门关、丽江，〔东边是金沙江，西面是澜沧江，两条江水夹住它。〕环绕过滇池的南边，由普定延伸到贵竹、都黎的南境，以后奔向五岭。龙脉远长江也远，山脉长水源也长，这就是长江之所以大过黄河的原因了。不仅如此，南方的龙脉从五岭往东延向福建的渔梁山，向南散开成为福建省的鼓山，向东分开成为浙江的天台山、雁宕山。正脉向北转成为小箪岭，〔闽浙交界处。〕延伸到草坪驿，〔江浙交界处。〕耸峙为浙岭、〔徽州浙江交界处。〕黄山，〔宁国府徽州府交界处。〕往东抵达丛山关，〔绩溪、建平境内。〕向东分散成为天目山、武林山。正脉往北延伸过东坝，而后耸峙为句曲山，于是龙脉向西回绕盘结为金陵，余脉往东奔向我县。这样我县不仅是大江的尽头处，也是南方龙脉的尽头处。龙脉与长江一同发源于昆仑山，一同在我县到了尽头，屹然成为长江入海处的军事要地，得以奠定金陵，拥围护卫留都千载不败的基础就是凭借这一点。难道是像黄河的下游，从前曲向北流向碣石，如今迁移到南边夺取了淮河、泗水的河道，漫无边际没有入海处的军事要地吗？这样长江之所以大于黄河的原因，不仅是它们的源头一样远，也是因为它与龙脉交会了。所以不探索长江的源头，不知它比黄河大；不与黄河相提并论，不知它的源头远。谈论主干河流的人，可以先及南方次及北方了。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祖　明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电　　话：(0851)6828993

徐霞客游记全译
[明]徐弘祖 原著　朱惠荣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875印张　2079千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221—03731—0/K·284(平，全四册)　定价：88.00元